中華大典

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宋文學部四

主編：吳洪澤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南嶽倡酬集 ……二七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二八
赤城集 ……二八
十先生奧論 ……二九
古文集成 ……二九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 ……三〇
崇古文訣 ……三一
四靈詩集 ……三三
聖宋高僧詩選 ……三五
江湖集 ……三五
草堂詩餘 ……三六
陽春白雪 ……三八
花庵詞選 ……三九
絕妙好詞 ……四一
論學繩尺 ……四二
文章軌範 ……四三
翻藻文章百段錦 ……四四
瀛奎律髓 ……四四
樂府補題 ……四七
濂洛風雅 ……四七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四八
宋遺民錄 ……四八
柴氏四隱集 ……四九
宋名家詞 ……四九
宋詩鈔 ……五一
宋百家詩存 ……五二
宋詩紀事 ……五三
唐宋文醇 ……五四
唐宋詩醇 ……五四
詞選 ……五四
宋四家詞選 ……五五
南宋文範 ……五六
體類 ……五七
渡江三大家 ……五七
二泉 ……五七
雙白石 ……五九
杜氏五高 ……六〇
二趙 ……六〇
陳葉 ……六一
三嚴 九嚴 ……六二
永嘉四靈 ……六三
江湖派 ……七一
柴氏四隱 ……七五
蘇辛 ……七六
辛陸 ……七九
辛劉 劉蔣 ……八〇
姜張 姜史 姜吳 ……八二
作家
呂祖謙 ……八七
京鏜 ……九九
孫逢年 ……一〇二
游仲鴻 ……一〇二
黃度 ……一〇三
崔敦詩 ……一〇四
陸九淵 ……一〇八
沈煥 ……一一〇
吳仁傑 ……一一二
王希呂 ……一一二

許尚……一二三
王正德……一二四
楊冠卿……一二四
趙汝愚……一二六
陳善……一二九
王蘭……一三〇
王阮……一三二
林憲……一三四
李大異……一三六
劉仙倫……一三七
劉堯夫……一三九
呂勝己……一三九
釋寶曇……一四〇
劉翰……一四〇
馬子嚴……一四一
潘檉……一四三
薛泳……一四四
陳曄……一四五
嚴蕊……一四五
俞國寶……一四七
張巖……一四七
鄭湜……一四七
辛棄疾……一四八
袁說友……一八一
連久道……一八三
高元之……一八四
蔡戡……一八五
胡偉……一八六
趙善扛……一八七
楊簡……一八八
劉光祖……一九二
彭龜年……一九五
游九言……一九八
曾丰……一九九
吳獵……二〇一
陳亮……二〇二
傅伯成……二一〇
程端蒙……二一一
王柟……二一二
趙蕃……二一四
楊炎正……二三〇
劉爚……二三二
袁燮……二三四
鄭域……二三七
項安世……二三八
程垓……二四二
趙師俠……二四五
傅伯壽……二四六
黃景說……二四八
呂祖儉……二五〇
倪思……二五二
趙惇宋光宗……二五六
王子俊……二五七
金朋說……二五九
何澹……二六〇
鞏豐……二六二
吳琚……二六五
鄭僑……二六七
俞成……二六七
張釜……二六八
楊濟……二六八
陳藻……二六九
宋牲……二七〇
劉褒……二七一
龔頤正……二七一
曾三異……二七三
易祓……二七三
易祓妻……二七四
葉適……二七四
詹初……二八九
黃榦……二九〇
李廷忠……二九一
王楙……二九二
黃榦……二九三
張鎡……二九六
高似孫……三〇一
孫應時……三〇四
裘萬頃……三〇六
敖陶孫……三一〇
蔡幼學……三一二
謝直……三一四

陳文蔚……三一四
黃幹若……三一五
衛涇……三一六
趙汝談……三一八
劉過……三二二
姜夔……三三四
王大受……三六四
楊長孺……三六五
孫奕……三六六
汪莘……三六七
史達祖……三七〇
喬行簡……三八三
唐士恥……三八四
盧炳……三八四
鄧林……三八五
郭應祥……三八六
曹彥約……三八七
趙汝讜……三八九
王居安……三九〇
呂聲之……三九一
崔與之……三九二
杜旟……三九五
陳淳……三九六
韓淲……三九九
李壁……四〇三
周南……四〇六
劉鎮……四〇八
杜旃……四一〇
徐照……四一一
謝懋……四一四
高觀國……四一五
盧祖皋……四一九
徐僑……四二二
危稹……四二四
李石……四二五
林正大……四二六
楊皇后……四二七
汪晫……四三〇
幸元龍……四三二
徐璣……四三二
樓昉……四三五
程珌……四三六
釋居簡……四三九
馮椅……四四一
徐文卿……四四一
劉淮……四四三
張世南……四四四
劉學箕……四四五
何汶……四四七
劉宰……四四八
張洪……四五二
戴復古……四五三
許應龍……四六三
趙擴宋寧宗……四六四
劉子翬……四六六
葛紹體……四六七
吳禮之……四六八
劉清夫……四六八
周文璞……四六九
宋自適……四七〇
度正……四七〇
葛天民……四七二
葛長庚……四七三
史彌寧……四七七
胡銓……四七八
黃大受……四七八
翁定……四七九
蘇泂……四七九
翁卷……四八一
曾極……四八四
黃機……四八六
鄒登龍……四八七
嚴羽……四八七
嚴仁……四八七
嚴粲……四九九
嚴參……五〇〇
趙師秀……五〇一
高翥……五〇七
釋元肇……五一〇
陳鵠……五一〇
陳郁……五一一

高鵬飛……五一三
陳宓……五一四
趙汝鐩……五一五
趙庚夫……五一七
華岳……五一九
錢時……五二一
張侃……五二二
趙與時……五二二
洪咨夔……五二四
鄭清之……五二九
張輯……五三三
方信孺……五三五
眞德秀……五三七
魏了翁……五四七
薛師石……五五八
戴栩……五五九
万俟紹之……五六〇
周弼……五六〇
孫惟信……五六一
李龔……五六四
張端義……五六五
呂午……五六七
謝采伯……五六八
陳耆卿……五六八
趙汝回……五七一
釋紹嵩……五七二
陳昉……五七二
方審權……五七三
李劉……五七四
陳起……五七六
吳泳……五七八
張弋……五七九
程公許……五七九
杜範……五八二
包恢……五八四
岳珂……五八七
葉賁……五九三
方大琮……五九三
袁甫……五九七
王邁……五九八
柯夢得……六〇二
劉克莊……六〇二
宋自遜……六二三
趙葵……六二四
陽枋……六二六
馮取洽……六二七
許棐……六二八
徐鹿卿……六二九
蔣重珍……六三一
趙以夫……六三一
趙與懽……六三四
張榘……六三五
劉瀾……六三六
葉紹翁……六三七
朱繼芳……六三八
張至龍……六三八
何應龍……六三九
沈說……六三九
武衍……六三九
陳鑒之……六四〇
高吉……六四〇
釋斯植……六四〇
胡仲弓……六四一
廖瑩中……六四一
陳子頤……六四二
姚鏞……六四二
戴昺……六四四
胡仲參……六四五
樂雷發……六四五
釋自南……六四七
周端臣……六四七
葛起耕……六四八
尹煥……六四八
林洪……六四八
吳淵……六四九
林興宗……六四九
儲泳……六五〇
游似……六五〇
陳元晉……六五一
李從周……六五二
孫德之……六五二

林駉……六五四
徐經孫……六五四
馮去非……六五六
林希逸……六五七
魏慶之……六六〇
徐元杰……六六二
吳潛……六六四
趙汝騰……六六七
吳子良……六六九
宋伯仁……六七一
王柏……六七二
劉翼……六七五
牟子才……六七六
翁元龍……六七七
江萬里……六七八
李曾伯……六八〇
高斯得……六八二
趙孟堅……六八三
方岳……六八五
翁孟寅……六八八
孫銳……六八九
馮偉壽……六八九
鄭起……六九〇
劉子澄……六九一
黃孝邁……六九二
樓采……六九三
李演……六九三
利登……六九四
王埜……六九四
黃文雷……六九五
俞桂……六九六
趙崇鉘……六九六
釋道璨……六九六
趙崇嶓……六九八
張蘊……六九九
施樞……六九九
孫夢觀……七〇〇
朱南傑……七〇二
葉茵……七〇二
彭大雅……七〇二
王同祖……七〇二
楊至質……七〇三
李昴英……七〇三
俞文豹……七〇八
李南金……七〇九
羅大經……七〇九
洪芹……七一三
潘牥……七一四
陳宗禮……七一六
黃昇……七一七
洪璪……七一九
楊澤民……七二〇
蕭泰來……七二一
趙昀宋理宗……七二一
徐集孫……七二三
張道洽……七二四
林同……七二六
毛珝……七二八
羅與之……七二八
吳文英……七二八
戴埴……七三三
李彭老……七三五
歐陽守道……七三四
李萊老……七三七
方嶽……七三七
陳模……七三八
陳必復……七三八
林尚仁……七三八
楊恢湯恢……七三九
范晞文……七六〇
楊纘……七六一
施岳……七六二
趙希樑……七六二
趙汝茪……七六三
繆鑒……七六三
趙聞禮……七六五
車若水……七六六
張樞……七六七
釋文珦……七六八
薛嵎……七六九
柴望……七六九

黃　震……七七二
賈似道……七七二
家鉉翁……七七四
羅　椅……七七五
方蒙仲……七七七
陳　著……七七八
吳錫疇……七八〇
徐　霖……七八一
衛宗武……七八三
許月卿……七八四
姚　勉……七八五
劉　黻……七八七
蕭立之……七八八
陳經國（陳人傑）……七九〇
方逢辰……七九〇
趙與東……七九四
陸夢發……七九四
馬廷鸞……七九五
文及翁……七九六
王應麟……七九六
吳惟信……七九九
陳允平……八〇〇
陳　杰……八〇四
謝枋得……八〇五
韋居安……八〇九
楊公遠……八一〇
胡次焱……八一一
沈義父……八一二
徐　鈞……八一五
黃公紹……八一六
宋慶之……八一六
黃仲元……八一七
張堯同……八二〇
陳文龍……八二〇
鄧　剡（鄧光薦）……八二一
劉辰翁……八二三
董嗣杲……八三〇
汪夢斗……八三二
周　密……八三二
王沂孫……八五一
吳龍翰……八六七
陸秀夫……八六九
何夢桂……八七〇
方　夔……八七一
文天祥……八七二
吳自牧……八八五
舒岳祥……八八六
李　瓘……八八八
黎廷瑞……八八八
蔡正孫……八八九
俞德鄰……八九〇
蔣　捷……八九一
趙　禥（宋度宗）……八九九
羅公升……九〇〇
鄭思肖……九〇一
汪元量……九〇六
林景熙……九一三
梁　棟……九二四
陳　普……九二五
趙必瑔……九二七
唐　珏……九二九
陳世崇……九三一
張　炎……九三二
謝　翱……九五七
趙　昰（宋恭帝）……九六七
徐君寶妻……九六七
羅　本……九六七

總論

史堯弼《策問》 今學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務爲滉漾不可究知之說，以爲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爲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

朱熹《與芮國器(燁)書》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又《答徐戴叔(廣)書》 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漾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幷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

又《答呂伯恭書》 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樸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波以助瀾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粗，成段時文。然今日太細膩，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

又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略】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要爲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吃異，它說【目視己色，耳聽己聲，口言己事，足循己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卻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己。」某與說，「立」是自家身己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輿」是自家身己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己，卻是有兩箇身己。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爲急。聖人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這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

又 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又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

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方子。蓋卿錄云：「今人做文字，卻是胭脂膩粉粧成，自是不壯浪，無骨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謙錄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樸實頭鋪事實，樸實頭引援，樸實頭道理。看著雖不入眼，卻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眞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正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又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

又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倣賢良進卷胡作。

又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卻厭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異了。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卻將差異底說話換了那尋常底說話。」

又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粗，中間卻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腳，三句題也要立兩腳，這是多少衰氣。」

又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麼文字。

又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

又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爲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闇與古人合者，只爲理一故也。」

又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曹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子自有條法，『從衆』，『從下』，惟其當爾。」

陸九淵《輯錄》　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幷其末而失之矣。

黃榦《復江西漕楊通老楫》　州縣有學，最關風教，今皆爲文具。江西素號人物淵藪，比年蕭索尤甚，雖時文亦無傑出者，而況有學術乎？二陸唱爲不讀書而可以得道之說，士風愈陋，不過相與大言以自欺耳。學校雖存，教授固當教，提學者亦豈可不提之耶？

楊簡《家記》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茲矣。《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士風好異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語，及世效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爲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程珌《洺水集自序》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群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輒不然，思入妄境，行入舛途，不流於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藉藉，淆亂日甚。

《澗泉日記》卷中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吏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幵，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芮燁《歸愚集序》　古之爲文者本于學，今之爲文者，空文而已。

李昴英《定齋集序》　自建炎渡江，中興立國，百度草創，然厥初收合一時之才，亦自足供一時之用。撥亂反正，運奇敵愾，固歸於將相大臣，若其他列職士大夫，主謨議諫諍者有人，司典章討論者有人，掌書命制詔者有人，理財賦出入者有人，皆克稱其職，有益於國，有聞於後。是皆高宗神術興起作成，

有以致然。《詩》云：「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斯之謂矣。高宗能運作人之妙，享得士之寧，人才衆多，公是別白，雖中厄於秦氏之斲喪，然脈理之流傳，聲氣之陸續，終不可沒。及孝宗嗣德龍飛，而群才奮揚，發於久抑之餘，詵然角立傑出。孝宗培壅護持，日加月益，至於乾道、淳熙之際，則其成效大驗，著於天下，光明碩大，有不可揜。當此之時，孝宗以神智英睿聽覽於上，群臣亦精白罄竭奉承於下，兵革不用，海內乂安，風俗純茂，民物殷富。蓋自渡江幾六十年，至是爲盛，可不謂懿哉。

杜範《上殿劄子》 乾、淳之間，詞人輩出，見之方冊，質而不野，麗而不浮，簡而不率，奇而不怪，士子所當仿傚。數十年來體格浸失，愈變愈差，越至于今，其弊益甚。六經義不據經旨，肆爲鑿說。其破語牽合字面之對偶，弗顧題意之有無。終篇往往掇拾陳言，綴緝短句，體致卑陋，習以爲工。至有結語巧傍時事，圖貢諛言，如吾身親見。此策語也，用之於論，已失其體，今乃於經義言之。詞賦句法冗長，駢儷失體，題外添意，體貼不工。至有第七韻不問是何題目，皆用時事，有如策語。今又於第六韻見之。或原題起句便說時事，甚者終篇竟以時事命意。此皆習爲諛言者也。論則語不治擇，文無斡旋，粗率成篇，殊乏體制。策則謄寫套類，虛駕冗辭，裝飾偶句，絕類俳語。至有效歌頌體四字協韻，用以結尾，甚有用之成篇者。此何等程度之文。兼三場多是雷同一律，衒惑有司，尤爲場屋之弊，去取之間，祇見才難。若不示以正體，轉移陋習，安得復還典雅之舊？

包恢《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於今，則弊尤極矣。

劉克莊《宋希仁四六序》 作四六如掄衆材而造宮，棟梁榱桷用違其材，拙匠也；如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善各執其味，族庖也。鍊字如鑄金，一分銖未化，非良冶也；成章如織素，一經緯不密，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鼓不前，反爲故事所使矣；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叔寶之婿彥輔，否則目一眇，支偏枯，反爲全句所累矣。余閱近人所作數十百家，新者崖異，熟者腐陳，淡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相淆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爲四六之病。

又《跋莊侍郎行實》 近世公卿家傳、行狀非出於子弟則出於門生故吏，辭多浮誇，雖河南邵博稱康節、伯溫，李端叔狀范忠宣，猶有此謗。《莊公行實》乃其高第歐陽偉之筆，余同舍生也。其人樸茂不妄語，故其文詞雖欠發揚蹈厲，然皆平實確訂。余在史館覽公《實錄》本傳，往往得之《行實》，余誌公墓亦多采焉。

林希逸《丘退齋文集序》 有文字來，爲文之士，誰不欲用于世，然而有不可必者，天也，非人也。老艾一宗之學，固非止于爲文，而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爲絕出。一再傳之間，如大著正字二劉季冶、黃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黃石、吳叔達，是皆筆斡造化者。網山奧而清，樂軒奇而法，雖諸高弟，亦當避之。然艾軒立朝不久，二劉尤日淺，奏篇講卷已驚駭一世，其餘皆以窮死。使人人得吐其所有，是爲何等人物。余嘗爲世惜之。

又《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爲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脫穎策之呂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

吳潛《鶴山集後序》 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蓋自高宗喜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曆、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殊域，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弘矣。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物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嘉定間，當國者憚眞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皋在

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誥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又乙編卷四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眞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又丙編卷六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清夜錄》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捉對偶，無復體制。

俞德鄰《輯聞》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略】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得以光岳氣分而議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眞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于學，亦不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篤意舉業，以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苶，而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于世。是非光岳氣分之病也，人實病之也。方今東南西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五岳之氣渾然合矣，大（原闕）式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于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將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

謝枋得《與劉秀巖論詩》　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凝嚴之氣，其盛於東南乎？

《癸辛雜識》後集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李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于亡，可謂文妖矣。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鑒》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方回《跋胡直內詩》　學周、程，文歐、蘇，詩黃、陳，與治俱極，而章、蔡亂之。南渡復矣，又厄於檜。誰實洗日濯月，以有乾、淳？迄慶元大儒歿，侂十三年，遠二十七年，淸、嵩出入，傾軋十八年，權歸宦侍，循至全、道，又幾二十年，而亂極不可救矣。蓋江左百五十年，前七十年僅一檜爲梗也，後八十年連梗六柄臣，皆仇正嫉是，稍知書，又陽進眞、魏而陰排之，下之人視偏傚蔽，梏於私，痼於習，一時所尚，非萬世公論。學也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東嘉，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昇聞言歸，肆力碑板，陳壽老、吳明輔奔其後，而卒莫計也。至於詩，惟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風，四靈不復五矣。劉潛夫始亦染指四靈，後宗放翁，卒自名家。今之褒博，不講學，不論文，間一見爲詩，曰：「我晚唐也。」問晚唐何自入，曰：「四靈也。」然則非四靈也，乃近時書肆所刊江湖詩也。青溪胡君方直內過予言詩，讀其《植芸》之編，鍛意鑄辭，尤幽致而抑浮俗，善矣。予猶欲君一掃慶元以來八十年之弊，力追乾、淳，乾、淳還則元祐、慶曆上至千古皆可坐而致也。無徒曰吾不爲宋詩，黃、陳，其宋詩乎？歐、蘇，周、程，其宋之文、宋之學乎？

陳普《謝疊山文集序》　百年來，南俗大壞於時文之纖鄙，紀綱樞紐之地，以嬰孩居之，其於立人立國之當然，無或以爲念者。亦有一二醉夢稍醒，

知有是非而薄以爲言，亦不能充而盡之。

劉將孫《曾御史文集序》 東南百五十年來，廬陵文字爲盛。胡澹庵奇博，如彝欵鼎識；周益公典裁，如金律玉度；楊誠齋清峭，如冰松雪栢。二三大老，風流相望，大啓迪於後人。楊東山以衍裕承家，曾撙齋以藻洽啓秀，毅齋以醇茂華國。近年黃廬東之簡則，劉玉淵之精雋，歐陽巽齋之天趣，理致又往往出彌高，盛哉。豈獨四方不敢望？唐所謂三百家，蓋斯下矣。【略】尙論一代文字所自出，歐陽公罔極之賜也，則吾廬陵之盛宜哉。

虞集《廬陵劉桂隱存稿序》 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汩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爲難得，而宋遂亡矣。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尙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爲得體，如程學士珌《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慾。」人以爲畫就一寧宗。傅伯壽行晦庵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云云）。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鈇鉞下靑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袞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爲東周。」洪暘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遯野之遺（云云）。塡海之志難□，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與政。」

《詩詞餘話》 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聯芳媲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者，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製作之妙。近世徐耕華辭郡倅淸觀理書，末云：「招非其招，士固且爲小相；役則往役，我未免於鄉人。」時以敷役，不及赴也。用事切著，對之無出其右。

張冲《勤齋集原序》 文章固天下公器，然有體裁之文，有蕭散之文。大率以理勝爲貴，雅健次之。上焉吐詞爲經，經天緯地者所不待言；下焉雕蟲篆刻，誇多鬬靡者所不必論。理勝由於經明，雅健由於學純，氣雄而與時上下，時有不能逃也。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氣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於駢儷，而破碎支離。體裁既失，蕭散不存，古意無餘矣。

宋濂《剡源集序》 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偕爲體，偶儷爲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檃括聲律，孳孳爲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弊尤滋。

又《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爲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洪）、監察御史喬公世用（行簡）、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焯），皆成公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

王禕《送胡先生序》 尙論吾婺學術之懿，宋由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於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爲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

劉基《王師魯尙書文集序》 南渡以來，朱、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其氣所鍾乃在草野，而不能不見排於朝廷。其他萎弱纖靡，與晉、宋、齊、梁無大相遠，觀其文可以知其氣之衰矣。

何喬新《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凡十卷，宋鄉貢進士魏天應編選南渡以降場屋得雋之文，而筆峰林子長爲之箋釋，以遺後學者也。【略】若此書所載，則皆南宋科舉之士所作者也。予竊評之，其才氣俊逸，若靑冥空曠，秋

隼孤騫而迫之以風也，其體制古雅，若殷彝在庭，竹書出冢，雖不識者亦知其爲寶也，其文采縟麗，又如洛陽名園，而姚黃魏紫濃艷眩目也。於戲奇哉，其登薦書而甲俊造宜矣。

《四友齋叢說》卷二三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一足觀者矣。

《南宋書》卷六三《文苑傳序》　宋世文章大家，歸之歐、蘇、曾、王，而一時振起，神、哲兩朝，得人爲盛。其他單啓小詞，翰墨丹青，亦有傑出流輩，聲高藝林者。南渡而後，大約附于道學，求其爲能言之士，鬱然文采表見，雖未能比美東京，然亦一代之彥，各成體格，不可便謂無人也。【略】贊曰：道學既盛，無取文史。下筆成章，非關窮理。麗淫雕蔚，各有殊致。墨翰所貴，以光君子。

朱彝尊《答胡司臬書》　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

吳偉業《古文彙鈔序》　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括帖爲時文，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或離或合者病於空疏，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勿齋集》二卷。【略】宋末啓劄之文，多喜配合經史成語，湊泊生硬。又喜參文句，往往冗長萎弱，唐以前舊格蕩然。

又卷一六五　《晞髮集》十卷。【略】南宋之末，文體卑弱，獨翺詩文桀驁有奇氣，而節概亦卓然可觀。

《石洲詩話》卷五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俊筆，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于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寧，源遠流長，百年間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于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　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庵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眞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貢，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

《柳南隨筆》卷一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

姚椿《南宋文範序》　或曰：南宋文氣冗弱，上不能望漢、唐、北宋，而下亦無以過元、明。夫道德之言不專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故自韓、歐以來，一則曰文者貫道之器，一則曰文與道俱，此雖其才不逮前人，猶將過而存之，以爲學者勸，而況其人與文之光明俊偉若是者乎？或又曰：南宋亡乎道學，其弊由於文勝，茲何取其文，沾沾爲此，則悖繆尤甚。夫南宋之亡，由於不用道學，當時諸人議論俱在，安有迂戾乖僻，如時俗人所譏云云者。其君人弗克用，而顧以責言者之非，此則東周亡而訾孔、孟，眞邪說也。若夫漢之黨錮、明之東林，雖其道不克與孔、孟、程、朱並，而大義炳然不欺其志，豈非人極之所以立者歟？而何責於南宋諸人爲？

吳德旋《南宋文範序》　論者謂宋之南渡諸家，理勝而文不逮乎古，然或又以爲理勝者文不蘄工而自工。【略】南宋諸家言理一衷諸孔、孟，然而文卒不逮乎古者何也？理勝者學之爲，文不逮乎古者時之爲，而亦其未嘗刻意求工於文之故。然則或所云文不蘄工而自工者，蓋難言之。

謝福謙《光緒重刊忠正德文集序》　自秦檜相而忠簡公貶死，世風日降。自是厥後，理學興而文章碎，宗五子之學者，至以語錄解經，士大夫從風而靡，相與尚俚俗而輕爾雅，求其如忠簡公之不假雕飾，卓爾成家者，則寂寥無聞焉。

陸游《江湖長翁集敘》　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

楊萬里《讀笠澤叢書三絕》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誰同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翬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

朱熹《答楊宋卿書》　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又《答鞏仲至書》　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又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又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又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又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卻好；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

葉適《徐文淵墓志銘》　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

楊簡《偶作》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閒光景，無個閑人領略伊。詩癡正自不煩攻，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俗後，後生個個入樊籠。

江萬里《嬾眞小集序》　詩本高人逸士爲之，使王公大人見爲屈膝者。而近所見類猥甚，不能於科舉者必曰詩，往往持以走謁門戶，是反屈膝於王公大人不暇，曾不若俛焉，科舉之文猶是出其上遠甚。至以科舉之文出其上，是有甚出於所謂高者之下矣。

《賓退錄》卷一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鷄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間，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於賣卜者，但欲知十干十二支，

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是物也。

劉克莊《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

又《趙崇安詩卷跋》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略】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爲一代騷人之宗。

又《林同詩序》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淺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趣，達者酣豢寵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律。

又《中興絕句續選序》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冲、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內放翁自有萬詩。稍後如項平父、李（秀）〔季〕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佔畢於燈窗，鳴號於江湖，約而在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

又《韓隱君詩序》 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劃去繁縟，趍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爲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爲詩失之腐，捐書以爲詩失之野歟。

又《跋劉瀾詩集》 詩必與詩人評之。今世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聲塞穹壤，是名節人也；某人性理際天淵，源派傳濂、洛，是學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莊》《騷》，摘屈、宋，熏班、馬，是文章人也；某人萬里外建侯，某人立談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數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群趨焉，詩人亦攜詩往焉。然主人不習爲詩，於詩家高下深淺未嘗涉其藩牆津涯，雖彊評，要未抓着癢處。

又《宋希仁詩序》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吾爲《選》也，吾爲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改氣質而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謂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蕪拙于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

又《虞德求詩序》 近世詩人莫盛於溫、台。水心葉公倡于溫，四靈輩和之，竹隱徐公倡于台，和者尤衆，德求其一也。

又《林子羣詩序》 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復爲〔五〕言，苦吟過于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

又《跋吳帥卿雜著・恕齋詩存稿》 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然康節、明道於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爲大儒。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爲一大宗。

王楙《石屏詩集跋》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實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興寄冲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必讀書哉？

孫德之《王正卿詩稿序》 詩之難久矣。一書不讀，一事之不知，一理之不融，皆不能達升堂入室之妙。自唐至本朝，以大家數名家者無慮十數，政以有得於是爾。而近世始有波流風靡以趨晚唐者，彼自視其中空然，決不能追大雅而與之俱，曾不如眩鳴吻決，掇拾鬬飣以悅人之耳目也。噫，彼特善用其所短耳，而謂詩之爲道止於如是，可乎？

釋道璨《潛仲剛詩集序》 近時詩家艷麗新美如插花舞女，一見非不使人心醉，移頃則意敗，無他，其所自出者有欠耳。【略】自風雅之道廢，世之善詩者不以性情，而以意氣，不以學問，而以才力，甚者務爲艱深晦澀，謂之託興幽遠，斯道日以不競。

又《營玉簡詩集序》 詩主性情，止禮義，非深於學者不敢言。大曆、元和後，廢六義，專尚浮淫新巧，聲固艷矣，氣固矯矣，詩之道安在哉。然當時君子未必不學，特爲風聲氣習所移，迷不知返耳。數十年東南之言詩者，皆習唐聲，而於根本之學未嘗一日用其力，是故淺陋而無節，亂雜而無章，豈其所自出者有欠歟？

又《韶雪屋詩集序》 詩至於清而止於活，清之失也癯，活之失也放，此近日詩家大病。無他，學不勝才，氣不勝識，理不勝詞，故未得其眞，先得其似

耳。學也，氣也，理也，難與今之有唐聲者言也。

高斯得《題建安李演風露吟小藁》 甚矣詩之難也。嚴而不峭，平而不俚，清而不泊，幽而不昧，乃可以言詩。今之爲之者不然，險澀以爲嚴，凡近以爲平，寒苦以爲清，黯黮以爲幽。

方岳《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兄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嗽，便覺孟優似孫叔敖，掇皮皆眞。予每嘆恨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趙孟堅《孫雪窗詩序》 詩者英氣之發見于人者也，鄙夫猥徒定無詩，高人韻士有詩，名臣鉅公皆有詩。感遇事物，英英氣概，形而成詩。亦猶天有英氣，景星慶雲；地有英氣，朱草紫芝是也。然何嘗體制限哉。竊怪夫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詆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杜、李、元、白、歐、王、蘇、黃諸公而幷觀？諸公衆體該具，弗拘一也。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初未聞舉一而廢一也。今之習江西、晚唐者，謂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始拘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略】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況晚唐卑格方鋪之時乎？杜少陵猶有竊議妄論者，其於宛陵何有。

《愛日齋叢鈔》卷三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廷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脫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文公報鞏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爲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大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退之論魏、晉以降以文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詩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論之，即退之所謂魏、晉以降者也，而況其不能工者乎？

《吹劍錄》 詩可以爲，可以不爲。有其才，有其時，有其興，則爲之可也。志於功名，志於事業，則不可爲也。詩不可無體，亦不可拘於體。蓋詩非一家，其體各異，隨時遣興，即事寫情，意到語工則爲之，豈能一切拘於體格哉。近世詩人好爲晚唐體，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士生斯時，無他事業，精神技倆，悉見於詩。局促於一題，拘攣於律切，風容色澤，輕淺纖微，無復渾涵氣象。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長章大篇之雄偉，或歌或行之豪放，則無此力量矣。故體成而唐祚亦盡，蓋文章之正氣竭矣。今不爲中唐全盛之體，而爲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邪？

《吹劍錄外集》 「晚行疏松間，遙見青煙處。群牧下山遲，斜陽半芳樹。孤雲駕回飈，介水橫不渡。傾意望迷人，待月同歸步。」此吾鄉沈庸齋詩，全類淵明。蓋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遂靡然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合時聽。劉後村云：「始余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謂言意深淺，存人胸襟，不係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飈駭電，猶隱隱絃撥間。」

又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宋莒公詩：「漢皋佩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一似非落花詩。近來體格又別，不用事，不著相，而意在言外。

又 近時詩學盛興，然難得全美，聊隨所見，摘錄一二。趙東山《郵亭》詩：「風雨送迎地，別離多少人。」劉雲岫綸《喜晴》詩：「雲影猶帶濕，日光初漏明。」顧秋鶴夢日《夜遊》詩：「路轉歌聲杳，夜長衣露濃。美人行月下，秋水汎芙蓉。」其他平淡中有理趣，有警發，如趙竹所崇滋：「事纔有意終須失，人到無求始自高。」「貧悟交游秋後葉，老看富貴霧中花。」「從來盡說天堪問，天到如今亦厭煩。」楊蘭坡穎士：「儻來軒冕何須問，分定功名不在忙。」吾鄉余梅窗洪道：「世上聲名無買處，人間官職有來時。」「須知凡卉空千萬，不似寒花只兩三。」「著心計較般般錯，退步思量事事寬。」余和之云：「腳根須管虛中實，眼界當於窄處寬。」又蕭蘭皐曰復《喜麥呈邑宰》：「民得食天全命脈，令從心地起根芽。」又朱梅居見《謝人送苦菜以京城所無》：「物態卻從無處有，世情偏向苦中甜。」

陳元晉《跋楊伯傅詩後》 前輩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近世宗晚唐者則以體物切近爲工，以寄興高遠爲忌，而或者謂後山好處如參曹洞禪，不着正位，是果何說邪？

《齊東野語》卷一六 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

聲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婿趙汝楳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鰊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鄧光薦《題水雲詩》　崔德符語簡齋詩云「俗難」，後山亦云「寧拙勿俗」。近時有一等事，治語言伶牙俐頰，爲清言絕俗，而用意迂闊，遠於事情，反不若近俗者之切於日用。因思般若生於塵勞，蓮花出於淤泥，淪於寂滅，而性情遠矣。

方回《滕元秀詩集序》　夫詩貴活，其說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鬬飣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又且借是以爲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今公之詩零落，十不一存，其仕於歙平陽詩不可得見，所可見者未仕已前詩及暮年詩耳。有誠齋亦有放翁，有江西亦有唐人，跳脫窠臼，擺落脂膩，無近世卑陋酸嘶之習。當其時，謠謂「浙右滕元秀，江西劉改之」。然龍洲道人詩，回未敢以爲然，外強中乾，多謁客氣。

又《送胡植芸北行序》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爲五七言，無風雲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碁書畫、皷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爲干謁乞覓之貲。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

又《跋許萬松詩》　詩必擺俗，好棄少作而備衆體，則立言不朽。予淳祐中偶去靈隱冷泉，時京尹盡去楣間詩板，僅存者二，其一有云：「石屋雨來春樹暗，海門潮起暮雲高。」此四明陳允平詩，蓋許渾體也。林洪可山亦以詩鳴諸公間，自謂晚唐，西湖上詩人爭效之。予心皆未以爲然，今三十餘年，未有晚進能以此體絕出前人之右者，洵一時之所尚，而不以古爲師。猶之弈然，師第一手，不能過其師，必爲第二手，苟僅師所謂第二手者，必又更低一着無疑矣。【略】葉水心獎四靈，亦宋初九僧體耳，即晚唐體也，寇萊公亦此體也。近世學者不深求其源，以四靈爲祖，曰倡唐風自我始，豈其然乎！

《隱居通議》卷一〇　宋詩視唐爲雜，南渡後尤雜。

吳澄《蒼山曾氏詩評序》　宋末，江右之能詩者，若章貢、若廬陵、若臨川、若盱江、若清江，皆有人焉。所入所造雖殊，而各有可取。

劉將孫《送彭元鼎采詩序》　近年不獨詩盛，采詩者亦項背相望，寧非世道之復古，而斯文之興運哉。

陸文圭《效顰集跋》　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菴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

《升菴詩話》卷九　黃鄂山評翁靈舒、戴式之詩云：「近世有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既與造化迥隔，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乎始卑。」然予以爲其卑非自江湖始，宋初九僧已爲許洞所困。又上泝於唐，則大曆而下，如許渾輩，皆空吟不學，平生鏤心嘔血，不過五七言短律而已。

羅倫《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留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

吳仲子《苔石效顰集序》　宋自南渡大江以來，中興於杭，和議既成，上下率以詩文藻飾治具，文教益隆。至甯宗、理宗朝，經史纂修，發先儒之所未言者，至於今昭然如日星之麗乎上，彝倫之所以攸叙，人文之所以昭宣，深有賴焉。道統固根於人心，豈不因文而益著也？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夫文章與時高下，宋自北鼎南遷，國勢不競甚矣。迨于乾、淳之間，積久道洽，日趨強盛，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築騷壇，人標赤幟，鳴盛之作，駸駸乎幾還東京之舊。開禧而後，境土

日蹙，故□日滋，于是聲詩之變，亦與時俱，類揚沙走石以爲奇，叫罵叱咤以爲豪，而宇宙間幾無詩矣。

《藝苑卮言》卷四　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謝皋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之致。

《詩藪》外編卷五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永嘉四靈，不失晚季。至陳去非宏壯，在杜陵廊廡；謝皋羽奇奧，得長吉風流，尤足稱賞，以其才則遠不如王、蘇、黃、陳。

又　宋末諸人學晚唐者：趙師秀「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徐道暉「流來天際水，裁斷世間塵」，張功父「斷橋斜取路，古寺半關門」，翁靈舒「風蒸空寺壞，雪壓小菴清」，世亦稱之。然率淺近，不若惠崇輩之精深也。至戴式之、劉克莊輩，又自作一等晚唐，體益下矣（謝翱五言律亦然）。

又　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康伯可：「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題御畫》）黃子厚：「玉簫吹徹北樓閑，明月蒼茫起萬山。一夜霜清不成寐，曉來春意滿人間。」（《梅花》）嚴羽卿：「湘江南去少人行，瘴雨蠻煙白草生。誰念梁園舊詞客，枕榔樹下獨聞鶯。」（《寄女》）陳去非：「舍南舍北草萋萋，原上行人路欲迷。已是春寒仍禁火，棟花風急子規啼。」（《春晚》）喻汝楫：「白骨茫茫散不收，朔風吹雪度瓜洲。斜陽欲落未落處，照盡行人今古愁。」（《征夫》）劉武子：「乳鴉啼散玉屏空，一枕新涼一扇風。睡起秋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秋夕》）易文中：「森森夜氣落寒欄，閒把《離騷》酒正酣。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夜明》）周子充：「綠槐夾道集昏鴉，勅使傳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入直》）嚴坦叔：「萬戶煙銷餘塔身，還家迢遞訪情親。舊時巷陌今何處？卻問新移來住人。」（《兵後還鄉》）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又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自隆興以來，詩名世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趙蕃、劉翰、黃景說、徐（仰）（似）道、項安世、鞏豐、姜夔、徐賀、汪經、方翥二云。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然南渡作者，殊不止此，今博考於下方（已見顯達中者不備錄）：陳去非、胡邦衡、李泰發、朱少章、喬年、逢年、仲晦、王民瞻、劉彥冲、歐陽鈇、康伯可、劉改之、姜特立、周尹潛、姜光彥、游伯莊、張孝祥、馬莊父、韓元吉、張澤民、戴復古、劉潛夫、王武臣、高九萬、黃子厚、喻汝楫、李大方、曾景建、王從周、葉（清）（靖）逸、孫季蕃、武允蹈、于去非、徐思叔、危逢吉、甄龍友、杜小山、路德章、敖陶孫、蕭彥毓、游寒岩、嚴坦叔、黃孔暘、方巨山、周公謹、伯弢、方萬里、胡元任、嚴羽卿、劉會孟、謝皋羽、永嘉四靈、杜氏五高。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爲晚宋。而謝翱七言古，時有可採焉。

又　南渡之末，忠憤見於文詞者，閩謝皋羽，甌林德暘，皆有集行世。然當時義士甚衆，不僅僅二子也。余嘗於里中吳正傳遺裔家，得手錄《谷音》二卷，乃杜本伯原輯宋遺民之作，凡二十三人，詩百首。杜皆紀其行略，率豪俠節介，有大志而不遂者。當元并海內日，或上書，或伏劍，或浮海，或自沈，其不平之鳴，往往洩於翰墨，所傳諸古選歌行近體，大半學杜，時逼近之。以詩道否於宋世，而國亡之日，乃有才志若諸子，亦一時之異也。余恐遂湮沒不傳，因節錄大概於此。其詩之合作者，若程自修《痛哭行》、冉琇《宿金口》、元吉《夜坐》、王翥《秋漲》、嚴道立《酬蘭五》、張琰《出塞》、丁開《歲暮》、虞天章《宿峽口》等篇，氣骨咸自錚錚，不能備錄。

又　《谷音》所錄三十人，筆其名氏於後：王澮、程自修、冉琇、元吉、孟鯷、安如山、王翥、師嚴、張琰、汪涯、詹本、皇甫明子、丁開、鮑輗、崔璚、魚潛、柯芝、柯茂謙、邵定、熊與和、晏義、孫璉、楊應登、楊雯、魯澈外，番易布衣、瀟湘漁父、閩清野人、羅浮狂客，不知名氏，大概奇流也。諸人外，復載古碑二十八字：「乾淳老人氣岳岳，破冠敝履行帶索。撐腸拄腹書百卷，臨風欲言牙齒落。」杜伯原云：「幽人隱士之作，不合於時，沈諸水以俟知者，或漁於潭得之。」

又　《詩家鼎臠》二卷，亦宋末江湖人作。程克勤所編《宋遺民錄》，凡十一人：王鼎翁、謝皋羽、方韶卿、唐玉潛、林景熙、汪大有、龔聖予、張毅父、吳子善、梁隆吉、鄭所南。鼎翁嘗爲文生祭文信國，毅父即函致信國首者。聖予爲文、陸二公作傳，而汪嘗以琴訪信國獄中。梁、鄭皆義不仕元。方、吳二子並吾婺人，與謝翱善。翱慟哭西臺，實相倡和。景熙、玉潛收故主遺骨，世所共

知。諸人率工文詞，不但氣節之美。今林、謝詩集尚傳，汪、鄭二子詩附見集中，咸足諷咏。然同時劉會孟、黃東發，亦以宋遺民不仕元，學行尤卓卓云。甚矣，南渡義士之衆也！《吳正傳詩話》載史蒙卿一律云：「宮花攢曉日，仙鶴下雲端。自是傷心極，那能著眼看？風沙兩宮恨，煙草八陵寒。一掬孤臣淚，秋霖對不乾。」絕與《谷音》諸作相類。又孫應時一聯云：「秋聲搖落日，野色蕩寒雲。」襲開聖予善畫馬，吳正傳記其數詩，末一絕云：「一從雲霧降天關，空盡先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瘦骨，夕陽沙岸影如山。」皆《宋遺民錄》所不載。又李珏《贈汪大有》云：「淚傾東海盡，愁壓北邙低。」（方鳳、吳思齊詩，亦散見《禮部詩話》，皆婺人。）

又　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劉辰翁雖道越中庸，其玄見邃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騷場巨目。劉坦之雖識非高邈，《風雅》一編，大本卓爾，初學入手，所當亟知。三家皆唐世未有。胡元任議論時佳。若阮氏《總龜》，黃氏《玉屑》，但類次前聞而已。

又卷六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間，關、陝暫復，有於驛舍得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裝點春光似去年。」（又一絕不錄）又陳郁《話腴》錄梁仲卿《遼東》一篇，史舜元《昆陽》一篇，皆歌行，史作尤悲憤可觀也。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陸文圭云：「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虛谷又云：「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自是始降而爲江湖之詩。葉水心以文爲一時宗，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掇取摘用，騁名於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盛唐一步不能進。天下皆知四靈之爲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四人或字或號皆有靈字，故曰四靈。」或問：「四靈較江西諸子何如？」曰：四靈、江西，俱未見全集。然四靈宗島、合，雖晚唐猶有可觀；江西宗山谷，山谷宗子美，所謂正變兩失。選宋者亦然，皆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時又有戴石屏，亦江湖詩人。聞武進庠生項永貞有宋詩一百本，意諸家皆全，求借不與，後集不成，始此。

李袞《宋藝圃集序》　光、寧以還，國步浸衰，文情隨易，學士大夫遞祖清逸，無稱雄概，故陸游之流便，嚴羽之婉腴，紫陽之冲容，謝翱之詭誕，其它若四靈、戴式之、文天祥、林德暘輩，咸遵正軌，足引同方。然究而言之，凌遲之形見矣，斯國事之將季乎？夫詩者人之聲也，樂之意也，發於情不溺於情，範於禮不著於禮者也。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遺議於後也奚怪哉。故滄浪之譏評、紫陽之論說，皆所謂致喻於眉睫也，考其大都，不俱可睹哉。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考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於《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

又《張君詩序》　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於士林。

《帶經堂詩話》卷二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襪材，窘於方幅。江西以山谷爲初祖，然東坡云：「魯直詩如啖江瑤柱，多食則發風氣。」

又卷四　《谷音》二卷，皆宋末人詩。上卷王漁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各刻，最工。亡友施愚山備兵湖西，又嘗刻之清江，蓋杜清碧其郡人也。適見黃少司馬《雪洲集》，記此書初得之臨淮顧德光氏，後又見江西刻本，多帝虎、陶陰之憾，間託南都博洽之士是正，稍復其眞，虞部主事吳時冕見而愛之，遂刻諸眞州分署以傳。知弘正以來，此書蓋不一刻矣。集中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黃名瓚，字公獻，揚之儀眞人。

又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跅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膚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湖西監司時，亦嘗刻于臨江。

又　南渡以後，程學盛于南，蘇學盛于北。

又卷一〇　劉過改之《龍洲集》，叫囂排突，純是子路冠雄鷄，佩豭豚氣象，風雅掃地。劉仙倫叔擬《招山集》，頗乏警秀，七言：「山僧幾輩雪垂領，水

鳥數聲雲滿谿。」(《西林》)黃文雷希聲《看雲集》,差有骨力,長句《西域圖昭君曲》甚佳,又「獄吏但能書牘背,相君終欲割鴻溝。」(《東林拜岳王遺像》)黃大受德容《露香拾稿》:「虎穴山川險,蛟涎草木腥。」(《白水濼》)武衍朝宗《藏拙稿》,皆絕句,多佳作,如:「牡丹春籞正穠華,有旨今年不賞花。剪落金盤三百朵,內批分賜近臣家。」(《宮詞補遺》)「桂華珠殿水精樓,柘袖籠香乙夜遊。飛下銀橋人不覺,月明三十六宮秋。」(《開元廣寒詞》)「靈和殿裏最風流,三月飛花滿御樓。換得玉人眉樣巧,一春渾不下簾鉤。」(《柳枝》)「飛鷁鳴鏃鼓吹喧,繁華應勝渡江前。吟梅處士今還在,肯住孤山爾許年。」(《湖上》)「寶髻無光玉貌昏,銜悲空感舊承恩。君王愛問先朝事,時許車兒到殿門。」「侍輦看花上苑春,太皇宣索鳳笙頻。如今猶記當時曲,對譜閒教小內人。」(《老宮人》)「鈿車轆轤軃芳塵,步鄣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盤行禁臠,御前宣勸到湖濱。」(《貴遊》)「疊疊滄波隔亂山,白鷗飛去復飛還。吟邊好思無多子,只在孤鴻落照間。」(《吳江水月塔院》)「粉醫嬌春掌上輕,玉琴聲裏見深情。花邊欲別重回首,猶恐絲絃說未明。」(《阮客》)「碧雲千嶂合,紅樹九秋深。」(《松陵晚泊》)「寒食梨花月,新晴楊柳風。愁消山色裏,興極酒杯中。」「綠髮日夜變,青春今古同。忍教行樂地,容易夕陽紅。」(《飲湖亭》)張蘊仁溥《斗野集》:「春風酒棹湖堤柳,晚月吟鞭輦路花。」(《春朝偶題》)「雲生不沒仙人跡,丹化猶啼搗藥禽。」(《大滌洞天》)「丹青嶺樹明寒葉,水墨江天噪亂鴉。」(《東菴》)「連山黃獨雪,一雁白蘋風。」(《霅川》)「暑退涼生體氣佳,捲簾聽雨感年華。西風葉葉梧桐冷,開遍庭前白鶴花。」(《秋思》)「憶著前遊十四年,三高祠下夕陽船。無錢買得鱸魚鱠,吟就橘花香裏眠。」(《垂虹》)劉翰武子《小山集》:「凄涼池館欲棲鴉,彩筆無心賦洛霞。怊悵後庭風味薄,自鉏明月種梅花。」(《種梅》)「送客歸來月滿簷,梅花微笑隔疏簾。酒醒今夜銀屏冷,沉水熏爐旋旋添。」(《客去》)長句(《鴻門宴玉斗歌》,《吳門行》皆佳。張良臣武子《雪窗集》:「叢叢竹雀鬧人家,農事春來漸有涯。品字柴頭煨正暖,不知風雪到梅花。」(《示長蘆仁禪師》)「白鷺悠悠去不還,渚雲汀草一生閑。暮年不入西州路,空倚梅花說住山。」(《吳興投老菴》)「三十六陂春水綠,四十九年人事非。揚子江頭永嘉後,吳儂蕩槳北人稀。」(《感舊》)「帖帖平湖印晚天,蹋歌游女臂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西湖晚歸》)趙希棣誼父《抱拙集》:「市井蕭條景物非,居人猶號永和隄。春山十里斜陽樹,漠漠殘紅杜宇啼。」(《過臨平》)利登履道《骳稿》:「擁巖千修篁,中有寒泉飛。」(《遊佛岩》)何應龍子翔《橘潭稿》:「樓上佳人唱《渭城》,樓前楊柳綰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難聽第四聲。」(《有別》)沈說唯肖《庸齋集》:「海明看出日,山晚倦行春。」(《寄慈溪何贊府》)釋永頤山老《雲泉集》:「手攜一束書,秋風獨來此。松深孤月明,水冷夫容死。時看澗鼠來,食我山茶子。」(《西峰日暮》)「拒霜花落碧潭秋,嬾向山巔水際遊。貪看夕陽烏桕樹,白雲紅葉亂溪流。」(《秋晚》)「獨聽子規叫,況逢山月明。」(《冷泉亭》)「溪色乍涼雙鷺下,雨聲纔絕一蟬鳴。」(《憶舊隱》)薛嵎仲止《雲泉集》:「二十里松聲,千山雪未晴。」(《太白觀雪》)「巖陰常候雨,松色不知春。」(《眞隱寺》)「雪渡溪流澀,廚煙柏葉香。」(《閒居》)「芳草思無際,春風情最多。」(《春晴》)「隨身唯一鉢,留偈別雙松。」(《松風隆首座》)「離家買湖石,開印對巾山。」(《送台州倅》)「湖水涵秋霽,風荷動夕陽。」(《漁舍》)俞桂希郤《漁隱稿》:「西風蕭瑟入船窗,送客離愁酒滿缸。好記此時分袂處,暮煙微雨過松江。」(《松江送人》)葛天民《無懷集》:「月趁潮頭上,山隨柁尾行。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訪端叔》)「一杯殘臘酒,萬古夕陽愁。」(《雪後》)「寒食少逢天氣佳,十日九日雨如麻。新巢初見燕生子,小巷已無人賣花。」(《即事》)「花枝照眼堂堂去,茗椀關心故故香。」(《上巳》)「下塘六月關心處,西塞扁舟入手時。」(《荷葉浦》)姚鏞希聲《雪蓬集》:「病起春風過,閒居野草生。」(《懷頤山老》)「風帆逆水上,江鶴背人飛。」(《桐廬》)「王戴溪頭小隱仙,漁翁引上霅溪船。幾回倦釣思歸去,又爲蘋花住一年。」(《寓霅川》)「雨徑生新草,風牀受落花。」(《賃居》)「踏雨來敲竹下門,荷香清透紫綃裙。相逢未暇論奇字,先向水邊看白雲。」(《訪中洲》)右諸人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柳亭詩話》卷一　宋季詩人執千古之樊籬,而自詭於殘山剩水以寓意。末路得《白石樵唱》以收垂燼之焰,而唐清父涇、鮑以行幼、曾仲才子良、汪水雲元量輩爲之薪傳,光雖微,不可謂非暗室之一炬也。

《戴酒園詩話》卷一　宋人力貶綺靡,意欲澹雅,不覺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虛字惡甚。其子復古「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高菊磵「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王夢

弼二三年受用惟栽竹，一日工夫半爲梅」，方翥《寄友》「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程〕〔蕭〕東夫「荒村三月不肉味，幷與瓜茄倚閣休」，當時自以爲入情切事，不知皆村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耳。

《載酒園詩話・朱熹》　道學諸公詩，亦自有佳句。如徐崇父《毅齋即事》「苔色上侵閑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殊清氣。林虙齋《送光澤蘇縣丞》「松廳莫笑無公事，藁幕常能致俊流」，用事頗切。呂東萊《春日絕句》曰：「一川晚色驚分去，兩岸煙光鶯喚來。徑欲卜居從釣叟，垂楊缺處竹門開。」尤雅靚也。

王史鑒《宋詩類選自序》　晚宋諸人感傷變革，忠義蟠鬱，故多凄愴之作。文信國身任綱常，從容就義，壯烈之語，眞可驚風雨泣鬼神。水雲之哀怨，晞髮之慟哭，舜山仗義於諸陵，所南發憤於《心史》，千載而下，猶堪痛心。宋詩之終，終於義烈，豈非道學之流風，忠直之鼓動哉。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

《漫堂說詩》　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專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

《圓嶠詩話》卷一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又卷五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陸大業《康熙重刊晞髮集序》　今之論詩於南宋者，必曰楊、陸、范氏，若公類以節義掩。余獨以謂南宋之詩當以信國文公爲冠，而公可與之抗行，楊、陸諸家俱不及也。蓋唐自敬、文而後，詩道日以壞，至宋仁、英、神、哲之世，乃復振起，其氣發泄無餘，然亦往往趨於弱者，似與國勢相爲表裏也，至南渡而衰矣。當時諸公所作，尙不能與北宋比肩，其敢望唐人之室乎？獨公與文公當天地變革之會，拂鬱憤懣之氣發之於詞，雄厚奇傑如夕陽倒景，光彩萬狀。文公詩絕類少陵，而公則出入於孟郊、賈島、張藉、李賀諸家，於賀尤似，其激厲奮發，有過之無不及也。耳食之流，誰爲知此？牧齋錢氏之言曰：「宋之亡也，詩稱盛。」弇州王氏之言曰：「皋羽爲南宋翹楚。」此爲知言矣。

《詩學源流考》　謝皋羽翱，嚴儀卿羽，猶存唐音。而《谷音》一集，多遺民逸士之作，足繼《篋中》之選。他若永嘉四靈之專學姚、賈，又其別出者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皆以野逸勝而精彩燁然，放翁尤妙。

《甌北詩話》卷八　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明兩代詩人，又轉而學唐，此亦風氣循環往復，自然之勢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梅屋集》五卷。【略】棐生當詩教極弊之時，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趙紫芝等爲矩矱，雜著中《跋四靈詩選》曰「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後世學者愛重之」是也。以高翥等爲羽翼，《招高菊磵》詩所謂「自改舊詩時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是也。以書賈陳起爲聲氣之聯絡，《贈陳宗之》詩所謂「六月長安熱似焚，鄴中清趣總輸君」，又《謝陳宗之疊寄書籍》詩所謂「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是也。以劉克莊爲領袖，《讀南岳新稿》詩所謂「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是也。厥後以《江湖小集》中「秋雨梧桐」一聯，卒搆詩禍，起坐黥配，克莊亦坐彈免官，而流波推蕩，唱和相仍，終南宋之世，不出此派。

又卷一六五　《葦航漫遊稿》四卷。【略】南宋末年，詩格日下，四靈一派據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哀颯之氣。故仲弓是編，及其兄仲參所作《竹莊小集》，均不出山林枯槁之調。如七言律中《旱湖》一首，當凶禨流離之時，絕無惻隱，乃云「但使孤山梅不死，其餘風物不關情」，尤宋季游士矯語高蹈之陋習。然吟詠既繁，性情各見，洪纖俱響，正變兼陳，苟非淫慝之音，即不在放斥之列。詩家有此一格，固不妨使之幷存，亦錄唐詩者不遺周曇《咏史》之例也。

又　《雲泉詩》一卷。【略】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然四靈名爲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是也。其法以新切爲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爲宋末江湖之濫觴。葉適以鄉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亦覺其偏，始稍異論，吳子良《林下偶談》述之頗悉。

《石洲詩話》卷四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而《谷音》中數十人，乃慷慨頓挫，轉有阮、陳、杜少陵之遺意。此則激昂悲壯之氣節所勃發而成，非從細膩涵泳而出者也。

《昭昧詹言》卷一　南宋以來詩家，無有出李、杜、韓、蘇四公境界，更不向上求，故亦無復有如四公者。一二深學，即能避李、蘇，亦止追尋到杜、韓而止。

又卷一一　詩莫難于七古。【略】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後，古文之傳絕，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靜居緒言》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誠齋頹唐自恣，不滿人意，而其天機匠心，變化非常，亦未易到。石湖似爲整煉，而才思狹窄，終遜一籌。朱子不當以詩人論，其沖澹之致，高迥之筆，有韋、柳之風。姜堯章不離江西派，絕句頗有晚唐氣味。

《養一齋詩話》卷一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離騷》，恐尚非頂顱上作來也。然嘗滄浪者，謂其專以妙悟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議論爲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尚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雖然，以妙悟言詩，猶之可也，以禪言詩則不可。詩乃人生日用中事，禪何爲者？此則文士好佛之結習，非言詩之弊也。晚宋詩人遂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爲七絕首句，互相賡和，纍纍不休，明人亦復效顰。噫，異矣。

又卷二　南宋人詩似語錄。

又卷五　宋人梅花詩，如戴復古「水邊山際頻凝顧，怕有寒梅昨夜花」，杜小山「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張良臣「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似香」，史文卿「夜半和風到窗紙，不知是雪是梅花」，嚴月澗「昨夜瓦餅冰凍破，梅花無水自精神」，徐元杰母「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皆舌尖上言語，非詩蘊也。惟黃穀城「一夜霜清不成夢，起來春意滿人間」，略可與逋仙亞耳。

又　宋人絕句亦有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者，如陸放翁《讀范至能攬轡錄》云：「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追感往事》云：「諸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朱繼芳《淮客》云：「長懷萬里北風客，獨上高樓望秋色。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吳則禮《絕句》云：「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路德章《盱眙旅舍》云：「道傍草屋兩三家，見客擂麻旋點茶。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鄭汝諧《題盱眙第一山》云：「忍恥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勒，卻向都梁記姓名。」此類純以勁直激昂爲主，然忠義之色，使人起敬，未嘗非詩之正聲矣。至如元吉《夜坐》云：「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宋无《杭州》云：「內前尚有中官在，卻聽西番寺裏鐘。」張琰《官柳》云：「裊裊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亡國之餘，尤爲痛絕，讀之令人欲涕，是亦性情之正也。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延之、戴石屏、劉後村、曾茶山、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爲大阨。姜白石在宋末元初，獨爲翹楚，其詩甚有格韻，雅潔可傳。方虛谷詩與人品，並皆下劣，無可節取，較白石天淵矣。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王炎《雙溪詩餘自序》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爲清脆，如幺弦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略】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闥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於情欲，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

劉克莊《跋方實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

又《跋湯埜孫長短句》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又有湯埜孫，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人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川以爲褻瀆，莘老以爲放溢，伊川、莘老衛道者也，蜀公感熙寧、元豐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者少，衛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約

而在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太平爲樂，安知他日無蜀公輩人擊節賞音乎。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儉豪今夜爲情忙，那得功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鍼待，沒得心情送巧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時。」《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然王建詩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朱彝尊《詞綜發凡》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金粟詞話》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柯煜《絕妙好詞序》　粵稽詩降爲詞，六朝潛啓其意，而體創于李唐，五代繼隆其軌，而風暢于趙宋。【略】建炎而後，作者斐然，數南渡之才人，無非妍手，咏西湖之麗景，盡是專家。薄醉尊前，按紅牙之小拍；清歌扇底，度白雪之新聲。況乎人間玉碗，闕下銅駝，不無荆棘之悲，用志黍離之感。文絃鼓其凄調，玉笛發其哀思。亦有登山臨水，勝情與豪素爭飛；惜別懷人，秀句共郵筒俱遠。

余集《絕妙好詞續鈔序》　詞至南宋而工，詞律亦至南宋而密，此《絕妙詞》之所以獨傳也。

《遺志齋詞衷》　長調惟南宋諸家，才情蹀躞，盡態極妍。阮亭嘗云：詞至姜、吳、蔣、史，有秦、李所未到者。

宋犖《跋書實菴詠物詞》　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

江藩《詞源跋》　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鮮。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州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

《詞潔輯評》卷三評李彭老《探芳信》　詞至宋末，予倡女和，人人各極其工，眞樂事也。

又卷五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并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草窗諸家，密麗芊綿，如溫、李一派。玉臺沿至於宋初，而宋詞亦以是終焉。以詩譬詞，亦可聊得其彷佛。

《片玉山房詞話》　詞以蘊蓄纏綿、波折俏麗爲工，故以南宋爲詞宗。然如東坡之「大江東去」，忠武之「怒髮衝冠」，令人增長意氣，似乎兩宗不可偏廢。是在各人筆致相近，不必勉強定學石帚、耆卿也。今人談詞家，動以蘇、辛爲不足學，抑知檀板紅牙不可無銅琵鐵撥，各得其宜，始爲持平之論。

陳維崧《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倡和作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甫、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練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又無名氏二人。題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浮翠山房賦白蓮》、《紫雲山房賦蕈》、《餘閒書院賦蟬》、《天柱山房賦蟹》，調則爲《天香》，爲《水龍吟》，爲《摸魚兒》、《齊天樂》、《桂枝香》，凡五，共詞三十七首爲一卷。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粵自雲迷五國，橋讖啼鵑，歇三江，營荒夾馬。壽皇大去，已無南內之笙簫；賈相難歸，不見西湖之燈火。三聲石鼓，汪水雲之關塞含愁；一卷《金陀》，王昭儀之琵琶寫怨。皐亭雨黑，旗搖犀弩之城；葛嶺煙青，箭滿錦衣之巷。則有臨平故老，天水王孫，無聊而別署漫郎，有謂而竟成逋客。飄零孰恤，自放於酒旗歌扇之間；惆悵曦依，相逢於僧寺倡樓之際。盤中燭灺，間有狂言；帳底香焦，時而讕語。援微詞而通志，倚小令以成聲。此則飛卿麗句，不過開元宮女之閒談；至於崇祚新編，大都才老《夢華》之軼事也。乃瓠間覆醬，偶賸殘縑；而市上懸金，從無雕本。蓋赤文綠字，幾經嬴政之灰餘；而玉軸牙籤，久患江陵之道盡。盈篇亥豕，既紛鼈而鉛昏；滿幅烏焉，亦紙渝而墨敝。韭花已蝕，蠹尾長鬚。徒存鼎上之一臠，僅現雲中之寸爪。於是竹垞朱子，搜於里嫗之筐；梧月

蔣生，鑄以國門之板。頓成完好，足任流傳。譬之折釵出後，再鐫龍鳳之形；破鏡歸時，重鑄蛟螭之狀。雖或楮上缺文，間同夏五；行中脫簡，略類呼豨。古錢掘得銅蚿，則輪廓槎牙；斷碣捫來石獸，則觚稜缺鑿。然而牆邊擫笛，猶能彷佛其聲；海上刺船，尚可低徊是曲。周公謹聞茲妍唱，定屬賞心；桓子野聆此清歌，要爲撫掌云爾。

《雕菰樓詞話》 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

《詞苑萃編》卷二引吳尺鳧云 夫詞，南唐爲最艷，至宋而華實異趣。大抵皆格於倚聲，有疊有拍有換，不失銖黍，非不咀宮嚼商，而才氣終爲法縛。臨安以降，詞不必盡歌，明庭淨几，陶詠性靈，其或指稱時事，博徵典故，不竟其才不止。且其間名輩斐出，斂其精神，鏤心雕肝，切切講求於字句之間。其思泠然，其色熒然，其音錚然，其態亭亭然，至是而極其工，亦極其變。

又卷八引陳玉几云 詞於詩同源而殊體，風騷五七字之外，別有此境。而精微詣極，惟南渡德祐、景炎間，斯爲特絕。吾杭若姜白石、張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

文廷式《雲起軒詞自序》 詞家至南宋而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聲多嘽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六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詞學集成》卷六 《蓮子居詞話》云：「詞忌堆積，堆積近縟，縟則傷意。詞忌琱琢，琱琢近澀，澀則傷氣。」（詒）案：南宋以後諸家，率多此弊。此白石、玉田所以獨有千古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至後來之善學姜、辛者，非懈則粗。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元代兩家幷行。有明則高者僅得稼軒之皮毛，卑者鄙俗淫褻，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後。我朝斯道復興，若嚴蓀友、李秋錦、彭羨門、曹升六、李耕客、陳其年、宋牧仲、丁飛濤、沈南渟、徐電發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風氣初開，音律不無小乖，詞意微帶豪艷，不脫《草堂》、前明習氣。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詞原于詩，即小小咏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咏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咏，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咏蟬，《摸魚兒》咏蓴，皆可不續貂。即間有咏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余于近來諸君子咏物之作，縱極繪聲繪影之妙，多所不取。善乎保緒先生之言曰：「凡詞後段，須拓開說去。」此可爲咏物指南。

又 有厚入無間者，南宋自稼軒、夢窗外，石帚間能之，碧山時有此境，其他即無能爲役矣。

《藝概》卷四 南宋詞近者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張預《山中白雲詞跋》 西湖故多沈憂善歌之士，自南渡之際，故家遺老，愴懷禾黍，山殘水賸之感，風僝月僽之思，流連紆鬱，忍俊不禁，往往託興聲律，借抒襟抱。其尤工者，比物儷華，言促意長，後之人推尚其作，至比於草堂詩史，謂興亡之迹，於是乎繫焉，此玉田生《山中白雲詞》所繇傳也。

《白雨齋詞話》卷二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論詞隨筆》 以詞爲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爲小技乎。若徒作側艷之體、淫哇之音，則謂之小也亦宜。

《詞徵》卷六 南宋人詞詠桂者，毛吾竹、謝勉仲、吳夢窗諸家最著。

《復堂日記》庚午 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塡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繁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柔厚之旨。

《人間詞話》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

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降及清初，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以清空騷雅爲歸，其實即宋末張氏所主張之詞派。迄清中葉，常州派興，又尊清眞而薄姜、張，以深美閎約爲旨，其流風至今未替。實則清眞詞派，在南宋末年，沈氏早提倡于前，特見仁見智，古今人微有不同耳。

洪靚《樂府指迷箋釋跋》　詞莫盛于兩宋，而詞學則興于清，而大昌于今日。宋人言詞學之書，其流傳于今者，王氏《碧鷄漫志》、張氏《詞源》、沈氏《樂府指迷》數種而已。

《聲執》卷下　周密輯《絕妙好詞》七卷，一百三十二家，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純乎南宋之總集。【略】張玉田稱其精粹，《四庫提要》謂其去取謹嚴。鄭文焯亦云「南宋佳製，美盡是篇」。蓋周氏在宋末，與夢窗、碧山、玉田諸人皆以凄婉綿麗爲主，成一大派別。此書即宗風所在，不合者不錄。觀所選于湖、稼軒之詞，可以概見。

總集

南嶽倡酬集

紀事

朱熹《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牓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峰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又《東歸亂稿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爲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蓋已不暇於爲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櫧州歷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橐，掇拾亂稿，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稿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著錄

張栻《南嶽酬唱集序》 乾道丁亥秋，新安朱元晦來訪予湘水之上，留再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爲此遊，而古田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略】間亦發於吟詠，更迭唱酬，倒囊得百四十有九篇，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夫寄興所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南嶽倡酬集》一卷附錄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朱子與張栻、林用中同遊南嶽倡和之詩也。【略】其遊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朱子《東歸亂稿序》稱得詩百四十餘首，栻序亦云百四十有九篇，今此本所錄止五十七題，以《朱子大全集》參校，所載又止五十題，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載者。又每題皆三人同賦，以五十七題計之，亦不當云一百四十九篇，不知何以參錯不合。又卷中聯句，往往失去姓氏標題，其他詩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題，至有題作「次敬夫韻」，而其詩實爲栻作者，蓋傳寫者訛誤脫佚，非當日原本矣。後有朱子與林用中書三十二篇，用中遺事十條及朱子所作字序二首，皆非此集所應有，或林氏後人所附益歟？然以「南岳」標題，

而泛及別地之尺牘，以「倡酬」爲名，而濫載平居之講論，以三人合集，而獨載用中一人之言行，皆非體例。

《結一廬書目》卷四　《南嶽唱酬集》一卷附錄一卷，宋朱子等紀遊詩，舊鈔本。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　《南嶽倡和集》一卷附錄一卷，鈔本。宋大儒新安朱熹仲晦、廣漢張栻敬夫、古田林用中擇之同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南嶽倡酬集》一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南嶽倡酬集》一卷附錄一卷，宋朱子與張栻、林用中南嶽紀遊詩也。明祝完刊本，題《朱張倡酬詩》一卷。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南嶽倡酬集》一卷，宋張栻、朱熹撰，明弘治刻本，一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王稱《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序》　鄉人有欲集國朝文人勝士之文刊爲一集者，屬予爲序。予以被旨造朝，未暇閱其所集之多寡，而敢以此意告之，庶乎載道之文則不與此集也。慶元丙辰六月既望，眉山王稱季平父書於凌雲之舟次。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　《本朝二百家文粹》。

《讀書附志》卷下　《國朝二百家名臣文粹》三百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二百家文粹》，一部六十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二百家文粹》六十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二百家文粹》五十六冊，不全。宋慶元間蜀中編集宋朝名公著述議論凡三百卷，眉山王偁爲序。莫詳編次姓名。

《國史經籍志》卷五　《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一百九十七卷，六十冊六函。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略】計存四十七卷。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刊本。【略】審其雕工，當是蜀中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六十冊。【略】存一百九十七卷。《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宋慶元三年書隱齋刻本，袁克文跋，七冊。【略】存十九卷。

赤城集

論述

吳子良《赤城集序》　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得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

著錄

吳子良《赤城集序》　初，康吉林君詠道類《天台集》，子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篔窗陳公壽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復分門會粹，并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後太守丁侯璹、沈侯堅爲鋟之梓。

《菉竹堂書目》卷三　《赤城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赤城集》十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林表民編。【略】前有淳祐八年吳子良序，稱分門薈粹，并詩爲一。今此集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無詩。又明謝鐸《赤城新志》載《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

在內閣，而此本亦祇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詩十卷，爲傳鈔者所脫佚，已非完本矣。

《結一廬書目》卷四　《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編，明弘治十年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赤城集》十八卷，舊鈔本，安樂堂舊藏。宋林表民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赤城集》十八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宋林表民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撰。原本詩十卷，文十八卷，今佚其詩集，惟文集存。振綺堂有鈔本，題林逢吉編。《四庫》著錄係鈔本。弘治中刊本。近年台州宋氏刊本。

又《續錄》　董授經藏明刊《赤城詩集》六卷，首有成化己亥李東陽序，末有成化壬寅、謝鐸跋，云凡爲詩三百六十一首。【略】台州叢書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輯，鈔本〔清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赤城集》十八卷，明刊本。宋林表民編。【略】此明嘉靖中重刻。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撰。明弘治十年謝鐸刻本，四冊。

十先生奧論

《脈望館書目》　宋板《十先生奧論》一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十先生奧論》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刊書年月，驗其版式，乃南宋建陽麻沙坊本也。書中集程子、張耒、楊時、朱子、張栻、呂祖謙、楊萬里、胡寅、方恬、陳傅良、葉適、劉穆元、戴溪、張震、陳武、鄭湜諸人所作之論，分類編之，加以註釋。【略】核其所作者已十六人，但題曰「十先生」，所未詳也。【略】此書雖不出科舉之學，而殘編斷簡，得存於遺軼之餘，議論往往可觀，詞采亦一一足取，固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十先生奧論》四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書已殘缺，而據其所存之文，作者程子、張耒、朱子、張栻、呂祖謙、楊萬里、胡寅、方恬、陳傅良、葉適、劉穆元、戴溪、張震、陳武、鄭湜，已十五人，題曰「十先生」，莫能詳也。《四庫》著錄係天一閣藏宋麻沙刊本，前集、後集、續集各十五卷，原缺五卷。

古文集成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舊本題廬陵王霆震亨福編，不著時代。觀其標識名字，「魏徵」猶作「魏證」，而宋人奏議於「朝廷」、「國家」諸字皆空一格，蓋南宋書肆本也。卷端題「新刊諸儒評點」字，凡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眞德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一圈一點，無不具載，其理宗時所刊乎？集以十干爲紀，而自甲至癸皆稱曰前某集，則有後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錄自春秋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於今者，如馬存、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斅齋、郎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

《季滄葦藏書目》　宋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四十一本，不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宋王霆震編。【略】《四庫》著錄宋刊本，今在袁漱六處，即《浙採遺目》所進也。高宗屢旨將原書發還，館中仍不能如詔，蓋以備繕本覆對之用，而中飽乾沒者亦不少矣。

又《續錄》　袁氏宋本，後歸江標，今歸傅沅叔，有內閣典籍廳印，即四庫館之底本。閣本已大事刪改，此猶見本來面目。細審卷第，亦非舊次，疑以前

後集改併湊成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宋王霆震輯。【略】宋刊本。【略】按：此書選周、秦以迄唐、宋名家之文，分類輯錄，每文標題，行錄各家評語，篇中加圈點擲，或每段間以批語，爲初學便誦計。然宋人之文已佚者多賴此以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宋王霆震輯，宋刻本（甲集卷六、乙集卷一、丁集卷九配清鈔本，四庫底本），沈曾植跋，十六冊。【略】存七十六卷。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略】是編皆錄宋代之文，駢體居十之六七。雖題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實五百二十家，網羅可云極富。中間多採宦途應酬之作，取充卷數，不能一一精純。又仿《文選》之例，於作者止書其字，人遠年湮，亦往往難以考見。疑爲書肆刊本，本無鑒裁，故貿荣求益，不免失於冗濫。朱彝尊嘗跋此書，惜無人爲之刪繁舉要，則亦病其冗雜矣。然渣滓雖多，精華亦寓，宋人專集不傳於今者，實賴是書略存梗概，亦鍾嶸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者矣，故彝尊雖恨其蕪，終賞其博也。

著錄

許開《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序》　今夫墨莊□有天下之書，雖三閣四庫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藏書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徜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萬軸而已。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志。於是各出所有，闢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其中，【略】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靡所不備。【略】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南徐許開仲啓序。

宋均《播芳大全文粹跋》　去歲之冬，于苕溪得交王君者香，者香出其舅葉子實先生所編《播芳文粹大全》見示，因言是書初編一百卷，刊行後一時紙貴。既思書以四六爲宗，宜多采表啓諸作，乃復廣蒐旁輯，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然則是書世無刻本，彌足貴也。急假歸，偕同志友人分寫，六閱月而畢，因書以志。嘉定三年夏，唐山宋均記。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大全文粹》，一部十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大全文粹》十五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五百家名賢播芳文粹》《宋刻欠二冊》。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五百家播芳大全》一百十卷，十五本，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魏齊賢、葉棻同編。【略】（朱）彝尊所見徐炯家宋刻本，稱二百卷，今鈔本止一百十卷，尋檢首尾，似無闕佚。殆彝尊記憶未審，或偶然筆誤歟。

《**季滄葦藏書目**》　宋刻《播芳文粹》十九本，不全。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四**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衢山精舍葉棻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爲上下，或上中下，以前所列目計之，實不止五百人，舉其大數耳。竹垞所見崑山徐氏元槧本，稱二百卷，今吳興劉氏藏本祇百卷，豈竹垞併所析之卷計之耶？《四庫全書》云今鈔本一百十卷，亦不甚合。

《**陶廬雜錄**》**卷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鉅鹿魏齊賢、南陽葉棻同編。所錄皆宋代之文，凡五百二十家。余所藏鈔本，前有紹熙元年庚戌八月南徐許開仲啓序，卷端鈐印二：重光，子宣，殆笪江上先生所珍錄與。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舊鈔本，宋魏齊賢、葉棻編。

《**結一廬書目**》**卷四**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魏

齊賢、葉棻同編，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精鈔本。宋魏齊賢、葉棻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魏齊賢、葉棻同編。路有鈔本。　許氏有影宋鈔本。

又《**續錄**》　昭文張氏有舊鈔本。　八千卷樓鈔本。　朝鮮活字印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目十卷，傳鈔足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舊鈔本。宋魏齊賢、葉棻同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八**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目錄□卷，宋葉棻編，魏齊賢校正。存一百卷，目錄七卷。宋刊宋印本。

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葉棻編，魏齊賢校正。存卷二十八至三十一，共四卷。宋刊本。

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目錄七卷，宋葉棻編，魏齊賢校正。明藍格寫本。

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葉棻編，魏齊賢校正。存卷一至四，每卷皆分上中下子目。朝鮮古活字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目錄□卷，宋魏齊賢、葉棻輯，宋刻本，四十冊，【略】存一百七卷（《文粹》一百卷目錄七卷，卷次多經剜改）。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宋魏齊賢、葉棻輯，明鈔本，三十二冊，【略】存九十九卷（一至十九，二十一至一百）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五十卷目錄十卷，宋魏齊賢、葉棻輯，清鈔本，孫均、姚椿、丁國鈞跋，八十冊。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宋魏齊賢、葉棻輯，清孔廣陶獄雪樓鈔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六十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存一百〇八卷二十七冊，宋魏齊賢、葉棻同編，明藍格鈔本。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四十二冊，宋魏齊賢、葉棻同編，舊鈔本，清王宗炎校。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十六冊，宋魏齊賢、葉棻同編，紫格舊鈔本。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一十卷三十六冊，宋魏齊賢、葉棻同編，清顧氏藝海樓鈔本。

崇古文訣

論　述

劉克莊《迂齋標註古文序》　迂齋標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休）〔體〕，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虛者，有切實者，有峻厲者，有微婉者（也）。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意脈，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心）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伊洛，矯諸儒相（友）〔反〕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暘叔，以古文倡莆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第爲帝者師、天下宰，而迂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匠監鄭公次（時）〔申〕亦當時升堂〔入〕室者也，既刊《標注》十（首）卷，貽書余曰：「子莆人也，非迂齋昔所下榻設醴者乎，其爲我序此書。」余曰：謹受教。

陳振孫《崇古文訣序》　迂齋樓昉文名於時，士之從其游者，一□□援，皆有師法。間嘗采集先□□以來迄於今世之文，得一百六十有八篇，爲之標注，以諗學者。凡其用意之精深，立言之警拔，皆深索而表章之。蓋昔人所以爲文之法備矣。振孫觀公之去取，至於伊川先生講筵二疏，與夫致堂、澹齋二胡公所上高廟書，彼皆非斬以文著者也，而顧有取焉。毋亦道統之傳，接續孔孟，忠義之氣，貫通神明，殆所謂有本者非耶？然則公之是編，豈徒文而已哉。昔之論文者曰文以氣爲主，又曰文者貫道之器也。學者其亦以是觀之，則得所以爲文之法矣。

陳森《崇古文訣跋》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掇取菁華，以惠四明學者。迨分教金華，橫經璧水，傳授浸廣，天下始知所宗師。【略】適先生守莆，幸備冷官，因間叩請，盡得所藏，自先秦迄於我宋，上下千餘年間，其穎出者網羅無遺帙。竊謂古今文章浩無津涯，學者窮日之力，不翅河伯之望海若。此編鉤玄而提要，抉幽而洩奧，波詭濤譎，星回漢翻，眩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宏矣。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文，其知味也歟。

姚珏《崇古文訣跋》 文之有關鍵，非深於文者，安能發揮其蘊奧，而探古人之用心哉。四明樓公假守莆邦，積其平時苦學之力，紬繹古作，抽其關鍵，以惠後學。廣文陳君錢諸梓以傳之，使世學者優遊而深求，饜飫而自得，豈惟文章之能事可畢，古人之用心於是乎可推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略】宋人多講古文，而當時選本存於今者不過三四家。眞德秀《文章正宗》以理爲主，如飲食惟取禦饑，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棄；如衣服惟取禦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論不爲不正，而其說終不能行於天下。世所傳誦，惟呂祖謙《古文關鍵》、謝枋得《文章軌範》及昉此書而已。而此書篇目較備，繁簡得中，尤有裨於學者。蓋昉受業於呂祖謙，故因其師說，推闡加密，正未可以文皆習見而忽之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迂齋古文標注》五卷，宗正寺簿四明樓昉暘叔撰。大略如呂氏《關鍵》，而所取自《史》、《漢》而下至於本朝，篇目增多，發明尤精當，學者便之。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迂齋標注諸家文集》，一部十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崇古文訣》八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崇古文訣》四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樓昉。

《行人司書目》 《崇古文訣》十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樓昉。

《趙定宇書目》 《崇古文訣》十本。

《古今書刻》卷上 廬州府：《崇古文訣》。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崇古文訣》一小套，八本。《玄賞齋書目》卷七 樓迂齋《崇古文訣》。

《脈望館書目》 《崇古文訣》十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迂齋古文》十二冊，全。宋紹熙間鄞人樓昉評選古今詩文凡二十四卷，又《續集》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崇古文訣》八冊，三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崇古文訣》三十二卷，宋樓昉。

《絳雲樓書目》卷三 樓迂齋《崇古文訣》。陳景雲注：「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內府藏本。宋樓昉撰。【略】《書錄解題》作五卷，《文獻通考》亦同，篇帙多寡迥異。疑傳寫者誤脫「三十」二字也。

《季滄葦藏書目》 宋板宋人樓昉《標注諸家文集選》十本。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一函五冊，宋樓昉編。【略】書三十五卷，凡文百九十三首。先秦三家，兩漢十家，三國一家，六朝二家，唐四家，宋二十九家，而韓、歐之文爲多。後有寶慶丁亥姚珏跋。麻沙袖珍本。

又卷二〇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二函十六冊，【略】此本明人以大字重雕，故帙分較廣。末有寶慶三年陳森後序。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崇古文訣》，二十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編，明仿宋刊本。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二十卷，宋刊本，周九峰、朱叔英舊藏。

又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吳邦楨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刊本。宋樓昉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編。明刊大字本。黃丕烈有宋刊本。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浙採遺目》此書係

宋刊本，十七卷。

又《附錄》 嘉靖中松陵吳氏重刊。

又《續錄》 《天祿後目》有元麻沙巾箱本。 明仿宋大字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六卷，明刊本。宋樓昉撰。【略】此從廬州本翻刻。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刻本。

又 《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吳邦禎、邦杰刻大字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迂齋先生崇古文訣》三十五卷，明刊本。宋樓昉撰。旁有標抹注釋，與《古文關鍵》同。寶慶間刻本有姚珏序，明嘉靖中松陵吳氏重刊。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新刊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輯，明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二十卷，宋樓昉輯。宋刊本。【略】有黃丕烈手跋。按：此本密行細字，建本也。（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又 《迂齋標注諸家文集》五卷，宋樓昉輯。不標卷次，【略】宋刊本。【略】某君跋云：「此編即《崇古文訣》之初稿，《文訣》本之排編修益而成，不若此之簡當精確矣。姚珏序《文訣》曰「廣文陳君鋟諸梓」，時寶慶丁亥，此編陳振孫序爲寶慶丙戌，蓋先成《文訣》一年。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二十卷，宋樓昉輯，宋刻本，鄧邦述跋，三冊。【略】存十卷（四至十一，十九至二十）。《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輯，元刻明修本，七冊，存十七卷（一至十七）。《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宋樓昉輯，元刻本，十二冊。《迂齋先生標注諸家文集》五卷，宋樓昉輯，宋刻本，六冊。【略】存三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存八卷四冊，宋樓昉編，元刊巾箱本。 《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四冊，宋樓昉編，明嘉靖癸巳（十二年）廬州知府王鴻漸刊本。《迂齋先生標注崇古文訣》三十五卷十六冊，宋樓昉編，明松陵吳邦禎等校刊本，明萬曆間毛肇明手書題記。

四靈詩集

論述

許棐《跋四靈詩選》 蘭田種種玉，檐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爲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徐照集》三卷，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山民；（隨齋批注：道暉又字靈暉，致中又字靈淵，紫芝又字靈秀，翁卷又字靈舒，是爲四靈。水心爲選詩。）《徐璣集》二卷，徐璣致中撰，《翁卷集》一卷，翁卷靈舒撰，《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爲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著錄

《郡齋讀書附志》卷五下 《四靈詩》四卷，右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徐璣字靈淵、徐照字靈暉四人之詩也。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四靈詩》，一部一冊，闕。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四靈詩》三本，藏經紙面。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雖後有缺，實至寶也。

何焯《影寫宋本跋》 《四靈詩》，絳雲樓所藏已爲六丁取去，裱工陳生不知何自得其半，亦宋刻善本，今歸毛丈斧季。此冊乃陳生倩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辛巳何焯記。

黃丕烈《影宋本永嘉四靈詩跋》 此影宋本《永嘉四靈詩》四卷一冊，昭

文同年張子和藏書也。【略】是冊於子和宦游京師時，從其家借讀，故典籍者有細目一紙備考。及子和奉太夫人諱南還，便道過訪，談及是冊，知余欲傳錄未果，欣然輟贈，此書遂爲士禮居中物矣。顧余檢《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四靈詩》三本，亦云有缺，則此影鈔者必自三本出。惜其目未載卷數，不知所缺同否耳。近日雖有傳本，較此絕無影響。毛氏云：「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眞確論哉。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黃丕烈書於太白樓下。

孫詒讓《影鈔殘宋本四靈詩集跋》　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四靈詩》三本，藏經紙面。此書久已失傳，幸而得此，後雖有缺，實至寶也。同治庚午十月，仲容補錄。

又　世所傳四靈詩皆選本，此集爲宋刊全集之舊，蓋從影宋本移錄者。以較讀畫齋本二徐集，多詩百餘首。惜《靈淵集》缺其半，翁、趙兩家則又全佚，然在今日，則殘缺中之足本矣。同治己巳三月過吳門，得此於玄妙觀前書肆。庚午十月讀一過，書此。

顧修《讀畫齋重刻南宋群賢小集序》　永嘉四靈詩，當時行都坊間亦有刻本，今不可得見矣。幸明末潘詔叔《宋詩選》中尚存五百首之舊，亦附梓以傳，俟得陳刻再爲刊定。

陸心源《影宋鈔永嘉四靈詩跋》　《永嘉四靈詩》甲、乙、丙、丁四卷，汲古閣影寫宋刊本。每卷首行題曰「永嘉四靈詩」，旁注甲、乙、丙、丁等字。甲、乙、丙三卷，次行題曰「徐照道暉」，旁注上、中、下等字，版心有「徐上」、「徐中」、「徐下」等字。丁卷次行題曰「徐璣」，版中旁注「上」字，版心「徐璣上」三字，各有字數。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六字。《直齋書錄解題》載《徐照集》三卷、《徐璣集》二卷，與此合。惜璣集祇存上卷耳。照集存詩二百六十七首，較石門顧修群賢小集本名《芳蘭軒集》者多詩一百六十二首。顧本多《莫愁曲》、《三峽吟》、《李夫人》、《何所歸》四首，《越魚吟》後半多十六字。蓋影宋本卷下缺第六葉，第十葉祇存十餘字，當即在缺頁之中。璣集存詩一百零兩首，其六十四首爲顧刻名《二薇齋集》者所無。《李丹士》一首題誤作《自覺》，其七十二首爲影宋本所無，當在下卷之中耳。翁卷《葦碧軒集》有《送徐璣赴龍溪丞因過泉南舊里》詩，趙師秀《清苑齋集》有《送璣赴永州椽》詩，此致中仕履，即《宋元詩會》之所本也。

蔣懋昭《抄本永嘉四靈詩跋》　原集八卷，後人選作四卷，皆宋刻也。茲閱義門先生跋語，知絳雲樓所藏宋本已失，是編乃裒工陳君倩人所抄，僅得其半。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冒廣生《永嘉詩人祠堂叢刻四靈詩集跋語》　《四靈詩》，錢牧齋藏有宋本，絳雲燼後，僅存前半部，歸汲古閣毛氏。瑞安孫氏有影宋鈔本，余從其後人假之，經年不獲，因假吾友張菊生參議《群賢小集》本重刻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永嘉四靈詩》五卷，影寫宋刊本，汲古閣舊藏。宋徐照道暉三卷，徐璣致中二卷。

徐乃昌《校刻永嘉四靈詩跋》　宋本《永嘉四靈詩》，絳雲一炬，久已不存。即汲古閣所得前半甲、乙、丙、丁四卷，亦不傳於世。今陸氏皕宋樓、黃氏士禮居、孫氏玉海樓所傳影宋鈔，皆從汲古本出。其《四庫》著錄之徐道暉《芳蘭軒集》、徐致中《二薇亭集》，與顧氏讀畫齋所刻《群賢小集》、鮑氏知不足齋所鈔《宋六十家集》同，非足本也。是本存甲、乙、丙三卷，爲《徐道暉集》，丁卷爲《徐致中集》上，知所佚者戊卷爲集下，是致中集凡二卷，均與《直齋書錄解題》合。以校今本《道暉集》，多一百四十三首，《致中集》上亦多五十九首，則宋本之可貴矣。【略】亟付剞劂，而以黃本、陸本、顧刻、鮑鈔及吳氏之振《宋詩鈔》、曾氏唯《東甌詩存》較其異同，別爲札記。至所輯遺詩，亦編爲補闕焉。

【略】乙丑八月，南陵徐乃昌。

黃群《敬鄉樓叢書本芳蘭軒詩集二薇亭詩集跋》　《永嘉四靈詩》，所見近刻本有三：一爲樂清息耒園鄭氏刻本，一爲永嘉詩人祠堂冒氏刻本，一爲上海醫學書局丁氏聚珍本。案鄭氏、冒氏二刻本，皆據石門顧氏讀畫齋重刻《南宋群賢小集》，而明潘是仁訒叔所刻《宋元名家詩集》，實爲顧刻小集中四靈詩所自出。余以所藏顧刻小集勘潘刻二徐詩，則顧刻《芳蘭集》較潘刻多補遺詩十二首，《二薇集》多補遺詩三首。息耒園鄭刻因之。冒刻後於鄭氏，而據《東甌詩存》，於《芳蘭集》補《鮑使君園林》一篇，《二薇集》補《夢成》一篇，《湖上曲》一篇，并據《東甌詩存》補正集中《贈李丹士》及《自覺》二詩。丁氏聚珍本因之。曩余聞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有影鈔宋本《四靈詩》，友人楊君志林爲從孫氏借鈔一本，蓋影鈔宋本《四靈詩》之殘帙，後有何氏焯、孫氏詒讓跋語，皆志林用朱筆手錄者。此殘帙存徐照詩上、中、下三卷，總詩二百五十六篇，較顧刻多詩一百四十三篇。惟第三卷樂府末有缺頁，故顧刻所載《莫愁曲》、《三

峽吟》、《李夫人》三篇，此帙中皆無之。而顧刻中《何所歸》一篇，乃此帙中《放魚歌》之第一、二、四三句，又《楊柳》一篇，即《柳葉詞》，顧本重出，此足勘其誤者。徐璣詩止存上卷，以校顧刻《二薇集》，得其所無詩五十七篇，又顧本有而此缺者六十六篇，兩本同者四十一篇，益以冒氏據《東甌詩存》校補者二篇，則徐照《芳蘭軒集》總詩二百五十九篇，而徐璣《二薇亭集》總詩一百六十六篇。自絳雲一炬之後，世所傳四靈詩無復完帙。此本不標卷數，而以十干爲次，雖殘缺僅存甲、乙、丙、丁四卷，翁、趙兩集復均散佚，二徐亦殘缺之餘，而以較今世所傳選本，共多詩至二百篇。今爲校定付印，以顧刻《芳蘭集》中《莫愁曲》、《三峽吟》、《李夫人》三篇補錄於照集之後，而以顧刻《二薇集》中詩及其補遺詩爲此本所無者爲璣集補篇，并錄冒氏所補《夢成》一篇，《湖上曲》一篇於後，而分別移錄《永嘉縣志》二徐傳於卷首。惜志林已前逝，不及見此書之成也。民國十七年五月，黃群記。

又　此書校印既竟，知南陵徐乃昌氏已先有刻本，蓋由瑞安陳君繩夫爲從玉海樓影摹得之。徐氏并爲補闕一卷、校勘札記一卷，附刻於後。其與此書間有異同之處，讀者可以互觀也。群又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永嘉四靈詩》四卷，影鈔本殘本。原書未詳卷數，此僅存徐照上中下三卷、徐璣上卷。《汲古閣秘本書目》有宋版三本，【略】此本即從之傳錄，舊有黃復翁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永嘉四靈詩集》□□卷，清初鈔本，毛綏福校，一冊。【略】存四卷（徐照上中下，徐璣上）。《永嘉四靈詩集》四卷，清嘉慶七年焦循鈔本，焦循跋，二冊。

聖宋高僧詩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聖宋高僧詩選》三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舊鈔本，錢塘陳起宗之編。

又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五卷，精鈔本，錢塘陳起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影鈔宋本。題錢唐陳起編，無序跋。其前集一卷即九僧詩也。【略】猶從宋刻影鈔者，舊爲士禮居藏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宋陳起輯，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二冊。《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宋陳起輯，清張德榮鈔本，黃丕烈校并跋，二冊。《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宋陳起輯，清鈔本，黃丕烈跋并題詩，一冊。《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前集一卷後集三卷續集一卷，宋陳起輯，清趙氏亦有生齋鈔本，一冊。

江湖集

論　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江湖集》【略】取中興以來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而方惟深子通承平人物，晁公武子止嘗爲從官，乃亦在其中。其餘亦未免玉石蘭艾，混淆雜遝。然而士之不能自暴白於世者，或賴此以有傳。書坊巧爲射利，未可以責備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略】宋末詩格卑靡，所錄不必盡工，然南渡後詩家姓氏不顯者，多賴是書以傳，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沒也。

彭元瑞《**六十家名賢小集跋**》《六十家名賢小集》。陳起芸居於臨安府大街睦親坊設陳解元書鋪，收刻海內詩人小集，雖數什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蓋一時舉場游客炫名之資，并名公貴人小卷，間及北宋所遺，皆登梨棗，本無一定家數卷數。後以「月夜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爲史彌遠羅織，起從遣戍，書亦官燬，而零落之餘，彌形珍貴，好事者各就所得，掇拾成書，彼此出入不同。【略】近錢唐吳尺鳧彙爲六十四家，盡汰北宋人，定名《南宋群賢小集》。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江湖集》九卷，臨安書坊所刻本。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宋中興江湖集》一部十冊，殘闕。

又　《宋中興江湖集》，一部十五冊，闕。

又　《宋中興江湖集》一部五十二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江湖》前、後、續集，宋刻。

又　《中興江湖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舊本題宋陳起編。【略】是集所錄凡六十二家。

又　《江湖後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陳起編。【略】今檢《永樂大典》所載，有《江湖集》，有《江湖前集》，有《江湖後集》，有《江湖續集》，有《中興江湖集》諸名，其接次刊刻之蹟，略可考見。以世傳《江湖集》本互校，其人爲前集所有者，【略】凡四十八人。【略】謹校驗前集，刪除重複，其餘諸集，悉以人標目，以詩繫人，合爲一編，統名之曰《江湖後集》，庶條理分明，篇什完具。

《**陶廬雜錄**》卷三　《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館除《兩宋名賢小集》一百五十七卷、《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著錄外，復採自《永樂大典》，勒成此編。顧修既刻《南宋群賢小集》於杭州，并此梓行。其已刊入《群賢集》者不錄，仍次第元題，以備考核。誤入他家集者，詩刪之而存其題，可謂繁簡不紊。

又　余既鈔《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舊本題宋陳起編），凡六十二家。《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宋陳起編），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按《大典》有《前集》，有《後集》，有《續集》，有《中興江湖集》，較世傳《江湖小集》多四十七家，詩餘二家。又有人已見《小集》中而詩未載者十七家。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群賢小集》八十八卷，舊鈔本，周松靄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江湖小集》九十五卷。舊本題陳起編，凡六十二家，惟姚鏞、周文璞、吳淵、許棐四家附以雜文，餘皆詩集也。石門顧修重刊本一百二十七卷，題《南宋羣賢小集》，較四庫本多十二家，嘉慶六年刊。又補遺二卷。

又　《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宋陳起編。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嘉慶六年顧氏刊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南宋羣賢小集》，宋陳起編，清仁和趙氏小山堂傳鈔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

又　《羣賢小集》四十二種（《江湖小集》四十三種），宋陳起輯，舊鈔本〔清初鈔本〕。

又　《江湖後集》二十四卷，宋陳起輯，舊鈔本〔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歙縣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鮑廷博校輯）〕。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南宋群賢小集》九十五卷六十冊，宋陳起編，宋嘉定至景定間臨安府陳解元宅書籍鋪刊本。《宋名家小集》九十九卷十八冊，宋陳起編，舊鈔本，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查岐昌手書題記。《江湖小集》九十六卷二十冊，宋陳起編，舊鈔本，清四庫館臣墨筆校訂。《宋人小集》八十一卷十冊，宋陳起編，舊鈔本。

草堂詩餘

論述

《**來行學《草堂詩餘序》**》　《詩餘》一編，匯連千首。織綃制錦，非唯芍藥之花，鳳律鸞歌，寧止蒲萄之樹。

《**何良俊《草堂詩餘序》**》　余家有宋人詩餘六十餘種，求其精絕者要皆不出此編矣。他日有心者上探元聲，下采衆說，是編或大有裨焉。勿謂其文句之工，足以備歌曲之用，爲賓燕之娛耳也。

《**毛晉《草堂詩餘跋》**》　宋、元間詞林選幾屈百指，惟《草堂》一編，飛馳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及至寒窗腐儒，挑燈閑看，

亦未嘗欠伸魚睨，不知何以動人一至此也。

又《竹齋詩餘跋》《草堂詩餘》向來艷驚人目。

朱彝尊《詞綜發凡》 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略】可謂無目者也。

汪森《詞綜序》 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許，予嘗病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略】詞家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自此書始。【略】朱彝尊作《詞綜》，稱草堂選詞可謂無目，其詬之甚至。今觀所錄，雖未免雜而不純，不及《花間》諸集之精善，然利鈍互陳，瑕瑜不掩，名章俊句，亦錯出其間，一概詆排，亦未爲公論。

王鵬運《草堂詩餘跋》 近人論詞以字數多寡分長中短調，謂始於《草堂》，頗爲識者所訾。此本鈔自四明天一閣，分類編列，與毛、閔諸刻體例迥殊，始知以字數爲次者，乃明人羼亂之本，非本然也。末附詞話，雖徵引未能博洽，亦頗足資發明。唯題號凌雜，注解無陋，是其一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略】此集雖不及花菴持擇之精，然名章秀語，時時得寶，亦可稱詞山之五嶽矣。

《白雨齋詞話》卷八 《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寶在此，詞欲不衰，得乎？

《復堂詞話》 村舍點閱《草堂詩餘》，擁鼻微吟，竟忘身作催租吏也。《草堂》所錄，但芟去柳耆卿、黃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諸人惡札，則兩宋名章迴句，傳誦人間者略具，宜其與《花間》並傳，未可廢也。《詩餘續編》二卷，不知出何人，擇言雅矣。然原選正不諱俗，蓋以盡收當時傳唱歌曲耳。續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錄稼軒、白石諸篇，陳義甚高，不隨流俗，明世難得此識曲聽眞之人。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草堂詩餘》二卷，【略】皆書坊編輯者。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草堂詩餘》二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 《草堂詩餘》。

《世善堂藏書書目》卷下 《草堂詩餘》七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草堂詩餘》。

《脈望館書目》 胡元《草堂詩餘》一本。

《百川書志》卷一八 《草堂詩餘》四卷。《通考》云：書坊所編，各有注釋，引證皆五代、宋人之作也。分五十九題，幾四百闋。

《萬卷堂書目》卷四 《草堂詩餘》四卷，顧從敬。

《升菴詩話》卷八 《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鈔爲《拾遺辨誤》一卷。

《行人司重刻書目》 《草堂詩餘》四本。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草堂詩餘》二冊六卷。

又 正續《草堂詩餘》三集六冊，十三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草堂詩餘》四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詞苑英華》 《草堂詩餘》四卷。

《述古堂書目》卷二 《草堂詩餘》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通行本。不著編輯者名氏，舊傳南宋人所編。考王楙《野客叢書》作於慶元間，已引《草堂詩餘》張仲宗《滿江紅》詞證蝶粉蜂黃之語，則此書在慶元以前矣。【略】此本爲明杭州顧從敬所刊，前有嘉靖庚戌何良俊序，稱爲從敬家藏宋刻，較世所行本多七十餘調，其刻在汲古閣本之前。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題武陵逸史編，明顧氏刊本。

又 《草堂詩餘》正集五卷續集二卷別集四卷新集四卷，明沈際飛編。

《郘亭知見宋元書志》卷一二〇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明刊本。宋武陵逸史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明嘉靖刊本，赤堇山人藏書。武林逸史編次，開雲山農校正。【略】《四庫》著錄者即屬此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類編草堂詩餘》四卷，明刊本（明嘉靖刻本（序文有鈔配））。

王國維《讀草堂詩餘記》 《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此疑宋人舊題）四

卷，前有嘉靖己酉李謹序。序後有總目。【略】按《草堂詩餘》行世者以毛氏《詞苑英華》本爲廣，次則沈際飛本，次則烏程閔氏朱墨本。近四印齋刻天一閣舊鈔明嘉靖間閩沙太學士陳鍾秀校刊本，世已驚爲秘笈。余所見此書別本獨多：一嘉靖庚戌顧從敬刊本，一嘉靖末安肅荊聚刊本，一萬曆李廷機刊本，一嘉靖己酉李謹刊本，即此本也。荊聚本在唐風樓羅氏，餘三本在敝篋。綜而觀之，可分爲二類：一，分調編次者，以顧從敬本爲首，李廷機、閔□□、沈際飛、毛晉諸本祖之；二，分類編次者，此本與陳鍾秀本、荊聚本皆是。然此三本又自不同。陳鍾秀本二卷，而此本與荊聚本則俱四卷。陳本分時令、節序、懷古、人物、人事、雜詠六類，而此本則首天時，次地理，次人物，次人事，次器用，次花鳥，亦爲六類。次第亦復不同。陳本故有注，王氏重刊時已刪去大半。荊聚本亦有注，訛脫殊甚。唯此本正文注文首尾完具。故分調編次之本，以顧本爲最善，分類編次之本，當以此本爲最善矣。

《四部叢刊書錄》《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前後集二卷二冊，杭州葉氏藏明刊本。不著撰人。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增修箋注妙選草堂詩餘》上下卷，宋何士信輯，明刊本（似萬曆本）。

又《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上下卷，宋何士信輯。明刊本。【略】前有嘉靖十七年戊戌仲冬月南京國子監監丞陳宗謨序。

又《草堂詩餘》三卷，宋何士信輯，汲古閣刊本。

又《草堂詩餘》三卷，宋何士信輯，清宛平查氏隱書樓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宋何士信輯，明洪武二十五年遵正書堂刻本，二冊。《草堂詩餘》四卷，宋何士信輯，明嘉靖三十三年楊金刻本，江藩跋，四冊。《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宋何士信輯，明武陵逸史編次，明嘉靖二十九年顧汝所刻本，二冊。《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宋何士信輯，明唐順之解注，明萬曆十二年書林張東川刻本，八冊。《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宋何士信輯，明胡桂芳重輯，明萬曆三十五年黃作霖等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四卷四冊，宋不著編人，明成化庚子（十六年）劉氏日新書堂刊本。《草堂詩餘》五卷五冊，明楊愼批點，明吳興閔映璧刊本，朱墨套印。

陽春白雪

論述

《詞源》卷下　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略】所選凡二百餘家，宋代不傳之作，多萃於是。去取亦復謹嚴，絕無猥濫之習。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所輯詞凡二百餘家，一歸雅音，堪與《花菴詞選》、《絕妙好詞》幷重。

伍崇曜《陽春白雪跋》　樂笑翁稱《絕妙詞選》與是書亦有可觀，但所取不甚精一，亦原非確論耳。顧久不傳，朱竹垞《詞綜》發凡，稱是集見李開先《小山樂府後序》，則嘉、隆間猶未散佚。高江村《絕妙好詞序》稱是書與《樂府雅詞》名存書佚，殆均未之見也。彭甘亭《小謨觴館集》有《徵刻宋人詞學四書啓》，稱是書與《樂府雅詞》斥哇去鄭，歸于雅音，宋代選家，此其職志。推崇已極，而徵刻一事，迄未舉行也。又馮延巳詞亦名《陽春集》，蓋同取曲高寡和之意云。咸豐癸丑送秋前一日，南海伍崇曜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陽春白雪》五卷，趙秠夫編。取《草堂詩餘》所遺及近人之詞。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陽春白雪》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陽春白雪》一部一冊。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

【略】此從舊鈔依樣仿寫。

秦恩復《陽春白雪跋》　《陽春白雪》八卷，又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次宋時名人之詞，附以己作。聞禮字立之，又號釣月。《書錄解題》云：「五卷，趙粹夫編。」非完書也。世鮮傳本，魚魯之訛，在所不免。又無善本可校，尋訪數年，雖有鈔借，得失互見，未可據依爲斷。其餘名家詞，句讀押韻不同者，條注于每句之下，錯誤不能強通者，空格以俟考補。詞至南北宋而極盛，自《草堂詩餘》、《絕妙好詞》、《花草粹編》而外，此選亦可繼響。自揣聞見未廣，聲律未諳，質之當代諸公精音律而工于詞者，糾正審定，匡所不逮。余雖不敏，有厚望焉。刻既竣，略述數語于後。道光歲次己丑春三月既望，穀雨日，江都秦恩復跋。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知不足齋鈔本。黑格鈔本。板心下刻「知不足齋正本」六字。有鮑淥飲朱墨筆校，又戈順卿墨筆校。

徐向蘧《清吟閣本陽春白雪》　趙聞禮所選《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爲趙氏星鳳閣寫本，其原本藏范氏天一閣，元趙松雪手寫草書。眞球璧也。長塘鮑氏淥飲先生借繕正書，始有傳本在世。第草書有不可識者，時奚鐵生岡工草書，淥飲相與質疑，兼證以宋人詞集，粗可句讀，尙多闕疑，故《知不足齋叢書》中遷延未刻。松雪寫本後被吳春林攜去。淥飲之子清溪士恭爲予言之如此。春林名純，仁和貢生，居湖市，其侄少卿予姻婭也。屢詢之，卒不可得，惜哉。竹垞、紅友、樊榭諸先生，于是書皆未寓目，今項君杏野慫恿穎山付梓，屬予參校畢，聊爲識其緣起。道光十年夏六月望日，向蘧徐楙書于符氏秋聲舊館。

瞿世瑛《清吟閣本陽春白雪跋》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選。聞禮字立之，臨濮人，著有《釣月集》。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嘗稱之。所選詞，北宋少而南宋多，共計六百六十八闋。是書爲趙氏素門星鳳閣鈔本，復假余氏浣花所藏何氏澂懷堂正本參校，疑者闕之。唯是原本姓氏、名號、謚法錯雜不一，覽之棼如。因此，專標其名，統歸一例，另編詞人姓氏爵里，弁于卷首，未詳者嗣補。《文獻通考》載《陽春白雪》五卷，趙粹夫編，以爲取《草堂詩餘》所遺及近人之詞，而此選兼取《草堂》諸作，殆別一本歟？道光庚寅中秋，潁山瞿世瑛良玉甫識。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錢塘瞿氏清吟閣刻本。案：此書晚出，沈辰垣、朱彝尊輩均未見及，至道光間始有江都秦氏、錢塘瞿氏兩刻本。瞿本較善，附校記三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輯，《考異》一卷，清瞿世瑛撰。清道光十年瞿氏清吟閣刻本，二冊。《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輯，清鈔配本（卷一至四配清黃氏士禮居鈔本），黃丕烈校幷跋，二冊。《陽春白雪》□卷，明刻本，二冊，【略】存一卷（一）。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四冊，宋趙聞禮編，舊鈔本，清浣花氏朱校幷跋，又徐棨墨校幷跋。

花庵詞選

論　述

胡德方《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序》　古樂府不作而後長短句出焉。我朝鉅公勝士，娛戲文章，亦多及此。然散在諸集，未易遍窺。玉林此選，博觀約取，發妙音于衆樂幷奏之際，出至珍于萬寶畢陳之中，使人得一編，則可以盡見詞家之奇，厥功不亦茂乎。玉林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間從吟咏自適。閣學受齋游公嘗稱其詩爲晴空冰柱，閩帥秋房樓公聞其與魏菊莊爲友，幷以泉石清士目之。其人如此，其詞選可知矣。淳祐己酉上巳，前進士胡德方季直序。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宋刊本木記　其體制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觀者其詳之。

《詞源》卷下　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之爲精粹。

茹天成《重刻絕妙詞選引》　自漢武立樂府官采詩，以四方之聲，合八音之調，而樂府之名所由始。歷世以來，作者不乏。上追三代，下逮六朝，凡歌詞可以被之管絃者，通謂之樂府。至唐人作長短句詞，乃古樂府之濫觴也。太白

倡之，仲初、樂天繼之。及宋之名流，益以詞爲尚。如東坡、少游輩，才情俊逸，籍籍人口，往往象題措語，不失樂府之遺意。然多散在各家之集，求其彙而傳之者，惟玉林黃叔暘所選爲備。自盛唐迄宋宣和間爲十卷，自宋中興以後，又爲十卷。凡七百餘年，得人二百三十，詞千三百五十。詞家之精英，可謂盡富盡美矣。

毛晉《花庵詞選跋》　據玉林序中稱「曾端伯所編」乃《樂府雅詞》，所謂「涉諧謔則去之」者也。又稱「《復雅》一集」，乃陳氏所謂鯛陽居士所編，不著姓名者也。二書惜未之見，而茲編獨存，巋然魯靈光矣。先輩云：《草堂》刻本，多誤字及失名者，賴此可證，所選或一首，或數十首，多寡不論。每一家綴數語記其始末，銓次微寓軒輊，蓋可作詞史云。

顧起綸《花庵詞選跋》　是編爲淳祐間黃叔暘所選，計若干卷，溯自盛唐，迄于南宋，凡七百年，詞家菁英，盡于是乎。美哉富矣。猶夫不入楚宮，彌知細腰之多；不踰越海，莫測大貝之廣。昔鄉玉樹新聲，花間艷染，臨風一唱，遂翩翩有鵠背扶搖之想。假令我輩浮白倚瑟，鮮嘲度曲，固不可得而廢是編。花源眞隱顧起綸更生撰。

《西圃詞說》　宋人詞集，大約無題，自《花菴》、《草堂》增入「閨情」、「閨思」等，深爲可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花菴詞選》二十卷。【略】觀昇自序，其意蓋欲以繼趙崇祚《花間集》、曾慥《樂府雅詞》之後，故蒐羅頗廣。其中如李後主《山花子》一首，本李璟之作，《南唐書》載馮延巳之對可證，亦未免小有疏舛。然昇本工詞，故精於持擇。自序稱暇日裒集得數百家，而所錄止於此數，去取亦特爲謹嚴，非《草堂詩餘》之類參雜俗格者可比。又每人名之下各註字號里貫，每篇題之下亦間附評語，俱足以資考核，在宋人詞選，要不失爲善本也。

著錄

黃昇《絕妙詞選自序》　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所編，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況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暇日裒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錄，亦嘗鼎一臠而已。【略】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又錄予舊作數十首附於後。不無珠玉在側之愧，有愛我者其爲刪之。淳祐己酉百五，玉林。

《玄賞齋書目》卷七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汲古閣校刻書目・詞苑英華》　《花庵詞選》十卷。

又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二百五十三葉。

《讀書敏求記》卷四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萬曆二年龍邱桐源舒氏新雕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二　《絕妙詞選》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花菴詞選》二十卷，內府藏本，宋黃昇撰。其書成於淳祐（乙）〔己〕酉，前十卷曰《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始於唐李白，終於北宋王昴，方外、閨秀各爲一卷附焉。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始於康與之，終於洪瑹，昇所自作詞三十八首亦附錄於末。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絕妙詞選》一函五冊，宋黃昇編。【略】書二十卷，曰《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李白以下一百三十四家；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康與之以下八十八家，而以昇自作三十八首爲附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明刊本。此即黃昇《花菴詞選》後十卷也。【略】此本詞人始康與伯，終黃叔暘。每人名之下各注字號里貫，每篇題之下亦間附評語，洵足以資考證，較之汲古所刊，差爲近古，其源蓋從淳熙本出也。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花庵詞選》十卷，舊刻本，首行「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綱目」，大字，前有淳祐己酉胡德方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明刊本。題「花菴詞客編集」。【略】卷末有墨圖記云：「萬曆二年七月既望，龍丘桐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宋黃昇輯，附錄黃叔暘詞三十八首。宋刊本。

陶湘《景宋本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敘錄》　湘案：黃叔暘花庵《絕妙詞選》、《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各十卷，舊有明萬曆間重刊宋本。汲古閣《詞苑英華》本即從之出。近歲都下乃見宋槧後十卷，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是

石渠寶笈故物，知萬曆本雖摹存玉林諸印，而行款改易，非復原本之精妙。其書轉徙南北，多方假獲，始爲景刊。中有訛脫，悉存舊式。【略】叔暘撰錄名篇，附以己作，《提要》謂其去取謹嚴，爲宋人詞選善本。惜未得前十卷幷合摹傳耳。

《四部叢刊書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二冊，上海涵芬樓藏明翻宋本。宋黃昇撰。

又《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三冊，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明翻宋本。【略】此與《唐宋詞選》幷刊，故款式相同。卷末有碑牌云：「萬曆二年七月既望龍丘桐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三卷，宋黃昇輯，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一冊。《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三卷，宋黃昇輯，明萬曆四十二年秦堣刻本，二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宋黃昇撰，明萬曆二年舒伯明刻本，三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四冊，宋黃昇編，明萬曆二年龍丘舒伯明刊本。

絕妙好詞

論述

《詞源》卷下　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陽春白雪》集，如《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但所取不精一。豈若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之爲精粹。惜此板不存，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

朱彝尊《書絕妙好詞後》　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

柯煜《絕妙好詞箋序》　粵稽詩降爲詞，六朝濬啓其意，而體創于李唐，五代繼隆其軌，而風暢于趙宋。柳屯田之「曉風殘月」，蘇學士之「亂石崩雲」，世所共稱，固無論已。建炎而後，作者斐然。數南渡之才人，無非妍手；詠西湖之麗景，盡是當家。薄醉尊前，按紅牙之小拍；清歌扇底，度白雪之新聲。況乎人間玉椀，闕下銅駝，不無荆棘之悲，用誌黍離之感。文弦嘉其淒調，玉笛發其哀思。亦有登山臨水，勝情與豪素爭飛；惜別懷人，秀句共郵筒俱遠。凡斯體制，有待纂編。于是草窗周氏彙次成書，山玉川珠供其採擷，蜀羅趙錦藉彼翦裁。蔡家幼婦之碑，固應無媿；黃氏《散花》之集，詎可齊觀。秀遠爲前此所無，規矩實後來之式。

《雕菰樓詞話》　周密《絕妙好詞》所選，皆同於己者，一味輕柔潤膩而已。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近世朱彝尊所選《詞綜》，規步草窗，學者不復周覽全集，而宋詞遂爲朱氏之詞矣。

《讀書敏求記》卷四　《弁陽老人絕妙詞選》七卷。【略】卷中詞人，大半余所未曉者。其選錄尤精，清言秀句，層見疊出，誠詞家之南董也。

高士奇《絕妙好詞序》　茲選披沙揀金，合一百三十二人，爲詞不滿四百，亦云精矣。

項絪《重刻絕妙好詞序》　宋人之選宋詞，有《樂府雅詞》、《絕妙詞選》、《絕妙好詞》諸本，而草窗所輯，悉皆南渡以後諸賢，裁鑒尤爲精審。

厲鶚《絕妙好詞箋序》　宋人選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庵詞選》，皆讓其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間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標後世，而姓名猶在若滅若沒間，無人爲從故紙堆中抉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絕妙好詞箋》七卷，【略】密所編南宋歌詞，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凡一百三十二家。去取謹嚴，猶在曾慥《樂府雅詞》、黃昇《花菴詞選》之上。又宋人詞集，今多不傳，併作者姓名亦不盡見於世。零璣碎玉，皆賴此以存，於詞選中最爲善本。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草窗博聞多識，著述宏富，【略】所輯《絕妙好詞》，采掇菁華，無非雅音正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絕妙好詞》七卷。【略】去取謹嚴，幾於篇篇珠玉，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攸分。宋人詞集，煙消雲散，賴此以存作者姓名。

《**樂府餘論**》　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公謹生宋之末造，見韓侂胄函首，知恢復非易言，故所選以張于湖爲首，以于湖不附和議，而早知恢復之難。不似辛稼軒輩率意輕言，後復自悔也。

《**白雨齋詞話**》**卷二**　草窗《絕妙好詞》之選，並不能強人意。當是局於一時聞見，即行采入，未窺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輯，一概尊之。（紀文達立論，好是古非今。《絕妙好詞》一編，歎爲篇篇皆善，未免以耳代目。且如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以唐人選唐詩，而庸陋謬妄，不可言狀。文達亦賞之，尤屬不解。）

《**復堂日記**》**庚午**　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填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繁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柔厚之旨。

《**聲執**》**卷下**　周密輯《絕妙好詞》七卷，一百三十二家，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純乎南宋之總集。【略】張玉田稱其精粹，《四庫提要》謂其去取謹嚴。鄭文焯亦云「南宋佳製，美盡是篇」。蓋周氏在宋末，與夢窗、碧山、玉田諸人皆以淒婉綿麗爲主，成一大派別。此書即宗風所在，不合者不錄。觀所選于湖、稼軒之詞，可以概見。清中葉前，以南宋爲依歸。樊榭作箋，以後翻印者不止一家，幾於家弦戶誦，爲治宋詞者入手之書。風會所趨，直至清末而未已。以二窗爲的者，尤有取焉。張玉田諸人之品評，允爲恰當。以其不獨與《樂府雅詞》、《花庵詞選》不取派別者有殊。即視《陽春白雪》，亦無幾微失當之處。以一家之言成總集者，清代爲盛，而周氏實啓之。即謂其選法、做法，皆開有清之風氣，亦無不可。

著錄

張炎《**西江月序**》《絕妙好詞》，乃周草窗所輯也。

《**脈望館書目**》《絕妙好詞》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弁陽老人《絕妙詞選》。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絕妙好詞》二本，精鈔。

《**讀書敏求記**》**卷四**　《弁陽老人絕妙詞選》七卷，【略】此本又經前輩細勘批閱，姓氏下各朱標其出處里第，展玩之，心目了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絕妙好詞箋》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絕妙好詞》，宋周密編，其箋則國朝查爲仁、厲鶚所同撰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絕妙好詞》七卷，戴鹿床手校本。宋弁陽老人原輯。【略】此爲項湘齋雕本，在查、厲合箋以前。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輯，清康熙二十四年柯崇樸小幔亭刻本，一冊。《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輯，清雍正三年項群玉書堂刻本，一冊。《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輯，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朱祖謀跋，二冊。《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輯，清查爲仁、厲鶚箋，清乾隆十五年查氏澹宜書屋刻本，二冊。《絕妙好詞》七卷，宋周密輯，清查爲仁、厲鶚箋，【略】清同治十一年章壽康刻本，李慈銘評注幷跋，二冊。

論學繩尺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論學繩尺》十卷。【略】當日省試中選之文，多見於此，存之可以考一朝之制度。且其破題、接題、小講、大講、入題、原題諸式，實後來八比之濫觴，亦足以見制舉之文源流所自出焉。

著錄

《**古今書刻**》**卷上**　衢州府：《論學繩尺》。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論學繩尺》。

又卷中　《論學繩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論學繩尺》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魏天應編，林子長註。天應號梅墅，自稱鄉貢進士；子長號筆峰，官京學教諭，皆閩人也。是編輯當時場屋應試之論，冠以論訣一卷，所錄之文分爲十卷。凡甲集十二首，乙集至癸集俱十六首，每兩首立爲一格，共七十八格。每題先標出處，次舉立說大意，而綴以評語，又略以典故分註本文之下。蓋建陽書肆所刊。歲久頗殘闕失次，明福建提學僉事游明訪得舊本，重爲校補，又以原註多所訛誤，併爲考核增損，付書坊刊行。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明刊本。宋京學學諭筆峰林子長箋解，鄉貢進士梅墅魏天應選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論學繩尺》十卷，宋魏天應編，林子長注。明福建提學游明校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鈔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批點分格類意句解論學繩尺》十卷，宋魏天應編選，林子長箋解，明游明重輯校正，明成化游明刻本。

文章軌範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文章軌範》七卷。【略】所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而韓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歐陽修之文各五，蘇洵之文四，蘇軾之文十二，其餘諸葛亮、陶潛、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覯、李格非、辛棄疾人各一篇而已。前二卷題曰「放膽文」，後五卷題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點。其六卷《岳陽樓記》一篇，七卷《祭田橫文》、《上梅直講書》、《三槐堂銘》、《表忠觀碑》、《後赤壁賦》、《阿房宮賦》、《送李愿歸盤谷序》七篇，皆有圈點而無批注，蓋偶無獨見，即不填綴以塞白，猶古人淳實之意。其《前出師表》、《歸去來辭》，乃併圈點也無之，則似有所寓意。其門人王淵濟跋，謂漢丞相、晉處士之大義清節，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會也。前有王守仁序，稱爲當時舉業而作，然凡所標舉，動中窾會，要之，古文之法亦不外此矣。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文章軌範》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章軌範》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文章軌範》。

《**世善堂藏書書目**》卷下　《文章軌範》十卷。

《**脈望館書目**》　《文章軌範》一本。

《**古今書刻**》卷上　懷慶府：《文章軌範》。

又　西安府：《文章軌範》（朝邑）。

又　建寧府書坊：《文章軌範》。

又　廣信府：《文章軌範》。

《**玄賞齋書目**》卷七　《文章軌範》。

《**百川書志**》卷一九　《文章軌範》八卷，宋謝枋得批點選次，有大膽、小心之別，入門、達道之功。凡十五家，六十九篇。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文章軌範》二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文章軌範》二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文章軌範》三卷，謝枋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文章軌範》七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謝枋得編。【略】是集所錄漢、晉、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略】舊本以「王侯將相有種乎」七字分標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觀第三卷批有「先熟侯、王兩集」之語，則此本爲枋得原題，近刻乃以意改竄之。雖無關大義，亦足見坊刻之好改古書，不可據爲典要也。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文章軌範》七卷，明刊末。宋廣信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批點。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元刊本，陳仲魚藏書。

《日本訪書志》卷一三　《文章軌範》七卷，朝鮮國刊本。

又　《文章軌範》七卷，翻元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文章軌範》七卷，宋謝枋得編。近年有刊本。　又明刊本。

又《附錄》　元刊，明覆刊。

又《續錄》　元刊本，分王侯將相有種十七卷。傅沅叔有錢牧齋手批元刊本，十行二十二字。　王伯安在龍場刊本。　明刊評點本。　清康熙戊戌刊本。　乾隆中刊本。　咸豐二年溧陽萬氏刊本。　同治楊氏刊本。　同治三年望三益齋吳氏重刊元本。　日本求嘉六年刊本。　日本翻元本。　光緒九年刊謝疊山先生評注四種合刻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文章軌範》七卷，明刊本。題「疊山謝枋得君直批點」，目錄後有門人王淵濟跋。【略】前有正德丙寅王守仁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宋謝枋得輯。元刊本。【略】文中有注釋，有批評，皆小字旁列，行間有圈、有點、有擲，每篇前後間有總評語。【略】全書經錢牧齋（謙益）用朱筆評點。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七卷，宋謝枋得輯，元刻本，錢謙益批點，許運昌跋，二冊。　《文章軌範》七卷，宋謝枋得輯，《論學統宗》二卷，明郭邦藩輯，明嘉靖四十年郭邦藩常靜齋刻本，二冊。

瀹藻文章百段錦

《近古堂書目》卷下　《瀹藻文章百段錦》。

《行人司書目》　《百段錦》。

《玄賞齋書目》卷七　《瀹藻文章百段錦》。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百段錦》上下二卷，方頤孫。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百段錦》二冊，二卷。

《綠雲樓書目》卷三　《瀹藻文章百段錦》。陳景雲注：「宋方頤孫纂，南宋末人。」

《季滄葦藏書目》　《古文百段錦》三卷，三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瀹藻文章百段錦》三卷，宋方頤孫編輯。明翻宋本。

又　《太學新編瀹藻文章百段錦》二卷，宋方頤孫編。明刊本。【略】書分上下卷，上卷分遣詞格、造句格、議論格、狀情格。下卷用事格、比方格、援引格、辯析格、說理格、粧點格、推演格、忖度格、布置格、過度格、譬喻下字格、結尾格。每格摘其本文數語，以示初學作文之準則，蓋亦仿《文章軌範》而又加詳者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太學新編瀹藻文章百段錦》二卷，宋方頤孫輯，明弘治刻本，二冊。

又　《瀹藻文章百段錦》三卷，宋方頤孫輯，明嘉靖元年方鎰刻本，三冊。

瀛奎律髓

論　述

龍遵《瀛奎律髓後序》　紫陽方虛谷先生【略】自序謂「詩之精者爲律」，今觀其所選之精嚴，所評之當切，涵泳而雋永之，古人作詩之法，詎復有餘蘊哉。誠所謂「律髓」也。（紀昀評：「今觀其所選之精嚴，所評之當切，涵泳而雋永之，古人作詩之法，詎復有餘蘊哉」，此數語推許太過。）

陳士泰《瀛奎律髓序》　宋季紫陽方虛谷先生鈔錄唐、宋律詩，以類分編四十九卷，目曰《瀛奎律髓》，於詩法之源流正變，較如列眉，誠後學之津筏也。【略】世之論詩者，宗唐則絀宋，尚宋則祧唐，不知先河後海，或委或源，其律法固無異也，所異者特一時格調及字法句法之相沿風會微判耳。觀乎虛谷之選，不可以知其概乎？或謂虛谷生於江湖詩衰之日，欲稍振之而不得其術，其派別遂專主江西，至以老杜與山谷、後山、簡齋並稱，謂之「一祖三宗」，則亦局於方隅之見也。

吳之振《瀛奎律髓序》 紫陽方氏之編詩也，合二代而薈萃之，不分人以係詩，而別詩以從類。蓋譬之史家，彼則龍門之列傳，而此則涑水之編年，均之不可偏廢。然聚六七百年之詩於一門一類間，以觀其意境之日拓，理趣之日生，所謂出而不窮，變而益新者，昭然於尺幅之間，則是編爲獨得已。若其學術之正，則不惑於金溪，而崇信考亭，其詮釋之善，則不濫於飯飣，而疏瀹隱僻，其論世則考其時地，逆其志意，使作者之心，千載猶見；其評詩則標點眼目，辨別體制，使風雅之軌，後學可尋。斯固詩林之指南，而藝圃之《侯鯖》也。然自元以來，學士家言及者，輒相訾謷，自是後人吹索之過，而其書固不可廢也。余嘗懸諸家塾以爲的，所謂去陳言而日新者，俾於此考驗焉。

吳寶芝《重刻瀛奎律髓記言》 芝自束髮入鄉校，正業之暇，輒從塾師受近體詩一首。迨成童以後，家大人始授《律髓》一書，謂其所講貫切實明顯，有塗軌可依尋，命時肄業，以爲退息之居學。【略】詩以類選，則有詩不甚佳而強取以充類者，亦有詩甚佳而類中已多，且有詩甚佳而無類可入，因之割愛者，是編所以有餘憾也。然學者且先致力乎此，歷其堂奧，而後漸及諸家之全，於詩學亦思過半矣。

宋至《瀛奎律髓序》 方虛谷熟精詩律，因博綜三唐、五代、北宋諸名家所作，探其奧，立爲法程，而其成書乃取義於髓者，無他，禪家授受，首重得髓，髓既得，則一切皮毛俱屬可略。故三唐、五代、南北宋詩集不啻汗牛充棟，而其所掇拾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能照見古人精神血脈于千百載之上，而與之同堂品隲，其合者幾如拈花之笑，即不合者亦不至有背觸之疑，非冬瓜瓠子漫爲印可者比也。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蓋幾幾不忍卒讀也。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編。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冲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樸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譽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鍛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率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來纖仄之學，非虛谷階之厲也耶？贊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潛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爲巧，捃摭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相涉也。《騷》《雅》之本旨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頹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而晚唐、西崑、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祐之正人，洛、閩之道學，不論其詩之工拙，一概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曰矯激：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由之遁不必定賢於皋、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況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問人之賢否，併不論其語之眞僞。是直詭託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瞀亂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然其書行世有年，村塾既奉爲典型，莫敢訾議，而知詩法者又往往不屑論之，謬種益蔓延而不已。惟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曾於門人姚考工左垣家借閱。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負氣詬爭，遂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正，亦未免轉惑後人。因於暇日細爲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略】大旨排西崑而主江西，倡爲一祖三宗之說。【略】其說以生硬爲健筆，以粗豪爲老境，以鍊字爲句眼，頗不諧於中聲。其去取之間，如杜甫《秋興》惟選第四首之類，亦多不可解。然宋代諸集不盡傳於今者，頗賴以存，而當時遺聞舊事，亦往往多見於其註，故厲鶚作《宋詩紀事》所採最多，其議論可取者亦不一而足，故亦未能竟廢之。

山本信有《瀛奎律髓序》 唐、宋之詩，兄弟也。【略】方萬里雖元人，以其不昧心，知唐必難爲兄，宋亦難爲弟，不與時沈浮，併取唐、宋而精選其律詩，名曰《瀛奎律髓》，所謂「打破是非之私黃鐵槌」也。每詩着注解，明其意，迎其志，然非世間所常有說句說字之類，恰如郭象注《莊子》。【略】試使此注孤行，

則亦一部名詩話也。有之，則發是書光輝，固也；雖無之，則未妨其精選之美也。

宋澤元《瀛奎律髓跋》　紫陽方虛谷先生選唐、宋二代近體詩，加以評騭，名曰《瀛奎律髓》。【略】河間紀文達公以其專主江西，流於偏駁，且舉其論詩三弊，曰黨援，曰攀附，曰矯激，皆足以疑誤後生，因爲之逐章批釋，別白是非，點勘加嚴，而持論至當。戛戛乎詩律之繩尺，後學之津梁也。

著錄

龍遵《瀛奎律髓後序》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宋紫陽方虛谷先生之所編選。予蚤年嘗聞是編，不獲一睹。天順甲申，叨守新安，實先生鄉郡，因搜訪得其傳錄全本，間有舛訛，卒無善本校正之。續又得定宇陳先生手自抄本，共十類。定宇自識云：「惟《節序類》得虛谷親校本抄之，餘皆傳錄本，疑誤甚多。雖間可是正，而不能盡，圈點悉謹依之。遂以其本與先所得本參對之，無大差異者，第惜不得全編通校之。於是又徧訪郡之儒者，因得各家所藏抄本讀之，亦率多殘缺脫落，得此遺彼。遂會取諸本通參訂之，舛訛者是正，圈點一依先本爲定，然後是編始獲復全，而虛谷編選之志，亦庶幾其不終泯。」嗟夫，以定宇去虛谷時猶未遠，而是編已不可得其全矣。今一旦得之，又何其幸耶。【略】敬壽諸梓，以廣其傳。【略】成化三年龍集丁亥六月下澣，皆春居士識。

《百川書志》卷一九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紫陽居士虛谷方回萬里選唐宋五七言律數十，分類如卷。自言其所選詩格也，所注詩話也，雖博，不及別體。

《萬卷堂書目》卷四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瀛奎律髓》八本。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國初刊本，元方回撰。

《趙定宇書目》　《瀛奎律髓》十六本一套。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瀛奎律髓選》二冊，八卷，張含、楊愼選。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宋方回。

陳士泰《瀛奎律髓序》　明成化間，有龍君遵叙者，訪於鄉之人，得抄本而付之梓，後又再梓於建陽，書遂大行於世。流傳日久，初刻板本難得，建陽本魯魚亥豕，層見疊出，學者無從是正。予因對勘兩本異同，重付雕匠。又借何太史紀瞻先生所藏屠守居士閱本再加參校，而仍闕疑其漫漶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內府藏本。元方回撰。【略】是書兼選唐、宋二代之詩，分四十九類，所錄皆五七言近體，故名「律髓」。【略】此書世有二本，一爲石門吳之振所刊，注作夾行，而旁有圈點，前載龍遵序，述傳授源流至詳。一爲蘇州陳士泰所刊，刪其圈點，遂併注中所圈是句中眼等句刪去，又以龍遵原序屢言圈點，亦併刪之以滅蹟，校讐舛駁，尤不勝乙。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瀛奎律髓》二函十冊，元方回編。【略】書四十九卷，卷爲一類。【略】巾箱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編，元至元間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編。明成化三年龍遵叙校刊。以後建陽、新安俱有刻本。姚若有鈔本一卷，合五十卷。康熙壬辰吳之振校刊本，有圈點。蘇州陳士泰刊本，劣。李約齋刊紀文達評本。

又《續錄》　元至元癸未刊巾箱本，其板至明天順間始廢。清道光間紀文達刊誤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輯。明天順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輯，明成化三年紫陽書院刻本，十二冊。《紫陽方先生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輯，清康熙四十九年陳士泰刻本，佚名錄馮舒、馮班評點，翁心存跋，十二冊。《紫陽方先生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輯，《重刻紀言》一卷，清吳寶芝撰，清康熙五十一年吳寶芝黃葉邨莊刻本，佚名錄查愼行評點，馬思贊、沈廷芳跋，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十六冊，元方回編，明成化丁亥（三年）徽州紫陽書院刊本。

樂府補題

朱彝尊《樂府補題序》 常熟吳氏鈔本，休寧汪森攜至京師，宜興蔣景祁鏤板以傳。

陳其年《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倡和作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甫、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練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又無名氏二人。題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浮翠山房賦白蓮》、《紫雲山房賦蓴》、《餘閒書院賦蟬》、《天柱山房賦蟹》，調則爲《天香》，爲《水龍吟》，爲《摸魚兒》、《齊天樂》、《桂枝香》，凡五，共詞三十七首爲一卷。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粵自雲迷五國，橋讖啼鵑；潮歇三江，營荒夾馬；壽皇大去，已無南內之笙簫；賈相難歸，不見西湖之燈火。三聲石鼓，汪水雲之關塞含愁；一卷《金陀》，王昭儀之琵琶寫怨。皋亭雨黑，旗搖犀弩之城；葛嶺烟青，箭滿錦衣之巷。則有臨平故老，天水王孫，無聊而別署漫郎，有謂而竟成逋客。飄零孰恤，自放于酒旗歌扇之間；惆悵疇依，相逢于僧寺倡樓之際。盤中燭灺，間有狂言；帳底香焦，時而讕語。援微詞而通志，倚小令以成聲。此則飛卿麗句，不過開元宮女之閑談；至于崇祚新編，大都才老夢華之軼事也。乃瓠間覆醬，偶剩殘縑；而市上懸金，從無雕本。蓋赤文綠字，幾經嬴政之灰餘；而玉軸牙簽，久患江陵之道盡。盈篇亥豕，既粉黜而鉛昏；滿幅烏焉，亦紙渝而墨敝。韭花已蝕，螢尾長鬈。徒存鼎上之一臠，僅現雲中之寸爪。于是竹垞朱子，搜于里媼之篋；梧月蔣生，鋟以國門之板。頓成完好，足任流傳。譬之折釵出後，再鐫龍鳳之形；破鏡歸時，重鑄蛟螭之狀。雖或楮上闕文，間同夏五；行中脫簡，略類呼豨。古錢掘得，銅缺則輪廓槎牙；斷碣捫來，石獸則觚棱闕嚙。然而牆邊擲笛，猶能仿佛其聲；海上刺船，尚可低徊是曲。周公謹聞茲妍唱，定屬賞心；張子野聆此清歌，要爲撫掌云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樂府補題》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不著編輯者名氏。皆宋末遺民倡和之作。【略】其書諸家皆不著錄，前有朱彝尊序，稱爲常熟吳氏鈔本，休寧汪晉賢購之長興藏書家，而蔣景祁鏤板以傳云云，則康熙中始傳於世也。

王樹榮《彊村叢書本樂府補題跋》 《樂府補題》一卷，《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提要》謂皆宋遺民詞。榮前讀周止庵《宋詞選》，于唐玉潛賦白蓮曰：「冰魂猶在，翠輿難駐。」曰：「珠房淚濕，明璫恨遠。」以爲當爲元僧楊璉眞伽發宋諸陵而作。又賦蟬曰：「佩玉流空，綃衣剪霧。」曰：「晚妝清鏡里，猶記嬌鬢。」疑亦指其事。今讀此卷，依類求之，此意無不可通，殆即玉潛所謂「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者也。作者十四人，一佚其名。《四庫提要》謂無姓名者二人，非也。宛委爲陳行之別號，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陳不與焉。紫雲爲呂和甫別號，而紫雲山房賦蓴，呂不與焉。天柱爲王理得別號，而天柱山房賦蟹，王不與焉。浮翠山房賦白蓮，餘閑書院賦蟬，「浮翠」、「餘閑」，卷中未見，竊謂「浮翠」即唐英發之「瑤翠」而訛，以本卷例之，宋季遺民中如有以「餘閑」爲別號者，則所佚姓名，不難推測而知矣。

濂洛風雅

論述

唐良瑞《濂洛風雅序》 皆涵暢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略】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意也。

潘府《弘治刊濂洛風雅序》 其詩冲和純正，固皆道德英華之發見，而一編之中，師友淵源之統紀，正變大小之體例，又見金、唐二君子類萃之精，有非淺儒俗學所能到，眞近古之遺音也。追視風雅之盛，其庶幾乎。

《百川書志》卷一九 《濂洛風雅》七卷，【略】編類宋濂洛諸君子之作，以師友淵源爲統紀，古今體制爲正變，有關名教之書也。

盧文弨《濂洛風雅跋》　所錄皆有韻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間求工也。

著錄

唐良瑞《濂洛風雅序》　仁山金子吉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略】但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誄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辭歌操、樂府韻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略】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之，亦皆欲得之，因鋟諸梓，與同志共焉。

潘府《弘治刊濂洛風雅序》　至元、元貞間，《濂洛風雅》一編始出焉，【略】惜自元季泯沒不傳者餘二百年矣。弘治庚申夏，予友董遵道膺歲薦來京師，間以遺稿示予，復圖鋟行於世，適同志彭濟物出守徽郡，遂以是屬焉，彭君不辭。

《百川書志》卷一九　《濂洛風雅》七卷，元仁山金履祥吉甫記錄，石泉唐良瑞進之編類。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濂洛風雅》二卷，金履祥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濂洛風雅》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元金履祥編。【略】是編乃至元丙申履祥館於韓良瑞家齊芳書舍所刻，原本選錄周子、程子以至王柏、王偘等四十八人之詩，而冠以濂洛詩派圖，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初不分類例。良瑞以爲濂洛諸人之詩，固皆風雅之遺，第風雅有正變、大小之殊，頌亦有周、魯之異，於是分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其楚辭、歌、騷、樂府、韻語爲風雅之變，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云云，具見良瑞所作序中。蓋選錄者履祥，排比條次者則良瑞也。

盧文弨《濂洛風雅跋》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略】本朝雍正年間，其裔孫律實始板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衍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訛。余北上，攜之行笈中。友人眉菴，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即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屬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人所不禁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濂洛風雅》七卷，宋金履祥輯，清鈔本，一冊。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元于濟、蔡正孫輯。朝鮮刊本。標題後題「番陽點齋于濟德夫、建安蒙齋蔡正孫粹然編集」。半葉九行，行十七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元于濟、蔡正孫輯。朝鮮古刊本。【略】選唐宋人七絕，摘其體格不同者分類次列，且加以評語及增注，皆爲初學肄習之用也。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五冊，宋于濟、蔡正孫同編，日本正保三年吉野屋權兵衛刊本。

宋遺民錄

論述

錢謙益《月泉吟社》　本朝程克勤輯《宋遺民錄》，載王鼎翁、謝皋羽輩僅十有一人。余所見遺文逸事，吳越間遺民已不啻數十，欲網羅之以補新史之闕，以洗南朝李侍郎之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宋遺民錄》一卷。【略】宋之故老，入元後多

懷故國之思，作詩者衆矣。此本所錄，僅謝翱、方鳳、納新（原本作迺賢，今改正）、李吟山、王學文、梁棟、林德暘、王炎午、黃溍、吳師道十人之作，已多掛漏。又溍及師道皆元臣，而納新爲郭嚕洛（原作葛邏祿，今改正）氏，爲元色目人，與宋尤邈不相涉，槩曰遺民，殊不可解。殆書肆賈豎僞託之以售欺欺也。

著錄

《萬卷堂書目》卷二　《宋遺民錄》十五卷，王鼎翁。

《玄賞齋書目》卷二　《宋遺民錄》。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宋遺民錄》十五卷，程敏政。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宋遺民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宋遺民錄》。

《世善堂藏書書目》卷上　《宋遺民錄》十五卷（程敏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宋遺民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此卷皆宋遺民詩詞雜文，未知誰所編錄。

柴氏四隱集

張斗《柴氏四隱集序》　萬曆己丑，余以賑貸饑民即其家，在所得四隱公集而讀之，以考鏡其所由。即國史望、建昌守隨亨、制參元亨，其一則察推元彪也。【略】公十一世孫復貞乞言弁於篇首，以闡幽德，因索筆書此畀之，而復命公裔汝招、汝貴刊布，永垂之不朽。沛上紫坦張斗序。

柴復貞《柴氏四隱集序》　萬曆丙戌，宗師紫溪蘇公按衢，當品藻俊髦之暇，諮訪鄉賢，以樹風教，移文查取四公實行遺文，族衆各蒐之蠹簡中，得其詩文若干首，而吉甫公集屢經兵燹，無復傳焉。繕寫成帙，以備呈請。【略】叔氏汝招、汝貴，蓋嘗竟力於鄉賢之舉，冀孝思有所慰也，而弗竣厥事。乃謀垂之於不朽，因捐貲命剞劂氏刻之，庶幾後之賢而有力者遡祖德之幽光，而於鄉賢之祀或再舉焉，則斯集也亦少爲之一助云。萬曆戊子，十一世孫柴復貞序。

柴時秀《柴氏四隱集後序》　柴氏之有四隱公也，樹德臣鄰，繩規往哲，參之夷、連，異世同軌。顧故老之口已絕傳聞，而青簡之編復多殘缺，雲礽來昆，澤斬於服盡。遺言在系，昧者視爲菅蒯，達者比之絲麻。是以若沒若存，斷而復續。余爲此懼，用登之於副墨，庶幾幽德之光久而不泯，而儀刑之志，一觸目而如在矣。萬曆戊子孟冬朔，十一世孫時秀書於清溪碧沼館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柴氏四隱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柴望及其從弟隨亨、元亨、元彪之詩文也。【略】望所著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元彪所著有《襪線集》，隨亨、元亨著作散佚，其集名皆不可考。明萬曆中，其十一世孫復貞等蒐羅遺稿，元亨之作已無復存，因合望與隨亨、元彪詩文共爲一集，仍以「四隱」爲名，因舊稱也。世所行者僅望《秋堂》一集，而實非足本。錢塘吳允嘉始得刻本鈔傳之，又據《江山志》及《吳氏詩永》益以集外詩五首，遂爲完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柴氏四隱集》三卷，【略】首有江山知縣（李）（張）斗序及萬曆戊子十一世孫復貞《四隱集序》，次至正四年楊仲弘撰《秋堂詩集序》，【略】十一世孫復貞撰《四隱後序》，十一世孫時秀《刻四隱集跋》。吳志上允嘉手識，【略】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又　《柴氏四隱集》二卷，吳氏瓶花齋鈔本，趙素門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柴氏四隱集》五卷，宋柴望等撰。【略】清嘉靖三年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鮑廷博校，一冊。

宋名家詞

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　古虞有子晉毛氏，篤心汲古，其風流閑雅甚都，蓋連然韻士也。家住昆湖之曲，凡遇快書，戛戛乎，堂堂乎，輒欲梓以行世。忱爽對客，頗意校讎，剞劂輩百千餘人，悉以汗青相角。鄴架之上，浩蕩扶疏，而江左稱善藏書者無逾毛氏焉。茲刻《宋名家詞》，凡十人。捃摭俊異，各

具本色。余得而下上之，轆轤酣暢，若同叔之玄超，小山之流媚，柳屯田之翻空廣調，六一居士之清遠多風，幾最按拍。加以坡翁之卓絕，山谷之蕭疏，淮海之搴芳，東堂之振藻，亟爲引商。至于幼安之風襟豪上，睥睨無前，放翁之不倫不理，乾坤莽蕩。又勃勃焉，欲褰裳濡足以游。之數公者，人各具一詞，詞各呈一伎倆，好事者咸于皓月當空，澹烟初放，春花欲醉，秋葉可餐，命童子執紅牙板，對良朋浮白，隨撫一闋歌之，慨焉慷焉，劃然長嘯而低徊焉。若欸唾九天，不自知明河之落衣袖也。或謂柳枝團扇，桃葉鈿頭，有戾乖正則之騷經，似設泥犁之種子，其然乎，其不然乎？則濮上桑間，胡以不刪，而殷勤詔世哉？且也，元獻、文忠、稼軒、澤民諸君子，立朝建議，大義炳如。公餘眺賞之暇，諷咏悲歌，時爲小令，時作長吟，孰知其所以合，孰知其所以離，固風雅之別流，而詞壇之逸致也。夫宇宙間，調調刁刁，萬籟豈一，而琴、瑟、箜篌、琵琶，猶然海印發光，矧夫詞調梵綸，一段靈光，溢于性府，盡屬元聲之所奴，而參伍錯綜，又爲南北九宮之所必繫者乎？言未畢，子晉輾然笑曰：「不穀書淫，無慚玄晏。自茲伊始，浸假而《十三經》，又浸假而《二十一史》，余且賓賓捐橐以從事焉。」則是刻也，謂子晉之游戲三昧，可也，繙經播史，棟宇流虹，且以爲諸刻之嚆矢，可也。冰蓮老人夏樹芳書。

胡震亨《宋名家詞敘》　宋人詞，多不入正集。好事者皆爲總集，如曾氏及今代汝南陳氏者，亦無幾，以此失傳最多。虞山子晉毛兄，懼其久而彌湮也，遂盡取諸家詞刻之。先是，已行晏元獻以下十家詞矣，至是，周美成以下十家復成帙，日有益而未已。【略】夫詞之爲用，近言之則曲，正言之即樂也。「六州」、「十二時」之詞，宋固用之廊廟，用之朝廷焉。因沿至今，昭代爲烈。曲可小，樂不可小也。子晉斯編，蓋將備《樂》一經于宋，俟千古之言樂者之采擇，抑第爲紅牙紫管奢拍遍。宋人有詞，宋人自小之，曰寄謔，曰寫豪，甚曰勸酒。浸使後人卑其格律爲淡漸。子晉幾無以張宋存詞之傳，功在詞諸家故不細。庚午夏之朔，海鹽胡震亨遁叟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宋名家詞》，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明毛晉編。【略】此刻蒐羅頗廣，倚聲家咸資採掇。其所錄分爲六集，自晏殊《珠玉詞》至盧炳《哄堂詞》，共六十一家，每家之後各附以跋語。其次序先後，以得詞付雕爲準，未嘗差以時代。且隨得隨雕，亦未嘗有所去取，故此外如王安石《半山老人詞》，張先《子野詞》，賀鑄《東山寓聲》，以暨范成大《石湖詞》，楊萬里《誠齋樂府》，王沂孫《碧山樂府》，張炎《玉田詞》之類，雖尚有傳本，而均未載入，蓋以次開雕，適先成此六集，遂以六十家詞傳，非謂宋詞止於此也。其中名姓之錯互，篇章字句之訛異，雖不能免，而於諸本之誤甲爲乙，考證釐訂者亦復不少，故諸家詞集雖各分著於錄，仍附存其目，以不沒晉蒐輯校刊之功焉。

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序》　予年十五，從寶應喬笙巢先生游，先生嗜倚聲，日手毛氏《宋六十一家詞》一編，顧謂予曰：「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是刻實其淵叢，小子識之。」予時弱不知詞，然知尊先生之言，而是刻之可寶也。十七、八少少學爲詞，先生已前卒，無可是正。友學南朔，求是刻，亦竟不得。乙酉，有徐州之役，道宿遷，過王氏池東書庫，則是刻在焉。服先生之教，懷之幾三十年，始獲一見，驚喜欲狂，因從果亭假得之。長夏無俚，粗得卒業，諸家所詣，其短長高下周疏不盡同，而皆嶷然有以自見，先生所云大且深者，亦比比而在。讀之幾三月，未嘗去手，念赭寇之亂，是刻或爲煨燼，以予得之之難，而海內傳本不數數覯也，乃別其尤者，寫爲一編。復郵成子漱泉審正之，再寫而後定，遂壽之木，以質同好。刊訛糾闕，一漱泉力也。嗟乎，往予與先仲兄事先生于吾園，先生愛予甚，嘗賦七絕句書扇畀予，首章云：「自昔名聞大小馮，而今鵲起又江東。世家科第尋常事，難得清才鳳嗥桐。」其六章今不復記憶矣。酒酣耳熱，執卷烏烏，爲予視原流正變甚悉，既輟講，則與兄各述所聞相上下。而宿草一萎，墜簡再逸，先仲兄之沒，忽忽且十歲矣。是刻竟，既悼先生不復作，又重予人琴之戚也。光緒丁亥九月既望，金壇馮煦。

《**白雨齋詞話**》**卷五**　近時馮夢華（煦）所刻喬笙巢《宋六十一家詞選》，甚屬精雅，議論亦多可採處。

又卷八　《宋六十家詞》，已病蕪雜，識者宜分別觀之。吳氏《宋元百家詞》，竹垞時已失全書，近更無從採訪。然宋、元兩代詞，高者不過十餘家，次者約得三十餘家，合五十家足矣。錄至百家，下乘必多於上駟，博而不精，終屬過舉。

葉恭綽《毛刻宋六十家詞勘誤序》　彙刻宋詞始於虞山毛氏，雖編校疏舛，猶夫明人刻書遺習，然天水一代詞集，藉是而存者不尠，實有宋詞苑之功臣也。毛氏所刊止於五集六十一家，然初意似非限此。明末清初，宋詞存者尚富，使當時能繼續付之剞劂，詎非幸事。惜乎潛采堂、傳是樓、靜惕堂，暨厥後

守山閣、小玲瓏山館、知聖道齋之所蒐集，毛氏尚有未及見者，遂不克謂之完璧，然甄采之功，匪可沒也。自《彊村叢書》出，人手一編，毛刻或淪祧廟，但若無此基礎，恐古微老人亦未易奏功，斯又先河後海，論者所宜知者矣。

宋詩鈔

論述

《帶經堂詩話》卷四　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孟舉《宋詩鈔》竝行，兩朝之詩略具二書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詩鈔》一百六卷。【略】近時曹庭棟病其未備，因又有《宋人百家詩存》之刻，以補其闕，皆之振之所未錄。然之振於遺集散佚之餘，創意蒐羅，使學者得見兩宋詩人之崖略，不可謂之無功，與庭棟之書互相補苴，相輔而行，固未可偏廢其一矣。

《石洲詩話》卷三　石門吳孟舉鈔宋詩，略西崑而首取元之，意則高矣。然宋初眞面目，自當存之。

又　吳序云：「萬曆間李賓選宋詩，取其遠宋而近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萊公，以其近唐調也。』以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詩則已亡矣。此對嘉、隆諸公矛剡唐調者言之，殊爲痛快。但一時自有一時神理，一家自有一家精液，吳選似專於硬直一路，而不知宋人之精腴，固亦不可執一而論也。

又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又　情景脫化，亦俱從字句鍛鍊中出，古人到後來，只更無鍛鍊之迹耳。而《宋詩鈔》則惟取其蒼直之氣，其於詞場祖述之源流，概不之講，後人何自而含英咀華？勢必日襲成調，陳陳相因耳。此乃所謂腐也。何足以服嘉、隆諸公哉？

又　《宋詩鈔》之選，意在別裁衆說，獨存眞際，而實有過於偏枯處，轉失古人之眞。如論蘇詩，以使事富縟爲嫌。夫蘇之妙處，固不在多使事，而使事亦即其妙處。奈何轉欲汰之，而必如梅宛陵之枯淡、蘇子美之鬆膚者，乃爲眞詩乎？且如開卷《鳳翔八觀》詩，尚欲加以芟削，何也？餘所去取，亦多未當。蘇爲宋一代詩人冠冕，而所鈔若此，則他更何論。

又　文定自是北宋一作家，而《鈔》亦不入。

又　吳《鈔》云：「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橫闊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靡復古。」其論固是。然宋之元祐諸賢，正如唐之開元、天寶諸賢，自有精腴，非徒雄闊也。即東坡妙處，亦不在於豪橫。吳《鈔》大意，總取浩浩落落之氣，不踐唐迹，與宋人大局未嘗不合，而其細密精深處，則正未之別擇。即如論蘇詩，首在去梅溪之餖飣，而幷欲汰蘇之富縟。夫梅溪之餖飣，本不知蘇，不必與之較也。而蘇豈以富縟勝者？此未免以目皮相。觀吳孟舉所作序，對針嘉、隆人一種吞剝唐人之習，立言頗爲有見。而及觀其中間所選，則是目空一切、不顧涵養之一莽夫所爲，於風雅之旨殊遠。

又卷四　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從而祖之乎？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其時若陳後山、徐師川、韓子蒼輩，未必皆以爲銓定之公也。而山谷之高之大，亦豈僅與厭原一刻爭勝毫釐。蓋繼往開來，源遠流長，所自任者，非一時一地事矣。論者不察，而于《宋詩鈔》品之曰「宋詩宗祖」，是殆必將全宋之詩境與後村立言之旨，一一研勘也。觀其所鈔，則又不然，專以平直豪放者爲宋詩，則山谷又何以爲之宗祖？蓋所鈔全集與其品山谷之言，初無照應，非知言之選也。

又　吳孟舉之鈔宋詩，若用其本領以鈔邵堯夫、陳白沙、莊定山諸公之詩，或可成一片段耳。

又　吳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又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後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後來頹波日甚，至如祝枝山、唐伯虎之放肆，陳白沙、莊定山之流易，以及袁公安、鍾伯敬

之佻薄，皆此一家之言浸淫灌注，而莫可復返，所謂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吳獨何心，乃習焉不察哉？

又卷五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于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詩鈔》一百六卷，內府藏本。國朝吳之振編。【略】是編以宋詩選本叢雜，因蒐羅遺集，共得百家。其本無專集及有集而所選不滿五首者，皆不錄。每集之首，繫以小傳，略如元好問《中州集》例，而品評考證，其文加詳。【略】此本有錄無書者，尚有【略】十六家，蓋剞劂未竣，故竟無完帙也。

《陶廬雜錄》卷三　《宋詩鈔》一百二卷，吳之振編，共一百家，其無專集及不及五首者弗錄。每集各繫小傳，敘論甚詳。有錄無書者十六家：劉弇、鄧肅、黃幹、魏了翁、方逢辰、宋伯仁、馮時行、岳珂、嚴羽、裘萬頃、謝枋得、呂定、鄭思肖、王柏、葛其庚、朱淑眞。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宋詩鈔》一百六卷，吳之振編。

《稽瑞樓藏書目錄》卷一二　《宋詩鈔》，石門吳之振輯。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宋詩鈔》一百六卷，清吳之振編。康熙中刊本。

宋百家詩存

論述

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序》　余束髮時即好聲韻之學，津津乎殆三十年。竊考唐人詩集，則《欽定全唐詩》至精至備，元則秀埜顧氏之選，明則朱竹垞輩先後摭輯，亦云盛矣。獨有宋一代之詩，諸選本所采寥寥，幷不獲媲美元、明，豈見聞儉陋，亦多口三唐者附頰逐響，莫爲兩宋一揭塵翳也。【略】歲庚申，余園居多暇，敢承先志，選刻兩宋詩人遺集，以廣諸選本所未及。適同里友人陳希馮雅有書癖，藏本甚夥，倒篋畀余。余復馳書四方朋好，曲折羅致。一時薈萃，因加決擇，次第分編。刻既竣，題曰《宋百家詩存》，蓋取存什一於千百之意，幷以竟我先人未竟之事。【略】乾隆六年歲次辛酉三月既望，曹庭棟書於二六書堂。

《宋百家詩存・例言》　一、宋人各家詩分選彙刻，宋時已有之，如呂居仁《江西詩派》二十五家、陳思《名賢小集》六十四家，原本惜不可得。家石倉《十二代詩選》采宋代百數十家，有僅得五六首者，存詩至少，潘訒叔《宋元詩》、吳孟舉《宋詩鈔》、陳言揚《十五家詩》，雖所采互見，存詩較多。茲依分選例，各仍其集名，潘、吳及陳已采者不複入選，僅得十首以下者亦不附入。一、是編俱采僻集，若近時坊刻已有專集行世者，雖未經前人選輯，好古之士自能別出手眼，茲限卷帙，不備載。【略】一、宋人詩散見選本及山經地志，不下二千餘家，茲就成集者入選，仍吳選之數，準以百家。此外僻集尚多，俟續選問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略】初，吳之振輯《宋詩鈔》，雖盛行於世，然闕略尚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錄無書。庭棟因搜採遺佚，續爲是編。所錄凡一百家，皆有本集傳世者。始於魏野《東觀集》，終於僧斯植《採芝集》。賀鑄本北宋末人，而升以弁首，置於魏野之前，自云「少時所最愛」。然選六朝詩者，陶、謝不先於潘、陸；選唐詩者，李、杜不先於沈、宋。以甲乙而移時代，此庭棟之創例，古所無也。其中如穆修以古文著，傅察以忠節傳，林亦之、陳淵以道學顯，於詩家皆非當行。許棐、張至龍、施樞諸人載於《江湖小集》者，王士禎《居易錄》詆爲槩無足取者，亦皆錄其寸長，不遺採擇。雖別裁未必盡當，然宋人遺集，徐乾學傳是樓二十八家之本，朱彝尊曝書亭五十家之本，皆未刊刻，輾轉傳鈔，陶陰多誤。其餘專集行世者，又各自爲帙，未能匯合於一。庭棟裒輯成編，以補吳之振書之闕，宋詩大略，已幾備於此二集矣。

《四庫全書・宋百家詩存提要》　《宋百家詩存》四十卷，國朝曹庭棟編。

【略】庭棟裒集成編，各存崖略，雖非宋詩之大全，要亦不可謂之無功矣。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曹庭棟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清曹廷棟編，乾隆六年刊本。

又《續錄》 乾隆曹氏二六書堂刊本二十卷。

宋詩紀事

論述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爲序。樊榭所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爲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錄、山經、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蓋輯裒之功十年。【略】樊榭之爲是，蓋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也。既各爲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爲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厲鶚《宋詩紀事序》 宋承五季衰敝後，大興文教，雅道克振。其詩與唐在合離間，而詩人之盛，視唐且過之。前明諸公剽擬唐人太甚，凡遇宋人集，概置不問，迄今流傳者，僅數百家。【略】予自乙巳後，薄游邗溝，嘗與汪君赦江欲效計有功搜括而甄錄之。會赦江以事罷去，遂中輟。幸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與商榷，以爲宋人考本朝尚有未當，【略】非博稽深訂，烏能集事？因訪求積卷，兼之閱市借人，歷二十年之久。披覽既多，頗加汰擇。計所抄撮，凡三千八百一十二家，略具出處大概，綴以評論、本事，咸著於編。其於有宋知人論事之學，不爲無小補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略】兩集皆以詩隸人，而以詩話隸詩，各載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諸說則下詩二格，條列於後，體例在總集、詩話之間。國朝厲鶚作《宋詩紀事》，實用其例。然此書凡無所評論考證者，即不空錄其詩，較鶚書之兼用《唐詩紀事》例者，又小異爾。

又卷一九六 《宋詩紀事》一百卷。【略】鶚此書裒輯詩話，亦以「紀事」爲名，而多收無事之詩，全如總集，旁涉無詩之事，竟類說家，未免失於斷限。又採摭既繁，牴牾不免，【略】失於考證。然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採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爲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

著錄

厲鶚《宋詩紀事序》 部帙既繁，恐歸覆瓿，【略】暇日釐爲百卷，目曰《宋詩紀事》，鏤板而傳之，庶幾後之君子，有以益我紕漏云。時乾隆十一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六 《宋詩紀事》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厲鶚撰。

陸心源《宋詩紀事跋》 《宋詩紀事》一百卷，國朝厲鶚撰。樊榭熟於宋代掌故，二百年來幾無其匹。

《陶廬雜錄》卷三 《宋詩紀事》一百卷，厲鶚纂。【略】選詩兼以著史，應推此書。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宋詩紀事》一百卷，厲鶚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宋詩紀事》一百卷，清厲鶚撰。乾隆十一年刊本。

唐宋文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八卷，乾隆三年御定。【略】其文有經聖祖仁皇帝御評者，以黃色恭書篇首。皇上御評則朱書篇後。至前人評跋有所發明，及姓名事蹟有資考證者，亦各以紫色、綠色分系於末。【略】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窈奧。蓋唐、宋之文以十家標其宗，十家之文經睿裁而括其要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唐宋文醇》五十卷，乾隆三年高宗選。內府刊本。《文醇》、《詩醇》均有外板。　又近年江西謝蘭墀擺板，亦用五色套印。

又《續錄》　內刊五色套印。　外翻本、縮本，凡數刻。　浙局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唐宋文醇》五十八卷，清高宗弘曆輯，清乾隆三年武英殿彩色套印本，二十冊。《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八卷，清高宗弘曆輯，清乾隆十五年內府刻四色套印本，四十冊。

唐宋詩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御定。凡唐詩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韓愈；宋詩二家，曰蘇軾，曰陸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唐宋詩醇》四十七卷，乾隆十五年高宗選。內府刊本。

又《續錄》　五色套印。　外翻本、縮本，凡數刻。　又有擺字套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清高宗弘曆輯，清乾隆十五年內府刻四色套印本，四十冊。

詞選

論述

金應珪《詞選後序》　昔之選詞者，蜀則《花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乖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皇荂，概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歧途，必且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先生以所托既末，知音蓋希，雖復闢彼窈宕，且擬弃諸巾篋。

潘曾瑋《周氏詞辨序》　余向讀張氏《詞選》，喜其于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導之于風雅之歸。沿襲既久，承學之士忽焉不察，余甚病之。

潘祖蔭《宋四家詞選序》　近世論詞，張氏《詞選》稱極善。止庵《詞辨》，亦懲時俗倡狂雕琢之習，與董晉卿輩同期復古，意仍張氏，言不苟同。

張百禄《重刻詞選序》　烏虖！詩教之亡久矣，所恃以扶翼風軌者，獨詩餘而已。詩餘之潰又久矣，所恃以彌綸雅詣者獨《詞選》而已。【略】天牖皋文，載揚絕詣，抽忠孝於金粉之藪，遇君父於幽怨之天，於是《詞選》一書，秘籥斯啓。曠代綿邈，萬流仰鏡，俾鴻毛之質重於岱宗，漆室之芭炯於華書，後有作者，曷敢懺茲讜決乎。或疑詞人之體，善纘風懷，一例寓言，頗訾迂誕，百禄獨奉爲蓍龜者，竊謂詞之有選，猶詩之有序也。昔衛宏弁什，科節星稠，輯比興爲斧藻，揚美刺於風諭。【略】苟得用心如張氏者，龍鸞荃蓀，比物連類，然後

言表逞趣，曲終授心，庶鉛槧雪九京之冤，臣庶芬千禩之節矣。

周濟《詞辨自序》 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叙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

《詞學集成》卷五 汪稚松云：「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至蘇、辛僅爲小家，朱、厲又其次者。其詞貴能有氣，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要有轉無竭，全用縮筆包舉時事，誠是難臻之詣。」（詒）案：常州派近爲詞家正宗，然專尊美成。今取美成詞讀之，未能造斯境也。

《白雨齋詞話》卷二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兩篇，豈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董毅爲皋文外甥）？謬矣。

又卷五 皋文《詞選》，精於竹垞《詞綜》十倍。去取雖不免稍刻，而輪扶大雅，卓乎不可磨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若黃樸存《詞選》，則兼採游詞，於風騷眞消息何嘗夢見。

又卷八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皋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寧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著錄

張惠言《詞選序》 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并爲指發，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嘉慶二年八月武進張惠言。

張琦《重刻詞選序》 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窈宦不闢，門戶卒迷。乃與余校錄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歙鄭君善長復錄同人詞九家爲一卷，附刊于後。版存于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刊焉。嗚呼，憶余同先兄選此詞，迄今已三十四年，而先兄沒已二十九年矣。當時之樂，豈復可得，今日之悲，其何能已。是選先兄手定者居多，今故列先兄名而余序之云爾。道光十年夏四月十有一日張琦序。

又《續詞選序》 《詞選》之刻，多有病其太嚴者，擬續選而未果。今夏外孫董毅子遠來署，攜有錄本，適愜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道光十年七月，張琦。

金應珪《詞選後序》 《詞選》二卷，吾師張皋文、翰風兩先生之所錄也。【略】珪竊不敏，以爲先路有覺，來哲難誣，昭明之選不興，則六代文賦宗風蓋息乎，乃校而刻之，序其後云爾。嘉慶二年八月日歙金應珪。

張百祺《重刻詞選序》 丙申之夏，六月徂暑，影槧武進張先生《詞選》。【略】時督斯役者爲雨珊從兄，海內詞伯也，嘗與百祺釐剔舊學，討芒雅鄭，是用曲衍閎制，敬貢來諷，抑偉哉樂部之壯觀云。

宋四家詞選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右宋詞若干首，別爲四家，以周、辛、王、吳爲之冠。序曰：清眞，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屢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洌，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聲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叙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余所望于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略】文人卑塡詞爲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實專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厭難取易，雖畢生馳逐，費炯楮耳。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

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淺陋，爲察察言。退蘇進辛，糾彈姜、張，劉刺陳、史，芟夷蘆、高，皆足駭世。由中之誠，豈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誠矣。道光十有二年冬十一月八日，止庵周濟記于春水懷人之舍。

張百禄《重刻詞選序》　比讀周止庵《宋四家詞選》，復嘉其辭典理博，紹衣武進，雖四科分隸，微謬詮衡，而弗野弗蕩，鏘洋正聲。懸的引弧，軼候蓋寡，故亦綴諸左牘，項尾玉照。時督斯役者爲雨珊從兄，海內詞伯也，嘗與百禄釐剔舊學，討芒雅鄭，是用曲衍閎制，敬貢來諷，抑偉哉樂部之壯觀云。

潘祖蔭《宋四家詞選序》　季玉叔父嘗以周止庵《宋四家詞選》示讀，云得于符南樵孝廉。南樵，蔭舊識，嘗師事止庵，手錄是選，思付剞劂，奔走無暇。蔭居淀園時，以之自隨。庚申園毀，意成灰燼，去年檢書，幸得之，亟付梓。近世論詞，張氏《詞選》稱極善。止庵《詞辨》亦懲時俗倡狂雕琢之習，與董晉卿輩同期復古，意仍張氏，言不苟同，季玉叔父嘗序而刊之。此卷晚出，抉擇益精。止庵負經濟偉略，復寄情于藝事，進退古人，妙具心得，忠愛之作，尤深流連，宜南樵珍護如是。今南樵亦歸道山，蔭既刊之，南樵可無憾。獨念蔭昔對此卷時，露研風簾，萬花如海，倏忽之間，渺乎莫覯，天時人事，濤奔電驅。固不特故人長逝，爲可傷悼，此卷孤存，固止庵精氣不可磨滅，然什伯寶貴于此者何限？不得謂此非偶脫于灰燼也。【略】同治十二年二月，吳縣潘祖蔭。

《復堂詞話》　九月南還，十月一病幾殆。十一月赴官安慶，道出嘉善，金眉生都轉招飲。中坐以周保緒《宋四家詞選》見貽，潘侍郎新刻。周先生有《詞辨》十卷，稿本亡失，潘季玉觀察刻二卷，版亦毀矣。去年重九，張公束寄我寫本，甚珍異，嘗馳書越中，以託陶子珍。此《四家詞選》爲後來定本。陳義甚高，勝于《宛鄰詞選》，即潘四農亦無可詆訾矣。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塡詞爲然。

南宋文範

姚椿《南宋文範序》　東萊呂成公當淳熙中奉敕爲《聖宋文鑒》，采取精當，然終於北宋九朝，南渡以後缺如，誠未暇也。至我朝，而吾友莊舍人仲方乃始爲《南宋文範》一書。【略】凡七十卷，體以類從，意以例顯，既各詳所采書目，又以其餘爲外編。嗚呼，可謂詳且審矣。予往客江寧，聞嚴侍讀長明輯有《南宋文鑑》一編，見於錢詹事大昕所作傳，訪諸其家，業已零落，然其書無篇目，恐無以過君所輯者，今附著之，以見好學者用心略同。【略】道光十六年季秋立冬日，婁姚椿撰。

吳德旋《南宋文範序》　秀水莊芝階學南宋之學於其師元和顧少卿，選《南宋文範》若干卷，既成，以視德旋，屬爲其序。【略】是編固治古文者所不可廢，而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爲尤巨也已。

錢泰吉《南宋文範題記》　道光乙酉五月，得《南宋文鑑爵里考》稿本於集上書肆，不知何人所撰，訪之沈雲泉丈玨，沈丈云：「嘉定張雲章字漢瞻，號樸邨，嘗輯《南宋文鑑》，未脫稿，王西莊光祿續成之。乾隆甲午舉人海寧蔣顯謨字奏平亦有《南宋文鑑》，然莫先於鄉先哲沈果庵之書也。」丁亥四月，吾兄雲壽檢雲泉丈遺書，假得果庵《南宋文鑑序目》二冊示余，序作於順治戊戌，凡例九條，則康熙改元七月晦前一日也。目凡四十八卷，卷一賦，卷二騷、樂府，卷三至卷八詩，卷九至卷十詞，卷十一詔誥，卷十二至卷十九奏疏，卷二十至二十四啓，卷二十五至二十八書，卷二十九至三十策，卷三十一至三十三論，卷三十四至三十七序，卷三十八跋，卷三十九至四十一記，卷四十二議，卷四十三辨，卷四十四說、符、命、頌、贊、箴，卷四十五考、答問，卷四十六銘、碑、傳，卷四十七墓銘、墓表、行狀，卷四十八祭文、祝文、策問、樂語、上梁文、雜文。每體各有小序，惜余未及鈔錄。今沈丈所藏書，扃置虛室，不知何日再睹矣。及來海昌，詠求蔣君遺著，無知之者，嘉定張君之書，亦未見流行本，《潛研堂集・嚴道甫傳》所著有《南宋文鑑》，而西泚先生墓誌不言續成張氏之書，《西莊始存稿》有《樸邨集跋》，亦不言選南宋文。沈丈之言當不誤，惜未得《樸邨集》及《西莊晚拙稿》一檢爾。壬辰八月，讀莊芝階中翰所輯南宋文，因書所聞見以貽莊君。倘存數家姓名於所著序錄中，則莊君之書傳，而諸君子撰集之苦心亦與之俱傳矣。

《南宋文錄錄・例言》　吳江董夢蘭明經（兆熊）與秀水莊芝階舍人（仲芳）同時共輯南宋文，不相謀。吳門書刊莊氏《文範》既竣，始見董氏《文錄》，同者夥頤，不須重複。中間題異文同者，前後互見者，彼節此完者，冗與殘闕者，亦略加芟薙，存文三百八十餘篇，爲體三十有七，名曰《南宋文錄錄》。

體類

渡江三大家

劉克莊《病起》 變風而下世無詩，幼學西崑壯恥爲。老去僅名小家數，向來曾識大宗師。百年不覺皤雙鬢，一字誰能斷數髭？誠叟放翁幾日死，著鞭萬一詩肩隨。

又《八十吟十絕》 誠翁僅有四千首，惟放翁幾滿萬篇。老子胸中有殘錦，問天乞與放翁年。

陸文圭《效顰集跋》 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

楊維楨《效顰集跋》 予嘗與澄江牆東陸先生會於錢塘，評文之次，論及詩家，謂澄江無詩人，賴有苔石繆老人，因舉似其詩，有《鬼燈檠》、《悟空寺》及《客況》諸作，亦可次渡江後三詩家之餘響。

張之翰《跋草窗詩稿》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墮科舉傳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大音不全故也。

楊士雲《劉後村釋陸放翁沈園詩楊誠齋無題詩》 舊池老柳沈園荒，竹實桐花笑鳳凰。惟有後村能會得，《國風》千古幾篇章。

《龍性堂詩話續集》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皆以野逸勝，而精彩燁然，放翁尤妙。予已略其佳句於前，而尤有未盡焉者。如「高城薄暮聞吹角，小市豐年有戲場」，又「沙冷斷鴻投別浦，風高殘漏下孤城」，【略】諸如此等，則萬里、莆陽所少也。

《石遺室詩話》卷一六 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

二　泉

論　述

朱熹《答鞏仲至書》 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

劉克莊《吳歸父詩序》 歸父與章泉趙公、澗泉韓公同里，間接議論，人物高勝，無詩猶傳，況其詩之可傳歟？

又《趙(庭)〔逢〕原詩序》 上饒郡爲過江文獻所聚，南澗方齋之文、稼軒之詞皆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號爲大家數。然世之所以共尊翊二公，帖然無異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唾涕榮利，老死閑退，槁而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民之風，雖無詩亦傳，況其詩自妙絕一世乎？【略】嗚呼，韓(澗泉)、趙(章泉)遠矣，君稍後出，而尋研所得、造詣所及，乃與向來嘗謦咳、經指授者無異，可謂二師傳人矣。

林希逸《後村居士集序》 後村先生劉公，得文名最蚤，排觝於時亦最甚。僕纔少公七歲，而疇昔受學樂軒時，已嘗誦公《南嶽稿》。蓋吾師一日得之，喜甚，呼而語僕曰：「子於時喜義山，禹錫二氏，是編猶有劉、李所未到者。」余受而味之，曰：「此世所稱二劉諸孫者耶？此章泉、澗泉諸老之所畏者耶？此水心所謂可建大將旗鼓者耶？」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甲申秋，澗泉韓仲止有三詩，其一云：「近城人語雜，深山人語少。重露滴烟嵐，野水見魚鳥。稻粱豐稔外，耕鑿

願溫飽。所以桃源人，不與外人道。」其二云：「往來是日月，變動是寒暑。伏臘雖不周，爾且對妻子。遙知風塵表，萬象互吞吐。所以鹿門人，江左不得取。」其三云：「少壯既奚爲，老矣復難強。紫芝未必仙，採之亦可餉。耆耄八九十，道可無俯仰。所以商山人，辭漢寧復往。」蓋絕筆之作。戴石屏哭詩所謂「凄涼絕筆篇，可并史書傳」者，此也。章泉先生跋云：「周漢歷歷上下秦，侯王將相史疊陳。辱斯榮斯仁不仁，桃源鹿門商山人。南磵遠孫澗之濱，所以三人入呻吟。桃源本是耕稼民，鹿門商山抱經綸。一世雖屈九原伸，所以絕筆於獲麟。我之擬賦非厥倫，威公語我淚沾巾。」兩公之詩英妙高絕，眞可以并傳千古。然而寄大音於泬寥之表，存至味於淡泊之中，非具眼者不能識也。

謝枋得《蕭冰崖先生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

方回《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菴、南塘二趙爲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

又《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略】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顚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

又《秋晚雜詩三十首》　世稱陶、謝詩，陶豈謝可比。池草固未雕，階藥已頗綺。如唐號元、白，白豈元可擬。中有不同處，要與分朴詭。鄭圃趙昌父，潁川韓仲止。二泉豈不高，顧必四靈美。鹹潮生薑門，蝦蜞以爲旨。未若玉山雪，空鐺煮荒薺。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韓元吉《紅梅》　方回評：無咎詩亦與尤、楊、范、陸相伯仲。有子曰琥，字仲止，號澗泉，尤有高節，詩與趙昌父并立于信上。

又卷二三徐文卿《雨後到南山村家》　方回評：樟丘徐文卿字斯遠，信州玉山人。嘉定四年進士，與趙昌父、韓仲止聲名伯仲。

《四溟詩話》卷二　趙章泉、韓澗泉所選唐人絕句，惟取中正溫厚，閒雅平易，若夫雄渾悲壯，奇特沉鬱，皆不之取。惜哉！洪容齋所選唐人絕句，不擇美惡，但備數爾，間多僊鬼之作，出於偏稗小說，尤不可取。

羅倫《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留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略】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韓〕公，章泉（韓）〔趙〕公推愛澗谷羅公，公爲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略】蕃本詞人，晚乃講學，其究也仍以詩傳，與澗泉韓淲有「二泉先生」之稱。淲集久佚，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已別著錄。蕃集世亦無傳，而《永樂大典》所收頗富，并爲採掇編次，依舊本標題，釐爲《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共二十六卷。

又卷一六三　《澗泉集》二十卷。【略】淲詩稍不逮其父，而淵源家學，故非徒作。同時趙蕃號章泉，有詩名，與淲並稱曰二泉。李龔《端平詩雋序》所謂「章、澗二泉先生」，方回詩所謂「上饒有二泉」者，即指蕃與淲也。

紀事

《游宦紀聞》卷一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尙書八座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詩集，號《蛙吹》，藏於家云。

藝文

葉適《和答徐斯遠兼簡趙昌甫韓仲止》　江東文士稱數人，寶冠霞珮朝靈君。盧敖善游指天去，呂望應招離海濱。有書不止問無恙，平生懷抱陳案上。會看作意鳴朝陽，陰狐夜短空惆悵。

又《送周明叔王成叟併上昌甫仲止二兄》 成叟自成身，明叔志明時。二士澗村下，飲醇棄糟醨。澗村去綿邈，二士天所遺。琢琱而佩環，染夏爲裳衣。高岡無長松，結根空兔絲。渚行枉又直，帆挂昂復低。飯彼章泉菽，羹以南澗葵。沐浴明月珠，簸弄芙蓉旂。兩邦意氣合，一唯萬論微。羌余抱茲獨，安得往從之。

韓淲《趙昌甫寫寄江西道中詩卷》 眼底誰無一卷詩，詩能如此亦何爲？縱言光景留連者，春在人間有幾知。

戴復古《章泉二老歌》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耆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據。伯也早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口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髼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庵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叟。

趙蕃《寄韓仲止主簿》 舊來絕歎茶山竹，今日重悲南澗泉。儒雅風流眞不愧，兩賢眞可作三賢。介室於余亦外家，二年朝夕向長沙。聞君往會臨川葬，我不及前空歎嗟。

雙白石

論述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翟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

《藏一話腴》內編卷下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略】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正合前意。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略】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圍爐詩話》卷五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翟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方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白石道人集》 居苕溪，與白石洞天爲鄰，轉庵潘檡號之曰白石道人，又畀以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夔與黃景說齊名，景說亦號白石，人稱雙白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姜夔》 後來壓倒四詩翁（謂尤、楊、范、陸），不怕詞人到老窮。源出千巖雙白石（黃景說巖老，亦號白石，同學詩於蕭千巖），斲輪畢竟讓渠工。

《石洲詩話》卷四 白石學詩于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詞徵》卷五 姜堯章、黃巖老同出於蕭千巖之門，皆號白石，時謂之雙白石。姜白石歌曲，至今傳之，若黃巖老，則幾不能舉其姓字焉。沈匏廬錄誠齋《退休集・答賦黃巖老投贈詩》，欲存其人也。

雜錄

《愛日齋叢鈔》卷二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白石爲糧，因就

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嚴老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杜氏五高

陳亮《復杜伯高（旗）》 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

又《復杜仲高（旃）》 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

葉適《贈杜幼高》 杜子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誰賞，羈棲浪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

又《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旃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

《詩藪》雜編卷五 吾邑唐詩人，惟舒元輿、釋貫休二家。當南渡則杜氏五人：旗伯高、旟仲高、旂叔高、旜季高、旃幼高，才氣烜赫一時，歌行近體雖沿溯宋習，而奇思湧疊，非劉改之輩下。惜時方崇尚議論，莫能自拔，才則不可掩也。伯高《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牘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仲高《金谷行》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眼見。高樓直下如海深，白玉一碎沙中沈。平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語意皆警。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引《柳塘詞話》 詞家以兄弟五人名者，南渡後，李氏《花萼集》，洪、漳、泳、浧、澍。他如杜伯高早登東萊之門，而仲高、叔高、季高、幼高，才名不肯相下。葉正則有「杜子五兄弟」之稱。

又《詞評》上卷引呂本中《東萊詞》 呂本中字居仁，【略】杜伯高、仲高出其門，爲集《東萊詞》。

《宋詩紀事》卷六五 杜旃字仲高，旗弟，與弟旂叔高、旜季高、旃幼高，俱博學工文，人稱「金華五高」。嘗占湖漕舉首。有《癖齋小集》。

《詞苑叢編》卷五引陳亮云 葉正則贈杜幼安詩有「杜子五兄弟，才名不相下」之語。蓋伯高早登東萊之門，其詞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仲高麗句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叔高戈矛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季高、幼高後先輝映。非獨一門之盛，可謂一時之豪。

二 趙

劉宰《題趙景壽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壽詩，讀之，甚似宰丙寅、丁卯間在越上所見亡友趙蹈中詩。蹈中達而死，其兄履常言獨不苟，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壽宦不達，又不得年，非其故人爲發揮之，則銜冤地下矣。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趙南塘【略】和韓仲止懷蹈中弟》云：「黃臺瓜辭可憐矣，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衰病況堪吾道非。少日槊棋豪索酒，莫年絲竹淚沾衣。人生至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

又 南塘評蹈中詩文，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

趙汝騰《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蹈中最爲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予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滯。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

方回《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爛菴南塘二趙爲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

又《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略】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顯末，靡然宗

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

又《七十翁吟五言古體十首》 詩人而壽者，近有數老仙：後有陸放翁，前有曾茶山，亦復有二趙，南塘與章泉，年皆八九十，至今詩集傳。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梅》 方回評：蹈中兄曰南塘汝談，字履常，詩文俱高，尤精四六，跋語頗亦不滿于石屏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輕俗而已，蓋根本淺也。

又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譡傳》 趙汝譡字蹈中，少俶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譡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譡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

陳葉

《朱子語類》卷一二三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處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尋節目以爲博。

劉克莊《跋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君）〔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淡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澗泉日記》卷下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吳潛《鶴山集後序》 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略】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

孫德之《翁處靜文集序》 唐文自皇甫湜、孫樵以後，作者不復出，其弊至五季極矣。【略】近世最推陳、葉。龍川以縈迂巧妙者爲到，水心以精深刻峭者爲工，可謂極文人之能事矣。然求於理，有弗概者，則或者不能無異同之論。

林希逸《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爲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牾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脫穎策之呂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篔窗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又卷四 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篔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傷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

又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腳氣集》 大田王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略】予弱冠時，嘗投其書，答書有云：「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持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爲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篔窗而授之柄。」

方回《讀篔窗荊溪集跋》 篔窗年三十五登甲戌袁榜，爲青田尉，時以書見水心，一見許之爲晁、張。荊溪年三十登丙戌（五）〔王〕榜，年十六時從篔

窗。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爲道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爲譬，而詆夫名爲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略】篔窗爲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稿》是也。《續稿》學水心文，造語用字全似蹈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瑩流通。」時永嘉經制宗薛士隆，理學宗鄭景望。公既叔事薛且師事鄭，又與陳君舉數公博籌廣檻，得其粹完。陳無己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模仿也。水心爲佗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篔窗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篔窗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詔權相，則謝不爲；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回謂不爲，不予，不顧三事末爲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刺，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篔窗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篔窗，各爲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斑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篔窗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匆匆。」荆溪祭篔窗又云：「聯東關兮十年之冉冉，貳監胄兮數月之匆匆。」水心誌篔窗母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篔窗、荆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瘦辭險語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興張、呂，陸之祠，強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無別也。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爲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爲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篔窗、荆溪者。

又《跋胡直內詩》　學也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東嘉，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昇闔言歸，肆力碑板，陳壽老、吳明輔奔其後，而卒莫計也。

虞集《盧陵劉桂隱存稿序》　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概可見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浣川集》十卷。【略】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略】在永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周子充（名必大，號平園，封益國公，廬陵人）之寬廓，陳君舉（名傅良，號止齋，瑞安人）之空疏，葉水心（名適，一字正則，永嘉人）之平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之麤豪，當時號稱能文者，尚不免此弊。

李春緜《同治刊水心別集序》　宋乾、淳間，永嘉之學盛於東南，屹然與新安、金華鼎足而立。其諸儒纂述之傳於世者，若薛文憲之淵雅，陳文節之醇粹，葉忠定之閎博，可以想見一時之盛；而文章之工，尤以忠定爲最，同時講學諸儒，自東萊呂氏外，莫能及也。

三　嚴　九　嚴

黃公紹《滄浪吟卷序》　吾樵名詩家衆矣，近世稱二杜三嚴。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今南叔李君示余所錄《滄浪吟卷》，蓋僅有之者。俾余序其篇首。余於此重有感矣。若稽職方乘：滄浪名羽，字丹邱，一字儀卿，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爲詩宗盛唐，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石屏戴復古深所推敬。自號滄浪逋客。江湖詩友，目爲三嚴，與參、仁同時，皆家苕溪之上。吳陵序其家集曰：參字少魯，志則崖岸，外無廉稜。論議之間，微見其際，若曰不充貢大廷，當拜詔衡宇。或勸廣交延譽，則掩耳不答，高卧中林，瞪眄一世，號三休居士。仁字次山，好古博雅。蜀吳曦之叛，楊巨源誅曦，爲安丙慫而殺之，嘗作《長憤歌》，爲時所傳誦。蓋其所立有絕人者。行事大略如此。嗚呼，安得盡萃三嚴之詩，珠聯璧合，以極鉅麗殊尤之觀者乎？三嚴之詩，不可盡得，得其一篇一詠，亦足以快；而況於滄浪之卷猶

存什一於千百，不已幸乎。後之覽者，其永寶之哉。咸淳四年進士同郡後學黃公紹序。

和春《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 滄浪，九嚴之一也。顧所著僅存若此，則散逸宜多矣。惜哉。

林俊《正德胡刊本嚴滄浪詩集序》 詩寫物窮情，嘅時而系事，寄曠達，托幽憤，三經三緯備矣。降而《離騷》，一變也，而古詩、樂府、蘇、李、張、鄴，一變也，曹、劉、張、陸，又一變也。若宋若齊若梁，氣格漸異，而盡變於神龍之近體。至開元、天寶而盛極矣，而又變於元和、於開成。迨宋以文爲詩，氣格愈異，而唐響幾絕。山谷詞旨刻深，又一大變者也。最後吾閩邵陽嚴羽滄浪力祖盛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辯，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證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彙》引爲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姓鳳山、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菴、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山谷之江右詩派爲近，要亦唐之赤幟，有摧堅扼險、號召鼓翊之功者矣。

朱霞《嚴羽傳》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邱。先世居華陰，五代時遠祖閏遠使者隨王潮入閩，家於樵川莒溪之上，滄浪之水出焉。先生生於宋末，隱居不仕，遂自號滄浪逋客。【略】群從九人俱能詩，時稱九嚴，先生其一也。餘俱弗傳。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嚴次山詞，極能道閨幃之趣，名《清江欸乃》，杜月渚爲之序。族人嚴羽、嚴參，時稱邵武三嚴，見《花庵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滄浪集》二卷，【略】宋嚴羽撰。羽字儀卿，一字丹邱，邵武人，自號滄浪逋客。與嚴仁、嚴參齊名，世號三嚴。今仁與參詩集無傳，惟羽集在。

《詞徵》卷六 宋時嚴仁、嚴羽、嚴參，稱邵武三嚴。嘉興李武曾與其兄繩遠、弟符亦稱三李。可云前後輝映。

劉毓盤《輯校清江欸乃跋》 葉申薌《閩詞鈔》曰：仁字次山，邵武人。工詩詞，與同族嚴羽、嚴參齊名，時稱三嚴。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次山，樵溪人，詞集名《清江欸乃》，杜月浦爲之序。其詞極能道閨闈之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欸乃集》八卷，嚴次山撰。欸音靄，乃如字，余嘗辯之甚詳。亦長沙書坊《百家詞》刻本也。厲鶚《宋詩紀事》曰：次山，號樵溪，有《欸乃集》。樵溪一名樵川，爲延津上流，有光澤灘，宋屬邵武軍。宋亡，黃公紹隱居處。【略】樊榭以爲次山別字樵溪，誤也。三嚴集惟嚴羽《滄浪吟》存，其《滄浪詩話》一卷，入四庫著錄。王士禛《漁洋詩話》謂其以禪喻詩，別有妙諦。王沄《漫游紀略》曰：邵武城樓曰詩話樓，以郡人宋嚴羽名，非論詩所也。可見其名之重矣。次山《欸乃集》八卷，必合詩詞而言，今不傳。無名氏《詩林萬選》錄其《塞下曲》曰：「漠漠孤城落照間，黃榆白葦滿關山，千枝羌笛連雲起，知是胡兒牧馬還。」盛唐之音，與滄浪相合。楊愼《詞品》曰：趙汝愚《題鼓山寺》曰：「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庵摘其中「天風海濤」四字題匾，人莫知爲忠定公詩也。嚴次山有《水龍吟》詞題壁，即「飆車飛上蓬萊」是也。此詞前半言江山之景，後片「紫陽仙去」指文公，「東山甘棠」指忠定公。趙詩、朱字、嚴詞，可稱三絕。沈雄《草堂詞評》曰：次山詞極爲詞家所重，《玉樓春》之春怨，《鷓鴣天》之別情，《多麗》之紀恨，《金縷曲》之送春，無不入選。吾尤愛其「黏雲江影傷千古，流不去、斷魄處」，自是才人創句也。嚴參號三休居士，幷集名不傳。兄弟齊名，傳不傳果孰爲之哉？

永嘉四靈

論述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 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

又《題劉潛夫南嶽詩稿》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誇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略】今四靈喪其三矣，冢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叙。【略】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

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趙汝回《瓜廬詩序》 晉、宋詩稱陶、謝，唐稱韋、杜。當其時，人人皆工詩，詩非不盛也，而四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煉，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嘆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間，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聲欬，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

又《雲泉詩序》 永嘉自四靈爲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之體略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揜。

王綽《薛瓜廬墓誌銘》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咏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略】繼諸家後，又有徐太古、陳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倫。風流相沿，用意益篤，永嘉視昔之江西幾似矣，豈不盛哉。

曹豳《瓜廬集跋》 余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與，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爲詩若淳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

《滄浪詩話》 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祇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哉。

劉克莊《野谷集序》 古人之詩文，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一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言如此。

又《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國，爲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

又《宋希仁詩序》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吾爲《選》也，吾爲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改氣質而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謂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無拙于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晚見宋君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以知四靈之端而欲合諸家之長。其《戍婦詞》云：「君去無還期，妾思無已時。軍中無女子，誰爲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危，夫死賢王圍。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云隘，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杪，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僧》云：「漂泊知何處，艱難亦到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雁，蟄後稍無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然發于情性。蓋四靈抉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不辨其爲《選》爲唐，要是世間好詩也。

又《瓜圃集序》 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

又《林子烝詩序》 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一字而斷數髭，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復爲言苦吟，過於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略】惜湖山寂寞，不及與四靈上下其論。

又《林子彬詩題跋》 律體造語尖新，然視晚唐、四靈，猶恨追琢。

又《跋蒲領衛詩》 夫詩在天地間有貴窮，公相學爲宗師而無一字近傍者，有山人幽子而能道驚人句者。心泉蒲君示余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猗之名，余未之識也。【略】今江湖諸人競爲四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似四靈古體，如《九日》、《蛩菊》、《送杜生歸田》、《閨意》、《投所知》、《師巖見大閱》、《蚊歎》諸篇，皆冥搜苦思，變現光怪，脫換騷雅，使退之見之，必引而進之盧、孟之間矣。

又《何謙詩集序》 以詩爲難耶，則寺人賤妾之作，列於《三百五篇》；以詩爲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爲《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歟？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爲本，以鳥獸草木爲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爲本，以事爲料，文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羈士，饑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於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李雁湖《悼亡》云：「一杯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元稹已云：「怪來醒後侍人泣？醉里時時錯問君。」此猶是暗合。若四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疏」之句，則是明犯。

宋伯仁《雪巖吟草乙卷馬塍稿自序》 詩如五味，所嗜不同。宗江西流派者則難聽四靈之音調，讀「日高花影重」之句，其視「青青河畔草」，即路傍苦李，心使然也。古人以詩陶寫性情，隨其所長而已，安能一天下之心如一人之心？

許棐《跋四靈詩選》 藍田種種玉，薝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爲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翕然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奬，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尙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尙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嘆也哉。

《雲莊四六餘話》 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能辨之者。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爲晚唐體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林希逸《劉元高詩序》 郊、島一的也，四靈取之。

方岳《跋景山村田集》 四靈清語不朽，秀語不迂，抑紫芝其尤也。續遺響於寂寞，發妙彈於孤曠，將從村田叟問之。

又《跋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嗽，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掇皮皆眞，予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徐集孫《趙紫芝墓》 晚唐吟派續於誰？一脈才昌復已而。對月難招青冢魂，見梅如揖紫芝眉。四靈人物嗟寥落，千古風騷憶俊奇。公去遙遙誰可法？少陵終始是吾師。

《娛書堂詩話》卷三 徐靈囷《送趙天樂赴高安幕》詩云：「溪來城下綠，山到市邊平。」翁靈舒《高安張錄事可》詩云：「山上仙蹤丹井在，郭中溪色市橋分。」二詩善狀高安之景，漫錄之。

趙希意《藏拙餘稿乙卷跋》 四靈詩，江湖傑作也，水心先生嘗印可之。余季父天樂復與天台戴石屏講明句法，而晚年益工，信乎作詩者非窮思甚習不可也。

《懷古錄》卷上 晚唐唯絕句好，五言八句等作，多萎弱無氣骨，無含蓄餘味。近時永嘉趙靈秀、翁靈舒、徐靈暉、徐靈囷號爲「四靈」，詩大率宗晚唐體。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未如君」。如「知分貧堪樂，無營夢已青。看君話幽隱，如我願逃名」，「不來相送處，怕有獨歸時」，「思君難可見，新集見君詩」，「一面門無水，東隅路入京。青峰三十六，霜雪見分明」。如「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四海爲儒者，相逢問信音」。此其好者，然已體格卑弱而無氣骨，且不絕矣。此後山詩所謂「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當後山時有此嘆，況今日乎。

《浩然齋雅談》卷上 水心翁以抉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嘗輕可一世，乃於四靈若自以爲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於東野，六一之於宛陵也。惟其富贍雄偉，欲爲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有契於心耳。昔吳中有老麋丈，多學博記，每見吳仲孚小詩，輒驚羨云：「老夫纔落筆，即爲堯、舜、周、孔、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置，君何爲能脫灑如此哉？」即水

心取四靈之意也。

《**對床夜語**》**卷二**　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放翁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

又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奥，辟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隨隱漫錄**》**卷五**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曰：「興到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

方鳳《**仇仁父詩序**》　余謂作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爲詩，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露之清浮，烟雲之纖麗。

方回《**滕元秀詩集序**》　夫詩貴活，其說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老。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餖飣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又且借是以爲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

又《**跋許萬松詩**》　老杜之作，包晚唐於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體。葉水心獎四靈，亦宋初九僧體也。寇萊公亦此體也。近世學者不探求其源，以四靈爲祖，曰「倡唐風自我始」，豈其然乎。

又《**後近詩跋**》　近世之詩，莫盛於慶曆、元祐。南渡猶有乾、淳。永嘉水心葉氏，忽取四靈晚唐體，五言以姚合爲宗，七言以許渾爲宗，江湖間無人能爲古《選》體，而盛唐之風遂衰，聚奎之迹亦晚矣。

又《**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懶庵南塘二趙爲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

又《**晚秋雜書三十首**》**一**　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呂、曾兩從棗，殘月配長庚。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後頓寂寥，草蟲何薨薨。永嘉有四靈，詞工格乃平。上饒有二泉，旨淡骨獨清。學子孰取舍，吾非私重輕。《極玄》雖有集，豈得如淵明。

又《**送羅壽可詩序**》　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棗詩百篇見教，自謂改學四靈、後村。【略】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昆體意，崖岸骨鯁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潛夫不同。

又《**江月松風集序**》　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議論，而不宋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潘檉**《**題釣臺**》　方回評：轉菴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競》，謂永嘉四靈之徒凡言詩者，皆本德久。

又卷四梅堯臣《**送任適尉烏程**》　方回評：今學者學四靈詩，曷不學聖俞乎？能言風土者，聖俞所尤長也。

又卷一〇姚合《**游春**》　方回評：武功有《官況》三十首，趙紫芝多選取配賈島，以爲《二妙集》，蓋四靈之所宗也。【略】予謂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姚之詩專在小結裹，故四靈學之，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體則衰落不振。

又韓淲《**寒食**》　方回評：同時江湖人戴石屏、四靈皆云此老淡之作。

又卷一一陳師道《**次韻夏日江村**》　方回評：三、四句中有眼。姜特立有云：「掃梁迎燕子，插竹護龍孫。」四靈有云：「開門迎燕子，汲水得魚兒。」皆落此後。　許印芳評：後山語未襲前人，姜詩乃偷後山，四靈又偷老杜。曉嵐視爲同等，豈公論哉？

又徐璣《**初夏游謝公巖**》　方回評：徐靈淵名璣，字致中。予許其詩在四靈中當居丁位，學者細考之，則信予言。

又卷一六趙庚《**歲除即事**》　方回評：趙庚字仲白，寓居興化軍。趙紫芝爲晚唐詩，名冠四靈，而仲白亞紫芝。劉後村誌墓，趙南塘爲序詩集，謂「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乃唐體選之尤者，亦當不以才格論歟？　馮班評：亦未似唐，是四靈體耳。

又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此所謂永嘉四靈之一也。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曰《山民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詩曰《天樂堂集》。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詩家，自是始降而爲江湖之詩。葉水心適以文爲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

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撏取摘用，驟名于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進。天下皆知四靈之爲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劉潛夫初亦學四靈，後乃少變，務爲放翁體，用近人事，組織太巧，亦傷太冗。同時有趙庚仲白，亦可出入四靈小器。此近人詩之源流本末如此。馮班評：四靈詩薄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純，不害詩品耳。不及唐人遠矣。凡清詩有山人氣、僧家氣，皆是俗。四靈雖苦寒，卻無此病。馮舒評：逃江西而爲四靈，厭四靈而爲九嚴，總未窺正法眼藏也。四靈氣味似詩，然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當江西盛行之日，能特立如此，亦可取也。要如眞盛唐，方是高手，然眞高手又不專學唐也。

又卷二三徐照《貧居》 方回評：四靈詩專于中四句用工，尾句不甚着力。

又卷四二劉克莊《贈翁卷》 方回評：後村詩比四靈斤兩輕，得之易，而磨之猶未瑩也。四靈非極瑩不出，所以難。後村晚節詩飽滿。四靈用事冗塞，小巧多，風味少，亦減於四靈也。靈舒之死最後，容續攷書。查慎行評：五、六不減少陵，非四靈可比。

又卷四四趙師秀《病起》 方回評：四靈學姚合、賈島詩而不至，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

又卷四七趙師秀《桃花寺》 方回評：四靈詩趙紫芝爲冠。大抵中四句鍛煉磨瑩爲工。以題考之，首尾略如題意，而中四句者亦可他入，不必切於題也。 紀昀評：此語切中四靈、九僧之病，併切中晚唐人之病。

又卷四八趙師秀《一真姑》 方回評：四靈學晚唐詩，故題目亦倣之。四人之中，紫芝最熟而有餘味云。

又翁卷《不食姑》 方回評：四靈皆有此詩，亦一時怪人也。不食何所爲乎？ 紀昀評：四詩淺俗，如出一手。

《隱居通議》卷六 方紫陽序羅壽可詩云：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劉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略】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眞，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凡數十家。【略】嘉定而降，稍厭西江。永嘉四靈復爲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四靈也。後生晚進不知顚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原，日淺日下。

又卷一〇 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艷可淡，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

又卷一一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婉娩，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後學荆公而不至者爲四靈，又其後卑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

袁桷《書湯西樓詩後》 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

戴表元《洪潛甫詩序》 邇來百年間，聖兪、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於四靈，益不暇爲唐。

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觀直溪所作，至其得意處，可以平步晚唐，矧江湖、四靈乎？

《詩藪》外編卷五 宋末諸人學晚唐者：趙師秀「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道暉「流來天際水，裁斷世間塵」，張功父「斷橋斜取路，古寺半關門」，翁靈舒「風蒸空寺壞，雪壓小庵清」，世亦稱之。

又 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雜編卷五 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爲晚宋。

毛晉《蒲江詞跋》 盧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爭學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稱爲四靈，與申之唱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傳。

《蟫精雋》卷一五 宋詩變而爲數體，有九僧體，學晚唐，即晚唐體也。【略】又有永嘉翁卷續古《西巖集》，號靈舒；徐機文淵《泉山集》，號靈淵；徐照道暉《山民集》，號靈暉；趙紫芝師秀《天樂堂集》，號靈秀，謂之四靈體。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或問：「四靈較江西諸子何如？」曰：四靈、江西，俱未見全集。然四靈宗島、合，雖晚唐猶有可觀。江西宗山谷，山谷宗子美，所謂正變兩失。

黃宗羲《張心友詩序》　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

康熙《温州府志》卷二〇　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老類尚窮經，於聲律不暇置力。潘檡出，始倡爲唐詩，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相與求工，由是詩學盛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錢惟演《始皇》　馮班評：今之人欲以四靈易西崑者，眞眯目也。

又卷一六陳與義《道中寒食二首》二　馮班評：此書大例如此。若我家詩法則不然，歐、梅一也，次則坡公兄弟，次則半山，次則范、陸，不得已則四靈，所謂硜硜小人哉。

又卷二三翁卷《幽居》　馮班評：四靈用思太苦，而首尾俱餒弱。然當江西盛行之日，能特立如此，亦可取也。

又徐文卿《雨後到南山村家》　馮班評：四靈詩無作用，然辛苦鍛句，氣味自清，但不禁薄弱耳。如此公亦近唐人，但苦于淡弱。

又卷二九翁卷《旅泊》　馮班評：四靈雖弱，而氣味不惡。　查慎行評：結句「必」字欠圓，是四靈手法。

又卷三〇徐照《送翁靈舒游邊》　馮班評：似唐。起怯甚。四靈，唐人面目。　馮舒評：四靈似唐而薄。

又釋惠崇《塞上贈王太尉》　馮班評：九僧定勝四靈。

又卷三三翁卷《石門庵》　馮舒評：若謂江西勝四靈，我決不服，但淡狹瘦弱在所不免。淡者句好意淺，狹者詞修窘邊幅，瘦者勢不偉岸，弱者有骨不挺勁。即此是好處，即此是不好處。勝宋近唐，不好處近唐卻不如唐。　馮班評：黃、陳雖不及唐人，然氣力自大。四靈如貧家兒，豈可同日語哉。

又陸游《巢山》　無名氏（甲）評：放翁氣局自勝四靈，又無江西粗野之態，在南宋應推作家矣。

又卷四七釋希晝《晝惠崇師房》　馮班評：自希晝至懷古，所謂九僧也，亦勝四靈。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粗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唐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味，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　許印芳評：此等詩病皆起於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四靈又承之。讀其詩者煉句之工猶可取法。至其先煉腹聯，後裝頭尾之惡習，不可效尤也。

又釋希晝《送嗣端東歸》　紀昀評：「九僧」詩大段相似，少變化耳。其氣韻實出晚唐之上，不但四靈偶摘一兩首觀之不能不謂之佳，如希晝此數詩，皆不失雅則者也。

《戴酒園詩話・四靈》　永嘉四靈，趙紫芝最爲佼佼。【略】翁卷視趙師秀差遜。【略】二徐最劣，靈暉又不及靈淵。

朱彝尊《橡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於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

《靜志居詩話》卷二　句鏤字琢，於唐近大曆十子，於宋類永嘉四靈。

《帶經堂詩話》卷二　曹東畝論詩曰：「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余謂此齊人管、晏之見耳。四靈如機材，窘於方幅。

又卷一〇　劉過改之《龍洲集》，叫囂排突，純是子路冠雄鷄、佩豭豚氣象，風雅掃地。劉仙倫叔擬《招山集》，頗乏警秀。【略】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引宋大樽《茗香詩論》　或曰：「氣體可不講乎？」曰：否。如晉之潘、陸，以逮梁、陳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溫、李，宋之蘇、黃，以逮南宋之四靈，逞妍斗博，尚氣弄巧，皆不能不爲詩累，雖一時稱巨手，然皆今人之詩也。氣體烏可忽哉？

《寒廳詩話》　虛谷之論宋詩詳矣，然其大旨則祖江西而祧晚唐。善乎定遠先生之論曰：「西崑之流敝，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麤勁反之，流敝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象，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

吳之振《瀛奎律髓序》　律詩起於貞觀、永徽，逮乎祥興、景炎，蓋閱六百餘年矣。其間爲初、盛，爲中、晚，爲西昆，爲元祐，爲江西，最後而爲江湖，爲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於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不竭，詩之理趣發泄而無餘。

《宋詩鈔・清苑齋集鈔序》　四靈之中，唯師秀嘗登科改官，然亦不顯。四靈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

何矣。」其精苦如此。

又《後村詩鈔序》 初，趙紫芝、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時謂四靈體格。後村年甚少，刻琢精麗，與之并驅。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專造古體。

《漫堂說詩》 九僧、四靈，以長江、武功爲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

王史鑒《宋詩類選自序》 四靈苦學唐人，多攻五言，較其才致，天樂爲優。石屏擅江湖之咏，後村爲淡泊之篇，雖有可觀，而氣格卑弱矣。

《說詩晬語》卷下 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

全祖望《春帟集序》 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

又《宋詩紀事序》 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

馮武《重刻西崑酬唱集序》 自宋以來，試士易制，詩各一途，遂將李唐一代制作，四分五裂。【略】或無事芻狗衣冠，專事清永淡寂，以韋、孟、高、岑爲宗，謂之九僧、四靈體。【略】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無是說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略】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頹唐粗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諸派可得而并稱。

又卷一六二 《芳蘭軒集》一卷。【略】照字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照即四靈之首也。【略】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歊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掉慘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奬之者甚至。而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則謂適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之，故其跋劉潛夫詩卷又有「進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靈」之語。後人不知，以爲水心宗晚唐者，誤也。蓋四靈之詩，雖鏤心鉥腎，刻意雕琢，而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

又 《西巖集》一卷。【略】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三也。【略】張端義《貴耳集》曰：「翁卷，四靈也。有《曉對》詩云：『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詩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畫之詞，蓋一時風氣所趨，四靈如出一手也。

又 《清苑齋集》一卷。【略】師秀字紫芝，號靈秀，【略】「永嘉四靈」之四也。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專以鍊句爲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爲要。

又 《瓜廬詩》一卷。【略】卷首有趙汝回序，稱其「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觀其詩，語多本色，不似四靈以尖新字句爲工。所謂「夷鏤爲素」者，殆於近之。至於邊幅太窄，興象太近，則與四靈同一門徑，所謂「融狹爲廣」者，殊未見其然。蓋才地視四人稍弱，而耕釣優游，以詩自適，意思蕭散，不似四靈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就大同而小異也。

又 《東山詩選》二卷。【略】集中有與趙師秀、翁卷酬贈之作，故其詩頗近四靈。蓋永嘉一派以四靈爲宗主，當時風氣如是也。

又 《野谷詩藁》六卷。【略】自唐以來，兼擅諸體者不過數家，餘皆互有短長。孟浩然、韋應物以五言籠罩千古，而七言則皆不工，無論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靈，刻意苦吟，不過求工於五字。

又 《浣川集》十卷。【略】栩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爲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得其性之所近。

又卷一六四 《梅屋集》五卷。【略】「許」棐生當詩教極弊之時，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趙紫芝等爲矩矱。雜著中《跋四靈詩選》曰「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後世學者愛重之」是也。

又 《西塍集》一卷。【略】其詩有流麗之處，亦有淺率之處，大致不出四靈餘派。

又卷一六五 《葦航漫游藁》四卷。【略】南宋末年，詩格日下，四靈一派攄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王季哀颯之氣。

又《雲泉集》一卷。【略】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於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然四靈名爲晚唐，其所宗實止姚合一家，所謂武功體者是也。其法以新切爲宗，而寫景細瑣，邊幅太狹，遂爲宋末江湖之濫觴。葉適以鄉曲之故，初力推之，久而亦覺其偏，始稍異論。吳子良《林下偶談》述之頗悉。嵎之所作，皆出入四靈之間，不免局於門戶，然尚永嘉之初派，非永嘉之末派。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二薇亭集》一卷。【略】其詩與徐照如出一手，蓋四靈同一機軸，而二人才分尤相近。

紀昀《瀛奎律髓刊誤序》　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略】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頹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而晚唐、西崑、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

又《冶亭詩介序》　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略】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

《詩學源流考》　至如五言，則必以梅宛陵爲冠。【略】他若永嘉四靈之專學姚、賈，又其別出者也。

《石洲詩話》卷四　四靈皆晚唐體，大率不出姚合、賈島之緒餘，阮亭謂「如襪材窘於方幅」者也。吳鈔乃謂「唐詩由此復行」。

又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雙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師秀所謂「飽喫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煉句處耳。

又　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纖薄可厭。

又卷五　西崑之靡弱，江西以粗勁反之，四靈以清苦洗之，而又太狹淺。此馮定遠之言也。

《退庵隨筆》　南渡以後有道學派，以朱子爲領袖，再降而爲四靈、江湖兩派，而宋詩遂衰。

又　「春水滿四澤」，變爲「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爲「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

《養一齋詩話》卷五　〔姚〕合詩體氣清整，人以爲宋末四靈之開山，恐不盡然。

《筏園詩話》卷四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延之、戴石屏、劉後村、曾茶山、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爲大阨。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二〇　九僧逝後四靈傳，么鳥疎花各鬬妍。那及霽山《樵唱》苦，冬青樹裏哭寒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四靈》　切響唐詩少繼聲，四靈同擅永嘉名。懷人秋雨春風外，句法傳來五字精。

邵堂《論詩六十首》　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四靈才調江湖近，論古無如二語工。

朱庭珍《論詩》一五　幾輩江湖浪得名，豫章流派病叢生。九僧創始四靈繼，鼠穴愁聞蟋蟀聲。

《閒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平菴悔稿》。【略】七言古《夔州永安宮詞》，絕類溫飛卿。其餘各體，出入劍南、誠齋之間，才力富健，無瑣屑嘵殺之音，非四靈、江湖諸人可及也。

又　《自鳴集》。【略】冠之爲于湖張安國所重，于湖詩學東坡，極有豪氣，冠之詩亦有磊磊英多之概。高出四靈、江湖，不可以道里計。

《石遺室詩話》卷一　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略】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四靈、九僧，言詩者必推之。余向得《四靈》，而無《九僧》，心猶歉然。今復獲毛鈔影宋《九僧詩》，眞成雙璧。

紀事

葉適《徐道暉墓誌銘》　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

《萬姓統譜》卷八三　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尚，詩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宜也。潘檡出，始創爲唐詩，而師秀與徐璣、翁卷、徐照繹尋遺緒，日鍛月煉，一字不苟下，繇是唐體盛行。

《宋詩鈔・葦碧軒集鈔序》　翁卷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一。蓋四人因卷字靈舒，故遂亦以道暉爲靈暉，文淵爲靈淵，紫芝爲靈秀云。

藝文

徐照《宿翁靈舒幽居期趙紫芝不至》　江城過一雨，秋氣入宵濃。蛩響移砧石，螢光出瓦松。月遲將近曉，角盡即聞鐘。又起行庭際，思君恨幾重？

又《會宿趙紫芝宅》　殘燭照屏風，高堂暑氣空。初旬長少月，半夜忽來鴻。舊集三年久，清吟四坐同。城樓殺更點，聲在雨聲中。

又《和潘德久喜徐文淵趙紫芝還里》　故交南北去，誰復念幽人。久別驚初見，相知樂似新。竹聲當暑淨，茶味得泉珍。貧與詩相涉，詩清不怨貧。

又《病起呈靈舒紫芝寄文淵》　唐世吟詩侶，一時生在今。不因吾疾重，誰識爾情深。解願衣賒酒，更醫藥費金。天教殘息在，安敢廢清吟。

又《同趙紫芝宿翁靈舒所居》　不期欣會面，如即失炎蒸。廢寢看遲月，同吟憶遠僧。過旬河復見，無雨露多凝。得句爭書寫，蛾飛撲滅燈。

又《懷趙紫芝翁靈舒》　紫芝別我天台去，翁十深山自結茅。但見春愁隨日長，不知庭葉蔽禽巢。

徐璣《夏夜同靈暉有作奉寄翁趙二友》　齋居惟少睡，露坐得論文。涼夜如清水，明河似白雲。宿禽翻樹覺，幽磬度溪聞。欲識他鄉思，斯時共憶君。

又《西征有寄翁趙徐三友》　窮冬逆旅身，薄宦此艱辛。渡水添愁思，看山憶故人。烟生村落晚，雨過竹松新。昨夜還鄉夢，逢君苦未眞。

翁卷《次徐靈淵韻贈趙靈秀》　一軸黃庭看不厭，詩囊茶器每隨身。三年在任同仙隱，一日還家只舊貧。種得溪蒲生似髮，教成野鶴舞如人。出門便是登山路，更要遙山翠色勻。

趙師秀《靈山閣見二徐友舊題句》　一面見溪水，三邊皆翠微。晚來虛檻外，秋近白雲飛。重至恰身老，同吟感客非。靈山自如畫，依舊隔斜暉。

又《送翁卷入山》　已送山民歸舊廬，子今復去我何如。漸成老大難爲別，早占清閑未是疏。小雨半畦春種藥，寒燈一盞夜修書。有人來問陶貞白，說與華陽何處居？

又《同徐道暉文淵趙紫芝泛湖》　相見即相親，吟中得幾人。扁舟當夏日，勝賞共閑身。山雨曾添碧，湖風不動塵。晚來漁唱起，處處藕花新。

趙希邁《南臺徐靈暉徐靈淵皆有作》　山峭石臺開，天低可摘星。岸回分水勢，城缺見州形。曉樹來孤鶴，春吟憶二靈。客行貪訪古，柳下一舟停。

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　舊止四人爲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誰論宗派應添譜，要續《傳燈》不記名。放子一頭嗟我老，避君三舍與之平。由來作者皆攻苦，莫信人言七步成。

江湖派

論述

劉克莊《王子文詩序》　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于彼者必嗇于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閒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

又《送謝鉌序》　余少嗜章句，格卑調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爲。然江湖社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田里，載贄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門)(閱)。

又《徐貢士百梅詩序》　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衆，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巾襲至今。

又《跋李敏膚行卷》　李君敏膚求詩于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間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咎，余欲糺將不勝其糺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又《跋毛震龍詩稿》 詩料滿天地，詩人滿江湖，人人爲詩，人人有集，然惟極天下之清，乃能及天下之工，放一生客投社，著一俗字入卷，敗人清思矣。生客不必貴要，但聞人皆是，俗字不必請求，但浮譽皆是。

又《跋蒲領衛詩》 今江湖諸人競爲四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似四靈古體，如《九日》、《蛩菊》、《送杜生歸田》、《閨意》、《投所知》、《師巖見大閑》、《蚊歎》諸篇，皆冥搜苦思，變現光怪，脱換騷雅，使退之見之，必引而進之盧、孟之間矣。

林希逸《林君合詩四六跋》 江湖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淺淡，則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虚泛，則曰行雲流水。疏率失律度，則以瑞芝曇華目之。放浪無繩束，則以翔龍躍鳳譽之。譏侮變幻，而得者亦以自喜。後村翁每以錦囊裹刀爲笑者，此也。

又《跋玉融林鏞詩》 詩，雅道也，幾敗于唐，唐人以爲進士業也。然而不敗者，李、杜、韓、柳、白諸賢不可得而束縛也。今世之詩盛矣，不用之場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爲游謁之具者。少則成卷，多則成集，長而序，短而跋。雖其間諸老亦有密寓箴諷者，而人人不自覺，所以後村有錦囊裹刀之喻，余嘗恐雅道微矣。

方逢辰《邵英甫詩集序》 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爲詩者昌黎，以史爲詩者少陵，以俠爲詩者，非今之江湖子乎？放也，狂也，寓也，窮也，怨也，文也，史也，雖其爲詩者不能皆出於性情之正者，而其所以詩則亦各寄其情性而已，惟俠則詩之罪人焉。

姚勉《再題俊上人詩集》 今之來，方且盡出其全集俾余品題，將以行乎世。余何敢重誤子乎？此江湖繆妄詩客索游者之所爲也。方其能吟數語，知有韻之平仄，多未識李、杜、蘇、黄門逕，即詫然自足，號爲詩客，持其巨編長軸求有官銜人序之跋之，間有顔面柔軟、不能拂人情者，往往強徇其意。得之者輒號於人，曰某已得某名公序且跋矣，由是欲列於名公者續續而次之，至有序跋多於詩者。夫序與跋信皆名公也，如吾詩之未足以名，何徒資識者醒睡一笑耳。【略】夫詩有意有味有韻，意欲其圓也，味欲其長也，韻欲其遠也。有此三者，然後使人讀之而恐卷盡。苟初讀而不知其意，細讀而不見其味，既讀而不覺其韻，何足以謂之詩哉。

劉壎《詩說》 至元辛卯秋，予與故友易雪厓閑游南城鄉，至歐橋訪小谿周文鬱，因過坡下訪采野黄衛道。就往金谿縣之曾坊，訪平山曾仲材。三先生者，皆予舊識也。前修雅望，緯有典型。從容說詩，各得一論，足以補後學之闕漏。今二十有七年矣，雪厓翁壬辰歲先逝，三先生亦相繼僊去，宰木俱拱。惟予僅存，而亦年近釣璜，懼來日之有限，前聞之易亡也，因摭其說，載家集，以示吾孫。小谿翁曰：昔在行都訪白雲趙宗丞，參詩法，因問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趙公曰：此當以斤兩論。如「齊魯青未了」，如「乾坤繞漢宮」，如「吴楚東南坼」，如「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如「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等句，是多少斤兩。

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爲五七言，無風雲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鶯燕鷗鷺、琴碁書畫、皷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爲干謁乞覓之貲。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

又《又跋馮庸居詩》 予獨悲夫近日之詩，組麗浮華，祖李玉溪，偶比切近，尚許郢州，詩果如是而已乎？

又《贈邵山甫字説》 近日江湖，言古文止於水心，言律詩止於四靈、許渾，又其實姑以藉口藉手，未嘗深造其域者，識者所甚不取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戴復古《歲暮呈真翰林》 方回評：求尺書，干錢物，謁客聲氣。江湖間人皆學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厭之。

戴表元《題湯仲友詩卷》 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

劉將孫《須溪先生集序》 詞章翰墨自先生而後，知大家數筆力情性，盡掃江湖、晚唐錮習之陋。

趙文《詩人堂記》 近世士【略】爲詩者益衆，【略】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鮮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蕭然處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塵於城東車馬隊之間者鮮矣。

張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詩稿》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觀直溪所作，至其得意處，可以平步晚唐，矧江湖、四靈乎？

《戴酒園詩話・江湖詩》 江湖詩非無一二語善者，但全篇酸鄙。如韓南澗咏《紅梅》「越女漫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其子澗泉《寒食》詩「吹盡海棠無步障，開成山柳有堆綿」，俱佳。即戴式之人既無行，詞亦鄙俚，詩固不乏佳句。如《寄尋梅者》曰：「蜂黃塗額半含蕊，鶴膝翹空疏帶花。」「鶴膝」狀其枝，「蜂黃」狀其鬚也，頗有思致。至結曰「此是尋梅端的處，折來須付與詩家」，則打油聲復出矣。正如羣丐唱歌，非無聲音嘹喨者，奈其言動舉止皆丐何。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靜佳詩集》 朱繼芳字季實，號靜佳，【略】同時倡和爲錢唐陳起，汶陽周伯弜，建安張至龍，俱有聲江湖間者。

又卷一四《芸居乙稿》 開書肆於臨安，鬻書以奉母，因取江湖間名人小集數十家，選爲《江湖集》，匯刊以售，人盛稱之。時史彌遠當國，起有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一時江湖之士同獲罪者六人，而起坐流配焉，尋詔禁士大夫作詩。彌遠死，禁始解。其詩有《芸居乙稿》一卷。劉克莊贈詩云：「煉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葉茵贈詩云：「氣挽老成聞見熟，江湖指作定南針。」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而起則聲氣之薈萃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趙希樧抱拙小稿》 寶慶詩人汴水多，江湖衍派此餘波。已抄深穩《湖中曲》，更數環妍《天屋歌》。

鮑廷博《對牀夜語跋》 景文號藥莊，錢塘人，南宋太學生。嘗與高菊磵、姜白石諸人游。咸淳丙寅，同業李蕭規等上書詆賈似道，似道以泥金飾齋扁事罪之，分竄瓊州。其行誼卓然，殆陳東、歐陽澈之流，非如江湖詩人僅以風雅自命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頤庵居士集》二卷。【略】應時詩雖格力稍薄，不能與（陸）游等幷駕，而往來於諸人之間，耳擩目染，終有典型，較宋末江湖諸人，固居然雅音矣。

又卷一六二 《野谷詩稿》六卷。【略】自唐以來，兼擅諸體者不過數家，餘皆互有短長。孟浩然、韋應物以五言籠罩千古，而七言則皆不工，無論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靈，刻意苦吟，不過求工於五字。蓋江湖一派，門徑如斯，不能兼責以他體。一花一石，時饒佳致，如汝鎏之流，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又卷一六四 《雪磯叢稿》五卷。【略】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遒，調亦瀏亮，實無猥雜麤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

又 《梅屋集》五卷。【略】棐生當詩教極弊之時，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趙紫芝等爲矩矱，雜著中《跋四靈詩選》曰「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後世學者愛重之」是也。以高翥等爲羽翼，《招高菊磵》詩所謂「自改舊詩時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是也。以書賈陳起爲聲氣之聯絡，《贈陳宗之》詩所謂「六月長安熱似焚，鄙中清趣總輸君」，又《謝陳宗之疊寄書籍》詩所謂「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是也。以劉克莊爲領袖，《讀南岳新稿》詩所謂「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是也。厥後以《江湖小集》中「秋雨梧桐」一聯，卒搆詩禍，起坐黥配，克莊亦坐彈免官，而流波推蕩，唱和相仍，終南宋之世，不出此派。

彭元瑞《六十家名賢小集跋》 陳起芸居於臨安府大街睦親坊，設陳解元書鋪，收刻海內詩人小集，雖數什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蓋一時舉場游客炫名之資，幷名公貴人小卷，間及北宋所遺，皆登梨棗本。【略】後以「夜月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爲史彌遠羅織，起從遣戍。書以官燬而零落之餘，彌取珍重，好事者各就所得，撮拾成書，彼此出入不同。

紀事

《梁溪漫志》卷三 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啓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齊東野語**》**卷一六**　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赦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之子宅之、婿趙汝禊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諸人。洎趙崇鰊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寄尋梅》**　方回評：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扁」，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每于廣座中，口不談世事，縉紳多之。然其詩苦于輕俗，高處頗亦清健，不至如高九萬之純乎俗。如劉江村瀾，最晚輩。本天台道士，能詩，還俗，磨瑩工密，自謂晚唐。予及識其人，今亦歸九泉，而處士詩名遂絕響矣。故因取石屏此詩，而詳記之于此。　無名氏（乙）評：國運末造，處士橫議。此即袁子才論曾茶山詩所謂衣敝褐，足躡破屣，造士大夫之堂，靦然高坐，騰其口說，雌黃當世，挾制士大夫，使人望而畏之，以盜高名，以邀厚利。即山人墨客，村野布衣，無人不以孔、顏、曾、閔自居。且徒黨衆多，羣相附和，使士大夫不敢攖其鋒，不敢不遂其欲。不特宋之結習如是，即明季國步已更，而社風愈厲。有王者作，比而誅之，亦可哀矣。

又劉克莊《落梅》　方回評：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嶽藁》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庵器之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器之所作，言者幷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彌遠議下大理逮治，鄭丞相清之在瑣闥，白彌遠中輟，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惟信季蕃之徒寓〔行〕在所，改業爲長短句。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解，潛夫爲《病後訪梅九絕句》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又云：「一言半句致魁臺，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又云：「春信分明到草廬，呼兒沽酒買溪魚。從前弄月嘲風罪，即日金雞已赦除。」時潛夫廢閒恰十年矣。

又卷二五《拗字類序》　今江湖學詩者，喜許渾詩「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以爲丁卯句法；殊不知始於老杜，如「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龍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之類是也。如趙嘏「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亦是也。

又卷四二劉克莊《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　方回評：高九萬詩俗甚，爲《老妓》詩二首尤俗于後村。孫季蕃老于花酒，以詩禁僅爲詞，皆太平時節間人也。　查慎行評：虛谷不喜江湖人，故于詩亦多苛論。然虛谷人品詳見《癸辛雜識》，詩亦俚鄙，于江湖乎何尤？

藝文

蘇泂《往回臨安口號八首》四　江湖漂泊舊劉郎，不飯經旬病在牀。起見舊交仍慷慨，絕憐鬢底有新霜。

戴復古《諸詩人會於吳門翁際可通判席上高菊磵有詩僕有客星邪吳會詩派落松江之句方子萬使君喜之遂足成篇》　客星聚吳會，詩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曠懷開八窗。風流談奪席，歌笑酒盈缸。楊、陸不再作，何人可受降。

又《杜仲高高九萬相會》　杜癖詩無敵，高髯畫絕倫。笑談能不朽，富貴或成塵。今古多奇事，乾坤幾怪民。相逢不容易，一醉楚江濱。

又《訪古田劉無競》　前說建陽宰，古田今似之。難兄與難弟，能政更能詩。文字定交久，江湖識面遲。人傳《花萼集》，但在水心知。

又《夢與趙用父王子文陳叔方相會甚款》　鼎足當州縣，別來音問稀。故

人俱顯達，吾道亦光輝。三鳳夢中見，孤鴻天外飛。應憐江海客，白首未成歸。

又《過昭武訪李友山詩社諸人》 吟過長亭復短亭，喜於溪上訪詩朋。雕鎪已被天公怒，狂狷仍遭俗子憎。故故愁人長夜雨，明明照我短檠燈。休思京口相逢日，喜雨樓中賦大鵬。

又《三山林唐傑潘庭堅張農師會於巖仲新樓》 又攜詩卷到南州，塵滿征衫雪滿頭。桃李春風故園夢，江山落日異鄉愁。樽前一笑眞奇事，坐上諸君盡勝流。政倚清談洗胸臆，莫教王粲賦《登樓》。

又《閱四家詩卷（翁際可薛沂叔孫季蕃高九萬）》 閱盡四家詩卷子，自然優劣在其中，石龜野鶴心相合，菊磵花翁道不同。鳴鳳翩翔上霄漢，亂蟬蕭瑟度秋風。一篇論盡諸家體，憶着當年鞏睡翁。

又《次韻谷口鄭東子見寄》 一生漂泊客途中，挾技從人類百工。白首歸來入詩社，猶思渭北與江東。

鄒登龍《戴式之來訪惠石屏小集》 詩翁香價滿江湖，肯訪西郊隱者居。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賈島少騎驢。但存一路征行稿，安用諸公介紹書。篇易百金寧不售，全編遺我定交初。

周端臣《送翁賓暘之荊湖》 杜陵子美夸壯游，一身幾走半九州。吟懷吐納天地秀，作爲文章光斗牛。

胡仲參《題雪舟雲心二友吟卷》 君詩何所似？絕似晚唐詩。寫出春雲狀，融成白雪詞。百篇多態度，二妙一襟期。與我爲三友，他年題品誰？

朱南杰《陳梅隱求詩》 早歲走江湖，那堪又歲除。隱梅非活計，行李盍寧居。自有珠璣集，不攜朝貴書。酬君無好語，索笑謾躊躇。

方岳《歐陽相士謁書詣梁權郡詩以代之》 江皋誤喜荷鋤手，謫盡滄浪書滿家。第一諱窮人謬甚，再三稱好子虛耶。霜眠茅屋可無酒，春到梅梢怕有花。煩見歙州梁別駕，爲言詩骨雪槎牙。

王鎡《呈趙使君時方西遁》 欲買寒江載月船，牀頭金盡卻誰憐。客囊空有詩千首，難向紅樓當酒錢。

吳龍翰《贈謁士》 一掬鄉心寒似月，半生行迹過於雲。春風滿擔詩千首，是處青山留得君。

朱彝尊《近來二首》 近來論詩專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

柴氏四隱

張斗《柴氏四隱集序》 萬曆己丑，余以賑貸饑民即其家，在所得四隱公集而讀之，以考鏡其所由。即國史望、建昌守隨亨、制參元亨，其一則察推元彪也。仕當革命之際，上疏直諫，忤權奸意，相繼斥逐。未幾，元氏混一，物色舊臣而下弓旌，公等守節西山，采薇明志，遯遺迹於樺林九磜之巔，而黍離悠悠之懷，每形於伯仲賡詠間。如所謂「翠華海上知何似，白首山中空自驚」之句。雖流落不偶，而一飯之頃未嘗忘君，直與杜子美同一軌躅，使人讀之靡不慘怛悽婉，感慨欷歔。乃其感憤激烈之懷，則見於《寄謝疊山》二詩，慨然有淵明詠荆軻報強嬴之志，而直堅疊山以不仕之節。蓋詩之有關世教者，非徒覽物寫景以舒情愫，而爲章句絺繪者也。紀乘者不察，乃以文學而掩其節義，使本傳不列，其何以樹風教於不窮乎？

柴復貞《柴氏四隱集序》 四隱公者，宋國史秋堂公、建昌大夫瞻屺公、制參吉甫公、察推澤臞公也。四公仕當革命之際，鵾鳩悲鳴，衆芳萎歇，各抱杞國之憂，流涕陳列，而爲權奸所擯逐，乃相與遯跡林莽，嘆時勢之已去，悲故宮之寂寞，黍離悠悠之懷，每形於伯仲賡詠，人以是稱爲「柴氏四隱」云。已而舊社既非，新朝聿起，物色舊臣，抱琵琶過別船者紛紛如焉。公等自以宋室遺黎，恥事二姓，并不應徵辟，益深潛遠引於樺林九磜之巔，論者以爲得仲連義不帝秦之心。自宋迄今幾三百餘祀矣，而孤忠偉節有如綿葛。明興，嘉靖年間，大司馬克齋李襄敏公守衢日，博稽故實，尚論一方先哲，以光郡乘，未幾遷官去。遡想高義，躬揮史筆，以紀其事。念菴羅太史書之，用勒於堅珉。其文載在郡志中。萬曆丙戌，宗師紫溪蘇公按衢，當品藻俊髦之暇，諮訪鄉賢，以樹風教，移文查取四公實行遺文，族衆各蒐之蠹簡中，得其詩文若干首，而吉甫公集屢經兵燹，無復傳焉。繕寫成帙，以備呈請。丁亥初秋，男日新復於試事畢後具狀敦請於宗師行臺，至蒙面命學師責取，通學勘結，而族之鏡者方援旌傑，室不余諫也。陰緯繡之，事遂寢焉。嗟嗟，夫以四公之內美修能，不售於世，而侘傺無聊似屈大夫，雖遭擯逐，而愛君憂國，念念不忘似杜少陵，

卻元氏物色，而避地守貞似陶彭澤。故其發之詩歌，感憤激烈，大都足以凄淚千古。眞所謂節義文章，宜與三公幷傳矣。顧乃掩懸黎之夜色，韜垂棘之清光，直與蘇、李二公始昭揭於突奧間。蓋雖未登俎豆，而一經品題，亦不可不謂之知音之賞矣。

又《柴氏四隱集後序》　四隱公抱杞國之憂，則忠犯主怒；傷禾黍之離，則悲形賡歌；戀舊君之懷，則橫集涕淚。庖人耻其獨割，欲漫之腥羶，而樽俎之志靡越。蓋放而不怨，非若知蘇臺游鹿而抉目以觀也；係而莫逃，非若知智氏將亡而易姓以避也。逖想其高義，即武羅揚清於羿浞，元亮標潔於季奴，殆無以過矣。至於緒言遺什，有如蘭菊，不以幽僻不芳，而松柏雅節，足以希蹤張、陸，比之薛方，尤爲貞而不詭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柴氏四隱集》三卷，【略】宋柴望及其從弟隨亨、元亨、元彪之詩文也。【略】隨亨字瞻屺，登文天祥牓進士，歷知建昌軍事。元亨字吉甫，與隨亨同舉進士，歷官朝散大夫、荆湖參制。元彪字炳中，號澤臞居士，嘗官察推。宋亡以後，兄弟俱遁跡不仕，時稱柴氏四隱。望所著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元彪所著有《襪線集》；隨亨、元亨著作散佚，其集名皆不可考。明萬曆中，其十一世孫復貞等蒐羅遺稿，元亨之作已無復存，因合望與隨亨、元彪詩文共爲一集，仍以「四隱」爲名，因舊稱也。世所行者僅望《秋堂》一集，而實非足本。錢塘吳允嘉始得刻本鈔傳之，又據《江山志》及《吳氏詩永》益以集外詩五首，遂爲完書。其詩格頗近晚唐，無宋人枯椓之習。隨亨、元彪所作，差遜其兄。然諒節高風，萃於一門，雖遺編零落，而幽憂悲感之意託諸歌吟者，往往猶可考見。存之足以勵風教，正非徒以文章重矣。

劉毓盤《輯校西村詞跋》　柴望《涼州鼓吹》有丁巳暮春訪楊西村湖上懷舊《祝英臺近》詞曰：「小船兒，雙去櫓，紅濕海棠雨。燕子歸時，芳草暗南浦。自從翠袖香消，明璫聲斷，怕回首、舊尋芳處。向誰語，可憐金屋無人，冷落鳳簫譜。翠入菱花，蛾眉爲誰嫵。斷腸明月天涯，春風海角，恨不做、楊花飛去。」望，字仲山，號秋堂，我邑人。理宗嘉熙中，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省奏名。淳祐丙午元旦，日蝕，詔求直言，乃撰《丙丁龜鑒》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年丙午，訖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數其吉凶禍福于前，指其治亂得失于後。書成上之，忤時相，詔下府獄。大尹趙節齋疏救放歸。端宗景炎二年，以布衣特旨授迪功郎，史館編校。宋亡，與其弟通判隨亨、制參元亨、察推元彪，稱「柴氏四隱」。丁巳爲寶祐四年，在出獄之後，與之爲友，恢之爲人更可知矣。

蘇　辛

范開《稼軒詞序》　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詩之所自出。是蓋不容有意於作爲，而其發越著見於聲音言意之表者，則亦隨其所蓄之淺深有不能不爾者存焉耳。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於學坡也，自其發於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嘗自言與其弟子由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之所爲。公之於詞亦然。苟不得之於嬉笑，則得之於行樂；不得之於行樂，則得之於醉墨淋漓之際，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稿，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嘗有作之之意，其於坡也，是以似之。

劉淮《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眞奇作也。

汪莘《方壺詩餘自序》　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爾。余於詞所愛喜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

張侃《跋揀詞》　凡作文須是有綱目，「君不見」三字，蘇文忠公《滿江紅》，辛待制《摸魚兒》用之。臧辛伯《賀吳荆南啓》亦用之。

《懷古錄》卷中　近時作詞者只說周美成、姜堯章等，而以稼軒詞爲豪邁，非詞家本色。紫巖潘牥云：「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不足以啓人意。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也？

元好問《新軒樂府序》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

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東坡者。【略】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俞德鄰《奧屯提刑樂府序》 東坡大老以命世之才，游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渾奇偉，不專爲目珠睫鉤之泥，以故昌大闓庶，如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庶幾者，下是折楊皇荂，誨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而已。

《樂府指迷》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叶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

《詞品》卷五 姚牧庵《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略】。」牧庵一代文章巨公，此詞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藝苑卮言》附錄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又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

《填詞雜說》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尤侗《詞苑叢談序》 詞之系宋，猶詩之系唐也。【略】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劃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

王士禎《倚聲集序》 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略】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

曹溶《古今詞話序》 惟睹事類，頓入精采，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不冒蘇、辛，穠麗不落周、柳者，詞之大家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 沈雄曰：東坡《中秋》詞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後段「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又似四字七字句，《詞品》所謂語意參差也。稼軒席上作「何人爲我楚舞，聽我楚歌聲」與「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類是。【略】然每閱張于湖《觀雨》，辛稼軒《觀雪》，楊止濟《登樓》，無名氏《望月》，固不如東坡之作，陳西麓所以品其爲「萬古一清風」也。

《詞潔輯評》卷六評辛棄疾《沁園春》 稼軒詞於宋人中自闢門戶，要不可少。有絕佳者，不得以粗豪二字蔽之。如此種創見，以爲新奇，流傳遂成惡習。存一以概其餘。世以蘇、辛幷稱，辛非蘇類。稼軒之次則後村、龍洲，是其偏裨也。

陳其年《詞選序》 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西京之樂府也。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

《西圃詞說》 魏塘曹學士云：「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卒譬最爲明快。然詞中亦有壯士，蘇、辛也，亦有秋實，黃、陸也；亦有勁松貞柏，岳鵬舉、文文山也。

又 陳眉公曰：「幽思曲想，張、柳之詞工矣，然其失則俗而膩也。傷時弔古，蘇、辛之詞工矣，然其失則莽而俚也。兩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斯爲詞論之至公。

《靈芬館詞話》卷一 東坡以橫絕一代之才，凌厲一世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別爲一宗。辛、劉則粗豪太甚矣。

《介存齋論詞雜著》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幷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

《片玉山房詞話》 詞以蘊蓄纏綿，波折俏麗爲工，故以南宋爲詞宗。然如東坡之「大江東去」，忠武之「怒髮衝冠」，令人增長意氣，似乎兩宗不可偏廢。是在各人筆致相近，不必勉強定學石帚、耆卿也。今人談詞家，動以蘇、辛

爲不足學，抑知檀板紅牙不可無銅琵鐵撥，各得其宜，始爲持平之論。

《滹水亭雜識》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叙》 子瞻天才，夐絕一世，稼軒嗣響，號曰蘇、辛。第縱筆一往，無復紆曲之致，要眇之音，其勝者珠劍同光，而失者泥沙并下。等諸變徵，殆匪正聲。

《蘇亭詩話》卷一 至標舉餘藝，以雄健之筆，蟠屈爲詞，遂成別派，後惟稼軒克效之，并稱蘇、辛。

《蓮子居詞話》卷四 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學而至。

《問花樓詞話》 詞家言蘇、辛、周、柳，猶詩歌稱李、杜，駢體舉庾、徐，以爲標幟云爾。

《詞學集成》卷五 蔡小石（宗茂）《拜石詞序》云：「詞勝於宋，自姜、張以格勝，蘇、辛以氣勝，秦、柳以情勝，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語巧則纖，跌宕縱橫，語粗則淺，異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極。」（詒）案：此以蘇、辛、秦、柳與姜、張并論，究之格勝者，氣與情不能逮。

又引汪稚松云 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至蘇、辛僅爲小家，朱、厲又其次者。

又引郭頻伽云 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憤末廣厲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豔，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別見其道而無由。

又卷六 （詒）案：酸腐者道學語也，怪誕者荒唐語也。至粗莽，則蘇、辛之流弊，犯之甚易。若險麗而無鏤刻痕，則仍夢窗一派，而未臻姜、張之絕詣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爲正宗。然《金荃》、《握蘭》本屬《國風》苗裔，即東坡、稼軒英雄本色語，何嘗不令人欲歌欲泣。文章能感人，便是可傳，何必淨洗豔粉香脂與銅琵鐵板乎？

又卷五 詩詞異其體調，不異其性情，詩無性情，不可謂詩，豈詞獨可以配黃儷白，摹風捉月了之乎？然則崇奉姜、史，卑視蘇、辛者，非矣。第今之學蘇、辛者，亦不講其肝膽之輪囷，寄託之遙深，徒以浪煙漲墨爲豪，是不獨學姜、史不之許，即學蘇、辛，亦宜揮之門外也。

又卷九 余嘗謂稽之宋詞，秦、柳，其南曲崑山腔乎。蘇、辛，其北曲秦腔乎。此即教坊大使對東坡之說也。

又卷一二 若蘇、辛自立一宗，不當儕於諸家派別之中。

又《續編》卷三 樊榭之說盛行，又得大力者負之以趨，宗風大暢，諸派盡微，而東坡詞詩，稼軒詞論，骫骳激揚之調，尤爲世所詬病。

《藝概》卷四 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詆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別調者哉。

又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

又 蘇、辛詞似魏玄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淡名之，過矣。

《詞壇叢話》 稼軒詞，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陸游《渭南集》可與抗手，但運典太多，眞氣稍遜。

《白雨齋詞話》卷一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又卷二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

又卷五 彭駿孫《詞藻》四卷，品論古人得失，欲使蘇、辛、周、柳兩派同歸。不知蘇、辛與周、秦，流派各分，本原則一。若柳則傲而不理，蕩而忘反，與蘇、辛固不能強合，視美成尤屬歧途。

又卷六 蘇、辛詞，後人不能摹倣。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作壯語，然皆非稼軒眞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

又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爲郭、李，爲岳、韓，變則即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爲規模，適形粗鄙耳。

又 宋詞有不能學者，蘇、辛是也。國朝詞有不能學者，陳、朱是也。然蘇、辛自是正聲，人苦學不到耳。陳、朱則異是矣。

又 學周、秦、姜、史不成，尚無害爲雅正。學蘇、辛不成，則入於魔道矣。

發軔之始，不可不愼。

又卷七 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

又卷八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

又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

又 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略】稼軒豪品也。

又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又 詞【略】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皋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

又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略】東坡、白石俱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

許賡颺《四印齋合刊雙白詞序》 好爲纖纖者，不出乎秦、柳；力矯靡曼者，自比於蘇、辛。求其並有中原，後先特立，堯章、叔夏，實爲正宗，此仇氏山村、鄭氏所南所由揚彼前旌，推爲極軌也。

《詞徵》卷五 蘇、辛二家，昔人名之曰「詞詩」、「詞論」。愚以古詞衡之曰，不用之時全體在，用即拈來，萬象周沙界。

許玉瑑《蘇辛詞合刻敘》 蘇、辛以忠愛之旨，寫憂樂之懷，固與姜、張諸家刻畫宮徵，判然異軌。【略】且銅琶餘韻，靑兕前身，尤足鼓濠梁之化機，蕩鄭衛之細響。

《人間詞話》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又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

又 蘇、辛，詞中之狂。

《論詞隨筆》 詞有婉約，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廢。【略】蘇、辛與秦、柳，貴集其長也。

又 詞之言情，貴得其眞。【略】柳、秦之研婉，蘇、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

《蕙風詞話》卷一 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

蔣兆蘭《詞說》 初學填詞，勿看蘇、辛，蓋一看即愛，下筆即來，其實只糟粕耳。

又 宋代詞家，源出於唐五代，皆以婉約爲宗。自東坡以浩瀚之氣行之，遂開豪邁一派。南宋辛稼軒，運深沉之思於雄傑之中，遂以蘇、辛並稱。他如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嗣茲以降，詞家顯分兩派，學蘇、辛者所在皆是。至淸初陳迦陵，納雄奇萬變於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氣概卓犖。蘇、辛派至此可謂竭盡才人能事。後之人無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也。

《海綃說詞》 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南渡而後，稼軒崛起，斜陽烟柳，與故國月明相望於二百年中，詞之流變，至此止矣。

《聲執》卷上 蘇、辛集中，固有被稱爲摧剛爲柔者。即觀龍川，何嘗無和婉之作，玉田何嘗無悲壯之音。忠愛纏綿，同源異委，沉鬱頓挫，殊途同歸。【略】東坡、稼軒音響雖殊，本原則一。

繆荃孫《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序》 長公疏朗，稼軒沈雄，大德延祐之紀年，雲間信州之傳本，延平劍合，昆山璧雙，流傳于竹塢弇州，賞鑒于延令傳是，固學生之圭臬，眞詞場之景慶，于是有《蘇辛詞》之刻。

辛 陸

劉克莊《翁應星樂府序》 曩余使江左，道崇安，君袖詩謁余於逆旅。【略】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長短句三十餘闋寄余。其說亭鄣堡戍間事，如荆卿之歌、漸離之筑也；及爲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有此氣魄，君其慕蘭者歟？然長短句當使雪兒囀春鶯輩可歌，方是本色。范蜀公晚喜柳詞，以爲善形容太平，伊川見小晏「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之句，笑曰：「鬼語也。」噫，此老先生亦憐才耶？

又《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偸古句，溫、李諸人困于捋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

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遺志齋詞衷**》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西圃詞說**》漁洋王司寇云：【略】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略】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

又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略】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

《**蕙庵論詞**》劍南屏除纖艷，獨往獨來，其逋峭沈鬱之慨，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

又　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爲，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

《**白雨齋詞話**》**卷一**　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沉鬱，其可得乎。

又卷七　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用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劉氏並譏辛、陸，謬矣。（劉潛夫云：「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詞則・放歌集**》**卷二**　辛、陸並稱豪放，然陸之視辛，奚啻瓦缶之競黃鐘也。擇其遒勁者數章，尚可覘其抱負，與稼軒則萬里矣。

蔣兆蘭《**詞說**》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人間詞話**》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

辛劉

劉蔣

《**詞源**》**卷下**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

《**吳禮部詩話**》「新來塞北，傳到眞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誰師尚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也。又有小詞一首，尤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脩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江西劉過京師人小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韓敬《**劉須溪先生記鈔引**》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皋羽詩，辛幼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

《**爰園詞話**》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幷捧心也。

《**西河詞話**》**卷二**　張鶴門詞以《草堂》爲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

《**七頌堂詞繹**》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

《**遺志齋詞衷**》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金粟詞話**》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　沈雄曰：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略】至一韻而爲之數回往復，長慶之元、白，松陵之皮、陸，實濫觴焉。屬和工而格愈降矣。蘇、黃間一爲之，辛、劉復爲迭出，顧其才力優爲之，此猶夫絕塵遠馭之才技，不馳逐於康莊大堤，而躐騁於巉崖峭壁，若不藉此無以擅長者。

又《**詞話**》**下卷**　沈雄曰：後村《清平樂》云：「除是無身方了，有身定有

閒愁。」特用《楞嚴》「因我有身，所以有患」句也。疑是妙悟一流人語。稼軒《踏莎行》云：「長沮桀溺耦而耕，某何爲是棲棲者。」龍洲《西江月》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經書語入詞，畢竟非第一義。

《**詞潔輯評**》卷六評辛棄疾《**沁園春**》　世以蘇、辛并稱，辛非蘇類。稼軒之次則後村、龍洲，是其偏裨也。

《**雨村詞話**》卷二　余閱劉過《龍洲詞集》，有學辛稼軒而粗之評。【略】又升庵謂改之似辛稼軒之豪，而未免粗。此評眞不能爲改之諱。詞至宋末，多墮惡道，有目人所共知。

又卷三　辛稼軒詞肝膽激烈，有奇氣，腹有詩書，足以運之，故喜用四書成語，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後」、「賢哉回也」、「先覺者賢乎」等句，爲詞家另一派。然學之稍粗則墮惡道。其時爲稼軒客如龍洲劉過，每學其法，時多稱之，然失之粗劣。獨《西江月》一詞有句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四書語，頗有稼軒氣味。

《**靈芬館詞話**》卷一　東坡以橫絕一代之才，凌厲一世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別爲一宗。辛、劉則粗豪太甚矣。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宜興孫雲門進士（朝慶）詞學辛、劉，粗豪自喜。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略】以詩譬之，【略】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略】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

《**詞學集成**》卷四　紀曉嵐先生（昀）云：「《西河詞話》【無韻】一條最爲精核，謂辛、蔣爲別調，深明源委。」先生於詞不屑爲，故所論未允。夫宋人之詞，皆可入樂。韻爲天籟，未有四聲以前，《三百篇》未有無韻者。豈唐宋以後入樂之文而不用韻乎？況宋人自度腔皆可歌，後人不得其傳。至辛、蔣以豪邁之語，爲變徵之音。如今弦笛，腔愈低則調愈促，聲高則調高，何礙吟歎之有？

又卷五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勿質實。【略】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略】」（詒）案：以夢窗之才，尚不免質實之弊，後之尚詞藻者，可知矣。揚秦而抑柳，以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蘇、辛、劉、蔣，則如素娥之視虙妃，尚嫌臨波作態。

又卷一二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至後來之善學姜、辛者，非懈則粗。

又續編卷二　竹垞已云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而辛、劉之作，何以尚留於《詞綜》哉。且不獨備數而已。稼軒三十五首，改之九首，又何以入選如是之多哉？

《**蒿庵論詞**》　稼軒負高世之才，不可羈勒，能於唐、宋諸大家外，別樹一幟。自茲以降，詞遂有門戶主奴之見。而才氣橫軼者，羣樂其豪縱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囂之子，亦靡不推波助瀾，自託辛、劉，以屏蔽其陋，則非稼軒之咎，而不善學者之咎也。即如集中所載《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一闋，《水龍吟》「其時曾有佳人」一闋，連綴古語，渾然天成，既非東家所能效顰，而《摸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爲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

又　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子晉亟稱其《天仙子》、《小桃紅》二闋云：「纖秀爲稼軒所無。」今視其語，《小桃紅》褻矣而未甚也，《天仙子》則皆市井俚談，不知子晉何取而稱之？殆與陶九成之稱其《沁園春》美人指，足同一見地邪。

《**藝概**》卷四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白雨齋詞話**》卷一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又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爲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又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沈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又　改之全學稼軒皮毛，不則即爲《沁園春》等調，淫詞褻語，汙穢詞壇。

即以艷體論，亦是下品。蓋叫囂淫冶，兩失之矣。

又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爲人。劉後村詞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爲稼軒後勁，何耶？

又卷五　詩詞原可觀人品，【略】詞中如劉改之輩，詞本卑鄙，雖負一時重名，然觀其詞，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

又卷六　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作壯語，然皆非稼軒眞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

又卷八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略】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

又　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張元幹、張孝祥、劉改之、陸放翁、蔣竹山）。

又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詞徵》卷五　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張安國《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翁五峰《摸魚兒》：「歎江左夷吾，隆中諸葛，談笑已塵土。」劉潛夫《沁園春》：「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杜伯高《醉江月》：「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王錫老《賀新郎》：「致使五官伸腳睡，喚諸兒、畫取長陵土。」陳定父《沁園春》：「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楊濟翁《水調歌頭》：「可憐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張仲宗《賀新郎》：「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分甘餘話》卷二　凡爲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爲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爲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

《樂府餘論》　南渡後亦有辛稼軒、劉改之、史邦卿、高竹屋、黃叔暘諸家，以其音節尚未變也。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

張祥齡《詞論》　辛、劉之雄放，意在變風氣，亦其才祇如此。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詞筌》：「稼軒雖入粗豪，尚饒氣骨。」先生批云：「謂稼軒爲粗豪，宜其稱賞改之也。」

蔣兆蘭《詞說》　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海綃說詞》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

《聲執》卷下　《陽春白雪》【略】第四卷以前，兼收北宋，美成所錄尤多。稼軒、改之、後村諸人，則取其溫厚蘊藉者。外集則錄激昂慷慨、大氣磅礴之作，取舍所在，尤爲顯著。惟於辛、劉之作，見於八卷中者，似亦可入外集。

姜　張　姜史姜吳

論　述

《詞源》卷下　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

又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　玉田【略】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諧樂，賣落花而陪笑。

《詞旨・詞說》　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不可與

俗人言，可與知者道。

仇遠《玉田詞題辭》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不特可寫青檀口，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

朱彝尊《黑蝶齋詞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

汪森《詞綜序》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

《七頌堂詞繹》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略】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

《金粟詞話》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朱湛盧曰 東澤得詩法於姜堯章，世謂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

宋犖《跋曹實菴詠物詞》 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蓋自唐、五代、北宋之南渡，而白石始得其宗，截斷衆流，獨標新旨，可謂長短句之至工者矣。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

王昶《詞雅序》 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還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物比興，因時喪事，即酒食游戲，無不有《黍離》《蘼蕪》《周禮》之思，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其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

又《琴畫樓詞鈔序》 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蕝，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屋痴語》一卷。【略】詞自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乃《草堂詩餘》於白石、梅溪則槩未寓目，竹屋詞亦止選其《玉蝴蝶》一闋，蓋其時方尚甜熟，與風尚相左故也。

曹炳曾《曹姜白石集後》 南宋詞家推白石、玉田爲領袖，而玉田實祖白石。所南鄭氏敘張詞，謂其仰扳堯章。山村仇氏亦云「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而玉田嘗稱白石爲「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兼又騷雅」。兩人之詞，實屬一家。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詞潔輯評》卷四評周邦彥《應天長慢》 空淡深遠，較之石帚作，寧復有異。石帚專得此種筆意，遂於詞家另開宗派。如「條風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盡矣。然淵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禰也。

又評史達祖《東風第一枝》 史之遜姜，有一二欠自然處。雕鏤有痕，未免傷雅，短處正不必爲古人曲護。意欲靈動，不欲晦澀。語欲穠秀，不欲纖佻。人工勝則天趣減，梅谿、夢窗自不能不讓白石出一頭地。

又卷五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并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草窗諸家，密麗芊綿，如溫、李一派。

江藩《詞源跋》 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雨村詞話》卷二 白石自製詞在南宋另爲一派，盛行於時，學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孫字聖與，號中仙，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蓋取比《花間集》而名也。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催詩柳絮，

一窗春怨。」末句云：「夜月茶蘼院。」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炎亦作《瑣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琴，黃金鑄出相思淚。』」可想見平生服膺矣。「黃金」句無理而奇，最妙。炎自號樂笑翁，有《玉田詞》三卷，鄭思肖爲作序，亦白石一派也。

《西圃詞說》《樂府指迷》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此八字是塡詞家金科玉律。清空則靈，質實則滯，玉田所以揚白石而抑夢窗也。

《雕菰樓詞話》　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

《靈芬館詞話》卷一　姜、張諸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夢窗、竹屋，或揚或沿，皆有新雋，詞之能事備矣。

又　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略】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評史達祖《壽樓春》　白石、梅溪，昔人往往並稱。驟閱之，史似勝姜，其實則史稍遜堯章。昔鈍翁嘗問漁洋曰：「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漁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吾于姜、史亦云。倚聲者試取兩家詞熟玩之，當不以予爲蚍蜉之撼。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介存齋論詞雜著》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幷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

王鵬運《四印齋詞選序》　夫《握蘭》、《金荃》，本源騷辯，元、明以降，餘音漸漓。緣情依性，詠嘆長言，厥擅勝場，斷推南宋。淸苕烟月，故國河山，名士風流，王孫涕淚。白石、白雲又其至也。

《詞逕》　高澹婉約，艷麗蒼莽，各分門戶。欲高澹學太白、白石。欲婉約學淸眞、玉田。欲艷麗學飛卿、夢窗。欲蒼莽學《蘋洲》、《花外》。至于融情入景，因此起興，千變萬化，則由于神悟，非言語所能傳也。

《雙硯齋詞話》　西泠詞客石帚而外，首數玉田。論者以爲堪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要其登堂拔幟，又自壁壘一新。蓋白石硬語盤空，時露鋒芒。玉田則返虛入渾，不啻嚼蕊吹香。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詩譬之，【略】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略】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淸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左庵詞話》卷上　詞家昉於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爲解音律，其詞猶未盡工。姜白石、吳夢窗諸人，尙爲未解音律，而頗多佳作。以是知詞固非樂工所能。

杜文瀾《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周草窗之詞，以姜白石爲模範，與吳夢窗同志友善，幷驅爭先。

嚴元照《笙巢詞序》　予嘗欲于城北蒼莽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堯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于吳興。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宜厭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天下可也。

伍崇曜《詞源跋》　玉田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得神解。故所著書，類足爲詞家圭臬。

《藝概》卷四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

《蒿庵論詞》　陳造序高賓王詞，謂竹屋、梅溪要是不經人道語。玉田亦以兩家與白石、夢窗並稱。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叔耕詞頗質木，其人蓋學道有得者。其所稱舉，則南渡初以至光、寧，士大夫涉筆詩餘者。標尙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略】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于酒樓歌館，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續東都盛事。于聲律爲當行，于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音也。自道光末戈順卿輩推戴夢窗，周止庵心厭浙派，亦揚夢窗以抑玉田。近代承之，幾若夢窗爲詞家韓、杜，而爲南唐、北宋學者，或又以欣厭之情，概加排斥。若以宋人之論折衷之，夢窗不得爲不工，或尙非雅詞勝諦乎？

許賓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詞壇叢話》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白雨齋詞話》卷二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眞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

又　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略】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略】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眞抗哉。

又　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眞，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

又　白石詞，雅矣正矣，沉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又　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又　張玉田詞，如並翦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仇仁近語）。惟精警處多，沈厚處少，自是雅音，尙非白石之匹。

又卷三　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

又卷五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

又卷六　姜、張詞以骨韻勝。

又卷七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又　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

又卷八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

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

又　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

《詞徵》卷五　太史公文疏蕩有奇氣，吳叔庠文清拔有古氣，詞家惟姜石帚、王聖與、張叔夏、周公謹足以當之。數子者感懷君國，所寄獨深，非以曼辭麗藻，傾炫心魂者比也。

《袁碧齋詞話》　詞如詩，可模擬得也。【略】白石得淵明之性情，夢窗有康樂之標軌，【略】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白石擬稼軒之豪快，而結體于虛。夢窗變美成之面貌，而鍊響於實。南渡以來，雙峰並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顧詞人領袖必不相輕。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考。至《草堂詩餘》不選石帚一字，則又咄咄一怪事。

張祥齡《詞論》　周清眞，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谿也。張玉田，白香山也。【略】詞至白石，疏宕極矣。夢窗羣起，以密麗爭之。至夢窗而密麗又盡矣，白雲以疏宕爭之。

《人間詞話》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眞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又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

蔣兆蘭《詞說》　南渡以後，堯章崛起，清勁遒峭，於美成外別樹一幟。張叔夏擬之「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可謂善於名狀。繼之者亦惟花外與山中白雲，差爲近之。然論氣格，迥非敵手也。

《卧廬詞話》　白石道人《詩說》有云「雕琢傷氣」。予謂非第說詩而已，惟詞亦然。夢窗諸公，恐正不免此。

《海綃說詞》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至玉田演爲清空，奉白石爲祧廟。畫江畫淮，號令所及，使人遂忘中原，微夢窗誰與言恢復乎？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降及清初，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以清空騷雅爲歸，其實即宋末張氏所主張之詞派。迄清中葉，常州派興，又尊清眞而薄姜、張，以深美閎約爲旨，其流風至今未替。

《柯亭詞論》　白石詞在南宋，爲清空一派開山祖，碧山、玉田皆其法嗣。其詞騷雅絕倫，無一點浮煙浪墨繞其筆端，故當時有詞仙之目。「野雲孤飛，去留無迹」，有定評矣。

藝文

周稚圭《題碧山詞》　碧山才調劇翩翩，風格鄱陽好比肩。姜史姜張饒品目，人間別有藐姑仙。

沈道寬《論碧山詞》　孰云王後孰盧前，《花外》、《蒲江》各一編。若把哀蟬方蟋蟀，故應詞法屬中仙。

楊鐵夫《題樂府補題》　聲家律細到鄱陽，浙派千秋一瓣香。騷雅清空成一手，掃除風格玉笥王。

作家

呂祖謙

論述

綜論

朱熹《與張敬夫書》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爲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卻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聞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爲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爲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爲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爲然否。

又《答呂伯恭書》 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爲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

又 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采獲，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

又《答范伯崇書》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又《東萊呂太史文集跋》 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之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於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云。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又 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箇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說得堯舜大段脅肩諂笑，反不若黃德潤辭雖窘，卻質實尊重。《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伯恭尋常議論，亦緣讀書多，肚裏有義理多。恰似念得條貫多底人，要主張一箇做好時，便自有許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張做不好時，亦然。

又卷一三九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又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

張栻《答朱元晦書》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敝精神於閑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

丘崇《祭呂伯恭文》 惟子稟資於天，溫裕明粹。渾金璞玉，表裏一致。粵自初載，潛心聖學，窮幽極深，反以卓約。既誠其身，又淑諸人，論定疑釋，遂專斯文。絕學有依，正氣有託，人之從之，如在伊洛。格以中庸，本之性善，疑似亂眞，廓然大變。作爲文章，不弛不鑿，純正宏深，反僞以樸。惇彼後生，有教無類，獎進誘掖，忠實孝義。翕然宇內，是師是承，私相告語，識子爲榮。

陸九淵《祭呂伯恭文》 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樸如愚，中敏鮮儷。【略】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餘，摛辭綺麗，少目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

豪，無乃國瑞。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按呂氏有《家塾讀詩記》、《麗澤集詩》行於世。【略】呂氏自古樂府至本朝詩人，存其性情之正、哀樂之中者，上接古詩，差不甚異，可與學者共由，而從之尚少，故略爲明其大概如此。

呂喬年《東萊呂太史文集跋》　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誌，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

曹彥約《跋壺山詩集》　昔東萊先生作《麗澤編》，詩中含深意，爲儒道立正理，爲國是立公論，爲賢士大夫立壯志，爲山林立逸氣。非胸中有是四者，不足與議此。

《澗泉日記》卷下　呂伯恭晚年文字體制，人疑其學荊公。

《螢雪叢說》卷二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林希逸《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爲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脫穎策之呂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東坡言：「妄論利害，攙說得失，爲制科習氣。」余謂近世詞科亦有一般習氣，意主於諂，辭主於誇，虎頭鼠尾，外肥中枵，此詞科習氣也，能消磨盡者難耳。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趙秉文《和楊尚書之美韻四首》二　東萊兩本不朽計，讀詩源委有本因。傷哉絕筆大事記，續經未了已亡身。

王樟《送胡先生序》　尙論吾婺學術之懿，宋由南渡以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公之學，蓋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而有志於事功者也。即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能苟同，然其爲道皆著於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有異乎哉？

又《宋景濂文集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略】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數也，姑自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

張坦讓《雍正本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呂氏三朝宰輔，文獻名家，而三子朝請郎弼中，復自武林遷婺，再世而生先生。先生得理學正傳，心平氣和，一切殫近裏着己工夫。嘗曰：操存則血氣就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故其爲文也，如匣劍帷燈，渾金璞玉。髫時讀其遺編，恍見洙泗支流，而一種靜穆之致，使人彷彿興起。惜世遠年湮，殘缺不克概見。【略】先生之宏詞偉句，非第手澤之所存，實爲心思之攸寄，夫亦安知殘編斷簡，非有靈爽爲之呵護，而能留此耶？而余謂是集之出也，有三善焉。二陳與唐，其表彰之彥也；葉老人之子，其柱下之藏也；余守是郡，日望郡之追蹤曩哲，率先爲理學之區，雖其他尙俟調劑，而已見先生之文哀然成集也，將不得爲子厚之於柳、昌黎之於潮也哉。

王崇炳《雍正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婺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滎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其官檢討，則識陸象山先生之文於南宮，而資其切磋；又時時與朱文公、張宣公講貫不輟。一時濂、洛之學，煥然昭著。今漢陽張公以簪纓名胄出守婺郡，重創麗正書院，有興起理學之意。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庵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腳，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毀，至使理學之壇，劃爲鴻溝。成公逆知後世流弊勢必至此，欲兼通兩家，使歸於一，最爲卓識。且其學近裏切己，貴涵養實踐，不貴爭辨，於洙泗爲近。其爲人閎廓平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爲文波流雲涌，珠輝玉潔，爲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精覃思，婉轉歸己，拔義於訓詁之外，讀其書可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東萊集》四十卷。【略】祖謙雖與朱子爲友，

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閎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鬧裝，《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散見於黃榦、滕璘所記《饒錄》，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藻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豪邁駿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銜華佩實，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疏者所藉口哉？

又卷一八七 《古文關鍵》二卷。【略】葉盛《水東日記》曰：「宋儒批選文章，前有呂祖謙，【略】亦講學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謙此書，實爲論文而作，不關講學，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書之評也。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略】當時號稱能文者尚不免此弊。惟東萊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稱東萊先生）文筆俊爽，頗能步武東坡。第《博議》一書，乃其少作，未免有掉弄虛機之誚。朱子亦謂伯恭之文失之纖巧，誠不易之論也。故南宋之文，必以朱子爲大家。

胡鳳丹《同治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嗟乎！先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顧以其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諸說，蓋深有會於天人理學之原，家國脩齊之要，其有功於聖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每以罕覯其書爲憾。

分論

《與朱元晦書》 朱熹《答呂伯恭書》：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爲冷，不審尊候復何如？【略】伏承誨諭辭受之說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及此幷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廣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爲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有所激，以爲身世之害，未可知耳。

《冊府賡歌》 朱熹《答呂伯恭書》：適獲忝覽《冊府賡歌》，從容風議之辭，獨得之於高明耳，歎仰歎仰。

《五賢祠記》 朱熹《答呂伯恭書》：前書懇作五公祠記，計今可以抒思矣。因來千萬早寄示爲幸。蓋已具石，恐熹或去此，又不能得了耳。又：熹向嘗拜書，以《五賢祠記》爲懇，後來不及遣行，而嘗因書申懇。昨偶檢閱故書得此，恐後書首尾不見，今以納呈，幸爲出數語爲賜也。近得荊州書，已許爲記三先生祠。若得老兄之文與之幷傳，眞此一方之幸也。「五賢」欲作「五君子」，如何？更告誨諭。然此文大概當以教官爲主，蓋劉、李之祠本楊元範所立，今但增數公耳，不欲掩其善。且近以此著於薦書，不可於此有異同也，切幸留念。又：熹昨拜書，以五君子祠堂記文爲請，屢辱教字，都未蒙喻及可否之意。竊觀書札語意，似已不妨出此數語，以慰一方學者之望。況發明前賢出處之意，又高明平昔所以自任之重乎？非專出於鄙意也。《濂溪祠記》荊州已寄來矣，已屬子澄書而刻之。且夕刻成，即寄。但所請竊望便爲留意，及熹未去得之，幸甚。石謹具矣，顒俟顒俟，至懇至懇。又：尤延之已寄《五賢祠記》來矣，且夕刻就寄去。

《白鹿洞書院記》 朱熹《答呂伯恭書》：記文之賜，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既以爲賀，又以爲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報。此已磨石，只俟定本，即託人寫刻也。「幷山而東」，地勢略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麓，自郡城望之，北多而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率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略是如此。恐此語說得亦太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星子令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幷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記亦見之，決非僻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略】《卧龍菴記》聞已蒙落筆，願幷受賜也。欽夫寄一詩來，當幷刻之耳。信陽事誠如來誨，然此言非獨欽夫當佩服也，在於憨拙，所警多矣。【略】今日得蘄州寄來王信伯集幷語錄，讀之駭人，此洞記所爲作也。然以一噎而廢食，又似過當，故愚意欲明者更加意也。恐後人觀之，復如今之視昔也。又《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書》：「當是時，士皆上質實，實則入

於申、商、釋老而不自知」。祖宗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變更之議，榮公初亦與聞。）王氏之學，正以其學不足以知道，而以老釋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弊反甚於前日耳。今病於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於熙、豐、崇、宣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小大之辨也。「關洛緒言」止「盍思所以反之哉」。程氏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政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止「三代之始終也」。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自有此山以來」止「亦君子之意也」。所謂與日月參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濬之」者，又恐卑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略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罵破也。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明道劄子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明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弊。欲乞頗采此意，文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此示，卻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又《答呂伯恭書》：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即入石矣。又：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褾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崇文講學，允爲治道所重。斯篇能發揮大指，典醇不佻。

《祭張敬夫文》 朱熹《答呂伯恭書》：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略】祭文眞實中有他人所形容不到處，歎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謹錄呈。【略】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朱子語類》卷一二二：伯恭《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弱。

《陸九齡墓誌銘》 朱熹《答呂伯恭書》：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叙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

《夷齊論》 朱熹《答何叔京書》：伯恭夷齊之論大概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館職策》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館職策》亦說得慢不分曉，後面又全無緊要。又：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黃氏日抄》卷四〇：謂賈誼先外後內，治原殆未深講。姚崇不能格心，而務力邀君，埒之誼非匹矣。詞鋒橫出，讀之起人意。先生時年三十五。

《嚴子陵祠記》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

《**薛常州墓誌銘**》　陳亮《與呂伯恭正字(祖謙)》：《士龍墓銘》，反覆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爲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爲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爲如何？

《**代張嚴州謝免丁錢表**》　《黃氏日抄》卷四〇：自昔邦家，惟欲編氓之繁阜，於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

《**乾道輪對劄**》　《黃氏日抄》卷四〇：第一論聖學，謂希進之人妄變典章。第二論恢復大事，不可輕信迎合。

《**淳熙輪對劄**》　《黃氏日抄》卷四〇：謂獨運之說，不可不察者五事。又對劄謂國朝寬大忠厚，禮遜節義遠過前代，當愛護勿替。

《**重修釣臺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謂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至於節義之弊，過於亢激，特時無皇極之君均調消息，非造端者之過也。

《**洪無競字序**》　《黃氏日抄》卷四〇：洪名哀然，更名無競，而字求仲，蓋不欲爲科目，是羨而求人所不求之坦途也。文意燁然。

《**李仲南集古錄序**》　《黃氏日抄》卷四〇：堙晉沉鼎，頹趺仆碣，布濩於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賓客而止耳。歐陽公始輯之，李丙仲著錄千卷文字，陽予而陰抑之，以觀物者必於其會爲說，尤精奇。

《**書趙路分行實後**》　《黃氏日抄》卷四〇：無所歆羨而爲善，無所創艾而不爲惡，此天下實德君子。

《**代宰臣謝御書崔實政論**》　《黃氏日抄》卷四〇：推明不可過嚴之意。

《**題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黃氏日抄》卷四〇：謂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其歷叙曲折處，極可觀，有關世變。

《**祭曾文清文**》、《**祭南軒文**》　《黃氏日抄》卷四〇：委折可觀。

《**金華曹將仕志**》　《黃氏日抄》卷四〇：「司錄而下三傳，曰隨，曰傳，曰介，五傳曰韶，六傳而得公。」余謂此叙世系，省文法也。公嘗升辟雍，蓋三舍法之制。

《**與南軒書**》、《**與晦庵書**》　《黃氏日抄》卷四〇：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其與南軒，多自反之說，若曰：「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爲學不進，咎實由此。」又曰：「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未足而談說有餘。」其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如曰：「頗乏廣大溫潤氣象。」如曰：「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曰：「齟齬頗多，皆誠意未孚之咎。」如曰：「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如曰：「稟賦偏處，須融化得盡方可。」若其它論理說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與南軒嚴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於晦庵則彼此訪求以求眞，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爲己任，排斥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巖巖氣象。先生幷包融會，以和爲主，故常規警晦庵。然道不直不見，啓一時紛紛之辨者晦翁也，垂萬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觀耳。若其與他人書，則極爲晦庵回護。

《**七聖論**》　《論學繩尺》卷五評黃朴《經制述作如何論》：文勢圓轉，意味深長，蓋自呂東萊《七聖論》中來，老作也。

《**武成二三策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六：議論高，辭旨婉，非孟子不足以明武王之本心，非此論不足以發孟子之微言。前輩筆力如此，後學當三復降嘆。

《**送張孟遠序**》　吳師道《跋東萊手書送張孟遠序》：朱子贊呂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嚴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於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寬弘，其自治勇，而所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橫厲超軼，明雋閎達，道古今，角詞章」，頗以爲弗如。而其所以自況，甚謙甚約，意若不滿於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於中和，挾記誦文詞之習，而未進於道歟？得公之言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倘獲觀是篇，而受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幷受孟遠之賜也。愚忝公里人，沐麗澤遺教，輒以所見附於後，不自知其當否也。　柳貫《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婺爲余里，記童時從諸父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慤，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同甫以文詞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於其順，而同於其義也。張孟遠，公同年進士，由太末過公，公序以酢

其勤，謂「僕方自壽其底滯，得孟遠之超軼絕出，則窒通而狹廣，其庶幾乎？」余意孟遠亦明雋人哉。即公而歸，必有不與唐、陳同病者矣。序誠倉華之藥也。清苑楊君祥嘗主處州遂昌簿，得公手書此序，余客燕見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斯文之未泯，而典型之具在，言之烏可已也？東陽柳貫書。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海涵萬象錄》卷四：東萊作《橫山吳氏佚老菴記》推言佚老菴，若鄉里飢荒不能獨佚，必須族黨振濟，一鄉緩其逋欠，則盡橫山一鄉皆佚老菴也。誠仁人之言哉。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古文評論》古蔚中有，眞氣淪浹。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加意振飭，措語近古。

《建隆編敕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頌揚本朝，體制肅穆，而詞意閎遠。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就一事中發出三層意思，腕力渾勁，頡頏兩漢。

《陸宣公祠堂記》　《庚子銷夏記》卷七：祠建於淳熙四年，呂東萊先生文，龔敦頤書。文既條達卓朗，書復馴馴雅飭，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猶表章正人，以維風紀。其事猶可紀也。

《送丘宗卿守嘉禾》　《黃氏日鈔》卷四〇：《送丘宗卿守嘉禾》詩：「簿書高沒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此戒乘快無惻怛之心也。

《恭和御製秋月幸秘書省近體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東萊時爲著佐兼權禮郎、國史編修，十月十七日除大著，十二月十四夜，感末疾，給假，明年三月二十四日遂歸婺州，不復再起。淳熙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五。集中詩僅一卷，率多挽章。今以類選公詩，僅得五首。秘書省三挽汪聖錫，二如福州城樓。五言詩亦佳，有云「棋聲傳下界，雁影沒長空」、「島嶼秋江裏，樓臺海氣中」，蓋少作也。　馮舒評：親至福州，方知其佳，因城樓猶是舊物耳。　紀昀評：不免腐氣，此爲宋儒之詩。

《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畋漁」善用韻。　紀昀評：此卻無道學氣，不礙詩格。　無名氏（甲）評：此首稱雅飭。其前後二首卑之，無甚高論也。　許印芳評：「高」字複。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淳熙五年戊戌九月十二日阜陵車駕幸秘書省，公時爲著作佐郎兼權禮部郎官。上有詩，見前。公和外，又有此二詩，穩重端整，過於無益空言者萬萬矣。　馮舒評：道學餘波及人。　查慎行評：東萊不以詩名，而應制乃爾稱題，有專家所不及者。合前後三章觀之，儒者氣象可見。　紀昀評：亦腐語，此於儒者爲格言，而於詩家爲厲禁，言各有當，勿以名儒所作而效之。

《春日絕句》　《載酒園詩話・朱熹》：道學諸公詩，亦自有佳句。如【略】呂東萊《春日絕句》曰：「一川晚色鷺分去，兩岸煙光鶯喚來。徑欲卜居從釣叟，垂楊缺處竹門開。」尤雅靚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三四《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略】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略】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

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一**《**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澗泉日記**》**卷中**　呂祖謙，申國公、丞相公著之孫，中書舍人本中之姪孫。先公以兩女妻之。有學問，有文章，氣度沖和，議論平正，僅爲秘書郎而死。

《**貴耳集**》**卷上**　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於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昺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騤所駁，載於陳之行狀。

《**桯史**》**卷一二**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陳同父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蓆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

劉克莊《**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

《**四朝聞見錄**》**乙集**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即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置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

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言行龜鑒》卷一　呂東萊自言少時性氣粗暴，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晦菴作其贊曰：「以一身備四時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可謂得變化氣質之法矣。」

《歷代詩話》卷六九　吳旦生曰：江西饒德操後爲僧，名如璧，嘗作詩勸呂東萊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懶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作品本事

《黃氏日抄》卷四〇　《爲張嚴州作免丁錢奏狀》。嚴州即南軒也。本州承平時，每丁官給鹽一斗，計五斤，每斤計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一百五十六文。納絹一丈二尺八寸，內一半折錢一百六十文。又折帛錢如其數。兩項共三百二十文，以鹽價百五十六文比折外，貼納百六十四文，亦未見其害也。蔡京變鹽法，賣客鈔，又復給丁鹽，徒令納絹，絹價復長，舊每匹一貫，今二貫，以故貧民規脫丁口，不敢裹頭，生子亦往往不舉。旋奏減得請，有先生爲南軒《謝免丁表》。

又　《白鹿洞書院記》。唐李渤所隱居，我太宗驛置九經，俾諸生肄業，與嵩陽、嶽麓、睢陽爲四書院。晦翁淳熙六年爲守，得廢址，乃興今書院云。

又　《南康修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八年，朱文公得洞學舊基而興之。後三十有八年，當嘉定十年，公之子再守南康而增修之，招從公之學而通其說者講授焉。

《浩然齋雅談》卷上　昔有問王介甫：「佛家有日月燈光佛，燈何以能並日月？」介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之所不及。」東萊《博議》論史官亦云：「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之目瞽矣。」亦有介甫意。然皆本之《莊子》「月固不勝火」，郭象注曰：「大而闇，不若小而明。」東坡曰：「陋哉斯言。」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于火也。然卒之火勝月，月勝火耶？」

宋濂《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字。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種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

《宋四六話》卷一一　月泉在德清縣燕相寺，出石罅間，形如半月。呂東萊疏曰：「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尚懷全璧。久矣寶窔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清寒，祓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著錄

呂喬年《東萊呂太史文集跋》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太府寺丞所次輯也。【略】而自太史公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眞贋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

不著，著其目於附錄之末。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東萊呂太史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其弟祖儉編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祖謙集》十五卷，又《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呂東萊文集》，一部十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呂祖謙集》三十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東萊集》四十七卷。

《**明太學經籍志**》　《東萊集》六百九十四塊。原注：《舊志》三百六十七塊，餘係嘉靖二十一年司業王同祖刊補，尚欠七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萊博議》六冊，全。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呂東萊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年譜一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呂東萊文集》。陳景雲注：「集五十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弟祖儉編。

王崇炳《**雍正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今考亭、象山之書皆傳於世，惟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皆罕睹。文統及五先生集，則略而不備。偶於蘭谿學博褚先生處見其遺集，而脫簡不少，思得重吹灰燼，彙萃成集，以嘉惠後學，而苦於無貲。乃因及門陳允瑔謀貲於其季父陳君宸若，一言慨諾，經今十載，不得完本，蹉跎不舉。今年，蘭谿弟子唐思臣購於葉老人之子而得之。【略】十餘年宿願幸而得酬。仍謀諸陳君，慨然允諾，猶初志也。【略】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東萊集》四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呂祖謙撰。【略】其生平詩文，皆祖謙歿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稿，釐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又附錄拾遺一卷，即今所傳之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東萊呂太史集》四函三十冊，宋呂祖謙撰。書五十卷，凡詩文之類爲文集十五卷，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麗澤論說集錄爲十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拾遺一卷，宋呂祖謙撰。【略】案：此宋刊元印本。

又　《東萊呂太史外集》四卷，宋刊本，楊文敏公舊藏。宋呂祖謙撰。案：此宋刊宋印本。

陸心源《**宋本呂東萊集跋**》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拾遺一卷，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刻工姓名，間有明修之葉。【略】至明嘉靖中，安正堂刊本始通爲四十卷，無「文集」、「別集」、「外集」之目，失宋本之舊。

胡鳳丹《**同治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文書局，余奉檄督校，與同校監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可乎？君婺人，開婺州理學者呂東萊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耶？版無恙耶？」余應之曰：「是余所童而習之者，今廢讀將二十年矣。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屢因遷徙，散佚不全。兵燹以後，屢寓書僚舊以求之，而又不果得。聞君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遂出以畀余。余大喜，如獲拱璧，重付棗梨，八閱月蔵事。【略】同治戊辰春三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識。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東萊文集》四十卷，明刻校本。明刻黑口本，是明中葉所刻佳本也。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年譜一卷，宋刊本，宋呂祖謙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文集附錄三卷、拾遺一卷，《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刊本。此書爲成公歿後其弟祖儉、從子喬年編輯刻之。文集凡詩一卷，表奏一卷，奏狀、劄子一卷，啓一卷，策問一卷，記、序、銘、贊、辭一卷，題跋一卷，祭文、祝文一卷，行狀一卷，墓誌銘四卷，傳一卷，紀事一卷。其《庚子辛丑日記》後有淳熙壬寅朱子跋，公歿後一年作也。《別集》凡家範六卷，尺牘五卷，讀書雜記四卷，師友問答一卷。《外集》凡策問二卷，宏詞、進卷、試卷共二卷，詩文拾遺一卷。文集附錄凡年譜、壙記一卷，祭文、像贊、哀詩三卷。《拾遺》存《祠堂記》、《祠堂祭文》，餘殘闕。《麗澤論說集錄》皆門人所集錄者，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

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喬年有跋。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貞、桓、敦、廓有減筆，寧宗時刻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宋呂祖謙撰。宋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略】元明遞修之葉則改爲四周雙闌，間有黑口矣。此帙無《麗澤論說集》。按：此亦天祿琳琅藏書，各璽印俱在，惟棉紙明印，不足貴也。

又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宋呂祖謙撰。宋刊明印本。【略】卷首鈐「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爲四庫館修書底本，卷中有館臣鉤點各處。

又　《東萊呂太史別集》十六卷，宋呂祖謙撰，宋刊本。

又　《東萊呂太史全集》四十卷，宋呂祖謙撰，明刊本。【略】黃虞稷鈔配。

又　《呂東萊先生遺集》二十卷，宋呂祖謙撰。清雍正時東陽王崇炳編輯。卷十二以下皆經及史說雜說也。版心有「敬勝堂」三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宋呂祖謙撰。【略】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二十四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宋呂祖謙撰。【略】宋嘉泰四年呂喬年刻元明遞修本，三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宋呂祖謙撰。宋嘉泰四年呂喬年輯刊元明修補本，三十冊。

藝文

周必大《祭呂伯恭文》　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蟬聯簪紱，芥拾科第，堂堂申公，謂且克繼。

尤袤《祭呂伯恭文》　惟公淵源之學，浩養之氣，純全之行，剛毅之志，高視古人，不論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墜，公生百年，獨探其祕。障隄未流，折衷六藝。斯文是賴，絕學有繼。人言相門，必復其始。公所抱負，表表愈偉。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朱熹《呂伯恭畫象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又《祭呂伯恭著作文》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具位朱某謹以香茶雞酒奠于亡友伯恭呂兄直閣大著郎中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雋施，何遭時之不遂，遽嬰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劉清之《祭呂伯恭文》　維淳熙八年八月乙丑，奉議郎、新權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謹東嚮再拜，以清酌庶羞之奠，寓祭於亡友太史直閣呂公伯恭之

靈。嗟嗟伯恭，棄我死乎。鍾英炳靈，而止此乎。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誰如公賢。衆所同病，公獨無是。古人所難，於公爲易。崇深博大，精粹明通。具此衆美，亦莫如公。別公六年，弗往問疾。晝思夜夢，恍然自失。晦翁告我，公疾少間，期明年春，同償此願。七月壬寅，天降禍災，承赴震驚，如喪元昆。我知公心，留恨者三，非世所謂。壽富多男。公之所學，欲至聖處，天不假年，吾敢漫許，欲告於上，陛辭弗能，欲語其季，遺几莫憑。凡斯三者，吾甚悲之。天乎冤哉，誰者尸之。遺奏在朝，遺言在書，百世之下，實推純儒。設吾無憾，情豈能已。德容在目，誨音在耳，惟施不貲，尚忍道哉。永矢弗諼，庶其報哉。茶然身衰，抱此永痛，一觴寓誠，唯以哭送。嗚呼哀哉，尚饗。

孫應時《哭東萊呂先生》 慟哭斯文禍，蒼茫可問天。百年曾未半，千載忍無傳。梁木誰扶廈，狂瀾莫障川。吞聲言不忍，有淚徹重泉。往歲風雲接，重霄日月開。奏篇聞歎息，造膝諗圖回。延閣初優病，鋒車又趣來。恭惟天子聖，殄瘁豈無哀。文獻承家大，規模與世公。典刑身任重，權度我時中。六合清淳氣，諸儒輔翼功。生賢竟何意，霜雹隕春風。蟠際函三極，精微破一毫。百川滄海受，五嶽衆山高。退託初何有，聲名肯自豪。誰人傷日月，用力爾徒勞。

陳傅良《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旗。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當代能幾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合時，心事得傾倒。倚廬魚跋夜，聯轡鷄人曉。遐搜接混茫，細剖入幽眇。挹注隘溟渤，扶攜薄穹昊。斯文何契闊，之子復凋槁。百年往無窮，寥廓一過鳥。家人徵舊聞，學者拾餘藁。區區存萬一，散逸誰可保？君看《魯論》上，彭壽顏回夭。于今懸日月，豈必言語好。儻無後來者，泯沒秋毫小。南浮吳蜀會，北顧關河杳。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

陳良祐《呂伯恭哀詩》 家學相傳久，天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勞。史筆追遷、左，詩編繼鄭、毛。淵源有如此，沾丐及吾曹。

孫憲《呂伯恭哀詩》 公侯衮衮世多賢，道學淵源見粹然。隱几不忘當世事，談經獨得聖人傳。春容篇什西崑上，煒煜聲名北斗邊。天理難諶人莫贖，忍看埋玉向新阡。

徐安國《呂伯恭哀詩》 感涕門闌舊，由來豈苟然。茶山參活法，婺女拾殘編。記錄書猶在，忘言意已傳。續燈身後事，先是有同年。

鞏豐《東萊呂太史哀詩》 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爲文以侑奠，所以尊道德述行藏之意，雖略備於詞，而悃愊繾綣之私，有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人，莫如豐舊。己丑、庚寅之歲，先生遲次金華，分教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獲裹糧負笈以從。如是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迫於課試，月書季考，往來庠序，歲時逝於水陸，自是亦寖疏於函丈矣。今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作，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依唐人張籍祭吏部昌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文之所不及焉。其詩曰：嗚呼呂夫子，天姿素顯昂。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看書眼如月，洞照所未詳。雲霧養豹質，彝尊琢龍章。椎鋒裹頭歲，躡足遊四方。取友半楚越，篤志日自強。著眼囂塵上，口不掛否臧。堅車遵大路，驂轡多王良。筆陣萬人敵，嚴嚴亞夫營。既壯道愈焯，維斗揭太常。朝路閱時變，有意夫明昌。嗚呼命非耶，一病俄殂喪。百年能幾見，痛在予衷腸。恭惟經濟學，日就而月將。便便五經笥，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理亂，一一堪施行。聖伏道絕塞，繄我爲發明。無心著師說，獨遜時輩聲。盤礴九雲夢，胸次莫與京。爐煙對姬孔，脫落翰墨場。耳目所纂輯，如春之發生。退然避時譽，斂衽不肯當。居憂寄蕭寺，舉俗載其名。戶外履常滿，攝齊願升堂。樹陰敷畫戶，靜對書一床。是中亦何有，乃獨不可量。吾則不爾拒，歲寒永相望。嗟豐幼甚愚，聖讀初濫觴。先生與之進，聞見昔未嘗。摳衣莫我舊，歲籥今幾更。山林有陳迹，尚想曳杖聲。精衷無渝泐，氣序有翕張。俯仰十數載，淹留竟奚成。群趨競場屋，意氣無激揚。荏苒去函丈，有愧弟子行。冊府羅鷺羽，尋拜尚書郎。明堂資衆木，待公舉修梁。豐時遊庠序，門牆邇康莊。偕我二三子，振袂時騫翔。黃塵烏帽底，自覺神觀清。每伺趨局暇，進揖班馬香。先生爲酬酢，講貫忘暄涼。于時萃英髦，王路均且平。蘇醒憂國病，斟酌鑒古情。門外有過轍，頗怪來往幷。再歲感末疾，長江理歸航。江濱多送客，飛蓋驚鳧鷁。走實厭衆味，食魚必河魴。豈其嗜野蔌，而置稌與秔。敬願持此心，不厭道阻長。及歸供灑埽，藥餌常侍旁。庶幾秉一炬，上接星宿芒。師門謝賓客，童穉亦嘆驚。唯有舊學徒，尚俾承餘光。神閒造沖邈，氣定絕慨慷。嘯傲羲皇上，稅駕無何鄉。今歲二月中，豐入須女城。床下拜龐老，城隅有幽坊。維時春氣和，天宇新霽晴。先

生呼我俱，緩步臨前楹。露菊擢翠羽，風篁韻繁箏。晝坐欣至夕，話盡一再更。誨言皆砭石，易知復難忘。委曲到肝鬲，如啜黃昏湯。出門九徘徊，三復心遑遑。提撕不予棄，感切涕泗橫。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尚冀疾有間，挈領提其綱。敢以學爲嬉，坐使素業荒。誓當服明訓，爲衣不爲裳。筆著將脫稿，後生有憲章。家傳人誦之，豈惟師張程。研精固有造，棲遲詎無成。嗚呼寢門慟，玆禍誰使令。天高不可訴，仰視空茫茫。枯琴在東壁，遺履陳西廂。未續千古淚，桂魄三闌盈。慨昔身健日，浮言多謗傷。黃鍾自疏越，鄭衛徒錚錚。事定蓋棺了，玄黃閟青箱。堂堂那復見，薄奠攄寸誠。斯文儻有繼，師道其張皇。矢心薦明蠲，精爽庶歆饗。

雜錄

《海涵萬象錄》卷四　朱文公自言傷急不容耐，必得伯恭相處，當得減損。觀此言，呂成公度量必寬於文公。

又　呂東萊嘗言處兩不足之間，凡應和語須對兩人皆可說。此是東萊和解人法。又言聽人語不中節者，擇其略可應一語推說應之。此是東萊與人說話法。又言權職便當，以正官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此是東萊權官法。

《水東日記》卷九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金華徵獻略》卷四　其所著有《讀詩記》、《大事記》、《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朱熹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恭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　《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略】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

又卷四七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略】當時講學之家，惟祖謙博通史傳，不專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傳》中。然所學終有根柢，此書亦具有體例。【略】朱子語錄每譏祖謙所學之雜，獨謂此書爲精密，又謂「《解題》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

又卷九二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略】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爲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稱其善，《答項平甫書》、《與曹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詞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略】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

又卷一三一　《臥遊錄》一卷，【略】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是書前有嘉定九年王深源序，後有嘉靖壬午顧元慶跋。凡四十五則。【略】其言參差不倫，了無取義，祖謙必不如是之陋。此本出陳繼儒普祕籍中，殆明人依託也。

又卷一三七　《詩律武庫》前後集三十卷，【略】舊本題宋呂祖謙編。與《歷代制度詳說》皆祖謙年譜所不載。然《歷代制度詳說》具有條理，且刊自元人，亦有所授受。此書則徵引故實，大抵習見之事，在類書中最爲淺陋，斷非祖謙之所爲，殆後人依託也。

京鐘

論述

陳傅良《朝散大夫權刑部尚書京鐘兼侍講制》 具官某簡在法從，蔚爲名臣。修聘北庭，非禮勿聽，往釐西事，無言不酬，斯可謂據古而通今者矣。進之路朝，重席以待，其爲朕深探遺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取舍。爾信不爲章句學者，而朕顧不能尊所聞歟？

黃汝嘉《松坡居士樂府跋》 公以鎮撫之暇，酬唱盈編，抑揚頓挫，脗合音律，岷峨草木，有榮耀焉。汝嘉輒再録木豫章學宮，附於詩集之後。惟公之詞翰春容，隨所寓而有，尚須遍加裒咨，時續刊之。

《漢宮春》〈煖律初回〉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上元前一日立春光景狀不像。《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星移」、「月滿」形燈夕，雅正。粗粗發意，有異趣。

《木蘭花慢》〈算秋來景物〉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用事庸，出語俗，何以爲詞入選？（蜀人從來好事）句法夯而俚。（婆娑老子興難忘）用此成語，卻是中秋事。《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第一字羨不得，「蜀人」句無味無法。按耆卿詞嘗于「蜀人」「人」字、「婆娑」「娑」字、「明年」「年」字用韻，俱在二字句爲妙。

傳記

楊萬里《文忠京公墓誌銘》 諱鐘，字仲遠，豫章人。【略】公穉而翹秀，受孔安國《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學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義，極陳禹皐贊舜深旨，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鼎有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吾以簡。」再轉南康星子縣令。【略】知江州瑞昌縣。【略】部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公於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手也。」庀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爲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時帝方英明果鋭，有雪讎恥復境土志，夸者乘之，遞遞竊言，以規速化，公言於帝曰：「天下固有落落難合之事，亦未有驟如意之事。」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蓋悟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俱困，民貧兵驕，士氣隤靡，媢賢憎直，帝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略】大朝會，攝殿中監。【略】衛公薨，既祥，除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略】召爲郎，未行，繼母秦國夫人薨。既祥，復召爲將作監，遷右司員外郎。北虜賀生辰使來，命公爲儐。值帝宅高宗之憂，公諗其使以「帝方居廬，難以受禮」。【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又遣使來弔祭，遂以公爲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三日，公與虜中郊勞使介康元弼、瑤里仲通相見於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汴館，公請必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略】遺之書曰：「【略】若不得請，有死無賨。無所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不詘。公慮其以衡命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俟于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呼邀請，（甚）〔其〕聲不絕于兩序之間。公不爲動，徐答曰：「若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醪醴果實之錫，徐議去樂。」公乃帥其屬班于庭，北嚮拜受未畢，忽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聲厲甚。於是公既趨退復位，及門，甲士露刃閉關，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後有宴亦如之。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其節可嘉。士（大）夫平時孰不以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略】即除權工部侍郎。【略】成都謀帥，帝曰：「京某人材磊落，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略】於是三邊綏靖，朝廷無西顧之憂。公請爲祠官，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之政。」進寶文閣待制，俾因任焉。在蜀四年，召爲刑部尚書。今上御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誅大法，讀呂公著《新法奏議》，皆酌

古明今，隨事寓諷。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某進讀，義理坦明，使朕意冰釋。卿等說經，不當如是耶？」於是大用公之意萌於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熙五年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明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丞相。【略】六年正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留，力祈上丞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上曰：「京某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上曰：「丞相誠實，安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上竟不許，詔藥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慈懿皇后上僊，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寅，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出，因大慟，遂疾革。至丁酉，將逝，其子沅問以家事，不答，第長太息曰：「國家多故，何以枝梧。」言訖而薨，享年六十有三。【略】贈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爲恩，又命有司祭之。【略】公之天資，裡和表爽，喜怒不留，色粹氣平，可否無忤。【略】於文無所不工，尤長牋奏。仕雖至公台，獨未嘗掌制，談者爲恨。其爲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雜著三十卷，《經學講義》五卷。晚卜居得宋齊丘宅，古松百章，岑蔚後先，因號松坡居士。堂曰眞趣，樓曰山浦，上爲書堂名以賜焉。【略】銘曰：朔狁其狉，阻兵以威，血人以娭，一介行李。漢節適彼，鮮不失次。堂堂魏公，往謝彼戎。弔我閔凶，彼用夷禮，僭休庭止，哀樂不類。公辭以哀，十反莫回。盛服往哉，彼樂不徹，吾首可折，吾節可奪。虎夫負牆，鎧爭日光，刃磨秋霜，公毅以叱，排闥以出，罔不辟易。彼酋樂徹禮優，竣事不留，臣主相顧，囂讙遄沮，敢或予侮。公皈脩門，孝宗亟稱：皇威伸伸，人望有歸。竟塊厥位，頻斷大事，大闇其覩，節蠲其除。公還贊書，太上違豫，閔以勢御，公達舜慕。二聖重慙，一言回天，茲不曰艱。疇不將命，公當其棨，彌險彌勁；疇不鴻鈞，公迎其梦，彌艱彌峋。維垣其貴，文忠其謚，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德源之原，名相之阡，玉立之節，章水有竭，凜氣無歇。

紀事

《誠齋詩話》 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爲京丞相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嘆桑麻之後長。」丞相遂下待除掌故之令。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京鐘帥蜀，濟爲樂語，首云：「三月三日，豈無水邊麗人；一詠一觴，亦有山陰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群賢畢至。」一時傳誦。

《四朝聞見錄》甲集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鐘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鐘，改謚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略】鐘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棄鼎鑊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鐘，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宋史》載，京字仲遠，豫章人。光堯之喪，以京爲報謝使，金賜讌汴亭，京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宴，不許。請撤樂，不許。促入席，甲士露刃閉門，京排之而出。有詩云：「假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靡鼎鑊中。」後爲寧宗朝宰相，立春前一日，爲賦《漢宮春》。有《松坡詞》。

《宋元通鑒》卷八九 初，鐘爲報謝使至金。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鐘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鐘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鐘聞鄰喪者不杵，里殯者不巷歌。今鐘銜命而來，繄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勤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理，於臣節爲悖義，豈唯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鐘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鐘曰：「若不徹樂，不

敢即席。」金人迫之，鐿弗爲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露刃向鐿，鐿叱退之，且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敢爾無禮？」排闥而出。金人知鐿不可奪，馳白其主。主嘆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恆去樂而後宴鐿。

著錄

黃汝嘉《松坡居士樂府跋》 右《松坡居士樂府》一卷，大丞相祁國京公帥蜀時所賦也。【略】汝嘉輒再鋟木豫章學宮，附於詩集之後。【略】慶元己未八月初吉，門下士莆田黃汝嘉謹識。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松坡集》七卷、《樂府》一卷。丞相豫章京鐿仲遠撰。

又 《松坡詞》一卷，京鐿仲遠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京鐿詩》七卷。又詞二卷。

朱孝臧《松坡詞跋》 《松坡詞》一卷，彭氏知聖道齋藏明鈔本。鋟木既竣，始於滬肆見吳兔床手寫本，亟校改若干字如右。吳本缺《水調歌頭》「四載分蜀閫」一闋，《滿江紅》「道骨仙風」一闋，而《水調歌頭》「次永康白使君韻」詞後，又有「奉陪永康白使君游春城再次韻」一詞。【略】己未十月，朱孝臧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松坡居士詞》一卷，宋京鐿撰。明鈔本。

藝文

周必大《祭京仲遠丞相文》 惟公河海襟量，錦繡心胸。坦坦之履，堂堂之容。南浦潤浹，西山秀鍾。初爲王官，受知孝宗。服在御史，責難必恭。公府翔翥，誠心彌逢。將命執禮，壯哉辭鋒。帝喜其歸，予工汝共。出撫全蜀，日宣顯庸。天降大任，聖賢相逢。熙載百揆，協謀九重。道遵正直，術鄙橫縱。多稼登場，三邊熄烽。有美相業，無愧時雍。謂當永世，接武夔龍。榮還故鄉，拍肩喬松。何天難諶，殄瘁告凶。遺奏駭聞，皇心憂忡。公師之位，畢萬之封，盛矣卹典，誰其比蹤。我昔傾蓋，五老之峰。期公異日，虎嘯風從。暨同班列，頻閱秋冬。及公當路，而我歸農。遂曠音驛，匪專疎慵。今也永訣，臨文自攻。我酒雖薄，此情則醲。所愧老誖，莫寫哀悰。

楊萬里《近故太師左丞相魏國文忠京公挽歌辭》 孝廟深知己，今皇正宰官。一言能定國，二聖得重懽。立節山相似，容人海未寬。至今死諸葛，虜使膽猶寒。鎮蜀雙清獻，回天再子明。何曾動聲色，一笑付權衡。臨絕緣憂國，平生不近名。中興賢相傳，日月奪光精。　柏府公峨豸，荊溪我把麾。聞風無半面，折簡兩相知。偕掾膠投漆，分襟雲與泥。樓成扁山浦，灑淚欠題詩。

又《祭太師文忠公京左相文》 嗚呼！我聞公名，十年之先，我守荊溪，公察朝端，我往一書，公答拳拳。我識公面，十年之後，偕掾公府，我左公右。公使朔犾，我出筠守，自此一別，不再盍簪。十三年間，一昇一沉，公冠臺鼎，我老山林。公使犾時，大節玉立，公以哀往，彼以娛接，夷樂雷起，花帽雲集。日旰肉乾，公辭秩筵，以死自誓，挽之不前。全節來皈，名重於山。公皈自蜀，逢國多故，孝祖上賓，聖考違豫，手扶日轂，安駕皇路。襄我皇德，天清日光，妥我國勢，鼎安岱昂，諧我廷紳，鳳噦鵷蹌。如公忠賢，與國永肩，與川流禧，與椿流年。善人怙焉，斯民仰旃。秋氣將半，望舒將圓，未圓一縷，公薨式遄。誰歟不仁，隕我維垣。維垣之位，文忠之謚，上恩壘雙，不請而至。他人敢承，公則無媿。嗟我與公，同居江西，分第鄉友，情如孔懷。我老乞骸，公瞻睫眉，謂公之齒，盤古所稀，身猶康強，毋遽曰皈。三請乃白，帝其允茲。聞公反柩，已達維梓，我以老病，不克唁只。寓辭往奠，有淚如水。嗚呼哀哉！尚饗。

王質《京丞相真贊》 簡雲之虬，九霄之顛。橫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有子，橐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噓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產茲壤者，乃其人耶？

曾丰《祭故丞相魏國文忠京公文》 維公天稟粹溫，德器涵渾，大致遠業，難具名言，槩之經體，卦合於《坤》。坤言屹屹，惟惡是疾，殲魁拔根，聞風者慄，槩之卦體，得《坤》之直。使節皇皇，惟指是將，抗敵爭禮，氣奪其狂，槩之卦體，得《坤》之方。朝端譊譊，惟天是代，開陽闔陰，薰陶無外，槩之卦體，得《坤》之大。三德盤盤，萬物茁茁，忽斂磅礴，而遊汗漫，槩之《坤》體，神反其元。三朝元勳，百代偉觀，公之奄然，害喪公存。方倚其門，忽哭其墉，爭之潸然，害煦非寒。尚享。

孫逢年

楊萬里《定齋居士孫正之文集序》 歲在辛卯，正之來詣太常奏名，試集英殿下。考官國子監司業林謙之得其所對制策，驚曰：「此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之作也。」將眞之異等，而其中用魏鄭公名，遂不果。然林公見予，每屢歎不一歎也。正之自是名滿中都，朝士以不識爲恨。正之既與予別，學日益進，文日益奇，名日益著，其文雅而肆，工而不琱，多至百千言，寡至數語，皆切於理，不迂於事，適於用。不惟其辭讀之沛然若決九川、距四海，有不可禦之勢。徐而察之，無一辭半語越準繩、踰律令者，此集是已。【略】正之名逢年，正之其字也。享年四十五，終官從政郎，南安軍上猶縣令，自號定齋先生云。

《宋史》卷四〇四《孫逢吉傳》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略】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游仲鴻

魏了翁《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微之傳之，垂日星而睹河漢，尚奚以予言爲也。

李昴英《游忠公鑑虛集序》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于世教無關，于人國無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朽，而萎然無復生意矣。子雲邃於玄，不如更生《攻外戚》一疏；子厚雄于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蓋其言用舍，繫當世安危，千載下，猶使忠臣誼士聞風而興起。尙論古人，大節爲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游公，年少長，負奇節，在東西州爲名進士。官幕府時，騰書制總，條列戎情民病，自立已崖然孤高。紹熙癸丑，以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反覆推明天理，冀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姜特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吁天乞車駕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鐵鉞。踰月，國有大故，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定趙公趣斷大計。寧皇以太后旨履寶位，人心始安，多公力也。然佗胄浸用事，公屢諷忠定早爲計，不能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爲權奸所忌。忠定被逐，公即丐郡歸，言者指爲黨魁，至誣以從臾異圖，將陷奇禍，幸祇罷免。久之，以薦得利路節。逆曦包禍，憚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髮植眦裂，遣子若友約制閫諸人起義，藐無有應者。賊勢披猖，人爲惴惴，又不肯避。吁，其瀕于死者幾矣。方忠定秉國，最爲雅故，僅班六院，且閱月十有九日不遷。嘉定更化，異時號僞黨者，皆超擢不次，公力請挂冠而得祠，諸賢言狀，才進一秩。夷考其平生出處，未嘗希進，至于遇大事敢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胸次，蓋愛君愛國，發于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其爲忠也。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之力。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問如一日。比走書來，示以公遺文，俾序其元。余耄矣，思涸筆枯，恐不足以發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爲主，猶林茂而影稠，鐘巨而聲迥，非可強而致。公從諸老游，學粹養洪，充之浩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軟腐語。詩律尤老勁，深詣理妙。如「世荒耽齊竽，士弱同楚囚。群枉倘未杜，誰正君心非。靡靡工雕鏤，何益眞儒事」，「頑里訂身三昧得，蒙中養正一心虛」等語，亦非顰呻敲推輩所能到也。景仁紹定間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詭隨。忠公教忠之訓，不孤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必作。」納君于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虛其自號也。

《道命錄》卷七下 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

《宋史》卷四〇〇《游仲鴻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略】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略】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略】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

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略】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略】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塡其日。」【略】曦誅，參政李壁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

黃度

論述

袁燮《龍圖閣學士通奉大夫尚書黃公行狀》 公生七年而喪母，祖母太孺人俞氏親拊育之。始就學，聰警過人，長尤卓犖，慨然有傑出流輩、興起門戶之志。作科舉業，出語驚人，其師秘書郎張淵以爲似曾南豐。

《宋史》卷三九三《黃度傳》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

傳記

葉適《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略】公隆興元年中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學終其身，不私己見爲足，不名一家。有《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使文與事會，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也。學既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略】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既得聞兵數與費，唧唧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略】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既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以諫。【略】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略】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略】上莊而不愠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禫於重華宮，詔復爲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閤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略】固辭。【略】中書知力不敵，聽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爲沖佑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沖佑觀。既殺侂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屢移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略】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尚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即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

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略】訃聞，上嗟悼，遷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略】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佗胄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爲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卻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惰，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原，行潦之溢。公毗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內守沖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爲，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貽則。

紀事

陳傅良《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史君作也。【略】石侯叔訪、黃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爲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爲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略】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

朱熹《答黃文叔（度）書》 熹跧伏窮山，聞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趨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爲賢，擢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爲上新即位，首擇一人以爲諫官，即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寤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二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爲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修獨取執事所上免章謄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爲執事惜此事會，亦爲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

著錄

《寶慶會稽續志》卷五 度平生淡泊，一室蕭然，無耳目之娛。獨嗜書，至老不倦。自六經百氏、天象地理、禮樂官名、井田兵法，莫不研究。有《書說》二十卷，《詩說》三十卷，《周易說》五卷，《歷代邊防》六卷，《藝祖憲監》三卷，《仁皇從諫錄》三卷，奏議及雜著一編，《屯田便宜》一卷。

藝文

葉適《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婿，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質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外徙，南東其邊。公存匪石，終始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既病既衰，猶爲時咨。得士三十，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乏賢是懼。人生幾何，誰能無媿。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人雖急，憂己尤重。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懷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釃彼酒，有切彼彘。公不歆我，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崔敦詩

論述

韓元吉《應詔舉所知狀》 左文林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崔敦詩，服勤州縣，不廢古文，所撰《國朝鐃歌鼓吹曲》，筆力雄健，有唐柳宗元風，又嘗

爲《資治通鑑要覽》七十卷，貫穿該洽，議論醇正，堪充館閣職任。

王淮《除祕書省正字告》 爾敦詩閎毅而不回，振藻儒林，見謂國器，奏篇來上，煥乎可觀，宜從英俊之遊，往司是正之職。

又《崇政殿說書告》 爾性識敏悟，學業夙成，見於文詞，有秀傑邁往之氣。

陳駿《除著作郎告》 爾作屬西府，精於編摩，攝直北扉，工於潤色。亟立要津，衆亦爲允。

鄭丙《除國子司業告》 爾敦詩卓爾文辭，富有波瀾，秀出班行，表表愈偉。領袖後進，于于而來。其並列於成均，庸不闡於儒教。

施師點《再除崇政殿說書告》 爾才茂而識明，學深而文富。北扉視草，增潤於皇猷；東觀紬書，追芳於良史。是用陪露門之閒燕，專麟筆之討論。

木待問《除中書舍人告》 具官崔敦詩，文企前修，器先遠識。薦游冊府，胸中儲未見之書；晉長膠庠，館下服于勤之業。經幙久嘉於侍學，綸闈獨擅於摛詞。充爾所長，恢乎餘地。載惟西臺命令之本，豈徒東里潤色之工。一賞或僭，則國維不張；群枉未排，則官邪猶在。能盡言而無隱，斯庶政之惟醇。蔽自予衷，擢居是選。

《景定建康志》卷四九 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覽彊記，爲文敏贍，以詞學自結主知。

《重修琴川志》卷八 崔敦詩字大雅，【略】早有文名，所爲制詞溫潤詳雅。【略】賦性端厚，議論疏通。

伍崇曜《粵雅堂叢書本玉堂類藁西垣類藁跋》 其文雍容和雅，頗足與洪景盧、汪浮溪相頡頏。

《答周益公詔》 《困學紀聞》卷一九：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

傳記

韓元吉《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貽後世。于是詔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爲翰林權直。公通州靖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爲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公以「封駁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爲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嘗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其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願明詔大臣，施舍廢置，務合于此。」上稱善，除樞密院編修官，復爲權直。【略】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字講說所可兼也。」未幾，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固人心振士氣爲言，且謂：「監司郡守以蜂厲之威爲強，以敏給辦事爲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專用刑法。」最爲知要。自直宿遞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睠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略】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政令聽察，財用審愼，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略】至造膝密陳，有家人不得覘其稿者。上深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遽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弔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賻卹之特厚。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舉福鄉泉山葬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祔于泉山，敕建康府爲辦葬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珙，祖涇，皆隱德于鄉。累世習善奇行，以不殺爲勸，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子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當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敦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敦禮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于祕書省。逮還朝，除擢皆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典內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博覽強記，爲文敏贍，嘗倣漢魏至唐爲《饒歌鼓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于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治亂得失，忠邪

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爲總說，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鑑》中群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稿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母陶氏，贈安人。娶軍器少監錢俁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兄之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恩先與其姪。今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葬也，士友相率爲之請銘，是重可哀也。銘曰：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焉歌詩鉅典冊，皇猷帝謨茲潤色。猗嗟崔公學允力，辰哉遇聖譽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蘊其德。從橫詞林論皆益，帝眷之隆且丞弼。年方剛強衆所惜，生淮之壖葬于溧。

紀事

《貴耳集》卷上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龐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銳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龐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斛面官除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困學紀聞》卷一九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曰：「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崔舍人文集》，一部四冊，全。

又　《崔舍人玉堂類稿》，一部六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崔舍人玉堂類稿》六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崔舍人集》四冊，全。

《菰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一卷、附錄一卷，東洋刊本。宋崔敦詩撰。

（日本）柴邦彥《宋本玉堂類藁西垣類藁跋》　右宋槧《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南宋崔敦詩所著。附錄一卷，乃係其歷官制誥及祭文、挽詞。【略】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制藁二十二卷，又著《制海》、《監韻》等書。就司馬公《通鑑》舉論每代得失正邪，成《要覽》六十卷以奏御。帝命更定呂東萊《文鑑》，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又按《宋藝文志》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藁，二十二卷，當即崔此藁，而脫脫誤以爲周也。其他諸家書目皆不著錄，獨葉盛列之《菉竹堂目錄》，則知明代中葉，其書猶存也。至於乾隆《四庫目錄》不復及，則或者已亡矣。此本古香鬱然，其爲當初原板，無可疑焉。首有金澤文庫印記，上杉氏舊藏也。凡宋刻傳者，明清猶爲罕遘，況於萬里之外，其可不寶愛乎。詳其編纂，不過制誥、口宣、批答及青詞、致語等，蓋所謂《制藁》二十二卷者歟。其他奏議、文集，「知大體」而「剴切」者，今皆不可見，爲可惜已。栗山柴邦彥跋。

（日本）天瀑山人《題識》　曩者柴彥輔獲宋槧《玉堂類藁》，與余商榷爲之跋。余時借觀，將欲活字印出，彥輔亦慫恿之。今刷印方訖，則彥輔逝矣，不及見也。仍附柴跋，併志其憾。丁卯十又二月中澣八日，天瀑山人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宋崔敦詩撰。【略】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菉竹堂書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尚有傳本。此爲活字板，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有也。

伍崇曜《粵雅堂叢書本玉堂類藁西垣類藁跋》　右《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舍人崔敦詩大雅撰。是書《四庫提要》未著錄，此爲日本柴邦彥所刻。【略】柴跋云《宋藝文志》所載周必大《玉堂》《西垣》二藁二十二卷，當即崔此藁，而脫脫誤以爲周益公，此則大謬。考宋人以「玉堂」、「西垣」名集者，不知凡幾，若張方平有《玉堂集》，元絳有《玉堂詩》，王應麟有《玉堂類藁》，宋敏求有《西垣制藁》，鄧綰有《西垣制集》，曾肇有《西垣集》，豈皆可指爲崔所作耶？【略】同治壬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目錄一卷（合爲六冊），《崔舍人附錄》一卷，《崔舍人西垣類稿》二卷（合爲一冊），宋槧本，求古樓藏。此本宋槧中之佳者，每卷有金澤文庫墨印。

《書舶庸談》卷三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附錄一卷，《崔舍人西垣類稿》二卷。南宋槧本，前有目錄一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崔舍人玉堂類稿》二十卷、附錄一卷，《西垣類稿》二卷，目錄一卷，宋崔敦詩撰。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玉堂類稿卷第幾」，或加「崔舍人」三字，下記刊工姓名，可辨者有【略】版匡高六寸五分，寬五寸。《西垣類稿》祇存第一、二兩卷，附錄爲告身、祭文、哀輓等。日人柴邦彥有跋。【略】此書字體方整，白麻紙厚靭，初印精善。

藝文

韓彥直等《祭崔敦詩文》　嗚呼！昌光輪困，間氣扶輿。萃于二妙，聯翩俊儒。鳳鸑接羽，同翥天衢。公又超詣，一日千里。玉珮瓊琚，厥辭愈偉。爰自木天，聲華特起。昭徹宸聽，華袞褒之。主父見晚，司馬同時。攝直代言，創見於斯。紫誥黃麻，俱自有體。公兼二長，文不停綴。盤誥鰲牙，英莖粹美。垂紳正笏，密勿謀謨。豈惟翰墨，組麗之徒，人所跂望，李裴與俱。云胡半途，濛汜已極。人生萬事，孰可料測。閱日幾何，榮悴懸隔。嗚呼哀哉！天畀公厚，莫畀其全。文固卓立，位亦可言，所欲然者，不假之年。顏夭跖耆，畸偶定數。死生夜旦，當公理悟。弱妻稺子，可念荼苦。彥直等實同僚寀，敢置交情？屬詞致奠，核旅酒馨。魂兮歸來，不昧平生。

陳公亮等《祭崔敦詩文》　惟公學以緝成，文由體工。名卿延譽，聲聞九重。發蹟冊府，攝承玉堂。朝無近比，公實濫觴。編摩著庭，經筵省戶。恩光燁煜，重印疊組。若時司成，領袖二學。臺萊蔚茂，繄其先覺。拜命云初，時則強仕。聞道吾前，云胡計齒。乃躋掖垣，乃正寓直。金華勸講，亦座重席。坦明之制，方駕常揚。誦說之偉，褚馬雁行。停涵聿深，廣厚雄渾。有燁其華，益殖其根。紫樞黃閣，緩步徐行。豈其一疾，鏟采淪精。曦昔伯仲，聯擢儒科。來遊帝廷，袂屬肩摩。自伯之徂，淚睫未乾。復此淪落，行路辛酸。嗚呼哀哉！天吝靈奇，文能窮人。抽深抉密，鬼神所嗔。自古已然，夫復何言。猶有副墨，藏之名山。公亮等託契年籍，並遊朝序，情好稠重，言言語語。自聞稔疾，接踵門牆，進莫我與，敢懷燠涼。卷衣雖復，何有何無，于以寄哀，惟蕭及壺。

陳紳《祭崔敦詩文》　嗚呼！天地英靈，秀淑之氣，造化所慳，多取爲忌。難弟難兄，萃于公門，接翼儒科，粲然而文。公之辭章，尤爲卓犖，猛虎長蛇，赤手捕縛，渾然天成，不露圻堮。帝曰來歸，置之玉堂，視草代言，實惟汝長，罔俾常揚，專美有唐。夜半席前，論天下事，昌言讜辭，無所顧忌。如水投石，仰當帝意，鳳閣西清，極儒者榮。步武駸駸，輔弼疑丞，胡然半途，而嗇其齡。嗚呼哀哉！富貴無聞，又焉用久，朝而聞道，夕死不朽。公之雅歌，藏在樂官，公之誥詔，百代不刊。愛君憂國，無負所學，易簀從容，何愧何怍。嗚呼哀哉！紳之荷公，親愛是敦，分則友婿，義同弟昌，教我掖我，繄公之恩。吾喪吾室，公書來唁，如拯溺焚，開釋繾綣。公之喪兄，義篤友于，我慰以書，公其少紓。庚子之春，摻袂執別，尺書勞苦，間歲闊絕。方期來還，再侍笑言，嗟嗟訃音，忽墮目前。嗚呼！身世空華，俛仰今昔，孰云一朝，幽明長隔。有肴盈缶，有酒盈觴，慟哭公堂，魂兮不忘。

李祥《挽崔敦詩》　聲聞江淮滿，文章燕許期。華棣聯秀萼，椿老見芳枝。璧水風流盡，金鑾眷遇私。哀榮極閔飾，埋玉更成悲。

耿秉《挽崔敦詩》　足躡修門甫十年，惟餘篇翰富流傳。橫經趣得陳編外，草制雄誇落筆先。爭美冰銜塵不染，忍觀華□□隨遷。忠輸丹扆箴猶在，一鑑云亡共黯然。

雜錄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崔敦詩撰。敦詩字大雅，本河北人，南渡後遂居溧陽。登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啓其失，因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朱子語類》亦云祖謙編錄《文鑑》，有「敦詩刪定」之語。敦詩淳熙九年致仕，故宇文价所作告中，稱其才適敏贍，問學淵深。是編所載宋孝宗時制誥、口宣、批答、青詞甚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菉竹堂書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尚有傳本。此爲活字板，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見也。

陸九淵

論述

綜論

史浩《陸辭薦薛叔似等劄子》 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才，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

朱熹《與劉子澄書》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

又《答呂子約書》 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孔煒《文安諡議》 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略】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渠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荊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由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爭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爲稱。

楊簡《開禧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袁燮《嘉定倉司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

袁甫《跋象山先生集》 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常，莫非大道。是謂極，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山川、風雨、霜露、鳥獸、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

包恢《跋象山先生二帖》 象山先生之學，至明且實，粹然一出於正，而知之者鮮。或有妄加疑議者，異哉。姑以所與先伯叔二帖觀之，如曰：「學無他繆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至有言其人酒後言動殆不可考，顛狂禪語不可以訓，則截然不掩其瑕而恕其罪，槩可見矣。」世之號爲學者，其弊非流於顛狂，則入於繆巧，而不自知也，而反敢致疑議於先生，此實某之所未解。

杜範《薦舉陸九淵狀》 臣伏見建寧府崇安縣簿陸九淵，識淹今古，學有淵源，奮自甲科，兩任劇邑，文章政事，蔚然可觀。竊謂以彼其人，不宜久處下僚，仰望睿鑒特賜甄錄，俾進居禁近之林，必有資啓沃之助。

王守仁《正德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

王宗沐《嘉靖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以彌綸宇宙爲己分，而以繼往開來爲立心；以沉迷訓詁爲支離，而以辨別義利爲關鑰；本之於收放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爲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概矣。昔者子貢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爲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爲己與絕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爲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爲教，固以爲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爲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爲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爲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鞫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絕續也。若以爲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爲禪乎？

又《嘉靖何遷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爲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

傅文兆《萬曆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象山先生之學，得之孟子求放心，先生立其大。其初年與朱先生異者，蓋朱先生之學，原由聞見入，意欲先博古今，窮事變，然後使自得於心，陸先生所以議其乃支離也。蓋學以事心爲主，本孔子以不失忠信爲好學，以主忠信爲學之固，以不事安飽而敏愼就正爲學之篤，以不遷怒、貳過爲學之符，未聞以博物洽聞爲學也。然則聞見可廢乎？考古訓，效先覺，亦學之印正耳，胡可廢也。故朱先生鵝湖之會後三年詩曰：「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至是亦覺其非，無復同異之可言矣。或者又譏其爲禪學。夫禪學外人倫物理以爲事者也。陸先生兄弟六人，而先生爲最少，兄弟自相師友，家道雍肅，合門千指，九世共爨，宋孝宗皇帝嘗稱其滿門孝弟，眞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且其倡道東南，及門受業者不知幾千人，或稱爲江西三陸，或稱爲二陸，而先生爲獨著。自宋迄今，愈久彌光，謂其爲禪學可乎？

呂翼鳳《陸象山先生文集叙》 青田象山先生學見本源，道宗鄒魯。鳳生也晚，素慕其遺風流澤，不勝有嚮往之思。未得其書而讀之，意每耿耿不能釋。及承乏金邑，備覽其篇帙，則凡闡揚奧旨，啓迪群蒙，反復開道，無非以指

示人心，復其固有爲諄諄。一展卷紬繹，令人惕然以思，豁然以悟，眞如披雲霧而覩白日矣。當百說爭鳴，世道波靡之會，先生獨卓然振起，一時從游甚盛，高第詹子南、楊慈湖、袁潔齋、傅子淵，俱皆賢聖一脈。及南宮對策，爲先高祖東萊公所首拔士。東萊公學以關洛爲宗，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四方英偉之士多歸心焉。後典試春闈，糊名易書於千萬紙中，閱先生文，擊節嘆賞，知其爲江西陸子靜。抑何相信之深，而相遇之奇與。先生嘗有言曰：「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同此心此理也；千百世以下，有聖人出焉，同此心此理也；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亦同此心此理也。」要爲此心同，此理同，而讀先生之文，則先生之學見，先生之心亦見，斯可即一日之知遇，遂成千古之盛事。是則先生之文可與日月爭光而不晦，先生之學可與天地合德而不朽，蓋其道有不可磨滅者。

陸麟比《雍正本文安公文集序》　漢魏以降，晉尚清談，唐工雕琢，非不雅擅風流，究與大道河漢。幸河南二程氏出，先子三陸遂起而宗之，載在史冊，班班可考。故太史云河南二程、西江三陸，接千古精一之傳，必推吾先子象山夫子。王陽明先生云：「先生簡易直截，眞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臆見之殊，而要其學必求諸心，心則一而已。」故尙論者以爲先子之學，孟氏之學也。捧讀先子文集諸書，覺錮蔽頓開，心胸俱豁，河岳爲之嘯，鬼神爲之驚，風雨爲之調，陰陽爲之合。是皆良知也，簡易直截，眞先子之學也。因愬其本源，叙之簡端，以公諸同志云。

呂文櫻《雍正本陸象山先生重刊文集序》　先生生而岐嶷，長而悉心理學，爲一世大儒。觀其講學於鹿洞，論道於鵝湖，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沉浮」之句，於此見先生之學有根柢，眞足探天根，躡月窟，上紹孔、孟之心傳，宜乎學者奉爲典型，至今遡理學淵源，必幷稱「朱、陸」也。

《藝概》卷一　陸象山文，《隱居通義》稱其《王荆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繫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爲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魏源《陸子實》　先生所學，在與侄濬及趙然道二書，所經世者，在輪對五劄與《洪範》皇極。所得力在先立其大，而不廢改過自新、格致讀書之細。宜乎教人能使旦異而晡不同，與程、朱、文成幷立。此皆百世之師，如伊尹、惠、夷、顏、孟之不妨小異。

汪廷珍《道光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粤自孔孟既沒，微言歇絕，諸子百家之說，紛紛競響，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詳，道其所道，而非聖人之道。迨濂溪周子出，考遺經，而得不傳之緒，於以上承先哲，下開來學。嗣是二程、張、朱相繼而起，淵源授受，表章六經，而聖道燦然復明。金谿陸象山先生與朱子同時異壤，一則主席鹿洞，一則講學鵝湖，當世幷稱「朱陸」。觀其垂訓立教易從，大抵欲人求放心，以復其本然之體，雖與朱子宗主不同，往反辨論，而其躬行實踐，期無愧於聖賢之道者，則無不同也。故考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

分論

《與曹立之書》　朱熹《答呂伯恭書》：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盡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

《刪定官輪對劄子》　朱熹《寄陸子靜書》：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黃氏日抄》卷四二：一言事君當用情，以魏徵爲證，凡三百餘字，而未及身之所以用情者，將開其端歟？二引漢武帝言任大而守重，凡二百餘字，亦未及時事，將有待歟？三言知人之難，不言堯舜，而以管仲、韓信、陸遜、諸葛孔明見知爲證，亦三百餘字，將待君之知而後言歟？四言事有當立至者，有當馴至者，亦三百餘字，而終不言其事。五言人主不言細事，始言「陛下之志，豈非好詳之過」，至此方切近君身而言，亦言其好詳，不過一語云爾。又跋：象山之門人傅琴山《與陳習庵書》云：「朱晦庵得象山奏篇，極其賞音，而其終則有曰：『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象山復書云：『某自以爲所學所

蘊，竭盡於此，而尊兄乃有向上一路不曾撥着之疑，何耶？」文公卻別無說。」愚按，晦庵、象山集中，皆無此書，而琴山言之，要非虛語。但平心而觀，未見所謂「竭盡」之說，而象山亦云「粗陳梗槩」，又與「竭盡」之說不同，當諗知者。

《與朱晦庵書》 朱熹《答陸子靜書》：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陋」，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并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請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來書云「《大傳》止「孰古」。《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止「之上」。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

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堉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喻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來書云「書尾」止「文耶」。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令默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并是德功本語）不知來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知是諸生所答，自有姓名。但云是老兄所付，令寄來耳）。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朱熹《答呂伯恭書》：子壽之亡，極可痛惜，誠如所喻。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但渠作得行狀殊不滿人意，恐須別爲抒思，始足有發明也。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賓退錄》卷七：（與時）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荊公祠堂記》，議論猶精確。先生《與胡季隨大時書》云：「《王荊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黃氏日抄》卷四二：此記滔滔二千言，其文凡十數轉換，如蛟龍不可捕逐。其始歎唐虞三代之道不存，而老氏成其私，是貶老子矣。俄乃收之，曰：「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豈方貶老子，倏又尊之歟？即復舍之不言，而翻言孔、孟後陵夷千百載，裕陵忽得公，許之似過矣。即轉而譏公學不足以遂其志，既揚而抑可矣，俄轉而歸罪於當世之排公者。方抑公之學不足矣，俄又大稱公掃俗學之凡陋，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既稱之矣，俄又言其小人投機，儉狡得志，豈將博之以盡其情歟？繼又援《中庸》「爲政在人」一章，盡總而歸罪於熙寧爭新法之諸賢與元祐更新法之大老，且謂「悼公此學之不講而爲之記」。凡文字十數轉

換之間，無一相回顧，此其文法之出奇，眞如蛟龍不可捕逐，自有載籍之所未見，此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荆公之行事，人人所知，豈文法之奇所能使之易位哉。熙寧無諸賢之力爭，則坐視民生之荼毒，而噤無容聲，固非其國矣。元祐無大老之力救，則民生不復知我宋之恩，馴致板蕩，民將不復戴宋中興矣。奈何以荆公之罪而罪之，且既謂荆公學不足，又言惜此學之不講，何相反歟？嗚呼！《三經》、《字說》世固猶有存者，苟欲講之何難，顧天下不堪再壞耳。　又跋：右《荆公祠堂記》。愚初見莫之曉，以問友朋唐信州，信州答曰：「象山記，初無難看。若論其回護，何異告子之言仁義。此等議論，若不別白言之，他日爲人心之害不小。既以古代之道與半山，乃以佛老異端之學貶諸老，至以【依違取必】四字斷曲直。最其甚者，謂導崇寧之奸，實元祐三館之儲，幾於無是非之心矣。若其執拗相類，尙可諉氣稟之偏。或故爲此回護之論，豈不可怪。」愚得其說，讀之快然，始覺此記果有未安，不可尊其人而不察其言也。再詳錄象山文之言記者於下方。唐信州字景實，有高識，紹興人。　又：《與撫州守錢伯同》云：「【略】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諉，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記文尙遲旬日，當成就遣納。」《與胡季隨》：「《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不能盡察，良可慨歎。」《與林叔虎》：「《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與郭邦逸》云：「《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與薛象先》：「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材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與陶贊仲》：「《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雜說》第一篇自註云：「此篇本有感於荆公事而作。【略】象山此說，蓋歎荆公之不終其用也。不知荆公若終其用，我宋當如何？　又：右，又象山自請爲記於郡侯，又自譽其記於友朋間者也。象山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姑以斷公案之事而譬之。凡斷公案，直則云直，曲則云曲，一下即定可也。或直處如此，曲處如彼，亦兩下明白可也。今觀其記，倏以爲是，倏以爲非，又倏以是非而混言之，十數轉換，卒無定說。如遍歷州縣監司翻訴之案，迭勝迭負，前後反覆。彼州縣監司，非出一人之手，所見不同，固無可怪。今此公案，斷於象山一人，而自爲矛盾費辭若此，象山豈曲筆者乎？【略】凡斷公案，亦須氣平。象山此斷，幾於怒筆。蓋自堯舜之聖，爲萬邦之君，猶必舍己從人，稽於衆庶，以孔子之聖，爲萬世之師，猶曰：「三人之行，必有我師。」若夫獨稱一己爲是，而盡斥天下爲非，自古未之前聞也。謂天下之言政者皆流俗，其說乃方自荆公始，謂天下之講學者皆流俗，其說又方自象山始。負才之高，自信之篤，疾視一世，而神交荆公。方其通書錢伯同，求爲祠堂記，已有吠聲，「（日）（自）（衆）（是）願一發舒」之語，以此之心，斷此之案，雖欲平，得乎？　《隱居通議》卷一七：象山先生作《王荆公祠堂記》，筆力宏妙，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底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此一大題目，非先生不敢言，非先生不能言也。當來更加拏斂，使歸簡嚴，則前無古人矣。先生精於說理，長於論事，惟其天才宏縱，橫說豎說，逗盡底裏，沛然不窮，讀之使人氣湧神愕，聞風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程敏政《書朱子答劉公度書》：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率本諸司馬溫公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略，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其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又《書陸子記荆公祠略》：按文公《語錄》，門人吳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拗強處。」觀此語，則又與《答劉公度書》不同，《語錄》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牴牾若是。　《宋元學案》卷七七：象山作《荆公祠記》，朱子譏之，〔胡大時〕先生獨以爲荆公復生，亦無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稱相得云。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黃氏日抄》卷四二：按此篇，呂東萊譏其爲江西陸子靜之文而特取之者也。徐子宜見其文，而指示楊慈湖，使之從象山爲師者也。自今觀之，東萊識其爲子靜之文甚易，而徐、楊因此文宗師之，則亦意見之偶合爾。夫此論，程文也。此題夫子言孝，惟當發明經旨，非可罵題之體也。象山此篇，不言經旨，而姑借以罵天下之學者。其破題曰：「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按《孝經》乃天下萬世之所敬誦，未

聞有不聽其言者。又「聽我藐藐」，藐藐者不聽之貌，如巍巍蕩蕩、申申夭夭之類，兩字連用方有義，一字單用不成文，而今又加爲甚藐之辭。蓋象山恃才憤世，無言不疾。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決無第二卷也。論之講肚云，【略】夫告子、荀子之言，衆所共斥，而象山獨取之，伊洛諸儒之言性，衆所共宗，而象山獨斥之。且程文試論，法不及本朝，而此言近世先達。題言「天地之性人爲貴」，而此說取性猶湍水，取性惡，曰湍曰惡，正與貴之義相反。除象山一人之見如此，合場亦決無第二卷也。東萊以議論之異也而易識，徐、楊以意見之同也而易合。若以三儒者主之，而因以爲確論，則恐夫子之經旨不如此，論家之法度不如此。謂諸儒之言性者皆爲盜名干澤，恐亦不如此。象山自赴省試，自談性理，而謂平居暇日，講明性理，爲盜名干澤，疑亦未安。

《與羅春伯書》《鶴林玉露》乙編卷一：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熟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與楊守書》、《與徐子宜書》《隱居通議》卷一七：象山先生【略】嘗有《與楊守》一書言吏奸者，其說甚妙。【略】又有《與徐子宜侍郎》一書。【略】此二書明暢痛快，說盡吏奸。乾、淳、紹熙盛時且不免此，況今世乎？

《與張伯信小簡》《隱居通議》卷一八：「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略】」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精俊如此，眞可爲法。但他人當此景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即鳶飛魚躍之妙矣。

《與朱晦庵書》程敏政《書陸子與朱子及陶贊仲鄭溥之三書》按朱子有言，「學非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眞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歡然合并於晚歲也。

《與僧淨璋》《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陸復齋雖不以詩名，此詩後四句佳，有唐味。陸貽典評：子靜天姿高，譏切晦庵甚眞。此詩亦自矜廉，無宋人卑散之氣。紀昀評：詩非象山長技，五、六用意而不工。

《和鵝湖教授韻》《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象山先生陸公九淵，字子靜，行居第六。乾道八年進士，東萊呂成公爲考官，實識其文。初授靖安簿。丁憂，再調崇安簿。擢國子正，勅令所刪定官，將作監丞，後省疏駁，與祠。光宗初，除知荊門軍。紹興二年九月至郡，三年十二月卒，年五十四。其生紹興九年己未，少文公九歲。文集共有詩二十三首，本集及《朱文公年譜》末句并作「眞僞先須辨只今」，鄭景龍《江湖詩續選》作「眞僞先須辨古今」，恐當以集本爲正。按：陸氏兄弟之學，在求其本心而已。人之心本善，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非本心也。孟子之說亦如此。故子壽詩起句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子靜亦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此皆指其心之本然者以示人也。然聖賢所言正心、養心、存心、操心，于以維持防閑夫此心者，非一端也。是故《大學》以致知格物在誠意之先，而誠意又在乎正心之先。心之所以必得其正者，其道由此。而陸氏兄弟徑去此一段，不復于此教人用力，特以爲一悟本心而可以爲聖賢。今日愚夫也，而一超直入悟此心之本善，則堯、舜在是矣。故吾朱文公非之，不以二陸爲然。紀昀評：此種議論自不錯，然此論詩之書，非講學之書也。馮班評：道學頁子，非詩也。《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晦庵、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

傳記

楊簡《象山先生行狀》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略】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襪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年十

三，舉禮經以告，先生乃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閑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略】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中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兪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略】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略】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黽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李紱《增訂象山先生年譜》三卷（存目）

紀事

包恢《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試觀其譜，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爲英，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于掌家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

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即與天地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略】其略陳於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也何有。【略】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著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朱熹《次韻》**　方回評：朱文公，徽州婺源人。父松，吏部郎官。季父槩樗。以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戌生於尤溪。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年七十一。十一月葬建陽縣唐石大林谷。婿黃榦爲行狀，門人李方子爲編年，至蔡謨爲年譜益詳。按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夏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留止旬日，餞東萊至鵝湖，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劉淸之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　又曰：「鵝湖辨論，今無所考。」按是時子壽有詩云云，文公和云云，子靜和云云。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亦可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

按：淳熙乙未，朱文公年四十六歲，陸子壽四十二歲，子靜三十七歲，東萊三十九歲，劉子澄候攷。子靜是時以年少英銳之氣，肆其唐突。兄弟二詩，詞意皆頗不遜，公然詆文公爲「榛塞」、「陸沉」，又曰「支離事業竟浮沉」，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以「邃密」、「深沉」獎借之，冀其自悟。而二陸根本禪佛之學，不能從也。又子壽詩題云「鵝湖示同志」，且文公年爲二陸之長，仕宦輩行，蓋亦在先，而云「示同志」，亦可謂僭而不謙矣。此事天下後世知二陸之非，而「江西」學者相與掩諱，是不可不拈出垂世，此乃吾道學問一大機括也。　二陸自不當以詩人責之，二詩三、四止是一意，詩家之所不取，非如《三百五篇》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一意而三申者也。　紀昀評：虛谷末論二陸云云，未嘗不是，然聖兪贈王禹玉詩「力撞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亦是兩句一意，何以獨不言之？蓋彼爲依附元祐，故諱之。此爲欲媚紫陽，故直言之耳。

《**宋史**》**卷四三四《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略】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

程敏政《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於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爲文以奠復齋，有「道合與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八〇**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古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爲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爲申其辨，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有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

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爲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爲：「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宋元學案》卷五八　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又卷七七　初，〔包揚〕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

又　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游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爲最甚。

《宋元通鑑》卷八八　〔丙寅〕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亦可憐也。古人所謂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宋稗類鈔》卷五　陸伯麟側室生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驚鵝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

著錄

楊簡《開禧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家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略】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袁燮《嘉定倉司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略】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吳杰《建安本象山先生文集跋》　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杰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敬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于目錄之後。【略】嘉定庚辰秋九月，盱水吳杰謹識。

袁甫《跋象山先生集》　先君子嘗嘗刊於江右庾臺矣。某將指江左，新建先生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

吳澄《元刊本象山先生文集叙》　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淺深之異。【略】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錄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丑，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文集》於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略】大元至治甲子歲春三月，咸邱後學吳澄敬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陸九淵《象山集》二十八卷。又外集四卷。

王守仁《正德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略】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陸象山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陸象山文集》十冊。

王宗沐《嘉靖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

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略，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幷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幷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錄象山先生書、文、語錄、論學者，釐爲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略】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識。

又《嘉靖何遷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略】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

傅文兆《萬曆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文集》已經七刻，殊無善本。友人周希旦氏，孝友人也，慕先生之高致，乃求《全集》而刻之金陵，以廣其傳。【略】《集》中不敢刪削一字。【略】萬曆乙卯夏，金谿後學傅文兆識。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九淵《象山集》二十八卷，又外集四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象山全集》三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象山文集》六冊，全。宋陸九淵著，凡二十八卷。又五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陸象山集》三十二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陸象山先生集》，內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陸九淵《象山集》二十八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陸象山全集》十二冊。陳景雲注：「二十八卷，又外集四卷。」

呂文櫻《雍正本陸象山先生重刊文集序》　櫻代庖茲土，考先賢之名祠，修蒸嘗之殷薦，緬懷道範，悠悠我心。值先生裔孫麟比爲先生重刊文集，問序予余。【略】時康熙六十年辛丑春月。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錄四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宋陸九淵撰。【略】此本前有〔袁〕燮序，又有楊簡序。燮序作於嘉定五年，簡序作於開禧元年，在燮序前七年，而列於燮後，蓋刊版之時以新序冠首，故翻刻者仍之。又有嘉定庚辰吳杰跋。【略】前十七卷爲書，十八卷爲表奏，十九卷爲記，二十卷爲序贈，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爲雜著，二十五卷爲詩，二十六卷爲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爲墓誌、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試之文。末爲謚議、行狀，則吳杰所續入也。其《語錄》四卷，本於集外別行，正德辛巳，撫州守李茂元重刻是集，乃幷附集末，以成陸氏全書。其說與集中論學諸書互相發明，合而觀之，益足勘證，今亦仍附於末，不別著錄焉。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　《象山先生集》三函十八冊，宋陸九淵著。正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共三十三卷。

又卷一〇　《象山先生全集》一函十冊，宋陸九淵著，三十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明正德刊本。宋陸九淵撰。

汪廷珍《道光本象山先生文集序》　集出自門人，自宋迄今，頗多散失。臨川李穆堂先生素佩陸，於其家得王文成公校本若干卷，爲之評點，幷詳註門人姓字里居，至是已百有餘年矣，未經刊布。庚辰秋，先生之嗣孫邦瑞，將攜其稿入都門，復而新之。因予門下士汪生之旭，請予爲序。

《結一廬書目》卷四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語錄四卷，宋陸九淵譔，明嘉靖間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六　《陸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宋陸九淵撰。金溪槐堂書屋本，道光三年裔孫重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明嘉靖刊本。宋陸九淵撰。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象山全集》三十六卷，明活字本。宋陸九淵撰。【略】此明活字本極佳，書連序長號。

《藝風藏書記》卷六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明嘉靖辛酉刊本，王宗沐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元刊本。宋陸九淵撰，男持之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宋陸九淵撰，明成化陸和、陳復等刻本，十二冊。《象山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宋陸九淵撰，語錄四卷，宋傅子雲、嚴松等輯，附錄二卷，明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十六冊。《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宋陸九淵撰，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八冊。《象山先生全集》六卷，宋陸九淵撰，明萬曆四十三年周旦

刻本，十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宋陸九淵撰，明活字本。

藝文

楊萬里《送陸子靜刪定官使》朝路江西不十人，又看一箇奉仙眞。可憐議論長傾坐，不管聲名解誤身。苦憶去年郊祀日，與渠並轡笑談奉。何時相趁滄洲去，雪笠風蓑釣白蘋。

《象山先生年譜》卷下引詹體仁《祭象山先生文》古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

又引王有大《象山先生輓詩》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又引林恢《告謚文》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生請謚，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蠹弊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卓然爲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其自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

又《陸象山先生贊》高明英特，所立之卓。沈潛縝密，所守之約。彼之所學者，《告子》之外，此之所學者，《孟子》之內。外者皆虛，說誣而徒塞乎仁義；內則皆實，光大而可入乎聖智。不差毫釐而一是之歸同，無過不及而一中之渾融。嗚呼！若先生者，眞可以進乎夫子嗃嗃莫尚之明，而世之妄肆瑕疵者，亦何足以傷玉氣貫虹之精哉。

方孝孺《繼志堂記》昔宋乾道、淳熙之間，子朱子倡孔孟之道以開學者，天下和之者甚衆。而陸文安公子靜獨以其所自得出乎其間，與之相角，聞其說者或疑其高遠而難繼，然嘗誦其言，以爲「宇宙內事皆吾事」也。卓哉言乎，此豈勦說竊取而爲此言也乎。其道之所至，未必皆合於聖賢，而斯言則聖賢不能易也。

雜錄

朱熹《答邵叔義》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

程鉅夫《題象山先生遺墨後》朱、陸二公來往翰墨，情與甚眞。若此帖者甚多，余家亦寶數紙，恨不使妄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程敏政《書朱子答劉季章書》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爲憂，欲其以尊德性爲先，以收放心爲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趁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深有取於陸說。

又《書朱子表曹立之墓略》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爲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誤，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爲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王崇炳《雍正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叙》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

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庵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腳，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毀，至使理學之壇，劃爲鴻溝。

沈煥

論述

《定川遺書》卷首附《寶慶二年正月十五日詔》 人物之生斯世，何其相遇之難哉。氣稟得於天而學力資於人，兼之者難也。故奉議郎、舒州通判沈煥，天資偉特，識度高明，家庭之間，自有伊洛；蚤游文館，又與天下英俊講明。其於氣稟學力，蓋兼之矣。一命登朝，受知孝祖，得時行道，庶幾乎展盡底蘊。而官止佐貳，不終顯榮，命也何如，士林共歎。

傳記

袁燮《通判沈公行狀》 君諱煥，字叔晦，四明沈氏也。世居定海，中徙鄞。自君祖主簿公經行修明，恬于仕進，鄉里高其節。考簽判府君嘗聞道于焦先生，授指伊洛，忠信孝友，克紹先德，後進皆師尊之，而沈氏之門益大。隆于教子，諸子皆修飭有聞，而君尤偉特有大志。自始知學，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騖于末習。既冠成人，尤奮勵自強，慨然有追縱古人、主盟當世之心。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群居鄉校，以嚴見憚。屬辭有典則，清遠雄麗，務以義理自勝，不類舉子語。年二十四，鄉舉第二，明年監補第一。又四年，遂以行藝優諸生。時師友道喪，雖首善之地，合席同筆硯，鮮有講磨之功。君勇于進修，不主先入，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陸公極稱君志氣挺然，有任道之質。君益自信，晝夜鞭策，有進無退。求友如不及，潛觀密察，至有頹然衆中，不自矜衒，人莫之識，而推之爲不可及者。囊無資，冬或不絮，忍窮勵志，惟講習爲急。【略】乾道五年，試藝南宮，主文自汪公應辰以下，皆一時鉅儒，奏君名第二。君忠義天挺，勇不顧利害，危言切論，指陳闕政無隱。居次甲，授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尉。待次里中，益講學不倦。【略】調揚州州學教授，未上，除太學錄，時淳熙八年春也。【略】會攷試殿廬，唱第之日，有司俟命于廷，壽皇熟視偉君，遣中貴人詢名氏及官，有簡記意。【略】因發策諸生，稱：「孟子之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詞旨頗切，不知者以爲訕己，相與媒孽，其言紛紛。御史惑焉，遂論君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略】有旨補外，得高郵教官闕。明年，丁簽判公憂。服除，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久之，始以年勞進秩，上距解褐十有八年。【略】秩滿，改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君有高名，台閣羽儀之選，善類數推之，而自學省下遷，及是累歲，顧滯于銓調，視往時同列，邈不可跂，公論以爲屈。由是丞相合前後薦君者數奏，力陳于上，始有陞擢之命，通判舒州。該皇上登極恩，轉奉議郎，賜緋衣銀魚。【略】而君則病矣，病日侵，猶自整厲，不改其度。與朋友別，惟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歎。嗚呼！可哀也已。得年五十三，紹熙二年四月戊寅終于寓舍。【略】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謹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游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史籍傳記，採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廣深。君子以是知君胸中有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沈于下位，而聲名流于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死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

紀事

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

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崁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約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峨，宸奎之焜耀，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已者，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即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沈煥文集》五卷。

張壽鏞《定川遺書序》 淳熙四先生皆傳陸學者也。楊慈湖、袁絜齋鉅製煌煌，垂諸百世。舒元質之文，猶賴梨洲搜得殘稿二卷。獨沈定川之書，罕有存者，不惟其書不存，即其言行之可攷者，絜齋之《行狀》、《言行編》、平園之《墓碣》尚已，而墓碣則於卒之歲月復誤。《言行編》世僅見謝山之所節錄，未見全帙。謝山增補《宋元學案》，別爲之傳，可謂精審矣。然於修補呂大愚傳，既曰「大愚壬寅至官，去以丁未」，而爲定川傳則未明言講學歲月，蔣樗庵則曰「改通判舒州，不赴。時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一若講學在改判後也者。【略】今既集群書，確證具在，因別訂《言行彙攷》，以質於世，定爲竹洲講學在淳熙十年、十一年之中，而斷然不在十五年戊申改判舒州之後，蓋以大愚去以丁未也。月湖爲吾釣游之地，竹洲風景，無間古今，溯洄伊人，流連景仰，乃不獲讀其全書，舉所謂往返論辨以求周覽博攷之益者，皆付闕如，奚所資而鏡焉。顧其留遺者，雖僅朱子謂其「大篇短章，鏗金戛玉」者，猶得於斷殘中見之。若夫訓語所垂：「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立大本，明大義，前無堅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即此數語，已得概其生平。慈湖稱其「砥柱中流，足以起士大夫萎苶不振之氣」者，豈虛譽哉。抑攷《鄞縣藝文志》，王梓材馥軒有《補葺沈定川文集》，今亦未之見。因就搜羅所及，輯《定川遺書》二卷，《附錄》四卷，而以《言行彙攷》並入《附錄》中。更因編遺書而得《絜齋遺文鈔》，《定川言行編》全帙在焉，續有所獲，願同志廣之。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藝文

史浩《祭沈叔晦國錄文》 嗚呼！叔晦淳眞，資稟不群，試舉大略，可悉其人：以言其道，得師深造，優優聖域，能窺閫奧；以言其材，知悟心開，何患事物，紛至沓來；以言其學，正而不駁，因流知源，橫渠伊洛，以言其文，傑出橋門，兩優上第，名亞省元；以言其狀，修髯廣顙，鶴立鷄群，咸知敬仰；以言其言，時然後宣，齒牙餘論，學者爭傳。嗚呼！人有一善，必膺世選；君兼數者，乃不通顯。遲次佐州，效未及收，遽以淪歿，命不爲謀。嗚呼！上不獲終養於母氏，下不逮延賞於諸子，此意蕭條，可哀也已。有酒既清，有餚既馨，茲寓一奠，心折涕零。

朱熹《祭南山沈公文》 嗚呼叔晦！今果死與？氣象嚴偉，凜若泰山之不可踰，而情性端靜，劬然蠹魚之生死於書。家徒長卿之四壁，而清恐人知。嗟吁叔晦！學問辨博，識度精微。官止龍舒之別乘，而才實執政之有餘。人皆戚戚，君獨愉愉。人皆汲汲，君獨徐徐。而惟以道德爲覆載，以仁義爲居諸，以太和爲扃牖，以至誠爲郊郛。至於大篇短章，鏗金戛玉，鉤玄闡幽，海搜山抉

者，又特其功用之緒餘也。

孫應時《挽沈叔晦國錄》 人物今能幾，公才誰不如。時情容見嫉，天意亦成虛。千載格心學，平生流涕書。一言終不吐，寒日閉幽墟。庭諍汲長孺，官師蕭望之。士能令國重，吾意匪公誰。朱紱江湖遠，蒼顏疾病衰。堂堂竟如此，造物爾胡爲。請益從公久，忘年愛我深。龍阿星斗氣，梅竹雪霜心。回首南湖侶，傷懷流水音。九原那可作，千里坐悲吟。

呂祖儉《泛舟至竹洲叔晦所居》 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兀兀坐曹如繫囚，吏餘只有萬斛愁。一生安坐無幾求，今日棲遲如置郵。脫帽露頂固狂流，俯首折腰亦可羞。誓將入海登之罘，棄置人間繞指柔。蒼然暮色下羊牛，出處語默兩悠悠。九原可起柳柳州，燕坐相與未始遊。

袁甫《贈沈智甫序》 先正獻公嘗言：先生少年在鄉校，刻志問學，齋前有竹甚茂，每于竹叢中讀書，音韻洪暢，聽者悚然。祁寒襆無絮，則小籃貯故紙，用以溫足。前輩所謂士大夫必先咬得菜根，乃可有爲者，其先生之謂歟。

吳仁傑

朱熹《答吳斗南》 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略】茲辱惠問，幷寄《古易刊誤》二書，【略】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

孫應時《和答吳斗南中秋見懷并約王子合見過》 百里平湖一夜舟，跂予東望渺離愁。可能無意山陰雪，空復相思楚澤秋。宣室待君今即召，草堂移我欲歸休。詩來已拜千金諾，得得開帆莫轉頭。

又《和答吳斗南賞木芙蓉見懷》 曾向荆州一笑同，淋漓江漢酒千鍾。夾城雲蓋迎珠履，滿眼霜花照玉容。萬里壯遊前日事，十年此會幾時重。憶君席上多新作，醉筆如飛紙不供。

又《和吳斗南》 高帆欲發意遲遲，回首飛雲耿夢思。風壞江山吳蜀道，功名人物漢唐碑。無憑久厭書生語，有意聊觀天下奇。已決明年徑歸隱，好涼還得共驅馳。

袁說友《謝吳斗南教授惠貢茶》 我愧周行久，君方戴席重。一緘馳素繭，五玉卧烏龍。滴雲浮甌淺，濡香過齒濃。欲酬新句好，官事正填胸。

《淳祐玉峰志》卷中 吳仁傑，字斗南，以詩文名一時。登淳熙進士第，仕至國子錄。自號靈隱。著書行於世者甚多。

王希呂

論述

崔敦詩《王希呂辭免除兵部尚書兼給事中不允詔》 卿器資渾質，知略通明。學不空言，達一時政事之體；策無遺慮，見萬里軍戎之情。天生偉才，時對亨會。

又《王希呂辭免玉牒所進書了畢特轉行一官不允詔》 卿邦之碩儒，朝之偉望。學貫群言而講明政體，文高衆作而潤色皇猷，攄其長才，就此丕策。

又《王希呂辭免修進四朝正史志了畢經修經進官特轉一官更減一年磨勘不允詔》 朕惟文人多，史才少，此古昔之通患也。比以四朝功德，宜有信書，設局有年，告成無日。固嘗明發興念，選三長於侍從之中，果得其人，足辦吾事。乃者丞相率屬，上所著史志，鋪觀反復，有當朕心，維時載筆之首勞，可無褒乎？卿識略通明，風猷高邁。方聽履星辰之上，乃策勳翰墨之間，儒術有光，衆聽維允。賞稱于事，尚何辭焉。

傳記

《宋史》卷三八八《王希呂傳》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獎用西北之士，六年召試，

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略】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准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令知廬州兼安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爲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嘗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家。

紀事

《淳熙玉堂雜紀》卷下　東閣窗下，鑿小池，久無雨則涸。傍植金沙、月桂之屬，又有海棠、郁李、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株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而甘，浙中未易得也。淳熙己亥夏，侍講、兵部尚書兼給事中王仲衡入直，示兩絕句云：「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憑問訊，夏鶯飛出萬年枝。」「小池倒影弄餘輝，照耀虛簷極出奇。木杪不鳴風力軟，闖萍翻藻有魚嬉。」予次韻云：「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桂枝。」「紫禁同依日月輝，蒼顏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笑汝星星誰肯嬉。」予嘗發策試仲衡，至是同爲八座，俱在講筵，唱酬頗多。是詩及院中景物，故記于此。

藝文

范成大《次韻知府王仲行尚書鹿鳴燕古風》　昔人重遠行，供帳餞出祖。矧今燕嘉賓，宜有贈行語。府公文章公，青紫拾芥取。聯翩二百言，字字勸稽古。戒之書魚魯，勉以雲鵬舉。作霖要實用，洗兵嫌不武。諸生承意氣，脫迹蛻農圃。明年一聲雷，幽蟄起平楚。班行入鵷鷺，榜貼綴龍虎。回頭謝府公，公言非漫與。府公亦廟廊，來蒞瓊林俎。千載《吳趨行》，愁絕《白紵舞》。我聞有此作，病卧嗟未睹。今晨梅驛動，副墨到衡宇。調高瑟音希，芒寒劍光吐。誰云《鹿鳴》廢，正賴廣微補。當年群玉會，方駕肅颯羽。倡酬久寂莫，邂逅相勞苦。世故萬浮雲，交情一舊雨。誰當將詩壇，君實東道主。

又《王仲行尚書錄示近詩聞今日勸農靈巖次韻紀事》　館娃宮殿壓雲頭，自昔登臨隘九州。雪浪長風三萬頃，蒼烟古木二千秋。賓僚誰伴作詩苦，父老競傳敷政優。想見歸驂穿夜市，月邊燈火滿西樓。

朱熹《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提胡蘆，沽美酒，春風浩蕩吹花柳。不用沙頭雙玉瓶，鳥歌蝶舞爲君壽。祇今一醉是君恩，昨日之愁愁殺人。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間，望極雲深不知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千仞岡頭一振衣。　泥滑滑，泥滑滑，秦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刺水水拍堤，牙旗畫舸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水深君莫憂。　脫袴脫袴，桑葉陰陰牆下路。回頭忽憶舍中妻，去年已逐它人去。舊袴脫了卻不辭，新袴知教阿誰做？　麥熟吟，去年種麥有德音。秖今種熟誰快活？種者已卧官牆陰。仁公有政惠存歿，肯使催租更隳突。

許尚

《宋詩紀事》卷五六　許尚，華亭人，號和光老人，生淳熙間。有《華亭百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華亭百詠》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許尚撰。尚自號和光老人，華亭人，其始末無考。是編作於淳熙間，取華亭古蹟，每一事爲一絕句，題下各爲註。然百篇之中，無註者凡二十九，而其中多有非註不明者，以例推之，當日不容不註，殆傳寫佚脫歟。弔古之詩，大抵不出今昔之感。自唐許渾諸人，已不能拔出窠臼。至於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則數首

以後，語意略同，亦固其所。厲鶚作《宋詩紀事》，僅錄其《陸機茸》、《三女岡》、《征北將軍墓》、《顧亭林》、《白龍洞》、《兪塘》、《普照寺》、《陸瑁養魚池》、《唳鶴灘》、《湖光亭》十首，亦以其罕逢新警故也。然格意雖多複衍，而措詞修潔，尚不失爲雅音。所註雖簡略，而其時在今五六百年之前，舊蹟猶未全湮，方隅之所在，名目之所由，亦尚足備志乘之參考。在詩家則無異於衆人，在輿記之中，則視後來支離附會者勝之多矣。

又卷一六五　《嘉禾百詠》一卷。【略】宋世文人學士，歌詠其土風之勝者，往往以誇多鬬靡爲工。如阮閱《郴江百詠》、許尚《華亭百詠》、曾極《金陵百詠》，皆以百首爲率。

王正德

王正德《餘師錄自序》　余不肖，無所用于世。承先人緒業，懼弗克負荷，故于斯文竊有志焉。早從當世大君子游，走天下幾半。窮困來歸，獨坐牆根，曝晴景，翻故書以娛日。或以其虛名來問爲文正法，余舊學荒落，口塞不得對，慨念前輩論文章利病甚具，散在方冊，時舉一二以告之。久輒忘去，問者繼屬，老嬾疲于酬應，而僕僕尋檢，又不可以應猝。因記憶平時所誦，令兒輩抄錄以遺，或使之歸而求之有餘師，因題曰《餘師錄》。若夫歲月之後先，字畫之謬訛，彼此之是非，名稱之不倫，皆不復次第推擇，觀者以意求之，余之志也。紹熙四年冬至日，海陵王正德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正德《餘師錄》一冊。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正德《餘師錄》，一部一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餘師錄》四卷，永樂大典本，宋王正德撰。正德《宋史》無傳，其爵里皆未詳。此書前有自序，稱紹熙四年，則光宗時人也。其書輯前代論文之語，自北齊下迄於宋，雖習見者較多，而當時遺籍今不盡傳者，亦往往而在。宋人論文，多區分門戶，務爲溢美溢惡之辭。是錄採集衆說，不參論斷，而去取之間，頗爲不苟，尤足尚也。徵引時有小誤，蓋傳寫之訛。序稱疲於酬答，錄此以代口述，故時代先後，略不詮次。此書《宋志》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王正德《餘師錄》一部一冊，亦久無傳本。惟載於《永樂大典》中，首尾雖完具，而不分卷數。今約略篇頁，定爲四卷，各考其訛闕，註於句下，序次則仍其舊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餘師錄》四卷，宋王正德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守山閣刊本。

楊冠卿

論述

范成大《答楊冠卿》　成大辱示楊君詩詞，趣高有韻，甚不易得，漁社有客，可以豪矣。若更陶冶，便可進前輩，異日與之相見，當面□列道之。

尤袤《答楊客亭啟》　屈臨都騎，寵貺華編。集工部之詩，恍如己作；誦客亭之稿，大慰心期。老眼增明，衰襟知幸。伏惟夢錫先輩，學追前輩，名動一時。獨草玄文，喜家聲之未泯；屈居王後，知世德之方昌。南山距隱于豹章，北海即看于鵬運。不圖暮景，獲預榮觀。流水高山，敢自期于眞賞；夜光明月，慶已悔于暗投。頌詠之私，叙陳奚究。

張孝祥《題楊夢錫客亭類稿後》　爲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則能今而不能古。夢錫之文，從昔不膠於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終亦不出於盤。蓋其束髮事遠遊，周覽天下山川之勝，以作其氣，所與交者，又皆當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余官荆南，夢錫自交、廣以《客亭類稿》來，精深雄健，視昔時又過數驛，讀之終篇，使人首益俯焉。歷陽張某安國書。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客亭類稿》十五卷，【略】宋楊冠卿撰。冠卿

字夢錫，江陵人，《宋史》不爲立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此集，而亦不詳冠卿之始末，故事蹟無可考見。今以集中詩文參互考之。《劉季岑手帖》云：「紹興初假守南徐，楊君季洪爲理掾。後三十年，見其子夢錫。」則冠卿爲季洪之子。其《紀夢詩》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爲淳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則冠卿當生於紹興八年己未。其《與傅漕》詩有「鄉書憶昔獻賢能，姓氏曾叨天府登」句，則嘗舉進士。其《上執政啓》云：「奉命領州，奪符而歸。」又有《祭廣東主管衙土地文》，則嘗出知廣州，以事罷職。而姜夔贈冠卿詩有「長安城中擇幽棲，靜退不願時人知」句，則解官以後，又嘗僑寓臨安者也。【略】冠卿才華清雋，四六尤流麗渾雅。張端義《貴耳集》載其掾九江戎司時，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冠卿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繡衮之東歸；潯陽無管弦，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知其以是體擅長矣。又京鏜、何異、李結諸帖，極稱其集杜之工，而藁中乃無一篇，豈當時別本單行，而今佚之耶？

紀事

《貴耳集》卷上　楊冠卿館於九江戎司，趙溫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喜看衮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事。」要作駢驪，當如此用事。

《詞苑萃編》卷二四　江陵楊冠卿自序云：歲癸丑季秋二十六日，夜夢至一亭子，榜曰朝雲。見二少年云：「久誦公樂章，願得從容笑語。」因舉似離筵舊作，稱贊久之，余謝不能。公子咈然不樂，命小吏呼姝麗十數輩至，圍一方臺而立，相與群唱，聲甚淒楚。俄頃，歌者取金花青箋所書詞展於臺上，熟視字畫，乃余作也。讀未竟，一歌者從旁攫取詞置袖中，舉酒相勞苦云：「釵分金半股」之句，朝夕誦之，胡爲念不及此耶。」公子云：「左驗如此，奚事多遜。」抵掌一笑而寤，恍然不曉所謂。戲用其語綴《東坡引》歌之。「綠波芳草路，別離記南浦。香雲剪贈青絲縷，釵分金半股。　陽關一曲聲淒楚，惹起離筵愁緒。夢魂擬逐征鴻去，行雲無定據，行雲無定據。」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夢錫《客亭類稿》，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楊夢錫《客亭類稿》四冊。

《四庫全書總目》一六〇　《客亭類稿》十五卷，永樂大典本，宋楊冠卿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此集。【略】其集世頗罕傳，唯浙江採進書中有舊刊《客亭類稿》，爲巾箱小字本，檢勘尚係原刻。分《四六編》、《雜著編》、《古律編》，皆所作詩文；《惠答客亭書啓編》，則同時名人酬贈之作。不標卷數，前後亦無序跋，而《永樂大典》各韻內所收冠卿之文，尚有表牋、詩餘各數十首，皆刊本所未收。疑當時各自爲編，流傳既久，遂有闕脫。今據《永樂大典》所載，以刊本參校，搜緝補綴，諸體始全。謹仿原編名目，釐爲十四卷，而仍以書啓一卷附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客亭類稿》十五卷，宋楊冠卿撰。原本殘缺，今從《永樂大典》補完。　四庫著錄係知不足齋藏宋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湖北先正遺書本。

傅增湘《宋刊殘本客亭類稿跋》　《客亭類稿》，宋楊冠卿撰，宋刊巾箱本，卷數不詳，存四六編四卷，雜著編三卷，古律編二卷，諸老先生惠答客亭書啓編一卷，凡十卷。半葉十一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每卷標書名大字占雙行，下題「江陵楊冠卿夢錫」。以閣本校之，編次頗有差異。四六編之三至六，雜著編之一、二、三，閣本爲卷七、八、九。古律編之一、二，閣本爲卷十一、十二、十三。蓋古律首卷閣本析爲二卷也，而惠答書啓編一卷，閣本竟刪去之。據《提要》言，所據爲浙江采進巾箱小字本，與此本正同。第館臣檢《永樂大典》所收牋、表、詞重爲編訂，於是有增、有併、有省，成爲十四卷，而宋刊面目遂渺然不可復識矣。

朱文鈞《宋本客亭類稿跋》　宋楊冠卿《客亭類稿》，《四庫》著錄者乃據舊刊巾箱本，復從《永樂大典》搜輯補綴，釐爲十四卷，而以書啓一卷附之。其家世仕履亦略考見大概。此宋刻殘本，每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四周雙邊，字體方勁精美，不分卷數，其所缺者按之《四庫》本爲一、二、十、十二、十四各

卷，而《大典》所收諸篇不與，疑《四庫》所據當即此本。【略】甲子九月上浣，翼龕朱文鈞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客亭類稿》□卷，宋楊冠卿撰，宋刻本，五冊。【略】存十卷（《四六編》四卷，《雜著編》三卷，《古律編》二卷，《書啓編》一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客亭類稿》存一卷一冊，宋楊冠卿撰，宋刊巾箱本，存《諸老先生惠答客亭書啓編》一卷。

趙汝愚

論述

周必大《與趙子直丞相劄子》《筠齋記》三復欽歎，自比淵明固無愧，若以長樂比彭澤，則出處不侔矣。

朱熹《答黃直卿書》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意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卻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美。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聲欬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

樓鑰《吏部尚書趙汝愚兼侍讀制》具官某秀出天支，蚤收儒效。擅開、平之譽，久宣出藩入從之勞；倏晁、董之言，尤見憂國愛君之意。謹銓衡于選部，實領袖于禁途。

又《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制》具官某仙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眞有諍臣之風；（填）〔鎮〕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玄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宋，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廷，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右府之長，密贊中宸之謀。

曾彥約《跋所藏趙忠定詩》趙忠定對岷峨而問衡嶽，安子順生劍外而愛匡廬，相國與道人出處不同，要皆高遠之志，不拘一曲。

魏了翁《答名山張監茶伯酉書》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略】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于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眞，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爲文字之累耳。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詞綜》載餘干王孫趙汝愚，字子直，舉進士，累官右丞相，盛以詞章鳴世。

傳記

《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略】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爲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略】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扞招權預政，出扞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不報。汝愚力辭，上爲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

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略】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慚忿。簽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爲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爲慮。【略】侂胄恃功，爲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疎，不虞其姦。【略】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略】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爲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略】侂胄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竄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鎡所窘，暴薨，天下聞而冤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略】汝愚聚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爲相亦然。汝愚既歿，黨禁寖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

《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一　劉光祖《宋丞相忠定趙公墓誌銘》（存目）

紀事

樓鑰《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韜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儻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矣。

又《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於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僂，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幷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甫，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考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敢詳書之。若其戒從子初仕數端，眞可以爲世範云。

王遘《跋陳君保作喆藏趙忠定公帖》　右趙忠定公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君

帖，凡二十七紙，今藏於其婿陳君保作喆家。某與君保仲兄袁州教授爲丁丑同年，因謁而得寓目焉。如爲其先君子求墓表於陳正獻公，則以泉壤不朽之榮爲無物可諭之感，至孝也；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上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爲身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遇旱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衆苦」，遇火則曰「誠無顏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於崇儒重道之盛心，班班見於行玉字金間，尤可敬仰。招致晦翁，累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於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友」，至有「邦國殄瘁」之嘆，其拳拳於艾軒又如此。興國時尚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己，速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見過」之訝，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求士急於士之求公者，蓋於此見之。嗚呼！章縫未遇時，望王公如天人，惟恐其不見招，招必往。而興國君能爲公不可致之客，亦今世絕無而僅有者矣。

又　忠定公與文公血誠至公，忠貫日月，修名垮節，如玉無瑕。覽其遺墨，想其典刑，千載之下，凜凜如生。

《**詞品**》**卷五**　趙汝愚《題鼓山寺》曰：「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庵摘詩中「天風海濤」字題扁，人不知其爲趙公詩也。嚴次山有《水龍吟》題于壁云：「飄車飛上蓬萊【略】。」此詞前段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詞，可謂三絕。

《**歷代詞話**》**卷八引**《**宋名家詞評**》　趙汝愚有題豐樂亭《柳梢青》詞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歌，人間笑語，身在蓬萊。　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盡開。買個輕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汝愚謫後，朱晦庵歎宗臣去國，註《楚辭》以哀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趙忠定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丞相福公趙汝愚子直撰。別本總爲一集，亦三十卷。

《**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　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

藝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尤袤**《**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　帝念西南在一隅，簡求才德應時須。羌夷種落誇威令，秦隴關河聽指呼。自古功名多少壯，及今談笑定規模。玉山舊政人誰記，應掃棠陰看畫圖。（方回評：元注云：「公前夢玉山汪端明，次日有帥蜀之命。」校其出處，大略相似。且俱以四十七歲入蜀，其夢玉山持帚相拜，故用東坡送周文儒「帥梓棠陰」之語。成都太守，自國朝以來，至今皆畫像云。玉山汪應辰諱端明，趙子直諱汝愚，皆狀元出身，以宗室帥蜀自子直始。後以爲相，亦越前比也。）

朱熹《**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困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于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雖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尚饗。

趙蕃《**送趙成都二首**》　蜀道當謀帥，維城孰愈公。夷陵護江左，斜谷顧關中。北虜心豺虎，南蠻勢蟻蜂。守攻雖有異，鎮撫不妨同。不但元戎貴，仍兼制使雄。深沉天與度，簡敬學成功。人士薰陶內，兵民教訓中。祇應先郤穀，寧復後文翁。

又《**挽趙丞相汝愚**》　吾王不解去三思，石顯端能殺望之。未到浯溪讀唐頌，已留衡嶽伴湘纍。生前免見焚書禍，死後重刊黨籍碑。滿地蒺藜誰敢哭，漫留楚些作哀辭。

《**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一劉光祖**《**宋丞相忠定趙公墓誌銘**》　烈烈趙公，社稷之臣。維天篤生，維國之珍。扶國於傾，拯時於屯。天既成之，乃敗於人。曷忍敗之，彼賢且親。天造則艱，人胡不仁。匪敗我公，實戚我民。在民既戚，公功以伸。公雖伸矣，孰救瀕呻。已喪孰補，未補孰陳。嗟公志遠，任重以身。帝鑒其忠，其語諄諄，人忌其正，其讒狺狺。後不我知，猶有鬼神。公沒不恨，

光燦斗辰。公即幽宮，今幾秋春。卓矣偉績，勒之堅珉。百世之下，以告縉紳。豈必百世，懷公如新。

蔡杭《祭趙忠定公文》 慶元之初，權臣急於得國，擧善類一網而空之。公以黨魁謫永州，文公以僞黨鐫職，我先公西山以二公之黨併斥春陵。一時群小之醜正，蓋無所不用其力。惟公最先被謫死，蓋其受禍爲尤慘。嗚呼！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金璽分封，侑食清廟，公之豐功偉烈，與皇家億載相爲終始。回首當時，權姦氣燄，灰滅久矣。觀於此者，其願爲公乎。旨酒嘉肴，潔虔薦饋。英爽如在，尚其來格。

戴復古《題趙忠定公雪錦樓詩》 九鼎重安國勢牢，功名易辦謗難逃。手扶日月掃雲霧，身向江湖直羽毛。雪錦詩成先讖兆，金縢書啓見勤勞。紛紛論定知忠定，不負朝廷兩字褒。

雜錄

劉毓盤《輯校退齋詞跋》 記言靖康初金人入汴，二聖被留，宮眷宗室名在玉牒者，按籍以求，悉驅以北，無一得免者。高宗太子薨薨，以本支無人，乃求太祖後立嗣。以《宋史》核之，則言之不確也。趙汝愚爲慶元名相，且配享寧宗矣。汝字行同出于太宗，服屬雖疏，烏得曰：「彼爲宗臣，可一網而盡耶？」太宗之傳子也，出于趙普「不可再誤」之一言。太祖之天下，孰以還諸太祖之子孫歟？此談因果者之說也。

陳善

論述

姜夔《送陳敬甫》 十年所聞溢吾耳，去年誦君書一紙。古人三語得奇士，況此磊落數百字。相逢千巖萬壑裏，有客如君請兄事。才高自古人所忌，論高不售反驚世。好詩取客如券契，我無三者猶至是。如君之貧不可避，呼舟徑度寒潮外。

《貴耳集》卷上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蓬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眞學士，躋中朝公輔之班。」《送輔漢卿過考亭》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捫蝨新話》十五卷，【略】宋陳善撰。善字敬甫，號秋塘。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其字子兼，蓋有兩字。善，羅源人。《學齋佔畢》稱福州，蓋舉其郡名也。其書攷論經史詩文，兼及雜事，別類分門，頗爲冗瑣，持論尤多踳駁。大旨以佛氏爲正道，以王安石爲宗主，故於宋人詆歐陽修，詆楊時，詆陳東，詆歐陽澈，而詆蘇洵、蘇軾、蘇轍尤力，甚至議轍比神宗於曹操。於古人詆韓愈、詆孟子誤讀《論語》，甚至謂江西馬師在孔子上。而於周邦彥諛頌蔡京之詩，所謂「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者，則無譏焉。善南北宋間人，其始末不可考。觀其書顚倒是非，毫無忌憚，必紹述餘黨之子孫，不得志而著書者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八 陳子兼《捫蝨新話》，一部一冊，闕。塾本《新話》。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陳子兼《捫蝨新語》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捫蝨新話》。

《近古堂書目》卷上 《潮溪先生捫蝨新話》。

《萬卷堂書目》卷三 《捫蝨新話》十五卷，陳善。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捫蝨新語》四本。

《百川書志》卷八 《捫蝨新語》十五卷，宋潮溪先生陳善著。

《玄賞齋書目》卷六 《潮溪先生捫蝨新語》。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潮溪先生捫蝨新談》二冊，十五卷，陳善。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捫蝨新話》十五卷，宋陳善。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捫蝨新話》二本，舊鈔。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八集：《捫蝨新話》十五卷，一百五十四葉。

《讀書敏求記》卷三　《捫蝨新話》十五卷。《捫蝨新話》，吾家所藏有二：一是宋鈔本，不分卷帙，末有羅源陳善子兼跋云，【略】或者疑爲子兼草藁，一是影摹宋刻本，標題云「潮溪先生捫蝨新話」，釐爲十五卷，不列子兼名氏，幷脫跋語。二者未知孰爲定本，姑兩存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捫蝨新話》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陳善撰。

《郘亭知見宋元秘籍書志》卷五八　《潮溪先生捫蝨新話》十五卷，明刊本，黃蕘圃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潮溪先生捫蝨新話》十五卷，影寫明覆宋本。

《藝風藏書記》卷二　校《捫蝨新話》十五卷，原書四卷，從明秣陵張大可校本鈔出。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新刊潮溪先生捫蝨新話》十五卷，宋陳善撰。舊寫本（似明末）。【略】鈐有「汲古主人」、「毛晉」等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刊潮溪先生捫蝨新話》十五卷，宋陳善撰。清初鈔本，二冊。

王藺

論述

周必大《與王謙仲樞使劄子》　三復誌文，詞義懇惻，追踪前哲，尤用欽歎。

朱熹《答詹帥書》　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

又《答王謙仲劄子》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欿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甚感。【略】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概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旦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象山先生年譜》卷中引朱熹《與陸子靜書》　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意。

真德秀《跋王樞使軒山集》樞密相濡須王公，以精忠勁節際遇阜陵，片言悟意，遂定君臣之契。不十年間，參和鼎飪，獨斡斗樞，明謇駿烈，爲一時名輔弼之最。嘉定更化初，諸老聚在闕庭，多能道公秉政時事。某後假守洪潭，又皆公故鎮拊地，流風遺績，猶有存者，心誠鄉之。獨恨未得其平生遺文，讀之以自壯。紹定四年，公之子通判汀州杅以《軒山集》來示，其詔告溫醇，得王言體；表章詩什，寫出胸臆，不待藻飾，而辭義煥然。蓋公之爲人，英邁卓犖，軒豁明白，故其詩文往往似之。彼世之琱章刻句，自以爲工且麗者，方之蔑矣。然公文之偉，尤在奏議，顧不見集中，豈以言論峻切，似彰時政之闕故邪？嗚呼！不觀歐、余、王、蔡之諫疏，無以知仁皇如天之盛德。方乾道、淳熙間，衆賢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此孝宗之所以聖也。然則公之奏議，弗傳可乎？故筆之編末以竢。

傳記

杜範《王藺傳》　藺字謙仲，淮之廬江人。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所至能於其職。除武學諭。孝宗皇帝幸兩學，藺迎法駕，立道周，帝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之姓名，自是簡在。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略】讀未竟，帝喜見顏色，明日諭大臣曰：「王某敢言，宜

加奬擢。」遂有宗正丞之命。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略】帝曰：「卿議論峭直。」尋降御筆：「王某鯁亮敢言，除監察御史。」時相趙雄除帥成都，即上疏言：「蜀去朝廷甚遠，祖宗未嘗用蜀人守之。今雄在相位累年，水旱相仍，公私交病，災變屢見，乃全身而去，復捐全蜀以便其私，無乃不可乎。」帝從之。既而搏擊屢上，人所難言，奮不顧身，任怨無忌。兼崇政殿說書。一日，帝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盡疑天下之士。」退上疏言，【略】帝嘉納之。遷起居舍人，奏疏言二三大臣當同心協謀國事。【略】帝覽疏，批問內修之道，再奏云：「今日急務，天下大計，在於敎化未孚。【略】」御筆：「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畤、鄭僑、林大中等八人，乞賜擢用。及奏言人才之趨向，視一時所用如何。【略】帝爲之改容聽納，明諭以大用意，會以母憂去國。服闋，除帥江西，不期年，召還，除禮部尚書。甫踰月，除參知政事。未幾，孝宗內禪，光宗即位，除知樞密使。光宗厲精初政，而公亦不存形迹，除目或從中出，有未愜人心者，公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之以爲不可，因應詔奏言，【略】疏入不報，諫臣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改祠官，易鎮蜀，不就，復領祠，除帥江陵。寧宗嗣位，易鎮湖南。久之，臺臣論罷，歸里奉祠者七年。微疾而薨。蘭氣貌魁岸，才量軒闊，初受知孝宗，感激殊遇，每有論奏，輒盡言無隱。凡將相近臣，大帥巨閹，不協于法，悉抗疏極論，旁觀懾氣股栗，而蘭山立不移。事無大小，造膝密啓，莫知何語，至有罷行，人始知之。一時聲望赫奕，雖庸人孺子聞其名亦竦立起敬。【略】其後卒以言者排詆去國，亦所遭之時然也。平生所爲文，奏議最多，傳于世。

《宋史》卷三八六《王蘭傳》（存目）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軒山集》十卷。樞密使獻肅公濡須王蘭謙仲撰。淳熙乙未，駕幸太學，蘭爲武學諭，在班列中，人物偉然，上一見奇之，自是擢用，馴至執政。其在經帷，論官僚攀附而登輔佐者，挾數用術，道諛濟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其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謚，至端平乃得謚。

又卷二二 《軒山奏議》二卷，王蘭撰。

《宋史》卷三八六《王蘭傳》 有《奏議》傳於世。

藝文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引周必大《祭王謙仲樞使文》 惟公儲慶華宗，炳靈淮壖。德行文學，游夏淵騫。自儀周行，氣節凜然。被遇孝宗，他人莫肩。出宰入臺，持法甚堅。及欲用公，獨越拘攣。上所倚信，或尸要權，公一糾之，幡然捨旃。宰臣進擬，上或遲延，公一薦之，隨以越遷。言聽計從，易若轉圜。進斡鈞樞，將持化甄。龍去鼎湖，公居帥連。晚歸故鄉，導引節宣。謂當期頤，胡不永年。聖皇震悼，異數旌賢。我昔同朝，心親貌虔。江淮相望，音驛間傳。孰云訃來，遂訣終天。遙寄奠觴，泣涕漣漣。

楊萬里《送江東集與王謙仲樞使樞使和至後睡覺一首》 池塘春夢草初生，江左詩來得我驚。開秩快觀醒倦眼，挑燈細讀度寒更。追參李、杜今無敵，揮斥侯、劉獨有聲。一首敬酬三百首，深慚坡老和淵明。

又《祭王謙仲樞使文》 嗚呼！淳熙作噩，我守荆溪，公職璧水，一見異知。厥後八載，公爲小宰，我入郎署，刮目相待。自此投分，以膠傅漆，顧我奚取，辱公定交。歲在涒灘，我以憸出，公尹豫章，館我勤卹。來歲之冬，我長道山，公持鈞樞，再見解顏。我既孑立，公亦孤峙，寒栖獨巢，胥厚胥慰。其後一年，我使江東，公歸淮堧，尊酒再同。夜闌秉燭，追驩不足，一揖而別，日月轉轂。誰謂此別，遂千其秋，忽聞公薨，我淚滂流。孝宗季年，丕乂八極，遠佞貞觀，近踵慶曆。儀儀衆賢，金海玉淵，孰爲之宗，未或公先。有謇其議，有毅其色，伯夷之清，史魚之直。作帝耳目，作帝股肱，上所深知，下所深憎。帝有合宮，公其梁棟，帝有靈囿，公其麟鳳。晚卧霞外，風哦月嘻，手折若木，濯纓咸池。身潛名起，人望靡已，盍歸乎來，襄我明世。赴告驛聞，善人失聲，玉折蘭摧，嵩隤岱傾。嗟我老矣，沈涸垂死，云何不天，又哭知己。千里命駕，已負此期，一束生芻，弗躬致之。滴淚漬墨，以寫哀些，一介行李，贊諸靈座。嗚呼哀哉！尚饗。

王阮

論述

綜論

朱熹《答劉晦伯書》 比見王南卿在番易本司時，以涔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其課遂登。渠精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

又《與王撫州（阮字南卿）》 老兄氣體從來清健，今尚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爲樂？想見彎弓盤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

劉克莊《王南卿集序》 縣尹王旦攜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洒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妙在于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考〕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醉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而〕〔之〕同結而不敢異，譽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榷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謝〕〔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嘆公之材略己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吳俞《義豐集序》 觀士大夫言行，當于其大節，不顯于文藝也。【略】慶元初，酵臣竊柄，士大夫倚爲泰山，其門如市。吾邑王公先生以蓍蔡之明，冰霜之操，未嘗一踽其門。晚官臨川，陛辭奏事，柄臣使密客誘致之，迄弗往見，奉祠而歸，優游山間，無一毫隕獲意。此曾子所謂弘毅之士歟。先生所爲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其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而又深於憂患，才老而氣定，故流於既溢之餘，嶄然出人意表。自其省闈三策，辭嚴而義偉，已不肯爲舉子之文矣。厥後論邊事則晁、賈其倫也，爲記銘則韓、柳其亞也。其詩如《題浯溪碑》、《蘭亭記》、《金山廟》之類，折衷古人之得失，發越詞令所未言。至於感物興懷，酬唱嘲詠，筆力雄放，皆有深意，杜少陵其比也。顧其平生大志，欲裨國論，扶王室，盡心所事，以光祖閥，則有在彼而不在此者。一不獲伸，賫志沒地，而以文藝稱于世，抑其土苴云耳。愈少之時嘗操几杖從先生游，今老矣，高山景行之思，猶日往月來于懷也。其子旦爲邑惠之博羅，裒其文鋟梓以歸，屬愈識其卷首。藐焉晚進，何敢措一辭。獨念前輩典刑之老，中原文獻之裔，去世逾遠，一時出處大節，後生鮮有聞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爲述其槩云。

趙希弁《義豐集跋》 淳祐戊申冬，得《義豐集》，夜坐涉獵一過，爲之撫卷。其所以抱負者豈不偉哉。然仕宦不過二千石，殆是當先朝萬物盛多之時故耳。年來士無才學，未必乾、淳可督郵。顧余亦忝法從，茲又見諸老與之往還書尺，而重爲古之人，今之世交致其憾也。大梁人趙希弁題。

《宋詩鈔・義豐集鈔序》 其詩得之張紫微安國，故不爲徒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義豐集》一卷。【略】阮少謁朱子於攷亭，朱子知南康時，阮又從遊，故集中有唱酬之作。阮之歸也，朱子惜之，謂其才氣術略過人，而流落不偶。集首有淳祐癸卯吳愈序，謂其文無一字無來處，論邊事則晁、賈其倫，爲記銘則韓、柳其亞。【略】劉克莊嘗跋其詩，謂高處逼陵陽、茶山。陵陽者韓駒，茶山者曾幾也。岳珂《桯史》稱阮學於張紫微，載其萬杉寺唱和絕句及《重過萬杉寺》絕句。紫微者張孝祥也。曾詩祖述黃庭堅，張詩則摹擬蘇軾，韓詩則出入於蘇、黃。今觀阮詩，於兩派之間各得一體，克莊及珂所述，固皆爲近實矣。

《石洲詩話》卷四 後村稱王義豐詩「高處逼陵陽、茶山」。今觀其詩，清切有味，遠出誠齋、石湖之上，而世不甚稱之。即以近體中《姑蘇龍塘》云：「浮玉北堂三萬頃，扁舟西子二千年。」此豈南渡諸公所能耶？其他如「山在斷霞明處碧，水從白鳥去邊流」，「倚松茅屋斜開逕，近水人家半賣魚」，亦皆佳句。

分論

《跋隊圖》 朱熹《答王南卿書》：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荊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荊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略轉換過，乃可取信。

《館娃宮賦》 《桯史》卷三：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弔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軫。余得之王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略】誠齋賦浯溪。【略】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兩刹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海涵萬象錄》卷四：王義豐賦館娃宮，言吳之亡在殺士。楊誠齋賦浯溪碑，言唐之失在用人。《復小齋賦話》卷下：宋王阮《館娃宮賦》，謂子胥不見戮，夫差不可愚，自是正論。至云：「以生聚教訓之衆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恥之勝？」閱之不覺失笑，此則可謂頭巾氣矣。漢人賦氣骨雄健，自不可及。唐人中唯子美學之庶幾。

《和歸田園》 《歷代詩發》卷二八：不必一二擬合，而用筆清腴，亦寫得自己意思出。

《昌國秩滿次陳糾祖行韻》 《歷代詩發》卷二八：愧當年正以感今日也，意在言外，甚佳。

傳記

《宋史》卷三九五《王阮傳》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彥傅，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略】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歎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紀事

《桯史》卷一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遊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秖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吃，卻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眞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爲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爲之序。

《至正四明續志》卷九 《紹熙昌國志》，右宋王阮撰。阮字南卿，江州德安人。孝宗隆興元年進士。嘗從朱子講學白鹿洞。淳熙十五年，以承議郎任

昌國縣令，興學造士，文教丕振。光宗紹熙元年，通理筠州新昌縣，仕至撫州守，歸隱廬山。據《寶慶志》，此書作於紹熙元年，蓋已將去任矣。【略】撫州身出大賢之門，力卻柄臣之聘，所著《義豐集》，爲當時推重，亦非率爾操觚者可比。前輩有云：「南卿所修邑乘，出於傳信，可以垂久行遠。滄桑屢易，遺書湮沒無傳爲可惜。」

《宋史》卷三九五《王質傳》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著錄

吳愈《義豐集序》 愈少之時嘗操几杖從先生游，今老矣，高山景行之思，猶日往月來于懷也。其子旦爲邑惠之博羅，粹其文鋟梓以歸，屬愈識其卷首。【略】淳祐癸卯夏六月甲子，里人吳愈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義豐集》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宋王阮撰。【略】今其文集未見，所存僅詩一卷。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文考信於南卿」者是也。黃丕烈注：殘宋王阮《義豐文集》，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所存五十八葉。前有淳祐戊申大梁趙希弁叙，後有淳祐癸卯吳愈叙。通體均遭割補，文僅末半葉，與前半葉《和淵明詞》云云初不連屬，缺損已甚矣。元書幾卷無從考見。惟《程史》以爲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泮，校官馮椅爲之序者，有詩無文，絕非此本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義豐文集》一卷。

傅增湘《宋刊本義豐文集跋》 此宋王南卿《義豐集》一卷，黃蕘翁《百宋一廛賦》所謂「文考信於南卿」者也。【略】此書余十年前得於豐潤丁氏，審其卷帙行格一一都合，惟尚有賦注所未詳者。趙希弁跋行書四行，大字蒼勁，似顏平原。跋後有「克家」、「毋惰書房」墨記二方。吳叙行楷，半葉七行，筆致秀逸，似皆以墨迹上板。【略】字體樸厚而微拙，雕工挺勁。據吳序，言刊於惠州之博羅，嶺外工技固不及南中之工麗也。南卿詩文他無所見，世傳《義豐集》皆自此冊鈔出，洵屬海内之孤本。【略】近時《豫章叢書》中新刻此集，後有晉安黃瓚跋，言借鈔於晚村家。予取宋本對校，開卷趙希弁題識即已失載，目錄四葉亦無之，題下注「一首」、「二首」字咸刊落不存，而詩中訛誤之字乃多至一百九十餘處。其小注脱失者，亦往往而有，如【略】由於展轉鈔傳，沿訛襲謬，已匪伊朝夕。設非親見宋本，又烏得掃滌蕪穢，一睹本來面目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義豐文集》一卷，宋王阮撰，宋淳祐三年王旦刻本，李盛鐸、傅增湘跋，一冊。 《義豐文集》一卷，宋王阮撰，清鈔本，孔繼涵跋，倫明校，一冊。

林憲

論述

尤袤《雪巢小集序》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有大志，賀參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米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屢瀕于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行中後有鼎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湖上。新貴人于馬上覘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鐙深樹中」，「汲水延花晚，推窗數新竹」，「中夜鵝鶩喧，誰家海船上」，唐人之精于詩者不是過。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逆。其後諸公凋喪略盡，君亦連蹇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亦甚，其節亦固，而其詩亦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物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者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囑予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楊萬里《雪巢小集後序》 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

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郊、島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樓鑰《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誼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文於諸公聞，於是遂初尤公尙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於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渼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於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於世五六十年，得此於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其人高尙，詩清澹，五言四韻古句尤佳，殆逼陶、謝。梁谿尤延之、誠齋楊廷秀皆爲之序，且爲《雪巢賦》及記。余爲南城，其子遊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錄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錄本稍多。然其暮年詩似不逮其初，往往以貧爲累，不能不衰索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 天台林憲字景思，自號雪巢。尤遂初序其集，略云：「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得，固宜。然則才者實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誠齋演遂初之說，爲雪巢之詞云：「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矣，欲不與（一）〔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享詩人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二公可謂善謔矣。

又 雪巢《讀陶詩》云，【略】雖甚清絕，然太輕快，集中長篇皆類此，要須更槩括以韋、柳乃善。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尤袤《別林景思》 方回評：吳興林憲字景思，少從其父宦遊天台，因留蕭寺寓焉。初，賀參政允中奇其才，妻以女孫，而不取奩田，貧甚。爲詩學韋蘇州。淳熙五年戊戌，尤袤爲守，爲作《雪巢記》，又爲《雪巢小集序》。「柔櫓晚湖上，寒燈深樹中」，「汲井延晚花，推窗數新竹」，延之謂唐人之精者不是過。此詩相別，有古人交道意。

《梅磵詩話》卷中 鄉人雪巢林憲景思，紹、淳間前輩，後居天台。少從侍郎徐敦立度游，（立）〔度〕得句法於魏昌世衍，實後山陳公嫡派也。梁溪尤公延之序其詩，言：「景思喜哦，初不鍛鍊，而落筆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窗數新竹』，『中夜鵝鶩

喧，誰家海船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楊公廷秀亦云：「景思之詩似唐人。」尤、楊二公少所許可，其論景思詩，如出一口，非溢美也。近世三衢鄭景龍編《宋百家詩續選》，謂景思詩高處不止似唐人，且摘出「群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亦非虛語。

《**石洲詩話**》**卷四**　《梅磵詩話》稱「雪巢林憲景思詩，尤、楊二公皆許之」。近世三衢鄭景龍編《宋百家詩續選》，摘出「羣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等句，謂其「超出詩人準繩之外」云云。此句殆所謂「下劣詩魔」者，不知選者何以稱之也？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林憲，奉符人，字景思。中特科，監西嶽廟。乾道中，隨妻祖賀參政允中寓臨海。號雪巢先生，有詩集行於世。事見尤尚書袤、陳參政騤、樓參政鑰、楊閣學萬里序記。

《**宋史翼**》**卷三六**　林憲字景思，吳興人。少從侍郎徐度遊，度得句法於魏衍，實後山嫡派也（《梅磵詩話》）。卓犖有大志，參政賀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遺以米數百斛，謝不取。賀既亡，絜其孥居蕭寺，屢瀕於餒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喜哦詩，落筆立就，渾然天成，一時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仲相與爲莫逆（尤袤《雪巢小集序》）。楊誠齋、樓攻媿皆稱其詩似唐人（《誠齋集》，參《攻媿集》）。其人高尚清談，五言四韻古句殆逼陶、謝（《書錄解題》）。淳熙五年，尤袤爲作《雪巢記》，又爲《雪巢小集序》（《瀛奎律髓》）。

著錄

楊萬里《雪巢小集後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雪巢小集》二卷。東魯林憲景思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林憲《雪巢小集》二卷。

藝文

楊萬里《林景思寄贈五言以長句謝之》　華亭沈虞卿，惠山尤延之，每見無雜語，只說林景思。試問景思有何好，佳句驚人人絕倒。句句飛從月外來，可羞王公薦穹昊。若人乘雲駕天風，秋衣剪菊裁芙蓉。暮宿銀漢朝蓬宮，我欲從之東海東。西湖柳色二三月，相逢一笑冠纓絕。醉招和靖叫東坡，一吸西湖湖欲竭。我醉自眠君自顛，路人往往指作仙。此輩何曾識此樂，識與不識俱可憐。別時花開今已落，思君令人瘦如鶴。夢裏隨君攜酒瓢，同登天台度石橋。瀑泉界天瀉雲窟，長松拔地攙煙霄。與君聯句章未了，帝城鐘動西峰曉。海風吹隨珊瑚枝，乃是先生寄我詩。火雲燒江江水沸，君詩清涼過於水。定知來自雪巢底，恍然坐我天台寺。

樓鑰《林景思雪巢》　四時不皆雪，陸居本非巢。高人興寄遠，表此一把茅。吾非二祖可，夜立寒齊腰。吾非鳥窠師，結廬眞樹梢。白日照我心，不已見晛消。兩腳踏實地，風雨無漂搖。作詩窮益工，寒瘦逼島、郊。落筆句驚人，不復尋推敲。客至不問誰，淡若君子交。直氣干霄上，下視鄙斗筲。富貴頃刻花，疇能等幻泡。附離如幕燕，自謂漆與膠。先生閱世熟，兀坐山城坳。春陽會有時，豈曰終繫匏。錫山寄雄文，凜然豎髮毛。我非敢言詩，爲君聊解嘲。

趙蕃《寄題林憲景思雪巢》　雪堂竟向雪中成，四壁紛紛洒雪霙。春秋記事有成法，匪同歲月徒虛名。雪巢之雪竟何許，豈象主人清且苦。長鑱長鑱吾與汝，詩瘦誰令如杜甫。我嘗快讀誠齋賦，凜凜風前留不住。幾思從君借一窗，細讀妙句令心降。

李大異

楊萬里《跋李伯珍詩卷》　伯珍取別一星矣，今日安成劉伯疆送似渠癸

丑詩一卷，清新俊逸，奄有二子，成三人矣。今想更進觀伯珍之進，自笑予詩之退也。

李大異《舒邦佐墓誌銘》 余於公有鄉里之誼，雖仕宦相望南朔，不通款密，然於公之文，則平昔固已嘗鼎一臠，窺豹一斑，而公家所彙《雙峰猥稿》者，則手之而不釋也。

《四朝聞見錄》戊集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略】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興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修車備器」之詞。

又 此制乃《金陀粹編》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棫，其誤甚矣。嘉泰間，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貴耳集》卷上 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劉仙倫

論述

綜論

劉過《贈劉叔儆招山》 不醉何勞飲，無詩底用吟？百年爲客老，一念愛鄉深。草露青原淚，烟波白鷺心。班超歸未得，想見舊家林。

《貴耳集》卷上 廬陵劉過字改之，【略】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熙間，有廬陵二劉。

《詞品》卷四 劉叔儗，名仙倫，廬陵人，號招山，樂章爲人所膾炙。其賞牡丹《賀新郎》「誰把天香和晚露【略】」最佳，而結句意俗。秋日《念奴嬌》云：「西風何事【略】。」此首絕佳。又有《繫裙腰》一詞云：「山兒矗矗水兒清【略】。」此詞穠薄而意優柔，亦柳永之流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劉仙倫叔儗《招山集》，頗乏警秀。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劉仙倫招山小集》 遊倦歸來只掩關，登樓身到斗牛間。平生周伯稱知己，欲問還除偶先山。

《遺志齋詞衷》 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廬陵人劉仙倫，樂章爲人所膾炙。吉州刊本多遺落，劉復以家藏本行世，紙貴一時。周草窗曰：《菩薩蠻》別詞，詞鄙意濃。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仙倫字叔儗，號招山，廬陵人。有詩集行于世，樂章尤膾炙人口。吉州本多刊落，余從其家藏善本選集。其怨別《菩薩蠻》一首，詞鄙意濃，《繫裙腰》一首，詞儇薄而意優柔，皆可喜也。【略】其送張明之、呈洪守《念奴嬌》二詞，皆念念中原，不忘恢復之意，與陸放翁、陳同甫之吐屬略同。陸輔之作《詞旨·警句》，獨采其「一般離思兩銷魂，馬上黃昏，樓上黃昏」《一翦梅》三句，是猶以尋常詞人目之矣。

分論

《哀青樓曲》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不自憐而反憐宋玉，此種深微妙意，須百思而遇之。

《菩薩蠻》（東風去了秦樓畔）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五：辭鄙意濃。

《霜天曉角》（倚空絕壁）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蛾眉亭題吟甚多，惟《霜天曉角》一曲爲絕唱。【略】詞意高絕，幾拍謫仙之肩。世傳其詞，不知爲劉招山所作。余舊抄其全集得之。招山之詞，佳者極多，近世廬陵刊本，余所有者皆不載，莫知何也。

《菩薩蠻》（吹簫人去行）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閨奩妙手。

一往躊躇，繫戀不忍割捨，不爲之心死者非夫也。

《永遇樂》（青幄蔽林）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端淨淹通。

《繫裙腰》（山兒矗矗水兒清）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詞儇薄，意優柔。情中緊語。　又卷三劉改之《天仙子》（別酒酒醺醺）沈際飛評：劉叔擬《繫裙腰》詞一派。近曹東畝赴試步行，作《綠窗迴・慰足》排調，而不及二劉遠甚。

《江神子》（華堂深處出娉婷）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輕而諧，政不須深重。

《念奴嬌》（餘皇東下）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輕英雄濟時方略，不外此數句。　關涉治平，雖涉粗豪，何傷。《詞苑萃編》卷二三引《百琲明珠》：黃叔暘云：「叔儗有《招山詩集》，樂章尤爲人所膾炙。予錄其送張明之赴京西幕一詞，尤佳。」《白雨齋詞話》卷六：二帝蒙塵，偸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劉叔儗《念奴嬌》云：「其肯爲我來耶，河陽下士，正是強人意。勿謂時平無事也，便以言兵爲諱。眼底山河，樓頭鼓角，都是英雄淚。功名機會，要須閒暇先備。」【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詞則・放歌集》卷二：詞嚴義正，慷慨激昂。

《念奴嬌》（西風何事）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沈雄曰：調中語意參差，盡人各倚以爲法。【略】劉儗詞：「西風何事，爲行人，掃蕩煩襟如洗。」此第二句以三字呼起，第三句遂接以六字句，是一法也。

《一剪梅》（唱到陽關第四聲）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詞有淡遠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爲高手。【略】劉招山《一翦梅》過拍云：「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村。水繞孤村。」頗能景中寓情。昔人但稱其歇拍三句一般離思云云，未足盡此詞佳勝。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二《招山小集》　劉仙倫，一名儗，字叔儗，廬陵人。詩名聞海內，先後與劉過並稱。才甚豪，不遇，以韋布終其身。其詩新警峭拔，洗脫塵腐，不爲格律所拘。著有《招山小集》。淳熙間，岳周伯持浙東庾節，待次，過張仲隆家，見儗《題快目樓》詩，讀而壯之。後儗來謁仲隆，仲隆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座中以二詩遺周伯，有云：「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儗與周伯，眞所謂得一知己矣。

紀事

《桯史》卷六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棣）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湖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後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上得張公百尺樓，眼高四海氣橫秋。只愁笑語驚閶闔，不怕闌干到斗牛。遠水拍天迷釣艇，西風萬里襲貂裘。眼前不著淮山礙，望到中原天際頭。」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儗。居月餘，儗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既至，一見如舊交，坐中以二詩遺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邊庭，公相身爲國重輕。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筆頭風月三千字，齒頰冰霜十萬兵。天亦知人有遺恨，定應分付與中興。」其二曰：「已買湖山卜巢居，因君又復到康廬。十年到處看詩卷，一日湖邊從使車。南渡忠良知有種，中原消息定關渠。從今便是門闌客，時出山來探詔除。」詩成風簷，展讀大喜，遂約之入澥。明年，叔儗過會稽，留連累月，餉之緡錢甚夥。叔儗又有題岳陽樓一篇，周伯喜誦之，余得其親錄本，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煙。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落唫邊。東南無此登臨地，遣我飄飄意欲僊。」余反覆四詩，大槩皆一軌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以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叔儗後亦終韋布，詩多散軼不傳。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厲鶚《宋詩紀事》曰：仙倫一名儗，字叔儗。與游子明、王相之友善，有《題岳陽樓》詩曰：「八月書空雁字聯，岳陽樓上俯晴川。水聲軒帝鈞天樂，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駕風來島外，孤雲銜日薄吟

邊。東南無此登臨地，不覺飄飄意欲仙。」岳珂《桯史》曰：余兄周伯，每喜誦之。又有《贈岳周伯》詩曰：「四海幾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見儀刑。」周伯蓋鄂王之孫也。

著錄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劉擬《招山集・樂章》。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陳起編《江湖小集》，陳思、陳世隆合編《兩宋名賢小集》，亦曰「劉仙倫擬《招山集》一卷」。《歷代詞人姓氏錄》曰：劉擬字仙倫，號招山翁。有《招山樂章》一卷。

趙萬里《招山樂章輯本題記》 《花庵詞選》稱：「仙倫，廬陵人，自號招山，有詩集行于世，樂章尤爲人所膾炙。吉州刊本多遺落，今以家藏善本選集。」《詩人玉屑》亦云：「招山之詞佳者絕多，近世廬陵刊本，余所有者皆不載，莫如何也」云云。知宋世所刊，已非全帙。案招山事迹無考。陳氏《兩宋名賢小集》有《招山小集》，獨詞集無傳。今于《花庵詞選》、《絕妙好詞》外，又于《翰墨大全》搜得七首，傳世招山詞，殆盡于此矣。萬里記。

雜錄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其始末雖不詳，以所與游者考之，當爲光、寧間人。其咏牡丹《金縷曲》曰：「似狀元、得意春風殿。還惹起，少年怨。」蓋不得志于場屋者。游子明嘗以文章見知于范石湖，石湖帥桂林，辟參內幕。《招山詞》多游歷酬酢之作，其足迹所經，若吳、若皖、若鄂、若湘，歷歷可數。章貢爲其桑梓地，有《題盱江驛舍》詩。其《訴衷情》詞曰：「家在江西，身在江東。」疑亦身出而爲諸侯客也。廬陵劉氏多詞人，北宋時劉弇有《龍雲先生詞》。南宋末劉辰翁有《須溪詞》。辰翁子劉將孫有《養吾齋詞》，劉銑有《桂隱詞》，均見歸安之昆弟行，則與《招山樂章》同一不傳矣。

宋文學部四・劉仙倫　劉堯夫　呂勝己

劉堯夫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力推獰龍借水飲，手卻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虎挨石，淳叟作此，自以爲好，不可曉。

吳澄《金溪劉太博文集序》 宋太學博士劉君之詩文，僅存若干篇，皆典雅溫潤，明白敷暢，讀之可見其爲正人，胸懷皎潔坦易，略無塵滓欹崎。蓋其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陸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就但如是而已。其族曾孫立大收拾遺文及年譜、行狀等錄之於木，故爲之題辭，以表予之所敬慕，亦以致予之所惋惜焉爾。

《宋元學案》卷七七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略】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略】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略】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蔡齋集》。

呂勝己

論述

朱熹《次呂季克東堂九詠・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又《方拙寮》 一室歸來萬事新，窗間橫竹掛朝紳。九流未讓圜機士，四海寧慙巧宦人？

又《吟哦室》 蒲團竹几睡聲騰，客問君今幾折肱？身世兩忘無可答，起尋詩句遶階行。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自四庫館開，宋金元詞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次第集出。天下遺書，亦漸流布，故多竹垞太史所未見。乃《補遺》一書，成於道光間，亦多未錄。如【略】呂勝己《渭川集・長相思》云：「展鼉蛾【略】。」《謁金門》云：「嗟久客【略】。」《木蘭花慢》云：「殘紅吹盡了【略】。」勝己字季克，邵武人，淳熙中知沅州，罷歸。

傳記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〇 呂勝己字季克，其先建陽人。父尚書址死義，敕葬邵武，因家焉。從張南軒、朱子講道，朱子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著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渭川居士詞》一卷，舊鈔本。宋呂勝己季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渭川居士詞》一卷，舊鈔本。呂勝己季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渭川居士詞》一卷，舊鈔本。宋呂勝己【略】舊爲愛日精廬藏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渭川居士詞》一卷，宋呂勝己撰。明鈔本，周綸渙、王振聲校幷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渭川居士詞》一卷一冊，宋呂勝己撰，清瞿氏鐵琴銅劍樓紅格鈔本。

釋寶曇

釋曇觀《橘洲文集跋》 橘洲詩文高妙簡古，有作者之風。予少年誦之，實深致慕，自是片言隻字，率訪尋之，久而成編，不敢自閟，敬命工鋟版，以廣其傳，是亦徐君掛劍之義也。嘉定改元仲春，住通列狼山凌雲叟曇觀謹書。

《寶慶四明志》卷九 僧寶曇字少雲，姓許氏，蜀嘉定龍游人。幼從鄉先生授五經，習章句業。已而棄家捨髮髮，從一時經論老師游。絜包來南，從大慧于育王徑山，又從東林卍庵、蔣山應庵，遂出世住四明仗錫山。歸蜀葬親，又住無爲寺，復來明。太師史越忠定王深敬之，築橘洲使居焉。工文辭，有《橘洲集》十卷行叢林。始爲蜀士時，師慕東坡，後游東南，敬山谷，故文章簡古高妙，有前輩風。又做太史法，著《大光明藏》，以西方七佛爲紀，達摩以降諸祖師則傳之，未絕筆，故不傳。然每自謂于第一義諦心有得，人謂我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慶元三年四月二十日辭世。臨行，頌曰：「平生洒洒落落，末後哆哆啷啷，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

劉翰

論述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略】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

蘇泂《簡劉武子》 落拓劉郎醉未醒，少年名字以詩行。流傳謾有南朝

體，蕭寺如今白髮生。

劉克莊《跋徐總管詩卷（汝乙）》 元祐間最爲本朝文章盛時，薦之于郊廟，刻之于金石，被之於歌絃者，何其衆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歎，所謂豪傑奮興者耶？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賞重。此四人警聯快句，余少傳誦，老猶記憶。

又《跋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膾炙人口。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劉翰武子《小山集》：「凄涼池館欲棲鴉，彩筆無心賦落霞。怊悵後庭風味薄，自鉏明月種梅花。」（《種梅》）「送客歸來月滿簷，梅花微笑隔疏簾。酒醒今夜銀屏冷，沉水熏爐旋旋添。」（《客去》）長句《鴻門宴玉斗歌》、《吳門行》皆佳。張良臣武子《雪窗集》：「叢叢竹雀鬧人家，農事春來漸有涯。品字柴頭煨正暖，不知風雪到梅花。」（《示長蘆仁禪師》）【略】右諸人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又卷一九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爲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劉翰小山集》 游、楊、張、范足師資，誰唱劉郎芳草詩。秋士月明齊下淚，美人千里寄相思。

《秋夕》 《詩藪》外編卷五：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略】喻汝楫：「白骨茫茫散不收，朔風吹雪度瓜洲。斜陽欲落未落處，照盡行人今古愁。」（《征夫》）劉武子：「乳鴉啼散玉屏空，一枕新涼一扇風。睡起秋聲無覓處，滿階梧葉月明中。」（《秋夕》）【略】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〇《小山集》 劉翰字武子，長沙人。紹興間，于湖張孝祥、石湖范成大方名重一時，翰遊於二公之門，故詩聲日著。久客都下，迄無所就，嘗效楚語作《秋風思歸歌》以自寓，其辭曰：「采中洲兮蘭芯，望美人兮千里。我所思兮天一方，共明月兮隔秋水。」可謂怨而不怒，深得騷人之遺。

《宋詩紀事》卷六三 劉翰字武子，長沙人。吳雲壑居父之客。有《小山集》。

馬子嚴

論述

綜論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 壽詞最難得佳者，太泛則疎，太著則拘。【略】馬古洲《慶傅侍郎生日》云：「天子方將申說命，雲孫又合爲霖雨。」上聯工夫在「方」字，下聯以「雲孫」對「天子」，自然中的，事意俱佳，未易及也。

《詞品》卷四 馬莊父，字子嚴，號古洲，建安人。有經學，多論著，填詞其餘事也。《草堂詞》選其春游《歸朝懽》一首。餘如《月華清》云：「悵望月中仙桂，問竊藥佳人，與誰同歲？」《賀聖朝》云：「游人拾翠不知遠，被子規呼轉。」《阮郎歸》結句云：「三三兩兩叫船兒，人歸春也歸。」《元夕》詞云：「玉梅對妝雪柳，鬧蛾兒、象生嬌顫。」可考見杭都節物。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 馬古洲，建安人，好經綸，填詞其餘事也。如《月華清》云：「悵望月中仙桂，問竊藥佳人，與誰同歲？」《賀聖朝》云：「游人拾翠不知返，被子規呼轉。」《阮郎歸》云：「三三兩兩叫船兒，人歸春也歸。」俱有旨趣。

劉毓盤《輯校古洲詞跋》 莊父能詩，魏慶之《詩人玉屑》錄其《烏林行》曰：「荆州兒曹不足恃，何物老瞞欺一世。兵書浪語十三篇，不料烏林出奇

計。隆準雲孫驅伏龍，紫髯強援要江東。戈船植羽蔽寒日，雪浪崩崖驚晚風。行間一卒如兒戲，持火絕江人不意。灰銷漢賊終老心，功入喬家少年婿。君不見，華容道旁春草生，魂銷不聽車馬聲。哀猿夜啼霜月冷，空餘野磷沙邊明。」復曰：「此詩辭意精深，不減張、王樂府，惜世無知者。錄以遺後人共評之。」黃昇《花庵詞選》錄其詞十一首，獨許其《鷓鴣天》「兒家閉戶藏春色，戲蝶游蜂不敢狂」，曰：「末二句有深意。」沈雄《宋名家詞評》曰：建安馬古洲，有經學，多論著。填詞其餘事也。《草堂》選其春游《歸朝歡》一首，餘如《賀聖朝》曰：「游人拾翠不知遠，被子規呼轉。」《月華清》曰：「悵望月中仙桂，問竊藥佳人，誰與同歲？」《阮郎歸》曰：「三三兩兩叫船兒，人歸春也歸。」俱駘蕩清快，別有旨趣。元夕《孤鸞》詞曰：「玉梅對妝雪柳，鬧蛾兒、象生嬌顫。」更可考見杭都節物。

分論

《烏林行》《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古洲馬莊父，嘗賦《烏林》詞云：「荊州兒曹不足恃【略】。」辭意精深，不減張籍、王建之樂府，惜世無知者，錄以遺後人共評之。

《鷓鴣天》睡鴨徘徊烟縷長）《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閨詞率於情，易至誨淫。馬古洲有一曲云：「睡鴨徘徊烟縷長【略】。」前數語不過纖艷之詞耳，斷章凜然，有以禮自防之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近世樂府，未有能道此者。

《歸朝歡》聽得提壺沽美酒）《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纖麗中又甚瀟灑。《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十分」句）平易中有旨法。（「眞珠」二句）《金荃》、《蘭畹》選句。胸懷卓犖。《蕙風詞話》卷二：《織餘瑣述》云：「翻騰妝束鬧蘇隄。」宋馬子嚴《阮郎歸》詞句，形容粗釵膩粉，可謂妙於語言。天與娉婷，何有於「翻騰妝束」，適成其爲「鬧」而已。

《阮郎歸》（清明寒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兩結轉機，微妙。

《駕聖朝》（游人拾翠）《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幾層意不覺。行樂愼勿過時。

《海棠春》（柳腰暗怯花風弱）《蕙風詞話續編》卷一：馬古洲《海棠春》云：「護取一庭春，莫彈花間鵲。」用徐幹臣「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可謂善變。

傳記

嘉靖《鉛山縣志》卷九　馬子嚴字莊父，建安人。淳熙間任本縣尉，恤民勤政。長於文雅，爲寺碑，隱然有排邪之意，爲倉銘，藹然有愛民之心。

劉毓盤《輯校古洲詞跋》《歷代詞人姓氏錄》曰：馬莊父，字子嚴，自號古洲居士，有《古洲詞》。嘗官岳陽守，撰《岳陽志》二卷。厲鶚《宋詩紀事》曰：馬子嚴，字莊父，建安人。官至岳陽守。葉申薌《閩詩鈔》同。《詞人姓氏錄》作馬莊父，字子嚴，誤也。

著錄

劉毓盤《輯校古洲詞跋》　徐本立《詞律拾遺》錄其《金縷曲》一首曰：「句法與諸體略同，惟前後段二十句，叶十六韻，爲各家所無，應補爲又一體。朱彝尊《詞綜》錄其「轉調二郎神」一首，爲一百三字體。萬樹《詞律》謂此徐伸自製曲，爲一百五字體，各家皆依之，與柳永一百四字、呂渭老九十八字二體不同，此必傳寫者誤奪二字，非又一體也。」按本詞曰：「倩說與年年相挽」，語意不明，或者爲「說與東君」耳。此二詞皆《花庵》所不錄者。其《岳陽志》二卷，自《宋史・藝文志》、《地理志》所錄外，亦未見著錄。不知尚有傳本否。詩集名則無可考矣。光緒庚子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藝文

趙蕃《次韻馬莊父問行期之什》　日日言歸去，年年事遠游。世態甘若

醴，我曹和不流。殷勤枉詩問，準擬繫帆留。

又《遣父往富沙兼簡馬莊父二首》二　予過鉛山縣，知名有尉曹。談端抽藺紝，文力壯波濤。見子心應識，思渠首屢搔。共爲徐庶友，而獨不能高（遠父、莊父皆斯遠交游，而余獨媿焉）。

雜錄

《徐氏筆精》卷四　宋馬子嚴《宿仙霞嶺》詩云：「月影自催人起早，泉聲不許客眠安。」摹寫眞切。予家在閩北上，往來必由斯嶺，輒賞此句不置。《白玉蟾集》亦載此首，未知孰是。

趙萬里《古洲詞輯本題記》　馬子嚴，建安人。《八閩通志》、《建寧府人物志》失載，故事迹無考。觀集中《金陵懷古》詞、《咏瓊花》諸作，及《詩人玉屑》所引《烏林行》古風，知其足迹殆及大江南北。《宋史・藝文志》載《岳陽志》二卷，則古洲或嘗宦于湘矣。子嚴其名，莊夫其字也。花庵誤舉子嚴爲字，《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從之，非是。萬里記。

潘檉

論述

綜論

葉適《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

劉克莊《跋徐總管詩卷（汝乙）》　元祐間最爲本朝文章盛時，薦之于郊廟，刻之于金石，被之於歌絃者，何其衆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歎，所謂豪傑奮興者耶？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賞重。此四人警聯快句，余少傳誦，老猶記憶。

又《跋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膾炙人口。

方岳《跋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罷，一第溷渠耳。顧乃鶚其冠爲老閤門，士固有不遭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里也，同鶚冠子也，而窮于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萬姓統譜》卷八三　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尚，詩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宜也。潘檉出，始創爲唐詩，而師秀與徐璣、翁卷、徐照繹尋遺緒，日鍛月煉，一字不苟下，繇是唐體盛行。

分論

《題釣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轉菴潘檉，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競》。謂永嘉四靈之徒凡言詩者，皆本德久。〔用〕父〔賞〕任右職閤門，福建兵鈐卒。馮班評：全不似嚴光。俗肺肝不堪咏高士。三、四宋氣。查慎行評：三、四語意無謂。紀昀評：亦是常語，前四句尤有野氣。

《過虞美人墓》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此奉使時詩，亦有議論。馮班評：不惟不成詩，亦自不成議論，末句尤可笑。「不」字不通。羽之失不獨在愎諫，此是木皮光語。「雨添狐穴」，何也？七、八兩句不通。馮舒評：項王不避愎諫。落句意有所在，然晦而無味。查慎行評：在濠州，土人謂之嗟虞墩。紀昀評：「狐穴」不必「秋雨」。三、四借刺當時，結借刺降金之人，意好而詞未工。

《上龜山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丙丁」、「南北」之對巧中有味。馮班評：首聯好，落句不好。紀昀評：此二句好在悲壯。以二字巧對取之，淺矣。三、四好，後半微粗而氣壯。雖異雅吟，終非滑調。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九 潘檡字德久，永嘉人。舉進士，不第，用父賞授右職，爲閤門舍人，福建兵鈐。有《轉庵集》。葉水心序：德久十五六，詩律已就，永嘉言詩者，皆本德久。讀書評文，得古人深處。

紀事

《娛書堂詩話》卷上 姜堯章夔居苕溪，與白石洞爲鄰，潘轉庵字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曰：「人間官爵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堯章報以長句，其詞曰：「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廢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峰生肺肝。眞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轉庵集》一卷。閤門舍人永嘉潘檡德久撰。

藝文

袁說友《和潘德久韻》 曾讀桐江路上題，斯文便合請君司。向來吳會連朝語，晚歲揚州七字詩。憂世自憐聞道晚，論心猶恨結交遲。帆檣百里孤吟罷，坐愛雄風約雨師。

許及之《轉庵集客分韻得作字見示次韻奉酬》 轉庵詩老手，久不見近作。尙友喜文會，分韻得眞樂。聯翩來巨軸，淋漓想酬酌。異味非五鯖，良裘豈一貉。有如得良劑，居然起深瘼。雖微與茲集，所得良不薄。山王果爲累，竹林誠可略。何妨賓賡酬，聊復資戲謔。永言相忘友，久要欣有託。後當不如今，今可不悟昨。亦欲見眞率，正須先宿諾。少待天氣涼，偉觀灑高閣。

又《次轉庵聖花韻》 轉庵詩三昧，仍嗜書八法。寫出金彈句，可翫不可狎。近觀聖花作，險若君獨壓。壯如錢塘潮，清若茹溪霅。僚丸同妙手，狗蠅眞脫甲。庖刀方奏焉，郢風復運霎。文章特小技，聖處奚假插。得趣堪獻佛，高唫岸烏恰。達者越拘攣，迷者泥檢押。豈知造化機，目擊不容眨。衮衮萬馬奔，翼翼兩攻夾。靈根有變通，時雨自浹洽。意輕秦趙璧，價重蒲葵箑。記舟何用痕，印錢偶因掐。於道得達尊，問鼎不問郟。

又《元日簡轉庵》 遙想潘夫子，元正免立墀。已傾新歲酒，未和隔年詩。老色長欺鬢，春風不肯絲。人言金可作，寧惜草堂資。

又《德久寄南游詩卷內和丁字韻凡九因次韻寄酬》 三逕雖荒可更營，歸來因得課樵青。巖棲寧著高低屐，世路怕過長短亭。厚祿故人新枉句，高山流水舊知聽。案頭展卷勤收拾，卻恐天官勅六丁。

又《轉庵輓詞》 無復從容唱和詩，忍爲惻愴輓歌詞。生前秋月春花了，身後高山流水知。小阮竹林思步武，仲芳蒿里得追隨。腰金埋玉終塵土，萬卷千篇倚二兒。

葉適《送潘德久》 每攜瘦竹身長隱，忽引文藤令頗嚴。聞道將軍如郤穀，不妨幕府有陶潛。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未有羽書吟自好，全提白下入詩奩。

徐照《和潘德久喜徐文淵趙紫芝還里》 故交南北去，誰復念幽人。久別驚初見，相知樂似新。竹聲當暑淨，茶味得泉珍。貧與詩相涉，詩清不怨貧。

薛泳

史浩《陞辭薦薛叔似等劄子》 明州鄞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修，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無施而不可。

陳亮《與王季海丞相(淮)》 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

《深雪偶談》 「一盤消夜江南菓，喫菓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個，才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泳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晚於溪上小築，扁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爲詩，如《新堤小泛》「柳斷橋方出，煙深寺欲浮」，《早秋歸興》「歸心如病葉，一片落江城」，《鎮江逢尹惟曉》「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遠。

方回《讀箕窗荊溪集跋》 《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瑩流通。」

《青玉案》(一盤消夜江南菓)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詞苑》錄薛沂叔(泳)客中守歲《青玉案》云：「一盤消夜江南菓【略】。」語雖俚俗，意致頗佳，垂老他鄉，讀之淒悒。

陳曄

袁說友《題陳日華二友堂》 書生作吏從朱墨，官事紛紛何日息。不堪鴈鶩對敲朴，寧解詩書伴松竹。太丘退食何蕭然，筆研不落塵埃邊。前歲讀書山水縣，今年二友來通川。料君捧詔還朝日，老蓋寒梢應的皪。此時留與後人看，要使清風繼前跡。

又《陳日華刪定讀書林》 雄編已汗南山竹，對坐松窗誇鼎足。猶嫌官事作癡兒，故向書林巧徵逐。蒼龍宛轉鱗之而，此君寂寞清且高。晚來鴈鶩無人進，又報明公欲變騷。

又《日華書自通州來言其同僚多唱酬》 題輿贏得錦囊歸，酬唱西崑事可追。久不陪君三日語，政須嚥子百篇詩。寧甘咄咄癡兒事，稍愧紛紛俗吏爲。我亦湖山多暇日，秋蟬時解噪寒枝。

姜夔《陳日華侍兒讀書》 繹句尋章久未休，花房日晏不梳頭。誰教郎主能多事，乞與冥冥千古愁。

《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四引《臨汀志》 陳曄字日華，長樂人，古靈之後。慶元二年知(汀)州事，爲治精明，百廢具興。歲撥郡帑緡錢二百貫助學，又撥隸官田百畝爲諸生廩餼。【略】越二政，弟映繼出守，規而隨之。【略】自曄創橋于南山高灘角上流，至映方畢工，邦人以「棠□」扁其橋，今名南阜。秩滿，皆除廣東憲，至今相傳爲美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 《談諧》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陳日華撰。日華不知何許人。《文獻通考》載所著《金淵利術》八卷，亦不著時代。別有《詩話》一卷，中引朱子之語。考姜夔《白石詩集》有《陳日華侍兒讀書》詩。又張端義《貴耳集》稱淳熙間有二婦人，足繼李易安之後，曰清菴鮑氏、秀齋方氏。秀齋即陳日華之室。則孝宗時人也。所記皆俳優嘲弄之語，視日華所作《詩話》，尤爲猥雜。然古有《笑林》諸書，今雖不盡傳，而《太平廣記》所引數條，體亦如此，蓋小說家有此一格也。

又卷一九七 《詩話》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舊本題陳日華撰。日華有《談諧》，已著錄。是編所記，多猥鄙詼諧之作，頗乖大雅。惟所記「黃庭堅教人學詩先讀經，不識經旨則不識是非，不知輕重，何以爲詩」，又記宋祁語云：「詩人必自成一家，然後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則皆確論也。

嚴蕊

朱熹《按唐仲友第四狀》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蘂等製造衣服，其嚴蘂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蘂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爽家追到嚴蘂，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蘂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蘂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蘂，「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

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仲友復與嚴藥踰濫。仲友令嚴藥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藥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黃巖縣欄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行打，知得妹嚴藥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據，遂托嚴藥寫信，令人力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欄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何承節幷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曾結絕。嚴藥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三路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藥錢一百貫文省，託囑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嚴藥作當，候得判免，備錢收取。嚴藥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賣酒。徐新令人力將錢三十貫文足，係嚴藥同母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卻將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嚴藥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免斷楊準藏伉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幷受過青紗冷衫段、水線魚鬃等，供責是實。

《夷堅志》支庚卷一〇　台州官奴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爲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爲伍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係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點刑獄，因疎決至台，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即判從良。（景裴說）

《齊東野語》卷二〇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閒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鍊。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　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爲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眞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予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金華徵獻略》卷四　唐仲友【略】開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虎適誣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符付次官，乃摭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污染嚴蕊爲首。嚴蕊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弈，工詩詞。仲友曾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鍊。既被劾，備受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諭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答曰：「身爲賤伎，即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事，寧死決不敢污衊君子。」

《詞學集成》附錄《論嚴蕊詞》　（詒）案：此事宋人說部鮮載之者。蕊以一伎，寧備受箠楚，而不肯污衊士大夫，其節亦可見矣。彼污衊而欲摭其事者，誠何心哉。

《人間詞話刪稿》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語》謂「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嚴蕊奴。朱晦庵繫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詞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觴者，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俞國寶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醒庵遺珠集》十卷。臨川俞國寶撰。淳熙前人。

《武林舊事》卷三　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於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柳耆卿《醉蓬萊》（漸亭皋葉下）沈際飛評　文章遇不遇有數，存此詞，不遇者也。高宗遊聚景園，入一酒肆，見素屏，俞國寶書《風入松》一闋，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爲「殘醉」，即日予釋褐。詞之遇者也。

《宋詩紀事》卷五六　俞國寶，臨川人。淳熙太學生。有《醒庵遺珠集》。

《風入松》（一春長費買花錢）　《詞綜偶評・宋詞》：（明日重扶殘醉）較原本「重攜殘酒」，工拙判然。

張巖

《吳郡志》卷一一　張巖，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嘉泰三年三月到，四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改差知揚州。

魏了翁《閑靜老人文集序》　余年二十餘，舉進士，參知政事張公時在言路，一見器重，惠之文曰：「江漢世載其英，猶主斯文之統。」余謝不敢當。後數年入舒館學，公在政府，又忝不凡之遇。厥二十年，余來爲史官，則公之墓草凡十易矣。公之子佖、侃哀公之遺文，俾序其篇端，因得盡閱公之出處。蓋自早歲，於趙忠定公、朱文公咸知師慕。其策進士也，孜孜於《中庸》之書，其贈陳膚仲，亦卷卷於伊洛之學。始自植立蓋若此，而卒不能盡如其志也。《詩》曰：「善人載尸。」又曰：「靡哲不愚。」善人而尸，哲人而愚，然則人才之成壞，固不關諸世好乎。撫時感事，因以自儆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閑靜治本論》五卷、《將論》一卷。知樞密院廣陵張巖肖翁撰。

鄭湜

《容齋三筆》卷一二　慶元元年正月十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重氈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樓鑰《倉部郎官鄭湜除大理少卿制》　爾少而發藻，善爲詞章，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效。

《淳熙三山志》卷二九　鄭湜，昺之子。字溥之，禮部侍郎。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治述》十卷。從政郎鄭湜紹熙元年撰進。按：丙戌榜有三山鄭湜溥之，是年已爲祕書郎，面對劄子，剴切通練，于今傳誦。此當別是一鄭湜耶？

《困學紀聞》卷一九　慶元初，嗣王秀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又　時吳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文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才入六月，周南

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削稿之心，南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

辛棄疾

論述

綜論

朱熹《答辛幼安啟》 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軺車每出，必著能名；制閫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眞庭之逸，爰深正宁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閒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姦。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樓鑰《福建提刑辛棄疾太府卿制》 爾蚤以才智，受知慈扆，盤根錯節，不勞餘刃，中更閒退，以老其才。養邁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於恕。【略】氣愈養則全，明愈晦則光，于以見之事功，孰能禦之哉。

又《太府卿辛棄疾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制》 爾以軼群之才，蚤著事功，壽皇三畀大藩，寵以論讌之華。于今幾二十年，召對便朝，擢長外府，益平豪爽之氣而見溫粹之容，朕心嘉焉。

《澗泉日記》卷中 辛棄疾字幼安，有機數，調度高放，詞語灑落，俗傳所謂《稼軒長短句》是也。

黃榦《與辛稼軒侍郎書》 恭惟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眞一世之雄也。而抑遏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于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閑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于千里之外。雖然，今之所以用明公，與其所以爲明公用者，亦嘗深思之乎？古之立大功于外者，內不可以無所主，非張仲則吉甫不能成其功，非魏相則充國無以行其計。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雜揉，賢不肖混殽，佞諛滿前，橫恩四出，國且自伐，何以伐人？此僕所以深慮夫用明公者，尤不可以不審夫自治之策也。國家以仁厚揉順天下士大夫之氣，士大夫之論素以寬大長者爲風俗。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語文章者多虛浮，談道德者多拘滯，求一人焉足以持一道之印，寄百里之命，已不復可得，況敢望其相與冒霜露，犯鋒鏑，以立不世之大功乎？此僕所以又慮夫爲明公用者無其人也。內之所以用我與外之所以爲我用者，皆有未滿吾意者焉。

范開《稼軒詞序》 器大者聲必閎，志高者意必遠。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詞之所自出。是蓋不容有意於作爲，而其發越著見於聲音言意之表者，則亦隨其所蓄之淺深，有不能不爾者存焉耳。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非有意於學坡也，自其發於所蓄者言之，則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嘗自言與其弟子由爲文□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之所爲。公之於詞亦然：苟不得之於嬉笑，則得之於行樂；不得之於行樂，則得之於醉墨淋漓之際。揮毫未竟，而客爭藏去。或閑中書石，興來寫地，亦或微吟而不錄，漫錄而焚藁，以故多散逸。是亦未嘗有作之之意，其於坡也，是以似之。雖然，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爲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於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其間固有清而麗、婉而嫵媚，此又坡詞之所無，而公詞之所獨也。昔宋復古、張乖崖方嚴勁正，而其詞乃復有濃纖婉麗之語，豈鐵石心腸者類皆如是耶。

劉淮《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眞奇作也。

汪莘《方壺詩餘自序》 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爾。余於詞所愛喜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

詹傅《笑笑詞序》 近世詞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詼諧；如辛

稼軒，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惟先生之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機軸。

《桯史》卷三　康伯可《順庵樂府》【略】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語卻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

劉克莊《辛稼軒集序》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率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雖以王景略之才，不免有失身苻氏之愧。□建炎省方，畫淮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北方驍勇自拔而歸，如李侯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爲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磊落。乾道、紹熙奏篇及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其策完顏氏之禍，論請絕歲幣，皆驗於數十年之後。符離之役，舉一世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未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李顯忠將精銳三萬出山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爲前鋒。其論與尹少稷、王瞻叔諸人絕異。烏虖，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以前輩謂有井水處皆倡柳詞，余謂耆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作大聲鏗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其襛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誦。公嗣子故京西憲□欲以序見屬，未遑書而卒，其子肅具言先志。恨余衰憊，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概如此。

又《劉叔安感秋八詞跋》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于捋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稼軒五言絕句，《元日》云：「老病忘時節，空齋曉尚眠。兒童喚翁起，今日是新年。」《偶題》云：「黃花眼倦開，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七言云：「錯處眞成九州鐵，落時能得幾鉤絲。酒腸未減長鯨吸，詩思如抽獨繭絲。」皆佳句，然爲詞所掩。

又　放翁長短句，【略】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

張侃《跋陳詞》　古樂府有《三息》詩，杜工部用於詩，辛待制用於詞，各臻其妙。待制名棄疾。

又　辛待制《水調》首句，用鮑明遠「四坐且勿語」。今世詞，是有古腔樂府。

又　凡作文須是有綱目，「君不見」三字，蘇文忠公《滿江紅》，辛待制《摸魚兒》用之。臧辛伯《賀吳荊南啓》亦用之。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　「寶釵分，桃葉渡【略】」，此辛稼軒詞也，風流嫵媚，當於才情，若不類其爲人矣。至於《賀王宣子平寇》則云：「白羽風生貔虎嘯，青溪路斷猩鼯泣。」《送鄭舜舉赴召》則云：「此老自當兵十萬，長安正在天西北。」與夫「吳楚地，東南坼，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迹」等語，則鐵心石腸發於詞氣間，凜凜也。蓋其天才既高，無適而不宜，故能如此。

《懷古錄》卷中　蔡光工於詞，靖康間陷于虜中。辛幼安常以詩詞參請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歸本朝，晚年詞筆尤高。嘗作《賀新郎》云：「綠樹聽鵜鴂【略】。」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手段相似。又止酒賦《沁園春》云：「杯汝來前【略】。」此又如《答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於詞。賦《築偃湖》云：「疊嶂西馳【略】。」且說松而及謝家子弟，相如車騎，太史公文章，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闚其堂奧。劉改之所作《沁園春》，雖頗似其豪，而未免於粗。近時作詞者只說周美成、姜堯章等，而以稼軒詞爲豪邁，非詞家本色。紫岩潘牥云：「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不足以啓人意。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也？或曰：「美成、堯章，以其曉音律，自能撰詞調，故人尤服之。」

《浩然齋雅談》卷下　辛幼安嘗有句云：「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則以月喻足，無乃太媟乎。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冲入群媚相似，亦無面而返。嗟乎，以稼軒爲坡

公少子，豈不痛快靈傑可愛哉，而愁髻齲齒作折腰步者闌然笑之。《敕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語高下相應，知音者少。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斯人北來，喑嗚驚悍，欲何爲者，而讒擯銷沮，白髮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託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復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志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英雄感愴，有在常情之外，其難言者未必區區婦人孺子間也。世儒不知哀樂，善刺人，及其自爲，乃與陳若山等。嗟哉，偉然二丈夫無異。吾懷此久矣，因宜春張清則取《稼軒詞》刻之，復用吾請。清則少游杭浙，有奇志逸氣，必能仿佛爲此詞者。

《詞源》卷下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

又　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略】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樂府指迷》　近世作詞者，不曉音律，乃故爲豪放不羈之語，遂借東坡、稼軒諸賢自諉。諸賢之詞，固豪放矣，不豪放處，未嘗不叶律也。如東坡之《哨遍》、楊花《水龍吟》，稼軒之《摸魚兒》之類，則知諸賢非不能也。

俞德鄰《奧屯提刑樂府序》　東坡大老以命世之才，游戲樂府，其所作者皆雄渾奇偉，不專爲目珠睫鉤之泥，以故昌大囂庶，如協八音，聽者忘疲。渡江以來，稼軒辛公，其殆庶幾者，下是折楊皇荂，誨淫蕩志，不過使人嗑然一笑而已。

元好問《新軒樂府序》　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略】由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咏性情，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趙文《吳山房樂府序》　近世辛幼安跌蕩磊落，猶有中原豪傑之氣，而江南言詞者宗美成，中州言詞者宗元遺山，詞之優劣未暇論，而風氣之異，遂爲南北強弱之占，可感已。

仇遠《玉田詞題辭》　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

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序》　稼軒有逸才，長於填詞，平生與朱晦菴、陳同父、洪景盧、劉改之輩相友善。晦菴《答稼軒啓》有曰：「經綸事業，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膾炙士林之口。」劉改之氣雄一世，其寄稼軒詞有曰：「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後百餘年，邯鄲張楚過其墓而以詞酹之曰：「嶺頭一片青山，可能埋得凌雲氣？」又曰：「謾人間留得陽春白雪，千載下無人繼觀。」同時之所推奬，異代之所追慕，則稼軒人品之豪，詞調之美，概可見已。晦菴之沒也，時黨禁方嚴，稼軒獨爲文哭之。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遺平生著述數帙而已。烏虖，賢哉！長短句凡五百六十八闋，余歸田多暇，稍加評點，間於登臺步壠之餘，負耒荷鋤之夕，輒歌數闋，神爽暢越，蓋超然不覺塵思之解脫也。

《渚山堂詞話》卷二　辛稼軒詞，或議其多用事，而欠流便。予覽其《琵琶》一詞，則此論未足憑也。《賀新郎》云：「鳳尾龍香撥【略】。」此篇用事最多，然圓轉流麗，不爲事所使，稱是妙手。

《藝苑卮言》附錄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又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別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又　夏文愍公謹最號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

《愛園詞話》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幷捧心也。

楊慎《草堂詩餘序》　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略】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軒辭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疑若獨藝。然豈非異曲分派之說乎？

《詞品》卷二　辛稼軒詞「泛菊杯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煙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邪？

又卷五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別調》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也。

又　姚牧庵《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略】。」牧庵一代文章巨公，此詞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六研齋筆記》卷一　陸放翁詞稿，行草爛熳，如黃如米。細玩之，則顏魯公、楊少師精髓皆在。詞乃大聖樂，亦辛稼軒之流也。

《六研齋三筆》卷三　辛稼軒棄疾才情豪放，見於填詞諸作。書法未有聞，亦未之見。甲戌春仲，得觀一卷，乃行書劄子，渾厚沉婉，有蘇欒城風氣，絕無拔劍罵坐之態，古人之不可相如此。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程垓《水龍吟》（夜來風雨匆匆）沈際飛評　信稼軒于文章議論餘暇，戲筆墨爲長短句者。人指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不知曲者曲也，固當委曲爲體，徒狃于風情婉孌，則亦致厭。回視稼軒，豈不易目。翻恨古詩「不愁花不飛，到畏花飛盡」，近于填詞，一讀陡然心驚。

又元遺山《滿江紅》（天上飛鳥）沈際飛評　遺山極稱辛稼軒詞，及觀遺山深于用事，精于鍊句，風流蘊藉，媲卻周、秦，初無稼軒豪邁之氣。此詞則不忝。

毛晉《東浦詞跋》　韓溫甫家于東浦，因以名其詞。雖與康順庵、辛稼軒諸家酬唱，其妍媸相去非亶孛蘿、無鹽也。

又《放翁詞跋》　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載長短句二卷。【略】楊用修云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又《龍洲詞跋》　改之家於西昌，自號龍洲道人，爲稼軒之客，故小詞亦多相溷，如「堂上謀臣樽俎」之類是也。宋子虛稱爲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讀者感焉。花庵謂其詞學辛幼安，如別妾《天仙子》、詠畫扇《小桃紅》諸闋，《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

又《後村別調跋》　《別調》一卷，大率與辛稼軒相類，楊升菴謂其壯語足以立懦，余竊謂其雄語足以排昇云。

《西河詞話》卷二　張鶴門詞以《草堂》爲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大抵詞必有意有調有聲有色，人人知之。若別有氣味在聲色之外，則人罕知者。

《七頌堂詞繹》　稼軒「盃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

《填詞雜說》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皺水軒詞筌》　吳履齋贈妓詞，不載于集，又與生平手筆不類。然如「錦字偷裁，立盡西風雁不來」，風致何妍媚也，乃出自稼軒之手。文人固不可測。

又　稼軒雖入粗豪，尚饒氣骨。其不堪者，如「以手推松曰去」，「一松一竹眞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及「檢點人間快活人，未有如翁者」等句耳。

《金粟詞話》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又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遠志齋詞衷》　《詞品》云：填詞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略】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

又　稼軒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從南華沖虛得來。然作詞之多，亦無如稼軒者。中調短令亦間作嫵媚語，觀其得意處，眞有壓倒古人之意。爾來如「展成反止酒」、「弈先偶然間」、「敦五焚筆硯」、「紫曜夢醒」諸作，駸駸爭先，無夏公謹宣武學司空之恨。至阮亭、金粟、艾庵唱和，偶興數闋，以筆墨牢騷，寫胸中塊壘，無意摹古，而提劉攀陸，予能無續貂之愧耶。

又　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又　楊用修云：詩聖如子美，而集內填詞無聞。少游、幼安，詞極工矣，而詩殊不強人意。揆之通論，夫豈盡然。

又　吳魯于孝廉，【略】小詞瀟灑絕妙，自比稼軒。有和稼軒《卜算子》詞。

尤侗《詞苑叢談序》　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氣，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

王士禎《倚聲集序》　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

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

《花草蒙拾》 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猸。」讀稼軒詞，當作如是觀。

又 「車如鷄棲馬如狗」，用古謠語，絕似稼軒手筆。至「坡謂白日逋逃」兩段，幼安作問答，雖亦從爲有先生亡是公來，則學稼軒而墮惡趣矣。「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好事者以爲見鬼詩，此得不爾耶？

又 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爲繼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劉潛夫曰：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詞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固是一病。

又《詞品》上卷 周雪客曰：稼軒對句，如「對鄭子眞巖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生硬不可按歌。固不若丁飛濤之「懶對蝥嫌嵇叔拙，貧來鬼笑伯龍癡」，用事用意爲有情致。

又下卷 沈雄曰：稼軒《踏莎行》云：「長沮桀溺耦而耕，某何爲是棲棲者。」【略】用經書語入詞，畢竟非第一義。

又 楊愼曰：詞於文章爲末藝，非自選詩、樂府來，必不能入妙。【略】若在稼軒，諸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矣。如「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得且住爲佳耳」，此晉帖中無名氏語也。語本入妙，而稼軒引用之。

又《詞辨》下卷 東坡《中秋》詞前段第三句作六字句，後段「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又似四字七字句，《詞品》所謂語意參差也。稼軒席上作「何人爲我楚舞，聽我楚歌聲」與「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類是。【略】然每閱張于湖《觀雨》，辛稼軒《觀雪》，楊止濟《登樓》，無名氏《望月》，固不如東坡之作，陳西麓所以品其爲「萬古一清風」也。

又《詞評》上卷 稼軒詞亦有不堪者，「一松一壑眞朋友，山鳥山花好兄弟」是也。

又下卷 汪蛟門曰：阮亭嘗稱易安、幼安俱濟南人物，各擅詞家之勝。《衍波》一集，既和《漱玉》，復仿《稼軒》，千古風流，遂欲一身兼並耶？

《柳亭詩話》卷三 錢翊咏芭蕉曰：「冷燭無烟綠蠟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緘書札藏何事，先被東風暗拆看。」結語較辛稼軒「芭蕉漸展山公啓」之句，尤爲風韻。

《詞苑叢談》卷四 梨莊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王阮亭謂：「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猸。』稼軒詞當作如是觀。」予謂有稼軒之心胸，始可爲稼軒之詞。今粗淺之輩，一切鄉語猥談，信筆塗抹，自負吾稼軒也，豈不令人齒冷。

法式善《稼軒集鈔存序》 忠敏之在當時也，陳同父謂與朱子、子師同係四海之望，至謝疊山則直以聖賢之學歸之。公豪邁英爽過東坡，乃於朱子、南軒諸賢，尊崇悅服，違禁忌不顧，此非篤於道，得於心者不能也，豈特節義文章爲不朽哉。

鄒祇謨《梅村詞序》 詞者，詩之餘也，乃詩人與詞人，有不相兼者，【略】以辛幼安之豪氣，而人謂其不當以詩名而以詞名。豈詩與詞若有分量，不可得而逾者乎？

蔡琳《讀金人詩・党懷英》 村齋寥落憶平生，一髮青山暮靄橫。鄉夢自南人自北，竹谿終逐稼軒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應齋雜著》六卷。【略】詩詞多與洪邁、章甫唱和，而與辛棄疾酬贈尤多，其詞氣駿邁，亦復相似。觀其《金陵有感》詩，有「謝安、王導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句，其不滿於湖山歌舞，文恬武嬉，意趣蓋與棄疾等，固宜其相契也。

又卷一六二 《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略】劉淮序稱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今觀集中諸詞，魄力雖少遜辛棄疾，然如其和棄疾《金縷詞》韻述懷一首，悲壯激烈，忠孝之氣，奕奕紙上，不愧爲酋之子孫，雖置之《稼軒集》中，殆不能辨。

又卷一六三 《方壺存稿》八卷。【略】詩餘前有自序，稱所愛者蘇軾、朱希眞、辛棄疾三人，謂之「詞家三變」，故所作稍近粗豪。

又 《泠然齋集》八卷。【略】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

又卷一九八《東坡詞》一卷。【略】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又《稼軒詞》四卷。【略】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觀其才氣俊邁，雖似乎奮筆而成，然岳珂《桯史》記棄疾自誦《賀新涼》、《永遇樂》二詞，使座客指摘其失。珂謂《賀新涼》詞首尾二腔語句相似，《永遇樂》詞用事太多。棄疾乃自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云云，則未始不由苦思得矣。

又《西樵語業》一卷。【略】是集詞僅三十七首，而因辛棄疾作者凡六首。其縱橫排奡之氣，雖不足敵棄疾，而屏絕纖穠，自抒清俊，要非俗艷所可擬。一時投契，蓋亦有由云。

又《平齋詞》一卷。【略】咨夔以才藝自負，新第後上書衛王，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捃摭其短，遂爲時相所忌，十年不調。故其詞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感，頗有似稼軒、龍洲者。

又卷一九九《龍洲詞》一卷。【略】黃昇《花菴詞選》謂改之乃稼軒之客，詞多壯語，蓋學稼軒。然過詞凡贈辛棄疾者則學其體，如「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等詞是也，其餘雖跌宕淋漓，實未嘗全作辛體。

《滹水亭雜識》 詞雖蘇、辛並稱，而辛實勝蘇。蘇詩傷學，詞傷才。

《蘇亭詩話》卷一 至標舉餘藝，以雄健之筆，蟠屈爲詞，遂成別派，後惟稼軒克效之，并稱蘇、辛。

《詞潔輯評》卷一評辛棄疾《卜算子》 南渡以後名家，長詞雖極意琱鐫，小調不能不斂手。以其工出意外，無可著力也。稼軒本色自見，亦足賞心。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雨村詞話》卷二 戴復古石屏《望江南》有「壺山好」四首，「石屏老」三首，一時推名作。余尤愛其二詞云：「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綽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樽空，相對醉顏紅。」【略】稼軒謂辛棄疾也，與石屏同時，其名重如此。

又 余閱劉過《龍洲詞集》，有學辛稼軒而粗之評。【略】又升庵謂改之似辛稼軒之豪，而未免粗。此評眞不能爲改之諱。詞至宋末，多墮惡道，有目人所共知。

又卷三 辛稼軒詞肝膽激烈，有奇氣，腹有詩書，足以運之，故喜用四書成語，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後」、「賢哉回也」、「先覺者賢乎」等句，爲詞家另一派。然學之稍粗則墮惡道。其時爲稼軒客如龍洲劉過，每學其法，時多稱之，然失之粗劣。獨《西江月》一詞有句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四書語，頗有稼軒氣味。

又 陳同甫無媚詞，與稼軒同唱和，筆亦近之。

《西圃詞說》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不知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過此則頹然放矣。

又引華亭宋尚木徵璧曰 稼軒之豪爽，而或傷於霸。

陳其年《詞選序》 東坡、稼軒諸長調，又駸駸乎如杜甫之歌行，西京之樂府也。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

《銅鼓書堂詞話》 潘漁莊希白【略】工長短句，其九日大有一解，【略】用事用意，搭湊得瑰瑋有姿。其高澹處，可以與稼軒比肩。

《靈芬館詞話》卷一 詞之爲體，大略有四：風流華美，渾然天成，如美人臨粧，卻扇一顧，《花間》諸人是也。晏元獻、歐陽永叔諸人繼之。施朱傅粉，學步習容，如宮女題紅，含情幽豔，秦、周、賀、晁諸人是也，柳七則靡曼近俗矣。姜、張諸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夢窗、竹屋，或揚或沿，皆有新雋，詞之能事備矣。至東坡以橫絕一代之才，凌厲一世之氣，間作倚聲，意若不屑，雄詞高唱，別爲一宗。辛、劉則粗豪太甚矣。其餘幺絃孤韻，時亦可喜。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介存齋論詞雜著》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艷，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并無其情。稼

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

又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略】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略】白石脱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辛寬姜窄，寬故容穢，窄故鬬硬。【略】若託體近俳，而擇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語，又不可抹煞矣。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眞僞有辨，眞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眞，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眞，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填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略】一派爲稼軒，以豪邁爲主，繼之者，龍洲、放翁、後村，猶禪之北宗也。

又《梅邊吹笛譜跋》　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

《片玉山房詞話》　今人談詞家，動以蘇、辛爲不足學，抑知檀板紅牙不可無銅琵鐵撥，各得其宜，始爲持平之論。

《蓮子居詞話》卷一　詞有借叶，借叶有二。否讀府，北讀卜，從方言也。唐及兩宋多有之。若辛幼安歌麻合用，簾有合用，則用古韻。大抵前人韻有不合處，以二者通之，靡不合也。

又　辛稼軒別開天地，横絕古今。《論》、《孟》、《詩》小序、《左氏春秋》、《南華》、《離騷》、《史》、《漢》、《世説》、《選》學、李杜詩，拉雜運用，彌見其筆力之峭。《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己亥，孫粹然、張公俊刊於廣信書院，余在知不足齋見寫本。

又卷三　今人學辛稼軒，叫囂打乖，墮入惡趣。

又卷四　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學而至。

《雙硯齋詞話》　世稱詞之豪邁者，動曰蘇、辛。不知稼軒詞，自有兩派，當分别觀之。如《金縷曲》之「聽我三章約」、「甚矣吾衰矣」二首，及《沁園春》、《水調歌頭》諸作，誠不免一意迅馳，專用驕兵。若《祝英臺近》之「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摸魚兒》發端之「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結語之「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百字令》之「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水龍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遥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滿江紅》之「怕流鶯乳燕，得知消息」，《漢宮春》之「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皆獨繭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纍張、王。宗之者固僅襲皮毛，詆之者亦未分肌理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宜興孫雲門進士（朝慶）詞學辛、劉，粗豪自喜。

《左庵詞話》卷上　辛稼軒詞，慷慨豪放，一時無兩，爲詞家别調。集中多寓意作，如《摸魚兒》云：「更能消【略】。」又如「怕上層樓【略】」，又如「一番風雨【略】」，又如「把吴鉤看了【略】」，又如「剩水殘山無態度【略】」。此類甚多，皆爲北狩南渡而言。以是見詞不徒作，豈僅批風詠月？

《藝概》卷四　辛稼軒風節建豎，卓絕一時，惜每有成功，輒爲議者所沮。觀其《踏莎行》和趙興國有云：「吾道悠悠，憂心悄悄。」其志與遇概可知矣。《宋史》本傳稱其「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又稱「謝校勘過其墓旁，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然則其長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鳴者哉？

又　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姿是何夐異。

又　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灑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爲别調者哉。

又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又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之，強論得失，皆偏辭也。

又　陳同甫與稼軒爲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賀新郎・寄幼安見懷韻》云：「樹猶如此堪重别，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

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其《酬幼安再用韻見寄》云：「斬新換出旌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懷幼安用前韻》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樓斗絕。」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

又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又　蘇、辛詞似魏玄成之嫵媚，劉靜修詞似邵康節之風流，倘泛泛然以橫放瘦澹名之，過矣。

《詞學集成》卷四　宋人自度腔皆可歌，後人不得其傳。至辛、蔣以豪邁之語，爲變徵之音。如今弦笛，腔愈低則調愈促，聲高則調高，何礙吟歎之有。

又卷五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勿質實。【略】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略】」（詒）案：【略】以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又附錄　《詞苑叢談》梨莊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比，是豈知稼軒者。」羨門云：「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詒）案：稼軒仙才，亦霸才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弇州謂蘇、黃、稼軒爲詞之變體，是也。

又　學稼軒，要於豪邁中見精緻。近人學稼軒，只學得莽字、粗字，無怪闌入打油惡道。試取辛詞讀之，豈一味叫囂者所能望其頂踵？蔣藏園爲善於學稼軒者，稼軒是極有性情人。學稼軒者，胸中須先具一段眞氣奇氣，否則雖紙上奔騰，其中俄空焉，亦蕭蕭索索如牖下風耳。

又卷四　如云：「辛稼軒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劉改之所作《沁園春》，雖頗似其豪，而未免於粗。近日作詞者惟說周美成、姜堯章，而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易厭。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哉？」此說極愜當。

又　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闋）、《水龍吟》（「似花又似非花」闋）、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闋）、《永遇樂》（「如此江山」闋）等篇，其句法連屬處，按之律譜，率多參差。【略】蓋詞人筆興所至，不能不變化。

又卷五　詩詞異其體調，不異其性情，詩無性情，不可謂詩，豈詞獨可以配黃儷白，摹風捉月了之乎？然則崇奉姜、史，卑視蘇、辛者，非矣。第今之學蘇、辛者，亦不講其肝膽之輪囷，寄託之遙深，徒以浪煙漲墨爲豪，是不獨學姜、史不之許，即學蘇、辛，亦宜揮之門外也。

又卷一二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至後來之善學姜、辛者，非懈則粗。

又續編卷三　樊榭之說盛行，又得大力者負之以趨，宗風大暢，諸派盡微，而東坡詞詩、稼軒詞論，骫骳激揚之調，尤爲世所詬病。

又卷四引王鳴盛語　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爲正宗。然《金荃》、《握蘭》本屬《國風》苗裔，即東坡、稼軒英雄本色語，何嘗不令人欲歌欲泣。文章能感人，便是可傳，何必淨洗豔粉香脂與銅琵鐵板乎？

《蒿庵論詞》　稼軒負高世之才，不可羈勒，能於唐、宋諸大家外，別樹一幟。自茲以降，詞遂有門戶主奴之見。而才氣橫軼者，羣樂其豪縱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囂之子，亦靡不推波助瀾，自託辛、劉，以屏蔽其陋，則非稼軒之咎，而不善學者之咎也。即如集中所載《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一闋，《水龍吟》「昔時曾有佳人」一闋，連綴古語，渾然天成，既非東家所能效顰，而《摸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爲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

又　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

又　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爲，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

《藤閣瑣談》　鄒程村極稱沈天羽「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之語，謂爲詩餘別開生面。此兩語固可與賀黃公「險麗」二字相發。然在宋人詞中，山谷開其端，稼軒極其趣，白石亦染指焉。

又　漁洋稱易安、幼安爲濟南二安，難乎爲繼。易安爲婉約主，幼安爲豪放主，此論非明代諸公所及。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詞筌》：「稼軒雖入粗豪，尚饒氣

骨。」先生批云：「謂稼軒爲粗豪，宜其稱賞改之也。」

馮煦《東坡樂府序》　詞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秦、柳，曰姜、張，以人言也。若東坡之於北宋，稼軒之於南宋，幷獨樹一幟，不域於世，亦與他家絕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蘇、辛者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有厚入無間者，南宋自稼軒、夢窗外，石帚間能之，碧山時有此境，其他即無能爲役矣。

《詞壇叢話》　稼軒詞，粗粗莽莽，榮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陸游《渭南集》可與抗手，但運典太多，眞氣稍遜。

又　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典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

《白雨齋詞話》卷一　即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沈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沈鬱者。

又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又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沈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又　稼軒詞如《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浪淘沙》（山寺夜作）、《瑞鶴軒》（南澗雙溪樓）等類，才氣雖雄，不免粗魯。世人多好讀之，無怪稼軒爲後世叫囂者作俑矣。讀稼軒詞者，去取嚴加別白，乃所以愛稼軒也。

又　稼軒《水調歌頭》諸闋，直是飛行絕迹。一種悲憤慷慨鬱結於中，雖未能痕迹消融，卻無害其爲渾雅。後人未易摹倣。

又　稼軒詞彷彿魏武詩，自是有大本領、大作用人語。

又　稼軒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等作，不免劍拔弩張。余所愛者，如「紅蓮相倚深如怨，白鳥無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又「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之類，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深厚。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札，斯爲絕技。

又　稼軒最不工綺語。「尋芳草」一章，固屬笑柄，即「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及「玉觴淚滿卻停觴，怕酒似、郎情薄」，亦了無餘味。惟「尺書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爲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

又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爲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又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沉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又　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沉鬱，其可得乎。

又卷二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

又　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出竹山之右。

又卷三　其年《水調歌頭》諸闋，英姿颯爽，行氣如虹，不及稼軒之神化，而老辣處時復過之，眞稼軒後勁也。

又卷六　觀稼軒詞，才力何嘗不大，而意境亦何嘗不沉鬱。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沉鬱，則是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有是理哉？

又　稼軒詞，於雄莽中別饒雋味。如「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又「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所以獨絕古今，不容人學步。

又　稼軒詞如「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又「前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又「重陽節近多風雨」，又「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又「佳處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非，長爲客」，又「樓觀甫成人已改，旌旗未卷頭先白。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又「秋晚尊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又「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說興亡。燕雙雙」，又「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又「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疏。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皆於悲壯中見渾厚。後之狂呼叫囂者，動託蘇、辛，眞蘇、辛之罪人也。

又　蘇、辛詞，後人不能摹倣。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作壯語，然皆非

稼軒眞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

又　耆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荒謾語耳，何足爲韻事。稼軒「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憤激語而不離乎正，自與耆卿迥別。然讀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句，情理兩融，又婉折多矣。

又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必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爲郭、李，爲岳、韓，變則即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爲規模，適形粗鄙耳。

又卷七　「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用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劉氏並譏辛、陸，謬矣。」（劉潛夫云：「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略】「稼軒詞，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堅而銳，銳而厚，縱饒千軍萬馬，亦衝突不入。」

又　辛稼軒詞運用唐人詩句，如淮陰將兵，不以數限，可謂神勇。而亦不能牢籠萬態，變而愈工，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

又卷八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

又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

又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又　詞【略】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皐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

又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略】東坡、白石俱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韋端己《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闋，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即寓其中。淺率粗鄙者，不得藉口。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之。

《**詞則・放歌集》卷一**　蘇、辛並峙千古，然忠愛惻怛，蘇勝於辛，而淋漓悲壯，頓挫盤鬱，則稼軒獨步千古矣。稼軒詞魄力雄大，如驚雷怒濤，駭人耳目，天地鉅觀也。後惟迦陵有此筆力，而鬱處不及。

《**歲寒居詞話**》　《稼軒詞》，辛棄疾幼安撰。歷城人，高宗時官樞密都承旨。其詞十二卷，慷慨縱橫，不可一世，才氣俊邁，於倚聲家爲雄豪一派，世稱蘇、辛。然坡翁奮筆直寫。稼軒《賀新涼》、《永遇樂》二詞，使座客指摘其失，岳珂謂其《賀新涼》首尾二腔語句相似，《永遇樂》用事太多，乃自改其語，曰數十易，未嘗不嘔心艱苦。《洞仙歌》「嘆輕衫帽幾許紅塵」，帽上似尚脫一「破」字也。

《**論詞隨筆**》　古詩云：「識曲聽其眞。」眞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強。觀稼軒詞知爲豪傑，觀白石詞知爲才人，其眞處有自然流出者。詞品之高低，當於此辨之。

又　詞之言情，貴得其眞。【略】柳、秦之研婉，蘇、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

又　用成語，貴渾成脫化，如出諸己。【略】李易安「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新語》，更覺自然。稼軒能合經史子而用之，自其才力絕人處，他人不宜輕效。

又　以詞爲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爲小技乎？若徒作側艷之體，淫哇之音，則謂之小也亦宜。

《**詞徵》卷一**　釋皎然《詩式》謂詩有六至，【略】以詞衡之，至險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軒也。

又卷三　辛稼軒檃括陶淵明詩，以江窗借叶濛韻，卷二《一翦梅》，亦以窗借叶叢韻。案劉熙《釋名》曰：「窗，聰也，《尚書・舜典》『達四聰』，杜預注四聰作『四窗』。」鮑明遠詩，亦以窗叶東韻，讀「窗」若「聰」。詞非其類，稼軒殆因陶詩而偶用之。

又卷五　辛稼軒用四書語，氣韻之勝，離貌得神，又非徒以青兕自雄者。

又　蘇、辛二家，昔人名之曰詞詩，詞論。愚以古詞衡之曰：不用之時全體在，用即拈來，萬象周沙界。

又　稼軒詞，趣昭事博，深得漆園遺意，故篇首以秋水觀冠之。其題張提

舉玉峰樓詞，借莊叟自喻，意已可知。它如《蘭陵王》引夢蝶事，《水調歌頭》引嚇鼠鵬鵬事，此類不一而足。其詞凌高厲空，殆夸而有節者也。

又　稼軒寄吳子似詞云：「酌酒援北斗，我亦蝨其間。」用韓退之詩：「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又《漢宮春》詞「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閒。」案李昌谷《瑤華樂》「薰梅染柳將贈君」，本指仙樂，蓋與辛詞異詁。

又　辛稼軒「去年燕子來」詞，倣歐陽永叔「去年元夜時」詞格。（是詞亦載朱淑眞《斷腸集》，乃誤編耳。《四庫全書提要》辨之甚明。）蔣竹山《招落梅魂》，倣辛稼軒用《騷》經「些」字體也。

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　元獻、文忠、稼軒、澤民諸君子，立朝建議，大義炳如。公餘眺賞之暇，諷咏悲歌，時爲小令，時作長吟，孰知其所以合，孰知其所以離，固《風》《雅》之別流，而詞壇之逸致也！

繆荃孫《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序》　長公疏朗，稼軒沈雄，大德延祐之紀年，雲間信州之傳本，延平劍合，昆山璧雙，流傳于竹塢弇州，賞鑒于延令傳是，固學生之圭臬，眞詞場之景慶，于是有《蘇辛詞》之刻。

《袁碧齋詞話》　詞如詩，可摸擬得也。【略】辛稼軒俊逸似鮑明遠。【略】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白石擬稼軒之豪快，而結體于虛。

《詞論》　辛、劉之雄放，意在變風氣，亦其才祇如此。

又　詞，詩家之賊，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略】稼軒或用《楚辭》，此亦偶然，長處固不在是。

《人間詞話》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橫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又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又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

又　蘇、辛，詞中之狂。

又　白仁甫【略】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

《人間詞話刪稿》　稼軒《賀新郎》詞：「柳暗凌波路。送春歸猛風暴雨，一番新綠。」又《定風波》詞：「從此酒酣明月夜。耳熟。」「綠」「熱」二字，皆作上去用。與韓玉《東浦詞・賀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謝叶食、月（按，「食」當作「節」【略】），已開北曲四聲通押之祖。

又　《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詞。

又　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

《人間詞話》附錄　南宋惟一稼軒可比昌黎。

又　予於詞，【略】南宋只愛稼軒一人。

《大鶴山人詞話》評蘇軾《滿庭芳》（三十三年今誰存者）　健句入詞，更奇峰鬱起，此境匪稼軒所能夢到。

《蕙風詞話》卷一　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

又　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

又卷二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略】龍洲詞變易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

又　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

又卷三　辛、党二家，並有骨幹。辛凝勁，党疏秀。

又　李欽叔（獻能），【略】以南北名賢擬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間，吳（彥高）其望塵弗及乎。

又　元遺山【略】《鷓鴣天》三十七闋，【略】蕃豔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露於不自知。此等詞宋名家如辛稼軒固嘗有之，而猶不能若是其多也。

又　耶律文正《鷓鴣天》歇拍，【略】高渾之至，淡而近於穆矣，庶幾合蘇之清、辛之健而一之。

蔣兆蘭《詞說》　南宋辛稼軒，運深沉之思於雄傑之中，遂以蘇、辛並稱。他如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又　初學塡詞，勿看蘇、辛，蓋一看即愛，下筆即來，其實只糟粕耳。

《海綃說詞》　東坡獨崇氣格，箴規柳、秦，詞體之尊，自東坡始。南渡而後，稼軒崛起，斜陽烟柳，與故國月明相望於二百年中，詞之流變，至此止矣。

湖山歌舞，遂忘中原，名士新亭，不無涕淚，性情所寄，慷慨爲多。然達事變，懷舊俗，大晟餘韻，未盡亡也。【略】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

又　詞筆莫妙於留，蓋能留則不盡而有餘味。離合順逆，皆可隨意指揮，而沉深渾厚，皆由此得。雖以稼軒之縱橫，而不流於悍疾，則能留故也。

又　嘗論詞有眞氣，有盛氣。眞氣內充，盛氣外著，此稼軒也。學稼軒者無其眞氣，而欲襲其盛氣，鮮有不敗者矣。能者則眞氣內含，盛氣外斂。

《柯亭詞論》　看人詞極難，看作家之詞尤難。【略】有原意本深，而視之過淺者，如稼軒詞多有寓意，後人但看其表面，以爲豪語易學是也。

又　稼軒詞，豪放師東坡，然不盡豪放也。其集中，有沉鬱頓挫之作，有纏綿悱惻之作，殆皆有爲而發。其修辭亦種種不同，焉得概以「豪放」二字目之。

《聲執》卷上　蘇、辛集中，固有被稱爲摧剛爲柔者。即觀龍川，何嘗無和婉之作，玉田何嘗無悲壯之音。忠愛纏綿，同源異委，沉鬱頓挫，殊途同歸。【略】詞之爲物，固衷於詩教之溫柔敦厚，而氣實爲之母。但觀柳、賀、秦、周、姜、吳諸家，所以涵育其氣，運行其氣者即知。東坡、稼軒音響雖殊，本原則一。

又卷下　姜夔野雲孤飛，語淡意遠。辛棄疾氣魄雄大，意味深厚，皆於南宋自樹一幟。流風所被，與之化者，各若干人。

梁啟勳《稼軒詞疏證序例》　人之思想變化，每與時代及環境爲因緣。若作品不編年，則無以見其遷移之痕迹。稼軒先生詞品，上承北宋之正聲，下開南宋之別派，雄風傑調，橫絕一時，在文學上之地位，自足千古。但傳世詞六百數十首，坊本皆以調爲別，無時代性。【略】伯兄嘗語余曰：「稼軒先生之人格與事業，未免爲其雄傑之詞所掩，使世人僅以詞人目先生，則失之遠矣。意欲提出整個之辛棄疾以公諸世。」其作《辛稼軒年譜》之動機，實緣于此。

又《稼軒先生之特殊性格》　一、先生乃一熱烈之愛國者，且具規復中原之大計劃。讀《請練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論》、《九議》、《應問》諸文可見。見辛敬甫之《稼軒集鈔存》。二、先生乃一勇敢之強健男兒。二十二歲，率部曲二千投耿京。《鵝湖夜坐》詩云：「昔者戍南鄭，泰山鬱蒼蒼。鐵衣卧枕戈，睡覺身滿霜。」二十三歲，赤手縛張安國，獻俘于臨安。洪景盧《稼軒記》云：「齊虜負國，辛侯赤手領五十騎，縛取于五十萬衆中，如挾兔兒，束馬銜枚，由關西奏淮，至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概，儒士爲之興起，天子爲之動容。」三、先生作事敏捷，且勇于負責。大計劃雖不見用，然有機會輒爲地方造福。如蘇滁州民于兵燹之餘，見周孚《窶枕樓記》。平江西、湖南之糴，實其倉廩，見《宋史》及《朱子大全集》。爲福州府藏積鏹至五十萬緡，充其府庫，見《宋史》。凡此數事，皆以極短時間而奏大效者。至于創立湖南飛虎軍壘，尤見偉業。當時因此事而彈章紛上，至降御前金牌，令即日停工。先生乃受牌而藏之，嚴令速工兼作，期以一月成。既成，然後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始釋然，見《宋史》。四、先生在官，不猛進亦不苟退，眞可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卓乎其不可拔。故自二十三歲以至六十八歲，受職四十五年，雖三仕三已，然未嘗一度求去。只有帥閩時因受謗太甚乃請陛見以自明，亦未嘗一度召不起。生平彈章數十見，迄不爲動。陳同甫之先生像贊曰：「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最能寫先生之眞。五、先生精力彌滿，不松不懈。張功甫和先生之《賀新郎》曰：「何日相從雲水去，看精神峭緊芝田鶴。」「精神峭緊」四字最能得先生神理。六、先生富于建設性。上饒與鉛山兩宅，構造皆自出意匠，見洪景盧《稼軒記》及丘宗卿和《漢宮春》詞。不寧唯是，即在傳舍之官府，亦復如之。知滁州，則建窶枕樓、繁雄館，見周孚之《窶枕樓記》。帥浙東，則建秋風亭，見張功甫和《漢宮春》詞題。七、先生對于家人之愛極厚。見哭子詩及壽其夫人詞。然殊不戀家，常獨居于外，甚且在距家不遠之蕭寺度歲，見「元日投宿博山寺」之《水調歌頭》。八、先生雖好營第宅，然絕非求田問舍者流。以淵明之超逸，其宅毀于火，集中且數見。先生帶湖之甲第毀于火，六百二十三首詞中，無一語道及。證以本集，此雖小事，然性格實與常人殊。九、先生交游雖廣，然擇友頗嚴。唯與朱晦庵、陳同甫二人交最篤，見《祭朱晦翁文》、《祭陳同甫文》及唱和諸作。此外如洪氏兄弟、韓氏父子、趙氏兄弟等，則詩酒之交而已。十、先生宗教觀念似頗薄。雖常寄居于僧院，然集中與方外人詞，似僅「別澄上人并送性禪師」之《浣溪沙》一首，且猶是題于壁上而非寫呈，有韓仲止之和章可證。豈以當時當地無高僧，先生視此碌碌者爲不足與耶？唯丙寅九月二十八日，有律詩一首云：「漸識虛空不二門，掃除諸幻絕塵根。此心自擬終成佛，許事從今只任眞。」丙寅九月二十八，距屬纊已不滿一年，可見人之精神，終須求一

最後之歸宿，殆天性也。

分論

《晚題桃符》《後村詩話》後集卷一：辛幼安《晚題桃符》云：「身爲參禪老，家因赴詔貧。」杜子昕則云：「父子俱開國，朝廷不負人。」兩聯皆微而婉。

《祝英臺近》（寶釵分）《耆舊續聞》卷二：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略】辛幼安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人皆以爲佳，不知趙德莊《鵲橋仙》詞云：「春愁元自逐春來，卻不肯隨春歸去。」蓋德莊又體李漢老《楊花》詞：「驀地便和春帶將歸去。」大抵後之作者，往往難追前人。蓋唐詞多艷句，後人好爲諧語；唐詞多冷曲，後人增爲大拍。又況屋下架屋，陳腐冗長，所以全篇難得好語也。公之詞傳於《曲編》，獨《瑞鶴仙》「臉霞紅印枕」之句，有和李漢老「叫雲吹斷橫玉」，詞語高妙，惜其不傳於世。其詞云【略】觀公之詞，亦可以知其風流醞藉矣。張侃《跋揀詞》：辛幼安《祝英臺近》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又不解和愁歸去。」王君玉《祝英臺》云：「可堪妒柳羞花，下床都懶，便瘦也教春知道。」前一詞欲春帶愁去，後一詞欲春知道瘦。近世春晚詞，少有比者。《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此辛稼軒詞也。風流嫵媚，富於才情，若不類其爲人矣。《詞源》卷下：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雪溪《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略】。」辛稼軒《祝英臺近》云：「寶釵分【略】。」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府之遺意。《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無可埋怨處。《填詞雜說》：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眞不可測。昔人論畫云：「能寸人豆馬，可作千丈松。」知言哉！《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寶釵分桃葉渡）妖艷。（是他春帶愁來）怨春問春，口快心靈，非關勦襲。《詞選》張惠言評：此與德祐太學生二詞用意相似。「點點飛紅」，傷君子之棄。「流鶯」，惡小人得志也。「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蓮子居詞話》卷一：詞有襲前人語而得名者，雖大家不免。如賀方回「梅子黃時雨【略】」、幼安「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等句，惟善於調度，正不以有藍本爲嫌。《夢園詞選》黃氏評：按此閨怨詞也。史稱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周益公等抑之，爲之惜，此必有所託而借閨怨以抒其志乎。言自與良人分釵後，一片烟雨迷離，落紅已盡。而鶯聲未止，將奈之何乎！次闋，言問卜欲求會，而間阻實多，而憂愁之念，將不能自已矣。意致悽惋，其志可憫。史稱葉衡入相，薦棄疾有大略，召見，提刑江西，平劇盜，兼湖南安撫。盜起湖湘，棄疾悉平之。後奏請于湖南設飛虎軍，詔委以規畫。時樞府有不樂者，數阻撓之。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停住。棄疾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乃釋然。詞或作于此時乎。《論詞隨筆》：詞貴愈轉愈深。稼軒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玉田云：「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下句即從上句轉出，而意更深遠。《詞則・大雅集》卷二：諷刺語，卻婉雅。按《貴耳錄》，呂婆有女事辛幼安，以微事觸怒，逐之，稼軒因作此詞。此亦一說。《詞徵》卷五：茗柯又評稼軒《祝英臺近》詞云：「此與德祐太學生二詞用意相似。『點點飛紅』，傷君子之棄。『流鶯』，惡小人得志也。『春帶愁來』，其刺趙、張乎。」然據《貴耳集》云，呂婆，呂正己之妻。正己爲京畿漕，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是辛本非寓意，張說過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貴耳集》云呂正己「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首三句言送別之地，後五句言別後之懷，萬點飛花，離愁亦尤黏也。下闋明指伊人，歸期屢卜，而消息沈沈，惟有索之夢中，孤燈獨語，其深悔楊枝之遺耶？結處「春帶愁來」三句，傷春純是自傷。前之《摸魚兒》詞借送春以寄慨，有抑塞磊落之氣，此借傷春以懷人，有徘回宛轉之思，剛柔兼擅之筆也。

《水調歌頭》（帶湖吾甚愛）《耆舊續聞》卷五：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略】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爲新奇。《白雨齋詞話》卷六：稼軒詞有以樸處見長，愈覺情味不盡者。如《水調歌頭》結句云：「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信手拈來，便成絕唱，後人亦不能學步。《詞則・放歌集》卷一：一氣舒卷，參差中寓整齊，神乎技矣。一結愈樸愈妙，看似不經意，然非有力如虎者不能。

《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張侃《跋揀詞》：康伯可《曲游春》詞頭句云：「臉薄難藏淚，恨柳風不與，吹斷行色。」惜別之意已盡。辛幼安《摸魚兒》詞頭句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之意亦盡。二公才調絕人，不被腔律拘縛。至「但掩袖，轉面啼紅，無言應得」與「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其惜別惜春之意，愈無窮。頃見范元卿《杜詩說》，載《上韋左丞》一詩，假如大宅第，自廳而堂，自堂而房，悉依次序，便不成文章。前二詞不止如范所云，而末後餘意愈出愈有，不可以小伎而忽焉。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李涉詩：「野寺尋花春已遲，背崖惟有兩三枝。明朝攜酒猶堪賞，爲報春風且莫吹。」辛用其意。稼軒中年被劾，凡十六章自況淒楚。「斜陽」、「烟柳」，詞意怨甚，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設在漢唐時，不幾賈種豆種桃之禍哉。聞壽皇見之頗不悅，終不加罪，憐其才耶？《類編草堂詩餘》卷四李星垣評：稼軒之詞，清剛雄秀，另是一副筆墨。《詞綜偶評・宋詞》：（「春且住」二句）是留春之辭。結句即義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意。斜陽以喻君也。《蓼園詞選》黃氏評：《鶴林玉露》云：【略】辭意似過於激切。第南渡之初，危如累卵。「斜陽」句，亦危言聳聽之意耳。持重者多危詞，赤心人少甘語，亦可以諒其志哉。沈際飛曰：稼軒中年被劾，凡十六章，自況淒楚如是。《藝概》卷四：無咎詞堂廡頗大，人知辛稼軒《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爲後來名家所競效。其實辛詞所本，即無咎《摸魚兒》「買陂塘，旋栽楊柳」之波瀾也。《白雨齋詞話》卷一：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沉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眞是有力如虎。又卷三：陶九成云：「近世所謂大曲，蘇小小《蝶戀花》、蘇東坡《念奴嬌》、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辛稼軒《摸魚子》、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朱淑眞《生查子》、鄧千江《望海潮》。」按：其中惟稼軒《摸魚子》一篇，爲古今傑作。

《詞則・大雅集》卷二：「更能消」三字，從千回萬轉中倒折出來，有力如虎。怨而怒矣！姿態飛動，極沈鬱頓挫之致。結得怨憤。《復堂詞話》：權奇倜儻，純用太白樂府詩法。《論詞隨筆》：感時之作，必借景以形之。如稼軒云：「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同甫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不言正意，而言外有無窮感慨。張祥齡《詞論》：詞主議論，與詩同流。稼軒《摸魚兒》，【略】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此固有之。但不必如張皋文膠柱鼓瑟耳。《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是張俊、秦檜一班人。亡國之音，不爲諷刺。《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迴腸盪氣，至於此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乙卷歐陽修《蝶戀花》（誰道閑情拋棄久）梁啓超評：稼軒《摸魚兒》起處從此奪胎，文前有文，如黃河伏流，莫窮其源。《海綃說詞》：海綃翁曰：時春未去也，然更能消幾番風雨乎？言只消幾番風雨，則春去矣。倒提起。「惜春」七字，復用逆遡，然後跌落下句，思力沈透極矣。「春且住」，咽住。「無歸路」，復爲春計不得。「怨春不語」，又咽住。「蛛網」「飛絮」，復爲怨春者計亦不得，極力逼起下闋「佳期」。果有佳期，則不怨春矣，如又誤何。至佳期之誤，則以蛾眉之見妒也。縱有相如之賦，亦無人能諒此情者，然後佳期眞無望矣。「君」字承「誰」字來。既無訴矣，則君亦安所用舞乎，咽住。環燕塵土，復推開，言不獨長門一事也，亦以提爲勸法。然後以「閒愁最苦」四字，作上下脫卸。言此皆往事，不如眼前春去之閒愁爲最苦耳。斜陽煙柳，便無風雨，亦只匆匆。如此開合，全自龍門得來，爲詞家獨闢之境。「佳期」二字，是全篇點睛。時稼軒南歸十八年矣，《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講和方定議，不行。佳期之誤，誰誤之乎？讀公詞，爲之三歎。寓幽咽怨斷於渾灝流轉中，此境亦惟公有之，他人不能爲也。然苟於此中求索消息，而以不似學之，則亦何不可學之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幼安自負天下才，今薄宦流轉，乃借晚春以寄慨。上闋筆勢動盪，留春不住，深惜其歸，但芳草天涯，春去苦無歸處，見英雄無用武之地。蛛網罥花，隱寓同官多情，爲置酒少留之意。當其在理宗朝曾擁節鉞，後之奉身而退，殆有讒扼之者，故上闋寫不平之氣。下闋「蛾眉曾有人妬」更明言之。玉環飛燕，皆歸塵土，則妬人者果何益耶？結句斜陽腸斷，無限牢愁，即以詞句論，亦絕妙之語。《鶴林玉露》云：「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帝之寬大，過於漢唐矣。

《永遇樂》〈千古江山〉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詞品》卷五：岳珂北固亭《祝英臺近》填詞云：「澹烟橫，層霧斂

【略】」此詞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詞相伯仲。《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清壯可喜，事蹟一經其用，政不多見。《海涵萬象錄》卷四：辛稼軒有《北固亭懷古》，調寄《永遇樂》，岳珂病其尾腔多用廉頗故事。稼軒喜欲易之，經旬不得而罷。予乃易之曰「從頭數，六朝冠蓋，幾抔黃土」云。《古今詞話・詞評》上卷：江尚質曰：倦翁登北固亭，寄調於《祝英臺近》，忠憤感慨。於稼軒《永遇樂》詞「千古江山」相伯仲。《詞潔輯評》卷五：升庵云：「稼軒詞中第一。」發端便欲涕落，後段一氣奔注，筆不得遏。廉頗自擬，慷慨壯懷，如聞其聲。謂此詞用人名多者，當是不解詞味。任良幹《詞林萬選序》：辛稼軒之《永遇樂》、岳忠武之《小重山》，雖謂之古之雅詩可也，填詞之不可廢者以此。《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上片）有英主則可以隆中興，此是正說。英主必起于草澤，此是反說。（下片）繼世圖功，前車如此。《樂府餘論》：辛稼軒《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一詞，意在恢復，故追數孫劉，皆南朝之英主。屢言佛狸，以拓跋比金人也。《古今詞話》載，岳倦翁議之云：「此詞微覺用事多。」稼軒聞岳語大喜，謂座客曰：「夫（夫）〔君〕也，實中余痼。」乃抹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未竟。按此，則今傳辛詞，已是改本。《詞綜》乃注岳語於下，誤也。《左庵詞話》卷上：六十一上人《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云：「千古江山【略】。」此闋悲壯蒼涼，極咏古能事。《賭棋山莊詞話》卷六：辛棄疾《永遇樂》爲問廉頗尚能飯否，俱與上文「虎」字叶，蓋古音也。《復堂詞話》：起句嫌有獷氣。使事太多，宜爲岳氏所譏。非稼軒之盛氣，勿輕染指也。《詞則・放歌集》卷一：稼軒詞拉雜使事，而以浩氣行之。有如五都市中，百寶雜陳，又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風雨紛飛，直能百變，天地奇觀也。岳倦翁譏其用事多，謬矣。《詞徵》卷一：辛稼軒《永遇樂》詞「從頭問，廉頗老矣，更能飯否」，故戴石屏詞云：「吳姬勸酒，唱得廉頗能飯否。」以一闋之工，形諸齒頰，蓋玉以和氏寶，飲以中泠貴矣。《海綃說詞》：海綃翁曰：金陵王氣，始於東吳，權不能爲漢討賊，所謂英雄，亦僅保江東耳。事隨運去，本不足懷，「無覓」亦何恨哉。至於寄奴王者，則千載如見其人。」「尋常巷陌」勝於「舞榭歌臺」遠矣。以其能虎步中原，氣吞萬里也。後闋謂元嘉之政，尚足有爲，乃草草卅年，徒憂北顧，則文帝不能繼武矣。自元嘉二十九年，更謀北伐無功。明年癸巳，至齊明帝建武二年，此四十三年中，北師屢南，南師不復北。至於魏孝文濟淮問罪，則元嘉且不可復見矣。故曰「望中猶記」，曰「可堪回首」。此稼軒守南徐日作，全爲宋事寄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謂己亦衰老，恐無能爲也。使事雖多，脈絡井井可尋，是在知人論世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此詞登京口北固山亭而作。人在江山雄偉處，形勝依然，而英雄長往，每發思古之幽情。況磊落英多者，當其憑高四顧，烟樹人家，夕陽巷陌，皆孫、劉角逐之場，放眼古今，別有一種蒼涼之思。況自胡馬窺江去後，烽火揚州，猶有餘慟。下闋慨歎佛狸，乃回應上文「寄奴」等句。當日魚龍戰伐，只贏得「神鴉社鼓」，一片荒寒。往者長已矣，而當世豈無健者？老去廉頗，猶思用趙，但知我其誰耶？英詞壯采，當以鐵綽板歌之。《聲執》卷上：有曲直，有虛實，有疏密，在篇段之結構，皆爲至要之事。曲直之用，昔人謂曲已難，直尤不易，蓋詞之用筆，以曲爲主，寥寥百字內外，多用直筆，將無迴轉餘地。【略】然有如黃河東來，雖微遇波折，仍一瀉千里者，如東坡赤壁之《念奴嬌》，稼軒北固之《永遇樂》。

《菩薩蠻》（鬱孤臺下清江水）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無數山水，無數悲憤鬱伊。文公云：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詞綜偶評・宋詞》：此詞寓意，《鶴林玉露》言之最當。《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惜水怨山。《白雨齋詞話》卷一：用意用筆，洗脫溫、韋殆盡，然大旨正見吻合。《詞則・大雅集》卷二：慷慨生哀。《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略】辛稼軒鬱孤臺上，燕燕慨失偶也。《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菩薩蠻》如此大聲鏜鞳，未曾有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詞僅四十四字，舉懷人戀闕，望遠思歸，悉納其中，而以清空出之，復一氣旋折，深得唐賢消息。集中之高格也。

《霜天曉角》（吳頭楚尾）　張侃《跋揀詞》：辛待制《霜天曉角》詞【略】用顏魯公《寒食帖》：「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詞苑叢談》卷三：「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爲佳爾。」此曾無名氏帖中語也。辛稼軒融化作《霜天曉角》詞云：「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爾。」晉人語本入妙，而詞又融化之如此，可謂珠璧相照耳。

《最高樓》（金閨老）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壽詞最難得佳

者，太泛則疎，太著則拘。惟稼軒慶洪內翰七十云：「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略】事意俱佳，未易及也。

《沁園春》（杯汝前來）　《懷古錄》卷中：此又如《答賓戲》、《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於詞。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時說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甚高。「怨無大小」四句，可箴。（杯再拜）終破酒戒在此句。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稼軒詞使其豪邁之氣，蕩決無前，幾於喜笑怒罵，皆可入詞。宋人評東坡之詞爲「以詩爲詞」，稼軒之詞爲「以論爲詞」。集中此類詞頗多，錄此闋以見詞中之一格。

《沁園春》（疊嶂西馳）　《懷古錄》卷中：且說松而及謝家子弟，相如車騎、太史公文章，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檢點松廬，宜是儲光羲云「念子孫廣圍圃輩」。既說松而及謝家，相如、太史公，不脫落故常能之乎？蓋曲者也以委曲爲體，狃于風情婉孌，則又靡靡，稼軒信超然哉。　《詞潔輯評》卷六：稼軒詞於宋人中自闢門戶，要不可少。有絕佳者，不得以粗豪二字蔽之。如此種創見，以爲新奇，流傳遂成惡習。存一以概其餘。世以蘇、辛幷稱，辛非蘇類。稼軒之次則後村、龍洲，是其偏裨也。

《賀新郎》（綠樹聽鵜鴂）　《懷古錄》卷中：此詞盡集許多怨事，全與李太白《擬恨賦》手段相似。《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盡集許多怨事，太白《擬恨賦》筆段。（「啼鳥」三句）慧有口，痛于骨髓。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稼軒《賀新郎》「綠樹聽啼鵑」一首，盡集許（多）怨事，卻與太白《擬恨賦》相似。吳彥高「春從天上來」一首，全用琵琶故實。即如沈伯時評夢窗詞，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亦是一病。　又：黑，易安詞「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幼安詞「馬上琵琶關塞黑」。張端義《貴耳集》曰，此「黑」字不許第二人押。　《詞綜偶評・宋詞》：（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舊註云：鵜鴂、杜鵑實兩種，見《離騷補註》。（看燕燕，送歸妾）《詩小序》云：燕燕，送歸妾也。竟作換頭用，直接，亦奇。（「將軍百戰身名裂」六句）上三項說婦人，此二項言男子。中間不敘正位，卻羅列古人許多離別，如讀文通《別賦》，亦創格也。　《詞選》張惠言評：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上片）北都舊恨。（下片）南渡新恨。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蔣竹山《聲聲慢》（秋聲）、《虞美人》（聽雨），歷數諸景，揮灑而出，比之稼軒《賀新涼》（「綠樹聽啼鵑」闋）盡集許多恨事，同一機杼，而用筆尤爲嶄新。　《白雨齋詞話》卷一：稼軒詞，自以《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一篇爲冠，沉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詞云：「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詞選》云：茂嘉蓋以得罪謫徙，故有是言。）　《詞則・大雅集》卷二：沈鬱蒼涼，跳躍勁盪，古今無此筆力。　《人間詞話刪稿》：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爲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賀新郎》調以第四韻之單句爲全首筋節，如此最可學。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三句既言鵜鴂，又言杜鵑。按鵜鴂與杜鵑實兩種，見《離騷補註》。上闋叙送別，春歸可傷，而別離尤苦，乃透進一層寫法。觀「關塞」、「金闕」句，蓋其弟奉使北庭。下闋因送弟，聯想及當年上將專征，出師未捷，聲情悲壯，但不知所指何人。謝枋得云：「（稼軒）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南宋初長驅北伐者，以武穆爲最烈，「將軍百戰」六句，殆爲岳家軍而發，有袍澤同仇之感耶？「啼鳥」二句回應起筆，詞極沈痛。歇拍二句歸到送弟，章法完密。集中賦《賀新郎》詞凡二十二調，錄其精粹者四調。

《醉翁操》（長松之風）　《詞品》卷二：蔣捷有效稼軒體招落梅魂《水龍吟》一首云：「醉兮瓊瀣浮觴些。」【略】稼軒之詞曰《醉翁操》，併錄于此。【略】小詞中《離騷》，僅見此二首也。　《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沈雄曰：諸選騷體僅見二首，如東坡、稼軒之醉翁琴調者。蔣竹山效之，爲《招落梅魂》云：「醉兮瓊瀣浮觴些，招兮遺巫陽些。」【略】《詞品》謂其古豔，迥出穠纖之外。余謂奇矣，未見當行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贈范先之作。范爲世臣之後，與稼軒交甚久。其時廷旨錄用元祐黨籍後裔，先之將趨朝應仕，稼軒因其長於楚辭，且工琴，爲賦《醉翁操》以贈別。上闋言與其仕隱殊途，故有人心不同之句。後言昔童而今叟，子龍而我魚，言之慨然。此詞爲《稼軒集》中別調，亦莊亦諧，似騷似雅，固見交誼深久，亦見感懷激越也。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詞品》卷四：張功甫【略】《賀新郎・送陳退翁分教衡湘》云：「桂隱傳杯處。【略】呼翠袖，爲君舞。」此詞首尾變化，送

教官而及陰山狂虜，非善轉換不及此。末句「呼翠袖，爲君舞」六字，又能換回結煞，非千鈞筆力未易到此。辛稼軒有「憑誰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此末句似之。《草堂詩餘》別集卷四張功甫《賀新郎》（桂隱傳杯處）沈際飛評：「翠袖」「君舞」句能換回結煞，有辛稼軒「憑誰喚取，盈盈翠袖，搵英雄淚」之意。《復堂詞話》：起句嫌有獷氣。使事太多，宜爲岳氏所譏。非稼軒之盛氣，勿輕染指也。《詞則・放歌集》卷一：雄勁可喜。一結風流悲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四句寫登臨所見，起筆便有浩蕩之氣。「落日」句以下，由登樓說到旅懷，而仍不說盡，僅以吳鉤獨看，略露其不平之氣。下闋寫旅懷，即使歸去奇獅卜築，而生平未成一事，亦羞見劉郎。「流年」二句以單句旋折，彌見激昂。結句言英雄之淚，未要人憐，倘搵以紅巾，或可破顏一笑，極言其潦倒，仍不滅其壯懷也。《柯亭詞論》：《水龍吟》本非難調，亦無難句，惟前後遍中四字組成六排句，太整太板，不易討好。詞中遇此等句法，須于整中寓散，板中求活。換言之，即各句下字時，須將實字虛字動字靜字，分別錯綜組織以盡其變。【略】細玩東坡「似花還似非花」一首，稼軒「楚天千里清秋」一首，于此前後六排句，手法何等靈變。又此調二二組成之四字句太多，故講究作法者，末尾四字句，多用一三句法，亦無非取其變化之意。詞之句法，故不嫌變化多方也。如東坡之「是離人淚」，稼軒之「搵英雄淚」，即其一例。

《鷓鴣天》（著意尋春懶便回）　《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絕似唐律。景事俱眞。《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對句逼唐。詩翁酒客，與懷春之女相值，何等風光。《蓼園詞選》黃氏評：按通首總是隨遇而安之意。山縱好而行難盡，詩未成而雨已來，天下事往往如是。豈若隨遇而樂，境愈近而情愈眞乎！語意如此，而筆墨入化。故隨手拈來，都成妙諦。末二句尤屬指與物化。

《千秋歲》（塞垣秋草）　《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獻壽詞不妨富貴。《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偉麗。梅花似人，句法妙。閔刻抹「鳳詔」「中書」二語，謂其近俚，使并汾陽等事不用，又非壽詞矣，況句子老辣，固異俗手。《蓼園詞選》黃氏評：按《宋史》，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立建王爲太子。時史浩爲王府教授。是年金人略邊，高宗親征，而江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太子請率師爲前驅。史浩言太子不宜將兵，乃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上亦欲令太子遍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太子受禪于建康，是爲孝宗。隆興元年，以史浩參知政事。是年，山東忠義耿京起兵，復東平府。遣其將賈瑞及掌書記辛棄疾奏事。召見，授棄疾承務郎，并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聞變，乃約統制王世隆，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于市。棄疾改判建康，年才二十三。此詞當作于是時。　沈際飛以閔刻本抹「鳳詔」、「中書」二句，謂其近俚，是並未讀史，僅以尋常壽詞目之也。是時戎馬倥傯，終日播遷，幼安一見史浩，而即以汾陽恢復規勵之。義勇之氣，溢于言表。史浩相孝宗，雖未能全行恢復，而得以安然，史稱其忠。年八十九卒，謚文惠。此詞未爲失言矣。

《金菊對芙蓉》（遺水生光）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與其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若必如此，便是党太尉全羔美酒行徑，豈不將軍負此腹耶？（「除非」句）此等情況便陋，豈堪入選。（「擁紅粉」句）更陋而俚。《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英爽。「與其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使必如此，特成得個党太尉銷金帳中唱飲羊羔美酒，不可耻耶！亦自健脾，不可抹殺。

《念奴嬌》（野塘花落）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舊恨）二句：纖麗語，膾口之極。《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安欺」字妙。「一枕」句，纖析。合江水雲山言恨，駿發。《復堂詞話》：大踏步出來，與眉山同工異曲。然東坡是衣冠偉人，稼軒則弓刀游俠。《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此南渡之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客途遇豔，瞥眼驚鴻，村壁醉題，舊遊回首，乃賦此閑情之曲。前四句寫景輕秀，「曲岸」五句寄思婉渺。下闋伊人尚在，而陌頭重見，託諸行人，筆致便覺虛靈。「明朝」五句不言重遇雲英，自憐消瘦，而由對面着想，鏡裏花枝，相見爭如不見，老去相如，羞入文君之顧盼。以幼安之健筆，此曲化爲繞指柔矣。

《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慶壽詞有許多感慨，當南渡時作。（「待他年」二句）所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指迷》云：壽詞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誕，言功名而慨嘆寓之，壽詞中合踞上座。壽今日反曰壽他年，蓋欲其豎功立名，與夫功成名遂身退，又寓規諷。　《蓼園詞選》黃氏評：韓元吉，字無咎，號南澗，許昌人。官吏部尚書。考《晉史》，元帝渡江讖：

「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新亭，周顗事。桓溫自江陵北伐，望中原嘆曰：「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唐柳渾議和戎事曰：「夷狄易以兵制，以信結。」德宗曰：「渾生未達邊事。」夜半，邠寧奏吐番劫盟。代宗大驚，以表示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韓愈言行文章，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裴度有綠野堂，李德裕有平泉宴遊之地，謝安有東山之勝。按幼安助耿京起義，克復東平。由山東間道赴行在奏事。忠義之氣，根于肺腑，見南澗，而勸以功名，亦猶壽史致遠之意也。《草堂詩餘》載《指迷》云：「壽詞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仙則迂誕。言功名而慨嘆寫之壽詞中，合踞上座。」此猶刻舟求劍之說也。幼安忠義之氣，由山東間道歸來，見有同心者，即鼓其義勇。辭似頌美，實句句是規勵，豈可以尋常壽詞例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不能知人論世，又豈能以論文？

《鷓鴣天》（枕簟溪堂冷欲秋）《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生派愁怨與花鳥，卻自然，其人之秋乎，良足悲感。後段一本作「無限事，不勝愁，那比魚雁兩悠悠，秋懷不識知多少」。《夢園詞選》黃氏評：其有《匪風》、《下泉》之思乎，可以悲其志矣。妙在結二句放開寫，不即不離尚含住。沈際飛曰：「紅蓮」二句，生派愁怨與花鳥，卻自然。結二句，其人之秋乎，良足悲感也。《詞則・放歌集》卷一：「定是」，妙。壯心不已。稼軒胸中有如許不平之氣。《藝衡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譚仲修最賞此二語，謂學詞者當於此中消息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之由壯而衰，積漸初不自覺，追嬾上高樓，始知老之將至，如一葉落而知秋至矣。故「紅蓮」、「白鳥」，風物本佳，而自倦眼觀之，覺花鳥皆遜前神采。吾浙譚仲修丈，喜誦其「嬾上樓」二句，謂學詞者，當於此等句意求消息也。

《賀新郎》（瑞氣籠清曉）《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此等詞直須付贊禮人一唱蓮花落。

《蝶戀花》（誰向椒盤簪彩勝）《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椒盤綵勝」之外不純用時事，甚脫。爲花恨春，爲春惜花，說開一步，所以脫俗。《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末句）然則依舊不定也。《白雨齋詞話》卷一：稼軒《蝶戀花》（元日立春）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蓋言榮辱不定，遷謫無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懼。《復堂詞話》：旋撇旋挽。

《念奴嬌》（晚風吹雨）《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字字敲打得響。　勝覽。

《沁園春》（三徑初成）《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意倦」六句）功名一鷄肋，世路九羊腸，張翰蓴鱸，有托而逃，稼軒識得。（「小舟」四句）救蟻養魚亦經綸，種柳觀梅皆事業。（「沉吟」三句）忠愛有餘。《夢園詞選》黃氏評：稼軒忠義之氣，當高宗初南渡，由山東間道奔行在，竭蹶間關，力圖恢復，豈是安於退閑者？自秦檜柄用，而正人氣沮矣。所謂驚弦駭浪，迫於不得已而思退，心亦苦矣。末又曰：「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退不能退，何以爲情哉！《詞則・放歌集》卷一：抑揚頓挫。急流勇退之情，以溫婉之筆出之，姿態愈饒。

《鷓鴣天》（撲面征塵去路遠）《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山無」二句）山但見碧，花但見嬌，胸中紛蕩可知。《詞則・放歌集》卷一：信手拈來，自饒姿態。幼安小令諸篇，別有千古。

《滿江紅》（浪蘂浮花）《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熏如酒」三字妙。「鵑聲天不管」對「燕子人何有」磊落悲慟，不必有出。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周篔谷曰：小令中調前後兩韻者頗有，獨辛稼軒《滿江紅》亦用兩韻間雜，不可以訓後。今拈出其詞云。

《念奴嬌》（我來吊古）《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憤氣直發千古豪，貪人冰冷。　詞至辛稼軒一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而極。撫時之作，意存感慨，然濃情致語，幾于盡矣。《詞則・放歌集》卷一：老辣。

《賀新郎》（翠浪吞平野）《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縱略西施未嫁）若以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尚隔分黍。（「千頃」二句）奇險灝瀚之致，筆舌開足以副之。眞有關情，繁足傷聽。

《漢宮春》（春已歸來）《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卻笑」五句）無迹有象，無象有思，精于觀化者。《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春幡」九字，情景已極不堪，燕子猶記年時好夢。黃柑、青韭，極寫宴安酖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卻捎帶五國城舊恨。辛詞之怨，未有甚于此者。《復堂詞話》：以古文長篇法行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鋪叙「立春」而已。轉頭處向東風調笑，已屬妙語。更云人盼春來，我愁春至，因其暗換韶光，老卻多少朱顏翠鬢，語尤雋妙。然則歲歲之花開花落，春固徒忙，人亦徒增惆悵耳。

《**太常引**》（**一輪秋影轉金波**）《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稼軒心眼自高，腕下能寫。《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所指甚多，不止秦檜一人而已。《詞則・放歌集》卷一：以勁直勝。後人自是學不到。（末二句）用杜詩，意亦有所刺。

《**南歌子**》（**玄入參同契**）《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蟬蛻逍遙，悠然世路，誰可與語。

《**鷓鴣天**》（**陌上柔桑初破芽**）《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氣柔渾追先民。善讀此詞，便許看陶詩，許作王、孟。《詞則・放歌集》卷一：「城中二語，有多少感慨。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彌厚，有不可強而致者。放翁、改之、竹山學之，已成效顰，何論餘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稼軒集中多雄慨之詞，縱橫之筆，此調乃閑放自適，如聽雄笳急鼓之餘，忽聞漁唱在水烟深處，爲之意遠。

《**玉樓春**》（**風前欲勸春光住**）《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我負東風」、「春自負」兩句，誰是公道，不嫌兩存。

《**東坡引**》（**君如梁上燕**）《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二段各複出一句，元詞多有之。苦趣。

《**東坡引**》（**花梢紅未足**）《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愛愁相續，眞。不言瘦，妙，下詞亦然。

《**東坡引**》（**玉纖彈舊怨**）《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不可使人獨居深念。

《**江神子**》（**暗香橫路月垂垂**）《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作者多引古詞義，稼軒洗盡。「玄」對梅花，在常情之外，謗殊深于譽。

《**粉蝶兒**》（**昨日春如**）《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大異人。《左庵詞話》卷下：稼軒【略】《粉蝶兒》云：「昨日春如【略】。」用筆如龍跳虎卧，不可羈勒，才情橫溢，海天鼓浪。然以音律繩之，豈能細意熨貼。《白雨齋詞話》卷七：稼軒《粉蝶兒》（落梅）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後半起句云：「而今春如輕薄蕩子難久。」兩喻殊覺纖陋，令人生厭。後世更欲效顰，眞可不必。

《**最高樓**》（**長安道**）《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任達不拘，悠悠蕩蕩，大落便宜。

《**最高樓**》（**花知否**）《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梅花定本。趺跳不羈之才而馳驅入範。

《**滿江紅**》（**敲碎離愁**）《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雖刳心着地，不過與數斤肉相似，「唯妙」句足以自明。《詞則・大雅集》卷二：一往情深，非秦、柳所及。

《**滿江紅**》（**幾箇輕鷗**）《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知足有不盡安閑恬適，未足有不盡焦勞搶攘，念何時足，命有時盡，可不爲大哀耶？

《**六州歌頭**》（**晨來問疾**）《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直作一篇說。松欲鋤難鋤，沼欲清難清，竹欲刪難刪，此等正累心處。（「簷外竹」八句）此等曰累，可知天下事無問大小輕重道俗，一切着心不得。

《**水龍吟**》（**聽兮清佩瓊瑤些**）《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招魂篇》豐蔚幽秀，先驅技馬而走班、揚，景差祖之作《大招》，寒儉迫促，大不相及，見遺于蕭統。《飄泉》、《落梅》二詞，辛猶之屈，蔣猶之宋耶？蟬蛻于濁穢之中，以求幾乎滄浪孺子、江譚漁父，幼安非逸邁人。

《**賀新郎**》（**甚矣吾衰矣**）《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稼軒每燕，輒命侍妓歌此，拊髀自笑，坐客歡譽，如出一口。岳亦壘云：「待制詞句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稼軒慨然曰：「夫君實中予痼。」乃咏改其語。不知改者若何，惜未見之。

《**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金粟詞話》：柳耆卿「卻傍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復堂詞話》：稼軒心胸，發其才氣，改之而下則獷。何嘗不和婉。《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武林舊書》紀臨安燈市之盛，火樹銀花，自宵達旦。此詞自起筆至「笑語」句，皆紀元夕之遊觀。惟結末三句別有會心。其回首欲見之人，豈避喧就寂耶？或人約黃昏，有城隅之俟耶？含意未申，戛然而止，蓋待人尋味也。

《**西江月**》（**萬事雲煙忽過**）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卓珂月曰：辛稼軒有「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楊誠齋有：「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辛、楊相值時，當爲傾倒。

《六么令》（酒群花隊）《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徐士俊曰：稼軒《六么令》送玉山令德隆還吳中，第四句陸雲飲羊酪語，第六句陸龜蒙居甫里事，第八句陸績，第十句陸賈，第十二句陸遜，末句陸羽。先輩特以捃拾見長，而情致則短矣。又《詞辨》下卷：沈雄曰：按《霓裳羽衣》，黃鐘宮音，而《六么令》爲仙呂宮曲。《清眞集》中「快風收雨」是也。晏小山「綠陰春盡」，辛稼軒「酒羣花隊」，實與《霓裳羽衣》殊絕，然則並非六博之義可知。

《雨中花慢》（舊雨常來）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舊雨來，杜少陵卧病長安，旅次多雨，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東坡詩：「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稼軒詞：「舊雨常來，今雨不來，佳人偃蹇誰留。」本此。

《菩薩蠻》（青山欲共高人語）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沈雄曰：蘇長公爲游戲之聖，【略】若稼軒之《重疊金》云：「人言頭上髮，總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鷗，滿身都是愁。」便不成詞意。

《清平樂》（逸牀飢鼠）《詞綜偶評・宋詞》：（後段）有老驥伏櫪之慨。

《生查子》（去年燕子來）《詞綜偶評・宋詞》：玩第四句，似帶厭惡之意。

《浪淘沙》（身世酒杯中）《詞綜偶評・宋詞》：（「老僧夜半誤鳴鐘」）三句）與老杜「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同意。《詞則・放歌集》卷一：粗莽。必如稼軒，乃可偶一爲之，餘子不能學也。結三語忽有所悟，不知其何所感。

《賀新郎》（柳暗凌波路）《詞綜偶評・補遺》：通首寄慨絕遠。（一番新綠）「綠」字叶去，見《中原音韻》及《唐音正》。（千里瀟湘葡萄漲）坡詩：「春江綠漲蒲萄醅。」（唾花寒，唱我新翻句）《飛燕外傳》「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花唾」，「花」字本此。（望金雀觚棱細舞）《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觚稜，殿闕角也。金爵，鳳也。《詞則・放歌集》卷一：閒處亦不乏姿態。

《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詞綜偶評・補遺》：後疊似乎太直，然確是夜行光景。

《賀新郎》（鳳尾龍香撥）《詞綜偶評・宋詞》：悲壯。（「鳳尾龍香撥」三句）貴妃琵琶以龍香板爲撥，以邏沙檀爲槽，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故東坡詩云：「數弦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最苦潯陽江頭客」二句）用白香山詩。（「記出塞黃雲堆雪」三句）用烏孫公主事。（「弦解語」二句）略束。（「千古事，雲飛烟滅」至末）一齊收拾。《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上片）謫逐正人，以致離亂。（下片）晏安江沱，不復北望。《詞則・大雅集》卷二：發二帝之幽憤，蒼茫感喟。使事雖多，卻不嫌堆朵。《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琵琶故事，網羅臚列，亂雜無章，殆如一團野草。惟其大氣足以包舉之，故不覺粗率。非其人勿學步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稼軒曾爲忠義軍書記，精鍊甲士數千，有攬轡澄清之志。此調借琵琶以寫懷。起筆「開元」句即追想汴京之盛。以下用商婦、明妃琵琶故事，藉以寫怨。轉頭處承上闋「萬里離愁」句，接以遼陽望遠，慨宮車之沙漠沈淪。「瑣窗」、「推手」四句詠琵琶正面，中含一片哀情。轉筆「雲飛烟滅」句筆勢動宕。結句沈香亭廢，賀老飄零，自顧亦淪落江東，如龜年之琵琶僅在，宜其龍彈嗚咽，不復成聲矣。

《水龍吟》（舉頭西北浮雲）《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欲扶浮雲，必須長劍。長劍不可得出，安得不恨魚龍。《詞則・放歌集》卷一：雄奇兀奡，眞令江山生色。

《新荷葉》（人已歸來）《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以閑居反映朝局，一語便透。

《瑞鷓鴣》（聲名少日畏人知）《蓮子居詞話》卷二：辛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日知錄》云：「稼軒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歲有廉頗思用趙之意。」竊謂此當與《摸魚兒》、《破陳子》等闋合看，感慨自見。《詞徵》卷五：顧亭林《日知錄》云：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遣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千年調》（左手把青霓）《左庵詞話》卷下：稼軒《千年調》詞「左手把青霓」【略】用筆如龍跳虎卧，不可羈勒，才情橫溢，海天鼓浪。然以音律繩之，豈能細意熨貼。

《鷓鴣天》（壯歲旌旗擁萬夫）《白雨齋詞話》卷一：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哀而壯，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又卷八：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

書。」亦即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金國初亂，稼軒率數千騎，渡江而南，高宗錄用之。歸田後有客過訪，慨然談功名，因追述少年時事，有英雄種菜之感。生平宦遊南北，江統平戎之策，橐駝種樹之書，一身兼之。詞中不言何去何從，觀其以家事付兒曹，賦《西江月》詞以見志，有：「宜醉宜遊宜睡」、「管竹管山管水」之句，知其天性淡泊，東郊戢影，固義命自安也。

《臨江仙》（金谷無烟宮樹綠）《白雨齋詞話》卷一：稼軒《臨江仙》後半闋云：「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婉雅芊麗。稼軒亦能爲此種筆路，眞令人心折。《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一片幽麗之景，以輕筆寫之，而愁人自在其中。下闋始言望遠懷人。歇拍二句自傷耶？抑爲人着想耶？深情秀句，當以紅牙按拍歌之。劉後村評其詞，謂「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此調與上之《祝英臺近》，頗合後村評語。

《滿江紅》（蜀道登天）《白雨齋詞話》卷六：稼軒《滿江紅》（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云：「東北看騰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又云：「赤壁磯頭千古恨，銅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龍吟虎嘯之中，卻有多少和緩。不善學之，狂呼叫囂，流弊何極。《詞則・放歌集》卷一：氣魄之大，突過東坡，古今更無敵手。想其下筆時，早已目無餘子矣。龍吟虎嘯。

《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詞則・放歌集》卷一：感激豪宕。《藝衡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無限感慨，哀同甫亦自哀也。

《踏莎行》（夜月樓臺）《詞則・放歌集》卷一：鬱勃以蘊藉出之。

《踏莎行》（吾道悠悠）《詞則・放歌集》卷一：發難奇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西風斜日，已極荒寒，更兼衰草啼鴉，愈形淒黯，摧顏長望，正愔然有遯世之懷。忽憶及漢時四皓，以箕潁高名，乃棄商山之芝，而索長安之米，世之由終南捷徑者，固有其人，宿德如園、綺，而亦幡然應聘，意誠莫曉。稼軒特拈出之，意固何屬，亦莫能曉也。

《滿江紅》（過眼溪山）《詞則・放歌集》卷一：回頭一擊，龍蛇飛舞。悲壯蒼涼，卻不粗鹵。改之、放翁輩終身求之不得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滿江紅》詞易於縱筆，以稼軒之才氣，更如陣馬風檣，但豪放則易近粗率，此作獨疏爽而兼低回之思。「佳處」二句深表同情。余生平所歷勝境，回味猶甘，而重遊無望，知佳處徑須攜杖，不可使清景如追逋也。下闋非特俯仰興亡，即尋常之丹艧未竟，已鐘鼓全非者，不知凡幾，眞閱世之談。「今猶昔」三字尤雋。後之感今，猶今之感昔耳。

《水調歌頭》（落日寒塵起）《詞則・放歌集》卷一：稼軒《水調歌頭》諸闋，直是飛行絕迹。一種悲憤慷慨鬱結於中，雖未能痕迹消融，卻無害其爲渾雅。後人未易摹倣。

《水調歌頭》（寒食不小住）《詞則・放歌集》卷一：筆致疏放而氣絕遒練。

《水調歌頭》（四座且勿語）《詞則・放歌集》卷一：若整若散，一片神行，非人力可到。

《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詞則・放歌集》卷一：悲憤塡膺，不可遏抑。運用成句，純以神行。

《洞仙歌》（飛流萬壑）《詞則・放歌集》卷一：於蕭散中見筆力。

《木蘭花慢》（老來情味減）《詞則・放歌集》卷一：一直說去，而語極渾成，氣極團練，總由力量大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風水無情」二句爲送友言，離思黯然。即接以「秋晚」二句，爲行人著想，乃極寫家庭之樂。論句法，渾成而兼倜儻。下闋「長安」二句有唐人「歸去朝端如有問，玉門關外老班超」詩意。結處言壯心未已，聞秋雁尚欲以虛絃下之，如北平飛將，老去猶思射虎也。

《一絡索》（鳌見鑑鶯陰卻）《詞則・放歌集》卷一：中有所感，情致纏綿，而筆力勁直，自是稼軒詞。

《西河》（西江水）《詞則・放歌集》卷一：起悲憤。（對梅花更消一醉）似豪實鬱。

《漢宮春》（亭上秋風）《詞則・放歌集》卷一：風流悲壯，獨有千古。

《酒泉子》（流水無情）《詞則・放歌集》卷一：不必叫囂，自然雄傑，此是眞力量，古今一人而已。

《南鄉子》（何處望神州）《詞則・放歌集》卷一：信手拈來，自然合拍。

《瑞鶴仙》（片帆何太急）《詞則・放歌集》卷一：筆勢如濤奔雲湧，不可遏抑。

《昭君怨》（長記瀟湘秋晚）《詞則・放歌集》卷一：悲鬱。短調中筆勢飛舞，辟易千人。結更悲壯精警。讀稼軒詞，勝讀魏武詩也。

《木蘭花慢》（可憐今夕月）《人間詞話》：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遶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賀新郎》（把酒長亭說）《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稼軒與陳同甫別後，意殊戀戀，往追之，雪深不得前，賦詞見意。越日，同甫書來索詞，兩心相同，有如此者。稼軒與同甫，爲並世健者，交誼之深厚，文章之振奇，可稱詞壇瑜、亮。此詞爲悃心之作。首三句言淵明之高逸，而以卧龍爲比。如尚父之磻溪把釣，景略之捫蝨清談，避世而未忘用世也。「飛鵲」三句寫景幽峭，兼有傷老之意。「賸水」二句見春色無私，不以陵谷滄桑而易態。兼有舉目河山之異，惟寒梅聊可慰情耳。下闋言車輪生角，自古傷離，孰使君來，鑄此相思大錯。鑄錯語而用諸相思，句新而情更摯。通首勁氣直達中不使一平筆，學稼軒者，非徒放浪通脫，便能學步也。

《賀新郎》（雲卧衣裳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五字即隱含水仙神態。以下五句實賦水仙，中用「湯沐」二字頗新。「解佩」二句無情而若有情，自是雋句。下闋因水仙而涉想靈均，猶白石之《暗香》、《疏影》，詠梅而涉想壽陽明妃，詠花而兼詠古，便有寄託。水仙在百花中，高潔與梅花等，而不入《楚詞》，作者特拈出之。以下「烟雨淒迷」等句皆幽怨之音。「招魂」句非特映帶上句「懷沙」，且用琴中「水仙操」，而悲憤絃斷，當有蒙塵絕望之感。結句借水仙之花承金琖，聯想及衆皆殢酒而我獨醒耳。

《念奴嬌》（倘來軒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念奴嬌》詞共二十首。此作和東坡，其激昂雄逸，頗似東坡，故錄之。起筆破空而來，有俯視餘子之概。「藥籠」三句早知身世功名，終付與酒罏藥籠，直至霜雪盈頭，始期思卜築，深悔其遲也。後言黃菊雖凋，而梅花尚在，猶可結歲寒之侶。「孤鴻明滅」句有消沈今古在長空飛鳥中意。視萬事若浮雲，則當年一怒衝冠，甯非無謂。但此意知己無多，伴我者已如殘月，爲可傷耳。

《浣溪沙》（北隴田高踏水頻）《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鄉村風物，瀟逸出塵。稼軒於榮利之場，能奉身勇退，其高潔本於天性，故其寫野趣彌眞也。

《哨遍》（一壑自專）《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稼軒生平，由絢爛歸於平淡，集中多作達語，此詞尤爲了悟，當在奇獅歸後所作。「五十九年」數語，悲歡之境，因醒夢而頓殊，但醒後生悲，仍是夢中之夢，又安用悲耶？「豐狐文豹」句榮利累人，誠如皮之爲累。但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皮將焉附？後言清夜澄觀，而歸來則淮雨江雲，依然塵世，仍是上闋之夢歡而醒悲耳。結處云物我兩忘，則眞有濠上非魚之意，又何論三仕三已乎！

《摸魚兒》（望飛來半空鷗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叙述觀潮，未見警動。下闋筆勢縱橫，借江潮往事爲喻。錢王射弩，固屬雄誇，即前胥後種，洩怒銀濤，亦功名自誤，不若范大夫知機，掉頭烟霧也。詞爲上葉丞相而作，其蒿目時艱，意有所諷耶？

《漢宮春》（秦望山頭）《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寫景，後半書感，皆極飛動之致。寫風雨數語，有雲垂海立氣概。下闋慨歎西子，徒沼吳宮而美人不返，悲吳宮兼惜美人，此意頗新警。後更言「王亭謝館」同付消沈，甯獨五湖人遠！感歎尤深。蓬萊閣爲越中勝地，秦少游、周草窗皆賦詩詞。此作高唱入雲，當以銅琵鐵板和之。

《定風波》（少日春懷似酒濃）《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回憶年少春遊，迨老去而淪茗垂簾，不作傷春之語，自樂其天。下闋言菀枯之感，人有同情，但造物者春溫秋肅，亦循例之乘除耳。試觀花之繁茂，方受春風噓拂而生，旋復收拾而去，風從何來，遽歸何處？人不能見，飛燕來自空中，或與之相遇，作不解語解之，稼翁其靜觀有悟耶？

《鷓鴣天》（晚日寒鴉一片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生容易白頭，大抵怨別傷離所致。故下闋言相思不已，重上樓頭，明知江上峰青，已曲終人遠，而闌干獨倚，極目雲天，與東坡「天一方」之歌，同其寓感。

《鷓鴣天》（唱徹陽關淚未乾）《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闋寫景而兼感懷，江樹則盡隨水遠，好山則半被雲埋，人生欲望，安有滿足之時。況世途艱險，過於太行、孟門，江間波浪，未極其險也。

《醉太平》（態濃意遠）《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集中作《金荃》麗句者無多，此作情態俱妍。結句有絮飛春晝、日長人倦之意，且有少陵「一

卧滄江驚歲晚」、「扁舟一繫故園心」之感。

《錦帳春》（春色難留）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以「舊恨新愁」四字總綰全篇。絕好之春光庭院，而眼前只見幾片飛紅，況昔夢隨風，何堪追憶，舊恨與新愁並寫。下闋一重簾幙，如隔蓬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則由舊恨而動新愁矣。稼軒傷春，怨別之詞，大都有感而發。光緒間王鵬運校刊《稼軒詞》十二卷，列之《四印齋集》中，題其後云：「層樓風雨黯傷春。烟柳斜陽獨愴神。多少江湖憂樂意，漫呼青兕作詞人。」稼軒於千載後，得詞苑知音矣。

傳記

《宋史》卷四〇一《辛棄疾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略】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略】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略】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略】詔獎諭之。【略】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略】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略】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憩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幷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略】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辛啟泰《稼軒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洪邁《稼軒記》　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略】郡治之北可里

所，故有曠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寶帶，其從千有二百三十尺，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作地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占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眞秉耒耨之爲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款竹扉，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室，信步有亭，滌硯有渚，皆約略位置，規歲月緒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識也。繪圖畀予曰：「吾甚愛吾軒，爲我記。」予謂侯本以中州偉人，抱忠仗義，章顯聞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衆中，如挾毳兔，束馬銜枚，間關西奏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概，懦士爲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用是簡深知。入登九卿，出節使二道，四立連率幕府。頃賴氏寇作，自潭薄於江西，兩地驚震，譚笑掃空之。使遭事會之來，挈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謝安石事業，侯固饒爲之。此志未償，顧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歟？

《鉛山辛氏宗譜》卷二〇〇朱熹《濟南辛氏宗圖舊序》 稼軒辛公其來，出濟南中州，歷諸顯任，以安撫甸宣王命，即得大觀山水，察風土之異齊。知土沃風淳，山水之勝，舉無若西江信州者，遂愛而退居信之上饒。以燼變，移構鉛山期思瓜山之下，繼而作室，而別立臺榭椽屋于丘壑可嘉之處，以優士之能共論斯道者。熹始得以遇公于慶元戊午，公復起就職，來主建寧武夷冲祐觀，益相親切，庚申之春，同游武夷山中。舟行，循其水曲，隨遇佳景，則棹停賦賞，而論及水之源流。愚謂：「水惟源斯深，故其流長。人之世系，亦猶是也。但世久傳泯，則有莫知所出，眞如水之流演分支，則亦莫知所自者矣。況其源流逾遠，潢潦轉相溷投，而概謂之同源，又何能分別乎？」于是辛公乃感激云：「吾亦嘗爲此懼，竊製宗圖，以詔誥後人，使其知由百世之下而至百世之上，觀統系，同異有辨，疏戚有考，承傳久遠，以叙尊卑。則庶乎宗支不淆，抑或可以言敦睦之義。且令其居相隔絕，心相念慕者有所持循，得以溯流尋源，而無迷謬也。」熹因問，而知其有密州、京師、福州、萊州、東京、東平之多族，而族類之衆，尤多古之聞人。然究其初，悉皆有辛氏之裔，其實一本矣。而宗圖之製，所以不忘乎本末，由以理制之善者也。是以推原與遇之迹。詳述與論之旨，欲其幷書諸圖，以少識愚與善之意云。時宋慶元庚申二月戊午，新安朱熹題。

《密齋筆記》 許同知爲宰時，以詞投稼軒，蒙賞音，即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尚未集。兩人就坐索飲，主人奉之甚謹。許曰：「貴人之宅。」稼軒曰：「決無好事。」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幾，果及禍。

《隨隱漫錄》卷五 辛稼軒觴客滕王閣，詩人胡時可通謁，閽人辭焉，呵詈愈甚。辛使前曰：「既稱詩人，先賦《滕王閣》，有佳句，則預坐。」即題云：「滕王高閣臨江渚。」衆大笑。再書云：「帝子不來春已暮。鶯啼紅樹柳搖風，猶似當年舊歌舞。」廼相與宴而厚賙之。

《山房隨筆》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譁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臣，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篇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之邪？又云：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僚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袁桷《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菴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序》 稼軒辛忠敏公幼安，歷城人也。少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蓍，懷英得《坎》，因留事金，稼軒得《離》，遂浩然南

歸。紹興末，屢立戰功。嘗作《九議》暨《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累官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年解印綬歸，僑寓鉛山之期思，帶湖瓢泉，渚烟溪月，稼軒吟嘯於其間，亦樂矣哉。今鉛山縣南二里許，有稼軒書院，而分水嶺下，厥墓在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引《中州樂府》　党懷英【略】少同辛幼安師事蔡伯堅，爲其所識拔，筮仕決以蓍，辛得《離》，南歸，党得《坎》，留事金。

《樂府餘論》　《慶元黨禁》云：「嘉泰四年，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佗胄大喜，遂決意開邊。」則稼軒先以韓爲可倚，後有《書江西造口壁》一詞。《鶴林玉露》言：「『山深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則固悔其輕言。然稼軒之情，可謂忠義激發矣。如韓者，欲以蜃負山而致傾覆。玉津之事，不聞興義，公之悲者，以其本小人，不學無術，乃以國事付之，其喪敗又何足惜哉。

《蕙風詞話》卷四　宋陳成父，字汝玉，寧德人。辛棄疾持憲節來閩，聞其才名，羅致賓席，妻以女。有和稼軒詞《默齋集》，藏於家。見《萬姓統譜》。辛婿工詞，庶幾玉潤，惜所作無傳。

作品本事

《清波別志》卷下　《稼軒樂府》，辛幼安酒邊游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者爭傳之。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略】。」一時戲謔，風調不羣，稼軒所編遺此。

《桯史》卷二　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眞。其詞曰：「斗酒彘肩【略】。」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唱疊疊，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

又卷三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沚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嘆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兩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

《貴耳集》卷下　呂婆，即呂正己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婆，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畿有二漕，一呂撙，一呂正己。撙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己通宵飲。呂婆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撙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今止除一漕，自此始。呂婆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辛稼軒帥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勞，既上功級，前報而辛去，賞格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曰：「青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年急急符。媿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此篇悲壯雄邁，惜爲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惜無好事者搜訪補足之。

《逸老堂詩話》卷下　辛稼軒在上饒時，屬其室人病篤，命醫治之。脈次，有侍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謂醫者曰：「老妻獲安平，當以此婢爲贈。」不數日果愈，乃踐前約，以整整而去，稼軒口占《好事近》云：「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箇整整，也盤合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殘笛。覷

著這般火色，告媽媽將息。」整兒善笛，故第六句及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　劉過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略】辛稼軒簡云：「夜來見示送王簡卿詩，偉甚。眞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者也。健羨，健羨。」

《齊東野語》卷七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在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諜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睹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歸潛志》卷八　党承旨懷英、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退閑，有《鷓鴣天》詞云：「壯歲旌旗擁萬夫【略】。」蓋紀其少時事也。

牟巘《題范氏文冠花》　京口鶴林寺花久歸閬苑，近世盛稱邢臺范氏文冠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變態尤異於腰金紫。辛稼軒嘗爲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應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尹，瀘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右，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者。

《詞苑叢談》卷七引《江湖紀聞》　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疏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歸，囊橐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縱登但娼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即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與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戒曰：「可即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稼軒。改之又號龍洲，太和邑稱也。

《詞苑萃編》卷一三引《古今詞話》　陳亮過稼軒，縱談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嚴重，恐爲所忌，竊乘其廄馬以去。幼安賦《破陣子》詞寄之，詞云：「醉裏挑燈看劍【略】。」

又卷二二引《詞苑》　稼軒有姬名錢錢，辛年老遣去，賦《臨江仙》與之云：「一自酒情詩興懶，舞裙歌扇闌珊【略】。」

又卷二三引《詞苑》　辛稼軒過長沙道中，壁上見婦人題字若有恨者，因用其意成《減字木蘭花》云：「盈盈淚眼【略】。」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稼軒奏議》一卷。

法式善《稼軒集鈔存序》　萬載辛子敬甫，奇士也。嘗攜一硯來游京師，禮邸汲修主人雅愛重之，薦以館，不就。與予議論古今上下，輒以宋辛忠敏公著作散佚爲念。予嘗於《播芳大全文粹》、《鐵網珊瑚》、各郡縣志、宋人詩話諸書錄出稼軒詩文十餘首，敬甫幷詞刻之，冠以所編年譜，殿尾則反復千餘言，辨述作之眞僞是非，既詳且盡，而益求所謂《稼軒集》者不已。會朝廷開唐文館，予效編纂之役，約同事見公詩文胥簽識，補從前漏略。金匱孫平叔編修適亦以是諉予，蓋其識敬甫有日矣。【略】茲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得詩文及詞若干首，皆世所未有。敬甫彙前編，統名曰《稼軒集鈔存》，刻以行世，足以慰天下學者慕望之心，而其心則尚未有已也。【略】嘉慶十五年七月朔日，日講起居注官、唐文館總纂官、左春坊左庶子梧門法式善拜手書。

辛啟泰《編輯稼軒集鈔存記》　忠敏公《稼軒集》，史莫詳卷數，刻本既亡，各體文字流傳殊少。新城王氏僅於《後村詩話》見其詩一首，《四庫全書》有《美芹十論》、詞四卷，外間亦不多得。啓泰嘗從法時帆先生借汲古閣詞本於楊蓉裳員外，重刻之，附以詩十首，文二首，將藉以求全集也。既欲購唐荊川《史纂右編》鈔錄《十論》，適時帆先生有撰集唐文之役，孫平叔太史亦雅以

公文字爲汲汲，相與集散篇於《永樂大典》中，得奏議及駢體文共二十八篇，古今體一百十首，較前已十倍過之，而史所謂《思陵詔跋》、《朱子祭文》皆不及見。且此所得長短句凡五十首多出四卷外，則全集遺佚不少也。庚午，啓泰教習期滿，冒暑往來二先生家，次第鈔錄其稿。適南旋，鋟板於豫章，因合前刻編次之，統名曰《稼軒集鈔存》。又雜採各集中有關於公者，附錄以備覽。【略】嘉慶十六年春仲，萬載後學辛啓泰謹志。

范開《稼軒詞序》　開久從公游，其殘膏賸馥，得所沾焉爲多。因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因近時流布於海內者率多贋本，吾爲此懼，故不敢獨閟，將以祛傳者之惑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范開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稼軒詞》一卷，寶謨閣待制濟南辛棄疾幼安撰。信州本十二卷，卷視長沙爲多。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稼軒詞》四卷。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宜春張清則取《稼軒詞》刻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又《稼軒奏議》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稼軒長短句》一部一冊，闕。

又　《辛稼軒詞》，一部四冊，完全。

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序》　余家藏《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蓋信州舊本也，視長沙本爲多。【略】長短句凡五百六十八闋。【略】惜乎世鮮刻本。開封貳郡歷城王侯詔讀而愛之，曰：「余忝爲稼軒鄉後進，請壽諸梓，願惠一言以爲觀者先。」余聊摭稼軒之取重於當時後世者如此。其中妙思警句，則評附本篇云。嘉靖丙申春二月，嵩渚山人李濂川父書於碧雲精舍。

《萬卷堂書目》卷四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辛棄疾。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稼軒集》四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辛棄疾《稼軒詞》十二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一集：辛棄疾《稼軒詞》四卷，二百五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辛稼軒詞》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稼軒詞》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辛棄疾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刻，亦爲四卷，而其總目又注原本十二卷，殆即就信州本而合併之歟。

黃丕烈《跋元大德刻稼軒詞》　余素不解詞，而所藏宋元諸名家詞獨富，如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所載原稿皆在焉。然皆精鈔舊鈔，而無有宋元槧本。頃從郡故家得此元刻《稼軒詞》，而嘆其珍秘無匹也。《稼軒詞》卷帙多寡不同，以此十二卷者爲最善，毛氏亦從此鈔出，惜其行款體例有不同耳。澗蘋據毛鈔以增補闕葉，非憑空撰出者可比，而《洞仙歌》中缺一字，鈔本亦無，因以墨丁識之。其十一卷中四之五一葉，亦即是卷七之八一葉之例，非文有脫落而故強就之也。是書得此補足，幾還舊觀。至於是書精刻，純乎元人松雪翁書，而俗子不知，妄爲描寫，可謂浮雲之汙。【略】嘉慶己未，黃丕烈識。

顧廣圻《跋元大德刻稼軒詞》　《文獻通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此元大德間所刻，以卷數考之，蓋出於信州本。《宋史・藝文志》云：「《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亦即此也。嘉慶己未，堯圃買得於骨董肆內，缺三葉，出舊藏汲古閣鈔本，命予補之，因拾卷中所有之字集而爲之，所無者僅十許耳。既成，遂識數語於後。七月二十二日，澗蘋書。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　《辛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〇　《稼軒詞》四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宋辛棄疾撰。

又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明刊本。宋歷城辛棄疾漫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辛稼軒詞》十二卷，明鈔本，五硯樓藏書。歷城辛棄疾漫著，大梁李濂批評，古岡何孟倫重校。

王鵬運《校刻稼軒詞記》　光緒丁亥九月，從楊鳳阿同年假元大德信州書院十二卷本，校毛刻一過。按毛本實出元刻，特體例既別，又併十二卷爲四，爲不同耳。元本所缺三葉，毛本漏刻，又無端奪去《新荷葉》、《朝中措》各一闋。尤可笑者，元本第六卷缺處，《醜奴兒近》後半適與《洞仙歌》「飛流萬壑」二首相接，毛遂牽連書之，幾似《醜奴兒近》有三疊，令人無從句讀。又《鵲橋仙》壽詞「長貼在兒兒額上」句，校者妄書「下兒字當作孫」，爲顧澗蘋、黃堯圃所嗤，毛刻於此正改爲「兒孫」，是以確知其出於此也。中間訛奪，觸處皆是。然亦有元本訛奪而毛刻是正之處。顧跋謂元本奪葉用汲古閣鈔本校補，何以此本缺處又適與元刻相符，殊不可解。【略】《稼軒詞》向以信州十二卷者

爲足本，莫子偲《經眼錄》有《跋萬載辛氏編刻稼軒全集》云：「詞五卷，校汲古閣本增多三十六闋。」按毛本雖云四卷，實併十二爲四，并非不足。其間缺漏，亦只校元本共少十闋，不知辛氏所補云何。附誌以俟知者。先冬三日，半塘老人記。

又《校刊稼軒詞成再記》 是刻既成，適同里況夔生孝廉周儀來自蜀中，攜有萬載辛啓泰編刻《稼軒全集》，其長短句四卷，悉仍毛刻，詩文四卷，詞補遺一卷，則云自《永樂大典》鈔出。補詞共三十六闋，內唯《洞仙歌》壽葉丞相一闋已見元刻。近又見明人李濂評點《稼軒詞》，爲萬曆間刻本，始知毛刻誤處皆沿襲於此。安得蕘圃所云毛鈔舊本一爲校讎也。半塘再記。

梁啟超《跋四卷本稼軒詞》 《文獻通考》著錄《稼軒詞》四卷（《宋史・藝文志》同），而引《直齋書錄解題》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或誤以爲此四卷者即長沙本，實則直齋所著錄乃一卷本，只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無傳，黃蕘圃舊藏之元大德間廣信書院本，今歸聊城楊氏，而王半塘四印齋據以翻雕者，即彼本也。可見《稼軒詞》在宋有三刻：一爲長沙一卷本，二爲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明清以來傳世者唯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詞》亦四卷，實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數，毛氏常態如此，不足深怪，而使讀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與《宋志》之舊，則大不可也。近武進陶氏景印宋元本詞集，中有《稼軒詞》甲乙丙三集，其編次與毛、王本全別，文字亦多異同，余讀之頗感興趣，顧頗怪其何以卷數畸零，與前籍所著錄者悉無合也。嗣從直隸圖書館假得明吳文恪訥所輯《唐宋名賢百家詞》，其《稼軒集》正採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絕，知馬貴與見四卷本固未絕於人間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稼軒詞》四卷，宋辛棄疾撰，一集。汲古閣刊本。許氏有明刊本八卷。《天一閣目》有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刊本。

又《續錄》 述古堂有宋刊四卷本。元大德己亥裔孫粹然、張公復刊於廣信書院本，十二卷。元刊大字行書本，九行十六字。黃丕烈校元刊十二卷本。吳岫跋元鈔十卷本。明小草齋鈔本。明嘉靖丙申王詔刊十二卷本，傅沅叔藏。陸敕先手校嘉靖刊十二卷本。陸敕先、毛斧季手校四卷本。【略】黃丕烈、顧千里跋影宋鈔本。厲鶚手鈔十二卷本及四卷本。【略】山左人詞集十二卷本。清嘉靖十六年族裔啓泰輯刻永樂大典本，作詞四卷，補遺一卷，在《辛稼軒集》內，校毛本多三十四首。四印齋重刊元大德廣信書院本。陶氏涉園續刊宋金元明詞本，十二卷。沈曾植《稼軒長短句小箋》本。民國二十年梁啓勳刊《稼軒詞疏證》六卷本。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四冊一函。

又 校元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四冊。

夏敬觀《跋毛鈔本稼軒詞》 右毛鈔《稼軒詞》甲乙丙丁四卷，明吳文恪公訥曾輯入《四朝名賢詞》，當與此同出一源。《稼軒詞》在清代二百餘年間，倚聲家幾於人手一編，大率毛氏汲古閣刊本最爲通行。萬載辛啓泰編刊全集，其長短句四卷悉仍毛刊，《補遺》一卷，云自《永樂大典》鈔出。黃蕘圃獲元大德廣信書院刊本十二卷，其次第與毛刊無異，毛特變其體例，化十二卷爲四卷耳。顧澗蘋爲蕘圃據毛鈔增補缺葉，所謂毛鈔，殆即刊汲古閣詞之底本歟。此甲乙丙丁四卷本，蕘圃蓋未之見也。元大德刊本，至光緒間，臨桂王氏四印齋、海豐吳氏石蓮菴始傳刊之。獨此四卷本最晚出，武進陶氏刊其前三卷，海寧趙萬里補印丁卷，顧皆未見毛鈔原本也。

張元濟《跋毛鈔本稼軒詞》 光緒季年，余爲涵芬樓收得太倉瞿聞齋顧氏藏書，中有汲古閣毛氏精寫《稼軒詞》甲乙丙三集，詫爲罕見。取與所刊《宋六十一家詞》相校，則絕然不同：宋本以詞調長短爲次，此則以撰作先後爲次也。久思復印，以缺丁集，不果行。未幾，雙照樓景印《宋金元明人詞》刊是三集，顧不言其所自來，而行款悉合，意必同出一源，然何以亦缺丁集，殆分散後而始傳錄者歟。吾友趙斐雲據鈔明吳文恪輯本補印丁集，同一舊鈔，滋多誤字，拾遺補闕，美猶有憾。去歲斐雲南來，語余：近見某估得精寫丁集，爲虞山舊山樓趙氏故物，正可配涵芬樓本，且或爲一書兩析者。余蹤跡得之，介吾友潘博山、顧起潛索觀，果如斐雲言，毛氏印記與前三集悉同，且原裝亦未改易，遂斥重金得之。龍劍必合，不可謂非書林佳話矣。【略】范閎《序》謂「裒集冥搜，才逾百首」，是編乃有四百三十九首。梁任公疑丙丁二集未經范手釐定，然即甲乙二集亦已得二百二十五首，或范《序》專爲甲集而作，乙集而下，續序不無散佚。又諸家所刊在是編外者有詞一百七十九首，豈即出於范《序》所言近世流布海內之贋本歟？吾更望他日或有更勝之本出，得以一釋斯疑也。

趙萬里《稼軒詞丁集校輯記》　辛稼軒詞，自宋迄元，版本可考得三本焉：一曰長沙坊刻一卷本，今已無傳，見《直齋書錄解題》。二曰信州刻十二卷本，《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并著於錄，傳世有元大德己亥廣信書院刊本。此本流傳最廣，明嘉靖間大梁李濂重刻之，毛氏汲古閣再刻之。毛本雖併爲四卷，然其章次與信州本合，其沿誤與李本同，蓋即自李本出，非眞見原本也。《劉須溪集》卷六載《辛稼軒詞序》，稱宜春張清則取稼軒詞刻之，是宋末又有宜春張氏刻本。宜春於宋末屬袁州，或與信州本相近。三曰四卷本，馬端臨《通考》錄於錄。天津圖書館藏吳文恪訥《四朝名賢詞》本，以甲乙丙丁分卷，較信州本互有出入，蓋即《通考》所云之四卷本。武進陶氏嘗據影宋殘本刊入叢書中，而缺其丁集，今吳本丁集獨完，辛詞四卷本殆以此爲碩果矣。余嘗據《花菴詞選》、《陽春白雪》、《全芳備祖》、《草堂詩餘》諸書所引以校四卷本及信州本，凡異於信州本者大都與四卷本合，且所載亦罕出四卷本外者，足徵四卷本乃當時通行本，而信州本爲晚出，無可疑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稼軒詞》甲乙丙丁集四卷，宋辛棄疾撰。汲古閣影宋精鈔本。【略】鈐有毛氏父子藏印。（涵芬樓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稼軒長短句》四卷，宋辛棄疾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四冊。《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宋辛棄疾撰。元大德三年廣信書院刻本，黃丕烈跋，顧廣圻鈔補并跋，陶梁、瞿中溶、汪鳴鸞、王鵬運、許玉瑑題款，四冊。《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宋辛棄疾撰，明李濂評。明嘉靖十五年王詔刻本。四冊。《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宋辛棄疾撰，明李濂評。明嘉靖二十四年何孟倫刻本，黃丕烈跋并錄張紹仁校補、題識，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六冊，宋辛棄疾撰，明李濂評。明嘉靖丙申（十五年）歷城王詔開封刊本，清陸詒典手校。

藝文

洪适《題辛幼安稼軒》　濟時方略滿心胸，卜築山城樂事重。豈是求田謀萬頃，聊因學圃問三農。高牙暫借藩維重，燕寢未須歸興濃。且爲君王開再造，他年植杖得從容。

陸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稼軒落筆凌鮑、謝，退避聲名稱學稼。十年高卧不出門，參透南宗牧牛語。功名固是券內事，且葺園廬了婚嫁。千篇昌谷詩滿囊，萬卷鄴侯書插架。忽然起冠東諸侯，黃旗皂纛從天下。聖朝仄席意未快，尺一東來煩促駕。大材小用古所歎，管仲、蕭何實流亞。天山挂旆或少須，先把銀河洗嵩華。中原麟鳳爭自奮，殘虜犬羊何足嚇。但令小試出緒餘，青史英豪可雄跨。古來立事戒輕發，往往讒夫出乘罅。深仇積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

陳傅良《送辛卿幼安帥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瓮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卻學晚唐詞。潸然北顧關河永，簡在西清日月遲。乘鴈雙飛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周孚《次韻贛州知府陳侍郎二首前篇寄幼安後篇寄季陵》　乘軺西去定何人，驚倒吳儂政要君。平日比肩空絳、灌，此行知己有華勛。不令殘孽終煩國，信是高才可冠軍。鋒蝟斧螗當著語，病夫今歲懶於文。

又《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言不中律，行不適實，惟德之疾，以今之學，思古之德，唯疾之藥。凡吾之歉，攻不遺力，迨其去矣，吾膚自碩。癡憂未亡，正氣以殘，小過不作，大德可完。中無所愧，其體則胖，祝子無止，豈惟幼安。

羅願《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　峨峨鬱孤臺，下有十萬家。喧呼隘城闕，戀此明使車。憶公初來時，狂狡嘯以譁。主將失節度，玉音爲咨嗟。一朝出明郎，繡衣對高牙。持斧自天下，荒山走矛叉。光騰將星魄，枉矢失驚蛇。氛霧果盡廓，十州再桑麻。恩令撰中祕，天筆有褒嘉。辛氏世多賢，一姓古所誇。太史善箴闕，伊川知辭華。誰歟立軍門，仗節來要遮。亦有救折檻，叩頭當殿衙。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佩玦善斷割，揮毫絕紛葩。時時有縱舍，惠利亦已遐。京西故畿甸，傍塞聞悲笳。明時資餽饟，豈減漢褒衰。勿云易使耳，重地控荆巴。三節萃一握，眷心良有加。古來居此人，愛國肯雄誇。羊祜保至信，陶公戒其奢。安邊有成略，此道未全賒。公今有才氣，功名安可涯。願低湖海豪，磨礪益無瑕。凌烟果何晚，猶有髮如雅。

趙蕃《以歸來後與斯遠倡酬詩卷寄辛卿》　人家餽歲何所爲，紛紛酒肉相攜持。我曹餽歲復何有，酬倡之詩十餘首。緘封寄稿玄英方，從人笑癡我自狂。狂餘更欲誰送似，咫尺知音稼軒是。公乎比復何所作，想亦高吟動清酌。

賓朋雜遝孰爲佳，咸推楊、范工詞華。我曹所樂雖小技，歷古更今不能廢。歲云暮矣勿歎窮，梅花爛漫行春風。

又《呈辛卿二首》 詩老當年聚此州，邇來零落盡山邱。公雖暫爾淹時用，天豈特令繼夙游。幽事儻多塵事絕，靈山孰與博山優。林棲相去無百里，窈窕崎嶇可後不。今昔名流幾許人，況於室邇更身親。南州行卷雖云舊，東閣知名固若新（蕃頃聞右揆稱公文章）。再見每懷風度遠，兩年空恨往來頻。其誰爲我談名姓，車轍勤公野水濱。

劉過《呈稼軒》 精神此老健於虎，紅頰白鬚雙眼青。未可瓢泉便歸去，要將九鼎重朝廷。卧龍人不如龍起，鼎足魏吳如等閑。若結梅花爲保社，林逋祇合住孤山。書生不願黃金印，十萬提兵去戰場。祇欲稼軒一題品，春風俠骨死猶香。

又《沁園春・寄辛稼軒》 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擁七州都督，雖然陶侃，機明神鑒，未必能詩。常衮何如？羊公聊爾，千騎東方侯會稽。中原事，縱匈奴未滅，畢竟男兒。平生出處天知，算整頓乾坤終有時。問湖南賓客，侵尋老矣。江西戶口，流落何之？盡日樓臺，四邊屏障，目斷江山魂欲飛。長安道，奈世無劉表，王粲疇依？

韓淲《昌甫分寄瓢泉既而辛卿遣一壺來以詩為謝》 章泉分寄瓢泉酒，已洗牢愁萬馬空。重拜書題如夏日，便開甕盎瀉春風。時聞水石雲山主，世數文章翰墨功。且道歲寒梅雪好，僧窗閒有幾人同？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引高觀國《答辛幼安》 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奇畫，如今空白頭。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天推璧月上，星入銀河流。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終夜自起舞，無人共登樓。典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黃鶴呼不來，誰能理殘裘。

謝枋得《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之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於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塚者，慕其能得人也；祭田橫墓而嘆者，感其義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士。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眞詞乃青鬼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鎭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于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鷄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大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瞞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下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俘馘，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猶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讎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實焉耳。

王奕《南鄉子・和辛稼軒多景樓》 豪傑說中州，及此見題多景樓，曹石當年徒浪耳，悠悠歲月，滔滔江自流。　風雪老兜鍪，不混關河事不休。浪舞桃花顚又蹶，羸劉莫與武陵仙客謀。

王惲《過稼軒先生墓》 相秦審勢不明理，坐使炎興失遠圖。力主備邊信

大義，先生眞是孔明徒。　青銅三百丁時文，大節知公在致君。朝野不應傳樂語，六宮春動鬱金裙。　遺編三復《美芹》辭，睿眷曾蒙孝廟知。黃壤不埋忠義氣，至今煙草見蟠螭。　招提遺象見英材，喬木秋風過客哀。通曆縱令追削盡，疊山文是漢雲臺。

張以寧《過辛稼軒神道》　長嘯秋雲白石陰，太行天黨氣蕭森。英雄已盡中原淚，臣主原無北伐心。歲晚陰符仙蠹化，夜寒雄劍老龍吟。青山萬折東流去，春暮鵑啼宰樹林。

趙執信《弔辛稼軒故居》　擬誄辛書記，中興第一流。慨慷詞獨絕，慘澹志難酬。才駕張丞相，神依謝信州。瓢泉無恙否，春水漫荒邱。

王鵬運《校刊稼軒詞成率成三絕於後》　曉風殘月可人憐，婀娜新詞競管絃。何似三郎催羯鼓，夙醒餘穢一時捐。　層樓風雨黯傷春，煙柳斜陽獨愴神。多少江湖憂樂意，漫呼青兕作詞人。　信州足本銷沉久，汲古叢編亥豕多。今日雕鐫撥雲霧，廬山眞面問如何。

雜錄

《吳禮部詩話》　「新來塞北，傳到眞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　誰師尙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　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也。又有小詞一首，尤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脩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贅開邊，借江西劉過京師人小詞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姚宗昌《崇禎本心史跋》　余讀辛棄疾所著《南燼》、《竊憤》二錄，不禁悚然以悲，黯然以傷也。二錄所載，皆徽、欽北狩事，瀏覽低回，使人不復可道，不意今日又得手鄭先生此編。然先生之志，過棄疾遠矣。復廟社之靈，雪衣冠之痛，一編之中深致意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〇　《美芹十論》一卷。【略】是書皆論恢復之計，其《審勢》、《察情》、《觀釁》三論，所以明敵之可勝。其《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徵》、《久任》、《詳戰》七論，所以求己之能勝。卷末又載《上光宗疏》一篇、《論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疏》一篇、《論江淮疏》一篇、《議練民兵守淮疏》一篇，則後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棄疾有此書，考《江西通志》載臨川黃兌字悅道，紹興進士，官至朝請大夫，嘗獻《美芹十策》、《進取四論》。此或兌書，後人僞題棄疾歟？

又卷一七四　《藥閣集》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舊本題宋辛棄疾撰。【略】是編集六朝及唐人詩句爲五七言近體，平聲上下三十韻，韻爲一首。前有棄疾自序。今案《唐韻》及《宋禮部韻》，皆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至理宗末，平水劉淵始併爲上下平各十五部。棄疾當高、孝、光、寧之朝，平水韻未出，安得而用其部分？且平韻分上下，自《廣韻》已然。集中顧以一先爲十六先，至咸韻爲三十，此向來韻書所無。又據魏了翁之說，《唐韻》下平作二十九先，而小變之者也。至集句始於晉傅咸，宋王安石、孔武仲皆有其體。今序首即云「集韻非古」，又舍王、孔而獨舉陳后山、林莆田，尤極疏舛。文筆亦頗類明末竟陵一派，決不出棄疾之手也。

《雨村詞話》卷一　萬紅友《詞律》云：「《嘯餘》及《圖譜》收辛稼軒《醜奴兒近》一調，今查係全誤，特照舊刻錄之，幷駁正于後，覽者當爲一噱。詞（第一段）「千峰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睡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灑。野鳥飛來，又是一。（第二段）飛流萬壑，共千巖爭秀。孤負平生弄泉手。歎青衫帽，幾許紅塵，還自喜，濯髮滄浪依舊。（第三段）人生行樂耳，身後虛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此詞自來分三段，其字一百四十六，從《稼軒集》，汲古閣板皆同。其後《嘯餘譜》等書因從而分字句，論平仄爲圖，並攷證於下。蓋欲以此號召天下後世學詞，從而法之守之，俱謂《醜奴兒近》有此一格，相與模倣塡之矣。余向疑之，謂此詞必有錯簡，非僅字句叶韻之差也。如「又是一飛流（萬）壑」句，稼軒必不至如是不通。且用韻或一二假借，亦必無前後分異若此。因於暇日再四紬繹諷咏，忽然得之。蓋其所謂第一段者，實《醜奴兒》之前段也。所謂第二段者，則前半仍是《醜奴兒》，而後半則非《醜奴兒》矣。「午睡」下十二字，原是本調，分作三句，「灑」字是叶韻者。其下則此

調殘缺不全，「野鳥飛來又是一」七個字，「野」字之上缺一字，「又是一」之下竟全遺失矣。至「飛流萬壑」以下及所謂第三段者，則係完全一首《洞仙歌》。前段「依舊」止，後段「人生」起也。細細校對，無一字不合，只歎「輕衫帽」之「衫」字下，落一「短」字耳。歷來俱以《洞仙歌》全首彊借爲《醜奴兒》之尾，豈非怪事。又考稼軒原集《醜奴兒近》之後，即載《洞仙歌》五闋，當時不知因何遺失《醜奴兒》後半，竟將《洞仙歌》一闋錯補其後，故集中遂以《醜奴兒》作一百四十六字，而後《洞仙歌》止存四闋矣。讀者未嘗熟玩《洞仙歌》句法，安能覺齒吻間有此聲響乎？且見各家譜圖鑿然註明，更無疑惑，遂認定《醜奴兒》另有此一體。然則讀者之不詳審，其過尚輕，而向來刻詞者之過較重。至作譜作圖，爲定格以教後人，其誤不淺。此詞自稼軒迄今五百七十餘年，至今日始得洗出眞面目，亦大快事也。今錄其《洞仙歌》五首之一以備考，可知也。詞云：「松關桂嶺，望青葱無路，費盡銀鉤榜佳處。悵空山歲晚，窈窕誰來，須着我，醉卧石樓風雨。　仙人瓊海上，握手當年，笑許君攜半山去。劖疊嶂，卷飛泉，洞府淒涼，又卻怕、先生多取。怕夜半，羅浮有時還，好長把雲煙，再三遮住。」此段另具隻眼，可證諸家之失，因載之。

《蓮子居詞話》卷一　《宋史》，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棄疾本傳不載，蓋傳聞之誣，謝疊山已曾辨之。夫稼軒當宋未造，以文章氣節自命，交遊如朱晦翁、陳同甫、党懷英輩，皆一時儒碩俊雄，而死後又若與疊山有冥契焉，偉矣。曾生前不及華岳、葉洪之徒，而附和侂胄以希榮乎！至劉改之《西江月》，《清平樂》等闋，眞與劉後村啓，並騰笑千古矣。

又卷二　《山房隨筆》載劉改之見辛幼安，朱子、張南軒爲之地云云，與《宋史》不合。幼安兩知紹興府，皆在慶元四年以後。朱子官浙東，乃淳熙八九年間。南軒初未嘗官浙東也，又何得爲之地乎。正與《絕妙詞選》載毛澤民見蘇子瞻事，同爲無稽之言也。

又卷四　稼軒「此身已覺渾無事，且教兒童莫恁麼」。「恁麼」亦作「甚麼」，見《朱子語錄》。亦作「什麼」，見《唐摭言》。亦作「只麼」，見黃山谷詩。亦作「者麼」，見《元典章》。皆「恁麼」之轉聲。

《蕙風詞話》卷二　《吹劍錄》云：「古今詩人間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陳秋塘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按此二句乃稼軒詞《鷓鴣天》歇拍。稼軒倚聲大家，行輩在秋塘稍前，何至取材秋塘詩句。秋塘平昔以才氣自豪，亦豈肯沿襲近人所作。或者俞文豹氏誤記辛詞爲陳詩耶？此二句入詞則佳，入詩便稍覺未合，詞與詩體格不同處，其消息即此可參。

梁啟超《跋四卷本稼軒詞》　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范開序，稱「開久從公游，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親得於公者，以近時流布於海內者率多贋本，吾爲此懼，故不敢獨閟，將以祛傳者之惑焉。」范開貫歷無考，然信州本有贈送酬和范先之詞多首，而此本凡先之皆作廓之，蓋一人而有兩字，開與先與廓義皆相屬，疑即是人，誠從公游最久矣。戊申爲淳熙十五年，稼軒四十九歲，知甲集所載皆四十八歲以前作。稼軒年壽雖難確考，但六十八歲尚存，則集中有明證，乙丙丁三集所收，則戊申後十餘年間作也。其是否幷出范開裒錄，抑他人續輯，下文當更論之。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編年意味。蓋信州本以同調名之詞彙錄一處，長調在先，短調在後，少作晚作，無從甄辨。此本閱數年編輯一次，雖每首作年難一一確指，然某集所收爲某時期作品，可略推見。考稼軒以二十九歲通判建康府，三十一歲知滁州，三十五歲提點江西刑獄，三十七歲知江陵府，三十八歲移帥隆興（江西），僅三月被召內用，旋出爲湖北轉運副使，四十歲移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四十二三歲之間轉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五十間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五十二歲起福建提點刑獄，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五十四歲被召還行在，五十六歲落職家居，五十九歲復職奉祠，六十一二歲間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六十五歲知鎭江府，明年乞祠歸，六十七歲差知紹興府又轉江陵府，皆辭免，未幾遂卒。其生平仕歷大略如此。（以上所考，據本傳，參以本集題注等，雖未敢謂十分正確，大致當不謬。）此本甲集編成在戊申元日，明見范序，其所收諸詞，皆四十八歲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時所作，既極分明。乙集於宦閩時之詞一首未見收錄，可推定其編輯年當在紹熙二年辛亥以前，所收詞以戊申、己酉、庚戌等年爲大宗，亦間補收丁未以前之作。丙集自宦閩詞起收，其最末一首爲辛酉生日，蓋壬子至辛酉十年間，五十三歲至六十二歲之作，中間強半爲落職家居時也。丁集所收詞，時代頗廣漠難辨，似是雜補前三集之所遺。惟有一點極當注意者，稼軒晚年帥越、帥鎭江時諸名作，如登會稽蓬萊閣、京口北固亭懷古諸篇，皆未收錄。（《北固亭懷古》詞云：「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稼軒於紹興三十二年以忠義軍掌書記奉表歸朝，以

嘉泰四年知鎮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作此詞時年六十六，幾最晚作矣。）此決非棄而不取，實緣編集時尚未有此諸詞耳。然則丁集之編，當與丙集略同時，其年雖不能確指，要之四集皆在稼軒生存時已編成，則可斷言也。若欲爲《稼軒詞》編年，憑借茲本，按歷年游宦諸地之次第，旁考其來往人物，蓋可什得五六。就中江西一地，稼軒家在廣信，而數度宦隆興（南昌），故在江西所作詞及贈答江西人之詞，集中最多，其時代亦最難梳理，略依此本甲乙丙三集所先後收錄，劃分爲數期，而推考其爲某期所作，雖未能盡正確，抑亦不遠也。惟四集中丙丁集所甄採，似不如甲乙集之精嚴，其字句間與信州本有異同者，甲乙集多佳勝，丙丁集時或劣誤，似非同出一手編輯。若吾所忖度范廓之即范開之說果不謬，則似甲乙集皆范輯，丙丁集則非范輯。蓋辛、范分攜，在紹熙元二年間，廓之赴行在，稼軒起爲閩憲，故丙集中即無復與廓之往還之作。廓之既不侍左右，自無從檢集篋稿，他人因其舊名而續之，未可知也。信州本共得詞五百七十二首，此本四集合計，除其複重，共得四百二十七首，但其中卻有二十首爲信州本所無者（內四首辛敬甫補遺本有之），丙集有《六州歌頭》一首，丁集有《西江月》一首，皆諛頌韓平原作。《西江月》之非辛詞，《吳禮部詩話》引謝疊山文已明辨之；《六州歌頭》當亦是嫁名。本傳稱：「朱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時稼軒之年已六十一矣，其於韓不憚批其逆鱗如此，以生平澹榮利尚氣節之人，當垂暮之年而謂肯作此無聊之媚竈耶？范序謂懼流布者多贋本，此適足證丙丁集之未經范手釐訂爾。戊辰中元，新會梁啓超。

《珠花簃詞話》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霧。」易安《醉花陰》首句用此，俗本改「霧」爲「雲」，陋甚。升庵楊氏嘗辨之，且即付之歌喉，「雲」字殊不入律，不如「霧」字起調，可爲知音道耳。稼軒詞《木蘭花慢》送張仲固帥興元句云：「追亡事，今不見，但山川滿目淚沾衣。」「追亡」用韓信事，俗本改作「興亡」，則毫無故實矣，是亦「薄霧濃雲」之流亞也。

夏敬觀《跋毛鈔本稼軒詞》 以毛刊、辛刊、王刊三本與此本對校，【略】《稼軒詞》往往以鄉音叶韻，全集中不勝枚舉。《江神子》「博山道中書王氏壁」詞，前結「不爭多」句，以「多」字入佳麻韻叶。此其例甚夥，如《玉蝴蝶》杜叔高書來戒酒」一首，用「多」、「何」、「阿」；《江神子》「簟鋪湘竹帳垂紗」一首，用「多」、「摩」、「何」、「麼」；《鷓鴣天》「自古高人最可嗟」一首，用「多」、「駝」；《上西平》「九衢中」一首，用「蓑」字，皆叶入佳麻韻。《江神子》「兩輪屋角走如棱」一首，用「沙」、「加」；《鷓鴣天》「困不成眠奈夜何」一首，用「家」字，皆叶入歌戈韻。而三本「不爭多」之「多」字皆作「些」，以下半闋「晚寒些」之「些」字與上重複，則作「晚寒咱」，試問「晚寒咱」成何語句？又如《浣溪沙》之「臺倚崩崖玉滅瘢」句，是用《漢書・王莽傳》「美玉可以滅瘢」，此詞用元寒韻之「瘢」、「言」、「軒」，與眞諄韻「顰」、「村」同叶，殆亦其鄉音如此。如《沁園春》「老子平生」一首，用「寃」、「園」入眞諄韻，亦其例。而三本「瘢」皆作「痕」，匪特不典，且忘「言」、「軒」亦在元寒韻。此類妄爲竄改之迹實不可掩。他若《沁園春》「杯汝知否」一首，詞尾小注「用邴原事」四字，而毛、辛二刊本則以此注冠於「甲子相高」一首之題上，云「用邴原事壽趙茂嘉郎中」，王氏知其非是而校正之矣。《稼軒詞》用典甚富，前一首末「用邴原事」固無須自注，此必後人所加，刊者誤冠次首題上，其跡猶可推想。又《感皇恩》題「讀《莊子》有所思」，三本皆作「讀《莊子》聞朱晦菴即世」，詳此詞未有追挽朱子之意，且朱子不言《老》《莊》，稼軒奈何於讀《莊子》時追念朱子耶？此六字不知從何而來，亦必後人妄增。此本兩題皆無其語。

林志鈞《稼軒詞疏證序》 大抵詞家以托言比賦，無事檢束，舉凡側媚靡曼之辭，不可入詩者，一於詞發之。【略】至若稼軒之氣象卓犖，一洗香澤脂粉之習，宜其獨有千古矣。論者或謂其粗獷，少蘊蓄深厚之旨，或指摘其音律不精，歌麻雜用。張玉田于稼軒即有微詞，後人竟謂辛詞不可學，是皆非知言者。王靜庵謂：「南宋詞人，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幼安一人。」其推挹也如此。飲冰室好之尤篤，平時談詞，輒及稼軒，蓋其性情懷抱均相近，晚乃有《稼軒年譜》之作，遂成絕筆，可傷也。介弟仲策先生，亦喜攻稼軒詞，己巳初冬，始有《疏證》之作。【略】飲冰之作《稼軒年譜》，即以得見吳本，每卷所載略具編年之意，可由此而知其作詞之時代。《年譜》中所考證，即爲稼軒詞編年之準備。仲策此作，可謂能繼飲冰未竟之業。而補苴訂正之功，尤不可沒。惜乎飲冰之不及見也。仲策所疏，如《感皇恩》《滁州送范倅》詞，據《南宋文錄》，周孚《滁州奠枕樓記》，證明稼軒莅滁任在乾道八年。《滿江紅》《賀王帥宣子平湖南寇》詞，引史王佐破陳峒事，在淳熙六年四月。《滿庭芳》《和洪景伯及游豫章東湖》三詞，引《景伯詞集・盤洲樂章》，證明在淳熙八年辛丑。《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引《南宋文錄》、洪景盧所作《稼軒記》，證明淳熙十

一年甲辰，稼軒在湖南。《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詞，據景盧《稼軒記》及辛敬甫編《稼軒年譜》，證明帶湖新居落成于淳熙十二年乙巳，并知移帥隆興府乃在十二年。同調〔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引《歷代詩餘》趙和章及丘宗卿和章，知淳熙十一年甲辰冬初，稼軒猶在湖南。又稼軒落職家居之年，《宋史》本傳失載，辛敬甫舊譜，罷官在戊申，飲冰推定爲丙午、丁未間。仲策根據《西河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婺州》一首，有「對梅花更消一醉」句，知必在冬日。而乙巳冬之《菩薩蠻》，有「霜落瀟湘白」之句，知乙巳猶在湖南。又據洪景盧《稼軒記》，證明稼軒乙巳在湖南，則江西送錢仲耕之作，必在丙午冬（飲冰以爲乙巳作）。是冬稼軒尚在江西安撫任，則落職必爲丁未無疑。《清平樂》〈壽信守王道夫〉詞，據錢士升之《南宋書》，王道夫淳熙進士，又《南宋文錄》亦載道夫淳熙中登進士，卒于紹熙中，證明《廣信府志》「紹興初出知信州」之誤。紹興稼軒尚未生，當是誤紹熙爲紹興。《醉翁操》〔贈范廓之〕，題中「今天子即位」云云，《疏證》引紹熙元年劉光祖奏章，與本題語意吻合，定爲此詞必爲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作。《水調歌頭》〔席上用黃德和推官韻壽南澗〕詞，《疏證》引《南澗詩餘》有《水調歌頭》一首，題「席上次韻王德和」，與稼軒所和者韻正同，知即此人，稼軒作黃德和、南澗作王德和，知必有一誤。又據《水調歌頭》〔送楊民瞻裘字韻〕、《水龍吟》〔些字韻〕，推知瓢泉別館，乃成于徙居鉛山之前。據《千年調》〔賦蒼壁驀山溪停雲竹徑〕、《南歌子》〔開新池戲作〕、《六州歌頭》〔得疾小愈〕等闋，得考知瓢泉亭館之結構。又如遣姬、止酒諸作，及「元日投宿博山寺」之《水調歌頭》、《別澄上人》之《浣溪沙》等詞，并得知稼軒之性格。書中創獲類此者，多不勝舉，讀者當能詳之。夫詞學原無關考據，然不讀《渚山堂詞話》，則不知劉改之《沁園春》「綠鬢朱顏」一闋，乃爲代壽韓平原之作；不讀《耆舊續聞》，則不知陸子逸《瑞鶴仙》「臉霞紅映枕」一闋，乃爲宗子侍人盼盼者而作，【略】是知徵證與辨核，二者皆不可偏廢，自非廣摭故實，則原委莫明，詞意或無由領解，亦賴參考互勘，庶岐聞異說，不致泛涉而失眞。鄭叔問跋校本《清眞集》，至謂詞有箋釋轉爲贅疣，此殆有激之談，非以爲考訂之作，遂可不講也。仲策此作，大之足以補史傳、方志所不備，次之則稼軒生平、志業、遭際、出處、踪迹俱略可悉。而集中唱和之作，互見他集者，亦復搜集備列于篇，資參究焉。讀茲編，恍然如與前人几硯相接，聲欬相通，其愉佚酣適、狂歌痛飲、慷慨鬱勃不平，舉可于詞中遇之。循文撫迹，歷歷在目，若稼軒未嘗舍我輩而去也者。嗚呼！文字之爲用，豈不偉哉！

袁說友

論述

綜論

周必大《回袁秘丞說友啟》 某官風規秀整，器度恢宏，學探左右之原，文藹中和之氣。

楊萬里《答袁起巖樞密書》 今月十九日，得女婿泰寧陳丞送似樞密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拜披讀，五色芒寒，紙長連連，筆飛翩翩，反復百折，卷舒三過，語如對面，情如家書，峻極之位弭高而勞謙之詞弭卑，雲泥之勢愈疏而金石之誼愈親。

樓鑰《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制》 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于華途；旋歷麾符，屢策勳于劇部。

陳傅良《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制》 具官某以峽群之才，有言有績。輦下彈壓，外戶不閉，民曹之令，郡國晏然。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東塘集》二十卷。【略】說友學問淹博，留心典籍，官四川安撫使時，嘗命屬官程遇孫等八人輯蜀中詩文，自西漢迄於淳熙，爲《成都文類》五十卷，深有表章文獻之功。【略】集中題跋諸篇，於司馬光、韓琦、歐陽修、蘇舜欽、蘇軾、黃庭堅、蔡襄、米芾諸人皆慨想留連，服膺甚至。而《跋默堂帖》一篇，於王安石新學之失，辨之尤詳。知其學問淵源，實沿元祐之餘派。故其論事之文，曲折暢達，究悉物情，具有歐、蘇之體。其詩與楊萬里倡和頗多，五言近體謹嚴而微傷局促，七言近體警快而稍嫌率易。至於

五七言古體，則格調清新，意境開拓，置之《石湖》、《劍南》集中，淄澠未易辨別矣。說友歷官中外凡三十年，其政績雖不盡見於後，然章奏敷陳，多切時病，今集中尚見大凡。其《論守淮宜用武臣》一疏，謂文臣不諳兵事，不宜以邊務委之，切中當時坐談僨事之弊，非講學家所肯言。又《蜀將當慮其變》一疏，引崔寧、劉闢、王建、孟知祥爲戒。說友歿後，卒有開禧吳曦之變，若先事而預睹之，其識慮亦不可及。魏了翁《鶴山集》有《祭袁參政文》，以耆臣宿弼相推，惋悼頗深，當非無故。《宋史》不爲立傳，殊不可解。

分論

《跋汪季路太博定武本蘭亭修楔序》　朱熹《跋蘭亭叙》：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

《贈客借重金紫綬》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建安袁說友，隆興癸未進士，仕至樞密大資，自號東塘居士。此時借官接伴金使。詼諧有味。馮舒評：假章服伴館使，頗非小事，乃作此謔語可乎？總之胸中少學耳。陸貽典評：假章服伴使館，此何等事，而作詼諧語可乎？昧于大體，何必更論其工拙也。馮班評：此則誹矣。穩熟，但似油腔。觀此詩知南宋朝廷眞無人物也。惡詩。紀昀評：野調而加以鄙語，殊不可耐。

傳記

《宋史翼》卷一四　袁說友字起巖，建安人，寓居湖州。登隆興元年進士丙科，淳熙四年官祕書丞兼權左司郎官，請以《高宗聖政錄》同《三朝寶訓》命經筵官講讀，從之。明年，差充浙西安撫司參議。【略】六年，召至行在，賜對，除知池州。疏上三策，一久任統帥，二選正副將，三修治戎器，孝宗嘉納之。尋坐事罷，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紹熙中，入爲侍左郎中，加直顯謨閣，知臨安府，遷太府少卿，權戶部侍郎。光宗久不朝重華宮，說友連上八疏力諫，不聽。及孝宗崩，光宗復不過宮執喪，說友奏言：「臣聞金主猶能爲其祖持三年之喪，陛下何甘心不能爲金主之所爲，貽笑敵廷，輕侮中國。萬一遂爲問罪之目，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光宗卒不能悟。寧宗即位，落權正職兼侍講。韓侂胄漸用事，臺諫給舍章奏多格不行。說友上言【略】未幾內批罷侍講朱熹與外祠，臺諫給舍交章乞留，不允。說友奏【略】望收回直降御筆，俯從給舍臺諫之請」，疏入不報。慶元二年，除敷文閣學士，出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復入爲吏部尚書兼侍讀，尋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嘉泰初，復召爲吏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正月，拜參知政事，九月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加大學士致仕。四年，卒於湖州德清寓第，年六十有五。說友學問淹博，究悉物情，歷歷中外凡三十年，章疏敷陳，多切時病。自蜀中回朝，極言蜀將當慮其變，引劉闢、王建、孟知祥以爲戒。後吳曦竟以蜀叛，如說友所料。（《福建通志》三百七十四，參《東堂集》）

紀事

《吳都文粹》卷二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識其嘉祥。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袁起巖《東塘文集》，一部十二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東塘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袁說友撰。【略】《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不載，故厲鶚《宋詩紀事》僅從楊愼《全蜀藝文志》採其《巫山十二峰》詩一首，從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採其《題米敷文瀟湘圖》詩一首，而不言其有集。則非惟詩文散佚，幷其集名亦湮沒不傳矣。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纂，得詩七卷，文十三卷。又家傳一篇，不知誰作，後半文已殘闕，而前半所述仕履頗詳，亦幷存之，以備考證。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東塘集》二十卷，舊鈔大典本，宋袁說友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塘集》二十卷，【略】翰林院鈔本。

范成大《次韻袁起巖提刑游金焦二山二首》 二山巉絕照南州，俯看千檣總芥舟。日腳鎔金浮巨浸，波聲翻雪撼高丘。鍾聞兩岸詩無敵，口吸西江話已酬。別有英雄懷古意，他年擊楫誓中流。 憶曾歸自雪邊州，帆落中濡小繫舟。食蛤坐來期汗漫，駕鴻飛去揖浮丘。卧遊久矣無登覽，辱贈翛然有唱酬。寂寞東皋舒嘯後，爲君濡筆賦臨流。

又《次韻袁起巖常熟道中三絕句》二、三 吳徑難勝四牡騑，扁舟辛苦鑿冰歸。簡書鞅掌吟詩苦，幷與東陽減帶回。 使君橫槊賦詩回，斷取天風海雨來。綵筆從今閒不得，雪花梅蕊一時開。

又《次韻袁起巖送示郡沼雙蓮圖》 珠淵玉水折方員，湧出雙蓮照酒邊。壓倒小湖三級草，增光後沼兩重蓮。苕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株本自連。好把吳歈翻楚些，楊荷新曲勝當年。

楊萬里《和袁起巖郎中投贈七字二首》 故人一別兩相思，不但平生痛飲師。胸次五三眞事業，筆端四六更歌詩。閉門覓句今無己，刻意傷春古牧之。卧雪高人家譜在，春風政着紫蘭枝。 道場山下弄山泉，餐菊紉蘭萬物先。送眼飛鴻高四海，補天健筆震三川。池塘碧草回春夢，衣鉢黃梅肯夜傳。雨不饒人有新句，怨渠未許見全篇。

又《春雨呈袁起巖》 昨日晴暄儘十分，無端寒濕復今晨。蒼顏華髮差挑老，急雨顚風屛當春。只有觀書堪遣日，從來病眼不如人。詩名滿世眞何用，更賺先生願卜鄰。

許及之《次韻袁尚書同年巫山之什》 我本山澤之臞姿，出處相較黠與癡。生當浙東巖壑地，閒覺壺中光景遲。井蛙敢從海若語，雁蕩斷謂天下奇。一從天柱想突兀，便覺屛嶂排參差。盍歸乎來歸未得，今吾非故吾何之，南官祝融常在望，北征太行長想隨。幾欲拓開令混一，雖媿力乏猶忘疲。故人將指鎭巴蜀，大江揚舲張虹旗。經行先須實古錦，及境方要褰赤帷。陽侯似知公得句，吳榜自舞《山折枝》。有客忽傳《巫山高》，長安不復紙價低。陽臺從昔誇詞賦，大夫無乃姑戲嬉。山川合因雲雨祀，神明何得褻瀆爲。牽牛織女誇自古，小姑彭郎詎一時。三復新詩有如此，盡洗遺恨從今茲。蜀道雖云在天上，政譽已逐詩聲馳。世情嚮背南北阮，人物好醜東西施。願君滄溟恢宇量，聽彼餅罄居井湄。已爲下戶蠲逋賦，更要全蜀俱信眉。長安父老久延頸，關外饟餽寬張頤。寂寞恐有玄尚白，留落得無素染緇。規橅久矣欣濟濟，民俗定爾臻嘻嘻。公歸得政公何疑。勿爲風月鐫峨嵋。歸來要續《峴溪頌》，已賦中和宣布詩。

又《次韻袁同年回程見示》 秋風日日動詩情，人與詩篇一樣清。歸去星辰添秀潤，經行草木倍精明。河山未闋功名志，歲月徒催鬢髮生。送客微言何足錄，便將佳句榻前呈。

又《袁同年過揚州遞書并詩再次韻約同留維揚觀春色》 一緘書札故人情，中有新詩字字清。郵置傳來心已醒，秋鐙讀處眼偏明。揚州路近帆能疾，瓜渚潮來水似生。少駐星軺問遺俗，春風生帳有詩呈。

樓鑰《湖山次袁起巖安撫韻》 同年紫陌再尋春，力主斯盟賴尹京。山外斜陽湖外雪，夜來陰靄曉來晴。平波灩灩新添綠，凍木欣欣欲向榮。此日此身清潔甚，軟紅何苦太忙生。

魏了翁《哭袁參政說友文》 嗚呼！耆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安公，蚤事皐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入藩，翊樞佐衡。維忠作純，維夏斯楹。萬日喁喁，白麻在廷，引疾求謝，午橋幅巾。人傒公歸，帝圖乃廛。天不慭遺，胡嗇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壁等輩，生長西岷，自公之西，實瞻我儀。粵來周行，日睇袞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往予哭，鬱陶余思。一奠矢誠，終古之違。

連久道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〇 連可久名久道，江湖得道之士也，十二歲已能作詩，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令賦《漁父詞》。曲肱贈以詩，且謂此子富貴中留不住，後果爲羽衣，多往來西山。

毛晉《空同詞跋》 卷尾《清平樂》一闋，是連可久作。可久十二歲時，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命賦詞，援筆立成，四座嘆服，後果爲江湖得

道之士，何竟混入耶？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余於《列朝詞綜》，向有續補之願。恐見聞淺陋，徒滋訕笑，力亦不逮，以故因循未果。今就所見，筆之於此。【略】連久道贈漁父《清平樂》云：「陣鴻驚處【略】。」（此詞一作洪璟空同作）【略】久道字可久，漢陽人。

《清平樂》陣鴻驚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誤入洪璟《空同詞》中。

高元之

周必大《高端叔變離騷序》　今高君元之復著《變離騷》九篇，其友南康周令大受刻而傳之，屬予一言。予觀晁氏所謂變者，言歷代每有所作，其則愈遠，如唐兵三變之變也。君蓋泝流求其源，由終復於初，如齊魯一變之變也。二者文同而旨殊。君之上下序議論尤平正，既不溢美，亦不失實。《愍奇志》等，既續其詞，復循其義，非深於斯道，能如是乎！故爲推明之，以俟知者。元之字端叔，武烈王瓊六世孫。生以紹興壬戌。苦學篤志，假寐絕床不就枕者累年。尤嗜《春秋》學。嘗從科舉，兩薦於四明。有詩千篇，大抵學廣而辭暢，自號《茶甘集》。死已二年，席珍如此，埋光不耀，重可歎也。慶元庚申四月旦。

曾丰《高元之變騷後序》　慶元己未臘，余得高元之《變騷》於周君可。初疑《騷》不可變，變則徇流，緐而繹之，意所欲者變《騷》爲《風》，變《風》爲《雅》，蓋還原之道。雖名變也，其諸異乎人之變之歟？齊變至魯，魯變至道，孔子志也；《騷》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充所志而之，患不變，變必至，顧元之無孔子力，人未以必然待之爾。【略】元之學未同乎大通，而果於立論如此，或者以《典》推《雅》，以《誓》推《騷》，逆知孔子意然歟？世有孔子出，《騷》得附於《詩》以爲經，則元之所變，得附於《騷》以爲傳。

樓鑰《高端叔墓誌銘》　余與端叔游舊矣，宦游契闊，而情好愈篤，蓋其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與人薰然，又不得而疎也。投閒來歸，攜《變離騷》一軸遺余曰：「試讀之，當相與論其當。」余退而讀之，擊歎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將與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端叔已病，病久而不可爲，精爽猶前日也。一日，遣女奴來，手札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爲進士時白欄及其史藁、詩章見遺，且曰：「吾將亡，以此爲永好。」辭之又至，未幾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其墓。」余爲之泣曰：「嚮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忍銘端叔耶！」卒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略】五代之亂，徙濠梁，又徙亳，是爲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修職始寓明州，今曰慶元府，著籍于鄞。安貧而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處赭山蕭寺。顧無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強記，執禮甚恭，人亦樂告之，饑寒寥落，辛苦萬狀，人或厭且怒，至排擯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愈厲。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盥櫛，由是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山鄭公鎏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鄭公爲鄞士師表，人以此加敬，始寖得束修以奉親，且力于學。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爲教授，折節定交，不以諸生遇之，由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于《春秋》。博采諸儒所長，搜抉無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裹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刪其不合者，會粹爲一書，間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下，不盡以爲可。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學者不務下學上達，騖而求之太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可取，亦盡禮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過，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阨多故其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眞有劇目鉥心，穿天出月之工。既乃日造平淡，以幾于古，作詩數萬，存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爲之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敵》，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沿流于千載之後，而探端于千載之前，非變而求異于騷，所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衷，以障隄于隤波之不反者也。又者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眞。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詹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建明。」噫！君以爲騷人之本意將亡，君之意又

將誰明之耶？性嗜書，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寶之如珠玉。遇所未見，解衣輟餐，不計其直。【略】乾道四年，薦于鄉，淳熙改元，又爲第一，凡五上春官，卒不第，僅得因慶霈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纔五十有六而卒。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爲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岡，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爲書以別親舊君子曰：「終豈不信哉，豈不哀哉！」【略】始修職生名門，實爲殿撰睢陽劉公棐之甥。君學問固有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韙、周公侍郎綰。周公年八十有二，爲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苦，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贍蔚，咄咄逼人，學益富，文益進，行益修，此其志欲立于萬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括蒼，吏部何公倜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以詩人稱君。君又好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與之語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慷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論兵法尤精，或得其一策以干時宰，諸公爲之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耶。《義宗》百五十卷，又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曆志解》各一卷，《揚子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藁》，藏于家。嘗結廬察廉，在大小萬竹之間，著《萬竹先生傳》，自言：「爲人達生任性，不拘拘儒者之節，好學而未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閒而刳心于古澹，苦吟而不能自已。」鄉評亦謂君有不可曉者三：貧而疎財，貌古氣嚴，而樂易已甚，衣冠垢敝，望之如木雞，而胸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者以爲然。銘曰：君之生兮何爲，君之往兮何之。學窮百氏兮，五上而空歸；蓄書萬卷兮，竟死而何裨。天不可問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萬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娛書堂詩話》卷上 高端叔博學能詩，鄉里所推重。嘗有雪詩一聯云：「灑窗鹽食葉，入竹蟹行沙。」人稱其工。又有對云：「人間桂子月中種，水底梅花隄上枝。」竟坎壈不仕。樓攻媿挽之云：「弟子皆藍綬，先生竟白袍。」

《寶慶四明志》卷九 高元之字端叔，【略】工文苦吟，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爲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材》、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敵》、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讀者歎其精深，悲其志。

蔡戡

論述

楊萬里《送蔡定夫提舉正字使廣東》 國朝以來妙人物，近世獨數乾道年。后皇乃武再開闢，欲傾東海洗乾坤。九淵探珠巖採璞，天地爲網罟群賢。玉堂金鉉貯稷、契，蓬山壁水俱崔、班。追還慶曆、元祐初，突過貞觀、開元前。麟臺正字蔡夫子，乃祖元是四諫官。風流文采已碧梧，忠義慷慨仍青氈。折檻舊痕故無恙，后皇是日動龍顏。嚴霜烈日照鵷鷺，一身似葉飄淮堧。柴門僵卧三臘雪，魚釜僅續一線煙。后皇九重念五嶺，生愁雨露南方乾。詔謂正字當居中，肯爲朕行綏百蠻。梅花迎笑錦囊古，南斗退避文星寒。動搖山岳細事耳，約束海若收波瀾。坐令百姓萬里外，墮在二陝三輔間。檳榔紅時芝泥紫，歸來徑著侍臣冠。我家江西更西處，白鷺洲對青原山。公歸肯訪老翁否，酤酒滿眼未必然，青芻白飯聊隨緣。

樓鑰《蔡戡司農少卿制》 爾起由名家，以甲科自奮，登用最蚤，暘歷已多。深沉之度，廉退之節，朕知之深矣。【略】覽爾奏篇，又有得人之喜。

李燾《定齋集序》 惟寶謨閣直學士定齋蔡公，是乃特出於乾道、淳熙之際者也。尚論其世，而考其行事，究其立言，固知其爲卓然一時之傑矣。公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四世孫，早擢上第，踐冊府。方北門條對，便殿造辟，皆有鯁挺不阿之言，雖上拂下摩，身幾殆危，無所回忌。自是益爲士論推服。繼膺天子眷，屢更內外繁劇，凡四十年。其間當事任，扞方面，將使指，總賦輿，宣力四方，無不殫盡。然亦以方正不撓違世戾俗，因至落拓不偶，久勞於外。晚節獨荷天子恩顧益寵，進躋法從，則公亦既老矣。雖以權門勢燄烜赫，欲以熱官怵公者甚至，而公乃晦匿避遠，不少污其膩，泛以全節始終，又豈非人之所難能哉！辜嘗獲從廬陵劉公清之游，雖不獲一親君子光儀，第因劉公稔聞公建明植立之懿，竊所佩服甚久。今又伏觀公之文集，繩墨謹嚴，制作森具，巨細

得體，豐約中度。詩圓美清遒，渾然不見刻雕之迹；賦則規古體物，宏肆羅絡，闖於衡、思之閾；論奏確訒懇惻，實而不浮，務求爲可行，而不近名。竊嘗謂自昔有問學志節之士，不屑以文名者，則其文必純質渾大，而趣味有餘有專；期以文名者，其文嘗艱深迫急，而氣質淺薄。何則？士不屑以文名，豈非其道德之蘊，義理之積，溢而見諸立言遣辭之間，如風行水上，有自然之文，詞達而理舉；其專期以文名者，其語非不工且善，顧每傷於雕刻攡裂，模擬綴緝，不近古人夷曠渾灝之體。如絺繪組繡，非無可觀，然其美亦盡於一觀而已。惟公平生砥礪操持，蓋欲以節業自見於世，豈屑以文名者？而見於論著，固視前修無愧。然則公信可謂卓然一時之傑，足以追繼忠惠之盛烈也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定齋集》二十卷。【略】埴序稱戡鯁挺不阿，屢更繁劇，宣力四方，無不殫盡，汔以全節始終。今觀集中所上奏劄，條列明確，類皆侃直忠亮，爲經世有用之言。其論邊事，專以嚴備自守爲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遠慮深謀，亦非好事偸安者所可幾及。方之同時名臣，實龔茂良之流亞。惜史不備載其生平，幾至湮沒。

《**桂故**》**卷五**　蔡戡，字定夫，莆田人。其帥靜江，與提刑廖瓌、運判吳獵遊隱山。戡在府著有《分野總論》，至今言分野者多述之。

傳記

《**宋史翼**》**卷一四**　蔡戡字定夫，福建仙遊人。祖伸，父洸。戡以蔭補建康府溧陽縣尉。乾道二年登進士科，歷江州觀察推官。淳熙初，知隨州。自金人通和之後，邊備漸弛，疏言：「【略】望陛下戒諭大臣，申飭邊郡，講求所以爲備者，緩急有恃而不恐。以守則固，以和則久。」孝宗嘉納之，轉京西轉運判官。【略】五年，改廣東轉運判官。【略】會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警報日至。戡防備嚴密，民獲安堵，條陳十事，五事治盜於已然，五事止盜於未然，皆切中剿禦機窾。十年，充淮西總領使。時議措置淮西屯田，詔戡與都統制郭剛條具事宜奏聞。戡疏言淮西事體與襄陽不同者有四。【略】疏入，孝宗御筆褒之，曰：「卿通兵事，可以倚仗。」未幾，移湖廣總領使。請修江陵府城，與荆、襄犄角，以絕敵人窺伺之心。戡躬自董役，凡樓櫓雉堞高下闊狹，與防守之具，一一堅密如襄陽。召除司農卿。光宗初政，戡奏陳謹始八事：一正心術，二辨邪正，三廣聖孝，四求直言，五戒游逸，六崇節儉，七恤刑罰，八重名器。遷知臨安府。【略】光宗不朝重華宮，戡上疏極諫，備陳去歲旱災及郊夕雷震之由，語皆激切，疏入不省。寧宗登極，遷戶部侍郎，除右文殿修撰，知隆興府，尋爲廣西經略安撫使。嶺嶠去朝廷最遠，州縣官皆媮惰苟且。戡擢廉能，黜貪墨，興滯補弊，境內肅然。開禧初，韓侂胄當國，戡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戡侃直忠亮，所奏多經世有用之言，其論邊事，以嚴備爲主，而不汲汲於和戰紛爭，識者以爲非好事偸安者所可及云。（《歷代名臣奏議》。參《定齋集》、陳壽祺《福建通志》一百八十一）

著錄

李皇《定齋集序》　公之季子【略】既以公集四十卷鋟木，將廣其傳，以幸惠後學，且不鄙衰陋，俾爲之序。皇不敢辭。紹定庚寅人日，眉山李皇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定齋集》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蔡戡定夫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蔡定齋文集》，一部十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蔡戡《定齋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定齋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蔡戡撰。【略】集本四十卷，乃紹定三年其季子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廣所刊。【略】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者蒐採彙集，并集《歷代名臣奏議》得所未載者二十篇，互相訂正，釐爲二十卷。較諸原目，十殆得其五矣。

胡偉

袁說友《胡元遇編呂仙翁傳》　工夫未達性中天，九轉還丹漫費年。至理本無多智巧，此公自有一神僊。絕知開卷翁如在，剩欲忘言意自傳。功行世間千百億，諸天更辦筆如椽。

又《跋胡元邁集句詩帖》 和六材以爲弓，繪五色以爲服，組織縷結而錦繡具，長短十九而笙簧成，數者皆天下之至巧。況於粹古人之美句，聯事比律以爲詩哉！若元邁者，亦甚巧且博矣。夫其詠異事，其人異時，其出異手，而元邁方裂而取之如即一事，混而成之如同一時，比而聲之如出一手，信乎其爲文也。老蘇謂「繡繪錦穀，衣服之窮美者，尺寸而割之，錯而組之以爲服，則絺繪之不若」，此元邁所自疑者。僕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觀所集《暮遊江村》詩，政使八君子者自爲之，其自然成文，恐不過是，亦何惡於割與錯哉？雖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此又文之出於我而不可禦者，則僕猶有望於元邁云。

孫應時《胡元邁集句作宮詞二百首求題跋為書兩章》 五侯鯖具人間味，百衲衣裒天下工。宮體故宜供帖子，玉堂何日喚詩翁？ 不譏飛燕在昭陽，但詫流鶯滿建章。狗監若逢楊得意，何妨持此奉君王。

《帶經堂詩話》卷六 朱檢討（彝尊）竹垞貽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燦）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宋詩紀事》卷六二 胡偉字元邁，嘉定間新安布衣，寓吳中。有《宮詞集句》。 鷟按：《玉照新志》：胡偉元邁，新安人。父舜申，作《乙巳泗州錄》、《己酉避亂錄》。據此，當是胡仔元任之從兄弟也。

趙善扛

論述

《詞品》卷四 趙文鼎，名善扛，號解林居士。其春游《重疊金》云：「楚宮楊柳依依碧【略】。」其二：「玉關芳草粘天碧【略】。」《重疊金》即《菩薩蠻》也。又《十拍子》一闋亦佳。

《傳言玉女》（璧月珠星） 《詞旨・警句》：人在煖紅溫翠。

《賀新郎》（畫永重簾捲）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練達。一清無暑。 《蓼園詞選》黃氏評：夏日諷誦數遍，如在水晶宮裏住，涼意逼人。

《重疊金》（玉關芳草黏天碧） 《蓼園詞選》黃氏評秦觀《滿庭芳》（山抹微雲）：沈曰：「黏」字工，且有出處。趙文鼎「玉關芳草黏天碧」，劉叔安「暮煙細草黏天遠」，葉夢得「浪黏天滿桃漲綠」，皆用之。

《春詞》 劉毓盤《輯校解林樂章跋》：無名氏《詩家鼎臠》錄其《春詞》曰：「碧落初明月未收，露華香滴杏梢頭，玉欄干外東風軟，人在重雲第幾樓。」娟秀絕俗，詞人之詩也。

藝文

趙蕃《懷趙蘄州文鼎》 吾州憶當南渡初，居有曾呂守則徐。本門林下亦此渠，往往詩流非酒徒。邇來流風頗寂寞，南池二公也不惡。李今作舟大如斗，公更蘄春方待守。幾宵春雨落連明，南池水滿春草生。不知春興凡幾首，寄我因之報安否。

又《趙蘄州枉示數詩皆弋陽往還所作經行道間有懷其人作長句寄之》 一飯留人意甚眞，數篇仍出好詩新。追隨卻恨向來少，悵望空增別後頻。到處驚鷗如習熟，轉經山水盡精神。可憐吟諷多餘地，只是登臨無若人。

雜錄

劉毓盤《輯校解林樂章跋》 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善扛字文鼎，號解林居士。善吟咏，詩詞甚富。蓋趙德莊之流也。厲鶚《宋詩紀事》曰：善扛爲太宗七世孫。仕籍無考。【略】花庵謂其富於詩詞，今存者詩一首，詞十四首而已。德莊《介庵集》亦不傳，詞一卷，見汲古毛刻本。張端義《貴耳集》謂高宗喜其《謁金門》詞「波底夕陽紅濕」句，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花庵以二家并稱，而所傳更少，可惜也。【略】劉克莊《後村詩話》曰：本朝全盛

時，宋室貴顯而負盛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德麟爲東坡友，有《聊復集》。南塘名汝談，字履常，太宗八世孫，居餘杭。淳熙十一年進士。理宗朝，歷官刑部尚書。卒謚文懿。其集名、兄弟名皆不傳。後村所許爲一代騷人之宗者，曾不若解林之猶得以詩詞與後人以相見也。陳起編《江湖前後集》，錄趙氏七家，亦不及解林。朱彝尊作《詞綜》、葉申薌作《詞譜》，所據者即花庵選本。論詞者於解林遂不贊一辭，此亦與長吉嘔心，爲人投諸溷中者，同一痛毒矣。壬戌春，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楊簡

論述

綜論

史浩《陛辭薦薛叔似等劄子》　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閨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

朱熹《答潘子善書》　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袁甫《書慈湖遺稿》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眞如父母。是皆先生純純嘏嘏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以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行聖，謂自幼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眞實，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視其所養。

《困學紀聞》卷一七　凡爲詞章之學，所得是兩層。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文及翁《慈湖書院記》　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衷，信而有證。其註《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嘗肅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心學之發輝。先生家於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

張鎡《嘉靖刊竹齋詩集序》　南渡後，作者蟬然，慈湖楊先生，洞究陸學，名震南服，紫陽夫子韙其言議。

陳洪謨《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略】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爲學存省體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奧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略】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爲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爲本，以明體適用爲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略】體認既眞，積習漸以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內外，罔不章叙孚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遡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

潘汝禎《刻慈湖先生遺書序》　先生之學，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以毋起意爲宗旨。而所遺諸書，大都闡悉自心靈，明變化之妙，以我爲書，非支離附會成書。駕漆園之雄，而析理最眇；離曹溪之幻，而譚性極玄。惜其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者，未見全編大行於世。【略】吾明王文成公良知一脈，固毋起意鼓吹也，稱慈湖見解已晤無聲無臭之妙。嗟嗟！讀是書者，能潛撤

邊見，默默證心，其禪耶，非禪耶，亦當有會於聲臭外。如先生《與象山雙明閣問答》，始謂大悟，始能思議雙遺耳。

周廣《嘉靖本慈湖先生遺書後序》 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恭」，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略】金谿之學，以簡爲大宗，所爲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說。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闊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績，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蓋簡本明練政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是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驗，故姑爲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莅官臨事，利弊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

傅增湘《明嘉靖本慈湖先生遺書跋》 慈湖以講學知名，文字初不經意，但取疏暢條達而已。詩尤平淺，頗仿《擊壤》之體，其雜以語錄氣者，尤類近代語體詩。至《歷代詩》，則塾中兒童歌訣之類，而皆附入集中，不加抉擇，可謂雜糅之甚矣。

分論

《答書》 朱熹《與方伯謨書》：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偶作》 《朱子語類》卷一二四：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卻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著一箇意思在那上！」《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下：楊慈湖道學先生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明融》 《柳亭詩話》卷一二：（慈湖名簡，陸象山高弟，知溫州，首移文罷妓籍。）楊慈湖有六言詩曰：「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胸次悠然，絕無學究語氣。

傳記

錢時《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略】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略】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者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鬨鬨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己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略】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略】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略】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略】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略】差浙西撫幹。【略】改宣教郎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略】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略】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贊初政，【略】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

上書言，【略】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略】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略】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略】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略】天官汪公達、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略】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略】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略】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州。【略】五年，除駕部員外郎。【略】改除工部，上殿言，【略】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略】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略】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略】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祕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淳賜帶。寶慶元年，授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略】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略】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略】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稿》、《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

紀事

真德秀《楊慈湖先生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庭，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齊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

《四朝聞見錄》甲集　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

又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叙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霖《慈湖書院記》　閣學文元楊公，家於四明慈水之德潤，超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沒於寶慶二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岸，闕里俎豆兮胡爲未遑。鳳鳥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宮商。倘雲車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疇能忘。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

《淳祐臨安志》卷六　嘉定九年，敕授袁公肅、黃公灝，始以湫隘告于府，白之朝，拓地鼎建，略仿成均，規制始備具。慈湖楊公簡爲記。

錢德洪《慈湖書院記》 德洪嘗伏讀先生遺書，乃竊歎先生之學，直超上悟者乎。其始未悟也，求心之體不得，聞象山舉扇訟，豁然有覺，曰：「此心之體，至止靜而至變化，至明達而至自然，故循其自然，視自能明，聽自能聰，言自能乂，動自能和，事親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識不知，而帝則自順者，心之體也。惟趣乎意，便涉安排，故視橫意則昏，聽橫意則塞，言橫意則詖，動橫意則乖，將迎固必私智紛錯，而帝則日漓者，失其體也。」故先生教人，嘗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心之精神凝聚則明，而分散則昏病，起意也。

《宋元學案》卷七四 楊恪，字步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磬齋記》。

著錄

袁甫《書慈湖遺藁》 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德取訓語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

《直齋書錄解題》卷九 《慈湖遺書》三卷，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

又卷一八 《慈湖甲稿》二十卷。

《宋史》卷四〇七《楊簡傳》 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敬仲《慈湖文集》，一部二冊，全。

又卷一〇 《楊慈湖甲藁》，一部二冊，完全。

周廣《嘉靖本慈湖先生遺書後序》 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尙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略】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蘊苞，釐校彙粹，終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寅查原博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

《百川書志》卷三 《慈湖遺書》十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宋寶謨閣學士慈湖楊簡敬仲著。

《脈望館書目》 《慈湖遺書》六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簡《慈湖甲稿》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慈湖遺書》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慈湖甲稿》二冊，全。又 《慈湖文集》二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楊慈湖集》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楊簡《慈湖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楊簡撰。【略】《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略】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裒輯諸篇，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繡谷亭薰習錄》 《慈湖遺書》十七卷附錄一卷，【略】是編前十卷皆題「家記」，并經說之文，馬氏《通考》「《先賢大訓》六卷」是也，《己易》另爲一編，此列之卷首，自出後人彙集，而仍以「遺書」名之耳。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明萬曆刊本。宋楊簡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六 《慈湖遺書》二十卷，宋楊簡撰，明本，秦鉞校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明嘉靖刊本。宋楊簡撰。

傅增湘《明嘉靖本慈湖先生遺書跋》 此明巡按江西御史秦懋功鉞所刊，前有嘉靖四年乙酉江西巡撫武陵陳洪謨序，言秦君出舊藏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讎，得十有八卷，以鑱諸梓。序後有《宋史》列傳，卷末有太倉周廣序，亦言篇章謬複，多所散逸，釐校彙粹，終以成集而梓行之。是此書出於秦、周二人之重輯，非宋時之舊觀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慈湖先生遺書》二十卷，宋楊簡撰，明嘉靖四年秦鉞刻本。 《慈湖先生遺書》十八卷，宋楊簡撰，明刻本。

劉光祖

論述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劉光祖字德修，蜀之名士，有《鶴林集》，詞亦莊重而出之者。

劉毓盤《輯校鶴林詞跋》　汝愚稱其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詩不多作，有《鶴林寺》詩曰：「竹院逢僧話，山門掃地迎。英雄猶有迹，般若太無情。玉樹春陰密，琅玕晚暑清。半年來往屢，只合送行旌。」《長相思》（**玉樽涼玉人涼**）《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悽麗。數語收盡情款欲滴。《一斛珠》（**春風閑者一時還**）《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落韻疏野。《踏莎行》（**掃徑花寒**）《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花零春晚，晚月夕陽，在此自新，舊語不能新，便知才短。幽魂相語，有情無聲。《論朋黨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文有以質直爲貴者，此類是也。《醉落魄》（**春風閑者**）《詞綜偶評・宋詞》：結句，東坡《題獨樂園》詩中語也。

傳記

真德秀《劉閣學墓誌銘》　公名光祖，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略】今劉氏居簡。【略】公幼出爲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於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邡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大略以爲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略】授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太祖用人爲法。【略】孝宗然之，除太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爲十節，名曰《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摭前代宗室賢否嫉惡，隨事開陳，以爲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略】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貶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垣，且薦公代己，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略】俄以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阼矣。【略】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略】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略】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媢嫉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略】章既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略】孫瑞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略】光宗命大臣諭，公不爲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遂以直秘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乞留，秘書監楊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請，不報。【略】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略】上受禪六日，即以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略】上竦然嘉納，除起居舍人。【略】俄兼侍講，遷起居郎。【略】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公熹同。【略】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略】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略】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閽門用事。【略】侂胄已陰爲計，遂擠彭公於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相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汝愚金以贓，公辭焉，且曰：「爲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胄既擅朝權，群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爲姦僞，禁固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略】除潼州路提刑，權瀘州。

是年十一月，佗胄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闕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修撰以行。【略】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略】朝論察公有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略】在潼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略】改提舉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準議立眞宗事。【略】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令，自是爲少舒云。明年，復上章告老。【略】是冬，翊之移守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於竑之官舍，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贈光祿大夫。【略】初，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強，不少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略】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譁，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爲伊洛地者。公獨反復懇叩，爲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社之脈，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公於文章，不事雕繢，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爲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奇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蹇，難也。非數也耶？」間與諸子講論，輯爲一編，曰《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略】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奬校善類，西州名彦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略】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有偉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誰與不仁，目士以黨。孔鸞雝雝，罩以一網。辨姦於早，球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卧坤維，繫念王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巍巍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閟其光。國本未安，臣死猶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於惟阜陵，哲能知公。以遺後聖，道行弗終。焯若日星，峨峨大節。揚芬無窮，載銘斯碣。

紀事

《**道命錄**》**卷六**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詹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倫儉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既放罪矣，會上舊給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璠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牘。何、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訐、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祕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

又卷七下　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鐘、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祕閣劉光祖德修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修佐逆不成，蓄憤懷奸，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

《**四朝聞見錄**》**甲集**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寮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懽，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愕眞几上，即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宋史**》**卷三九六**《**史浩傳**》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

又卷三九七《**劉光祖傳**》　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

劉毓盤《**輯校鶴林詞跋**》　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名士。有《鶴林文集》，小詞附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鶴林詞》一卷，簡池劉光祖撰。光祖，紹熙間名臣，爲御史起居郎，以直學士終，蜀之耆德也，有文集，未見。厲鶚《宋詩紀事》曰：光祖，簡州陽安人，登進士第。寧宗朝，遷起居郎，右文殿修撰，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謚文節。《宋史》本傳曰：光祖登第廷對，即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欲以自將文非，蓋孝宗即位之初年也。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光宗初，殿中侍御史闕，上嚴其選，宰相留正舉以應，與帝意合。及入謝，又言今之枋國者，以惡道學而生朋黨，以生朋黨而罪忠諫，蓋是非不明，則邪正無別也。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臣雖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出知夔州。孝宗不豫，帝久不過宮，乃致書留正、趙汝愚，請治林、陳二閹交譖兩宮之罪。孝宗崩，致書汝愚，密爲之定策。寧宗受禪，入爲司農少卿。進「人主有六易六難」之說，勉之以大孝。汝愚既罷，韓侂胄擅朝，首以內批罷侍讀朱熹，予祠。再疏不聽，乃主管玉局觀。侂胄誅，累進直學士，乞退不許。嘉定十五年卒，贈華文閣學士。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鶴林詞》一卷，簡池劉光祖德脩撰。紹熙名臣，爲御史、起居郎，晚以雜學士終。蜀之耆德。有文集，未見。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鶴林詞》一卷。

《**詞品**》**卷五**　劉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詞附焉。

朱彝尊《**詞綜發凡**》　劉光祖《鶴林詞》，【略】舊本散失，未經寓目。

劉毓盤《**輯校鶴林詞跋**》　有《後溪集》十卷。【略】詞傳者亦少。關中僚友多蜀人，以川陝爲鄰省也。求其集不得。大荔令漢州張子馥好爲詞，有《半篋秋詞》，今沒矣。輯《鶴林詞》，惜未一詢之也。宣統庚戌，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趙萬里《**鶴林詞輯本題記**》　《鶴林詞》宋世有長沙書肆《百家詞》本，《花庵詞選》所引，則自本集錄出。花庵云：「光祖有《鶴林文集》，《小詞》附焉。」然集亦久佚。今于《花庵》外，于《翰墨大全》輯得一首，錄爲一卷如後。萬里記。

藝文

趙蕃《**題劉炳先兄弟怡齋**》　晦庵貽我書滿紙，爲說君家好兄弟。人言是

公輕許可，我謂親仁乃渠事。客遊偶爾過君廬，中有誠齋榜怡字。斯人許可蓋不輕，何事齋名契於季。嗟余夙昔兩公遊，與君常恨風馬牛。何知一見辱傾蓋，四海兄弟寧待求。有弟有弟江南州，尺書斷絕安與不。因君使我增離憂，一夜夢逐滄波鷗。

曹彥約《後溪先生劉閣學挽章三首》 早際龍光渥，中更貝錦傷。升沈關運數，變故識忠良。天定當持國，時來倚幹方。至今羊叔子，名繞峴山傍。

任重行吾道，憂心屬鉅公。三朝千載遇，一代數人中。筆健心猶壯，名高晚更窮。差肩誰許似，八秩有初終。　憶奉巴西燕，工歌到鹿鳴。西清多學士，南省舊門生。屬耳靈光在，驚心砥柱傾。湖莊空望眼，讀記若爲情。

葉適《祭劉閣學文》 公副雜端，奏效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歌。其爲二史，述作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卧不聞。竟復改命，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哉匆匆，徇彼長路。仰有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初秉德，維蜀之望。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簡溪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彭龜年

論　述

樓鑰《秘書郎彭龜年起居舍人制》 爾操守堅剛，論議剴切。端公辟屬，贊臺院之宏綱；冊府爲郎，號士林之翹楚。擢眞螭頭之直，俾陪豹尾之班。不循年限而授此官，深得用魏謇之意；掌錄時政以付國史，尚克遵唐室之規。

又《起居舍人彭龜年中書舍人制》 中書造命之地，實王政之所先；內史代言之官，非賢才而孰處。我有舊學，時爲名流，擢登詞垣，實預國論。具官某爲有用之學，抱軼群之才，惟其善養之氣剛，遂使所居之官大。班分螭陛，視言動而必書；額叩龍墀，抗威顏而不撓。方朱邸橫經之日，多赤心憂國之言，迨膺超除，深允衆望。訓詞溫厚，爾其振盤誥之文；朝夕論思，爾毋廢箴規之益。尚圖忠報，奚事多辭。

魏了翁《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鑿鑿乎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爲公銘竁，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累日。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斁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慝瘅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間諜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婁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抵，無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二聖重懽，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衆正，紹開丕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爲萬世喜，爲萬世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

又《跋彭忠肅公真蹟後》 《止堂集》之成書也，公之子鉉既屬叙之篇首，今又從公之諸孫婿蕭仲友應祥獲觀公手蹟二詩。大抵與朋友唱酬，可以吟咏情性，揚榷理道。惟貴人生日詩，難乎爲言。蓋人主生日爲樂始于唐，士大夫生日之盛則始于近世。故前輩詩集，唯少陵示宗武生日，與東坡爲同氣之親或知己，偶有所賦，而他集罕有，若用之公卿貴人則無之。直自京、檜以來，此風日甚，始則稱功頌德，甚至將以金玉泉幣。嗚呼，唐太宗之感《蓼莪》，獨何人邪。止堂所上張端明詩，雖未能免俗，然其間如云：「江湖秋已多，宇宙清無邊。氣凝萬類實，人亦體其全。」端明英邁人也，止堂不以頌而以規，然則非志于古道者，其能然乎？仲友其寶此，庶來者有以觀世變焉。

真德秀《跋彭忠肅文集》　忠肅彭公以濂洛爲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寄余，敬題其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止堂集》二十卷。【略】龜年官右史時，面折廷諍，劘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風。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尚五十五篇，敷陳明確，多關於國家大計。其論光宗不朝重華宮，疏凡三四上，至於伏地叩額，血漬鬆鬢，光宗亦爲之感動。又嘗事寧宗於藩邸，有舊學之恩，即位後數進讜言，拳拳懇到。因風雷示變，極陳小人之竊權。及朱子以論韓侂胄被紲，龜年又上疏請與同斥。今諸疏並在集中，其嚴氣正性，凜然猶可想見。史稱其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故生平雖不以文章名，而懇惻之忱與剛勁之氣，浩然直達，語不求工而自工，固非肇悅爲文者所得絜其長短也。

《訓子十箴》　歐陽守道《題彭忠肅公訓子十箴》公所製《訓子十箴》，【略】讀之凜然，如在問一得三之列。嗟乎！公當紹熙、慶元間，所論諫本仁義，至今炳如丹書。慍於群小，遇閔受侮，而私居義方之教，念世祿之所從，憂君恩之難報，使之謹身從事，下以無忝所生，上以不負天子。家庭片語，猶畎畝忠也。第一箴大意在抑玷家訓上矣。

傳記

樓鑰《寶謨閣待制致仕特贈龍圖閣學士忠肅彭公神道碑》　公字子壽，世爲臨江軍清江縣人。【略】公七歲而孤，奉母盡孝如成人。幼穎異，讀書能曉大義。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預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袁州宜春縣尉。【略】關陞從政郎，調吉州安福縣丞。【略】淳熙十二年，用舉主改宣教郎。以母碩人年高，丐祠便養，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第而歸，益篤于學，以「毋自欺」名齋，以書問南軒張公《中庸》、《語》、《孟》大義。至是義理愈明，開發後進，摳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辯，時相與折衷于晦庵朱公，而學愈成矣。再請祠，未滿而丁內艱，執喪盡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觀者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褒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晚又定祭儀，行于家。服除，吏部尚書鄭公僑、兵部尚書張公杓同薦之，得旨引見。時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正始之道，願以仁宗杜權要請屬爲法，以寧宗御筆爲戒。【略】二月，除太學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光祖因論帶御器械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舉，欲大變文格，下太學選經義、詩賦、論策各二百篇爲式。長以督課學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校文已爲下策。又使之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略】三年，許國公始朝參。公爲言保富貴之道，無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爲《朝參須知》。【略】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爲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正，不爲詭隨，遇事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舊班對，乞復經筵典故。【略】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秘書郎。【略】五月，兼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切明白，裨益爲多。【略】十二月，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光宗曰：「久欲見卿說話。此官待有學識人方除。」公謝且進《內治聖鑒》，奏以祖宗家法集爲此書。【略】三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書，言動無不記者。今一月四次書『免到宮』，陛下半年不出，如此已書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略】五月，重華不豫，已奏告，公與侍從臺諫請對，不果。八日戊辰，公繳納告敕，乞竄逐待命江滸。戊寅，壽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對及求去，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敏額久不已，血漬鬆鬢，搢笏取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略】擢中書舍人。【略】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堯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略】九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四太之說，其略曰：「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號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權柄，皆起于號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侂胄之勢愈重，言官又多出其門，于是歷數其姦。【略】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爲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侂胄是親

戚，龜年是舊學。【略】」已而佗胄雖罷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荆湖北路安撫使。【略】以疾丐祠，一請而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論列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誣告公與趙丞相言政和中嘉王事，乞加貶竄，于是追三官勒停。嘉泰三年秋，復元官，再奉興國祠。開禧二年，起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寶謨閣待制。三月二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聞，特贈中奉大夫。【略】公性資剛方，學識正大，而議論尤爲簡嚴勁直。善惡是非，務盡道理，義所當爲，白刃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爲事，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幾微不見于顏面。賓客非親與賢不妄交。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權倖。公視之如無，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僞學之說興，鮮不變者，公于關洛之書，益加涵詠，著《止堂訓蒙》一書，蓋終始不變者也。【略】著《內治聖鑒》二十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幷表牋、雜著合爲若干卷，藏于家塾。【略】銘曰：矯矯彭公，天予剛介。學問淵邃，言議正大。自其筮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邸簡寮，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納于善。重華違豫，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螭陛直前，龍墀敉額，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聖主龍飛，風雲是依，無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無顧避，志欲回天，側目多忌。權姦蘗牙，惟公先知，抗疏逆折，鳴鼓攻之。上色爲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頸，驚歎膽決。一去一留，消長遂分，言者雖力，無救絲棼。聲生勢長，附炎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挑強敵，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初，與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幾。嗚呼天乎！不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爲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子。公凜如生，誰額有泚。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井之原，過者式之。

紀事

樓鑰《跋彭子壽甲寅奏稿并日錄手澤》 紹熙五年歲在甲寅七月甲子，皇上初受內禪，恭儉仁孝，中外具孚，勵精圖治，群賢在列。曾未幾時，而權臣已寖寖孽牙其間，無有敢白發其端者。時惟吏部侍郎彭公，以舊學受眷最渥，忠憤激發，數其奸狀，自此補外。鑰在東臺，同中書舍人林公繳奏至再，竟不得回，消長自此分矣。三人之言，皆驗于後，而公尤爲曲突徙薪之首。更化之初，與林公俱召，遂列邇聯，獨公不及見今日，爲可痛也。

《宋元學案》卷七一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

《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七 〔開禧二年〕七月辛巳，罷師旦，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初，彭龜年聞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既而聞將用兵，曰：「禍其在此乎！」竟如其言。

著錄

樓鑰《忠肅彭公神道碑》 雜著合爲若干卷，藏於家塾。

魏了翁《彭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將漕湖南，而公之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略】文集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監》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己丑朔，臨邛魏某序。

真德秀《止堂文集跋》 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鏤本寄余。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彭龜年《止堂集》四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止堂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彭龜年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益以《歷代名臣奏議》所錄，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首，依類編次，釐爲二十卷。

雜錄

朱熹《答彭子壽書》 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

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不足，日以爲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修道之教，修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修身爲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謾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不曾分，若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卻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概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游九言

論述

魏了翁《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哀其伯氏《默齋文稿》，屬後谿劉公爲之序，未暇銓次也。厥二年，類卷板行，俾某申序焉。孰復累日，嘆其爲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己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衒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爲之舍然嘆曰：文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乎。性寓於氣，爲柔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氣稟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世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蓋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刻于某所。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蒼老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默齋遺稿》二卷。【略】其詩格不甚高，而時有晚唐遺韻，不涉於生硬杈椏。其《義靈廟迎享送神曲序》，記台州司戶滕膺拒方臘之亂甚詳，亦足以補史之闕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五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栻帥廣西，辟幕下。栻弟杓帥金陵，復辟撫幹。時黨禁方嚴，九言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聞者壯焉。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謚文清。九言始學於張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閩書》及《後村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默齋遺稿》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游九言撰。【略】其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此本爲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所藏，凡詩一卷、文一卷。厲鶚《宋詩紀事》錄九言詩四首，其前二首即採之此集。【略】《美人倚樓圖》一首、《溪上》一首，則均爲集中所不載，鶚從《詩家鼎臠》錄入，而此本末，鮑氏又從劉大彬《茅山志》補錄詞三首，從曹學佺《宋詩選》

及《檇李詩繫》諸書補錄詩六首。疑此本亦由掇拾而成，故搜採有所未及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默齋遺稿》二卷，小山堂鈔本，振綺堂藏書。建陽游九言字誠之。

又　《默齋遺稿》二卷，鈔本，勞平甫藏書。

曾丰

論述

周必大《求齋遺稿序》　傳之資質早成，積學勤焉，十三作《祭叔祖文》，十五作《登山賦》，語多老蒼。十六七時從儒先曾彭幼度、邑宰黃景說巖老講習詩文。

《懷古錄》卷中　撙齋工於金石文，度越流輩，作詩則多喜用全句，如「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此等固好，如「空空如也花辭葉，綿綿然哉穀□芽」，則不免牽強矣。《蟬》詩云：「本是吸風幷飲露，如何做得許多聲。」蓋有所比。然或者病其上句則不融，下句則太粗。且唐詩「庭前有個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上句亦若粗，然下句卻如此自然而好，故足以蓋其上句也。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虞集《緣督集序》　按樂安未置邑時，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劉將孫《曾御史文集序》　東南百五十年來，廬陵文字爲盛。胡澹庵奇博，如彝款鼎識；周益公典裁，如金律玉度；楊誠齋清峭，如冰松雪栢。二三大老，風流相望，大啓迪於後人。楊東山以衍裕承家，曾撙齋以藻洽啓秀，毅齋以醇茂華國。

黃陽《正統重刊本緣督集序》　虞公謂先生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斯言至矣，後學豈容有所窺測哉？

詹事講《緣督集選刻引》　撙齋先生仕宋爲朝散大夫，亦顯融矣，而其事不著，以文著于翰墨諸書，則《緣督集》是也，然其文于當時亦不著。蓋時方禁學，而先生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以卒歸於學。夫學何可禁也？宋社之墟，有由然矣，孰謂文無關於氣運哉？今世右文爲治，學術大明，家握靈蛇，人窺罔象，是集之旨固不大類于今，而自成一家言，傑然不詭于正，亦自可傳。余後先生生同里，獨感先生之文不著于國禁，而國亦隨以傾，世道升降，若有機焉。然先生之文能澤於道德仁義，于今固爲烈也。

萬鎡《緣督集選後序》　宋樂安撙齋曾先生，雅志立言，著《緣督集》若干卷。【略】緣督之說，出自老莊，其言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釋之者曰：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順中以爲常，蓋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要渺哉！此《養生主》之旨，有味乎其言之矣！先生生當宋季，崛起南服，其學淵源濂洛，若與老莊相左，而其所著書乃假老莊之說以標名，豈其朗鑒宏識，悟合道眞，眞見夫天下之理盡於一中，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皆可爲，而故以是操行，即以是名集與？抑所處非時，而姑有所託焉，以爲全生盡年之道與？今觀其集，備藝林諸體，大都言言紬繹性靈，根極理要，其瑰然傑異者不傷鈲劌之過，而澹然沖寂者中爵淳泓之思，不詭於正憲，而亦不博爲名高。詳玩之，蓋皆緣督之義也。藉第令先生柄國當塗，其所表樹當更鴻倬，而阨於下僚，僅僅

以是集鳴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緣督集》二十卷。【略】翰林學士虞集爲之序，謂其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略】圭仕蹟不顯，頗以著述自負，集中如《六經論》之類，根柢深邃。得馬、鄭諸儒所未發。其他詩文，雖間有好奇之癖，要皆有物之言，非膚淺者所可企及，亦南宋一作者也。

《登滕王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曾豐撙齋，吉州人。有《緣督集》。詩頗慕楊誠齋，佳者不止此也。五、六最佳。　馮舒評：腹聯何等吃力？　馮班評：故閣燒了，新閣又要燒，「煙煤」字不好。　紀昀評：三句拙甚，五、六欲求雄闊而亦形竭蹶，結二句尤是宋人陋調。此種題目，自揣無壓倒古人處，即可不作。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八　曾圭字幼度，樂安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知德慶府，以文章名。著有《(督)緣(督)集》四十卷，氣剛而義嚴，辭直而理勝。眞德秀初嘗受學于圭，及執政，奏取其集入崇文四部。晚年無意仕進，築室名撙齋，以詩酒自娛。（《道園學古錄》。參《眞西山集》。原本《(督)緣(督)集》）

著錄

虞集《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圭幼度之文也。【略】二百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四十卷，將刻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曾圭《撙齋緣督集》十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曾撙齋文集》，一部九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曾撙齋文集》九冊。

黃陽《正統重刊本緣督集序》　宋撙齋曾先生詩文號《緣督集》，自參知政事西山眞公奏上板行于世，逮有元時五世孫德安欲再板行未果，今九世孫緒端遂刊行之。【略】緒端今所購，凡目錄四十卷，其中所存頌、賦、詩、雜著二十八卷，遺失序、記、墓銘一十二卷，目完而篇缺，若爲可惜。【略】正統九年甲子歲正月望日，前永樂甲申賜同進士出身邑人素菴黃陽書。

詹事講《緣督集選刻引》　余曾氏裔，茲來爲宣城也，緣感茲集之不可無傳，政事之暇，略爲選而奉鐫之，因系之如此。萬曆癸未夏五月望，後學詹事講書于宣城霖雨堂。

萬錡《緣督集選後序》　宋樂安撙齋曾先生，雅志立言，著《緣督集》若干卷，其門人眞西山先生執政時，嘗表章行之。代遷世遠，遂用散佚。入國朝，而其裔孫猶有知收拾之者，顧欲廣布宇內，未逮也。會先生之鄉有我詹侯由進士來令吾宣，載其本笥中，乃屬不佞釐正而摘其粹者付之梓人。刻既成，復以序見屬。【略】時皇明萬曆癸未四月既望，宣城後學萬錡頓首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緣督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曾圭撰。【略】眞德秀幼嘗受學於圭，及執政，奏取其集入崇文四部，當時嘗版行於世。歲久不傳。元元統間，圭五世孫德安購其遺集，得四十卷，翰林學士虞集爲之叙，【略】然當時欲授梓不果。至明嘉靖間，詹事講始選錄十有二卷，刻於宣城，卷末有萬錡後序，稱摘其尤者存之，【略】遂使圭之菁華，反因此選而散佚，殊堪惋惜。惟《永樂大典》編自明初，尚見圭之原集，其所收錄，較刊本多至數倍，今據以增補，乃裒然幾還舊觀，佚而復存，亦云幸矣。【略】今原目不可復睹，謹據所存各體，以類區分，共釐爲二十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撙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宋曾圭譔，明鈔本。

陸心源《原本緣督集跋》　《撙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題曰「廬陵曾圭幼度」，舊抄本，前有虞集序。【略】案圭爲眞西山之師，其集在宋已版行，至元而亡。至元初，五世孫德安重刊之，虞集爲之序，即此本也。明以後流傳甚罕，汪氏振綺堂有其書。乾隆中，開四庫，汪氏以缺四卷不進呈，故《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原本則未之見也。今以大典本互校，可補詩一百四十九首、書五首、序三首、記十七首、啓三十三首、墓誌十七首。有目無文之四卷，按目求之，大典本僅得《祭京文忠文》、《李翼行狀》、《跋邱軍判二十四詠》、《跋王

荊公帖》、《跋山谷帖》、《跋豪猪說》、《觴齋銘》、《直齋銘》、《鏡齋銘》、《蘇瑩叟贊》、《代但大夫謝表》、《代廣東漕賀表》二、《代彭中散謝表》、《知德慶府謝表》十五首而已。然《大典》所收有出于此目外者，意者大典所收或宋時原本，此則從元刊傳抄耳。

又《大典本緣督集跋》 《緣督集》二十卷，宋曾丰撰，文瀾閣傳抄本，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者。以振綺堂傳抄本互校，卷一《蠹書魚賦》，卷三《甲申大水》二首、《辛丑大水》一首，卷四《壽陳龍圖》一首，卷六《遊南山》一首、《失題》一首、《何熙績生墓》一首、《壽林中書》三首，卷七《滕王閣》一首、《陳子尚滄州趣》一首、《送楊子順》二首，卷八《卷曾仲卿》一首、《以蟲鳴秋》一首、《方稚川恕齋》五首、《直候修學》三首、《留別金陵故舊》一首，卷九《聞蟬》五首、《仙洲》一首，卷十《代賀范參政得祠啓》，卷十七《重修族譜序》、《同班小錄序》，卷二十《窮客達主人問答說》，皆振綺傳抄本所無。初疑羼入他人之作，然《譜族序》編末皆題撙齋姓名，則他作當亦不悞。意者《大典》所據，猶宋時原本乎。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撙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舊鈔本，丁月河舊藏。宋廬陵曾丰幼度撰。《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撙齋先生緣督集》四十卷，舊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撙齋先生緣督集》十二卷，宋曾丰撰，明曾自明輯，明萬曆十一年詹事講刻本，四冊。 《緣督集》二十卷，宋曾丰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

藝文

趙蕃《坐間呈曾幼度兼屬陳明叔》 三年幾度江天閣，我爾相看兩牢落。江山好處欲題詩，下筆逡巡媿吾弱。詩中最愛曾贛丞，恨渠不來俱此登。今最驅車叩吾門，寒溫未了先覓君。乃知吾人同臭味，識面聞風總相契。一杯聊爾勞江山，向來鬱鬱今開顏。

又《題曾幼度詩集後二首》 江南山水盡宜詩，幾欲經營竟不奇。不料此編能到手，意曾關處輒能知。 客路東西曾數州，詩成寧免暗中投。我今辦取逢人說，傾蓋懸知勝白頭。

吳獵

樓鑰《秘書省正字顏棫秘書郎項安世吳獵并校書郎制》 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

衛涇《祭吳侍郎獵文》 嗚呼！士生尚志，蓋在弘毅，豈無它美，皆德之細。公生也厚，金玉之粹，蚤從明師，講道養氣。尊其所聞，名高自畏。自歷小官，厥臨孔惠，中登臺省，望駿於位。晚爲國計，邊患方熾，守荆諭蜀，不以難避。士皆期公，廊廟之器，一閑四年，竟作長逝。嗚呼！尚德好善，孰如公之恭且懿也；憂國愛民，孰如公之篤且至也；傾己下士，孰如公之坦且易也；親仁急義，孰如公之勇且銳也。天不憖遺，國用殄瘁。某守此邦，感德無地。有旨者酒，有泚者淚，死生交情，辭不盡意。

《程史》卷七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閘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略】因草一啓代贊。【略】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以衛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俗。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即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叙謝之意，匆草莫殫。」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

《宋史》卷三九七《吳獵傳》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潭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略】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

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略】辭甚切。【略】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略】議皆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略】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黄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略】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略】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桂故**》卷五　吳獵，醴陵人，字德夫。張栻雅知獵，以平南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栻，辟爲本司準備差遣。其後，擢轉運判官。及開府江陵，有捍禦功。方信孺以獵往爲運判，知其父崧卿前判運多幹略，因請撰崧卿祠碑，刻之龍隱。文多磨滅，故不載。

陳亮

論述

綜論

朱熹《答陳同甫書》　熹衰病杜門，直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哽愴，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裘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豪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喻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略】老兄人物奇偉英俊，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即更脱灑磊落耳。

又《答孫季和書》　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制意度耳。

《朱子語類》卷一二三　陳同甫縱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說，反被他玩。

又　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倪朴《與陳同甫上舍書》　近者鄭、呂二公相繼云亡，前輩風流幾掃地矣。今之世以文章名天下，爲時輩所推許者，足下一人而已。

葉適《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沈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又《書龍川集後》　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

知，不待余言也。

《**澗泉日記**》**卷下**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喬行簡《**奏請謚陳龍川劄子**》　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略】所爲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故事不次擢用。【略】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家，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尚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略】若亮識足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謚。

《**懷古錄**》**卷下**　陳同父得歐文之寬大處，卻無歐文之拙而好處。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略】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亮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翁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鐵混爲一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議。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

文及翁《**雪坡集序**》　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倫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六**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璧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二〕。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二跋**》　或問陳同甫之文何如？予曰：時文之雄也。《酌古論》縱橫上下，取古人成敗之迹，斷以己見，拾《戰國策》、《史記》之遺語，而傳以蘇文之體，乾、淳間場屋之所尚也。《上孝宗皇帝》三書，氣太盛，意太迫，以布衣之士而欲限以十日三日得對清光，何其躁哉！且歷詆當時公卿皆不足以望上之萬一，是亦召禍之道。與晦翁論辨，不平心定氣，而肆其俠客辨士之風，兼有禪衲棒喝之意。年二十六薦於鄉，又二十二年廷對首選，老矣。乃祖故有狀元童汝能之夢，故幼名汝能，而字同甫，後改名亮，此何足詫？而以形諸告墓之文。《送韓子師序》足以見其狎侮邦君，而無含蓄涵融之象。《送吳恭甫序》足以見其所交所喜在乎跌蕩，而以發其借彼喻己之私。凡策問騈粗迹而略精義，凡書簡肆俗語而少雅言。葉水心爲其文序，而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眞西山非之，予亦非之，謂同甫得一狀元足以蓋其平世之非，何所見之陋耶！同甫幸脫囹圄，卒不令終，殆器識虧欠爲之，惜其遇朱、呂二公而不能有所化也。

《**隱居通議**》**卷二**　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爲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鄭景望、薛士龍出矣，繼是又有陳止齋出，有徐子宜、葉水心諸公出，而龍川陳同父亮則出於其間者也。當是時性命之說盛，鼓動一世，皆爲微言高論，而以事功爲不足道，獨龍川俊豪開擴，務建實績。其告孝宗有曰：「今世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而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孝宗極喜其說。然亦以是不得自附於道學之流，而人惟稱其爲功名之士。至其雄才壯志，橫騖絕出，健論縱橫，氣蓋一世，與朱文公往復辯論，每書輒傾竭浩蕩，河奔海聚，而文公亦娓娓焉與之商論，蓋一代人物也。惜中年後始中科舉爲狀元，不及仕而死矣。予閱其文集，宏偉博辨，足以立懦，而又惜其於道不純，故後之品藻人物者不以廁之鄭、薛、呂、葉之列云。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韓淲《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皋羽詩，辛幼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獨以不得先生之全爲恨。

袁宏道《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爲未嘗識字。

胡應麟《題陳同父集後》　同父當靖康、建炎間，以氣雄一代，其說以漢唐創業之君，即商周之始無以異，故朱紫陽亟詆爲功利而外之，而同父亦自有堂堂之陳一日差長等語，世以爲譏切紫陽也。余讀其集，迺不然，同父之尊事紫陽至矣。每紫陽誕日，輒走使千里寓書捐餉，備極情文，其終身弗能相合者僅前一說，而同父之尊事紫陽，凡可以致其推挹，無所弗備，迄未嘗因是而少替也。二君子書尺往還不啻十數，二家遺集班班，學者弗知詳考，徒據史傳舊文，俾同父之虛懷夷于子靜之拗崛，余弗得弗辯之。

于倫《萬曆刻本龍川文集序》　讀陳同父集，而二千年間英雄豪傑乃可得而見，聖人之意乃可得而明。【略】宋南渡時，何時也，其君臣比狃於偏安，如狼疾人失肩背不顧，而一時學士爲性命之學者遍天下，同父傷之，曰：「舉世方安於君父之仇，夷狄之禍，而徒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故曰：「此皆風痺不知痛癢者也。」以是知夫子亟稱管仲之仁，蓋深取其知痛癢耳。而一切英雄豪傑皆可知矣。夫子房始終爲韓，誅秦蹙項，憾洩而後去；諸葛孔明志在討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子儀之完唐，李綱、宗澤、岳飛之心宋，皆天常所賴以不墜，人紀所賴以肇修者，彼其心思明白，照耀古今，至今聞者猶堪墮淚，而儒者欲以「假」之一字盡絕之門外，獨何與？無怪當時有一同父而不能用也。則同父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可得耶！同父集中如《上孝宗書》、《中興論》、《酌古論》及與晦菴諸書，英雄本色盡在茲矣。然一時已不能知，且不能容焉。始終知之者唯葉水心一人，猶曰「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至云「晦菴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諒哉。今其文集蓋僅存焉，而學士家亦鮮有藏者，藏亦多訛脫。迴溪王公爲同父同邑，獨有味乎其書。一日，與予縱談其涯略，欲刻以惠學士大夫，而屬予校而叙之。予寡昧何能知先生，而竊窺先生一念濟天下之心與濟天下之具，斷斷乎三代之英，而非世儒空談性命迂闊無當者比也。王公又語予曰：「予里中傳先生少名學能，後慕諸葛孔明之爲人，故改名亮，字同父。」英雄期許如此，可以知同父矣。或者以同父學期適用，至欲攪金銀銅錫鎔爲一器，其原本已不盡純，迹其行事，殆禰正平、孔北海之流。是又不然，此同父之學所謂識其大者也。同父既已講皇帝王伯之略，方自擊拳撐腳，獨往獨來於人世間，而顧可屑屑焉以迹求之乎！吾夫子不曰「狂簡斐然成章乎」？知夫子所以取管仲，又知所以取狂簡，而後同父之書可得而讀矣。

郭士望《萬曆刻本龍川文集序》　當孝宗時，天下以恢復爲度外曠舉，符離之敗，懲噎忘餐。坐錢塘浮靡之域，即建康猶憚遷之，而豫、冀、幽、幷、關、河、嵩、洛之差，置不復念已。同甫胸饒兵略，咄咄懷恢復之想，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之句，一時學者目攝之，而最所剽剝者，則吾考亭氏也。考亭謂三代純理，漢唐純欲，以是同甫艴然力爭之。余謂此難以口舌爭也。請循其本。夫理豈空虛之物，是從人心有之，寧有千五百年間窅不傳著人心者？理豈如阿閃國一現不復再現者耶！故此段論議，得不獨在考亭，失不獨在同甫也。且正心誠意之學，日陳敝屣，雅欲軼漢唐而三代之耳，竊恐人主之心意未開，而黃昏之胡塵滿城矣。夫以忠憤如東坡，忠勇如武穆，考亭猶力詆之不少貸，抑何有於同甫！乃曰「夫夫是向鐵爐邊查礦撥取雪金者也，夫夫在利欲膠漆盤中者也」，譆！亦過矣。自王安石當國而宋室元氣促其大半，考亭則直謂其有骨力。同甫豈不足於骨力者！假令當國，有安石之骨而去其拗，宋之天下必有可觀者，乃復不以爲氣骨而以爲粗豪也！余謂宋儒無病，病在太精細，豪之一字，政宋儒對證之藥也。同甫之言曰：「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此語當入孟氏膏肓，猶謂不細乎？故吾謂：宋儒知爲後世之人心慮而不爲當時之國脈慮，慥然恐宇宙之闇曀不章，而儻然忘乾坤之腥羶未洗也。宋之儒，理有餘而氣不足者也。同甫其氣綽然，足支弱宋，盃酒淋漓，神色悲壯，一世之人鮮不以爲怪物，敢大言撼朝廷，坎壞以老，豈足異哉！或者謂一月四朝之說爲曲筆阿人主，不知人主束縛太急，責備太過，則患其顯有所出事而旁有所迕逸。假令光宗疏問視之節而斷

然與金絕，日夕講求刷恥之務，則重華宮之青草，孰與夫五國城之悲孟婆、歎馬角者哉？故迂迴以之於正，此眞善處人父子之間者矣。嗟嗟！豪傑獨抱英骨，懷一片任事苦心，與世齟齬不合，豈可勝道！同甫平生有大志，十不究其一，悠悠數百年，誰知之者？知之者，王公也。王公當一統明盛，與處小朝異，而侘傺今古之際，獨睠懷同甫，且不忍其微言緒論與荒草零露同萎落也。此足覘王公之氣能任天下之重者矣。王公一日又舉以似余，余曰：「此君謂不能爲寧武之愚則可，謂不能爲漢之孔北海則不可。」

鄒質士《崇禎刻本龍川文集小引》 陳龍川先生，當弱宋之世，挺然持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間猶勃勃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眞可爲不朽者矣。【略】雖然，群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俱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方瑞合《蛟峰先生文集序》 今取全集讀之，其記序傳贊似歐，其策問奏疏似陳同甫，其題跋小品似東坡海外文字。

姬鑾燕《康熙刻本龍川文集序》 宇宙之垂以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氣節，曰文章。三者合而分、分而合者也。事功不立，其氣節可知；氣節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古今，往往難其人。竊謂永邑同甫陳公可以當之。公以解頭而魁多士，於書無所不讀，無奇不搜，紫陽諸公往往敬而崇之。爲文汗牛充棟，其美不暇盡述。即如上宋帝四書，事功雖未大就，而其心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卧龍、龍川，千古一轍，何多讓焉！至其氣節，雖屢遭刑獄，而百折不回，饒有銅肝鐵膽、唾手燕雲之志，所謂眞英雄、眞豪傑、眞義士、眞理學者，非其人耶？爲文章，上關國計，下係民生，以祖宗之業爲不可棄置，子孫之守爲不可偏安。其崇論宏議雖備見於全集，而此四書中爲尤備，豈與庸庸碌碌之輩，低頭而談性命無補於時者，所可同日語哉！【略】使同父事功炳於千秋，氣節昭於霄漢，文章如江河之流，日星之輝，山河有壯氣，今古有奇，豈不快哉！

沈德潛《書陳龍川集後》 龍川志高見卓爍，帝皇王霸鎔才略。著《中興論》凡五篇，恢復中原定疆索。天下大勢荆與襄，連屬東南控關洛。【略】上書天子黼座驚，牓諸朝堂議勇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略】集中《罪言》一篇，蓋仿杜牧而作，不免紙上談兵，徒爲豪語。其文則恢奇排奡，要亦陳亮、劉過之流。

又卷一六二 《龍川文集》三十卷。【略】亮與朱子友善，故搆陷唐仲友於朱子，朱子不疑。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羅大經《鶴林玉露》記朱子告亮之言曰：「凡眞正大英雄，須是戰戰兢兢從薄冰上履過去。」蓋戒其氣之銳也。岳珂《桯史》又記呂祖謙歿，亮爲文祭之。【略】足見其負氣傲睨，雖以朱子之盛名，天下莫不攀附，亦未嘗委曲附和矣。今觀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爲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周子充（名必大，號平園，封益國公，廬陵人）之寬廓，陳君舉（名傅良，號止齋，瑞安人）之空疏，葉水心（名適，一字正則，永嘉人）之平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之麤豪，當時號稱能文者，尚不免此弊。

《藝概》卷一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迹之求履憲也。

又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又 陳同甫文箴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紬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胡鳳丹《同治壬辰重刊龍川文集序》 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賅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王柏心《同治壬辰刻本龍川文集跋》 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電，猶揮

霍震燦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雄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

藤森大雅《龍川文集序》　夫制虜御患之道，有不得不然之勢，又有不得不然之務。苟能因其勢，盡其務，則戎虜雖強，國力雖微，無有不可爲者。故自古豪傑之士，必爲明不得不然之勢，究不得不然之務。宋陳同甫者，豪傑之士也。讀其《上孝宗書》及中興諸論篇，於制虜御患之道，能燭乎事機之會，審乎應變之要，周悉洞詳，如大禹之於水土，如后稷之於樹藝，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於其游刃有餘地，故立大體，定大略，陳形勢，論攻守，正正堂堂，風雲變幻，不可端倪，所謂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者，其言雖大，非誇也。其他論史諸文，亦借古慨今，蓋屢致意焉。設使當時用同甫，聽其言，從其施設，則其成功必有可觀矣，而卒不用，不徒不用之，又惑忌者之構誣，使之困乎囹圄，老乎布衣，不得一展以死，惜乎，吁！縱戎虜之憑陵，安蕞爾之偏隅，忘讎忍恥，坐失大勢，宋之不遂亡者幸也，尚何言哉！唯豪傑如同甫而不得一展，是千歲志士之所以扼腕而憤嘆也。然用不用在彼，可用不可用在我，士當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同甫能盡其在我者，雖窮死何傷哉！抑吾聞之：學弈者欲悉其妙，則必獲國手之棋勢。後之學者無志於豪傑之所爲則已，苟有志於豪傑之所爲，則不可不讀而熟之。

《宋詩精華錄》卷四陳衍評戴復古《袁州化成巖李衛公謫居之地》　異乎書生大言，若陳同甫、劉改之一流人。

梁啟超《讀陸放翁集》　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劉辰翁《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冲入群媼相似，亦無面而返。

毛晉《龍川詞跋》　同甫一名同，永康人。光宗策進士，群臣奏其卷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大喜，又有「天留遺朕」之詔，其恩遇如此。【略】其最著者莫如《上皇帝四書》及《酌古論》。自贊云：「人中之龍，文中之虎。」眞無忝矣。

又《龍川詞補跋》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語媚語，偶閱《中興詞選》，得《水龍吟》以後七闋，亦未能超然，但無一調合本集者。或云贋作。蓋花庵與同甫俱南渡後人，何至誤謬若此？或花庵專選綺艷一種，而同甫子沈所編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況本集云「詞選」，則知同甫之詞不止於三十闋，即補此花庵所選，亦安得云全豹耶？姑梓之，以俟博雅君子。

王士禛《倚聲集序》　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陳同甫擅文名，負氣節，尋擢光宗朝第一。未遇時，遂與辛幼安交，每好談天下事。龍川詞疏宕可喜。《詞品》曰：同甫《水龍吟》一闋：「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可誦也。

《詞苑叢談》卷四　梨莊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

《蕙庵論詞》　龍川痛心北虜，亦屢見於辭，如《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今應有，一個半個恥和戎。」《念奴嬌》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賀新郎》云：「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又：「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忠憤之氣，隨筆涌出，並足喚醒當時聾聵，正不必論詞之工拙也。

《藝概》卷四　陳同甫與稼軒爲友，其人才相若，詞亦相似。同甫《賀新郎・寄幼安見懷韻》云：「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其《酬幼安再用韻見寄》云：「斬新換出旌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欄只成癡絕。」《懷幼安用前韻》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樓斗絕。」觀此則兩公之氣誼懷抱，俱可知矣。

又　陳同甫無媚詞，與稼軒同唱和，筆亦近之。

《**白雨齋詞話**》卷一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爲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又卷六　杜伯高詞氣魄絕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陳同甫云：「伯高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評論甚當。

《**論詞隨筆**》　以詞爲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爲小技乎？若徒作側艷之體，淫哇之音，則謂之小也亦宜。

《**詞徵**》卷五　陳同甫幼有國士之目，孝宗淳熙五年，詣闕上書，於古今沿革政治得失，指事直陳，如龜之灼。然揮霍自恣，識者或以夸大少之。其發而爲詞，乃若天衣飛揚，滿壁風動。惜其每有成議，輒招妒口，故骫骳不平之氣，輒寓於長短句中。讀其詞，益悲其人之不遇已。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其送張明之，呈洪守《念奴嬌》二詞，皆念念中原，不忘恢復之意，與陸放翁、陳同甫之吐屬略同。

分論

《**雜論**》《**六經發題・詩**》　朱熹《與陳同甫書》：新論奇偉不常，眞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略】《書義破題》眞張山人所謂「著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嘆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洗此昏憒也。

《**策問**》　朱熹《答陳同甫書》：《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廢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救者，願明者之反之也。

《**答朱元晦秘書書**》　朱熹《答陳同甫書》：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必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幷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略】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唯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譊譊，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又：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荊「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則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陳傅良《致陳同甫書》：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爲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尙爲有益於訓乎！　《黃氏日抄》卷三四：「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麤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

愚竊意「蠭拳大踢」必就用陳同父來書中語，然以此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爲救世之精采也。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一跋》：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淳熙壬寅書二，其一謂：「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以失之偏。今欲鬬飣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亮所不解。」其二錄所謂《雜論》五篇者以呈晦翁，今不見於集。晦翁時爲浙東倉，多言救旱，不及講學。癸卯書一，論晦翁按唐仲友事，亦不及講學。甲辰書一，深諱晦翁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譏，以漢、唐暗合天理之說爲非，且不然架漏牽補之說，堅謂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惟時有轉移，不無滲漏，其後乃有人儒之辨。乙巳書三，其一力爲漢高祖、唐太宗雪冤，以爲皆君子之射，惟御者之不正，欲攬金銀銅鐵爲一鍋。謂天地常運，人爲常不息，以闢架漏牽補之說。其二大諱晦〔翁〕推尊漢、唐，貶抑三代之譏，謂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心有時而泯，不可謂千五百年常泯；法有時而廢，不可謂千五百年常廢。然同甫自悔金銀銅鐵鎔作一器爲措辭之失矣。其三立開眼閉眼之譬，謂「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後世英傑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開眼運用，即是赫日之光明。不可以閉眼爲盲，不可以開眼爲盲」者，摸索暗合，其說甚爲支離。且詆晦翁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結壇，似乎理不能勝，繼以怒罵矣。丙午書一，爲第八書。「夫然後有云：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亮所以縷縷者，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然則必久至於是而後心服也。當其辨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之陳君舉，君舉答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數過，不知（更）幾年間更有一番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予謂此言切中同甫之病。然君舉雙立判斷於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爲同甫之說，以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爲晦翁之說。由同甫之說，則是三代聖賢枉作功夫，人力可以獨運，而上無兢畏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是漢祖、唐太宗賢於盜賊不遠，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臣。以同甫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以晦翁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亦陰右浙學者非歟？

《何茂宏墓誌銘》　朱熹《答陳同甫書》：何丈墓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如何？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朱熹《答陳同甫書》：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纖、佳果、吳牋，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緊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歎以還，不知所以報也。【略】來喻衰衰，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其論哉？【略】《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

《與朱元晦書》　朱熹《答陳同甫書》：拙詩前已拜呈，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爲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他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爲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兗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隱居通議》卷二：乾、淳以來，諸賢互相闡究，理學大明，本領端正，榘度修飾，渾然模楷。惟陳同甫豪縱開擴，氣蓋一世，嘗有書與晦翁，其間數語，曲盡事理。

《癸卯九月答朱元晦書》　朱熹《答陳同甫書（癸丑九月二十四日）》：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爲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

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

《祭朱壽之文》 朱熹《與陳同父書》：訴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詗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穿，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卻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粗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橫逸，卻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卻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奠文說盡事情，已爲宣白。哀慟之餘，嗌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奬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爲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奬就之意，輒以不朽爲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

《祭東萊文》 《朱子語類》卷一二三：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三國紀年》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某蒙示《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制，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翩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概如此耳。又：《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考，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諭。「魏詔、疏有志」，不知其體制如何？「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讀，續

得商榷。　又：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

《**廣惠祈雨文**》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

《**跋喻季直文編**》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

《**書歐陽文粹後**》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略】」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略】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章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藉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惟當局處中者兼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地位也。）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話，然吾曹論政，當剗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爲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爲此跋，蓋爲有意斯世者多于此處蹉過，往往失腳耳。此段話更有非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更族面講乃盡。「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誠意。　《隱居通議》卷一五：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絕似處。嘗選歐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略】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寬平，甚似歐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逼眞歟？

《**文中子序引**》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脩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悃愊當族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

《**伊洛正源書序**》　呂祖謙《答陳同甫書》：《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甚好，但卻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說。高明以爲如何？

《**上孝宗皇帝書**》　方孝孺《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爲驚人可喜之談，以爲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棄之。使孝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苟聞此言，將不踰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設施，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舉者，亦孝宗也。興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者，幸矣，尚何不用之怪乎！

《**酌古論**》　胡應麟《題范茂明淮陰先生辯陳同父酌古論》：方茂明爲此文，年僅二十一，同父作論纔十八九耳，英氣已勃勃迺爾。二君皆老壽終，顧其後撰述卒無能有加于此，豈其筆力弱冠時固已定耶？茂明辯說縱橫，大有秦漢風，一掃宋人頹習，而他作不盡爾。同父論體勢實步驟蘇氏兄弟，時時錯稚語其間，而奇偉絕人之識，即前代豪傑身當其事者，且心折九地下。惜乎其登第遽沒，當南渡勁敵戎馬而未展一籌也。其論淮陰筴李左車，足盡刷史遷

胸臆之陋。但所設破趙策，未爲中窾。至論薛公策黥布，孔明扼司馬，鄧艾取蜀，可謂深識天下之大勢，切中行陳之機宜，非振世之才，莫能與矣。茂明亦好談兵事，屢進策紹興間弗用。同父《上皇帝四書》，卒爲姦人所中，幾殺身，宋柄國者類爾，弗滅于金固幸，尙望以恢復計乎？但兩君生同世，又並及紫陽朱氏游，而絕不相聞問何也？豈同父數走四方，而茂明老居一壑故耶？噫嘻，若兩君者，吾郡二百年無此人物矣。

《酌古論・孔明》《管天筆記》外編卷上：陳同父惜孔明之早喪，而逆計其未成之功一論，爽人心目，乃駿馬之喻。謂孔明因司馬懿之譎詐，故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以正兵。此論非知孔明者，而不免自露其雜霸本色。其識不如李靖與太宗談兵，論及擒縱孟獲事，疑有奇謀變勢，靖曰：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此眞知兵者，故能眞知孔明。蓋善用兵者必于正中出奇，故有勝無敗，專用奇者不大勝則大敗矣。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鋒穎迸軼，英英四射。

《論傳注》《（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注疏雖未盡聖賢精意，然實有功經學，下筆極有分寸。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古文眉銓》卷七五：「中國」指汴洛間言，「天地正氣」、「天命人心」，一篇骨肋。「偏方」指錢塘。（「天地之正氣」至「久係也」）數語全攝。援據東晉以來，是南宋的證。進東晉者，甚時情也，憤辭也。（「而天地」兩句）轉到對面之發泄，即是金源之影。江左，南渡之影。（「恭惟我國家」以下）入宋代。此處且不衍歷聖開繼煩文，而緊扼北狩南渡情事，是入手控題法。（「三十年」以下）描寫憂安忘恥，刻酷淋漓。再抬出君心奮厲以激之。舉孔子作《春秋》爲本身發憤榜樣，即爲舉朝忘恥振作。「有爲」二字伏後。（「河洛」二句）語氣激昂，又句句著板眼。（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應元魏承之，似前知蒙古將起者。再以春秋上國微而吳越起，證承之者之必有。（「天地之氣」至「未講也」）不三十年而其言皆驗，奇。前但統說苟安忘恥之情，此下抉透所以成其苟安者，得計只在通和。「妄庸」二字提在此。（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寔從欺罔誤國人肚裏走過。

《與家人書》《宋四六話》卷八：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眞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蓋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葺治園亭》《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陳同父《葺治園亭》詩「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先生便譏其富貴之念未斷，不可與味道者也。

《水調歌頭》（人物從來少）朱熹《答陳同甫書（癸丑九月二十四日）》：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況。感認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略】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

《水龍吟》（鬧花深處層樓）《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閣字好，有能賞而不知者，有欲賞而不得者，有似賞而不眞者。人不如鷗也，人不如燕也。怨也風流。胡應麟《題陳同父水龍吟後》：陳同父絕不能詩，今集存者僅二絕一長歌，知其未嘗事聲律也。集末載詩餘數十闋，而草堂所選《水龍吟》詞，特佳甚，而集不存。古今製作佳者不必傳，傳者不必佳，大都有幸不幸耶！此懷所懽，作者殊足情致，與同父他詞不類。周公謹《野語》載陳嘗狎一妓，欲娶之，蘄落籍于唐與正，唐以言間妓好，遂弗終，陳因是大憾搆唐。朱元晦卒起嚴蘂之獄，此詞之作，豈即其時耶？所狎妓或即蘂，故與正不肯爲落籍耶？今《紫陽集》載論劾與正封事幾萬言，所謂行首嚴蘂稍以色稱，紫陽筆也。蘂亦能詞，見《野語》甚詳。以一婦人色致諸名士紛紛聚訟，爲千古口舌端，令人噴飯不已。《歷代詞話》卷八引《詞苑》：陳同父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而作詞乃復幽秀。《蓼園詞選》黃氏評：按同父，永康人。淳熙間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亟渡江歸。至光宗策進士，擢第一。史稱其千言立就，氣邁才雄，推倒智功，開拓心胸。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事，未至官而卒。其策言恢復之事甚剴切。無如當事者志圖逸樂，狃于苟安，此春恨詞所以作也。「鬧花深處層樓」，見不事事也。「東風軟」，即東風不競之意也。「遲日」、「淡雲」、「輕寒輕暖」，一暴十寒之喻也。好世界不求賢共理，惟與小人遊如鶯燕也。「念遠」者，念中原也。「一聲歸雁」，謂邊信至，樂者自樂，憂者徒憂也。《藝概》卷四：同甫《水龍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言近指遠，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論詞隨筆》：感時之作，必借景以形之。如稼軒云：「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同甫云：「恨

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不言正意，而言外有無窮感慨。

《念奴嬌》（危樓還望）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按換頭亦有語意參差者，【略】陳同甫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略】第二作四字句，第三作五字句，過變直捷，亦一法也。　蔣兆蘭《詞論》：龍川【略】《念奴嬌》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世謂此等爲洗金釵鈿盒之塵，不知洗之者在氣骨，非在選字。

《虞美人》（東風漾漾輕雲縷）　《歷代詞話》卷八引周密評：陳龍川好談天下大略，以氣節自居，而詞亦疏宕有致。

《彩鳳飛》《人立玉》　《雨村詞話》卷二：陳同甫亮《彩鳳飛》詞云：「一一舊時香案，瞭紅慣。」瞭宜作煞，音瞭，忒煞也。瞭則爲日曬字。東坡詞「時與瞭漁簑」是也。

《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　《雨村詞話》卷三：陳同甫無媚詞，與稼軒同唱和，筆亦近之。余甚愛其《水調歌頭》一闋云：「不見南師久【略】。」讀之令人神往。《白雨齋詞話》卷一：同甫《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精警奇肆，幾於握拳透爪。可作中興露布讀，就詞論，則非高調。　《詞徵》卷五：張于湖之《聞采石戰勝》，陳同甫之《送章德茂大卿使虜》，皆可於史傳中參證同異。　《詞論》：龍川《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今應有一個半個恥和戎。」【略】世謂此等爲洗金釵鈿盒之塵，不知洗之者在氣骨，非在選字。

《三部樂》《入腳西風》　《藝概》卷四：「沒些兒盤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管做徹元分人物」，此陳同甫《三部樂》詞也。余欲借其語以判詞品。詞以「元分人物」爲最上，「崢嶸突兀」猶不失爲奇傑，「盤姍勃窣」則淪於側媚矣。

傳記

《宋史》卷四三六《陳亮傳》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略】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略】又上書，【略】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略】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戴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殿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略】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

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知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龍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冊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閒。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笞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險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搒，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賓亮父于州圄，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增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又乙集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奬。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狼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微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即是聖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爲亞。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

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許柳子厚略相類。水心與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又卷三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已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拙。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時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廷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力，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夾謙言，說盡尊拳幷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孟借郡中妓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妓語，酒至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擊，妓樂驚散。明日，有輕薄子爲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州傳以爲笑。

《愛日齋叢鈔》卷三　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略】陳君舉有《寄題抱膝齋》詩。【略】同甫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賚五日糧，令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文。」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藥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憂，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今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卻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寖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迨紹熙癸丑幾十年，訖不許。

柳貫《題東萊先生手書送張孟遠序》　呂成公自其再世始居婺，婺爲余里，記童時從諸父丈人行道公履和秉憝，與人居冲然也。方唐與政、陳同甫以文詞相高，氣震厲無旁，公在其間，截如巨障，莫有能闖之者。久而二公未嘗不愜於其順，而同於其義也。

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三跋》　陳同甫兩下大理，其一鄉人讌會，末胡椒置同甫羹中，同坐者歸而暴死，疑有毒，連坐及同甫。其一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復入大理。此葉水心所書墓銘也。然予聞婺之富人子攜妓遊某寺，登講堂，妓歌《絳黃龍》勸酒。富人子駿子也，容令如即尊位狀，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興大獄。孝宗抹獄卷，置不問。水心不書。又同甫魁天下而歸，虐使桶匠，

欲取其女，俾爲方桶。桶可圓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匠恨甚，以桶刀殺之。水心亦諱不書，曰「病，一夕卒」，非也。佗胄得志，慶元黨五十九人有起廢，爲盡力者，葉水心且不免，使同甫無恙，其出處同背，蓋未可知云。

宋濂《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宣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冢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譏，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字。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祿如昔」者，東萊官秘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陞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祿」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種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踰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群小，遂羈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顯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婿入館」，即林子燕、徐沖。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亹亹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勵，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

《金華徵獻略》卷四 唐仲友【略】開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論性理之學，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虎適誣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符付次官，乃擒仲友罪具奏。

《歷代詩話》卷八引《古今詩話》 陳亮過稼軒，縱談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嚴重，恐爲所忌，竊乘其廄馬以去。幼安賦《破陣子》詞寄之。

宋濂《喻侃傳》 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傑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侃獨出爲諸生倡，布礎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皆侃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侃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之中，亮顧謂侃曰：「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

《宋元學案》卷五六 同甫之得罪也，〔喻南強〕先生義形于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

作品本事

朱熹《答陳同甫書》 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卻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

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關鍵也。所需惡札一一納去，但《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叢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臺池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卻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此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了，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索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令外舅何丈何時物故？今乃葬邪？墓額亦已寫去，似卻勝六字。然回首向來道間相見，如昨日事，而便有幽明之隔。人世營營，欲何爲邪？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

劉過《跋陳同父贈詩後》　故人陳同父未魁天下時，與余皆落魄不振。一日，醉于澹然子樓上，作此詩，相與勞苦。明年，同父唱名爲多士第一。嗚呼！同父死又幾年，而劉子尚爲書生。每誦此詩，幽明之間，負此良友。劉過改之識。

《程史》卷一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又卷一二　呂東萊（祖謙）居于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略】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怯，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讎，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

《四朝聞見錄》乙集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圜視錢唐，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唐，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氣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肯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闕正門下。按宋刻《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宋元學案》卷五六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抑不平之恨，故

及第後，謝宰執，其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君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著錄

葉適《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予。【略】嘉泰甲子春三月朔旦，龍泉葉適序。

又《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邕，皆佐其役費。【略】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倣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龍川集》四十卷、《外集》四卷，永康陳亮同甫撰。【略】《外集》皆長短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亮集》四十卷。又《外集詞》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龍川文集》，一部十二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陳龍川文集》十二冊。

《萬卷堂書目》卷四 《龍川集》三十卷。

《行人司書目》 《龍川文集》六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龍川文集》十冊，全。【略】葉適序，內集四十卷，外集四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陳龍川集》四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亮《龍川集》四十卷，又《外集》四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陳同甫集》六冊，三十卷。又《龍川集》四冊，二十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亮《龍川集》四十卷。

王世德《萬曆刻本龍川文集跋》 余邑宋文毅公龍川陳先生文，其友人葉水心刊而序之行於世。世遷板燬，書亦散佚，間有存者，復爲當道持去，而原本不概見矣。【略】余忝官於楚，索其書者甚衆，遂舉家藏本趣之梨棗，以公同好。【略】萬曆丙辰春二月朔，迴溪王世德謹跋。

鄒賢士《崇禎刻本龍川文集小引》 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陳同甫《龍川文集》。陳景雲注：「四十卷，又《外集》四卷，葉水心序，婺州刻。崇禎間德州盧德水刻《三國紀年》、《史傳序》，題曰《龍川二書》。」

姬旦燕《康熙刻本龍川文集序》 文集之刻已不啻一而再。奈兵燹後梨棗遇災，其散見於人間者雖尚有傳書，設久而失傳，豈非後人之大過耶！今靈源後裔陳子良楩，應策等捐資而重刻之，固一姓之光，闔邑之光，實天下後世文人學士之幸。【略】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菊月，後學知永康縣事金臺姬肇燕鶴亭氏題於桃溪署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龍川文集》三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陳亮撰。【略】葉適序謂亮集凡四十卷，今是集僅存三十卷，蓋流傳既久，已多佚闕，非復當時之舊帙。以世所行者祇有此本，故仍其卷目著之於錄焉。

陳坡《道光刻本龍川文集跋》 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奏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公文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即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贋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緣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龍川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宋陳亮撰，明徐鑑刊本。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補遺·明版》 《龍川先生文集》卅卷，是明人重編刊於閩中者。

胡鳳丹《同治壬辰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間亦間有鋟本，然不多覯也。【略】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窮力蒐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蔵事，爰爲志其顛末如此。【略】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王柏心《同治壬辰刻本龍川文集跋》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讎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

應寶時《同治己巳覆刊龍川文集跋》　吾鄉《龍川先生集》版從金刀銅馬中奪存者，雖有斷爛漫漶，尚可補綴，遂命工完之。適宗孝廉廷輔自常熟來，爲言集多舊刊，因出篋中所攜崇禎本見示。寶時亦別覓得新舊本三種。公暇復輯有補遺一卷，附錄二卷。將屬令覆校，而孝廉遽歸。次年春復來，始付之，成《札記》一卷，改定一千餘字，往來商校之札附焉。【略】同治己巳五月，同邑後學應寶時跋。

宗廷輔《致應寶時書》　承示《龍川》一集，竊嘗反覆讀之，知書賈之所謂宋版，實則明成化間所刊之書院版也。按《永康縣志》載，「龍川書院在龍窟山小崆峒，明成化間里人朱彥宗建」，則成化以前并無書院可知。今集首卷末行題「龍川書院朱彥霖捐貲刊行」，疑《縣志》之「宗」乃「霖」字之訛。又每卷第三行稱「九世甥孫朱潤刊行」，以字義核之，疑彥霖即潤之字，當取霖雨潤物也。【略】惟每卷第二行均經鏟去，而第七卷及第十六卷尚有「明邑後學汪海輯補」八字，仿佛可認，則輯者汪海，刻者朱潤，字畫較然。

又《龍川文集札記序》　《龍川集》刻亡慮十數本，大率以明成化書院本爲最古。今所見者成化本外，嘉靖之晉江史朝富本、崇禎之錢塘鄒質士本、道光之義烏陳坡本、同治之永康胡鳳丹本四刻而已。成化承殘闕之餘，繕刊草草。諸本雖遞有糾正，然亦得失參半。今一以成化元本爲主，參之以諸本。鄙見所及，亦附存一二，皆注明於下方；而其間訛字脫句，無可是正者，姑仍之。至諸本之舛奪糾紛，不復詳具云。同治己巳四月，常熟宗廷輔記。

藤森大雅《龍川文集序》　學弈者欲悉其妙，則必獲國手之棋勢。後之學者無志於豪傑之所爲則已，苟有志於豪傑之所爲，則不可不讀而熟之。是以刻而廣其傳，與天下有志之士共之。【略】嘉永三年龍集庚戌春三月，江戶藤森大雅淳風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宋陳亮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明龍川書院刊本，王蓮涇藏書。宋陳亮撰。

又　《龍川文集》三十卷，明崇禎刊本，王謨士藏書。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陳龍川文集》三十卷，明萬曆刊本。萬曆丙辰黃州守王世德刊。據其自跋，從原本出，蓋猶葉水心所刊原書也。

《藝風藏書記》卷六　《龍川文集》三十卷，明崇禎癸酉刊本，有鄒質士序。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宋陳亮撰，葉適序。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刻本。宋陳亮撰。【略】此龍川書院本，次行「晉江後學史朝富編刻，晉安後學徐鑑校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宋陳亮撰。【略】每卷題「九世甥孫朱潤刊行」。原本四十卷，今世所行惟此本耳。後有附錄一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宋陳亮撰，明龍川書院朱彥霖刊本。【略】卷中遇宋帝皆空格，是從宋本出。

又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陳亮撰，明正嘉間刊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　《龍川文集》三十卷，宋陳亮撰，日本嘉永三年（一八五〇）如不及齋活字印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陳亮撰，明龍川書院朱彥霖等刻本，四冊。《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陳亮撰，明史朝富

刻本，六冊。《龍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宋陳亮撰，明崇禎六年鄒質士刻本，五冊。

毛晉《龍川詞跋》 據葉水心序其集云四十卷，今行本止三十，想尚多佚遺。其最著者，莫如《上皇帝四書》及《酌古論》。【略】第本集載詞選三十闋，無甚銓次，如寄辛幼安《賀新郎》三首，錯見前後。予家藏《龍川詞》一卷，又每調類分，未知孰是。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陳亮《龍川詞》十八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陳亮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其詞四卷，今不傳。此集凡詞三十首，已具載本集，然前後不甚詮次。此本爲毛晉所刻，分調類編，復有晉跋，稱據家藏舊刻，蓋摘出別行之本。又補遺七首，則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者。

《郘亭知見宋元秘本書目》 《龍川詞》一卷，汲古影宋本。宋永康陳亮同甫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宋陳亮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附錄》 毛刊無補遺。

又《續錄》 汲古閣影宋鈔本。傅沅叔有明鈔本一卷。傅鈔汲古典雅詞本。應氏刊本。四印齋單刊補遺本。續金華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龍川詞》一卷，宋陳亮撰。【略】明寫本，棉紙藍格。【略】按：此書筆致疏古，是明嘉靖、萬曆時風氣。

藝文

薛季宣《妥齋銘》 妥齋，陳同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妥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罔不大安，有妥之安，皇唐有焉。循物之安，妥用不集，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妥乎妥乎，大安不歇。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妥，妥以安哉，神天將子可。

陳傅良《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稻粱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爲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迹。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問門外，蓬蒿若干尺。

又《寄陳同甫》 古來材大難爲用，納納乾坤著幾人。但把鷄豚燕同社，莫將鵝鴨惱比鄰。世非文字將安托，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紛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

葉適《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佽。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鼇，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鏘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許及之《中川席上送陳同甫》 眼底男兒隘六區，似君豪氣有誰如？中原赤子頭今白，天下蒼生力未紓。北闕有書流涕上，西山無地帶經鋤。共談世事何時了，勸子加餐返故廬。

雜錄

朱熹《與陳同甫書》 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爲無以集衆尤而信

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幷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悚仄悚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龍川詞》一卷補遺一卷。【略】補遺七首，則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者。詞多纖麗，與本集迥殊，或疑贋作。毛晉跋稱黃昇與亮俱南渡後人，何至謬誤若此。或昇惟選綺艷一種，而亮子沈所編本集，特表其父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云云。考亮雖與朱子講學，而不廢北里之游，其與唐仲友相忤，讒構於朱子，朱子爲其所賣，誤興大獄，即由亮狎台州官妓，囑仲友爲脫籍，仲友沮之之故，事載《齊東野語》第十七卷中。則其詞體雜香奩，不足爲異，晉之所跋，可謂得其實矣。

《填詞淺說》　詞禁諸條，亦須活看。如一聲不許四用一條，【略】陳亮《彩鳳飛》詞「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二句，連用七仄字。蘇軾《賀新郎》詞「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蔌蔌」三句，連用十一仄字。其餘四仄四平，指不勝屈，豈能盡諧律呂，恐其中不無尚可商榷者。

陳坡《道光刻本龍川文集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諱煥，徙居義邑繡湖之濱。生次子諱林，登宋嘉定進士，任都昌令，子姓蕃衍，稱上市陳，實坡西門一派所由始也。

傅伯成

真德秀《跋傅侍郎奏議後》　右竹隱先生傅公《奏議》十卷，建安眞某伏讀而歎曰：嗚呼！此足以觀公立朝事君之本末矣。【略】昔公之先正獻簡公爲諫官御史四年，論事凡百六十餘章。公在諫垣纔五十餘日，所上亦十有三奏。觀其欲修后範以正化本，斥閹尹以遏姦萌，合異同以銷朋黨，辭氣和平，直而不激，藹然有獻簡之風。至解罷言職，遷吏部侍郎，不視事而去，則又祖孫相望，如出一轍，嗚呼偉哉！【略】今天子寤寐賢哲，以濟時艱，而公耆艾精明，屹然爲國壽傋，一朝幡然而起，付以大政，盡行平昔之言，而措斯世于大安大寧之域，其必有日矣。

魏了翁《跋傅諫議帖》　胡明府所藏傅公詩帖，今十有四年矣。公爲人剛方有守，嘗爲諫官，以直道不容。今觀其賢勞於使事，至其亂，有蹈危舍佚，念念不忘君之意。公之盛心，於此略可見云。

劉克莊《龍學（行）〔竹〕隱傅公行狀》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略】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略】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令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尤爲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略】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知連江縣。【略】主管官告院，【略】除司農寺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略】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略】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略】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略】除工部郎，【略】公極言朝廷無骨鯁之老，班列習揜飾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除右司郎官。【略】除司農卿、湖廣總領。【略】有刑餘董逵者聚黨跳河，爲虜襲逐，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爲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援動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略】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略】嘉定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于戰，今日失于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若不獲已，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幣）〔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爲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戰守之備。」（一）（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己，意所欲爲，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爲是。及其久也，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前事爲師，以至公爲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夐絕前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廢，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于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爲后範。」上皆首肯。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略】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爲職，今彈摘細碎，官失其守，

莫此爲甚。【略】史丞相彌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倪尚書思方帥閩，以爲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及其事，上曰「倪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爲戒。」高似孫嘗獻佗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略】閹人吳回坐與佗胄分盜壽慈宮寶物貶，貲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斤石顯，竇幷妻子徙歸故鄉，俊卿罪人之子孫，不宜侍禁中，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略】請祠至再三，進煥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極，陞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若于不及，推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待加惠一二耄耋之臣而後知所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筆：「傅某，揚簡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封上曰，【略】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略】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略】草畢，亟命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祗拜，因發免憤、遺表。既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口授別親舊書藁，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材稱，公襲忠厚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于朱文公，常以君親爲重，利祿爲輕。策名三十年，始登朝列，富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爲都司、總餉，以沮邊議去；爲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卻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王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挽遷客炎荒之厄，非獨不爲身計，亦不爲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洪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歟〕！【略】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祖居之右，自爲《上梁文》曰：「田里交懽，尺地倍買鄰之費；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爲實錄。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笻杖，與鄰（典）〔曲〕親舊徜徉其間，晏如也。公博極群書，爲文師外大父雲龕李公，溫潤條鬯，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耄志》若干卷，藏于家。

《宋史》卷四一五《傅伯成傳》（存目）

程端蒙

朱熹《答程正思書》　向見印行《王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加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喻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又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

又《程正思畫象贊》　程君正思畫象，朱仲晦父作贊：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髡衍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則天曷爲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遺風。紹熙壬子重陽前一月書。

又《程君正思墓表》　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

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群書以竢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略】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幷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

又《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番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它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略】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它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

王柟

論述

葉適《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誚詰，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劉克莊《王秘監合齋集跋》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水心、止齋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敬鄉錄》卷一一時汝功《書王木叔秘監文集後》　王君出《秘監文集》十六卷，予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先友，且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秘監公清文奧學，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略】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

傳記

葉適《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氏。【略】遷永嘉亭山，爲溫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總兩髻，賦一舉空朝廷，語壓場屋，人謂必興王氏矣。既冠，以《春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略】教授黃州，義烏縣丞。【略】知績溪縣。【略】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僞學罷。知江陰軍。【略】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略】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立。罷，主沖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贛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

感公意，相戒勿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桑，多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沖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十五。十一月，葬於亭山西原。【略】初，尤尚書袤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參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㪚、逸民應恕、林憲之流皆聚焉，頗依朋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笏履到門，公亦爲折屐傾盡。錢公既相，用常法叙進，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厚錢甚，媢忌者因掎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何戶此位爲！」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己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名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王先朔方，棄地南徂。公雖南產，繄北之餘。忠爲幹骸，義爲肝脾。彼夸者子，膚革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洊岷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紀事

真德秀《跋王秘監文集》 嘉定初元，公入爲吏部，兼西府掾，俄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事。某始以校文侍公于禮闈，既又再侍于太學補試所，未幾遂周旋道山群玉間。公時年六十五矣，鬚眉皓白，顏如渥丹，風度粹然，語笑有味。居一日，同舍食已俱出，獨公與留茂潛及某在。茂潛極言贓吏之害，謂當舉行舊典，黥隸沒入之，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竊眡公有若微哂者。頃之，茂潛退，某獨留，從容請曰：「鄉者之言，得無未合理道？願幸公教我。」公笑曰：「二公俱盛年，不當顓持一切之論。」時雖未盡悟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五季汙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借此以網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眞有前輩風流，而恨前者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權臣支黨，公獨懇懇以泰道包荒爲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於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爲國家元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死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己丑，屏伏山樊，公之子熾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道山對語時，距今二十有二載矣。驚歲月之不留，嘅典刑之益遠，愴然久之，輒用筆于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

《齊東野語》卷三 時王柟以出使在金虜帳。一日，金人呼柟問韓太師何如人？柟因盛稱其忠賢威略。虜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柟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爲脫身之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爲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略】遂命許奕爲通謝使。王柟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時金虜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且柟，侂胄所遣，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柟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媿，此媿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此亦可見一時公論也。【略】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柟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合齋集》十六卷，秘書少監王柟木叔撰。乾道

丙戌進士，在永嘉諸老最爲先登。其容貌偉然，襟韻灑然，雖不以文自鳴，而諸老皆推敬之。

又《王祕監集》四卷，永嘉王柟木叔撰。

藝文

葉適《王木叔祕監挽詞》　美人昔來芙蓉傍，山爲發靈水吐芒；美人今歸在何處？簫哀鼓悲葬前岡。我欲從之似雲出，友風子雨游四方。夢魂無憑不可挽，坐攬衰涕終摧藏。

又《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蓍蔡也，孰鑒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芒琰而力持；諒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高，岷岡維平，舒以春溫，斂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汲以進，不撓以退。曷徐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侍，無幾日爾。鹽梅腥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舟藏人往，徒載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髣髴。

趙蕃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趙蕃書》　家兄封示近作，歎服彌甚。徐子筆力超邁，一第何足取。

又　古詩愈奇，緬懷劉、張、潘、殊以悵然。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略】昌父云：「紅葉連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眞得瘦，酒薄不禁愁。」

朱熹《答徐斯遠書》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卻全未有所安也。

又《答鞏仲至書》　昌父昨日得書，已到家矣。寄詩甚富，孤瘦亦益甚矣。

又　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

又《與趙昌甫書》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又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

韓淲《讀昌甫詩》　玉山高並兩峰寒，向背稀稠畫亦難。一味清新無我愛，遙看直北是長安。

又《趙昌甫寫寄江西道中詩卷》　眼底誰無一卷詩，詩能如此亦何爲？縱言光景留連者，春在人間有幾知。

劉克莊《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

又《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中興以後諸家五七言，各選百首。【略】至于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

又《趙(庭)〔逢〕原詩序》　上饒郡爲過江文獻所聚，南澗方齋之文、稼軒之詞皆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號爲大家數。然世之所以共尊翊二公，帖然無異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唾涕榮利，老死閑退，槁而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民之風，雖無詩亦傳，況其詩自妙絕一世乎？【略】

嗚呼！韓、趙遠矣，君稍後出，而研尋所得，造詣所及，乃與向來嘗承謦欬，經指授者無異，可謂二師之傳人矣。昔南塘趙公題章泉梅詩云：「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憐世上癡兒女，滿口梅花欲效顰。」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甲申秋，澗泉韓仲止有三詩，【略】章泉先生跋云：「周漢歷歷上下秦，侯王將相史疊陳。辱斯榮斯仁不仁，桃源鹿門商山人。南磵遠孫澗之濱，所以三人入呻吟。桃源本是耕稼民，鹿門商山抱經綸。一世雖屈九原伸，所以絕筆於獲麟。我之擬賦非厥倫，感公語我淚沾巾。」兩公之詩英妙高絕，眞可以幷傳千古。然而寄大音於泬寥之表，存至味於淡泊之中，非具眼者不能識也。

謝枋得《蕭冰崖先生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

方回《趙寅暘詩集序》　君詩瘦而不枯，勁而不燥，如趙章泉。

又《送胡植芸北行序》　宋人高年仕宦不達，而以詩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聖俞，曰陳無己，曰趙昌甫。世謂宋之詩不及唐，予謂此三人，唐詩似反出其下。【略】梅聖俞陶粹冶和，春融天靚，歐陽永叔敬之畏之；陳無己鍛勁鍊瘦，岳握厓聳，黃魯直敬之畏之；趙昌父閎芳銷華，霜枯冰涸，趙蹈中敬之畏之。有一斡萬鈞之勢，而不見其爲用力；有一貫萬古之胸，而不覺其爲用事，此予所以深許之也。

又《跋趙章泉詩》　趙蕃字昌甫，曾祖南渡，居玉山，遂爲信州人，號章泉。平生恬淡，而詩尚瘦勁，不爲晚唐，亦不爲江西，隱然以後山爲宗。奉岳祠三十三年，劉後村所謂「一生官職監南岳，四海詩名仰玉山」，非虛也。寶慶初，召除太社令。予得其所刊乾、淳間詩十冊，趙內翰汝騰序所引虛字用功等句，卻未盡詩家變化之理。詩不欲肥，則必於助辭上著力，自是至難，然亦須渾成不露乃可。近人學之，乃至偏枯憔悴，全用之乎者也作對，殆刻鵠不成類騖也。容俟少閒，盡選佳句示兒輩。漫堂劉公宰表其墓，靜春劉公清之子澄知衡州，以無罪去，章泉舊師也。時爲酒客，至郡未上，即棄官，因送子澄而歸，終身不出，年八十七，予嘗爲公作傳。

又《跋胡直內詩》　至於詩，惟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風，四靈不復五矣。

又《跋劉光詩》　吾鄉朱文公老師學□洙泗，其詩法有陳後山之瘦勁，有劉屏山之溫雅。後乎文公，又有如趙章泉之善用虛字。元輝蓋亦得此傳云。

又《詩人玉屑考》　《詩人玉屑》二十卷，【略】其前載諸賢詩評，不過增南渡以後諸公議論，如朱文公、楊誠齋、趙章泉語，吾無間然。

又《可言集考》　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略】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諸）〔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穀成、黃勉齋、程蒙齋、徐穀齋、劉篁嶼、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果州。其第十五卷本是續集一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別出示人，近人無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詩家，自是始降而爲江湖之詩。葉水心適以文爲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掇取摘用，騁名于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進。天下皆知四靈之爲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

又卷二三徐文卿《雨後到南山村家》　方回評：樟丘徐文卿字斯遠，信州玉山人。嘉定四年進士，與趙昌父、韓仲止聲名伯仲。

《詩藪》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略】。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

范、陸爲四大家。【略】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

《圍爐詩話》卷五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略】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趙蕃號章泉，負天下重望，屢召不起。劉後村所謂「一生官職監南嶽，四海詩名仰玉山」者。曾作《小重山》一闋以寄劉叔通云：「閒留建城，銜杯之際，可令歌以醉我否。」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略】蕃始受學劉清之，年至五十，乃問學於朱子，朱子文集與蕃尺牘凡六首，蕃與朱子往還詩及他作之稱述朱子者二十餘首。朱子《答徐斯遠書》有云：「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且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所以援引之者甚力。然蕃本詞人，晚乃講學，其究也仍以詩傳，與澗泉韓淲有「二泉先生」之稱。【略】初，蕃爲太和簿時，受知於楊萬里，萬里贈詩有云：「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又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贊其寫眞云：「貌恭氣和，無月下推敲之勢，神清骨聳，非山頭瘦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劉克莊跋亦云：「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詩人玉屑》載蕃論詩一則，以陳后山《寄外舅詩》爲全篇之似杜者，後戴式之《思家》用陳韻，又全篇之似陳者。觀其持論，其詩學淵源亦可概見矣。又張端義《貴耳集》稱，蕃與周必大同里，必大當軸，所任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案，五十年疑當爲十五年之訛），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秘閣正郎聘之，不至。則蕃之恬淡自守，人品本高，宜其詩之無俗韻也。

分論

《孤寡》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昔宰建溪，趙章泉以詩祝游子蒙、劉叔通二家，《孤寡》云：「貧賤可余置，死生無彼抛。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枝巢。」絕佳。又別寄五言云：「王家碧香釀，劉尹建安詩。」王家酒有名，故（此）（北）山、章泉詩皆及之。

《哭蔡西山》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趙章泉哭蔡西山云：「鵑叫春林復遞詩【略】。」蓋晦庵書西山墓碣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效夫子書延陵季子之墓也。當時哭詩，推此篇爲冠。

《山居》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趙章泉爲先人賦《山居》詩云：「何謂雪名寮【略】。」青雲蓋用遷《史》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章事。人所能識，惟末句難曉，故章泉自注云：白雲謂方遠庵伯謨。

《小園早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章泉乾道丙戌詩，猶少年作也，亦頗似晚唐，已工麗如此。其後日益高古清瘦，乃不肯作此體。紀昀評：云似晚唐，甚似。然語頗圓熟，以爲工麗則非也。馮舒評：「數蔬」字畢竟蹩牙。

《早立寺門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江西」法。紀昀評：「江西派」之惡者。查慎行評：三、四俗調，「表見」、「增添」四字尤淺而俗，此吾所以不喜「江西派」也。紀昀評：後半自好。

《出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江西苦於麗而冗，章泉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又能變化而活動，此詩是也。紀昀評：江西派粗獷則有之，未見麗而冗，此語未解。調更惡。馮舒評：惡習可憎。馮班評：腹聯惡。查慎行評：三、四調雖新，卻無趣味，後人學之最壞手筆。

《十一月五日晨起書呈葉德璋司法》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讀此詩句句是骨，非晚唐裝貼纖巧之比。上四和末云「既欲紛紛視兒子，何須袞袞羨諸公？」尤高亢，下視一世也。馮舒評：如此骨，白骨耶？紀昀評：二句純是牢騷叫囂，非和平之旨。「蓋」字入詩，古人未見。好以文句爲詩，勢必至此。意求古健，而筆力不足以振之。惟以數虛字轉換，反成軟調。

《次韻葉德璋見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卜以決」、「鏡頻看」，此聯已奇。「來今雨」、「後苦寒」，此聯又奇。「詩骨聳東野」，此之謂歟？馮舒評：東野氣煞。「江西」惡派。查慎行評：「卜以決」，用成語之半，亦佳，但調少諧暢。紀昀評：眞力不足，而欲出奇以求新，勢必至此。

《上巳》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老杜集此等詩謂之「吳體」。昌父乾道中詩，猶少作也。五、六天生此對，上巳詩無復加矣。馮舒評：「行」乃歌行之行，算不得行坐之行，亦何異送提學官而云「大宗師」、「應帝王」來也。馮班評：「長安麗人」，亦陳熟，且非佳事，豈堪引用？「江西派」專忌用陳事，如後山不用「絮因風」，雖古人佳語，尙以爲戒，以此五、六爲美，非所解也。紀昀評：純是標格之見。「吳體」亦有聲調，此卻未諧。「決

陰晴」三字如何解？　又劉克莊《上巳》方回評：「山陰修竹」、「水邊麗人」一聯，亞于趙昌父。紹定五年壬辰詩，後村年四十六，閒居莆中，所以言「俊游亦恐是前身」，皆思舊事也。　紀昀評：勝于趙句。　查慎行評：三、四一聯勝趙，虛字較圓。　許印芳評：此詩前有趙昌父《上巳》詩，五、六句云：「不見山陰蘭亭集，況乃長安麗人行。」虛谷以爲天生此對，而曉嵐不取，蓋詩本惡劣也。此詩亦用此兩事，而情致流動，故曉嵐取之。

《連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用《孟子》、《左氏》二語爲三、四句，似不齊整，亦有道理。五、六用事不俗。　馮舒評：六句用得無謂。　紀昀評：有何道理？　通體陋。

《雨望偶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妙，五、六慷慨，尾句太迫后山。然詩格高峭，不妨相犯。　紀昀評：三、四拙甚，五、六亦滑調。

《雨中不出呈斯遠兼示成甫》《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等詩，老杜、後山之苗裔歟？　紀昀評：體格略似後山，老杜則遠。　六句用蕨薇事，如宋亡以後則可。結句太突出。　聞扣扉而倒屣可也，先倒屣以須其扣扉，殊非事理。

《晚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聱牙細潤，「吳體」也。讀至尾句，乃與山谷逼眞。此章泉學詩妙言也。　馮舒評：學得像何用？　紀昀評：四句「無秋聲」三字究不妥，秋聲不必定在落葉。五句太突，後半氣亦太囂。　無名氏（甲）評：衛尉程不識，人輕之，謂不值一錢。阮孚蠟屐，謂此生不知着幾兩屐。

《二月十日喜雨呈李純教授去非尉曹》《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奇度，五、六古典。此公詩惟有骨，全無肉。　馮舒評：虛字可厭。　紀昀評：次句「因之」二字不佳，五句深微，六句斡轉有力。　前後意似不相屬，然三、四句已透到憂國之意。五、六申明己之不合時宜。七、八戲以迎合時局勉二人，純是寓憤之作，以「喜雨」爲題耳。此在當日必有本事。

《雨後呈斯遠》《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章泉愛用虛字拗幹，不專以爲眼也。如「春其漸起但無痕」，所用「其」字是矣，此句甚妙。「草色垂死」、「梅花返魂」，小民之幸，君子之福，深可傷味。「日日」、「村村」一聯亦不苟，勁瘦枯淡。　馮班評：古人之言也，恨二語拙。　「無痕」字妙。「其」字、「但」字太拙。　查慎行評：明季鍾、譚論詩，坐此雲霧。　紀昀評：此種虛字純是宋人習氣，不可爲法。　三句不雅，亦拙笨。「洗睡昏」三字不佳。

《嚴先輩詩送紅梅次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下半惡道。　紀昀評：撇手遊行，脫盡窠臼。　後四句不即不離，玲瓏巧妙。而馮氏一概塗抹之，未喻其意。　許印芳評：「不」字複。

《分界鋪愛直驛張安道因杉製名而驛之前有老梅一株不知安道何為捨彼而取此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頷聯二句有病，結尾二句惡句。此豈能勝「四靈」？　查慎行評：此句法學之，便墮惡道。　紀昀評：此尤惡狀。而虛谷乃推之，故知純是門戶之見。

《憶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趙章泉日作梅課。盡乾道、淳熙詩，得此五言律三首妙。絕句六言，極多佳者。　馮舒評：落句有舊人遺意。然學其格，亦不佳。　馮班評：落句住不得。　紀昀評：三、四俚甚。

《梅花》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歲歲年年須要還」，不勞。查慎行評：首聯俗。　李光垣評：「須」字複。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世之作者無窮，尤、楊、范、陸之後，又有一趙昌父。「直從開後至落後」，即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第二首五、六絕妙。梅詩甚多，特選此耳。　紀昀評：只恨合掌。　二詩鄙野之甚，而虛谷盛推之，門戶黨援之習，顚倒是非如此！

《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後北臺二詩嘆其韻險而無窘步嘗約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適無雪正月二十日大雪因用前韻呈公擇》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四句何與於雪？六句好。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昌父當行本色詩人，押此詩亦且如此，殆不嘗和而和也。存此以見「花」、「叉」、「鹽」、「尖」之難和。荊公、澹菴、章泉俱難之，況他人乎？　紀昀評：此論是。　次句強押。結亦牽強。　馮班評：落句亦可。

《送王子遵赴衡陽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醉尉」、「聾丞」事，融化神妙。五、六尤善用事。　馮舒評：與唐人用事之法遠矣。　馮班評：次聯「江西」惡句，用此二事何爲？不通。虛谷不解用事。如此用事，「江西」毛病。　陸貽典評：宋人用事，終不如唐人自然。　紀昀評：忽拆昌父一詩置此，不可解。大抵此書編次最草率。　鄙野之甚，殆不足譏。

《送趙成都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查慎行評：所見者大，不

獨爲蜀道得帥而發。　紀昀評：此首老重。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昌父詩參透「江西」而近後山，此迫迫老杜矣。丞相忠定公趙汝愚子直，淳熙中爲四川制置安撫、知成都府。送詩中選此二首。「夷陵」、「斜谷」，壯哉語也！　紀昀評：前首近之，後首談何容易！　中四句鄙俚之至。

《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菊花不減梅花，而賦者絕少，此淵明之所以無第二人也。歷選菊花詩，僅得此首，乃章泉乾道七年辛卯九月所賦。所用二事謂能爲胡廣之壽，而不能球屈原之饑，殆亦有所謂而發也。章泉全是枯骨勁鐵，不入俗眼。　馮舒評：屈原不病饑。　紀昀評：三、四太無着，五、六自好，結又落入陳因。

《**戒聖性傷急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言不冗而理甚透，可以匹埒匡衡。

傳記

劉宰《章泉趙先生墓表》　粵自炎祚中興，文物萃於東南，厥初諸老先生師友淵源，有以繫學者之望，天下學者翕然而景從之。閩、湘、江、浙，師道並建，凡異時孔、孟之所傳，周、程、張、邵之所講，思之益精，語之益詳，炳然斯文，萬世攸賴。比年天不憖遺，諸老淪謝，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章泉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師道自任，而天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皆裹糧負笈，就正函丈。其限以地、屈於力而不能至者，詩筒書函，左右旁午，往往以一酬酢爲榮。及先生之歿，而文獻典刑盡矣。後生晚進欲求師友之益，而倀倀然無所之矣，可不爲大哀乎！先生姓趙氏，諱蕃，字昌父。其先自杭徙汴，由汴而鄭，南渡居信之玉山。曾祖暘，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提舉江州太平觀。祖澤，迪功郎、海州朐山縣主簿，贈承議郎。父渙，奉議郎、通判沅州，贈朝奉郎。龍圖歿，葬玉山之章泉，先生因家焉，故世號章泉先生。用龍圖致仕恩入仕，饒之浮梁尉，福之連江簿，皆不赴，爲吉之太和簿、辰之司理參軍，最後監衡之安仁贍軍酒庫，已至未上而歸，遂奉祠家居，積祠庭之考至三十有三。今天子御極之元年，歲在乙酉，宰相以先生名聞，有旨除大社令，三辭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又三辭不允。越三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蓋先生自乙酉至是歲，辭官不獲，屢上休致之請，皆不允。而先生請不已，明年夏四月，始得旨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致仕。又閱月而先生逝矣，實紹定某年某月某日，壽八十有七。方先生之在太和，便坐有齋，榜曰「思隱」，蓋當筮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清苦，惟以賦詠自娛，以是受知於吉之鄉先生楊公萬里，贈詩有云：「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飧秋菊嚼春冰。」又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其所以行之身，加乎民者，略可想見。又爲理掾辨獄之誣，不爲二千石屈，卒見是於當路。權酤位下，特以少嘗從靜春先生劉公清之受學，公時守衡，故欲從之卒業。甫至而劉以非罪去，即從之歸，其謹於所職而篤於所事如此。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亦不可奪。故相周公必大與先生有州里之舊，先生亦有不可，寄詩有「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之句。其後公在相位，屢加薦引，先生竟不受。自少喜作詩，答書亦或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經意而平淡有趣，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歲時賓友聚會，尊酒從容，浩歌長吟，心融意適，見者又以爲有浴沂詠歸氣象。至於年垂知命，自視欿然，更往受學於文公朱先生。既耄矣，猶虞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則眡昔賢啓足啓手而戰戰兢兢，年踰九十而求箴儆於其國，無異心也。其能續諸老先生之後，爲學者所歸，豈偶然哉。【略】學者爲詩爲文以誦歎先生之美者，不可勝計。其爲誄，其爲銘，又有名公巨卿在。某寒鄉晚出，於先生無能爲役，而遂以七十翁不遠二千里來，致先生垂沒之贈，且謂某昔叨誤恩，實玷先生後，不應泊然忘言，無以昭令德。某義不得辭，則姑取門人鄭夢協所狀先生行，益以己所聞，使歸表於先生墓上。

《**宋史》卷四四五《趙蕃傳**》（存目）

紀事

朱熹《跋劉司理行實》　長樂劉砥及其弟礪相與來學，累年于茲，更歷變故，志尚愈堅。察其居家孝友，交朋友信實，臨事謹畏，不敢畔繩墨，知其教習之有素也。一日，出友人趙君昌父所狀其先府君行事一通，因以銘墓爲請。余

讀其文，考其事，有以信余所知之不繆矣。

《游宦紀聞》卷一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

又卷三 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菴」。

《貴耳集》卷上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屨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詩云：「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劉克莊《韓隱君詩序》 坐客有曰：「趙章泉詩踰萬首，韓仲止、鞏仲至幾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纔五十章，無乃太簡乎？」余曰：【略】翁詩不翅足矣，奚以多爲！

又《跋宋母墓表》（趙昌父作） 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僞禁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泉哭之云：「鵑叫春林辱贈詩，雁回湘浦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烟昏礙九疑。早日力辭公府檄，莫年名入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字，不待鑊詞行可知。」是時章泉句律如此，宜爲一世所宗。晚年詩太坦率，幾於鳳德之衰矣。

又續集卷一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鄱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爾。」援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強記，既科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廟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南溪柴公序其文。

《詩人玉屑》卷一 贛川曾文清公題吳郡所刊東萊呂居仁公詩後語云：「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蕃嘗苦人來問詩，答之費辭，一日閱東萊詩，以此語爲四十字，異日有來問者，當謄以示之云：「若欲波瀾闊，規模須放弘。端由吾氣養，匪自歷階升。勿漫工夫覓，況於治擇能。斯言誰語汝，呂昔告於曾。」

方回《跋阮梅峰詩》 阮秀實，興化軍人，號梅峰，早見知於趙昌甫，贈之詩曰：「青雲道遠龍媒老，白雪詞高鬼膽寒。」後遂知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略】其學問淵源，頗爲醇正。其他以詩文唱和者，如葉夢得、張浚、曾幾、曾丰、陳巖肖、龔頤正、章甫、陳亮、陸游、趙蕃諸人，皆當代勝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師承。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章泉趙先生詩》，一部十二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章泉趙先生詩》十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蕃《淳熙稿》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永樂大典本，宋趙蕃撰。【略】蕃集世亦無傳，而《永樂大典》所收頗富，并爲採綴編次，依舊本標題，釐爲《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共二十六卷，而以蕃本傳及劉宰所作墓表附錄於後。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歷代詩餘》末附詞人姓氏十卷，中如陸域、劉宰、章良謨、蔡幼學、趙蕃、梅扶、王義山等，僅列其名，詞均缺如。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宋趙蕃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淳熙稿》二十卷，宋趙蕃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二十冊。

藝文

喻良能《謝趙昌父投贈詩卷》 趙子有新作，鼎珍初出庖。端能工競病，寧復費推敲。白戰應難敵，清臞亦任嘲。風流前輩盡，試合續絃膠。

曹彥約《章泉言語妙天下知僕無詩能且未識面乃時以佳篇見餉何也不敢再虛盛意勉次韻二篇以謝》 珍重章泉辱寄書，應疑不復夢匡廬。本無學

術安時論，誤入班行拱帝居。老矣應招寧爲祿，時乎歸釣亦非漁。宦情山色常如此，欲去遲行媿二疏。吟罷新詩卻看書，先生必自愛吾廬。天開上壽供椽筆，地出佳泉相廣居。自古萃耕懷道義，只今舜德起陶漁。直須大老歸來好，莫道高情與世疏。

又《章泉趙昌父頻數寄詩再次韻一首》 斗南獨立章泉老，四海神交可得親。適意不忘新進客，作詩時託遠來人。報無瓊玖衰緣病，保此珠璣富不貧。命駕已孤千里志，掛冠今欲致爲臣。

許及之《得趙昌甫詩集轉呈轉庵卻以謝夢得詩見示有詩次韻》 我饞嗜詩欣染指，但見其長有誰毀。早年游方識趙、謝，如魯逢掖宋章甫。謝詩瀾翻豪且古，趙句清癯澹而苦。學力到後成一家，渠自不知爲孰使。天各一方費渴思，想見冰增寒似水。居然老手斫方圓，出戶中規還中矩。轉庵活法已參遍，何止得心仍得髓。我如無寶窮波斯，望著是珍先自喜。忽得趙璧急呈似，示以謝草如寄取。自憐老去無長進，努力唫我訓兒子。

戴復古《章泉二老歌》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耆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據。伯也早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口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龐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庵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叟。

又《寄章泉先生趙昌父》 靈鳳鳴朝陽，神龍不泥蟠。時兮不可爲，昌父乃在山。思君二十年，見君良獨難。時於邸報上，屢見得祠官。祠官祿不多，一貧其奈何。采芝亦可食，當作采芝歌。近者李侍郎，直言遭逐去。人皆笑其疏，君獨有詩句。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時悅齋李侍郎去國，章泉詩送其行）。

劉宰《趙章泉贊》 貌恭氣和，無月下敲推之勢；神清骨聳，非山頭瘦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

劉克莊《寄趙昌父》 世上久無遺逸禮，此翁白首不彈冠。一生官職監南嶽，四海詩盟主玉山。經歲著書人少見，有時入郭俗爭看。何因樵服供薪水，得附高名野史間。

方回《秋晚雜詩三十首》 世稱陶、謝詩，陶豈謝可比！池草固未雕，階藥已頗綺。如唐號元、白，白豈元可擬。中有不同處，要與分樸詭。鄭圃趙昌父，潁川韓仲止。二泉豈不高，顧必四靈美。鹹潮生薑門，蝦蜞以爲旨。未若玉山雪，空鐺煮荒薺。

樊增祥《賦得學詩渾似學參禪和宋人九首》 學詩渾似學參禪，七箇蒲團坐欲穿。拈起靈山花一笑，惟應迦葉具青蓮。學詩渾似學參禪，飽飯桃花已十年。卻被靈雲冷相笑，一生目瞇鑊頭烟。學詩渾似學參禪，遠路挑包鞁履穿。歸去卻尋棕拂子，曹溪鉢在卧牀前。（右和章泉）

雜錄

陳元晉《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 《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某生晚，不及識竹齋裘公，嘗見章泉老先生言公之詩氣和韻遠，當入江西後派。

《養一齋詩話》卷一 劉夢得「瀼西春水縠紋生」句，晏同叔謂作「生熟」之「生」解乃健。予思之不得其義，殆宋人鍊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曲而不明，並以此忖度唐賢歟？趙昌父謂「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鍊字之法傳，即「以詩爲學」之一端也。

楊炎正

論述

綜論

毛晉《西樵語業跋》 楊濟翁，廬陵人也。西樵乃清海府城西山名，相去數百里，或曰曾流寓于此，因以名集，今亦無傳。但其《語業》一卷，俊逸可喜，

不作妖艷情態，雖非詞家能品，其品之閑閑，可想見云。湖南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西樵語業》一卷。【略】是集詞僅三十七首，而因辛棄疾作者凡六首。其縱橫排奡之氣，雖不足敵棄疾，而屏絕纖穠，自抒清俊，要非俗艷所可擬。一時投契，蓋亦有由云。

《蒿庵論詞》　有與幼安周旋而即效其體者，若西樵、洺水兩家，惜懷古味薄。濟翁筆亦不健，比諸龍洲，抑又次焉。

分論

《水調歌頭》《寒眼亂空闊》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東坡《中秋》詞【略】似有暗韻相叶，餘人失之。然每閱稼軒《觀雪》、楊止濟《登樓》、無名氏《望月》，固不如東坡之作，陳西麓所以品其爲「萬古一清風」也。《詞徵》卷五：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略】楊濟翁《水調歌頭》：「可憐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略】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訴衷情》《露珠點點欲團霜》　《雨村詞話》卷二：炎正《西樵語業》有《訴衷情》詞云：「露珠點點欲團霜，分冷與紗窗。」「團霜」、「分冷」四字最工。

《生查子》《金蓮照夜紅》　《雨村詞話》卷二：炎正《生查子》句云：「人好欺花色。」「欺」字亦工，蓋能鍊句故也。

《桃源憶故人》《尊前未語眉先皺》　《雨村詞話》卷二：楊炎正《桃源憶故人》詞有句云：「蹔輟呷丁些來酒。」又《柳梢青》云：「捧杯更著蹔輟唱。」皆江西土語，猶言隨意也。蹔，字書不載。

《蝶戀花》《離恨做成春夜雨》　《蕙風詞話》卷二：「離恨做成春夜雨。添得春江，剗地東流去。弱柳繫船都不住。爲君愁絕聽鳴艣。」楊濟翁《蝶戀花》前段也。婉曲而近沉著，新穎而不穿鑿，於詞爲正宗中之上乘。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七　楊炎正字濟翁，廬陵人。（鷟按：炎正工詞，有《西樵語業》一卷。毛氏汲古閣刊本誤作楊炎號止濟翁。予見舊鈔本作楊炎正濟翁，是炎正其名，濟翁其字也。今考《武林舊事》有楊炎正詩，《全芳備祖》有楊濟翁詩，即是一人，毛氏之誤可見。）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楊炎正，慶元二年進士，官安撫使（《江西詩徵》）。

紀事

《誠齋詩話》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略】吉州推官李椿嘗于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諸。余族弟炎正字濟翁，作一啓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爲京丞相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歎桑麻之後長。」丞相遂下待，除掌故之令。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西樵語業》一卷，廬陵楊炎（止）〔正〕濟翁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西樵語業》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三集：楊炎《西樵語業》十五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西樵語業》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楊炎正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西樵語業》一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宋廬陵楊炎正濟翁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西樵語業》一卷，宋楊炎正撰。三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傅沅叔有明鈔本。　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

《詞徵》卷四　《西樵語業》一卷，宋楊炎正撰。鈔本。陸敕先、毛斧季手校

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西樵語業》一卷，宋楊炎撰。【略】明寫本，棉紙藍格。【略】按：此書筆致疏古，是明嘉靖、萬曆時風氣。

藝文

楊萬里《和濟翁弟惠詩二首》　竟歲不得面，移書焉用頻。我方得吾弟，今豈有斯人。海內友非少，談間子獨親。醉餘無浪語，尤見醉中眞。　相思何所似，飢者食仁頻。此客非常客，詩人太逼人。黃初那足過，子建巧能親。臺閣俱知己，誰能薦子眞。

又《走筆送濟翁弟過浙東謁丘宗卿》　出省還家思已昏，答書見客腹仍煩。政愁獨酌無佳客，家裏詩人忽扣門。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西樵語業》一卷。【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西樵語業》一卷，楊炎正濟翁撰。馬端臨《文獻通考》引之，誤以「正」字爲「止」字。毛晉刻《六十家詞》，遂誤以楊炎爲姓名，以止濟翁爲別號。近時所印，始改刊楊炎正姓名，跋中「止濟翁」字，亦追改爲「楊濟翁」。然舊印之本與新印之本並行，名字兩歧，頗滋疑惑。故厲鶚《宋詩紀事》辨之曰：嘗見《西樵語業》舊鈔本，作楊炎正濟翁。後考《武林舊事》載楊炎正《錢塘迎酒歌》一首，《全芳備祖》亦載此詩，稱楊濟翁，是炎正其名，濟翁其字可見，云云。今觀辛棄疾《稼軒詞》中屢有與楊濟翁贈答之作。又楊萬里《誠齋詩話》曰：「余族弟炎正，字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爲寧遠簿。甚爲京丞相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歎桑麻之後長。』丞相遂厚待，除掌故之令。其始末甚明，足證厲鶚所辨爲不誤，而毛氏舊印之本爲不足憑矣。

《蒿庵論詞》　楊西樵名炎正，號濟翁，《文獻通攷》誤「正」作「止」，且屬下爲號。竹垞、紅友並沿其謬。汲古初刻亦舛，今定從後改之本。

劉爚

論述

朱熹《與劉子澄書》　居晦才力有餘，晦伯、韜仲恐不及。然意趣則皆可喜。

又《答劉晦伯書》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序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略】韜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如來書簡約，不惹閑事，又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李燾《雲莊文簡公文集序》　公生於閩，燾生於蜀，初無一日之雅會，徒以聲氣之感，臭味之同，出入風議，不謀而同。乙亥孟夏，燾備官左戚，奏乞依祖宗故事降詔求言，上甚嘉納，降詔罪己，廣求忠直公正之言。公曰：「今農事方殷，旱既太甚，天變見於上，人心動於下，願與二三大臣至公無我，躬覽中外書疏，付之後省，條上所當行者講究而付施行之，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凡此數十言，可謂明婉切至，時論韙之。蓋嘗三復公之遺文，而考其施置言論，無非得於師友講磨之素，發於義理之至精，人心之所同。故其出則典郡刺部，一意於惠愛，致利除弊，救災蠲賦，入則參法從，輔儲禁，講論經理，斟酌古今，章明大中，抉奧義，務欲納君於軌。輔太子以道。其大者如勸上於諸儒講讀之時，群臣進對之際，必反覆問辯，以求當理，以諏缺政。此亦人所難言，而公屢言之。暨長成均，則首乞弛僞學之禁，雖於用事大臣有所拂違，亦所弗憚。金人入汴，中原雲擾，公乞於沿邊增築城壁，輯整民兵，建制閫於淮壖，移兵屯於要地，絕歲幣，正使命，其說尤懇款弗置。蓋公之愛君憂國，匡時正俗，惓惓之心，必以古人爲師，不觀時之好惡爲趨舍。議者謂公奮於儒生，素以詩書爲業，至其於陳時政、論兵事，料敵應機，識大體而達時變，又何其明且決也！位遇未極，而遽以疾諗，不克盡究其所蘊，吾黨之士，莫不太息焉。夫言之所以獲行於後，久而不泯者，必其一出於義理之正，而著於人心有不可廢

者，故世亦不得而不傳也。魯叔孫豹曰：「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公異時雖不欲自鳴以文，然其於學能尊其所聞，又能深造自得於義理之至精，故其文詞約而旨遠，宜哉言立於後世而傳不朽。平生論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雲莊外藁》、《續藁》，古詩賦、記、序、祝文、祭文、表箋、奏劄、勅書、答詔、墓表、墓誌凡若干卷，於是乎序，惟子孫寶而傳諸。

劉穡《正統本雲莊文簡公文集序》 先祖文簡公雲莊先生，資明敏，性溫純，師事朱文公，與勉齋黃氏、九峰蔡氏爲同門友。其學以持敬爲涵養之本，以致知爲進修之功，理無不明，事無不體，朱公器重之。朱子晚年以書屬九峰，以禮屬先祖，故先祖精力在於王朝禮編，而雜著之文略見於此矣。夫文者道之迹，不根於道而徒雕琢鴻藻，則於風化之大，亦何所補乎？惟夫先祖功潛天地，業希聖賢，而道之體以立，仕歷三朝，澤加民庶，而道之用以行，固無心以文名也。但其扶世立教之心，忠君愛國之念，倦倦於中而不能自已者，又不能不溢於文辭之表。觀其祭享郊廟則有祀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咏鼓舞則有詩騷，宴賞賓客則有致語，歲時伏臘則有閣帖。以至興學校，勸農桑，餞行諭俗，上自天理之精微，下至人事之曲折，罔所弗盡，言簡而文，事當而實，是皆切於民彝，關於世教，而有功於繼往開來者矣，謂之有道之文，不亦宜乎？嗟呼！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而文以載道亦不可一日無也。恆恆朱子，奮然起於南渡之後，而孔、孟之道大明。先祖同弟文安公炳北面而事之最久，故其功之著於當時，言之立於後世，有自來矣。然其開學禁，息邪說，扶持正道，排斥異端，亦豈無補於朱子哉！

吳高《天順本雲莊文簡公文集後序》 夫治本於道，道存諸心，文也者，道之所寓也。惟其宏乎中，斯能肆於外，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不信哉！若文簡公，其道學之君子歟。公鍾武夷山水之秀，天分甚高，師朱夫子，友眞西山，著書立言，耳濡目染，闡明聖學，爲時名儒，道之存諸心者素矣。歷仕三朝，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爲時名臣，道之用行矣。大肆其力，發爲文詞，鋪張治具，粉飾太平，無非道之所寓焉。觀其祭享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耀德則有銘頌，吟咏鼓舞則有詩騷，宴賞賓客則有致語，歲時伏臘則有閣帖。以至興學勸農，餞行諭俗，上自天理之精微，下至人事之曲折，一話一言皆本乎道，燦然博古通今之學，藹然忠君愛國之誠，豈世俗之文之比哉！公雖沒矣，文之行世，絢爛如星斗，流峙如河岳，光景常新，精神無虧，列之先賢，祀之學宮，傳諸永久，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奚足爲公輕重？愚生末學，安敢措一辭於其間哉！然不可虛辱其請，特書以致景仰之意云。

聶逐《天順本雲莊文簡公文集後序》 福之建陽劉文簡公，宋之名相也。其文章志節、忠孝政事，前序備言，班班可考，孰得首於公乎？公名爚，字晦伯，雲莊其別號也。予少時宦游湖海三十有九年，公之所行善行，玉響人口，所以數得于聞，其作述文章，間亦見其一二，然皆傳錄，經於多手，烏焉成馬，叵克去取。後或釐正，誦之絕無牛鬼蛇神之怪，雲行水流，金鳴石應，抑且雄渾簡重，如正人君子服古衣冠，端坐拱手，致人肅敬，喜仰不厭。柰何予生於後，與公世代相去甚遠，由此詩文想公德容，則必翼翼嚴重，而福德之召，若鍾於子孫。在於今日，亦必賢達超邁，過於人者。惟惜不克一遇，遇又不知在於何日，傷已！【略】予故因思是集之成，蓋其由於兩世相得而傳也。何則？文非梗，則文湮沒不能顯白於世，使公英華神彩終然而已；梗非文，則梗無據，不能顯白證實公是厥祖，使梗亦歸於巫鼓說鈴，庸然而已。所以公之所得，而得再鳴於此歟；梗之所得，亦得鳴其孝敬於彼歟？嗟夫！不能得者天也，不能得而得者亦天也。及思當昔予不見之於文，何得必公嚴重見公神像，而符前言耶？又何得必公福德延於今日，而得遇於梗耶？此亦上天眷合也，良非偶然。況公大宋名臣，梗又惠之歸善賢史，是以於命不敢忤，而敬爲之書。

傳記

《宋史》卷四〇一《劉爚傳》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爚，而己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蓮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略】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

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熘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略】。」提舉廣東常平。【略】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略】遷浙西提點刑獄。【略】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略】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略】兼工部侍郎。【略】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略】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集》。

真德秀《劉文簡公神道碑》（存目）

紀事

虞集《跋朱文公與劉晦伯書》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熘、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熘也，韜仲，炳也。

雜錄

《書目季刊》八卷二期梁庚堯《劉熘雲莊集的版本及其真偽》（存目）

袁燮

論述

袁甫《絜齋集後序》 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爲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鐫，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玉，眞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率成枕上，至暮年亦然。記覽甚博，淳蓄日富，然未嘗襲人畦逕，尤不喜用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不爲矯激，至其指事力陳，略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誼，以證時務，啓沃之功良多。訓誘後進，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白，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

又《跋趙黃陂所藏絜齋先生遺墨》 黃陂令君以先公遺墨見示，某讀之泣下。先公言由中出，與人以誠，此帖所謂：「進身之計不必他求，但朝夕勉勵，反求諸己，自然感動孚格，人誰不稱慕之。」即夫子「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之旨也。

全祖望《二袁先生文鈔引》 乃即所鈔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共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於定川之無有耶？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予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爲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傳其文，惜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絜齋集》二十四卷。【略】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大抵淳樸質直，不事雕繪，而眞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利病，凡議論爲語錄所未採，事迹爲史傳所未詳者，亦多足證焉，

固不徒以文章貴也。

盧文弨《絜齋集書後》 其詩不甚經意，而文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行文不喜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宣氏墓誌》，而歎女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科舉之士有得雋場屋，又兼人以獲厚貲者，頗自矜衒。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他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尚能發汗否耶？

張壽鏞《袁正獻公遺文鈔序》 公端粹專靜，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即就遺文八篇而言，曰：「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既美，加以切磨培植之切，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牿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王深寧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因晚李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儆。」蓋服膺之者深矣。費隱一故，敬義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

傳記

真德秀《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開府袁公行狀》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略】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卧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睟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持，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益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合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召，可乎？」遲次累年。【略】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僚吏分任振卹事，而就以江陰屬公。【略】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略】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地矣。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官。【略】改秩通判贛州，未上。【略】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略】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者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略】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略】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略】俄以都官郎召。【略】遷司封郎官。【略】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略】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略】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略】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略】二月，眞除禮侍兼侍讀。金人侵我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略】上曰：「卿可謂忠直矣。」【略】公德量恢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略】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丐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辭。陞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此爲笙鏞筦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足近作。疾革也，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略】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潔齋先生云。【略】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

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復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捨之辨甚嚴。【略】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病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觀群籍，藉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編：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語》、《孟》中無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著，不爲奇險刻峭語，而溫純條鬯，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皭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咏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叙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蒞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繁剪浮，見謂得體。後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略】公之葬，慈湖楊公寔爲之銘，於公大節摩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銘之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盍爲之狀。慨念疇昔，誼不得辭。

楊簡《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誌銘》（存目）

王應麟《絜齋袁先生傳》（存目）

《宋史》卷四〇〇《袁燮傳》（存目）

紀事

真德秀《跋絜齋先生訓語》　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某以年家子，初拜侍于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某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某數論時事，人多誚其闊疏，先生見輒嘉奬。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己訢戚」。始出關，夜宿南山之招提，詰旦甫辨色，吏擊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何出之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涕流。先生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

《宋元學案》卷七五　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即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

著錄

袁甫《絜齋集後序》　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是散落人間，兄弟相與裒輯，尚多闕略，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略】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甫拜手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潔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禮部侍郎四明袁燮和叔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袁潔齋文集》，一部二十七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燮《潔齋集》三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絜齋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袁燮撰。【略】燮《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見於《書錄解題》者，明初尚有其本，故《永樂大典》採掇頗多，厥後遂罕相傳錄，漸就散亡，即祖述象山之派者，亦不能舉其篇目矣。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集編次，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略】唯《永樂大典》於前、後二集不各爲標識，今遂無可

辨別。謹以類排纂，幷爲一集，勒成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云。

盧文弨《絜齋集書後》　《書錄解題》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撰。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當由誤脫其畫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潔」字雖作「絜」，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陸伯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清明。如今塵土塡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

袁震《同治刊本絜齋集跋》　先正獻公《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亡於明初。國朝乾隆中，高宗修《四庫全書》，始從《永樂大典》錄出之，猶存二十四卷，御製詩題其首。【略】惟本集刊於武英殿，係聚珍板，外省摹刻之本，遭兵燹後亦皆散失。族祖丕烈振德，從兄士穎槐謹出資重刻之，校正字體則族叔襄臣士杰之力爲多。刻後覆校，族祖命震爲之。光緒二年，裔孫震謹跋。

藝文

樓鑰《送袁和叔尉江陰》　夫君傳家有典刑，父子知己人一經。詩書滿門不慙卿，豈羨漢士黃金籯。薦口久已徹帝京，九萬自此開鵬程。平生寒窗照短檠，興亡千古無遁形。妙年射策當彤庭，歸領後生爲主盟。友朋講習誠專精，世故多端須飽更。

劉宰《挽袁潔齋侍郎（燮）三首》　國脈關吾道，邦基倚蓋臣。忠言炳著蔡，勁節挺松筠。歲晏名逾重，山頹蹟遽陳。光明如皦日，千載自常新。　成己寧遺物，存心不外天。典刑高一代，源派續諸賢。實理元無妄，斯文更有傳。澤流江漢遠，奎壁映魁躔。　講學元無倦，緡書老更勤。能令神氣王，直到死生分。玉折經綸具，星垂翰墨勳。淒其知己地，灑淚濕寒雲。

愛新覺羅弘曆《題袁燮絜齋集六韻》　學爲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大曲昔割玉，哀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固在此，詩文餘事乎？

又《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南風》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孱王不聽何！

雜錄

盧文弨《絜齋集書後》　第六卷策問，《功臣篇》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弇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梁、杜、茂、傅、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寫致誤，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廁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尚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鄭域

論述

綜論

曾丰《松窗醜鏡集序》　嘉泰四年，余得宜春邑大夫三山鄭域字中卿《松

窗醜鏡》，散語韻語十數種，大抵散語文體，韻語詩體也。其種十，其力百，故十者全；其體二，其心一，故二者精。既繙既繹，且革且緝，而中卿自小其業，若悔爲者。

《**徐氏筆精卷五**　宋鄭域字中卿，三山人，號松窗。使遼回，有《燕谷剩聞》二卷，紀遼事甚詳。《昭君怨》咏梅一詞云：「道是春來花未，道是雪來香異。水外一枝斜，野人家。冷淡竹籬茅舍，富貴玉堂瓊樹。兩地不同栽，一般開。」興比甚佳。《麗情》云：「合是一釵雙燕，卻成兩鏡孤鸞。」樂府多傳之。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引《柳塘詞話》　調本兩韻，如蘇軾、韓駒、万俟雅言、辛棄疾、鄭域、張鎡，俱得體。

又《詞評》上卷　鄭域字中卿，寧宗朝嘗隨張貴謨使北，著《燕谷剩聞》。詞亦清醒可喜。沈雄曰：草窗之選，刻作陸姓。又云：「世本誤作鄭，未知孰是。」其詞自佳，所重不在此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鄭域，諸書俱云字中卿，此云字中鄉。近海鹽張詠川（宗橚）《詞林紀事》於中卿詞後小注《詞品》云云，即是興公此書，非升庵之《詞品》也。《四朝聞見錄》載中卿自作韓佗胄《南園記》，併譽石以獻。韓以放翁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獲免。蓋其人品不足道，而詞自是作家。如生日《念奴嬌》云：「嗟來咄去【略】。」此等作肩隨竹山，差無愧色。中卿，慶元中隨張貴謨使北，著《燕谷剩聞》二卷，故有「蹀雪龍庭」之語。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九　鄭域字中卿，號松窗，三山人。慶元中，曾隨張貴謨使金。著《燕谷剩聞》二卷。官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

紀事

鄭域《友林乙稿序》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域以庠序諸生蒙眄睞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

《四朝聞見錄》乙集　鄭域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譽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燕谷剩聞》曰：吳彥高在會寧府，遇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梨園舊籍。有感而賦《春從天上來》云：「海角飄零【略】。」寧宗慶元間，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出使北地，有歌之者，歸而述之。

分論

《念奴嬌》（嗟來咄去）　《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亦自適語，無佳處。《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山谷云：「造化小兒無定據，天人總是一小兒。」「征衫」等句入于率易，其率易不可學而至。姜白石、辛稼軒一流。

《昭君怨》（道是花來）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興、比因調而妙。

《桃源憶故人》（東風料峭）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惟悴」二句，簇簇可悟舊字舊句用法。「新愁」句快，「愁深」句暢。

《畫堂春》（東風吹雨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新思。咏漾。

項安世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項平甫正字書》　奏篇謹讀數過，意婉義深，學廣文贍，歎服不已。

又《與孫從之提刑劄子》　項平甫對策極強人意，要是學問文采氣節參備乃能如此。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略】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閒伸腳，便被劉郎賣作名。」

樓鑰《秘書省正字顏棫秘書郎項安世吳獵并校書郎制》　比歲一日給札，而得三俊，館閣之盛舉也。然秀穎之才，將于此乎養之以待用。若棫之聲名發于上庠，獵之才略著于劇縣，安世之節概，又士論之所推。是三人者，不惟老于文學，又俱練于世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

《貴耳集》卷上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荊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抆淚過故人之墓，驚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峰，喜山色之如舊。」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平庵五言絕句，《武夷鐵笛亭》云：「夜嘯千崖裂，朝吟萬象蘇。山人大自在，無淚捋君鬚。」《諸葛祠堂》云：「羽扇白綸巾，堂堂六尺身。我評秦漢下，宇宙只斯人。」《永州》云：「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欸乃曲》云：「靄乃出深溪，湘山日落時。若非堯女哭，即是楚神啼。」雜五言如《隆中評劉牧》云：「阿琦去梯策，尚識抱膝公。誰云豚犬愚，頗復勝乃翁。」又「平生萬事僞，惟有病是實」，時方攻僞，其言如此！

劉壎《宋太史劉公墓誌銘》　當是時，項平庵安世、柯東海夢得、方孚若信孺、陳魯叟汶、曾景建極諸公，俱東南奇人，而公游從其間，充其識度，以昌其文，遂大有名於世。

《圍爐詩話》卷五　楊誠齋云，【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趙魏《編大典本平菴詩稿跋》　右《平庵詩稿》，從《永樂大典》錄出。傳宋詩者多不列其名。讀其集中詩，材力富贍，每每以詩自豪，是亦宋季巨擘，迥出江湖諸派之上者。

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平庵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丙辰悔稿》一卷，《補遺》一卷，宋括蒼項安世平庵撰，皆古近體詩也。【略】七言古《夔州永安宮詞》絕類溫飛卿，其餘各體出入劍南，誠齋之間，才力富健，無瑣屑噍殺之音，非四靈、江湖諸人可及也。

分論

《與潘德文倡和糟蟹詩》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與潘德文倡和糟蟹詩》，押韻至六首，皆新奇，而首篇尤工。

《祭辛幼安文》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項平庵《祭辛幼安文》云【略】自昔哀誄，未有悲於此者。

《信美樓記》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嶻、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嘆、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荊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盤居》　柳貫《跋江陵項平甫爲李文定公作盤居詩》：項平甫先生初仕爲會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才，薦之文公，文公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見《麗澤集》中。平甫世居括，自其先人始家江陵，而括之墳墓至今存焉。後以言官胡紘嘗出力攻文公，羞與同鄉里，祇稱江陵。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奧。計其輩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昉從之遊，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文定廬山人，作書院建昌，取公擇尚書白石庵山房舊名寓之，而盤居者文定晏

娛之所。平甫賦詩六章，題云：「爲盤居主人李敬子作。」所謂「寶峰之陰，雲居之陽」，其地去書院應不遠，一時文獻之盛，綽有乾、淳遺懿，下是則茫然矣。宜黃李敬心曩以建昌郡文學攝山房祠事，因覽平甫之詩而有得于文定之所以自樂者，歸亦扁其齋「盤居」，粹乎尚德之意哉。

傳記

《**宋史》卷三九七《項安世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略】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略】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略】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悦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紀事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翦雪，好藏清艷月明中。」楊龜山爲胡文定作也。「千畝寒林一樹梅，自妍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卻，擬遣春從底處回。」項平庵爲朱文公作也。二詩一欲文定瑣闥之留，一惜文公經筵之去。

著錄

項安世《滑稽篇自序》　項子題所爲文稿曰《滑稽篇》。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平菴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太府卿松陽項安世平父撰。「悔稿」者，以語言得罪，悔不復爲也。自序當慶元丙辰，《後編》自丁巳終壬戌。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　《平菴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項安世《丙辰悔稿》四十七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項平菴《丙辰悔稿》，一部十五冊，全。

又卷一〇　項平甫《悔藁》，一部三冊，殘闕。

又　項安世《悔藁》，一部六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項平菴《丙辰悔稿》十五冊。

又卷四　項平甫《悔稿》三冊。

又　項安世《悔稿》六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平菴項氏《丙辰悔稿》十五冊，不全。

吳長元《大典本平菴詩稿跋》　右《平庵詩稿》，宋松陽項安世平甫著。按陳氏《書錄解題》載《平庵悔稿》十五卷、《後編》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丙辰悔稿》四十七卷，是其書在當時已所見互異也。《御選四朝詩》不列其名，厲鶚《宋詩紀事》有之，載《平庵悔稿》，不著卷帙，其爲世所罕見可知矣。吾友姚訒齋天成中翰云：「乾隆三十八年掌處州書院，浙撫有採書之檄，時松陽項氏尚有舊藏刊本，惜殘缺不全，未送省局。」是編爲余秋室集太史分纂《永樂大典》摘出，時誤傳全集已抄入《四庫全書》，遂未經編錄。庚子秋冬，予寓秋室邸舍，愁病相侵，杜門不出，取案頭存稿粘帖成書，手錄副本，計《悔稿》、《丙辰悔稿》、《悔稿後編》凡三種，共詩一千四百餘首，每稿輯成一卷。以《書錄解題》所載較之，《悔稿》十五卷，今丙辰以前共得八百六十餘首，《悔稿後編》六卷，今得詩五百五十餘首。知《悔稿》之所缺甚多也。且云《後編》自丁巳終壬戌，據本傳則《丙辰悔稿》正僞黨罷職之時，《後編》諸詩必終于壬戌以

後。【略】又《直齋書錄解題》列于詩集，故《前》、《後》共二十一卷，《藝文志》作四十七卷，大約舉全集而言，直齋或未之見耳。【略】乾隆辛丑立春日，仁和吳長元書于秋室京邸之疏華館中。

趙魏《編大典本平菴詩稿跋》 右《平庵詩稿》，從《永樂大典》錄出。【略】舊錄不分卷，編爲三帙，有分體錯誤者。余爲正其訛，輯《平庵悔稿》爲十五卷，《悔稿後編》爲六卷，仍《書錄解題》之舊。《丙辰悔稿》佚去爲多，只存一卷。聞松陽尚有舊藏刊本，當訪輯之以爲全璧也。嘉慶乙丑冬日，仁和趙魏借知不足齋本。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平(安)〔菴〕悔稿》十二卷，宋項安世撰。【略】案《文淵閣書目》日字號載《丙辰悔稿》十五冊，又月字號載《悔稿》三冊，又一部六冊，幷殘缺之本。《宋史・藝文志》載《丙辰悔稿》四十七卷。近日傳本殊希，厲鶚《宋詩紀事》僅從《後村詩話》、《方輿勝覽》、後村《千家詩》蒐采數首。此則依舊鈔過錄，合前、後集凡一千二百八十五首，分卷與《宋志》不合，即《後村詩話》所錄《春日堤上》、《吹帽臺》、《抛毬》、《糟蟹》、《永州》諸作，皆未見於是編。卷六以下乃慶元丙辰謫居江陵後所作。缺佚雖多，然就存者觀之，固紹熙、嘉泰間一作者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平菴悔稿》十六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鈔本，鮑以文手校。宋括蒼項安世平甫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平菴詩稿》十六卷，舊鈔本。宋項安世平甫著。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平(安)〔菴〕悔藁》十四卷、《丙辰悔藁》一卷、《悔藁後編》六卷，舊鈔本。宋項安世撰。【略】此書《四庫》未收，阮文達公進呈僅十二卷，合前後集凡一千二百八十五首，與此不同。此爲吳長元手鈔本，編次較有條理，詩共一千四百餘首。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平菴悔稿》十四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六卷補遺一卷，宋項安世撰，清鈔本，四冊。《平菴悔稿》不分卷《丙辰悔稿》一卷《悔稿後編》不分卷補遺一卷，宋項安世撰，清鈔本，翁心存、翁同書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平菴悔稿》十四卷《悔稿後編》六卷《丙辰悔稿》一卷四冊，宋項安世撰，清趙魏編，鈔本。

藝文

孫應時《和項平父送別》 逐逐衣冠謁府公，漸諳楚語異吳儂。重江跋涉家何在，一飯辛勤計未工。自恐風塵成冗俗，人言山野欠疏通。夜長不寐思吾友，撥盡寒爐宿火紅。 長江風景舊聞知，雪裏經行亦大奇。官舍荒涼乏松竹，邊城清晏少文移。有時懷古登臨久，自省無才職分卑。白日閉門還獨笑，讀書吾亦太營私。 前途事業自登山，高下相懸進一關。莫倚陂陀能迤邐，可無尺寸怯躋攀。我來正作三年計，君別何當萬里還。辦取相逢須刮目，轉頭清鏡欲蒼顏。

姜夔《送項平甫倅池陽》 項君聲名天宇窄，與君俱是荆湖客。向來相聞不相值，長安城中乃相識。論文要得文中天，邯鄲學步終不然。如君筆墨與性合，妙處特過蘇、李前。我如切切秋蟲語，自詭平生用心苦。神凝或與元氣接，屢舉似君君亦許。西湖一曲古牆陰，清坐論詩夜向深。見謂人間有公等，不知來者不如今。乾坤雖大知者少，君不見古人拙處今人巧。我徂山林口持璧，如君合救狂瀾倒。石渠春水綠泱泱，閣下無人白日長。萬里江湖入歸夢，孑雲不願校書郎。九華山色梅根渡，半日風帆即秋浦。六條察吏安用許，幸有千巖作詩侶。

雜錄

吳長元《大典本平菴詩稿跋》 以《書錄解題》所載較之，《悔稿》十五卷，今丙辰以前共得八百六十餘首，《悔稿後編》六卷，今得詩五百五十餘首。知《悔稿》之所缺甚多也。且云《後編》自丁巳終壬戌，據本傳則《丙辰悔稿》正僞黨罷職之時，《後編》諸詩必終于壬戌以後。如七古內《凱歌》一首，此開禧間解德安圍也；七絕內《贈石首李令》云：「莫說三十年前事，愁損河陽一縣心。」自注：「淳熙乙未，予三人同試南宮。」是詩當在丙寅、丁卯之際，上溯乙未，方合三十餘年。平甫卒于嘉定戊辰，去壬寅又六年矣，安得無詩？攷平甫

《後編》題辭作于慶元戊午，但云「安知異時不復悔」，此不言止于何年，似《解題》所云未可盡據也。又《解題》列于詩集，故《前》、《後》共二十一卷；《藝文志》作四十七卷，大約學全集而言，直齋或未之見耳。俟他日南旋，訪求殘本，校補完善，爲書林之一大快。是書出自禁垣，世間希有，當什襲藏之。

程垓

論述

綜論

王稱《題書舟詞》 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余頃歲游都下，數見朝士，往往亦稱道正伯佳句，獨尚書尤公以爲不然，曰：「正伯之文過於詩詞。」此乃識正伯之大者也。今鄉人有欲刊正伯歌詞，求余書其首。余以此告之，且爲言正伯方爲當塗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則曰：古樂府亦文爾，初何損於正伯之文哉！余用是樂爲書之。雖然，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爲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捐有餘之才，益未至之德者，蓋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兼之，故陳無己之作，自云不減秦七、黃九，是亦推尊其詞爾。余謂正伯爲秦、黃則可，爲叔原則不可。

《詞品》卷三 程正伯號書舟，眉山人，東坡之中表也。其《酷相思》詞云：「月挂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眞個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　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顦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其《四代好》、《折紅英》，皆佳，見本集。

毛晉《書舟詞跋》 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溷蘇作，如《意難忘》、《一翦梅》之類，今悉刪正。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諸闋，詞家皆極欣賞，謂秦七、黃九莫及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太平樂府》 程正伯以詞名，尤尚書謂正伯之文過於詞，此乃識正伯之大者。昔晏叔原以大臣子爲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捐有餘之才，以勉未至之德。蓋叔原獨以詞名，他文不及也。少游、魯直，則已兼之。故陳無己之作，自云不減秦七、黃九。夫亦推重其詞耳，謂正伯爲秦、黃則可，爲叔原則不可。

又《詞評》上卷 《詞品》曰：程垓字正伯，眉山人，東坡中表之戚也。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皆佳，故盛以詞名。獨尚書尤公以爲正伯之文過於詞。《梅墩詞話》曰：「沈水熨香年似日，薄雲垂帳夏如秋。」書舟佳句也。

《西圃詞說》引華亭宋尚木徵璧曰 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眞婉娩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略】亦其選也。

《蒿庵論詞》 程正伯淒婉綿麗，與草窗所錄《絕妙好詞》家法相近，故是正鋒。雖與子瞻爲中表昆弟，而門徑絕不相入。若其《四代好・閨怨》、《無悶・酷相思》諸闋，在《書舟集》中極俳薄，不類其他作。而升庵乃亟稱之，眞物色牝牡驪黃外矣。

《白雨齋詞話》卷六 程正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有《書舟雅詞》一卷。余觀其詞淺薄者多，高者筆意尚閒雅，去坡仙何止萬里。

又 竹垞謂正伯詞有與坡仙相亂者。余謂兩人詞，一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無俟辨而可明，何慮其相亂也。

又 正伯詞，余所賞者惟《漁家傲》結處云：「細拾殘紅書怨泣，流水急。不知那個傳消息。」爲有深婉之致。其次則《水龍吟》云：「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原只是，人憔悴。」及《詞選》所錄《卜算子》一闋，尚有可觀。餘則一篇之中，《雅》、《鄭》多不分矣。

又 程正伯「掩淒涼黃昏庭院」一篇，後來秀水詞與此種筆路最近。乃竹垞自謂學玉田，未免欺人太甚。

《歲寒居詞話》 程垓正伯《書舟詞》。眉山人，亦字虛舟。王稱序云，尚書尤袤稱其文過於詞。楊升庵《詞品》稱其《酷相思》、《折秋英》數闋，餘亦頗有可觀。書舟與東坡爲中表，濡染有自來矣。《攤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門」

一闋，與康與之《江城梅花引》大同小異。此調相傳前半用《江城子》，後用《梅花引》，然過變以下，兩調俱不合。又《一翦梅》、《意難忘》諸作，亦闌入坡集，誦其語意，亦程作也。

《**袁碧齋詞話**》詞有南北宋，如詩之有中晚唐，界限分明。獨周公謹之於程書舟，微覺波瀾莫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書舟詞》一卷，【略】其詞麗而不膩，婉而不弱，不僅《酷相思》、《折紅英》諸闋傳誦一時也。

劉毓盤《輯校蚍洲詞跋》眉州多詞人，蘇軾《東坡詞》，程垓《書舟詞》，其最著者。

分論

《**酷相思**》（**月挂霜林寒欲墜**）《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情旨枉屈紆繞而不得伸，眉山以一韻入也。「眞箇是」，三字妙。《雨村詞話》卷二：程正伯垓爲子瞻中表弟兄，工于詞。如《酷相思》云，【略】此以白描擅長者。《詞綜偶評・宋詞》：人人之所欲言，卻是人人之所不能言，此之謂本色。無筆力者，未許妄作邯鄲。

《**木蘭花慢**》（**倩嬌鶯婉燕**）《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極溫細情態。（「情知」二句）不是沒書信，捎書信實難。（知屬何人）屬何人，不容想。（「衣幘」以下）憂來無方，傷心有源，一時交集。

《**虞美人**》（**輕紅短白東城路**）《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柳絲」二句）句意適然，反雄拔。

《**御街行**》（**傷春時候一凭欄**）《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鬱感易感，愴快難懷，循聲而得貌，披文而見時，作者之美，亦云已備。當察其縱送毫穎、控引情志之會。哀如往而復來。

《**滿江紅**》（**門掩垂楊**）《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鬱濃滿視聽，心魂皆見。

《**滿庭芳**》（**南月驚烏**）《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采蓮」二句）香而辣。（蜀客已情孤）正伯，蜀人也。（「三更」二句）思鄉之意，凄宕不住。

《**念奴嬌**》（**秋風秋雨正黃昏**）《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中心亂如雪。自待待人，皆置之極幽孤之境。（「不是怨極」四句）此等句有意想不來，偶然說不來。

《**四代好**》（**翠幕東風早**）《遠志齋詞衷》：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略】程書舟之《四代好》（長調），連用八「好」字。【略】凡此等類，未易縷析。

《詞徵》卷五：「相見爭如不見」，司馬溫公詞句也。王晉卿詞云：「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始惜月滿花滿酒滿」，宋子京詞句也。程書舟詞云：「那更春好花好，酒好人好。」脫胎始妙。

《**最高樓**》（**舊時心事**）《詞潔輯評》卷三：調本流宕，故後片數語近似曲子，非作者之過。

《**愁倚欄**》（**春猶淺**）《詞綜偶評・宋詞》：昵昵兒女語，妙以渲染出之。（莫驚他）「他」字借叶。

《**卜算子**》（**幾日賞花天**）《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與劉後村《海棠爲風雨所敗》一作相似，亦可備一體。

《**瑤階草**》（**空山子規叫**）《聽秋聲館詞話》卷九：陳耀文《花草粹編》所輯詞章，與毛氏汲古閣所刊各詞，時有出入，堪以互校。惜余所見係不全鈔本，其中亦多脫誤。如【略】程垓《瑤階草》云：「空山子規叫，月破黃昏冷。簾幕風輕，綠暗紅又盡。自從別後，粉消香減，一春成病。那堪盡閒日永。恨難整，起來無語，綠萍破處池光淨。悶理殘妝，照花獨自憐瘦影。睡來又怕，飲來越醒，醒來卻悶。看誰似我孤令。」（「簾幕」上多「又還」二字，「減」作「賦」，「醒」作「醉」，「卻悶」作「越悶」）數詞頗佳。

紀事

《**本事詞**》卷上　眉山程垓正伯，與東坡爲中表，工於樂府。與錦江妓眷戀甚篤，別時贈以《酷相思》云：「月挂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別離、如今眞個是，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　馬上離情衣上淚，各自供顦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又有歌姬名一東者乞詞，贈以《一落索》云：「小小腰身相稱。更著人心性。一聲歌起繡簾陰，都遏住、行雲影。　聞道玉郎家近，被春風勾引。從今莫怪一東看，自壓盡、人

間韻。」又病中有舊歡以蘭花相供，答以《浣溪沙》云：「天女殷勤著意多，散花猶記病維摩。肯來丈室問云何。　腰佩摘來煩玉筍，鬢香分處想秋波。不知眞個有情麼。」

著錄

王稱《題書舟詞》　鄉人有欲刊正伯歌詞，求余書其首。【略】紹熙甲寅端午前一日，王稱季平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書舟(應爲舟)詞》一卷，眉山程垓正伯撰。王稱季平爲作序。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書舟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程垓《書舟詞》五十三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書舟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程垓撰。【略】《書錄解題》載垓《書舟詞》一卷，傳本或作《書舟雅詞》二卷，而《宋史・藝文志》乃作「陳正伯《書舟雅詞》十一卷」，則又誤「程」爲「陳」，誤「二」爲「十一」矣。此本乃毛晉所刻，仍作一卷，前有王俛序，與《書錄解題》所載合。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書舟詞》一卷，明鈔本。眉山程正伯。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書舟詞》一卷，【略】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鈔本，題《書舟雅詞》。　八千卷樓藏明鈔藍格本。

趙萬里《漁樵笛譜輯本題記》　戴復古《石屏詞・望江南・序》云：「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是其生前已刊版，且號稱《雅詞》，與張安田之《紫微雅詞》、程垓之《書舟雅詞》、趙彥端之《寶文雅詞》相同，蓋當時風氣使然也。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書舟詞》一卷，【略】此本爲毛晉所刻，仍作一卷，前有王俛序，【略】序云：「尚書尤袤曾稱其文過於詩詞，今其詩文無可考，而詞則頗有可觀。」楊慎《詞品》最稱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秋英》數闋。蓋垓與蘇軾爲中表，耳擩目染，有自來也。集內《攤破江神子》「娟娟霜月又侵門」一闋，諸刻多作康與之《江城梅花引》，僅字句小有異同。此調相傳爲前半用《江城子》，後半用《梅花引》，故合云《江城梅花引》。至過變以下，則兩調俱不合。考《詞譜》載，《江城子》亦名《江神子》，應以名《攤破江神子》爲是。詳其句格，亦屬垓本色。其題爲康作，當屬傳訛。又卷末毛晉跋，《意難忘》、《一翦梅》諸闋，俱定爲蘇作，悉行刪正。今考東坡詞內，已增入《意難忘》一首，而《一翦梅》尚未載入，其詞亦仍載此集中，未嘗刊削。然數詞語意淺俚，在垓亦非佳製，可信其必非軾作。晉之所云，未詳其何所據也。

《填詞淺說》　詞禁諸條，亦須活看。如一聲不許四用一條，查程垓《江城梅花引》詞「睡也睡也睡不穩」，又王觀詞「恐極恨極觸玉蕊」，又蔣捷詞「夢也夢也夢不到」，均連用七仄字，乃此調定格，斷不可易。【略】又入聲三用一條，若程垓《摘紅英》詞「殢紅偎碧，惜惜惜」，「幾時來得，憶憶憶」，陸游《釵頭鳳》詞「幾年離索，錯錯錯」，「錦書難託，莫莫莫」，皆連用一韻四入字。【略】且四平一韻，此亦定格如是，不能改也。至無關格調者，仍宜細心點勘，去其太甚，勿令讀者礙眼，歌者礙口可也。

梁啟超《跋程正伯書舟詞》　程垓正伯《書舟詞》一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毛氏汲古閣有刻本，《四庫全書》採之。楊升庵《詞品》云：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詞名，獨尤尚書以爲正伯之文過于詞。毛子晉跋所刻《書舟詞》亦云：「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溷蘇作。」清代官書皆沿此說，故《歷代詩餘》附錄《詞話》及《詞人姓氏》，皆置諸北宋「蘇門四學士」之間。《四庫提要》以列《山谷詞》後、《小山詞》前。然《直齋書錄》所序次，則後于稼軒而先于白石，不以廁北宋作者之林也。余讀正伯詞，愛其俊宕，其中確有學蘇而神似者。然通觀全集，終覺不似北宋人語。又怪正伯既東坡戚畹，集中詞逾百首，何以無一與元祐諸賢唱和之作？諸賢詩文詞集，亦無一及之。又王灼《碧鷄漫志》于北宋詞人評騭殆遍，尤推重蘇門諸子，何以亦無一語及正伯？又集中詞題屢稱臨安，不稱杭州，則諸詞作于南宋無疑。記王文誥《蘇詩總案》于東坡母黨諸程，考證綦詳，檢之，確無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及細讀本集卷首所載紹熙甲寅王稱序云：「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獨尚書尤公以爲不然，曰：『正伯之文過詩詞。』今鄉人有欲刊正伯歌詞，求

余書其首。余以告之，且爲言正伯方爲當塗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玩其語氣，是王稱作序時，正伯尚在，且甫被論薦。則正伯乃紹熙間人，上距東坡百餘年矣。嗣偶翻《渭南集》，見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貼》一條，文云：「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笻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耳。」案文明是正伯攜卷在臨安逆旅中請題者。則正伯與尤延之、陸放翁同時，其決非東坡中表，蓋信而有徵矣。《詞人姓氏》及《提要》，皆謂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錦江頭」、「且是芙蓉城下水，還送歸舟」等語，則爲蜀人無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楊升庵喜造故實以炫博，偶見正伯與坡公母黨同姓，遂信口指爲中表，其述尤尚書語，亦不過襲王序耳。後人以其蜀人談蜀事，遂不復置疑，不知爲所欺也。【略】正伯不失爲宋詞一名家，其年代若錯誤，則尚論南北宋詞風者滋迷惑，故不辭詳辨之如右。

趙師俠

論述

尹覺《題坦庵詞》 詞，古詩流也，吟詠性情，莫工於詞。臨淄、六一，當代文伯，其樂府猶有憐景泥情之偏，豈情之所鍾不能自已於言耶？坦庵先生金閨之彥，性天夷曠，吐而爲文，如泉出不擇地。連收兩科，如俯拾芥，詞章乃其餘事。人見其模寫風景，體狀物態，俱極精巧，初不知得之之易，以至得趣忘憂，樂天知命，茲又情性之自然也。

毛晉《坦庵詞跋》 介之汴人，一名師俠，生於金閨，捷於科第，故其詞亦多富貴氣。或病其能作淺淡語，不能作綺麗語。余正謂諸家頌酒賡色，已極濫觴，存一淡粧以愧濃抹，亦初集中放翁一流也。湖南毛晉識。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沈雄曰：岳倦翁云：「趙師俠，燕王德昭七世孫，舉進士，有《坦庵樂府》。其爲文如泉出不擇地，詞之摹寫風景，體狀物情，俱極精巧，初不知其得之之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坦庵詞》一卷。【略】是集前有其門人尹覺序，據云坦庵爲文，如泉出不擇地，詞章乃其餘事。其模寫體狀，雖極精巧，皆本情性之自然。今觀其集，蕭疏淡遠，不肯爲翦紅刻翠之文，洵詞中之高格。但微傷率易，是其所偏。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 暇日偶讀《坦庵詞》，見其《浣溪沙》云：「雪絮飄池點綠漪，舞風游漾燕交飛。陰陰庭院日遲遲。一縷水沉香散後，半甌新茗味回時。蕭閒萬事總忘機。」所謂清絕滔滔者。而《謁金門》闋反不見於集中，知名詞之散佚多矣。《坦庵詞》凡八十餘，有《訴衷情》三首，題曰《莆中酌獻白湖靈惠妃》，則今祀典之天后也。然其詞云：「專掌握、雨暘權。」則湄州在宋代祈晴禱雨，不獨恩在海舶矣。坦庵在莆陽詠桃花有《滿江紅》，題壺山閣有《柳梢青》。而鹿鳴宴填《漢宮春》云，莆中舊傳盛事，六亞三魁。此尤足資文獻之談助也。坦庵，汴人。

《蒿庵論詞》 坦庵、介庵、惜香，皆宋氏宗室，所作並亦清雅可誦。高宗於彥端《西湖詞》，有「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之稱。其實介庵所造，比諸坦庵、惜香，似尚未逮。毛氏既許坦庵爲放翁一流，又謂其多富貴氣，不亦自相矛盾耶。

《歲寒居詞話》 趙師使《坦庵詞》。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坦庵長短句》，名師俠。疑「使」乃「俠」之誤。其門人尹覺序云：坦庵文如泉出不擇地，詞章乃其餘事。其模寫體雖極精巧，皆本性情之自然。今觀其集，蕭疏澹遠，洵爲高格。誠如所云，其失也易。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坦庵詞》一卷，【略】宋趙師使撰。師使字介之，燕王德昭七世孫。集中有和葉夢得、徐俯二詞，蓋南宋初人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坦庵長短句》一卷，稱趙師俠撰。陳景沂《全芳備祖》載《梅花》五言一絕，亦稱師俠，與此本互異，未詳孰是。蓋二字點畫相近，猶田肓、田宵

史傳亦姑兩存耳。毛晉刊本謂師使一名師俠，則似其人本有兩名，非事實也。【略】師使嘗舉進士，其宦游所及，繫以甲子，見於各詞註中者，尚可指數。大約始於丁亥，而終於丁巳。其地爲益陽、豫章、柳州、宜春、信豐、瀟湘、衡陽、莆中、長沙，其資階則不可詳考矣。

紀事

《本事詞》卷下 趙師俠坦庵，爲南宗之傷，工詞章，亦多贈妓之作。其贈妙惠《鷓鴣天》云：「妙曲清聲壓楚城。蕙心蘭態見柔情。疊波穩稱金蓮步，蘸甲從教玉筍斟。　歌緩緩，笑吟吟。向人眞處可憐生。仙源幸有藏春處，何事乘風逐世塵。」又於滕王閣上贈段雲輕《浣溪沙》云：「落日沈沈墮翠微，斷雲輕逐晚風歸。西山南浦畫屏圍。　一瞥波光明欲溜，兩眉山色翠常低。須知人與景相宜。」又同曾無玷觀尤賽娘弈棋《點絳唇》云：「裊裊娉娉，可人尤賽娘風韻。花嬌玉潤。一捻春期近。　占路藏機，已向棋中進。都休問，酒旗花陳，早晚爭先勝。」三闋皆暗藏小字云。

著錄

尹覺《題坦庵詞》 因爲編次，俾鋟諸木，觀者當自識其胸次云。門人尹覺先之叙。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坦庵長短句》一卷，趙師俠介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坦庵長短句》一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 《坦菴長短句》。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趙師使《坦菴詞》五十一葉。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趙師俠《坦庵長短句》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坦菴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坦庵詞》一卷，【略】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唐宋名賢百家詞本。

傅伯壽

論述

樓鑰《江東運副傅伯壽直煥章閣制》 朕（爲）〔惟〕烈祖，聖學高妙，昭回之光，下飾萬物。煥乎文章，尊閣惟謹，寓直之寵，不以輕畀也。以爾天資警敏，一日千里，詞章精贍，連收三科，登著作之庭，於今十有八年矣。按刑將漕，益著外庸。爰錫寵名，以示褒表，討論潤色，豈其舍諸。

真德秀《傅樞密文集序》 觀文殿學士河陽傅公既薨之十有六年，公之弟竹隱先生始輯其遺文爲三十八卷，以視某曰：「先兄平生爲文至多，今去其不必傳者，而存其可傳者，謹第錄如上。嗟惟吾兄自少至老澹忘他嗜好，獨矻矻文字。閉居常誦書，日以寸爲程。當沉酣痛快時，至不知飢渴寒暑。其初志蓋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沈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公老矣。故雖以文墨致位高顯，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辭可自託以及遠，而復泯泯不揚，是重不幸也。吾兄常知子，子其爲我序而傳之，可乎？」某謝不敏，退而竊念，公守建安時，某以新進士上謁，請問作文之法，公不鄙而教之甚至，其略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劇讀而精甄之，則蔚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惜其時尚少，所問者科目之文而已。今觀其所謂三十八卷者，則信乎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如公之所以教也。初，公以詞學進，侍郎黃公鈞稱其文猶濯錦於蜀江，而相國虞雍公亦謂其璞玉而加琢，異時研索日以精，淳蓄日以富，笑談戲劇，輒成文章。至其爲詩，有《三百》餘韻者。昔雲龕先生述王初寮之文，有曰：「幽眇透射，若貫珠隙；明麗整飭，若截綺尺。」某於公之文亦云。雖然，此猶其少作，若應用云爾。晚登朝廷，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袞袞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者未能遠過

也，則公之學詎止玩心於無用之地哉？宣城一書，意慮懇欵，陳敵國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竢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傅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方公少時，自負要不碌碌，蓋嘗和泉守王公龜齡之詩，有曰：「名節士所重，當如護睛腦。立朝與行己，本末要可考。」此其爲志何如耶！一不幸用非其時，生平素心遂有不克自白者。

傳記

《**宋史翼**》卷四〇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隆興元年，與弟伯成同登進士，試中教官科。乾道八年，應博學宏詞科入選，繇三館歷知道州，入爲吏部郎官，出知漳州。紹熙初，除直煥章閣、改浙西提點刑獄。處外久，常鬱鬱，及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贊，有云：「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侂胄喜甚，力薦之，召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慶元元年，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乞以國是尊君等事訓飭在庭，伯壽承侂胄意，草詔妄詆善類。伯成屢引義責之，不聽。始朱元晦與自得善，伯壽嘗執弟子禮，憾元晦登朝不薦己，及元晦罷歸，請辭侍從職銜，得旨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伯壽行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語，士論薄之。累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值元晦卒，伯壽以黨禁故不上聞，遣人致賻元晦家，元晦家辭焉。開禧初，侂胄倡開邊議，伯壽貽書侂胄，論金人必亡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歷引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者，以竢敵之釁，頗中機宜，然不足以掩其阿附之失也。未幾卒。侂胄既誅，追伯壽三官。子度，建康府榷貨務。（《福建通志》）

紀事

黃榦《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

《四朝聞見錄》乙集　趙旋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驩甚。【略】德謙既逐，自此內批侂胄皆自爲之矣。諫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寔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婿，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咯之以美官。詞曰：【略】蓋竊東坡懼呂惠卿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外裔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兵云。

《齊東野語》卷一〇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眞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

又卷一三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贊之曰：「澄清方效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藝文

王十朋《次韻傅教授景仁馬綠荔支》　玉座奇包未與頒，伏波家果忽堆盤。宜書蔡譜均稱綠，不比韓詩止詠丹。薦李徒誇碧實脆，嚼瓜未覺水晶寒。

羨君衫鬢巧相似，我從郡廳慚素飧。

又《六次韻》 年少題詩入杏園，橫空硬語勝郊盤。新吟陳紫幷江綠，深逼蕉黃與荔丹。官舍聊淹廣文冷，雁行高並玉峰寒。黃堂病守相將去，秋菊落英誰共飧。

又《七次韻》 平生雅意在丘園，行矣歸尋隱者盤。此日詩盟共君結，明年荔子爲誰丹。欲移仙種栽中土，只恐天資不耐寒。定向家鄉想風味，江瑤斫柱謾加飧。

又《別傅教授景仁》 鼻祖調夔佐有商，耳孫家業踵前芳。萬言書有鹽梅味，千首詩開錦綉腸。絳帳詎容淹久次，制科端欲待非常。歸囊剩有君佳句，更獲珠璣四十章。

黃景說

論述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

朱熹《答巙仲至書》 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卻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

曾丰《白石叢稿序》 吾邑令君三山黃巖老，隨牒效官二十有五年，公私之隙，用力於詩。歲在乙巳，見遺一卷，與古容有未合者。至壬子見遺一編，合矣。詩生于聲，聲生於氣，氣渾而夷，雅聲出焉，《牛尾》之歌是也；氣薰而洽，頌聲出焉，《卿雲》之歌是也；氣肅而沉，風聲出焉，《麥秀》之歌是也。古詩有《雅》、《頌》、《風》，而雅、頌、風之名未立，其體未成也。一經孔子刪焉，朝廷之詩謂之「雅」，郊廟之詩謂之「頌」，鄉黨之詩謂之「風」，名於是始立。《雅》、《頌》多用賦，《風》多用比興，體於是始成。三代時，四夷類能詩。鄉飲蜡祭之類，視其君之教化，參以國之風俗，節文而歌之，以相勞苦，以相酬酢。刪餘，釐爲十五《國風》，此鄉黨之詩也。君前後三涖邑，於古爲子男之國，所至隨土視氣，隨氣視聲，隨聲視律，其勢止及爲鄉黨之詩，故其體多風，其用多比興。進賢有徐孺子，耒陽有杜少陵，吾邑有文忠歐陽公，故家餘韻猶存，君收而入於詩，不失爲思無邪者，要未免以土風爲風爾。邑家每歲常行具饌勸耕，近乎蜡祭；張筵燕士，類乎鄉飲。繼茲行禮，其黜爾俗，主吾教，自爲詩歌之。君倡於上，氣出於道德而協，聲入於律呂而諧，士民和於下，諧聲鼓之轉相動，協氣蒸之轉相化。詩至於此，吾知君以三代之風爲風，所謂止乎禮義者歟！古者王人采詩，子男之國有史，凡一詩出，王人采而上之，史錄而藏之。今亡是，故於《白石吟稿》序其概，詔民使傳焉。賜環去，朝廷須雅，郊廟須頌，章成有太師氏刋協之，燕欲格人，饗欲格天，討論勿厭細，擴充勿厭大，禮成，有太史氏錄藏之。《後稿》不必序，自傳也。巖老名景說云。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略】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蕭千巖《立春》詩云：「半夜新春入管城，平明銅雀綠苔生。浮漚把斷東風路，訴與青州借援兵。」黃白石《雪》詩云：「瑤林中有翳桑兒，鼎貴生涯不救飢。願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白石學於千巖，此二詩未易伯仲也。

又引趙威伯《詩餘話》 「居鄉如處子，居官如戰士。處子常畏人，戰士惟有死。兒曹書諸紳，勿謂平平耳。」此白石黃巖老詩，可謂至言。

《詩藪》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略】。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略】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

《戴酒園詩話》卷一 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始于數名家作俑，至末流益甚。【略】黃白石《咏雪》：願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語既酸鄙，狀尤扭捏。

《圍爐詩話》卷五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姜夔》 後來壓倒四詩翁

（謂尤、楊、范、陸），不怕詞人到老窮。源出千巖雙白石（黃景說巖老，亦號白石，同學詩於蕭千巖），斲輪畢竟讓渠工。

《石洲詩話》卷四 白石學詩于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詞徵》卷五 姜堯章、黃巖老同出於蕭千巖之門，皆號白石，時謂之雙白石。姜白石歌曲，至今傳之，若黃巖老，則幾不能舉其姓字焉。沈匏廬錄誠齋《退休集・答賦黃巖老投贈詩》，欲存其人也。

傳記

《南宋館閣續錄》卷七 黃景說字巖老，福州閩清人。乾道五年鄭僑榜進士及第，治詩賦。〔慶元〕四年五月除秘書丞，開禧元年七月爲廣東運使。

《宋詩紀事》卷五三 黃景說字巖老，號白石，閩人。乾道五年進士。嘉定中，直祕閣，知靜江府。有《白石丁稿》。

紀事

周必大《求齋遺稿序》 永豐鄧傳之【略】資質早成，積學勤焉，十三作《祭叔祖文》，十五作《登山賦》，語多老蒼。十六七時從儒先曾丰幼度、邑宰黃景說巖老講習詩文。

劉克莊《方景絢判官墓誌銘》 天下皆誦君賦，然君博極群書，他文字皆精妙。【略】既而中乙未第，歷潮陽尉。某士謁索不厭所欲，適白石黃公景說將漕壓境，士造飛語投諜。漕見君題驛壁詩有「明月照齊州，玉龍樓欲起」之句，倒屣迎揖。君乞辨誣，漕呼投牒者，則已遁。由是重君，與倉、憲迭舉關陞。

《煥書堂詩話》卷下 周益公休致，白石黃景說賀以古風云：「相公能辭一品官，不能辭他九轉丹。相公能卻萬鍾粟，不能卻他長生籙。潭潭之居移氣體，新年七十兒童似。朝明見客步如飛，窗下時時看細字。高車得似垂車榮，巍冠何如挂冠清。深衣獨樂眞天人，誰其友之聃與彭。」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白石丁稿》一卷。三山黃景說巖老撰。淳熙辛丑進士。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白石丁藁》一卷。

藝文

楊萬里《答賦永豐宰黃巖老投贈五言古句》 吾友蕭東夫，（人）〔今〕日陳後山。道肥詩彌瘦，世忙渠自閑。不見逾星終，每思即凄然。鄰邑黃永豐，與渠中表間。黃語似蕭語，已透最上關。道黃不是蕭，蕭乃隨我前。佳句鬼所泣，盛名天甚慳。詩人只言黠，犯之取飢寒。端能不懼者，放君據詩壇。

又《送黃巖老通判全州（自號白石居士）》 瀟湘之山可當一枝筆，瀟湘之水可充一硯滴。白石得官斑竹林，天錫筆硯供醉吟。好將湘山點湘水，灑滿青天一張紙。臺家旁搜清廟珍，奇珍墮在湘水濱。烏衣檃相今水鏡，手提一道人材柄。外臺況復有三賢，看即吹噓送上天。皈來肯過誠齋里，分似錦囊新句子。

雜錄

《愛日齋叢鈔》卷二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巖老

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馬金《書石屏詩集後》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類多閔時憂國之作。【略】今觀陳昉氏跋語，謂其「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希聲謂其「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方萬里謂「自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者相率成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廣坐中不談世事，搢紳多之」。則翁之取重於世，豈直篇什之工哉！【略】考之晦菴先生《答仲至書》，有云「黃巖老過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黃巖老蓋指翁也，《小集》疑即蹈中所選者。

呂祖儉

論述

朱熹《答潘端叔書》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

真德秀《跋呂子約與彭仲誠帖》 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爲主，履踐以毋自欺爲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此一通，置諸座側。

王柏《跋大愚四帖》 麗澤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於同門朋友拳拳篤叙若家人然。觀此四帖，藹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問，相與之眞情，王丞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苟。寒窗兀兀，恍如昨夢，此當在明招感成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死」之語，尤見守命義之有力。「兒輩不免爲故人累」，非平日敬愛之深，必不輕發此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

劉宰《跋呂子約與羅樞密書》 觀呂子約文，所與羅公書，知二公之所以相求者如許，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漢論》、《唐論》 朱熹《答孫季和（應時）》：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與朱元晦書》 朱熹《答周叔謹書》：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

傳記

《宋史》卷四五五《呂祖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略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略】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略】疏既上，束檐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略】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

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紀事

朱熹《跋王信臣行實》 慶元紀號之初，余友呂子約謫居廬陵，間遣詢其動息。子約報書具言罪大責輕，念咎之餘，復何所道？獨所寓居得王氏別館，有臺榭花木之勝，而江山雲物晨夕萬變，足以遊目騁懷，尤過望，不落寞耳。因極道王君之爲人，以爲好賢樂善，所交盡其鄉之名公卿，才大夫，又能同其憂樂，不隨世俗爲俛仰。既又以書來，稱王君之子峴爲方有意於學，謂余當有以告語之者，峴亦以書來贄甚勤。余讀之，信子約之言不誣也。無幾時，子約內徙高安以卒，而峴亦以王君之沒來赴，且述其事狀一通，而以銘墓爲請。【略】四年戊午中冬丙申朔旦，雲谷老人朱熹仲晦父書。

袁燮《題晦庵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爲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爲大府丞，表對鯁切，權臣惡之，貶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曾君道夫帖，言之不置。

《澗泉日記》卷上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爲作祠堂，陸務觀爲記，典甚。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凄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刓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臺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王禕《跋呂大愚帖》 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遺。其在台州，適歲大祲，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遍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道者矣。此帖予得於友人郤彥撝。既具記公本末，因幷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可及云。

全祖望《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即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竢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絇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大愚叟集》十一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撰。

祖謙弟也。慶元初上封事，論救祭酒李詳，謫高安以沒。寓居大愚寺，故以名集。

雜錄

朱熹《答呂子約（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倪思

論述

周必大《學士添員御筆回奏》 倪思見任著作郎，曾中詞科，文詞穩當，可備翰林權直之選。

樓鑰《新知紹興府倪思知婺州制》 具官某，視禁林之草，允藉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忱請。相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早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苑詞垣，擅兩制絲綸之美；經帷史館，極一時筆削之榮。擢貳儀曹，獨司邦禮。拭圭出使，握節言旋。曾坐席之未溫，俄抗章而自列。豈久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勤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擁一麾。勉爲朕行，毋輕民事。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宣室之對鬼神，當俟政成之後。

又《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不允詔》 國之大典，尤貴于擇人；史之良才，當先于求舊。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獻納之任，皆參筆削，具在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賢爲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多遜。

衛涇《降授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歸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倪思依前官特授試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封賜如故制》 北門之號內相，獨高兩禁之聯；南宮之列中臺，尤重六卿之選，兼踐清華之職，必歸鴻碩之儒。矧已試之可觀，宜師虞之允穆。具官某天資粹亮，德履粹溫。學廣聞多，絢卿雲之巨麗；曲高和寡，抱牙、曠之餘徽。【略】爰復青氈之舊，俾還紫臺之眞。

劉宰《跋倪尚書思遺奏》 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爲國家慮深矣。

《重明節館伴語錄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二：《重明節館伴語錄》一卷。【略】此書據《永樂大典》標題，乃思《承明集》之一篇，蓋紹熙二年七月，金遣完顏兗、路伯達來賀重明節，思爲館伴，因紀一時問答之詞、饋送之禮。【略】時金強宋弱，方承事不遑，而序謂「北人事朝廷方謹，遣使以重厚爲先」，已爲粉飾。其他虛夸浮誕，不一而足。上下相欺，苟掩耳目，亦可謂言之不怍矣。

傳記

魏了翁《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吳興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略】〔毛〕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略】侂胄既殛，公復進用，以連拄史彌遠，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二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

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予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此矣。【略】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爲安吉。【略】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苟從，辯盧陵冤獄，爲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閱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斂，察冤獄。【略】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規恢，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爲二史。」宰相以未有闕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官。嘗內直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即位，【略】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以虞雛新立爲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爲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略】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略】紹熙二年，兼侍講。【略】六月，除禮部侍郎。【略】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略】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置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虞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內禪，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略】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侍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倪胄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略】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婿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劾公罷郡。倪胄久執國柄，稍棄前怨，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柟劾免公。數月，柟進殿中，又言公縱己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秋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宮祠矣。明年十一月，倪胄誅，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略】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中許奕使虞，公暫攝其事。【略】五月，進禮部尚書。【略】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倪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亦以小輿見彌遠矣，倪胄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己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倪胄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二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晦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五年瑞慶節，虞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虞士則韃靼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太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置閒散。八年，復元官奉祠，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請老，不聽。公嘗言：「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玉隆祠滿，不復請，十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舉，轉通議大夫。十二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卻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耻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節」。【略】公少孤，事繼母以孝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吟夕諷。嘗語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善乎良貴之言曰：「【略】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強主威也。彌遠把握言路，輸款而後除，納稿而後奏，目諭意嗾，翦伐忠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略】予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

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齊齋甲稿》二十卷、《乙稿》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稿》五卷、《翰林前稿》二十卷、《後稿》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一卷、《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征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些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議》、《大學解》、《辯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二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鉏雜誌》十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狀於利，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況於韓、史，尚肯爾從。嶷立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隋臺省，而不久中，八爲郡守，八領祠宮。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吳嵩比崇。史官博士，策名誄功。我銘申之，勒榮丘封。

《宋史》卷三九八《倪思傳》（存目）

倪祖常《倪文節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爲商王事。太學諸生爲謔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字，閩帥倪侍郎駁論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爲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齊東野語》卷一六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帖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略】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

《癸辛雜識》前集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曰：「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卻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略】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叙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戩，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困學紀聞》卷一九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制》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殳斨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皮閱夭，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殳斨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閱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宋元學案》卷四〇　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間，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爲眞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咸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

又　開禧二年，參政李璧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生

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柟所劾。柟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柟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入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蘇師旦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予祠。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經鋤堂雜志》八卷，倪思正甫撰。

又卷一八 《齊齋甲稿》二十卷、《乙稿》十五卷、《翰林前稿》二十卷、《後稿》二卷、《掖垣詞草》二十卷、《兼山論著》三十卷、《附益》五卷、《年譜》一卷，禮部尚書歸安倪思正父撰。丙戌進士，戊戌宏詞。受知阜陵，遙登禁直。紹熙間遂位法從，立朝剛介不苟合。慶元、嘉定，屢召屢出，嘗言「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端平初，詔以先朝遺直，得謚文節。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經鋤堂雜志》八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倪思奏議》二十六卷。又《歷官表奏》十卷、《翰林奏草》一卷、《翰林前稿》二十卷、《翰林後稿》二卷。

又 倪正甫《兼山小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倪思《經鉏堂雜志》，一部二冊，闕。

《內閣藏書目錄》卷八 《承明集》十冊，全。宋侍郎倪思著，中皆經筵講義登對語。

《菉竹堂書目》卷三 倪思《經鉏堂雜志》二冊。

《近古堂書目》卷上 《經鉏堂雜志》。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四十八冊：《經鉏堂雜志》。

《瀋生堂藏書目》卷七 《經鉏堂雜志》二冊，八卷，倪思。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四 《經鉏堂雜志》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倪思撰。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經鉏堂雜志》八卷，宋歸安倪思著。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經鉏堂雜志》八卷，明刊本，鮑涇飲校。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撰。明姚咨手寫本。

又 《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撰。明穴硯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撰。明嘉靖四十二年至四十三年姚咨鈔本，韓應陛跋，二冊。《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撰。明萬曆二十八年潘大復刻本，四冊。《經鉏堂雜志》八卷，宋倪思撰。明萬曆三十年金有華刻本，四冊。

藝文

樓鑰《送倪正甫侍郎出使》 經帷親見犯天顏，口伐何勞抗可汗。故國應悲周黍稷，遺黎猶識漢衣冠。殊鄰諜報終難測，累歲要盟恐易寒。馳至京城上方略，始知頗、牧在金鑾。

又《送倪正甫尚書守南徐》 君如春柳我如松，晚歲重逢意愈通。日日公餘搜理窟，時時史暇樂談叢。友朋罕有心相照，兄弟惟應姓不同。此別未知何日見，摻祛無語對西風。滿腔忠膜與嘉謨，空洞他無一物餘。有語莫非憂國志，欲行猶上薦賢書。已欣勇退成清節，更喜高眠即故廬。廊廟須公經濟手，不應斂惠向南徐。幾回去國向吳興，出處雖高事不平。茲以優恩臨北固，不

妨禁直寓西清。羨君決去行何速，媿我求歸計未成。浙水東西又千里，壯懷堂上未忘情。

袁燮《祭倪尚書文》 嗚呼！自古爲國，必有正人，主張維持，公道以伸。故立于朝廷，則忠言讜論，不知有身，而位乎岳牧，則撫民如子，養之如春。其或退而歸休，則德望巋然，人皆覬其復用，及夫不幸而歿，而人心靈然，莫不爲之傷痛。此公始終之大致也。博通古今，探索精微，詞華炳蔚，端有指歸。方當盛年，早登青貫，屢起屢仆，卓然不亂。年未六十，剛腸窒慾，清明溫潤，如冰如玉。更化之始，正位常伯，瑣闥封駁，正途斯闢。自爾居閒，山巔水濱，逍遙自適，不緇不磷。遺奏懇切，有規有戒，死不忘君，可謂深愛。此公之始終無愧也。嗚呼，曾謂盛德如斯，而不克究其設施乎！某始以諸生，事公成均，及官于閩，模範益親。我性好直，惟公能容，有所切磨，靡不樂從。我或抱疾，問勞不絕，亦既見止，改容歡悅。平生知己，如公實希，幽顯永隔，再見無期。追念疇昔，潸然霣涕。薄奠一觴，昭此誠意。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略】舊本或題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爲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錄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爲著錄？是固可不辨而明矣。

又卷一二四 《經鉏堂雜志》八卷。【略】是編乃其晚年劄記之文。其學雜出於釋老，務爲恬退高曠之說。然如謂妻子無論賢不肖，皆當以冤家視之，害理殊甚。其他亦皆淺陋無味，明代陳繼儒一派，發源於此。又議論空疎，多無根據。【略】《宋史》思本傳載，陳晦草史彌遠制詞，用「昆命元龜」語，思以爲類董賢策文用「允執厥中」之文，上疏爭之，坐是罷去。考劉克莊《後村詩話》，稱思駁論時，晦累疏援引唐人及宋代累朝命相皆用此語，以駁思，思遂創秩。則晦雖曲貢諛詞，而轉據典文，思雖力持正論，而疎於考證。是書之陋，固其宜矣。

趙惇 宋光宗

論述

周必大《光宗皇帝東宮秋雨詩跋》 淳熙四年八月四日，東宮講畢，袖出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一篇。六日又蒙送示和章。詞翰雙美，光照部室。垂索斐句，輒附于後。

劉宰《跋三朝賜齋齋倪尚書宸翰・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語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愜壽皇之意，以繳吳琥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諭守令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本末先後四字，措語甚約而包舉甚博，信爲政之紀綱。

傳記

《宋史》卷三六《光宗本紀》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母曰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于藩邸。二十年，賜今名，授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轉榮州刺史。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及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略】七年正月丙子朔，【略】二月癸丑，乃立帝爲皇太子，慶王愷爲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丁酉，受皇太子冊。四月甲子，命判臨安府，尋領尹事。帝之爲恭王，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孝宗數稱

之，且語丞相趙雄曰：「太子資質甚美，每遣人來問安，朕必戒以留意問學。」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高宗崩。十一月己亥，百官大祥畢，孝宗手詔：「皇太子可令參決庶務，以內東門司爲議事堂。」【略】十六年正月辛亥，兩府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禪位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必大進呈詔草。二月壬戌，孝宗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帝坐，帝固辭。內侍扶掖至七八，乃微坐復興。次丞相率百僚稱賀，禮畢，樞密院官升殿奏事，帝立聽。班退，孝宗反喪服，御後殿，帝侍立，尋登輦，同詣重華宮。【略】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率群臣詣重華宮，奉上壽聖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冊寶。【略】五年【略】秋七月辛酉，丞相留正稱疾，乞罷政，遂逃歸。初，正等屢請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正擬指揮以進，奉御筆：「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大懼，乃謀退焉。甲子，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重華宮之素幄，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壽仁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慶元元年十一月戊戌，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庚寅，太上皇帝不豫。辛卯，崩于壽康宮，年五十有四。十一月丙寅，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嘉泰三年十一月壬申，加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紀事

樓鑰《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寘樞府，引故實力辭至於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僕，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甫，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考矣。

《四朝聞見錄》乙集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於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宋史》卷三八《寧宗本紀二》 開禧元年【略】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王子俊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王才臣子俊書》 向從蕭伯和得足下詩文一編，意謂他鄉異世老於翰墨者之所作，不知近出州里而年方踰冠也。道中蒙攜贄見過，議論

殊高，筆勢益翩翩。

楊萬里《送王才臣赴秋試序》　王生子俊才臣者，其於古聖賢書，一見便領其妙，下筆無俗下語，亦不之彼而之此，生其有以哉。

又《跋王才臣史論》　此吾友王子俊才臣十七時所作《歷代史論》十篇也。是時老氣橫九州，毫髮無遺恨，誰謂只今猶子餘後耶？今尚書承旨周公每歎科舉之刀尺精於擇士而粗於擇有司，魚網之設，蟹則麗之，其意端爲王子發也，吾又奚言。

朱熹《答王才臣》　來喻縷縷，備見雅志。然於讀書窮理所得所疑未有以見教者，而較短量長，非人是己之意實多。若果有得於義理之歸，恐不應更有此病也。明者思之，以爲如何？苟有取焉，則願置此，而姑相與實講所疑，乃千萬之幸也。無疑書來，其大指與左右亦相似，已詳報之。或因過目，併以一言論其得失可也。【略】格齋大字，此卻好箇題目，顧未知所以充之者如何。

《程史》卷一五　中興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略】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蓋帝王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於茲。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幕，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梅磵詩話》卷上　詩人喜用全語，東坡戲徐君猷、孟亭之皆不飲酒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近世王才臣詩云：「歸去來兮覺今是，不知我者謂何求。」【略】下語皆渾然天成，然非詩之正體。

朱彝尊《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眞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於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爲周子充、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格齋四六》一卷。【略】楊萬里嘗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有蘇、黃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其推之甚至。今其他文已湮沒不傳，無由證所評之確否，但就此一卷而論，其典雅流麗，亦復斐然可觀。故朱彝尊亦謂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必謂勝於汪藻、孫覿，固友朋標榜之詞。要之，驂駕二人，亦足步其後塵矣。

分論

《題貧樂圖和徐思叔韻》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篋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褲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內禪頌》 《羅鄂州小集》卷首《諸家評論》引王士禛評：宋高宗紹興內禪，羅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才臣（子俊）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略】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睹鄂州文集邪？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七 王子俊字才臣，號格齋，廬陵人。周益公、楊誠齋之客，以薦官成都帥幕。有《三松集》。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三松集》十八卷，廬陵王子俊才臣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子俊集》十八卷。

朱彝尊《格齋四六跋》 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鈔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格齋四六》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王子俊撰。【略】所著有《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稿》諸書，俱已不傳。此編原本題曰《格齋三松集》，疑即《類稿》中之一種，散佚僅存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鈔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今檢勘其數，與所跋相同，當即彝尊所見之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 《格齋四六》，【略】此卷竹垞鈔存宋本者，其跋謂之「格齋四六」，乃其一體，不得即冒《三松集》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格齋四六》一卷，舊鈔本。廬陵王子俊。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格齋四六》一卷，明刻本。宋王子俊撰。

《中國善本書提要》 《格齋先生三松集》一卷，三冊，北圖，宋刻本，宋王子俊撰。按《四庫全書》本、朱彝尊所跋本當并從此本出，朱氏謂所據爲宋刻，諸家亦均認此爲宋本。然卷內不避宋諱，且與《南塘》、《梅亭》同一版式，其爲宋、元間同時同地所刻無疑。當時凡刻若干家，今不可考，茲由此三家推之，均是選節之本，則無疑也。《提要》稱是書爲「《類稿》中之一種，散佚僅存者」，則由不知爲節本故也。余頗疑其選刻於元初，然無確據，故仍題爲宋本云。卷內有「虞山毛氏汲古閣收藏」、「虞山毛扆奏叔家圖書」、「毛扆之印」等印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格齋四六》一卷，宋王子俊撰，清鈔本。

藝文

朱熹《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 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魏了翁《寄題王才臣南山隱居六首》 天以行故健，火以宿故壯。卓哉主一翁，挈栽洙泗上。（《莊敬日強齋》）。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格齋》）

金朋說

范寬《碧巖詩集序》 汪溪金子方，少同予受業於程勿齋之門，掇科歷官黔陽少府，與當道不合，賦歸林壑。予值暇日，謁於東園精舍，得閱其宗先達《碧巖詩集》一帙，三復玩之，平而易，澹而雅，婉而新，辭義之嚴，非特格律之工，一皆根乎心學之正。所發固如是也。【略】南渡以後，文氣日卑，道德日衰，小人竊柄，引進同類，擯斥道學，以爲僞黨，凡吾朱子門牆者，悉被禁錮。故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東南，□伏巖谷，或著述吟詠，不以窮達變其心。若碧巖金先生，亦一代高偉人也。先生字希傳，諱朋說，吾休金溪人。嘗受學朱夫子，以《詩經》舉淳熙丁未進士，發軔教官，擢鄱陽令。僞學黨起，剝官東歸，隱於碧

巖山，嘯吟而終。故其詩吟風弄月，詠草題花，尋幽吊古，在在有存神寓道之妙，時以陶彭澤擬之。

金大綬《碧巖公詩序》 遭南渡凌夷，正學偃蹇，諸在朱子門牆，幷罹禁錮。公遂縱脫東歸碧巖山中，取所見知，吐之於聲律。身心之吟，廓乎聖賢之傳，懷古之詠，凜乎《春秋》之義。至其閑適酬寄，賦景評花，情之所到，神生兼具。初有無意於文，而文自至，所謂言近而指遠者，非歟！

金袍《碧巖詩集後序》 其爲詩也冲澹平正，根於性情，止乎義理，雖不越乎吟草題花，尋幽吊古，日用常行之間，而寄興幽雅，則又可以囊括古今而超脫乎言意之外，與乎世之鍛鍊爲工，雕琢爲巧，逐枝而忘根本，尚浮靡而昧至理者，相去遠矣。夫詩也者，言也；言者，心之聲，德之華也。是故山之寶氣結爲龍文，日之回光散爲霞彩。十圍之木，上干雲霄。蓋有是德，則必有是言；有是聲，則必有是志也。越自晉、唐以來，如柴桑之冲澹，工部之愛國，謫仙之豪邁，稱爲詩聖，又何往而不根乎其心之所發哉！公生於炎宋南渡之後，當斯文剝落之時，罹禍流縮紳之日，而能以正自克，不肯少貶以徇於人，棄職歸家，輕如敝屣，甘心巖壑，嘯吟終身。所謂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者，非公之謂歟？識者以陶靖節擬之，良有見矣。【略】因相與族叔紫臺公鋟梓，以廣其傳焉。噫，公於是乎不朽矣！復繼以詩曰：先公年去遠，遺稿墨猶清。已識生前志，長留歿後名。道高山斗仰，詩就鬼神驚。傳與知音者，當爲座右銘。時明萬曆丁丑十一月朔，太醫院判事官裔孫袍拜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碧巖詩集》二卷，宋金朋說撰，清鈔本。

何澹

論述

樓鑰《何澹煥章閣學士知泉州制》 具官某，名擅倫魁，望高風憲，由（辟）〔璧〕水師儒之任，歷騎省諍臣之班。披腹而呈琅玕，獨任臺綱之長；把麾而去江海，更觀吏治之優。矧是泉山，實雄閩嶠，徒得君重，勉爲朕行。煥乎文章，示西清學士之寵；凜然風采，增南國諸侯之嚴。倚聞報政之期，其體顧憂之意。

又《新知泉州何澹兩易知明州制》 具官某受材精敏，履行粹和，場屋文鳴，蚤先衆俊，朝廷德選，寖歷華途。屬予纂紹之初，賴爾論思之益。擢居騎省，端有古諍臣之風；進長烏臺，眞得中執法之益。

《永樂大典》卷一四五四五引陳耆卿《何澹小山雜著序》 昔蘇公洵論文，取象於《易》之《渙》，而曰：「非能爲文也，不能不爲文也。」又曰：「此爲天下之至文。」夫至生於能，不以能爲爲至，而以不能不爲爲至。則是以粗鹵爲妙，率勉爲奇，幾於淺視文而教人以易矣。然天下之至顯者理，而鑿之者晦；至近者事，而隔之者遠；至和者情性，而撓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正。於是以粹易明白爲陋，而詰屈聱牙爲古焉。夫古非詰屈聱牙之謂也，而學古者持之不置，至鐫鍊琢削以求之。求益工，見益左。蓋彼自謂其能爲爾，詎識所謂不能不爲者哉！故觀文殿學士何公，少負軼才，落筆驚豪雋。自其試禮部，試秘府，辭駛若流水，義皦如揭日，蓋天下誦之矣。其後在禁路，在政途，在帥垣，在祠館，憂哀娛樂，靡不於文發之。其篇章曠而清，其銘碣典而潤，其記序婉而富，其箋翰妥而熟。蓋有能爲之實，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思，以故言文者紀焉。夫癯之中貴有腴，平之中貴有味，約之中貴有度，直之中貴有體。公之文雖號粹易明白，而非若他人之譾帥膚露也。蓋囿巧於樸，而寄勇於閑暇。辭之所至，意亦隨之，其斯以爲賢歟！余記昔登公門，公七十餘矣，而片語不命客，短牘手自書。間與余評文，余應曰：「掀波駭浪，不如安流。峭崖孤峰，不如平陸。」公首肯以爲至論。後十五載，始得公全稿於其季子嘉禾郡丞處。信啓誦悲嗟，知公已不見，而可見者止此。徵序，不敢辭也。公名澹，字自然。世謂公之文，稱其名與字云。

傳記

《宋史》卷三九四《何澹傳》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

累官至國子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誰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略】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丸，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紲，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嘗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凶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紀事

《道命錄》卷七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爲上所厚。而益公適忤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爲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藺謙仲爲樞密使，素爲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爲清議所薄。既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嘉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興二年八月也。是冬，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五年春，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閑。」紹興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白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徙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趣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奸險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貴耳集》卷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褲一腰，只有一隻褲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腳併做一褲口。」買者云：「褲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四朝聞見錄》乙集　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驩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勿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若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宣。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竣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小山雜著》八卷。知樞密院龍泉何澹自然撰。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何澹《歷代備覽》二卷。

又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何自然《笑林》三卷。

藝文

葉適《**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遄佐渚宮，公陟諫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聞國論，余困讒言，顯辨陰扶，厥功倍焉。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匳箱，海柑帶露，日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千古同逝。公尚永已，余存幾時，皎如茲觴，從公以歸。

衛涇《**祭何澹文**》　嗚呼！近年輔臣，行輩蟬聯，惟公終始，身名泰然。如青天白日之無滓，如黃鐘大呂之在懸。豈非重厚足以鎮俗，知識足以知先。文不特魁南宮之多士，而足以華國；學不特備九重之顧問，而足以鉤玄。所養足以動人而悟物，所運足以持危而扶顛，若抱黃河、泰山所鍾之秀，而得三光五嶽未分之全也。故其兩升中司，風望肅整，徧儀二府，樞機密旋。揚休山立之色，久輝映於列辟；金鏘玉鳴之論，常宣暢於上前。人莫窺其涯涘，已獨妙於眇綿。去中台之咫尺，遡長風而孤騫，若掉富貴之鞅，不急功名之鞭。出分兩鎮，斂惠十連，俄急流而勇退，欲西陌而東阡。賦歸來兮一紀，快步武兮蹁躚，樂竹宮之高寒，尋香社而盤桓。冕旒簡注，爲三朝之元老；搢紳具瞻，爲一世之大賢。方藉黃髮星弁之重，顯俟袞衣赤舄之還，胡粃糠於濁世，竟凌厲於飛僊。濟川之舟夜移，奠楹之夢已傳。有來我門，忽墮遺牋，驚讀妙墨，泣涕漣漣。自惟疏遠，素辱知憐，方時多艱，宿師三邊。本兵之地，安得再借疇昔折衝禦侮之力，留鑰之都，安得重煩向時治軍振旅之權。括蒼摩雲，鼎湖接天，公有精爽，凌風跨煙，尚其髣髴，來舉我觴。

羣豐

論述

綜論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羣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

朱熹《**答羣仲至(豐)**》　聞名願見，爲日久矣。茲辱枉顧，乃遂夙心，慰幸可量！別後又承惠問，并示武夷佳句，獲聞于役之暇，不廢山水之娛，賦詠從容，曲盡佳致，尤以爲喜。

又　輕棄簞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眞樂所在，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不審賢者雅意謂何？所錄《警策》二卷者，亦可使得一見耶？

又　錄寄舊詩，得以快讀，雄麗精切，歎服深矣。簞瓢之句得其全篇，又深感慨也。但梅詩之評，未能盡解，當俟得所集錄，始敢扣也。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

又　遞中兩辱惠書，幷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略】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略】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

又　說詩之繆，甚愧率爾。然後來細讀前後所示諸篇，始能深味雋永之趣。蓋已自成一家之言矣，豈當復有所措說於其間哉？但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鎪，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

又　遞中辱書，獲聞比日盛暑，幕府優游，起居超勝，良以爲慰。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灑然如狐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眞不朽矣。

又　王瓚詩誠如所喻，劉詩得經題品，甚幸，旦夕當令錄數篇奉寄也。所論自刊詩文，此風極可笑，又可歎也。樓記姊銘筆力甚勁，歎仰亡已。

又　前日方以尺書附遞，不審已達未也。便中獲書，得聞比日冬溫，幕府從容，起處佳福，足以爲慰。水西之遊，甚恨不得陪杖履。然細讀詩文，已如身歷而目見之矣。舊聞此處頗佳，亦未嘗得到也。

又　昨日吳應辰來，辱書，今日又得遞中答字，獲審比日冬寒，尊履佳福，深用慰感。《火後》佳句曲盡事情，引而伸之，有足爲長太息者，豈止此而已哉。

又　三詩皆佳作，但首篇用韻多所未曉。前此所示諸篇，亦多有類此者，屢欲奉扣而輒忘之。古韻雖有此例（如《大明》詩「林」與「興」叶之類），然在今日，卻恐不無訛謬之嫌耳。然「林」與「興」叶，亦是秦語，以「興」爲韻，乃其方言，終非音韻之正（今蜀人語猶如此，蓋多用鼻音也）。

又《答黃直卿書》　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

《詩藪》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略】。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

分論

《曉起甘蔗洲》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鞏栗齋仲至，其先東平府人，南渡寓居婺州。父嶧大，監廣帥。淳熙甲辰，上舍甲科。《東平集》四十卷。其詩甚新，嘗學於東萊之門。馮班評：結不好。查慎行評：第三句俗韻。紀昀評：三句景眞而句俚。

《夜雨曉起方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此詩夜雨細而不知，曉起方覺。以附之「曉詩類」。紀昀評：究是雨詩，入「曉詩」未合。紀昀評：「鳴簷」二字凝下「不驚」句。　意境不深，而筆頗圓熟。「無花」、「有屐」是底語？不待問而知其謬，改。

《晨征》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第六句最新。紀昀評：起句粗野。　第三句「圓」字何說？五句「殊無暑」三字，拙笨，七句亦俚。

《離建》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中四句皆佳。仲至詩每每新異。新則不陳，異則不俗。馮舒評：落筆便宋。　馮班評：惡詩。如何是「大問程」？　紀昀評：「早朝」二字湊，惟六句可觀，起二句及五句總不成

語。

《湖嶺下十里是為湆澹灘行者多至此捨舟》《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方回評：三、四新甚，五、六下兩眼亦佳。紀昀評：三、四粗野。「湆」，今作「黯」。馮班評：五、六佳。

傳記

葉適《鞏仲至墓誌銘》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忕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涘。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峰，因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尚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略】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略】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吝固之心。蔽賢者，違天地所吝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族。」激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愬於天耶？吾謂必且爲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圮族之有？嗚呼！

紀事

鞏豐《東萊呂太史哀詩》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爲文以侑奠，所以尊道德述行藏之意，雖略備於詞，而悃愊繾綣之私，有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人，莫如豐舊。己丑、庚寅之歲，先生遲次金華，分教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獲裹糧負笈以從。如是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迫於課試，月書季考，往來庠序，歲時逝於水陸，自是亦寖疏於函丈矣。今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作，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依唐人張籍祭吏部昌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文之所不及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東平集》二十七卷。鞏豐仲至撰。

藝文

楊萬里《題鞏仲至修辭齋》人道莊周夢蝴蝶，我言蝴蝶夢莊周。莊周解飛蝶解語，說向蝴蝶應點頭。修辭齋中子鞏子，年少詩狂狂到底。蹇驢破帽衡

達官，白眼清談對餘子。東萊一翁印斯人，世人皆憎翁不嗔。爲渠落筆三大字，政自不妨詩入神。

葉適《哀鞏仲至》 老衰哭無淚，行歎復坐嗟。荒涼鶴鳴村，尚友初萌芽。當時各年少，涉世迷驪騧，中天懸明月，爭欲伸手拏。朝語日再昃，夜談更五撾。君文蚤貴重，蜀錦載胡車，離離三千首，雅正排淫哇。石碑富規製，玉策垂芬葩。簡牘尤妙美，一字不可加。笑我自山野，悲君混泥沙。古稱騷人窮，留與後代誇。昨誰寄音信，已受南臺衙，俄然被彈射，翻燎北塢畬。季也守大玉，千里畦稻麻。請登小芙蓉，萬仞凌煙霞。茲遊隱者事，亦乃期屢差。書來病良慰，誓言指春華，秉我烏臼燭，淪以蔣富茶。那知是絕筆，楊柳空白花！頗疑魂氣升，彷彿天之涯。多生註《周易》，遙認草《玄》家。

戴復古《寄栗齋鞏仲至》 凡度觀朝報，差除不到君。山林自臺閣，文字即功勛。吟苦孟東野，潛深揚子雲。一官雖偃蹇，千載有知聞。

宋濂《鞏豐傳》 贊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恆數百人。及其來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亦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中原文獻，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嗚呼，懿哉！

吳琚

論述

樓鑰《新知鄂州吳琚辭免不允詔》 卿奮自戚門，被服儒雅，雖齋壇授鉞，棘位通班，人終以用未盡其才爲言。矧襄漢上游，嘗騰善最，武昌重地，宜分顧憂。何必固辭，亟其祗命。

劉過《上吳居父》 時平無事清吟好，衛、霍貪功未足奇。爭似一篇人膾炙，四方傳誦《臥龍詩》。廟堂陶鑄人才盡，流落江淮老病身。尚踏槐花隨舉子，不知鄧禹是何人。

傳記

《宋史》卷四六五《吳益傳》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略】益子琚，習吏事，乾道九年，特授添差臨安府通判，其後歷尚書郎、部使者，換資至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寧宗初，乃得祠，奉朝請。尋知鄂州，再知慶元府，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卒。方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大臣請太后垂簾，冊立寧宗。琚言於后曰：「垂簾可暫不可久。」后遂以翌日徹簾。琚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琚死後，宋遣使至金議和，屢不合，金人言南使中惟吳琚言爲可信。

紀事

《四朝聞見錄》乙集 孝宗崇憲聖母地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

《遠志齋詞衷》 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略】至如晁次膺、万俟雅言之依月按律，進詞應制，調名尚數百種未傳。曾覿、張掄、吳琚輩亦然。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吳琚》 雲壑尚書工大字，九霄環珮韻雷琴。續成黃扇安榴句，殿閣風微禁苑深。

《蓮子居詞話》卷一 今詩餘如《點絳脣》次句，東坡云：「今年身健還高宴。」吳琚云：「故人相遇情如故。」舒亶云：「翠華風轉花隨輦。」本七字句，而中間健字、遇字、轉字用韻，亦句中韻。元應次蘧、蕭允之作皆然。此例仿《毛詩》。

《左庵詞話》卷上 吳琚詞：「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朱鼎孫詞：「春雲作冷春知未，春愁在，碎雨敲花聲裏。」皆佳。

《詞徵》卷五 淳熙九年，賀詣德壽宮，八月十五夜，曾覿進賞月詞，十八日，吳琚進觀潮詞，皆爲孝宗歎賞，其恩遇有在柳耆卿之上者。蓋偏安以後，猶有承平和樂之氣象也。

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醲，晚霞猶在綠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即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微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於二王中獨尊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又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秘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微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贏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足迹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於所聞矣。公所居於舊游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著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於甕，泄之以管，淙淙環珮，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壘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曬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園，植碧桃，有石可碁與坐。自西行有逕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旁轉入荼蘼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庵，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尺，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烏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塵斧，大緌蒲履，徜徉其間，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額聯及之。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秘書，趙公俱難之。趙旋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略】趙偕猶子崇衊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於天性，必不出於侂胄所爲。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於眞西山粵岩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公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眞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

《**浩然齋雅談**》**卷上**　劉過改之嘗遊富沙，與友人吳仲平飲于吳所歡吳盼兒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窩，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蛾。」盼遂屬意改之。吳憤甚，挾刃刺之，誤傷其妓，遂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爲帥，改之以啓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偕來。」居父遂釋之。

《**武林舊事**》**卷七**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進早膳訖，遣皇太子到宮，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拱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閒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此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臕前，太上，官家甚喜，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目，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琚進喜雪《水龍吟》詞云：「紫皇高宴【略】。」上大喜，賜鍍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匹、復古殿香糕兒酒等。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入便門，上親扶太上上輦還宮。

又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恭請兩殿往浙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檐兒及內人車馬，並出候潮門。先命修內司於浙江亭兩旁抓縛席屋五十間，至是並用綵繽幕簾。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並免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隻。奉聖旨，自管軍官以下，並行支犒一次。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水人，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等，各呈伎藝，

竝有支賜。太上喜見顏色，曰：「錢塘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錢塘江潮，亦天下所無有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令各賦《酹江月》一曲，至晚進呈。太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云：「玉虹遙掛【略】。」兩宮並有宣賜，至月上還內。

雜錄

《書史會要》卷六 吳琚，字居父，號雲壑，汴人。憲聖皇后姪，大寧郡王益之子。官至進安節度使，進少保。謚獻惠。世稱吳七郡王。性寡嗜，好日臨古帖以自娛。字畫類米芾，以詞翰被遇孝宗。大字極工。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引《畫禪隨筆》 吳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牓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絕一幅，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宋《經籍志》，《雲壑集》，吳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迺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於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晦間，不可臨摹矣。

鄭僑

樓鑰《知福州鄭僑知建康府制》 具官某執德不回，秉心無競，論議遠追于晁、董，文章高軋于漢、周。正色立朝，尤推批敕之手；至公典選，允藉持衡之權。

又《知建康府鄭僑吏部尚書制》 具官某性資剛毅，學力精深，聲華蚤擅於倫魁，名節尤稱於傑特。訓辭溫厚，信獨步於一時；朝夕論思，率主盟於定議。

又《新除吏部尚書鄭僑龍圖閣學士依舊知建康府制》 具官某望重兩朝，才高衆俊。以三代之文，掌我帝制；以六經之學，格於君心。頃由天官，出鎮閩部，旋卑保釐之寄，實資鎮撫之功。

彭龜年《祭鄭樞密文》 惟公廉而不劌，和而不流，學得玉山之正傳，人如元祐而不浮。進不蘄于苟合，退不襮于好修。廟堂之上，侃侃如秋霜之厲；畎畝之間，溫溫如春風之柔。人方競爲虛名，公屹立而無僞。曁玉石之俱焚，獨表表而莫仇，人皆窺識度之不凡，而非苟異以自謀者也。前疑後丞，與同戚休。何翩翩兮來歸，竟去晝而莫留。知者以公爲無累于物，不知者徒以爲自拔于一簡。若公心之耿耿，竟長往而難諗。某辱公之知最深，問何閼兮星周，望莆海兮千里，欲一慟兮無由。意不足兮矢辭，永相望兮千秋。

《代陳俊卿辭相表》 《誠齋詩話》：公後爲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補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

《降職謝上表》 《耆舊續聞》卷六：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後光以賄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觀所由，不加詳審；聽其言，信其行，竟墮欺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羿有罪，於予何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下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用鄭家事，尤爲清切。

《書史會要》卷六 鄭僑字惠叔，號回溪，興化人。狀元及第，官至參知政事，贈太師，封邠國公，謚忠惠。善行草，著《書衡》三篇。

俞成

論述

俞成《螢雪叢說自序》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略】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曩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實其實也。雖然，曩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於以見其學之

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兪成元德漫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螢雪叢說》二卷，【略】宋兪成撰。成字元德。【略】其書多言揣摩科舉之學，而諄諄於假對之法，以爲工巧。論皆迂鄙，所記契丹祭文之事，蓋本孫奕《示兒編》，不能糾駁其非，仍述爲美談，尤齊東之語。其解「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二句，謂過當宥而大者不在所宥，故曰無大；故當刑而小者不在所刑，故曰無小。又訓《皋陶陳謨》爲射策之義，皆穿鑿附會，無可取也。

著錄

俞成《螢雪叢說自序》　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略】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兪成元德漫錄。

《百川書志》卷八　子兪子《螢雪叢說》二卷，宋東陽兪成德記，凡五十九則。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三十冊：《螢雪叢說》。

《菰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螢雪叢說》二卷，明仿宋刊本。宋子兪子成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螢雪叢說》二卷，宋兪成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傳增湘校，一冊。

張釜

樓鑰《廣西運判張釜直秘閣知廣州制》　爾紹興舊弼之孫，以家學登世科，潤飾吏事，所在稱辦。湖湘明斂散之宜，廣右謹將輸之要，就移五筦之長，以當一面之權。

《道命錄》卷七下　直祕閣劉光祖德修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即論德修佐逆不成，蓄憤懷奸，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

《粵西金石略》卷一〇滑懋《刻張釜詩後》　紹熙四年秋，丹陽張公來主餉事。公家世人物，文學議論，推重一世，而尤精于吏道。始至，思有以廣上恩，蘇民瘼，首議朘鹽額于支郡以杜科擾，減送使于總司以寬漕計。次則閣版籍之負，教編戶之稚，津落送南之孤，以出領置腰，鋪增驛卒，鑿井植木，以便道途之往來。凡剔蠹櫛弊，鋤奸扶伏，無不順民所願，欲其厘懇備至，疑若日不暇給，而公乃從容如平常。間則與客登高訪古，賦詩飲酒，以極其歡。懋亦綴在席末，公嘗手書是詩以見遺，翰墨芒寒，照映圭蓽，求觀者迨其未已。蓋公之詩精深婉轉，能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如前修所云者。故一言一句，人以爭先睹之爲快，是用鑱諸巖石以傳示方來。時公以中秘帥東廣，去桂蓋踰年云。

楊濟

魏了翁《楊濟道鈍齋集序》　鈍齋楊侯【略】才思華贍，頡頏前修，公卿侯牧屬治牋記，名章麗藻，泉激電發。余雖生晚，猶及與之接，且知其得又不專在語言文字間也。方小人託僞學之名排擯異己，侯較藝南宮，胡紘爲主舉，怙長茂惡，莫之敢攖，侯據正無所撓。余時入承大問，聞其事而偉之。未幾，權臣使人怵君，將竄諸言路，君謝不可，至爲歌詩以見志，蓋自是不得久居中矣。士生斯世，將以宅天衷而奠人極，非以記覽詞章矜多鬬靡爲悅者也。本之則無纖能小惠，蔓詞以相挺，此如蠆菌之惑人耳目，倏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鉉、銓將以侯平生所爲文鋟諸木，而屬書其篇首，乃不果辭。侯名某，字濟道，嘗長右掖，兼吏部郎，歷漢東太守，終潼川路轉運判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鈍齋集》六十卷。著作郎唐安楊濟濟道撰。淳熙五年進士。京鐘帥蜀，上巳出遨，濟爲樂語，首云：「三月三日，豈無水邊麗

人，一詠一觴，亦有山陰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群賢畢至。」一時傳誦。京爲相，召入館權郎，出知果州而終。有《鈍齋集》。

《**宋詩紀事**》**卷五五**　楊濟字濟道，淳熙五年進士。歷著作郎，出知果州。

陳藻

論述

劉克莊《樂軒集序》　今讀其文，闡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于希世求合。螢窗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生絃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生平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爲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略】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林希逸《樂軒詩筌序》　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既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于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于宗伯而祠之，或嘗或排，幾不就役。昨之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烏乎長？」曰：「奚短哉。」「烏乎學？」曰：「奚道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群言，探入微賾，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群誚鄙俚，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名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乎鬼神，兄老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艴然而去。予方追嘆未已，躔文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不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竢之。奈何乎，噫。

《**帶經堂詩話**》**卷六**　門人【略】寄林艾山光朝、林網山亦之、陳樂軒藻、林膚齋希逸四先生詩鈔。艾山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重名，稱「南夫子」；網山其高第弟子；樂軒又網山高弟也；膚齋與後村同時，予曾見所著《三子口義》。此鈔甚略，然艾山已下，皆以道學相授受，風雅非所究心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樂軒集》八卷。【略】劉克莊序希逸《竹溪詩集》稱，乾、淳間，艾軒林光朝始好深湛之思，加鍛鍊之工，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生平所作不數卷，能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揜粗。一傳而爲網山林亦之，再傳而爲樂軒陳藻。【略】今觀集中所載諸體詩，頗涉粗率，而眞樸之處實能自抒性情。古文亦主於鍛鍊字句，不爲奔放閎肆之作，與艾軒集體格相近。雖其蹊逕太僻，不免寒瘦之譏，然在南宋諸家中，實亦自成一派也。

紀事

劉克莊《竹溪詩序》　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蓋先生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略】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

又《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樂軒）〔於是〕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必不終窮也。樂軒七十五乃死，年出于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僅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緡得百（年）〔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

又《跋三處士贈答・樂軒》　竹溪之於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

歲時則祭於墓焉，入白尚書，下郡邑禁二墓之樵採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既可竹溪回貽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尚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尚論其人，無愧於此名矣。昔叔孫之弟子、半山之門人皆尊其師爲聖，蓋漢廷方用嗣稷君制禮，崇、觀方以《新經》《字說》造士，其尊之也有所爲也。若竹溪師友乃窮書生，老選人，其宰木已拱，非有權位可軒輊，氣力可榮辱人者，而竹溪懷向來一瓣惓惓如此，豈有所爲而爲之哉？

宋濂《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熏，人皆有鄒魯之行。

著錄

劉克莊《樂軒集序》 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餘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爲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

陳起《樂軒集跋》 樂軒先生隱居長樂之西郊，天分是崇，怡然自得。余向慕其人，以不獲見所著爲恨。沒後二十餘年，後村錄其遺稿八卷，爲序其生平。余因借觀，鈔寫一本，藏於篋笥云。錢唐陳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樂軒集》八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陳藻撰。【略】是集爲其門人林希逸所編。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樂軒先生集》十卷，舊鈔本，傳是樓舊藏。宋陳藻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附錄二 《樂軒集》八卷，陳藻撰。（藝風舊鈔本，今歸食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樂軒先生集》八卷，宋長樂陳藻撰，舊寫本。有劉克莊序。目後有陳起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樂軒先生集》八卷，宋陳藻撰，清鈔本，二冊。

宋牲

周必大《題宋牲西園詩稿》 金華宋牲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恭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恭大奇之。【略】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云：「欲求平易多成拙，稍出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中所蘊可見矣。

真德秀《跋西園宋茂叔遺藁》 西園君蚤從南軒、東萊二先生游，故其文章議論大抵根本理道，鑿鑿乎皆適用之言，非世之雕鏤詞章者比。而其詩趣味幽遠，尤有南軒之風，使天假之年，俾極其所詣，則嗣先哲，開來學，不在他人矣。三復此編，爲之太息。

又《宋文林郎墓誌銘》 慶元二年五月某日，金華宋君以文林郎、廣西西路鹽事司主管官終於廉州官舍。是歲十一月某日，歸窆於隆興府新建縣龍子岡。後三十有三年，君之子自適介章泉趙公昌父，有謁於建人眞某曰：「先君子之逝也，黨論方譁。先友大愚呂公子約書來，告毋遽銘，自適不敢違。歲月飜馳，丘中之木，蔭數畝矣，而墓道至今無文可刻，懼終泯焉，亡以詔來者，敢請銘。」某曰：「僕之生也後，不撰杖履從先大夫游，且樸學無詞華，懼不足以有發，敢辭。」自適贏糧逆旅，凡三月，屢請弗予置，且出其書數通。其一曰：「宋某字茂叔，生於紹興壬申。年十二三，已卓然自立，爲鄉里先進所知。從呂伯恭學。其論《通鑑》貫穿不窮，伯恭大奇之。紹熙改元，第進士，主筠州高安簿。豫章帥王謙仲、丘宗卿、尤延之皆待以上客。宗卿使虜，以爲書狀官。歸循從事郎，掾融州，裘滿，辟廣西鹽事主管官，漕張君量、胡元之又待以上客。蓋其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勵俗，不幸年四十餘卒官。平時於經史皆究極本原，尤工詩篇，興寄殊高遠。嘗次陸務觀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計窮通。』胸次所蘊可見矣。」視其名若字，則故相益國周公也，其友玉山徐斯遠、南城包顯道，又或傳其事，或爲詞以哀之。而徐之言曰：「茂叔之材，內介而外通。平居

一語不輒發，及其慷慨論天下事，是非可否，無所回隱。雖平生故人執政柄，在顯塗，一事不可君意，必騰書責之弗置也。至於通練世故，熟識閭里情僞，吏治得失，則雖世之以吏能著稱者無以過焉。茂叔其可謂有周天下之材矣。」某讀已，矍然曰：「益公之言，金石也。雖微徐君之傳，人其有不信者乎。」【略】考沆，學篤行高，鄉人尊之曰厲齋先生。君之母在郴州獲異夢焉，既生，有異質。甫年六七歲，見經子輒成誦，若夙昔。郴州倅長沙，君年十四五，南軒張宣公一見，許其資可以任道。【略】其自贊則曰：「忠信進德之基，孝悌爲仁之本。行貴日益，文貴日損。聖賢之言，雖不吾欺，吾必求其眞知；念慮之過，雖不吾罪，吾必求其亡媿。」嗚呼！觀乎此，則君之所以爲學與其爲人可知矣。若是其可不銘？【略】銘曰：世之誦君，曰材與文。顧是二者，孰其本根。蓋循循乎下學上達，而凜凜乎不睹不聞。履進修之實地，戒超悟之空言。斯其所以異於今人之學，而不辱其師之門者歟？

《藏一話腴》外編卷上　戴石屏之父東皐子，【略】宋西園之父厲齋居士，平生好吟，亦無遺稿。西園能續父燈，因旁搜，亦僅得二絕。賦《食米倉》云：「陋巷顏回獨屢空，生涯惟在一瓢中。太倉腐粟雖山積，非義寧甘君子窮。」賦《養蠶》云：「男必耕耘女必蠶，古人尚爾我何貪。浴沂時候成春服，歌詠來歸道味甘。」亦刊於《西園集》之首。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其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故李梅亭云：「宗文阿賈輩於是有愧。」信然。

劉褒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　劉褒（伯龍），武夷之文士，詩筆甚工，嘗宦于朝，以臺評而歸。有句云：「去日春蠶吐素絲，歸時秋菊剝金衣。沙鷗不入鴛鴻侶，依舊滄浪透釣磯。」怨而不怒之辭也。

又卷二一引《中興詞話》　劉伯龍，武夷之文士，尤工於樂府，而鮮傳於世。余極愛其桂林元夕呈師座一闋云：「東風初穀池波【略】。」蓋《水龍吟》也。又春詞云：「縹蒂綃枝【略】。」蓋《雨中花慢》也。下字造語，精深華妙，惟識者能知之。

《詞品》卷五　劉伯龍，名褒，一字春卿，其詞多俊語。《元夕》云：「金猊戲掣星橋鎖，絳紗萬炬，玉梅千朵。羯鼓喧空，鼈弦沸曉，櫻梢微破。」《春日旅況》云：「遺策誰家，蕩子唾花，何處新妝。流紅有恨，拾翠無心，往事凄涼。紅淚不勝閨怨，白雲應老他鄉。」《送別》云：「紅枕臂香痕未落，舟橫岸，作計匆匆。愁如織，斷腸啼鴂，饒舌訴東風。」

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　〔淳熙五年戊戌姚穎榜〕劉褒字伯龍，〔崇安人〕。居官藉有賢譽，除司門郎中。才高見忌，不獲久仕於朝，官終朝請郎、知泉州。有《梅仙詩集》。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劉褒字伯龍，武夷人。其《滿庭芳・別情》，善於言情者。《水調歌頭》亦不減於東坡也。

《蕙風詞話》卷二　劉伯龍生平宦轍，在吾廣右。惜其姓名僅見省志《金石略》，而事行無傳。《水調歌頭・中秋》云：「破匣菱花飛動，跨海清光無際，草露滴明璣。」「跨海」云云，是何意境。下乃忽作小言。子雲《解嘲》所云：「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略可喻詞筆之變化。

龔頤正

論述

周必大《與龔編修頤正書》　所代《遺表》，尤粲然盡肫怛之誠，《海鹽龍祠碑》尤高古可法，《播梓杜舉箴》及三贊皆措意深遠，辭與事稱，置之前輩文集，亦復何愧。天日清明，殆有神助。

陳造《跋龔刊院詩集》　龔養正幼則能詩文，造物者困蹙之。詩文□□□健渾厚，而鬢亦霜，身且哀矣。此集其先大夫判院□□□所著，清峭奇麗，句工字穩，而老健渾厚，信得之深且久者，以是知吾養正之學有自。判院公之多

奇，名位不酬，士不滿于此。而養正五十未祿，謂治世果無遺才矣，豈其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芥隱筆記》一卷。【略】頤正考正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略】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

傳記

正德《**姑蘇志**》卷五四　龔頤正字養正，本名敦頤，其先歷陽人，元祐黨人兵部侍郎原之曾孫，祖澈通判江寧府，父相字聖任，知華亭縣，甚著聲績，遂家吳中。頤正用洪丞相門客恩爲不理選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著《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授下州文學，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立，用薦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簿。頤正著《續稽古錄》，言侂胄定策功，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官。嘉泰元年，詔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錄院檢討官，預修光、孝二宗《實錄》。未幾，遷祕書丞，卒。侂胄死，有詔毀《續稽古錄》。頤正有文名，尤爲范成大所賞。周必大稱其博通史學，嫻於辭章。所著書甚多，有《中興忠義錄》三卷、《續釋常談》二十卷，皆行于時。

著錄

劉董《**刊芥隱筆記跋**》　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汶人劉董敬用鋟木於東寧郡庠，庶侈其傳。

《**文淵閣書目**》卷八　龔頤正《芥隱筆記》，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龔芥隱筆記》一冊。

《**近古堂書目**》卷上　《芥隱筆記》、《芥隱信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芥隱筆記》四本。

《**百川書志**》卷八　《芥隱筆記》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六　《芥隱筆記》。

又　《芥隱信筆》。

《**脈望館書目**》　《芥隱筆記》一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芥隱筆記》一卷，龔頤，四十家本，百名家書本，格致叢書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芥隱筆記》一卷，宋龔。

毛晉《**跋芥隱筆記**》　己巳春杪，購宋刻數種，得快睹斯編。

《**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　宋板《芥隱錄筆記》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祕書》第八集：《芥隱筆記》四十八葉。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芥隱筆記》一卷，明仿宋刊本。宋龔頤正撰。

又　《芥隱筆記》，宋刊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續釋常談》二十卷，秘書丞龔頤正養正撰。昔有《釋常談》一書，不著名氏，家藏亦缺此書，今故以稱「續」。凡常言俗語，皆注其出處。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續釋常談》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龔頤正《續釋常談》，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龔頤正《續釋常談》六冊。

藝文

韓元吉《**龔敦頤芥隱詩**》　萬古須彌頂，嘗于芥子看。憐君作書窟，喚客築詩壇。默識眼界淨，忘憂心地寬。老來同此味，廣廈任高寒。

張孝祥《**龔養正寫真贊**》　山澤臞儒詩中仙，獨立骯髒遺拘攣。服以幽蘭佩芳荃，臨風高詠《離騷》篇。不知畫工胡爲而得其傳耶？

陳造《**次前韻贈龔養正**》　淮鄉富奇髦，斂衽讓乃祖。及今戶相矜，十襲藏妙語。遺澤有源水，豈直輪一取。夫君典刑在，落筆更醇古。白眼視公卿，矧肯睨豪舉。世味淡如水，進德吾孔武。四壁但圖史，一飽問場圃。修眉冰玉顏，初服仍楚楚。團蒲芥軒寂，索手繫雕虎。客來輒欣然，詩就寧漫與。自云窺官達，束身著高俎。肯思麒麟楦，強作沐猴舞。見笑寒如冰，如睫不自睹。君

眼高一世，天光靜生宇。寓意文字間，軋軋繭緒吐。后皇急幽側，員闕多未補。當儀振鷺群，亟下冥鴻羽。鄉來受廛地，幽屏良獨苦。蓬萊道家山，金碧上煙雨。反君招隱篇，長懷報明主。

又《贈龔養正二首》 思君不辨一再過，束書謝客方卧痾。不爲儒林丈人地，可耐造物小兒何。我亦病氣剛制酒，自春迄秋在告多。幾時蹁躚數訪我，爲君快作鯨飲河。百骸綴聯等非實，調虞小愆諸病入。忘三彭仇念昔聞，作五禽戲嘗此術。吾身甚羸心甚安，妻孥已捐今昔觀。平生學力外生死，砭劑求工聊復爾。

曾三異

周必大《與曾無異寺丞三聘劄子》 某特蒙不鄙，寵示三劄，意切詞達，忠愛有餘，凜乎得諫臣之體，是當簉七人之列。

朱熹《答曾無疑（三異）》 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闚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眞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

劉克莊《跋許介之詩卷》 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眞、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眞、介之但爲諸侯客。是數君子（偕）〔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老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少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又丙編卷六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委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易祓

《蕭會丙魏執優論》 《論學繩尺》卷六：議論當理，文字圓熟，終篇反覆抑揚，婉曲不直。致判斷到優劣，又含蓄不明言，褒貶之意自見，深得論體。

《慕山溪》（海棠枝上）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等閑鶯燕，轉掉得新。《眼兒媚》詞「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句意相敵，候稍懸耳。

《喜遷鶯》（帝城春晝）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光景世界，寫來可羨。（「怎知」二句）忽折如冷水澆背驚心。（「強消遣」三句）有心者往往無奈此數字何。《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易祓《喜遷鶯》云：「記得年時，膽瓶兒畔，曾把牡丹同嗅。」語小而不纖。極不經意之事，信手拈來，便覺旖旎纏綿，令人低徊不盡。

《楚紀》卷四三 易祓，寧鄉人，淳熙中累官翰林學士，至禮部尚書。號山齋。所著有《周易總義》、《周禮釋》、《禹貢疆理記》、《漢南北軍制》。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宋時詞學盛行，然夫婦均有詞傳，僅曾布、方喬、陸游、易祓、戴復古五家。

衛涇《論朝議大夫易祓朝請郎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朝奉

大夫林行可乞賜鐫斥狀》 朝議大夫易祓，器識卑凡，貪躁嗜進。學舍優選，欵豔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馴致通顯，繇館學而攝詞垣，蓋鄉用矣。一旦佗胄畀蘇師旦以節鉞，猶有憚於物議，祓乃懷章詣師旦之門，極其褒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功」之語，傳者唾罵，形於譏誚。既而懷不自安，求居諫職以鉗衆口，士行已掃地矣。遂愈無顧藉，凡可以投合者，靡所不爲。佗胄竊弄威福，怨嫉既多，密圖兵柄，以固其位。鄧友龍倡用兵之議，易祓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佗胄意雖已決，然未卜人心之從違。祓乃獻說，張大賊中之事，使廷臣條具。易祓首言敵國有必敗之勢，中國有必勝之理，又白：「敵國如外強中乾之人，僅延喘息。」易祓號爲儒生，豈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逢迎，不復體國。佗胄始欲加罪異議，而廷臣言不可者什七八，卒亦無如之何。易祓果得爲諫大夫，復力主兵說。方其遣從臣宣諭荆襄也，止以賑卹流民爲詞，人尚疑信，及易以宣撫，則中外始知其必妄動。同列有力爭者，易祓、鄧友龍相繼論奏，遂至貶斥，而師已出境矣。逮友龍以喪師罷黜，祓自知其敗露，佯爲大言，以宣威自任，欲蓋前日之繆妄。且師旦之麻，祓寧不知其不當草，佗胄亦不強其必從，祓諂附師旦，攫金而不見人，慨然援筆。師旦既敗，佗胄每對客鄙笑之。主持用兵，本欲附會佗胄以苟富貴，至誕謾之不可揜，則雖佗胄亦厭惡之矣，未幾而果逐去。易祓知其權要而不恤國計，兵釁一動，貽禍生靈，祓偃然家居，坐享祠廩，其心亦自安乎！【略】臣前所謂姦險之徒樂爲之鷹犬者，易祓、朱質，行可其人是矣。夫佗胄之姦惡，易祓導之於前，朱質助之於後，行可成之於終。今佗胄既已窴殛，而三人者使得佚罰，則何以快人心之憤，鬱昭國憲於陛下更化厲精之始乎。臣愚欲乞睿斷，將易祓、朱質、林行可重賜鐫斥，終身不齒，以爲士而不顧行檢，自棄名義，朋姦罔上，長惡怙終者之戒。

《詞品》卷四 易祓字彥祥，長沙人，寧宗朝解褐狀元。草堂詞《驀山溪》「海棠枝上，留取嬌鶯語」，其所作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雪磯叢藁》五卷。【略】雷發人品頗高，而集中有《謁易祓山齋》詩，乃結契於蘇師旦之黨，殊不可解。然考祓與師旦牽連同敗，在韓侂胄敗之前，而詩稱「淳熙人物到嘉熙，見說山齋亦白髭」，則在祓竄謫之後二十餘年，非有勢焰之可附，殆以祓究心經學，且前輩舊人，故略其瑕垢而交之，固不足以累雷發也。

易祓妻

《詞品拾遺》 易祓字彥（章）〔祥〕，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翦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作前廊，忘卻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　紅日三竿嬾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相思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嬾對鴛鴦。」

陸以謙《詞林紀事序》 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略】即婦人女子，亦誼篤所天。論其常，魏夫人之《菩薩蠻》，紫竺之《生查子》，孫氏之《憶秦娥》，易彥祥妻之《一剪梅》，章文虎妻之《臨江仙》，深得《國風・卷耳》之遺。

葉適

論述

綜論

周必大《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 學主淵源乎六籍，詞章馳騁乎多聞。【略】切時要論，自是一家；備問陳言，略無半語。【略】究觀方策之遺文，實相上下。

又《與王才臣子俊書》　前年秋偶見溫州葉適者，文筆高妙，即以門客牒曹司，適會有石司戶識見頗高，遂置前列，省試幸在行間，廷試遂居榜眼。旦夕錄其三次程試拜呈，若時文皆爾，亦何不可之有。

朱熹《答葉正則書》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略】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

又《答項平父書》　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

《朱子語類》卷一二三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

又　葉進卷《待遇集》毀板，亦毀得是。

又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因及許多云云。又見一文論社倉事。戴肖望尚有些實說，然不是如此。葉則都是閑說。

樓鑰《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制》　郎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群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冊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俾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之冠，是不于爾而誰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

趙汝讜《水心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堂，入清廟，敿冕崇麗，金奏而玉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韋、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託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潴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

劉克莊《挽南塘趙尚書》　自從水心死，麈柄獨歸公。於《易》疑程氏，惟《詩》取晦翁。二箴家有本，孤論世無同。不復重商榷，騎鯨浩渺中。

又《題林夢鼇本朝雜詠》　二百新題字四千，庚申已後甲寅前。繼周可以知百世，《續漢》誰曾到八年。江左重修《泰陵錄》，水心絕重《建隆編》。何時老子眞閑退，共結青燈蠹簡緣。

又《挽南皋劉二先生》　少時已誦水心銘，今息庵文可幷行。椿算過如大君子，蒲輪莫致老先生。縱無掌故來傳詔，盍有門人與易名。嘗辱蓬仙授經說，蟆陵道遠一傷情。

又《王秘監合齋集跋》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

孫德之《翁處靜文集序》　唐文自皇甫湜、孫樵以後，作者不復出，其弊至五季極矣。【略】近世最推陳、葉。龍川以縈迂巧妙者爲到，水心以精深刻峭者爲工，可謂極文人之能事矣。然求於理，有弗概者，則或者不能無異同之論。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水心於歐公四六，暗誦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顧其簡淡樸素，無一毫嫵媚之態，行於自然，無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難識也。

又　自古文字，如韓、歐、蘇，猶間有無益之言，如說酒、說婦人，或諧謔之類。惟水心篇篇法言，句句莊語。

又　水心文本用編年法，自淳熙後，道學興廢，立君用兵始末，國勢汙隆，君子小人離合消長，歷歷可見，後之爲史者當資焉。

又卷三　水心與簣窗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

丈，東萊也。因問簣窗：「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簣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甕缶瓦盃，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甕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

又　四時異景，萬卉殊態，乃見化工之妙；肥瘠各稱，妍淡典盡，乃見畫工之妙。水心爲諸人墓誌，廊廟者赫奕，州縣者艱勤，經行者粹醇，辭華者秀穎，馳騁者奇崛，隱遯者幽深，抑鬱者悲愴，隨其資質，與之形貌，可以見文章之妙。

又　銘詩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爲最。

又卷四　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爲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概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笻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蒲荷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此眞實處非安排也；「崎巖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時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著蔡羲前識，蕭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岩巉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蕊，柁雨遂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鷄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臘冰千筋，勾春柳一絲」，「燐迷王弼宅，鵞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艣音穿夕烟」，「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吳潛《鶴山集後序》　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略】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略】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

《愛日齋叢鈔》卷四　夫詩，曲類也，善爲詩而不能制曲，豈謀野蔽耶？【略】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云素不曉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靳爲之，流俗強所短于無益者，何哉？

《黃氏日抄》卷六八　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以爲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虎丘》，皆水心爲浙西憲司幹官時作也。

又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而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志序跋，筆力橫肆爾。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寓譏罵爲能。愚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舒廢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爲世戒，非陰寓也。如曰：「蛛絲委架詩書慍，鷺羽空陂菡萏愁。」此明言陳益謙不讀書而冒儒衣冠，不得已爲作詩，非陰寓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未可知。」惟「數花鬚，嗅松葉」，世傳狀鮑清卿爲猴精，此爲譏諷。然他日志其妻劉氏，直舉龐蘊夫婦棄家學佛，至賣漉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輕者。終篇述其治行甚褒，瑕瑜不相揜也。借曰水心時一以文爲戲，可盡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其橫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世者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關學者心術，故爲之辯。

《吹劍錄外集》　蓋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遂靡然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入時聽。

《浩然齋雅談》卷上　水心翁以抉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嘗輕可一世，乃於四靈若自以爲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於東野，六一之於宛陵也。惟其富贍雄偉，欲爲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有契於心耳。昔吳中有老糜丈，多學博記，每見吳仲孚小詩，輒驚羨云：「老夫纔落筆，即爲堯、舜、周、孔、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置，君何爲能脫灑如此哉！」即水心取四靈之意也。

方回《瀛元秀詩集序》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略】近世爲詩者，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靈之好，而鬬飣粉繪，

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篇如蘇、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子，則皆縮手不能。又且借是以爲游走乞索之具，而詩道喪矣。

又《七十翁吟七言十絕》 頓爾繆爲象山學，雕吾痛絕水心文。潛夫詩格溫夫字，掩耳平生不願聞。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詩家，自是始降而爲江湖之詩。葉水心適以文爲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摭取摘用，騁名于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

《隱居通議》卷一七 《後村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鬯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舍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村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於此，識者更共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又 昔開慶己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于去取，嘗疑必謬。今者仕閩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踰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于二十時耶？因記雲舍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即八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舍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溫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諸誌銘，《抱膝軒詩》、《朱孃曲》諸篇以爲樂。

《歸田詩話》卷上 方虛谷序唐三體詩云：「【略】近世永嘉葉正則水心倡爲晚唐體之說，於是四靈詩、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

宋訥《送葉子安還京》 宋南渡，溫士有葉適者，號水心，以文學鳴于孝、光之時，朝廷尊其德，後學宗其道，故流芳久而不泯。

黎諒《景泰本水心文集跋》 余幼時，先君東皋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

王直《景泰本水心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

崔銑《評文喻學者四首》一 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譎，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揚之華，祇章其索然也已。

韓敬《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略】萃作狐腋。

《宋詩鈔・水心詩鈔序》 詩用工苦而造境生，皆鎔液經籍，自見天眞，無排迮刻絕之迹。艷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鍊故不枯。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其意味足當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 《習學記言》五十卷。【略】所論喜爲新奇，不屑摭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義理而謇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不爲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駁俗。然如論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又卷一六〇 《水心集》二十九卷。【略】適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爲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適嘗自言：「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墓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殆於無忝。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稱，水心作《汪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乃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綱不樂，請改。水心答書不從。

會水心卒，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數字。今考集中汪勃誌文，已改爲「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則子良所紀爲足信，而適作文之不苟，亦可以概見矣。

又卷一六二　《浣川集》十卷。【略】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略】在永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

《文章精義》　司馬子長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葉適》　點瑟方稀正則詩，馬膠花霧隱參差。生薑門外山光好，短日疏籬唱橘枝。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賢良進卷》四卷。【略】適抱匡時之用，故初年輪對，即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如劉淸之、陸九淵、章穎、呂祖謙、楊簡、項安世，皆一時賢傑，洵屬有心當世之士。即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肆，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間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學記言》，歷詆百家而篤信子華子，推崇之以爲眞；黃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無害，則蹖駁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辨論文體。至《日抄》推尊《別集》，以爲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牽縮而不可爲，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尚也。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周子充（名必大，號平園，封益國公，廬陵人）之寬廓，陳君舉（名傅良，號止齋，瑞安人）之空疏，葉水心（名適，一字正則，永嘉人）之平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之驫豪，當時號稱能文者，尙不免此弊。

李春穌《同治刊水心別集序》　宋乾、淳間，永嘉之學盛於東南，屹然與新安、金華鼎足而立。其諸儒纂述之傳於世者，若薛文憲之淵雅，陳文節之醇粹，葉忠定之閎博，可以想見一時之盛，而文章之工，尤以忠定爲最，同時講學諸儒，自東萊呂氏外，莫能及也。【略】此集凡《進卷》九卷，《廷對》一卷，《外稿》五卷，《後總》一卷，蓋論治之言爲多。其論宋政之弊及所以療復之方，至爲詳備。春穌每讀此書，至於《資格》、《銓選》、《科舉》、《學校》、《新書》、《吏胥》諸篇，蓋未嘗不掩卷歎息，以爲古今之有同患也。然則先生此書，豈徒以救宋之弊哉！士之有志經世者，誠能熟復而精擇之，上觀宋政以通之時務，而勿徒悅其文章之工，此則春穌與吾師校刻此書之微意爾。

梁啟超《讀陸放翁集》　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

分論

《與朱晦庵書》　朱熹《答葉正則（適）》：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太孺人邵氏行述》　朱熹《太孺人邵氏墓表》：金華時鎬既奉母夫人邵氏之柩祔于循理鄉九里原先府君之墓，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爲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略】其於夫人始終之際詳矣，而別記手書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叙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爲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出中門，蒼頭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母何晚得末疾，歸省輒惓惓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周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既以病不果銘，姑記其實如此以授源，使歸刻石表墓上。

《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　曹彥約《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此《郭氏石洞書院記》，葉水心之所作，樓攻媿之所書，朱晦翁之所題，爲當代三絕矣。希呂繼先志而述其事，求其文與筆而皆得之，近無此比。然方慶元戊午之冬，黨訟方熾，士大夫恐掛名三公間若將浼己，希呂獨於此時不以冷煖隨世道，取三公于擯棄中，而曰：「吾欲爲門戶重。」資章甫而適越，人當笑之，而居之不疑。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劉宰《書夏肯父乃父志銘後》：水心葉先生之文，如磵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楊先生之字，如節制兵，整而不亂。是誌也，水心經年方脫稿，慈湖見即落筆，則肯父所以得此於二先生，必有道矣。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眞德秀《跋著作正字二劉公墓銘》：永嘉葉公之文，於近世爲最。銘墓之作，於他文又爲最。著作、正字二劉公同爲一銘，筆勢雄拔如太史公，歎咏悠長如歐陽子，於他銘又爲最。嗚呼！二劉公不可復見矣，若永嘉之文，亦豈易得哉！其言：「紹興末迄淳熙中，名儒十餘人，言論同，出處偕，如立直木於九達之衢，後生有所望而趨。」讀之令人嘅歎不已。《黃氏日抄》卷六八：愚觀水心志陳君舉墓，寂寥慊然。今二劉官不爲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行，曄然耀人，蓋所志諸公貴人，皆無此及者，故節錄特備。

《論臺諫疏》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己。【略】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眞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乃張方平之遺論也。

《龍川集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葉適未遇時，亮獨先識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議。　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二跋》：或問陳同甫之文何如？予曰：時文之雄也。【略】葉水心爲其文序，而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眞西山非之，予亦非之，謂同甫得一狀元足以蓋其平世之非，何所見之陋耶！同甫幸脫囹圄，卒不令終，殆器識虧欠爲之，惜其遇朱、呂二公而不能有所化也。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　《黃氏日抄》卷六八：此晦翁爲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輕，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續陳堡塢利害狀》　《黃氏日抄》卷六八：水心淳熙上殿，以復讎爲第一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爲至險至危事宜，識事機者。然猶爲韓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爲士者所宜輕言，非言之難，而爲之難也。

《漢王新修學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霏樓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公守蘄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公生光州，因以爲名。王聞詩守光，改祠之，而水心爲記，謂「公猶常人爾，充實積久，爲宋元臣」，此最善言公者。

《醉樂亭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永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邏酒，榷利數倍。宣城孫公爲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遨者，名醉樂。記末及古今政教，尤佳。

《白石經藏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記少年游歷，可觀。末以其成先志而記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楊氏子孫賣宅，太守余景瞻贖還之，又修補其漏闕，因以祠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知縣汪季良以所沒造僞會田及廢寺田，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禾利補青冊錢，許之。記文載敗闕坊名錢之擾，甚切。

《瑞安修學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若但豎數十屋而宮，群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易也！」愚謂此痛快語。

《北村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爲尚書吳興沈公作也。文有雅韻，讀之如閱山水畫，一奇也。

《王文正祠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王文正祠堂記》，文有餘韻，亦一奇也。

《葉嶺書房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爲蔡任作，亦佳。

《風雩堂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風雩堂，李伯珍築之豫章之囿，而水心爲記。風雩今爲聖門一大議論，善形容者往往極於高明。水心謂：「舞雩，魯之禊事，點不敢必放用甘服閭里耳。」說極平實，而文采燁然，可讀也。

《溫州社稷壇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以社稷神明之正，與世俗淫誣對形，文極華贍。

《季子廟記》　《黃氏日抄》卷六八：戒晉陵之俗多訟，文字好。

《巽巖集序》《黃氏日抄》卷六八：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嶽靜也。公未嘗藻繪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寫胸中之所自得者歟。

《翁靈舒詩集序》《黃氏日抄》卷六八：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宗紀序》、《呂子陽老子說序》《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尤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黃氏日抄》卷六八：以水心爲之，宜有大可觀，如昌黎志子厚然，而寂寞反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黃氏日抄》卷六八：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第，十三年和親，擇不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勃遂爲監察御史。其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爲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是非自見者也。汪綱、汪統皆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鮑公墓誌銘》《黃氏日抄》卷六八：鮑瀹清卿病足，水心志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出）「世」指水心狀清卿爲猴者也。

《胡崇禮墓誌銘》《黃氏日抄》卷六八：「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夫人陳氏墓誌銘》《黃氏日抄》卷六八：平陽林善補及弟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寺冒爭，踰二年乃克葬。水心志云：「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菜裡而揜孰在亡，夫人之歸天與岡。」愚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愧死當時符移紛紛之有司矣。

《君德二篇》《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前之一說，正不得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廢。後之言眞見者，其君果何從而能見其眞？所謂眞者，果何指？夫亦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是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陳同甫諸人。

《民事三篇》《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此諳練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黃氏日抄》卷六八：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略】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泉府必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太過。

《官法三篇》《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非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爲多，亦似信《周禮》太過。竊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爲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虛日，民不聊生爾。

《詩》《黃氏日抄》卷六八：謂言周人之最祥者莫如詩，聖人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蓋詩之道至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原憤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水心長於文，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已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爾。

《周禮》《黃氏日抄》卷六八：此則善爲《周禮》解嘲，蓋未有過水心者也。

《管子》《黃氏日抄》卷六八：其言哀痛切至，嗚呼悲夫。

《總述》《黃氏日抄》卷六八：其論甚異，意其眞有可得而祥者。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洪範》、《大學》、《中庸》三書本旨，不見其有一語類者。玩索再三，如適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議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爲而至是耶！夫水心，一水心也，其論兵財民俗，明白貫徹，筆端有口，一何奇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班班有字，而玩索莫曉，一何甚也。豈世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所論《皇極》、《大學》、《中庸》，恐別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三書也耶？

《廷對》《黃氏日抄》卷六八：主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當時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司之事，謂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講大政，而弊精神於微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養兵之

患，不能寬橫斂而裕民力，及復讎在堅決信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仗語爲多者比也。

《取燕三篇》《黃氏日抄》卷六八：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一語。

《實謀一篇》《黃氏日抄》卷六八：皆熟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黃氏日抄》卷六八：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黃氏日抄》卷六八：愚按水心之言，懇切哀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未易除者，兵之未省也。水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薦舉》《黃氏日抄》卷六八：水心積日計月，循至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呼悲乎！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紀綱一》《黃氏日抄》卷六八：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亡，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關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終論五》《黃氏日抄》卷六八：謂趙鼎汎然於事機之間，張浚任疎，尤爲無統紀，又無倚仗，而秦檜之論入。且謂中原響應張浚而來，皆爲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論之太無忌憚。

《應詔條奏六事》《黃氏日抄》卷六八：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略】大槩欲寬賦省兵，振弱爲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情。

《後總》《黃氏日抄》卷六八：《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攣縮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盡省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贍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強其國如秦也；欲省養兵以寬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買官田者，欲省以民養兵之擾也。千條萬緒，宛轉鋪張，而卒歸宿於買官田。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群也。且豈獨官於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鄰之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鄰之人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又稍稍積而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鄉之人佃之，其苟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或捐性命以相嚮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溫州一郡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頭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畚箕苫帚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必爲監官、爲鄉官、爲吏卒甲頭者，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椎剝。其或我水心而人不水心也，此一時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是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鷄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虧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贍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腳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蟲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勢要挾，閽書求爲司門，求爲敖口，求爲催租官，況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況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丁。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數百千里不預聞焉。」豈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徧舉本朝法度：「凡其爲利，無一非害。」祖宗之思慮，亦深於水心矣。久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獨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擾久矣。

《呂君墓誌銘》《浩然齋雅談》卷上：正則作呂君（用）（師愈）誌，形容其儉以起家之意云：「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攜以歸。」亦近乎薄矣。

《**郭氏種德庵記**》　方岳《跋郭氏種德庵記》：水心挾老筆名一世，至爲種德翁記庵，大似筆費。翁家橐駝樹之說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地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駝，水心猶落第二。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朱熹《答陳同甫書》：所需惡札一一納去，但《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叢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臺池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卻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此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了，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索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　《愛日齋叢鈔》卷三：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略】陳君舉有《寄題抱膝齋》詩【略】同甫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略】文公辭之曰：「《抱膝》詩【略】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略】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

《**中塘梅林天下之盛也聊伸鄙述啟好游者**》、《**余頃爲中塘梅林詩他日來游復作**》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略】後篇云【略】此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謝之麗密，韋、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詩人寒儉之態矣。然四靈中如翁靈舒，乃不喜此作。人之所見，有不可解如此者。

《**送王成叟姪**》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文字有江湖之思，起于《楚辭》「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仿之者。【略】水心《送王成叟侄》云：「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意含蓄而語不費。

《**西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水心以文知名，拔四靈爲再興唐詩者。而其所自爲詩，恐未嘗深加意，五言律如此者少。西山蓋永嘉勝處，有醉樂亭，水心爲記甚悉。　紀昀評：平淺之作，「橘」、「荷」、「竹」、「松」，亦太犯。三、四尤入濫調。

《**高宗皇帝挽詞**》、《**孝宗皇帝挽詞**》　《隱居通議》卷六：山谷翁作《司馬文正公挽詞》，後山作《南豐先生挽詞》，水心作高、孝兩朝挽詞，皆超軼絕塵，誠可對壘。

《**觀牡丹**》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葉正則觀牡丹詩帖》曹函光跋：適者，水心居士葉正則也。嘉王之立，實發於公。以與趙丞相議不合，即拂衣歸。水心詩早已精嚴，晚尤高古。今詩亦淡宕可喜。

《**送鄭景元**》　《歷代詩發》卷二八：歷落可喜。

《**月波樓**》　《歷代詩發》卷二八：苦心鍛鍊，故以幽微之意發精湛之詞。

《**贈勝上人**》　《歷代詩發》卷二八：三四即可以評水心先生之詩。

《**送曹器遠**》　《歷代詩發》卷二八：神似工部拗體七律。

《**白紵辭**》　《載酒園詩話・葉適》：宋人于樂府一途，尤爲河漢，水心《白紵辭》一篇，深得古意：「有美人兮來獨處，陟彼南山兮伐寒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着。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纏頭。」深嘆知音難遇，又不忍遽自決絕，徊翔宛轉，無限風流。

《**永嘉橘枝詞**》　《石洲詩話》卷四：水心《永嘉橘枝詞》三首，記永嘉土風，而以永橘起義，其第一首則專詠橘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三四《葉適傳**》　葉適字正則，溫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略】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

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略】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略】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略】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佗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佗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略】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皆敗，侂胄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州。【略】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略】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謚文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孫衣言《葉水心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葉適《水心別集跋》 淳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子方早夜求治，而今日之治，其條目纖悉至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質，輒稿屬四十餘篇，既而獲對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篋藏不出矣。慶元己未，始得異疾，六年不自分死生，筆墨之道廢。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且老，不勝先人之喪，懼即殞滅，而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興壞之變，接乎今日利害之實，未嘗特立意見，創爲新說也。惜其初有益於治道，因稍比次而繫以二疏於後，他日以授宋、宓焉。十月口口日，龍泉葉適。

趙汝回《瓜廬詩序》 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煉，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篔窗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又 開禧間，廟堂欲以水心直北門，水心辭不能，且云：「某作一詔，當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蓋是時國論已非，水心正慮墮此二者，故設辭耳。篔窗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篔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聞之不樂，篔窗遂久不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稿

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儘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復不用，至三具稿，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

又卷三　水心平生靜重寡言，有雅量，喜慍不形於色，然能斷大事。紹熙末年，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庭，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將大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婿太學生王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當何如？」水心曰：「如此卻是獨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公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

又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又卷四　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篔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傷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傷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

又　水心舊爲監司，有一舉員未發，批付書吏令搜檢，僚屬通啓內有兩句云：「氣稟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間之最上。」吏既檢呈，即日剡薦，惜不記其姓名耳。

又　紹熙末，光廟有疾，嘉王之立，起於水心先生與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孝廟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肯用，別爲之。水心曰：「禍將作矣，吾當亟去！」蓋爲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隨即去國。徐子宜本爲都司，以功進從官，未幾，侂胄果造謗，忠定貶死，而子宜亦遠竄，水心既不言功受賞，亦不因功受禍。若水心，可謂知幾卓識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語余，謂得之於先忠公之說如此。又云：「先忠公嘗說如水心先生樣人，若出而用於朝，時節必大好。」忠公名仲鴻，後以僞學與水心同入黨籍坐廢者也。其謚曰忠，篔窗爲謚議。

《腳氣集》　大田王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略】予弱冠時，嘗投其書，答書有云：「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持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爲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篔窗而授之柄。」

方回《讀篔窗荊溪集跋》　水心生於紹興二十年庚午，篔窗生於淳熙七年庚子，少水心三十年。荊溪生於慶元三年丁巳，少篔窗十七年。水心之卒在嘉定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四。開禧三年七月，水心罷江淮制置，閑居十七年。篔窗年三十五登甲戌袁榜，爲青田尉，時以書見水心，一見許之爲晁、張。荊溪年三十登丙戌（五）〔王〕榜，年十六時從篔窗。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爲道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爲譬，而詆夫名爲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水心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爲舉鼎，而實未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篔窗爲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稿》是也。《續稿》學水心文，造語用字全似蹈襲，則不可矣。【略】水心爲侂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篔窗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略】荊溪之文稍不及篔窗，各爲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荊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班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篔窗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匆匆。」荊溪祭篔窗又云：「聯東關兮十年之冉冉，貳監胄兮數月之匆匆。」水心誌篔窗母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荊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荊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篔窗、荊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廋辭險語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

荆溪於隆興張、呂、陸之祠，強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無別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一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座，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後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殊，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煙，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作品本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嘉定間未嘗詔龍詞學，有司望風承旨太過，每遇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爲《進卷外藁》，其論宏詞曰：【略】先生外藁蓋草於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於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於妒視詞科，亦異於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

又　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略】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水心少與陳龍川游，龍川才高而學未粹，氣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爲然也，作《抱膝軒詩》，鐫誚規責，切中其病。是時水心初起，而龍川已有盛名，龍川雖不樂亦不怒，垂死猶托銘於水心，曰：「銘或不信，吾當虛空中與子辨。」故水心《祭龍川文》云：「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豈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水心既嘗爲銘，而病耗失之，後乃爲集序，精峭卓特，歎其才不爲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謂：「同甫之學，惟東萊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奪，而予猶不曉，皆所謂必信者。」後諸子再求銘水心，遂以陳同甫、王道甫合爲一銘，蓋用太史公老子、韓非及魯連、鄒陽同傳之意。老子非韓非之比，然異端著書則同；魯連非鄒陽之比，然慷慨言事則同；陳同甫之視王道甫，雖差有高下，而有志復讎，不畏權倖則同。其言大義大慮大節，以爲春秋戰國之材無是，稱揚同甫至矣。末後微寓抑揚，其論尤正，又與昌黎評柳子厚略相類。水心與龍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說，而後輩不知本末，或以爲疑，此要當爲知者道也。

又　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水心答書，惜不見集中。【略】水心爲《竇窗集序》，末云：「趨捨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學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誣以爲文者，文雖工，必不傳也。

《吹劍四錄》　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略】水心挽之曰：「乾坤未放虛空壞，蠻貊猶須事業成。」

《道命錄》卷六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御史晉臣亦言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梅磵詩話》卷上　吾鄉地瀕具區，故郡以湖名。葉水心爲趙守希蒼作《勝賞樓記》，有「四水會于霅溪，鏡破藍浪」等語。然直齋爲吳守子明記重建碧瀾堂，亦云「鏡破藍浪，萬頃空闊」。以是觀之，則「水晶宮」之稱非浪得也。

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三跋》　陳同甫兩下大理，其一鄉人讌會，末胡椒置同甫羹中，同坐者歸而暴死，疑有毒，連坐及同甫。其一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復入大理。此葉水心所書墓銘也。然予聞婺之富人子攜妓遊某寺，登講堂，妓歌絳黃龍勸酒。富人子駭子也，容令如即尊位狀，后妓而相同甫，以此遂興大獄。孝宗抹獄卷，置不問。水心不書。又同甫魁天下而歸，虐使桶匠，欲取其女，俾爲方桶。桶可圓不可方，同甫百端怒詈，匠恨甚，以桶刀殺之。水心亦諱不書，曰「病一夕卒」，非也。侂胄得志，慶元黨五十九人有起廢，爲盡

力者，葉水心且不免，使同甫無恙，其出處同背，蓋未可知云。

《宋元學案》卷五五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窗，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疆場甚寬，而行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巋然爲世所宗。

著錄

趙汝讜《水心文集序》　集起淳熙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

《讀書附志》卷下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右葉適字正則之文也，門人趙汝讜序而刻之。水心，其自號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葉水心文集》，一部十五冊，全。

又　《葉水心別集》，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葉水心文集》十五冊。

黎諒《景泰本水心文集跋》　及余領鄉薦，授官括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亡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並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集》，繡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王直《景泰本水心文集序》　章貢黎諒，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叙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爲序。【略】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王直書。

《萬卷堂書目》卷四　《水心文集》二十九卷。

《脈望館書目》　《葉水心集》八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水心先生文集》，【略】凡二十八卷。又十冊全。又《別集》五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葉適《水心集》二十八卷，又《別集》十七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葉水心集》六冊，二十九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葉適《水心集》三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葉水心全集》二十九卷，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葉水心文集》，又《別集》六冊。陳景雲注：「集二十八卷，《別集》十六卷，《拾遺》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水心集》二十九卷，編修朱筠家藏本，宋葉適撰。【略】此本爲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所編，前有自識，稱【略】得劄狀、奏議等八百餘篇，因裒輯彙次，合爲一編，蓋已非宋本之舊。【略】然汝諧實用編年之法，諒不加深考，以意排纂，遂至盡失其原次。其間如《財總論》、《田計》諸篇，多論時事，當即《別集》佚篇，不在原集二十八卷之內，諒亦不能辨別也。

孫衣言《校刊黎本水心文集書後》　《葉文定公集》，余家所藏，但有乾隆時永嘉刻本，雷憲副序所謂「於武林藏書家得全本補綴之」者也。每病其多訛脫，又以意改竄，頗類淺人所爲。繼得文方輈《水心文鈔》本，又於士友處見國初大字本，則永嘉本之誤皆自大字本出，乃知雷《序》所謂全本，即此書也。訪求明正統時黎氏刻本，久而未獲。同治丁卯，主講杭州，於錢唐丁松生所得黎刻殘本，中有抄補數卷，未敢遂以爲據。後五年，以皖臬入覲，同年錢侍御桂

森出此本見惠，首尾完善，意甚珍之。十餘年來，宦轍所至，輒以自隨。【略】予編《永嘉叢書》，既刻《止齋集》，《水心別集》，謀重刊此本，乃取《事文類聚》、《黃氏日鈔》、馬氏《文獻通考》、周密《浩然齋雅談》、李心傳《道命錄》、吳子良《林下偶談》、劉壎《隱居通議》、《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永樂《歷代名臣奏議》諸書所載水心詩文補正闕誤。其它無可考，則永嘉本、大字本、方本（即《文鈔》）與侍御元校本（不知校者何人，似反以永嘉本改易黎本，而其與永嘉本不同者，又似別有所據，今姑取其一二）亦有取焉。或缺誤顯然，可以文意推測，知爲某字，輒以意改定，蓋取便誦讀而已。至於各本文字偶有不同，概不輕改，以存黎氏之舊。刻既竣，復爲《校注》二卷，附之於後，著其所以沿革之故，俾閱者得以訂其當否。字句之異義可兩存者，亦幷著之，以資參考。【略】光緒八年四月，遜學老人孫衣言書於邵嶼寓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七 《水心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葉氏本，乾隆乙亥年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明正統刊本。章貢黎亮編集。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明刊本。宋葉適撰。【略】明章貢黎諒編幷跋。

又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舊鈔本。題「龍泉葉適撰」。此書傳本絕稀見，陳氏《書錄》、趙氏《讀書附志》分卷俱合，乃當時原本，黎氏所未見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明正統十三年黎諒刊本。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雙闌。前門人大梁趙汝讜序，序後正統十三年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跋，次景泰二年泰和王直序，次總目。每卷標題下題「前集」二字，次行題「章貢黎諒編集」一行。按：此集乃黎諒重編本，計搜集得八百餘篇，分爲二十九卷，葉集行世以此本爲最古矣。此本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余曾見之樓中，今雖剜去印記，尚可辨。余丙辰二月得之滬上，時陳立炎購盧氏書事尚未定，不知何以先爲人盜出。沈乙盦（曾植）聞之，留觀半月，爲著數語於後：「《水心集》二十八卷，世久不存，景泰本遂爲最古，然亦罕覯，平生只兩見耳。明季有刻本，即從此出，雖文字小有出入，大體不異也。黎氏序中所稱《文粹》，余嘗見之，小字巾箱本，與陳同甫文同刻，曰《二先生文粹》，頗疑即提要所謂淮東本者。珍秘永存，勤者有獲，沅叔曷更訪之。丙辰三月寐叟借讀記。」繆荃孫氏題沈跋後曰：「水心、同甫兩《文粹》，荃孫亦見之，索價一百五十元，後歸黃仲弢。」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明正統十三年黎諒刻本，六冊。《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明末刻本，六冊。《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宋葉適撰，清鈔本，十六冊。

黎諒《水心文集跋》 余幼時，先君東皐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賢良進卷》四卷，宋寶文閣學士龍泉葉適撰。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洙《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書志》。而適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菉竹堂書目》經濟門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冊」，即此書也。萬曆《溫州府志》載《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稿》六卷，疑此與《外稿》實係一種，故黃震讀文集《日鈔》于適正集外復著《水心外集》，其篇目、摘要與此卷吻合。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適此卷即于其時所進。

李春穌《同治刊水心別集序》 忠定所著《水心集》，明時已無完本，正統間，章貢黎諒掇拾散佚，重爲編刻，遂復顯於世。至《別集》十六卷，則僅見於陳伯玉《書錄解題》，自黎氏編正集時，已不獲見其全。乾隆間，朝廷開四庫館，廣搜天下遺籍，而著於目錄者，亦僅黎編《正集》，則是書之湮沒蓋已久矣。春穌自乙丑冬攝令瑞安，瑞安爲先生故里。時吾師孫琴西先生方奉諱家居，所藏永嘉諸先生遺書至夥，因從假得《別集》寫本，讀之，嘆其論治之精，有益於經世，欲爲重墨諸版，會代去，未果也。逮今年春，春穌復攝江山，而吾師亦以觀察需次江寧，因寄貲請校刻之。蓋世之學者，自此可以讀先生之全書矣。此集凡《進卷》九卷，《廷對》一卷，《外稿》五卷，《後總》一卷，蓋論治之言爲多。【略】同治九年十一月，遵義後學李春穌謹序。

《增訂四庫簡目標注》卷一六《續錄》 萬曆《溫州志》載《水心文集》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張金吾所藏《別集》中有之，阮氏以四卷進呈，蓋未見張本也。

藝文

陳傅良《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頻年送行客，酒罄詩不工。最晚與君別，奈此百感叢。岐山有鳴鳳，雅頌移豳風。於時二老生，出處海上同。曹劉對匕箸，失色一語中。明朝蜀江水，不與瀟湘通。人心起毫末，世故關鴻蒙。乃知貧賤交，不下王霸功。霜根宿病驥，雲帆背蜚鴻。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相從自束髮，各去隨轉蓬。今懷欣有合，後會苦未重。鱸魚直萬錢，羊酪酤一鍾。願君養盛年，我友半已翁。

劉宰《挽葉水心侍郎三首》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群心知未昧，諸老屹相連。百歲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山川。　嘉會欣千載，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禁路無停轍，江流有亘防。空餘遺稿在，萬古日爭光。　憶袖禰衡刺，嘗登元禮門。相忘如舊識，一笑等春溫。東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遙憐人築室，烟鎖暮江昏。

程珌《祭葉水心文》　嘗騷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靡時，焦唇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爲之。【略】先邱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清，公其格斯。

魏了翁《哭閣學葉侍郎文》　嗚呼！合散消息，陰陽之分。奚獨於公，感深涕霣。匪傷吾私，我憂孔殷。舟流莫屆，行邁靡臻。匪學弗濟，匪才弗乂。苟尚有存，毋間中外。如珠在淵，如玉在山。木石何知，枯潤所關。公居海濱，奚與人事，海內同氣，眙爲榮頯。門牆孤峻，基宇邃深。披剝傳注，貫融古今。東南諸老，收聲戢影，軒裳所忻，公力未愜。前年爲詩，寄我鶴山。去年貽書，喜我東還。精神風采，英晤踔軼。言論風指，間見層出。迨我造朝，公詩未賡，公書未報，公體不平。然猶私謂，人畸天耦，天如有意，則俾單厚。胡然藐藐，不吊我師。三朝舊人，所存幾誰。年開八秩，不爲夭蹙。天隳斯文，寧有絕續。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封植培養，匪一旦功。日零月替，世道攸繫。公知不知，我未有屆。

雜錄

朱熹《答葉正則書》　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

劉克莊《平湖集序》　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謂崑體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則謂洛學興而文字壞。歐、葉皆大宗師，其論如此。余謂崑體若少理致，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開輩所長；伊洛若欠（葉）〔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恐黃、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翁卷靈舒，工爲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爲法。其徒尊爲四靈，翕然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廣納後輩，頗加稱奬，其詳見《徐道暉墓誌》，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後爲《王木叔詩序》，謂「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意態，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又跋劉潛夫詩卷，謂「謝顯道稱不如流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潛夫能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此跋既出，爲唐律者頗怨，而後人不知，反以爲水心崇尚晚唐者，誤也。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于倫《萬曆刻本龍川文集序》 讀陳同父集，而二千年間英雄豪傑乃可得而見，聖人之意乃可得而明。【略】同父集中如《上孝宗書》、《中興論》、《酌古論》及與晦菴諸書，英雄本色盡在茲矣。然一時已不能知，且不能容焉。始終知之者唯葉水心一人，猶曰「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至云「晦菴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諒哉。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翁卷字靈舒，一字續古，永嘉人。四靈中公齒居長，葉水心品公詩「變化秀逸則過唐，守格遣辭不失唐」，此亦千載篤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篔窗集》十卷。【略】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即傾倒付屬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爲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爲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爲一家，適深嘆賞之。」校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爲不誣。

詹初

論述

饒魯《翼學跋》 以元先生時，邪正紊亂極矣，而先生乃有《乞辨邪正》一疏，而又推而本諸人君之心，眞所謂敢犯時諱而不顧者也。古君子所以困窮終身而不與時合者，每每在此。先生既往，而其嗣陽以先生所著《翼學》見示，謂此乃得之煨燼之餘者。嗚呼！使先生之書悉存於世，其爲後學之利，不益溥哉？雖然，其書雖少，而道則大，其詞雖近，而旨則遠。究其淵源，深得程、朱之秘旨，而引而不發者也。學者究心於此，而能有以知其遠且大焉，則於道也亦庶幾矣。後學饒魯識。

李兆洛《校錄詹以元翼學跋》 《翼學》略仿《通書》序經，依傍序卦。《日錄》則語錄也，皆平易近人，融會朱、陸大旨，無偏辭。詩則《擊壤》之流，不論工拙耳。景鳳著《詹氏小辨》，理學甚粹，稽求古人，亦俱平允。

詹景鳳《詹先生集跋》 夫海陽稱古東南鄒魯，然陳、隋以前，文獻蓋靡得而徵云。自少微吳氏誕以芳詠徽扇唐風，而文藻斌斌乎麗以則矣。厥後探奇振響，雖代有名家，而躬師孔孟之學紬焉。至宋，朱子則紹前修，實啓星源。維時海陽亦有竹洲、柳塘諸子，然辭賦之外無聞已。先公乃能孑然歸闡正宗，不爲紛披風什之談，即心鳴道，儉德矜行，韜玉而弗衒焉。其後若程若陳，若倪若趙，繼踵林立，斯道彌章，而海陽理學遂甲諸邑，蓋未始非吾家導源之力也。夫由孔孟迄宋，歷載千餘，而理學不著。乃至今復數百年，紛以同異朱、陸，讎論靡決，抑又何者？先公則獨殫厥微眇，而以鈍敏原之，識者以爲是，不啻開一邑道統，而天下彈射異同之議且定於斯，蓋非虛言也。

汪以湘《寒松閣集後序》 《寒松閣集》者，邑流塘詹氏錄其先世宋國錄以元先生論道之書也。先生生朱、陸二先生之後，而能獨窺其際，深有見於顏、曾傳道之遲速，而謂二先生之天資造詣，實維似之，故不以德性問學異其功，不信耳而師心，可謂不勦于世俗之異同，以自眩惑其心得者。是故《翼學》洞天命之原，《序經》得聖人之旨，《書錄》足以驗其通經獨得之妙，《事錄》足以考其居身御物之貞，歌詠足以占其達性情，問遺足以見其厚故舊，是皆先生之學得於心而形於言，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嗚呼，先生之言可以訓矣！說者謂其篤信朱子，支離訓詁，而於聖人之道未免有間，蓋有疑于朱子致知格物之說也。抑孰知先生篤信朱子，勉勉循循，而獨得聖人之奧乎？觀其《詠月》之詩有曰：「天上一輪影萬輪，一輪方是月明眞。只尋天上一輪月，水裏萬千何足論。」于此可以見先生之所蘊而篤信朱子，卒以窺聖人心法之精也。然則所謂物者，果何物耶？所謂格物者，果格忠之物，格孝之物，爲盡得一貫之旨耶？嗚呼，先生之言可以訓矣！

吳景明《書詹國錄先生集後》 予友詹子時鳴刻其先國錄公集成，予得而讀之，歎曰：「懿哉，理學之淵微也，其經學之緒論乎！」新安自紫陽倡明道脈，而胡、陳、倪、趙相繼林立，遂爲東南文獻稱首，未始聞有先生也，微斯集，則先生或幾乎晦矣。今其集中，探研道妙則根極本原，品藻經疑則直陳指要，隨事日錄則體驗益新，適興詩篇則性靈攸發，其諸閎中肆外，流於既溢者乎！非深造有得者，蓋莫之或能也。紫陽之紹響，非先生其誰與！

周怡《學錄詹先生集後語》　觀《翼學》諸篇，多自得意，其論朱、陸同異，雖不分明指摘，而權衡斟酌，詞氣和平，溫然可求也。後來無所著見，蓋不求人知其眞學延平者乎。今其後人表章遺言，固後人之賢，亦先生精誠自當發見，不可泯泯也。

吳欽儀《學錄詹先生翼學跋》　嘉靖丙辰，儀習《易》山中，詹子時鳴偕焉。暨秋，出其先宋學錄先生《翼學》一冊示余，乃敬復三誦，始知先生抱道德以自重，日惟以達性命，窮天人爲心，故發之詩章談論，皆鑿鑿乎道德之奧。雖其不欲以此求衒於當時，而竟不可韜之於數百載之後，信道在天地間未嘗亡，要惟顯晦自有時爾。然則先生，其古今道德之人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寒松閣集》三卷。【略】核其立言大旨，如與詹體仁論道，體仁摘其《咏水》詩「野人見清不見水，卻道無水亦無清」之句，深以爲疑，蓋不免稍涉於禪。至《翼學・大道章》所言器理有無之旨，《(目)(日)錄》第一條所言知止、運用二段工夫之說，則又皆力闢釋老。觀其《(目)(日)錄》載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子本來自全，陸子前面祇尊德性一邊，因朱子方走道問學，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則所學實介於朱、陸之間，似明代調停之說。

傳記

《宋詩紀事》卷六二　詹初字(子)(以)元，休寧人。以薦入太學，爲學錄。與汪莘善。有《流塘集》。

著錄

詹陽《詹先生集跋》　所著凡二十一卷，陽不孝，不能嗣守，遭家燬悉爲煨燼。嗚呼，恨哉！後二載，之宗大叔體仁先生孫處，見此數紙，陽淚下，以故告乞歸，裝爲一卷，藏於家，以少存世守永念之意云。不肖男陽稽顙。

詹景鳳《詹先生集跋》　乃者海陽又駸駸耽藻翰而左理學矣。【略】于是與族子璧謀再鐫之，以正舊學，而去年龍翁王夫子見之，謂尤有裨於天下，里人汪、吳子幷深贊焉。乃遂以戊午三月朔刻於寒松草閣，閣即先公讀書故址也。十六世孫景鳳記事。

詹璧《詹先生集跋》　是集族舊有刻，今湮毀幾無傳者，將二百年。戊午之春，與族叔景鳳謀再刻之，【略】分三卷，共四十一板。

汪以湘《寒松閣集後序》　《寒松閣集》者，邑流塘詹氏錄其先世宋國錄以元先生論道之書也。【略】始，先生構讀書閣于萬松之間，以「寒松」名閣，今名其集亦曰《寒松》云。嘉靖戊午三月既望，鄉後學還吾汪以湘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寒松閣集》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詹初撰。【略】《宋史・藝文志》不載，諸家書目亦不著錄。【略】分爲三卷，首卷《翼學》十篇，述學問大旨，又《序經》二篇，序《論語》上下篇，義如《易・序卦》之例。次卷爲《(目)(日)錄》五十五條，分上下二篇。三卷爲古今體詩四十九首，又附以往來書簡。末有宋饒魯、李士英及明嘉靖間(田)(周)怡等跋。據璧跋，是集之刻共四十一版，此本版數相符，蓋從刻本影鈔也。【略】其書晚出，眞僞蓋不可知。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宋國錄流塘詹先生集》三卷，宋詹初撰，舊寫本，景鈔明嘉靖刊本，題「裔孫景鳳、璧校」。鈐有朱彝尊藏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國錄流塘詹先生集》三卷，宋詹初撰，附錄一卷，清初鈔本，四冊。

黃瑩

葉適《黃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興指予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略】余每歎學者各具材品，惟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

又《黃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瑩。黃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爲豫章聞

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戶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埜，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黃氏由此不獨爲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縑縞，纖塵點俗，揮絕限域，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薄，超高丘，宇宙奇曠，風露綽約，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自是家學，挈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滃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蚤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略】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盧陽縣，遂以爲堂除。五溪故猺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自由，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授處州通判。【略】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爲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間行西湖，戴蓮葉，榜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耄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違耶？」遂以貧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諸子進藥，不肯飲，示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烓扡之坐，良久卒，年六十三。【略】銘曰：其文也鶱，其清也鶴。雖競於善，而實無作。魯直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爲子復新。

趙蕃《寄黃子耕》 野寺已黃昏，高軒辱過門。交游夫豈乏，情義獨能敦。我已家聲愧，君今風氣存。一官何未試，多難亦成屯。詩本吾家事，經從達者論。明知有傳受，未易測淵源。近訪湖邊宅，猶餘漲水痕。如聞江上郡，欲覓隱居園。邂逅空題句，飄零難具言。折梅無以贈，三嗅鬢霜繁。

又《聞子耕司戶兄非一日昨見墨帖於中州又誦五言長篇於劉子澄許今茲乃遂識面輒題絕句以叙區區》 墨妙初看眼自明，誦詩還見五言城。不惟喜獲吾黨士，要是未忘山谷盟。我亦可憐耽句癖，君其勉力振家聲。祇今此道寒如水，莫以微官取重輕。

又《子耕錄寄老圃賦及千秋觀諸詩寄謝》 歎向當年苦持難，少卿爲有廣之風。求君政合形骸外，笑我猶拘意匠中。遠寄一朝成暴富，深藏沒世免終窮。客來賸喜誇張事，何幸交游得是公。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復齋漫稿》二卷。知台州黃嶽子耕撰。

《宋史》卷四二三《黃嶽傳》 所著有《復齋集》。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嶽《復齋漫稿》二卷。

李廷忠

論　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橘山四六》二十卷，【略】宋李廷忠撰。廷忠字居厚，橘山其號也。於潛人。淳熙八年進士，歷無爲教官，旌德知縣，終於夔州通判。《宋史》無傳。厲鶚《宋詩紀事》載所著有《洞霄詩集》，今亦不傳，惟是編尚存。明萬曆中，丹陽孫雲翼爲之箋註。雲翼自序稱：所藏原係鈔本，甲申應貢之京師，偶攜是帙，遂取繙閱，隨手箋釋。後隨牒炎徼，左僻多暇，爰取訂正，稍加詮次云云。蓋向無刊版，自雲翼箋釋後，始授梓行世也。廷忠名位不顯，故集中啓劄爲多，大抵候問酬謝之作。而第十四卷內乃皆賀正賀至箋表，中有「乘軺」、「護漕」等語，與廷忠仕履不合，必非其所自爲。案洪邁《容齋四筆》稱，宋時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則此必廷忠爲教官時，代州守及憲臣所作，特原本未及註明，遂不可辨耳。北宋四六，大都以典重淵雅爲宗；南渡末流，漸流纖弱。廷忠生當淳熙、紹熙之間，正風會將變之時，故所作體格稍卑，往往好博務新，轉傷繁冗。然織組尚爲工穩，其佳處要不可掩，固當存之，以備一家。

著　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一 《李橘山四六》，一部三冊，闕。

《**鼎氏寶文堂書目・四六**》《橘山四六》。

《**脈望館書目**》《橘山四六》八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橘山四六》六冊，二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李橘山四六》二十卷。

孫雲翼《校注橘山四六引》　先大父曲水翁喜藏異書，多宋人抄本，《橘山四六》，其一也。甲申歲，翼應貢之京師，初擬陸行，不復挾策，尋附便舟，眠食之外，終日兀坐。搜笈中偶以是帙護郡牒，遂取繙閱，日必數過，已而厭之。顧無可以游心寓目者，因仿古人隸事之意，隨手箋釋，日得數則。比至天津，簡端已滿，後亦不復省錄。頃隨牒炎徼，地僻多暇，念席蓐之舊，不忍捐棄，爰取訂正，稍加銓次。第出於風塵羈旅，無所考證，多蔓引影合，不無燕郢之謬，蓋特借此以銷其寥落之況，非敢妄意於著述之事也。【略】萬曆丁未夏五望日，曲阿孫雲翼禹見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橘山四六》二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李廷忠撰。【略】至雲翼箋註，尤多蕪雜，未足以資考核。以其裒緝頗勤，故姑仍舊本錄之，不復刊削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校注橘山四六》二十卷，明刊本。宋古潛李廷忠居厚著，明曲阿孫雲翼禹見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校注橘山四六》二十卷，明萬曆刊本。怡府藏書。宋古潛李廷忠居厚著，曲阿孫雲翼禹見注。

《**藝風藏書記**》**卷六**　《校注橘山四六》二十卷，明孫雲翼注，萬曆丁未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存十八卷。明寫本，棉紙紅格，十行十八字。鈐有「閩中徐惟起藏書記」朱文印。

《**木犀軒藏書題記**》　《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明鈔本。世行《橘山四六》，皆明孫氏禹見校注本，今亦有，萬曆時刊，而無注之本不可得見。此藍格明鈔雖訛闕頗多，卻無孫注，爲近今各藏書家所未有，不得不視爲珍秘也。甲寅小暑後五日，盛鐸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明鈔本，四冊。【略】存十八卷（一至十八）。　《校注橘山四六》二十卷，宋李廷忠撰，明孫雲翼注，明刻本，六冊。

王楙

紀事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〇郭紹彭《宋王勉夫壙銘》**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荊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顯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牓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稿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晚得拘攣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坦夷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

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陳造《野客叢書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攷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若手抄家藏，姑俟他日。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卷一六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云：「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又卷二九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祜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有一詞爲張儀眞壽。

著錄

王楙《野客叢書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卷袠俱滿。旅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銓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楙《野客叢書》，一部一冊，闕。塾本。

《萬卷堂書目》卷三 《野客叢書》三十卷，王楙。

《玄賞齋書目》卷六 《野客叢書》。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四十一冊：《野客叢書》。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一 《野客叢書》八冊三十卷，王楙，吳門刻本，廣

祕籍本，稗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野客叢書》十二卷，宋王楙。

徐燉《野客叢書跋》 斯本購自建安，末有少宗伯印，又有「楊氏家藏之書」印，乃吏部公爲少宗伯時所鈔者也。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野客叢書》三十卷，宋長洲王楙著。

《結一廬書目》卷三 《野客叢書》三卷附錄一卷，宋王楙譔，明嘉靖十七年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紀聞》一卷，明嘉靖刊本。宋長洲王楙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紀聞》一卷，明嘉靖刊本。長洲王楙。

《藝風藏書記》卷二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客紀聞》一卷，明嘉靖王敦祥重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紀聞》一卷，宋王楙撰。明嘉靖四十一年王穀祥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紀聞》一卷，宋王楙撰。明刻本，十冊。《野客叢書》三十一卷，宋王楙撰。明鈕氏世學樓鈔本，四冊。

黃榦

論述

綜論

王柏《跋勉齋北溪文粹》 右《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略】勉齋先生

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爲淵奧；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爲階梯。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非敢妄有銓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開其子姪云。

蔡杭《贊黃勉齋》 內父外師，體仁用義。草芥功名，浮雲富貴。披美皇墳，闡發幽秘。晦翁之託，于斯無愧。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勉齋集》四十卷。【略】其文章大致質直，不事雕飾。雖筆力未爲挺拔，而氣體醇實，要不失爲儒者之言焉。

分論

《安慶府廟學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嘉定癸酉，蜀人張嗣古所建。安慶舊舒州也，文翁興蜀學，正舒之人。今以蜀之人興學於舒，用此爲結。其前用晦庵教人之說，而中叙事。

《吉州永新縣學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嘉定元年，盜發荆潭，禍連數州，越數年始定。永新當往來之衝，縣焚蕩無存者。事定而縣尉范君建學，因叙慶元、開禧排士之修學者爲僞，輕啓兵端，東南困竭，州縣方且括民財，事苞苴，此盜之所由起。則弭盜安民，舍學何以哉。

《袁州韓文公廟碑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歷叙堯舜相傳至孟子，而皋陶、伊尹、萊、朱之倫亦與知道者列。自周襄至韓文公，始以道自任。「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道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可知矣。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以文爲道。」愚按，知公之深，論公之的，至此記無以復加矣。東坡所作《潮州廟碑》，其文人之文哉。

《鄂州四賢祠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四賢：濂溪、二程、晦翁也。此記極陳道原之自出，以及道統之由傳，可以成誦。

《劉正之遂初堂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言子弟不淫於富貴之義，可讀。

《毋自欺齋記》 《黃氏日抄》卷四〇：爲蜀李德進作。以精一爲知行，意甚明潔。

《鄉飲酒儀文序》 《黃氏日抄》卷四〇：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爲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

《送陳元平宰邵武序》 《黃氏日抄》卷四〇：叙其氣豪而幸有志於學，願以【略】志帥氣，則氣足以贊吾自治之決。且屬其式尚書黃公之閭，其必有所感。「夫春江渺瀰，兩涘之間，不辨牛馬，而霜降水涸，蛟龍蟄藏者，乃天下之全功，君尚勉之。」按，此序極可玩味。

《臨川勸諭榜》 《黃氏日抄》卷四〇：謂工於訟者，自絕天地，毀辱父母，破蕩家業，殃及後代。言具精到，可爲世戒。

《晦庵先生行狀》 《黃氏日抄》卷四〇：「自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云云至「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共八板，當別錄成誦。

傳記

《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略】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略】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略】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略】尋知漢陽軍。【略】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略】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略】先是，榦移書珏，

【略】珏皆不能用。【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惟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略】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略】榦遂歸里，弟子日盛。【略】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紀事

劉克莊《跋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黃德常及余同在軍中，坐起寢食未嘗離也。虜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祠，余亦求監嶽廟。後數年，同舍郎首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于是勉齋宰木已拱。予方以格爲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爲之慨然。

陳義和《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信齋楊復曰：先生廬墓浸久，私以失學爲憂，遂從淡齋學詞賦，既成，又學古文，盡得其妙，非其好也。【略】紹熙二年（1191）五月，同諸君遊鼓山大頂峰。先生賦詩，其首聯云：「登山如學道，可進不可已。」卒章云：「摩挲古石刻，歲月爲我紀。」（人咸異之，詳見集中）同遊者：同郡潘謙之、趙舜和、鄭成叔、唐去華，括蒼葉味道，永嘉徐居父、仁父。【略】劉忠肅公之子學雅正之延先生於家塾，以爲二子師。正之號遂初居士，先生謝之以詩，有「君因戇直招時論，我以疎愚厭俗紛」之語。是歲有與劉正之實之唱和諸詩，又作《劉氏遂初堂記》。【略】寶謨閣學士、利路安撫使劉公甲、兵部侍郎李公珏舉先生自代。劉公奏言：「黃某師友淵源，氣節剛正，恥同流俗，有志事功。舉辟不樂苟從，佐郡以嚴見憚。才學行義，臣實不如，舉以自代。」李公奏言：「黃某學有淵源，行有根本。忠孝竊於許國，信義長於使人。其材足以濟繁難，其節足以臨緩急。近蒙朝廷稍試以事，藹著聲稱，士論以爲可當大任。」【略】（嘉定九年）始草《文公行狀》。葉士龍曰：夫子歿已十七年，而行狀未有所屬。季子在以先生知夫子行履爲最詳，講夫子道德爲最密，請先生述其事。先生至是始爲草定其狀。是時雖已草具此文，而未欲傳布。【略】（十四年）正月，《文公行狀》成。有《告文公祠堂文》。三月壬寅，終于所居之正寢。

著錄

黃震《跋勉齋集》 某淳祐丙午春得《勉齋文集》於山陰施侯德懋，衡陽本也。後二十七年來撫州，推官李君龍金，衡陽人，復以其本見遺，則字之磨滅不存者已十二三。因思翻刊於江西倉司，而丙午所得本留故山，欲借別本證磨滅不存字，闔郡咸無之。方以書不復全爲憂，未幾臨汝書堂江君克明招臨江董君雲章偕來，其家收勉齋文最備，謂初得衡陽本，十卷；次得嚴溪趙氏所刊本，二十四卷；次得雙峰饒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徽庵程氏錄本《書問》一卷；次得北山何氏錄本《答問》十卷；近又得三山黃氏友進刊本四十卷，凡衡陽、嚴溪、雙峰、徽庵本皆在焉，而又多三之一，獨無《答問》。某因館至董君，盡求其書，屬幹辦常平司公事趙君必邁相與裒類爲《勉齋大全集》。董君云，衡陽本最初刊有妨時，有不盡刊，故爲最略；嚴溪所刊雖略增，其板已燬於火；三山所刊分類多未嘗聞，亦頗散失。此集眞成大全矣，并記其說如此。【略】《勉齋祠堂記》，峨峰黃氏所作，能發明晦翁、勉齋相傳之正，併刻附卷末。咸淳九年二月。

王柏《勉齋北溪文粹跋》 《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淳）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基）亦嘗增定焉。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榦文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黃勉齋文集》，一部八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勉齋文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榦《勉齋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勉齋黃文肅公文集》六冊，全。宋黃榦著，凡十

卷，又講義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黃勉齋集》。陳景雲注：「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勉齋集》四十卷本，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宋黃榦撰。【略】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雜文凡守郡公移案牘之辭皆在焉。據其卷目，與《宋史・藝文志》相合，蓋猶原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二函二十四冊，宋黃榦撰。書四十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黃勉齋集》，四十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宋刊本。案此宋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版心有注「延祐二年補刊」字樣，小黑口，宋刊元修本也。

又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影宋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影宋鈔本。宋黃榦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集》四十卷、附集一卷，語錄一卷，年譜一卷，宋刊本。宋黃榦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宋黃榦撰，缺卷十一至十五，元刊本。【略】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琅」、「天祿繼鑒」、「謙牧堂藏書記」、「兼牧堂書畫記」各印。查《天祿目續編》收入元版類。

又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宋黃榦撰。元刊本，陸心源氏原題宋刊。【略】按：此書余嘗假徐梧生（坊）藏本校過，其中有壞板，脫失文字甚多，檢視此本亦然，蓋同爲元刊元修之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勉齋集》四十卷，宋黃榦撰。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又有刊本。　許氏有明人舊鈔本。

又《續錄》　宋衡陽刊十卷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四十卷，宋黃榦撰，語錄一卷，宋林圓、蔡念成等輯，年譜一卷，宋鄭元肅撰，附集一卷，元刻延祐二年重修本，四十冊。《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三十七卷，宋黃榦撰，附集一卷，清鈔本，陳介祺跋，傅增湘校幷跋，八冊。

張鎡

論述

綜論

史浩《題南湖集十二卷後》　桂隱林泉在錢塘爲最勝，張子卜築。池臺館宇，門牆道路，凡經行宴息處，悉命以佳名，而各有詩。予固未嘗歷其地，乃因鄰友張以道東歸，惠然寄示，總八十餘絕，讀之灑然，如與其人岸冠散衽徜徉於烟蘿香靄間，可勝欣快！因爲一絕題其後：「桂隱神仙宅，平生足未登。新詩中有畫，一一見觚棱。」淳熙己酉中秋，鄮峰眞隱史浩書。

楊萬里《跋張功父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稿》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後山種，一瓣放翁香。苦處霜爭澀，膩來鶴校強。不應窮活計，公子也忙忙。

又《約齋南湖集序》　初，予因里中屠德璘談，循王之曾孫約齋子，有能詩聲。予固心慕之，然猶以爲貴公子，未敢即也。既而訪陸務觀於西湖之上，適約齋子在焉，則深目顰蹙，寒眉臞膝，坐於一草堂之下，而其意若在巖壑雲月之外者。蓋非貴公子也。始恨識之之晚。既而又從尤延之、京仲遠，過其所居曰桂隱者，於是盡出其平生之詩，蓋詩之癯，又甚於其貌之癯也。大抵祖黃、陳，自徐、蘇而下不論也。延之、仲遠退而深嘉之，予笑而不言。二君曰：「子奚笑約齋子？」予曰：「彼其先王，翼眞主以再造王家，大忠高勳，塞兩儀而貫三光。爲之子若孫者，謂宜掉馬箠，鳴孤劍，略中原以還天子。若夫面有敲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島先登優入於飢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顧汲汲於此，而於彼乎悠悠爾，此予之所以笑約齋子也。」二君曰：「子之笑約齋子，祇所以嘉約齋子歟！」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妝。」《詠黃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染菊爲裳。」寫物之工如此。予歸自金陵，功父送之，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爲我醉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南湖生於紹興癸酉，循忠烈王之曾孫，近得其前集二十五卷三千餘首，嘉定庚午自序，蓋所謂得活法於誠齋者。生長於富貴之門，輦轂之下，而詩不尚麗，亦不務工。洪景盧謂功父深目而癭，予謂其詩亦猶其爲人也。「溪清花鴨聚，岸綠草蟲多」，「燕子初歸曾識面，牡丹未放已知名」，不知何人以朱筆加點，專取此等句，予亦謂不然，且如「人生守定梅花死」，此句殊佳，何人輒用朱筆圈改。予竊謂朱筆之人，未得所謂正法眼藏也。功父預謀誅韓而史忌之，韓既誅，即有桐川之謫，後得歸，坐前憾謫死象臺，天下冤之。言官程松嘗論功父，謂將家子強吟小詩，此乃刻薄無忌憚之言，不足與校。其詩活法妙處，予未能盡舉，當續書之，今且題八句以寄予心：「生長勳門富貴中，粃糠將相以詩雄。端能活法參誠叟，更覺豪才類放翁。舉似今人誰肯信，元來妙處不全工。鏤金組繡同時客，合向南湖立下風。」功父盡交一世名彥，詩集可考。然南渡以來，精於四六而顯者，詩輒凝滯不足觀，駢語橫於胸中，無活法故也。然則紹聖詞科誤天下士多矣。

又《跋張仲實詩》　昔尤、楊、范、陸以詩鳴于乾、淳，惟張南湖、姜梅山頡頏其間，各有集傳于世。而南湖預謀誅韓，坑志忤史，謫沒象臺，夫人冤之，士大夫聞約齋其號，功父其字，敬慕嘆仰至今，蓋其立言立節皆足以不朽也。

《圖畫寶鑒》卷四　張鎡，字功父，號約齋，清標雅致，爲時聞人。詩酒之餘，能畫竹石古木，字畫亦工。

《詞品》卷四　張功甫，名鎡，有《玉照堂詞》一卷。玉照堂以種梅得名，其詞多賞梅之作。其佳處如「光搖動，一川銀浪，九霄珂月」，又「宿雨初乾，舞梢煙瘦，金絲裊。粉圍香陣擁詩仙，戰退春寒峭」，皆詠梅之作。雖不驚人，而風味殊可喜。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楊萬里極稱功甫之詩。《玉照堂詞》以種梅得名，如「光搖動，一川銀浪，九霄珂月」是也。周密曰：張功甫，西秦人，「月洗高梧」一闋，乃咏物之入神者。此白石論邦卿詞而及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　《仕學規範》四十卷，【略】宋張鎡撰。【略】是書分爲學、行己、涖官、陰德、作文、作詩六類。統載宋名臣事狀，並徵引原文，各著出典，若所採《九朝名臣傳》諸書，俱爲修史者所據依。故多與史合，且補其遺闕。【略】可以資考證，蓋與朱子《名臣言行錄》體例雖殊，而其爲一代文獻之徵則一也。

又卷一六〇　《南湖集》十卷。【略】其席祖父富貴之餘，湖山歌舞，極意奢華，亦未免過於豪縱。然其詩學則頗爲精深。趙與虤《娛書堂詩話》稱其游意風雅，與誠齋、放翁唱和，詩多佳句，載其《晚晴》絕句二首，《題六合寺》五言律詩一首。楊萬里《誠齋詩話》謂其寫物之工，絕似晚唐。又有《寄張功甫姜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其意直躋諸姜夔之右矣。【略】評其格律，大都清新獨造，於蕭散之中時見雋永之趣，以視嘈雜者流，可謂翛然自遠。詩固有不似其人者，鎡之謂歟。鎡又工長短句，有《玉照堂詞》。

《石洲詩話》卷四　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鎡》　桂隱軒頭醉客留，南湖寫物劇風流。茹冰餐雪窮詩叟，方外知心問白鷗。

鮑廷博《刻南湖集緣起》　公之於詩，善參活法，遠宗香山，於唐而近，則得力於誠齋，放翁諸人，誠齋至以上將目之，雖同時忌之者謂爲「將家子強吟小詩」，而不能掩也。

《詞徵》卷五　南宋時有海鹽腔，循王孫張功甫居海鹽時所創。見《紫桃軒雜綴》。

分　論

《賀新郎》《桂隱傳杯處》　《詞品》卷四：張功甫，名鎡，善填詞。嘗即席作《賀新郎》送陳退翁分教衡湘云：「桂隱傳杯處【略】。」此詞首尾變化，送教官而及陰山狂虜，非善轉換不及此。末句「呼翠袖，爲君舞」六字，又能換回結煞，非千鈞筆力未易到此。辛稼軒有「憑誰喚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淚」，此末句似之。

《滿庭芳》（月洗高梧）《皺水軒詞筌》：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于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尚不如張功甫「月洗高梧【略】」，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髮，皆姜詞之所未發。《詞綜偶評・宋詞》：響逸調遠。（螢火墜牆陰）陪襯。（「任滿身花影」二句）工細。

紀事

《齊東野語》卷三　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鎡。鎡曰：「勢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眞將種也，吾計決矣。」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疱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諾於道旁者，問爲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爲不知？必僞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

又卷一五　昔義山《雜纂》內，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輩。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

又卷二〇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絚懸之空半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浩然齋雅談》卷中　放翁在朝日，嘗與館閣諸人會飲於張功父南湖園。酒酣，主人出小姬新桃者歌自製曲以侑尊，以手中團扇求詩於翁，翁書一絕云：「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春事又匆匆。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樓一笛風。」

《詞苑萃編》卷一四引薛夢桂《蓀壁瑣言》　戚里鄭君光錫語余：往歲赴張功甫南湖園春燕，置酒聽鶯亭。亭外垂柳數十株，柔黃初綠。酒半，出家伎十餘輩，悉衣鵝黃宮錦半臂，並歌唐人柳枝詞，作貼地舞。歌竟，又易十餘輩，悉衣淺碧蜀錦裙，手執柳枝，唱名流詠柳樂府。送客諸伎籠燈者以百計。

著錄

楊萬里《約齋南湖集序》　予出守高安，約齋子寄其詩千餘篇曰《南湖集》，且諗予序之。【略】淳熙己酉四月庚辰，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鎡《南湖集》。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近得其《前集》二十五卷，三千餘首，嘉定庚午自序。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張約齋《南湖集》，一部五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南湖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張鎡撰。【略】其集久佚不傳。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雖載有張約齋《南湖集》一部，五冊，藏弆家亦皆未見。今檢《永樂大典》各韻中，收入鎡詩尚多。【略】鎡又工長短句，有《玉照堂詞》，選本多見採錄，而原本亦久散佚。謹裒集編次，以類相從，釐爲詩九卷、詞一卷，用存其略。《永樂大典》所載，多題曰《湖南集》，以諸書參考，知爲傳寫之誤，今亦并從改正焉。

鮑廷博《刻南湖集緣起》《南湖集》，宋循王曾孫張公約齋所著，集成於嘉定庚午，故不見收於晁氏《讀書志》，而陳氏《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亦不詳其目，惟明《文淵閣》及葉氏《菉竹堂書目》，并載《南湖集》五冊，其餘藏書家，罕有著錄者。國朝順治己丑，慧雲住僧行盛纂輯寺志，求公詩文，渺不可得，則此集之佚，信已久矣。恭遇聖天子右文稽古，命儒臣檢集《永樂大典》中遺籍彙入《四庫全書》，於是歷代名家詩之散見於各韻者，俱得裒錄成帙，而約齋之詩始出，諸體具備，以類相從，釐爲詩九卷，詞一卷。據方萬里題詞，稱其《前集》二十五卷，三千餘首，茲所得者，計詩一千十七首，詞七十八闋，雖較方所稱僅三之一，而已燦然可觀矣。博於武林先哲遺書，頗多採輯。嚮者張助教潛亭入都，曾以搜求未備爲託。閱歲書來，以館中新得《南湖集》見報。未幾助教忽歸道山。繼而邵太史二雲聞之，赴宮之後，亟求館中校定副本，傳鈔一編。適沈侍御蘭士南歸，寄以相示。【略】謹依館閣原編，校寫既畢，偶檢志乘，補其漏佚。至於遺文逸事，與夫後人景仰題詠之作，亦輯而附焉。爰付剞劂，以廣流傳。開雕於庚子初冬，竣工於辛丑首夏，爲文告公，以志盛事，并詳其緣起於首簡云。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閏夏既望，鮑廷博謹識。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七《南湖集》十卷，【略】，知不足齋本。

朱祖謀《南湖詩餘跋》右《南湖詩餘》一卷，鮑氏知不足齋刻《南湖集》本，乾隆間館臣輯自《永樂大典》者。其中《蘭陵王》一闋，從《詞綜》錄補。可知竹垞所稱《玉照堂詞》一卷，必有此本所未載，惜無傳本可斠耳。偶得沈氏頎校本，採記如右。

《木犀軒藏書書錄》《南湖集》十卷，宋張鎡撰。清乾隆翰林院鈔四庫底本。庫鈔紅格底本。原作「湖南集」，墨筆鉤勒作「南湖集」。前九卷詩，末一卷詩餘。第一卷缺首葉。有「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白文方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南湖集》十卷，宋張鎡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二冊。

藝文

史浩《跋張功父詩》「綸言褒予正遭逢，底事思歸作蠹蟲。未信夏畦三日雨，能勝秋浦一絲風。英英尊府分符譽，燁燁先曾衛社功。寄語夫君當勉勵，不耕何以望時豐。」淳熙丁未開鑪日，予過竹院，曇師方摘紙爲和章，以勉臨安通守張君功父。予亦戲筆擬作，示曇發一笑。

楊萬里《立春後一日和張功父園梅未花之韻》前夕三更月落時，東風已動萬花知。江梅端合先交割，春色如何未探支。只欠梁溪冰柱句，追還和靖暗香詩。□家剩有葱根指，不把瓊酥滴一枝。

又《張功父索余近詩余以南海朝天二集示之蒙題七字》作者于今星樣稀，凄其望古駟難追。空桑孤竹陶元亮，玉佩瓊琚杜拾遺。自笑唫秋如嬾婦，可能擊鼓和馮夷。報章不作南金直，慙愧君家丙稿詩。

又《又和（木犀初發呈張功父）》約齋詩客坐詩林，派入江西徹底深。縫霧裁雲梭織錦，明堂清廟玉璧金。已呼毛穎哦麤臼，更約姮娥聘稿砧。細詠新來木犀句，一燈明滅夜沉沉。

又《和張功父梅詩十絕句》約齋句子已清圓，更賦梅花分外妍。不飲銷金傅玉手，卻來嚼雪聳詩肩。要與梅花巧鬬新，恨無詩句敵黃陳。約齋詩好人仍好，不怕梅花賽卻人。

又《寄張功父》問訊子張子，詩狂除未除。年時一健步，寄我數行書。舊矣哦《招隱》，誰歟誦《子虛》。江湖隔京洛，不是愛相疎。

又《和張寺丞功父八絕句》約齋太瘦古儻眞，寄我詩篇字字新。受業陳三能幾月，無端參換謫仙人。古來官職妬詩篇，二物雙違不肯全。君被詩篇折官職，如何又寄一新編。金華不敢比東坡，此後東坡爾許多。擾擾胸中百周孔，不愁柳柳笑人何。

又《張功父畫像贊》功父久別，喜得邂逅。寒溫之外，勞苦之曰：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頻開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茗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外歟，方內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其問諸白鷗。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引楊方《館中簡張約齋》書生賦分合窮愁，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誰家見雪似瀛洲。爛銀宮闕雲端見，素柰園林月下遊。說與南湖張祕閣，速來同直道山頭。

姜夔《坐上和約齋》句入冰輪冷，愁因玉宇開。可無如此客，猶恨不能杯。好句長城立，寒鴉結陳來。箸篌莫停手，拚卻斷腸回。

又《張平甫哀挽》　將軍家世出臞儒，合上青雲作計疎。吳下宅成花未種，湖邊地吉草新鉏。空嗟過隙催人世，賴有提孩讀父書。他日石羊芳草路，弟兄來此一沾裾。

雜錄

朱文藻《書南湖集後》　己亥仲冬，藻客京師，從邵太史二雲得見《四庫全書》館裒集《永樂大典》中所載張鎡詩詞，編定爲《南湖集》十卷。傳鈔副本，攜歸虎坊寓齋，粗校一過，而未能詳攷也。鮑君以文增輯遺文逸事，爲附錄外錄，合刻竣工，復受而讀之，始知公在當時，以誅韓一事，頗不滿於時論，而事蹟顯晦，未備攷稽，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公爲循王之曾孫，《宋史》載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不知公爲何人之孫。集中稱南園，當塗、待制、閣學、侍郎、叔祖者，又不知何人也。循王先封清河郡王，城南清河坊，以其賜第得名，其居近市而隘。公於南湖之濱，得曹氏廢圃，治宅移居，園中峰石，即撤舊居小假山爲之。詩有云：「遷巢城北倏兩期，每還舊宅覺荒陋。」而《自詠》詩則又云「賣屋因爲宅」，可想見其經營之不獲已也。南湖之地廣百畝，割東宅爲梵刹，其西亭榭數十處，備見《桂隱百課》標題。至栽梅之地祇十畝，不知《梅品序》何以有「一棹徑穿花十里」之語也。玉照之梅，桂隱之桂，邀客宴賞，對花獨吟，集中屢見。至於牡丹之會，王簡卿嘗一赴之，如《齊東野語》所述，可謂極聲伎之盛矣。而集中《擁繡堂看天花》詞云：「手種滿闌花，瑞露一枝先坼。拄箇杖兒來看，兩三人門客。」又何其清況若是！公有小姬，放翁會飲，則有贈詩書扇之新桃。公集中於《夢遊仙》題下云：「小姬病起，幡然有入道之志。」正與《自詠》詩所謂「紅裙遣去如僧榻，白髮梳來稱道冠」之語合。故史魏公《慧雲寺記》稱其閒居遠聲色，薄滋味，矻矻詩文，自處不異布衣臞儒。而明之吳本如作公祠記，遂疑史語非實錄。然公不云乎：「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能於有差別境中，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後之論公者，正當作如是觀耳。公履仕之可攷者，《誓願疏》則云「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史魏公《記》則稱之爲「宣義郎」，孫樫跋語則稱爲「先大父少卿」，《齊東野語》則稱之爲「右司郎」。當韓侂胄之誅，其時公官右司郎，未嘗筦樞要，握兵柄，得以鋤姦去邪。然公以勳舊之裔，心存報國，末由表見，詩中往往寓之。誅韓之舉，公適預謀，因而移庖酣飲，使韓不疑，此實公之平日忠誠，藉以自矢，未必有意希賞也。而葉紹翁、周公謹俱謂其齎伐自言，賞不滿意。今觀公詩文，多自寫其淡忘榮利之見，如所謂「錢物用多常是解，權門路便不曾鑽」，已足略見其概。藉使朝廷果賞其功，不過加右司郎而上之，官亦無幾。如公果有志於此，則自三十五歲通判臨安，至此年已五十五矣，計二十年之中，稍事奔緣，何難早陟要途，豈必待此以自效乎。要之，貶霅溪，謫象臺，由於公「殺之足矣」一言而取忌於史彌遠。史稱彌遠誅韓之後，獨相兩朝，擅權用事，專任儉壬，臺諫言其姦，而朝廷弗恤。則公之被斥逐，勢有必然。然而畢辭榮寵，當享上壽，道士已見夢於前，貸資治生，營居周葬，傭工復相遇於後。公之沒於象也，殆有數存。觀公之自定其詩在寧宗嘉定三年，去謫象之年不遠，公殆有先見矣。公於禪理有夙悟。捨宅之後，嘗以悟由呈天童密菴禪師，語詳寺僧行盛《敝屣說》中。其語雖不見於他書，要亦禪門傳習之舊，非無本也。公有孫樫，見史魏公寺記碑末，而公之子不知其名。《賞心樂事序》所稱小菴主人，疑即其子。然《賞心樂事》作於嘉泰辛酉，公年四十有九，而景白軒奉樂天像有詩云「子遲髮白如先約」，足知公得子甚遲，至是時殆不過十餘齡耳。公之謫象臺，從行者有張良臣之子時，見《浩然齋雅談》，而不言良臣父子於公爲何人。慧雲寺自紹熙元年賜額至紹定中厄於火，相距四十餘年，寺經重建，不知何人之力，其時玉照、桂隱不言興廢如何，公之孫樫所居安在。碑末有住山息峰行海題名，而寺志竟不載此僧，無事蹟可見，皆由載籍遺佚，而公詩所存，較方萬里所稱《前集》廿五卷、三千餘首者，又僅三之一，設得其全，更足以資攷鏡矣。公之捨宅，據公《桂隱百課序》係淳熙丁未之秋，而《誓願碑》則云淳熙十四年丙午。攷丙午是十三年，非十四年。張樫謂碑文係先大父手筆，寺厄於火，記文不存，至景定壬戌，始取蜀人許居士所藏舊刻鏨石。意者燬而重刻，事隔三十年之久，不無缺蝕，臆補之誤歟？公生於紹興三年癸酉三月二日。今公之像，塵翳於頹垣廢廡之中。社姥田公，鄰村簫鼓，祈賽不絕，而公則蒼苔閟冷，春雨晝昏，野菊寒泉，孰有過而薦之者？枯禪二三，桑麻自給，宜亦念公之遺德猶存也。公諱鎡，字功甫，一字時可，號約齋，先世秦川成紀人。所著《皇朝仕學軌範》四十卷，今見宋槧，偶傳人間；又嘗集古今山林閒適詩，以《林泉嘯詠》

爲名，其書無攷，見公集中，有詩。公既居杭日久，則爲吾杭之先哲。

黃丕烈《蘆川詞跋》 余于姜白石詞中，知同時有張功甫其人，喜甚，謂即是仲宗別一字。既又于《陽春白雪》中得功甫詞二調，一係《鷓鴣天》，一係《八聲甘州》。然檢其詞句，與此詞中所載無合者。是又不得以仲宗、功甫比而同之矣，且《陽春白雪》亦選張仲宗詞，似不應一稱功甫，一稱仲宗。事之無可發明者，有如此種是已。壬申春三望日，小病初愈，今才下樓，晨起書此，以消悶懷。半恕道人筆。

《歲寒居詞話》 梅溪詞，史達祖邦卿作。汴人。《西湖志》稱其爲韓侂胄堂吏。攷玉津園事，張鎡雖預其謀，鎡實侂胄之客，故於滿頭花生辰得移廚張樂於韓邸。《梅溪詞》，有張鎡序。梅溪詞極工，鎡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三變行輩，不足比數」，則未免推獎溢美矣。

王鵬運《梅溪詞跋》 陳氏《書錄解題》云：「汴人史達祖邦卿撰，張約齋鎡爲作序。不詳何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韓侂胄爲平章，專倚省吏史達祖，韓敗，黥焉。」或遂謂邦卿即侂胄吏，并引詞中「陪節北行」、「一錢不值」等語實之。按陳氏去侂胄未遠，邦卿果爲其省吏，何必曲爲之諱，猥云「不詳」？即以詞論，如《滿江紅》之「好領青衫」，《齊天樂》之「郎潛白髮」，皆非胥吏所能假託。且約齋爲手刃侂胄之人，何至與其吏唱酬，復作序傾倒如此？殆不然矣。

高似孫

論述

綜論

樓鑰《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

劉克莊《茶山誠齋詩選序》 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警句往往似之。

又《龍學竹隱傅公行狀》 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癸未甲申，余自桂林入都改秩，一日自外歸，逆旅主人云：「有二客訪君不遇，留刺而去。」視之，蓋高續古、鍾春伯二館職也，皆素昧。明日往謝，高云：「吾於陸伯敬處見子某詩。」鍾云：「吾於南塘處見子四六，相約訪君，共論此事，何相避之深也？」鍾惠四六一卷，高遺《疏寮詩》二冊。未幾鍾貴顯，高出館，不復入，今皆物故。余老矣，四六姑置，惟詩結習未忘，所得《疏寮》二冊，前已摘出一二聯。後得其全集，數倍於舊，老筆如湘絃泗磬，多人間俚耳所未聞者，有石湖、放翁、誠齋之風。部帙既多，不能徧閱，姑錄其警語於編，以備遺忘。五言，《楊嗣勳惠茯苓》云：「道是青神谷，元通白帝厓。有松如壯士，其魄化嬰兒。雲濕侵鴉觜，天寒翦兔絲。堯初香摘髓，秦後雪凝脂。穴動龍蛇窟，山空鳥獸悲。惟將千歲力，白了一生奇。」《送潘德鄙帥廣》云：「風穩琛舟引，春歸卉服衙。」《謁吳給事》云：「上皇今百歲，近侍不多人。」《寄僧》云：「鹿采花修供，猱分石坐禪。」《別僧》云：「夢無全覺久，詩只半聯奇。」《聽雪》云：「竹大時聞折，梅明不受霾。」《雜詩》云：「今古憑詩了，乾坤賴酒澆。忙猶輪使硯，嬾尚事持茶。」《買研》云：「汾獻升雲鼎，秦遺蝕雪碑。」《曹娥江》云：「沙冷雁三二，天長帆有無。」七言，《送蜀客》云：「峨眉雪罷添巴水，玉壘雲空見蜀星。白浪不侵魚復陣，青苔猶護劍關銘。」《題放翁誠齋倡和》云：「題徧蛟綃乾碧海，吹將鶴笛上青天。」《道山堂前梅花》云：「太乙神仙游冊府，秦王學士凭闌干。」《懷墅》云：「已是飛來鵲鳩了，可能落到牡丹花。」《讀曼卿詩》云：「東西都漢猶司馬，三百年唐只次山。」《答人》云：「晉書好傳偏安石，唐世諸人且樂天。」《送歙守》云：「龍尾石須分幾寸，牡丹花不望頭綱。」《池西》云：「旋作池來公剗曲，略教花處似蘇隄。」《梅花》云：「相依豈恨移來晚，欲訴猶須說到明。」絕句尤多佳者，《都下》云：「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中秋夜登秀臺二絕》云：「青冥風露無人管，醉力飛昇入桂臺。月過斗西親挽住，伴人騎鶴去蓬萊。」「冰娥看盡人間世，好事如公不數枚。卻喚清罍相揖酌，汝聽下界息成雷。」《梨花》云：「殿頭催引上清華，獨奏春詞喝賜

茶。帶月歸來仙骨冷，夢魂全不到梨花。」《晚泊江口》云：「白鷺青烟剡江口，梅六七分經雪後。月肯流連相伴酒，隔岸呼船有魚否。」五言古體，《答辛幼安》云：「青天不惜日，壯士偏知秋。自古有奇畫，如今空白頭。彼時當再來，吾老不可留。天推壁月上，星入銀河流。躔度若此急，人生與之浮。終夜自起舞，無人共登樓。典謨有陳言，河洛非故州。黃鶴呼不來，誰能理殘裘。」此篇甚高古。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爲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時清議所不齒。晚知處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可觀也。

衛宗武《**劉藥莊詩集序**》　晉、宋以來，文英輩出，不暇遠引。近世如放翁陸，疏寮高諸人，瑰詞瑋句，流光簡冊，而芳風游塵，猶能熏染後進。

《**詩藪**》**雜編卷五**　宋人詩話，歐、陳雖名世，然率紀事，間及諧謔，時得數名言耳。【略】高似孫小兒強作解事，面目可憎。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剡錄》十卷。【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略】其讀書以奧僻爲博，以怪澀爲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可觀。」周密《癸辛雜識》亦記其守處州日，私挾官妓洪渠事，其人品蓋無足道。其詩有《疎寮小集》，尚傳於世，而文則不少槩見。此書乃其所作嵊縣志也。【略】統核全書，皆序述有法，簡潔古雅，迥在後來《武功》諸志之上，殊不見其怪澀可笑。陳振孫云云，殆不可解。豈其他文奇僻，又異於此書歟？

又卷一一八　《緯略》十二卷。【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贊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略】其言篤實，無所臆託，終出楊慎《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又卷一六一　《疎寮小集》一卷。【略】是集在宋頗著稱。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作文怪澀，詩猶可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能參誠齋活句。

又卷一七四　《騷略》三卷。【略】是編皆所擬騷賦，凡三十三篇。其後《欸乃詞》一篇，集杜甫詩八句、柳宗元詩四句爲之，殊纖詭也。

俞樾《**徐誠庵荔園詞序**》　詞之初興，小令而已。椎輪大輅，踵事而增，柴桑歸去之辭，東坡衍之而成哨遍，屈子《東皇太一》之歌，高疏寮采其意而成《鶯啼序》。一唱三歎，大放厥詞，實開元人北曲之權輿焉。曲興而詞于是不盡可歌矣。嗟乎，聲音之道，與古升降，詩而流爲詞，詞而變爲曲，至于曲而聲音之道卑矣。

分論

《**題四聖觀**》、《**題直舍**》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戾，下鶴池深柳拂舟。」極藻繪追琢之功，二宋殆不能過。晚兼都官，《題直舍》云：「無詩如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帶經堂詩話》卷一〇：四明高似孫續古《疏寮集》，劉後村謂能參誠齋活句者。《四聖觀》詩，後村亟賞之。

《**硯箋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五：《硯箋》四卷。【略】是書成於嘉定癸未，前有自序。序末數語，隱澀殆不可解，與所作《蟹略序》體格彷彿相似。陳振孫稱似孫之文好以怪僻爲奇，殆指此類歟？

《**水仙花後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宋高似孫《水仙花後賦》，依仿《洛神》句調，已爲明人作俑矣。

《**過郊景園**》　《白雨齋詞話》卷二：「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可謂淒怨。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層綠峨峨，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銷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荏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酒，灑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遣一襟幽怨。」較高詩更覺淒婉。

傳記

《**宋史翼**》**卷二九**　高似孫字續古（《書錄解題》），夙有俊聲，詞章敏贍（《攻媿集》）。程大昌《演繁露》初成，文虎假觀，似孫年尚少，竊窺之。越日，程索問故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詁》，其間多大昌所未載，而辨證尤詳，大昌盛賞之（《齊東野語》）。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寶慶志》），爲會稽縣主簿，吏道

通明。樓鑰除給事中，嘗舉以自代（《攻媿集》）。後爲禮部郎、守處州（《延祐》）。案《勾餘土音注》作禮部侍郎、知處州）。累官中大夫、提舉崇禧觀。似孫博雅好古（《嵊縣志》），晚家於越（《延祐志》）。案《鮚埼亭外集》：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衡孫等仍居甬江），爲嵊令史安之作《剡錄》，而文物掌故乃備。卒，贈通議大夫（《鄞縣志》）。

紀事

《四朝聞見錄》乙集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秘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徽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籯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足迹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於所聞矣。公所居於舊游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着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於甕，泄之以管，淙淙環珮，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園，植碧桃，有石可碁與坐。自西行有逕，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旁轉入茶蘼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庵，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尺，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鳥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塵斧，大緌蒲履，倘佯其間，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頷聯及之。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秘書，趙公俱難之。趙旋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驩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勿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宣。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即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竘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侂胄皆自爲之矣。諫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寔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婿，故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略】蓋竊東坡懼呂惠卿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外裔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兵云。趙偕猶子崇穌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於天性，必不出於侂胄所爲。趙公舍宮使提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於眞西山粵巖書院，西山之子娶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公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眞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疏寮集》三卷，四明高似孫續古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疏寮集》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高似孫《煙雨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高似孫《煙雨詩》一冊。

《百川書志》卷二〇　疏寮《騷略》三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騷略》三卷，高似孫，百川學海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煙雨集》一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騷略》一卷，宋高似孫。

《絳雲樓書目》卷三　高似孫《煙雨集》。

又　《騷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騷略》三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高似孫撰。

《菉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騷略》三卷，宋刊本。宋高似孫續古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騷略》三卷，明翻宋本。高氏似孫續古。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信天巢遺稿》一卷附【略】《疏寮小集》一卷，【略】乃高似孫詩也。康熙中高士奇刊本。　群賢小集本有二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騷略》三卷，【略】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選詩句圖》一卷，高似孫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九　《選詩句圖》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疏寮選詩句圖》一卷，宋高似孫續古選集。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選詩句圖》。

《玄賞齋書目》卷七　高似孫《選詩句圖》。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郯溪詩話》一卷，舊鈔本。題「四明高似孫續古」。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郯溪詩話》一卷，宋高似孫撰。清鈔本，與《梅磵詩話》、《歲寒堂詩話》合一冊。

孫應時

論述

朱熹《答孫季和書》　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

又　來喻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銘》　淳熙五年，余贅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見其學行政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賢甚悉，方與四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

司馬述《燭湖集序》　燭湖孫先生，蚤承學於象山、晦庵之門，天分既高，學力尤至。窮理盡性，深探闃域，四方之士翕然景從，凡經指授，隨其才品，有以自立。【略】述在海陵時，嘗升堂拜雪齋老先生，見手編《家庭唱酬集》，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讀之使人起敬。是歲，雪齋有《賞月詩》，先人與述兩兄亦相與賡韻。感念疇昔，閱四十載。《唱酬集》有《遇雪》、《鬻田》二詩，乃先生齟齬所作，因併《賞月詩》撮十題刊於附錄之末，既以表先生幼年識趣之偉，又以見雪齋源流之可敬也。述不肖，安敢效李漢彙昌黎文而爲之序，姑序次刊集歲月，紀於卷首云。

《困學紀聞》卷一八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雁到桐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吳禮部詩話》　友人葉審言家藏孫應時手寫五言律詩十八首，自荊江入蜀止石頭城，蓋規摹老杜者。應時字季和，餘姚人，游朱、呂之門。慶元中，宰常熟縣，爲子游立祠，朱子作記者。朱子嘗稱其《湖山》諸詩，語意清遠，豈此等邪？今錄數首于後。「日落風更起，江頭船不行。凄涼大夫宅，蕭瑟故王城。一醉重樓晚，千秋萬古情。愁邊動寒角，夜久意難平。」（《歸舟晚泊》）「落照久未夕，斷雲低不飛。孤舟上水急，歸鳥度山微。蕭颯天涯鬢，淋浪醉後衣。憑闌一笑去，客夢轉頭非。」（《益昌僧寺靜境軒》）「小飲不成醉，清談多所欣。秋聲搖落日，野色盪寒雲。心事長千載，腰圍更幾分，西風叢桂發，倚檻得相聞。」（《武擔山》）「西臺在何許，秋草暮雲間。十畝有餘竹，一窗無數山。望遠足離思，憂時多苦顏。相看終惜醉，更挈酒瓶還。」（《武擔西臺》）「今晨明客眼，桃杏照江紅。鳥哢蒼山曲，人聲翠竹中。獨遊空遠思，一笑負春風。便想荊州道，簪花醉渚宮。」（《新灘見桃杏舊事》）朱子又稱其《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子陵》詩見《後釣臺》諸作中，《仲弓》詩云：「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

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王厚齋《困學紀聞》云：「孫燭湖，其號也。」

傳記

楊簡《孫燭湖壙志》 燭湖先生應時，越之餘姚人也，越今爲紹興府。曾祖諱政，祖諱子全，父諱介，累封贈承議郎。簡與季和承學于江西象山陸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而開禧二年二月甲戌不祿。季和早入太學，淳熙乙未登進士第，爲台州黃巖尉。士民愛之，欲共置田宅留居焉，辭不受。後丞泰州海陵，丁承議君憂，服闋，爲嚴州遂安令，從蜀帥邱公密之辟，邑人不得而留，至于哭送。大將有世襲，朝廷患之，邱公因其病，使季和往視疾，以察軍情，盛禮十獻，辭焉。復命，以事實告邱公，遂奏易他姓，厥功茂矣。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垂滿，太守以倉粟累政流欠三千斛見問，士民陳辭願共償，不聽，竟聞于朝，貶秩罷。後授通州邵武軍，將赴而已病。歷官至承議郎，後以致仕轉朝奉郎，壽五十有三。冬十有二月庚申，葬于縣之龍泉鄉竹山。娶張氏。

沈煥《承奉郎孫君行狀》（存目）

樓鑰《承議郎孫君并太孺人張氏墓銘》（存目）

紀事

孫應時《發舉謝鄉帥啟》 某者生長窮鄉，抱持樸學。雖少而有志，初非富貴溫飽之謀；而壯且益貧，實有父兄門戶之責。三年之鳴未振，再鼓之氣不衰。忽驚鉛槧之生光，不作陶鈞之棄物。顧雕蟲篆刻之技，亦何足言；然攀鱗附翼之途，或由茲始。

《寶慶會稽續志》卷五 應時字季和【略】自號燭湖居士，有文集十卷。開禧丁卯，吳挺之子曦復歸興元，果據軍以叛。曦誅，嘉定初，戶侍沈公詵、刑侍蔡公幼學、給事曾公噩、吏侍黃公度、兵侍戴公溪、工侍汪公逵六人，同奏公問學深醇，行義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於未形，乞甄錄其後。得旨，特補其子祖開下州文學。水心先生葉公適嘗賦其家世友堂詩曰：「雀尋屋角飛，燕遶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隳。更悲別駕公，櫝韞不盡施。溫恭化群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斲吁已勤，礱密審所宜。諒爲前峰近，長映客星垂。」跋語云：「雪齋孫不朋居餘姚燭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人之節。三子，應求、應符、應時，皆以文學知名，兄弟相愛友，卉衣草食，薄厚必均。應時官止邵武軍通判。應符之子祖祐敬踐祖德，崇緝先志。嘉定甲戌，爲新室名曰世友，合饌同室，期永不替。將請余記之，然此詩已略具矣。」

著錄

司馬述《燭湖集序》 淳熙甲辰，史忠定王延致先生講道東湖，今丞相魯國公昆弟實從之遊，述獲在執經之列。丙午歲，先人宰海陵，先生適丞是邑，尤得朝夕侍左右。遐思渠獲，尚有遺文，諸家藏得會萃者十有二卷，敬鋟梓以惠後學。【略】寶慶丁亥長至日，門人涑水司馬述謹書。

孫祖祐《燭湖集跋》 先叔父燭湖所遺詩文，襲藏惟謹。寶慶丙戌歲，越帥集撰大卿汪公綱修《會稽續志》，采之鄉評，載先叔父小傳於人物門，仍訪問遺文所存若干，即先會萃十卷以對。既而浙西司馬庾使述篤念平昔游從之誼，取而鋟諸本，謹命從弟祖詒書之，而并先叔父淳熙乙巳歲在東湖書院手著《問思錄藁》五十條、《通鑑摘義藁》三十條爲《經史說藁》一卷，祖父雪齋行狀、墓銘，先叔父壙記及《會稽續志》小傳，從弟祖開補官省劄，爲附錄一卷。若其餘詩文存藁與門人所記《論語》、《孟子》諸經口義，篇帙尚多，又當彙次爲續集云。丁亥歲良月望日，從子從事郎、監華州西嶽廟祖祐敬識。

《文淵閣書目》卷九 孫介《燭湖文集》，一部十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孫介《燭湖文集》十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孫應時撰。【略】久無傳本，【略】茲從《永樂大典》所載，排纂成編，惟《經史說》

殘闕特甚，僅存一篇，其餘則約略篇數，殆已十得八九，以卷帙繁重，分二十卷。仍附編其父介及其兄應求、應符詩，幷錄應時父子誌傳行狀、子祖開補官省劄諸篇爲上下二卷。

藝文

孫介《用兒子應時宿龍泉寺遇雪詩韻》　扁舟趨郡去，攜手復同歸。款話僧宜訪，登山志欲飛。詩能歌白雪，心合念黃扉。莫作兒童語，豐凶有政機。

又《壬寅正月幼子黃巖尉任將滿予與家眾先歸幼子獨留官舍三月作詩八句寄之》　三年隨汝作初官，父子同知涉世難。鬢祿粗欣便老懶，還家仍慮厄饑寒。生來賦分皆前定，天下何時得舉安。慈孝睽離懷問膳，試憑雙鯉祝加餐。

孫應求《季弟黃巖任滿大人率家眾先歸作詩見示恭次元韻》　長拘棲寓季微官，攜杖扶車愧二難。翹首雲山魚雁遠，關心歲月骨毛寒。方來負米還爲養，未遂承顏數問安。何日庭前環戲綵，共馨夕膳潔晨餐。

孫應符《季弟黃巖任滿大人挈家眾先歸作詩見示恭和元韻》　必處中虛治五官，物來能應固非難。移忠益本居家孝，閱暑知曾歷歲寒。父子賡歌眞內樂，弟兄分職賴居安。何妨菽水爲歡養，會有時來詔賜餐。

劉過《寄竹隱先生孫應時》　蘇州酒滴如眞珠，公能醉之酒百壺。得閑政恐不來耳，來則倒屣相與俱。江山繞樓詩句好，奔走萬變同馳驅。大書小草各有態，雷電震耀驚花姝。當其半醉尚醒在，宛若處女未嫁夫。杯行到手湖海竭，翻覆雲雨來須臾。羲之屈使坐北面，命《騷》如役僕與奴。角巾斜飄鬢毛出，筆墨顚倒衫袖烏。回旋左右如有礙，歸路不記長鬚扶。賓儕指摘士竊笑，亦有好事描爲圖。或云先生郁于用，浮沉欲以酒自娛。實非能飲姑好客，不時斗酒由人須。若余乃是眞飲者，糟丘日日鄉無何。雖然人亦難意料，未可目以爲酒徒。相逢擺略邊幅盡，胸次開豁無城郛。斂藏窮達付之酒，不以禮法自束拘。倩歸一眞舉無僞，滑稽玩世爲通儒。飲與不飲無不可，醉醒醒醉同一區。痴人之前莫說夢，夢中說夢愈闊迂。客來輒飲飲輒醉，此其所以爲竹湖。不然他人豈無酒？欲去此腳自懶趨。計公之客日百數，結束冠帶紛坐隅。欲言喉牙物如梗，中懷腹非外示愚。不如鄙性好誠實，退無所議進不諛。歐公自愛曼卿放，昌黎亦喜劉叉粗。滿城風雨重陽近，黃花籬落金英敷。山高凜風吹客倒，公樓雖小主者殊。狂當相就取一醉，有酒飲我無酒酤。此郎雖狂亦可喜，我去俗子嚅當呼？世無人兮亦已久，公不容我誰容乎！

裘萬頃

論述

趙擴《賜秘書監丞裘萬頃敕》　爾萬頃博識多聞，操行篤實，諸儒所尚，令聞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效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

胡泳《跋竹齋漫存遺稿》　西山外夷而中秀，故多逸士與貴人。蓋貴則有大顯榮于時，而不與生俱盡，則竹齋翁其人也。堅苦好修，發之聲畫，其清徹骨。

曹彦約《跋竹齋手帖》　裘元量孝友著於家，節概聞於時，遺珠賸馥，散落人間者，未能盡見。即此二帖，可以觀其表裏如一矣。無所怨於天，而年不稱其德，無所求於人，而仕不優于學，乃其所也。

倪祖義《跋竹齋遺稿》　「可憐堂堂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東坡《和張文潛高麗松扇詩》也。竹齋翁堅剛之操，不究於用，蓋甚似之。「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山谷《和元明贈別詩》也。竹齋翁友悌之愛，情見乎詞，亦默契之。至於文章典雅，字畫妍秀，足以自成一家，而九原不作矣。斂衽太息，附名於後。

李燔《題竹齋指南詩》　元量清標酷似僧，詩情畫意兩相承。於今自有高人處，不尚空窗尚巽升。

劉克莊《跋裘元量司直詩》　裘君字元量，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

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玄齡手錄四十三首示予，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耻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昔游耆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

陳元晉《跋裘元量竹齋漫存詩》《孟子》曰：「誦其書，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某生晚，不及識竹齋裘公，嘗見章泉老先生言公之詩氣和韻遠，當入江西後派。比得《竹齋漫存》一編，讀之，竊獨愛其《與弟元德安樂窩詩》，有莫春浴沂、風雩詠歸氣象，是可以知其人矣。雖然，竹齋所存蓋與西山對峙，固有不待詩存者。

張鎡《嘉靖刊竹齋詩集序》宋興，自慶曆彬彬多理學之士，闕聖宗，叙人紀，沿源派而上下之，遐哉盛矣！其植表立則，唯以聞道，往往微情逸興播於聲詩，而音節與世代斯異，天下後世有識傳焉。於乎！其見大，則其旨遠，雋永之味終不可諼也。南渡後，作者歸然，慈湖楊先生洞究陸學，名震南服，紫陽夫子韙其言議。竹齋裘先生，鎡鄉先哲也，一見默識，慈湖氏稱畏友焉。鎡閱慈湖氏誌銘先生，三致景仰，又讀其詩，嘆曰：文其徵乎！夫紀物以闡幽，要之在明；婉辭以道志，要之在實；涵悟以抉眞，要在不渝雅樸。先生之詩，三者備焉，是故律而咏，粹而眞，可以傳已。【略】鎡惟風雅不作，天下無詩教矣。君子愼取，後之作者意爾也，況宋非所趨尚者哉！蘇、黃二家，卓犖一世，今或以文詞氣節概其詩。況本之先生道誼孝友逖配前人，是詩也殆出其餘矣乎，固宜洋洋纚纚，意在而有遺音矣。雖然，詩以晉盛，以唐工，彭澤、少陵，今取之者言人人殊。善哉陸子曰：「詩如陶、杜，可謂知道。」予嘗因其言，求其詩，質之己意，是或一道矣。先生出象山氏者也，尙論先生，象山氏之意可少哉？先生在當時，眞西山氏亟稱之，而詩不與焉，此其意猶夫象山氏也。於戲！微是詩，先生自有不朽於天地矣，又奚俟予言？

《戴酒園詩話・裘萬頃》《雨後》曰：「秋事雨已畢，秋容晴爲妍。新香浮稏秔，餘潤溢潺湲。機杼蛩聲裏，犁鋤鷺影邊。吾生一何幸，田里又豐年。」《出門》曰：「出門復入門，吾行竟安之？攜書北窗下，翻閱聊自怡。有懷千載人，掩卷還歔欷。采采首陽薇，戀戀商山芝。一裘或終身，欣然釣江湄。斯人不可作，古道日式微。目前稻粱謀，喪雁方齊飛。青田寂無音，歲晚將疇依？愼勿出門去，塵埃染人衣。」元量生于豫章，殊不染其惡氣，大可敬也。《見雪》一篇，尤見義烈之概。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序》竹齋裘先生爲眞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疏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奏始鏤板行之。余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存者惟陳無己、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宋犖《康熙重鐫竹齋集序》江西詩派自呂居仁倡論以黃山谷爲標準，後人輒多詆訶，其實《詩派圖》中人不必皆江西，詩不必盡宗山谷也。先是，嚴滄浪論詩有元祐體，注云元祐體即江西派，如蘇東坡、劉後村、戴石屏之詩皆是也，豈惟山谷諸家哉。然則詩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學山谷諸家耳。厥後有同鄉能詩而未嘗附會山谷者，爲新建裘元量先生。先生起家淳熙進士，授樂平簿，遷大理司直。父方家居，力請外任便祿養，添差江西撫幹。時眞西山官安撫，雅相傾倒。迨其卒也，楊慈湖爲志其墓。蓋先生沉潛理學，故一時談理學者多稱之，詩特其緒餘耳。今所存《竹齋詩集》三卷，大抵羅羅清疏，直攄胸臆，不欲爲山谷之峭刻，而別自成家。惜其書晚出，吾友吳子孟舉嘗選錄宋詩諸名家，僅列其名，而亦未見其集也。著述之流傳，何其難與！【略】使當日早見《竹齋集》，與巨源詩幷行，詎非新建後先兩快事哉！予於是集之刻，深幸前哲之有後，而又喜江西詩學駸駸有振興之勢，政不必祖禰山谷諸家，而皆可續江西詩派也。則夫以山谷爲詩派口實者，尤可息喙矣夫！

張尚瑗《康熙重刻竹齋詩集序》予宰興國，友人新建裘子羽若官教諭，攜《竹齋集》示予曰：「此吾先世宋大理寺丞元量先生之詩也，刻於明嘉靖中，板已燬，今謀復梓以傳於世，君爲予序其意。」予又亟手鈔焉，讀之，中有《寄謝菊磵》唱酬之作，其詩之恬澹峻潔，邁往不屑，亦與菊磵相上下，非近世浮文弱植、模聲範勢者所得而竊附。集中別錄稱先生爲西山眞文忠公帥屬，以學行見重於公，與楊寶謨慈湖友契特深。其沒也，慈湖志其墓。端平中，吳丞相許公表請爲其子補授文資，其見重於當時若此。予又考《南昌耆舊志》「稱竹齋將赴大理寺丞，詣豐城王武子別，武子語之曰：「入爲朝士，寧疏拙，毋便習。」竹齋拜其言。嗚呼！世之恥拙而求工，忌疏而營密者衆矣。掌故內徵資序有幾，脂韋趨競，常懼不得爲人先，而故以疏拙作贈言，其於世態鑿枘不相入。乃聞而莫逆於心，遵而行之，月上三書，丐外以終老，蓋其介石之

操，卓然自信於中，不樂於史、鄭權倖之途，超超託足。而文忠公之所以重之者，毋亦以其心跡一轍有同道邪？今讀其詩，恬澹峻潔，亦有寧疏毋密、寧拙毋工之意象焉，視彼揣摩依附以爲仕，粉澤盜竊以爲詩者，不啻奴隸命之。菊磵之營信天巢，操瓢酌泉，風同趣舍，宜其往來詩筒，聲氣應和于烏石岡、葛嶺之旁，而今日之堙鬱而競出也，亦後先相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竹齋詩集》三卷附錄一卷。【略】陳宏緒《寒夜錄》稱，萬頃在當時，與胡桐源、萬澹菴、徐竹堂往來倡和，號爲「四傑」。今三人俱已湮沒，惟萬頃集存。劉克莊《後村集》有《裘元量司直詩跋》，稱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潔」。又稱「其猶子南昌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其季元齡又手錄四十二首，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爲人自貴重，耻表襮，惟詩亦然。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録諸梓，與同志共之」云云。【略】其詩雖風骨未高，而清婉有餘，不染江湖之濫派。趙與旹《娛書堂詩話》嘗稱其《歸興》一篇，又稱其初官樂平印曹，與洪邁詩篇往來，邁最推其「雲歸青嶂雨初歇，花卧碧苔春已休」之句云。

李之鼎《**宋人集本竹齋先生詩集跋**》　世之士大夫急功利者多，安恬退者少，以至節義不立，道德日喪，其關係於世道人心爲何如哉！新建裘竹齋先生生當南宋，登進士第，授大理司直，駸駸可躋膴仕。乃澹然求退，添差撫幹，徑歸故里，讀書吟詩，力求心性之學。當代眞西山、楊慈湖皆折節與交，先生之人品學術從可知矣。

《**題趙子良畫雪景**》　《六研齋二筆》卷三：宋趙子良畫雪景，裘竹齋題之。味裘句，則畫味溢出矣。【略】一云：「扁舟兩漁翁，清唱發白暮。安得如鴟夷，相與五湖去。」「白暮」二字更奇。

傳記

楊簡《**宋大理司直裘竹齋墓誌銘**》　簡舊同寅裘元量，日者因問答從容，元量忽覺。覺非心思言語所及，即伊川之覺，孔子謂智及之，顏淵庶幾，餘子日月至焉而已。元量後爲大理司直。府君諱繼祖，字慶源，號無諍。【略】元量諱萬傾，嘉定癸酉六年除吏部架閣，明年遷大理司直，力丐外任，月三上章，有旨添差江西撫幹，以便祿養，卒於官。銘曰：慶源厚德，元量默識。慈湖楊簡，哀敬老筆。

紀事

吳潛《**乞裘萬頃幸元龍遺澤表**》　伏見贈通直郎裘萬頃，清名厚德，矜式士林，博學高文，源流賢派。方嘉定時，大臣德政，萬頃雖蒙收召，遇除官則辭之，既辭掌故，又辭司直，乃乞添差帥屬而去。不知者謂爲親老也，乃其自度枘鑿，又不欲近名耳。秩滿不調，退歸西山衡茅之下。既老且病，猶日孜孜以治心養氣爲躬行綱要，以忠信孝悌教其鄉黨子弟。諸司曹彦約等繼爲乞差遣於朝，僅還幕府，一月而歿。蓋近世以老選調，如萬頃者極少，而萬頃不悔也。

《**娛書堂詩話**》**卷下**　裘元量萬頃，豫章人。性恬退，不樂仕。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嘗賦《歸興》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祇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子細看。」遂乞歸。

又　裘元量初筮，樂乎印曹，與野處洪公詩篇往來，公每稱許。元量常有「雲歸青嶂雨初歇，花卧碧苔春已休」之句，公尤嘆。

《**徐氏筆精**》**卷四**　宋裘萬傾有客令咏針，出羹字韻，萬傾云：「一寸堅剛鋟鑄成，綺羅叢裏度平生。有時穿子敲成釣，釣得魚兒便作羹。」亦巧於押韻可喜也。

著錄

劉克莊《**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略】裘君字元量，繼來幕府，【略】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玄齡手錄四十三首示予。【略】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胡泳《跋竹齋漫存遺稿》 歿後一年，孤從龍料檢手澤，得詩文數百篇示予，予把玩起悲起敬，遂書卷而歸之。時嘉定癸未夏五月之吉，修江桐原胡泳伯量敬書。

張鎣《嘉靖刊竹齋詩集序》 嘉靖戊子獻歲，先生十一世孫汝中持遺稿得若干首請曰：「我祖竹齋氏之言富矣，幸猶存什一於千百，我裘氏世世奉以周施。予小子不敏，詎敢附麗，唯竇墜是懼，子其序之，將屬鋟工。」【略】作《竹齋詩集序》。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裘竹齋詩集》一冊，六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裘萬頃詩集》六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裘萬頃詩》六卷。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序》 顧世未見其全，裔孫奏始鏤板行之。【略】康熙己丑蒲月，南書房舊史官小長蘆朱彝尊序。

宋犖《康熙重鐫竹齋集序》 先生十六世孫奏方宰錦縣，亟以表章先集爲兢兢，奉其遺詩，命子思芹、姪思鈁至京師，請予序。【略】予於是集之刻，深幸前哲之有後，而又喜江西詩學駸駸有振興之勢。【略】康熙丁亥歲杪，商丘後學宋犖題。

裘奏《康熙重刻竹齋詩集跋》 宋大理司直先《竹齋詩集》三卷，明嘉靖間工部郎中先魯江公鋟版行世，兵燹後版散失。先府君將重授諸梓，其心未嘗一日忘也。【略】奏今待罪錦縣，【略】歷三考，得積俸以剞劂是集。集成，奉而歎息。奏父子兩世合六十餘年，而此志始克成，可不謂難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竹溪詩集》三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裘萬頃撰。【略】此本爲康熙己丑其裔孫錦縣知縣奏所刊，凡詩三卷，末一卷附錄誥敕誌銘，不知何人所編。近時工部尚書裘曰修又重刊之，曰修亦萬頃裔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竹齋先生詩集》三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宋新建裘萬頃元量。

李之鼎《宋人集本竹齋先生詩集跋》 此集三卷，附錄一卷，乃康熙間先生裔孫奏刊於錦縣。年久版已散佚，《四庫書目提要》有裘文達公於乾隆間重刊此集之語，近日未見印本，其殆重修康熙刊本歟。考《竹齋集》明潘氏刊《宋元名家詩集》有六卷本，較此增多。潘刊傳本甚希，是否卷有分併，刊本不始於康熙可知也。老友裘君鏡秋爲先生裔孫，出示康熙刊本，意在傳布先集，其意甚盛。惟鼎徵刻宋集，在康熙以後版行者在所從略。第先生爲鄉邦文獻，原刊之本已希如星鳳，重繕覆校，用授手民，以廣當世士大夫用舍之則云。校字之勤，則鏡秋之力也。甲寅仲冬，鄉後學南城李之鼎振唐謹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竹齋先生詩集》三卷，宋裘萬頃撰，附錄一卷，清康熙四十八年裘奏刻本，一冊。《裘竹齋詩集》六卷，宋裘萬頃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真德秀《送裘司直得請西歸詩》 輕軻龍山頭，木蘭作雙槳。飄然裘司直，乘向南昌去。問君鵷鸞中，脫身遽如許。棲遲三十年，始得官掌故。小須上上考，豈不登省戶。自言野心性，眯目九衢霧。修竹歲云晚，萱草秋亦暮。嗷嗷投林烏，猶得反其哺。江西父母邦，非復舊饒裕。蠻烟一腥穢，樂歲且狼顧。遺黎空杼軸，行旅窘刀布。天門窅萬里，可望不可籲。君今佐元戎，安危繫一路。瘡痍俟滌濯，畫諾歸佽助。先聲姦人惴，高節懦夫慕。過當在前席，一正天子度。白鷗沒浩蕩，蒼鶻任指呼。我亦南陔人，扁舟從此具。

又《挽竹齋詩》 憶昔摳衣造竹齋，竹聲琴韻兩相諧。重來琴鎖紅塵滿，寒雨蕭蕭滴蘚苔。無奈斯文墜不興，煢煢吾黨又凋零。白雲寒鎖洪厓頂，一度翹瞻一愴情。

魏了翁《題竹齋遺像》 箕裘克紹，瀟灑出塵。身能致主，澤足及民。厥裔象賢，令範嘗新。

劉克莊《挽竹齋詩》 築室西山下，孤標未易親。長閒如野鶴，偶出似祥麟。屬者陪髦士，嗟乎瘞玉人。北風吹老淚，空灑暮江濱。

方大琮《祭裘司直文》 嗚呼！利名世梏，稚躭耄馳。性命天道，棄擲如遺。君自初筮，早值師資，懸悟獨醒，已大物微。貌古而癯，氣和且夷。疆里方寸，辨析毫釐。筍班數月，治鳳來儀。夢懷西山，九牛莫追。出入幙中，爲親少縻。色養已矣，琴有餘悲。君雖誓墓，我欲勵時。護闡有守，招以卑辭。知有薦稿，入闈故遲。報墨未乾，斯人已矣。嗚呼！天之生材，成者實希，可激薄

俗，何必仕爲！彼逐逐者，知乎不知？爲邦惜賢，聊敬一扈。

雜錄

胡泳《跋竹齋指南》　竹齋翁清德照映一世，發於聲畫，超逸遒勁，亦可寶玩。予少翁八歲，行輩與之交者半世。今亡矣，欲搜檢故書，會聚所藏書翰，表而出之，未暇也。一日，新陂瑄上人出翁遺墨一軸示予，詩四帖七，且題其端曰《竹齋指南》。把玩久之，如見其人，因思吾徒碌碌，不如林下人愛慕之專也。願志其卷末，爲之內媿云。

林惟孝《跋竹齋墓碑》　嘉定丙子孟冬十有二日，惟孝省拜慈湖先生於浚明，嘗從容問四方從遊之士有悟道者，得二十六人，裘君元量司直其一也。惟孝識而藏之，罔敢失墜，而于司直無一面之雅。後六年，聞司直亡矣，未嘗不往來予懷也。又四年，爲寶慶二年仲春，天子命試進士於南宮。惟孝備員考校，得三策甚偉，觀者莫不擊節。拆號視之，裘其姓，由庚其名，蓋自是士大夫間往往言司直之有子也。一日訪予，示司直墓碑，即乃慈湖老筆，讀之肅然起敬。又得披挹言議風度於一序一詩之間，信乎學有淵源，而由庚之振其家聲也。九原不作，由庚其勉之。

敖陶孫

論述

綜論

《懷古錄》卷中　近時敖陶孫爲詩未見其工，而其評詩卻甚當，其評後山詩云：「冲寂自甘，不求識賞。」豈特足以盡其詩，亦足以得其爲人矣。

牟巘《潛善甫詩序》　晦翁罷經筵，敖臞庵爲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弔甚哀而憤愈激，毀《江湖集》，嬰奇禍，而名愈高，爲詩人重矣。

《詩源辯體》卷三五　敖器之評詩，自魏武而下，人各數語。其評陶彭澤、鮑明遠、李太白、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白樂天、孟東野、李義山，正變各得其當，則似有兼識者。元美、元瑞雖極淵源，然於淵明、韋、柳已不能知，王於韓、白諸子，則瞢然矣。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敖陶孫器之《臞翁集》，古詩歌行頗有盛時江西風味，其《詩評》尤爲談藝家所推引。

又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吊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于禍，亦奇男子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一《臞翁集》　有《臞翁集》二卷，其詩雄渾深厚，雖至平淺處，不易涯涘。嘗作《詩評》，自魏歷宋凡二十九家，辭意雅確，世服其知言。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敖陶孫臞翁集》　江湖滿地求張儉，士論多君壁上題。晚歲功名薄如紙，議郎潦倒華州西。

《石洲詩話》卷四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敖陶孫》　留題醉墨甲寅哀，捕卒樓中舁壁來。宰相頭顱和敵去，臞翁教授海門迴。

楊浚《論次閩詩・敖陶孫》　評詩獨許杜工部，上下千年子細參。幸有三元樓句在，不愁易姓誤升庵。

分論

《哭趙忠定汝愚》　《四朝聞見錄》丙集：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　《載酒園詩話・趙蕃》：讀敖陶孫《詩評》，妙于語言，甚思見其詩。惟傳《哭趙忠定汝愚》一篇，中聯「狼胡

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信是偉語。起處「左手旋乾右轉坤」，末句「休說渠家末世孫」，終俗而佻，深是可惜。

《**佳人佩明月贈俞德章**》《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全用比體，深得古樂府之遺。

傳記

劉克莊《臞翁敖先生墓誌銘》 敖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略】少貧，以學自奮。嘗游於潮，潮人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內爲式。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卒）〔率〕虛講席（競）〔競〕迎致。已而入太學，中慶元己未第，主通州海門縣簿，教授漳州，辟酒所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秩，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崇）〔宗〕正簿。上登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主管華州西嶽廟，臺疏鐫一秩。寶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內負摩雲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寖趨平夷，然長身庞眉，軒昂驚俗。與人交際，機疏語簡，知者（也）以爲質，不知者以爲亢，惟漳牧趙公汝讜、番禺帥楊公長孺尤敬愛。趙詩律高，無對壘者，獨先生與倡酬，楊性峻，或面僇僚吏，見先生必改容。始不樂往溫陵，州檄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歸，因上言：「敖某可予祠矣。」先生起寒苦，涉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者但目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悉記覽，亂籤叢帙，披研鈔纂，奇字奧（美）〔義〕，穿扶呈露。諸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而天下獨誦其詩。初，朱文公在經筵，以耆艾難立講，除外（詞）〔祠〕。先生送篇有曰：「當年靈壽杖，止合扶也光。」趙丞相謫死，先生爲《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權臣也。或（謂）〔爲〕律詩託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逮捕，先生（徼）〔微〕服變姓名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嗚號於郡邑衆大之區，幾不免矣，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璧易求，先生之隻字半名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衆，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烏虖！前世以言語得罪者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本朝列聖好文憐才，騷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放翁詩當驗矣。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議）〔譏〕，送朱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顧藏蓁不輕出，眞詩未爲先生之福，而贋詩每爲先生之禍，烏虖悲夫！【略】有詩文若干篇，未詮次。【略】先生早游學四方，所交類當世聞人。白首還鄉，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戶內搖手謝絕之，新學晚生少覩基段，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喜（於）〔與〕太學博士（孝）〔李〕君韶、監南嶽廟林君公遇還往，若余者亦先生所素厚也。銘曰：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嗇於少，復奪之耄。卓哉臞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顏，以配貞曜。

紀事

《四朝聞見錄》丙集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群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未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爲韓所廉，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亟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己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敖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後得《南岳》刻詩於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癭翁，福唐人。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趙威伯《詩餘話》 慶元間，韓侂胄用事，貶趙忠定公於永，舟次衡陽，泊古鄧，一夕而死。敖器之陶孫時處上庠，以詩哭之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群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

死固知天所欠，孤忠賴有史常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世孫。」

蔡幼學

論述

樓鑰《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講制》　具官某深知經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論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臺仕，人以爲遲。近升禁路之華，庸代王言之重。

葉適《祭蔡行之尚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尚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偏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形于歎顰，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疏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鄰，衆方愕眙，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既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群，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吹劍錄外集》　蔡尚書幼學師陳止齋，乾道壬辰，同赴省試。止齋知其必魁取，乃自下賦卷，已而師生經賦俱爲第一。賦場先試出《聖人之於天道論》，次場《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文意步驟，全倣止齋，蓋有所授也。宋玉作《招魂》，屈原作《大招》，其機軸段數一切相似，不知孰先傳焉，孰後效焉。

傳記

葉適《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頡行立。比三年，丙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皆謂文過其師矣。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陛下始即位，冀太平且暮至也，奈何今十年愈益壞乎！」語諄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傅之漸，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盍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孝宗遽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參政奏：「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敕令所刪定官，對語如策。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後知上不以言咎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博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館下，議進擢。公歎僞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迕孝宗，罷。再主沖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略】改兼侍讀，【略】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略】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年〕六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年六十四。【略】公內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減與民，無奇怪怪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略】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

連榻不知也。」【略】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幷記之。銘曰：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五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暗於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篋。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縢其匱。雖貴有已，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

《**宋史**》**卷四三四《蔡幼學傳**》（存目）

紀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婿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

又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衆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水心先生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蔡幼學《育德堂集》五十卷。

黃群《育德堂外制跋》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略】《溫州經籍志》八：「蔡氏幼學《育德堂外制集》八卷，佚。《內制集》三卷，佚。案蔡文懿內外制今久失傳，《宋宰輔編年錄》二十載嘉定元年《趙汝愚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及嘉定二年《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兩制，蓋從《外制集》采入也。」舊藏影宋鈔本《育德堂外制》五卷、目錄一卷，《直齋書錄解題》云八卷，有「集」字，與此不同。今案影鈔本目錄五卷末注云「原有裂補痕迹」，則不知何時書賈得此殘帙，以爲孤本，割去五卷以下之目錄，俾符本文。是書宋以後無他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育德堂外制》五卷，宋蔡幼學撰，存卷一至五，目錄卷五後有補痕，當有缺卷。宋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字體仿顏平原，刻印皆精。鈐有「蔡氏圖書子子孫孫永寶印」。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育德堂奏議》六卷，宋蔡幼學撰。宋刻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育德堂外制》存五卷六冊，宋蔡幼學撰，宋蔡氏家刊本，存卷一至卷五。

雜錄

《**浩然齋雅談**》**卷上**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掛冠；丁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瀟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嘅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謝直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謝直，黃巖人，字古民，歷太社令、大理司直，今以奉議郎通判嘉興府。

《**宋詩紀事**》**卷五五**　謝直，元名希孟，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台州黃巖人，伋之孫，從陸象山遊。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太社令、嘉興府通判。

紀事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頃見余子壽云：謝希孟爲某總餉所怒，假手留鑰、張定叟劾去之。希孟有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身不患無歸所。憑誰說與清河公，何苦爲人作黃祖。」余謂祖爲曹、劉驅使，已可笑，又有一種人爲祖驅使，益可笑也。

《**梅磵詩話**》**卷下**　前史謂禰衡、孔融慢曹操，操以其才名不欲殺，送劉表。後復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爲祖所殺。《後村詩話》云，【略】近時鄱陽趙嘉賓子允，余同年進士也，初筮爲淮西某縣簿領，因事忤江東趙漕，漕亦嗾江閫黃萬石劾之，是萬石又爲人作黃祖矣。

《**西湖游覽志餘**》**卷一六**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侮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滸，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何如過。　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談藪**》　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身狹多髯，希孟見其寫眞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詠其名云：「炊餅擔頭挑取去，典衣鋪上唱將來。」聞者絕倒。伯益又嘗寫眞，衣皀道服，躡僧鞋。希孟贊之曰：「禪鞋髭鬚髮髮，道衣行藏梗直。烏肌狹小面皮，秋水長天一色。」

藝文

陳傅良《**送謝希孟歸黃巖四首**》　紛紛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淪亡已無限，存亦誰愛惜。如何伏羲氏，文字二三畫，姬孔豈不聖，用以演《周易》。法令如牛毛，斯、鞅信手成，簿書積邱山，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國勢尊且榮。未省三代前，誰獨有此名？　圭璧襲繅藉，山龍飾衣裳。不聞燧古初，而興自虞唐。毀車崇騎射，隸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秦亦忽以亡。　累觴以爲歡，班荊以爲儀。交際貴如此，勿使至意虧。頗常怪《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

葉適《**送謝希孟**》　白頭趨幕府，早已負平生。未放鵬舒翼，應煩驥斂程。驛梅催凍藥，柁雨送春聲。爲語常平使，開懷待子荊。

陳文蔚

論述

朱熹《**答陳才卿書**》　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

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陳文蔚《再答徐子融書》 昨舟中數詩，因筆錄呈，又蒙寵和，且深有警發。【略】鄙句兄謂微有悅紛華之意，極荷箴誨，敢不佩服。

侯峒曾《克齋集序》 宋陳克齋先生名文尉，字才卿，信州之上饒人。少事朱子，自號克齋，隱居不仕，以孝行修於家。【略】予夙未知克齋之遺，今幸得其書而讀之，顧亦缺有間矣，是不宜輕論，論其大略，以求仁爲本，以省私愼意爲事，以學問思辨先致其知，可謂卓然信蹈而亦不流於蔓支者也。同方友敎若余正叔、徐子蠹、徐子融、吳伯豐諸子，書不盡傳，學問磨礱，要可想見，彼亦各遭其勢而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克齋集》十七卷。【略】宋陳文蔚撰。【略】文蔚始因同里余大雅以師事朱子，【略】篤信謹守，傳其師說。【略】其詩雖頗拙俚，不及朱子遠甚，其文則皆明白淳實，有朱子之遺。講義九條，剖析義利之辨，亦爲諄切，均不愧儒者之言，與後來依門傍戶者，固迥殊矣。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五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朱子門人，著書立說，深得旨趣。朱子與手書，往復互論正。所作《州學修禮器記》，亦推尊朱子儀式而損益焉。（林《志》）

著錄

侯峒曾《克齋集序》 全集若干卷，皆論學之言也。張生時泰始刻之於鄉，千里致書，乞余爲序。【略】崇禎癸未夏五，吳郡後學侯峒曾書於長水之二思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克齋集》十七卷，湖北巡撫採進本，宋陳文蔚撰。【略】其文集亦無傳本，故《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俱未著錄。明初，其郡人張時雨及其裔孫良鑑始掇拾成編，即此本也。

黃疇若

魏了翁《次韻黃侍郎疇若滄江海棠六絕》二 沙暖花香弄午晴，苦撩詩思浩難禁。偷閒不辨追年少，只有春風會此心。

《代宰相賀雪表》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眞宰相事也。《困學紀聞》卷一九：黃伯庸《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卧洛陽之人；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劉克莊《煥學尚書黃公神道碑》 公諱疇若，字伯庸。甫晬而孤，外祖母杜夫人奇之，曰：「兒必貴。」誨以學。擢淳熙戊戌第，歷祁陽主簿、柳州敎授、靈川令、知廬陵縣。堂審，監進奏院，太府寺簿，將作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敎授，太府丞、祕書丞、兼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著作郎，監察御史。嘉定初元，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權戶部侍郎，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成都路安撫使。以父諱辭，改寶謨閣。七年，召對延和殿。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同修(閣)〔國〕史，落權陞左庶子，太子詹事。十年春知貢舉，試禮部尚書。請外，以煥章閣學士知福州。辭，提舉南京鴻慶宮。臺疏落職罷祠，俄提舉鳳翔府上清宮。足疾告老，復職致仕。十五年正月癸亥薨于寢，年六十九。階通議大夫，爵豫章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遺表聞，贈宣奉大夫。【略】治第豫章城中，自號竹坡。公文律高，丞相周公稱其正大恢閎，詳雅溫醇。誠齋楊公見公詩，以爲得山谷單傳。然公貫穿百家，融液衆體，不但以元和腳，江西派爲重。考宏詞，得眞，留二公。有《竹坡集》四十卷、奏議三十卷、講學十卷、進故事十二卷。公承當家文獻，故風韻勝，接諸老(諸)〔緒〕論，故心事平。隆、乾以來，衆芳翕集，臺閣多賢。至慶元錮黨攻僞，邪說橫流，言事者非搏噬餘干相君所厚則粉黨考亭先生門人，公密扶善類，素尊理學，奏篇無一語差。辛巳而後，四朝生聚，東南極盛，至開禧挑釁，(首)禍形始露。用事者方且厚斂民足用，多造楮紓急，公一則曰蠲弛，二則曰節縮。向使以其置安邊所者椎而廣之內廷，

減市估者放而行之諸道，仁言儒效，豈淺鮮哉！余讀公書有云：「以無德之人而運才智之鋒，幾何而不斲天下之朴？」又云：「言利之臣必不得其死，好利之君必不得其用。」爲之掩卷而作曰：「此有德者之言，反本之論也！」公入蜀僅帥成都一路，兵事皆屬大閫，其後關外軍潰，言者論公遺蜀患。於是公出蜀八年矣，亦怡然不辨。始公欲以奏稿屬眞公爲序，不果。予受學眞公者，追誌公墓，系以銘曰：遠矣黃氏，望于豫章。至太史公，誇瓊軼香。雙井一支，分秀沈江。是爲竹坡，雄翰墨場。鼓朱絃瑟，織雲錦裳。曳履禁中，執簡帝傍。縻公弗留，引身高翔。出授齋鉞，幷絡之方。流涕牋天，蜀民殘創。一時權宜，百年弓張。臣請弛之，以帑金償。視兩忠定，先後相望。我不識公，獲交諸郎。早誦奏篇，晚窺家藏。齒宿意新，辭婉味長。公不可作，騎驎翳皇。廬陵二老，過江歐陽。手持衡尺，親加裁量。延之宗派，列之循良。一語品題，千載耿光。謂余不信，質之周、楊。

衛涇

論述

真德秀《賜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衛涇辭免皇太子冊寶推恩以昨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卿名重一時，學貫千古。捐身關策，力裨更化之宏規；造膝輸忠，與決建儲之大議。暨陟凝丞之任，首參賓交之聯。正事正言，效見聞而無隱；重暉重潤，資啓沃以居多。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後樂集》二十卷。【略】衛氏在宋世，以文學知名。【略】涇所作大都和平溫雅，具有體裁。歸有光《震川集》稱其文章議論，有裨當世。當韓侂胄用事時，隱居十年，於所居石浦闢西園，堅卧不出。其進退之際，蓋能以禮自守者。今即集中諸奏疏考之，其《應詔論北伐劄子》謂兩國相敵，持重者安，輕動者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力詆侂胄開釁之非，詞意極爲切直。其劾易祓、朱賁、林行諸狀，亦能抵觸姦佞，侃侃不阿。他所論列，幷中窾要，在當時可稱正人。

傳記

《宋史翼》卷一五　衛涇字清叔，其先齊人，唐末避亂南遷，居秀州之華亭，祖闓始占籍崑山之石浦。父季敏，通判鎮江府。涇少有節操，入行在，從永嘉李去智學。李卒，爲制服執喪，人咸義之。淳熙十一年，孝宗擢涇進士第一。比唱名，御筆：「殿試上三名，欲觀其政事。」特與添差差遣，仍釐務授承事郎，添差鎮東軍簽判。涇以對策嘗陳添差之敝，三上表乞待次，上以涇力踐所言，知重始進，特從其請。故事，狀元初任垂滿，必通謝於宰執，始頒召命。時王淮秉政，涇不通謝，雖被召三月，不得引見。十四年，除祕書省正字。【略】光宗初立，政尚循謹，涇以著作佐郎賜對，言：「今日風俗頹靡，百度縱弛，人才削弱，國勢未張，汲汲有爲，尚恐不濟。」【略】紹熙元年，遷著作郎兼司封郎官。二年正月，震電雨霜，大雪繼作，涇應詔上封事言：「雷陽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象類而求，則君欺於臣，夫陵於妻，夷狄謀中國，小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於此，皆能致亂，陛下不可不預防也。」時佞倖漸肆，李后悍妬，故涇以爲言。出爲淮東、浙東兩路提舉。慶元初，召爲尚書右司郎官。【略】三年，以起居舍人假工部尚書使金，還言：「虜有危亡之兆，而吾無自治之策。使吾治具畢張，備禦無闕，敵雖強不足畏。倘偷安歲月，僅了目前，一弱虜滅，一彊敵生，未足爲喜也。」初，涇之往，寧宗諭使覘國，而虜爲蒙古所攻，我有乘釁之意，涇深懼其輕動，故還奏如此。除直煥章閣，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言者論罷。是時權姦用事，涇不爲勢怵，斥去十年不調，於里中闢西園，取范文正公格言名其堂曰「後樂」。開禧元年，得旨入朝。明年，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應詔論北伐非計，不聽。三年，自吏部尚書拜御史中丞，請誅姦臣韓侂胄，論罷右丞相陳自強，拜參知政事，封崑山縣開國伯。嘉定初，兼太子賓客。始侂胄之誅，涇功多，繼又患史彌遠有專恣之漸，欲去之。彌遠爲景獻舊學，知涇謀，風御史劾罷之。五年，知潭州。八年，知隆興府。上以涇三世同居，有堂曰友順，御書二大字，太子亦爲書「後樂堂」牓賜之。九年，知揚州。十七年，除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進封吳郡

開國伯。寶慶二年卒，理宗輟視朝一日，特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謚文節。涇歷仕三朝，出入內外四十餘年，憂國忘家，始終一節，而謀深慮遠，不徼近功。其進退之際，與時升降。嘗語人曰：「官職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其在朝孤立自守，不畏彊禦，以賢才爲立國之基，薦進搜舉，汲汲如不及，如李燔、輔廣、倪思、陳韡皆其人也。涇在潭時，與朱熹有交承之好。佗胄指熹爲僞學斥之，佗胄既死，涇奏召熹還朝，而熹已卒。復移文新安，取熹諸經、四書傳註，刊刻以傳，又請爲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謚，其表章正學之功多矣。所著文五十卷，曰《後樂集》。

衛湜《衛文節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野客叢書》卷一六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爲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啓賀衛魁，一聯云：「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四朝聞見錄》甲集 衛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幙。公即入劄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待詔，與僉幙正闕。公已赴越任，閒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尚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幙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榜廷唱放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翱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即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即直詣都省門面詰丞相。丞相情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俱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即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閫，不復召矣。錢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衛清叔一世人望，身爲大臣，顧售韓佗胄螺鈿粻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疏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閤。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衛公垂歿，乞勿田澱湖一疏，眞體國大臣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韓佗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

著錄

衛樵《後樂集跋》 先公參政文集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藁襲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尚多，而樵自入仕，居侍旁之日少，於是藁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有焉，孤苦餘生，悉未裒集。樵茲來守永，偶公暇，因以所藏者纂類校讎，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南仲相與覆校，敬鋟諸木，而以櫟齋叔父湜所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罄先公之遺文具載備錄，以至行述、謚議、史傳、隧碑，併俟它日續鋟木云。紹定壬辰冬日，嗣子樵謹書。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後樂先生集》九冊，不全。宋孝宗時人，未詳姓氏，前後俱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後樂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衛涇撰。

【略】原本凡七十卷，乃其子樵所編，嘗刻之於永州。歲久亡佚，明楊樞《淞故述》僅著其名，而其本已不可見。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編次，釐爲二十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後樂集》二十卷，宋衛涇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路有鈔本。　別本十卷，入《存目》。

藝文

《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林子燕《祭衛涇文》　嗚呼！公之盛名，踰四十年。企衆目以同瞻，如明星之麗天。徒觀輝而起敬，孰知中之所存。惟我公之純懿，顧安得而名言。但見夫忠於事君，孝於奉親。旁友乎兄弟，內睦乎閨門。聽謀猷而纚纚，挹色笑而溫溫。首群彥於淳熙之際，贊洪鈞於嘉定之元。聳四方之壯觀，茲盛世之才難。偉君子之間生，固衆美之備全。若德心之廣大，於一節而可觀。人之常情，多以貴而忽賤。公之素志，每樂善而忘尊。謂太平之基立，實皆在於得賢。繫等級之相因，猶詩詠於南山。吉人多，則助之而益壯；士習卑，則承之者弗堅。故公之於上也，養其氣則惟廉隅之護，廣其求則無左右之先。篤於守義者，挽之而恐後，樂於赴功者，推之而使前。苟片善之足來，必兼收而靡捐。嗟賤子之何知，亦兩塵於薦員。念甲申之初歲，得晉拜於台躔。蔭名園之嘉木，衍潭府之賓筵。悼日月之既除，苦魚鴈之難傳。何音容之不可復見，同松江之逝川。聆凶訃以驚惋，涌涕泗而潸然。蓋興懷於公道，寧獨感於私恩。屬官守之所縻，欲奔慟而無緣。抆清淚以一灑，寄純忱於九泉。嗚呼哀哉！

又林孝聞《祭文》　嗚呼！洪惟我公，英特間生。玉質金相，雋發妙齡。本本元元，聖學是承。對策丹墀，偉論鏗鍧。帝覽興嘉，擢冠群英。陞華冊府，養望著庭。韜涵益豐，芬郁天京。晉濟郎宿，出馳使星。政條井畫，吏膽霜凝。載筆螭坳，凜然直聲。張膽殊鄰，抗節莫嬰。值權姦之擅朝，紛佞習之頹傾。屹底柱於中流，世皆醉而獨醒。保十年之靖退，垂千載之芳馨。俄分符而起廢，旋趣覲以留行。罄論思於法從，日啓沃於皇明。憤政柄之下移，憂國勢之搶攘。贊神謨於密勿，肅天憲而掃清。遂參秉於樞機，公道仆而復興。振周綱於既解，調漢瑟於當更。起故老於閒放，拔茅茹而彙征。斥朋邪於荒裔，屏豺虎之縱橫。息邊陲之鼓鼙，蘇夷夏之生靈。轉愉佚於憔悴，變凶札爲豐登。何讒巧之敗類，貿白黑於青蠅。竟勇退於急流，適綠野之幽情。徯司馬之再相，霈霖雨於寰瀛。胡梁木之遽摧，俱失聲而涕零。嗚呼！材生世而實難，患無位與其名。既蚤著於倫魁，復致身於顯榮。然而材不得以盡用，道不能以大亨。卒齎志於九原，莫致詰於杳冥。豈泰少而否多，天未欲致乎升平。顧遐陬之末學，蚤棲跡於崇閎。門登龍而慕李，表薦鶚而慚衡。銜厚恩而莫報，悼本志之無成。聞凶訃而長號，慘心折而魂驚。盍素車而奔赴，悵箴守之纏縈。聊奉芻於總幄，阻執紼於佳城。憑浮雲以寄哀，徹幽恨於泉扃。嗚呼哀哉！

王柟《七賢詩・衛文節涇》　文節鬱忠貞，陳書必審諤。殷殷憂國心，園林表後樂。權門詎可通，僞學何妨託。櫟齋亦聞人，說禮肆鴻博。

趙汝談

論述

綜論

衛涇《從事郎趙汝談特授行太社令制》　宗室之賢，而文若漢間、平，唐賀、白，蓋不多見。如爾之力學好修，辭章雅健，良足嘉尚。寘之曲臺，益懋器業，朕將有觀焉。

吳泳《趙汝談授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兼侍講制》　文物河間之彥，風流江左之英，擢從丘園，寘彼朝宁。辭章古雅，如升堂而聞正音；氣貌沖夷，如入國而望喬木。

劉克莊《山（名）〔中〕別集序》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塘詩評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爲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集止百篇。後十〔餘〕年（餘），見南塘持論

稍寬，惟余縛律如故。

又《趙(庭)〔逢〕原詩序》 昔南(唐)〔塘〕趙公題章泉梅詩云：「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憐世上癡兒女，滿口梅花欲效顰。」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

又《跋趙崇安詩卷》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陳思王詩高於建安七子，唐詩人尤推賀、白。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爲一代騷人之宗。余少交(紫)〔芝〕、白，(當)〔嘗〕接南塘議論，故江湖吟人亦或謂余能詩，顧詩豈易能哉！

又《跋章南舉(千)〔小〕稿》 昔余以所作示南塘，此老雖甚擊節，其意常闕然未滿。其言曰：「兄讀書非不多，然吞餌上鉤皆黃口小鮮，而鯤鯨大物皆未受令。」及晚爲侍從，見余賦詠，始自悔前評之誤，有分庭抗禮之語。

又《跋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制六年，每覺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有曲阜。」晚見趙南塘及余四六，曰：「履常與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宜不及二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對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外服，余亦浮沉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後南塘果入僊直，余亦攝掌贊書。

又《跋趙南塘洪平齋湯晦靜遺墨》 右，三山陳君天定藏南塘趙公二跋，一爲陳了翁論(刑)〔邢〕和叔疏藁，一爲韓子蒼逸詩而作，五帖皆與其弟蹈中者。跋不待贅語，帖中如論《通鑑綱目》疑義，甚精(確)，評蹈中詩尤森嚴可畏。噫！析理至朱氏完粹矣，而不肯苟同；煅詩至蹈中精密矣，而不少假借。西山眞公拜內相，上公自代，公怫然不悅，前輩自重不屈摺類如此。公與余翰墨尤多，余詩不逮蹈中遠甚，公有「雪騎追窮漠，風颿轉廣津」之褒。又簡余曰：「兄才(有)〔尤〕宜於古文，而專用於詩、四六，斲而小之，可惜。」又曰：「兄文有法度，某不能及。」豈非恕於友而嚴於弟歟！卷末又有平齋洪公、晦靜湯公帖。此二公皆余故人，皆與南塘交遊者。三君子宰木已拱，余雖僅存，然耆舊凋謝，欲談前事無復人矣。陳君他日試呈似今常平使者湯公秘書，必有以發其感慨。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柩前留素杖，簾下進黃袍。」語簡而事核。又云：「漢閣新圖迥，秦箏舊曲長。」挽鞏仲至云：「萬卷非其崇，單方或以封。」有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蹈中弟》云：「黃臺瓜辭可憐矣，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衰病況堪吾道非。少日槊棋豪索酒，莫年絲竹淚沾衣。人生至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立春》云：「蒼規不與先生智，白髮惟添老在身。」《絕句》云：「我欲與君洞庭野，斜河澹月聽雲和。」要妙之音也。

又 南塘評蹈中詩文，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

趙汝騰《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蹈中最爲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予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滯。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近得梅村倪君遺予詩一編，深鉅高迥，不肯爲近世里巷歌謠語，蓋知惡夫沾滯者也。惜也不及見南塘，親炙其流波玉合之，講貫益精，含咀益深，見諸賦咏，必能運翡翠鯨魚于一致，何荀鶴之足云哉。

黃文雷《看雲小集自序》 詩以唐體爲工，清麗婉約，自有佳處。或者乃病格力之浸卑。南塘先生爲宜稍抑所長，而兼進其短，斯殆名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梅》 方回評：蹈中兄曰南塘汝談，字履常，詩文俱高，尤精四六跋語，頗亦不滿于石屏之詩。

又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南塘四六》一卷。【略】汝談在當時，頗以詩名。歷掌制誥，亦以文章典雅見稱。其嘉定《賀玉璽表》有「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璨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四語，王應麟《困學紀聞》極稱之，今全篇在集中，然他作不盡如是也。

分論

《觀傀儡》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

掌內制，元夕觴客，客散家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牽絲戲，也伴兒童看到明。」余謂康節「遂令高卧人，敲枕觀兒戲」之句，蓋局外旁觀者之言耳，若同局而爲此言，似乎未可。

《觀物十詠》 劉克莊《昔陳北山趙南塘二老各有觀物十詠筆力高妙暮年偶效顰爲之韻險不復和也》。

《題三山黃瀛父擬陶集》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趙南塘《題三山黃瀛父擬陶集》云：「閩士工雕篆，陶翁暇討論。」「暇」之一字，蓋他人不能到處，惟用工於詩者知之。

《真德秀除參政詔》 《困學紀聞》卷一九：眞文忠除參政，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直玉堂》 《徐氏筆精》卷四：宋趙汝談《直玉堂》詩，【略】雋永有味，不似宋格。

傳記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談傳》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爲太社令。時侂胄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末坐白晳者何人？」汝談不爲動。以參知政事李璧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爲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改知無爲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略】于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爲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言若蓍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丐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乃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略】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錄，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註《易》進講。【略】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丐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閫增秩，稱提官楮，四郡獲賞。汝談獨憂頒，登對，首疏言，【略】其論楮法，尤中時敝，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爲？」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傅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爲文章有天巧。篤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紀事

劉克莊《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籓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

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系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飆駭電，猶隱隱弦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毛竹山頭雲雨昏，【略】通管溪南水竹村。」楊吏部方淳熙辛丑自武寧丞來攝靖安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爲縣主簿，老士人猶能誦之。趙南塘嘗跋云：「公暮年所爲詩，比是益精，清實簡遠，與俗異畛。如宿葉盡脫，而燁然花著於根，使人熟睨不厭，較林艾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四朝聞見錄**》**甲集**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爲宗臣，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之臣爾。」趙公自失。

《**隱居通議**》**卷二〇**　宋寧宗開禧中，韓侂胄當國啓戎，時史丞相彌遠爲禮部侍郎，與中宮楊后密謀，命殿帥夏震乘侂胄入朝，殛死于玉津園前。史登相位，改元嘉定。寧宗崩，拔理宗于側微，以登寶位。史相秉政凡十八年，薨于位。鄭忠獻清之以舊學代相，改元端平。理宗始親政，召用諸賢，更革弊政，一時翕然，號「小元祐」，引領以望太平。而諸賢議論迂疏，國計實乏。是時十六界楮幣寖輕，咸以爲病。端平二年己未，召江萬里爲館職。故事必先試策而後除。是年南塘趙公汝談直翰苑，命題發策，以楮爲問，問意不滿諸賢之罔功。趙公當時儒宗，筆力高簡，朝野稱之。世變以來，失去三紀矣，偶從朋友間見之，如遇故人，輒錄于此。江丞相對策尤妙，實爲近代館職策之冠。予舊誦之甚習，然浩浩數千言，難以盡錄，謾志策問于此而已。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汝談《南塘文集》，一部一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汝談《南塘文集》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汝談《南塘集》九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南塘文集》一冊。宋光宗朝趙汝談著，九卷，無序目，疑非全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南塘四六》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趙汝談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南塘先生四六》一卷，舊鈔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南塘先生四六》一卷，二冊，與《格齋四六》同裝一函，北圖。宋刻本。【略】原題「古汴趙汝談」，卷內有「海虞毛表奏叔圖書記」、「乾學」、「徐健菴」等印記。

藝文

方大琮《**挽趙南塘**》　初開學禁預招延，俄滯周南四十年。大振文章驚海內，肯將詁訓讓儒先。孤忠自許漢遺老，高氣直凌唐謫仙。夙昔覽輝今已矣，危樓百尺尚依然。　晚起蘇公以禮郎，侍經掌制位文昌。端平氣脈眞堪寄，元祐光陰惜未長。馬邑深憂形諫墨，鸞臺寧徒耻書黃。門生最是知心者，追配微言淚數行。

劉克莊《**挽南塘趙尚書**》　起掌端平制，蕭蕭素髮新。更生宗室老，太白謫仙人。貴矣行施馬，悲哉筆絕麟。誰爲篆華表，題作宋詞臣。　自從水心死，塵柄獨歸公。於《易》疑程氏，惟《詩》取晦翁。二箴家有本，孤論世無同。不復重商榷，騎鯨浩渺中。

又《**祭南塘趙尚書文**》　烏乎！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倪，謫墮濁冗。端平之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橐，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著龜。相(公)〔去〕客逐，公從婺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悗悗，欲球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大)〔火〕後一封，讀者嗟嗟。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雞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夷考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溢)〔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爲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擬。晚於時賢，不苟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栢千尋，枝樛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憾。交道方渝，我則不敢。烏乎哀哉！

雜錄

劉毓盤《輯校解林樂章跋》　劉克莊《後村詩話》曰：本朝全盛時，宗室貴顯而負盛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德麟爲東坡友，有《聊復集》。南塘名汝談，字履常，太宗八世孫，居餘杭。淳熙十一年進士。理宗朝，歷官刑部尚書。卒謚文懿。其集名，兄弟名，皆不傳。後村所許爲一代騷人之宗旨，曾不若解林之猶得以詩詞與後人以相見也。

劉過

論述

綜論

劉溥《龍洲集序》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尺紙以爲藁，筆法遒縱，【略】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爛如日星，絢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當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收善本，能一賜參對，至願！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

《游宦紀聞》卷一　劉過字改之，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桯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尚書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其詞云：「按轡徐驅【略】。」後黃知爲劉所作，厚有饋貺。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爲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之以詞與郭云：「玉帶腥袍【略】。」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略】。」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來，以爲鄧南秀詞，非也。」

《貴耳集》卷上　廬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橘南無酒賣，老天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愁。欲買桂華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熙間，有廬陵二劉。

《桯史》卷二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荊、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爲饟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敷原王安世（邁）、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蹠奇吊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略】」以初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爲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

又卷六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餘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儗詩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略】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矣。獨以傷露筋骨，蓋與改之爲一流人物云。

許從道《東陽游戲序》　慶元己未夏六月，廬陵劉改之來游東陽。幾日月，得詩文五十餘篇。將行，集之，因爲之序。予以爲山川人物，固豪傑之士所樂觀而願識者，然貧困征行，山川過目，輒失向背，交游滿前，臭味平生，雖所願樂，蓋亦未易得也。改之游吾鄉，往來石洞、清潭山谷間，盤薄邑里，賦詩最多。邑之善士，莫不傾接。探幽發秘，卻短從長，與夫風俗美惡、典刑廢存，固已盡得之矣。然而改之貧自若也。司馬子長游天下，其所以求于世者與我異，倦游來而文始奇。改之讀書論兵，好言古今治亂盛衰之變。與予交十二年，今老矣，未嘗一日不游也。每見則氣益豪，詩益振，文益古。蓋其所得于天者，富

貴不足以累其心，故能驅役山川，戲弄人物，劇談痛飲，遺世自賢，亦與造物者游而未知所止也。其與子長孰後先乎？詩文一篇，遂爲東陽故事。凡吾識所及，改之當不忘也。秋九月朔許從道序。

孫德之《陳竹溪詩集序》 庚申歲，予侍先君官武康，始識龍洲劉改之，其詠水湧山出，尤喜談辯，眞奇男子也。

又《書劉改之詞科進卷》 錢塘劉君一日相過，示予以《詞科進卷藁》，余讀之，不覺擊節嘆駭。夫文不難于工，而難體制之備。【略】君之文不獨辭藻之工，其大概高以體要爲尚。其四六則雅馴而工，散文則雄深而清，韻語則清新而壯。持此游場屋中，日可與渡江諸賢相角逐，餘子紛紛不足，當立下風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王簡卿侍郎嘗自誦其《贈劉改之》一聯句云：「罵坐有人曾辟易，處窮無鬼敢揶揄。」道得他著。

《梅磵詩話》卷中 劉改之有代歐陽丞上平章韓侂胄兩絕云：「當年歐、富與韓、范，勠力同心佐漢庭。今日故家渾似舊，醉翁之後獨凋零。」「玉立堂堂社稷臣，人言忠獻是前身。三生畫錦堂前夢，莫忘當年作記人。」大爲韓侂胄稱賞。《龍洲集》中不載。鄉人曹倅待聘爲通州靜海宰，與郡博士施其姓者皆好吟，劉改之有詩與二公云：「茅葦連天昨已非，二年重到最堪悲。芹宮尚有肩吾在，花縣猶存子建知。鄭躅南飛三繞樹，淒涼北望四悲詩。東風若不均披拂，薦福詩然又斷碑。」改之詩多豪放，此篇必晚年所作，其氣索甚，集中亦不載。

《懷古錄》卷中 稼軒歸本朝，晚年詞筆尤高，【略】自非脫落故常者未易闖其堂奧。劉改之所作《沁園春》，雖頗似其豪，而未免於粗。

《詞源》卷下 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

方回《滕元秀詩集序》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始回至郡，讀《釣臺集》，見有「日月色搖，江如汞走」者，噫，此非所謂活語乎！又見有所謂「七里風煙萬里寬」者，蓋亦響而不啞，心異之。細視，則郡人龍嶺老樵滕公所作也。【略】當其時，謠謂「浙右滕元秀，江西劉改之」。然龍洲道人詩，回未敢以爲然，外強中乾，多謁客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寄尋梅》 方回評：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閣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

又卷二四王居安《送劉改之》 方回評：第二首：「不識劉郎莫便語，酒酣耳熱未全疏。士當窮困能無慊，我自斟量愧不如。橫槊賦詩俱有分，輕裘緩帶特其餘。當今四野無塵土，宜有奇才在草廬。」非不豪爽，但欠平妥優游之意，亦足以見改之乃一俠士。然外俠內餒，作詩多干謁乞索態云。

仇遠《山中白雲詞序》 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辛棄疾《念奴嬌》《我來吊古上危樓》 沈際飛評：詞至辛稼軒一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而極，撫時之作，意存感慨，然濃情致語，幾于盡矣。

鄭文康《懷賢錄序》 宋龍洲劉先生當壽皇時上書，謂中原可一戰而復，擯弗用，竟以客死，於是採其行，爲小傳一通，以補前史之闕，復散收其詩詞若干篇，將刻梓以傳，題曰《懷賢錄》。【略】彼南渡諸君，包羞忍恥，忘不共戴天之讎，豕突鼠伏，今日議和，明日議和，曾有高、宣一日之志乎？於良弼也，既無夢賚之徵，又無物色之勤。幸而挺身有龍洲者出，以布衣而任天下之重，雖未敢謂其可以比擬商周人物，然其忠義之氣固無以異也。當時國柄付之小人，使斯人之訏謨遠猷不得少見，不亦悲夫！

韓玉《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皋羽詩，辛幼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

《蟫精雋》卷一五 慶元、嘉定以來，有江湖謁客如龍洲劉過改之、石屏戴復古式之、壺山宋謙父自遜、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惟信季蕃、高菊磵九萬、劉江村瀾，號江湖體。

毛晉《龍洲詞跋》 改之家於西昌，自號龍洲道人，爲稼軒之客，故小詞亦多相溷，如「堂上謀臣樽俎」之類是也。宋子虛稱爲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讀者感焉。花庵謂其詞學辛幼安，如別妾《天仙子》、詠畫扇《小桃紅》諸闋，《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古虞毛晉識。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劉過改之《龍洲集》，叫囂排突，純是子路冠雄雞、佩豭豚氣象，風雅掃地。

《**藝苑卮言**》卷四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七頌堂詞繹**》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引《柳塘詞話》　世以張子野《行香子》三句，爲足挂鹵頰，謂之「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卻不知石次仲有三「些」字，如等些時、說些子、做些兒，言情之作，不塗脂粉。更不知劉改之有三「欠」字，如欠桃花、欠沙鳥、欠漁船，布景之什，無限風煙，只存乎其人耳。

又《詞評》上卷引《樂府紀聞》　劉改之阨於韋布，放浪吳楚間。辛幼安守京口，改之敝衣曳屣而來。幼安命之賦雪，則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命賦多景樓，則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幼安帥越日，贈以千緡，爲求田資。其詞多壯語而學幼安者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劉過龍洲道人集》　西江派裏詩中俠，辛相堂前座上豪。可惜平生恢復計，官家瑱耳等鴻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金陵百詠》一卷。【略】詞旨悲壯，有磊落不羈之氣。【略】其憤激之詞雖不無過於徑直，而淋漓感慨，與劉過《龍洲集》中詩句氣格往往相同，固不徒以模山範水爲工者也。

又卷一六一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略】集中《罪言》一篇，蓋仿杜牧而作，不免紙上談兵，徒爲豪語。其文則恢奇排奡，要亦陳亮、劉過之流。

又卷一六二　《龍洲集》十四卷附錄二卷。【略】過字改之，廬陵人。當宋光宗、寧宗時，以詩遊謁江湖，韓侂胄嘗欲官之，使金國，而輕率漏言，卒以窮死。蓋亦陳亮之流，而跅弛更甚者也。當其叩閽上書，請光宗過宮，頗得抗直聲。然其時在廷諸臣已交章論奏，非廊廟不言，待於草野言之者，何必屋上架屋，爲此嘵嘵，特巧於博名耳。又屢陳恢復大計，謂中原可不戰而取，更不過附合時局，大言以倖功名。北伐之役，後竟何如耶！楊維楨弔其墓詩云：「讀君舊日伏闕疏，喚起開禧無限愁。」文人標榜之詞，非篤論也。其詩文亦多麤豪抗厲，不甚協於雅音，特以跌宕縱橫，才氣坌溢，要非齷齪者所及，故今猶傳焉。

又卷一九八　《平齋詞》一卷。【略】其詞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感，頗有似稼軒、龍洲者。

又卷一九九　《龍洲詞》一卷。【略】黃昇《花菴詞選》謂改之乃稼軒之客，詞多壯語，蓋學稼軒。然過詞凡贈辛棄疾者則學其體，如「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等詞是也。其餘雖跌宕淋漓，實未嘗全作辛體。陶九成《輟耕錄》又謂改之造語贍逸有思致，《沁園春》二首尤纖麗可愛。今觀集中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闋，刻畫猥褻，頗乖大雅，九成乃獨加推許，不及張端義《貴耳集》獨取其《南樓》一詞爲不失賞音矣。

《**詞潔輯評**》卷六評辛棄疾《**沁園春**》　稼軒詞於宋人中自闢門戶，要不可少。有絕佳者，不得以粗豪二字蔽之。【略】稼軒之次則後村、龍洲，是其偏裨也。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

《**詞學集成**》卷五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勿質實。【略】辛稼軒、劉改之作豪氣詞，非雅詞也。【略】」（詒）案：【略】以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　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

《**蒿庵論詞**》　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子晉亟稱其《天仙子》、《小桃紅》二闋云：「纖秀爲稼軒所無。」今視其語，《小桃紅》褻矣而未甚也，《天仙子》則皆市井俚談，不知子晉何取而稱之。殆與陶九成之稱其《沁園春》美人指、足同一見地邪？

《**藝概**》卷四　劉改之詞，狂逸之中自饒俊致，雖沈著不及稼軒，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軒體者，如《沁園春》「斗酒彘肩」等闋，又當別論。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跋》　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

《**詞則・放歌集**》卷二　改之、竹山皆學稼軒。【略】竹山稍實，改之才氣較勝，合者未始不可寄稼軒廡下。

《**詞壇叢話**》　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劉改之，一以韻勝，一以氣勝，別於

清眞、白石外，自成大家。

《白雨齋詞話》卷一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旣不沉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又　改之全學稼軒皮毛，不則即爲《沁園春》等調，淫詞褻語，汙穢詞壇。即以艷體論，亦是下品。蓋叫囂淫冶，兩失之矣。

又卷五　詩詞原可觀人品，【略】詞中如劉改之輩，詞本卑鄙，雖負一時重名，然觀其詞，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

又卷六　二帝蒙塵，偸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劉改之《沁園春》（上郭帥）云：「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淡塵沙飛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又《八聲甘州》（送湖北招撫吳獵）云：「望中原馳驅去也，擁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風早，看東南王氣，飛繞星躔。」【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詞徵》卷五　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張安國《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略】張仲宗《賀新郎》：「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分甘餘話》卷二　凡爲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爲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爲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

《樂府餘論》　南渡後亦有辛稼軒、劉改之、史邦卿、高竹屋、黃叔暘諸家，以其音節尙未變也。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淸平調》，即以被之樂府。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詞筌》：「稼軒雖入粗豪，尙饒氣骨。」先生批云：「謂稼軒爲粗豪，宜其稱賞改之也。」

《復堂詞話》　稼軒心胸，發其才氣，改之而下則獷。何嘗不和婉。

《蕙風詞話》卷二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龍洲詞》中，如《賀新郎》贈張彥功云：「誰念天涯牢落況，輕負暖烟濃雨。記酒醒香銷時語。客裡歸驂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前調云：「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尙軟。料彼此、魂消腸斷。」又云：「但託意、焦琴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怨。」《祝英臺近》游東園云：「晚來約住靑驄，踏花歸去，亂紅碎、一庭風月。」《唐多令》八月五日安遠樓小集云：「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秋。」《醉太平》云：「翠綃香暖雲屏。更那堪酒醒。」此等句，是其當行本色。蔣竹山伯仲間耳，其激昂慷慨諸作，乃刻意模擬幼安。至如《沁園春》「斗酒彘肩」云云，則尤模擬而失之太過者矣。《詞苑叢談》云：「劉改之一妾，愛甚。淳熙甲午，赴省試，在道賦《天仙子》詞。到建昌游麻姑山，使小童歌之，至於墮淚。二更後，有美人執拍板來，願唱曲勸酒。即賡前韻『別酒未斟心已醉』云云。劉喜與之偕東。其後臨江道士熊若水爲劉作法，則並枕人乃一琴耳。攜至麻姑山焚之。」改之忍乎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物良不俗，雖曰靈怪，即亦何負於改之？世間萬事萬物，形形色色，孰爲非幻。改之得唱曲美人，輒忘甚愛之妾，則其所賦之詞，所墮之淚，舉不得謂眞。非眞即幻，於琴何責焉。焚琴鬻鶴，傖父所爲，不圖出之改之，吾爲斯琴悲，遇人之不淑。何物臨江道士，尤當深惡痛絕者也。龍洲詞變易體格，迎合稼軒，與琴精幻形求合何以異？

蔣兆蘭《詞說》　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海綃說詞》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

分論

《襄陽雪中寄江西諸友》　《環溪詩話》卷下：劉改之詩：「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上句是裴度雪夜平吳之事，下句即訪戴之事，上句是得時事，下句是失時事，上句事雖難也易，下句事雖易也難。以俗爲雅，又是倒翻公案，尤爲高妙。《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梅和勝（執禮）未第時，家極貧，雪中以詩謁里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近世劉改之（過）咏雪詩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句法亦相似。

《登多景樓》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前賢詠題，如太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爲奇偉，眞古今絕

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卻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幷北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恨。然推其所由，實當國者偷取富貴，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下習安，玩讎忘寇，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鈇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羶，決無可洗滌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末言西風戰艦，不爲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爲奉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吹劍錄》：李頎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則以三字盡之，「落紅萬點愁如海」，而語益工。劉改之《多景樓》詩：「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一空前作矣。《歸田詩話》卷中：龍洲劉改之《鎮江多景樓》詩云：「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蓋自吳、晉以來，立國於南者，恃長江天險，兢兢保守。北望中原，置之度外，況沙漠之境，氈毳之域哉！詩意蓋深寓此恨也。

《塞下曲》《鶴林玉露》丙編卷五：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攜以謁陸放翁，放翁擊節，贈詩云：「君居古荆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況肯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雪寒。有時大叫脫烏幘，不怕酒杯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

《送王簡卿歸天台二首》《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劉過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略】辛稼軒簡云：「夜來見示送王簡卿詩，偉甚。眞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者也。健羨，健羨。」《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王居安字資道，一字簡卿，台州人。淳熙十四年丁未探花。韓侂胄之死，驟入言路，尋即去國。此送詩殆其時也。後起家帥江西，與湖南漕帥曹彥伯同平峒寇，位至侍從。改之吉州人，所謂龍州道人劉過也。以詩遊謁江湖，大欠針線。侂胄嘗欲官之，使金國而漏言，卒以窮死。惟此二詩可觀。前詩三、四用歐陽公送王平甫句意。「歸期趁得東風早」與「世事看來忙不得」，兩句太俗，「忙不得」者，何等議論？衰颯甚矣。　馮班評：方君云「兩句太俗」。不俗。俗不妨，只要下得好。　淺露。　紀昀評：此評確。　二詩皆粗獷。　馮舒評：江湖詩全不雅馴。　《歸田詩話》卷中：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二詩，辛稼軒致書云：「送王侍郎詩偉甚，眞所謂【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者也。」詩云：「欲數人才難屈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吟詩玉麈爲誰揮？歸期趁得東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慚色去留輕。夜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予以爲可繼王盧溪《送胡澹菴》詩後。　《載酒園詩話・音調》：黃白石《咏雪》：「願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語既酸鄙，狀尤扭捏。即劉過《送王簡卿》「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雅談也。

《題謝耕道一犁春雨圖後》《吹劍錄》：天台有謝耘者，號犁春，繪《一犁春雨圖》，求詩於諸公。一時名達，如樓公鑰、李公壁、陳公宗召、易公彥章、程公懷古諸賢，長章大篇，累百十首。惟劉改之一首，道出其骨髓。

《賀徐直院啟》《柳亭詩話》卷八：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研，平生雅好可知。」直院者淵子也，嘗有詩曰：「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研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啓蓋用其詩語。

《喜雨呈吳察按》《宋詩精華錄》卷四：三、四能作平等觀，自是聰明人語。

《洗竹簡諸公同賦》、《用韻謝竹主人陳元仰》、《竹間新闢一地可坐十客用前韻刻竹上》《宋詩精華錄》卷四：以上三詩，筆致瀟灑，眞是詩人之詩。

《四月二十三日始設酒禁試東坡糞一杯其味甚眞覺麴蘗中殊無寸功也食已得三詩》、《評詩要平滄》《宋詩精華錄》卷四：此詩當矯正嚴滄浪論詩之弊。

《上閩帥范石湖五首》、《今代論文更是非》《宋詩精華錄》卷四：比擬恰當。

《沁園春》、《斗酒彘肩》《桯史》卷二：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棄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倣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眞。其詞曰：「斗酒彘肩【略】。」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唱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別，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

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坐中哄堂一笑。《詩人玉屑》卷二一引《柳溪呂炎近錄》：劉改之，豪爽之士。辛稼軒帥越，劉寓石湖，稼軒招之，值雨，答以《沁園春》詞，甚奇偉。《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學子虛無是烏有之論，于詞爲創制。舉義多此局，推龍洲元功。升庵謂似稼軒之豪而未免粗，與亦壘云「白日見鬼」，改之病痛不必諱。

《雨村詞話》卷二：余閱劉過《龍洲詞》集，有學辛稼軒而粗之評。其寄辛稼軒《沁園春》詞，設爲白香山、林和靖、蘇東坡問答，【略】余初閱即批「白日見鬼」四字。後閱《草堂別集》，岳亦齋云：「出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療君白日見鬼耳。』坐中哄然一笑。」又升庵謂改之似辛軒稼之豪，而未免粗。此評眞不能爲改之諱。詞至宋末，多墮惡道，有目人所共知，又竊辛余與升庵論之若合符也。《蓮子居詞話》卷二：「雲中雜犬劉郎過，月下笙歌煬帝歸。」羅江東句也，人謂之見鬼詩。然則岳倦翁笑劉改之白日見鬼，語亦有本。《蕙風詞話》卷二：吳樂庵《水龍吟》詠雪次韻云：「興來欲喚，羸童瘦馬，尋梅隴首。有客遮留，左援蘇二，右招歐九。問聚星堂上，當年白戰，還更許追蹤否。」此詞略仿劉龍洲《沁園春》：「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而吳詞意境較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借蘇、白、林三人之語，往復成詞，逸氣縱橫。如宜僚弄丸，靡不如意，雖非正調，自是創格。

《沁園春》（銷薄春冰），（洛浦凌波）　《詞源》卷下：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略】如劉改之《沁園春》詠指甲云：「銷薄春冰【略】。」又詠小腳云：「洛浦凌波【略】。」二詞亦自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耳。《詩詞餘話》：洪景高，吳興烏程人，亦佳子也。流落不遇於世，人亦不知其能詞。一日，見其嘗和龍洲《指甲》詞，纖利可愛。《南村輟耕錄》卷一五：宋劉改之先生過，詞瞻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草堂詩餘》別集卷四（銷薄春冰）沈際飛評：點染發藻，妙到人不知處。又（洛浦凌波）沈際飛評：精巧，「載不起句」，妖冶。「文鴛」、「舞鳳」，古人屢稱，不曾有「得侶輕分」四字。（「懊恨」以下）秀皎。《詞綜偶評・宋詞》：（記綰玉曾教柳傳看）柳傳，未詳何人，豈即小說所載柳毅耶？　又評邵亨貞《沁園春》：此二首與劉改之兩闋俱工麗可喜。似此描寫，亦何妨爲大雅罪人。《本事詞》卷下：改之好作《沁園春》，其上辛稼軒、贈郭杲、寄孫季和諸篇，皆膾炙人口。而咏美人二闋，尤纖麗可愛。【略】世皆以龍洲好學稼軒作豪語，似此兩闋，亦可謂細膩風光矣。　又：邵亨貞，字復孺，華亭人，工倚聲。因劉改之有咏美人足及指甲之作，復咏眉與目焉。【略】似此體物工雅，應不讓龍洲獨步矣。《賭棋山莊詞話》卷二：詠物詞雖不作可也，別有寄託如東坡之詠雁，獨寫哀怨如白石之詠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詠燕，劉龍洲之詠指、足，縱工摹繪，已落言詮。今日則雖欲爲劉、史奴隸，恐二公亦不屑也。《藝概》卷四：劉改之《沁園春》詠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闋，以褻體爲世所共譏，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白雨齋詞話》卷六：劉龍洲《沁園春》，爲詞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劉龍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及改之遠甚。又卷七：劉改之詠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園春》兩篇，玉田《詞源》錄附姜、史詠物之後。謂兩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余謂宋人詠物佳篇極多，何必錄此兩詞，有污大雅。此《詞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凡例》：是選以雅潔高妙爲主，故東坡、清眞、白石、玉田諸公之詞，較他家獨多。其有家弦戶誦而近于甜熟鄙俚者，概從割棄。惟高竹屋《御街行》、劉龍洲《沁園春》，詠物雖極刻畫，不至僞雅，故亦收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龍洲才氣雄傑，而爲此側豔之詞，亦殊工整。「朱脣皓齒」三句，尤爲傳神。近人作美人形況詞者，皆倚《沁園春》調，以工切爲能，此詞乃江源濫觴也。

《六州歌頭》（中興諸將）　《吳禮部詩話》：古今賦詞者，劉改之《六州歌頭》一闋，悲壯激烈，詞云：「中興諸將【略】。」時有淮西帥李訛和其韻，爲書忠烈廟額，其詞非劉比也。

《天仙子》（別酒醺醺容易醉）　《詞品》卷四：劉改之赴試別妾《天仙子》云：「別酒醺醺渾易醉【略】。」詞俗意淺，世多傳之。又小說載曹東畝赴試步行，戲作《紅窗迥》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對宮樣鞋兒，夜間伴你。」其詞雖相似，而不及改之遠甚。《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劉叔擬《繫裙腰》詞一派。近曹

東畝赴試步行，作《綠窗迴・慰足》排調，而不及二劉遠甚。《皺水軒詞筌》：詞有如張融危膝，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如劉改之《天仙子》別妾是也。中云「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又云「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再若效顰，寧非打油惡道乎？然篇中「雪迷村店酒旗斜」，固非雅流不能作此語。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劉改之《天仙子》，游戲詞耳，惟「雪迷村店酒旗斜」爲佳句。《豔異編》曰：淳熙甲午，改之赴試，賦《天仙子》，過麻姑山下，使小僮歌以侑酒。夜有美媛，執拍來唱一詞，即賡前調者，有云：「別酒未斟心已醉，忍聽陽關辭故里。」又云：「蔡邕博識爨桐聲，君抱負卻如是，酒滿金杯來勸你。」改之與偕東。擢第後過臨江，道士熊若水密謂隨車女子非人也。改之具以告，道士作法，使改之緊抱焉，則一琴也。爲趙知軍前葬麻姑山下，令焚之。

《賀新郎》（睡覺啼鶯曉）　《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達。末句大有意。《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奇懷。身在江湖，心在廊廟。李青蓮起布衣，入爲供奉，龍丹移饌，獸錦奪標，天子調羹，貴妃捧硯，沉香亭樂章，舍青蓮不可，晚雖流落，自是可人，故龍洲及之。《蓼園詞選》黃氏評：黃叔暘云：改之，稼軒之客。詞多壯語，語學稼軒者也。陶九成云：改之造語，贍逸有思致。按改之爲稼軒之客，稼軒一生忠義，坎壇崎嶇後，以激而思退，作《沁園春》及《摸魚兒》詞，以抒其意。此詞所謂「百計不如歸好」，亦稼軒之意，有激之詞也。前闋尤奇崛郁勃，得騷雅之遺。志隱而彰，旁若無人，可以悲其遇。

《醉太平》（情高意真）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箏至此元化。

《西江月》（堂上謀臣尊俎）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四書學問，人卒莫及。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沈雄曰：龍洲《西江月》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經書語入詞，畢竟非第一義。《雨村詞話》卷三：辛稼軒詞，【略】喜用四書成語，【略】然學之稍粗則墮惡道。其時爲稼軒客如龍洲劉過，每學其法，時多稱之，然失之粗劣。獨《西江月》一詞有句云：「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用四書語，頗有稼軒氣味。

《唐多令》（蘆葉滿汀洲）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情暢語俊，韻協音調，不見扭造，此改之得意之筆。《詞潔輯評》卷二：與陳去非「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并數百年來絕作，使人不復敢以《花間》眉目限之。《蓼園詞選》黃氏評：按宋當南渡，武昌係與敵分爭之地，重過能無今昔之感？詞旨清越，亦見含蓄不盡之致。《宋史》稱改之泰和人，號龍洲道人。以詩俠名湖海間。辛棄疾帥浙東，改之謁之，門者不納。辛方款朱晦庵、張南軒飲羊羹。過喧嘩於門，辛怒。朱、張曰：「才士也，試納之。」過寒甚，乞卮酒，餘瀝流胸。辛即命以「流」字爲韻，過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後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喜，折氣岸與交。周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辛守京口，大雪宴僚佐多景樓，以難字限韻。過詩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嘗叩閽上書，請光宗過宮，聲重一時。　《左庵詞話》卷上：劉過《唐多令》重過武昌云：「蘆葉滿汀洲【略】。」輕圓柔脆，小令中工品。詞以寫情，須意致纏綿，方爲合作。無清靈之筆，意致焉得纏綿？彼徒以典麗堆砌爲工者，固自不解用筆。　《詞則・放歌集》卷二：詞意淒感，而句調渾成，似此亦幾升稼軒之堂矣。　《蕙風詞話》卷二：盧申之《江城子》後段云：「年華空自感飄零。擁春醒，對誰醒。天闊雲閒，無處覓簫聲。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與劉龍洲詞「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可稱異曲同工。然終不如少陵之「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爲倔彊可喜。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勝地重經，舊情易感，況二十年之久，故友凋零，新愁重疊，人何以堪！結句感喟尤深，章良能所謂舊游可尋，而少年心難覓也。

《水調歌頭》（春事能幾許）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密葉着梅，不識者以爲庸，識者認爲確。惜中仍自豪放。「坐醉」二句，竟爲今日八股樣子，奇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容易春殘，及時行樂，使筆如舌，純以氣行，不在造句之工，王簡卿侍郎稱爲近世所無。改之爲稼軒客，人謂其詞多壯語，蓋學稼軒者也。

《小桃紅》（曉入紗窗靜）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言趣至到，過絕千人。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原注云：「詠美人畫扇。」詞中惟「行人」、「青山」二句係詠畫扇。下闋純詠綺情，與詠扇無涉。花庵詞客謂其詞學幼安，如《別妾》及《小桃紅》調，《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

《沁園春》（問信竹湖）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算世上」五句）道破。奇對。

《賀新郎》（老去相如倦）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一枕」三句）床第語。（「人道」二句）秋氣潛以凄淚。（「瑟琶」二句）慘怛重仍。　《詞綜

偶評・宋詞》：（「後老去」段）青衫憔悴，紅粉飄零，千古一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起結二句當老去而回憶初逢，則昔年之東京夢華，事事皆堪腸斷，況在秋燈客舍中耶！下闋代伊人寫懷，殢酒調琴，藉作排愁之具。結處自感，與「楓葉」、「荻花」同其淒韻矣。

《沁園春》（綠鬢朱顏）《渚山堂詞話》卷三：劉改之《沁園春》云：「綠鬢朱顏，玉帶金魚【略】。」此詞題云「代壽韓平原」，然在當時，不知竟代誰作。改之與康伯可俱渡江後詩人，康以詞受知秦檜，致位通顯。而改之竟流落布衣以死。人之幸不幸又何也。然改之詞意雖媚，其「收拾用儒」、「收斂若無」，與「芝香棗熟」等句，猶有勸侂胄謙冲下賢及功成身退之意。若康之壽檜云：「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則迎導其怙寵固位，志則陋矣。

《行香子》（佛寺雲邊）《詞潔輯評》卷二：貪於取巧，便是小家伎倆。然亦可知南渡以來，此道窮態極變，不可以一律論也。

《沁園春》（萬馬不嘶）《詞則・放歌集》卷二：結得勁健，筆意亦佳。

《八聲甘州》（問紫巖去後漢公卿）《詞則・放歌集》卷二：腐語無味。

《賀新郎》（多病劉郎瘦）《詞則・放歌集》卷二：措詞鍊局，全祖稼軒，但氣魄不逮。（「若見」二句）酸心硬語，所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他鄉遇故知，開尊話舊，排悶徵歌以及惜別之懷，當時情事，振筆寫來，性情自見，不僅才氣橫溢也。

《玉樓春》（春風只在園西畔）《復堂詞話》：能用齊梁小樂府意法入填詞，便參上乘。

《念奴嬌》（知音者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盡道休官好而林下曾無足迹，上闋「功成」、「歸路」二句洵警世之語。十年誤盡虛名，作者蓋深悔之。彼黃金白璧，榮利場中，自有人在。但未可語蒓鱸江上之客，故以「自述」標題也。

《醉太平》（情深意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宋子虛稱改之「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爲天下奇男子」。若此調之綿麗多情，《唐多令》之低回善感，頗與《畫眉》、《天仙》諸詠相似，不僅能作豪放語也。

《賀新郎》（曉印霜花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極寫曉寒旅行風物，情景兼到。「離緒」句引起下文。下闋言離緒，而天寒客況，從翠眉人語中傳出，更見情致纏綿。龍洲爲一時名手，以上四調，皆句意並得，周草窗所選《絕妙好詞》，未免遺珠。

傳記

《玉峰續志》劉過字改之，自號龍洲，本廬陵人，客崑山，依妻家而居。過爲人尚氣節，喜飲酒，爲詞章豪放英特，如「斗酒聳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等詞，皆行於世。至扣閽一書，請先皇過宮，言極剴切，尤諸公所稱許。死葬於馬鞍山東齋之西崗，陳止安誌其墓。其後詩人即東齋爲祠，每暮春，縣官率士友酬祠下。二卿湯□□中嘗作文遣祭，及騷人墨客弔詠甚多，俱留祠壁。邑人呂大中嘗裒諸詩，作《楚些遺音》行於世。

紀事

作家逸事

《游宦紀聞》卷八　予於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身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落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爲朋友間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世，□□□□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略】」紹叟有《泠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齊東野語》卷八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

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山房隨筆**》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燕，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外果喧嘩。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爲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篇得此意。願君有作，以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南軒爲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之邪？又云稼軒守京口時，大雪，帥寮佐登多景樓。改之斂衣曳履而前，辛令賦雪，以「難」字爲韻，即吟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自此莫逆云。

《**詞苑叢談**》**卷七引《江湖紀聞》**　劉過字改之，吉州太和人也。性疏豪好施，辛稼軒客之。稼軒帥淮時，改之以母病告歸，囊橐蕭然。是夕稼軒與改之微服縱登但娼樓，適一都吏命樂飲酒，不知爲稼軒也，命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歸。即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軒欲籍其產而流之，言者數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緡爲改之母壽，請言與稼軒。稼軒曰：「未也。令倍之。」都吏如數增作萬緡。稼軒爲買舟於岸，舉萬緡於舟中，戒曰：「可即行，無如常日輕用也。」改之作《念奴嬌》爲別稼軒。

李濂《批點稼軒長短句序》　稼軒有逸才，長於填詞，平生與朱晦菴、陳同父、洪景盧、劉改之輩相友善。【略】劉改之氣雄一世，其寄稼軒詞有曰：「古豈無人，可以似吾稼軒者誰？」

作品本事

《**書錄**》**外篇**　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號惠齋。昔黃子由尚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赤壁賦》于壁間。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于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輭，金蓮自折。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鵾蕊，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　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

又丙編卷四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眞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狗情耳，何足言乎？

《**齊東野語**》**卷三**　五年正月，壽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問安嘗藥。臣僚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以離間兩宮，請罷逐。及壽皇疾甚，留正請上侍疾，挽裾隨至福寧殿，泣而出。既而宰執以所請不從，乞出。光宗傳旨，令宰執盡出，於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閤韓侂胄奏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宰執入，各還第。復請過宮，許之。至期，過午，有旨放仗。當是時，諸公引裾慟哭，朝士日相聚於道宮佛寺集議，百司皂隸，造謗訛傳，學舍草茅，爭相伏闕。劉過改之一書，至有「生靈塗炭，社稷丘墟」之語。且有詩云：「從教血染長安市，一枕清風卧釣磯。」擾擾紛紛，無所不至。大抵當時執政無承平諸公識度，不能以上疾狀昭示天下，鎮靜浮言，而縉紳學士，率多賣直釣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負謗，日甚一日。

《**浩然齋雅談**》**卷上**　樂天《有感石上舊字》詩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蓋其妾桃葉也。自昔未有以家妓字鐫石者。劉過改之嘗遊富沙，與友人吳仲平飲于吳所歡吳盼兒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窩，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蛾。」盼遂屬意改之。吳憤甚，挾刃刺之，誤傷其妓，遂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爲帥，改之以啓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顧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偕來。」居父遂釋之。然自是不復合矣。改之有「春風重到憑闌處，腸斷妝樓不忍登。」蓋爲此耳。

《**本事詞**》**卷下**　劉過改之客武昌日，嘗與柳阜之、劉去非、石民瞻、周嘉

仲、陳孟參、孟容弟兄同集安遠樓，即南樓也。席間有侑觴黃姬乞詞於改之，爲賦《唐多令》云：「蘆葉滿汀洲【略】。」今此調又名《南樓》，以此也。

又　改之求牒四明日，遇樂籍舊識者，爲賦《賀新郎》云：「老去相如倦【略】。」此詞天下歌之，江西人有以爲鄧南秀作者，非也。改之嘗有帖自辯之。

著錄

劉澥《龍洲集序》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伸尺紙以爲藁，筆法遒縱，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萃。澥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啓、賦、序於所交游中，纔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淹，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略】用是鋟木，以廣其傳。【略】時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龍洲集》，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龍洲集》二冊。

《絳雲樓書目》卷三　《龍洲道人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龍洲集》十四卷附錄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過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宋西昌劉過改之撰。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　《龍洲集》十五卷，內詩十卷，賦一首，詞二卷，雜文二卷，附錄一卷。編者無識，以前十卷爲詩集，後五卷爲文集，且混附錄爲序跋，可哂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八八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明刊本，曹倦圃舊藏。宋西昌劉過改之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龍洲集》十卷，明本，前後無序跋，有詩無文。【略】天一閣有《龍洲道人集》十五卷。

又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略】明本，前有端平元年劉澥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龍洲道人詩集》十五卷，明嘉靖刊本，汪魚亭藏書。西昌劉過改之著，崑山縣知縣王朝用校正。

又　《龍洲道人詩集》十二卷，舊鈔本，陳西畇藏書。【略】後無雜文，蓋別一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龍洲道人集》十五卷，宋劉過撰，【略】清鈔本，二冊。《龍洲道人集》一卷，宋劉過撰，附錄一卷，清鈔本，翁同書跋，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劉改之詞》一卷，襄陽劉過改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劉改之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劉過《龍洲詞》二十三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劉過《龍洲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龍洲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劉過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刊，題曰「龍洲詞」，從全集之名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龍洲詞》一卷，【略】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士禮居藏舊鈔本。傅沅叔藏明鈔二卷本。彊村叢書本。聚珍仿宋印本一卷。民國十二年蟫隱廬刊羅振常重校輯補明初沈愚刻本，附《懷賢錄》。羅刊凡例云：「沈刻詞共六十九首，其中爲他本所無者三十一首，他本有而沈本無者十三首，今更就《全芳備祖》等書補輯四首，總得詞八十六首，較最近朱刻溢出三十五首。」

曹元忠《龍洲詞跋》　《龍洲詞》，陳直齋著錄一卷，乃長沙書坊所刻《百家詞》本，疑即汲古閣所據，卷末無《長相思》詞者也。至其弟澥所編《龍洲道人集》十五卷，今存明嘉靖間崑山令王朝用重刻本，於詞亦分二卷，與此本同，然下卷《柳梢青》後所列「詠茶筅」、「贈妓」二詞，已脫《好事近》、《清平樂》調名，其《醉太平》、《長相思》則幷詞逸之。錢唐丁松生得陳西畇所藏舊鈔《龍洲道人詩集》十二卷，其卷十一、二爲詞，有《醉太平》、《長相思》矣，而此本新增之《沁園春》「上郭殿帥」及附錄之蘇紹叟《摸魚兒》、《雨中花》諸詞，又皆無之。【略】疑此本在張光叔《游宦紀聞》既出之後，據彼增附可知。又考《沁園春》「上郭殿帥」，《陽春白雪外集》作「御閱上郭帥」，而不著所出。與《賀新涼》花詞稱得於王樂道家所藏墨迹異。疑此本在趙立之《陽春白雪》未出之前，彼即據此入選，又可知。則此《龍洲詞》爲各本中善中之善者，雖祇士禮居所藏

舊鈔，論其行款（每半頁八行，每行十四字），知出宋槧。即使宋槧集本後出，尚無以過之，況其他耶！因從讀有用書齋假錄，并書所臆於後，就古微正之焉。癸丑六月丁酉朔，曹元忠寫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龍洲詞》二卷，宋劉過撰。【略】明寫本，棉紙藍格。【略】按：此書筆致疏古，是明嘉靖、萬曆時風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龍洲詞》一卷，宋劉過撰。清光緒十四年汪□刻六十名家詞本，章鈺校補并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龍洲詞》二卷一冊，宋劉過撰，舊鈔本。

藝文

唱和

陸游《贈劉改之秀才》　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況肯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雹寒。有時大叫脫烏幘，不怕酒杯如海寬。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

陳亮《贈劉改之》　劉郎飲酒如渴虹，一飲澗壑俱成空。胸中磊磈澆不下，時吐勁氣噓青紅。劉郎吟詩如飲酒，淋漓醉墨龍蛇走。笑鞭列缺起豐隆，變化風雷一揮手。吟詩飲酒總餘事，試問劉郎一何有？劉郎才如萬乘器，落濩輪囷難自致。強親舉子作書生，卻笑書生敗人意。合騎快馬健如龍，少年追逐曹景宗。弓弦霹靂餓鴟叫，鼻尖出火耳生風。安能規行復矩步，斂袂厭厭作新婦？黃金揮盡唯空囊，男兒虎變那能量。會須斫取契丹首，金印牙旗歸故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引王居安《送劉改之》　名滿江湖劉改之，半生窮困但吟詩。人言季布恐難迹，我謂鄭老眞其師。不識劉郎莫便語，酒酣耳熱未全疏。士當窮困能無慊，我自斟量愧不如。橫槊賦詩俱有分，輕裘緩帶特其餘。當今四野無塵土，宜有奇才在草廬。劉子堂堂七尺軀，高談世事奮髯鬚。觀渠論到前賢處，據我看來近世無。出語令人驚辟易，處窮無鬼敢揶揄。倘徉鬧市渾無畏，要是人間烈丈夫。

紀念

呂大中《宋詩人劉君墓碑》　詩能窮人，尚矣。有生而窮者，有死而窮者。借車載家，蹇驢破帽，此生而窮也。耒陽荒土，采石孤墳，此死而窮也。龍洲劉先生諱過，字改之。家徒壁立，無擔石儲，此所謂生而窮者；冢無巖隈，荒草延蔓，此所謂死而窮者。先生何窮之至是哉！然橫用黃金，雄吞酒海，生雖窮而氣不窮，詩滿天下，身霸騷壇，死雖窮而名不窮。乃知先生之窮異乎常人之窮也。往往至先生墓者，弔之詩，酹之酒，止于花時勝賞，宴酣之餘，買豪傑之名而已。未有特叩禪關，芟羙荊棘，表先生墳者。吁，先生之骨豈終埋沒于空閑寂寞之濱也哉！余也讀先生詩，慕先生名，于是以琴書易片石，爲先生志。先生之墳即東齋後也，今不立于墓側，而立于東齋之嶺崖者，以僧房多扃鑰故耳。庶使江湖詩友知有詩人之墓在焉。嘉熙二年正月十五日，上蔡醒狂呂大中志。從而銘曰：芝蘭之馨，梅花之清。先生之名，凜然如生。

林景熙《劉龍洲墓》　一坏寂寞幾秋風，雲斷洲空憶老龍。湖海劉郎詩骨冷，乾淳餘響寄孤松。

殷奎《復劉改之先生墓事狀》　崑山慧聚寺東齋之岡，實故宋劉先生之墓在焉。先生諱過，字改之，廬陵人也。少有志節，以功業自許。博學經、史、百氏之書，通知古今治亂之略，至于論兵，尤善陳利害。辛幼安、陳同甫皆深敬畏之。嘗以書干宰相，言恢復之策，不聽。和戎使者失辭，詔用先生，辭以疾。故其有諸己者，皆無所施爲，而卒以窮死。嗚呼，悲夫！始故人潘友文尹崑山，先生來客其所，遂娶婦而家焉。既卒，而友文爲眞州，以私錢三十萬，屬其友具凡葬事。值其友死，不克葬。後七年，縣主簿趙希楙乃爲買山，卒葬之，太府丞陳振爲銘其墓。嘉熙二年，上蔡呂大中復爲文以表之。而縣令丞常以歲二月祭墓下。今乃鞠爲荒墟，壞其遺厲，後生過客，無所瞻敬。至正十二年，州人士秦約帥凡同志請于有司，以復其故。

楊維楨《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間。陳亮、陸游、辛棄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宰相周必大聞其人，欲客之門下，不就。故人潘友文宰崑山縣，延致先生，先生雅志欲

航海，因抵縣宿留焉。先生卒，縣主簿趙希楙以友文所賻錢三十萬買地馬鞍山以葬，遂立祠東齋。久而墓與祠俱廢。更一百四十餘年，爲至正十三年，州人顧瑛、秦約、盧熊等聞之州，州下其事，征諸圖籍，正其厲域，表大石其上，題曰「宋龍洲先生劉公之墓」。越六年，寺僧立塔其所。今知州費侯復初令下僧遷骼，復其墓，且表樹焉。遣客殷奎謁余，求表墓辭。余昔往來婁間，屢詢其遺墓，弗得。今幸墓復，余何辭于言。或謂公一窮詩流耳，其詩又局于季宋陋習，僅如五季羅昭諫爾，何以表樹後人哉？余曰：不然。取人以辭，不若以節。裁公嘗抗疏光宗請過宮，屢與時宰陳恢復方略，勇請用兵，謂中原可一戰而取。不用，去。正類昭諫力勸錢尚父以《春秋》討賊之義，義士爲之激立。可以辭客少之乎！吾以是復奎，使歸告費侯，刻石爲表。

陳霽《題劉龍洲易蓮峰二公墓》 改之太初墓，相望玉峰南。同是廬陵士，皆年五十三。高風凌峭壁，清韻薄寒潭。回首幽冥路，雙碑空翠嵐。

《靈芬館詞話》卷一 劉龍洲墓在馬鞍山麓，往遇試事，至崑山，輒偕同人酹酒其下。《四朝聞見錄》載龍州事云：「韓侂胄欲遣使議和，頗聞其名，時劉方留崑山妻舍。韓諷崑山令以禮羈縻，令輕于奉行，遂持原狀見劉，目以奉使。劉素揮霍，竭奩資以結譽。後別遺人，劉鬱鬱以終。」然則崑山乃其婦家也，竹垞詩中亦未之及。余嘗有《沁園春》弔其墓云：「若飛將軍，取萬戶侯，何足道哉。奈尊前十載，放歌起舞，黃爐一夢，斷碣荒苔。蠟屐西風，暮煙斜日，酹馬鞍山土一堆。可憐者，是蝦蟆語誤，儘費徘徊。聳肩斗酒而來，想當日才人壯士懷。算大布衣中，飛揚自爾，小朝庭上，痛哭何爲。度曲佳人，隨車娘子，如此憐才合葬該。先生聽，應九京一笑，盡我金罍。」湘湄極賞是作，後有《送人崑山》云：「龍洲墓上莫題詩。」蓋謂此也。

敷演

《夷堅志》支丁卷六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貲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歧，眷戀不忍行，在道賦《天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詞鄙淺不工，姑以寫意而已。到建昌，遊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人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賡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即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趁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以辭卻之，然深於情，長塗而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荊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遊閣車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候茲夕與共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佚。」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正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置於傍。及行，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云：「頃有趙知軍攜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附之際，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期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咒，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

雜錄

《梅磵詩話》卷中 趙善倫季思《京口多景樓》詩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如今惟有酒，中原在望忍登樓。西風戰艦今何在，且辦年年使客舟。」全篇警拔，江湖間多稱之，或以爲劉改之詩，誤矣。

《吳禮部詩話》 「新來塞北，傳到眞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誰師尚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看取黃金假鉞，歸來異姓眞王。」又云：「堂上謀臣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曰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詞也。又有小詞一首，尤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年錄》、《朝野雜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勢，願詔大臣預脩邊備，爲倉卒應變之計，此憂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江西劉過京師人小詞

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爲拈出。

《遺志齋詞衷》　宋人諸體，亦有不可驟解者，如【略】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長調)、中犯《解連環》、《醉蓬萊》(二段)、《雪獅兒》等體。又如柳屯田《樂章集》中，《傾盃》、《塞孤》、《祭天神》諸長調，俱不分換頭。凡此等類，未易縷析。龍洲之四犯，想即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耶？或後人所增，如劉燁之嫁名歐陽，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龍洲集》十四卷附錄二卷。【略】岳珂《桯史》記過始末頗詳，稱其開禧乙丑過京口，相與摭奇弔古，多見於詩，其《多景樓》一篇，廣漢章以初升爲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屬爲刻樓上，會兵起不果云云。今集中詩以此篇爲冠，蓋由於此。然伏闕一疏，今竟不載於集中，其尚有佚篇歟？至蔣子正《山房隨筆》，載其辛棄疾席上賦《羊腰臀羹》絕句，及爲張柯作張浚挽詩，以集中不載爲遺珠之憾。核以岳珂《桯史》，蓋小說之附會，非脫漏也。

又卷一七四　《斜川集》十卷。【略】考晁說之所作《蘇過墓誌》，過卒於宣和五年。此集中所稱乃嘉泰、開禧諸年號，以及周必大、姜堯章、韓侂胄諸人，過何從見之？其中所指時事，亦皆在南渡以後，尤爲乖刺。案劉過《龍洲集》中所載之詩，與此盡同。蓋作僞者因二人同名爲過，而鈔出冒題爲《斜川集》，刊以漁利耳。《龍洲集》已別著錄，此本本不足存。以世傳刊本、鈔本不一而足，且卷數與《文獻通考》所載相合，恐其熒聽，故存其目，而辯之焉。

又卷一九九　《龍洲詞》一卷。【略】《渚山堂詞話》云：「改之《沁園春》『綠鬢朱顏』一闋，係代壽韓平原，然在當時，不知竟代誰作。」今亦無從詳考。觀集中《賀新郎》第五首註曰：「平原納寵姬，奏方響，席上賦。」則改之且身預南園之宴，不止代人祝嘏矣。蓋縱橫游士，志在功名，固不能規言而矩行，亦不必曲爲之諱也。又《沁園春》第七首註曰：「寄辛承旨。時承旨招不赴。」此原註也，其事本明。又註或作：「風雪中欲詣稼軒，久寓湖上，未能一往，賦此以解。」此毛晉校本註也，已自生訛異。《樂府紀聞》乃謂：「幼安守京口日，改之即敝衣曳履，承命賦詩。」是兩人定交在幼安未帥越之前。《山房隨筆》載此詞，又稱稼軒帥越東時，改之欲見，辛不納，藉晦庵、南軒二人爲之地，始得進見云云。考岳珂與過相善，珂所作《桯史》第二卷載此事，云：「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因效辛體《沁園春》一詞」云云。與集中自註相合，則諸說之誣審矣。珂又稱過誦此詞，掀髯有得色，珂乃以「白日見鬼」調之，其言雖戲，要亦未嘗不中其病也。

《雨村詩話》卷下　蘇叔黨《斜川集》，書肆多以劉過贋充。余于汪鹿園家始得眞本，爲之梓行。其集中好句，秀挺工麗，疊出層見，不止如世所稱「一天如許皆明月，二客所須惟濁醪」也。

《蓮子居詞話》卷一　《宋史》，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棄疾本傳不載，蓋傳聞之誣，謝疊山已曾辨之。夫稼軒當宋末造，以文章氣節自命，交遊如朱晦翁、陳同甫、党懷英輩，皆一時儒碩俊雄，而死後又若與疊山有冥契焉，偉矣。曾生前不及華岳、葉洪之徒，而附和侂胄以希榮乎！至劉改之《西江月》、《清平樂》等闋，眞與劉後村啓並騰笑千古矣。

又卷二　《山房隨筆》載劉改之見辛幼安，朱子、張南軒爲之地云云，與《宋史》不合。幼安兩知紹興府，皆在慶元四年以後。朱子官浙東，乃淳熙八九年間。南軒初未嘗官浙東也，又何得爲之地乎？正與《絕妙詞選》戴毛澤民見蘇子瞻事，同爲無稽之言也。

《聲執》卷下　第四卷以前，兼收北宋，美成所錄尤多。稼軒、改之、後村諸人，則取其溫厚蘊藉者。外集則錄激昂慷慨、大氣磅礴之作，取舍所在，尤爲顯著。惟於辛、劉之作，見於八卷中者，似亦可入外集。

姜夔

論述

綜論

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

謝遺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 近過梁溪，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而高閣矣。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余曰：「誠齋之說政爾。昔聞其歷數作者，亦無出諸公右，特不肯自屈一指耳。」雖然，諸公之作，殆方圓曲直之不相似，則其所許可亦可知矣。余識千巖於瀟湘之上，東來識誠齋、石湖，嘗試論茲事，而諸公咸謂其與我合也。豈見其合者而遺其不合者耶，抑不合乃所以爲合耶，抑亦欲俎豆余於作者之間，而姑謂其合耶？不然，何其合者衆也！余又自嗟曰：余之詩，余之詩耳。窮居而野處，用是陶寫寂寞則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釣能詩聲，不惟不可，亦不敢。

又 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彼惟有見乎詩也，故向也求與古人合，今也求與古人異；及其無見乎詩已，故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來如風，其止如雨，如印印泥，如水在器，其蘇子所謂不能不爲者乎。余之詩蓋未能進乎此也。未進乎此，則不當自附於作者之列，悉取舊作秉畀炎火，俟其庶幾於不能不爲，而後錄之。

《白石道人詩說》 《詩說》之作，非爲能詩者作也，爲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詩。能詩而後能盡我之說，是亦爲能詩者作也。雖然，以我之說爲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爲能詩哉？後之賢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噫！我之說已得罪於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王炎《題姜堯章舊游詩卷》 出郭栽花涉小園，歸調琴譜輯詩編。少年豪健今摩斂，休羨騎鯨李謫仙。

潘檉《書昔遊詩後》 我行半天下，未能到瀟湘。君詩如畫圖，歷歷記所嘗。起我遠遊興，其如鬢毛霜。何以舒此懷，轉軫彈清商。

《藏一話腴》內編卷下 作詩作文，非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略】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正合前意。

又外編卷下 白石姜夔堯章，奇聲逸響，卒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隨近體。有《詩說》行於世。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惟鄱陽張東澤受訣白石，攻研澄潔，駸駸欲遡太白而上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遊，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略】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眞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齊東野語》卷一二 堯章考古極精，有《絳帖評》十卷行於世，審訂深妙，人服其贍。又嘗於故家見其所書《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識於此，與好古者共之。

方回《詩人玉屑考》 嚴滄浪、姜白石評詩雖辨，所自爲詩不甚佳。凡爲詩不甚佳而好評詩者，率是非相半，晚學不可不知也。

《書史會要》卷六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番陽人。能詩文，書法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嘗著《續書譜》一篇，以繼孫過庭之作。頗造翰墨閫域。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李君實評帖**》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歸田詩話**》卷中　姜堯章詩云：「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爲天。」造語奇特。王從周亦云：「未知眞是嶽，祇見半爲雲。」似頗近之。然較之唐人「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閒有味也。

《**詩藪**》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略】。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餘子趙昌父、黃景說差著，他率卑卑。

《**藝苑卮言**》卷一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序**》　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於《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

《**圍爐詩話**》卷一　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鈎》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香祖筆記**》卷五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

《**帶經堂詩話**》卷九　余于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于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于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又　宗柟附識：《亞谷叢書》：夙愛姜白石「藕花多處別開門」，洎「人生難得秋前雨，乞我虛堂自在眠」句，近歲禾中、廣陵先後搜其集刊行，殆無一篇不佳，《昔遊》詩十五首尤可誦。其平生造詣，自叙二篇足以盡之。漁洋稱其能參活句，竹垞列之於謝朓、孟浩然、徐迪功之間，良然。愚按：姜集近刻凡四，武唐俞氏及廣陵曾、陸二氏，俱詩詞合編，唯陸本最爲詳審，詩則盡去其竄入之作，詞則一遵陶南村手鈔今柘湖所刻歌曲六卷，別集一卷亦從陶本，特卷帙小異耳。石帚詞妙絕古今，昔秀水纂《詞綜》時，嘗以《白石樂府》五卷僅存二十餘闋爲憾，今得諸本刊行，藝林傳誦，此樊川所云，生百代之下未爲不幸也。

全祖望《**春鬘集序**》　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源深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白石道人集**》　居苕溪，與白石洞天爲鄰，轉庵潘柽號之曰白石道人，又畀以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夔與黃景說齊名，景說亦號白石，人稱「雙白石」。其詩初學黃涪翁，既而深造自得，正以不染江西派爲佳。楊誠齋、蕭東夫俱極矜許。尤長詞曲，嘗詣范石湖，座間徵新聲，制《暗香》、《疎影》兩曲。石湖使青衣小紅歌之，尋以小紅贈夔。一日大雪，過垂虹，有「小紅低唱我吹簫」之句，時艷稱之。自定詩集二卷，自爲序。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姜夔白石道人集**》　昔遊如夢半蹉跎，新拜頭銜石不磨。雅樂何妨遭繳駁，清詞自倚小紅歌。

《**說詩晬語**》卷下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劍谿說詩**》卷下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白石語也。余謂意中有景固妙，無景亦不害爲好詩。若景中斷須有意，無意便是死景。

《**竹林答問**》　問：「姜白石《詩說》云：『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此是作結句之法邪？」答：白石是論古詩。然古、律總是一法，要亦不拘於此，須看其全篇結構何如耳。

又　問：「白石云：『一篇全在末句，有辭意俱盡，辭盡意不盡，辭意俱不盡之分。』其說何如？」答：此最有妙理。宋人詩話，惟《白石道人詩說》可取，次則《滄浪詩話》，大醇小疵。餘當節取而已。

諸錦《**白石詩序**》　白石在南宋一老布衣，往往爲章服者傾倒，如石湖、

誠齋互爲推奬，由是聲價益高，士固不可無所汲引歟。以白石之幼渺清放，來往於菰蘆苕霅中，野鶴翛然，固自不朽，其詩擺落故蹊，了無塵埃想，是可傳者應不在彼也。張輯之爲詩，源於白石，世謂謫仙復生，以輯權之，而白石之詩愈可知。顧聞其暮年落魄無所歸，卒於老伎所，讀其詩又可以哀其遇矣。

陸鍾輝《乾隆刊白石詩詞序》 南宋鄱陽姜堯章，以布衣擅能詩聲，所爲樂章，更妙絕一世。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荀卿子有言：藝之至者，不能兩而工。王良、韓哀善御而不能爲車，奚仲天下之善爲車者也，甘蠅、養由基善射而不能爲弓，倕天下之善爲弓者也。是故工於詩者不必兼於詞，工於詞者或不能長於詩，比比然矣。然吾觀唐之李太白、白樂天、溫飛卿，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皆詩詞兼工者，古或有其人焉。其在南渡，則白石道人實起而繼之。其詩初學西江，已而自出機杼，清婉拔俗，其絕句則駸駸乎半山矣。其詞則一屏靡曼之習，清空精妙，夐絕前後。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蓋自唐、五代、北宋之南渡，而白石始得其宗，截斷衆流，獨標新旨，可謂長短句之至工者矣。南渡詩家向數尤、蕭、范、陸，白石爲蕭氏弟子，今《石湖》、《劍南集》布海內，延之《梁溪集》傳世寥寥，千巖雖賴入室傳衣有人，後世推其紹述所自，然遺詩放佚殆盡。乃知古人之集，其得存於後，亦有幸有不幸焉，可爲太息者也。白石又精書法，其所撰《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考》，論訂精審，不爽粲黍。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非得其元要，而能鑿鑿言之乎。則白石不特工詩詞，又工書矣。荀卿「不兩能」之說，其果可信也乎？

姜文龍《乾隆姜刻本白石詩詞跋》 文龍甫識字時，見家乘載有白石公《姑蘇懷古》及與楊誠齋、潘轉菴往來數詩，輒依韻成誦。旋請於家君曰：「公詩僅存此數乎？」家君語以「此崑崗片玉耳。公生南宋人文稱盛時，就數詩內，已極爲當代推服。而寓號道人，意必隱曜含華，富於著述，好古之家當有得全集而珍藏之者。每愧足跡不出鄉關，無由遍訪先人遺業，汝他日有四方之役，正須爲此留心。」文龍謹誌不忘。【略】竊謂《詩說》中「自然高妙」一語，當是公詩確評。至於歌曲節奏，竟茫然不解，敢謂能讀公之書哉！特念公以曠代逸才，知己遍海內，制作達明廷，而以布衣終老，造物者固當使此書不朽，而文龍又於成均考滿束裝旋里時，幸及見之，箕裘之賜，豈曰偶然！用是口誦手寫，風晨雪夜，不敢告勞。蓋藉以還報家君，知此行不爲無益，并欲積硯田餘貲，付剞劂氏，以傳諸無窮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六 《絳帖平》六卷，【略】宋姜夔撰。【略】首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雖小技，而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觀是書考據精博，可謂不負其言。

又卷一六二 《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略】羅大經《鶴林玉露》稱夔學詩於蕭斗，而卷首有夔自序二篇，其一篇稱：「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不若無所學者之爲得。」其一篇稱：「作詩求與古人合，不如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如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其學蓋以精思獨造爲宗，故序中又述千巖、誠齋、石湖咸以爲與己合，而己不欲與合，其自命亦不凡矣。今觀其詩，運思精密，而風格高秀，誠有拔於宋人之外者，傲視諸家，有以也。

《昭昧詹言》卷一 南渡以後，冗長纖瑣。姜白石《自叙》，獨主于擺落一切，冥心獨造，此與山谷同悟。今觀其詩，誠不負所言。然間有近快利輕便之病，此自宋人習氣，時代使然。如《昔游》詩，如「飛鵝車轍」四語，已開俗派，須分別之以爲戒。然較之陳後山之鈍拙，則才氣縱橫跌宕，崢嶸飛動，相去遠矣。蓋幾與東坡相近，惜篇什不富，不能開宗耳。

又卷六 姜白石冥心獨造，擺落一切，直書即目，誠爲獨造，然終是宋體文體。後人學之，恐有流病。不典而淺易，則空疏人弄筆便能之。

翁方綱《讀劍南詩八首》六 鏡湖此一老，氣欲星虹蟠。范、楊、蕭、尤侶，得無力稍孱？茶山前揚鑣，白石或後攀。俯視諸小集，江湖到月泉。未知輯南州，舍此更誰先？獨立長嘯聲，蒼然霜雪寒。

《石洲詩話》卷四 白石學詩于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又 周方泉氣味頗自不俗，當在姜堯章伯仲間。

又 高菊磵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

《靜居緒言》 姜堯章不離江西派，絕句頗有晚唐氣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姜夔》 竹裏梅花帶雪吹，小紅低唱琢新詞。裁雲縫霧清無敵，除夕苕溪十首詩。 後來壓倒四詩翁（謂尤、楊、范、陸），不怕詞人到老窮。源出千巖雙白石（黃景說巖老，亦號白

石，同學詩於蕭千巖），斲輪畢竟讓渠工。　雅樂流傳老布衣，古風三百太音稀。南山若士傳詩法，剡水忘言一棹歸。　白蘋荒塚徑紆斜，野鶴孤雲水一涯。淒絕《暗香》、《疎影》曲，那禁啼損馬塍花。

《養一齋詩話》卷八　宋人詩話，《滄浪》及《歲寒堂》兩種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詩說》乎？其說極簡極精，極平極遠，此道中金繩寶筏也。獨謂「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夫「理」即「意」之託始，「想」即「意」之別名，既曰「高妙」，不「自然」者何以能之？吾惜其名目之瑣而複也，雖自爲疏解，庸可訓乎？

《藝概》卷二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爲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戴森《論詩絕句・白石道人》　縫月裁雲紆妙思，敲金戛玉聽奇聲。好詩須就誠齋讀，始信文章有定評。

譚國恩《讀白石道人集》　白石詩如鸞鶴鳴，俗塵塊我胸中橫。吟腸洗滌憑何物，三百六灘灘水清。

文廷式《題姜白石集》　苕霅行吟鬢已華，淮南皓月夢魂賒。桃谿久往因何事，記否凌霄數點花。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白石》　彈章併案到陶潛，徑畈花翁盡改絃。南宋詞人詩筆好，壓他楊萬與蕭千。

胡煥《論西江詩派絕句十五首》四　迢迢銀漢接清秋，白石仙人最上頭。要與花枝寫標格，滿身風露看牽牛。（白石翁《詠牽牛花》詩云：「老覺淡妝差有味，滿身風露立多時。」）

趙與訔《嘉泰刊本白石詞跋》　歌曲特文人餘事耳，或者少諧音律。白石留心學古，有志雅樂，如《會要》所載，奉常所錄，未能盡見也。聲文之美，概具此編。嘉泰壬戌，刻於雲間之東巖，其家轉徙自隨，珍藏者五十載。淳祐辛亥，復歸嘉禾郡齋。千歲令威，夫豈偶然，因筆之以識歲月。

黃昇《題白石詞》　姜夔堯章，自號白石道人，中興詩家名流，其《歲除舟行十絕》膾炙人口。詞極精妙，不減清眞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簫，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居鄱陽，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花庵詞客題。

《懷古錄》卷中　近時作詞者只說周美成、姜堯章等，而以稼軒詞爲豪邁，非詞家本色。紫岩潘牥云：「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不足以啓人意。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也？或曰：「美成、堯章，以其曉音律，自能撰詞調，故人尤服之。」

鄧牧《山中白雲詞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爲長短句，法非古意，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千古，人以「張春水」目之。

柴望《涼州鼓吹自序》　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疎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爲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喙叫嘯抑末也。惟白石詞登高瞻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彷彿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爾。

《詞源》卷下　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

又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略】白石詞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八歸》、《淡黃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

又　美成詞只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惜乎意趣卻不高遠。所以出奇之語，以白石騷雅句法潤色之，眞天機雲錦也。

《樂府指迷》　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　玉田【略】自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謔樂，賣落花而陪笑。

仇遠《玉田詞題辭》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不特可寫青檀口，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重相鼓吹。

《詞旨・詞說》　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姜夔字堯章，鄱陽人，自號石帚，又曰白石道人。精通音律，慶元中，上《樂書》，請定雅樂。有阻之者，僅免解，以布衣終老江湖。文章詩歌，盛稱於時，詞尤卓絕。詞五卷，曰《白石歌曲》），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

劉將孫《蕭學中采詞序》　姜白石嘗試春寒，共數客垂虹賦詞，以被蒙頭，行吟未休，逐句塗改。一詞之就，其難如此。

《詞品》卷四　史邦卿《杏花天》詞云：「軟波拖碧浦芽短【略】。」姜堯章云：「史邦卿之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姜亦當時詞手，而服之如此。

又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南渡詩家名流。詞極精妙，不減清眞樂府，其間高處有周美成不能及者。善吹簫，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音律云。其詠蟋蟀《齊天樂》一詞最勝。其詞曰：「庾郎先自吟愁賦【略】。」其過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不記章臺走馬。鴈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曰詞云：「池面冰膠，牆頭雪老，雲意還又沉沉。朱戶粘雞，金盤簇燕，空嘆時序侵尋。」《湘月》詞云：「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柳子厚「綠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簷牙飛翠。」「酒祓清愁，花消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輕盈喚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其腔皆自度者，傳至今，不得其調，難入管絃，祇愛其句之奇麗耳。

毛晉《白石詞跋》　《白石詞》盛行於世，多逸「五湖舊約」及「燕雁無心」諸調。前人云花庵極愛白石，選錄無遺。既讀《絕妙詞選》，果一一具載，眞完璧也。范石湖評其詩云：「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予於其詞亦云。蕭東夫於少年客游中，獨賞其詞，以其兄之子妻之。不第而卒，惜哉！湖南毛晉識。

又《蘆川詞跋》　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庵》、《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直堪與《片玉》、《白石》并垂不朽。

天虛我生《曲海總目序》　塡詞家所奉圭臬，曩不過《花間》、《草堂》，未嘗註有工尺。惟白石自度，恆註管色于行邊。蓋新聲自倡，欲使小紅低唱而與簫聲相協，自不得不有定譜以示準繩，此足以見宋詞未嘗無譜也。

朱彝尊《黑蝶齋詞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

又《魚計莊詞序》　在昔鄱陽姜堯章、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又《群雅集序》　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眞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呂，而姜夔審音尤精。

又《詞綜發凡》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惜乎《白石樂府》五卷，僅存二十餘闋也。【略】塡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見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詠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謂無目者也。

厲鶚《張今涪紅螺詞序》　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淸眞、白石諸人，詞之南宗也。

汪森《詞綜序》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

陳撰《康熙刊本白石詞序》　南宋詞人，浙東西特盛。若岳肅之、盧申之、張功甫、張叔夏、史邦卿、吳君特、孫季蕃、高賓王、王聖與、尹惟曉、周公謹、仇仁近及家西麓先生，先後輩出。而審音之精，要以白石爲諧極。【略】先生事事精習，率妙絕無品。雖終身草萊，而風流氣韻足以標映後世。當乾、淳間俗學充斥，文獻湮替，乃能雅尙如此，洵稱豪傑之士矣。

又《山中白雲詞疏證序》　詞莫尙于南宋，景、淳、德祐間，要以白石爲宗主，其嗣白石起者，無踰于玉田，《白雲》一集，可按而知也。

《七頌堂詞繹》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靑山

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誚，即白石之工，如「露溼銅鋪」與「候館吟秋」，總是一法。

又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略】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

《遺志齋詞衷》　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此外則周清眞、史梅溪、姜白石、蔣竹山、吳夢窗、馮艾子集中，率多自製新調，餘家亦復不乏。

又引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云一氣流貫也。

又　詠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至白石、梅溪，始得箇中妙諦。

《金粟詞話》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夢窗諸家，而稍詆美成。

又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詞綜》曰：填詞風雅，無過石帚一集，《草堂》之選不登其隻字。

又《詞評》上卷引趙子固曰　白石，詞家之申、韓也。

又引朱湛盧曰　東澤得詩法於姜堯章，世謂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

吳淳遷《武唐俞氏白石詞鈔序》　南宋詞至姜氏堯章，始一變花間、草堂纖穠靡麗之習。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前人稱之審矣。

洪正治《雍正本白石詩詞序》　夫白石在渡江諸賢中，品目顯著。【略】予幼耽倚聲，於南宋諸家，最愛白石，今始獲睹其合集，因不敢自祕，亟鋟諸木，以廣其傳，庶幾如昔人所云欲飲則人人適河，索照而家家取燧，詎不稱愉快也耶？

劉鳳叔《集成曲譜自序》　宋時雅樂，屢經改作，雖未必有當于古，而經姜堯章、朱子、蔡元定諸家之考正，較之漢、唐爲勝。

宋犖《跋曹實菴詠物詞》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予觀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它亦未盡稱是。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今讀實菴《詠物十首》，彷彿《樂府補題》諸作，擬諸白石《暗香》、《疏影》，何多讓焉。

俞蘭《刊白石詞跋》　白石翁以詩稱于南渡，詞尤精詣，惜乎流傳絕少。一日，偶造改菴草堂，出此帙示余，視舊本搜輯不啻倍之。矍然驚歎，如獲拱璧。近人爲詞，競宗白石、玉田兩家。玉田《山中白雲詞》，錢塘龔氏已有刻，惟《白石詞》則尚缺然，洵爲恨事。爰加校勘，鏤版以行，用貽世之好讀白石詞者。

江炳炎《鈔本白石詞跋》　「筆染滄江虹月，思穿冷岫孤雲。淡然南宋古遺民，抹煞詞壇衮衮。　就令秦郎色減，何嫌柳七聲吞。將金鑄像日三薰，舌底宮商細問。」是月廿六日，冷紅題《西江月》。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皐、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

王昶《趙升之疊華閣詞序》　南宋詞人最著者凡數家，若吳君特、王聖與之屬，詩弗著見于世。惟姜堯章《白石道人集》、陳君衡《西麓詩稿》流傳差廣。

又《詞雅序》　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還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物比興，因時喪事，即酒食游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蒹葭》周禮之思，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其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

又《琴畫樓詞鈔序》　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蕝，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略】夔詩格高秀，爲楊萬里等所推。詞亦精深華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節文采，并冠絕一時。其詩所謂「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者，風致尚可想見。

又卷一九九　《竹屋痴語》一卷。【略】詞自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乃《草堂詩餘》於白石、梅溪則概未寓目，竹屋詞亦止選其《玉蝴蝶》一闋，蓋其時方尚甜熟，與風尚相左故也。

又　《散花菴詞》一卷。【略】其詞亦上逼少游，近摹白石。

又卷二〇〇　《塡詞名解》四卷。【略】惟詞爲當時所盛行，故作者每自度曲，亦解其聲，故能製其調耳。金、元以來，南北曲行而詞律亡。作是體者，不過考證舊詞，知其句法平仄，參證同調之詞，知某句可長可短，某字可平可仄而已。當時宮調，已茫然不省，而乃虛憑臆見，自製新腔。無論其分析精微，斷不能識，即人人習見之白石詞，其所云《念奴嬌》鬲指聲者，今能解爲何語乎？英雄欺人，此之謂也。

曹炳曾《書姜白石集後》　南宋詞家推白石、玉田爲領袖，而玉田實祖白石。所南鄭氏叙張詞，謂其仰扳堯章。山村仇氏亦云「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而玉田嘗稱白石爲「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兼又騷雅」，兩人之詞，實屬一家。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張奕樞《白石道人歌曲序》　宋白石老仙，世所稱詞壇大宗也。奕樞自總角時即喜誦其小令。

茅元儀《詞潔發凡》　詞工，則有目者可共爲擊節。調協，則非審音者不辨矣。柳永以「樂章」名集，其詞蕪累者十之八，必若美成、堯章，宮調、語句兩皆無憾，斯爲冠絕。【略】美成之集自標「清眞」，白石之詞無一凡近，況塵土垢穢乎。

《詞潔輯評》卷一評張先《青門引》　子野雅淡處，便疑是後來姜堯章出藍之助。

又卷二評張先《醉落魄》　「生香眞色」四字，可以移評石帚、玉田之詞。

又卷三評張先《師師令》　白描高手，爲姜白石之前驅。

又評李元膺《洞仙歌》　咏物一派，高不能及。石帚此種亦最可法。【略】石帚《促織》云：「西窗又吹暗雨。」玉田《春水》云：「和雲流出空山。」皆是過處爭奇，用筆之妙，如出一手。合此數公觀之，略可以悟。

又卷四評周邦彥《應天長慢》　空淡深遠，較之石帚作，寧復有異。石帚專得此種筆意，遂於詞家另開宗派。如「條風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盡矣。然淵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禰也。

又評史達祖《東風第一枝》　史之遜姜，有一二欠自然處。雕鏤有痕，未免傷雅，短處正不必爲古人曲護。意欲靈動，不欲晦澀。語欲穠秀，不欲纖佻。人工勝則天趣減，梅谿、夢窗自不能不讓白石出一頭地。

又卷五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幷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

江藩《詞源跋》　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製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雨村詞話》卷二　白石自製詞在南宋另爲一派，盛行於時，學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孫字聖與，號中仙，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蓋取比《花間集》而名也。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略】」。「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炎亦作《瑣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略】」炎自號樂笑翁，有《玉田詞》三卷，鄭思肖爲作序，亦白石一派也。

又卷三　史達祖《梅溪詞》，最爲白石所賞，鍊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獨《雙雙燕》一闋也。

《西圃詞說》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略】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

又　姜夔堯章崛起南宋，最爲高潔，所謂「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者。惜乎《白石樂府》五卷，今已無傳，惟《中興絕妙詞》僅存二十餘闋耳。

又　《樂府指迷》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此八字是塡詞家金科玉律。清空則靈，質實則滯，玉田所以揚白石而抑夢窗也。

《雕菰樓詞話》　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

《靈芬館詞話》卷一　姜、張諸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夢窗、竹屋，或揚或沿，皆有新雋，詞之能事備矣。

又　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略】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評史達祖≪壽樓春≫》　白石、梅溪，昔人往往並稱。驟閱之，史似勝姜，其實則史稍遜堯章。昔鈍翁嘗問漁洋曰：「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漁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吾于姜、史亦云。倚聲者試取兩家詞熟玩之，當不以予爲蚍蜉之撼。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辛寬姜窄，寬，故容穢；窄，故闢硬。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寒酸處（≪法曲獻仙音≫「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補湊處（≪齊天樂≫「邠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敷衍處（≪凄涼犯≫「追念西湖」上半闋）、支處（≪湘月≫「舊家樂事誰省」）、復處（≪一萼紅≫「翠藤共閑穿徑竹」，「記曾共西樓雅集」），不可不知。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爲兩美已。

又≪詞辨自序≫》　白石疏放，醞釀不深。

≪介存齋論詞雜著≫》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并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又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

又　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

又　白石好爲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許複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王沂孫≪無悶≫》　白石好處，無半點粗氣矣。

≪蘧子居詞話≫卷一》　歌家十六字外，別有疾徐重輕赴節合拍之字，見≪夢溪筆談≫，亦半字也。白石此譜，有折有掣，折高半格，掣低半格，於畢曲處尤兢兢不苟，足見當時詞律之細。

又卷四》　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學而至。

秦恩復≪詞源跋≫》　≪山中白雲詞≫八卷，實能冠絕流輩，足與白石競響，可謂詞家龍象矣。

又≪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

王騰蓬≪四印齋詞選序≫》　夫≪握蘭≫、≪金荃≫，本源騷辯，元、明以降，餘音漸漓。緣情依性，詠嘆長言，厥擅勝場，斷推南宋。清苕烟月，故國河山，名士風流，王孫涕淚。白石、白雲又其至也。至於柳絮才人，司言兆夢，雖在巾幗，諒爲大家。何來謗書，玷及清節。理初論著，我心實獲，殿以易安，意蓋有在。

≪樂府餘論≫》　詞家之有姜石帚，猶詩家之有杜少陵，繼往開來，文中關鍵。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齊天樂≫，傷二帝北狩也；≪揚州慢≫，惜無意恢復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蓋意愈切，則辭愈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乃長短句中，復有白石道人也。

≪填詞淺說≫》　自度新曲，必如姜堯章、周美成、張叔夏、柳耆卿輩，精於音律，吐辭即叶宮商者，方許制作。

≪詞逕≫》　高澹婉約，艷麗蒼莽，各分門戶。欲高澹學太白、白石，欲婉約學清眞、玉田，欲艷麗學飛卿、夢窗，欲蒼莽學≪蘋洲≫、≪花外≫。至于融情入景，因比起興，千變萬化，則由于神悟，非言語所能傳也。

≪雙硯齋詞話≫》　詞家之有白石，猶書家之有逸少，詩家之有浣花。蓋緣識趣既高，興象自別。其時臨安半壁，相率恬熙，白石來往江淮，緣情觸緒，百端交集，託意哀絲。故舞席歌場，時有擊碎唾壺之意。如≪揚州慢≫之「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齊天樂≫之「候館吟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豳詩漫與。笑籬落呼鐙，世間兒女」，≪凄涼犯≫之「馬嘶漸遠，人歸甚處，戍樓吹角。情懷正惡，更衰草寒烟淡薄。似當時將軍部曲，迤邐度沙漠」，≪惜紅衣≫之「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則周京離黍之感也。≪疏影≫前闋之「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

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後闋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長亭怨慢》之「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乃爲北庭後宮言之，則《衛風・燕燕》之旨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至其運筆之曲，如「閱人多矣，爭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琢句之工，如「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則如堂下斲輪，鼻端施堊。若夫新聲自度，爭柱旋移，則如郢中之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矣。以此煇映湖山，指撝壇坫，百家騰躍，盡入環中。評者稱其有縫雲剪月之奇，戛玉敲金之妙，非過情也。

又　西泠詞客石帚而外，首數玉田。論者以爲堪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要其登堂拔幟，又自壁壘一新。蓋白石硬語盤空，時露鋒芒，玉田則返虛入渾，不啻嚼蕊吹香。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詩譬之，【略】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略】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宋范文穆（成大）曾館姜白石於石湖，後此吳夢窗、張玉田亦寄跡焉。道光初，吳門諸詞家擬於石湖建祠，祀三詞人。陳小松明經賦詞代引，即用白石所製《石湖仙》云：「詞人秋老【略】。」

又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雨華盦詞話》　余談古人詞，惟心折於張、姜兩家而已。

《左庵詞話》卷上　詞家昉於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爲解音律，其詞猶未盡工。姜白石、吳夢窗諸人，尚爲未解音律，而頗多佳作。以是知詞固非樂工所能。

又　詞以意趣爲主，意趣不高不雅，雖字句工穎，無足尚也。意能迥不猶人最佳。東坡詞最有新意，白石詞最有雅意。

杜文瀾《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周草窗之詞，以姜白石爲模範，與吳夢窗同志友善，幷驅爭先。

戈載《姜堯章詞選跋》　白石之詞，清氣盤空，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其高遠峭拔之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詞之聖也。蓋白石深明律呂之學，慶元三年丁巳四月，曾上書論雅樂，幷進《大樂議》一卷、《琴瑟考古圖》一卷，故能自制歌曲。今集中俱注明宮調，且有旁譜。

許邁孫《白石道人詩詞合刻緣言》　宋之善言樂者，沈括、姜夔兩人而已。其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諸人，紛如聚訟，泛無心得。括、夔所論，皆能推俗樂之條理，以上求合乎雅樂，故立論不同私逞。惜括議已不傳，僅于《筆談》中略見之，夔議原本經術，卓然可信，當時竟不見用，固無能知其奧窔者。因錄《大樂議》、《琴瑟考古圖說》于逸事之後，毋使孤詣絕學，終于湮沒云。

朱錦琮《校禮堂詞序》　樂書自隋萬寶常焚後，遂失其傳。我竊爲不然，音生于人心，律本于人身，故宋之姜夔，復能搜講古制，爲一代盛典。惟其精于律呂，故其詞可播之管弦。

嚴元照《笙巢詞序》　予嘗欲于城北蒼弁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堯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于吳興。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宜厭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天下可也。

伍崇曜《詞源跋》　玉田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得神解。故所著書，類足爲詞家圭臬。

《藝概》卷四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又　白石才子之詞，稼軒豪傑之詞，才子豪傑，各從其類愛之，強論得失，皆偏辭也。

又　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

又　詞家稱白石曰「白石老仙」。或問畢竟與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蓋爲近之。

又　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

又　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

又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悼王碧山，

序謂「碧山，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又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曆十子也。

又　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又　張仲舉詞大抵導源白石，時或以稼軒濟之。

謝章鋌《葉辰溪我聞室詞叙》　溫、李，正始之音也；晏、秦，當行之技也；稼軒出，始用氣；白石出，始立格。嗚乎！詞雖小道，難言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詞之原出古樂府，樂府多雜俗諺，如豨妃淪浹之類，塡詞者效之，而每放愈下，稍近鄙褻。又以其道之通於曲也，因而則倣，甚麼、呆坐、快活等字，無不闌入，而詞品壞矣。推波助瀾，山谷無乃罪過，此白石所以以雅字爲宗旨。

又卷一二　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

又　詞家講琢句，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

又　白石道人爲詞中大宗，論定久矣。讀其說詩諸則，有與長短句相通者，節錄一二於左，略以鄙意注之，而傳諸同志焉。【略】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此即疏密相間之說也。故白石字雕句刻，而必準之以雅。雅則氣和而不促，辭穩而不澆，何患其不精巧委曲乎。）【略】委曲盡情曰曲。」（竹垞贈鈕玉樵曰：吾最愛姜、史，君亦厭辛、劉，亦以其徑直不委曲也。）

《蕙庵論詞》　白石爲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榷。《樂府指迷》獨稱其《暗香》、《疏影》、《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詞品》則以詠蟋蟀《齊天樂》一闋爲最勝。其實石帚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非如樂笑、二窗輩，可以奇對警句，相與標目，又何事於諸調中強分軒輊也？孤雲野飛，去留無迹。彼讀姜詞者必欲求下手處，則先自俗處能雅、滑處能澀始。

又　陳造序高賓王詞，謂竹屋、梅溪要是不經人道語。玉田亦以兩家與白石、夢窗並稱。

《菌閣瑣談》　鄒程村極稱沈天羽「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之語，謂爲詩餘別開生面。此兩語固可與賀黃公「險麗」二字相發。然在宋人詞中，山谷開其端，稼軒極其趣，白石亦染指焉。南宋諸家有合於此不少。政恐沈、鄒二君，覿面不識耳。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汪叔耕（莘）《方壺詩餘自叙》【略】所稱舉，則南渡初以至光、寧，士大夫涉筆詩餘者。標尚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略】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有厚入無間者，南宋自稼軒、夢窗外，石帚間能之，碧山時有此境，其他即無能爲役矣。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然白石詞中仙手，而沈伯時猶以爲未免有生硬處。古人論詞，不少寬假如此。

又《自怡軒詞選凡例》　一、宋賢能自製腔，如東坡之《醉翁操》，白石之《石湖仙》、《暗香》、《疏影》，夢窗之《霜花腴》、《西子妝慢》之類，只宜照原詞平仄塡之，不可妄爲出入。【略】一、讀古人詞，須自出手眼，不可隨俗議論。【略】白石、玉田諸名公，從無異議，而千百年後之人，偏欲譏其疵謬，正昌黎所云「蚍蜉撼大樹」，不自量也。【略】一、白石，詞中之聖也。玉田先生直接白石淵源，詞中之仙也。

《詞則・大雅集》卷三　白石詞清虛騷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詞中之聖也。

《詞壇叢話》　古今詞人衆矣，余以爲聖於詞者有五家。北宋之賀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國朝之朱竹垞、陳其年也。

又　東坡詞獨樹一幟，妙絕古今，雖非正聲，然自是曲子內縛不住者。不獨耆卿、少游不及，即求之美成、白石，亦難以繩尺律之也。後人以繩尺律之，吾不知海上三山，彼亦能以丈尺計之否耶？

又　李易安詞，風神氣格，冠絕一時，直欲與白石老仙相鼓吹。

又　詞中之有姜白石，猶詩中之有淵明也。琢句鍊字，歸於純雅。不獨冠絕南宋，直欲度越千古。《清眞集》後，首推白石。

又　白石，詞中之仙也，惜其樂府五卷，今僅存二十餘闋。自國初已然，今更無論矣。當於各書肆中，以及窮鄉僻壤，遍訪之。

又　美成樂府，開闔動盪，獨有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眞，而能出入變化者。

又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又　仲舉詞，亦是取法白石，屏去浮艷。不獨鍊字鍊句，且能鍊氣鍊骨。以云入室則未也，然亦升白石之堂矣。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

又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

又　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

又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

又卷二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眞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

又　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沉鬱，斯爲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又　白石詞以清虛爲體，而時有陰冷處，格調最高。沈伯時譏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亦漫爲可否者也。惟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眞刺骨語。

又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　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又　白石詞，如「無奈苕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語，是開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雋句，尚非詣高之境。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略】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略】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眞抗哉？

又　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眞，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

又　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

又　公謹《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一闋，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爲草窗集中壓卷。雖使美成、白石爲之，亦無以過。

又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

又　詞法之密，無過清眞。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又　白石詞，雅矣正矣，沉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又　詞法莫密於清眞，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眞、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

又　張玉田詞，如並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仇仁近語）。惟精警處多，沉厚處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

又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沉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又卷三　仲舉《綺羅香》（雨中舟次洹上）云：「水閣雲窗，總是慣曾經處。曾信有客裏關河，又怎禁夜深風雨。」此則刻意爲白石，沖味微減，姿態卻

饒。

又　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

又卷五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

又卷六　姜、張詞以骨韻勝。

又卷七　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詩而第工詞者。

又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又　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

又卷八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

又　詞中如飛卿、端己、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

又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略】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

又　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略】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美，則吾尚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尚多也。

《雲韶集》卷九　碧山詞自是取法白石，風流飄灑，如春雲秋月，令人愛不忍釋手。

又　碧山詞與陳西麓彷彿，但陳以和雅勝，王以清麗勝，要皆師白石而得其正者。

又　碧山學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之俊快，夢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舉得其格，蓋諸家皆有專司，白石其總萃也。

又評王沂孫《踏莎行》（白石飛仙）　草窗詞清峭，得白石之妙，故歷言其品格。南宋白石出，詩冠一時，詞冠千古，諸家皆以師事之。

陶方琦《光緒榆園叢刻本白石詩詞序》　白石道人洞僊音律，大樂建議，勰諸太常，故其爲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且又騷雅。昔哲所譽，自稽極程。宜乎五音平章，百祀馨祝。龍齦可辨，雞林不欺。【略】《白石歌曲》，舊槧尠存，依乎昔軌，最爲衆美。字旁記曲，拍底量音，分刊不踰，情文既翕。百年心事，惟有玉蘭之知；十畝梅花，不隔生香之路。撫茲一卷，契諸千秋。鶯鶯無聲，綠沈永結。琵琶誰撥，紅萼何言。此地宜有詞仙，並世已無作

者。琴家三昧，樂府一絕。誰其知音，君洵大雅。

張預《光緒榆園叢刻本白石詩詞序》 臣里雅譚，文字眡於陶詠，寓公傳作，名氏繡於湖山。則有鄱陽布衣，松陵遊客。蕭家詩派，詫白石之有雙；宋代詞流，除玉田而無偶。然而最工令慢，或揜詩名；絕妙歌行，分傳別集。是以史臣箸錄，但標《叢稿》之名；嘉泰初編，僅有《歌曲》之刻。流傳將七百載，剞劂且十餘家，縱復競握靈蛇，未必盡窺全豹。兵塵況涉，板櫟亦灰，偶蕑叢殘，趁離臾蠹，吁其惜矣！邁孫許丈，熱腸媚古，目瀎微爲可傷；明眼求書，蘄薈粹而後快。以爲君臣南渡，存於客子文詞；士女西湖，飲彼勝流膏潤。矧如白石翁者，即論人品，有晉、宋間風；別擅書名，似申、韓家法。幸餘述造，大懼畸零。於是羅百琲之散珠，胖兩珪爲合璧。梨鐵並槧，楮帙同函。集長短句而傳及拍文，彙五七言而增以《詩說》。既評跋倡酬之旁采，復遺聞軼事之兼蒐。斯則南村手鈔以還，無茲盛舉；祠堂善本而外，侈爲寶書者也。嗟乎！翰墨有靈，煙霜多感。酹馬塍之酒，墓門沒於花田；度石函之橋，寓亭荒於水磨。謝爾費將油素，並傳授簡之人；更誰贈得小紅，解唱吹簫之我。

許增《榆園叢刻本白石詩詞綴言》 宋之善言樂者，沈括、姜夔兩人而已。其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諸人紛如聚訟，泛無心得。括、夔所論，皆能推俗樂之條理，以上求合乎雅樂，故立論不同私逞。惜括議已不傳，僅於《筆談》中略見之，夔議原本經術，卓然可信，當時竟不見用，固無能知其奧窔者。因錄《大樂議》、《琴瑟考古圖說》於「逸事」之後，毋使孤詣絕學，終於湮沒云。

許廣颺《四印齋刊雙白詞序》 自羣雅音淪，《花間》實倚聲之祖；大晟論定，《片玉》目協律爲工。建炎而還，作者尤盛，竹齋、竹屋，梅谿、梅津。公謹以漁篷按腔，君特以「夢窗」名集。花庵有選，蘋雲競歌。然好爲纖穠者，不出乎秦、柳；力矯靡曼者，自比於蘇、辛。求其幷有中原，後先特立，堯章、叔夏，實爲正宗。此仇氏山村、鄭氏所南所由揚彼前旌，推爲極軌也。【略】竊謂堯章淮左停驂，越中作客，其時天水未碧，晚霞正紅；奏進《鐃歌》，發明琴旨，從若士而語，嶽雲可披，載小紅而歸，夜雪猶泛，雖在逆旅，不啻飛仙。叔夏則舊日王孫，天涯殘客。夢斗北去，耻逐乎鷺飛；水雲南歸，淒同乎鶴化。雅有袁、唐之舊侶，苦無張、范之可依，悴羽易沈，么絃多感。豈知意內言外，惟主清新，宣戚導愉，必歸深婉。彼以「石帚」自號，肖其堅潔；此以「春水」流譽，合乎清空。正不獨《疏影》、《暗香》，《紅情》、《綠意》，屬以同調，遂足方軌。譬之璧月，秋皎而春華；例彼幽葩，蕙纕而蘭佩。而且元珠在握，古尺自操，循是以求，導源之美成，分鑣之達祖，亦可識矣。

馮氏《玉笥山人詞跋》 此種詞在南宋至爲純正，然亦多可學到者。《山中白雲》全藁中出色者固多，率意腐庸亦不少，未若玉笥之全美。惟白石不可及。

《復堂詞話》 白石嚶求稼軒，脫胎耆卿，此中消息，願與知音人參之。

《歲寒居詞話》 自白石而後，句琢字鍊，始歸雅純，而竹屋、梅溪爲之羽翼。故張炎謂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特立清新，刪削靡曼。乃《草堂》於白石、梅溪盡不入選，竹屋詞僅登《玉蝴蝶》一闋，蓋其時專尚甜熟故也。

又 《白石道人歌曲》，姜夔堯章撰。詞精深華妙，爲誠齋所推。尤善自度腔，音節文采，冠絕一時，所謂「自製新腔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風致可想。

《論詞隨筆》 白石詩云：「自製新詞韻最嬌」，嬌者如出水芙蓉，亭亭可愛也。徒以嫣媚爲嬌，則其韻近俗矣。試觀白石詞，何嘗有一語涉於嫣媚。

又 古詩云：「識曲聽其眞。」眞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強。觀稼軒詞知爲豪傑，觀白石詞知爲才人，其眞處有自然流出者。詞品之高低，當於此辨之。

《詞徵》卷五 太史公文，疏蕩有奇氣，吳叔庠文，清拔有古氣，詞家惟姜石帚、王聖與、張叔夏、周公謹足以當之。數子者感懷君國，所寄獨深，非以曼辭麗藻，傾炫心魂者比也。

又 讀石帚諸人所製，乃知姑射仙姿，去人不遠，破觚爲圜，要分別觀之。

張壽鏞《新刻夢窗詞稿序》 姜白石、周草窗，善倚聲者也，讀其詩詞，蓋可考見夢窗之生平。

《袁碧齋詞話》 詞如詩，可模擬得也。【略】白石得淵明之性情，夢窗有康樂之標軌，【略】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白石擬稼軒之豪快，而結體于虛；夢窗變美成之面貌，而鍊響於實。南渡以來，雙峰並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顧詞人領袖，必不相輕。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考。至《草堂詩餘》不選石帚一字，則又咄咄一怪事。

張祥齡《詞論》　周清眞，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谿也。張玉田，白香山也。【略】詞至白石，疏宕極矣。夢窗羣起，以密麗爭之。至夢窗而密麗又盡矣，白雲以疏宕爭之。

《人間詞話》　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前者唯東坡，後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又　美成《蘇幕遮》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眞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又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眞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又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又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

又　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又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

又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人間詞話刪稿》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又附錄　白石尙有骨，玉田則一乞人耳。

又　周介存謂「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予謂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於此。

《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一　宋人有檃括唐詩之例，玉田謂：「取字當從溫、李詩中來。」今觀美成、白石諸家，嘉藻紛縕，靡不取材於飛卿、玉溪，而於長爪郎奇雋語，尤多裁制。【略】白石以沉憂善歌之士，意在復古，進大樂議，率爲伶倫所阨，其志可悲，其學自足千古。叔夏論其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百世興感，如見其人。

《海綃說詞》　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諸家，鮮不爲稼軒牢籠者，龍洲、後邨、白石皆師法稼軒者也。二劉篤守師門，白石別開家法。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至玉田演爲清空，奉白石爲祧廟。畫江畫淮，號令所及，使人遂忘中原，微夢窗誰與言恢復乎？

蔣兆蘭《詞說》　南渡以後，堯章崛起，清勁逋峭，於美成外別樹一幟。張叔夏擬之「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可謂善於名狀。繼之者亦惟花外與山中白雲，差爲近之。然論氣格，迥非敵手也。

《卧廬詞話》　白石道人《詩說》有云「雕琢傷氣」。予謂非第說詩而已，惟詞亦然。夢窗諸公，恐正不免此。

《柯亭詞論》　白石詞在南宋，爲清空一派開山祖，碧山、玉田皆其法嗣。其詞騷雅絕倫，無一點浮煙浪墨繞其筆端，故當時有詞仙之目。「野雲孤飛，去留無迹」，有定評矣。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降及清初，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以清空騷雅爲歸，其實即宋末張氏所主張之詞派。迄清中葉，常州派興，又尊清眞而薄姜、張，以深美閎約爲旨，其流風至今未替。

夏敬觀《廣篋中詞序》　蓋東坡、白石自有其超妙者在，未可執後之不善學者之詞，而病蘇爲粗豪，詆姜爲俗濫也。

分論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嘗稱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石洲詩話》卷四：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極爲誠齋所賞。然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思陵發引》《懷古錄》卷中：山谷稱後山挽溫公之詩「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以爲天不愁遺一老之悲，盡於是矣。近時姜白石《思陵發引》詩云：「中興無限艱難日，日暮湖平力士歸。」施之於高宗，正爲親切。此詩卻有終天之痛，讀者當以意會之也。

《鐃歌鼓吹曲》《浩然齋雅談》卷上：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蕭遠，似或過之。

《送朝天集歸楊誠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六方回評：白石道人夔，字堯章，饒州人。千巖蕭公以其女妻之。當時甚得詩名，幾于亞蕭、尤、楊、陸、范者。予嘗與南昌陳杰壽夫論詩，閱其餘藁，則大不然。堯章自能按曲，爲詞甚佳，詩不逮詞遠甚。予選其詩一。此一首合予意，容更詳之。紀昀評：白石詩氣韻頗高，故不爲虛谷所喜。馮班評：此卷竟無一首！查慎行評：老杜「爲人性癖躭佳句」一首，宜選冠此卷。紀昀評：四句粗豪之氣太重，五、六意是而句不工。此卷無一可取，庸陋殆不足與辨。《宋詩精華錄》卷四：第四句即「天雨粟，鬼夜哭」意。

《登鳥石寺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題劉云侍兒意真奉命題記》《宋詩精華錄》卷四：首二句言張魏公、劉安成、岳武穆留題。後二句言劉題係命侍兒意眞代書。

《過垂虹》《宋詩精華錄》卷四：晚宋人多專工絕句，白石其尤者。與詞近也。

《滿江紅》（仙姥來時）《後村詩話》續集卷一：姜堯章有平聲《滿江紅》，自叙云：「舊調用仄韻，多不叶律，如末句『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余欲以平韻爲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席風，當以平韻《滿江紅》爲神姥壽。』言訖，風與帆俱駛，頃刻而成。末句云『聞佩環』，則協律矣。」其詞云【略】此闋佳甚，惜無能歌之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舊調《滿江紅》多用仄韻，白石謂於律不協。嘗舟過巢湖，賦平韻《滿江紅》，爲迎神、送神之曲，刻於神姥祠柱間。上闋「玉冠諸娣」句謂神姥旁列十三女神。下闋之意謂其地即濡須口，當江湖之衝，孫權與曹操書所謂「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即此地也。此調用平韻，爲白石所創，格調高亮，後來詞家每效之。而汲古閣刻《白石詞》及皋文《詞選》、《續詞選》均未選錄，楊誠齋評白石詩，謂有「敲金戛玉之奇聲」，此詞音節，頗類其評語。

《琵琶仙》（雙槳來時）《詞源》卷下：白石《琵琶仙》云：「雙槳來時【略】。」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恨如芳草【略】。」離情當如此作，全在情景交鍊，得言外意。有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乃爲絕唱。《詞綜偶評・宋詞》：（更添了幾聲啼鴂）《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三生杜牧）涪翁詩：「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詞中用三生杜牧，本此。（「都把一襟芳思」至末）句句說景，句句說情，眞能融情景于一家者也。曲折頓宕，又不待言。《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下片）四句逆順相足。《詞則・大雅集》卷三：似周、秦筆墨，而氣格俊上。「前事休說」四字咽住，藏得許多情事在內。《詞徵》卷五：白石《琵琶仙》詞題，引《吳都賦》有「戶藏煙浦，家具畫船」二語，今《吳都賦》無其辭。案李庾《西都賦》云：「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烟浦，家藏畫舟。」或疑「吳」字乃「西」字之訛，然唐之西都，非吳地也，殆白石誤引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在客吳興時感遇而作。首四句叙往事，「春漸遠」三句叙別後光陰，寫愁中聞見，以疏秀之筆出之。下闋感節序而傷離，楡錢柳絮，皆借物懷人，便無滯相，其佳處在空靈也。

《暗香》（舊時月色）、《疏影》（苔枝綴玉）《詞源》卷下：詞以意趣爲主，要不蹈襲前人語意。【略】姜白石《暗香》賦梅云：「舊時月色【略】。」《疏影》云：「苔枝綴玉【略】。」此數詞皆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又：詞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略】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又：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略】白石《暗香》、《疏影》詠梅，【略】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又：詩之賦梅，惟和靖一聯而已。世非無詩，不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王安石《桂枝香》：此篇及東坡「明月幾時有」、「冰肌玉骨」二篇，又白石《暗香》云「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疏影》云「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皆清空中出

意趣，無筆力者難爲。　又續集卷下沈際飛評：詞大忌質實，白石道人《探春慢》、《一萼紅》、《揚州慢》、《暗香》、《疏影》、《淡黃柳》諸曲，多清空騷雅，惜難備錄。「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語，約略此篇。融情共景，少游《八六子》詞共傳。　又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盧申之《賀新郎》（十頃涵空碧）：即堯章賦梅意，「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詞潔輯評》卷四：落筆得「舊時月色」四字，便欲使千古作者皆出其下。咏梅嫌純是素色，故有「紅萼」字，此謂之破色筆。又恐突然，故先出「翠尊」字配之。說來甚淺，然大家亦不外此。用意之妙，總使人不覺，則烹鍛之工也。美成《花犯》云：「人正在、空江煙浪裏。」堯章云：「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堯章思路，卻是從美成出，而能與之埒，由於用字高，鍊句密，泯其來踪去跡矣。　《七頌堂詞繹》：詠物至詞，更難於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放翁「一箇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比興，乃更遒逸。　《詞綜偶評・宋詞》：二詞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又如琪樹玲瓏，金芝布護。（「舊時月色」二句）倒裝起法。（「何遜而今漸老」二句）陡轉。（「但怪得竹外疎花」二句）陡落。（「歎寄與路遙」三句）一層。（紅萼無言耿相憶）又一層。（「長記曾攜手處」二句）轉。（又「片片吹盡也」二句）收。　又：別有爐韛鎔鑄之妙，不僅以檃括舊人詩句爲能。（「昭君不慣胡沙遠」四句）能轉法華，不爲法華所轉。宋人詠梅，例以弄玉、太眞爲比，不若以明妃擬之，尤有情致也。胡澹菴詩亦有「春風自識明妃面」之句。（「還教一片隨波去」二句）用筆如龍。　又《補錄宋詞》：詞中之有白石，猶文中之有昌黎也。世固也以昌黎爲穿鑿生割者，則以白石爲生硬也亦宜。

又：（但暗憶江南江北）借用法。（「莫似春風」三句）翻案法。作詞之法貴倒裝，貴借用，貴翻案。讀此二闋，祕鑰已盡啓矣。　又評黃子行《西湖月》：（玉兒應有恨，爲悵望東昏相記憶）用「玉奴終不負東昏」，亦從白石《疏影》悟出。

《詞選》張惠言評：題曰「石湖詠梅」，此爲石湖作也。時石湖蓋有隱遯之志，故作此二詞以沮之。白石《石湖仙》云：「須信石湖仙，似鴟吏飄然引去。」末云：「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此與同意。首章言己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　又《疏影》：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

汪琰《旅譚》：姜堯章《暗香》、《疏影》兩詞自序但云：「辛亥之冬，予載雪詣石湖，授簡索句，且徵新聲，作此兩曲。」《硯北雜志》所記亦同，無異說也。近人張氏惠言謂：「白石引詞爲感汴梁宮人之入金者。」陳蘭甫亦以爲然。鄙意以詞中語意求之，則似爲僞柔福帝姬而作。按《宋史・公主傳》云：「開封尼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靳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遣內侍馮益等驗視，遂封福國長公主，適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內侍李燾自北還，又言柔福在五國城適徐還而薨，靜善遂伏誅。」宋人私家記載，如《四朝聞見錄》、《三朝北盟會編》、《古杭雜錄》、《鶴林玉露》、《浩然齋雅談》（此書但言柔福南歸，下降高世榮，不言其後事），所記雖小有參差（《北盟會編》云：「自稱小名環環。」《四朝聞見錄》云：「適高世儀。」《古杭雜錄》云「乃一女巫爲宮婢所教也」），大致要不相遠。惟《瑯碎錄》獨言其非僞，韋太后惡其言虜中隱事，故急命誅之耳。意當時世俗傳聞，有此一說。白石《疏影》詞所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言其自金逃歸也。又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則言其封福國長公主，適高世榮也。又云：「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則言其爲韋后所誅死也。至《暗香》一闋所云：「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則就高世榮言之，於事敗之後，追憶曩歡，故有「易泣」、「無言」之語也。張叔夏謂：「《疏影》前段用少陵詩，後段用壽陽事，此皆用事不爲事使。」夫壽陽固梅花事，若昭君則與梅無涉，而叔夏顧云然，當是白石詞意，叔夏知之。特事關戚里，不欲明言，故以此語微示其端耳。余嘗以此說質之伯眉，頗不以爲謬。然究是臆說，姑識之以質當世之知言者。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上片）盛時如此，衰時如此。（下片）想其盛時，感其衰時。　又《疏影》：此詞以「相逢」、「化作」、「莫似」六字作骨。（下片）不能挽留，聽其自爲盛衰。　《樂府餘論》：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略】《暗香》、《疏影》，恨偏安也。蓋意愈切，則辭愈微，屈、宋之心，誰能見之？乃長短句中，復有白石道人也。　《雙硯齋詞話》：評梅花詩者，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子瞻之「竹外一枝斜更好」，林君復之「疏影橫斜水淺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爲千古絕調。余謂詞亦有之。朱希眞之「引魂枝消瘦一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姜石帚之「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一狀梅之少，一狀梅之多，皆神情超越，不可思議，寫生獨步也。

又：《疏影》前闋之「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歸來，化

作此花幽獨」，後闋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略】乃爲北庭後宮言之，則《衛風・燕燕》之旨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聽秋聲館詞話》卷二〇：南海查玉生廣文（瑩）《樂志堂集》中論詞絕句，至一百七十六首，挖揚間有未當。【略】謂白石「舊時月色人何處，戛玉敲金擬恐非」。《左庵詞話》卷上：白石筆致騷雅，非他人所及，最多佳作。石湖詠梅二詞，尤爲空前絕後，獨有千古。《暗香》云：「舊時月色【略】」。《疏影》云：「苔枝綴玉【略】」。清虛婉約，用典亦復不涉呆相。風雅如此，老倩小紅低唱，吹簫和之，洵無愧色。　又卷下：詞中用事最難，要體認著題，融化不澀。如【略】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詩。皆用事不爲事所使，自不落呆相。《賭棋山莊詞話》卷一：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詠物至詞更難於詩，即「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此詞音節固佳，至其文則多有欠解處，白石極純正嫻雅，然此闋及《暗香》闋則尚有可議，蓋白石字雕句鍊，雕鍊太過，故氣時不免滯，意時不免晦。）　又卷九：《詩》三百篇，開卷第一言即是詠物，然使第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第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而盡去其下文，則此詩何以爲風化之原乎？而當日尼山秉筆，吾知必從刪棄矣。且今之爲此者，動曰吾瓣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軟語商量」之句，豈二公搜索枯腸，獨無一二冷典，乃賦空而不爲徵實哉？蓋詞貴清空，宋賢名訓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詞原于詩，即小小咏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咏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湘綺樓詞抄頁》王闓運評：此二詞最有名，然語高品下，以其貪用典故也。如此起法，即不是詠梅矣。　《詞則・大雅集》卷三：二章脫盡恆蹊，永爲千年絕調。　又評《疏影》：上章已極精妙，此更運用故事，設色煊染，而一往情深，了無痕迹。既清虛又腴鍊，直是壓徧千古。　《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搆。【略】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又卷六：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詞徵》卷一：詞之訣曰情景交鍊。【略】姜堯章「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景寄於情也。【略】詞之爲道，其大旨固不出此。　《復堂詞話》：石湖詠梅，是堯章獨到處。　《人間詞話》：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白石詞僅數十首，而流傳勿替，可見詞貴精不貴多也。其《暗香》、《疏影》二首，尤膾炙人口。但用其調和韻者多，而宣發其本意者少。張叔夏云：「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疏影》曲前段用少陵詩，後段用壽陽公主事，此皆「用事不爲事所使」。今尋繹《暗香》詞意，乃發懷舊之思，而託諸美人香草。起筆「舊時月色」句已標明本旨，「何遜漸老」二句有「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之慨，通篇一往情深。「翠樽」、「紅萼」四句在西湖千樹幽香中與玉人攜手，如見綠萼仙人，一笑嫣然，在殘雪輕冰之外，詞意清迥，不得以妮子語視之。況「寄與路遙」句與《疏影》曲「胡沙憶遠」同意，則詠花而兼有人在也。《疏影》曲，叔夏言其「用事不爲事所使」，誠然。但其意不僅用明妃、壽陽事，殆以兩宮北狩，有故主蒙塵之感，故云花片隨波，胡沙憶遠，寓霜塞玉鞭之慨。轉頭處即言深宮舊事，與《暗香》曲「舊時月色」相應。否則落花隨水及「玉龍哀曲」句與壽陽何涉耶？白石之《小重山令》詠紅梅云：「九疑雲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殆亦此意。二曲藉花寫怨，一片神行，宜推絕唱也。

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

《詞源》卷下：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略】白石【略】《齊天樂》賦促織云，【略】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有收有縱，事心聯情。（「哀音」三句）相感至此。　《詞綜偶評・宋詞》：將蟋蟀與聽蟋蟀者，層層夾寫，如環無端，眞化工之筆也。（「候館吟秋」三句）音響一何悲。（「笑籬落呼燈」二句）高絕。（載華按：《漢書・王褒傳》「蟋蟀俟秋吟」，師古注：「蟋蟀，今之促織也。」是蟋蟀爲促織，唐時已然，不始於宋之中都也。）　《皺水軒詞筌》：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于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

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尚不如張功甫「月洗高梧，露溥幽草【略】」，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髮，皆姜詞之所未發。常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姜白石蟋蟀云：「候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樂府餘論》：張子野《慶春澤》「飛閣危橋相倚，人獨立，東風滿衣輕絮。」以「絮」字叶「倚」，用方音也。後姜堯章《齊天樂》，以此字叶「絮」字，亦此例。又：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齊天樂》，傷二帝北狩也。《賭棋山莊詞話》卷二：詠物詞雖不作可也，別有寄託如東坡之詠雁，獨寫哀怨如白石之詠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詠燕，劉龍洲之詠指、足，縱工摹繪，已落言詮。又卷四：東坡《念奴嬌》（「大江東去」闋）【略】等篇，其句法連屬處，按之律譜，率多參差。即謹嚴雅飭如白石，亦時有出入。若《齊天樂》（詠蟋蟀闋）末句可見，細校之不止一二數也。蓋詞人筆興所至，不能不變化。《藝概》卷四：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時有舉史梅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齊天樂》賦蟋蟀，令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詞則・大雅集》卷三：此詞精絕。一直說去，其中自有頓挫起伏，正如大江無風，波濤自湧，前無古，後無今。「籬落」二句，平常意，一經點綴，便覺神味淵永，其妙眞令人不可思議。《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齊天樂》一闋，全篇皆寫怨情。獨後半云：「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爲入妙。用筆亦別有神味，難以言傳。《詞徵》卷一：詞有內抱外抱二法，內抱如姜堯章《齊天樂》「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是也。《衰碧齋詞話》：古人文字，難可吹求，嘗謂杜詩「國初以來畫馬」句，何能着一「鞍」字，此等處絕不通也。詞句尤甚，姜堯章《齊天樂》詠蟋蟀，最爲有名，然開口便說「庾郎愁賦」，捏造故典。「邠詩」四字，太覺呆詮。至「銅鋪」、「石井」、「堠館」、「離宮」，亦嫌重複。其《揚州慢》「縱荳蔻詞工」三句，語意亦不貫。若張玉田之《南浦》詠春水一首，了不知其佳處，今人和者如牛毛，何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振裘挈領，未聞蟋蟀，先已賦愁，則以下所詠，處處皆含愁意，一線貫注。若由蟋蟀起筆，便無意味，學詞者可悟起句之一種用筆也。詠正面僅「露濕」、「苔侵」三句，此後砧韻機聲，皆人與物夾寫。「候館」三句局勢開拓，寄情綿邈，與詠蟬之漢苑秦宮，同一意境。結筆燈影琴絲，仍由側面着想，首尾無一滯筆。時人稱其全章精粹，不留滯於物，洵然也。

《惜紅衣》（簟枕邀涼）《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邀、換）選字處。（吹香）妥直。《詞潔輯評》卷三評吳文英《惜紅衣》：尋常讀姜詞，謂「客」字是韻，「寂」字是韻，今夢窗不爾。「維舟」九字，以語意論之，當是一氣。而姜詞用「故國」，吳詞用「繡箔」，「國」字、「箔」字又似是句中韻，無弗同者。去宋人已遠，欲一一皆通其說，自不能不失之鑿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首與《念奴嬌》詞原題皆云吳興荷花，但《念奴嬌》詞通首詠荷，惟「凌波」三句略見懷人。此調倚《惜紅衣》，應賦本體，而詞則前半闋但言逭暑追涼，寂寥誰語！下闋始有「紅衣狼藉」一句點題，餘皆言望遠懷人，與《念奴嬌》同一詠荷，而情隨事遷，此調則言情多於寫景，下闋尤佳。其俊爽綿遠處，正如詞中之幷刀破碧，方斯意境。

《探春慢》（衰草愁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到盡川陸厥□幅練□□□□□逢句來，離其神矣。（「無奈」以下）字句何嘗不高雋，意色晚旺。《詞潔輯評》卷三：求之字句，則字句未琱，求之音響，而音響已遠。感人之深，不能指言其處。只一「喚」字，上下俱動。諸葛鼠鬚筆，除卻右軍，人不能用。又評張炎《探春慢》：白石老仙以後，只有此君與之幷立。以上兩詞，工力悉敵，試掩姓氏觀之，應不辨孰爲堯章，孰爲叔夏。《詞則・大雅集》卷三：一幅歲暮旅行畫圖。詞意超妙，正如野鶴閒雲，去來無迹。《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白石久寓於沔上，行將東下，賦此志別。毛晉所刻本標題云：「過苕霅，別鄭次皐諸君。」「過」字語未明瞭。蓋由沔將作吳興之游，非經過苕霅，觀詞中「清沔相逢」及「喚舟東下」句可證之。通首序事錄別，筆氣高爽，自是白石本色。

《眉嫵》（看垂楊迷苑）《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筆似別有路者。詞到白石翁，出脫一番。（「又爭」二句）淺而篤。

《一萼紅》（古城陰）《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再無纖砌之病，通脫高婉。《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白石「池面冰膠，牆腰雪老」。《詞則・大雅集》卷三：（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只三語，勝人弔古千百言。

《長亭怨慢》（漸吹盡枝頭香絮）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人言情，我言無情，立意壁絕。慘淡。　《詞潔輯評》卷四：「時」字湊，「不會得」三字呆。「韋郎」二句，口氣不雅。「只」字疑誤，「只」字喚不起「難」字。白石人工鎔鍊特至，此一二筆，容是率處。　《詞綜偶評・宋詞》：（「是處人家」四句）先言別時之景。（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借樹以言別時之情。閱人既多，安得尚有情耶？一笑。「此」字借叶。（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別後。何記室詩：「日夕望高城，緲緲青雲外。」（「韋郎去也」四句）望其早歸。韋皐與玉簫別，留玉指環，約七年再會，以其地在江夏，故用之，後遂沿爲通用語。（「算只有幷刀二句）總收。　《蓮子居詞話》卷二：白石《長亭怨慢》小引桓大司馬云云，乃庾信《枯樹賦》，非桓溫語。

《雙硯齋詞話》：《長亭怨慢》之「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乃爲北庭後宮言之，則《衛風・燕燕》之旨也。讀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詞則・大雅集》卷三：哀怨無端，無中生有，海枯石爛之情。纏綿沈着。　《白雨齋詞話》卷八：白石《長亭怨慢》云：「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白石諸詞，惟此數語最沉痛迫烈。此外如「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鴂。」又，「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贏得、天涯羈旅。」皆無此沉至。

《蓼碧齋詞話》：姜白石《長亭怨慢》云：「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王碧山云：「水遠、怎知流水外，卻是亂山尤遠。」似覺輕俏可喜，細讀之毫無理由。所以詞貴清空，尤貴質實。　《藝衡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渾灝流轉，奪胎稼軒。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頗有桓司馬江潭之感。雖似怨別之辭，而實則亂愁無次，觸緒紛來。凡懷人戀闕，撫今追昔，悉寓其中。首言春望景物，即緊接以「暮帆零亂」句發揮本意。望接天帆影，其中思婦離人，不知凡幾，何忍入愁人之眼。惟亭樹則冷漠無情，雖長年送盡行人，而青青依舊，與李白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皆傷心人語。下闋言舉目河山，高城阻絕，望遠而兼有「浮雲蔽日」之感。以下叙離情，臨歧片語，歷久難忘，凝望早歸而託言紅萼，以雅逸之筆，致纏綿之思，猶《楚辭》之山間采秀，悵公子之忘歸，深人無淺語也。

《揚州慢》（淮左名都）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八公山草木皆兵，觀想。「二十四橋」以下，畫里。望齊冰雪。　《詞潔輯評》卷四：「無奈苕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是「喚」字着力。「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是「蕩」字着力。所謂一字得力，通首光采，非鍊字不能，然鍊亦未易到。

《詞綜偶評・宋詞》：（淮左名都，竹西佳處）揚州府城東北有竹西亭，故杜牧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縱荳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荳蔻梢頭二月初」及「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皆牧之句。　《樂府餘論》：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國，皆借託比興，於長短句寄之。如【略】《揚州慢》，惜無意恢復也。　《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姜白石云：「波心蕩，冷月無聲。」又云：「冷香飛上詩句。」　《詞則・大雅集》卷三：起數語意不深而措詞妙，愈味愈出。「自胡馬窺江」數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眞，他人累千百言總無此韻味。「猶厭言兵」四字，沈痛，包括無限傷悲語。　《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夜飛鵲》云：「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斜陽、影與人齊。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極望天西。」哀怨而渾雅。白石《揚州慢》一闋，從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　又卷二：白石《揚州慢》淳熙丙申至日過揚州）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數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眞。「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　《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如【略】姜白石「淮左名都」，擊鼓怨暴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極寫兵後名都荒寒之狀。「春風」二句，其自序所謂「四顧蕭條」也。「胡馬」句言壞劫曾經，追思猶慟，況空城入暮，戍角吹寒，如李陵所謂「胡笳互動，【略】祇令人悲增忉怛耳。」下闋過揚州者，以杜牧文詞爲最著，因以自況，言百感填膺，非筆墨所能罄。「冷月」二句誦之若商聲激楚，令人心倒腸迴。篇終「紅藥」句言春光依舊，人事全非，哀郢懷湘，同其沈鬱矣。凡亂後感懷之作，詞人所恆有，白石之精到處，淒異之音，沁入紙背，復能以浩氣行之，由於天分高而蘊釀深也。近人蔣鹿潭亂後過江諸作，哀音秀句，略能似之。

《念奴嬌》（鬧紅一舸）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水佩風裳，幽奇。「冷香」句，花魂飛動，幷自己詩句活舞矣。池魚長木，與人俱有深情，人不能自絕，妙。　《詞綜偶評・宋詞》：（記年時，常與鴛鴦爲侶）唐詩：「鴛鴦相對浴紅衣。」　《詞則・大雅集》卷三：（冷香飛上詩句）好句欲仙。鍊意鍊詞，歸於純精。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工於發端。「鬧紅」四字，

花與人皆在其中。以下三句詠荷及賞荷之人，皆從空際着想。「翠葉」三句略點正面。接以「嫣然」二句，詩意與花香俱搖漾於水煙渺靄之中。下闋懷人而兼惜花，低回不去，而留客賞荷者，託諸「柳陰」、「魚浪」，仍在空處落筆。通首如仙人行空，足不履地，宜叔夏讀之，「神觀飛越」也。

《鷓鴣天》《憶昨天街預賞時》（《皺水軒詞筌》：《鷓鴣天》最多佳辭，《草堂》所載，無一善者。如【略】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後，卧聽鄰娃笑語歸。」駸駸有詩人之致，選不之及，何也？

《玲瓏四犯》《疊鼓夜寒》（《詞潔輯評》卷四：字句與前數調異而名同。《詞則・大雅集》卷三：音調蒼涼。白石諸闋，惟此篇詞最激，意亦最顯，蓋亦身世之感，有情不容已者。《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與清眞之「斜陽冉冉春無極」，同一風格。

《湘月》《五湖舊約》（《詞潔輯評》卷四評張炎《湘月》：字數平仄同，而調名各異。且白石創之，玉田倣之，必非無謂。然今之言調者雖好生枝節，對此茫然，亦無說以處，不得不強比而同之。於是《湘月》之譜仍是《念奴嬌》，大堪失笑。故予謂不當以四聲平仄言詞者，此是其明證也。《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姜白石集中《湘月》註云：「即《念奴嬌》之鬲指聲也。」《詞品》曰：「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柳子厚「綠淨不可唾」之語翻出。至「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信」，寫之得其神矣。《雙硯齋詞話》：《湘月》一調，白石自注云：「《念奴嬌》之鬲指聲。」白石精於宮譜，故於《念奴嬌》外，別爲此詞。若不會鬲指之理，貿然爲之，即仍與《念奴嬌》無異。壽陵餘子，固不必學步邯鄲也。若《沁園春》兩兩排比，取便優俳，自有此名，更無佳製，宜從菅蔽，毋亂笙鐘。《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湘月》云：「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冷。」寫夜景高絕。點綴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能到。

《解連環》《玉鞭重倚》（《詞潔輯評》卷六：意轉而句自轉，虛字皆揉入字內。一詞之中，如具問答，抑之沈，揚之浮，玉軫漸調，朱絃應指，不能形容其妙。《詞綜偶評・宋詞》：（「玉鞍重倚」三句）冒起。（爲大喬能撥春風）以下倒叙。（「柳怯雲鬆」二句）固知濃抹不如淡粧。（「歎幽歡未足」二句）與起處遙接。從合至離，他人必用鋪排，當看其省筆處。（「問後約空指薔薇」三句）深情無限，覺少游「此去何時見也」，淺率寡味矣。（又見在曲屏近底）近字，花庵選本註曰平聲，不知出處，義亦未詳。《蓮子居詞話》卷二：言情之詞，必藉景色映托，廼具深宛流美之致。白石「問後約、空指薔薇，嘆如此溪山，甚時重至。」【略】似此造境，覺秦七、黃九尚有未到，何論餘子。《白雨齋詞話》卷六：詞人好作精艷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龍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

《鷓鴣天》《京洛風流絕代人》（《雨村詞話》卷三：姜白石夔《鷓鴣天》詞三首，如「鴛鴦獨宿何曾慣，化作西樓一縷雲」，不但韻高，亦由筆妙。何必石湖所贊自製曲之「敲金戛玉聲，裁雲縫月手」也。

《驀山溪》《洗妝真態》（《詞綜偶評・宋詞》：幾於合杜、蘇而一之矣。此首或以爲白石作，然玩結處數語，氣格軟弱，其非姜作可知。

《點絳唇》《燕雁無心》（《詞綜偶評・宋詞》：（「數峰清苦」二句）遒緊。《詞則・大雅集》卷三：字字清虛，無一筆犯實，只摹歎眼前景物，而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眞絕調也。「今何許」三字提唱，「憑欄懷古」下，只以「殘柳」五字咏歎了之，神韻無盡。《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長調之妙，冠絕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一闋，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云：「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感時傷事，只用「今何許」三字提唱。「憑欄懷古」以下，僅以「殘柳」五字，咏歎了之。無窮哀感，都在虛處。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洵推絕調。《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欲雨而待「商略」，「商略」而在「清苦」之「數峰」，乃詞人幽渺之思。白石泛舟吳江，見太湖西畔諸峰，陰沈欲雨，以此二句狀之。「憑闌」二句其言往事煙消，僅餘殘柳耶？抑謂古今多少感慨，而垂柳無情，猶是臨風學舞耶？清虛秀逸，悠然騷雅遺音。

《側犯》《恨春易去》（《詞綜偶評・宋詞》：（正繭栗梢頭弄詩句，誰念我，鬢成絲）「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山谷句也。

《翠樓吟》《月冷龍沙》（《詞綜偶評・宋詞》：（「月冷龍沙」五句）題前一層，即爲題中鋪叙，手法最高。（「玉梯凝望久」五句）凄婉悲壯，何減王粲《登樓》一賦。《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下片）此地宜得人才，而人才不可得。《詞則・大雅集》卷三：起便警策。《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翠樓吟》《武昌安遠樓成》後半闋云：「此地宜有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一縱一操，筆如遊龍，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詞應有所刺，特不敢穿鑿求之。《人間詞

話》：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略】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爲武昌安遠樓初成而賦。觀前五句「龍沙」、「氈幕」、「賜酺」等辭，當是奉勅宴北使於斯樓。「檻曲」五句言高樓之壯麗，歌妓之娟妍，皆平叙之筆。轉頭處因地在武昌，故用黃鶴仙人事。「素雲」二句有奇氣青霞之想。其下接以望遠生愁，樓俯鸚鵡洲，故言「芳草千里」，藻不妄抒。「清愁」、「英氣」二句隱有少陵「看鏡」、「倚樓」之感，句法倜儻而深鬱，自是名句。

《八歸》（芳蓮墜粉）　《詞綜偶評·宋詞》：歷叙離別之情，而終以室家之樂，即《豳風·東山》詩意也。誰謂長短句不源于《三百篇》乎？（翠樽雙飲，下了珠簾，玲瓏閑看月）三句括盡康伯可《滿庭芳》，翻用太白《玉階怨》，妙。《蓮子居詞話》卷二：言情之詞，必藉景色映托，廼具深宛流美之致。白石【略】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羅襪。歸來後翠尊雙飲，下了珠簾，玲瓏閒看月。」似此造境，覺秦七、黃九尚有未到，何論餘子。《詞則·大雅集》卷三：氣骨雄蒼，詞意哀婉。《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全首一氣到底，刀揮不斷。

《鷓鴣天》（曾共君侯歷聘來）　陸以諴《詞林紀事序》：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略】西山壽平甫，交契最深，則有姜白石之《鷓鴣天》。凡此忠孝節義之事，可約略舉也。

《玉梅令》（疏疏雪片）　《左庵詞話》卷下：姜白石《玉梅令》下闋：「公來領客【略】。」詞中寓祝壽意，寫來卻見語妙意新，與俗手固自不同。

《法曲獻仙音》（虛閣籠寒）　《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白石「虛閣籠寒，小簾通月」。《詞則·大雅集》卷三：白石詞，有以一二虛字唱歎，韻味俱出者，雖非最上乘，亦是靈境。篇中如「奈」字、「屢」字及「誰念我」、「甚而今」、「怕平生」等字，俱極有意思，他可類推。

《霓裳中序第一》（亭皋正望極）　《詞則·大雅集》卷三：骨韻俱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白石於楚中祝融峰得祀神之曲，曰《黃帝鹽》。又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調，皆存虛譜而無辭。乃作《霓裳中序》一曲，以傳古意。但譜雖仿古，而詞則寫懷。前五句言秋風人倦，「流光」二句歎急景之不居，「人何在」三句望伊人之宛在。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闌干，白石殆同此感也。下闋回首當年，關河浪迹，坊陌春遊，舊夢重重，逐暗水流花而去，贏得飄零詞客，一醉埋愁。李后主所謂「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也。

《石湖仙》（松江煙浦）　《詞則·大雅集》卷三：言外有多少惋惜。「金」、「玉」字對舉，未免纖俗。《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傖父，愈覺俗不可耐。又卷五：姜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纖俗，固不能爲白石諱。

《清波引》（冷雲迷浦）　《詞則·大雅集》卷三：白石諸詞，鄉心最切，身世之感，當於言外領會。

《少年游》（雙螺未合）　《白雨齋詞話》卷八：「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白石《少年游》戲平甫詞也。「隨郎滋味」四字，似不經心，而別有姿態。蓋全以神味勝，不在字句之間尋痕迹也。

《淡黃柳》（空城曉角）　《復堂詞話》：白石、稼軒，同音笙磬。但清脆與鏗鏘異響，此事自關性分。《湘綺樓詞抄頁》王闓運評：亦以眼前語妙。

《小重山令》（人繞湘皋月墜時）　《詞徵》卷五：梅之以色勝者，有潭州紅焉。張南軒《長沙梅園》二詩，美其嘉實，樂其敷腴，而不言其色。樓鑰謂當稱之爲紅江梅，以別於他種。其詩有云：「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託興遠矣。詞則無逾姜白石《小重山》一闋，白石詞仙，固當有此溫、韋之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梅苑人歸，蘅皋月冷，感懷弔古，愁幷毫端。其淒麗之致，頗似東山、淮海。

《鷓鴣天》（巷陌風光縱賞時）　《蕙風詞話》卷二：姜白石《鷓鴣天》云：「籠紗未出馬先嘶。」七字寫出華貴氣象，卻淡雋不涉俗。又：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他年淚。」二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

《慶宮春》（雙槳蓴波）　《蕙風詞話》卷二：元人沈伯時作《樂府指迷》，

於清眞詞推許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夢魂凝想鴛侶」等句爲不可學，則非眞能知詞者也。清眞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眞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正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誠如清眞等句，唯有學之不能到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白石於冬夜偕友過吳江，卮酒禦寒，相與賡和，乃賦此調。起筆即秀逸而工，承以「盟鷗」二句，着筆輕靈。此下回首前游，凄然凝望，山壓眉低，此中當有人在。故下闋言舊地重過，已明璫人去，酒醒波遠，倚闌之惆悵可知。白石曾在吳江垂虹亭譜一曲新詞，付小紅低唱，傳爲韻事。觀「如今安在」句，當是小紅去後之作，雖無詞序言明，以重過垂虹相證，或非虛造之談也。白石賦此詞，幾經塗稿而成。知吟安一字之難，以橫溢之天才，而審愼如是，學詞者未可以輕心掉之。

《**踏莎行**》（**燕燕輕盈**）《人間詞話刪稿》：白石之詞，余所最愛者，亦僅二語，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歸去無人管」。

《**水龍吟**》（**夜深客子移舟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乃和友人鑑湖懷歸之作。借杯酒自澆塊壘，言愁欲愁，曲折寫來，絕無平衍之筆。「鵲南飛」四句從對面着想，便饒情致。

《**角招**》（**爲春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爲重過西湖，梅花已落，懷人而作。獨客傷春之際，花落人遙，舊歡回首，誰能遣此！前半首隨筆寫來，含思凄婉。轉頭六句皆追寫伊人情態。至「春心如酒」句爲題珠所在，舊歡則甘如蜀荔，新愁則酸若江梅，兩味相蕩，渾如中酒。後主所謂「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也。以「花前後」三字結束全篇，悲愉之境，前後迥殊矣。

《**徵招**》（**潮迴卻過西陵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曲中自古少徵調。大晟府嘗製《徵招》，而音節近駁。白石乃自製此曲，雖兼用母聲，較大晟爲無病。因憶越中水鄉風景，賦此寄興，音諧而辭婉。「依依故人」二句尤搖曳生姿。

《**漢宮春**》（**一顧傾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白石學清眞，心摹手追，猶覺挽強命中而未能穿札。和辛稼軒二首，則工力相等。宜杜少陵評詩謂材力未能跨越，有「鯨魚」、「翡翠」之喻也。

《**隔溪梅令**》（**好花不與殢香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原題云「自無錫歸，作此寓意」，實則憶西湖看梅往事，觀詞中「雙槳」、「孤山」等句可見，與《角招》詞之憶孤山梅花，同一感懷。此言玉鈿難覓，即《角招》詞翠翹羅袖之感。結句不著邊際，含情無限，如趙師雄之羅浮夢醒，但聞翠羽飛鳴耳。

《**凄涼犯**》（**綠楊巷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在合肥秋夕作。上闋汴洛迴看，慨收京之無望，下闋臨安南望，歎俊賞之難追。合肥本屬江淮腹地，以其時南北分疆，其地遂爲防秋邊徼，故「邊城」、「戍角」等句，宛如塞上也。度漠雄師，徒勞追念，則南朝之不振可知。下闋憶當日小舫清歌之樂，換客中西風畫角之悲，情懷更劣矣。

傳記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姜白石《宋史》無傳，祖述倚聲者，一缺憾也。阮芸臺（元）相國於西湖置詁經精舍，以擬作課肄業生，張鑑之篇，最爲詳覈，備錄於左，或資參考，亦前人補《韋蘇州傳》意也。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饒州番陽人。早孤露，氣貌若不勝衣服。家貧無立錐，然好客，未嘗一日倦。少時即奔走四方，一時如辛棄疾、楊萬里、樓鑰、王炎、周文璞，皆愛其才，爲之延譽。既而客游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初夔率意爲長短句，既成，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於是喜音律，善吹簫，多自製曲。慶元三年，時議以享國久長，而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因詔天下，求知音之士，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夔進《大樂議》於朝，欲以正廟樂。其略曰【略】夔之言樂，大致以權衡度數先正爲主，其議詳《樂志》中。又嘗作《琴瑟考古圖》一卷，及《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曰《上帝命》，曰《河之表》，曰《淮海濁》，曰《沅之上》，曰《皇威暢》，曰《蜀山篠》，曰《時雨霈》，曰《望鍾山》，曰《大哉仁》，曰《疆歌歸》，曰《伐功繼》，曰《帝臨墉》，曰《維四葉》，曰《炎精復》。上尚書省作表曰【略】書奏，詔付奉常有司收掌，令太常寺與議。當世嫉其能，不獲盡其所議，僅免解而已。同時惟待制朱熹嘗歎夔，以爲深於禮樂。夔既不遇，益自放於詩酒，其友竊哀憐之，欲輸貲爲之拜爵，輒謝不許。順陽范成大

之請老也，夔詣之，范有青衣曰小紅，色藝雙絕。一日，范授簡徵新聲，夔制《暗香》、《疏影》兩曲以進，范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迨夔歸吳興，范以小紅贈焉。其夕大雪，過垂虹亭，因賦詩使小紅歌，而自吹洞簫以和之，聞者莫不淒絕。夔生平學，尤邃於長短句，說者以爲南宋詞家大宗。其於自制諸曲，皆注節拍於旁，殆似西域旁行之字，然終以無所遇而卒。所著《白石詩詞集》及《絳帖平》、《續書譜》、《禊帖偏旁考》行於世。其後宋人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夔爲宗。【略】論曰：【略】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足者詞暢。淸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尙，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略】按堯章徙家苕上，所居近白石洞天，因號石帚，潘檉復贈以號，所謂白石道人也。所著尙有《張循王遺事集》、《古印譜》。後游臨安，館水磨方氏，卒葬西馬塍，范石湖詩所謂「差幸小紅先死去，不然啼損馬塍花」。同時又有黃巖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蕭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陳思《白石道人年譜》一卷（存目）

夏承燾《白石道人行實考》（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齋東野語》卷一二 番易有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者。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欲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景說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浼堯章，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鍾鼎，眞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丙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於考訂法書尤精。武舉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交，自號定齋居士。於堯章投分最稔，亦碩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稿數篇，尙思所以廣其傳焉。

《浩然齋雅談》卷中 慶元丙辰冬，姜堯章與俞商卿、銛朴翁、張平甫自封禺同載詣梁谿，道吳淞，既歸，各得詩詞若干解，鈔爲一卷，命之曰《載雪錄》。其自叙云：「予自武康與商卿、朴翁同載至南谿，道出苕、霅、吳淞，天寒野迥，仰見鴈鶩飛下玉鑑中，詩興橫發，嘲哈吟諷，造次出語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敵。未浹日，得七十餘解。復有伽語小詞，隨事一笑。大要三人鼎立，朴翁似曹孟德，據詩社，出奇無窮，商卿似江東多奇秀英妙之士，獨予椎魯不武，雖自謂漢家子孫，然不敢與二豪抗也。」且云：「此編向見之雪林李和父，後歸之僧頤蒙，乃朴翁手書也。古律、絕句、贊、頌、偈、聯句、詞曲、紀夢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無者。」蕭介父題云：「亂雲連野水連空，只有沙鷗共數公。想得句成天亦喜，雪花迎櫂入吳中。」孫季蕃云：「詩字崢嶸照眼開，人隨塵劫挽難回。淸茹載雪流寒碧，老我扁舟獨自來。」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樂府紀聞》　鄱陽姜堯章流寓吳興，常過金閶，有「行人悵望蘇臺柳，曾爲吳王掃落花」，楊誠齋極喜誦之。蕭東父尤愛其詞，以其兄之子妻焉。

《愛日齋叢鈔》卷二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自謂「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醅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白石爲糧，因就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用。文季宗正、巖老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白獺髓》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丞相主此議，送斯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賞出大樂，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謾文之歎：「正樂不識樂器！」斯人又令樂師〔彈之〕。〔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硯北雜志》卷下　海昌人家有古琴，音韻清越，相傳是單炳文遺姜堯章。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葛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鵠。」

又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

作品本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耆舊續聞》　堯章久寓吳興張仲遠家，仲遠屢出外，堯章作《百宜嬌》云：「看垂楊迷苑，杜若吹沙，愁損未歸眼。信馬青樓去，重簾下，娉婷人妙飛燕。翠樽共款，聽豔歌郎意先感。便攜手，月地雲階裏，愛良夜微暖。」相傳張室人知書，必先窺來札，堯章以此遺之。仲遠歸時，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數損其面，致不能出外云。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胭脂涴綠苔。」

《娛書堂詩話》卷上　姜堯章（夔）居苕溪，與白石洞爲鄰，潘轉庵字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曰：「人間官爵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堯章報以長句，其詞曰：「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廢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峰生肺肝。眞祖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

《隨隱漫錄》卷三　孟享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祗候庫、儀鸞司、御藥院從物前導，騏驥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務官繼之。【略】若恭謝駕回，于圍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群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靈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

又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幷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石帚之詩，特甚於郭崇韜李環之過，戒之。

《浩然齋雅談》卷中　姜堯章雪中訪范至能於石湖，詩云：「雪玨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陳野驁，我自將十萬。三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至能酬之云：「鵝鶩喑聲雪臆豪，直前不憚夜行勞。更能橐鞬尊裴度，千古人知李愬高。」前輩稱獎後進，不以名位自高，交相尊讓，亦可見一時士大夫風俗之美也。

《武林舊事》卷二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于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

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游夜，舞落銀蟾不肯歸。」【略】深得其意態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

《齊東野語》卷一二　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稿數篇，尚思所以廣其傳焉。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白石道人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姜夔《白石叢稿》十卷。

姜福四《姜忠肅祠堂鈔本白石詩詞跋》　公詩一卷，歌曲六卷，早已板行，暮年復加刪竄，定爲五卷，無雕本，藏於家。經兵火兩朝，流離遷播，帖軸無隻字，而此編獨存，屬有呵護其間，非偶然也。病後閒居，錄寫兩本，一付兒子，一付猶子通，世世寶之，尚當廣其行焉。洪武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八世孫福四謹志。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白石道人歌曲》，一部一冊，完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五　《白石道人歌曲》一冊，全。

陳撰《康熙刊本白石詞序》　石帚詞凡五卷。草窗、花庵所錄雖多少不同，均祇十之二三。汲古閣本第增「五湖舊約」、「燕鴈無心」二調，餘佚不傳。詠草《點絳唇》，復見通翁集中，援據無徵，亦難臆定也。【略】康熙甲午秋禊日，玉几山人陳撰書。

曾時燦《康熙刊本白石詩詞序》　《白石道人自定詩》一卷，僅一鏤板于同時臨安陳起，故流傳絕鮮。近州錢、吳氏《宋詩鈔》，所收殆百家，顧是集獨遺。此爲錢塘陳氏玉几山房勘定本，最爲完善。洎《石帚詞》一卷，亦多世本所未見者。爰請合刻之廣陵書局以行。他如《絳帖平》、《續書譜》幷諸雜文，將次第蒐錄編刊，以成全書焉。康熙戊戌五月，龍溪曾時燦二銘識。

諸錦《白石詩序》　世傳白石詩凡一百六十有四，外又得《全芳備祖》一首、《姑蘇志》三首、《武林遺事》七首，以潘轉菴檡、韓仲止淲《題苕游篇》附焉，而是編較完。【略】康熙庚申十月之望，通越諸錦。

洪正治《雍正本白石詩詞序》　《白石自定詩》一卷，世鮮流傳；詞五卷，所存止草窗、花庵撰錄數十首而已。比搜得藏本，顧詩中如《奉天台祿》、《閒詠》、《小孫納婦》，悉係同時姜特立所作。詞雖倍於舊數，然《點絳唇・詠草》一首，復見諸林處士集中，蓋嬗世既寡，訛脫相承，所不免矣。【略】雍正丁未四月，歙縣陔華洪正治書。

陸鍾輝《乾隆刊白石詩詞序》　今所傳《白石道人詩集》一卷，蓋本臨安睦親坊陳起所刊《羣賢小集》，更竄入麗水姜特立《梅山稿》中詩，幾于郛婁之無辨。樂章自黃叔暘所輯《花庵絕妙詞選》二十餘闋外，流傳者寡，雖以秀水朱竹垞太史之搜討，亦未見其全，疑《白石道人歌曲》六卷著錄于貴與馬氏者，久爲《廣陵散》矣。近雲間樓廉使敬思購得元陶南村手鈔，則六卷完好無恙，若有神物護持者。予友符戶部藥林從都下寄示，因幷詩集亟爲開雕，公之同好。詩集稍分各體釐定，去竄入之作。《歌曲》第二卷、第六卷爲數寥寥，因合爲四卷。其中自製曲俱有譜旁注，雖未析其節奏，悉依元本鉤摹，以俟知音識曲者論定云爾。乾隆癸亥冬十月既望，江都陸鍾輝書。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此集刻自陸氏淳川，淳川舊雨襟契，向聯吟社，今墓草已宿，而此版歸我，爲之慨然。陸氏本故有集事、評論各如干條，投贈詩文如干首，族子雲溪病其未備，廣搜博採，所得復多於前。逭暑餘暇，因與汪子雪礓重加審訂，附錄於末。汪與吾姪皆喜倚聲，蓋善學白石者。乾隆辛卯秋七月合朔，歙人江春鶴亭撰。

姜文龍《白石詩詞跋》　今年秋，世戚史匯東先生起假來京，于黃穫村先生處得公集，手自鈔錄，詳加訂正，歲杪以示文龍。詩分上下卷，《歌曲》分四卷，又有集外詩、別集歌曲及《詩說》、《續書譜》，各以類附。蓋元人陶南村寫本，相沿至今，實五百年來碩果也。【略】用是口誦手寫，風晨雪夜，不敢告勞。蓋藉以還報家君，知此行不爲無益，幷欲積硯田餘貲，付剞劂氏，以傳諸無窮耳。校勘既竣，因附識於卷末。時乾隆丙子季冬廿二日也。

姜虬緑《姜忠肅祠堂鈔本白石詩詞跋》　公詩多自定取去，務精不務博。初本刻於嘉泰間，晚又塗改刪汰，錄爲定本，藏於家。五六百年，世無知者，雖經青坡、五山兩先生繕寫裝潢，未有能廣其傳也。庚申春杪，山居無事，爰搜取各家刊本，彼此讎勘，知公晚年用意之精，審律之細，於此道眞有深入，因附以累朝詩話掌故，有入近代者並爲箋略。獨篇什不敢擅爲增損，間有捃拾，

僅以附別之，亦不敢多入，以拂公意。乾隆甲子歲不盡五日，二十世孫虬綠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姜夔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夔《白石叢稿》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白石道人集》三卷，今止一卷，殆非完本。考《武林舊事》載夔詩四首，《咸淳臨安志》載夔詩三首，《研北雜志》亦載夔詩一首，皆此本所無，知在所佚諸卷之內矣。夔又有《詩說》一卷，僅二十七則，不能自成卷帙，舊附刻詞集之首。然既有詩集，則附之詞集爲不倫，今移附此集之末，俾從其類。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補遺・舊寫本**》《白石道人詩集》一卷，題鄱陽姜夔堯章，前有夔自序二首，不題年月姓名。序後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刊行」十四字，知從宋本影寫。

姜熙《**道光刊白石詩詞跋**》　訓俗遺規，則先考之治命也，因付手民雕梨之。而堯章公集緣未獲全稿，因循未果。曩族父豐臺先生幕游永康，冀彼中宗人或有副墨，而卒不可得。【略】熙且垂垂老，恐一旦隕越，爲咎滋大，遂授之梓而謹識其緣起如左云。道光二十有三年太歲癸卯莫春之月，華亭裔孫熙盥手謹敘。

倪鴻《**同治刊白石詩詞跋**》《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續書譜》一卷，《四庫》皆著錄。其通行者，有陸氏鍾輝刻本、姜氏文龍刻本、江氏春刻本。姜本、江本皆出於陸本，然陸本無《續書譜》，姜本則有之。江本亦無《續書譜》，而有「評論補遺」、「集事補遺」、「投贈詩詞補遺」。今刻陸本三種及姜本《續書譜》、江本「補遺」，並增《四庫簡明目錄》、《詁經精舍集・姜夔傳》。其歌曲旁注字譜，臨寫陸本，無一筆舛誤。白石尚有《絳帖平》一書，當續刻之也。同治十年十月，桂林倪鴻書於野水閒鷗館。

許增《**榆園叢刻本白石詩詞綴言**》《宋史・藝文志》載姜夔《白石叢藁》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白石道人集》三卷，今所傳詩集，非足本也。【略】《白石道人歌曲》，無論宋嘉泰本不可得見，即貴與馬氏本亦少流傳。就所知者：常熟汲古閣本、江都陸鍾輝本、華亭張奕樞本、歙縣洪正治本、華亭姜氏祠堂本、揚州知不足齋本。陸版後入江鶴亭家，再歸阮文達，道光癸卯，燬於火。張版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後亦不存。陸本、洪本、祠堂本皆詩詞合刻，餘則有詞無詩。近又有閩中倪耘劬本、臨桂王鵬運本。至於斠勘精審，當推陸本爲最。茲據陸本重刊，間有與別本互異者，附刊本字之下，以墨圍隔之。【略】光緒甲申夏四月，仁和許增邁孫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宋姜夔撰。康熙中刊本。　群賢小集本。

又《**續錄**》　雍正華氏書屋刊二卷本。　清鈔本。【略】知不足齋單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白石詩集》一卷《詞集》一卷，宋姜夔撰，附諸家評論一卷，清康熙五十七年曾時燦刻本，鮑倚雲批校幷跋，二冊。《白石詩集》一卷《詞集》一卷，宋姜夔撰，附諸家評論一卷，清康熙五十七年曾時燦刻本，余集校跋幷錄厲鶚批校題識，一冊。《白石詩集》一卷《詞集》一卷，宋姜夔撰，附諸家評論一卷，清康熙五十七年曾時燦刻雍正五年洪正治重修本，一冊。《姜白石詩詞合集》九卷，宋姜夔撰，附錄一卷，清乾隆八年陸鍾輝水雲漁屋刻本，清李慈銘跋，二冊。【略】詩集》二卷，《集外詩》一卷，《詩說》一卷，《白石道人歌曲》四卷，《歌曲別集》一卷。《白石先生詩集》三卷，宋姜夔撰，清鈔本，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白石詞》五卷，姜夔堯章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白石詞》五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二集：姜夔《白石詞》十八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姜夔《白石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監察御史許寶善家藏本。宋姜夔撰。【略】其集久無善本，舊有毛晉汲古閣刊版，僅三十四闋，而題下小序，往往不載原文。康熙甲午，陳撰刻其詩集，以詞附後，亦僅五十八闋，且小序及題下自注多意爲刪竄，又出毛本之下。此本從宋槧翻刻，最爲完善。

俞蘭《**刊白石詞跋**》　白石翁以詩稱于南渡，詞尤精詣，惜乎流傳絕少。一日，偶造改菴草堂，出此帙示余，視舊本搜輯不啻倍之。【略】爰加校勘，鏤版以行，用貽世之好讀白石詞者。武塘俞蘭跋。

江炳炎《**鈔本白石詞跋**》　上海周晚菘因語予曰：「昔留漢上，見書賈持陶南村手錄《白石詞》五卷《別集》一卷，可稱善本，索金六十兩，遂不能有，聽其他售。【略】未幾，符藥林老友自京師過揚州，於酒座間論及倚聲上乘，遂

出白石全詞相示，云自吳淞樓觀察處借鈔，即南村所書舊本。沈淵之珠，忽耀人間，不亦快乎！爰秉燭三夜，繕完而歸之。後之才人得予此書，其珍惜又復何如！乾隆二年四月十九日，仁和江炳炎記於揚州寓齋。

吳淳遷《武唐俞氏白石詞鈔序》 白石樂府相傳凡五卷，常熟毛氏汲古閣本，於姜氏一家，僅據《中興絕妙詞選》載三十四闋，其爲不全不備可知。余嘗以暇日廣搜遠輯，更得散見者廿四闋，合之共計五十八闋，錄成一帙。中年無歡，聊代絲竹而已。一日，兪子聖梅過余小齋，讀而善之，遂付諸梓。聖梅故有詞癖，加之好事，致足喜也。刻既竣，因書其端。改菴居士吳淳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白石詞》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姜夔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白石先生詞》一卷，明鈔本。姜夔堯章。

張文虎《跋張奕樞刻本白石詞》 《白石詞》以張漁村本爲最佳。此本後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飽白蟻久矣。揚州有陸鍾輝詩詞合刊本，後歸鶴亭江氏，入阮文達家，道光癸卯燬於火。歲乙巳，文達以存本寄余，屬校入《指海》。予乃合陸本及休寧戴氏律語本校之，而仍以漁村本爲主。【略】今夏在滬寓，夏君貫甫於書攤子上買得此本以見贈，不覺狂喜。秋涼無俚，隨手覆校。【略】時同治建元閏月上弦，文虎識於三林塘寓舍。

王鵬運《刊雙白詞跋》 《白石道人集》，余所見凡四：汲古閣六十家詞本，裒輯最略；洪氏及陸氏二本，皆詩詞合刻。陸氏以陶南村寫本付梓，獨稱完善，即爲祠堂本所從出。辛巳歲首，合刻《雙白詞集》，此詞即遵用陸本，而去其《鐃歌》、《琴曲》，以意主刻詞，固非與陸異也。三月既望，刻工就竣，識其校勘之略如右。

朱孝臧《彊村叢書本白石詞跋》 雲間樓敬思得陶南村鈔本《姜白石歌曲》六卷，江都陸淳川（鍾輝）刻於乾隆癸亥，華亭張漁村（奕樞）錄於雍正壬子，越十八年乾隆己巳始刻之。陸本合六卷爲四卷，張嘯山（文虎）譏其以意竄改，每失故步，不如張刻之善。許邁孫（增）據陸本重刊，謂「二刻相去纔數年，中間或以鈔胥致誤。兩本對勘，陸猶勝張。」今年秋，陳彥通（方恪）於吳門得江研南乾隆二年手錄《白石道人歌曲》，亦陶南村本也。以校二刻，互爲異同，且有與二刻並歧者。【略】三本各有短長，未敢輒下己意，迷瞀來者。爰一依江本授梓，兼臚二家同異，以待甄明。【略】癸丑五月日短至，彊村老民朱孝臧跋於蘇州寓園。

沈曾植《張奕樞刊本白石詞跋》 宣統庚戌，試用安慶造紙廠新造紙印此書。《事林廣記・音樂》二卷可與旁注字譜相證明，附印於後，以資樂家研究。遜齋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四卷，宋姜夔撰。二集。汲古閣刊本。　清初仿宋刊本。　知不足齋單刊本。

又《續錄》 宋嘉泰壬戌雲間錢希武刊於東巖讀書堂本。　八千卷樓有明鈔一卷本，較毛本多廿餘首。　明仿宋本。　清雍正丁未歙人洪陔華刊本，詩詞各一卷。　【略】乾隆己巳華亭張奕樞影宋刊《歌曲》六卷本，《別集》一卷。《歌曲》旁注工尺。據稱原書爲陶南村手鈔。　乾隆八年江都陸鍾輝刊本。　乾隆隨日讀書樓刊詩詞二卷，詩詞補遺本。　【略】嘉慶間張應時刊《歌曲》六卷本。　道光中祠堂刊本，於自製曲削去工尺，亦與詩集同刊。　【略】許氏榆園叢刻本四卷，《別集》一卷。　【略】四印齋刊一卷本。　彊村叢書本。　宣統庚戌影印嘉泰本六卷。　四部叢刊本。

羅振常《鳳鴨鈔本白石道人歌曲跋》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厲樊榭手寫本，馬氏小玲瓏山館藏書。【略】白石詞近有朱氏刻，即研南本，而以張、陸兩刻校之，可謂集諸本之大成。彊村老人謂三本同出符藥林，何以幷不脗合，頗以爲怪，不知尚有第四本也。今以此本犄校朱刻，仍有異同，【略】略舉數則，可見此本之善；則欲見陶氏原本眞面者，殆莫此本若矣。振常又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宋姜夔撰。清乾隆十四年張奕樞松桂讀書堂刻本，周南跋，吳梅圈點批注幷跋，一冊。　《白石道人歌曲》三卷《別集》一卷，宋姜夔撰。清鈔本，蔣鳳藻跋，一冊。

《萬卷堂書目》卷四 《白石詩說》一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宋姜夔撰。

藝文

范成大《次韻姜堯章雪中見贈》 玉龍陣長空，皋比忽先犯。鱗甲塞天

飛，戰逐三百萬。當時訪戴舟，卻訪一寒范。新詩如美人，蓬華愧三粲。

楊萬里《送姜夔堯章謁石湖先生》 釣璜英氣橫白蜺，欻唾珠玉皆新詩。江山愁訴鶯爲泣，鬼神露索天洩機。彭蠡波心弄明月，詩星入腸肺肝裂。吐作春風百種花，吹散瀕湖數峰雪。青鞋布襪軟紅塵，千詩只博一字貧。吾友夷陵蕭太守，逢人說君不離口。袖詩東來謁老夫，慙無高價當璠璵。翻然卻買松江艇，徑去蘇州參石湖。

陳造《次姜堯章贈詩卷中韻》 徐郎巢已焚，庭竹亦無在。太倉五升米，舉室枵腹待。云何鮭菜供，日與長翁對。世有作金術，閭里頗猜怪。邱嫂剪髻餘，舊質疊新債。詩傳侯王家，翰墨到省寺。姜郎粲然文，群蜚見孔翠。論交辱見予，盧馬果同異。念君聚百指，一飽仰臺饋。我亦多病過，忍口嚴酒戒。終勝柳柳州，吐水賦解祟。壯年志在行，皇皇困無君。老矣此念灰，去住如閑雲。詩壇二三子，一見勝百聞。徐郎吳下蒙，絢麗工語言。滔天自濫觴，昔人求其源。隱几有妙領，未覺市聲喧。自甘謝祖風，屑屑掃一室。準擬高史來，函丈置三席。聲名絕輩行，文字追古昔。黃白馬上郎，覿面不相挹。眼青節食事，日耐饑雷吼。茲幸陪衆後，酒巵甫到口。不離寂寞濱，徑造無何有。問津歸有期，尚許尋盟否。

王炎《和九日堯章送菊》 對花懶舉玉東西，孤負金錢滿綠枝。短髮不堪重落帽，枯腸何可強搜詩。花品若將人品較，此花風味似吾儒。秋英飧罷含清思，曾有《離騷》續筆無？

韓淲《書昔遊詩後》 平生未踏洞庭野，亦不曾登南嶽峰。因君談舊遊，恍如常相從，江淮歷歷轉湘浦，裘馬意氣傳邊烽。吾嘗汎大江，只見康廬松。乘風醉卧帆影底，高浪直濺嵐光濃。日暮泊船時，是夜方嚴冬，雪花壓船船背重，纜搖柁鼓聲如鐘。當年意淺語不到，無句可寫波濤春。君詩乃如許，景物不易供，盡歸一毫端，狀□□飛龍。人間勝處貴著眼，雖有此興無由逢。錢唐山水亦自好，奈何薄宦難從容。南高北高一千丈，潮頭日夜鳴靈蹤。應有隱者爲識賞，青鞋布襪扶杖笻。君無詫彼我愧此，爭還詩卷心徒忪。

又《題姜堯章白石洞》 詩眼玩塵世，漫作威鳳鳴。經行苕溪水，乃見白石清。拂衣鑑鬚眉，喚起仙骨驚。胡爲隨人間，歎息百慮縈。洞中應笑我，何不高舉輕。明時樂未正，尚欲追英莖。他年淳氣合，肯有爵服情。凝人莫說夢，俗士徒徇名。轉庵偶饒舌，已足壓旦評。古來曠達者，談笑得此生。臨流賦招隱，一奏朱絃聲。

周文璞《弔堯章》 相逢蕭寺已衊然，自詠《離騷》講《太玄》。極目舊遊惟白石，傷心孤塚只蒼烟。兒從外舍收殘稿，客向空山泣斷絃。帝所修文與張樂，魂兮應是到鈞天。

葛天民《六月一日與堯章泛湖》 六月西湖帶雨山，小舟終日傍鷗閒。風烟如許關情甚，賓主相推下語難。幾點送君歸大雅，一涼今夜滿長安。江湖遠思知多少，歸去風前各倚闌。

又《清明訪白石》 花齊懸燈柳插檐，老懷那復似餳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

蘇泂《金陵雜興二百首》一 白石鄱姜病更貧，幾年白下往來頻。歌詞剪就能哀怨，未必劉郎是後身。

又《夢堯章桂花下》 撲鼻清香兩絕詩，分明參到小山辭。如今獨自秋風下，不似當初並馬時。

又《到馬塍哭堯章》 南宮垂上鬢星星，畢竟襴衫不肯青。除卻《樂書》誰殉葬，一琴一硯一蘭亭。兒年十七未更事，曷日文章能世家。賴是小紅渠已嫁，不然啼碎馬塍花。

吳潛《暗香疏影・序》 猶記己卯、庚辰之間，初識堯章于維揚，己丑，嘉興再會，自此契闊。聞堯章死西湖，嘗助諸丈爲殯之，今又不知幾年矣。自昭忽錄示堯章《暗香》、《疎影》二詞，因信手酬酢，并賡潘德久之詩云。

陳三立《漫題豫章四賢像攝本・姜白石》 辭賦麗以淫，如翁安可得。一卷蓑笠前，國風的正色。

翁方綱《書空同集後十六首》七 勦說紛紛薄宋、元，茶山、白石敢輕論。草堂鐵笛狂歌夜，亦復沿波可討源。

管以金《遺像跋》 嘉慶丙子冬十月既望，余於郡城觀風巷口購得古人像，殘縑尺許，題詞剝蝕，僅存「風賦情芳草」五字，歸以《硯北雜志》校之，始知是白石道人也。時嚴丈修能、倪丈米樓歎爲希世珍。藏弆經年，吾友姜君玉溪見而愛之，云道人乃其二十三世祖，此像世藏弁山之寥天一碧樓，乾隆辛卯，樓遭鬱攸之災，遂遺失人間，今幸落余手。因再三乞贈。余思道人一代詞宗，超前軼後，像垂六百年，而面目無損，謂非天之呵護有不爽耶。輒允其請，而割愛歸之。頃玉溪屬仁和許君玉年臨摹一本，壽諸樂石，將供奉於孤山林

處士祠，索跋於余，爲述其緣起如此。它日浪迹西湖，當約同調六七人，敬薰瓣香以志嚮往。惜嚴、倪二丈先後歸道山，俱不得一見耳。道光紀元歲次重光大荒落夏六月十有八日，烏程管以金品湘甫書於梅邊竹外填詞屋。

周稼圭《題碧山詞》 碧山才調劇翩翩，風格鄱陽好比肩。姜史姜張饒品目，人間別有藐姑仙。

楊鐵夫《題樂府補題》 聲家律細到鄱陽，浙派千秋一瓣香。騷雅清空成一手，掃除風格玉笥王。

雜錄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淵子有《□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稟本。此公曾見石湖、放翁、誠齋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記問精博，警句巧對，天造地設，略不戟人喉舌，費人思索。人品在姜堯章諸人之上。

顧千里《姜白石集跋》 嚮者山尊學士見語曰：「子曾校《文選》，亦知《吳都賦》今本有脫句否？」予叩其故，則舉姜白石《琵琶仙》調題中引《吳都賦》「戶藏烟浦，家具畫船」二句。予心知白石雖聖于詞，而此卻不可爲典要。然當時無切證，未能奪之也。今校姚寶臣《文粹》，至李庾《西都賦》，有曰：「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烟浦，家藏畫舟。」則正其所引矣。「藏」、「具」兩字皆誤，又誤「舟」爲「船」，致失原韻。且移唐之西都于吳都，地理尤錯。可見白石但襲志書或類書之舛耳，豈得便謂之《文選》脫文哉？知其所無，爲之一快，遂識于姜集後，以諗讀者。

曹炳曾《書姜白石集後》 余既刻《山中白雲詞》，欲幷雕堯章先生《白石詞》以成合璧。全詞罕見于世。竹垞朱太史云：《白石樂府》五卷，僅存三十餘闋。汲古閣沿《花庵》本所錄，視他選較備，亦不過三十四調而已。然則白石詞之佚而不見者多矣！小阮謁庭近從其外家郡城陸氏借得鈔本，爲前輩錢君介維所藏焦征君廣期校閱者，計共五十八闋。雖非五卷之全，較之花庵、汲古、竹垞三家之藏，則茲本所獲獨多。至其詩與雜著，世尤罕傳。御覽呂氏鈔宋詩，一代名集大備，獨逸白石，藝林以爲憾事。而茲本有詩二百餘首，雜著數種，是可寶也。因重加參校，藏之家塾。他日倘得五卷之全，當合刻以成完本。

《四朝聞見錄》戊集《祕書曲水硯》鮑廷博跋 按：王大令保母墓磚，宋嘉泰間出土，未久即歸祕省。【略】帖後題識多宋、元名流，篆、隸、眞、行，各擅其勝。白石道人小字二千餘，備盡楷則，尤爲希世之寶，不特賞其評鑒之確也。

許遹孫《白石道人詩詞合刻緣言》 吳君特（文英）《夢窗乙稿》有《凄涼犯》一詞，與白石集中題序詞字無少異者，疑當日兩公交厚，彼此唱酬，互竄入集，抑後人裒輯之訛？蓋君特踪迹未嘗一涉合肥，白石則屢至而屢見于詞，此詞爲白石之作無疑。

《蓮子居詞話》卷一 餘姚邵二雲（晉涵）擬作《南宋朝事略》，以續《東都事略》，本黃梨洲（宗羲）重修《宋史》志也。書未成而卒。竊意南宋朝如姜堯章，尤不可不立傳。儀徵阮雲臺中丞（元）所錄《詁經精舍文集》中多擬作，可補舊史氏之缺，不特爲東仙、白石小傳搜遺而已。堯章葬杭之西馬塍，在錢唐門外，今莫識其處。清明絜榼，欲仿花山弔柳會，不可得也。

又 白石自製曲，其旁注半字譜，共十七調。譜與《朱子全集》字樣微不同，由涉筆時就各便也。半字之譜，昉自唐以來，陳氏《樂書》可證。黃泰泉（佐）因《楚辭・大招》四上競氣之語，謂即大呂四字、仲呂上字。尋摭穿鑿，不若王叔師舊注爲長。

《樂府餘論》 《草堂詩餘》，宋無名氏所選，其人當與姜堯章同時。堯章自度腔，無一登者。其時姜名未盛。以後如吳夢窗、張叔夏，俱奉姜爲圭臬，則《草堂》之選，在夢窗之前矣。

《蒿庵論詞》 曾純甫賦進御月詞，其自記云：「是夜西興，亦聞天樂。」子晉遂謂天神亦以人廢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說，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風駛，歸功於平調《滿江紅》，於海野何譏焉？

《詞徵》卷五 白石歿後，葬西馬塍，蘇（石）〔洞〕挽詩曰：「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攷《夢粱錄》云：「錢塘門外東西馬塍，諸圃皆植怪松異檜，奇花巧果，多爲龍蟠鳳舞之狀，每日市於都城。」此杭之馬塍也。唐陸魯望住淞陵，家近馬塍，諸藝花戶在焉，是又吳郡之馬塍也。

《宋七家詞選》卷三 二窗詞客癸公跋：張文虎《嘯山舒藝室餘筆》中有考訂《白石歌曲》及旁譜者一卷，其說最精。《白石歌曲》，余所見不下十餘本，

大都可觀，以彊邨刻本爲後來居上。丙辰長至次日，雪後微霽，呼克群踏雪南窗，尋詩江亭，汐茗窯臺，歸而讀此一卷，竟體冰雪，幽香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王大受

葉適《題拙齋詩稿》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食軟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白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尚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文峻簡通縝，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至矣，而文采晻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煙雨之上，西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既七十，謝世待死，無復會期矣。讀此稿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末。

《四朝聞見錄》戊集　李季章壁，巽巖尚書之仲子，蓋賢良公孫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有間，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辭，階是遷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敵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懶回頭」，意亦略相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互咿軋，惟有愛石心則同。」

又　王大受號易齋，樓鑰號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吳公琚三郊異姓恩補官，樓以科第進。樓爲越錢清之煎鹽，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輟俸售青布袍以衣鹽亭煎夫，逐之越于常人。大受忽見逐者入，則驚曰：「此必科亭戶。」爲之具法謂贓，亟賓逐夫于仁和縣圄。遂以家奴攜一篋自隨，徑絕浙江，坐于鹽官之南向，鞫亭戶而訊之。樓在屏後曰：「王大受，爾以口舌得官，敢爾耶？」遂互申倉司。倉即章公燮，燮不直大受，猶未有以發之。大受與韓侂胄壻顧熹善，陰諷臺臣平樓，至返其已舉五削。時鄭捐爲熹屬，亦白其事于燮，燮尤不能平。大受詣臺持諫官書，或謂程公出，又申以顧熹之書，燮怒其書。道：「爾足矣！何脅我以再三耶？」擲其書，叱大受，命典謁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爲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鄭以好語調停之，章榜客次：「王煎鹽，自今不許相見。」然爲鏞者，未有以白于韓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硯于越山墓壁間，乃獻之殉乳母葬物也。記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後，知爲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證據其事，洪因入都以獻韓。韓知其與攻媿遊，曰：「近無恙否？久不得攻媿書。」洪因及鏞事，韓大怒以責熹。臺臣視風旨，遂逐大受，盡返樓五削。曲水小硯，韓以上進，詔付祕書省。其字多用《蘭亭敘》。華亭名家子朱日新，自號文，爲爻贅集著爲辨，刊以示人，條析縷數，與攻媿力辨其不然，蓋疑其中有乳母好釋、老之詞。釋之一字，特出于彌天釋道安之句，自晉、宋以來，未有合釋、老二字爲一者。且盡翦《蘭亭序》中字與之合者以辨其誣。且云：「安知其硯出于七百年之後？」攻媿不欲與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監長而後啓緘。祕府蕘後，不知硯猶存否？

朱彝尊《詞綜發凡》　王大受《近情集》，【略】只字未見。

楊長孺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二　楊長孺字（子）伯（子），別號東山潛夫。以蔭補永州零陵主簿，嘉定四年守湖州，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政聲赫然，郡之士相與畫像祠于學宮。除浙東提刑，累官至廣東經略安撫使、知廣州事。每對客曰：「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矣。」嶺南群吏，獨有長孺清白著于時，有詔奬諭，謂其清似隱之，故長孺賦詩有「詔謂臣清似隱之，臣清原不畏人知」之句。改安撫福建。眞德秀入對，寧宗問當今廉吏，德秀以長孺對。端平中，以忤權貴劾去，加集英修撰致仕。紹定元年，起判江西憲臺，尋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九卒。郡人立像，與吳隱之合祠。（黃佐《廣東通志》，參《鶴林玉露》）

紀事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貪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鞋。」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眞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又乙編卷一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二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卻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卻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眞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眞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鉤幷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暘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爲之傷。既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蠻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又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又卷五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

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時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

藝文

陸游《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　齋戒叩頭牋天公，幸矣使我爲枯蓬。枯蓬於世百無用，始得曠快乘秋風。此生安往失貧賤，白髮蕭蕭對黃卷。今人雖鄰有不覿，古人卻向書中見。猿啼月落青山空，舊隱夢寂思東蒙。不願峨冠赤墀下，且可短劍紅塵中。終年無人問良苦，眼望青天惟自許。可憐對酒不敢豪，它日空澆墳上土。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渡江諸賢骨已朽，老夫亦將正丘首。杜郎苦瘦帽撮耳，程子久貧衣露肘。君復作意尋齊盟，豈知衰懦畏後生。大篇一讀我起立，喜君得法從家庭。鯤鵬自有天池著，誰謂太狂須束縛。大機大用君已傳，那遣老夫安注腳（杜旗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詩文得名於諸公，而尤與予善）。

劉過《送楊伯子》　天下少奇士，況乎吾一州。逢人問姓字，知子有源流。蘭砌多黃口，蓬山半白頭。誠齋知未可，喚作小坡休。

孫奕

論述

孫奕《示兒編序》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略】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嬾惰無匹，聞學褊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略】於是考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周益公生於丙午七月十五日，嘗壽以詩曰：「年與潞公同丙午，日鄰萊國占中元。」公覽而笑曰：「賢此聯已道盡了予生年月日，只欠說出一箇生時，便是一本好建生也。」公同年友歐陽伯威適在坐，亦曰：「實道得着。」

胡楷《刊履齋示兒編跋》　《示兒》一編，孫先生之與後學者渥矣。辯經傳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談，奇聞奧旨，靡所不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示兒編》二十三卷，【略】宋孫奕撰。奕字季昭，號履齋，廬陵人。其歷官無可考。第十卷中稱：「紹熙丁巳三月，侍讌春華樓，聞大丞相周益公議論。」考之《宋史》，紹熙元年爲庚戌，至五年甲寅即內禪，丁巳實慶元三年，殆寧宗時嘗官侍從，傳寫誤爲紹熙歟？是編凡《總說》一卷，《經說》五卷，《文說》《詩說》共四卷，《正誤》三卷，《雜記》四卷，《字說》六卷。中第九卷前爲《文說》，後爲《詩說》，李維楨序謂《文說》三卷，《詩說》二卷，誤也。前有開禧元年自序，稱「考評經傳，漁獵訓詁，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故名曰《示兒編》」。其書雜引衆說，往往曼衍，又徵據既繁，時有筆誤。如《經說類》中以《廣雅》、《博雅》並言，而皆云張揖作；《詩說類》中以杜甫襲用白居易詩；《雜記類》中謂唐太宗納巢剌王妃爲妻嫂；《字說類》中謂《詩》有陳佗（案陳佗之名見於《詩序》，奕以爲《詩》則非），皆失於考訂。以至「荊舒是懲」句，《經說類》中反覆論僖公無此事，故孟子歸之周公；《正誤類》中又謂僖公之事，孟子誤以爲周公。王安石《字說》「霸」字條下，稱其學務穿鑿，無定論；「藝苑雌黃」一條，又稱熙、豐間定有成書，是正舛謬，學者不能深考，類以穿鑿嗤之，亦間或自相矛盾。《文說類》中契丹空紙祭文一事，尤委巷不根之談。其《經說類》中於「竊比老彭」，訓「彭」爲「旁」，於「黽勉從事」，訓「黽」爲「蛙」，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深取之，實亦附會之論。然其中字音字訓，辨別異同，可資考證者居多，其冗雜者可削，其精核者究不可廢也。

著錄

胡楷《刊履齋示兒編跋》 歲月彌深，散亂磨滅，學者病之。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篤意義方者毋惜家置一通。

《讀書附志》卷上 《示兒編》前後集二十四卷，宋孫奕。

《近古堂書目》卷上 孫奕《示兒編》。

《玄賞齋書目》卷六 孫奕《示兒編》。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一 《示兒編》四冊二十卷，孫奕。

鮑廷博《履齋示兒編跋》 履齋自謂考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示子若孫，夫一人之子孫可數，人人之子孫無窮也。自宋迄今，流傳不絕，其沾溉學人者不既多乎。惜宋刻不少概見，近惟明代潘方凱刻本尚行于世，然疏於校讎，訛繆百出，轉足貽誤後來，讀者病之。予嘗請之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互相讎勘，不特盡掃烏焉之誤，於履齋千慮之失，亦時時有所糾正焉。蕭山徐君北溟(鯤)熟精選理，海昌錢君廣伯(馥)精於音韻之學，又各出所長，以資參考。繼而元和顧君澗蘋復得茶夢散人手抄本，反覆勘定，不使少有遺憾，於是是編精神煥發，頓還舊觀矣。【略】嘉慶辛未立秋後四日，長塘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示兒編》二十三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孫奕撰。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示兒編》二十三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顧千里校宋本，宋盧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又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明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舊鈔本，張芷齋、馬笏齋藏書。宋盧陵孫奕季昭父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舊鈔本。宋孫奕撰并序。

《藝風藏書記》卷二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舊鈔本，孫奕自序，後有「新安如皐館藏板」七字，文登于氏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滎陽潘膺祉如皐館刊本。

又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棉紙藍格寫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潘方凱刊本。知不足齋本。佳趣堂目有宋板。

又《續錄》 宋劉氏學禮堂本。曾見顧千里手校本，鮑氏本即據以修改。鈔本。

《楹書隅錄初編》卷三 宋本《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十二冊二函，右劉氏學禮堂刊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刊本(明潘膺祉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元劉氏學禮堂刻本，十二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潘膺祉如皐館刻本，八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宋孫奕撰。明雪晴齋鈔本，彭元瑞校并跋，六冊。

汪莘

論述

綜論

朱熹《答汪叔耕書》 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

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竊爲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

又　《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辯而明矣。《史論》卻勝他書，然姑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

汪莘《方壺詩餘自序》　唐、宋以來，詞人多矣，其詞主乎淫，謂不淫非詞也。余謂詞何必淫？顧所寓何如爾。余於詞所愛喜者三人焉：蓋至東坡而一變，其豪妙之氣，隱隱然流出言外，天然絕世，不假振作；二變而爲朱希真，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三變而爲辛稼軒，乃寫其胸中事，尤好稱淵明。此詞之三變也。予平昔好作詩，未嘗作詞。今五十四歲，自中秋之日至孟冬之月，隨所寓賦之，得三十篇，乃知作詞之樂過於作詩，豈亦昔人中年絲竹之意耶？每水閣閑吟，山亭靜唱，甚自適也。

程珌《方壺存稿序》　叔耕蘊霞箋玉牒之奇，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殆一奇乎。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貺之。方壺秋菊寒泉，振我清風，予心往矣，于以辭其責可乎？

劉次皐《方壺存稿跋》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因同舍生陳斯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稿三編。時秋暑甚於三伏，齋廬偪仄，如坐甑中，每讀一篇，殊覺清爽颯颯自几案生，唯恐卷之將盡也。周純一見，以爲我輩人，柳坡綦彥文恨未識面。叔耕將治歸裝，亟來徵此文，手自抄數篇，且託楊、李二同舍絲月賦書五十六字於卷末以還之云。妙詩圓美走盤珠，照我形骸穢類除。光與《離騷》爭日月，人非《爾雅》注蟲魚。一廛總覽溪山秀，萬卷森羅寶玉書。誰肯犯嚴開荇口，忍教夫子久窮居。

孫嶸叟《方壺存稿序》　新安人物以韋齋、龍溪爲稱首。方壺居士抱邁往軼群之氣，頤神天隱，高蹈物表，不屑習舉子業，以絓名利之網。發爲文章，雄壯奇偉，飄飄然如馭風騎氣，與造物者遊，無一點烟火氣。古賦似宋玉，詩歌似太白，長短句似坡翁，不受音律束縛者，眞是邦之英材間氣也，韋齋、龍溪豈得專美於前歟！夫以方壺之望，受知於文公、慈湖、西山三先生，實焯焯自足以名世矣。至於叩閽三疏，極論時政六事，忠肝義膽，皆自學問中流出。雖曰畸於人，而合於天，使其一語悟主，豈徒曰入議論路而已！世有枉道而徇時、違忠而耦意者，聞方壺之風，亦可少愧。

王應麟《方壺存稿序》　文士以逸民特招，如老泉以歐公、後山以坡公，至於韓子蒼之流，皆不由科目進。柳塘居士遇文公於慶元，遇西山於嘉定，而上不遇，豈二公不能爲歐、蘇哉？余觀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招不往。豈時俗佻巧，馳騖於名場利區，朵頤於爵標勢位者？斯文金玉，傳之不朽，居士之遇榮矣。慈湖樸實之訓，實允蹈之。黨書貴孫，其猶子也，咀其華而踐其實，昔耕之而今穫矣。

史唐卿《方壺存稿跋》　自唐以來，以詩名世者多矣。我朝名賢輩出，猶長於詩，罔俾李、杜專美於前也。新安，江右名郡，山峭厲而水清激，稟氣食土者率多英才。休陽汪叔耕嘉定間馳詩聲於縉紳之間，且叩閽獻書，若有心於用事，當時諸老亦有欲爲言者。奈時不我與，終身高蹈，而日以詠歌自娛，長篇短句，布在方冊，多有意外驚人語，生平之志，于斯見之。唐卿生晚也，固不

得而見之矣。偶成吏隱，其姪黨書訪予於松雪，書示詩詞二篇，一唱三歎，使人不忍釋手，誦其詩而可知其人也。囑爲之跋，唐卿謝不敢，其請益堅，筆此以記之，未足以寫柳塘之心也。噫！古人謂詩能窮人，予至是抑重爲柳塘憾。

宇文十朋《柳塘集跋》 紫陽汪講書以《柳塘集》見示，閱卷端，西山眞公之賞音也。嗚呼！知主可以復其客，柳塘之謂耶？重光之宴，吾鄉老蘇先生以布衣與焉。遐想群玉堂中，柳塘負英偉奇宕之氣，與一時偉人從於觴詠之樂，然則謂之老泉也亦宜。

張應元《萬曆續刻方壺存稿引》 宋儒方壺汪先生體道之深，衛道之嚴，其節義凜乾坤，精誠貫日月者，固耿耿不磨而瞻仰百代矣。繙閱其詩文之《存藁》，則戛玉鏗金，騰蛟舞鳳，宛若天籟之鳴，雲門之奏，井井乎縷分，繹繹乎銖連，潑潑乎川流，眞有以軼李、杜而駕班、馬，此固其大方之度不凡，而臺閣之象區別，然要皆自造中得來也，是可以多見哉？是豈可以弗釐也哉？

汪循《跋方壺居士存稿》 柳塘先生以布衣開口論天下事，上叩天閽，雖未獲見匡時奏疏，觀其責備時賢朱文公書，蓋□大體時忌不敢言者，公昌言之，至再至三，無所顧憚。得非豪傑之士而爲古之逸民也歟！程端明學士洛水公序先生文，而自訟失爲作傳。洛水與浮溪二公之在南渡詞臣鮮有其匹者，又預史官之列，桑梓逸民，更沈沒不聞於天下後世者，眞不能無愧矣。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方壺存稿》 其詩造境生而出語險，不拘繩墨法度，自爲方壺一家言。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汪莘方壺存稿》 伏闕上書終不報，歸來掃迹攬溪山。惟餘一點憂時念，要濟官家父子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方壺存稿》八卷。【略】集中諸文，皆排宕有奇氣。詩源出李白，而天姿高秀不及之，故往往落盧仝蹊徑。雖非中聲，要亦不俗。詩餘前有自序，稱所愛者蘇軾、朱希眞、辛棄疾三人，謂之「詞家三變」，故所作稍近粗豪。其中《水調歌頭》二首，至以「持志」「存心」爲題，則自有詩餘，從無此例。苟欲講學，何不竟作語錄乎？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汪叔耕（莘）《方壺詩餘自叙》云，【略】叔耕詞頗質木，其人蓋學道有得者。其所稱舉，則南渡初以至光、寧，士大夫涉筆詩餘者。標尙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方壺詞》。【略】叔耕愛蘇、辛之詞，故涉筆頗涉粗豪，間涉理語，未爲當家也。

分論

《辭晦庵朱侍講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方壺存稿》八卷。【略】莘字叔耕，休寧人。嘉定間以布衣上封事，不用，退而築室柳溪之上，囿以方渠，自號方壺居士。與朱子頗相善，然集首《辭晦庵朱侍講書》，反覆以調和兩宮責望朱子，至稱「建明稍緩，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其言剴切耿直，相規以善，非依草附木，苟邀奬借者比。朱子答書，今佚不傳，而集中別有與莘兩書，其一書頗以好論說、喜文章爲戒，亦深以道義相切劘，或病其前書太直歟？《宋史翼》卷三六：嘉定間下詔求言，遂三叩閽，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楊慈湖、眞西山見曰：「正愛民憂國之言也。」不報。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莘逆通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間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若憚於爲父子深愛之本，而利於爲禮貌臣工之末，以是爲治，未有能久者。今日之事，先生建明稍緩，竊恐言者已伺其後，是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恐不能爲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深重之，用其言。

《湖上早秋偶興》 《宋詩精華錄》卷四：「玻璃月三字湊得好。「秋」上加以「富貴」，「富貴」上又加「詩人」，讀之但覺其奇而確。此十四字可以千古矣。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八七李以申《汪居士（莘）傳》 汪居士莘字叔耕，休寧人。自幼不羈，浸長，卓犖有大志，不肯降意場屋聲病之文，乃退安丘園，讀《易》自廣，凡韜鈐之書，釋老之典，靡不究習。屏居黃山，稍遂高蹈意。嘉定間，會下詔求言，遂三叩天閽，論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行師布陣之法，不報。慈湖楊公簡見其書，曰：「眞愛君憂國之言也。」時朱子召赴經筵，未至，

莘遂通書言，【略】朱子深重之，用其言。西山眞公德秀在直院日，嘗欲其俯屈以訪諸賢，其自重如此。徐貳卿誼帥江東，謂其履行素高，移檄本郡，使備書史筆札，抄錄著述，欲以遺逸引薦於朝，不果。築室柳溪之上，圍以方渠，自號方壺居士。每醉必浩歌賦詩，以宣其鬱積。有《柳塘詩詞》傳於世。

著錄

劉次皐《方壺存稿跋》　柳塘汪叔耕自新安來應詔上封事，一日，因同舍生陳斯敬訪余於學省，出示詩稿三編。【略】嘉定戊辰七月之朔，閩風劉次皐允叔書。

孫嶸叟《方壺存稿序》　黨書兄世克其家，薈萃遺編，以傳不朽。惜三疏尚未之見，願披訪以輯大全，他日太史氏有傳逸民者！咸淳重光叶洽中秋日，山陰孫嶸叟書於歙之簡肅軒。

張應元《萬曆續刻方壺存稿引》　孝廉學海汝至甫續校以永其傳，其美之益彰，久之彌光歟！余不佞，僭引之以弁。時萬曆二年甲戌仲秋既望，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里後學春臺張應元頓首拜撰。

汪循《跋方壺居士存稿》　先生著述多不存，所存者此耳，故謂之「存稿」云。裔孫璨、尚和、顯應緝而期傳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方壺存稿》八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汪莘撰。【略】後有宇文十朋、史唐卿、劉次皐、汪循四跋。

《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方壺存稿》八卷，明刊本。宋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方壺存稿》九卷，味書堂鈔本，馬笏齋藏書。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方壺存稿》九卷，明刊本，題「休寧柳塘汪莘叔耕著，休寧仁峰汪循進之訂」。前有端平乙未洛水程珌、咸淳重光叶洽歲山陰孫嶸叟、重光叶洽歲浚儀王應麟三序，又嘉定戊辰閩風劉次皐跋，附刻晦庵朱夫子、徐安撫、眞直院西山三書，序跋與書皆以手蹟摹刻。後有汪循跋，謂「先生著述多不存，所存者此耳，故謂之《存稿》。裔孫璨、尚和、顯應輯而期傳之」。一本「顯應」作「學海」，或作「孝海」。後來萬曆重刻本增入《稅科提舉邵公行狀》一篇，又有淳熙壬申華陽宇文十朋跋，乙丑改元鄞史唐卿跋，此本皆無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方壺存稿》九卷，宋汪莘撰，明汪璨等刻本，二冊。《方壺存稿》九卷，宋汪莘撰，名賢遺翰集一卷，清鈔本，佚名校，二冊。《方壺存稿》四卷，宋汪莘撰，清雍正九年汪棟刻本，傅增湘校，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方壺詞》三卷《水雲詞》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略】莘詞本載所著《方壺存稿》中，元量詞亦載所著《湖山類稿》中。此本乃休寧汪森從二集摘出合刊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方壺詞》三卷，舊鈔本。汪莘叔耕著。

史達祖

論述

綜論

張鎡《題梅溪詞》　余掃軌林扃，草長門徑，一日聞剝啄聲，園丁持謁入，視之，汴人史生邦卿也。迎坐竹陰下，郁然而秀整，俄起謂余曰：「某自冠時聞約齋之號，今亦既有年矣，君身益湮晦，某以是來見，無它求。」袖出詞一編。余驚，笑而不答。生去，始取讀之，大凡如行帝苑仙瀛，輝華絢麗，欣盼駭接。因掩卷而嘆曰：「有是哉，能事之無遺恨也！」蓋生之作，辭情俱到，織綃泉底，去塵眼中，安帖清圓，特其餘事。至於奪苕艷於春景，起悲音於商素，有瓌奇警邁、清新閑婉之長，而無詭蕩汙淫之失。端可分鑣清眞，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幾不可比數。山谷以行誼文章宗匠一代，至序小晏詞，激昂婉

轉，以伸吐其懷抱。而「楊花」、「謝橋」之句，伊川猶稱可之。生滿襟風月，嘯吟鳳嘯，鏘洋乎口吻之際者，皆自漱滌書傳中來，況欲大肆其力於五七言，回鞭溫、韋之塗，掉鞅李、杜之域，躋攀風雅，一歸於正，不於是而止。雖然，余方以耽泥聲律而顯踣擯棄，今又區區以勉生，非惑耶！若覽斯集者，不梏於玄黃牝牡，哀沈而悼未遇，實繫時之所尚。余老矣，生鬚髮未白，數路得人，恐不特尋美於漢，生姑待之。生名達祖，邦卿其字云。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 史邦卿名達祖，號梅溪，有詞百餘首。張功父、姜堯章爲序。堯章稱其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

《浩然齋雅談》卷上 史達祖邦卿，開禧堂吏也。當平原用事時，盡握三省權，一時士大夫無廉耻者皆趨其門，呼爲梅溪先生。韓敗，達祖亦貶死。善詞章，多有膾炙人口者。李和父云其詩亦間有佳者。

《詞源》卷下 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作詞者能取諸人之所長，去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象而爲之，豈不能與美成輩爭雄長哉！

《詞旨・詞說》 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學者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 玉田【略】自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諧樂，賣落花而陪笑。

《詞品》卷四 高觀國，字賓王，號竹屋，詞名《竹屋癡語》。陳造爲序，稱其與史邦卿皆秦、周之詞，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

毛晉《梅溪詞跋》 余幼讀《雙雙燕》詞，便心醉梅溪。今讀其全集，如「醉玉生香」、「柳髮梳月」等語，則「柳昏花暝」之句又不足多矣。姜白石稱其「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豈易及耶？湖南毛晉識。

朱彝尊《黑蝶齋詞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汪森《詞綜序》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略】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世之論詞者，惟《草堂》是規。白石、梅溪諸家，或未窺其集，輒高自矜詡，予嘗病焉。

《緗水軒詞筌》 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王士禎《史邦卿詞跋》 史達祖邦卿，南渡後詞家冠冕。然考其人乃韓侂胄堂吏耳。御史中丞雷孝友彈侂胄疏云：「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柆、董如璧三名隨用事，言無不從，公受賄賂，共爲奸利。」葉紹翁記蘇師旦、周筠等本末云：「師旦既逐，韓爲平章，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柬札，至用申呈。」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上大書曰：「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其人品流又遠在康與之下，今人但知其詞之工爾。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

陳撰《康熙刊本白石詞序》 南宋詞人，浙東西特盛。若岳肅之、盧申之、張功甫、張叔夏、史邦卿、吳君特、孫季蕃、高賓王、王聖與、尹惟曉、周公謹、仇仁近及家西麓先生，先後輩出。而審音之精，要以白石爲諧極。

《七頌堂詞繹》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略】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

《遠志齋詞衷》 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此外則周清眞、史梅溪、姜白石、蔣竹山、吳夢窗、馮艾子集中，率多自製新調，餘家亦復不乏。

又 余常與文友論詞，謂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花間》綺琢處，於詩爲靡，而於詞則如古錦紋理，自有黯然異色。【略】至姜、史、高、吳，而融篇煉句琢字之法，無一不備。

又 詠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至白石、梅溪，始得箇中妙諦。

又引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

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云一氣流貫也。

《**金粟詞話**》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夢窗諸家，而稍詆美成。

又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又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間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始幾幾乎與白石、梅溪頡頏今古矣。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夏秉衡《清綺軒詞選自序》　清眞、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諸集，雅詞正超忽，可謂詞家上乘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屋痴語》一卷。【略】詞自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乃《草堂詩餘》於白石、梅溪則概未寓目，竹屋詞亦止選其《玉蝴蝶》一闋，蓋其時方尚甜熟，與風尚相左故也。

又　《梅溪詞》一卷。【略】達祖人不足道，而詞則頗工。鎡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而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清眞爲周邦彥之號，方回爲賀鑄之字，三變爲柳永之原名，其推奬未免稍溢。然清詞麗句，在宋季頗屬錚錚，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

《詞潔輯評》卷五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幷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於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於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雨村詞話》卷三　史達祖《梅溪詞》最爲白石所賞，鍊句清新，得未曾有，不獨《雙雙燕》一闋也。余讀其全集，愛不釋手，間書佳句，彙爲摘句圖。起句云：「杏花煙，梨花月，誰與暈開春色。」又，「館娃春睡起，爲發妝酒煖，臉霞輕膩。」又，「蕙花老盡《離騷》句，綠染遍，江頭樹。」又，「秋是愁鄉，自錦瑟斷絃，有淚如江。」又，「雨入愁邊翠樹，晚無人，風葉如顫。」又，「秋風早入潘郎鬢，斑斑遽驚如許。」又，「闌干只在鷗飛處。」又，「鴛鴦拂破蘋花影，低低趁涼飛去。」又，「西風來勸涼雲去，天東放開金鏡。」又，「好領青衫，全不向詩書中得。」又，「人若梅嬌，正愁橫斷塢，夢繞溪橋。」又咏雪云：「夢回虛白初生，便疑冷月通窗戶。」又尾句云：「明朝雙燕定歸來，叮囑重簾休放下。」又，「深閉重門聽夜雨。」又，「如今但柳髮晞春，夜來和露梳月。」又，「直須吟就綠楊篇，灣頭寄小憐。」又，「將愁去也，不成今世，終誤王昌。」又，「記取崔徽模樣，歸來暗寫。」又，「莫教無用月，來照可憐宵。」又，「想吾曹便是神仙也，問今夜是何夜。」又，「向來簫鼓地，猶見柳婆娑。」又，「瘦因緣此瘦，羞亦爲郎羞。」又，「常待不吟詩，詩成癖。」又，「〔新愁〕換盡風流性，偏恨鴛鴦不念人。」又，「料也和前度金籠鸚鵡，說人情淺。」又散句云：「無人深巷，已早杏花先賣。」又，「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又，「燕子不知愁，驚墮黃昏淚。」又，「梅春人不春。」又，「還因秀句，意流江外，便隨輕夢，身墮愁邊。」又，「諱道相思，偷理綃裙，自驚腰衩。」又，「餘花未落，似供殘蝶經營。」又，「蝴蝶一生花裏活。」又，「船向少陵佳處放。」又，「怕見綠荷相倚恨，恨白鷗見了清波闊。」又，「折取斷虹堪作釣，待玉奩今夜來時節。」又，「青榆錢小，碧苔錢古，難買東君住。」又，「西湖遊子，慣識雨愁煙恨。」又，「沙鷗未落，怕愁沾詩句。」又，「賣花門館生秋草，悵彎弓、幾時重見。」又，「愁在何處，不離淡煙衰草。」又，「想凄涼欠郎偎抱。」又，「還被亂鷗飛去，秀句難續。」又，「可憐閒葉，猶抱涼蟬。」又，「謝娘懸淚立風前。」又，「見說西風，爲人吹恨上瑤樹。」又，「時有露螢自照，占風裳可喜影麩金。」又，「相思因甚到纖腰，定知我、今無魂可銷。」又，「秦楚橫殿可憐身。」又，「一程煙草一程愁。」又，「江痕妥貼，日光熨動黃金葉，闌干直下愁相接。一朵紅蓮，飛上越人慨。」又，「閉門明月關心，倚窗小梅索句。」此皆史氏碎金也。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粵稽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西圃詞說**》引華亭宋尚木徵璧曰　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眞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庵之能選格，亦其選也。

《**雕菰樓詞話**》　詞調愈平熟，則其音急，愈生拗，則其音緩。急則繁，其聲易淫，緩則庶乎雅耳。如蘇長公之「大江東去」，及吳夢窗、史梅溪等調，往往用長句。同一調而句或可斷若此，亦可斷若彼者，皆不可斷。而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倚聲者易于爲平熟調，而艱于爲生拗調。明乎緩急之理，而何生拗之有？

《**靈芬館詞話**》**卷二**　梅谿詞，竹垞《詞綜》所選已不少矣，然其佳句尚多。《祝英臺》詠薔薇云：「見郎和笑拖裙，匆匆欲去，又慕地、冒留芳袖。」《慶清朝》云：「墜絮孳萍。狂鞭孕竹，偷移紅紫池亭。餘花未落，似供殘蝶經營。」《過龍門》壹首云：「一帶古苔牆。多聽寒蟬。篋中鍼線早銷香。燕尾寶刀窗下夢，誰翦秋裳。宮漏莫添長，空費思量。鴛鴦難得再成雙。昨夜楚山花簟裏，波影先涼。」讀之令人欲喚奈何。張功甫序其詞，以爲「有清新閒婉之長，無詘蕩汙淫之失，可以分鑣清眞，平睨方回，三變行輩，不足比數」，洵非虛譽。

又　宋之詞人，向子諲、史邦卿皆成家者。然史以附韓侂胄爲士論所賤。向以貴臣戚里，卓然方格，迄檜而歸，其人品相去遠矣。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弟尤易受其熏染。余選梅溪詞，多所割愛，蓋愼之又愼云。梅溪好用「偸」字，品格便不高。

《**介存齋論詞雜著**》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梅溪詞中喜用「偸」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蓮子居詞話**》**卷一**　史邦卿奇秀清逸，爲詞中俊品，張功甫序其集而行之，乃甘作權相堂吏，身敗名裂，卒與耿檡、董如璧輩，並送大理，何其誖也。新安程有徽以進士第，久滯選調，侂胄招而館之南園。程經年不與朝士大夫接，朝士大夫亦無知之者。初未嘗從侂胄求官，侂胄欲授以掌故，程不願也。侂胄既敗，拂袖歸，人方知之而憐之，不謂侂胄黨也。邦卿顧不出此，而爲蘇師旦之續，至使雕華妙手，姓氏不見錄于文苑中。其才雖佳，其人無足稱已。樓敬思(儼)「科目困人」之語，非持平之論。

又卷二　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如《題梅花卷子》云：「墨池雪嶺三生夢，喚起縞衣仙子。仍獨自伴，瘦影黃昏，和月窺窗紙。」絕似石帚。《西湖泛舟》云：「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蜓。」絕似梅溪。

《**雙硯齋詞話**》　史邦卿爲中書省堂吏，事侂胄久。嘉泰間，侂胄亟持恢復之議，邦卿習聞其說，往往託之於詞。如《雙雙燕》前闋云：「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後闋云：「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瑞鶴仙》云：「歸鞭隱隱，便不念芳盟未穩。」《金縷曲》云：「落日年年宮樹綠，墮新聲、玉笛西風勁。」《玉蝴蝶》云：「故園晚，強留詩酒，新雁遠，不致寒暄。」大抵寫怨銅駝，寄懷毳幕，非止流連光景，浪作艷歌也。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此外如梅溪、竹屋、夢窗、竹山、弁陽，指不勝屈，并皆高挹前賢，別開生面，如五色之相宣，如八音之迭奏，洵乎無美不備，有境必臻，洋洋乎巨觀也！

戈載《**梅溪詞選跋**》　周清眞善運化唐人詩句，最爲詞中神妙之境；而梅溪亦善其術，筆意更爲相近。余嘗謂梅溪乃清眞之附庸，若仿張爲作「詞家主客圖」，周爲主，史爲客，未始非定論也。張功甫序云：「情辭俱到，能事無遺，有瓌奇警邁、清和閑婉之長」，「妥貼清圓，特其餘事。」姜白石亦嘆其「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痴。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者。集中如《東風第一枝》、《壽樓春》、《湘江靜》、《綺羅香》、《秋霽》，皆推傑構，正不獨汲古所稱「醉玉生春」、「柳髮梳月」也。

《**左庵詞話**》**卷上**　張玉田《白雲山中詞》，《四庫全書提要》稱其首首可誦，清麗穩諧，洵非虛語。足以並美草窗，似猶駕竹屋、梅溪之上。

《**藝概**》**卷四**　周美成律最精審，史邦卿句最警鍊，然未得爲君子之詞者，周旨蕩，而史意貪也。

又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

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又卷五　張功甫評《梅溪詞》云：「情詞俱到，纖綃泉底，去塵眼中，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詭蕩汙淫之失。」（詒）案：梅溪、竹屋，去姜、張一間耳。

又　陳曼生（鴻壽）《衡夢詞序》云：「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庵》淫褻，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嗤殺，矜惜片言之巧。繆道乖典，鮮能圓通。是以耆卿騫翮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摛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詞，詞至南宋又一變矣。」（詒）案：論書者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詞自太白創始，至南唐而極盛，溫潤綺麗，後鮮其倫。南北二宋，其文中之八家乎？

樊增祥《微雲樹詞選自敘》　高、孝以來，詞流益夥，翳惟白石，實長齊盟。于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于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于後。此五君者，譬諸渥窪美駟，荊野明瑤，詞學一日不湮，斯人一日不沒。邦卿昵于韓氏，清議所蓋，要其纂組麗密，宮羽遒斐，不以人廢，斯之謂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足者詞暢。清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

又卷一二　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

又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雄。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

《蕙庵論詞》　詞爲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達祖之依倚胄，王安中之反覆，曾覿之邪佞，所造雖深，識者薄之。梅溪生平，不載史傳，據其《滿江紅》詠懷所云「憐牛後、懷雞肋」，又云「一錢不值貧相逼」，則韓氏省吏之說，或不誣與？

又　陳氏子龍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張氏綱孫曰：「結構天成，而中有艷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豪無痕跡。」毛氏先舒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艷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艷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諸家所論，未嘗專屬一人，而求之兩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備之。周之勝史，則又在渾之一字。詞至於渾，而無可復進矣。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汪叔耕（莘）《方壺詩餘自敘》【略】所稱舉，則南渡初以至光、寧，士大夫涉筆詩餘者。標尙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略】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於酒樓歌館，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續東都盛事。於聲律爲當行，於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響也。

龍榆生輯沈曾植《手批詞話三種》　《詞筌》：「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嶼諸家。」先生批云：「黃公推挹放翁，是其獨嗜。然陸與史，固判然兩途。」

《詞壇叢話》　美成樂府，開闔動盪，獨有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眞，而能出入變化者。

又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略】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又　仲舉之詞，雖在竹屋、梅溪、白石諸老下，而讀仲舉詞者，竟作竹屋、梅溪、白石、玉田觀可也。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敘》　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

又　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復開姜、史之始。

又卷二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略】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略】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眞抗哉。

又　梅溪詞，如：「碧袖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滄波蕩晚，孤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沉鬱之至。又，「三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煙鐘津鼓。屐齒厭登臨，移橙後，幾番涼雨。」亦居然美成復生。又《臨江仙》結句云：「枉教裝得舊時多。向來簫鼓地，曾見柳婆娑。」慷慨生哀，極悲極鬱。較「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之句，尤爲沉至。此種境界，卻是梅溪獨絕處。

又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又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又　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沉鬱，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又　周公謹詞，刻意學清眞。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眞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又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又卷三　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略】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則不可得矣。

又　南宋白石、梅溪、夢窗、碧山、玉田輩，固是高絕。

又卷四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又卷五　詩詞原可觀人品，而亦不盡然。【略】獨怪史梅溪之沉鬱頓挫，溫厚纏綿，似其人氣節文章，可以並傳不朽。而乃甘作權相堂吏，致與耿檉、董如璧輩並送大理，身敗名裂。其才雖佳，其人無足稱矣（梅溪姓氏，不見錄於《文苑》中，職是之故）。視陳西麓之不肯仕元，當時有海上盜魁之目，寧不愧死？

又　馮正中《蝶戀花》四章，忠愛纏綿，已臻絕頂，然其人亦殊無足取，尙何疑於史梅溪耶！詩詞不盡能定人品，信矣。

又卷七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又卷八　詞中如飛卿、端己、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闋，少則十餘闋或數闋，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略】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略】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

又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

《宋七家詞選》卷二　二窗詞客癸公批：此集善本最少，四印齋刻亦少發明。張功甫序史生詞，詆爲「織綃泉底，去塵眼中」，王壬父詆爲「書辦何知」，亦已太過。癸漫識。

馮氏《玉笥山人詞跋》　玉笥可與梅溪方駕，竹山固不及也。

《歲寒居詞話》　自白石而後，句琢字鍊，始歸雅純，而竹屋、梅溪爲之羽翼。故張炎謂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特立清新，刪削靡曼。乃《草堂》於白石、梅溪盡不入選，竹屋詞僅登《玉蝴蝶》一闋，蓋其時專尙甜熟故也。

又　梅溪詞極工，鎞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三變行輩，不足比數」，則未免推獎溢美矣。姜堯章云：「邦卿詞奇秀清逸，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於兩得。」此論平允。

《**袁碧齋詞話**》　胡研孫詞，標格在梅溪、玉田之間，往往風流自賞。

《**人間詞話**》　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又　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又　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

《**人間詞話刪稿**》　宋李希聲詩話曰：「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疏遠。若梅溪以降，正所謂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也。

又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

顧起綸《花庵詞選跋》　元季樂府之盛，慨又不出史邦卿蹊徑耳。于時家握靈蛇，非蛟伯巨臂，儻能探其啥邪？

蔣兆蘭《詞說》　史梅溪詞，以幽秀勝。張功甫稱其人有瓌奇警邁、清新閒遠之長，良是。戈順卿列之七家，允爲無忝。

鄭文焯《鶴道人論詞書》　玉田崇四家詞，黜柳以進史，蓋以梅溪聲韻鏗訇，幽約可諷，獨於律未精細。

《**忍古樓詞話**》　余嘗謂南宋惟史邦卿《梅溪詞》，爲能鍊鑄精粹，上比清眞，得其大雅，下方夢窗，不傷於澀。今能爲梅溪詞者，除況夔笙略似之外，厥惟嘯麓。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梅溪詞》一卷，毛氏叢刻外，絕少單行。臨桂王鵬運取周稚圭、戈順卿二家所選，校訂重刻之。卷首有嘉泰時張功甫序，稱其詞有「瓌奇警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詘蕩汙淫之失，端可以分鑣清眞，平睨方回」。其推許甚至。今所選釋外，尚有佳句。如《戀繡衾》詞云：「愁便是、秋心也，又隨人、來到畫樓。」「瘦骨怕、紅綿冷，記年時、斗帳夜分。」《玲瓏四犯》云：「輕夢聽徹風蒲，又散入、楚空清曉。問世間、愁在何處，不離淡烟芳草。」《賀新郎》云：「匝岸烟霏吹不斷，望樓陰、欲帶朱橋影。和草色，入輕暝。」「落日年年宮樹綠，墮新聲、玉笛西風勁。」爲摘錄於後。

分論

《**雙雙燕》（過春社了**）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形容盡美。姜堯章極稱其「柳昏花暝」之句。《詞源》卷下：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如史邦卿【略】《雙雙燕》詠燕云：「過春社了【略】」此皆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詞旨・警句》：愁損玉人，日日畫闌獨凭。　又《詞眼》：柳昏花暝。《藝苑卮言》附錄：「隙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在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卻不在押而在「乍」字。史邦卿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字，星相之相，從俗字。《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史邦卿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者。形容想像極是輕婉纖軟。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欲字、試字、還字、又字，入妙。「還相」相字，星相之相。看足柳昏花暝，栩栩然燕也。姜堯章極稱賞此句。　毛晉《芸窗詞跋》：余偶得《芸窗詞》全帙，如「正挑燈，共聽簷雨」，幽韻不減陸放翁。如「小樓燕子話春寒」，艷態不減史邦卿。《緗水軒詞筌》：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于形神俱似矣。【略】常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　《詞苑萃編》卷二引鄒祇謨曰：詠物詞最難遒麗，昔人謂史梅溪「柳昏花暝」，栩栩然燕也。若阮亭「水明沙碧，參橫月落」，非肅肅然雁乎？《詞綜偶評・宋詞》：清新俊逸，兼有之矣。（還相雕梁藻井）梁間曰藻井。（便忘了天涯芳信）傳書燕，見《開元天寶遺事》，然文通、太白詩已先用之，不必出處也。（載華附識：思岩兄云：按《表異錄》，綺井亦名藻井，又名門八，今俗曰天花板也。）　《詞選》張惠言評：此調後四句，一律六字，頗嫌板滯。　《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史梅溪春燕云：「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　《蓼園詞選》黃氏評：「藻井」，俗稱天花板也。《玉林詞話》云：姜堯章極稱賞

「柳昏花暝」之句，形容雙燕，亦曲盡其妙矣。許蒿廬曰：清新俊逸，兼有之矣。又曰：「便忘了、天涯芳信。」傳書燕，見《開元天寶遺事》，太白詩已用之。按「棲香正穩」以下至末，似有所指。或於朋友間有不能踐言者乎？借燕以見意，亦未可定。而詞旨倩麗，句句慰貼，匠心獨造，不愧清新之目。《類編草堂詩餘》卷四李星垣評：一往有深情。《左庵詞話》卷下：作詞須用詞眼，如【略】梅溪之「柳昏花暝」，【略】梅心之「燕窺鶯認」皆是。《藝概》卷四：東坡《水龍吟》起云：「似花還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詞評語，蓋不離不即也。時有舉史梅溪《雙雙燕》詠燕、姜白石《齊天樂》賦蟋蟀，令作評語者，亦曰「似花還似非花」。《賭棋山莊詞話》卷二：詠物詞雖不作可也，別有寄託如東坡之詠雁，獨寫哀怨如白石之詠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詠燕，劉龍洲之詠指、足，縱工摹繪，已落言詮。又卷九：《詩》三百篇，開卷第一言即是詠物，然使第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第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而盡去其下文，則此詩何以爲風化之原乎？而當日尼山秉筆，吾知必從刪棄矣。且今之爲此者，動曰吾攤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軟語商量」之句，豈二公搜索枯腸，獨無一二冷典，乃賦空而不爲徵實哉？蓋詞貴清空，宋賢名訓也。《詞則・大雅集》卷三：（「臨斷岸」以下）淒警特絕。《人間詞話》：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人間詞話刪稿》：賀黃公謂：「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稱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歐、秦輩句法，前後有畫工、化工之殊。吾從白石，不能附和黃公矣。《藝衡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諷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歸來社燕，回憶去年，題前着筆，便留旋轉之地。巢痕重拂，猶征人之返故居，詠燕亦隱含人事。歐陽永叔愛誦詠燕詩「曉窗驚夢語匆匆」句，此詞云「商量不定」，爲燕語傳神尤妙。「芳徑」四句賦題正面。「柳昏花暝」傳爲名句，多少朱門興廢，皆在「看足」兩字之中。毛晉云「余幼讀《雙雙燕》詞，便心醉梅溪」。於刻《梅溪詞》後，特標出之。結句因燕書未達，念及倚闌人，餘韻悠然。

《東風第一枝》（巧沁蘭心）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結句尤爲姜堯章拈出。《詞源》卷下：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如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詠春雪云：「巧翦蘭心【略】。」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詞旨・屬對》：巧剪蘭心，偷黏菜甲。又《警句》：恐鳳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詞品》卷四：《春雪》詞云：「行天入鏡，都做出、輕鬆纖軟。寒爐重暖，便放慢春衫針線。恐鳳鞋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此句尤爲姜堯章拈出。「輕鬆纖軟」，元人小令借以詠美人足云。《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競秀爭高。「輕鬆纖軟」，元人小令借以詠美人足。柳杏二句翻新，愧死梨花柳絮諸語。結句尤爲姜堯章拈出。《詞綜偶評・宋詞》：（行天入鏡）昌黎《春雪》詩：「入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怕鳳靴挑菜歸來）春。（萬一灞橋相見）雪。又（鞭香拂散牛土）宋時內官，皆用五色絲綵杖鞭牛，故曰鞭香。《詞徵》卷一：詞有內抱外抱二法，內抱如姜堯章《齊天樂》「曲曲屏山，夜涼獨自甚情緒」是也。外抱如史梅溪《東風第一枝》「恐鳳靴挑菜歸來，萬一灞橋相見」是也。元代以後，鮮有通此理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五句詠題面，格局與《綺羅香・詠春雨》相似。「輕鬆纖軟」四字寫「春雪」入細。「重簾」、「雙燕」二句因雪而從歸燕着想，雖與《詠春雨》上闋「鈿車」句人與物不同，而其從本題別開思路則同。轉頭處筆漸開拓，亦與《詠春雨》同。後段四句用「灞橋」以點綴「雪」字，而恐歸人怯雪後餘寒，爲重溫爐火，一往情深，忘其爲詠雪餘波矣。

《綺羅香》（做冷欺花）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臨斷岸」以下數語，最爲姜堯章稱賞。《詞源》卷下：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略】如史梅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略】平易中有句法。又：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模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句，斯爲絕妙。如史邦卿【略】《綺羅香》詠春雨云：「做冷欺花【略】。」全章精粹，所詠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詞旨・屬對》：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又《警句》：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去。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草堂詩餘雋》李攀龍評：語語淋漓，在在潤澤，讀此將詩聲徹夜雨聲寒，非筆能興雲乎。《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此情別人狀不出。《草堂詩餘》正集卷三王元澤《倦尋芳》沈際飛評：史邦卿「做冷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俱險麗出俗。《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軟媚。一曲之中，句句高妙者少，但拍搭襯副得去，于好發揮處用工取勝。「臨斷岸」以

下，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姜堯章稱賞之。收縱聯密，事事合題，襯副原不謂此曲。《詞潔輯評》卷五：無一字不與題相依，而結尾始出「雨」字，中邊皆有。前後兩段七字句，於正面尤着到。如意寶珠，玩弄難於釋手。《詞綜偶評・宋詞》：綺合繡聯，波屬雲委。（「盡日冥迷」二句）摹寫入神。（「記當日門掩梨花」二句）如此運用，實處皆虛。《詞逕》：詞中四字對句，最要凝鍊，如史梅溪云：「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只八個字，已將春雨畫出。《夢園詞選》黃氏評：《玉林詞話》云：「臨斷岸」以下數語，姜堯章稱賞。謂梅溪之詞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其謂是歟？愁雨耶？怨雨耶？多少淑偶佳期，盡爲所誤。而伊仍浸淫漸漬，聯綿不已。小人情態如是，句句清雋可思。好在結二語，寫得幽閑貞靜，自有身分，怨而不怒。《左庵詞話》卷下：史達祖春雨詞煞句：「記當日、門掩梨花，剪燈深夜語。」就題烘襯推開去，亦是一法。又：玉田《綺羅香・紅葉》煞句：「記陰陰綠遍江南，夜窗聽暗雨。」與梅溪《春雨》詞煞尾，同一機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體物殊工，與碧山之詠蟬，玉田之詠春水，白石之詠蟋蟀，皆能融情景於一篇者。虞山毛晉心醉其《雙雙燕》詞，但「柳昏花暝」自是名句，而全篇多詠燕，僅於結處見意，不若此調之情文並茂也。起三句吸春雨之神。四、五句關合聽雨之情。「蝶」、「燕」二句從側面寫題，「驚」、「喜」二字爲蝶燕設想，殊妙。「佳約」句承愁雨之意，寫到懷人，以領起後幅。轉頭處言臨江望遠，意境開拓。以山喻眉，以雨喻淚，常語也，眉黛與淚痕合寫，便成雋語。上闋言近處庭院之雨，後言遠處江湖之雨。「新綠」二句非特江干風景，而送春念遠，皆在其中。「落紅」句造語尤工。結句聽雨西窗，雖意所易到，而回首當年，以「梨花門掩」，點染生姿，覺餘音繞梁也。

《東風第一枝》（草腳愁蘇）《詞源》卷下：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所謂清明「拆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略】」，史邦卿《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略】」。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詞潔輯評》卷四：史之遜姜，有一二欠自然處。雕鏤有痕，未免傷雅，短處正不必爲古人曲護。意欲靈動，不欲晦澀。語欲穩秀，不欲纖佻。人工勝則天趣減，梅谿、夢窗自不能不讓白石出一頭地。《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粘雞貼雁）翦綵爲雁以戴之，貼「宜春」二字，元日貼畫雞于戶上。《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咏節序，須脫俗率，要有意境。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略】」。梅溪《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略】」。可謂辭意兼美，非空泛填寫景物者神味索然。《白雨齋詞話》卷二：梅溪《東風第一枝》（立春）精妙處，竟是清眞高境。張玉田云：「不獨措詞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眞，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然高者亦未嘗不化，如此篇是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原題云：「壬戌開臘望，雨中立癸亥春，與高賓王各賦。」此作視前《詠春雨》、《詠春雪》二題，思路較窘。其章法先賦本題，後展筆勢，仍與詠雨、雪相似。「翠盤紅縷」句藉賀春品物，從無情處生情，自是詞手。下闋「梅柳」句從題中「雨」字着想，「燈期」句從年前立春，由臘月望日至元宵着想。既發揮本題，句復妍秀，由其工力之深也。

《喜遷鶯》（月波疑滴）《詞源》卷下：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略】如史邦卿《春雨》云：「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燈夜》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略】此皆平易中有句法。又：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所謂清明「拆桐花爛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謝」，若律以詞家調度，則皆未然。豈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略】」。史邦卿【略】黃鐘《喜遷鶯》賦元夕云：「月波疑滴【略】」。如此等妙詞頗多，不獨措辭精粹，又且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詞旨・警句》：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引《詞統》曰：史邦卿《喜遷鶯》，細心苦思，不幸有改之者。如「芳草漸侵裙幄」，則改爲「雙燕漸窺簾幕」。又「鶯囀綠窗」，也似來相約。粉壁題詩，香階走馬，爭奈鬢絲輸卻」，又改爲「無奈綠窗，孤負敲碁約。錦瑟調絃，銀瓶索酒，年少也曾迷著」，不亦大損風韻也哉。此不可以我面爲子面者，終必爲識法者懼也。《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結處與柳梢黃昏同意。《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史梅溪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富貴語，無脂粉氣，諸家皆賞下句，不知現寒乞相正是此等處。結有調

侃，非方回見妓輒跪也。余己丑至天津，正是此意，但非書辦所知，所謂借他酒杯。《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少陵句也。梅溪詞《喜遷鶯》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蓋反用其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六句詠月色。以下自嘲無賴，亦自歎衰遲，以耽詩、病酒、消瘦之身，而逐三五少年，東塗西抹，甯不可笑。但杜郎雖老，亦當年臨風聽笛之人，乃重至清幽之地，梅廳柳院，陳迹依依，而酒邊人遠，餘情未了，冀萬一之相逢，作無聊之自慰耳。

《齊天樂》（闌干只在鷗飛處）《詞旨・屬對》：斷浦沉雲，空山掛雨。《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五句起得清寒無底，畫中妙徑。（「莫遣」二句）恨靡極。《詞則・大雅集》卷三：情景兼到，樂笑翁高境頗近此種。

《齊天樂》（鴛鴦拂破蘋花影）《詞旨・屬對》：畫裏移舟，詩邊就夢。《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湖景欻然，而對世人尋求皆貌言也。「吹恨」生下段情，繡錯。《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梅溪「斷浦沉雲，空山掛雨」，「畫裏移舟，詩邊就夢【略】皆經鍛煉而出，然亦不可十分吃力。《詞則・大雅集》卷三：鍊字鍊句。昔人謂梅溪詞「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信不誣也。

《萬年歡》（兩袖梅風）《詞品》卷四：史邦卿名達祖，號梅溪。今錄其《萬年懽》一首，亦鼎之一臠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前段第六句不用韻，換頭起作六字句。（「多少」以下）尖秀，景語皦曜鮮芳。《詞潔輯評》卷四：如此詞起結，始當得「生新」二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落梅風裏，殘雪未消，寫初春風景。四、五句點明初春，以後歸到「春思」，而託諸燕子，乃用筆輕倩處。「采綠」本屬懷人，「烟溪」二句從對面着想，頗似清眞詞格。下闋「燕臺」句用玉溪生與柳枝娘事，言非我忘情，以相別未能相見，重重舊夢，悉付飄風，惟有玉階羅襪，第一難忘，與「采綠」之人，同是低回「春思」，贏得露寒月冷，撫蕭疏皤鬢，與柳髮同梳耳。結句鍊字亦工。

《東風第一枝》（酒館歌雲）《詞品》卷四：《元夕》詞：「羞醉玉，少年非度。懷豔雪，舊家伴侶。」「醉玉生春」出《蘭畹詞》，「豔雪」出韋詩，語精字鍊，豈易及耶。《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醉玉生春」出《蘭畹詞》，「艷雪」出韋詩，工緻。增思寄意，嗚情未達至可繹。

《杏花天》（軟波拖碧蒲芽短）《詞品》卷四：史邦卿《杏花天》詞云：「軟波拖碧蒲芽短【略】。」姜堯章云：「史邦卿之詞，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于一家，會句意于兩得。」姜亦當時詞手，而服之如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軟波」二句及「春衫」二句寫清明景色，以秀麗之筆，句斟字酌出之。餘皆寫情，言春物駘蕩，正尋芳坊曲之時，乃人樂而我歸，夕陽駐馬，聽隔岸笙歌，欣戚之懷迥異。而通首惟一「懶」字，略露本意，此詞筆之高處。

《菩薩蠻》（梨花不礙東城月）《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梨花、雪月不混，妙。明說春風，其他難言，于此想見。

《西江月》（西月淡窺樓角）《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風曰「落」更新。「閑愁多似楊花」自是幽怨語，反覺溫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時已月上燈明，而捲上珠簾，所思不至，其惆悵可知。繼言楊花芳草，已儘足撩人，況天涯遍是，欲排遣而無從。「繡被」六字句殊淒豔。讀王麗眞「牀頭錦衾斑復斑」詩，知獨且之悲矣。集中此調凡四首，今錄一首。其第三首有「一片秋香世界，幾層涼雨闌干」二句，秀雅而渾成。吳下有宋時網師園，老桂數株，先祖嘗取此二句，以隸體書作楹聯，懸於亭上。

《臨江仙》（愁與西風應有約）《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發念起手靈。「燈」「雁」句敲打得響。「萬」「一」二字跂望而不可必，妙。偶然妙語，不由思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秋士善懷，首二句聯合寫之，便標新異。唐人詩如「暝色赴春愁」及「羣山萬壑赴荆門」句，皆善用「赴」字，此言愁與風同赴，洵君房語妙也。「燈」、「月」句以對語結束上闋，舊夢揚州，託辭雙燕，見燕雙而人獨，句法渾成而兼韻致，殊耐微吟。「羅帶」二句姑作重逢之想。「天涯」句搖曳生姿。結句極寫纏綿，「瘦」字承羅帶而言，「羞」字承見面而言。吳梅村詩「當時對面憂吾瘦，即便多情見卻羞」，殆有同感。青衫憔悴，紅粉飄零，果羞屬誰邊耶？此調集中凡三首，尚有「莫教無用月，來照可憐宵」及「向來簫鼓地，猶見柳婆娑」，四語咸有思致。

《換巢鸞鳳》（人若梅嬌）《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起四字靈舉。他詞純虛純實，出其下。（「相思」二句）無魂可銷透了，聲加遲媚。「語香透」二句，醉心酥骨，非生人所安。《左庵詞話》卷下：史梅溪《換巢鸞鳳》調，乃以妾爲妻之作，玩其詞意自見。亦可爲詞苑中作一典故。

《一斛珠》（鴛鴦意愜）《皺水軒詞筌》：作險韻者，以妥爲貴。史達祖

《一斛珠》曰：「鴛鴦意悔。【略】雨長新寒，今夜夢魂接。」語甚生新，卻無一字不妥也，末語尤有致。

《**蘭陵王**》《**漢江側**》《詞律》卷二〇萬樹評：平仄如此，無字可移。如以爲不便，而欲出己意改之，則奉勸不須作此調可也。欲作此調，則未有出此範圍者。《宋七家詞選》卷一周邦彥《蘭陵王・柳》二窗詞客癸公批：此調宋人作者多四聲，咸與此同，史梅溪作最佳。

《**齊天樂**》《**犀紋隱隱鴛黃嫩**》《詞綜偶評・宋詞》：（細雨重移）「細雨更移橙」，杜句也。（想橘友荒涼，木奴嗟怨）陪襯。木奴，柑也。（草泥來趁蟹螯健）又襯。（幷刀寒映素手，簌簌吳鹽輕點）幷刀、吳鹽，俱用美成詞語。（待惜取團圓，莫教分散）暗用合歡柑事，蓋二物實一種也。（入手溫存，帕羅香自滿）東坡詩注：賜近臣黃柑，以黃羅帕包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物詞宜虛實兼寫，此調上段前五句，下段前六句皆實賦「橙」字。「橘友」、「蟹螯」四句借賓陪主，「瑤姬」五句寓人於物，便生情思，兼寫閨情入細，下語殊精。

《**齊天樂**》《**秋風早入潘郎鬢**》《詞綜偶評・宋詞》：（「秋風早入潘郎鬢」二句）用《秋興賦》序意。（「便羞插宮花」二句）用東坡詩意。（舊吟淒斷茂陵女）用《白頭吟》事。（人間公道唯此）用唐人詩。（涅了重縮）用陸展染白髮事。（搔來更短）「白頭搔更短」，亦唐句。（郎潛幾縷）「白髮郎潛舊使君」，東坡句。郎潛二字，出張衡《思玄賦》。（縱有黟黟）。黟音伊，黑也。《秋聲賦》：「黟然黑者爲星星。」又後段，即東坡「擁髻無言怨未歸」之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下闋之前五句，皆專詠「白髮」，其感懷皆在後幅。「宮花」二句春婆夢醒，功名同內翰之悲；「春情」二句卓女爐空，遺迹等黃門之悼。舊愁幷赴，宜其滿鬢星星矣。下闋「風流」四句，老年則朋輩無存，欲如昔日之銅駝巷陌，載酒尋芳，安得重招俊侶耶？

《**壽樓春**》《**裁春衫尋芳**》《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白石、梅溪，昔人往往並稱。驟闋之，史似勝姜，其實則史稍遜堯章。昔鈍翁嘗問漁洋曰：「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漁洋答曰：「孟詩味之未能免俗耳。」吾于姜、史亦云。倚聲者試取兩家詞熟玩之，當不以予爲蚍蜉之撼。梅溪嘗有騎省之戚，故此闋及《夜行船》一闋，全寓此意。《蕙風詞話》卷二：《壽樓春》，梅溪自度曲，前段：「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後段：「湘雲人散，楚蘭魂傷。」風、飛、花、斜，雲、人、蘭、魂，並用雙聲疊韻字，是聲律極細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百餘字之長調，惟《壽樓春》有一句全用平聲字者。有七字中五平聲者，有四字三平聲者，詞意易爲拘滯。此詞因尋春服悼逝而作，當日剪刀聲裏，迴針密縷，皆密意之迴腸，是何等田居情味！惜年少清狂，疏於領略，迨湘蘭香散，賸有愁邊羈客，誰念無裳，再世玉簫，徒存虛願，贏得澗南蘋藻，長此相思耳。情與文一氣旋轉，忘其爲聲調所拘，轉覺助其淒韻，自是名手。

《**燕歸梁**》《**獨卧秋窗桂未香**》《聽秋聲館詞話》卷二：史梅溪《燕歸梁》云：「獨卧秋窗桂未香，怕雨點飄涼。玉人只在楚雲旁。也著淚，過昏黃。西風今夜梧桐冷，斷無夢，到鴛鴦。秋鉦二十五聲長，請各自，耐思量。」竹垞太史仿其意，而變其辭爲《桂殿秋》云：「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較梅溪詞尤含意無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用一「也」字，則著淚者不獨「玉人」，故結句言「各自思量」，語殊雋妙。與「同向春風各自愁」、「小簟單衾各自寒」皆善用「各自」二字者。

《**玉蝴蝶**》《**晚雨未摧宮樹**》《白雨齋詞話》卷二：梅溪《玉蝴蝶》云：「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幽怨似少游，清切如美成，合而化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涼蟬而猶抱閑葉，身世之蕭颯可知。「風月俱寒」句與賀方回之「清風明月休論價，賣與愁人值幾錢」，皆感歎風月，一傷老，一言愁，各極其深鬱之致。「土花」二句瓊樓金谷，轉眼荒殘，不獨往迹幽歡，向空園憑弔也。下闋「謝娘」之句哀感頑豔，白石翁稱其「奇秀」，此七字足當之。《夢窗四稿》亦載此詞。宋人詞集，每有他人稿誤入者。

《**臨江仙**》《**倦客如今老矣**》《白雨齋詞話》卷二：結句云：「枉教裝得舊時多。向來簫鼓地，曾見柳婆娑。慷慨生哀，極悲極鬱。較「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之句，尤爲沉至。此種境界，卻是梅溪獨絕處。《詞則・大雅集》卷三：（「枉教」三句）直是唐人絕妙樂府。《蕙風詞話》卷二：梅溪詞：「幾曾湖上不經過。看花南陌醉，駐馬翠樓歌。」下二語人人能道，上七字妙絕，似乎不甚經意，所謂「得來容易卻艱辛」也。

《**蝶戀花**》《**二月東風吹客袂**》《詞則・大雅集》卷三：起七字淡而彌永。（「今歲」二句）情餘言外。《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賦春景，若實賦春游，便少餘味。上闋胡蝶尋芳，而言花開猶未，後言水上濺裙，正

「有女如雲」之際，乃時猶未屆祓禊之辰，而相思先達，前後皆空際盤旋，不沾邊際。姜白石評梅溪詞，謂「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此調可當清逸二字。

《**湘江靜**》（**暮草堆青雲浸浦**）《詞則・大雅集》卷三：凄涼幽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純寫旅懷。「碧袖」二句如寒江聞笛，聲聲哀怨。下闋以作客之孤身，況歷三年之久，烟鐘津鼓，屢換關河，倦登王粲之樓，未卜潘郎之宅，烟塵長望，哀颯摧顏矣。

《**齊天樂**》（**西風來勸涼雲去**）《詞則・大雅集》卷三：寄恨甚遠。《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南宋詞人，在渡江初者，每有汴洛之思。在末造者，每有周原之感。梅溪宦轍，未嘗奉使北行，此殆客途經眞定而作。既懷江左朋交，更憑弔秋風遺殿，殘枝荒井，一片凄音，爲集中所僅有。

《**南浦**》（**玉樹曉飛香**）《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二句即藉景以懷人。以下言嫩春時節，將與倚闌人安排佳約，皆在虛處着筆。下闋分爲三折，「揚州」三句乃追感往事，「東風」二句言倚闌人之臨風凝睇，莫慰幽情；「深盟」二句則兩面合寫，言人事難料，縱有盟約，同晴雨之無憑。分三疊寫情，皆一片凄迷之境。迨「重過西園」，賸有「秋千紅影」，則「嬌眄東風」，徒勞望眼耳。

《**夜行船**》（**不剪春衫愁意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着意在結句。杏花時節，正故園昔日挑菜良辰，頓憶鬢影裙腰之當年情侶，乃芳序重臨而潘郎憔悴，其感想何如耶？上闋詠賣花，款款寫來，風致搖曳。春陰門巷，在幽靜境中，益覺賣花聲動人凄聽也。

《**過龍門**》（**一帶古苔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秋宵蟲語，最易感人，「針線」三句，意殊凄異。「花簟」句與玉溪生「長簟空牀」同感。況言鴛鴦不再成雙，此蓋悼亡之作。「寶刀窗下」句即《壽樓春》詞「金刀晴窗」之意，「誰剪秋裳」句即《壽樓春》「誰念無裳」之意。

《**過龍門**》（**醉月小紅樓**）《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即有「錦瑟華年」之慨，不僅傷春，故接以「同爲春愁」句。以下「芳洲綠波」句，憶仙侶之同舟。郭頻伽詞「傷心逝水滔滔，當時同渡，卻雙槳歸來人獨」，殆古今傷心人同此懷抱。前首秋懷，此首春思，「舊時攜手」句即《壽樓春》詞「晴窗素手」之意。「蘭舟」句即《壽樓春》「湘雲人散」、「蘋藻相思」之意，作者觸處生悲也。

《**鷓鴣天**》（**搭柳闌干倚佇頻**）《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花骨」二字頗新，惟《梅溪集》中兩用之。「東風」句較《萬年歡》調「愁沁花骨」尤爲凄豔欲絕。吟此兩句，如聞「落葉哀蟬」之歌。昔人詠鴛鴦者，或羨其雙飛，或願爲同命，此獨言其不復念人，但既言「換盡風流」，則綺習剗除，願歸枯衲，安用恨爲！恨耶情耶？殆自問亦莫辨也。

《**探芳信**》（**謝池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寫景與言情，分前、後段賦之。上闋言春寒懶出，嗟芳約之蹉跎，下闋言鵲信晨占，料伊人之眷念。觀其句法若香篆之縈迴，風度若柔絲之搖曳，乃梅溪擅勝處。「花陰夢老」四字尤有新致。

《**祝英臺近**》（**柳枝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至老去，則綺障消除。乃春不饒人，洧曲芳菲，偏向白日鈎惹，誠君房妙語也。唐人詩「此中方寸地，容得幾多愁」，言愁多而心窄。此言愁如江水，齊赴心頭，言愁來之專注。平子工愁，無以過之。

《**解佩令**》（**人行花陽**）《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凡言情之作，每先言我之懷人，而及人之念我。此作乃言重行花塢之人，先念我而吟舊句，其下始言我之相憶難忘。「淡月」三句言梨花院落，爲當日別淚同彈處，今蹤迹遙分，只能借一縷夢痕，向舊日迴廊繞遍，重認衫邊淚點。此三語情辭俱到。張功甫稱其「織綃泉底，【略】奪苕豔於春景」者也。

《**點絳脣**》（**山月隨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山影分波，寫詩境之幽悄；觀河面皺，感潘鬢之蕭疏。荷花不護鴛鴦，猶廣廈難庇寒士。四十字無字不工，如手折瓊枝，片片皆美玉也。

《**青玉案**》（**薰花老盡離騷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同在春風駘蕩之中，牢愁者榆莢錢小，難買春光；歡娛者香煖燈明，閑調鸚鵡，欣戚之不同如是。猶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不知紅樓簾影中人，其念及酒消聽雨者耶？

《**玲瓏四犯**》（**雨入愁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值涼風如剪之時，孤吟感舊，已覺傷懷，況扇掩鏡昏，愈形依黯。下闋不言己之負人，乃言對方怨我情淺，且託諸鸚鵡，而恩怨爾汝，又出於多病之人。屈曲寫來，如帆隨湘轉，可見詞心之細。

《**八歸**》（**秋江帶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旅泊懷人之際，

烟蓑響雨，驚起閑鷗，攪人詩思，寫景幽悄。詩既未成，惟有遠眺江山天然圖畫，以消遣悶懷。「微茫雲屋」四字有東坡「屋小如漁舟，濛濛雲水外」詩意。下闋雖換一境，亦即前意。頻歲山程水驛，到處遷流，野店聞歌，孤篷聽水，同是解客途之岑寂，但望斷淮山，而故人天際，仍莫慰其客愁也。

《秋霽》（江水蒼蒼）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因秋至而動歸思，集中《滿江紅》有「好領青衫」句，《齊天樂》有「郎潛幾縷」句，此詞亦在宦游時思歸而作耶？廢閣古簾，寫景極蒼涼之思。下闋冷屋攤書，故交零落，雖剪梅采綠，風物依然，而俊遊雲散，惟孤秀自馨耳。

傳記

《詞旨・句法》　史達祖字邦卿，汴人，自號梅溪。韓太師爲平章，史爲省吏，甚見倚重，奉行文字擬帖擬旨，下及東札申呈皆出其手。韓敗，遂黥焉。有《梅溪詞》一卷。姜白石序其詞云：「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張功甫亦稱梅溪詞可分鑣清眞，平睨方回。

紀事

《四朝聞見錄》丙集　自佗胄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

又戊集　小貼子：「【略】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檡、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言無不行，公受賄賂，共爲姦利。伏乞睿斷，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略】史達祖、耿檡、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又　師旦既逐，韓爲平章。事無決，專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擬帖撰旨，俱出其手。權炙縉紳，侍從簡札，至用申呈。時有李其姓者，嘗與史游，于史几間大書云：「危哉邦卿，侍從申呈。」未幾致黥云。

《本事詞》卷下　樂籍有星娘者，厭風塵，去從黃冠服。其舊歡尚眷而弗忘，乞史梅溪賦《漢宮春》寄之云：「花隔東垣【略】。」

著錄

張鎡《題梅溪詞》　汴人史生邦卿【略】袖出詞一編。【略】嘉泰歲辛酉五月八日，張鎡功甫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梅溪詞》一卷，汴人史達祖邦卿撰。張約齋（磁）〔鎡〕爲作序。不詳何人。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梅溪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史達祖《梅溪詞》五十一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梅溪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梅溪詞》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史達祖邦卿撰。

戈載《梅溪詞選跋》　余此選韻律不合者，雖美弗收，故是調割愛從刪。至各本異同之處，兩可者亦不論。如【略】凡此皆大謬之處，各據善本改正，且標出之，以俟後之覽者審定焉。

王鵬運《梅溪詞跋》　右史邦卿《梅溪詞》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云：「汴人史達祖邦卿撰，張約齋鎡爲作序。不詳何人。」【略】其集毛氏叢刻外，絕少單行。爰爲讎校，付之剞氏。其與諸選本字句異同，互有得失，悉爲詳載，不復標明所據之書，以省繁複。唯周氏稚圭、戈氏順卿二選，輒好臆改，以自伸其說。夫長調一闋不過百許言，似此意爲刪潤，再經數手，廬山眞面，必至不可復識。故兩家選本參互處，特爲標明，略示區別，俟知音者鑒定焉。光緒十五年九月，臨桂王鵬運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梅溪詞》一卷，宋史達祖撰。三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曹溶選定本一卷。四印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溪詞》一卷，宋史達祖撰。清鈔本，周叔弢校并跋，一冊。

藝文

高觀國《齊天樂・中秋夜懷梅溪》 晚雲知有關山念，澄霄卷開清霽。素景中分，冰盤正溢，何啻嬋娟千里。危闌靜倚。正玉管吹涼，翠觴留醉。記約清吟，錦袍初喚醉魂起。孤光天地共影，浩歌誰與舞，淒涼風味。古驛煙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歸心對此，想斗插天南，雁橫遼水。試問姮娥，有誰能爲寄？

樊增祥《張孝祥》 趙家南渡數詞人，竹屋梅溪未識眞。淺酌西江斟北斗，一時豪氣蓋蘇辛。

雜錄

朱彝尊《詞綜發凡》 如史梅溪《綺羅香》後闋「還被春潮晚急」，原係六字爲句。《草堂》坊本脫去「晚」字，諸本因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梅溪詞》一卷。【略】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田汝成《西湖志餘》稱韓侂胄有堂吏史達祖，擅權用事，與之名姓皆同。今考集中《齊天樂》第五首註：「中秋宿眞定驛。」《滿江紅》第三首註：「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懷古。」《水龍吟》第三首註：「陪節欲行，留別社友。」《鷓鴣天》第四首註：「衛縣道中。」《惜黃花》一首註：「九月七日定興道中。」核其詞意，必李壁使金之時，侂胄遣之隨行覘國，故有諸詞。知撰此集者即侂胄所用之史達祖。又考玉津園事，張鎡雖預其謀，而鎡實侂胄之狎客，故於滿頭花生辰得移廚張樂於其邸。此編前有鎡序，足證其爲侂胄黨。序末稱「數路得人，恐不特尋美於漢」，亦足證其實爲掾史，確非兩人。

王鵬運《梅溪詞跋》 右史邦卿《梅溪詞》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云：「汴人史達祖邦卿撰，張約齋鎡爲作序。不詳何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韓侂胄爲平章，專倚省吏史達祖，韓敗，黥焉。」或遂謂邦卿即侂胄吏，并引詞中《陪節北行》「一錢不值」等語實之。按陳氏去侂胄未遠，邦卿果爲其省吏，何必曲爲之諱，猥云「不詳」？即以詞論，如《滿江紅》之「好領青衫」，《齊天樂》之「郎潛白髮」，皆非胥吏所能假託。且約齋爲手刃侂胄之人，何至與其吏唱酬，復作序傾倒如此？殆不然矣。堂吏非輿臺，侂胄之奸，視秦、賈有間。邦卿即爲省掾，原不必深論。特古今同時同姓名者，正自不乏，強爲牽合，亦知人論世者所宜辨也。

喬行簡

《貴耳集》卷上 喬平章爲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十者許乞致仕。」爲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門前有指揮，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四朝聞見錄》甲集 文忠眞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既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士眞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楨、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齊東野語》卷五 喬文惠行簡，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略】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略】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

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略】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略】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鬨，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帥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褎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揶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唐士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靈巖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唐士恥撰。士恥爵里始末，諸書不載。案《金華志》有靈巖山，山有靈巖寺，爲梁劉孝標故宅。其集以「靈巖」爲名，與山相合。集中有《兩溪》詩，據志即金華之瀫溪也。則士恥當爲金華人。集中又有《府判何公行狀》一首，府判名松，字伯固，即金華何基之大父。士恥之母爲松女弟，士恥又爲松婿，亦世籍金華之徵矣。考金華諸唐，自堯封首登紹興二年進士，累官龍圖閣、朝散大夫。子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及知台州仲友，並紹興中進士，仲友復中宏詞科。仲友三子，名士俊、士特、士濟，亦與何爲姻婭，見朱子案仲友第三狀。集中《通吉守史彌忠啓》云：「大父朝蹟之累年，嘗在王國履簪之列；先世符麾之昔日，又聯金昆羈靮之遊。」上聯似指堯封爲朝散時言，下聯似指仲友知台州時言。案其世系，殆堯封之諸孫，仲友之猶子，特其或爲仲溫之子，或爲仲義之子，則不可得而詳耳。其官階可考者，集中有《謝許南丞薦舉啓》云：「僅以門調，玷於士流。」又啓云：「曩緣芘蔭，常領簿書。」《通羅守啓》云：「牽絲邑屬，讞獄掾曹。」又有《交代張司理》一啓，其他簡牘率云：「冒綰理曹，典司五聽。」知士恥以門叙入仕，薦充改秩，嘗任丞倅問刑之官，其宦迹可考者，曰吉州，曰臨江，曰建昌，曰萬安，知歷官皆在江右諸郡。其文字紀年可考者，上自嘉定，下至淳祐，知爲寧宗、理宗時人。其他則集無明文，莫得而稽矣。集中制誥等作，絕無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銘、贊、頌諸篇，亦皆擬作。其題自義、軒以至漢、唐，間取北宋八朝與南渡初年時事。考高宗立詞科，凡十二題，制、詔、誥、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士恥所作，蓋即備詞科之用也。仲友曾著《詞科雜錄》，其亦家學擩染，世擅其長歟。集久失傳，非惟史不著錄，即志乘亦不登其姓名，故談藝諸家，率不之及。今從《永樂大典》內採輯，次爲十卷，并其代人之作，以類附焉。循誦其文，洽聞殫見，古澤斑然，非南宋末流操牘見、騁空談者所能望其涯涘，未可以其名不著而忽之也。

盧炳

論述

毛晉《烘堂詞跋》　盧炳字叔陽，自號醜齋，多與同官唱和。詞中喜用僻

字，如袢溻、皴皵、裧子之類。異花幽鳥，雖屬小品，亦自可人。共六十餘調。長于描寫，令人生畫思。昔陳去非見顏持約畫梅，題詩云：「窗前光景晚清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遠，勝拚心力喚眞眞。」又云：「奪得斜枝不放歸，倚窗乘月看熹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一時賞識家謂詩中有畫。若烘堂，可謂詞中有畫矣。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哄堂詞》一卷。【略】炳蓋嘗仕州縣，故多同官倡和之詞。然其同官無一知名士，其頌祝諸作亦俱庸下。至於《武陵春》之以「老」叶「頭」，《水龍吟》之以「斗」、「奏」叶「表」，《清平樂》之以「皺」叶「好」、「笑」，雖古韻本通，而詞家無用古韻之例，亦爲破格。他如《賀新郎》之「問天公底事教幽獨，待拉向錦屏曲」，《玉團兒》之「把不定紅生瞼肉」，《驀山溪》之「鞭寶馬，鬧竿隨，簇著花藤轎」，皆鄙俚不文，有乖雅調。惟詠物諸作，尙細膩熨貼，間有可觀耳。

《**雨村詞話**》**卷二** 盧炳自號醜齋，有《烘堂詞》一卷，喜用僻字。如《念奴嬌》之「短髮蕭蕭襟袖冷，便覺都無袢溻」，「袢」字，《減蘭》詠梅「皴皵寒枝，未必生綃畫得宜」，「皵」字，《少年遊》詞「繡羅裧子間金絲」，「裧」字。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 哄堂詞下語用字，亦復楚楚有致。

《**蒿庵論詞**》 後山、嬾窟、審齋、石屏諸家，並嫻雅有餘，綿麗不足，與盧叔陽、黃叔暘之專尙細膩者，互有短長。

《**菩薩蠻**》（**石榴裙束纖腰裊**） 《雨村詞話》卷二：醜齋《菩薩蠻》句「傘低半遮身」，詞中用「傘」字始見此。詩俱用作「繖」，「日高黃繖下西清」，見蘇詩。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哄堂集》一卷，盧炳叔易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哄堂集》一卷。

毛晉《**烘堂詞跋**》 共六十餘調。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盧炳《哄堂詞》二十四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哄堂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盧炳撰。炳字叔陽，其履貫未詳。時代亦無可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詞集九十二家，而總註其後曰：「自南唐二主詞以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其最末一家爲郭應祥，振孫稱嘉定間人，則諸人皆在寧宗以前。炳詞次序尙在侯眞詞後，眞紹興中知建康，則炳亦南渡後人。集中有庚戌正月字，庚戌爲建炎四年，故集中諸詞，多用周邦彥韻，其時代適相接也。其集《書錄解題》本作《哄堂詞》，毛晉刊本則作「烘堂」。【略】炳蓋謙言博笑，故以爲名，若作「烘堂」，於義無取。知晉所刊爲誤。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烘堂詞》一卷，明鈔本，醜齋盧炳叔陽。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烘堂詞》一卷，醜齋盧炳叔易。【略】明寫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烘堂集》一卷一冊，宋盧炳撰，明鈔本，清韓應陛朱筆題記。

鄧林

蕭山則《**皇荂曲序**》 皇荂，里曲耳，詩不里，號之里，何居？謙也。偉鄧性之之爲詩渢渢者，雅學豐詞不餒，正氣充體不頗。卷若窄，籠今古之變闊；篇若少，抉乾坤之緼金。視代間蛙音浮響家遼已。蒙叟有知，是當起大聲不入里耳之歎，皇荂哉！詩世業乃精，無六一，有棐否？無東坡，有過否？有彝叔，即有性之。彝叔詩工，如「柳煙鶯曉障，杏露蝶春糧」，如「桃葉渡江狂子敬，梨花帶雨澹眞妃」，皆奇，性之蓋出此。有夷仲，即有彝叔，仲叔季父也，東山楊伯子題仲集云：「半山絕句，人以王二十八稱。夷仲七言，請以鄧五十六稱。彝叔又出此。夷仲騷，彝叔豪，性之固應高。杜氏一門，審言也，甫也，荀鶴也，越世之三傳也，詩品人品，荀鶴俱下也。鄧之傳三世，繼也，性之非荀鶴也。淳祐十一年至朔，大山蕭山則序。

蕭泰來《**皇荂曲跋**》 此五十詩，老坡所謂淘鍊銀耶？古如洞庭樂，其思幽；律如嶰谷筍，其和宣；絕如喬木嚶，其音活。非今調名曲耶？性之云：「擊壤，曲也，扣角，曲也，一性情也。蓄爲心曲，發爲歌曲。曲而不屈，曲之眞，曲

能有成，曲之神。神難言，眞在人，何惡乎曲云。」曰：「曲義則美，皇荂則里，請奏曲終雅，而易名以大聲」。性之不應。淳祐辛亥臘，小山蕭泰來書。

《宋百家詩存》卷一二《皇荂曲》　鄧林字楚材，一字性之，自號四清社友，福清人。年十五即以詩義魁鄉校，淳熙中登進士，一時名公卿如周益公、陳止齋、晦翁朱子，呂東萊俱引爲交游。嘗伏闕三上書，陳時事得失，朝議欲授以中都幹官，或曰：「鄧林若在中都，此謗議之府也。」遂授石城丞。其詩有《皇荂曲》一卷，共詩五十篇。淳祐時大山蕭山則序云：「詩世業乃精，有彝叔即有性之，彝叔詩工，如「柳烟鶯曉障，杏露蝶春糧」，如「桃葉渡江狂子敬，梨花帶雨淡眞妃」，皆奇。性之蓋出此。」性之，彝叔子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鄧林皇荂曲》　上書未副同朝議，至竟投閒到石城。一卷《皇荂》傳世業，偶從淳祐採詩評。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皇荂曲》一卷，舊鈔本。宋臨江鄧林性之撰。

郭應祥

論述

詹傅《笑笑詞序》　傅竊聞之：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則知笑之爲辭，蓋一名而二義也。遯齋先生以宏博之學，發爲經緯之文，形於言語議論，著於發策決科，高妙天下，模楷後學。以其緒餘寓於長短句，豈惟足以接張于湖、吳敬齋之源流而已。竊窺其措辭命意，若連岡平隴，忽斷而後續，其下語造句，若奇葩麗草，自然而敷榮，雖參諸歐、蘇、柳、晏，曾無間然。而先生自謂詩不甚工，棋不甚高，常以自娛，人或從而笑之，豈非類下士之聞道也歟！先生亦有時而笑人，豈非得樂然後笑之笑也歟！竊嘗盥浴誦《瑞慶節》之詞，如「福若高宗，太平實過仁祖」之句，則知愛君之意爲甚厚。《送太夫人》之詞，如「別駕奉安輿，前呵方塞途」之句，則知尊親之心爲甚篤。如「婦姑夫婦孫和子，同住人間五百年」、「花好飛觥鳥，芝庭捧鶴書」之句，則知慶源流長，椿桂爭芳，卓爲當世之偉觀。如「一笑對西風」，如「一聲啼鴂五更鐘」之句，則知有言外不盡之意，殆不食烟火人所作。近世詞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詼諧，如辛稼軒，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惟先生之詞典雅純正，清新俊逸，集前輩之大全，而自成一家之機軸。傅稽山未學，壁水書生，天假厚幸，獲遇先生展驥雄藩。傅深愧栖鸞下邑，首蒙知遇，賜以珠玉，斂衽莊誦，玩味三復，不容自嘿，輒推原笑笑之旨，記於篇云。時太歲庚午嘉定三祀仲春既望，會稽詹傅敬書。

滕仲因《笑笑詞跋》　詞章之派，端有自來，溯源徂流，蓋可考也。昔聞張于湖一傳而得吳敬齋，再傳而得郭遯齋，源深流長，故其詞或如驚濤出壑，或如縐縠紋江，或如淨練赴海，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矣。

紀事

郭應祥《省齋集跋》　淳熙辛丑春，余待試南宮，始識廖天民於臨安客舍。後五年，余爲巴陵簿，天民實領尉曹。簿與尉官相近，寅夕相與商榷，職事之餘，觴詠追隨之樂，殆月無虛旬也。久之，天民以侍養棄其官，余嘗三致書道挽留之意，天民勇於歸，余悵然自失。後二年，天民有子登進士第，與舍弟應龍爲同年生，亦嘗寓書交相賀也。後二年，余外移衡陽丞，心獨喜，自念他日造官下，天民儻猶里居，當追講舊游也。辛亥之秋，余就薄宦期，拏舟至蒸江，則天民之亡既除喪矣。【略】甲寅孟春，因假其集至官舍，莊誦數過，敬書此以歸之。是月晦，臨江郭應祥書。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葉夢得《避暑錄話》：「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花一枝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郭遯齋《卜算子》序云：「客有惠牡丹者，其六深紅，其六淺紅。貯以銅瓶，置之席間，約五客以賞之。仍呼侑尊者六輩。酒半，人簪其一，恰恰無欠餘。因賦。」「誰把洛陽花，翦送河陽縣。魏紫姚黃此地無，隨分紅深淺。　小插向銅瓶，一段眞堪羨。十二人簪十二枝，面面交相看。」遯齋詞事，與歐公風趣略同。玉谿生以「送鉤」、「射覆」入詩，得毋愧此雅故。

著錄

滕仲因《笑笑詞跋》 昔聞張于湖一傳而得吳敬齋，再傳而得郭遯齋。【略】長沙劉氏書坊既以二公之詞鋟諸木，而遯齋《笑笑詞》獨家塾有本，一日，予叩遯齋，願幷刊之，庶幾來者知其氣脈，且以成湘中一段奇事。況三公俱嘗從宦是邦，則珍詞妙句，豈容有其二而闕其一？遯齋笑而可之，於是幷書於後云。嘉定元年立春日，宋人滕仲因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笑笑詞》一卷，臨江郭應祥承禧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笑笑詞》一卷。

曹彥約

論述

度正《送曹簡夫序》 今天下之論者，皆曰敵人相殘，北方大亂，宜進天下材略智謀之士，以爲之備。南康曹侯，可謂材略智謀之傑然者矣。方敵人南侵，蓋嘗奮空拳，提孤軍，折其前鋒，保全一城，人到於今稱之。及洞寇猖獗，橫行江湖，殘破州縣，震搖東南，又嘗單騎深入，以作三軍之氣，而遂收其成功。考其事業，究其所立，當今材略智謀之士，蓋未有出其右者。故方其廢也，天下莫不爲之惜；及其起也，天下莫不爲之喜。【略】本朝大儒，實始於遺經得之，五傳而至文公朱先生，博學詳說，於是大備。侯少從先生遊，親受大義，故其見於經綸運用者，章章如此。

王柏《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栲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爲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自序》 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鴈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蘧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熏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昌谷集》二十二卷。【略】其間奏議，大都通達政體，可見施行，所論兵事利害，尤確鑿有識，不同摭拾游談。其應詔陳言二封事，乃慶元、寶慶間先後所上，於當日苟且玩愒之弊，反覆致意，切中窾要，亦可徵其鯁直之槩。惟儷詞韻語，稍傷質樸，然不事修飾而自能詞達理明，要非學有原本者不能也。

《盡心堂賦》 周必大《與曹檢法彥約書》：今讀《盡心堂賦》，非特知詞采高妙，其及漢唐本末，用意尤遠，倍深降歎。

傳記

魏了翁《寶謨閣學士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曹公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簡甫，南康軍都昌人。【略】公少邁爽，六歲而孤，知哀戚。年十八後，三與賓貢，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授廣德軍建平尉。丁齊安憂。服除，調桂陽軍錄事參軍，改辰溪令，未上，又辟司法參軍，改宣教郎、知饒州樂平縣。秩滿入都，會擇邊守，政府以公應詔，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開禧元年，以前詔差知澧州，未及上。明年，端明殿學士辞公叔似以湖北宣諭外宣撫京西、湖北，辟公主管機宜文字。【略】三月，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即授漢陽。宇文公紹節代吳公獵爲宣撫，治鄂，兼領江陵。【略】嘉定改元，詔求言，公上封指陳剴切。會紹節以公政績聞，詔任滿與監司差遣。八月，除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會鄂州與湖廣總領財賦皆闕，以公攝事。【略】明年【略】十月，改提點刑獄。十二月，改湖南路轉運判官。【略】公以壬午被命，甲申上道，三年正月庚寅朔，領漕事于益陽。【略】三月，除直祕閣、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公規置稍定，乃督諸將逼賊巢。【略】以功進直龍圖閣。五年春，以吏部郎官召，而謗書浸聞矣。六月，上印還家。【略】公慶元間，由龜山徙居南康城下，既又得地數

十畝於城東三里外，爲圃曰湖莊，築室讀書，罕至城市。時宰語人曰：「人言曹長沙與人爭功，二年無一字至廟堂，此豈競進者耶？」七年，忽被命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八年，以元職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明年【略】秋，命董四川類省試，訖事，以病求歸。十年二月，差知寧國府，尋命守瀘州，而公已出峽。八月，差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會江東西大旱，公入，竟罷吉、撫州糴米糴本鹽鈔，不以賦民，遣吏糶之淮東，糴及時而民不病。十二年，蜀邊被兵，朝論以《病夫議》善識時務，且因蜀人之思，五月乙未朔，除大理卿，壬寅除權戶部侍郎。公力辭未報，六月辛巳，除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公體朝廷選用，不敢禮辭，乞赴闕奏事，不報，再移書廟堂，請對。權相憚其來，八月甲子朔，改知福州。公且行且辭，十月丙子，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公再上祠請，乃得提舉亳州明道宮。十四年冬，提舉常德府桃源萬壽宮。明年正月朔，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泊上訪落，以公爲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三辭不獲命，謁告踰月。寶慶元年二月入對，首勸上講學，防近習果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卒言祖宗愛民之意，上通于天，宜敕邊吏不當效尤醜虜，結怨吾民。上嘉勞再三。會下詔求言，公封章言：「給舍欲正君臣之分，而陛下宜自伸兄弟之恩。」時朝廷方以言爲諱，故公及之。九月，兼侍講。未半月，除禮部侍郎，兼職依舊。二年六月，謝病，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公求去愈力。三年，除兵部尚書，力辭不拜。四月，除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略】五月，再提舉嵩山崇福宮。公還故居之上隴，賀賜金，會宗族。病弗已，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御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姦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病革，遺令斂以布素，不含珠玉，不用巫覡浮屠，三月而葬。又言：「自陳致仕，不可叙閥閱。」紹定元年十二月己巳晦，卒于正寢，年七十有二。【略】公才命素高，輔以講學。朱文公守南康，兄弟親炙之，爲白鹿洞書院諸生。後十四年，見文公於長沙，又述所知行而請益焉。其師友淵源蓋如此，是以理明行修，出入中外垂三十年，人以其進退爲時重輕。攷諸近世名卿而觀公之所成就，信乎公之所謂才者矣。平生所著，《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藁》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藏于家。

《宋史》卷四一〇《曹彦約傳》（存目）

紀事

曹彦約《謝撰攀龍臺碑蒙賜表》 伏奉恩敕，緣撰《攀龍臺碑》文，賜臣物四百段。研精不優，篆刻無術，下帷闕蠡龍之學，掬管慙鳳凰之思，猥辱隆命，俾圖先範。戴天知跼，仰大象而增遊；述聖爲言，撫孤懷而自失。寧足發揮一德，揚榷萬分，述虞后之孝思，談姬文之睿業，而天情不匱，帝造無涯，式推愛敬之心，用廣褒崇之惠。披文相質，本殊黃絹之詞；頒賞計勞，遂承紫泥之渥。荷寵惟懼，瞻恩載靦。

又《跋許介之東溪詩集》 始余名所性于湖莊之堂，未成而得罪時論，又未幾而奉祠武夷，劉後溪作記，爲叙其事。介之集其語而歌之，有「適性窮居不加損，武夷新命從天至，一出處，皆君賜」之句。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彦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宋元學案》卷六九 自草《遺表》，其略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炎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

又 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略】時朝論未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曹文簡公集》，一部十五冊，全。

又 《曹文簡公集》，一部十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曹文簡《昌谷小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曹文簡公《昌谷小集》，十四冊，全。【略】凡二十卷。

又　曹文簡公《昌谷小集》十二冊，全。【略】正集二十卷，續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昌谷集》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曹彥約撰。【略】其《經幄管見》一書，敷陳祖訓，規箴時政，尚歷歷可稽，文集乃湮沒不顯。《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有《昌谷小集》二十卷，錢溥《秘閣書目》亦有《曹文簡公集》十五冊，然亦久無傳本。厲鶚《宋詩紀事》蒐羅繁富，絕不及其姓名，則無徵久矣。今考《永樂大典》載彥約詩文頗多，核其篇目，如本傳所稱爲利路轉運判官時所作《病夫議》，爲兵部侍郎時所上《薦李心傳劄子》，俱不載其中，知已未免於佚闕。然其餘諸作，世所不傳者，爲數尚夥。謹類次排纂，釐爲二十二卷。

趙汝譡

論　述

劉宰《題趙景壽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壽詩，讀之，甚似宰丙寅、丁卯間在越上所見亡友趙蹈中詩。蹈中達而死，其兄履常言獨不苟，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壽宦不達，又不得年，非其故人爲發揮之，則銜冤地下矣。

劉克莊《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

趙汝騰《跋倪龍輔詩》　近世詩人，趙蹈中最爲雄傑，每對予誦杜荀鶴「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之句，擊節不能已。又常欲彷彿其萬一。他日予舉問南塘，獨謂不然，疵其出語太沾滯。予熟咀此詩八句，皆無毫髮憾，而南塘之論乃爾，是豈可與俗人言哉。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南塘評蹈中詩文，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題會春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尚想花開春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歸。」《挽趙從善尚書》云：「先朝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於近體中有遠意。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嘆也哉。

《咸淳臨安志》卷六七　汝譡穎悟英特，與汝談齊名，稱二趙。葉適謂其「韓篇杜筆，高出於時」，蓋兼言之也。然汝談爲己詩不進，反推汝譡。晚愛韋蘇州詩，其在潭，以詩寄適，識者謂如高漸離擊筑過市。後挽適有「古調朱絃外，長謠碧水陰」之句，世推其工。二子崇陶、崇襲，蓋以劉陶、劉襲命名云。（以《葉水心文集》、王象祖所撰行狀、王夢龍所撰《蹈中詩集序》、趙汝談跋修。）

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　趙昌父閟芳銷華，霜枯冰涸，趙蹈中敬之畏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梅》　方回評：《石屏小集》詩百餘首，趙懶菴汝譡字蹈中所選也。蹈中詩，至中年不爲律體，獨喜爲《選》體。有三謝、韋、柳之風，其所取石屏詩，殆亦庶矣。蹈中兄曰南塘汝談，字履常，詩文俱高，尤精四六跋語，頗亦不滿于石屏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輕俗而已，蓋根本淺也。

又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

傳　記

《宋史》卷四一三《趙汝譡傳》　趙汝譡字蹈中，少俶儻有軼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譡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譡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

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冤。侂胄懼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爲之畫策，惑亂天聽爲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爲太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置徐獄。徐訴其冤，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溫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紀事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水心作《汪參政勃墓誌》，有云：「佐佑執政，共持國論。」執政蓋與秦檜同時者也。汪之孫浙東憲綱不樂，請改，水心答云：「凡秦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獨以先正厚德，故勉爲此，自謂已極稱揚，不知盛意猶未足也。」汪請益力，終不從。未幾水心死，趙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門下有受汪囑者，竟爲除去「佐佑執政」四字，碑本亦除之，非水心意也。

藝文

蘇泂《送趙蹈中府簽對策大廷》 奥學通玄象，須時對廣廷。端爲賈生策，動合聖人經。事往誰謀始，時今未敉寧。因留非所志，君相眼終青。

又《復簡蹈中》 庭樹風吹盡，池荷雨滴穿。病身能幾日，短褐過殘年。摘藁有千首，看囊無一錢。雞號喚清曉，惜許夢鈞天。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趙汝談《和韓仲止懷蹈中弟》 黃臺瓜辭可憐矣，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衰病況堪吾道非。少日槊棋豪索酒，莫年絲竹淚沾衣。人生至此將何遣，一卷《南華》坐掩扉。

王居安

論述

虞儔《王居安錢易直太常博士誥》 奮自儒流，蔚爲時用。或以老成德齒，博約後來，或以科第聲名，興起學者。俱在選掄之域，蔚然博雅之稱。百世其或可知，當明損益之義，一卷之書必立，正資模範之師。

《赤城集》卷一七吳子良《方巖王公文集序》 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夷暢，絕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達，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送劉改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即前注王居安也。第一首云：「名滿江湖劉改之，半生窮困但吟詩。人言季布恐難迹，我謂鄭老眞其師。」後四句不稱。第二首：「不識劉郎莫便語，酒酣耳熱未全疏。士當窮困能無慊，我自斟量愧不如。橫槊賦詩俱有分，輕裘緩帶特其餘。當今四野無塵土，宜有奇才在草廬。」非不豪爽，但欠平妥優游之意，亦足以見改之乃一俠士。然外俠內餒，作詩多干謁乞索態云。紀昀評：評亦是。粗野之極，不足置議。馮舒評：正是對手，村夫可敵莽漢。馮班評：粗惡。查慎行評：通首未能免俗。

傳記

《宋史》卷四〇五《王居安傳》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

卿，避祕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略】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略】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略】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略】又劾曦外婿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略】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雅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迕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略】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略】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略】吉守率師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略】群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溫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略】命居安專任招捕。【略】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南宋名臣言行錄》卷七亨（存目）

藝文

葉適《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王成叟之姪也輒亦繼作》 季父昔從我，寒燈聽微更，強扶瘖聾和，誤策蹇跛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逝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郎，拆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蠻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琱刻，涵濡透晶瑩。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褒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劉過《送王簡卿歸天台二首》 枚數人才難倒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談詩玉麈爲誰揮。歸期趁得春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酢易，面無慚色去留輕。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

呂聲之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沃州雁山吟》 呂聲之字大亨，新昌人。博學篤

行，有聲慶元間。與其師陳傅良、友蔡幼學同升太學，壁間記名在陳下蔡上。二公既貴，聲之獨寥落不偶，或戲之曰：「此所謂戾於陳、蔡之間也。」久之，授宿松尉。嘉定中，恩授平陽丞。時嚴秤提之令，聲之上不廢法，下不病民，民甚便焉。終昭信軍節度推官。有《沃州雁山吟》百篇，邑人至小胥皆能誦之。水心葉適爲之序。當時徐應宏稱其詩自出一家機軸，與文學政事相表裏。仲弟冲之亦有名於時。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呂聲之沃州雁山吟》　推官篤行亦堪師，政事文章況並垂。邑子小胥多解釋，一時能誦百篇詩。

崔與之

論述

洪咨夔《答魏鶴山書》　《簡州三賢閣記》發明著於人心，極有味。【略】額篆奇古清壯，與文稱。崔菊坡結字老蒼，當稟逸書記。二美具矣，自有天目，無此奇事。

李肖龍《跋文集後》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夷之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興，入其鄉者竦然敬，況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

方岳《跋崔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幕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主之際矣。天目之老，猶及以鴻文大筆行端平元、二年間，而臨邛史君特麾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意氣橫九州」，菊坡于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逢嬉云爾哉。三復感嘆。淳祐第九重陽，歙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爲修水尹云。

文天祥《跋崔丞相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燃，而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詞徵》卷一　至周美成詞，趙秋曉八用其韻，崔菊坡詞，劉後村七用其韻，【略】可以想一朝壇坫之盛。

《水調歌頭》（萬里雲間戍）　李昴英《題菊坡水調歌頭後》：清獻崔公劍閣賦長短句，卷卷愛君憂國，遑恤身計，此意類《出師表》。雅趣欲結茅庾嶺邊，一琴一鶴，由湘桂歸南海，竟不得踐「綠陰青子」約。然幅巾藜杖，倘佯老圃寒花間十有六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此詞山中，惜非公手迹。某敬以所藏本，授橫浦校官賴君棟使刻之。《詞綜偶評・補錄宋詞》：填此調者，類用壯語，想亦音節應爾耶。《藝衡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菊坡雖不以詞名，然此詞豪邁，何減稼軒。《粵詞雅・崔與之詞》：吾禺崔清獻公有《菊坡集》，其詞載《宋詞選》、《詞綜》。《水調歌頭》一闋題劍閣云：「萬里雲間戍【略】」此詞起四句，雄壯極矣，雖蘇、辛無以過之。昔杭董甫論粵詩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覺勝江南。」余謂崔詞非雄直而何？

《賀新涼》（雨過雲容掃）　《粵詞雅・崔與之壽詞》：宋人頗重壽辭，然壽辭出以典雅，亦復不易。

傳記

李昴英《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迹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略】趙漕使希懌【略】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內升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略】擢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略】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

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略】除公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略】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于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升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其衆于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于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公嘗度劍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于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鋟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錄》。在蜀，人繪公像于仙游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幷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爲「二獻」。

《宋史》卷四〇六《崔與之傳》（存目）

紀事

劉克莊《跋崔菊坡與劉制置書》 清獻與文肅書如此，可見當時路帥事閫帥之禮，時嘉定甲戌也。後四年戊寅，余從制帥尚書李公行邊，清獻猶在揚。李公盛陳兵衛入境，清獻以素對數十人過揚子橋來謁。李公寓維揚館月餘，清獻每白事必減騶從，屏呵導，先至幕府見余輩。或問清獻公：「方岳重臣，奈何執禮如小侯？」清獻曰：「某昔時爲郎官，李公上某自代，今體統當然，況情誼乎？」文肅亦薦清獻者，前輩於知己禮敬終身不衰，今人不復能然矣。然此特禮文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持論臨事則各行其志，有毅然不苟同者。嘉定懲創丙寅、丁卯輕舉，中外以再和爲幸，而清獻告文肅，謂聘使往來，人情懈弛，必至之憂在於旦夕，宜急修守備以待。不旋踵其言皆驗。虜先犯浮光，清獻（人）〔又〕勸李公持重。俄而我出泗上，師失利，虜大入，廟謨以咎李公，議擯清獻代之，俾續和議，先（人）貽書諭上意。清獻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後李公聞而嘆曰：「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明年，余出幕，清獻自揚召歸，遂入蜀。余晚使粵，庶復見清獻道舊，至則已薨。嗟夫！功名之際，人各着鞭，雖士稚、越石亦未能免，而清獻處心無競若此，蓋世之所未知也。昔者聞之西山先生，可爲制帥者可爲宰相，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上頃以相印起清獻，豈此意〔歟〕！今大使秋壑賈公跋（歟），稱清獻料邊事如燭照數計。壑公建淮閫十年，忠勞百倍於清獻之時，而懷賢服善，了無毫髮矜功伐能之意。西山「可以相」之語，清獻未及爲之事，不在斯人者乎？曩余得清獻翰墨甚多，懶惰不能收拾，今篋中尚有數紙，而文肅之孫應雷能珍藏此書，因以疇昔身履目擊者題之卷末。

李昴英《跋菊坡太學生時書稿》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介仲書也。吾州去行在所四千里，水浮陸馳，大約七十程。士以補試，雖登名，猶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且費之憚而尼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間關獨往，一試予選，隨取高第。平生勛業名節實賢關基之，長短句有「人生易老」之嘆，必期三年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于述齋舍之費頗悉。聞其入京參齋時，皆朋友相資助，故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其憂者，處之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一世也。

又《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宏毅齋游公似秉記筆，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不肯當。吁！先生騎箕尾去矣。運判劉公克莊始入記於石，命其客鍾大鳴視工，以淳祐之元中元後三日立。先生所以惠其鄉國，人所以尊其老，爲者有稽焉，游公之文也，抑劉公之力也。菊坡祠二：在蜀仙游

閣，劉後溪贊之，在南海蒲澗，劉後村碣之。鋪揚大賢者，盛德垂之無盡，兩劉氏之意俱豐，而後村慕前修於既往，勤勤焉非利而行之，此則過人遠甚。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自序》 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鴈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蘧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熏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

《宋元學案》卷七九 先生歷仕四十七年，清風高節，屹然師表，未嘗沾一彈墨。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卒也，遺戒不得作佛事。

著錄

李昴英《崔清獻公行狀》 有文集十卷。

李肖龍《跋文集後》 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裒集詮次，即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甘鏞《跋正德本崔清獻公言行錄後》 鏞適應詔觀光，回謁宗主蘭谿章公，既而見推府汪公，出玆《言行錄》以示，謂其字訛簡脫，覽者慨然，特命以校之。用是歸而日與鄭生彥、胡生鳳來輩，正其訛舛，定其編次，而尤旁考史傳諸書，以補其脫略。間有字畫滅沒而不可曉，姑闕之以竢知者。因又冠以圖像、贊語，而於其末也，謹采自宋至國朝諸製作并內翰甘泉湛先生《新置祀田記》，一以增附之，庶俾天下後世知公故居在增城鳳凰山陽，且用以解越人之嘲焉耳。【略】正德甲戌秋七月之吉，署司增庠教，戊辰乙榜潯州甘鏞謹跋。

林鉞《跋正德本崔清獻公言行錄後》 右《崔清獻公言行錄》，乃宋太社司令李公裒集詮次，梓行久矣。嗣是輯校者，崔公六世孫百胄也，慨其壞翻刻之者，舊尹、今侍御鄭公行也，補略則節推汪君潤亦與有力焉。甲戌秋，予忝令增邑，首及是錄，惜其或有遺也。適甘邑博鏞亦有志於是，遂相與採其見於別籍及故老珍藏者若干篇爲附錄，并間有殘失者易補之，遂命工鋟于梓，用俟後之繼此而興者。【略】時正德丙子春仲月望日，晉江林鉞謹跋。廣州府儒學教授李元春、訓道柴元吉、南海縣儒學教諭吳存忠校刊。

唐胄《嘉靖贛本崔清獻公全錄叙》 是錄裒狀傳、言行，而蓋以新得者爲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參廷獻，凡入滇、入京、復廣，不離笥。今至贛，始出與教官吳誠、揚昱輩校之，而付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何維栢《嘉靖廣本崔菊坡先生言行錄序》 吾鄉菊坡崔先生《言行錄》已行于世，惟廣郡未有梓之者。藩參一吾李公過予論及，因出二帙，公閱之稱缺典云，遂以商于憲學來溪張公刻之，以風示來學，俾予序之。【略】嘉靖癸丑孟秋之吉，同郡後學何維栢撰。

《百川書志》卷一二 《崔清獻公全錄》十卷。言行錄三卷、奏劄四卷、宸翰一卷、遺詩文一卷、贈挽一卷。

《脈望館書目》 《崔清獻公集》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崔與之《清獻集》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崔與之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〇 《崔清獻全錄》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集》十卷，宋崔與之撰。明刊本，十行十九字，黑口，單闌。有嘉靖十三年瓊山唐胄序，嘉靖癸丑何維栢序。卷一至三言行錄，卷四至七奏劄，卷八遺文遺詩，卷九宸翰贈輓，卷十贈輓。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崔清獻公集》五卷，宋崔與之撰，《言行錄》三卷，宋李肖龍撰，附錄一卷，清道光三十年伍崇曜粵雅堂刻本，傅增湘校，三冊。

藝文

魏了翁《和崔侍郎與之送行詩韻》 昔歲阽危日，煩公疋馬來。人心成勝執，天理是良媒。抖擻精神集，扶持氣脈回。黃宮才一點，有許到葭灰。軋軋度空明，懷人夢不成。蜀天隨處見，卮酒與誰傾。多事鬢毛改，長途髀肉生。隨流渾未定，鼻息滿缸鳴。

劉克莊《祭菊坡崔丞相文》 烏乎！昔掾儀眞，公爲揚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我方困讒，跋扈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遂去。聞宣黃麻，延登次輔。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衮歸。清獻琴鶴，君實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英）〔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簡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恨，曷時而平。晉（未）可（以）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旋馬之廳，我有束芻，薄言陳之，公其吐諸。烏乎哀哉！

杜旗

論述

綜論

陸游《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 杜郎苦瘦帽撮耳，程子久貧衣露肘。君復作意尋齊盟，豈知衰懦畏後生。大篇一讀我起立，喜君得法從家庭。鯤鵬自有天池著，誰謂太狂須束縛。大機大用君已傳，那遣老夫安注腳（杜旗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詩文得名於諸公，而尤與予善）。

陳亮《復杜伯高書》 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能爲此者幾人？

又《復杜仲高（旗）》 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

《詞品》卷六 杜旗字伯高，《蘭亭》詩爲世所傳，樂府亦佳。《酹江月》賦石頭城云：「江山如此【略】。」《摸魚兒》湖上賦云：「放扁舟萬山環處【略】。」《驀山溪》賦春云：「春風如客【略】。」

《詩藪》雜編卷五 吾邑唐詩人，惟舒元輿、釋貫休二家。當南渡則杜氏五人：旗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旟季高、旛幼高，才氣烜赫一時，歌行近體雖沿溯宋習，而奇思湧疊，非劉改之輩下。惜時方崇尚議論，莫能自拔，才則不可掩也。伯高《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妍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犢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略】語意皆警。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呂本中字居仁，【略】杜伯高、仲高出其門，爲集《東萊詞》。

《詞苑萃編》卷二三引《百琲明珠》 杜旗，金華人，呂成公門下士也。陳同甫嘗云：「仲高麗句，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使人眼動。」其石頭城《酹江月》詞亦佳。

《白雨齋詞話》卷六 杜伯高詞氣魄絕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陳同甫云：「伯高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評論甚當。

分論

《題蘭亭序》、《白頭吟》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杜旗伯高《題蘭亭序》云：「君勿笑，新亭相對泣，卻勝蘭亭暮春集。」《白頭吟》云：「長門作賦直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二詩皆有味。

《酹江月》（江山如此）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語約而曠，遠望亭亭狀，單楹插霄。事纍然貫串若一。《詞綜偶評・宋詞》：（一自髯孫橫短策」五句）六朝興廢，數語括盡。換頭又提起言之，并寓南宋之慨。（人笑褚淵今齒冷，只有袁公不死）「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時《石城謠》也。

又《補錄宋詞》：豪邁處何減稼軒。《詞徵》卷五：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略】杜伯高《酹江月》：「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略】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摸魚兒**》（**放扁舟萬山環處**）《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首句不用韻。「堤柳」句冷雋，他人言爲煩。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六**　杜旗字伯高，金華人，嘗登呂成公之門。淳熙、開禧間，兩以制科薦。有《橘齋集》。

陳淳

論述

綜論

王柏《**跋勉齋北溪文粹**》《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略】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析精微，而《字義》爲階梯。皆所以爲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非敢妄有銓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開其子姪云。

王環翁《**北溪大全集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措辭艱深，造語險怪，文云乎哉？六經，乾坤也；四書，日月也。矢口成言，下筆成書，惟《盤》《誥》雜以方言，初未嘗艱深險怪也。蜀之《玄》，蒙之《莊》，如駕蛟螭，如攫虎豹，文誠奇矣，求其顯斯道者，無有乎爾。夫以見知聞知之傳，有所自來。孟子而後，斯道顯於濂洛；濂洛之後，斯道顯於紫陽。一時門人半天下，惟北溪陳先生獨傳派漳南。始，未獲見員以成規，方以中矩，一聆謦欬，紅爐點雪，查滓渾融。觀其問目，如《小戴・曾子問》，隨事辨詰，毫髮不遺；《戒懼》《謹獨》二箴，與朱子箴敬齋同一轍；《程張呂言仁》二辨，與朱子辨《輯略》同一機；《字義》《近思錄》也，《雜詠》《感興詩》也。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奧，誠又與《朱子大全》文相先後。朱子之道學大明於世，羽翼之功，先生居多，當時稱爲朱子嫡嗣，其信然與！讀先生之文，當如菽粟布帛，可以濟乎人之飢寒，苟律以古文馳驟，連篇累牘，風形月狀，能切日用乎否

周孟中《**弘治重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序**》　自孔、孟沒而道不明，至考亭朱子出而後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始復大明。蓋考亭得濂洛之正傳，北溪之學始而用力深久，考亭則語以上達，及其游心高明，則又欲其下學。自是而後，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故考亭嘗稱之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及之者，南宮喜爲吾道得此人。」北溪之學謂非得考亭之正傳者耶？大抵吾儒之道，理一分殊而已，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耳。故曾子從事於貫而後得所謂一，顏子從事於博約而後至於卓爾之地，蓋以聖門高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得其門，曷由而入？今觀考亭之語，正所以通洙泗之宮牆，而北溪發性理諸論，又所以入考亭之蹊徑。考亭得濂洛之正傳，而先聖之大道大明；北溪得考亭之正傳，而先賢之道益明。北溪平生著述盡在此集，學者即其言以求其心，得其心而驗諸事，然後知此集之有補於名教，而林君用心爲不苟也。若概以世之詞章視之，豈知德者耶？

林士章《**萬曆重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序**》　軻氏沒千百餘年，無有與於斯文者。宋興，五星聚奎，天開文明之運，而周、程、張、朱繼作，以主張斯道爲己任，直紹堯舜周孔之統，文不在茲乎？晦翁之門從遊者□，而北溪先生尤能推明而光大之。其學洞見本原，造詣純粹。爲文五十卷，上窺太極，下綜萬變，與濂洛關閩之學相表裏，此豈人之所能爲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略】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詩其文皆如語錄。然淳於朱門弟子之中最爲篤實，故發爲文章，亦多質樸眞摯，無所修飾。元王環翁序以爲「讀其文者，當如布帛菽粟，可以濟乎人之饑寒。苟律以古文律度，聯篇累牘，風形露狀，能切日用乎否」云云。是雖矯枉過直之詞，要之儒家實有此一派，不能廢也。又淳以朱子終身與陸九淵如水火，故生平大旨，在於力申儒釋之辨，以鍼砭金谿一派之失。集中如《道學體統》等四篇，《似道》《似學》二辨，皆在嚴陵時所作，反覆詰辨，務闡明鵝湖會講之緒論，亦可謂堅守師傳，不失尺寸者矣。

分論

《**與朱元晦書**》朱熹《答李堯卿（唐咨）》：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

《**宗會樓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論古宗法之重，詳贍典雅，有裨禮教。

《**道學體統**》《古文雅正》卷一三：了然洞然，一以貫之。　朱子門人，推勉齋、北溪爲最。勉齋、朱子所傳以卒業，然北溪下語親切，有勝於勉齋處。余嘗謂朱子之後，議論文字最醇切者，北溪、西山、魯齋三先生也，品亦最優。嘗舉以質安溪先生，先生亦以爲然。　此與下篇俱《嚴陵講義》也，共四首，登其二。先生吾漳人，余家居時，嘗與都人士會講泮宮，每舉以相勗。先生雖渺，流風猶昨，安得吾鄉人有志之士，服膺先生教言，率由先生之道，庶閩學之復興乎。　《古文經訓》：先生爲漳州人，深得朱子淵源。此與《用功節目》篇皆《嚴陵講義》，洞達平易，一以貫之。

《**用功節目**》《古文雅正》卷一三：立志居敬，致知力行，爲學之要，程、朱言之甚詳。此篇合作一塊，醇明切至。後段指點人立志處，頑石亦須點頭。又併說出虛心，更爲叮嚀周至。余初得此篇時，若獲重寶，後主鼇峰書院，粘于壁間，與同人共礪，如先生提命在前，惟恐失墜也。　《古文經訓》：有志之士，誠宜各書一通於座右，知所趨向也。

傳記

陳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宓謁誌。陳宓既題其墓，又爲之辭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眞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闚門，未身其奧，吾心恧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眞得濂洛之傳者。贏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略】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賓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悌刺嚴陵，招致學宮，坐皐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略】歸自中都，泉之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住，己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均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蹊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惟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辯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尙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槩，能讀父書，而詮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未行。銘曰：在昔洙泗，孔聖尙存，群弟親炙，各有所聞。及師既沒，源遠流分，子夏知過，蓋爲離群，卓爾曾子，道晚益尊。偉矣先生，始登朱門，妙契厥旨，一貫糾紛。師去愈久，不替討論，由泉暨莆，從者如雲。衛道嚴陵，大論始伸，剖析幽微，如木斯舂。瑞泉之里，石鼓之原，過者必敬，歸彼新墳。

《**宋史**》**卷四三〇《陳淳傳》**（存目）

紀事

《**宋元學案**》**卷七四**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

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

著錄

王柏《勉齋北溪文粹跋》　《勉齋黃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說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基）亦嘗增定焉。

王環翁《北溪大全集序》　集五十卷，淳祐戊申郡倅薛公季良鋟梓龍江書院，歲久佚壞。乙亥暮冬，幕賓本齋高公念斯文之將墜，痛道統之無傳，遂乃文移有司，力請壽梓。于是太守張公是其說，推理烏古孫公贊其謀，遂以庠稟贏奇，委學錄黃元淵之三山墨莊鏤刻，而黃又勉齋先生之裔，故其奉承惟謹，不三月而集事。環翁備員教席，命序其事。【略】至元改元臘月，漳州路儒學教授莆宓軒王環翁舜玉父序。

周孟中《弘治重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序》　江西藩參龍溪林君大同得北溪陳先生集，捐俸屬撫州守莆田周梁石鋟梓以傳。梁石素惟朱氏學，雅與藩參志向相合，遂捐俸以助板刻。垂成，各以改任去。後通守姚琛乃續而終焉，尚未有序之者，林君以委孟中，辭弗獲。【略】弘治庚戌春三月既望，後學廬陵周孟中書。

林士章《萬曆重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序》　先生之裔十二代孫柱宇君，初舉孝廉，即留志先澤，墳地之侵者復之，祠宇之圮者修之，又梓其遺錄以行於世。獨以先生文集舊在江右之撫州，力未逮也。庚辰成進士，令上饒，乃搜其集於撫署中，重鐫其板，攜而藏之家廟，以垂不朽。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淳《北溪集》五十卷。

《脈望館書目》　《陳北溪集》六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北溪集》五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北溪文集》八冊，不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淳《北溪集》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陳淳《北溪集》。陳景雲注：「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外集》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陳淳撰。【略】集爲其子榘所編，末有《外集》一卷，載奠祭文、誌銘、敘述五篇，亦榘所輯附。淳祐戊辰郡倅薛季良爲鋟版龍溪書院。歲久散佚，元至元乙亥、明弘治庚戌又兩經翻刻，今所傳者，蓋猶弘治本云。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北溪先生全集》五十卷附《北溪字義》二卷《外集》一卷，宋陳淳撰，東齋本，乾隆癸卯宗裔文芳重刊。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舊鈔本，江喜孫舊藏。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北溪大全集》五十卷，明鈔藍格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外集》一卷，明鈔藍格本。宋陳淳撰。前有至元王環翁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舊鈔本。宋陳淳。【略】此即從元刻本傳錄，舊爲顧俠君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宋陳淳撰，《外集》一卷，清鈔本，六冊。

藝文

王禹《北溪先生奠文》　先生探其賾而索隱，精其義而入神，遡大原之脈胳，甄異說之紛綸。別分數於理欲之界限，析錙銖於全體之渾淪。考古之博而精禮文之品節，窮理之粹而究《易》學之淵源。徹終始表裏之謂敬，極生意不息之謂仁。議論也水有源而浩浩，德行也玉有彩而磷磷。其言語朴乎若訥，而發爲詞章則有爛如之雲，其辭色凜乎若嚴，而即之造請則有溫如之春。

黃必昌《祭北溪先生文》　嗚呼！講學至於精微則益易差，進道至於峻絕則愈難守，孔門之速肖凡七十，而具體者蓋亦僅有。自軻死以及周、程，越千四百年而授受，尹、謝、游、楊皆有過人之才，終未盡化乎查滓。又歷數傳，乃及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振前聖之墜緒。朱之門人半天下，其升堂入室者又可數。伏惟先生朱門嫡嗣，一見之初，遂蒙許與。外若朴鈍，而明敏絕人，言若拙訥，而勇進莫禦。混然之中而有粲然者存，尋常之中而有精妙者寓，懋乎子

與省身之誠，湛乎曾晳詠歸之趣。德量渾涵，則顏子之不校；氣象巖巖，則孟氏之無懼。宜乎獨得朱子之大全，而考亭夢奠之後，猶使學者有所宗主也。

陳沂《敘述》 先生稟資無華，識性穎悟。少習舉子業，嗜學精勤，趣向不凡。高東溪門人林簿宗臣，鄉之儒先也，一見奇之，謂曰：「子之所習，科舉文爾，聖賢大業，則不在是。」乃以紫陽朱文公所編《近思錄》授之。【略】先生學力造微，充養有道，胸懷磊落而渠度端方，智識高融而文理縝密。言語簡訥，而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容貌樸古，而接物也如春陽之溫。形於議論，不待思索，自中流出，如長江大河，有沛然莫能禦之勢；形於動作，不事矯揉，而見面盎背，有粹然不可揜之美。【略】先生雖不見用於世，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每誦前輩歌詞，擊節長嘯，以發其勃勃英毅之氣。

韓淲

論述

綜論

朱熹《答鞏仲至書》 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

又 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爲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甲申秋，澗泉韓仲止有三詩，其一云：「近城人語雜，深山人語少。重露滴烟嵐，野水見魚鳥。稻粱豐稔外，耕鑿願溫飽。所以桃源人，不與外人道。」其二云：「往來是日月，變動是寒暑。伏臘雖不周，爾且對妻子。遙知風塵表，萬象互吞吐。所以鹿門人，江左不得取。」其三云：「少壯既奚爲，老矣復難強。紫芝未必仙，採之亦可餉。耆耄八九十，道可無俯仰。所以商山人，辭漢寧復往。」蓋絕筆之作。戴石屏《哭》詩所謂「凄涼絕筆篇，可并史書傳」者，此也。章泉先生跋云：「周漢歷歷上下秦，侯王將相史疊陳。辱斯榮斯仁不仁，桃源鹿門商山人。南磵遠孫澗之濱，所以三人入呻吟。桃源本是耕稼民，鹿門商山抱經綸。一世雖屈九原伸，所以絕筆於獲麟。我之擬賦非厥倫，威公語我淚沾巾。」兩公之詩英妙高絕，眞可以并傳千古。然而寄大音於沆寥之表，存至味於淡泊之中，非具眼者不能識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韓元吉《紅梅》 方回評：有子曰淲，字仲止，號澗泉，尤有高節，詩與趙昌父并立于信上。

又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

《詩藪》外編卷五 宋人五言古，「雨砌風軒」外，可入六朝者無幾，而近體顧時時有之。摘列于左，掩姓名讀之，未必皆別其爲宋也。【略】韓仲止：「鳥飛晨氣外，蟬噪晚涼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澗泉日記》三卷。【略】考《東南紀聞》載，淲清高絕俗，不妄見貴人，亦不妄受餽遺，其人品學問即具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勦說。所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允中等修哲宗正史事，亦可補史傳之遺。其他議論，率皆精審，在宋人說部中固卓然傑出者也。

又卷一六〇 《乾道稿》一卷《淳熙稿》二十卷《章泉稿》五卷。【略】蕃本詞人，晚乃講學，其究也仍以詩傳，與澗泉韓淲有「二泉先生」之稱。淲集久佚，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已別著錄。

又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略】其子名淲字仲止者，亦清苦自持，以詩名於宋季，蓋有由矣。

又卷一六三 《澗泉集》二十卷。【略】淲詩稍不逮其父，而淵源家學，故非徒作。同時趙蕃號章泉，有詩名，與淲並稱曰二泉。李龔《端平詩雋序》所謂「章、澗二泉先生」，方回詩所謂「上饒有二泉」者，即指蕃與淲也。【略】方回

《瀛奎律髓》絕推重之，有「世言韓澗泉名下固無虛士」之語，尤稱其「人家寒食常晴日，野老春游近午天」之句。而所錄滹作，亦屬寥寥。又戴復古挽滹詩，有「三篇遺稿在，當幷史書傳」句，復古自注稱「滹臨終作三詩」。【略】觀滹所撰《澗泉日記》，於文章所得頗深。又制行清高，恬於榮利，一意以吟詠爲事，平生精力，具在於斯。

分論

《晚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已佳，「木筆」、「石楠」之聯人所未道。紀昀評：雖新而佻。亦疏爽。馮云「後四句未佳」，信然，結句尤惡。馮舒評：惡派。馮班評：後四句未佳。查慎行評：五、六濃淡分屬，不確。

《十三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此嘉定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三日詩也，澗泉年六十三，不仕久矣，山林間滋味興況，於詩中縱橫無不可者。五、六雖眼前景致，常人自不能道。紀昀評：既「梁」又「橋」，句不了了。五、六自好。結卻淡而有味。

《寒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不用工而極其工，合入「節序類」中，附之「春日」亦無不可。同時「江湖」人戴石屏、「四靈」皆云此老淡之作。馮舒評：「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晴天」，偸司空圖句。馮班評：此用表聖詩，非偸也。陸貽典評：五、六奇句。紀昀評：三、四老健深穩，五、六「無步障」、「有堆綿」，「有」、「無」二字太笨。

《五月十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五、六新美，然三、四亦幽淡。馮舒評：「貧家」句湊。查慎行評：三、四流麗自然。紀昀評：風格遒上，意境不凡。結有人不能化之感，寓意亦深。惟第六句細思不甚可解，故馮氏譏其湊。虛谷以爲新美，非是。許印芳評：韓滹，字仲止，號澗泉。五、六須合看，又須從對面推勘。凡夏晴必熱，城市無林泉避暑，其不宜夏可知。富人多肥膩柔脆，最畏煩暑外蒸，其厭晴可知。野處貧家則反是。此等事理，淺近眞實，有何難解？曉嵐呆講本句，故覺其湊而不可解耳。尾句借韻。

《七月四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紀昀評：三句拙滯。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紀昀評：「日自虛」三字未渾老。「麥天晨氣潤」，則佳；「鳥飛晨氣外」，則不佳。此故可思。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此嘉定十三年庚辰詩，所謂「歸來已九秋」，則出處亦可考也。第一首五、六用人名而不覺其冗，尾句幽雅。第二首中四句俱工，第三首只言木芙蓉。第四首言菊，而「枕腊」、「餐香」四字絕佳。老筆勁健，非「江湖」近人鬬飣可及。馮舒評：「江西」惡派。「腊」字，「江西」惡字。「豈待哦」，「江西」惡語。結又入「江西」惡語。馮班評：結句不可通。查慎行評：《山海經》郭璞注：「腊爲梅。」實此詩借用。然菊花無實。「餐香」用楚辭「餐秋菊之落英」，似不如「餐英」更老。紀昀評：「驚」易「燥」三字未雅，草不須耘，如曰耘而去之，又與「喜成科」不貫。五、六尤不成語，七句亦淺拙。

《九日破曉撾兒姪上前山釘立佳甚》《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五、六極佳，非閒中知味者不能道。「節序詩」編次已定，故附此「秋日類」中。紀昀評：屢屢如斯！自古著書，無此體例。首句有誤字。五、六自好，餘未稱。結用陶公「舉俗愛其名」句，殊欠渾老。查慎行評：結用陶詩。

《風雨中誦潘邠老詩》《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此詩悲壯激烈。第一句用潘邠老句，若第二句押不倒則餒矣。此第二句雖是借韻，軒豁痛快，不可言喻。三、四非後生晚進胸次，至第六句則入神矣，至第八句則感極而無遺矣。世稱韓澗泉名下無虛士。乃慶元戊午詩也。馮舒評：「江」字走韻，何也？不著題。第七句接不上。馮班評：第二亦未佳。查慎行評：「江」字出韻。「從來」、「是處」四字懸空，與「吟興」、「斷腸」無關，覺少意味。紀昀評：次句借韻，究不是。許印芳評：江、陽通韻。律詩借押通韻，唐人已有此例，未可斥爲不是。但不得藉口古人，動輒借用耳。次句雄闊，足與首句相稱，恰似天生此語配合潘詩者。能續潘詩，全在此句接得好。虛谷謂若押不倒則餒，可謂切中肯綮。中四句只從空虛寫意，蓋實景已包入起二句中。此處若再實寫，必至疊床架屋，而且挂一漏萬，故換筆寫意，只用「野色」、「秋光」映帶實景，便與前後消息相通。七句束住中四句，八句回應起二句，將全詩收入景中，有宕往不盡之致。得此一結，中四句虛處皆實，枯處皆潤。且措詞壯浪，仍與起句相稱，故佳。

《雨多極涼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自然而古峭。紀昀

評：以詞氣論之，筆自簡潔。「禾苗」句凡近。後四句太脫本位。雖詩家題目原在即離之間，而前半既從本位說入，後半不應另寫別景。馮舒評：此等結法，宋以下多有之，如「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是也。

《晚雨可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奇雅。紀昀評：三句笨甚，五、六敷衍少味。

《閨雨涼意可掬》《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五、六說雨中閒人，情味好。惜知此者鮮矣。紀昀評：四句不了了。七、八惡劣，殆近打油。

《探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澗泉紹熙三年壬子詩。澗泉生於紹興三十年己卯，是年才三十四歲，而作詩已如此。三、四固以自謂：雖如此，勝如彼矣。第六句猶未忘世情。嘉定初，即休官不仕。嘉定十七年甲申，理宗即位之月卒，年六十四。其大節有可取，則自許之意不必如詩所云可也。詩四十餘卷，約五千篇。澗泉諱漪，字仲止，南澗無咎之子，予嘗爲作傳。紀昀評：三、四太盡。七句不成語。

《梅花》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此首更惡狀。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澗泉紹(興)〔熙〕末年詩。朱文公入講筵，佗胄未甚盛之時，仲止其言已如此高了。第二首三、四愈吟愈有味，謂高樹老氣，亦無待於數花，不亦妙乎？凡前輩自許，只許退，不許進。王沂公《梅》詩，偶爾做着狀元宰相，乃謂詩必以榮進爲兆，乃俗論也。紀昀評：此亦一偏之論。抑知矯激之俗，甚於榮進之俗也。此首自可，五、六尤佳。

《春山看紅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仲止開禧中詩。三、四殊佳。餘尙有梅詩數十首，今但選八首於此。馮班評：李是白的，如何能爭？紀昀評：三、四俗極，桃李分說尤淺陋。

《澗上蠟梅香甚》《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中四句引四物，若不切於梅者，而句句有委折縈紆無盡之意。所謂「蠟梅香甚」，在其中矣。嘉定八年乙亥詩也。紀昀評：眞欺人語。拙陋而不切題。馮班評：破題直出「蠟梅」二字，妙！

《梅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此詩起句十四字似之。三、四尤佳，尾句愈佳。丙子年詩。紀昀評：亦黨局之論。起拙笨，次句「不爲容」三字不妥，五句似桃李，六句俗拙。查慎行評：三、四氣格殊高，五、六乃卑下。

《澗東臨風飲梅花尙未全放一樹獨佳》《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五、六惟陳後山到此地。仲止筆力古淡，亦能之。丙子年詩。紀昀評：五、六自好。七句「折向」二字不可解，必有脫訛。末句比擬不倫，劣甚。

《探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瘦淡之中自穠粹。嘉定庚辰詩。仲止卒於十七年甲申八月，有大節。此四詩皆老筆也。紀昀評：三、四鄙拙。

《中秋呈潘德父》《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澗泉此中秋月詩引東坡、貫休事，極新異。紀昀評：皆非僻事，有何新異？馮班評：亦脫俗。

傳記

《南宋文範作者考》卷下　韓漪字仲止，號澗泉，元吉之子，上饒人。漪淵源家學，隱居著述，與趙章泉同以詩名，世稱二泉。有《澗泉日記》、《澗泉詩集》。

紀事

《澗泉日記》卷下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畢，遂倦卧，夢五藏出地，以手納之。及覺，氣病一年。」可知盡思慮傷精神也。

《游宦紀聞》卷一　余儔字季倫，號癡齋，吾鄉詩人也。章泉先生雅愛之，作書使袖訪韓仲止。及門，候謁甚久，將命者出，扣所由來，久猶未出。余題二詩壁間，云：「謁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蒼頭前致詞，問我何因來。士節久彫喪，人情易嫌猜。本無性命憂，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聞由昔者，禮進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後鞭。尙書八座貴，吏部一燈傳。驚代文章伯，曾容賈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見詩，遣人追之，余竟不返。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韓澗泉詩》，一部五冊，殘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滤《澗泉詩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澗泉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韓滤撰。【略】其集世罕傳本，《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略】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凡得詩二千四百餘首，詞七十九首，編爲二十卷，又得制詞一首、銘二首，亦併附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澗泉集》二十卷，宋韓滤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澗泉詩餘》，一部一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一二〇　《澗泉詩餘》一卷，舊鈔本。宋韓滤仲止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澗泉詩餘》一卷，明鈔本，梅禹金藏書。韓滤仲止。【略】集久散失，《四庫》採自《永樂大典》中，得詞九十七闋，此明鈔本，得詞幾二百闋，尚是宋時別行流傳之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澗泉詩餘》一卷，傳鈔本，宋韓滤撰。多出閣本乙百三首。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澗泉詩餘》一卷，宋韓滤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有舊人校筆。鈐有「潛采堂」、「謙牧堂」印。

又　《澗泉詩餘》一卷，宋韓滤撰。舊寫本。有竹素堂主人跋。較四庫本多數十闋。

《**文淵閣書目**》卷八　《韓澗泉日記》，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韓澗泉日記》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澗泉日記》三卷，永樂大典本。宋韓滤撰。【略】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者裒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次相從。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澗泉日記》三卷，韓滤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澗泉日記》三卷，宋韓滤撰，清乾隆四十二年杭州府刻聚珍版叢書本，盧文弨校注幷跋，勞格校，一冊。

藝文

葉適《次韻韓仲止》　塞戶低眠畏北風，詩來喚起自江東。林迷久已隨牲鹿，磐止何曾有漸鴻。常日錐刀希楚富，千年鉛槧諱丘窮。莫將新意翻碁局，一等成虧付國工。

趙蕃《寄韓仲止主簿》　舊來絕歎茶山竹，今日重悲南澗泉。儒雅風流眞不愧，兩賢眞可作三賢。　海內知名長少公，在今誰復可同風。可憐籍湜今頭白，空復掛名家集中。　介室於余亦外家，二年朝夕向長沙。聞君往會臨川葬，我不及前空歎嗟。　病卧凄然寂寞濱，既親且故幾何人。如君父子風流似，寧復可疏當可親。

戴復古《寄韓仲止》　何以澗泉號，取其清又清。天游一丘壑，孩視幾公卿。杯舉即時酒，詩留後世名。黃花秋意足，東望憶淵明。

又《哭澗泉韓仲止二首》　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傷時事，凄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幷史書傳。（聞時事驚心，得疾而死。作《所以桃源人》、《所以商山人》、《所以鹿門人》三詩，此絕筆之詩也。）　忍貧長傲世，風節似君稀。死後女方嫁，峽中兒未歸。門人集詩稿，故卒服麻衣。澗上梅花發，吟魂何處飛。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澗泉日記》三卷，【略】宋韓滤撰。滤字仲止，澗泉其號。世居開封，南渡後，其父流寓信州，因隸籍於上饒。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訛脫。《江西通志》作韓琥，厲鶚《宋詩紀事》又作韓漉。考滤兄名沆，弟名濟，皆連水旁，則其名從水，不從玉，作「琥」

爲誤。又考《說文》：「漉，水名。」徐鉉注息移切，別無他義。又「漉，水流貌。即《詩》漉池之漉。」徐鉉音皮彪切。則名取流而字取止，於義爲協，作漉亦誤也。

漉，《宋史》無傳，仕履始末無考。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竝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漉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賫志以歿之士矣。

朱孝臧《澗泉詩餘跋》　《澗泉詩餘》一卷，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明鈔本也。《澗泉集》久散佚。四庫采自《永樂大典》中，得詞九十八首。此本都百九十七首，卷末《攤破浣溪沙》一首，勞氏權據大典本《澗泉集》增。傳寫甚夥。余前後凡三見，略有同異。調下輒摘詞中三數字標題，恐出後人臆注，或謂如《東山寓聲》、《東澤綺語》之例，尋繹辭義，殊不盡然。校錄若干條，其摘注之題，幷依次移附，以俟讀者斠訂。吳伯宛謂宋人父子幷有詞集，臨川晏氏、江陰葛氏而外，殆不多覯。余方刊《南澗詞》，又獲此本，一家父子皆屬完書，尤可喜矣。甲寅九月，朱孝臧跋于滬北春江里行窩。

李　壁

論　述

周必大《與新永康倅李季章壁劄子》　某遠辱長書，貳以牋啓，學博辭贍，玩味不能去手。自非天分人力兩得其至，孰能臻此，眞可世其家而名後世矣。

衛涇《李壁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詔》　卿夙著家聲，蔚有時譽。文章規姚姒之上，忠信行蠻貊之邦。非道不陳於前，言皆可復；廷臣無出其右，政將焉歸。

又《李壁辭免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敕令不允詔》　卿文摹六籍之華，學繼諸賢之統。儷二班之父子，相承筆削之謹嚴；考三后之源流，素達禮刑之表裏。參陪機務，方懋遠猷，典領策書，宜膺隆委。況編年有世傳之法，而著令以經術爲宗，討論雖列於群工，折衷盍歸於良輔。裁其義例，佇成一家之言；凡厥條章，務述累朝之舊。既孚衆望，奚事多辭。

魏了翁《臨川詩注序》　今石林李公曩居臨川，省公之詩，息遊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合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略】其步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強志，廋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然。【略】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脫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李雁湖詩，程滄州守宜春，刊於郡齋。余不及識公，初筮豫章，公謫居臨川，從曾極景建得余詩，簡景建云：「劉君詩兼鮑、庾之清俊。前與彌正同舍，不知其郎君詩筆如此。」晚得宜春本，摘其警句一二於此：《紅梅》云：「晚覺鄭公殊嫵媚，生憎夷甫太鮮明。」《送楊子直知吉州》云：「憂時鐵石孤忠在，閱世風花老眼空。」《酬景建》云：「新有千絲明曉鏡，舊無一畫贊宵衣。閒吟此外惟須飲，老覺人間萬事非。」又云：「向來交態雲翻手，靜裏無言石點頭。」雁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已采入詩選矣。如「平生閱世朦朧眼，偏向白鷗飛處明」，如「鴉健觸翻紅蕚蕚，鷗閒占斷碧粼粼」，皆可諷詠。如金谷友、玉川奴，鷓鴣賦、蛺蝶圖，雙蓬鬢、寸草心，鶴友、雁奴，鵬客、蟹奴，皆的對。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水心稱當時詩人可以獨步者，李季章、趙蹈中耳。近時學者歆艷四靈，剽竊模倣，愈陋愈下，可嘆也哉。

《蜀秀集》卷八毛瀚豐《論蜀詩絕句》一一　天社山頭衰草偏，青衣江上晚烟孤。西江詩派何人續？秋雨秋風弔雁湖。（任淵、史容、李壁）

傳　記

真德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公字季章，省之丹陵人。【略】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

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略】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于廷，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宮，皆深議無隱。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略】再除正字。【略】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閬州。【略】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略】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略】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佗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丐罷，除職畀郡，以殿中侍御史奏，降二秩居撫州。嘉定二年，令自便。越三年，復元秩，奉洞霄祠。八年，以御史奏削三秩，仍罷祠。越四載，乃復。明年，敵入大梁洋，公乞下詔撫將士，曲赦沿邊民。【略】上倚公爲重，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等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劽果，蹂蓬溪，徑抵府下。【略】公始至，戮惡少年之爲賊鄉道者，【略】繕城郭，閱禁旅，百廢具興。明年引疾求奉祠，報可。去之日，送者傾城邑，父老至泣車下。以明堂恩封通義郡侯。十五年六月薨於家，年六十有四。始屬疾，即親草遺表，援張方平奏仁宗語【略】除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致仕，訃聞，輟視朝一日，贈金紫光祿大夫。【略】惟眉山自蘇氏父子以文章冠宇內，而潁濱遂踐政席，爲元祐名輔臣。甫若干年，而文簡公出，以海含山負之學，松勁玉剛之節，標式當代。公之兄弟，皆世其學，文采議論，震耀一時。公亦與聞國政，人謂有光蘇氏。【略】平生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討弗遺。於本朝故實，尤所綜練，國有疑義，旁摭廣引，如指諸掌。其爲文本於至理，而達之實用，浮淫侈麗之作，未嘗輒措一詞。少而好詩，晚謫臨川，箋王文公詩爲五十卷，至《懷清臺》、《明妃曲》等篇，則顯譏之不置也。其所自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有《雁湖集》一百卷、《內外制》二十卷、《臨汝門書》百五十卷、《援毫》八十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三卷。初，趙忠定鎮蜀，輯《國朝奏議》爲若干卷，公與討論。晚又編《中興奏議》若干卷，經筵奏下本州錄以進御，蓋深有補治道云。某之少也，以文墨小技辱知於公，雖登門之日未久，蓋庶乎所謂知公之心者。況嘗與修史牒，於開禧時事頗究顛末。而銓等以銘識爲請，義不得辭。銘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夫豈一端，惟義是主。雖不亂群，乃《否》之亨，遯或可爲，亦與時行。哀哉斯人，如墮鬻炭，不有君子，孰任其患。納溝之責，豈不在予，褒裳濡足，其得已諸。鄙塢未夷，允若耽位，蕪湖未討，嶠若求媚。方其濡忍，賢哲猶疑，及其夬決，世俗亦知。吁嗟孽臣，以國爲戲，黨論未銷，更稔兵議。縹焉高逝，茲惟厥時，李公之智，胡寧昧斯。有梟有狐，閃睒清晝，儀儀鳳麟，可與並囿。如議北伐，既弗苟隨，迨使而歸，又獻厥疑。維道之常，弗合則去，宜去而留，公獨奚慕？國既病矣，予去何之，及今有爲，猶可扶持，鞠躬盡力，成敗孰計，惟一乃心，庶克有濟。拔其牙角，俾日以孤，窒其耳目，俾日以愚。而我之交，氣類環合，割如迅霆，震此枯桥。皇綱之整，公翊其成，和議之復，公啓其萌。億萬維一，再安衽席，身雖排根，曾豈是慼。揆諸三賢，事或不同，濡跡救時，則同一忠。我銘斯石，一語敢謬！欲知公心，天子有詔。

《宋史》卷三九八《李壁傳》（存目）

紀事

《貴耳集》卷下　李季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答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四朝聞見錄》戊集　李季章壁，巽巖尚書之仲子，蓋賢良公庠之弟。開禧初，韓欲興兵，未有間，既遣張公嗣古出使覘敵，嗣古使還，大拂韓旨，因復遣壁。壁還，與張異辭，階是遷政府。後又預誅韓之謀。壁使敵詩云：「天連海岱壓中州，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煖翠浮嵐夜不收」，又曰：「西風殘照懶回頭」，意亦略相違，恐傳者之誤也。季章所居亦似號石林，諸公賦詩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詩絕出，記句云：「君不見牛奇章與李衛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門前冠蓋互咿軋，惟有愛石心則同。」

《齊東野語》卷八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季章、辜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省試，二

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景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於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怳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藝文

陸游《次韻李季章參政》 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

葉適《寄李季章參政》 衮衮入蜀者，借公兄弟名。每求歸載滿，預屏去橐傾。鶚飛雖地控，龍卧常天升。惜哉坐時運，久鬱時士情。文章何崛奇，冬雷夏增冰。德業又宏濟，雉登應牛鳴。已著鼎飪利，不共水火爭。我窮未得死，破釜斗粟營。誤蒙兼金重，自視一羽輕。唯當刮老眼，雲雨看施行。

又《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敬爲平，繭辰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謨，發於妙齡，逮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略部分，如將使兵。百家麗殘，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承。予日深佇，鼎餗再羹，刲割既壞，撥扶將興。奈何一朝，長隔死生。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鶴逢迎，或泣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並。哀今無有，士失倚憑。老我何用，叩胸血零。空留故書，熠熠滿縢。黃河北流，大江東傾，此酒遠遡，湧溢公庭。神尚挹彼，毋我或醒。

程珌《祭李端明文》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某有秩棱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嶢然，下睨金焦二阜僅一粟。恭惟先生貳卿題名其上，而八龍並列其下。是時僕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卿已仙，疇知所謂八龍者多爲從臣，迨今猶有方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呂，海內號爲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獨盛邪？公八龍之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之聳。食蔬服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爲清也。望之若厲，即之乃溫，春風風人，不言自和，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爲和也。清矣和矣，而無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續，故四朝信之。比其賦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甚至使金而歸者，其主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以行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寡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眞清」爲先生山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淚如洗。

魏了翁《次韻李參政壁湖上雜詠錄寄龍鶴墳廬》 南山高崔嵬，草樹蔚喬林。雲橫日曀曀，蟬鳴谷陰陰。戛然丹鳳咮，爲我作好音（時聞眞景元直前奏事）。

又《和李參政壁龍鶴庵廬二首》 落紙新詩萬口傳，迢遙舊夢記坡僊。明虹短雨下平楚，老雁長雲橫半天。澗底青松不改色，檻前流水謾安筌。寄聲多謝無名子，莫攪詩翁禿鬢眠。 古往今來一貉丘，行藏有道坎還流。鳳凰池上春風夢，龍鶴山頭夜月秋。閒曳深衣聊獨樂，有懷連璧賦三游。何人得與余心會，野水黏天一片鷗。

又《李參政壁折贈黃香梅與八詠俱至用韻以謝》八 詩翁曾住玉皇家，剛與梅花定等差。染上鞠衣宮樣淺，練裙縞帔覺無華。

又《李參政壁生日》 文章心印老傳家，閒弄湖霜拭劍花。時事令人添白髮，只憑書味養靈芽。

又《哭李參政壁文》 五月辛酉，哭後溪翁，六月甲午，而又哭公。耆德宿齒，欲見無從，風流文獻，罔以考終。岷嶓之西，邦瘁國空。雖天降才，曷其有窮，豈無後出，可配前蹤。獨嗟人物，如千丈松，培埴崇長，非一旦功。自文簡氏，才識清通，下涉虞初，上窮帝鴻，靡遐不緯，匪末弗攻。公生其間，熏炙貫融，上下千載，挺其遺風，又參天綍，竭力劬躬。人謂斯人，三出勿庸，晦明之愆，以離鞠凶。其在于今，憂端蝟蜂。露立赤子，鼎分諸戎。兼收衆逮，猶慮弗充，日替月零，天其夢夢。矧如了翁，早荷獎崇，今年造朝，道出故封。公已得疾，體瘠力慵，猶能三日，燕豆歌鍾，感新道舊，慷慨發衷。孰知此觴，永矣無同。憐俜顧影，于江之東，緘淚書詞，以寄哀恫。

吳泳《壽李雁湖》 間氣生賢喆，斯文擅正宗。咮鳴直是鳳，時見恍猶龍。

信史傳緗簡，元勳在鼎鐘。惟存霜後節，景仰彼高松。

雜錄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雁湖注半山「歸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繞萬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閶門，半山本此，見《吳志》。《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彥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玄豹隱，冰寒卻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

又　李雁湖《悼亡》云：「一杯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元稹已云：「怪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此猶是暗合。若四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疏」之句，則是明犯。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釋簡長《贈浩律師》　方回評：蜀僧北磵簡，讀其集，及見葉水心與之絕句，且令其除去集中生日詩。此說是也。予此選所以不取生日詩，蓋有所見。嘗讀《周少隱集》，有秦檜生日詩，甚爲可惡。近世《李雁湖集》、《魏鶴山集》，皆不去生日詩。一例刊之，亦一快也。

周南

論述

葉適《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菴廬。訪求既絕，積冰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葦以燎，窗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兩眼盡赤。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跲，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繢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已卒，而余莫之講也。

《荊溪林下偶談》卷二　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山房集》九卷。【略】南長於四六，以俊逸流麗見稱。制誥諸篇，尤得訓詞之體。其初入館也，葉適實薦之。考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有云：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涇見適舉似，誤「爲墟」爲「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爲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因薦其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蓋即其事。案此四語，今在南所作《秦檜降爵易謚敕》中，則當時已載入己集，足徵其不能割愛。而敕內別有「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數語，亦極爲王應麟所激賞。是其織組之工，膾炙人口，尤可以概見矣。

孫毓修《山房集跋》　南仲長於四六，以俊逸流麗見稱。制誥諸篇，尤得訓詞之體。葉水心甚重之。【略】卷五有諸書題跋二十餘則，足資掌故。卷八《雜記》皆述宋代故事，間或直錄古書之文，無所論斷，當有闕失。

傳記

《宋史》卷三九三《黃度傳》　黃度字文叔，【略】婿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

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紀事

《四朝聞見錄》乙集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爲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爲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爲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爲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眞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爲「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邲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邲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違豫闕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韓侂胄當國，欲以水心直學士院，草用兵詔，水心謝不能爲四六。易彥章見水心，言：「院吏自有見成本子，何難？」蓋兒童之論，非知水心者。既而衛清叔被命，草詔云：「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清叔見水心舉似，誤以「爲墟」爲「成墟」。水心問之，衛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謂清叔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爲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實代作，蓋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薦南仲宜爲文字官，遂召試館職。

《困學紀聞》卷一九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著錄

葉適《周南仲文集後序》 君未歿，以近文寄余。【略】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秘書省正字吳郡周南南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 《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南《山房集》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南仲《山房藁》，一部八冊，殘闕。

又 周氏《山房集》，一部十一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南仲《山房稿》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南《山房集》四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周氏山房後稿》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山房稿》六冊，全。【略】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

又 《周氏山房後稿》五冊，全。同前人，凡二十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周氏《山房集》，周氏《山房後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周氏《山房集》，又《後集》七冊。陳景雲注：「共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山房集》九卷，永樂大典本，宋周南撰。【略】《藝文志》有周南《山房集》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卷目多寡迥異。今檢《永樂大典》所載，有題《山房集》者，亦有題《山房後稿》者，與陳氏著錄之本合，知《宋志》五卷之目，乃傳寫脫訛，不足據也。惟計《永樂大典》所錄，篇帙無幾，當由刪薙太甚，故佚去者多。今但就其存於今者，各依原目，釐爲《前集》八卷、《後稿》一卷，以略存其舊。【略】集中又有諸書題跋二十餘則，與《館閣續書目》體例相近，疑亦在館校勘時所作。又雜記數十條，多述宋代故事，間或直錄古書之文，無所論斷。疑本

別有說部附於集內，而爲《永樂大典》所割裂，今無可參證，姑仍其原文錄之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山房集》八卷《後稿》一卷，舊鈔本。宋周南撰。

傅增湘《校鈔本山房集跋》　宋周南仲撰《山房集》，《宋史・藝文志》爲五卷，《書錄解題》則爲二十卷，又《後集》二十卷，《四庫總目》謂《宋志》爲脫誤。此本前集八卷，《後稿》一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者，廑當原集四之一耳。輯成後《四庫》著錄，未經刊行，惟近時《涵芬樓秘笈》據鈔本排印傳播，第字句奪誤閱多，黃茅白葦，彌望皆是。近頃北平館趙萬里君自南中搜得四庫館原稿本，因假歸校勘。改訂殆千餘事，補文九首。蓋青詞、疏文之類，爲當時奉命所刪削，經解一首，緣中多觸忌之語，故不得不概從刊落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山房集》前集八卷、《後稿》一卷，宋周南撰。四庫館原稿本。此北京圖書館藏書，余取校涵芬樓秘笈本，改訂殆千餘事，補文九首。

孫毓修《山房集跋》　右《山房前集》八卷、《後稿》一卷，宋周南撰。【略】所著有《山房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元、明以來，流傳遂罕，幸文淵閣尚藏舊本，故《永樂大典》收之。館臣從《大典》鈔錄，排爲九卷，已非完書，其由修《大典》時有所刪削，或初明即存殘本，皆未可知矣。【略】涵芬樓藏鈔本，魯魚帝虎，幾不可讀。印成，又得別本，兩兩相較，藉多是正，別爲《勘誤》附於卷末云。己未九月，無錫孫毓修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山房集》八卷《後稿》一卷，宋周南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山房集》九卷，宋周南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藝文

孫應時《周南仲古硯銘》　泐外而窪中，其壽也夭。愈壽愈珍，其遇也人。相爾多文，貽爾子孫。

葉適《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剖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朝惸惸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橫陳，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超前而卻拒，幾左掣而右繫。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卹，寧小俛以爲巽，不苦勁而轉激。冀家化而戶曉，乃群譏而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迄老集英之秩，身常屏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譖人，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輒墮前，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德。彼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辭而示迹，謂坎壈以長在，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滬汎瀾而橫集。疇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泉而永畢。展也滋觴，子尚未覿。

劉鎮

論述

綜論

戴復古《送劉鎮叔安入京》　（謫居三山二十餘年，眞西山奏令自便，趙用父使君爲唱餞其行，坐客二十八人，分韵賦詩，得「君」字。）二十餘年謫宦身，此行便可上青雲。西山一手爲推轂，南浦幾人爭送君。橫水流傳《無垢集》，海神驚見老坡文。回頭莫有關情處，別酒須教滿十分。

劉克莊《跋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偸古句，溫、李諸人困于捋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腔，有短闋。

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秘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詞品**》**卷三**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略】。」亦清麗可誦。其詠茉莉云：「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娘窗戶。」評者以爲不言茉莉，而想象可得，他花不能承當也。又《春宴》云：「庭花弄影，一簾香月娟娟。」有富貴蘊藉之味。《餞元宵》、《餞春》二詞皆奇，南渡填詞鉅工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　（泰）（嘉）定中，進士劉叔安有《隨如百咏》，富貴蘊藉，不屑爲無意味句者。其詞皆時令物情之什。

劉毓盤《輯校隨如百咏跋》　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合箋》曰：《隨如百咏》有丙戌清明和章質夫韻《水龍吟》詞，劇佳。則閩刻本樊榭猶所及見也。後村又曰：《隨如百咏》麗不至褻，新能化陳，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兼之。則其詞必隨如手定本，出而付剞劂氏者，今惟百之二十五存其懷王侍御《天香》詞。

《**粵詞雅**》　劉叔安先生，名鎮，南海人。嘉泰壬戌進士，自號隨如子，有《隨如百詠》。其詞格高氣遠，情致綿邈，而才足以運之，爲宋代詞家特出。《沁園春》題西宗雲山樓云：「爽氣西來【略】。」又《花心動》題臨安新亭云：「鳩雨催晴【略】。」此等詞用意摛藻，宛轉渾雅，總不輕下一筆，眞是大家手筆。

分　論

《**絳都春**》（**和風乍扇**）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近王百谷詩云：「枳殼花開梅子酸，葛衣初試麥風寒。客中只恐春歸去，處處敲門看牡丹。」亦此意也。條達易看。

《**慶春澤**》（**燈火烘春**）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烘」字「浸」字有情。坡詩「春宵一刻千金」，何如元宵。（記年時行樂）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小桃未盡劉郎老）小桃紅紫尚早。　《粵詞雅》：丙子元夕調《慶春澤》云：「燈火烘春【略】。」情思婉妙，讀者疑爲白石道人叙集中作。

《**水龍吟**》（**弄晴臺館收烟候**）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任蒼苔點紅如綴）「點」「綴」兩字分別。（「暖香」二句）清綺。　《粵詞雅》：隨如集中丙戌清明和章質夫韻，調《水龍吟》云：「弄晴臺館收烟候【略】。」情思婉妙，讀者疑爲白石道人叙集中作。

《**漢宮春**》（**日軟風柔**）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所懷萬端而法完整。　《粵詞雅》：昔人謂耆卿情有餘而才不足，夫以屯田猶未能兩者俱兼，況他人哉。隨如集《漢宮春》鄭賀守席上懷舊云：「日軟風柔【略】。」又《水龍吟》庚寅寄遠云：「老來慣與春相識【略】。」二詞情文交至，不知較之耆卿如何？

《**柳梢青**》（**乾鵲收聲**）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刻意。不湊七夕事，高□神韻撥動禪心，泥絮將爲狂亂。

《**水龍吟**》（**三山臘雪才消**）　《皺水軒詞筌》：作詞不待用事，用之妥切，則語始有情。劉叔安《水龍吟・立春懷內》曰：「雙燕無憑，尺書難表，甚時回首。想畫闌倚遍東風，閒負卻、桃花呪。」此用樊夫人劉綱事，妙在與己姓暗合。若他人用之，雖亦好語，終減量矣。　陸以謙《詞林紀事序》：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略】若夫伉儷情深，不特劉叔安有《水龍吟》，史邦卿有《壽樓春》、《夜行船》。即婦人女子，亦誼篤所天，【略】深得《國風・卷耳》之遺。

《**念奴嬌**》（**調冰弄雪**）　《皺水軒詞筌》：王彥泓咏茉莉，改劉叔安詞云：「簾櫳午寂，正陰陰、窺見後堂芳樹。綠遍長叢花事杳，忽見瓊葩幷度。豔雪肌膚，蕊珠標格，銷盡人間暑。還憂風日，曲屏羅幕遮護。　長記歌酒闌珊，微聞暗麝，笑覓衣沾露。月沒闌干天似水，相伴謝娘窗戶。浴後輕鬟，涼生滑簟，總是牽情處。惹人幽夢，枕邊零亂如許。」簾中堂後，綠陰掩靄，說花時已覺有情，豔雪蕊珠狀花之色，暗麝狀花之香，鬢間、簟上、枕邊，舉護花者之張設，戴花者之神情，摹擬逼到，語復俊麗，可稱詞中聖手。然用劉語不過四句，此可竟稱次回作也。　《粵詞雅》：茉莉一名小南強，夏夜花開，清馥與素馨

無異。隨如先生集中有《念奴嬌》一調賦茉莉云：「調冰弄雪【略】」賦物小題，而託體高華，此宋人與元、明人異處。《夢園詞選》黃氏評秦觀《滿庭芳》（山抹微雲）：沈曰：「黏」字工，且有出處。趙文鼎「玉關芳草黏天碧」，劉叔安「暮煙細草黏天遠」，葉夢得「浪黏天蒲桃漲綠」，皆用之。

傳記

劉毓盤《輯校隨如百咏跋》 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鎮字叔安，號隨如，兄弟皆以文鳴于時，有《隨如百咏》，刊于三山。厲鶚《宋詩紀事》曰：「叔安，南海人。嘉泰二年進士。學者稱隨如先生。」劉克莊《後村千家詩》錄其《贈隱者》詩曰：「夫子生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趣，貪畫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燕聲。我慚爲謫吏，泉石負幽情。」餘不傳。隨如生于粵，而其集傳于閩。其「謫吏」一句，意者登第後，三山其宦游地也，否則爲講學地。其始末無可考。花庵謂其兄弟皆以文名，則有名氏翳如之嘆矣。

雜錄

劉毓盤《輯校隨如百咏跋》 按《宋史・王十朋傳》：字龜齡，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有《梅溪集》，有《與劉鎮夜聽雙瀑》聯句詩，又附劉鎮《書王龜齡述恨詩後》詩。鎮，字方叔，紹興十八年進士，有《待評集》，龜齡爲之序。今亦不傳。與隨如同姓名，其登第先于隨如者六十年。選本登其一詞。陳耀文《花草粹編》改書名爲書字，以隨如名重，不知其非一人也。金繩武重編定本仍之，誤已。無名氏《草堂詩餘》有劉方叔《金縷曲・端午》詞，亦附列焉，讀書之一樂哉。

又《輯校梅洲詞跋》 其姓名同而非一人者，劉方叔名鎮，劉叔安亦名鎮。無名氏《草堂詩餘》例書字，固釐然不紊也。《花草粹編》改書名，別本以叔安名重也，以方叔詞爲叔安詞。《歷代詩餘》知有劉方叔，而不知其名，亦誤矣。

杜旃

陳亮《復杜仲高（旃）》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闉，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款，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忽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纔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爲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爲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願加勉之而已。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定爲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爲當也。

吳思道《跋杜端父墨迹》 杜氏世居吾鄉之紫巖，諱汝霖者字仁翁，學於安定胡公，嘗爲李公擇所稱。其孫陵五子，旗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旟季高、旛幼高。伯高登呂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橘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稿》，孫德之爲序。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以布衣召入秘閣校讎。季、幼文皆相上下，幼有《碎裘集》，葉正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爲最。【略】當宋季士競習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癖齋小集》 杜旃字仲高，金華人，仁翁汝霖之孫陵之子。兄伯高旗，弟叔高斿、季高旟、幼高旛，皆有詩聲，時稱金華五高。戴復古贈旃詩有「兄弟皆名士，文章動上臺」之句。旃與陸放翁、楊長孺往來酬倡，詩法老杜，古詩尤能得其渾灝委折之妙。嘗讀杜有云：「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溫。」又云：「爐冶無停工，況復忝諸孫。」旃亦其後邪？著有《杜詩發

微》，傳於世。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杜旃癖齋小集》　門第金華數五高，吾于仲也獨稱豪。少陵爐冶無停篇，四百年來首重搔。

《宋詩紀事》卷六五　杜旃字仲高，旗弟，與弟旂叔高、旞季高、旛幼高，俱博學工文，人稱「金華五高」。嘗占湖漕舉首。有《癖齋小集》。

《石洲詩話》卷四　朱繼芳《靜佳乙稿》，俞桂《漁溪稿》，皆有秀韻。杜旃《癖齋集》長句，亦有風格。

胡宗楙《續金華叢書本癖齋小集跋》　宋時蘭溪杜氏兄弟五人，皆以詩古文詞鳴于時，人稱杜氏五高。旃於行第居次，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詩婉麗，而尤工倚聲。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此集僅二十首，名《癖齋小集》，爲錢塘吳允嘉所輯入《江湖小集》，余據以梓行，亦識吉光片羽之意云爾。

徐照

論述

綜論

葉適《徐師垕廣行家集定價三百》　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詩卷少人看。惜錢嫌貴不催買，忽到鷄林要倍難。

又《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予錢異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徐璣《讀徐道暉集》　悟得玄虛理，能令句律精。生前惟瘦苦，身後得名清。朋友裒錢葬，先生有筆評。林頭舊題石，苔蘚帶雲生。

趙師秀《徐靈暉挽詞》　在生貧不害，早喪可嗟吁。天下黃金有，人間好句無。魂應湘水去，名與浪仙俱。平日惟耽茗，墳前種幾株。

《詩藪》外編卷五　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覲齋詩談》卷五　徐山民詩，清苦有思致，甚愛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芳蘭軒集》一卷。【略】照字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照即四靈之首也。【略】照在諸家中尤爲清瘦。如其《寄翁靈舒》詩中「樓高望見船」句，方回以爲「眼前事道著便新」，又《冬日書事》詩中「梅遲思閏月，楓遠誤春花」，方回亦以爲「思」字、「誤」字，當是推敲不一乃得之。是皆集中所稱佳句，要其清雋者在此，其卑靡者亦即在此。風會升降之際，固有不能自知者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芳蘭軒集》一卷。【略】其詩源出武功，取境太狹，然清瘦不俗，故亦能自成丘壑。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徐照字靈暉，一字道暉，永嘉人。隱居不仕，自號山民。性嗜茗，躭丘壑，二好雖聲色不易。其詩斲思橫絕，如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慘慄，自是四靈詞長。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徐照》　切響唐詩少繼聲，四靈同擅永嘉名。懷人秋雨春風外，句法傳來五字精。

分論

《送徐璣》　《深雪偶談》：惜別詩要須道路臨歧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

《題釣臺》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尾句自來無人道。紀昀評：末句宜有注，不爾則不知所出，無徵不信。三、四鄙淺。馮班評：末句有新意而未煉。《梅磵詩話》卷中：永嘉徐照《題子陵釣臺》詩云：「梅福神仙者，新知是婦翁。」王實齋詩云：「梅公先□嚴公婿，出處同時道不同。吳市尚猶輕一尉，羊裘何必羨三公。」子陵爲梅公婿，傳記所不載，意二詩必有所本。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思」

字、「誤」字，當是推敲不一乃得之。馮舒評：「思」字不用推敲。紀昀評：故爲寒瘦之語，然有別味。許印芳評：徐照，字道暉，號靈暉。同時有徐靈淵、翁靈舒、趙靈秀，皆宋末人，以「靈」爲號，所謂「四靈」也。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紀昀評：結句和意完密。此古人法則，後來不講矣。

《**題翁卷山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詩眞不減晚唐。紀昀評：只是武功一派，不得以此概晚唐。

《**山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中四句工。紀昀評：亦武功派，「形」字不妥。

《**貧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四靈詩專于中四句用工，尾句不甚着力。今如此，乃可喜也。馮班評：今人通病。紀昀評：以尾句不着力爲病，是。以此爲可喜，則不然。此二句乃山林濫套。虛谷好詭激，故取之耳。「魚走石」三字俚。

《**光武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五、六妙，但是廟俱可用。馮舒評：寒劣。馮班評：次聯何解？落句卻好，然寒弱極矣。紀昀評：四句似嘲，非體。前四句只「眞人」二字切光武，然割去「白水」二字則亦通稱，亦是凡帝王廟可用，不但五、六。

《**送翁靈舒游邊**》《瀛奎律髓彙評》卷三〇方回評：第四句新甚。紀昀評：六句亦可。此宋人，誤編于前。次句太澀，五句太庸俗。馮舒評：四靈似唐而薄。馮班評：似唐。起怯甚。四靈，唐人面目。查慎行評：宋人詩，不宜攙入唐律。

《**永州寄翁靈舒**》《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第六句好。眼前事，但道着便新。陸貽典評：末三句不妥。紀昀評：四靈不當編宋景文前。五句拙笨。六句鄙俚。結二句不醒豁，亦無力。

《**寄筠州趙紫芝推官**》《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好。紀昀評：淺弱。

《**題江心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予甲寅、乙卯間至永嘉，游江心寺，見此詩刊楣間，良佳，今三十年矣。紀昀評：通體粗野，絕無佳處。《詩藪》外編卷五：宋末諸人學晚唐者，【略】徐道暉「流來天際水，裁斷世間塵」，【略】世亦稱之。

《**贈不食姑**》《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第六句好。紀昀評：亦無可取。通體淺俗，五句尤鄙。

《**石門瀑布**》《載酒園詩話・四靈》：徐照瀑布詩，素號振拔，如「千年流不盡，六月地常寒」，無愧作者。（黃白山評：「『千年流不盡』，凡水皆可說。『六月地常寒』，似深山古寺中語。」）結云「人言深碧處，常有老龍蟠」，卻醜。

《**清平樂**》（**綠圍紅繞**）《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眼前景當如此寫法。

《**柳葉詞**》《宋詩精華錄》卷四：新巧而已。

傳記

葉適《**徐道暉墓誌銘**》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慘栗，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稀芍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舞，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芳蘭軒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徐

照撰。【略】照集原本三卷，此本只一卷，不知何人所并。又從《瀛奎律髓》得詩六首，《東甌詩集》得詩二首，《東甌續集》得詩一首，并爲補遺，附之於後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芳蘭軒集》一卷，宋徐照撰。群賢小集本，合此下三種，作《四靈集》。明潘氏刊宋元名家詩集本，四卷。

又《續錄》　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敬鄉樓叢書本。

藝文

徐璣《泊舟呈靈暉》　泊舟風又起，繫纜野桐林。月在楚天碧，春來湘水深。官貧思近闕，地遠運愁心。所喜同舟者，清贏亦好吟。

又《送徐照先回江西》　骨體先如鶴，離家歲已周。欲知詩思遠，曾共楚鄉游。窮達身將老，分攜菊正秋。江西看舊友，歸計少遲留。

又《送徐照還舊山二首》　城闕多汩沒，宜爾向村居。蔬茹餐僧飯，香茶讀古書。秋潮侵岸滿，曉月帶星疏。相送未相憶，相期同荷鋤。役役勞形器，乾坤一轉蓬。暗因凡慮汩，明爲此心空。小舍依沙渚，扁舟繫荻叢。且能漁釣樂，亦似古人風。

又《贈徐照》　近參圓覺境如何，月冷高空影在波。身健卻緣餐飯少，詩清都爲飲茶多。城居亦似山中靜，夜夢俱無世慮魔。昨日曾知到門外，因隨鶴步踏青莎。

翁卷《寄山友徐靈暉》　若非殊俗好，那肯愛幽居。深徑無來客，空山自讀書。樹蟬經雨少，門柳望秋疏。相憶何時去，閑園共爾鋤。

又《哭徐山民》　已是窮侵骨，何期早喪身。分明上天意，磨折苦吟人。花色連晴盡，鶯聲在近鄰。誰憐三尺像，猶帶瘦精神。

趙師秀《哀山民》　憶君初病時，倉皇造君榻。知爲寒所中，脛痹連左胛。蔣子丹有神，三日能屈伸。五日扶杖立，十日行逡巡。於時數相見，談娛靡曾倦。啜茶猶滿甌，改詩忽盈卷。君亦疑勿藥，春和可爲樂。仙家桃最紅，同踐天台約。多愁積如山，令君心不閑。殘疴故未去，澀啗腸腑間。岳僧有烈劑，倒篋得餘惠。服之汗翻漿，事與東流逝。啼妻無完裙，弱子猶哀鬠。詩人例窮苦，窮死更憐君。君如三秋草，不見一日好。根荄霜霰侵，萎絕嗟何早。哭君日無光，思君月照床。猶疑君不死，猛省欲顛狂。昨者君未疾，相過不論日。晴窗春剪蒲，寒爐夜煨栗。石階苔蘚中，猶有舊行踪。憂心不能寐，無夢得相逢。君詩如賈島，勁筆斡天巧。昔爲人所稱，今爲人所寶。石峰云有地，葬從朋友議。須求侍郎銘，觀見山民字。平生翁與徐，南去久無書。不知聞信後，涕淚當何如？寫池烟水暮，宛是西川路。虛言楚客招，終感向生賦。

又《楊柳塘寄徐照》　因貧爲遠別，已是十三程。盡日行山色，逢人問地名。近書無便寄，新句與誰評？想爾寒宵雨，思予亦夢成。

又《月夜懷徐照》　月色一庭深，迢遙千里心。湘江連底見，秋客與誰吟。寒入吹城角，光凝宿竹禽。亦知同不寢，難得夢相尋。

又《送徐道暉游湘水》　春盡雨霏霏，春寒猶在衣。人尋香草去，雁背遠峰歸。瀟水添湘闊，唐碑入宋稀。應知名與姓，題寫遍巖扉。

又《喜徐道暉至》　嗜茶身益瘦，兼恐欲通仙。近作詩全少，閑成畫亦傳。瀟湘風雪渡，岳石姓名鐫。自接來消息，朝朝問客船。

薛師石《挽徐道暉》　昌黎銘最好，朋友更情深。身沒復何憾，家貧自不禁。春山無死草，夏木有清陰。爲鬼詩還別，重來何處尋？

又《塔山和徐道暉壁間韻》　寺在一山頂，江分兩岸田。憑何發詩興，題字古廊邊。近地今埋骨，閑人亦助錢。昨宵留宿意，不忍上歸船。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芳蘭軒集》一卷，【略】宋徐照撰。照字道暉，一字靈暉，永嘉人。與徐璣、翁卷、趙師秀號曰「永嘉四靈」，照即四靈之首也。嘗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集》。趙師秀《清苑齋集》有《哀山民》詩，可以爲證。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天民，未知何據，當屬傳刻之訛也。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歊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掉慘慄，肯首吟嘆，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推獎之者甚至。而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則謂適雖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之，故其跋劉潛夫詩卷，又有「進乎古人而不已，何必四靈」之語。後人不知，以爲水心宗晚唐者，誤也。

謝懋

論述

綜論

《藝苑卮言》附錄 謝勉仲「染雲爲幌」、美成「暈酥砌玉」、魯直「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俱爲險麗。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王世貞曰：謝勉仲「染雲爲幌」、周美成「暈酥砌玉」，【略】的是險麗矣，覺斧痕猶在。未若王通叟《踏青游》諸什，眞猶石尉香塵，漢皇掌上也。

又《詞評》上卷引謝懋《樂章集》 勉仲自號靜寄居士。樂章二卷，吳坦爲之序，稱其片言隻字，戛玉鏗金，蘊藉風流，爲世所貴。其惜別《武陵春》、行樂《風流子》，又其詞之含情無限者。草窗所選《驀山溪》、《風入松》，更推清麗。

《詞徵》卷六 南宋人詞詠桂者，毛吾竹、謝勉仲、吳夢窗諸家最著。

劉毓盤《輯校靜寄居士樂章跋》 吳坦伯明爲之序，稱其片言隻字，戛玉鏗金，醞藉風流，爲世所貴云。錄其詞十首。周密《絕妙好詞選》亦稱其膾炙人口，錄其詞四首。陸輔之《詞旨・警句》錄其《浪淘沙》「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寒」二句。楊愼《詞品》曰：勉仲有聲樂府，吳伯明爲作序，極推重之。其七夕《鵲橋仙》詞，入《草堂詞選》。若「餘醒未解扶頭懶，屏裏瀟湘夢遠」，《杏花天》詞，亦的的奇句。

分論

《浪淘沙》（黃道雨初乾） 《詞旨・警句》：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寒。《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謝靜寄云：「燕子不歸花有恨，小院春寒。」

《鵲橋仙》（鈎簾借月）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借天上多情，破人間薄倖，題外意妙。《蓼園詞選》黃氏評：此詞不貪寫雙星，惟從人間兒女落筆。首一闋專就瞻拜雙星之人寫入。第二闋起三句，言將曙時雙星泣別，尚屬有情。末二句撲到人間，迴應前闋，思議清超。是能得避實擊虛之法，故自不襲故常，豁人眉宇。

《憶少年》（池塘綠遍）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描空。（卧紅堆碧）四字至貴。繳一句寒食章法。

《杏花天》（海棠枝上春風軟） 《蕙風詞話》卷二：《織餘瑣述》：《花庵詞選》謝懋《杏花天》歇拍云：「餘醒未解扶頭懶。屏裡瀟湘夢遠。」昔人盛稱之。不如其過拍云：「雙雙燕子歸來晚。零落紅香過半。」此二語不曾作態，恰妙造自然。蕙風論詞之旨如此。

傳記

《詞品》卷四 謝勉仲，名懋，號靜寄居士。吳伯明稱其片言隻字，戛玉鏗金，醞藉風流，爲世所貴云。其七夕《鵲橋仙》一詞入選，「鈎簾借月」是也。若「餘醒未解扶頭懶，屏裏瀟湘夢遠」，亦的的佳句。

劉毓盤《輯校靜寄居士樂章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懋字勉仲，有《靜寄居士樂章》。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勉仲，自號靜寄居士，有《樂章》二卷。【略】勉仲出處無考，諸家皆不言其何許人。其詞曰：「鞭馬出都門，正潮平洲渚。」又曰：「換得河陽衰鬢。」則是老于京師，出爲縣令者。曰：「歸夢已隨芳草綠，先到江南。」則爲江南人也。

著錄

劉毓盤《輯校靜寄居士樂章跋》 兩宋詞人多能詩，勉仲獨無聞。其《樂

章》二卷，求諸無名氏《草堂詩餘》、趙聞禮《陽春白雪》、陳耀文《花草粹編》、王奕清《歷代詩餘》各書，刪其複重，得一十四首。昇庵所見者即花庵本，非本集也。厲鶚《宋詩紀事》錄何坦詩三首，曰：坦字伯明，金華人，淳熙間官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疑即作序之吳坦也。

趙萬里《靜寄居士樂章輯本題記》　《花庵詞選》云：「靜寄居士有《樂章》二卷，吳坦伯明爲序，稱其片語隻字，戛玉鏗金，醞藉風流，爲世所貴。」然《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均未著錄，知散佚已久。《千頃堂書目》載《靜寄居士樂章》二卷，即據花庵所云以補《宋志》，非眞見其書也。萬里記。

高觀國

論述

綜論

《詞源》卷下　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

毛晉《竹屋癡語跋》　賓王詞，《草堂集》不多選。【略】陳造序云：「高竹屋與史梅溪皆周、秦之詞，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

《金粟詞話》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夢窗諸家，而稍詆美成。

又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

汪森《詞綜序》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略】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屋癡語》一卷。【略】詞自鄱陽姜夔句琢字鍊，始歸醇雅，而達祖、觀國爲之羽翼。故張炎謂數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乃《草堂詩餘》於白石、梅溪則概未寓目，竹屋詞亦止選其《玉蝴蝶》一闋，蓋其時方尚甜熟，與風尚相左故也。觀國與達祖疊相酬唱，旗鼓俱足相當。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陸以湉《詞林紀事序》　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略】中秋懷梅溪，交情宛轉，則有高竹屋之《齊天樂》。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粵稽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又《自怡軒詞選凡例》　高竹屋《御街行》、劉龍洲《沁園春》，詠物雖極刻畫，不至僞雅，故亦收之。

《西圃詞說》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

《靈芬館詞話》卷一　姜、張諸子，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夢窗、竹屋，或揚或沿，皆

有新雋，詞之能事備矣。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論》 竹屋、蒲江，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鄶，竹屋硜硜，亦凡響耳。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竹屋得名甚盛，而其詞一無可觀，當由社中標榜而成耳。然較之西麓，尚少厭氣。

《詞苑萃編》卷五引《古今詞話》 高觀國精於詠物，《竹屋癡語》中最佳者，有《御街行》詠轎、詠簾，《賀新郎》詠梅，《解連環》詠柳，《祝英臺近》詠荷，《少年游》詠草。皆工而入逸，婉而多風。

《樂府餘論》 南渡後亦有辛稼軒、劉改之、史邦卿、高竹屋、黃叔暘諸家，以其音節尚未變也。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

樊增祥《張孝祥》 趙家南渡數詞人，竹屋、梅溪未識眞。淺酌西江斟北斗，一時豪氣蓋蘇、辛。

《左庵詞話》卷下 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高竹屋云：「新愁萬斛，爲春瘦，卻怕春知。」又云：「警愁攪夢，更不管、庾郎心碎。」

又 作詞須用詞眼，如【略】竹屋之「玉嬌香怨」。

《藝概》卷四 高竹屋詞，爭驅白石，然嫌多綺語。如《御街行》之詠轎，其設想之細膩曲折，何爲也哉！詠簾亦然。【略】然病在標者猶易治也。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南宋白石、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略】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又卷五 （詒）案：梅溪、竹屋，去姜、張一間耳。

又卷六 吳穀人《露蟬詞序》云【略】又陳叙云：「詞以韻流，當效玉田之雅，詞以情勝，須兼竹屋之癡。」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論曰：【略】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足者詞暢。清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

又卷一二 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

《蕙庵論詞》 陳造序高賓王詞，謂竹屋、梅溪要是不經人道語。玉田亦以兩家與白石、夢窗並稱。由觀國與達祖疊相唱和，故援與相比，平心論之，竹屋精實有餘，超逸不足。以梅溪較之，究未能旗鼓相當。今若求其同調，則惟盧蒲江差足肩隨耳。

《詞壇叢話》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略】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白雨齋詞話》卷二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三變行輩，信不足數。然同時如東坡、少游，豈梅溪所能壓倒。至以竹屋、竹山與之並列，是又淺視梅溪。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

又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又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又 周公謹詞，刻意學清眞。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眞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又卷八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略】周美成爲一體（竹屋、草窗附之）。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

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

《**歲寒居詞話**》《竹屋癡語》，高觀國賓王詞。高郵陳造與史達祖爲之序。竹屋，山陰人。自白石而後，句琢字鍊，始歸雅純，而竹屋、梅溪爲之羽翼。故張炎謂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特立清新，刪削靡曼。乃《草堂》於白石、梅溪盡不入選，竹屋詞僅登《玉蝴蝶》一闋，蓋其時專尚甜熟故也。竹屋與梅溪酬唱，旗鼓足以相當。惟《梅溪集》有《賀新涼》一闋，注「湖上與竹屋同賦」，今無之，殆已刪去。陳唐卿云：「竹屋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語雖過當，要亦格調不凡耳。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王文簡《倚聲集序》：【略】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

分論

《**玉蝴蝶**》**（喚起一襟涼思）**《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語多不經人道。《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喚起二字，無端正妙。「古臺新夢」句，是意。《蓼園詞選》黃氏評：總是寫宦境蕭條，因而思家之意閑。「蕙帳猿鶴悲吟」，是用《北山移文》中語，通首清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因秋至而感懷，不作怨尤語，亦不作出世想，歸志浩然，句工而音雅，宜《草堂集》選此一調。人謂竹屋與邦卿相伯仲。陳造序其詞，謂妙處即少游、美成亦未及。余謂可擬「翡翠蘭苕」，未可「掣鯨魚於碧海」也。

《**卜算子**》**（屈指數春來）**《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意娟秀，調流滑，同前詞（王觀《卜算子》「水是眼波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四句未脫送春恆徑，其著意在末句題遍屏窗，可見亂愁無次，不僅傷春也。

《**霜天曉角**》**（春雲粉色）**《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纖響。此格似急似繁，弦管嘈嘈，詞亦起看。《雨村詞話》卷三：「西湖詞甚多，然無過高觀國《竹屋癡語》所載《霜天曉角》，詞云：『春雲粉色【略】。』初春情景，此詞盡之矣。

《**月照梨花**》**（霽烟消處寒猶嫩）**《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即此見作詩之難，髭不足惜。巧，無所不至。

《**永遇樂**》**（淺量修蛾）**《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艷慕柔苦，諸好備矣，疑是青樓通套賴詞。張幼青云：當之者不易。

《**踏莎行**》《**水減堤痕**》《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喚起」「勸入」字強下，妙。

《**解連環**》**（浪搖折綠）**《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入微，幽藻疑騷賦。無一浮句。

《**御街行**》**（香波半窣深深院）**《詞綜偶評・宋詞》：只起三句說轎，以下俱說轎中之人。「花」字一首中三見，微複，此亦失于檢點處。又（鶯聲似隔）簾外。（篆烟微度）簾內。（彷彿見如花嬌面）以上言簾垂。結處言簾捲。《詞綜偶評・補錄宋詞》：（香波半窣深深院）窣，穴中卒也。此亦當作出字解，與勃窣窸窣義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賦本題僅「玉鈎」、「翠額」及「橫影」三句，餘皆從旁面著想。「鶯聲」二句在虛處詠「簾」入細。轉頭處雖僅言簾垂不捲，而筆意已注簾內之人，故下云彷彿見之，神光離合，仍由「簾」字生情。結句餘思尤長。

《**燭影搖紅**》**（別浦潮平）**《詞綜偶評・宋詞》：（「別浦潮平」六句）俱寫景物，卻有層次，故不板實。寫景自下而上。（「酒醒情緒」三句）總承上六句。（「寥落年華將盡」二句）收轉前段。《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雖僅言水程風物，而雲寒風緊，正客心孤迥之時。竹屋爲山陰人，故下闋之起、結句，皆追憶臨安。況歸計稽遲，而伊人洄溯，宜其日晚登臨，客愁未際矣。結處「江梅」二句與姜白石《長亭怨慢》調「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爲主」思致相似。

《**少年遊**》**（春風吹碧）**《詞綜偶評・宋詞》：（翻憶翠羅裙）「蔓草見羅裙」，杜句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飛花」、「流水」三句詠草固工，兼寓「春隨人遠」之感。後幅「閑門」「古道」，懷古傷今，百端交集，若平子之工愁矣。

《**賀新郎**》**（月冷霜袍擁）**《詞綜偶評・宋詞》：此詞神韻小減，然氣格自佳。（開遍西湖春意爛）奇語不可多得。《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高竹屋梅云：「雲隔溪橋人不度，的皪春心未縱。」又：「開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做江山夢。」【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

《白雨齋詞話》卷二：竹屋「春風吹綠湖邊草」一章，純用比意，爲集中最純正最深婉之作。他如《賀新郎》(梅)之「閒遍西湖春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暮雲重。」此類不過聰俊語耳，無關大雅。又卷五：鍊字琢句，原屬詞中末技，然擇言貴雅，亦不可不愼。古人詞有竟體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減色者。如【略】高竹屋「月冷霜袍擁」一篇，旁面取勢，亦可謂思深意遠。惟「想見那」三字，不免粗鄙。此類皆失之不檢，致使敲金戛玉之詞，忽與瓦缶競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賦梅花者，白石之《暗香》、《疏影》，羣推絕調。宋人詠梅詞夥矣，各有侔色揣稱之工。此詞如太華霜鐘，發塵外清響。上闋寫梅之將開，押「擁」、「縱」、「龍」三韻，獨標新警。下闋詠梅開，而羅浮驚翠羽之啼，江上感桓伊之弄，若即若離，寄情綿遠。「羣花」句致慨尤深。當嚴風盛雪，玉骨孤撐。俯視春山萬卉，皆在酣夢之中，作者其借梅自喻耶！

《齊天樂》(晚雲知有關山念)　《詞苑萃編》卷五引姜夔云：高竹屋有中秋夜懷史梅溪《齊天樂》詞，即「晚雲知有關山念」一闋也。徘回宛轉，交情如見。《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中秋懷梅溪，交情宛轉，則有高竹屋之《齊天樂》。《蕙風詞話》卷二：宋人詞亦有疵病，斷不可學，高竹屋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烟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此等句鉤勒太露，便失之薄。《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竹屋詞非特措語精粹，誦此調令人增友誼之重。張叔夏極稱其詞，謂可與白石、夢窗、梅溪並駕。其《金人捧露盤》詞「新愁萬斛，爲春瘦，卻怕春知」，《祝英臺近》詞「驚愁攪夢，更不管，庾郎心碎」，皆稱警句。

《金人捧露盤》(楚宮閒)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高竹屋《金人捧露盤》詠梅二闋：「念瑤姬【略】」。又「楚宮閒【略】」。《絕妙好詞》錄前一闋。余則謂以風格論，後闋較尤遒上也。

《臨江仙》(風月生來人世)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作綺豔語須含雅度，此作後二句情景交融，不加雕繢，尤有餘味。

《齊天樂》(碧雲缺處無多雨)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竹屋詞無一平筆，躍冶精金，字字皆捶鍊而出。此調起筆便迥絕恆蹊，以下語皆秀峻。「袖羅」、「西風」句新思密意，尤爲擅場。下闋追憶舊遊，有小杜揚州之感。結句廢苑塵凝，楚峰烟淡，望彼美於遙天，對蒼茫而獨立，宜其「魂怯清吟」也。

《蘭陵王》(瀟塵閣)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賦春雨而景與人合詠。前段「曉來」句惜春色之蹉跎，尚是虛寫。中段起句已轉入懷人。「啼紅」句更進一層。「江上」、「堤外」二句寫離思兼帶雨意，情景並到。三段「入夜東風」句筆意開拓。清眞《蘭陵王》詞中段之「梨花榆火催寒食」，三段之「斜陽冉冉春無極」，皆用頓挫之筆，其下自迎刃而解。此調「啼紅」及「東風」二句皆在中段著力，與清眞相似。且「楚臺」句用襄王事，「春酌」句用杜陵詩，以「暮」字、「檐」字點明之，關合「雨」字，可見詞心之細。

《御街行》(藤筠巧織花紋細)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題詠之者絕少。「穩步」、「流水」句狀舁夫之技能，「逢花須住」與開窗四盼等句，狀乘轎者之閨情，且陌上遇雨及歸途扶醉，皆需轎之由也。

《玲瓏四犯》(水外輕陰)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駐馬重遊，而言還繫芳樹，舊人不見，而言問花無語，皆見詞心婉妙。轉頭處「少年」以下四句，寄懷縹渺，朱竹垞所謂「空中傳恨」也。「翠牋」、「斷腸」二句爲此篇擅勝處。結句雖應有之意，稍嫌說盡。

《解連環》(露條烟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凡詠物詞，大都先賦物，後言情。此調上闋固專詠柳，下闋因柳感懷，而仍由「柳」字發揮。結句懷友而歸至本題，不黏不脫。詠柳題本非難，佳處在細膩熨貼而仍縈拂有情也。

《喜遷鶯》(涼雲歸去)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殘秋風雨，一片淒迷，有愁到鷗邊之感。下闋爲伊人寫怨，已極哀豔，況繡簾人遠，應愁損庾郎矣。玉田評竇王詞云：「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

《祝英臺近》(擁紅妝)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借荷花而憶賞荷之人。「蘭艇」句以下纔逢旋別，去住關情。「西風」、「心苦」句仍映帶荷花。結處「微步」、「輕顰」，能領略者，惟香邊鷗鷺，亦人與花關合，非專詠荷花也。

《清平樂》(春蕪雨溼)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燕因避雨而急飛，押「急」字韻頗工。「雲壓」句有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詩意。下闋縱極清寒，而青樓人不覺，一拂冰絃，萬愁盡破，彈者可字作莫愁，聽曲者亦破顏一笑矣。

傳記

《詞品》卷四　高觀國，字賓王，號竹屋，詞名《竹屋癡語》。陳造爲序，稱其與史邦卿皆秦、周之詞，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舊本《草堂詩餘》選其《玉蝴蝶》一首，書坊翻刻，欲省費，潛去之。予家藏有舊本，今錄于此，以補遺略焉。「喚起一襟涼思【略】。」又詠轎《御街行》云：「藤筠巧織花紋細【略】。」他如秋懷《喜遷鶯》、弔青樓《永遇樂》，佳作也。

《絕妙好詞箋》卷二　觀國字賓王，山陰人。有《竹屋癡語》一卷。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竹屋詞》一卷，高觀國賓王撰。亦不詳何人，高郵陳造（併）與史〔邦卿〕二家序之。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竹屋詞》一卷。

毛晉《竹屋癡語跋》　賓王詞，《草堂集》不多選，選入如《玉蝴蝶》，坊刻竟逸去。又如《杏花天》、《思佳客》，詩作混入他人，先輩多拈出以嘅時本之誤。【略】湖南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三集：高觀國《竹屋癡語》三十九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高觀國《竹屋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屋癡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高觀國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刊。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竹屋癡語》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高觀國賓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竹屋癡語》一卷，宋高觀國撰。三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汲古閣影宋精鈔本。　毛斧季校本。

盧祖皋

論述

綜論

孫應時《蒲江詩稿序》　東嘉盧申之妙年取進士第，辭藻逸發，如水湧山出。見予於吳中，不鄙定交。申之喜爲樂府，予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即大肆其力於詩。居三年，寄《蒲江詩藁》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之高下而衆芳之雜襲也；灑然其秋，若風露之清高而山川之寥朗也。澹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埃之外；儼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窈兮其思之深，悠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視古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予，予固未嘗工詩，而何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可已止矣。作詩正如飲酒，酒所以養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也。或曰：子襲力進申之於詩，今之言不疑於相戾？予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勿慮。」

《貴耳集》卷上　蒲江盧申之祖皋，貌字修整，作小詞纖雅，曰《蒲江集》。曾爲《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漫，擔頭時得數枝看。」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人愁。暮煙疎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領先生詞外之旨。

《梅磵詩話》卷下　鄉人周師成，字宗聖，號雉山，妙年擢第，博學工詩文。一時名勝如盧申之、趙紫芝、劉潛夫諸公，皆與之遊。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　玉田【略】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

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謔樂，賣落花而陪笑。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不容半點新愁飛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種歡喜痛快。

《詞品》卷四　盧申之，名祖皋，邛州人。有《蒲江詞》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彭傳師於吳江作釣雪亭，擅漁人之窟宅，以供詩境也，約趙子野、翁靈舒諸人賦之，惟申之擅場。「江寒雁影梅花瘦。四無塵，雪飛風起，夜窗如晝」，其警句也。《水龍吟》詠茶蘼云：「蕩紅流水無聲【略】。」《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略】。」

毛晉《蒲江詞跋》　盧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爭學晚唐體，徐照字道輝、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稱爲四靈，與申之倡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傳。黃叔暘謂其樂府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中興集》中幾盡采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足驚目。余喜其「柳色津頭泫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鶯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更鮮秀邪？又「玉簫吹未徹，窗影梅花月。無語只低眉，閑拈雙荔枝。」直可步趨南唐「孤枕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至如「江涵雁影梅花瘦」、「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蓋古樂府佳句也。

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又《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略】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略】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敘》　高、孝以來，詞流益夥，翳惟白石，實長齊盟。于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于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于後。【略】其他盧申之、高賓王、蔣勝欲、周公謹之屬，亦能各引一端，同聲相應，洵長城外之偏師，廊廡中之高第矣。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竹屋、蒲江，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鄶；竹屋硜硜，亦凡響耳。

《介存齋論詞雜著》　蒲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味，此才小也。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填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沈道寬《論碧山詞》　孰云王後孰盧前，《花外》、《蒲江》各一編。若把哀蟬方蟋蟀，故應詞法屬中仙。

《蒿庵論詞》　竹屋精實有餘，超逸不足。以梅溪較之，究未能旗鼓相當。今若求其同調，則惟盧蒲江差足肩隨耳。

冒廣生《蒲江詞跋》　《貴耳集》稱其「貌宇修整，作小詞纖雅。曾爲《玉堂有感》詩：『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漫，擔頭時得數枝看。』又《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係人愁。暮烟疏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梅澗詩話》亦載其《廟山道中》詩云「粉黃蛺蝶繞疏籬，山崦人家挂酒旗。細雨嫩寒衫袖薄，客中知是菊花時。」語意清新，頗能模寫村居景趣。

分論

《賀新郎》（挽住風前柳）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彭傳師於吳江三高堂之前作釣雪亭，蒲江爲之賦詞云：「挽住風前柳【略】。」無一字不佳。每一詠之，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山水映發，使人應接不暇也。

《鷓鴣天》（庭綠初圓結蔭濃）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清秀。叔暘詞「戲臨小草書團扇，自揀殘花插淨瓶」、「一行歸鷺拖秋色，幾樹蟬鳴餞夕陽」，皆劉長卿、錢起之流。

《魚游春水》（離愁禁不去）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工作精密，可徐味。

《**夜飛鵲慢**》（**驟嘶破清曉**）《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曉行便知之。（「牽衣」五句）「牽衣搵」，如云遲遲，已是匆匆，直而無餘。

《**賀新郎**》（**十頃涵空碧**）《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即堯章賦梅意：「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舊事」二句）幻妙，兩煞句太同。

《**水龍吟**》（**蕩紅流水無聲**）《詞潔輯評》卷五：茶蘼如何寫，直合淺淺許。海棠尤難着色，不離不即，已在個中。遇棘手題，當思所變計。二調頗堪玩味。　又：玉田此調不見作手，纔到蒲江，竹屋之間。《詞綜偶評・宋詞》：（笑依依欲挽，春風教住）宋人《茶蘼》詩：「強挽春風留一醉。」（「酒邊風味，對枕幃」三句）山谷詩：「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又《補錄宋詞》：（「酒邊風味」四句）方虛谷云：「茶蘼本《唐書》酒名，世以花似酒之色，故得名，而亦爲枕囊幃者也。」

《**木蘭花慢**》（**汀蓮凋晚艷**）《詞潔輯評》卷五：三調甚平，然不敗目。

《**謁金門**》（**風不定**）《藝衡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靜境妙觀。

《**清平樂**》（**錦屏開曉**）《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亦恰到好處，未免有意。

《**江城子**》（**畫樓簾幕捲新晴**）《蕙風詞話》卷二：盧申之《江城子》後段云：「年華空自感飄零。擁春酲，對誰醒。天闊雲閒，無處覓簫聲。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與劉龍洲詞「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可稱異曲同工。然終不如少陵之「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爲倔彊可喜。其《清平樂》歌拍云：「何處一春游蕩，夢中猶恨楊花。」是加倍寫法。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蒲江詞》一卷，【略】宋盧祖皋撰。祖皋字申之，又字次夔，號蒲江，永嘉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中爲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祖皋爲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然詩集不傳，惟《貴耳集》載其《玉堂有感》、《松江別友》二絕句，《舟中獨酌》一聯。《梅磵詩話》載其《廟山道中》一絕句，《全芳備祖》載其《酴醾》一絕句，僧北磵集附載其《讀書》、《種橘》二絕句，《東甌詩集》載其《雨後得月小飲懷趙天樂》五言一律而已。《貴耳集》又稱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一卷。其篇數多寡，亦不可考。

紀事

《**貴耳集**》**卷上**　葉元吉名祐之，儀矩峻潔，癯然玉樹之清。家素貧，典衣買書讀。悟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灑灑可聽。有《同菴文集》二十卷。盧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詩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胡衛、盧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

冒廣生《**蒲江詞跋**》　申之在翰林日，與胡衛草明堂赦文，【略】事載《鶴林玉露》。此殊足以資談噱者也。【略】又案，《齊東野語》云：「『恭膺天命之寶』，眞宗初即位所制。其後每朝效之，易世則藏去。靖康之變，金人取玉寶十有四以去，此寶居其二焉。其一則哲宗元符三年所制，其一則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及金人內亂南遷，寶玉多爲蒙古所取。當時識者，謂此物不宜鋪張，是以參政鄭昭先有『可吊不可賀』之論。時學士院權直盧祖皋草詔，乃徑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進寶，至三年崩，識者憂之」云云。《貴耳集》亦載此事云：「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盧祖皋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茅匯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茅不願推寶賞，改寶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此亦申之遺聞軼事，志傳所不載者。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蒲江集》一卷，永嘉盧祖皋申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蒲江集》一卷。

毛晉《蒲江詞跋》　惜乎《蒲江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闋耳。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六集：盧祖皋《蒲江詞》十二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蒲江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盧祖皋撰。【略】此本爲明毛晉所刻，凡二十五闋。今以黃昇《花菴詞選》相校，則前二十四闋悉《詞選》之所錄，惟最後《好事近》一闋爲晉所增入。疑原集散佚，晉特鈔撮黃昇所錄，以備一家耳。

冒廣生《蒲江詞跋》　右《蒲江詞》一卷，凡二十五首，余從他處補得十首。

周泳先《畸庵詞輯本題記》　《大典》「湖」字韻引《賀新郎》詞下題云「次盧申之韻」。檢毛刻盧祖皋《蒲江詞》及朱刻《蒲江詞稿》，均未有用此闋韻者，是申之詞已佚。據此，孫居敬與申之同時，亦宋寧宗前後人也。

朱孝臧《蒲江詞跋》　右《蒲江詞稿》一卷，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藏明鈔南詞本，比毛氏汲古閣刻多七十一闋，疑即黃叔暘所謂「有《蒲江詞稿》行於世」者。毛刻與花庵《中興絕妙詞選》略同，而增《好事近》「雁外雨絲絲」一闋，《中興詞選》載之，標爲吳君特詞。今考彭本亦無是闋，殆非申之作也。癸丑仲夏校訖并記，歸安朱孝臧。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蒲江詞》一卷，宋盧祖皋撰。六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藝文

劉過《除夜寄盧菊澗祖皋》　見說盧夫子，詩成手自書。雪便金帳暖，雲蔭玉川居。椒葉儲名酒，萍蘆薦野蔬。夜寒揮犢鼻，應念馬相如。

釋居簡《祭盧玉堂直院》　噫！蒲江公蚤蜚雋譽，頡頏雲霄，粵與仲俱。翻水文詞，九河倒輸，拍肩《過秦》，長揖《子虛》。駿騰渥洼，翠峙碧梧。訪孤山春，濯西子湖，起我摧頹，偕尋物初。一笑分攜，九華絳嶰。仲則先之，鈞天帝居。鷗盟在公，雁足枉書。契闊十年，鵷行峻除，復來澗陰，策我故吾。蓬萊道山，夜嚴漏徐，種橘賦詩，雪枝糢糊。黎明繡鞍，入承明廬，潤色誥盤，章明典謨。演雅簡繁，命騷有餘。用不及大，澤不及敷，志不及行，蘊不及攄。百身莫贖，嗚呼天乎！

戴栩《祭盧直院文》　嗚呼！闢清華之軌路，挾駿駃而上馳。才與名以胥偶，閱際逢之一時。公收勳於藝籍，蚤挺拔而芳腴。綴明月以爲珮，建舒虹以爲旂。徧窺蓬山之戶，分僊鰲禁之扉。紛詞頭之夜下，或慶律而戎機。蓋十擅其六七，何輒出而愈奇。兼牋奏於南宮，湧泉思而沛餘。繄余鄉之前哲，掌帝制其實稀。儼先陳而後蔡，粲紫橐之相輝。縱窘步而少卻，胡奄忽以至斯。每觀公之韜立，信才宏而具宜。事前迎而卻拒，理透深而摘微。既燭瞭以鑒裁，亦藪藏而煦濡。抒逸思於篇什，寄餘襟於酒巵。謂此樂之終竟，罄交朋而來期。倏五十以嬗化，悼賀監以莫追。嗚呼哀哉！乞郡委羽之境，築室太玉之坻。使左餐右粥，豐及物之德，而精筆妙墨，富閒居之詞。靡二者之一遂，慰穹蒼而孔悲。想營魂之留衎，陳薄奠以來思。

徐僑

論述

吳泳《徐僑授工部侍郎依舊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制》　具官某端信而誠慤，直清而澹夷，在野則布衣躬耕，在朝則端冕敬色。學如可樂，弗違顏子之仁；道或未行，不易下惠之介。剴切曲臺之議，從容勸講之箴。

王柏《跋徐毅齋帖》　咸淳壬申之冬，予畏友通齋葉仲成父，出示毅齋先生徐文清公遺其先正監丞都運之帖一巨軸，後學王某肅容敬觀。謨乎仁義之言也，確乎朋友之義也，枌榆之人物尚盛也，縉紳之公論尚明也。其於出處輕重之間，講之尤密。視名輕則爲己重，爲民重則視己輕，簡而裕，辨而正，事關父師，情深誄些，豈止爲家庭之天球弘璧而已。

方回《可言集考》　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略】後集十

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諸）〔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毅成、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峴、劉漫塘。

吳思道《徐文清公手書雜稿後題》 右故宋侍讀文清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雜稿一冊，起乙酉止壬辰之所著也。【略】此冊所載，始終八年，優游休退，自警者凜凜甚嚴，而於親友之慶問弔祭，燕集往來，悃款眞誠，風流篤厚。至於暄涼晴雨之候，卉木禽鳥之情狀，密察深省，託興寓懷，無一言一事之不出於正。蓋其學問持養不怠於閑暇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於晚暮之後，於此可考矣。

徐興《毅齋詩集別錄序》 文所以載道，文不載道，則雖黼絲牛毛無補於世，文而足以載道，雖殘編斷簡不可廢也。興先世文清公號毅齋，嘗從東萊、晦庵相與倡道於婺。其所著作，有《讀易記》、《讀詩記詠》、文集、《雜說》等書，以之格君心，淑後學，羽翼吾道，有補於世教也尚矣。故黃文獻公爲作公傳，必重稱其著作，以其文之足以載道也。奈何世久人微，家無全冊，僅有《雜說》數卷。【略】尚幸是錄存於別館，雖其言發於即事即物之微，其著作大旨固不在是，然其咏嘆淫佚，適性情之正，得理趣之眞，殆與濂洛、玉淵、金井志慮高潔，托興吟風，冲然自得者同一胸次也。雖曰《別錄》，然公之所以爲全書者，即此可知矣。《傳》謂觀水於瀾，觀日月於容光之隙，其斯之謂歟。

《毅齋即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毅齋徐公，諱僑，字崇父，婺源人，朱熹門人也，端平侍從，近世君子之無瑕者。此詩中四句絕妙，味其學力，非小小詩家可及，有德者必有言也。紀昀評：此亦依傍門戶之言，名儒不必定能詩也。單弱。結太腐。馮舒評：起句便不好。馮班評：次句即上句。

傳記

王樟《義烏宋先達小傳·徐僑》 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主簿上饒，始受業考亭朱子之門。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憂去。開禧講和，議函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致安於已危，迓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久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眞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言地」，而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參政洪、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定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祕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造朝。入見，論奏數千言，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數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後皆施行。以論王樴奉使狀，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除工部侍郎，求去益切，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既歸，援舊比上疏，請辭待制，乃復除集英殿修撰。與其子京官，固辭，命下如所請，而疾以革。卒年七十有八。訃聞，仍除寶謨閣待制致仕。謚曰文清。初，僑之兄侃、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而僑師事朱子。朱子每語人曰：「崇甫，明白剛直士也。」因以毅名齋。朱子之學詘於慶元，及伸於端平，僑與度正、葉味道實發之。其在人君前，論學則曰在正心，論治則曰在知人。其教學者，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平日奉身苦約，人不堪其貧。嘗入對，衣弊甚，上問曰：「卿何貧甚邪？」對曰：「臣不貧。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并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理宗爲改容優納焉。其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

《宋史》卷四二二《徐僑傳》（存目）

著錄

徐興《毅齋詩集別錄序》 成化丁酉，興受業於齊山允達王先生之門，復

得先正忠文公所藏《毅齋文集》一十卷，幾欲鋟梓，區區屢困場屋，夜雨燈窗之累，莫之暇及。弘治壬戌，□意遭回祿，而前集煨燼，可勝惜哉！尙幸是錄存於別館，雖其言發於即事即物之微，其著作大旨固不在是，然其咏嘆淫佚，適性情之正，得理趣之眞，殆與濂洛、玉淵、金井志慮高潔，托興吟風，冲然自得者同一胸次也。雖曰《別錄》，然公之所以爲全書者，即此可知矣。【略】是用鋟梓，以爲四方求觀聖賢之道者之一助。【略】正德辛未十二月既望，十一世孫興拜手書。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毅齋別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略】考之《宋史》，乃〔徐〕僑之詩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毅齋詩集別錄》一卷附《家傳》一卷，明刊本。宋徐僑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毅齋詩集別錄》一卷，宋徐僑撰，《家傳》一卷，明正德六年徐興刻本，周叔弢跋，一冊。

危稹

論述

綜論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臨川危逢吉詩有思致，《禽言》二首尤佳。《接客篇》云：「接客接客，高亦接，低亦接。大兒穩善會傳茶，小兒跟蹡能作揖。家人不用翦髻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戶俗。」《郭公篇》云：「郭公郭公，聞爾失國春秋時，何事到此猶悲啼。郭公前言亡國故，當時只緣臣子誤。百年社稷不得歸，而今家住柘岡西。滿目春風都是恨，聲聲說與齊侯知。國亡矣，君勉之。」詞意音節，欲迫張籍、王建矣。《題楊妃齒痛圖》云：「痛入香齦欲不禁，三郎心痛亦何深。當時更有脣亡處，只是君王不動心。」《婦歎》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即日鳳皇池。而今老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落花》云：「馬嵬路險失妃子，金谷樓高墮綠珠。」皆清婉可愛。然古今詠落花，無出二宋兄弟兩聯追琢精妙，逢吉語稍率矣。

《詩人玉屑》卷五引《驢塘文集》　危稹逢吉曰：「詩不可強作，不可徒作，不可苟作。強作則無意，徒作則無益，苟作則無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危稹巽齋小集》　臨漳臺迴橫經日，眞率人來入會時。一卷雞林詩話在，卻如抓癢得清怡。

分論

《文武之道同伏羲論》　《論學繩尺》卷二：意甚古，語甚新，下字亦甚異，此論中巨擘也。

《爲治顧力行何如論》　《論學繩尺》卷四：鎔意鑄辭，圓轉清峭，可以見驢塘先輩之妙筆。

《送劉帥歸蜀》　《宋詩精華錄》卷四：用東坡「那有千尋竹」之意，翻「絕頂望鄉國」之案。愛而不見，此詩自出眞情，而錯怨江南北山多者，亦望夫化石之癡想耳。

傳記

《宋史》卷四一五《危稹傳》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士，孝宗更名稹。時洪邁得稹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奬，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且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免，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諭，改太學錄。明年，遷武學博士，又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其教養之規，稹所論建。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請叙復軍功之賞以立

大信，投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略】番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迕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略】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動。【略】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眞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至孝，父疾，願損己算益親年，疾尋愈。眞德秀登從班，舉稹自代，沒，又爲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曰《藥山》。弟和，字詳仲，開禧元年進士，【略】有《蟾塘文集》。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危稹文集》二十卷。

李　塲

論述

魏了翁《答遂寧李侍郎（塲）書》 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體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

又《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略】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

洪咨夔《敷文閣學士李塲明堂恩加食邑實封制》 具官某學博而識明，氣全而節勁。螭頭去國，望久鬱於論思；豹尾行邊，功獨高於綏定。屬大權之親攬，務衆正之詳延，首告李泌以束裝，欲爲賈生而前席。正深樂只，宜亟來思。

吳泳《李塲授守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修撰制》 具官某秀涵岷峨，名滿宇宙。通今博古，家傳太史之書；正國致君，躬備大人之事。夷險一節，典刑四朝。

劉克莊《賀制置李尚書啟》 恭惟某官名滿九牧，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事，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讜論見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棧，狹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兵，鄙夷筦、晏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弭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略】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

紀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略】劉公得崇模牋，愕，實几上，即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云。

又丙集 自侂胄得柄，事皆不隸之都司。初議於蘇師旦，後議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職。自時相用事，始專任都司。都司權居臺諫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謗。時聶善之亦時相所任，大抵以袁潔齋、眞西山、樓暘叔、蕭禹平、危逢吉、陳師虙輩，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帥蜀，道從金陵。逢吉之弟和爲江東帥屬，迎勞之於驛邸，聶因語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議論。」應詳不樂，竟不餞之，銜之終身。

《娛書堂詩話》卷下 柴與之中行嘉定間仕於朝，與時宰議論不合，出守章貢。危逢吉（稹）以詩送云：「力爲君王乞得州，補天未了石還收。人才自係國輕重，吾道亦關公去留。殿角纔辭槐影日，船頭便轉荻花秋。競誇祖帳都門外，誰識眉攢杜甫愁。」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悅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樓賦》，不特語言工，其愛君戀國，感事憂時，忠操過仲宣矣。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五　李辜字季允，丹稜人。父燾，《宋史》有傳。學者稱爲悅齋先生。燾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壁與辜最達。從張栻遊，求道甚銳。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辜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眷倚甚至，將引之參豫，而辜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略】卒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請罷，詔知遂寧府，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辜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略】辜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尚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謚文肅。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十朝綱要》諸書。

紀事

劉宰《書石湖詩卷後》　余與蜀李季允同爲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季允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留儀眞。余時爲郡掾，無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烟，蜀士大夫爭寶之。又其爲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

魏了翁《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

藝文

魏了翁《送李季允赴召》　擁馬懽呼夾道迎，詔書洛社起耆英。史筵載筆聯翁季，政路題名接弟兄。新政期公皆一律，故交惟我得忘情。正邦須自明倫始，要仗公開萬世程。

劉克莊《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震讋，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闊，外叢難梗，內闕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盧)〔慮〕其尾矣。嗚呼！士幸虜弱，奮髯裂(眥)〔眦〕，當其鋒銳，遏之莫止。及既衰竭，鼓之弗起。叫呼者(禁)〔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之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略】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爲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

林正大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風雅遺音》四卷。【略】正大字敬之，號隨

庵。據卷首易嘉猷序，蓋開禧中爲嚴州學官，其里籍則不可考。是編皆取前人詩文，檃栝其意，製爲雜曲。每首之前，仍全載本文，蓋仿蘇軾檃括《歸去來詞》之例。然語意蹇拙，殊無可採。卷末有徐釚跋云：「《風雅遺音》上下卷，南宋刊本，泰興季滄葦家藏書。靈壽傅使君於都門珠市口購得，遂付小史鈔錄。林序闕前七行，卷末《清平調》逸其半，皆舊時脫落，今亦仍之。」此本字畫訛闕，蓋又從釚本傳寫云。

劉毓盤《輯校漁樵笛譜跋》 林正大《風雅遺音》有隱括前後《赤壁賦》、《念奴嬌》二詞，謙父亦有《金縷曲》詞，一若杜牧《登高》詩，東坡括以《定風波》，晦庵復括以《水調歌頭》也。

《滿江紅》（為憶當時）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林著有《風雅遺音》，爲嘉泰間詞人。此詞括盧仝《有所思》詩意，筆頗清老，而少駘蕩夷猶之致。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八 《風雅遺音》二卷，宋隨菴林正大猷之以六朝、唐、宋詩文四十一篇，括意度腔，以洗淫哇、振古風，更冠本文於前。

《趙定宇書目》 《風雅遺音》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林正大《風雅遺音》。

《脈望館書目》 《風雅遺音》一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風雅遺音》四卷，宋林正大譔，影寫宋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風雅遺音》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林正大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風雅遺音》二卷，明刊本，黃蕘圃藏書。林正大撰。【略】此本爲明初據南宋本重刊。

《詞徵》卷五 《風雅遺音》二卷，宋林正大撰。（泰興季氏藏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風雅遺音》二卷，影寫明刊本，宋林正大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風雅遺音》二卷，宋林正大敬之輯。影寫宋刊本，九行十八字。錄黃丕烈跋。（繆氏遺書）。

楊皇后

論述

潛夫《楊皇后宮詞跋》 《宮詞》五十首，【略】何啻和隋之珠璧耶！王建、花蕊，不得專美矣。

《名媛詩歸》卷二一 楊太后，宋寧宗后也，聰慧博學，作《宮詞》五十首，不傳久矣。洪武年，錢塘凌貢士家有藏本梓行於世，選存三十首。

《宮詞一》 《名媛詩歸》卷二一：雅煉典重，不煩不縟。

又二 《名媛詩歸》卷二一：孝慈恭順，極似尚書故實中記事一則。（醉裏君王扶上輦）寫後宮宴樂，不入衰朝荒亂氣象。

又三 《名媛詩歸》卷二一：（柳枝挾雨握新綠）「柳枝」「新綠」，常語耳，用「挾雨」字「握」字，便力厚而勁。（桃蕊令風破小紅）「小紅」字秀。（嵯峨宮殿五雲中）詞意沉靜，覺「天上春光」一句，偏領得振頓。

又四 《名媛詩歸》卷二一：每作鄭重語，不膚不俚，禮象莊嚴，自有和雅之氣，當由性情鎖靜耳。（雲外梅臺日月閒）「閒」字寫得氣象悰大。（爲分和氣到人間）「到漢宮」、「到人間」，□間着一分□，正有化起宮闈意在。

又五 《名媛詩歸》卷二一：只作如此含情，卻非滲飾情艷。（曉窗生白已驚啼）「已」字寫來微動。（夢回時）三字含蓄。

又六 《名媛詩歸》卷二一：疏疏叙來，輕艷中帶映自老。（禁籞深沉白晝閒）「閒」字即從深沉內看出。（滿地落花紅不掃）深浣氣象。

又七 《名媛詩歸》卷二一：含意不甚刻削，貴在嚴正耳。

又八 《名媛詩歸》卷二一：（海棠花裡奏琵琶）景事仍寫得細。

又九 《名媛詩歸》卷二一：此卻是盛世宮禁中語，不屑屑作游觀事，妙甚。

又一〇 《名媛詩歸》卷二一：宮闈之化，宋代獨盛，故躬率仁孝，於天

子尤加謹焉。三代以後，亦罕見矣。（天子捧盤仍再拜）「仍再拜」，酷似《書》、《詩》質重語氣。

又一一　《名媛詩歸》卷二一：只作規美語，自有一番歌舞浩蕩景象。

又一二　《名媛詩歸》卷二一：（御水一清清徹底）句亦森然。

又一三　《名媛詩歸》卷二一：此首稍刻劃，不能渾含矣。（靜運天機一局棋）句意太率。

又一四　《名媛詩歸》卷二一：如此事，花蕊夫人便譜不到，事重而體正。

又一五　《名媛詩歸》卷二一：此等意不及「水風涼處讀文書」一句說得出，而□義方淨。（雲影低涵柏子池）雲影着在池中，便覺低徊浮動，寫出自妙。

又一六　《名媛詩歸》卷二一：穩麗，妙於聳峻。

又一七　《名媛詩歸》卷二一：（聖德）二句）二句深厚有體，宮中樂德稱頌，乃復如此和雅，當是詠關雎、麟趾一流人。

又一八　《名媛詩歸》卷二一：（一朵紅雲黃蓋底）持重，自非輕率躁動一體聲口。

又一九　《名媛詩歸》卷二一：「中心」句，比「上殺」、「次殺」等語更微。

又二〇　《名媛詩歸》卷二一：（群臣臧否疏屏風）似名奏疏語。

又二一　《名媛詩歸》卷二一：如此聲文，非盛德母后決不能下隻字。若妃嬪語，便有矜飾修媚氣志矣。（用人論理見宸衷）「見宸衷」，□本獨重。（賞罰刑威合至公）至公正見宸衷深處，然玩「合」字意不無規諷。（姓名都在御屏中）上篇云「群臣臧否疏屏風」，此復云云，賢后惓惓用人，正是當時急務。

又二二　《名媛詩歸》卷二一：雖入瑣事，卻本聖德，是獨見其大惠。（天縱自然成一體）「成一體」，見非漫誇。

又二三　《名媛詩歸》卷二一：此則自其德行而言，有躬行節儉意。（風化宮嬪只淡妝）「只」字有力。

又二四　《名媛詩歸》卷二一：因擊鞠一事，引君當道，是大手筆。（不忘鞍馬是神機）宋室傾敗，正坐偷安旦夕，武備弛而不張耳。寫出「不忘鞍馬」，是絕識。（背打星毬一點飛）輕點一語，仍是安不忘危意。

又二五　《名媛詩歸》卷二一：即如此說，亦不襲綺靡之態。（薄暑應難到九重）「應難到」，說得蔭映深遠。

又二六　《名媛詩歸》卷二一：只是氣莊，便不浮淺。

又二七　《名媛詩歸》卷二一：（君王長得笑時誇）自爾秀媚。（淺色新裁艾虎紗）「艾虎紗」，入事細媚。

又二八　《名媛詩歸》卷二一：（要趁親蠶作五絲）「親蠶」用經語，「要趁」字作「五絲」字，妙於翻得新挺。

又二九　《名媛詩歸》卷二一：（歲歲蠶蠶麥熟時）「蠶蠶」二字，上虛下實，疊得妙。（歸來奏罷天顏悅）不說出贊理內助，卻已微微逗出。蠶功仍歸聖德，甚妙。

又三〇　《名媛詩歸》卷二一：行游樂事，皆有盛明氣色。花蕊夫人宮詞，俱叙瑣事，其宛曲細媚處，便有怨字意。此則正言君德，正大中含規諷，體局不侔矣。（小樣盤龍集翠裘）「小樣」字寫得細。（金鸞緩控五花騮）「緩控」二字，儼然翠華臨幸，按轡徐行氣象。（繡旗開處鈞天奏）鈞天奏妙在繡旗開處，風景佳麗，絲竹在耳。

傳記

《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　恭聖仁烈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慶元元年三月，封平樂郡夫人。三年四月，進封婕妤。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帝竟立之。次山客王夢龍知其謀，密以告后，后深銜之，與次山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曮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泄，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

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宮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后既誅侂胄，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既信任於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於此地。」美人以告彌遠。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腹心，走白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欲立他宗室子昀爲皇子，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是夜，凡七往反，后終不聽。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寶慶二年十一月戊寅，加尊號壽明。紹定元年正月丙子，復加慈睿。四年正月，后壽七十，帝率百官朝慈明殿，加尊號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十二月辛巳，后不豫，詔禱祠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赦天下。五年十二月壬午，崩于慈明殿，壽七十有一。謚恭聖仁烈。

著錄

潛夫《楊皇后宮詞跋》 右宮詞五十首，寧宗楊皇后所撰，好事者秘而不傳，事亦罕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二家宮詞》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毛晉編。凡宋徽宗皇帝三百首、寧宗楊皇后五十首。【略】楊后卷末有潛夫跋，不著名氏，毛晉謂不知何許人。考劉克莊字潛夫，跋稱癸酉仲春，爲度宗咸淳九年，時代亦合，或克莊所題耶？毛晉【略】跋楊后卷末，稱今本止三十首，餘二十首從未之見，乃天啓丁卯得胡應麟家秘本所載。又稱「迎春燕子尾纖纖」一首、「落絮濛濛立夏天」一首、「紫禁仙輿詰旦來」一首，向刻唐人；「蘭徑香消玉輦蹤」一首、「闕月流光入綺疏」一首、「輦路青苔雨後深」一首，向刻元人。今姑仍原本云云。今考集中「阿姊攜儂近紫微，蕊宮承寵對芳菲。繡幃獨自裁新錦，怕看花開蝴蝶飛」一首，亦似楊妹子作，故有首句。《書史會要》稱楊妹子詩語關情思，人或譏之，蓋即此類，不應出楊后之筆。蓋此三百五十首者，皆後人裒輯得之，眞僞參半，不可盡憑，姑以流傳已久存之耳。

黃丕烈《宋鈔本楊太后宮詞跋》 《楊太后宮詞》，汲古閣曾刊入《詩詞雜俎》中，其稿本余今始獲之，所謂潛夫輯本也。毛子晉云：「舊跋潛夫，不知何許人。」余以稿本核之，其爲宋人無疑。紙系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至潛夫之爲何許人，就其跋云「寧宗楊后」而不系以宋，則可斷爲宋朝人。其標題曰「潛夫輯」，余疑爲周密公謹，蓋公謹所撰書皆曰「輯」，如《武林舊事》則曰「四水潛夫輯」，《絕妙好詞》則曰「弁陽老人輯」。公謹入元，追憶故國，故有《武林舊事》之作，而此《楊太后宮詞》，輯之殆亦寓懷舊之思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楊太后宮詞》，宋本，一卷。

傅增湘《校宋寫本楊太后宮詞跋》 宋《楊太后宮詞》五十首，毛氏綠君亭刊本，後彙入《詩詞雜俎》中，附有潛夫跋語，子晉亦識其末，謂友人所寄少室山人手訂秘本，因與《宣和詞》合梓之。然其原本後人固未之見也。嗣雲間古倪園沈氏覆刻之，言借士禮居翻行，楮墨精麗，爲世寶貴。頃檢篋藏，得影刊宋人寫本一帙，乃友人瞿良士所貽，蓋良士近歲於吳門收得刻板十二番，重爲修治印行者。其板不審爲何時何人所梓，然筆意樸拙，雅近敦煌經卷，要出宋人手跡無疑。因發興取綠君亭本校讀一通，其字句乃頗有歧異。如「比使」寫本作「北使」（第一首），「亭臺」作「庭臺」（十一），「瑤觥」作「搖觥」（十九），「娟娟午月」作「西月」（十九），「爭爲」作「曾爲」（二十），「紫殿」作「紫燕」（二十一），「宸裏」作「宸衷」（二十七），「背打」作「肯作」（三十三），「小除」作「小池」（四十七），其字或爲傳誤，或可兩通，猶可言也。最異者如：第十九首「管弦聲韻一齊喧」，毛本作「宛轉餘音出紫垣」，四十三首「個個爭先獻壽杯」，毛本作「人人爭獻萬年杯」，四十八首「一朝紅蕊□新艷」，毛本作「將見紅葩鬥新艷」，意近而詞迥不同，殊難索解。既而詳諷之，乃悟各句音節與全首相拗，毛氏必爲調叶聲調之故，從而更易之。可謂勇於奮筆，悍然不顧者矣。又第四十六首「小小宮娥近水居，嬌眉秀額映清渠」，其「嬌眉秀額」所以狀宮娥之韶麗，毛氏乃改爲「雕楣繡額」，則指所居之地而言，風趣索然，寧不貽點金成鐵之誚耶？夫汲古刊書久稱世業，咸推善本，且又親見宋人原帙，乃輒逞私臆，輕改古書，竟訛失至此，則其它之梨棗紛綸，連車塞棟者，又豈

堪盡信耶！沈刻附有校記，上舉訛異各條咸在其列，標云「朱校」，是竹垞固曾見此本矣。惜沈氏未能詳述原委，致令後人無由考見得失，余故臚陳竄改之故，披示本來面目，以存其眞，非敢翹前人之失以自矜也。

汪晫

論述

李遇《宋汪處士誄》　其人貌莊而氣和，志寬而言約，如見圖南、堯夫，操履純固，制行高潔，則如仲車。議論人物如郭林宗，蔚而（文）爲詩（文）如君復，信乎有道之士也。【略】以君之學術行誼，有似乎黔婁、太丘也，請移其謚謚之曰「康範先生」。

呂午《宋處士汪君處微父墓塲銘》　君爲文多偉傑，吟詩率成咳唾間。平生著述，有《曾子》、《子思子》二卷爲全書，他文未成集。

汪夢斗《康範詩集跋》　先生所爲文多不畜藁。昔夢斗集詩詞時，往往得之戚友所傳誦與二父所記者，視所作已百無一二存也。昔先伯嘗云：先生詩更有五言「山寒杏未花」、「滅燭閔蛾傷」，七言「梨花院落春宵短」等作，爲當時名勝所稱。又七言一律首句云「片片飛紅已謝春，紅移榴蕊更精神」，滕德粹參議告院謂其有溫故知新之意。樂府有《詠木犀》，句云：「可是東風當日欠商量，百紫千紅春富貴，無半點，似渠香。」亦謂有詞人風度，皆不得其全篇，故不在集中。若夫雜著，有從季祖自得堂詩序，邑庠《中庸》首章講義，記建朱文公堂祠本末，及所謂《靜觀常語》，皆可以警策後生晚學，今盡失之。惜哉！

張純仁《元刊本西園康範先生遺稿叙》　徽績溪邑，當宋季世多顯人，而汪氏自有唐以來尤爲右族。處微君世詩書之澤而爵祿不入於其心，味道義之腴而窮約無所怨乎世，樂丘園之趣而惠愛足以及於人。鄉邑視之以爲楷範，官府信之如蓍龜。觀其《環谷存稿》，所爲詩詞數十首，其言典雅，其聲和平，無一毫晚宋氣息，其曠達恆依乎理，未嘗墜晉人之弊。視彼處約而怨尤、甘隱遯而忘世者，固不可同日語矣。易簀一詞，了達生死，且有一息尚存，不容稍邂懂。嗚呼，豈非有道君子哉！是宜生而名公卿以遺民論薦，歿而賢大夫以康範先生私謚之也。惜乎其所述作不復盡傳於世。

章瑞《弘治本環谷存稿叙》　元人入武林，大家流離，先生稿存者無幾。音節凌厲，闡幽揭明，譬諸古鐘磬，雖不諧里耳，自可尋玩。使立朝廷，爲雅頌，詠太平，勒鼎彝，豈不偉哉！顧長歌短吟，寄蟲魚花卉、羈愁感嘆間，來儀率舞之意亡，風刺憂懼之音作，有才流落至此，蓋知宋之不復競矣。宋人主理不主調，謂理即詩也，一切直致取平易爲貴，特禪人偈語耳。先生冲澹典麗，可與建安、黃初角上下，易簀《如夢令》一闋，猶精明不亂，抑余不獨因是以知先生，且可以觀世尚矣。

吳昌綬《康範詩餘跋》　晫以儒術著，詞非所長，重是宋人遺著，錄之以備一家。

《**如夢令**》（**一隻船兒沒賽**）　羅任臣《跋績溪汪處士屬纊所賦如夢令詞後》：人或謂其「牢把柁」之句，爲處士奉身行己，操持不懈，兢兢戰戰，死而後已者。余竊以爲「訪戴」之事，見處士了於死生之大節，直若簸弄焉耳。生也乘興而來，死也盡興而返，靡有一毫繫着之累。敬歎敬歎，世寧有斯人耶！

《**水調歌頭**》（**落日水亭靜**）　《蕙風詞話》卷二：宋汪晫《康範詩餘・水調歌頭》次韻荷淨亭小集云：「落日水亭靜，藕葉勝花香。」與秦湛「藕葉香風勝花氣」同意。藕葉之香，非靜中不能領略。淨而後能靜，無塵則不囂矣。只此起二句，便恰是詠荷淨亭，不能移到它處，所以爲佳。

傳記

唐廷瑞《康範先生行狀》　先生名晫，字處微。曾大父激，三與鄉薦，以南郊恩授文學，嘗游黃門蘇文定公門，家藏蘇公手澤猶存。【略】父三錫，母葛氏、滕氏，滕蓋吳中少師章敏公曾孫女。先生滕出也，紹興壬午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夙喪其父。長兄暘有雋才，嘗領鄉薦，習周六典，與同郡直閣汪公文振同師。其後鄉貢君招致，以教諸弟。先生從汪公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過不

復忘。爲舉文，每一篇出，同舍生多不及。倜儻有大志，甚期用於斯世。慶元癸亥，鄉貢君以五舉得官，不受，卒以死。先生曰：「吾兄止此，如吾何！」開禧丁卯，先生猶覓舉闕下。時方用兵，事日異，因客邸中重午，有感賦小詞，慨然曰：「是尚可求仕也歟哉！」即歸，不應舉，因此遂棄舉文，翛然無世累，不以名第介意，鄉人高仰而欽慕之。嘉定壬申，年方五十，元妃胡氏卒。手營一丘，縣南五里，山如碧玉環，慕李愿盤谷之趣，結屋其中，名曰「環谷」。作堂以「靜觀」名之，取程子「萬物靜觀皆自得」之語，賦詩十絕以見志。屋成，無日不徜徉泉石間，樵夫耕叟，漁人牧豎，皆能與之接慇懃，見者指爲神仙人。自非疾忌，未嘗不在谷中。時春秋逾六十，風雨寒暑不遠出，作堂先廬，名曰「善養」。自謂有得於孟子養氣之旨，大書此章於屏，至老常居之。【略】參政西山眞公久敬先生而不相識，端平甲午，今察院李公遇來爲宰，西山屬之求先生言行之實，以逸民論薦，封稿示李公。不幸西山薨，皆未及上。李公在邑，事必咨於先生，倡和尤多。嘉熙改元丁酉歲，先生七十有六，病以死矣。寢疾，李公親問醫藥，請所屬，曰：「咸無之。」賦小詞《如夢令》，以舟自況，有「把柁更須牢，無礙，無礙，匹似子猷訪戴」之句。盥手整衣衾，奄然而逝，實四月二十有六也。邑人聚哭甚哀，醵金爲仙佛供者無數。李公率屬致祭，及合三老士人會於學宮，誄其行，私謚曰康範先生。先生不爲章句文辭之學，而才具周密，識見幽邃。方有志斯世時，於國治官政民俗靡不究，議論風生，未嘗無及物之心。既謝科場，高蹈丘園，卷而藏之，聲聞益著。【略】作詩多有妙句，爲諸公所稱。其雜著與所編諸書，皆未果論次。

著錄

汪夢斗《康範詩集跋》 右先大父康範先生詩詞共七十首，其餘雜著亦嘗編輯得二十篇，并《靜觀常語》三十餘卷，皆錄成正本。甲戌因表進《曾》、《思》二書，攜以呈諸時賢，悉留武林親故家。其冬兵興。乙亥春遣人徵索，則其家已遷避他郡。事平問之，答云皆失之矣。先廬丙子燔於寇，家藏圖書悉爲煨燼，其寄山中者詩詞草本幸無恙，而雜著則無草本矣，令人滄然涕泣不能禁。【略】此之存藁，恐後復輒散也，亟謀鋟梓，置之靜觀堂，以傳不朽。至元戊寅夏四月望日，三世孫夢斗書於天井峰下農舍。

張純仁《元刊本西園康範先生遺稿叙》 余再來新安，校文郡庠，糾錄趙君遇楷先生五世孫疇爲徵余文題其端，以鋟諸梓。【略】至正己丑九月既望，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致仕張純仁叙。

章瑞《弘治本環谷存稿叙》 西園康範先生詩凡七十首，其來孫湛圖刻之。【略】弘治乙丑三月望日，賜進士、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瀛川晚學生章瑞撰。

汪茂槐《嘉靖新刊環谷杏山二先生集叙》 《環谷存稿》一冊，乃我康範先生所著，而《雲間》、《北游》詩辭各一冊，則作之杏山府君者也。先君子主靜先生疾革時，進予兄弟謂曰：【略】康範、杏山二先生文稿三冊，并康範行實數篇，幾欲壽諸梓，顧力有弗逮。汝曹能相與成之，死無遺恨矣。」受命以來，奈長兄茂柏、次兄茂楷日奔走衣食，亦無暇及此。槐藏之篋笥，三十餘年於茲矣。歲戊戌，叨貢選，拜簿河南宜陽，一日發篋笥檢閱，將爲鋟梓計。適蒼溪簿侄璉過余宦邸，因道其故，璉乃作而謂曰：「是誠在我二人。」於是捐俸貲若干兩，遣長子琯持授邑庠侄球編次校刊，庶前人望我之意不孤，而此心亦得以少盡矣。【略】嘉靖二十年歲次辛丑春，河南宜陽裔孫中丘茂槐廷植拜手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康範詩集》一卷附錄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汪晫撰。【略】後又有《康範續錄》，載夢斗進晫所編《曾子子思子全書》表，及褒贈通直郎指揮二篇。又有《康範實錄》，載行狀、銘誄之類，蓋仿《李翺文集》所作《皇考實錄》之例。又有附錄《外集》，載諸名賢與其先世酬唱題贈之作，皆後人所續輯也。是集及夢斗《北遊集》，舊本合題曰《西園遺藁》。西園蓋其先世監簿琛別業，蘇轍有《題汪文通豁然亭》詩，即在其地。今以二人相距三世，本各爲一集，故仍分著於錄，而附存其改題之總名於此焉。

吳昌綬《康範詩餘跋》 《康範集》一卷，勞氏巽卿傳鈔四庫本。《詩餘》祇十二首，元至元戊寅其三世孫夢斗跋稱有「詠木犀」樂府，末云「可是東風當日欠商量，百紫千紅春富貴，無半點，似渠香」，因不得全篇，故不在集中。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西園康範詩集》一卷、附錄外集一卷、康範實錄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宋汪晫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西園康範詩集》一卷，宋汪晫撰，實錄一

卷續錄一卷附錄外集一卷，明嘉靖二十年汪茂槐刻本，四冊。《西園康範詩集》一卷，宋汪晫撰，實錄一卷續錄一卷附錄外集一卷，明嘉靖二十年汪茂槐刻隆慶印本，一冊。

藝　文

李遇《祭文》　嗟嗟此邦，風流幾墜。巋然一老，天不慭遺。惟公之賢，辱居吾地。善養此身，靜觀斯世。清不絕物，和不失己。道貌在目，德言在耳。云胡不見，眉山失翠。揮涕寫辭，如此乳水。尚饗！

趙汝儡《祭文》　先生貴不以爵，氣足配道。文見其學，實過乎名。夢奠十年，垂範百世。風節未泯，廟像肅如。汝儡叨承覃恩，竭來司警，自歎晚出，莫陪雅遊。偶因賜休，展敬澆酹，寒泉芳菊，用況盛德。尚饗！

幸元龍

吳潛《乞褒贈頃幸元龍遺澤表》　故朝章郎幸元龍，英辭偉論，萬字立成，直氣雄才，一毫不屈。分教隨州，先臣喜其剛正，奏舉改秩。自是宰邑倅州，聲滿江漢，輕財急義，以儒知兵。屢奏書天閽，指陳時政，忠義激發，皆所難言。當路惡其論高志廣，亟聞於朝，遂令致仕。時年方五十有八，襆被而歸，日與其徒窮經講學，點墨不入帝城。大臣諷令陳乞，屹不爲動。蓋元龍去纔九閱月，而路門親政，賢路彙征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松垣集》十一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舊本題宋幸元龍撰。【略】是集《宋志》亦不著錄，所載凡疏三篇、書四篇、記事六篇、序一篇、行狀一篇、墓誌銘一篇、詩十首。前有像贊及傳，今已佚。後爲事蹟一卷，載所判岳飛、万俟卨子孫爭田事，不知何人所記，疑即集中稱濱谷居士者所爲。濱谷名鳴鶴，即元龍後裔，搜輯遺稿，編成此帙者也。詩文各繫以評語，閒有註釋，亦頗疏略。元龍事蹟無考，其題曰「幸清節公」，亦莫詳其得謚之由。首篇《論國是疏》，內自引所作與陳晹、劉之傑二律，而終之曰：「二詩之意切矣。」殊非臣子對君之體。他文亦多鄙淺。而詩謂一篇爲一韻，尤古無是例，殆出依託。其事蹟類中，載万俟卨子孫與岳飛家爭田，委問一十三州府縣不能決，理宗御批金牌，敕賜諸侯劍、皁纛旗、袞龍筆架、玳瑁硯、委公裁斷。又稱判畢奏聞，上大喜，賜緋魚袋一、象笏一、玉帶一、金帛百端、梅花金臺盞一副，是直委巷之語矣，古來有是事乎？

《宋史翼》卷二二　幸元龍字震甫，高安人。慶元進士。初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決，府檄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即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畀於火。」時論韙之。改知當陽縣，擢通判郢州。忤史彌遠，劾令致仕。紹定辛卯秋，京師災，彌遠私第獨存。元龍自家上封事云：「天火曰災，人火曰火。陛下即位以來，虛己以聽宰相。若火出於天，臣知宰相獲罪於天；若火出於人，臣知宰相獲罪於人。」且言：「彌遠負寧考付託，竊陛下威福，使天下知丞相不知有天子。願陛下戮其首以謝天下，籍其家以賙天下，然後斷臣之首以謝彌遠，則災自弭矣。」明年卒。子溥中，嘉定進士，廉介有父風，知鬱林。（《人物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重編古筠洪城幸清節公松垣文集》十一卷，小山堂鈔本，汪魚亭藏書。

徐　璣

論　述

綜　論

葉適《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迹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

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遄看走四鄰。

薛師石《喜徐璣至》 榮滿自南歸，曾過秦系廬。無心緣見道，會面只如初。詩好多人說，官清得薦書。柴門勞顧訪，未覺四年疏。

《宋詩鈔・二薇亭集鈔序》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歷官建安主簿、龍溪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初，唐詩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略】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曹能始以璣爲照之弟，按水心二徐墓誌既不同派，而其詩卷亦各以名相呼，有以知其不然矣。

《戴酒園詩話・四靈》 徐璣佳句，則有「寒烟添竹色，疏雪亂梅花」，「水風涼遠樹，河影動疏星」，「月生林欲曉，雨過夏如秋」，皆其項上之臠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二薇亭集》一卷。【略】其詩與徐照如出一手，蓋四靈同一機軸，而二人才分尤相近。

《石洲詩話》卷四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雙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徐璣字靈淵，一字文淵，永嘉人。西征歸，日唯吟詠。丁帥論公詩清眞澹遠，出自天然，約於衆妙。亦四靈之一。

分論

《送趙天樂赴高安幕》 《娛書堂詩話》卷三：「溪來城下綠，山到市邊平。」【略】善狀高安之景。

《夏日懷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第四句好，蓋是夏夜詩。細味之，十字皆好。馮舒評：落句應「孤眠」。紀昀評：「欲」字作「似」字解。

《夏夜同靈暉有作奉寄翁趙二丈》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五、六工。紀昀評：中唐風格。「如清水」、「似白雲」，未免太質，改爲「清如」、「白似」則稍可。

《初夏游謝公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徐靈淵名璣，字致中。予許其詩在四靈中當居丁位，學者細考之，則信予言。紀昀評：起二句作意而不佳，三、四自佳。末以謝客爲「髯公」，未免杜撰。謝固美髯，然無此稱。

《夏日湖上訪隱士》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第三句新。紀昀評：三、四差近自然，以爲「新」，則不確。

《又寄》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第六句稍生。紀昀評：言露珠也，稍纖，非生。複一「自」字。

《六月歸途》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第四句良是，第六句亦佳。紀昀評：調自清圓，五句善寫人情。許印芳評：律詩對偶太拘同，非，太不相稱，亦非。此詩四句下三字，與出句大不相稱。此等不可爲訓。

《山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近乎爛熟，然亦不可棄也。紀昀評：有何不可棄？「魚兒」、「燕子」太現成。

《見楊誠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佳。紀昀評：亦薄。結尤單窘。

《登橫碧軒繼趙昌甫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第四句佳，但亦本於歐公。查慎行評：摩詰云「山色有無中」，非本於歐也。紀昀評：歐公《平山堂詞》乃全用右丞句也。既有末句，則「閒」字未妥。馮舒評：腹聯二句寬懶。

《不食姑》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全如」、「卻似」四字，下得不甚好。三、四頗有評論。唐張司業有此題，四靈皆倣之也。紀昀評：三、四嫌於板實。亦淺俗。

《迎燕》 《宋詩精華錄》卷四：對燕談家常，貧家況味。

《小亭》 《宋詩精華錄》卷四：體物入微，卷葉蟲未經人說過。

傳記

葉適《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鬻鹽者，官窮治群捕，因相聚爲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

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爲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溉萬頃，豪黨私以爲田，陂浸壞。君既按視，即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君每爲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迥出，深者寂入，鬱流瓚中，神洞形外，余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心悟所以然，無一食去紙筆。暮年，書稍近《蘭亭》。余謂君：「當自成體，何必《蘭亭》也？」君曰：「不然。天下之書，篆、籀、隸、楷，皆一法，法備而力到，皆一體。其不能爲《蘭亭》者，未到爾，非自成體也。」此論余尤駭之。君與余游最早，余衰甚，朋曹益落。君將請於朝，棄長泰終從余，未及而死。垂絕，忽長嘆言「爭爭」者數聲，其妹撫之曰：「何爭？」張其目視曰：「天爭。」妹又曰：「天何爭？」復力疾大聲曰：「爭名也。」遂卒。嗟夫，君之志固遠於利矣，豈以名未就而有不足耶。徐氏自君曾祖逢，祖贈朝議大夫澤，爲泉州晉江人。皇考潮州太守定，始爲溫州永嘉人。君娶劉氏。子曰鼎，國子學生；曰呂。八年十月十二日，葬建牙鄉郭溪。銘曰：如是而足以名歟？則所名何止於此。如是而不足以名歟，則古之爲名寡矣。嗚呼文淵，其視斯銘。余之所傳，天亦不爭。

紀事

《隱居通議》卷一七引葉適《送徐致中序》　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爲塵。今日睹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遨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溪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守，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著錄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徐璣詩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二薇亭集》一卷，【略】宋徐璣撰。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趙師秀集作「靈囷」，「囷」字即古淵字，蓋偶以別體書之。「永嘉四靈」之二也。《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令，【略】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四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改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佺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今觀此卷中璣有《監造御茶》五言古詩，蓋爲主簿時作，其贈趙師秀詩有「游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集後有補遺三首，從《瀛奎律髓》、《東甌詩集》、《東甌續集》中鈔出。厲鶚《宋詩紀事》載璣又有《泉山集》，今未之見。或《東甌詩集》所載爲《泉山集》中詩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二薇亭詩集》一卷，宋徐璣撰，清乾隆三十一年鮑廷博鈔本，鮑廷博校并跋（四庫底本）。一冊。

藝文

葉適《徐靈淵挽詞》　自卜西南宅，始聞幽賞多。山供映門樹，水獻卷簾荷。近局棋頻賭，鄰篘酒屢歌，誰云秘此樂，拋擲與流梭。

又《菊花開送徐靈淵》　白頭幾度逢重九，方是今年種菊花。衰病自憐何處看，馨香聊向小園誇。討論搖落生光怪，暖熟風霜與麗華。正好行吟君已去，別移秋色付誰家。

又《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鸞高翔，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方諸擊空，明水自至。尚滯遠邑，稀逢殊知。誓將退休，割棄毫厘。回風雲旗，豹舄翠被。懷

文抱質，調笑纚纚。臨絕之恨，豈猶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壽。友朋共傳，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毋擾我思。

徐照《送徐璣》 一舸寒江上，梅花共別離。不來相送處，愁有獨歸時。去夢千峰遠，爲官三歲期。思君難可見，新集見君詩。

又《答徐璣》 君有新詩題我石，我因吟賞每登亭。塞門雁到雲邊失，海口山來樹里青。幾度寄書親入郭，有誰載酒更過汀。欲知生事全無長，買紙閑傳《相鶴經》。

又《括溪和徐文淵》 隔鄉山萬迭，前路見新年。雲霧寒疑雪，溪干步當船。梅初開竹下，雁不至沙邊。共向湘中去，詩將遠地傳。

又《同徐文淵登永州高山寺》 畫圖舊識高山寺，今在高山寺裏行。千古險峰長自直，一春瀟水未曾清。孤城吹角寒猿應，破屋尋碑野鼠驚。天遣二人來遠地，要將新景就詩名。

又《送徐文淵赴省試》 永州官滿後，借屋靜中居。兩歲不參部，一心惟讀書。孤經期榜首，行日離春初。即有杏花宴，題詩衆弗如。

又《酬贈徐璣》 每到齋門敲始應，池禽雙戲動清波。愛閑卻道無官好，住僻卻嫌有客多。字學晉碑終日寫，詩成唐體要人磨。山民百事今全懶，只合烟江著短蓑。

又《寄徐文淵》 別君一百一十日，喜聽人傳八句詩。只在鄰州難得見，卻思前任遠相隨。分名丹荔畫成軸，出處子魚糟過時。近日有誰論字法，似聞檢法是同師。

翁卷《晚秋送徐璣赴龍溪丞因過泉南舊里》 卷中風雅句，名匠亦難如。遠邑親微祿，他鄉過舊廬。程途多見菊，行李半擔書。未信文明代，無人薦子虛。

又《送徐靈淵永州司理》 君向零陵日，分攜又雪天。地遙行幾郡，官小度三年。蘭芷芳條潔，瀟湘翠色連。從來苦吟思，歸賦若多篇。

又《哭徐璣》 前時官上歸，感愴失靈暉。不料三年後，俱隨萬化非。塔峰長入座，池色自臨扉。無復乘閑屐，觀棋訪衲衣。

趙師秀《送徐璣赴永州掾》 二水鴻飛外，君今問去程。家貧難擇宦，身遠易成名。入署梅花落，過汀蘆草生。莫因饒楚思，詞體失和平。

又《寄徐縣丞》 自爾爲官去，吾扉亦返關。池成逢夜雨，籬壞出秋山。歲事登禾稼，朝綱去草菅。題書寄漳水，專俟好詩還。

又《答徐靈淵》 弊廬補葺雖勞力，且得幽閑住此身。舊友誤稱吟筆長，諸親爭笑罷官貧。近檐竹密妨巢雀，當戶花疏見路人。所慮久晴田事廢，今聞高下雨皆勻。

薛師石《哀徐致中》 亡友如今隔杳冥，畫身只見病時形。書窗閑久梅添潤，花徑荒來草又青。一卷詩編空就緒，兩年文會覺凋零。幾回行過深深巷，不忍登堂不扣扃。

樓昉

衛涇《除吏部侍郎舉樓昉自代狀》 臣伏睹從事郎、新差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粹學瓌文，通材奧識，亶推遠器，宜服顯塗。使居銓綜之司，必有平允之譽。循名責實，臣所不如，願改恩章，以光賢舉。今舉充自代。

劉克莊《迂齋標注古文序》 迂齋標注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體，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虛者，有切實者，有竣厲者，有微婉者也。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意脈，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并取伊洛，矯諸儒相友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選》，而與《文鑒》并行矣。

陳森《崇古文訣後序》 迂齋先生深於古文，嘗掇取菁華以惠四明學者。迨分教金華，橫經璧水，傳授浸廣，天下始知所宗師。【略】此編鉤玄而提要，抉幽而洩奧，波詭濤譎，星回漢翻，眩晃萬狀，一經指摘，關鍵瞭然，其幸後學弘矣。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先生之於文，其知味也歟。

《延祐四明志》卷五 樓昉字暘叔，與弟晞俱以文名。少從呂成公於婺。其文汪洋浩博，宜於論議，援引叙說，小能使之大，而統宗據要，風止水靜，泊然不能以窺其涘。故其從學者凡數百人，最顯者鄭清之、應鏞、鄭次申、趙與懽輩。尤善章表，李璧、黃裳爲侍從，所爲文俱出昉手。嘗編歷代文章爲一編，

業進士者咸誦之。宋世鄣士善論策，台、越進士歲率數十人來相從，繇昉始。守興化軍以卒。清之既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子弟祭於墓，復立甬東書院。

《水東日記》卷九　宋儒批選文章，今可見者，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

程玭

論述

程玭《洺水集自序》　道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傳之文、武、周公。洙泗聖人，群三千之士，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學者不過服而習之，安而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輒不然，思入妄境，行入舛途，不流于老莊之苦空，則歸於篇章之吟詠，紛紛籍籍，淆亂日甚。今玭是集猶有不能盡去，亦或有補于世教之萬一，觀者其審之。洺水遺民自序。

程至遠《崇禎重刊洺水集跋》　我少師公生具異穎，兒時詠冰，遂播奇句。稍長，遂篤慕古人之學，耻爲章句習。登紹熙進士，丞相趙公汝愚奇其文，擢冠多士，爲忌道學者抑置第二。筮仕專任德化，屢著異績。如在樞密丘密幕中，出奇策活民兵萬餘人之類，一時稱爲國士。然公慨慷尚氣節，以天下爲己任，常有恢復大志，故論當時根本急務、用兵機宜，往往切中如指掌然。至于上書輪對，多危言直諫，時雖以此重之，而亦以是忌之，若史彌遠輩，皆因而中傷。公力求休致，乃得出倅閩中，以平劇盜，功垂成而忌益至，公遂再請祠歸。觀眞公德秀之言，可以見公爲人矣。公歸，優游里中者尚十餘年，前後召用皆不起，加少師致仕。其爲學本之六經，根極理奥，醇正閎大，平和至足，若我公者，眞有用之經濟哉！今奏議、書牘之文具在，可攷而知也，惜乎時未究其用耳。

毛晉《洺水詞跋》　字懷古，休寧人，世系本河北洺川，自號洺水遺民。十歲詠冰，便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舅氏黃寺丞咤爲非常兒，挾以自隨，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於程大昌者悉以付之。由鄉薦旅試南宮，時丞相趙公典舉，見其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或以道學相猜，實本經第二，論者莫不稱仰。【略】先輩稱其宗歐、蘇而長於文章，洵哉！

《宋百家詩存》卷九《洺水集》　玭以詞章稱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程玭洺水集》　人說長官眞長者，富陽豪猾不知名。兒年脫口多奇句：曾向滹沱渡漢兵。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洺水集》三十卷。【略】玭立朝以經濟自任，詩詞皆不甚擅長。兪文豹《吹劍錄》稱其省試《紅藥當階翻》詩「黃麻方草龍，紅藥正花翻」一聯，亦未爲佳句。至於論備邊、蠲稅諸疏，則拳拳於國計民瘼，詳明剴切，利病井然，蓋所長在此不在彼也。其跋洪邁《萬首絕句》，以爲不當進之於朝，與張栻詆呂祖謙撰《文鑑》大意相類，未免操之已蹙；至於跋張載《西銘》，論其欲復井田爲不可，則深明今古之宜，破除門戶之見，其識迥在講學諸儒上矣。

又卷二〇〇　《洺水詞》一卷。【略】玭文宗歐、蘇，其所作詞，亦出入於蘇、辛二家之間。中多壽人及自壽之作，頗嫌寡味。至《滿庭芳》第二闋之「蕭」、「歌」通叶，《減字木蘭花》後闋之「好」、「坐」同韻，皆係鄉音，尤不可爲訓也。

《蓮子居詞話》卷二　以方言合韻，不獨林外詞。韓玉《賀新郎》、《卜算子》，程玭《滿庭芳》、《減字木蘭花》，趙長卿《水龍吟》，與黃魯直「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借叶瀘、邛間音，均詞家用韻變例。

《蕙風詞話》卷四　程玭《洺水詞・西江月》壬辰自壽首句「天上初秋桂子」，自注：「今歲七月，月中桂子下。」《織餘瑣述》謂：「此典絕新，惜語焉弗詳。」按宋舒岳祥《閬風集》有《月中桂子記》，可與程詞印證，唯歲月不同。【略】此事唐亦有之。《摭言》云：「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於台州臨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蓋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冊。」《南部新書》云：「杭州靈隱山多桂樹，僧曰：月中桂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脞說》云：「張君房

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遽登楊望之，紛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蓋屢見不一見，春夜亦有之矣。白香山《憶江南》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又《虔州天竺寺》詩云：「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皆賦此事。

傳記

呂午《宋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程公(珌)行狀》 公諱珌，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略】公兒齒穎悟，稍長，卓犖有大志。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曰：「張公栻、呂公祖謙，人正學醇，不壽不大，天也。」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置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略】能聲藉甚。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安府教授。樞密丘公密留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略】八月，陞充幹辦公事。【略】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略】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略】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禋，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略】十二月，除秘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畀節鄉部，時以爲榮。陛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珌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略】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況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疏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略】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修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略】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徽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即位，十月，除兼侍讀。【略】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尚書，以身兼二制力辭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略】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略】紹定紀元三月，【略】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略】三年三月，以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略】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廩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略】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略】二年四月，洊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兪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略】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略】有《洛水先生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藏於家。公【略】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誼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此皆近世所罕見者。

程若愚《程公墓誌》（存目）

《宋史》卷四二二《程珌傳》（存目）

紀事

方回《跋黃同叔詩》 吾州名鄉故太府寺丞黃公諱何，字景肅，休寧縣人。【略】始寺丞之姊嫁邑人程公文夷，有子曰珌，寺丞察非常兒，挾以自隨數十年，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於程公大昌者盡以授之。珌，世所謂玉堂洛水公程懷古者也。然玉堂豈惟得寺丞之學以顯聞於世，凡要官美職，皆寺

丞之力所遺焉。史丞相彌遠初拔舉，實寺丞爲考官。彌遠柄國，思報其後，以問玉堂，玉堂對謂珌即甥也，而不及言寺丞之子若孫，故玉堂以是鼎貴，而寺丞之門當彌遠時仕不少進。由此推之，學未嘗無種，其傳也以有質，仕未嘗無梯，其升也以有命。

《新安文獻志》卷一〇程珌《與史丞相書（彌遠）》注　按此書謂淮北之事，如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兩淮騷動，勢搖長江者。考《宋史》，寶慶三年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八月，盱眙忠義張惠執知軍事彭忬降金。蓋指此也。吾郡虛谷方公每謂端明比于彌遠與廢立之事，而此書乃公斥其非，且謂「左右陷明公爲萬世之罪人，與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等語。其言凜然如斧鉞，無一毫阿私之意，是豈乘時儌利而不顧大義者哉！又考史，明年，端明出知建寧府，則其邪正向背之迹亦有不可掩者。蓋寧宗立理宗爲皇子，詔書實端明所草。理宗即位，首擢端明爲講官，故虛谷疑之。而《宋史》據之，誠有如靜修之所謂無邊受屈者矣。虛谷又嘗著《宋季諸臣小傳》，東山趙先生闕之，以爲出于忿嫉，則其所以書端明者，豈足深據哉！

著錄

程元禺《書嘉靖重刻端明公洺水集後》　昔我端明公在宋以奇才魁天下，爲寧、理二朝名臣，兩知貢舉，司內外制者八年。所著有《洺水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曾孫教授公景山嘗輯而刻之。元季兵燹，遺本鮮有得者。嘉靖乙卯春，族之預敦本約者咸曰：「表章先達，吾人志也。公集久湮？安所得梓？」太叔祖霽因以其兄霖家藏錄本出示，所存蓋六十卷。僉喜而閱之。間有殘缺失次，禺乃與叔應元以善、弟日升、侄夢龍更加輯定，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餘文則各以類相從，附公轉官制詔及狀傳諸外作，爲卷二十有六。其內、外制稿僅得《文獻志》所載七篇，別附卷首。命工鋟梓，以永其傳。【略】在約凡二十有六人，故卷因之以分隸焉。期工乃成，爰識其由於末簡。【略】嘉靖丙辰歲五月中浣，裔孫元禺頓首拜書。

程至遠《崇禎重刊洺水集跋》　《洺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熙朝一再刻之，僅得三十卷。萬曆戊申年，山水暴漲，板爲漂失。不肖遠懼寖久而遂湮也，乃取舊本重訂，壽諸剞劂。夫有美弗彰，後人之責也，後之子孫尚續其緒，無令隕墜也。崇禎戊辰嘉平月吉，裔孫至遠書。

《絳雲樓書目》卷三　程珌《洺水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洺水集》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程珌撰。【略】集本六十卷，載於《書錄解題》。此本乃崇禎乙巳其裔孫至遠所刻，僅三十卷。原序稱歲久散佚，舊闕其半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程端明公洺水集》二十六卷，明嘉靖刊本，孔葒豆藏書。宋程珌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洺水集》三十卷，明崇禎己巳裔孫重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程端明公洺水集》二十六卷，明刊本。宋程珌撰。原本六十卷，又《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曾孫景山編刻。其本久佚。明嘉靖間，裔孫元昞等得是本，重編卷第，跋而刻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洺水集》三十卷，宋程珌撰。原本六十卷，今佚其半。明嘉靖刊本二十七卷。崇禎戊辰程氏重刊本三十卷。

又《續錄》　嘉靖本，十一行二十一字。明崇禎己巳裔孫至遠刊本。明刊二十六卷本。明刊有附錄本。

《中國善本書提要》　《程端明公洺水集》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八冊，美國國會圖書館，明嘉靖間刻本。宋程珌撰。《四庫總目》據崇禎間刻本著錄，《提要》云：「【略】原序稱歲久散佚，舊缺其半云。」考至遠原序，無舊闕其半之言，當是館臣想像之詞。此本爲明代第一刻，卷末記「古歙黃銓寫」，即崇禎本所從出。據程元禺後跋，稱其太叔祖霽從其兄霖家藏本錄出，所存蓋六十卷。當時預於剞劂之役者，即爲預於族中《敦本約》者之二十六人，因釐爲二十六卷，爲改六十卷爲二十六卷之主因。又從《文獻志》得內外制稿七篇，爲卷首一卷，則其內容仍爲六十卷本之舊。焉得以原本六十卷，崇禎本三十卷，遂謂闕其半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程端明公洺水集》二十六卷首一卷，宋程珌撰，明嘉靖三十五年程元昞刻本，十二冊。《程洺水先生集》三十卷，宋程珌撰，附錄一卷，明崇禎元年程至遠刻本，六冊。

毛晉《洺水詞跋》 癸酉中秋，衍門從秦淮購得《端明洺水集》二十六卷，雖考之伊子誌中卷次，遺逸甚多，而大略已概見矣。【略】亟梓其詩餘二十有一調，以存其人云。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程珌《洺水詞》十九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洺水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程珌撰。【略】詩餘二十一闋，已載集中，此毛晉摘出別行之本也。

釋居簡

論述

綜論

許棐《贈北磵》 天下名山行腳遍，依然形影瘦伶俜。支吾寒暑袈裟耐，變眩烟霞筆硯靈。對客敬如堂上佛，讀書道似藏中經。石頭路滑終難到，不是詩禪莫叩扃。

張自明《北磵集序》 慶元初，予始入太學，於時僞學之禁嚴，臺官胡紘、司業高文虎，表裏爲爪牙，搏噬無虛日，學校諸生語言小異，輒坐僞罪不以聽。予浮沉其間，日以短氣。遇休沐，率一游南北山，得士於北磵，相羊林泉，吟弄風月，足以消遣世慮。然予學乎泗水，北磵學乎靈山，予固不以及彼，彼亦不予及也。居數年，北磵出天台爲導師，而予更憂患，歷兵間，自荆楚浮江漢以歸至東海上，則南北山無復相誰何矣。子時以持薦補官，不受，擢第太常，寓輦轂下。北磵以尺書相勞苦，寄新詩啓予，出語益峻偉。予既歸江西，與旰江刺史言北磵於今爲偉士，刺史走書邀北磵，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北磵高卧不肯起。既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肯起。今年，予歸自嶺表，北磵游華亭，知予入長安，駕小舟看予於清河坊客舍，握手道契闊，十有三年如一日也。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雖然，北磵無學之宗也，文於何有見之？文者似焉而已矣。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其名居簡，其字敬叟，其生潼川，寓北磵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磵云。嘉定丁丑十月望日，旰江張自明誠子叙。

樓洽《題北磵禪師語錄後》 一脈能分百喜泉，薰風一轉代流傳。等閑坐斷南山頂，擊碎珊瑚也值錢。北磵禪師以載道之文鳴于時，方壯歲已爲善知識名公卿友而畏之，或者捨其造詣而聲其文，豈深知吾北磵也耶？物初攜《室中語》來，因題其後。

徐集孫《挽北磵》 本分參禪學，吟中透一關。清名傳北磵，遺像在南山。石塔人千古，煙梯屋數間。詩魂何處覓，應伴白雲閒。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北磵集》十卷。【略】張誠子序稱：「讀其文，與宗密未知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宗密即圭峰禪師，裴休爲書傳法碑者，其文集《唐志》不著錄，今亦未見傳本，無從較其工拙。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契嵩《鐔津集》，好力與儒者爭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門文字禪》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位置於二人之間，亦未遽爲蜂腰矣。

分論

《憶雪》 《梅磵詩話》卷上：蜀僧居簡號北磵，《憶雪》詩云：「夢憶湖州舊，樓臺畫不如。舟從城裏過，人在水中居。閉戶防驚鷺，開窗便釣魚。魚沉猶有鴈，不寄一行書。」前數句言雪城景物，他鄉所無也。

《柳》 《梅磵詩話》卷上：苕溪漁隱有「溪邊短短長長柳」之句。後山詩云：「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星。」又《後山詩注》云：唐王建詩「長長南山松，短短北澗楊」，前輩詩字字有來歷。楊時可《梅》詩云：「初無汲汲爭春意，自是羣花不肯開。」僧居簡《柳》詩云：「初無惱亂東風意，自是東風惱亂他。」二詩皆有新意。

《弔和靖》 《梅磵詩話》卷中：詩人遊孤山弔和靖者，佳製不一而足。近

世徐抱獨與蜀僧居簡之作，人多稱之。徐云：「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疏影暗香如昨日，不知人世幾黃昏。」居簡云：「先生一意若雲閑，潔白都無一點斑。名字不須深刻石，暗香疏影滿人間。」簡號北磵。

《贈浩律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蜀僧北磵簡，讀其集，及見葉水心與之絕句，且令其除去集中生日詩。此說是也。予此選所以不取生日詩，蓋有所見。嘗讀《周少隱集》，有秦檜生日詩，甚爲可惡。近世《李雁湖集》、《魏鶴山集》，皆不去生日詩。一例刊之，亦一快也。簡之集終于《送吳尚書之溫州》。蓋吳詠，嘉熙中人也，出蜀之浙。自嘉熙約三十餘年，佳大刹，交貴人。古詩頗瘦，而詩題多俗士往來，惟此一律詩，工之又工，似乎過于工者。第三句最好，餘亦近套。查慎行評：北磵曾爲《菊磵公集序》。此另是一人，不入「九僧」之數，乃作《秀州報本院三過堂記》者，所著名《北磵集》。「蟻酣」，謂義鬬也。紀昀評：既曰工之又工，又曰過工，又曰近套，持論騎牆。平心論之，近套之說爲是。此又一簡長耶？再考。次句不可解。馮班評：全不成章。無名氏（甲）評：《維摩經》：「佛有毗耶庵。」故學佛者稱「毗尼」。次句劣。

傳記

《補續高僧傳》卷二四　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資質穎異，初見佛書，必端坐默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參別峰塗毒於涇山。沉默自究，一日閱萬庵語有省，遽往育王見佛照，機相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一時社中耆碩無不忘年與交。走江西，訪諸祖遺蹟。瑩仲溫嘗掌大慧之記，庵於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師議論，大奇之，以大慧居洋嶼庵竹篦付之，師巽焉。久之，出住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鴻儒竹巖錢公、水心葉公皆折節問道於足下。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峰北磵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磵稱之。起應霅之鐵佛西佘，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湖之道場，奉旨移淨慈。所至道化大行。師出佛炤之門，在諸法彥中爲神駒香象，機格超逸，最難攀仰。【略】有《北磵集》十九卷，張公誠子序之。【略】葉水心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示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君懌請於師，師作《種竹頌》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其德音感化如此。靈隱虛席，趙節齋奏師補其處，師笑曰：「吾日迫矣。」乃舉天童癡絕冲。淳祐丙午春三月二十八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曰「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徒誡之曰：「時不待人，以吾自勵。吾世緣餘兩日耳。」至期昧爽索浴，浴罷假寐，然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治命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僧北磵《文集》，一部二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僧居簡《北磵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北磵文集》二冊，全。宋寧宗朝釋居簡著，凡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北磵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釋居簡撰。【略】其集詩文各爲一編，此則皆其所作雜文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北磵文集》十卷，趙谷林校鈔本，吳尺鳧舊藏。宋釋居簡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北磵文集》十卷，舊鈔本。宋釋居簡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存卷一至八，宋刊本。十四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前有嘉定丁丑十月望日盱江張自明誠子叙，大字七行。次永嘉普觀義問宣子跋，跋後有牌子：「崔尚書宅刊梓。」鈐有毛子晉、曹楝亭藏印。（涵芬樓藏）

又　《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存卷七至十，共四卷，宋刊本。【略】按此書上海涵芬樓有宋本，與此同，缺九、十兩卷，得此正可影印補完，亦快事也。（日本帝國圖書寮藏書）

又　《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明寫本，十行二十字，版心下有「小草齋鈔本」五字。

又《北磵詩集》九卷《文集》十卷《外集》一卷，日本五山翻宋崔尚書宅刊本。【略】文集後有牌子一行：「崔尚書宅刊梓。」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宋崔尚書宅刻本，四冊。《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明謝氏小草齋鈔本，八冊。《北磵文集》十卷，宋釋居簡撰，清鈔本，陸心源校幷錄吳城跋，四冊。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北磵文集》十卷、《北磵和尚外集集》《續集》各一卷。宋釋居簡，元祿十六年刊（木活）。

《脈望館書目》《北磵詩集》五卷。

《趙定宇書目》宋板大字《北磵詩集》。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北磵詩集》九卷文集十卷，舊鈔本。宋釋居簡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北磵詩集》九卷，宋釋居簡撰，存卷一至六，凡六卷。日本五山刊本。【略】按：《北磵詩集》中土久佚，今此本行款與文集同，是亦直翻宋本也。（日本帝國圖書寮藏書）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北磵詩集》九卷，寶永三年刊（木活）。

《書舶庸談》卷三《北磵和尚外集》一冊，宋槧。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北磵和尚外集》不分卷，宋釋居簡撰，宋刊本。【略】題「嗣法小師大觀編」。前有淳祐庚戌清明後十日嗣法小師大觀序。【略】（日本帝國圖書寮藏書）

馮椅

《仁聖博施濟衆論》《論學繩尺》卷六：文勢圓轉，節節相應，深得論體。

又評陳子順《堯舜行道致孝論》：前篇謂博施濟衆，其道甚大，堯舜猶以爲病。此篇謂行道致孝，其理不容盡，堯舜亦以爲不容已。兩篇語意一同。

《周禮盡在魯論》《論學繩尺》卷八：節節照應，感嘆之意，浮于言外。

又評羅志道《易象春秋周禮如何論》：前篇謂宣子來聘，因而感王制之不存，固可爲世道惜。然周禮已廢而二書尚存，猶可爲世道幸。此篇謂宣子因觀書而知王制之尚存，固可爲世道幸。然他國絕無而魯國僅有，深可爲世道惜。倒翻前篇意，可以參看。

《宋史》卷四二五《馮去非傳》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

徐文卿

論述

綜論

朱熹《答徐斯遠書》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己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

又《答趙昌甫（蕃）書》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

又《答輩仲至書》 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

又 近日得昌父、斯遠書，附到書一角，今附往。中有大卷，意必是詩。累年不見斯遠一字，欲發封觀之，又不欲破戒。或看畢，幸轉以見示也。但斯遠省闈不偶，家無內助，嗣續之計亦復茫然。急欲爲謀婚之計，而未有其處。不

知親舊間亦有可爲物色處否？想二公書中亦須說及此事。渠來見囑，此間無處可致力，只得幷奉浼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

又　又問三兄詩文。曰：「斯遠詩文雖小，畢竟清。」

又　徐思遠（玉山人）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叵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沈痼之疾，而師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徐斯遠絕句云：「紙衣竹几一蒲團，閉戶然萁自屈盤。誦徹《離騷》二千五，不知月落夜深寒。」水心稱遠有凍餓自守之樂，非過也。

《觀言長語》　文章之選，自漢而下，【略】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在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己文二十六篇爲《韓子》，徐斯遠盡平生文共二十餘首，首首稱善。

分論

《偶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五、六佳。　紀昀評：總是小樣。「稍羨餘」三字，「江西」粗派。「泉壑」二字未佳，與「野鉏」亦不對。

《雨後到南山村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樟丘徐文卿字斯遠，信州玉山人。嘉定四年進士，與趙昌父、韓仲止聲名伯仲。前詩中四句俱雅淡，後詩五、六工。　紀昀評：意謂「立」字、「灣」字工耳。淺薄無味，此眞空疏之筆。　馮班評：四靈詩無作用，然辛苦鍛句，氣味自清，但不禁薄弱耳。如此公亦近唐人，但苦于淡弱。

藝文

趙蕃《十月八日聞鷄鳴即起索上偶有陶集繙閱數詩有懷斯遠三首》三　聞君治書樓，誦書仍課文。古人不朽計，政在三多勤。今時獨不然，白屋期青雲。君豈斯人歟，大雅迥不群。

又《次韻斯遠二十七日道中見懷二首》一　去冬黃公亭，咏詩看梅花。深行或山崦，縱步亦水涯。雖知追隨樂，固有間闊嗟。詞鋒君莫當，銳甚如莫邪。我欲尾其後，志局道苦遐。千年定藏山，一世斯名家。

又《蕃與斯遠季奕同生於十二月蕃初五日季奕初十日斯遠十八日近辱季奕貺詩猶未獲報茲及斯遠之壽併此奉頌二首》　徐子崖根竹，風雪不掩綠。鄭子谷中蘭，冰霜已騰馥。二子有此風，宜爾生窮冬。我獨何爲者，飄然直轉蓬。鄭子才不疏，徐子文甚勇。一旦召嚴徐，一旦策晁董。去年蕭寺中，杯酒兼句同。間闊見難合，況乎分悴豐。

又《次韻和答斯遠見過書所見》　來歸僅兼旬，來過已云屢。共耽林刹深，同賞溪亭露。濁清一再行，俊逸今古句。或哦山更幽，或詠舟橫渡。竟日爲之留，曛黑始能去。昔人物外游，隱遯亦數路。於今區中緣，向背豈同趣。我非韓伯休，君殆黃叔度。莫嗟聲氣卑，但恐歲月遽。解嘲乃文嬉，賓戲蓋言諭。陶寫固不惡，沈溺斯可懼。人雖或我寬，我則難自恕。望望獨行憂，憧憧良友助。

又《斯遠生日》　下湖有隱人，卜築自厥先。官曾駕高車，屋乃無修椽。究觀諸郎貧，固知大夫賢。籯雖乏黃金，家故餘青氈。其季我與遊，於今幾何年。文得南澗賞，經從晦翁傳。味有陸子同，譽由吾輩宣。其人可知已，忤俗何病

焉。今逢初度日，爲頌初度篇。子非黃叔度，殆似元魯山。見之意輒消，坐久歸忘旋。是資薰陶益，能使鄙吝捐。冲風足披挹，好句寧引牽。況復兩玉兒，共嬉郎罷前。潛魚必求深，鳴鶴終聞天。君當茂明德，食菊仍佩荃。我亦願黃髮，挹袂仍拍肩。濯足冰水流，振衣懷玉巔。世苟混氛濁，神其歆吉蠲。我老不足道，君乎斯勉旃。

韓淲《陸文劍南詩斯遺約各賦一首》 鏡湖湖上涼風起，楓葉蘆花照窗几，筆牀茶竈連酒壺，炯然目光動秋水。平生北固與西江，贏得蚍蜉事訾毀。青城山客散關頭，豈是甘心放豪侈。歸來玉階僅方寸，兩路又出將使指。幾回詔節去徘徊，慍色何曾爲三已。桐廬瀟灑非小壘，更向南宮擅詞美。軒渠肯受塵縶羈？漢庭公卿未知己。我閒訪友於溪居，三歎共讀公之書。清詩句句律有餘，愛而不見今何如！

雜錄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溉田極廣，舊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騎驢來到此，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而集乃不收。徐斯遠傳載其《牡丹》一絕，而逸此詩，徐家於信，豈未之見耶？

劉淮

論述

朱熹《答鞏仲至書》 此間有劉叔通者，亦能詩。今日得其兩篇，謾以寄呈，不識高明以爲如何也。

又《跋劉叔通詩卷》 叔通之詩，不爲雕刻纂組之工，而其平易從容，不費力處，乃有餘味。頃予所見佳句多矣，而或不見於此卷，豈予所謂大好者，乃叔通所謂大不得意者耶？寒夜擁鑪，風雪大摯，吟諷之餘，戲書其後。雲谷晦菴老人。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雉錄又四句云：「邴鄭鄉嘗依北海，晁張今復事東坡。吹噓合有飛騰便，未用溪頭買釣簑。」）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他。（文蔚。雉錄云：「先生屢稱之曰：『詩須不費力方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賞音。人固有遇耳。』」）

《四朝聞見錄》戊集 劉淮見之，建陽人，賦詩雖爲韓而發，其寔嘉定用事者良劑也。「寶蓮山下韓家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空牆歎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來不悟有前車，突兀眼中觀此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劉溪翁（淮）《題韓府》詩，【略】趙章泉跋之云：「何人詠出韓家府，是我建陽劉叔通。盡道唐人工樂府，罕能褒貶似渠工。」又云：「誰詠韓家府，建陽劉叔通。是爲聞以戒，斯可謂之風。妄矣彼侂胄，哀哉吾魏公。向來歌頌者，豈但劇秦雄。」蓋作於嘉定初年也。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略】劉淮序稱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略】所論者不誣。至其詩，【略】淮以爲抗衡居易，則似尚未能矣。

傳記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〇 劉淮字叔通，建陽人。紹（興）〔熙〕二年進士。博學能文，爲詩不事雕刻纂組，而平易從容，最有餘味。朱子嘗當風雪寒夜，擁爐讀淮詩，而跋之曰：「予見叔通詩多矣，獨不見此卷。豈予所好者乃叔通大不得意者耶？」吳稚作《感秋》詩，初發深省，其末寄意欲逃之麴蘗之間，淮以碩果不食者勵之，朱子曰：「如叔通可謂得朋友之職矣。」（《道南源委》）

藝文

朱熹《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輒亦繼韻聊發坐中一笑》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來僧寺，卻似披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跌蕩，人間何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盡，雙目從教別淚昏。

又《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為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為答三首》二 獨樹臨孤岸，横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又《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師律，叔通詩情絕世情。政使暮年窮到骨，不教吟出斷腸聲。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南老賓友，兩年吹落市塵中。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眞僞有誰知？（僕不能詩，往歲爲澹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云。）

張世南

論述

張世南《游宦紀聞序》 僕自卯角，隨侍宦游，便登青天，萬里之蜀。及壯走江湖，無寧歲。聞見雖稍廣，性天不靈，隨即廢忘。紹定改元，適有令原之戚，閉門謝客。因追思，捉筆紀錄，不覺盈軸，以《游宦紀聞》題之，所以記事實而備遺忘也。

李發先《游宦紀聞跋》 鄱陽張光叔，文獻故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游宦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甚。懼遺忘而隨筆之。噫，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睹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饜飫飽矣。使用志不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染指者之一快。修史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游宦紀聞》十卷。【略】其紀年稱嘉定甲戌，又稱紹定癸巳，蓋寧宗、理宗間人。自稱嘗官閩中，多記永福縣事，亦不知永福何官也。世南與劉過、高九萬、趙蕃、韓淲諸人遊，而述程迥之說尤多。【略】其書多記雜事舊聞，而無一語及時政，【略】其駁黃伯思八十一首之說及推闡王湜百六之義，尤極精核。【略】宋末說部之佳本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游宦紀聞》十卷，鄱陽張（士）〔世〕南光叔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游宦紀聞》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張世南《游宦紀聞》，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世南《游宦紀聞》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游宦紀聞》。

《近古堂書目》卷上 《游宦紀聞》。

《萬卷堂書目》卷三 《游宦紀聞》十卷，張世南。

《玄賞齋書目》卷六 《游宦紀聞》。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游宦紀聞》十卷，張世南，稗海大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游宦紀聞》十卷，宋張世南。

《讀書敏求記》卷三 張世南《游宦紀聞》十卷，影宋本舊鈔，乃停雲館藏書，有衡山先生圖記。別一本爲秦酉巖手錄，行草絕佳，宜爲當時之所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游宦紀聞》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張世南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游宦紀聞》十卷，宋張世南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游宦記聞》十卷，校宋本。宋張世南撰。此明陳汝元刻本，舊藏汲古毛氏，子晉諸孫文奎以影鈔宋本校正。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游宦紀聞》十卷，宋張世南撰。宋刊本。【略】（日本帝國圖書寮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游宦紀聞》十卷，宋張世南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毛文光校幷跋，毛璋跋。《游宦紀聞》十卷，宋張世南撰。明鈔本，一冊。

劉學箕

論述

游桱《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疇昔之日，桱與先生把酒論文，揮金結客，慨然有志天下之事功，是所謂交遊者也。今之日，先生浩然之氣充塞宇宙，學問文章，出處議論，與古人齊驅並駕，而桱學日益荒，文日益退，所養之氣且又休於時而不能屈伸，蓋今吾非故吾矣。吁，可嘆哉！謂之交遊可乎？不可也，是當以師事之。先生英雄人也，號種春子，而隱於耕。莘野渭濱，其同者歟！豈眞隱哉？少需時耳。暇日發爲詩文，游戲翰墨，亦豈徒云乎哉？識者當自知之。此集二百餘篇，凡三萬言，桱親授先生之前而手編之。朝而誦，暮而誦，歸而語諸同志，曰：「我得師矣！」

劉淮《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暮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風，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剔藪，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閒堂也。堂據池上，芙渠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若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游季仙近得其新舊稿一編，歸以相示。予歎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眞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君子不沒，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愜？不惟季仙溟涬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攷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當毋吝一往。

周世興《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世興之友吳介父一日出諸公所賦《專壑七詠》數巨軸，謂世興曰：「仁夫屢見此詩矣，君詩人也，幸毋泛觀之。」世興領其誡，旬餘始得之，其間獨方是閒劉公傑出衆作，展觀敬誦，愈誦愈高，如太羹玄酒，具有眞味，恨不多見之。季僊近自立夫還，會晤之初，未暇他語，首出公詩文，世興始得縱觀熟讀，愈多愈奇，又恨其前者未瞻際之。季僊旦夕又從公遊，世興又恨以係小子失丈夫，不得偕之。《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季僊幸爲我誦此詩以道意。季秋二十五日，石溪癯翁周世興仁夫書。　季僊臨行，復出此集，如《畫壁賦》、《一枝堂記》等六十餘篇，皆不在詩軸中。文章公器，季僊珍而不盡以示諸朋友，意果何在焉？得此集遍傳人間，俾學者知所宗，季僊不得而私有之！後一日，周世興再書。

趙蕃《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自溪翁還閩，游季僊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也。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略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次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蓋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荔枝》詩「驪山往事不古監，艮嶽馴致烽烟狂」，如《夏雨嘆舊》「會既收新會降至，遂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刪「十年不到武夷山，幾與神仙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浦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二十四盆斛亦有筆力。

趙必愿《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翰墨間，所以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愿試邑道德之鄉，負念一掃居士之門，忽不鄙賜書，且敎以小稿兩集，夙啓展玩，洞心駭目，左酬右接，竟日不暇。讀《羊生荔枝詩》云：「書生不負墾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金縷詞》云：「國恥家讎何年報，中夜聞雞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即忠顯、少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又知居士之講學，即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眞不墜矣！居士負挾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嘆嘉不足，期望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止之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興，則有東里、溪翁二儁老品題，可以證信，非必愿晚陋所敢贅贊也。

丁炳《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眞金良玉，自有定價，文章亦猶是也。炳久矣聞方是閒丈盛名，惜未識之。介觀其文章詞翰，飄逸粹韻，蓋坡僊復在人間矣。季僊平時馳騁文筆，應自知之，不然，安肯甘拜下風而事之以師？雖然，師友之間，又當求之於心，不必求之於迹。作文之法，季僊其得師之心乎？季僊能文，其必有得於師之心矣。

劉友直《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先生乃屏山先生之的孫，其文章高爽，詞意閒雅，眞可追配前作，豈非所謂海之支流必鹹，玉之棄屑必潤者耶？然先生生平志四方，足跡半九州，其胸中名山大川收覽之富，凡所以發越其性情，膏潤其筆端者，又非必有所繇而後有所詣也。日錄詩稿至多，今季僊兄所受，特其緒餘，嘗鼎一臠，旨可知矣。下辭曰，門士劉友直伯益書。

黃淳《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淳納交於方是閒丈垂二十年矣，觀其文辭，玩味心服，起敬起歎。疇昔之日，蓋未嘗傳示於人也，季僊此來，未踰旬日，慨然屈摳衣之禮，手抄一集，歸以示諸朋友。季僊之心，公而且明，淳所不逮。然季僊之明，惟知師之文章典雅，至於師之致知格物，以及於絜矩之道，季僊則未之知也。季僊未知，而予何以知之？蓋公暇日與淳共論性理之學，且曰：「絜者度也，當以斯義爲正。」然後知公之學，以己之能而絜古人之所能。斯文之作，理與心契，自合大方。故香山之詩，坡僊之文，今古相望，如出一手者，是皆絜矩中來也。

方立《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先生，立視之丈人行也。少日《和諸公梅詩》有「清香貫鼻風傳信，瘦景橫窗月寫眞」之句，先君子嘗切歎賞，而文公亦云壓倒座客，歸乃以語立輩曰：「此實未經人語者，迥出諸昆之右，作者所不及，異時必成名。」於當世（然）已爲文公及先君稱賞如此。今文公下世十有七年，而先君下世亦二十年矣，而先生之文日進，火然泉達，駸駸不已，平居暇日，酬唱吟咏，聯篇累軸，積而成集者富甚。【略】先生雖不汲汲於仕進，但抱負如是，豈林泉所能久羈者耶？殆將見諸事業，摛辭玉堂，待詔金馬，作爲文章，以歌誦朝家之盛德，當與殷《頌》周《雅》爭輝幷美，傳之後世，又豈此而已哉！

張牧《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先生種德家庭，天姿秀發，沉浸醲郁，溢爲詩文。卯年賦梅花，晦菴先生見而奇之。其日煅月煉，益久益工。敬觀是集所錄，愈讀而愈不厭。趙東里以下諸公皆嘗斲曹、劉之壘，拍李、杜之肩者，一見擊節而序之，質之古人，無間然矣。牧不能詩，敢以私意評品？追誦先生之言，載味諸公之序，書數語於後，不失爲寄人籬落之下，幸毋哂焉。枯山張牧書。

陳以莊《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方是閒居士忠顯閒孫，西樞猶子，機雲阿咸，青紫滿家。居士合得一官，而乃廉靜退託，毅然有隱約之志。脫軒冕而就薜蘿，去廊廟而履巖壑，此政與洗耳、采薇、謝故人、釣富春者同量。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居士得之矣。以莊自登屏山之門，見居士於總角，風韻豪爽，有超軼絕塵、凌厲宇宙之氣。其後遊襄漢，經蜀都，寄湖浙，歷覽名山大川，取友於天下，自六經、諸子、史傳、百家之書，與夫天文、地理、讖緯之學，古今文集、典故之文，歷世醫藥、方技，異書奇字，莫不研究，所以其文富贍淵源，其詩雄麗清壯，如長江大河，波瀾起伏，有優游自得之趣而無慘戚無聊之意，有疏曠自放之志而無怨怒不平之態。方且浚流爲池，疊石作山，藝花行柳，級蘭賦梅，種春釀泉，酌客終日，清談不倦，多識前言往行，聽者聳然，眞有先世古君子之風。

劉琛《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居士之文，予卯角得而讀之，有以知其薰班、馬之香，摘屈、宋之艷，人皆服其追幷，吾知久矣，時季僊未之服也。今摳衣趨隅，口誦心惟，至於筆之書者，非徒服也。【略】幸多以酒沃之，毋使他時叛道如浞、籍輩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略】劉淮序稱其筆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今觀集中諸詞，魄力雖少遜辛棄疾，然如其和棄疾《金縷詞》韻述懷一首，悲壯激烈，忠孝之氣，奕奕紙上，不愧爲帥之孫，雖置之《稼軒集》中，殆不能辨。淮所論者不誣。至其詩，雖大體出白居易，而氣味頗薄，歌行則往往放筆縱橫，時露奇崛，或傷於稍快稍麤，與居易又別一格。淮以爲抗衡居易，則似尚未能矣。

傳記

嘉靖《建寧府志》卷一八 劉學箕，字習□，坪之子。恬于仕進，年未五十，即南山之下居焉，扁曰方是閑堂，若將終身。爲文高爽閒雅，得其家傳。劉

淮稱其「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哨遍》，直欲與坡仙爭衡」，人以爲知言。

著錄

劉學箕《方是閒居士小稿自記》 游季僊來山中相訪，索予詩文不置口，辭拒不能，爲檢尋舊唱和，獨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十一首，集成兩編，以酬其雅志。予語塵俗不足道，季僊先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僊伯仲詞翰又皆稱於朋儕，今棄彼取此，豈厭膏粱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瓦缶者乎？因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劉學箕習之父書於方是閒堂。

游彬《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此集二百餘篇，凡三萬言，彬親授先生之前而手編之。

劉張《至正本方是閒居士小稿跋》 右《方是閒居士小稿》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已鏤板，因燬於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如獲重寶。【略】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弟得以諷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脈復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一)〔二〕年歲在辛丑暮春初吉，從玄孫張百拜敬書。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方是閑居士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方是閑居士集》一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方是閑居士集》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劉學箕撰。【略】是編上卷古今體詩一百七十一首，下卷賦及雜文二十七首，長短調三十八首。前有嘉定間建陽劉淮、東里趙蕃、開封趙必愿三序，末有學箕自記及其門人游彬等跋。初已鋟版，因兵亂散失，元至正辛丑，其裔孫名張者復重刊之，此本蓋從刻本影鈔者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舊鈔本，張月霄舊藏。宋劉學箕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方是閒居士小稿》二卷，影寫元本，汪魚亭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宋劉學箕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元鈔本，嚴元照跋，二冊。《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宋劉學箕撰，清初鈔本，徐時棟跋，一冊。《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宋劉學箕撰，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方是閑居士小稿》二卷一冊，宋劉學箕撰，元至正二十年南山書院重刊本。

何汶

論述

方回《竹莊備全詩話考》 《竹莊備全詩話》二十七卷，開禧二年丙寅處州人新德安府教授何汶所集也。第一卷載諸家詩話議論，第二十六、二十七卷摘警句。中皆因諸家詩話爲題，而載其全篇，不立己見己說，蓋已經品題之詩選也。《木蘭許焦仲卿》詩見古樂府，鄭愚《津陽門詩》、劉義《冰柱》、《雪車》詩諸名輩大篇膾炙人口者俱在，可資話柄，亦似類書。乾、淳以來鉅公詩，則未有之。汶群從澹等七人登科，洋、淸同慶元丙辰榜。

《讀書敏求記》卷四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略】遍蒐古今詩評、雜錄，列其說於前，而以全首附於後，乃詩話中之絕妙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略】是書與蔡正孫《詩林廣記》體例略同，皆名爲詩評，實如總集，使觀者即其所評與原詩互相考證，可以見作者之意旨，并可以見論者之是非。視他家詩話但拈一句一聯而不睹其詩之首尾，或渾稱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語云何者，固爲勝之。惟正孫書以評列詩後，此以評列詩前，爲小變耳。其所引證，如《五經詩事》、《歐公餘話》、《洪駒父詩話》、《潘子眞詩話》、《桐江詩話》、《筆墨閒錄》、劉次莊《樂府集》、邵公序《樂府後錄》之類，今皆未見傳本。而《呂氏童蒙訓》論詩之語，今

世所行重刊本，皆削去不載，此書所錄，尚見其梗概。又此書作於宋末，所見詩集猶皆古本。如焦仲卿妻詩，明人活字版《玉臺新詠》妄增「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二句，謬傳至今，實則郭茂倩、左克明兩家樂府及舊本《玉臺新詠》皆無之，此書亦無此二句，足相證明。即其所載習見之詩，亦有資考校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何谿汶《竹莊詩話》二十七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竹莊詩話》一部一冊，闕。

《述古堂宋板書目》　《竹莊詩話》十八卷，六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不著撰人名氏。【略】考《宋史・藝文志》有「何谿汶《竹莊詩話》二十七卷」，蓋即此書，惟今本二十四卷，其數少異。或傳寫佚其三卷，或後人有所合併，或《宋史》誤四爲七，均未可知，然出自宋人則無疑也。

《結一廬書目》卷四　《竹莊詩話》二十四卷，宋何谿汶譔，舊鈔本。

劉宰

論述

綜論

洪咨夔《直寶謨閣宮觀劉宰除太常寺丞制》　爾德於天者厚，求於人者淺，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飈，朕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幡然一來，尚不負國人之望。

趙葵《漫塘劉先生文集序》　近世以文名者不一，雖高談闊論雅足動人，而行不掩言者居多。惟金壇劉公，學術本乎伊洛，文藝勝於漢、唐，其居鄉也正直溫和，其服官也明敏仁恕，誠一時之奇才，而道學之宗派也。

王遂《漫塘文集前序》　漢、唐而後，言語、性命離而爲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道》一篇，通貫六籍，然《上丞相書》則近乎佞，《贈李愿序》則近乎慢，《符讀書城南》又近乎謅。豈道與文果二物耶？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漫塘之文則不然。胚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茅之氣節，秀鍾一身，植而爲行，發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未聞文鳴乎道也。讀其文雅正似《騷》，詠其詩精切似《選》，其奏請似《檀弓》、《左氏》，其論思反復似《國語》，司馬子長。信矣，非漢、唐以後之文也。遂鄉里晚出，嘗侍言論，見其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其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其出入州縣，慨然有濟時之用。及其屢召不起，則毅然以愛族黨、禁非鬼、恤窮饑、撫存沒爲心。問之，則曰：「先公之志也，吾何敢。」其薦進人才動十數人，爲世有用，行足以動旒冕之知，仁足以啓鬼神之助，望足以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群民之心，而道不及行之朝廷，達乎天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哉！平生學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拒而不談。嗚呼，有黃叔度、申屠蟠所不能及。

《鶴林玉露》乙編卷一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

方回《可言集考》　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諸）〔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毅成，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嶼，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果州。【略】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別出示人，近人無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

任佃《正德本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序》　今觀其集，皆有以關世教，厲風俗，追古作者而無媿。其有所攄洩，必勾深致遠，曲折條暢，盡達其意之所欲而後止。則知其沈泳聖哲之微言，踐履士君子之實地，而發明義理之學，初非左模右範，旬煆月煉者可能比擬。眞風所播，直掃方今澆習，漫塘之文，世亦豈可少哉？

周應賓《嘉靖本漫塘文集跋》 劉文清遺文世罕覯者，即姓字亦多未之知也。同年王爾祝以《漫塘集》見示，僕得而卒業焉。其詩文之爾雅不似南宋口吻，其品格之高潔亦南宋有數人物也。蓋世有文以人而傳者，亦有人以文而傳者；若公之文與人，均足重已，是胡能無傳哉？四明周應賓跋。

范崇《萬曆重刻漫塘文集序》 吾郡山川之勝甲於天下，靈秀所鍾，世不乏道德文章之士。如金壇漫塘劉先生，尤粹乎無間，有洙泗典刑焉。先生丁南宋時，生平嗜書，靡所不讀。嘗從勉齋黃先生遊，其學蓋有所自。【略】其緒餘發爲文章，如布帛菽粟。與上言則寓警世捄時，抑邪扶正之意，與下言則有開迷祛惑、迪仁導義之功。總之正人心、維風教，有益之文也。行高而文正，躋之冉閔游夏之列，庶幾其人乎！文清易名，斯稱情矣。

王藩臣《萬曆重刻漫塘文集序》 梓人峻工，辱不鄙首獲寓目焉，則見其原本人情，通達國體，詩典以則，非無疾之呻吟，文簡而法，實有用之著作，非第辭瀾之東障，固經世之南指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略】宰秉性恬淡，平生無他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所爲文章，淳古質直，不事藻飾，而自然暢達，其《漫塘》一賦，尤爲世所傳誦。

分論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杜範《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征商非義也，商不病其征，猶義也。而今之司之者，與禦人於國門何異？漫塘先生爲是箴贈居父，污吏態狀，曲盡形容。然豈惟司征然哉！由司征而上，可以動目醉心者何勝數？利慾之昏，天壤易位，孟氏謂上下交征，不奪不饜，則賊民之禍，又特濫觴耳。居父服是箴以惠於婺，又將推是箴以宰南陵。自是而爲郡守、爲監、爲藩帥，所莅愈大，所及愈廣。義行而仁浹，下輯而上寧，人贊而身顯，是之謂以義爲利，其與燔身之貨爲何如哉！

《題荊公遊半山圖》 《梅磵詩話》卷中：漫塘先生劉宰平國，金壇人。嘉定間，屢召不起，士論高之。嘗有《題荊公遊半山圖》云：「歸來心自平，蹇驢踏秋風。舉鞭問髯奴，何如浣花翁。道旁幾高松，風來自相語。桃李今何之，歲寒吾與汝。」起句佳，意有含蓄，末託興亦深。

《猛虎行》 《載酒園詩話·劉宰猛虎行》：「市有虎，毋妄言。當關虎士森戈鋋，市上一呼人駕肩。虎雖猛，那得前？市有虎，言非妄。君不見左馮翊，天下壯。斧斤聲斷林壑空，猛虎通衢恣來往。食人肉，飲人血，沉痛積寃那可說？凝香堂上紫煙浮，風流太守憂民憂。一朝下令開信賞，藉皮枕骨彌山丘。虎已滅，人患絕，夜永猶聞泣幽咽。泰山之側如可居，子後夫前甘死別。」亦即「苛政猛于虎」意，而曲折抑揚，備極剴暢。古無此體，實自漫塘創調，遂爲近世李西涯樂府之祖。

《漫塘晚望》 《歷代詩發》卷二八：公詩頗近常調，此獨鐵中錚錚。

《癸未寄生甥》 《歷代詩發》卷二八：舅甥情重，不減殷韓，故詞致最爲宛切。

傳記

《宋史》卷四〇一《劉宰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略】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略】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祕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略】隱居三十年，平生

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紀事

《**吹劍四錄**》紹定間，趙靜樂善湘留守建康，急于財賦，不時差官下諸邑，孔粒以上，根括無遺。溧陽宰陸子遹，放翁子也，窘無所措，乃以福賢鄉圍田六千餘畝，獻時相史衛王，王以十千一畝酬之。子遹追田主索田契，約以一千二畝，民衆相率投詞相府，訴既不行，子遹會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廬，衆遂群起抵拒，殺傷數十人。始則一豪婦爲之倡，勢既不敵，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糞，逼寫獻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賢莊。自監官以下，皆四明人，販鬻酤賣，翕然成市，鄉民安之，乃與縣道立敵。以橋爲界，家家門首列置槍刃，擒得邑人，則活烹碎臠。癸巳冬，衛王薨，會金壇王侍郎遂在臺察，素懷此忿。田主十六復合詞赴訴，行下江東漕司，送本縣。時邑宰徐進齋兩以史雲麓所饋卻還，令田主各且管業收租，候上司行下。時欲歸之安邊所，或欲以佐和糴，議久不決。越六年，史申之入相，田遂歸焉。子遹始至縣，計赤立自獻田後，亦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銀器如硯匣、火爐、酒具等，每事大小各兩副。劉漫塘遺之詩曰：「寄語今淵陸大夫，歸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殺戮非仁矣，縱火焚燒豈義歟？萬口銜冤皆怨汝，千金酬價信欺予。放翁自有閑田地，何不歸家理故書。」此詩今在案省卷中。

《**癸辛雜識**》**別集卷上**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人。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其面黯點，不欲應詔，起者再，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歷，以示終身不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略】」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爲高，以解印綬不顧五斗米爲廉。愚以爲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爲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見。【略】惟其用功，深見道明，知世道之難，而時事蓋不可爲，故欲翻然而歸。其發於督郵之來，特不欲爲苟去云耳。世遂以爲誠然，眞癡人之前難說夢也。」

《**山房隨筆**》漫塘先生與客燕坐，指窗外櫻桃唯一實，共以爲笑。忽一客來訪，自言能詩，因命賦之，云：「燒丹道士藥鑪空，枉費先生九轉功。一粒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衆咸喜之。

《**宋史**》**卷四一五**《**王遂傳**》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宋史翼**》**卷二五**　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臯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宰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諉以分責，尚謹旃哉。」然臯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

著錄

趙葵《**漫塘劉先生文集序**》生平著述不可勝紀，然皆散佚不存矣。今姑就所見所聞者傳之於世，以見斯文之未喪云。嘉熙四年三月庚午，同知樞密院事趙葵序。

王遂《**漫塘文集前序**》既卒數年，鄉里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而蚤歲之稿散佚不存，中年所作，趙師契者鈔錄最多，其餘友朋亦以類至，略計平生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剛叔既彙次之，名曰《前集》，而留《後集》以待方來。【略】淳祐二年秋分日，後學王遂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劉漫塘集》，一部十二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劉漫塘集》十二冊。

任佃《**正德本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序**》正德戊寅，余承乏茲邑，大學士靳戒翁先生喟然歎曰：「吾昔自秘閣得宋先正劉漫塘文集，潤之人物在是矣。吾將廣之，使後之人庶乎緣是有所矜式也。」余退，與同年王君汝陳合謀梓之。未幾翁謝世，不及面授是集。再閱歲，始得於翁之冢器子居。嗚呼，艱亦甚矣。【略】舊傳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皆不復見，此特其《前集》爾。汝陳爲之校讎，詩先訖功，亟刻之，用償夫景願。嗣當次第圖之。余知是集行而人人有所勸矣，後之君子不有蒐羅成書如我戒翁者乎？敬識簡末以俟。歲辛巳

長至日，果州後學任佃拜序。

王臬《正德本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後序》 先正漫塘劉先生在宋嘉定、寶慶間，文章道德卓冠一時，而所以加惠於鄉邦者尤盛。臬幼侍王大父，得聆緒論，已私切仰慕，常以不得見其遺文爲恨。每聞有儲書家，必往詢之，求之二十餘年，始得見於近故大學士靳公之家。喜不自勝，乃介同年任君象虞請歸，亟召工圖永其傳。【略】任君首捐俸佐之，乃克就梓。繼而京口何君紀適過訪，亦出貲相助。【略】正德辛巳涂月初吉，後學王臬謹序。

又《續刊漫塘劉先生文前集序》 宋漫塘劉文清公既沒，遺文散落，我先正實齋先生裒輯爲三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未及登梓，而理宗尋遣使取入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辰，余讀禮家居，既終襄事，往京口謁謝大學士靳戒庵先生，得見斯稿，喜不自勝。乃再拜請歸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夫任君象虞，僅刻成詩之四卷而止。今幸蒙恩綰郡符，乃克嗇俸餘，完繡于梓。【略】時嘉靖己丑秋九月朔日，後學王臬拜手謹序。

段溥《嘉靖本漫塘文集跋》 正德間，麻城劉松石修金壇邑志，求《漫塘文集》于戒菴，得三十六卷，俱爲《前集》，則其有《後集》可知。太守王遲菴攜赴東昌任刻梓，見者始廣。【略】其《後集》亦或待時而出，不終於沉晦。後之君子景仰先哲，共成美事，未必不有與戒菴、遲菴同志者。邑後學段溥因書此以俟。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宰《漫塘集》三十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劉漫塘文集》十二冊，三十六卷。

《脈望館書目》 《劉漫塘集》十二本（一套）。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漫塘劉先生文集》五冊，不全。

范崙《萬曆重刻漫塘文集序》 其《前集》三十六卷藏於家，爲理宗取入祕閣。吾鄉先達靳文僖公得之閣中，以授憲副遲菴王公梓行之。歲久漫漶，梨棗刓敝，傳懼弗廣矣。憲副公季子恭簡公校而再欲付梓，以詘貲弗果。其從子南昌君爾祝倡義以終恭簡之志，不佞暨虞部行父徐君翼而成之。

王藩臣《萬曆重刻漫塘文集序》 遺文爲宋理宗取入，久藏秘閣。至本朝，靳文僖以鄉後學位鼎輔，始錄以出，畀王恭簡之考中憲遲菴公梓之。迄茲垂七十年，而梨棗聿新，魯魚重訂，則今南大司空艮山范公、前南昌守華岡王君、虞部振東徐君共倡儕輩捐助所成也。【略】梓人峻工，辱不鄙首獲寓目焉。【略】萬曆甲辰中元日，欽差巡按直隸屯田馬政、監察御史江陽後學王藩臣佥甫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劉宰《漫塘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劉宰《漫塘集》。陳景雲注：「三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宰撰。【略】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裒其遺稿，十僅得四五，爲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秘閣，世遂無傳。明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鈔出，因授王臬鋟梓，釐爲三十六卷，即此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漫塘劉先生文集》一函十冊，宋劉宰著，二十二卷。前趙葵序。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漫塘劉先生文集》二函十冊，宋劉宰撰。【略】書二十二卷，其分體曰賦，曰楚辭，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曰五言八句，曰六言八句，曰七言八句，曰雜言，曰長短篇詩，曰辭免狀，曰書問，曰劄子，曰七幅劄，曰表，啓，曰四六劄，曰雜文。前有嘉熙四年趙葵序。【略】集中門目頗爲恢詭。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八八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明正德刊本。宋劉宰撰。

又 明萬曆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漫塘文集》三十六卷，明萬曆刊本。宋劉宰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漫塘劉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嘉熙四年趙葵序，即《天祿後目》所推爲宋版者。然字形微帶方體，又系活字，不敢遽定爲宋刻。疑天祿所收爲眞宋本，此則明人以活字印行者。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明刊本。題「宋籍田令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太府寺丞直顯寶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略】嘉靖間，王臬得其本於靳氏，刻之，有任佃與臬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三十六卷，宋劉宰撰，明正德十六年任佃刻嘉靖八年王臬續刻本，十二冊。《漫塘文集》三十六卷，宋劉宰撰，附錄一卷，明萬曆三十二年范崙等刻本，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漫塘劉先生文前集》二十二卷，宋劉宰撰，明活字本。

藝文

杜範《祭少監劉漫塘文》嗚呼！紛彼有生，間出爲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跅弛不群，若足有爲，詭御獲禽，殆失其馳。博聞多識，古人與稽，畫地作餅，慮難療飢。董葛不作，吾誰與歸？猗與漫塘，斯其儔儷。受材于天，亦既瑰奇，刻意汗簡，鉤玄索微。慷慨論事，動皆中機，自任以重，毀譽不移。少年莫辨，纔露囊錐，厥聞四揚，薦墨交蜚。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玉，密勿天墀。顧當盛年，牢閉煙扉，超然物表，山巔水湄。譬彼大木，絜之百圍，既繩既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于彼道謀，乃棄弗視，而拾楩楠。端平親政，弓旌屢貽，天子徯公，扶顛拯衰。高卧不起，蒼生其咨，凜凜清節，終始莫疵。公豈矯激，果於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官雖詘，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望則丕。施于家庭，井井怡怡，施于里黨，扞患賑飢。君子爲善，曰公我師，小人爲惡，懼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輝，較彼在列，孰成孰虧。嗚呼！四海茫茫，同心爲誰？胡一見我，交臂不疑。三載尉曹，鍼疾砭癡，謂我可教，逢人說斯。我憃且懦，爲剖毫釐。佩公誨言，生死以之。二十年間，出處差池，慶勞之牘，亟往亟來。屬我去國，僻居海涯，音問曠絶，浸逾二期。倏有來告，公病瀕危，謂當有間，繼傳其萎。或者謂公，憂世歔欷，痛心傷和，藥不可治。其有是耶，問天遠而。嗚呼哀哉！諸老凋謝，時事日非，恃有典刑，人尚不迷。百川橫流，砥柱矻其。今其已矣，人將疇依。我之哀慟，夫豈爲私，世道之憂，海內之悲。我叨誤寵，出守江圻，相望百舍，阻造緦幃。束芻走酹，盡心矢詞，魂而有靈，尚其鑒茲。尚饗！

雜錄

《山房隨筆》劉山翁汝進，漫塘幼子，學問宏深，文字典雅。與客九日遊龍山，以塵世難逢開口笑分韻，翁得口字云：「縱步龍山巔，放舟龍蕩口。羣然鴈鶩行，雜之牛馬走。我拙不能詩，我病不能酒。試問賞花人，還有菊花否？」衆服其工。

《柳南隨筆》卷二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葵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張淏

論述

葉適《題張淏雲谷雜記後》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群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雲谷雜記》四卷，永樂大典本。宋張淏撰。【略】其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淏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略】宋人說部紛繁，大都摭拾瑣屑，侈談神怪。惟淏此書，專爲考據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審，釐訂詳明，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鵝，實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絛《西清詩話》之非；引董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宜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淏所論《泊宅編》「花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淏併存諸卷中。即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己是，書函往返，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此書於諸家著述，析疑正誤，多所釐訂。

傳記

《**金華賢達傳**》**卷六**　張翊【略】孫淏字清源，號雲谷。慶元二年預鄉試選，尋用蔭補官，後銓試吏部，累官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積階奉議郎，守太社令致仕。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八**　張淏《雲谷雜記》，一部四冊，闕。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雲谷雜記》一卷，張淏，說郛本。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淏《雲谷雜記》四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雲谷雜記》四卷，盧抱經校聚珍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雲谷雜記》不分卷，宋張淏撰。清純白齋鈔本，與《投轄錄》合一冊。

戴復古

論述

綜論

樓鑰《石屏詩集序》　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皋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谿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余之言固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皋子其不死矣。

趙蕃《石屏詩選跋》　學詩者莫不以杜爲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疏。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似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饑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生作計疏。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蹈中所選，乃不在數，何耶？

晁公遡《石屏詩摘句跋》　乾道間，東皋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其家。余頃于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皆甚稱其詩，蓋二公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別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編，款論終日。余爲之廢睡，挑燈熟讀，仍爲《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奇而就帖妥，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倘未委土壤，尚及見君凌厲斯世，捫參歷井，橫翔而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習不能工」，余謂如登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即退，雖有過人之才，可不勉哉？

曾極《題式之詩卷後》　鸞江江上路，尚記昔年游。久客誰青眼，苦吟君白頭。塵沙投馬篋，風雪敝貂裘。百首詩精煉，親逢趙倚樓。

李賈《題式之詩卷後》　矯首天地間，凄其望終古。前輩久零落，斯文日榛莽。戴君天台秀，忽向南方來。老氣橫九州，胸次何崔嵬。藻□晚更奇，崩騰豁高趣。疑是赤城霞，飄飄墮章句。白首一孤劍，誰人薦子虛。有時杯酒間，高論傾淮湖。既有四海名，何慚萬鍾樂。君看榮與賤，千載俱冥漠。

李義山《題式之詩卷後》　老氣棱棱未易攀，誼襟凜凜可廉頑。瘦筇只在

江湖上，詩卷旁行天地間。社雨風花春正好，酒壚山屐夢相關。夔州已後花繩削，今度編成不要刪。

趙萬里《題式之詩卷後》 曩從懶庵游，輒道手擇戴式之詩百篇。懶庵仙去今四年，式之忽持所擇詩來過。時余臥疾，展轉蘇醒，果知懶庵筆削不輕，而式之負名不虛也。因賦鄙語一章以贈：怕得公卿知姓名，扁月棹舟過湖城。臥聽蘆葉頭添白，吟到梅花語更清。拋卻石田甘遠客，愛看山色每分程。如何亦肯敲寒屋，松火煎茶共短檠。

戴復古《戲題詩稿》 冷淡篇章遇賞難，杜陵清瘦孟郊寒。黃金作紙珠排字，未必時人不喜看。

又《石屏小集自跋》 懶庵古詩得曹、謝、韋、陶之體，律則步驟杜工部，其議論高絕一世，極靳於許可，今所取此編何其泛也。復古議論斯語，使有五字可存，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一句，十字可存，如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足矣，果何以多爲？

楊汝明《石屏詩集跋》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句律，詩人眷眷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詩，東皋子可無憾矣。

真德秀《石屏詩集跋》 戴君詩句，高處不減孟浩然。予叨金鑾夜直，顧不能邀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愧多矣。

陳昉《東皋子詩跋》 石屏戴叟以詩行四方，名人鉅公皆樂與之游者。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所至怡怡如也。【略】叟於其先人之片言只字，訪求甚苦，老而益切，惟恐失墜，其心將見之何哉。唐杜氏世爲詩，至子美，一飯不忘君，可謂忠矣。若叟之一語不敢忘其父，可謂孝矣。是皆出於天性，且不負其所學。

趙汝談《石屏小集跋》 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爲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朽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于家，而蹈中則下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蹶，其稍幸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蓋存歿俱可哀也。余暇復論詩哉，姑命錄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

趙汝騰《石屏詩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菴爲選其尤者，別爲《小集》，乃命僕爲此序，無乃以非人爲贅耶？懶菴於詩少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於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沖淡而語多警。懶菴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爲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贛，□見懶菴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爲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字不待人拈出也。

倪祖義《石屏詩選跋》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過遴則遺逸。懶菴爲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鼏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屏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繡。余未老，尚及見之。

姚鏞《石屏第四稿跋》 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亦將有「佳句法如何」之問，晚唐諸子當讓一頭。

又《石屏第四稿下卷跋》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與余爲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涉西江，吊余於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爲言句而已。式之復俾詮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藁》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

趙以夫《石屏詩集跋》 戴石屏詩備衆體，探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皋子二詩，雖斑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於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皋，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

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屏與游皆當世鴻儒鉅公，精筆妙墨，極力摸寫，曾不盡其妙，又假僕輩以爲置郵何邪？若僕輩，正有託於石屏者也。

王梵志《石屏詩集跋》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實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與寄冲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必讀書哉？

包恢《石屏詩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眞，而石屏自眞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顓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眞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眞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眞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於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剪繒，粧點粘綴，僅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爲奇者，予懼其猶黃鍾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爲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爲若是決？

戴昺《石屏後集鏡梓敬呈屏翁》 新刊後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誰有之？妙似豫章前集語，老於夔府後來詩。梅深歲月枝逾古，菊飽風霜色轉奇。要洗晚唐還大雅，願揚宗旨破群癡。

方岳《書式之詩卷》 石屏游諸老間早，諸老凋謝，獨石屏巋然魯靈光耳。予生後三十二年，才此一識。秋風別去，因書數語集中：七十行年載石屏，同時諸老各凋零。扁舟歸去自漁舍，冷骨秋來更鶴形。天地無情頭盡白，江山有分眼終青。剡溪定有人乘興，月下柴門不用扃。

吳子良《石屏詩後集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廋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健而不役於粗，閎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礲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絕侶，對獨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懷古錄》卷中 臨江軍慧力寺當往來之途，側望之，蔚然在萬松之間，戴式之詩云：「誰是開山主，親栽萬個松。松多不見寺，人世只聞鐘。」說得氣象好。式之中年有數十首詩可取，晚年少簡率。作詩譬如參禪，若參得透徹者，決不走作，若未免走作者，決未曾透徹。

林鎏《題式之詩卷後》 少年曾讀石屏詩，老去江湖幸見之。百倍尋常眞足惜，十存八九實堪悲。蛙鳴蟬噪人爭羨，天巧神功彼自知。我欲流傳天下去，爲求完本補亡誰。

方回《跋戴石屏詩》 戴復古字式之，台州人，號石屏。年四十五始以詩遊江湖間，見知於眞西山。然早年讀書少，故詩無事料，清健輕快，自成一家，在晚唐間，而無晚唐之纖陋。晚節以詩名重，諸公爭致餽，歸而成家，八十餘歲。豫章陳杰壽夫爲予言，石屏詩亦非千載不朽之文，未爲極致。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寄尊梅》 方回評：石屏戴復古，字式之，天台人。早年不甚讀書，中年以詩游諸公間，頗有聲。壽至八十餘。以詩

爲生涯而成家。蓋「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閩臺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每于廣座中，口不談世事，縉紳多之。然其詩苦于輕俗，高處頗亦清健，不至如高九萬之純乎俗。如劉江村瀾，最晚輩。本天台道士，能詩，還俗，磨瑩工密，自謂晚唐。予及識其人，今亦歸九泉，而處士詩名遂絕響矣。故因取石屏此詩，而詳記之于此。

貢師泰《重刊石屏先生詩叙》　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嘅遺音之不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之言。先生生于黃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游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于淮泗，以歸老于委羽之下。顧其游歷既廣，聞見益多，而其爲學益高深而奥密，故其爲詩如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栝妙運，殆不可以言喻者矣。然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善學者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則與時爲盛衰，有非人力所能爲者矣。

謝鐸《重刊石屏詩集序》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恆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英精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爲將相者比肩接踵，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爲麟踣，無爲鴟鳴，寧爲玉碎，無爲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亦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所不免，則夫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

馬金《書石屏詩集後》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類多閔時憂國之作。【略】今觀陳昉氏跋語，謂其「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希聲謂其「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方萬里謂「自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者相率成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於望門倒屣。石屏爲人則否，廣坐中不談世事，搢紳多之」。則翁之取重於世，豈直篇什之工哉。【略】考之晦菴先生《答仲至書》，有云「黃巖老過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寇以誠齋之詩」。黃巖老蓋指翁也，《小集》疑即蹈中所選者。夫以投贈大儒之詩，得經題品，而集中不載，非獨散軼爲可恨，而竊重有感焉。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復古之作，如曲沼方塘，鴛鸂鶒鸛，徊翔出沒，亦足賞者。

《詞品》卷五　戴石屏，名復古，字式之，能詩，江湖四靈之一也。詞一卷，惟赤壁懷古《滿江紅》一首，句有「萬炬臨江貔虎嘯，千艘烈炬魚龍舞。幾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而全篇不稱。《臨江仙》一首差可，見予所選《百琲明珠》。餘無可取者。方虛谷議其胸中無百字成誦書故也。

潘是仁《宋元詩集存・石屏詩集序》　嘗言作詩難，評詩尤難，務辭者則泛過，偏遴者則逸遺。是集得之於賀氏家藏舊本，閱之誠南渡中一人，惜其氣運如此，故聲調不纖於唐。公每以不多讀古人書爲恨，韋蘇州云：「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蘇州寄興冲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耶？石屏亦何必多讀書哉？一日有客過訪，閱茲集竟，謂余曰：「戴君諸體稱備，子將評在誰行？」余以石屏五七言古天然不費鎚鑿，近體七言中多率易句，五言律若陳後山之摹擬少陵，第其生於宋季，不得同少陵時，望宋之去唐已數百年，石屏猶有少陵餘響。余所評戴之五言近體者，問之晚唐諸子，以當讓戴一頭地矣。

《詩藪》外編卷五　學晚唐者，九僧。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雜編卷五　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楊四子，元和體也；徐、趙四靈，大中體也；劉、戴諸人，自爲晚宋。

毛晉《石屏詞跋》　式之以詩鳴東南半天下，所稱南渡後江湖四靈之一也。石屏，其所居山名，因以爲號。性好游，南適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

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淮泗，歸老委羽之下。讀其自述《沁園春》一闋，自嘲《望江南》三闋，可想見其大概矣。一時樓四明、吳荊溪輩盛稱其痛念先人，固窮繼志，以爲天台詩品莫出其右。楊用修乃以江南烈女一事疵其爲人，不幾以小節掩大德耶？至如胸中無千百字書云云，是石屏自恨少孤失學之語，指爲方虛谷短之，抑謬矣。樓大防、陶南村所紀二則，聊附於左，以俟賞識君子。

《宋詩鈔・石屏詩鈔序》　少孤，痛父東皋子遺言，收拾殘稿，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益進。【略】游歷既廣，聞見益多，爲學益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或語復古宋詩不及唐，曰：「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故其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機括妙用，殆非言傳。然猶自謂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蓋謙言也。【略】平生著作甚富，趙懶庵選百三十首爲《小集》，觀者謂趙於古少許可，而此編特博。袁蒙齋又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稿，李友山、姚希聲選爲第四稿，鞏仲至又爲摘句。復古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其鍛鍊之苦，師友琢削之精，故所選得十九焉。方萬里曰：「慶元以來，詩人爲謁客成風，干求要路，動獲千萬，石屏鄙之不爲也。」嗟乎，安得斯人，一愧世之幅巾朱門、望塵獻詩者哉。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天台戴復古式之《石屏集》。石屏以詩名，而多直率，氣骨終勝耳。

宋世犖《重刊石屏集序》　吾郡戴石屏以詩鳴於南宋之末，江湖派衍，靡靡懇深，不無悲感之詞，惟以忠孝爲主。想其一身飄泊，千里漫游，冰雪滌其胸襟，江山助其氣勢。詩是吾家之事，長捻吟髭，身無人國之謀，但知蒿目。殘山剩水，中原之收復何時；戛石鏗金，處士之吟聲益壯。蓋瓣香於杜老，親炙於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業。以視流連風月，掇拾珠琲，祭獺求工，刻鵄矜肖者，相去未可以道里計也。而或訾其風格，疑其急微，抑亦過刻之談矣。集爲明弘治間石屏裔孫學正鏞所刻，余於鄞天一閣見其本，匆促未及借鈔。丙子秋仲，長塘鮑生正字以鈔本見寄，遂付梓人。惜三家之尚訛，艱一鴟之別借。亦曰訂台山之詩派，此爲大宗，廣藝苑之流傳，聊存變雅云爾。

《覲齋詩談》評論二　戴石屏詩，乃平軟小巧，毛稚黃所云「眞能妨厚」者，於茲益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石屏集》六卷。【略】〔復古〕嘗登陸游之門，以詩鳴江湖間，所居有石屏山，因以爲號，遂以名集。卷首載其父敏詩十首。蓋復古幼孤，勉承家學，因搜訪其先人遺稿，以冠己集。昔黃庭堅《山谷集》後附刻其父《伐檀集》，王楙《野客叢書》後附刻其父《野老紀聞》，復古以父詩爲數無多，不成卷帙，特升弁於簡端，例雖小變，理乃較協矣。復古詩筆俊爽，極爲作者所推。姚鏞跋其詩，稱其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晚唐諸子當讓一面。方回跋其詩，亦稱其清健輕快，自成一家。雖皆不免稍過其實，要其精思研刻，實自能獨闢町畦。瞿佑《歸田詩話》載復古嘗見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邨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以對，上下始稱。其苦心搜索，即此可見一端。至集中《嚴子陵釣臺》詩所謂「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者，趙與虡《娛書堂詩話》極賞其新意可喜，而羅大經《鶴林玉露》又深以其議論爲不然。蓋意取翻新，轉致失之輕佻，在集中殊非上乘。與虡所云，固未足爲定評矣。

又卷一九九　《石屏詞》一卷。【略】復古爲陸游門人，以詩鳴江湖間。方回《瀛奎律髓》稱其豪健清快，自成一家。今觀其詞，亦音韻天成，不費斧鑿。其《望江南・自嘲》第一首云：「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學西崑。」復古論詩之宗旨，於此具見，宜其以詩爲詞，時出新意，無一語蹈襲也。集內《大江西上曲》即《念奴嬌》，本因蘇軾詞起句，故稱「大江東去」。復古乃以己詞首句，又改名《大江西上曲》，未免效顰。至赤壁懷古《滿江紅》一闋，則豪情壯采，實不減於軾，楊愼《詞品》最賞之，宜矣。

《石洲詩話》卷四　石屏有《論詩十絕》，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于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王史鑒《宋詩類選自序》　四靈苦學唐人，多攻五言，較其才致，天樂爲優。石屏擅江湖之咏，後村爲淡泊之篇，雖有可觀，而氣格卑弱矣。

分論

《釣臺》　《娛書堂詩話》卷下：嚴子陵釣臺題詠尚矣，天台戴式之〔復

古）一絕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亦新意可喜。《鶴林玉露》乙編卷四：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腳，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

《達觀》《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余謂戴石屏《達觀》一詩，雖無前四句亦可，只云：「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謝功名有遺恨，爭如劉阮醉陶陶。」自是一佳絕句也。

《白紵歌》《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趙懶庵爲戴石屏選詩百餘篇，南塘稱其識精到。其間《白紵歌》最古雅，今世難得此作。云：「雪爲緯，玉爲經。一織三滌手，織成一片冰。清如夷齊，可以爲衣。陟彼南山，于以採薇。」語簡意深，所謂一不爲少。《石洲詩話》卷四：戴石屏《白紵歌》託寄清高，與樂府《白紵詞》之旨不同。

《世事》《南宋群賢小集・石屏詩集》：三山宗院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憑欄」、「夕陽山外山」兩句，未得對。用父以「利名雙轉轂」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頗多，僕終未愜意。都下會李好謙、王深道、范鳴道，相與談詩，僕舉此語，鳴道以「春水渡旁渡」爲對，當時未覺此語爲奇。江東夏潦無行路，逐處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在山，分明寫出此聯詩景，恨不得與鳴道共賞之。《懷麓堂詩話》：律詩對偶最難，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皆有感而後得者也。戴石屏「夕陽山外山」對「春水渡傍渡」亦然。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尤覺相稱耳。《升菴詩話》卷三：宋人詩話稱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以爲奇句。余觀唐韓君平「夕陽山向背，春草水東西」，意同而語尤工。《歸田詩話》卷中：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養一齋詩話》卷三：對偶上下相稱最難。戴石屏以「塵世夢中夢」對「夕陽山外山」固不佳，即「春水渡旁渡」，猶未盡致也。然此等終不需費力求之，雖得一名聯，又何足以盡詩妙哉！「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青草，春色正東來。」「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此數公之於律體，如大匠運斤成風，如駿馬直下千丈，何曾似石屏等之瑣瑣刻畫哉！此詩體高下大小之判，入門者不可不審。

《京都懷徐淵子直院》《梅磵詩話》卷上：唐人詩云：「蛇蝎性靈生便毒，蕙蘭根異死猶香。」《詩人玉屑》許此一聯爲愛憎格。余觀戴式之《京都懷徐淵子直院》詩，一聯云：「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看。」亦此體也。

《立春後三首》一《梅磵詩話》卷上：「梅花丈人行，柳色少年時」，戴式之詩也。上句用唐子西《二月見梅》詩云：「祇今已是丈人行，肯與年少爭春風。」下句用《南史》：「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用事亦一的對。

《葉竹山》《梅磵詩話》卷上：奪胎換骨之法，詩家有之，須善融化，則不見蹈襲之迹。陸魯望詩云：「溪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蕭灑侯。」戴式之賦《葉竹山》詩云：「山中便是清涼國，門下合封蕭灑侯。」王性之詩云：「雲氣與山爲態度，月華借水作精神。」式之《舟中》詩云：「雲爲山態度，水借月精神。」如此下語，則成蹈襲。李淑《詩苑》云：「詩有三偷語，最是鈍賊，學詩者不可不戒。」

《歲暮呈真翰林》《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石屏此詩，前六句儘佳，尾句不稱，乃止于訴窮乞憐而已。求尺書，干錢物，謁客聲氣。「江湖」間人皆學此等衰意思，所以令人厭之。紀昀評：詩但論詩，不必傍涉。古來工部、昌黎，亦不免干乞不止，石屏能一一廢其詩乎？三、四自然。「狂謀」二字費解，似是妄想之意。「渺無際」者，未遂也。馮舒評：勻貼。第五句宋氣。

《寄尋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輕快可喜。　無名氏（乙）評：國運未造，處士橫議。此即袁子才論曾茶山詩所謂衣敝褐，足躡破屨，造士大夫之堂，靦然高坐，騰其口說，雌黃當世，挾制士大夫，使人望而畏之，以盜高名，以邀厚利。即山人墨客，村野布衣，無人不以孔、顏、曾、閔自居。且徒黨衆多，羣相附和，使士大夫不敢攖其鋒，不敢不遂其欲。不特宋之結習如是，即明季國步已更，而社風愈厲。有王者作，比而誅之，亦可哀矣。　紀昀評：野調。

《**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皆前人已曾道之句，而律熟句輕，頗亦自然，亦不可棄也（紀昀評：此評確。是淺弱，非自然）。《石屏小集》詩百餘首，趙懶菴汝譔字蹈中所選也。蹈中詩，至中年不爲律體，獨喜爲「選體」。有三謝、韋、柳之風，其所取石屏詩，殆亦庶矣。蹈中兄曰南塘汝談，字履常，詩文俱高，尤精四六，跋語頗亦不滿于石屏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輕俗而已，蓋根本淺也（紀昀評：此探本之論）。今《續集》有《詠梅投所知》，中四句云：「獨開殘臘與時背，奄勝衆芳其格高。欲啓月宮休種桂，如何仙苑只栽桃。」所謂「其格高」者，殊爲衰颯。「欲啓」、「如何」一聯，尤覺俳陋。非深于詩者不能察也（紀昀評：評石屏最的）。同時稍後，有許棐梅屋者，有《蠟梅江梅同瓶》詩曰：「苗裔元從庾嶺分，兩般標致一般春。淡粧西子呈嬌態，黃面瞿曇現小身。不羨腰金橫玉貴，來尋嚼蠟飲冰人。只愁花謝香狼藉，桃李如何接後塵？」第二句不勝其俗，三句愈覺其俗。此「江湖」詩所以難選云（紀昀評：亦確評）。馮舒評：第七句陋淺。紀昀評：三、四少可。五、六纖。結露骨，反淺。

《**都中冬日**》《歸田詩話》卷中：杏花二聯，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追及之。

《**望花山張老家**》《逸老堂詩話》卷下：戴石屏詩：「麥麨朝充食，松明夜當鐙。」此實錄也。山西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居民多以代燭，謂之松明。

《**求先人墨跡呈表兄黃季文**》《歷代詩發》卷二九：疏淡中有骨力。

《**琵琶行**》《歷代詩發》卷二九：責備極是，即香山亦何說之辭。

《**高九萬見示落星長句賦此答之**》《歷代詩發》卷二九：意思超忽，妙有神行。

《**潔燕**》《歷代詩發》卷二九：當是有託之言。

《**秋夜旅中**》《歷代詩發》卷二九：諸律極穩極秀。五言從此入手，不至與唐人相徑庭也。

《**元日二首呈永豐劉叔治知縣**》《歷代詩發》卷二九：確上他州元日詩，妙在穩切。

《**吳門訪舊**》《歷代詩發》卷二九：醞藉。

《**代人送別**》《歷代詩發》卷二九：新秀可人。

《**鄂渚烟波亭**》《歷代詩發》卷二九：氣局弘敞，亦堪頡頏古人。

《**對莫愁村**》《歷代詩發》卷二九：唐時崔鄂州館孟浩然於樓上，遂有浩然亭。後人尊浩然，改爲孟亭。

《**寄廣西漕陳魯叟誥院**》《歷代詩發》卷二九：意致蕭森，渾然一氣。

《**寄廣西漕魯叟誥院**》《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語雖清而味自厚，力自雄，此近來品之最貴者。

《**江村晚眺**》《養一齋詩話》卷五：宋絕句尤不似唐，然王漁洋《池北偶談》專錄宋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何嘗不可與唐人匹。【略】宋人絕句之佳者，【略】戴復古《江村晚眺》云【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

《**大熱五首**》《宋詩精華錄》卷四：倔強可喜，所謂「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也」。

《**寄韓仲止**》《宋詩精華錄》卷四：「孩視」二字，有佛圖澄以石勒爲海鷗鳥意。

《**渝江綠陰亭九日燕集**》《宋詩精華錄》卷四：三四翻用杜句好。

《**湖南見真師**》《宋詩精華錄》卷四：搏捖有力量。

《**江陰浮遠堂**》《宋詩精華錄》卷四：有氣概。

《**戲題詩稿**》《宋詩精華錄》卷四：俗人肺腸，的是如此。

《**袁州化成巖李衛公謫居之地**》《宋詩精華錄》卷四：異乎書生大言，若陳同甫、劉改之一流人。

《**木蘭花慢**》（**鶯啼啼不盡**）《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趙昺長嘯呼風，亂流而濟。凄微。

《**沁園春**》（**一曲狂歌**）《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贏得」四句）詩出愁腸，固也。安分不怨，厚道。仍到開懷田地。《雨村詞話》卷二：世傳石屏《沁園春》自述一詞，余嫌其粗俚。如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歎之聲。大似今制義文中俗調，而雜以吾儂語可乎？

《**錦帳春**》（**處處逢花**）《詞律》卷八萬樹評：「國夫」字難解，此爲陳提

舉奉母夫人遊菴而作，國夫或謂封某國夫人也。

《**望江南**》（**壺山好**）《雨村詞話》卷二：載復古石屏《望江南》有「壺山好」四首，石屏老三首，一時推名作。余尤愛其二詞云：「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綽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樽空，相對醉顏紅。」「石屏老，長憶少年遊。自謂虎頭須食肉，誰知猿臂不封侯，身世一虛舟。平生事，說著也堪羞。四海九州雙腳底，千愁萬恨兩胥頭，白髮早歸休。」稼軒謂辛棄疾也，與石屏同時，其名重如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復古之父東皋，以詩自娛，每歎兒幼，不能承其詩學。復古既長，承遺訓，刻苦爲詩詞，吳荊溪稱其能「固窮繼志」。南渡後以詩鳴於時，爲江湖四靈之一。著有《石屏詞》，賦《沁園春》及《望江南》諸詞自述生平。茲錄其《望江南》一首，以見其概。

傳記

民國《台州府志・文苑傳》　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黃巖人，今隸太平。父敏字敏才，號東皋子，以詩自適，不肯作舉子業，與徐似道齊名。【略】歿時，語親友曰：「吾病革矣，子甚幼，詩遂無傳乎。」語不及他。復古既長，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心切痛之，遂篤意學詩。從林憲、徐似道游，又登陸游之門，詩益進。生平游蹤，自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雲洞珍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踪，周遭數千萬萬里。游歷既廣，聞見益多，學益高深而奧密。然復古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如商賈乏資，不能致奇。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嘗見夕照映山，得句云：「夕陽山外山。」自以爲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旁渡」，始相稱，其苦心搜索如此。慶元、嘉定以來，詩人多奔走闔臺郡縣爲謁客，又好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復古雖以詩游諸公間，然廣坐中，口不談當世事，縉紳多之。眞德秀嘗欲疏薦，復古力辭而止。紹定中，爲邵武軍學教授，與郡人嚴粲、嚴羽相善，敦友誼。剡溪姚鏞以忤陳子華謫衡陽，復古由閩度嶺訪之，贈詩云：「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鏞謝之云：「萬里尋遷客，三年見此人。」前後在江湖幾五十年，子琦自鎮江迎還，年已八旬矣。終日坐一樓，焚香觀化，或攜從孫昺、槃、服輩探梅觀鶴，爲詩酒之樂，又數年而後歿。詩以淡雅自然爲宗，昔人謂其句法不減孟浩然，又謂天然不費斧鑿痕，大似高適輩。詞亦音韻天成，時出新意。有《石屏集》及《石屏新語》行於世。

紀事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尚何顏登人門戶。」委身於潭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戴石屏爲詩以美之云：「仕有敗風節，慙魂埋九京。幽閨持大義，千載樹嘉名。父不重然諾，女能輕死生。寒潭墮秋月，心跡兩清明。」

《貴耳集》卷上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履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石屏詩云：「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聞。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嘗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精麗不減崑體。又云：「人行躑躅紅邊路，日落秣歸啼處山。」亦佳句。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　戴石屏《赤壁懷古》詞云：「赤壁磯頭【略】。」滄洲陳公嘗大書於廬山寺。王潛齋復爲賦詩云：「千古登臨赤壁磯，百年膾炙雪堂詞。滄洲醉墨石屏句，又作江山一段奇。」坡仙一詞，古今絕唱，今二公爲石屏拈出，其當與之並行於世耶？戴石屏送姚雪篷之貶所，作《沁園春》，其中有云：「訪衡山之頂，雪鴻渺渺。湘江之上，梅竹娟娟。寄語波神，傳言鷗鷺，穩護渠儂書畫船。」亦可謂善著語者。今集中不載，蓋有所忌也。

《南村輟耕錄》卷四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略】。」夫既別，遂

赴水死，可謂賢烈也已。

《逸老堂詩話》卷上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雜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云：「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楊慎《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江而死。其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可謂不仁不義之甚矣！既誑良人女爲妻三年，興盡而棄之，又愛其奩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諺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殆兼之矣。其爲人如此，而台州猶祠於鄉賢，何哉。

《雨村詞話》卷二　陶宗儀云：「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甯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三年，忽作歸計，妻問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怒。妻宛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揑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旁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　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女既賢烈，而石屏何薄倖乃爾也。升庵譏之良是，而毛晉輩又欲爲之回護，殆將使有文皆可無行也，不亦怪乎？

著錄

羣豐《石屏詩摘句跋》　別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編，款論終日。余爲之廢睡，挑燈熟讀，仍爲《摘句》，猶未能盡。【略】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羣豐。

戴復古《石屏小集自跋》　懶庵趙蹈中寺丞作湘漕時，爲僕選此詩，凡一百三十首。【略】嘉定癸未二月朔日，復古書。

又《第四稿自跋》　復古以朋友縱臾，收拾散藁，得四百餘篇，三山趙茂實、金華王元敬爲刪去其半，各以入其意者分爲兩帙。江東繡衣袁蒙齋又就其中摘取百首，俾附于《石屏小集》之後。【略】紹定壬辰仲夏，復古自書。

趙汝談《石屏小集跋》　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略】姑命錄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姚鏞《石屏第四稿跋》　式之復俾詮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爲《第四稿》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五月丁卯，剡人姚鏞。

李賈《石屏第四稿跋》　石屏南歸，過僕於渝江尉舍，出示雪篷姚公所選《四藁》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平丙申九月十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貢師泰《重刊石屏先生詩敘》　今其詩傳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爲之論著。予生也晚，於先生復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璘知所好尚，校舊本以圖新刻，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璘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略】至正戊戌孟冬既望，宣城貢師泰序。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戴石屏詩》，一部二冊，闕。

謝鐸《重刊石屏詩集序》　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媿鑰、吳荊溪子良諸公嘗序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參政豪將重刊之，未就而卒。今廬之六安學正鏞，參政從父也，將畢參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貳宋君克明、馬君汝礪。二君素重斯文，而樂于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略】弘治十年丁巳夏四月十有九日。

馬金《書石屏詩集後》　天台布衣戴屏翁以詩鳴宋季，類多閔時憂國之作。同時趙蹈中選爲《石屏小集》，袁廣微選爲《續集》，蕭學易選爲《第三藁》，李友山、姚希聲爲《第四藁》上下卷，鞏仲至仍爲摘句。又有欲以其詩進御而刊置郡齋者。雖其向上功夫未暇深論，其詩已爲世重，而見於板行者又皆諸名賢選摘，序跋具存，可考也。【略】成化中，家君入翰林，始得翁詩寫本，命金手錄，每病其訛舛，未有以正也。後十有五年，金以郎吏倅廬，【略】適六安學正鏞出示家藏板本幷詩抄一帙，板本較前寫本頗詳，然脫簡尚多，字或漫滅不可讀。【略】乃於政暇，據二本之同異，親自校讎，重加編次。東皋子十詩，仍錄集首。詩抄乃東埜、漁村、秋泉、充菴、樗巢、介軒諸君所作，附載于後。東皋翁之父東埜以下，至學正君，皆其裔孫也。學正君拳拳於先世文獻，有足尚者。又四年編成，凡十卷，爰謀諸太守宋侯，刻而傳之，以成其志，因系予所感

如此。【略】弘治戊午孟夏初吉，賜進士、奉議大夫、直隸廬州府同知、前刑部員外郎西充馬金汝礪父書于郡之班政亭。

戴鏞《弘治本石屏詩集跋》 先世石屏詩全集，宋紹定間已板行，歲久湮滅，而家藏本亦散逸。天順初，家君恬隱先生重錄《小集》幷《續集》爲一帙，家兄安州守潛勉先生檢故篋，復得刻本《後集第四稿》下卷幷《第五稿》上下二卷，鏞亦於藏書家得律詩數十篇。成化己亥，悉付姪進士豪攜至京求完本。豪復取《南塘遺翰》所載東埜諸先世古律絕詩若干篇，附《石屏集》後，將刻以傳。繼而豪奉命出參東廣政，未幾卒于官，而是志竟弗果矣。鏞往典六校時，每一展誦，欲付諸梓，而力未能也。適今郡侯西充馬公由憲部郎出倅于廬，行部按六，公暇評古今詩，鏞因取以進，且告之故。公亟讀，三歎曰：「是可以無傳乎？其責在我矣！」乃攜歸郡齋，手自類次，仍正其訛缺，而復序諸其後，因與前郡侯陽城宋公謀而刻之。【略】弘治甲子歲中秋日，迪功郎、南京國子監監丞十世孫鏞謹識。

又《弘治板石屏詩集跋》 鏞往典廬之六學，承郡侯宋、馬二公重刻先世《石屏詩集》于郡齋。繼而宋公改慶陽，鏞亦承乏國學，今馬公又擢參貴藩去。鏞懼板摹累費廬民，久將就淪棄也，乃進咨掌監事少宰黃先生，移檄廬郡，取而歸之國學東書樓而庋焉。【略】正德二年春二月清明日，鏞識。

《菉竹堂書目》卷四 《戴石屏詩》三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石屏詩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戴復古《石屏集》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石屏集》十卷。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戴石屏詩集》。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石屏集》十卷，弘治刊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戴復古《石屏集》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石屏集》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菰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石屏詩集》八卷附錄二卷，紅藥山房鈔本。宋天台戴復古式之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石屏詩集》八卷附《東埜詩》一卷，明刊本，秀野草堂藏書。宋戴復古撰。

又 《石屏續集》四卷，影寫書棚本。天台戴復古式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石屏詩集》十卷，明刊本。題「天台戴復古式之」。【略】後有弘治戊午西充馬金跋。

傅增湘《校明弘治本石屏詩集跋》 《石屏詩集》十卷，宋戴復古著。明弘治陽城太守宋鑑刻本，【略】首冠以東皋子詩，末附宋人戴漁村等二十七家詩。後有西充馬金跋，十四世孫鏞跋。蓋馬氏得舊寫本，又從戴氏裔孫鏞得家藏板本，編成十卷，付太守宋鑑傳刻者也。《台州叢書》以《石屏集》冠首，然所據乃長塘鮑氏鈔本，故奪誤仍所不免。余以此刻勘之，如卷一《紀眞德秀奏事》詩二三聯補佚詩三句。卷三《題思齋》後補《張子明永齋》詩，《謝項子宜》詩，《題姪昺東野農歌》詩凡五律三首，連小序正脫一葉。又《投江西曾憲》詩補第二首，及《臨江小泊》、《寄鄭潤甫》、《趙丞話舊》、《謝蕭和伯》（半首）諸詩，亦脫一葉。其他字句訛失賴以糾正者，亦多至數百事。蓋緣自明以來，刻板流傳頗有殘佚，晚印時遂有缺葉，後人不獲窺見原版初印，無從補訂，故相沿至今不改。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屏詩集》十卷，宋戴復古撰，【略】明弘治十一年宋鑑、馬金刻本，黃丕烈跋，六冊。《石屏詩集》十卷，宋戴復古撰，【略】清嘉慶二十二年宋世犖刻台州叢書本，傅增湘校幷跋，三冊。《石屏續集》四卷，宋戴復古撰，清鈔本，一冊。

《百川書志》卷一八 《石屏詞》一卷，宋天台戴式之復古著。

《趙定宇書目》 張元幹、戴復古詞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戴復古《石屏詞》十六葉。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石屏詞》。石屏比世行本不同，一校便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石屏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戴復古撰。復古有《石屏集》，已著錄，此詞一卷，乃毛晉所刻別行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石屏詞》一卷，宋戴復古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弘治戊午刊本《石屏集》內《石屏長短句》一卷。傅沅叔有明鈔本。汲古閣影宋刊《石屏續集》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石屏詞》一卷，宋戴復古撰。【略】明寫本，

棉紙藍格。【略】按：此書筆致疏古，是明嘉靖、萬曆時風氣。

藝文

戴昺《次韻屏翁壬寅九日再題小樓》 佳節相過共舉觴，爲黃菊醉亦何妨。須知我輩襟懷事，不是時人酒肉狂。落雁影邊寒水碧，歸鴉啼處夕陽黃。詩翁樽俎風流在，老氣橫秋少年場。

戴龜朋《次屏翁韻》 走遍江湖早得名，歸來哦句向幃屏。故人今雨時相過，好酒新春肯獨醒。未用阮生三語掾，但遵迂叟四言銘。高明已悟閑居福，當見于門發舊馨。

戴煒《次屏翁韻》 幾番樽酒遇書櫺，談笑清風起座屏。一世猖狂渾似醉，此心明白固長醒。英雄自惜難虛老，鐘鼎他年要刻銘。若見傍人問消息，爲言桂子待秋馨。

雜錄

《宋詩鈔・石屏詩鈔序》 吳荊溪稱其「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秘文，遺事廋說，何啻百千家」。包盱江亦謂「正不滯於書」。乃楊升庵直議其「無百字成誦」，此癡人說夢耳。又傳其游江西，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思歸，乃言曾娶。婦翁怒，女曲解之，臨行贈詞曰：「惜多才【略】。」遂自投江死。今考集中略無踪跡，後人因詩餘《木蘭花慢》一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樓東」之句，乃強實之。讀陳昉跋云：「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姚鏞云：「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朱子亦以詩相贈酬。使無行至此，其得爲大儒君子所稱許，至升庵乃發覆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石屏詞》一卷。【略】此本卷後載樓鑰所記一則，即係《石屏集》中跋語。陶宗儀所記一則，見《輟耕錄》。其江右女子一詞，不著調名。以各調證之，當爲《祝英臺近》。但前闋三十七字俱完，後闋則逸去起處三句十四字，當係流傳殘闕。宗儀既未經辨及，後之作圖譜者，因詞中第四語有「揉碎花箋」四字，遂別造一調名，殊爲杜撰。至於《木蘭花慢》懷舊詞前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云云，與江右女子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語意若相酬荅，疑即爲其妻而作，然不可考矣。

許應龍

論述

吳泳《許應龍授試國子祭酒依舊兼權直舍人院制》 爾以閩山宿儒，端靖夷雅，詞章縕白賁之飾，學問得黃離之中。草奏南宮，論說東序，朕觀之審矣。賢關係風化之張本，詞掖乃紀綱之命脈，故使汝長之直之，以究其成。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東澗集》十四卷。【略】各體麤備，而制誥一類尤繁。蓋應龍在理宗時，歷掌內外制，嘗以日昃拜命，夜半宣鎖，不二鼓而草三麻，人服其敏。史稱鄭清之、喬行簡罷相制，皆應龍所草，帝極稱其善。今二制幷在集中，典雅嚴重，實能得代言之體。其他亦多深厚簡切，而於當時宰執、將帥、侍從諸臣、姓名官爵、遷轉拜罷，紀傳所未詳者，猶可藉以徵信，於考史尤爲有裨。又應龍於經濟幹略，深所究心。其知潮州，屬劇盜逼境，隨機扞禦，諸寇悉平。治潮政績，與李宗勉治台齊名。及爲兵部尚書，值喬行簡行秤提楮幣之法，民間不便，應龍奏罷之。今其劄子亦具存集內，大抵疏通暢達，切中事情，務爲有用之言，非篆刻爲文者可比。雖其格力稍弱，然舂容和雅，能不失先正典型。在南宋館閣之中，亦可稱一作手矣。

傳記

趙汝騰《資政許樞密神道碑》 淳祐戊申九月九日，前僉書樞密院許公應龍薨於三山府第。【略】公字恭甫，閩縣人。【略】生於建安縣廨，乾道戊子九

月八日也。公幼穎悟，四歲受書立上口，五歲曉經旨。間侍少保坐，客以「小兒氣吞牛」命屬之，公應聲曰：「丈夫才吁鳳。」四座嘉歎。【略】十三善屬文，時時爲儷語，識者謂有詞掖氣。少保歿，侍福國夫人盡孝。刻志記覽之學，日抄夜諷。嘉定壬戌補入太學，連取解。嘉定戊辰擢進士甲科，教授臨汀，作成後進甚至。【略】秩滿，堂差浙東撫掾，畫諾有聲，差戶部架閣，除藉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公慮山東有偏重之勢，因登對有「莽峰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公言。除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時皇上踐阼，公對首陳正心爲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除秘書郎兼權尚右郎官，除著作郎。【略】丐外，得守潮州。【略】端平初，召除禮部郎官。因登對，上謂公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略】除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除國子司業。【略】兼權直舍人，除國子祭酒，攝吏部侍郎，外恕內明，吏不能欺。邑子嘗請那移闕次，公曰：「有法在。」兼學士院權直。是日明禋肆赦，甫竣事，學士院賫御筆不許辭免，宣押至院，中使出宸翰罷鄭清之、喬行簡相，獨相崔公與之，俾草三麻。文成，如宿製。次日，文德殿宣布畢，上遣中使召公，公頓首謝，上曰：「草制甚善。」公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今草制，述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庶幾君相之美兩盡。」上曰：「卿言善。」就令草敕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嘉熙丁酉春，試吏部侍郎，陞侍讀，權兵部尚書。【略】兼吏部尚書，差同知貢舉，丞相游公似、范丞相鍾並命，觀者如堵，號主司得人，一時所取又皆老成知名之士。除兵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三上章丐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旨免兼中書。御筆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公以足疾不便拜跪亟欲丐去，除大禮鹵簿使，黽勉就職。恭謝畢，即五疏丐外。會正言郭公磊卿亦有論疏筆，遂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歸第。徜徉奉祠凡十載，頤養精健，精力不減年少。屬痰涎作，竟至大故，享年八十一。上聞，輟朝一日。積階至中大夫致仕，特贈大中大夫。遺表上，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略】銘曰：爲甲科郎，早擅詞章。澹於進取，館閣徜徉。更出迭入，來自潮陽。一夕三麻，遂躋玉堂。紫薇青瑣，法從文昌。何天之衢，闊步高驤。亦既宥府，歸歟故鄉。寡欲無營，深關退藏。匪名匪利，清健未央。薨訃流聞，枌梓痛傷。尚有典刑，無復堂堂。於何式之，東山之岡。

《**宋史**》卷四一九《**許應龍傳**》（存目）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應龍《東澗文集》，一部十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許應龍《東澗文集》十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許東澗文集》八冊，不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東澗集》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許應龍撰。【略】事蹟具《宋史》本傳，其集則不見於《藝文志》，原書卷目已不可考，明錢溥編次《秘閣書目》，亦不載其名，則明初已散佚矣。惟《永樂大典》頗散見其詩文，鈔撮排綴，各體粗備，而制誥一類尤繁。【略】謹以類裒次，釐爲十有四卷，著之於錄，俾不致泯沒於後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東澗集》十四卷，宋許應龍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趙擴 宋寧宗

論述

曹彥約《挽寧宗皇帝詞二首》　百六消氛霧，東南立際蟠。統傳三聖後，枕奠百年安。不識遊畋樂，深知稼穡難。何人青史上，敢作漢唐看。混一開群策，憂勤損萬年。衣冠藏禹穴，歷數襲堯天。密定詒謀議，難留厭世仙。烏號攀莫及，有淚徹淵泉。

程珌《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郊廟迭舉，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奧學上窺於軒昊，飛毫俯爛於雲章。既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右。

《**賑荒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詔意諄復，仁心爲質。

傳記

《宋史》卷三七至卷四〇《寧宗本紀》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也，母曰慈懿皇后李氏。【略】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于王邸。五年五月，賜今名。十一月乙丑，授右千牛衛大將軍。七年，光宗爲皇太子。淳熙五年十月戊午，遷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七年二月，初就傅。九年正月，始冠。十年九月己巳，始預朝參。十一年，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以十月甲戌遷焉。十二年三月乙酉，遷安慶軍節度使，封平陽郡王。八月辛酉，納夫人韓氏。十六年二月壬戌，光宗受禪。三月己亥，拜少保、武寧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帝自弱齡，尊師重傅，至是始置翊善，以沈清臣爲之。紹熙元年春，宰相留正請立帝爲儲嗣。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出。壬寅，宰臣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請代行祭奠之禮，從之。丁未，宰臣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越六日，奏三上，從之。明日，遂擬旨以進。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七月辛酉，留正以疾辭去。【略】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奏。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曰：「內禪事重，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略】八月【略】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等爲之。【略】以趙汝愚爲右丞相。【略】閏月【略】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趙汝愚力諫，不聽，臺諫、給舍交章請留朱熹，亦不聽。詔兩省、臺諫、侍從各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略】慶元元年【略】二月【略】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趙汝愚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略】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樞密院事。庚子，趙汝愚卒于永州。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引用僞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宮觀。【略】開禧【略】三年【略】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啓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于玉津園。【略】嘉定元年【略】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進士第一人恩例。【略】己丑，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略】十七年【略】閏八月【略】丁酉，皇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略】寶慶元年正月己丑，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葬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爲邪，正學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

紀事

樓鑰《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眞樞府。引故實力辭至於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兪，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既成翊戴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巘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僅，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機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幷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

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綍，俾踐台甫，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綸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大略可考矣。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　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議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留，皆不從。

劉子翬

論述

綜論

劉克莊《**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爲唐律者膠擊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爲派家者則又馳騖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爲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有鯤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富斂敛，非深于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爲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略】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爲事物憂患之所恕，養氣益充，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又《**陳敬叟集序**》　余【略】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仙輩往往辱與之游。【略】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季仙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濃淡、深淺密疏，各極其態，不主一體。

方回《**可言集考**》　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略】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諸）（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毅成，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嶼，劉漫塘。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花庵詞客曰**　劉圻父早登朱文公之門，劉後村嘗序其詩，其詞更上一層者。

楊浚《**論次閩詩・劉清夫**》　一代齊名劉子翬，尋詩曾入武夷山。怪來仙骨清如水，身在寒梅皎雪間。

分論

《**玉樓春**》（**今來古往長安道**）　《詞品》卷五：劉圻父字子翬，號篁嶼，早登朱文公之門，居麻沙，有文集行世。其《玉樓春》云：「今來古往長安道【略】。」頗有警悟。

《**滿江紅**》（**雲壑飛泉**）　《詞品》卷五：《觀泉》二句云：「靜坐時看松鼠飲，醉眠不礙山禽浴。」亦新。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江尚質曰：「靜坐時看松鼠飲，醉眼不礙山禽浴」，是咏山泉之極肖者。

《**霜天曉角**》（**橫陰漠漠**）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善翻，不必辨且辨不得，不會這些情味，已是親供矣。

《**霜天曉角**》（**倚天絕壁**）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高秀。此等句大見好。

《**沁園春**》（**雲壑泉泓**）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韓詩，骨相奇老。（「笑山水」句）娛人有情，不但踪跡幽遐矣。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詠泉源飛瀑，能曲狀泉石之勝。下闋但寫山景。昔年行秦、晉深山中，峰迴路轉，百折不窮，仰見山民屋宇，參差出烟靄中，此詞能寫出之。

傳記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〇　劉子翬字圻夫，建陽人。嘉定二年進士。蚤登文公之門。能詩文，與同邑劉清父齊名。官至觀文殿學士。自號屏嶰翁。劉克莊爲序其集。

著錄

劉毓盤《輯校屏嶰詞跋》　二劉集皆不傳。《宋史・藝文志》概未著錄。清夫集名幷不傳，子翬則于《後村集》中得其一二梗略。沈雄《續古今詞話》謂子翬風泉峽《滿江紅》詞是眞得山泉之趣者。黃昇《花庵中興詞選》錄其詞八首，爲陳耀文《花草粹編》、葉申薌《閩詞鈔》所本，第曰子翬有《麻沙集》而已。歸安陸氏《藏書考》曰：汲古影宋本劉子翬《屏嶰詞》一卷，在所刻《六十一家宋詞》之外。錢塘丁氏《藏書志》曰：《屏嶰詞》一卷，爲明人舊鈔本，陸氏所藏本，惜未見。丁氏本只詞三首，未全。花庵所錄八首，皆在其外，得以考補其詞集名，亦孤本也。余寓杭日，假之修甫（立誠）中翰，遂錄一通。末一首以不全棄之。《醉蓬萊》二首，即從丁本出。修甫病沒，尊甫松生（丙）丈善本書室所藏書，端忠愍公開府兩江，酬以十萬金，歸金陵圖書館。甚矣聚之難而散之易也。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以未見陸氏本爲恨事，雖然，得見丁氏本，又幸事爾。花庵錄馮取洽《雙溪詞》，有和子翬對月光字原韻《金菊對芙蓉》詞，求其原詞，不可見。不知陸本所得爲何如？陸本爲日本人購去。今冬初，東京地震，萬卷蕩然，蓋欲一見而不可復得矣。嗚呼，二劉齊名，子翬猶得舉進士，以視清夫之以不第終也，則幸矣。《麻沙集》雖不傳，其詞猶有舊鈔本在，以視清夫詞自花庵所錄五首外，更無舉其姓氏者，其幸不幸固孰爲之耶？劉詞有工拙耶，殆非也。余恐其久而復佚也，乃取丁氏本及花庵所錄者凡十首，輯爲一卷，附以清夫詞。他日南歸，當求末一首不全者而補之，亦猶及之意夫！癸亥冬，江山劉毓盤校畢幷識。

趙萬里《屏嶰詞輯本題記》　江陰繆氏舊藏《典雅詞》本《屏嶰詞》，僅存中間一葉，前後俱殘脫。茲據《花庵詞選》、《全芳備祖》、《翰墨大全》補之，尙得十有九首。馮取洽《雙溪詞》有和子翬《金菊對芙蓉》一詞，原作今未見，知散佚已多。《皕宋樓藏書志》載汲古閣宋本《屏嶰詞》，未知視繆本何如。他日當貽書靜嘉堂文庫求副本校之。

葛紹體

葉適《送葛元誠》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讀書附志》卷下　《東山詩文選》十卷，右葛紹體元承之作也。家大酋、應繇爲之序，葉夢鼎跋其後，行狀、墓誌附焉。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葛紹禮《東山集》十卷。

萬曆《黃巖縣志》卷六　葛紹體字元成，與弟應龍師事葉水心。博學善屬文，有《四書述》、《東山集》。應龍字元直，端平中眞西山典貢舉，請蒐實才於貢舉之外，侍從以應龍薦，授國子校勘。淳祐改元，以視學恩釋褐，授慶元司戶。有《梧坡集》。與兄號二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東山詩選》二卷，永樂大典本。案，《東山詩選》散見《永樂大典》中，皆題葛元承撰，而不著時代爵里。今考集中《早發》詩云：「天台今日去，步步紫雲鄉。」又《新昌道中》詩云：「明朝行幾里，應近赤城西。」則當爲天台人矣。謝鐸《赤城續志》載有葛紹體字元承，家於黃巖，嘗師事永嘉葉適，得其指授。趙希弁《讀書附志》亦載有葛紹體《東山詩文選》十卷。則此集即紹體所撰，舊本偶題其字耳。惟《讀書附志》稱「詩文選」，而《永樂大典》所載乃有詩無文，或文不足錄，爲編纂者所刪歟？希弁又稱家大酋、應繇爲之序，葉夢鼎跋其後，及行狀、墓誌原附集中，今並佚不存，其事蹟則無可考見矣。葉適《水心集》有贈紹體詩云：「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別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又云：「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

玉酬石價。」殆亦潦倒場屋之士。集中有與趙師秀、翁卷酬贈之作，故其詩頗近四靈。蓋永嘉一派以四靈爲宗主，當時風氣如是也。厲鶚撰《宋詩紀事》，獨不載紹體之名，知集佚已久。今據《永樂大典》所錄，分體釐訂，編爲二卷，以存其槩。紹體所著又有《四書述》，見於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然有此一集，已足以傳紹體矣。

吳禮之

論述

《詞品》卷四　吳子和，名禮之，錢塘人。有閏元宵《喜遷鶯》一詞入選。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　若康與之作，是媚竈之語，不足存也。吳禮之《閏元夕》一首，入《草堂》選本。

又《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　吳禮之，字子和，錢塘人。有《順受老人詞》，久著名，鄭國輔爲之序。其《雨中花慢》長調云：「醞造一生清瘦，能消幾箇黃昏。斷腸時候，簾垂深院，人掩重門。」《醜奴兒》長調云：「眼前景物只供愁，寂寥情緒，也恨分淺，也悔風流。」能以極尋常語言，爲極透脫文字。

《瑞鶴仙》（風傳秋信至）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三：詞鄙意高。《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俚詞得大解脫，（「誰編」四句）布袋和尚千餘言，只這些子。王隨臨終偈「畫堂燈已灰，彈指向誰說。去位本尋常，春風掃殘雪」，可并看。

《月照梨花》（悶來憑得闌干）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卻在筆尖掉趣。

《喜遷鶯》（銀蟾光彩）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好在意意閑正。

《喜遷鶯》（梅霖初歇）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激起」二句）一篇空峭處。（「望中」以下）說龍丹絮可竄，荷杏新月句稍破宿暈。

《霜天曉角》（連環易闕）　《雨村詞話》卷二：吳禮之有《順受老人詞》，中載王生、陶氏月夜共沉西湖，賦此弔之。詞云【略】。事奇詞亦奇。

傳記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三　吳子和，名禮之，號順受老人，錢塘人。有詞五卷，鄭國輔序之。

劉清夫

《木蘭花》（柳梢綠小梅如印）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印字奇。（「長是」二句）跌調。

嘉靖《建陽縣志》卷一〇　劉清夫字靜甫，世居麻沙。詩學與劉子翬齊名，而尤工于樂府。武夷詠梅一闋《念奴嬌》云：「亂山深處見寒梅【略】。」人多傳之。其他樂府多入《中興詞選》。叙曰：靜甫詩名與子翬並駕，而（吳）明老所作，亦復調格崛崎，窺瞰風雅藩籬。若三子者，其亦一時詞林之雋乎？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李綱，【略】劉清夫、【略】廖瑩中諸人，直至堯鄉著《詞綜補遺》，始及之。

楊浚《論次閩詩・劉清夫》　一代齊名劉子翬，尋詩曾入武夷山。怪來仙骨清如水，身在寒梅皎雪間。

劉毓盤《輯校篁墩詞跋》　二劉集皆不傳。《宋史・藝文志》概未著錄。清夫集名并不傳，子翬則于《後村集》中得其一二梗略。【略】嗚呼，二劉齊名，子翬猶得舉進士，以視清夫之以不第終也，則幸矣。《麻沙集》雖不傳，其詞猶有舊鈔本在，以視清夫詞，自花庵所錄五首外，更無舉其姓氏者，其幸不幸固孰爲之耶？劉詞有工拙耶，殆非也。余恐其久而復佚也，乃取丁氏本及花庵所錄者凡十首，輯爲一卷，附以清夫詞。他日南歸，當求末一首不全者而補之，亦猶及之意夫！癸亥冬，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周文璞

論述

高士奇《信天巢遺稿後序》 菊磵公【略】放情吟嘯，所交如杜仲高、張荃翁、周晉仙，皆一時名流，共相倡和。

《貴耳集》卷上 埜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絕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樓秖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晨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又 高九萬，越人，號菊磵，好作唐詩。【略】《同周晉仙睡》有云：「更有詩人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方泉集》 有《方泉集》三卷，刊落醲肥，夭矯秀削，能自成家，時與倡和者姜堯章、葛天民、韓澗泉，俱其同調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方泉集》四卷。【略】文璞古體長篇微病頹唐，不出當時門徑，較諸東坡、山谷，已相去不知幾許，端義擬以青蓮、長吉，未免不倫。至於古體短章、近體小詩，如端義所稱《題鍾山》一絕、《晨起》一絕，固可肩隨於白石、澗泉諸集之間，宜其迭相唱和也。端義所稱《灌口二郎歌》，集無此題，惟四卷之首有《瞿塘神君歌》，觀其詞意，殆即所謂《灌口二郎歌》者，或文璞以名不雅馴，後改此題歟？

又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略】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略】周文璞爲作跋，以劉禹錫、杜牧、王安石比之，雖稱許不免過情，要其才力富贍，實亦一時之秀也。

又卷一六四 《張氏拙軒集》六卷。【略】侃獨志趣蕭散，浮沉末僚，所與游者如趙師秀、周文璞輩，皆吟詠自適，恬靜不爭之士。

《石洲詩話》卷四 高菊磵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

又 周方泉氣味頗自不俗，當在姜堯章伯仲間。

《閒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金陵雜興》。【略】學詩於陸劍南，著《泠然齋集》，格意清拔。嘗入建康留守幕府，《金陵雜興》二百首，爲周文璞所心折，比以杜樊川、王荊公，其他金陵詩皆絕妙。

《浪淘沙》（還了酒家錢）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居然方外。晉仙嘗曰：《花間集》只「絲雨濕流光」五字佳，亦微妙。

傳記

《詞品》卷二 周晉仙，名文璞，宋淳熙間人。其字曰晉仙者，因名璞，義取郭璞，故曰晉仙也，能詩詞，好奇怪。有《灌口二郎歌》，爲時所稱，以爲不減李賀。又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嘗云：「《花間集》只有五字佳，『絲雨濕流光』，語意俱微妙。」又有題酒家壁《浪淘沙》一詞云：「還了酒家錢【略】。」其詞飄逸似方外塵表。又因字晉仙，相傳以爲仙也，誤矣。晉有徐仙民，唐有牛仙客、王仙芝，豈皆仙乎？甚矣，人之好奇而不察也。然觀此則世之所傳仙跡，不幾類是哉。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方泉先生詩》，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文璞《方泉集》三卷。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周文璞字晉仙，淳熙時人。義因郭璞，故字晉仙，非晉之仙人也。《唐詞紀》收爲韓文璞，更誤。諸選止有《浪淘沙》、《南鄉子》二首。《絕妙好詞》內有《一剪梅》一首，流傳於世，因其題壁，訛爲仙家耳。

《江湖後集》卷二一　周文璞字晉仙，號野齋，又號山楹，陽穀人。有《方泉先生集》。見《遺書》本。【略】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八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方泉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周文璞撰。【略】是集凡賦一卷、詩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方泉先生詩集》三卷，宋周文璞撰，清冰蘗閣鈔本，一冊。《方泉先生詩集》三卷，宋周文璞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蘇泂《挽周晉仙二首》　酷愛金陵二百詩，自癡那得使人癡。草堂寂寞荊公死，泉下相逢試質疑。（周劇愛予《金陵》詩，跋云：「似唐人劉禹錫、杜牧之，又似半山，更絕妙處似少陵，所謂玄之又玄也。」）雪跨冰懸句盡珍，生前已自外其身。重來不見長安道，猶恐虛空遇若人。

劉克莊《哭周晉仙》　君在詩人裏，功夫用最深。古如神禹鑄，清似鬼仙吟。死定無高冢，生惟有破衾。長安酒樓上，猶記昔相尋。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周文璞方泉集》　宦興吟懷付酒杯，《方泉》自署亦悠哉。何堪獨立郎當嶺，山鳥山花弔辯才。

《詞苑萃編》卷二三引《貞居詞》　周晉仙《浪淘沙》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伯雨追和一章，以爲笑樂。惜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挑下杖頭錢，取次高眠。玉梅金縷孟家蟬。說著錢塘都是夢，懶問游船。誰信酒爐邊，別有仙緣。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

宋自適

真德秀《跋宋正甫詩集》　清隱之詩，南城包顯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眞。」是又近理之言，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至若「三甲未全，一丁不識」等句，新奇工緻，則人所共喜，不待予評云。

《遊宦紀聞》卷三　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此。宋後得翁遺址，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菴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爲名之曰「灌園菴」。

劉克莊《跋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宋獨啾啾不已，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可不懼哉！

度正

論述

朱熹《答劉德修書》　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曹彥約《跋性善堂後集》　論交於度周卿者十年，識其爲人矣。守師道如守孤城，持正論如持槃水，蓋嘗爲識者言之。其爲文操縱卷舒，眞得鉅儒心法，非拘拘泛泛襲紙上已成之說、架屋於屋下者。今觀《性善堂後集》，則其平日所作固已磊落於歌行，而諄複於書序記跋，反復於宏議，而微妙於至理，以爲未足，悅晦庵先生之道，南學於考亭。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不是過也。

吳泳《度正授試禮部侍郎兼侍讀制》　具官某篤厚而靖夷，端莊而和裕。衣深帶博，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眞得講官之體。篤守師說，以沃朕心。

又《度郎中鄉會詩跋》　牽儷偶以爲律，剽聲病以爲工，詩之下也。今起部郎合陽度周卿以鄉會冠纓之盛，賦詩紀事，有曰：「選入周官未厭多。」眞可謂一篇警策矣。而客有訪余者則曰：「『多』字不與家韻叶，且非進退體，豈其誤耶？」余曰：「古人有之。」客曰：「古詩有之，而律則亡也。」余曰：「子

豈不嘗讀白樂天《春去》之詩乎？「一從澤畔爲遷客，兩度江頭見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終無卻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勤」與「春」二韻也。又豈不觀邵堯夫《首尾吟》耶？「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帝王俱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入品題。豈謂古人無缺典，堯夫非是愛吟詩。」「題」與「詩」異音也。間有天字韻押言字，饒字韻押豪字，陳字韻押論字，如此類例，弗可枚舉。雖文公老先生《密庵分韻》、《鄉社次韻》，亦多取旁韻通押，皆律詩也。而子獨何以謂之亡哉！夫嫖姚校尉，師古訓「姚」字本從去聲，而老杜《後出塞曲》則押入四宵。雌霓連蜷，沈約用「霓」字，元從入韻，而蜀公試學士院，則押入十二齊。若以詩格論之，則子美爲背律，景仁爲失韻，而學者至今不以爲誤，厥有由也。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善觀詩者，但觀其旨趣之深厚，詞脈之和暢，有補於風俗教化而關於君臣上下、朋友長幼之倫，斯亦可以爲詩矣。正律背律之分，本韻旁韻之別，無庸多較也。雖然，是又不可不考也。「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此《小雅》詩也。「豐屋蔀家好，富貴憂患多」，此《樂府》詞也。「流聲馥秋蘭，辭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此又《選》體也。古人押「多」字，率通九麻。陶淵明《擬古》、阮嗣宗《詠懷》、謝叔源《游西池》亦然。蓋古自有通韻，而舉于禮部者少能知之，儻更以古音押今韻，則世豈不驚怪而譁笑矣哉。矯今人之所怪，酌古人之所通，時復以《三百五篇》、《樂府》、《騷》、《選》之曾經采用者，引入於律體之間，此又非予之所知也。」客退，遂以答客之語書其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性善堂稿》十五卷。【略】正游於朱子之門，文章質實，大都原本經濟，不爲流連光景之語。其條奏便民諸疏，不下萬餘言，指陳利弊，明晰剴切，亦可謂留心世務，不徒爲性命空談。詩品雖不甚高，而詞意暢達，頗與朱子格律相近。觀其《書易學啓蒙後》、《書晦菴所釋西銘後》、《跋申請釋奠禮》諸篇，悉於師說篤信不疑，宜其一步一趨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二《度正傳》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略】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著錄

曹彥約《跋性善堂後集》 今觀《性善堂後集》，【略】黃西甫亦生合陽，信周卿之學而師友之。【略】因《性善堂集》之見遺也，敢書以告。寶慶改元歲晚，東匯澤曹某書於吳山寓舍。

《讀書附志》卷下 《性善堂稿》十五卷，右度正周卿之文也，曹文簡公彥約爲之序。

《宋史》卷四二二《度正傳》 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文淵閣書目》卷九 度周卿《性善堂藁》，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度周卿《性善堂稿》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度周卿《性善堂稿》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性善堂稿》五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性善堂稿》十五卷，永樂大典本，宋度正撰。【略】《宋史》正本傳載正有《性善堂集》，而不著卷數。趙希弁《讀書附志》始列其目，凡十五卷，曹彥約爲之序。自明以來，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裒次，以類排纂，仍析爲十五卷，以還其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性善堂稿》十五卷，【略】路有鈔本。

藝文

魏了翁《舟至合江度周卿正以詩相迓次韻》 雨滿長空水拍疇，荔香松

色倚江流。半窗燈火千年夢，萬里風波一葉舟。謾道班卿若僊去，誰知謝傅正同憂。西歸待我期相告，橫被風師三日留。

葛天民

論述

釋居簡《跋朴翁詩（葛天民）》　朴翁詩偈一十五，詩帶《莊》、《騷》，偈蛻玄妙。非無玄妙也，如古畫工投膠於丹碧，求痕於膠空雲鳥，蹟雖離婁子，莫得其眹緇時。一斂髻後十四，緇時非不佳，終不若斂髻後衡從恣橫，弗可加以準繩，而不失準繩，信手方圓，毛髮無遺恨。好事者徒得其蹟於平時，其蘭亭眞蹟，獨吾與烏有生相示而笑，於其泊然之頃，當與知者道。

《貴耳集》卷上　銛朴翁秦望山人能詩，詩愈工，俗念愈熾，後加冠巾曰葛天民，築室蘇堤，自號柳下。《即事》云：「壁爲題詩暗，池因洗硯渾。閒知眞富貴，醉到古乾坤。」《清明訪白石》云：「花齊懸燈柳插檐，老懷那復似餳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絕句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搗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後有羽軒李翔高，善爲絕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又被東風揭繡簾。」老子興不淺也。（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春風樂，樂極人間無此愁。」朴翁絕唱，故錄記之。）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葛天民《無懷集》：「月趁潮頭上，山隨柁尾行。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訪端叔》）「一杯殘臘酒，萬古夕陽愁。」（《雪後》）「寒食少逢天氣佳，十日九日雨如麻。新巢初見燕生子，小巷已無人賣花。」（《即事》）「花枝照眼堂堂去，茗椀關心故故香。」（《上巳》）「下塘六月關心處，西塞扁舟入手時。」（《荷葉浦》）姚鏞希聲《雪蓬集》：「病起春風過，閒居野草生。」【略】右諸人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方泉集》　周文璞【略】有《方泉集》三卷，刊落釀肥，天矯秀削，能自成家，時與倡和者姜堯章、葛天民、韓澗泉，俱其同調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葛天民無懷小集》　林逋一鶴雲烟裏，葛老雙珠夢幻間。風骨泠然詩卷在，隱居無處問松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略】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

王敬之《答友生論詩》　撫心希古葛天民，得力文章論轉新。滿把黃花貞晚節，千秋不料冠詞人。

《迎燕》　《宋詩精華錄》卷四：對燕談家常，貧家況味。

《小亭》　《宋詩精華錄》卷四：體物入微，卷葉蟲未經人說過。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無懷小集》　葛天民字無懷，山陰人。好學攻詩，忽祝髮爲僧，更名義銛，字朴翁。其後仍返初服，隱居錢唐湖上，足不入城市，日惟吟咏自樂。有侍姬二，曰如夢、如幻，趙紫芝詩所謂「此老無塵事，雙姝亦道情」是也。當時姜堯章、葉紹翁諸人咸稱之，紹翁有《過天民隱居》詩云：「老鐺猶有耳，古柳已無心。」意極推許。《無懷小集》二卷，風骨泠然新警，而有閑雅之度，江湖間傑搆也。

《宋詩紀事》卷五九　葛天民字無懷，山陰人。有《小集》。

紀事

《浩然齋雅談》卷中　慶元丙辰冬，姜堯章與俞商卿、銛朴翁、張平甫自封禺同載詣梁谿，道吳淞，既歸，各得詩詞若干解，鈔爲一卷，命之曰《載雪錄》。其自叙云：「予自武康與商卿、朴翁同載至南谿，道出苕、霅、吳淞，天寒

野迥，仰見鴈鶩飛下玉鑑中，詩興橫發，嘲唅吟諷，造次出語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敵。末浹日，得七十餘解。復有伽語小詞，隨事一笑。大要三人鼎立，朴翁似曹孟德，據詩社，出奇無窮，商卿似江東多奇秀英妙之士，獨予椎魯不武，雖自謂漢家子孫，然不敢與二豪抗也。」且云：「此編向見之雪林李和父，後歸之僧頤蒙，乃朴翁手書也。古律、絕句、贊、頌、偈、聯句、詞曲、紀夢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無者。」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靖逸小稿》　葉紹翁字嗣宗，建安人，博學工詩。嘗居錢唐，卜隱於西湖之濱，與葛天民往來酬倡。

藝文

蘇泂《簡鈲朴翁兼簡敬叟二首》　雪花梅萼兩婆娑，梅雪相催奈老何。只合孤山訪和靖，不應華屋比東坡。詩情可喜絲生鬢，歸意猶須冰泮河。林下相尋未岑寂，木魚能拍鳥能歌。生機幻法不無神，信手拈來卻是眞。雪月梅花同一色，陳、黃、蘇老只三人，論詩已具頂門眼，選勝直賒頭上春。並請西湖作公案，與師聊結未來因。

又《次韻葛天民》　心火調停久不燒，詩書聊以永今朝。擬尋筇杖遊還懶，望見梅花意已消。原憲既貧應蔓牖，顏回所樂是簞瓢。歲寒交友今餘幾，留取人間作後凋。

釋居簡《祭葛無懷（朴翁）》　才也不羈，命也數奇。賦之者天，厄之者時。騷雅風賦，淡泊是師。機警詼諧，迅捷倔奇。素患難則一示險夷，外形骸則兩忘是非。冠兮峨巍，佩兮陸離。柳下繫船，鷗邊忘機，非蟬蛻于塵埃之表而相索于形骸之外者，未之或知。

翁卷《寄酬葛天民》　常日已清癯，那兼日未除。傳來五字好，吟了半年餘。鐵柱天人觀，梅花處士廬。江湖正相隔，歲晚更愁予。

又《贈葛天民》　燕本昔如此，清名千載垂。誰將囊米施，自拾束薪炊。柳影連蓬閣，湖波浸竹籬。朝昏無別事，只是欲吟詩。

葉紹翁《題葛天民隱居》　種竹成新列，移蘭即舊陰。老鍇猶有耳，古柳已無心。得句添杯滿，貪爐到夜深。篝燈聊點校，春水沒衣砧。

薛師石《和葛天民》　賈島文章懷素書，得來讀罷卷還舒。西湖柳下爲君宅，東海雲邊是我廬。千里江山長若此，一生心抱欲何如。相思惟有加飧食，不暇逢人寄鯉魚。

葛長庚

論述

綜論

潘牥《海瓊白玉蟾先生文集序》　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諸人及我朝蘇明允父子，皆古今號能文辭者。至其自述學業之艱，辛苦萬狀，或三年成一賦，或足迹遍天下。或謂不敢以輕心掉之，以矜氣作之；或謂含英咀華，詰屈聱牙，手不停於六藝之文；或謂吾年二十有七，始克務學，以經歷幾載，而後學成。杜子美，詩人巨擘，胸中自有國子監，後人得其殘編斷藁，率一字半句，朝竄暮改不少□。李太白最號豪雋，猶橫經籍史，著作不倦，三十成文章。長吉至嘔出心肝乃止。前輩雖大手筆，要不可以無心而得，率爾而成也。今有人焉，不由學識而得，不暇思惟而能，是可以世之常法論乎？蓋瓊山白公之作是已。僕頃未識瓊山，一日會於鶴林彭徵君座上，時飲半酣，見其掀髯抵掌，伸紙運墨如風，中心疑焉。旁適有紙數百幅，因取窮之，隨叩隨響，愈探愈深，猶河決崑崙注之海，晝夜洶湧有聲。童子隅坐研墨，腕幾脫。頃刻數千萬言，取而讀之，放言高論，閎肆詭奇，出入三氏，籠罩百家，有非世俗所能者。始大驚異，是所謂不由紀律、不擊刁斗，而轉鬬千里外者也。【略】瓊山自幼能爲文，集中有最少作者。又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古之文人跌宕不羈之士，間亦有是。然瓊山非可以是論者。陳無己著參寥子說貫休、齊己，世陋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

師役，終其身不去，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自謂余之所貴乃其棄餘。則知高人逸士，其視富貴生死猶土苴芻狗不足道也，況其區區者乎？是直游戲於斯焉爾。《易》風行水上渙，蘇氏曰天下之至文也。言其得之於無心，而成之於自然也。後欲觀瓊山之文，與其求之此集，不若往謁風與水而問焉，當思過半矣。

朱權《正統重編本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序》　先生博洽儒術，出言成章，文不加點。時謂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天下，其言皆囊括造化之語，儒者謂出入三氏，籠罩百家，非世俗所能也。【略】今偶得是書，如親覿師面，誦之再三，油然心與妙融，恍然置身於太清之境。苟非大羅之霞客，曷能語於是哉？

潘是仁《宋元詩集存・白玉蟾詩集序》　長庚，先生諱也，字白叟，福之閩清人，于紹熙時其母夢吞蟾蜍，覺而誕公，七歲能詩，以失怙恃遂師翠虛陳泥丸而學道焉，得刀圭飛昇隱顯之術，別號海瓊子，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名曰白玉蟾。每自言因誤校劫運之籙降人間，凡作禱章，稱玉皇門下選僊，爲詞森森，儼有堂陛之意，至若改木郎呪以致雨，叱盜者而墜刃，躍身江流，蟬蛻龍現，種種奇幻，不能殫述，直可方左慈、曼倩之流，嘻！神仙之事果有哉？歷按厥事，要非齊諧志怪比。其詩眞若肺腑有煙霞，喉舌有冰雪，非丹臺紫府中人，能構斐字耶？

《柳亭詩話》卷二九　曹唐、葛長庚頗有思致，然曹如李少君招魂，在是耶非耶之間；葛則似雲水全眞，未脫走方賣藥之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沈雄曰：詞選中有方外語，蕪累與空疎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爲入情，仲殊、覺範、祖可尚矣。若世所稱白玉蟾、丘長春，皆仙家之有詞名者。

又《詞評》上卷　《玉壺遐覽》曰：白玉蟾，本姓葛，字長庚，有《海瑤子集》。《咏燕》云：「秋千節後重相見，祓禊人歸有所思。」不愧詞家。《湧幢小品》曰：白玉蟾，瓊州人，自言世間有字之書，無不過目，足跡半天下。常爲朱晦庵作像贊，乃《三臺令》也。其自題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中被徵，封明道眞人，尋別衆，於鶴林羽化。

袁枚《從弟醧齋詩序》　人稱詩有仙氣則工，然仙人頗不工詩，今所傳呂祖、白玉蟾詩甚鄙。所以然者，仙人好逸而惡勞，不肯鏤肝鉥腎故耳。

《白雨齋詞話》卷二　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出竹山之右。

又卷六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閩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託根淺也。

又　葛長庚詞，風流凄楚，一片熱腸，無方外習氣。余尤愛其《水調歌頭》云：「江上春山遠，山下暮雲長。相留相送，時見雙燕語風檣。滿目飛花萬點，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腸。回雁峰前路，煙樹正蒼蒼。　漏聲殘，燈焰短，馬蹄香。浮雲飛絮，一身將影向瀟湘。多少風前月下，迤邐天涯海角，魂夢亦凄涼。又是春將暮，無語對斜陽。」

又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爲勝。

又卷七　詩以窮而後工，倚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幽鬱，樂則淺顯也。宋代惟白玉蟾脫盡方外氣。

《粵雅詞》　葛長庚字如晦，自號白玉蟾，瓊州人。居武夷山，嘉定中，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清明道眞人，後仙去，有《海瑤詞》。《蘭陵王》調題筆架山云：「三峰碧【略】。」《沁園春》調題湖頭嶺庵云：「客裏家山【略】。」又《水龍吟》調云：「雨微疊巘浮空【略】。」辭意高超，飄飄仙舉，當與呂純陽、吾家逍遙子同傳。

分論

《醧江月》（漢江北瀉）　《詞品》卷二：白玉蟾武昌懷古詞云：「漢江北瀉，下長准【略】。」此調雄壯，有意效坡仙乎。詞名《念奴嬌》，因坡公詞尾三字，遂名《醧江月》。又恰百字，又名《百字令》。玉蟾詞，他如「一葉飛何處，天地起西風」、「鱗鱗波上，煙寒水冷剪丹楓」，皆佳句。詠燕子有「秋千節後初相見，祓禊人歸有所思」，亦有思致，不愧詞人云。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雄壯有意，效坡公。玉蟾後證仙詞多述神仙黃白之事，別旨也。間有數詞，如「一葉飛何處，天地起西風」、「鱗鱗波上，烟寒水冷剪丹楓」，又咏燕「鞦韆節後初相見，祓禊人歸有所思」，皆佳。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調

中語意參差，盡人各倚以爲法。曾覿詞：「素颺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秋月。」【略】此第二句以三字呼起，第三句遂接以六字句，是一法也。【略】白玉蟾詞：「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劉克莊詞：「老夫白首倘兒嬉，廢圃一番料理。」此以七字句起，隨作六字叶者，又一法也。《粵雅詞》：懷古詞須感慨淋漓，讀之令人神往，斯稱傑作。白玉蟾有武昌懷古調《酹江月》云：「漢江北瀉【略】。」

《**瑞鶴仙**》（**殘蟾明遠照**）《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有烟霞骨相，自有雲水因緣。懷靈抱異，杯徒棲托，雲客宅心，不可輕至。

《**水調歌頭**》（**一葉飛何處**）《歷代詞話》卷八引《詞統》：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畫家大斧皴，書家擘窠體也。後有海琼子一詞足與匹敵。起句云：「一葉飛何處，天地起西風。」卒章云：「鐵笛一聲曉，喚起五湖龍。」此豈胸中有煙火，筆下有纖塵者，所能彷彿其一二耶！且讀此老《孀翁賦》，冰紈火布，錯列交陳，眞令饞爲醉。

《**夢中得五十六字**》《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夢中得句，恍惚幽微，殆有天成之巧。

《**沁園春**》（**三徑就荒**）《粵雅詞》：白玉蟾有演《歸去來辭》入詞者，《沁園春》寄鶴林云：「三徑就荒【略】。」此爲詞家創格。

《**摸魚兒**》（**問滄江舊盟鷗鷺**）、《**賀新涼**》（**且盡杯中酒**）《粵雅詞》：白玉蟾詞，有情辭伉爽，一氣呵成，置之蘇、辛集中，所謂詞家大文者。特錄著二闋。

《**霜天曉角**》（**五羊安在**）《粵雅詞》：白玉蟾集中短調，《霜天曉角》題綠淨堂云：「五羊安在。城市何曾改。【略】老樹知他一劍，千山外，萬山外。」壯遊中饒有仙氣，自成一格。

《**好事近**》（**行到竹林頭**）《粵雅詞》：白玉蟾畫梅，見稱於金冬心《題畫集》中，而眞蹟實不易睹。曾有《好事近》贈趙制機云：「行到竹林頭【略】。」讀此詞，可知其畫境之妙矣。

《**蝶戀花**》（**綠暗紅稀春已暮**）、《**蝶戀花**》（**樓上風光都占斷**）《粵雅詞》：海瓊詞《蝶戀花》二闋有句云：「柳絮欲停風不住，杜鵑聲裏山無數。」又，「醉裏尋春春不見，夕陽芳草連天遠。」均見纏綿不盡之思，得古大家神解。

傳記

《**宋詩紀事**》**卷九〇**　葛長庚字白叟，又號白玉蟾，閩清人。家瓊州，入道武夷山。嘉定中，詔徵赴闕，館太乙宮，封紫清明道眞人。有《海瓊集》。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方外）葛長庚（閩清人，字如晦，號瓊琯，隨母適白氏，冒其姓，稱白玉蟾。嘉定中，賜號紫清明道眞人，有《海瓊集》，詞附。八十二首。）

紀事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云：「半篙春水一蓑烟，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怪訪怪，怪不在，茅君山，來相待。」

《**續事備考**》**卷六**　葛長庚，閩人也。學仙有得，自號白玉蟾。嗜酒能詩，道行高卓。善草書，工竹石。嘗游湘潭，與葉天谷隱居蕭寺，辟穀煉氣。至鄂州畫林竹於城隍廟壁，而寫祖師張平叔、薛道光二像，及圖己貌以配之。觀者無不歎異。

朱權《正統重編本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序》　先生葛姓，繼白氏，母以玉蟾應夢，遂爲之名。諱長庚，字白叟，一字衆甫，一字如晦。自幼慕長生久視之道，喜飛騰變化之術，長遊方外，參究性命之旨。師事翠虛泥丸陳先生而學其道焉，盡得翠虛之旨，出乎陰陽陶冶之表。故祈禳禱旱，叱風鞭霆，咳唾風雨，迅乎掌握，而神異靈奇，不可誕書。或自蓬頭跣足弊褐雲水，或自章甫縫掖霞遁靈岫，隱顯不一，人莫之測，但神氣靈爽，驚世駭目，異於常人，方知其神仙中人也。【略】余自乙亥於江浦遇純陽，明年於樂安與先生邂逅一遇，兩載之間兩遇天眞，倏爾四十七年矣。近自甲寅得三峰張眞人，信知先生上居太淸，職司運會間，忽下遊塵境。去歲夏，忽又復遇先生於豫章，自稱王詹，乃知即

玉蟾之隱名也，與余相對，聲欬一笑，人莫知識。自是別後，莫知所往。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一　《白玉蟾武夷集》八卷。

又　《白玉蟾指玄篇》八卷。

又　《瓊館白玉蟾上清集》八卷。

又　《瓊館白玉蟾玉隆集》六卷。

《近古堂書目》卷上　《玉(京)〔隆〕集》。

又　白玉蟾《武夷集》。

《晁氏寶文堂書目・道藏》　《白玉蟾集》。

《滄生堂藏書目》卷八　《白玉蟾先生正集》十冊六卷《續集》二卷《玉隆集》一冊六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　《白玉蟾武夷集》，八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瓊琯白玉蟾上清集》八卷，元刊本。宋葛長庚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瓊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元刊本。宋葛長庚撰。文三卷、詩五卷。【略】目錄前有「建安余氏新刊」一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新刊瓊琯白先生玉隆集》六卷，宋葛長庚撰。元刊本，十一行二十字，注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闌。【略】卷二記，卷二歌，卷三旌陽許君傳，卷四許眞君後傳，卷五逍遙山羣仙傳，卷六傳。本書題「白先生玉隆集卷一」，後題「建安余覺華刊于勤有堂」。（朱君希祖持來，曾經日本人所藏，朱君新得之。庚午元月十七日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瓊琯白玉蟾武夷集》八卷，宋葛長庚撰，元建安余氏刻明修本，二冊。

潘牥《海瓊白玉蟾先生文集序》　〔彭〕徵君(耜)與瓊山爲莫逆交，此集詩文若干首，皆徵君手自纂集，又親爲審訂，去其「悲來笑矣」之類，得四十卷，其編軸浩汗猶如此。【略】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牥叙。

朱權《正統重編本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序》　秋乃得是書，皆先生平昔所作之詩文數十萬言，昔先生囑其徒鶴林緝之，行於世久矣，歲月湮沒，而世無所傳。【略】蓋原本篇叙不一，《上清》、《玉隆》、《武夷》三集內未入者皆收之。今重新校正，定爲八卷，附錄一冊，乃霞侶奉酬之玄簡，仍綴諸卷末。摹寫成集而壽諸梓，以永其傳焉。【略】時在正統壬戌孟秋一日也，南極遐齡老人臞仙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葛長庚《海瓊集》八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海瓊玉蟾集》八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白叟詩集》一冊，八卷。

《脈望館書目》　《海瓊問道集》一本。

又　《白玉蟾集》四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葛長庚《海瓊集》。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重編海瓊白玉蟾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略】所著詩文集凡四十卷，具詳《事實》中。此本乃明正統間南極遐齡老人臞仙重編。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海瓊白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文集》二卷，明刊本。宋白玉蟾撰。

又　《白玉蟾海瓊稿》十卷，明刊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二卷，明正統壬戌臞仙編，弘治間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海瓊玉蟾先生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略】此卷爲南極老人臞仙重編，有序，時在正統壬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一卷，明刊本。題「南極老人臞仙重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附錄一卷。明正統七年朱權刊本，十二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四周雙闌，版心記「白一」、「白二」等字。卷首標題大字占雙行。前有端平丙申日長至文林郎新鎮南軍節度推官潘牥序(大字行書)，次玉蟾先生事實，嘉熙改元仲冬甲寅鶴林彭耜謹書，次目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六卷《續集》二卷，宋葛長庚撰，附錄一卷，明正統七年寧藩朱權刻本，甘鵬雲跋（《續集》卷二配甘世恩鈔本），十二冊。《白玉蟾海瓊摘稿》十卷，宋葛長庚撰，明嘉靖十二年唐胄刻本，四冊。《新刻瓊琯白先生集》十四卷，宋葛長庚撰，明萬曆二十二年安正堂劉雙松刻本，十冊。

雜錄

《徐氏筆精》卷四　宋馬子儼《宿仙霞嶺》詩云：「月影自催人起早，泉聲不許客眠安。」摹寫眞切。予家在閩北上，往來必由斯嶺，輒賞此句不置。《白玉蟾集》亦載此首，未知孰是。

《拜經樓詩話》卷四　《後村詩話》【略】又曰：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灑，能聳動人。【略】案：今白玉蟾有集傳世，而黃詩無聞，人家扶鸞者，往往自言白玉蟾降壇，所爲詩亦多與春伯相類。

史彌寧

論述

鄭域《友林乙稿序》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域以庠序諸生蒙眄睞寵甚，侍立函丈，飽聆博約。詩埒黃、陳，詞轢晁、晏，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僭賡燈夕所和《寶鼎現》詞以獻，最沐稱賞。先生今在天爲修文郎久矣，沄沄然人間無復聲容。不自意後四十年，墮影湘南，乃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下，擷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友林乙稿》一卷。【略】集中近體詩居多。其《詩禪》一首云：「詩家活法類禪機，悟處工夫誰得知。尋著這些關棙子，《國風》、《雅》、《頌》不難追。」觀其持論，似亦以妙悟爲宗，與嚴羽之說相近。然命意遣詞，務取鮮新，乃往往傷於纖仄，無所謂鏡花水月之意。則所謂妙悟者，特一韻之奇、一字之巧而已。特其點綴映媚，時亦清警，沙中金屑，要不可謂之非寶，固亦不妨錄其一長云爾。

傳記

《宋詩紀事》卷六二　史彌寧字安卿，鄞人，浩之姪。嘉定中，以國子舍生蒞春坊事，帶閤門宣贊舍人，知邵陽。有《友林乙稿》。

著錄

鄭域《友林乙稿序》　凡兩霜侍席，掇拾《友林詩稿》得百七十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腕爲之脫。稿竊命工鋟之。

《讀書附志》卷下　《友林詩稿》二卷，右史彌寧安卿之詩也。集有黃景說、曾丰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友林乙稿》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史彌寧撰。【略】此本猶宋時舊刊，楷法頗爲工緻，凡錄詩一百七十首，前有原序一篇。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躋《友林》之逸品，儷聲價於吉光。」黃丕烈注：史彌寧《友林乙稿》一卷，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予又有覆本，行字相同，《潛研堂題跋》中在都門所見，即覆本耳。眞本流麗娟秀，兼饒古雅之趣，在宋槧中別有風神，未容後來摹仿也。予跋之，目爲逸品。又考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友林詩稿》二卷，有黃景說、曾丰序。今詩既一卷，又無此序，佚其《甲稿》無疑矣。

陸心源《宋槧友林乙稿跋》　《友林乙稿》一卷，題曰「四明史彌寧」，後有

名域者跋，不著其姓。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百宋一廛賦》所謂「流麗娟秀，兼饒古雅之趣，在宋槧中別有風神」者也。序稱乾道癸巳，文惠帥閩，「域以庠序諸生蒙眄睞」，則域蓋閩人。乾道癸巳下距嘉定六年癸酉四十年，序稱後四十年「乃得親炙春坊領閣公之幕下」，與《郡齋讀書志》所云彌寧以國子生蒞春坊事帶閣門宣贊舍人、嘉定中知邵陽合。則彌寧之知邵陽在嘉定六年。集中有《丁丑歲中秋日勸農城南詩》，系在邵陽作，丁丑爲嘉定十年，則彌寧嘉定十年尚未去邵陽，（任）〔域〕序當作于此時。集中有《謝鄭中卿惠蝤蛑》詩，案中卿名域，閩縣人，號松窗，淳熙十一年進士，慶元中曾隨張貴謨使金，著《燕谷剩聞》二卷，累官幹辦諸司糧料院，見《宋詩紀事》、《福建通志・選舉表》，則序爲鄭域所作無疑也。序之書法與全書同，當以域手書上版者，已開林吉人書《鈍翁文鈔》、《漁洋精華錄》之先路矣。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友林乙稿》，一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彌寧譔，宋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友林乙稿》一卷，宋刊宋印本。宋四明史彌寧撰。【略】案：此南宋刊本，【略】即《百宋一廛賦》所謂「躋《友林》之逸品，儷聲價於吉光」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友林乙稿》一卷，明翻宋刊本。朱竹垞藏書。四明史彌寧。

《藝風藏書記》卷六　《友林乙稿》一卷，影寫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友林乙稿》一卷，影鈔宋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友林乙稿》一卷，一函一冊。宋史彌寧撰。彌寧，丞相浩之從子，嘉定中知邵陽。【略】案《序》言在湘南幕下掇拾詩稿得百七十首，命工鋟之，是嘉定間邵陽刊本也。每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字體瘦勁，古香古色，撲人眉宇。舊藏椒花吟舫，後有少河山人跋，笥河先生之子也。

《寶禮堂宋本書錄》《友林乙稿》不分卷，一冊，宋史彌寧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彌寧撰。清翻宋刊本，陸心源氏題爲宋刊。【略】按：此帙乃清初翻刻本。其眞宋本余爲袁寒雲克文購得於廠市英古齋，已影印行世。此本字畫雖極娟秀，以宋本比較，則神韻索然，殆虎賁之視中郎耳。（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彌寧撰。宋板八行，行十六字。近時仿宋刊本。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明仿宋本。張金吾有舊鈔本。八千卷樓有影宋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彌寧撰，宋嘉定刻本，顧莼題簽，李盛鐸跋，高世異、徐鴻寶等題款，一冊。《友林乙稿》一卷，宋史彌寧撰，清影宋鈔本，勞健跋，一冊。

胡　錡

胡錡《耕祿稿自序》　以文爲戲，曰子虛，曰亡是，曰毛穎，曰革華，曰黃甘、陸吉，往往皆是也。而近之學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諸知白、石虛中、竹媛之類作爲制誥矣。錡牛衣子也，歌豳頌牧之餘，竊有取農田之所殖，農器之所修，其爲畫前之大務，輒緝農書爲詔、爲制誥、爲表，凡二十五篇，名之曰《耕祿稿》。不謂文也，姑亦擊土鼓樂田畯爾。

《宋四六話》卷七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啓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後之名第同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耕祿稿》一卷，宋刊本。宋括蒼胡錡國器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耕祿稿》一卷，宋胡錡撰，清汪氏裘杼樓鈔本，一冊。

黃大受

應繇《露香拾稿序》　露香居士黃公以詩雄江西，繇幸甚，從令兒載伯厚得端誦卷許，清麗環特，自成一家，而繇所甚敬者，憂時愛世、奉親誨子、忠孝慈仁之意，備見乎辭，而《長江圖》一詠，居然有萬里之勢，其志念深遠矣。沉

鬱下位，百弗一究，抑命也夫！旰閩地相犬牙，師友淵源，可遡可挹。居士飽參有得，造詣不凡，非固以是資爲詩也。伯厚奉命從李烏洲學朱子之學，克廣先志，以光昭于令聞，其在此乎。

鄭清之《露香拾稿跋》 杜審言、黃亞夫之詩，皆因其後顯，文章有源委哉！南豐黃君伯厚仕於鄞，以詩鳴，搜冥抉微，時出新意，不肯爲雕下語。暇日出一編詩讀之，如行澗谷，秋空月曉，松竹策策有聲，余固異之。已乃知其先君子之作，源委深長矣。會有知王適者，其勿督過一丁字。淳祐改元夏五吉日，洞霄散吏鄭清之書。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露香拾稿》 黃大受字德容，自號露香居士，南豐石門人。嘉定間以詩雄江西，秉姿簡重，言動舉止俱以禮義自持。嘗遣其子載從烏州李守約學朱子之學，後仕於鄞，著政聲。《露香拾稿》，淳祐改元翁州應繇序之云：「繇從令子載伯厚得誦詩卷許，清麗瑰特，自成一家，而忠孝慈仁之意備見乎辭。沈鬱下位，百勿一究，抑命也。」鄭清之曰：「露香詩，讀之如行澗谷，秋空月曉，松竹策策有聲。」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黃大受露香拾稿》 詩與秋潭堪比潔，人如白璧本無瑕。烏州受學翁洲序，伯厚居然子克家。

翁定

劉克莊《答翁定被酒》 牢落祠官冷似秋，賴詩消遣一襟愁。喜延明月常開戶，貪對青山懶下樓。客詫瀑奇邀往看，僧誇寺僻約來遊。何當與子分峰隱，饑嗅巖花渴飲流。酒戶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褚令爲傖父，狂喚桓公作老兵。舊有崢嶸皆剷去，新無壘塊可澆平。投床懶取《騷經》看，只嗅梅花解宿酲。

又《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爲韋體，如永嘉詩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籓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疏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耻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敖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爲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爲西山眞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歿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駉)》，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比興風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予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

蘇洞

論述

《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金陵雜興》。【略】學詩於陸劍南，著《泠然齋集》，格意清拔。嘗入建康留守幕府，《金陵雜興》二百首，爲周文璞所心折，比

以杜樊川、王荊公，其他金陵詩皆絕妙。

吳繼曾《金陵雜興跋》　其中詠懷古迹暨感時書事之作，多與曾景建同其悲憤。【略】《愛日齋叢鈔》曾舉其《龍光寺裏》一首，謂結語慘然，頗類韓昌黎「一間茅屋祭昭王」之句，則固當時所推許也。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略】洞字召叟，山陰人。右僕射頌之四世孫。《宋史・頌傳》不詳列其後裔，故洞始末無可考。【略】即詩中所自紀參互考之，知洞少時，即從其祖遊宦入蜀。長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其《書懷》詩有云：「昨蒙宗公置牙齒，事下丞相當審覈。鴛才不堪駕十乘，爝火或可繼殘夕。」則嘗以薦得官，而終偃蹇不遇以老。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柟、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集中又有送陸游赴修史之命詩云：「弟子重先生，卯角以至斯。文章起嬰慕，德行隨蕭規。」是洞本從學於游，詩法流傳，淵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鑱刻淬鍊，自出清新，在江湖詩派之中，可謂卓然特出。其《金陵雜詠》多至二百首，尤爲出奇無窮。周文璞爲作跋，以劉禹錫、杜牧、王安石比之，雖稱許不免過情，要其才力富贍，實亦一時之秀也。惜其原集久湮，錄宋詩者至不能舉其姓名。其輓姜夔一詩，元陸友仁《硯北雜志》引之，以爲蘇石所作。近時厲鶚作《宋詩紀事》，遂分蘇洞、蘇石爲兩人。今考是詩猶在洞集中，殆必原書題作「蘇召叟」，傳寫者脫去「叟」字，又誤「召」爲「石」，遂致輾轉沿訛，莫能是正。倘非集本復出，竟無由訂定其紕繆。則晦而復著，亦可云洞之至幸矣。

紀事

《游宦紀聞》卷八　予於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窮遙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身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　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鶉衣簞食年年瘦，受侮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作《摸魚兒》，頗爲朋友間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世，□□□□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略】」紹叟有《泠然詩集》十卷行於世。

《硯北雜志》卷下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小紅輒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沒，故蘇（石）〔洞〕挽之云：「幸是小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皆出東西馬塍，西馬塍皆名人葬處，白石沒後葬此。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泠然齋集》二十卷，山陰蘇洞召叟撰。

又卷二一　《泠然齋詩餘》一卷，蘇洞召叟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泠然齋集》二十卷，山陰蘇洞召叟撰。

又二四六　《泠然齋詩餘》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蘇洞《泠然齋詩集》，一部六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蘇洞《泠然齋詩》六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蘇洞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洞《泠然齋集》二十卷，亦久亡佚。【略】今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排比，共得詩八百五十餘篇，釐爲八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泠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舊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泠然齋詩集》八卷，星鳳閣鈔本。

翁卷

論述

綜論

徐璣《奉和翁千四知縣千十四隱居山中作》 翁侯兩兄弟，志尚等高獨。閑心沒江鷗，逸興狎山鹿。難兄早登第，高風動喬木。湘南花滿汀，百里正膏沐。歸作山水游，詞源傾百斛。令弟小謝徒，深沉鬱林麓。優游千卷書，平生幾竿竹。能琴弦不理，少飲巾未漉。兄倡復弟酬，音調諧擊築。晝卧小窗南，煩暑在荷屋。涼風從何來，池花動輕蔌。顧□傳新章，爽氣滌炎伏。如臨古澗旁，泓澄碧環復。如倚青林下，松風對心讀。善詩如善韻，警響間圓熟。但令契人心，勿令駭人目。我愛二君子，芳馨襲蘭菊。迎秋月色新，佳香滿晴宿。安得扁舟去，□□蔭溪谷。論詩暮繼朝，吟思俱罣罣。

又《書翁卷詩集後》 五字極難精，知君合有名。磨礱雙鬢改，收拾一編成。泉落秋巖潔，花開野徑清。漸多來學者，體法似元英。

薛師石《送翁靈舒閑游》 袖有新詩如美玉，知君去意十分濃。山行見草認靈藥，午歇就陰依古松。兩鬢已添蓬藁色，三年判作飄零蹤。羈情夜後更愁絕，深澗斷猿溪寺鐘。

又《喜翁卷歸》 我老寡儔侶，年荒值冬迫。膝下有啼寒，缶中無儲積。豈不展轉思，自欠經營策。儒冠匪謬誤，賦性素褊窄。淵明疑夙世，荷鋤心便適。嗟余四友朋，驚見三化魄。一翁尚淒涼，六秩困行役。家貧病難愈，詩苦髮全白。昨來叩我門，偶往比鄰宅。聞語丞倒屣，已去倏無迹。知君懷百憂，雖出難久客。從今幸安居，況有舊泉石。清晨過窮廬，竟夕話疇昔。逝者已云遠，相期守枯瘠。

《貴耳集》卷上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曉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

劉克莊《贈翁卷卷》 非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千載事，只在一聯中。世自輕前輩，天猶活此翁。江湖不相見，才見又西東。

戴栩《送翁靈舒赴越帥分韻得欲字》 越峰羅四圍，越水鏡相燭。我昔扁舟來，十日看不足。天垂禹祠旁，海入秦望曲。荒寒暝色歸，牛背下鴟鵠。興亡百粵鄉，俯仰千載俗。恨我劣風騷，眼到筆不屬。君今挾此游，萬象困搜劚。有類古趙將，敵勍乃所欲。市駆義獻軍，降豎元賀盡。策勛六義右，正始渺絲粟。秋風吹蟲聲，桂菊漸結束。京華萬鐘身，聚散拱若局。吾徒日夕偕，文字當杯醁。奈何奪此翁，爲我謝州督。

《黃氏日抄》卷六八 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升菴詩話》卷九 黃鄴山評翁靈舒、戴式之詩云：「近世有江湖詩者，曲心苦思，旣與造物回隔，朝推暮敲，又未有以溉其本根，而詩於是乎始卑。」然予以爲其卑非出自江湖，宋初九僧已爲許洞所困，又上溯於唐，則大曆以下如許渾者，皆空吟不已，平生鏤心嘔血，不過五七言而已。

《詩藪》外編卷五 學晚唐者，九僧。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戴酒園詩話・四靈》 翁卷視趙師秀差遜，長律佳句，有「種得溪蒲生似髮，教成野鶴舞如人」。又《寄題趙靈秀》「閑燈妨遠夢，秋雨亂愁吟」，亦可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西巖集》一卷。【略】葉適序其詩，稱爲「自吐性情，靡所依傍」。劉克莊《後村集》亦有贈卷詩云：「非止擅唐風，尤於《選》體工。有時千載事，祇在一聯中。」張端義《貴耳集》曰：「翁卷，四靈也。有《曉對》詩云：『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詩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游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廬》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其所取者，大抵尖新刻畫之詞，蓋一時風氣所趨，四靈如出一手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二薇亭集》一卷。【略】其詩較二徐稍秀潤，如「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之類，尚有姚合風致。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翁卷字靈舒，一字續古，永嘉人。四靈中公齒居長，葉水心品公詩「變化秀逸則過唐，守格遺辭不失唐」，此亦千載篤論。

分論

《冬日登富覽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翁靈舒學晚唐。中四句工，但俱詠景物而已。尾句亦只說寒難獨立，吟詩而還，無遠味也。紀昀評：此評確。前四句不相貫。《詩藪》外編卷五：南渡翁卷：「輕烟分近郭，積雪蓋遙山。」雖陰、何弗過也。（「分」字，余欲易爲「紛」，尤覺本色。）

《道上人房老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所謂永嘉四靈之一也。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略】葉水心適以文爲一時宗，自不工詩，而永嘉四靈從其說，改學晚唐，詩宗賈島、姚合。凡島、合同時漸染者，皆陰摭取摘用，驟名于時，而學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進。馮班評：不及唐人遠矣。紀昀評：粗野乃爾，宜爲虛谷所詆。

《幽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馮班評：四靈用思太苦，而首尾俱餒弱。然當江西盛行之日，能特立如此，亦可取也。紀昀評：三、四從武功「移花連蝶至，買石得雲饒」套出，殊爲鈍手。結意卻新，而虛谷不取。

《夢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通體閒雅，五、六氣韻尤高。

《隱者所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五、六太纖。

《春日和劉明遠》《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四靈中翁獨後死，然未能考其沒在何年。此四詩點圈處，十分佳也。馮班評：結句太率。紀昀評：此亦深穩。許印芳評：六句果佳，三、四亦可。無名氏（乙）評：第六是歸根妙語。

《送陳郎中棟知嚴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頻年經虎害」，太淺露。指前太守或一切官吏乎？須要分曉，不可波及無辜。只有「官清管鈐臺」一句佳。上一句言係節度州，又似不切，大都皆然。馮舒評：說得好。馮班評：方君云「又似不切」，不必精切。實事，非寓託也。嚴州多虎，由無好官。紀昀評：謂太淺露，誠然。然以己亦曾任此州，而咎其語無分曉，則非論詩之道，詩語豈能指姓名爲某甲乎？細玩語意，乃翻用猛虎渡河事，非指摘官吏，虛谷自鶻突耳。起不但太露，且亦太突。六句鄙甚。

《宿鄔子寨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第五句新。馮班評：四靈詩雖弱，而氣味不惡。查慎行評：「空長」二字欠穩。紀昀評：瑣屑而卑弱。「昏星易」三字拙。「長空」習用，倒爲「空長」卻不妥。

《泊舟龍游》《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三、四乃一句法。紀昀評：亦常用之調。邊幅亦極單窘。

《閩中秋思》《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五、六似張司業。紀昀評：此首較有氣格。

《旅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第六句新美。馮班評：四靈雖弱，而氣味不惡。查慎行評：結句「必」字欠圓，是四靈手法。紀昀評：「必」字滯相。

《壽昌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此遊雁宕山詩也。紀昀評：二詩俱武功派。「冬又殘」，何須聽人說？不解。

《石門庵》《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遊雁宕山中選此二首。此一首不減唐人。紀昀評：唐人亦不一概，此語殊欠分明。起二句稚極。「獨」字圖對「羣」字，然湊泊。馮舒評：若謂江西勝四靈，我決不服，但淡狹瘦弱在所不免。淡者句好意淺，狹者詞修窘邊幅，瘦者勢不偉岸，弱者有骨不挺勁。即此是好處，即此是不好處。勝宋近唐，不好處近唐卻不如唐。馮班評：黃、陳雖不及唐人，然氣力自大。四靈如貧家兒，豈可同日語哉。「獨虎」，妙。《詩藪》外編卷五：宋末諸人學晚唐者：【略】翁靈舒「風蒸空寺壞，雪壓小庵清」，世亦稱之。

《同徐道暉文淵趙紫芝泛湖》《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馮舒評：少深味。紀昀評：苦於單窘。

《題周氏東山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格意淺薄。

《題信州草衣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三、四借塔峰以形樹之高，從老杜「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句偷出，然不成文理。六句亦拙亦俚，結弱。

《寄酬葛天民》《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都無味。　紀昀評：第四句鄙極。後半稍清整，然亦是空調。

《贈滕處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格在中、晚之間，視中唐較淺薄，而較晚唐爲渾成。

《贈葛天民》《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起句「燕本」二字未詳，第三句鄙。　陸貽典評：賈島，范陽人，初爲僧，號無本，故云「燕本」。　查愼行評：「燕本」二字出李長吉詩，僧無本乃燕人。

《寄從善上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馮舒評：四靈：趙師秀、翁舒、徐致中靈囚、徐道輝。　紀昀評：起四句大雅，五、六乃全露本質。　許印芳評：前半固佳，後半亦不惡。凡看晚季人詩，不宜十分淘汰也。翁卷，字靈舒，一字續古。

《贈九華李丹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紀昀評：此稍有格。

《不食姑》《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四靈皆有此詩，亦一時怪人也。不食何所爲乎？　紀昀評：四詩淺俗，如出一手。

《題玉隆宮周道士足軒》《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起句好，尾句好。中四句平，亦近套。　馮班評：五、六亦好。　紀昀評：此評是。起句太笨，尾句自好。

《書嶽麓宮道房》《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此詩只似宋人詩，不入唐味。尾句好。　馮班評：頗近唐。　紀昀評：此亦謬爲高論，晚唐此格極多。格不能高，而不失清整，無一切纖俚惡狀。

《哭徐山民》《宋詩精華錄》卷四：瘦而有精神，推許得體。

著錄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翁卷詩》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西巖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翁卷撰。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永嘉四靈」之三也。嘗登淳祐癸卯鄉薦，終於布衣。【略】卷別有《葦碧軒集》，今未見其本。厲鶚《宋詩紀事》載卷詩四首，皆註出《葦碧軒集》，以校此集，惟《寄遠》一首不載，餘皆相同，可知二集之詩，實互相出入。至張端義所舉五聯，鶚但列之逸句中，不能得其全篇，是又在《葦碧軒集》之外。殆當時所刊原非一本，尚不止此二集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巖集》一卷，宋翁卷撰，清道光十八年翁同爵鈔本，翁心存跋，一冊。

藝文

張弋《送翁十赴舉》今年科詔下，頗亦動山情。丹竈留雲守，書裝冒熱行。卜知三命勝，業擅一經明。儻赴瓊林宴，能詩舊有聲。

徐照《送翁成之》又作巴陵縣，南州舊有聲。未憑湘水綠，能似長官清。笛冷君山月，帆輕夏浦晴。五言多好句，顏杜減詩名。

又《寄翁靈舒》游遠令人瘦，思君甚渴饑。恨無如意事，懶乞送行詩。帝苦，貧多難事壞清閑。柳花未散色全綠，杜宇乍啼聲更蠻。聞道掃松溪雨後，夢隨溪雨到巖關。

又《山中寄翁卷》忽看春至復春還，門外烟雲沒野山。吟有好懷忘瘦陌喧車馬，王門守虎貔。何時借僧榻，切勿負幽期。

又《宿翁卷書齋》一山秋色同誰看，又復相尋出郭來。鄰竹種成高礙月，井泉汲少近生苔。忽驚寒事砧初動，不辨晨光戶盡開。君愛苦吟吾喜聽，世人誰更重清才。

又《永州寄翁靈舒》古郡百蠻邊，蒼梧九點烟。去家疑萬里，歸計在明年。風順眠聽角，樓高望見船。筠州當半道，長得秀詩篇。

又《林中奉酬翁卷》已畢林中事，雲烟隔暮城。古松知鶴老，沙水見魚行。孤坐形生影，窮吟谷應聲。嗜茶因識譜，尋樂忽遺名。日吉期蜂分，山晴放犢耕。喜幽從地僻，不學負時清。緣齊同家食，披蘇發野情。松廬極鄰幷，歸計幾時成？

又《題翁卷山居二首》十年前有約，今卻在城居。羨爾能攜子，深山自結廬。引泉移岸石，栽藥就園蔬。見說高林外，樵人聽誦書。　空山無一人，君此寄閑身。水上花來遠，風中樹動頻。蟲行粘壁字，茶煮落巢薪。若有高人至，何妨不裹巾。

又《和翁靈舒冬日書事三首》　石縫敲冰水，凌寒自煮茶。梅遲思閏月，楓遠望春花。貧喜苗新長，吟憐鬢已華。城中尋小屋，歲晚欲移家。　秀句出寒餓，從人笑我清。步溪波逐影，吟竹鳥應聲。酒裏安天運，春邊見物情。耕桑猶罄橐，何事可營生。　十日南山雪，今朝又北風。燒衝崖石斷，梅映野堂空。難語傷時事，無成愧野翁。一生吟思味，獨喜與君同。

徐璣《送翁靈舒游邊》　子向江淮去，應懷計策新。但須先審己，然後可圖人。戰野寒猶力，邊城草不春。曹劉若無競，閑卻卧龍身。

趙師秀《舟行寄翁十》　舟輕風色好，波面去迢迢。取爾詩重讀，令吾病欲銷。江禽停晚樹，澗水入秋潮。已覺懷人極，分攜始一朝。

又《簡同行翁靈舒》　久晴灘磧衆，舟楫後先行。終日不相見，與君如各程。水禽多雪色，野笛忽秋聲。必有新成句，溪流合讓清。

又《山路懷翁卷》　困嘗苦茗不論杯，天氣才晴又有雷。寂寞小亭看草坐，晚風時復墮青梅。

趙汝鐩《翁靈舒客臨川因經從訪之不遇聞過村居》　聞道深村裏，結茅三四間。買田因種秫，移樹爲看山。詩好人皆誦，身安心自閑。有時思雁蕩，依舊掉舟還。

戴復古《湘中遇翁靈舒》　天台山與雁山鄰，只隔中間一片雲。一片雲邊不相識，三千里外卻逢君。

曾極

論述

綜論

朱熹《答曾景建書》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嘆嘆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略】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又　所示詩文疑問，其間頗有曲折，俟黃兄歸奉報。

又　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考之不妄，然卻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己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日力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強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百詠》。《同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澄心堂紙》云：「一幅降箋安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荊公書堂》云：「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皆峭拔有風骨。其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佳句也。

羅椅《謝曾景建惠金陵百韻》　《金陵百詠》，拜賜拜教。黍苗離離，麥秀芃芃，弔西宮于荒畦，撫頹城于野草，僕悲馬懷之嘆，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尊榮者亦淪入塵埃冥冥中，惟賢人君子之遺躅，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而愈新，愁亦久而益菀結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遠，而讀之者已凄然若無所容，不知千載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等惱人言語于千載之上耶。二絕題卷末，萬萬不能發揚，亦表聲氣之同耳。

方回《可言集考》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字會之之所著也。【略】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略】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杲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金陵百詠》一卷。【略】此乃其詠建康故蹟之作，皆七言絕句，凡一百首，詞旨悲壯，有磊落不羈之氣。羅椅嘗謝其惠《百

詠》書云：「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等惱人語於千載下。」今觀其詩，如《天門山》云：「高屋建瓴無計取，二梁剛把當殽函。」《新亭》云：「江右於今成樂土，新亭垂淚亦無人。」大抵皆以南渡君臣晝江自守，無志中原而作，其寓意頗爲深遠。《豫章人物志》載：「極游金陵，題行宮龍屏，忤時相史彌遠，以是獲譴。」是編有《古龍屏風》一首云：「乘龍游霧過江東，繪事當年笑葉公。可恨橫空千丈勢，翦裁今入小屏風。」與《人物志》所紀相合。蓋其憤激之詞雖不無過於徑直，而淋漓感慨，與劉過《龍洲集》中詩句氣格往往相同，固不徒以模山範水爲工者也。劉壎《隱居通議》摘其「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益決囚燈」二語，謂續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不免誤用故事。考《資治通鑑》載陳覺使周還，矯世宗詔，命李景殺嚴續，景表請於周，明續無罪，覺詐始露，而續得免。是續實未被殺。壎所駁良是。究其致謬之由，蓋以姚寬《西溪叢語》有鍾謨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云云。所言不具首尾，極遂以爲實有是事。又「決囚燈」事以中主誤爲後主，亦爲乖舛。是則考證之偶疏，固不必爲之諱矣。

分論

《文公先生挽詞》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曾景建作《文公先生挽詞》：「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遶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蓋夫子與文公皆生於庚戌故也。然惟文公當之無愧，若他人則擬非其倫。如世人作達官挽章，例用夢奠兩楹者，皆非也。

《寄蔡西山時在道州貶所》　朱熹《答曾景建書》：三篇甚勝，卒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　又《答蔡季通書》：景建詩甚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蔡西山貶道州，曾景建寄詩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弦斷不堪聽。」晦庵跋有云：景建詩甚佳，顧老拙不足以當之。

《荆公手種松》　《梅磵詩話》卷上：荆公手種松在定林菴前，高標挺然，上侵霄漢。南豐曾景建詩云：「彙進羣姦卒召戎，萌芽培養自熙豐。當時手植留遺愛，只有巖前十八公。」此亦誅心之論。

紀事

劉克莊《跋宋自逢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焉。晚識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貲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宋僅寶藏臨川曾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棲之無力，尤可悲也。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齊東野語》卷一六　寶慶間，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一聯爲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以爲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爲謗訕，押歸聽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璞、趙師秀，及刊詩陳起，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爲諱者兩年。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金陵百詠》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曾

極撰。【略】所著《春陵小雅》，今已不傳。此乃其詠建康故蹟之作，皆七言絕句，凡一百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金陵百詠》一卷，寫本，宋臨川曾極景建撰。【略】凡七絕百首，今尚少二首。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金陵百詠》一卷，宋曾極撰。四庫箸錄係鈔本。

又《續錄》　道光間朱緒曾刊本。　觀古堂所箸書本。

《木犀軒藏書書錄》　《金陵百詠》一卷，宋曾極撰，附《金陵雜興》一卷，清鈔本，孫文川跋。【略】道光丁酉（十七年）金陵朱緒曾曾得文瀾閣傳鈔本，僅九十三首，因取《方輿勝覽》、《建康志》諸書補之。有緒曾跋，吳繼曾跋。

藝文

戴復古《曾景建得罪道州聽讀》　聞說烏臺欲勘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花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飽參一勺濂溪水，帶取光風霽月歸。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引李壁《酬景建》　新有千絲明曉鏡，舊無一畫贊宵衣。閒吟此外惟須飲，老覺人間萬事非。向來交態雲翻手，靜裏無言石點頭。

劉克莊《懷曾極景建二首》　造物生才自昔難，此君夭矯類龍鸞。聖賢本柄藏椰子，佛祖機鋒寓棘端。疇昔諸人多北面，暮年萬里著南冠。傷心海內交游盡，篋有遺書不忍看。　曾有春陵逐客篇，流傳哀動紫陽仙。安知太白長流處，亦在重華野葬邊。碎板一如坡貶日，蓋棺不見檜薨年。誰云老眼枯無涕，聞說臨川即泫然。（蔡季通貶道州，君餞之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鎖匣，絃斷不堪聽。」晦翁喜之，手書其詩。君亦貶死道州，異矣。）

樂雷發《濂溪書院弔曾景建》　太極樓頭霽月寒，斷絃綠綺不堪彈。窗前自長濂溪草，澤畔還枯正則蘭。蒼野騷魂惟我弔，烏臺詩案倩誰刊。傷心空有《金陵集》，留與江湖灑淚看。

黃機

論述

毛晉《竹齋詩餘跋》　《草堂詩餘》若干卷，向來艷驚人目，每秘一冊，便稱詞林大觀，不知抹倒幾許騷人。即如次仲、幾叔輩，不乏「寵柳嬌花」、「燕眄鶯眸」等語，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載一篇，眞堪太息。

朱彝尊《孟彥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皐，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

《遠志齋詞衷》　《草堂》不選竹齋（黃機）、金谷（石孝友）詞，【略】古來名作散軼，或其佳處而不傳，或傳者未必盡佳，正賀黃公所謂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齋詩餘》一卷。【略】機字幾仲，一云字幾叔，東陽人。其事蹟無可考見。據詞中所註，有「時欲之官永興」語，蓋亦嘗仕宦於州郡，但不知爲何官耳。其游蹤則多在吳楚之間，而與岳總幹以長調唱酬爲尤夥。總幹者，岳飛之孫珂也，時爲淮東總領兼制置使。岳氏爲忠義之門，故機所贈詞亦皆沈鬱蒼涼，不復作草媚花香之語。其《乳燕飛》第二闋，乃次徐斯遠寄辛棄疾韻者，棄疾亦有和詞。【略】卷末毛晉跋，惜《草堂詩餘》不載其一字。案《草堂詩餘》乃南宋坊賈所編，漫無鑒別，徒以其古而存之。故朱彝尊謂《草堂》選詞，可謂無目。其去其取，又何足爲機重輕歟！

《雨村詞話》卷二　黃機《竹齋詩餘》，清眞不減美成，而《草堂集》竟不選一字。竹垞謂《草堂》「最下，最傳」，信然。如《鵲橋仙》云：「薄情也見【略】。」言賅而意遠。

《蒿庵論詞》　周必大《近體樂府》，黃機《竹齋詩餘》，亦幼安同調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幾叔詞筆沈鬱豪渾，在南宋人頗近辛稼軒。蓋相友既久，耳濡目染，幾於具體，特遜其雄厚耳，要非批風抹月者所及也。

《虞美人》（十年不作湖湘客）　《白雨齋詞話》卷六：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黃幾仲《虞美人》云：「書生萬字平戎策，苦淚風前滴。」【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西江月》（撚翠低垂嫩萼）　《蕙風詞話》卷二：黃幾仲《竹齋詩餘・西江月》題云：「垂絲海棠，一名醉美人。」「撚翠低垂嫩萼【略】。」此花唯吾鄉有之，太半櫻桃花接本。江南薊北，未之見也。紫豔沉酣，信足當醉美人品目。

著錄

毛晉《竹齋詩餘跋》　余隨得本之先後，次第付梨，凡經商緯羽之士，幸兼擷焉。秋分日，湖南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齋詩餘》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黃機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竹齋詩餘》一卷，明鈔本，東陽黃機幾叔。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鈔本。　明鈔七家詞本。【略】何夢華鈔本。　續金華叢書本。

鄒登龍

戴復古《鄒震父梅屋詩跋》　讀鄒震父《梅屋詩卷》，如行春風巷陌間，見時花游女，動人心目處多矣。使其加以苦心，進進不已，野夫它日當避三舍。因題五十六字以歸之。端平丙申良月望日，石屏戴復古書。

真德秀《梅屋吟跋》　鄒君之詩，言造理而句入律，非專於學不能到也。金至百鍊而精，珠穿九曲而巧，其鄒君之詩之謂歟？

劉克莊《梅屋吟跋》　余爲宜春守，在郡百八十二日，坐向者奏疏狂妄罷去。是日，舉場開白袍皆入試，無一士余送者，惟詩人沈莊可出分宜縣郭十餘里餞別甚勤，又攜鄒君詩卷見示。夜投古驛，吏卒皆散，挑燈讀之，語極清麗，不覺盡卷，亦逐客一段佳話也。

姚鏞《梅屋吟題辭》　君參選體源流遠，力挽唐人氣脈回。句法間從南嶽出，吟聲元自石屏來。淡於古井無波水，清似孤山老樹梅。見說抄歸湖海集，可能傳到道鄉臺。　鄒郎雅意耽詩句，多似參禪有悟無。吟到草堂師杜甫，號爲梅屋學林逋。潤滋草木山含玉，光動波瀾水有珠。學力到時言語別，更從騷雅著工夫。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臨江鄒登龍震父《梅屋吟》，有眞西山、劉後村、戴石屏三跋，詩稍優于倣古。

《宋百家詩存》卷一一《梅屋吟稿》　鄒登龍字震父，臨江人。隱居不仕，結屋於邑之西郊，種梅繞之，自號梅屋，有孤山處士之遺風焉。《吟稿》一卷，劉後村、戴石屏、眞西山咸稱之。後村謂其語極清麗，石屏云：「讀其詩如行春風巷陌間，見時花遊女，動人心目處多矣。」西山云：「金至百煉而精，珠穿九曲而巧，鄒君之伎之謂與？」其爲當時詩人矜許如此。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鄒登龍梅屋吟稿》　耽隱眞同處士逋，梅花深裏著潛夫。青樓秋夜無多句，百鍊精金九曲珠。

嚴羽

論述

綜論

嚴羽《答吳景仙書》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

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眞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略】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略】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子」，僕亦自謂「參詩精子」。嘗謁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析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我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深以爲然。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葉水心誌徐山民墓云，【略】今按水心所謂「驗物切近」四字，於唐詩無遺論矣。然與嚴滄浪之說相反，故錄於此，與詩流商略之。

黃公紹《滄浪吟卷序》　滄浪名羽，字丹邱，一字儀卿，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爲詩宗盛唐，自《風》《騷》而下，講究精到。石屏戴復古深所推敬。自號滄浪逋客。江湖詩友，目爲三嚴，與參、仁同時，皆家苕溪之上。【略】三嚴之詩，不可盡得，得其一〔篇一詠，亦足以快；而況於滄浪之卷猶存什一〕於千百，不已幸乎。後之覽者，其永寶之哉！咸淳四年進士同郡後學黃公紹序。

方回《詩人玉屑考》　嚴滄浪、姜白石評詩雖辨，所自爲詩不甚佳。凡爲詩不甚佳而好評詩者，率是非相半，晚學不可不知也。其詩體句法之類，與李淑、郭思無異。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李君實評帖》**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力也。力旺者能蔑識，識到者又能消力。語云：「識法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懷麓堂詩話》**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四溟詩話》卷四**　嚴滄浪謂作詩譬諸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緊要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緊要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都穆《正德尹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作詩難，論詩尤難。古人之論詩者多矣，然皆泛略不同，鮮有定識，求其精切簡妙，不襲故常，足以指南後學，如《滄浪先生吟卷》者，豈非詩家之至寶乎？先生之言曰：「論詩如論禪，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推源漢魏以降，而截然以盛唐爲法。夫詩而至於妙悟，詩之道無以加矣。後之詩人，無識者固不足道，過高者乃多法漢魏，蔑視盛唐，殊不知詩之衆體至唐始備。唐之不能爲漢魏，猶漢魏之不能爲唐也。冠裳而服，豆籩而食，裀席而坐，可以行諸三代而不可行於後世者，非三代之法不善也，時不同也。詩亦若是而已矣。先生之論又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盛唐諸人專主意興，而理在其中，故其詩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美哉論乎！人惟詩無實見而求入唐人之室，往往以平日之業舉子、談道德者韻之爲詩，彼固自以爲是，而世之好之者乃曰此誠詩也，此詩之有理而非光景流連者也，遂翕然從而效之。嗚呼！詩而至是，詩之道不幾於厄乎？唐姑置之，詩以《三百篇》爲經，其首篇自「關關雎鳩」至「君子好逑」，理初未之及也，而至理寓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飲食非道，而所以爲道者不外是也。知此，可以觀先生之詩矣。

和春《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　滄浪，九嚴之一也。顧所著僅存若此，則散逸宜多矣。惜哉！《詩辨》等作，其識精，其論奇，其語峻，其旨遠，斷自一心，議定千古。至於指妙悟爲入門，取上乘爲準則，陋餘子爲聲聞，評辨考證，種種詣極，故談者尚焉。【略】噫，識詩者宋季以來無逾滄浪。

林俊《正德胡刊本嚴滄浪詩集序》　吾閩邵陽嚴羽滄浪力祖盛唐，追逸蹤而還風響，借禪宗以立詩辯，別詩體、詩法、詩評、詩證而折衷之，決擇精嚴，新寧高漫士《唐詩品彙》引爲斷案，以詔進來哲。夫滄浪之見獨定，故詩究指歸，音節停勻，詞調清遠，與族人少魯、次山號「三嚴」，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滄浪嚴先生集》，歲久失傳。堅早歲於《詩人玉屑》讀其詩評，而心奇之。後見《武陽志略》併其邑人黃公紹□

爲《滄浪集》，故益嘆其精識博辨，斬斬自信，蓋所謂不以千里畏人者，眞曠世之士哉！夫文章與時高下，宋自北鼎南遷，國勢不競甚矣。迨于乾、淳之間，積久道洽，日趨強盛，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築騷壇，人標赤幟，鳴盛之作，駸駸乎幾還東京之舊。開禧而後，境土日蹙，故□日滋，于是聲詩之變，亦與時俱。類揚沙走石以爲奇，叫罵叱咤以爲豪，而宇宙間幾無詩矣。先生生當其時，乃能獨自奮迅，斬凌駕盛唐，以闖步漢魏境上，視元和以還諸公，殆有不輕折輩行之意。自餘賈島、姚合而下，固其所不屑也。自昔號知詩，宋有先生，元有劉須溪會孟。然須溪雖工于評□，至其自占筆，則犂然當人心者，亦未可多見。如先生華實相副，論述裁製，二力兩到。卷中《塞下》、《從軍》諸篇，雜之盛唐家數，殆未易別其淄澠也。於戲，是豈非所謂曠世之士哉？

鄭岳《嘉靖重刻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滄浪嚴先生吟卷》，閩有刻本，姑蘇有刻本，亦既傳布之矣。予嘗愛其參禪論詩，超悟宗旨，有唐宋諸賢所未道。至其詩亦格律精深，詞調清遠，蓋眞有透徹之悟，而其詞足以達之。

胡應麟《題庚溪詩話後》　詩話最盛于宋，當未渡南日，不啻數十家，而知詩者曾弗一二。至南渡末，而劉會孟、嚴羽卿出，遂以譚藝雄古今。

《詩藪》內編卷二　宋末嚴儀卿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謝皐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又雜編卷五　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

毛晉《滄浪詩話跋》　諸家詩話，不過月旦前人，或拈警句，或拈瑕句，聊復了一段公案耳。惟滄浪先生《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則，精切簡妙，不襲牙後。其《與臨安表叔吳景先》一書，尤詩家金鍼也。故其《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自謂參詩精子，豈虛語耶。

《四溟詩話》卷一　嚴滄浪曰：「漢魏古詩，氣象渾厚，難以句摘，況三百篇乎？」滄浪知詩矣。

《詩源辯體》卷三五　嚴滄浪論詩，有《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等目，唐宋人論詩，至此方是卓識。其拈出「妙悟」、「興趣」二項，從古未有人道。胡元瑞云：「宋以來評詩不下數十家，皆嗫嚅語耳。剗除荆棘，獨探上乘者一人：嚴儀卿氏。」

又　古今論詩者，不得不以滄浪爲第一。

又　滄浪論詩獨爲詣極者，匪直識見超越，學力精深，亦由晚唐、宋人變亂斯極，鑒戒大備耳。正猶《孟子》一書發憤於戰國也。

又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首正古律之體，次貶宋人詩法，而獨宗嚴氏，可謂卓識。

又後集纂要卷一　宋人之詩大都出於元和，非但初、盛唐之音絕響，即中、晚之調亦不多得。惟嚴儀卿諸體悉出《騷》、《選》、盛唐，但未能自然耳，楚辭《雲山操》最佳，樂府、歌行多出太白。

又　儀卿識見有餘，涵養未至，故其諸體雖刻意範古，寡自然之致，而神韻亦有未揚。故五言律讓昌穀，七言律讓仲默，七言絕讓于鱗。元瑞乃謂「滄浪亟稱盛唐而調仍中、晚」，元瑞初未識盛唐也。

又　嚴滄浪云：「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此論最爲公平，庶幾有兼識者。

《百川書志》卷一八　《嚴滄浪詩談》一卷，宋苕溪嚴羽儀卿著，列「詩辨」、「詩體」、「詩（註）（法）」、「詩評」、「詩考證」，定詩宗旨正變得失，議論痛快，識高格當。

潘是仁《宋元詩集存・嚴滄浪詩集小引》　樵川嚴滄浪好爲詩家月旦，凡所標摘，如懸秦鑑，妍媸莫可遯。故是集工苦推敲，其沉心雅度，讀之如入維摩室中，無一處不作旃檀香者，總於品隲間得者居多也。但「晴江」「暗浦」句，弇州更「空」「別」二字，遂爾壓唐，則弇州如畫龍點睛手，非藥滄浪病也。

《閩中理學淵源考》　嚴羽字丹丘，一字儀卿，邵武莒溪人，自號滄浪逋客。其爲人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包克堂，自風騷而下講究深到，即雜出古人之詩，隱其姓名，舉以相試，悉能辨別其時代門戶。【略】有《滄浪集》二卷。同族有嚴仁，好古博學，嚴參號本休居士，俱高尚，世號三嚴云。羽詩雖祖唐人，然其體裁勻密，詞調清壯，無一語軼繩尺之外，同時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鳳山，鳳山子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閬風、吳潛夫、朱力庵、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

馮班《嚴氏糾繆》　嘉靖之末，王、李名盛，詳其詩法，盡本於嚴滄浪。至今未有知其謬者，今備論之如左。（何焯評：自宋以來，大抵多爲所誤。《詩人

玉屑》開卷即載其《詩評》，不待王、李也。攻之極當。）

又　以禪喻詩，滄浪自謂親切透徹者。自余論之，但見其漫漶顛倒耳。（何焯評：劉後村有云：「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此論足使羽卿輩結舌。）

又　滄浪論詩，止是浮光略影，如有所見，其實腳跟未曾點地，故云盛唐之詩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種種比喻，殊不如劉夢得云「興在象外」一語妙絕。又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更自確然灼然也。嗚呼！可以言此者寡矣。滄浪只是興趣言詩，便知此公未得向上關捩子。

又　滄浪一生學問最得意處，是分諸體制。觀其《詩體》一篇，於諸家體制渾然不知。

《詩辯坻・雜論》　滄浪《吟卷》云「發端忌作舉止」，貴高渾也；「收拾貴在出場」，須超遠也。

又　嚴儀卿生宋代，能獨睹本朝詩道之誤，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乖忠厚之風」。論眉山、江西，亦可稱沈著痛快，眞夐絕之識，其書之足傳宜也。

鄧原岳《邵武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詩話之流，莫盛於宋，由晚唐而五季，間亦有之。宋人布候於杜陵，議論爲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宋社之將屋也，衣冠之裔，十九化於腥羶，鴃舌侏離，於正聲何有？蓋國統垂絕，而詩統亦亡矣。獨甌閩之間有嚴儀卿者，別具心腎，嘐嘐反古，蔚漢唐而祖初盛，慶曆而下禁勿譚，從最上乘，具正法眼，其斯爲先覺也乎哉？儀卿之言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論詩者未嘗不沐浴其言。夫昌穀之爲《談》也，奧而奇；元美之爲《巵》也，辯而核；元瑞之爲《藪》也，博而麗。自三子之書出，而嚴氏若左次矣。要以功在反正，延如綫之脈，以俟後人。如一葦西來，玄風大闡，亦安能竟廢之。

周亮工《邵武本滄浪先生吟卷序》　樵在萬山中，俗敦風樸。其爲士也，不走聲利，閉戶修古學；其於詩，辨體嚴，取裁正，蓋佩服滄浪之教，不啻農之服疇，工之執矩，故較之他方，獨能不爲流俗所漸靡，而以正聲自鳴也。然則《詩話》一編，爲功於後學也遠矣。

《春酒堂詩話》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嚴滄浪之言，無不奉爲心印。不知是言誤後人不淺，請看盛唐諸大家，有一字不本於學者否，有一語不深於理者否？嚴說流弊，遂至竟陵。

《詩筏》　嚴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然誦滄浪詩亦有未盡悟者，閱鍾、譚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談何容易。

又　嚴滄浪《詩辨》有云：「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又云：「詩難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南人便非本色。」此數語最得之。

又　嚴滄浪云：「唐人與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此語切中窾要。但余謂作詩未論氣象，先看本色，若貴郎效士大夫舉止，暴富兒效貴公子衣冠，縱氣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雖無唐人氣象，猶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時人，氣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遠矣。

《戴酒園詩話・嚴羽》　讀嚴滄浪詩，眞如諸于繡闥中獨見司隸將吏，且喜其言行相顧，不爲鸚鵡之效人語也。古詩亦甚用功于太白，惜氣力不逮耳。短律有沈雲卿、岑嘉州之遺，長律于高適、李頎尤深。獨樂府不能入古，彼自得力于盛唐也。

又　以嚴之精于紀律，有功詩學不少，吾終不推爲第一，獨屬之介甫。昔黃梅令學人悉誦神秀偈子，衣則授于盧能。滄浪素以禪論詩，余故爲下此轉語。千載有知，當亦一笑。

吳喬《圍爐詩話序》　嚴滄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玄妙，最易惑人。

《圍爐詩話》卷一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撰。而書家貴學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舊筆，興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敗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又卷二　嚴滄浪云「西崑即義山體，而兼溫飛卿及楊、劉諸公以名之。」馮定遠云：「《西崑酬唱》是楊、劉、錢三人之作，和者數人，取法溫、李，一時慕效，號爲西崑體。不在此集者尚多。永叔始變之，江西以後絕矣。元人爲綺麗語，亦附西崑體。而義山詩實無此名。」余注義山《無題》詩，名曰《西崑發

微》，正嫌滄浪之粗漏也。

又卷五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俱無本據。

《答吳季禋詩問》　問：「嚴滄浪之說詩，崑貴妙悟，如何？」答曰：「作詩者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宋、明死句。貴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義，從何處下手而得悟入？彼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耳。且道理之深微難明者，以事之粗淺易見者譬而顯之。禪深微，詩粗淺，嚴氏以深微者譬粗淺，既已顛倒；而所引臨濟、曹洞等語，全無本據，亦何爲哉？」

朱彝尊《棟亭詩序》　今之詩家空疏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材非關學」一語啓之。

王士禎《跋嚴滄浪吟卷》　虞山錢先生不喜妙悟之論，公一生病痛正坐此。然儀卿詩實有刻舟之誚，高新寧亦然。大抵知及之而才不逮云。

錢曾《西崑酬唱集跋》　《滄浪吟卷》曰：「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本朝楊、劉諸公而名之者。」按西崑之名創自楊、劉諸君及吾祖思公，大年序之甚明。其詩皆宗李商隱，故宋人內宴，優人有搏擯義山之謔。今云即商隱體而兼庭筠，是統溫、李先西崑之矣。且「及之」云者，楊、劉反似西崑繼起之人，疑誤後學，似是實非。積學君子排斥嚴羽、高秉不少寬假者，豈好辨哉？今世奉《吟卷》爲金科玉律，何也？

《讀書敏求記》卷四　《滄浪吟集》二卷。【略】他不具論，即如《詩辨》云：「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別一條復云：「《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殊不知《九歌》中有《哀郢》否？吾恐滄浪于《楚詞》不唯不熟，兼亦未嘗留心讀之也。哆口妄談，似說鬼話，夢斷千百年公案，若是之驚世絕俗乎？當時有人以此捉坡發問之，將何以答乎？今取其言，聊發一端，以告世之學吟者，予豈好辯哉。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龍性堂詩話初集》　嚴儀卿論詩，人所習解。其云：「雜唐人詩於古今人集中，望其題引而即知爲唐人，不必全讀詩。」此最妙論。

又　宋人稱詩，前推蘇、黃，後推陳、陸，不及滄浪。

姚鼐《松坡詩說序》　宋人詩話最多，最爲蕪雜，部帙之多，莫如《苕溪漁隱叢話》所云「披沙揀金者也」。惟嚴滄浪、姜白石乃時窺祕旨耳。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

《說詩晬語》卷下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矣。

紀昀《雲林詩鈔序》　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滄浪集》二卷。【略】其《滄浪詩話》有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云云。其平生大旨，具在於是。考《困學紀聞》載唐戴叔倫語，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即。司空圖《詩品》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其與李秀才書，又有「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語，蓋推闡叔倫之意。羽之持論又源於圖，特圖列二十四品，不名一格，羽則專主於妙遠，故其所自爲詩，獨任性靈，掃除美刺，清音獨遠，切響遂稀。五言如「一徑入松雪，數峰生暮寒」，七言如「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洞庭旅雁春歸盡，瓜步寒潮夜落遲」，皆志在天寶以前，而格實不能超大曆之上。由其持「詩有別才，不關於學」，詩有別趣，不關於理」之說，故止能摹王、孟之餘響，不能追李、杜之巨觀也。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

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云云。是猶徒知其病，未中其所以病矣。

又卷一九五　《滄浪詩話》一卷。【略】此書或稱《滄浪吟卷》，蓋閩中刊本以《詩話》置詩集之前爲第一卷，故襲其詩集之名，實非其本名也。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大旨取盛唐爲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爲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關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繆》一卷，至詆爲囈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爲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錢曾《讀書敏求記》又摘其「《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之語，以爲《九歌》之內無《哀郢》，詆羽未讀《離騷》。然此或一時筆誤，或傳寫有訛，均未可定，曾遽加輕詆，未免佻薄。如趙宧光於六書之學固爲弇陋，然《說文長箋》引「虎兕出於柙」句誤稱《孟子》，其過當在鈔胥。顧炎武作《日知錄》，遽謂其未讀《論語》，豈足以服其心乎？

《石洲詩話》卷四　《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然誠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在何處也。

又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微中，《閨怨》、《懊儂》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養一齋詩話》卷一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離騷》，恐尚非頂顱上作來也。然譬滄浪者，謂其專以妙悟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議論爲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尚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雖然，以妙悟言詩，猶之可也，以禪言詩則不可。詩乃人生日用中事，禪何爲者？此則文士好佛之結習，非言詩之弊也。晚宋詩人遂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爲七絕首句，互相賡和，纍纍不休，明人亦復效顰。噫，異矣！

又　滄浪論詩，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此入門第一義。白不盡俗。白如盡俗，何以不朽？俗蓋必朽者也。」

又卷八　宋人詩話，《滄浪》及《歲寒堂》兩種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詩說》乎？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眞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按滄浪論詩，以禪爲喻，頗非古義，所以來馮氏之攻。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吻合朱子之論，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語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詩煞有見地，學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即其「安身立命處」矣。滄浪又謂「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夫詩有通體貴含蓄者，有通體貴發露者，豈有發句必求「開門見山」之理？此可以論唐人試帖之破題，而不可以論太白詩也。誤傳惑人，莫此爲甚。

陳僅《竹林答問》　問：嚴滄浪有云：「律詩難於古詩，七律難於五律。」此語頗似駭俗。答：滄浪此語，深得詩中三昧，學者自昧昧耳。管韞山曰：五律人可頓悟，七言非積學攻苦不能致也。論者謂如挽百石弓，非腕中有神力者，止到八九分地位。此言最善於名狀。吾鄉先輩薛千仞先生曰：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又　問：有謂詩不關學力者，其言何如？答：滄浪言：「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窮其至。」其語本自無病，後人截其前四句語，爲藏身之固耳。以太白之天才，擬《文選》至三度，悉摧燒之，少陵尚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況不如李、杜者乎！

又　問：「滄浪『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然與？」答：鄙意結句爲難。入手時一鼓作氣，可以自主，至結句鼓衰力竭，又須從上生意，一有不屬，全篇盡棄，故好者尤尠。梁、陳之詩無結句，唐末詩亦然。此雖關於運會，亦當時但爭工字句，故不免作強弩之末也。

又　問：「白石云一篇全在末句，有辭意俱盡、辭盡意不盡、辭意俱不盡之分，其說何如？」答：此最有妙理。宋人詩話，惟《白石道人詩說》可取，次則《滄浪詩話》，大醇小疵。餘當節取而已。

《筱園詩話》卷一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垞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言以底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

又 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又謂如著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己出，毫無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

《藝概》卷二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又卷四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鹹酸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柳南續筆》卷三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即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幷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即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群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梅雨田《滄浪吟卷跋》 毛晉氏嘗跋此卷，以謂諸家詩話不過月旦前人，或拈警句，或拈瑕句，姑了一段公案，此五則精切簡妙，不襲牙後。其附後書所言，尤詩家金鍼也。即因以稱《滄浪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此國朝王士禎宗旨所在也。王於古今論詩者，劇賞鍾嶸《詩品》及此卷，而於鍾仍有違言，獨於此推謂不涉理語、不落言詮，特拈妙悟二字爲前人未發之秘。重怪鈍吟馮班氏之議之深也，尤怪夫譚龍者乃欲頂禮皈依馮氏鑄金事之也。

許印芳《滄浪詩話跋》 詩話之作，宋人最夥，後學奉爲圭臬者，羣推滄浪嚴氏書。嚴氏辨詩明晢，詩評詩法，大較的當，臚列詩體，考證事實，亦較詳核。其借禪喻詩道貴妙悟，因言「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正從妙悟指示學者，非教人廢學，故又云：「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學人胸中書理既多，因疑而悟，愈疑愈悟，妙緒旋抽，別材別趣，緣此而有。淺人誤會其旨，竟欲廢書，以倖弋獲，謬矣妄矣。嚴氏又云：「學詩以識爲主。」語尤中的。蓋作詩如作史，宜兼才學識三長，而識見未眞，才學兩廢。嚴氏雖知以識爲主，猶病識量不足，辟見未化，名爲學盛唐，準李、杜，實則偏嗜王、孟沖淡空靈一派，故論詩惟在興趣，於古人通諷諭，盡忠孝，因美刺，寓勸懲之本義，全不理會，並舉文字才學議論而空之。【略】嚴氏舉漢、唐爲法，於漢、唐人鴻篇鉅製，未能細意尋繹，深探原本，啓迪後學，正是見詩不廣，參詩不熟。所取興趣大抵流連光景，風雲月露之辭耳，何足貴乎！其評論諸家優劣，亦有未當者。大謝樂府，了無意味，古詩以排偶制勝，句法以生造見奇，而堆砌太多者，有蕪雜之病，琢磨未精者，有牽強之病。嚴氏謂無篇不佳，是愛忘其醜也。孟貞曜詩，從變風變雅中來，其才力與昌黎相敵，讀兩人聯句詩乃知之。【略】孫僅敘少陵詩云：「郊得其氣骾，島得其奇僻。」可謂知言。嚴氏未窺二家堂奧，信口詆諆，斥爲蟲吟草間，何啻夢囈。且嚴氏偏嗜王、孟一派，抑知王、孟固常句鍛月鍊，亦如貞曜、浪仙之刻苦乎？【略】後人不見前人鍛鍊之苦，而但喜其自然之甘，往往襲其句調，摹其形貌，致有優孟、叔敖之誚。推之學李、杜諸人，學漢、魏、晉人，無不皆然。嚴氏眼光照不到此，又復拘守唐格，訾議蘇、黃變唐人風。獨不聞昔賢之論文章乎！【略】我朝王文簡公取嚴氏喻禪宗旨，選定《唐賢三昧集》，其所爲詩，亦拘守唐格，不知通變，爲後世所譏。是皆嚴氏分唐界宋之說，先入爲主，有以誤之也。【略】學者讀嚴氏書，當知學詩以多讀書多窮理爲根柢，而取法漢、唐，更當上溯《雅》、《頌》、《風》、《騷》，以養其源，下攬宋、金、元、明以參其變，凡有撰著，以「務去陳言，辭必己出」爲第一義。稍近生澀亦無妨，久而妙造自然，可以成家，頡頏古人。嚴氏所謂大乘禪正法眼藏，其在斯乎？

王瑋慶《滄浪詩話補注自序》 余少時喜讀《滄浪詩話》，而尤愛其《詩體》一則，謂其包括衆有，牢籠百家，誠論詩者之星宿海矣。

《宋詩精華錄》卷四評敖陶孫《四月二十三日始設酒禁試東坡釀一杯其味甚真覺麴蘗中殊無寸功也食已得三詩》 此詩當矯正嚴滄浪論詩之弊。

《人間詞話》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

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劉毓盤《輯校滄江欸乃跋》　三嚴集惟嚴羽《滄浪吟》存，其《滄浪詩話》一卷，入四庫著錄。王士禎《漁洋詩話》謂其以禪喻詩，別有妙諦。王沄《漫游紀略》曰：邵武城樓曰詩話樓，以郡人宋嚴羽名，非論詩所也。可見其名之重矣。

分論

《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懷麓堂詩話》：嚴滄浪「空林木落長疑雨，別浦風多欲上潮」，眞唐句也。《藝苑卮言》卷四：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穉，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宋詩精華錄》卷四：滄浪有《詩話》，論詩甚高，以禪爲喻，而所造不過如此。專宗王、孟者，囿于思想，短于才力也。即如此首三四，「鴉外」「雁邊」，意分一近一遠，終嫌兩鳥無大界限。

《從軍行》　《四溟詩話》卷二：嚴滄浪《從軍行》曰：「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子，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說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此作不減盛唐，但起承全襲子建《白馬篇》。

《寄女》　《詩藪》外編卷五：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略】嚴羽卿：「湘江南去少人行，瘴雨蠻煙白草生。誰念梁園舊詞客，桄榔樹下獨聞鶯。」（《寄女》）【略】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吳中送友歸豫章》　《載酒園詩話・嚴羽》：讀嚴滄浪詩，眞如諸于繡闥中獨見司隸將吏，且喜其言行相顧，不爲鸚鵡之效人語也。【略】常酷愛其送客一絕：「川程極目渺空波，送爾歸舟奈別何。南國音書須早寄，江湖春雁已無多。」

《廬陵客館雨霽登樓言懷寄友》　《載酒園詩話・嚴羽》：《廬陵客館雨霽登樓言懷寄友》曰：「終日坐紛溳，邈然無少欣。登樓一登覽，始見萬山羣。微雨洗殘暑，青天捲浮雲。襟懷兩廓落，朗若見夫君。見君君何在，顧影還獨笑。吏非金門遊，隱異滄州調。江明秋月白，山空夜猿嘯。徒事百卷文，未返一竿釣。留滯豈勝悲，非君誰與謀？水寒終赴海，雁遠暫賓秋。舉世不可語，猶當問巢由。」觀此詩曲折步驟，足見其生平立言非妄。

《騎牛圖》　《宋詩精華錄》卷四：可與楊朴《移家》詩並傳，而此較本色易曉。

傳記

朱霞《嚴羽傳》　嚴羽字儀卿，一字丹邱。先世居華陰，五代時遠祖閩遠使者隨王潮入閩，家於樵川莒溪之上，滄浪之水出焉。先生生於宋末，隱居不仕，遂自號滄浪逋客。爲人粹溫中有奇氣。嘗問學於克堂包公。論詩推盛唐，謂後之過高者多法漢、魏而蔑視盛唐，不知詩之衆體至唐始備，唐之不能爲漢、魏，猶漢、魏之不能爲唐也。因言古製有可以行之三代而不可行於後世者，非三代之製不善也，時不同也，詩亦若是已耳。又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指妙悟爲入門，取上乘爲準則，評辨考證，種種諂極，至今談詩者尚焉。群從九人俱能詩，時稱九嚴，先生其一也。餘俱弗傳。先生辟地江楚，詩散逸爲多。至元間邑人黃公紹搜存稿，僅百三十餘篇，爲序而傳之。初，天台戴式之客樵川，納交先生，時郡守王子文與先生論詩不合，式之作十絕解之。有云：「飄零憂國杜陵老，感遇傷時陳子昂。近日不聞秋鶴唳，亂蟬無數噪斜陽。」是先生之在當時，矯然鶴立鷄群矣。所著有《滄浪吟》及《詩話》。

著錄

黃公紹《滄浪吟卷序》　吾樵名詩家衆矣，近世稱二杜三嚴。余幼時，見東鄉諸儒藏嚴詩多甚，恨不及傳。今南叔李君示余所錄《滄浪吟卷》，蓋僅有之者。【略】咸淳四年進士同郡後學黃公紹序。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嚴滄浪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嚴滄浪詩》一冊。

和春《正德王氏本滄浪嚴先生吟卷跋》　僉憲蒙溪王先生嘗過余，閱此欣然，遂以屬開封郡齋刻之。【略】正德八年五月十日，河陰和春。

林俊《正德胡刊本嚴滄浪詩集序》〔羽〕宋季避地江楚，詩散逸爲多。吾閩憲伯淮陽胡君重器購存稿，僅百三十有餘篇，與《詩辯》等作幷鋟之梓。

都穆《正德尹刊本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是書在元嘗有刻本，知崑山縣事尹君子貞以騷壇之士多未之見，重刻以傳，俾余爲序，遂不辭荒陋而僭書之。正德庚辰十月朔旦，太僕少卿吳郡都穆叙。

李堅《書滄浪先生吟卷後》　憲伯胡公重器出視所藏《吟卷》一帙，則詩評俱在，而五七言古近體二卷備焉。公將謀之梓人，用傳廣遠。

鄭岳《嘉靖重刻滄浪嚴先生吟卷序》　《滄浪嚴先生吟卷》，閩有刻本，姑蘇有刻本，亦既傳布之矣。予嘗愛其參禪論詩，超悟宗旨，【略】乃復爲重刻，以益廣其傳。芻豢膾炙日陳而見其美，固夫人之好同耳，應無慮重複爲也。嘉靖辛卯上元日，閩中鄭岳識。

《百川書志》卷一五　《滄浪吟》二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嚴滄浪詩集》六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嚴滄浪詩集》一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嚴羽《滄浪吟》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嚴羽《滄浪吟》。

周亮工《郘武本滄浪先生吟卷序》　《詩話》一編，爲功於後學也遠矣。余方痛詩道榛蕪，將布此以正告天下。【略】刻既竣，兩君復以序請。余不佞，後先于役，躑躅塵鞅，倡予和汝，聊當勞歌，夫豈敢自多，亦以遂嚮往之夙心，誌患難之歲月而已。【略】順治癸巳立秋日，樵川種蕉客大梁周亮工元亮氏題於賴古堂。

王士禎《跋嚴滄浪吟卷》　康熙戊申，始得宋刻於亡友程太史翼蒼。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滄浪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嚴羽撰。【略】其《詩話》一卷，舊本別行。此本爲明正德中淮陽胡仲器所編，置之詩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標明宗旨，殊乖體例。今惟以詩二卷著錄「別集類」，其《詩話》別入「詩文評類」，以還其舊焉。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　《滄浪吟》，三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滄浪先生吟》三卷，明刊本。宋嚴羽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滄浪先生吟》二卷，明嘉靖閩刊本。宋樵川嚴羽儀卿著，彭城清省堂校刻。

又　《滄浪先生吟》二卷，影鈔明正德刊本，玉玲瓏閣藏書。宋樵川嚴羽儀卿著，後學趙郡尹嗣忠校正。

又　《滄浪先生吟》四卷，明閩刊本，汪季青藏書。宋樵川嚴羽儀卿著，明樵川何望海若士較，吳伯麟兆聖、李又白元編。

張鈞衡《適園叢書本滄浪吟卷跋》　《滄浪集》三卷，宋嚴羽儀卿撰。【略】《詩話》一卷，詩二卷。【略】《四庫》著錄詩二卷，《詩話》另載。尹嗣忠二卷本亦以《詩話》在前。此三卷，正德中淮陽胡仲器所刻，較尹本補足《送主簿兄之德化任》、《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貺》、《惜別行》三首，自以此本爲佳云。歲在柔兆執徐相月，吳興張鈞衡跋。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滄浪先生吟卷》二卷，明鈔本，宋嚴羽撰。【略】鈔手極舊，旋風裝，士禮居舊藏。

《藝風藏書再續記・明刻本》　《滄浪先生吟卷》三卷，宋嚴羽撰。二行樵川陳士元暘谷編次，三行黃清老子肅校正，後有正德丁丑後學長汀李堅後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滄浪來嚴先生吟卷》三卷，校元本。宋嚴羽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宋嚴羽撰，明正德十二年胡璉刻本，胡珽校，一冊。　《滄浪嚴先生吟卷》二卷，宋嚴羽撰，明正德十五年尹嗣忠刻本，二冊。《滄浪嚴先生吟卷》二卷，宋嚴羽撰，明嘉靖十年鄭綱刻本，一冊。《滄浪先生吟卷》二卷，宋嚴羽撰，明鈔本，黃丕烈跋，二冊。《滄浪集》四卷，宋嚴羽撰，明刻本，鮑廷博校，一冊。《滄浪吟》一卷《詩話》一卷，宋嚴羽撰，清順治十年周亮工詩話樓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滄浪嚴先生吟卷》三卷二冊，宋嚴羽撰，元陳士元編，元前至元庚寅（二十七年）刊本。　《滄浪嚴先生吟卷》二卷二冊，宋嚴羽撰，明嘉靖十二年彭城清省堂刊本。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滄浪先生詩集》二卷，宋嚴羽撰，明陳士元編，黃清老校，河合孝衡（春川）等點，安永五年序跋刊（京，好文軒秋田屋伊

兵衛)。

《百川書志》卷一八　《嚴滄浪詩談》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詩談》一卷，嚴羽。

《古今書刻》卷上　徐州：《嚴滄浪詩話》。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四家詩法》二冊四冊：《嚴滄浪詩論》。

又　《嚴滄浪詩話》一卷，嚴羽，餘苑本，廣祕籍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祕書》第五集：《滄浪詩話》，三十二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滄浪詩話》一卷，內府藏本。宋嚴羽撰。【略】此書或稱《滄浪吟卷》，蓋閩中刊本，以《詩話》置詩集之前爲第一卷，故襲其詩集之名，實非其本名也。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滄浪詩話》一卷，宋嚴羽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滄浪詩話》一卷，宋嚴羽撰。津逮祕書本。　廣祕笈本。　歷代詩話本。　淡生堂餘苑本。

又《續錄》　明刊本。　談藝珠叢本。　百川學海本。

藝文

戴復古《贈二嚴》　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鐘呂。

周亮工《邵武本滄浪先生吟卷序》　曩余以丁亥入閩，阻寇樵川者八閱月，乘陴之暇，流連憑弔，聞其間自昔多大雅君子焉，宋逋客嚴先生其一也。先生所著有《滄浪吟》暨《詩話》三卷。余進樵之人士，詢所謂莒溪嚴坊者，蔓草離離，陵谷莫辨。先生之集漫漶無善本。余喟然曰：「此若土風雅之宗也，不祀忽諸，篇章淪軼，良可悼矣。」因崇飾麗譙，奉先生而俎豆之，即以「詩話」顏斯樓，登臨感興，成詩四章，遠近咸屬而和之，今世所傳《寒食登詩話樓詩》是也。若樵士之更迭咏詶，篇章尤富。余曾爲集萬山中詩一帙，亦刻於茲樓中，迄今六七年，雖山川修阻，而遠音相續，郵致之篇，歲時靡間，彬彬盛哉。論者謬以謂余能振起之，是殆弗深究厥源流也。樵在萬山中，俗敦風樸。其爲士也，不走聲利，閉戶修古學；其於詩，辨體嚴，取裁正，蓋佩服滄浪之敎，不啻農之服疇，工之執矩，故較之他方，獨能不爲流俗所漸靡，而以正聲自鳴也。然則《詩話》一編，爲功於後學也遠矣。余方痛詩道榛蕪，將布此以正告天下，會大海揚塵，征車四出，竊有弗遑。壬辰之春，旰江叛卒闌入杉關，樵人大震。余從劍水馳單車往諭之，束伍無譁，告成事而旋。時秣陵王君聞上、金沙虞君復來，以江左名彥，分蒞茲土，幷以風雅鼓吹其間，因謀以茲集重付之剞氏，爰商之余。嗟夫！此固余曩者登樓徬皇而未逮也。當宋咸淳之時，去逋客未遠，而三嚴之集，已漸零落，郡人黃君序之，感歎寶愛，神有餘愴。越數百載，兩君揮絃而表章，樵人士操縵而諷咏，篇帙煥然，溢故觀而廣流布。逋客有知，能不聞山水之清音，感牙、期於異代哉！刻既竣，兩君復以序請。余不佞，後先于役，躑躅塵鞅，倡予和汝，聊當勞歌，夫豈敢自多，亦以遂嚮往之夙心，誌患難之歲月而已。【略】順治癸巳立秋日，樵川種蕉客大梁周亮工元亮氏題於賴古堂。

吳之振《答章岂績》　詩話《滄浪》世共稱，紛綸後學各爭能。欲尋杜若羞空腹，且嗽葫蘆笑爛蒸。

朱彝尊《齋中讀書十二首》一一　別材非關學，嚴叟不曉事。顧令空疏人，著錄多弟子。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　神清韻勝乃天然，有似雲山斷復連。契入滄浪微妙旨，拈來便不落言詮。

黃承吉《偶題滄浪詩話》　我愛滄浪善說詩，上乘纔證即低眉。世人但識嵯峨好，爭見須彌納芥時。嵯峨莫道是眞峰，峰在須彌第幾重。不是牟尼眞慧眼，誰知突兀萬芙蓉。虞山嗤爾劣詩魔，彼自聲聞淺渡河。到得新城緣覺果，賞心偏道愛君多(牧齋極詆滄浪，以譽漁洋。而漁洋論詩乃云最喜《滄浪詩話》，固知所造有淺深矣)。

愛新覺羅弘曆《題嚴羽滄浪集》　言志曾聞舜典宣，爾時誰識所爲禪。假禪宗以定詩品，混儒釋兼紊後先。

郭尚先《徐廉峰庶常問詩圖》　蕭森樹色助山光，中著三間小草堂。二士相逢說要法，羚羊悟境笑滄浪。

翁方綱《論詩家三昧》　雅音叶律古無邪，識即根原正即葩。底事滄浪禪理喻，杜陵法本自儒家。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嚴羽》 滄浪逋客論詩法，第一禪宗數盛唐。海內橫流誰傑出，大乘法眼是蘇、黃。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八 宋人譚藝半陳因，獨有滄浪得解新。挂角羚羊妙無迹，阮亭佩服到終身。

李聯琇《樵川懷古詩・滄浪逋客》 矜才說理兩非詩，概落聲聞與辟支。誰似禪宗正法眼，獨源哀感古騷辭。人間葦散黃公紹，塵外知音戴式之。家學九嚴後居上，苦吟粲也或肩隨。

袁壽齡《茅庵夜坐與賓文談詩》 詩好何須定學禪，徒將禪喻未能全。滄浪妙悟漁洋續，千古才人不盡然。

楊浚《論次閩詩・嚴羽》 別才別趣非關學，了了禪心詩話樓。領取羚羊香象妙，一時文士盡低頭。

雜錄

《四溟詩話》卷一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以爲學者誡。

宋犖《康熙重鐫竹齋集序》 江西詩派自呂居仁倡論以黃山谷爲標準，後人輒多詆訶，其實《詩派圖》中人不必皆江西，詩不必盡宗山谷也。先是，嚴滄浪論詩有元祐體，注云元祐體即江西派，如蘇東坡、劉後村、戴石屏之詩皆是也，豈惟山谷諸家哉。然則詩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學山谷諸家耳。

《帶經堂詩話》卷四 嚴滄浪云：「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閒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荊公自去取。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荊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詩筏》 詩有長言之味短，短言之味長，作者任意所至，不復自止，一經明眼人刪削，遂大開生面者。然明眼人往往不能補短，但能截長。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刪其後二句。嚴儀卿云：「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詩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恨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將已矣，江上徒離憂。」儀卿欲刪去「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十字，只用八句。余謂即玄暉復生，亦當拍掌叫快。

徐乾學《宋金元詩永序》 自嚴滄浪論詩有大小乘禪之喻，明高廷禮因之，有正宗、羽翼、接武諸標目，北地信陽，婁東歷下，後先同聲，學者莫不家開元而人大曆，宋、元詩集幾于遏而不行。

伍崇曜《西崑酬唱集跋》 學崑體諸人，亦未必盡得義山眞諦，故是集亦往往蘭艾齊列，而究非多閱古籍者不辨，遠勝于束書不觀，而自謂學王、孟，學白香山，學東坡、山谷，其流弊不可勝言，乃以嚴滄浪之說自解，曰「詩非關學也」。

嚴　仁

論　述

綜　論

《詞品》卷四 嚴仁，字次山，詞名《清江欸乃》。其佳處有「粘雲江影傷千古，流不去斷魂處」之句。又長于慶壽，贈行，灑然脫俗。如壽蕭禹平云：「雲表金莖珠璀璨，當日投懷驚玉燕。文章議論壓西崑，風流姓字翔東觀。」贈歐太守云：「坐歡清香畫戟，聽丁丁，滴花晴漏，棠陰晝寂。」賡賓客竹枝楊柳送

別云：「相逢斜柳絆輕舟，渚香不斷蘋花老。」又「窗兒上，幾條殘月，斜玉界羅幃」，皆爲當時膾炙。

《遠志齋詞衷》 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嚴次山詞，極能道閨幃之趣，名《清江欸乃》，杜月渚爲之序。

又引《柳塘詞話》 近代選家，無有不知次山詞者。《玉樓春・春思》，《鷓鴣天・別情》是也。甚則《多麗》之記恨，《金縷曲》之送春，有不能釋卷者。獨「粘雲江影傷千古，流不去斷魂處」，是才人創句，而亦削之，爲咄咄怪事。

劉毓盤《輯校清江欸乃跋》 無名氏《詩林萬選》錄其《塞下曲》曰：「漠漠孤城落照間，黃榆白葦滿關山，千枝羌笛連雲起，知是胡兒牧馬還。」盛唐之音，與滄浪相合。楊慎《詞品》曰：趙汝愚《題鼓山寺》曰：「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庵摘其中「天風海濤」四字題匾，人莫知爲忠定公詩也。嚴次山有《水龍吟》詞題壁，即「飄車飛上蓬萊」是也。此詞前半言江山之景，後片「紫陽仙去」指文公，「東山甘棠」指忠定公。趙詩、朱字、嚴詞，可稱三絕。沈雄《草堂詞評》曰：次山詞極爲詞家所重，《玉樓春》之春怨，《鷓鴣天》之別情，《多麗》之紀恨，《金縷曲》之送春，無不入選。吾尤愛其「黏雲江影傷千古，流不去、斷魄處」，自是才人創句也。

分論

《賀新郎》（碧浪搖春渚） 《詞品》卷三：秦少游《滿庭芳》「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連」，非也。韓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張祜詩「草色粘天鵜鴂恨」，【略】嚴次山詞「粘雲江影傷千古」，【略】「粘」字極工，且有出處。《古今詞話・詞品》下卷：粘，山谷「遠水粘天吞釣舟」，次山「粘雲江影傷千古」，太虛「天粘衰草」，白石「朱戶粘鴉」，俱本《避暑錄》。

《水龍吟》（飄車飛上蓬萊） 《詞品》卷五：趙汝愚《題鼓山寺》曰：「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庵摘詩中「天風海濤」字題扁，人不知其爲趙公詩也。嚴次山有《水龍吟》題于壁云：「飄車飛上蓬萊【略】。」此詞前段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詞，可謂三絕。

《一絡索》（清曉鶯啼紅樹）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一春怕上，踏踏百千，廢書而嘆。《皺水軒詞筌》：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略】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西圃詞說》：詞中本色語，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即可悟詞中之眞色生香。且「怕人留戀伊」，「爲怕見分攜處」，兩「怕」字用來妙不可言，若用一「恐」字，亦未嘗說不去，然毫釐差，則千里謬矣。蓋詞中雅俗字，原可互相勝負，非文理不背，即可通用，此僅可爲解人道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黃叔暘謂次山詞「極能道閨闈之趣」，觀此調後二句，洵如其評語。

《阮郎歸》（拍堤春水）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居然一美人，推就藏露于花鳥簾闌間，只須曰斷腸。

《南柯子》（柳陌通雲徑）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衷哀致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花牋留句，有「長毋相忘」之意。「曉綠」二句狀殘春景物頗工。結句含情無際。尚有《一落索》調，結句云：「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黃叔暘謂次山詞「極能道閨闈之趣」。

《鷓鴣天》（病去那知春事深）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對仗好手，他如「三更鼓潤官樓雨，可夜燈殘客舍風」，「江心雲帶蒲帆重，樓上風吹粉淚香」，俱工整。

《鷓鴣天》（多病春來事事慵）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擊觴」以下）一片歡趣勃勃。

《多麗》（最無端）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出嬌女香口中。着景妙。

《醉桃源》（拍隄春水蘸垂楊） 《蕙風詞話》卷二：「《織餘瑣述》又云宋嚴仁詞《醉桃源》云：「拍隄春水蘸垂楊。水流花片香。弄花嚼柳小鴛鴦。一雙隨一雙。」描寫芳春景物，極娟妍鮮翠之致，微特如畫而已。政恐刺繡妙手，未必能到。

《**水龍吟**》（**城頭傑觀崢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先就偉觀之建築及地望仙蹤，次第寫來，應有盡有，筆亦朗健。下闋氣局展拓，「數峰」三句寫景渾成，「夕陽紅溼」四字尤佳。結句乃爲山下故友之墓而作也。

《**鷓鴣天**》（**高杏酣酣出短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閨情而作，故「文鴛」、「金鯽」等句寫景妍秀，與題相稱。下闋結句有「過盡千帆皆不是」之感，宜其倚鏡焚香，不勝悵惘也。

《**菩薩蠻**》（**征鴻點破空雲碧**）《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返照」二句有「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詩意。結句工於言愁，如聽巫峽哀猿之嘯，所謂不待第三聲也。

《**玉樓春**》（**春風只在園西畔**）《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明鏡照愁，常語也。作者「寶匳」七字，古意深思，獨標新警。

《**鷓鴣天**》（**一曲危絃斷客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江心」、「樓上」對舉，離懷自見。以句法論，在晚唐律詩中亦是佳聯。結處「東流水」二句雖從唐人「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詩句脫化，而用其意作此詞結句，頗有遠韻。

《**鷓鴣天**》（**行盡春山春事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鼓潤」、「燈殘」二語渾成而含淒韻。結處二語寫送別而以新麗出之，自非弱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欽乃集》八卷，昭武嚴次山撰。「欽」音「噯」，「乃」音如字，余嘗辨之甚詳。

周泳先《**欽乃集輯本題記**》　花庵《中興絕妙詞選》云：「次山名仁，樵溪人。詞集名《清江欽乃》，杜月渚爲之序。其詞極能道閨闈之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長沙坊刻本《欽乃集》八卷，顧其書已久佚。明以來諸選本選次山詞，均未有除《花庵》外者。《千頃堂書目》載嚴仁《清江欽乃》一卷，蓋即據《花庵》以補宋志，恐非眞見其書也。泳先記。

劉毓盤《**輯校清江欽乃跋**》　次山《欽乃集》八卷，必合詩詞而言，今不傳。

雜錄

劉毓盤《**輯校清江欽乃跋**》　嚴參號三休居士，并集名不傳。兄弟齊名，傳不傳果孰爲之哉！《歷代詩餘》以三休題吳仲明竹坡《沁園春》爲次山詞，與各本不合，此則剞劂氏之誤爾。輯次山詞三十首，爲訂正之，不復列焉。光緒壬寅，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嚴粲

論述

袁甫《**贈嚴坦叔序**》　坦叔抱負才業，有志當世，以余耳目所睹記，才如坦叔蓋寡。坦叔有詩名，寓意推敲，細入毫髮，似非磊落度越繩墨者。及遇事，挺身直前，勇無與抗。喜接雄豪士，握手吐心肝，相期功名，人亦樂與共事。余每與語，深知其志向必不虛爲一世人，善謀能斷，密而通，敏而耐。坦叔之才，其細粗易劇無施不宜者歟！士固以有用爲貴，雖然，遇不遇時也，奚可有固必意。余老矣，同寮三年，坦叔之助不可縷數。一日別余去，求書「悅心」二字，語余曰：「吾未爲參選計，歸而繹故書，求吾心之眞悅。請大書，將揭諸所居之室。」余曰：「是得之矣。」乃書而序之。

林希逸《**詩緝序**》　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

《**兵後還鄉**》　《詩藪》外編卷五：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略】嚴坦叔：「萬戶煙銷餘塔身，還家迢遞訪情親。舊時巷陌今何處？卻問新移來住人。」（《兵後還鄉》）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宋嚴粲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類晚唐

之靡靡者。一二絕句，差有可觀，如：「秋入白蘋風浪生，癡雲未放楚天晴。青山湖外知何處，中有斜陽一段明。」（《秋入》）「昨夜湖心共泊船，一天星露宿寒煙。朝來極目無洲渚，知採蘋花何處邊。」（《宿石潭寺寄黃炳》）稍有唐人音節。華谷作《詩緝》，林希逸以爲在歐、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又稱其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觀此集殆不然也。集中《贈李賈》詩云「汝與吾宗好」，注：賈與嚴滄浪遊。華谷與滄浪蓋有宗族之誼，詩派相似而差不及。戴石屏贈二嚴詩云：「前年得嚴粲，今年得嚴羽。我自得二嚴，牛鐸諧鍾呂。」宗枏附識：《詩緝》三十六卷，原本舊說，時出新意，讀之心目開明。然遽云在歐、蘇、王、劉、東萊諸儒之上，過矣。近退谷孫公則謂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竊謂詩學自爲一宗，視他經稍別，唯虛與委蛇，妙協情事，如林氏序言「會其旨於數章，發其微於一字」，亦以意逆志之法也，巧何有焉？必繩以解經身分，是又艾軒先生所云，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又按：嚴氏解詩，間引唐、宋之作，退谷所訾，此或其一端，董子云詩無達詁，如其與經旨比附，即以凡情證聖解也可。矧漢、魏已來稱詩者，類皆鼓吹風雅，性情一也，顧可畫古今而二之耶？前賢持論，各有所主，平心味之，得失自見。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華谷集》　嚴粲字坦叔，一字明卿，邵武人，羽之族弟也。登進士，授清湘令。嘗著《詩輯》，與朱晦庵《詩傳》相表裏，學者宗之。其詩清迥，脫去季宋綺膩之習。戴石屏贈句云：「粲也苦吟身，束之以簪組。遍參百家體，終乃師杜甫。」其相許如此。

紀事

《梅磵詩話》卷中　安晚當國時，一日退朝後，諸公造見，延之□□，時適秋晚，見一葉墜於金魚池中，風吹不定，因命諸公賦詩。其間律絕古體皆有之，多不愜其意，獨華谷嚴粲坦叔止得一句云「風池行落葉」，安晚再三稱賞，次日有中舍之除。

又　紹定間，江右寇作，吁、撫、吉、贛諸邑，多被焚蕩。嚴坦叔《兵火後還家》詩云：「萬里烟消餘塔身，還家何處訪情親。舊時巷陌今難認，卻問移新來住人。」此等景象，經亂離者方知之。

藝文

戴復古《聞嚴坦叔入朝再用前韻》　凄涼風雨日，強把瓮頭春。獨守空虛室，那逢耗磨辰。詩家青眼舊，世路白頭新。每誦梅花句，一心思故人（嚴公有詩云：「過卻海棠渾未醒，夢中猶自咏梅花。」膾炙人口）。

又《讀嚴粲詩風撼瀟湘覆江空雪月明喜其一聯槩栝為對》　筆端有神助，句法自天成。風撼瀟湘覆，江空雪月明。苦吟非草草，妙趣若平平。李、杜詩壇上，爲君題姓名。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嚴粲華谷集》　晚從老杜得神針，簪組何曾廢苦吟。誰洗江湖翕膩習，吾於粲也獨傾心。

李聯琇《樵川懷古詩・滄浪逋客》　矜才說理兩非詩，概落聲聞與辟支。誰似禪宗正法眼，獨源哀感古騷辭。人間葬散黃公紹，塵外知音戴式之。家學九嚴後居上，苦吟粲也或肩隨（嚴粲爲羽從昆弟，有《華谷集》。戴式之《贈二嚴詩》有「粲也苦吟身」之句）。

嚴參

嚴少魯《沁園春》（日歸去來）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以下數調直致近俗一種。九個「有」字變化。（「自嘆」以下）何須高語羲皇，笑絕勞人。

《遺志齋詞衷》　詩家有王、孟、儲、韋一派，詞流惟務觀、仙倫、次山、少魯諸家近似，與辛、劉徒作壯語者有別。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嚴參，邵武人，字少魯，自號三休居士。二首。

又　李綱、高登、林外、游次公、劉清夫、卓田、嚴參、鄭楷、留元崇、留元剛、廖瑩中諸人，直至堯鄉著《詞綜補遺》，始及之。

《**沁園春**》**竹焉美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詠竹坡，一氣旋折，與稼軒、龍洲相似。

趙師秀

論述

綜論

薛師石《**寄題趙紫芝墓**》辛未聯詩別，九年成恍惚。大星墜地旋無光，君身入土名不沒。吳越之水向東流，寂寞詩魂何處游。不聞孤鶴喚人醒，空見梅花似人影。無復東巖招謝客，應住西湖伴和靖。世上如今一句無，一靈獨存勢欲孤。我有生芻來未得，只愁宿草易荒蕪。

蘇泂《**書紫芝詩後**》爲愛君詩清入骨，每常吟便學推敲。明知篋笥篇篇有，百度逢來百度抄。

劉正之《**送別趙紫芝**》夫君落落天馬姿，聲名早與賀白馳。錦囊千首不療饑，非詩窮人窮乃奇。憶昔聞君未識面，獨傳句法夸清健。揭來白下一相逢，傾蓋論心曾幾見。劃然起柁春江流，我亦江頭尋去舟。人生相聚會有別，江水江花無盡愁。萬事不如歸去好，石田茅屋生春草。如君自是玉堂仙，輕車緩轡長安道。春日遲遲柳依依，攀柔條兮送君歸。

戴復古《**哭趙紫芝**》嗚呼趙紫芝，其命止於斯。東晉時人物，晚唐家數詩。瘦因吟思苦，窮爲宦情癡。憶在藏春圃，花邊細話時（嘗在平江孟侍郎藏春圃終日論詩）。

《**貴耳集**》**卷上**　趙天樂，葉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晚唐詩，「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閑把青衣袖，裹得蘭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過夜半，獨敲棋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磚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聯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遙牽率故人多。」

劉克莊《**哭趙紫芝**》奪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字，天下便無詩。盡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冢，誰葬復誰碑。

又《**野谷集序**》古人之詩文，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一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言如此。

又《**趙崇安詩卷題跋**》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略】崇安明府趙君寶，示余新舊詩二卷，氣骨清拔。【略】而或者惜其出稍晚，不及與芝、白商榷。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才藝，爲詩有思致。《初夏》云：「忽聽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蕖老雲羞明鏡，推讓朱榮上蓼梢。」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移在菊花枝」之句，尤覺工致。

又新集卷三　亡友趙紫芝選姚合、賈島詩爲《二妙集》，其詩語往往有與姚、賈相犯者。

林希逸《**方君節詩序**》詩有近體，始於唐，非古也。今人以繩墨矩度求之，故江西長句，紫芝有詩論之譏。蓋紫芝於狹見奇，以腴求瘠，每曰：「五言字四十，七言字五十六，使益其一，吾力贍焉。」其法嚴如此。今集中古作絕少，亦尚友選家，摩括極其苦，淘滌極其瑩。雖然，渾雄之氣，視昔缺矣。

釋永頤《**悼趙宰紫芝甫**》紫芝昔賦天台日，《桐柏宮》詩老更成。夢斷玉樓春帳曉，蝶迷花院夕魂輕。錢郎舊體終難幷，姚賈新裁近有聲。有子無家須吊問，故交誰不爲傷情。

《**滄浪詩話・詩辨**》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略】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趙天樂《冷泉夜坐》詩云：「樓鐘晴更響，池水夜如深。」後改「更」爲「聽」，改「如」爲「觀」。《病起》詩云：「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爲持經。」後改「承」作「親」，改「爲」作「密」。二聯改此四字，精神頓異，眞如光弼入子儀軍矣。

又　天樂《送眞玉堂》詩云：「每於言事際，便作去朝心。」用唐人林寬語也。（林寬《送惠補闕》云：「長因抗疏日，便作去朝心。」）《寄趙昌父》詩云：「憶就江樓別，雪晴江月圓。」用無可語也。（無可《同劉升宿》云：「憶就西池宿，月圓松竹深。」）《贈孔道士》詩云：「生來還姓孔，何不戴儒冠？」用姚合語也。（姚合《贈傅山人》云：「悲君還姓傅，獨不夢高宗。」）《寶冠寺》詩云：「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用于武陵語也。（武陵《贈王隱人》云：「飛來南浦水，半是華山雲。」）《瓜廬》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亦用姚合語也。（姚合《送宋愼言》云：「驛路多連水，州城半是雲。」）此類甚多，姑舉一二，蓋讀唐詩既多，下筆自然相似，非蹈襲也。其間又有青於藍者，識者自能辨之。

又　任斯庵詩：「了無公事鈎簾坐，一樹冬青落細花。」趙紫芝詩：「滿地綠苔看不見，細花如雪落冬青。」意亦相似，不知孰先孰後？其優劣必有能辨之者。

徐集孫《趙紫芝墓》　晚唐吟派續於誰？一脈才昌復已而。對月難招青冢魂，見梅如揖紫芝眉。四靈人物嗟寥落，千古風騷憶俊奇。公去遙遙誰可法？少陵終始是吾師。

《**對床夜語》卷二**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辟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雲莊四六餘話》**　近有以唐詩自勉者，而趙紫芝諸人出焉，四六之文當有能辨之者。

《**詩藪》外編卷五**　學晚唐者，九僧。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　趙師秀雖學姚、許，然不無宋調雜之。

毛晉《眾妙集跋》　紫芝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眾妙集》不遜元結、韋縠諸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清苑齋集》一卷。【略】師秀字紫芝，號靈秀，【略】永嘉四靈之四也。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得於武功一派，專以鍊句爲工，而句法又以鍊字爲要。如《詩人玉屑》載師秀《冷泉夜坐》詩「樓鐘晴更響，池水夜知深」一聯，後改「更」字爲「聽」字，改「知」字爲「觀」字。《病起》詩「朝客偶知承送藥，野僧相保爲持經」一聯，後改「承」字爲「親」字，「爲」字爲「密」字，可以知其門徑矣。又《梅磵詩話》：杜小山問句法於師秀，荅曰「但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云云。故其詩主於野逸清瘦，以矯江西之失，而開寶遺風則不復沿溯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二薇亭集》一卷。【略】四靈皆以煉字爲宗，而師秀才力稍富健，其詩如「樓鐘晴聽響，池水夜觀深」，「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密持經」，爲徐照等所能。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則徐照等弗能也。

《**石洲詩話》卷四**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雙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惜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師秀所謂「飽吃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煉句處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趙師秀》　天樂堂深夜誦經，冰懸雪跨玉瓏玲。聲聞已墮辟支果，飽喫梅花句亦馨。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清化人。乾、淳爲高安推官，從葉水心游，江湖稱四靈詩，公其一也。方回品四靈爲尤、楊、

范、陸之後，中雖改學晚唐，然其立調自闢門戶，絕勝西江派矣。

分論

《送謝耘游淮》《娛書堂詩話》卷下：荊公「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今古傳誦。宗人紫芝《送謝耘游淮》詩云：「柘空淮繭白，梅近楚秧青。」蓋模仿此。

《贈李道人》《說郛》卷九引《娛書堂詩話》：宗人紫芝《贈李道人》云：「教人知遁甲，笑客問勾庚。」前人所未對，亦驚語也。

《約客》《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話》：意雖腐而語新。

《示友》《深雪偶談》：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景趣，足而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略】天樂趙公「放了吏人無一事，坐看山鳥吃梅花」，端是秀語。然不過絕詩，非有琢對之艱也。秋壑賈公《送朝客》頸聯云：「梅花見處多留句，諫草藏來定得名。」圓妥優游。方之天樂《冬夜》頷聯「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雖靜獨有境，或者以其短氣。其它卷什一無可摘。「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斯語雖鄙，要未得爲謔論。《載酒園詩話·四靈》：永嘉四靈，趙紫芝最爲佼佼。如【略】《示友》：「中夜清寒入縕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閑伴，同上天台看海潮。」第二聯神骨俱清，可謂脫西江塵土氣殆盡。（黃白山評：「亦只下句工。」）頷聯卻以酸語敗羣，眞可痛惜，何怪爲嚴羽所輕。然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池成逢夜雨，籬壞出秋山」，固是《選》語。又《延禧觀》：「鶴毛兼葉下，井氣與雲同。」并爲藏丹之所，此言丹氣也，妙甚。

《徐孺子宅》《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五、六似不切徐孺子宅，異乎「西日照窗涼」者，然亦工密。紀昀評：「西日」句乃王荊公《雙廟詩》，見二十八卷。虛谷所解極迂謬。陸貽典評：此等敗筆，可汰。紀昀評：起稍聳拔，三、四太拙，五、六太細碎，結句尤鄙淺。無名氏（甲）評：宅在江西南昌。

《秋日偶書》《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詩亦平妥，但三、四俗，五、六有樂天語意。筠州推官時作。馮舒評：以字面爲雅俗，誤甚。馮班評：第三句好。紀昀評：結亦套，固趁韻耳。

《冷泉夜坐》《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三、四下一字是眼，中一字是眼之來脈。作詩當如此秤停。紀昀評：就彼法論之，實是如此。許印芳評：虛谷此說頗精，可備鍊字鍊句之一法。馮班評：四靈詩首尾多平，此篇最妙。查慎行評：三、四妙句，從靜中得。紀昀評：自然清妥，四靈詩之意境寬闊者。《詩人玉屑》謂「聽」字初作「更」字，「觀」字初作「如」字，後乃改定，便覺精神頓異。

《秋夜偶書》《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三、四有議論，卻不可以晚唐詩一例看，若如此推去儘高。紀昀評：三、四婉而章，乃言習俗日趨卑靡，所以不合時宜，而難收紙上之功也。以爲議論，則失之。結二句深婉有味，自古無道，說來卻平易近人。三、四語特蘊藉，蓋說經至輔嗣而妙，然義理勝而訓詁荒。鍊句至玄暉而工，然彫琢起而渾樸散。宋末實有此弊。許印芳評：三、四全以議論見長，此宋人眞面目，虛谷前評不錯。如曉嵐所解，其爲議論益顯然矣，而又斥虛谷之評爲非，可怪也。《困學紀聞》卷一八：趙紫芝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何焯箋：「唐子西云：『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

《呈蔣薛二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此等詩平正。近世人甚誇之，乃深甫乾、淳以前所作耳。然尾句高灑。紀昀評：虛谷似不滿此詩，然所賞如此詩者不少，大抵有門戶之見在。馮舒評：三聯宋甚。許印芳評：宋詩好作理語，此詩五、六亦然。好在不腐。《梅磵詩話》卷中：全篇有蕭灑自適之趣，第三句尤佳。惠崇《池上》詩云：「禽還自動竹。」亦此意。蓋霜落則禽寒，寒則翻身，寫物之妙可見矣。

《移居謝友人見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小巧有餘。紀昀評：此評是。然能言此語之小巧，而不肯言他詩之小巧，則門戶之見奪其是非之心也。三句太鄙，四句自佳。「閒適」一類，虛谷最所加意，而所選至不佳。由其意取矯激以爲高，句取纖瑣以爲巧。根柢既錯，故愈加意愈背馳耳。

《簡同行翁靈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五、六伶俐，然猶不甚高遠。紀昀評：此虛谷於四靈多吹索，純是門戶之見。末二句弱甚。馮舒評：三、四作起句方好。好在上四句。

《德安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此乃江州德安縣，所以云「前路東林近」。尾句委婉。紀昀評：起二句似散步詩，呼不起三、四。三、四似對非對，別有幽味，故佳。五、六敷衍，無味。結處不泛。

《十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此乃赴高安推官時詩，未至郡十里所作。中四句皆可喜。查慎行評：三、四險而勁。紀昀評：三句太俚，五、六眞語，好。占身分人必不肯道，不知說出轉有身分，勝於詭激虛憍也。

《潤陂山上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此詩三、四見得是山上作，五、六亦活動。紀昀評：三、四卻太小樣。薄而有致。馮班評：「多」字未緊。

《薛氏瓜廬》《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本樂天仄韻古詩。今換一句爲對，亦佳。查慎行評：香山先有「人家半在船」句，故佳。此詩用此句無味。馮舒評：五句直抄。紀昀評：此首氣韻渾雅，猶近中唐，不但五、六佳也。《詩藪》外編卷五：宋末諸人學晚唐者：趙師秀「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略】世亦稱之。《載酒園詩話・四靈》：永嘉四靈，趙紫芝最爲佼佼。【略】如「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池成逢夜雨，籬壞出秋山」，固是《選》語。《宋詩精華錄》卷四：五、六何減石屏之「渡旁渡」、「山外山」邪，上句似乎過之。

《陳水雲與造物遊之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此樓在永嘉近城。「兩層」、「一片」頗俗，五、六亦可觀。紀昀評：五、六亦俗筆。此題自應寫「與造物遊」之意，詩止結處一點，殊爲泛套。查慎行評：此詩大段有俗氣。

《孤山寒食》《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趙紫芝之戀戀西湖以終其生，錢塘詩人大率如此。當時昇平，看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爲大無聊也。馮舒評：尙是治世閑寫。紀昀評：蝶可云「翅」，不可云「羽」。此因飛卿「蝶翎朝粉重」而誤，然「翎」字先已有病。五、六寒儉太甚。

《寄趙昌父》《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末句全犯無可「憶就西湖宿，月圓松竹深」，然亦可喜。陸貽典評：當南宋時而以不議邊爲上，其衰可知矣，究竟比六朝何如？紀昀評：三、四刻意做出，然較之古人沉着語，究是一種氣味。

《贈賣書陳秀才》《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賣書開肆。予丁未至行在所，至辛亥年凡五年，猶識其人，且識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毀人亡，不可見矣。查慎行評：世傳《江湖集》乃其所刊，後刻板爲史彌遠所毀，陳緣此得罪，幷嚴詩禁，史歿後方解。紀昀評：語皆淺率。起二句尤鄙。七句不解，疑是「秦燒燼」之訛。

《寄新吳友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佳。紀昀評：四句自好，三句景工而語拙。查慎行評：「長」字下得新。

《病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此詩三、四先云「朝士偶知來送藥，野僧相保爲持經」，後乃改下「親」字、「密」字，亦詩法所當然也。但「更有零」三字不佳。四靈學姚合，賈島詩而不至，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紀昀評：改此三字，便不率易。中四句小樣。馮班評：第六句稍劣。

《雁蕩寶冠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杜荀鶴：「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此三、四亦相犯，五、六有味。馮班評：捉得贓者。紀昀評：疑人化鶴有理，疑水爲雲卻無理。此落套而又不善套，其病不止相犯也。馮舒評：結欠緊健。《宋詩精華錄》卷四：三、四在四靈中，最爲掉臂游行之句。

《巖居僧》《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紀昀評：三、四有致，後半太易。

《桃花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四靈詩，趙紫芝爲冠。大抵中四句鍛煉磨瑩爲工。以題考之，首尾略如題意，而中四句者亦可他入，不必切於題也。紀昀評：此語切中四靈、九僧之病，併切中晚唐人之病。起二句太率易，五句自佳。

《贈源長老歸自湘中》《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滑稽之中亦新巧，第六句佳。紀昀評：前四句太粗鄙。

《一真姑》《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四靈學晚唐詩，故題目亦傚之。四人之中，紫芝最熟而有餘味云。查慎行評：「令人漸信仙」，賈長江成語，只換一字耳。紀昀評：尤淺語。

《桐柏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五、六佳。紀昀評：三、四勝五、六。結二句鄙陋。馮班評：起好。查慎行評：起句用意。

《延禧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方回評：平熟妥帖。紀昀評：中四句究是澀體。《載酒園詩話・四靈》：永嘉四靈，趙紫芝最爲佼佼。如

【略】《延禧觀》：「鶴毛兼葉下，井氣與雲同。」井爲藏丹之所，此言丹氣也，妙甚。

《**林逋墓下**》《歷代詩發》卷二八：永嘉四靈尤尚五言律體，紫芝曾有言曰：「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宜諸詩瘦健老成，直足當長城之目也。

傳記

康熙《溫州府志》卷二〇 趙師秀，字靈芝，永嘉人。登紹熙第，浮沉州縣，僅一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老類尚窮經，於聲律不暇置力。潘檉出，始倡爲唐詩，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相與求工，由是詩學盛行。若「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諸句，人多傳誦。詩名《天樂堂集》。

紀事

《賓退錄》卷六 《青箱雜記》載李太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庭蕪。林疏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

《齊東野語》卷一三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游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髽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邪？」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別本《天樂堂集》一卷，趙師秀紫芝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清苑齋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趙師秀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未審爲即《天樂堂集》之別名否？趙與虡《娛書堂詩話》載《送謝耘游淮》詩二句，又《東甌續集》載師秀詩五首，《瀛奎律髓》載師秀詩四首，今并附錄集末，題曰《拾遺》。似乎別有《天樂堂集》，而《詩人玉屑》所論《冷泉夜坐》及《病起》二首稱曰「天樂」者，今皆載此集中，似乎又即《天樂堂集》，今未能盡睹其全，莫之詳也。厲鶚《宋詩紀事》稱師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爲二種，而所錄皆此集之詩，則鶚亦未見《天樂堂集》矣。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清苑齋集》一卷，宋趙師秀撰。群賢小集本。 潘氏刊本四卷。

又《續錄》 名家詩集四卷本。 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

藝文

張弋《寄趙紫芝》 獨游非一事，書札故應遲。江上逢春水，湖邊憶醉時。有雲爲我伴，終日誦君詩。百鳥鳴花樹，聲聲在遠思。

又《豫章別紫芝》 吟苦事俱廢，拙深貧未除。年來如旅雁，秋至即移居。古道行黃葉，空囊貯素書。一生江海恨，惟子最知余。

又《高鄴送紫芝》 重逢又重別，把盞更凄然。明日帆開岸，平湖水接天。好詩應自作，狂夢與誰圓？我欲來相趁，揚州且住船。

徐照《寄趙紫芝》 頻年游闕下，近日喜言歸。及我成行役，與君還別離。夢長忘路遠，計拙任人非。楊柳塘何處，要看題壁詩。

又《訪趙紫芝》 意欲尋君忘路遠，入城還又出城來。菊明紫色天霜下，魚沒圓痕水垢開。新背古碑藏素篋，凍研山硯滴香醅。竹林好着君名姓，只恐君爲祿仕催。

又《途中寄趙紫芝》 筠、永州路同，人如異約何。雪風吟不廢，山水憶同過。仙去家長在，時平石可磨。夢知歸路遠，全覺夢君多。

又《寄筠陽趙紫芝推官》 府後巖巒衆，何時訪古仙。井甘鄰室共，鐘遠

雪風傳。病去茶難廢，詩多石可鐫。蜀江春未動，猶得緩歸船。

又《憶趙紫芝》 一別一百日，無書直至今。幾回成夜夢，猶自廢秋吟。小雪衣猶綌，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誰若爾知心。

徐璣《夏夜懷趙靈秀》 古郡草爲城，懷賢隔此扃。水風涼遠樹，河影動疏星。江國晴猶潤，烟林暮轉青。荷鋤曾有約，獨喜帶《騷經》。

又《送趙靈秀赴筠州幕予亦將之湖州》 郡以竹爲名，因知此地清。溪來城下綠，山到市邊平。入幕非無客，能文必有聲。江湖共游宦，相望若爲情。

又《秋夕懷趙師秀》 冷落生愁思，衰懷得句稀。如何愁夜雨，不念故人歸。蛩響砌尤靜，雲疏月尚微。惟憐籬下菊，漸漸可相依。

又《贈趙師秀》 游宦歸來隔幾春，清羸還是舊時身。養成心性方能靜，化得妻兒不說貧。竹長新陰深似洞，梅添怪相老於人。亦知曾見高人了，近作文章氣力勻。

翁卷《送趙紫芝為江東從事》 非惟篇翰奇，吏道更深知。山水六朝地，登臨三考時。泥沙多舊物，風日少全碑。正屬黃花發，愁聞有別離。

釋居簡《天樂趙紫芝畫像贊》 一點虛明，八窗玲瓏。萬波不渾，百川自東。殆見其灑然乎外，孰知其淵乎其中。謂其襄陽漫仕，曰吾不爲南宮；謂其江湖散人，曰吾不爲龜蒙。烏在乎儀刑先進而丹青太空。

又《祭上元長官趙紫芝》 西陵岧嶢，之人遙遙。西陵溯溯，之人不歸。之人何其，雪調冰度。豈無它人，盟獨鷗鷺。官不稱德，德榮其身。榮不療貧，假文以鳴。不曰種瓜，居無一廛。不曰種豆，耕無寸田。未就刀圭，莫起君死。天孫錦裳，夜付其子。君死不作，我恨弗掩。昭昭在茲，鑒此匪諂。

葛天民《答趙紫芝》 九月離東嘉，長安了歲華。未登揚子渡，先訪葛翁家。天作今朝雪，燈開昨夜花。一杯能強飲，不必問丹砂。

又《訪紫芝回與子舒集》 君參唐句法，親得浪仙衣。薄宦因吟苦，高風與世違。春寒留夜飲，月黑借燈歸。共隱知何日，空山老蕨薇。

又《次紫芝韻》 欽羨私居好，樓深夏必涼。小窗通遠岫，古水蔽斜陽。露檻安花斛，塵編滿竹床。如君清到骨，只合靜焚香。

又《簡趙紫芝》 紫芝雖漫仕，五字已專城。清坐有仙骨，苦吟無宦情。囊因詩句重，分與酒杯輕。所好煎茶外，燒香過一生。

趙汝鐩《秋日同王顯父趙子野何莊叟泛湖趙紫芝繼至分韻得秋字》 雨餘湖更爽，載酒共清游。天淨倒涵水，峰高爭獻秋。風烟入吟筆，簫鼓自鄰舟，堤上詩人過，相邀便肯留。

薛師石《送趙紫芝入金陵幕》 爲官亦僦居，官況定何如。昨夜交游散，滿湖秋雨疏。此邦佳麗夕，舊吏拜參初。喜是賢侯幕，新年有薦書。

又《秋晚寄趙紫芝》 數日秋風冷，丘園獨自身。閑看籬下菊，忽憶社中人。苦咏肩常瘦，移家債又新。極知君淡泊，十載得相親。

又《戲贈趙天樂》 問隱當時意已深，近來全廢是清吟。一春只爲風雷變，盡日閒觀天地心。聞道丹爐初候火，能教瓦礫化爲金。果能成得如何用，不似瓜廬種紫參。

又《懷趙紫芝》 日沈月上暝烟斜，收拾漁竿恰到家。爲憶城南清瘦友，寒宵夢裏見梅花。

又《會宿趙紫芝宅》 郊居無一事，喜見友人來。促席坐添火，推窗立看梅。論詩漏欲盡，煮茗匣重開。此夜思徐照，墓松猶未栽。

蘇泂《紫芝申之有月夜賡唱俾予續之》 樓高發興微，山水自清輝。有月略窺枕，無風時動扉。他生嫌火食，投老羨空飛。安得余盧趙，相從去不歸。

又《寄趙紫芝》 同年今半百，同病半年賒。瘦骨如枯木，殘身類晚花。人言關念慮，書字覺欹斜。且願逢靈藥，清吟老鬢華。

又《簡紫芝》 一只林家鶴，饒居骨更清。愛山幾廢日，琢句恐傷名。稍得湖邊住，常來寺裏行。相逢怪相喜，同病又同庚。

又《簡趙紫芝》 別久似相忘，因行遇道傍。問知元姓名，傳讀是文章。鶴骨秋逾瘦，松身老更長。十年猶九品，如我合耕桑。

又《憶紫芝（五月二日葬於西陵寶嚴寺山）》 幾度青衣裹白雲，流傳仙句世間聞。如今一去無蹤迹，獨自看雲不見君。清才漫仕棄長空，末後翻身尚客中。便死托生都是妄，直疑君去作秋風。

杜耒《同紫芝游西山》 幾番江上憑欄久，今在西山山里行。天遣得隨三客後，春來無此一朝晴。方穿藤蔓尋源去，忽見烟霏趁步生。幽鳥向人作清哢，似應知我有詩成。

又《重宿紫芝》 書窗隔湖水，寒氣倍馮陵。集宿應重到，新詩得再承。月明山入坐，酒渴夜敲冰。爲爾二三友，令人去未留。

潘亥《寄趙紫芝》 長安獨跨驢，一別二年餘。朝士不能薦，承明空有廬。

窗虛桐影薄，棹冷桂花初。莫怪無書札，心親迹任疏。

方岳《次韻趙僉為趙宰畫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蓋宰之尊公詩也》 竹屋無人肯見過，寒雲自傍釣船多。老仙更在雲深處，奈此春山野水何。

雜錄

《梅磵詩話》卷中 杜小山問句法於師秀，答曰：「但能飽吃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戴石屏云：「雖一時戲語，亦可傳也。」余觀劉小山詩云：「小窗細嚼梅花蕊，吐出新詩字字香。」羅子遠詩云：「饑嚼梅花香透脾。」亦此意。

高翥

論述

綜論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白石姜夔堯章，奇聲逸響，卒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隨近體。有《詩說》行於世。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

《貴耳集》卷上 高九萬，越人，號菊磵，好作唐詩。有《春詞》：「闕草歸來上玉階，香泥微污合歡鞋。全籌贏得無人賞，依舊春愁自滿懷。」《孤山》云：「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輦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詩》云：「簫鼓喧天鬧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忌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晉仙睡》有云：「更有詩人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孫德之《陳竹溪詩集序》 開禧丁卯，其友高菊磵九萬見過，予亦獲與之接。九萬不勝為盤空硬語，而章妥句適，姿態橫生，先君待之如待改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寄尋梅》 方回評：「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糊口耳。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為羣，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門倒屣。石屏為人則否，每于廣座中，口不談世事，縉紳多之。然其詩苦于輕俗，高處頗亦清健，不至如高九萬之純乎俗。

又卷四二劉克莊《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二 方回評：高九萬詩俗甚，為《老妓》詩二首尤俗于後村。查慎行評：虛谷不喜「江湖」人，故于詩亦多苛論。然虛谷人品詳見《癸辛雜識》，詩亦俚鄙，于「江湖」乎何尤？

姚燧《菊磵集序》 菊磵世居越之餘姚，少穎拔不羈，抗志厲節，好讀奇書，厭科舉學，退然信有天命。隱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其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扁所居曰「信天巢」，而樂乎道。采菊英，酌磵水，蕭然遊憩，操觚詠歌，凡所交皆碩士。既而遊錢塘，越金陵，浮洞庭，彭蠡，吊古今名山大川，蓄諸心胸，發於聲詩，以鳴當世，載諸群選。耄年耽西湖之形勝，周君文璞詩酒相與，遂卒於寓舍，葬杭之葛嶺談家山。平生特崇志節，出乎人表，煥爛文章，在人心目。【略】其氣象渾厚，不務險怪艱深，哀樂皆適其中，辭氣圓美流轉如彈丸，則其功也精矣，足有關於風化者哉，實當代之儒宗，良有以備後之觀也。惟公父曰選，叔父曰邁，紹興間繼登科第。伯任武當軍節推，叔任縣尉，各有婿，一為寶學尚書王佐，一為宗正少卿史彌大，榮冠當時，迄今詩禮相襲，道義相宣，藹然而盛，實自菊磵翁啓之也。今遺墨之存，非專美於家之有傳，而亦幸于世之有傳矣。為其子若孫者，當景仰而慕之。予與高氏斯文久契，序可得而辭乎？於是書其要於卷首。

《戴酒園詩話・音調》 宋人力貶綺靡，意欲澹雅，不覺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虛字惡甚。其子復古「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高菊磵「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

【略】當時自以爲入情切事，不知皆村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梅屋集》五卷。【略】棐生當詩教極弊之時，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趙紫芝等爲矩矱，【略】以高翥等爲羽翼，《招高菊磵》詩所謂「自改舊詩時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是也，以書賈陳起爲聲氣之聯絡，《贈陳宗之》詩所謂「六月長安熱似焚，廛中清趣總輸君」，又《謝陳宗之疊寄書籍》詩所謂「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是也，以劉克莊爲領袖，《讀南嶽新稿》詩所謂「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是也。

《石洲詩話》卷四　高菊磵翥詩亦有風致，不減白石、方泉。當時書坊陳起刻《江湖小集》，自是南渡詩人一段結搆。正何必定求如東都大篇，反致力不逮耶？

高訐《高菊磵先生詩全稿跋》　謹按家乘，公既肆志聲詩，屏居高卧，益以氣自負，孝宗朝，累徵不起，乃即所居，賜號菊磵處士，仍手書賚之。有報友人論詩書，略云：「且奉明敎，量材而進，成家而止，時代高下，無庸論較。斯言美矣，未盡善也。夫古以漢魏爲至，律必開元以前，材有不逮，可勉而至，志之所畫，終焉而已。使蘇、李苟安，必效瓦缶之奏，孟、賈易轍，立發洪鐘之響。然匠心雖工，學步滋醜。時賢崇尚杜詩，句紬字繹，神理索然，竊欲法其弘深，滌彼拙率，推之漢魏，莫不皆然。若夫天寶以還，五季而上，但堪代燭云爾。」可知持論之精矣。【略】同時劉後村、戴石屏集中酬贈，俱有詩人之目。

分論

《觀思陵御製墨本》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唐劉言史觀繩伎一篇，末聯云：「坐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敎時。」蓋謂玄宗遺樂。近時高九萬賦《觀思陵御製墨本》絕句，正用此意。

《山行即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高菊磵《山行即事》：「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杜小山詩：「釀雪不成微有雨，被風吹散卻爲晴。」皆直述其事，意脈貫通。前輩所謂作文字如寫家書，殆謂是歟。

《送方巖先生以諫去國》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話》：時人以爲其詩不下劉改之《送王侍郎歸天台》詩云。

《住山》　《柳亭詩話》卷五：高菊磵詩：「二十年前欲住山，不禁寂寞掩柴關。如今寂寞禁當得，欲掩柴關卻又難。」非深於涉世之人，不識此詩眞味，豈可與巢由買山而隱，一例抹卻。

《天衣寺》　《柳亭詩話》卷一九：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以附五言之例。【略】高菊磵翥《天衣寺》：「山向馬頭回禹穴，溪分燕尾入雲門。」【略】若此之類，聊見一斑。

《過臨平》　《帶經堂詩話》卷九：偶爲朱錫鬯太史（彝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踪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略】「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篷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高九萬翥菊澗《過臨平》）

傳記

孫德之《菊磵高君墓銘》　菊磵高氏諱翥，字九萬，後以字行，菊磵其自號也。曾祖儼，父某，世居越之姚江，爲儒先家。君幼有異質，其父兄敎以科舉學，下筆出常兒上，人謂必且大高氏門。長乃卓越不羈，踏槐黃不利，輒棄去，曰：「此不足爲吾學。」益取古書讀，專用力於詩，師事雪巢林君憲，得其句法。又與杜君旃、周君文璞、劉君過、浮屠義銛游，思益大進，流美圓轉，金石相宜，卓然自爲名家。尤善談吐。髯紫如蝟，毛磔，眼稜漫之，若世所謂書劍客俠士，蓋奇男子也。與人交，昵無間。或值其莊語，則凜不可狎。所交皆一世之名勝。及其謁大官，不肯下氣強附。獨與復齋陳公、鍊庵許公復道始終不替，二公游宦，多與偕。益棄奇就實，退然老儒生也。君年少氣銳，謂功名可邂逅致，得人錢，往往不甚愛惜。晚歲落莫，至無一椽半畝。某年春游淮，得疾而歸，以某年某月日卒於江湖之寓舍，年七十二。交舊裒金以葬，家人又不受，鬻簪珥買地孤山。後二年十一月，奉柩窆焉，實談家山也。君無子，女一，適進士崔子直。子直將其妻母之命，謁予銘。予懷少日侍先君子宦中都，始識君。俯仰倏四十年，而予亦老矣。中間薄宦於越，會君居華飛巷，予間過之，嘗戲曰：「中屐消散，固與人異，今一就禮律，豈厭舊習耶？抑血氣流轉而然耶？」君笑而不答。噫，詎知其竟銘君也！銘曰：孤山相望，人如玉兮。酌彼芳泉，薦秋菊兮。

紀事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寶蓮山下韓家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絕句》云：「拂曉官來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又後集卷二 放翁自郎官去國，有五言云：「從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官召，數月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种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於誓墓，僅能自全。

高士奇《信天巢遺稿後序》 菊磵公者，幼習科舉學，下筆輒異，長乃卓越不羈，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放情吟嘯，所交如杜仲高、張荃翁、周晉仙，皆一時名流，共相倡和。紫髯廣顙，尤善談論，與人款款無間言。忽值莊語，則凜不可狎。陳復齋宓、許鍊菴復道，交誼最篤，二公遊宦多與之俱。晚年歸隱西湖，棄奇就實。淳祐元年卒於湖上，年七十有二，葬葛嶺談家山，載郡誌，實宋之隱君子也。

著錄

姚燧《菊磵集序》 《菊磵集》者，高君九萬翁之所作也。【略】其姪鄉貢進士南仲甫痛其文墨外遺，十亡八九，殘編綴之，斷簡拾之，僅存者百七十章，成集而家傳焉。今曾孫名師魯者，持其集屬予序。【略】時元貞元年春三月既望，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姚燧序。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高九萬《菊磵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高九萬《菊磵集》一冊。

高士奇《信天巢遺稿後序》 頃在都門，從御史大夫徐公所藏宋板書籍中，得菊磵詩一百有九首，合向之所錄三十二首，又於他集中得十三首，頃同年朱竹垞復從宋刻《江湖集》中搜示四十七首，統計重出者十二首，前後凡五七言近體詩一百八十九首。竊念先賢遺稿，忍使湮沒不傳？遂併南仲、節推、縣尉之詩，同付剞劂，而附質齋、遯翁詩於卷尾。海內藏書家，或有收其遺集者，毋吝寄示，獲成全璧，實至望焉。康熙丁卯十二月朔日，江村高士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信天巢遺稿》一卷附《林湖遺稿》一卷《江邨遺稿》一卷《疏寮小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高翥撰。【略】信天巢者，翥所以名其居也。然卷前元貞元年姚燧序，本稱曰《菊磵集》，不知何以改名也。後附《林湖遺稿》一卷，爲翥姪鵬飛字南仲者所撰；又附《江村遺稿》一卷，則翥父選、叔邁之詩。選、邁皆紹興間登第，選官武當軍節推，邁官縣尉。此卷之中，又附質齋、遯翁二人之詩，則高氏譜中所載，僅存其號，即士奇亦莫能舉其名矣。最後附高似孫《疏寮小集》一卷。似孫即撰《緯略》者，《文獻通考》載《疏寮集》三卷，此所刻甚少，尚有他選所有而此刻無之者。是集在宋頗著稱，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作文怪澀，詩猶可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能參誠齋活句，不知此刻何以採輯轉不完備？然士奇《後序》中初未言及附刻《疏寮集》，疑爲士奇後人所加，更不暇博採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信天巢遺稿》一卷，鮑以文手校本，宋高翥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信天巢遺稿》一卷，宋高翥撰。【略】高江村刊本。有黃虞稷序、江村跋。又，鈔本一冊，分上下卷，凡一百八十七首，皆附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信天巢遺稿》一卷，宋高翥撰，【略】清康熙二十六年高士奇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信天巢遺稿》一卷，宋高翥撰，清康熙丁卯（二十六年）高士奇編刊本，清四庫館臣校訂，近人羅振常手書題記。

藝文

戴復古《高九萬見示落星長句賦此答之》 天星墮地化爲石，老佛占作青蓮宮。東來海若獻秋水，環以碧波千萬重。雲根直下數百丈，時吐光焰驚魚龍。鳳凰群飛擁其後，對面廬阜之諸峰。陰晴風雨多態度，日日舉目看不同。高翥能詩復能畫，自說此景難形容，且好收拾藏胸中。養成筆力可扛鼎，然後

一發妙奪造化功。高髻高髻須貌取，萬物升沉元有數。吾聞此石三千年，復化爲星上天去。

又《諸詩人會於吳門翁際可通判席上高菊磵有詩僕有客星愁吳會詩派落松江之句方子萬使君喜之遂足成篇》 客星聚吳會，詩派落松江。老眼洞千古，曠懷開八窗。風流談奪席，歌笑酒盈缸。楊陸不再作，何人可受降。

釋居簡《送高九萬菊磵游吳門序》 山陰菊磵高九萬，得句法於雪巢林景思，於後山爲第五世。嘗出唐律數十篇，活法天機，往往擅時名者並驅爭先，加以數年沉潛反復，樹《離騷》、《大雅》之根，長漢魏六朝之幹，發少陵勁正之柯，垂晚唐婆娑之陰，擷百氏餘芳，成溜雨四十圍，俾困頓於風烟草木者息陰休影。

宋伯仁《訪高菊磵》 可惜吳中不見君，短篷空載一溪雲。知君已到孤山下，日日梅花酒半醺。

許棐《招高菊澗時在縣齋》 歸買秦溪屋一間，才如都市僦樓寬。門前養草如花賞，壁上黏碑當畫看。自改舊詩殊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髯仙只在淵明宅，泥滓相邀寸步難。

釋元肇

《虎丘》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第五句好，尾句有風味。紀昀評：次句欠妥，四句亦未佳，五句刻畫而無味。

《徑山》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近世詩僧淮海肇聖徒也，通州人。及見葉水心，曩印應雷爲淮閫，以同里嘗招致之，肇猶無恙。蓋端平、淳祐以來，方外以吟知名者，肇之後有珍藏叟云。「重」字下得好，若下「響」字便是小兒。紀昀評：此論是。「浮」字不如「流」字，恐是「流」字之誤。查慎行評：徑山有大、小，謂之「雙徑」。

《山房隨筆》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淮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當軸，遣人伐松。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來。」

《宋詩紀事》卷九三 元肇字聖徒，號淮海，通州人。淳祐中，住靈隱寺。後圓寂于徑山。

陳鵠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耆舊續聞》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案此書世有二本，一本題曰「南陽陳鵠錄正」，似乎舊有此書，鵠特繕寫校勘之。一本題曰「陳鵠西塘撰」，則又爲鵠所自作，疑不能明。然諸書援引，並稱「陳鵠《耆舊續聞》」，或題鵠撰者近之歟？鵠始末無考，書中載陸游、辛棄疾諸人遺事，又自記嘗與知辰州陸子逸遊，則開禧以後人也。所錄自汴京故事及南渡後名人言行，捃拾頗多，間或於條下夾註書名及所說人名字，蓋亦雜採而成。其間如「政和三年與外弟趙承國論學」數條，乃出呂好問手帖，而雜置諸條之中，無所辨別，竟似承國爲鵠之外弟。又稱朱翌爲待制公，陸軫爲太傅公，沿用其家傳舊文，不復追改，亦類於不去葛、龔。然所據皆南渡以後故家遺老之舊聞，故所載多元祐諸人緒論，於詩文宗旨，具有淵源。又如駁《苕溪漁隱叢話》議東坡《卜算子》詞之非，據宋祁奏議摘歐陽修撰《薛參政墓誌》之誤，亦頗有考據。雖叢談瑣語，間傷猥雜，其可採者要不少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八 《耆舊續聞》，一部一冊，闕。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西塘集耆舊續聞》二冊，十卷，陳鵠，餘苑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耆舊續聞》十卷，舊鈔本。宋陳鵠西塘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耆舊續聞》十卷，宋陳鵠撰。知不足

齋本。淡生堂餘苑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塘集耆舊續聞》十卷，宋陳鵠撰，清乾隆五十八年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幷跋，二冊。

陳郁

論述

岳珂《藏一話腴序》 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眞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始過其語，今觀所述《話腴》，博聞強記，出入經史，研考本末，則則可法度，而風月夢怪，嘲謔詭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豈非自「思無邪」三字中踐履純熟致是耶？廼知三君子可謂具眼矣。嘗謂近時江湖詩人多，然不誇而誕，則空而迂，流干謁者皆是。惟藏一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則詞源學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豈多得哉。詩史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爲藏一誦而併書之編首云。

《隨隱漫錄》卷一 西山眞先生點先君集中警句，如「關戶夜通月，掬泉朝飲星」，「煖曝花巖日，晴眠蘚石烟」，「地曠日難晚，海寬天欲浮」，「與子纔分手，何人更賞心」，「遊歸雲衲破，定起石床溫」，「道至無偏黨，心何有重輕」，「萬事豈容人有意，一春多被雨無情」，「舉頭莫看王侯面，失腳恐爲名利人」，「千古留芳惟好句，一時得意總微塵」。《石湖歸途》云：「人與西風結約來，芙蓉花氣撲吟盃。曲塘好處都行遍，帶得一身秋色回。」《城東看柳》云：「翻煖爲寒一信風，畫橋南北岸西東。春歸楊柳無私意，深淺青黃自不同。」《上林歸鴉》云：「夕陽鴉背斂殘紅，萬點飛歸傍帝宮。應是上林棲宿穩，可曾驚散月明中。」《友人官滿》云：「三年官滿冰霜潔，一日春回宇宙寬。曾向廳前種楊柳，綠陰留與後人看。」《東園書所見》云：「娉婷遊女步東園，曲徑相逢一少年。不肯比肩花下過，含羞卻立海棠邊。」《苦吟》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蘇堤曉望》云：「荷邊清露襲人衣，風裏明蟾浴曉池。涼影潤香吟不得，手攀堤柳立多時。」「妾身恨不事英雄，果是英雄安有淚」，「初陽烘霽途，繁陰布幽林。山禽互嘲哳，爲我流好音。傾耳須臾間，已快清冷心。飛蓋何爲者，傲睨松之陰。翻然移他枝，餘弄不可尋。」跋曰：「學充而意廣，氣大而體不偏，用力於先聖之書。」漫塘劉先生曰：「觀其文詞贍旨遠，爲詩深於運思，使人嘉歎不足。」習庵陳先生曰：「僕《莊》、《騷》而奴班、馬。」止堂黃先生曰：「《騷》、《選》、唐、宋罔不究心。」紫巖潘先生曰：「出入於江西、晚唐之間，而不墮於刻與率者也。」惜端平以後所作，諸老不得見之，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藏一話腴》四卷。【略】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珂序又稱其出入經史，研究本末，具有法度，而風月夢怪，嘲戲詭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今觀所載，如謂周子《游廬山大林寺》詩「水色含雲白，禽聲應谷清」一聯，前句是明，後句是誠，附會迂謬，殆可笑噱。惠洪解杜甫「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鍼作釣鉤」一聯，以老妻比臣，以稚子比君，固爲妄誕。郁必謂上句比君子之直道事君，下句比小人之以直爲曲，亦穿鑿無理。所錄諸詩，亦皆不工。其持論，如謂孔子不當作《世家》，豫讓不當入《刺客傳》，斥《史記》不醇，頗涉庸膚。謂李虛中以年月日時推命，而不知韓愈作《虛中墓誌》，其推命實不用時，尤失考證。然所記遺聞，多資勸戒，亦未嘗無一節之可取焉。

胡思敬《藏一話腴跋》 右書據丁氏八千卷樓鈔本付刊。書中凡紀述舊聞，發明經義之處，多有可采，餘皆無甚精意。其分爲內外兩編，尤不可曉。且亦時有舛誤，如內編卷下引《松漠紀聞》一條，與本書全不相符，讀者審之。

《念奴嬌》（沒巴沒鼻） 《古杭雜記詩集》卷一：右雪詞，陳藏一作也。藏一爲賈似道所嫉，又爲給事檄駁歸本貫，因雪賦此以寓意。詞語雖粗，然不平而鳴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六八 陳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輯熙殿應制。景定間，充東宮講堂掌書兼撰述。德祐乙亥卒。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藏一話腴》四卷，【略】宋陳郁撰。郁字仲文，號藏一，臨川人。理宗朝充緝熙殿應制，又充東宮講堂掌書，始末略見其子世崇《隨隱漫錄》中。世崇載度宗嘗贊郁像，有「文窺西漢，詩到盛唐」之語，寵奬甚至。岳珂序稱其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然劉壎《隱居通議》有《度宗御札跋》，惜其下訪陳郁父子之卑陋。又周密《武林舊事》載諸色伎藝人姓名，所列御前應制者八人，姜特立爲首，而郁居第四，則亦特立之流。惟特立名列《宋史・佞倖傳》，而郁不與焉，似乎未可同日語耳。

紀事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孟子不見諸侯，然齊宣、梁惠兩次見者不一。及其去也，尚三宿而不行。非不見也，不見不聞道，不尊賢者矣。余向嘗贈友人句曰：「舉頭莫看王侯面，失腳恐爲名利人。」非使之斷不見王侯也，倘有能尊賢才而樂聞道，將千里而見矣，正孟子之遺意。

又外編卷上　昌黎伯和裴晉公《東征》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蓋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回鸞舞風格也。王勃《滕王閣記》云：「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蓋一句之中，「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自爲對，謂之貼身對也。鄭谷《弔僧》詩云：「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以後二句對前二句，扇對也。《月中桂》詩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山行》云：「閑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僧遷居》云：「住山今十負，（脫一句），假對也。《懷古》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借對也。趙芝田云：「近方辭地肺，本自住天台。」及子午谷、丁卯橋、琴心、帶眼之類，的對也。余嘗因是以槽甲對密丁，山龜對軒鶴。「瓶儲縣令元無策，紙裹書生不識錢。」「赤幟城邊生廣武，白書樹下死龐涓。」「日晷覺都無卯酉，書編看不到辛壬。」蓋不但的對，而人品事類亦相當，體格不止此，觸類而長之可也。

又外編卷下　有號楚客者，以能詞居淮東，余嘗於馮深居寓館見十數解，皆淫麗不則之句，初無止於禮義者。其死也，淮安守些之云：「一從楚客死，淮山無顏色。」吁，長淮富英奇，其來尚矣。蒙衝一炬，老瞞褫魄，非廬江周瑜而誰，正色一叱，六館震驚，非歷陽何蕃而孰？相楚三月，吏無奸邪，期思叔敖也；守蜀數年，俗好文雅，舒人文翁也。桐鄉嗇夫，治行稱最；居鄭亞父，計謀多奇。河南二程，道學宗師，而坐黃崗；包、馬二公，人物冠冕，而生肥水。它如山陽徐積，淮海秦觀，或以孝節稱，或以才學顯，不可悉數。近世如龔先、董愧、丘密、章焕、陳夢斗、焦炳炎，皆以次能謀國者，又層見疊出，皆山川孕秀，神祇闡符，奚獨以楚客之存亡而爲輕重耶？因賦一絕云：「淮邦產寶皆奇士，楚客能詞只小夫。些語凄涼君自感，未應山色獨關渠。」

《隨隱漫錄》卷二　先君號藏一，蓋取坡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夢窗吳先生文英爲度夷則商犯無射宮製《玉京謠》云：「蝶夢迷清曉，萬里無家，歲晚貂裘敝。載取琴書，長安閒看桃李。爛繡錦、人海花場，任客燕、飄零誰計。春風裏，香泥九陌，文梁孤壘。　微吟怕有詩聲翳。鏡慵看、但小樓獨倚。金屋千嬌，從他鴛暖秋被。蕙帳移，烟雨孤山，待對影、落梅清泚。終不似，江上翠微流水。」

又　庚申八月，太子請兩殿幸本宮清霽亭賞芙蓉木犀，韶部頭陳盼兒捧牙板歌「尋尋覓覓」句，上曰：「愁悶之詞，非所宜聽。」顧太子曰：「可令陳藏一撰一即景快活《聲聲慢》。」先臣再拜承命，（五）〔二〕進酒而成。（二）〔五〕進酒，數十人已羣謳矣。天顏大悅，於本宮官屬支賜外，特賜百疋兩。詞曰：「澄空初霽【略】。」明年四月九日，儲皇生辰，令述《寶鼎現》，俾本宮內人羣唱爲壽，上稱得體。詞曰：「虞絃清暑【略】。」又明年，賜永嘉郡夫人全氏爲太子妃，錫宴畢，〔太〕子妃回宮，令旨俾立成《絳都春》家宴進酒詞曰：「晴天媚曉【略】。」若此者餘百篇，史臣章采稱「陳藏一長短句，以清眞之不可學老坡之可，東宮應令，含情托諷，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調，尚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法，宜牽連得書。」

又卷三　孟享駕出，則軍器庫、御酒庫、御廚、祗候庫、儀鸞司、御藥院從物前導，騏驥院馬引從，舍人、內外諸司庫務官繼之。【略】若恭謝駕回，于圍子內作樂，添教坊東西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軍文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盡分春色賜群臣。」【略】先臣云：「幸夥恭謝睹繁華，馬上歸來戴御花。老婦稚兒相顧問，也須春色到詩家。」

又　壬戌秋，儲君賜先臣《記顏贊》云：「文窺先漢，詩到盛唐。侍余左右，知汝忠良。王城雖大如海，政恐一藏而不得藏也。」甲戌秋，自贊云：「年方九秩開，丹臉映碧眼。習靜寸心安，味窮百事懶。由中以致和，聞道亦非晚。噫！十年譔述幸隨龍，二聖在天應默眷。」

又　先君會天下詩盟於通都，隨隱纔十二三，諸先生以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吳一齋石翁云：「大隱君家小隱君，得名太早忌人聞。秋窗吟共緑山月，曉榻眠分華嶽雲。鶯欲引趨先出谷，馬纔生驥便離羣。新詩卻要多拈出，突過郎能張我軍。」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鍾秀氣，湖海誦新詩。放鶴春風遠，橫琴夜月遲。未應隨大隱，閒過聖明時。」劉雷厓彥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吟廬新傍紫薇邊。夜窗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橫御柳烟。五字肯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名念，卻恐功名逼少年。」【略】俛仰之間倏三十稔，吾翁諸老皆賦玉樓，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達一場春夢，故記之。

又卷四　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銅人二，號翁仲，列坐司馬門外。抱獨先生命先人與錢菊友穎即席以「久」字韻賦翁仲，菊友云：「武皇騎龍朝帝后，露濕銅仙古苔繡。【略】」先人云：「銅仙擎露秋風表，珍重劉郎千萬壽【略】。」先生跋云：「紹定壬辰九日，抱獨山人徐逸觀陳藏一所作《翁仲》詩，觀其命意布辭，灼見魁鄉，呼魄指冤，俾受言獎，如在荆棘中流涕而話往事。嗚呼！如詩人忠憤之心，隨事而見，可勝歎哉！因執筆惘惘而書。」

《梅磵詩話》卷中　嘉熙間，高沙卒榮全據城叛，郡守馬公光祖聞變逃匿，僅以身免。有營妓毛惜惜者，全召之佐酒，惜惜怒之曰：「汝本朝廷健兒，何敢反耶？惟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聲。時臨川陳藏一在城中，目擊其事，作詩有「食祿爲臣無國士，捐身罵賊有官奴」之句。三山潘庭堅聞之，謂天壤間有如此奇特事，亦有詩云：「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眞杲卿。」見潘公《吟稿》。

又卷下　靈隱寺前冷泉亭在飛來峰下，景趣幽絕，古今留題不一，東坡呈唐林夫一篇，固已度越衆作。近丹巖林穡一絕云：「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頗爲人所稱誦。續有臨川陳藏一題於後云：「巖裏空寒玉有聲，亭前淵靜鏡生明。從他流入香塵去，不礙源頭徹底清。」亦有意味。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沒巴沒鼻，【略】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著錄

《百川書志》卷八　《藏一話腴》一卷，宋陳郁撰。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藏一話腴》一卷，陳郁，說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話腴》一卷，宋陳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藏一話腴》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陳郁撰。【略】是書分甲乙二集，又各分上下卷。多記南北宋雜事，間及詩話，亦或自抒議論。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藏一話腴》內編二卷外編二卷，舊鈔本，宋陳郁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藏一話腴》內編二卷外編二卷，舊鈔本，宋陳郁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藏一話腴》二卷，舊鈔本，宋陳郁撰，岳珂序。題「甲集卷上」、「乙集卷下」，舊爲汲古毛氏鈔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藏一話腴》甲集二卷乙集二卷，宋陳郁撰。明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藏一話腴》二卷，明末毛氏汲古閣鈔本，王振孫校，一卷。

高鵬飛

王晫《林湖遺稿序》　高氏世居林湖之濱，閥閱相輝，右族也。有南仲甫者，鵬飛其諱也，天姿英邁，穎悟夙成，學以濂洛爲源，旁稽經史，文章典雅，

有元、白風。紹熙壬子，治《詩》領鄉薦，其後屢屈廷試，遂棄仕進，隱居林湖，日與士大夫講明正學，某功夫從某處起，某道德從某處得，某地步從某路入，益大有進。集詩數百以示予，而請予序以遺子孫。予謂詩之流自《三百篇》後，莫有盛於唐者，而詩之法有不同。昔蘇、李尚高妙，曹、劉尚豪逸，陶、阮尚沖淡，謝、鮑尚峻潔，徐、庾尚藻麗。予閱南仲詩，詞體渾厚，風調清深，脫棄凡近。觀其有《次孫燭湖秋懷》者曰：「水照木陰涼。」有《夜渡鄞江》者曰：「晚江山影動龍蛇。」又有《贈王佐時思庵》者，又有《次王元吉詠梅》者，不可悉述。其始其終，絕無蔬筍氣味，無斧鑿痕迹，可見其能參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得藻麗之妙，誠能全十體，備四則，該二十四品，具一十九格，非淺陋粗疏者之能竊也。願錄以廣其傳，勿私於家可也。時嘉泰甲子秋九月望後三日，國子監學錄致仕王晞平父序。

陳宓

論述

真德秀《跋陳復齋為王實之書四事箴》　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幙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又《跋陳復齋詩卷》　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後其亡三年，乃見所與友人劉君詩卷，蓋於堅卧不出，浮言易洶之際，而自處泰然，佳時良夜，邀朋命侶，極登覽賦詠之娛。回眡某昔負辠時，掩關憊卧，惴惴焉不敢少自放者，相去遠矣。於是益歎其不可及，而痛其不可復見也。劉君於復齋爲德友，故其遊從密，賡倡數云。

鄭性之《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序》　公之立朝也，位雖居卑，而應詔論事，言人所不敢；其歸閒也，年雖未及，而引疾告老，爲人所未能。然其爲辭忠誠惻怛，和緩明白，而無一毫矯亢激迫之意。至於詩詠，雅正和平，既足以寫性情之眞，又有以窺造化之妙，讀者味之亦足以發，此皆有德之言也。然豈無其本哉。公跋傅君文藁有云：「誦古人之文熟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書之紙，自以爲可矣。閱歲踰時，取而觀之，謂無一言之幾乎道，遂盡取舊藁而焚之。」此固公之謙辭，而其心實有所悟。蓋公已知文公朱先生之學而讀其書，遂受業於勉齋黃先生之門，與瓜山潘公切磋琢磨，朝夕不相舍，學遂大進。觀其與師友往復問答之書，其爲學也，讀書靜養，日有常程，大要在於力勤而志專，博學而守約。自延平上印歸，堅卧不出，心志純一，遂得肆其力於博文約禮之際，矻矻孜孜，不極不止。莆人祠文公於學，公爲之記，首以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發明文公之心。則其所以願學文公者，不在茲乎！惟其立志如此，進學如此，得之心，有諸己者如此，於爲文乎何有！蓋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自然敷暢流行，燦然成章，亦豈有意於爲文者哉！苟與我同志者讀公之文，其亦有考於斯。

劉克莊《跋鄭南恩家陳復齋遺墨》　復齋陳公早以楷法擅名，晚稍縱筆。余叩其旨，公曰：「吾老矣，豈能長寄率更籬落下哉？」故凡與人書疏，行草尤妙，有二王筆意。此一卷乃與故檢院鄭使君（韓）〔諱〕思忱者。公宰安溪，於邑士中得（史）〔使〕君而友之，相與講學析理，多桑數十百言，少三數行，其論皆折衷聖賢，據依名節。於仕止之際尤嚴，曰：「若都不得志，有去而已。」使君誦之終身，又彙其平生往還翰墨爲大帙寶藏之。使君僅牧恩平，方召用而先去，今學者推爲復齋高第。莆少府必中，使君子也，出以示余。余亦復齋所厚，憶赴靖安簿、儀眞督郵、江淮闔幕，公大書三序相餞，或爲余書碑板歌詩，他尺牘滿篋。余曩不知愛惜，往往爲人取去，晚始收拾，則存者無幾矣。因記公初歿，竹隱諫議傅公謂二子都官、少卿曰：「師復遺墨可裒集爲卷。」傅公名輩先於公而重其心畫如此，若余者非特有愧於傅公，亦有愧於使君父子也。

又《祭陳師復寺丞文》　嗚呼，律己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威信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榘矱，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聚秀孝於里巷。有通體之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爲宗主，學者以爲師匠。

傳記

《宋史》卷四〇八《陳宓傳》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略】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略】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通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稿數十卷，藏于家。

著錄

鄭性之《復齋陳公文集序》　一日，公之子圭裒公詩文，屬余序引。義不得辭。【略】淳祐戊申春三月壬申，友人清溪鄭性之書。

陸心源《影鈔陳復齋集跋》　《龍圖陳公復齋先生文集》二十三卷，附錄一卷，前有淳祐戊申鄭性之序。【略】是集爲其子圭字表夫者所編，各家書目未見著錄，惟《福建通志・經籍志》有之。【略】《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誠罕覯之秘笈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龍圖寺丞復齋陳先生文集》二十三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是書《四庫》未著錄，阮氏未進呈，各家書目亦未見，惟《福建通志・經籍志》載其目。前有淳祐戊申友人清谿鄭性之序云【略】卷一、二歌賦、雜詠，古風，卷三、四五言，卷四、五七言，卷六奏劄，卷七雜說、策問，卷八銘、贊、箴、戒，卷九記，卷十序、題跋，卷十一之十六書劄，卷十七送序、贈序、送行詩、壽詩、輓詩，卷十八祭文，卷十九祝文、青詞、上梁文，卷二十勸諭文，卷二十一、二十二墓誌銘，卷二十三行狀。後爲附錄、拾遺。

趙汝鐩

論述

劉克莊《野谷集序》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一句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精〕苦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由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鴟鴞》、《七月》，詩之〔宗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能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既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頓挫，剸蛟縛虎手也。及斂爲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品，自元和、大曆遡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之〕〔而〕尤自珍閟，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及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稿見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衒鬻，立身行己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

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爲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及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又《跋趙明翁詩稿》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蓋自擇其生平警句行於世。嘉熙戊戌，余嘗爲明翁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於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祜；「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沉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掃自無塵」，「鋤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猿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春鉏」，殆天然着色畫，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句無以加也。余與明翁皆嗜詩者，然明翁失臺郎而歸，其詩愈奇；余銜使指而出，不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葡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爲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會當戔丹悃於公朝，返初服於後村，澡淪塵襟，抽發滯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開封趙汝鐩明翁《野谷集》，五言律詩時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漫無音節頓挫。後村序乃謂跌宕頓挫，眞剸蛟縛虎手，又許以建安、黃初，妄矣。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野谷詩集》　《野谷詩集》六卷。其古體詩氣雄筆健，遠追太白，近接坡公。今體詩造境奇而命意新，與四靈分壇樹幟，直欲更出一頭地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趙汝燧野谷詩集》　野谷何曾是武人，古琴名帖自隨身。東坡墨寶子雲畫，筌榷歸囊也不貧。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野谷詩稿》六卷。【略】王士禎《池北偶談》載，黃虞稷嘗鈔宋人小集二十八家，士禎手鈔姜夔、周弼、鄧林三家，餘摘錄佳句者十九家，以汝鐩爲首。所錄凡五言二十聯，七言一聯，稱其五言律時有佳句，七言俚俗，歌行漫無音節頓挫，而謂劉克莊序推其跌宕，眞剸蛟縛虎手，又許以建安、黃初，皆失之妄。又評釋斯植《采芝集》曰：「此君及趙汝鐩五言，皆多佳句，而無遠神。」其論良允。然自唐以來，兼擅諸體者不過數家，餘皆互有短長。孟浩然、韋應物以五言籠罩千古，而七言則皆不工，無論姚合以下。至於晚唐五季，以迨九僧四靈，刻意苦吟，不過求工於五字。蓋江湖一派，門徑如斯，不能兼責以他體。一花一石，時饒佳致，如汝鐩之流，固亦談藝者所不廢也。

《古劍歌》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寫古劍，先虛後實，故光芒精采與夫身分志願，無不透現行間，此歌行之最有紀律者。

傳記

劉克莊《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淳祐丙午六月辛丑，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于州治，喪歸袁之里第。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鄉長豐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銘我。」乃叙而銘之。公諱汝鐩，字明翁，濮安懿王七世孫。【略】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辟崇陵橋道頓遞官。易諸暨簿，帥稼軒辛公羅致幕下。辛（姓）〔性〕嚴峻，公獨從容〔規益〕。去爲湖南刑獄司幹官，使者悅（齊）〔齋〕李公尤獎重，盜發洞庭，委公討平之。（閱）〔悅〕齋建閫，就兼機幕。【略】用考舉改秩知臨川縣。【略】臺闥交薦，監鎮江府榷貨務，【略】添差臨安倅。【略】丁尚書公憂，服闋，領舊職。【略】遷諸（君）〔軍〕審計司，軍器（堅）〔監〕主簿。青，齊內附，公獨拜疏請防後（宦）〔患〕。【略】知郴〔州〕，【略】以討捕功增兩秩，歷湖南憲，漕，去貪戾暴，風行一道。移漕廣東，解總領餉。【略】時清獻崔公里居，以書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安吉州，廣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言」：「今內治痼于玩心，外治溺于幸心。」公（云）〔去〕國久，白首爲郎，新貴人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溫州，瓜熟（輟）〔輒〕爲有力者所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繼乏絕，公曰賦不可增，民不可剝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略】而公以勞屬疾矣，得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略】公行能高一世，言語妙天下，而爲人深厚，恥自矜露。余每嘆當世用公不盡之未足恨，而議者知公未盡之爲可悲也。別墅曰野谷，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樸素，公樂之不厭，往而忘返。年餘七十，登（涉）〔陟〕如飛。賦詠外（謀）〔課〕子孫講學而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爲恨。公博記（公）〔工〕

文，尤深于詩，有《野谷集》行於世。余大病起，視筆硯如仇，聞公葬，作而曰：公四十年故友也，銘公非余而誰？（名）〔銘〕曰：士之生兮遇合難，材或優兮時命（堅）〔慳〕。瞻前修兮方冊間，進（身）〔多〕悔兮退差安。李愿終身兮樂于盤，謝公晚節兮懷東山。野谷之竹修修兮，其泉潺潺。昔如此兮考（槪）〔槩〕，今安往兮不還。嗟乎明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笻易兩轓。幸翁詩之可傳，昭（余）〔余〕銘之不刊。

著錄

劉克莊《野谷集序》 明翁自番禺鈔新舊稿見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野谷詩稿》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趙汝鐩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野谷詩稿》六卷，舊鈔本，晉江黃氏藏書。汴都趙汝鐩明翁。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野谷詩稿》六卷，舊鈔本。題「汴都趙與鐩明翁」。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野谷詩稿》六卷，宋趙汝鐩撰。群賢小集本。振綺堂有鈔本。許氏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野谷詩稿》六卷，宋趙汝鐩撰，清鈔本，二冊。《野谷詩稿》六卷，宋趙汝鐩撰，清鈔本，一冊。

趙庚夫

論述

劉克莊《山（名）〔中〕別集序》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塘詩評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爲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集止百篇。後十（年）餘〔年〕，見南塘【略】持論稍寬，惟余縛律如故。又二十年，余益衰老，從時願求仲白遺稿熟復，喟然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至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也。仲白之志，常欲歸齊、梁而返建安、黃初，蛻晚唐而追開元、大曆，於古體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窮其要眇。《雪夜感興》等作，咄咄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體而使仲白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眇者又多以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乃雜取百篇爲《別集》，以志余過。凡仲白集外之棄餘，皆他人卷中之警策也。初選余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願字志仁，以甲科郎教胄子，出倅福泉云。

又《趙崇安詩卷跋》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略】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爲一代騷人之宗。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或詠杜鵑云：「自占高枝惜毛羽，聲聲卻勸別人歸。」似有所諷，不若亡友趙仲白「君家自在劍山外，莫浪江南勸路人」之句，尤微婉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劉公復有答以詩者，併舉其槩。【略】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子時願云：「詩至山中不可加，郎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翁卷《道上人房老梅》 方回評：天下皆知四靈之爲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趙昌父、韓仲止、趙蹈中、趙南塘兄弟，此四人不爲晚唐，而詩未嘗不佳。劉潛夫初亦學四靈，後乃少變，務爲放翁體，用近人事，組織太巧，亦傷太冗。同時有趙庚仲白，亦可出入四靈小器。

楊浚《論次閩詩・趙庚夫》 飛筆能教四座驚，花窠鶴食苦營生。遺詩付與劉原父，留取山中百首名。

《歲除即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趙庚〔夫〕，字仲白，寓居興化軍。趙紫芝爲晚唐詩，名冠「四靈」，而仲白亞紫芝。劉後村誌墓，趙南塘爲序詩集，謂「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乃唐體，選之尤者，亦當不以才格論歟？尾句太自矜。馮班評：亦未似唐，是「四靈體」耳。紀昀評：「古詩出情性，後世挾才格。」此二語未爲不是，虛谷惡其害己耳。馮班評：「恐動」太重。淇評：「送」、「贈」迭用何也？

傳記

劉克莊《趙仲白墓誌銘》　仲白諱庚夫，宗室潁川郡王之後。曾大父某，知鄂州。大父某。父某，始爲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儐。書一覽默記，盡卷不脱一字。爲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久之不調。畿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舍人介檄權青龍鎮。勢家或爲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于外臺，下吏鍛鍊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爭于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緯書，坐一榻下籌布蓍不已，以爲世道隆替，人事成壞皆繫乎數。從方士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高，朋友莫能詰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叢藁如山，和平冲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顛沛之作可怨而泣。會中朝有知仲白前事冤者，得復元官，於是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詩，曾極論《參同契》，輒暗合。遇貴公張譙，廣座命題，衆賓方嘲呻營度，仲白已飛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斲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寖少，嚴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纔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海鹽，新脱酷吏手，〔行〕李〔行〕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兩夫畀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惋惜不食，賦詩甚哀，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爲文親蒙天子賞識，給札捧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禧、嘉定間天下多事，三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材建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文不達於天子，徒爲閑人退士、衲僧羽客誦咏歎息之具而已。仲白卒於嘉定己卯二月壬戌，年四十七。【略】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書，仲白棄予而夭，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怠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儒）〔孺〕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檟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所著有《周易》、《老子》註、《山中客語》、《青裳集》。予早知仲白，顧今學退才盡，銘其墓有媿色。至於（附）〔拊〕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方公責也。銘曰：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紀事

《貴耳集》卷上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即事》曰：「縫紉連夜辦，今朝杵臼頻。買花簪稚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名在，年華與鬢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得詩》云：「鶴殘籬外筍，鼠舐墨中膠。」《讀文清曾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僧》云：「詩句日從窗眼寫，墨丸夜入枕頭收。」久從方詩境，晚亦落魄，終於右選。有子殿試前四名登第，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陸放翁詩本于茶山，故趙仲白題曾文清公詩集云：「清於月出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劍南」謂放翁也。然茶山之學，亦出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山中集》一卷。莆田趙庚夫仲白撰。兩上春官不第，以取應得右選，不得志而沒。劉潛夫志其墓，擇其詩百篇，屬趙南塘序而傳之。

藝文

劉克莊《挽趙仲白二首》　生被才名譴，摧殘到死休。家留遺稿在，棺問故人求。對月悲孤詠，逢山憶共游。昔年攜手地，今送入松楸。　昨吊寢門外，萊妻泣最悲。因言兒上學，復爲墓求碑。零落燒丹訣，淒涼哭鶴詩。託孤朋友

事，非謂九泉知。

又《題趙子固詩卷》 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唯君擅士林。字肖率更親手作，詩疑賈島後身吟。九成合奏音方備，三染爲繅色始深。老去尤於朋友篤，未忘几硯琢磨心。

又《題趙西里詩卷二首》 紫芝、仲白飛仙去，常恐英才不復生。人嘆斯文逢厄運，天留此老主齊盟。執鞭孰可爲之御，序齒吾猶事以兄。未必時人能着價，後千百載話頭行。 不向鴛邊繫寶鞍，海門東畔把魚竿。無蒲萄酒博太守，有竹枝歌傳小蠻。到處名山留屐齒，看來元氣在毫端。繡娃辛苦描新樣，肯信春風放牡丹。

華岳

論述

《梅磵詩話》卷下 池陽華岳，字子西，號翠微。豪放不羈，詩文皆有氣骨。嘉泰、開禧間，肄業右庠，上書攻韓侂胄得罪，羈管建安。集中有獻韓詩：「君家勳業在盤盂，莫把頭顱問屬鏤（音閭）。漢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祿山軀。不隨召奭始求老，便學孔明終託孤。十廟英靈儼如昨，謾於宗社作穿窬。」當權臣勢焰薰灼之日，皆奮不顧身，投詩抵刺，又上書攻之，氣節殊可嘉尚。丁卯誅韓之後，復籍於學。嘉定初，中右科第二人，授殿前司官屬。復以謀史相彌遠，被誅。

《浩然齋雅談》卷中 韓平原用事時，華岳子西爲武學生，嘗獻詩云：「漢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祿山軀。」韓怒，羈管建寧。有詩，號《翠微集》，大抵皆粗惡語。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翠微南征錄》 岳生平尚氣俠，輕施與，善畫工詩。嘗渡鄱陽湖，方中流風濤大作，篙師束手，岳恬然哦一詩而止。又《獄中紀事》詩云：「煮飯只燒沽酒罐，讀書權借守囚燈。」可謂癖於吟者矣。《翠微南征錄》十卷，脫口豪縱，多破膽險句，錘煉處又極冶衍遒麗，卓然詩人之傑，而以氣節特聞，尤足重也。

王士禎《跋翠微南征錄》 第一卷開禧元年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伉直。餘詩十卷，率粗豪使氣。其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于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爲晁錯，成秦恐不在于斯。」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彌衡，而黃祖殺之，侂胄不殺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華岳翠微南征錄》 曾禱梅山事竟符，殿前官屬職偏麤。平生脫口多豪縱，氣節眞堪厲懦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略】王士禎題語曰：【略】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其持議頗允。

傳記

《宋史》卷四五五《華岳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略】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置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紀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俠，未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貶，貶建寧圜土中。投啓建守傅公伯誠。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名大異），復置圜土。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

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問。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華岳撰。【略】此本卷首有新城王士禎題語，曰「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

黃丕烈《鈔本翠微南征錄跋》　余向藏《翠微先生北征錄》，係舊抄本，外間罕有也。頃書友攜此《翠微南征錄》來，卻與《北征錄》作合。檢舊時藏書家無有也，適吳枚菴來，余訊之，云《浙江采進遺書目錄》有之，云十卷，刊本，謂是黃虞稷從史館抄得，屬池人郎遂刻之。蓋華岳貴池人，故刻諸池，然此本亦鮮流傳。今抄本雖不甚舊，而取此儷《北征集》，適爲兩美之合，因置之。書共九十五番，合緡錢一千五百餘文，可謂貴矣。甲戌中元日，復翁記。

吳錫麒《鈔本翠微南征錄跋》　宋華子西先生《翠微南征錄》凡十一卷，元、明以來世鮮傳本。國朝康熙間，溫陵黃俞邰始於史館抄得之。池州郎遂字趙客，重以鄉里文獻久失其傳，重加編次，刻以行世，此則其原本也。第一卷爲《上皇帝書》，二卷以下爲古今體詩。【略】嘉慶丙子十有一月既望，錢塘吳錫麒書於有正味齋。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八九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舊鈔本。宋華岳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精鈔本，宋華岳撰，同里後學朗遂編次。

劉世珩《刊翠微南征錄跋》　四庫本作十一卷，疑詩本十卷，添《雜記》爲十一卷。活字本疑有省并。今非特王本不可得，即郎刻原本亦未得見，仍以文瀾閣本付刻，去其複出者，而以《雜記》作十一卷，庶與《四庫》相合。【略】庚子二月花朝，同邑後學劉世珩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翠生先生南征錄》十一卷，舊鈔本。宋華岳撰。舊爲毛氏鈔藏本，極精，板心有「汲古閣」三字。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翠微南征錄跋》　亡友貴池劉葱石刊《秋浦雙忠錄》，以是書爲之首，其自序稱抄自文瀾閣。明嘉靖時有王崇志刊本，外間罕見。清初黃俞邰從史館祕書抄出，同邑郎遂爲之付梓，所抄閣本，即從郎本出。涵芬樓有郎刻原本，與劉氏本不盡合。四庫開館，浙江采進者爲郎刻，而《總目》所收卻爲汪如藻家所藏，以劉氏後序證之，庫本與郎本又大同而小異。是本舊鈔，原爲士禮居故物，不詳其所自出。【略】黃蕘圃跋謂郎刻已鮮流傳，況此更爲郎氏所未見，而出於俞邰所抄之外者乎？訛文奪字，郎、劉二刻有足以參證者，已悉校出。友人瞿鳳起復出汲古閣毛氏抄本校正如干字，尤見精審。其有疑不能明者，則仍闕之。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翠微南征錄》十卷，宋華岳撰，首一卷，清康熙三十年郎遂還樸堂刻本，傅增湘校跋并錄鮑廷博、勞權題識，四冊。《翠微南征錄》十一卷，宋華岳撰，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一冊。《翠微南征錄》十一卷，宋華岳撰，清鈔本，鮑廷博校，勞權校跋并錄鮑廷博題識，一冊。《翠微南征錄》十卷《上皇帝書》一卷，宋華岳撰，傅增湘跋，一冊。

《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三八　嘉定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國朝令甲，雕印言時政邊機文書者皆有罪。近日書肆有《北征讜議》、《治安藥石》等書，乃襲日章、華岳投進書劄，所言間涉邊機，乃筆之書，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襲日章、華岳文字盡行毀板。其有已印賣者，責書坊日下繳納，當官毀壞。從之。

顧廣圻《翠微北征錄跋》　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即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楮墨間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舊鈔本，愛日精

盧藏書。【略】首有開禧三年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再上皇帝書》云【略】因上《平戎十策》爲第一卷。其二卷曰《治安藥石》，則題「國學發解進士華岳進」，時在嘉定元年。三卷曰《軍國大計》，四卷曰《邊防要務》，五卷曰《破敵長策》，六卷曰《將相小數》，七、八卷又曰《治安藥石》，九卷曰《探探之法》，十卷曰《戒飭將帥之道》，十一卷曰《守邊待敵之策》，十二卷曰《足兵便民之策》，末有顧廣圻記。【略】此爲張金吾傳鈔本，有「秘冊」及「愛日精廬藏書」二印。

劉世珩《翠微北征錄跋》　此錄十二卷，卷一《平戎十策》，卷二《治安藥石》，《自序》，卷三《軍國大計》，卷四《邊防要務》，卷五《破敵長技》，卷六《將帥小數》，卷七、卷八《器用小節》，卷九《采探之法》，卷十《戒飭將帥之道》，卷十一《守邊待敵之策》，卷十二《足兵便民之策》。《治安藥石》是進書之名，餘皆子目。《四庫》未著錄，宋《藝文志》、省通志、郡邑乘亦不載。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見此書，有顧澗賓跋云【略】今從錢塘丁氏十萬卷樓鈔得，是即傳錄瞿氏本。盧抱經《志補》云「十一卷」，顧云「依此是十二卷，俗本誤并其一卷」。蓋盧云十一卷者，專指《治安藥石》言，顧云十二卷者，連《平戎十策》言。按《治安藥石自序》云「四十一篇，分四卷」，是此書實祇文兩篇，次爲五卷。或十一卷，或十二卷，均非原次也。【略】光緒庚子五月五日，同邑後學劉世珩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舊鈔本，愛日精廬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元鈔本。此書亦華岳所著，傳本絕稀，《四庫書目》未采。是本猶出元人所鈔，有嘉慶庚申顧廣圻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宋華岳撰。元鈔本，顧廣圻跋，三冊。

錢　時

《蜀阜存稿》附呂人龍《融堂先生行實》　帝詔守臣錄其所著書來上，有《兩漢筆記》、《四書管見》、《周易釋傳》、《尚書啓蒙》、《學詩管見》、《國朝編年》、《百行冠冕》、《冠昏記》、《尚書演義》、《春秋大旨》、《蜀阜存稿》。

《宋史》卷四〇七《楊簡傳》　門人錢時。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群，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蔡清《蜀阜存稿序》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間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託於寬閑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羣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即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稿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稿》，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爲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嘉靖《淳安縣志》卷一一虞焴《融堂先生像贊》　偉哉豐神，瀟灑絕塵。光風霽月，陶瀉性眞。道山穹窿，蜀阜嶙峋。窮邪通邪，千古令名。

《萬卷堂書目》卷四　《蜀阜集》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錢時《蜀阜集》十八卷。淳安人，官秘閣檢閱。喬行簡嘗進其所爲《五經管見》、《西漢筆記》於朝。

張侃

論述

吳泳《退齋記》　吾友張直夫，道韻冲澹，舊號拙軒，今又以退名齋，且自叙其歷官狀，爲之記。於名利雜糅之關而猛歇焉，是亦難矣。然猶懼夫退之夙而未至於履而安也，故復著孔、老之辨，使之明有所決擇焉。

張侃《跋揀詞》　予監金臺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錄前人詞，別寫一通，及數年來議論之涉於詞者附焉。傳不云乎：「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若夫泥紙上之空言，極舞裙之逸樂，非惟違道，適以伐性，予則不敢。

弘治《句容縣志》卷六　張侃，邗城人，寶慶二年爲句容令。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紹定元年，開放生池，築亭作記。是年有五瑞產於縣境，漫塘先生劉宰記之，江千里有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張氏拙軒集》六卷，【略】宋張侃撰。侃字直夫，其事蹟不見於史乘。據集中自稱邗城，又稱淮海，則當爲揚州人。而自《寶祐維揚志》以下，記廣陵人物者皆未嘗舉其姓名。【略】今即集中謝樓監丞爲其父作行實一書，反覆參核，知侃即開禧中知樞密院張巖之子也。案《宋史》，巖以參知政事進筦樞密，督視江淮軍馬。書中稱其父訏謨兩社，出董戎師，歷官既已相符。又巖附和韓侂胄用兵敗衄，御史劾其朋姦誤國，奪官。而書中謂其父「惟主於和，以靖國家，或者不之察，極力詆毀」云云，其言皆爲父辨白，益足與巖事相證。史又稱巖家本大梁，徙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湖州。考集中《歸來》詩有「結亭苕水旁」句，《江淮錄跋》中亦有「吾家近西塞」語，知其卜宅吳興，尤爲確據。至其生平宦蹟，雖不盡詳，以其詩文考之，則嘗監常州雇牛鎮酒稅，遷爲上虞丞，尚略見大概也。巖以諂媚權姦，致位通顯，爲世詬病，而侃獨志趣蕭散，浮沉末僚。所與游者，如趙師秀、周文璞輩，皆吟詠自適、恬靜不爭之士，故所作格律，亦多清雋圓轉，時有閒澹之致。雖未能開闢門徑，自成一家，而其集久佚僅存，實爲世所未睹。

趙萬里《拙軒詞輯本題記》　往讀《大典》本張侃《拙軒集》，有詩無詞，意直夫未嘗爲詞也。頃覆檢《大典》殘帙，得詩餘四首。以是知當時館臣直草率從事，其舛訛錯落，殆未易糾詰，此不過其一例爾。萬里記。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拙軒初稿》，一部四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拙軒初稿》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侃《拙軒稿》四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拙軒初稿》四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張氏拙軒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張侃撰。【略】錢溥《秘閣書目》載有《張拙軒初稿》四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有張侃《拙軒稿》四卷。而《宋藝文志》、《書録解題》俱無之，宋人《江湖》前後諸集及近時選録宋詩者亦多未之及，則其湮晦於世蓋已久矣。今《永樂大典》各韻内，尚頗載其詩文，或題《拙軒集》，或題《拙軒初稿》，勘驗標目，與錢溥、焦竑所記幷合，當即其書。【略】其集久佚僅存，實爲世所未睹，謹排訂編次，釐爲六卷，俾言宋詩者猶得以知其名氏焉。

趙與時

論述

戴復古《懷趙德行》　所學源流遠，澹交滋味長。看來渾易與，別去自難

忘。獨客夢千里，佳人天一方。細觀《賓退錄》，亦足尉凄涼。

趙與時《賓退錄自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曰《賓退錄》云。大梁趙與時。

陳宗禮《賓退錄序》 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見其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聞所未聞爾。及而又見《甲午存稿》，亦君所吟賦，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遠，不作時世粧。長短句亦不效《花間》靡麗之光。如「花似於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雁挾風過古木，春環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於物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爲萬法起？眼看聲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爲之主者矣。蓋公之學，每以爲己先之，故發爲文詞，舍喧而就寂，脫葉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爲德麟賦《秋陽》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錮於富貴，不知田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杭雪不如，新菘況復滿盃盂。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奇風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眞知秋陽矣。」余分符章貢，君之子適來爲宰。余嘗薦之於朝曰：「有儒生謙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稿》請爲之序。緡閱之久，又知宰之所以爲宰者，有所自傳也。因不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時，字德行，嘗從慈湖先生問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賓退錄》十卷。【略】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爲《夢溪筆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並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並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鄭堂讀書記》卷五四 行之受學於楊慈湖，文藝非其所長，故是編論詩多迂謬。即開卷第一則論王建《宮詞》，亦自知糾正於末卷也。至於辨論經史，多有證據，雜記掌故，皆屬實錄。雖卷帙不及《容齋五筆》之宏富，而精核則固與之並矣。

傳記

趙孟堅《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 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原。嗣子孟瑊以紹定五年月日奉襄事，乞銘于某。以丙戌進士同登，有是請也。噫！天之所畀，每嗇於所宜與，此從古所莫可詰，今又重歎於君焉。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寧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管庫之任于婺、于泰、于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蹉跌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己卯，以鎖廳試而舉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比宗姓換階，視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遊際貴達，方將汲引，郡侯葉公武子、趙公必願咸加奬，且薦其才，庶有行也，而君疾不可復起矣，悲夫！以半生績學之勤，裁於制不得有其有，而下從選調，淹矣而又奪之年，不得詣高壽，賦與之嗇，可詰也夫！君諱與時，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日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覩也。【略】爲之銘曰：謂其可必，天則爾嗇。謂其可期，天則不可。知厚其積，乃狹其施，其後人之貽。

著錄

趙與時《賓退錄序》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賓退錄》五本。

《百川書志》卷八 《賓退錄》十卷，宋大梁趙與時著。

《萬卷堂書目》卷三 《賓退錄》十卷，趙與時。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賓退錄》二冊，十卷，趙與時，滄生堂餘苑本。

鈔。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賓退錄》十卷二本，趙與時，叢書堂從宋板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賓退錄》十卷，宋大梁趙與時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賓退錄》十卷，影宋鈔本，顧千里臨何義門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賓退錄》十卷，影宋鈔本，大梁趙與時。

《藝風藏書記》卷二　《賓退錄》十卷，明影宋鈔本，空格悉依舊式，上下二冊。

《楹書隅錄續編》卷三　校宋鈔本《賓退錄》十卷一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賓退錄》十卷，宋趙與時撰。宋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賓退錄》十卷，宋趙與時撰。宋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張雯款，十冊。《賓退錄》十卷，宋趙與時撰。明鈔本，孫江跋，葉奕校，二冊。《賓退錄》十卷，宋趙與時撰。清乾隆十七年存恕堂刻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

洪咨夔

論述

綜論

吳泳《洪咨夔授試中書舍人制》　漢制詔猶有爾雅之風，唐宏詞直類俳優之作。皇宋受命，五星聚奎，天聖、明道其氣渾，熙寧、元祐其詞達，一變西崑儷語之陋，養成南渡諸賢之英。今復百年，豈無名世？具官某性從敏悟，學以博聞。剛大直方，不改山林之操；溫純深潤，能爲廊廟之文。頃司南臺，晉掌西掖，悼大道之久鬱，須嘉言之孔彰。必爲章如雲漢，而後足以見王者之心；必出令如風雷，而後足以鼓天下之動。庶幾治古，復見斯今。

又《洪咨夔授兼侍講制》　具官某行介如石，節清於冰。直道事君，深得靜而方之體；英詞緯國，自成奇而法之文。雖詞草已極儒生之榮，非橫經莫稱侍臣之選。肆升勸講，俾對延英。

又《賜洪咨夔內翰口宣》　禁闥蓋臣，詞林鴻筆，久視鑾坡之草，茲陞學士之眞。宣召有嚴，式承光命。

劉克莊《謝洪中書咨夔舉自代啟》　伏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奏篇，判忠佞於端平之諫紙。修名姱節，惟斗南之一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蔡杭《洪端明平齋祠判》　竊見故忠文端明平齋洪公，文學行誼，照映當代。曩嘗分教是邦，淑艾後學，沾丐維多。敬仰高風，炯然在目。所宜立祠學宮，與諸賢分席合侑，以示盛德必祀之敬，以迪多士興善之心。

毛晉《平齋詞跋》　舜俞，於潛人，其功烈載在史冊，如毀鄧艾祠，更祠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尤爲當時稱嘆。迨卒時，御筆批其「鯁亮忠愨」，令抄所著《兩漢詔》暨詩文行世。樓大防又極賞《大冶賦》一篇。予恨未見全集，其詩餘四十有奇，多送行獻壽之作，無判花嗜酒之篇。昔人謂王岐公文多富貴氣，余於舜俞之詞亦云。湖南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略】咨夔官御史時，忠言讜論，力陳時弊，略見於《宋史》本傳。而集中不錄其奏疏，或避人焚草之意歟？

又卷一九八　《平齋詞》一卷。【略】咨夔以才藝自負，新第後上書衛王，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捃摭其短，遂爲時相所忌，十年不調。故其詞淋漓激壯，多抑塞磊落之感，頗有似稼軒、龍洲者。晉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貴氣擬之，殊爲未允。咨夔父名鉞，號谷隱，有詩名。咨夔出蜀時，得書數千卷，藏蕭寺，父子考論諷誦，學益宏肆。詞註內所稱老人，即其父也。其子勳、燾、熹亦皆能紹其家學。《鷓鴣天・爲老人壽》後闋云：「諸孫認取翁翁意，插架詩書不負人。」可想其世業之盛。

勘菴《影鈔宋本平齋文集跋》　今讀其《進講經義》六條，陳善責難，忠誨

諄切，方之古大臣亦何媿焉。先生名咨夔，字舜俞，杭之於潛人。宋嘉定初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進刑部尚書、翰林學士。嘗論權貴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眞救時之論也。

分論

《竹洲精舍記》 魏了翁《洪士龍以洪舜俞考功所作竹洲精舍記見問》：考功記竹洲，所業在淇奧。謂學與自脩，此何取於竹。士龍來諗余，試請言其目。天地之大端，松篁受命獨。陰陽迭盈虛，表裏更見伏。厥象肖坎離，厥理寓姤復。楡杏柞與檀，四序所宜木。此獨貫四時，不受寒暑觸。示人人不察，但識霜更綠。誰能淇之上，興寓三反覆。形氣玄發明，顯微相貫屬。嗟余粗知方，倚枝看不足。安得兩洪君，試同煙露宿。

《眞德秀除翰林學士制》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仁廟時，歐陽修以九月朔拜內相，眞西山以端平甲午九月初除內相，洪平齋草制云：「粤我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年，拜內相於季秋之朔。」當時以爲用事精切如此。《困學紀聞》卷一九：端平元年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日。」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在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老圃賦》 《賦話》卷一〇：洪舜俞《老圃賦》，雖未免簇事，然治擇精，援引工，亦得鮑、謝之祖者也。

《題陶靖節祠》 《梅磵詩話》卷中：洪平齋《題陶靖節祠》云：「雨引莓苔上短垣，流泉無恙自涓涓。不如歸去來兮好，百世聞風只杜鵑。」李雪林舉《杜鵑》詩云：「血滴成花不自歸，銜愁猶泣在天涯。秋聲更比春聲苦，除卻淵明勸得誰？」李詩祖平齋意。

《壬辰小雪前奉親游道場何山》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洪侍郎詩帖》趙孟頫跋：平齋先生洪公，宋南渡後大手筆也。孟頫弱冠已愛讀文集，恨生晚不得拜下風。先生五世孫爲僧于天目師子寺，名智俊，過溪上，出此示僕，三復之餘，既歎詩律之深，及觀所與安撫書，又見公於國事用心如此，撫卷起敬，輒書其後。孟頫。　又黃溍跋：天目洪忠文公《游道場何山》詩，與眉山蘇文忠諸作，先後相映，眞若所謂山倚詩重者矣。文忠此詩，當時已摹勒入石。自端平甲午迨今，已一百二十二年，而眞跡宛然猶在，誠可寶也。至正十五年乙未五月十日，金華黃溍觀於中天竺，因書其後以識歲月。　又錢惟善跋：右侍郎洪公奉其親少師公游道場何山，遺住山舟公別浦禪師詩也。【略】茲來源蘭若，焚香敬觀，惜不得見所與安撫書耳。然山中舊石刻，薦更兵燹，不復存矣。故翰林承旨趙公、學士黃公跋語在前，惟善何敢著筆？輒綴數語於後，以識俯仰今昔，文物陵替，山林彫謝，無復舊觀之感慨云。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佛誕日，曲江居士錢惟善謹書。　又馬治跋：洪文忠詩，謂道場何山爲大家幽人，此蓋發坡翁之遺蘊。譬如爲二人寫眞，文忠已極其神觀意度矣，而文忠乃直指自出其姓名與字，是可貴也。詩法一本韓，與舟老書尤見前輩激昂意思。己酉十月九日，義興馬治楓涇寓舍題。　又法膺跋：平齋洪公在宋季，趙山臺、眞西山、魏鶴山皆參大政，位貌德業相表裏，而嚴重過之。舟別浦主瑤席軒公，奉八十慈親，漫游兩山，題詩紀勝，句法追躡歐，自蘇玉局題，唯公詩出色，刻諸琬琰何愧？然神物顯晦有時，會當三刻茲山，墨蹟三獻，即中其善藏之。時龍攝丹虺，蟾依玄兔，林屋山樵人法膺擇中跋。

《魏城晚涼倚窗觀稼》 《升菴詩話》卷六：蘇東坡詩八首，大率皆田中語，其第四首云：「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壠間，蚱蜢如風雨。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云云。此詩叙田家自清明至成熟，曲盡其趣。【略】洪舜俞《平齋集》有《魏城晚涼倚窗觀稼》二絕云：「晚風不動稻苗平，葉葉頭邊沆瀣明。并養不窮功用在，誰將易象細推評。」其二云：「飛明一點上苗端，難作尋常露雨看。碧眼道人參解得，黃河夜半泝崑湍。」以此補坡詩注，眞妙也。此事奇，坡詩詠之奇，平齋二詩注之又奇，特表出之。

《直玉堂》 《徐氏筆精》卷四：宋洪咨夔《直玉堂》詩云：「寶鴨炷雲朝太紫，玉蜍浥露校鉛黃。」又云：「雲收翠戟龍文潤，日透金鋪獸面明。」楊萬里云：「雲翻孔雀金花碧，日射鴛鴦玉瓦紅。」皆工麗可誦。

《沁園春》（詩不云乎） 《雨村詞話》卷三：洪咨夔《平齋詞》，喜用成語作起句。如《沁園春》云：「《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又云：「歸去來兮，杜宇聲聲，道不如歸。」皆極自然。按《宋史》，公毀鄧艾祠，更祠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其忠鯁直亮可知，故其詞軒軒多爽致。

傳記

《宋史》卷四〇六《洪咨夔傳》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泰〕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尋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略】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略】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鐫二秩。讀書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即以禮部員外郎召。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閒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眞德秀、魏了翁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略】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略】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眞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遏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略】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御筆：「洪咨夔鯁亮忠慤，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紀事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可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益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編，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又乙編卷二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眞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

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兪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

又卷三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兪詩云：「陰陽眠變理。」

《梅磵詩話》卷上　荆公行青苗免役等法，引用一等小人，天下受其害，卒召六十年後靖康之禍。洪平齋有詩云：「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六經。但怪畫圖來鄭俠，何欺奏議出唐坰。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按國史，俠嘗從安石學，坰乃安石所薦，皆以新法不便攻之。此詩五十六字史論。

又卷中　紹定辛卯，臨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洪平齋《吳都城火》詩云：「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漲燄連天紅。層樓傑觀舞燧象，綺峰繡陌奔燭龍。始從李博士橋起，三面分風十五里。崩摧洶洶海潮翻，塡咽紛紛釜魚死。開禧回祿前未聞，今更五分多二分。大塗小轍禁不講，拱手坐視連宵焚。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末意規諷時宰甚切，聞之者足以戒。

《咸淳臨安志》卷五四　餘杭縣縣治，按《輿地志》：舊在溪南。東漢熹平二年，令陳渾徙於溪北，今在縣城內西北隅。宣和中，令江袤建，後毀於寇。建炎三年，令張永嗣重建。乾道四年，改創縣門鼓樓。紹定癸巳，令趙希磐重建，洪忠文公咨夔記。

《船窗夜話》　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捃摭其短，大概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

《齊東野語》卷一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能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兪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食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既不刻印，而以蠟爲之。蜜即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終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宋祁《孫奭謚議》云：「密章加等，昭飾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蹟書密章。」密字乃並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困學紀聞》卷一八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兪詩，用龐穎公、寇萊公事。

又卷一九　洪舜兪薦於鄉，鞏嶸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舜兪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平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兪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洪舜兪《平齋文集》，一部十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洪舜兪《平齋文集》十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咨夔《平齋集》三十二卷。

又　洪舜兪《平齋集》三十四卷。

《脈望館書目》　《洪平齋文集》十本。

《近古堂書目》下　宋刻《洪平齋集》。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平齋文集》十冊，不全。【略】凡三十七卷，闕前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洪（咨夔）《平齋集》二十冊。陳景雲注：「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洪咨夔撰。【略】是集經筵進講及制誥之文居多，詩歌雜著僅十之三。

勘毖《影鈔宋本平齋文集跋》　《洪平齋文集》若干卷，刊於紹定年間，歷元、明未經翻刻，余僅獲睹此本，而已失其半，而前後漫漶不可整理，仍不惜捐資購之，依式繕寫一過。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影鈔宋本。宋洪

咨夔撰。【略】此從宋本影寫，甚精。惜闕卷十一至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二，凡八卷，擬從閣本鈔補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撰。宋刊本，版匡高六寸四分，寬四寸五分，半葉十一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題「平齋集幾」，上方記字數。字體方整而無精湛之美，頗與棚本相類。此書目錄舊題明本，張君菊生元濟改訂爲宋本，余細觀之，信宋本無疑也。然考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固以爲宋本也。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本平齋文集跋》　《四庫全書提要》：《洪平齋集》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鐵琴銅劍樓瞿氏有影宋鈔本，闕卷十一至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二。瞿氏題記謂擬從閣本補鈔，蓋以《四庫》所錄必完本也。影宋鈔本極精，余以是書久尠流傳，因亟乞影，將以行世。戊辰秋，中華學藝社有輯印古書之議，余偕往日本訪書。抵東京，至其內閣文庫，典守者發篋相眡，適見是集，且爲宋刻，瞿氏所闕八卷儼然具存。借影攜歸，與瞿本合印，遂成完璧。先是，同治癸酉，安徽洪琴西雨樓昆仲得丁雨生舊藏鈔本，釀金梓行，余意兩本卷數相合，必同出一源。對勘乃大相逕庭：最前八卷，及所補宋刻八卷，洪本俱闕，其編次分卷顛倒，脫漏亦不勝僂指。雨樓跋謂丁氏從江浙三閣展轉傳鈔，是必出自四庫無疑。按《四庫・平齋詞提要》謂《平齋集》有《壬辰小雪前奉親游道場何山》五言古詩一首，中有句云「老親八十健」，而集內未載其詞，疑其傳稿尚多散佚云云。今此詩明在第八卷內，是館臣所見汪如藻本必已殘闕可知。古書殘闕，事所恆有，後之人乃必竄易原編，分析卷數，泯其迹以欺世，是則最可憾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撰，清影宋鈔本（卷十一至十四、十九至二十二配瞿氏鐵琴銅劍樓鈔本），□勤菴、瞿啓甲跋。十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洪咨夔《平齋詞》。

毛晉《平齋詞跋》　予恨未見全集，其詩餘四十有奇，多送行獻壽之作，無判花嗜酒之篇。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五集：洪咨夔《平齋詞》十七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洪咨夔《平齋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平齋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洪咨夔撰。【略】是編爲毛晉所刊，晉跋稱未見其集，蓋汲古閣偶無其本，僅見其詞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平齋詞》一卷，宋洪咨夔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洪氏晦木齋校刊本。

藝文

魏了翁《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罷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靚深，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閒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余記之。【略】余長而有聞，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原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爲過矣乎！

吳泳《和洪舜俞太一宮韻》　祠事歸來夜向晨，仰瞻天宇肅無塵。餅搯金井轆轤曉，鐘撼茅山幡影春。傍水且栽梅半樹，掃簷莫使雪橫陳。栢臺近日清無酒，贏得吟詩分外新。

劉克莊《內翰洪公舜俞哀詩》　憶昔端平典冊新，三麻九制筆如神。內庭喚作眞學士，晚輩推爲老舍人。垂死遺言猶苦口，平生諫疏最攖鱗。建功不作於潛死，誰爲君王說厚倫。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七　《春秋說》三十卷。【略】是書有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案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爲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爲國患，爲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擥鈔》、《春秋說》等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

載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契，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誤耳。其書議論明暢，而考據事勢，推勘情僞，尤多前人所未發。

又卷一六二 《平齋文集》三十二卷。【略】考史稱咨夔爲嘉定二年進士，而厲鶚《宋詩紀事》據《咸淳臨安志》，謂嘉定無二年牓，因斷爲元年。今考集中《題陶崇詩卷》云：「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案嘉定以戊辰改元，其二年爲己巳，若壬戌則實嘉泰二年。史特誤「泰」爲「定」，鶚未詳考，而以咨夔爲嘉定元年進士，非也。又謝枋得《疊山集》末附錄贈行諸詩，有洪平齋七律一首。核其時代，與咨夔殊不相及。《宋詩紀事》別出洪平齋一條，不以入咨夔條下，是則考之爲審矣。

《四庫全書考證》卷一六 《春秋說自序》。【略】「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案《平齋集》，「違」字作「失」字，又無「得之則生」二句。今從《永樂大典》原文增入。

鄭清之

論述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功。」意新而理長。

林希逸《安晚先生丞相鄭公文集序》 歐公嘗曰：文章事業，士不兩能，蓋非爲斯時發也。【略】獨我朝諸大老，前乎韓、富、馬、呂，後乎張、李、二趙，其人如泰山喬嶽，其文如黃鐘大呂，紀諸旂常者駿閎，垂之簡帙者炳燿，吾宋之懿，所以上並帝王，而諸公亦鍾天地之全美也。求之近世，則有如安晚先生丞相鄭公者焉。公早游太學，即有異聲。越從經以至大用，高文大冊，流布人間。黼黻兩朝，既極文章之用，敷陳九陛，無非仁義之言。諫藁多焚，僅存其略。乃若淵躍龍潛，初繼大統，兩宮同異，監在治平，公竭忠忱以裨聖孝，時則有甲申尊親之書。逆全驍張，聲震江南，廷議不齊，類唐淮、蔡，公贊其決，卒成聖功，時則有紹定當國之書。親事法宮，乾綱肅正，公憂旁落，力折機牙，時則有政柄之疏。和使往來，國是未一，公條間甚，迄如蓍龜，時則有邊備之疏。他如《敬》《思》二銘，《元吉十箴》，與夫《祖訓》四言，發揮帝夢，又宗社之大計也。功言共立，不既偉乎！而況端明改紀，登良去凶，宇宙耀明，媲美元祐。中遭讒妬，公身雖退，而當時諸賢迄無王、呂之禍。雖嘉、淳而下，局面屢移，賢否豈不迭進？而丁、史之去，如棄弁髦。豈非聖學高明，黑白終定，講明輔導，要有其先，是非甘盤之力乎！方公之再相也，嘗以輔政無狀爲謝，穆陵自指聖心曰：「丞相之功在此！」然則大人格君之業，公實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皇獨知之也，文章又其餘事爾。余嘗因是思之：元豐末年，燕詒置傅，使酬神祖之言，鼎湖龍御，爲世少延，俾溫國輔贊其間，得殫忠益，異時「紹述」一語，必無所投其姦，則邪正紛紛，亦不如是其酷也。公之所學所遭，頗與文正相類，追傷往事，益歎穆陵之聖，而有感於公。今公薨十有七年，諸孫萃公遺文而出之，以余受公異知，俾爲之引。余思疇曩初登朝，公留經幄時，得從容侍筆研，知公學窮古今，出入經史，胸中所有浩如也。鎔煉而出，俄頃千言，形之聲歌，興味尤遠，豈常流所可及！然且樂取諸人，叩擊不已，一語中肯，擊節賞味如自己出。集思之益，容人之度，蓋於是概見焉，因以併識於此。

徐乾學《漁洋續詩集序》 近之說詩者，厭唐人之格律，每欲以宋爲歸，孰知宋以詩名者，不過學唐人而有得焉者也。宋之詩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然則言詩於唐，猶樂舞之有《韶》、《武》而繹繡之有黼黻也。今乃挾楊廷秀、鄭德源俚俗之體，欲盡變唐音之正，毋亦變而不能成方者與。

朱彝尊《橡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于黃魯直，吾見其太生。【略】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

《帶經堂詩話》卷六 鄭清之《安晚集》六十卷，茲本僅古近體詩第六卷至第十二卷，殘缺多矣。詩多禪語。清之相理宗，召還眞西山、魏鶴山諸君子，時號「小元祐」，亦南渡賢宰執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鄭清之本名燮》 輔相能還元祐年（時號小元祐），十龜元吉史書編。晚安園賜漁莊側，尚貸官家質庫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安晚堂詩集》七卷。【略】考王士禎《蠶尾集》有《安晚集跋》，【略】但謂其詩多禪語，而不言其工拙。今觀所作，大都直抒性情，於白居易爲近。其《詠梅》、《詠雪》七言歌行二十首，亦頗有可觀。且清之爲相，擢用正人，時有「小元祐」之號，在南宋中葉，猶屬良臣，不但其詩爲足重，固不容以殘闕廢也。

《西圃詩說》　宋詩中，黃魯直不免於生強，陸務觀不免於滑易，范致能之縟且弱，楊萬里、鄭德源之鄙且俚，劉潛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

李之鼎《宋人集本安晚堂詩集跋》　鄭德源南宋名相，四登揆席，當日有「小元祐」之稱。其詩翹出時輩，清穩樸茂，未可以多用禪語薄之。

張壽鏞《四明叢書本安晚堂詩集序》　余曩讀《安晚集》，因頗究其立身行事本末，《宋史》極稱之，至有「小元祐」之目。甚矣，阿私之爲害，後世史筆之難信也。當宋之世，其苦外患久矣，僥倖而有偏安之局，亦久而後亡耳，故卒與外患相終始。是猶久病羸弱之軀，將養之不及，外邪時復侵之，遂漸入於膏肓矣。試觀寧、理之世，尚成何國家，又奚論寧、理以後種孽芽於數十百年之前，一旦潰壞於今日，今之枋國者，乃不幸而代前人盡受其過，此余于安晚猶有可原。書板幾毀，勿復存者也。近復取其詩讀之，頗怪漁洋竟施多禪語之論，或又謂其近似香山，其實皆未有得於安晚也。夫詩之爲學，《虞書》十二言盡之矣。然在後世，久已析爲二派。顧讀其人之詩，即其人之志行，十可八九得則不誣也。漁洋推近世詩宗，然其工力悉耗在詞中，依永和聲，黍米不失，即其思與志，終不能不爲所屈矣。夫僅託於言志，固往往失其爲詩，徒耗工力於詞中，即亦失其所以爲詩之誼。然則如漁洋者，其弗能有得於安晚之詩也固宜，至如香山，其與安晚亦爲異曲，所遭之時與地固弗同也。雖然，安晚亦嘗耗其工力於詞中焉，今其詩猶有約略可窺見者，徒以雅善蘊藉，務使人以難窺。即其立身行事，亦多用此術，觀其相業可知焉已。

傳記

劉克莊《丞相忠定鄭公行狀》　公諱清之，字德源，世爲慶元府之鄞人，居邑治之東。【略】公少以文爲宣獻樓公稱賞。初名（燮）〔燮〕，而字文叔，以字行。年十九薦于鄉，嘉泰二年入太學，〔嘉〕定八年升上舍，十年進士及第，如《豐芑數世之仁》、《大明生於東》等賦，識者以方《金在鎔有物混成》之作。後隨群從改今名。教授峽州，總領何公炳羅致之幕。【略】十四年，差湖廣總所準備差遣，除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除國子錄。【略】寧宗升遐，遺詔上承大統。是夜惟召丞相入定策，時政府、翰苑未及知，詔旨皆定公手。【略】除諸王宮大小學（校）教授，除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略】寶慶元年，改兼兵部，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郎，仍兼史官，說（官）〔書〕，兼樞密院編修官。二年，除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中。除給事中，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紹定元年，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陞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授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三年，除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公在樞筦，李全以山陽畔，陷泰圍揚，國論猶爲掩覆，又欲易置江上制總全所不樂者以慰其心。公手書白相：「因全一申，去岳逐趙，是朝廷之王人，國家之帥守悉聽命於全矣。全以盜賊藍縷奔竄之餘，陸梁跋扈如此，曾無一人正色以議其罪，國無人矣。」初，海陵失守，公早朝見薛、葛、袁三人，皆愕然未知所出。公曰：「平時與全爲敵者不過三趙，若以趙沿江爲江、淮制使，以二趙分帥兩路，必能合力捐身以當之。須即日處分，稍遲賊入維揚，大事去矣。」三人者唯唯，同至上前（奉）〔奏〕之。上深以爲然，云當即批與丞相。〔公〕奏：「御批須是以『社稷存亡在此一舉，苟不用此三人，或有疏失，過不在朕。』」上頷之。既退，知御批已至相府，然至晚無所施行，公轉扣相子宅之（從更）〔慫恿〕，憂懼待旦，四鼓後知繳入，黎明出命，朝野歡呼，知賊不足平矣。既而三趙受命，善湘移司金山，與范、（蔡）〔葵〕聲勢聯屬，全果授首。當是時，此賊挾精卒十萬，氣吞江表，相老於謀國，工於應變，無如之何。公以一書生，獨謂全反形已露，當聲罪致討，爲誓不與賊俱生（賊）以諷。及討叛詔下，出公之筆，讀者咸奮。六年，史丞相薨。十月，制授公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玉牒、國史、實錄院、會要、勅令。端平元年，提舉《經武要略》。【略】二年五月，六疏乞罷機政，御札勉留。六月，制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院使，提舉國史、日曆、玉牒、勅令、《經武要略》。三年八月，以霖（風）〔雨〕四疏丐去。九月，以禋祀雷變請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略】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

「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經始費。槐木舊居，兵燼（無）〔蕪〕廢，公（損）〔捐〕賜金貿故趾，加葺治。於里第北營小圃，曰「安晚」，取「安步當車，晚食當肉」之義，上書其扁，蒔花移竹，疊石引泉，與朋友嘯咏其中者九年。尤愛山行，輕車小艇，名山古剎如雪竇、如太白、如翠山，雖在萬山中亦至焉，率留信宿。【略】淳祐四年御筆，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令赴天基聖節上壽班，命守臣以禮趣赴闕。【略】〔五年〕以《春秋》徹章拜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公。居無何，哭子士昌，出館江滸，決意東歸，上不允。十二月，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特賜玉帶及更賜第於西湖之魚莊。公雖勉爲上留，然歸夢栩栩，見於篇詠。【略】六年，四疏丐歸，不允。八月，進讀畢，賜晏內苑，上御黃繖，命公御青繖，同行苑中。謂公曰：「忠孝嘗晏史浩於此，然浩未嘗侍天步游覽。」故事，上醻玉龍杯，賜大臣則易杯，上命勿易杯，其尊寵如此。是日御前有金瓶貯丹桂，上以公老夫婦失冢子，慰勞甚至，賜瓶花以解憂。公進感恩詩八十韻，上俯用其韻。七年【略】四月，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略】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略】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符敬）〔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蓋取《益》卦六五爻「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釋者謂以柔居尊而不自任，故可以收衆材之助，所以爲元吉也。【略】〔十一年〕十一月丁酉，公奏事退，感寒疾，前一日尚賦梅花詩與同列倡和，及是絕食（餅）〔屏〕葉，猶以未得雪爲憂。【略】疾革，乞致仕，拜太師、保寧軍、昭慶軍節度使，依前齊國公致仕。□□甲辰，薨於丞相府。公生於淳熙三年九月辛未，享年七十有六。遺表聞，（表）上震悼，輟朝三日，御筆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略】公四登宰席，先後八年，啓沃帝心，謨（圖）〔畫〕國事關於安危理亂大計者不可勝書，然奏稿無片紙存者。每曰：「陛下神聖，羣臣莫及，事有當言，轉移於造膝附耳之際足矣。陸敬輿奏議雖膾炙人口，吾不忍爲也。」昔藝祖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訓，及公宅揆，朝野皆曰上用眞儒矣。自場屋之作至宗廟朝廷典冊之文莫不精妙，傳者紙貴，然散落未嘗收拾，雖玉堂制草，家無副墨，所存惟錄潛邸聖語及表奏、啓劄、詩賦、箴銘、贊偈、記、序跋、策問、疏、致語、醮詞、謚冊、墓碑、祭文等共六十卷，藏于家。【略】世之愛公者往往惜公再出，然公庚戌乞身之疏固嘗（去）〔云〕：「稟性拙直，無委曲籠罩之術；事力儉薄，無納交要譽之資。施恩而不市恩，故背之者以爲常；任怨而不報怨，故仇之者無所忌。」又曰：「召謗納悔，一己之利害輕；棁事敗謀，國家之關係大。昔謝安矯情，姚崇權譎，呂夷簡操術，居是職者可專任拙直哉！」凡數十疏皆然，寫心事之精微，拯筆力之高妙，不辨流言於一時而付公議於千載，後之攬者必有感於斯文矣。

《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馬廷鸞《題汪心齋讀史雜詠後》 先友林竹溪詠史百篇，應葺芷先生袖達安晚丞相，丞相大稱賞，即以上聞，遂簡帝心，早典內制，晚位九卿，聲華赫然。

《困學紀聞》卷一九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癸辛雜識》前集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寖寖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殭。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

又別集卷下 鄭清之字德源，號青山，又號安晚，爲穆陵之舊學。端平初相，聲譽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姪孫太原之手，公論不與。況所汲引如周垣、陳垓、蔡榮輩，皆小人，黃自然嘗入疏論之。既而豐儲倉門趙崇雋上書歷陳其昏繆貪污之過，亦解綬而去。未幾，察官潘凱遂劾之，吳燧亦劾其黨，朝廷遂奪二察言職。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蓋潘、吳二爹皆董所薦

也。潘疏有云：「馬天驥竭浙東鹽本百萬而得遷。」天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覈實，程元鳳以爲不可以外官鈐制臺諫，其議遂寢。時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鄭而留二察，不報。辛亥冬，祈雪，得雷電大作，而清之薨於位，恩數極厚。明年，傅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賄賂竊取相權，凡所以誤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罷其閣職，勒守故相之墓，上從之。初，清之之重來也，有作詩譏之云：「一劄未離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號爲安晚，晚節胡爲不自安。」及其薨也，又有詩云：「光範門前雪尺圍，火雲燒盡曉風吹。堪嗟淳祐重來日，不似端平初相時。里巷誰爲司馬哭，番夷肯爲孔明悲。青山化作黃金塢，可惜角巾歸去遲。」

作品本事

劉克莊《林景復北地詩跋》　景復始爲山陽之役，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海轅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景復雖爲叛賊驅之而北，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

《咸淳臨安志》卷六　昭勳崇德閣，寶慶元年八月建，自趙韓王普至葛文定公邲，合文武勳臣二十有三人，繪像其中。理宗皇帝御書扁，命翰林學士臣鄭清之爲記。

《梅磵詩話》卷中　鄭安晚丞相未貴時，賦《冬瓜》詩云：「翦翦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長生。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宰相器度，已於此詩見之。

又　安晚當國時，一日退朝後，諸公造見，延之□□，時適秋晚，見一葉墜於金魚池中，風吹不定，因命諸公賦詩。其間律絕古體皆有之，多不愜其意，獨華谷嚴粲坦叔止得一句云「風池行落葉」，安晚再三稱賞，次日有中舍之除。

又卷下　宋嘉、平、寶、紹間，叛將李全駐兵淮東之山陽，驕悍難制，戕許國，逐姚翀，殺命士荀夢玉、杜來。士大夫視山陽不啻如蛇鄉虎落。時蒲人林興宗景復，授法曹以往，時論壯之。安晚鄭公在瑣闥，餞行有詩云：「淮海轅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蓋勉其盡節也。景復到任，後改淮安令。辛卯春，全破通、泰，犯揚州，爲王師掩擊，殪城下。其妻楊姑姑懼朝廷必討，遂掃衆盡俘執南官北去。景復羈囚山東凡十年，挺節無所污，安晚餞詩可無負矣。信菴趙公遣間物色，捐金資得之以反，縣國印與告身俱存。趙公奏乞旌擢，以勸盡節者，朝廷錄用，官至曲江守。景復北地詩有「最是北來少詩料，地寒難得見梅花」，又有「形容變盡頭如雪，不改當時一寸心」之句，江湖間多稱之。

《宋史》卷四七七《叛臣傳下》　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韶、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韶見帝，韶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乙巳，金字牌進善湘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略】詔詞，清之所代也。促荊襄、淮西諸軍赴援。

《歸田詩話》卷上　荊公詠北高峰塔云：「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荊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

著錄

林希逸《安晚先生丞相鄭公文集序》　今公薨十有七年，諸孫萃公遺文而出之，以余受公異知，俾爲之引。

《宋史》卷四一四《鄭清之傳》　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

《郘亭知見宋楮藏書志》卷八九　《安晚堂詩集》七卷，舊鈔本，盛二百舊藏。宋鄭清之撰。

又卷一一四　《文房四友除授集》一卷，宋刊本。宋鄭清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安晚堂詩集》七卷，影宋本。宋鄭清之撰。【略】集本六十卷，乃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解元書鋪刊行。宋刻久佚，此影鈔本，惟存第六卷至十二卷止，雖不全，亦罕覯也。

李之鼎《宋人集本安晚堂詩集跋》　此集原闕五卷，自第六卷至十二卷

止，祇存七卷，乃傳鈔丁氏八千卷樓本也。王阮亭跋語闕卷亦同，是國初已無完本矣。【略】《江湖後集》收有《安晚堂詩》兩卷，其中詩頗多集中未有者，刊附於後，名爲「補編」。即依《江湖後集》之例，凡詩爲前七卷所有，則留題去詩，於原選次序仍不紊亂。計增補詩一百七十餘首，亦可彌佚去五卷之憾矣。辛酉季夏，之鼎識。

張輯

論述

綜論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白石姜夔堯章，奇聲逸響，卒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隨近體。有《詩說》行於世。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惟鄱陽張東澤受訣白石，攻研澄潔，駸駸欲遡太白而上之。余嘗觀東澤家本二千石而瓶不儲粟，身本貴遊子而癯如不勝衣，舉世阿附而日夜延騷人韻士論說古今，客退吟餘，寄趣徽軫，曾不一毫預塵世事。蓋所養相似，所吟亦不相違，信詩人之傑，不可不尚友也。

《詞品》卷五　張宗瑞，鄱陽人，號東澤，詞一卷，名《東澤綺語債》。其詞皆倚舊腔，而別立新名，亦好奇之過也。《草堂詞》選其《疏簾淡月》一篇，即《桂枝香》也。予愛其《垂楊碧》一篇，即《謁金門》，其詞云：「花半濕【略】。」

《遺志齋詞衷》　俞少卿云：【略】大抵一調之始，隨人遣詞命名，初無定準，致有紛拏。至《花草粹編》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或一調而名多至十數，殊厭披覽，後世有述，則吾不知。愚按，此類宋詞極多，張宗瑞詞一卷，悉易新名。

朱彝尊《黑蝶齋詞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汪森《詞綜序》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　花庵詞客曰：張宗瑞詞：「睡起愁懷無處着，無風花自落」，爲《花自落》。又「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爲《垂楊碧》，皆以篇末之語而立新名者。

又《詞評》上卷引花庵詞客曰　東澤爲鄱陽名下士，《綺語債》皆以篇末之語而立新名者，作《詞韻衍文》。

又引朱湛盧曰　東澤得詩法於姜堯章，世謂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詞二卷。

諸錦《白石詩序》　張輯之爲詩，源於白石，世謂謫仙復生，以輯權之，而白石之詩愈可知。

《雨村詞話》卷二　張輯《東澤綺語債》，皆取詞中字，題以新名。如《桂枝香》名《疏簾淡月》，《齊天樂》名《如此江山》，《長相思》名《山漸青》，《憶秦娥》名《碧雲深》，《點絳唇》名《南浦月》，又名《沙頭雨》，《謁金門》名《花自落》，又名《垂楊碧》，《憶王孫》名《闌干萬里心》，《好事近》名《釣船笛》，雖于題下自註寓某調，已屬掩耳盜鈴。乃後世作譜，好一一改舊易新，極無意味，見之令人嘔惡。

《西圃詞說》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雨村謂張輯《東澤綺語債》，皆取詞中字題以新名。【略】見之令人嘔惡。此與余前卷所論甚合。夫名之新舊，無關於詞之美醜，好奇之極，必墜荒唐，無怪《賈陂塘》之訛爲《邁陂塘》，《大江東去》之訛爲《大江乘》也。蓋無白石製腔之手，正不必易《念奴嬌》爲《湘月》耳。

又　宋人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夔爲宗。【略】輯字東瑞，號東澤，鄱陽人，受詩詞法於夔。有長短句二卷，名《東澤綺語債》。

《詞壇叢話》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白雨齋詞話》卷八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略】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分論

《疏簾淡月》《梧桐雨細》《詞旨・警句》：「悠悠歲月天涯醉，一分秋，一分憔悴」、「落葉西風，吹老幾番塵世」、「露侵宿酒，疏簾淡月，照人無寐」。《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歲月天涯醉」與「吹老幾番塵世」，皆名理語。《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潤逼衣篝線裊蕙爐）「衣潤費爐烟」同工，「落葉」二語，仙理禪宗。《夢園詞選》黃氏評：朱湛盧曰：東澤得詩法于姜堯章，世謂謫仙復作，不知其又能詞也。《東澤》輯集名。英雄失路，歲月易徂，迴想故鄉，能無耿耿。《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輕重得宜，再莽不得。

《念奴嬌》（嫩涼生曉）《詞旨・警句》：「算只藕花知我意，猶把紅芳留客」。

《祝英臺近》《詞旨・詞眼》：「恨煙顰雨」。

《花自落》《春寂寞》《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會領略，秀句何能忘？「無風」二字微。

《垂楊碧》《花半濕》《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眞」字正咫尺之由。

《月當窗》《看朱成碧》《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悲風千里來，尋常聲色竟不同。《詞綜偶評・宋詞》：起句本唐詩。

傳記

《江湖後集》卷一七　張輯字宗瑞，履信之子。馮深（居）目爲東仙，故又號焉。有《欽乃集》。朱湛盧序其詞云：「東澤得詩法于姜堯章，世所傳《欽乃集》，皆以爲采石月下，謫仙復出。」不知其又能詞也。今輯自《永樂大典》散篇者只詞若干首，名《清江漁譜》。

紀事

《游宦紀聞》卷一〇　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嘗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宜居二，試問眞巖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聲遠壑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眞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

又　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蹙頞而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復至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齊東野語》卷一二　番易有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

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

著錄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張輯《東澤綺語債》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東澤綺語》一卷，明鈔本。宋鄱陽張輯宗瑞。【略】此集皆鈔自《花菴詞選》，惟卷末《念奴嬌》、《祝英臺》二闋爲花菴所未選，想其精華已萃於斯矣。

趙萬里《鄧莊詞輯本題記》 《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卷十七載吳仲方詞七首，張輯詞十二首。張氏詞吳伯宛校輯《清江漁譜》已錄入。

方信孺

論述

劉克莊《詩境集序》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爲主」，又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本朝評坡文者衆矣，往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坡公之平生矣。故詩境方公〔少〕時語出驚人，爲誠齋、放〔齋〕〔翁〕所〔少和〕〔知〕。稼軒所居雪樓〔大〕〔火〕，公唁之，有「何處卧元龍」之句。時〔稼〕軒樂章豪一世，公以偏師劘壘。初筮，有《南海百詠》。權〔佗〕挑虜南吠，公丞蕭山，未三十，以選使軍前議和。垂成矣，虜有所邀索，皆峻拒，而虜怒。反命，乞國書免繫平章（御）〔銜〕，佗詰其故，公以虜求首謀對。而〔佗〕怒，謫公清江，有《南冠萃藁》；牧韶道兩州，有《曲江》、《九疑藁》；歷廣西憲、漕，淮東〔漕〕，牧〔有〕〔眞〕州，有《桂林》、《淮南》諸藁。坐議邊事與當國不合，〔漕〕免歸，益大肆於翰墨。歸六年而卒，得年四十六爾。後四十年，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藁爲十三卷，別刊《使虜語錄》，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公素相親狎。公於書一目十行，詩文操簡立成，而宮羽協諧，經緯麗密，若素思而得者。事大如山，衆相顧失匕箸，公神閑意定，起而應之。其條世務，畫軍冊，他人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公片語而決。余久萎惰，不能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爲集中無韻之作，言之短長〔者〕也，有韻之作，聲之高者下者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水不〔工〕四六，南豐不能詩，長公何以能集衆長而擅一家哉？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爲之本歟！此集名爲《大全》，然送余赴廣西幕五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今逸此篇，它逸詩尚多。四六多警策，亦不載，明府其訪求而補綴焉。

又《寶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 公貫穿群書，爲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靳許可，晚有「文星眞莆中」之句，蓋爲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曰：「漸趨平淡矣。」平淡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

葉孝錫《南海百詠序》 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剏苦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跡可考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使其乘飛簾，憑豐隆，翩翔乎氛埃之上，登崑侖絕頂，凌閶闔，扣玉壺，憩轡乎扶桑之根，以觀日之所出。方壺、員嶠，橫陳浩蕩，長麗、喬皇，絡其來御。下視齊州，不啻紅塵九點，則境中之詩，又可勝既耶？

《貴耳集》卷上 山中趙仲白庚夫【略】久從方詩境，晚亦落魄，終於右選。

傳記

《宋史》卷三九五《方信孺傳》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略】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償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躍

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略】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略】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佗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佗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眞州，即北山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眞，守將決水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貴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劉克莊《竇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存目）

紀事

《四朝聞見錄》乙集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丞相代之（謂陳自強），敵問首謀，則答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間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爲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誑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諱曰：「信孺既爲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即再往亦決不死，惟稍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議。平章聽愚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佗胄臭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諜者謂金既受韓首，諗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爲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塞。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脣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爾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吾爲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閒諜素明，猶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闢，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爲蜀，號爲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爲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荼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貶號，割地，方則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奩資以結譽。後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劉克莊《跋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孚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嬖奴寵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往往質笥衣、粥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質粥，客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一二人留其門。悲夫，尚忍言之！應叟歸，道城南，

行西涼之下，謁新丘，登舊山，臺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其必發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畫，余獨記舊事，且繫小詩〔云〕：「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爲灑西崤。」（孚若葬處）

《桂故》卷五　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其大節在《宋史》。自道州擢爲轉運判官。父崧卿，先爲運判，甚有治聲，桂人祠之。及信孺至，大爲增繕，請吳獵記其事，莆田柯夢得撰迎、送神曲。其褒揚先澧如不及，人以爲篤孝。他日，於西山擇最勝處，創起館宇，期欲奉母偕隱其下。名所營曰「碧桂山林」，自爲之銘，其文今尚在山中。又愛琴潭水石，題以示志。曰：「吾何得此爲菟裘之地！」乃灘山雲崖，則親築軒於崖之陽，乘興獨往，往則必留。曾語守軒僧子眞曰：「先祠在永寧，去此不遠，庶幾神靈謂不肖孤在近，或喜得暫依也。」間屏騶從，小休軒下。伸紙濡毫，有所撰述，不移時，草具，當其得意處，望崖而嘆曰：「平生方提刑以好山水聞，孰信茲山寓筆研哉！」最後以提刑至，故於桂諸山，探賞屐徧。製文賦詩，曾不停思，然亦往往有宕逸之氣。其興學厲士，宜州多紀之，具《龍谿書院圖》與《養士田記》中。

著錄

劉克莊《實謨寺丞詩境方公行狀》　有《南海百詠》、《南冠萃藁》、《南轅拾藁》、《曲江嘯吟》、《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

葉孝錫《南海百咏序》　詩境方君來尉番山，剜苔剔蘚，訪秦漢以來數百年莽蒼之跡可考者百，而綴以詩，可見胸中之磊落。【略】莆田葉孝錫於是特書其百篇之首。今上躬籍田之明年三月既望。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好庵遊戲》一卷，莆田方信孺孚若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好庵遊戲》一卷。

金臬《南海百詠跋》　《南海百詠》，大德間鏤版行世，後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鈔本，承訛踵謬，不無魯魚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訂正之。今春苕賈錢仲光攜一冊至，點畫精楷，裝潢鄭重，卷端有印章曰「絳雲樓」，乃知爲虞山錢氏家藏善本也。借觀三日而校勘之功畢，因命學徒重爲繕寫，珍諸篋笥，視向之承訛踵謬者相去遠矣。鐙下對酒，展卷欣然，因連浮大白而爲之跋。時康熙己亥歲長至前三日，艾亭金臬識於城東書塾之碧雲紅樹軒。

吳蘭修《琳琅祕室叢書本南海百詠跋》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略】是集刻於元大德間，黃泰泉《廣東通志》多引之，而吳任臣作《十國春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皆不及見，則明季以來流傳已尠，故《四庫》未著錄。余從江鄭堂先生假得鈔本，爰爲校正，幷稽其事蹟，書於卷末云。道光五年五月，嘉應吳蘭修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略】是編乃其官番禺漫尉時所作，取南海古蹟，每一事爲七言絕句一首，每題之下各詞其顛末，注中多記五代南漢劉氏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南海百詠》一卷，舊鈔本，題「番禺漫尉莆田方信孺孚若撰」。【略】舊爲鮑氏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四庫未收。　胡氏叢書新刊本。

又《續錄》　琳琅祕室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南海百詠》一卷，宋方信孺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一冊。

真德秀

論述

綜論

洪咨夔《權戶部尚書真德秀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制》　具官某剛而濟以大，和而約之中。殫見洽聞，學貫乎百世之上；崇論閎議，名塞乎兩儀之

間。先帝封植以詒謀，冲人招徠而訪落。

吳泳《真德秀授參知政事制》　具官某德粹而行方，望嚴而氣裕，詞章則日光玉潔，問學則蜂涌泉流。雅度寬夷，能任大臣之重；至誠惻怛，篤行君子之恭。【略】國人望之如歲，雅宜陪公輔之班；學者仰之如山，亦欲借斯文之潤。既司俊造之選，即峻疑丞之除。

又《與真西山書》　去年春，令嗣稅院相過，始得尚書所爲文，冠帶讀之。《夜氣》一箴，冥升利于不息之正也。《拱極》一記，考槃在澗，永矢弗諼之義也。《楮衾》一銘，怙侈滅義，服美於人之訓也。坐右十圖簡而嚴，勉勵僚屬四事明而切。《翰林詞章》一編，溫醇深潤，其思油然以幽，其味黯然以長也。

王邁《真西山集後序》　先生壯年游蓬山，直鰲嶺，立螭坳，每上一諫疏，草一制誥，朝大夫與都人士爭相傳寫。出而駕使軺暨開大藩府，凡囊封驛奏之達於上，若庭諭壁戒之布於下者，錢梓一出，深山長谷窮閭委巷之氓，烏蠻象郡風帆浪舶之賈，競售之如獲至寶。中間勇退閑居，執經問難於共濟之堂，徵銘乞誌於學易之齋，有來自岷蜀萬里者。於是先生之文流布人間，知味者皆得而染指矣。某壯歲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爲文最多。嘗口誦心惟，而躍然有得曰：窮理以致用者，先生之學也；修辭以立誠者，先生之文也。其陳仁義以告君者直而婉，正大而不迂，一片赤誠，對越無愧，其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歟。其代王言以戒百官也，戒休董威，意在言外，或舉一以勵衆，或嘉始以責終，其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歟。其頒教條於所治也，本其風俗，諭以理道，歷歷皆肺腑中語，其所謂「心誠求之，若保赤子」者歟。至於訓教子弟，私淑其徒，辨析理義之精微，條列學問知行之次第，參之周、程先儒之書，又幾於集儒先之大成者也。先生言語文字，足以感發人心，皆其誠之不可掩者。

劉克莊《跋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制六年，每覺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有曲阜。」晚見趙南塘及余四六，曰：「履常與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宜不及二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對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外服，余亦浮沉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余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詞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群臣之扈從者，似非爲後宮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

吳淵《鶴山集序》　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眞、魏，要皆見道君子歟！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楊東山嘗謂余曰：「【略】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眞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

魏校《與顧禹錫書》　承惠《眞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鑠人，讀之，雖名公鉅卿所建明，盡爲所掩，眞文忠公庶幾而神不及也。

黃鞏《新刊真西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爲朱子同郡，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以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爲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

張寧《重刊西山先生心政經後序》　《心》《政》二書，皆古聖賢大本達道中格言實事，先生述而著之，以伸體用之學，不自有作也，故一以經爲名。其例類實與《大學衍義》等。修身以上，政之本，所謂心；修身以下，心之用，所謂政，而皆具於身者也。先生以知行之學，承程、朱之緒，平生治己教人，事上臨下，無一不本於是，一念始終，敬誠不怠，隨其所在而各有得，足以成身，足以淑人，足以格君，足以化俗，而其遺言政迹之猶存者，具足以爲萬世則，是豈曲學殊科小知而詭就者之能爲之也！

金學曾《萬曆重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序》　余少受《文章正宗》，已慨然慕公爲人，比讀《大學衍義》，而益知公負堯舜君民之略者乎！及今手公

集，未嘗不廢書歎也。古之君子懷瑾握瑜，經緯變化，大要幸則著勳伐於當時，不幸則流文采於後世。乃公之遭遇何如哉？公起泰定，迄端平，躡屩登朝，迴翔揚歷，不爲不久。出綰銅墨，入典絲綸，不爲不榮。奉咫尺之書，掉三寸舌，與人主相可否，往往動天顏而回宸聽，不爲不遇。然竟不能少障狂瀾，扶傾廈，而徒令後世以空文見也，豈其時已不可爲，雖有堯舜君民之術，無所用之乎？或疑宋理學爲名高，鮮實用，無以遠過晉清談。然彼王、謝者流，實卻氐虜以奠江左，而宋諸賢顧不如，即公是也。則非公之難用，而用公者之過也。方史相挾定策功，頤指人主，惟所欲爲，而公介其間。公與史勢不兩立，而卒不能奪，雖疲精竭悃於奏對間，人主稍嚮意，而亦卒不能奪史而用公。比史死，而後召公入參政，則已晚。向使當時無勤公簿書筆札間，一意惟公是任，如所以任史，則所爲學以明此心、敬以養此心、親君子以維持此心者，豈僅僅講筵之一暴，而祈天永命之說，寧漫無所當而遂已哉？故賢者之益人國甚也，用之專則王、謝支晉而有餘，弗專則諸賢衛宋而不足。不然，公集具在，其爲讜言格論、訏謨石畫，有一不可見諸行而姑爲名高者乎？且公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阨於佗胄，公阨於彌遠，後先若出一轍。獨怪理宗自恨不與文公同時，而公日侍側不能究其用。公又與魏鶴山齊名，而其時極力媚竈者至相遺問曰：「眞某眞小人，魏某僞君子。」亦可以論其世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略】德秀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緒論。其編《文章正宗》，持論嚴刻，於古人不貸尺寸。而集中諸作，吹噓釋、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韓愈《羅池廟碑》爲劉昫所譏，《與大顚》諸書爲朱子所摭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門戶之見，曲爲隱諱。然其他著作，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眚掩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真德秀》 挾雨幽泉客夢遲，來青館上自題詩。《西銘》悟徹橫渠旨，休咎何煩問相師。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 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庵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眞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責，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

《雕菰樓詞話》 談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尚古者所宜。余謂【略】古人一室潛修，不廢嘯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足與知也。朱晦翁、眞西山俱不廢詞，詞何不可學之有？

《藝概》卷二 眞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余謂詩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 眞西山，作《大學衍義》人也，而有《蝶戀花》之詞，蓋古來忠孝節義之事，大抵發於情，情本於性，未有無情而能自立於天地間者。

《詞徵》卷五 范文正、岳武穆名臣也，眞西山、朱晦庵大儒也，而皆工於詞。【略】蓋風會所趨，非必浸淫於此，乃能之也。

分論

《廉仁公勤說》 魏了翁《寧國趙書記》：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工夫，今安得斯人耶？跋語足以翊詁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諭，方謂春貫四時，仁見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爲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繼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某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況如來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近時眞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淮東湖南江西三路盜賊作過除賊首合行收捕其餘脅從等人並從原貸許以自新各令復業仍仰州縣多方賑卹詔》 《困學紀聞》卷一九：眞文忠爲《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夏震特授武信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進封加食邑食實封》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閎整可視唐諸制。

《皇伯師垂特授少保依前定江軍節度使致仕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

封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絕麗而典。

《賜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黃度乞檢會前奏許令致仕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音節流美。

《賜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雷孝友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簡而有文。

《賜通義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雷孝友宣奉大夫參知政事樓鑰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太子賓客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并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沐浴於典誥而出之。

《上殿奏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兩意分疏，條理秩秩。

《庚午六月十五日輪對奏劄二》《(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辭皆警拔，一言可當千古。

《直前奏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分疏六事，極意發明。文勢流暢充裕，無與爲比。《古文雅正》卷一四：此全以窮理閱歷，又身受其傷，故能曲盡切中如此。中引司馬公所駁六事，尤爲千古炯鑒。

《直前奏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分別邪正，情狀較然。《古文雅正》卷一四：(以引君當道爲心)此段千古第一透切。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以人心爲格天之本，而歸原於公平正大，乃入告之嘉謨。

《大學衍義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只叙作書大意，能以平正勝人。《古文雅正》卷一四：《大學衍義》一書，引經摘史，加以剖晰論斷，心法治法，微顯畢具，誠內聖外王之學，合古來著書者而集其大成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習復而身體之。余嘗謂有宋道學，五子而外，斷推西山爲第一，體用兼優，才德俱茂，恨不究其用耳。著作亦第一有功。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古文雅正》卷一四：歐、曾、王學記雖佳，那及此篇從聖賢體要，學者身心指出的切示人，讀此有不猛然刻勵者乎？余嘗奉安溪先生命輯五子名篇，周子《太極圖說》、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張子《西銘》、朱子《仁說》是也，採先儒講解及議論附注其間。竊謂南軒《孟子講義序》、北溪《用工節目篇》及西山《南雄州四先生祠堂記》，此三篇最爲精切，可以附之而無疑也。《太極》、《西銘》已與《通書》、《正蒙》爲科場取士之用，人所珍誦，故不入選。

《潭州示學者說》《古文雅正》卷一四：忠孝仁義，所以學爲人，不然，人也而禽獸矣。借三子之言以發明之，境地特新。其苦口婆心，以招天下有志之士，如聆其懇款之聲。

《會長沙十二縣宰》《鶴林玉露》甲編卷三：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學齋佔畢》卷二：眞西山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有詩云【略】及帥福唐，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一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去非守平江，作《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張官本爲民【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二賢同本于梅溪微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褫其魄。《梅磵詩話》卷中：梅溪王十朋，隆興間出守某郡，宴七邑宰，賦詩云：「九重宵旰愛民深，令君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酒，殷勤端爲庶民斟。」西山眞公德秀，嘉定間帥長沙，開藩之初，會十二邑宰，亦賦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是唐時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潭一杯酒，直須散作十分春。」二公所作，眞情懇切，足以動人之良心。《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評陸游《寄奉新高令》：此眞良二千石矣。察使恤災安民弭盜，奉公任職，八句中色色具到，卻一氣渾成，不冗不腐，風雅遺軌，何可多得。《鶴林玉露》載王十朋、眞德秀二詩，命意雖同，而氣格相去遠矣。《石洲詩話》卷四：西山眞文忠公帥潭州日，《會長沙十二縣宰》之作，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宮中帖子》《圍爐詩話》卷五：眞西山《宮中帖子》云：「直將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縱欲規諷，在詩各有其體，如此出語，謂之不自重。取厭取輕，伊川之方長不折亦然。

《蝶戀花》(兩岸月橋花半吐)《歷代詞話》卷七引《宋名家詞評》：作

《大學衍義》人，又有此等詞筆。《白雨齋詞話》卷六：《詞綜》所錄朱晦翁《水調歌頭》、眞西山《蝶戀花》，雖非高作，卻不沉悶。固知不是腐儒。

傳記

劉克莊《西山眞文忠公行狀》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夜歸嘗眞書枕旁，燈膏所薰，帳皆墨色。羣兒休浴聚戲，公幷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宮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紈持家，公得壹意於學。弱冠再貢於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弟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閩帥蕭尚書逵羅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儆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屑屑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於福唐，公與游甚懽。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博士，爲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爲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略】召試學士院，【略】除秘書省正字，爲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蝗螭之異，因條上四說。【略】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郎。【略】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基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爲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爚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略】除軍器少監，陞擢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鴟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逋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況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爲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爲異渥，夐掩前（閒）〔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曰：『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監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夐掩前聞」一語，以爲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略】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略】又言：「蜀居上流，爲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當國既久，言路偏置私人，耆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事，鈔法楮令既行，告訐繁興，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采，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又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復，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埴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公爲金國賀登位使，（徒）〔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者，不聽。【略】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爲所薄。公慨然謂劉公爚曰：「吾徒須（須）汲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立）〔力〕請郡。【略】除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略】除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略】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己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顧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爲，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臻。」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慊，焚其契不復爭。曾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傅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略】以吳夫人憂去官。【略】服闋，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略】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傅）〔侍〕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辭免不允。【略】公既（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附己，公不爲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曙、盛章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門求（去）。殿中侍御史莫澤（去）疏語稍見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詞）（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諫）（降）三官，先是，右（大）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鏤榜播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爲已甚。」時相雖怒不（惻）（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考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略）同，時（略）相折簡言路曰：「禮侍強辨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主，荀、楊諸子附焉，諸老先生爲解經而發者附本經之注。《甲記》

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記》曰人君爲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一）〔二〕十有二卷；《丙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問）〔門〕先成；《丁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謂門人曰：「人君爲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爲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他日得達乙覽，死無恨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書）文，摘其關于大體、（功）〔切〕于日用者，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功）〔切〕世用爲主，否則辭雖（多）〔工〕亦不錄。其目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略】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略】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略】四月，除權戶部尚書，【略】再辭新命，不允。九月乙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略】公自三山過（家），醮于仙遊山，青詞（家）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眞）〔直〕須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于啓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略】兼修國史、（寶）〔實〕錄院脩撰。【略】（幾）〔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怪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疏不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爲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己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蔽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名）場（屋）者。拆號，同洪侍郎咨夔、王殿院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告）巳，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略】己丑三乞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略】公內行卓至，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履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自記之。【略】律己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建學易齋、共極堂，俱卑樸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中），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爲樓公鑰賞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當世。【略】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只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說〕而知旦晝所爲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于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夜氣箴》焉。【略】晚集聖賢之語爲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焉，略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蓋公之所造至是深遠矣。【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爲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章）〔草〕》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拯荒錄》若干卷，《清源雜（主）〔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

魏了翁《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眞公神道碑》（存目）

《宋史》卷四三七《眞德秀傳》（存目）

眞采《西山眞文忠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眞西山鎮溫陵，春，講武帳前，將官王大受被甲三重，發百矢，皆中的。西山韙之，補充正將。後月餘，忽海寇猖獗，令大受將卒五百，擒獲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搥，次第而畢。惟置趙於傍觀之。次陵

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而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卒，衆無敢譁，大略似誅少正卯時也。一時爲詩歌者百數，獨長溪丞王亦世一絕云：「憑陵海若玩波神，怙恃乾坤不殺身。刀鋸未加先自殞，陸梁未有白頭人。」西山大喜，薦之於朝，後宰建安而卒云。

《四朝聞見錄》甲集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鐏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鐏，初謚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上，自有旁人說短長。」眞文忠初謚也，謚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於歐陽，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辯，用初謚云。

又　眞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眞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眞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臾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眞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料臺中有異評。後二十年纔入幕，隔三四牓盡登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眞公卒爲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于劉卧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恕。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若干將、莫邪新發于硎，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偉。」

又　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略】余嘗訪眞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答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眞異等，而末篇贅用《周禮》巫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眞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眞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又乙集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捐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貴耳集》卷下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眞西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眞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聞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眞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眞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饘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閩特犬豕，越乃虺蛇。」蓋梁閩人，李越人也。未幾並除洪公咨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曆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眞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又卷四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又乙編卷四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又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眞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本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又卷五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眞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癸辛雜識》前集　眞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眞儒一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眞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作品本事

劉克莊《跋西山與李用之書》　右西山先生與洞齋李公問答一卷。當先生自禮侍免歸也，流言方譁，後禍叵測。道遇某尚書被召，謁之，其人辭以疾，不出見。某舍人，先生故吏也，入都不敢由浦城，迂涂取上饒而西。且天子初無怒先生意，其所交游萬無連坐之理，而人情過於避就如此。洞齋乃於是時從先生講學質疑，執(子)弟(子)禮。後先生召歸，亦不翕翕趨附，方以格領縣令。先生殄瘁，宰木已拱，門人或更名它師，洞齋顧收拾其寸簡隻字，如襲珠璧。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愧矣。

又《跋西山帖》　右，西山先生爲其邑子陳君適書課程如此。先生夢奠後二十年，陳君道莆以示某，念昔受學於先生，誨言在耳，遺編在笥，雖心力記憶未忘，然目力昏花，不能讀(耳)(矣)。誦先生「欲專不欲雜，欲精不欲多」之語，爲之慨然。

又《爲徐國錄跋西山先生帖》　前一帖乃嘉定癸巳冬先生再守溫陵時也，後一帖乃端平甲午春自溫陵帥福唐時也。先生爲天下文章宗師，而州家箋記獨屬之仲晦、茂功。其言曰：「再留泉一年無所獲，惟獲二雋士。」時仲晦從元樞曾公往建江閫，帖中所謂「退之從晉公」是已。先生於仲晦卷卷如此，而仲晦不翕翕附和，方且獻四規，先生至欲銘之楹几，皆賢於人遠矣。此(昔)余昔參先生謀議所目擊者。後二十年，先生墓木已拱，士有未嘗聆謦欬、經指授而托先生以(平)(干)世媒身者，至於眞爲先生品題印可者，往往流落江湖，埋沒山林，不願求知於世。猥曰西山門人滿天下，能辨其眞贋者少矣。仲晦方牧南郡，茂功猶待禮部試，先生謂二雋且不偶如是，士之遇不遇果有命哉。余晚受明主異知，親近矣，終不能稱胡毋生、薦施讎而去，師交誼薄甚矣，故題二帖之末以識余愧。

《四朝聞見錄》甲集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答以「公爲宗臣，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貺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個皮膚，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又乙集　公當制除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

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悛」。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趙汝騰《李監簿誌銘跋》 嘉定乙亥旱，時應詔抗疏者數人，陳公宓、倪公千里與國子簿李公疏切至，在諸公吟口，而陳爲最。公陳六事，忤中殿特甚。予猶記少年時挽公詩有「身登玉笥，疏忤椒房」之句。今三十七年矣，公之子大逢以眞西山誌銘示予，俾跋。予愛其銘文「默于廷，嘩于朋，夫誰不能。平居吶然，有疏萬言，維公之賢」數言，併揭而書之。

《隨隱漫錄》卷五 陳子長帥守瑞陽，用刑甚峻，西山眞公勉以詩曰：「粉省郎官出把麾，故人何以贈箴規。孔門仁恕眞心法，漢吏循良乃吏師。聽訟莫嫌刀似筆，愛民終見口成碑。玉麟夜語如相問，爲說如今兩鬢絲。」與諛悅者異矣。

《困學紀聞》卷一八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眞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宋元學案》卷一三 黃榦，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眞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彊，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

《宋四六話》卷一〇 眞文忠公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鴳鵴，若水尚還其使；歲供蚶蛤，孔戕猶疏于朝。況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著錄

王邁《眞西山集後序》 某壯歲從游，今髮種種，得所爲文最多。【略】某分教視邸，乃裒所蓄數巨帙，與寓客莊君元戊編類而是正之，刊二十餘卷惠同志。【略】乃綴其語爲甲集後序。端平之元夏五月，門人仙游王某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西山集》五十六卷，參政浦城眞德秀希元撰。

《通考》卷二四一 《西山集》五十六卷。

《宋史》卷四三七《眞德秀傳》 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

《文淵閣書目》卷九 《眞西山文集》，一部三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眞西山文集》三十冊。

黃翬《新刊眞西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探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于時，獨其他彙次文集分爲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寧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歎曰：「書坊群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爲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校而叙之者。適翬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子不得辭也！」【略】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學莆陽後峰黃翬謹序。

張文麟《嘉靖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跋》 正德丁丑，獲守公鄉郡，意公平生精神心術之所運用，見諸篇章者，宜不出此，因求公遺集。至正德乙丑，始獲於地官郎楊君乾叔所，託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淹旅邸者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書終養，卒不得命，復來視郡，則伯固所校公集至矣，遂登梓。於乎！文麟守公鄉郡，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郡復守公郡又三載，而公集始行。【略】刻書成，附末簡。嘉靖元年六月望日，後學常熟張文麟謹書。

《趙定宇書目》 《眞西山文集》二十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眞德秀《西山集》五十六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眞西山集》五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西山文集》二十九冊，不全。宋眞德秀著，凡五十五卷，闕十九、二十卷。

又 《西山先生文集》十九冊，不全，闕四十六至四十七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眞文忠公翰林詞草》五卷。

又《眞西山對越甲乙稿》十六卷。

又卷一三　《眞西山集》二十冊，五十五卷。

金學曾《萬曆重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序》　公著述甚富，世亦多有，而全集顧罕見。余叨撫閩之二年，屬鹽幕林君走境內，稍葺前賢祠墓，爰訪公家，僅存一編，爲捐帑金梓布之。【略】林君名培，粵人，以御史抗言謫。是集繕校皆其力，蓋其平生雅不愧公云。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眞德秀《西山集》五十六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眞文忠公集》。陳景雲注：「《西山集》五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眞德秀撰。【略】此本爲明萬曆中福建巡撫金學曾所刊。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四函二十七冊，宋眞德秀撰，二十四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四函四十八冊，宋眞德秀撰。書五十一卷。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奇兩探於眞、魏。」黃丕烈注：《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其卷八至十一、又二十五至二十八、又五十二至五十五皆鈔補，而第五十一全卷盡缺。考《書錄解題》、《經籍考》皆五十六卷，《延令目》乃云五十一卷。今宋槧前後凡存四十二卷，而止於卷之第五十，鈔補未知所出，無以訂此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眞西山集》，鈔補，五十四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八世祖明建寧守端巖公刊本。宋眞德秀撰。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明刊本。宋眞德秀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五十一卷，明正德閩刊本，凌礪生藏書。後學莆陽黃鞏校正，常熟張文麟同校。

《藝風藏書記》卷六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明萬曆戊戌刊本，崇禎戊辰重修。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明刊本。宋眞德秀撰。

《四部叢刊書錄》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廿四冊，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宋眞德秀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眞西山文集》□□卷，宋眞德秀撰，元刻本，一冊，【略】存二卷（十四至十五）。《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明嘉靖刻本，十二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目錄二卷，明正德十五年張文麟、黃鞏刻本，十二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明萬曆二十五年景賢堂刻本（卷五十一原缺未刻），十二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五卷，明萬曆二十五年景賢堂刻崇禎十一年拱極堂重修本（卷五十一原缺未刻），十四冊。

藝文

曹彥約《送真希元侍郎得祠西歸》　願治方凝竚，求歸竟得閒。空令如我輩，忍媿尚朝班。望重忠嘉上，身輕去就間。渺然人物慮，少壯亦衰顏。

戴復古《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邊事不顧忌諱一疏萬言援引古今鋪陳方略忠誼感激辭章浩瀚誠有補於國家天台戴復古獲見此疏伏讀再三竊有所感敬效白樂天體以紀其事錄于野史》　禁城鷄唱金門開，起居舍人攜疏來。榻前一奏一萬字，歷歷寫出忠義懷。頓首惶恐臣昧死，越錄敢言天下事。百年河洛行胡朔，恨滿東南天一角。夷甫諸人責未酬，志士愁眠劍鋒落。天意未回事難舉，向來一試成千誤。犬羊頻歲自相屠，盛衰大抵由天數。昨臣銜命出疆時，自期有去必無歸。屈膝穹廬當憤死，天相孤忠半道回。金山之下長江水，擊楫中流書壯志。東風吹上妙高臺，略望江淮見形勢。形勢從來只如此，幾年待得天時至。朝廷爲計保萬全，往往忘卻前朝耻。臣今未暇論規恢，胡虜已亡何慮哉。中原曠地無人管，政恐英雄生草萊。北方苦饑民骨立，萬一東來竊吾粟。邊頭諸州無鐵壁，借問誰能備倉卒。請朝廷，厲精兵，擇良將，辦多多，策上上。更選人材，老練通達，分守要衝，講明方略。一賢可作萬里城，一人可當百萬兵。坐令國勢九鼎重，所賴君心一點明。長箋奏徹龍顏悅，繼言臣愚進此說，言雖甚鄙用甚切。宸斷必行天下福，勿謂儒生論迂闊。臣之肝膽與人別，讀書豈爲文章設。王師若出定中

原，玉堂敢草平羌策。

又《湖南見真帥》 致身雖自文章選，經世尤高政事科。以若所爲即伊、呂，使其不遇亦丘、軻。長沙地窄儒衣闊，明月池干春水多。天以一賢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

趙師秀《送真知院出使江東》 一節鑄黃金，翩然別禁林。幾於言事日，已作去朝心。有識愁雖結，無漸喜自深。江邊瞻使者，誰不敬曾參。

魏了翁《題陳膚仲真希元詩卷贈蕭道士蕭善為詩亦解鼓琴》 手撇飛鳶上五溪，兩牛腰大送行詩。猶嫌言語無多子，古錦奚囊長自隨。吾廬几研半生塵，朋友相邀問保鄰。旅進羣咻渾易事，鄰家老子是何人。是間正位至虛靈，都把精神逐外明。勸子抱琴歸舊隱，亂雲深處認眞情。

劉克莊《祭真西山文》 烏乎！四科九德，自昔難幷，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練薄縑輕，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了翁，公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開閣，虛左起迎。執筆玉堂，開卷邇英。三月初吉，始畢文衡，將授以政，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諗疾〔予〕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有恩言，寬慮嗇神。衆願有〔廖〕〔瘳〕，起而經綸。奈何蒼天，奪此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爲將明？民有利害，誰爲罷行？吾黨之士，誰爲統盟？後來之俊，誰爲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烏呼！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行路嗟驚。況侍班聯，久親典刑，相率一哀，心折涕零。烏乎哀哉！

仇遠《題西山真先生像》 何年霜月子，寫此西山眞？峨冠褐寬博，詩書發精神。可以眞巖壑，可以登麒麟。斯人不可作，令我思乾淳。

雜錄

劉克莊《跋真仁夫詩卷》 予友眞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冗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爲西山先生之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方大琮《跋杜正甫藏西山帖》 西山先生學問道德爲百世師，而性雅不喜書，然其片詞半札爲世珍愛如是。學者倘因是而有所感激焉，則周、程燈印思所接續，若唐碑晉帖，束置高閣可也。

魏了翁

論述

綜論

魏了翁《答吳寺丞書》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某自與吳畏齋作記于成都，今二十年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某作記。初間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太汎。於營道所記已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爲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闕里（封謚之類尤不經），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爲朱、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爲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矜奇衒博，義理所系，世變所關，不容草草耳。

許應龍《魏了翁知紹興府制》 間世眞儒，斯民先覺，以學問淵源之邃，爲黼黻河漢之文。惓惓憂國之忠，無言不盡；蹇蹇匪躬之節，所守彌堅。

洪咨夔《魏了翁除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制》 氣以志爲帥，學以經爲宗。賈誼六太息之書，洞達國體；魏徵十不終之疏，仰當帝心。梧桐方挺於朝陽，蒹葭已颯於白露。逆處以順，樂忘其憂，務著書而立言，期精義以致用。【略】爾熟講乎后倉之九篇，深稽乎姬公之六典，未入趨於宣室，趣攝長

於容臺。仍摛盤誥之文，更勸索丘之讀。登崇伊始，簡注良深。

吳泳《魏了翁授兼侍讀制》　具官某高明邈乎宇宙，正學源乎聖賢。去國十年，不改孤忠之潔白；謫居七載，盡研六籍之精微。深惟孔氏之遺書，能究先王之成法。肆班法從，勸讀經帷。

又《答魏鶴山書》二　某每謂侍郎文章，天下所共知，而某知之爲最深，愈于天下之人。【略】侍郎養熟道凝，神全志壹，作爲文章，天力自到，其趣窈窕而深，其聲清越而長。如《夢筆山記》，捻起「老去才盡」一段，《洗筆池記》說《咸》之良，感《艮》之實，見處俱造微密。最是《李侍郎北園記》，於豐道扶教極有功。而《舜兪山房記》，根本六經之奧義，演出先王之大法，其於學者進學功夫尤所關繫。迨夫意與神馳，文隨筆肆，隱然有味之言，出於記事之外，此則侍郎之所獨得，而某竊以爲知侍郎之深，愈於天下之人者此也。

又三　居今之世而聞侍郎之一言一行，莫不刻意竦慕。而況侍郎不以此舉自滿，著書渠陽，內樂宴如。於《魏公論語序》見修身踐言之有法，於《文公年譜序》見豐道扶教之有功，於濂溪諸老先生祠堂等記，見根極理氣，分劈義利，辨明德性物欲與夫聖傳之眞，俗學之痼，邪說之誣，尤爲有警於後學。其他雜著，春容簡短，雖若不齊，而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前輩嘗謂「退之、子厚皆於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眞理。今觀《渠陽》一編，則又豈可例以文士目之耶？然尙有可商量者。記、序、銘、說、詩、詞，各自有體，雖文公老先生素號秉筆太嚴，而樂府十三篇詠梅花與人作生日，清婉騷潤，未嘗不合節拍。如侍郎歌詞內「重卦三三」「後天八八」「三三律管」「九九玄經」等語，覺得竟非詞人之體。是雖胸次義理之富，澆灌於舌本，滂沛於筆端，不自知其然而然，但恐或者見之，乃謂侍郎盡以《易》玄之妙譜入歌曲，是則可懼也。

吳淵《鶴山集序》　竊惟公天分穎拔，早從諸老游，書無不讀，而見道卓，守道約，故作爲文，率深衍閎暢，微一物不推二氣五行之所以運，微一事不述三綱九法之所以尊。言己必致知力行，言人必均氣同體。神怪必不語，老佛必斥攘。以至一紀述，一詠歌，必勸少諷多，必情發禮止，千變萬態，卒歸於正。及究其所以作，則皆尙體要而循法度，浩乎如雲浮空而莫可狀，凜乎如星寒芒而莫可干，蔚乎如風穀波而皆自然也。其理到之言歟！其有德之言歟！程、張之問學，而發以歐、蘇之體法歟！公文視西山，理致同，醇麗有體同，而豪贍雅健，則所自得。故近世言文者曰眞、魏，要皆見道君子歟！

吳潛《鶴山集後序》　暇日尊俎笑談，獲見公高文大冊。及聞公崇論宏議，日充然有所得也。嘗曰：學必本六經之謂正學，道必本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謂正道，彼邪說詖行，是乃荊榛，闢而通之，則理到文醇矣。至于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官制、兵法、典章、文物，莫不究極，纚纚如辨白黑而數一二。潛益信公根柢學問，枝葉文章，落陳啓新，翼華抵實，天出神入，不可羈控。此豈儒然之故哉？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略】潛竊謂渡江以來，文脈與國脈同其壽。蓋自高宗喜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謂有益治道，可爲諫書，自孝宗爲《蘇文忠公文集》御製一贊，謂忠言讜論，不顧身害。洋洋聖謨，風動四方，於是人文大興，上足以接慶曆、元祐之盛。至乾、淳間，大儒輩出，朱文公倡於建，張宣公倡於潭，呂成公倡於婺，皆著書立言，自爲一家。凡仁義之要，道德之奧，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極而扶世教，使天下曉然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吾道之所以異于佛老，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蝕其綱常之正者，功用弘矣。永嘉諸老如陳止齋、葉水心之徒，則又創爲制度器數之學，名曰實用，以博洽相夸。雖未足以頡頏二三大儒，然亦有足稽者。寥寥四五十載，我公嗣之。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高，忠貫日月而不自以爲異，德望在生民，名望在四夷，文章之望在天下後世，蓋所謂兼精粗、一本末、集乾、淳之大成者也。惜其位不稱德，命不待時，不及相明天子以興禮樂，致太平，而斯文之澤所見俾止於此，悲夫！公諱了翁，字華父，邛之鶴山人，天下士師尊之曰鶴山先生云。

方岳《跋王周卿注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爲鶴山故，鶴山詩多矣，周卿獨爲其在渠陽時故。風雨凄凄，鷄鳴喈喈，鶴山以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

佚名《鶴山集跋》　余髮未燥，聞鶴山先生名，年志學，誦鶴山先生文。【略】嗚呼！天喪斯文則已，若猶未也，則開卷瞭然，百年之利害，百年之得失，百年之安危，如蓍龜前知，其或繼之者，雖百世可知也。本集已有退庵之序、履齋之文，可以爲重矣，余何措壹詞。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楊東山嘗謂余曰：「【略】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

又卷六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爲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

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鬬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爲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荊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蔑如矣。雖然，豈獨文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答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模規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腳迹下盤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眞。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佩服。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居簡《贈浩律師》 方回評：近世《李雁湖集》、《魏鶴山集》，皆不去生日詩。一例刊之，亦一快也。

唐元《讀魏公輔詩稿跋》 僕生晚，讀書未多，近歲始得先正鶴山先生《渠陽》、《自齋》等集，閉戶讀之數月，大槩其文根據六經，而沈浸於關、洛、考亭之粹。及閱《奏議》二大冊，惓惓以理義忠懇補袞闕，格君心，豈止詞章而已哉？然所作《子雲墨池》，極論《易》《玄》同異，後生晚學讀之憒然，則其詩又豈留連光景者所可仰視？三世從孫公輔君，頃出示詩稿，碩人序引珠光玉瑩，僕何庸贅辭？君詩清熟，類多許可，然鶴山翁超軼絕塵，獨融之以油然之理趣，其家法猶在也。僕欲學而未能，會還吳庠，假尊經一榻，秋高夜涼，青燈對誦，益共勉之。

《詞品》卷五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人。慶元己未第二人及第，與眞西山齊名。道學宗派，詞不作豔語。長短句一卷，皆壽詞也。《菩薩蠻》壽范靖倅云：「東窗五老峰前月【略】。」又《鷓鴣天》壽范靖州云：「誰把璿璣運化工，參旗又挂玉梅東。三三律琯聲餘亥，九九元經卦起中。」又《水調歌頭》云：「玉圍腰，金縷肘，繡籠鞍。」宋代壽詞，無有過之者。

邵寶《嘉靖刊魏文靖公集序》 宋之有道學也，始於周子，盛於兩程子，邵子、張子同時幷作，繼乃成於朱子。蓋後乎孔、孟千有餘年，而先王仁義禮樂之懿日可復興，正矣大矣，精且備矣！然故天下學者心悅而誠歸之，抑亦有樂其名而歸之，不由乎誠者。門焉戶焉，騰茲多口，而小人之醜惡正直者乘之，是以僞學之論起焉，而謗遂及乎大儒君子。夫人也，其皆非吾徒也已，不然，何僞學之禁一行，遂滅跡以逃，惟恐不絕，至或反戈相攻也哉？當是時，公與西山眞公二人者雖罹媢嫉，屢見斥疏，罷於出入，而講明之功，持守之力，弗替益勤。立朝領鎭，忠言嘉政，黼焉爲吾道衛翼，國史立傳，列在「儒林」，爲「道學」之亞，厥惟允哉！

暢華《嘉靖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跋》 有眞儒而後有善治，無眞儒而有善治者僞也，否則伯耳。宋以來，程、朱崛起，乃後眞、魏復出，有眞儒矣，而其時皆不知用，或雖用不專，或既用復絀，欲求其治之善得乎？鶴山魏氏之學，眞儒之翼衛也，使能見用，則即物以明義，及身以求仁，其於善治，必能興復。然於君子小人之辨不明，反抵毀且禁逐焉，可以觀世矣。【略】學者即其文集以求其義理之學，以之事君，不有裨道德之治者鮮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鶴山全集》一百九卷。【略】南宋之衰，學派變爲門戶，詩派變爲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爲一家。【略】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爲《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絕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不染江湖游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翛然於流俗外矣。

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自序》 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庵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眞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貢，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

《雨村詞話》卷三 宣和而後，士大夫爭爲獻壽之詞，連篇累牘，無謂極矣。吾蜀魏了翁華甫爲宋名臣，乃詞非壽不作，雖《花庵》選入數首，吾終不取。

《蓮子居詞話》卷三 生日獻詞，盛於宋時。以諛佞之筆，攙入風雅，不幸而傳，豈不倒卻文章架子。孔毅夫《野史》：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此事固未可信，然至如魏華父則非此不作，不可解已。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竹垞曰：「宣、政而後，士大夫爭爲獻壽之

詞，連篇累牘，殊無意味。至魏華父則非此不作矣，置之不錄也。」按此說本於《花庵》，然華父《鶴山長短句》三卷，雖未臻上乘，亦未嘗全作諛辭。其《水調歌頭》過凌雲和太博張方韻云：「千古蛾眉月【略】。」亦疏暢可誦。竹垞謂曾覽觀是集，殆未諦審乎。又《臨江仙》上元放燈約束伎前燈火云：「千燈渾是淚，一笑不論錢。」《八聲甘州》「多少曹符氣勢【略】。」則不可謂非有心人也。華父曾爲吾閩安撫使。田元均曰：「爲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我面似靴皮。」月泉吟社謝詩賞啓用之云：「恭維某官，笑面如靴。」阮亭議其不雅馴。華父《清平樂》詠白笑花云：「纔問爲誰含笑，盈盈靴面敬風。」知此語爲宋人所習用，然靴面上頭贅以「盈盈」字，亦殊不倫。

《詞徵》卷五　朱希真詞品高潔，妍思幽窅，殆類儲光羲詩體，讀其詞，可想見其人。然希眞守節不終，首鼠兩端，貽譏國史，視魏了翁、徐仲車諸人，相距遠矣。

分論

《簡州三賢閣記》　洪咨夔《答魏鶴山書》：某重午日忽得李校勘書，轉示琰帖，鉤畫爛然，晃漾心目，竊知存養深固，踐履堅實，著書立言，超然自得，不爲江山風景動搖。喜劇而悲，如見君子。記文錄似，皆有益世教，不爲徒文，如入清廟，觀武庫，一名一物皆足以使人起敬畏，志定而氣盛也。《簡州三賢閣記》發明著於人心，極有味，百世之下猶將聞風興起。天目山房初無足道，託高文以不朽，遂與廬山山房照映今古，講學之方，行己之要，用世之大法皆在焉。切磋究之，愧不獲朝扣夕請，何敢以爲過？額篆奇古清壯，與文稱。崔菊坡結字老蒼，當稟泱。書記二美具矣，自有天目，無此奇事。

《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答劉提幹》：《濂溪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耶？篆非易事，不惟立柱打稏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字，篆額以「工」下從「目」從「火」爲「貢」，既不可曉，而「弟」字下不可借「八」字，蓋一筆寫成。自下而上者，惟「蠢賊」字耳。今試作一字，以見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鐘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小篆合。此難以紙筆盡也。葵丘，當以孔、孟爲據，豈可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爲有根柢，恐止是枝葉，非根柢也。文章惟有識爲難，而考究非難事耳。

《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答曾參政從龍》：《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奬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褒儒錄後，大率若此。又《答張大監》：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曰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欲歸一，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怪，此自無妨。況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換，徒爲鄭重。惟是改云南軒、晦菴，則軒、菴之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所居、所寓山水爲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蠙隅、癡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謚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車得名，誹字無所出。以是爲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伏蒙別紙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體者不能，敬嘆敬嘆。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二字，甚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謬爲恭謹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摩元碑，重別鐫刻，卻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裁度。

《北墅記》　魏了翁《答遂寧李侍郎辜》：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體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傅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刓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

又後則刻文爲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碣之節。今若省許紛紛，則易之爲是，當因長沙書及之。

《黔陽學記》魏了翁《答曾參政》：某近又嘗爲黔陽作學記，恰寄到墨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率性堂記》、《長沙倉記》魏了翁《答眞侍郎德秀》：比趙立夫來求《率性堂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漫錄呈。又有數記，併以求教。有石本者納數本，如《長沙倉記》。則僭書兩賢牧盛事，愧筆力骫骳，欠發明耳。

《常德府東湖記》魏了翁《答林提刑岳書》：某初夏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遵嚴命。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成稟緩。輒留一日，搜索枯思，得數語求教。倣韓文公《昇州水門記》，爲歌詩以記事，不知台意以爲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眞州東園記》，張文潛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盧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中有韻之語，不分四聲，如魚與虞韻，固自通用，若馬與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爲異也。

《類省試策》魏了翁《跋類省試策卷後》：予以貧賤，未免有科舉之累，然亦恥爲揣摩剽竊之文。始舉于鄉，故吏部郎趙公大全取之于類省試。吏部與故知邕州李公取之，故簽書密院宇文公又主之。嗚呼，乖逢得失，其孰爲之邪。嘉祐間尙西崑體，而歐陽文忠公典舉，首取古文。紹聖以後，尙王氏說，而陳忠肅公主別試，多取史學。主司之不循時好固難其人，而舉人亦有以是應者，然則乖逢得失，豈必皆工于舉業者。李先生之子義山，以予大慚之文相視，因識其末。

《與陳深父子書》《鐵網珊瑚》卷四虞兟《魏鶴山遺陳深父子帖跋》：昔蕭穎士有老臧，事之十年不去。穎士性慘刻，笞楚不少貸。或勸臧他之，臧曰：「非不能，愛其才耳。」夫穎士以操觚弄翰尙足以懷其奴隸而不忍捨，今陳深父子之事鶴山也，服役勞苦于寂寞之濱，趨走辛塵于風波之險，七年之久，儼如一日，此非其主有以懷之，疇能爾耶。及主人自靖歸蜀，始以念母，翻然告歸，且願還而盡此身以事主。夫于事主既能盡忠，則于事親必能盡孝，視蕭氏奴殆有過焉。余囊諧鶴山外舅久處渠陽，始終目擊其事。今觀鶴山所書，慨然有感，因筆以贈之。

《李次琮墓誌銘》、《藏修先生李公墓銘》吳澄《題鶴山所撰二李墓誌後》：宋東都二百年間，崇仁未有顯者。南渡後，四吳始以有學有文顯。然居士布衣不仕，國錄免解法身吏部特恩補官，唯司封繇進士選，僉書羅公，尙書何公，侍郎李公，進士成名者也。侍郎之考次琮父，王考仲實父，所學與三吳伯仲，爲鄉里後進師，宜顯不顯。臨邛魏公爲之誌墓，嘆其不逢。嗚呼，當時取士拘進士一塗，而崇仁一邑若吳若李數人，皆于是科不利，進士果足以得人乎哉？魏公所撰二誌，高古柳、韓，近代之文鮮有其比，亦李氏一寶也。侍郎之曾孫稹，出示魏公眞蹟，因識其左云。

《黔陽縣學記》程鉅夫《跋魏鶴山帖》：鶴山翁記州縣學十數，究學道之本原，藥學者之痼疾，黔陽其尤深切著明者也。「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遠速」，又黔陽一篇之警策。翁曾孫資深出示此卷，乃在渠陽時與李肩吾賡韻，筆精墨妙，又復明揭二語以誨人，惟恐後生晚進讀文字只作一場話說過也。前輩喫緊教人如此，三復降嘆。

《眞公神道碑》《宋元學案》卷八一：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以翼，車之以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宣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

《賜左丞相鄭清之乞上印綬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以疏經代言，彌見清新。

《賜吏部尚書李鳳乞歸田里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敦古，非浮艷可及。

《論給事臺諫之言》《（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語必沉著迅快。

《論士大夫風俗》《（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意在匡繩士風，不爲苛疾。

《趙鈐夫宗藩文類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古者親賢之輔，端由於養之厚而教之豫，文能暢發，可爲準則。

《瀘州重脩學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淹貫經學，肆筆皆精采。

《洪氏天目山房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其廣搜遠綜，可以資多聞，其探本反約，可以正學術。文辭爾雅，又其餘也。

《瀘州贍軍田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由瀘州說到天下，

由軍田說到井田封建之制，極能開拓文勢。

《**拙齋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物欲知德性之知，湛然圓通，使人胸無滯義。

《**眉州江鄉館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古義錯陳，小中見大。

《**井牧說**》《(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熟於《周官》，推見先王經世深心。

《**竹洲**》魏了翁《答洪士龍天成書》：《竹洲》詩蓋本《禮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一語，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發明漢奧講學之義。來教乃謂詩意爲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

《**王常博寄示沌路七詩李肩吾用韻為予壽因次韻**》六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肩吾摘傍梅讀易之句以名吾亭且為詩以發之用韻答賦**》《鶴林玉露》甲編卷六：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約客木犀下有賦**》《學齋佔畢》卷二：《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眞善借喻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評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弗可移賦他花木也。《愛日齋叢鈔》卷三：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干木，派別黃金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席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爲對偶。又自注：「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爲花補傳也。

《**墨梅**》《浩然齋雅談》卷中：魏華父《墨梅》詩：「素王本自難淄涅，墨者胡爲亂等差。玄裏只知楊子白，皓中謾見聖人污。」鶴山又有「東西日月自來往，遑恤人間有喘牛」之句，亦佳。

《**次韻知常德袁尊固監丞送別**》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查慎行評：儒者氣象，刊落浮華。少陵用「岸容」爲舒柳生情，此「容」字與「百川歸壑」少關會。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鶴山魏公寶慶乙酉謫靖州，凡七年。後紹定辛卯歸蜀。此云「八月十日」，蓋是歲也。其在謫無一毫戚嗟憔悴之言，亦不通史彌遠一字。大儒德言，非區區小詩人可企及也。馮舒評：憑他德言，去詩實遠。紀昀評：大儒原不必定以詩見。以其大儒而引以自重，不復計詩之工拙，所見殊陋。馮班評：惡詩。

《**雪後觀梅**》《梅磵詩話》卷下：近世陸放翁《雪後尋梅》詩云：「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饕亦自如。自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意高語爽，眞不苟作。魏鶴山《雪後觀梅》詩云：「遠鐘入枕遞新晴，衾鐵稜稜睡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兩句寄興高遠，人所傳誦。後村又有《百花絕句》，和者二十餘家，信乎風月之無盡藏也。

《**贈弈者**》《徐氏筆精》卷五：宋魏了翁《贈弈者》云：【略】此詩引《易》以悟棋者也。人能精《易》數，不患棋之不擅國手。

《**鷓鴣天**》(**誰把瑤璣運**)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鶴山道學宗派，詞一卷，無艷語，悉壽詞也。宋壽詞鮮有過之者。典雅奇確可法。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

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洶洶，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修，姑遑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略】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略】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略】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略】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略】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略】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觸上，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略】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略】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隳弛，貪濁在位，舉事弊竇，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略】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粲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眞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略】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經幃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略】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略】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額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繆荃孫《魏文靖公年譜》一卷　（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貴耳集**》**卷下**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卧內，因問爲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寶慶初，朝貴多不敢輕接客，接亦不敢一語及時事。魏鶴山爲右史，論事方岌岌，一日獨會客，余亦在坐。鶴山言：「《易・泰》卦只說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於上；在下者多料想驚傳，而上情不通於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復上封事，首論《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觀諸公意嚮，有一從官招諸從官飲，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設醴觴客，爲客者當荷主人美意。乃或指謫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豈禮耶？」衆唯唯無語，鶴山獨謂：「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議背理，不合人情，爲客者亦可強從命耶？」故相聞此語，知決難兩立，鶴山於是有靖州之行。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黄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粹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

又丙編卷三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卻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眞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鞏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眞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又卷六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

作品本事

高斯得《跋鶴山送魏顯道西歸詩》　表兄魏顯道寶慶間省鶴山於靖州，其歸也，鶴山賦詩六章送之，大率勉以問學。紹定間，斯得亦往省，臨去贈言有「無限工夫歸語爾」之句，與誨顯道蓋一意也。蘇文忠在黄岡，兄子安節省之，其歸也，送以十四詩，不過勞其遠來，屬之家事而已。鶴山獨勉勵後進如此，循誘之心，今猶可識也。撫卷爲之三嘆。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黄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也。」明皇愧且笑。

又丙編卷二　學道而至於樂，方是眞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喪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

居」，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困學紀聞**》**卷一八**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蜀中名勝記**》**卷二**　〔眉州〕有三蘇祠，在紗綫街，即蘇氏故宅也。門前榆樹，云老泉手植，奇怪磈磊，人爭取去爲假山。魏了翁知眉時，祭公文曰【略】。

又卷一二　〔眉州〕郡有孫氏書樓，魏了翁記，【略】按書樓復興，雖在魚耶江，而始創則在州城也。今蜀中書賈之家，往往稱書樓，蓋本諸此。

又卷一八　魏華父《瑞應山記》云：「景德間，合州瑞應山出異木，文理成「天下太平」字。」《志》云：「瑞應山，在州後。濮子墓在其上，光孝寺在其下。寺今爲州理所。」

《**宋元學案**》**卷七二**　薛紱，字仲章，龍游人也。于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詞》，于「黃棘之柱策」，以爲「策杖黃塵荆棘之間」，笑曰：「楚王初盟秦于黃棘，再盟于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德性之知，以怵于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疴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曰，臨紙悄然。」

又　范子才，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千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

又卷八〇　譙仲午，字仲琢，臨邛人。以進士爲隆州教授。鶴山魏文靖公居相鄰，學相友。鶴山早貴，其帥潼川也，以射洪尉授之，將倚爲助，辭不就。書問往復，有規警而無請寄。及官隆州，鶴山以書責隆守曰：「有賢寮而不舉，何也？」守謝曰：「非敢遺之，先生不欲也。」

《**詞苑萃編**》**卷二三引**《**鶴山集**》　劉左史光祖之生正月十日，李夫人之生以十九日，魏了翁賦《浪淘沙》寄之：「鶴外倚樓看【略】。」

著錄

吳洲《**鶴山集序**》　歲在丙申，魏公假督鉞道吳門，淵辱兼知，首處元揆，故讀公詩文爲尤熟。公薨背十二年，而二子曰近思、克愚，萃遺藁刻梓，屬淵序發之。【略】淳祐己酉夏，宛陵吳淵序。

吳潛《**鶴山集後序**》　後二年，公歿，潛哭之流涕曰：「天喪斯文矣！」又十有五年，公之子近思、克愚相與蒐遺網軼，有《正集》、《外集》、《奏議》凡一百卷，將鋟梓行於世。既屬叔氏序其首，又俾潛曰：「子爲我申言之。」【略】淳祐辛亥四月哉生明，太中大夫、新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金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吳潛後序。

佚名《**鶴山集跋**》　出守涪陵，繼叨西臬，距先生衮鄉百里許。家有先生遺藁，刊正之局方開，嘉定法椽趙與楮以得於先生次翁溫本相過，字畫精，紙墨善，意無以出其右。尋熟讀，則舛誤猶姑蘇本。既而制幹何璟、漕幕朱景行、昌士盧貞，皆以所藏先生《雅言》、《周禮折衷》大魁之作來。至如墓誌、書劄等文，求與大全集者項背相望，類成一編，比姑蘇、溫陽二本加詳焉。余謂是編不容不再刊之。先生殘編斷簡散落人間，未易裒集，復命漢嘉士楊起寅偕寮友日夕相與校正，庸工鋟梓。【略】本集已有退庵之序，履齋之文，可以爲重矣，余何措一詞！深恨四郊多壘，工則取之於驚徒，力則取之於撙節，紙墨則取之於散亡，要以是紀斯文之不墜，若曰字精工巧，墨妙紙良，將有望於方來。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

《**宋史**》**卷四三七**《**魏了翁傳**》　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鈔》、《師友雅言》。

《**文淵閣書目**》**卷九**　《魏鶴山文集》，一部二十冊，全。

又　魏了翁《渠陽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魏了翁《渠陽集》三冊。

又　《魏鶴山文集》二十冊。

邵寶《嘉靖刊魏文靖公集序》　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鶴山先生魏公集若干卷，爲詩文凡若干首，故有刻本，自宋迄今凡三百餘年矣，其廢缺鮮傳，無足怪者。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內江李公以公蜀人，爲鄉邦先正，撫政之暇，訪而得其什九，輒用勘補，以從梓事，其什之一將別圖而補焉。間命吾令暢子實屬序於某。

暢華《嘉靖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跋》　今太子少保李公身際明時，【略】其平江撫治故爲鶴山賜第，公於瞻拜之餘，尤切仰止，嘗以鶴山所著《九經要義》不可得，得其文集斯可矣，始得其十九，復求其遺缺凡若干卷，華因請得而摹焉。【略】摹成，復因公命，敢贅此於末簡。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望，賜進士、知無錫縣事隴西後學暢華拜手謹書。

《萬卷堂書目》卷四　《鶴山文集》一百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魏了翁《鶴山集》一百卷。

《脈望館書目》　《魏鶴山集》十二本。

《內閣藏書目録》卷三　《鶴山文集》二十冊，全。【略】凡一百卷。

又　《渠陽集》三冊，全。宋魏了翁著，凡二十二卷，謫靖州日所作，故名《渠陽》。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魏文靖公《鶴山集》三十冊，一百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魏了翁《鶴山集》一百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鶴山先生全集》。陳景雲注：「一百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鶴山全集》一百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魏了翁撰。【略】所著作詩文極富，本各自爲集，此本乃後人裒合諸本，共次爲一編。【略】元、明間集版湮廢。嘉靖辛亥，四川兵備副使高猊等始重刻於邛州，而校訂草率，與目多不相應，或書中有此文，而目反佚之。疑有所竄改，已非其舊。又目凡一百十卷，而吳鳳後序稱一百七卷，蓋重訂時失於檢勘。【略】今重加校定，仍其所闕，析其所併，定爲一百九卷，而原目之參錯不合者，則削而不錄焉。

錢大昕《開慶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跋》　據此跋知舊有姑蘇、溫溪兩本，皆止百卷，至是始以《周禮折衷》、《師友雅言》并它文增入爲百有十卷，故有「重校大全文集」之稱。其中有合兩卷連爲一卷者，亦不無魯魚亥豕之訛。然世間止此一本，可寶也。大昕記。

黃丕烈《開慶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跋》　余向從書肆中買得《魏鶴山集》，係明邛州刊本，而又雜入錫山安國刊本影寫者。訛舛殘闕，不可卒讀，即還之矣。後聞郡故藏書家有宋本，急欲一見，而索直數百金，不能借出，心殊怏怏焉。嘉慶紀元之冬，友人顧開之攜此書來，議直再三，竟以白金六十兩購得。雖書中殘闕幾及二十卷，而目錄完好，猶可得其大略。因憶明本目錄全無，則此本猶可據目尋訪。【略】爰命工重裝，於首卷存其舊觀，於補抄盡行撤去。倘日後更遇宋刻完好者，尚可一一錄入，不則毋寧缺之，不致以僞亂眞耳。前序後跋，其楮墨字畫均非本書一例，或後人補刊，亦未可知，當與識者辨之。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季春上旬二日，堯圃黃丕烈。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影寫明安國本。宋魏了翁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明安國活字本，周亮工舊藏。宋魏了翁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明活字本，季滄葦藏書。錫山安國重刊。宋魏了翁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明活字本。宋魏了翁撰，明錫山安國校刊，板心有「錫山安氏館」五字。

陶湘《景宋本鶴山先生長短句叙録》　湘案：宋刻《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前有淳祐己酉吳淵序，吳潛後序。又有一跋，題「開慶改元夏五月甲子諸生朝請大夫成都府提點刑獄公」，以下闕。明錫山安氏館活字本，即從此出。復有嘉靖辛丑四川兵備副使高猊刻本。此從諸暨孫廷翰所收宋刻景寫。卷九十四至九十六，凡長短句三卷。書體古雅，猶存蜀本之舊。

《寶禮堂宋本書録》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二冊，【略】書凡一百十卷，闕十八卷，此外尚有闕葉，詳見黃蕘圃後跋。明錫山安氏以活字排印，中缺第一百八卷，又各卷缺葉，并失重刊後跋作者姓名，均與是同，蓋即從是本出也。活字印本訛奪既多，復加刪削，殊失眞相。嘉靖辛亥，邛州知州吳鳳等又據安本重刻，即《四庫》著録之本，《提要》斥其校訂草率，與目多不相應，疑有所竄改，已非其舊，其說甚允。唯指新增各卷爲書坊刊版所續入，

則以邛州刊本失去佚名後跋，未知其重刊始末，故致誤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鶴山集》一百九卷，宋魏了翁撰。明嘉靖辛亥吳鳳王葵於邛州官舍刊本。明錫山安氏活字刊本。黃丕烈有宋刊本一百十卷，中缺十二卷，十一行，行二十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宋魏了翁撰，【略】存九十四卷。宋蜀中刊本。【略】有黃蕘圃（丕烈）跋兩則，又書所闕葉於前。卷尾有黃蕘圃跋兩則，錢竹汀（大昕）跋三則。

又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缺卷一至廿五。明錫山安氏活字印本。

又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明嘉靖三十年邛州知州吳鳳刊本。

《**四部叢刊書錄**》《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二十四冊，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宋魏了翁撰。【略】原闕十八卷，今以安刻補之，其源同也。唯一百八卷安刻亦闕。闕葉可從安刻補者，亦悉補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宋魏了翁撰，宋開慶元年刻本，錢大昕、黃丕烈跋，三十二冊。【略】存九十四卷。《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明嘉靖安國活字印本，四十七冊，【略】存一百九卷。《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明嘉靖安國活字印本，四十八冊，【略】存一百四卷。《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明嘉靖三十年高猊、吳鳳刻本，二十四冊，【略】存一百九卷。《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十卷，宋魏了翁撰，明刻本，二十冊，【略】存一百九卷。《鶴山長短句》一卷，宋魏了翁撰。清鈔本，勞權校幷跋，朱祖謀、吳昌綬校補幷跋，一冊。

藝文

葉適《**魏華甫鶴山書院**》 蒼崖有頂我爲廬，日君月妃崖下趨。梳風洗雨耳目醒，玉帝詔許瞻宸居。周公、仲尼在左右，勘點六籍開凡愚。曾經秦禍多散闕，鄭箋、毛傳悲紛如。精神感通若親授，損益殷夏還其初。憶君低回校天祿，高論自遣陳言鋤。況今卓絕離人境，妙悟豈可常情拘！飄零每疑夢魂到，儻慌忽墮西南書。韓、呂之相以類聚，程、張之師以道俱。業調甘酸嗜秦炙，肯逐象罔迷玄珠。分明憤發貫篇首，端的鏤寫傳吾徒。乃知山中新所得，慢簡閑編皆棄餘。修林遠嶺秋映蔽，濃花近院春扶疎。彫胡已饋豆邊靜，黃獨未斲筐篚孤。垂竿桐江笑短弱，負鼎莘野嫌豪粗。岷峨崔嵬留後拒，灩澦突兀催前驅。莫嗔猿鶴不解事，與民由之誠丈夫。

釋居簡《**祭魏鶴山**》 天之降才，生民所繫。以其所餘，爲用于世。公生人間，鳳凰匪瑞，況復芝草，明月火齊。品有定價，不足酬貴。峨岷之秀，河嶽之氣，蚤蚩華問，震天下士。聞輒意消，見輒心死，校書天祿，咸問奇字。西蜀旌旄，令負弩矢，逮于更化，表表愈偉，簪不小低，望益峻峙。絳灌斗筲，交口讒詆，不獨不用，抑又棄置。清流之穎，潛涕交泚，諸老日零，後東山起。如魯靈光，屹若不倚，騎箕而上，天弗愁遺。官隨身殞，不殞名氏，青史芬芳，終古不墜。

陳杰《**武岡向權叔家有陳魏祠堂合祀簡齋鶴山惟兩公世異事殊實難牽合諸公既極推引復徵予言**》 簡齋以詩冠兩都，鶴山以文擅江東。玆溪僻在萬山底，遼絕安能來兩公。或撞天關忤九虎，或走窮海隨六龍。畏途遇車一笑粲，遠謫信杖雙音跫。誰其主者林下叟（句指陳簡齋），又誰嗣之大雅翁（句指魏鶴山）。詩題田家足渾朴（見陳詩），帖送石刻何春容（魏送學記）。百年向氏兩奇遇，千載江山眞發矇。到今窗戶有佳色，尚想林壑生清風。恭惟人物一代幾，伊洛既竭岷峨空。艱虞各行天下半，名數況復參樞崇。高吟大冊照寰宇，如此過化良亦匆。泥上指爪東西鴻，精神如水行地中。偶然流落亦安計，牽合推引驚盲聾。二公德業吾豈敢，淺陋最識詩文工。平生此兩大家數，秤較力量能無同。創聞合祀適有契，一瓣聊借歌詞通。

王義山《**題武岡向敏衡無加莊**》 恭惟陳簡齋，與鶴山魏公，堂堂二先生，後學之所宗。遺跡所到處，百世猶高風。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簡齋曾來訪，鶴山亦踵至。二先生來時，草木亦光賁。主人踴躋迎，出門見大賓。大帶束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座，樽酒與細論。向氏家本儒，若無黃金籯，惟有無加莊，留以遺子孫。此莊不在田，非謂三百困，莊者敬之謂，爲學之入門。乃祖燕後人，有書便不貧。能令二先生，肯來共斯文。向來吾南昌，隱者蘇雲卿。魏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

此風今猶存。

薛師石

論述

趙汝回《瓜廬詩序》 唐風不競，派沿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璣、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冶擇淬煉，字字玉響，雅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翁薛景石每與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如秋天迴潔，風過而成聲，雲出而成文。間謂四靈君爲姚、賈，吾於陶、謝、韋、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過比興，然上下數千年間，騷人文士望而知其難，擬之而弗似矣。四靈陋晚唐，不爲語不驚人不止，而後生常則其步趨聲欬，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悟也。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眞知幾之士哉！景石名家子，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築廬會昌湖西，灌瓜貼樹，翛醇繫鮮，日爲文會，論切闓析，恐不人人陶、謝、韋、杜也。情眞氣和，庶幾乎有道者，而年五十一死矣。

曹豳《瓜廬集跋》 余讀四靈詩，愛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家，不入四靈隊也。蓋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仕或客，未免與世接，猶未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爲詩若淳音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爲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有父風，而出處異矣。淳祐丙午夏五，東畮老人曹豳題。

又《瓜廬詩跋》 瓜廬耕釣于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群書，于世味澹無所羨。故于詩多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于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

王汶《瓜廬詩後序》 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銓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灑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概趣極澹，意極玄，句法極精妥。霜雪松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共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逸，何耶？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趙希邁《瓜廬詩後序》 青門隱趣也，隱而廬焉，趣成矣。薛景石悟簡恬於羣動，續雅正於千古，聲調所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官，蓋人品同，夷澹同，所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琅琅之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亡乎！此余於《瓜廬編》加敬。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薛師石瓜廬集》 異代詩人庾信宅，同宗高士薛能園。漉醇貼樹臨池外，餘事還看變八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瓜廬詩》一卷。【略】卷首有趙汝回序，稱其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鏤爲素，神悟意到，自然清空。今觀其詩，語多本色，不似四靈以尖新字句爲工。所謂「夷鏤爲素」者，殆於近之。至於邊幅太窄，興象太近，則與四靈同一門徑，所謂「融狹爲廣」者，殊未見其然。蓋才地視四人稍弱，而耕釣優游，以詩自適，意思蕭散，不似四靈之一字一句刻意苦吟，故所就大同而小異也。荆山劉植跋稱其多肥遯之詞，斯言諒矣。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瓜廬集》 薛師石字景石，永嘉人，敷文待制弼之曾孫也。磊落有大志，多讀書，通八陣八門之變。善楷法，尤工篆隸。築廬會

昌湖西，題曰瓜廬，灌瓜貼樹，漉醇擊鮮，與朋好日舉文會，於世味澹無所羨。年五十一卒。《瓜廬集》，其子峻所編，嘉熙元年東閣趙汝回爲序，稱其詩專主古澹，神悟意到，自然清空，與四靈倡酬最密。四靈俱有題瓜廬詩，徐照云：「自鉏畦上草，不放手中書。」趙師秀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璣云：「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翁卷云：「洲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摘觀此數句，瓜廬翁閑雅之致，可於言外識之。

著錄

曹溶《瓜廬集跋》 瓜廬沒後，其詩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爲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拾，僅得幾篇，旋鋟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略】淳祐丙午夏五，東畮老人曹溶題。

趙汝回《瓜廬詩序》 死後，人士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乎？嘉熙元年清明日，東閣趙汝回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瓜廬詩》一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瓜廬詩》一卷，精鈔本。薛師石景石。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瓜廬詩》一卷，影鈔宋本。題「薛師石景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瓜廬詩》一卷，宋薛師石撰，附錄一卷，明文始堂鈔本，何焯跋，一冊。《瓜廬詩》一卷，宋薛師石撰，附錄一卷，清鈔本，一冊。

藝文

葉適《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子錢畀之》 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欄典諱詩窮。

徐照《留題奉贈薛景石瓜廬》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自鋤畦上草，不放手中書。人遠來求字，童閑去釣漁。山民山上住，卻羨水邊居。

趙師秀《留題奉贈薛景石瓜廬》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未如君。

徐璣《留題奉贈薛景石瓜廬》 近舍新爲圃，澆鉏及晚涼。因看瓜蔓吐，識得道心長。隔沼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應買在，門外是漁鄉。

翁卷《留題奉贈薛景石瓜廬》 卜得無塵地，栽花仍結廬。雖然親隴畝，還不離琴書。洲暖煙藏樹，波寒月照魚。東陵人已遠，新興復何如。

戴栩

《文淵閣書目》卷九 戴栩《浣川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戴栩《浣川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戴栩《浣川集》十八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浣川集》三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浣川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戴栩撰。栩字文子，朱彝尊《經義考》引王瓚說作字立子，未知孰是也。永嘉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爲太學博士，遷祕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後復起爲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所著《浣川集》十八卷。按栩有絕句云：「近來萬境心如洗，笑改斜川作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以名集也。外間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釐爲十卷。栩與徐照、徐璣、翁卷、趙紫芝等同里，故其詩派去四靈爲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爲工，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蓋同源異流，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其文章法度，則本爲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新，與《水心集》尤爲酷似。中如《論聖學》、《論邊備》諸劄子，亦復敷陳剴切，在永嘉末派，可云尚有典型。惟是史彌遠柄國之時，栩獻詩諛頌，不一而足。而胡知柔以爭濟王事忤彌遠，謫赴象臺，栩又賦詩贈行，深致惋惜，前後若出兩轍。昔韓愈上京兆尹李實書，深相推挹，及作《順宗實錄》，乃具列其罪。文人前後異論，雖往往而然，然不應一時之內，翻覆至於如是。豈非內託於權倖，外又附於清流歟。其人殊不足道，以詞采取

之可矣。《經義考》載栩所著有《五經說》，註曰已佚。今考其說，惟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未必盡行，其立論頗爲有識。至於謂《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大抵南宋諸人輕詆漢儒之餘唾，雖不存可也。

万俟紹之

《江湖後集》卷一一方洪《郢莊吟稿序》 洪幼侍先君子側，一時雋秀多相與游。郢人万俟子紹，相家子也，力學好修，先君子敬愛之。寓居琴川，嘗登抑齋先生節惠王公門，見聞卓犖，故其文閎以肆。負西北鯁亮氣，不隨衆靡，故其詩清以嚴。兩上春官，人期之與自期不薄也。居亡何，疾而卒。臨革，以平生所爲詩屬其友順適葉君，俾鋟之梓。葉君耽于詩，篤于誼，不負所託。一日，攜詩示洪曰：「子紹，予友也，亦君友也，其詩不可以不傳。予既成其志，君盍序之？」嗚呼！一死一生，廼見交情。吾是以知子紹之不獨能爲文，能爲詩，且能取友也，何敢以固陋辭？子紹名紹之，郢莊，其自號云。

趙萬里《郢莊詞輯本題記》 《永樂大典》本《江湖後集》【略】卷十一有万俟紹之《郢莊詞》三首。余覆檢《大典》殘帙，于「寄」字韻續得《江神子・寄夢窗》一首。因輯爲一卷，以備宋詞一格焉。紹之字子紹，郢人，有《郢莊吟稿》。鮑以文據卷中謁墓詩，謂爲卨曾孫。萬里記。

周弼

論述

李龔《端平詩雋序》 伯弜十七八時，即博聞強記，侍乃翁晉僊，已好吟。洎長而四十年間，宦游吳楚江漢，足跡所到，所作於七國、兩漢、三國、六朝、隋唐之體，靡不該備，聲騰名振，江湖人皆爭先求市。但卷帙中有晚學未能曉者稱多。

仇遠《跋仇仁近詩》 周伯弜詩法，分頷聯、頸聯、四寶、四虛、前後虛實，此不過情景之分。如陳簡齋「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衮衮書生老，歲月匆匆燕子回」，乃是一聯而一情一景，伯弜所不能道。

柴志道《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序》 在昔林虙齋、周伯弜行輩，當時人物，林林焉如龍虎不可測，如鳳凰不可睹，非有以自植立于天地間，何以與諸公相參錯，照耀一世豪傑之耳目邪？

《對牀夜語》卷三 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弜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諄誨人。

《升菴詩話》卷二 宋周伯弜選《唐三體詩》，取起句之工者二：「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又「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是也。語誠工，而氣衰颯。【略】伯弜之見，誠小兒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黃敪郤鈔自宋刻，所謂江湖詩也。大槩規模晚唐，調多俗下。唯番陽姜夔堯章《白石集》、汶陽周弼伯弜《端平詩雋》、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三家最可觀。白石詞中大家，與誠齋、石湖，遂初諸老友善，伯弜即編《三體唐詩》者，鄧姓字稍僻，然其樂府絕句甚有義山之風，蓋鐵中錚錚者也。三君詩予手鈔之。

又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黃敪郤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爲冠，因抄其《所安遺稿》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陽稿》、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端平集》 有《端平集》二十卷，自爲校刊，荷澤李鼐又選而序之，題曰《端平詩集》，稱其生平心不下人。朱繼芳有挽詞云：「醉語驚天地，狂歌哭鬼神。」可以想見其氣宇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周弼端平集》 龕赭潮平江雨暮，庾樓月白楚船春。從來不肯下人處，只合狂歌泣鬼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汶陽端平詩雋》四卷。【略】其詩風格未高，不出宋末江湖一派，而時時出入晚唐，尚無當時粗獷之習。一邱一壑，亦頗有

小小佳致也。

又卷一六五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略】觀集中多與葛秋巖唱和詩，秋巖即葛慶龍，爲宋末高尚之士，見於《錮績霏雪錄》，則嗣杲亦必勝流。又有《題周伯弜手澤》詩，推挹甚至，則其詩亦江湖集派。

傳記

《江湖後集》卷一 周弼字伯弜，汶陽人，文璞之子。嘉定間進士。江夏今有《端平集》十二卷，荷澤李龔又選而序之，曰《端平詩雋》。

著錄

李龔《端平詩雋序》 汶陽周伯弜與予同庚生，同寓里，相與往來論詩三十餘年，嘗手刊《端平集》十二卷行於世。【略】但卷帙中有晚學未能曉者稱多，予恐有不行之弊，茲於古體歌詩、五言律、七言律并五七言絕句，摘其坦然者，兼集外所得者近二百首，目曰《端平詩雋》，俾續芸陳君書塾入梓流行，庶使同好者便於看誦。吾伯弜平生心不下人，今隔九原，閱予此選，必不以予爲謬。寶祐丁巳冬至日，荷澤李龔和父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汶陽端平詩雋》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周弼撰。【略】此本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印行」字，蓋猶自宋本錄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汶陽端平詩雋》四卷，舊影宋本。汶陽周弼伯弜著，荷澤李龔和父選。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汶陽端平詩雋》四卷，【略】宋周弼撰。弼字伯弜，汶陽人。所選《三體唐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之，乃稱爲新建人，洪武間以明經官訓導。考是編前有寶祐丁巳荷澤李龔序，稱與弼同庚生，同寓里，相與論詩三十餘年，嘗手刊《端平集》十二卷行於世。又稱：「弼十七八時即博聞強記，侍乃翁晉仙，已好吟詠。長而四十年閒宦遊吳楚江漢。」又稱：「弼名振江湖，人皆爭先求市。但卷帙中有晚學未能曉者多，恐有不行之弊，茲摘其坦然者，兼集外所得者二百餘首，目曰《端平詩雋》，俾續芸陳君書塾入梓流行。」而末有「伯弜平生心不下人，今隔九原，閱予此選，必不以予爲謬」云云。然則寶祐丁巳以前，弼卒久矣，安得明初爲學官？且與龔同里，亦不得爲新建人，虞稷所云誤也。

孫惟信

論述

劉克莊《跋黃孝邁長短句》 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詞采〔溢〕出，天設神授，朋儕推獨步，耆宿辟三舍。酒酣耳熱，倚聲而作者，殆欲劘劉改之、孫季蕃之壘。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花翁〕在江湖中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孫花翁嘗賦所見云：「疊卻霞綃上醮衣【略】。」蓋爲女冠還俗而作，其屬思佳處，殆不減唐人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劉克莊《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 方回評：高九萬詩俗甚，爲《老妓》詩二首尤俗于後村。孫季蕃老于花酒，以詩禁僅爲詞，皆太平時節間人也。

《樂府指迷》 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趙汝茪字參晦，《絕妙好詞》載其詞爲多，

而語意爲人所重。弁陽老人有《十擬》詞，直與花翁、夢窗並列于前。

朱彝尊《孟彦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

陳撰《康熙刊本白石詞序》　南宋詞人，浙東西特盛。若岳肅之、盧申之、張功甫、張叔夏、史邦卿、吳君特、孫季蕃、高賓王、王聖與、尹惟曉、周公謹、仇仁近及家西麓先生，先後輩出。而審音之精，要以白石爲諧極。

《銅鼓書堂詞話》　孫花翁惟信字季蕃，在江湖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多聞舊事，善雅談。長短句尤工，有《花翁詞》一卷。《夜合花》閨情云：「風葉敲窗，露蛩吟壁，謝娘庭院秋宵。」又云：「斷魂留夢，煙迷楚驛，月冷藍橋。」又云：「羅衫暗摺，蘭痕粉跡都銷。」又云：「幾時重憑，玉驄過處，小袖輕招。」又《燭影搖紅》詠牡丹云：「對花臨景，爲景牽情，因花感舊。」又云：「架飛春盡，天遠書沈，日長人瘦。」又《南鄉子》感舊云：「霜冷闌干天似水，揚州，薄倖聲名總是愁。」又云：「一夢覺來三十載，風流，空對梅花白了頭。」詞之情味纏綿，筆力幽秀，讀之令人涵泳不盡。

劉毓盤《輯校花翁詞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花翁在江湖，頗有標致，多見前輩，善雅譚，長短句極工。蓋其倜儻不群，亦龍洲道人匹也。余嘗作《瑞鶴仙》詞，酹以巵酒，而惜其集之不傳也。方回《瀛奎律髓》曰：寶慶初，詩人爲客者什伯爲群，如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惟信、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又曰：史彌遠當國，詩禁作，花翁之徒乃改業爲長短句。花翁尤以詞得句。劉後村、劉隨如各有贈花翁《沁園春》詞，其推許甚至。陸輔之作《詞旨》，錄其「架飛春盡」三句爲警句，又錄其「薄袖禁寒」二句爲屬對者法。沈義父《樂府指迷》曰：「花翁時有好詞，亦善運意，惟雅正之中，時有一二市井語。」蓋詞以應歌者之用，周邦彥詞雅矣，張炎《詞源》謂其于律，詞有未諧。西夏歸朝官言，有井水吃處，皆能歌柳七詞，以其合律也。花翁之于柳七，有雅俗之別矣。周密《浩然齋雅談》所錄集外一詞，所謂市井語者耶？

《畫錦堂》（薄袖禁寒）　《詞旨・屬對》：薄袖禁寒，輕妝媚晚。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沈雄曰：《畫錦堂》一闋，如「柳裁雲剪腰支小，鳳盤鴉鬢髻偏」與「杏梢空鬧相思淚，燕翎難係斷腸牋」，周摯纖艷，已爲極則。但卒章云「銀屏下，爭信有人，眞個病也天天。」情至之語，又開一種俳調也，奈何！

《燭影搖紅》（一朵紅酲）　《詞旨・警句》：架飛春盡，天遠書沉，日長人瘦。　《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孫花翁云：「架飛春盡，天遠書沉，日長人瘦。」　《詞徵》卷一：無名氏有《鞓紅》詞，鞓紅，牡丹名也。辛稼軒詞「鞓紅似向舞腰橫」，孫花翁詞「一朵鞓紅，寶釵壓髻東風溜」。萬紅友詳論其制，所云宋待制服紅鞓犀帶，蓋即《西溪叢語》引石子惠之說。愚案《夢溪筆談》云：海上有一船，桅折，抵岸三十餘人，如唐衣冠，紅鞓角帶。則知唐時已有之，非特宋制然也。

傳記

劉克莊《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斂至葬皆出姚君垣手。姚，虛齋趙公婿也，錄季蕃遺言，介婦翁徵銘於余。烏虖，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顓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于婺，後去婺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爲繫纍，以貨爲贅疣，一身之外無它人，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廨院，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聞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縞袍，意度疏曠，見者疑爲俠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謹之妙，散髮橫篴，野王之逸，奮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尤重氣義，嘗客孟良甫、方孚若家，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三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年臘月乙卯。杜公（轉）〔輔〕臣，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以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覽）〔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葉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彼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曾景建、翁應叟

諸人善，而余亦忝交遊。追念疇昔挽紫芝，季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誄孚若，季蕃會哭。已而景建、應叟俱死，今銘季蕃焉。稷下之談幾絕，鄴中之舊略盡，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它日銘余而誄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昔眉山公欲以和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盍不躋君，偕侑新廟。

紀事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孫季蕃歲爲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略】。」

《直齋書錄解題》卷八　《廬阜紀遊》一卷，開封孫惟信季蕃撰。嘗大雪登山至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嘉定初年也。惟信能爲詩詞，善談謔。蓋嘗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遊江湖間，人多愛之。

《浩然齋雅談》卷中　慶元丙辰冬，姜堯章與俞商卿、銛朴翁、張平甫自封禺同載詣梁谿，道吳淞，既歸，各得詩詞若干解，鈔爲一卷，命之曰《載雪錄》。其自叙云：「予自武康與商卿、朴翁同載至南谿，道出苕、霅、吳淞，天寒野迥，仰見鴈鶩飛下玉鑑中，詩興橫發，嘲哈吟諷，造次出語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敵。未浹日，得七十餘解。復有伽語小詞，隨事一笑。大要三人鼎立，朴翁似曹孟德，據詩社，出奇無窮，商卿似江東多奇秀英妙之士，獨予椎魯不武，雖自謂漢家子孫，然不敢與二豪抗也。」且云：「此編向見之雪林李和父，後歸之僧頤蒙，乃朴翁手書也。古律、絕句、贊、頌、偈、聯句、詞曲、紀夢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無者。」蕭介父題云：「亂雲連野水連空，只有沙鷗共數公。想得句成天亦喜，雪花迎櫂入吳中。」孫季蕃云：「詩字崢嶸照眼開，人隨塵劫挽難回。清茹載雪流寒碧，老我扁舟獨自來。」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戴復古《寄尋梅》　方回評：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爲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千緡，以至萬緡。如壺山宋謙父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以造華居是也。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爲羣，阮梅峰秀實、林可山洪、孫花翁季蕃、高菊磵九萬，往往雌黃士大夫，口吻可畏，至于望門倒屣。

又劉克莊《落梅》　方回評：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略】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惟信季蕃之徒寓〔行〕在所，改業爲長短句。

劉毓盤《輯校花翁詞跋》　劉克莊《孫花翁墓誌》曰：君諱惟信，字季蕃，自號花翁，開封人。曾祖昇以下，世有武爵，以蔭當得官，不樂，棄去。始婚于婺，旋出游，留蘇、杭最久，名重公卿間。長身蘊袍，意度疏曠，其倚聲度曲，公謹之妙也。文見《後村集》。花翁卒于理宗淳祐三年，友人安撫使趙節齋主其喪葬，墓在西湖寶石山之陽。光緒間，丁丙等重修，俞樾爲之記，文亦見《曲園集》。歲壬子，余自秦中歸，寄孥于劉澂如京卿之堅匏別墅，面湖而居，花翁墓在其牆外。朱青湖《抱山堂集》言有石幾長八尺者，亦無恙。錮墓以鐵，曲園謂即闔閭銅椁之意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花翁集》一卷，開封孫惟信季蕃撰。

又卷二一　《花翁詞》一卷，孫惟信季蕃撰。

朱彝尊《詞綜發凡》　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略】施乘之、孫季蕃，盛以詞鳴。沈伯時《樂府指迷》亦爲矜譽。今求其集，不可復睹。

劉毓盤《輯校花翁詞跋》　證之厲鶚《絕妙好詞箋》，則樊榭尚見其全集也。朱彝尊作《詞綜》，先于樊榭者將百年，而曰未之見，則又何歟？抑聞之，自王鵬運四印齋匯刻詞出，于是唐、五代、宋、金、元人詞孤本不經見者，復顯于世，亦詞學家否而復泰之機焉。《汲冢周書》，安知無重見之日乎。乙卯秋，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藝文

葉適《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當佳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澆

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峰直。孰南孰雅喚莫前，虛簫浪管吹寒烟。

宋伯仁《尋孫花翁》 東風吹雨濕西湖，未許蘇堤酒賸酤。試把花翁問花訊，不知花似去年無。

劉克莊《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二 菊磵說花翁，飄蓬向浙中。無書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事年年異，詩人箇箇窮。築臺幷下榻，今豈乏英雄。

又《哭孫季蕃二首》二 每歲鶯花要主盟，一生風月最關情。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多知柳七名。自有菊泉供祭享，不消麥飯作清明。老身獨殿諸人後，吟罷無端雪涕橫。

徐集孫《挽孫花翁》 清氣散乾坤，人亡名尚存。玉寒埋葛嶺，墨淡慘秦邨。井菊風號冢，山花月返魂。子孫無處覓，山客醉芳尊。

李龔

論述

劉宰《梅花衲序》 菏澤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若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有奇花異卉間廁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熙間，余尉江寧，有李魴伯鯉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客授方山觀，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用，上及晉、宋，下止蘇門諸君子，雖句句可考，而意或牽強，如兩服兩驂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妥帖。今李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犧象尊間雜以一二瓶罌，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況後視今，未必不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爲之書。丁亥春，丹陽劉宰。

李龔《端平詩雋序》 汶陽周伯弜與予同庚生，同寓里，相與往來論詩三十餘年，【略】吾伯弜平生心不下人，今隔九原，閔予此選，必不以予爲謬。

戚輔之《佩楚軒客談》 李龔字和父，笠澤人，家吳興三匯之交，效元、白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墓誌云：「孰生予，孰死予，予自不知。爲文之徒，詩之徒。今瘞於斯，孰知伯道之無兒。」未幾死。趙文曜爲誌，葬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杜鵑》 《梅磵詩話》卷中：洪平齋《題陶靖節祠》云：「雨引莓苔上短垣，流泉無恙自涓涓。不如歸去來兮好，百世聞風只杜鵑。」李雪林龔《杜鵑》詩云：「血滴成花不自歸，銜愁猶泣在天涯。秋聲更比春聲苦，除卻淵明勸得誰？」李詩祖平齋意。

傳記

《江湖後集》卷二〇 李龔字和父，荷澤人，家吳興三匯之交。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墓誌，未幾死。無子，趙文曜復爲誌葬之河道兩山之間，種梅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著錄

李龔《梅花衲跋》 寶慶丁亥，余留句曲，嘗錄寄漫塘劉平國。今十五年矣，喜事人屢囑板出，或者欲易爲《天機雲錦》。余曰：「此集實如野僧敗襖，將新捺舊，拆東補西，元無一片完物，非衲而何？是名豈可易也！」客曰：「唯。」傳而見者，豈不直一笑！淳祐二年壬寅二月八日，李龔書。

《江湖後集》卷二〇 按《遺書》本，龔詩止集句二種，曰《剪綃集》，曰《梅花衲》。今其自《永樂大典》中者，有《吳湖藥邊吟》、《雪林採蘋吟》、《雪林撚髭吟》、《雪林漱石吟》、《雪林擁蓑吟》。仍存其目，分編於前。其無標識及賦一首，分體附於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花衲》一卷，宋李龔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翦綃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略】是編皆集唐人之句，上卷凡二十八首，惟五言律一首，餘皆古體；下卷凡九十首，則皆七言絕句。殆以艱於屬對故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剪綃集》二卷，宋李龔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一冊。

張端義

論述

劉克莊《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 此題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後余聯作，已覺隨人腳跟走矣。既而胡卿、叔獻及倉部〔弟〕各出奇相誇，里中士友如林公泳、方至、黃牧競求工未已，然〔至〕〔止〕有許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許多意說了又說，譬如廣場卷子，雖略改頭換面，大體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有張端義者，獨爲四友貶制，自謂反騷，然材料少，邊幅窘，非善辭令者。

李昴英《題節推張端義荃翁集》 姑蘇張君端義，以選人三上書帝闕，最後書言最狂，端平明禋雷雨時也。天子憐之，僅于韶以置，乃得與監門俠謫所鄰。老矣落南，依敗屋，然破釜，竹榻紙衾，凄其誰堪，而顏丹如，氣虹如，不作顦悴無聊狀。其詩累篇，骨處實，眼處活，峭奇而非怪，含婉而不怒，多從胸中書流出。他日將與名相久遠，而後知數年數千里外，所以充充然自適，而忘秋風蓴鱸之感者，心寄于詩也。或問《離騷》「荃」喻其王，而君「荃翁」號何？余應之曰：荃，香草也，物寓焉，以自別于簪施輩耳。周大君在上，楚莫非臣，是于義無嫌。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端義》 碧雲紅葉度新腔，詩酒叢林艷少雙。柔櫓孤篷三萬頃，卅年舊賦憶秋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略】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程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顯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傳記

《貴耳集》卷上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詠齋爲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羅紫微點，劉左史光祖極稱賞之，將上，爲時宰所沮。予少苦讀書，肄舉子業，勇於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荆南，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菴皆從之遊。愛作詩賦小詞，盧浦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秋」之句，周晉仙取「怨春紅艷冷」之句，孟藏春取《蜨》詩「不因花退盡，怕是夢殘時」之句。凡海內名勝來吳，必訪樂圃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詩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勝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韶州安

置。以螻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國者云：『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萬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聽讀待士子，自劾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矣。或者以安置爲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賦《秋江圖》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着此翁。」今白髮種種，儻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熙之己亥，書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荃翁集》。

又卷下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粗可備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之陋也。紹興間，秦發與會之失歡，諸子多稡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稔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爲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患難者。」余答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紀事

《貴耳集》卷上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逐客！火之久矣。」余悒快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視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答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悵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藁，得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縕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略，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又　葉元吉名祐之，【略】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授，自跋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爲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貧，爛醉而死。

又　埜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絕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樓秖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鵝黃上柳條。」《晨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六　荃翁《貴耳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二　荃翁《貴耳集》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荃翁貴耳集》。

《近古堂書目》卷上　張荃翁《貴耳集》。

《萬卷堂書目》卷三　《貴耳集》一卷，張端義。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荃翁貴耳集》□本。

《脈望館書目》　《貴耳集》三本。

《玄賞齋書目》卷六　張荃翁《貴耳集》。

《趙定宇書目》　《貴耳集》三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張荃翁《貴耳集》二冊，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貴耳集》一卷，宋張端義。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貴耳》三集一本，綿紙舊鈔。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五集：《貴耳集》三卷，一百二十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貴耳集》二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張端義撰。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張荃翁貴耳集》三卷，宋張端義撰。明鈔本（喬載繇據汲古閣本校補）。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張荃翁貴耳集》三卷，宋張端義撰，明姚咨鈔本，陳徵之校幷跋，周星詒、翁斌孫跋，一冊。

藝文

戴復古《張端義應詔上書謫曲江正月一日贛州相遇》 憂世心何切，謀身計甚疏。樽前話不盡，天下事何如。漢武求言詔，賈生流涕書。龍顏那可犯，謫向曲江留。　正朝送遷客，好去看梅花。此齡幾人過，念君雙鬢華。直言知爲國，遠地莫思家。韶石叫虞舜，傷哉古道賒。

李昴英《送荃翁張端義之惠陽》 吹面東風豎綠蓑，詩翁七十醉婆娑。放懷自號天隨子，知我無如春夢婆。吟有小奚磨破硯，卧看赤腳踏行窩。太湖爭似黃灣闊，高浪粘天獨笑過。（張荃翁，太湖人。端平雷變，上疏直言，謫居曲江，往來韶、廣間。後又以言忤當路者，謫化州終焉。）

又《即席和人韻送荃翁》 詩似油翁背注油，知音世有幾荆州？乍寒乍暖方榆火，無米無錢只葉舟。客況可堪今老大，人生何必盡封侯。津亭且莫匆匆去，萬斛春醪任拍浮。

呂午

祝穆《竹坡類稿跋》 淳祐癸卯夏，詔右浙憲部使者竹坡先生呂公再除監察御史。穆往省視於柏廳，見案几間有題曰《竹坡類稿》，披而誦之，手不容釋。輒跪請曰：「先生斯文，如日光玉潔，孰不願睹，盍板行以惠後學？」先生曰：「司馬在西都而《史記》未振，昌黎至我朝而文集競傳。子姑聽之，勿容庸速。」穆請再三，因粲笑而首肯。載念吾家自曾大父以來，玉潤率多偉人。吏部韋齋朱公及今御史呂公，則以學問文章，負盛名于世。《韋齋集》既已刻梓豫章，茲刻《竹坡類稿》，蓋使二集幷行，以彰盛美。先生著述，尚多積韞，今所得者，特泰山之毫芒。如奏疏、書啓、詩詞，及繼今有作，方月增歲益，尚當嗣請而刻之。是歲臘月望日，表姪建安祝穆拜手謹識。

《宋史》卷四〇七《呂午傳》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略】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略】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溫州天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略】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椿上庫。丁父憂，免喪，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艱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撼之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竹坡類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五 《左史諫草》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呂午撰。【略】是編凡奏議六首，後附其子沆奏議一首，後又附載《家傳》、詩文之

類，最後載《呂氏節女事》，皆因《家傳》附編者也。午兩爲諫官，以風節自勵，知無不言。理宗嘗稱其議論甚明切，又謂其論邊事甚好。此六疏皆理宗嘉熙二年所上，雖篇數無多，而宋末時事頗可考見。其論宋宰相、臺諫之弊，尤極詳懇。其子沆一疏，幷方回所爲午及沆傳，亦多與《宋史》本傳可以相證。回稱午文集名《竹坡類稿》，是午本有全集，而今佚之。茲六疏，蓋存於散軼之餘者。其他遺文，則頗散見於《新安文獻志》諸書中云。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竹坡類稿》五卷，宋呂午撰，附錄一卷，清鈔本，一冊。

謝采伯

論述

王宗旦《密齋筆記序》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爲贅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騖千載者歟！

成公策《密齋筆記跋》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饑食渴飲，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先生年六十有三，即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毛髮竦然，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略】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略】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義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間援據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嫩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間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源，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略】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

著錄

謝奕楙《刊密齋筆記跋》右《密齋筆記》，另經史、本朝藝文、雜書，釐爲五卷，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鋟梓家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奕楙挈來臨汝，【略】既刊此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永樂大典本。宋謝采伯撰。【略】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採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菰宋樓藏書志》卷五七《密齋筆記》六卷，文瀾閣傳鈔本。宋謝采伯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宋謝采伯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胡氏琳琅祕室叢書本。

又《續錄》宋奕楙刊小字本。路有鈔本。清傳鈔四庫全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宋謝采伯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一冊。

陳耆卿

論述

陳耆卿《篔窗初集自序》予八九歲學屬文，十二入鄉校，先生長者以其粗工舉業，亟進之，他未知學也。已而杜門銜恤，去秋賦遠甚，始得肆其力於

古今。如登崑崙，璆琳珩璜，爛目萬狀，欲與之敵，而應答不暇，於是知作文之難。詩咏性情，非有感觸不作，他文雖強作，亦不多見。四六之浮，至於家皋夔而人稷契，讀之欲嘔，予心病焉。會四五郡侯連以牋翰爲囑，辭不獲命，涉筆無休時，今數之，不啻千百矣。【略】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誚來者。

葉適《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

又《題陳壽老文集後》 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群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睹，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既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窘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吳子良《篔窗初集跋》 爲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篔窗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脈絡，非徒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啓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鋟鋟《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爲《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幷鑱之，尚俟他日云。

又《篔窗續集序》 文有統緒，有氣脈。統緒植於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無與也，氣脈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無與也。【略】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畦矣。及夫滿而出之，則波浩渺而濤起伏，麗秀鬱而峰峻嶒，戶管攝而樞運轉，輿衛設而冠冕雍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疏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篔窗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垂死囑焉，而曰：「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矣，葉公既沒，篔窗之文遂巋然爲世宗，蓋其統緒正而氣脈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爲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故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精妙卓特，備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設者。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焉，然則所謂統緒正而氣脈厚也，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篔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篔窗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篔窗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往時水心先生汲引後進如飢渴，然自周南仲死，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篔窗陳壽老，即傾倒付囑之。時士論猶未厭，水心舉《太息》一篇爲證，且謂他日之論終當定於今日。今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爲學者所宗，則論定固無疑。然水心之文，世猶深知之者少，則於篔窗之文，宜亦未必盡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後，以俟作者，然後論益定耳。

又 水心與篔窗論四六，篔窗云：「歐做得五六分，蘇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歐更與饒一兩分可也。」水心見篔窗四六數篇，如《代謝希孟上錢相》之類，深嘆賞之，蓋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華藻，立儒者之典刑，合歐、蘇、王爲一家者也。

《腳氣集》 大田王先生諱象祖，字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篔窗亦畏之，第板滯不及篔窗圓活。然非有意不爲文，非有味不爲句，尤未易及。

方回《讀篔窗荆溪集跋》 水心生於紹興二十年庚午，篔窗生於淳熙七年庚子，少水心三十年。荆溪生於慶元三年丁巳，少篔窗十七年。水心之卒在嘉定十六年癸未正月二十六日，年七十四。開禧三年七月，水心罷江淮制置，閑居十七年。篔窗年三十五登甲戌袁榜，爲青田尉，時以書見水心，一見許之爲晁、張。荆溪年三十登丙戌（五）〔王〕榜，年十六時從篔窗。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爲道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爲譬，而詆夫名爲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水心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

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爲舉鼎，而實未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簣窗爲文已成，而印可於水心，《初稿》是也。《續稿》學水心文，造語用字全似蹈襲，則不可矣。《薛叔似墓誌》云：「刮皮脫澤，晶瑩流通。」時永嘉經制宗薛士隆，理學宗鄭景望。公既叙事薛且師事鄭，又與陳君舉數公博籌廣樴，得其粹完。陳無己學南豐文，山谷詩，不如此模仿也。水心爲佗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簣窗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簣窗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詔權相，則謝不爲；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回謂不爲、不予、不顧三事未爲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刺，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簣窗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簣窗，各爲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斑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大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簣窗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匆匆。」荆溪祭簣窗又云：「聯東關兮十年之冉冉，貳監胄兮數月之匆匆。」水心誌簣窗母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紉，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簣窗、荆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廋辭險語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興張、呂、陸之祠，強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無別也。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爲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爲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簣窗、荆溪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略】耆卿受學於葉適，文章法度，具有師承，故叙述咸中體裁。明謝鐸嘗續其書，去之遠甚。

又卷一六三　《簣窗集》十卷。【略】考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葉適汲引後進，以文字之傳未有所屬，晚得耆卿，即傾倒付屬之。時士論猶未厭，適舉東坡《太息》一篇爲證，謂他日終當論定。其後纔十數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耆卿卓然爲學者所宗。」又云：「耆卿四六，理趣深而光焰長，以文人之筆藻，立儒者之典型，合歐、蘇、王爲一家，適深歎賞之。」校以適所作耆卿集序，稱許甚至，知子良所言爲不誣。謝鐸《赤城新志》，亦稱其文疆場甚寬，而步武甚的。惟車若水爲耆卿弟子，所著《腳氣集》【略】持論獨異。今觀其集，雖當南渡後文體衰弱之餘，未能盡除積習，然其縱橫馳驟，而一歸之於法度，實有灝氣行乎其間，非嘽緩之音所可比，宜其與適代興矣。

《漢世良吏為盛論》　《論學繩尺》卷六：議論層出，意在言外，老手也。

傳記

《宋元學案》卷五五　陳耆卿，字壽老，號簣窗，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疆場甚寬，而行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歸然爲世所宗。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略】宋陳耆卿撰。耆卿字壽老，號簣窗，台州臨海人。登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其事蹟不見《宋史》，惟謝鐸《赤城新志》稱著其仕履，而亦不詳。今以所著《簣窗集》考之，則嘉定十一年嘗爲青田縣主簿，嘉定十三年爲慶元府府學教授。又趙希弁《讀書附志》稱耆卿集中沂邸箋表爲多。案《宋史》，孝宗孫吳興郡王柄追封沂王，其嗣子希瞿，寧宗嘗立爲皇子，即濟王竑，耆卿必嘗爲其府記室，而希弁略其文也。

紀事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　簣窗初入館，史相極傾慕，未幾意嚮不合，語人曰：「陳壽老好一臺諫官，只太執耳。」後又遣所親諭意，欲以爲權直學士院。簣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與人改，不可爲權直。」史聞之不樂，簣窗遂久不

遷。蓋史當國，凡代言者必進稿本，史或手自塗抹，或令館人刪改。如辛卯火災，陳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詔》，有云：「朕爲人子孫，而不能保守宗廟；爲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儘有意味，史惡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復不用，至三具稿，復不付出。叩之，則曰：「令敷文竄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陳但飲氣而已。

又卷三　水心與篔窗論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與呂丈說。」呂丈，東萊也。因問篔窗：「某文如何？」時案上置牡丹數瓶，篔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種，先生能數十百種。蓋極文章之變者。」水心曰：「此安敢當。但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蔞缶瓦盃，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蓋謂不蹈襲前人耳。蔞瓦雖謙辭，不蹈襲則實語也。

《**腳氣集**》　予登篔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明輔先從篔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晚進，篔窗一旦于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諛佞，以爲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篔窗皆即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

著錄

陳耆卿《篔窗初集自序》　獨以疇昔勞瘁，不忍付之埃土，擇其粗可予懷者錄藏之。今而後，當涵浸乎義理之學，詞章之習不惟不敢，亦不暇。姑志吾過，以諗來者。嘉定六年寒食節，陳耆卿序。

吳子良《篔窗初集跋》　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啓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鋟《初集》三十卷，蓋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爲《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幷鏤之，尚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吳子良謹題。

又《篔窗續集序》　余十六從篔窗，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囑篔窗者囑予也。惰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篔窗初集》既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夫統緒氣脈之傳，來者尚有考也。吳子良序。

《讀書附志》卷下　《篔窗先生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右陳耆卿字壽老之文也。【略】《初集》，葉水心爲之序。吳子良併刻於江西漕司。於中沂邸牋表爲多。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耆卿《篔窗文集》，一部五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篔窗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陳耆卿撰。【略】《讀書附志》載所著《篔窗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已不著錄，世亦久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薈粹，共得文一百三十一篇，詩三十八篇，詞四篇，【略】蓋所存僅十之一二矣。謹釐正訛舛，錄爲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篔窗集》十卷，鈔本。宋陳耆卿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篔窗集》十卷，【略】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邵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葉氏活字板本。

藝文

葉適《送陳壽老》　天台、雁蕩車接軫，青田又促半潮近。冠巖帶壑無俗情，秋幹春蕡競時盡。老窮望絕華軒過，其誰幽尋穿薜蘿！更抽奇筆向雲射，破的疊中千駕鵝。古今文人不多出，元祐惟四建安七。性與天道亦得聞，伊、洛尋源未爲失。閩風招手游太玄，麻頭制尾中興年。黃金鑄印肯輕佩，定把堯、舜陳王前。我家罄懸仰見斗，簸君紅旗魑魅走。密房焰短夜苦長，雪高冰深去無鄉。

趙汝回

王綽《薛瓜廬墓誌銘》　永嘉之作唐詩者，首四靈。繼靈之後，則有劉咏道、戴文子、張直翁、潘幼明、趙幾道、劉成道、盧次夔、趙叔魯、趙端行、陳叔

方者作，而鼓舞倡率，從容指論，則又有瓜廬隱君薛景石者焉。

劉克莊《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國，爲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譏）〔幾〕道、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

《江湖後集》卷七 趙汝回字幾道，浚儀人，太宗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至）〔主〕管進奏院。有《東閣吟稿》。

釋紹嵩

釋紹嵩《江浙紀行集句詩自序》 余以禪誦之暇，暢其性情，無出於詩。但每吟咏，信口而成，不工句法，故自作者隨得隨失。今所存《集句》也，乃紹定己丑之秋自長沙發行訪遊江浙，村行旅宿，感物寓意之所作。

楊夢信《題江浙紀行集句詩》 鄉禪嵩老集古人佳句成詩，編成巨帙以示余，欽歎不足，輒賦二絕，□然悚仄。朝請大夫、行國子監丞楊夢信。「胸中歷歷古人詩，妙用縱橫自一機。管得杜、韓驚且泣，爛斑要作百家衣。」「學詩元不離參禪，萬象森羅總現前。觸著見成佳句子，隨機飣餖便天然。」

楊天麟《題江浙紀行集句詩》 嵩上人巧於集句，出示巨編，三讀之餘，混然如出一手，非胸中自有機軸不能也，令人敬嘆。苦求拙句，強哦二十八字，聊塞責云。奉議郎、知臨安府鹽官縣事楊天麟。「上人胸次有文機，信手拈來總是詩。莫問鋪排誰句子，逼人清壓雪梅枝。」

陳書□《題江浙紀行集句詩》 未於詩上著工夫，單把疏愚敵亞愚。只盍金沙分半席，歸舟能用幾錢租。

陳應申《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跋》 作詩固難，集句尤不易。前輩有云：不行萬里路，莫讀杜甫詩。一杜詩且病其難讀，而況集諸家之詩乎？亞愚嵩上人穿戶於詩家，入神於詩法，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玉振大成，默詣諸聖處，人目其詩，固不知其爲集句，而上人亦不自知也。抑猶有妙於此者，青出於藍，而青愈於藍，蓋諸家之體制，各隨其所至而形於言。今觀亞愚之集，千變萬態，不梏於所見，如所謂老坡之詞，一句一意，蓋不可以定體求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七卷，醉經樓鈔本。盧陵沙門紹嵩。詩均集唐、宋人七言句，前有紹嵩自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七卷，宋釋紹嵩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三冊。

陳昉

劉克莊《朝散郎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昉加封二百戶制》 具官某窮理際乎天淵，制行凜乎玉雪。鷄翹豹尾，幾年立（特）〔持〕橐之班，虎節麟符，所至留隳棠之愛。乃者朕禋重屋，卿牧潛藩，雖莫殫顯相之勞，然不替朝宗之志。爰稽舊典，俾拓新封。噫！宣室席前，良渴賈生之對；穎川詔下，深知黃霸之賢。

張之翰《讀陳節齋詩刻》 心遠亭高樹拂雲，繡衣一去幾經春。壁間好護題詩名，再見如公有幾人？ 不見當年老節齋，傷心遺迹半蒼苔。讀餘風起庭前樹，猶似英靈到此來。

文天祥《題陳尚書昉雲莖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槖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南宋館閣續錄》卷七 陳昉，字叔方，永嘉人。（咸淳）元年九月以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奉御筆提舉祕書省提綱史事，仍與執政恩數。

《宋詩鈔・石屏詩鈔序》 又傳其游江西，富家以女妻之，三年思歸，乃言曾娶。婦翁怒，女曲解之，臨行贈詞，【略】遂自投江死。今考集中略無蹤跡，後人因詩餘《木蘭花慢》一闋，有「重來故人不見，但依然楊柳小樓東」之句，乃強實之。讀陳昉跋云：「有忠益而無諂求，有謙和而無誕傲。」姚鏞云：「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朱子亦以詩相贈酬。使無行至此，其得爲大儒君子所稱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穎川語小》二卷，永樂大典本。案《穎川語

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謚，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謚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臠》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謚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愼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騤《文則》。其中疏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叵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略】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愼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訛襲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裒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即《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方審權

劉克莊《題聽蛙方君詩卷二首》 湘絃泗磬有遺聲，肯作秋蛩唧唧鳴。同社共推一日長，古人尤重十年兄。放開隻眼饒初祖，蟠屈長身接後生。不是學人無贊嘆，學人見得未分明。前輩凋零雅道衰，陳巖一叟尚龐眉。昂藏且伴戴花老，么麼安知撼樹兒。警句可編半山集，高風宜配客星祠。有詩一卷留天地，絕勝征南立二碑。

又《聽蛙詩序》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首，有「放開隻眼饒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篇險韻，余始悟前編如壺丘子以杜德機示李咸，如韓退之匿麾憧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盡也。近時小家數不過點對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情閨思，以爲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邊幅窘，萬人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卷融化爲詩，於古今治亂、南北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貶斧焉，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黎藿而任肉食之憂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爲何人，惟亡友王卿實之尤敬重。自實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夫！鯤鯨吞吸與鼠殊量，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實之於九泉而與翁遊哉！

又《跋真容遺文》 聽蛙翁身九尺如張鎬相公，而欻起無風雲之會；年八十如魯申公，而高蹈無春鉗之辱。余小翁七歲，以(凡)(兄)事不敢以(友)交(友)也。暇日出一編書示余，曰：「先君子昔多論著，未嘗蓄藁，今所存者絕少。吾子方網羅放失，賞好文字，獨無數語以寵嘉之乎？」余袖歸讀之，得古文六、古詩十二、律詩百三十一、雜文二十六，侃侃乎父師之容，鑿鑿乎典訓之言，簡而盡，訥而辨，若不經意而窮天下之思索，若不修辭而極文章家之妙巧。

又《祭方聽蛙審權文》 天所靳者壽也，君享大耋之壽，爲諸老之殿；所尤靳者閑也，君有終身之閑，無一日之忙，而又有先人之薄田舊廬以養高堂，有上世之法書古帖以自娛。人皇皇汲汲，君安安徐徐，人戚戚蹙蹙，君怡怡愉愉。君雖不能兼人之所有，天獨畀君以人之所無。人苦不足，君常有餘。少小交君，華皓不渝，晚卜菟裘，鄰君隱居。有山可樵，有溪可漁，風月(任)(佳)時，游覽必俱。(居)(君)既閉關，我亦懸車，晤言不數，倡和亦疎。數日霜晴，桂花芳敷，方謀卜晝，酌體羹蔬。意君鮮健，必過草廬，忽以訃來，腸熱涕濡。不聞屬疾，遽至此歟！吾徒何所親炙，後生其誰接扶！或者歎君賢如堯夫而未有至御之授，高如君復而不加處士之呼。余謂君所立者表表，寧肯較夫區區！不腆茲觴，靈其吐諸。

又《方隱君墓誌銘》 出郡城北可十里，其地皆平疇沃野，清泉古木，方氏聚居焉，數百年文獻故家也。上世有與伊川同學者，又有與坡公厚善者，有爲朱、張高第者，一門擢科級爲名卿大夫者，不可悉數。君諱審權，字立之，【略】少抱奇志，從伯父特魁鎬仕(江)湖(之)，所至交其豪雋(才)。及歸，慨然罷舉。家有善和之書，東岡之陂，汾曲(之)田，君曰：「吾讀此耕此足了一生矣。」始者人疑其功名頓挫憤悱而然，既而久幽不改，以至大耄，安之如一日。

【略】歲中不一再入(賊)〔城〕，惟與王卿實之倡和。【略】余少君七歲，早交下風，後卜溪上埋骨，去君舍百步許，遊釣必俱。今歲余病，數月不至溪，一日山中人報桂花開發，余病少愈，方折簡約君同賞，而訃至矣，悲夫！君博古通今，父子皆能詩，有《眞窖》、《聽蛙》二集，其志業不少概見於世者，皆於詩發之。君生於淳熙庚子三月二十四日，卒於景定甲子九月十七日，得年八十有五。【略】余論次君平生，或曰：「無乃太簡乎？」余曰：昔臺卿自銘，淵明自傳，寂寥簡短(矣)〔甚〕矣，然不害其傳。古之所謂傳者，在此不在彼也，余所(謂)〔書〕近之矣。銘曰：髮眉老蒼九尺長，毫芒流落萬丈光。杜、韓二語孰可當，樗翁采之銘(君藏)。

李劉

論述

綜論

劉克莊《林太淵(文)〔稿〕序》　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鴻慶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

又《跋方汝玉行卷》　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胥失之。近時學者多宗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憶余少遊都城，于西山先生坐上初識之。時功父新擢第，欲應詞科，西山指榻上竹夫人戲曰：「試爲竹夫人進封制，可乎？」功父須臾成章，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今人但誦其全句對屬以爲警策，功父佳處世所未知也。全句尤能累文字氣骨，高手罕用，然不可無也。噫，果留意茲事，豈惟師梅亭哉！

羅逸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跋》　梅亭先生言語妙天下，而四六尤膾炙人口。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佩韋齋輯聞》卷二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茶馬司欲奪榮之鹽井而榷之。公甫申省爭辨，一聯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也。」蓋榮素無榷鹽之禁，苟井隸茶馬司，則榷鹽將昉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他作，間有牽強偶合者，弗逮也。

《詩詞餘話》　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聯芳媲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者，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

虞集《李梅亭續類稿序》　《梅亭續類稿》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稿》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稿》，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惓惓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誌，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毀于火。然則《續稿》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時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伯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彩博贍，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千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所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以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某與焉」，蓋當時謬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

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

馮夢禎《萬曆箋釋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序》 剞劂告訖，井然燦然，若闢群玉之府，珪璋璜琮，經緯臚列，風檐杲日，披誦色喜。豈是編之顯晦，故自有時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四六標準》四十卷。【略】〔李〕劉平生無他事可述，惟以儷語爲專門。【略】自六代以來，箋啓即多駢偶，然其時文體皆然，非以是別爲一格也。至宋而歲時通候、仕宦遷除、吉凶慶弔，無一事不用啓，無一人不用啓，其啓必以四六，遂於四六之內別有專門。南渡之始，古法猶存，孫覿、汪藻諸人，名篇不乏。迨劉晚出，惟以流麗穠貼爲宗，無復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變爲類書之外編，公牘之副本，而冗濫極矣。然劉之所作，頗爲隸事親切，措詞明暢，在彼法之中，猶爲寸有所長。故舊本流傳，至今猶在，錄而存之，見文章之中有此一體爲別派，別派之中有此一人爲名家，亦足以觀風會之升降也。

分論

《浮香亭說》 陳元晉《跋李梅亭浮香亭說》：程虎卿爲予言，翁吉父居市而不爲市之道，有宋清之風，蓋儒而遁於醫者也。因出李公國錄《浮香亭說》示余。余讀之竟，曰：萬物爭春，而梅花盛於風鬟雪虐之際，衆芳炫晝，而梅香發於參橫月落之時。蓋幽人之貞，逸民之清也。吉父能領此，則對梅可無媿矣。

《蘄春縣君祝氏封衛國夫人制》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誕皇子告廟文》 《齊東野語》卷四：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牧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傳記

《宋史翼》卷二九 李劉字公甫，江西崇仁人。嘉定進士，歷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起居舍人，遷吏部侍郎，穆陵書「梅亭」以賜之。其在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茶馬等，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宜。所得圖書，皆以八印識之。劉熟於典墳，以駢儷著稱，制詞爲南渡之冠。所著有《類稿》三十卷、《續類稿》三十卷。（《志林》）

著錄

羅逢吉《梅亭先生四六標準跋》 比眉山所刊《類稿》已盛行世，客有求逢吉所藏《四六》，欲鋟之梓，適先生以儀曹召，弗敢請。客求益堅，姑授以先生初年館月湖及湖南、蜀川所作，名曰《四六標準》，繼此當陸續以傳。門人羅逢吉謹書。

《文淵閣書目》卷一一 《李梅亭四六》，一部八冊，完全。

又 《李梅亭四六標準》一部三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梅亭四六》（活字刻一，鈔一）。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劉《梅亭類稿》九十卷。

《脈望館書目》 《梅亭四六標準》八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梅亭類稿》十二冊，不全。宋李劉著，凡九十卷，闕目錄上并二十五卷至四十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四六標準》二十四冊，四十卷。

又《箋注四六標準》二十四冊，四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四六標準》四十卷，李梅亭。

馮夢禎《萬曆箋釋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序》　宋李梅亭《四六標準》，世未嘗有刻本。歲甲午，客有迴易市肆，始覩是書，蓋抄帙，凡四十卷，余間爲捐半月俸直，從客購寘齋頭。【略】初欲稍爲釐正，顧字句參錯，篇章泮渙，開卷即懣然厭之。【略】蓋又三閱歲，而門人新安黃氏兩生毅然以校刻自任。【略】萬曆丁酉重九日，南祭酒秀水馮夢禎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四六標準》四十卷，內府藏本，宋李劉撰，明孫雲翼箋釋。【略】所著《類稿》、《續類稿》、《梅亭四六》，今皆未見。此本乃其門人羅逢吉所編，以劉初年館何異家，及在湖南、蜀中所作彙爲一集，題曰「標準」，蓋門弟子尊師之詞也。凡分七十一目，共一千九十六首。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二函十二冊，宋李劉撰。【略】書四十卷，分六十六目。

《結一廬書目》卷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譔，元刊本，天一閣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宋李梅亭先生四六標準》三十九卷，明刊本。宋李劉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四六標準》四十卷，明孫雲翼注，萬曆丙辰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撰。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九字，黑口，左右雙闌。版心陽葉上記字數，下記人名。字體方峭俊麗，是建本之佳者。文分類爲次，如言時政、贊見、薦舉、舉科目、謝座主、賀正、賀冬各門。鈐有「新宮城書藏」朱文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書）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本梅亭先生四六標準跋》　《梅亭四六標準》，不著撰人，考《四庫提要》，乃宋李劉所撰。劉有《類稾》、《續類稾》、《梅亭四六》，今皆不傳。此題《梅亭四六標準》，乃門人羅逢吉所輯，皆劉少作，及初年在何異家並官湘、蜀時所作，非其全豹。自宋以來風行不絕，蓋皆仕宦、遷除、慶弔、通候所必用，書記操觚靡不資爲藍本也。《四庫》著錄本有明人孫雲翼箋注，所據爲徽本，而以家藏本及鄱陵劉氏本校補，篇什略多，出於掇拾，已非羅輯原本。涵芬樓舊藏明刊無注本，略與雲翼所據徽本合。此本世所未見，前後序跋不存，亦不題編輯姓氏。全書四十卷，分若干類，取勘明刻徽本，此多「舉自代」、「宣賜」、「被召」、「褊屬」四類，編次分卷頗有出入。以校孫雲翼箋注本，合處爲多。知雲翼所據以校補之家藏本、鄱陵劉氏本，必有一本與此相合者。注本多《論事》二十首，其文不盡屬於論事，爲此本所不載，不知從何輯得，固不若此原刻之可貴矣。《天祿琳琅》有元刊本，分六十六目，箋啓千九十六首。此則僅六十五目，爲文亦少三首。意者其別一刊本歟。海鹽張元濟。

《中國善本書提要》　《梅亭先生四六》一卷，一冊，與《格齋四六》同裝一函。（北圖）宋刊本。【略】原題「臨川李劉公甫」。凡有賀表、謝表、慰表、賀牋、謝牋、慰牋六類。持較今本《四六標準》，纔得十一，且文字不同，復有刪節。欲明其故，固可謂全書或不僅此，此當爲《標準》未刻以前之祖本。然每類之中，所載不全，一表之內，字有刪節，余故疑其爲選本、節本也。卷內有「毛奏叔氏」、「叔鄭後裔」等印記。

又《箋釋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二十冊，（北大）明萬曆間刻本。【略】原題「宋臨川李劉公甫著，明曲阿孫雲翼禹見箋，金陵唐鯉飛季龍校」。孫雲翼序云：「箋成，未克入梓。會臨川唐君季龍見之，慨然曰：梅亭吾里中先達也，刻他書不若刻是書。遂捐貲梓行。」此本後印，紙墨俱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撰，宋刻本，十二冊。《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撰，宋刻本，二冊，【略】存六卷（十三至十八）。《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撰，宋刻本，一冊，【略】存四卷（二十六至二十九）。

陳起

論述

《梅磵詩話》卷中　陳起宗之，杭州人，鬻書以自給，刊唐、宋以來諸家詩，頗詳備。亦有《芸居吟稿》板行。芸居其自號也。集中有《夜過西湖詩》一

絕云：「鵲巢猶挂三更月，漁板驚回一片鷗。吟得詩成無筆寫，蘸他春水畫船頭。」語意殊不塵腐。

朱彝尊《近來》 近來論詩專序爵，不及歸田七品官。直待書坊有陳起，《江湖》諸集庶齊刊。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靜佳詩集》 朱繼芳字季實，【略】同時倡和爲錢唐陳起、汶陽周伯弜、建安張至龍，俱有聲江湖間者。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陳起芸居乙稿》 相公橋外柳沈沈，彈事欄遮深復深。嘉定詩人方弛禁，江湖倚作定南針。

《江湖後集》卷二四 陳起字宗之，【略】有《芸居乙稿》，見《遺書》本。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五十一首。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芸居乙稿》 陳起字宗之，錢唐人。寧宗時鄉貢第一，時稱陳解元。事母至孝，開書肆於臨安，鬻書以奉母，因取江湖間名人小集數十家，選爲《江湖集》，彙刊以售，人盛稱之。時史彌遠當國，起有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一時江湖之士同獲罪者六人，而起坐流配焉，尋詔禁士大夫作詩。彌遠死，禁始解。其詩有《芸居乙稿》一卷。劉克莊贈詩云：「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葉茵贈詩云：「氣貌老成聞見熟，江湖指作定南針。」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而起則聲氣之薈萃也。

紀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劉克莊《落梅》 方回評：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嶽藁》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庵器之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器之所作，言者幷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彌遠議下大理逮治，鄭丞相清之在瑣闥，白彌遠中輟，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惟信季蕃之徒寓〔行〕在所，改業爲長短句。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解。

又卷四二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 方回評：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賣書開肆。予丁未至行在所，至辛亥年凡五年，猶識其人，且識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毀人亡，不可見矣。

又劉克莊《贈陳起》 方回評：此所謂賣書陳〔彥〕〔秀〕才，亦曰陳道人。寶慶初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詩爲史彌遠所黜。詩禍之興，捕敖器之、劉潛夫等下大理獄，鄭清之在瑣闥止之。予及識此老，屢造其肆。別有小陳道人，亦爲賈似道編管。

藝文

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 四圍皆古今，永日坐中心。門對官河水，簷依柳樹陰。每留名士飲，屢索老夫吟。最感春燒盡，時容借檢尋。

劉克莊《贈陳起》 陳侯生長紛華地，卻似芸香自沐薰。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雨簷几坐忘春去，雪屋清談至夜分。何日我閒君閉肆，扁舟同泛北山雲。

葉茵《贈陳芸居》 氣貌老成聞見熟，江湖指作定南鍼。得書愛與世人讀，選句長教野客吟。富貴天街紛耳目，清閒地位當山林。料君閱遍興亡事，坐對蕭然一片心。

朱繼芳《挽芸居》 不得來書久，那知是古人。近吟丞相喜，往來諫官嗔。身死留名在，堂空著影新。平生聞笛感，爲此一沾巾。

陳耒《贈陳宗之》 往來曾見趙天樂，數說君家書滿牀。成卷好詩人借看，盈壺名酒母先嘗。對河卻見桐陰合，隔壁應聞芸葉香。老不愛文空手出，從今煩爲蓄仙方。

鷹鄂《南宋雜事詩》 《江湖集》列幾名家，陳道人詩頗足誇。攤向睦親坊

畔獻，相公語禁累梅花。

陳文述《芸居樓懷陳宗之》 定有孤忠耿不消，《江湖小集》爲開雕。欲將書肆爲良史，更以詩壇當大招。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睦宗何處宗英宅，弼教坊西路一條。

吳泳

論述

洪咨夔《答吳叔永寺丞書》 叔永四六，時出一斑，亹亹追逐前輩。似聞近頗推擇玉堂。揮翰之手，欲辭得乎？

又《著作郎權司封郎官吳泳除軍器少監兼直舍人院制》 爾操行純茂，文思汗瀾，本之《詩》、《書》，暢之《莊》、《騷》。太史體宜演誥，朕有戎監，職優務省，往服少事，雍容討論，推厲精更始之意，著之訓辭，渾厚森嚴，與越棘大弓同其古，斯無媿江漢之靈矣。論駁以扶國是，朕又於此觀爾之風力。

又《軍器少監直舍人院吳泳除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制》 爾學明河洛之正，文擅江漢之奇，試代予言，韶雅而不華，翹明而有體。斧藻百度，律呂萬化，具孚于觀聽，而還詔惟允，朕甚器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鶴林集》四十卷。【略】泳當南宋末造，正權姦在位，國勢日蹙之時，獨能正色昌言，力折史彌遠之鋒，無所回屈，可謂古之遺直。至當時邊防廢弛，泳於山川阨塞，籌畫瞭如，慷慨敷陳，悉中窾要。本傳所載諸疏，簡略未詳。今以本集考之，如紹定二年上西陲八議，五年疏四失三憂及保蜀三策，端平二年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可不固上流，三年乞預儲蜀帥及陳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大抵於四川形勢言之最晰。良由南宋以蜀爲後戶，於形勢最爲衝要，泳又蜀人，深知地利，故所言切中窾會，非揣摩臆斷者比，實可以補史所未備。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駿發，亦頗有眉山蘇氏之風。在西蜀文字中，繼魏了翁《鶴山集》後，固無多讓也。

傳記

《宋史》卷四二三《吳泳傳》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祕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略】遷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略】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溫州。赴官，道聞聞溫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餓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紀事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 錢塘學，舊附京庠。嘉熙四年，以丞廨改造。齋六：友善、辨志、敎行、敎信、敎文、敎忠。吳泳爲記。

《宋元學案》卷七四 〔史彌堅〕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謚忠宣。吳鶴林泳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之于大防。」

著錄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鶴林文集》九冊，不全。【略】散逸，莫查卷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鶴林集》四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吳泳撰。【略】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鶴林集》，而不詳卷數，《藝文志》亦不著錄。惟《永樂大典》各韻中，頗散見其詩文，謹裒輯編次，釐爲四十卷。放佚之餘，篇什尚夥，亦可見其著作之富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鶴林集》四十卷，宋吳泳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路有鈔本。　莫郘亭、八千卷樓、張氏適園均有舊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鶴林集》四十卷，宋吳泳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六冊。

張弋

丁煒《秋江烟草跋》　張君彥發，湖海豪士，不喜爲舉子學，專意于詩，每以賈島、姚合爲法。所著僅成帙，清深閒雅，宛有唐人風致。至其得意警絕之句，雜之兩人集內，殆未易辨。彥發思甚苦，未嘗苟下一字，每有所作，必鎔鍊數日乃定。揆其用力，蓋倍於江西之學。人必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彥發舊名奕，字韓伯，世爲孟之河陽人。嘉定戊寅仲冬八日，古晉丁煒晦夫書。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三數十年來，曾景建、劉改之、張韓伯、翁靈舒、趙紫芝、徐無競、高菊磵諸公俱亡矣，自餘以詩鳴者，皆非能專續白石之燈。

《貴耳集》卷上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江烟草》。頎然而長，面帶燕趙色，口中亦作北語。《寄秋塘》詩：「五湖風雪分頭去，千里淮山信腳行。涉世眞成妄男子，談詩長憶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耕。莫倚瘦筇吟白髮，浪傳詩句入都城。」許定夫館於麾下，欲命拜官，不受。周宗聖有《張韓伯欲爲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於建業，定夫葬蔣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張奕墓」。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秋江烟草》　生平好游歷，交遍海內，不事舉子業，專意於詩，以賈島、姚合爲法，所著僅成帙。《秋江烟草》一卷，清深閑雅，宛有唐人風度，其得意警絕之句，竟堪與賈、姚爭席。丁煒晦夫稱其詩未嘗苟下一字，每有所作，必鎔煉數日乃定。揆其用力，殆倍於江西之學，江湖諸子中卓卓者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弋秋江烟草》　遊倦歸來剩錦囊，苦吟一字費平章。有時得意秋江上，賈佛前身是瓣香。

程公許

論述

程公許《題詩卷》　嚼雪哦詩格外清，誰令失腳入紅塵。錦囊二十篇中景，長與西山面目親。

劉克莊《賜新除權刑部尚書程公許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朕召諸賢而未至，嘉一老之來歸。觀辰告遠猷之忠，見歲寒後彫之操。朝野想望其風采，搢紳流傳其奏篇。曳履之班雖高，細旃之業未究。終始于學，將求商宗之多聞，直諒如卿，不曰孔門之三益？俾之勸誦，胡乃執謙！漢廷思見賈生，既訪治安之策；齊人莫如孟子，必陳仁義之言。

王邁《滄州塵缶編序》　西山眞先生文忠公不喜作詩，【略】僕有請曰：「若然，則刪後信無詩乎？」先生曰：「有之。寬閒寂寞之濱，寄興冲澹，惟有陶靖節；流離顚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惟有杜少陵。其餘則有之不爲補，亡之不爲缺。」先生雖不喜作詩，而其言則深於詩矣。今滄洲程公以道德文章之緒餘，發而爲大篇短章，無慮千百題。方濯纓虖滄浪，偃蓋虖僊谷，覽峨眉象耳之勝，吸錦江瀘水之清，落筆成章，神閒韻遠，眞之《經曲阿》、《游桃源》及《雜詩》中，所謂何其聲之似我君者。旋罹兵禍，脫身豺虎中，冒瞿唐、艷澦而東下也，念家懷土，雪涕行塗，前有《思治行》，後有《感懷》、《成都十絕》，可與《北征》同工異曲。他如「大地衆生愁喝死，清風一壑可能專」等句，疊見層書，極其惻怛，謂非從「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得乎？使吾師文忠公見此帙，必喜陶、杜之後有人矣。抑僕所訝者，年來評詩，往往北面晚唐，恍惚形似，爭相位置。共觀其自謂得意者，其格卑，而猥者其氣餒，榮者其意纖，以壯澀爲平淡，以淺俳爲閒雅，以要褭婉弱爲得幽深之趣。公則不然，其勢雄健如靈鼉之擘泰華，其步驟迅捷如峻阪之走銅丸。時乎綺麗，如晴空彩霞，奇譎百態；時乎蕭散，如孤雲野鶴，不受羈韁。蓋其學屢經飫史，含《莊》咀《騷》，采掇菁華，

材料飽足，故能兼陶、杜之體而有之。長袖善舞，理固應爾。詩乎詩乎，晚唐云乎哉！僕非能詩，僭爲後序，先之以詩說，人必不以爲非，終之以臆說，常有謂其嗜好背時，老獨不改，且笑且罵者，公亦能爲之解紛否？臞軒王邁敬書。

高斯得《滄洲先生奏議序》　故刑部尚書眉山程公，端平、淳祐之間，論諫數十，自下劘上，莫不愷切，言人所難。然其詞反復曲折，足以周盡事理，其氣忠厚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矯亢以驚俗，而其愛君憂國之心藹然自有不可及者。故縉紳士大夫挹其風采，欽其議論，如麟鳳瑞世，莫不愛慕之。嗚呼，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其公之謂乎！公之葬也，某嘗以詩相挽，曰：「盡言田表聖，和氣范淳夫。」其孫繩翁拜且泣曰：「此實錄也，非公孰知吾祖父者？《奏議》成編久矣，叙於首簡，其敢他屬？」斯得性狂且戇，動與世忤，視公之直而溫，絞而婉有愧焉，而公不察其愚，常以直道許之，每每誦言於衆。公沒之後，小人無知，乃或誣公，與斯得異識者咸切齒之。故於繩翁之請不敢固辭，非惟求附不朽，亦將以破小人之欺，洗九原之恨焉耳。公名公許，字季與，四海人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滄洲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略】公許沖澹自守，而在朝讜直敢言，不避權倖，屢爲羣小齮齕，不安其位而去。當代推其風節，初不以文采見長，然所作才氣磅礴，風發泉湧，往往下筆不能自休。【略】按公許當日所論列，如《應詔言事乞留杜範》、《乞還言官》、《言蜀事十條》、《請蠲和糴》、《乞罷龔基先》、《論徐元杰事》諸疏，《宋史》皆撮其大綱，著於本傳，其全文必更剴切詳明。【略】古今體詩、【略】雜文，【略】大抵直抒胸臆，暢所欲言，雖不以鍛鍊爲工，而詞旨昌明，議論切實，終爲有道之言，其格在雕章繪句上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鳌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略】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略】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創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略】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略】遷將作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條。【略】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略】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密柬韓祥嗾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爲之。兼權中書舍人。【略】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鼎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宋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略】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稿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門取垓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

垓。朝廷尋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紀事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自序》 余自童丱，從師習舉子藝業，每竊窺古文章，輒欣然慕之。日課有程，度稍閒，則滌筆研屏處一室中，試爲詩章騷賦等作。父兄密窺，進而責之曰：「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而所嗜獨不爾，得無左乎？」拱手對曰：「小子不敏，敢不斂手於父兄之命？雖然，竊嘗聞之，匠石爲人營宮室，小大廣狹、圓方短長，視主人所欲爲，度群材，會衆工，以迄於成，亦惟規矩繩墨運於心而措諸手者何如耳。若曰我能是，我不能是，奚取於匠石爲？」父兄若然其言，未嘗不深抑之也。逮冠，用志益苦，嘗病，記問不能過人，而伐柯取則，粗究端緒。再貢里選，充賦於類省，主司皆奇其文，以爲脫去時文窠臼。辛未，忝綴末第，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鴈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蘧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熏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每侍坐，必誨以蒙莊「文滅質、博溺心」二語。余固服膺其言，勉自謹飭，而宿習深痼，文思一動，伸紙濡筆，颺激泉湧，沛然不得而遏，亦不暇於擇也。

《四朝聞見錄》丙集 紹翁甲集載眞文忠謚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閒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謚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時卻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即西山嗣，名志道）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尙。當候稍閒，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程公嘗歷兩制，世號爲滄洲先生。）

《齊東野語》卷一三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

《宋史》卷四〇六《劉漢弼傳》 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奸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楮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著錄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自序》 公暇，閱所藏藁編，盈箱累篋，因取笈仕以來次第編綴古律詩，以一官爲一集，賦、騷、箴、頌、銘、贊、書、序、記、誌、表、啓、各以類相從；奏篇、謚議，內外進退故事，則自爲一帙。【略】用采陸士衡「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於鳴玉」之句，名其編曰《塵缶》，併叙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略】是編成於淳祐改元歲辛丑之中秋，嗣有譔述，續綴右方。程公許書於翰苑之摛文堂。

《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華）講義》、《進故事》行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一部八冊，殘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程公許撰。【略】本傳稱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行世，今皆散佚不傳。惟《永樂大典》載有公許詩文，題曰《滄洲塵缶編》，又有公許自序一篇，末署淳祐改元辛丑，蓋公許爲秘書少監時所自編也。【略】今姑就所存者裒輯掇拾，分類編次，釐爲十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鈔本，張訒菴藏書。宋程公許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滄洲塵缶編》十四卷，宋程公許撰。

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略有鈔本。

藝文

趙汝騰《寄程滄洲》　山間藜杖看初春，忽報滄洲除命新。今日昌黎司憲部，幾年陸贄任詞臣。扶持世道豈無策，宗主時賢今有人。老懶貴遊書盡絕，一詩隃寄霅江濱。

又　身是金華舊使君，聞公新渥倍懽忻。朱轓暫爲東萊起，收拾乾、淳未墜文。

杜範

論述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杜清獻集》　生平儉節自持，處富貴如寒素，嘗有富客至，遇午留食，所陳惟葱羹麥飯，怒而去，貽以詩云：「葱療丹田麥療饑，葱羹麥飯兩相宜。請君試上城頭望，多少人家午未炊。」其人終身愧不復見。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杜範杜清獻集》　黃巖餘事作詩人，即拜當年奉詔新。儉節一生惟自勵，葱根麥飯便留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清獻集》二十卷。【略】範有公輔才，正色立朝，議論鯁切。其爲御史時，累劾李鳴復等行賄交結之罪，鳴復卒以去位。其守寧國還朝時，又極陳內憂外患之交迫，而勸理宗以屏聲色、遠邪佞，言多切摯。及其爲相，前後所上五事及十二事，無不深中時弊。雖在位未久而沒，不能大有所匡正，然奏疏之見於集者，大都悱惻懇到，足以徵其忠愛之忱矣。

孫衣言《鈔本杜清獻公集後序》　清獻當南宋理宗之初，崎嶇侵削之餘，民窮而財盡，兵弱而敵強，其勢固無可爲矣。而清獻以疏賤新進，爲國昌言，凡宮府內外，是非邪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忠肝古誼若必欲使宋易危而爲安，易亡而爲存者。而當時史臣亦謂其三河之役，卒抗元兵，而邊將孟琪等亦皆洗心聽命，則可謂用之而效矣。使理宗早聽其計，而鄭清之、史嵩之等群小人不相齮齕，宋亦未嘗不可爲也。然則國家之勢，苟未至如南宋削弱之甚，顧一切置之不爲，或反恣肆酷烈，自速其禍，豈不可惜也哉！古今數千百年亂亡之數，可謂亟矣。然其所以由治而至於亂，由亂而至於亡，則漢、唐、宋以來未嘗不如一轍。余讀清獻之書，所謂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至於言賄賂之弊，則以爲旁蹊曲徑，競致奔趨。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刺探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而論臺諫之失職，則又以謂迎合時好，循默備位，自壞紀綱，徒塗耳目。其言當時禍敗之繇，若南宋爲尤甚。然試由宋上推之，以至漢、晉，由宋下推之，以迄遼、金、元，其標季潰敗之政，蓋未有不出於所言。豈天之將亡人國，則必先奪其鑑耶？抑人君狃於治安，習於淫佚，戒懼之心日少，嗜慾之蔽日深，其顛倒惑亂必至於是耶？嗚呼，豈不可危也哉！

王棻《鈔本杜清獻公集跋》　嗚呼！以清獻之德業文章，冠絕當代，至今才六百餘年，而遺書之在天壤者已不可多得。則夫今世一介之士，道德不積於躬，功業不被於鄉，文章不及於古人名於天下，而欲以干祿之餘稍涉古書，略窺著作，輒抒一得，裒集成編，將以傳播藝林，垂示來世，豈不難哉！夫文章者，道德之枝葉，功業之輿隸也。進德修業，則斯文在茲矣。然業必因時，德由自立。誠使今之學者明道立德能如清獻，則功業爲緒餘，文章爲餘事，其傳不傳固無藉乎此也，況其文亦必無不傳者邪。若第求之於文，而以爲若者足傳，若者不足傳，則如清獻之文，淵茂條達，氣體豐潔，而其奏議諄切懇到，忠誠溢於楮墨，尤有不可及者，乃傳之六七百年，遺集幾於泯沒，況乎文之不逮清獻，而德業又無所表見者邪？

傳記

《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略】嘉定元年舉進

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略】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略】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略】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略】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略】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略】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略】四年，還朝，【略】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略】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似，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略】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略】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絡，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王棻《杜清獻公年譜》（存目）

紀事

黃綰《嘉靖刊杜清獻集公序》 國之興衰，家之隆替，【略】非偶然也。昔宋理宗因史彌遠□□□□□之去，收召舊德，以吾鄉先正清獻杜公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以徐元杰爲工部侍郎，劉漢弼爲左司諫。公每延元杰、漢弼議政，多所裨益，一時戎虜皆知所畏，邊將方知洗心自奮，國勢人心皆勃焉有中興之望。夫何公在位僅八十日而薨，元杰、漢弼亦相繼暴卒，史云皆嵩之致毒，三學諸生先後伏闕，言自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兩給使之入獄，迄無成。鄉里故老相傳云：嵩之之欲毒公，飲食無所致，知公嗜古書，嘗以舌涎濡指翻揭，乃匿鴆書葉間，伺公所至之處，置書几案，公至果如所料，遂遇毒而薨。噫，小人設心之險如此哉！以事言之，人孰不謂公之薨由於嵩之，以數言之，皆天也，天不祚宋，故生嵩之殺公而敗宋也。公薨，理宗痛之，欲厚葬公，遂即公故里命臺史擇吉地，且爲公後嗣計。臺史至故里，遍閱杜村諸山，里人慮錫香火地，或妨其私，乃賄臺史紿言不吉，次及諸里，諸里人皆效尤賄臺史，皆云不吉。直抵靖化鄉叢山間，窮源僻塢之處曰黃杜嶺，卜右麓葬焉。公二子濬、淵皆無嗣，以從祖祁公之孫爲後。至我朝國初，有號梅屋者，以節操重於鄉，鄉人以杜清貧呼之，亦無嗣。噫！理宗欲擇吉地葬公，竟爲所誤。以事言之，人孰不謂杜氏之世由於臺史，以數言之皆天也，又豈臺史所能爲哉！但以此一事觀之，則宋之政俗人事皆可知矣，不遠而亡，其宜然哉！黃、杜之墓，弘治間居民鄭某因訶知其厚葬而發之，取壙中寶器及係棺銀鍰、銀索以去。黃知縣即謁選京師，夜夢貂冠朱袍拜之，云宋丞相，具道發墓事，托以修復。黃不知謂何。既選黃岩，舟抵江口，復夢如前。比入覲，謝文肅公與先君選部公託黃奏復元季所建文獻書院以祀公，黃始憶前日之夢，知爲公也。奏

上，禮部覆奏可在公墓傍立祠堂，春秋享祀。詔許之。黃覲回，入黃杜山中，問公墓所在，里老畏春秋供事之勞，紿以不知，黃遂即鄭某所居之後權建封域，立祠堂，鄭之家亦因而廢。噫！亦數也，理也，豈公之神尚有知耶？公墓實在黃所建封域之東百步，壇壝闌砌尚存，前有小金峰爲案。成化丙戌，張木菴先生至其地，見石翁仲、石虎、石羊、石華表，爲墾田者堙覆，今田屬洪福寺，獨墓下有田九畝，洪武《魚鱗圖》猶曰杜清獻公祭田云。

著錄

《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　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杜清獻公文集》，一部八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杜清獻公文集》八冊。

黃綰《嘉靖刊杜清獻集公序》　公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舊藏中秘，亦散逸不全，鄉里皆不獲見。先祖文毅公在選部日，嘗借錄，僅得古律詩四卷，奏稿十卷，雜文五卷，卷首有黃震戊辰修史傳一篇，先祖增錄《宋史》列傳一篇，《文獻書院記》二篇，予今傍搜《赤城集》及鄉里諸載籍，又得若干篇，重爲校訂，釐爲十九卷，仍置史傳、書院記於卷首。前御史松巖符子見之曰：「鄉有先哲如公，可使其遺文無傳乎？吾後學之責也。」請刻以傳。【略】嘉靖二十六年夏五月壬戌。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杜範《清獻集》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清獻集》二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杜範撰。【略】史載範所著古律詩五卷，今此本四卷，又雜文六卷，今此本亦四卷，又奏稿十卷，今此本十卷，又多書劄一卷，又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此本俱不載，而有行狀、本傳、祠記等一卷，列於卷首，共爲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明刊本。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謚清獻黃巖杜範著。

孫衣言《鈔本杜清獻公集後序》　往歲予在杭州，爲黃巖王子莊棻求《杜清獻集》，幾一年不可得。今春，予與子莊先後至京師，而予同年御史錢樾庵桂森富藏書，問以《清獻集》，樾庵有之，亟取以視子莊。子莊喜甚，既手錄副本，因復求予書其後。【略】同治戊辰，瑞安孫衣言書於京師。

王棻《鈔本杜清獻公集跋》　右《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附錄一卷，蓋明人舊鈔本，爲泰興錢馨伯侍御所藏，而瑞安孫琴西師假以視余，亟錄副本以歸，凡三百八十葉云。【略】同治七年歲在著雍執徐閏四月望，黃巖王棻謹識於京都楊梅竹斜街之寓舍。

又《同治重刊杜清獻公集跋》　同治戊辰，余在京師鈔《杜清獻公集》以歸，孫懽伯明府聞之，忻然捐廉重梓，命余校勘。因與蔡君仲吹、王君子裳參互考訂，仍爲之記。凡正訛字五百十三，補脫字二百三十有幾，刪乙衍互一百五十餘字，疑而未定者三百餘字，闕文一百有幾，補正訛脫三葉。既梓覆審，復有更定，記或不盡載也。【略】同治庚午相月，黃巖王棻謹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宋杜清獻公集》二十卷，鈔本，振綺堂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首一卷，宋杜範撰，清鈔本，二冊。

包恢

論述

戴復古《送東倅包宏父》　詩文雖兩途，理義歸乎一。風騷凡幾變，晚唐諸子出。本朝師古學，六經爲世用。諸公相羽翼，文章還正統。晦翁講道餘，高吟復超絕。巽巖許其詩，鳳凰飛處別。

包恢《敝帚稿略自識》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毋模擬前人。孟、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眞文法也。然此爲

能文者設，若予拙訥不文，有時近文而出，不得已而出，不得已而應，則亦輕率不知所以裁。徒見其迂闊而非開廣，強勉而非自然。既不能造，又不能擬，其爲不成語而有愧前人多矣！【略】文忠嘗稱黃夢升之文，謂其辯博雄偉，其意奔放尤不可御，獨恨求其全稿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亦爲諷誦嘆息而不已。則予稿恨無一可如文忠之所稱者，是稿之出雖不全也，視黃夢升不其愧甚矣乎！

歐陽守道《跋包宏齋贈周載仲詩》 疇昔之夜，予夢周君載仲若相遇於道者，既揖即勞之曰：「載仲久別，地下無苦？君平生一卷書，今當得力。」載仲慘然曰：「幸甚得力，但分略虧。」予曰：「仍舊秀才，有何不可。」君領予說，然似以予知其已死，欲相避也。道旁有一空屋，無人居，疾趨隱於門內。予已去數步，回首呼曰：「載仲君以幽明殊趣，不肯久即我乎？雖然，予豈敢不別。」即望門長揖，使之聞之而後去。次日，嘗以告君之邑人聶吉甫。今未旬，而君之子岐孫文子來訪。嗟夫！豈文子作意訪我，而君魂魄先之乎？文子純實無華，謹重有畏，君爲有後矣。袖出君所得宏齋先生包公所贈君名孫二本詩，墨跡如新。君之遺後人，與包公之所期望，皆甚悠遠也。

鄭無妄《敝帚稿略書後》 無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藁，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果可以詳略求哉？

《隱居通議》卷一七 樞密宏齋先生包公道夫恢，以學問爲時師表，固不以文字名也。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獨於予故人范君去非一墓誌，簡潔清俊，足以寫去非之平生，無泛語，無諛詞，豈韓退之誌樊宗師即學樊體意耶？去非爲人精俊灑落，其文章亦然，而包公此志極稱之。去非得此，足以自慰于九原矣。【略】去非以文章受知包公，其登從班，牧吳門，必屈去非偕行。凡朝廷之表奏、官府之書啓，皆屬焉。去非亦能介潔自勵，不以私干，公逾愛敬之。公之除樞密也，約予同造朝，時予母病，乃入城。諸公辭行，酒間從容談及去非平生，公淒然悵歎，爲之投箸，足以見其敬愛矣。故於此志，用意甚深。

方回《讀質窗荊溪集跋》 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爲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爲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

又《讀包宏翁弊帚集跋》 今讀其集，文晦冗而敢於誕，所爲《三陸祠堂記》，梭山曰九韶字子美，復齋曰九齡字子壽，象山曰九淵字子靜，梭山疑《太極圖說》以無極爲老氏之學。《周子通書》與二程俱未嘗言及無極，文公集有《答陸子美書》，回嘗摘抄二語以示學者，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政不待恢阿黨私門也。恢所著《開闢洪荒說》有云：「昆侖圓通，無形象，無窮極，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言之而自違之，可乎？力辨象山非釋氏禪學，口費氣餒，他日乃曰：「象山嘗聞鼓聲而悟。」然則非禪而何？少年初見文公，乃父亦出文公之門，而爲左袒，學之所入不正，強爲說而心不明，則臨富貴而失其守也。至爲《太極圖策問》，謂太極未有形，今以一圓形而爲圖，則是有形矣。回謂恢所疑如此，則是聖人以一奇一耦畫卦亦非也。又誣詆《通書》似《道德經》，則肆無忌憚矣。或謂恢本教村學，兼善談命，健啖嗜犬肉，世道衰而怪物作，悲夫。

吳澄《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 玉溪翁嘗登盱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予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睎前修可也，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敝帚稿略》八卷。【略】恢平生不以文名，史傳亦絕不及其著作，惟元劉壎《隱居通議》有云：「恢以學、文爲時師表，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云云，獨推重之甚至。今觀所作，大都疏通暢達，沛然有餘。其奏劄諸篇，亦剴切詳明，得敷奏之體。雖附合權姦，不免負其所學，置其人而論其文，固亦不失爲儒者之言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一《包恢傳》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

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略】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略】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衊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略】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略】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罪任事者，即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愼卧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賻銀絹五百。

紀事

《癸辛雜識》**別集卷上**　包宏齋恢致仕後，歸作園於南城，題桃符云：「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方回《讀包宏翁弊帚集跋》　包恢字宏父，一字道夫，號宏齋，建昌軍人。父揚字顯道，號克齋，朱文公有《答顯道》二書，謂其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人謂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其二□詳道，敏道亦有書答之，皆欲救正其爲學之偏。三昆仲以陸象山頓悟爲宗，以讀書窮理爲障蔽者也。恢淳熙九年壬寅生，慶元六年庚申年十九，嘗見文公於武夷。嘉定十三年庚辰，劉渭榜三甲進士，初任光澤簿，次任建寧教。袁甫廣微爲漕守，因相與崇象山之學。爲浙西憲時，俗以包屠呼之，於包龍圖中去一字，謂其酷也。景定四年癸亥，年八十二矣，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賈似道行公田法，時諸人皆知不便，而不敢言，惟給事尚書徐經孫嘗以書諫，惟知臨安府浙西帥魏克愚不肯奉行，苦言勸止。似道初患恢屢更民事，或不見從，馳書諭意，恢以爲不可則止矣。乃披襟任責，不辭且贊，以爲是。似道大喜，語朝士謂：「包道夫答書，肯承當矣。」於是先行之平江，而克愚重得罪，經孫遷翰苑而逐。恢老繆貪進，失人心，戕國脈，自此舉始。移紹興帥，召除刑部尚書，咸淳二年丙寅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明年丁卯正月郊祀，恢老病不能拜，似道尋遣人紿曰：「臺諫有疏。」恢踉蹌出關遁，依舊予祠，其月四日也，年八十六矣。尋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又明年戊辰十一月十二日遺表聞，贈少保，年八十七。前輩謂保晚節難，恢豈不知公田之非，得一端明、僉樞而遺無窮之穢，可鄙也！

著錄

包恢《敝帚稿略自識》　疇昔雖或有斐然妄發，未嘗留藁。中間有親友見之，不忍棄，爲之收拾類聚，因而成編，遂有誤傳錄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別存之，名曰《敝帚稿略》。

鄭無妄《敝帚稿略書後》　無妄竊惟先生之文，若《易說》，若《周禮記》，若講義，若家傳，學者已爭先睹之爲快矣。獨於文集之大成，則日月以俟，而未之見。無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藁，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果可以詳略求哉？無妄敬刻之純軒，與四方之士共之。倘不以鄙言爲非，思過半

矣。

《**文淵閣書目**》**卷九**　包宏齋《敝帚集》，一部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包宏齋《敝帚稿》五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敝帚稿略》八卷，永樂大典本，宋包恢撰。【略】集爲恢所自編，《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皆未著錄，世亦別無傳本。原目已不可考。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輯，共得文七十餘首，詩八十餘首，釐爲八卷，而以恢自識及門人鄭無妄書後附於末簡，尚略見是集之始末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敝帚稿略》八卷，宋包恢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敝帚稿略》八卷，宋包恢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二冊。

岳珂

論述

綜論

岳珂《玉楮集序》　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僞，象天之眞，蓋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鎪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尚網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之所能媲。夫以他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大，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雁以不鳴棄，犧尊以青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覽吾卷者其眞我於巧拙之間乎！

又《宮詞序》　猶子規從軍自汴歸，誦言宮殿鐘簴，儼然猶在。慨想東都盛際，文物典章之偉觀，聖君賢臣之懿範，瞭然在目。輒用其體，成一百首，以示《黍離》宗周之未忘。其間事核文詳，監今陳古，固有不待美刺而足以具文見意者。輶軒下采，或者轉而上徹乙夜之觀，庶幾有補於萬一云。

歸有光《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胡應麟《讀桯史》　南渡諸將，武穆功最大，禍最酷，古今所共扼腕，而張、韓、劉三氏子姓悉無聞。吳氏遂以逆赤其族，僅武穆孫珂仕顯，且文學矯矯，爲一時宗，亦好還一證也。余嘗讀《金陀》等編，知當時議論，誣枉滔天，似閻浮東南界人理永絕者。迺今精忠大烈，宇宙並存，檜能以十指掩萬世共睹乎？此書雜記當時聞見，持論衷，叙事核，當是南渡諸說家第一編。閱之不但藝苑賞心，且時爲武穆吐氣也。

江沂《成化刻本桯史題記》　所載皆當時史書不及收者，暨賢達詩文，世俗諱語，或倔奇峻怪之事，不純於史體，故曰《桯史》，示止備私居記述爾。其大意則皆有所謂，而非徒然者也。然觀其論識高致，辭藻雄深，則其人所負之材學，亦概可想。【略】武穆忠肝義膽，直節勁氣，與日月爭光，與山川齊久，而又有賢孫如是，是書之傳，文章之顯，將與厥祖之名同不朽歟。

潘旦《書桯史後》　亦齋，武穆孫也，悲憤籲天間，著《桯史》以見志。公是公非，昭人文，予忠節，誅亂賊，明尊主攘夷之義。凡圖讖、神怪、詼諧類漫書之，若有深意寓焉，豈亦不得其平而鳴與？【略】《桯史》書法酷似左史，贊畏齋一啓，卓然經世之略，殆可謂克繩祖武者矣。

祝夔《跋桯史》　余讀是編，皆宋代事，初若泛焉而弗切，渙焉而弗一，茫乎莫知其指歸也。及讀「劉觀堂讀赦詩」等篇，則始若有得焉者。粤自宋室南

渡，虜金倡亂，狡檜柄國是，靡一以致，精忠之幟，偃而弗振，貽毒無窮，良可悼哉。二世之後，文孫崛起，摭所聞見，托諸汗青，無非正往失，定國是，暴檜滔天之罪，凜凜乎斧鉞之加，而武穆心事竟與日月爭光，是蓋有得乎孔孟之心法者矣。

毛晉《桯史跋》 亦齋捉筆，豈不能如歐陽永叔別立一番公案？乃圖讖、神怪、街衢瑣屑之類，都率筆書之，正欲後之讀是書者，於游戲謔浪時，不忘忠孝本性。其一種深情妙手，可以意逆而不忍明言者，意或有在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岳珂玉楮集》 結友平生劉與辛，將門忠義有扶輪。千秋燈火誰當續，我亦金陀坊裏人。

胡敬《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絕句》 《玉楮》詩看下筆遒，金陀坊憶舊編留。可知此日鄉嬛地，例與思陵勅共收。（內府藏有岳珂自書詩稿，跋後云：「余詩向爲鈔胥所錄，筆意塵俗，舟中爲重錄一過」云云。又藏有宋思陵賜岳忠武手勅，與武林所藏，蓋別一通。）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岳珂》 嚼鐵冤銜萬古深，《金陀》《玉楮》自編吟。緝熙殿裏春芽賜，御札淋漓感寸心。

盧文弨《玉楮詩藁跋》 倦翁爲武穆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間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艷，風格峭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嚼既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者。【略】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幷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是尚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詁訟范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丞相襟量滄溟同，一眚不揜三世將。自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能盡化者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二 《寶眞齋法書贊》二十八卷。【略】是書以其家所藏墨蹟，自晉、唐迄於南宋，各系以跋而爲之贊。珂處南渡積弱之餘，又承家難流離之後，故其間關涉時事者，多發憤激烈，情見乎詞。至於諸家古帖，尤徵人論世，考核精審。其文亦能兼備衆體，新穎百變，層出不窮，可謂以賞鑒而兼文章者矣。

又卷一六四 《玉楮集》八卷。【略】考珂於紹定癸巳元夕京口觀燈，因作詩及祐陵事，韓正倫疑其借端諷己，遂搆怨陷以他罪。會事白得釋，至戊戌復召用，故首篇有「五年坐奇謗」之語，他詩亦屢及此。詩止錄此三年者，其意實原於此。自序云：「木以不材壽，雁以不鳴棄，犧尊以青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蓋有慨乎其言之也。雖時傷淺露，少詩人一唱三歎之致，而軒爽磊落，氣格亦有可觀。

《越縵堂讀書記・桯史》 此書間及諧謔怪瑣之事，然大率記朝政得失及南渡士夫佚事爲多，惟筆頗冗漫，不似所著《娓娓錄》之簡潔。

分論

《拙婦吟》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細碎瑣屑，筆意曲折盡致。

《祝英臺近》（滄烟橫） 《詞品》卷五：岳珂北固亭《祝英臺近》，【略】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詞相伯仲。《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激烈感憤，類辛幼安「千古江山」詞。武穆而後，距無其人。《詞苑萃編》卷五引《玉楮集評》：岳倦翁登北固亭賦《祝英臺近》，其末句云：「倚樓休弄新聲，重城門掩，歷歷數西州更點。」眞佳句也。

《滿江紅》（小院深深）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作《滿江紅》詞者，多詠事感懷。倦翁乃倚高抗之調，寫掩抑之意。上闋就彼姝著想，「曲徑」、「虛闌」等句見春晝之無聊。下闋彼此兩面合寫，風情淒婉。歇拍處與清眞《瑞龍吟》結句「纖纖池塘飛雨」意境相似。

《祝英臺近》（夜城高）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京口三山志》謂此詞係登多景樓作。珂爲忠武王之孫，宜其北望神州，有屬鏤遺恨也。珂與張功甫、張叔夏皆以南渡王孫而工詞翰，珂著述尤富。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 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

《宋百家詩存》卷一二《玉楮集》 岳珂字肅之，號倦翁，彰德人，霖子。紹

熙壬子甫十齡，隨父帥廣。開禧初爲鎮江饟幕庾吏，乙丑試南宮不售，歸官下，與劉過、辛棄疾相善。時有北伐之役，奉檄不獲辭，遂浮漕河而北。塗中所作詩，題曰《北征》。嘉定丁卯除守檇李，庚午召還中都，尋坐誣去官。嘉熙初特詔，有「爲卿直前枉」之語，除戶侍總饟，庭中雙竹岐生，時傳爲瑞應。歷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以恩封鄴侯。《玉楮詩稿》八卷，自嘉熙戊戌至庚子凡三周歲所作，手編而自序之。後移家檇李金陀坊，痛其祖武穆爲秦檜所陷，作《續天辨》，錄諸書，總名《金陀粹編》。

紀事

《桯史》卷三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贊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沚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嘆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兩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痼。」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

又卷七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既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荆，復出閘西泝。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具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遣妄諜，亹亹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啓代贄，【略】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略】於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投謝駢儷有曰：「初不求於識面，亶自得於知心。」蓋指此。它日，又特剡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翻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己者焉。

《鶴林玉露》乙編卷三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浩然齋雅談》卷中　馮去辯可訥之游京口也，岳肅之持饟節在焉，相得甚歡。岳號倦翁，嘗自叙云「司馬長卿故倦游」，注謂厭宦游也。是時長卿方以士客臨邛令所，固未嘗宦，焉知倦耶？如予所謂倦者，乃眞知之。嘗賦二詩，有云：「片雲出岫猶知倦，流水吟湘肯伴牢。」又云：「尚有奏篇煩狗監，肯辭馳傳爲駓臣。」可訥次韻云：「饟事十年當結局，襟期千古與同牢。」又云：「琴心自誤誰料理，犢鼻雖貧未主臣。」肅之爲之擊節不已，題其末云：「此小馮君讀珂之文也。」

方回《跋阮梅峰詩》　岳珂肅之尚書主淮東餉，甚傲倨，秀實妙年布衣登門，至令當廳上轎，如待行輩。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　《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略】編首自序稱「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檢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云云。殆開禧敗衄之後，端平合擊以前，時局又漸主戰，故珂云爾也。

著錄

岳珂《玉楮集序》　予自戊戌西遡沔鄂，庚子東游當塗，歲凡三周，哀彙詩藁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略】嘉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相臺岳珂

肅之著。

又《玉楮詩稿跋》　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興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甯，攜於舟中，日亦書數紙。迨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肅之記。

《絳雲樓書目》卷三　岳珂《玉楮詩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玉楮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岳珂撰。【略】此集凡詩三百八十五首，其編年起理宗嘉熙戊戌，迄於庚子。【略】王士禎《居易錄》稱是集流傳絕少，安邱張貞得高唐王家舊鈔本，乃錄而傳之，蓋亦罕覯之笈矣。

盧文弨《玉楮詩藁跋》　倦翁爲武穆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藁》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間之所作也。【略】明嘉靖間，其裔孫尚書元聲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得矣。外間所傳寫者率訛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校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五　《玉楮詩稿》八卷，明本，嘉靖間裔孫岳尚書元聲所刻。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玉楮詩稿》八卷，舊鈔本。宋相臺岳珂肅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玉楮詩稿》八卷，明刊本，朱竹垞藏書。

又　《玉楮詩稿》八卷，吳石倉鈔校本，汪魚亭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玉楮詩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寫本，十行二十字。前有岳氏自序，後有褐山王士禎跋。鈐有「執鄙吝者非我而誰」朱文方印，又鈐有「張貞從元氏書畫印」。全書計一百零七葉，中脫二葉，只百零五葉。此安邱張氏藏本，即四庫本所從出也。此外鈔本每卷有岳元聲等藏墨讎訂人五行，則據明末刊本所出，誤字甚多。

又　《玉楮詩稿》八卷，宋岳珂撰，抱經堂寫本，經盧弓父（文弨）手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楮詩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岳元聲、岳和聲、岳駿聲刻本，邊浴禮跋，一冊。《玉楮詩稿》八卷，宋岳珂撰，明岳元聲、岳和聲、岳駿聲刻本，鄭振鐸跋，二冊。《玉楮詩稿》八卷，宋岳珂撰，明鈔本，王士禎跋，一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宋板岳倦翁《宮詞》。【略】人間絕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棠湖詩稿》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舊本題宋岳珂撰。【略】茲編乃所作宮詞一百首，皆咏北宋之事，前有珂自序。【略】其本爲鮑氏知不足齋所刊，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著錄，不知其所自來，珂序亦無年月。【略】疑鶚及符曾等七人嘗合作《南宋雜事詩》，而其《北宋雜事詩》則未及成書，或遺稿偶存，好事者嫁名於珂耶。

黃丕烈《毛鈔本棠湖詩稿跋》　嘉慶乙丑冬，錢塘何君夢華訪余，出其友所藏宋刻《棠湖宮詞》示余，因素知余有毛鈔影宋本也。宋刻果出毛氏，上有「宋本」、「甲」兩圖記，餘皆子晉名號章，無他人印記。紙黃色，闊連系竹料。首標「棠湖詩稿」四字，下有墨釘。板心第曰「棠湖一」、「棠湖二」，不標「宮詞」。疑當日宋刻中一種，故不標「宮詞」。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棠湖詩稿》一卷，鮑以文手校本。宋岳珂撰。

錢儀吉《宋本棠湖詩稿跋》　予家舊藏宋本《棠湖詩稿》一卷，凡宮詞一百首。倦翁岳氏，感其猶子從軍於汴而歸，因追述東京文物典章，以寓《黍離》宗周之思者也。蓋於端平初元金亡之歲，時年五十有二。世所傳《玉楮集》，乃嘉熙戊戌以後作，故開禧初經進百韻詩及此百篇者，皆不入集。此本卷首有「汲古閣」及「宋本甲」諸印，是琴川毛氏故物。毛斧季《秘本書目》以倦翁《宮詞》與許棐《梅屋詞》俱人間絕無之本，即此本也。河間紀氏未之見，乃謂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著錄，遂疑爲厲樊榭、符幼魯諸家《北宋雜事詩》之遺稿而嫁名倦翁者，亦近於臆斷矣。卷末稱「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印行」者，即書坊陳解元也。【略】道光辛巳黃鐘之月，嘉興錢儀吉謹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棠詩詩稿》一卷，舊鈔本。相臺岳珂肅之。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影宋鈔《棠湖宮詞》不分卷，一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棠湖詩稿》一卷，影宋鈔本。題「相臺岳珂肅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棠湖詩稿》一卷，宋岳珂撰，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略】卷尾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小字二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棠湖詩稿》一卷，宋岳珂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一冊。《棠湖詩稿》一卷，宋岳珂撰，清影宋鈔本，鄧邦述跋，一冊。

岳珂《桯史自序》 亦齋有桯焉，介几間，槎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編已，則命小吏錄藏去。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桯史》十五卷，岳珂撰。「桯史」者，猶言柱記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桯史》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六 岳珂《桯史》一部五冊，完全。

又 《桯史》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二 岳珂《桯史》五冊。

江沂《成化本桯史題辭》 舊板刻於浙之嘉興，脫落既多，讀輒中廢，訪求每恨未見其全者。近奉朝命，來按廣東，大參姑蘇劉公欽謨，問學該博，良由富蓄，忽出善本，嘗經雲間陳璧文東先生批點者，爲之欣然。若攻値玉，初志竟得，遂命翻登諸梓，與同好者共之。【略】又有《愧郯錄》，亦傳於世。時成化十一年乙未正月三日，建安江沂題。

錢如京《重刻桯史敘》 重錄《桯史》，校而刻之，固以觀宋治之概，亦以昭岳氏有人也。爰附之本傳以論其事，著述以考其文，而井之銘，祠之記，皆得列焉，有人心者亦將有感於斯編。嘉靖乙酉二月朔日。

《近古堂書目》卷上 《桯史》。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桯史》四本。

《脈望館書目》 《桯史》甲元板二本，乙二本，元修宋刻。

《玄賞齋書目》卷六 《桯史》。

《行人司書目》 《桯史》四本。

《趙定宇書目》 《桯史》二本。

又 《稗統》第四十六冊：《桯史》。

《內閣藏書目錄》卷八 《桯史》五冊，全，宋相臺岳珂著，雜載宋事，亦野史之數，凡十五卷。 又三冊，不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

陳懿典《天啟本桯史敘》 自宋迄今四百有餘年，而裔孫中丞爾律從故老所傳遺書數種，重爲訂定殺青之，余受而卒業焉：《桯史》十五卷，《愧郯錄》十五卷，《讀史備忘》六卷，《玉楮堂詩稿》八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八集：《桯史》十五卷，附錄，三百十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桯史》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岳珂撰。【略】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桯史》十五卷附錄一卷，宋岳珂撰，明錢如京刊本。

《結一廬書目》卷三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譔，宋刊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桯史》十五卷，宋相臺岳珂著。

又 《愧郯錄》十五卷，宋相臺岳珂著。

《郘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桯史》十五卷，元刊本。宋相臺岳珂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桯史》十五卷附錄一卷，明刊本。相臺岳珂。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第一四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津逮祕書本，有附錄一卷。 稗海本。 學津討原本。 明成化中江沂刊本。 嘉靖中錢如京重刊本。

又《續錄》 宋刊大字本，有附錄一卷。蔣孟蘋藏宋刊本，九行十七字。【略】胡心耘有元刊本。 曾見明天啓十八世孫岳元聲校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桯史》七卷，宋刊殘本，宋岳珂撰。

又 《桯史》十五卷，元刊本。題相臺岳珂，雲間陳文明批點。【略】蓋猶依宋本刻者。舊爲吳文定藏書，又歸傳是樓。

《藝風藏書記》卷八 《桯史》十五卷，附錄一卷，明成化江沂刊本。空格均依宋本行款。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刊明印本（宋刻元明遞修公文紙印本，有鈔配）。

又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附錄一卷。明刊本（明嘉靖錢如京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略】宋刊元明遞修本。

又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明成化十一年江沂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刻元明遞修本，六冊。【略】存十二卷。 《桯史》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刻元明遞修本（卷

七至八配明成化十一年江浙刻本，卷九配清鈔本），五冊。【略】存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六**　岳珂《愧剡錄》，一部五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二**　《愧郯錄》五冊。

《**近古堂書目》卷上**　《愧郯錄》（岳珂）。

《**玄賞齋書目》卷二**　岳珂《愧郯錄》。

《**脈望館書目》**　《愧郯錄》三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愧郯錄》二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愧郯錄》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岳珂撰。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媿郯錄》十五卷。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愧郯錄》十五卷，宋刊本，朱卧菴舊藏。宋相臺岳珂撰。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明刊本（明岳元聲刻本，四庫底本）。

《**楹書隅錄初編》卷三**　宋本《愧郯錄》十五卷六冊一函，【略】末署嘉定焉逢淹茂梓於禾中，蓋宋寧宗嘉定七年甲戌姑蘇鄭定剞劂於嘉興之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愧郯錄》十五卷，宋刊本。題相臺岳珂，有自序及後序。【略】知不足齋鮑氏刊本即從之出。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刊本。【略】（海源閣藏）

又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刊本。【略】（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

又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明萬曆間岳元聲、和聲、駿聲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刻本，六冊。《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宋刻本（卷八至十一配清影宋鈔本），黃丕烈跋，八冊。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金陀粹編》、《金陀續編》。

《**行人司書目》**　《金陀粹編》六本。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金陀粹編》四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金陀粹編》。

《**玄賞齋書目》卷二**　《金陀粹編》。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五**　《金陀粹編》二函十二冊。宋岳珂撰，書五十八卷。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金佗粹編》，一匣。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愧郯錄》十五卷，【略】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參證舊典之異同，曰「愧郯」者，取《左傳》「郯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略】其徵引可云博洽，與《石林燕語》諸書亦如驂有靳矣。【略】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爲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遺也。

又卷一四一　《桯史》十五卷。【略】是編載南北宋雜事，凡一百四十餘條。其間雖多俳優詼謔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爲自穢其書耳。餘則大旨主於寓褒刺，明是非，借物論以明時事，非他書所載徒資嘲戲者比。所記遺事，惟張邦昌、劉豫二冊文可以不存，又「康與之題徽宗畫」一條，爲張端義《貴耳集》所駁，「敖陶孫譏韓侂胄詩」一條，與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互異，亦偶然失實。至於「石城堡寨」、「汴京故城」諸條，皆有關於攻取形勢。他如「湯岐公罷相」、「施宜生」、「趙希先節概」、「葉少蘊內制」、「乾道受書禮」、「范石湖一言悟主」、「紫宸廊食」、「燕山先見」、「大散論賞書」、「秦檜死報」、「鄭少融遷除」、「任元受啓」、「陳了翁始末」、「開禧北征」、「二將失律」、「愛莫助之圖」、「慶元公議」、「黃潛善」諸條，皆比正史爲詳備。所錄詩文，亦多足以旁資考證。在宋人說部中，亦王明清之亞也。惟其以《桯史》爲名，不甚可解。考《說郛》載柳珵《常侍言旨》，其第一條記明皇遷西內事，末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桯史》第十六條內」，則李德裕先有此名，珂蓋襲而用之。然《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爲圍三寸，桯圍倍之。」註曰：「桯，車杠也。」《說文解字》曰：「桯，牀前几也。」皆與著書之義不合。至《廣韻》訓爲「碓桯」，《集韻》訓「與楹同」，義更相遠。疑以傳疑，闕所不知可

矣。

又卷一七四 《棠湖詩稿》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舊本題宋岳珂撰。珂有《金陀粹編》，已著錄。茲編乃所作宮詞一百首，皆咏北宋之事，前有珂自序。【略】宋以來公私書目悉不著錄，不知其所自來。珂序亦無年月。考珂《桯史》稱紹熙壬子，年十歲，則端平甲午金亡之歲，其年僅五十二，固猶及見宋師之入汴。又據所作《玉楮集》，珂以紹定癸巳坐黜，至嘉熙戊戌乃重召，則滅金時珂正閒居，與序亦合。然汴京圖籍盡入於金，史有明文，詩中乃云：「卷帙異書三十萬，至今光采動奎星。」所謂今者，何時也？且楮摹《蘭亭》，終存己法；蘇和陶詩，不掩本色。珂《玉楮集》具存，其詞與此迥殊。雖酷學唐人，未必遽失故步至於如此。又王建、王珪、花蕊夫人、宋徽宗、楊皇后諸家宮詞，今或有不省爲何語者，蓋宮禁舊事，載籍不能備錄，往往無徵。此一百首，則檢點宋人說部，無不可註其端委。何珂之所述，盡今人之所知也？昔厲鶚作《宋詩紀事》，凡鮑氏藏書無不點勘，今所進本，標識一一具存，獨無一字及此書，則出在鶚後矣。疑鶚及符曾等七人嘗合作《南宋雜事詩》，而其《北宋雜事詩》則未及成書，或遺稿偶存，好事者嫁名於珂耶？

葉寘

洪咨夔《答葉子真書》 高誼絕俗，妙灑臨存，不作兒女子昵昵賀語，而開以象筵第一誼。拈槌豎拂，喝佛罵祖，平生無此伎倆，所獨雖非甕中鱉亦直鱉耳。憶昔行見寄，崛奇警切，起敬不暇。

魏了翁《次韻九華葉寘見思鶴山書院詩》 天空地迥託吾廬，何處山川不裕如。太極光陰寧有閒，環中事業本無書。道亨誰謂大人否，夷陋不妨君子居。昨夢九芙蓉裏去，起聞登足到空虛。

《吹劍錄外集》 胡渠既論罷，九華葉寘作《三學義舉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愛日齋叢鈔》五卷，永樂大典本。案，《愛日齋叢鈔》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裒輯排訂，尚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絛、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薳、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淏《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悄怳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據既富，中間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略】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

方大琮

論述

劉克莊《回方德潤右史啟》 流年晚晚，和南山種豆之歌；妙語相尋，出西掖判花之手。里門傳誦，泉石生光。恭惟某官今之名流，古之遺直。上坡建白，可居慶曆四諫官之間；後省留黃，不在熙寧三舍人之下。

又《鐵庵遺稿序》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單方起危疾，不雜試也；如善奕以緊着救壞局，不泛應也。外制三十六，如湯盤孔鼎，單辭隻字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倡足矣，不待九奏也。君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節係焉，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端平以來，天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實齋，公稍後出，幾與齊名。初，公被上親擢，第一義大憨矣，人爲公懼。公不以爲悔，每對必申之，又於駁論李子道、鄒雲從極言之。中坐此留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待於表章致其惓惓焉。余嘗謂言之非難，容而受之爲難。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

至終無歐、余之擯斥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莫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言：主聖則臣直。然則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言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績密，語妙天下，可以寶翫。尤勤民事，決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彝，異乎所謂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彙次爲《別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

林俊《正德本方忠惠公文集序》　公後村同時人，平生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落陳言，辨博雖間不及後村，而粹愼過之。命詞運意，以心術爲根柢，氣節爲枝幹，義理爲華實，名賢爲標格，澄潤豐潔，如寒江素月，碧落之峙青峰，雖無幻怪獻艷應接之勞，而豐神自適，爭先睹之爲快，亦名作矣。太常謚議，謂公源流晦翁。徐驗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出處概自相類。莆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僅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嶠之聲蹟，天壤俱敝可也。而胤嗣涼落，遺文晦蝕，逮至今無幾。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廣，與故民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爲名德幸也。

李時成《忠惠鐵庵方公文選序》　今學士雌黃文品，類右《左》《國》、右先秦、右兩漢、唐宋而下，恆厭薄之矣。嗟嗟！宋文安可薄也？宋自五星奎聚而文運亨，自歐陽柄衡而文體變，迄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出，闡揚道眞，浸浸庳六籍之文矣。此姑勿譚，即七閩鐵庵方先生文也者，可薄哉？可薄哉？先生產宋之叔世，得西山、鶴山二大老之正傳，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沉鬱下僚者三十年。典教司牧，累著賢聲，安撫廣東，尤多惠政，廣人德之。端平初，拔司諫垣，抗疏剴切，群小忌之，以故立朝僅踰年幾半。考先生生平履歷，眞有宋一代名臣也，其發而爲文，誠可愛而傳者。成竊私評之：如虞廷群后正笏朝堂，如鄒魯諸賢恭立師側，體格莊也，如吳羅蜀錦絢然奪目，如異卉奇花光采逼人，詞華麗也；如寒江秋月清光盈眸，如出水芙蓉芳華可掇，風骨秀也；如崑崙之源踰龍門，放天地，汪洋浩淼，莫知柢極，氣脈昌也；如《咸池》《六英》奏諸清廟明堂之上，宮羽交宜，鏗鏘盈耳，音律調也。且以心術爲根柢，以氣節爲枝幹，以義理爲指歸，以名賢爲標的，眞足以顯性靈而扶皇極，定國是而福蒼生。披閱集中，班班可鏡矣，有關世教，豈淺鮮也歟哉？雖與六籍並傳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鐵庵集》三十七卷。【略】《宋季三朝政要》載，理宗端平三年，大琮爲右正言，上疏極論濟王之冤，侍御史蔣峴劾其鼓扇異端，與王逸、劉克莊同日去國，蓋亦謇諤敢言之士，故其奏疏多能疏通暢達，切中時弊。經義亦頗有可觀。雖文格稍涉平衍，而要非游談無根也。

傳記

劉克莊《鐵菴方閣學墓誌銘》　公【略】諱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爲南宮第三人，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器服。上官送某士，拒不納，去爲江西漕幕，平大鬬，決險訟，兩造皆服。時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學直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於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革心。丁中奉公憂。知永福縣，適值兵機，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嫩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自晦匿，抑首（長）〔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文）〔門〕，歷司農寺簿，兼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守）〔府〕寺丞。【略】三年，擢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遷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略】遷起居舍人，【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政、宣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救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侂、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英，一爲天所（專）〔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略】兼權直舍人院。【略】初，遠相諱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爲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眞、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於是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爲魁桀，立殿上移時，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某（陳）〔諫〕省第一義贛矣，猶擢記注，掌贊書，侍軒陛年餘，斥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秘閣修

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視事。【略】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略安撫使再任。禋霈封莆田縣(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略】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啓，群臣之造辟，士人之(學)〔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代，久而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于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略】公少溫潤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特甚，不以宦達爲樂，自號鐵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最(納)〔訥〕于言，七情之中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賁育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略】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壈流落，外使鄉部，帥巨屏，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也。始某得罪，與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晚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爲忤，即日出宸翰擢少蓬，俄而侍書帷，攝詞掖矣。以上之于某如此，知其于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世道有將興之候矣。烏虖，天也！銘曰：偉哉方公，士之準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嚴，鐵壁玉尺。入居遺補，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國。孔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今之僑、肸，世無左氏，視此銘筆。

紀事

吳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 淳祐間，經略使方大琮浚泉，護以定林廢寺鐵井欄。大琮有《鐵井欄銘》。

林俊《正德本方忠惠公文集序》 宋自晦菴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士師宗之。閩之盛，莆又宗之，方爲盛，履齋、若水、伯謨尤著者也。殆尚書忠惠公祖尚眞源，沾溉醇馥於西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爲烈，鐵菴之號，見志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不祈速化，沈鬱下僚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聲色，杜佞幸，以襄之失、蜀之敗爲恥，荆淮之擾爲懼。及繳駁數事，尤忠贛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爲其黨蔣峴所中，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歟！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撫使。爲治尚風化，崇正學，表先賢，薄官征，卹民隱，參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爲之力無阻，以故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插竹以奠，請贈謚，而梓行其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沒淳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良節嗣響家學，大參廣藩，因舊本輯之爲若干卷，復梓以傳，盛舉也。

著錄

劉克莊《鐵庵遺稿序》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略】外制三十六，【略】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略】公他文皆典嚴精麗，【略】公之子演孫方彙次爲別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也。煥章閣學士、通奉大夫劉克莊書。

林俊《正德本方忠惠公文集序》 公沒淳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良節嗣響家學，大參廣藩，因舊本輯之爲若干卷，復梓以傳，盛舉也。【略】公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略】不能不爲名德幸也。

李時成《忠惠鐵庵方公文選序》 先生遺文南越中，迄今三百餘祀。武宗朝，其族孫永參政廣西，節觀察廣東，宣揚祖德，嘗梓以傳。時成每讀其文，想見其人。邇者謬膺簡命，校士留都，愧無足爲多士裨者，僭不自度，梓眞西山氏《大學衍義補》以正其趨矣，復拔是集之尤者重梓之，庸以廣多士之識，且以昭有宋文獻之盛云。萬曆八年孟春吉，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廬鳳等處、奉勅兼提督學校、監察御史楚安李時成譔。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方忠惠公鐵菴集》八冊，四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方大琮《鐵菴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方大琮《鐵菴集》四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鐵菴集》三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方大琮撰。【略】原集久佚，此本乃其族孫良永、良節等蒐輯編成，蓋散亡之餘，已非全帙矣。

又　《壺山四六》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略】似當爲大琮所作。第今所傳大琮《鐵菴集》，爲其族孫良永等所編，取入四六啓劄六十四首，多不與此相同，而此本所收八十餘首，其數轉浮於本集。良永等既加搜輯，不應疏脫如是，其偶未見此本耶。

《郘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宋寶章閣直學士鐵菴方公文集》四十五卷，明正德刊本。宋方大琮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四十五卷，明正德刊本，振綺堂藏書。宋方大琮撰。【略】此本爲明正德七年見素林俊序，稱公沒淳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因舊本輯梓以傳。又正德八年南海張詡序云，參政君介卿與伯兄良永壽卿同舉弘治進士，壽卿今爲廣西按察使，莆人歎以爲難兄難弟云。

又　《壺山先生四六》一卷，舊鈔本。【略】《四庫提要》以宋時號壺山者凡四，就啓中所云，當爲方大琮所作。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鐵菴方公文集》三十六卷，舊鈔本。宋方大琮撰。【略】舊爲海寧楊氏藏書。

傅增湘《明正德本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跋》　宋方大琮撰，四十五卷，明正德刊本。題「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大黑口，四周雙闌。版心字數及刊工人名皆用白文。前有正德七年壬申鳳山見素子林俊序，正德八年癸酉南海張詡廷實序。按《郘宋樓藏書志》，前尚有劉克莊序，此本失之。考《鐵庵集》，《四庫總目》著錄爲三十七卷，浙江鮑士恭所進。此本乃四十五卷，較四庫本多八卷。按《提要》云原集久佚，此乃族孫良節、良永蒐輯，已非全帙。則鮑氏所進即此正德刊本，何致卷數歧出至此。意當時必失去末冊，故所存止此耳。此外張金吾、瞿鏞所藏鈔本皆稱三十六卷，陸心源藏鈔本二十六卷，大抵多緣殘佚而致誤也。此書刊本不多覯，惟丁氏善本書室、陸氏皕宋樓有之。此本有「澹生堂藏書記」、「曠翁手識子孫永寶」、「山陰祁氏藏書之章」各印，蓋寓山園舊物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四十五卷，宋方大琮撰。明正德刊本，九行十九字，黑口，四周雙闌。題「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正」、「廣東布政司右參政族孫良節編刊」。前有正德八年癸酉南海病夫張詡廷實序。鈐有「澹生堂藏書記」、「曠翁手識」、「山陰祁氏藏書之章」各印。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　《鐵菴集》三十七卷，宋方大琮撰。【略】丁氏云「按《四庫》著錄作三十七卷，《浙江採集遺書錄》亦三十七卷，鮑士恭鈔本，張金吾、瞿鏞且稱三十六卷（按兩家所藏皆舊鈔本），此刻乃四十五卷，較《提要》多八卷，尤堪珍貴」。今按四庫本及瞿氏藏本皆稱爲族孫良永、良節編（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卷二十一），則當同出於正德本，而卷數乃與刊本互爲不同，未詳其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四十五卷，宋方大琮撰，明正德八年方良節刻本，十六冊。《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三十六卷，宋方大琮撰，清鈔本，十冊。

藝文

劉克莊《祭方鐵庵文》　嗚呼！蔣彈四人，兄魁我亞，次及臞翁，請誅無赦。赦而不誅，恩出陛下。兄解筆橐，我奪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蓬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牆，野菜共掘。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鄞揆慙我，再（召再）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粵。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訾傾擠，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晚面清光，頓首楊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嶺海巔。昔猶盛壯，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芻言稍切，天爲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鎮於西山。心竊喜兄，生入玉關。夫何滯留，嚴裝未發。怪鵬禍賈，妖星隕葛。得非霧潦，無乃炎熱。縉紳相弔，蒼黔望絕。符、靖而後，資少國空。繫世道者，道鄉、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爲南、董，發揮遺忠？兄處朋友，恂恂謙抑。終日默然，欲語面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器之鐵壁，彥和玉尺。嗟嗟斯人，今也則亡。胡不旃廈，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金於宗，釣游

於鄉。我自童蒙，則忝親友。同學青衿，分路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誄，必舉我酒。烏乎哀哉！

李昴英《祭廣帥右史方鐵庵大琮公文》 厥今人望，若晨星稀。公老遠播，天復奪之。豈惟廣人之悲，海內善類，蓋莫不歎欷也。嗚呼！公之學，探聖門之微，公之文，根理窟而奇。靜者其性，而敬以持。暄日霽風，接物怡怡。見義勇爲，鐵石不移。敢言動天，無愧拾遺。使部其鄉，肯故人私。蓋海旂幢，前誰五期。精神筋力，畢竭於茲。器古樂成，幅巾深衣。鄉飲凡三，動中禮儀。齋廬閎閎，書閣巍巍。玉女青衿，賢哉帥師。牘累千言，判墨淋漓。兩造息爭，曉之片辭。雪軫爾寒，荒恤爾饑。手捄瘝氓，父母其慈。崇堂大樹，辟圃東西。杖屨婆婆，民共敖嬉。突兀軍門，雄視南維。庫曰備安，貯緡不貲。爲此州千年計，而百廢必治。子產之仁，校人猶欺。孝肅之明，吏計得施。人知公心，如玉無疵。大書連篇，幾德政碑。萬人香火，在在生祠。蓋信之久，德之深，不待其去而後思。詔徙洪都，將以公歸。素無病惱，一卧不支。語音朗然，易簀之時。面貌如生，卒襲之尸。所養又可知也。某疇昔嘗寮，今巢一枝。肺肝不隔，眞切相規。商評古今，竟日塵揮。公不可作，何所質疑？酒落涕俱，世少子期。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壺山四六》一卷，【略】不著撰人名氏。考南宋文士號壺山者有四：其一爲宋自遜字謙父，方回《瀛奎律髓》所謂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以造華居者也，其一爲徐師仁字存聖，所著有《壺山集》七十卷，見於《續文獻通考》中，其一爲黃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吳，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從學朱子，嘗編類其語錄以行世者，其一則方大琮也。四人之中，師仁事蹟已無考，自遜爲江湖遊客，未嘗仕宦，士毅則藉承師廕，列名道學，亦非顯官，惟大琮曾任閩漕。而此集第一首即《除福建漕謝喬平章啓》，其中所云「竟坐非宜言之誅，當伏不可赦之罪」者，亦與大琮疏論濟王被斥事蹟相符，似當爲大琮所作。第今所傳大琮《鐵庵集》，爲其族孫良永等所編，取入四六啓劄六十四首，多不與此相同。而此本所收八十餘首，其數轉浮於本集。良永等既加搜輯，不應疏脫如是，其偶未見此本耶？以其屬對親切，工於翦裁。當南宋駢體之中，尚爲佳手。疑以傳疑，姑附錄於《鐵庵集》後，以備參考云爾。

袁甫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蒙齋集》十八卷。【略】甫承其家學，具有淵源，歷官所至，惟汲汲以興利除害爲事，凡有奏請，鑿然可見諸施行。其在徽州所上便民諸條，迄今利賴，不同紙上空談。至於遇朝廷大事，侃侃直陳，尤爲切中窾要。如史嵩之議約蒙古伐金，甫力持不可，且言嵩之輕脫難信，幾罹危禍。又力斥史彌遠之專政，而勸理宗以獨攬乾綱，更爲人所難言。今諸疏雖不盡傳，而所存劄子尚多，要皆劘切權貴，抗論不阿，可稱忠鯁之士。其他詩文，類多明白曉暢，切近事理，亦不屑爲藻繢之詞。

傳記

《宋史》卷四〇五《袁甫傳》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略】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略】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略】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略】移提舉江東常平。【略】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創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略】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

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略】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略】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略】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迺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略】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略】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袁廣微《蒙齋集》，一部二十冊，全。

又　袁廣微《蒙齋番江集》，一部十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蒙齋集》四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蒙齋文集》十冊，全。

又　《袁蒙齋集》十八冊，不全。宋四明袁甫著，凡四十卷，闕目錄幷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蒙齋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宋袁甫撰。【略】焦竑《國史經籍志》載甫《蒙齋集》四十卷，明以來傳本甚稀。近時李鄴嗣等輯《甬上耆舊詩》，蒐羅頗廣，而亦未見甫集，僅從他書掇拾編次，則其佚固已久矣。今取《永樂大典》所載者，以類排比，釐爲一十八卷。

王邁

論述

綜論

吳泳《王邁除秘書省正字制》　爾邁奮身甲科，【略】直氣不撓，浩浩沛乎詞源；古心自鞭，奇奇見于筆力。既覽北門之對，肆偕東觀之游。

劉克莊《回王實之啟》　青雲失脚，惟招逐客之魂；白雪新腔，忽枉謫仙之作。夫何衰颯，獲此瑰奇！恭惟某官吾道宗盟，斯文元氣。批龍鱗，探龍領，蓋嘗犯明主之顔；拊虎頭，編虎鬚，每欲唾貴臣之面。雖忘情於當世，尚興念於（古）〔故〕人。贈我好歌，華其初度。覺樽罍之動色，顧弧矢而有光。誦烏石崗邊之詩，幸相尋于此日；陪天津橋上之集，尚無棄於異時。

又《跋王實之與喻淮東書》　臞軒磊磊落落，所謂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表者，而加敬於鄉前輩，卷卷訪求其遺書如此。彼互鄉童子欲與先生並行，黃吻少年而輕譏宿士，見此當皆（顔）〔汗〕顙泚矣。

又《跋臞軒王卿帖》　樵士朱致遠出示臞軒王卿遺墨三幅，余讀而嘆曰：士大夫方其坐黃堂稱太守也，賓客唯諾，僚屬奔走，相尊奉唯恐後。一旦上印綬而去，敬者慢，譽者毀，至有袖瓦礫以送之者。臞軒去樵十年，墓木已拱，而樵人寶藏其翰墨如此，亦異矣。三帖一勸朱公賑糶，二錄作《勸糴詩》，三托印坊書，可見其私交也。

又《跋傅渚詩卷》　亡友王臞軒，天下雋人也，其文字膾炙萬口，其論諫雷霆一世。雖偶然引筆行墨，爲古風近體，單辭半簡，皆清拔鉅麗，有一種風骨，友朋爭藏（去）〔弆〕爲寶。自斯人仙去，吾無與語者。傅君渚字子淵，贄余詩一帙，大篇能演而伸，短章能反之約。余覽而異之，物色其人，或曰是臞軒

邑子也，諸生也。雖風骨未及師，其意度軒豁，固已若桓大司馬之似劉司空已。然國家設三場校士，士謂程文爲本經，他論著爲外學。臞軒由甲科郎擢瀛洲學士，以程文不以詩也。

《隱居通議》卷九　公名宗禮，字立之，【略】憶嘗侍公席間論文，公曰：「近世文章，如王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解也。王實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

《詞品》卷四　王邁字實之，號臞庵，莆陽人，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贈之詞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裏，風霆驚坐，雲烟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余又見《翰苑新書》，劉後村與王實之四六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又云：「朱雲折檻，諸公慚請劍之言；陽子哭庭，千載壯裂麻之語。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之風，無杜少陵冷炙殘杯之態。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以沽酒」云云。觀此，實之蓋進則忠鯁，退則豪俠，元龍、太白一流人也。可以補史氏之遺。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詞品》　詞一卷，端重有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臞軒集》十六卷。【略】邁少負才名，而史尤稱其練達世務，蓋非徒以詞藻見長者。考其初以殿試第四人出佐長沙幕，劉克莊作詩送之，有「策好人爭誦，名高士責全」之句，見於《後村集》中，是當對策時，已有伉直之目。厥後歷官所上封事，類多區別邪正，剖晰時弊之言。如諫喬行簡再相及禋祀、雷雨應詔諸篇，敷陳皆極剴切。其於濟王竑事，反覆規勸，更見拳拳忠愛之心。《癸辛雜識》稱邁因輪對，追論史彌遠擅權，詞氣過戇，帝以「狂生」目之，邁後歸里，遂自稱「敕賜狂生」。其事爲本傳所未載，亦足以見其氣節。全集中諸疏並存，尚可考見一二。集中詩文亦多昌明俊偉，類其爲人。讀者因其言而論其行，固不徒取其文辭之工矣。

分論

《廉仁公勤四箴》　眞德秀《跋陳復齋爲王實之書四事箴》：余在星沙，以廉、仁、公、勤四事勉僚屬，王實之作此箴遺予，嘗揭之幕府之壁，與同僚共警焉。今復齋陳公師復又爲大書此本。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悚畏；復齋之字森嚴清勁，見者便如端人正士之在前，尤當凜然興敬也。　宋濂《題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昔者西山先生眞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事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莆陽王邁實之因敷繹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宓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略】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爲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略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爲「程子」。夫兄弟既可爲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耶？【略】實之號臞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爲文未嘗秘草。【略】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

《嘲輕薄子》　《梅磵詩話》卷中：臞軒王邁實之，莆陽人。嘉定丁丑，吳潛榜第四人登第。立朝敢言，嫉惡尤甚。集中有嘲輕薄子詩，曲盡其情狀。詩云：「覆雨翻雲奈爾何，胸中所得亦無多。貌輕匹似霜沾葉，量淺渾如鼠飲河。賣友穽中偏下石，叛師室裏忍操戈。正緣才小不聞道，難入淵騫德行科。」

《沁園春》（首尾四年）　《皺水軒詞筌》：王實之「首尾四年，臺省好官，都做一回」，劉克莊「老師付受文章脈」，嗚呼，筆墨何辜，竟至此乎！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引《柳塘詞話》：詞之粗莽者，【略】王實之之「臺省好官，都做幾回」，筆墨何辜，傖父之甚。

《賀新郎》（瓔珞珠垂縷）　《雨村詞話》卷一：王實之邁《賀新郎》詞，爲劉后村母夫人壽，末句云：「笑陳媼，三題柱。」自注云：「有陳夫人者題閩帥廳柱云：『嘗侍父、從夫及就養，三至此廳。』」亦佳話也。

傳記

劉克莊《臞軒王少卿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

年改元端平，王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公援據古今，考究本末，【略】末言：「執事排闢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除正字。參政文忠眞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瑢瑞甫問疾，公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公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度洋。【略】少有場屋聲，以嘉泰甲子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甲科第四人，爲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璧、袁尹韶皆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眞高等，公顯摘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外也，眞公作牧，相從甚驩，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都也，眞公典舉，公爲初考，與奪升降必資焉，所取皆老于文學者。【略】公由疎遠見天子，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上爲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筵，爲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禋祀雷雨求言，公又封上曰【略】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眞某、洪某、魏某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公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紀，通判吉州。右(言)正(言)江萬里袖疏揚前曰：「王某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歎。」上曰：「當以爲文字官。」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故王後爲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官召，公力辭，除直秘閣、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燬，借居城中傳舍，處之夷然，日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送客歸，得疾，經夕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戊申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終，丞相誄之甚哀。積階朝請郎，年六十五。【略】公學可以經世，而毫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胸奇腹憤，一切發于窮居野處，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抒思，徐考其機鍵密，首尾貫，音節諧，若他人嘔心肝、抉胃腎而成者，子昂、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眞公每曰：「實之英氣多，和氣少。」而折權貴人不稍假借，于賢者則推下之，後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甚衆。交遊有過必規，或痛譙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護，不遺餘力。故里中逢掖于公屬纊弔者盡哀，返柩送者空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忘余也。」余不敢答。前葬，德胙礱石來告，嗚呼，公言果不祥乎！【略】銘曰：昔有信不見察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血變化而爲碧兮，氣鬱勃而爲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相通兮，賦予之相遼。非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牢愁於長謠。悟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腐兮，死寧淪于厲妖。爲靈芝於(洞)〔銅〕池兮，爲喬雲於璇霄。亂曰：往眞、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又何以異於蟬蜩？

《宋史》卷四二三《王邁傳》（存目）

紀事

《齊東野語》卷四　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鄉里，自稱「敕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瓊厓。」

《浩然齋雅談》卷上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麾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盃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酤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典，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既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薏苡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滿禁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

《古杭雜記詩集》卷一　理宗端平，興化王邁以召試館職，除祕省正字。後因投憲府副篇，遭論褫職，理宗亦以狂生稱之。後叙官復職，謝宰執啓有曰：「設有建明，又必以狂生斥；無補成敗，徒重爲詔子嗤。」其與仁宗之言柳

三變，令其且去塡詞，三變遂自名云「奉聖旨塡詞柳三變」，無以異也。邁嘗賦《沁園春》上方大琮壽，末因以自喻。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臞軒文》，一部七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臞軒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王邁撰。【略】邁所著文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惟明錢溥《秘閣書目》載有《臞軒集》七冊，王圻《續文獻通考》亦有《臞軒集》二十卷，是明代尚有傳本。今世所存祇《臞軒四六》一卷，皆啓劄駢偶之作，蓋即從集中鈔出別行，偶然獨存者也。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兼採他書所引附益之，共得文一百七十一首，詩四百四十三首，詩餘五首，釐爲一十六卷，計其篇目，約略得十之七八矣。

又卷一七四　《臞軒四六》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王邁撰。邁有《臞軒集》，已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成編，別著於錄。此乃所作駢體凡一百五首，蓋即從原集中摘出別行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臞軒先生四六》一卷，舊鈔本，謙牧堂藏書。王邁。

趙萬里《臞軒詩餘輯本題記》　大典本王邁《臞軒集》卷十六載詩餘五首，歸安朱氏校刊叢書時即據以錄入。又附錄五首爲大典本所未載。余以《花庵詞選》、《翰墨大全》考之，知前四首從《花庵》出，後一首從《大全》輯也。然《大全》所載爲朱本失收者，尚得七首，因重爲寫定，幷詳加斠校，以備宋詞一格焉。萬里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臞軒集》十六卷，宋王邁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臞軒集》十六卷，宋王邁撰，清鈔本，三冊。

藝文

劉克莊《宴吉倅王實之樂語》　恭惟某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蜚(着)〔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陳世。朱游拆楹，諸公慙請劍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何)〔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炙悲聲之態。仲卿妻安牛衣之儉，超宗子眞鳳毛之奇。下而一障，上而公卿，會應入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嘆無蟹而有監(客)〔州〕。想像醉翁，澹庵之勁節高風，收拾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稿。(角)〔覺〕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亦佳。方今圖而一新，號召四出。加璧而延(故)老，將行申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豈客州佐，屢屈天仙，況頭廳乃吾鄉兩相之送爲，而鼻祖云異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而築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期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知己，詎忍卜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轍，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陳下俚，仰獻初筵。去國還山忽十期，看人着盡幾枰棋。碧鷄金馬非吾事，白鷺青原欠(於)〔子〕詩。魯國兩生肯行否，海濱二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修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又《祭王實之少卿文》　烏乎！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學，芻狗暫設，而我空空，未叩先竭。兄如鉅野，衆流蓄洩，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力戛戛，機杼軋軋，邊幅短之。兄筆一揮，龍騰驥掣，若不經思，辨麗條達。望古慷慨，傷時憤切。延和之疏，玉堂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者)〔著〕感發，單辭半簡亦足藏名山而傳來哲。獨竊怪夫昔日之生才也，爲衆論所親附所崇奬；今之生才也，受一世所妬忌所挫折。去國五閏，入館數月，衡困拂亂，跋扈躓蹶。絳、灌害賈，靳、蘭讒屈，精華落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爲異物。烏乎！使兄進用而補袞闕，安昌之劍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褐，後生資其匠斧，儉人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蓬挾之士所以空巷而祖送，金石之友所以反袂而慟絕。嗟夫，天耶人耶，爲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困其凌暴，草木惡其挑抉，仲達輩方幸孔明之死，之問等不堪審言之壓，要之千萬(世)〔代〕而下，

妬忌者、挫折者喙已箝，骨已朽，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孰優劣？

林希逸《和王臞軒舊題紫閣寺詩》（余初識此寺，臞軒、約軒題詩時也。今三十年，寺中廢，余守郡，始復之。丁卯，寺僧攜此詩來訪，和付之。）閣爲山名紫，松依水更青。僧譚疇昔事，我記始初經。敗壁題仍在，臞軒喚不醒。箇中安穩住，但要主人惺。

柯夢得

劉克莊《跋柯豈文詩》　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間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過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爲者？豈文頗趨平易，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將賀豈文之達矣。

又《跋柯豈文近詩》　曩爲豈文跋詩，謂抱甕翁詩稍（難）〔艱〕深，故老死不遇，豈文語差易直而瀏亮，必顯融於世。日往月來，豈文竟亦未脫白。余得其近詩，其易直瀏亮不減於昔，然顏髮蒼皤不異於乃翁奉對南廊時矣。唐人或以一聯半句遇合，豈文父子再世爲詩，何（至）〔止〕千百首，然上不使之和「薰風微涼」之句，次不使之吟「（着）〔看〕花走馬」之詩，而專發於螢雪佔畢之間，豈文何負於詩而詩誤豈文至此哉！子美云「吾祖詩冠古」，蓋審言唐初詩人，與其子閑俱不顯，至甫始爲詩家大宗師，故又書此以勉豈文之子。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柯東海集》十五卷。莆田柯夢得東海撰。嘗試春官不第。

《桂故》卷五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以善《楚辭》爲其鄉名輩方信孺所知，曾從至桂，信孺請其爲撰先運判崧卿祠中《迎送神曲》。其詞曰，【略】其刻在今栖霞洞。

《宋詩紀事》卷六〇　柯夢得字東海，莆陽人。屢上春官不第。後以特科入仕。有《抱甕集》。

劉克莊

論述

綜論

林希逸《後村居士集序》　後村先生劉公，得文名最蚤，排觝於時亦最甚。僕纔少公七歲，而疇昔受學樂軒時，已嘗誦公《南嶽稿》。蓋吾師一日得之，喜甚，呼而語僕曰：「子於時喜義山、禹錫二氏，是編猶有劉、李所未到者。」余受而味之，曰：「此世所稱二劉諸孫者耶？此章泉、澗泉諸老之所畏者耶？此水心所謂可建大將旗鼓者耶？」兩鄉相望，雖未能數舍，而其人則未之識也。既而僕走江淮，後村以讒廢十年矣，身雖詘而文日傳。時從數千里外，有能道其名而誦其詩，語以爲今人，率不信，亦知公之詩名久而傳者遠矣。【略】夫文章非一體，能者互有短長。王粲他文不如賦，子美無韻者難讀，溫公不習四六，南豐文過其詩，此皆前輩評論也。以余觀於後村，自非天稟迥殊，學力深到，何其多能哉！詩雖會衆作而自爲一宗，文不主一家而兼備衆體。摹寫之筆工妙，援據之論精詳。其錯綜也嚴，其興寄也遠。或舂容而多態，或峭拔以爲奇。融貫古今，自入爐鞴，有《穀梁》之潔，而寓《離騷》之幽；有相如之麗，而得退之之正。霜明玉瑩，虎躍龍驤，閎肆瑰奇，超邁特立。千載而下，必與歐、梅六子並行，當爲中興一大家數也。

劉希仁《後村先生大全集序》　吾家季高自少時即妙言語，人以小東坡目之。暨長，學益進，文益工，聲名益盛，幾與坡並稱。季高父後村公以文章名天下，【略】若夫典麗清新，腴贍簡古之褒，則有先朝之宸奎在，屋下人何容贊一辭。

《隱居通議》卷二一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略】有四六前、後、續三集。

其文初不累疊全句，專尚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眞駢儷之標準也。【略】後來惟劉潛夫尚書極力追攀，得其旨趣，壯年所作絕似之。晚年稍變槎牙蒼鬱之態，覺枯藁矣。

又　劉後村諸制，【略】筆力高妙，不假雕鐫，而用事尤精切。【略】予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村公莫能也。

王士禎《跋劉後村集》　後村在宋末號文章大家，其詩予別有論說。此集中題跋，《詩話》最佳。《詩話》新集，多摭中晚唐人詩，無所取裁，可刪也。後村論揚雄、劇秦美新》，及作《元后誄》，言「天之所廢，人不敢支」，「歷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代作群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援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宕棄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地。詞嚴義正。然其《賀賈相啓》略云：「像畫雲臺，令漢家九鼎之重；手扶日轂，措天下泰山之安。昔茂弘嘆丘墟百年，孔明欲宮府一體。彼徒懷乎此志，公克踐于斯言。」《賀賈太師復相》云：「孤忠貫日，隻手擎天。」「聞勇退，則眉攢杜陵老之愁；睹登庸，則心動石徂徠之喜。」《再賀平章》云：「屏群陰于散地，聚衆芳于本朝。」「無官可酬，爰峻久虛之位；有謀則就，所謂不召之臣。」諛詞諂語，連章累牘。豈眞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邕之覆轍而不自覺耶？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後村集》五十卷。【略】克莊初受業眞德秀，而晚節不終，年八十，乃失身於賈似道。王士禎《蠶尾集》有是集跋，【略】今檢是集，士禎所舉諸聯，其指摘一一不謬，較陸游《南園》二記猶存規戒之旨者，抑又甚焉。則其從事講學，特假借以爲名高耳。不必以德秀之故，遂從而爲之詞也。其詩派近楊萬里，大抵詞病質俚，意傷淺露，故方回作《瀛奎律髓》，極不滿之，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論其詩與四六皆好用本朝故事，與王義山《稼村集》同譏。然其清新獨到之處，要亦未可盡廢。《瀛奎律髓》載其《十老詩》，最爲俗格。【略】文體雅潔，較勝其詩，題跋諸篇，尤爲獨擅。蓋南宋末年，江湖一派盛行，詩則汩於時趨，文則未失舊格也。

又卷一六四　《秋崖集》四十卷。【略】岳才鋒凌厲。【略】以駢體爲尤工，可與劉克莊相爲伯仲。

又　《雪坡文集》五十卷。【略】《賀丞相賈秋壑》一啓，【略】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爲白璧微瑕。然啓末多進規之語，猶有曲終奏雅之意，固視劉克莊、王柏之諛頌，差有間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克莊學問頗賅博，文亦尚守舊格，不爲江湖末派所囿。詞則思矯然自異，力洗鉛華，大致效辛稼軒，而遜其魄力。雖頗縱橫排奡，而一瀉無餘，故張叔夏譏其直致近俗。然亦時有合作，掇其精英，未嘗不可以藥浮艷。

葉適《題劉潛夫南嶽集稿》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律詩，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誇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冢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益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既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又《跋劉克遜詩》　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略】兩謝、二陸不足多也。

劉克莊《瓜圃集序》　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系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飆駭電，猶隱隱弦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又《題近稿》　簟瓢久已甘顏巷，筆棗先曾侍漢廷。杜視王侯等螻蟻，坡輕名利比蝸蠅。更無荐鮪儀登俎，時有求羊矩入陵。老矣終身作傖父，諸公努力佐中興。

林希逸《後村居士集序》　今徐君少章以後村翁《百梅》絕句注之和之，援引博而用韻工，勝于人遠矣。然翁詩六七千首，《百梅》特集中一卷爾。兄若了場屋之事，能盡爲翁注之，豈非朋友所望。唐詩家李義山，其用事最精密，世所喜讀者，而苦于無注，開卷茫然，良以爲病。況翁詩比義山數倍，而句句用事，融化獨妙。他年若無注本，尤病于義山前輩云。任淵、史容注陳、黃二詩，多得于同時及門之友，故其間略無差舛。今翁游詠午橋，樂接引後進，有疑可以面質，將有勝于任、史矣。

《愛日齋叢鈔》卷三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略】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叙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

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

《梅磵詩話》卷上　七言律詩有上三下四格，謂之折腰句。【略】劉後村《衛生》詩云：「采下菊宜爲枕睡，碾來芎可入茶嘗。」《胡琴》詩云：「出山雲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我心。」皆此格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劉後村嘗言：古樂府惟李賀最工。余觀後村有《齊人少翁招魂歌》云：「夜月抱秋衾【略】。」又《趙昭儀春浴行》：「花奴一雙鬢垂耳【略】。」又《東阿王紀夢行》：「月青露紫翠衾白【略】。」此三篇絕類長吉，其間精妙處，恐賀集中亦不多見也。

方回《跋胡直內詩》　劉潛夫始亦染指四靈，後宗放翁，卒自名家。

又《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矗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菴、南塘二趙爲有聲，又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

劉辰翁《趙仲仁詩序》　劉後村仿《初學記》駢儷爲書，左旋右抽，用之不盡，至五七言名對亦出於此。然終身不敢離尺寸，遂欲古詩少許自獻，如不可得。故知唐、宋大家數，未易兼善也。每賦詩入手，必先得一事仗而後起，最是一病。近年文最少，詩最盛，計何人不作，何日不有。【略】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味其言外，似多有所不滿，而不知其所乏實在此也。吾嘗謂詩至建安，五七言始生，而長篇反復，終有所未達，則政以其不足於爲文耳。文人兼詩，詩不兼文也。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震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而其施於文也，亦復恐泥，則亦可以瞻然而憫哉。

吳澄《孫少初文集序》　予讀豐城《孫少初集》，其於今雖未至自成一家言，其於昔則固弟陸務觀、兄劉潛夫而有餘矣。

陳仁子《書山吾王必成百和梅詩》　吟詩難，吟梅倍難。【略】後村以大手筆演而百之，山吾王兄又百之，妙處不減孤山。合兩家篇什，兼周《詩》三之二，竊其所不靳者以自奇，造物小兒恐亦嗔人。

劉銑《百詠梅詩》　天地間奇花異卉無足當百詠者，獨梅可以當百詠不厭，愈詠而愈不窮。「雪後園林」、「水邊籬落」、「疏影橫斜」、「暗香浮動」，工矣！而「竹外一枝」又工。近世劉後村侍郎積百篇又工，余族五山宮講積百篇又工，須溪劉先生短調亦至百篇又工。

《隱居通議》卷一〇　近世劉後村亦謂宋三百年人各有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溪則又云後村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又　後村序竹溪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有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則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略】後村「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有時而不免，豈知而故犯者邪？

陸文圭《苔石先生效顰集跋》　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

張之翰《跋草窗詩稿》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墮科舉傳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太音不全故也。

《升菴詩話》卷一二　劉後村集中三樂府，效李長吉體，人罕知之，今錄於此。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王女兒吹鳳簫，淚入星河翻鵲橋。素娥剗襪踏玉兔，回望桂宮一點霧。粉紅小堞沒柳煙，白茅老仙方睡圓。尋愁不見入香髓，露花點衣碧成水。」其二《趙昭儀春浴》詩：「花奴一雙鬢垂耳，綠繩夜汲露桃藥。青桂寒煙濕不飛，玉龍呵暖紅薇水。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微卸香絲髻。小蓮夾擁眞天人，紅梅犯雪放一朵。鸞錦屏風盡水月，鵁鶄抱頸唼蘭葉。劉郎散卻金餅歸，笑引香綃護癡蝶。」其三《東阿王紀夢行》：「月青露紫羅衾白，相思一夜貫地脈。帝遣織阿控紫鸞，崑崙低下海如席。曲房小幄雙杏坡，玉兔吐麝薰錦窠。軟香蕙雨衩釵溼，裔雲三尺生紅韠。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情一點薔薇血。海山重結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孫枝。精移神駭屏山知。」三詩皆佳，不可云宋無詩也。

《歸田詩話》卷中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剃闍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知髽髻攜籃者，也有盲人問點鍼。」謂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亦可感歎云。

《逸老堂詩話》卷下　余友唐解元子畏每酒酣，喜謳劉後村詩云：「黃童白叟往來忙，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子畏匪好此詩，但自寓感慨云。

《詩藪》外編卷五　學晚唐者，九僧。林和靖、趙天樂、徐照、翁卷、戴石屏、劉克莊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　劉潛夫：「山頭雲似雪，陌上樹如人。」郝子玉：「暗螢依露草，驚雀繞風枝。」酈元輿：「疏星涵積水，缺月墮遙山。」皆陳末、唐初遺響也。

朱彝尊《橡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于黃魯直，吾見其太生。【略】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

《宋詩鈔・後村詩鈔序》　初，趙紫芝、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時謂四靈體格。後村年甚少，刻琢精麗，與之幷驅。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騁，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曰：「不然。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飆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後村感其言而止。然自是思益新，句愈工，涉歷老練，布置闊遠。論者謂江西苦於麗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對，又能變化而活動。蓋雖會衆作，而自爲一宗者也。

又《艾軒詩鈔序》　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戴酒園詩話・劉克莊》　楊用修稱劉後村《李夫人招魂歌》、《趙昭儀春浴行》、《東阿王紀夢行》，然僅竊西崑之似，且他篇粗鹵者甚多。所作《十老》詩，尤多鄙俗。如《老兵》「金瘡常有些兒痛」，《老儒》「專巧三場恐未然」，眞堪笑倒。即如《老妓》「偏呼狎客少時名」，《老妾》「閒時擁髻尚風情」，似能刻劃，亦終不雅。然如《挽陳師復》「闕下舉旛空太學，路傍卧轍幾遺民」，雖全篇憊拙，二語自是金石之音。又《自題小室》「閣上大夫投欲死，甕間吏部寢方酣」，亦小有致。余嘗選其《暝色》、《早行》二詩，皆瑜勝于瑕。《答翁定被酒》二篇，尤是全璧：「牢落祠官冷似秋，賴詩消遣一襟愁。喜延明月常開戶，貪對青山懶下樓。客詫瀑奇邀往看，僧誇寺僻約來遊。何當與子分峰隱，饑嗅巖花渴飲流。」「酒戶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褚令爲傖父，狂喚桓公作老兵。舊有崢嶸皆剷去，新無壘塊可澆平。投床懶取《騷經》看，只嗅梅花解宿醒。」風味差不惡也。

《柳亭詩話》卷二二　咏史始於班孟堅，前人多用古體，至杜牧、汪遵、胡曾、孫元宴、元好問、宋无輩以絕句行之，每每翻案見奇，亦一法也。劉後村咏史詩有三百首，游清獻愛之，攜入都堂，故全帙不行於世。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爲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邨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略】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邨四六亦然。

又　予向謂劉後邨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邨集》效顰尤可厭。【略】此眞下劣詩魔，惡道坌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邪！

汪琬《劍南詩選序》　劉後村非不博且雋也，然而思致則太纖矣。

盧文弨《劉後村集跋》　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尚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

《一瓢詩話》　王阮亭先生云：劉後村七律專用本朝事，直是惡道。乃有竟將本人名號用入，更厭。杜浣花亦偶有之，便覺大雅，所以不可及也。

《縹齋詩談》卷五　劉後村詩，乃南渡之翹楚，讀之忘倦。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丞相鄭清之薦舉進士。其詩學晚唐，後亦自就，爲方秋崖作《十老詠》，傳誦當時。尚有詩話、詩餘遺世。

《詩源辯體》卷二七　王建七言律，入錄者僅得四五，其他句多奇拗，遂爲大變，宋人之法多出於此。如「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須來」、「迴殘疋帛歸天庫，分好旌旗入禁營」【略】等句，實爲宋人奇拗之祖，而劉後村爲

多。

又卷三五　劉後村《詩話》，與諸家稍異，中雖亦紀事，間雜他議論，然亦有關於詩教。但其論卑者仍爲宋人，高者得於影響，至其尊蘇卑黃，其意見超宋諸家一等。

又後集纂要卷一　劉潛夫古詩，非所專工，故亦不甚墮落；律詩工者多爲峭拔，拙者入於鄙俗爾。

又　潛夫七言律多晚唐俊亮之調，其他清新峭拔，乃晚唐五代遺響而益工耳。其《自勉》詩云「苦吟不脫晚唐詩」，其自知乃爾。又多奇拗鄙俗之語，其法皆本於王建。又其中有艱晦者，不讀下句，未曉上句之義。其詩云：「莫求鄰媼誦，始付後儒箋。」其本意乃爾。

《西圃詩說》　宋詩中，【略】劉潛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

《漫堂說詩》　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略】克莊晚節頹唐，詩亦漸趨潦倒，如《髮脫》詩之「論爲城旦寧非恕，度作沙彌亦自佳」，《老吏》詩之「只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臀紅」，殆足資笑噱。然論詩則〔其〕〔甚〕有條理。眞德秀作《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之克莊。克莊所取，如漢武《秋風詞》及三謝之類，德秀多刪之，克莊意不爲然，其說今載前集第一卷中，蓋克莊於詩爲專門，而德秀於詩則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圓鑿也。前集、後集、續集統論漢、魏以下，而唐、宋人詩爲多。新集六卷，則詳論唐人之詩，皆採摘菁華，品題優劣，往往連錄全篇，較他家詩話兼涉考證者爲例稍殊，蓋用《唐詩紀事》之例。所載宋代諸詩，其集不傳於今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可稱善本。其中如《韓詩外傳》、《西京雜記》、《朝野僉載》諸書，往往連篇鈔錄，至一二十條不止，以至沈既濟駁《武后本紀》之類，泛及史事，皆與詩無涉，殊爲例不純。又如謂杜牧兄弟分黨牛、李，以爲高義，而不知爲門戶之私，謂吳融、韓渥國蹙主辱，絕無感時傷事之作，似但據《唐英歌詩》、《香奩集》，而於《韓內翰集》則殊未詳閱，持論亦或偶疎。至於既詆《玉臺新詠》爲淫哇，而又詳錄其續集，既稱歐陽修厭薄楊、劉，又稱其推重楊、劉，尤自相矛盾。然要其大旨，則精核者多，固迥在南宋諸家詩話上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皆以野逸勝，而精彩燁然，放翁尤妙。

《石洲詩話》卷四　阮亭嘗謂：「後村詩專用宋事，畢竟欠雅。」蓋直作故事入聯中，非如《讀崇寧長篇》、《題繫年錄》諸作，詠感時事之謂也。

《養一齋詩話》卷四　予又考劉後村嘗云：「本朝文人多，詩人少，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要之或負材力，或尚理致，或逞辨博，文之有韻者，非古人之詩也。」此與宋詩不愧唐而且過之之說，大相逕庭矣。吾故曰阿其本朝，非實論也。

《老生常談》　詩有令人讀一過即不能卻置者，劉後村《客中作》云：「漂泊何須遠，離鄉即旅人。吹薪嘗海品，書刺謁田鄰。家寄寒衣少，山來曉夢頻。小兒仍病瘧，詩句竟無神。」結用工部事，何等蘊藉有味！七律佳句如《老歎》云：「無藥能留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耕仕》云：「貧求生墓爲謀早，病學還丹見事遲。」皆可諷誦。學詩一事，全要見得多，眼界方大，守一師言，挾一束書，終是三家村秀才。

《石遺室詩話》卷一六　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

《愛園詞話》　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蘇、秦、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軒自度粱肉不勝前哲，特出奇險爲珍錯供，與劉後村輩俱曹洞旁出。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詞品》卷五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後村別調》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也。夢方孚若《沁園春》云：「何處相逢【略】。」舉一以例，他詞類是。其詠菊《念奴嬌》後段云：「嘗試銓次羣芳【略】。」亦奇甚。《送陳子華帥眞州》云：「記得太行兵百萬【略】。」莊語亦可起懦。旅中《浪淘沙》云：「紙帳素屏遮【略】。」見天機餘錦。

毛晉《後村別調跋》　考淳祐辛丑八月御批云：「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由是負一代盛名。偶有題跋，後人輒以爲定衡。所

撰《別調》一卷，大率與辛稼軒相類，楊升菴謂其壯語足以立懦，余竊謂其雄力足以排奡云。湖南毛晉識。

《**癡水軒詞筌**》　王實之「首尾四年，臺省好官，都做一回」，劉克莊「老師付受文章脈」，嗚呼，筆墨何辜，竟至此乎！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張炎云　潛夫負一代時名，《別調》一卷，大約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者。

《**詞潔輯評》卷三評蘇軾《水調歌頭》**　後村二調亦極力能出脫者，取爲此公嗣響，可以不孤。

又卷六評辛棄疾《沁園春》　世以蘇、辛並稱，辛非蘇類。稼軒之次則後村、龍洲，是其偏裨也。

《**雕菰樓詞話**》　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後村別調》一卷。【略】克莊在宋末以詩名，其所作詞，張炎《樂府指迷》譏其直致近俗，效稼軒而不及。今觀是集，雖縱橫排宕，亦頗自豪，然於此事究非當家。如贈陳參議家舞姬《清平樂》詞「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者，集中不數見也。

《**雨村詞話》卷三**　劉後村克莊詞以才氣勝，迥非剪紅刻翠比。然服膺周清眞邦彥不容口，見之於《最高樓》一詞云：「周郎後，直數到清眞」；「欺賀、晏，壓黃、秦。」人因有小周郎之目，本此。賀、晏、黃、秦，謂方回、小山、山谷、少游也。當時黃、秦並稱，大有老子、韓非同傳之歎。

又　劉後村克莊有《滿江紅》十二首，悲壯激烈，有敲碎唾壺，旁若無人之意，南渡後諸賢皆不及。升庵稱其壯語足以立懦，信然。自名《別調》，不辜也。

彭孫遹《紅豆詞序》　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略】至取一韻相仍往復十數，長慶松陵實爲之濫觴焉，然屬和愈工而詩格愈降矣。於詞亦然，北宋以前作者林立，而未有次韻，蘇、黃兩公間一爲之，猶不免小作狡獪。稼軒、後村乃始逞奇鬬博，短篇長闋，靡所不有，雖其才氣使然，非詞之正也。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跋》　稼軒爲盛唐之太白，後村、龍洲亦在微之、樂天之間。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　吾閩詞家，宋、元極盛，要以柳屯田、劉後村爲眉目。

《**蒿庵論詞**》　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爲，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如《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憶秦娥》云：「宣和宮殿，冷煙衰草。」傷時念亂，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於詞得之。《滿江紅・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賀新郎・壽張史君》云：「不要漢庭誇擊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念奴嬌・壽方德潤》云：「須信詔語尤甘，忠言最苦，橄欖何如蜜。」胸次如此，豈翦紅刻翠者比邪？升庵稱其壯語，子晉稱其雄力，殆猶之皮相也。

《**藝概》卷四**　劉後村詞，旨正而語有致。眞西山《文章正宗》詩歌一門屬後村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後村《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云：「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總不涉閨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離騷操》，頗哀而不慍，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詞品耶？

《**白雨齋詞話》卷一**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爲人。劉後村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爲稼軒後勁，何耶。

又卷六　劉潛夫《滿江紅》云：「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又《沁園春》（夢方孚若）云：「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何堪共酒盃。」又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贈孫季蕃）云：「天地無情，功名有數，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事，獨羊曇一個，淚灑西州。」沉痛激烈，幾欲敲碎唾壺。

況周頤《秋崖詞跋》　疏渾中有名句，不墜宋人風格。應酬率意之作，亦較它家爲少。置之六十家中，不在石林、後村下也。玉梅詞人幷記。

蔣兆蘭《詞說》　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分論

《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　《隱居通議》卷一八：後村《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

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略】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陶汰未盡，自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田舍**》《環溪詩話》卷下：後村詩云：「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膾小溪鱗。安知曝背庭中老，不是淵明行輩人。」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興，仍觸類而長之，下兩句極可法。

《**即事**》《梅磵詩話》卷中：《東坡詩注》云：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以寢。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蓄聲妓，而高車大蓋，無不備置。往來於懷，不覺懽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間指妄想者爲甕算。又《詩序》云：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察之，出於雙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嘯，食頃乃已，作《瓶笙詩》紀之。劉後村《即事》詩一聯云：「辛苦謀身無甕算，殷勤娛耳有瓶笙。」以「甕算」對「瓶笙」，甚的。

《**綠珠**》《梅磵詩話》卷中：劉後村《綠珠》詩云：「畏死仕新室，輕生謝季倫。細評投閣者，大愧墜樓人。」蕭汎之《讀晉史》詩云：「金谷樓頭視若無，此身斷不負齊奴。可憐司馬家兒婦，正喜劉郎是丈夫。」二詩褒貶皆當。

《**觀元祐黨籍碑**》《梅磵詩話》卷下：後村《南岳稿・觀元祐黨籍碑》詩云：「嶺外瘴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亦加刑。更無人敢扶公議，直待天爲見彗星。早日大程知反覆，暮年小范要調停。書生幾點殘碑淚，一弔諸賢地下靈。」後改第三、第四句云：「稍寬末後因奎宿，暫仆中間爲彗星。」按《夷堅戊志》云：「崇寧、大觀間，蔡京當國，設元祐黨禁，蘇文忠文辭字畫，存者悉毀之。王韶以重刻《醉翁亭記》至於削籍。由是人莫敢讀蘇文。政和中，忽稍馳其禁，且陰訪求墨迹，皆以爲巨璫梁師成出妾之子，故主張是，實不然也。時方建上清寶籙宮，齋醮之儀備極恭敬，徽宗每躬造焉。一夕，命道士拜章，伏地踰數刻乃起。扣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星奏事，良久方畢，臣始能達章。』上問：『奎宿何人？所奏何事？』曰：『所奏不可得聞，然此星宿者，故端明殿學士蘇軾也。』上爲之改容，遂一變前事。時婺守陳子象之父爲溫州掾曹，傳其說如此。」後村第三句「稍寬末後因奎宿」，謂政和中一變前事也。又按宋國史編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上求直言，大赦。劉逵爲中書侍郎，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係籍人禁。夜半，遣黃門毀石刻。後村第四句「暫仆中間爲彗星」，謂崇寧中因星變毀黨碑也。此一聯用事亭當，「奎宿」對「彗星」尤的，乃知作詩不厭改也。

《**雨花臺**》《瀛奎律髓彙評》卷三方回評：後村壯年詩學晚唐，初成而未脫俗，故尾句終俗。馮舒評：俗不俗不在字面，方君不知。查慎行評：五、六有筆力，結句少蘊藉。紀昀評：通身皆俗，不止尾二句，三、四尤不成語。

《**早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南嶽一藁》第七詩。三、四可觀，蓋少作也。紀昀評：後村老境頹唐，此語有意。四句眞景，勝出句。七、八二句言疲于道路已久。馮班評：中二聯似唐。

《**暝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馮班評：首尾不貫。第六句撇。查慎行評：第六句欠確。紀昀評：雖乏深致，而不失雅音。異後村他作之粗野。

《**丙辰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寶祐四年丙辰，後村年七十。淳祐十一年辛亥冬，鄭清之卒于相位。以大蓬直院去國，今五年。紀昀評：「頌椒花」非坐客事。中四俱以虛字裝頭，未免單弱。結亦油滑。無名氏（甲）評：鬱壘、神荼，貴者之門所用。

《**戊午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寶祐六年戊午，後村年七十二。第二首末句好：「卧聞兒女誇翁健，詩句年光一樣新。」是年四月，程訥齋罷相，丁大全繼之，危亂始此。自鄭清之歿，吳潛、謝方叔、董槐併爲五相，並不能用後村。賈似道入，乃招致之，爲尚書端明而歸。景定四年癸亥正旦，予寓行在所，聞劉朔齋與後村在朝論詩，後村年已七十七矣。今忽復二十年。紀昀評：三句太妄，亦不成句。四句卻佳。後村生于亂世，用破賊事便有情致。五、六太庸俗。無名氏（甲）評：白虎樽，唐朝諱「虎」，亦名「獸樽」。

《**寒食清明**》《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後村詩欠變格，「麥飯」、「梨花」一聯，殆近前輩句法。紹定五年壬辰詩。紀昀評：此卻楚楚有致。以法公爲龐老，未免生造。

《**上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山陰修竹」、「水邊麗人」一聯，亞于趙昌父。紹定五年壬辰詩，後村年四十六，閒居莆中，所以言「俊游亦恐是前身」，皆思舊事也。紀昀評：勝于趙句。此詩深警，勝後村他作。

馮舒評：次聯雖宋氣，亦得。　馮班評：「麗人行」不可亂用。　查慎行評：三、四一聯勝趙，虛字較圓。　許印芳評：此詩前有趙昌父《上巳》詩，五、六句云：「不見山陰蘭亭集，況乃長安麗人行。」虛谷以爲天生此對，而曉嵐不取，蓋詩本惡劣也。此詩亦用此兩事，而情致流動，故曉嵐取之。上句是古調，下句是拗調，乃變格也。「山」字複。

《壬子九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淳祐十二年壬子。去年辛亥，後村在朝爲祕書監，直玉堂。九月十日宣鎖，有六絕句，其冬鄭丞相清之卒，去國。恰近一年家居之樂，亦何至「村酤草塞瓶」乎？周益公四六有云：「朝趨鳳闕，綰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簑之藍縷。」文人之言，例過實也。尾句猶不能忘情于榮進者。　馮舒評：詩用新事，亦一佳處。江西諸君，玩新而翻駁，意趣短俗，不入古人格局，可戒也。　紀昀評：觀此則薄視富貴，正是不忘富貴，虛谷已知之矣。　粗俗。　無名氏(甲)評：「勅設」謂奉旨賜宴。

《梅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潛夫《後集》此詩乃寶祐四年丙辰作，年七十矣。詩太富艷，以梅爲丈夫，而芍藥、海棠以爲妻、妾，亦不過一巧耳，乏自得趣味也。蓋梅詩不貴流麗。後村詩，細味之極俗，亦頗冗。　紀昀評：掊擊後村卻公。　粗野太甚。　馮舒評：一翻便可惡，覺東野詩亦不好。三句陳而悞。　馮班評：有何佳處？頷聯陳而悞。　陸貽典評：結聯不韻。　又張道洽《梅花》方回評：「不主張」之句，仍是本劉後村。

《落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潛夫淳熙十四年丁未生，二十五爲靖安尉，嘉定中從李珏江淮制幕，監南嶽廟以歸。詩集始此，初有《南嶽五藁》。此二詩嘉定十三年庚辰作，年三十四，時正奉祠家居。後從辟巡廣西，帥蜀，知建陽縣。當寶慶初，史彌遠廢立之際，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嶽藁》與焉。宗之賦詩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本改劉屏山句也。敖臞庵器之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定丞相之死，韓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韓敗，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器之所作，言者併潛夫《梅》詩論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彌遠議下大理逮治，鄭丞相清之在瑣闥，白彌遠中輟，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如孫花翁惟信季蕃之徒寓(行)在所，改業爲長短句。紹定癸巳，彌遠死，詩禁解，潛夫爲《病後訪梅九絕句》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又云：「一言半句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又云：「春信分明到草廬，呼兒沽酒買溪魚。從前弄月嘲風罪，即日金雞已赦除。」時潛夫廢閒恰十年矣。其詩格本卑，晚而漸進。如此詩「遷客」「騷人」，「金刀」「玉杵」二聯，皆費粧點，氣骨甚弱。如《憶眞州梅園》詩，《次韻方孚若瀑上種梅》「窗」、「龐」之韻至于十首，今無可選。《後集》梅絕句至百首，謂之《百梅》。如方烏山澄孫諸人，各和至百首。頗不無贅，而亦有奇者。惟此可備梅花大公案也。　紀昀評：虛谷云：「如此詩『遷客』『騷人』、『金刀』『玉杵』二聯，皆費粧點，氣骨甚弱。」確評。　二首粗而且俗，一無可采。　馮班評：「玉杵」句好。牡丹非吳地花，梅花吳中甚多。

《趙禮部和予梅詩十絕送林錄參韻雜之萬如詩中殆不可辨別課一詩以謝》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禮部當是趙時煥，寓居泉州。林錄參當是林觀。後四句有所諷。「自羞貧女釵邊朵」，言詩之淡者。「難傍宮人額上花」，言詩之艷者。「北風」、「雪月」二句，以喻夫臨患難而不可奪也。然後村詩末爲全淡，蓋出處之際，亦似未然。萬如居士李縝，字伯玉，李雲龕之子。朱文公作墓誌，稱其有文十卷，梅百詠。寓泉州。後村初爲石塘林同、林合賦梅花百絕，未知有萬如詩。後見之，乃謂萬如詩如漢宮洞簫，梨園羯鼓，用事精切，下字清新，音節流麗，有二宋、王仲至、晏叔原之風。惜其太脂粉，視陳簡齋便自邈然。後村又自謂所賦如樵歌牧唱，妍詞巧思，不及李遠甚，即此詩五、六意也。然以予觀之，梅花詩清瘦瀟灑，近年莫如尤延之，雖楊誠齋、陸放翁亦頗浮肥矣。後村之言良是，其詩未臻乎奧地也。　紀昀評：虛谷云：「後村之言良是，其詩未臻乎奧地也。」此論公允。　起四句猥陋，後四句亦淺。　馮班評：壽陽事亦陳言也。如此卻新。

《北山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第六句佳甚。　馮班評：正嫌第六句套子話也。　第六句套語，甚不佳。　紀昀評：亦是武功派，然是武功派之不惡者。既曰「天文」，則作「野」非是。

《老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村劉公名克莊，字潛夫。此《老將》詩及《老馬》、《老妓》詩，其少作也。見《南岳第一藁》。着題本難措手，後村初學晚唐。既知名，丞相鄭清之奏賜進士出身。賈似道當國，仕至尚書端明。詩文諛鄭及賈已甚。晚節詩欲學放翁，才終不逮，對偶巧而氣格卑。惟

《老妓》詩題差易，故傳者多，今具如左。《詩話》記曹翰詩：「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花猶識陣雲高。」亦佳，而下聯合掌。馮班評：少作尚可。盡俚談耳。《老奴》以下幾首尤惡。萬里既雅重長江，何故不選《代舊將》一律？馮舒評：無不下俚者。惡詩。結句寒酸。紀昀評：十首俱惡札。

《老馬》《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四句儘有意。然老杜《病馬行》盡之矣，起句即老杜語耳。馮舒評：次聯可。馮班評：此公詩總乏餘味。結句劣。

《老妓》《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詩八句語意俱工，然亦褻矣。馮班評：此篇可，但調下。此詩不是褻，足狀老妓眞態，可悲也。比《老將》差勝。

《老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村自注謂「秋崖方君作八老詩，內三題四十年前已作，遂不重複。別賦二題，足成十老，謂《老僧》、《老儒》、《老道士》、《老農》、《老巫》、《老醫》、《老吏》也。」今更選四詩，併具如左，蓋寶祐五年丁巳後村年七十一歲時詩。

《老僧》《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村自注：「支遁云：『黃吻少年，無爲輕議宿士。貧道昔曾與元、明二帝，王、謝二公遊。』」馮班評：比擬不倫。馮舒評：起可。

《老醫》《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用唐莊宗劉叟事及「烏髭無訣」，太滑稽。「三世」、「十全」亦工。馮舒評：「劉叟」太時樣。「絳老」太古董。馮班評：此篇亦可。查慎行評：五、六奇橫，「龜手」、「烏髭」亦稱絕對。

《老吏》《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老吏》詩痛快，「鐵鞭打鬼臀」，乃章子厚語，移以用之老吏，亦足以寒猾刻之膽否？馮班評：可惡。陸貽典評：粗。查慎行評：第七俗極。紀昀評：此首尤惡。虛谷乃賞其痛快，謬甚。

《老奴》《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舒評：末句是奴而不老。馮班評：落句不是老奴，只是奴耳，「老」字上黏不得。

《老妾》《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陸貽典評：用党家姬及桓溫問劉司空事。

《老兵》《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初但選《老將》至《老吏》七首，今加以《老奴》、《老妾》、《老兵》三首，足爲十首。予嘗謂後村詩，其病有三：曰巧，曰冗，曰俗，而格卑不與焉。此三詩可見矣。「金瘡常有些兒痛」，俗也。「樂器全拋曲譜生」，俗也。「太尉」、「司空」之聯冗也。「毀齒」、「長鬚」之聯巧也。又每人名單是一字，尤不可法。馮班評：「太尉」、「司空」之聯略可。第五句不成語，腹聯幾乎不解捉筆，第七句湊。馮舒評：駱甲、蒙恬有何義？紀昀評：「斗力」合是弓力。無名氏（甲）評：漢高祖征陳豨，募騎將，得駱甲、徐必，封之千戶。

《牛》《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班評：羸牸亦是牛。查慎行評：黃鐘宮音如牛鳴盎中。紀昀評：十老詩已極惡趣，此二詩尤醜不可耐。作者、選者，兩不可解。

《駝》《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後村詩涉組織，此二詩尤可見。然以難題，取殿諸詩後云。紀昀評：不止組織之病。尚非難題，不宜如此牽就，且選詩非以備題。較《牛》詩稍成語，然亦俗惡。此卷五言頗好，七言惡不可耐。馮舒評：駝與黔驢不同。

《郭璞墓》《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譏青囊之術不靈，其說亦是。馮舒評：似王荊公。第四何謂？只墓在水中耳，何以言魚腹？馮班評：「魚腹」字有病。何焯評：此詩不惡。紀昀評：太直太盡，此所謂詩論也。

《堯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起句十字能言堯之大，末句十字能言堯之小。惟其能土階之小，所以能與天地同大也。紀昀評：末二句乃憑弔意，虛谷解謬。起二句腐絕，三、四又接得太小，不稱「天」字。馮舒評：首句宋。破不言廟，何也？落句醜拙。馮班評：惡詩。首聯不言廟，次聯又不緊承，第三句卻閑閑襯句，失體之極矣。落句小兒語耳。

《客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第四句近乎謁客丐索之徒，恐後村戲言，不應少年爲客，乃至如此苟賤也。馮舒評：起好。馮班評：起好，落句全不緊。紀昀評：亦近武功。

《書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爲山東李全作。李全固叛賊，反覆不足道。史彌遠遇千載一會之機，無晉人絲毫伎倆，可憾也。紀昀評：語皆淺直，首句「入秘方」三字不明，次句太粗。此卷佳篇較多，所謂

「愁苦之音易好」。無名氏(甲)評：「秘方」似該作「職方」。此首可希唐調，絕少宋氣。

《宿千歲荅聽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馮舒評：宋甚。馮班評：亦好，但宋氣。紀昀評：極意刻畫，然太小樣。

《贈翁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後村詩比四靈斤兩輕，得之易，而磨之猶未瑩也。四靈非極瑩不出，所以難。後村晚節詩飽滿，四靈用事冗塞，小巧多，風味少，亦減于四靈也。靈舒之死最後，容續攷書。紀昀評：亦不極瑩。飽滿，四靈猶曰撐腸拄肚，純是四靈語耳。此蓋當日方言。前四句鄙淺，五、六稍健而語太激。馮班評：次聯似唐人。查慎行評：五、六不減少陵，非四靈可比。

《贈高九萬并寄孫季蕃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二詩俱粗鄙。此首結句尤腐。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高九萬詩俗甚，爲《老妓》詩二首尤俗于後村。孫季蕃老于花酒，以詩禁僅爲詞，皆太平時節閒人也。查慎行評：虛谷不喜江湖人，故于詩亦多苛論。然虛谷人品詳見《癸辛雜識》，詩亦俚鄙，于江湖乎何尤？馮舒評：此又四靈之曾、趙也。查慎行評：此二詩當作于《江湖集》劈板之後。

《寄趙昌父》《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淺俗。

《寄韓仲止》《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前四句粗疏，後四句較可。

《贈陳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此所謂賣書陳(彥)〔秀〕才，亦曰陳道人。寶慶初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詩爲史彌遠所黥。詩禍之興，捕敖器之、劉潛夫等下大理獄，鄭清之在瑣闥止之。予及識此老，屢造其肆。別有小陳道人，亦爲賈似道編管。馮班評：此所謂臨安陳解元也。次聯好在用宋朝人比他。「處士」、「參軍」，只用近代人事，最穩切，讀者解否？紀昀評：此卷一望如黃茅白葦，翹楚一、二而已。選詩如此，眞塵劫也。

《髮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白樂天、陳簡齋之目，張文潛、曾茶山之齒，范石湖之耳，加以後村髮禿詩，可發一笑。然後村詩不及諸公。馮班評：惡道。腹聯亦可。紀昀評：三、四只似惡謔，豈可入之詩集？

《問友人病》《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詩意自足，但是格卑。紀昀評：此論是。馮班評：除第一句都不問友人，只是自詠。查慎行評：五、六雖近俚，頗近情。

《同孫季蕃游淨居諸庵》《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爲人之女，離其母不顧，而屈從老尼，果何所悟耶？不來陪客，恐壞禪心，如此則見所欲而此心亂耶？讀此詩，爲婦人出家者之戒。後村殆弄筆頭，學晚唐詩，詩似唐人，而語意鑿脫，予故備論之。馮舒評：又來攛聲鑿氣。紀昀評：起句自好，後六句愈細切愈猥雜，此種不可云詩。

《挽陳師復寺丞》《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九方回評：三、四穩，五、六用事巧。紀昀評：「笑不嗔」三字不佳。結太淺直。

《周漢國公主挽詞》《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下：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爲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修。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藥宮遊。」賜館恩通內，妃塋詔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綃溼，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移居》《柳亭詩話》二八：劉後村《移居》詩：「鄰曲無來往，何由有別情。惟應小窗月，長記讀書聲。」余避地木蓮巷，爲青藤故里，三十年許，鄰里罕識姓名，幷有未經謀面者。架上殘書，半以質米，求一素心晨夕之人，杳不可得。潛夫此作，足以發吾覆矣。潛夫論曰：「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已。

《軍中樂》《歷代詩發》卷二八：二詩苦樂不勻，可使金剛努目，菩薩泚眉。

《吳太帝廟》《歷代詩發》卷二八：每每得手在倒。

《挽趙仲伯二首》《歷代詩發》卷二八：眞情發爲苦調，無限悲涼。

《呈袁秘監》《歷代詩發》卷二八：語有規諷，情甚藹然。

《鳳凰臺晚眺》《歷代詩發》卷二八：眼前舊事，無限傷心。

《病後訪梅》《歷代詩發》卷二八：後村《落梅》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讒者箋其詩以示柄臣，因此閒廢十載，故有是詩。語意尤爲尖刻。

《郊行二首》《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信步獨行別有清趣，較靖節籃輿更爲超迥。《宋詩精華錄》卷四：此首雜之杜集，殆不能辨。

《方寺丞新居》《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出手雖易而清芬自引，猶與庸調迥殊。

《齊人少翁招魂歌》《石洲詩話》卷四：後村《齊人少翁招魂歌》諸篇，得長吉韻致。

《詰貓》《蓉塘詩話》卷一〇：陸放翁務觀《贈貓》一詩云【略】劉後村《詰貓》一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劉詩不僅反陸之意，蓋有諷乎在位者。

《胡僧》《酌雅詩話》卷二：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剃闍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第一語寫胡僧醜態出，第二語寫村夫愚態出，第三、四語借論以伸正論，以壓羣邪，能言距楊、墨者，不已爲衛道功臣哉。余嘗見此輩人聞此等語，輒欲與爲一瓣香，結習然矣。

《記夢》《宋詩精華錄》卷四：書歎眞相。

《沁園春》（何處相逢）《齊東野語》卷八：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氣概雷擊霆震。成語應手。又詞云：「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駕御。今把做握蛇騎虎，堪笑書生心膽怯，車中閉置如新婦。」壯語亦可起懦。《詞則・放歌集》卷二：（「天下英雄」三句）何等抱負。「書生」八字，感慨眞切。《詞徵》卷五：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略】劉潛夫《沁園春》：「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略】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施翠岡夜登白鷺亭一作，是從劉後村夢方孚若詞脫胎。然劉詞激楚挺拔，施詞獨具逸致。《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若具此健筆，胸中當磊落不平時，即潑墨傾寫，亦一快事。宋人評東坡詞，爲以作論之筆爲詞，後村殆亦同之。

《清平樂》（宮腰束素）《詞旨・警句》：貪與蕭郎眉語，不知錯舞伊州。《皺水軒詞筌》：寫景之工者，如【略】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除是無身方了，有身常有閑愁」，此後村悟語也。楊愼謂爲壯語，足以立懦，信然。《詞綜偶評・宋詞》：（「貪與蕭郎眉語」二句）入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惜其輕盈，有杜牧詩「向春羅袖薄，誰念舞臺風」之意。下闋窺其衷曲，有李端詩「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之意。後村詞大率與辛稼軒相類，人稱其雄力足以排奡，此詞獨標嫵媚，殆如忠簡梨渦、歐陽江柳耶？

《摸魚兒》（甚春來）《渚山堂詞話》卷一：劉後村作《摸魚兒》以咏海棠，後闋云：「君試論，花共酒，古來二字天猶吝。年光更迅。謾綠葉成陰，青苔滿地，做取異時恨。」舊見瞿山陽《摸魚兒》尾云：「怕綠葉成陰，紅花結子，留作異時恨。」殆全用後村句格。或者宗吉誦劉詞久熟，不覺用爲己語耶？不然，則連盜數言，恐渠亦自知避。

《賀新郎》（深院榴花吐）《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誰信」等句）此一段議論最爲三閭千古知己。《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翩翩駭世俗見聞，洗靈均心事，于詞壇有創立之功。淳祐辛丑八月，御筆署「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特賜同進士出身」，殆不作也。《新譜》落「聊」字，遽謂末句作五字，大誤後人。《蓼園詞選》黃氏評：非爲靈均雪恥，實爲無識者下一針砭，思理超超，意在筆墨之外，可細玩之。

《賀新郎》（思遠樓前路）《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致情緊切，非他詞纖事等。（「且盡」二句）「當年醉死差無若，且盡樽前今日醉」，若相承而出，詩云：「果使屈原知此趣，當年不作獨醒人。」《蓼園詞選》黃氏評：前首，是就競渡者及沈角黍者落想，是從實處落想。此首前闋，是就觀競渡者落想，是避實擊虛之法。下一闋，「誰肯獨醒」，翻用得妙。「看未足，怎歸去」，妙有寄託，含蓄無限意。

《賀新郎》（湛湛長空黑）《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老眼」二句）：奪理開人眼胸。（「白發」二句）痛心，以俠烈口出之，更痛。（「常恨」二句）世人每事愛新而不能新，可發一笑。（「把破帽」三句）：破帽事，東坡翻

招，潛夫歎案。結激挺，妙。《詞則・放歌集》卷二：悲而壯。南宋有如此將才，如此安方，如此士氣，而卒不能恢復者，誰之過耶？

《**卜算子**》（**盡是手成持**）《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體氣無一塵。極率易，欲爲之者不可得，稍易艷麗一字又不可。

《**卜算子**》（**片片蝶衣輕點點**）《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轉輪手，今日文章第一括。「恨君不似月，恨君卻似月」也打轉。

《**清平樂**》（**休彈別鶴**）《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潛夫悟道來者，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山谷詞：「天上人間有底愁，向個裏都諳盡。」試反參。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後村《清平樂》云：「除是無身方了，有身定有閒愁。」特用《楞嚴》「因我有身，所以有患」句也。疑是妙悟一流人語。又《詞評》上卷：「除是無身方了，有身常有閒愁」，此後村悟語也。楊慎謂爲壯語，足以立懦，信然。

《**長相思**》（**寒相催**）《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痛極惜極，亦自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花開便落，莫如不開，佛氏所謂無得亦無失也。詞爲惜花，而殊有悟境。轉頭處二句以角聲、笛聲中皆有落梅之曲，詞家屢用之。

《**長相思**》（**風蕭蕭**）《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舟師忒狠，然各奔前程耳。

《**浪淘沙**》（**紙帳素屏**）《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衰颯感人則捷。

《**踏莎行**》（**日月跳瓦光**）《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殆無淚之可揮。平極，何嘗不動奇眼。

《**一剪梅**》（**陌上行人怪府公**）《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淡情，能淡中設色。楊誠齋詞「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筆意相肖。

《**賀新郎**》（**溪上收殘雨**）《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蠢動傷中，可惜。曠解，凡物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恨。

《**六州歌頭**》（**維摩病起**）《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了卻牡丹花事。結想甚，大是大家。

《**賀新郎**》（**妾出於微賤**）《詞潔輯評》卷六：後村此調埋沒於斷楮敝墨之中，從前無有人拈出，眞風騷之遺，不當僅作詞觀也。若情深而句婉，猶其餘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天涯淪落之身，而申禮自持若是，似寒梅一枝，獨立於盛雪嚴風之際，較商婦琵琶，別有一種感歎。託彼美以通辭，表余心之高潔，如怨如訴，絕妙詞也。

《**玉樓春**》（**年年躍馬長安市**）《白雨齋詞話》卷六：二帝蒙塵，偸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劉潛夫《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蕙風詞話》卷二：後村《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楊升庵謂其壯語足以立懦，此類是已。

《**滿江紅**》（**落日登樓**）《詞則・放歌集》卷二：直截痛快。

《**沁園春**》（**歲暮天寒**）《詞則・放歌集》卷二：沈痛激烈，敲碎唾壺。

《**沁園春**》（**一卷陰符**）《詞則・放歌集》卷二：有「入門下馬氣如虹」之慨。粗豪之甚，亦悲壯之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筆鋒犀利，若幷刀翦水，音節高抗，若霜夜鳴笳，臨風高詠，千載下如聞歎息聲也。

《**憶秦娥**》（**春醒薄**）《詞則・放歌集》卷二：悲憤。

《**滿江紅**》（**金甲琱戈**）《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後村在淳祐間，邀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受宸賞，負一時人望。所撰《別調》一卷，楊升庵謂其「壯語足以立懦」。此詞上闋言功成不賞，下闋言老厭談兵。琱戈、鐵馬，曾誇射虎之英雄，《香傳》、《茶經》，願作騎驢之居士。應笑拔劍斫地者，未消塊壘也。

《**滿江紅**》（**老子年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四句便表出惜花本意，下闋有莫折空枝之感。以抗爽之筆，寫芳悱之懷，若劍器舞公孫，剛健與婀娜相雜也。

《**清平樂**》（**風高浪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一掃詠月陳言，奇逸之氣，見於楮墨。

《**生查子**》（**繁燈奪霽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後村序《陳敬叟集》云：「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推許甚至。此詞云戲贈者，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推許甚至。此詞云戲贈者，殆以敬叟之曠達，而情入中年，易縈舊感，人歸良夜，漸入愁鄉，其襟懷亦不異常人，故戲贈之。

傳記

林希逸《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侍讀尚書後村劉公行狀》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略】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友，不遠千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耆老、後乎秀傑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略】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爲莆田人。自大著，正字崢嶸艾軒之門，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爲文章家矣。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爲文不屬稿，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場屋士至今誦之。嘉定己巳，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帥曹爭檄眞幕下。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知。俄丁少師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眞州錄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喜曰：「吾於閩得二士，君與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珏建閫金陵，辟沿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自勉齋黃公而下，皆相敬愛。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員及格，猶欠一考，八桂胡公槻以經司準遣辟，公辭地遠，魏國力勉之。八桂佳山水，胡與公倡酬幾成集。嶺外帥權重，不輕餞客，公入京進卷，胡公飲別榕臺，桂人以爲前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庭無留訟，邑用有餘，增羅賑糴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爲爾民留飯椀，豈無來者續心燈。」西山眞公記之。更創西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爲之賦《于蕘》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爲釋辨以免。【略】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嘲詠謗訕彈之，壽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究實，公若不聞。【略】以京削主管仙都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都堂審察。西山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官。【略】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代，安晚曰：「中書眼高。」【略】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爲卿，游二公間，以文字相好歡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略】主管玉局觀，尋除漳州。毅齋鄭公言於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州。【略】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因火災倡邪說爲學舍所詆，知鐵庵方公前在諫垣言濟邸事太切，天意不怡，遂以公與鐵庵、臞軒同疏，皆嘗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既歸，相與賦詠無虛日，自以同傳爲榮。俄主雲臺觀。文清李相當國，擢公江西提舉，改廣東提舉。【略】八月，升漕。文清薨，史獨相，經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關邊儲，急爲區畫，既應令而民不知。異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味之。【略】辛丑，令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召命，主管崇禧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罷，仍舊崇禧。甲辰秋，杜與范同相，除江東提刑。【略】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華文閣。【略】除太府少卿。【略】以親老求歸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盼錫第之命，仍任責修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焴同任史事，庶累朝鉅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御筆兼崇政殿說書。【略】暫兼中書舍人，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公以趙已除法從，乞以上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喜曰：「此眞舍人也。」時史相未終喪，以草上疏乞挂冠，上批：「服闋，除職予祠。」臺諫從稿交章詆之，皆不付出。十二月初九日，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公奏曰：「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詰詞。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爲褒爲貶？若從其自乞，則合用杜衍、歐陽修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爲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筆何所按據？此綦密禮所以必請高宗御筆然後草秦檜罷制也。」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陳行詞。付下御前所錄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見封永國公，合以本官見封階官帶永國公致仕。」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略】乞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容臣行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已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詞臣命詞，須合典故。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職在掖垣。今除大觀文，則合宣鎖降制，此乃學士院職事【略】。」十八日，上又命謝瀼山諭旨，公遂丐祠，不

允。二十二日，御筆：「嵩之依所乞守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指揮更不施行。」游相柬公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己從人，書之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公爲此制，有曰：「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未上。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章琰疏罷，猶以奏審爲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道鄉事相勉。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傳寫，以爲前無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有仲氏工部之戚，公以太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直龍圖閣，主明道宮。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略】五月，依舊職知漳州，公以戊期遠方拜命。是月又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略】庚戌十一月，除秘書監，公以禫制未終辭。辛亥春，有旨趣行。四月到閩，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劄二首。【略】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義之諫，諷居其一，不知公者或以爲訐。【略】十月，除起居舍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決去，而前後進言愈切。【略】壬子正月，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略】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宮。公優游里閈，作爲新居，揭宸翰所賜「樗庵」、「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堂董相欲以冶使處公，丁大全沮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正言邵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略】擢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立螭纔三日爾。十二月，兼史館同修撰。初，上過東宮，見公書肆所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閒日久，著述必多，可錄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俄有旨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日，以古賦、古律詩、記、叙、題跋、詩話共二十六卷奏進，皆辛亥以後所作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制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紘。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眞儒臣希闊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同院進稿不稱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兼侍講，四月以病辭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月再兼中書。【略】壬戌三月，除權工部尚書，陛兼侍讀。李桂除察，公力排之。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艾軒疇昔繳謝某同。今上在東宮，亦語宮端徐公曰：「劉中書此舉甚高。」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而一念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害有疏，拯飢有疏，猶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心。【略】每奏多則萬言，少亦數千，人皆美公之忠純而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祿，御批曰：「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眞，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權文昌得眞學士，異恩也。御賜玉柄寶筆，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縷香茶侑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別道山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疏。公既還里，優游觴詠。甲子秋，以目眚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略】四年五月，今上念先朝遺老，御筆：「劉某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賈公，辨章尤相親敬，古（心）公、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而天不憖遺，國嗟殄瘁，嗚呼惜哉！【略】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三世，公探索涵泳，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以詩文，持論尚氣節，下筆關倫教，一篇一詠，脫稿爭傳。初年即見知於諸老，溫陵竹隱傅公知晦翁論議乃公所筆，寄聲願納交，趣召，道莆造公之廬，覽公近作，曰：「亹亹逼人。」屢以疏薦。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家賀正表，喜曰：「酷似李雲龕。」勉公加意。南塘爲西宗，得公諸作於北山，甚奇之。或問北山：「潛夫諸作如何？」北山曰：「不患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桂林，迂道見南塘於三山，讀公《南嶽稿》，稱賞不已，自此遂爲文字交。水心評公詩曰：「當是建大將旗鼓者。」西山知公尤至，端平初貽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謂南塘也。乙未夢奠于京，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公。果山得公雜詠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十字，皆史斷也。」辨章師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錄之。自西山諸老既沒，獨巋然爲大宗工，四方大紀述皆歸後村氏，銘叙先世勳德，以不得公文爲恥。公嘗笑曰：「吾竇文以資老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聯，以詩得謗也，而略不以爲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爲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蚍蜉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既有邱明、子夏之疾，黑白如故，往來交際，飲笑自如，每曰：「某親某友年皆後我，木已拱矣。老我於今皆剩底歲月。」【略】公吏事素長，【略】息菴湯公嘗語余，甚嘆服之，安晚亦曰：「潛夫眞材吏，爲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之。」雖中間與晚少忤，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行事，幾萬餘言。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之，諸作皆高，律詩尤精絕，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祖半

山、曲阜，而隱顯融化，鍵奧機沉，表制之外，諸啓尤妙，自成一家。他人或相倣傚，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爲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又一變。」公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於世。其在《新集》者，半出於目眚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鎔煅諸書，字字嚴密，無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當世交游，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字班班見集中，不可悉數。余屢擯於是，去公所居差近，每一篇成，即以見寄，時有商榷，以余爲知言。

紀事

作家逸事

劉克莊《跋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以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爲書檄所困留，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二十餘首。及出幕奉南嶽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必技進，身閑而功專爾。俄復起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積蓄於腹者愈多。然已避謗持戒，余十年間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盡，膽薄而氣索矣。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余曩扁建陽便齋曰「于蔦于」，北山陳公寄詩云：「聞昔子元子，愛歌于蔦于。遺風今有繼，此意古爲徒。犢價踰刀劍，原飴變堇荼。聞絃知豈弟，連袂此歡呼。近事先苞篚，何人問牧芻。聚星亭澗好，容我受廛無。」別篇云：「鳴鼓人皆可，彈琴今復誰。儘賒王媼酒，休賦大蘇詩。」時余方有詩謗，末章〔爲〕所發也。

方回《跋劉後村晚年詩》　劉克莊字潛夫，興化軍人，號後村，以任子賜第。始受知眞西山，最爲鄭清之所擢用，亦屢坐斥。晚爲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容堂」之句，豈欲以諛免禍耶，抑爲孫兒地也？晚年詩，予已句抄評之。年八十餘卒，此皆近世詩人老壽者。因選放翁詩，故牽聯書於其後云。

《浩然齋雅談》卷上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麾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盃次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酤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典，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蟹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既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薏苡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滿禁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

又卷中　劉克莊潛夫嘗賦《梅花百詠》，其間有云：「春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當國者以爲譏己，遂以煩言去國。其後又作《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又嘗通朝行啓云：「實則咏桃，乃曰含譏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墊龍。」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　林亦之字學可，閩縣人。【略】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閩書》）

作品本事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又卷五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幷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漫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樞援蘄黃。樞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又丙編卷二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顚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卻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又卷六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卒。」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理，余不可以不辨。

《梅磵詩話》卷中　劉卞加，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甕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鉸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尙可修，矧甕耶？」釘鉸者至，料理如新。自是築環堵於家之後圃，不出不語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勅郡縣津致，間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尙先生。後村《七十四吟》云：「生慙族老封高尙，死慕先賢謚醉吟。」上句用卞加事，下句自注云：「有司議樂天謚，宣宗曰：『醉吟先生足矣。』」

又　後村有《訪梅》詩數絕，首篇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柳，卻被梅花累十年。」蓋後村《落梅》詩云：「一片能教一斷腸，可堪平砌更堆牆。飄如仙客來過嶺，墜似騷人去赴湘。亂點莓苔多莫數，偶粘衣袖久猶香。東君繆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好事者箋注其詩，以媚嘉定柄臣，由此閑廢十年。

《愛日齋叢鈔》卷二　前輩有兩黃裳，皆爲端明殿學士，其一字冕仲，延平人，元豐進士第一，崇寧禮部尙書；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陵潛邸，爲翊善。劉潛夫作《衢州開化芹澗橋記》云：「端明演山黃公裳，少過之，有『更高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遂爲詩讖。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專以科目重也。」

又卷三　李伯玉縝，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眞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云：「和篇疊疊逼衰陳，肯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搢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什襲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答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萃衆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江吝隴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別爲義疏。」劉公復有答以詩者，併舉其槩。於林知錄仲嘉云：「直須着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子時願云：「詩至山中不可加，郎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尙聞香。請君摘出驚人句，玉篴橫吹入樂意。」於方監鎭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塗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

字挾冰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璧錦奚囊。」於方至貢元云：「貧兒籬下看花窠，曾見千枝玉雪麼。畫得逃禪三昧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盡擷精英發祕藏。難把微酸諧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於陳珽判官云：「抹黛村眉嫌醜怪，約黃宮額費妝塗。」於袁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云：「和者肩摩似堵牆，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答，而嘗和韻者，當復幾人矣。梅絕句以十計，維楊公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氏之後，莆田唱酬爲盛。

《陳與義集》卷一五《海棠》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　海棠既開則色淡。近世劉後村詞云：「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臙脂成粉。」蓋用公意盡發之耳。

《齊東野語》卷一　近世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取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而東坡《諫用兵之疏》云：「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矣。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其意亦出此。

又卷四　〔潘〕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曰：「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

又卷八　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隨隱漫錄》卷三　紹定庚寅春，汀寇入譙，趙守竄殿司裨將胡斌，領弱卒二百巷戰，矢盡刀折，易雙鐵鞭，所殺尤衆，死焉，坐執雙鞭，屢日不僵。民賴其力，多獲竄免。守臣王埜聞于朝，贈武節大夫，賜廟額忠勇。劉後村詩云：「士各全軀命，惟侯視死輕。張巡鬚盡怒，先軫面如生。短刃猶梟寇，空拳尚背城。新祠簫鼓盛，人敬此神明。」

《吳禮部詩話》　嘉定中，金人犯蘄黃，蘄守李誠之茂欽，黃守何大節立可死之。後村有《聞二守臣訃》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虜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聞死尚握州符。戰場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詞氣無愧前詩，亦平日愛其作而摹擬之也。《宋寧宗紀》書此事云：「何大節棄城，李誠之死之。」後村《答傅伯成諫議書》，極辨何公初護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黃，固守半月，城破，爲虜騎擁入大江以死。而逃死吏民誣以遁，「疑遠」之句，爲何發也。

又　崔鷗德符，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會節園，時梅花正開。明年，監修大內閣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來遊，坐梅下，賦詩云：「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籍清影。深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玉花斑。」次日，佐入園見馬糞，知爲德符，且怒其未嘗見己，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勒停。家貧，傅食諸人家，久而後歸陽翟。【略】潛夫嘗賦梅云：「東君誤執花權柄，卻忘孤高不主張。」忤史相彌遠，不得遷。又有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雖然不識桃和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又云：「一聯半首致魁台，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按詩人坐梅見累，無如德符，而潛夫不及之者，恐未聞爾。

又　劉後村「鑄成范蠡何嗟及，繡作平原未必知。」對亦佳。范蠡事見《吳越春秋》。

《詩詞餘話》　理宗時，李萭歸化，朝廷命學士院制詔以褒之。時黃某當筆，以思已成，而其起句有難爲辭者，蓋以父全逆節故也。往請於後村，云：「臣子之心，忠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夏而外□。」黃大踧踖，即以應詔。

《蠹精雋》卷三　宋劉潛夫詩云：「身屬嫖姚性命輕，君看一蟻尚貪生。無因喚起談兵者，來此橋邊聽哭聲。」蓋本東坡《用兵疏》之語云。

著錄

劉克莊《續藁跋》　《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年間之

所作也。【略】所決滯訟疑獄多矣，性懶，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冊，江東三大冊。然縣案不過民間雞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稍緊切者爲二卷，附於《續藁》之後。【略】開慶改元上巳日，克莊題。

林希逸《後村居士集序》 世猶以全集不盡見爲恨。去秋，余補外此來，間得語從容，屢以此請，而公謙避再三，不之許。【略】公於是不得已而出之。余既盡得公所藏，刊之郡齋，且連月諷詠不去手。【略】淳祐九年龍集己酉中春既望，竹溪林希逸書。

又《後村先生大全集序》 後村先生以文章名當世。初，集本未刊時，四方之士隨所得爭傳錄之，而見者恨未廣也。予戊申備數守莆，方得《前集》刊之郡庠，于時紙價倍常。及後村兩自京還，石塘、小孤山二友始求公近稿於其家，積二十年，共成《後》、《續》、《新》三集，今此書傳流遍江左矣。後村夢奠，諸郎分任送終之責，各盡其心。季子季高既成負土之役，又取先生四集合爲一部而彙聚之，名以「大全」，共二百本。其本差小，將以便士友之傳誦也。將成，先以寄余。【略】季高名山甫，先生第三子也。咸淳六年歲庚午秋九月菊日，竹溪林希逸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附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 江湖士友爲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後村氏。於是《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翕然爲一代宗工。

劉希仁《後村先生大全集序》 季高父後村公以文章名天下，有《前集》刊于莆，既而《後》、《續》、《新》三集復刊于玉融，四方□□□□，板爲書坊翻刻，而卷帙訛繁，非巾箱之便。季高姪乃以□□□□□，人便於收覽。會閩闈有受後村之知者，或告以所刊略□□□□□公移令郡縣，索板而毀。予聞而語鄉牧石磵陳侯，宜且□□□□□學職審訂，果略則益之，訛則改正之，脫毀之則恐流傳稍□□，類毀《坡集》之公案，人未易家曉也。陳侯曰：「然。」於是不果毀，而上其板于閫，以故中輟。或謂季高曰：【略】爲父刊文集，非不應爲者，宜不在併案之科，子何疑焉？至是，始成部帙，遂志所云于竹溪序引之後。【略】咸淳壬申中春，姚衡劉希仁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後村（承）〔居〕士集》，一部五冊，闕。

又卷一〇 《劉後村詩》，一部五十冊，殘闕。

又 劉克莊《南岳藁》，一部一冊，闕。

《趙定宇書目》 宋刻《劉後村集》十六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克莊《後村集》二十卷。

又卷五 劉克莊《後村居士集》百九十六卷。

《脈望館書目》 宋刻《劉後村集》十六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劉後村詩集》四十五冊，不全。宋劉克莊著，凡二百卷。又四十四冊，不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劉（潛夫）克莊《後村居士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王士禎《謝氏小草齋鈔本後村大全集跋》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六十卷，自四十六卷已後皆詩話、詩餘，無詩。有晉安謝氏家藏圖書印，謝在杭鈔本也。首有林希逸二序。

宋犖《跋楊文恪手閱劉後村集》 右《劉後村詩文抄本》五十卷，爲豐城楊宗伯文恪公廉手閱，康熙庚午三月得之豫章官舍。《後村集》流傳頗少，文恪常薦李文正、王文恪諸公，太原王端毅被讒，又力爲伸救，其品最高，手澤尤堪寶愛。

《述古堂書目》卷二 劉克莊《後村集》五十卷二十本，宋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後村集》五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劉克莊撰。【略】此爲傳鈔足本，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較坊刻多文集三十卷，詩話亦較多《後集》二卷，蓋猶從舊刻繕錄云。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後村居士集》四函二十四冊，宋劉克莊撰。【略】書五十卷，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劉後村集》，六十卷。

張金吾《寓本後村先生大全集跋》 《劉後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宋劉克莊撰，假天一閣藏影宋抄本傳錄，後有開慶改元《續稿自跋》。克莊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見墓誌銘，此蓋其合編之本也。案《隱居通議》曰：「後村卒，其家盡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爲大全集。」則是書即出後村之家，宋時曾有刊板，天一閣本蓋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內外制、長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六則行狀（洪天錫撰）、墓誌銘（林希逸撰）、謚議（同上）各一卷也。諸家書目止有林秀發編五十卷本，此本則絕無著錄者，惟《文淵閣書目》有《劉後村詩》二部，俱五十冊，殘

闕，卷帙繁重，或即是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鈔本，從天一閣舊鈔本影寫。宋劉克莊撰。

陸心源《宋槧劉後村集跋》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宋槧本。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二十卷後有「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秀發編次」一行。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語涉宋帝皆空格。卷一至十六皆淳祐庚戌臘月以前作，卷十七、十八詩話，卷十九、二十詩餘，卷二十一以後皆文也。《四庫》所收卷數與此本同，惟四庫本有《賀賈相啓》及《復相啓》、《再賀平章啓》及詩話後集，此本無之，豈別一本耶？《後村居士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余家藏有之。又有抄本五十卷，爲盧抱經舊藏，似即從此本出。余初疑五十卷本從大全集選擇，及以大全集校對，詩凡四十八卷，今祇有庚戌以前十六卷，詩話分前、後、續、別、新五集，祇有前集二卷，詩餘五卷，記六卷，序四卷，題跋十三卷，今各得兩卷，啓十一卷，今祇得四卷，墓誌十八卷，祇得五卷，祭文五卷，書七卷，行狀五卷，今各得三卷，表牋四卷，祇得一卷，而內制、外制、奏議、油幕箋奏、神道碑、駁狀、判狀、《書》《易》講義、進故事各類，則不登一字。考洪天錫撰《後村墓誌》，稱「後村早負盛名，晚掌書命，每一制下，人人傳寫，號眞舍人。達官顯人欲銘先世勳德，必託其文以傳。江湖士友爲四六及五七言，往往祖後村氏。于是《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流布海內，囂然爲一代宗工」云云，是《後村集》宋時刊行已有《前》、《後》、《續》、《別》四集二百卷。此本當爲四集之一，以不收淳祐庚戌以後詩證之，其爲前集無疑也。《千頃堂書目》載《後村居士集》五十卷，註曰：「詩文當即此本。」又六十卷，註曰：「皆文。」又詩集十五卷。今雖不可見，要皆在大全集中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從天一閣舊鈔影寫本。宋劉克莊撰。

又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宋刊宋印本。【略】案：此南宋刊本，【略】前二十卷題「後村詩」，後三十卷題「後村居士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依宋鈔本。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十冊二函。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　宋板《後村集》，一套六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後村集》六十卷，經鉏堂鈔本。宋劉克莊撰。【略】此明季鈔本，只有記六卷，序五卷，題跋十三卷，字說、謚議一卷，表牋三卷，箋啓十一卷，上梁文、樂語一卷，疏一卷，青詞一卷，詩話十四卷，詞五卷，而大全集脫字不全詞賴之校出，其鈔在前歟。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舊鈔本，宋劉克莊撰。愛日精廬鈔藏天一閣原本，爲《後村集》最完備之書。

又　《後村居士集》殘本，存四十至四十六，宋刻本。

《寶禮堂宋本書錄》　《後村居士詩集》二十卷十冊，世存《後村居士集》凡五十卷，【略】是刻全去其文，僅錄其詩十六卷，附詩話、詩餘四卷，故稱「詩集」。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後村居士集》三十八卷，宋刊殘本。宋劉克莊撰。【略】理宗時刻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宋末刊本。【略】按：此書余藏有殘宋本五卷，正與此同，海虞瞿氏亦有之。（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書）

又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宋劉克莊撰，清呂無黨手寫本。

又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宋劉克莊撰。舊寫本，九行二十二字。【略】前有張月霄手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後村集》五十卷，宋劉克莊撰。四庫箸錄係鈔本。昭文張氏有《後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羅鏡泉有從天一閣鈔足本。康熙五十九年姚培謙刊本十六卷，附二卷。

《四部叢刊書錄》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四十八冊，上海涵芬樓藏賜硯堂鈔本，宋劉克莊撰。【略】今從無錫孫氏小綠天藏愛日精廬鈔本補足，其餘闕行脫字，竟無從補之。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　《後村先生大全詩集》十五卷，宋劉克莊撰，宋刻本，【略】清黃丕烈跋，存十一卷（一至四、九至十五）。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宋劉克莊撰，宋刻本，十冊。《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宋劉克莊撰，宋刻本（卷一至二、五十配清影宋鈔本），二十四冊。《後村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宋劉克莊撰，宋刻元修本，二十三冊。【略】存三十七卷。《後村集》六十卷，宋劉克莊撰，明謝氏小草齋鈔本。二十四冊。《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

十六卷，宋劉克莊撰，清鈔本，翁同書校，三十六冊。

《**鄧氏寶文堂書目・樂府**》《後村居士詩餘》。

毛晉《後村別調跋》 所撰《別調》一卷，大率與辛稼軒相類。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三集：劉克莊《後村別調》五十四葉。

陶湘《景宋本後村居士詩餘敘錄》《後村詞》今存凡三本，汲古刻《後村別調》傳世最廣，即《四庫》所著錄。《後村大全集》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凡長短句五卷。朱侍郎祖謀據劉氏嘉蔭簃鈔本刻于南中。京師圖書館庋內閣舊庫書有宋刻《後村居士集》五十卷，《詩餘》二卷具存。渫陽張君允亮復見一宋刻全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因手摹以存。世有讀後村詞者，可以參觀互校矣。此本第二葉《賀新郎》前段「休作尋常看」上有缺文，張君據五卷本乃「胡兒」二字，審爲元初所印，諱避剗去，景寫悉存其眞，因附著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後村詩餘》二卷，明鈔本。門人迪功郎新差昭州司法參軍林秀發編次。宋劉克莊撰。【略】毛氏《六十家詞》所刊改題《後村別調》，此爲明時鈔本，核其格式，尚從宋本出也。

朱孝臧《後村長短句跋》《後村先生長短句》，汲古閣刊本爲《別調》一卷，今通行者也。林秀發編《後村居士集》五十卷，詩餘爲二卷，曾見殘宋本。鮑淥飲得明鈔《後村詞》，以爲勝於毛刻，未獲寓目。繆小珊前輩藏鈔本《後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乃愛日精廬故籍，張月霄錄自范氏天一閣者，長短句五卷，視林本幾倍之，僅《水調歌頭》「君看郭西景」一闋未之編入。吾郡陸氏皕宋樓舊有此本，今流入東瀛，天一祖本亦久亡佚，惟藝風秘笈孤庋人間矣。亟謀錄副授梓人，以中有闕文，尚俟斠補。適老友吳伯宛以劉燕庭藏鈔《大全》本長短句寄示，視張本爲完善，間有訛脫，即援張本參校寫定，兼取殘宋本、汲古本及《陽春白雪》改補若干條，舉其異同之足備參考者，疏記如右。刊既成，又見夏悔生同年藏《後村集》殘鈔本，爲卷六十，與諸本又別，詞僅存目，編次同《大全》本，卷末《西江月》後有《朝中措》四闋，張、劉二本幷闕，惜乎無從采獲。海內同志或發篋藏，俾成完軼，跂予望之已。壬子九日，彊村遺民朱孝臧跋。

又 癸丑秋仲，吾郡張石民得舊鈔《後村集》六十卷本於滬上，小珊前輩錄張、劉二本所闕《西江月》結拍二句、《朝中措》四闋見示，遂補刻之。孝臧又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後村先生長短句》五卷，宋劉克莊撰。清劉氏嘉蔭簃鈔本，朱孝臧校補幷跋，一冊。 康熙間鈔本，硃校。

《**玄賞齋書目**》**卷七** 劉克莊《後村詩話》。

《**讀書敏求記**》**卷四** 《後村詩話》二卷，劉克莊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劉克莊撰。【略】所撰詩話惟前集有本別行，其餘皆編入文集中，共十四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宋劉克莊譔，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宋劉克莊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鈐有「思贊」、「衍齋寶藏神物」朱文二印，知曾爲馬氏所藏也。

又 《後村詩話》十四卷，宋劉克莊撰，存卷三至九，計七卷。舊寫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盧抱經（文弨）以朱筆校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後村詩話》八卷，宋劉克莊撰。明鈔本，八冊。《後村詩話》二卷，宋劉克莊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二冊。《後村詩話》十四卷，宋劉克莊撰。清鈔本，盧文弨校幷跋，一冊。【略】存七卷（三至九）。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後村詩話》十四卷三冊，宋劉克莊撰，舊鈔本。

藝文

戴復古《寄後村劉潛夫三首》 朝廷不召李功甫，翰苑不着劉潛夫。天下文章無用處，奎星夜夜照江湖。 擁節持麾澤在民，仰看臺閣笑無人。劉黃一策傳千古，何假君王賜出身。 客游仙里見君時，擁絮庵中共說詩。別後故人

知我否，年幾八十病支離。

又《寄劉潛夫》　八斗文章用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今年好獻《南郊賦》，幕府文章有暇無。

楊士雲《劉後村釋陸放翁沈園詩楊誠齋無題詩》　舊池老柳沈園荒，竹實桐花笑鳳凰。惟有後村能會得，《國風》千古幾篇章。

趙翼《讀史二十一首》　放翁一代才，落筆見瑰異。從軍陝蜀間，不忘恢復志。如何一着錯，輕作南園記。後村劉潛夫，學植最淵懿。彈劾史嵩之，鯁直無所避。晚爲賈相出，亦遂滋物議。二公著述材，身擅不朽事。豈藉權貴力，推挽助聲氣。然此事後觀，當時見則未。不覺一念移，遂爲終身累。始知勢要場，自守良不易。重內外乃輕，此際須道義。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四　後村傲睨四靈間，尚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劉克莊》　錢唐書賈鐫詩集，南岳同編勒一家。莫怨東風司柄鈐，十年被累爲梅花。

孫原湘《題劉後村集》　香瓣西山憶盛年，獨覆湯液苦熬煎。《南園》一記應同恨，八十詩人老更顛。

楊浚《論次閩詩・劉克莊》　脈絡西山自一家，十年詩案誤梅花。傷心身後盲翁語，負鼓來聽唱琵琶。

徐兆豐《讀劉後村集題後》　趙宋山河局已殘，先生名自占騷壇。若從南渡論詩筆，莫作江湖一派看。　峨峨聲望魯靈光，只惜難留晚節香。不料西山門弟子，暮年恰傍半閒堂。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九　才高自壓四靈體，得法江西瘦淡多。無賴梅花偏累汝，功名負此十年何。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後村》　楊柳東門逼歲寒，劉郎桃樹怕重看。誰知輦下張光弼，不惹風波到牡丹。

雜錄

《梅磵詩話》卷上　《唐子西文錄》云：「東坡隔句對云：『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按《東漢・馬廖傳》：『長安語云：城中好高結。』而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余謂如此點句方是。近世劉後村《老道士》詩云：「老於蒙叟仍黃皺，配以彌明亦結喉。」此又因坡詩而承襲其誤也。

《石渠寶笈》卷五《宋蘇軾春帖子詞一卷》仇遠跋　殿閣位次春帖，自歐公、涑水之後，惟有坡老，因頌寓規，不但求工樂府而已。坡老欲以秦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調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莫知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代內制春帖子卅首，率平平無奇。及讀楊廷秀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劉潛夫嘗充僚直，恨不得當筆，措詞以續古人，使果楊、劉爲之，又不知能如坡否？若徒輯綺麗諛說之詞，則在太白《清平樂》、王建和凝宮詞下風矣。

《逸老堂詩話》卷上　劉夢得詠玄都桃花而被謫。李繁詠東門柳，楊國忠謂其譏己而得禍。劉後村詠《落梅》詩，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讒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是閒廢十載。後村有《病後訪梅》十絕句，其一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李，也被梅花累十年。」人謂簡齋題墨梅而致魁臺，後村詠落梅而罹廢黜。噫！詩之幸與不幸，有如此夫！

王士禎《謝氏小草齋鈔本後村大全集跋》　後村云：「張易之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易之竊名爲首。」（見《詩話》）適觀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亦擅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是以編著果出昌宗手矣，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焦袁熹《閱宋人詩集十七首》一六　千妖百怪供驅使，頗覺誠齋氣力全。杜叟一燈分自可，若爲更說李青蓮。（此辨後村論楊、陸之非）

《不下帶編》卷二　元末永嘉高則誠明避地于鄞之櫟社，以劉後村有「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句，因編《琵琶記》，有所刺也。時案前列燭，爲之交光，遂名其處爲交光樓。今四明遺址在焉。填製《一唱千金》曲有云：「琵琶一曲燭交光，燭到交光曲斷腸。祇惜是非風刺謬，千秋冤殺蔡中郎。」蓋《荊釵》、《琵琶》均非實事，若院本則以二劇爲冠。（今西湖昭慶僧舍有則誠爲

《琵琶記》時几案，當案拍處，痕深寸許。按玉蓮乃王梅溪女，梅溪劾史浩，孫汝權實慫恿之，浩所切齒。因令門客作《荊釵記》，故謬其事，以污衊之。）

宋自遜

論述

綜論

曹彥約《跋壺山詩集》 宋謙甫講書生遠業，發詩人巧思，放達于古體，而韞藉于唐律，是區區詞章者豈將以取重于世哉。昔東萊先生作《麗澤編》，詩中含深意，爲儒道立正理，爲國是立公論，爲賢士大夫立壯志，爲山林立逸氣。非胸中有是四者，不足與議此。謙甫乃西園賢嗣，西園入麗澤闥奧，源流知所自來，其必有造乎此矣。嘉定壬午十月癸未，東匯澤曹某書于湖莊所性堂。

戴復古《望江南》 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僕謂猶有說未盡處，爲續四曲。「壺山好，博古又通今。結屋三間藏萬卷，揮毫一字直千金，四海有知音。門外路，咫尺是湖陰。萬柳堤邊行處樂，百花洲上醉時吟，不負一生心。」「壺山好，膽氣不妨粗。手奮空拳成活計，眼穿故紙下工夫，處世未全疏。生涯事，近日果何如。背錦奚奴能檢點，畫眉老婦出交租，且喜有羸餘。」「壺山好，文字滿胸中。詩律變成長慶體，歌詞綽有稼軒風，最會說窮通。中年後，雖老未成翁。兒大相傳書種在，客來不放酒樽空，相對醉顏紅。」（壺山有《催歸曲》贈僕，甚妙。）

劉克莊《題宋謙父詩卷》 佳山祠畔結茅茨，猶記吹塤更和篪。蘇氏舊稱小坡賦，秦家晚重少章詩。交游一老今華髮，疇昔諸昆最白眉。子不可求吾欲去，避閑塵榻拂何時。

分論

《萍》 《梅磵詩話》卷中：壺山宋謙父《萍》詩云：「苦無根蒂逐波流，風約纔稀雨復稠。舊說楊花能變此，是他種子已輕浮。」【略】不專詠物。

《蚊》 《梅磵詩話》卷中：壺山宋謙父【略】《蚊》詩云：「朋比趨炎態度輕，禦人口給屢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機竟殺身。」【略】不專詠物。《逸老堂詩話》卷下：此詩諷當世小人奔競不止者，然辭語太露，無含蓄意。

《一室》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壺山宋自遜，字謙父，本婺女人。父子兄弟皆能詩，而謙父名頗著。賈似道賄以二十萬楮，結屋南昌。詩篇篇一體，無變態。此詩三、四好，五、六涉爛套也。他如「酒熟渾家醉，詩成逐字評」，亦佳，但近俗耳。陸貽典評：此猶是盛世之風。若後來權貴，即少陵復生，欲求其一錢，不可得矣。馮班評：止次聯可耳。紀昀評：起四句殊有格力。

《摸魚兒》（靈鵲橋初就） 《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此詞與劉潛夫端午詞并看，足破千古達者之言。《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大旨開眼矣，潛夫端午詞有嗣響。古詩「雙星今夜貪歡樂，那得工夫賜巧思」，正起謙父之論。中年已前經歲之別，不要輕覷了。人生精力一日減一日，意興一年減一年，時乎時乎不再來，欲揮朝雲之涕。《蓼園詞選》黃氏評：古人云：「文徵實而難巧，意翻空而易奇。」觀潛夫兩作并此作益信。結數語，有含蓄，妙在「隨分二字。《草堂詩餘》續集載，宋謙父名自遜，號壺山，宋南昌人。文筆高絕，當代名流皆愛敬之。其詞集名《漁樵笛譜》。

《摸魚兒》（步自雪堂去） 《草堂詩餘》卷五楊愼評：《醉翁亭》、前後《赤壁詞》俱未見佳，當時重此三篇文字，演爲詞以便入調。《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朱希真隱括前賦，不可無括後賦者，宋詞次朱，皆坡雲仍也。

《驀山溪》（壺山居士）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待老而懶誰人不然，宋君之高在首一句。（客來便請隨分家常飯）心胸到此快活自由，文字到此亦快活自由矣。《皺水軒詞筌》：稼軒雖入粗豪，尚饒氣骨。【略】若宋謙父「客來隨分，家常茶飯。若肯小留連，更薄酒三杯兩盞。江湖上轉不如前日，步步危機。人到中年已後，雲雨夢可曾常有。被老天開眼看人忙，成今

古。」鄙俚村俗，何異盤列五侯之鯖，忽加臭蠬一碟也。《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梅墩詞話》：每閱謙父《驀山溪》詞意，知其性情之所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作曠達語，宋詞中每見之。此詞擅勝者，在筆氣疏爽直達，結句尤爲見道語。惟其信天任命，始能達觀，非矯情也。

《賀新郎》（喚起東坡老）《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誰敢者。東坡一生任達，看來還跳不出籠子，當局不如旁觀。泊如。《左庵詞話》卷下：宋謙甫《賀新涼》云：「喚起東坡老【略】。」此詞慷慨激昂，坡老見之，定當把臂入林。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七六　宋自遜字謙父，金華人，自適弟，號壺山居士。

劉毓盤《輯校漁樵笛譜跋》　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自遜，字謙父，號壺山，南昌人。文筆高絕，當代名流皆敬愛之。詞集曰《漁樵笛譜》。厲鶚《宋詩紀事》曰：謙父，金華人，號壺山居士。兄自適，字正父，號清隱。韋居安《梅磵詩話》稱其兄弟能詩。適有《送願父弟》句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其人必狷介自好。曰正、曰清，或有名副其實者。願父名則不可考矣。謙父集亦不傳。方回《瀛奎律髓》取其「殘年日易晚，夾雪雨難晴」二句，以爲句中眼。又曰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爲謁客者，得一二要人書，謂之闊扁，副以詩篇，動獲千萬緡。如壺山宋謙父，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以造華居是也。是謙父蓋干謁者流，與其兄適相反。或者其初字願父，故以詩勖之也。

雜錄

劉毓盤《輯校漁樵笛譜跋》　謙父《題雪堂》「月錢三十塊」句，《宋史・食貨志》：錢曰貫，曰緡，不曰塊也。沈括《夢溪筆談》曰：有縣尉答舉人索錢米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熙寧中增選人俸錢，此作養廉隅之本也。史又曰：簿尉、防團、軍監、推判，增至十二千，與俸錢數又不合。此亦與韋莊《女冠子》「四月十七」、辛棄疾《永遇樂》「四十三年」句，同一不可解已。林正大《風雅遺音》有隱括前後《赤壁賦》、《念奴嬌》二詞，謙父亦有《金縷曲》詞一，若杜牧《登高》詩，東坡括以《定風波》，晦庵復括以《水調歌頭》也。

趙萬里《漁樵笛譜輯本題記》　壺山詞集，《花庵詞選》云名《漁樵笛譜》，然宋時必尚有他本。戴復古《石屏詞・望江南》序云：「壺山宋謙父寄新刊《雅詞》，內有《壺山好》三十闋，自說平生。」是其生前已刊版，且號稱《雅詞》，與張安國之《紫微雅詞》、程垓之《書舟雅詞》、趙彥端之《寶文雅詞》相同，蓋當時風氣使然也。《石屏詞》自注云：「壺山有《催歸曲》贈僕，甚妙。」今未見稱引，知其散佚多矣。萬里記。

趙葵

論述

劉克莊《趙葵依前少保觀文大學士醴泉觀使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具官某稟河嶽之英，際風雲之會。隆中長嘯，神交比樂毅之倫；圮上一編，天授非穀城之力。擊楫清中原之志大，發兵坑孺子之功高。

又《信庵詩序》　少保、丞相、魯國信庵趙公事兩朝，出將入相四十三年，天下知其爲大勳德人也。某丙午待罪史局，竊窺公所記時政、聖語，辭簡而事核，固已服公史筆。壬戌告老歸田，又獲公詩稿，七言絕句一百四十三，古律詩十八，五言絕句五十，古律詩五，六言詩六，發曠懷雅量於翰墨，寓雄心英槩于杯酒。其訏謨定命則雅人之致，家庭唯諾則萬石之訓，結交氣義則河梁之作，望古慷慨則梁父之吟。至于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玉臺香奩諸人極力追琢者，不能及也。然後又服公詩律。某嘗謂近世善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誦韓詩「蝶鬧椑閑」之句，以爲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題萊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公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

花又開。世事不須深着意，只須把作看花回。」其于功名富貴之際如此。夫棹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之策，宗社大計也，顧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于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如宋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某以集序，豈非以其愚戇有公論，耄退無諛辭歟！

《佩韋齋輯聞》卷二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多致宰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宰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固難免于衆譏；然皋陶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皋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獻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趙葵》　兩朝將相推南仲，事業還兼翰墨新。避暑猶嫌團扇弱，續詩婢子憶紅塵。

傳記

《宋史》卷四一七《趙葵傳》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共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略】補葵承務郎，知棗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祕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略】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在廬州，數費私錢會諸將毬射，與制置使曾式中不合，葵去之。言者以爲擅，遂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略】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略】」。彌遠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略】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事見《全傳》。進葵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葵辭不受。八月，召封樞密院稟議，受寶章閣待制、樞密副都承旨，依舊職仍落起復，尋進兵部侍郎。六年十一月，詔授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略】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牐，兵多溺死，遂潰而歸。范上表劾葵，詔與全子才各降一秩，授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二年，以應援安豐捷，奏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特予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終制，不允。葵上疏，【略】又不許，再上疏，【略】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略】十二月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寵爲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及郢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觀使。五年，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使兼侍讀。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江東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任責隆興府、饒州、江州、徽州兩界防拓調遣，時暫兼判建康府、行宮留守，尋授江東西宣撫使，節制調遣饒、信、袁、臨江、撫、吉、隆興官軍民兵。訪問百姓疾苦，寵行黜陟，並許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

紀事

劉克莊《跋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威牡丹爾，信庵乃以幾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幹槎牙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疏蕊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乎，其身廟堂而其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

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之偉人歟！

《**齊東野語》卷八**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腳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錢塘遺事》卷三**　信庵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爲參預時，有奏對日記，穆陵與之密議儲事，公再三參決，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樣子」，尤人所難言也。除拜右相，葵屢上辭免，而朝旨促赴闕益急。後葵到京時，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劾之，葵已知之矣，乃遁出國門，疾馳而歸，題《南鄉子》壁間云【略】後有表奏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懷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是雖有激而云，然亦見幾而作矣。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淳祐三年）召（趙）葵欲除右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乃遁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

藝文

方岳《祭趙龍圖文》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歎曰：嗟乎！士固有精忠嗽日星，勁氣勵金石，勳勞在社稷，名聲震關河，而卒爲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庾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北伐一疏，氣吞朔方，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略者。丹水一衄，遽可以成敗論哉？國步多艱，慚憤而歿，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之云亡，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爲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卻步于蜴蜥，能砭劑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與？當其麾敵兵十數萬而卻之以嬰孤城于百戰垂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梟獍驟興于肘腋之間，虎兕突出于檢柙之外，遂使襄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爲之歎息以否？孟明不復貸，則亦負殽之耻而死，在傍奚而憾，而梁彼青山，傷哉素輔。獵獵霜風，訣茲一扈。

陽枋

論述

陽少箕、陽炎卯《宇溪先生陽公紀年錄》　孝宗皇帝淳熙十四年丁未九月初七日戊時，字溪先生陽公生於合州巴川縣後覺里巴字溪小龍潭之上。【略】先是龍潭之弟斗山先生伯高甫夢宗氏子來兄舍寄生，至是有詩曰：「昔年曾夢宗家郎，受生所自言其詳。蓬鬆有髮重覆頂，夢裏恍然如在傍。大人占之兆惟吉，惟熊惟羆男之祥。今朝誕慶果如夢，始生三日逢重陽。啼聲已覺是英物，一門四子誠生光。小魚嬉戲已成隊，雛雁飛騰終作行。曉來搔首搜句喜，奮筆倉皇書弄璋。端由乃祖積德厚，詩禮有傳應異常。新醅喜醱蒲萄綠，開樽共對籬花黃。掀髯一笑共引滿，拜賀箕裘宗派長。」居士詩曰：「黑貂敝色嗟蘇郎，苦茶兩餅話難詳。老嫗糟糠未鼎肉，漫勞戲綵啼其傍。造物寄意知何許，慈竹生舍貽嘉祥。晚年慰見萬事足，無乃宗子爲小陽。當時顧後悲不孝，今日兒女還成行。難弟二珠奇男子，已角既鹿未角麞。先人有後欲昌熾，繹思爲善寧無常。菊開佳色采盈手，酒浮蟻綠仍鵝黃。喜有詩書起門戶，佳興吹入秋風長。」龍潭居士因小字之曰宗驥，名昌朝，貢名枋，字正父。龍潭生四子，公其仲也。淳熙十五年戊申周晬，陳物試之，公惟取墨。居士詩曰：「俚俗兒周晬，羅陳試子材。怡愉觀物色，揀擇取煙煤。志在文章富，毫揮錦繡開。弟兄心筆硯，子豈怨貧哉。」【略】公年八歲，能屬文，居士有詩，公輒賡和成章。【略】慶元四年戊午，公年十二，是歲應舉，試《仁人用國日明論》，曰：「君子致治之效，至於光顯盛大而無已者，皆天理之流行也。」同場鄉前輩觀其文而奇之。【略】嘉定九年丙子，公年三十，應鄉舉，有司發題：「王眡治朝，則前正位而退。至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御庶子。」公對曰：「大分不可以近臣而褻，固隨寓以正君身而無所與乎已，下情所當以近君而通，尤因聲以警君聽而有以導乎人。僕臣居近君之地，始固不敢瀆朝廷之分，終必求以達天下之情也。」

有司議宜首選，會有各尊其經者，以孫朝俊《春秋》爭不已，遂兩下之。【略】公年四十四，有及門從游者，公曰：「賢輩欲獵科第，則師之時文可也，若欲求孔門顏子貧而樂、曾子詠而歸胸中氣象，則當熟看《語》、《孟》、《中庸》、《大學》，以求其至。吾之學如是而已。」【略】馮太恭人既沒，公不復着意科舉，而專備爲己之學。是歲不願就試，女兄宜人聞而責之曰：「吾父龍潭居士博學多聞，不得一第以報祖先，俯首就試，一再調官。書窗夜檠，篤於教子，期見成名，而又不幸賫志以沒。弟其忍負之哉？」公泫然，始應舉。有司發題：「仕者無數，以其藝爲貴賤之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公對曰：「明造化之學者衆，聖人固竭其能以勉天下；主造化之理者獨，聖人必專其任以安天下。大率貫三才以立太平之基，非曲於藝者之所能爲，必達於禮者之所能任。」考官袁公漸國纔得公文而偉之，遂以冠鄉選。【略】聖恩以蜀難，進士免入對，賜公同進士出身。公避地夜郎。【略】淳祐五年乙巳，公年五十九，制閫檄公攝大寧秋官，公曰：「昔吾先君子以憲臺辟夔門司理，而不果遂。今吾獲此，豈我緣分致然？」遂之官。【略】湖北漕使袁公鼎東議白荆閫，以竹林山長處公，公固辭。用余制使等薦，依選法改從政郎。冬十月，赴紹慶教官任。【略】黔倅缺官，郡侯王公以閫檄俾公攝貳，公力辭，劄狀至五六上，得請乃已。【略】皇上冊建青宮，賜爵一級，加公朝奉郎。又以炎卯陞朝遇大禮，加公朝散郎。【略】咸淳三年丁卯，公年八十一。以炎卯進秩中奉恩，加公朝散大夫。【略】十月【略】癸亥黎明，興坐於牀，呼諸孫嫫侍，語以家事，溘然而終。

又《有宋朝散大夫宇溪先生陽公行狀》（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略】枋嘗從朱子門人度正、憂淵游，故集中與人往復書簡，大都講學之語，所言皆明白篤實，不涉玄虛。

著錄

《宇溪集》卷一二附陽炎卯《安溪先生陽公行狀》 其書有詩辭一卷，講義一卷，圖象問答、語錄一卷，書說、中庸說、辨惑、正言、記序、題跋、家訓各一卷，《易正說》二卷，《本草集方》一卷，藏於家。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陽昌朝《字溪文集》，一部八冊，全。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字溪陽先生文集》八冊，【略】凡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陽枋《字溪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字溪集》十一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陽枋撰。【略】其行履不見於史傳，惟《文淵閣書目》載有陽《字溪集》之名，而不著卷數。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稱其集爲十二卷。久無傳本，今檢勘《永樂大典》所載，裒而集之，附以其子所作年譜、行狀，仍析爲十二卷，適符原目之數。雖已經割裂，未必無所殘闕，然所佚似亦無多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六《續録》 四庫依永樂大典本。八千卷樓有鈔本。 李氏木犀軒傳鈔四庫全書本。

馮取洽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雙溪馮熙之有送劉篁嶼絕句云：「來似孤雲出岫閑，去如高月耿難攀。若爲化作脩脩竹，長伴先生篁嶼山。」辭意灑落，送別之作少能及之。其自賦交遊《風月樓》詩，有「一溪流水一溪月，八面疎櫺八面風」。詩流膾炙，以爲秀傑之句。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引陶宗儀《韻記》 朱希眞復爲《擬韻》，【略】鄱陽張輯始爲《衍義》以釋之。洎馮取洽重爲繕録增補，而韻學稍爲明備通行矣。

又下卷 「笑呼銀漢入金鯨」，馮取洽句，臨邛高恥庵列爲麗句圖。

又引《柳塘詞話》 雙溪之標榜玉林，《金縷曲》尖新特著。雖則一時之勝事，良爲不世之奇逢。

又《詞評》上卷引《古今詞話》 延平馮取洽，字雙溪。其與黃玉林互相標榜，有《詞韻》等書。其子艾子，精於律呂，詞多自製腔。《雲月詞》殊有北宋秦、晁風味，比之南宋敎督氣，酸餡味，不侔矣。

楊浚《論次閩詩·馮取洽》 疎櫺流水劍津西，八面風生月一溪。如此高

樓如此夜，獨留好句待君題。

《詞徵》卷五　《雙溪詞》一卷，宋馮取洽撰。（汲古閣影宋本）

劉毓盤《輯校雲月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艾子，字偉壽，號雲月，延平人。有《雲月詞》。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雲月爲雙溪翁子，精律呂，能自製曲。溪翁名取洽，字熙之，有《雙溪詞》一卷。雙溪爲南劍州名勝地，見劉克莊、嚴仁諸家詞，蓋取所居以名集也。花庵與其父子游，雙溪有交游風月樓，花庵有遺蛻亭，兩家各有題詞，一若韓維之游于孔寧極、方平父子間者。馮氏出處無考，花庵贈雙溪《金縷曲》曰：「倦整摩天翮，笑歸來、點畫亭臺，按行泉石。」雙溪答詞曰：「已笑唾功名如土。」蓋必先出而歸老者。又序曰：「花庵以游戲三昧，寓之樂府，溪翁隨喜和韻以咏嘆之。艾子，汝爲老人書以寄子。」花庵有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木蘭花慢》曰：「愛雲月溪頭，玉環一曲，筆力千鈞。」又寄馮雲月《摸魚兒》曰：「待有日重來，同君一笑，拈起看花句。」其愛才而不挾長也，斯古人之風矣。沈雄《古今詞話》曰：「雙溪與花庵以詞互相標榜。」【略】魏慶之《詩人玉屑》錄雙溪《自題交游風月樓》詩曰：「一溪流水一溪月，八面疏欞八面風。」又曰：一時詩林皆以爲秀傑之句。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曰：《典雅》殘本《雙溪詞》闕十八首。有目可案。從花庵本輯補三首，即朱刻彊村叢書本也。

許棐

論述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許棐梅屋集》　蘇、白餘波孰問津，梅花自領一溪春。四時宮怨標新調，壓倒長門作賦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梅屋集》五卷。【略】棐生當詩教極弊之時，沾染於江湖末派。大抵以趙紫芝等爲矩矱，雜著中《跋四靈詩選》曰「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後世學者愛重之」是也。以高翥等爲羽翼，《招高菊磵》詩所謂「自改舊詩時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是也。以書賈陳起爲聲氣之聯絡，《贈陳宗之》詩所謂「六月長安熱似焚，鄘中清趣總輸君」，又《謝陳宗之疊寄書籍》詩所謂「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是也。以劉克莊爲領袖，《讀南岳新稿》詩所謂「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是也。厥後以《江湖小集》中「秋雨梧桐」一聯，卒搆詩禍，起坐黥配，克莊亦坐彈免官，而流波推蕩，唱和相仍，終南宋之世，不出此派。然其詠歌閒適，模寫山林，時亦有新語可觀。錄而存之，亦足以觀詩道之變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此《詩餘》一卷，詞筆穠艷綺麗，有《金荃》、《陽春》之遺意。

《蠟梅江梅同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戴復古《梅》：同時稍後，有許棐梅屋者，有《蠟梅江梅同瓶》詩曰：「苗裔元從庾嶺分，兩般標致一般春。淡粧西子呈嬌態，黃面瞿曇現小身。不羨腰金橫玉貴，來尋嚼蠟飲冰人。只愁花謝香狼藉，桃李如何接後塵？」第二句不勝其俗，三句愈覺其俗。此江湖詩所以難選云。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梅屋集》　許棐字忱父，海鹽人。嘉熙中隱居秦溪，種梅數十樹，構屋讀書，自號梅屋。慕香山、東坡，畫二像懸室中事之。嘗曰：「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樂而可以忘死。」著有《獻醜集》、《樵譚》。其詩清俊閑遠，尤長於絕句。原本分《梅屋四稿》，茲合爲《梅屋集》。

《宋史翼》卷三六　許棐號梅屋，隱居秦溪，築小莊於溪北，儲書數千卷，丹黃不休。室中於三楹下分四隔，中垂一簾，對懸白、蘇二像事之。植梅屋之四簷。著有《梅屋稿》、《獻醜集》、《樵談》、《春融小綴》。（王文祿傳）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棐《獻醜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許棐《獻醜集》一冊。

《百川書志》卷一二　《梅屋獻醜集》一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梅屋獻醜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許棐《梅屋獻醜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獻醜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許棐撰。【略】是集前有嘉熙丁酉自序，僅短文十一篇，《樵談》三十則，載左圭《百川學海》中，似非完本。詞旨淺俗，亦無可取。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獻醜集》一卷，宋刊本。宋許棐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獻醜集》一卷，宋許棐撰，清汪氏裘杼樓鈔本。

許棐《融春小綴自序》　亂書中得舊稿數紙，稿自甲午至己亥，詩不滿三十，更散失不得傳，則與日月俱棄矣。併綴數文，爲《融春小編》，非千金弊帚，實尺璧餘陰也。梅屋許棐題。

又《梅屋詩稿自序》　己亥至癸卯，詩不滿二十首，甲辰一春卻得四十餘篇。疑詩之多寡遲速，似有數也。天或壽予，予詩文數固不止此，然當以貪多務速爲戒。梅屋許棐題。

又《題第四稿》　右甲辰一春詩，詩共四五十篇，錄求芸居吟友印可。棐皇恐。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許梅屋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許梅屋詩》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棐《梅屋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梅屋集》五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許棐撰。【略】首爲《梅屋詩稿》一卷，次《融春小綴》一卷，次爲《第三稿》一卷，次爲《第四稿》一卷，次爲《雜著》一卷。蓋《梅屋詩稿》其初集，《融春小綴》其二集，故以下稱「第三稿」、「第四稿」。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梅屋詩稿》、《融春小綴》、《三稿》、《四稿》四卷，舊鈔本。壺山許棐忱甫。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屋詩稿》一卷《融春小綴》一卷《第三稿》一卷《第四稿》一卷《雜著》一卷，宋許棐撰，清鈔本，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許棐《梅屋詩餘》。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板）許棐《梅屋詞》，【略】人間絕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梅屋詩餘》一卷，精鈔本，勞巽卿藏書。許棐。【略】鈔本小楷精工，勞巽卿以《絕妙好詞》、《陽春白雪》、《歷代詩餘》諸書校正訛字，蠅頭細字書之，上下皆滿，洵爲宋詞善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梅屋詩餘》一卷，許棐。舊寫本，十行十八字。【略】端匋齋遺書。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梅屋詩餘》一卷一冊，宋許棐撰，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刊本，今人鄧邦述、吳湘帆、張元濟、吳梅、葉恭綽、沈尹默等手書題記。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四　《樵談》一卷，【略】舊本題宋許棐撰。棐字忱父，海鹽人。嘉熙中居秦溪，於水南種梅數千樹，自號梅屋。是編皆勸戒之言，然核其詞氣，如出屠隆、陳繼儒一輩人口，殊不類宋人之作。

徐鹿卿

論述

徐鹿卿《跋黃瀛父適意集》　余幼讀少陵詩，【略】有豪放焉，有奇崛焉，有平易焉，有藻麗焉，而四體之中，平易尤難工。就唐人論之，則太白得其豪，牧之得其奇，樂天得其易，晚唐得其麗。兼之者少陵，所謂集大成者也。余固樂於易。

徐即登《清正存稿序》　登嘗從家乘中見公年譜，蓋自嘉定登第以後，諸凡所關職守與國家大計，無事而不言，無言而不盡。其最著者，若疏都城災而歸咎積陰之極，刺其君之惑寵嬖、溺燕安，觸犯忌諱，既言人之所不敢言。其幹辦閫事也，時山寇日熾，所與當事往還書論，動中機宜。以書生而談軍旅之事，又言人之所不能言。至積強之敵，積輕之楮，二者當時急務，而人槩諉之無可爲，公獨奏之，未已，又白之廟堂，必欲起衰救弊于萬一，又言人之所不及言。及輪對二劄，言尤激切，至謂以越王勾踐之規模，用今日東南之天下，庶乎其可使人主竦然動色。則人之所不可言者而亦言之，其忠悃何篤摯也！公之疏札固不止此，而此其大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清正存稿》六卷附錄一卷。【略】鹿卿博通經史，居官廉約清峻，多惠政。凡所建白，皆忠悃激發，不少隱諱。今觀是集，如都城火則上封事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遷國子監主簿入對，則陳洗凡陋、昭勸懲等六事；爲太府少監入對，則言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諸事，大抵眞摯懇切，深中當時積弊。劉克莊以董子之醇、賈生之通許之，雖標牓之詞不無稍過，要其純忠亮節，無愧古人，固非矯激以取名者所得而比擬矣。

傳記

劉克莊《待制徐侍郎神道碑》　公諱鹿卿，（宗）〔字〕德夫。幼強記能賦，長從鄉先生朱炳受業。經子皆手抄口誦，以己意折衷，諸史及前人論著，各以類纂輯。廣（陽）〔場〕揮翰如飛，若不思索，自然藻麗，里中子弟皆師焉。擢嘉定十六年進士，廷對考中第二，詳定官摘語忌，欲抑之，初考官胡公夢昱爭之不得，猶爲第十人，教授南安軍。【略】紹定初，盜起汀、邵，公爲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幕畫動中機會。【略】都城災，公上封書言：「積陰之極爲火，竊意必有以陰召陰者。」勸上毋惑寵嬖，溺燕私。【略】西山眞公見之，以書遺公曰：「謂火災起於陰盛，惟執事一人，論正氣平，不至忿激，又足見平日涵養之功。」六年，改秩知南劍州尤溪縣。眞公守泉，以南安久不治，乞公於朝，改知南安縣。端平初元視事，首明版籍，革預借。時眞公已帥閩，得公申述，必以風厲屬縣。期歲境內大治。明年，召赴都堂審察。丁甘夫人憂。三年，詔起復赴樞密院稟議，公乞終喪，詔服闋稟議。履畝令下，公奏記廟堂：「楮幣之輕，特國之一事，天下之心乃國之根本。救一弊而失天下之心，孰爲輕重？」除主管官告院。嘉熙元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略】遷國子監主簿，【略】除樞密院編修官，暫兼右司。臺臣論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妄言倫紀，公以詩贈行，言者併劾公居下訕上，主管雲臺觀。二年，除知建昌軍。【略】除度支郎官，兼右司。四年春，改吏部，兼敕令所刪修官，兼左右司。轉對言：「二相並命，一老提綱，未免彼罷此行，彼用此舍。在上者莫適任患，在下者莫知適從。宜勉之以三后協心之義。」除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特）〔時〕相面譽公宜要官，公嘆曰：「此所謂牢籠也，某非謂宰相私人者。」以風聞罷，主管雲臺觀。除江東運判，【略】淳祐元年，詔以公兼知太平州，暫領茶鹽司（制）職事。宰相遺公書曰：「拘攣檢覈，洞見底蘊，不勝欽嘆。」【略】除起居郎。甫就職即引去，除權禮部侍郎，出關俟命，七疏（尖）〔求〕去。時經筵徹章，上猶遣使宣諭，賜御書詩及鞍馬。公拜賜，進古詩六章以諷。歸至括嶺，賦詩有「今朝嶺上衝風雪，猶勝藍關度嶺人」之句，可謂婉而成章矣。其冬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略】四年，以禮部侍郎召，有尼之者，提舉玉隆萬壽宮。五年，以工部侍郎召，尼者未已，提舉太平興國宮。公所居水深土厚，族多名士，客自遠來者皆勝友，以碁酒賦詠爲樂。歲時入城，士望而喜曰：「東甽公來矣！」人人如坐春風，不（如）〔知〕其年位之兩高也。公素清健，因哭仲子始衰。九年，以疾告老，詔進一官，待制寶章閣。病，卻藥，曰：「生死命也。」一日語家人曰：「余行矣！」遂卒，臘月辛亥也，年八十。遺表聞，特贈宣奉大夫。太常考功，定謚文恭。【略】公坦蕩無町畦，而內涇渭甚嚴。平居與人語若恐傷之，一旦立風霜之地，奮《春秋》之筆，不以一字假人。然白簡指陳，雅責而已，不巧詆也，雖受責者愧之而不敢怨。【略】銘曰：寶慶之相，負夾日功，一濡其沫，立致顯融。公獨掩鼻，不受牢籠。間因賜對，造膝輸忠。上既親政，簡在清衷。垂拜緊官，乃出觀風。福星迭照，澗西瀼東。公無遐心，帝有追鋒。擢登騎省，明良相逢。公感上知，蹇蹇匪躬。諫草一傳，紙貴洛中。非公之賢，惟帝之聰。及雷□欻，出晝雍容。歲晚兩召，眷注愈濃。或者嗾奭，其如冥鴻。全晚節香，抱明月終。嗚呼悲夫，人亡國空。不可泯者，奏篇民庸。後有良（使）〔史〕，議論必公。余筆久禿，如關（疆）〔彊〕弓。南粵之阡，肅肅萬松。敬述斯銘，以詔無窮。

《宋史》卷四二四《徐鹿卿傳》（存目）

徐鑒《宋宗伯徐清正公年譜》（存目）

著錄

《宋史》卷四二四《徐鹿卿傳》所著有《泉谷文集》、奏議、講義、《鹽楮議政稿》、《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

徐即登《清正存稿序》 時觀叔以按閩過家，命錄出年譜中諸疏札，將與矩山公集並刻以傳。夫泉谷公欲爲于猶可爲之日，故其言詳；矩山公欲爲于不可爲之時，故其言略。此前人一時之雙美也，其並傳也固宜。登忝遠裔，竊願蠅附，故述梗槩，以引其端云。徐即登拜手謹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徐鹿卿《清正公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清正存稿》六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徐鹿卿撰。【略】此本乃明萬曆中其十二世孫鑑巡按福建，於家乘中蒐輯刊行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宋宗伯徐清正公存稿》六卷附錄一卷，明萬曆刊本。吳繡谷藏書。裔孫鑒校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四庫》依小山堂鈔本。

蔣重珍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蔣奎重珍未舉時，當雨夜，賦絕句云：「電飛窗上明如月，雨溜簷前響過泉。蠢動有生皆發蟄，是龍那得不升天。」志氣不同，皆於未（大）〔達〕時已見之。

《浩然齋雅談》卷上　蔣重珍伯父能禪，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前以爲空，不必重死後以爲實。」此語極有味。

《宋史》卷四一一《蔣重珍傳》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略】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略】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它，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誠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略】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趙以夫

論述

趙以夫《虛齋樂府自序》 唐以詩鳴者千餘家，詞自《花間集》外不多見，而慢詞尤不多。我朝太平盛時，柳耆卿、周美成羨爲新譜，諸家又增益之，腔調備矣。後之倚其聲者，語工則音未必諧，音諧則語未必工，斯其難也。余平時不敢強輯，友朋間相勉屬和，隨輒棄去。

《吹劍錄外集》　趙虛齋以夫建宅，《上梁文》末云：「有花有酒，姑爲過

客之懽，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可謂見盡。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虛齋年高德劭，位官亦顯矣。若歸以花酒與過客相懽，尤達見也。

《**西圃詞說**》　白石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龍山會**》（**西北最關情**）　《白雨齋詞話》卷八：趙以夫《龍山會・九日》云：「西北最關情，漫遙指、東徐南楚。黯銷魂，斜陽冉冉，雁聲悲苦。」感時之作，但說得太顯，不耐尋味。金氏所謂鄙詞也。感時傷事者，必熟讀碧山詞，而後可以作不平鳴。

傳記

劉克莊《虛齋資政趙公神道碑》　公諱以夫，字用父，魏王之後。【略】少保公彥括，乾道進士，望臨一時而年不及中壽，官至尚書郎。五子，公於次第四。母福國徐夫人。少保將終，顧公曰：「吾雖貧，有善和書遺汝。」公方九歲，泣誦遺言，勵志苦學。門蔭調諸暨（慰）〔尉〕，內艱改瑞金尉，未上，改象州戶錄。【略】鑲廳魁廣西漕薦，中嘉定丁丑第，歷江陵府監利縣令。【略】代歸，求主管西外睦宗院。盜起汀、（郡）〔邵〕，帥王公居安檄兼參議。會詔起抑齋陳公韡守兩劍，爲福建招捕使，陳公請于朝，以公通判州事，兼主管招捕司機宜文字。【略】以悼亡再乞祠，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冬，史丞相彌遠薨，起知漳州。【略】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楮法初變，廷議民間市賤楮輸納爲虧官，令別納補虧錢。公抗疏（四）〔曰〕：「昔輸一千，今增五百，是令不信也；輸於民者有補納，出於官者無貼支，是名不正也。」上悟，從中可其奏，由是知公。又著《原弊》、《球弊》二論，其後出十八界，收十六界，卒如公策。除大理丞。未至，除左曹郎官，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入對，條備邊十策，次論故相除吏，怙權廢法，大綱已紊，小小節目猶能持守，今悉蕩然，乞清中書，還銓法。除直寶謨閣、兩浙轉運判官。上既用公言罷履畝，平江守臣於下令後猶催至三十萬，公劾去之。除右曹郎官，兼左司，繼兼檢正，遂爲左司郎中，兼提領安邊所。京城火，求直言，公極論致火之由，乞改葬故王以弭天譴。【略】俄以太府少卿兼左司，遷直煥章閣、樞密副承旨。直前言光州危急，宜合淮東、京湖二閫兵力極援之。衆未以爲然，果失守。兼右司、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宗正少卿，兼副承旨，提領安邊所如故。【略】擢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知慶元府，沿海制置。陛辭，力攻和議，又言：「先帝創安邊所以佐邊費，今取其錢粟供賜賚營繕，非先帝本志。」〔除〕集英殿修撰以行，俄陞副使。【略】將召歸，郡人乞留，詔因任。以太常少卿召，改樞密都承旨。楮法又變，以一易五。令下，公未去鄞，疏五不可，乞寢新令。又言：「必欲行法，乞坐臣沮格之罪，於追竄上更置重典。」右揆怒，議詆責，左揆李文清公止之。公徑歸，久之仍舊職，知建寧府，辭，改泉州，辭，復改建寧府，亦辭。以葉賁疏提舉江州太平興國（營）〔宮〕。公自四明歸，益專精講學，率對卷至夜分，諸經箋注，始有端緒。右揆去，公與王伯大、徐鹿卿同召，而公除權刑部侍郎，俄落權。自初登朝，每對必言國本，內引所言尤力，且錄嘉祐、紹興建儲始末及諸臣諫疏舉行次第以進。上曰：「宮中已有人。」薦趙汝騰、劉克莊、湯中、黃自然、鄭逢辰、楊棟、宋慈、包恢、許致祥、姚希得，又薦林公遇，乞賜逸民處士之號，上嘉納。除寶章閣待制，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兼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屯田使。陛辭，援張浚、岳飛事，乞早定儲。【略】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免牘未下，改權刑部尚書。【略】俄兼侍讀，兼修玉牒，有旨以《易通》間備進讀。【略】上嘉納，賜公「用易堂」、「虛齋」、「東平藝文世家」十一大字。兼權吏部尚書，兼檢正，除刑部尚書。手抄《無逸》、《立政》講義以規切任事者。兼權給事中，屢辭不允。會拜某公右揆，史宅之僉樞，公因（諭）〔論〕二除目非是，改禮部尚書，仍兼玉牒。公謂不得其言當去，盡遣家人，自留待罪。月餘，上命徐清叟、陸德輿宣諭，令供職。除吏部尚書，侍講，兼玉牒史職，御筆令任責史事。詳定殿試，獎直抑佞，文魁得方逢辰，武魁得陳億子。時讀《易通》終篇，再進《義例》、《卦論》、《圖說》凡三十冊，降詔褒美，賜御製詩。所進本留內閣，上常覽閱，後降出，丁未本冊末皆有小璽。進光、寧二朝《寶訓》，上曰：「此書皆卿力。」【略】除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史館初，上趣史事，擢公史館修撰，余同修撰，而余先逐，公專史筆。及陳公薨，以公提舉祕書省。公方與尤焴及新史官高斯得、牟子才、李獻可分任撰述，瑣闥因論「史屬託公以醜語，名曰借黃」，又言公改國史以激上怒。丐去，以本職知隆興府。公嘗乞

校定國史誤字，亟取校本繳進。上悟，出御筆罷史館而程督史官，然公不可留矣。辭郡，知西外宗正事凡三年，朔旦必升講席，發明經旨，復學職生員額，同姓益勸於學。寶祐乙卯秋召，俄除禮部尚書，兼侍讀。上必欲致公，下州郡津遣，辭至四五，詔與郡。尋依舊職因任西邸，而公疾已篤，丙辰二月甲申薨于里第，年六十八。【略】公有《易通》、《詩》《書》傳、《莊子解》、奏議、進故事、《易疏義》、雜著各若干卷。晚於《詩》學尤深，惟《國風》自《衛》以後未斷手，以遺稿付若稔，俾緒成之。湯祕書漢見公《莊子解》，太息謂余：「某與公皆不能及。」其爲世所重如此。【略】經學外，于天文、地理、曆書、丹經皆研究，雖小藝鄙事亦精絕。度曲要眇，奕高無對。（精）〔楷〕法逼《黃庭經》、《樂毅論》，嘗自札奏狀，上命謄本付外而眞蹟留禁中。與人尺牘皆可寶玩。【略】銘曰：古之重任，必屬儒者，以學淺深，爲材高下。在周分陝，旦、奭之倫，爰及晉、漢，曰穀與遵。虛齋恂恂，退然逢掖，可以卿士，亦可（以）牧伯。出建旗鼓，宣國之威；入侍旃廈，格君之非。他人以材，虛齋以學，群迷相承，獨智先覺。見諸事業，特公之粗，以其精者，著之爲書。士有一焉，足以駭世，公乃兼之，寧不見慕！上於群臣，灼知佞賢，人或誣公，上曰不然。勢炎力鉅，人者暫勝，事久論公，天者常定。公書固存，公未嘗亡，持此較彼，孰爲短長！遺音琅琅，託我以死，乃譔次之，以告太史。

著錄

趙以夫《虛齋樂府自序》 余平時不敢強輯，友朋間相勉屬和，隨輒棄去。癸子偶於故書中得斷藁，又於黃玉泉處傳錄數十闋，共爲一編。【略】淳祐己酉中秋，芝山老人。

顧廣圻《校影宋鈔本虛齋樂府跋》 右依汲古毛氏鈔本改正。此亦影寫者，但每有不審耳。【略】毛本訛與此本無異，則似宋刊已如是者也。嘉慶丁巳七月十九日，顧廣圻爲蕘圃校於王洗馬巷士禮居。

黃丕烈《校影宋鈔本虛齋樂府跋》 此錢遵王述古堂藏書，余得諸碧鳳坊顧氏，是影宋寫本。近有書友攜一本來，亦是影宋，而出於汲古閣毛氏，恐二本或有異同，爰倩塾師顧澗蘋校此，賴正訛字。【略】澗蘋屬予記，復書此數語於後。

陶湘《景宋本虛齋樂府敘錄》 湘案：《虛齋樂府》上下二卷，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末有「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刊行」一行。卷端自敘大字一葉，題「淳祐己酉中秋芝山老人」，即以夫自號。南宋行都書籍鋪如二陳、尹氏之屬，刻唐、宋詩及小種說部爲多，一時文士，雖孫花翁輩改業爲詞，而未聞雕版。伯宛所刻《石屏》、《梅屋》二家外，獨此種耳。虛齋宗賢老宿，當日必甚重之。卷中缺筆謹嚴，亦毛鈔甲觀也。錢氏鈔本爲張氏涵芬樓所藏，正擬借景，適獲是本，遂以景摹上版。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虛齋樂府》二卷，明鈔本，鮑以文藏書。趙以夫。【略】汲古閣不刻此詞，康熙間錫山侯文燦編《十家詞集》，有《虛齋樂府》一卷。此明鈔本，分上下二卷，與《歷代詩餘》卷數相合。【略】鮑以文用朱筆點勘一過。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虛齋樂府》二卷，宋趙以夫撰。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顧廣圻校并跋，黃丕烈跋，一冊。《虛齋樂府》二卷，宋趙以夫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包恢《祭趙虛齋以夫文》 惟公之生，爲世之瑞。鸞鳳之儀，芝蘭之氣，玉山之輝，珠淵之媚。湛然秋清，藹然春意。儒雅風流，晉人氣味。琴棋局調，唐人興致。書林之遊，目力超詣。心聲之出，文鋒敏銳。詩詞緒餘，黃秦遺美。翰墨發揮，鍾王小體。志若落落，不在榮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略】嘗自得師，理融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貞皆不變，亨則變矣。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罔蔽。語孟詩書，見出自己，固不詭隨，亦不詭異。自成一家，自合經旨。心事身事，平生亦備。

劉克莊《趙虛齋端明掩坎文》 自公之薨，交態寖異。珠履之客，金臺之士，往往掉臂，去而改事。或摘語我，世故可畏，子獨何爲，惓惓不置！昔者之誄，今者之誌，深恐時賢，併按二罪。我瞿然謝，戢君厚意，固陋之見，則異于是。昔涑水大書獻可之窆，姑溪嘗坐忠宣之累，志義所激，禍福焉避！彼區區

者，久已割棄，而況畏時賢之怒，非烈士之志，沒亡友之美，非直筆之義。知我罪我，姑靜以俟。殯宮將啓，送車畢至，我困藥裹，自歎匏繫。殮不憑棺，葬不視毳，寓哀斯文，將以掬淚。

雜錄

劉克莊《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公所作《逍遙游解》，盡黜舊注，自成一家，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巧歷然，起一筭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納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皆隨聲接響，按模出塹爾，如水心、南塘，如虛齋，乃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它（官）〔書〕，其高妙精詣，切于世用抑又可知也。

趙與虤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娛書堂詩話》一卷，【略】宋趙與虤撰。「虤」字《集韻》音牛閑切，《說文》訓爲虎怒，故其字爲威伯。以《宋史・宗室表》連名次第考之，蓋太祖十世孫也。書中多稱陸游、楊萬里、樓鑰晚年之作，又稱宗人紫芝，是寧宗以後人矣。其論詩源出江西，而兼涉於江湖宗派，故所稱述如羅隱、范仲淹《釣臺》詩，高端叔《雨》詩，又「桂子梅花」一聯，毛國英投岳飛詩，【略】及「作詩用法語」一條，大抵皆凡近之語，評品殊爲未當，蓋爾時風氣類然。然名章俊句，軼事逸文，亦絡繹其間，頗足以資聞見。失於蕪雜則有之，要其精華不可棄也。書中辨證僅兩條，其一解錢惟演無題詩「夜長惟有辟寒金」句，據《拾遺記》嗽金鳥事，謂「辟」字當作畏辟之辟，讀去聲，惟演誤讀入聲，以爲辟除之辟，其說頗允。其一解楊億無題詩「死諱文成食馬肝」句，不引《史記》之正文，而牽引《拾遺記》馬肝石事，則支離無理。且兩條皆惟據王嘉書，知考據非其所長，存而不論可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論詩源出江西，兼涉江湖宗派。其間名章秀句，遺文軼事，奔赴簡編，間參考證，亦頗允當。

著錄

《玄賞齋書目》卷七　趙伯威《娛書堂詩話》。

《近古堂書目》卷下　趙與虤《娛書堂詩話》。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娛書堂詩話》二卷一本，趙與虤字威伯，竹紙鈔。

《讀書敏求記》卷四　《娛書堂詩話》四卷，趙與虤伯威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娛書堂詩話》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趙與虤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娛書堂詩話》一卷，宋趙與虤譔，舊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娛書堂（書）〔詩〕話》一卷，舊鈔本。宋宗室趙與（彪）〔虤〕伯威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娛書堂詩話》二卷，舊鈔本。趙與虤威伯集。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娛書堂詩話》一卷，宋趙與虤撰。讀畫齋叢書本。

又《續錄》　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娛書堂詩話》二卷，傳鈔本，宋趙與虤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娛書堂詩話》二卷，宋趙與虤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娛書堂詩話》四卷一冊，宋趙與虤撰，明鈔本。

張榘

論述

綜論

許棐《贈芸窗》 能書能畫又能詩，除卻芸窗別數誰。只是霜毫冰繭紙，才經拈起便新奇。春來遊未徧湖山，已是風光一半殘。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

毛晉《芸窗詞跋》 方叔，南徐人，與了翁、虛齋相友善，最喜作次韻小令，惜諸家詞選不載。余偶得《芸窗詞》全帙，如「正挑燈，共聽簷雨」，幽韻不減陸放翁。如「小樓燕子話春寒」，艷態不減史邦卿。其如「秋在黃花羞澀處」，又「苦被流鶯，蹴翻花影，一闌紅露」等語，直可與秦七黃九相雄長。或病其饒貧寒氣，毋乃太貶乎？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芸窗詞》一卷。【略】詞僅五十首，而應酬之作凡四十三首。四十三首之中，壽賈似道者五，壽似道之母者二，其餘亦大抵諛頌上官之作。塵容俗狀，開卷可憎。惟小令時有佳語。毛晉跋稱其《摸魚兒》之「正挑燈，共聽簷雨」，《浪淘沙》之「小樓燕子話春寒」，《青玉案》之「秋在黃花羞澀處」，《水龍吟》之「苦被流鶯，蹴翻花影，一欄紅露」諸句，固自稍可觀，然不能掩其全集之陋也。

《雨村詞話》卷三 人謂張榘《芸窗詞》饒貧氣，今觀其全集如「小樓燕子話春寒」，又「秋在黃花羞澀處」，又「苦被流鶯，蹴翻花影，一欄紅露」，俱不減少游韭韻。

《蒿庵論詞》 詞家各有塗逕，正不必強事牽合。【略】至芸窗全卷只五十闋，而應酬諛頌之作，幾及十九。子晉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邦卿、秦七、黃九。以一人之筆，兼此四家，恐亦勢之所不能也。

分論

《青玉案》（少時貪看瓊林繞） 《靈芬館詞話》卷二：《詞綜》之選，於南宋小家，眞能披沙揀金。然尚有未盡者，如《克齋詞》，惟選《虞美人》「去年寒食曾相見」一首。其又《太常引》云：「三三五五短長亭【略】。」芸窗詞《青玉案》云：「少時貪看瓊林繞【略】。」二詞皆工。

《孤鸞》（塞鴻來早） 《雨村詞話》卷三：虛齋梅花詞云：「江南春早【略】。」可謂一塵不染。其時張方叔榘次好字韻云：「此際虛齋心事，與此花俱好。」相去不啻萬里。

《水龍吟》（暮天絲雨輕寒） 《詞徵》卷三：張芸窗《水龍吟》詞，以過、汗、露、大、鎖、破、我、和、麼互叶（詞凡四闋，用韻皆同）。陳君衡《長相思》詞，以蕭、騷、飄、樓、迢、遙、頭、秋互叶。米友仁《訴衷情》詞，以潛、喧、還、偏、山、言互叶。用韻不免錯亂，蓋前所舉者爲諸家所通用，此乃方音之誤耳。

《賀新涼》（匹馬鍾山路） 《白雨齋詞話》卷六：二帝蒙塵，偸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張方叔《賀新涼》云：「世上豈無高卧者，奈草廬、煙鎖無人顧。」【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瑞鶴仙》（碧油推上客）、《賀新涼》（匹馬鍾山路） 《蕙風詞話》卷二：芸窗詞《瑞鶴仙》次韻陸景思喜雪云：「農麥年來管好，禾黍離離，詎忘關洛。」《賀新郎》送劉澄齋歸京口云：「西風亂葉長安樹。歎離離、荒宮廢苑，幾番禾黍。」神州陸沉之感，不圖於半閒堂寮吏見之。自來識時達節之士，功名而外無容心。偶有甚非由衷之言，流露於楮墨之表，詎故爲是自文飾耶，抑亦天良發見於不自知也！

傳記

弘治《句容縣志》 張榘，南徐人。淳祐間爲句容令，修德行政，敦崇儒

教，製祭服，定禮儀，歲將大比，設文會以嚴課試，生徒多所造就，民爲之感化。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芸窗詞》一卷，【略】宋張榘撰。榘字方叔，南徐人，其始末不可考。觀集中被檄出郊《青玉案》詞有「六朝舊事，一江流水」句，又和上元王仇香猷、含山邵梅仙有渙叙別《浪淘沙》詞有「鍾阜石城何處是」句，知嘗官於建康。又次虚齋先生雨花宴《水龍吟》詞有「何時脱了塵埃墨綬」句，則官乃縣令也。

紀事

《山房隨筆》　西山張倅芸窗有繡養娘者，命蒼頭遞一羅帕與館人劉啓之童，偶遺之於地，芸窗責劉，即遣去。劉作詩謝張云：「夜深樽鼓醉紅裙，半世侯門熟稔聞。自是東籬窺宋玉，非關司馬挑文君。蒼頭誤送香羅帕，簧舌翻成貝錦文。幸賴老成持定力，一帆安穩過溪雲。」

雜錄

劉毓盤《輯校梅淵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張矩，字子成，號梅深，有《梅淵詞》。查爲仁、厲鶚《絶妙好詞箋》曰：張龍榮，字成子，號梅深，仕籍無考。其重過西湖《摸魚兒》詞，趙聞禮《陽春白雪》、陳耀文《花草粹編》作張榘詞。周密《絶妙好詞選》、王奕清《歷代詩餘》作張龍榮詞，不知其即一人也。汲古毛本《宋六十一家詞》張榘《芸窗詞》一卷。《四庫全書提要》曰：「榘字方叔，南徐人，官建康縣令。厲鶚《宋詩紀事》録其《題雨花臺》七律一首。二家姓名同，時代同，《歷代詩餘》于芸窗作張榘，梅淵作張矩，以别之。其于張龍榮則失考，此亦知有沈公述，而不知有沈唐也；知有李肩吾，而不知有李從周也。其姓名同而非一人者，劉方叔名鎮，劉叔安亦名鎮。無名氏《草堂詩餘》例書字，固釐然不紊也。《花草粹編》改書名，别本以叔安名重也，以方叔詞爲叔安詞。《歷代詩餘》知有劉方叔，而不知其名，亦誤矣。

劉瀾

劉克莊《跋劉瀾詩集》　天台劉君瀾抄其詩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安禪，詩之體制略備。然白以賀監知名，賀以韓公定價，余未知君師友何人。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文章人，亦未詩人也。詩非本色人不能評，賀、韓皆自能詩，故能重二李之詩。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爲俗緣分奪，不得專心致意。頃自杜史免歸，入山十年，得詩二百餘首，稍似本色人語。俄起家爲從官詞臣，終日爲詞頭所困，詩遂絶筆，何以異於蒙仲哉！君足迹徧江湖，宜訪世外本色人與之評。儻得其人，飛書相報，余當從君北面而事之。

又《跋劉瀾樂府》　劉君（澗）〔瀾〕嘗請方蒙仲序其詩，以示余。余曰：「詩當與詩人評之，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今又請余評其詞，余謝曰：「詞當叶律，使雪兒、春嬰輩可歌，不可以氣爲（色）〔也〕，君所作未知叶律否？前輩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問之。」讀余此評者必笑曰：君謂蒙仲不能評詩，君顧能評詞乎？

歐陽守道《跋劉養源詩集》　劉君養源教予以《江村詩》四卷，留之十日，養源索回，又留五日。【略】養源詩，方侯爲之叙，而後村先生又題二百餘字，謂詩當於詩家評，養源予敢評哉。然予雖不學詩，自有詩以來，諸名家詩偶在目前，未嘗不快讀，未嘗不忻然會心。以其所愛於古人者而高下養源之作，其忻然會心處，不知古人養源耶，養源古人耶。評之既難，則吾將付之於無評。

《浩然齋雅談》卷一　此劉瀾養源遊天台、雁蕩、東湖所賦《買陂塘》詞，絶筆也，哀哉！

《夜訪侃直翁》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江村劉瀾，字養原，天台人。嘗爲道士，還俗。學唐詩，亦有所悟。然干謁無成，丙子年卒。予熟識之。此詩合屬「夜類」，以「冰」、「雪」一聯乃冬也，附諸此。　馮舒評：結無謂。

紀昀評：四句言菜色也。固是眞境，然不雅。五、六有晚唐意。結似懷人，不似訪人。

葉紹翁

論述

許棐《贈葉靖逸》 借我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于著露蘭。朝士時將餘俸贈，舖家傳得近詩刊。回看舊隱西湖上，誰伴沙鷗度歲寒。

《齊東野語》卷一 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尚無人世團圞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

《西湖秋晚》 《梅磵詩話》卷中：士之遁世者，以山深林密爲樂。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小結廬。」近世葉靖逸《西湖秋晚》詩云：「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亦頗得野趣。

《九日》 《梅磵詩話》卷中：葉靖逸《九日》詩云：「秋風吹客客思家，破帽從渠自在斜。腸斷故鄉歸未得，借人籬落賞黃花。」趙愚齋《客中清明》詩云：「紅塵烏帽寄他鄉，欲語春愁怕斷腸。惆悵清明歸未得，借人門戶插垂楊。」二詩同一機軸。

《題岳王墓》 《詩人玉屑》卷一九：岳王之死，天下冤之，墳在西湖之傍，人多題詠，獨葉靖逸一詩甚佳。公之孫守武昌日，以此詩嘗致遺於靖逸焉。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九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學取鴟夷理釣船。」《吳禮部詩話》：是詩流傳膾炙人口，其家月致餽於葉。又有林弓寮題云：「天意竟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樓牆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人亦稱之，然已不逮葉作。

《登謝展亭贈謝行之》 《歸田詩話》卷中：杏花二聯，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賣杏花。」句意亦佳，可追及之。《宋詩精華錄》卷四：案，晚唐詩人工古體者不多，此篇其最清脆者。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靖逸小稿》 葉紹翁字嗣宗，建安人。博學工詩。嘗居錢唐，卜隱於西湖之濱，與葛天民往來酬倡。《靖逸小稿》一卷，辭澹意遠，頗耐人咀味。如「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至今膾炙人口，雖村巷婦稚皆能誦之。梅屋許棐贈詩云：「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斯言可謂雅稱。著有《四朝聞見錄》，摭羅遺佚，足補正史之缺，不徒屑屑以聲韻見長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四朝聞見錄》五卷，【略】宋葉紹翁撰。紹翁自署龍泉人。又書中載程公許與論眞德秀謚議手柬，字之曰靖逸，而厲鶚《宋詩紀事》稱其字嗣宗，建安人，與自述互異。考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曰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歟？其歷官始末無考。觀所記庚辰京城災周端朝諷其論事一條，及與眞德秀私校殿試卷一條，則似亦嘗爲朝官，其所居何職，則不可詳矣。

著錄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靖逸小集》一卷，葉紹翁字嗣宗。影宋板精鈔。

《宋詩紀事》卷七一 葉紹翁字嗣宗，建安人。有《靖逸小集》、《四朝聞見錄》。

藝文

許棐《贈葉靖逸》　借我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朝士時將餘俸贈，鋪家傳得近詩刊。回看舊隱西湖上，誰伴沙鷗度歲寒。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葉紹翁靖逸小稿》　一枝紅杏出牆句，婦稚都能脫口吟。似桂當風蘭著露，平生梅屋是知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葉紹翁》　氣味眞如著露蘭，一枝春色不能關。可人更有西湖句，同過殘年白鷺閒。

楊浚《論次閩詩・葉紹翁》　四朝聞見筍便便，籍甚才名靖逸篇。曾見漁洋親手錄，無多古柳聽新蟬。

朱繼芳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靜佳詩集》　朱繼芳字季實，號靜佳，建安人。登進士，授龍尋令。龍尋舊有顏長官仁郁祠，長官五代時能撫循其民，使不見民革，嘗作詩以道民疾苦。其題有十，每題繫以十詩，共百篇。繼芳晉謁祠下，依韻和之，題曰《靜佳龍尋稿》。後調桃源令，又調宜州教授，不赴，有詩云：「瘴海南邊路淺深，客愁不待嶺猿吟。無人喚得涪翁起，分我桄榔檳欖陰。」同時倡和爲錢唐陳起、汶陽周伯弜、建安張至龍，俱有聲江湖間者。又自哀所作一卷，題曰《靜佳乙稿》。茲合二稿爲《靜佳詩集》。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朱繼芳靜佳詩稿》　作令龍尋道不孤，詩篇零落在江湖。不知瘴海桄榔路，喚得涪翁起也無。

《宋詩紀事》卷六四　朱繼芳字季實，建安人。紹定五年進士。有《靜佳乙稿》。

《江湖後集》卷二三　朱繼芳字季實，建安人。紹定五年進士。有《靜佳乙稿》，見《遺書》本。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二十四首。

《石洲詩話》卷四　朱繼芳《靜佳乙稿》，兪桂《漁溪稿》，皆有秀韻。杜旃《癖齋集》長句，亦有風格。

《淮客》　《養一齋詩話》卷五：宋人絕句亦有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者，如【略】朱繼芳《淮客》云：「長懷萬里北風客，獨上高樓望秋色。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略】純以勁直激昂爲主，然忠義之色，使人起敬，未嘗非詩之正聲矣。

張至龍

張至龍《雪林刪餘自序》　昔丹山先生嘗簡余曰：「子推敲餘暇，肯爲槐詔一忙，當使詩聲不主窮工而已。」此丹山鍼砭語也。奈予吟入膏肓，竟弗能納丹山數字之藥，茲病予固痼矣。猶慮移病于吾子畊老，蓋恐其舉業生魔，益負丹山之言。【略】予自髫齔癖吟，所積稿四十年，凡刪改者數四，比承芸居先生又爲摘爲小編，特不過十中之一耳。其間一聯之琱，一句之琢，一字之鍊，一意之鎔，政猶強弓率滿，度不中不發，發必中的。今畊老猶以弱弓浪箭妄發，期中目之多，見其不知予吟也。畊老且曰：「某未酬父生師教之大者，固不敢學翁之吟，詎可不識翁之吟。」畊老乃宛於問詩者，予遂再挽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絕各數首，名曰《刪餘》，以授畊老。芸居所刪，非爲蕪滓設，特在少而不在多耳。俾畊老囊螢映雪之暇，時一研覃，少識予苦吟之心可已。若夫學詩，則自有先夫子所刪三百篇，又奚取予之刪餘。寶祐第三春，聖天子下賓興之詔日，雪林張至龍書。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雪林刪餘》　張至龍字季靈，建安人。博經史，工文章，一時江湖詩人多與倡和。與靜佳朱繼芳居同建安，生亦同歲，投契尤篤。至能所寄詩有「借箸數同庚」是也。其詩用意遠而語亦清峭。《雪林刪餘》一卷，寶祐三年自爲序。雪林其自號云。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至龍雪林刪餘》　峭語清寒字字奇，高僧骨格鶴豐姿。可憐情緒無聊甚，又手孤吟弔蝶詩。

何應龍

《**有別**》《帶經堂詩話》卷一〇：何應龍子翔《橘潭稿》：「樓上佳人唱《渭城》，樓前楊柳綰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難聽第四聲。」（《有別》）【略】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橘潭詩稿**》　何應龍字子翔，錢唐人。嘉泰間進士，曾知漢州。《橘潭詩稿》一卷，俱七言絕句，其詩本法晚唐，所存之作兼多纏綿旖旎之思，如《寫情》云：「青箱再展戕雲看，蠹卻相思字不完。」《東風》云：「新裁白紵春衫薄，猶怯東風一陣寒。」此種句調全似韓渥《香奩》體，其佳處正不盡在此。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何應龍橘潭詩稿**》　句法冬郎孰後先，寫情段句更纏綿。自從蝕得相思字，脈望何曾許學仙。

《**宋詩紀事**》卷七二　何應龍字子翔，錢塘人。有《橘塘詩稿》。

沈說

《**吹劍錄外集**》「晚行疏松間，遙見青煙處。群牧下山遲，斜陽半芳樹。孤雲駕回颸，介水橫不渡。傾意望迷人，待月同歸步。」此吾鄉沈庸齋詩，全類淵明。蓋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遂靡然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合時聽。劉後村云：「始余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謂言意深淺，存人胸襟，不係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颸駭電，猶隱隱絃撥間。」庸齋名說，字惟肖，由上庠登科，主貴溪簿一年，棄官去。再調天台教官，纔終年，遂不仕。高橫槎題其詩集云：「宦情薄於水，吟鬢早爲霜。」蓋實錄也。

闕名《**臘月十九夜讀沈惟肖詩**》　客以新詩至，清商滿素編，眼青寒月夜，吟白曉霜天。斷壑修椶立，奇崖怒瀑懸。四靈聲聲歇，靈脈入龍泉。

《**寄慈溪何贊府**》《帶經堂詩話》卷一〇：沈說唯肖《庸齋集》：「海明看出日，山晚倦行春。」（《寄慈溪何贊府》）【略】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五《**庸齋小集**》　沈說字惟肖，龍泉人。寧宗時爲仁福邑尉，晚年卧病不出，營別墅以居，田衣山屐，不入城府。故其詩有云：「蚤辦山中計，吾今省俗緣。」又云：「江湖成夢事，投老屬山林。」有《庸齋小集》。其詩一洗濃厚肥膩而出以清淺之筆，時有雋永句，令人尋味不厭。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沈說庸齋小集**》　著筆從來洗膩肥，晚年娛老辦田衣。幾曾足跡趨城府，更有何人識少微。

《**宋詩紀事**》卷六九　沈說字惟肖，龍泉人。有《庸齋小集》。

武衍

張寶甫《**題藏拙餘稿**》　平生最愛讀洪文敏所編唐絕句，手之輒不忍置。今閱此卷，何翅千里對似人也。龍泉張寶甫充聖。

方萬里《**適安藏拙餘稿序**》　東坡見齊安朱廣文小詩云：「官閒廳事冷，蝴蝶上階飛。」謂其可入圖畫。適安此卷絕句，模寫景物，吟詠情致，多有可筆於丹青者，惜不遇坡之品題。端平丙申夏五，蕙巖方萬里。

武衍《**適安藏拙餘稿自序**》　昔徐孝穆以魏收之文沈於江，曰：「吾與魏公藏拙。」衍學詩三年，投質於宗工名勝者甚多，藏拙之餘，僅存此稿，故云。淳祐改元立冬日，衍書。

趙希意《**藏拙乙稿序**》　四靈詩，江湖傑作也，水心先生嘗印可之。余季父天樂復與天台戴石屏講明句法，而晚年益工，信乎作詩者非窮思甚習不可也。今味《適安乙稿》，句新意到，格律步驟多法唐人，且愛誦天樂、石屏詩，則知其源脈有自來矣。使二公尚及一見，爲之擊節何疑。浚儀趙希意君曦父。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武衍朝宗《藏拙稿》，皆絕句，多佳作，如：「牡丹

春纔正穠華，有旨今年不賞花。剪落金盤三百朵，內批分賜近臣家。」（《宮詞補遺》）「桂華珠殿水精樓，柘袖籠香乙夜游。飛下銀橋人不覺，月明三十六宮秋。」（《開元廣寒詞》）「靈和殿裏最風流，三月飛花滿御溝。換得玉人眉樣巧，一春渾不下簾鉤。」（《柳枝》）「飛鷁鳴鑣鼓吹喧，繁華應勝渡江前。吟梅處士今還在，肯住孤山爾許年。」（《湖上》）「寶髻無光玉貌昏，銜悲空感舊承恩。君王愛問先朝事，時許車兒到殿門。」「侍輦看花上苑春，太皇宣索鳳笙頻。如今猶記當時曲，對譜閒教小內人。」（《老宮人》）「鈿車轆轤輾芳塵，步鄣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盤行禁燭，御前宣勸到湖濱。」（《貴遊》）「疊疊滄波隔亂山，白鷗飛去復飛還。吟邊好思無多子，只在孤鴻落照間。」（《吳江水月塔院》）「粉黛嬌春掌上輕，玉琴聲裏見深情。花邊欲別重回首，猶恐絲弦說未明。」（《阮客》）「碧雲千嶂合，紅樹九秋深。」（《松陵晚泊》）「寒食梨花月，新晴楊柳風。愁消山色裏，興極酒杯中。」「綠髮日夜變，青春今古同。忍教行樂地，容易夕陽紅。」（《飲湖亭》）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適安藏拙餘稿》　武衍字朝宗，汴人。工詩，名著寶慶間。方萬里稱其詩情致亹亹，多有可筆於丹青者。所居有亭池竹木之勝，命曰適安，即以自號。《藏拙餘稿》二卷，俱近體詩。有淳祐改元自序。浚儀趙希意弁其端，謂其生平愛誦趙樂天、戴石屏詩，知淵源有自來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武衍適安藏拙餘稿》　由來不嫁惜娉婷，俛首平生戴石屏。斐亹風情深遠意，動人眞可筆丹青。

《宋詩紀事》卷六三　武衍字朝宗，汴人。有《適安藏拙餘稿》。

陳鑒之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東齋小集》　陳鑒之字剛父，初名璟，三山人。嘉定時游京師，與倪守齋善。守齋官新安，鑒之偕焉。集中《喜雨歌》、《玉湖書院》諸詩，俱爲守齋而作也。陳宗之懷寄詩有「魚甘賓席煖，風送客帆遲」之句。鑒之時在新安，故云。《東齋小稿》一卷，古詩排奡中具停蓄之勢，律詩亦深穩有致。如《探梅》云：「彎彎竹逕霏霏雪，小小溪橋澹澹雲。」王阮亭嘗評之，謂此一聯能寫梅之神，可與林逋「暗香」、「疎影」句並傳。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陳鑒之東齋小集》　故人作吏新安去，賓席魚甘久未移。每到溪橋穿竹徑，幾回俛首詠梅詩。

《宋詩紀事》卷六六　陳鑒之字剛父，閩縣人。淳祐七年進士。有《東齋小集》。

高　吉

江萬里《嬾眞小集序》　高君幾伯於爲詩，獨以其能於科舉者而能焉。有子屬文，文無滯思，鷺洲之試，其選在三，顧容易而居此選哉！吾先觀文，次觀其詩也。然鷺洲之學，專爲科舉，而父子間其自今所講於鷺洲者，歸而詠情性，眞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時至骨換，此一時也，吾卻當先觀其詩，次觀其文也。

高吉《嬾眞小集自序》　農服先疇之田畝，工用高、曾之規矩。思昔與李、杜論交，氣酣懷古，歌芒碭之白雲、弔梁山之秋草者，非吾家達夫乎？受知黃太史，而蜀天巴月之句令人傷永者，非吾家子勉乎？二公唐宋詩人冠冕。余不肖，少駑，努力窺遠祖，不能見窗壁。歌嗚嗚嗣遺響，固不敢不勉。今老矣，習嬾成眞，耽吟成癖，深灰撥火，心手相應，亦足以發敗囊欲癭，雖多奚爲？刪其蕪穢，姑以藉手見古人於他日云。

《江湖後集》卷一五　高吉字幾伯，廬陵人。有《嬾眞小集》。

釋斯植

斯植《采芝續集跋》　詩，志也，樂於情性而已，非所以有關於風教者。近於覽卷之暇，心忘他用，得之數篇，目之曰《續稿》。然不可謂之無爲也。寶祐丙辰良月望日，芳庭斯植書。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此君及趙汝鐩五言皆多佳句，而無遠神。

《宋百家詩存》卷二〇《采芝集》　僧斯植字建中，號芳庭，武林人。理宗時以詩稱。初住南嶽寺，旋投單四方。相識者盡一時文人，如靜佳朱繼芳、勿齋熊禾，俱爲酬倡。遊方幾二十年，晚歲住天竺，別築邃室，曰水石山居，吟詠於中。有《采芝集》一卷，又續集一卷，寶祐丙辰自爲跋。【略】其詩雅鍊深穩，脫去禪家落套語，不媿風雅之目。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僧斯植采芝集》　水竹山居枕上方，詩無傳習得眞香。古琴一曲無人識，白面猿來坐石床。

《宋詩紀事》卷九三　斯植字建中，號芳庭，住南嶽寺。有《采芝集》。

《江湖後集》卷二三　釋斯植號芳庭，住錫南嶽寺。有《采芝小集》，見《遺書》本。茲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二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采芝集》一卷《續集》一卷，醉經樓鈔本。芳庭斯植建中。

胡仲弓

《江湖後集》卷一二　胡仲弓字希聖，清源人，仲參之兄。有《葦航漫游稿》。按《江湖集》諸人唱和詩，葦航詩名頗著於仲參，而諸選家無一及者。《永樂大典》載其集甚夥，此乃陳起所選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葦航漫遊稿》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胡仲弓撰。仲弓字希聖，清源人。其生平不少概見，惟集中《一第》詩有「衣冠新進士，湖海舊詩人」之句，知嘗登第。《夜夢蒙仲作二象笏》詩有「嗟余初筮令」之句，知嘗宰縣。《將之官越上留別諸友》詩有「一官如許冷，況復是清貧。槐市風何古，蘭亭本卻眞」之句，知官在會稽。《老母適至時已見黜》詩有「千里迎阿嬰，相見翻不樂。微祿期奉親，親至祿已奪」之句，知不久罷歸。《雪中雜興》詩有「不被功名縛，江湖得散行」之句，知被斥以後，浪跡以終，故以《葦航漫游》名稿。其行事則不可考矣。仲弓詩名不甚著，惟陳起《江湖後集》錄所作頗夥，然校以《永樂大典》分列於各韻下者，起所選之外，遺佚尙多。今蒐採裒輯，編爲四卷，雖未必盡睹其全，視起所編，則已增益者多矣。南宋末年，詩格日下，四靈一派摭晚唐清巧之思，江湖一派多五季衰颯之氣。故仲弓是編，及其兄仲參所作《竹莊小集》，均不出山林枯槁之調。如七言律中《旱湖》一首，當凶祲流離之時，絕無惻隱，乃云「但使孤山梅不死，其餘風物不關情」，尤宋季游士矯語高蹈之陋習。然吟詠既繁，性情各見，洪纖俱響，正變兼陳，苟非淫靡之音，即不在放斥之列。詩家有此一格，固不妨使之幷存，亦錄唐詩者不遺周曇《咏史》之例也。《永樂大典》所載，別有《漫游集》一書，核其體例，蓋採宋、元兩代之作彙爲總集，當時校讎未密，朱書標目，往往與此集混淆。今幷考校姓名，刪除訛異，不使與此集相亂，庶幾不失其眞焉。

《皕宋樓藏書續志》卷四　《葦杭漫遊稿》四卷，舊鈔本，宋胡仲弓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葦航漫遊稿》四卷，舊鈔本，宋胡仲弓撰。

廖瑩中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廖瑩中羣玉以賈相入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匜爲飲器，楊平舟棟爲作古篆銘于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禹胼。曰余瑩中，與隨旆旃。余寔手扶，余後手牽。曰公何之，敵脅是穿。奇勝草坪，受降馬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訖濟黃，公飯余共。挽漢倒江，盡洗羶渾。既清夷矣，公歸余從。內金惟精，上賞惟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宋史翼》卷四〇　廖瑩中字群玉，邵武軍邵武人。少有雋才，文章古雅。登進士，爲賈似道客。似道賜第葛嶺，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瑩中，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自江上歸，匿議和納幣之事，詭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瑩中撰《福華編》，稱頌救鄂功。似道大悅，奏瑩中籌幄之勞比他人爲最，轉官外賜黃金百兩。瑩中遂用之鑄匜器，勒銘自詡，以爲不朽。嘗於西湖濱建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園林擅一時之勝。及似道褫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有泣。瑩中歸舍不復寢，命愛妾煎茶，服冰腦數幄，妾覺之，奪救已無及。翌日詔下，除名勒停，韶州羈管，而瑩中已死。（《福建通

志》）

《蘇亭詩話》卷五　《錢塘志》云：「廖群玉有注坡詩，以海陵顧注爲祖，而益以他注，與《戰國策》皆欲刻而未成。」按廖注當時本未刻，故無傳焉。群玉即瑩中，賈似道之客。所云顧注，即顧景蕃注，與施氏同注蘇詩者。此書在施、顧後，惜不傳。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　周美成製《六醜調》，楊升庵嫌其名不雅，改稱《箇儂》。若不知宋人廖瑩中自有《箇儂》本調，前後極整齊。萬氏《詞律》因升庵所作，雖用周韻，而句讀參差，祇知辨其錯謬，亦不知調本《箇儂》，詞係廖作。其詞云：「恨箇儂無賴【略】。」按瑩中字羣玉，爲賈似道客，乃宋末人。升庵生有明中葉，其爲竄易廖詞，竊爲己作可知。

劉毓崧《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似道當國之日，每歲生辰，四方獻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就中曾膺首選者，如陳帷善、廖瑩中等人，其詞備載于《齊東野語》。夢窗詞筆超越諸人，假令彼時果肯作詞，非第一人無以位置，勢必衆口喧傳，一時紙貴，焉有不在草窗所錄之內者乎？

劉毓盤《輯校五峰詞跋》　五峰出處，亦與夢窗同，【略】以文字相酬酢，而不爲好爵所縻，以視廖瑩中之戀戀私恩，相依不去者，不可同日語焉。瑩中字群玉，邵武人，《宋史・奸臣傳》曰：賈似道爲相，大小朝政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署紙尾而已。潘永固《宋稗類鈔》曰：「瑩中精賞鑒，所庋不下多寶閣。賈敗，與所愛妾痛飲極醉，盡碎之，乃自殺。」所著自《江行雜錄》外，皆不傳。

又《輯校秋崖詞跋》　周密《齊東野語》曰：賈秋壑當國，每年八月八日，爲其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設翹館第其甲乙，首選者必獲重酬。奚僕《齊天樂》、陳合惟善《寶鼎現》、廖瑩中《木蘭花慢》、陸壑《八聲甘州》、俞從棗《摸魚子》、郭應酉《聲聲慢》各詞，一時傳鈔，爲之紙貴。

陳子頤

《麒麟閣唯霍光不名論》　《論學繩尺》卷三：說破宣帝待霍氏之心，如睹見之。且是文勢有抑揚，言語極痛快。讀此一篇，可以前無古人矣，可敬可服。兩篇謂宣帝麟閣之畫以蘇武居末者，欲使單于知中國之有人。此篇謂宣帝麟閣之畫以霍光居首者，欲使單于知中國待大臣之厚。雖各有所指，大抵皆歸于屈服單于上來，機軸略同，可以參看。

《唐虞于斯為盛論》　《論學繩尺》卷七：命意如與可之畫竹，措辭如宜僚之弄丸，此論中之巨擘也。

《五帝三代之記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八：見識高，考究熟，用事遣文頗有前輩風度。

《叔孫通為漢儒宗論》　《論學繩尺》卷八：破千古之狐疑，立一家之鯁論，能言司馬子長之所不能言者。使漢儒視之，流汗竟趾矣。

《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陳子頤，堅之之兄，知永豐縣。

姚鏞

論述

劉克莊《跋姚鏞縣尉文稿》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斲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辭之善，賢於它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爲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之於歐、王，翡翠鯨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入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姚鏞《雪蓬稿自序》　予自壯喜學文，而苦於拙澀，雖才氣有定稟，亦根本薄，故枝葉疏。既謫衡，杜門省咎之外，稍盡力於聖經言傳，若有所覺。取舊稿讀之，大有愧焉，將畀烈炬，有類鷄肋者，因爲一編，以識予愧。他日苟能勉進於道，斯亦不足觀也已。端平二年歲乙未。

姚勉《贊府兄詩稿序》 晚唐詩，姚秘監爲最清妙。邇年有雪篷姚希聲，亦精悍於吟。余嘗欲集此二家詩作《唐宋二姚集》，有其志而未之暇也。

《梅磵詩話》卷下 雪篷姚鏞希聲，越上人。嘉定丁丑登進士第。余紹定己丑侍親司謦吉之太和時，雪篷爲元幕，嘗識之。端平初守章貢，因風聞得罪，謫衡山，有《吟稿》行於世。集中警句頗多，姑摘其一二於此。《題衡岳》云：「萬山環拱祝融尊，紫蓋前驅若駿奔。火德中天扶日月，炎方一柱鎮乾坤。久無執贄求侯牧，空有穹碑立廟門。北望中原青一髮，悽其四岳正塵昏。」《離衡》云：「天恩下釋湘纍客，心事悠悠月滿船。種藥已收思病日，著書不就負殘年。雜花怪石分人去，老竹荒亭入畫傳。歸夢鑑湖三百里，白鷗相候亦欣然。」《法華寺》云：「入門松徑幽，樹杪見鐘樓。客至犬迎吠，香消僧出遊。水花凝晚照，風葉引涼秋。欲作居山計，吾盟在白鷗。」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姚鏞希聲《雪篷集》：「病起春風過，閒居野草生。」《懷頤山老》「風帆逆水上，江鶴背人飛。」《洞廬》「王戴溪頭小隱仙，漁翁引上霅溪船。幾回倦釣思歸去，又爲蘋花住一年。」《寓霅川》「雨徑生新草，風牀受落花。」《贅居》「踏雨來敲竹下門，荷香清透紫綃裙。相逢未暇論奇字，先向水邊看白雲。」《訪中洲》右諸人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姚鏞雪篷詩稿》 餘生一分老山阿，瑣屑功勳那足科。始信騎牛還未穩，暄風晴日本無多。

《春夜曲》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別意羅情，宛孌多致。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雪篷詩稿》 姚鏞字希聲，一字敬庵，號雪篷，剡溪人。嘉定間舉進士，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嘗令畫工貌己像騎牛於澗谷間，郡人趙東野題句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邨雨暗卻如何。」後因迕帥臣重貶衡陽。自哀詩文，題曰《雪篷稿》，端平乙未自爲序。

《宋詩紀事》卷六二 姚鏞字希聲，號雪篷，又號敬庵，剡人。嘉定十年進士。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贛州，貶衡陽。有《雪篷集》。

紀事

歐陽守道《題姚雪篷張子學問》 張子學與姚雪篷問答一卷，甲寅歲以示余。當問答時，歲在壬寅，子學纔年二十。有三問端，精密皆未易答者，而《正蒙》中語居多。雪篷一一爲剖析，皆可敬哉。今相去十有三年，子學歉然，又於我乎問。予無雪篷之見，無用以問予爲也。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疎雋，喜作詩，自號雪篷。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磵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浩然齋雅談》卷中 姚鏞字希聲，號雪篷，紹定間以忤陳子華謫之衡陽，嘗有一聯云：「凝雲蔽嶽行人遠，淫雨摧花白髮生。」戴復古由閩度嶺訪之，有云：「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姚謝之云：「萬里尋遷客，三年見此人。」蕭大山亦寄詩云：「得謗何須囊惹苡，工騷且自製芙蓉。」剡僧淵萬壑云：「故里田園拋弟妹，異鄉燈火對妻兒。十年漂泊孤篷雪，誰補梅花入楚辭。」至端平丁酉，甫得自便，有詩云：「天恩下釋湘纍客，心事悠悠月一船。種藥已收思病日，著書不就負殘年。雜花怪石分人去，老竹荒亭入畫傳。歸夢鑑湖三百里，白鷗相候亦欣然。」故剡僧皓鐵山以詩迎之云：「楚鴈傳歸信，吳鷗候過船。」

藝文

樂雷發《擬長沙訪姚雪篷至永卻返賦寄》 今傍南軒住，應知理趣精。《通書》多似《易》，《論語》不言誠。擬欲聽微論，猶能慰別情。江湖風浪隔，腸

斷楚鴻聲。

又《登潭懷雪蓬姚使君》 賈井裴亭偏短笻，紅塵歸騎又匆匆。我尋桂樹吟《招隱》，君對蓮花誦《易通》。今日江山勞別夢，他年燈火課新功。濂溪最念初平老，恨聽聯牀話未終。

又《雪蓬見示送趙東巖詩》 皇華歌徹酒杯忙，澤畔騷翁送范滂。琴帶衡雲弦索潤，馬餐湘芷轡絲香。山中貍豹隨吟旆，部內豺狼入按章。卻笑詩寒吟骨聳，愁看酬倡挾風霜。

戴昺

論述

綜論

楊萬里《東野農歌集序》 石屏稱其「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者也。集中《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安用雕鎪嘔肺腸，辭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人道鳳簫諧律呂，誰知牛鐸有宮商。少陵甘作村夫子，不害光芒萬丈長。」知此可與言詩矣。

戴復古《題昺姪東野農歌》 姪孫昺以《東野農歌》一編來，細讀足以起予。七言有「汲水灌花私雨露，臨池疊石幻溪山」，「草欺蘭瘦能香否，杏笑梅殘標俗何」。似此兩聯，皆自出新意，自可傳世。然言語之工，又未足多，其體格純正，氣象和平爲可喜。余非諛言，自有識者，因題其卷末以歸之。「吾宗有東野，詩律頗留心。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霜空孤鶴唳，雲洞老龍吟。群噪無才思，昏鴉自滿林。」

戴昺《東野農歌集自序》 余效官秋浦，公餘弗暇他問，獨未能忘情於吟。凡得諸山川之登覽，景物之感觸，賓友之應酬，率於五七字寄之。雖草根嘐嘐，柳梢嘒嘒，視鳴高岡、唳九皋，聲韻邈乎不侔，而發乎情則一也。抖擻破囊，凡百篇，輒忘其醜，錄以備或者楓落吳江之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東野農歌集》五卷。【略】昺少工吟咏，爲復古所稱，有「不學晚唐體，曾聞大雅音」之句。今觀所作，五言如「眼明千樹底，春入數花中」、「秋牀梧葉雨，曉袂竹林風」、「清池涵竹色，老樹蝕藤陰」、「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動，海雲平壓雁行低」、「颺柳輕風寒忽暖，催花小雨溼還晴」，格雖不高，而皆清婉可諷，亦頗具石屏家法也。

分論

《侍屏翁游屏山分得水字》 《歷代詩發》卷二九：采薪人即是同契。

《答妄論宋唐詩體》 《石洲詩話》卷四：戴昺，石屏之從孫也。其《答妄論宋唐詩體》云：「性情元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語意自是，而直率逞快者，未必不因乎此。

《夏夔卿作新樓扁曰瀟湘片景來求拙畫且索詩》 《宋詩精華錄》卷四：起筆嶄然。

傳記

楊萬里《東野農歌集序》 戴昺字景明，號東野，石屏之從孫。嘉定己卯登第，授贛州法曹參軍，有《東野農歌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東野農歌集》五卷，【略】宋戴昺撰。昺字景明，東野其自號也。天台人，石屏居士復古之從孫。嘉定十二年登進士第，授贛州法曹參軍。其自序有「效官秋浦」之語，則寶祐中又嘗爲池州幕僚，不知其終於何職也。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戴昺字景明，台州人。嘉定乙卯舉進士，授贛州法曹參軍。凡歷山川名勝，無不紀詠，自謂所作足以敵「楓落吳江」。寶祐間，嘖嘖有聲。別號爲東埜子，有《歸田詩話》。

紀事

戴昺《辛亥九日被檄視澒遂爽同官秋菊之約夜宿荒驛風雨遽嚮》 孤負重陽菊，愁懷不肯寬。郵亭一夜雨，客枕五更寒。腳健從渠老，心低到處安。獨行誰可語，時把古詩看。

又《己亥九日屏翁約諸孫登高西嶼阻風舟行不前遂會於吾家山海圖之上酒邊屏翁有詩留題因次韻》 良辰樂事兩相關，喜我樓臺便往還。不用移舟過西嶼，只消把酒對南山。見於破帽如先約，菊爲新籬欲笑顏。留作千年佳話處，詩翁醉墨照楣間。

又《有方叔材用余和薛雲屋見貽次韻奉酬》 江湖前輩盡，何敢易言詩。鼠璞原非玉，蛛羅不是絲。池塘生草處，風雪跨驢時。此是眞吟境，從來幾個知。

又《燒燈夕宋明府自置酒見招席上復賦詩因次韻定詩盟并致別意》 苦用吟心續祖燈，得君印證愈分明。一聆此日鷄窗話，盡洗前時蚓竅聲。颺柳輕風寒忽暖，催花小雨濕還晴。眼前總是詩光景，可惜明朝又遠行。

著錄

楊萬里《東野農歌集序》 戴昺字景明，號東野，石屏之從孫。嘉定己卯登第，授贛州法曹參軍，有《東野農歌集》。

戴昺《東野農歌集自序》 抖擻破囊，凡百篇，輒忘其醜，錄以備或者楓落吳江之問。寶祐改元癸丑修禊日，東野子戴昺自叙。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戴丙詩集》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東野農歌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戴昺撰。【略】其詩世有二本。一爲兩淮所進，題曰《戴東野詩》，祇一卷，卷首又題曰《石屏詩集附錄》，蓋本綴復古詩後以行者。一爲浙江所進，分爲五卷，其編次稍有條理，而詩視兩淮本較少數篇。今以浙江本爲主，據兩淮本增入詩十一首，又據《宋詩鈔》增入詩三首，凡百有餘篇。考卷內有寶祐改元癸丑修禊日昺自跋曰「抖擻破囊凡百篇」錄之，則昺所自編不過此數，可以稱足本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東野農歌集》五卷，宋戴昺撰。四庫著錄係鈔本。明潘氏刊宋元名家詩集本。

胡仲參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竹莊小稿》 胡仲參字希道，清源人。負才遊京師，所與交俱一時知名士。嘉定間赴試不售，有《書懷》詩云：「湖海氣何餒，山林分未甘。」蓋銳於進取者也。浪跡數年，終蹇遇合，乃寄情山水以自放。觀其《山中口占》云：「縱今厭踏紅塵路，多在山間少在家。」其志尚可見矣。《竹莊小稿》一卷，古寡不足，清俊有餘，江湖派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胡仲參竹莊小稿》 名士長安尊酒同，蓬瀛有路未曾通。晚來縱守山林分，幽夢何妨踏軟紅。

《江湖後集》卷二三 仲參字希道，清源人，仲弓之弟。有《竹莊小稿》，見《遺書》本。茲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五首。

樂雷發

論述

樂雷發《雪磯叢稿自序》 僕非能詩者，而亦好作詩。蚤遊諸老之門，或謂可與言詩。【略】竊念蚤歲雕鏤纂組，溺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辟近裏，以進聖賢之學，其敢以詩傳哉？古今言詩莫尚於老杜，嘗有詩曰：「文章一

小技，於道未爲尊。」僕果能詩，猶犯老杜之戒，況不能詩乎？知道者當亮僕之心，而有以教之可也。

周洪謨《正統本宋雪磯先生詩集序》　夫詩，言之成章者也，必其志之正，氣之完，學之粹，然後發於言而成章，雄渾和暢，清新奇古，可以傳之當時，垂之永久。觀雪磯先生詩可見矣。先生敷策宋庭，有曰：「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曰：「秉正直之氣節，則發忠鯁之言議。」曰：「詞賦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鐫；經義不求其旨歸，日以穿鑿。」此數言者，其志之正，氣之完，學之粹，豈不概可見乎！故其聲於詩雄渾而無萎薾之弊，和暢而無乖疏之失，清新而出乎蕪陋，奇古而脫乎凡鄙，可謂能詩也已！然其自序云：「早歲雕鏤纂組，溺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辟近裏，以進聖賢之學，其敢以詩傳哉！」則先生涵養之純，進修之篤，過人也遠矣，又豈泛泛駕高談、騁浮詞者之比乎！

樂宣《雪磯叢稿跋》　先生生于有宋叔季，方五星聚奎，開一代文明之運，當時科目得人，若呂蒙正之雅量，王曾之持正，韓琦、范仲淹之謀略，司馬光、蘇軾之忠直，文天祥之節義，曰德曰功曰言，表表著于當時，難以殫述。先生與諸公相後先，穎悟警敏，博極群書，居家以孝友見稱，莅官以忠義自許，不爲末世流俗所搖奪。醞藉甚富，所得誠深矣。寶祐元年，朝廷設科取士，先生廷對萬餘言，條答疏暢，深切時弊，登進士第一。官授翰林，職司敷文。時元兵大起，直北多虞。公嘗爲《烏烏歌》、《車攻賦》，勵志發憤，折衝禦侮。值時相當權，昏庸畏懦，竟不能用。遂使大志莫酬，可慨也已。丙辰以病告歸，繼罹憂制，遂不起復，閑居以詩文自遣。要其旨趣幽深玄遠，溫雅和平，而其英邁之氣，正大之情，往往見于言表。其所抱負雖不獲少試，而經綸康濟之術，亦自可見。先生之功、德與言，可謂並茂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樂雷發雪磯叢稿》　紫霞天上叩金鋪，偉遠明期盡可呼。一笑翻身落塵世，高歌白眼歎烏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雪磯叢稿》五卷。【略】雷發人品頗高，而集中有《謁易祓山齋》詩，乃結契於蘇師旦之黨，殊不可解。然考祓與師旦牽連同敗，在韓侂胄敗之前，而詩稱「淳熙人物到嘉熙，見說山齋亦白髭」，則在祓竄謫之後二十餘年，非有勢焰之可附，殆以祓究心經學，且前輩舊人，故略其瑕垢而交之，固不足以累雷發也。其詩舊列《江湖集》中，而風骨頗遒，調亦瀏亮，實無猥雜粗俚之弊，視江湖一派迥殊。如《寄姚雪篷》、《寄許介之》、《送丁少卿》、《讀繫年錄》諸篇，尚有杜牧、許渾遺意。即《秋日村落》絕句「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蜓伴綠螳螂」之類，雖涉纖仄，亦無俗韻也。

又　《雪坡文集》五十卷。【略】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

《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鎮西蜀》　《宋詩精華錄》卷四：不似宋末詩人之作。第三句能道出南宋偏安，全局關係，非有吾鄉吳玠、吳璘力保秦蜀，安得南渡百餘年之中國乎。然如用「瑞露」等字，終嫌小方。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二八《雪磯叢稿》　樂雷發字聲遠，號雪磯，江右春陵人。登寶祐癸丑特科廷對第一，授館職。時元兵犯邊，作《烏烏歌》以諷當路。丙辰以病歸，遂不復出。《雪磯叢稿》五卷，其友人朱嗣賢、何堯卿編校布梓，時寶祐丁巳也。自序曰：「余蚤歲雕鏤纂組，溺志詞章，既而悔之，方將鞭辟近裏，以進聖賢之學，其敢以詩傳哉！」又曰：「前歲歸自京師，繼罹憂患，蓋不復言詩也。」其詩俱丁巳以前所作，雄深老健，突兀自放，南渡後詩家罕此標格。

著錄

樂雷發《雪磯叢稿自序》　比歲渝江羅季海、西湖胡雪江，間亦採而刊之，然傳錄失眞，甚則雜以他人之作，以魚目而混驪珠，僕得盜名之譏矣，其可乎？前歲歸自京師，繼罹憂患，蓋不復言詩也。嘗得李抑抄書，必欲爲之刻梓，即嘗謝之。繼而友人朱嗣賢、何堯卿捐泉市梓，又有請焉，辭之再四，而請益堅。余詩本無可傳，而諸賢之軫念者如此，僕不得辭矣。【略】時寶祐丁巳朔，樂雷發書。

周洪謨《正統本宋雪磯先生詩集序》　稿凡百五十餘篇，其在當時，友人

羅季海、胡雪江、朱嗣賢、何堯卿輩爲刻梓。世變既遠，湮晦寖多，第其後世奕葉簪纓，故得以傳之不替也。今韶再加編次，故爲題首簡，使觀者有所徵也。先生諱雷發，字聲遠，雪磯其號云。時正統丙寅五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修撰西川周洪謨序。

樂宣《雪磯叢稿跋》 舊遺《叢稿》一帙，歲久漸以敝訛。愚恐格言至論將湮滅無傳，重不仁孝之罪也，公暇重加訂正，期以傳之無窮，庶乎公之立言，由茲不朽。【略】成化十七年龍集庚寅，賜進士出身、戶部主事嗣孫宣頓首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雪磯叢稿》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樂雷發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雪磯叢稿》五卷，舊鈔本。宋樂雷發撰。【略】此出自正統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雪磯叢稿》五卷，宋樂雷發撰。題「宋寶祐癸丑特科狀元樂雷發撰」，「後嗣教諭樂韶、知縣樂武校正」。明活字印本，十行二十一字。前有正統丙寅西川周洪謨序，次雷發自序。後有成化十七年嗣孫戶部主事樂宣跋。鈐有季振宜、明善堂、安樂堂藏印。

傅增湘《明活字印本雪磯叢稿跋》 樂聲遠集，宋刻久湮，明正統時其後裔名韶者編次付梓，周洪謨爲序行之。第正統本亦不可得，故諸家書目皆以抄本著錄。至近世，石門顧修乃刻入《群賢小集》中，其所從出亦即韶所編集者也。此活字排印本，【略】字體拙陋，排版亦頗粗疏，其字之模形與《樂城集》頗相似，在明代未知屬於何時，然其出於正統以後則可決也。取讀畫齋本校之，篇題次第皆合，惟讀畫齋本偶有差訛，可據此正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雪磯叢稿》五卷，宋樂雷發撰，清觀稼樓鈔本，一冊。

釋自南

《深雪偶談》 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尨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侶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棱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粉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廣潤寺新寮》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近年僧詩。凡出家人，知講律而不知禪，已爲下矣，況應供庸流，爲人繞唄而赴供取資，曾爲奴僕之不若也，故第一句可取。若有一毫厭山之心，則長日不可度矣，此迂說之句也，雖俗而通。五、六亦工。　查慎行評：三、四語淡如雲。　紀昀評：起句太突，三、四野調。

周端臣

劉毓盤《輯校周曹二應制詞跋》 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箋》曰：「周端臣，字彥長，號葵窗，有《葵窗詞》。」又曰：「曹邍，字擇可，號松山，有《松山詞》。」《歷代詞人姓氏錄》所述同。周密《武林舊事》曰：周葵窗、曹松山皆善詩詞，能自製曲。理宗朝，先後被命，充御前應制。厲鶚《宋詩紀事》曰：松山又爲賈似道客。亦不言其何許人。二氏集皆不傳。陳起《江湖後集》錄《葵窗詩》一卷，有《應制題內人燒香卷子》詩，曰：「花底燒香深閉門，宮鴉栖了已黃昏。君王未識無人妒，雖不承恩卻感恩。」田汝成《西湖志餘》亦言葵窗《題劉貴妃所建褒親崇壽寺》七律，興替之感，溢于言外，見者稱之。松山有《南徐懷古兼呈吳履齋》律詩，見無名氏《詩家鼎臠》，是松山亦周旋于吳、賈二相之間，與吳夢窗相若。夢窗則不爲賈氏客耳。其《寄豫章詩社諸君子》詩曰：「千里洪崖秋水隔，暮雲無處說相思。」或者爲西江人也。【略】《說文》高平曰原，人所登也。邍即源之石鼓文，故字曰擇可。松山既爲理宗所知，又曳裾而爲王門客，于「非君擇臣臣亦擇君」之謂何。其《瑞鶴仙》詞曰「銅駝巷陌」，必入元而猶存者。以視葵窗之雖不承恩，亦幸而不幸矣。嗚呼，凝碧池頭，王維之生，不若雷海青之死。雖然，世之爲張洎者多矣。宮女白頭，談天寶遺事，炙眉噴

鼻，梅村所太息痛恨于不值一錢也。悲夫！丙辰，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蕙風詞話**》**卷二**　白石詞：「少年情事老來悲。」宋朱服句：「而今樂事它年淚。」二語合參，可悟一意化兩之法。宋周端臣《木蘭花慢》云：「料今朝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與「而今」句同意。

又續編卷一　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今朝別後，它時有夢，應夢今朝。」呂居仁《減字木蘭花》云：「來歲花前。又是今年憶昔年。」命意政同，而遣詞各極其妙。

葛起耕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檜庭吟稿**》　今觀起耕《檜庭吟稿》，如《春懷》云：「牛角橫書孤壯志，鹿門采藥誤幽期。」《次劉野泉韻》云：「歲月奔輪如走坂，功名求劍記行舟。」要是負才淪落，以詩自鳴者。然而其詩傳，其人亦傳，東坡所謂有詩不朽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葛起耕檜庭吟稿**》　求劍功名遲暮心，閑中歲月感沉吟。荒門采藥翻遺世，人在《江湖集》裏尋。

《**宋詩紀事**》**卷六九**　葛起耕字君顧，丹陽人。有《檜庭吟稿》。

尹煥

杜範《**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　尹煥學識敏博，謀略深長，【略】實爲有用之才。

《**淳熙三山志**》**卷三一**　尹煥字惟曉，長溪人，寄居紹興府。歷少卿。見江西運判。

《**齊東野語**》**卷一〇**　梅津尹煥惟曉未第時，嘗薄遊苕溪，籍中適有所盼。後十年，自吳來霅，艤舟碧瀾，問訊舊遊，則久爲一宗子所據，已育子，而猶掛名籍中。於是假之郡將，久而始來，顏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對若不勝情。梅津爲賦《唐多令》云：「蘋末轉清商【略】。」數百載而下，眞可與杜牧之「尋芳較晚」之爲偶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良卿曰：「尹惟曉『前有清眞，後有夢窗』之說，可謂知言。」

《**唐多令**》（**蘋末轉清商**）　《詞綜偶評・宋詞》：（「說著前歡佯不記」二句）情景逼眞。

葉申薌《**本事詞自序**》　尹梅津之「催喚紅妝」，尋芳再誤。且有紅樓少婦，紫曲名娃，才擅濤箋，慧工浪語。【略】凡茲麗製，問何事以干卿。

《**白雨齋詞話**》**卷二**　夢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論夢窗者，多失之誣。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

《**蕙風詞話**》**卷二**　尹梅津《眼兒媚》詠柳云：「一好百般宜。」五字可作美人評語。明王彥泓詩「亂頭粗服總傾城」，所謂「一好百般宜」也。

林洪

宋伯仁《**訪林可山**》　可山無日不吟詩，我欲論詩未有期。幾次孤山明月下，手挼梅蕊立多時。

又《**讀林可山西湖衣鉢**》　梅花花下月黃昏，獨自行歌掩竹門。只爲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

《**愛日齋叢鈔**》**卷三**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卻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話》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

《**梅磵詩話**》**卷中**　泉南林洪，字龍發，號可山。肄業杭泮，粗有詩名。理宗朝，上書言事，自稱爲和靖七世孫，冒杭貫取鄉薦。刊中興以來諸公詩，號《大雅復古集》，亦以己作附於後。時有無名子作詩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種，正是瓜皮搭李皮。」蓋俗云以強認親

族者爲「瓜皮搭李樹」云。

徐集孫《謝林可山序詩》 不枉西湖住兩年，窮吟活計又成編。生平不得春風力，只與梅花結得緣。

《隨隱漫錄》卷三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幷龍種，定是瓜皮搭李皮。」石帚之詩，特甚於郭崇韜李環之過，戒之。

方回《跋許萬松詩》 林洪可山亦以詩鳴諸公間，自謂晚唐，西湖上詩人爭效之。予心皆未以爲然，今三十餘年，未有晚進能以此體絕出前人之右者，洵一時之所尚，而不以古爲師。猶之弈然，師第一手，不能過其師，必爲第二手，苟僅師所謂第二手者，必又更低一着無疑矣。

楊浚《論次閩詩·林洪》 逋仙有後君眞鶴，清供山家獨擅場。一笑季春坊席上，化龍魚種出花房。

吳淵

《宋史》卷四一六《吳淵傳》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略】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略】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略】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堂」大字。進爵爲公。【略】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退菴遺集》二卷，舊鈔本。宋參知政事金陵侯宣城吳淵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退菴先生遺集》二卷，宋吳淵撰，明吳伯敬刻本，一冊。

林興宗

劉克莊《跋林景復北地詩》 景復始爲山陽之役，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海轅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景復雖爲叛賊驅之而北，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今督相信庵趙公方制東閫，捐金用間，智瑩、隨會得以反國。景復未歸，帛書不絕，密報虜情；既歸，膽氣益壯，願爲時用，可謂無負信庵之知矣。士大夫負才業志節，惟恐不爲當時有力者所知。此二鉅公有大力量，出將入相，譬如種、蠡分國而治，以功名富貴與人如反手，其於景復知之如此，愛之如此，而南歸十載僅得烟瘴中一壘。國家憂顧在西北，機會在西北，景復〔國〕士，如之何其不北施而南轅也！昔洪忠宣公留穹廬十六年而歸，不免南遷；宗正少卿方公美朝八陵，行萬里，反命不容于朝，出使閩、廣，曰檜惡之也。景復之遇二相，與二公所遇之時不同矣，而仕途遭迴無以大異於二公，則又不可曉者。曩余忝少蓬，兼詞掖，謁信庵于西府，從容問景復未用之故。公蹙然曰：「智將不如福將。」古人云君相不言命，相亦言命耶！余別景復二十餘年，再見則皆老矣。景復盡出北地諸詩，因書其後，既爲景復嘆，又爲二相惜也。

又《林韶州墓誌銘》 紹定辛卯，叛將李全犯揚州。【略】士大夫視山陽如蛇鄉虎落矣。莆人林君景復既歷廬□尉、調泉州節度推官矣，改授淮安州法曹以往，時論壯之。安晚鄭公時在瑣闥，餞詩有「淮海轅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之句。至則改淮安令。未幾全叛，既輿尸歸，楊姑者懼朝廷必討，遂掃衆盡俘執南官北去，君〔復〕〔亦〕在其中。留落海州三年，膠西半年，青社七年，賊防守苛峻，君挺節無所污。饑餓，幷日採椹拾橡而食，或買卜教小童以自給。南北隔絕，家人不知君存歿，母妻以憂卒，賴信庵丞相趙公在淮間，念

君陷賊，遣間物色。君素不忘本朝，艱難中肘縣印卧起，屢以帛書報虜機事，人始知君不死。趙公復捐金資召，卒籍其力自拔而歸，庚子四月也。趙公奏曰：「林某十年北地，萬里來歸，縣印猶存，告身如故，乞旌擢以勸〔盡〕節者。」君強仕游邊，比反國，鬚皤然矣，【略】詔改宣義郎通判海州事，改淮安州，始聞母妻喪，哀動行路，乞解官追服。起復通判廬州，呂帥文德雖武人，知敬君，奏除參議官兼倅，蓋周旋兩淮者復六年。改湖南安撫司參議官，知南恩州。【略】在郡三載，境內稱治。擢知韶州，【略】以寶祐四年六月某日卒于州治，積階朝散郎。【略】喜爲詩，雖間關兵火、萬死一生中，篇什不廢，晚筆尤老。自號全壁，有集若干卷。【略】君諱興宗，景復其字也。

《梅磵詩話》卷下　宋嘉、平、寶、紹間，叛將李全駐兵淮東之山陽，驕悍難制，戕許國，逐姚翀，殺命士荀夢玉、杜來。士大夫視山陽不啻如蛇鄉虎落。時蒲人林興宗景復，授法曹以往，時論壯之。安晚鄭公在塏闥，餞行有詩云：「淮海轅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蓋勉其盡節也。景復到任，後改淮安令。辛卯春，全破通、泰，犯揚州，爲王師掩擊，殪城下。其妻楊姑姑懼朝廷必討，遂掃衆盡俘執南官北去。景復羈囚山東凡十年，挺節無所污，安晚餞詩可無負矣。信菴趙公遣間物色，捐金資得之以反，縣國印與告身俱存。趙公奏乞旌擢，以勸盡節者，朝廷錄用，官至曲江守。景復北地詩有「最是北來少詩料，地寒難得見梅花」，又有「形容變盡頭如雪，不改當時一寸心」之句，江湖間多稱之。

儲泳

劉毓盤《輯校李景元詞跋》　《詞綜》又曰：儲泳，字文卿，號華谷，雲間人。著《華谷祛疑說》。顧清《松江府志》曰：周浦一名杜浦，宋末詩人儲泳故里也。又曰：泳墓在上海縣東南長人鄉。并錄其《題錢知鑒東皐園》詩曰：「傑閣枕平川，秋光淡遠煙。窗開林外景，影占水中天。野色歸吟笛，征帆過客船。危欄人徙倚，縹緲十洲仙。」劉克莊《後村千家詩》亦稱其律詩。華谷詩見陳起所編《江湖後集》，不及一卷，詞集亦不傳。二家同爲華亭人，顧志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分華亭東北五鄉，置上海縣。周浦長人鄉，今屬上海境，非宋之舊也。道光初，先大父宰其邑，我父誕于署，故別字泖生。邑人自二陸後，詩人多，詞人少，錄之以志香火緣焉。光緒丁未，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齊天樂》〈東風一夜吹寒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當春懷舊，語語情景合寫，不使一平易之筆，上闋「買春」三句及「楊花」結句皆有思致。

游似

李昴英《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宏毅齋游公似秉記筆，文絕奇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不肯當。吁！先生騎箕尾去矣。餘使劉公克莊始入記於石，命其客鍾大鳴視工，以淳祐之元中元後三日立。

劉克莊《與游丞相書》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爲孺子可教者。某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調嚴而義密，成己之餘，推以成物，光明粲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相爲發明者也。蓋某嘗爲人〔之〕〔子〕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爲人夫矣，讀《故囊》之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爲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爲守矣，讀「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修爲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爲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爲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爲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楊、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紙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略】此〔篇〕〔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興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論之屬，叙事在誌狀，游戲

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

又《祭游丞相文》 於維聖宋，名相比肩。萊公英偉，或惜其學之未至；涑水純粹，或疑其才之稍偏。堂堂克齋，庶幾於全。其師旨後溪之密付，其家訓忠公之嫡傳，其論諫古(之)人(之)(道)(遺)直，其文章天下之至言。其溫如春，其重如山，其虛如谷，其靜如淵。寶、紹之初，已抱負夔、禹之望；端、嘉而後，遂伯仲韓、富之間。方援立皆服其德量，既退處猶問其貌年。黨斯世之欲治，盍再秉乎化權。意歸袞之有日，忽騎箕而登天。凄善類之相弔，致遺恨於逝川。惜當國之尤淺，竟齎志於重泉。使久居於弼諧，且傍無於撓牽，其立政與造事，必掩後而光前。烏乎！此謂之愛公可也，要未爲知公者焉。祁國、梁溪僅三四月上印而去，不失爲賢，苟或不然，雖久且專。潞公晚節，出涕於落旄鉞；槐相遺命，祝髮以易貂蟬。孰(知)(如)我公得閑於亡恙之日，辭寵於未厭之先！於心無一毫之餒矣，是氣塞兩間而浩然。宜乎生荷重名，歿錫美謚，勒之鍾鼎，垂之簡編。言念昔者，甲午初元，麟寺樞府，兩相周旋。每嘉史草，亦獎奏篇。公既登庸，我復招賢。十年久(升)(斥)，一日驟遷。舉典故之稀闊，越尺度之拘攣。雖薄材慙於韓、陸，然昭代法乎淳、乾。在廷斷斷，獨公惓惓，曾不旋踵，局面覆翻。公去廊廟，我歸田園。去夏浪出，宿疴沉綿。作書訣公，尚灑答牋。我猶偷生，公爲飛仙。士懷一飯，矧出陶甄。道之云遠，阻哭墓阡。些詵卑爾，尊我酸寒。追記丙午，攝之掖垣，偶偕竹湖，訪公留連。合詞勸公，時事實難。方欲爲國立太平之基，豈可使身無一日之安。公拱手曰，某有去爾，子各勉旃。其詞之嚴，色之毅，吾二人者退而嘆曰：此其所以爲杲山歟。烏乎！公與征湖，莫起九原，我著斯言，以俟史官。

《宋史》卷四一七《游似傳》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祕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祕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略】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略】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

陳元晉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漁墅類稿》八卷，【略】宋陳元晉撰。元晉《宋史》無傳，惟《江西通志》載其字明父，崇仁人。登嘉定四年進士，初授雩都尉，遷知福州、融州，累官邕管安撫使。嘗建漁墅書院，因以名集。然考趙汸《東山存稿》有《虞集行狀》，稱集之祖解組過臨川，寓公陳元晉之夫人爲其女弟，因迎以歸，則元晉亦蜀人，僑居崇仁，《通志》尚考之未詳也。【略】《江西志》稱元晉嗜學好義，爲德於鄉人者甚多。歷官所至，俱著政績。今觀集中，如《乞差甲首科剳子》，則極論當時賦役之弊；《上曾知院書》，則力陳上流防江之策。且謂天下非事功難立之爲憂，而人心不睦之可畏。又謂邊遽戒警，則號召郡國不教之卒，坐糜粟於長江以南，謂之警報，及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度外。自開國以來，同一痼病。其於南宋廢弛聚訟之象，指陳痛切，可謂深中膏肓。又上魏了翁啓有云：「善類之勢不振，付之乍佞乍賢；正論之脈僅存，聽其自鳴自息。以奔趨爲捷徑，以軟熟爲圓機，習成脂韋，病入骨髓。」皆憤世嫉俗之言，則知其生平必伉直不諧於時者。讀其遺文，猶可以見其人也。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元晉《漁墅類稿》，一部四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陳元晉《漁墅類稿》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元晉《漁野（墅）類稿》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漁墅類稿》五冊，不全。【略】止存甲、乙、丙、丁、己五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二　《漁墅類稿》八卷，永樂大典本，宋陳元晉撰。【略】焦竑《經籍志》載有元晉《漁墅類稿》十卷，諸家悉不著錄。今檢《永樂大典》中，尚存雜文八十餘首，各體詩一百一十餘首，謹以類編輯，釐爲八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漁墅類稿》八卷，宋陳元晉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朱文鼎、孫曙滄校，二冊。

李從周

魏了翁《次李肩吾送安恕父回長沙韻》　匆匆郎馬度煙霏，又指夕陽春處歸。晚歲唯餘李夫子，夜窗書紙教元暉。　自出脩門已及幾，家人應賦柳依依。苟無飢渴吾何戚，見說齊東未解圍。

又《再用韻》　才資如子世應稀，自喜寒門女有歸。我被詞華幾陷溺，相期努力踐朝暉。

又《肩吾生日以三絕爲壽》一　俗學場中蚤掉頭，一窗書卷古人謀。東西日月自明耳，皇恤人間有喘牛。

又《肩吾生日三絕句》　尚記聯車入界頭，廉安門外麥三秋。江山氣度依前偉，簡冊功夫匪昔侔。　世歷嬴劉周典盡，經由孫沈古音休。更嗟書法開元壞，不易肩吾字字求。　昔人年德位俱優，淇奧賓筵苦自脩。學至百年寧有厭，勉哉三十六春秋。

又《題李肩吾所書鄉黨》　吾友李肩吾博見彊志，書名之學，世亦鮮及之。

《書史會要》卷六　李肩吾字子我，號蠙州，魏文靖公門人。能書，取隸、楷之合於六書者，作《字通》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一　《字通》一卷，【略】宋李從周撰。從周始末未詳。據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稱爲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寶祐甲寅虞兢刻書跋，亦但稱得本於了翁，均不及從周之仕履，莫能考也。

劉毓盤《輯校蚍洲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肩吾字子我，號蚍洲，有《蚍洲詞》。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箋》曰：子我，眉州人，精六書之學，嘗著《字通》，爲魏鶴山客。虞集《字通序》曰：子我在魏文靖門下，有師友之道焉。《四庫提要》曰：《字通》一卷，宋李從周撰，有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曰從周，彭山人，字肩吾，誤也。不言其仕履，莫能考也。其書以《說文》校隸書之偏旁，分八十九部，爲字六百有一。末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云云。是子我名從周，字肩吾，各本認爲名肩吾，誤也。《宋史・魏了翁傳》曰：開禧改元，以諫開邊事爲御史孫楠所劾，遂辭歸。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旋知眉州。眉爲文物之邦，士皆習法令，持吏短長，號難治。乃尊禮耆耇，簡拔俊彥，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游似、吳咏、牟子才，皆蜀中名士，咸造門受業焉。子我，眉州人，或其所識拔，禮以爲客歟。了翁亦能詞，有《鶴山長短句》一卷，沆瀣之合，意中事也。眉州多詞人，蘇軾《東坡詞》，程垓《書舟詞》，其最著者。蘇轍有《欒城詞》，蘇過有《斜川詞》，二蘇齊名，過爲東坡子，名遠出文兄下。唐庚有《眉山詞》，楊恢有《西村詞》，以及子我之《蚍洲詞》，則名不甚著，集亦不傳。陸輔之作《詞旨》，警句錄子我《清平樂》詞「丁寧記取兒家」四句，以視子畏之詞一家不采，楊恢則誤作湯恢則幸矣。《斜川詞》以禁蘇氏文字故，多名爲汪彥章作。其《點絳唇》一首，得後人爲之證明，他無聞焉。則子我爲尤幸矣。

孫德之

論　述

方回《跋阮梅峰詩》　馮夢得號馮聾、陳彬號陳喊，皆能古文，孫德之有

詞學，號孫風，而秀實號阮怪。

洪經奎《嘉靖本太白山齋遺稿叙》《太白山齋遺稿》者，宋秘書丞孫先生所遺之稿也。【略】洪子讀之，凝神注思，恍若狎止，瑤林玄囿，珠玉闌珊，光彩射人，搖魂魄而奪情慮也。乃作而言曰：以予觀於秘書先生遺稿，而知忠義之心之不可泯矣；以予觀於秘書先生遺稿，而知忠義之道之不可廢矣。斯稿者，其忠義之渠矱乎！典而雅，規而正，麗而秩，剛而毅，廉而不劌，華而不靡，覈而有倫，富而不詭。心術之所經畫，忠義之所郛郭也；言辭之所形容，忠義之所激發也；問學之所藏蓄，忠義之所歸宿也。是故典而雅者，忠義之統也；規而正者，忠義之綱也；麗而秩者，忠義之辨也；剛而毅者，忠義之勇也；廉而不劌者，忠義之和也；華而不靡者，忠義之矩也；覈而有倫者，忠義之徵也；富而不詭者，忠義之信也。忠義以楨之，文藝以發之，藻摛乎天人之奥，顯著乎經綸之度。用諸家而家肥，用諸國而國肥，用諸天下而天下肥，用諸後世而後世肥，眞傳世之寶也，豈直辭翰已哉！夫忠義之道本諸性情之懿，貞乎天地之紀，立乎國家之命。君子之所恃以昌乎貽謀之典而大乎錫類之仁者，莫茲若也！所謂忠義者，不必皆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也。以忠義之心，立忠義之言，使天下後世之人瞭然知忠義之道根諸心性而不可易，達諸永久而不可廢焉者，忠義之大也。茲稿也爲言不同，而同於忠義之所發，示天下後世以忠義之明鑑也。

孫裕宗《太白山齋遺稿跋》此集乃吾先世秘書德之公所撰，文甚高古，世所珍重。

孫紹塤《崇禎刊宋秘書太白孫公遺稿叙》我宋祖秘書公諱德之，學問該博，筆勢雄壯，爲當時文臣冠。續呂成公未竟之《大事記》進之於朝，繇是士大夫以文場元帥目之，而借辭問學者填門，筆墨之繁，不可以數舉，是名曰《太白山齋稿》。【略】今於五百年之後，猶得執其佳言妙論而莊誦焉。嗟乎！非其人之不可泯滅而無傳，幾何而不滅沒也哉！欲觀其行，載在誌書者固不得其道術文學之一斑，獨當時所交皆名勝，而文山之墨猶存，可以想見其人矣。因以千百世之計，托之片楮焉。

蔡袁海《道光刊太白山齋遺稿記》予初讀其序、記數篇，筆蒼古，如三代鼎彝，莫名其寶。自憾見聞固陋，與東山里居相接，奈何如景星鳳凰，至今始快一睹。及閱前人叙，知其書屢經亡失，二百餘年僅存此帙，故見之者寡。今獲再梓，良非偶然。昔于雪江跋蔡君謨帖，謂「神物不終埋，至寶必得其壽」，信哉！

傳記

《金華賢達傳》卷九孫道子一名德之，東陽人，自號東白。博學善文，舉進士，仕至秘書監丞。有《續大事記》及文集。

著錄

洪經奎《嘉靖本太白山齋遺稿叙》《太白山齋遺稿》者，宋秘書丞孫先生所遺之稿也。全稿散逸不可復得，其所得者，所散逸之餘也。爲叙、紀，爲表、跋，爲文、銘，爲說、碑，計若干篇。【略】雪槎君以先生雲仍之裔，梓先生所遺之稿以傳世焉，蓋能心秘書先生之心者也。【略】是故於斯稿之梓續告成也，而書此以爲之端。嘉靖三十有九年庚申歲秋八月既望，清流縣儒學教諭儋郡洪經奎拜書。

孫揚《失太白山齋稿記》〔遠祖德之〕闢書齋於居東之桑園，日談經以授子姓及四方來學之士，自號太白山齋，學者因稱爲太白先生，而後世併命其遺文三十卷曰《太白山齋稿》。第世存其稿而未及梓傳，歷元及今，漸至壞爛，而亡者已十之九矣。有叔祖膠州同知諱志者，天順間卒業南雍，因攜其敗篋之僅存者以往，日於官舍中檢取殘缺敝紙補綴錄之，共得八十餘篇，而一字一畫楷正端嚴，友人清谿鄭性之序云【略】。卷一、二歌賦、雜詠、古風，卷三、四五言，卷四、五七言，卷六奏劄，卷七雜說、策問，卷八銘、贊、箴、戒，卷九記，卷十序、題跋，卷十一之十六書劄，卷十七送序、贈序、送行詩、壽詩、輓詩，卷十八祭文，卷十九祝文、青詞、上梁文，卷二十勸諭文，卷二十一、二十二墓誌銘，卷二十三行狀。後爲附錄、拾遺。

孫學《嘉靖刻太白山齋遺稿後序》學自七歲受蒙訓，先子鳳岡府君出此稿詔曰：我祖秘書公所遺也。【略】築太白山齋，別號太白山人。不治生，惟

事著述，簡帖浩繁，如續呂成公《大事記》，及碑、銘、傳、記、序、跋諸作，不下數百卷，當時朋儕推爲文場元帥。雖散見臨安古誌、金華古郡誌、東陽邑誌、《文獻錄》、《敬鄉錄》、郭氏《石洞遺芳》等書，然元季燹餘，家笥所藏僅什一於千百中也。歲遠蠹食腐壞。叔祖膠州同知府君憫之，先是攜卒業南雍，日抄成冊。但公問學宏深該博，援引出處，字畫舛訛，未遑考訂，欲謀傳世，有志焉而未逮。復攜宦所，不久而賚志以歿，先君寶之南旋。【略】嗣後又爲奸人計匿，踪跡俱泯。賴我祖在天之靈，失而復得，已去三之一也，具見兄揚《失》、《復》二記，茲不贅。【略】乃嘉靖甲寅，奉命分教清流，【略】遂請叙於雙野洪先生，而傳之梓人【略】庚申中秋，十一世孫清流訓導學稽首百拜書。

孫裕宗《太白山齋遺稿跋》　此集乃吾先世秘書德之公所撰，【略】同知公諱志者綴錄梓傳，因遭回祿，僅存一本，後爲杜氏所竊，幾乎無傳。石臺公徧訪復得，教諭公諱學者復刻其板，而又灰燼。【略】裕於少槎叔處覓得一本，堂兄文川公雅愛慕焉，借覽久羈，未幾仙逝。閱四載，爲孫女所壞，前後失去數張。裕偶遇，覽之，乃是帖心也，甚痛惜，復懷而藏之。【略】時萬曆癸丑孟春，二十一世孫裕宗謹記。

孫紹塤《崇禎刊宋秘書太白孫公遺稿叙》　我宋祖秘書公諱德之，【略】筆墨之繁，不可以數舉，是名曰《太白山齋稿》。奈元季兵燹之餘，僅存十一於千百。又誰知石臺、雪槎二公失之於奸人之手，而復得之也，今於五百年之後，猶得執其佳言妙論而莊誦焉。【略】因以千百世之計，托之片楮焉。時崇禎癸酉歲月在大梁弦日，十五世孫紹塤謹譔。

蔡袁海《道光刊太白山齋遺稿記》　去秋，程子謨三向途述東山某家有《太白山齋遺稿》一本，宋秘書丞德之公所著也，惜故紙剝蝕，急鏤版，庶不終泯。今春三月，石臺先生裔孫刻《石臺先生遺集》若干卷，併此稿刻之，竣，乞予爲記。【略】道光四年十二月朔日，後學蔡袁海謹記。

林駉

《禹入聖域而不優論》　《論學繩尺》卷五：出脫大禹極有力量，是用起文格議論，自《七聖論》中來，觀此一篇，可見前輩手高處。

《陸澄譏康成之註論》　《論學繩尺》卷八：考究精深，議論振發，非老儒宿學，安能有此筆力。

萬曆《福寧州志》卷一二　林駉字德頌，九都閩坑人。博極群書，九經註釋，暗記成誦。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釋老二氏之書，無所不窺。尤習當代典故，以《易》魁鄉薦。江古心漕江西，駉謁之，試之以一至十爲賦，破，駉應聲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奇偶位而揲參，古心稱賞。集徒以百數，鄰邑爭迎爲師。著《皇鑑》前後集、《源流至論》。祀鄉賢。

徐經孫

論述

劉克莊《跋給事徐侍郎先集》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卿，仍兼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見公於朝廷，文字溫潤精切，常自愧其論之繁蕪。其於宮府命令、士大夫除(受)〔授〕，必是是非非，義形於色。某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藁，附名淳夫之末，而不敢近傍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徐先生遺文一帖。曰覺溪，公王父也；曰觀過堂，公嚴考也。覺溪之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爲瑞。觀過公大篇如廣樂萬舞，短章如廟瑟三歎，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遇，書詩之澤鍾於矩山公之身，宜哉！昔坡、(隸)〔潁〕爲文章大宗師，而歐公尤稱老蘇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爲詩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木怪着辭荔，天祿辟邪眠蓐苔」之語而出，某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徐鑑《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序》　自竹素業興，代有作者，大率稱古文辭必軌咸陽、西京而往，揚榷風雅，又必禘開元、大曆而上已耳。余每訝其說，以爲猶之耳食。蓋聖賢立言垂訓，必有補於世，而後足勒千秋，如徒雕繢爲工，

淫哇切響，即摸擬前人，類桓宣武之於劉司空，亦安在爲不朽盛事也？余嘗檢世譜，得遠祖文惠公之集，而竊忻然有當焉。公處宋末造，值權倖柄用之時，乃介直不阿，抨彈甚力。他如敷陳講義，條上封事，皆讜論格言，似陸宣公經濟之確。間嘗抒自性靈，宣諸牙慧，或爲聲歌及比事雜著。其聲歌也似杜少陵詩史之正，其雜著也似劉中壘《說苑》之汪洋，言言足以憲往詔來，殊無取咸陽、西京與開元、大曆之賸馥，而摸擬以求肖爲也。乃今讀者披其文，輒想見其人精神品格，儼然如新，豈非立言大業眞在此不在彼也耶？

徐即登《宋學士豐城伯徐矩山公文集序》 按《宋史》，理宗末年賈似道建公田之議，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劾之，即致仕去。于是著作郎陳著亦以上疏謫，而公所舉陳茂濂隨謝事歸，時人稱爲「三烈」。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慕經孫之爲人，而惜未見其疏也。公號矩山，登上世祖也。爰從家乘中檢出公全疏讀之，則見其洞民情若觀火，條利害如列眉，種種國家根本之慮，使當時能用其言，東南不至騷動，元人安得遽乘釁而覆之？公以一言繫有宋之存亡，顧不重歟！而公之言固不止此也。殘篇剩牘，掇拾于兵燹之後，而傳抄于父兄之遺者，什不存其一二。然而忠謀嘉猷，爲國家計，往往而是。平時輔養君德，則見于講義之陳；匡濟時艱，則見于條陳之疏。至于糾彈不避權要，即以董宋臣、丁大全之寵幸，而指斥不遺餘力，雖遺文所載僅見一斑，而其中之所存亦可臆而知也已。是公于當時能以其言爲天下重，而不能保其身之見容于朝；雖其身之不見容，而其言則未嘗一日而不盡。「風雨雞鳴」，殆公之謂，首稱曰「烈」，其名之稱情也哉！昔人謂平時直言敢諫之士，即臨難仗節死義之臣。以公敢言之忠若此，藉令不死于咸淳之時，而猶存于景炎之際，安知不帥義旅以勤王，趨厓山以抱帝，如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輩之所爲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矩山存稿》五卷。【略】經孫以伉直自許，立朝大節，多有可稱，【略】文章則非所注意，故往往直抒胸臆，不復以研鍊爲長。然其理明辭達，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諸篇，或指陳時弊，或彈劾權姦，皆敷陳剴切，辭旨凜然，尤想見正笏垂紳氣象，雖謂之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可也。惟詩筆俚淺，實非所長。其留於今日，蓋以其人而傳之，爲全集琬琰之藉可矣。

李之鼎《矩山詞跋》 公字仲立，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歷官至刑部侍郎。與賈似道忤，通居林下，十年乃卒。志氣嚴正，文章浩瀚，奏疏則指斥時事，剴切敷陳，惟詩詞直攄胸臆，不復研鍊，與《擊壤集》相似，亦宋人道學派體也。【略】此詞或亦可以備一格歟。

傅增湘《明萬曆本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跋》 經孫詩淺率不足存，文則氣舒以達，要以忠直敢言，聲振朝列，故其文以人重，其他文亦殊少雅裁耳。

傳記

熊朋來《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 公諱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應舉始改今名。登寶慶丙戌王會龍榜進士出身，歷官潭州瀏陽主簿，郴州永興令，知桂陽軍臨武縣事，通判潭州，國子博士，監察御史，福建提刑，安撫，知福州，貳秘書，宗正，起居，左右史兼給事中，刑部侍郎，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度宗在東宮，公初爲資善堂直講，又歷諭德、庶子、詹事，爵至豐城伯，官至正奉大夫，遺表贈金紫光祿大夫。以紹熙壬子九月辛亥生，咸淳癸酉閏六月乙亥薨逝。【略】里居洪、撫之境有山方正，因號矩山。公之在臺察、給舍，彈劾繳駁，屢犯戚里近侍。景定間，賈似道初相，莫敢議執政善否，公抗論買公田不便。未幾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官舊不常設，旋以御史舒有開奏免所居官，遂歸不復仕。【略】余弱冠以里中子嘗托門塾，故不敢辭而表其墓曰：斯墓也，是昔翰林學士也，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是景定罷朝而不附公田之議者，是咸淳遯野致爲臣而不仕者。避世十年，辭世三年，而山河異矣。葬之緩急，正不暇爲身計也。吾書在石，勿礪勿燧，倘見采於太史也。

《宋史》卷四一〇《徐經孫傳》（存目）

著錄

徐鑑《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序》 余被命按閩，念公曾爲閩提點、安撫，固所過化之地，因屬有司讎校卒業，付之殺青。【略】第計公譔結甚富，茲僅得

五卷，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自非殫力搜索，即此寥寥篇什，猶軼逸莫收，始信酉陽宛委實不乏閎簡耳。【略】皇明萬曆甲寅春王正月，賜進士出身、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十一世孫鑒拜手謹譔。

徐即登《宋學士豐城伯徐矩山公文集序》 公號矩山，登上世祖也。【略】殘篇剩牘，掇拾于兵燹之後，而傳抄于父兄之遺者，什不存其一二。【略】乃取遺藁稍編次之，而以詩歌、雜著附焉。往者曾攜入閩，欲授之梓，以公嘗提刑福州，人尸祝之，乃覈其遺跡無存，併爲中輟。今予叔時觀持節按閩，期于必刻，固家乘之光也。因述平生景仰之私，綴數語于篇端。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前奉勅提督福建學校副使、禮部儀制司郎中十二世孫即登拜手謹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矩山存稿》五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宋徐經孫撰。【略】經孫家在洪、撫之間，有山方正，因號曰矩山，并以名集。前後無序跋，惟附錄劉克莊贈其先人文集序一篇，殆傳寫佚脫歟。

李之鼎《矩山詞跋》 徐文惠公《矩山存稿》五卷，明萬曆中其裔孫鑒與徐鹿卿《清正存稿》同刊，名爲《二徐集》。【略】余已刊入《宋人集》甲編，彊村侍郎蒐刊宋元詞，此詞或亦可以備一格歟。南城李之鼎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矩山存稿》五卷，宋徐經孫撰。四庫著錄係鈔本。明萬曆中刊本，題《徐文惠公集》。

傅增湘《明萬曆本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跋》 宋豐城徐經孫仲立撰，凡五卷，卷一奏疏、表，卷二講章，卷三雜著，卷四詩詞，卷五誌銘，附錄爲當時詔誥、墓表、史志列傳、時人贈詩。萬曆刻本，題「裔孫鑒梓」，前有萬曆甲寅十一世孫鑒序，即鑑巡按福建時所刻，次十二世孫即登序。卷首有「閩中徐惟起藏書記」朱文印。惟起名燉，又字興公，萬曆時人，則此爲梓成最初之印本矣。【略】按：此集《四庫全書總目》據衍聖公家藏本著錄，題爲《矩山存稿》。《提要》言前後無序跋，祇附錄有劉克莊先集序一篇。今觀兩序，咸言檢世譜得遠祖集，因讎校卒業，付之殺青，僅得五卷。【略】可知遺稿久亡，至鑑等始爲之輯錄。是公集自以此刻爲最早，館臣所見《矩山存稿》者，必後人從此本鈔出，而逸其序、跋、附錄，以致莫悉其原委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學士徐文惠公存稿》五卷，宋徐經孫撰，附錄一卷，明萬曆四十二年徐鑒刻本，傅增湘跋，二冊。

馮去非

論述

方回《跋馮深居詩》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軍人，號深居。父子兄弟一時知名，皆登科。去非嘗爲宗學諭斥。高巾大袖而身肥短，詩峭健。晚頗深晦，入金陵幕，日事詩酒，費用不計算，乏則又求於士大夫，人不敢不餽，餽至凡縑帛物玩立令諸妾分之，錢以贖典，既而又乏又典，俗士或笑侮之，不恤也。馬裕齋光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爲贊，皆可觀。年八十餘卒。今亦無得斯人矣。

傳記

孫德之《深居馮公墓銘》 南康馮氏世以儒名，至厚齋始得朱文公而師之。【略】諱椅，進士起家，官雖不遂，所教授常數百人，諸子皆傳。長素餐，庚辰甲科，知溫州；次去非，辛丑進士，知興國軍；次去辨，庚戌進士，分司幹官；次某籌積閱知通州。去非字可遷，幼有異質，而伯氏共業，短檠竹几，吾伊常至夜分。稍長，義理融液，文思泉湧，嘉定癸酉、乙卯，鄉書俱第一。歲丙子，主文王公遂得其卷，眞文魁選，以聯事江君沆誤起封點，乃陞次名補處，則分司君也，人以是屈馮氏。公方捷應舉，已而腐餘之習，博書懷傳，窮搜恣觀，不究其端極不止。諸公傾搆重幣，聘請爲白鹿書院山長，與後先升堂，復分金陵講席。其發明《易》、《書》、《詩》，經師多未及。夙受知趙公葵、吳公淵，二公分江淮浙閩，多往來揚、潤、吳門。中第，注滁州戶曹。某年余公玠宣諭，四辟淮，遣隨司，罷郴州桂陽丞，東淮漕，辟運幹。其年改宣教郎，知會稽縣，未上。今丞相鎮淮南，改辟寶應，尋通判壽春府。公雖轉職州縣間，一時鉅人如程公（某）、許公（某）、王公（某）、王公埜、董公自然交口吹送，王公遂、李公性傳、

江公萬里薦之尤力，董公槐、程公元鳳繼相汲引，此自進由發運司主管移兩浙轉運司，除宗學諭，人謂自此陞矣。會三學叩閽攻排丁大全，朝家將行法，公誦言其不可，遂可以伸氣矣。其餘黨猶在要路，竟遭擠排，無以爲歸，留湖浦。言者復不置，杜門盡謝人事，圖欲休息晚景。監司有隱憾，徙居瑞陽，景定元年也。相率具冤狀亟請放，使主管仙都觀，知興國軍。馬光祖泝臨沿江，趙公亦寓溧陽，公推故人，千里命駕，泛宜揚帆而東，相得歡甚。咸淳改元，微恙終於寓舍。馬公、淮閫李公各致喪費，李公又爲具舟楫，始得浮柩以歸。年七十有八，階某官。【略】厚齋本朱文公《易》而申之，公研窮反復，精通先天之數。作文有根柢，豐腴典實，自成一家。馬公建祠青溪，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公以其關於教事，人爲之贊，聞者興起。尤工詩篇，下筆立就。作字得西臺體，每一篇出，士友爭取去。在漕幕時，黃漕濤議毀東園爲浮屠居，同列熟視，莫能爲舉頭吐氣。公力爭不獲，則歸所舉剡牘求去。制使丘公岳高之，隨爲補發。其臨事有守類如此，不獨爭三學事也。【略】初，厚齋築廬草堂，扁曰馮氏隱居。公屋其後，爲深居，更闢屋道南，號深居道人。藏書萬卷，詩三百篇，定爲三稿，他文共數十卷，編輯未就。【略】致大以其行述介其季父通州請銘，追惟大雅凋零，風流不競，俯仰感愾，其辭悲焉。銘曰：匡廬巖巖兮，公之學與之而頎頎；左蠡淼淼兮，公之文與之而汪洋。百君子推挽如不及兮，無奈儉夫之謗傷。公之精爽兮，豈其閟於草堂，想與廬君兮，時遊乎帝之旁。思其人而不見兮，但見山之高而水之長。

《宋史》卷四二五《馮去非傳》（存目）

紀事

《藏一話腴》外編卷下　《詩》云：「涇以渭濁。」東坡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是涇不自知其濁，而反以渭爲濁也。惟杜少陵曰：「回首清渭濱。」深得其旨。馮深居《題道士鄭渭濱詩卷》云：「江湖曾是飲清波，筆染霜華秋最多。夢裏誦君新句子，覺來無奈月明何。」

陸夢發《蘭皐集序》　曩見馮深居言，舊客海寧之漁亭，枚舉吟社，起自竹洲之客汪柳塘以下二十餘人，一時雅集，不減山陰。

《浩然齋雅談》卷上　趙南仲丞相入汴日，嘗經宿境，見奇石不忍舍。其後治圃溧水第，因語曩事。時趙邦永在傍，退即負之而來，儼然昔所見也。蓋當時意公所喜，即令人畀置，轉江而歸焉。公猶憶其左跗闕如，視之果然。適一匠人睨而噩嘆曰：「異哉！當年所失，某適得之。」取而脗合，渾然天成。公異其事而銘之云：「昔我于役，在宿之野。煙磊塵砢，應接不暇。維州所宅，挺立翹楚。既賞而稱，欲去而佇。今我來居，于溧之北。孰爲而至，不謀而得。河、浙相望，邈風馬牛。一念所到，造化與酬。工胡運斤，夷于左股。迫而視之，闕如其故。人力攸及，理無復全。疇昔啓之，匠亦有言。執藝函山，留余可績。匪尺而量，匪管而測。乃命之前，乃挈之聯。如磁引鐵，如鸞膠弦。於戲！棄而取之，石無所欣戚也；斷而續之，石無所損益也。物各付物，天契其天。我銘此石，莫非自然。」此馮可遷之文也。

又　開慶間，馬華父制置江閫日，嘗于青溪建祠以祀先賢，斷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皆嘗仕若居若遊于此者獲與焉。蓋華父之祖，亦嘗仕于昇故也。祠成，命馮可遷贊之。其贊馬公，末語有「爾祖其從與享」之句，或摘以爲譏，華父遂去乃祖之祀焉。或謂劉子澄清叔與華父有宿憾，授意于馮云。

鮑廷博《對牀夜語跋》　景文號藥莊，錢塘人，南宋太學生。【略】所著《夜語》一編，詞約理勝，深得說詩之旨。景定間南康馮去非爲之序，諄諄以名節相勉，景文卒亦不負其言，斯可謂之知己矣。

林希逸

論述

綜論

劉克莊《竹溪詩序》　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

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蓋先生一傳爲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爲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鬚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爲，然意根除剗，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詩，歎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淵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又《竹溪集序》 始余見竹溪詩而愛之，既而又見其未第時所論著二巨編，煅煉攻苦而音節諧鬯，〔還〕〔邊〕幅寬餘而經緯麗密，歎曰：此非場屋荒速、山林枯槁者之言，必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方筆札，遂入翰林，侍〔講〕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鼓雷風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沾，華采所被，士爭傳寫，家藏而人誦之。子泳彙其藁以示余。自昔文人鮮不以壯老爲銳惰，江文通晚有景純索筆、景陽取錦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盡之兆爾。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近製高于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者，有十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賈然，居之多者貨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束書閣上，棄槃牆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融尤刻厲，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書不虞楮，吟不韋柳，文不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旃廈之文精粹，典冊之文華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訒，達生則蒙〔言〕〔叟〕，談空則無盡，藏妙巧于質素，寓高遠于切近，宜乎備衆體而爲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昔與竹溪相〔斯〕〔期〕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願力不退轉，筆力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蚓之和韶鈞，跛鼈之追驥騄矣。初，鄭丞相以御槧徵竹溪文，終不肯獻一字，玉音嘉奬。及與史宅之同掾公府，史方以括田媒大〔用〕，物〔用〕情趨附，竹溪獨面折不少恕，遂拂衣去。余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林某以忤宅之謫守。」嗚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如此，此又世所未知者，因附見於集序焉。竹溪林氏，名某，字肅翁。

林希逸《見林郎中》 伏念某賦材有限，屬興無涯。神散意散，居然散人；學窮行窮，厄于窮鬼。雖少年亦隨人後科舉，然生平恥作俗下文章。怪怪奇奇，蕭蕭索索。哦詩盡夜，伴四壁之蟲吟；得句空山，疑一身之羽化。第苦饑腸之煎迫，莫能飽意于討論。雕蟲之技未除，妨人見月；盟鷗之約莫違，入夢林泉。所以心迹俱違，形神交誚。雖讀書二十年矣，回視欿然，便逢時萬戶侯哉，自知明甚。徒以斗升之計，庶幾鉛槧之功。然文辭既非場屋之章程，而言語又有漁樵之氣象。顧自笑齊門之鼓瑟，人徒惜伯牙之鼓琴。方將效西子之顰，又恐失邯鄲之步。飄零爲客，空懷李白之飛揚；涕泗交頤，終悼昌黎之變化。誰肯顧于鹽車之下，疑遂沉于涸轍之中。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林希逸竹溪詩集》 閑愛著書多歲月，清卿風度亦佳哉。何須手版還丞相，始得紅泉正講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鬳齋續集》三十卷。【略】劉克莊嘗謂：「乾、淳間林光朝始好深沈之思，爲文極鍛煉，一傳爲林亦之，再傳爲陳藻，三傳爲希逸。比其師，槁乾中見華滋，蕭散中見嚴密，窘狹中見紆徐。」所以推許之者甚至。今觀其集，多應酬頌美之作，且以道學名一世，而《上賈似道啓》乃極口稱譽，至以趙普、文彥博比之，殆與楊時之從蔡京同一白璧之瑕。集末載《學記》，解《太玄經》者居其半。其詩亦多宗門語，王士禎《居易錄》所記，良不爲誣。然南宋遺集，流傳日少，其詩文雖不盡如劉克莊所稱，而尚不失前人軌度。其《學記》中所論學問文藝之事，亦時有可取。節取一長，固亦無不可耳。

分論

《文房四友除授制》 劉克莊《跋狨甫姪四友除授制》：此題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後余聯作，已覺隨人腳跟走矣。既而胡卿、叔獻及倉部〔弟〕各出奇相誇，里中士友如林公淡、方至、黃牧競求工未已，然〔至〕〔止〕有許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許多意說了又說，譬如廣場卷子，雖略改頭換面，大體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

《飛躍亭》、《鏡中我》 劉克莊《與竹溪林中書書》：錄示《飛躍亭》詩，篇篇有飛躍意，與卷中諸賢高談闊論，諄諄然解費隱字及「勿忘勿助長」數句與

飛躍全無相關者，大有逕庭矣，某所謂先得我心同然者耶！《鏡中我》詩末知唱首云何，所和三篇可繼五柳公形神之作。此三字某只是小書廚，收書不多，但記得前輩有「鏡中有客白鬚多，鏡外先生識也麼」之句，又記得自有五言云「有時臨鏡問，此老是何人」，此類不可勝記。

《詠史》 馬廷鸞《題汪心齋讀史雜詠後》：先友林竹溪詠史百篇，應葺芷先生袖達安晚丞相，丞相大稱賞，即以上聞，遂簡帝心，早典內制，晚位九卿，聲華赫然。

《孝宣厲精為治論》 《論學繩尺》卷一：地位廣大，議論純粹，時文中高作也。前篇〔楊茂子《太宗銳意經術論》〕指銳情二字為切要，此篇指厲精二字為切要，是用功之重處，可以並看。

《樂軒詩筌序》 《愛日齋叢鈔》卷三：林肅翁序《樂軒詩筌》，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則學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奈何，噫！」是摹擬舒元輿之作邪？蓋元輿《玉篆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入局》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竹垞輯《宋人小集》四十餘種，自前卷所列江湖詩外，如【略】林希逸《鬳齋十一稿》：「寬心可要流香酒，圓夢何須正焙茶。」（《入局》）《明皇按笛》、《達磨渡蘆》二圖長歌皆佳。又六言：「蚯蚓兩頭是性，桃花一見不疑。了得葛藤三昧，卻參《芣苢》諸詩。」〔鬳齋為林艾軒理學嫡派，而詩多宗門語。鬳齋有全集。〕

《莊子口義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莊子口義》十卷。【略】序又謂「郭象之註未能分章析句，王雱、呂惠卿之說大旨不明，愈使人有疑於《莊子》云云。今案郭象之註，標意旨於町畦之外，希逸乃以章句求之，所見頗陋，即王、呂二註，亦非希逸之所及，遽相詆斥，殊不自量。以其循文衍義，不務為艱深之語，剖析尚為明暢，差勝後來林雲銘輩以八比法詁《莊子》者，姑錄存之。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竹溪詩集》 林希逸字肅翁，號鬳齋，又號竹溪，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淳祐中遷祕書正字，景定間司農少卿，歷中書舍人，直寶謨閣。莆田林光朝講學於紅泉，光朝之學一傳為林亦之，再傳為陳藻，三傳至希逸。其學有原本，故發於詩歌，若不經意，氣味自別。著《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諸書。其詩文集有《竹溪十一稿》三十卷，又《續集》三十卷，及門林式之所編，林同為之序。茲合為《竹溪詩集》。

紀事

劉克莊《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廳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累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為序，《桃李園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之為序，聚眾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木水之有本原」，肅翁〔之〕〔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為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仕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涴，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又《李艮翁禮部墓誌銘》 余行天下貶友多矣，或前密後疏，或始合終離，非直交游之難，殆亦有數存焉。若夫自童至耋，和如塤篪，合如符節，中更艱難險阻，生死不相背負，若余與亭山、竹溪三人者，指不多屈。余與肅翁先歸，君至自湘，嘗會於海月堂，劇談數夕，又會于余之樗庵，亦數夕。其至言精論有可以使石點頭，龍出聽者，未知鵝湖會散之後，人間更幾百年有此樂否。嗚呼悲夫！竹溪既狀君之行，余掇取其大者刻之宰上。

《**慶史**》**卷中**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于溳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溳溪圖》。其序略云：「張侯畜書萬卷，掾常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著墨襜布裰，繫絛，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皀縐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著錄

林同《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序》　及（林式之）通守三陽，咸淳戊辰秋，抵官下將一考，以書爲同言：「吾此來得綰郡紱，薄有俸入，節縮裘飪，銖積寸累，或有可以足吾生平未足之志者，願以《鬳齋集》爲先，子其爲我請《續集》于先生而行之，且毋以憚煩辭。」同敬諾。於是鬳齋方卷退處之懷，袖觀之手。其年秋九月，上擢鬳齋長仙蓬，侍緝熙。明年春，再入禁林，掌詞翰。【略】鬳齋屢辭不獲命，趍行之詔，聯翩而下。行有日，至是而《續集》之入梓者，爲卷三十矣。【略】《鬳齋前集》亦六十卷，《續集》宜視《前》。繼自今賡殿閣之吟，陪氈廈之咨，雲霧裁翦，日月獻納，必且至于手抄而腕脫者，當揭爲《又續集》，以遂子敬兄之志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林鬳齋文集》，一部十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林鬳齋文集》十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希逸《十一集》九十卷。

《內閣藏書目録》卷三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竹溪鬳齋集》二十冊。陳景雲注：「十一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鬳齋續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林希逸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希逸有《鬳齋前集》六十卷，久佚不存。惟此《續集》謂之《竹溪十一稿》者，尚有傳本，即此三十卷也。凡詩五卷，雜著一卷，少作三卷，記二卷，序一卷，跋一卷，四六三卷，省題詩二卷，輓詩一卷，祭文一卷，墓誌二卷，行狀二卷，《學記》四卷，其門人福清林式之所編，共十三類。而謂之「十一稿」，不詳其故，或十中存一之意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舊鈔本。宋三山林希逸著，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舊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一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舊鈔本。題「三山林希逸著，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四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宋林希逸撰。明謝肇淛小草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宋林希逸撰，明謝氏小草齋鈔本，楊浚跋，五冊。《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三十卷，宋林希逸撰，清鈔本，六冊。

藝文

劉克莊《讀竹溪詩》　不敢匆匆看，晴窗幾絕編。參他少林髓，饒得奕秋先。友願低頭拜，師曾枕膝傳。已將碑印子，牒過竹溪邊。

又《借韻跋林鬳翁省題詩》　昔冠南宮淡墨書，當年萬卷各名湖。至今處子尚綽約，應笑老婆曾抹塗。詠慶雲圖如着色，和薰風句肯從諛。行三十里余方悞，敢與楊修較智愚。

魏慶之

論述

黃昇《詩人玉屑序》　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出新意，別爲是

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緐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鑒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名勝之所品題，有補於詩道者，盡擇其精而錄之。蓋始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猶可藉以已疾，而況醫之善者哉！方今海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渝之以冰甌雪盌，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姜白石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安能徑詣聖處。吾黨盍相與懋之。君名慶之，字醇甫，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於其間。閣學游公受齋先生嘗賦詩嘉之，有「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之句，視其所好事，以知其人焉。淳祐甲辰長至日，玉林黃昇叔暘序。

《梅磵詩話》卷中　建安魏醇父慶之，號菊莊，有《吟稿》行於世。所著《詩人玉屑》，編類精密，諸公多稱之。壺山詹夢璧子蒼與之同里。咸淳初年，詹待鉛山丞闕，館寓吾鄉秀邸，與余唱和，詩筒往來不輟，相得歡甚。丁卯春自苕還建，余賦《沁園春詞》送其行，及以詩寄菊莊云：「一莊純種菊，此地著詩仙。再世陶元亮，三生魏仲先。餐英知正味，飲水得長年。每見君吟稿，予懷亦洒然。」戊辰初春，壺山自官次貽書及寄菊莊和篇來，其中一聯云：「今宵方對月，何日結忘年。」殊有意味。今轉盼十五年矣。聞壺山、菊莊墓木皆已合抱，追思故交，爲之愴然。菊莊與玉林黃叔暘友善，有《過玉林》詩云：「一步離家是出塵，幾重山色幾重雲。沙溪清淺橋邊路，折得梅花又見君。」亦有新意。

方回《詩人玉屑考》　《詩人玉屑》二十卷，建安魏慶之醇甫所集也。淳祐四年甲辰，黃昇叔暘爲序。魏號菊莊，黃號玉林，黃亦有詩話及《中興絕妙詞選》行世。序謂《玉屑》勝《漁隱叢話》，不然也。《漁隱》編次有法，先書前賢詩話文集，然後間書己見，此爲得體。他人與《玉屑》往往刊去前賢標題，若己所言者，下乃細注出處，使人讀之，如無首然。又或每段立爲品目，殊可憎厭。況又不能出《漁隱》度外。其前載諸賢詩評，不過增南渡以後諸公議論，如朱文公、楊誠齋、趙章泉語，吾無間然。嚴滄浪、姜白石評詩雖辨，所自爲詩不甚佳。凡爲詩不甚佳而好評詩者，率是非相半，晚學不可不知也。其詩體句法之類，與李淑、郭思無異。其後歷叙三百篇、漢、魏以至南渡人別爲異，即《漁隱》條例耳。閩人有非大家數者，特書之，亦可刪也。

《百川書志》卷一八　自有詩話以來，及近世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詩人句法，品藻詳陳。詩話大成，莫高此《玉屑》也。

《詩藪》雜編卷五　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略】若阮氏《總龜》，黃氏《玉屑》，但類次前聞而已。

《詩源辯體》卷三五　魏醇甫《玉屑》、阮宏休《總龜》，皆類次舊說，實無己見。然純駁不齊，雅俗相混，而《總龜》則直詩話耳。

《竹林答問》　問：「《詩人玉屑》謂：『古人鍊字，只於眼上鍊，五字詩以第三字爲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眼。』然否？」答：「鍊字無定處，眼亦無定處，古今豈有印板詩格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愛日齋叢鈔》五卷。【略】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

又卷一九五　《詩人玉屑》二十卷。【略】是編前有淳祐甲辰黃昇序，稱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逸士觴咏於其間，蓋亦宋末江湖一派也。宋人喜爲詩話，裒集成編者至多，傳於今者，惟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慶之是編卷帙爲富。然《總龜》蕪雜，《廣記》挂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仔書作於高宗時，所錄北宋人語爲多，慶之書作於度宗時，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略具矣。慶之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採齊己《風騷旨格》僞本，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又如禁體之中載《蒲鞋》詩之類，亦殊猥陋。論韓愈《精衛銜石填海》「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二句爲勝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二句之類，是非亦未平允。然採摭既繁，菁華斯寓。鍾嶸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者，亦庶幾焉，固論詩者所必資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是編作於度宗時，所載南宋人語爲多，足繼《苕溪漁隱叢話》所採北宋人語之後。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詩人玉屑》一函三冊。【略】出入於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叢話》、《滄浪詩話》，而窠臼亦所不免，甚至類僅一

條，益形瑣碎矣。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八　《詩人玉屑》十卷，宋菊莊魏慶之醇甫集。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詩人玉屑》，一部六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詩人玉屑》十卷，魏慶之。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詩人玉屑》四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詩人玉屑》（宋刻）。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詩人玉屑》二十二卷，魏慶之，詩法統宗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詩人玉屑》□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人玉屑》二十卷，內府藏本。宋魏慶之撰。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詩人玉屑》一函三冊，宋魏慶之撰。【略】書二十卷，分門纂輯。

《季滄葦藏書目》　《詩人玉屑》二十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譔，元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八　《詩人玉屑》二十卷，明刊本。宋魏慶之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詩人玉屑》二十卷，明武林謝氏刊本，武林思山謝天瑞校正。宋魏慶之撰。【略】舊有翻宋元刻本，此則武林復古生謝氏校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編。嘉靖六年重刊元本。格致叢書本。

又《續錄》　楊惺吾藏宋刊本。李木齋有殘宋本。《天祿目》有元刊本。莫郘亭有元刊本，末題字云瑞昌龍沙識，葉石君舊藏。明天順本祇十卷。清初刊本。清仿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詩人玉屑》二十卷，明刊本。宋魏慶之輯。宋時刻於湖南，止十卷。至明天順間，江東宋宗魯蒐訪全本刻之。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詩人玉屑》二十卷，存卷一至一七，宋魏慶之輯。（宋刊本）（元刊本），有缺葉。

又　《詩人玉屑》殘本四卷（存卷四至七），宋魏慶之輯，宋刊本（周春跋）。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詩人玉屑》二十卷，元刊本。宋魏慶之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編，宋刊本。【略】按：是書董誦芬同年得之東瀛，持以相讓者。刻工不精，避宋諱亦不謹。卷中經日本人塗抹，殊爲刺目。

又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撰。明刊本。

又　《新刊古今錦繡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撰。明刊本。【略】按：此書板式古而刊刻不精，其字體似獨愼齋，大約明中葉之建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輯。明嘉靖六年洪都潛仙刻本，八冊。《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輯。明汪元臣刻遞修本，六冊。《新刊古今錦繡詩人玉屑》二十卷，宋魏慶之輯。明刻本，十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詩人玉屑》二十卷十冊，宋魏慶之撰，元刊本。《詩人玉屑》二十卷十六冊，宋魏慶之撰，明嘉靖戊戌（十七年）武林謝天瑞覆元刊本。《新刻詩人玉屑》二十二卷十冊，宋魏慶之撰，明錢塘胡文煥校刊本。《詩人玉屑》二十一卷十冊，宋魏慶之撰，日本寬永十六年田原仁刊本。

徐元杰

論述

徐直諒《楳埜集跋》　先君未第時，爲文未嘗有藁。既第，中外僅歷四考，餘皆端憂幽疾之日。戊戌立朝，直諒兄弟尚幼，且先君單騎往，文字亦復散失，故家集視近世諸老獨不爲多。今集中多甲辰、乙巳在宗廟朝廷之言，然經

幄、詞垣初不爲久，姦賊蜮射，遽死國矣。庸齋趙先生爲集序，慨之爲長。先君蚤從克齋陳先生、西山眞先生游，孜孜焉以聖賢問學爲事，文章氣節其餘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楳埜集》十二卷。【略】《甲辰上殿劄子》，則爲左司郎官時所上，其論濟王之宜置後，驕奢之宜戒抑，敵國外患之宜以宗社爲心，皆惓惓納忠，辭旨懇到。其白左揆論時事數書，乃爲杜範所延而作，亦多關繫國家大計，言無不盡。雖夙從陳文蔚、眞德秀游，或不免過泥古義，稍涉拘迂，然不可謂之不軌於正也。周密《浩然齋雅談》記元杰母張氏能詩，有「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之句，而元杰詩乃頗朴僿，蓋眞氏《文章正宗》持論如是，元杰亦篤守其師說云。

傳記

《宋史》卷四二四《徐元杰傳》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深。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眞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略】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略】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既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政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指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揚雄《大匠箴》。【略】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閽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略】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點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閽訟冤，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史鄭宗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

紀事

趙汝騰《楳埜集序》　士君子有正主庇民之學，不幸當其時之所難，積誠所感，既足以回事勢於危疑，壬鋒深忌，乃竟殞其身於非命，漢之蕭望之、李固、杜喬，近日之楳埜是也。望之以身捍恭顯，固、喬以身捍梁冀，楳埜以身捍權臣，或誤下廷尉死，或同日以獄死，或以非病死，其死一也。獄死者蓋甚明，而非病死者至今未得明，其尤可悲也夫！楳埜蚤從朱文公先生之門人陳君文蔚游，又嘗取正於眞文忠公，其學固已知標本。而心事眞切，禍福利害有所不入，又其所素長也。故自其對大廷，已純正不雜，而其後入告，又皆忠實無隱，學者稱之。淳祐甲辰，適值權臣起復，六館之士譁然言於天子之廷，天子疑焉。公以二疏入對經幄，明白懇到，上當帝心。自是靡言不聽，權臣奪起復，而杜立齋相、游克齋召矣。當是時，朝廷清明，衆正來會，公論爲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孝，士大夫知有邪正。上之嚮公意日甚，而身遂危矣。公年事未衰，頤養無玷，一旦遽罹于死，中外震驚，行道之人莫不愀然以疑，廟堂部寺監百執事皆爲之寢食輟食。嗟夫！孰不有死，公之死亦異矣哉！當時朝廷詔獄，而儉壬身任折獄之責，其事竟不得而明。至今累年矣，忠臣義士未嘗一日不冤之。追論往事，至有爲之泣下者。近廷紳狂佞之夫忽唱異論，謂公死實喝死，且誣公以羽翼權臣，曲學阿世，而破千萬載公議之是非。其疏一出，萬口唾斥。於公何傷，而其人亡忌憚，乃至於是，重爲世道歎也。公之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來請序。余讀之盡卷，其正大如望之，其忠

切如喬、固，而其歿又皆可閔，故併論之。

《浩然齋雅談》卷中　張良臣字武子，近世詩人，有《雪窗集》。有子時，嘗從張公父至象臺。其女兄即徐元杰仁伯之母也，亦能詩，嘗有絕句云：「羅幕金泥窣地垂，夜香燒盡二更時。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正自不凡。

《癸辛雜識》別集卷下　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爲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宋率臺諫共爲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宋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徐霖上書力詆宋不能明此獄之冤，不報，竟去。宋奏疏乞留霖，亦不報。先是侍御史劉漢弼盡掃嵩之之黨，至此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謂嵩之有力，然皆無實跡也。朝廷遂各賜田五頃，楮幣五千貫，以旌其直。黃濤之試館職也，對策歷數史嵩之之惡，至是除宗正少卿，於對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於是僉議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諒投匭扣閽，力辨此說，濤遂被劾去。

著錄

趙汝騰《楳埜集序》　公之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來請序。

徐直諒《楳埜集跋》　先君楳埜先生工部侍郎徐公文集凡二十五卷，直諒誤恩分壘，始克聚俸餘鋟梓，敬寘郡齋，訪求闕遺，尚嗣刻之。先君未第時，爲文未嘗有藁。既第，中外僅歷四考，餘皆端憂幽疾之日。戊戌立朝，直諒兄弟尚幼，且先君單騎往，文字亦復散失，故家集視近世諸老獨不爲多。今集中多甲辰、乙巳在宗廟朝廷之言，然經幄、詞垣初不爲久，姦賊蜮射，遽死國矣。庸齋趙先生爲集序，慨之爲長。【略】景定二年臘月二十四日，孤宣義郎、權發遣興化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男直諒百拜敬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徐元杰《楳埜文集》，一部十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楳埜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徐元杰撰。【略】其集不載於《宋史・藝文志》。觀其子直諒跋語，乃景定二年直諒知興化州時所刊，本二十五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輯編次，釐爲雜文十一卷、詩詞一卷，雖僅存十之五六，而本傳所列奏議，條目具存，尚可得其大概。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楳埜集》十二卷，宋徐元杰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三冊。

藝文

劉克莊《祭徐仁伯文》　嗚呼！楚、龔之死，已瀕耄耋。有一老父，踵門來弔。此之嘗薰，天年不保。余謂老父，蓋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電掃。伯始輩人，寧不華皓。以彼爲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揭兩曜。計（維）〔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戶悄。故閭誰（試）〔式〕，新阡誰表？聊持束芻，覆此清（甌）〔醪〕。烏乎哀哉！

方鳳《祭徐侍郎文》　靈之游兮，凄其以風。噫！慟以軨兮，洶胥濤而與東。噫！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冤其曷窮。噫！非此其悲兮，羌世變惟時恫。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也，渺籲帝兮深衷。噫！

吳潛

論述

陸以曦《詞林紀事序》　竊惟詞源于詩，詩源于《三百篇》。三百篇無非事者，故孔子以爲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且推諸事父事君之重。後代詩人，或僅以工聲偶，務綺靡。降而倚聲，則直以爲弄月嘲風，供淺斟低唱以

娛心而已。試取宋、金、元詞考之，不盡然也。其事關倫紀者正多。如【略】吳毅夫《滿江紅》「報國無門，濟時有策」，其自負何如？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履齋遺集》四卷。【略】潛詩頗平衍，兼多拙句，求如《送何錫汝》五言律詩之通體渾成者，殆不多見。其詩餘則激昂悽勁，兼而有之，在南宋不失爲佳手。雜文雖所存不多，其中如與史彌遠諸書，論辨明晳，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槩。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

陸心源《**許國公奏議跋**》　是本案年編次，凡奏議六十三篇，《宋史》本傳所載《都城大火論致災之由疏》，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疏》、《論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疏》、《端平元年陳九事疏》、《奏造斗斛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凡十五事疏》、《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疏》、《請養宗室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疏》、《請分路取士疏》、《言儲邊防禦十有五事疏》、《申論防拓江海等事疏》、《論艱屯蹇困之時疏》、《乞遴選族人以繫人心疏》、《同知樞密時入對疏》、《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時入對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疏》、《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疏》、《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疏》、《乞令丁大全致仕疏》，凡二十篇，全篇皆在其中，且有上疏年月。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先師朱述之太守從溧水吳氏後裔傳錄，遂傳於世。忠義所感，殆有鬼神爲之呵護歟？斗祥不知何時人，丞相沒於宋季，題曰「裔孫」，則非宋人可知。近時藏書家爭誇《四庫》所收，得此而六，尤當亟爲表章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履齋先生詩餘》一卷，【略】集中有與辛稼軒、吳夢窗、張宗仲諸詞人唱和之作，毅夫詞格亦與夢窗、宗仲爲近，在南宋諸家，當爲巨擘，與夢窗、白石無多讓焉。而明以來不甚傳誦，殆爲功業所掩耳。

《**蕙風詞話**》卷二　履齋詞《滿江紅》九日郊行云：「數本菊香能勁。」勁韻絕雋峭，非菊之香不足以當此。《二郎神》云：「凝竚久，羣聽棋邊落子，一聲聲靜。」《千秋歲》云：「荷遞香能細。」此靜與細，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領略。

《**滿江紅**》（**柳帶榆錢**）　《渚山堂詞話》卷一：吳履齋潛字毅夫，宋狀元及第。初，其父柔勝仕行朝，晚寓予里，履齋實生焉。曩予作《仙潭志》，求其制作，不可見。近偶獲其《滿江紅》一詞，爲拈出於此。全篇云：「柳帶榆錢【略】。」史稱履齋爲人豪邁，不肯附權要，然則固剛腸者，而「抖擻」、「悲涼」等句，似亦類其爲人。

《**賀新郎**》（**可意人如玉**）　《皺水軒詞筌》：吳履齋贈妓詞，不載于集，又與生平手筆不類。然如「錦字偸裁，立盡西風雁不來」，風致何妍媚也，乃出自稼軒之手，文人固不可測。

《**鵲橋仙**》（**扁舟昨泊**）　《詞綜偶評·宋詞》：（「癡兒騃女賀新涼」二句）與東坡《洞仙歌》結處同意。

傳記

《**宋史**》卷四一八《**吳潛傳**》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略】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振卹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略】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略】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弊，【略】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寬郡民，

與轉運使王堅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略】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略】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略】」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略】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聲，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紀事

《**齊東野語**》**卷二〇**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橋之游，奉之亦甚至。嘗攜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平生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劉後以召還，吳餞之郊外，劉賦《摸魚兒》一詞爲別，末云：「怕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毅夫爲之揮淚。繼遣一价，追和此詞，併以小奩侑之，送數十里外。啓之，精金百星也。前輩憐才賞音如此，近世所無。

《**豹隱紀談**》　徐參政清叟，微官時贈建寧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吳履齋丞相《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略】。」

《**山房隨筆**》　吳履齋開慶之變，再入相，四明士子上詩：「來則非邪抑是邪，綠堤何必更行沙。瑟當調處難膠柱，棋到危時見作家。公論有誰能着腳，事機至此轉贅牙。不如疊嶂雙溪下，行對青山坐看花。」言者附賈似道，描畫彈劾，貶循州而殂。饒州士熊某嘲之云：「近來西北又干戈，獨立斜陽感慨多。雷爲元城驅劫火，天胡丁謂活鯨波。九原難起先生死，萬世其如公論何。道過雕峰休插竹，想逢宗老續長歌。」菊巖季忞祭以文曰：「潞公不能不疏，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福，豈天奪之。我士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詞品**》**卷五**　吳毅甫名潛，號履齋，嘉定丁丑狀元，爲賈似道所陷，南遷。有《履齋詩餘》行世。有送李御帶祺一詞，「報國無門空自怨，濟時有策從誰吐」，亦自道也。李祺號竹湖，亦當時名士。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國分紀》，予得之于市肆故書中，乃爲傳之，亦奇事也。并附見。

又　吳履齋有贈建寧妓女《賀新郎》詞，集中不載，見于小說，今錄於此：「可意人如玉。【略】腸易斷，恨難續。」

著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衮繡堂遺集》，吳潛、吳淵。吳許國《履齋集》四卷、吳莊敏《退菴集》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吳潛《履齋遺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履齋遺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吳

潛撰。【略】是集爲明末宣城梅鼎祚所編，凡詩一卷，詩餘一卷，雜文二卷，蓋裒輯而成，非其原本。

陸心源《履齋遺集跋》　《履齋遺集》四卷，宋吳潛撰。《宋史・藝文志》、明《文淵閣書目》皆未著錄，故《永樂大典》亦無其書。履齋爲奸臣所陷，薨於循州，未幾而宋亦亡，當時想無刊本，明梅鼎祚始輯爲此集。【略】此外尚有《許國公奏議》，前明溧陽吳氏祠堂有板，凡《宋史》所載諸奏議皆在其中，余已刊入《十萬卷樓叢書》，合而輯之，可增於此集三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履齋遺集》四卷，鈔本，宋吳潛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宋吳潛撰。明刊本。題「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明同邑後學梅鼎祚編校」，「十二代孫吳伯敬閱梓」。前有《宋史》本傳，卷一詩，卷二詩餘，卷三文，記、墓誌銘、贊、跋，卷四表、書、詞，又續附文三篇。卷首鈐「翰林院印」大官印，「一六淵海」朱文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履齋先生遺集》四卷，宋吳潛撰，明吳伯敬刻本，二冊。

《脈望館書目》　《吳許國公奏議》一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吳許公奏議》四冊，四卷。

《繡谷亭薰習錄・集部一》　《吳丞相奏議》六卷，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吳潛毅夫著，明憲副，十二世孫伯與編刻，萬曆壬辰沈懋學及十一世孫詔（相）（柏）幷序。

陸心源《許國公奏議跋》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題曰「裔孫斗祥，男開楨、開謨同輯」，蓋宋丞相吳履齋先生奏議，其後人所輯也。案丞相著述不見於《宋史・藝文志》，《四庫》著錄《履齋遺集》四卷，乃明人梅鼎祚所輯，挂漏甚多，《提要》謂《宋史》本傳所載各疏皆不見集中，良然。是本案年編次，凡奏議六十三篇，【略】各家書目均未著錄，先師朱述之太守從溧水吳氏後裔傳錄，遂傳於世。

《玄賞齋書目》卷七　吳潛《履齋詩餘》。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履齋詞》一卷，舊鈔本，葉石君舊藏。宋吳潛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履齋先生詩餘》一卷，舊鈔本。宋左丞相、許國公宣城吳潛撰。

朱孝臧《履齋先生詩餘跋》　《履齋先生詩餘》一卷、《續集》一卷，吾鄉姚氏邃雅堂藏舊鈔本，《別集》二卷，南匯江韻秋茂才校錄宋本《開慶四明志》而改題者也。南昌彭氏知聖道齋《南詞》本與此同，而《續集》六首不分卷。梅禹金編《履齋遺集》，次序略異，末多《水調歌頭》「問子規」一首，注云「見《吳氏家譜》」，亦不分卷。梅本題下注「遺集」者，即此本《續集》之六首，知「遺集」之名不始於禹金，特重爲編定耳。吳伯宛又見舊鈔《履齋遺集》，首有「十二代孫吳伯敬閱梓」一行。禹金之輯，當是應吳氏族裔所求，而不述所據何本，然與彭本同爲正、續合卷，決出此本後矣。《四明志》所載乃丙辰至己未先生守慶元時所作，原析二卷，其重見姚氏諸本者，祇《滿江紅》「擬卜三椽」一首。今據梅本及《至元嘉禾志》補《水調歌頭》二首，據《景定建康志》補《滿江紅》二首，附入《續集》，而以彭氏、梅氏兩本校姚本。《別集》乃江韻秋錄於甬上，韻秋意校若干字，皆確然無疑者，幷錄如右。惜原書佚一葉，缺詞二首，不免俄空之嘆矣。辛酉二月社日，朱孝臧跋於禮霜堂。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履齋詩餘》二卷補遺一卷，宋吳潛撰。清鈔本，一冊。

趙汝騰

論述

劉克莊《庸齋》　挾策端平偶見遺，不旋踵已遇嘉熙。雖閒栖楚叩墀語，不見陽城伏閤時。下殿君能和富、范，上房吾願讓夷、夔。或疑廉、藺曾相避，知兩翁心更有誰。

趙汝騰《內制序》　史丞相嵩之解督府歸相位轉官，適予當草制，直筆無

假借，有箴砭。嵩之大不悅，力辭三宮不拜制。予自是亦乞外者屢而不獲。又其後以廷試多士宣，予已至東華門，有旨改高翰長。京師喧傳史丞相故爲是也，或謂恐發策太直。予以是乞去，得請守永嘉。自己亥秋至辛丑夏凡歷三期，中間獨當草制一期有半，得制詔等文四百餘首。然予每謂北門之職非但尚詞藻記問而已，人主心術係焉。故予於正邪是非之間，每因詞令而爲上別白言之，率以是取忤于人，然不得罪于天下公論者，則亦以是也。

又《外制序》 自乙巳至己酉凡五年，皆只書下房。惟丁未春應繇同知貢舉，堂劄上房兼俾予書。是時李公韶以病力丐去，又劄余兼翰苑撰述，一時內外制、上下房文字皆予視草，亦儒生榮遇也。然予獨喜以書下房，遂得行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兄弟、張橫渠四先生封伯告詞，非幸歟？又下房大率行謫詞，予未嘗敢沒人之善，雖不匿瑕，亦不揜瑜。間有謫非其罪，而行詞亦皆不沒其實，如莫子文不肯任括田劾去、常挺以齋宮卒閹降秩是也。又有詞頭雖隸上房，而公論藉藉，不得不采爲上言者，如疏鄭宋、別之傑是也。又有吏議貶其人非當，留黃不書而施行，遂爲之格，如止王三俊之貶之類是也。又有直聲爲當世所稱者，吏議逐之，公議洶洶，既留黃又爲之奏于上，申于都省，如救李公伯玉諸賢是也。大抵皆視公議如何耳，予何心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庸齋集》六卷。【略】汝騰生朱子之鄉，故沿溯餘波，頗能講學。然史稱其守正不撓，其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時，上疏極論姦諛興利之臣戕損國脈，而規切理宗之私惠群小，今集中壬子六月內引第一、第二劄，即其全文，反覆詳明，深中時弊。又集中內外制序自稱嘗以草制忤史嵩之去國，又稱時有無罪被謫如王三俊、李伯玉之類，皆留黃不書，上疏申救，施行遂爲之格。是其氣節嶽嶽，眞不愧朱子之徒，非假借門牆者可比。惟周密《癸辛雜識》稱汝騰爲從官，力薦三衢徐霖爲著作郎，至比之范文正公。而霖舉止顚怪，妄自尊大，霖之無忌憚，皆汝騰縱其狂，至目汝騰爲大宗師，己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既被逐，汝騰亦不自安，遂求補外云云。案集中與徐徑坂唱和最多，徑坂即霖之字。其《贈詹生謁徑坂》詩云：「瞻彼徑坂，今之泗水。」又《贊徑坂使君柯山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之詞，殊爲誕謾無狀，知周密所紀爲不誣。是則宋季士大夫崇尚道學，矯激沽名之流弊，觀於是集，良足爲千古炯鑒也。

又 《楳埜集》十二卷。【略】是集舊有趙汝騰序，亦極言元杰死狀不明爲可悲，且云儉壬任折獄之責，蓋指侍御史鄭宋而言。然據《癸辛雜識》，宋實首爲元杰訟冤，特未能詰正是獄，而汝騰遽以姦回詆之。蓋當日朝端水火，入主出奴，沸羹蜩螗，迄無定論。即此一事，而宋之綱維不立，亦槩可見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四《趙汝騰傳》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溫州，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閣，差知婺州。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略】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庸齋《紫霞洲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庸齋《蓬萊集》三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蓬萊集》三冊，全。

又卷五 《庸齋瑣闥集》一冊，全。

又 《庸齋表箋》一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庸齋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趙汝騰撰。【略】其集《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厲鶚《宋詩紀事》載宋宗室共七十五人，亦無汝騰之名。惟《永樂大典》各韻中間收入汝騰之文，有題《趙

庸齋集》者，有題《庸齋蓬萊閣》、《紫霞洲集》者，又有題《庸齋瑣闥集》者，而舊序已佚，其卷目次第不可復考。謹蒐羅殘闕，釐次成編，析爲六卷。篇帙無多，可無煩名目，統題作《庸齋集》，以歸於一。

吳子良

論　述

葉適《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蘇，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

《荆溪林下偶談》卷四　眞西山嘗謂余四六頗淡淨而有味，余謝不敢當，因言本得法於篔窗，然才短，終不能到也。

又　往時永嘉薛子長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頗有罵譏不平之氣，水心爲其集序，微不滿焉。余少時未涉事，亦頗喜爲譏切之文，篔窗袖以質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其初聲名滿天下，特少雋耳。然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年少筆老脫似王逢原，但好罵，氣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後二年，余以新藁見水心，曰：「此番氣漸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罵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氣象，不特文字進，其胸中所養益宏矣。

《腳氣集》　予登篔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荆溪吳明輔先從篔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晚進，篔窗一旦于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諛佞，以爲文章有格。【略】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習卻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學者甚向之，更以爲好。官職日進，賓朋交接，而明輔愈不得以自覺其非，可念也。

歐陽守道《跋吳荆溪講義》　身在諸老之後，心在諸老之先，如此則諸老理學自我同然者出矣。近年之學，以目廢心，曰吾見諸老之說云爾，大非諸老所望於後人也。【略】荆溪先生之講義，所謂躬自推測以上合堯歷者乎！

方回《讀篔窗荆溪集跋》　水心生於紹興二十年庚午，篔窗生於淳熙七年庚子，少水心三十年。荆溪生於慶元三年丁巳，少篔窗十七年。【略】荆溪年三十登丙戌（一五〇）王（一）榜，年十六時從篔窗。年二十四時以書通水心，爲道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爲譬，而詆夫名爲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水心答謂：「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耳。回則謂朱、張、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於其門，名爲舉鼎，而實未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事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略】水心爲佗胄一再出，有可議，而篔窗自寶慶召試至端平不遠引，亦可憾也。荆溪祠天台六先賢於學，篔窗亦與，謂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囑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爲；相所親啖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與，陞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衆辨之不隨也。回謂不爲，不予，不顧三事未爲極節，不隨一事，端平初舉朝一辭也。永嘉諸人，嘉泰、開禧間出處乖刺，謂文足掩行，未也。嘉定亦不同端平者多矣。篔窗之心迹，亦未也。荆溪之文稍不及篔窗，各爲哭水心詩十，力量輕重不見，荆溪有云：「韓、柳詞空偉，歐、曾見未親。」回則謂水心之見尤其未親，而於韓、柳得一斑耳。又云：「受用終無盡，文詞莫太工。」回謂水心文惟其太工，所以不盡及古，何其言之戾也。篔窗祭水心有云：「始見阜陵，則末年之冉冉；再遇光廟，則初元之匆匆。」荆溪祭篔窗又云：「聯東關兮十年之冉冉，貳監胄兮數月之匆匆。」水心誌篔窗母云：「左腕乳褓，右手縫緝。」荆溪母事狀云：「左提抱，右縫綴，左乳哺，右沐櫛。」文章機杼果脫罄而已耶？歐公云：「韓文雖高，不必似之。」荆溪嘗舉是言，而自背之，何耶？水心文，予已取其記序誌文評之。篔窗、荆溪皆長於銘墓及序記，如四六疏文之類，皆可刪。水心多以廋辭險語詆朱文公，尤不取象山。二人無此膽此弊，而荆溪於隆興張、呂、陸之祠，強爲融會之說，祠之者尊敬之也，爲記文以示學者入門，則朱、張、呂爲是，而陸爲未然，不可以無別也。近世諸人往往畏江西之黨，如包恢無知，爲《三陸祠記》，公然記九韶語，謂無極乃老子之學，非周子之言。夫論學且爾，則爲政而行公田，宜其無忌憚也。四明、江西合爲一，排文公之學，或者屈而調護之，過矣。然近人文未有能過篔窗、荆溪者。篔窗諱耆卿，字壽老，仕至國子司業、直舍人院，端平三年卒，年五十七。荆溪諱子良，字明輔，嘗爲兩浙漕、湖南漕，忤嵩之、清之，終司農少卿，寶祐丙辰致仕，年六十。皆台州寧海人，表兄弟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荊溪林下偶談》四卷，【略】不著撰人名氏。【略】案元無名氏《南溪詩話》引此書一條，稱爲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又陳櫟《勤有堂隨錄》曰：「陳筠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荊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然則此書確爲子良作矣。子良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別著有《荊溪集》，今已佚。惟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載其《葵花》一絕句。此書皆其論詩評文之語，所見頗多精確。所記葉適作《徐道暉墓志》、《王（本）〔木〕叔詩序》、《劉潛夫詩卷跋》，皆有不取晚唐之說，蓋其暮年自悔之論，獨詳錄之。其識高於當時諸人遠矣。

《**齋居贅**》《腳氣集》：吳明輔爲國錄，予偶在京，相見便說其《齋居贅》：「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刪去。」明輔頗矜持〔此篇〕，以此言爲駭。予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兮，踰垣者之爲隘，要折衷于兩可兮，庶吾道其無悔。』如此則是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何等人？」明輔謂予不看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分曉，何用看上文。上文云：『顏陋巷以掃軌兮，軻走死乎車輪。』如此則必有一個是踰垣，一個是突梯。」明輔無說。予意其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所印《荊溪集》，則儼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不知其意如何，他不是全曉不得。

傳記

《**宋史翼》卷二九**　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台州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幼從陳筠窗遊，年二十四登葉水心之門，水心稱其文「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終以文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流輩而已哉」。及卒，車玉峰挽以詩，有云：「江右文章今四葉，水心氣脈近三台。」所著有《荊溪集》。（《臨海縣志》）

紀事

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跋》　余息軫多年，日坐斗室，祇以書卷自娛。小有紀錄，就正良友，匪敢衒其所得也。齋前有木筆一叢，映帶左右，遂名之曰《木筆雜鈔》云。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紹定之末，史相薨，聖上親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國門。西山在泉，聞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閩特犬豕，越乃虺蛇。」蓋梁閩人，李越人也。未幾並除洪公咨夔、王公遂爲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無此矣。」余嘗歎息此二事，與石徂徠所頌慶曆何以異。蓋進賢退不肖固難，而決裂迅疾如此者尤難。此非特聖主英斷，追蹤堯舜，亦是天理人心終無泯滅時節，特其一晦一明，各關氣數，而氣數未嘗不回。世人但隨氣數以爲變遷者，眞冥愚無知者也。余賀西山起廢再知泉州啓云：「弊事萬端，終有轉旋之理；仁心一點，本無歇息之期。」時紹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驗。又云：「百轉窮通，吾何榮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輕。」西山頗稱賞。

歐陽守道《題吳荊溪點李核詩集》　廬陵之士以文受知於荊溪吳先生者，已仕則吳建翁，未仕則李王賓，而予則介乎將仕未仕之間者。余之文不足言，亦不敢言也。昨先生問我於敬簡堂曰：「江西見子文，暨來嶽麓，講義之外無有，何也？」予謝曰：「山中常自課，然必去嶽麓而後敢呈，今非其時也。如得幷講義不作，則又幸也。」先生頷之。建翁今攝令湘潭，兼以政事見矣。予與建翁皆合忘言於文，惟王賓思日精，筆日老，時以一篇娛先生。先生擊節賞歎。嗟夫！人皆知吳荊溪先生，王賓之文，何用靳出哉。

毛晉《石屏詞跋》　式之以詩鳴東南半天下，【略】一時樓四明、吳荊溪輩盛稱其痛念先人，固窮繼志，以爲天台詩品莫出其右。

著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子良〕學於葉水心，具有端緒，故論詩評文之語，頗多精確。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荊溪林下偶談》二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林下偶談》。

《玄賞齋書目》卷六　《林下偶談》。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林下偶談》一卷，荊溪吳氏，祕籍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荆溪林下偶談》八卷，宋（吳）子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略】然則此書確爲子良作矣。【略】舊本八卷，此本四卷，殆士奭所合併也。

《菰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荆溪林下偶談》一卷，舊鈔本。宋吳子良明輔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林下偶談》四卷，舊鈔本。宋吳子良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宋吳子良撰。唐宋叢書本。祕笈本。

藝文

趙孟堅《爲倉使吳荆溪先生壽》　人祝先生壽，勳名而福祿。伊惟小門生，而乃異斯祝。所祝在斯文，其壽非己獨。嘗聞侍席言，檃括因以復。孔孟至皇朝，文與道相屬。溯自熙豐後，專門始分目。歐、蘇以文雄，周、程理義熟。從此判而二，流派各異躅。偉哉水心葉，同軌混列輻。粲粲雲錦章，理義仍炳燭。筠窗一傳後，人已沾膏馥。正統的屬任，非公紹者孰。鯫生耳聞此，驚詫歎不足。因捧介壽巵，譜在歌詩軸。願言清節高，歲寒等修竹。長以文鳴道，聲金而振玉。上而軋漢、周，俯命《騷》以僕。門生嚴楷法，剩將從紀錄。

宋伯仁《簡吳荆溪》　薄宦從來錯，寧容著意求。自慚千里夢，空作一番愁。笑我人如昨，知心雨未休。荆溪清徹底，願泊釣魚舟。

雜錄

郁嘉慶《荆溪林下偶談跋》　此老吳姓，第不知其名與字。與葉水心先生交好，觀其篇中亟稱水心先生不置，故知之。然考之《水心集》中，止有《水心即事兼謝吳民表宣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而已，他竟無吳姓文字。昔分爲八卷，今作四卷。秀州拙修居士郁嘉慶跋。

宋伯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木筆雜鈔》二卷，【略】舊本題宋無名氏撰。【略】其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書，皆宋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之文。原書本八卷，此本摘鈔二卷，別標新名，又僞撰小序弁於首，蓋姦黠書賈所爲，曹溶不辨而收之耳。

又卷一九七　《吳氏詩話》二卷。【略】此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宋吳氏撰，名與字未詳。今核其文，即吳子良《林下偶談》中摘其論詩之語，非別一書也。

論述

呂午《宋雪巖詩集序》　晚唐詩盛行於時，雪巖酷好之，至有輕軒冕之意。每誦其編，令人欲盡棄人間事，從之吟弄於山間水涯，烟霞縹緲之間。如「橋影分溪月」、「柳絲綰住東風腳」句，尤清新可愛。

宋伯仁《雪巖吟草甲卷忘機集自序》　余豈能詩？因宦游南北，居築山林，與江湖名勝論作詩旨趣，涵詠既久，時得數語，如莎鷄候□□惟陶冶性情，而□□愛君憂國之忱，庶可以發揚其萬一。蒼童晚暇，擊壤而歌，漁父醉歸，扣舷而和，自有眞樂者存。若夫古風近律，奇險平淡，清枯饒麗，格製不同，此名世者之事也，余安敢如里婦之效顰云。雪巖屬叟宋伯仁器之書。

又《雪巖吟草乙卷馬塍稿自序》　伯仁學詩，出於隨口應心，高下精粗，狂無節制。有如敗草翻風，枯荷鬧雨，低昂疾徐，因勢而出，雖欲強之而不可。稿以隨日而抄，豈望廣傳於世，兒曹異日知伯仁得詩之頃，其一休一戚，所寓若此，姑綴再草云。

又《梅花喜神譜序》　余有梅癖，闢圃以栽，築亭以對，刊《清臞集》以咏。每於梅，猶有未能盡花之趣爲慊，得非廣平公以鐵石心腸賦未盡梅花事，而拳拳屬意於雲仍者乎？余於花放之時，滿肝清霜，滿肩寒月，不厭細徘徊於

竹籬茆屋邊，嗅藥吹英，挼香嚼粉，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態度泠泠然清奇俊古，紅塵事無一點相著，何異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飲中八仙、洛陽九老、瀛洲十八學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煙火食人，可與《桃花賦》、《牡丹賦》所述形似天壤不侔。余於是與其自甲而芳，由榮而悴，圖寫花之狀貌，得二百餘品。久而刪其具體而微者，止留一百品，各各其所肖，併題以古律，以《梅花譜》目之。

向士璧《梅花喜神譜後序》　梅視百花，其品至清。人惟梅之好，則品亦梅耳。和靖素隱，清矣，而潔其身者也，未得爲清之大成。雪巖同逋之好而仕，仕而好，不淄其清之時乎？得梅於心，胎於神，故弗劌而成詩，弗藝而能筆，描摸萬奇，造化焉廋。因裒所筆爲譜，譜有盡而生意無窮，噫！雪巖之梅，周之蝶歟？

潘是仁《宋元詩集存・雪巖詩集序》　詩貴得情，故有苦心雕琢，而讀之毫不令人興起，有矢口而出，而雋永之味反津津不竭者，在情不在學也。苕川宋伯仁之爲詩，天然流邁，不事錘鑿，自謂隨口應聲，如敗葉翻風，枯荷鬧雨，低昂疾徐，因勢而出。噫！去世之攢眉斷髯、吐韻如荼者遠矣，吾嘗於詩家深喜此種，不意先生遂獲我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西塍集》一卷，【略】宋宋伯仁撰。伯仁字器之，湖州人。嘉熙中爲鹽運司屬官，多與高九萬、孫季蕃唱和，亦江湖派中人也。【略】其詩有流麗之處，亦有淺率之處，大致不出四靈餘派。自序稱隨口應聲，高下精粗，狂無節制，低昂疾徐，因勢而出，雖欲強之而不可。足知其稱意揮灑，本乏研鍊之功。然點綴映媚，時亦小小有致，蓋思清而才弱者也。

又卷二〇〇　《煙波漁隱詞》二卷，【略】宋宋伯仁撰。【略】其書蓋作於淳祐元年，取太公、范蠡、陶潛諸人，各系以詞一首，又有瀟湘八景、春夏四時景，亦系以詞，調皆《水調歌頭》也。後附《煙波漁具圖》，凡舟、笛、蓑、笠之屬，各系以七絕一首。絕句小有意致，詞殊淺俗。

著錄

呂午《宋雪巖詩集序》　晚唐詩盛行於時，雪巖酷好之，至有輕軒冕之意。每誦其編，令人欲盡棄人間事，從之吟弄於山間水涯、烟霞縹緲之間。【略】辟書渡淮，恐此事便廢，盡出右錦囊，手自刪改，得百篇，將鋟之梓，與江湖諸人相角逐，而屬予序其首。【略】淳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竹坡呂某序。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宋伯仁詩集》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宋伯仁《雪巖詩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西塍集》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宋伯仁撰。【略】是編卷首題「雪巖吟草」，下注「西塍集」。又《寓西馬塍》詩下注云：「嘉熙丁酉五月二十一日，寓京遭熱，僑居西馬塍。」其曰「西塍」，蓋由於是。是「雪巖吟草」乃全集之總名，「西塍」特集中之一種。【略】陳起《江湖集》中已列其目，此其單行之本，今亦別著於錄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雪巖吟草甲卷・忘機集》一卷，宋宋伯仁撰。宋刊本，十行十六字。計詩二十二葉，題「苕川宋伯仁器之叟」。標題下隔一行地名、人名，次行題「詩一百首」，空二行自題一則，錄如後：嘉熙丁酉冬，但以歲月類鈔，嘗刊是稿，少作之未悔者與焉。今觀陵陽先生《室中語》曰：「賦詩十首，不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長吟」之句。伯仁遂以已刊之草痛爲改削，且三去其一，或猶曰未，豈非勉予進道之機歟！姑存諸。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雪巖吟草》甲卷《忘機集》一卷一冊，宋宋伯仁撰，宋嘉熙間苕川宋氏刊本。

王柏

論述

金履祥《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謂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而更爲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爲也，而從學于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習輒精。今存于《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適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叙，間從撝

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間因述所考編，求以訂證，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

方回《可言集考》 《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字會之之所著也。魯齋生慶元三年丁巳，祖師愈嘗登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爲乾、淳名卿，文公銘墓。父辭師呂，亦逮事朱，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魯齋年十五喪父，初自號長嘯，其詩文曰《長嘯醉語》。紹定二年己丑，年三十三矣，始棄科舉之學，見揭堂劉公炎。端平元年甲午，以長嘯爲非持敬之道，改號魯齋。二年乙未，見船山楊公與立，始聞何公基北山之名而見焉。基字子恭，勉齋先生黃公高弟，遂北面師之。平生著述，精確峻潔，鑽研文公諸書良苦，足爲勉齋嫡孫無忝也。咸淳甲戌七月初九日卒，年七十八。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七卷，一、二、三卷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騷。四、五、六、七卷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皆顛撲不破之說也。後集十三卷，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曰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諸）〔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毅成、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峴、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章泉、方伯謨、李果州。其第十五卷本是續集一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予嘗私評章泉詩當在漫堂上，欲擇其精者，別出示人，近人無能及者，顧此亦未足泥。【略】予考十家所衰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楊溥《正統本魯齋集序》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文之爲文，關乎道也。【略】若孔子而下，顏、曾、思、孟，刪定著述，開示後世，夫是之謂文。是皆不倚於物，而能與天地日月同悠久者，係乎道也。【略】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然後性理之學天開日朗，學者有所依據，文章議論一歸於正道之明也，辭則存乎人也。金華王文憲公天資高爽，學力精至，以其實見，發爲文章，足以明道德。使其見用，足以建事功，而卒老於丘園，惜哉！若其詩歌，又其餘事也。

劉同《魯齋集跋》 其爲文正大純雅，閎肆典實，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物理之盛衰，莫不具焉。故其羽翼乎聖賢之學，而爲一代之所宗者也。【略】得公遺稿讀之，深有契於心，如飲醇酎，不自知其醉矣。

王三錫《題文憲公集後》 予嘗考宋儒理學，如楊龜山時、蔡西山元定輩，得從文廟祀者，亦其師說承傳，見諸著述，足以翼經闡道，垂教淑人，否則不在此列也。先文憲魯齋公，生於宋名賢麗澤之鄉，而趾其後。祖煥章公師愈，常從龜山受《易》，父朝奉公瀚，又執經侍朱、呂講席。家學淵源既有其自，尤勇於求道，師侍同邑北山何先生基，得聞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吾鄉理學，遂大暢焉。甌守趙景緯常，聘爲上蔡書院師，學士大夫翕然宗之。濂江仁山金先生履祥，受鉢於門，相與維持道脈，闡繹聖眞，應不啻桴鼓。而元儒白雲許先生謙，又北面仁山，盡傳其學。迄今推原統緒，必以吾鄉諸名賢爲考亭嫡派者，則先文憲振起之力也。何也？呂、何之薪，得先文憲而續；金、許之燈，得先文憲而傳。以紹以開，爲守爲待，則先文憲較四先生爲尤烈耳。生平博覽群書，參微抉奧，往往發前人所未發。當時著述八百餘卷，其目存而失傳者亡論，即《研幾圖》、《大學沿革》及《原命論》、《誠明》等篇，靡不從聖經賢傳躬行力索以致其極。垂淑之功，當不在楊、蔡諸儒下也。

阮元聲《崇禎刊本魯齋集序》 吾生也晚，不獲承先生之行蹟。竊嘗誦其遺言矣。凡有所標示，爍兮若牛渚之燃犀，而不欲相覆也；其有所評隲，侃侃兮若相如之倚柱，曹劌之登壇，而不可但已也。其中有所駮剸，森兮慄兮，譎譎兮若法吏之持牘，直士之補袞，正襟危說，而不敢自引避也。幼負英邁之氣，欲窺秦關，以取中原。年至強仕，幡然有悟，始束脩北山之門。

馮如京《順治重刊宋魯齋王文憲公遺集序》 先生讀書攻苦，自謂研究愈深，則義理愈透，涵養愈邃，則趣味愈長。發憤奮勵，致人百己千之功力，闡六經，羽翼聖傳，即天文地理，旁及稗史，靡不精究，著述不下八百餘卷。【略】喜而讀之，洋洋乎，灑灑乎，若揭日月而奠江河，發先儒所未發，作後學之津梁，繼往開來，厥功偉矣！

《古文雅正》卷一三評陳淳《道學體統》 余嘗謂朱子之後，議論文字最醇切者，北溪、西山、魯齋三先生也，品亦最優。嘗舉以質安溪先生，先生亦以爲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魯齋集》二十卷。【略】柏好妄逞私臆，竄亂

古經，《詩》三百篇，重爲刪定，《書》之周《誥》殷《盤》，皆昌言排擊，無所忌憚，殊不可以爲訓。其詩文雖亦豪邁雄肆，然大旨乃一軌於理。《宋史・儒林傳》稱其「少慕諸葛亮之爲人，自號長嘯」。【略】蓋其天資卓犖，本一桀驁不馴之才，後雖折節學問，以熔鍊其氣質，而好高務異之意，仍時時不能自遏。故當其挺而橫決，至於敢攻孔子手定之經。其詩文雖刻意收斂，務使比附於理而強就繩尺，時露有心牽綴之迹，終不似濂溪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特其勇於淬礪，檢束客氣，使縱橫者一出於正，爲足取耳。集中第一卷有《壽秋壑》詩，極稱其援鄂之功，諛頌備至，是亦白璧之瑕。然核檢諸書，均不載其有依附權門之事，不知何以有此作？【略】又不知何以載之集中，略無所諱。均不可解，疑以傳疑，存而不論可矣。

《賦詩辨》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古人賦詩多斷章取義，有未可以類拘者。然禮義之大防，不可不立，斯文庶得其指歸矣。

傳記

《宋史》卷四三八《王柏傳》　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略】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略】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圖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學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左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葉由庚《王文獻公壙志》（存目）

著錄

金履祥《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錄如上。【略】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倣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另集，不在此類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爲《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公歿，書藏于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亡。【略】比年以來，收訪裒錄，未之得全。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于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紬繹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亦俱有答語，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于天台，而未盡聞其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魯齋集》，一部九冊，闕。

楊溥《正統本魯齋集序》　六世孫四川按察僉事迪裒而成帙，義烏縣正廬陵劉同、丞鄱陽劉〔仁〕傑，政有餘力，用鋟諸梓，其亦知所用心者哉！南郡楊溥序。

劉同《正統本魯齋集跋》　右詩文二十卷，宋魯齋王文憲公之所著也。【略】正統辛酉秋八月，予來官金華，因公之六世孫四川憲僉王公迪得公遺稿

讀之，深有契於心，如飲醇酎，不自知其醉矣。遂與貳尹鄱陽劉君仁傑商訂編校，命公之鄉生何贊繕寫成書，已而謀諸同寅，各捐祿米，鋟梓以傳，復得邑民陳乘忠助力而成。始工於壬戌之冬，訖工於癸亥之夏。予故書此，以識歲月云。廬陵劉同識。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魯齋集》九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柏《魯齋》三稿六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王文獻公集》二十卷。

《古今書刻》卷上 金華府：《魯齋文集》。

又 漢陽府：《魯齋文集》。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魯齋甲寅稿》四冊，全，鈔本。

又 《魯齋王文憲公甲辰稿》四冊，不全。王柏著，鈔本。

阮元聲《崇禎刊本魯齋集序》 嘗考魯齋先生著述之富，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遺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略】因刻《魯齋先生集》，而聊記其說。崇禎壬申仲春望日，滇中後學阮元聲書於婺州李署。

馮如京《順治重刊宋魯齋王文憲公遺集序》 余弱冠雅嗜濂洛宗旨，雖能誦說，而見聞未廣。比承乏分藩於婺，考麗澤之遺蹤，蒐正學之的派，得先生裔孫王週以遺集視余，喜而讀之【略】第遺文雖存，而梨棗散佚。余懼文獻之或墜也，亟謀捐梓，以永其傳。【略】順治甲午孟秋，欽差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古晉後學馮如京頓首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魯齋集》二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王柏撰。【略】據正統八年楊溥序，此集乃其六世孫四川按察司僉事迪所自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宋王柏撰。明正統刊本，十三行二十五字，黑口，四周雙闌。題「廬陵銅溪劉同編輯」、「鄱陽三臺劉傑校正」。【略】鈐有「叢書堂印」、「紅藥山房收藏私印」，明吳寬、清馬秋藥遞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魯齋王文獻公文集》二十卷，宋王柏撰，明正統刻本，八冊。

藝文

金履祥《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功名人事巧推遷，誰信此心即此天。三軸文章秖借徑，萬人優劣謾爭先。豈惟科目一時重，要使勳庸後世傳。此意自期尤自信，端如穗蓂有豐年。

又《祭魯齋先生文》 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籠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游，一二偏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亦顏，弘毅似曾。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群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襲人，日晶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齋，閨門朝廷，遇事理棼，神運權枰。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皋比所至，鳶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群賢，明揚薦聞。元祐訪洛，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

劉翼

林希逸《心游摛稿序》 躔父與余同事樂軒先生。躔父鄙夷場屋之事技，

獨力於詩，自晉、唐而下至我朝諸公遺集，掇擷數百家。所作不主一體，大抵學樂軒爲之。先生有道之士也，其詩初爲唐語，後爲晉語，晚而傲世自樂，盡去繩墨法度，自爲樂軒一家之言，蓋耻入今人古人窠臼也。如娑羅林中最後說法，六師諸魔，聞者益懼矣。同門諸友，獨躔父入此三昧。《心游》之稿甚富，今乃摘取余所可知者十九首見寄，余讀而喜曰：「此吾師初時詩法也，是豈不足行世耶？」然君世事樂軒，乃翁俗下筆尤勁，高處不下止齋，岷隱而不以進取爲意。方躔父少年，聞人說舉子業，即掉頭揮手而去，獨與翁守樂軒之書，呻吟竟日。今年六十有四，好慕如十八九時，充此心至道不難也，是豈求以詩名家者哉？余長躔父五歲，於道無聞，詩亦不進。非特媿於吾師，亦媿於吾友矣。躔父名翼，横塘劉氏。景定辛酉，竹溪處齋林希逸序。

《**山寺聽雨**》《帶經堂詩話》卷一〇：竹垞輯《宋人小集》四十餘種，自前卷所列江湖詩外，如劉翼躔父《心游摘稿》：「問道論詩也一宗，燒柴煨芋佛家風。要知眞樂人間少，聽雨空山破寺中。」《山寺聽雨》【略】皆佳。

牟子才

《**齊東野語**》**卷一〇**　牟存叟端明守當塗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爲圖。又以山谷崇寧初守當塗，方九日而罷，蓋坐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執政趙挺之風旨，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謫宜州，遂作《返棹》一圖以爲對。各繫以贊，未幾流傳中都。時相丁大全，内侍董宋臣聞而惡之，遂捃摭其在都日饋遺過客錢酒等物，並指爲贓。下所居郡，監逮甚嚴。自此朝紳結舌，馴致開慶之禍焉。二贊削稿久矣，余偶得之。《脱靴》云：「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寶之嬖倖歟？疏謫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脱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視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爲使之六年瘅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録。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虚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予嘗謂山谷初以言語掇禍，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數。然清名照映於二百年間，士之生世，亦何憚而不爲君子哉！

又卷一五　先世舊藏吴興張氏《十詠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略】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尚爲張氏物，先君爲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嘗賦五絶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蓋紀實也。

《**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略】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略】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略】辟知成都府溢江縣事，未上，連丁内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略】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略】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略】兼崇政殿説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略】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略】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略】遷起居郎。【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略】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略】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脱靴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

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靴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略】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略】兼給事中。【略】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略】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歷散劄子**》《（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一氣流注，而中間頓挫綰結，篇法井然。

翁元龍

論述

綜論

杜範《跋翁處靜詞》 余拙於文，於樂府尤所未解。今觀翁君時可之作，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著，豈非游戲翰墨之妙耶？余固未解，殆類飾寶玩置窗几間，未嘗不以爲珍也。然柳、周輩淒情麗句，後之爲樂府者多之，而蘇、黃諸公愛惜文士如金璧，乃寂不掛口，此亦余所未解，時可試評之。

孫德之《翁處靜文集序》 唐文自皇甫湜、孫樵以後，作者不復出，其弊至五季極矣。我朝大儒一出而麾之，學者始粹然復歸於正，其間名家無慮數十，如廬陵之粹，眉山之肆，南豐之潔，半山之實，尤傑然特出者也。近世最推陳、葉。龍川以縈迂巧妙者爲到，水心以精深刻峭者爲工，可謂極文人之能事矣。然求於理，有弗概者，則或者不能無異同之論。朋友翁處靜生長筆墨間，某夙所敬愛。今年邂逅於越，見其臨川後所作，布置周闊，培擁深厚，質而不俚，艷而不穢，多而不冗，簡而不略，其理趣油然而長，詞采燁然而光，不覺蹶然汗下，曰：「君之才，固空餘子然，亦胡能驟進如是耶？」蓋久而後得其說。昌黎謂柳子厚居永州，益自刻苦，務紀覽，爲詞章，汎益停蓄，深博無涯，不然，必不能以自力傳於後。君曩在杜清獻謫居，其動心忍性，靜閱天理，豈不能以子厚之用力於學者而自力耶？宜其進進而不已也。予老矣，杜門息影，袖手觀心，君之所作，適發予覆，因攜而刻之太白山中，與當世文人共之，豈無深知揚子雲者。

阮元《日湖漁唱一卷提要》 其詩詞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

分論

《齊天樂》（曲廊連苑吹笙遍） 《詞旨・屬對》：種石生雲，移花帶月。《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翁處靜「種石生雲，移花帶月」【略】經鍛煉而出，然亦不可十分吃力。

《水龍吟》（畫樓紅濕斜陽） 《詞旨・詞眼》：愁羅恨綺。

《風流子》（天闊玉屏空） 《詞綜偶評・補遺》：（蕭女夜歸）「蕭」疑當作「簫」。

《絳都春》（花嬌半面） 《蓮子居詞話》卷一：有以子卿爲蘇郎、道林爲支郎者，今不記其處。適閱翁元龍《絳都春》詞「恨他情淡陶郎，舊緣較淺」，爲之捧腹。詩文中如阮籍稱阮公，謝朓稱謝公，尚不得借用阮郎謝郎。況陶公素望巍巍，忽被江淹、沈約之呼，其何以稱？

傳記

劉毓盤《輯校處靜詞跋》　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箋》曰：元龍，字時可，號處靜，句章人。周密《浩然齋雅談》曰：時可與吳君特爲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拗蓮」四句，眞《花間》語也。嘗爲杜清獻公成之客，公亦曰：「時可詞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著。」洵知言哉！君特有立春風雨中餞時可江上之役《解語花》詞曰：「泥雲萬里。應剪斷、紅情綠意。年少時，偏愛輕憐，和酒香宜睡。」纏綿愷惻，似兄誡弟者然。又憶兄翁石龜《探春慢》詞，見《夢窗四稿》。厲鶚《宋詩紀事》曰：翁逢龍，字際可，號石龜，官平江通判。則際可其兄，時可其弟也。賈似道堂吏翁應龍，亦必其伯仲行。沈義父《樂府指迷》錄時可「種石生雲」二句爲屬對者法。又曰：壬寅秋識靜翁，癸卯，識夢窗。朱孝臧《夢窗詞集小箋》曰：靜翁疑即處靜，故連舉之也。其以異姓爲親伯仲，或者出而爲他人後也，否則其所出也微。【略】陸景思有和時可游宛陵《八聲甘州》，曹松山有和時可悼故姬《齊天樂》詞，見趙聞禮《陽春白雪》，而不錄原詞，可惜也。吳衡照《蓮子居詞話》議其「情淡陶郎」句，「郎」字可笑，似矣。其詞則美女簪花，嫣然一笑，不求異人，人自不可及。余于南宋詞取孫花翁及時可二家，以其語語入詞，爲詞人本色。二氏集皆不傳，輯時可詞二十首。雖然，烏足以饜願學之私歟？光緒乙巳，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江萬里

論述

《癸辛雜識》後集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

劉壎《題古心文後》　古心先生江文忠公，文章名節重前朝。淳祐中，彈擊風生，號眞御史。今讀其文，想其人，正自凜然。故吏部侍郎矩齋曾公嘗語予：「昔丞都昌日，公新擢第，授池陽教授。歸里，識之，軒然魁碩，氣蓋一時。嘗廣坐劇飲，大醉，吐臥茵席上。已而醒，醒復引滿縱談也。」曾公稱子遠：「豪士！豪士！」噫！是固偉然者，而今已矣。予幼獨酷好公時文，每見一篇，熟玩不釋，夢寐猶記。今見公古文，尤喜，手鈔焉。要之萬世不朽者不在是。乙亥番陷，公誼不辱，自投池以死，遠近忠之。蓋近年進士爲宰相，能守節作全人者二人焉。潔然清流而不污者，公也，毅然朔庭而不屈者，文山公也。安得聯二公之文而題之曰《宋朝大忠集》！丙戌八月十有八日，謹題。

《子儀單騎見虜論》　《論學繩尺》卷六：寫得子儀心事出，立意深而指辭婉，嘆息之意，溢于言外，高古之文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一八《江萬里傳》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略】少神俊，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召爲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祕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丐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爲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爲參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

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爲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爲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慚怒，謀逐之。萬里四丐祠，不候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丐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孫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橚子爲後，即孫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

紀事

劉克莊《直寶章閣羅公墓誌銘》 公歸自淮，輪對言：「清野之說倡，淮皆流無棄擲之土，禁耕之令下，淮皆流離轉徙之民；城守之說拘，（謹）〔淮〕皆閉關而縱寇之兵。爲今之策，莫若聚重兵（以）〔以〕驅哨，招流民使復土。」又言：「更張官價而鹽鈔之法壞，敗奪牙兒而投印之法壞，以五準一而楮券之法壞。理今之財，不必求祖宗立法之外，但當反之于祖宗立法之中。」玉音謂：「清野有利有害。」又曰：「官賣已減價。」公抗論愈切。古心江公薦公可爲縣官，不果用。古心語人：「前輩日遠，斯人豈復易得，虛老可惜。」後爲公從子晉伯記經訓樓云：「君族有尊老，博士公被知人主，將以爲諫諍官，佞柔側目，孤（注）外反甚，使少自降屈，豈庭院深蕪，竟日寂寂，久淹此奇傑哉！」

歐陽守道《書充泉銘後》 劉君瑩中取《孟子》「四端之充，如泉始達之」云，扁肄習之所曰「充泉」。【略】瑩中有志爲己之學，朝夕思所謂充者，而古心江先生爲銘以詔之。

《齊東野語》卷一二 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劉將孫《題古心先生墨迹後》 此古心先生昭文相公咸淳丁卯所爲《廬陵西林吳公文集敘》也。【略】古心雖位二府，極元宰，而彌縫敝衮於權駔顛倒拆裂中，浩然不得遂於意，故此敘之起伏景景，匪獨西林之文之得此，乃其中之感慨者彼此交有所觸也。它日銘西林，有「乾坤無氣，喪此英物，庸夫抵掌，重我膺拂」語。三復之餘，西林高抗絕俗之韻，古心浩蕩憐才之心，千載之下，懷才不遇者尚可悽然而自慰也。某自垂髫即侍昭文公筆墨，每憶公伸紙行筆間精神，忽見此序，如見當日。公雖不以書爲意，而筆間有橫風疾雨之勢，要非儒兒墨奴弄姿爲媚者是本。又先君子須溪先生丁卯訪公芝山之下，爲西林請奉之以歸以致之西林者。後西林守潮，先君子書中猶及此序，誦再見古心重舉解劍語意。西林家久落，何書字不毀，而此序歸之周氏，乃得所託，信如有物護持也。

又《古心與雲巖書簡跋》 若雲巖之所以敬於古心公，而公之施於雲巖者，於是數十書者可以觀矣，豈但師友賓主文獻風流之所繫，而世教且有補焉。其曰：「朋友人倫之大，他日勿替此心。」又曰：「朋友骨肉至情，其所相與處者，豈爲勢利哉。」以元宰之尊，故老之重，與匹士處，而道塗問勞，亟饋亟遣，裹糧扉屨，下逮童僕，占風念遠，摯維邀致，情至禮盡，而匆匆引筆，灑灑突兀，有文家畢精竭慮不能及者。至末後一帖，浩歎憂患無悰，托竿牘於人，而所得君房止此，尤足以使後生小子凜然而內自省也。

《宋元學案》卷七七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稹、蟾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

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

李曾伯

論述

李曾伯《可齋雜藁自序》　藁以雜名，非純也。余自弱冠共子職，既而從諸公幕歷中外，泓穎不靈，終其身吏俗中。間隨事以酬應，托意於模寫，自少而壯，壯而老，夭閼剡藤者多矣。【略】杜園綴緝，淺近卑陋，終不及君房語。譬諸山肴野蔌，聊爾雜陳，倘俎諸五侯之鯖，當曠然一笑！

又《續藁自識》　《雜藁》鋟梓，出於兒輩哀次，中多少作，未嘗不動壯夫之悔。一二年間，復應酬，又欲從而續之，姑徇其意。然軍書鏃午中，安有好語，徒重作者笑。

尤焴《武陵本可齋稿序》　可齋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文操筆立就，精妙帖妥，夐出時流。余曩與朝夕，每歎其得於天者厚。一別將二紀，而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荆襄著述二編見示，且曰：「蠹魚活計，我尚願留情焉。」余熟觀而歎曰：「功業，文章難兩全久矣，而公之志欲兼之。顧今邊事孔棘，公以一身橫當荆蜀之衝，屹然如長城萬里，上之倚公，不啻韓、范，豈當復與書生文士校短長於繩尺間哉！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前輩以爲與《伊訓》、《說命》爭光，才德之盛，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余所期公於異日者也。」

李杓《巾笥本可齋稿跋》　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宸，入儀著作，出更幹方，于淮于荆，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嘉謨勝略，指陳手奏，靡不援據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勳在王室，書在國史。至於春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闈，參幕畫，掾都曹，凡廟堂閫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子業，薦於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愀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爲恨。生平爲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掀髯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十年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可齋詩稿》　曾伯天才卓越，儒而知兵，屢以疏陳軍政獲遷，宦轍遍天下，所至得將士心，歷官湖南安撫使，進觀文殿學士。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原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凡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著有《可齋詩文類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略】集中多奏、疏、表、狀之文，大抵深明時勢，究悉物情，多可以見諸施用。惟詩、詞才氣縱橫，頗不入格，要亦戛戛異人，不屑拾慧牙後。

傳記

《宋史》卷四二〇《李曾伯傳》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敕令所刪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夔路策應大使。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

劾，褫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紀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可齋李公開閫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鷸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潺雨僽，頓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眞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寘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著錄

李曾伯《可齋雜藁自序》　一日，與書塾親友偶閱舊作一二，有勸以刊諸梓示兒曹者，姑俾芟次之。【略】淳祐壬子夏五旦日，可齋書于荆州杞梓堂。

尤焴《武陵本可齋稿序》　可齋李公早以功業自許，而詩文操筆立就。【略】一別將二紀，而公功業赫奕於時。一日貽書，以其在荆襄著述二編見示，且曰：「蠹魚活計，我尚願留情焉。」【略】余既以此意復於公，仍書以遺湖北倉使劉和甫甄，俾刊之編首，益相勉勵，以盡朋友之義云。寶祐二年龍集甲寅閏月上澣，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秘書監、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尤焴序。

李杓《巾箚本可齋稿跋》　先公少保觀文可齋《雜》、《續》、《三》藁，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萃而鋟之梓。繼而庾使介軒劉公甄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略】歲戊辰，先公棄諸孤。睹遺草而有思，儼慈顔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藐是不肖，大懼弗能讀，以闕于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爲巾箚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刻告成，用識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曾伯《可齋文集》，一部十二冊，全。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可齋李先生文集》十二冊，宋理宗朝李曾伯著，正集三十四卷，續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李曾伯撰。【略】其《雜稿》編於淳祐壬子，《續稿》編於寶祐甲寅，《續稿後》不著年月，不知編於何時，皆有曾伯自序。其子杓嘗彙三稿刻之荆州，湖北倉使劉甄又刻之武陵，咸淳庚午，書肆又爲小本刊行，其序即杓所作。蓋其人其文，并爲當時所重，故流傳之廣如是也。然三稿皆各自爲編，《至元嘉禾志》始稱爲《可齋類稿》，蓋後人合而名之，殊非宋刻之舊。今仍標三集之本名，從其朔焉。

陶湘《景宋本可齋詞敘錄》　湘案：汲古景宋本《可齋雜稿》卷三十一至三十四，《續稿》前卷七八，《續稿》後卷十一，凡七卷，亦專存其詞也。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續稿》前并摹大字序三葉，是曾伯手書。有曾伯、長孺、可齋、河内開國、傅亨李氏五印。原書家刻精善，摹寫尤極工整。卷首尾有宋本、毛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毛扆之印、斧季、虞山毛晉、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諸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九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舊鈔本，張月霄舊藏。宋覃懷李曾伯長孺撰，嗣男杓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可齋雜稿》三十四卷、《續稿》八卷、《續稿後》十二卷，影宋本。覃懷李曾伯長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可齋雜藁》三十四卷《續藁》八卷《續藁後》十二卷，宋李曾伯撰，清初鈔本，十冊。　《可齋雜藁》三十四卷《續藁》八卷《續藁後》十二卷，宋李曾伯撰，清鈔本，十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可齋詞》六卷，汲古閣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可齋雜藁詞》四卷《續藁》三卷，宋李曾伯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二冊。《可齋詞》六卷，宋李曾伯撰。吳氏雙照樓鈔本，朱祖謀跋，屈伯剛校幷跋，四冊。

高斯得

論述

趙汝騰《寄高恥堂》　江西格了使湖南，又似當年朱晦庵。問學如公眞少輩，請將大道講氈談。

謝璹《恥堂存稿序》　宋季權臣柄政，類惡直醜正，故其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朝廷之上，放棄江湖之間。若恥堂高公，尤爲時所媢嫉，而天下後世以其人不用爲恨者也。公，鶴山先生魏文靖公外兄之子，早年試會闈，奉大對，受《告君指要》於叔父，終其身罔敢墜。淳祐間，繇學省以論時政，詆斥嵩之。既而儉腐相仍，取敗者益甚，屢以祕監召，不起。竭思誠辭，根極事機，寤寐矢之，未嘗卹其私。晚與廟議，殆似道以快人神之憤，更以不容去位，而亦無可爲者矣。遯跡霅川，饑不復療，時則藩翰如劉伯宣夾谷士常求一識面，惟耆成人知訓，至今人兩賢之。公之仲子純彥韓孺甫居吳中，與予同里巷者二十年，竊獲闚所著述，《易》、《詩》皆有說，諸史有抄，杜祐《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錄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韓孺沒，二子幼，往之錢塘，聞其客授以養母，不墜家傳。去年以書來曰：「吾祖存藁，尙論之士儀圖之。若詩篇奏疏，已刊摹若干卷。子實知吾家世，盍叙其梗槩焉？」予拜受而敬贊曰：廉廉乎屈原之離憂，懇懇乎劉向之先見，不幸而無一不驗矣。先生之志，亦足悲夫！

盧文弨《高恥堂稿跋》　高恥堂名斯得，《宋史》有傳，邛州蒲江人，以骨鯁敢言稱。德祐初參知政事，予祠。宋亡，隱居苕霅間以卒。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抑其老而讀書不衰，與余性酷相近。其詩有云：「玩物能喪志，聖賢言皦如。賦受有奇偏，誰能爲耘耡。」又云：「少時輕寸晷，老去惜分陰。」又云：「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頹力不勝，其柰嗜好頑難變。」又云：「但願殘生更幾年，了我牀頭二三策。」此皆吾今日之境，意中之言，故尤喜之。友朋間有愛我者，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而余愛博之性，始終不能割也。目有眚已近十年，幸不至全盲，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來日若少，雖欲不分陰是惜，亦豈可得？高公眞吾師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六十五歲叟盧某在晉陽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恥堂存稿》八卷。【略】斯得父稼，端平間知沔州，與元兵戰歿。斯得能以忠孝世其家，其立朝謇諤盡言，惟以培養國脈，搏擊姦邪爲志。本傳載所論奏凡十餘事，多當時切要。今集中僅存奏疏十篇，與本傳相較，已不能無所遺脫。然於宋末廢弛欺蔽之象，痛切敷陳，皆凜然足以爲戒。至其生平遭遇，始沮於史嵩之，中厄於賈似道，晚擠於留夢炎，雖登政府，不得大行其志。憫時憂國之念，一概託之於詩。雖其抒寫胸臆，間傷率易，押韻亦時有出入，而感懷書事，要自有白氏諷諭之遺。如《西湖競渡》、《三麗人行》諸首，俱拾《姦臣傳》之所遺，《雷異》、《鷄禍》諸篇，亦可增《五行志》之所未備。徵宋末故事者，是亦足稱詩史矣。

傳記

《宋史》卷四〇九《高斯得傳》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薈，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

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迕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略】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略】於是群憸悚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略】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倚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略】章既上，坦自謂己任臺諫而反見攻，偏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南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略】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略】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略】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略】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略】度宗即位，召爲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際，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爲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脩敕令及《經武要略》。【略】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恥堂文集》行世。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高斯得《恥堂存藁》，一部七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恥堂存稿》八卷，永樂大典本，宋高斯得撰。【略】案《本傳》載，斯得所著有《恥堂文集》，明葉盛《菉竹堂書目》亦有《恥堂集》七冊，而皆不言卷數。其後遂亡佚不傳，厲鶚《宋詩紀事》亦無斯得之名。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次，釐爲文五卷，詩三卷，用存其概，而仍以元龔璛原序冠之於前。

盧文弨《高恥堂稿跋》 世亡其集久矣。今此八卷，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中有詩三卷，多感時傷事之作，亦浣花之遺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恥堂存稿》八卷，宋高斯得撰，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四冊。

趙孟堅

論述

劉克莊《題趙子固詩卷》 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唯君擅士林。字肖率更親手作，詩疑賈島後身吟。九成合奏音方備，三染爲纁色始深。老去尤於朋友篤，未忘几硯琢磨心。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彝齋文編》四卷，【略】宋趙孟堅撰。孟堅字子固，自號彝齋，太祖十一世孫，其先以安定郡王從高宗南渡，家於嘉禾之廣

陳鎮，而孟堅自作《告墓文》中又作廣成，蓋俗語相沿，初無定字。《至元嘉禾志》載廣陳鎮在海鹽縣東北九十里，則孟堅當爲海鹽人，其或作嘉興者，誤也。孟堅以宗室子登寶慶三年進士，好學工書，喜藏名蹟，時人比之米芾。至今遺墨流傳，人人能知其姓字。惟其生平本末，則諸書所紀往往不同，如周密《齊東野語》謂其終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是孟堅歿於宋世。而姚桐壽《樂郊私語》謂孟堅入元不樂仕進，隱居避客，從弟孟頫來訪，坐定，問：「弁山、笠澤佳否？」孟頫云：「佳。」孟堅曰：「弟奈山澤佳何！」既退，使人濯其坐具云云。則又似元初尚存者。二說錯互殊甚。今案孟堅《甲辰歲朝把筆》詩有「四十五番見除夕」之句，以干支逆數之，當生於慶元己未，距宋亡時凡七十八年。孟頫仕元尚在其後，孟堅必不能及見。又考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孟堅梅竹譜卷，有咸淳丁卯葉隆禮跋，稱：「子固晚年工梅竹，步驟逃禪。予自江右歸，將與之是正，而子固死矣。」跋出隆禮手蹟，其言可信。是孟堅之卒於丁卯以前，更爲確鑿，亦足證桐壽之說爲誕妄矣。至其歷官次第，他書不載，而見於詩文自述者，如爲湖州掾入轉運司幕，知諸暨縣，以御史言罷歸，皆歷歷可考，獨不言其嘗爲朝官。《宋詩紀事》乃謂其景定初遷翰林學士，又不知何所據也。其集【略】大都清遠絕俗，類其爲人。剩璧零珪，風流未泯，亦足與書畫并傳不朽云。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趙孟堅》　六朝風味米家船，艤棹孤山是謫仙。松雪入門嫌汙坐，墨梅寫罷夕陽天。

傳記

《宋季忠義錄》卷一四　趙孟堅字子固，別號彝齋，浙江海鹽縣人，宋宗室。善書，工詩文，又能作墨花，於水仙梅竹尤長，兼善人物。登寶慶二年進士。景定初，遷翰林學士承旨，拜榮祿大夫。孟頫其從弟，二人書畫擅名一時。宋亡，孟頫以薦入相，孟堅恥之，隱居廣陳鎮，不仕。慕米元章書畫船，製一舟東西薄游。【略】年九十七，臨終賦詩，有「百年處世欠三秋，事業都歸水上漚」之句，長笑而卒。

《宋史翼》卷二九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士，系出安定郡王。以父朝奉郎與采蔭登寶慶二年進士，歷官集英殿修撰知嚴州，平反張均平報父讎獄。郡歲饑，發廩賑贍，全活民五萬餘戶。隱居廣陳，乘一舟東西遊。適縣令宣城梅敵造船謁之，竟飛棹去。梅佇立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孟堅善書畫，工詩文，著有《梅譜》、《書法論》，傳於世。（《海鹽圖經》）

紀事

《齊東野語》卷一九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仙人。異時，蕭千巖之姪滾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昇山，風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滃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於天性如此。後終於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帖後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癸辛雜識》前集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庵紹逃禪，得其蕭散之布置。【略】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頃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湯楊法，拚下工夫豈一朝。」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宋趙彝齋梅竹譜卷》錢應孫跋　僕與子固交

最早，得子固詩章畫墨尤夥。寶祐丙辰，子固與正翁校書法，累數十紙，僕把玩不釋手。於是篝燈摹搨，一夕而竟。厥明，子固驚喜，援筆成跋，幾二千言。兵後，所藏散失，而二君亦已矣。一日，皇甫子昌訪僕山陰，袖出子固景定庚申所贈梅竹詩譜及正翁跋語。三復之餘，如見顏色。子昌實子固中表，正翁實僕內兄弟。見似人而喜於焉，乃重爲感慨云。後二十九年戊子仲夏，汴陽錢應孫定之父書。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孟堅《彝齋文編》，一部四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彝齋文編》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趙孟堅撰。【略】其集《宋史·藝文志》不著錄，唯見於明《祕閣書目》者四冊，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摭拾補綴，釐爲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彝齋文編》四卷，知不足齋鈔本，陳仲遵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彝齋文編》四卷，宋趙孟堅撰，補遺一卷，清鮑廷博輯，清鮑氏知不足齋鈔本，鮑廷博校，二冊。

方岳

論述

綜論

李訒《秋崖小稿序》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觀其不與相使之求，廉也；不應客將之請，重也；不入淮閫之幕，介也；不准荆閫具折而還其文，剛也；餽舟橫境而榜之百，嚴也；廷對不諱，鯁也。持此屢拙而氣不撓，雖困而節不移，屹然壁立，不可以犯，非自孟氏泰山巖巖中來邪？此尤爲後人者之所當法，無徒曰梓完而已。

方鵬《秋崖先生集序》　翁處閒關寥落之餘，天賦忠貞，志操愈勵，進退去止，發而爲言議者，其辭賦類屈平，詩歌類靖節，少陵，奏疏類董、賈、陸贄。愛君憂國在焉，嗟時悼物寓焉，治亂持危，指邪引正存焉，樂天知命，托情寄興悉焉。此皆浩然之氣充於中而發於外者，自若也。推厥所由，無非以救世爲心。

《詩詞餘話》　四六尤難作，宋末如方岳、李劉諸公，駢花儷葉，聯芳媲麗，至有一句累十餘字者，則失其爲四六之體矣。與其事異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雅，去陳腐，取渾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

陳汴《宋十五家詩選·秋崖詩選》　秋崖詩工於琢鏤，清雋新秀，高逸絕塵，挹其風致，殆如雲中白鶴，非塵網所能羅也。

朱彝尊《橡村詩序》　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

《宋詩鈔·秋崖小藁鈔》　詩主清新，工於鏤琢。故刻意入妙，則逸韻橫流，雖少嶽瀆之觀，其光怪足寶矣。

《宋元詩·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人。紹定五年別院省試第一，平生氣節自處，仕至吏部尚書郎。爲詩立意甚高，超宋運之卑弱，獨成一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秋崖集》四十卷。【略】岳才鋒凌厲。洪焱祖作《秋崖先生傳》，謂其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可謂兼盡其得失。要其名言雋句，絡繹奔赴，以駢體爲尤工，可與劉克莊相爲伯仲。集中有在淮南與趙葵書，舉葵馭軍之失，辭甚切直，亦不失爲忠告。至葵兄范爲帥失律，致襄陽不守，所係不輕，而其罪亦非小。岳以居葵幕府之故，乃作書曲爲寬解，載之集中，則未免有愧詞矣。

又卷一六五　《古梅吟稿》六卷。【略】卷末附方秋崖和百韻詩，龍翰書其後，自稱門人，且言以詩正法眼授記於僕。是其淵源授受，猶及見前輩典型，故其詩清新有致，足耐咀吟，在宋末諸家，尚爲近雅。

《白雨齋詞話》卷二　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

況周頤《秋崖詞跋》　癸巳上元前夕，斠畢。疏渾中有名句，不墜宋人風格。應酬率意之作，亦較它家爲少。置之六十家中，不在石林、後村下也。玉梅詞人幷記。

分論

《聖人道出乎一論》　《論學繩尺》卷二：筆力老蒼，可逼前輩，得之《通書》，其主意本之《西銘》。

《送客水月園》　《梅磵詩話》卷上：詩人喜用全語。【略】方秋崖《送客水月園》詩云：「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者水月乎？」潘閬詩云：「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下語皆渾然天成，然非詩之正體。

《客有致橫驛苔梅者絕奇古劉良叔以詩借觀次韻奉納》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語殊粗野，亦不見苔梅之意。三句湊泊，四句較自然。

《五用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秋崖詩二十卷。七言律梅花詩十餘首，獨選此二首，又五中之二也。此在維揚制幕時，年壯氣銳，句律高峭，而詩始佳。「莫作江南一樣看」，蓋秋崖江東人，亦所以自標也。二和有云：「蘚樹卧龍鱗甲老，霜橋立馬骨毛寒。」亦壯健。四和有云：「笑堪索否便堪醉，盟可尋歟不可寒。」比之楊誠齋詩，變之又變。古未有此法，學者不可以爲準也。查慎行評：四和二句，便是「江湖」習氣。起句惡，不但俗。紀昀評：虛谷云「句律高峭」，未見高峭。虛谷云「學者不可以爲準也」，此論最是。起句與六句俱欠通。

《效茶山詠楊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吾宗伯秋崖先生岳，字巨山。吾鄉祁門人。紹定五年壬辰別院省試第一人，殿試甲科。連忤丞相史嵩之、丁大全，及于知南康軍日，撻湖南綱卒之據閘阻舟者，忤賈似道。仕至吏部尚書郎。景定三年壬戌三月十八日卒，年六十四。林竹溪希逸爲墓誌。其詩不江西，不晚唐，自爲一家。馮舒評：貴妃愛荔子，荔子卻不姓楊。楊梅何得有前身？「略知」二字亦不通。馮班評：秋崖未吃楊梅。酸楊梅豈堪吃？　紀昀評：前四句平平，後四句自好。《升菴詩話》附錄：齾字，《玉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齾，不獨齒怯也。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齾遠山顰。」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詩：「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春山。」

《詠史》　《吳禮部詩話》：方岳巨山《詠史》：「堪笑張華死不休，謾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拆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張華）「堪笑平生血濺衣，但知忠義未知幾。命關鬼質緣何事，年及縣車自不歸。」（顏眞卿。「笑」字改作「嘆」字可也）命意甚佳。

《平山堂》、《旅思》　《柳亭詩話》卷一九：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以附五言之例。【略】方巨山岳《平山堂》：「非無烟雨無奇語，自有乾坤有此山。」《旅思》：「兩戒山河饒虎落，五湖烟水欠鴟夷。」【略】若此之類，聊見一斑。

《鄭僉判取蘇黃門圖史園囿文章鼓吹之語為韻見貽輒復賡載》　《歷代詩發》卷二九：三詩瀏然以清，亦幽然以邃。

《扣角》　《歷代詩發》卷二九：首尾遙對，上言功，下言效，而終不以彼易此。

《不寐》　《歷代詩發》卷二九：不寐別有關情，最是超脫恆徑。

《十二月十日》　《歷代詩發》卷二九：刻意入妙則逸韻橫流，斯作不愧斯評。

《蔺窩》　《歷代詩發》卷二九：中二聯人物相形，語多感觸。

《觀漁》　《宋詩精華錄》卷四：寫鸕鷀之聽命于漁子，不啻軍令。漁子眞不愧公羊氏之尊稱哉。

《齋天樂》（孤蓬夜傍低叢宿）　《詞綜偶評・宋詞》：（那得似西來一節橫絕）用達摩事。（雁銜千里月）雁銜蘆以避繒繳，出《淮南子》。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九洪焱祖《方吏部（岳）傳》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門

人。父欽祖，鄉人稱爲方長者，主維義役積年。岳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嚴陵葉子儀教授挾多聞困苦學者，升講堂課試諸生，反覆窮詰，惟岳與方璩能抗之，相約每及《通鑑》某事，即須舉其人姓名始終見某卷覆問之，葉遂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皆爲首選，詳定官以語侵史丞相彌遠，爲甲科第七人。調南康軍教授，未赴，丁母憂。服闋，調滁州教授。淮東制置使趙葵奇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幹，辭不就。及考，除淮東安撫司幹官。【略】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丁父憂。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檝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代葵書稿，語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闋，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閣，而嗾言者論列，閒居四年。嵩之父彌忠死，以營求起復得罪天下，范鍾爲左相，以禮工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略】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略】通講榮王邸。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與芮甚敬之。七年，除秘書郎。方掃革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略】葵出行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軍。郡當揚瀾左蠡之衝，風濤險惡，置閘以便行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口，邀民錢萬始得入閘，民船有覆溺者，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閫兼總領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謂：「湖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力丐祠丐罷，不許。【略】改知饒州，未上，罷。起知寧國府，未上，罷，時寶祐四五年乙卯丙辰之間也。越七載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略】時丁大全當國矣，以先求舉剡不從，怒。及令張生者攜私書求爲造宅，差舟買釘。已差舟矣，求買釘錢，弗與。尋除尚左郎官，而屬沿江副閫袁玠劾之罷，下郡磨笄支發若干，追償其錢，死鞫勘者數人。玠遣校詣門索錢，售田業償之。又兩悍卒索考功印曆，既授之矣，復數日以曆歸，索領狀。岳題詩曆上解嘲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生歙富民。」「貪吏」、「富民」，玠疏中語也。賈似道既相，起知撫州，岳辭已題廢印曆，無出仕意。似道與再給印曆，盡復元官，紿之也。不得已冀辭以謝。謂似道能釋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謂秋崖，名所居堂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葭塢，本何家塢也。自爲歸藏之所曰繭窩。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與四六不用古律令，以意（謂）〔爲〕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稿》行於世，《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未傳。

紀事

《山房隨筆》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鄧文龍者，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余所鍾愛，太宗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祇服褙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衩衣，學生落托。」衆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即詠曰：「瀟湘子猷宅，平將風月分。兩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衆異之。後易名元觀，年十五領鄉薦，登上第。

《齊東野語》卷四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爲湖廣總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騷，市民橫遭其禍者甚衆。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客，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厓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著錄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劉克莊《老儒》 方回評：後村自注謂「秋崖方君作八老詩，內三題四十年前已作，遂不重複。別賦二題，足成十老，謂《老僧》、《老儒》、《老道士》、《老農》、《老巫》、《老醫》、《老吏》也。」

李訒《秋崖小稿序》 《秋崖小稿》凡八十三卷，乃宋方秋崖先生所著者。

嘗一刻於開化，再刻於建陽。迨先生之後咸淳進士曰貢孫、寶祐進士曰石者，又翻刻於竹溪書院，行於世久矣。至元季，板逸於兵。高廟龍興之初，詔求古今遺書，有司窮搜以進，此稿遂泯。弘治中，學士篁墩先生自中秘錄出一十二卷，手授先生九世孫國子博士舜舉曰：「此君家舊物也。」嗣是淵之知蘄州得五卷，舜明訓導江右得十卷，舜中教授江浙得十卷，舜文家藏三十一卷，舜玉客吳下得一十五卷，蓋異數也。嘉靖乙酉，先生十世孫廷孚、廷畏、廷光、廷實、廷獻、子澄，取前後所得參考互訂，缺者補之，斷者續之，訛者正之，而成是編，可謂寶矣。【略】嘉靖六年丁亥春，後學鏡山李訒識於李原書院。

方謙《秋崖先生集序》《秋崖集》，宋臨安有刻本，勝國時竹溪書院有刻本，又有耐軒馬世和刻本。自元徂今二百年矣，斷簡殘篇，零落無幾。幸翁之後有述，收拾採訪於萍蕩星散，庶得十一於千百，尚以未能完璧爲恨。亟鋟之家塾，以垂悠久。【略】大明嘉靖丙戌秋九月菊日，族裔孫前進士方謙頓首百拜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方亘山《秋崖小稿》，一部七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方岳《秋崖小稿》五十九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秋崖方先生集》十冊，全。【略】文集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

《脈望館書目》　《秋崖集》六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方岳《秋崖小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秋崖集》四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方岳撰。【略】其集世有二本，一爲《秋崖新稿》，凡三十一卷，乃從宋寶祐五年刻本影鈔，一爲《秋崖小稿》，凡文四十五卷，詩三十八卷，乃明嘉靖中其裔孫方謙所刊。今以兩本參校，嘉靖本所載較備，然寶祐本所有而嘉靖本所無者，詩文亦尚各數十首。又有別行之本，題爲《秋崖小簡》，較之本集多書札六首。謹刪除重複，以類合編，併成一集，勒爲四十卷。

陶湘《景元本秋崖先生詞敘錄》　湘案：元槧《秋崖先生小稿》卷三十五之三十八，凡詞四卷，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秋崖小稿》八十三卷，宋方岳撰，明本，九世孫顯用重編。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秋崖先生小稿》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明刊本。宋方亘山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秋崖先生小稿》八十三卷，鈔明嘉靖刊本，宋賓王校藏。

又　《秋崖先生小稿》三十八卷，明活字印本，石琢堂藏書。

又　《秋崖先生小稿》三十四卷，舊鈔本，邵位西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秋崖先生小集》八十三卷，校宋本。宋方岳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秋崖先生文集》四十五卷《詩集》三十八卷，明嘉靖丁亥刊本。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秋崖先生詞稿》四卷，宋方岳撰，舊鈔本（清初王乃昭鈔本（王乃昭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秋崖先生小稿》四十五卷又三十八卷，宋方岳撰，明嘉靖五年方謙刻本，十八冊。《秋崖先生小稿》四十五卷，宋方岳撰，明嘉靖五年方謙刻本，六冊。《秋崖先生小稿》四十五卷又三十八卷，宋方岳撰，明嘉靖五年方謙刻明清遞修本，八冊。《秋崖先生小稿》三十八卷，宋方岳撰，清活字印本，六冊。

雜錄

劉毓盤《輯校秋崖詞跋》　關中圖書館所藏詞，皆習見本。有康熙間富平王氏家刻《秋崖詞合鈔》三卷，爲向所未見。蓋方岳《秋崖詞》、李萊老《秋崖詞》、奚漼《秋崖詞》各一卷也。錄以歸。方詞有臨桂王氏四印齋本，李詞有歸安朱氏《彊村叢書》本，奚詞無著錄者。詞雖少，謂之孤本亦可。

翁孟寅

《浩然齋雅談》卷下　翁孟寅賓暘嘗遊維揚，時賈師憲開帷閫，甚前席

之。其歸，又置酒以餞，賓暘即席賦《摸魚兒》云：「捲西風、方肥塞草【略】。」師憲大喜，舉席間飲器凡數十萬，悉以贈之。

《摸魚兒》（捲西風）《詞則・放歌集》卷二：（二十載」二句）壯浪縱恣。（「誰解道」二句）精壯頓挫。

《燭影搖紅》（樓倚春城）《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健字險妙。無限傷心，卻不作態。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翁孟寅，字賓暘，崇安人，寄居臨安，領鄉薦。四首。

劉毓盤《輯校五峰詞跋》《浙江通志》曰：翁孟寅，字賓暘，號五峰，錢唐人。有《五峰詞》。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翁氏，其先建之崇安人。祖中丞彥國，僞楚張邦昌僭帝，提兵勤王，爲李丞相之亞。父謙之，進士。孟寅首登臨安鄉薦。葉申薌《閩詞鈔》所錄略同。翁志吾（有成）太守晞余族譜曰：南渡以來，世居翁家山，爲湖山桂花最盛處。太守逾冠，舉進士，性風雅，即其後焉。周密《浩然齋雅談》曰：五峰工詞，嘗游維揚，賈師憲爲閫帥，引爲客，甚前席之。其歸，置酒以餞，五峰即席作《摸魚子》詞，師憲大喜，舉席間飲器數十萬贈之。吳文英有送翁五峰自鶴江還都《江城子》詞，見《夢窗乙稿》，蓋亦不得志于朝，則往來江湖以自適者。師憲當國，頗以愛士名，與秦檜同。【略】五峰出處，亦與夢窗同，夢窗有賦賈相西湖小築《金盞子》詞，壽賈相《宴清都》、《木蘭花慢》詞，過賈相湖上舊居《水龍吟》詞，皆始與之游，旋則與之絕。以文字相酬酢，而不爲好爵所縻，以視廖瑩中之戀戀私恩，相依不去者，不可同日語焉。

孫銳

趙時遷《孫耕閒集序》　天下有豪雋自喜之士，不齷齪於世故，而肯與筆墨爲緣。雖鋤雲原外，春雨當犁，皆能以跌宕風雅鼓吹元韻，其人必落莫蘊藉，相忘於箕、潁之天者也，其文亦必清明溫栗，自達於漢、晉之前者也。平湖里畔有隱君子焉，息鋤南畝，肩挂杖，杖挂瓢，瓢中詩卷喈嘎有聲。或高歌野外，自比再世接輿、漢陰老人。間嘗欠躬訪之，居然有道氣象，爲耕閒先生。當宋末造，兵荒洶洶，先生應詔貢謦髦士，親臨軒對策，卓然爲多士冠冕。久之，成進士，僉判廬州。會胡騎長驅，吳越望風納款，鬬蟋狂吠之徒，猶惑宸聽，先生矍然起曰：「時事尚可爲哉！」即日謝命歸里，與一二漁父農夫往來湖上，興到輒對酒嘯咏不倦，蓋古淵明、摩詰者流，不以富貴動人，而所得全于五七言者多也。先生名銳，字穎叔，別號耕閒老人。祖炳，有潛德，父埴，以布衣與討虜功，擢秉義郎。文集累若干卷，多散佚不傳。予忝世誼，知之深，因搜輯其遺稿，或扇頭，或壁上，或廬簡鼠穴，裒而成編，得數十首。後之人覽斯集，而先生之梗概從可知矣。至元十八年辛巳七月，漸磐野老趙時遠無近父書。

沈義甫《皇宋進士耕閒孫先生墓誌銘》　德祐三年五月十六日，耕閒孫先生卒於洞庭。明年正月既望，厝於桑磐先塋之傍。【略】先生姓孫氏，諱銳，字穎叔，耕閒其別號也。【略】世居吳江之平望里。先生幼穎悟，博學能文。年十六領鄉貢，以詿誤不第，勒歸故里，益肆力於墳典，勵志修行，不求聞達。居父母喪，能以孝聞。嘉定九年，詔舉天下知名俊彥、賢良文學之士。先生應有司薦，上親臨軒試策，裒然冠多士。凡五上春官，登咸淳十年王龍澤榜進士，授廬州僉判。將行，聞元人分兵南侵，兵火不絕警，時樞臣相國皆以怠緩惑上意，先生即挂冠東歸，歎曰：「國事不可知矣！」間與一二親識托洞庭之西林，漁人牧豎皆呼爲孫先生。或杖藜鋤畝，手中書卷不輟，吟其句調，任天而動，比古之接輿、漢陰老人，文多散佚不傳。居久之，有詔起集賢院學士承旨，先生以疾終其天年，時已七十九歲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孫耕閒集》一卷，舊鈔本。宋孫銳撰，元趙時遠編。

傅增湘《舊鈔本耕閑集跋》　詩文雖無高致，而平淡清逸，殆如其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孫耕閒集》一卷，宋孫銳撰，清鈔本。

馮偉壽

《詞品》卷四　馮偉壽，字艾子，號雲月，詞多自製腔。《草堂詞》選其「春

風惡劣，把數枝香錦，和鶯吹折」一首。又《春風裊娜》，其自度曲也。「被梁間雙燕，話盡春愁。朝粉謝，午花柔。【略】殊有前宋秦、晁風艷，比之晚宋酸餡味，教督氣不侔矣。餘句如「笑呼銀漢入金鰲」，臨邛高恥庵列爲麗句圖云。

《**鹹水軒詞筌**》　王彥泓改馮偉壽作云：「自嘲雙黛能啼鴉。簾外翠烟斜。社前風雨重來，燕子未入人家。　鞋兒試著無人問，莫是略寬些。想他樓上，悶拈簫管，憔悴菱花。舊作已歸燕子，「略」作「忒」，「菱花」作「鶯花」。雖止易數字，精神若增，尤妙于以菱花易鶯花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古今詞話》曰：延平馮取洽，字雙溪。其與黃玉林互相標榜，有《詞韻》等書。其子艾子，精於律呂，詞多自製腔。《雲月詞》殊有北宋秦、晁風味，比之南宋教督氣，酸餡味，不侔矣。　沈雄曰：馮偉壽小名艾子，非誤用其名也。余以壽玉林《沁園春》考之，中有云：「更攜阿艾，同壽靈椿。」可證。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馮艾子，延平人，取洽子，字偉壽，自號雲月。六首。

劉毓盤《輯校雲月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艾子，字偉壽，號雲月，延平人。有《雲月詞》。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雲月爲雙溪翁子，精律呂，能自製曲。【略】花庵與其父子游，雙溪有交游風月樓，花庵有遺蛻亭，兩家各有題詞，一若韓維之游于孔寧極、方平父子間者。馮氏出處無考，花庵贈雙溪《金縷曲》曰：「倦整摩天翮，笑歸來、點畫亭臺，按行泉石。」雙溪答詞曰：「已笑唾功名如土。」蓋必先出而歸老者。又序曰：「花庵以游戲三昧寓之樂府，溪翁隨喜和韻以咏嘆之。艾子，汝爲老人書以寄子。」花庵有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木蘭花慢》曰：「愛雲月溪頭，玉環一曲，筆力千鈞。」又寄馮雲月《摸魚兒》曰：「待有日重來，同君一笑，拈起看花句。」其愛才而不挾長也，斯古人之風矣。沈雄《古今詞話》曰：「雙溪與花庵以詞互相標榜。雙溪子偉壽，字文子，詞多自製腔。《草堂》選其黃鐘商《春怨》【東風惡劣】一首。其黃鐘羽《春風裊娜》一首，殊有前宋秦、晁風艷，較之晚宋酸餡氣味，迥不侔矣。何不入選也？餘句如【笑呼銀漢入金鰲】，臨邛高恥庵至列爲麗句圖云。」文子小名艾，非形近而訛也。以雙溪壽花庵《沁園春》詞考之，云：「更攜阿艾，同壽靈椿。」可證。雲月名艾子，見花庵所述及雙溪詞序，此無可疑者。沈氏以爲名文，又曲爲之說，不自知其非也。三家詩皆不傳。【略】《雲月詞》求之各本，只得七首。有宋父子能詞者，二晏二葛外，必數二馮。雲月能自製曲，此尤不可沒者爾。甲子秋，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鄭起

論述

柴志道《三山鄭菊山先生清篤集序》　儒有古君子之風，始可以曰儒。儒非止于文章之謂，文章者，所以發揚其實詣，而著見于實理也，豈可空有其名哉！鄭菊山先生蓋抱其實而當其名者也。在昔林鬳齋、周伯弜行輩，當時人物，林林焉如龍虎不可測，如鳳凰不可睹，非有以自植立于天地間，何以與諸公相參錯，照耀一世豪傑之耳目邪？曩聞先兄秋堂先生望曰：「先生人物昂然，氣節挺然，議古喻今，無不的當，惜不見用于時。然所言皆正大，所守甚清苦，其古君子與！」早年遊京師即有聲，晚年嘗主安定、和靖二書院，講明道學，學者益尊敬。後註《易》，將脫稿而逝。

傳記

鄭思肖《先君菊山翁家傳》　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元己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容。【略】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懃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

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略】自庚辰出閩，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作《三膜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絜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尹和靖書院堂長，淮東閫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皋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遙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易簀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攘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幷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稿爲賊取去，僅存於別稿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

著錄

柴志道《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序》 鄭菊山先生蓋抱其實而當其名者也。【略】早年遊京師即有聲，晚年嘗主安定、和靖二書院，講明道學，學者益尊敬。後註《易》，將脫稿而逝。頗多雜著文章，有詩曰《倦遊稿》，今山村仇君摭四十首曰《清雋集》，遂冠于所南翁《一百二十圖詩》之首，庶幾知有所本，橘梓輝映，抑亦俱有光焉。【略】大德五年，後學鄱陽道約柴志道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鄭起《菊山清雋集》，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鄭起《菊山清雋集》一冊。

《絳雲樓書目》卷三 鄭菊山《清雋集》附鄭所南《一百二十圖詩》。

《宋詩紀事》卷七七 鄭震，更名起，字叔起，號菊山，連江人。所南翁，其子也。有《倦遊稿》、《清雋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一卷附《所南一百二十圖詩》一卷文一卷，舊鈔本，怡府藏書。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鄭菊山父子詩文跋》 鄭菊山父子詩文，藏家均傳抄本，鮑氏知不足齋刊入叢書，《所南文集》後有「平江路天心橋南劉氏梅谿書院印行」一行。卷首柴志道序作於大德五年，《清雋集》又爲仇山村所選，蓋元代固有刊本，而所南小傳鮑氏所據乃錄自盧熊《蘇州府志》，則亦必爲傳錄本矣。【略】是爲福建林吉人手寫本，以校鮑刻，足以正其訛繆者不鮮。然鮑刻亦自有佳處，因錄爲校記附後。甲戌仲秋，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一卷，宋鄭震撰，【略】附錄一卷，清趙氏小山堂鈔本，一冊。《三山鄭菊山先生清雋集》一卷，宋鄭震撰，【略】附錄一卷，清張位鈔本，二冊。

劉子澄

《浩然齋雅談》卷上 開慶間，馬華父制置江閫日，嘗于青溪建祠以祀先賢，斷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皆嘗仕若居若遊于此者獲與焉。蓋華父之祖，亦嘗仕于昇故也。祠成，命馮可遷贊之。其贊馬公，末語有「爾祖其從與享」之句，或摘以爲譏，華父遂去乃祖之祀焉。或謂劉子澄清叔與華父有宿憾，授意于馮云。

劉將孫《跋劉玉淵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稿後》 故國子監簿玉淵先生劉公諱子澄，字清叔，以詩文著聲諸老間，及眞、魏二公議論。其功名與誅山東之叛，著《平淮疏史補》，繇是佐二趙，甲午入東京，貶謫道州，歸居南康。此其離道州時所爲《九嶷山舜廟碑也》。復有摘其語，怒穆陵，最後從史巖之沿江參議軍事。會白鹿磯入相，基沿江爭功，幷按前飛語罪，謫封州。乙丑以紹陵登極赦移袁州。猶記出歸廬陵，首訪先子，獨手書謁狀，叩門曰：「吾不謁第

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謝之，首以是碑刻本爲餉，乃程滄州隸，甚精麗。玉淵自誦「帝車下來」下四語云：「寫至此，窗外如有物。」復語先子云：「作文須在韓、柳、歐、蘇頭上行。」嗟夫！其筆墨意氣槩可想見也。此稿亦屢易，蓋意欲深，語欲辟，然卒不免於抉摘，穆陵猶赫然于「訪生死」、「念鞠哀」二語。今稿中已再改竄，此語尚未之筆，當又在此後，實精確涵蓄，爲一篇眉目。益公嘗記歐公每作文，必粘眞壁間，塗易數過。前輩于文不輕作，往往如此。玉淵平生所作，自負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論其文者亦云然。鍾君士安諭教西昌，過玉淵故里，得此碑舊稿，欣然如至寶，可謂好之樂之者矣。嗚呼！語言之禍，千古同悲。楊子幼私書耿耿，不保家族；東坡吟咏落落，遂致詩獄。玉淵借古以風今，辭嚴而誼迫，先輩不撓之節，穆陵大度之仁，過昔遠甚。士安傳此于方來，豈但文章翰墨之佳話而已哉。

《江湖後集》卷二　劉子澄字清叔，泰和人。曾知棗陽，後較畫軍事，爲賈似道所忌。劉將孫稱其有史才，所著有《平淮疏》、《補史》行於世，事見《江西通志》。案《宋史》，子澄坐唐州之役削秩，而敗衄實由似道，故志書云然。其詩亦有和似道者，蓋一時倡酬之作也。集名《玉淵吟稿》。

黃孝邁

論述

綜論

劉克莊《跋黃孝邁長短句》　爲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略】故雅人修士相戒不爲。或曰：魯庵亦爲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時傷物乎？雞栖曰(文)〔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燿宵行」、「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庵之爲之也。魯庵已矣，子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詞采〔溢〕出，天設神授，朋儕推獨步，耆宿辟三舍。酒酣耳熱，倚聲而作者，殆欲劘劉改之、孫季蕃之壘。今士非簧策子不暇觀，不敢習，未有能極古今文章變態節奏而得其遺意如君者。昔孔氏欲其子爲《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牆，它日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原於二《南》，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乎？

又《跋黃孝邁四六》　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聯，新意謂不經人道者，警聯謂可膾炙人口而不戕人喉舌者。雪洲黃君示余表、啓各六篇，爾然新意橫生，自出胸襟，警聯疊見，(去)〔一掃〕陳腐。友朋中筆力及君者極少，余讀而愛之。嗟夫！不龜手之方一也，或以封，或(以)不免於洴澼絖，駢儷之作一也，或尙方賜潤筆金，或掃閣載寶玩。而君挾所長游四方，裘馬輕贏，棲棲爲諸侯客，豈非洴澼絖之類歟！昔王初寮、汪浮溪微時，代人表牋已爲世傳誦，厥後終爲詞臣，君勉之！

又《再題黃孝邁長短句》　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耄矣，復睹新腔一卷。《賦梨花》云：「一春花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水仙花》〔云〕：「自側金卮，臨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染柳，不念淡粧人冷。」又云：「驚鴻去後，輕拋素襪，杳無音信。細看來，祇怕藥仙，不肯讓梅花俊。」《暮春》云：「店舍無烟，關山有月，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曾圓合，而今老，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綿密駸駸秦郎「和天也瘦」之作矣。昔和凝貴顯，時稱曲子相公，韓偓抗節唐(李)〔季〕，猶以《香奩》爲累。惟本朝盧陵、臨淄二公，於高文大冊之外，時出一二，存於集者可見也。君他文皆工，余恐其爲樂章所掩，因以箴之。

又《跋湯梦孫長短句又四六》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又有湯梦孫，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人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川以爲褻瀆，莘老以爲放溢；伊川、莘老衛道者也，蜀公感熙寧、元豐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者少，衛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約而在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太平爲樂，安知他日無蜀公輩人擊節賞音乎！

《靈芬館詞話》卷二　劉後村跋黃雪舟長短句云：「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耄矣，復觀新腔一卷。《賦梨花》云：『一春花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

又愁風。」《水仙》云：「自側金巵，臨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染柳，不念澹粧人冷」云云，詞皆極工。黃集不傳，他選本亦失之，故記於此。

分論

《湘春夜月》（近清明） 《銅鼓書堂詞話》：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於長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如黃雪舟孝邁自度《湘春夜月》一解，傷春云：「可惜一片清歌【略】。」雪舟才思俊逸，天分高超，握筆神來，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到也。劉後村《跋雪舟樂章》，謂「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綿密，駸駸秦郎『和天也瘦』之作。」後村可爲雪舟之知音。《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時事日非，無可與語，感喟遙深。

《水龍吟》（自側金巵）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黃雪舟詞，清麗芊綿，頗似北宋名作。唯傳作無多，殊爲憾事。其《水龍吟》云：「柔腸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泪。」蓋仿東坡「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刻鏤稍著痕迹耳。其歇拍云：「待問春，怎把千紅，換得一池綠水。」亦從「一分流水」句引伸而出。

樓采

《詞旨・屬對》 「花匣么弦，象奩雙陸。」（樓君亮《法曲獻仙音》）「珠蹙花輿，翠翻蓮額。」「汗粉難融，袖香新竊。」

《玉漏遲》（絮花寒食路） 《詞旨・詞眼》：月約星期。《左庵詞話》卷下：作詞須用詞眼，如【略】樓君亮之「月約星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樓君亮詞，見於草窗所選者，《瑞鶴仙》、《玉漏遲》、《二郎神》、《法曲獻仙音》、《好事近》、《玉樓春》諸闋，詞意具足，而又工力悉敵者也。

趙萬里《釣月詞輯本題記》 案，趙聞禮《陽春白雪》，至道光間始有江都秦氏、錢唐瞿氏兩刻本。獨《釣月集》宋以後久佚。就《白雪》所引觀之，與《絕妙好詞》所載樓采詞相重者凡四首。此在宋時已然。《浩然齋雅談》云：「《謁金門》、《踏莎行》二詞，幷見趙聞禮《釣月集》，然集中大半皆樓君亮、施仲山所作，安知非他人者。」

李演

高斯得《題建安李演風露吟小稿》 甚矣詩之難也。嚴而不峭，平而不俚，清而不泊，幽而不昧，乃可以言詩。今之爲之者不然，險澀以爲嚴，凡近以爲平，寒苦以爲清，黯黮以爲幽。李君之詩，庶乎無四病矣。予讀之盡編，意欣欣焉。礲諸錯諸，使圓美流轉如彈丸，則無以加矣。書其後而歸之。

《浩然齋雅談》卷下 淳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牋徵諸客詞。秋田李演廣翁詞先成，衆人驚賞，爲之閣筆。其詞云：「笛叫東風起【略】。」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秦少游《八六子》云：「倚危亭【略】。」與李演詞云：「乍鷗邊【略】。」字句平仄如一，惟李詞首句不起韻，第五句用韻，與秦稍異。《詞律》謂秦詞恐有訛處，未必然也。至秦詞「奈回首」作「怎奈向」，李詞「玉瓢」作「玉飄」，均係傳鈔之誤。又《詞律》因李詞脫「舊時芳陌」四字，遂列八十四字爲又一體，似尚未見《絕妙好詞》本，且誤李演爲李濱。考有宋詞家，無李濱其人，祇李演，號秋堂，有《盟鷗集》。

《賀新涼》（笛叫東風起） 《白雨齋詞話》卷二：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又卷六：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李廣翁《賀新涼》云：「落落東南牆一角，誰護山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聲聲慢》（輕鞭緩轡）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雖紀游之作，而感舊低回，情景依黯。詞末標題，觀其「五橋歸路」句，當是在西湖之西畔。樊榭箋《絕妙好詞》，於此詞後，引《遂昌雜錄》歷叙孤山西麓宮觀亭臺之盛，即李秋堂所游之處。宋詞中遊湖者，皆言六橋，此詞則言五橋，其《盟鷗

集》中《祝英臺近》詞又有「五橋流水」句，他人所未道也。

利登

《隱居通議》卷九　利履道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送煙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心。清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屬意者，中更睽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興。其好句，如「羸馬前山東復東，沈沈窗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煙雨中。」「濃綠千竿滑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尤工長短句，有《水調》曰：「相聚不知好【略】。」此詞極涵婉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外潮回，劍邊虹去，撫寒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幡去。漢家王氣塞乾坤，一樹盈盈，不爲漢家春。」意度彌佳。佗詞盈帙，麗語層出，但兒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履道家盱城之西門，以禮記擢第，仕止寧都尉。

又　希聲名文雷，自號看雲。【略】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漢宗崇嶓，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骳稿》　利登字履道，號碧澗，盱江人。家於仙塘，依山結屋，門臨清溪，悠然隱者之居。寶慶間，群盜四起，扶侍母妹避亂於梅川。梅川令莫公雅嗜詞翰，邀登及文士數輩，方擧詩酒，會盜旋犯梅川，倉皇徙佛巖，又徙崆峒。一時流離奔走之苦，俱爲賦詠，委曲繪出。晚年始擧進士，故其詩云：「乾坤雙鬢改，日月寸心死。誓從鹿豕遊，乃復叨一第。」又云：「悔把漁竿不到頭。」《骳稿》一卷，避亂時所作居多。其《次琬妹月夕思親》一絕云：「緩作行程蚤作歸，倚門親語苦相思。白頭親老今多病，不似當初別汝時。」口頭語而意極悽婉，令人不堪卒讀。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利登骳稿》　避地梅川隱釣緡，長官閑雅愛留賓。如何文酒絲絃夕，多作流離奔走人。

劉毓盤《輯校碧澗詞跋》　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箋》曰：利登，字履道，號碧澗，金川人。有《骳稿》一卷，《碧澗詞》一卷。周密《草窗日鈔》曰：碧澗工詩詞。游都下，名動三學中。國亡憔悴以死。【略】元無名氏《三朝野史》曰：德祐丙子，三宮赴北，行者俘三學生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機者悉已竄，有不及避者，驅以北。出關後，諸生次且不前，人棰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筯，乃于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既入見，有詔量授諸府路學官，僅餘十七八人耳。碧澗爲三學生，或所不免歟？《骳稿》多血性語，見陳世隆編《兩宋名賢小集》。有《癸亥十一月二十五日辭家雪甚作》曰：「歲暮游子歸，余始爲行客。臨行不言苦，不忍母心惻。」癸亥爲景定四年，明年十月，理宗崩。又《莫令君招游金精山至而盜作》曰：「母子各一方，而皆窘賊圍。欲歸莽無從，痛毒霑我衣。」明指敵軍而言。金川宋屬縻州，屬成都路，今四川雅州府境，乾隆間用兵地也。荒遠之人，而得名籍籍，必其力有過人者。余作令關中，日困于官事，暇則以圖書館爲休沐地。《碧澗詞》舊鈔本，錄副以歸。詞只十首，疑未全。其字句與選本微不同，附注以備考。復于《山居新話》得「利碧澗」一條，不知其尚有母在也。

王埜

論述

戴復古《昭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覲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絕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

又《東谷王子文死讀其詩文有感》　東谷今何在，騎鯨去渺茫。荊花半零落，巖桂自芬芳。議論波瀾闊，文章氣脈長。遺編猶可考，何必計存亡。

劉克莊《王子文詩序》　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攀）（扶）

忠賢，紲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于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于彼者必嗇于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閒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爲〔其集止〕樵川也，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巋然爲吾〔宋〕詩祖。潛齋其盡發閟藏，取樵川以後藁錄傳之，無使異日觀者嘆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爲僭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中興詞話》 戴石屏《赤壁懷古》詞云：「赤壁磯頭【略】。」滄洲陳公嘗大書於廬山寺。王潛齋復爲賦詩云：「千古登臨赤壁磯，百年膾炙雪堂詞。滄洲醉墨石屏句，又作江山一段奇。」坡仙一詞，古今絕唱，今二公爲石屏拈出，其當與之並行於世耶。

《西河》〈天下事〉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叱咤廢于人。（東遊四句）英雄泪。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引《柳塘詞話》：詞之粗莽者，【略】若王子文之「今日事，何人弄得如此」，王實之之「臺省好官，都做幾回」，筆墨何辜，傖父之甚。 《白雨齋詞話》卷二：王子文之《西河》，【略】慷慨發越，終病淺顯。 又卷六：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王子文《西河》云：「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下云：「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略】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傳記

《宋史》卷四二〇《王埜傳》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略】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略】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爲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略】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略】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

黃文雷

論述

黃文雷《看雲小集自序》 詩以唐體爲工，清麗婉約，自有佳處。或者乃病格力之浸卑。南塘先生爲宜稍抑所長，而兼進其短，斯殆名言。若僕者，江西人，才分既以褊迫，生世不諧，思致窘若，雖知其然，而未之能變也。芸居見索，倒篋出之，料簡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蓋嘗經先生印正云。

《浩然齋雅談》卷中 黃文雷字希聲，永嘉人。希聲有《看雲》詩，不行於世。其賦《昭君行》，特爲一時名公所稱道。其辭云【略】按竟陵元年，呼韓邪既婿漢氏，其年五月宮車晏駕，故云。

劉壎《詩說》 又謁看雲翁黃希聲參詩。黃公簡默莊重，不事莊辯，止云：「詩只如此做，做來做去，到平淡處即是。」又曰：「詩貴平淡，做到此地位自知耳。」

《隱居通議》卷四 吾盱以詩名者黃希聲、黃伯厚、利履道、趙漢宗諸人。

又卷九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入其中間懸兩眸。【略】」此吾盱黃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自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略】」此篇流麗

醞藉，可爲前篇之亞。

又卷二二　希聲，則余前所書《長歌行》者，有《看雲集》，絕精於詩，而四六亦不及焉。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黃文雷希聲《看雲集》，差有骨力，長句《西域圖》、《昭君曲》甚佳。

《**石洲詩話**》**卷四**　黃希聲文雷《昭君行》一篇，序中辨從來作者沿襲之誤，甚與本事相合。按《漢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此與贊語中所述「孝文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云云，情形迥乎不同，不得以和親事一概而論也。

傳記

《**隱居通議**》**卷九**　希聲名文雷，自號看雲。早以《春秋》學魁鄉舉，下第則游緡紳間，以箋啓四六爲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篤所知。當是時荆谿、節齋之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爲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爲酒官。既而舟歸，次嚴陵灘，覆溺失屍，聞者悲之。有《看雲集》數十卷。尤長於詩，詩尤妙於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漢宗崇嶓，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贛之寧都有蒼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崇懌，亦同時詩盟者也。

《**江湖後集**》**卷二一**　黃文雷字希聲，吁江人。有《看雲小集》，見《遺書》本。王士禎《居易錄》稱其長句頗有骨力。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四十首。

俞桂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俞桂希郤《漁隱稿》：「西風蕭瑟入船窗，送客離愁酒滿缸。好記此時分袂處，暮煙微雨過松江。」（《松江送人》【略】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古意**》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以樸遬爲古易，以鮮妍爲古難，世但以宋詩爲腐者，其猶耳食之見乎。

《**石洲詩話**》**卷四**　朱繼芳《靜佳乙稿》，俞桂《漁溪稿》，皆有秀韻。杜旃《癖齋集》長句，亦有風格。

《**宋詩紀事補遺**》**卷六八**　俞桂字晞郤，仁和人。紹定五年進士。嘗守海濱，政劇民頑，理之裕如，不廢吟咏。與吳惟信、陳起相往復。有《漁溪詩稿》三卷。

趙崇鉘

《**宋百家詩存**》**卷一三**《**鷗渚微吟**》　趙崇鉘字元冶，開封人，爲都昌令。都昌屬江右僻邑，故《書事》詩有「山雲欲到地，街鼓又催衙。風緊魚休市，官貧飯帶沙」之句。《鷗渚微吟》一卷，冷韻孤騫，灑然塵滓之外，逸品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趙崇鉘鷗渚微吟》　休市思歸春社後，帶沙飯進晚衙時。人間烟火何曾著，不學神仙只學詩。

《**宋詩紀事**》**卷八五**　趙崇鉘字元冶，開封人，太宗九世孫。有《鷗渚微吟》。

釋道璨

論述

釋道璨《送清冥翁序》　常竊論之：古之學者以學成己，今之學者以學

厲己。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讀之，自以爲吾業已足，大言闊步，傲睨叢林間，謂世不我若。倒行逆施弗恤也，傷廉害義弗恤也，得罪清議、受誅名教弗恤也。人語之，則曰：「吾能學矣，吾能文矣。」世之議者，亦曰「彼文學人也，可以不論」。嗟夫！率天下之人而禍文學者，非此輩耶？予生也幸，受教師友，不可謂不略涉其瀕。然中隘近燥，語直近訐，簡事近傲，所以爲吾賊者莫甚三物。平而氣，養而疾，既受面訓於先圓照，低一階，退一步，又受筆語於先癡絕，今而後知用力矣。

李之極《無文印序》 道以忘言爲妙，以有言爲贅。其說似矣，而實未也。吾聖人六經如杲日行空，萬古洞照，使夫子盡遂其無言之欲，則民到于今不胥爲夷狄禽獸者，伊誰之賜？浮屠之學雖不若是，然既曰空諸所有，又曰不實諸所無，則泥於有無之間者，皆非也。東湖無文師方弱冠時，天資穎脫，出語輒驚人。坐白鹿講下，師事晦靜湯先生，雅見賞異。一再戰藝不偶，即棄去，從竺乾氏游。異時諸方叢席號大尊宿者，一見輒器之，以翰墨相位置。無文自是始不能無文矣。歲滋久，和滋多，應酬滋益夥。中年病眩，猶信口命侍僧執筆以書。爲語皆刻厲警特，師不自知其爲工否也。【略】世之不知師者，疑其於言語文字爲詳，是殆見其善者機耳。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語默不論也，多寡不論也。師長於文，而自號無文，則世之疑之者，淺之爲丈夫矣。

釋仰穎《無文和尚語錄跋》 無文南游入浙，余初納交於中川。暨登諸老門，電激雷厲，眼中無佛祖矣。別二十年，先余而逝。閱三會語，廬山之雲飛揚，東湖之水漫汗，無文之舌猶在，就中有不在舌頭上一句子，請於是錄着一使眼。癸酉秋，仰穎拜手。

釋尊度《無文和尚語錄跋》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無文和尚不啓口，不動舌，三轉法輪，言滿天下。其嗣康上人不爲父隱而訐露之，此語既行，俾予著語。予曰：若謂無文有語，是謗無文；若謂無文無語，口業見在，閱者於斯着眼，則此錄皆爲剩語矣。咸淳九年冬，靈隱虛舟尊度跋。

張師孔《柳塘外集序》 江西詩自黃魯直、陳師道、潘大臨以下共二十六人，謂之江西宗派。柳塘詩識議超卓，不襲故常，或亦宗派中同岑異苔者歟。

《宋百家詩存》卷二〇《柳塘外集》 能詩，格調清迥，眞入陳、黃之室。廁之江湖派中，亦可獨當一面，有《柳塘外集》詩二卷。

《漁洋山人說部精華》卷六 《柳塘外集》二卷，宋廬山僧無文道璨詩也，頗有江西宗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柳塘外集》四卷，【略】宋釋道璨撰。道璨字無文，姓陶氏，南昌人。咸淳間嘗主饒州薦福寺。所著別有語錄，故此以「外集」爲名，釋氏以佛內爲內學，以儒書爲外學也。其詩邊幅頗狹，未能脫蔬筍之氣，而短章絕句，能善用其短者，亦時有清致。如《題水墨草蟲》、《陳了翁祠》、《和恕齋》、《濂溪書院》諸作，未嘗不楚楚可觀。沙中金屑，固亦不容捐棄矣。雜文中送一侍者序一首，乃爲日本僧作。【略】核其格意，確爲宋末江湖之體。

紀事

《吳禮部詩話》 東坡自黃移汝，別子由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崖石，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墨點。景定中，王景琰主瑞昌簿，移植廳事，扁其堂曰景蘇，蓋簿廳東坡夜宿處也。吾鄉橫山丘一中爲江州添倅，記其槩，一時多賦詩者。僧道璨無文詩云：「一葉復一葉，也道幾翻覆。一點復一點，書墨要接續。親見長公來，一節不肯曲。見竹如見公，北麓能不俗。回首熙豐間，幾人愧此竹。翰墨直枝葉，點化到草木。長公有深意，此事付北麓。」語雖直致而意佳。北麓，景琰號也。丘記未見，其遺藁有《答主簿》短啓，中有云：「移來三兩竿之清風，拈起二百年之公案。所恨無顚米之筆，十丈捲船，何當登景蘇之堂，一尊酌月。」亦爲里人所傳誦云。

著錄

李之極《無文印序》 辛未二月示寂後，其徒惟康萃遺藁二十卷，請於常所來往之有氣力得位者助而刊之，囑予爲之序。【略】癸酉長至日，李之極序。

《遼寧圖書館善本書目》 《無文印》二十卷，釋道璨撰，宋刊本。

張師孔《柳塘外集序》　《柳塘外集》者，宋南渡僧無文道璨之所著也。寶慶間，師住薦福，既又住開元五年，還薦福。所著有贊銘記序雜文若干篇，皆鈔本。予丁亥游廬山，偶獲繙閱，不及錄，錄其詩凡百二首以歸。【略】予懼其寖久失傳，因校刊備宗人之一覽。柳塘屬豫章，漢昌邑地，多陶姓，五柳先生後也，今猶聚族居焉。師亦其裔，故以「柳塘」自名集云。江都張師孔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柳塘外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釋道璨撰。【略】集凡詩一卷，銘記一卷，序文疏書一卷，塔銘、墓誌、壙誌、祭文一卷。宋以來諸家書目皆未著錄，國朝康熙甲寅，釋大雷始訪得舊本，釋元宏、燈岱因爲校正鋟板。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柳塘外集》四卷，舊鈔本。宋江西饒州薦福寺沙門釋道璨無文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柳塘外集》二卷，醉經樓鈔本。

又　《柳塘外集》二卷，舊鈔本，振綺堂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柳塘外集》六卷，舊鈔本，版心有「六古堂」三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柳塘外集》二卷，宋釋道璨撰，清鈔本，一冊。

趙崇嶓

包恢《祭趙宗丞崇嶓文》　嗚呼吾兄，秀拔于宗。所至穎脫，出乎囊中。精悍之資，警敏之性，磊磊落落，奇奇正正。知機之圓，如珠走盤。詞鋒之直，如持棘端。詩文英發，清新俊逸，書畫緒餘，神變出入。世間之事，細大畢明。世間之藝，游戲俱精。早擢高科，仕如素宦。隨仕而事，何事不辦？腹笥詩書，文事有譽；胸中甲兵，武略有餘。

林希逸《跋趙次山雲舍小稿》　白雲以詩名江西。次山，白雲之子也。余識白雲於京師，而得兄於鄉幕，迺以此編見示，自命曰《雲舍小稿》。【略】白雲集未盡見，而得此作，乃翁不死矣，遂題此以爲白雲賀。

《齊東野語》卷七　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書，略云：「竊惟今日闍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寺卿，而公去國矣。

《隱居通議》卷九　趙宗丞崇嶓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爲人倜儻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爲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互淪謝，百年如奔霆。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即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既死心未平。逆旅朝暮間，八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熙然慰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回皇。兒不倦行路，遣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雇織作，不忍織鴛鴦。」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長青青，卻蔭貴者墳。生非門牆交，而與丘隴親。」此等皆思致不群，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牆當北斗，宮樹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龍飛析木津。指麾開輦路，祠祀拜元辰。天近雲光煖，花濃雨脈春。君王自仁壽，閒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佗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驚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云：「大雅終不群，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直冬至災異，與陳文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清之輔政非材，又攻巨閹盧董，乃當時竊弄權福者，既入，留中，尋以言去國，自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大宗正丞，卒於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邑，亦世其傳，眞名父子云。

又卷一一　一代之亡，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目，見于吟咏，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奸諛于既死，誠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彥謙詠文惠宮人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全是沈尚書。」【略】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

《江湖後集》卷八　趙崇嶓字漢宗，開封人，太宗九世孫。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大宗丞。有《白雲小稿》。

張蘊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張蘊仁溥《斗野集》：「春風酒棹湖堤柳，晚月吟鞿韁路花。」（《春朝偶題》）「雲生不沒仙人跡，丹化猶啼搗藥禽。」（《大滌洞天》）「丹青嶺樹明寒葉，水墨江天噪亂鴉。」（《東菴》）「連山黃獨雪，一雁白蘋風。」（《雪川》）「暑退涼生體氣佳，捲簾聽雨感年華。西風葉葉梧桐冷，開遍庭前白鶴花。」《秋思》「憶著前遊十四年，三高祠下夕陽船。無錢買得鱸魚膾，吟就橘花香裏眠。」（《垂虹》）【略】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斗野支稿**》 張蘊字仁溥，邢州人，理宗時爲禮部郎官。與浮玉施樞往還相善。《斗野支稿》一卷，詩不滿百，清言娓娓，辭意相副，雖微欠矯拔，然其舒徐容與之致，差有元和、長慶間風格。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蘊斗野支稿**》 浮玉山人共酒杯，當時風月屬容臺。清詞百首名相列，猶見元和格調來。

《**江湖後集**》**卷二一** 張蘊字仁溥，揚州人，官幹辦行在諸司糧料。有《斗野支稿》，見《遺書》本。茲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六十五首。

施樞

論述

施樞《**芸隱倦游稿自序**》 嗟夫！自《三百篇》以後無詩，騷乃詩之變，五言又騷之變。余何者，輒敢言詩？然性嗜詩，時發於機動籟鳴，亦不自知其僭，姑以識後日所學之進否云。

《**宋百家詩存**》**卷一六**《**芸隱詩集**》 施樞字知言，號芸隱，浮玉人。紹定初累舉不第，從辟入吳，攝庾臺幕，往來錦溪間。富吟咏，自爲序云：「余萍汎不羈，每多感賦，至『市橋見月』之句，若有解悟。暇日按故篋，得可意者百篇，題曰《芸隱倦遊稿》。」丙申赴浙漕舟官，旋捧檄東越，董築江隄，事竣秩滿歸，又裒集所作共百二十題，嘉熙庚子自序云：「先正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芸隱橫舟稿》。」茲彙二稿爲《芸隱詩集》。其詩間涉俗調，而清俊之致自在，格律亦老成。樞嘗云自棄舉子業後始放意爲詩，而所造已復乃爾，其得於性情者深邪？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施樞芸隱詩稿**》 宦情野水孤舟裏，詩意市橋明月邊。暇日偶然搜故篋，庾臺書記致幽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芸隱橫舟稿》一卷《芸隱倦遊稿》一卷。【略】別集中有《漕闈揭曉後述懷》一首，蓋當時曾舉進士而未第。其自序稱「萍汎不羈，每多感賦，至市橋見月之句，若有悟解」。今考集中《見月》詩云：「樓臺疊翠繞清溪，淺澹雲邊月一眉。行到市聲相接處，傍橋燈火未多時。」亦屬尋常賦詠，未見有超詣之處，不知何以矜詡若是。至其他登臨酬贈之作，雖乏氣格，而神韻尚爲清婉，在江湖詩派中，固猶爲庸中佼佼矣。

《**摸魚兒**》（**柳蒙茸**）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數語當是因游瓊花觀而作。惟「飛瓊」、「唐昌」句實賦「瓊花」，「乘月步虛」及「禁苑」句有弔古之思，「羞與倡紅」，兼有身世之感。結句「人在紅樓」，小杜曾游，不無餘戀。「香注玉壺」，仍映帶「瓊花」。

著錄

施樞《**芸隱橫舟稿自序**》 樞丙申冬趨漕漕，舟官戍小解，泊崇新門外，傍河依柳，彷彿家居剞劂之餘，時作一二解，殊自適。丁酉鬱攸挺變，場地焦土，轉徙不常，修繕御前諸營，投身竹木瓦礫中，奔走不暇及涉筆。冰幕塵埃益甚，經年僅得十餘篇，非曰忘之，勢也。戊戌秋，捧檄東越，鑿石障江，因登蓬萊，挹秦望，探禹穴，訪蘭亭，上會稽中峰，謁陽明洞天。山川之秀，陶鎔胸次，間吟一聯，自謂可意，故所得最多。己亥春旋幕董築江隄，清事始盡廢矣。

【略】歲晚壩岸成，樞秩適滿，裒集舊作，共百二十題。先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與樞官業偶同，遂命曰《橫舟稿》。嘉熙庚子元日，樞書。

又《芸隱倦游稿自序》 余下壬辰第，始學詩，間吟殊未與意合。甲午，往來錦谿，或自家山趨京城，萍汎不羈，每多感賦，至市橋見月之句，若有悟解。及乙未秋入吳攝庾臺幕，丙申秋復過越，訪東甽先生，唫又少。暇日搜故篋，得五言七言絕句可意者僅百篇，題曰《倦游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芸隱橫舟稿》一卷《芸隱倦遊稿》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施樞撰。【略】宋人編《江湖小集》已收入其詩，此乃其別行之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芸隱橫舟稿》一卷，舊鈔本。宋浮玉施樞知言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芸隱倦遊稿》一卷、《橫舟稿》一卷，影寫宋本。浮玉施樞知言。

又 《芸隱橫舟稿》一卷、《倦遊稿》一卷，精鈔本。

孫夢觀

論述

趙孟堅《孫雪窗詩序》 鴛湖雪窗孫君志古工吟，持編過訪，嘉其體備而不時世粧也，因與之言。雪窗其感而寓興以有韻之文，春容大篇，《北征》、《廬山高》其行輩乎！精密簡短，秋浦其流乎！載揚古風，一洗靡習，吾其望子。

陳塏《雪窗先生文集序》 吾讀雪窗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生生於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輪對、有繳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眞所以志也。予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閑得失之故，極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敬輿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位兩府，而先生弗爲也，屢承郡紱而終身焉。雖嘗晉參法從，位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以徵學焉，信先生之爲君子也。

劉教《雪窗先生文集序》 《雪窗文集》，【略】予讀之啁然而歎，蓋傷夫宋事云。夫忠臣之事君，豈願樂有是名哉？遇不遇，庸不庸，故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遭是已。夫宋之亡也，理宗實速之。何則？金虜雖殄，元寇方張，輕信寡謀，日尋干戈而蹙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良屏奸之汲汲也，顧崇信奸回，疏逖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玩惕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揆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惟槐差強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太學生顯斥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可爲矣。矧奸臣仇太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要階，力請閑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窒於欲而蔽於諂故爾，公如彼何哉？

孫應奎《雪窗先生文集跋》 應奎讀我公之集，仰窺其爲心，蓋自委質後，已不知有成敗利鈍，故其言懇切暢達，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是故臣非忠之難，難在立誠耳。嗚呼！茲集也可以觀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略】其奏議自嘉熙庚子以迄寶祐丙辰，正宋政極壞之時，所言皆切直激昂，洞達時務。如謂理宗能容直言而不能用，又謂士大夫有寬厚之虛名，非國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視當時迂腐儒生高談三代衣冠而拯焚溺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傳記

吳潛《孫守叔墓誌銘》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

闕，被旨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即之久，見其人溫純肅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靖共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譽，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窗其號也。【略】登丙戌進士第，與兄困俱占南宮龜列，授迪功郎，調桂陽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武學諭，添差通判嚴州，台州崇道觀。復除武學博士，太常寺簿，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曹郎官，將作監，國子司業，知泉州兼提舉市舶事，改知寧國府。除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太府卿，充御試編排官。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龍圖閣，予祠。慈溪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秘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略】遽以微疾至大故，未屬纊前，猶攬衣危坐，曰：「吾荷上奇遇，忠言無不售，雖屢爲柄臣所排，獨主上保全，以至於此。今病不可爲，論報已矣。」口授遺表，忱實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凝然而逝，七月十二日也，享年五十有八。【略】銘曰：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內不足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窗，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越三十載，中外荐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憲消弭，亂匪自它，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敷陳，君於是時，王吉賈生。寶祐之初，朋引儉慝，邪燄欲熾，正理幾蝕。誰遏其萌，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邸僚，里人當路，頃步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橫行，誰敢侮予！直唾怒虎，折箠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徯東歸，妖夢隨入。名山大川，舒斂英靈。明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千載而下，川陵變遷，視諸斯文，敬心油然。

《宋史》卷四二四《孫夢觀傳》（存目）

著錄

徐經孫《孫雪窗詩序》 鴛湖雪窗孫君志古工吟，持編過訪，嘉其體備而不時世粧也，因與之言。

劉教《嘉靖刊雪窗先生文集序》 《雪窗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裔孫司諫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略】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錄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劉教序。

陳塏《嘉靖刊雪窗先生文集序》 先生裔孫文卿甫懼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塏叙。【略】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塏謹叙。

孫應奎《嘉靖刊雪窗先生文集跋》 應奎讀我公之集，仰窺其爲心，【略】茲集也可以觀矣。是用刻之，以永其傳焉。嘉靖丁酉歲十月朔日，裔孫應奎百拜識于江陰之敬止堂。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雪窗文集》二冊，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孫夢觀撰。【略】是編乃明嘉靖間其裔孫應奎所校刊，有劉教後序云：「集凡二卷。」

張壽鏞《四明叢書刊雪窗先生文集序》 得公文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錄一卷，明嘉靖間裔孫應奎編而梓之者也。其書亦罕見，今依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景鈔嘉靖本校而刻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雪窗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宋孫夢觀撰。舊寫本，【略】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徐梧生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雪窗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清鈔本，一冊。

藝文

吳潛《孫守叔像贊》 神氣完固，胸次灑落。雲鶴遊空，冰蘗在壑。以敬義爲執持，以經史爲該博。引君當道也則天開日明，爲國除暴也若風驅電卻。可托孤而寄命，誠先憂而後樂。惜乎年甫六十而令終，失此北門之鎖鑰也。噫！

蔡抗《祭孫守叔文》 惟公稟識趣之高明，藹襟度之粹夷，學術根於正大，政事尚乎寬慈。信有爲而有守，亦不激以不隨。休休如有容，而瑣闥封駁，

則一事不苟，恂恂似不言，而儲宮訓迪，則片善必規。蓋有所謂仁者之勇，而無愧乎帝子之師。忠君一節，歷終始以不變；治郡一廉，舉表裏以無欺。

趙嘉《祭孫守叔文》 嗚呼！鄧山崔嵬，實鍾異材。公稟其粹，琮璧瓊瑰。慈溪瑩澈，實涵清節。公厲其操，玉壺冰雪。學問所至，貫濂會伊。標榜不立，爲世宗師。文章所發，薰班摛宋。機軸天成，萬口傳誦。

朱南傑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學吟稿》 朱南傑，古徐人，官監鎮攝華亭事。往來吳松間，所與倡和俱一時知名者。其詩似近樸直，然率意處亦具忘言自足之趣。《學吟稿》一卷，自跋云：「非敢言詩，聊以紀時。固不止是，惟錄其可以示人者。」簡末題淳祐戊申書於漱川酒邊。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朱南傑學吟稿》 率意忘言致不羈，一官落拓豈辭卑。莫釐河外垂虹路，正是尋詩得月時。

葉茵

《宋百家詩存》卷一二《順適堂吟稿》 《吟稿》五卷，閑雅似仲先，清矯似和靖，豈其志趣相契，故口吻亦合邪？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葉茵順適堂吟稿》 和靖風流是吾師，草堂猶牓少陵詩。江湖舊侶如相問，官職新題老住持。

《江湖後集》卷二一 葉茵字景文，笠澤人。有《順適堂》甲、乙、丙、丁、戊稿。茲自《永樂大典》補詩六首。

《機女歌》 《宋詩精華錄》卷四：此視謝疊山《蠶婦吟》又深一層矣。謝詩云：「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順適堂吟稿》五卷，宋葉茵撰，【略】清鈔本，一冊。《順適堂吟稿》前集一卷續集一卷，宋葉茵撰，清鈔本，一冊。

彭大雅

《錢塘遺事》卷三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築城以守，爲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後謫死蜀，士大夫爲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諸葛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今拜矣！拜公以八陣之神圖，拜君以出師之一表。尚饗。」其文甚偉。

羅志仁《姑蘇筆記》 張于湖代爲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斁。」詞翰奇偉，至今猶存。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幕客門士各撰記誦，俱不當其意，雅乃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大字深刻之，諸人歎服。文子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文本不工，然吐辭超勝，以少少勝多多，暗合于湖，想見豪氣。

王同祖

王同祖《學詩初稿跋》 右七言絕句百首，同祖少作也。少作不止是，雜體凡數百，未敢錄，姑錄此百篇爲《初稿》，非錄詩也，錄其事也。詩因事而作，事由詩而著，不然，少作何敢傳哉？同祖自髫齔侍家君宦遊，弱冠入金陵幕府，目所觸，意所感，寓於詩。詩不足錄，事不可廢，此《初稿》所以出也。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同祖慕聖門學詩之訓，將以求益，而非敢蹈欲速之戒，遂以「學詩」名其篇。嘉熙庚子月正元日，金華王同祖書於建安郡齋。

《宋詩紀事》卷六六　王同祖字與之，號花洲，金華人。淳祐中建康府通判，次改添差沿江制置司機宜文字。

楊至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勿齋集》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楊至質撰。至質字休文，號勿齋，閣皁山道士。淳祐中敕賜高士、右街鑒儀，主管教門公事。是集皆四六書啓，多與一時當事酬答之作。其《兼領旌德觀都監謝京尹趙節齋啓》云：「觀以道名，境隨人重。知章有學，始專鑑曲之煙霞；清老能詩，故奉金陵之香火。倘酒壺飯囊之輩，徒齋鐘粥鼓之差」云云。蓋亦以文學自負，不屑等於黃冠者流。第二卷中大抵代人之作，當由嫻於詞翰，故士大夫假手者多也。宋末啓劄之文，多喜配合經史成語，湊泊生硬。又喜參文句，往往冗長萎弱，唐以前舊格蕩然。至質所作，雖邊幅稍狹，而對偶工緻，吐屬雅潔，猶有《樊南甲乙集》之遺，正未可以方外輕之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勿齋集》二卷，宋楊至質撰。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宣統三年李瑞鈔本。

李昴英

論述

綜論

《文溪存稿》卷二〇附崔與之《回札》　茲聆擢雋南宮，歸乎充選，寔爲盛事，用壯老懷，枌梓亦爲之改色。顧如天才甚穎，月評所推，文章有經世之宏模，撫羲得尊王之大體，再鼓而氣益壯，一呼而人皆驚。

李春叟《文溪集序》　天地之精英，人得之以爲文，可以黼黻朝廷，芬芳宇宙。存乎胸中，必有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此天地之正氣也。故論人之文，當先觀其人之所養。先生昭代偉人。年弱冠，以雄文魁天下。追風絕塵之資，刷燕秣越，其進也孰禦。而居官守，當言責，則寧爲國死，寧以言去，身與家不遑恤，何官爵崇卑足計哉！則其所養可知矣。【略】剛方正大之氣蟠鬱胸次，泄而爲文，光芒自不可掩。大者中圭瓚，小者鏘珮環，奇峭者如怪石之倚斷崖，清麗者如明星之炯秋漢。進而立朝，則論奏丹青，言言藥石，皆足以裨主德，格君心；而深衣獨樂，則嬉笑怒罵，字字箴規，皆足以植民彝，垂世範。蓋忠義以爲之骨，學識以爲之根，故芬郁葩華，爛熳宣吐，不自知其爲文也，而文益工。

陳大震《文溪存稿序》　文溪先生登丙戌科第三人，聲名已赫赫。初宦於汀州，戍卒鬨，欲害守，公以身翼蔽之，守獲免。及里居循，戍卒叛，回圍廣城，公縋城出諭，賊退，城獲全。威武不能屈如此。初登言路，以直諫去；再持從橐，亦以直諫去。富貴不能淫如此。樹立高則言辭偉，故其文隆崛崔嵬，淵淪瀆瀑，千態萬狀，皆氣節之所充也。

陳獻章《文溪存稿序》　予嘗語李德孚曰：「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屈伸予奪之間哉！」今觀其先世文溪先生遺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以爲文溪眞文耳。徐考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吾所謂浩然而自得者矣。然後置書以歎曰：嗟乎，此文溪所以爲文也！亟讀而亟思之，執卷務盡，乃至目倦神疲，欠伸欲起，輒回顧屑屑焉不忍舍也。夫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故人之深淺畢見。愚不敢自謂有得於文溪之蘊，顧平昔所以告德孚者，乃區區願學而未能。忽焉親諸簡冊之中，儼若冥會，雖不盡解其說，要其歸，與此異者蓋寡矣。則以之而嗟歎慕悅，尙奚疑哉！《傳》曰：「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之謂也。【略】今幸寄目於先生之文，而知富貴果不足慕，貧賤果不足羞，功利得喪、屈信予奪，一切果皆不足

爲累。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自得者果不可得知。而奮乎百世之上，興起百世之下，孟軻氏果不予誣。其所恃者，蓋有在也。故士必志道，然後足以語此。

呂楠《文溪李公文集序》　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脫陳俗。初讀頗難偶，以爲樊、柳之儔也。及觀跋菊坡之作及淳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直忠信，學宗清獻崔公，而立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嵩之讒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

黃衷《文溪李公文集序》　吾廣忠簡李公崛起南服，爲宋名臣，其傳在國史，不可尚已。一日，公嗣孫璧山氏遺其子鼎來，持所著《文溪集》見遺。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見其資粹然，如麗金昆璧；其才浩然，如江漢溟渤；其文蔚然，如天葩雲錦；其行舉然，如泰山北斗；其遇毅然，如雲龍風虎；其氣肅然，如秋霜烈日。出則危言危行，距邪翊正；處則且農且漁，靡適弗樂。故徐梅野稱公爲「南方間氣」，文文山評公爲「菊坡樣人」，如公眞可謂完人矣。

毛晉《文溪詞跋》　因送太平州太守王子文詞得名，叔陽亦止選此一調，稱爲「詞家射鵰手」。用修又極稱《蘭陵王》一首可幷秦、周。余讀《摸魚兒》諸篇，其佳處豈遜「楊柳外，曉風殘月」耶？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文溪存稿》二十卷。【略】鼎英蓋具幹濟之才，而又能介然自守者。【略】其文質實簡勁，如其爲人。詩間有粗俗之語，不離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音。蓋言者心聲，其剛直之氣有自然不掩者矣。

梁梅《論詩絕句（專論粵東詩人）》　諫草余公最有名，探花才筆亦縱橫。《武溪集》與《文溪集》，同學歐、蘇各老成。

分論

《吳誠山龍王廟》　姚勉《書李文溪吳誠山龍王廟詩後》：此寶祐甲寅文溪解章貢節，舟過吳誠山而作是詩也。文溪于是橫野水之舟，又三年矣。余讀是詩有感焉，乃集騷辭四句書其後見意：靈胡爲兮水中，載雲旗兮駕飛龍。望美人兮未來，極勞心兮忡忡。

《景泰寺》　《載酒園詩話・李鼎英》：李鼎英塡詞聖手，《景泰寺》詩：「遠鴉追夕照，低雁壓西風」，終不脫詞家本色。

《蘭陵王》（燕穿幕）　《詞品》卷五：李公鼎，名鼎英，號文溪，資州盤石人。送太守詞，「有腳艷陽難駐」一詞得名。然其佳處不在此。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其《蘭陵王》一首絕妙，可並秦、周。《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公鼎號文溪，送太守有「腳艷陽難駐」一詞得名，然佳處莫逾此詞。（泪欲注還閣）一句中起伏。（「階除」以下）嚼花吞恨，雕章間出，秦、周應爲左次。《雨村詞話》卷三：升庵《詞品》云：「李公鼎，名鼎英，盤石人。」予家藏《文溪詞》又云：「名公鼎，字俊明，鄱陽人。」因《摸魚兒》詞送太平州太守王子文詞得名。叔暘亦止選此一調，稱爲「詞家射雕手」。今按其詞有「長生壽母，更穩步安輿，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句，乃獻壽俗套諛詞，不知當日何以得名。升庵獨稱《蘭陵王》一闋，最爲有眼，如「階除拾取飛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閑吞卻」句，前人所未經道。《蒿庵論詞》：詞家各有塗逕，正不必強事牽合。毛子晉於洪叔嶼，則舉「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及「花上蝶，水中鳧，芳心密意兩相於」等語，而信其不減周美成。楊用修於李俊明，則以爲《蘭陵王》一首，可並秦、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文溪以送王太守詞得名，叔暘稱爲「詞家射雕手」。楊用脩則極稱《蘭陵王》一首，謂「可並秦、周」。

《摸魚兒》（曉風癡）　《粵詞雅》：李忠簡公云鼎英《文溪集》，附詩餘一卷，南海伍氏刻入《粵十三家集》。有《摸魚兒》一調云：「曉風癡【略】。」纏綿麗密，置之《淸眞集》中不能辨。

《水調歌頭》（郭外足幽勝）　《粵詞雅》：宋人詞多縱筆，而格調仍嚴。

《浣溪沙》（筍玉纖纖拍扇紈）　《粵詞雅》：《文溪集》慢體多而短調殊少，《浣溪沙》云【略】似五代之作。

傳記

《廣州人物傳》卷九《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鼎英》　李鼎英，字俊明，番禺人。【略】母夫人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

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公龍《書》義第一，昺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由惠州趨番禺。【略】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與之平賊，以昺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劄【略】上賜金酬其直，且有「膽略」之褒。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略】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昺英嘗從游，俾奉御札趣召，除直秘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昺英亦不拜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除直秘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衆。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既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逐負國之權奸，而阿匼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扶之耄狀，而協贊萬機。」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仇。廷臣莫敢言，昺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冤。【略】上喜其直，書御屏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昺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立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昺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略】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即與嵩之宮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爲誰，以陳韡、趙與筸對。上卻其疏，昺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也；八士，昺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卻掃。會權帥邱迪哲淫刑以逞，戮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昺英遂繳告敕留郡庫，乞辨平民之冤。于是存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奸憸所中，褫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略】升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略】既奏，左右皆側目。【略】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禥行冠禮，進太常卿，爲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疏攻之不行，昺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略】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憸嬖尼焉。自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向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閣城駭觀。後數日，昺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昺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不懾也。【略】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用《廣州志》、《一統志》、《文溪存稿》參修）贊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李昺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諛爲之寒膽；惠先鄉閭，寧褫職而不顧；粒饑民，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略】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李殿苞《忠簡先公行狀》（存目）

紀事

《貴耳集》卷下　李昺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盡出家貲撫定之。曾治鳳帥廣，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用經略司印撫諭。李縋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肇慶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請，李力辭不供職，但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韙之。

李春叟《文溪集序》　先生昭代偉人。【略】居官多惠政及民，未易縷數，姑以立其大者觀之。初筮汀幕，適有軍變，郡侯束手就執，僚屬鼠竄不暇。公獨奮身直前，諭以禍福，脫郡侯於虎口，不崇朝而大難立解。後數歲，家食循陽，戍卒倡衆，直擣廣城，震撼一道。清獻崔公判鄉郡，選幕下士諭賊，人人相

顧股栗。公以廷紳贊闔畫，毅然請行。縋城詣賊壘，言未竟，聯事者已血刃頸，儗刃向公，恬不爲動，從容陳義，以調伏其心。賊爲逡巡退卻，卒斂兵去，城賴以完。探虎穴，料虎頭，設不幸，則男兒死耳，豈全軀保妻子之爲者？眞丈夫哉！既而入烏府，立朝若少屈意，穹班可以一武至。公方辟首玉階，與天子爭是非，辯可否，出袖中彈文對仗斥宰相，借尙方劍斬佞臣。苟利國家，雖鼎鑊不避。一言枘鑿，拂衣徑歸，視軒冕去來，太虛一微塵耳。孤忠突兀，凜然與冰雪爭嚴。三學諸生送行詩，有「庾嶺梅花淸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

著錄

李春叟《文溪集序》 僕從先生游舊矣，賜牆及肩，未睹閫域，方將擬集大成，以俟識者。世運中更，衣冠禍烈，圭家十二樓竟墮昆明劫火中，斯文何辜，例坐此厄。噫，尙忍言哉！【略】春叟耄矣，於師門無能爲役，大懼放失，永負夙心。於是勉收燼餘，僅得奏藁、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編次成集，命之曰《文溪存藁》，卷飭而歸之群玉府，俾登諸梓，以壽其傳。【略】時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中元節，門人李春叟百拜敬書。

陳大震《文溪存稿序》 自騎鯨後，六丁取將者不少。大震初受公訓，常撰杖履，惜不掇拾，以富篋笥。五十年間，往來懷抱。一日，其孫憲文，以文攜《存稿》見示，感愴久之，既喜二文之如姚埒，又恨大震不如李漢也。【略】大德戊戌夏，門人陳大震書。

陳獻章《成化本文溪存稿序》 德孚念先緒之落落，遺稿僅存，復多訛缺，乃深自懼愆，悉訪諸族之人，得舊所刊本，與所謄本參校，闕其所疑，刻之家塾，命胤子昭董其事，而俾予爲序之。【略】成化庚寅九月，同郡陳獻章公甫書。

鄭洛書《嘉靖重刊文溪李公文集序》 《文溪文集》二十卷，諸體具備，宋侍郎謚忠簡李公之所著也。厥居文溪之上，肆以名集。【略】如鳳君諱翱，同知吾郡，德徽惠政，續其家聲，翻升是集於梓。余嘉其仕不忘學，尤不忘其世之所從出也，樂爲校讐，而又重之以辭，致其古今之感焉，於乎！嘉靖辛卯孟秋，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奉敕提舉南畿學政莆陽鄭洛書撰。

黃衷《嘉靖重刊文溪李公文集序》 吾廣忠簡李公崛起南服，爲宋名臣，其傳在國史，不可尙已。一日，公嗣孫璧山氏遣其子鼎來，持所著《文溪集》見遺，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略】所著集凡二十卷，文百十二篇，奏議二十一篇，詩詞百七十六首。【略】璧山，名翱，字如鳳，守潯州，揚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卓有政聲，尤剛毅不隨，有文溪之風。【略】時嘉靖癸丑中秋，後學南海鐵橋黃衷子和甫頓首書。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李鼎英《文溪集》二十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五集：李公鼎《文溪詞》十五葉。

李際明《康熙重刊忠簡公文溪存稿序》 宋社屋，而文獻凋殘，家藏御書四十二道，盡爲昆明劫灰，先公之文，幾不可問。幸先公門人東莞李春叟收拾燼餘，得奏稿、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付之剞劂，名曰《文溪存稿》。歷元至明，踰二百載。成化庚寅，族祖禎得先公所撰墓誌二於里水林巒。正德己卯，族祖達元得先公所撰《淸獻行狀》於崔公文集中。嘉靖辛卯，族祖翱同知興化，得先公請方謚狀及祭方文、挽方詩幷先公轉朝散郎制書一道於大琮十世孫方宗重。是年九月，復得文文山《跋曾子美書》文於御史朱澍。嘉靖癸丑，彙集重梓，板藏宗子家後沙灣房，請板留於祠中。適遭鄉變，板遂失落。嗟乎！先公功業文章，炳耀今古，僅存此集。世變屢更，梨災棗厄，所幸舊帙猶存，因訂其魯魚，分類編次，而授之梓，亦此集更新之會也。念厥紹者，惟懷永圖焉。

李履中《修補乾隆本忠簡公文溪存稿序》 集自公門人教授李春叟子先先正初刻，公六世孫孝廉禎德孚再刻，十世孫中憲大夫潯州府知府翱璧山三刻，十四世孫奉政大夫、吏部郎中際明樵環四刻，乾隆癸酉十七世孫琯朗等與族人五刻。癸巳奉旨繳集，履中查閱前刻，魚魯過多，未堪進覽，爰取宋、明舊刻暨他書引用，悉心研究，得字畫訛舛者二百七十餘字，命工補正。【略】十五世孫履中介堂謹識。十八世孫祖輿同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文溪存稿》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李鼎英撰。【略】是集爲元至元間其門人李春叟所輯，凡奏稿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明成化中重刻，陳獻章爲之序。

伍元薇《粵十三家集本文溪集跋》 右《文溪集》二十卷，宋番禺李昴英俊明著。【略】是集亦經其後人屢刻，顧舛誤不一而足。卷末附錄《事文考》、《異同考》各一帙，幾於摭拾無遺，然如《福建通志・名宦傳》一條，張端義《貴耳集》一條，均未之及。【略】然徵引太繁，且雅俗幷陳，反足爲原書之玷。茲刻但錄原書二十卷，其卷首各列傳、畫像、贊、行狀仍之，此外概從芟薙。【略】是集亦通行本，《四庫全書》已著錄。【略】奏議每則後，其後人多所發明，似可不必，以原書如是，謹仍之。庚子上元後，後學伍元薇謹跋。

李翹芬《光緒重刊文溪集跋》 右先忠簡公遺集二十卷，公之二十二世孫翹芬所重刻也。公集自宋亡時即燬於火。元至元間，門人李春叟搜輯遺佚，都爲公集，源流具見原序及《四庫提要》。自明迄今，中更變亂，板片屢經毀壞。成化間德孚公，嘉靖間如鳳公，崇禎間樵環公，乾隆間崇朴公皆爲重刻，惟如鳳公所刻篇章略有增益。而《四庫》採入之本，據《提要》所稱，則猶是德孚公重刻李春叟本也。是本爲家藏崇朴公重刻增益之本，經杭堇浦前輩主講越華書院時爲之校讎，於公集最爲完善。道光間，南海伍氏刻入《粵十三家集》，而家刻之本，旋以咸豐甲寅之亂，重遭劫灰。光緒甲午，翹芬忝預館選，告假回粵東，【略】因念公集雖有伍氏刻本，而家刻板片久燬，其何以光昭舊德，垂示後昆？爰取是本，略訂譌脫，重付手民，猶先大夫修建公祠之志也。書成，爰記年月於後。光緒二十有三年八月既望，裔孫翹芬謹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五卷，明嘉靖刊本，錢遵王、吳枚菴藏書。門人李春叟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二十卷，宋李昴英撰，門人李春叟編。明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闌。有嘉靖癸丑南海黃衷子和序，嘉靖辛卯（十年）莆陽鄭洛書序，嘉靖戊戌高陵呂柟序，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李春叟序，成化庚寅同郡陳獻章序。畫像二幅，一湛若水贊，一文溪自贊。像前有莆田姚虞撰文溪傳。卷末有崇禎三年十三世孫宜權跋，蓋取嘉靖舊板補綴行世耳，新舊凡二百六十九版。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二十卷，宋李昴英撰，明嘉靖十年李翺刻本，二冊，【略】存五卷（一至五）。 《李忠簡公文溪存稿》二十卷，宋李昴英撰，明嘉靖十年李翺刻崇禎三年李振鷺重修本，傅增湘校，四冊。

藝文

方大琮《送俊明李提舉》 有美羊城一巨儒，蘭坡氣脈最關渠。村高懶宿郎官被，色養姑乘使者車。曩日綠林功未賞，今年清社事堪書。福星何事輕移去，久矣世無公毀譽。 幸甚聯臺餘五月，戶庭微細事皆知。山中菊徑多歸思，膝下萊衣少脫時。吏散庭空無滯牒，客來酒盡有新詩。耳聞眼見誰虛實，寫與行人作口碑。

陳獻章《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而余參其間二首》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頻登閣，散髮從師懶着巾。嶺海一星原屬李，古今全華總歸陳。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四鄰。

雜錄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李俊明字公昴，寶慶進士，資州人，有《文溪詞》。其送郡守「有腳陽春難駐」，知名於時，蓋送王子文詞也。

伍元薇《文溪集跋》 是集亦經其後人屢刻，顧舛誤不一而足。卷末附錄《事文考》、《異同考》各一帙，幾於摭拾無遺。然如《福建通志・名宦傳》一條，張端義《貴耳錄》一條，均未之及。端義號荃翁，太湖人。集中有《荃翁集題跋》、《送荃翁之惠陽》及《即席和人韻送荃翁》詩，則端義與先生往還素密，所言彌足以資考證。況所謂「除榮王府教授，力辭不供職，云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韙之」云云，而各列傳均未之及。然徵引太繁，且雅俗幷陳，反足爲原書之玷。茲刻但錄原書二十卷，其卷首各列傳、畫像、贊、行狀仍之，此外概從芟薙。先生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亦遂以名集。按屈氏《廣東新語》：滴水巖「其下又有水簾」，「下注爲流杯池。沿澗而南，爲文溪，爲上下二塘」。則文溪當在白雲山之麓，此《賀新涼》詞所以有「丙辰自壽游景泰小隱作」也。阮《通志》謂「志無文溪之名」，而以「長塘街北口」小橋謂「即古文溪橋」，先生所建，實家於此。恐誤。其後，人謂楊升庵《詞品》謂先生爲「李公昴，名昴英，資

州盤石人。」萬樹《詞律》遂以「公昺」爲名，更訛「昺」爲「昂」。沈雄《古今詞評》至謂「李俊明，字公昂」。董文友《古今類傳》又誤作「李公昂」。然朱竹垞《詞綜・發凡》謂借之吳興藏書家已經選輯者，內有李昺英《文溪詞》一卷，則竹垞實見先生詞集矣。而錄詞一闋，補錄二闋，目俱作「昂英」，而書內均作「昺英」。復注云：「一作昂英，一云字公昺，一云資州人。」信乎，讎校之難也！

俞文豹

論述

俞文豹《吹劍錄外集序》　始余作此編，蓋即前言往事，辨證發明，以寓勸戒之意。而好高者以人微而嘲玄，好奇者以文多而閣束。雖余亦自病其繁蕪。宋景文曰：「每見舊作文，憎之欲焚棄。」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時。」二公之言，不我欺也。因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淳祐庚戌仲秋日括蒼俞文豹。

吳師道《答陳眾仲問吹劍錄》　承問俞文豹《吹劍錄》，舊在宣城吳子彥家，閱其先丞相履齋公藏書見之，中載楊巨源誅吳曦事，爲安丙媚忌殺之，讀之使人憤痛。又一段陸子遹宰溧陽，以田六千餘畝獻史彌遠，大爲民害。其事亦可怒。俞括蒼人，文字一冊，著論詆諸葛孔明，云其兄文虎嘗以其說應舉。又記朱文公劾唐仲友，仲友在台州時，眷一官妓嚴蘂奴者，文公捕送獄。值某提刑行部，問：「汝欲何處去？」妓賦詞以答，有「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云云，遂釋之。俞謂文公遷怒。見其議論乖異，遂不全鈔，止錄楊、陸二事及雜說數條，於楊氏意欲拈出，以矯史氏之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吹劍錄外集》一卷，【略】宋俞文豹撰。文豹字文蔚，括蒼人。其始末未詳。所作先有《吹劍錄》，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序，稱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則中間尚有二編，今已佚矣。《吹劍錄》持論偏駁，多不中理，今別存其目。此集卷末載二詩，詩前題詞有「絕筆斯錄」之語，蓋其晚年之所作。故學問既深，言多醇正，其記道學黨禁始末甚詳。所稱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故人無閒言。伊川、晦庵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東川、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論也。

又卷一二七　《吹劍錄》一卷。【略】此編作於淳祐三年癸卯，前有自序，謂取《莊子》「吹劍首者吷而已」之語以名其書，言無韻也。然議論實多紕繆，於古人多所詆訶。如貶武王則拾蘇軾之緒論，詆孟子則循李覯之謬詞。斥諸葛亮爲不明大義，不忠漢室，亦本其兄文龍之妄說。蓋文龍以此說取解於同文館，故文豹述之也。他若韓愈、程子並遭掊擊，又文彥博燈籠錦之事則獨信魏泰之僞書，《通鑑綱目》帝蜀之辨則力攻朱子之特筆，其妄誕無識，殊爲悖理。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歟！

著錄

俞文豹《吹劍錄自序》　予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今倦遊索居京國，【略】條理故書，以昔見聞與今所得，信筆錄之。【略】淳祐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又　此編已刊行，板留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新，再與續集幷刊。

《文淵閣書目》卷八　俞文豹《吹劍錄》，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俞文豹《吹劍錄》一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吹劍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吹劍錄》。

《玄賞齋書目》卷六　《吹劍錄》。

《百川書志》卷八　《吹劍錄》一卷，《清夜錄》一卷，宋括蒼堪隱俞文豹文蔚撰二書，淳祐中人。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吹劍錄》二卷，宋俞文豹。

又　《清夜錄》一卷，宋俞文豹。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吹劍錄》一本，俞文豹字文蔚。綿紙舊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吹劍錄外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俞文豹撰。

又卷一二七　《吹劍錄》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俞文豹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吹劍錄》一卷，舊鈔本，鮑以文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吹劍錄外集》一卷，舊鈔本，鮑以文校藏。淳祐庚戌仲秋括蒼俞文豹撰并序。【略】鮑廷博通體校正，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即此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吹劍錄外集》一卷，宋俞文豹撰。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吹劍錄》一卷，宋俞文豹撰。明鈔本。許心良、周叔弢跋，一冊。

李南金

《**賀新郎**》**（流落今如許）**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善用虛字斡運，如先、更、若、且、但、恐一個字，如許、也有、休記，渾欲兩個字。（「君看取」四句）《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蓆之上，或開籬廩落糞溷之中。」李蓋用之。（「若說」以下）我未成名君未嫁，可憐俱是不如人，英雄佳人同病。危矣迫矣，時不可失。《詞綜偶評・宋詞》：羅大經云：「悽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君看取落花飛絮」三句）用《南史》范縝語意。（「恐明朝鴈亦無尋處」）「明朝」一作「明年」。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眞。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卻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又丙編卷一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闋，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風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峰白雲角。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嚥。」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又卷三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稠載來。聽得松風幷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羅大經

論述

胡應麟《讀鶴林玉露》　山靜日長，數百語幽事楚楚，有味乎言哉！而友人善謔者云：「如此乃忙了一日，何閒靜之有？」余不覺噴飯滿案，細繹之，雖滑稽語，實自有深致可尋，時暇一猛省可也。

黃貞升《重梓鶴林玉露題詞》　一日，購《鶴林玉露》一書，取而讀之，則

忘食忘寢，奚獲拱璧哉？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是籍不可一日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是書何書哉？信哉！大有益於人世，而非徒流連光景日露風雲而已也。景綸羅君，博雅君子也。當宦成之後，勒一家之言。皇王帝伯，罔不精研，山川人物，罔不品題；歌詞詩騷，無不備採；至諸史群書散而未備者，皆悉心攻究。令後之讀者，披浮雲而睹青天，迴狂瀾而赴巨海，功不淺淺哉！功不淺淺哉！余不佞，沉潛翫味，蓋亦有年，今因剞劂氏之懇，用僭數言，以彰羅君之美。後之學語者，眞雀噪鴟前耳，烏能如景綸君鶴舞雲中哉！謹序。

謝偉《重刻鶴林玉露小引》　不佞髫年侍王父彭澤公，嘗見乎一編曰《鶴林玉露》也者，不佞因得而寓目焉。若奇花麗卉，不忍捨去。時且以攻經生言，亟不交睫，又若而年矣。家弟天瑞，翩翩慕古，尤工聲律。嘗訂《玉屑》、《韻語》諸編，以爲騷場旗鼓，復有味乎斯編也，親校讎其亥豕，將授之剞劂，而問言於不佞。不佞觀今詞翰家，奚翅塚壁無遺藏，即梵音鬼狀、俚語淫章種種出而災之木矣。蛩韻蛙鳴，都成鼓吹，矧奇花麗卉獨缺然也乎哉！今其書俱在，即分錦碎綺、合麝和芸句之必有炫其華而襲其香者，且其彈射處盡堪箴銘，是宜永其傳矣。

車任遠《鶴林玉露補敘》　羅氏之編，博而匪濫，醇而寡疵，有所論刺而不傷於掊擊，有所援叙而不流於浮誇。大者足以紀名賢諸君子之行業文章，咸可楷式；而小者搜奇剔幽，以極夫花木昆蟲之致，可謂美愛而傳者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鶴林玉露》十六卷。【略】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蹟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畏說一條，有「同年歐陽景顏」語，知嘗登第。又「高登忤秦檜」一條，有「爲容州法曹掾」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栻、眞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脩、蘇軾之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爲虛費精力，何況呂祖謙《文鑑》。既引張栻之說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眞德秀之說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陳耀文《學林就正》譏其載馮京《偷狗賦》乃捃摭滕元發事，僞託於京。今檢《侯鯖錄》所載滕賦，信然。蓋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爲主。偶據傳聞，不復考核，其疎漏固不足異耳。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七二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人。登第，爲容州法曹掾。著《鶴林玉露》。

紀事

作家逸事

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自序》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因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爾。時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廬陵羅大經景綸。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燒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癢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內，命吏取案牘來，處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

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卻大。

又卷四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作品本事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略】。」

又卷五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又乙編卷二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又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臺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又卷三　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又卷四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腳，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略】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卻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卻將周黨與同稱。」

又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

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又丙編卷一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豔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又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又卷二　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又卷三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稠載來。聽得松風幷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又卷四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心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眞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兩□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鸝鶿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卻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又卷五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嵽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窗。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鼎鼎左顧龜，猖猖欲吠厖。丹竈儼仁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涴，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剜刻，乾坤眞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

又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日不奈何喫些臭。」乃解襪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曰：「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又卷六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

見於經傳，卻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

又　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八**　羅大經《鶴林玉露》，一部一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鶴林玉露》。

《**萬卷堂書目**》**卷三**　《鶴林玉露》十六卷，羅大經。

《**濮陽浦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鶴林玉露》二部，八本。

《**百川書志**》**卷八**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廬陵羅大經著。

《**脈望館書目**》　元板《鶴林玉露》二本。

《**玄賞齋書目**》**卷六**　羅大經《鶴林玉露》。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四十四冊：《鶴林玉露》。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鶴林玉露》十六卷，羅大經。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廬陵羅大經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鶴林玉露》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羅大經撰。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〇**　《鶴林玉露》一函四冊，宋羅大經撰。【略】書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五條。【略】無序跋刊刻年月。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鶴林玉露》二十四卷，宋羅大經撰。十七卷以下明謝天瑞補。

《**結一廬書目**》**卷三**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譔，明刊小字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鶴林玉露》十六卷，明刊本。宋廬陵羅大經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鶴林玉露》十六卷，明萬曆刊修本。

《**藝風藏書記**》**卷二**　《鶴林玉露》十六卷，明南臺舊刻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鶴林玉露》十六卷，補遺一卷，宋羅大經撰。明刊本（明萬曆南京督察院修補舊刻本）。

又　《新刊鶴林玉露》甲編六卷，乙編六卷，丙編六卷，宋羅大經撰。日本刊本（日本慶元間〔明萬曆〕活字印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鶴林玉露》十六卷，明刊本。宋羅大經撰并序。此明初覆刻宋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刊小字本。

又　《鶴林玉露》六卷，宋羅大經撰。明活字印本。

又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萬曆二十七年仁實堂刊本。

又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武林謝天瑞起龍校刊本。

又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南臺刊萬曆遞修本。

又　《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日本元和活字印本，九行十九字。楊守敬舊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鶴林玉露》六卷，宋羅大經撰。明活字印本，柯溪校并跋，二冊。《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刻本，六冊。《鶴林玉露》十六卷，宋羅大經撰。明趙琦美輯，明刻萬曆七年林大黼重修、萬曆三十六年孫鑛遞修本，四冊。

洪芹

《**清夜錄**》　王夕郎信掌制誥，孝宗覽之，曰：「近日誥詞，全似啓事，溢美太甚。卿甚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欲因此結知，務腴悅而極工巧，拘平仄而捉對偶，無復體制。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千，漁人不堪命，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略】細觀此制，詞情懇到，句語

坦明，不拘平仄對偶，眞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推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

《山房隨筆》 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又云：「當饋以嘆，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敉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宏毅之賢。」

《宋史》卷四二五《洪芹傳》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內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輪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略】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略】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潘牥

論述

綜論

《懷古錄》卷中 近時三山潘牥庭堅樂府，篇篇寓新意。如《金銅仙人辭漢歌》云：「茂陵弓劍松煙紫，強自驅來向何處。霸城土凹牛腳腫，司馬門高自翁仲。」《定情詩》云：「人人笑妾陋，偏得夫君憐。不爲夫君憐，縱美向誰妍？」《行路難》云：「君不見風雨孤舟老漁夫，換魚得錢醉踏舞。何曾上到玉堂來，□竟不識崖州路。」《青青河畔草》云：「青我者雨露，黃我者雪霜。天公實云然，委落庸何傷。」雖句語有未渾成細嫩處，然皆有所發越。故作記而必寓警拔之議論，樂府而必立高人之新意。雖若破體，然使其庸庸而無以起人意，則亦不足貴。

又 近時作詞者，只說周美成、姜堯章等，而以稼軒詞爲豪邁，非詞家本色。紫巖潘牥云：「東坡詞詩，稼軒詞論。」此說固當，蓋曲者曲也，固當以委曲爲體，然徒狃於風情婉孌，則亦不足以啓人意。回視稼軒所作，豈非萬古一清風也？

牟巘《潘善甫詩序》 潘紫崖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略】後村謂紫崖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進德，劖奇崛，趨平粹。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潘牥》 跌宕潭州射策高，醉騎黃犢唱《離騷》。瀑泉灌頂寒吟日，骨似梅花死也豪。

劉毓盤《輯校紫岩詞跋》 少以豪俠聞，跌宕不羈，傲視一切。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起草，尤長于古樂府，年六七歲時，有《和人》詩曰：「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略】草窗《絕妙好詞》選錄其《南鄉子》一詞。劉克莊《後村詩話》亦賞之。後村又述其贈延平樂籍中有善書畫者《念奴嬌》詞六句，其事甚韻，後人詩有「欲向君王乞愛卿」之句，即師其意。是或有能舉其全詞者。噫，庭堅亦氣節之士也，言而不用，降而以文章名。論巴陵一疏，竟無一字傳，其所傳者止此，蓋理宗之於史相，亦若高宗之於秦相，皆德其爲己也。國事尚可爲哉？

分論

《福州發解試論》 《論學繩尺》卷六：於數萬人叢中，獨立此奇論，主司安得不刮眼。才調如此，其魁天下也固宜。此是福州發解試論，人所罕見，眞高作。

《題弔夷睡圖》 《梅磵詩話》卷上：毛堅平仲《題弔子陵釣臺》云：「先生高隱事如何，豈謂功名不足多。知道故人能辨事，一竿贏得釣清波。」或

云：「古今題釣臺者，固多膾炙人口，此獨得先生之心。」後世惟陳希夷似之。余嘗見潘庭堅《題希夷睡圖》云：「夾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已著黃袍（太祖丁亥天成二年生）。這回天下都無事，可是山中睡得牢。」合二詩而觀之，則子陵、希夷心事，可以知其梗槩。

《贈寫梅林信夫》《梅磵詩話》卷中：潘庭堅牥，三山人，端平乙未第三人登科，詩筆飄逸不凡。嘗贈寫梅林信夫詩云：「畫馬終須入馬胎，寫梅安得不爲梅。他生我願爲孤竹，伴梅開於清淺溪頭，語意皆灑落可喜。

《陪祀》《徐氏筆精》卷四：潘牥《陪祀》詩云：「碧天無滓月光寒，霽色分明在露盤。一夜九重全不寐，時教中使捲簾看。」雋永有味，不似宋格。

《南鄉子》（生怕倚闌干）《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潘牥字廷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闌干，閣下溪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前歡。莫雨朝雲去不還。　想是驚飛鸞，月下明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正是高情已逐曉雪空。佇望之至，不顧更闌霜下。（折得梅花獨自看）梅花自看，太無聊矣。此詞有許多轉折委宛情思。《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閣下溪聲閣外山」句，便已宛摯，況復足「山水」一句乎。結得凄切。《蓼園詞選》黃氏評：按「溪山」句，「梅花」句，似非憶妓所能當。或亦別有寄託，題或誤耳。而詞致俊雅，故自不同凡艷。《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潘紫巖詞，余最喜其《南鄉子》一闋，小令中能轉折，便有尺幅千里之勢。【略】歇拍尤意境幽瑟。

《水龍吟》《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延平集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廷堅爲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涂赴郡集，席間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雋人矣。

傳記

劉克莊《潘庭堅墓誌銘》　庭堅潘氏，名（物）〔牥〕，少以字行。所爲文脫去筆墨蹊徑，秀拔精妙。結字有顏筋柳骨，小楷尤工，自其鄉之交（友）〔游〕達于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節曰：庭堅，太白、子瞻後身也。及廷試第三，策傳，京師紙貴，向之擊節者更斂衽曰：庭堅，子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庭堅亦益進德，鏟奇崛，趨平粹，油然可親。意將大受之也，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改宣教郎除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卒官下，年纔四十三。搢紳縫（拆）〔掖〕之士聞而悲哀，相吊曰：天乎，庭堅之止是也！墓在紫巖之麓，距家十里許。夫人黃氏。二子：初明、仲明。初，遠相擅國，諱聞綱常，（責）〔謫〕眞、洪，竄胡、魏，以威言者。端平親政，奮發獨斷，雪故王，收人望，返遷客。乙未策士，有「凝天命，固人心」之語，庭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宜紲荆舒之號，挂秦熺之冠，散鄙塢之藏，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如）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悔）〔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嘉熙丁酉，士民因火災上封，多訟故王冤者，距庭堅奉對時三年矣。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庭堅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賴天子仁對，俱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既而稍進爲學官，通守。人謂其沮抑久，懲創深，非昔日之庭堅矣，至長沙值日食求言，庭堅封上曰【略】又移書游丞相曰：「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易而非焉，吾不爲固也，難而是焉，吾往矣。（其）〔某〕既以自許吾君，不敢愛其死而變其說。公以爲非耶，不敢以爲公累，以爲是耶，願公毋病其難。」游公心善其言，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一鳴自足，惓惓之忠垂死而未已，固已賢于人矣。（主）〔至〕于論申生必不忍以晉畀秦，故王必不忍爲伯有，其言皆根據義理，不（詭）於聖賢，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則自左氏以來言倫紀者之所未發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問，效（頻）〔顰〕谷之對，上意其有不寤，天理其有不復者乎？烏虖悲夫！【略】庭堅初名公從，（以）避上嫌名改焉。世爲福州閩縣人。【略】其卒以淳祐丙午八月癸丑，葬以某年月日。銘曰：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義。烏虖！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猗庭堅兮奮布韋，獻芹曝兮冀有裨，身雖詘兮志則伸，骨可朽兮名永垂。

《宋史》卷四二五《潘牥傳》（存目）

紀事

《梅磵詩話》卷中　嘉熙間，高沙卒榮全據城叛，郡守馬公光祖聞變逃匿，僅以身免。有營妓毛惜惜者，全召之佐酒，惜惜怒之曰：「汝本朝廷健兒，何敢反耶？惟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其口，立命臠之，罵至死不絕聲。時臨川陳藏一在城中，目擊其事，作詩有「食祿爲臣無國士，捐身罵賊有官奴」之句。三山潘庭堅聞之，謂天壤間有如此奇特事，亦有詩云：「恨無匕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眞杲卿。」見潘公《吟稿》。余謂自《周南》之詩熄，爲女婦者，懵不知彤管之爲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毛惜惜出於妓籍中，耳目見聞，無非皆淫褻之事，非有則範取以自厲也。一旦叱詈叛卒，至死不絕聲，視古烈女無少愧，可不謂之難得乎？一時詩人皆壯此婦之節，見之歌詠，亦以有關於世教故也。

《齊東野語》卷四　富沙人紫巖潘牥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牥。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既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髽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即卧病而殂。既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視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夫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

《詞品》卷五　潘牥字庭堅，號紫巖，乙未何桌榜及第第三人。美姿容，時有諺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郭郎，探花眞潘郎」也。庭堅以氣節聞於時，詞止《南鄉子》一首，《草堂》所選是也。首句「生怕倚闌干」，今本「生」誤作「我」。

陳宗禮

《將軍度羌虜何如論》　《論學繩尺》卷六：前輩吳公琮云：「主張在題目外，題目在主張內，此篇得之。」前篇〔江萬里《子儀單騎見虜論》〕謂代宗起子儀以平回紇，使之單騎往見，非所以使子儀自重其身也。此篇謂宣帝選充國以禦羌虜，使之自度何如，蓋將度充國之爲人何如也。

《梅磵詩話》卷下　千峰陳宗禮立之，開慶己未歲，持廣東憲節，行部過舜廟，有詩云：「存古尚瞻虞袂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有老軻。」《道間即事》有「山川氣爲蠻煙累，人物多由謫籍香」之句。時臺臣虞慮摘其語，見之彈文，謂有譏訕意，然皆警句也。

《隱居通議》卷九　「謹爾內毋飾乎外，衆慧爾愚，難乎群隊，且埽地焚香觀自在。」此千峰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蓋公平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概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清嚴，不混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爲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峻整，聲動海內。其爲廣東提刑也，駐司韶州，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國熏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略】」蓋景定初也。時鄂圍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勳入相，有虞慮者爲監察御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謗訕。又吳丞相潛爲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吳賡和，有曰：「山川半爲蠻煙累，人物多因謫籍香。」慮并訐其詩。師憲怒，爲取旨鐫其官，責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便。雖以詩得禍，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寖顯貴，歷言路瑣闥、禁班經帷，出帥廣東，入拜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太常議謚文定云。公世居南豐千綏，故自號千峰。素慕韋蘇州，仕宦所至，埽地焚香而坐。爲詩多仿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張，春去今何在。【略】晚

出》詩曰：「落日山氣清，歸禽噪林杪。」【略】《曉行》有曰：「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等皆俊楚，殊迫眞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蓋以歐、曾爲宗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曰：「我亭斯兌，厥位面震。爰挹天和，庶濯吏忍。匪曰殘之，於以閑之。匪曰賊之，於以格之。」又云：「毋曰天遠，毋曰習頑。越嶺入海，皆人其閒。既曰人矣，吾兄吾弟。汝罪汝刑，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憾，揆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其爲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喜而誦之甚習，亂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間論文，公曰：「近世文章，如王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解也。王實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公以碩學鴻文師表一世，歿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祐立朝，因轉對爲穆陵言之，得謚文定。其後公薨，亦謚文定，異哉！

又卷二〇 前載千峰陳公晚節輕出，遂爲胡尉發策獻嘲。然《策問》措辭形容太切。是年，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亦以此意發問，而其辭意以慷慨深沉，讀者不覺，誠奇筆也。

《宋史》卷四二一《陳宗禮傳》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略】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略】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略】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黃昇

論述

綜論

胡德方《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序》 古樂府不作而後長短句出焉。我朝鉅公勝士，娛戲文章，亦多及此。然散在諸集，未易遍窺。玉林此選，博觀約取，發妙音于衆樂幷奏之際，出至珍于萬寶畢陳之中，使人得一編，則可以盡見詞家之奇，厥功不亦茂乎！玉林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間從吟咏自適。閣學受齋游公嘗稱其詩爲晴空冰柱，閩帥秋房樓公聞其與魏菊莊爲友，幷以泉石清士目之。其人如此，其詞選可知矣。淳祐己酉上巳，前進士胡德方季直序。

茆天成《重刻絕妙詞選引》 蓋玉林乃泉石清士，尤長于詞，爲當時名家所賞。觀其附錄三十八篇，雋語秀發，風流蘊藉，則其選可知也。

《詞品》卷四 玉林之詞，【略】《草堂詞》選其二，「南山未解松梢雪」及「枕鐵稜稜近五更」是也，然非其佳者。其《月照梨花》一首云：「晝景方永【略】。」此首有《花間》遺意。又《賀新郎・梅》詞云：「自掃梅花下【略】。」此詞用文句，入音律而不酸，宋詞之體也。其餘若《九日》詞「蘭珮秋風冷，茱囊晚露新」，《秋懷》詞「月印金樞曉未收」，《夜涼》詞「冰雪襟懷，琉璃世界，夜氣清如許」，《暮春》詞「戲臨小草書團扇，自揀殘花插淨瓶」，又「夜來能有幾多寒，已瘦了梨花一半」，《贈丁南鄰》云「待跼龜食蛤，相期汗漫，與烟霞會」，用盧敖事也，見《淮南子》。

毛晉《散花庵詞跋》 叔陽自號玉林，別號花庵詞客，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顏其居曰散花庵。嘗選唐宋詞及中興以來詞各十卷，曰《絕妙詞選》，末載自製曲四十首。有總跋云：其間體制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昔游受齋稱

其詩爲「晴空冰柱」，樓秋房喜其與魏菊莊友善，以泉石清士目之。余於其詞亦云。湖南毛晉識。

又　余向謂散花庵乃叔暘所居，玉林其號也。既讀其戲題玉林一詞，酷似余水村風景，不覺卧游而願學焉。其詞曰：「玉林何有，有一彎蓮沼，數間茅宇。斷塹疏籬聚補葺，那羨粉牆朱戶，禾黍秋風，鷄豚曉日，活脫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又曰：「長作溪山主，紫芝可采，更尋巖谷深處。」殆五柳先生一流人也。恨不能繪玉林圖，懸之研北，時讀《詞選》數過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散花庵詞》一卷。【略】昇早棄科舉，雅意歌詠，曾以詩受知游九功，見胡德方所作《詞選序》。其詞亦上逼少游，近摹白石。九功贈詩所云「晴空見冰柱」者，庶幾近之。

又　《花庵詞選》二十卷。【略】觀昇自序，其意蓋欲以繼趙崇祚《花間集》、曾慥《樂府雅詞》之後，故蒐羅頗廣。【略】昇本工詞，故精於持擇。自序稱暇日裒集得數百家，而所錄止於此數，去取亦特爲謹嚴，非《草堂詩餘》之類參雜俗格者可比。

分論

《南鄉子》《萬籟寂無聲》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幻思幻調。《蓼園詞選》黃氏評：王摩詰詩：「欲與梅爲友，常憂不稱渠。從今斷火食，飲水讀仙書。」此是從「飲水讀仙書」來者。

《謁金門》《花事淺》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說初意透快。「梅花桃花參差開」，此勻染處。

《憶秦娥》《心如結》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太白優孟。

《菩薩蠻》《西風半夜驚羅扇》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合候。取成于心，寄妍于物。

《瑞鷓鴣》《門前楊柳綠成蔭》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翠塢籠香徑自深）「自」字妙。「遲日」二句入中。（無多春恨鶯難語）無多乃難語，春恨乃無多，獨自心坎。

《南鄉子》《多病帶圍寬》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風月」句好，但下二句有風月字。

《長相思》《天悠悠》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較「月明」句勝。

《長相思》《砧聲齊》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秀遠。

《南柯子》《天上傳新火》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有情卻說無情。

《菩薩蠻》《南山未解松梢雪》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清絕。《蓼園詞選》黃氏評：按玉林係叔暘號。通首自寫山居清況，而素節清操，不可一世之意自見。

《浪淘沙》《秋色滿層霄》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常料遣得不可厭。

《木蘭花慢》《問潘郎兩鬢》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法耘叟，前後鼎足均疇，「雲邊」句秀若削成。

《花發沁園春》《曉燕傳情》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纔見手筆。

《賀新郎》《倦整蟆天翼》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曾駕二句）二句天語繡敿之性。切題。熙之壽玉林云：「立玉林深，散花庵小，中有悠然自在身。詩何似，似蘇州。閑遠廋府清新。」二公相標榜如此。

《鷓鴣天》《雨過芙蕖葉葉涼》　《雨村詞話》卷三：花庵黃昇，自號玉林，嘗輯《絕妙詞選》，附以自製，其詞工于鍊字。如《鷓鴣天》句云：「一行歸鴈拖秋色，幾樹鳴蟬餞夕陽。」「拖」字猶人所及，「餞」字人所不及也。

《醉江月》《玉林何有》　《詞綜偶評・宋詞》：（前段）樸而有致，故雅。（「多少甲第連雲」五句）宕開。（「得似衰翁」三句）收合。《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叔暘所居，有水木之勝，題曰「玉林」，因以自號，又號花庵詞客。曾選唐宋詞十卷，爲《絕妙詞選》，附載己作三十八調於後。游受齋評其詞若「晴空冰柱」。此詞天懷高潔，頗稱受齋評語。

《鵲橋仙》《青林雨歇》　《詞綜偶評・宋詞》：（雲窗霧閣事茫茫）昌黎詩：「雲窗霧閣事慌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梨花」句不著邊際，而自有人同花瘦之意。下闋謂據本難言，心尤難託，況借釵琴寓意，則據託彌難。故結句言雖窗閣分明在眼，而等於雲霧茫茫，如此幽怨襟懷，雙燕梁間，或可知其彷彿。以幽渺之詞寓纏綿之意，乃善賦閑情者。

《清平樂》《珠簾寂寂》　《詞綜偶評・補遺》：語意惻惻動人，然較之太

白，則更傷矣。末二句，似從摩詰「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化出。（載華按：結句本唐人宮詞：「月明花落又黃昏。」）

《**醉江月**》（**西風解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夢入藕花」句有清新之思，「冰雪」二句見其雅懷，「長嘯」句見其逸氣。下闋言哀郢懷湘，非特遺恨難償，即詞賦才名，亦不直一杯秋露，寄慨殊深。結句言會此微旨者，世鮮知音，知者惟梧桐疏雨，其超曠如是，宜樓秋房以「泉石清士」目之。

著錄

黃昇《**絕妙詞選自序**》　暇日裒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錄，亦嘗鼎一臠而已。【略】又錄予舊作數十首附於後。不無珠玉在側之愧，有愛我者其爲刪之。淳祐己酉百五，玉林。

《**詞品**》**卷四**　黃玉林，名昇，字叔暘，有散花庵，人止稱花庵云。嘗選唐宋詞名曰《絕妙詞選》，與《草堂詩餘》相出入。今《草堂詞》刻本多誤字及失名者，賴此可證。此本世亦罕傳，予得錄于王吏部相山子名嘉賓。玉林之詞，附錄卷尾凡四十首。

毛晉《**散花庵詞跋**》　嘗選唐宋詞及中興以來詞各十卷曰《絕妙詞選》，末載自製曲四十首。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三集：黃昇《散花庵詞》十七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散花菴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散花庵詞》一卷，宋黃昇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萬曆四年舒納刊本。　明影宋刊本。　彊村叢書本。

雜錄

方回《**詩人玉屑考**》《詩人玉屑》二十卷，建安魏慶之醇甫所集也。淳祐四年甲辰，黃昇叔暘爲序。魏號菊莊，黃號玉林，黃亦有詩話及《中興絕妙詞選》行世。序謂《玉屑》勝《漁隱叢話》，不然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散花庵詞》一卷。【略】德方序又謂閩帥樓秋房聞其與魏菊莊相友，以「泉石清士」目之。按菊莊名慶之，建安人，即撰《詩人玉屑》者。《梅磵詩話》載慶之《過玉林》詩絕句云：「一步離家是出塵，幾重山色幾重雲。沙溪清淺橋邊路，折得梅花又見君。」則昇必慶之同里，隱居是地，故獲見稱於閩帥。又游九功亦建陽人，其《答叔暘》五言古詩一首，尚載在《詩家鼎臠》。是昇爲閩人，可以考見。朱彝尊《詞綜》及近時厲鶚《宋詩紀事》，均未及詳其里籍，今附著於此焉。

洪瑹

論述

《**詞品**》**卷四**　洪叔瑩名瑹，自號空同詞客。其《瑞鶴仙》云：「聽梅花吹動【略】。」詠新月《南柯子》云：「柳浪搖晴沼【略】。」水宿《菩薩蠻》云：「斷虹遠飲橫江水【略】。」其餘如「笑捐瓊珮遺交甫，肯把文梭擲幼輿。花上蝶，水中堯。芳心密意兩相於。」用事用韻皆妙。又「合數松兒，分香帕子，總是牽情處」，用唐詩「樓頭擊鼓轉花枝，席上藏鬮握松子」事也。全篇如《月華清》、《水龍吟》、《驀山溪》、《齊天樂》，皆不減周美成。不盡錄也。

毛晉《**空同詞跋**》　叔嶼自號空同詞客，先輩稱其不減周美成，如「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又「花上蝶，水中堯，芳心密意兩相於」等語，尤艷驚一時，惜不多見。既讀《空同詞》一卷，眞若游金、張之堂而攬嫱、施之袂，宜花庵全錄之。但卷尾《清平樂》一闋，是連可久作。可久十二歲時，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命賦詞，援筆立成，四座嘆服，後果爲江湖得道之士，何竟混入耶？

《**蕤水軒詞筌**》　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協律。【略】此數家正是王石廚中

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洪字叔璵，自號空同詞客。其詞多賦別情，稔悉人意，可歌也。

《蒿庵論詞》　詞家各有塗逕，正不必強事牽合。毛子晉於洪叔嶼，則舉「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及「花上蝶，水中凫，芳心密意兩相於」等語，而信其不減周美成。

《阮郎歸》（東風吹破藻池冰）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扶春」新。　《倚聲初集》卷六引《詞筌》：王彥泓改洪叔璵作云：「東風吹破藻池冰。雲穿天半晴。臘梅午老睡香清。粧成出畫屏。　花艷艷，玉英英。羅衣金縷明。鬧蛾兒簇小蜻蜓。相呼看試燈。」次句舊作「晴光開五雲」，甚醜。下云：「綠情紅意兩逢迎，扶春來遠林。」甚妙，不妨並存。

《南歌子》（柳浪搖晴沼）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清永，撮子山之采。多少虛字襯起情景。

《永遇樂》（歌雪徘徊）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住去歸一氣，疊句滔滔然。

《踏莎行》（滿滿金杯）　《皺水軒詞筌》：傷離念遠之詞，無如查荃「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令人不能爲懷。然尚不如孫光憲「兩槳不知消息，遠汀時起鸂鶒」，尤爲黯然。洪叔璵「醉中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造語尤工，卻微著色矣。兩君專以澹語入情。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引王阮亭曰：有詞翻來極淺，反爲入情者。【略】洪叔璵云：「醉來扶上木蘭舟，醒來忘卻桃源路。」無如查荃云：「斜陽影裏，寒煙明處，雙槳去悠悠。」翻令人不能爲懷。《詞綜偶評・補錄宋詞》：（垂垂玉筯）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見《唐類函》。

《浪淘沙》（花霧漲冥冥）　《倚聲初集》卷九引《詞筌》：王彥泓改洪叔璵詞云：「花霧漲冥冥。欲雨還晴。薄羅衫子着來輕。解道明朝寒食近，且莫成行。　花下酒頻更。纖手重增。十三絃畔訴離情。又得一宵相伴也，無限丁寧。」比洪作止存三句，詞意俱換，幾於虞允文用王權之才，不止李太尉入河陽軍也。

《菩薩蠻》（斷虹遠飲橫江水）　《雨村詞話》卷三：洪璟字叔璵，自號空同，詞如「斷虹遠飲橫江水，萬山紫翠斜陽裏。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可謂朽腐神奇。

《驀山溪》（潮平風穩）　《詞綜偶評・宋詞》：兩疊，一言初別，一言別後。前歡如夢，後會無期，寫得淋漓盡致。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空同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洪璟撰。璟字叔璵，自號空同詞客。此集僅詞十六首，據毛晉跋語，乃全自黃昇《絕妙詞選》中摘出別行，非完帙也。卷末咏漁父《清平樂》一闋，據《花庵詞選》，本連久道詞，且載其本事甚明。因二人之詞相連，遂誤入之璟詞中，實止十五首耳。

楊澤民

論述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　美成以進《汴都賦》得官，當徽廟時，提舉大晟樂府。每製一詞，名流輒爲賡和。東楚方千里、樂安楊澤民全和之，或合爲《三英集》行世。

《雨村詞話》卷三　和清眞詞韻，不獨方千里也，楊澤民亦有和清眞詞，宋末人合清眞爲《三英集》。《花庵詞選》及方而不及楊，何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九　《塞垣春》云【略】按美成與夢窗、西麓詞前段末句均六字，惟楊澤民詞「把心事都寫」係五字。然楊詞前有「向晚把」，後有「羅帕把」，不應一詞中重用三「把」字。恐原闕二字，後人就其語意，誤以「把」字補之。

又　宋楊澤民有《續和清眞詞》，後人合美成、千里，作爲《三英集》，其詞遠不如方，無論乎周，然亦有數闋頗佳。如《玉樓春》云：「奇容壓盡群芳秀【略】」《望江南》云：「尋勝去【略】」《大酺》云：「漸雨回春【略】」《詞綜》僅錄《滿庭芳》一詞，乃賦體耳。

《**憩園詞話**》**卷一**　宋詞中有同體而字數有多寡者，即融洽引伸之故。所謂兢兢尺寸，專就字之多寡言之。余更爲進一解，凡名詞之四聲，亦應極意摹仿。試觀方千里、楊澤民、陳西麓、王碧山等和清眞詞，四聲相同者十居七八，此中即寓定律。宋人多明宮調，其謹愼尚如是。

劉毓盤《輯校在庵詞跋》　側犯倡于周邦彥，和之者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所謂《三英集》也。

《**蕙風詞話**》**卷二**　「良人輕逐利名遠。不憶幽花靜院。」楊澤民《秋蕊香》句。「幽花靜院」，抵多少「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良人」句，質不涉俗，是澤民學清眞處。

又續編卷二　楊澤民和清眞《驀山溪》云：「平生彊項，未肯輕魚水。」余亦云然。

著錄

《**蓮子居詞話**》**卷一**　和清眞詞，有方千里、楊澤民二家，又有陳允平《繼周集》，余在知不足齋見寫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和清眞詞》一卷，精鈔本。宋樂安楊澤民。

《**藝風藏書續記**》**卷七**　《和清眞詞》一卷，公鍾室鈔本，宋楊澤民撰。此書罕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和清眞詞》一卷，宋楊澤民撰，清咸豐七年勞權鈔本。

又　《和清眞詞》一卷，楊澤民。舊寫本，十行十八字。【略】端甸齋遺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和清眞詞》一卷，宋楊澤民撰。清趙氏小山堂鈔本，一冊。《和清眞詞》一卷，宋楊澤民撰。清光緒二十一年江標刻宋元名家詞本，鄭文焯校幷跋，吳昌綬校，一冊。

蕭泰來

《**霜天曉角**》**（千山萬雪）**　《詞旨・警句》：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白雨齋詞話》卷六：詞貴渾涵，刻摯不能渾涵，終屬下乘。【略】宋末蕭泰來《霜天曉角》一闋，亦犯此病。《詞徵》卷五：南宋人詠梅詞，譜《霜天曉角》者，倣自林君復。蕭小山一詞，《庶齋老學叢談》謂與王瓦全命意措詞略相似。瓦全，名澡，四明人，其詞今載於《絕妙好詞》。然末若樓考父「翦雪裁冰」一作，爲得翛然之趣也。

《**銅鼓書堂詞話**》　蕭泰來，字則陽，號小山，臨江人。紹定二年進士，著有《小山集》。《癸辛雜識》云：「泰來，理宗朝爲御史，附謝丞相，爲右司李伯玉所劾，姚希得指爲小人之宗。」小山嘗有《霜天曉角》詠梅云：「千霜萬雪【略】。」命意措詞，自覺不凡。而於樂章風格，亦見雅俊，較之徒事豔冶綺語者，其身分高若干等第，詞家審之。

趙昀 宋理宗

論述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

《**從祀五臣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一事而關千載者，如此等詔文是矣。

《**罪己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語自懇到，不爲矯飾。

《**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愛新覺羅玄燁《閱史緒論》：宋理宗以不得與朱子同時爲憾，續編書之，以見嚮慕正學之切。不知當時信任僉壬，即使

朱子在朝，恐亦爲讒邪所中，不得大行其道。此皆掠美虛談，且以彰其祖宗之失，尤非所宜。

傳記

《宋史》卷四一至卷四五《理宗本紀》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父希瓘，追封榮王，家于紹興府山陰縣，母全氏。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橋里第。【略】〔嘉定〕十四年六月丙寅立貴和爲皇子，改賜名竑，而以帝嗣沂王。六月乙亥，補秉義郎。八月甲子，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十五年五月丁巳，以竑爲檢校少保，進封濟國公。己未，以帝爲邵州防禦使。帝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或多笑語，帝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會濟國公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媒孽其失於寧宗，屬意於帝而未遂。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違豫，自是不視朝。壬辰，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丙申，寧宗疾甚，丁酉崩于福寧殿。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略】〔寶慶三年正月〕己巳，詔：「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略】端平二年正月丁酉，太陰行犯太白。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略】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庚子，雷。甲辰，詔：「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丁未，太陰入氐。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豳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略】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以藝祖嫡系十一世孫嗣榮王與芮之子建安郡王孜爲皇子，改賜名禥，授崇慶軍節度使，進封永嘉郡王。製《資善堂記》賜皇子。【略】〔景定五年十月〕丁卯，帝崩。遺詔皇太子禥即皇帝位。咸淳元年三月甲申，葬于會稽之永穆陵。二年十二月丙戌，謚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紀事

劉克莊《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乃正元日渙發王言，奎壁之光爛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睹。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于刑，或冒于賄，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喙傳誦，與章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馬圖龜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所〕〔廳〕事，朝夕覽觀，如對威嚴。

又《恭跋穆陵宸翰》　臣克莊與臣希逸俱事先帝，相先後爲詞臣，然再同朝皆不甚久，一出一入，若燕鴻相避者。臣既告老，希逸亦奉祠，乃示臣以先帝與故相忠定鄭公除目宸翰一幅，凡五十八字。首曰「本欲召用而大臣有抑之者」，大臣謂范左相。初，鄭公屢荐希逸，玉音諭令上封，希逸耻自鬻，固辭。鄭公以聞，帝曰：「觀此一節志趣可嘉，爲之喜而不〔寢〕〔寐〕。」又曰：「翌早當盼召試之命。」世徒羨希逸以文采動人主，而不知其以恬退簡聖知，雖臣亦不知之。及詔開資善，擢希逸內講，臣在後省已書黃矣，俄格不下。聞希逸自以閩音未改固辭，其視榮利每如此。臣扣希逸：「此宸翰何以在君家？」曰：「鄭公以遺我，今以公回奏俱勒于石。」臣捧讀而感慨曰：聖哉！先帝之觀人也，士有志趣則曰「爲之喜而不寐」。賢哉！鄭公之愛材也，士辭寵利則曰「其陳誼甚高，臣不敢強」。他人得主相片語，鮮不夸示得意於人，希逸深藏二十年，垂老始以示友。「盼試」之上漏一「召」字，希逸晚侍緝熙，袖進，帝補足之，遂刊爲二本。烏虖！瑤池之駿、鼎〔胡〕〔湖〕之龍遠矣，臣與臣希逸今皆白首，攀髯無路，惟抱疇昔所賜羲畫堯章相對慟絕爾。昔人以郭隗不殉昭王爲負

心，噫！受人千金而世責望之如此，先帝於二詞臣長養成就，豈不（失）〔大〕於千金之賜哉！《詩》不云乎：「欲報之（得）〔德〕，昊天罔極。」咸淳乙丑九月日，具位臣劉克莊恭跋。

呂午《宋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程公（珌）行狀》 理宗即位，十月，除兼侍讀。【略】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眞宗之銳情文墨，亦在澶淵卻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陛下進？」上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

《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右丞相賈似道等恭跋：「臣等恭惟皇帝陛下敬天尊祖，崇學右文。乃咸淳三年正月己丑朔祗見於南郊。戊申，臨辟雍，謁元聖，永惟先帝，御製《十三贊》。道統之傳，具有次第，爰灑奎畫，陞侑曾子、子思與顏、孟並光。漢設學以來，千五百年之闕典，于是大備。猗歟休哉！明大原之授受，示後學之旨歸，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萬世也。乃御崇化堂，命臣宜中講《中庸》，冠帶縉紳，闔闔秩秩，洗視浴聽。於是誕敷綸言，具訓爾士。帝意若曰：『學所以明人倫，而倫實起于孝忠，士先立乎其大，而大可措諸事業。』臣等端笏跪讀，拜手稽首而言曰：『仁，親親爲大，義，尊賢爲大。立愛立敬，聖人人倫之至也。陛下資兼帝王，學貫體用，由親親之等而仁民愛物，由尊賢之推而敬大臣、體群臣，夫既有以立天下之大本矣，將見立之。斯立，人知孝於親而父子之大倫立，自是而達之，五者之大倫無一不立，則措之事業，皆可大之業也。大哉王言，世爲天下則矣。臣等對揚休命，大懼無以布德意，謹摹勒壽諸翠珉，以昭永久。」

《齊東野語》卷一七 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答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西湖游覽志餘》卷一八 仙林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建。隆興元年，孝宗賜額曰「隆興萬善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飛天法輪寶藏」。又置鐘銘賜之。

雜錄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三《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吳寬跋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序曰：「朕誕節再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集英，杭宋殿名；庚戌，則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興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左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爲少保，奉朝請，丁未復爲右丞，己酉轉左，賜詩蓋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爲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爲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借使用古官稱之，集英之署不古也。況詩有「青陽闡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旦，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也。故此詩知爲理宗錫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徽宗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闕）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於斯。後二百三十七年，爲皇明成化丁酉歲冬十二月己酉，史官吳寬書。

徐集孫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竹所吟稿》 徐集孫字義夫，建安人。理宗時嘗仕於浙。好爲詩，足跡所至，輒有題詠，於西湖諸勝處尤多。每作一詩，甫脫稿，

人即爭購，相爲傳誦。故其詩云：「俸薄幸無賒酒債，官閑卻有索詩逋。」蓋實錄也。《竹所吟稿》二卷，林可山爲序。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徐集孫竹所吟稿》　鹿頭船子作浮家，酒債詩逋置齒牙。俸薄官閑聊自遣，瓦壺茅屋插梅花。

《江湖後集》卷二三　徐集孫字義夫，建安人。有《竹所吟稿》，見《遺書》本。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二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　《宋四家詩》四卷，【略】不著編輯者名氏。一爲施樞《漁隱橫舟稿》，一爲徐集孫《竹所吟稿》，一爲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詩選》，一爲敖陶孫《臞翁詩集》。不解何以取此四家配爲一集之意，殆偶得《宋名賢小集》之殘本，裝爲一冊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實齋詠梅集》　生平詠梅詩最富，嘗自裒所作，次爲二卷，并自爲序，其略云：「余詩似梅乎，梅似余詩乎？黃梅夜半，當持叩丹山消息。」又云：「別庾嶺十年，留此面與梅花相見，無一點媿色。」觀此，其趣尚閑雅可想見也。詩亦刻意造微，頗多傳神妙句。建安徐義夫詩云：「生平不得春風力，只與梅花結得緣。」可以移贈。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道洽實齋詠梅集》　廣平堂裏寄春思，海外閒情散遠襟。相對梅花無愧色，別來庾嶺十年心。

張道洽

論述

綜論

方回《張澤民詩集序》　其於詩，如《莊子》所謂斲輪削鑲，解牛承蜩，志不分而凝於神者。口不臧否人物，而胸中有涇渭，與客酣飲，談笑得詩，令左右筆之，動數紙，圓美精熟，雖極力鍛鍊者不逮。無一語不平淡，而豪放之氣自不可掩。舊詩予不得全見之，而得其詠梅詩極多，篇有意，句有韻。試嘗探其根源，則每與予密言，謂開禧、嘉定、寶慶、端平以來無公論，濟邸之冤，諸老大儒能言其末而不究其本，綱常泯滅，此□極□當，宋氏之亡，實由於此。然張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以爲綱常泯滅，世道淪胥，將在於此。彌遠號爲革佗冑之政，清之號爲革彌遠之政，而化實不更，疽根療證，愈深愈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論，惟君一人能言之。

分論

《梅花》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山谷《水仙》詩：「仙襟是弟梅是兄。」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五、六率句。　紀昀評：四句自好。五句馮云率句。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此首無大疵累，而淺弱特甚。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五、六雖尊題，格終屬卑下。　紀昀評：三、四複第二首。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三四造語尖新。　紀昀評：三句用荊公語，四句用放翁語，不免蹈襲。「宮粧」可以梅比，梅不宜以「宮粧」比，況壽陽點額，已是爛熟典故矣。

又六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句「點俗」二字生，五句粗野。

又七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次句粗野，五句更粗野，結句不通。

又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句不妥。

又九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三、四生造，有風骨。　紀昀評：五、六兩句自好，結「兄」字強押。

又一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第四句亦可。

又一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結句鄙甚。

又一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三、四佳，惜「一段」二字率而俗。　紀昀評：「一段」二字不妥。結亦強押。

又一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有腳陽春，可說人，不可說春。三、四兩句亦常語，然尚未惡狀。六句「描」字俚。

又一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第四句陋甚，結不成語。

又一六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實齋張公道洽，字澤民，衢州開化人。端平二年乙未進士，眞西山所取也。老矣，始爲池州簽判。平生梅花詩三百餘首，此池州和同官韻五言十六首也。或喜其「一白雪相似，獨清春不知」，殊不知篇篇有味，雖不過古人已言之意，然縱說、橫說，信口、信手，皆脫灑清楚。他人學詩三五十年，未易及也。前是嘗爲廣州司理，里中新貴馬天驥爲帥，劉朔齋震孫爲倉使。天驥怒其作《越王臺》詩若譏己者，朔齋將舉改官，奪以他畀，澤民不屑也。予後至池陽爲倉幕，白使長拉留之，爲足舉員，改辟襄陽府推官，赴任所，再改。一夕醉卧客舍，明早弗興，視之，卒，年六十四。今又十六年矣。其詩格爲江湖，不務太高，而圓熟混淪。與人色笑和易，而遠俗子如仇。今亦無復斯人。此二韻和二十首，刪其四。餘七言律百餘韻，亦選十餘首也。　紀昀評：此純是標榜之習，顚倒是非，不爲公論。　第三句粗獷，結尤俗惡。時有數句可觀。然語既重複，才又淺薄，強作連章疊韻之難題，可謂不度德、不量力矣。　馮班評：少做幾首何如？

《梅花二十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結句直是不通。　查慎行評：俗。　《養一齋詩話》卷五：梅詩最難工。【略】晚宋張澤民有「纔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然韻味終未深也。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第五句，偷句。結句不通。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第四句意不相顧。「白玉」、「黃金」，如何不要作大夫？　查慎行評：五、六俗。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不主張」之句，仍是本劉後村。　馮班評：餓，如何？

又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陸放翁詩：「我死諸君思此狂。」今句本此。

又九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仍是休踏花影之意，變其文爾。

又一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四少可而調不佳。

又一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些些蕊」是何物？

又一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陸貽典評：第七句官梅如此用，不佳。

又二〇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實齋張道洽，字澤民。開禧元年乙丑生，今而猶存，則七十九矣。年六十四卒于錢塘。七言律梅花詩六十首，今選其二十首。夫詩莫貴于格高。不以格高爲貴，而專尚風韻，則必以熟爲貴。熟也者，非腐爛陳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源是也。（紀昀評：此論卻是）此二十首梅詩，他人有竭氣盡力不能爲之者，公談笑而道之，如天生成自然有此對偶，自然有此聲調者。至清潔而無埃，至和平而不怨，放翁、後村亦當斂衽也。（紀昀評：純是黨局之論，殆不足與辨）又和予《七月見梅花》詩二十首，亦七言律，而韻太險，有二聯云「前生簷葡林中夢，到死旃檀國裏香」、「早緣服玉肌能白，不爲熏衣骨亦香」，只是泛言梅花，亦清爽有思致云。　紀昀評：二十首總不免俗。梅詩宜以淡遠求之，一味矯激不自知，其愈俗矣。二十首語多重複，絕少新意。此題最難，絕唱只和靖兩、三聯耳。後人才力有限，乃免作。五律二十首，又成七律六十首，勉強支湊，字句之鄙俚粗疏，更摘不勝摘。虛谷以交契而錄之，所評殊非公論，不足據也。

傳記

方回《張澤民詩集序》　實齋先生諱道洽，字澤民，家衢之開化，生於開禧元年乙丑。史彌遠殺濟王時，君年二十一矣。年三十一，端平乙未進士第，西山眞先生其座主也。咸淳戊辰，年六十四，考舉及格，班改，在寓所一夕飲醉，明發弗興，視之，卒。景定甲子，予幹江東庾幕，君僉判池州軍事，長予二十二歲，而下交於予。【略】君既仕，鄉黨後進有挾高科由邪逕者，往往位執政從官，君一不挂齒，惟於徑畈徐公霖之死，哭之甚哀，屢爲詩以悲之。嘗爲廣州理掾，經略帥馬天驥其里人，以君《越王臺懷古詩》爲譏己，歲剡遍郡幕，獨遺君。朔齋劉公震孫將舉君，天驥又摟以畀他人。此不謂之人品拔於流俗者乎！豫章徐琦子蒼沿制檄抵秋浦，予唱君和，有云：「詞林日凋疏，生意不復新。愼勿大崛奇，崛奇驚世人。玉堂老仙坡，過海走一巡。非天寔罰之，語言累其身。」蓋君之意以見儆，謂不當揭所有以自標於世也。君歿已十四年，予篋中藏君詩三帙，惟與予同官時往來詩最多，摘選如干首，序其意，與學者共

之，庶或傳之不朽焉。

《宋詩紀事》卷六五 張道洽字澤民，號實齋，衢州開化人。端平二年進士。嘗爲池州簽判，後辟襄陽府推官，卒。平生作梅花詩三百餘首。

林同

論述

劉克莊《林同詩序》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淺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趣，達者酣豢龍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律。惟寒齋父子不然。子眞幼于程文尤工，然性純孝。寒齋嘗病，左右侍湯液，至不忍入州應舉。嘗赴胄試，自里抵京得詩一卷，十之九皆思親之言。年未四十，慨然罷舉。志尤潔，非躬耕不食。植梅百株，日哦其下。鈔新舊藁示余，〔無〕一字一句墮落世網，獨于古今所謂仁人志士、忠臣孝子，每致其惓惓。昔韓子評歐陽詹，〔云〕讀其書知其于慈孝最隆。答李翊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以子眞所作考之，信然。【略】嗟夫！造物之所甚靳者，富貴也，功名也。余與子眞既已割棄此念，至于筆以老而嚴，吟以窮而工，是區區者，忍不予畀哉！春益暖，病益愈，當招子眞過我共究其論。子眞林氏，名同。或問子眞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甚矣哉，寒齋之似野，子眞之似閑也！

又《林同孝詩序》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阡，旌其閭爲未足也，行其書焉，嗣其學焉。同又摭載籍以來孝於父母者，事爲一（書）〔詩〕，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三百首，起邃古，迄叔季兼取，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賢至夷狄異類並錄，見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辭約而義博，賢於煙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寶章也，視調胾羹之節以康其體，躬場圃井臼之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以自樂也。合、同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如參之養晳；石奮諸子恬淡稍不逮，至孫而孝謹遂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之不（遂）〔墜〕，有古人所難能者。惜其兄弟具未脫白，修於家、浮沉於閭里而已。余常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蓋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艮齋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皐陵，同此詩它日必與謝公之史並行。

又《二林詩後序》 子眞詩如靈芝醴泉，天地精英之氣融結而成。如德山趙州機鋒，如寒山梵志詩偈，不涉秀才家筆墨蹊逕，非頂門上具一隻眼未易觀。二十年前見子常詩，警句的對大率如唐大家數之作，余有咄咄逼人之嘆。今得其近製，其間出奇（連）〔運〕智，殆欲求工于古人者。余益嘆君進未止，豈余老古錐如新戒縛律，君大自在如散聖安禪。因書其後以求商榷。

又《跋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辭雅，躁者之辭浮，悉者之辭暢，蔽者之辭礙，達者之辭和，（捐）〔狷〕者之辭激。蓋輕快則鄰于浮，僻晦則傷於礙，刻意則流於激。石塘兩生之詩獨不然，同用事琢對如斤妙而鼻堊不傷，合運思鍊句如韶奏而樂懸，皆諧，大率無輕快僻晦刻意之病。或疑兩生年甚少，何以遽造茲境。余曰：意者聲之所出也，人皆有是意而輕出之，均之爲鳴也，顧所以鳴者異焉。兩生之修於家也，以聖賢父兄爲師友，以山林皐壤爲城闕，以禽魚花木爲賓從，養之厚然後鳴，故其聲有和者，有暢者，其尤高者幾於《雅》矣。昔從寒翁知兩生工文，未知其詩也。老漢常憂衣鉢無傳，今當雙手交付。同字子眞，合字子常。

又《再題林合詩》 余嘗以寒齋方魏野、林逋，以子眞方（邵）〔野〕子閑，然士各行其志，不必皆以隱爲高。子眞與其乃翁既列於隱逸矣，子常尤工程文，方當唾手取先龍學公、寶章公、煥章公、靖安府君世科，而近（士）〔時〕詩文亦有超世絕物之意。昔君家和靖不娶無子，然（方）〔力〕教弟子宥擢甲科，宥子大年爲侍御史，以介潔稱。和靖身（深）〔雖〕隱，未嘗欲其子孫之俱隱也。然則子眞爲閑，子常爲宥爲大年，林氏父祖之所望也，奚必如雲夫父子皆爲少微星哉！

林希逸《題子眞人身倡酬集》 右五言三百首，石塘林子眞所寄也。超倫絕類，出人意表，始若可駭，徐而愛之，曰：是詩也，非詩也，眞詩也。詩之所以爲詩，不如此也，然而必如此也。何爲而不如此？梓匠輪輿，各有規尺，是豈規尺哉！何爲而必如此？賁椁葦籥，自爲鼓吹，此非鼓吹乎！規尺之常，人人知之，鼓吹之妙，非有道者不知也。刪後無詩，固康節言之，然《擊壤》諸吟，何愧於古？彼其規尺豈與古同，所以鼓吹者同一機也。康節之後又無詩

矣，幸而子眞得之。子眞之規尺，豈與康節同哉？惟其不同，所以爲同，同則不同矣。雖然，難能也，亦難知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李伯玉縝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眞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有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云：「和篇疊疊逼衰陳，肯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搢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制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什襲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答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萃衆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江沓隴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別爲義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孝詩》一卷。【略】摭古今孝事，每一事爲五言絕句一首，亦間有兩事合詠一首者。凡聖人之孝十首，賢者之孝二百四十首，仙佛之孝十首，異域之孝十首，物類之孝十首。其間如唐李迥秀之類，本爲佞幸；寒山子煮爺煮孃之類，亦愛無差等之談，不免於駁雜。然大旨主於敦飭人倫，感發天性，未可以其詞旨陳腐棄之。況其人始以孝著，終以忠聞，雖零篇斷什，猶當珍惜，是固不僅以文章論矣。

《拜經樓詩話》卷二　宋林同字子眞，福唐人。父遇，號寒齋，有隱操。同見《宋史・忠義傳》，失其名，稱林空齋。【略】子眞嘗採古今人物之孝于父母者，爲《孝詩》三百首。劉克莊序謂其事陳而意新，詞約而義博。予讀其咏《茅容殺鷄奉母》云「鷄乃爲母設，疏惟與客同。賢哉茅季偉，誤矣郭林宗。」《范滂》云：「寧將身塞禍，不忍母流離。我自不爲惡，黃泉今有辭。」《徐季登》云：「南州徐高士，姓字滿東都。有子篤孝行，終喪竟隱居。」《王脩》云：「去年今社日，撫事倍酸辛。罷社爲兒泣，鄉鄰定可人。」《鶴》云：「好是鶴鳴陰，居然子和聲。休云氣所感，自是物之情。」《猨》云：「不忍身逃箭，知爲母塞瘡。人心有如此，獸面亦何嘗？」皆直書其事，不假文飾，而理自見，宜爲後村所推許焉。

《石洲詩話》卷四　林同《魏孝子》詩，以「陟屺」望母，不比狄參軍之望雲，亦前人所未道。

傳記

《宋史》卷四五二《林空齋傳》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即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兵至，屠永福，必大、仝祖等走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爲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著錄

劉克莊《林同孝詩序》　同又摭載籍以來孝於父母者，事爲一詩，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三百首。【略】淳祐庚戌白露節，前史官劉克莊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孝詩》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林同撰。

《拜經樓題跋記》卷五吳壽暘《孝詩跋》　《孝詩》，林同撰，一卷，劉克莊序。查初白先生從崑山徐氏借千頃堂鈔本傳錄，前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宅書籍鋪刊行」一行。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林同孝詩》一卷，舊鈔書棚本。

又　《林同孝詩》一卷，影宋鈔本。汪魚亭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林同孝詩》一卷，宋林同撰，清趙氏小山堂鈔本，翁同書跋，一冊。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孝詩》一卷，【略】宋林同撰。同字子眞，號

空齋，福清人。與弟合俱有隱操，後元兵至福州，抗節死。案《宋史・忠義傳》稱林空齋，失其名，已爲失考。又誤以空齋爲同之子，分一人爲二，併云空齋舉進士，歷知縣。考是書前有淳祐庚戌劉克莊序，謂同兄弟俱未脫褐，又曰：「年未四十，慨然罷舉。」是同固未嘗舉進士也。又宋人劉麟瑞《昭忠逸詠》稱林處士同，是同固未嘗任知縣也。且麟瑞詩內有「血書矮壁存吾節，氣貫長虹任汝烹」句，又與史之「嚙指血書壁，自誓不屈」諸語相合，然則死節者爲同，而非同之子也。《宋史》誤矣。又《福建通志・人物傳》稱林同字子眞，公遇子，元兵至，不屈死。《隱逸傳》又稱「林仝字子貞，與弟合並有隱操。至元中，郡府上其行誼，詔徵不就。合字子常」云云，其說又異。然同、合之俱爲公遇子，已見原序，同字子眞，合字子常，已見《虞齋集》，俱確鑿可信。《通志》既以死難之林同爲公遇子，則隱逸之林仝不得又曰弟合字子常也，且改「同」爲「仝」，改「子眞」爲「子貞」，並屬點畫音聲之變，明出傳寫訛謬，分爲二人。至曹溶《學海類編》，亦載《孝詩》一卷，題長樂林同季野著。名同而地與字俱異，又不知其何所據矣。今並詳爲考正，庶不失其實。林希逸《虞齋續集》中與其兄弟贈答詩文甚多，又有同《壬申酬倡集》跋，今皆散佚，惟此集猶傳。

毛翊

李鼐《吾竹小稿序》　唐乾元中，元結序《篋中集》，有「風雅不作，幾及千年」之歎，蓋爲沈千運獨挺於流俗而發。柯山毛元白，詩人之秀者也，通今達古，著蔡後生，採詩之家得其一二，如寶肆中犀璧混於螺月。惜其以文自晦，不求於時。吟藁一帙，章不盈百，清深雅正，跡前事而寫芳襟，深有沈千運獨挺一世之作，奚祇嘲弄風月而已哉。千運之詩，世不多見，元白馳軼駕於天壤間，豈不能接殊響於當世？我師古人，喜而序之。寶祐六年戊午四月八日，荷澤李鼐和父。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柯山毛翊元白《吾竹稿》，《丹陽館》一篇最警策。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吾竹小稿》　毛翊字元白，柯山人。豪於詩，有聲端平間。《吾竹小稿》一卷，寶祐六年荷澤李鼐弁序云。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毛翊吾竹小稿》　寸麟終入采詩家，韜晦誰能掩物華。讀罷《山中吟》七首，果然犀璧混泥沙。

《甲午江行》　《宋詩精華錄》卷四：不圖晚宋尚有此壯往之作。

羅與之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雪坡小稿》　羅與之字與甫，一字北涯，螺川人。端平間累舉不第，遂歸隱，賦詩云：「古來至寶多橫道，何事荆山泣卞和。」亦自寫其不平也。晚年潛心性命之學，嘗作《譚道衛生詩》，詩皆閱歷後見道語。《雪坡小稿》二卷，劉後邨有題句云：「纖千機錦非常巧，熏一銖香已覺多。」可謂極意稱賞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羅與之雪坡小稿》　累舉難邀一第恩，晚年談《易》悟天根。一銖香與千機錦，稱許平生有後村。

吳文英

論述

綜論

《詞源》卷下　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

又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煅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

筠、李長吉詩中來。

又 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夢窗《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前事夢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辭歸，客尚淹流。垂柳不縈裙帶住，謾長是，繫行舟。」此詞疏快，卻不質實。如是者集中尚有，惜不多耳。

又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間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

《樂府指迷》 夢窗深得清眞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

毛晉《夢窗詞稿跋》 山陰尹煥序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湖南毛晉識。

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尤侗《詞苑叢談序》 詞之系宋，猶詩之係唐也。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略】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遠志齋詞衷》引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云一氣流貫也。

《金粟詞話》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夢窗諸家，而稍詆美成。夢窗之詞雖琱繢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闋，兼有天人之巧。

汪森《詞綜序》 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節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詞潔輯評》卷五評蔣捷《金盞子》 初見之，琱繢滿眼，細按則清氣首尾貫澈。陳言習語，吐棄一切，與夢窗相似，又別是一種。大抵亦自美成出，但字字作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夢窗稿》四卷《補遺》一卷。【略】文英及與姜夔、辛棄疾游，倡和俱載集中，而又有壽賈似道諸作，殆亦晚節頹唐，如朱希眞、陸游之比。其詞則卓然南宋一大宗。沈泰嘉《樂府指迷》稱其深得清眞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張炎《樂府指迷》亦稱其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所短所長，評品皆爲平允。蓋其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

《西圃詞說》 《樂府指迷》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此八字是塡詞家金科玉律。清空則靈，質實則滯，玉田所以揚白石而抑夢窗也。

又 詩有韻，詞有腔，詞失腔，猶詩落韻。【略】古人有言曰：「鉛汞鍊而丹成，情景交而詞成。」《指迷》妙訣，當於玉田、夢窗間求之。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略】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

《介存齋論詞雜著》 良卿曰：「尹惟曉『前有清眞，後有夢窗』之說，可謂知言。」夢窗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閑散，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略】皋文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徑所限耳。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餖飣，以此被議。若其虛實幷到之作，雖清眞不過也。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周邦彥《浪淘沙慢》 空際出力，夢窗最得其訣。

又評周密《大聖樂》 草窗最近夢窗，但夢窗思沈力厚，草窗則貌合耳。

戈載《吳君特詞選跋》 夢窗從吳履齋諸公游，晚年好塡詞，以綿麗爲尚。運意深遠，用筆幽邃，練字練句，迥不猶人。貌觀之，雕繢滿眼，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細心吟繹，覺味美迂回，引人入勝。既不病其晦澀，亦不見其堆垛，此與清眞、梅溪、白石幷爲詞學之正宗一派眞傳，特稍變其面目耳。猶之玉溪生之詩，藻彩組織，而神韻流轉，旨趣永長，未可妄譏其獺祭也。自來塡

詞家得其門者，或寡矣。

又《周公謹詞選跋》　草窗與此二公暨夢窗、王碧山、陳西麓、施梅川、李篔房輩，相與講明而切究之，宜其律之無不諧矣。學問之道，相得益彰，友顧可不重乎。惟用韻則遜于夢窗，是其疏忽之處。

《蓮子居詞話》卷二　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如【略】《玉簪》云：「琢就瑤笄光映，鬢雲斜矗。」絕似夢窗。

《詞逕》　夢窗足醫滑易之病，不善學之，便流于晦。余謂詞中之有夢窗，如詩中之有長吉。篇篇長吉，閱者易厭。篇篇夢窗，亦難悅目。

又　高澹婉約，艷麗蒼莽，各分門戶。【略】欲艷麗學飛卿、夢窗。

俞樾《玉可庵詞存序》　嘗謂吳夢窗之七寶樓臺，照人眼目；蘇學士之天風海雨，逼人而來。雖各極其妙，而詞之正宗則貴清空，不貴餖飣；貴微婉，不貴豪放。

劉毓崧《代杜文瀾》《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南宋端平、淳祐之間，工于倚聲者，以吳夢窗爲最著。夢窗名文英，字君特。據《蘋洲漁笛譜》末附錄夢窗所題《踏莎行》，自稱覺翁，蓋晚年之號。家于四明，高尚不仕，久客杭都及浙西、淮南諸郡，與吳履齋諸公游。尹惟曉、沈義甫、張叔夏皆稱之。與周草窗爲忘年之交。《草窗詞》有《玲瓏四犯》一闋，題爲「戲調夢窗」。《拜星月慢》一闋，題爲「春暮寄夢窗」。《朝中措》一闋，題爲「擬夢窗」。而《玉漏遲》一闋，即《題夢窗霜花腴詞集》，傾倒尤至。夢窗詞以綿麗爲尚，筆意幽邃，與周美成、姜堯章幷爲詞學之正宗。

阮元《日湖漁唱一卷提要》　其詩詞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

《聽秋聲館詞話》卷六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又卷九　昔蔡君笛椽與余論南宋之亡，謂不亡於強敵，而亡於稗政。於時公田會子鹽酒酤榷，紛紛整飭，爲富強計。不知財聚於上，民困於下，元氣已剝削殆盡，有元乃得而乘之。【略】而一二見幾之士，如蔣竹山、吳夢窗輩，又復沉淪草澤，無所於告，遂一一寓之於詞。其杳渺恍惚處，具有微意存焉。

《左庵詞話》卷上　詞家昉於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爲解音律，其詞猶未盡工。姜白石、吳夢窗諸人，尚爲未解音律，而頗多佳作。以是知詞固非樂工所能。

又卷下　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吳夢窗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又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又云：「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又云：「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又云：「綠陰青子去溪橋，羞見東鄰嬌小。」又云：「不約舟移楊柳岸，有緣人映桃花面。」又云：「漸老芙蓉，猶自帶霜重看。」

又　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夢窗「霜杵敲寒，風燈搖夢」。

《藝概》卷四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

又　詞品喻諸詩，【略】夢窗，義山也。

又　詩有西江、西崑兩派，惟詞亦然。戴石屏《望江南》云：「誰解學西崑。」是學西江派人語，吳夢窗一流，當不喜聞。

《詞學集成》卷五　張玉田云：詞要清空【略】（詒）案：以夢窗之才，尚不免質實之弊，後之尚詞藻者，可知矣。揚秦而抑柳，以辛劉爲別派，自是確論。

又卷六　賀黃公曰：「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粗莽。以險麗爲貴矣，又須泯其鏤刻痕乃佳。」（詒）案：酸腐者，道學語也。怪誕者，荒唐語也。至粗莽，則蘇、辛之流弊，犯之甚易。若險麗而無鏤刻痕，則仍夢窗一派，而未臻姜、張之絕詣也。

又引包世臣《月底修簫譜序》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聲，故詞名倚聲。聲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窗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眞、白石則能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眞、屯田、夢窗皆去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幺眇鏗磬，惻惻動人，無色而艷，無味而甘故也。

又卷七　吳縣曹稼山琇《玉壺買春詞序》，頗得詞之三昧，文亦峭潔，因截錄之：【略】海以大之有蘇，淵以沈之有張，濤以雄之有稼軒，平以遠之有竹屋，瀲紋蜃氣以綺之有夢窗，纏綿菀結以赴之有石帚。

《**賭棋山莊詞話**》卷八　設色，詞家所不廢也。今試取溫尉與夢窗較之，便知仙凡之別矣。蓋所爭在風骨，在神韻。溫尉生香活色，夢窗所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又其甚者，則浮艷耳。阮亭揣摩《花間》，沾沾於鬢茸一二字義，是猶見其表而遺其裏歟？須知「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末必便低便俗於「寶函鈿雀，畫屏鸂鶒」，亦視驅遣者造詣何如耳。

又卷一一　武曾曰：「南宋詞人，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近王小山亦謂「夢窗之奇麗而不免於晦，草窗之淡逸而或近於平。」（王穎山《別花人語序》）此言乃學南宋者之金針也。惟疏故平，惟密故晦，至今日則一味求妥而不講警策，又能疏而不能密，能平而不能晦，匪獨無奇麗，亦不足言淡逸矣。

《**蕙庵論詞**》　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綿密，脈絡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尹惟曉比之清眞，沈伯時亦謂深得清眞之妙，而又病其晦。張叔夏則譬諸七寶樓臺，眩人眼目。蓋《山中白雲》專主清空，與夢窗家數相反，故於諸作中，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實則「何處合成愁」一闋，尚非君特本色。《提要》云：「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予則謂商隱學老杜，亦如文英之學清眞也。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于酒樓歌館，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纘東都盛事。于聲律爲當行，于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響也。自道光末戈順卿輩推戴夢窗，周止庵心厭浙派，亦揚夢窗以抑玉田。近代承之，幾若夢窗爲詞家韓、杜，而爲南唐、北宋學者，或又以欣厭之情，概加排斥。若以宋人之論折衷之，夢窗不得爲不工，或尚非雅詞勝諦乎。

王鵬運《**校本夢窗甲乙丙丁稿跋**》　詞最晚出，其托體也卑，又句有定字，字有定聲，不難按圖而索，但得孤證，即可據依，此其易也。然其爲文也，精微要眇，往往片辭懸解，相餉在語言文字之外，有非尋行數墨所能得其端倪者，此其難也。況夢窗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沉博絕麗之才，幾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復一誤于毛之失校，再誤于杜之妄改，廬山眞面，遂沉埋雲霧中，令人不可復識。

《**詞壇叢話**》　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略】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沉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沉鬱者。

又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略】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

又卷二　姜堯章詞，【略】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

又　梅溪全祖清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又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略】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略】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

又　夢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論夢窗者，多失之誣。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眞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沉晦。夢窗長處，正在超逸之中見沉鬱之意，所以異於劉、蔣輩，烏得轉以此爲夢窗病？至張叔夏云：「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論亦余所未解。竊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以詩而論，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卻合此境。詞惟東坡《水調歌頭》近之。若夢窗詞，合觀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摘數語，亦自入妙，何嘗不成片段耶？總之，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沉鬱，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又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亘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兩篇，豈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董毅爲皋文外甥）？謬矣。

又　夢窗精於造句，超逸處則仙骨珊珊，洗脫凡艷。幽索處，則孤懷耿耿，別締古歡。如《高陽臺》（落梅）云：「宮粉雕痕，仙雲墮影，無人野水荒灣。古石埋香，金沙鎖骨連環。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半飄零，庭上黃昏，月冷闌干。」又云：「細雨歸鴻，孤山無限春寒。」《瑞鶴仙》云：「怨柳淒

花，似曾相識。西風破屐。林下路，水邊石。」《祝英臺近》（除夜立春）云：「剪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又（春日客龜溪遊廢園）云：「綠暗長亭，歸夢趁風絮。」《水龍吟》（惠泉山）云：「艷陽不到青山。淡煙冷翠成秋苑。」《滿江紅》（澱山湖）云：「對兩蛾猶鎖，怨絲煙中。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點絳脣》（試燈夜初晴）云：「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又云：「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溼風簾絮。」《鶯啼序》云：「暝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八聲甘州》（游靈巖）云：「箭徑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又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與雲平。」俱能超妙入神。

又　夢窗賦女髑髏（調《思佳客》）云：「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不點衣。」又題華山女道士扇（調《蝶戀花》）云：「北斗秋橫雲髻影，鶯羽衣輕，腰減青絲剩（俗字俗句）。一曲遊山聞玉磬，月華深處人初定。十二闌干和笑凭，風露生寒，人在蓮花頂。睡重不知殘酒醒，層城幾度啼鴉暝。」又題藕花洲尼扇（調《醉落魄》）云：「春溫紅玉，纖衣學剪嬌鴉綠。夜香燒短銀屏燭，偷擲金錢，重把寸心卜。（此三句亦平常淺熟意，雖非惡劣，究屬疲庸，不謂夢窗蹈之。）翠深不礙鴛鴦宿，採菱誰記當時曲。青山南畔紅雲北，一葉波心，明滅淡裝束。」此類命題，皆不大雅。金應珪抉詞中三蔽，似此亦在俚詞之列，故爲皋文所不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兩窮其妙。余錄入《閑情集》中，不忍沒古人之美也。

又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沉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清超處。超逸不及夢窗，而婉雅猶過之。

又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又卷三　昔人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就形骸而論，竹垞似能兼之矣。然余則云：夢窗疏處，高過玉田，而密處不及，與古人之言正相反，書之以俟識者。

又卷八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吳夢窗爲一體。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略】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

《歲寒居詞話》　吳文英甲、乙、丙、丁四稿詞。字君特，號夢窗。君特與白石、稼軒倡和，具載集中。而又有壽賈半閒諸作，殆亦晚節頹唐，如朱希真、陸游之比。而其詞在南宋，卓然大家，但用事偶有近晦不易知處。張炎《樂府指迷》稱其天資不及清眞，而研鍊之功過之。

《詞徵》卷二　沈存中《筆談》有論諸宮住字之說，與吳君特言製詞最重煞尾字，其論頗同。惟吳之所論，未暢其旨。

又卷五　吳夢窗詞，絢中有素，故於南宋自成一派。然懿費錦繢者，蔑視其本，則眞如玉田生所云矣。

又卷六　南宋人詞詠桂者，毛吾竹、謝勉仲、吳夢窗諸家最著。皇慶中，顧仲瑛集同人金粟影亭賦桂，同作者袁華、于立、陸仁、張遜，均足抗手。朱梧巢《續鴛鴦湖櫂歌》云：「玉笙錦瑟銷沉後，雅集空懷顧阿瑛。」風致可想。

《袁碧齋詞話》　詞如詩，可模擬得也。【略】白石得淵明之性情，夢窗有康樂之標軌，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白石擬稼軒之豪快，而結體于虛。夢窗變美成之面貌，而鍊響於實。南渡以來，雙峰並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顧詞人領袖必不相輕。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考。

張祥齡《詞論》　周清眞，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谿也。張玉田，白香山也。詩至唐末，風氣盡矣，詞家起而爭之，如文至齊、梁，風氣盡矣，古文家起而爭之。爭之者何也，非謂文至六朝，詩至五代，無文與詩也，豪傑於茲，踵而爲之，不過仍六朝、五代，故變其體格，獨絕千古，此文人狡獪也。詞至白石，疏宕極矣。夢窗輩起，以密麗爭之。至夢窗而密麗又盡矣，白雲以疏宕爭之。三王之道若循環，皆圖自樹之方，非有優劣。況人之才質限於天，能疏宕者不能密麗，能密麗者不能疏宕。片玉善言羈旅，

白雲善言隱逸，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天也。

又　辛、劉之雄放，意在變風氣，亦其才祇如此。東坡不耐此苦，隨意爲之，其所自立者多，故不拘拘於詞中求生活。若夢窗舍詞外，莫可豎立，故殫心血爲之，是丹非朱，眼光未大。

朱孝臧《夢窗詞跋》　君特以雋上之才，學博麗之典，審音拈韻，習諳古諧。故其爲詞也，沉邃縝密，脈絡井井，縋幽抉潛，開徑自行，學者匪造次所能陳其義趣。

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　君之于詞，于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

又　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略】及夢窗、玉田出，并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

張爾田《夢窗詞跋》　《夢窗詞》殿天水一朝，分鑣清眞，碎璧零璣，觸之皆寶，雖埋藩溷，其精神行天壤，固自不敝。

《人間詞話》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又　白石寫景之作，【略】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眞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又　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

又　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又　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二語乎。

又　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零亂碧」。

《人間詞話刪稿》　彊村學夢窗，而情味較夢窗反勝，蓋有臨川、廬陵之高華，而濟以白石之疏越者。

又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

鄭大鶴《夢窗詞跋》　詞意固宜清空，而舉典尤忌冷僻。夢窗詞高雋處固足矯一時放浪通脫之弊，而晦澀終不免焉。至其隸事，雖亦淵雅可觀，然鍛鍊之工，驟難索解，淺人或以意改竄，轉不能通，此近世刻本訛變之甚於諸家，當時流傳所爲不廣也。

《蕙風詞話》卷一　詞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際，此中消息，正復難言。但看夢窗何嘗琢，稼軒何嘗率，可以悟矣。

又　宋人名作，於字之應用入聲者，間用上聲，用去聲者絕少。檢《夢窗詞》知之。

又　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

又卷二　近人學夢窗，輒從密處入手。夢窗密處，能令無數麗字，一一生動飛舞，如萬花爲春，非若琱璚靡繡，豪無生氣也。如何能運動無數麗字，恃聰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夢窗密處易學，厚處難學。

又　「心事稱吳妝暈紅」，七字兼情意、妝束、容色。夢窗密處如此等句，或者後人尚能勉強學到。

又　重者，沉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於夢窗詞庶幾見之。即其芬菲鏗麗之作，中間雋句豔字，莫不有沉摯之思，灝瀚之氣，挾之以流轉。令人翫索而不能盡，則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欲學夢窗之緻密，先學夢窗之沉著。即緻密，即沉著，非出乎緻密之外，超乎緻密之上，別有沉著之一境也。夢窗與蘇、辛二公，實殊流而同源。其見爲不同，則夢窗緻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處，雖擬議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穎慧之士，束髮操觚，勿輕言學夢窗也。

又　草窗【略】《朝中措》茉莉擬夢窗云：「尚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庶幾得夢窗之神似。

又卷三　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眞、夢窗是。

蔣兆蘭《詞說》　繼清眞而起者，厥惟夢窗。英思壯采，綿麗沉警，適與玉田生清空之說相反。玉田生稱其「何處合成愁」篇爲疏快不質實。其實夢窗佳處，正在麗密，疏快非其本色也。至所舉「過澀」之句，爲後世學夢窗者點醒不少。草窗詞品，雖與夢窗相近，然鍊不傷氣，自饒名貴。

《**卧廬詞話**》　玉田於夢窗頗致不滿，不但「七寶樓臺」之喻而已。夢窗「何處合成愁」一闋，在夢窗爲別調，而玉田亟稱之，他詞不如是也。以此取夢窗，則其所不取者可知矣。平心論之，夢窗雕琢太過，致多晦澀，實是一病，固不必曲爲之諱也。

又　白石道人《詩說》有云「雕琢傷氣」。予謂非第說詩而已，惟詞亦然。夢窗諸公，恐正不免此。

《**小三吾亭詞話**》**卷一**　《秋夢庵詞》，刻意夢窗，而得玉田之神。

又卷二　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中歲始填詞，而風度矜莊，格調高簡。王幼遐云：「世人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之面，六百年來眞得髓者，古微一人而已。」

《**海綃說詞**》　以澀求夢窗，不如以留求夢窗。見爲澀者，以用事下語處求之。見爲留者，以命意運筆中得之也。以澀求夢窗，即免於晦，亦不過極意研鍊麗密止矣，是學夢窗，適得草窗。以留求夢窗，則窮高極深，一步一境。沈伯時謂夢窗深得清眞之妙，蓋於此得之。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

《**柯亭詞論**》　夢窗深得清眞之妙，其慢詞開闔變化，實間接自柳出。惟面貌全變，另具神理，不惟不似屯田，並不似清眞。看詞者若僅于字句表面求之，更不易得其端倪矣。

又　清眞令曲，閒婉似叔原，而沉着亦近之。慢詞疏宕類耆卿，而精湛則過之。于以見其作法非同一機杼矣。夢窗亦然，慢詞極凝鍊，令曲卻極流利。故玉田于其慢詞，譏爲凝澀晦昧，謂如「七寶樓臺，碎拆下來不成片段」。而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以爲不質實。集中尚有。又以其令曲妙處與賀方回並稱。令曲慢詞，截然兩途，觀此益信。

又　夢窗慢詞，高華麗密處最難學。

吳梅《樂府指迷箋釋序》　余按此書首條即言「壬寅秋，始識靜翁于澤濱。癸卯，識夢窗。」是沈氏詞學，固得諸翁、吳昆季。又云：「凡作詞當以清眞爲主。」又云：「夢窗深得清眞之妙。」是明以君特接武清眞。近半塘、彊村輩，揭櫫正鵠，歷夢窗以達清眞，實胎原于沈氏。嵩雲獨持巨眼，謂宋末詞風，夢窗家法，均于是編窺見一斑，此則大獲我心。　迨暑里閈，粗舉吳詞以證沈說，爲君張目可乎？沈云「要求字面，當看溫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吳詞四稿皆然，無煩覼縷。即如《瑣窗寒》「送客咸陽」、《塞垣春》「漏瑟侵瓊管」，昔人疑莫能明者，今知用「衰蘭送客咸陽道」、「丁東細漏侵瓊瑟」詩語，亦昌谷、飛卿句也，此吳詞之同于沈說者一也。沈云：「煉句下字，最是緊要，如說桃不可直說桃，咏柳不可直說柳。」又云：「『銀鈎空滿』即是書，『玉筋雙垂』便是泪。」今按吳詞，如《瑞鶴仙》「藕心瑩繭」、「緩躡素雲」，即知爲絲鞋。又「內家標致」、「玉井秋風」，即知爲道女，且貼華山。惟《一寸金》「黠髯撚舞」，用右軍鼠須筆事，《解語花》「瓊樹三枝」，用蘭昌女鬼事，微傷晦澀，顧不直說則合也。此吳詞之同于沈說者一也。沈云：「詞中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最好。」而以清眞「庾信愁多，江淹恨極」、「東陵晦迹，彭澤歸來」、「蘭成憔悴，衛玠清羸」等語爲非。今吳詞所用人名，通常習見者，不過逋仙、何郎、小蠻、樊素、壽陽、樊姬、桃根、桃葉之類。其直書姓名者，僅《甲稿・西平樂》「羊曇醉後花飛」，《婆羅門引》「曾說董雙成」，《丙稿・疏影》「何遜揚州舊事」，《浪淘沙》「菊花清瘦杜秋娘」數語而已。他如《水龍吟》之「兒騎空追，腕瞳回盼」，《大酺》之「陶籬菊暗，逋家梅荒」，《江南春》之「羽扇綸巾，氣凌諸葛」，《永遇樂》之「裴郎歸後，崔娘沉恨」，《聲聲慢》之「傳杯吊甫，把菊招潛」，《沁園春》之「老蘇而後坡仙」，又送翁賓暘之「賈傅才高，岳家軍壯」。凡用古賢名，無不加以剪裁。此吳詞之同于沈說者又一也。沈云：「壽詞最難作，切宜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春百歲』之類。」今吳詞四稿，如壽尹梅津、壽榮王夫人、爲郭清華內子壽、壽嗣榮王、壽毛荷塘、壽秋壑、壽方泉、壽方蕙岩寺簿、爲故人壽母、壽筠塘內子、壽王虔州、壽雲麓先生諸作，皆刊落蕪蔓，獨標清藻，與沈氏所言「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頌禱之意」者，更若合符節。此吳詞之同于沈說者又一也。不特此也，沈云：「空頭字不若徑用一靜字。」而吳詞泰半用勁接，領字不多。沈云：「爲情賦曲者，尤宜宛轉回互。」而吳詞潛氣內轉，上下映帶，有天梯石棧之巧。得《海綃說詞》後，而其旨益顯。然則沈氏諸說，殆即本諸翁吳昆季，習聞緒論，遂筆諸簡策，成此二十八則歟？且時齋之名，夢窗詞凡三見：一、《甲稿・江南好》序云：「時齋示江南好詞」。二、《永遇樂》探梅次時齋韻。三、《丙稿・聲聲慢》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而此書首條，亦有「暇日相與唱酬」一語，是二賢交誼，實沆瀣一氣，雖謂此書爲闡明吳詞家法，亦無不可也。近世學夢窗者，幾半天下，往往未擷精

華，先蹈晦澀；苟寢饋于斯，變化神明，大成可待。吾故見嵩雲箋釋，爲之喜而不寐也。《詞源疏證》，爲已學者正歧訛。此書箋釋，爲初學者端趨向。二書卓立，炳耀天壤，吾敢決其必傳焉。丁丑六月，吳梅叙。

錢萼孫《吳夢窗詞箋釋序》 香山楊文鐵夫箋釋夢窗詞，數易其稿，寫定，繡之梓。吾友永嘉夏龐禪既序而發其蘊矣，鐵夫復授予命一言。余于詞無所得，不能重違鐵夫意，謹書其端曰：甚矣，箋注之難也！箋詩難，箋詞尤難。箋夢窗之詞尤難。詞之有夢窗，猶詩之有玉溪乎？【略】噫！不有鐵夫，孰爲夢窗千載之子雲？鐵夫親炙彊村之門，其所自造，絪緼鑿奧，骨重神寒，具體彊村，不懈而及夢窗，蓋玩索其中二十年矣。曩歲客浙東，夢窗故鄉也，窮搜極訪其舊聞不少倦。訪而不得，亦庶幾無遺憾矣。比年講學梁溪，疏抉益勤，一燈煮慮，冥寫晨書，每獲一解，輒以相示。隻義未安，不憚十易，必提筆四顧，躊躇滿志而後已。與予同據一樓，連床夜話，嘗言往者與丹徒葉葮漁論夢窗詞，鑿枘不相入。前人用心之深，葮漁故未之窺，即鐵夫所詣之精可知矣。自玉田翁致「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段」之譏，耳食之徒，據爲口實。得鐵夫之箋，識夢窗之眞不難已。至其徵典之美備，斷制之簡括，較諸馮注玉溪筆舌冗漫者，不可同日語。然是箋之所長不在此。余雖不知詞，倘能知鐵夫之甘苦者，又何可以不序？抑夢窗生丁末造，白雁南來，鼓鼙之思，禾黍之悲，一以倚聲發之。乃鐵夫所遇，不幸與之同，當把卷旁皇之際，雲愁海思，蕩魂撼魄，誦《高陽臺》「幾樹殘烟，西北高樓」之語，銅仙鉛淚，相對泛瀾而不能已也。乙亥十一月，虞山錢萼孫謹序。

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 憶十年前執教鞭于香島中，始學爲詞，偶有所作，有取以充《南社文集》篇幅者，黠者戲之曰：「詞也詞也，鐵夫亦遂自以爲詞矣。」及走上海，得執贄歸安朱漚尹師。呈所作，無褒語，止以多讀夢窗詞爲勖。始未注意也，及後每一謁見，必言及夢窗，歸而讀之，如入迷樓，如航斷港，茫無所得。質諸師，師曰：「再讀之。」又一年，似稍有悟矣，又質諸師，師曰：「似矣，猶未是也，再讀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進矣，師于是微指其中順逆提頓轉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趨之所宜從。又一年，加以得海綃翁所評清眞、夢窗詞諸稿讀之，愈覺有得，于是所謂順逆提頓轉折諸法，觸處逢源，知夢窗諸詞，無不脈絡貫通，前後照應，法密而意串，語卓而律精，而玉田「七寶樓臺」之說，眞矮人觀劇矣。今于全稿中選得一百六十七闋，于運典之稍僻者箋之，用意稍暗者釋之，聊以自記所得云爾，非敢以示人者。然夢窗難讀，衆口雷同，此亦未嘗非初讀夢窗者之一途徑也。

又《清眞詞選箋釋序》 余箋釋《夢窗詞選》竟，因思夢窗之學，源本清眞。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眞，後有夢窗。」周止庵教人由夢窗以幾清眞，是則學夢窗者，又不可不以清眞爲歸宿也。夢窗詞極得清眞神似，但清眞用典渾成，不如夢窗之破碎；清眞用意明顯，不如夢窗之晦澀；清眞用筆鉤勒清楚，不如夢窗縱橫穿插，在若斷若續或隱或見之間。至於起伏頓挫，開合照應，格局神氣，無不酷肖而吻合。所以分者，一則峭健，一則雍容。譬之於文，夢窗其柳州，清眞其六一乎？

張壽鏞《新刻夢窗詞稿序》 清眞居士以詞學鳴于時，洎知明州，因家奉化。所謂《清眞詞》者，明之士皆善習焉。南渡而後，張于湖其尤著者也。晚宋則夢窗、處靜、西麓爲大宗，而夢窗更得清眞之妙。【略】夢窗行事本末，鄉志不詳，儀徵劉毓崧序其詞，歷述生平，以辛亥之作爲非絕筆。且云「曳裙王門而老于韋布，足見襟懷恬澹，不肯藉藩邸以攀援，其品概之高，固已超乎流俗」。更以「夢窗受知吳履齋，義不肯負，顯絕似道于當國之日」，「其《西湖小築》諸詞，皆似道未握權以前作也」，尤爲確論。蓋自其迹觀之，榮邸瑤圃，尚書山園，郡王畫蘭，湖船綵御，張氏總宜堂諸作，若獻媚貴人者，且不僅秋壑湖上舊居也。然獨不解筆工劉衍，絲鞋莊生，與夫吳市舞女，柳渾侍兒，藉花洲之尼，華山蘭室之道女，得無謂與賤者伍乎？況乎如燕孤身，看春漸老，眼態凝處，寒雨燈窗，隔牆聞簫佇立，兒輩尚留瓜涇，自古才子佳人，揮毫記燭者，亦可悲已。而猶以此病夢窗乎？且夢窗嘗與吳履翁游矣。履翁時相也，夢窗若非雅人，亦何求而不得，乃卒以困躓死，則其志蓋可知矣。

夏敬觀《蘋洲漁笛譜跋》 調利則無澀味，鮮新則非古彩，所以下夢窗一等。總之愛好太過，亦是一病。白石恰到好處，效之者輒過。平情而論，調利最易，斂勒最難。白石手辣，故不病於調利，草窗、玉田所不能也，碧山差勝一籌。哄庵。

分論

《八聲甘州》《渺空烟四遠》 《詞源》卷下：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

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去，於好發揮筆力處，極要用功，不可輕易放過，讀之使人擊節可也。【略】如吳夢窗登靈巖云：「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略】平易中有句法。《詞旨・警句》：連呼酒，上琴台去，秋與雲平。《詞則・大雅集》卷三：「箭徑」六字承「殘霸」句，「膩水」五字承「名姓」句。此詞氣骨甚遒。《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奇情壯采。《海綃說詞》：換頭三句，不過言山容水態，如吳王、范蠡之醉醒耳。「蒼波」承「五湖」，「山青」承「宮裏」，獨醒無語，沉醉奈何，是此詞最沉痛處。今更爲推演之，蓋惜夫差之受欺越王也。長頸之毒，蠡知之而王不知，則王醉而蠡醒矣。女眞之猾，甚於勾踐。北狩之辱，奇於甬東。五國城之崩，酷於卑猶位。遺民之憑弔，異於鴟夷之逍遙。而遊艮嶽幸樊樓者，乃荒於吳宮之沉湎。北宋已矣，南渡宴安，又將炭炭，五湖倦客，今復何人。一倩字有衆人皆醉意，不知當時庾幕諸公，何以對此？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八聲甘州》登靈岩有「水涵空，闌干高處」句，前止以憑高所見釋之。後讀吳履齋詞集，有《滿江紅》姑蘇靈岩寺涵空閣詞，起韻云：「客子愁來閑，信馬到，涵空閣」。始知「涵空」是閣名，始是，「闌干高處」四字方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詞近三百首，《絕妙好詞》選十六調，以此調冠首。弁陽翁題句以「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及「依舊故人懷抱」稱之，可見相知之深。此調起筆警拔，謂奇峰自天際飛來。第三句以幻字點醒之，其筆勢亦如長星墜空也。「名娃」二句有兒女英雄同歸冥漠之感。其地有箭徑、劍水，故用「射」字、「腥」字以映帶之，而歸到響屧，以秋聲寓懷古之意。其下詠吳宮往事，醒醉相形，寫以輕筆，即承以水碧山青，發蒼涼之慨。結尾四句如霜天曉角，愈轉愈高，宜「秋與雲平」二語，推爲警句也。

《聲聲慢》（檀欒金碧）　《詞源》卷下：《閏重九》云：「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略】平易中有句法。又：前八字恐亦太澀。《詞旨・警句》：簾半卷，帶黃花，人在小樓。《詞品》卷四：蓋九日宴侯家園作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加功飾得雋令。滋味潛流，極成甘藥。宴飲妙境，有筆所不能追者。筆之所至，亦時過之，常遞操其朦。《海綃說詞》：郭希道池亭，即清華池館，是覺翁常遊之地。孫無懷只以別筵暫駐，平時之多宴，固未與也。「知道」二字，爲無懷設想，眞是黯然銷魂。「膩粉」以下，純作癡戀語，爲惜別加倍出力。學者須聽絃外音。人在、凝眸、瞰妝，純用倒捲。共惜、知道、輸他，是詞中點睛。起八字殊有拙致。《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爲閏重九飲郭園而作。《夢窗乙稿・絳都春》自序云：「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略】感昔傷今，益不堪懷。」其詞有「尚追想凌波微步。小樓重上，憑誰爲唱，舊時金縷」句。又《花心動》調詠「郭清華新軒」有「應時鎖蛛絲，淺虛塵榻」、「半窗掩，日長困生翠睫」句。郭園當即郭清華池館，人與地俱不可考。此詞上闋叙殘秋風物，歸到送遠。轉頭處追憶池館歌筵之盛，翠水秋寒，朱闌人遠，賸有一泓澄碧，曾照明眸，極寫其悱惻之懷。歇拍二句爲時傳誦，「簾半捲」見境之幽悄，「帶黃花」言人之淡逸，不僅以黃花映帶重九。「小樓」句即《絳都春》之「小樓重上」，當是郭園實有此樓，今樓空人去，惆悵吳郎矣。

《唐多令》（何處合成愁）　《詞源》卷下：此詞疏快，卻不質實。《詞綜偶評・宋詞》：（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合，古沓切。第二句如詩中離合體，亦從少游「一鉤殘月帶三星」得來。（有明月怕登樓）唐詩：「好月那堪獨上樓。」《白雨齋詞話》卷二：《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詞徵》卷三：吳夢窗《唐多令》詞「縱芭蕉不雨也颼颼」。卓人月以「縱」字爲襯字，萬氏《詞律》（卷九）已駁正之。蓋謂曲有襯字，詞無襯字，二者不可相混也。《海綃說詞》：玉田不知夢窗，乃欲拈出此闋，牽彼就我。無識者羣聚而和之，遂使四明絕調沉沒幾六百年，可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二句以「心上秋」合成「愁」字，猶古樂府之「山上復有山」，合成征人之「出」字。金章宗之「二人土上坐」，皆藉字以傳情，妙語也。「垂柳」二句與《好事近》詞「藕絲纜船」同意。「明月」及「燕歸」二句，雖詩詞中恆徑，而句則頗耐吟諷。張叔夏以「疏快」兩字評之，殊當。

《法曲獻仙音》（落葉霞飄）　《詞旨・屬對》：落葉霞飄，敗窗風咽。

《法曲獻仙音》（風拍波驚）　《詞旨・屬對》：風拍波驚，露零秋冷。

《澡蘭香》（盤絲繫腕）　《詞旨・屬對》：盤絲繫腕，巧篆垂簪。《詞潔輯評》卷五：亦是午日應有情事，但筆端幽艷，如古錦爛然。《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略】吳夢窗「盤絲繫纓」，《桃夭》感候也。《海綃說詞》：此懷歸之賦也。起五句全叙往事，至第六句點出寫裙，是睡中事。「榴」字融入事入風景，「褪萼」見人事都非，卻以風景不殊作結。後片純是空中設景，主意在「念秦樓也擬人歸」一句。「歸」字緊與「招」字相應，言家人望己歸，如宋玉之招屈原也。既欲歸不得，故曰「難招」，曰「莫唱」，曰「但悵望」，

則「也擬」亦徒然耳。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間則首尾皆應，陣勢奇變極矣。金針度人，全在數虛字，屈原事，不過借古以陳今。「薰風」三句，是家中節物。秦樓倒影，秦樓用弄玉事，謂家所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喜藻飾字句，本意易晦。此詞與前首皆佳節有懷，而此則兼有人在，故上闋「榴裙」四句，下闋「秦樓」四句情辭尤爲宛轉。讀夢窗詞者，當在其縟麗而流利處求之。

《高陽臺》（宮粉彫痕）　《詞旨・警句》：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銅鼓書堂詞話》：宋人落梅詞，名句甚夥。如《高陽臺》一解賦落梅者，吳夢窗云：「宮粉雕痕【略】。」李簣房云：「竹裏遮寒【略】。」李秋崖云：「門掩香殘【略】。」三人寫落梅之情景魂魄各有不同。其雅正澹遠、柔婉深長之處，令人可思可詠。《詞綜偶評・宋詞》：可云蹙金結繡矣。（金沙鎖骨連環）用鎖骨菩薩事。（「南樓不恨吹橫笛」二句）翻案法。（壽陽宮裏愁鸞鏡）一句中用兩事。（問誰調玉髓，暗補香瘢）用鄧夫人事。宋伯序《落花》詩：「淚臉補痕煩嬾髓，舞臺收影費鸞腸。」換頭三句，語意本此。（夢縞衣解珮溪邊）一句中合用兩事。此詞亦微嫌用事太多耳。《白雨齋詞話》卷二：夢窗《高陽臺》《落梅》一篇，既幽怨，又清虛，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詞選》何以不錄？《詞則・大雅集》卷三：中有怨情，當與中仙咏物諸篇參看。《詞徵》卷一：南宋人詞詠桂者，毛吾竹、謝勉仲、吳夢窗諸家最著。《海綃說詞》：「南樓」七字，空際轉身，是覺翁神力獨運處。「細雨」二句，空中渲染，傳神阿堵。解此二處，讀吳詞方有入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字字捶鍊。以下「野水」三句言山野之「落梅」，「黃昏」二句言庭院之「落梅」。下闋言「壽陽」，言「孤山」，皆用梅花故事以渲染之。凡詠落花者，每借花以懷人，此則但賦「落梅」，雖詞意淒然，正如《曝書亭詞》所謂：「一半是空中傳恨」也。但「千里關山」句寓離索之思，「葉底青圓」句發蹉跎之悔，兼有「綠葉成陰子滿枝」之感。論者謂夢窗言情諸作，皆爲所眷彼姝而發，雖未必盡然，但此詞當有所指。

《西江月》（枝裊一痕雪在）　《詞旨・警句》：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綠陰青子滿溪橋，羞見東鄰嬌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借晚花爲喻，言著花已過芳時，縱勉及殘春，自惜香微而肌瘦，乃隱寓士不遇之感。老去馮唐，鬢絲看鏡，遇嬌小鄰姬，能無羞見耶？

《齊天樂》（芙蓉心上三更露）　《詞旨・警句》：月落杯空無影。

《倦尋芳》（墜瓶恨井）　《詞旨・警句》：不約舟移楊柳繫，有緣人映桃花見。漸老芙蓉，猶自帶霜看。《詞綜偶評・宋詞》：（「墜瓶恨井」五句）別後。古詩：「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不約舟移楊柳繫」五句）重遇。（「被西風」二句）又別。《詞逕》：蔗鄉云：無才固不可作詞，然逞才作詞，詞亦不佳。須斂才煉意，而以句調運之。詞中四字對句，最要凝鍊。【略】七字對貴流走。如夢窗《倦尋芳》云：「珠珞香消空念往，紗窗人老羞相見。」令人讀去，忘其爲對乃妙。楊鐵夫《吳夢窗詞選箋釋第一版自序》：抑又有言者，詩詞格局不同，稍知此道者類能言之。然亦可有在相印證處。偶讀《瀛奎律髓》「春日」類，收杜工部《立春》詩云：「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即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空處，呼兒覓紙一題詩。」方虛谷評之曰：「第一句自爲題目，曰『春日春盤細生菜』。第二句下『忽憶』二字，已頓挫矣。三四應盤應菜，加以白玉青絲之想，亦所謂『忽憶』者也。巫峽江，杜陵客，不見此物，又只如此大片繳去，自有無窮之味。」鐵夫按：第一句從題起，一語已說盡，似無轉身餘地。第二句想舊時在兩京立春時節，是逆入。第三、四句承二句，極力發揮，反挑下聯，此類詞之歇拍。第五句突出巫峽，空際轉身，類詞之換頭。第六句說出自己對此時節之感想，此聯是平出。第七句從現在再推進一層。第八句補述作詩理由，類詞之就題作結，布局顯與夢窗詞命意同，尤與咏上元之《倦尋芳》、咏吳門元夕風雨之《六醜》爲近。余因釋夢窗詞，才知此詩之妙處，不然，徒以句法論詩，此詩何能入選？虛谷之取此，殆亦取其局耶？錄之以爲知者道。壬申初秋，鐵夫序于紅香爐峰之麓。《海綃說詞》：起從題前盤旋，結從題後搖曳。中間敘遇舊，眞是俯仰陳迹。

《塞翁吟》（草色新宮綬）　《詞旨・警句》：黃簾綠幕蕭蕭夢，燈前幾換秋風。

《玉樓春》（茸茸狸帽遮梅額）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引楊愼曰：此則深於意態者也。《戲鷗居詞話》引《有正味齋琴言》：城東瓦子巷，本南宋時勾欄。吳君特《玉樓春》詞有云：「問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滯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蓋紀實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紀京師燈市舞女之情狀。南宋時，都城當歲暮，天街茶肆，已羅列燈球

求售。三橋等處，客邸最盛，明燈初上，即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紛然集於樓下。自此日盛一日，直至元宵以後。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詞中云「貍帽」、「胡衫」、「乘肩」、「趁拍」，皆當時舞女狀態，想見南都繁盛之一斑。後幅寫舞女之堪憐，當鼓笛娛賓時，已難支倦困，歸後夢猶趁拍，貧女之飄零身世，夢窗蓋深憫之也。

《解蹀躞》（醉雲又兼醒雨）　《詞旨・詞眼》：醉雲醒雨。《左庵詞話》卷下：作詞須用詞眼，如【略】夢窗之「醉雲醒月」。《海綃說詞》：此蓋其人去後，過其舊居而作也。從題前起，言前此未來，魂夢固已時到矣。且疑醉疑醒，如倦蜂之迷著矣。「梨花」乃用梨花雲事，亦夢也。三句一氣，非景語。「還做一段相思」，從下二句見。「還做」句，倒提。下二句，逆挽。「朱橋深巷」，「殘照西風」，夢境依稀，通體渾化，欲學清眞，當先識此種。

《好事近》（雁外雨絲絲）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騷雅。

《暗香》《緜花誰葺）　《詞律》卷一五萬樹評：「公館」至「換卻」，與後「塗粉」至「問訊」同。此調惟堯章創之，君特填之耳。觀其步趨原曲如此謹嚴，所謂斷髭踏醋，令人有擊鉢揮豪之懼。

《惜紅衣》（驚老秋絲）　《詞潔輯評》卷三：看他用鬢白、溪碧、烏衣、茸紅，雖小小設色字，亦必成章法，詞其可輕言乎？此詞誤本落一「寂」字，遂有疑其不合者。尋常讀姜詞，謂「客」字是韻，「寂」字是韻，今夢窗不爾。「維舟」九字，以語意論之，當是一氣。而姜詞用「故國」，吳詞用「繡箔」，「國」字、「箔」字又似是句中韻，無弗同者。去宋人已遠，欲一一皆通其說，自不能不失之鑿也。若「伴惹茸紅」句，夢窗措語之常，無難着解耳。《左庵詞話》卷下：吳夢窗《惜紅衣》云：「驚老秋絲【略】。」此等詞，撫今傷昔，以之寫情，哀艷易工。《詞徵》卷三：前人詞多喜用三十六字，【略】吳夢窗《惜紅衣》三十六磯重到」，【略】用算博士語皆有致。

《珍珠簾》（蜜沈爐暖餘烟裊）　《詞潔輯評》卷四：用筆拗折，不使一猶人字，雖極琱嵌，復有靈氣行乎其間。今之治詞者，高手知師法姜、史，夢窗一種，未見有取塗涉津者，亦斯道中之《廣陵散》也。首句從歌舞處寫，次句便寫入閒蕭鼓者。前半賦題已竟，後只歎惋發己意，恐忘卻本意，再用「歌紈」二字略一點映，更不重犯手。宋人詞布局染墨，多是如此。《海綃說詞》：此因聞簫鼓而思舊人也，亦爲其去姬而作。起七字千錘百鍊而出之。「蜜沉」伏「愁香」，「煙嫋」伏「雲渺」，「麟帶」，舊意，「舞簫」，今情，作兩邊鉤勒。「恨縷情絲」，提起。「銀屏別是一處」，非貴人家。垂柳腰小，亦指所思之人，與貴家按舞無涉。「綠水清明」是其最難忘處，當年邂逅，正此時也。乃彼則銀屏難到，此則客枕幽單，徘徊歎息，蓋爲此耳。「香蘭如笑」，按舞之樂，而已則歌沉人去，惟有落淚。一篇神理，注此二句，題目是借他人酒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聞隔牆簫鼓聲，疑是按舞而作。題本虛擬，無迹可尋。通首以「到」字、「繞」字二韻託思，最爲靈妙。而聞聲之遐想，猶飛燕之繞花，取喻尤巧。接以「細雨」二語，神味彌永。

《掃花遊》（水園沁碧）　《詞潔輯評》卷五評蔣捷《瑞鶴仙》：竹山此詞云：「勸清光，乍可幽窗相照，休照紅樓夜笛。」夢窗云：「問閶門，自古送春多少。」玉田云：「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妙語獨立，各不相假借。正不必舉全詞，即此數語，可長留公天地間。《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送春之句，稿中屢見。前六句寫殘春情景，工而不滯。「小」字韻詠新陰入細，「好」字韻有「綠陰幽草勝花時」之意。下闋意境開展，分三段寫送春。曉窗慵起，言佳人之春倦，垂柳繫舟，言春江之行客。而己則當此暮春，破帽簪花，孤蹤寥落，惟有倦蝶相隨，潦倒中有閑放之致。酹酒斜陽，乃結束全首，兼迴應「醉深窈」句也。

《塞垣春》（漏瑟侵瑉管）　《雨村詞話》卷二：吳夢窗《塞垣春》云：「換蜜炬花心短。」蜜炬，燭也，見《周禮》。今作密炬，非。《海綃說詞》：題是元旦。自起句至「花心短」，卻全寫除夕。至「夢回」「春遠」，乃點出「春」字。下闋寫春事如許，回憶曲屏，向所謂遠者，今乃歷歷在目矣。章法入神，勿徒賞其研鍊。「柳絲裙」，言柳絲如春人之裙也。「爭拜東風盈灞橋岸」，是柳絲，是春人，寫得絢爛。「髻落」二句，言元旦則簪花勝矣。而燕子遲來，故釵落成恨，用事入化。

《西子妝慢》（流水麴塵）　《雨村詞話》卷二：張叔夏《西子妝》題云：「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嫻雅，久欲效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陳文卿閒行江上，景況離離，因填此詞，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歌也。」詞云：「白浪搖天【略】。」吾邑羅江之名，不意又見于此，豈其別一地耶。然「落鵑聲萬里」，則西川有杜鵑可證，疑即吾邑也。《詞綜偶評・宋詞》：（鹽陽酷酒）「酷」疑當作「酤」。《樂府餘論》：吳夢窗《西子妝》云：「流水麴塵，艷陽酷酒。」按

酷酒，謂酒味烈也。白香山《詠家醞》云：「甕揭開時香酷烈。」此「酷」字所本。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當風吹柳花之時，先聞香味之酷烈，而後知店中有酒，故先言香，後言酒也。艷陽酷酒，正同此意。萬氏《詞律》，疑「酷」字之譌。然但言酤酒，便索然無味。《襄碧齋詞話》：夢窗自度腔《西子妝慢》云：「凌波斷橋西堍。」「堍」字習用，而今字書、韻書皆未收。

《祝英臺近》（韻紅情）　《詞綜偶評・宋詞》：（翦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立春。「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昔人《翦綵》詩也。（「殘日東風」二句）關合除夜。換頭數語，指春盤綵縷也。「歸夢」二句，從「春歸在客先」想出。

《詞則・大雅集》卷三：夢窗詞不必以綺麗見長，然其一二綺麗處，正不可及。《海綃說詞》：前闋極寫人家守歲之樂，全爲換頭三句追攝遠神。與「新腔一唱雙金斗」一首，同一機杼。彼之「何時」，此之「舊」字，皆一篇精神所注。

《風入松》（聽風聽雨過清明）　《詞綜偶評・宋詞》：（愁草瘞花銘）琢句險麗。（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此則漸近自然矣。結句亦從古詩「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化出。古詩又有「春苔封履迹」之句。《復堂詞話》：此是夢窗極經意詞，有五季遺響。《海綃說詞》：思去妾也。此意集中屢見。《渡江雲》題曰《西湖清明》，是邂逅之始，此則別後第一箇清明也。「樓前綠暗分攜路」，此時覺翁當仍寓西湖。風雨新晴，非一日間事，除了風雨，即是新晴。蓋云我只如此度日。「掃林亭」，猶望其還，賞則無聊消遣。見秋千而思纖手，因蜂撲而念香凝，純是癡望神理。「雙鴛不到」，猶望其到，「一夜苔生」，縱迹全無，則惟日日惆悵而已。當味其詞意醞釀處，不徒聲容之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絲柳」七字寫情而兼錄別，極深婉之思。起筆不遽言送別，而傷春惜花，以閒雅之筆引起愁思，是詞手高處。「黃蜂」二句於無情處見多情，幽想妙辭，與「霜飽花腴」、「秋與雲平」皆稿中有數名句。結處「幽階」六字，在神光離合之間，非特情致綿邈，且餘音嫋嫋也。

《金盞子》（黃月梧園）　《詞綜偶評・宋詞》：（「莓砌掃蛛塵」三句）吳城零落。（「殿秋尚有餘花」二句）寓窗未開。（「新鴈又無端」三句）新邑之役。（「籬角」六句）西館籬間。

《天香》（蟬葉黏霜）　《詞綜偶評・補遺》：後段俱從「蠟」字生發。《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唐人詠蠟梅詩無多，每以對蕚狀之，詞則絕無。此作起三句雕琢入細，「壽陽」、「宮黃」句尚意所易到，「玉奴」二句更取喻妍巧，且風致夷猶。下闋「歸馬」、「蜂衙」二句用「記得」二字，當是回憶從前，以蠟梅時無蜂也。「釵梁」二句即事懷人，且有凋年急景之感。

《水龍吟》（艷陽不到青山）　《詞綜偶評・補遺》：一起便如畫。（「樹密藏溪」三句）從山說到泉。（「二十年舊夢」四句）自慨。（煮銀瓶羊腸車轉）「銀瓶瀉湯誇第二」，東坡句。「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山谷句。（「鴻漸重來」三句）懷古。（「把閒愁換與樓前晚色」二句）去路。《詞則・大雅集》卷三：點染處不留滯於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發端二句筆妍而意邃。「吳娃」至「峭雲」句，質言之，不過山被雲遮耳。而先以吳娃、江妃爲喻，更寫以草樹風景，詠雲便有深厚之味。轉頭處詠烹茶。「龍吻」二句研鍊而生峭。「華表」二句寫重來之感。旋換開拓之筆，以閑淡作結，通首無一懈句。

《喜遷鶯》（凡塵流水）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羅蓋牙籤，一一書名字）牙籤書名，用之牡丹，便爲愜當。近乃施之于菊花，正恐東籬處士，不耐此標榜耳。

《解語花》（門橫皺碧）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瓊樹三枝，總似蘭昌見）蘭昌，宮名。「瓊樹」以下五句，全用薛昭遇雲容事。（載華附識：思岩兄云：雲容張氏，蘭翹劉氏，鳳臺蕭氏，「瓊艷三枝半夜春」，即薛詩也。）劉毓盤《輯校處靜詞跋》：君特有立春風雨中餞時可江上之役《解語花》詞曰：「泥雲萬里。應剪斷、紅情綠意。年少時，偏愛輕憐，和酒香宜睡。纏綿愷悌，似兄誡弟者然。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解語花》咏梅花詞，初版已標爲冶游，然中所用「雲容、蘭翹、簫鳳」等字，實不解何謂。後得《侍兒小名錄》，載蘭昌宮有三仙女，即此三姓名，不獨出典有徵，而冶游之誼益固。

《醉落魄》（春溫紅玉）　《本事詞》卷下：《女冠子》小令，唐人多咏本意。南渡後，女冠尤以風流自賞，而題贈者亦復不少。如吳夢窗丁稿中，《醉落魄》題藕花洲女道士扇云：「春溫紅玉【略】。」《蝶戀花》題華山道女扇云：「北斗秋橫雲髻影【略】。」《朝中措》題蘭室道女扇云：「楚皋相遇笑盈盈【略】。」諸闋皆艷詞也。《白雨齋詞話》卷六：美成《蝶戀花》云：「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黏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翦水雙眸雲半吐，醉倒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語帶仙氣，似贈女冠之作。否則故爲隱語，已爲夢窗「北斗秋橫」、「春溫紅玉」兩篇，開其

先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朝中措》（楚皋相遇笑盈盈）：五代詞人多有贈女冠之作。夢窗稿中贈道女詞凡四首。其《醉落魄・題藕花洲尼扇》有「偷攜金錢，重把寸心卜」句，《蝶戀花・題華山道女扇》有「鶯羽衣輕，腰減青絲賸」及「十二闌干和笑凭」等句，此調有「一寸春情」句，殆當時黃絳入道者，有託而逃禪，雖梵貝香燈，而未能寂滅，否則春情閑恨，安能上靜裏眉痕而形諸詞筆耶！詞中「露重」、「月明」二語殊雋，神光在離合之間，麗句而未乖貞則也。

《浣溪沙》（門隔花深夢舊遊）　《白雨齋詞話》卷一：《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吳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海綃說詞》：「夢」字點出所見，惟夕陽歸燕。「玉纖香動」，則可聞而不可見矣。是眞是幻，傳神阿堵，門隔花深故也。「春墮淚」爲懷人，「月含羞」因隔面，義兼比興。東風臨夜，回睇夕陽，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即一夢亦有變遷矣。「秋」字不是虛擬，有事實在，即起句之舊遊也。秋去春來，又換一番世界，一「冷」字可思。此篇全從張子澄「別夢依依到謝家」一詩化出，須看其游思縹緲，纏綿往復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句法將縱還收，似沾非着，以蘊釀之思，運妍秀之筆，可平睨方回，攬裾小晏矣。結句尤凄韻悠然。

《金縷歌》（壽木生雲氣）　《白雨齋詞話》卷二：夢窗《金縷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華表月明歸夜鶴，問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後疊云：「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感慨身世，激烈語偏說得溫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藥。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張眉怒目之態。又卷六：稼軒詞云：「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即其年《水調歌頭》之意，而意境卻別。然讀夢窗之「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悲鬱而和厚，又不必爲稼軒矣。《詞則・大雅集》卷三：起五字神來。《海綃說詞》：「此心與東君同意」，能將履齋忠款道出。是時邊事日亟，將無韓、岳，國脈微弱，又非昔時。履齋意主和守，而屢疏不省，卒致敗亡。則所謂「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也。言外寄慨，學者須理會此旨。前闋滄浪起，看梅結。後闋看梅起，滄浪結。章法一絲不走。

《倦尋芳》（暮帆挂雨）　《詞則・大雅集》卷三：神味宛然。自然流出，有行雲流水之樂。詞境到此，眞非易易。

《憶舊游》（送人猶未苦）　《詞則・大雅集》卷三：（「送人」二句）平常意一新便深。《復堂詞話》：正面已足。深湛之思，最是善學清眞處。《海綃說詞》：言是傷春，意是憶別，此恨有觸即發，全不注在滄翁也，故曰「送人猶未苦」。「片紅」「潤綠」，比興之義。跌起賦情，筆力奇重。病渴分香，意乃大明。不爲送人，亦不爲送春矣。「西湖斷橋」，昔之別地。下二句言風景不殊。「離巢」二句，謂其人已去。「故人」指滄翁。寫怨正與賦情對看，言我方在此賦情，故人則到彼，爲我寫怨矣。滄翁此行，當是由吳入杭。《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稿中贈友之詞，凡題中用「餞」字者皆送友，此用「別」字，及末句言「吳臺歸思」，知此作爲留別，非送行也。首三句傷春與傷別合寫，「片紅」三句賦送春，「賦情」二句言將別去，「病渴」三句居者與行者夾寫而兼送春。下闋因遠行而回憶西湖舊游，如離巢之孤燕，故人情重，爲題壁寫我深悲，他日吳臺回望，益動歸思矣。夢窗服膺片玉，此詞開合頓挫處，頗似片玉也。

《齊天樂》（烟波桃葉西陵路）　《宋七家詞選》卷四二窗詞客癸公批：此調六入聲字及去上，美成而後，惟夢窗最謹嚴，石帚、草窗即有出入。《復堂詞話》：雖亦是平起，而結響頗遒。《海綃說詞》：此與《鶯啼序》蓋同一年作。彼云十載，此云十年也。西陵，邂逅之地，提起。「斷魂潮尾」，跌落。中間送客一事，留作換頭點睛三句，相爲起伏，最是局勢精奇處。譚復堂乃謂爲平起，不知此中曲折也。「古柳重攀」，今日。「輕鷗聚別」，當時。平入逆出。「陳迹危亭獨倚」，歇步。「涼颸乍起」，轉身。「渺煙磧飛帆，暮山橫翠」，空際出力。「但有江花，共臨秋鏡照憔悴」，收合倚亭。送客者，送妾也。柳渾侍兒名琴客，故以客稱妾。《新雁過妝樓》之宜城當時放客，《風入松》之舊曾送客，《尾犯》之長亭曾送客，皆此客字。「眼波回盼」，是將去時之客。「素骨凝冰，柔葱蘸雪」，是未去時之客。「猶憶分瓜深意」，別後始覺不祥，極幽抑怨斷之致，豈其人於此時已有去志乎。「清尊未洗」，此愁酒不能消。「涼颸」句是領下，此句是煞上。「行雲」句著一「溼」字，藏行雨在內。言朝來相思，至暮無夢也。夢窗運典隱僻，如詩家之玉谿，「亂蛩疎雨」，所謂「漫霑殘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當舊地重過，每生惆悵。況十年往事，潮上心頭，古柳危亭，處處皆懷陳迹。以下若即詠懷人，便少迴旋之地。「涼颸」五句從空際着筆，寫臨江風景，所謂情景兩得也。下闋追憶別時，臨歧千萬語，只贏得青眸回盼。

偶憶分瓜往事，細細寫來，見餘情之猶戀。後幅夢魂不到，清醑慵斟，但聞夜雨蛩聲，灑一襟殘淚耳。哀而不傷，自成雅調。

《高陽臺》（修竹凝妝）《詞則・大雅集》卷三：奇思幽想。《詞徵》卷五：豐樂樓，在杭州府西湧金門外，初名眾樂亭，又名聳翠樓，政和中易名豐樂樓。《咸淳臨安志》云，樓據西湖之會，千峰環繞，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檻間。而遊橈畫船，棹謳隄唱，往往會合於樓下，爲游覽之最。故趙子眞、韓子耕、吳夢窗皆有題豐樂樓詞。吳夢窗詞，絢中有素，故於南宋自成一派。然懿費錦繢者，蔑視其本，則眞如玉田生所云矣。《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穠麗極矣，仍自清空。如此等詞，安能以「七寶樓臺」誚之？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高陽臺》豐樂樓詞有「飛紅若到西湖底，攪翠瀾，總是愁魚」句，《杭州府志》收此詞，作「愁予」。思《楚辭》有「目眇眇其愁予」語，較有據。又有友謂「魚」「吾」同音，「吾」「予」同義，「愁魚」即「愁予」。改正本援以爲釋。後讀姜白石詞，有「百萬愁鱗躍春水」語，則「愁魚」又非誤矣，凡此皆今版之所改正者。《海綃說詞》：「淺畫成圖」，半壁偏安也。「山色誰題」，無與託國者。「東風緊送」，則危急極矣。「凝妝」「駐馬」，依然歡會。酒醒人老，偏念舊寒，燈前雨外，不禁傷春矣。「愁魚」，殃及池魚之意。「淚滿平蕪」，則城邑丘墟，高樓何有焉。故曰「傷春不在高樓上」，是吳詞之極沉痛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在豐樂樓與客分韻而作。樓居城市，而攬湖山之勝，爲臨安都中裙屐歌舞最盛處。前五句寫登樓之景。「東風」數句言頻年歡宴，竟日沈酣，不意容易春光，相如漸老。轉頭處以勁筆一折，承上老去意，推進一層，言不僅傷春易逝，而夜雨剪燈，懷人更切，倘有畫舸人來，其奈此清癯之態何！「飛紅」二句寫愁極幽邃之思。昔人評韓昌黎「赤手拔鯨牙」句，謂詩心深入九淵，此句頗似之。樓爲登臨繁盛地，而詞筆淒清如是，夢窗其秋士多悲耶？

《瑞鶴仙》（淚荷拋碎璧）《詞則・大雅集》卷三：筆致幽冷。《海綃說詞》：此詞最驚心動魄，是「暮砧催、銀屏翦尺」一句。蓋因聞砧而思裁翦之人也。堂空塵暗，則人去已久，是其最無聊處，風雨不過佐人愁耳。上文寫風雨，層聯而下，字字淒咽，誰知卻只爲此。「行客」，點出客即燕，《三姝媚》之孤鴻言客，此之燕去亦言客，皆言在此而意在彼也。「似曾相識」，言其不歸來，語含吞吐，此曲斷腸，惟此聲矣。「林下」二句，西園陳迹。今則惟有「寒蛩殘夢，歸鴻心事」耳。一「念」字有無可告訴意。夜笛比暮砧又換一境，暮砧提起，夜笛益悲，人生如此，安得不老。結句情景雙融，神完氣足。

《滿江紅》（雲氣樓臺）《詞則・大雅集》卷三：平調《滿江紅》，而魄力不減，既精鍊，又清虛。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滿江紅・澱山湖》詞有「鮫宮」「神女」句，澱山足所未經，久疑有龍王、女神等廟，苦無其證，稿屢改，仍不愜意。後得《蘇州志》，載山下有龍洞，始據以解決「鮫宮」，而神女之疑如故也。後得《括異志》，載神女渡江事，所謂「乘晚風」者，可據以解決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鋪序游湖景色。下闋「兩蛾」二句謂洞庭東西二山。通首惟「怨綠」二字景中有情，句亦深秀。「疏鐘」二句極有疏雋之味，是詞句，非七律中句，且係宋人佳詠，非唐人風格。

《齊天樂》（三千年事殘鴉外）《詞則・大雅集》卷三：憑弔蒼茫，感慨無限。結至馬陵。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齊天樂》登禹陵詞「翠萍濕空梁，夜深飛去」句，有友謂梁上有萍，是爲無理，「萍」必「苔」誤。予援《漢宮春》「千年禹梁蘚碧」、《燭影搖紅》「莓鎖虹梁」二語，蘚、莓即萍，以本集證本詞，可稱鐵證，改正本據之。後得睹《四明圖經》，有禹廟梁嘗飛入鏡湖與蛟龍鬬一事，始知「萍」實不誤。

《點絳脣》（時雙清明）《詞則・大雅集》卷三：筆意逼近美成。《海綃說詞》：此亦思去姬而作。「西園」，故居。「清明」，邂逅之始。「春留」，正見人去。卻只言往事，只言舊寒。既云「不過」，則綠陰燕子，皆是想像之詞，當前惟有征衫之淚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舊感猶存而託諸舊寒猶貯，見詞心之靈妙。結句與清眞詞之《瑞龍吟》結句「一簾風絮」情味同而風韻亦同。

《水龍吟》（有人獨立空山）《詞徵》卷五：吳夢窗有《水龍吟》賦張斗墅家古松五粒詞，向不知「五粒」爲何，後閱段柯古《酉陽雜俎》及周公謹《癸辛雜志》，乃知五粒即五鬣。《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高麗所產松，亦每穗五鬣。粒、鬣聲近，故稱者異。李賀有《五粒古松歌》，岑參詩「五粒松花酒」，陸龜蒙詩「霜外空聞五粒風」，徐凝詩「五粒松深溪水清」，林寬詩「庭高五粒松」，皆可證也。

《大酺》（峭石帆收）《袁碧齋詞話》：清眞詞《大酺》云：「牆頭青玉旆。」「玉」字以入代平。下文云：「郵亭無人處。」皆四平一仄。夢窗此句第四

字，亦用入聲，守律之嚴如此。今人則胡亂用之矣。

《**探芳新**》（**九街頭**）《夏碧齋詞話》：詞中偶句有雙聲字，必用疊韻字對者，近人均未講求及此。《夢窗甲稿・探芳新》上闋收二句云：「歎年端連環轉爛漫，游人如繡。」「歎」至「漫」八字連疊，則創見也。

《**鶯啼序**》（**殘寒正欺病酒**）《夏碧齋詞話》：柳詞《夜半樂》云：「怒濤漸息，樵風乍起，更聞商旅相呼，片帆高舉。汎畫鷁、翩翩過南浦。」此種長調，不能不有此大開大闔之筆。後吳夢窗《鶯啼序》云：「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鐙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檝桃根渡。」三四段均有此法。《海綃說詞》：第一段傷春起，卻藏過傷別，留作第三段點睛。燕子畫船，含無限情事，清明吳宮，是其最難忘處。第二段「十載西湖」，提起。而以第三段「水鄉尚寄旅」作鉤勒。「記當時、短楫桃根渡」，「記」字逆出，將第二段情事，盡銷納此一句中。「臨分」「淚墨」，「十載西湖」，乃如此了矣。「臨分」於「別後」爲倒應，「別後」於「臨分」爲逆提，「漁燈分影」於「水鄉」爲複筆，作兩番鉤勒，筆力最渾厚。「危亭望極，草色天涯」遙接「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望」字遠情，「歎」字近況，全篇神理，只消此二字。「歡唾」是第二段之「歡會」，「離痕」是第三段之「臨分」。「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應起段「遊蕩隨風，化爲輕絮」作結。通體離合變幻，一片淒迷，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然得其門者寡矣。

《**夜飛鵲**》（**金規印遙漢**）《夏碧齋詞話》：半唐《五例》第二條有云：「若幽芬之作幽芳，繡被之作翠被，浪費楮墨，何關校讎。」今按《夜飛鵲》詞：「人影斷幽芬，深閉千門。」鈔本「芬」作「坊」，與芬芳字義有尺咫之別。此必一本有「幽芳」作「幽芬」，而「芳」又「坊」之訛讀，書顧可恃乎哉！使半唐得此，必躍然以喜矣。

《**瑞鶴仙**》（**晴絲牽緒亂**）《彊村老人評詞》：（待憑信，拚分鈿，試挑燈欲寫，還依不忍，牋幅偷和淚捲）力破餘地。《海綃說詞》：吳苑是其人所在，此時覺翁不在吳也，故曰「花飛人遠」。《鶯啼序》曰：「晴煙冉冉吳宮樹。」《玉蝴蝶》曰：「羨故人還買吳航。」《尾犯・贈浪翁重客吳門》曰：「長亭曾送客。」《新雁過妝樓》曰：「江寒夜楓怨落。」又是吳中事，是其人既去，由越入吳也。「旗亭」二句，當年邂逅，正是此時。「蘭情」二句，對面反擊，跌落下二句，思力沉透極矣。舊衫是其人所裁，「流紅千浪」，複上闋之「花飛」。「缺月孤樓，總難留燕」，複上闋之「人遠」，爲「淒斷」二字鉤勒。「歌塵凝扇」，對上「蘭情蕙盼」，人一處，物一處。「待憑信，拚分鈿」，縱開，「還依不忍」，仍轉故步。「箋幅偷和淚卷」，複「挑燈欲寫」，疑往而復，欲斷還連，是深得清眞之妙者。「應夢見」，尚不曾夢見也。含思淒婉，低徊無盡。

《**宴清都**》（**繡幄鴛鴦柱**）《彊村老人評詞》：（「障灩蠟滿照歡叢，蔆蓹冷落羞度」一段）擩染大筆何淋漓。《海綃說詞》：只運化一篇《長恨歌》，乃放出如許異采，見事多，識理透故也。得力尤在換頭一句。「人間萬感」，天上蔆蓹，橫風忽斷，夾敘夾議，將全篇精神振起。「華清」以下五句，對上「幽單」，有好色不與民同意，天寶之不爲靖康者幸耳，故曰「憑誰爲歌長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兪陛雲評：自「繡幄」至「燕股」數語賦連理，思密而藻麗。「錦屏」、「夢枕」二句尤搖漾生情。下闋別開一徑，寫宮怨而以美滿作結，爲連理海棠生色。夢窗晚年好填詞，以穠麗爲妍，此作用字鍊句，迥不猶人，可稱雅製。

《**渡江雲三犯**》（**羞紅鑪淺恨**）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渡江雲》西湖清明詞有「墜履幸縈」句，初選本用張良事，心知其非。欲解以《淳于髡傳》，但墜珥非墜履，故改正本闕其解。後得睹《北史・韋瓊傳》，有「不棄遺簪墜履」之語，固依然用《淳于髡傳》也。《海綃說詞》：此詞與《鶯啼序》第二段參看。「漸路入仙塢迷津」，即「遡紅漸招入仙溪」。「題門」「墮履」，與錦兒偷寄幽素，是一時事，蓋相遇之始矣。「明朝」以下，天地變色，於詞爲奇幻，於事爲不祥，宜其不終也。

《**浣溪沙**》（**新夢游仙駕紫鴻**）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至《浣溪沙》送履公，《江神子》送桂花吳憲。履翁、吳憲，是否一人？如爲一人，何以翁、憲兩異？詳稽《宋史》，始知前爲夢窗未入吳幕，止爲先後輩稱呼，後則既在幕中，不能不有主屬之別。

《**探芳信**》（**探春到**）楊鐵夫《吳夢窗詞箋釋自序》：《喜遷鶯》賀麓翁秘閣滿月，疑下片「禁苑傳香」語，全與題無涉。後詳稽語意，始悟雲麓未膺簽書樞密院領財計，先以秘閣爲升階，拜官之時，適值生子彌月，故詞兩慶之。

《**霜花腴**》（**翠微路窄**）《海綃說詞》：此汎石湖作，非身在翠微也。次句乃翻杜子美《宴藍田莊》詩意，言若翠微路窄，則誰爲整冠乎？翻騰而起，擲筆空際，使人驚絕。三、四、五，座中景，如此一落，非具絕大神力不能。起句如神龍天矯，奇采盤空。至此則雲收霧斂，曠然開朗矣。「病懷強寬」領起，「恨雁

聲偏落歌前」轉身，纔寬又恨，纔恨便記，以提爲煞，漢魏六朝文往往遇之，今復得之吳詞。換頭三句，遙接歌前，與年時相顧，正見哀樂無端。「芳節」二句，用反筆作脫，則「晴暉」句加倍有力。「多陰」映「暮煙疎雨」，「稀會」映「舊宿淒涼」，夾叙夾議，潛氣內轉。移船就月，再跌進一步，筆力酣暢極矣。收合有不盡之意。上文奇峰疊起，去路卻極坦夷，豈非神境？《霜花腴》名集，想見覺翁得意。於空際作奇重之筆，此詣讓覺翁獨步。《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自度曲也。起三句有英俊氣。「霜飽」句凡詠菊者無人道及。「燭消」句善寫秋懷，此八字爲篇中驪珠。「花腴」而「人瘦」，故以「秋光難做」承之。「野橋秋雨」乃追憶舊游。下闋賦舟中歌妓。「芳節」數語謂九日每多陰雨，喜值新晴，小舫聽歌，更饒逸興。篇終述及明朝，爲紀重陽前一日也。張玉田《題霜花腴卷後》謂「獨憐水樓賦筆」、「潤墨空題」，殊有「曲終人遠」之思。《夢窗四稿》首錄此二詞者，爲公謹、玉田所推重也。

《霜葉飛》（斷烟離緒關心事）《海綃說詞》：起七字，已將「縱玉勒」以下攝起在句前。「斜陽」六字，依稀風景。「半壺」至「風雨」十四字，情隨事遷。以下五句，上二句突出悲涼，下三句平放和婉。「彩扇」屬「蠻素」，「倦夢」屬「寒蟬」。徒聞寒蟬，不見蠻素，但髣髴其歌扇耳，今則更成倦夢，故曰不知。兩句神理，結成一片，所謂關心事者如此。換頭於無聊中尋出消遣，「斷闋慵賦」，則仍是消遣不得。「殘蛩」對上「寒蟬」，又換一境。蓋蠻素既去，則事事都嫌矣。收句與「聊對舊節」一樣意思，見在如此，未來可知。極感愴，卻極閒冷，想見覺翁胸次。《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離緒」句與下之「彩扇」、「蠻素」相應，因重九而懷人也。下闋自述，結處興復不淺。論其詞句之工，則「半壺秋水」及「蟾影東籬」不過言采菊耳，而辭句秀逸，且有韻致。「白髮」、「烏紗」二句不過用落帽事耳，而寄慨無盡。上闋「玉勒」二句更作動盪之筆，此篇洵經意之作。

《六幺令》（露蛩初響）《海綃說詞》：此事偏要實叙，不怕驚死談清空一流，卻全是世間癡兒女幻境。極力逼出換頭二句。「那知」二字劈空提出。「乞巧樓南北」倒鉤。以下分作兩層感歎。「誰見金釵擘」，則不獨「不見津頭艇子」，人天今古，一切皆空。惟有眼前景物，聊與周旋耳。前段運思奇幻，後段寄情閒散，點化處在數虛字。

《三姝媚》（吹笙池上道）《海綃說詞》：池上道，湖上故居。吹笙仙侶，「王孫重來」，客遊初歸，則別非一日矣。「旋生芳草」，倒鉤。「燕沉鶯悄」，杳無消息。「禁煙殘照」，時節關心，兩層聯下，爲往事二字追逼。「怨紅淒調」，再跌進一步作歇。態濃意遠，顧望懷愁。「方亭」即西園之林亭，「雙鴛」即惆悵不到之雙鴛。彼猶有望，此但記憶，「記」字倒鉤。「頓隔年華」，起步，「似夢回花上，露晞平曉」，復留步，眞有迴眸一笑之態。客即孤鴻，可與放客送客之客字參看，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字「還」字最幻，蓋其人之去，已兩清明矣。所謂「頓隔年華」，「青梅已老」，比怨紅更悲，卻是眼前景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叙明重來懷舊。轉頭處接寫所懷之人。「年華」三句感流光容易，語殊俊逸。「孤鴻」二句申明重來之意。結句申明年華易逝之意，而風致倜儻，是其制勝處。

《絳都春》（情黏舞綫）《海綃說詞》：「情黏舞綫」，從題前起。「悵駐馬灞橋，天寒人遠」，反跌。「旋翦露痕」，入題。「移得春嬌栽瓊苑」，歇步。「流鶯」以下，空際取神，開合動蕩，卻純用興體，以起後闋所賦。「梅花」以下，又遙接「移得春嬌」，讀之但覺滿室春氣。詞中不外人事風景，鎔人事入風景，則實處皆空，鎔風景入人事，則空處皆實。此篇人事風景交鍊，表裏相宜，才情幷美，應酬之作，難得如許精粹。

《浣溪沙》（波面銅花冷不收）《海綃說詞》：「玉人垂釣理纖鉤」，是下句倒影，非謂眞有一玉人垂釣也。「纖鉤」是月，「玉人」言風景之佳耳。「月明池閣」，下句醒出，《甲稿・解蹀躞》「可憐殘照西風，半妝樓上」，半妝亦謂殘照西風。西子西湖，比興常例，淺人不察，則謂覺翁晦耳。

《風入松》（蘭舟高蕩漲波涼）《海綃說詞》：此非賦桂，乃借桂懷人也。西園送客，是一篇之眼，客者，妾也。西園，故居。郵亭，別地。既被妨，故還泊，而秋娘不可見矣，此遊固未到西園。蟬聲似曲，歌扇都非，「臨水開窗」，故居回首，至重尋已斷，則西園固可不到矣，何恨於矮橋哉。「和醉」應「喚酒」，脈絡字字可尋。

《探芳信》（為春瘦）《海綃說詞》：本是傷離，卻說爲春。鬬草探花，佳時易過，雨聲如此，晴晝奈何。曰「年年」，則離非一日。曰「半中酒」，則此懷何堪。用兩層逼出換頭一句。以下全寫相思，相思是骨。外面只見嬌嬾，傳神阿堵，須理會此兩句。

《花犯》（小娉婷）《海綃說詞》：自起句至「相認」，全是夢境。「昨夜」，

逆入。「驚回」，反跌。極力爲「送曉色」一句追逼。復以「花夢準」三字鉤轉作結。後片是夢非夢，純是寫神。「還又見」應上「相認」，「料喚賞」應上「送曉色」。眉目清醒，度人金針。全從趙師雄《夢梅花》化出，須看其離合順逆處。

《解連環》《暮檐涼薄》　《海綃說詞》：起三句與《新雁過妝樓》「風檐近、渾疑玉佩丁東」同意，蓋亦思去妾而作也。暮涼，起賦。「故人」，點出。「來邈」一斷，卻以「夜久」承暮涼。「纖白」一斷，卻以「夢遠」承「來邈」。掩帷倦入，跌進一步，復以「闌」承「檐」。筆筆斷，筆筆續，須看其往復脫換處。換頭六字，一篇命意所注。末秋先覺，加一倍寫，鉤勒渾厚。「抱素影」三句，謂舊意猶在，未忍棄捐。「翠冷」二句，謂其人已去。「絳綃暗解」，追憶相逢，「褪花墜萼」，則而今憔悴，人事風景，一氣鎔鑄，覺翁長技。「明月」謂扇，「楚山」扇中之畫，卻暗藏高唐神女事，疑其人此時已由吳入楚也。

《掃花遊》《水雲共色》　《海綃說詞》：「水雲共色」，正面空處起步。「章臺春老」，側面實處轉步。「山陰夜晴」，對面寬處歇步。「遍地梨花」，復側面空處迴步。以下步步轉，步步歇，往復盤旋，一步一境。換頭五字，貫澈上下，通體渾融矣。

《杏花天》《幽歡一夢成炊黍》　《海綃說詞》：「幽歡一夢成炊黍」，以下三句繳足，「樓上宮眉在否」，以上三句逼取，順逆往來，無不如意。

《青玉案》《新腔一唱雙金斗》　《海綃說詞》：「疏酒」，因無翠袖故也，卻用上闋人家度歲之樂，層層對照，爲「何時」二字，十二分出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回首當年之事。對酒聞歌以後，更紅燭溫香，何等風懷旖旎！乃雁斷雲飛以後，百感都來，既酒邊人去，醉魂無著，只堪寄與梅花。與「約箇梅魂，輕憐細語」句皆寫無聊之思，綺語而兼幽想也。

《夜游宮》《窗外捎溪雨響》　《海綃說詞》：通章只做「夢覺新愁舊風景」一句。「見幽仙，步凌波，月邊影」，是覺。「紺雲欹，玉搔斜，酒初醒」，又復入夢矣。

《夢芙蓉》《西風搖步綺》　《海綃說詞》：前闋全寫眞花。「記長隄」，逆入。「當時」，平出。「自別」轉「慵起」結，然後以「秋魂」起「環佩」落，千回百折以出。「畫圖重展」四字，眞有玉花卻在御榻上之意。「驚認舊梳洗」，眞有「墮人太僕皆惆悵」之意。「夢斷瓊娘」，復回顧前闋，又眞有「榻上庭前屹相向」之意。寫神固不待言，難得如此筆力。

《尾犯》《翠被落紅妝》　《海綃說詞》：此因浪翁客吳，而思在吳之人也。在吳之人，即其去姬。「流水膩香，猶共吳越」，託此起興，言外見人之不如。「十載」二句，謂其人留吳已久，有如此曲折，則蟬歌之咽，蓋不爲今別矣。「曾送客」，揭出。項莊舞劍，固意在沛公。「錦雁」是西湖上山，《祝英臺近》所謂「錦雁峰前」也。下二句，謂其人去，則錦雁之淚眼，與孤城接連，惟見「平蕪煙闊」耳。半鏡猶冀重逢，故人但有夢見。茫茫此恨不知已，浪翁能代傳否？篇中忽吳忽越，極神光離合之妙。

《玉蝴蝶》《角斷簫鳴疏點》　《海綃說詞》：此篇脈絡頗不易尋，今爲細繹之。當先認定「書光」「書」字，謂得其去姬書札也。「生動」「淒涼」，全爲此書。所謂「萬種」，只此一事。秋氣特佐人悲耳。「舊衫」二句，乃從去時追寫。謂臨別之淚，染此衫中，今則已成舊色，爲此書提起。而「花碧」「蜂黃」，皆歷歷在目，所謂淒涼也。「傷」字，又提。「楚魂」應悲秋，「雁汀」「來信」，收束「書」字，以虛結實。「都忘」，反接，最奇幻，得此二字，超然遐舉矣。言未得書前，往事都不記省也。「水沉」，花香。「岸錦」，葉色。舊賞，則未別前事。御溝題葉，又是定情之始。今則此情「應不到流湘」矣，蓋其人已由吳入楚也。「數客路，又隨淮月」，又將由楚入淮，則身益零落，固不如居吳時也，吳則覺翁常游之地，故曰「羨故人還買吳航」，二語蓋皆書中所具。語語徵實，筆筆凌空。兩結尤極縹緲之致。

《解連環》《思和雲結》　《海綃說詞》：雲起夢結，游思縹緲，空際傳神。中間「來時」，逆挽。「相憶」，倒提。全章機杼，定此數處。其餘設情布景，皆隨手點綴，不甚著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與石帚交誼甚摯，故賦詞贈別。下闋「聽風聽雨」二句，語固鍾鍊，而寄情深厚，尤在「片葉」四句，一片離心，逐秋潮共去。且路長夢短，有沈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之意。

《拜星月慢》《絳雪生涼》　《海綃說詞》：「昨夢」九字，脫開以取遠神。以下即事感歎。「身世遊蕩」四字是骨。後闋複起。三句作層層跌宕，迴視「昨夢」，眞如海上三神山矣。

《絳都春》《南樓墜燕》　《海綃說詞》：「墜燕」，去妾也。已成往事，故曰「又」。「葉吹」十一字，言我朝暮只如此過。從「夜涼」再展一步，然後以「當時」句提起，「客路」句跌落。「霧鬢」三句，一步一轉，收合「明月娉婷」。「別

館」正對「南樓」，乍識似人，從不見轉出。「舊色舊香」，又似眞見，「閑雨閑雲情終淺」，則又不如不見矣。層層脫換，然後以「眞眞難畫」，只作花看收住。復轉一步作結，筆力直破餘地。

《**瑞龍吟**》（**黯分袖**）《海綃說詞》：一詞有一詞命意所在，不得其意，則詞不可讀也。題是夢窗送梅津，詞則惟說梅津傷別。所傷又是他人，置身題外，作旁觀感歎，用意透過數層。「黯分袖」，謂梅津在吳，所眷者此時不在別筵也。第一二段設景設情，皆是空際存想。後闋始叙別筵，一宵歌酒，陡住。翠微是西湖上山，故下云「西湖到日」。「猶憶」是逆溯，「到日」是倒提。「誰家聽、琵琶未了，朝驄嘶漏」，乃用孫巨源在李太尉家聞召事。梅津此時蓋由吳赴闕也。「待來共凭，齊雲話舊」，一筆鉤轉。然後以「莫唱朱櫻口」一句歸到別筵。「空教人瘦」，則黯分袖之人也。吳詞之奇幻，眞是急索解人不得。

《**三姝媚**》（**湖山經醉慣**）《海綃說詞》：過舊居，思故國也。讀起句，可見「啼痕酒痕」，悲歡離合之迹。以下緣情布景，憑弔興亡，蓋非僅興懷陳迹矣。「春夢」須斷，往來常理，「人間」二字，不可忽過。正見天上可哀，「夢緣能短」，治日少也。「秦箏」三句，回首承平，「紅顏先變」，盛時已過，則惟有斜陽之淚，送此湖山耳。此蓋覺翁晚年之作，讀草窗「與君共承平年少」，及玉田「獨憐水樓賦筆，有斜陽還怕登臨」，可與知此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曾久客臨安，重過故居，感而賦此。「啼痕」、「酒痕」句與「淚痕和酒，占了雙羅袖」詞意正同。酒與淚幷，爲頻年悲歡交集之證，語殊惻愴。「長安」三句素衣化緇，有少陵「憔悴京華」之慨。「紫曲」句以下，重過舊居，如梁燕還巢，井廢蔓荒，寫一片蕭寥之狀。下闋言早知春夢難長，但夢何太促。以下「秦箏」、「夜晏」等語，乃追寫春夢方酣之事，今獨立斜陽，河橋花影依然，而朱顏老去，歷歷前塵，安得不感時濺淚耶！

《**新雁過妝樓**》（**夢醒芙蓉**）《海綃說詞》：「翠微」，西湖上山，「流水」則西湖也。其人以春來以秋去。故曰「苦似春濃」。「紺雲未合」，佳人未來之意。「不見征鴻」，則音問全無。「宜城放客」，分明點出江楓夜落，其人在吳。下句謂其思我題葉相寄，亦如我之賦情也。結與起應，神光離合。

《**隔浦蓮近**》（**榴花依舊照眼**）《海綃說詞》：「依舊」，逆入。「夢繞」，平出。「年少」，逆入。「恨緒」，平出。筆筆斷，筆筆續。「旅情懶」三字，縮入上段看。以下言長橋重午，只如此過，無復他情。詞極蕭散，意極含蓄。

《**應天長**》（**麗花門靨**）《海綃說詞》：上闋全寫盛時節物，極力爲換頭三句追逼。至「巷空人絕，殘燈塵壁」，則幾不知爲元夕矣。此與《六醜・吳門元夕風雨》立意自異。此見盛極必衰，彼則今昔之感。

《**鶯啼序**》（**橫塘棹穿艷錦**）《海綃說詞》：「橫塘」，吳地，伏結段之吳宮。「西園」，杭居，承第三段之「西湖」。第二段閉門思舊，空際盤旋，是全篇精神血脈貫注處。花歸而人不至，舊愁新恨，掩抑怨斷，當爲其去姬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題雖詠荷，因和友韻，非專賞荷花，故叙事多而詠花少。首段言折花而歸。次段懷人。三段憶西湖舊遊。四段詠荷而兼感懷。全篇二百數十字，其精撰處在三段「鮫綃」以下數語，四段「殘蟬」以下數語及歇拍三句，藻采組織，而神韻流轉，旨趣彌永，如玉溪生之詩，非專恃獺祭也。

《**惜黃花慢**》（**送客吳皐**）《海綃說詞》：題外有事，當與《瑞龍吟》「黯分袖」參看。「沈郎」謂梅津，「繫蘭橈」，蓋有所眷也。「仙人」謂所眷者，「鳳簫」則有夫婦之分。「斷魂」二句，言如此分別，雖《九辯》難招，況清眞詞乎。含思淒婉，轉出下四句，實處皆空矣。「素秋」言此間風景，不隨船去，則兩地趁濤，惟葉依稀有情。「翠翹」即上之仙人，特不知與《瑞龍吟》所別，是一是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段「翠香零落」五句，後段「素秋」二句，詞秀而情長，餘韻復搖漾生姿。有此佳詞，可如白石之過吳江，付小紅低唱矣。

《**齊天樂**》（**麴塵猶沁傷心水**）《海綃說詞》：此夏日泛湖作也。「春換」，逆入。「秋怨」，倒提。「平蕪未翦」，鉤勒。「一夕西風」，空際轉身，極離合脫換之妙。

《**踏莎行**》（**澗玉籠綃**）《海綃說詞》：讀上闋，幾疑眞見其人矣。換頭點睛，卻只一夢。惟有雨聲菰葉，伴人凄涼耳。生秋怨，則時節風物，一切皆空。

《**青玉案**》（**短亭芳草長亭柳**）《海綃說詞》：此與「黃蜂頻撲秋千索」異矣，豈其人已沒乎？詞極凄豔，卻具大起大落之勢，大家之異人如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旅亭往事，已紫玉烟消，昔人「一滴何曾到九泉」句，語固沈痛，此詞「殘杯」、「青塚」三句，同一荒塋酹酒，以蘊藉出之，沈伯時所謂詞家「用字不可太露」也。下闋「秋千」句與稿中《風入松》之「黃蜂頻撲秋千索」句同感。合兩詞觀之，纖手曾扶，乃憶當年實事。余昔在巨宅，曾見庭院秋千之架，今都邑間久無此戲矣。結句五字殊雅。《樂府指迷》云：「（填詞）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矣。

《浪淘沙》（燈火雨中船）　《海綃說詞》：「春草」，邂逅之始。「秋煙」，別時。「來去年年」，遂成往事，「西園」，故居，「春事改」，人事遷也，不承上闋「秋」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寫作客情懷，宛轉動人。況舊夢西園，凌波香斷，則勞薪雙足，益自傷矣。「燕立秋千」與「黃蜂頻撲秋千索」句一若有知，一若無知，而感人懷抱則同。唐人詩「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一興禾黍之悲，一寓故家之感。此詞詠燕，則有悱惻之懷。無情之燕子，久看世態，似勝於人之有情；但萬有終歸寂滅，則無情與有情，亦彭殤一例耳。

《六醜》（漸新鵝映柳）　《海綃說詞》：題是《吳門元夕風雨》。上闋乃全寫昔之無風雨，卻以「年光舊情盡別」作鉤勒。下文風雨只閒閒帶出。「少年花月」，回首承平。「長安夢」，望京華也。天時人事之感，故國平居之思，復誰領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戈載謂夢窗詞「以綿麗爲尚，【略】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略】亦不見其堆垛。」此作「星河」以下六句，頗合其語。下闋「青鸞」三句寫元夕風雨，措語新雋。結處回首長安，餘情不盡，如織七襄雲錦，綺麗中有迴曲之致。

《鷓鴣天》（池上紅衣伴倚欄）　《海綃說詞》：「楊柳閶門」，其去姬所居也。全神注定，是此一句。「吳鴻歸信」，言己亦將去此間矣，眼前風景何有焉。

《夜行船》（鴉帶斜陽歸遠樹）　《海綃說詞》：此與《鷓鴣天》皆寓化度寺作。彼之池上，化度寺中之池。此言「西池」，西園中之池，當時別地也。兩首合看，意乃大明。

《古香慢》（怨蛾墜柳）　《海綃說詞》：此亦傷宋室之衰也。「月中遊」用唐玄宗事。「殘雲剩水」，則無復霓裳之盛矣。「夜約羽林」用漢武帝事，「輕誤」則屯衛非人矣。滄浪韓王別業，故家喬木，觸目生哀。故後闋遂縱懷故國，「殘照誰主」，不禁說出。重陽催近，光景無多，勢將岌岌。詞則如五雲樓閣，縹緲空際，不可企矣。「金風翠羽」是七夕，「月中遊」則中秋也，重陽又催近，由此轉出，離合之妙如此。豪宕感激，眞氣彌滿，卻非稼軒。嘗論詞有眞氣，有盛氣。眞氣內充，盛氣外著，此稼軒也。學稼軒者無其眞氣，而欲襲其盛氣，鮮有不敗者矣。能者則眞氣內含，盛氣外斂。《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歿於理宗時，未及宋之末造，故集中感懷君國之思，與碧山、玉田、草窗異。但此詞既非懷人，又非自感，而一片淒苦之音，將何所指？觀其「賸水殘雲」、「殘照誰主」等句，殆感汴京往事耶？上闋「月中游」四句、下闋「秋心」二句用筆幽邃，情韻復哀而彌長，是夢窗擅勝處。

《夜游宮》（人去西樓雁杳）　《海綃說詞》：「楚山」，夢境，「長安」京師，是運典。「揚州」則舊遊之地，是賦事。此時覺翁身在臨安也。詞則沉樸渾厚，直是清眞後身。

《點絳脣》（明月茫茫）　《海綃說詞》：詞中句句是懷人，且至於夢，至於啼。又曰「可惜人生」，曰「心期誤」，悽咽如此，決非徒爲吳吟可知。當與「楊柳閶門」參看。

《惜秋華》（細響殘蛩）　《海綃說詞》：「殘蛩」正見深秋，細響則懷抱無多耳。因物起興，《風》詩之遺。已是燈前始念殘照，又由殘照而追曉影，純用倒捲。此筆尚易見，一日之中，已是不堪回首，況隔年乎。用加倍法以逼起。換頭五字如此運意，則急索解人不得矣。「娟好」正對「老」字，有情故老，無情故好。「晚夢」三句有情奈何，「秋娘」二句無情奈何。層層脫換，筆筆變化。「淚」字是「雨」字倒影，結句縮入上「閒」字看。「畫船」，多少人家樂事，已則無心遊賞，所以閒也。閉門思舊意，卻不說出，含蓄之妙如此。案亦思去姬而作。其人以秋去，故曰「深秋懷抱」。「翠微」，西湖上山，舊攜手地也。「秀色」「秋娘」，義兼比興。題曰《重九》，僅半面耳。將此詞與清眞《丹鳳吟》并讀，宜有悟入處，則周、吳之祕亦傳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佳處在起結。秋夜蟲聲，尋常意境，從殘蛩著想，頓爾靈動。接以「亂烟殘照」句，託想空闊。下闋「秋娘」四句，悲愁者淚灑黃昏，賞秋者畫船閑卻，皆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言愁欲愁，多情人別有懷抱也。

《丁香結》（香蝸紅霏）　《海綃說詞》：詠物題卻似紀遊，又似懷舊，俯仰陳迹，無限低徊。置身空際，大起大落，獨往獨來。穠摯中有雄傑意態，讀吳詞者所當辨也。「自傷時背」，賢者退而窮處意。「秋風換故園夢裏」，朝局變遷也，言外之旨，善讀者當自得之。

《喜遷鶯》（江亭年暮）　《海綃說詞》：「趁飛雁、又聽數聲柔櫓」，已動歸興。「藍尾」二句，人家節物，歸興愈濃。至此咽住，卻翻身轉出舊時羈旅，言欲歸不得，正不止今日江亭也。讀者得訣，在辨承轉。讀六朝文如是，讀吳詞亦如是。「雪舞」以下江亭風景，言此時宜做初番花信矣。而峭寒如此，天心尚可問乎。身世之感，言外寄慨。何處正對江亭，博簽良宵，則無復關心花信，故曰

「誰念行人，愁先芳草」。「短檠」二句，非紅燭畫堂所知。「便歸好」，蓋猶未也。結句正見年華如羽，見在如此，未來可知。

《風入松》（畫船簾密不藏香） 《海綃說詞》：是香是夢，遊思縹緲，吳詞之極費尋索者。「不藏香」，起「楚雲」則夢也。「鑪燼」承香，「朝陽」承雲。香既不可久，則夢亦不可留，故曰「怕煖消春日朝陽」。「晴熏」則日暖未消，「斷煙」則餘香尚嫋，斷續反正，脈絡井井，不得其旨，則謂爲晦耳。「思量」起下闋，樓隔垂楊，燕鎖幽妝，人已去也。「梅花」二句，影事全空，徒增煩惱。「霜鴻」往事，「寒蝶」今情，當與《解蹀躞》一闋參看。蓋亦爲其去姬而作也。

《好事近》（翠冷石牀雲） 《海綃說詞》：上闋已了，下闋加以烘託，始覺萬籟皆寂。

《朝中措》（海東明月鎖雲陰） 《海綃說詞》：思去姬也。「只別時難忘」一句耳，卻寫得香色皆空，使人作天際眞人想。

《解語花》（檐花舊滴） 《海綃說詞》：「舊滴」，逆入。「新啼」，平出。復以「殘冬」鉤轉。三句極伸縮之妙。「澹煙」二句脫開，寫春人如畫。「梅痕」二句複「舊滴」「新啼」。歇拍復寫春人，續「凌波」「挑薺」。「辛盤葱翠」，節物依然。「青絲牽恨」，舊情猶在。「還闕」，平入。「曾試」，逆出。「帆去」，復由雁回轉落。「泥雲萬里」，重將風雨一提，然後跌落。「翦斷紅情綠意」，「輕憐」「宜睡」，復拗轉作收。筆力之大，無堅不破。

《惜秋華》（露冥蛛絲） 《海綃說詞》：因「樓陰墮月」，而思「宮漏未央」。因「宮漏未央」而思「鈿釵遺恨」。觸景生情，復緣情感事。以下夾敘夾議，至於此情難問，則人間天上，可哀正多，又不獨鈿釵一事矣。殆未忘北狩帝后之痛乎？

《燭影搖紅》（碧澹山姿） 《海綃說詞》：湖山起，坊陌承，「漸暖」則忘卻暮寒矣。「恣遊不怕」，并且無愁，湖山奈何，殘梅自怨，翠屏自不照，哀樂不同也。「楚夢」，衰世君臣，「留情未散」，彼昏不知。「天長信遠」，猶望明時。「春陰簾捲」，仍復無望，如此看去，有多少忠愛。

《掃花遊》（冷空澹碧） 《海綃說詞》：不過寫春陰變雨耳。「驟捲風埃」，從輕雲深霧一變。「紅溼杏泥」，從冷空澹碧一變。卻用「笙簫」二句橫空一斷，從游人眼中看出，帶起下闋。「豔辰易午」，「恨春太妒」，是通篇眼目。天氣既變，人情亦乖，奈此良辰美景何，極穠厚深摯。

《過秦樓》（藻國凄迷） 《海綃說詞》：因妒故怨，「怨」字倒提。「凝情誰愬」，怨妒都有。下闋人情物理，雙管齊下。「哀蟬」三句，見盛衰不常，隨時變易，而道則終古不變也。「能西風老盡，羞趁東風嫁與」，是在守道君子。此不肯攀援藩邸，而老於韋布之大本領，勿以齊梁小賦讀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與清眞、白石、梅溪，並爲一代詞宗，而稍變其面目。此作上闋自「香籠」句以下，後闋自「翠幄」句以下，詠芙蓉正喻夾寫，陸離斑目，而有性情寓乎其中。「萬妝爭妬」句及結處尤爲生色。

《玉漏遲》（絮花寒食路）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平叙芳春送別，筆輕而辭麗。後半「剪燈」，「掩扇」，寫情致之纏綿，「月約星期」悵歸舟之迢遞。「花鬚」句與「試把花卜歸期，纔簪又重數」詞意相似，而以「彈指」兩字承上五句，則舊情無數，剎那間已化春烟，積感重重，焉得逢人而語，訴愁者惟有啼鵑耳。「黃昏」六字作結句，能情景兼融，傳神空際，乃詞家祕鑰也。

《好事近》（飛露灑銀牀）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飛露」二句尋常露滴梧桐，以字字矜鍊出之，固經意之句，亦南宋名家之異於北宋處。「竹粉」二句陳迹猶存，而伊人已渺，故下闋接以懷人。柳絲繫舟，詞中所恆用，此「藕絲」二字殊新，只繫湖船而不繫鴛鴦。至香老月寒，長勞夢想，烟島寒塘，自傷隻影，等一鸞之羞舞矣。

《朝中措》（晚妝慵理瑞雲盤）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晚妝」二句就閨中而言，見孤悶之無聊；「踏青」二句就春游而言，見繁華之易散。兩段皆後二句見本意。燕去空勞簾捲，有「錦衾獨旦」之悲；青綿尚有餘寒，有「翠袖佳人」之感。作者長於怨悱矣。

《思佳客》（迷蝶無蹤曉夢沈）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詞喜雕鐫字句，間有晦滯處，亦儘有不著氣力而含情韻者，此類是也。首二句不過事矜鍊，遂覺深婉有味。下闋「燕同吟」三字頗新。花映夕陽，最爲妍妙之景，而東風不許，掩以暮陰，令人悵悒。芳景易失，猶華年易老，題爲《思佳客》，其詠花而有人在耶？

《齊天樂》（新烟初試花如夢）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寫春暮風景，秀麗若奇花初胎。以燕喻客，尋常詞意，用「茂苑」、「秦樓」對偶語出之，頓不薄弱。「游情」句以下，「亂莎」、「柔綠」，極狀荒涼，正寫出游情之

苦。下闋皆言情。「秋千」、「巷陌」，即當日共醉翠樽之地，而「淡月」、「幽香」，徒留想象，眼底之舞衫歌扇，已非昔之樊口蠻腰，況別院簫聲，如怨如慕，益悵觸傷春情緒矣。「愁結」句回應上文春暮之景，章法周密。

《**點絳脣》(捲盡愁雲**)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亦紀燈市之游。雨後月出，以素娥梳洗狀之，語殊妍妙。下闋回首前游，輦路笙歌，猶聞夢裏，今昔繁華之境，皆在梨雲漠漠中，詞境在空際描寫。

《**祝英臺近》(采幽香**)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霜鬢詞人，當禁烟芳序，在冷香荒圃間獨自行吟，況蓮步沙痕，曾是麗人游處，自有一種淒清之思。時值春陰釀雨，花影絮香，作片時留戀，於無情處生情，詞客每有此遐想。「長亭」二句風度翛然。「花影」三句爲廢圃頓添情致，到底不懈。

《**極相思》(玉纖風透秋痕**)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觀詞中「乘鸞歸後」句，殆亦爲道女題扇而作。「涼與素懷分」五字詠扇妙絕。「水清月冷」三句，水、月、梅合寫，格高而韻遠，一洗南宋慢體之習。

《**蝶戀花》(湘水烟中相見早**)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花而兼懷人，花與人合寫。結句言鬧紅已過，只餘翠蓋田田，雖仍詠晚蓮，而翠被秋寒，隱有人在，有手揮目送之妙。

《**采桑子慢》(東風未起**)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夏閨庵云：「先從未有雲說到雲起。」「虹氣」七字狀雲殊新警。「若耶」三句託思清迥。下闋「千巖一素」四字詠雲能涵蓋一切。「醒眼」二句又說到雲散，於觀雲本題，十分寫足。

《**采桑子慢》(空濛乍斂**)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及「鳴籟」三句捶鍊入細。下闋寫臨江風景，筆輕而意遠。「歌管」二句人海沈酣，辜負佳景者不知凡幾，以「醉花春夢」諷之，雅人無淺語也。

《**漢宮春》(花姥來時**)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爲游園看花而作，故僅以「沈香」、「洛苑」略點本題，非實賦牡丹也。「沈香」句運用入化。下闋「猩脣」四句綿麗有致，是夢窗本色。結末二句人花交詠，詞必靈妙，且花要人扶，於牡丹尤肖。

《**甘州》(步晴霞倒影**)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僅賦本題，其精湛處皆在下闋。轉頭三句筆意便超拔。其下游鹿臺非，游湖人遠，雖皆本地風光，在能手出之，有一種高朗之氣。結句閑鷗風月，霸業消沈，尤爲撫歎。

《**玉京謠》(蝶夢迷清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題旨重在藏身，若以「斯人獨憔悴」之意實賦其事，便落恆蹊。觀其「錦繡」三句以「客燕」爲喻，遂句意並列而有「飄零誰計」句，則其栖栖不得已之懷，自在言外。結句有高遠之致。

《**夜合花》(柳暝河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平序往事。轉頭以下始寫感懷。「溪雨」三句寫景眞而句復警動。「故人」三句，「芳草斜陽」，一片蒼涼之感。惜故人不見，誰與訴愁！客子之幽懷，亦詞家之妙筆也。

《**繞佛閣》(夜空似水**)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晴暗」三句筆意深透。下闋「街語」以下六句，戈順卿謂夢窗「鍊字鍊句，【略】而實有靈氣行乎其間」。此詞下半闋頗有此境，結句尤有遠神。

《**木蘭花慢》(紫騮嘶凍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輕藜」二句賦山景極幽峭。下闋登臨欲去，已近收筆，乃承以「軟紅探芳」句，似花明柳暗又見一村。作此頓挫，而結句「回首滄波故苑」仍歸到本題。夢窗學清眞，此等處頗似之。

《**花犯》(剪橫枝**)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蒼華」及「青燈」句當除夕詠梅，雅切而有情致。「凍草」句兼及送梅。通首麗而有則，是其長處。

《**瑞鶴仙》(亂雲生古嶠**)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自上闋至「年少」句，筆意清老。其動目處，在後半「新雁」以下五句，神態夷猶，音殊惻愴，與「帶黃花人在小樓」之結句，同深感歎。

《**西河》(春乍霽**)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佳處在第三段，寫尋常春游，花前一醉，入作者之手，其詞華而峭，絕無甜熟之筆。

傳記

《**絕妙好詞箋》卷四**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游。有《夢窗甲乙丙丁稿》。

朱孝臧《夢窗詞集小箋序》　花庵《中興絕妙詞選》：吳君特名文英，自

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游。山陰尹煥叙其詞，略曰：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眞，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按《蘋洲漁笛譜》附錄夢窗所題《踏莎行》，又稱覺翁，蓋晚年之號。

紀事

《浩然齋雅談》卷中　坡翁嘗作《女髑髏贊》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著便成一片。」其後徑山大慧師宗杲亦作《半面女髑髏贊》云：「十分春色，誰人不愛？視此三分，可以爲戒。」甫成四句，忽若有續之者云：「玉樓清夜未眠時，留得香雲半邊在。」吳君特嘗戲賦《思佳客》詞云：「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不點衣。」

又卷下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與吳君特爲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

《武林舊事》卷二　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色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略】深得其意態也。

又卷五　豐樂樓在湧金門外，舊爲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篡重建，宏麗爲湖山冠。又鑿月池，立秋千梭門，植花木，搆數亭，春時游人繁盛，舊爲酒肆，以學館致爭，但爲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吳夢窗嘗大書所作《鶯啼序》於壁，一時爲人傳誦。

《樂府指迷》　余自幼好吟詩。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倡酬，率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

《蓮子居詞話》卷一　史彌遠專權三十餘年，威焰聲勢，尤甚於侂胄，而《宋史》不入《奸臣傳》。豈以弛僞學之禁，而爲之諱哉？乃僞學禁馳，旋禁其士大夫作詩，益可笑已。《江湖集・詩餘》凡二家，殆即《瀛奎律髓》所謂孫花翁之徒改業而爲詞與？陳宗之書肆名芸居樓，在今杭城之弼教坊。吳夢窗《丹鳳鳴》詞，感芸居樓而作。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宋范文穆（成大）曾館姜白石於石湖，後此吳夢窗、張玉田亦寄跡焉。道光初，吳門諸詞家擬於石湖建祠，祀三詞人。

著錄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夢窗詞》二本。

毛晉《夢窗詞稿跋》　余家藏書未備，如四明吳夢窗詞稿，二十年前僅見丙、丁二集，因遂授梓，蓋尺錦寸繡，不忍秘諸枕中也。今又得甲、乙二冊，但錯簡紛然，【略】不能條舉。但如「雲接平岡」、「對宿烟收」諸篇，自注附某集者，姑仍之，未識誰主誰賓也。古虞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三集：吳文英《夢窗稿》四卷，一百四十九葉。

又　吳文英《夢窗絕筆》，又《補遺》，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夢窗藁》四卷《補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吳文英撰。【略】所著詞有甲、乙、丙、丁四藁，毛晉初得其丙、丁二藁，刻於宋詞第五集中，復摭其《絕筆》一篇，佚詞九篇，附於卷末。續乃得甲、乙二藁，刻之第六集中，晉原跋可考。此本即晉所刻，而四藁合爲一集，則又後人所移併也。

王鵬運《校本夢窗甲乙丙丁稿跋》　右《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補遺》一卷，附《札記》一卷。校勘之略，已詳《述例》中。夫校詞之難易，有與它書異者。【略】是刻與古微學士再四讎勘，俶落于己亥始春，冬至初斷手，約計一歲，中無日不致于此，其于毛氏之失，庶乎免矣。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夢窗甲稿》一卷，毛斧季手校本。宋四明吳文英君特撰。

張爾田《夢窗詞跋》　《夢窗詞集》一卷，明萬曆二十六年太原張廷璋氏

藏舊鈔本，彊村先生重校墨版者也。

朱孝臧《夢窗詞跋》《夢窗詞》，毛氏汲古閣刻甲乙丙丁稿外，傳槧極尠。此舊鈔本，不分卷，明萬曆中太原張廷璋藏，今歸嘉興張氏涵芬樓，疑即子晉所稱「或云《夢窗詞》一卷」者也。通卷分調類次，略同甲乙稿，而小有出入。汰去誤入他人之作，凡得二百五十六首，視毛本少六十八首，標注宮調者六十有四，爲從來著錄家所未載，則沈翳也久矣。【略】余治之二十年，一校於己亥，再勘於戊申，深鑒戈氏、杜氏肆爲專輒之敝，一守半塘翁五例，不敢妄有竄亂，迷誤方來。今遘是編，覆審曩刻，都凡訂補毛刊二百餘事，調名亦有舉正者。舊校疏記，兼爲理董，依詞散附，取便繙帑。質之聲家，或無訾焉。比見鄧正闇《群碧樓藏書目》，有張夫人學象手錄《吳夢窗詞集》一卷。【略】所錄或出一源。他日稽譔異同，倘猶有創獲於是編之外者，當別爲校錄云。歸安朱孝臧跋於無著庵。

又《夢窗詞集小箋序》毛晉《夢窗詞跋》：或云《夢窗詞》一卷，或又云凡四卷，以甲乙丙丁釐目。或又云君特謝世後，同游集其丙丁兩年稿，釐爲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夢窗稿》四卷，《補遺》一卷，宋吳文英撰。三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明萬曆二十六年太原張氏鈔本。明鈔不分卷本。明鈔《夢窗詞甲集》本。清康熙六年張夫人學象手鈔本四冊，不分卷，與毛刻四稿不同。中有標宮調者六十餘闋，復有倪頫塘用毛本校過。源出萬曆太原張氏本，即夫人之母家也。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略】咸豐辛酉曼陀羅華閣刊本。四明叢書刊四稿本，附小箋，校記各一卷。朱彊村校刊本，係假涵芬樓藏明萬曆太原張廷璋鈔本，與張學象鈔本同出一源。光緒甲辰王鵬運刊本，多札記一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夢窗詞集》不分卷，宋吳文英撰。明寫本，九行十六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夢窗詞集》不分卷，宋吳文英撰。明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夢窗詞集》不分卷四冊，宋吳文英撰，清康熙六年太原張學象女士手鈔本，清倪承茂手校并題記，又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夢窗詞稿》四卷二冊，宋吳文英撰，舊鈔本。

藝文

周密《玲瓏四犯・戲調夢窗》波暖塵香，正嫩日輕陰，搖蕩清晝。幾日新晴，初展綺杼紋繡。年少忍負韶華，儘占斷、艷歌芳酒。看翠簾、蝶舞蜂喧，催趁禁煙時候。　杏顋紅透梅鈿皺。燕將歸、海棠廝勾。尋芳較晚，東風約、還在劉郎後。憑問柳陌舊鶯，人比似、垂楊誰瘦。倚畫闌無語，春恨遠、頻回首。

又《玉漏遲・題夢窗霜花腴詞集》老來歡意少。錦鯨仙去，紫霞聲杳。怕展金簽，依舊故人懷抱。猶想烏絲醉墨，驚俊語、香紅圍繞。閒自笑。與君共是，承平年少。　雨窗短夢難憑，是幾番宮商，幾番吟嘯。淚眼東風，回首四橋煙草。載酒倦遊甚處，已換卻、花間啼鳥。春恨悄。天涯暮雲殘照。

雜錄

《詞潔輯評》卷四評周邦彥《繞佛閣》《暗塵四斂》一刻吳文英。玩其筆意，亦頗似夢窗。然「望中迤邐」、「浪颺春燈」，則多屬美成本色語。

戈載《吳君特詞選跋》近惟吾友朱酉生善學之，予則有志未逮，而極愛其詞，故所選較多。汲古刻本共有三百四十七闋，其舛訛脫落，不可勝計。蓋因子晉刻書，得書一種，即付梓人，刊成便爲了事，初不知所謂校勘也。後其子斧季深明其弊，曾求善本重校，今《六十一家》中，或刻本或抄本，自宋至今，尚有流傳。予前在戴竹友太守家見其舊藏宋本不少，曾先刻第四集十家，餘集亦多校者，惟夢窗詞則絕無宋本。略有斧季校語，惜不全備。予因參之以各家選集，擇其是者改正，大繆之處，亦如周、史兩家，指而出之。因錄從汲古，凡曰原有，皆汲古之誤也。如《菩薩蠻》「無情牽怨抑」，「抑」原作「柳」。《阮郎歸》「青春花柳不同時」，「柳」原作「姊」。《浪淘沙》「小樓燈外楝花寒」，「楝」原作「練」。《夜行船》「綠塵斜挂」，「挂」字原缺。《蝶戀花》「覺來幾度啼鴉暝」，

「幾度」二字原脫。《江城子》「莫把片紅吹」，原作「莫送片紅飛」。《祝英臺近》「還迷鏡中路」，「路」諸本作「語」，「飛」，「語」皆復韻。《采桑子慢》「飛翼樓」一首，乙稿、丙稿兩見。「乍洗梅清」，「乍」字原脫。圖譜同。「空媚陰晴」，圖譜作「晴陰」，失韻。「醒眼重開」，「眼」原作「看」。「雙清樓」一首「越女低鬟」原作「鬟低」，失韻。《滿江紅》「神女駕，明月佩」，《詞綜》「駕」作「驚」，「佩」作「低」。《尾犯》「爲偷賦錦雁留別」，「爲」字諸本無。又「對日莫數盡烟碧」，原作「對日莫教烟碧」。《古香慢》，四稿所無，從《詞綜》補入。《天香》「枝北枝南開小」，原作「北枝瘦，南枝小」，又「茜帷四角」，「帷」字原闕。《倦尋芳》「珠珞香銷空念往」，「往」原作「住」，又「空閉孤燕」，「閉」原作「閑」，「猶自帶霜重看」，「重」字原脫。《西子妝》「艷陽酷酒」，「酷」字，《詞潔》作「醅」，《詞律》謂是「酤」字，然《說文》「酷，酒味厚」，汲古不誤也。《夢芙蓉》「但雲深路杳」，「但」原作「仙」。《三姝媚》「湖山經醉慣」，「經」原作「徑」，「但怪得當年」，「怪」原作「惟」，「偏愛夜深開晏」，「深」原作「淺」。《夜合花》「鶯晴臺苑」，「晴」原作「暗」，「短策頻惹春香」，「策」原作「檠」。《新雁過妝樓》「燈外敗壁寒蛩」，「外」諸本作「前」。此字宜仄，汲古不誤。「秋月香中」，原作「香月」。《絳都春》「瑞香霧暖」，「霧」原作「雲」。《高陽臺》「壽陽宮裏愁鸞鏡」，原無「鏡」字，六字協韻。又有《送王歷陽》一首，亦然。或另爲一體，茲從《詞綜》補「鏡」字。《解語花》「翠雲荒院」，原作「冷雲荒翠」，《詞律》謂「翠」字宜韻，當是「院」字，是矣，而不知乃「翠雲荒院」，四聲甚合也。「無語暗申春怨」，「春」原作「眷」。《渡江雲》「始覺留情緣眼，寬帶因春」，原作「留情緣寬帶眼因春」，亦有選本作「留情轉眼帶減因春」，終不及斧季校本之妙也。《珍珠簾》「層簾卷」三字，亦斧季所加。《木蘭花慢》「曉雲鎖」，「鎖」原作「銷」。《宴清都》「正夢繞瑤釵燕股」，「燕」原作「荒」。《齊天樂》「但閑覓孤歡」，「閑」字原缺。《花犯》「憐夜冷霜娥」，「冷」原作「令」，「古苔泪鎖霜痕飽」，「痕飽」原作「千點」，失韻。《金盞子》「悠然醉魂喚醒」，「魂」《詞律》作「紅」。《永遇樂》「都爲多情散」，「散」原作「褪」，失韻。《二郎神》「迎醉面」，「醉」字《詞潔》落去。《西河》「去天半咫」，「咫」原作「尺」，失韻。又于「青蛇細折」分段。《夜飛鵲》「輕冰潤玉」，「玉」字原脫。《解連環》「思和雲積」，「積」原作「結」，出韻。《選冠子》「凝情誰語」，「語」原作「想」，失韻。「奈西風老盡」，「奈」原作「能」。《賀新郎》「千尺晴虹慵臥水」，「慵臥水」原作「映碧漪」。《瑞龍吟》「露黃漫委」，原多一「迷」字。《西平樂》「嘆綠草」，「草」字原脫。《六丑》「羅襦香未滅」，「香」原作「杳」。《鶯啼序》「殷勤待寫」，「殷勤」原作「般動」。又《咏荷》一首，乙稿、丁稿兩見，丁稿多訛，此從乙稿。夢窗詞以甲、乙、丙、丁釐目，或謂夢窗謝世後，同游集其丙丁兩年稿，分爲二卷。末有《鶯啼序》絕筆一首。毛氏謂與其家藏本合符。然丙稿內有甲辰重午、冬至，乙巳中秋，丁未年月。且絕筆一首末行自書云：「淳祐十一年二月甲子」，此乃理宗辛亥年，去丁未又有五年，豈此五年中竟無別詞，惟此絕筆耶？可知甲、乙、丙、丁四目，乃四卷之名，即一、二、三、四耳。毛氏先得丙、丁二稿，故列入第三集，甲、乙二稿得之較後，故在第六集，原有混入晏、秦、蘇、歐陽諸詞，已爲刪去。然尚有《繞佛閣》、《慶春宮》、《大酺》清眞三詞，《洞仙歌》、《凄涼犯》白石二詞，亦不宜羼入也。所惜斧季既爲覆校，何不重刊？他日當語竹友，再將全集全刻之，方爲快耳。浙中黃霽青太守亦有此意，未識誰能成之，是又予之所望者已。戈載識。

劉毓崧《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惟是夢窗之詞品，諸書言之甚詳，而夢窗之人品，諸書言之甚略，故聲律之淵源可溯，而行事之本末罕知。汲古閣毛氏跋語，言其絕筆于淳祐十一年辛亥。今以詞中所述推之，知其壽不止于此。蓋夢窗嘗爲榮王府中上客，丙稿內《宴清都》一闋，題爲《餞嗣榮王仲享還京》，有「翠羽飛梁苑」之語，《掃花游》一闋，題爲《賦瑤圃萬象皆春堂》，有「正梁園未雪」之語。據周草窗《癸辛雜識》言榮邸瑤圃，則瑤圃即榮王府中園名，故以梁王比榮王，而以鄒、枚自比也。榮王爲理宗之母弟，度宗之本生父，夢窗詞中有壽榮王及榮王夫人之作，雖未注明年月，然必在景定元年六月以後。蓋理宗命度宗爲皇子係寶祐元年正月之事，立度宗爲皇太子係景定元年六月之事，寶祐元年干支係癸丑，後于辛亥二年。景定元年干支係庚申，後于辛亥九年。今按夢窗乙稿內《燭影搖紅》一闋，題爲「壽嗣榮王」，丙稿內《水龍吟》一闋，題亦爲「壽嗣榮王」，甲稿內《宴清都》一闋，題爲「壽榮王夫人」，《齊天樂》一闋題亦爲「壽榮王夫人」，所用詞藻皆係皇太子故實，不但未命度宗爲皇子之時萬不敢用，即已命爲皇子之後，未立爲皇太子之前，亦萬不宜用。然則此四闋之作斷不在景定元年五月以前。足證度宗冊立之時，夢窗固得躬逢其盛矣。據壽詞所言時令節候，榮王生辰當在八月初旬，榮王夫人生辰當亦在于秋月。《水龍吟》詞言「璇海波新」，《齊天樂》詞言「少海波新」，必在甫經冊立之際。則此兩闋當即作于庚申秋間。若《燭影搖紅》、《宴清都》兩闋之作，

至早亦在辛酉秋間，是時夢窗尚無恙也。況周草窗詞內《拜星月慢》一闋，題爲「春暮寄夢窗」，《蘋洲漁笛譜》此詞有序，謂作于癸亥春間，是時夢窗仍無恙也。安得謂辛亥之作爲絕筆乎？夢窗曳裙王門，而老于韋布，足見襟懷恬澹，不肯藉藩邸以攀援，其品概之高，固已超乎流俗。若夫與賈似道往還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權之前，至似道聲勢薰灼之時，則幷無一闋投贈。試檢丙稿內《木蘭花慢》一闋，題爲《壽秋壑》，《宴清都》一闋，題亦爲《壽秋壑》，就其中所用地名古迹推之，必作于似道制置京湖之日。乙稿內《金盞子》一闋，題爲《秋壑西湖小築》，丙稿內《水龍吟》一闋，題爲《過秋壑湖上舊居寄贈》，亦均作于似道制置京湖之日。蓋《水龍吟》詞，言「黃鶴樓頭」，固京湖之確證。《金盞子》詞，言「登臨小隊」，亦制置之明徵。《金盞子》詞，題言「西湖小築」，必作于落成之初。《水龍吟》詞，題言「湖上舊居」，必作于既居之後。其次第固顯然也。似道官京湖制置使在淳祐六年九月，其進京湖制置大使在淳祐九年三月。迨十年三月，改兩淮制置大使，始去京湖。夢窗此四闋之作，當不出此數年之中。或疑開慶元年正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次年四月還朝，此一年有餘亦在京湖，夢窗之詞安見其非作于此際？不知似道生辰係八月初八日，周草窗《齊東野語》言之甚詳。天慶元年正月以後，元兵分攻荆湖、四川，七、八月間，正羽檄飛馳之際，似道膺專閫之任，身在軍中，而夢窗此四闋之詞皆係承平之語，無一字及于用兵，豈得謂其作于此際乎？似道晚節，誤國之罪，固不容誅，而早年任事之才，實有可取。觀于元世祖攻鄂之時，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就，世祖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其後廉希憲對世祖亦嘗稱述此言，是似道在彼時固曾見重于敵國君相，故周草窗雖深惡似道之擅權，而于前此措置合宜者，未嘗不加節取。王魯齋爲講學名儒，生平不肯依附似道，而其致書似道亦嘗稱其援鄂之功。則夢窗于似道未肆驕橫之時，贈以數詞，固不足以爲累。況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下距景定庚申，已及十年。此十年之中，似道之權勢日隆，而夢窗未嘗續有投贈。且庚申、辛酉正似道入居揆席之初，而夢窗但有壽榮邸之詞，更無壽似道之詞，不獨灼見似道專擅之迹日彰，是以早自疏遠，亦以疇昔受知于吳履齋，詞稿中有追陪游宴之作，最相親善，是時履齋已爲似道誣譖罷相，將有嶺表之行，夢窗義不肯負履齋，故特顯絕似道耳。否則似道當國之日，每歲生辰，四方獻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就中曾膺首選者，如陳帷善、廖瑩中等人，其詞備載于《齊東野語》。夢窗詞筆超越諸人，假令彼時果肯作詞，非第一人無以位置，勢必衆口喧傳，一時紙貴，焉有不在草窗所錄之內者乎？縱使草窗欲爲故人曲諱，又豈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之目，而禁使弗傳乎？然而夢窗始與似道曾相贈答，繼則惡其驕盈，而漸相疏遠，較之薛西原始與嚴嵩曾相酬唱，繼則嫉其邪佞而不相往來，先後洵屬同揆。西原之集，爲生前自定，故和嵩之作，一字不存。夢窗之稿爲後人所編，故贈似道之詞，四闋俱在。然刪存雖異，而志趣無殊。夢窗之視西原，初無軒輊，則存此四闋，豈但不足爲夢窗人品之玷，且適足見夢窗人品之高，此知人論世者所當識也。故詳爲推闡，以見詞品之潔，實由人品之高。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三　「暗塵四斂【略】。」此美成詞，調寄《遶佛閣》，有陳西麓和韻詞可證。《詞綜》誤編吳夢窗詞內，「桂華」作「桂花」，「浪颭」作「浪颺」，《詞律》亦然，更經「浪」作「綠」，均誤。

《憩園詞話》卷三　子山觀察長於集句，所藏書畫卷冊自題者，大半集宋人詞。【略】集吳夢窗云：「移酒小垂虹，記年時、畫舫游情如霧。花隘鬬春容，臨谿影、一鏡萬妝爭妒。送人雙槳，桃根桃葉當時渡。不約舟移楊柳繫，還繫鴛鴦不住。夜分谿館漁燈，算江湖幽夢，雲消萍聚。三月灞陵橋，嗚咽風前柔艣。天低遠樹。越山青斷西陵浦。千尺晴虹卧水，半掩長娥翠嫵。」

又卷六　《鶯啼序》爲詞中第一長調，惟吳夢窗有三闋，趙文一闋。後《詞林萬選》收黃在軒一闋，句法已有參差。迨楊升庵所作，則字數更有多寡，人遂效之。凡倚聲稍多，必作《鶯啼序》以光全集，舛誤更不可究詰。曹艮甫廉訪有此作，細爲衡比，與夢窗作無一不合，亟錄之，以爲譜長調之範。

《宋七家詞選》卷四吳文英《甘州》二窗詞客癸公批　柳詞「一番洗清秋」，「番」字後人多用仄，用平惟依律最謹，諸家爲然。考《樂章集》中用「一番」，「番」字均作仄聲，然則草窗、玉田之用仄亦未可厚非也。

又　夢、草二窗，余極服膺，別有箋校本，幷圈定四聲，故此本竟未一著墨也。

張壽鏞《夢窗詞校勘記跋》　右《夢窗詞・校勘記》，匯彊村先生戊、壬兩次所校各本字句異同而刻之者也。顧有依他本所校而誤者，如甲稿《瑞鶴仙》之「春申」，毛本誤作「巾」，非誤作「中」。《拜星月慢》「泣秋檠燭外」，明鈔《鐵網珊瑚》係「外」字，非「泪」字。《水龍吟》「滄波」亦不誤，「華鏡」，毛本亦不作

「境」。《過秦樓》「翠屋」，明鈔《鐵網珊瑚》亦不誤。《丁香結》「向立」，毛本係「立」作「日」。《隔浦蓮近》「素練」、《江南春》「營花」，乙稿《鶯啼序》「繡簾」，毛本均不誤。《絳都春》「簟屏」，毛本「簟」作「篔」。《聲聲慢》「翠屋」，《高陽臺》「垂楊」，丙稿《秋蕊香》「魂返」，毛本均不誤。既經校出，均已刪去，此一也。

《蕙風詞話》卷四 《夢窗詞・埽花游》贈芸隱云：「暖逼書牀，帶草春搖翠露。」《江神子》賦洛北碧沼小庵云：「不放啼紅流水透宮溝。」「逼」字、「透」字，宋本並作「通」，注「去聲」。作「逼」、作「透」，皆後人臆改，不知古音故也。明楊鐵崖《東維子集・五月八日紀游三十六天洞靈洞》詩云：「牛車望氣待箸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留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王生石髓墮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此詩凡十六韻，皆「送」「宋」韻。「通」字可作去聲，此亦一證。

戴埴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鼠璞》一卷，【略】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略】《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鼠璞》一卷。【略】書中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

張壽鏞《戴仲培先生詩文序》 先生名埴，字仲培（清《四庫提要・鼠璞》按語），祖機，師事鄉先生高開，爲開兄閔所器重（見《鄞志・戴機傳》），《鄞縣志》有傳。【略】埴於宋季官將漕矣，究心郡國利病，如楮券源流，如鹽法，如義役，詳攷得失，筆之於書，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極爲精審，皆見於所撰《鼠璞》一書。【略】埴生宋之末季，愴懷禾黍，嘗引《憶君王》詩云：「依依宮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自謂語意悲悽，讀之令人淚墮（見《鼠璞》）。王伯厚《戴氏桃源世譜》云「呂成公謂素風存則懍懍乎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爲先生言且爲後之人勵也。抑攷《江湖後集》（卷九）錄先生詩六首，賦一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和王教暮春出遊》詩云：「振鐸揚儒風，函丈紛冠服。」又云：「顧我闕黨徒，無成坐欲速。」王教不知何人。《彗星》一詩作於紹定壬辰閏九月，越六年戊戌爲嘉熙二年，先生始第進士，詩中有云：「洒掃庭內萬化基，蕪穢不治孰觀法。軫驅風車爲宰輔，負衡失平在修飾。翼鼓羽翮主變夷，飛翰不勁必振刷。」然則未第時，慨內政之不修，憂外患之孔亟，已情見乎詞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鼠璞》一卷，戴埴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鼠璞》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戴埴《鼠璞》，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戴埴《鼠璞》一冊。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戴氏鼠璞》一卷，戴埴，格致叢書本。

《百川書志》卷八 《戴氏鼠璞》一卷，宋桃園戴埴撰。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三十冊：《鼠璞》。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鼠璞》三卷，宋戴埴。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鼠璞》二卷，宋戴埴撰。

《郘亭知見宋本書目》卷五六 《鼠璞》一卷，宋刊本。宋桃源戴埴仲培父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鼠璞》一卷，舊鈔小字本。桃源戴埴仲培父。【略】說郛、格致、續知不足齋幷分作二卷，此猶宋時一卷之舊。

《藝風藏書續記》卷二 《鼠璞》一卷，明胡文煥刻本，宋戴埴撰。

張壽鏞《戴仲培先生詩文跋》 壽鏞案，《江湖後集》錄先生詩文七首，小傳云：「里居未詳，詩多仿月蝕雪車之作，非拘拘四靈者也。」壽鏞既惜《鄞志》於先生著述略而不載，因更刊其詩文，列《鼠璞》之次。儻更有廣之者，尤

所望也。

歐陽守道

論述

吳澄《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 玉溪翁嘗登盱江宏齋先生、廬陵巽齋先生之門，予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睎前修可也。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劉詵《跋四君圖後》 秘監歐陽公巽齋先生以雄文邃學，爲世師表，一時名士，多出其門。信國文公，於先生爲嫡孫行；大傅劉公、禮部鄧公，則高弟也。信國既以名節高百代，而大傅、禮部亦卒爲宋全人。以文章重天下，宋雖亡國，而景光無窮，先生力也。先生當賈呂勢焰薰灼，力陳其奸，萬死不顧，使遇事變，豈肯全軀保妻子？要之，其教學者皆本仁義忠孝，故其效如此。嗚呼，其可仰也乎！

劉將孫《曾御史文集序》 東南百五十年來，廬陵文字爲盛。【略】近年黃廬東之簡則，劉玉淵之精雋，歐陽巽齋之天趣，理致又往往出彌高，盛哉！豈獨四方不敢望？唐所謂三百家，蓋斯下矣。

又《跋巽齋先生尺牘後》 巽齋先生文章節行，師表一世，而平生謗議極不少。此簡報益齋鍾先生者。中間益齋寄詩所爲感嘆悼恨，而謗譽生前身後之嘆，餘生閉門休致之誓，匆匆寫心曲，感知己，無不足以興情。當是棄官請南岳時。前輩往復，未有爲無益書問者。塵昏半幅，益齋閔世惜交之情，與歐先生閒遠無求之操，可以兩得之矣。若《易傳箋序》，固已刻之有年，此其初本，幾如溫公作《通鑑》草，無一字草者。後生把玩，惟有敬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巽齋文集》二十七卷，【略】宋歐陽守道撰。【略】中如《復劉學士書》辨李習之以守其中爲愼獨，非《中庸》本旨；《答丁教授書》辨劉景雲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之說，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凡此之類，持論咸有根柢，非苟立異同。史稱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蓋崛起特立，不由依託門戶而來，故所見皆出自得也。史又稱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又聘爲岳麓書院山長。後萬里爲國子祭酒，復薦守道充史館檢閱。萬里殉節忠臣，子良得葉適之傳，其《林下偶談》，妙解文章肯綮。觀於所主，可以知其氣類。《吉州人文紀略》又稱文天祥、劉辰翁皆守道門人，即守道益可知矣。然則讀是集者，又烏可與諸家語錄等類齊觀乎？

傳記

《宋史》卷四一一《歐陽守道傳》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媼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略】」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其次在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略】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略】轉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略】遷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遷祕書郎，【略】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略】所著有《易故》、文集。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十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巽齋文集》二十七卷，大學士程景伊家藏本，宋歐陽守道撰。【略】是編分甲、乙、丙、丁、戊五集。

藝文

文天祥《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婉，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祕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又《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眞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饑，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槃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矰繳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夭，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於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頤。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於門，適相值而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弔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鷄斗飯。竊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李彭老

論述

綜論

《浩然齋雅談》卷下　篔房李彭老詞筆妙一世，予已擇十二闋入《絕妙詞》矣，茲不重見。外可筆者甚多，今復摭數首於此。《惜紅衣》云：「水西雲北【略】。」送客《木蘭花慢》云：「折秦淮露柳【略】。」《祝英臺近》云：「載輕寒【略】。」《章臺月》云：「露輕風細【略】。」又《青玉案》云：「楚峰十二陽臺路【略】。」又張直夫嘗爲詞叙云：「靡麗不失爲《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爲《騷》、《雅》之賦，摹擬《玉臺》，不失爲齊梁之工，則情爲性用，未聞爲道之累。」樓茂叔亦云：「裙裾之樂，何待晚悟，筆墨勸淫，咎將誰執。」或者假正大之說而掩其不能，其罪我必焉。雖然，與知我等耳。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李彭老字商隱，有《篔房詞》。李萊老字周隱，有《秋崖詞》。兩人爲一時翹楚，但俱是寄和草窗者。篇章亦甚富而少餘蘊耳。

《歷代詞話》卷八引《詞苑》　李萊老、彭老兄弟皆與草窗善，萊老題其詞

卷有句云：「白髮潘郎吟欲醉，綠暗蘼蕪千里。」彭老懷嘯翁詞有句云：「相對夜何其。泛剡清愁，買花芳事，一卷新詩。」

分論

《踏莎行》（紫曲送香）《詞旨・屬對》：紫曲送香，綠窗夢月。

《謁金門》（吟望直）《詞旨・警句》：春在闌干咫尺。

《壺中天》（青颸蕩碧）《詞旨・警句》：明年今夜，玉尊知在何處。

《探芳信》（對芳晝）《詞旨・警句》：閒簾深掩梨花雨，誰問東陽瘦。

《詞潔輯評》卷三：二詞同韻，必皆繼草窗作者，惜周詞不見。詞至宋末，予倡女和，人人各極其工，眞樂事也。

《祝英臺近》（杏花初）《詞旨・警句》：幾番鶯外斜陽，闌干倚徧。恨楊柳遮愁不斷。《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李篔房云：「幾番鸚外斜陽，闌干倚遍。恨楊柳遮愁不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寫景言情，撫今追昔，循序寫來，自是合作。結處「鶯外斜陽」三句，含思綿渺，羣稱警句。

《天香》（搗麝成塵）《詞潔輯評》卷三：咏龍涎諸作，俱在影響之間，不太遠者，斯取之矣。

《高陽臺》（飄粉杯寬）《銅鼓書堂詞話》：宋人落梅詞，名句甚夥。如《高陽臺》一解賦落梅者，吳夢窗云：「宮粉雕痕【略】。」李篔房云：「竹裏遮寒，誰念減盡芳雲。幺鳳叫晚吹晴雪，料水空、煙冷西泠。」又云：「環珮無聲，草暗臺榭春深。欲倩怨笛傳清譜，怕斷霞、難返吟魂。轉銷凝，點點隨波，望極江亭。」李秋崖云：「門掩香殘【略】。」三人寫落梅之情景魂魄各有不同。其雅正澹遠，柔婉深長之處，令人可思可詠。《蕙風詞話》卷二：李商隱《高陽臺》詠落梅【略】，前段「誰念」「念」字、「幺鳳」「鳳」字、後段「草暗」「暗」字，「欲倩」「倩」字、「斷霞」「斷」字，它宋人作此調並用平聲。商隱別作《寄題蓀壁山房》闋，亦用平聲，唯此闋用去聲。以峭折爲婉美，非起調畢曲處，於宮律無關係也。其前段「水空」「水」字，似亦應用去聲，上與平可通融，與去不可通融也。商隱與弟周隱有《餘不谿二隱叢說》，惜未見。

《木蘭花慢》（正千門繫柳）《白雨齋詞話》卷二：李篔房《木蘭花慢》（送客）云：「吟邊喚回夢蝶，想故山、薇長已多年。」後疊云：「留連漫聽燕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此詞絕有感慨。《絕妙好詞》中失載，見公謹《浩然齋雅談》。《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純寫暮春風物，而中著「秀髻」、「春妍」三句，景中有情，則柳煙杏雨，在春光駘蕩中，有靚妝人在也。下闋回首前游，燈樓水院，在想象之中，則情中之景，都化煙雲。「吟邊」、「題紅」二句回應轉頭處，言芳時已換，賸有酒邊殘句，向夜月簾櫳低徊獨詠耳。

《法曲獻仙音》（雲木槎枒）《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用旁襯筆寫蕭寥之景，「瘦影」三句賦梅，即承以「年華柱絃」句，殊有今昔之感，故轉頭處即回憶當日看花。原題云「官圃賦梅，繼草窗韻」，證以「錦纜」、「池苑」等句，則此詞當是經故宮而作，與草窗過西湖離宮「一片斜陽戀柳」之詞，同一感想。「蒼蘚黃塵」，古今同慨，甯獨趙家宮苑耶？

《高陽臺》（石筍埋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因寄金應桂蓀壁山房而作。圖史連廬，雲山四面，得作者雅潔之筆狀之，彌見其人之高躅。《佩楚軒客談》云：「金應桂【略】居西湖南山中，築蓀壁山房，左絃右壺，中設圖史，客至撫摩，共賞諦玩，清談纚纚，每肩輿入城府，幅巾氅衣，望之若神仙然。」但《佩楚軒客談》僅言琴酒圖書，而詞中則云桃花寫扇，字仿歐、虞，可知其書畫兼擅也。

《摸魚兒》（過垂虹）《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從水鄉引起采菱，有閑逸之致。「綠蓑」四句詠物工細，旋用香芹碧澗羹詩意作襯，以開宕局勢。下闋用季鷹事，雖意所易到，而接以「紅塵如海」二句，意境便超。「際曉隨魚市」句涉想殊妙。結處「秦鬟賀鏡」，殆謂秦封山及賀監湖，覺鍊字過於生硬。此詞見《樂府補題》，《詞綜》所載，則「柔波」作「腥波」，「煙水」作「煙翠」，與此略異。

紀事

《齊東野語》卷一九　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仰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衆，吳人湯益一詩，頗爲人所稱，云：「檀板歌殘陌上

花，過牆荊棘刺檐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敗屋春歸無主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瑤房錦榭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隔窗風雨剝青紅。」

陳維崧《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倡和作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甫、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練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又無名氏二人。題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浮翠山房賦白蓮》、《紫雲山房賦蓴》、《餘閒書院賦蟬》、《天柱山房賦蟹》，調則爲《天香》，爲《水龍吟》，爲《摸魚兒》、《齊天樂》、《桂枝香》，凡五，共詞三十七首爲一卷。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

李萊老

《浩然齋雅談》卷下　李秋厓萊老，與其兄篔房競爽，號龜溪二隱。予已刊十二闋於《絕妙選》矣。今復別見《倦尋芳》云：「繚牆粘蘚【略】。」《點絳脣》云：「綠染春波【略】。」《西江月》賦海棠云：「綠凝曉雲冉冉【略】。」

《浪淘沙》（榆火換新煙）　《詞旨・警句》：歸醉夜堂歌舞月，拚卻春眠。

《青玉案》（吟情老盡江南句）　《詞旨・詞眼》：漁煙鷗雨。燕昏鶯曉。《詞綜偶評・補遺》：（總入韶華譜）「韶」當作「昭」。昭華，玉名，謂玉笛也。石湖亦有「昭華三弄」之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李彭老字商隱，有《篔房詞》。李萊老字周隱，有《秋厓詞》。兩人爲一時翹楚，但俱是寄和草窗者。篇章亦甚富而少餘蘊耳。

《歷代詞話》卷八引《詞苑》　李萊老、彭老兄弟皆與草窗善，萊老題其詞卷有句云：「白髮潘郎吟欲醉，綠暗蘼蕪千里。」彭老懷嘯翁詞有句云：「相對夜何其。泛剡清愁，買花芳事，一卷新詩。」

《銅鼓書堂詞話》　宋人落梅詞，名句甚夥。如《高陽臺》一解賦落梅者，吳夢窗云：「宮粉雕痕【略】。」李篔房云：「竹裏遮寒【略】。」李秋厓云：「門掩香殘，屏搖夢冷，珠鈿糝綴芳塵。」又云：「薛梢空挂淒涼月，想鶴歸、猶怨黃昏。黯銷凝，人老天涯，雁影沈沈。」又云：「煙濕荒村，背春無限愁深。迎風點點飄寒粉，悵秋娘、滿袖啼痕。」三人寫落梅之情景魂魄各有不同。其雅正澹遠，柔婉深長之處，令人可思可詠。

《詞徵》卷三　前人詞多喜用三十六字，【略】李秋厓《木蘭花》「三十六梯樹杪」、姜堯章《惜紅衣》「三十六陂秋色」，用算博士語皆有致。

《蕙風詞話》卷二　商隱與弟周隱有《餘不谿二隱叢說》，惜未見。

《小重山》（畫檐簪柳碧如城）　《蕙風詞話》卷二：李周隱《小重山》云：「畫檐簪柳碧如城。一簾風雨裡，過清明。」又云：「紅塵沒馬翠埋輪。西泠曲，歡夢架飄零。」「簪」字、「沒」字、「埋」字，並力求警鍊，造語亦佳。

方　嶽

《深雪偶談》　淳祐初，僧友自南嘗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葉訪之。小扉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煮茗，既而侶行溪間，嵩小舟，自拜龍岩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縷指二十霜矣，嘗感舊有詩：「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棱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共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粉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露憂，妙語滿地無人收。」蓋指二公詩與自南師既亡，余亦就老，悵前游之不能踐也。

又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摩詰手，遂稱二妙。惜別詩要須道路臨歧繾綣，畫態亦然。「相看臨野水，獨自上孤舟。」「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外此曾未多見。徐道暉「不來相送處，恐有獨歸時」，脫胎語爾。余往歲嘗從貴游觀畫卷，首題云：「長江風送客，空館雨留人。」因慨古今詩意無窮，語出唐人必矣。

《升菴詩話》卷三　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七　《深雪偶談》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方嶽撰。嶽字元善。寧海人。書中記淳祐初年事云「縷指二十霜，余已就老」。又載丙寅三月喪子事，丙寅乃度宗咸淳二年，則嶽至宋末尚在也。書凡十有四條，皆評詩詞。又自載其《感舊》、《題畫》二詩，俱不甚佳。至其言梅花二字入詩尤爲難工，獨引賈似道「梅花見處多留句」之語，以爲絕唱，更未免近於諂矣。

《宋季忠義錄》卷一三　方嶽字元善，號菊田，寧海人。經明行修，隱居不仕，以詩名。

陳模

陳模《懷古錄序》　詩不古，文不古，風俗不古也。故凡先正格言，與夫平日得於父兄師友之訓迪講明，一言一行之合乎古者，皆筆之，庶志乎古者猶於是而有考。夫詩文亦末矣，然世道之升降，風俗實爲之。風俗之污隆，則文章與之高下。是以天下之治亂，每驗於斯；風俗之轉移，每驗於斯。嗟夫！金口木舌之不鳴，天下之相告詔者非古也久矣，奚獨詩文爲然哉！作《懷古錄》。寶祐二年甲寅四月既望，月庭陳模子宏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　《懷古錄》一卷，舊鈔本。宋廬陵陳模子宏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懷古錄》二卷，宋陳模撰。寫本。模字子宏，廬陵人，有寶祐二年甲寅自序，亦考論詩文之筆錄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懷古錄》三卷，宋陳模撰。清鈔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陳必復

陳必復《山居存稿自序》　余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閑雅，如幽人野士冲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先生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不佞，三熏三沐，敬以先生爲法。雖夫子之道不可階而升，然鑽堅仰高，不敢不由是乎勉。姑哀存作，筆之是編，將以求印於運詞林之斤者，非曰自眩云爾，是爲《山居存藁》。閩人陳必復無咎書於藥房吟所。

《宋百家詩存》卷一四《山居存稿》　陳必復字無咎，號藥房，閩人，嘉定時卜居封禺山中，結屋數椽，題曰藥房吟所。有《山居存稿》，俱五七言律詩。自爲序云：「余愛晚唐諸子，其詩清深閑雅，如幽人野士，冲澹自賞，要皆自成一家。及讀少陵集，然後知晚唐諸子之詩盡在是矣，所謂詩之集大成者也。」今讀其詩，格調工穩，饒有清蒼之色，咄咄逼人，要是規仿老杜而能得其一體者。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陳必復山居存稿》　數椽遯跡寄烟蘿，野士襟懷托短歌。晚得浣花眞面目，始知別裁是餘波。

《江湖後集》卷二三　陳必復字無咎，長樂人。淳祐十年進士。有《山居吟稿》，見《遺書》本。今葺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二十九首。

林尚仁

陳必復《端隱吟稿序》　有林君尚仁者，一日以詩來謁。讀其詩，識其爲人也。揖之進，使之坐，與之上下議論，皆纚纚可聽，知其深乎詩，而非苟於作者也。因請定交。越數日，林君又出數則以示，讀之矍然而喜，因請見全藁。林君曰：「余平生苦於吟，所得亦不少矣。然微不合我意則裂去，惟恐緩，今存者無幾何。公有命，其奚敢辭？」又數日，林君攜短編以過，見之愕然而驚，離席而起，執其手，謂林君曰：「子腸腑間豈皆錦繡耶？不然，何其言之多美也？」【略】林君字潤叟，自號端隱。其爲詩專以姚合、賈島爲法，而精要深潤則過之。每來對余言，切切然惟憂其詩之不行於世，而貧賤困苦莫之憂也。觀其志，蓋知所尚矣。余誠懼乎世之知林君者未能衆，故樂爲序其詩而表出之。後有知林君，必自此詩始。淳祐歲辛亥小至日，陳必復書于封禺山中。

《宋百家詩存》卷一八《端隱吟稿》　林尚仁字潤叟，福州長樂人。家貧，

刻苦攻詩，每有所作，微不合意輒裂去。卜居半村半郭間，手自種竹，題曰竹所，吟嘯其中，自號端隱，以示終於遯迹之意。《吟稿》一卷，淳祐辛亥陳必復爲序，稱其詩專以姚合、賈島爲法，而精要深潤則過之。又贈詩云：「溪邊著吟屋，亦足老生涯。洗硯深池水，敲棋落案花。客來多載酒，童去自煎茶。愛爾幸標異，逢人滿口誇。」其高雅之致，可在林逋、魏野間別置一席。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林尚仁端隱吟稿》 家居半郭半村裏，興寄詩瓢酒盞邊。魏野林逋雲散後，風流竹所有眞傳。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端隱吟稿》一卷，舊鈔本。宋長樂林尚仁洞叟撰。

楊恢 湯恢

論述

趙汝騰《跋楊君恢詩》 楊君詩詞甚似其外大父植齋，余爲之擊節。若司馬子長之外孫曰楊惲，文采風流，與子長無辨，今於楊君見之。

《二郎神》（瑣窗睡起） 《詞旨・警句》：燕子銜來相思字，道玉瘦不禁春病。《詞律》卷一五萬樹評：此爲本調正格，作者多從之。《嘯餘》載徐幹臣詞，亂注平仄。此篇乃和徐韻者，故收之以爲證。《詞綜偶評・宋詞》：此作以會合與別離兩層夾寫。（「記翠楫銀塘」三句）此層尚是寬寫。（「燕子銜來相思字」二句）從隔足不來，又翻進一層。（「香痕碧唾」五句）此層寫得更切。

《倦尋芳》（錫簫吹暖） 《詞旨・警句》：宿粉殘香隨夢冷，落花流水和天遠。《詞綜偶評・補遺》：（背後腰肢，彷佛畫圖曾見）東坡《續麗人行》，因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而作，故其詩云：「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此正用其語意。

《祝英臺近》（宿醒蘇） 《詞旨・警句》：都將千里芳心，十年幽夢，分付與一聲啼鴂。《詞綜偶評・補遺》：（沉水冷金鴨）「鴨」字屬洽韻，不與屑月通，此與「雪」、「節」同叶，當讀作乙結切。東坡《畫雁》詩亦然。

《祝英臺近》（月如冰） 《詞旨・警句》：不妨彩筆吟牋，翠尊冰醞，自管領一庭秋色。《詞綜偶評・補遺》：（誰道臨水樓臺，清光最先得）「近水樓臺先得月」，唐戴叔倫句。

《甘州》（摘青梅薦酒） 《詞旨・詞眼》：柳腴花瘦。

《二郎神》（碧崖倒影） 《詞苑萃編》卷二三：眉山楊恢游浯溪詞云：「碧崖倒影【略】。」按此詞甚佳，惜不著姓名。《聽秋聲館詞話》卷三：寶山蔣劍人所著《芬陀利室詞》中，一題云：宋楊恢游浯溪，作「碧崖倒影」一首，末句「漠漠水天遠」五字，詞甚佳，惜調名不著。各家詞選、萬氏《詞律》俱不載，滄海遺珠，可勝歎惋。辛亥冬，泛舟泖湖，凍雲下垂，滄波不流，絮帽篷窗，四望寥廓。爰填是解，即用其韻，援《魚游春水》例，名之曰《水天遠》。余細繹音調，頗似《二郎神》，惟後結少一字。《浯溪集》錄其詞云：「碧涯倒影【略】。」恐係「水遙天遠」，落去一字。劍人未經細考，謂爲調名不著，以《水天遠》名之，所作詞又於後段次句多一字，未免自誤誤人。

雜錄

《聽秋聲館詞話》卷三 考宋湯恢，字西村，《詞綜》錄詞五闋。惟《新刊絕妙好詞》作楊恢，箋爲眉山人。尚有《八聲甘州》云：「摘青梅薦酒【略】。」玩詞意，殆南宋遺民放浪泉石間者。楊恢之名，僅見《略陽石刻叙》，別議籍係賓城，非眉山。

劉毓盤《輯校西村詞跋》 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箋》曰：楊恢字充之，號西村，眉山人。有《西村詞》。陶宗儀《輟耕錄》曰：楊氏，眉山甲族也。徐楙曰：別本作湯恢，非。恢，宋末人，出處無考。陸輔之作《詞旨》，錄其「宿粉殘香」二句，「燕子銜來」二句，「都將千里芳心」三句，「不妨彩筆雲箋」三句，爲警句。王逢《浯溪集》亦言其游浯溪一詞之佳。浯溪，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境，爲湘水上流，顏魯公所書《中興頌》在焉。《四庫提要》謂逢字原吉，元末不出，集中于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言之甚備。每作小序，以標其崖略，足補史傳所未及，蓋其微意所寓也。則恢之爲人可知矣。柴望《涼州鼓吹》有丁巳暮春

訪楊西村湖上懷舊》祝英臺近》詞曰：「小船兒，雙去櫓，紅濕海棠雨。燕子歸時，芳草暗南浦。自從翠袖香消，明璫聲斷，怕回首、舊尋芳處。　向誰語，可憐金屋無人，冷落鳳簫譜。翠入菱花，蛾眉爲誰嫵。斷腸明月天涯，春風海角，恨不做、楊花飛去。」望，字仲山，號秋堂，我邑人。理宗嘉熙中，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省奏名。淳祐丙午元旦，日蝕，詔求直言，乃撰《丙丁龜鑒》十一卷，起周威烈王五十年丙午，訖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數其吉凶禍福于前，指其治亂得失于後。書成上之，忤時相，詔下府獄。大尹趙節齋疏救放歸。端宗景炎二年，以布衣特旨授迪功郎，史館編校。宋亡，與其弟通判隨亨、制參元亨，察推元彪，稱「柴氏四隱」。丁巳爲寶祐四年，在出獄之後，與之爲友，恢之爲人更可知矣。其《和徐幹臣韻》一詞，幹臣名伸，我郡人。王明清《揮麈餘錄》曰「此幹臣自製曲，屬夷則商，與柳永《二郎神》之屬林鐘商者不同，不獨字句有別也。萬樹《詞律》刪「轉調」二字，誤已。《輟耕錄》又謂眉山楊直夫有文名，爲時所重。直夫之妹，通經學，比于曹大家。嫁虞氏，生虞集，爲鉅儒。其學無師，傳于母氏也。噫，何楊氏之多賢哉！庚申冬，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范晞文

論述

馮去非《對牀夜語序》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雞戒晨而畢，株連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王介甫談經以爲優于經，其爲史學者又視爲史。無他，事覈而理勝也。韓退之謂李長吉歌詩爲《騷》，而進張籍詩于道。楊大年倡西崑體，一洗浮靡，而尚事實，至送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節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于言詞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輒序于《對牀夜語》之首，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馮去非可遷甫。

陳沐《對牀夜語跋》　景文，亦良士也。掇拾古人前後歌詩句語，評品頗當，彙而成帙，□□《對牀夜語》。緬想金玉良友，清宵霏屑，悠然不礙日出事，非籌夜者之一奇觀乎？則其爲人脫略無滯留，誠得張弛之宜也。若曰供長日展玩，豈其宜哉？用是敢翻梓不廢。時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太學生江陰陳沐新之識。

鮑廷博《對牀夜語跋》　景文號藥莊，錢塘人，南宋太學生。嘗與高菊磵、姜白石諸人游。咸淳丙寅，同業李蕭規等上書詆賈似道，似道以泥金飾齋扁事罪之，分竄瓊州。其行詣卓然，殆陳東、歐陽澈之流，非如江湖詩人僅以風雅自命而已。所著《夜語》一編，詞約理勝，深得說詩之旨。景定間南康馮去非爲之序，諄諄以名節相勉，景文卒亦不負其言，斯可謂之知己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對牀夜話》五卷。【略】是編成於景定中，皆論詩之語。其間如論曹植《七哀》詩，但知古者未拘音韻，而不能通古韻之所以然，故轉以魏文帝詩押橫字入陽部，阮籍詩押嗟字入歌部爲疑。【略】論古人某句本某句，而於劉灣《雲南行》「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句，不知本漢《華容夫人歌》，亦或不盡得根源。至於議王安石誤以皇甫冉詩爲杜詩，其說是矣。而李端《蕪城懷古》詩，則誤執《才調集》刪本，指爲絕句。王維《送邱爲下第》詩，則誤以爲沈佺期作，亦不能無所舛訛。其推重許渾而力排李商隱，尤非公論。然當南宋季年詩道陵夷之日，獨能排習尚之乖，如曰：「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又曰：「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其所見實在江湖諸人上，故沿波討源，頗能探索漢、魏、六朝、唐人舊法，於詩學多所發明云。

著錄

《玄賞齋書目》卷七　范晞文《對床夜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對床夜話》五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宋范晞文撰。【略】是編成於景定中，皆論詩之語。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對床夜話》五卷，舊鈔本，拜經樓舊藏。宋孤山人范晞文景文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對床夜話》五卷，明祁氏曠園鈔本，張佩兼藏書。

又 《對床夜話》五卷，盧抱經校鈔本，嚴元照藏書。孤山人范晞文景文。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學海類編本。 知不足齋本。

又《續錄》 武林往哲遺著本。 八千卷樓叢刻本。 歷代詩話續編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對床夜話》五卷，舊鈔本。宋范晞文撰。【略】魚氏閒止樓、孫氏聽竹齋藏書。

《楹書隅錄續編》卷四 校舊鈔本《對床夜話》五卷二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舊寫本，係從《學海類編》傳寫。黃蕘圃（丕烈）以鈔本八卷者校改，有手跋，又甲子祁曠翁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清乾隆十八年曹炎鈔本，曹炎跋，一冊。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印學海類編本，傅增湘校跋并錄黃丕烈題識，二冊。 《對床夜話》五卷，宋范晞文撰。清鈔本，吳壽暘校并錄鮑廷博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對床夜話》八卷一冊，宋范晞文撰，清初鈔本，清黃丕烈手書題記。 《對床夜話》五卷二冊，宋范晞文撰，舊鈔本，硃校。

楊纘

《浩然齋雅談》卷下 楊纘字繼翁，號守齋，又稱紫霞。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侄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爲嗣。時數歲，往謝史衛王，王戲命對云：「小官人當上小學。」即答云：「大丞相已立大功。」衛王大驚喜，以爲遠器。公廉介自將，一時貴戚無不敬憚，氣習爲之一變。洞曉律呂，嘗自製琴曲二百操。又常云：「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當廣樂合奏，一字之誤，公必顧之。故國工樂師，無不嘆服，以爲近世知音無出其右者。仕至司農卿，浙東帥，以女選進淑妃，贈少師。所度曲多自製譜，後皆散失。

張炎《詞源序》 余疏陋謝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榷音律，嘗知緒餘，故生平好爲詞章。

《詞源》卷下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詞》。與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但守齋持律甚嚴，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詞五要》。觀此，則詞欲協音，未易言也。

《八六子》（怨殘紅） 《詞旨·詞眼》：蝶淒蜂慘。（楊守齋《八六子·牡丹》次白雲韻） 《詞律》卷一三萬樹評：此學秦體者。但「婕悽」句語氣當作四字，而「千林」二字屬下句者，秦則上句六字，下句四字也。

《一枝春》（竹爆驚春） 《詞品》卷六：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 《片玉山房詞話》：此詞當日已膾炙人口，《詞律》不載，何也。

《被花惱》（疏疏宿雨釀輕寒） 《詞律》卷一四萬樹評：此楊守齋自度腔也。以詞中語名題，亦因山谷《水仙》詩「坐對眞成被花惱」，故取其三字耳。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守齋名纘，字繼翁，又號紫霞翁，善彈琴，明宮調，有《圈法周美成詞》，又有《紫霞洞簫譜》。嘗著《作詞五要》，于塡詞按譜、隨律押韻二條，詳哉言之。守律甚細，一字不苟作。

《憩園詞話》卷一 《詞源》中最妙者，爲楊守齋《作詞五要》。按守齋名纘，字繼翁，又號紫霞翁，深於律呂，周草窗、張叔夏諸詞人，皆就以正拍。草窗之《木蘭花慢·詠西湖十景》，皆其訂正。此五說皆要言不煩，可資法守。

《蕙風詞話》卷四 臨桂白龍洞，有紫霞翁題名，《桂勝·名勝志》，謝志《金石略》並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遊白龍洞記》云：「壁間有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按宋楊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洞曉律呂。【略】《浩然齋雅談》云：「纘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子麟孫早夭，祝爲嗣。仕至司農卿，浙東帥。」不聞有遷謫之事，不知何因游吾粵也。周公謹九日登高《徵招》換頭云：「腸斷紫霞

深，知音遠，寂寂怨琴凄調。」歐拍云：「楚山遠，《九辯》難招，更晚烟殘照。」吾邑遠在楚南，周詞云云，可爲霞翁游粵之證。

劉毓盤《輯校秋崖詞跋》 楊纘字守齋，號紫霞翁，嚴陵人。寧宗恭憲皇后兄。次山孫，度宗楊淑妃父也。官列卿，善琴工詞，尤精于律。周密《西湖十景》詞嘗就之訂律。張炎《詞源》曰：守齋與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

施岳

論述

《詞源》卷下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詞》。與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

《樂府指迷》 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澹。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亦有起句不緊切處。

又 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如清眞梨花及柳，何曾說出一個梨、柳字。梅川不免犯此戒，如《月上海棠》詠月出，兩個月字，便覺淺露。

《詞旨・屬對》 「竹深水遠，臺高石出。」（施梅川）「香茸沾袖，粉甲留痕。」「就船換酒，隨地攀花。」

《銅鼓書堂詞話》 詞不同乎詩而後佳，然詞不離乎詩方能雅。昔沈義甫評施梅川詞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淡。」義甫斯言，深得樂府之三昧者。嘗憶梅川有登吳山《水龍吟》云：「翠鬟湧出滄溟影。」又云：「樓臺對起，闌干重憑，山川自古。」又云：「看天低四遠，江空萬里，登臨處，分吳楚。」又云：「兩岸花飛絮舞，度春風，滿城簫鼓。英雄暗老，早潮晚汐，歸帆過櫓。淮水東流，塞雲北渡，夕陽西去。」其聲韻辭華，大雅不羣，脫盡綺膩纖穠之態。案《武林舊事》云：「施梅川，名岳，字仲山，梅川其號也。吳人，精於律呂。其卒也，楊守齋爲樹梅作亭，薛梯飆爲誌其墓，李篔房書，周草窗題蓋，葬於西湖虎頭巖下。」

《步月》（玉宇薰風） 《絕妙好詞箋》卷四周密注：茉莉嶺表所產，古今咏者不甚多。文公曾咏二絕句，鄒道（卿）（鄉）亦曾題咏。此篇「小蓮冰潔」之句，狀茉莉最佳。此花四月開，直至桂花時尚有玩芳味，古人用此焙茶，故云。

《曲遊春》（畫舸西泠路） 《詞潔輯評》卷五：此調前片既似吳君特，後片又似周公瑾，兼撮二家之長。《詞綜偶評・補遺》：和草窗韻。前闋寫遊人之駢集，後闋言遊人之歸去，層次歷歷，無不如畫。（傍斷橋翠繞紅圍，相對半篙晴色）《武林舊事》所謂「小泊斷橋，千舫駢聚」也。

傳記

《絕妙好詞箋》卷四 施岳字仲山，號梅川，《武林舊事》云：施梅川，吳人。精於律呂。其卒也，楊守齋爲樹梅作亭，薛梯飆爲誌其墓，李篔房書，周草窗題蓋，葬於西湖虎頭巖下。

趙希棣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趙希棣誼父《抱拙集》：「市井蕭條景物非，居人猶號永和隄。春山十里斜陽樹，漠漠殘紅杜宇啼。」（《過臨平》）【略】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抱拙小稿》 趙希棣字誼父，汴人。寶慶間頗著詩聲，與荷澤李龔相倡和，龔甚推許之。《抱拙小稿》一卷，詩不及百首，俱深穩有法，其七絕句尤覺瑰妍有態，江湖派詩人擅場，大都在此，希棣又其亞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趙希棣抱拙小稿》 寶慶詩人汴水多，江湖衍派此餘波。已抄深穩《湖中曲》，更數環妍《天屋歌》。

《宋詩紀事》卷八五 趙希棣字誼父，汴人，太祖九世孫。有《抱拙小稿》。

趙汝茪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趙汝茪字參晦，《絕妙好詞》載其詞爲多，而語意爲人所重。弁陽老人有《十擬》詞，直與花翁、夢窗并列于前，且作《醉落魄》以咏之。及讀其《梅花引》、《漢宮春》，有不虛一時之所獎借者。

《戀繡衾》（柳絲空有萬千條）　《詞旨・警句》：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春風、偷在杏梢。《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趙霞山云：「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春風、偷在杏梢。」《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初見杏花，情思入妙。《蕙風詞話》卷二：詞衰於元，當時名人詞論，即亦未臻上乘。如陸輔之《詞旨》所謂警句，往往抉擇不精，適足啓晚近纖妍之習。宋宗室名汝茪者，詞筆清麗，格調本不甚高。《詞旨》取其《戀繡衾》句「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春風、偷在杏梢」，此等句不過新巧而已。

《如夢令》（小研紅綾箋紙）　《雨村詞話》卷二：趙霞山《如夢令》云：「小研紅綾箋紙。一字一行春淚。封了更親題，題了又還折起。歸未。歸未。好個瘦人天氣。」（奇）（寄）筆墨于意外，不知《草堂詩餘》何以不收。

《漢宮春》（著破荷衣）　《蕙風詞話》卷二：余喜其《漢宮春》云：「故人老大，好襟懷消減全無。漫贏得、秋聲兩耳，冷泉亭下騎驢。」以清麗之筆作淡語，便似冰壺濯魄，玉骨橫秋，綺紈粉黛，回眸無色。但此等佳處，猶爲自詞中出者，未爲其至。如欲超軼王（碧山）、周（草窗）、伯仲姜（白石）、吳（夢窗）而上企蘇、辛，其必由性情學問中出乎？

劉毓盤《輯校退齋詞跋》　《宋史・宗室世系表》曰：汝茪，太宗第四子商恭靖王元份八世孫。元份生信安僖簡王允寧，允寧生韓榮思王宗諤，宗諤生成孝良王仲嘗，仲嘗生贈正奉大夫士靖，士靖生贈蘄州防禦使不迂，不迂生善官，善官有子五，汝茪其第五子也。《歷代詞人姓氏錄》曰：「汝茪字參晦，號霞山。」趙聞禮《陽春白雪》曰：「參晦又號退齋，有《退齋詞》。」陸輔之作《詞旨・警句》，錄其《戀繡衾》詞「怪別來、胭脂慵傅，被東風、偷在杏梢」二句。查爲仁、厲鶚《絕妙好詞合箋》曰：「汝茪，光、寧間人，其仕籍無考。字曰參晦，號曰退齋。」其父名官，必不汲汲於功名而作嫌名之諱者。昌黎所謂「若父名仁，其子將不得爲人」之意乎？記言靖康初金人入汴，二聖被留，宮眷宗室名在玉牒者，按籍以求，悉驅以北，無一得免者。高宗太子薨薨，以本支無人，乃求太祖後立嗣。以《宋史》核之，則言之不確也。趙汝愚爲慶元名相，且配享寧宗矣。汝字行同出于太宗，服屬雖疏，烏得曰：「彼爲宗臣，可一網而盡耶？」太宗之傳子也，出于趙普「不可再誤」之一言。太祖之天下，挈以還諸太祖之子孫歟！此談因果者之說也。崖山之敗，酷于皋亭，寡婦孤兒，同歸于盡。庚申一帝，瀛國所遺，龍種不亡，以牛易馬。生生世世，何樂而生帝王家，反不若遜國遺民，不聞理亂也。

繆鑒

論述

陸文圭《跋苕石翁詩卷》　《客況》句云：「雁沈秋驛雨，雞送曉窗燈。」《書壁》云：「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塵。」《寄友人》云：「病猶有樂扶持老，貧爲無心俯仰人。」《遣興》云：「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爲看山面面開。」右，澄江詩人苕石翁得意句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後人議論不敢到。建安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陵陽、南康人皆入社，獨未有澄江人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

楊維楨《苕石效顰集序》　予嘗與澄江牆東陸先生會於錢塘，評文之次，論及詩家，謂澄江無詩人，賴有苕石繆老人。因舉似其詩，有《鬼燈檠》《悟空寺》及《客況》諸作，亦可次渡江後三詩家之餘響，惜未見其全集。今年秋，小齋劉公偕一白面生來謁，曰：「此苕石老人之諸孫恭也。」袖出一卷，乃左轄

周公所書「苔石」二大字。老人之警句聯書卷尾，乞予一言爲小序。予既熟其名於三十年前，而一旦見其詩，知牆東之言爲不妄。雖然，恭欲梓老人之詩以傳世，孰與種學積文，以顯老人之緒，非徒演爾一家詩派也。

鄭元祐《苔石效顰集序》　大江東流一萬里，其將入海處，乃在於申浦。夫物之至大者，其旁礴而殊風聲氣習，宜申浦人士多才彥，又豈但於賦詩也哉！陸君子方父，申浦之鄉先生也。至謂申浦無詩人，於以見其謙抑耳。繆君君實父亦生於申浦，其所賦詩多矣，而陸君僅摘其數聯，余疑其詩佳者必多，又何但此數聯而已也夫？所謂詩社者，宋人之清談耳。賦詩而知名於古今者，又豈必入詩社也哉！近見澄江張孟膚手鈔其師余紹堂先生所賦詩若干卷以示余，可謂工於賦者矣。乃曰澄江無詩人，乃得厚誣斯世也哉！豈陸君工於《春秋》義，他不暇及也。繆君號苔石，歿後其孫恭念其祖所賦詩幾於淪落，既乞江浙左丞番陽周侯爲篆「苔石」二大字，又乞越人楊君廉夫爲品題其大父所賦詩。恭之於其祖，其志蓋亦可哀也已。至正甲辰孟春元夕後二日識。

吳仲子《苔石效顰集序》　苔石先生繆君實甫，生宋季時，文藝行業爲世所推重。【略】先生生於澄江之上，密邇杭都，以英明之資，際世小康，咏歌嗟嘆之餘，得乎溫柔敦厚之化，長篇短什，宜乎爲縉紳之所傳播，光耀於古今者也。或曰「澄江無詩人，得先生始有焉」，是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先生之化被乎南國，正始之音鏗鏘金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徒吟咏情性而已？

卞榮《苔石效顰集序》　杜少陵云：「作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吾邑之先正繆苔石先生詩，作於當時者必多矣，而遺亡十之八九。【略】吾觀苔石詩，正所謂「凌鮑謝」者，多亦可也，何必多亦可也。國朝詩人如先生者殆不多見。

又《再題苔石先生像》　天之爵異乎人之爵，詩之昌同乎人之昌，詩之存者什一，下與山川生色，上與星斗爭光。嗚呼！此先生所以雖亡猶不亡也。

張庸《苔石效顰集序》　余少時，聞牆東陸先生以碩學冠冕後進，輕勢利，重然諾，於文章少所推讓。有被其一言褒許者，榮如華袞。今觀其爲繆君《苔石詩》序，特見推與，謂自古澄江無詩人，入社者不見全帙，其摛章摘句如斷珪殘璧，猶足使人寶愛，況其全篇不壞者哉！抑又惜苔石有才無位，令所錄者皆棲遁高尚之情，不得國家太平之盛，爲可恨耳。

湯沐《苔石效顰集跋》　吾邑前輩有繆苔石者【略】善吟咏，所作多警句。如云：「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塵。」「修竹垂楊映戶栽，清風長送午陰來。」「門因好客時時掃，窗爲看山面面開。」「此樂恐於兒輩覺，長貧能免俗情猜。」「儒衣不似牛衣好，分付山妻放窄裁。」又：「病猶有藥扶持老，貧爲無心俯仰人」之句。《詠韓信》有云：「既能事漢識眞主，何必下齊求假王。」觀此聲韻，亦足覘其心事矣。蓋與陸牆東、張溝南同時共駕者。

沈周《讀效顰集有感》　苔石新編僅拾遺，絕勝楓落一窮辭。我從南渡識此派，誰謂澄江眞少詩？藥物生涯老堪倚，梅花影子自相知（先生有病，猶有藥扶持，老自贊云：「水月光中，梅花弄影」之語）。於今地下尋潘閬，倡雨酬風兩得宜。余幼時於他人鈔本中見苔石翁「門當車馬道，簾隔利名心」之摘警語，心雖驚悚其超妙，而昧其爲人。今年及八十，始獲見其遺稿，妄贅拙語，以致景仰云。

沈飛霞《讀苔石先生詩》　澄江自古無詩人，高士當年獨擅名。十世雲孫思祖德，兩朝文墜載時英。蒼苔點點留遺石，碧草森森伴舊盟。珠玉聯編全不朽，至今詩社說先生。

傳記

《萬姓統編》卷一一〇　繆鑑，字君寶，其先汴人。靖康之難扈蹕南渡，因居江表。鑑居城東之瓠岱，躭讀書，躬行孝弟，樂施與。既歿，有《效顰集》行於世。

著錄

張宣《苔石效顰集序》　《苔石效顰集》失於至正壬辰之兵，宣兒時猶及見其手書。其孫恭遍訪諸故老，口授三數十篇，圖鋟諸梓。復命宣錄牆東先生跋語，會萃成卷，以求當世賢大夫之言，以光厥祖。夫古今文學之士，上無搢紳之授，下無子孫之賢，淳沈乏偶，隱約以終其身者何限？恭是舉也，比之得爲而不爲者，有閒矣。

湯沐《苔石效顰集跋》　後其裔孫諱蓮字復周集其詩一卷，曰《苔石詩》，

卞公華伯爲之序云。　嘉靖六年歲次丁亥，四川巡撫大理寺卿湯沐沂樂。

《宋詩紀事》卷七七　有《林屋山人集》、《書齋夜話》、《席上腐談》。

藝文

陸文圭《梅花別墅係苔石先生清玩行吟於此者道經有占一首》　一簪華髮老江陰，伏闕上書無此心。門外落紅春寂寂，室中虛白晝沈沈。瓦甌竹葉巢雲醉，山墅梅花踏雪尋。人海黃塵深十丈，此閒那得半毫侵。

陳耘《經苔石先生墓有感》　風月吟魂不可招，東風吹淚灑山椒。年年墓石苔花紫，疑是文華化未消。

吳啟《苔石先生像》　苔石淵源世澤長，暨陽分得一枝芳。雲霄林壑羣賢志，政事文章七葉香。遺像至今留宇宙，眞容如昔見羹牆。更誇八世孫猶孝，景仰追思作寶藏。

薛章憲《苔石先生像贊》　其外襜如，其中謙如，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今去先生殆三百年餘矣，顧瞻遺像，猶足以起予。又況當時立夜雪於函丈，挹春風於座隅，而親炙之者歟！　後跋：先生製作之美，贊之者衆矣，無所容予喙。諸孫復端復要予執筆，因書其遺像云。

又《再題苔石先生遺像》　沖漠而無朕者，淵騫之寢也；淵默而無聲者，鯢桓之審也。峨峨元冠，肅肅元端。何生氣之凜凜，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自不覺其斂衽也！

又《經苔石先生舊居有感》　都院百年餘古宅，青苔白石謝紛華。陟釐尚爾留詩草，孚尹猶疑帶墨花。豈止祁孫誇上世，端令弟子託東家。紙緣舊跡皆文字，蝌蚪縈波鳥篆沙。

卞榮《苔石先生像贊》　嗚呼！苔石先生而今安在？詩名播於千秋，豈獨豪於一代？衣巾楚楚，手神灑灑。賢子姓之繩繩，惟餘澤之永賴。肅雍遺像，久而不改。若屹白石於南山，浩蒼波於東海也。　先生爲繆汝英之始祖，其像至於今殆三百年，宛然如新，而先生之《效顰集》亦並傳焉。汝英命其令器復端謹爲守護，永示其子子孫孫而無終窮，亦可謂孝已乎！世之爲人嗣者，能如汝英父子，則祖宗之聲光焉，得泯泯無聞哉！書讚之餘，三嘆綴此數語云。

趙聞禮

《浩然齋雅談》卷下　《謁金門》云：「人病酒【略】。」《踏莎行》云：「照眼菱花【略】。」此二詞並見趙聞禮《釣月集》。然集中大半皆樓君亮、施梅川所作，安知非他人者。

《風入松》《麴塵風雨亂春晴》　《詞旨・警句》：珠簾卷起還重下，怕東風吹散歌聲。《皺水軒詞筌》：陸輔之所摘，雖斷璧碎璣，然多屬宋人佳句。如【略】趙鈞月《風入松》「珠簾捲上還重下，怕東風吹散歌聲」，【略】讀之不見其全，眞令人忽忽如失，有蛤帳中將旦之惜，深恨藏書不廣。《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趙鈞月：「珠簾捲上還重下，怕東風吹散歌聲。」《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篾片語，亦自佳。「莖」本作「痕」，以出韻改。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聞禮字立之，於南宋播遷之後，而詞章饒有北宋風味。在諸選中亦一二僅見者。《千秋歲》、《風入松》與《水龍吟》之咏水仙，《賀新郎》之咏螢火，猶可被諸管絃也。

劉毓盤《輯校釣月詞跋》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陽春白雪》五卷。臨濮趙聞禮編，蓋取《草堂詩餘》所遺以及近人之詞，并附以己作。馬貴與《文獻通考》同。秦恩復《詞學叢書》跋曰：《陽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宋趙聞禮編。聞禮字立之，又字粹夫，號釣月。有《釣月詞》。《書錄解題》曰五卷，非完書也。張炎《詞源》曰：近代詞人用功者多，如趙粹夫《陽春白雪》集，黃玉林《絕妙詞選》亦自可觀。二書皆附以己詞。汲古閣《宋六十一家詞》黃昇《散花庵詞》一卷，即從黃選本錄出。朱彝尊《詞綜・例言》曰：宋人詞每各自爲卷，不附集以傳，故散失最易。直齋所列長沙坊刻之《百家詞》，蓋十不存一焉。粹夫詩存者，陳景沂《全芳備祖》錄其斷句曰：「西風昨夜摧黃葉，秋亦無心在菊花」，詞亦不傳。反不如《陽春白雪》，秦刻本外，伍崇曜又刻于《粵雅堂叢書》之不亡也。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曰：烏程汪曰楨有《釣月詞》

輯本一卷，惜未見。周密《絕妙好詞》選錄其詞六首。又錄樓采詞六首，以《好事近》「人去綠屏閑」、《法曲獻仙音》「花匣么弦」爲樓氏詞，以《風入松》「珠簾二句爲趙氏警句。吳文英《夢窗詞》又以絮花一首爲吳氏詞。按林表民有和趙粹夫韻《玉漏遲》曰：「并湖游冶路，垂堤萬柳，曲塵籠霧。草色將春，離思暗傷南浦。舊日愔愔坊陌，尚想得，畫樓朱戶。成遠阻。鳳箋空寄，燕梁何許。　凄涼瘦損文園，記翠管聯吟，玉壺通語。事逐征鴻幾度。悲歡休數，鶯醉亂花深裏，悄難替愁人分訴。空院宇。東風晚來吹雨。」見《陽春白雪》卷五。表民字逢吉，理宗時人，有《赤城集》十八卷，爲四庫所收。粹夫能詞，必無取他人之詞篡以己名者，又取他家和人之詞，蒙以入選者，又何疑焉？《風入松》一首，又見侯寘《懶窟詞》，兩存之，以俟論定者。光緒癸卯，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趙萬里《釣月詞輯本題記》　案，趙聞禮《陽春白雪》，至道光間始有江都秦氏、錢唐瞿氏兩刻本。獨《釣月集》宋以後久佚。就《白雪》所引觀之，與《絕妙好詞》所載樓采詞相重者凡四首。此在宋時已然。《浩然齋雅談》云：「《謁金門》、《踏莎行》二詞，并見趙聞禮《釣月集》，然集中大半皆樓君亮、施仲山所作，安知非他人者。」案施仲山詞，今收入《絕妙好詞》，內缺六首。就所存《水龍吟》諸闋，與今所輯《釣月詞》十五首核之，無重出者，則趙氏詞散佚多矣。萬里記。

車若水

論述

《三台文獻錄》卷一四引王象祖《答車清臣書》　高文傑作，疊疊加惠，前施未報，繼施益隆。其詞嚴，其氣振，其道充，明而新，清而健，可追古作，非瑣瑣庸庸，形模影描，掇彼拾此，竊彷彿而釣名稱者比也。【略】篔窗謂高文清似毛澤民，僕謂清而且健。清而且健者，清而不淺、清而不枯之謂也。

《腳氣集》　予登篔窗先生門，方逾弱冠。荊溪吳明輔先從篔窗，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晚進，篔窗一旦于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諛佞，以爲文章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俊爽，皆與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與篔窗皆即世，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數篇呈之，忽貽書四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立齋已登侍從，其意蓋欲痛改舊習，不止如前時之所誨也。予此時文字已自平了，但猶有作文之意，而自家講習，多爲外物所奪，然未嘗不自知。先曾有詩呈立齋先生云：「童牙苦呫畢，嚼爪燈燼爛。衡縮高于丘，纔作文字看。精微隔几塵，健筆抵流湍。開眼天地燎，始識用書難。千葩慚一實，本根耐歲寒。」先生甚喜，常常吟詠。顧昏懦不能大激勵，蓋知世間學問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論作文之法，極是切至。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習卻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學者甚向之，更以爲好。官職日進，賓朋交接，而明輔愈不得以自覺其非，可念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腳氣集》二卷。【略】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爲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篔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略】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剌。然【略】論蔡琰《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爲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爲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五　車若水，黃巖人。講明性理，博學工文，自號玉峰山民。所著有《宇宙略紀》、《玉峰冗稿》（《明一統志》）。初從陳耆卿學古文，及從杜範游，大悔之。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其友胡立方稱，玉峰貌癯而野，口吶不能言，

即之既熟，回視胸中，狹者寬，塞者通，陋者廣，眞益友也。（《台學源流》）

著錄

車惟一《腳氣集跋》 咸淳甲戌冬，伯父腳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寖復成編，因目曰《腳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絕麟之筆也。

《近古堂書目》卷上 《玉峰先生腳氣集》。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腳氣集》一冊，二卷，車若水，祕籍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腳氣集》三卷，天台車若水。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腳氣集》一本，車若水字清臣，舊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腳氣集》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車若水撰。

吳焯《腳氣集跋》 此編刻於陳眉公《秘笈》中，又得乘暇檢校，互有錯字，今成完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腳氣集》二卷，【略】祕笈本。

又《續錄》 瓶花齋鈔本。同治孫氏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玉峰先生腳氣集》一卷，宋車若水撰。影寫本。十行二十字，鈔甚精，從舊刊本影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峰先生腳氣集》一卷，宋車若水撰。清初鈔本，一冊。

張樞

論述

《詞源》卷下 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閒集》，旁綴音譜，刊行於世。每作一詞，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曾賦《瑞鶴仙》一詞云：「捲簾人睡起【略】。」此詞按之歌譜，聲字皆協，惟「撲」字稍不協，遂改爲「守」字，迺協。始知雅詞協音，雖一字亦不放過，信乎協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鎖窗深」，「深」字音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改爲「明」字，歌之始協。此三字皆平聲，胡爲如是？蓋五音有脣齒喉舌鼻，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聽者不知宛轉遷就之聲，以爲合律，不詳一定不易之譜，則曰失律。矧歌者豈特忘其律，抑且忘其聲字矣。

《詞旨・屬對》 「金谷移春，玉壺貯暖。」（茶花）「擁石池臺，約花闌檻。」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寄閑者即張斗南，名樞，號雲窗，玉田之父。嘗度《依聲集》百闋。玉田《詞源》稱其曉暢音律，有《寄閑詞》，旁綴音譜。每作一詞，必令歌者按之，稍有不協，隨即改正，故無落腔之病。

《瑞鶴仙》（捲簾人睡起） 《詞旨・警句》：「甚等閒，半委東風，半委小溪流水。」「待晴猶未。」「粉蝶兒，守住落花不去，溼重尋香兩翅。怎知人一點新愁，寸心萬里。」又《詞眼》：移紅換紫。《左庵詞話》卷上：此詞微特音調和諧，即意致亦頗清約。《藝概》卷四：玉田稱其父寄閒老人《瑞鶴仙》詞「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撲」字不協，遂改爲「守」字，此於聲音之道，不其嚴乎。

《壺中天》（雁橫迴碧） 《詞旨・警句》：雲引吟情閒遠。

《風入松》（春寒嫋下碧雲樓）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寄閒翁《風入松》云：「舊巢未著新來燕，任珠簾，不上瓊鉤。」用「待燕歸來始下簾」句意，翻新入妙。《戀繡衾》云：「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是未經人道語。

傳記

《浩然齋雅談》卷中 張樞斗南，其出處已略載《詞話》，踐歷朱華，爲宣詞令閣門簿書，詳知朝儀典故。其姑縉雲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備見一時宮中燕幸之事。嘗賦《宮詞》七十首，盡載當時盛際，非其他想像而爲者。今摭其十於此。

又卷下 雲窗張樞字斗南，又號寄閑，忠烈循王五世孫也。筆墨蕭爽，人

物蘊藉，善音律。嘗度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眞承平佳公子也。予已選六闋於《絕妙詞》。

雜錄

江藩《詞源後跋》　叔夏乃循王之裔。《宋史・循王傳》：子五人，琦、厚、顏、正、仁。其後不可考。淳熙間，最著者爲張鎡功甫。史浩《廣壽慧雲寺記》稱：鎡爲循王曾孫。石刻碑文後有鎡孫楩跋。蓋以五行相生爲世次之名者，始于功甫。功甫之子，《賞心樂事》稱爲小庵主人而佚其名。功甫之名從金。金生水，水生木，小庵主人之子所以名楩也。《詞源》下卷云：「先人曉暢音律，有《寄閑集》，旁綴音譜，刊行于世。曾賦《瑞鶴仙》一詞『卷簾人睡起』」云云。此詞乃張樞所作。樞字斗南，號雲窗，一號寄閑老人。樞與楩名皆從木，是爲弟兄行。木生火，故玉田生名炎也。以張氏世系計之，叔夏乃循王之六世孫。袁清容《贈玉田》詩，稱爲循王五世孫，誤矣。考當日清和坊賜第甚隘，功甫移居南湖，而循王之子有居南園者，有居新市者，見《南湖集》中，皆緣賜第近市湫隘，而徙居他所耳。斗南有《壺中天》一闋，自注：「月夕登繪幅樓，與篔房各賦一解。」繪幅樓在南湖之北園，乃功甫所居。或者斗南爲功甫之孫，亦未可知也。江藩又記。

丁丙《山中白雲詞後跋》　宋奚燧《秋崖津言》載「張濡《湖上別墅》一詩云：『弱柳舒眉學遠山，四山斜皺綠雲鬟。平湖如鑒一回照，西子明妝濃淡間。』濡字子含，別墅在北新路第二橋，顏曰『松窗』，中構水亭，四面楩柳數百株，圍繞若玦環，下臨菡萏一二十頃，三伏銷暑，不減禁中翠寒堂也。父功甫，即與史衛王謀誅韓侂胄者，楊誠齋賞其詩，所謂『新拜南湖爲上將』也。子含濡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子樞，字斗南，工長短句，李篔房每稱之」云云。則叔夏爲功甫曾孫，斑斑可考矣。功甫爲循王曾孫，見史浩《廣壽慧雲禪寺記》，叔夏之爲循王六世孫，益可徵矣。袁清容贈玉田詩注誤謂五世孫，樊榭從而因之。江子屏（藩）《詞源後跋》力正其訛，初亦不知斗南之父爲何名也。偶得所據，走告邁孫，同爲撫掌。時邁孫重刊《山中白雲詞》甫竟，并錄斗南詩詞弁諸首，其表章先哲之心，自不可及。子含詩不多見，《別墅》一絕之外，復從元道士孟集虛（宗寶）所輯《洞村霄詩集》中見子含《游大滌山》一詩云：「危樓拱翠出層空，畫棟朱簾縹緲中。客散月明風露下，一窗天棘伴絲桐。」樊榭《宋詩紀事》曾引之，亦不諗其爲斗南之父也。斗南亦有《游大滌山》詩云：「一曲朱闌百尺餘，仙人自是愛樓居。松風不動千山靜，月滿天壇人步虛。」爲邁孫所未見者，因補錄之。暇當搜求子含、斗南遺集，并而刊之，與《南湖集》并行于世，則更快也。邁孫其有意乎？光緒八年九月，錢塘丁丙跋。

朱祖謀《南湖詩餘跋》　寄閑老人張樞，字斗南，一字雲窗，叔夏父也，爲功甫諸孫。仁和許增輯其詞于《山中白雲》卷首。老友吳伯宛以爲宜附此集後。今從其說，并錄付剞氏云。甲寅四月朔辛巳，彊村老民朱孝臧跋。

釋文珦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潛山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釋文珦撰。文珦，於潛人。其生平遊歷，略見於所作《舊遊》一百十韻詩中。大抵出家於杭州，遊於湖州，因而遊浙東至閩，由金華、嚴陵返越，又至毗陵、陽羨、金陵、淮甸而止，後仍歸杭州，遘讒下獄，久之得免，遂遯蹟以終。集中有「又看景定新頒朔，百歲還驚五十過」句，知其生於宋寧宗嘉定三年辛未，宋亡時年六十六。又《杭州薦福寺記》題「至元乙酉二月」，《遣興》詩稱「七十七歲潛山翁」，則至元丁亥尚存。其行事則不少概見，惟《咸淳臨安志》載咸淳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賈似道至小麥嶺旌德顯慶寺游山，題名中列衲子四人，文珦與焉，疑亦託跡朱門者。然集中《過似道葛嶺舊居》詩，極詞詆斥，若有餘憤。而《紀事》一詩，作於似道初貶時，其序言「似道位亢志驕，陰謀篡逆，言洩於夏金吾，金吾欲誅之，懼而宵遁」云云，雖與《宋史》所載夏貴請死守淮南，似道奔還揚州之事不甚相符，而抉摘隱惡，至加以曹瞞代漢之罪，非似道之黨可知。且集中獨吟之作十之九，倡和之作不及十之一，所與倡和者，又不過褚師秀、周密、周璞、仇遠數人，皆一時高人文士，亦足徵非干謁之流。或似道重其名衲，游山邂逅，偶挈同遊，遂題名賓從之末，亦未可定也。其詩多山林閒適之作，比興未深，而即事諷諭，義存勸戒，持論率能中理。觀其《哀集詩稿》一篇

有云：「吾學本經論，由之契無爲。書生習未忘，有時或吟詩。興到即有言，長短信所施。盡忘工與拙，往往不修詞。惟覺意頗眞，亦復無邪思。」其宗旨品格，可以具見矣。厲鶚《宋詩紀事》所錄釋子凡二百四十人，顧嗣立《元百家詩選》所錄釋子集凡十五家，皆無其名。《禪藻》一集，蒐羅頗富，亦不登其一字。則是集之佚，其來已久。今從《永樂大典》裒輯，得詩尙近九百首，宋元以前僧詩之工且富者，莫或過之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潛山集》三卷，鈔本，邵二雲藏書。

薛嵎

論述

趙汝回《雲泉詩序》　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略】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人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靜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人而後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淳祐己酉五月日，東閣趙汝回序。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薛嵎仲止《雲泉集》：「二十里松聲，千山雪未晴。」（《太白觀雪》）「巖陰常候雨，松色不知春。」（《眞隱寺》）「雪渡溪流澀，廚煙柏葉香。」（《閒居》）「芳草思無際，春風情最多。」（《春晴》）「隨身唯一鉢，留偈別雙松。」（《松風隆首座》）「離家買湖石，開印對巾山。」（《送台州倅》）「湖水涵秋霽，風荷動夕陽。」（《漁舍》）俞桂希郊《漁隱稿》：「西風蕭瑟入船窗，送客離愁酒滿缸。好記此時分袂處，暮煙微雨過松江。」（《松江送人》）【略】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七《雲泉詩集》　薛嵎字仲止，號雲泉，世家永嘉之廉邨。負才不遇，以詩聞於時。所居曰漁邨，有「漁邨名自我」之句，題詠頗多。晚年買山范灣營藏地，有詩云：「不知筋力何年盡，看到松杉幾尺長。」佳句也。淳祐己酉，東閣趙汝回序其詩。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薛嵎雲泉詩集》　不知世上聲華事，自愛山中草木年。聞說永嘉春漲後，漁村風月尙依然。

《山居》　《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語亦近人，而筆意則已古淡。

傳記

《寶祐四年登科錄》　薛嵎字賓日，小名峽，小字仲正。第萬三永感下。年四十五，六月十日巳時生。外氏陳。治《書》，三舉。兄弟三人。娶林氏。曾祖良逢。祖紹，中奉大夫。父師武，承議郎。本貫溫州永嘉縣在城梯雲坊。

柴望

論述

柴望《道州台衣詩集序》　嗟乎！學詩四十年，吟咏數千首，求其優柔和平，哀樂中節，可以詔將來而有關乎世教者，蓋百不一二也。但其間所以有可存者，則以感時對物，撫景傷情，於縈不恤緯之心，「彼黍離離」之懷，非此無以自託，有不可已者在焉，是則猶有取也。詩凡三變：丙午歸田爲一變，壬子渡江爲一變，庚午泛舟赤壁又一變。二十七年間凡三變，數千首中刪餘僅二百。暇日取刪稿更閱之，猶未盡愜意初，況望追風雅之萬一乎！然則詩難矣哉，安得不以「道州台衣」名？

又《涼州鼓吹自序》　詞起於唐而盛於宋，宋作尤莫盛於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號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別家數也。大抵詞以雋永委婉爲尙，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惟白

石詞登高瞻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託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致，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鉢或彷彿焉，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云爾。幸同志者諒之。

楊仲弘《秋堂集序》 余讀宋紀柴國史詩集，而知詩道之有在也。公詩秉于忠義，而攄于危迫。摘詞琢句，動譜音律，雄豪超越，如天馬之驟空；瀟灑清揚，如春花之映日。就其所造之深，直能卑視近代，而與唐之諸名家相上下矣。至其詩之所以至者，則又上揖李、杜之精英，而性情法度不啻自其胸中流出。蓋雖聲氣所種，各自爲家，而其志之所之，則皆出于時事之所激，而倫理之所關，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也。誠以宋之季，視唐之天寶爲逾危，而公之所遭逢，于楚緯黍離之思爲尤恫焉，宜其發之憤且惋也。然則公之詩豈可以淺視之哉？知公之詩者，要當知公之心，則李白、少陵不是間矣。

柴自新《涼州鼓吹跋》 昔有騷客張雲谷見公集，評云：「憂國聲詩，足追《大雅》；匡時諫草，可續三《謨》。」識者以爲確論。至其詩餘諸稿，可與美成、伯可比肩，顧自謂「彷彿白石衣鉢」者，謙語耳。自新常記數闋，每對諸名家誦之，靡不傾耳悚聽，惟恐其易盡焉。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柴望秋堂遺稿》 伏闕陳言亦壯哉，斷腸飛燕似寒灰。無端歌哭空山裏，爲記當年往事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秋堂集》三卷。【略】望以淳祐丙午上《丙丁龜鑑》得名，然應詔上書，但當指陳人事，論朝政之是非，乃牽引讖緯，以值歲干支推衍禍福，穿鑿附會，迂誕支離。其心雖出於忠誠，其言則涉於妖妄。乃出獄歸里，士大夫至祖道涌金門外，賦詩感慨，傾動一時。王應麟《困學紀聞》尚載其表中之語，以爲佳話。宋末士氣之浮囂，於是爲極。【略】至其人，則宋亡以後，遁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翛然高節，追步東籬。其詩雖格近晚唐，未爲高邁，而黍離麥秀，寓痛至深，騷屑哀音，特爲悽動，亦可與謝翱諸人并傳不朽。故殘章斷簡，猶能流播至今也。

又卷一八七 《柴氏四隱集》三卷。【略】其詩格頗近晚唐，無宋人枯槁之習。隨亨、元彪所作，差遜其兄，然諒節高風，萃於一門，雖遺編零落，而幽憂悲感之意託諸歌吟者，往往猶可考見。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柴望》 治亂千秋覆轍循，《丙丁龜鑑》直言陳。寒城落日靈芝寺，痛國誰憐宋逐臣？

傳記

蘇幼安《宋國史秋堂柴公墓誌銘》 公姓柴氏，諱望，字仲山，號秋堂。【略】生而穎異，五歲能誦詩書輒不忘。甫成童，博通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屬文葩藻，興致所逼，聯珠貫玉，豪邁駿逸，湧若雲波，蓋方閉戶學，而佳篇傳什播流遍江左，咸推爲天下士矣。理宗嘉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省奏名。公倜儻不羈，所交皆當世知名士，相與談論古今時變及經國務，皆鑿鑿中的，人是以服之。淳祐六年丙午元旦，日蝕，詔求中外直言。公素明象數，每夜瞻星斗，時復慘怛，悲歌慷慨，左右莫知其所爲也。及聞詔，乃撰《丙丁龜鑑》一十卷，起周威烈王五十二年丙午，止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丁未。自秦、漢、五代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年，爲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數其吉凶禍福於前，指其治亂得失於後。正月書成上進，忤時相意，秋七月詔下府獄，逮詰幾不免。時大尹尚書節齋趙公素知公忠直，上疏言：「柴望忠誠懇切，所述根據史傳，未可重以爲愆。」得旨放歸田里。京師之人謂公讜論不容，無不嗟惜。在時名公設祖道湧金門外，時與公爲文字交者，三山鄭霞、紹武吳陵、建安葉元素、松溪朱繼芳、錢塘翁孟寅、田井、陳麟、黃溱、南康馮去辨、西江趙崇嶓、曾原一、吁江黃載、汶陽周弼咸在焉。晚色涵岫，商颸振林，各賦詩爲別。公神思澹然，不以得失介意，愛君憂國，眷戀不忘，而桑梓松菊之懷托之聲律者，邈然有度。既抵家，和淵明《歸去辭》，隱長臺之高齋，有樓扁曰奇氣，廳曰百客。讀書鼓琴，時或焚香，宴坐終日。賓友至，則相與笑傲物外。階下蘭蕙菀然，清氣逼人，就之遊者，挹其神采，飄飄起馭風之想。【略】咸淳初，元兵日熾，國事窮蹙，公聞之輒徬徨流涕，如當事者。及聞爲國難死事者，必爲文望空以酹之，觀者聳動。公家居聲名藉甚，當途屢薦之。時太師賈似道專政，公弗平之，遂弗起。乃肆意名勝，登天台、鴈蕩之巔，由吳江陟廬阜，泛湘流，探赤壁，居武夷山中，踰歲乃返。景炎二年，端宗登極，三山孔大諫舉奏薦公，以布衣入直前殿，特旨授迪功郎、史館國史編校，屢進疏論。是時顛覆益甚，忠志不遂，鬱鬱成疾，遂歸山中。及宋亡，元朝物色舊臣，公杜門謝客，獨卧一榻，而感憤激烈，每於吟咏間見之。其《即事》詩曰：「翠華海上知何似，白首山中空自驚。」

又《書感》曰：「堂前舊燕歸何處，花外啼鵑月幾更。」其悽惋忠憤，讀之可爲下泪。公從弟通判隨亨、察推元彪俱宋舊臣，與公同志，遯跡不事二姓，賡咏于烟露之間，聳動江湖，稱柴氏四隱云。公生於宋嘉定五年壬申，卒于至元十七年庚辰，年六十有九。【略】公孝友忠義，篤于好古而練達時事，簡于修飾而砥礪大節。平居浩歌樽酒，意氣閒逸，勢利紛華，一毫不入其胸襟；至死生得喪旁午於前，亦莫爲之動。【略】爲詩文率效古法而出以己見，今所存者，馳騁晉、魏，駕軼盛唐。工小詞，蘊藉風流，每每與辛、黃諸名家並，可謂彬彬之作矣。其大者則能韜晦終身，不忘故君，《黍離》悠悠之懷，未嘗少釋。彼有抱琵琶過別船者，視公端可以少愧矣。公所著有《丙丁龜鑑》、《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皆行于世。銘曰：兩儀奇氣，迺萃哲靈。少耽文學，長益精明。臣時《龜鑑》，疏奏彤庭。時與志違，蒙難艱貞。詔歸田里，奕有芳聲。辭賡彭澤，律倣杜陵。鳳翔鸞耀，再起策名。頹波返照，國運俄傾。耻仕二姓，遯跡林坰。文章節義，彪炳可徵。士林傳誦，慶雲景星。深不可量，高匪盡稱。後之稽者，其視斯銘。

著錄

柴望《道州台衣詩集序》 道州台衣云者，短而不佳之謂也。【略】學詩四十年，吟咏數千首。【略】數千首中刪餘僅二百。【略】宋逋臣柴望識。

又《涼州鼓吹自序》 《涼州鼓吹》，山翁詩餘稿也。詩餘以「鼓吹」名，取諧歌曲之律云耳。【略】宋逋臣柴望識。

楊仲弘《秋堂集序》 予過江鄉，訪公遺跡，公從姪季武出公集若干卷祈余叙。素蒙公高義，又喜季武之請，因遂書之。公詩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涼州鼓吹》，在公生時已盛傳於世。兵燹日久，散逸不次，兹錄其遺存者若此云。至正四年七月既望，襄陽楊仲弘叙。

柴自新《涼州鼓吹跋》 萬曆丁亥，舉祀鄉賢，復於蠹簡中蒐採，僅得十首，然多亥豕，考而正之，錄呈宗師蘇行臺云。十二世孫自新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秋堂集》三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柴望撰。【略】其詩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西涼鼓吹》諸編，俱佚不存。此本乃後人雜裒而成，詩末尚有《道州台衣集序》。其《夢傳說》以下十一絕，疑即《詠史詩》中之作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秋堂詩集》三卷，舊鈔本。宋國史秋堂柴望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秋堂集》三卷，精鈔本。宋柴望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柴秋堂詩集》三卷，舊鈔本。宋柴望撰。【略】此本爲至正間其從子李武所輯，有楊載序。

劉毓盤《輯校三衢人詞跋》 我浙之衢州，于趙宋一代，詞人極盛。汲古本宋詞所收者：毛滂《東堂詞》，毛幵《樵隱詞》，方千里《和清眞詞》三家。次則柴望《秋堂詞》，有歸安朱氏彊村刻本。望于理宗淳祐間以《丙丁龜鑒》忤時相，不獨以詞名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柴氏四隱集》二卷《秋堂集補遺》一卷，宋柴望撰，清嘉慶十七年戴光曾鈔本，戴光曾校幷跋。《柴氏四隱集》六卷目錄二卷，宋柴望撰，清鈔本，一冊。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一 《丙丁龜鑑》五卷《續錄》二卷。【略】宋柴望撰。望字仲山，江山人。嘉定、紹熙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特奏名。淳祐六年歲在丙午，正旦日食，望因上此書，逮下詔獄，尋放歸。【略】是書大旨以丙午、丁未爲國家厄會，因歷摭秦莊襄王以後至晉天福十二年，凡值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皆有事變應之，而歸本於修省戒懼，以人勝天。【略】考陽九、百六、元二之說，自漢以來即有之。丙丁之說，則倡於望。【略】其術純用術數家言，不出經典。夫王者敬天勤民，無時可懈，豈待六十年一逢厄會，始議修省？且史傳所書，亂多治少，亦不必盡係於丙丁。望徒見靖康之變適在是二年中，故附會其文，冀以悚聽，實則所列事蹟，多涉牽就，宜其言之不行也。且論涉禨祥，易熒民聽。《輟耕錄》所載龍蛇跨馬之妖言，豈非至正二十七年適當丙午，遂借是說以惑衆歟？後世重其節義，又立言出於忠愛之誠，故論雖不經，至今傳錄，實則不可以爲訓也。

黃震

袁桷《師友淵源錄》 黃震，慈溪人。以清介聞。賈相知之，守撫州兼本路提點刑獄，迄不能合，坐論去。性不喜鄉里，獨作書，以所爲《日抄》一編寄贈。

《宋史》卷四三八《黃震傳》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吳縣尉。【略】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文字。【略】沿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聽，復轉般倉職。入爲點校贍軍激賞酒庫所檢察官。擢史館檢閱，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略】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略】尋通判紹興府，【略】升提舉常平倉司。【略】改提點刑獄。【略】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讒者乃怨震者也。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鎮安饑民，折盜賊萌芽。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平糴倉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正當之論，可以勸善風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〇 《古今紀要》十九卷，【略】宋黃震撰。【略】詞約事該，頗有條貫，非曾先之《十八史略》之類粗具梗槩、傷於疎陋者比。

又卷九二 《黃氏日鈔》九十五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黃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錄。是書本九十七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論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序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誌，著錄者計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併闕，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爲陸氏學，震則自爲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採錄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排佛老，由陸九淵、張九成以上溯楊時、謝良佐，皆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於治術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門戶之見。蓋震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假借聲價者也。

賈似道

論述

《寒食》 《浩然齋雅談》卷中：賈師憲甲戌歲寒食日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師潰身殞，遂成惡讖。喻正己《詩話雋永》：《寒食》詩云【略】此賈秋壑平章於德祐元年上母墳回，至集賢堂所作，豈非亡國之讖語？

《生日建醮青詞》 吳萊《三朝野史》：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略】此時已無廖、王諸客，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傳記

《宋史》卷四七四《賈似道傳》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

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略】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略】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略】度宗崩。大兵破鄂。【略】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略】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略】似道至漳州木綿庵，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紀事

《咸淳臨安志》卷一　咸淳三年，太傅平章軍國事魏國公臣賈似道赴經筵，進《十箴》。

《錢塘遺事》卷七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爲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珏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於封椿庫撥給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出師表》。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腳鷄，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囊稍厚。晚納一婦，艷而黠，一日攜其貲同奸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判云：「甑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爲如此，蕭某不得以爲妻，士俊兄弟得以爲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眞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

又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婿，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爲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爲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爲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婿，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爲念，與阿顧子母及婿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爲曉事。今互相攻擊，迭入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爲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又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爲佃客告其私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山房隨筆》　庚申，履齋吳相循州安置，以賈似道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士，專以口舌嚇迫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饋彌縫。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似道欲其殺吳相。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齋者，無所不至。隨行吏僕，以次並亡。或謂置毒所居井，故飲水者皆患足軟而死，履齋亦不免。似道遭鄭虎臣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口口稱「天使」唯謹，虎臣不答，似道遂坐於下。介如察其有殺賈意，命館人啓鄭，且以辭挑之。於時似道衣服飲食皆爲鄭減抑，介如作錦衣等饋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伺得命放回日取之。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殞，免受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這苦，欲死而不死。」未幾遂殞。趙往哭，鄭不許。趙固爭，鄭怒云：「汝欲檢我邪？」趙云：「汝也直得一檢。」然末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詞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云云，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寫其中。季一山闡爲郡學正，爲余道之。

又　似道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蟄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餗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有孤山耐，依舊梅花片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其賜第正在蘇堤、葛嶺、孤山之近，游人常盛。自賈據此，有遊騎過其門，必爲偵事者察報，每爲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逮世變而後已。有人題葛嶺二詩云：「當年誰敢此經過，相國門前衛士多。諸葛功名猶未滿，周公事業竟如何。雕梁雨蠹藏狐鼠，花磴雲蒸長薜蘿。萬死莫酬亡國恨，空留遺迹在山阿。」又：「樓臺突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援時。王氣暗隨檀板歇，江聲流入玉簫悲。姓名不在功臣傳，家廟徒存御賜碑。誤國誤民還自誤，滿庭秋草露垂垂。」

《西湖游覽志餘》卷五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略】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古杭雜記詩集》卷二　度宗賜賈似道第於西湖上，似道扁亭名曰「半閒」，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佞之者，上《唐多令》詞，大稱似道意。議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騖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閒自處乎。

《東南紀聞》卷一　賈似道當國，京師亦有童謠云：「滿頭青，都是假。這回來，不是耍。」蓋時京妝競尚假玉，以假爲貴，喻似道之專權，而丙子之事，非復庚申之役矣。因記似道貶時，有人題壁。【略】比之雷州寇司戶之句，勸儆尤多。

家鉉翁

論述

吳師道《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爲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略】予觀家公，故宋大臣，遭履難險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及張先生以太學諸生從主北遷，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顯，先生顧以母老受鄉郡教授歸，年四十，既辭祿謝事，從容去就，亦無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惓惓於先生也宜哉。讀其詩，想其時，風羈雨紲，飲泣相顧，《麥秀》之歌，其聲淒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木訥《歸田詩話序》　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則堂集》六卷。【略】鉉翁喜談《春秋》，尤喜談《易》，其《河間假館》詩曰：「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縫掖。」平生著述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略】鉉翁隸籍眉山，與蘇軾爲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記》、《養志堂記》、《志堂說》、《篤信齋說》、《跋太白賞月圖》、《和歸去來詞》諸篇及《豌豆菜》詩，自註閒或稱述軾事蹟。廣漢張栻亦其鄉人，故《敬室記》首亦慨然於南軒之學漸昧其傳，然其學問淵源，則實出金谿。觀集中《心齋說》、《主靜箴》諸篇，可以概見。故其持論浸淫於佛氏，其說《易》亦惟以先天太極研思於虛杳之中，而《尊教堂記》一篇，至援陸九淵之言以三教歸一立說，尤爲乖舛。顧其立言大旨，皆歸於敦厚風俗，崇獎名教，隨事推闡，無非以禮義爲訓，原未嘗滉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詞意眞樸，文不掩質，亦異乎南宋末年纖詭繁碎之格，尚爲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雖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嶷然其不侔。零篇斷簡，以其人重之可也。

《憶故人》《詩筏》：謂宋詩不如唐，宋末詩又不如宋，似矣。然宋之歐、蘇，其詩別成一派，在盛唐中亦可名家。而宋末詩人，當革命之際，一腔悲憤，盡洩於詩。如家鉉翁《憶故人》詩云：「曾向錢塘住，聞鵑憶蜀鄉。不知今夜夢，到蜀到錢塘？」【略】情眞語切，意在言外，何遽減唐人耶？

傳記

《宋史》卷四二一《家鉉翁傳》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

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紀事

《歸田詩話》卷中　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納降。吳堅爲左相，家鉉翁爲參政，與賈餘慶、劉岊爲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眞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前謂吳，後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即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家鉉翁《則堂集》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則堂先生文集》六冊，全。宋末家鉉翁著，名《瀛洲集》，凡十七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則堂先生文集》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則堂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家鉉翁撰。【略】其說《易》之書與其文集二十卷，則已全佚，惟《永樂大典》收其詩文尚夥，謹裒合排比，以類相從，釐爲文四卷，詩詞二卷。校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間，而明神宗時樊深撰《河間府志》，已不能採錄，則其佚在萬曆前矣。

傅增湘《校鈔本則堂集跋》　家鉉翁文集二十卷，亡佚已久，乾隆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定爲六卷，收入《四庫全書》，未嘗刊版行世。惟集中諸文多羈北以後所作，官行都以前之文則絕少概見也。余從文津閣中鈔出，頗有訛舛，苦無別本可校。頃趙君斐雲自南中搜得四庫館當日原編清本，每冊均鈐有翰林院大官印，因以所錄閣本攜入頤和園中，坐湖西臨河殿對校一過，凡改正一百一十八字。其卷第先後及文字篇數一切皆同，惟字句小有參差耳。異時刊蜀賢文集，可據以審定也。辛未九月二十一日，藏園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則堂集》六卷，宋家鉉翁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二冊。《則堂集》六卷，宋家鉉翁撰，清道光二十八年東武劉氏嘉蔭簃鈔本，劉喜海跋，一冊。《則堂先生文集》六卷，宋家鉉翁撰，清知白齋鈔本，【略】存四卷（一至四）。

羅椅

論述

《梅磵詩話》　杜小山耒嘗問句法於趙紫芝，答之云：「但能飽喫梅花數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戴石屏云：「雖一時戲語，亦可傳也。」余觀劉小山詩云：「小窗細嚼梅花蘂，吐出新詩字字香。」羅子遠詩云：「飢嚼梅花香透脾。」亦此意。

謝枋得《蕭冰崖先生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倡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徵，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

羅敬心《大父澗谷公精選陸放翁詩序》　「揀著吟人苦心處，吟時較易揀時難。」大父澗谷翁題趙慶御手寫唐絕句結語也。【略】族孫壽可示以翁所選放翁陸先生詩刻本，撫卷圭復，涕淚盈睫，悲夫。【略】放翁天才豪邁，筆勢遒勁，屬事比偶，不煩繩削。是編若圈若點，去取自有深意，非後學所能測識。謂之有取於陸集可也，謂即此以定陸集之刪削則未也。然此特翁年少游戲事爾。

《詞徵》卷五　羅澗谷講程朱之學，爲饒雙峰高弟，而詞格婉麗，不落凡近。蓋風會所趨，非必浸淫於此，迺能之也。渡頭荷花蕩口，暖風十里，翦水咿啞，聲愈柔而景愈深。嘗讀飲水詞《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

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人在木蘭船。」「笙簫」句與此「兩槳」句，同一妙於領會。

《柳梢青》（**尊緑華身**）《詞旨・警句》：何處消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詞綜偶評・補遺》：首句「身」字，畢竟微似趁韻。《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羅澗谷云：「何處消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

《**瞌睡詩**》《東南紀聞》：澗谷羅椅子遠頃由乙科登顯仕，廬陵大儒也。江南革命後，歸隱故鄉。嘗作《瞌睡詩》，曲盡其妙，末意尤有味。

傳記

《**寶祐四年登科錄**》羅椅字子遠，小名天驥，小字□□。第七十一永感下。年四十三，十二月十五日寅時生。外氏孫。治賦，四舉。兄弟□□。娶劉氏。曾祖上達。祖維翰，宣政郎。父沂，宣義郎。本貫吉州廬陵縣化仁鄉，祖爲戶。

羅洪先《**族祖權院府君傳**》權院公名椅，字子遠，號澗谷。寡欲清修，早聞理道。家故饒，性喜澹泊，敝衣決履，不見顏色。稍長，博學能文，精於詞賦，遂有名縉紳間，縉紳交譽之。公自疑曰：「此殆非其至也。」是時雙峰饒氏得朱子之傳，公心慕之，徒步日走百里，及門請業。【略】後以賦四舉漕司，寶祐丙辰進士及第，自秉義換承務郎，爲長沙教授。【略】由信豐宰擢京榷，提舉、朝請大夫，將拜監察御史，是時賈似道方競淫侈，嫉公所爲若形己者，乃言於朝曰：「子遠江西羅半州也，其家豪富，十倍於我。乃故爲寒士態耶？」沮抑之，不令通顯。每除擬，輒與報罷。公目擊似道專權蔽主，內恣奢欲而外事掊斂，四方軍書日至，漫不爲意，謂友人曰：「今日傾社稷者正在此賊，此賊不去，吾輩無措手地也。」遂爲書極言醜詆，以爲似道一日立於朝，則虜人有一日之幸。書上，會度宗崩，少主立，國事盡屬似道。似道嗾臺中糾彈，期以相報，而公無釁可乘，適以憤懣卧病，臺中指朝臨不至爲辭，公曰：「吾得死所，恨無以報國耳。」遂棄位去。道中見山川城邑，悲吟行歌，甚於痛哭。而似道亦以人言數至，出師蕪湖。未幾虜陷饒州，四方勤王之師不至，公日夕盼盼，不能飲食，竟以憂卒。公雖以理學自命，然天才甚高，落筆詞采呈露，詩文碑版流布遠近。詩有江西別派，自黃文清公倡之，公與趙章泉、韓澗泉相繼爲之雄長。當公之出，二君皆已謝世，於是倚公爲主盟。謝疊山嘗有言：「中原文獻無徵，江西氣脈不絕如縷，澗谷公巍然獨步天壤間，雖魯之靈光不是過也。」然則公之見嫉於似道者，豈獨以其形己也哉。公有《澗上委稿》行於世，兵燹後完集不存，好事者時復傳寫，今傳中雜入凡五十餘篇。

紀事

《**癸辛雜識**》**續集卷上**　羅椅字子遠，號磵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致，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峰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弟，其實欲蓋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日起），遂青鞋破褲，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閫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紿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迹已露，遂告別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乃至首講《中庸》，亹亹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之信豐，登畿爲提轄榷貨務，賈師憲既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峰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庵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淦董敬庵，韓秋巖，皆爲雙峰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

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即往迎之，亦制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

著錄

歐陽玄《跋澗谷遺集》 予與孺文叙先世通家之好，聚首數日，驩甚。將別，出先生《長沙稿》一帙示予。帙中或手自鈔，或筆吏錄，朱墨如新，皆所點校。斂衽讀之，如從先世與先生遊詠碧湘翠麓間也。

曾燦材《羅澗谷先生遺集序》 余交羅子芝房詮其十二世祖宋磵谷先生事甚悉，思一閱其《澗上委稿》而不可得。及得《秀川文獻》讀之，其詩若文，大率骨肉朋友間弔祭贈答之作，爲之神王。使得盡讀當日所上封事及與信國軍中往來諸書札，其悲憤當何如，惜乎其盡逸也。【略】余考公集迄元至正間而已散佚過半，歐陽圭齋所跋者，厪《長沙稿》一帙，及明則幷其稿亡矣。念庵所譜，乃從好事者所傳寫，得詩文若干首，雜載家乘，庋諸宗祏，而世尚未之見也。今其十九世孫芝房茂才能述先德，錄刊成裘，以餉同好。雖簡編不多，而片羽吉光，亦足以珍矣。

王補《羅澗谷先生遺集題辭》 補既據羅文恭公《秀川文獻譜》以傳宋季鄉先正榷院澗谷先生餉信國軍劍南事詳矣，嘗思輯其遺文，以寤來學，間以語其十九世孫芝房廩貢生嘉瑞，芝房即從譜中錄先生詩若文若干篇爲一帙，鋟之版。蓋先生《澗上委稿》在當日刊行於世，及文恭時已散失無存，存者惟此耳。

又《再跋澗谷遺集》 澗谷之事，即使當時昭然衆著，爲史者猶必故滅其蹟，以媚維新之運。況《指南》、《集杜》，信國既不一及，又見漏於鄧中甫、謝皋羽之撰述，日遠日忘，後之人莫得而紀焉，亦其勢然也。念菴文獻歷述祖德，縷縷如目前事，宜可章徹於天下，以發幽光，而爲後來作忠之藉。惜其所摭述者僅雜見於家牒，而世又無傳書，黯昧千載，精英終閟，大可恨焉。

方蒙仲

論述

劉克莊《跋方蒙仲通鑑表微》 蒙仲示余《通鑑表微》一編，爲讀袁氏《紀事本末》而作，此等文字前有范氏《唐鑑》，後有胡氏《管見》、朱氏《綱目》。聖賢復起，必從之矣，蒙仲又別爲書，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略】蒙仲此編不必就識者而商論，求名人之印可，試示之夷狄、仇怨，告之女子、武人、小夫、賤隸，如其皆有愜志，皆無異論，它日必與三家之書並行。設有一人焉，疑某義未安，指某義未瑩，當改之又改之，歸諸是而後已。否則意雖新而駭衆，論雖高而無助，余恐嗜膾炙者多而嗜芟昌歜者少，而是書孤矣。

又《跋方蒙仲記過集》 《記過集》者，蒙仲存其國子秋賦、別院省試、大廷甲科之程文也。或曰：士既成名，當志其遠者大者，已陳芻狗，奚以存爲？余曰：是大不然。董仲舒、劉蕡他文不傳，然自漢、唐至今，莫不目舒醇儒，敬蕡敢言者，以二人之策存焉爾。蒙仲奏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之氣脈，明公論以強國之精神。夫既主君子，他日必能與希文俱貶；有倡斬頤萬段、殺瓘滅口之說者，必不忍和聲矣。既附公論，必能陪君實喫劍；有獻《愛莫助之圖》、建紹述之議者，必不肯挂名矣。然則蒙仲此編非直一時策名之梯媒，實亦萬世責備之案據，欲勿存得乎？昔荊公曾中制科，人云「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謾周公」，詩則壯矣，然公相業似愧其詩。蒙仲不可又愧其策也。

又《跋方汝一文卷》 端、嘉間，余見蒙仲之文而愛之，蒙仲數稱其族弟清卿。後十餘年，清卿始示余《易論》二十篇，《中興將相論》十篇，它雜文幷古律詩若干篇，皆黜陳腐，崇古雅，自有一種氣骨，賤利祿，貴名理，自有一種意味，寧貧，平原之金不受也；寧病，康子之藥不嘗也；寧饑，胡奴之米不炊也。其自重如此，而又苦思冥搜，永歌長謠，往往出新意於前人機杼之外，略追扳蒙仲而澹泊之味、深湛之思則過之。昔王鈎夸王氏人人有集，余於方氏父子

兄弟亦云。

又《跋劉瀾詩集》 天台劉君瀾抄其詩四卷示余，【略】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文章人，亦未詩人也。

又《祭方蒙仲祕書文》 希世之英，振古之奇，昔有顏、賈，今無等夷。驥奔電走，鵬怒而飛，刷燕超越，息於天池。他人矻矻，白首書癡，子一過目，研奧決微。及其下筆，初不屬思，頃刻萬言，如蠶吐絲。經緯麗密，胸有錦機，人物渺然，文不在茲。今相仗鉞，首羅致之，磨盾草檄，橫槊賦詩。江、漢告成，相以〔功〕歸，拔士滿朝，難得者時。衆方彙征，子迫瓜期，願爲朝家，摩拊惸嫠。俄而報政，不俟及期，以中秘召，何來之遲。西風吹訃，余心之悲。邯鄲之榮，不過一炊，南柯之夢，僅擁一麾。事不可料，斯人止斯。高才妙質，月旦所推。每見子文，愧予之衰，子今已矣，起余者誰！

歐陽守道《跋劉養源詩集》 頃年方侯蒙仲得予文稿於淮南而愛之，聞其嘗以呈大丞相魯公。予未識蒙仲也。去年秋，蒙仲自邵武召爲秘書郎，而予先備員正字，日侯其至，以質前事。未幾聞已仙去，予寓居安邊所，北與後村先生鄰。先生喜對語，頗許其識筆墨畦逕。然予思意絕懶，故稿不以自隨，新作無一篇，不知先生何以許之也。【略】景定壬戌六月乙酉朔廬陵歐陽某書。

《莊騷太史所錄論》 《論學繩尺》卷七：議論出自胸臆，筆力雄健，前無古人，老筆也。此篇格致雖與後篇〔吳季子《老莊管孟立意如何論》〕同，然此論是褒韓愈爲知道，後篇是貶蕭統爲不知文，不可不知。

傳記

劉克莊《方秘書蒙仲墓誌銘》 蒙仲名澄孫，以字行。曾大父庭輝。大父履之，號爲履齋先生。父大東，乙未乙科，授永春主簿卒。母林氏，係艾軒族孫女。蒙仲入小學，（驚）〔警〕悟異群兒，屬辭落筆，長老皆（警）〔驚〕，若它（生）〔日〕宿習而然者。鄉先生、（群）〔郡〕文學課試諸生，姓名常出千百人上。再（校）〔拔〕胄薦，中丁未甲科，教授邵武軍學。【略】監激賞所酒庫，有甚而去之者。今丞相魏〔公〕開大幕府於維揚，以幹官辟。時淮閫號小朝廷，英彥輻湊，然猝有羽書軍冊，衆方環視愕眙，蒙仲磨盾鼻，憑敗鼓，多萬字，少千言，各有意度。魏公大喜，有「語妙天下」之薦，一府欽其才望，猶強至之客韓、端叔之從坡也。入爲國子監書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滌）〔添〕倅南劍州，改泉州。【略】節齋趙公建江閫，辟機幕。（權）〔擢〕國子監主簿。趙公移檄改辟議幕。【略】需次邵武軍。【略】以秘書郎召。臺閫上其郡最，詔增一秩，爲朝奉郎。蒙仲在郡，以積勞體力益羸，猶據案治事。郡都試，（最）〔晨〕起戒嚴矣，忽中風（泫）〔眩〕，越三日卒于寢，年四十八。【略】蒙仲卒以辛酉九月己丑，葬以癸亥十一月丙申，墓在白杜路口之原。所著有《絅錦集》、《通鑑表微》。鄉先達如方鐵庵、王臞軒、李儀曹皆折節與之友，與樵守方侯巨山、福唐潘君庭堅尤相賞好。東澗湯公爲銘絅錦堂。余與蒙仲連牆也，通家也，蒙仲諸父余銘者三，又（錦）〔銘〕潛仲，今又（爲）銘蒙仲焉。蓋前作《三經義》者或不喜（之）〔言〕《春秋》，爲程氏學者或未觀《通典》，著《潛書》者或不能通秘閣之六論，吟唐風者或不能道原夫之一聯，蒙仲則不然，經傳皆採索精微，詞藝各根極體要。方英妙時，挾才乘氣，不知者以爲傲。【略】銘曰：余嘗考論，屈、賈二士，羋士忠賢，（溪）漢廷茂異。一（考）〔值〕靳、蘭，行吟顦悴，一逢絳、灌，流落遠外。蒙仲出處，則異於是。堂堂魏公，嚮昔羅致。凱旋衮歸，麟獲鳳至。蒙仲獨請，一鄉自試。若臺若閫，上其郡最。增秩雌堂，然藜中秘。大臣知己，近臣〔引類〕，非有讒原，亦無害誼。蓬萊近矣，風引帆退。笙鶴下矣，丹飛竈壞。孰爲之哉，命有所制。何生之難，何奪之易！地下修文，天上作記，以蒙仲觀，容有是事。燕、許之手，沈、謝之思，百年幾見，一夕殄瘁。昔人存歿，乃見交際，死者〔有知〕，吾銘無愧。

陳著

論述

蔣巖《本堂集跋》 張忠定公有言：「吾榜得人最多。」【略】本堂陳公挾其耿介之氣，發於雄深之文，巋然獨立，皓首不變，則亦吾丙辰同年進士也。

忠定之言豈不信乎？公自爲舉子時，文聲獵獵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研墨盾鼻，出語往往驚其坐人。時方工駢儷，稱誦伊、周，擬方孔、孟，上之人受之亦不辭。公下筆，一掃諛風，莫不根于理而趨於古，抽黃對白之習爲少變。時宰用事，以策試士，公實參之文衡，於古人唯唯中得一諤士，痛陳厭諱人言，消沮士風，寵信吏胥，壞朝廷紀綱十數事。公持白其長，宜賓前列，以稱德祐求言之詔，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略】公之文宜爲誥，只用之書檄牋啓，宜被金石，徒見之深山窮林佛老之廬。天不使和其聲鳴國家之盛，而俛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之窮至此哉！若夫挽王少保之辭，吊唐饒州之文，誅權奸於九原，表忠義於千古，蓋有關於世道之大者，非徒文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本堂集》九十四卷。【略】宋代著作獲存於今者，自周必大、樓鑰、朱子、陸游、楊萬里外，卷帙浩博，無如斯集。惟其詩多沿《擊壤集》派，文亦頗雜語錄之體，不及周、樓、陸、楊之淹雅。又獎借二氏往往過當，尤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闢門徑，南渡後輾轉相沿，遂別爲一格，不能竟廢。且眞德秀作《文章正宗》，甄別最嚴，胡寅作《崇正辨》，攻駁尤力。而德秀《西山集》、寅《斐然集》爲二氏操觚者不一而足，亦未可獨爲著咎。披沙簡金，時有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家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五**　陳著字子微，鄞縣人（案：著撰《前妻董氏墓表》自稱陳必大，注云：「必大，先生乳名。」又案《寶祐四年登科錄》，著小名祥孫，小字謙之），號本堂（案《本堂集》，著每自稱松溪遺耄），德剛子。六歲能文（《成化志》）。爲舉子，聲日起，諸公爭致之，授簡客右，出語往往驚其坐人（蔣巖《本堂集序》）。寶祐四年進士（《寶慶志》），初監饒州商稅（《嵊縣志》），調光州教授（《奉化縣志》）。景定元年任鷺洲書院山長（《本堂集》。案《嵊縣志》作白鷺洲山長，誤）。相國吳潛以著才可大用薦於朝，時賈似道當國，諷其及門，著曰：「寧不登朝，不爲此態。」遂出爲安福令（《嵊縣志》。案《紹興府志》作「福安」，宋無此縣名，從《宋元學案》乙之。蔣《傳》作「福寧」，亦誤）。未幾，浙漕提領趙與訔辟監三石橋酒庫，【略】復辟蕪湖茶官（《本堂集》）。四年，賈似道買公田于浙西，著時爲著作郎，上疏曰：「似道居外闔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以救國安民。」似道怒，出知嘉興（《成化志》。案《浙江通志》作斥知嘉興。又案《寶慶陳氏譜》作出知南昌縣）。咸淳四年，改知嵊縣。【略】在嵊四年，遷通判揚州。【略】尋改臨安簽判，轉通判，擢太學博士（《本堂集》。案任士林《文公書院記》：「先是朝請大夫趙崇憲有志改築，其婿太學博士著規示之。」是著嘗與崇憲謀建朱子書院，但無年分可攷，故附注之）。十年，賈似道歸越治母喪（案原文作咸淳元年，攷《宋史・本紀》，咸淳十年，賈似道母喪起復視事，則「元年」當係「十年」之誤，故改正之），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著率諸生上疏切諫，以爲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不聽。似道銜之，比還朝，欲遠竄著，上不可。後以監察御史知台州（蔣《傳》），除祕書監，不就（《奉化志》）。著爲人抗節不屈（《成化志》），雅操足以勵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阨于枋臣，不得大用（陳旅《歷代紀統序》）。德祐時試士，著預參文衡，得一策痛陳時事，持白其長宜置前列，聞者爲瑟縮而掩抑之，著每對人道其屈，氣拂膺。未幾國事非矣（蔣巖《序》）。宋亡，避兵遷徙，流離困頓（蔣《傳》）。晚居四明山中（《成化志・陳樫傳》。案《成化志・著傳》作晚歲隱居奉川。又案陳旅《序》言隱居句章山中），不與世接（陳旅《序》），感慨君國時事，見之詩文（蔣《傳》）。奉化縣尹丁濟以著先朝宿望，聘修縣志（《至元奉化縣志》）。卒年八十四。（其子深《跋至德觀記》。案《匏翁家藏集》：「陳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時年八十矣，用筆沈著端勁，而行復勻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又案《成化志》、聞《志》作年八十，誤）。子深、淪、洵、泌，並元儒學官（《司成集》）。

著錄

蔣巖《本堂集跋》　余老陽羨，公之子深來山中，以示遺藁若干卷。【略】時至大戊申仲夏既望，丙辰榜下士荆溪蔣巖書跋。

孫鏗鳴《本堂先生年譜》二卷　（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本堂集》九十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陳著撰。【略】是集凡詩三十四卷，詞五卷，雜文五十五卷。據其原目，尚有講義二卷，此本有錄無書，蓋傳寫佚之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本堂先生文集》九十六卷，舊鈔本。宋陳著撰，曾孫陳煦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本堂陳先生文集》九十四卷，舊鈔本。曾孫陳煦編次。

吳錫疇

論述

呂午《蘭皋詩集跋》　蘭皋吳君元倫，以吟編三十首見示。予讀之，如「螢光水上下，林影月高低」、「簞瓢自鐘鼎，風月即勳名」、「草色迷幽徑，禽聲出晚山」、「高峰明落日，危石響幽泉」，此五言之佳也。「輕薄楊花芳草岸，淒涼杜宇夕陽山」，以詠晚春，「幽夢長隨明月去，寸心難逐片雲通」，以和友人見寄，「清風千載梅花共，說著梅花定說君」，以題林和靖墓，此七言之奇也。至《題友人幽居》、《小檻》、《秋窗九日》、《與漁父聞鶯》等作，皆全篇有思致。以三十首之詩而句妙已如此，他可概見已。始，余每念竹洲先生以文章行義驚動一世，豈無有能繼家聲者？近歲逢原以詩名，寔先生曾孫，今蘭皋又先生之孫，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雖然，「未說因風翻柳絮，須看和月上梅花」，非先生《雪》詩乎？「人家深蔽樹，野水闊浮空」，非先生《弋陽道中》詩乎？其《在郡城與客夜坐達旦》詩曰：「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其《以烏紗巾餉客》詩曰：「落托烏紗墊角巾，已將清泚滌京塵。請君便漉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詞意清新，而豪氣勃勃不可遏，直與坡、杜相周旋，一洗郊、島之寒瘦，眞可畏而可仰也，敢爲蘭皋誦之！

方岳《蘭皋集跋》　余嘗於何人卷中見左史公稱「說著梅花定說君」之句，不知其竹洲後人也。意王愷之珊瑚扶疏二尺，美止此矣。比吳君過予崖下，出其寶，則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者尚多也。子其秘之，毋使豆粥韭薤爲帳下兒所笑，彼愷輩那得與君爭長！寶祐甲寅十月既望，秋崖方岳拜手書。

程鳴鳳《跋蘭皋稿》　《蘭皋稿》多奇句，信如秋崖翁所謂珊瑚三四尺高者六七株。然予嘗恨王愷奢華誇一時，而爲如意所折，遂至恍然自失。使予爲愷，當復碎崇所示，而出吾穀粟絲麻之富以誇之。夫穀粟絲麻奇不如珊瑚，而吾欲以此誇彼，何也？此適用，而彼則玩而已。愷能爲此論，崇又當恍然自失。惜愷不足以知此。觀蘭皋壓卷《擬古》深得此意，而卷中感慨之作又多，匪徒珊瑚之玩也。苟類以是求詩，則嘲風弄月，無補世教，雖奇亦末矣。君如不信，其歸而問諸竹洲。咸淳改元正月，梧岡程鳴鳳拜手敬書。

陸夢發《蘭皋集序》　曩見馮深居言，舊客海寧之漁亭，枚舉吟社，起自竹洲之客汪柳塘以下二十餘人，一時雅集，不減山陰。余生晚學後，僅及事竹坡呂公，其序竹洲諸孫蘭皋君之詩，實目擊之。私竊謂曰：此客亹亹逼人。俛仰三十年，憂患來歸，依然倦翼故林之喜。吳君袖新吟過余，鶴立清秋，今猶昔也。讀徹，至《山居雜言》，憮然曰：「浸近平淡矣。」誠齋老子每官每集，每集每變，每變每進。蘭皋嗜詩如嗜炙，世間利達事不入其心，予知君之進於詩未艾也。他日相逢，珊瑚扶疏，高三四尺，端不止如今詩之所觀。咸淳七年重九，陸夢發書。

方回《蘭皋集跋》　余年二十餘，以詩遊于竹坡、秋崖二先生之間，二先生喜稱道蘭皋吳元倫佳句。「說著梅花定說君」，坡喜之；「人如中酒落花風」，崖喜之。坡今仙去二十餘年，崖亦十餘年，而元倫年六十，余亦四十七矣。細讀摘稿，如「泉幽影照清」者，余擊節喜之，幽淡靚深，有賈浪仙之風；而「人世如無夜，勞生事更繁」，亦古人所未道。昔者山谷喜宛丘「漱井掃花」之詞，誠齋謂後來《全集》別有天珍，恨山谷未見。余於元倫亦云。蓋坡、崖所見者，元倫中年詩，而余所見者，又有晚年詩。元倫進而余不進，則余之老矣，可恥哉！咸淳九年中秋前一日，里人虛谷方回敬跋。

羅椅《跋蘭皋編》　以字以句以聯觀詩，不若以趣觀詩。字、句、聯，驪黃也；趣，驪黃外也。識詩之趣，然後識詩之用。涵用於體，然後謂之詩。「山中

雲出雨太虛」，此五峰翁所以進紫陽夫子之意。讀吳君元倫《蘭皋編》，體而用者與。《山居》之什，《虛谷》之什，閎而章，藏而顯，鬱而不積，怨而不瘁，糅今古，惜時日，不得已而付人間事于難言，使見之用，厥用溥矣。雖然，「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此紫陽後來所造也，體自昭然，用在何許？元倫更參之，則紫陽必自放亭而返君東家云。咸淳甲戌季春之朔，廬陵羅椅書。

宇文十朋《蘭皋詩集跋》 余觀《蘭皋詩集》，骫髒不遇之意多，卞和之璞固未嘗獻，非獻而不售也。嗚呼，其珍惜之，竹洲之澤未艾也！咸淳甲戌仲春，華陽宇文十朋龜從父書於觀風驛。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蘭皋集》三卷。【略】性喜藝蘭，自號曰蘭皋子，因以名集，殆亦寓無人自芳之意。其人品心術，可謂超然流俗之外矣。集所存詩不多，然皆晚年所自刪定，簡汰頗嚴。其《題林逋墓》詩「清風千載梅花共，說著梅花定說君」句，爲呂午所賞；《春日》詩「燕未成家寒食雨，人如中酒落花風」，又爲方岳所賞，幷見於方岳跋中。然集中佳句，似此者尚頗不乏，岳偶舉其一二耳。蓋其刻意清新，雖不免偶涉纖巧，而視宋季潦倒率易之作，則尚能生面別開，以繼《竹洲集》後，亦云不愧其家學矣。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七六 吳錫疇字元倫，休寧人。咸淳間，南康守葉閶聘爲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有《蘭皋集》。

《宋史翼》卷三五 吳錫疇字元範，後更字元倫，號蘭皋，休寧人，自勝先生子也。生五歲而孤，能自刻志於學，居常以不逮事親爲恨，每展墓攀號不能自已。伯氏持家破其產幾盡，疇年甫十六，或教之訟，泣謝曰：「貧富命也。二祖以孝友名世，而吾兄弟輒論財產，若先訓何！」聞者賢之。貧窶終身，不爲芥蒂。三十即罷去舉子業，乃究心家學，復不自滿，從鄉先生程若庸研覈性命之蹟，上探考亭之緒。咸淳間，有從南康郡庠誦疇講篇者，葉侯聞聞之，不勝敬歎，特致書幣聘爲白鹿洞書院堂長，不赴。未幾南土軍興，羽檄交馳於道，疇乃有厭世意。慕徐稚、茅容之爲人，所居藝蘭以況。嗜爲詩，丞相程元鳳、修撰呂午、吏部方岳、史君方回皆亟稱之。自卜生塋爲息阿，樂其林谷之勝，每以即死歸藏爲幸。歿於景炎丙子，年六十二。所著有《蘭皋集》若干〔卷〕、講義若干篇（《休寧縣志》）。

著錄

呂午《蘭皋詩集跋》 蘭皋吳君元倫，以吟編三十首見示。【略】淳祐九年五月望日，竹坡呂午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蘭皋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吳錫疇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蘭皋集》三卷，鈔本。宋紫陽吳錫疇元倫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蘭皋集》二卷，明鈔本，怡府藏書。紫陽吳錫疇元倫著。

又 《蘭皋集》二卷，小山堂鈔本，汪魚亭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蘭皋集》二卷，宋紫陽吳錫疇元倫撰，明萬曆刊本。八行十四字，寫刻俱精。【略】鈐有黃蕘圃（丕烈）父子藏印。

又 《蘭皋集》二卷，宋吳錫疇撰，精寫本，八行十六字。【略】皆摹寫原迹，精美可翫，似從宋末元初本影寫者。（文友堂取閱）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蘭皋集》二卷，宋吳錫疇撰，清嘉慶二十三年楊復吉鈔本。

徐霖

論述

趙汝騰《和徐徑坂》 我敬楳埜翁，治郡如元結。一朝殉國死，黃壤恨誰雪。赤輸陳蕃心，碧化萇弘血。銘筆得柯仙，羣陰消蟋蟀。

又《和徐徑坂帛詩韻併約徐立大同賦》　謁想仙姿詩見之，壇高屈、宋隸吾麾。在邦無怨仁何怨，與世多違道不違。一魯丈夫獨儒服，百曹相國漫戎衣。折衝人物山中隱，誰佐君王立德威。

《癸辛雜識》後集　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

《太宗治人之本論》　《論學繩尺》卷一：文有古體，語有古意，當于古文求之。其源委得之柳子厚《封建論》。

《楳埜徐侍郎墓銘》　趙汝騰《徐徑坂銘楳埜徐侍郎墓跋》：徑坂銘文，周情孔思，如麗日信星，垂之盛世粲如也。書體崛奇勁拔，追仙聖而侔造化，可以慰楳埜九原之魂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五《徐霖傳》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略】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爲己禍故也。擢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應詔上封事，【略】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略】八年夏，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略】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臺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略】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略】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紀事

馬廷鸞《題徐徑畈贈詩帖後》　故殿講右司徐公，名霖，字景說，衢人。去城二十里，所居名徑畈。初爲舉子時，師事鄉先生晦靜湯公，晦靜以英才目之。爲甲辰禮部進士第一人。史嵩之之爲相也，專權固位，植黨欺君，棄賢任佞，公論切齒。徐公以新進士一日叩閽上書，白發其奸，海內驚嘆。亡何嵩之敗，明年乙巳，朝廷更化，穆陵思其忠，自待次教官給札入館。丙午在館，丁未參詳省試院。余時以舉人入試，所爲文知舉、監試稍見推許，議置前列，諸公所擬殊未定，徐公獨指余文贊其決，遂叨首選。待試親策，亟訪謝之，一見如平生歡。居京師，時時往來，則爲余賦《碧梧精舍》古句。會京師大旱，徐公以館職言事，攻諫長、京尹，乞祠，不待命去。穆陵至以親筆命宰執諭留，不就。余亦成進士，歸訪之徑畈山中，復爲賦後三數篇。其《寒夜》章尾句云：「一飛一鳴動千歲，青燈相語鬢成絲。」今已爲脫簡不可讀，輒以所記憶補之。徐公材高氣勁，道勝名立，四方之士望如景星鳳皇，一時鉅公元夫或擬倫稍過，聲聞譽臻。而余獨憂之，嘗寓書舉古人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之語，薄奉規切焉。歲壬子徐公再還朝，影附滋衆，遂與同朝諸公交鬨而罷，流落十年。壬戌之春，起家守臨汀，徐公亦且疏膏反袂，期於用世，而天不假年矣。余之得其手筆，距今三十有三年矣，天荒地老，紙敝墨渝，叙而藏之，示我後嗣，今世豈復有斯人哉。

《齊東野語》卷一六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璹、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睹、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

羨，以爲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彦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爲至榮。二公不欲雄成，各以書爲謝且辭焉。彦瞻答之。【略】二公得書，爲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癸辛雜識》別集卷下　徐霖字景說，號經畈，三衢人，爲南省第一人。首伏闕詆史嵩之，不報。嵩之謂人曰：「朝廷大比所費不知其幾，合天下士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爲世道歎。」於是虛名頓增。未幾，有徐元杰之獄，上書攻鄭清不明此冤，徑去國。清上疏留之，於是傳旨俾宰執留之，又令左司尹煥面留，又令姚希得傳旨勉諭，毅然不從而去。往往沽激太過，人亦薄之。其居衢也，於所居畫諸葛武侯像，終日與之對坐，論天下事。諸閽畏其吻，競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見尊賢崇道之意。」趙汝騰時爲從官，上疏力薦，至比之爲范文正公，屢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則翻然而來，舉止顛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來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然而起，亦起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袒服破綻，見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廳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廳吏解天府，謂某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甚至醉而入經筵，自稱爲宗師，及兼宰士，則妄有更改。未幾對輪，竟論乞劾罷臺諫，於是御筆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論臺諫、京尹，要朕必行，事關紀綱，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爲是，今乃疏蔡杭爲奸，言及朝士，親填姓名，懷情不一，首鼠兩端，可與在外差遣。」尚遲回不去，趙汝騰往視，趣其出關。蓋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其狂，至目汝騰爲大宗師，己爲小宗師，遞相汲引。霖既去，汝騰亦不自安，遂自補外。未幾，察官蕭泰來數其十二狂，不可治郡，於是聲名掃地矣。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徐徑畈，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胥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爲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爲學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衛宗武

論　述

衛宗武《秋聲集自序》　坡翁謂辭達則文不可勝用。求物之妙，了然得于心口者，難於捕風，則又豈果能辭達矣乎！凡如此者十餘篇，姑附卷末。讀先聖之書，業先儒之業，顧弗克以一語鳴道，化今而善俗，垂後以行遠，乃爲是瑣瑣，且慮其藥之淪腐，而欲與吟編並傳，可憐也已。豈惟自憐，不爲識者鄙笑乎哉！昔柳州病張燕公比興不能兼美，而後山亦謂太史散語非其所長；予何人哉，而欲得兼此？漢人所謂猶賢於無所用心，其不鄙笑而唾之者幾希。

張之翰《秋聲集序》　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玉《九辨》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率皆悲時之易失，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而已。今九山之集取名雖同，而實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淳祐間，公起喬木世臣後，班省闥，鎮藩輔，無施不可，此時不獨無此作，亦未嘗有此聲也。及時移物換，以故侯退處於家，不求聞達，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蓋心非言不宣，言非聲不傳。是知聲之秋，即心之秋；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聲無窮，秋亦無窮。彼觀是集，讀是序，見山谷所云「末世詩似候蟲聲」，便謂誠然，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豈眞知公者乎！九原有靈，或聞斯言。公諱宗武，字淇父，官至朝請大夫。九山，其自號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秋聲集》六卷。【略】宗武字淇父，自號九山，華亭人。淳祐間歷官尚書郎、出知常州。罷歸閒居三十餘載，以詩文自娛。據至元甲午張之翰所作集序，稱「九山墓宿草已六白」，則宗武實卒於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在宋亡後十年。故焦竑《國史經籍志》載《秋聲集》八卷，列入元人，然宗武實未仕元，仍當從陶潛書晉例也。【略】其詩文根柢差薄，骨格亦未

堅緻。蓋末造風會之所趨，其事與國運相隨，非作者所能自主。至於《詠荀彧》一首，稱其徒抱忠貞，遺恨千古，其學識亦有所未逮。然核其全集，大都氣韻沖澹，有蕭然自得之趣。蓋胸襟既別，神致自殊，品究在江湖諸集上。且眷懷故國，匿跡窮居，其志節深有足取。

著錄

張之翰《秋聲集序》 始，余爲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衛公洎其子謙，纔一杯而別。後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謙出公《秋聲集》求序。【略】至元甲午重九日，張之翰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衛宗武《秋聲集》，一部三冊，全。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秋聲集》三冊，全。【略】凡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秋聲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衛宗武撰。【略】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輯編次，得詩詞四卷，序記、誌銘一卷，雜著一卷，以略存其概。

許月卿

論述

《先天集》附董槐帖 槐前此雖服文名，實未測其底蘊。今觀《潛虛發微序》引用薪火不滅，明有繼也；《眞武夢記》引用艮萬物之成終始，乃知於己分事不草草爲之，加敬。他文超出翰墨蹊徑，無待贅言。

又附方岳書 岳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幾年矣。山塢荒寒，忽奉翰題，眞如拱璧大寶之墜吾前也。一詩一記，開闔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不太傷於奇乎？蓋執事平生所爲文，往往亦坐此。

又附方岳《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空見予竹西，纔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怪奇奇，坐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巍科，怪奇何負於文哉。後二十年，太空以書介其從子允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怪奇奇，問其年則亦僅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怪奇奇，則驚□□耳。固嘗問太空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乎？法而不奇，程衛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刁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於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爲能澀，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以不能句讀爲古，則亦陋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罔，則怪怪奇奇將又無負于子矣。」

又附劉辰翁書 會孟伏荷寵教高文大冊，何啻如獲拱璧。車中盡閱，莫非雄贍新奇之作，所謂讀之如清風從戶外至，令人耳目聰明，所以啓發固陋多矣。《潛虛發微》之貶，略窺一二，雖未甚解，而檢討公之用力此書，蓋前輩所未及者，尚須它日求質疑於山屋，庶方於扶衰起痼，眞大饒益。【略】《百官箴》援引精博，詞旨懇切，眞足以動悟君心，激昂臣節者。韻一段尤前輩所未及，孤陋感發多矣。

湛若水《先天集序》 余得南宋山屋許先生之詩文曰《先天集》者于其裔孫亮而觀之，嘆曰：嘻，其所謂善言者乎，其由中心出者乎，其發於性情者乎！可以知其人矣。故誦其詩，讀其書，其人逝矣，遠矣，于其沛然者可以見其自得焉，于其慨然者可以見其節義焉，于其惓惓然者可以見其忠愛焉；於其言屢而見擯，擯而復言，國之危亡，斬衰閉門，至死不變者，可以見其大節不可奪之志焉。然則先生之爲人，盡在心目中矣。先生名月卿，字太空。蓋嘗受心學于魏鶴山先生，而有所自得，故其言至今凜凜猶若有生氣，恍乎若有以見先生之聲欬儀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九 《百官箴》六卷。【略】前有月卿進表。【略】虞人之箴，遠見《左傳》，繩闕匡違，其風自古。月卿效法其體，雖申明職守，僅託空言，而具列官邪，風戒有位，指陳善敗，觸目警心，亦未嘗無百一之裨焉。

《捧硯姬空翠二首》《歷代詩發》卷二九：風情瀟灑，欲遺世而獨立。

傳記

《先天集》附錄許飛《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　公諱月卿，字太空，後字宋士，時人稱之曰山屋先生，小名千里駒，字駒父。【略】公幼而穎異，七歲能屬文。【略】年十五，從介軒先生董公夢程游。董公者，子朱子門人正思先生程公之高弟也。明年以《書》學應科舉，居次榜之首。【略】端平乙未，縣大夫王塤行鄉飲酒，謂公天下奇男子也，俾受學文靖公子魏子。公往卒業，遂有志當世事功，絕江適淮，時趙公葵開閫江北，一見驚異，羅致幕中。既而以軍功補進武校尉，赴江東漕，是歲嘉熙庚子也。詔罷鬻弁，就舉制，遂以試流寓，以《易》學魁江東。淳祐癸卯，客左史呂午家，載試於漕，復爲舉首。明年試省別院，主文中書侍郎韓祥謂公策眞天下措置大事者，宜置首選，邑人太常博士吳遇龍疑其爲公文也，避嫌屈置第二。【略】既而策題有始憂勤終逸樂之問，公對言：「臣聞文武有憂勤而無逸樂【略】。」竟以觸時相見抑，有旨陞甲，賜進士及第，授濠州司戶參軍。時徐公元杰與劉漢弼等言權相冤死，公率三學諸生伏闕訟之，言至激切，理宗目以狂士。歲丁未及代，兼領本州教授，攝知錄參軍。呂文德以保康軍承宣使、沿江制置副使知濠州，辟公招撫司從事，發運司亦聘入幕，至此有勞。尋丁友仁先生憂歸，服闋，遷臨安府府學教授。陞黜必當士論，數上書言事。【略】小相怒，諷臺臣擊之，因失職謀去。丞相免，董公槐爲相，言之理宗，特創員外闕，留置京師從事以寵嘉之。時丁大全居政府，公固辭不就，蓋公屢上疏詆之也。寶祐乙卯，槐更奏公入江西庾幕，尋改幹辦本道提舉常平公事，待次六年不就。使者史繩祖屢書起之，【略】尋攝提舉事。【略】古心先生江公之執政也，數薦之朝，而憾己者當路，竟循承直郎、幹辦浙西安撫司公事，不就。時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權侔人主，至是屢書起之，比至，似道憾相見之晚，以公試館職，與黃鏞偕召。公言朝政失人心者三事，并誦林實夫所爲餞公序【略】似道佯唯唯，未幾以陳宜中易公召，并浙西職罷去，公行且嘆曰：「已矣，彼人哉！」遂去之。【略】步歸故里，杜門著書，號泉田子。【略】未幾官軍下新安，明年下錢塘，公深居一室，但書「范粲寢所乘車」數字，於是不言五年矣。又如是而卒，蓋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歲十一月也，享年七十。【略】其爲詩文，未嘗經思，如長江大河，出入霄漢，不可測度也。初，公深見知於理宗，將不次任之，爲權臣所沮。公於是著《百官箴》，凡萬六千餘言。比進，會理宗棄群臣而尼，古心先生見之，嘆曰：「確乎有經世之實，人主當置一通于坐右。」履齋吳公亦言公「在熙、豐不黨於熙、豐，在元祐不黨于元祐」者也。

著錄

《先天集》附錄許飛《宋運幹山屋先生行狀》　其所著述累十餘萬言，時時爲人取去，其僅存者十二三。先是，常州教授李夢科刻之毗陵郡庠，彭福龍刻之廬陵，皆公門人也。其刊於家塾者如毗陵本，從孫汴復增益於散失之後，今其本存焉。

湛若水《先天集序》　余得南宋山屋許先生之詩文曰《先天集》者于其裔孫亮而觀之。【略】亮也懇余序諸首簡，梓而傳之，其亦孝思善繼者歟。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先天集》十卷附錄二卷，明嘉靖刊本，星源山屋許月卿著，裔孫亮校正、熙類編。

姚勉

論述

方逢辰《雪坡集序》　姚成一瑞之奇氣也，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吳幔入館時，成一初第，見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於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衰，又知成一之所以爲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成

一者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咸以罪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於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龍起刊其平生所爲文屬予序，予曰：「成一之操守議論氣概，欲爲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後，惜也！」

文及翁《雪坡集序》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懽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境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後渭北江東，末由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黃本書，備青宮采，年僅四十有六，遽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略】烏乎！此特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倫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呂成公遷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爲世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予於成公何能爲役，而所以深期成一，與成公同。

《雪坡舍人集》附胡仲雲《祭雪坡姚公文》　維宋景定三年歲次壬戌十二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乙巳，從政郎胡仲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太子舍人雪坡姚公之靈。嗚呼雪坡，曷其不延！自古豪傑之士往往如此，是有命焉。昔丙子而生子瞻，前癸丑而魁同甫。雪坡生以是年，魁以是年，與二公相爲後先。人皆謂之雪坡，子瞻，以其文之驅濤湧泉，怒罵嬉笑，皆成章篇，日與筆硯以相研；人皆謂之雪坡、同父，以其氣之霆駕風鞭，豪放凌厲，自視無前，取高科如騫。子瞻以詩禍，同父以氣殞，雪坡之不偶然乎不然？嗚呼，富貴一日之浮花，文章如水之行地，氣概如斗之麗天，與其隨時俯仰以苟生，孰若身亡而名全。仲雲年未二十，與兄周旋。聞兄之病，食不下咽。兄病亟矣，有涕斯漣。去年其時，兄哭吾父。今年其時，乃有斯苦。高矣皇天，厚矣后土，誰其速之，遺恨千古。嗚呼哀哉，尚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雪坡文集》五十卷。【略】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文亦頗嫻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語。【略】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政之謬，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載《賀丞相賈秋壑》一啓，題下注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宋史》理宗開慶元年十二月，賈似道奏鄂州圍解，景定元年正月，詔獎賈似道功；四月，詔赴闕。庚申即景定元年，啓蓋作於是時，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爲白璧微瑕。然啓末多進規之語，猶有曲終奏雅之意，固視劉克莊、王柏之諛頌，差有間矣。

胡思敬《雪坡舍人集跋》　雪坡詩文在南宋群賢中，挺然獨秀，同時朋輩若文及翁、胡仲雲之流，咸以同甫推之。實則雪坡私淑紫陽，初不雜功利之見。其陳告於君者，忠愛纏綿，視同甫尤爲純粹。餘雖尋常應酬之作，亦必微寓諷規，不肯苟徇時好。《四庫總目》譏其賀秋壑一啓。是時鄂圍初解，賈相之惡未彰，同官循例致賀，並非私布腹心，極其失不過如寇萊公之於丁謂、司馬文正之於蔡京，不足爲雪坡病也。

《賀新郎》（月轉宮牆曲）　《古杭雜記詩集》卷一：姚勉爲狀元，嘗作是詞，用六更事。昔宋太祖以庚申即位，後有五庚之說。五庚漸周，禁中忌打五更鼓，遂作六更。前輩歌詩間有言六更者。理宗寶祐癸丑臨軒，勉作大魁賦此，然則五更既可加爲六更，六更之盡，不可復加歟？

《霜天曉角》（秋懷軒詒）　《蕙風詞話》卷二：姚成一《霜天曉角》換頭云：「烟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對句，上句作上二下三，「抹」字叶。不唯不勉強，尤饒有韻致，詞筆靈活可喜。

傳記

《宋史翼》卷二九　姚勉字成一，新昌人，慷慨有大志。寶祐中狀元，授平江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除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四年，太學生有因論丁大全而被逐者，蔡杭亦去國，勉上言：「斥逐學宮之士以禁天下之言，此蔡京、秦檜、韓侂胄所爲，今日豈宜有此！」遂歸。及吳潛入相，再除校書郎、正字、沂王府教授。景定元年，又上封事，言天下之事可惜者一，可憂者三，並痛言丁大全之奸。尋兼太子舍人，輪對言朝廷綱領惟在用人聽言，又及守帥數易之弊。後上過東宮，勉講《否》卦，因指斥權姦，無所顧避，忤賈似道，遂諷孫附鳳劾勉爲吳潛黨，免歸。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著有《雪坡集》五十卷。

卒年四十(一)(七)。(《江西志》。參《雪坡集》、文及翁序、方逢辰序)

著錄

方逢辰《雪坡集序》 予起家承乏於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龍起刊其平生所爲文屬予序。【略】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蛟峰方逢辰序。

文及翁《雪坡集序》 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陞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脈，不在茲乎。龍起彙編成一文藁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略】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文及翁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姚成一《雪坡文集》，一部十一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雪坡文集》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姚勉撰。【略】是集《藝文志》亦失載。此本爲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略】外間傳本頗稀，訛闕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爲校補，其《永樂大典》不載者則仍其舊。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舊鈔本。朱竹垞藏書。宋姚勉撰，從子國學生龍起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影宋本。從子國學生龍起編次，宋姚勉撰。【略】集不載於《宋藝文志》。是本爲其從子龍起所編，提行格式猶出宋槧之遺。凡奏議箋策七卷，講義二卷，賦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前有文及翁、方逢辰兩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雪坡姚舍人文集》五十卷，宋姚勉撰，清鈔本，六冊。

雜錄

《詞品》卷五 (蘇)(姚)雪坡贈楊直夫(名棟，青神人)詞云：「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況蜀珍、先已登廊廟。但側耳，聽新詔。」按小說，高宗曾問馬騏曰：「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幾？」騏對曰：「未試焉知，允文亦試而後知也。」蘇與楊、馬皆蜀人。楊在眉山爲甲族。直夫之妹通經學，比于曹大家。嫁虞氏，生虞集，爲鉅儒。其學無師，傳于母氏也。此事蜀人亦罕知，故著之。馬騏，南郡人，涓之孫。

劉黻

論述

劉應奎《蒙川先生遺稿序》 先伯氏蒙川先生少有志操，刻勵清苦，以成其學。而惟孝惟忠，雖流離顛沛中，亦未嘗忘於言。其立身大節，雖沒齒無愧怍也。生無他嗜好，惟殫精畢思於文字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蒙川遺稿》四卷。【略】黻危言勁氣，屢觸權姦。當國家版蕩之時，瑣尾流離，抱節以死，忠義已足不朽。其詩亦淳古澹泊，雖限於風會，格律未純，而人品既高，神思自別，下視方回諸人，如鳳凰之翔千仞矣。

傳記

《宋史》卷四〇五《劉黻傳》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大全方爲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爲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略】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

察御史，論內降恩澤。【略】四年，改正字，【略】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歗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歗共政，將遜相位，於是歗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

著錄

劉應奎《蒙川先生遺稿序》 凡所著述，與《諫坡奏牘》、《薇垣制藁》、《經帷納獻》若干卷，悉以自隨，今皆散落不復見矣，可哀也。【略】每追念先生不無遺憾，乃於鉛槧散失之餘，或得之斷簡殘篇，或得之朋友記識，若詩若文，裒聚僅十卷，爲《蒙川先生遺稿》。以應奎年之既衰，朝露行晞，何能廣索冥搜，姑錄諸梓，以示若子若孫，而《朝陽閣記》雖已刻於閣之楣矣，今併入十卷之首。【略】大德辛丑歲上元日，弟應奎端謹拜書。

《宋史》卷四〇五《劉黼傳》 歗有《蒙川集》十卷行於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蒙川遺稿》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歗撰。【略】此詩文殘稿四卷，乃其弟應奎所裒輯也。【略】傳鈔既久，文多訛脫，更無別本可校，爲足惜耳。

孫詒讓《刊蒙川遺稿跋》 劉忠肅《蒙川集》，《宋史》本傳及忠肅弟成伯叙並作十卷，今所傳遺稿四卷，乃明廣東左布政使永嘉阮存存所輯刊，非足本也。十卷本國初時猶有傳帙，故黃俞邰、倪閣公並據以著錄，而朱竹垞《經義考》載《忠肅集》有《太極說》、《中庸》、《大學說》，又云目錄有《濂洛論語叙》，【略】今本並無其文，是其譌也。然阮槧本世亦罕覯，弆藏家展轉迻寫，奪誤甚多。乾隆間收入《四庫全書》，館臣任讎勘者不守蓋闕古義，或以意爲竄綴，乃至改成伯序「十卷」之文以合今本卷數，而於書末《賈鉾鏡墓誌》殘缺不可讀者則徑削之。咸豐間，忠肅裔孫永沛等得傳鈔閣本，以活字板印行，又輯佚文六篇爲補遺一卷，校覈不審，復有刪易。於是忠肅遺集不獨元本不可復見，而阮編本亦點竄無完膚矣。同治戊辰，詒讓應禮部試，報罷南歸，道出甬東，購得寫本，尚爲阮編之舊，乃得盡刊今本之謬。家大人遂命校刊，以廣其傳。大致悉依舊寫本，其有奪誤顯然者，乃依閣本、活字本略爲補正，稍涉疑似者，則區蓋以俟續勘。【略】光緒初元十月重勘一過，復記其後。瑞安孫詒讓。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舊鈔本。宋劉歗撰，山中劉應奎校正，後學阮存存耕編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蒙川先生遺稿》四卷，明刊本。王晚聞藏書。

又 《蒙川先生遺稿》十卷，明影元本，怡府藏書。

蕭立之

論述

謝枋得《蕭冰崖先生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倡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徵，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

《梅磵詩話》卷上 荊公詩云：「蕭蕭摶黍聲中日，漠漠舂鉏影外天。」摶黍，黃鸝也。《詩疏》云：「黍方熟時，鳴於桑間。舂鉏，鷺也。《爾雅》云：取鷺之行步云。」冰崖蕭立之《秋日》絕句云：「野店聊爲一枕謀，五更歸夢入鄉愁。溪流清淺舂鉏曉，籬落荒涼絡緯秋。」詠二物而寓耕織意，亦一格。

羅倫《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學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

閑，又非留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冰崖蕭公其一人矣。公諱立等，寧都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乃自放於詩。當其意到，睟若觀岳馬，矯如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高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韓〕公，漳泉（韓）〔趙〕公推愛澗谷羅公，公爲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世以道德鳴者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贇注李太白詩，今行於世。

趙鶴齡《弘治重刊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予惟冰崖公南渡以後之高品，其律詩之清勁奧妙，已有疊山之跋、一峰之序與侯之識，備悉其宗派始末矣，況其子士贇注李太白詩，又有《庸言集》，不存，止存草廬吳先生之序附諸後，予復何能言？

傳記

蕭敏《識冰崖公詩集拾遺》 聖與府君號蘭坡生公兄弟四人，長諱訊之號芸莊，次諱正之號雲山，又次諱清之號愛山，公居四，諱立之，字斯立，一諱立等，號冰崖。公三子，長諱士贊，次諱士贇，注李太白詩，有《庸言集》，亦不傳，又次諱士資，皆與草廬吳先生友善。時聖與府君與公兄弟子姓三世十五人幷仕宋，吾宗於斯時號最盛。公登方逢辰榜進士，止辰州通守，宋祚移，闔門歸隱，蓋仍今蕭田舊業也。

著錄

謝枋得《蕭冰崖先生詩卷跋》 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信之弋陽疊山謝枋得君直于龍虎山敬題卷後。

羅倫《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屬其叙於予。【略】時成化壬辰秋八月望吉，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吉豐湖西羅倫書。

趙鶴齡《弘治重刊蕭冰崖先生詩集序》 有集二十六卷，詩家取而刊之，行於世，疊山謝先生見而跋之於後，亦可謂有製作之顯矣。及元移宋祚，闔門歸隱，其後寖微，板遭兵燹，此亦製作之隱也。【略】今侯一旦恢復而俾之再顯於時，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爲孝之大者矣，亦所謂安國之徒矣。【略】弘治十八年乙丑冬十月望日，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致仕、山東按察司按察使瀘陽趙鶴齡撰幷書。

蕭敏《識冰崖公詩集拾遺》 敏九世從祖冰崖公原有詩集二十六卷，此曰「拾遺」者，二三什僅一二耳。【略】公與愛山公之後俱寖微，集板藏家者，兵燹無存。今安土蕭田演派於良溪、北溪、麻溪、韶源、益源邑聚族居者，乃敏九世祖正之府君與芸莊公之後也。敏五世祖廷顯府君違公方四世，當國朝洪武初，知公詩見重於時，求全集已不可得，乃遺言於高祖國材府君訪公友人之後於金陵，冀得公集，竟未能而不返。正統丙辰，曾祖子盛府君命祖大章府君游學湖湘購公詩，始得今集之半，先君乘龍、仲父元龍偏求，又得如舊之半。從叔鳴鳳、岐鳳嘗請序於一峰羅先生，欲梓弗果。敏承乏歸安，兄毓攜是集來編，謀冀得全，庶成先志。因赴省召，迄今全未能得，時不可已，乃僦工刻之，謹題曰《拾遺》。中間字多舛訛脫落，不敢正之補之者，不能也，姑闕以俟。【略】時歲之弘治乙丑八月中秋，九世從孫敏頓首謹識於蜀瀘治之政一堂。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蕭冰崖詩集拾遺》三卷，舊鈔本。宋蕭立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蕭冰崖先生詩集》三卷，舊鈔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蕭冰厓詩集拾遺》三卷，明刊本。宋蕭立（等）〔之〕撰。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本蕭冰崖詩集跋》 《蕭冰崖詩集》二十六卷，《宋史·藝文志》、晁、陳二目均不載，《四庫》亦未收，蓋湮沒久矣。阮文達得其九世從孫敏重刊三卷本錄以奏進，其《提要》謂僅有五七言古體、五七律及七絕。是爲明弘治乙丑刊本，與阮氏《提要》言合。後有敏跋，謂二三什僅一二，故名曰《拾遺》云云，蓋同出一版也。【略】自弘治以至嘉慶，又將隱沒，遇阮文達而復顯；文達至今，倏踰百年，幾成孤本，且聞《宛委別藏》彙列文達奏進之書，是集亦已不存，是又烏可聽其終於隱晦也耶？甲戌春日，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蕭冰厓詩集拾遺》三卷，宋蕭立之撰，明弘治十八年蕭敏刻本，二冊。

陳經國 陳人傑

論述

《蓮子居詞話》卷一　宋陳經國《龜峰詞》皆《沁園春》調。竹垞《詞綜》謂嘉熙、淳祐間人，未著履歷。知不足齋云：按《寶祐四年登科錄》，第四甲第一百四十八人。陳經國，字伯夫，小字定夫，本貫潮州海陽縣人。詞後有陳所齋跋，稱剛父兄，則又字剛父也。

《白雨齋詞話》卷七　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艮嶽詞云（《摸魚兒》）：「渺人間【略】。」慨當以慷，亦陳經國之亞匹也。

《沁園春》（誰使神州）　《詞綜偶評・宋詞》：按《宋紀》，丁酉爲理宗嘉熙元年。是時金雖已亡，而蒙古兵方壓境，諸鎮皆棄官遁。詞中所感，殆謂是歟？　《白雨齋詞話》卷二：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　《詞徵》卷五：陳定父《沁園春》：「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定父，字伯大，名經國，潮州海陽縣人，有《龜峰詞》一卷。《詞綜》未詳，《粵東詞鈔》未收，曾端伯以此詞爲廖明略作者，誤也）【略】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傳記

《寶祐四年登科錄》　陳經國字伯夫，小名□，小字定父。第二具慶下。年三十八，三月十八日子時生。外氏吳。治賦，三舉。兄弟三人。娶袁氏。曾祖巽。祖通。父良，迪功郎。本貫潮州海陽縣南城坊。

著錄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二〇　《龜峰詞》一卷，舊鈔本。宋陳經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龜峰詞》一卷，勞巽卿鈔本。宋陳經國。【略】此勞巽（卿）從知不足齋所藏魏柳洲鈔本錄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龜峰詞》一卷，宋陳經國撰。明鈔本，一冊。

方逢辰

論述

綜論

《蛟峰外集》卷二附方萬二丈《與蛟峰先生書》　恭惟某官，【略】受間氣以應昌期，以歐陽子之文章收王文正之科第，明料如包孝肅而寬大過之，鎮靜如韓忠獻而學問有餘，受知兩朝，道山蓬閣，藥階薇省，未幾而分符，未幾而荷橐。共參大鈞，論大政，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行將見之。

文天祥《賀蛟峰先生提刑江東書》　西臺與政，蓋嘗識穎濱之文，東路洗冤，亦以行濂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僊傳。共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揚休而山立。言語妙天下，材稱一代之奇，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

陳又新《蛟峰先生集序》　世之擢巍科者，當時則榮，歿則已焉。由文章華於經術，而一時膾炙之，有未足與雲漢同昭回也。蛟峰方先生，宋淳祐廷對

第一，時寺宦弄權，奸相當國，先生上疏抗論，字挾風霜，有切時弊，所志不遂，因即納履歸林，講學石峽，故御賜書院，至今與鹿洞、鵝湖幷垂不朽。及北騎長驅，江潮不至，颶風覆舟，文文山、陸秀夫以身殉國，而先生前已考槃在澗，所謂明哲保身者非歟。迨鼎移於元，三起先生，而卒高卧不應。清風高節，不又與漢嚴陵、晉陶彭澤同光天壤哉！

商輅《蛟峰先生文集序》 宋蛟峰先生學聖賢之學，期以行聖賢之道，科首選，才過已概見矣。自是而入參法從可也，進柄鈞軸可也，而乃使之低回於群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致君澤民之術徒見於書疏文字之間，夫然後浩然而歸，與一二同志舉聖賢之道講而明之，以詔示方來，此石峽書院之名所爲與洙泗同傳於悠久也與。【略】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類其爲人，覽者當自有得，奚俟余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盡遂，人固無能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

商民宗《方蛟峰先生文集序》 其文馳騁而不放，嚴整而不滯，質實而不俚，雕刻而不鑿，正大和平，讀之足以使人革其浮靡纖麗之習。此其道之著於文章者也。公之所以得此者豈偶然哉？予聞公早有志爲己之學，自其家居時，日取群籍玩味以講求理性之蘊。及出而蒞官，殫心職分，勛業燦然。值權奸竊柄，輒求退休，著書闡教，以壽考終。蓋欲會理於心，而履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不著，出處攸宜也。使公得大用於時，則其所以宣啚皇仁而斧藻休光於無窮者，又當何如耶？

呂兆龍《順治本蛟蜂先生集序》 繙閱遺編，字瀝忠肝義膽，丹渥於楮。先生運丁陽九，詎樂以文博稱哉，是即黃冠方外之餘思也。夫文章節義，倬漢而曒日，生與死非殊致也。信國植烈節於燕山，死賢於生；蛟峰闡理學於石峽，生賢於死。古稱箕、比同仁，死也有所以不死者，生也有所以生者，君子亦仁而已矣。

方瑞合《康熙本蛟峰先生文集序》 今取全集讀之，其記序傳贊似歐，其策問奏疏似陳同甫，其題跋小品似東坡海外文字。其講學石峽，則鵝湖、鹿洞家風，其從政設施，則儼然鶴山、西山諸先輩作用。其出處大節，則又不止爲元祐全人，彷彿文山《正氣》一歌矣。

方嗣謇《跋蛟峰先生集後》 第閱其集而未知其心，則先生僅以文傳，而其心尚未有喻于後世也。故余以爲讀先生之文者當知先生之學，仰先生之名者當有惜於先生之遇。夫世有以隆遇獲榮名、顯實學、著鴻文者矣，未有所遇多艱而名益彰，學益顯，文可垂世不磨者也。先生之遇載在黃潛公阡表中，先生之名傳於淳祐十年科目中，先生之學著於書院講訂幷五經四書傳註中，散見於疏序傳記，與諸凡著說，皆生平所欲有爲於當世而弗克遂者，時見於論著間焉耳。則先生之志無日不在宗社，無日不在民生，至不得已而僅以文傳，非先生之心也。

方際泰《跋蛟峰先生集後》 間讀其廷對、封事諸制，則辭嚴義正，字挾風霜，爲行其所學；讀其講學、《或問》諸篇，則性明理醇，繼往開來，爲大其所學。至若詩若賦，則澹然以遠；若序若記，則邃然以深。總之非其人不足以著斯文，非斯文不足以表其人。故謂之與文山幷傳也可，謂之與三百年養士之報也可，亦有以見吾宗源流德澤之深且大也。

分論

《問天文變異及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德刑公私之異》 《蛟峰文集》卷七附考官批：機軸出於胸中，華采流於筆下。答題不拘題，用事皆實事，作此者必老手也。

《禮法之大分如何論》 《蛟峰文集》卷七附楊本批：立說得先儒議論，行文有前輩氣象，佳作也。

《上理宗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披瀝衷誠，無不罄竭。

傳記

文及翁《故侍讀尚書方公墓誌銘》 公諱逢辰，字君錫，其先河南人。遠祖紘官吳中，避新室亂，因家於丹陽郡歙之東鄉，今淳安縣是也。【略】公天稟卓絕，自幼刻苦務學，夜誦徹旦，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會歸于周、程、朱子之學。其所爲文，家傳人誦，士林素以魁彥期之。淳祐九年己酉鄉舉，以夢魁名預首選。明年中省試第一等，理宗臨軒策士，以公所答敷陳鯁亮，擢爲進士第一，御筆改今名，昭異渥也。公感激上恩，方在期集所，聞二爹冠忤宰相

鄭清之相繼去國，善類搖動，適遇雷變，遂叩閽上書。【略】疏奏，上優容之。初補承事郎、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略】寶祐元年甲寅，以秘書省正字召。【略】二年乙卯春，除校書郎。【略】時內豎縱橫，日以滋熾，御史洪天錫劾之，不行而去。公即移書宰相，勉其行申屠嘉之事。又抗疏援膏上肯下二豎爲喻，【略】言極激烈，上不悅，公遂稱疾求去。是時丁大全以臺長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謁告徑行。丞相董公槐勸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照管。」越數月，董果罷斥。四年丁巳，除著作左郎，臺論以公不合擅出關寢新命。訥齋程公元鳳拜相，首以公薦，上曰：「姑與外庸。」未幾除知寧國府，臺臣以交游學舍論罷。公自乙卯棄官歸，杜門卻掃，潛心於《易》，召之不赴。開慶元年己未，大全罷逐，相位無肯當者，內地洶洶，上以海闉彊起履齋吳公潛。踰月入相，收召善類，以著作郎召。明年權尚左郎官。【略】未幾似道入相，臺臣希旨論公罷職。徐國博以書來招公，開講於婺之書堂，生徒從游者數百人。景定辛酉，除知婺州，林光世希權臣意，以外臺劾寢新命。公遂即家創塾，以私淑其徒，屢年而後成。尋除知嘉興府，以論罷改知瑞州。及考，又以論罷。去之日，一郡如失慈母。咸淳元年乙丑，度宗登極，以司封郎官召，辭不允。上在東宮，久聞公名，一見甚喜，將大用之，除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略】尋除秘書少監，再除起居舍人。三年丁卯，信州軍亂，以措置軍糧失宜，錄事參軍遭其凌辱，亂卒白晝持軍器，一城洶懼。上除公秘閣修撰、江東提刑，公聞命就道。及境，或者來言城中近事，勸公勿入城，偃旌寂鼓而過。公付之一笑，到城下，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略】明年，除江西轉運副使。【略】五年己巳，郊禮成，列爵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除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兼侍讀。上日御經筵，虛心問道，公每事啓沃，所以格君心者多矣。上眷隆渥，問公讀書聚徒之所，奎畫昭回，賜名「石峽書院」，贊書曰：「近進士一科，文章盛而古意衰。卿以儒碩創家塾，以程、朱之學淑其徒，朕甚嘉之。」七年辛未，典貢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母令人憂去國，哀毀至。服闋，除左侍郎，辭不就。賈相國十六年，而公屏居十餘年。德祐初元，除公荊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以父命辭，遂顓侍湯劑，絕意仕途。尋除權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皆不拜。是年夏丁父憂，公力疾負土，營葬惟恐不及。未幾鄉寇不靖，焚蕩官舍民居。公居室雖毀，而書塾巋然，劫火之外，避地來歸。命子梁等洒掃文廟，修葺書院廊宇齋序，日與生徒講明修己治人之道，若將終身焉，蓋公（以）嗣往聖開來哲爲己任。考之年譜，公生於嘉定辛巳九月二十九日午時，卒於至元辛卯正月初三日申時。【略】銘曰：猗歟先朝，以儒立國，道理最大，繼天立極。於穆理皇，道久化成，觀乎人文，理學大明。上章摛茂，如日正中。九賓臚唱，魁首擢公。廷策萬言，具在國史。屹立朝端，凜凜奏疏。排奸指佞，責難謂恭。堯仁如天，黯直亦容。麾節所臨，仁聲義氣。經濟之才，公輔之器。天步孔艱，歸歟石峽。著書滿家，經傳史冊。馳旌之招，循牆以避，臣心惟一，帝臨無二。我之於公，志合道同，熙明啓沃，相勉報忠。公之云亡，孰不流涕。千里而遙，編示狀志，不泯其實，迺繫以銘。刻之金石，炳若丹青。

黃溍《蛟峰先生阡表》（存目）

著錄

陳又新《蛟峰先生集序》 予綰符是邑，仰體聖天子尚節右文之意，先求遺賢，乃裔淹以藏稿示余。【略】緣校讎釐輯，分爲八卷，內附山房先生一卷，謀付梨棗。【略】時龍飛洪武七年十有一月穀旦，賜進士第、知淳安事、文林郎後學陳又新惟明父拜撰。

商輅《蛟峰先生文集序》 茲先生裔孫淵來京，偕其侄輔持先生遺文見示，俾爲之序。【略】先生所著有《孝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中庸》、《大學釋傳》、《名物蒙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略】時景泰四年歲爲玄默作噩修禊穀旦。

錢溥《蛟蜂集序》 先生七世從孫中，舉天順丁丑進士，擢令玉山，嘗得諸族所采詩文爲《蛟蜂先生集》，茲復累當時勅誥并存沒所贈詩文爲《蛟蜂外集》。【略】先生有弟逢振登進士，歷翰林、國史實錄院檢閱，宋亡，歸與學者講道于石峽，因稱曰山房先生。其文學節義亦足與先生相高于一時。【略】西江大參輔，其六世從孫也，得遺文一二，托玉山附《蛟蜂集》後以傳，予故因玉山請而併以此序于簡首。天順七年癸未冬十月既望，賜進士、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直文華殿、賜一品服東吳錢溥書。

胡拱辰《重刊蛟峰先生文集跋》 右蛟峰方先生文集。先生玄孫淹愚泉先生之仲子，爲時名儒，授本縣訓導，重彙其集以鐫焉，于茲歷年多矣。板峽

散佚，又復重輯。自一至七，先生之文，五世從孫淵字文淵所集；其八乃先生之弟山房先生之文，其六世從孫輔字廷臣所集，而併續修於七世從孫中字大本，其版則大本之子天雨字濟甫藏之家塾，文淵曾屬拱辰序之，大本又屬翰林錢先生、吏部夏先生序之于前，閣老陳先生序之於後，皆若干年矣。江津陳君渭以弘治己未進士來知淳安縣，閱其版殘闕者多，命工補刻，既完，又屬拱辰識之餘素，摹印以傳。

《百川書志》卷一二　《蛟峰文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方逢辰《蛟峰集》八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蛟峰集》八卷。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蛟峰集》七卷外集三卷《山房集》一卷外集一卷。天順七年刊，宋方逢辰、逢振拱撰，錢溥序。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方蛟峰先生集》二冊，十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方逢辰《蛟峰集》八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方逢辰《蛟峰集》。陳景雲注：「八卷。」

商民宗《方蛟峰先生文集序》　公所作文章甚富，然以兵燹之餘，殘缺失次。其賢胤國禎、顯庸、顯韜、顯策、顯旭等裒輯遺文，得若干卷，重梓以傳，徵予爲序。【略】時順治十年癸巳季夏上浣日，賜進士出身、吏部觀政邑後學商民宗拜書。

侯良翰《順治本蛟峰先生文集叙》　詢先生後裔，書香縷縷若系，蒐古遺文，則蠹蝕漫漶，殘闕不可句。用今不緝，將與宿草苔篆雲烟俱冷。亟命其後人繕寫訂補，暨《山房先生集》共釐正之，爰授剞劂氏，俾尚論者庶興起於斯文，詎第掇其華，蓋以茹其實，傳書與傳人也。【略】時順治十有五年歲曰著雍閹茂長至書雲日，賜進士第、文林郎、嚴州府推官秦臺侯良翰拜書。

虞世劉《順治本蛟峰先生文集序》　遺編多歷年所，脈望蠹蝕，漸漶闕殘，且梨棗厄於兵燹，模印無徵，先正鴻篇，寧令湮沒勿傳與？遵文宗谷蒼霖先生購得遺書之令，時過石峽書院，參究討論，以表章絕學，令後裔顯策繕摹舊編，暨《山房集》爲之訂訛帝虎，裒輯而付剞劂氏。

方嗣蕃《跋蛟峰先生集後》　右《蛟峰集》，傳自有宋，歷元，明洪武初四世孫淹爲縣學訓，曾重鐫焉。至天順中，高祖憲副公藏其板，縉紳道嚴陵、過青溪者索無虛日，故其集盛行，而其板漸致殘缺。萬曆中，余伯祖作所公游京師，以先正慕其集，欲更訂焉，亦未卒事。大清順治甲午，以祠事奉司，李侯公祖勘公雅慕先生之爲人，而甚重其文，然模印已無徵矣。戊戌春會逢文宗谷蒼霖先生有搜輯遺書之令，學訓虞師長奉命覓先生遺編，乃裔顯策謄舊集，參互校讎，謀之族昆國禎、顯庸，付之梓人。其集具八：其一至六先生文也，其七乃先生之弟山房文也，其八則先生之外卷。集成，可以公之同人，傳之後世。【略】順治戊戌仲秋月望日，十四世從孫嗣蕃百拜謹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宋方逢辰撰。【略】是集乃其五世從孫蒙城知縣淵等所輯。正集八卷，前七卷爲逢辰詩文，末一卷附以其弟逢振所作。【略】《外集》四卷，則其七世從孫玉山知縣中所續輯，凡逢辰歷官誥敕及酬贈詩文皆在焉。【略】其所掇拾，大抵案牘簡札之文爲多，而《策問》一首，至併考官評語載之。蓋散佚之餘，區區搜輯而成，故不免識小而遺其大矣。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宋方逢辰撰，第八卷弟逢振作，明嘉靖中刊本。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　《蛟峰集》七卷附《山房先生遺文》一卷，《外集》四卷。【略】前有天順七年錢溥序，拱辰跋，嘉靖甲午胡宗明序。黑口板。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蛟峰集》八卷、《外集》四卷，明天順刊本。宋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後附誥敕及酬贈詩文爲《外集》四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蛟峰文集》八卷《外集》四卷，明天順刊本。宋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蛟峰集》七卷附《山房遺文》一卷《外集》四卷，明刊本。宋方逢辰撰。

傅增湘《校方蛟峰集跋》　《蛟峰集》明天順刻本，【略】集凡八卷，外集四卷，有天順七年癸未翰林侍讀學士錢溥序，後有胡拱辰跋。蓋先生五世從孫淵所輯，而七世從孫中所刊者，六世從孫輔又輯山房遺文附之，今第八卷所載是也。今以順治裔孫嗣蕃等刻本校之，明本卷七，今爲卷一；明本卷一、二，今合併爲卷二，而山房遺文列第七。明本外集四卷，今併爲第八。此改併之大略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蛟峰集》七卷，宋方逢辰撰，【略】《蛟峰外集》四卷，明方中輯，明天順七年方中刻本，黃稷虞、劉喜海跋，一冊。《蛟

峰集》七卷，宋方逢辰撰，【略】《蛟峰外集》四卷，明方中輯，明天順七年方中刻弘治十六年陳渭重修本，六冊。《蛟峰先生文集》十卷《外集》三卷，宋方逢辰撰，【略】明活字印本，六冊。《方蛟峰先生文集》六卷，宋方逢辰撰，《外編》一卷，清康熙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冊。

藝文

林景熙《寄呈方蛟峰尚書》 野鶴松根認履聲，夢中鈞樂尚泠泠。南山老翠幾千尺，北斗寒芒第一星。泉石好春歸健筆，乾坤正氣寄遺經。神功未展潛蛟在，還卷風雷付六丁。

何夢桂《賀蛟峰先生入宅詩》 富貴朱門蓋里閭，先生斲石此山居。一區自足子雲宅，三徑何妨靖節廬。萬壑風雲生几席，四山花木入庭除。乾淳豈少高官爵，自是寒泉要著書。

方一夔《輓蛟峰先生詩》 前代衣冠第一人，老來鳴道振遺音。勳庸臣子平生志，書《易》聖賢千古心。士願執經來鹿洞，客求挾冊售鷄林。飛仙雖去斯文在，山閣神光照斗參。

趙與東

《次韻方萬里雨夜雪意》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馮舒評：予丁丑之冬，在桐江賦《雨夜雪意》詩云：「洶湧風如戰，蕭騷雨欲殘。遙峰應有雪，半夜不勝寒。吾道孤燈在，人寰幾枕安。何當眩銀海，清曉倚樓看。」魯齋趙君與東，字賓暘，和予此詩。「哦詩字欲安」，佳句也。尾句亦活動，勝予所倡。賓暘嘉定十五年壬午生，今年六十有二，宗學上舍改官。紀昀評：虛谷此詩亦不惡。氣韻殊佳，雖寒瘦而無蔬筍氣。「四靈」一派。

《次韻方萬里寒甚送酒》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馮舒評：戊寅爲帝昺祥興元年，己卯而宋亡矣。紀昀評：三、四常語，且「冰凍」字複，不得云工。

陸夢發

方回《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孀孤孑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稿》，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泫然泣下。不知其丹鉛幾□，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搔首幾□，而後有以吐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銓擇，初去十七，後去十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闕，故里荒墟，先疇野坂，古寺修竹，敗驛寒燈，昔也予於太初幾唱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切，氣凌物表，而凍硎枯槎，舜宇孤籟，務爲擊斂。予浩汗放肆，終身愧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足悲，有傳於後世猶足幸。【略】曉山者太初書屋之扁，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奇句，摘一二書於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見梅雜興》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余友太府寺丞陸太初，諱夢發，同里人，長予五歲。德祐元年乙亥以公事歿于上海，年五十四。平生苦吟好高，《梅興》三十首，今選此一首。五、六本前輩遺論。夫草木之花，三百五篇已或取之，至楚騷而特盛。後世以花詠梅，亦比興之不容已者也，似未可貶，特陳腐襲蹈則可鄙耳。必將如三代之時，取梅于其實不于其花，則吾太初又何必見之詩？又有一聯云：「生稟東南溫厚氣，才當西北苦寒時。」蓋自況也，但太露。紀昀評：此論卻公。刻意擺脫而才窘弱，轉遁入惡趣之中。此卷猥雜特甚。馮班評：「香通青瑣人初出，雲擁高唐夢未醒。」惡境。句句可笑。既云「棄實求花後世心」矣，又云「知音唯月」何耶？馮舒評：枯辣氣。查慎行評：三、四迂腐。

《新安文獻志》卷八三方回《宋故朝奉郎太府寺丞贈朝請大夫知慶元府陸公（夢發）墓表》 予友故太府寺丞陸公諱夢發，字太初，嘉定十五年壬午秋八月二十三日生，德祐元年乙亥秋七月二十四日以國事捐軀，享年五十有四。【略】始公以承節郎江東轉運司解送禮部別院奏名，中寶祐四年丙辰進士

丙科，換迪功郎、監泰州富安鹽場，不赴。監建康府大軍倉，辟江東安撫司、無爲軍節制司，並準備差遣，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內艱。服除，辟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班改奉議郎，辟知溧陽縣。終更辟淮東總領所主管文字，未赴，江東提刑司以縣逸囚按免二官，公亦適值外艱。服除，堂授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監行在所榷務茶鹽事，之二職者非材不畀，瞬息即登朝入清要。會孽賈敗國，其狎黨御胙醫工蔡幼習竄廣州華亭縣之上海，有富人亦蔡姓，賂幼習，名其戶曰蔡御胙，以避科徭，例沒入貲產。朝命公往簿錄，偕行武臣永嘉蔡起莘第遙坐屋外，諉公入室檢校。逮出，群凶攢槊格官吏，起莘走免，而公與賊戰，遂沒于水。事聞，擒賊獄治，下廣州斬幼習，除公朝請大夫知慶元府，若生前云者，以小民殘殺奉使諱之也。【略】公未冠試郡校，率首諸生。公爲詩有聞於深居馮公去非，苦鍛酷鍊，遂探深汲，忘飧廢寢，不愜意不止。至爲文，謂初心馮公夢得嘗語之，故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泝之古，窮剔于百氏，極於經，至無可易而後止。故詩之用意常幽遠，而文有樊宗師、宋景文之遺。【略】遺文曰《烏衣集》、《圻南集》，又有別集，公所自纂，親題曰《曉山零集》。詩總七百餘首，多與予賡和者。他文未暇編次。

馬廷鸞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略】大抵駢體最工。理宗末年，又居兩制，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其他詩文亦皆典贍秀潤，盎然有卷軸之味。端臨承藉世業，撰爲《文獻通考》，至今爲藝林寶重，即廷鸞所學可知也。

胡思敬《豫章叢書本碧梧玩芳集跋》 其前十一卷駢文，典重裒皇，多係居兩制時作。十二卷以後散文、詩歌，則暮年身際滄桑，感時撫事，文境漸變爲蒼涼。讀《老學道院》一記，已覺其遇之窮而志之可哀。《四庫總目》但稱其駢體最工，非知言者矣。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略】」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傳記

《宋史》卷四一四《馬廷鸞傳》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藜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寶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帥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煥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鉤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孚往瞷焉。廷鸞素厚持孚，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大意。持孚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孚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稿，稿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略】兼權樞密院編修官，【略】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略】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略】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略】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略】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略】兼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

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馬翔仲《碧梧玩芳集》，一部三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馬廷鸞撰。【略】似集爲其子端臨所編矣。其曰「碧梧玩芳」者，廷鸞家有碧梧精舍，晚年又自號玩芳病叟，因以爲名也。自明以來，外間絕無傳本，唯《永樂大典》所收，頗存梗概。【略】其集《宋史》不著錄，原編卷數已不可考，謹以今所存者裒輯排比，分爲二十三卷。廷鸞又嘗仿呂祖謙《大事記》之例，作《讀史旬編》，以十年爲一旬，起帝堯元載甲辰，迄周顯德七年庚申，爲三十八帙。今全書雖佚，而緒論尚散見《永樂大典》中，併裒爲一卷，附於文後，共爲二十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舊鈔本。

胡思敬《豫章叢書本碧梧玩芳集跋》　玩叟著述多佚不傳。此集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讀史旬編》只存十之一二，又缺其奏議，已非完書。然且輾轉傳鈔，自乾隆至今歷百餘年，未有刻本。【略】予游江南，得丁氏八千卷樓鈔本，影摹一通，歸與潛園再三審校，始謀付梓。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三冊。

文及翁

歐陽守道《題蕭州順安堂銘說後》　蕭君季清扁其堂曰「順安」，古綿文本心爲之銘，鄉先生危恕齋爲之說。

《山房隨筆》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啓中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文帝道德仁義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三：議論正當，文字純粹，初學可以爲法。　又評丁應奎《太宗文武德功如何論》：前篇以文帝之道德義皆自仁中出，此篇以太宗之文武功皆自德中出，調仗一同，主意暗合。

《賀新涼》（一勺西湖水）　《詞綜偶評・宋詞》：（前段）所謂「直把杭州作汴州」也。　《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須得此洗盡綺語柔情，復還清明世界。惜後半不清。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〇：嘗讀元劉一清《錢塘遺事》，中載文及翁登第後，與同年遊西湖，或問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涼》云：「一勺西湖水。」嗟乎，是眞《小雅》詩人之義也。比之陳參政之《木蘭花慢》、德祐太學生之《百字令》，更爲沉痛。誰敢輕填詞爲小道哉。其後宋亡，及翁累徵不起，善矣。然《遺事》又載乙亥正月京師戒嚴，朝臣宵遁，及翁時參機政，與焉，何其謬也。嗟呼，今之爲及翁者豈少哉！

《宋史翼》卷三四　文及翁字時舉，號本心，綿州人。舉進士，爲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寓居烏程，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國亡，隱身著書。元世祖累徵不起，閉戶校書。通五經，尤長《易》數之學。子志仁，字心之，常州路教授。（《湖州府勞志》）

王應麟

論述

劉克莊《題王推官應麟詩卷》　憶與南宮共說詩，傷心歲晚故人稀。昔如幽谷鶯相友，今作遼天鶴獨飛。絕喜王家生福畤，固應米老有元暉。不須更傍人籬落，名父親傳夜半衣。

胡應麟《題困學紀聞後》　趙宋自渡南後，詩文書畫率厭厭不振，絕與其

國勢相侔，豈錢塘孤僻海隅，又非建康比，故爾時人才無一可軫接漢、唐耶？而獨該洽士天挺其間，紫陽氏之致廣大，盡精微，固不可時代論。至如鄭漁仲、馬貴與撰次類書，其討覈之勤，綜理之密，皆卓然自名一家，橫行闊視于著述之場，而不爲無補于世，顧反有唐、漢所不及者。而王伯厚生平製作，迺至七百餘卷。噫嘻，一何盛也！《玉海》一書，今存大都幾希馬、鄭之間。《困學紀聞》二十卷中，尤多發明，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珍珠船。雋哉斯旨，非眞有志學問，未易咀嚼其間也。余之生也，家大人命名適與伯厚同，而生平術業乃遠出伯厚下，若所謂困而能學，雖伯厚以自謙，而余實不敏有之。因志卷末，以致余仰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困學紀聞》二十卷。【略】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叙，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略】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略】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

又卷一三五 《玉海》二百卷附《辭學指南》四卷。【略】宋自紹聖置宏詞科，大觀改詞學兼茂科，至紹興而定爲博學宏詞之名，重立試格，於是南宋一代通儒碩學多由是出，最號得人，而應麟尤爲博洽。其作此書，即爲詞科應用而設，故臚列條目，率鉅典鴻章，其採錄故實亦皆吉詳善事，與他類書體例迥殊。然所引自經史子集百家傳記，無不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曆》，尤多後來史志所未詳。其買串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何焯評點《困學紀聞》，動以詞科詆應麟，特故爲大言，不足信也。

又卷一六五 《四明文獻集》五卷。【略】應麟以詞科起家，其《玉海》、《詞學指南》諸書，膾炙殘膏，尚多所沾溉，故所自作，無不典雅溫麗，有承平館閣之遺。且所載事跡，多足與史傳相證。

劉毓崧《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至于義不仕元，而所著書中拳拳于景炎祥興君相，實與王伯厚、謝皋羽諸賢媲美，足增文苑之光。

張作楠《悅齋文鈔序》 吾觀兩宋通儒如鄭夾漈、洪容齋、王伯厚文集，皆盈百卷，而今存者寥寥。

葉熊《道光本深寧先生文鈔後序》 維古有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勿軒熊氏謂必如管幼安之在東海、張子靜之在曲江。以是例諸吾鄉，兼之者實惟公。故熊從枌社諸君子後，建祠西郭瀛奎閣之偏祀焉。工既蔵，紳佩濟濟，會拜祠下，僉曰：「公之楷模，牖我後生也規爲。節概在史傳，學業在所著書。乃其文亦博極群書，賅備衆體，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如眞文忠序《攻媿集》云云者，龍鸞鱗羽，胡可弗寶！」

童槐《道光本深寧先生文鈔後序》 深寧先生爲有宋諸大儒之殿，【略】其光岳精氣，鬱勃於掞蝕之餘，藉手鄭氏，以升耀西崑壁府邪？【略】按鄭選制誥居宗，或怪其雜文太尠。夫南宋詔令大述作，浮溪聲其始，先生振其終，咸所謂黃麻似六經者。而先生時淪胥景象，去荒朝閨位不能以寸，尤賴潤色揚厲，所以存德祐，與文山比烈。其呻呼憤踴，感激萬類，則興元唐詔不啻焉。賊臣賣降，靦然冒元史功，首攬除授諸勑。宋恩齎如是，推誠倚畀如是，急而求、垂泣而道如是，令朽骨有知，且惡而思去其籍。以之參史傳，懲檮杌於百世下，綱常倫理之所以亘宇宙，又豈爲無預？鄭即汲汲於是而不暇，其他有說也。【略】今葉氏所拾雖叢碎，而體式較具，合兩種雖於全集僅二十而一，而先生涯量已略可泝測。先生承明招學派，兼紹朱、陸，旁逮永嘉，凡講求心性，抽討載籍，究明古今經制治法，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罄生平著書之蘊，一見諸文，故所列各首，經史理學隱現其中，大而法象輿地，小而名物數度，無不研極原本，昌黎所謂侈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非大儒孰能與於斯！

傳記

《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從王埜受學。調西安主簿，【略】差監平江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部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

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學博士，【略】丁大全欲致應麟，不可得。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略】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擢秘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略】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就。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鸞知貢舉，詔應麟兼權直，俄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略】遷將作監。【略】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權直學士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市舶，不報。會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聞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迓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略】以秘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略】召爲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略】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以母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略】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略】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爲奪其要路，寵以清秩，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二十年卒。

鄭真《王厚齋先生小傳》（存目）

錢大昕《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困學紀聞》卷一九　慶元初，嗣王秀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略】原書無序，後人以書後應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執徐橘壯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時宋亡已三年，蓋用陶潛但書甲子之義。書內稱「梓愼」爲「梓謹」，亦猶爲宋諱云。

著錄

《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　所著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詩地理攷》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學諷詠》四卷。

陳朝輔《王深寧文集跋》　王厚齋先生博學鴻才，偉論卓識，見諸立朝居官疏議，彪炳史冊。少從師授，得呂成公、眞文忠之傳。所著書凡六百八十九卷。古今撰述之盛，前無如葛稚川，其次即先生稱極富矣。通行天下者，祇《玉海》、《困學紀聞》、《詩地理考》、《紺珠》、《詞學》等書，至于著序、記、表、誥、辭命、誌銘之類，闕焉未傳，誠爲憾事。歲癸未，余屏跡家門，友人劉君讓以鈔書見售，閱之，乃《四明文獻》也，採輯者乃榮陽外史鄭公眞也。曷勝狂喜，不惜重貲以應寒士之請。把讀終卷，間有未經詳明者，僭爲補綴，有它處散見者，輒爲增益，以成全集。庶使文獻有徵，不致瑰奇泯沒。第愧弗能將付剞劂，以廣其傳，姑繕寫襲藏，俟之來哲云爾。同郡後學前杜下史陳朝輔燮五父謹識於雲在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四明文獻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

王應麟撰。【略】所著《深寧集》本一百卷，然《宋志》已不著錄，焦竑《國史經籍志》亦不載其名，則散佚久矣。此本乃明鄞縣鄭眞、陳朝輔所輯《四明文獻》之一種，故一人之作，冒總集之名也。通一百七十餘篇，制誥居十之七，蓋掇拾殘賸，非其眞矣。

《**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　《四明文獻集》五卷。右《四明文獻集》五卷，宋王應麟撰，題後學鄭眞輯鈔本。後有陳朝輔跋。

葉熊《**道光本深寧先生文鈔後序**》　宋尚書厚齋王公遺文二種：一爲《四明文獻集》，前明千之鄭先生所輯。全集久佚，獨存公文五卷，采入《欽定四庫全書》中，雲壁王君奎藏其稿。一爲《摭餘編》，先刺史公命熊及二子培元、培誠積年掇拾，藏在家塾者，今屬漁山陳君僅、鐵峰張君恕排纂爲三卷。【略】熊因彙而梓之，爲《深寧先生文鈔》，凡八卷。【略】時道光九年歲星在己丑律中夾鐘之月，邑後學葉熊謹誌。

童槐《**道光本深寧先生文鈔後序**》　恭閱《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四明文獻集》五卷，皆公文也。集爲前明初鄭教授眞所選各家詩文凡六十卷，惟此巍然獨存。【略】近乃有葉氏《摭餘編》，自省、郡、邑各乘所載，洎天一閣、抱經樓諸藏書家所留遺，靡弗蒐緝，亦裒足三卷，而鄭選底本適與並出。【略】小山太守爰合二種梨之。【略】道光己丑八月望後三日，童槐謹叙。

王存善《**四明文獻集摭餘編序**》　全集一百卷，在元時子孫析產，各分如干卷，以至散佚。明初鄭教授眞輯《四明文獻集》中，五卷爲尚書文。《四庫提要》言全集久佚，所著錄者即此五卷本也。道光九年，鄞縣葉氏有刻本，附《摭餘》三卷、年譜一卷。至道光庚子，版亦燬於兵火，即葉刻亦稀如晨星矣。今年梁節堪京卿爲假得烏程劉翰怡京卿所藏江都秦氏寫本，取以相校，凡異文皆條注於本字之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深甯居士集》八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四明文獻集》五卷，【略】路有鈔本。道光九年浚儀葉熊輯刊本。許氏有鈔本，多《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

張壽鏞《**四明文獻集序**》　文集凡百卷，世傳元時析產，割裂散佚。頗疑其間必多忌諱之作，而子孫燬之耳。不然，百卷之集僅存五卷，二十而存一，無是理也。【略】壽鏞既得朱竹垞舊藏《四明文獻集》及葉氏所輯《摭餘編》，謹校而重刊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四明文獻集》五卷，宋王應麟撰，明鄭眞、陳朝輔輯，清初鈔本，四冊。　《王尚書遺稿》一卷，宋王應麟撰，清鈔本。

雜錄

張壽鏞《**四明文獻集序**》　壽鏞幼侍先公讀，先公方補注《困學紀聞》，書端題綴殆偏，詔小子曰：「此吾鄉深寧王先生著述之一也。」且曰：「先生少沐吏部公之教，實出史獨善，而上接陸氏之傳。既從游王子文、樓迂齋及湯東澗，乃又兼承朱、呂之學。其師承淵源，章章可考者若此，而其成就，則又卓卓幾媲高密、紫陽。所著書逾三十種，雖亡佚近半，其存者今猶不少概見。然當先生時，舉世以文章歸之，詔誥典策半出其手，實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學行盡在《困學紀聞》，汝其誌之！」忽忽四十餘年矣，先公補注者尚未及刊，而重刊先生文集。先生之出處，其自所爲墓誌言之詳矣。乃《宋史》載先生晚節失實。考宋亡時，先生先已東歸，載在本傳。宋社既屋，杜門里居課子，肆力撰述，從游之士於是始衆。所著書多成於鼎遷以後。然則所謂「棄位而遁，以辭服於賊」者，皆小人之淫辭也，世安有蒙媿恥求活之王深寧哉？不解《宋史》何所據而入傳。且先生早歲以博學宏詞自詭，既乃究心天下得失。大事既壞，不可收拾，猶疏陳十事，期挽救於萬一。既明知必無可爲，始浩然歸去，重理舊業。五十而學《易》，垂老而著書，以遺民終，豈復有可疑？竊謂使先生文集盡見於世，必有足以昭示萬祀者。

吳惟信

《**齊東野語**》**卷六**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龔、奐，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謄藁，爲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中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

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屢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宋百家詩存**》卷二〇《**菊潭詩集**》　吳惟信字仲孚，霄川人。居華亭白鶴村，詩名籍甚。【略】與浮玉施樞交善，投贈亦最多。樞有《和菊潭韻題秋潭買山圖》，秋潭其伯兄也。惟信名著江湖間，故樞有和感懷詩云：「終有徵書訪綺園。」既老不得一遇，故樞有贈詩云：「誰知書劍兩無功。」所存《菊潭詩集》，其蕭散清潤之致，與樞亦在伯仲之間。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吳惟信菊潭詩集**》　詩情潤適澹於菊，人品蕭疎清若秋。靡先生後無知己，淚落傷春不可收。

《**江湖後集**》卷二三　吳仲孚字惟信，霄川人，仲方之弟，有《菊潭詩集》，見《遺書》本。茲自《永樂大典》中補詩五首。

《**石洲詩話**》卷四　吳惟信中孚小詩極有意味，不獨吳下老儒爲之下拜而已。

陳允平

論述

綜論

方岳《**跋陳平仲詩**》　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掩有二子成三人者與？窺豹一班，則「娥眉不及宮前柳，一度春風一度開」，唐人得意句也。「白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眞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白山水焚不乳盡觀之。

《**詞源**》卷下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近代陳西麓所作，本製平正，亦有佳者。

方回《**跋許萬松詩**》　詩必擺俗，好棄少作而備衆體，則立言不朽。予淳祐中偶去靈隱冷泉，時京尹盡去楣間詩板，僅存者二，其一有云：「石屋雨來春樹暗，海門潮起暮雲高。」此四明陳允平詩，蓋許渾體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張炎云**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至，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陳西麓所作，亦有佳者。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陳允平西麓詩稿**》　令僕座中推上客，吳淞江畔作閑人。晚年最愛陶彭澤，自養山中木石身。

《**介存齋論詞雜著**》　西麓疲輭凡庸，無有是處，書中有館閣書，西麓殆館閣詞也。西麓不善學少游，少游中行，西麓鄉愿。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西麓宗少游，徑平思鈍，鄉愿之亂德也。

阮元《**日湖漁唱一卷提要**》　其詩詞與吳文英、翁元龍齊名。張玉田嘗論其所作平正。

《**蓮子居詞話**》卷一　陳西麓嘗爲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爲魁，幸而得脫。蔣竹山，元大德間憲使臧夢解，陸壺交章薦其才，卒不起。生平著述，多以義理爲主，有《小學詳斷》。觀二公軼事，足見品誼之高，不止爲塡詞家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九　三衢方千里有《和清眞詞》一卷，雖不能如驂之靳，與陳西麓頗堪並駕。

又卷二〇　陳西麓《日湖漁唱》中往往平仄換叶，如《畫錦堂》，宋人俱用平韻，而易以仄叶。《祝英臺近》、《永遇樂》、《絳都春》，宋詞俱用仄叶，而易以平韻。《渡江雲》均於換頭第四句叶一仄韻，而一闋全用平叶，一闋全用入聲。西麓深於詞者，應如何移宮換羽而後不相凌犯，其法惜已不傳，近人以意揣之，仿爲新聲，恐未必合耳。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此外如梅溪、竹屋、夢窗、竹山、弁陽、碧山，指不勝屈。幷皆高挹前賢，別開生面，如

五色之相宜，如八音之迭奏，洵乎無美不備，有境必臻，洋洋乎巨觀也！【略】西麓詞清麗芊綿，小令尤爲擅長，其和周清眞韻者甚多，知其胎息于前人者深也。校錄既定，爲叙其崖略，以著于篇。

伍崇曜《日湖漁唱跋》 張炎《樂府指迷》稱：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我朝朱竹垞撰《詞綜》，嘗謂論詞必出于雅正，故曾慥錄《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其論實本于炎，而炎以屬之西麓，固依聲嫡派矣。考西麓詞如《摸魚兒》云：「春已暮，縱燕約鶯盟，無計留春住。」《江城子》云：「燕初還，杏花殘，簾裏春深，簾外雨聲寒。」《祝英臺近》云：「春自年年，花自爲春開。是他春爲花愁，花因春瘦，花殘後人未歸來。」《清平樂》云「去年共倚秋千，今年獨倚欄干，誤了海棠時候，不成直待花殘」等句，清轉華妙，宜玉田生秀冠江東，亦相推挹矣。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注》稱西湖十景，始自南宋。瞿宗吉稱周草窗賦《木蘭花慢》，張子成賦《應天長》，皆晚宋名作。今草窗十景，已軼不傳，獨張子成、陳君仲所作具在，各存五首，以見勝概，蓋亦甚重其詞也。

《白雨齋詞話》卷二 陳西麓詞，和平婉雅，詞中正軌。張叔夏云：「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則難見其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眞佳也。求之於詩，《十九首》後，其惟陶淵明乎？詞惟西麓近之。有志於古者，三復西麓詞，一切流蕩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又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沉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清超處，超逸不及夢窗，而婉雅猶過之。

又 西麓《綺羅香》（秋雨）云：「滴入愁心，秋似玉樓人瘦。煙檻外，催落梧桐。帶西風，亂捎鴛鴦。」字字錘鍊，卻極和雅。又《醉江月》云：「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簾鉤。」又《玉樓春》云：「斜陽一片水邊樓，紅葉滿天江上路。」又《蝶戀花》（柳）云：「寂寞情懷如中酒，攀條恨結東風手。」又云：「悵望章臺愁轉首，畫欄十二東風舊。」俱耐人玩味。

又 西麓亦是取法清眞，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二三，想見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別，此所謂脫胎法。

又 玉田《邁陂塘》後半闋【略】，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

又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沉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

又卷三 張仲舉規模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眞氣稍遜。

《詞徵》卷五 韻不足，規之以格，西麓是已。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其詞，張叔夏以平正許之，其實詞旨清婉，音節亢爽，佳處不僅平正也。

分論

《絳都春》（秋千倦倚） 《詞旨・警句》：燕子未來，東風無語又黃昏。琴心不度春雲遠，斷腸難託啼鵑。夜深猶倚，垂楊二十四闌。《皺水軒詞筌》：陸輔之所摘，雖斷璧碎璣，然多屬宋人佳句。如【略】陳西麓《絳都春》「琴心不度春雲遠，斷腸難託啼鵑」，讀之不見其全，眞令人忽忽如失，有蛤帳中將旦之惜，深恨藏書不廣。《詞綜偶評・宋詞》：（飛梭庭院繡簾閑）此「飛梭」只作弄梭解，非用投梭折齒事也。「痕」字「昏」字，不宜與「寒」、「鵑」等字同叶。《藝蘅館詞選》丙卷梁啓超評：陳通甫最賞之，謂其怨而不怒。

《戀繡衾》（多情無語斂黛眉） 《詞旨・警句》：寄相思，偏仗柳枝。待折向尊前唱，奈東風吹作絮飛。《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陳西麓云：「寄相思，偏仗柳枝。待折向尊前唱，奈東風吹作絮飛。」

《明月引》（雨餘芳草碧蕭蕭） 《詞律》卷二萬樹評：西麓詞，準繩可法，如此作，森然典型。其後起句及「素紈」句，殊有牆壁。因康、蔣俱用疊字，難學，故收于此，使作者可以取法云。又按此詞，陳稿題曰《明月引》，愈令人難查。可見新立異名之不便。然其自注「和趙白雲自度曲」，不知何謂也。

《垂楊》（銀屏夢覺） 《詞律》卷一六萬樹評：「一聲」至「深窈」，與後「碧纖」至「縹緲」同，詞極精緻，聲調如此，不可亂改平仄。蓋「建章」二句、「幾回」二句皆七字，而「建章」句與「幾回」句皆束上語，「依然」句與「飛花」句皆連下「相應」語，此余前注中所謂段落也。論其細處，則「輕塵」、「天涯」兩平聲之下，以「建」、「幾」二字頂之，故用仄。「依」字、「飛」字語氣另起，故用平，而其

下用「翠雲鎖」、「甚薄倖」以仄平仄接之，妙絕。即其七字四句中，「閉」去、「悄」上、「樹」去、「道」上、「悵」去、「曉」上、「地」去、「歸」上，皆極抑揚諧暢之妙，君衡信騷壇高手哉。

《百字令》（凝雲沍曉）　《詞律》卷一六萬樹評：宋人明於音律，多自度腔，陳西麓則喜以仄調改平聲，如此詞及後之《絳都春》、《永遇樂》皆其創格。然改平究以入聲調爲宜，蓋入可作平，如姜白石之改《滿江紅》是也。又西麓有《渡江雲》一首，以平聲韻改用入聲韻，亦足爲平入可互改之證。《詞綜偶評・宋詞》：（閑踏輕澌來薦菊，半潭新漲微瀾）「一盞寒泉薦秋菊」，東坡書林逋詩後句。《詞則・大雅集》卷三：幽秀而清超，頗近白石。

《西湖十詠》　《雨村詞話》卷二：西湖八景詞，古今詠者甚多，唯陳西麓允平詞皆可傳。如《蘇堤春曉》云：「惟有踏青心，縱早起，不嫌寒峭。」《平湖秋月》云：「采菱舟散，望中水天一色。」《斷橋殘雪》云：「茸衫氈帽，冷香吹上吟鞭。」《雷峰落照》云：「暝烟帶樹，有投林驚宿，凭樓僧語。」《花港觀魚》云：「宮溝泉滑，怕有題紅句。」《南屏晚鐘》云：「魚板敲殘，數聲初入萬松裏。」皆清麗芊綿之作也。《白雨齋詞話》卷二：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眞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闋，直不足比數矣。如《探春》（蘇堤春曉）云：「搔首捲簾看，認何處六橋煙柳。」《秋霽》（平湖秋月）云：「對西風憑誰問取，人間那得有今夕。應笑廣寒宮殿窄，露冷煙淡，還看數點殘星，兩行新雁，倚樓橫笛。」《掃花游》（雷峰夕照）云：「可惜流年，付與朝鐘暮鼓。」《驀山溪》（花港觀魚）云：「宮溝泉滑，怕有題紅句。鉤鉾已忘機，都付與人間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齊天樂》（南屏晚鐘）云：「御苑煙花，宮斜露草，幾度西風彈指。」似此之類，皆令人思。讀之既久，其味彌長。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餘年，宋亡矣。「三湘夢」三句，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　又卷七：題詠西湖十景，惟陳西麓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正。草窗《木蘭花慢》十闋，泛寫景物，了無深義。張成子《應天長》十章，才氣不逮草窗，而時有與西麓暗合處。【略】皆有亡國之感。不及西麓之深厚，固勝似草窗作。

《探春》（上苑烏啼）　《詞綜偶評・宋詞》：「柳」字「酒」字，俱借叶。

《詞則・大雅集》卷三：憂時之心，溢於言表。

《醉江月》（漢江露冷）　《詞綜偶評・宋詞》：（是誰將瑤瑟，彈向雲中）琴中有《水仙操》，故云。（「九疑何處」二句）暗用湘妃事。　《詞則・大雅集》卷三：張叔夏云：「詞欲雅而正。近時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則難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眞佳也。三復西麓詞，一切流蕩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永遇樂》（玉腕籠寒）　《詞綜偶評・宋詞》：「雲南」三句，所謂賦而興也，故下直接云「王孫遠」。（薔薇舊約）牧之《留贈》詩云：「薔薇花謝即歸來。」凡詞中用薔薇本此。

《綺羅香》（雁宇蒼寒）　《詞綜偶評・宋詞》：以此接武梅溪，亦如驂之有靳。（遡歸燕尚棲殘柳）遡，迎也。（共裁春夜韭）杜詩：「夜雨翦春韭。」

《詞則・大雅集》卷三：字字錘鍊，卻極醇雅，是西麓本色。

《八寶裝》（望遠秋平）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西麓和平婉麗，最合世好，但無健舉之筆，沈摯之思，學之必使生氣汩喪，故爲後人拈出。《白雨齋詞話》卷二：西麓《八寶妝》起句云：「望遠秋平。」起四字便耐人思，卻似《日湖漁唱》詞境，用作西麓全集讚語，亦無不可。　又：西麓《八寶妝》云：「琴心錦意暗懶，又爭奈西風吹恨醒。」其有感於爲制置司參議官時乎？然不肯仕元之意，已決於此矣，正不必作激烈語。

《秋霽》（千頃玻璃）　《詞則・大雅集》卷三：慷慨生哀，時政之失，隱然言外。

《驀山溪》（春波浮渌）　《詞則・大雅集》卷三：通篇就本位寫，一結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一片憂時傷宛之意。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餘年，宋亡矣。

《齊天樂》（赤欄橋畔斜陽外）　《詞則・大雅集》卷三：凄婉處雅近中仙，下視草窗《木蘭花慢》十闋，直不足比數矣。

《蝶戀花》（謝了梨花寒食後）　《詞則・大雅集》卷三：寓意微婉，耐人玩味。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西麓詩稿》　陳允平字衡仲，又字君衡，號西麓，

鄞縣人。才高學博，一時名公卿皆傾倒。試上舍不遇，放情山水，往來吳淞淮泗間。倚聲之作，推爲特絕。嘗著《日湖漁唱詞》。元初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清風勁節，世尤高之。

阮元《日湖漁唱一卷提要》 宋陳允平撰。允平字君衡，鄞縣人。德祐時，授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祥興元年，允平與蘇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元，當內應。爲怨家所訐，同官袁洪解之，得釋。事見《袁清容集》。

著錄

方岳《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余。

《菉竹堂書目》卷四 陳允平《蜩鳴稿》一冊。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日湖漁唱》一卷，舊鈔本。宋句章陳允平君衡撰。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日湖漁唱》一卷，宋陳允平撰。【略】《千頃堂書目》載《日湖漁唱》二卷，此作一卷，或爲後人所併歟。

《蓮子居詞話》卷一 和清眞詞，有方千里、楊澤民二家，又有陳允平《繼周集》。余在知不足齋見寫本。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允平，字君衡，號西麓，有《日湖漁唱》一卷，前列慢曲及《西湖十咏》三十首，後列引、令三十五首，末附壽詞十九首，又有補遺二十二首，題爲一卷，不知何人所集。余又于諸名家詞中搜得長短調七十六首，爲續補遺一卷，于是西麓著述，綜括靡遺。與鮑丈滌飲所刻《花外集》、《蘋洲漁笛譜》可以相媲矣。【略】汲古閣所輯《六十家詞》，獨四明陳允平詞不在甄錄之內，學者惑焉。

伍崇曜《日湖漁唱跋》 右《日湖漁唱》一卷，宋陳允平撰。案：允平字君衡，號西麓，句章人。【略】此本爲江都秦太史恩復所刻，自署所居曰詞隱草堂，蓋亦究倚聲之學者。咸豐辛亥三月之望，時清明後十一日矣。南海伍崇曜謹跋。

《詞徵》卷四 《日湖漁唱》一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宋陳允平撰。（江都秦氏本。粵雅堂叢書本）《西麓繼周詞》一卷，宋陳允平撰。（明影宋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日湖漁唱》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宋陳允平君衡撰。

朱孝臧《日湖漁唱跋》 《日湖漁唱》一卷，吳伯宛校錄何夢華藏舊鈔本。考阮文達《揅經室外集》云：《千頃堂書目》稱二卷，或併《西麓繼周集》計之。江都秦氏本跋稱補遺二十二首，與慢曲、《西湖十詠》、引、令、壽詞通爲一卷，此蓋前人所爲。秦輯續補遺，云於諸名家詞中搜得，實皆見《繼周集》中，以補《漁唱》，殊失舊觀。惟《瑞鶴仙》、《垂楊》二首不知據何本輯入。今依伯宛說附此卷後，幷據秦本及周公謹所選諸作校舉如右。丙辰五月夏至後二日，朱孝臧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日湖漁唱》，陳允平西麓。舊寫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續錄》 《日湖漁唱》一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宋陳允平撰。汲古閣影刊宋刻《西麓繼周詞》一卷本。汲古閣曲雅詞本。趙輯寧鈔校本。黃丕烈藏舊鈔本。何夢華鈔本。明鈔黃丕烈校本。陸敕先校本。【略】四明叢書本。秦刻詞學叢書本。粵雅堂刊本。彊村叢書本。民國石印三卷本。胡延輯四種詞。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陳允平詞》一卷，宋陳允平撰。明鈔本，一冊。《日湖漁唱》一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宋陳允平撰。清同治十年劉履芬鈔本，潘鍾瑞校，一冊。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西麓繼周集》一卷，汲古影宋本。宋莆鄭滄室後人陳允平衡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西麓繼周集》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莆鄭滄室後人陳允平衡仲。

朱孝臧《西麓繼周集跋》 《西麓繼周集》一卷，勞巽卿傳錄新城羅氏寫本，都詞百二十有三首，和美成韻者百二十一首，其《過秦樓》前一首，《琴調相思引》一首，並非周韻。吳伯宛疑宋時周詞別有存此二闋者，理或然歟。又載《蘇幕遮》、《驀山溪》、《玉團兒》、《三部樂》、《玉燭新》五調，而缺其詞，爲何氏夢華館、朱氏結一廬藏兩鈔本所未有。集中序次，與汲古閣刻《片玉詞》粗

合，惟多在上下卷之前半，亦有同調而未盡和者。竊意當時周詞原有此本，後經強煥增輯，故較衡仲所和有溢出者。【略】《蓮子居詞話》稱鮑淥飲鈔本詞中有《繼周集》，彭文勤《知聖道齋宋元詞目》亦有之。吾鄉陸氏皕宋樓嘗有汲古影宋本，惜皆無由寓目。輒依何、朱兩鈔本羅舉同異如右。江都秦氏刻《日湖漁唱》續補各卷，乃從《歷代詩餘》輯出，頗有臆改，不足深據，其可兩通者，亦附著焉。《歷代詩餘》采此集至九十餘首之多，則康熙時必見《繼周集》可知。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謂乾隆前罕見，亦未然也。丙辰端陽日，朱孝臧校畢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西麓繼周集》一卷，宋陳允平撰。清咸豐七年勞權手鈔精校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西麓繼周集》一卷，宋陳允平撰。清咸豐七年勞權鈔本，勞權校幷跋，一冊。《西麓繼周集》一卷，宋陳允平撰。清光緒吳氏雙照樓鈔本，吳昌綬、朱祖謀校幷跋，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西麓繼周集》一卷一冊，宋陳允平撰，舊鈔本。

陳杰

論述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陳師道《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二 方回評：予友陳杰壽夫嘗謂此詩用字奇妙，意至而詞嚴，不爲事所束縛，詩之第一格也。

吳之振《水雲詩鈔序》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唐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宋亡，隨三宮留燕。後爲黃冠師，南歸，幼主、平原公及從降駙馬右丞楊鎮，丞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與王昭儀、清惠廿有九人，賦詩餽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自堂存稿》四卷。【略】厲鶚《宋詩紀事》載，杰字壽夫，分寧人，淳祐十年進士，制置司屬官。有《自堂存稿》。【略】以其詩語考之，四言古詩中《春日》、《江永》諸篇自註曰「端平以來」，是當理宗之初已能吟咏，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下距帝昺德祐乙亥凡四十二年，則宋亡時已近六旬。【略】其詩雖源出江西，而風姿峭蒨，頗參以石湖、劍南格調，視宋末江湖一派氣含蔬筍者戛然有殊，在黃茅白葦之中，不可不謂之翹楚。據其《戊辰重過弋陽石橋》詩註，蓋與謝枋得相善。又《讀邸報》諸作，排斥姦諛，語皆忠憤。而和郭應酉詩，自稱「扶櫬效死，客自杭來，談江上師潰及京師非才誤國，極爲不平」云云，併附錄郭詩，而註曰：「郭後赴厓山。」其志節亦可想見，則不徒詩之足傳也。

《閒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自堂之詩學，方回萬里尤喜稱之。【略】自堂詩原本忠義，音節悲壯，迥非宋季江西之派，更非方回所能窺其堂奧矣。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杰《自堂存稿》十三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自堂存稿》一冊，不全。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自堂存稿》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自堂存稿》四卷，永樂大典本，宋陳杰撰。【略】今從《永樂大典》裒輯遺篇，尚得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自堂存稿》四卷，舊鈔本，朱修伯藏書。宋陳杰撰。

胡思敬《金華叢書本自堂存稿跋》 右陳杰《自堂存稿》四卷，據朱伯修所藏館鈔本付梓。

雜錄

胡思敬《金華叢書本自堂存稿跋》 考《豐城縣志》，杰字兼父，干陂人，

淳祐進士，授贛州簿，知江陵縣，累官工部郎中、江西憲使，兼制司參謀，轉朝散大夫。召赴行在，未行，國亡，隱居東湖。乃取所爲詩刪定，有補於詩教者爲《自堂存稿》。《江西通志・選舉表》、《南昌府志・文苑傳》均載杰爲豐城人，館臣輯《永樂大典》時，誤題分寧，又以蕭父爲壽父，蓋沿《宋詩紀事》之失，未暇詳考。蕭父與謝疊山友善，身際滄桑，必有無窮悲感，《閑牘》一記，蓋與王尼露車、管寧木榻同一艱貞。記末延祐二年，或係德祐之訛，是年帝昺被執，宋運告終，故蕭父託此自明其志。館臣以時代稍不相及，直謂此記爲他人所作，殊近武斷。此本以館本爲據，故版式一如其舊，仍存「分寧」二字不改。卷二《冬至攝獻於郊》一首，館本有眉批四行，謂「杰官只郡守，不應有冬郊攝獻之事。詳詩意，蓋投贈亞獻者，題下疑有膠誤」。其言甚當，不忍沒其校勘之功，因附及之，以告讀者。

謝枋得

論述

綜論

陳普《謝疊山文集序》 疊山謝公，幼少有天下慮，入仕途不爲富貴謀，動與有位者忤。雖困之下僚，加之非罪，放逐播遷，終不悔。平居暇日，深思遠慮，撫江河，入風雲，隨飛翼而形之紙筆者，概其憂人憂國之心。詞場大筆，傷時抵諱，同列掩耳，而獨以身任之。其他一句一章，一詠一揮，大率在此。三十年一剛不撓，一日繼之以死，以誠之實之，是固其良心至性獨無蔽奪，亦天地實使之立於中流，以不隊萬古之天常，使有耳目手足者終有所加所措也。【略】是集也，《易》之「山下有風」之卦所謂振民者也。

黃溍《景泰本疊山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當宋之季世，四海濆亂，獨惓惓以植民彝、扶世道爲己任，故其挺抑權奸，奮不顧前後，雖崎嶇險阻，備嘗難苦，而有所不辭。迨黃屋出奔，運去物改，事不可爲，猶以心存社稷爲念。一旦元君欲物色之，促迫上道，則遂閉口不食以死。嗚呼！壯矣哉！【略】慕其忠則慕其爲人，慕其爲人則其精神心術寓於言語文字者，可使之沈逸無聞乎？此先生之詩之文所以重於人，傳於世，信非藝焉者之可比也。故周子曰：「道德，實也，文詞，藝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信哉！雖然，先生著述不止此也。《易》、《書》、《詩》有傳，《四書》有註，批點《文章軌範》，《陸宣公奏議》，則其言立垂世，有裨斯道，有功後學者多矣，又豈直詞章云乎哉！

劉儁《景泰本疊山先生文集序》 予讀而嘆曰：大鈞播物，罔間鉅細。夫以一草木之微，足以識造化之理，公之爲文，一字一語，悉忠孝之所發，即是足以見公之德，而能感人於千載之下。如讀《上程雪樓書》，則孰不興夫孝？而世之忌親奪情者始見爲不仁；讀《上劉忠齋書》，則孰不慕乎忠？而世之棄君保身者始知爲不義，其餘諸作，無一不在是，所謂扶世道、植綱常以成人之德者，誠有賴焉，此固不可無，尤不必多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疊山集》五卷。【略】枋得忠孝大節，炳著史冊，《卻聘》一書，流傳不朽，雖鄉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觀所輯《文章軌範》，多所闡發，可以知其非苟作矣。

《退庵隨筆》 唐、宋以來，詩家多有倒用之句。謝疊山謂「語倒則峭」。其法亦起於《三百篇》。

《養一齋詩話》卷五 梅詩最難工。【略】謝疊山「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花」，悲鬱非即景。即逋仙以梅詩擅名，而「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亦雅淡嫌寬泛。

分論

《策問》 《隱居通議》卷二〇：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疊山先生謝公枋得爲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爲問，問目筆力甚偉，當時遠近傳誦。【略】或謂策問當設疑問難，今一筆說去，似非問目。然文氣振

發，終是一篇好文字，其問目即藏於議論之中，但恐難爲對耳。

《**交信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語近箋疏，亦饒古趣。

《**卻聘書**》《古文評注補正全集》卷一〇：意甚介而甚和。末嘗不可待，婉言之耳。此呼確爲輪爲彈數句，用《莊子・大宗師》篇語。此篇全文計一千二百餘言，此其中段節略也。至「何面目見大元」句一段已畢，以下係全文結尾，不知何手摘來，徑接於此。細玩略有痕迹，但各選本多如此，姑仍其舊。不曰「見大宋」而曰「見大元」，婉甚。

《**交信錄序**》《古文雅正》卷一四：古來所以成爲不朽人豪者，學問與師友之益耳。非學問無以成深造之功，非師友無以激厲志氣，而日進於精微，故朋友得列五倫。疊山上不負君，下不負友，寥寥數語，丹心炳如。《古文經訓》：《雅正》云【略】《王氏家戒輯聞》云：「友爲五倫之一，修業進德，所賴者甚大。但審擇須精，泛交無益。」張楊園曰：「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人實難親之，疏之亦不易。賢者易疏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疏。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疏，因疏或致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王陽明先生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浮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書此以戒我子弟，幷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前賢於交友一端，垂戒若此，凡以友其德也，友其德以成吾之德也。夫如是講學取善，不言信而信益在其中矣。

《**初到建寧賦詩一首**》魏天應《和疊山北行詩》：疊翁老師將有行，賦詩言別。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慷慨激烈，高風凜然，眞可以廉頑立懦。天應足患痼疾，莫能往餞，回視後山之送坡翁爲有媿矣。斐然拜和，未知能徹師聽否？臨風凄斷。蔡正孫《和疊山北行詩》：疊翁老師因行賦詩，讀其辭而見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爲之感慨激烈。正孫辱在師門，弟子之職，敢不拜一語，以激揚先生之義氣，用韻斐然。　李養吾《讀疊山北行詩跋》：此詩與西山易水之歌，當並行，余無（段）〔暇〕詳焉爾矣。顧公闔門死節，甚偉，公絕口不一言，余不表而出之，何以示天下與來世。

《**潯陽紫極宮感秋**》《詩林廣記》前集卷三：疊翁此詩，清峭典雅，與諸老作眞可齊驅並駕也。

傳記

《**宋史**》卷四二五《**謝枋得傳**》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略】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略】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略】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汪聖、呂餉甥、程巽、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略】」終不行。【略】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櫬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

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存目）

紀事

《疊山集》卷一六附《疊山先生行實》 謝枋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人也。登宋寶祐丙辰第。甲子，校文江東，發策十問，抵時政，安置興國軍。乙亥，除江東提刑，累遷至江東制置使。土軍攻饒，拒戰安仁，敗。宋德祐元年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又敗，棄家入閩。丙子二年春正月，元兵入信，鏤銀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元至元戊子二十五年夏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程文海、承旨留夢炎交章薦之，尋有書上程雪樓。秋九月，參政魏天祐執枋得北去。先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山）谷間，竟得脫。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自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車，遣建寧總管撒的迷失伴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有《上魏容齋書》。己丑二十六年夏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自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辨，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易說十三卦取象》，批點《陸宣公奏議》幷《文章軌範》行于世。

《隱居通議》卷一一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疊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自況曰：「手撫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逍遙。黃雲白鶴無拘束，閑看吳兒弄晚潮。」其婉娩沈着，有唐人風致，蓋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 天兵南下時，疊山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柳亭詩話》卷一七 謝疊山賣卜建陽，魏天祐挾之北去，病居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耶！」遂不食死。胡文友挽詩有云：「諸臣爭頌莽，一士獨傷周。場屋言終棄，風塵恨未休。奉使危城裏，提兵小邑中。報韓如有托，興漢豈無功。張儉終亡命，虞卿但著書。何人分葬地，有客獲喪車。」至景泰間，韓襄毅雍《請謚宋臣謝枋得》一疏有云：「登科對策，力詆權姦，發策漕司，極攻時政。受任于運去祚移之後，抗敵於兵疲民散之餘。著爲文章，發明道學。乞加贈謚，錄其子孫，以增志士仁人之氣，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與胡詩互爲表裏。後得請，文謚忠烈，謝謚文節。

《宋四六話》卷九 謝枋得率鄉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並徵所得米，枋得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爲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

著錄

陳普《謝疊山文集序》 掊集刊行，豈惟嗣子定之、門人劉棠之當然哉，其有裨於世教不小矣。

查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 所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

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士盧公摯爲之序引，深所推激。

黃溥《景泰本疊山先生文集後序》 疊山先生謝公舊有雜著、詩文六十餘卷，荐歷兵燹，存者十猶二三。溥辱爲鄉人而知慕先生，慨其世遠，所可見者惟文詞而已，故嘗爲之采錄，得其詩爲古體、爲近體、爲絕句體、爲排律體，體之中爲六言，爲五言、爲七言若干首，文爲書、爲記、爲序、爲銘、爲說、爲表、爲題跋、爲啓劄若干首，類而集之爲十五卷。然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是以附錄其行實、列傳諸作於卷末，使讀之者得以論其世，亦庶乎有以得其實也。【略】溥無似，幸將私淑先生，遺言往往手自抄錄以藏書笥，遇有好者則俾其傳錄。然猶慮其傳之不廣也，而通州儒學訓導楊撝乃謀諸州判易緯共刻之以傳，因不自揆，竊附其說於左，使觀者知是集之成有所自云。景泰四年癸酉二月之吉。

劉儁《景泰本疊山先生文集序》 其形於著述者，有《易》、《詩》、《書》三傳諸書行于世，人皆誦之，無庸議矣。惟雜著詩文六十四卷藏于家，屢經兵燹，存者無幾，而予友監察御史黃君溥澄濟與公同鄉邑，慨公之文散逸，恐泯泯無傳，乃多方采輯，得若詩若文總如干篇，正其訛謬，各以類歸，釐爲十六卷，間以示予曰：「惜乎先生之文僅此，豈以少而自私乎？將繡梓以傳，子盍叙諸？」【略】景泰五年甲戌歲夏六月，後學廬陵劉儁克彥拜書。

黃齊賢《重刻疊山先生文集後叙》 賢幸承乏茲土，涖政之初，瞻拜公祠，心竊慕焉。既而閱故籍，得公遺集而諷誦之，又竊慕焉。欲廣布於人，使因公之文以興起其德義，爰購舊刻，猶獲有存者。蓋昔之里彥潭石黃公溥雅重公誼，編輯梓行，而藏諸其家。顧年久板多殘毀磨滅，弗可記識。遂會縣博士涂君勳、福君應璧、穆君旺，參伍校讎，鳩工翻刻之，以公其傳。【略】嘉靖丁酉歲秋七月既望，後學古姚黃齊賢汝思拜書。

《百川書志》卷一二　《疊山成仁稿》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疊山集》十六卷。

《古今書刻》卷上　廣信府：《疊山文集》。

又　建寧府書坊：《疊山文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枋得《疊山集》十六卷。

《脈望館書目》《謝疊山集》一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謝疊山先生集》二冊，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枋得《疊山集》十六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謝疊山集》。陳景雲注：「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疊山集》五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謝枋得撰。【略】此本乃本朝康熙中弋陽知縣譚瑄所重訂，視舊本較爲詳備。【略】惟原本有《蔡氏宗譜》一首，末署至元二十五年，其辭氣不類枋得，確爲僞託。又有《賀上帝生辰表》、《許旌陽飛升日賀表》，此類凡十餘篇，皆似道流青詞，非枋得所宜有，亦決非枋得所肯作，其爲贋本誤收，亦無疑義。今併加刊削，不使其亂眞焉。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疊山集》十六卷，明景泰刊本。宋謝枋得撰。

《郘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新刊重訂謝先生疊山文集》五卷，明刊本。宋謝枋得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謝疊山先生文集》十六卷，明萬曆刊本，徐虹亭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疊山集》十六卷，明刊本。宋謝枋得撰。【略】後有嘉靖丁酉古姚黃齊賢後序。【略】是爲再刻本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疊山集》十六卷，宋謝枋得撰，明景泰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闌。題「里生潭石黃溥編」。前有景泰五年廬陵劉儁克彥序，云雜著、詩六十四卷藏於家，兵燹無存，御史黃溥采輯散佚，釐爲十六卷刻之。後有景泰癸酉黃溥序。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本疊山集跋》 卷首景泰廬陵劉儁序，謂疊山雜著詩文六十四卷，屢經兵燹，存者無幾。黃溥慨其散逸，多方采輯，得詩文如干篇，釐爲十六卷。最初刊於景泰甲戌，此則嘉靖丁酉重刊也。《天祿琳琅》著錄僅二卷，爲嘉靖中揭陽林光祖知廣信府時，以黃溥所校刊行，詩文篇數視此本互有增減。丁氏《善本藏書志》有萬曆刊本，爲十六卷，御史吳某據林光祖本重刻於上饒，惟編次與林本有別。《四庫》所收爲五卷本，清康熙弋陽知縣譚瑄重訂刊行，《提要》謂視舊本詳備。是前後三刻，源皆出於黃溥，所收詩文均不盡同，而此實爲其祖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疊山集》十六卷，宋謝枋得撰，明景泰四年黃溥、楊撝刻本，四冊。《疊山集》十六卷，宋謝枋得撰，明嘉靖十六年黃

齊賢刻本，二冊。《新刊重訂疊山謝先生文集》二卷，宋謝枋得撰，明嘉靖三十四年林光祖刻本，二冊。《謝疊山先生文集》六卷，宋謝枋得撰，明萬曆三十二年方萬山刻本，一冊。

藝文

周岳《祭謝疊山文》 自商夷齊、漢龔勝至先生，不食異姓之粟而死者僅四人。夫有宇宙以來，君臣大義，亘萬古而常存。然畏死而貪祿者，遷就附會，自謂枉道而信身。豈知死重於生，禮重於食，出於人心羞惡之眞，況不義之富貴，特太空之浮雲。惟忠臣義士，一點烈烈之氣，與日月而常新。但知先生文章之渾浩，學問之深醇，嗟乎！揚雄非無學問，班、蔡非無文章，既大節之一失，又何他美之足云。當天地大變之始，法已斁而綱淪，先生奮不顧身，欲扶人道之倫，力雖不能救世，而心則常存乎君親，以孔明、子房自期兮，奈時無可托者以遂志之伸，尋深山以隱。子方嘯詠乎落花啼鳥之春，彼何爲者，謂麒麟之可羈，使同犬羊之馴，駕赤虬以北征(子)〔分〕，眇六合於一塵。厭下上之腥兮，呼吸月露以盪胸中之輪囷。絕粒不食兮，寧舍生以成仁。一死得其所兮，將以愧天下後世二心之臣。夷齊、龔勝不得專美於前兮，藹百世之遺芬。函骨歸自燕臺兮，旅寓吳溪之濱。凜然如生兮，其在天之神。識與不識，皆爲流涕，而況某受罔極之恩，第質弱才薄，安知如房、杜、王、魏輩，異時無負於河汾之門。隻鷄斗酒致奠兮，一以哭宗社，一以哭斯文。尚享。

王奕《謝疊山先生己丑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之倚歌以餞》 皇天久矣眼垂青，盼盼先生此一行。遺表不隨諸葛死，《離騷》長伴屈原清。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誠關魯重輕。白骨青山如得所，何消兒女哭清明。襄漢無人替一肩，遂令杞國墜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此事公知三十年。盡愛中都爲宰相，豈知上界有神仙。縱饒不返南飛翼，也合津橋化血鵑。

又《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金臺去棹倚雲開，和鳥諸詩已罄懷。行計竟爲尊魯出，櫓聲相逐過江來。定逢歸旆榮桑里，豈料危機伏茗杯。願梓新吟留宇宙，也勝蘇武得生回。

又《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滴血書箋籲帝言，此功端已與之天。是非成敗人間事，生死去來方外仙。龜背豐碑昏落日，鴉巢老木倚孤烟。廟前萬舸隨風下，應笑當年漁港船。

又《婆羅門引・憶疊山翁》 佳人鬢髮，幾回塗抹，共嬋娟，又何止三千擬侍。盈盈寶鑒，多少綺羅筵。恨妖蟆怪事，長夜中天。中河影圓，清淚落罇前。舞羅霓裳，初服肯爲人研算？惟有藥宮天上仙，猴山鶴，亦欲蹁躚。

韋居安

紀事

《梅磵詩話》卷下 余次子名奇，字學易，號若溪，出繼長興母舅沈氏。後習舉，未弱冠，中甲子科舉嗣榜。庚午秋初，不幸以疾亡，年僅二十有五。頗好吟，尤於五言唐律用工，如「撥灰煨芋子，帶溼爇松枝」，「林缺添松補，籬疏倩菊遮」，「敗壁蝸黏篆，空階蚓結樓」，「窗破入雲氣，林疏漏月痕」，「野黑雞聲顫，林深燐火明」，「病多諳藥性，吟苦識詩情」，「黃犢拖犁倦，青帘說酒清」，「山風噓冷信，簷溜管離情」，皆律切有味。又《題倪文昌玉湖書院古風》一篇，人頗稱之。

又 余丙子歲，司糾三衢。二月十一日，宋太后詔諭諸郡歸附，郡將而下，奉詔依應，吏民安堵如故。至四月二十三日，忽西安縣管下諸郡草寇攻城甚急，守將孟茂以衆寡不敵而遁，余挈累往城北菱角塘孔宰家避難。午後城破，沈倅應龍被傷，西安令趙若鑑遇害。是晚縱火，次日賊沿門剽掠，余孀女暨本廳兵級徐春妻，俱被執。越一日，遂與次子及外孫冒險出城逃避，幾死者數矣。賊退，徐春知其妻掠在近城茜塘民家，以銀贖歸，知吾女已死，云是晚賊欲亂之，吾女極口詬罵曰：「爾輩賊也！我是見任官女，何得無禮！」遂斃於毒手。寓翁留忠齋聞之，亦高其節。後捕得行兇者，郡守董瓊寘之極典，一郡稱快。余嘗有詩悼之曰：「視死如歸不受污，今無彤管爲伊書。倉皇父子終天訣，菱角塘邊孔氏居。」每一思之，涕泗交下。

著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續錄》：《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讀畫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梅磵詩話》三卷，舊鈔本。題「吳興韋居安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清厲鶚傳鈔天一閣藏本，九行二十字，有厲鶚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明嘉靖二十七年葛會鈔本，袁表、韓應陛跋，顧非卿批并跋，一冊。《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明鈔本，二冊。《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清雍正十一年厲鶚家鈔本，厲鶚、翁方剛跋，王昶、王芑孫、何道生題款，一冊。《梅磵詩話》三卷，宋韋居安撰。清嘉慶四年顧修刻讀畫齋叢書本，傅增湘校跋并錄厲鶚、何道生、翁方剛題識，一冊。

楊公遠

論述

吳龍翰《野趣存稿序》　楊君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木蔚然，大類魏野之居，多所得趣。故其襟懷玉雪，不涴點塵。然天地間風月常新，烟雲不斷。君磨墨濡毫，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觀此一卷，則知意匠經營亦良苦矣！抑作詩如「市肆冕旒無人問，當疇若顧虎頭畫」，維摩一日責施十萬、二日五萬乎？予坐詩窮，未之能畫，今則自惜，君當自勉云。

方回《野趣有聲畫跋》　野趣楊叔明，舊與倡和，閱前作倏十三年矣。叔明能畫，能詩，筆愈益老，而鬚髮如漆，獨道貌猶未老也。豈胸中有所養而然乎？其無聲之詩，當求米元章、張彥遠輩評之，其有聲之畫，如《回溪道中》，【略】此五十六字，溪山村落圖也。起句便能摹寫草徑溪流傴側之勢，「科斗」、「春鉏」兩句，生逼江西，自是兩幅奇畫；「儲茶」、「誇酒」一聯，村落中賈區飲肆，在紙上歷歷可數；尾句收拾，卻少留不盡之意。全篇熟而不腐，新而不怪，詩妙至此，非胸中有所養不能也。余老矣，不能悉爲提掇佳處，舉其一足以知其餘焉。至元乙酉月良之朔，謹書于孚舟亭。

盧摯《野趣存稿序》　野趣楊卿以善畫山水，能詩，有名於徽。爲賦絕句：「造物憐渠有畫癡，谿山無負墨成池。楊卿技進今如許，不博金錢卻愛詩。」至元丁亥三月廿六日，疏齋盧摯處道甫書於歙郡驛邸。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楊公遠野趣有聲畫》　無絃琴與有聲畫，白嶽松蘿魏野居。一首宮詞一行墨，幾回吟罷賞瓊琚。

傳記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野趣有聲畫》**　楊公遠字叔明，新安人。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木蔚然，大類魏野之居。以善畫山水，能詩名著於徽。詩稿二卷，自題曰《野趣有聲畫》。咸淳六年，古梅吳龍翰爲序云：「天地間風月常新，煙雲不斷，叔明磨墨濡毫，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其意匠經營亦良苦矣。」至元間，疎齋盧摯嘗題其簡端云：「造物憐渠有畫癖，溪山無負墨成池。楊卿技進今如許，不博金錢卻愛詩。」

著錄

汪玄錫《野趣存稾跋》　予嘗聞冰翁云：「家鏤《有聲畫》在淳元時。如長慶雞林，以吳漢亂眞，多散失焉。」此稿予族子澥得之，間持以示予。予以歸之芳溪先生，付託得其所矣。楊氏後人，尚世世寶之。嘉靖丙申冬，東峰汪玄錫識。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 楊公遠《野趣有聲畫》二卷。

倪燦《補遼金元藝文志》 楊公遠《野趣有聲畫》二卷。

勞權《清抄本野趣有聲畫跋》 咸豐丁巳十二月十三日，燈下校；十四日薄暮，校竟。丹鉛精舍記。又：廿一日立春夏校。又：戊午季冬，知白亭刊本，再校于雙聲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野趣有聲畫》二卷，鈔本。題新安楊公遠叔明撰。後裔表正儀邦重輯。前有咸淳六年古梅吳龍翰序，至元丁亥疏齋盧贊處道題詞。後有至元乙酉同郡方回跋，又嘉靖丙申汪元錫跋。

《藏園訂補郘亭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野趣有聲畫》二卷，元楊公遠。鈔本。補：清寫本。鮑廷博、勞權校。涵芬樓藏。余曾傳錄一帙。清康熙三十二年楊表正知白亭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闌。版心有「知白亭」三字。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錄》 《野趣有聲畫》二卷，舊抄本。李四五五。新安楊公遠叔明父著，後裔大觀光廷氏重輯。紅邊欄抄，欄外左方有「嶽雪樓鈔本」五字。前有咸淳六年吳龍翰序、至元丁亥盧摯序、嘉靖丙申汪元錫序。後有至元乙酉方回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野趣有聲畫》二卷，元楊公遠撰。清抄本，鮑廷博校，勞權校并跋。二冊。

胡次焱

論述

文敬所《與餘學胡先生書》 承教《除夕雷》詩。雄健快著。玉川《月蝕》長歌，子美《地動》聯句，不能過也。第恐爲鬼者自能念咒作法起雷以怖人，未必畏雷，而雷反爲其所役也。

程以文《跋媒孼問答詩後》 右《媒孼問答》詩，宋鄉先生胡公次焱濟鼎之所作也。先生登宋咸淳四年第，授迪功郎、江州湖口縣主簿，以母老，改授池州貴池尉。德祐乙亥，天兵將至，池州都統制張林潛納款請以城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或勸之仕，先生賦是詩以見意。【略】嗚呼！讀柳子《河間傳》，知邪之得以敗正，讀先生是詩，知正之所以勝邪。天理之在人心，猶日月之在天也，可以缺食，而不可以喪其明。若先生之心，孰得而缺蝕之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潘滋《復潛齋書》 《胡梅巖先生集》，【略】開卷讀之累日，然後知其爲世間一等奇文字，余何敢容易于邊旁着筆哉。朱子所謂「不讀某的書，看不得某的文字」，無梅巖胸中之雲夢，殆未易遡其筆底之波濤也。

又 昔雲峰文每篇言《易》，而《易》未嘗不在。梅巖文不必言《易》，而《易》未嘗不在。是故本之六經，敷爲文辭，博其文辭，收功于六經，二公家法，予竊好之。

又《梅巖文集序》 潘子曰：予嘗讀梅巖書，而慕其爲人。其孝足以事親而不辱也，其節足以全身而不汙也，其才則應機若有餘，旁行以趨時，從容於險阻，有孚而不亂也。其學明陰陽之奧，推象數之微，發前賢未備之論，開後學難通之旨，可謂正矣。惜也當兵戈搶攘之際，儉液避難之不遑，雖欲用拯馬壯官，不過爲尉耳。賢者之不遇於時，可不悲乎！君子於此詰其大者，不在形勢，則在人倫，不在功業，則在道術，道在則不亡矣，人存則不朽矣。立近以及物者功也，行遠以致道者言也。《雪梅賦》見君子之行乎患難而威武不能屈，《明經橋》言聖人以通天下之疑而濟義理之溺，《媒孼問答》則艱貞從一，守天之道，甘言諛舌不足以變其節，此先生所自爲者然也。其在棄位危邦，負母潛歸之時乎，《書廚銘》以高下四層爲格致誠正之功，闔闢兩扉爲修齊治平之樞，讀而不行則爲書之辱，默識心融則一唯既足，此先生之自任者然也。其在退居教授潛心聖學之時乎，《愛蓮說》不愛其華而取其實，以入藥清心之益，爲君子濟世之用，言近而指遠，稱小而類大，其於語道沛如也。夫內則離經而辨志，外則感世而化俗，文如是乃可謂之文矣。【略】予嘗歷賢者之故居，遡流風而不逮，從三舅潛齋氏得是集，校而歸之，序以見志。嘉靖十年辛卯冬十一月既望，後學同邑潘滋謹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梅巖文集》十卷。【略】集中有《媒孼問答》詩，所謂「井底水不波，山頭石不遷，什襲藏破鏡，他年會黃泉」者，所以自寓

其志也。【略】次焱在宋、元作者之中，尚未能自闢門戶，而其人有陶潛栗里之風，故是集至今猶傳。集中有《贅箋唐詩絕句序》，稱疊翁註章、澗二泉先生選唐絕句，次焱復爲贅箋。疊翁者謝枋得，章泉者趙蕃，澗泉者韓淲也。其書不傳，無由驗其工拙，然亦足見次焱研心詩學，非苟作者矣。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八七洪焱祖《胡主簿（次焱）傳》　胡主簿次焱字濟鼎，婺源人。少孤家貧，母氏策勵以學，劬書不輟，博覽強識，魁江東漕，補在上庠，公私試輒占高等。登第，授迪功郎、湖口縣主簿，以道遠祿養非便，改授貴池縣尉。【略】德祐乙亥，微服歸鄉，或以宦進招之，賦《媒婺問答》詩以見志。金華胡公長孺跋其詩曰：「宋疆於淮，重兵在山陽、盱眙、合肥，池岸江城，惡渠隘淺，荷戈不滿千人。兵未及境，都統制張林已納款降附，與異意輒收殺之。當是時，濟鼎爲附城縣尉，貴池羸尪弓手數十百人，勢不得獨嬰城。家寒親耋，無壯子弟供養。伺張出迎，托公事過東流縣，作冢其道周，書木爲表識曰：『貴池尉死葬此下。』用杜張猜疑令不相尋迹。歸婺源，以《易》教授鄉里，往來從學者常百許人。昔人稱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濟鼎蓋從容就義者歟？」

著錄

胡璉《梅巖文集跋》　先生宋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官止貴池縣尉。于經，于《四書》皆有註，國朝采入《大全書》；著《媒婺問答》，則篁墩程學士采入《新安文獻志》，註朱子《感興詩》，則少尹括蒼葉君嘗刻之縣齋；註唐詩，則僉憲石磷潘君刻之關中。惜天下不見其全書耳。璉侍先大夫于庠于宦，蒐輯遺文，勒成此編，屬予甥潘滋校正，寶藏于家有年矣。昔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璉爲是懼，幾欲刊布，惜力未逮。及是始克壽諸梓，與同志者共之。嘉靖十有八年秋七月既望，族孫胡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梅巖文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胡次焱撰。【略】其詩文本未編集，故藏書家多不著錄。此本乃明嘉靖中其族孫璉蒐輯而成，璉甥潘滋校刊之，并爲之序。凡賦、詩、雜文八卷，冠以《雪梅賦》，蓋著其素心。九卷以下皆附錄同時贈答往來之作。目錄所載，往往與集中詩文不相應，則編次之疏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舊鈔本。宋胡次焱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梅巖胡先生文集》十卷，舊鈔本。宋胡次焱撰。

沈義父

論述

《詞旨・詞說》　沈伯時《樂府指迷》，多有好處。中間一兩段，亦非詞家之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沈氏樂府指迷》一卷。【略】其論詞以周邦彥爲宗，持論多爲中理。惟謂兩人名不可對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極」之類，頗失之拘。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說書須用「銀鉤」等字，說淚須用「玉筯」等字，說髮須用「綠雲」等字，說簟須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說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至所謂去聲字最要緊，及平聲字可用入聲字替，上聲字不可用入聲字替一條，則剖析微芒，最爲精核。萬樹《詞律》實祖其說。又謂古曲譜多有異同，至一腔有兩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長短不等，蓋被教師改換，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乃知宋詞亦不盡協律，歌者不免增減。萬樹《詞律》所謂「曲有襯字，詞無襯字」之說，尚爲未究其變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樂府指迷》凡二十有八條，論詞則宗周美

成，頗多中肯。至謂去聲字要緊，及入聲可替平聲，不可替上聲，尤入微之解。又謂古曲譜亦有異同，嘌唱家多有添字，亦足以解釋糾紛。此書寥寥數葉，明陳耀文附列於《花草粹編》之前，以其足爲詞苑津集也。

陳去病《樂府指迷校本後序》 吾鄉沈伯時先生義甫，有宋趙氏遺民之一也。生平篤學好古，以程、朱爲歸。又嘗造三賢祠，以祀王先生蘋、陳先生長方、楊先生邦弼，爲鄉後學矜式，故邑志列之《儒林》，洵無愧焉。【略】伯時先生雖號儒者，而孰知又以詞學名家，讀《樂府指迷》，可以信矣。自叙謂幼好吟詩，厥後識靜翁、夢窗，乃更好爲詞。而《指迷》之作，夫固應子侄之求者也。然則據是而先生之詩之詞，其必積有成帙可知矣。

吳梅《樂府指迷箋釋序》 余按此書首條，即言「壬寅秋，始識靜翁于澤濱。癸卯，識夢窗。」是沈氏詞學，固得諸翁、吳昆季。又云：「凡作詞當以清眞爲主。」又云：「夢窗深得清眞之妙。」是明以君特接武清眞。近半塘、彊村輩，揭櫫正鵠，歷夢窗以達清眞，實胎原于沈氏。嵩雲獨持巨眼，謂宋末詞風，夢窗家法，均于是編窺見一斑，此則大獲我心。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指迷》雖只二十八則，而論及詞之各方面，其重要與《詞源》同。且宋末詞風，夢窗家法，均得于是編窺見一斑。前人多忽視之。箋釋之作以此。《指迷》論詞，立四標準。即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全編皆準此立論。蓋音律關乎詞之歌唱，律協則詞可歌。發意關乎詞之結構，意高則詞可誦。惟太高亦是一病。下字用字，分別爲二。下字欲其雅，就字面之文俗言；用字不可太露，就字面之深淺言。詞之工拙，良繫乎此。沈氏倡四標準以示其子侄，言得之所聞。又云「始識靜翁、夢窗，相與講論作詞之法」，則所聞必多二氏之說。靜翁詞流傳甚少，夢窗四稿俱在，不難印證而得也。《指迷》于協律，僅舉清眞、伯可、耆卿、白石、梅川五人。又云：「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協律腔，所以無人唱。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又云：「古曲譜多被教師改換，亦是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眞諸家好腔爲先。」據此，則兩宋詞家雖多，其協律之作，實如鳳毛麟角。今世所傳雅詞，在當時多不能唱，可唱者，反爲當時盛行，後世不傳之俚詞，詞之音律與辭章分離，蓋自宋代已然矣。《指迷》云：「要求字面，當看溫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采摘用之。」字面好而不俗，即下字能雅也。又云：「吾輩只當以古雅爲主。」其稱清眞下字，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且無一點市井氣。以其能全雅也。其稱康、柳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梅川「讀唐詩多，故語雅淡，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花翁「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以其未能全雅也。與玉田「詞欲雅而正」之說，主張正同。玉田稱夢窗善于練字面，今按夢窗詞綿密妍練，運用麗字，如數家珍。下字欲其雅，當爲其詞說之一。用字不可太露，欲免此病，不得不用代字。《指迷》言：「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此即用代字之一例。蓋恐一經說破，便直突無深長之味也。又言銀鉤代書，玉箸代泪，綠雲代髮，湘竹代簟，正不必分曉。所謂不必分曉，即防其太露之意。又如「用事使人姓名，須委曲得不用出」及「咏物詞最忌說出題字」諸語，亦是此意。此數則，確是夢窗家法。細繹夢窗詞，便知此說不誣。夢窗喜煉字面，即恐用字太露。然有時矯枉過正，結果往往流于晦澀。《指迷》言「夢窗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則沈氏雖采其說，未嘗不心知其病矣。作詞以發意最難，蓋離合順逆，曲折回互，關乎詞之章法者甚鉅也。《指迷》云：「大抵起句便見所咏之意，不可泛入閑事，方入主意。【略】過處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可發起別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結句須要放開，含有餘不盡之意。以景結尾最好。」又云：「作大詞，先須立間架，將事與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間只鋪叙，過處要清新，最緊是末句，須是有一好出場方妙。作小詞只要有些新意，不可太高遠，卻易得古人句。」信如所說，可見詞之結構，其工拙純視發意如何。俞仲茅云：「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襲。」庸、陋、襲三者，皆病在發意不高。然太高，又以狂怪爲病，過猶不及。《指迷》稱清眞運意有法度。花翁亦善運意，故其詞深婉。能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降及清初，浙派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以清空騷雅爲歸，其實即宋末張氏所主張之詞派。迄清中葉，常州派興，又尊清眞而薄姜、張，

以深美閎約爲旨，其流風至今未替。實則清眞詞派，在南宋末年，沈氏早提倡于前，特見仁見智，古今人微有不同耳。《指迷》于詞之四聲運用，標舉三原則。一、去聲字最緊要，參訂古知音人曲，如多數用去聲之字，亦必用去聲。二、平聲卻用將入聲字替。三、上聲最不可用去聲字替。《四庫提要》稱其剖析毫芒，最爲精審，信然。入可代平，與玉田平聲可爲上入之說正符。然此不過宋人成例，不代亦無不可。一、三兩原則，則作詞者必須嚴守。清萬樹祖其說，遂發明名詞轉折跌宕處多用去聲字之例，而于各調皆重視其去聲字。又發明上去之別，謂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而于各調側聲字，必嚴辨其上去。詞至明代清初，作者但分平側。自《詞律》一書出，詞人始知協律。此後講格律者，漸傾向于遵守四聲之途徑，以期趨步宋賢聲文幷茂之作，學者多歸功于萬氏，其實乃發端于沈氏詞說也。沈氏是編，除首段爲總論外，餘二十八則，每則或數語，或數十語，而含義頗廣。前所徵引，皆其犖犖大者。此外如論造句、論押韻、論虛字、論句中韻、論詞腔，俱獨標新義，可資研討。第以篇幅過短，故世鮮單行本。

傳記

翁大年《樂府指迷校本跋》　沈時齋先生，我邑震澤人。嘉熙元年，以賦領鄉薦，爲南康軍白鹿洞書院山長，舉行朱子學規。致仕歸，建義塾，立明教堂講學。學者稱爲時齋先生。著《時齋集》、《遺世頌》、《樂府指迷》，見《江南通志》及《蘇州府志》、《吳江縣志》。

著錄

《鄧氏寶文堂書目・樂府》　《樂府指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沈氏樂府指迷》一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略】元人跋陸輔之《詞旨》嘗引此書。然篇頁寥寥，不能成帙，故世無單行之本。此本附刻陳耀文《花草粹編》中，凡二十八條。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沈氏樂府指迷》一卷，明萬曆刊本。沈義父伯時。

王鵬運《樂府指迷跋》　右宋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按明人刻本乃合玉田生《詞源》下卷與陸友仁《詞旨》爲一書，非沈氏原本也。此卷附刻《花草粹編》，凡二十有八則，明代刻書，往往意爲刪節，其爲足本與否，非所敢知。以世罕流傳，校刻以貽同志。至卷中得失，《四庫提要》論之詳矣。光緒己丑夏日，半塘老人運識。

翁大年《樂府指迷校本跋》　其《時齋集》、《遺世頌》皆失傳。是書著錄《四庫全書》，提要稱其論詞多爲中理，而傳本甚鮮，倚聲家率多未見。頃至杭州，得瞻閱文瀾閣全書，因傳寫是本，校正付梓，幷著其梗概于後，俾讀是書者知先生學有根柢，非獨工塡詞也。咸豐四年八月，吳江翁大年謹識。

雜錄

秦恩復《詞源跋》　《詞源》二卷，上卷研究聲律，探本窮微。下卷自《音譜》至《雜論》十五篇，附以楊守齋《作詞五要》，計有六目。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陳眉公《秘笈》只載半卷，誤以爲《樂府指迷》。又以陸輔之《詞旨》爲《樂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雲間姚氏又易名爲沈伯時，承訛襲謬，愈傳而愈失其眞。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樂府指迷》一卷，【略】舊本題宋張炎撰。【略】陸書末有原跋曰：「此本還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較是輸他一著」云云。考宋沈義父字伯時，有《樂府指迷》一卷，今載陳耀文《花草粹編》中，跋但稱沈書，而無一字及此書。則此書晚出，跋者未見。龔翔麟刻《山中白雲詞》，附載此書，殆後人所增入，非其舊也。

阮元《詞源二卷提要》　《詞源》二卷，宋張炎撰。【略】自明陳繼儒改竄炎書，刊入《續秘笈》中，而又襲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遂失其眞，微此幾無以辨其非。

吳梅《樂府指迷箋釋序》　往歲辛未，嵩雲著《詞源疏證》成，余既序而行世矣。今歲丁丑，又成《樂府指迷箋釋》，鄭重故人，一言弁首。

蔡萬雲《樂府指迷版本考略》 沈氏《樂府指迷》，向無單行本，附刻于陳晦伯《花草粹編》卷首。是書刊于明萬曆癸未，流傳絕少。《四庫》著錄，據陸錫熊家藏，即明刊《花草粹編》本也。《花草粹編》清代有金氏評花仙館聚珍本，乃咸豐年間金韻仙假瞿穎山藏本翻印。瞿藏本疑亦明刊萬曆本。金氏翻印本僅刷百部，金田亂後，散佚殆盡。丁氏八千卷樓初得金本，旋失之。嗣得張月霄藏明刊本，即明萬曆初刻本。旋又復得金本。今二本均藏盜山書庫。其明刊本，已有袖珍本影印流傳。此外翁氏《晚翠樓叢書》、陳氏《百尺樓叢書》、王氏《四印齋所刻詞》，均有《樂府指迷》校本。其源同出《花草粹編》。余作箋釋，于沈氏原書，即依據盜山二本。其中字句，間有訛奪費解者，則參以翁、陳、王諸氏校本，略有修正。惟明刊《花草粹編》附刻，根據何本則未詳。陸輔之《詞旨》評是書云：「沈伯時《樂府指迷》，多有好處。中間一兩段，亦非詞家之語。」又元人跋《詞旨》云：「此本乃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後，古雅精妙，較是輸他一着也。若新巧清麗，是冊亦未可少也。」則沈氏原書，元明間必別有傳本，其源流已無從追溯矣。

徐鈞

論述

許謙《史詠序》 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爲義帝發喪，而宴樂於鼓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者皆顯微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韻，播之於聲歌，殆使人咏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不圖衰老，獲遂夙心，猶以不見全書，不能盡知先生之論爲有餘憾。然以類推，他亦從可識矣。

張樞《史詠後序》 見心先生世秉《周禮》，而留意於舊史。睹前代遺事，而形諸賦咏，自周季迄於五代，與《通鑑》相爲終始。陳其善惡風刺，昭示法戒，而無遺焉爾。先生之志，亦可謂厚矣。抑樞聞之：觀於史者必本諸經，經者所以權衡以理，事爲之衷者也。不本諸經而徒觀於史，其於善惡得失，又將安所取衷哉？先儒謂善觀史者，若能吏之治獄，傳猶成案，經猶律令也。先以成案處議，而以律法決之，則十不失其一矣。今先生既留意於史，而能一本於經，宜其事理粲然，目擊而備。若獪人之爲涂，郢人之爲堊，同工並用，無有不合者矣。使昧者爲之，則事理喧挐，是非眩騖，外之多敵，而中焉乏守，政復五行俱下，萬言成誦，罄往古之遺蹤，窮竹帛之紀載，祇足以備游談，資末議，其於修己治人之道，蓋枵然而已爾。先生諱鈞，字秉國，蘭谿人，樞之從舅父也。以大父宋汀州使君任爲濠州定遠縣尉，國除遂不仕。家故多書，以經籍文史自娛。

黃溍《史詠後序》 金華蘭溪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猶積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寔，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

徐津《史詠跋》 先君世習《周禮》，博經史，與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講論理義之暇，慨然有志於史咏，原心論迹，分類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賢相之治平，亂臣賊子之僭竊，莫不聲其功罪，鳴其正邪，截然若刀鋸之裁割，權衡之稱量。而二十八字之中，凜乎其可畏，使後人歌是詩而知其至，咏其辭而得其寔，垂戒之意殆與《春秋》筆削之義相表裏。偉哉，是詩也！

著錄

許謙《史詠序》 見心《史咏》，始周威烈王，訖於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先師之執友見心先生徐公所作也。昔侍函丈間，嘗聞先生學優而聞多，慨然有志於天下，取《通鑑》所載君相諸臣，疏其爲人大較，相與商略，既定其得

失，從而長言之，名之曰《史詠》，其義深有功於名教云。用是敬慕，欲一見不可得。今年春，先生之仲子津抱其書二三冊而來，既躬覽而識其概。【略】至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後學金華許謙序。

張樞《史詠後序》 同郡仁山金先生與先生有雅，故晚延致之以教授諸子，且朝夕惕厲，明修己治人之道。時其暇豫，作爲賦詠，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既沒，其子津請金華許先生序所以作詩之故，既備既美矣，久之，復以示樞，俾申述焉。【略】至正五年乙酉夏四月癸卯，從甥東陽張樞敬序。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史詠集》二卷，宋徐鈞撰。【略】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溍及其子津後序。謙、溍並稱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爲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即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重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史詠》二卷，舊鈔本。宋蘭溪徐鈞秉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史詠詩集》二卷，何夢華鈔本。蘭溪見心徐鈞秉國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史詠》不分卷，宋徐鈞撰，清星鳳閣趙之玉鈔本，一冊。

黃公紹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在軒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黃公紹撰。公紹字直翁，昭武人。宋咸淳元年進士。集中《樵川新驛記》稱至元二十有三年，是歲丙戌，上距德祐乙亥已十年矣。記中自稱曰民，蓋入元未仕也。公紹嘗取胡安國「心要在腔子裏」語，名所居曰「在軒」，因以名集。然所載僅文三十九篇，詩餘二十八首。其文三十九篇之中，爲儒言者六篇，而爲佛氏疏榜之語者乃三十三篇。殆原本散逸，後人掇拾遺稿，以僧徒重其筆墨，藏弆爲榮，故所收特多歟。考厲鶚《宋詩紀事》蒐採最博，而求公紹一詩不可得，僅以《西湖棹歌》十首介於詩詞之間者當之，知鶚所見亦此本，別無全集矣。公紹嘗作《古今韻會》，有名於世。然原本久已散佚，今所傳者，乃熊忠《舉要》，已非復公紹之原本。眞出公紹手者，惟此一卷耳。宋人遺集不傳者多，公紹在當時爲耆宿，雖殘編猶可寶也。《書在軒銘後》一篇，記詞曰以下，乃其友吳昇之文，意當時手蹟必併載於末，故其文意相屬，亦仍併錄之，存其舊焉。

《青玉案》（年年社日停鍼綫） 《詞潔輯評》卷二：一詞中「鍼綫」字兩見，必誤，然俱有作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在軒集》一卷，宋黃公紹撰。舊寫本。鈐有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藏印及仁和朱氏結一廬藏印。

劉毓盤《輯校清江欸乃跋》 公紹字直翁，亦邵武人。咸淳元年進士，有《在軒詞》，見歸安朱氏《彊村叢書》本。

宋慶之

劉克莊《宋希仁詩序》 晚見宋君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以知四靈之端而欲合諸家之長。其《戍婦詞》云：「君去無還期，妾思無已時。軍中無女子，誰爲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危，夫死賢王圍。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云隘，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杪，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僧》云：「漂泊知何處，艱難亦到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雁，蟄後稍無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然發于情性。蓋四靈抉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不辨其爲《選》爲唐，要是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經曹、戴二老評量矣，子言非贅歟？」余曰：「《詩》有大小《序》，相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雖不敢望孔門高弟，豈不自附於漢儒乎？」君名慶之。

又《宋希仁四六序》 作四六如掄衆材而造宮，棟梁榱桷用違其材，拙匠也；如和五味而適口，酸酸甘善各執其味，族庖也。鍊字如鑄金，一分銖未化，非良治也；成章如織素，一經緯不密，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鼓不前，反爲故事所使矣，偶全句如龍泉之合

太阿，叔寶之壻彥輔，否則目一眇，支偏枯，反爲全句所累矣。余閱近人所作數十百家，新者崖異，熟者腐陳，淡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相淆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爲四六之病。惟宋君希仁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余亦老矣。昔乖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紙筆之贈，公曰：「驅我入鬧處去耶？」余乏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知君他日之必入鬧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全卦錢。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 後村序宋慶之希仁詩，摘句有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又《跋徐寶之詩》，摘句云：「盡日飛花急，隔溪芳草深。」皆晚唐人佳句，不知二集猶傳否，記訪之。

黃仲元

論述

傅定保《元刊本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前序》 莆前一輩四如黃先生，爲名進士，爲經學老師，爲詞章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陵，致身法從，莆士之談性理者率皆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爲詞章，汪洋大肆，若記序，若碑銘，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爲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違世屏居，戶屨常滿，使其逢，則施廈扉垣，蓋先生券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卒不施，宰物者孰從詰之哉？

曹志《元刊本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後跋》 曩僕客授莆陽，獲從監簿四如先生黃公游，嘗熟其議論。凡天地萬物萬事之理，古今治亂興亡之變，若江漢之滔滔，莫詰其極，而其文閎深高古，精義入神，好作一字二字，或三字四字，句勢迫《曲禮》、《檀弓》，不造不止。蓋其學上接艾軒、樂軒、網山諸老之傳，言言根據，字字淵源，汪洋奇崛，自成一家，近世作者誠罕及也。

黃梓《元刊本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識》 吾翁四如先生，生平文章自問學中來。嘗謂學文難，學古文尤難。退之、子厚，正奇奇正，自出一家機軸，然韓、柳而上，更有人在。六經之文，文也。又謂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多乎哉？晚歲杜門，讀來世書，遠方士友來謁文者，戶屨常滿。酬應宿諾，迄不謄藁。

宋濂《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艷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略】其爲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爲工，而當時求之者紛如也。【略】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熏，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深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奈何道未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幷其遺文同就泯沒，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可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艷之久，勉徇至等所請，而躬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

陳光庭《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序》 莆陽自艾軒後，以文鳴世者不少，以理爲文者吾得一人焉，黃四如先生是已。先生抱道藏器，戴仁履義，不偶於人，而達於天。立言以垂後，肆筆而成文，此風行水上之文也。惟其心孔、孟救時之心，學孔、孟明道之學，由體達用，著書滿家。嘗誦其諸書講義，詳明似經解，記筆森嚴似《檀弓》，銘筆奇崛似三《傳》，皆充其剛大配義之氣，而見於嬉笑怒罵之間，特緒餘耳，徒文乎哉！

吳源《洪武本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稿後序》　仲元說經，四書，間與先賢異同，其爲文亦類以艱深，至於奇古絕處，讀者殆不可句云。

尹臺《嘉靖本莆陽黃四如先生文藁後叙》　在宋紹、靖間，龜山楊中立氏肇以程氏之學倡建南，閩有聞其風而慕之，庶幾一變至道。其後艾軒林光朝氏起莆，而龜山之學東矣。艾軒之學一再傳，復有網山林亦之氏、樂軒陳藻氏，其師友相劘切，要非汲汲乎言語文字之徇者。然世稱艾軒之文上迫《檀弓》、《穀梁》，下不失與韓並驅，片言遺世，比之峒嶁之碑，岐陽之鼓，何其盛也！網山論著，一言一句欲明周公之志。樂軒篤信守道，爲文不以窮阨一動無慘不平之思。蓋三君子之志於道也，其趨同，故其文視世之徒以辭藝騁者，大間然不侔焉。今觀四如先生說學明道，其去就終始之節，不少渝於世亂物改之後，可謂毅然自立，無忤三君子之儔矣。故其文本事揆物類艾軒之深奇，稽古訓今類網山之博達，流離益信其守，艱貞弗奪其志，類樂軒之浩乎自得。說者以先生上接三君子之傳，信知言乎！先生之學得於其父獨不懼公之家授，而微言邃旨則由瓜山潘柄氏、復齋陳宓氏自出，期不謬考亭之指歸。其於道殆冰寒火熱、饑渴而食飲之必慕也。夫其文之美傳，豈宜求於其辭哉！如以辭而已矣，則閩自行周而次，作者固微啻數君子，於先生獨奚多焉？抑先生當亂世，其欲究之業困弗竟遂者，匪但余所云《夢筆》一記，反覆史義例，慨然有感於獲麟而後之作者，大哉志乎！嗣河汾而興起可也。或疑先生撰自誌，若竊竊不忘於細能隱善之成名者。夫孟氏自著書，於辭金出吊之淺事，咸示其道之攸存。觀先生去就始終之大，而遺其細且隱者，後世何詳焉？斯自誌之意。夫余叙先生之文，因悉論其道，懼鮮識者求先生於辭，則失其所爲美傳爾。

王士禎《跋黃四如集》　宋末文弊，莆有黃四如仲元，著文獨學《檀弓》、《公》、《穀》，可謂豪傑之士。其文多聱牙詰曲，不諧于俗，惜往往雜語錄腐習，不加淘汰，故不能追樵、蛻于三百年之上，亦可惜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四如集》五卷。【略】仲元在宋末講學諸家，特爲篤實，其出處亦均合道義，故其文章不事馳騁，而自有端厚樸直之氣。知近裏之言，與囂爭門戶者固有殊也。

《夢筆記》　余謙一《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集序》：夢筆之事，王元琳、江文通、紀少瑜、李太白輩也，史不絕書。異哉四如之夢筆是也，實授於孔子，覺而珍之曰：「夫子之筆，既絕於獲麟矣，而又予授，豈絕者將使之續歟？」《夢筆記》成，持以示僕。惟君平素講明於麟筆，後有感於二千年間世運之變，嘗欲萃會溫公之《通鑒》、康節之《經世》、晦翁之《綱目》、南軒之《紀年》、東萊之《事記》，折衷而爲一書，蓋志在《春秋》久矣。思慮之極，通於神明，君之夢孔子，猶孔子之夢周公，皆其思之所存也。

傳記

黃仲元《壽藏自誌》　唐御史黃文江滔之十二代孫仲元，字善甫，辛卯十月廿八日生。【略】十二喪母，然已工舉子業，鄉校屢占魁亞。壬子預計偕，太常報罷，與孤山陳端然、可山陳文翁中外表刻意讀潘、陳二先生書，雖不甚解，然必窮旨趣，使自得之。翁集四書爲《近思本錄》，末脫稿，余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爲助我喜，敢作譽兒癡。」餘力自韓、柳、歐、曾文外，手抄二百四十二家，【略】及掇邵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略】歲辛未省闈，文本心以論策冠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賜同進士出身，四十有一矣，調監瑞安府比較務。【略】癸酉捧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留郡齋，載之匯江，席未溫，古心先生買舟速余芝山。將及期，告假省親。【略】乙亥冬之官，守相陳山泉虛經博士席相處，不就，屈余入幙。【略】丙子春，端明陸君實至自平江，偶同邸一交臂，再三褒歎，古雅可敬，待如子姓，飲食必俱。入夜炙燭，對酌劇談，曙動共飯乃出。及聞杭陷，挑包辭歸，既資送余，又留行橐。夏五趣余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又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剡，處置使楊公、刑侍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一實翁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雖荷己知，竊天寵，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券曆，斯時何時，穀而恥也！實齋拜樞使，猶命撫諭使毛公邀余同舟，將有異除，余力以母老辭。及聞公全家投海，余哭公詩：「人皆傳已死，僕尚愛其生。」公忠義終古不朽，而余猶爲人猗。古崖於余異姓兄弟，有《四如吟》，最簡古。實翁於余異姓父子，《題種讀詩》，極理致。卓樂山以《易解》囑余叙篇端，未七日而樂山亦以兵死未着，渠不可料如此。余當潮汐洶湧之衝，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

此邦者，不敢出客。丁丑屠城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無存，言之如夢。然老身自甲戌冬混迹大化，陷死者數，客芝山而免，客瑞安而免，客碧溪、王洋而免，客環泉而免，可謂不幸之大幸。【略】辛巳歲，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余命屬木，於五行欠水，人世趁新，余以四字從水庚卜，先君拈得淵字，北山方公爲字天叟，改號韻鄉。水生木，故子材名梓。余舊旅食他州，即傾囊買異書歸。干戈橫放，盜竊兵燬，雖欲讀無可借。所著《學記》、《農談》欠改，《春秋說》止閔公，欠續，他散雜寸片，亦未上稿，蓋無暇披揀，亦無傭書者。嘗夢感麟翁遺余雙筆，志欲修史，而未果，大槩見於《夢筆記》矣。一生不能歌樂府，詩亦不甚工。嘗自以「四端差欠智，六極占居貧」一聯爲得句。【略】大德十禩丙午立春第三日，四如老叟自誌。

紀事

宋濂《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世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爲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略】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著錄

傅定保《元刊本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前序》 公之子子材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今爲長汀郡幙。以翁與予咸淳辛未歲聯榜帖，萃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之，不鄙囑予叙。【略】元至治三祀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傅定保書。

黃梓《元刊本有宋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識》 親友家收拾遺文，堇堇未滿百篇。傳人傳書，此擔甚重。宦學它鄉，巾篋自隨，今又十年餘矣。朝夕思所以傳，而困於力。山城公假，督兒繕寫，亟遣鏤板，不惟思所以傳者遠，而又欲廣其傳。異時攜書歸里，搜訪裒萃，當爲續集，與《四書講稿》、《經史辨疑》幷行，庶人與書俱傳而未艾也。【略】時至治癸亥立秋日，男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黃梓百拜謹識。

宋濂《洪武本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前序》 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爲六卷刊之。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裒聚爲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爲叙以傳。

黃鉞《嘉靖本莆陽黃四如先生文集後識》 咸淳之間，八世祖四如公所著有《經史辯疑》、《四書講稿》等書藏之家者，今皆多逸失，傳者惟此記、序、銘、說，所刻百餘篇而已。【略】茲集始刻汀幕公。癸酉秋，希英弟令上海，刻之官齋，間多魚魯。鉞敬甫續家譜時，繙錄茲文，薰盥而讀之，竊爲訂其訛謬，釋其音義，稽其故實。第孱才未識，齒敝神短，訂弗精，釋弗詳，稽者十遺八九，欲再梓以傳，未能也，重怏怏不克遠紹之慮。歲乙酉，兒文炳、文蔚應鄉闈，默慶以卒業。辛卯夏，文炳兒釋服上禮部，乃出手稿授之曰：「【略】異日有祿俸之入，當無負吾志。【略】」文炳跪而受曰：「敢不服膺，以壽先德。」謹誌之以竢。大明嘉靖十年四月八日，八代孫鉞敬甫頓首百拜識。

黃廷宣《嘉靖本莆陽黃四如先生文稿序》 吾諸孫以約地官，既善繼吾師承德郎木齋翁志，新梓九世祖《四如公文集》，以書最便道過家掃祭公墓尊賢里嶺口，廷宣方患眼疾，不能偕行。念公去後二百三十年，有孫文炳克世其家，振揚遺落，此家慶也。因而有作，用見慰喜之私。【略】嘉靖壬寅歲六月六日，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奉勅專理鹽法兼管屯田世孫東村廷宣頓首拜書。

尹臺《嘉靖本莆陽黃四如先生文稿後叙》 宋國簿黃四如先生仲元，閩

之莆田人，今江西僉事十愚君文炳之九世祖也。十愚以尊人木齋公命，重校刻其文於澥中，余得而讀之，叙曰【略】嘉靖丙午春正月既望，賜進士出身、翰林國史編修後學永新尹臺崇基氏撰。

羅欽順《嘉靖刊莆陽黃四如先生文稿序》 斯集僅五卷，元時已有刻本。正德癸酉，其裔孫希英知上海，嘗翻刻之，然不能無誤。且其文多奇奥，讀者或不暇致詳，有未及終篇而罷者。僉憲尊府贈戶部主事木齋翁蓋深病之，乃訂其訛謬，釋其音義，稽其故實，凡以快讀者而翼斯集之行。僉憲官南京戶部時亟奉以鋟梓，治事稍暇輒躬親校勘，故今本特爲精善。兩世一心，圖推尊顯先世之遺文，無或不至，可謂善於繼述者矣！【略】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冬十月丁未，賜進士及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經筵官、國史副總裁八十二翁泰和羅欽順撰。

《脈望館書目》 《四如黃先生集》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四如集》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四如先生文集》二冊，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四如集》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黃仲元撰。【略】此本止文四卷，附錄一卷，與其子所輯之五卷既不相合，而其曾孫所續輯之十卷亦不在其內。是散佚之餘，重爲掇拾成帙，非其舊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有宋福建莆陽黃國簿四如先生文稿》五卷，明刊本。宋黃仲（先）〔元〕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有宋福建莆陽黃國簿四如先生文稿》五卷，宋黃仲元撰，明刊本。【略】鈐有梁蕉林藏印。

趙萬里《影印四如先生文稿跋》 右《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四卷，明嘉靖刻本，乃四明范氏天一閣故物，今歸北平圖書館。【略】宋社既屋，（黃氏）歸隱山林，以濂洛關閩之說教於學者。其子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分輯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爲五卷刊之，然遺文流落於外者尚多，其曾孫至又裒爲十卷再刊之。嘉靖辛卯，八代孫鉞及其子文炳等又輯刻爲四卷，即此本也。蓋至是其集凡三付剞劂矣。今五卷本、十卷本均佚，傳世者當以此爲最古最備之本。《四庫全書》本卷數與此本同，惟割裂第一卷《自得齋記》以下至《韻鄉記》爲第二卷，又合卷二、卷三兩卷爲第三卷爲異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稿》五卷，宋黃仲元撰，明嘉靖二十一年黃文炳刻本，二冊。

張堯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嘉禾百詠》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張堯同撰。堯同，秀水人，仕履未詳。詩中所咏，會景亭爲潘師旦所築，趙老園爲趙衮歸隱之處，核其時代，蓋寧宗以後人也。宋世文人學士，歌詠其土風之勝者，往往以誇多鬬靡爲工。如阮閱《郴江百詠》、許尚《華亭百詠》，皆以百首爲率。故堯同所咏嘉興山川古蹟，亦以百篇概之。徐碩《至元嘉禾志》，已與陸蒙老所賦《嘉禾八詠》同採入題詠門內。後來作郡志者，亦頗散見其間，而掇拾均未全備。此乃其初出單行之本。每首之後皆有附考，不知何人所作。末有跋語，亦不載姓名年月。其詞雖不甚工，而自吳越以來嘉興典故，頗可得其梗概。近時朱彝尊作《鴛鴦湖櫂歌》一百首，蓋即踵前例而稍變其面目者。雖彝尊詩情溫麗，遠勝堯同，而堯同採掇名目，臚叙大凡，其於地志考據，要亦不爲無助矣。

陳文龍

《理本國華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九：有學問，有識見，有議論，有文藻，反覆轉摺，不費斧鑿，健筆也。「心之精神」四字，亦有本祖。

《王道之端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九：語話多用經句，抑揚開合，斬截頓挫，無煩難冗雜之病，亦可爲後學之法。

《隱居通議》卷二一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爲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鐍絕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爲此賈相送至，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於監試者，卒不啓關。公以此

終不得試，惟以一啓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歷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爲名臣云。啓云：「公閽鎖棘，自外門牆。【略】」此啓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蒡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啓以謝。【略】以上二啓，余舊錄藏。亂離失去，今從周丈季中假其本，復錄于此。陳公魁望名流，孝于母，忠于君，可厲百世，非特以文章重也。因記公鎖臨川時，頗知賤姓名，期以過從論文。一日，因餞送曾通守赴袁州，便道謁公，一見語合，蒙公傾倒細論，相期千載，竟日話心，娓娓不能休。時新君登極，首除朱文昌禩孫爲京西、湖北、四川安撫使，鎮江陵，公屬余作賀語，余因援筆曰：「出命九重，宣威六路。天昌宋祚，乾元初御于正朝，地重荆州，渙號首開于大閫。」公一見大稱賞。未幾，公被劾解郡綏南歸，道盱江，予馳出橋南餞之，贈詩曰：「擬峴臺邊正好春，蕭蕭落葉忽愁人。胸蟠冰檗天能識，紙挾風霜語未眞。無路叫閽空短氣，有氓卧轍欲沾巾。南歸潼馬淒涼甚，添得憂時鬢似銀。」公覽詩甚喜，爲駐長亭，促膝劇談，眷戀若不忍別者，且復予詩，又致饋焉。其詩曰：「來到盱南賸有春，山川秀麗毓奇人。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眞。君別頻宜緘尺素，我歸但欲岸綸巾。相思千里惟心在，明月行天瑩白銀。」公歸里甫半載，賈似道罷，朝廷更化，起公爲臺官，以至執政。然戎馬滿郊，時事漸變，予不復與公相聞矣。其後三山建行朝，聞公大用，又其後閩地失守，聞公忼慨死國。予深哀其死而嘉其忠，爲作小傳，載其平生出處大節，具見《哀鑑》，以垂不朽，且以見死生交情云。

陳獻章《題宋狀元陳文龍畫像》　文章甲天下，氣節愧當時。公母亦滂母，千秋名共馳。

《**宋史》卷四五一《陳文龍傳》**　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略】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季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略】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略】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葬之。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柯潛《讀宋陳忠肅公傳有感》　邊塵捲風天地黑，鐵騎長驅滿南北。厓山孤主知在無，一夜愁心遍頭白。丈夫耻作負恩生，舉手擎天天已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遣功勛成。龍虎可騎不可擾，怒氣吹人山亦倒。君臣大義心自明，白日青天懸皎皎。嶺海間關草樹寒，四顧無人雙淚彈。國破家亡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理不爛，萬丈紅光燭宵漢。我懷往事悲復歌，凜凜英風鬢絲亂。

鄧剡 鄧光薦

論述

楊士奇《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郡鄧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

傳多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松筠錄》　宋季高節，蓋推廬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鄧剡字光薦，劉會孟號須溪，蔣捷號竹山，俱以詞鳴一時者。

《浪淘沙》（**疏雨洗天清**）《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與文文山輩同北行者，宋末臣子之苦乃爾。寓激于婉，不失詞旨。

《滿江紅》（**王母仙桃**）《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是亦不肯附和元者。《皺水軒詞筌》：和王昭儀詞，不獨文信公，鄧剡作亦有佳句。如「眉鎖嬌蛾山宛轉，髻梳墮馬雲欹側」、「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甚有風致，但冰霜之氣不如。

《南樓令》（**雨過水明霞**）《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亡國不死，仍有羈愁，一語寫盡黃梨洲、王船山一輩人。

《**摸魚兒**》（**笑平生**）《渚山堂詞話》卷三：元人楊某之齊安教，鄧中齋作《摸魚兒》送之。後閱有云：「臨皋一枕三生夢，還認岷峨鄉語。」蓋及東坡謫居黃州，其遊赤壁之夜所遇道士化鶴也。予謂「岷峨鄉語」雖暗用天寶中青城道士化鶴於沙苑故事，但謂岷峨，則語意頗晦。不若直云「青城鄉語」，庶一覽可見也。因特更云：「臨皋一枕三生夢，還認青城鄉語。」知者以爲何如？

《浪淘沙》（**疏雨洗天晴**）《詞苑萃編》卷五引《雪舟脞語》云：中齋有《賣花聲》詞曰：「夢斷古臺城。月淡潮平。便須攜酒至新亭。不見當時王謝宅，煙草青青。」其懷君憶舊，情見乎詞矣。

傳記

《**宋史翼**》**卷三四**　鄧光薦字中父，廬陵人。文天祥門友也。少負奇氣，以詩名世。登進士第。江萬里屢薦不就。後客文氏，贊募勤王，挈家入閩，一門十二口同時死賊火中。乃隨駕厓山，不數日厓山潰，光薦赴海者再。輾轉不死，敵人援出之，元帥張宏範改容以待，後同天祥送燕京。至建康，囚天祥於驛中，而寓光薦于天慶觀，得從黃冠歸。天祥賦詩三章送別，又與其弟書曰：「鄧先生眞知吾心者，吾銘當以屬之。」（《江西通志》）

紀事

《**浩然齋雅談**》**卷下**　宋謝太后北覲，有王夫人題一詞於汴京夷山驛中云：「太液芙蓉【略】。」文宋瑞丞相和云：「燕子樓中【略】。」又代王夫人再用韻云：「試問琵琶【略】。」鄧光薦和云：「王母仙桃【略】。」

《**遂昌雜錄**》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劉詵《題危大樸與鄧子明書後》　右宣文閣經筵檢討危素大樸所撰《與鄧子明》二書。子明，宋禮部郎官兼學士院權直中齋鄧先生孫也。禮部登景定壬戌第，與大樸曾祖炎震子仁同年。宋且亡，禮部隨駕入海，親見厓山戰敗，陸秀夫抱幼君沉海，遂亦蹈海者再，爲北軍所鉤致，不死。知當時興亡事極詳。後文丞相囚金陵，禮部實與俱，日夜相與唱和詩歌，以娛悲紓痛。張宏範元帥謁請爲其子師。及歸廬陵，以所聞見集錄爲《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郭西原。

藝文

劉詵《輓鄧中齋侍郎二首》　海上青油檄，城中白髮簪。百年重得老，萬事獨餘心。過客門啣鳳，遐荒字抵金。平生俱莫料，造物意何深。　和音回雅誥，偉意落群公。河岱苞流外，兒童好惡中。書成慙未學，琴在與誰同。獨有任安意，深衣哭北風。

又《代輓二首》　雅望驚南北，斯文屬古今。艱危魯連意，老大管寧心。落日空庵白，秋風病鬢深。太玄當有識，流落欲千金。　問字酒盈座，談玄轍滿門。病餘仍托疊，客去獨無言。世論從妍醜，斯文豈怨恩。相從無限意，淚盡郭西原。

劉辰翁

論述

綜論

吳澄《大西山白雲集序》 昔之能詩者遠矣，近年廬陵劉會孟，於諸家詩融液貫徹，評論造極。吾鄉甘中夫，少而專攻，老乃奇絕，自成一家。若二君之於詩，庶乎其可也。永豐曾可則，每言會孟稱其師王太初詩爲廬陵八邑之冠，予固服會孟之識，而不及見太初之詩。今得其集，觀玩竟日，不忍釋手。蓋巧琢工練，高挹冥搜，字字不苟，句句不苟，眞之唐人詩中，當占上品。於是益嘆會孟之識之不凡，而許與之不輕也。

又《劉尚友文集序》 叙古文之統，其必曰唐韓、柳二子，宋歐陽、蘇、曾、王、蘇五子也。宋遷江南百五十年，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誰與？國初廬陵劉會孟氏突兀而起，一時氣焰，震耀遠邇，鄉人尊之，比於歐陽。其子尚友式克嗣響。夫一家二文人，由漢迄今，僅見眉山二蘇，而尚友之嗣會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嗚呼盛矣！然歐實宗韓，明允乃以爲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劉與歐同鄉，而不專宗歐，予亦以爲非歐陽子之文，而劉子之文也。明允雄渾奇峭，永叔擬以荀卿，直躋之周秦間；子瞻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評者曰子瞻之文非明允之文也。若會孟之諔詭變化，而尚友浩瀚演迤，評者亦曰尚友之文非會孟之文，則爲知言也已。

劉將孫《刻長吉詩序》 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辟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於諸家。尚恨書本白地狹，旁注不盡意，開示其微，使覽者隅反神悟。不能細論也。自是傳本四出，近年乃無不知讀長吉詩，效昌谷體。【略】嘗謂「吾作《興觀集》，最可以發越動悟者，在長吉詩」。嗚呼！姑著其常言之淺者於此，凡能讀此詩者，必能解者矣。

又《彭丙公詩序》 往年，侍先君子須溪先生居高山絕頂。一日昧旦起，見萬山之外，微明湛然，遠如水光。已而紫翠金彩，稜露百疊。良久，則雲收天澹，山尖如染。其下，霧氣方冥濛如晦。心竊如有所省，固請曰：「詩宜得如此景、趣、意者，畫手猶難之也。」先君子欣然證之曰：「詩道具此矣。濃者欲其愈濃，淡者不厭其更淡。」繇是觀於諸家，始略得濃淡眞處。嘗歷舉唐詩，至「黃鸝深樹鳴，春潮過雨急」，進見，問曰：「此入何畫品？」對曰：「水墨。」迺掉首「否否，此生色畫也。」良久乃悟。然未悟固不識其妙，既悟，亦不能得於言，欲舉以語人，誰當領此者？

又《須溪先生集序》 蓋嘗竊觀於古今斯文之作，惟得於天者不可及，得於天者不矯厲而高，不浚鑿而深，不斲削而奇，不鍛鍊而精。若人之所爲，高者虛，深者蕪，奇者怪，精者苦，三千年間，惟韓、歐、蘇獨行而無幷。兩漢以來，六朝南北盛唐名家，豈不稱雄一時？而竟莫之傳者。天分淺，而人力勝也。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滿月，外庸無一考。當晦明絕續之交，胸中之鬱鬱者，壹匯之於詩。其盤礴襞積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脫於口者曾不經意，其引而不發者又何其極也？然場屋稱文，自先生而後，今古變化，義理沉著，皆有味之言，至於今猶有遺者。師友學問，自先生而後知證之本心，溯之六經，辨源濂洛而見洙泗，不但語錄或問爲已足。詞章翰墨，自先生而後知大家數筆力情性，盡掃江湖晚唐錮習之陋。雖發舒不昌，不能震於一世之上，如前聞人，而家有其書，人誦其言，隱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於以開將來而待有作。嘗論李漢稱韓公摧陷廓清之功，雄偉不常，比於武事；東坡推歐公同於禹抑洪水，周公之膺懲。千載無異詞。抑佛老，人知其爲異端也；西崑體，世之所謂時文也。未有若學問之平沉，而文字之瀾倒也。且視韓、蘇所遇爲何如哉？而振拔一時至此，則先生之文，豈不有關於氣運？力難而功倍，而其不幸則可感者在是矣。

又《彭宏濟詩序》 吾先子須溪先生之說詩，其不可於衆可也若甚嚴，其獨賞於人棄也若甚異，然廓然而雲霧開，犁然而神境會，一日而沛然發於情性者，清才輩出，晤言賞嘆，自慰暮年。

魯聞禮《劉將孫養吾齋集序》 廬陵自歐陽文忠公倡古文，爲學者師，後

百有餘年，而殿講巽齋先生、太傅須溪先生，相繼以雄文大筆儗於歐盡常、蘇盡變，由是海內之推言文章者，必以廬陵爲宗。

劉鈜《百詠梅詩》　近世劉後村侍郎積百篇又工，余族五山宮講積百篇又工，須溪劉先生短調亦至百篇又工。今見王君朝卿以二韻疊和爲百詩，則又愈難愈工。梅之精神標格，何其能受人之賦詠不窮如是也！

程鉅夫《嚴元德詩序》　自劉會孟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爲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餘習時有存者。無他，李變眩，觀者莫敢議，陳清俊，覽者無不悅，此學者急於人知之弊也。變眩、清俊，固非二子之本，亦非會孟教人之意也，因其所長，各有取焉。【略】會孟於古人之作，若生同時，居同鄉，學同道，仕同朝，其心情笑貌，依微俯仰，千態萬狀，言無不似，似無不極。其言曰：「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近世鮮能及之。夫學者必求之古，不求之古，而徒膠膠戛戛取合於一時，其去古人也益遠矣，其不爲會孟所笑者亦寡矣。求古之道當何如？能如會孟之融會斯可矣，而必以養性情、正德行爲本。

歐陽玄《羅舜美詩序》　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

劉景寅《識放翁詩選後》　詩至蘇、黃而下，後山、簡齋、放翁、誠齋諸公，相繼崛起，而翁之作最多。其全集有抄本尚存，然雅聞而未嘗見也，獨羅潤谷、劉須溪所選在。【略】竊意謝疊山以澗谷爲詩派之靈光，揭曼碩以須溪爲詩流之善評，要皆具眼，非苟焉者。

張寰《劉須溪先生記鈔序》　寰早嘗讀須溪劉先生會孟之辭，見其奇詭偉麗，變化不常，未嘗不廢卷以歎。謂古今以文名家者衆矣，其爲體要不能同，然皆有蹊逕可窺，法度可守。若斯人者蓋能自立機軸，成一家言，質之前哲，雖有異評，未可遽以爲訓，殆難學也。【略】若先生之履歷，則國史有傳，評其文者有吳文正公所爲先生之子友益文集序，所謂「不必學歐，諔詭變化，追配韓、柳五君子」者，殆厚許之也。寰不敏，請誦是以質之公，而僭爲之叙。

韓敬《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須溪先生倫鑒高絕，其所評騭，膾炙人口。今世所傳秘本，皆同安石碎金，而本集不復流傳。余偶於故篋中得記稿一帙，瑰奇磊落，想見其人，每讀數過，輒恐易盡，眞枕珍帳秘也。先生生黨禁之時，超然是非之外，復不爲訓詁糾纏，不爲理學籠絡，點筆信腕，自以抒寫靈瀕，鼓吹風雅，極其魄力所至，左愚谿而右聲叟，但不足方駕也。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陳同父之縱橫，葉水心之嚴緊，王鼎翁之峭特，以至謝皋羽詩，辛幼安、劉改之詞，萃作狐腋，獨以不得先生之全爲恨。

《懷麓堂詩話》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餖飣，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升菴詩話》卷七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冊，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滇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辛集中皆宋人詩。

又卷一二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字口義》及《世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須溪私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爲過。張孟浩蓋亦同時合志者。他如閩中之謝皋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皆以中國遺人，不屈夷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效可驗矣。

又　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有批點也。予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選詩》首云：「詩至《文選》爲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窣爲甚。」此言大本已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予嘗謂須溪乃開剪截羅緞鋪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也。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自昔號知詩，宋有先生，元有劉須溪會孟。然須溪雖工于評□，至其自占筆，則犂然當人心者亦未可多見。

胡應麟《題庚溪詩話後》　詩話最盛于宋，當未渡南日，不啻數十家，而知詩者曾弗一二。至南渡末，而劉會孟、嚴羽卿出，遂以譚藝雄古今。

《詩藪》雜編卷五　南渡人才，遠非前宋之比，乃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卿崛起燼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葦，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惟自運不稱，故諸賢略之。劉辰翁雖道越中庸，其玄見邃覽，往往絕人，自

是教外別傳，騷場巨目。劉坦之雖識非高邈，《風雅》一編，大本卓爾，初學入手，所當亟知。三家皆唐世未有。

又 劉辰翁評詩有妙理，如杜：「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劉云：「此語投贈中有氣，若登高覽勝則俗矣。」按杜《登覽》詩，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類，何嘗不佳，第彼是本色分內語。惟投贈中錯此，則句調尤覺超然。此當迎之意外，未可以蹊徑論也。《早朝》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劉云：「帖子語，頗不癡重。」《秋興》詩：「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劉云：「對偶耳，不足爲麗。」皆有深致。余每謂千家注杜，猶五臣注《選》，辰翁解杜，猶郭象注《莊》，即與作者語意不盡符，而玄言玄理，往往角出，盡拔驪黃牝牡之外。昔人苦杜詩難讀，辰翁注尤不易省也。杜：「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劉云：「金波綺席，如此破碎，謂之不謬不可。」至王禹玉用其格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頓覺新奇。後來述者益衆，實杜爲開山祖。第劉評尤不可不知。

又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劉注：「此甫謙詞以答柳侯尊己，本涉用意而今爲名言，由世之談道者借甫自文，不可不辨。」每閱劉注，必含蓄遠致，與杜詩互相映發，令人意消。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引《松筠錄》 宋季高節，蓋推廬陵、吉水、涂川，亦同一派，如鄧剡字光薦，劉會孟號須溪，蔣捷號竹山，俱以詞鳴一時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 《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略】辰翁人品頗高潔，而文章多涉僻澀。其點論古書，尤好爲纖詭新穎之詞，實於數百年前預開明末竟陵之派。此書據文義以評得失，尚較爲切實，然於顯然共見者，往往贅論，而筆削微意罕所發明。又倪思原書，本較其文之異同，辰翁所評，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斷制，無所考證，既非論文，又非論古，未免兩無所取。楊士奇跋以爲臻極精妙，過矣。

又卷一五〇 《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略】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所評杜詩，每舍其大而求其細。王士禎顧極稱之。好惡之偏，殆不可解。惟評賀詩，其宗派見解，乃頗相近，故所得較多。

又卷一六五 《須溪集》十卷。【略】辰翁當賈似道當國，對策極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幾爲似道所中，以是得鯁直名。文章亦見重於世，其門生王夢應作祭文，至稱「韓、歐後惟先生卓然秦、漢巨筆」。然辰翁論詩評文，往往意取尖新，太傷佻巧。其所批點，如《杜甫集》、《世說新語》及《班馬異同》諸書，今尚有傳本，大率破碎纖仄，無裨來學。即其所作詩文，亦專以奇怪磊落爲宗，務在艱澀其詞，甚或至於不可句讀，尤不免軼於繩墨之外。特其蹊徑本自蒙莊，故惝恍迷離，亦間有意趣，不盡墮牛鬼蛇神。且其於宗邦淪覆之後，睠懷麥秀，寄託遙深，忠愛之忱，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固不必概以體格繩之矣。

又 《須溪四景詩集》四卷。【略】考晉、宋以前無以古人詩句爲題者，沈約始有《江蘺生幽渚》詩，以陸機《塘上行》句爲題。是齊、梁以後例也。沿及唐、宋科舉，始專以古句命題。其程試之作，唐莫詳於《文苑英華》，宋莫詳於《萬寶詩山》，大抵以刻畫爲工，轉相倣仿。辰翁生於宋末，故是集各以四時寫景之句命題。【略】所作皆氣韻生動，無堆排塗飾之習，在程試詩中，最爲高格。

《午風堂叢談》卷三 劉辰翁會孟於《選》詩及李、杜、蘇、黃諸家、《世說新語》等，皆有批點，楊升庵詆須溪不知詩，目爲開剪截羅手段，繼則云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義之高，與伯夷、陶潛何異。蓋宋亡後，須溪竟不出仕，元人張孟浩贈須溪詩「首陽餓夫甘一死」云云，其高節固可概見。須溪所評古書，意取標新，致傷纖刻固有之。至其博識特見，毅然自立，即升庵於其評《史記》諸書，亦不能不以好古之士歸之。子將孫著《養吾集》，與《須溪集》並鈔入四庫，皆余所纂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劉須溪、鍾伯敬論詩，各有獨造，各有偏見，皆非大著眼孔者。劉病迂酸，鍾病幽異。劉頭巾氣，鍾鬼怪氣。

《問花樓詩話》卷二 家藏劉須溪集，版刻精好。須溪少遊象山之門，廷試對策，忤賈似道，抑置丙第。以親老乞濂溪書院，屢薦不起。宋亡，隱居以終。其《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詩止十二字，摧藏掩抑，余每讀而悲之。須溪有《戲題》一首：「無人知坦腹，水影半簾苔。笑看青蟲墮，垂絲忽上來。」蘊藉有致。

《蕙風詞話》卷二 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爲別調，非知人之言也。《促拍醜奴兒》云：「百年已是中年後，西

州垂淚，東山攜手，幾箇斜暉。」《踏莎行・九日牛山作》云：「向來吹帽插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永遇樂》云：「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摸魚兒・海棠一夕如雪無飲余者賦恨》云：「無人舉酒。但照影隄流，圖它紅淚，飄灑到襟袖。」前調《守歲》云：「古今守歲無言說，長是酒闌情緒。」《金縷曲・五日》云：「欸乃漁歌斜陽外，幾書生能辦投湘賦。」余所摘警句視此。其《江城子・海棠花下燒燭》詞云：「欲睡心情一似夢驚殘。」《山花子・春暮》云：「更欲徘徊春尚肯，已無花。」若斯之類，是其次矣。如衡論全體大段，以骨幹氣息爲主，則必舉全首而言。其中即無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漫與之作，而其骨幹氣息具在此。須溪之所以不可及乎。

又　須溪詞中，間有輕靈婉麗之作，似乎元、明已後詞派，導源乎此。詎時代已入元初，風會所趨，不期然而然者耶？如《浣溪沙・感別》云：「點點疏林欲雪天【略】。」前調《春日即事》云：「遠遠游蜂不記家【略】。」《山花子》後段云：「早宿半程芳草路，猶寒欲雨暮春天。小小桃花三兩樹，得人憐。」此等小詞，乃至略似國初顧梁汾、納蘭容若輩之作，以謂須溪詞中之別調可耳。

分論

《蘭玉書院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一：人言王、謝子弟必脫略世故，不知父兄教子弟家法，正自克勤小物始。

《梅軒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一：（「相傳昔年」以下）不引此則，文不添色。

《泉山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一結令人遠想不盡。《逍遙》、《秋水篇》而後，誰復有此筆？

《安齋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一篇全是規諷之語，其人必有安其所不安者。捅頭客有言：「安齋之爲人予未識，胡君便不輕許其爲安矣？」手筆斟酌如此，而言無罪，聞足以戒，此其爲忠厚之言也。

《心田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心田亦俗號，而能發出如許妙議。昔秦皇有驅山鐸，先生之筆，固亦驅俗鐸也。

《虛舟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虛舟」二字，惟莊子一流人可以當之。羅君少年，未遽及此，故但與言舟之爲用。而文之離奇磊砢，後之說劍說舟者，何能彷彿一二。

《印洲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從印字映帶，在他手爲之，則易落時蹊矣。

《朝仙觀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二：先生記宮廟鬼神文字，俱詳綴而荒忽出之。蓋不詳綴則無以煥文彩，不荒忽則無以解世惑。丹青家誚畫仙鬼易，畫人物難，抑知先生之以疑鬼疑仙之筆，傳不可傳之神之尤難者乎？論正而文奇。

《鷺洲書院江文忠公祠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三：應如風雨渾有，妙。

《歸來庵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三：不必讀其歌，而哀有餘音也。勝讀《招魂》，何啻異曲而同工。文與歌兩絕。

《生意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三：此後一段，似韓退之文字。

《鑾泉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三：妙於狀瀑。此等次叙，逼眞史遷。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四：此篇大意謂事事物物皆道學，不必見用而後爲道爲學也。況生此時，惟當灌園謹身，在舍能藏，即此是學，即此是道。此先生之所以終元不出也。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四：此等起法，非高手則未免頭重之病。大意謂侵者歸疆，以朋好還之，故無限感慨係之。衣冠儒寓之輩，皆非公類也。惜及身不齒漢高之劍耳。

《紫極宮寫韻軒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四：披彩鶯本晉將軍吳猛女，父女俱登仙籍。距唐踏歌遇文簫時，乃四百餘年，其爲幷謫無疑。在仙籍吳文應，其故偶也。或曰：何四百年之久，而猶美少故態耶？曰：天上一晝夜，動經人間幾歲月，未久也。或曰：仙矣如淫何？曰：未離欲界，故應爾爾。或曰：天上自有文字，何必故作人間書？曰：人間那識天上書，書之亦不售。且晉人多善書法，其精楷宛麗，亦其餘習故然。其不寫他書而寫唐韻，亦故留此韻事韻語，以作人間一段風流話頭耳。此神仙遊戲狡獪處也。非韻本存世，鮮不以爲子虛矣。

《極高明樓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四：非此極高明之筆，不足以記此極高明之樓。

《**山囿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四：杜子美叙流離歷落之景，可悲可感，偏着典□絢爛語，反似富貴氣象，此古今詩家所不常見者。先生遇物成慨，措筆欲汨，而驚采奇艷，偏從窮愁巇嶇中迸發透露。先生之文，少陵之詩，固當横絶今古，其不與歐、蘇幷傳者，以微不通於科舉之文故也。孰知須溪之自爲其須溪者，豈顧其刺世眼而貶手以投衆好也哉。

《**武岡軍沆溪書舍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五：文亦以迂爲妙。

《**清縝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五：議俱正大而縝栗。

《**湖山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六：應前叢林之詩友。

《**古山樓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六：安得不呼之曰奇！　風景不殊，河山頓異，感憤令人不測。

《**戒岡重興院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六：先生每以此體擅場。

《**安遠亭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七：可亞退之《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玉湖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七：玉湖一俗號耳，經先生手，如大丹一點，凡骨立仙。

《**芷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七：通篇又似白香山。

《**靜見堂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七：剔經髓文，奪子魄。

《**逍遥遊庵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七：叙得歷落感慨。可思可慕，可悲可泣，而仍以逍遥之筆出之。　結語若作「曰然」，便俗手矣。

《**臨江軍新喻縣學重修大成殿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八：是篇春容博大，純乎儒者之言。學記體當如是。

《**多寶院記**》《劉須溪先生記鈔》卷六：佛説妙蓮華，多寶佛塔現。夫以曠大卻無量佛皆説法華，而獨多寶現塔，何也？讀先生文，乃得悟此了義，異哉。□文亦從海藏萬偈瀾翻而出，透脱名通，直逼長公。　陰長生《仙詩》云：「貪生得生佛。」云我以貪心無厭足故得佛，是知貪爲業識第一，亦成妙果爲第一。欲求妙果，即貪即佛。獲妙果已即佛即貪，所謂舍煩惱無菩提也。即貪即佛，本無悟處，何處着迷？

《**月**》《癸辛雜識》別集卷上：劉會孟嘗作《月》詩六言云：「覓裳聲裏一顧，如今是第幾輪？赤壁黄樓都在，古今多少愁人。」爲人所評，幾殆。

《**題蘇李泣別圖**》《輟耕録》卷五：劉須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宫，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爲人君而荒於色，爲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意難忘**》（**角動寒譙**）《詞品》卷五：須溪劉辰翁元宵詞，【略】以《意難忘》按之，可歌也。

《**謁金門**》（**風又雨春事**）《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春之難來而易去，有如此詞。

《**蘭陵王**》（**送春去**）《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三個春去，多情。齒牙間得利。　陸以謙《詞林紀事序》：《蘭陵王》送春詞，抑揚悱惻，即以爲《小雅》、《楚騷》可也。《詞苑萃編》卷五引卓人月云：首句云：「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九字悲絶。換頭云：「春去最誰苦，但簷雁沈邊，梁燕無主。杜鵑聲裏長門暮。」此四字淒清，何減夜猿。後段云：「春去尚來否？正江令恨別，庾信愁賦。蘇堤盡日風和雨。歎神遊故國，花看前度。人生流落，顧孺子，共夜語。」其詞悠揚悱惻，即以爲《小雅》、《楚騷》可也，填詞云乎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雖以「送春」標題，每段首句皆以春去作起筆，而其下則鴉過荒城，風沙迷目，不僅燈火闌珊之感。次段「杜鵑」句以下，長門日暮，悲玉樹之凋殘，後段「蘇堤」句以下，故國神游，憶花枝於前度，其思鄉戀闕，撫事懷人，百愁幷集，不獨「送春」也。清眞倚此調，其次段、後段，皆在中權筆有頓挫。此作亦在中樞以「杜鵑」、「蘇堤」句作換轉之筆，乃句意並到之作。

《**大酺**》（**任鎖窗深**）《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只云妒花，風乃含嬌耶？字字拔。凄傷寓之艷宕，冥冥花樹，不復可堪。廢興難已于懷。《詞苑萃編》卷五引卓人月云：須溪《大酺》詞後闋云：「休回首，都門路。幾番行晚，個個阿嬌深貯。而今斷煙細雨。」説春寒至此，大有深味。

《**寶鼎現**》（**紅妝春騎**）　陸以謙《詞林紀事序》：劉須溪《寶鼎現》，詞意凄婉，與《麥秀》歌無殊。《詞苑萃編》卷五引張孟浩云：劉辰翁作《寶鼎現》

詞，時爲大德元年，自題曰丁酉元夕，亦義熙舊人祇書甲子之意。其詞有云：「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仙，清淚如水。」又云：「腸斷竹馬兒童，空見三千樂指。」又云：「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反反覆覆，字字悲咽，眞孤竹彭澤之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劉在宋末隱遯不仕，此爲感舊之作。上段先述元夕之盛，中段從父老眼中曾見宣和往事，朱邸豪華，銅街士女，只贏得銅仙對泣，已極傷懷。下闋言大好春色而畏逢春色，有懷莫訴，歸向綠窗人燈前掩淚，尤爲淒黯。余早歲曾見東華燈市火樹銀花之盛，五十年來桑海遷流，亦若劉須溪之「夢裏霓裳」矣。

《百字令》（**少微星小**）《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自注：「佛以四月八生，見明星悟道，曰『奇哉』，即《左傳》『星隕如雨』之夕也。」此說絕新。須溪賅博，未審於何書得之。

傳記

《**南宋書》卷六三**　劉辰翁，廬陵人。少舉進士，丁大全驟用，辰翁對策有嚴君子小人朋黨論，被斥。江萬里薦辰翁學宜史館，除臨安教授，遷太子博士。宋亡，托方外以自詭。所著有《須溪文集》。子尚友繼其學，父子成一家言。

《**宋史翼》卷三五**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補太學生，壬戌廷試，賈似道專國，欲殺直臣以塞言路。辰翁因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雖忤賈意，而理宗嘉之，賞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薦居史館，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宋亡，託方外以歸。有《須溪集》。子尚友亦能文。（《江西林志》）

紀事

《**癸辛雜識》別集卷上**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命士人坐講而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群試。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腳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聞《韶》賦，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逝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隱居通議》卷一七**　平園周丞相家藏列聖遺像，求劉太傅會孟題跋。劉嘗仕福州，州有開元寺，寺有神御殿，以奉祖宗遺像。蓋宋都汴京時，太廟奉塑像，龍圖閣奉畫像，景靈宮奉棬杉像。像甚輕，故靖康之亂，建炎之遷，藏于福州。自太祖至哲宗七帝而已。會孟在福親見之，與今世間所繪不同。

劉將孫《題巽齋文信公先君子三帖》　於是巽齋先生德人誠盡之佳致，先君子獨立邁往之高風，丞相信公磊落特達之偉度，皆可以見矣。先君子平生未嘗受人舉削。在江東漕幕，爲古心公強起，適故人黃敬軒、鏞繇二史以右撰持江東倉節來，固未始交書也。一日敬軒書來曰：「某來江東，舉一路宜薦者，孰有逾於執事？固知不易爲人屈，亦何敢扳援稱舉主，特舍執事何以爲我槭空削以至，惟所以命。」先君子致書返之。此當時內幅也。此事他無知者，忽見之流落許竟，莫曉其故。先君子平生立身行己，未嘗以自耀，如辭舉皆不以語人。何意四十年後，此紙又自莆田至廬陵，則亦可以有感也。

又《題先君子墨迹後》　此卷六帖，無不眞，且皆得意之筆。先君子平生不喜用新筆，取禿穎以供揮灑，酒酣或漫使三錢羊毫者以爲戲。硯不喜端歙，每謂發墨何必某品，安成、永新間自有佳者。墨不擇今古，謂松烟不滯筆，更明滑如意，此皆未易爲俗人言也。

又《題先君子三祖信心銘遺墨》　往玉笥山中人求先君子《三祖信心銘》，蓋久乃爲之書。風日佳時，弄筆成興，又值穎輩如意，無酬應間斷，始克至此，亦良難矣。當時得者亦稽首珍重，誓傳之以爲寶。乃從湘中宛轉來請題，是其流落不可知者，如方之內也。此小行書又最難得，又不知幾易至此矣。湘靈有神，其謹護之。

又《題山雲字後》　先君子爲宋益翁作「山雲」二字，神彩活動，又申之以八言：「離合感慨，念思何極。汝成何事，如此而還。千古人物，時命差池。窮哀屈悼，盡在裏許。」前輩舉晦庵《松》詩，有「未必眞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蓋爲龔實之參政作也。如此八字，更覺慷慨期望，有用不盡其才之歎，而無淺待之心。後有觀者，亦可以一悵然也。

楊慎《詩話補遺・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故宋官營求江西省資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

文山知是千載，義焉。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置囊，幷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矩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爾，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於文像後曰：「閑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類此）〔顙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公謹以梅、瑞香、水仙爲三香，菊、桂、秋荷爲三逸，以《聲聲慢》詠之。王蕺隱又以梅、蘭、水仙、山礬、瑞香爲五香圖，張伯雨（天雨）以《踏莎行》詠之，見《貞居詞》。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須溪翰墨》，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須溪翰墨》二冊。

張寰《**劉須溪先生記鈔序**》　顧其遺文全集，世所罕傳，余求之累年，僅得其《記鈔》總若干篇，于是知先生所著富甚，此其什伯之一二耳矣，竊用珍玩而重惜之。【略】寰舊事公于東土，荷與進之雅，茲幸藉是庶幾可以承教，將因讀禮之暇，編次八卷，圖復于公。邑令王君偶訪余北野，見而異之曰：「須溪之文，要是穹壤間奇物，乃僅獲此，豈斯文顯晦有數存焉？雖非全書，于是而苟無能爲之以行于世，則是編將幷廢以沒可知已。願畀以歸，亟爲捐俸鋟之梓，不猶愈于澌滅而無傳乎？」寰曰：「善哉！」【略】嘉靖五年春二月既望，崑邑張寰書。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劉須溪先生記鈔》二冊，八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劉須溪文集》三十卷（原一百卷）。

韓敬《**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余偶於故篋中得《記稿》一帙。【略】友人楊讖西氏篤志好古，得先生所評詩文，刻爲善本，兼請斯《記》，公之同好。【略】天啓癸亥陽月，西吳韓敬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須溪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劉辰翁撰。【略】《須溪集》明人見者甚罕，即諸書亦多不載其卷數。韓敬選訂晚宋諸家之文，嘗以不得辰翁全集爲恨。【略】蓋其散失已久，世所傳者惟《須溪記鈔》及《須溪四景詩》二種，篇什寥寥。今檢《永樂大典》所錄，記、序、雜著、詩餘尚多，謹採輯裒次，釐爲十卷。其《天下同文集》及《記鈔》所載，不見於《永樂大典》者，亦別爲鈔補，以存其概。

又卷一七四　《須溪記鈔》八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略】其集本一百卷，明代已不傳，獨存記七十篇，其十八世孫棻等重刻之，即此本也。今全集於《永樂大典》中重爲裒輯，業已成帙，此殘闕之本，可無庸復錄，以其孤行已久，姑附存其目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明刊本。宋劉辰翁撰。

又　《須溪集》十卷，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宋劉辰翁撰。明嘉靖五年王朝用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線黑口，左右雙闌。有嘉靖五年崑邑張寰序，稱「須溪全集世所罕傳，求之累年，僅得其《記鈔》總若干篇，此其什佰之一二耳。讀禮之暇，編次八卷。邑令王君偶訪余北野，見而異之，曰雖非全書，苟無能爲之以行於世，則是編將幷廢以沒。願畀以歸，亟爲捐俸鋟之梓。寰曰：「善哉！」而僭爲之叙。王君名朝用，字汝行，蜀之南充人，爲余同榜進士云云。按：此明張寰所編次，計記文七十篇，分爲八卷。刻本絕少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劉須溪先生記鈔》八卷，宋劉辰翁撰，明嘉靖五年王朝用刻本，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須溪四景詩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劉辰翁撰。【略】是集各以四時寫景之句命題，春景凡六十三題，詩七十二首，夏景凡三十二題，詩三十五首，秋景凡四十題，詩四十四首，冬景十六題，詩如題數。【略】末附《東桂堂賦》一篇，爲劉端伯教子讀書而作，此集殆亦授劉之子備科舉之用者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四卷，精鈔本，宋劉辰翁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須溪先生四景詩集》四卷，宋劉辰翁撰，

清光緒二十九年李盛鐸鈔本，一冊。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須溪詞》，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須溪詞》二冊。

朱孝臧《須溪詞跋》　《須溪詞》，集本分三卷，自《望江南》至《聲聲慢》爲卷八，自《漢宮春》至《鶯啼序》爲卷九，自《沁園春》至《摸魚兒》爲卷十。茲刻初據錢塘丁氏嘉惠堂藏舊鈔不分卷本，訛舛屢見，丐吳郡金養之孝廉（文梁）校勘一過，沈山臣明經（修）覆斠若干條，率授剞氏。庚申春，南城李振唐大令（之鼎）傳錄文淵閣本《須溪集》詞三卷見貽，稽其異同，又無慮數十百字，亟就原刻比勘遵改，庶臻完善，其不可通者，仍參以他校。惟卷葉未分，但於目錄標明卷次耳。丁本雖訛文疊出，然資以諟正閣本，亦往往而有。若《水龍吟》之「移將剡棹」，《鶯啼序》之「千載能胡語」，又頗疑閣本非本來面目也。【略】辛酉二月，朱孝臧跋於禮霜堂。

藝文

劉詵《輓須溪劉太博二首》　蚤日驚吳洛，餘年畏有聞。蹉跎太傅策，流落大蘇文。世外風流盡，人間論議分。豈無千載淚，不得流公墳。　海內劉夫子，堂堂尚及吾。相知能不淺，一失恨何如。白日今三島，黃河自八區。終然四十誄，不足盡欷歔。

又《送劉巨川赴惠州海豐巡檢》　須溪孫子好才名，百丈龍山繞屋春。文學盡交天下士，弓刀更治嶺南民。盾頭墨濕長亭雪，扇外旗麾列嶂塵。若見羅浮花爛漫，可能遠寄一枝新。

劉岳申《題須溪先生真贊》　其清足以洗一世之衆濁，其新足以去千古之重陳。昔之見者尚不足以得其眞，今之謗者復何足以望其塵。嗚呼，何年復見若人！

許有壬《劉須溪父子三人畫像》　翁文幼所嗜，但恨昧平生。歲晚遇圖畫，眼明瞻老成。季也篤孝弟，老猶從父兄。世儒有若此，何用羨徐卿。

又《盧陵劉須溪三人畫像贊》　讀其文於生，識其貌於死。接其子弟於世，而拜其父兄於紙。求兄以弟，求父以子。雖無丹青，盛美彰矣。況翁之文，方流傳而無止也。

鷹鶚《論詞絕句十二首》　送春苦調劉須溪，吟到壺秋（羅志仁）句絕奇。不讀鳳林書院體，豈知詞派有江西。（元《鳳林書院詞》三卷，多江西人）

李呈祥《憶與復陽論詩途次口占卻寄》　浣花叟意向誰論，山谷不死須溪存。最愛鈔詩盧德水，盡刪注解罷繁言。

董嗣杲

論述

董嗣杲《西湖百詠自序》　錢塘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一。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兩山仙佛盤錯，坡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尚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侔，蓋富盛極矣。予長茲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叙實鋪寫，非但如楊、郭二子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徧以數舉，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誇奇鬬勝爲工也。

陳敏政《天順本西湖百詠倡和詩序》　江南山川以錢唐爲勝，而西湖又錢唐之勝處也。錢唐之士生於斯，長於斯，其朝往夕還而徘徊瞻眺於是者，蓋未可以一二計也。然詢其西湖之景，則多者識其數十，少者道其二三而已。求其能得是百景之全者，蓋鮮也。今得是集而觀之，即其地而得其景，因其景而詠其詩，則雖不暇遍歷，而西湖之勝已在目中矣。其有資於遊觀之樂，不既多乎？且非獨錢唐之士爲然也。雖士之處遐陬僻壤者，亦將曰吾聞錢唐西湖之勝久矣，惜未得賁糧貰觸以往觀其勝也。今觀是詩，蓋不待賁糧貰觸，而西湖之勝已若親歷而目睹之矣，不亦快哉！

張寧《重刻西湖百詠詩序》　念自秦、漢下至唐、宋，西湖形勝，日以著聞，林泉巖洞，坡堤峰嶺，祠廟園池，樓閣橋亭，井墓之屬，莫不各有標題，詠

玩其間，國謀人事之興亡，善惡是非得失，因是詩亦足興起考見。後世周行歷覽，延納韋素，莫甚於白樂天、蘇文忠，而興利救弊，未嘗曠廢。表忠觀未立，錢氏遺黎過故陵寢，輒相與垂泣，終無一人反側。岳忠武銜冤就獄至死，無片語濫讒，詩所詠載，幾於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致養如聚景園，追遠如延祥觀，死難如張忠勇廟，可以同光棲霞嶺墓。事父事君，詩亦具備，而其緒餘多識，又足以通知古今，曉暢名物。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略】嗣杲履貫未詳。考集中《元宵懷鄉》詩有「清河坊裏燈宵月，負卻東風已兩年」句，又《抵北新橋》詩有「歸逢鄉井心纔穩」句。案《咸淳臨安志》，清河坊在臨安府左一北廂，北新橋在餘杭門外，則嗣杲殆杭州人歟？以詩中自誌歲月出處考之，《廬山集》乃其於宋理宗景定二、三年間榷茶九江富池時所作，《英溪集》則爲武康令時所作。中有《甲戌大水》詩，案《宋史・五行志》有咸淳十年八月安吉武康大水事，正與相合。時瀛國公已即位，距宋亡僅二年，而嗣杲亦遂於是年任滿代去。其卒歲雖不可考，而兩集之中，無一仕元之顯證，則仍當繫之宋人。《西湖志》載有道士董嗣杲，蓋即其人，國亡後隱於黃冠矣。【略】觀集中多與葛秋巖唱和詩，秋巖即葛慶龍，爲宋末高尚之士，見於《鯫績霏雪錄》，則嗣杲亦必勝流。又有《題周伯弜手澤》詩，推挹甚至，則其詩亦《江湖集》派。然吐屬新穎，無鄙俚瑣碎之態，固非江湖游士所及也。

又 《西湖百詠》二卷，【略】宋董嗣杲撰，附明陳贄和韻。【略】據《西湖志》，嗣杲宋季入道孤山四聖觀，改名思學，字無益，此集當作於是時。【略】其詩皆七言律體，每題之下各注其始末甚悉，頗有宋末軼聞爲諸書所未載者。嗣杲詩格頗工整。贄所和才力稍弱，亦足肩隨，皆迥在許尚《華亭百詠》之上也。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董嗣杲《廬山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永樂大典本，宋董嗣杲撰。【略】其集爲諸家書目所未載，獨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嗣杲《廬山集》，而闕著其卷數。今據《永樂大典》所錄，有題《廬山集》者，又有題《英溪集》者，是嗣杲本有二集，但其名不顯，集亦久絕流傳。【略】謹甄次裒輯，依仿原目，分爲《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著之於錄，庶論宋、元間詩人者猶得有所稽考。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舊鈔本，法時帆、劉燕庭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廬山集》五卷《英溪集》一卷，宋董嗣杲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一冊。

陳敏政《天順本西湖百詠倡和詩序》 太常少卿會稽陳惟誠先生博學多才，尤長於詩。【略】因得宋季董靜傳先生《西湖百詠》讀之，而有契於心，乃即其所詠之景隨韻和之，亦得百首。【略】時太監盧公奉上命鎮撫兩浙，尤敦尚儒雅，聞先生之有是作也，取一帙置几席間，朝夕諷誦之。【略】又以爲獨樂其樂，曷若與人同其樂，乃命工刻梓，以廣其傳。且謂僕與先生相好也，俾叙以弁其端。【略】天順七年癸未歲夏五月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康府知府致仕錢唐陳敏政序。

朱睦㮮《嘉靖重刊西湖百詠詩序》 近得天順間會稽陳太常少卿贄所和宋季董嗣杲《百詠》讀之，知其風景不虛，此心飄然已在西湖之上矣。且逐景述其實，董倡居前，陳和居次，景凡九十有六，詩共一百九十有二，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略】用是翻刻流布，俾四方好事如予之不能往者，可以即詩知景，宛然在目，所謂不出門庭觀盡江山者是已。【略】大明嘉靖丁酉春辛巳之吉，周藩南陵玉雲樓子書幷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西湖百詠》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董嗣杲撰。【略】《西湖志》稱嗣杲原唱及贄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順癸未，始以二家所作合刻，南康知府陳敏政爲之序。又載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雲樓子重刻，其序亦稱董倡居前，陳和居後，仍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云云。此本上卷四十九題，下卷五十一題，實各足百詠之數，與《西湖志》所記不符。鮑廷博跋疑周藩翻雕之時，其底本偶有脫頁，未及深考，遂以爲原闕四首。田汝成修《西湖志》時，又僅見周藩之序，遂據以筆之於書。以《志》中僅載周藩序，不載陳敏政序爲證，理或然歟。

汪夢斗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北遊集》一卷。【略】是集乃其北遊紀行之作，中有《見謝尚書》詩云「正須自愛不貲身」，蓋不特律己甚嚴，即其以道義規昌言，亦可謂婉而嚴矣。惟是《上故相留公》詩，註謂「公入朝不屈」，稱前正奉大夫。考夢炎以德祐二年降元，特爲世祖所鄙，又曾勸殺文天祥，安得有入朝不屈之事？

傳記

《宋史翼》卷三四 汪晫字處微，績溪西園人。【略】晫孫夢斗字以南，號杏山。景定辛酉魁江東漕試，調江東司幹官。咸淳間爲史館編校，與葉李等上書論賈似道不臣悞國，忤旨斥歸。元至元己卯，以尚書謝昌言薦辟取趨京，不赴，遂擬將仕郎、教授鄉郡。見謝有詩云：「執志本期東海死，傷心老作北朝臣。」後江東提刑奧屯請任考試郡縣儒人爲定籍。嘗撰《富山廟顯靈碑記》，陳齋盧公讀之，謂文似韓、柳。所著有《雲間集》、《北遊集》。（《徽州府志》）

著錄

汪夢斗《北遊集序》 右詩凡若干篇，合爲一編，曰《北遊集》。是歲己卯春正月戊辰如京，冬十月丙申歸里，舟車幾行萬里，客食二百七十日。自吳適楚，入宋、入魯、入齊、入趙，以達於燕；出揚歷徐、歷青、歷兗、歷豫、歷冀，乃至幽，由江南經淮南、河南，以趨河北。識太行、常山，渡江、渡淮、渡濟。蓋《禹貢》九州所履者六，星紀十二分所經者七，唐十道行者四，五嶽見其二，四瀆雖不曾渡，河亦涉其流，可謂北遊也已。天時之寒燠，地里之險易，人情之媺惡，物產之豐儉，風俗之醇駁，雖不能盡知，有所知隨而筆之，目爲《北遊日誌》。至於悲傷懷感，憂懼愁嘆，不能自已，又每見之詩。與夫見人以詩爲贄，以及白事述志，皆不能無詩。初亦雜錄之誌中，或謂冗長不雅觀，因別爲此集，亦目爲《北遊》，非無意也。

《萬卷堂書目》卷四 《北遊詩》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汪夢斗《北遊集》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北遊集》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汪夢斗撰。【略】或其後人掇拾遺稿，不免以贋本竄入。【略】又《杏山摭稿》數條，乃後人所集夢斗講學之語，原附集末，今亦仍之焉。

李之鼎《北游集詞跋》 《北游集》者，爲宋績溪汪杏山先生夢斗所撰。【略】此本錄自文津閣庫本，詞六闋，附於集後。彊村先生輯刊宋元詞，錄此貽之，傳布海內，俾讀者如聽雍門之琴焉。時在己未歲暮，南城李之鼎呵凍書於宜秋館。

周密

論述

綜論

馬廷鸞《題周公謹蠟屐集後》 余觀公謹非能爲詩，不能不爲詩也。悠然而長，黯然而幽，有圓轉流麗之新聲，無慘淡經營之苦思，謂之寓者非耶。雖然，公謹一出門則遙集紛紛矣，獨無感乎？感則悲，悲則吟，豈獨有取於《蠟

屐》之區區乎？故曰：公謹非能爲詩，而不能不爲詩者也。

又《題周公謹弁陽集後》　公謹雅思淵才，舊矣，然其韜暉沉馨又何至也。余庚午、辛未係官中書，公謹數過余，未嘗睹其詩。暮年東門西山相望千里，一日遺余古句，一日又餉余行卷，既又棄其平生五大編，曰爲我評之。今日所睹，皆琳琅珠玉，前日所未睹者，何也？得非公謹是時留筆力，第《思齊》，續《生民》，以大鳴國家之盛，宜不浪出乎！公謹上世爲中興名從臣，家弁陽，邇京師，開門而仕，則趾步市朝之上，閉門而隱，則俯仰山林之下。其所交皆承平諸王孫，觴詠流行，非絲非竹，致足樂也。而今也乃與文士弄筆墨於枯槎斷崖之間，騷客苦吟於衰草斜陽之外，樂之極者傷之尤者乎？雖然，詩固有正有變也。觀《風》者不必觀之《關雎》、《麟趾》，觀於《匪風》、《下泉》可也；觀《雅》者不必觀之《文王》、《大明》、《綿》，觀於《蕩》之傷、《旻》之閔可也。抑公謹爲詩則又不然，讀《南郊慶成》諸篇，則懽愉之辭難工者尤工；讀《蓬萊懷舊》等作，則窮苦之辭易好者尤好。是又無論正變，皆奇作也。吾愛其中有句云：「凄涼怕問前朝事，老大猶看後世書。」昔人有言「獨吾與伯業能耳」。嗚呼，悕矣！豈易爲俗人言哉。

陳存敬《草窗韻語序》　作詩無它法，天資高則語妙，讀書多則格長，如是而已。余固陋，少壯不力，老益荒落，不敢復與茲事。周公公謹，盛年美質，趣向修雅，步長吉，摹靈均，將追古人而從之，視彼采掇風雲月露，柔聲曼色，卑卑然自以爲工者，不足云矣。天地間生意無盡，言發於聲，乃生意之至精者也。君自命草窗，果於此有德，機動籟鳴，必有不求工而自工者，其進未可量也。咸淳重光協洽仲冬甲子，同郡陳存敬書。

文及翁《草窗韻語序》　廉夫周子窗有草不除去，曰：「與我意思一般。」充是心以往，有與物爲春之妙。公謹號草窗，長篇短章，清麗條鬯，是足以名世矣。昔「池塘生春草」以五言名世，「咸陽原上草」以四句名世，「春草無人隨意綠」以七言名世，況公謹之詩已盈帙乎！夫惟胸中灑落，然後見窗有草不肯除去。抑公謹乃廉夫派邪，不然，奚取乎窗有之草？古涪文及翁書於玉堂之廬。

戴表元《周公謹弁陽詩序》　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雲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華贍，睹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羈臣羈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殽，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沈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睿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頹顏皤鬢，離鄉索立，而歌欷歔如此。而人方羨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詩藪》雜編卷五　周密公謹所著《齊東野語》等書，今並傳。宋末逸事，多賴以考證，修《宋史》亦多采之。余殊不知其能詩，邇歲見其集於余比部處，鈔本也，題曰《草窗》，中甚有工語，不類宋晚諸人詩，但氣格卑弱耳，《咏琵琶》一首尤可觀。周嘗爲賈似道客，賈悅生堂法書名畫悉見之，所著《雲煙過眼錄》，亦鈔本，余從詹東圖得之。

《六研齋筆記》卷一　高房山爲仇仁近先生作山村圖，純用米法。【略】宋潛溪諸公題之，宋云：「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村、周草窗詩，皆絕無而僅有者。」

又卷三　周公謹名密，號草窗，又號弁陽老人，泗水潛夫。殘元時流寓吳中，目見僞吳張氏狂圖不遂，城破國亡，皆由任用非人，淫樂自恣，竟殲天戈，有足嗤者。於雜札中得其詩數絕，皆追悼之作也。行筆矯健蒼勁，亦深足尚。

《石洲詩話》卷四　周草窗詩，肌理頗粗。

《詞源》卷下　近代楊守齋精於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周美成詞》。與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隱，每一聚首，必分題賦曲。

《樂府指迷》　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如清眞梨花及柳，何曾說出一個梨、柳字？梅川不免犯此戒，如《月上海棠》詠月出，兩個「月」字，便覺淺露。他如周草窗諸人，多有此病，宜戒之。

王櫆《草窗詞跋》　昔登霞翁之門，翁爲予言：「草窗樂府妙天下。」因請其所賦觀之。不寧惟協比律呂，而意味迥不凡，《花間》、柳氏，眞可爲輿臺矣。翁之賞音，信夫！近觀《徵招》、《醉月》之作，凄涼掩抑，頓挫激昂，此時此意，猶宋玉之悼屈平也歟？一唱三嘆，使人泫然增嘯昔之感。因爲書之，以識予懷云。

高士奇《絕妙好詞序》　公謹生于宋末，以博雅名東南。所作音節凄清，情寄深遠，非徒以綺麗勝者。

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又《魚計莊詞序》　彝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略】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　公謹濟南人，著《齊東野語》。居吳興，又著《癸辛雜識》。詞二卷，別名《蘋洲漁笛譜》。其送王聖與還越，賦《三姝媚》。送陳君衡被召，賦《高陽臺》。送趙元父過吳，賦《慶春宮》。與莫兩山話舊，賦《踏莎行》。又有《十擬》詞。此一時秪有弁陽老人耳，故寄調以題詞者亦多。

又引《梅墩詞話》　「彩扇舊題煙雨外，玉簫新譜燕鶯中。」此李篔房題其詞，爲互相標榜者也。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

宋犖《跋曹實菴詠物詞》　今人論詞動稱辛、柳，予觀稼軒詞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爲最。耆卿詞以「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與「楊柳岸，曉風殘月」爲佳，它亦未盡稱是。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

《詞潔輯評》卷五評張炎《齊天樂》（分明柳上春風眼）　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草窗諸家，密麗芊綿，如溫、李一派。玉臺沿至於宋初，而宋詞亦以是終焉。以詩譬詞，亦可聊得其彷彿。

《歷代詞話》卷八引《詞苑》　李萊老、彭老兄弟皆與草窗善，萊老題其詞卷有句云：「白髮潘郎吟欲醉，綠暗蘼蕪千里。」彭老懷嘯翁詞有句云：「相對夜何其。泛剡清愁，買花芳事，一卷新詩。」

《西圃詞說》　白石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効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鄭燮《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變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淨，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周美成爲正生，南唐後主爲小生，世人愛小生定過于愛正生矣。蔣竹山、劉改之是絕妙副末，草窗貼旦，白石貼生。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粵稽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江昱《蘋洲漁笛譜跋》　草窗，南宋遺老，風雅博洽，多所述造，於詞尤爲擅場，同時如張玉田輩極稱之。【略】嗟乎！草窗詞家大宗，康、柳哇艷之作徧天下，而此蕭蕭寸帙，不滅沒於網蠹者，殆於一線，亦可慨已。

劉毓崧《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余爲草窗爲宋代完人，【略】藝林推爲領袖，生平撰述宏富，尤邃于詞。蓋淵源既得自家傳，兼有外家之授受，又得楊守齋爲之酌定，故早年即負盛名。【略】至于義不仕元，而所著書中拳拳于景炎祥興君相，實與王伯厚、謝皋羽諸賢媲美，足增文苑之光。雖詞稿之中署年月者不多，其次第後先未易揣度，然其寄託遙深，比興精切，直趣所在，尚可推測而知。故詳考其出處始終，俾善讀者以意逆志，獲知微指所存，用副觀察闡揚前哲，嘉惠來學之心焉。

又《代杜文瀾》《重刊周草窗詞稿自序》　周草窗之詞，以姜白石爲模範，與吳夢窗同志友善，幷驅爭先。自來選家采錄雖多，而專集流傳甚少。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雕菰樓詞話》　周密《絕妙好詞》所選，皆同於己者，一味輕柔潤膩而已。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詞，不盡草窗一派也。近世朱彝尊所選《詞綜》，規步草窗，學者不復周覽全集，而宋詞遂爲朱氏之詞矣。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

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

又《詞辨自序》 古稱作者，豈不難哉。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艷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

《介存齋論詞雜著》 公謹敲金戛玉，嚼雪盥花，新妙無與爲匹。公謹只是詞人，頗有名心，未能自克。故雖才情詣力，色色絕人，終不能超然遐舉。

《越縵堂讀書記》 閱周公謹《草窗詞》。南宋之末，終推草窗、夢窗兩家，爲此事眉目，非碧山、竹屋輩所可頡頏。

《詞苑萃編》卷八引陳玉几云 詞於詩同源而殊體，風騷五七字之外，別有此境。而精微詣極，惟南渡德祐、景炎間，斯爲特絕。吾杭若姜白石、張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草窗博聞多識，著述宏富，《癸辛雜識》、《齊東野語》之外，又有《浩然齋雅談》，下卷詞話，持論精確。所輯《絕妙好詞》，采掇菁華，無非雅音正軌。故其詞盡洗靡曼，獨標清麗，有韶倩之色，有綿渺之思，與夢窗旨趣相侔，二窗幷稱，允矣無忝。其于律亦極嚴謹，蓋交游甚廣，深得切劘之益。如集中所稱霞翁，乃楊守齋也。【略】草窗與此二公暨夢窗、王碧山、陳西麓、施梅川、李篔房輩，相與講明而切究之，宜其律之無不諧矣。學問之道，相得益彰，友顧可不重乎！惟用韻則遜于夢窗，是其疏忽之處。

嚴元照《笙巢詞序》 予嘗欲于城北蒼莽之間，擇泉石絕勝處，築二妙祠，以祠姜堯章、周公謹二公。二公非吳興產也，而皆流寓于吳興。南宋之詞人，莫或能先二公者，其流風遺韻，宜厭久而不渝。吳興人之詞，雖甲天下可也。

《蓮子居詞話》卷四 周草窗《采綠吟》九十九字，《倚風嬌近》七十字，紅友《詞律》失載。詞見《蘋洲漁笛譜》。近日仁和程瑜《小紅樓詞》四卷，鮮耀綿整，雅近周草窗。草窗于宋景炎間宰湖州，瑜亦官湖州學博，與弁陽嘯翁若有夙契。

《樂府餘論》 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公謹生宋之末造，見韓侂胄函首，知恢復非易言，故所選以張于湖爲首，以于湖不附和議，而早知恢復之難。不似辛稼軒輩率意輕言，後復自悔也。

《雙硯齋詞話》 弁陽翁工於造句，如「嬌綠迷雲」，「倦紅攢曉」，「膩葉陰清」，「孤花香冷」，「散髮吟商」，「簪花弄水」，「貯月杯寬」，「護香屏暖」之類，不可枚舉。至如《大聖樂》之「對畫樓殘照，東風吹遠，天涯何許」，《徵招》之「登臨嗟老矣，問今古清愁多少」，《醉落魄》之「愁是新愁，月是舊時月」，《高陽臺》之「投老殘年，江南誰念方回。東風漸綠西湖柳，雁已還，人未南歸。」又一闋云：「雪霽空城，燕歸何處人家。夢魂欲渡蒼茫去，怕夢輕還被愁遮。」《宴清都》之「憑闌自笑清狂，事隨花謝，愁與春還」，皆體素儲潔，含豪邈然。至《長亭怨慢》之「燕樓鶴表半漂零，算惟有盟鷗堪語」，則盛自矜寵，賴瞰時流，等諸自鄶以下矣。

《詞逕》 高淡、婉約、艷麗、蒼莽，各分門戶。欲高淡學太白、白石，欲婉約學清眞、玉田，欲艷麗學飛卿、夢窗，欲蒼莽學蘋洲、花外。至於融情入景，因比起興，千變萬化，則由于神悟，非言語所能傳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六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憩園詞話》卷一 《詞源》中最妙者，爲楊守齋《作詞五要》。【略】守齋名纘，字繼翁，又號紫霞翁，深於律呂，周草窗、張叔夏諸詞人，皆就以正拍。草窗之《木蘭花慢》詠西湖十景，皆其訂正。

又卷四 丁保庵明經至穌，【略】其爲詞寢饋南宋，吸白石之神髓，而又得力於草窗，其佳處有玉田所不及者。

又卷五 宋銘之茂才志沂，【略】詞名《梅笛庵賸稿》，序謂瓣香白石，取詞意題其居，並以名其集。泖生寄余讀之，清空幽婉，兼得草窗神味，蓋不僅取梅邊之笛，更有得於蘋洲之譜也。

《左庵詞話》卷上 張玉田《白雲山中詞》，《四庫全書提要》稱其首首可誦，清麗穩諧，洵非虛語。足以並美草窗，似猶駕竹屋、梅溪之上。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又引趙函云 宋詞以清眞、白石、草窗、玉田四家爲正宗。清眞典掌大晟，白石自訂詞曲，草窗詞名《笛譜》，玉田《詞源》一書，所論律呂最精。凡此四家之詞，無不可歌。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詩譬之，【略】宋末爲中唐，玉田、碧山風調有餘，渾厚不足，其錢、劉乎？草窗、西麓、商隱、友竹諸公，蓋又大曆派矣。【略】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其後宋人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夔爲宗。

又卷一一　武曾曰：「南宋詞人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曹貞吉《秋錦山房詞序》）近王小山亦謂「夢窗之奇麗而不免於晦，草窗之淡逸而或近於平。」（王穎山《別花人語序》）此言乃學南宋者之金針也。惟疏故平，惟密故晦，至今日則一味求妥而不講警策，又能疏而不能密，能平而不能晦，匪獨無奇麗，亦不足言淡逸矣。

又卷一二　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不醞藉則吐露，言盡意盡，成何短章。無開闔則板拙，周草窗之詞，或譏之爲平矣。）

又續編卷四　北宋詞人原只有艷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爲正宗。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汪叔耕（莘）《方壺詩餘自叙》【略】，標尚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曾端伯《樂府雅詞》，是以此意別裁者。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于酒樓歌館，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續東都盛事。于聲律爲當行，于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音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詞原于詩，即小小咏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咏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蕈、蟹、蟬諸咏，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咏蟬，《摸魚兒》咏蕈，皆可不續貂。即間有咏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余于近來諸君子咏物之作，縱極繪聲繪影之妙，多所不取。善乎保緒先生之言曰：「凡詞後段，須拓開說去。」此可爲咏物指南。

《詞壇叢話》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

《白雨齋詞話》卷二　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

又　周公謹詞，刻意學清眞。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眞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又　草窗與碧山相交最久，然《絕妙好詞》中所選碧山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轉有負於碧山。

又　玉田《邁陂塘》後半闋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源今度難認。林間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雲之意。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

又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沉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又　當時草窗盛負詞名，玉田次之，碧山、西麓名則不逮。即後世知之者，亦不過數人，然千載下自有定論。一時得失，何足重輕。

又卷三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模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眞氣稍遜。

又卷四　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病與秋爭【略】。」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過之。

又卷五　《宋七家詞選》甚精（戈載編），若更以淮海易草窗，則毫髮無遺憾矣。

又卷八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周美成爲一體（竹屋、草窗附之）。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

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略】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略】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略】詞中之上乘也。【略】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略】是也，詞中之次乘也。

又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等編，所論與所選，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於南宋諸名家，不得不外草窗。

《雲韶集》卷九　碧山學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之俊快，夢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舉得其格，蓋諸家皆有專司，白石其總萃也。

又評王沂孫《踏莎行》　草窗詞清峭，得白石之妙，故歷言其品格。南宋白石出，詩冠一時，詞冠千古，諸家皆以師事之。

《詞徵》卷五　太史公文疏蕩有奇氣，吳叔庠文清拔有古氣，詞家惟姜石帚、王聖與、張叔夏、周公謹足以當之。數子者感懷君國，所寄獨深，非以曼辭麗藻，傾炫心魂者比也。

《袁碧齋詞話》　詞有南北宋，如詩之有中晚唐，界限分明。獨周公謹之於程書舟，微覺波瀾莫二。

又　陽湖派興，流宕忘返，百年以來，學者始少少講求雅音。然言清空者喜白石，好穠艷者學夢窗，諧婉工緻，則師公謹、叔夏。獨柳三變，無人能道其隻字已。

《近詞叢話》　古人填詞，好用熟調，如草窗諸老，熟於一調，必屢填之，以和其手腕，此長調也。

朱孝臧《草窗韻語跋》　南宋江湖詞人兼以詩傳者，前唯白石最著。草窗生當末造，雖風格稍弱，而舉體修潔，庶幾似之。又生長行都，棲息苕霅間，山水清音，不同凡響，即詩序一二小文，亦琅琅可誦。後有補吾鄉藝文者，必不能闕此集也。

又《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南宋端平淳祐之間，工于倚聲者，以吳夢窗爲最著。【略】與周草窗爲忘年之交。《草窗詞》有《玲瓏四犯》一闋，題爲「戲調夢窗」；《拜星月慢》一闋，題爲「春暮寄夢窗」；《朝中措》一闋，題爲「擬夢窗」；而《玉漏遲》一闋，即《題夢窗霜花腴詞集》，傾倒尤至。

《人間詞話》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人間詞話刪稿》　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又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

又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

蔣兆蘭《詞說》　草窗詞品，雖與夢窗相近，然鍊不傷氣，自饒名貴。

《海綃說詞》　以澀求夢窗，即免於晦，亦不過極意研鍊麗密止矣，是學夢窗，適得草窗。

《聲執》卷下　《元草堂詩餘》三卷，【略】輯者名雖不傳，而必爲元代一大作手，且漸染南宋之風，其輯爲是書，則別有深意在。上卷十四人，六十二首。中卷二十五人，六十八首。下卷二十四人，七十三首。其確爲元人者，只劉藏春、許魯齋兩家，餘皆南宋遺民。其詞皆樊榭所謂悽惻傷感，不忘故國者。是名雖屬元，實乃南宋餘韻。蓋草窗、碧山、玉田、山村之所倡導，如張翥、張雨、邵亨貞等，皆屬此派。在元代詞學爲南方之一流別，與北人平博疏快者迥乎不同。而所錄之人，又多無別集，實可繼《絕妙好詞》之後，於南宋爲補遺。

張壽鏞《新刻夢窗詞稿序》　然其事迹不見于史傳，【略】姜白石、周草窗，善倚聲者也，讀其詩詞，蓋可考見夢窗之生平。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

夏敬觀《蘋洲漁笛譜跋》　色采鮮新，音響調利，是其所長。然內心不深，則情味不永，是詞才有餘，詞心不足也。調利則無澀味，鮮新則非古彩，所以下夢窗一等。總之愛好太過，亦是一病。白石恰到好處，效之者輒過。平情而

論，調利最易，斂勒最難。白石手辣，故不病於調利，草窗、玉田所不能也，碧山差勝一籌。

周密《癸辛雜識自序》　余卧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懼，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嘆曰：是非眞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僞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予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書於道邇齋。

牟巘《齊東野語序》　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爲是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野固非所病也。

戴表元《齊東野語序》　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郯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涉詞章禮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札也。他所稱舉，旁聞曲證，如歸泰山之顚而記封邱之墟，過鬱相之圃而數射夫之序。

胡應麟《讀齊東野語》　宋末周密公謹所著《齊東野語》，《癸辛雜志》，《武林舊事》諸書尚傳，《宋史》中頗采用其說。張魏公富平等敗及韓平原被禍始終皆實錄，今儒生動輒攘臂南渡事，蓋徒據史家紙上，不旁考他書，故宋自朱仙鎮後，恢復事殆無可言。讀史忠惠、韓仲止諸疏，當時兵勢事機可想見。朱元晦似亦有斯意，所謂豪傑識時務者。明丘文莊、崔文敏議論，大槩主此。余意直以岳武穆亡百年間，無一可將者。李、邵、郭、田，齷齪小子，不敢望；楊沂中、劉光世而命以經略中原，譬肉投虎口何異？俾外有武穆之將，而內李忠定主之，即無匪恢復之時也。蔡州之勝，雪百年耻，要以孟珙氏爲將，故坐收成績。不爾，金縱垂亡，豈宋所能必克耶？蒙古滅金，勢已壓宋，而孟顧能于其間收復襄、鄧諸城。廬州之圍，杜杲以數千禦八十萬之衆，元人傾國不能進跬步。余嘗謂國勢無強弱，人實爲之。至守之與攻，又絕不類。理、度世固萬萬無完理，第大江有呂文德、高士璧輩守之，亦未必遂淪喪。或以諸葛不復中原爲疑者，乃其所遇曹、馬皆勍敵，非王莽、赤眉輩也。

胡文璧《齊東野語後序》　愛憎出乎一時之見，是非定於千載之下，紀事之難，尚矣。宋周公謹《齊東野語》一編，多載南渡以後時事，據其耳目聞見，與實錄互有同異。予得而細閱之，中間可喜可愕，可慨可懲處殊甚。即欲壽梓，與遠識者評之。客有見而言曰：「是編文辭辯博甚善，顧所書符離、富平等役，頗涉南軒之父，若唐、陳之隙，生母之服，則晦庵、致堂有嫌焉。書似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何如？」予爲之憮然。

盛杲《齊東野語後序》　士君子之述作，不關於世教無益也。杲嘗觀宋周公謹《齊東野語》所錄，首之以淳熙之政，見阜陵足以有爲，而忠臣孝子之心，庶幾其歸也。次歷富平、淮西、符離諸篇，則當時事勢，誠有可爲流涕長太息者矣。大抵宋季士夫議論多而成效少，小有得失，彼此相軋若聚訟然。是知國勢之不競，不當專責之秦、史、賈、韓輩也。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於既往，示懲勸於將來，其有裨於世教也，豈小小哉。嗚呼！公謹之用心可知矣。下至詞章技藝之屬，靡不具載。譬若俞、緩藥籠中物，無一不切中膏肓，殆非皮膚孟浪語也。

毛晉《癸辛雜識前集跋》　唐宋末諸家小說，多稱某年，蓋祖五柳先生但書甲子之意，以自寓其悲憤云。別有似紀年而寔紀地也者，如許用晦《丁卯集》，周草窗《癸辛雜識》之類是也。余向酷嗜是書，可與《齐隱筆記》、《南邨輟耕錄》並傳。【略】展覽一過，筆筆寫生在阿堵間，所謂畫中有詩也，花光、逃禪二老不得專美矣。

又《癸辛雜識後集跋》　宋末文體之變，三學之橫，被此老痛言之，眞堪醫俗。但恨「男娼」、「過癩」，穢褻之語，亦並存耳。其游閱古泉一段，不遜陸放翁《閱古泉記》，放翁獨見誚于世，惜哉！

又《癸辛雜識續集跋》　其辨論后妃馮婦，確然可據，以翼經傳。如吳妓徐蘭，採附《虎丘志》貞娘墓之後，亦足資少年場劇譚也。

又《癸辛雜識別集跋》　茲集卷首載汴梁雜事，下卷又載汴京宮殿，可補周美成、李元叔二賦之闕。「楊髡發陵」、「史嵩之始末」，詳于正史。「菊花有子」一條，惜范、史、劉三公《菊譜》未及爾。

閔元衢《癸辛雜識跋》　先生才既高，而不甚顯用，發憤著書，世所膾炙，

《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是也。

《**鄭堂讀書記**》卷六四　其書大致與所作《齊東野語》相近，然多記瑣事雜言，不及朝廷大政，故今不與《野語》同入雜家，而入之小說，觀其自序所云，便知兩書體例之各異矣。惟所載遺文佚事，多有俾於考證，究非尋常小說之可比也。間及男娼、過癩諸穢褻者，亦聊以垂戒耳，不足以爲全書之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武林舊事》十卷。【略】是書記宋南渡都城雜事。蓋密雖居弁山，實流寓杭州之癸辛街，故目睹耳聞，最爲眞確。於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養之故蹟，叙述尤詳。自序稱「欲如呂榮陽《雜記》而加詳，如孟元老《夢華》而近雅」。今考所載，體例雖仿孟書，而詞華典贍，南宋人遺篇剩句，頗賴以存，「近雅」之言不謬。【略】其間逸聞軼事，皆可以備考稽。而湖山歌舞，靡麗紛華，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於言外，不僅作風俗記、都邑簿也。

又卷一二一　《齊東野語》二十卷。【略】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中頗考正古義，皆極典核，而所記南宋舊事爲多。如張浚三戰本末、紹熙內禪、誅韓本末、端平入洛、端平襄州本末、胡明仲本末、李全本末、朱漢章本末、鄧友龍開邊、安丙矯詔、淳祐歲幣、岳飛逸事、巴陵本末、曲壯閔本末、詩道否泰、景定公田、景定彗星、朱唐交奏、趙葵辭相、二張援襄、嘉定寶璽、慶元開禧六士、張仲孚反間諸條，皆足以補史傳之闕。

又卷一四一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略】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說家》，從其類也。【略】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在《輟耕錄》之上。所記羅椅、董敬庵、韓秋巖諸人於宋末講學之弊，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

又卷一九五　《浩然齋雅談》三卷。【略】密所著書凡數種，其《癸辛雜識》、《齊東野語》，皆記宋末元初之事，《雲煙過眼錄》皆記書畫古器，今並有刊版。其《澄懷錄》、《續錄》則輯清談，《志雅堂雜鈔》則博涉瑣事，今惟鈔本僅存，皆已別著錄。【略】密本南宋遺老，多識舊人舊事，故其所記佚篇斷闋，什九爲他書所不載。朱彝尊編《詞綜》、厲鶚編《宋詩紀事》，符曾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皆博採群書，號爲繁富，而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則希覯可知矣。其中考證經義，如解《詩》「巧笑倩兮」，疑口輔當爲笑靨。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略】如斯之類，於訓詁皆未免稍疏。然密本詞人，考證乃其旁涉，不足爲譏。若其評騭詩文，則固具有根柢，非如阮閱諸人漫然蒐輯，不擇精粗者也。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抵陳相因，輾轉援引。是書頗具鑒裁，而沈晦有年，隱而復出，足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廣其傳者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密承家學，博通經史，能詩。藏名畫法書頗多，善畫梅蘭竹石。【略】著書二十餘種，尤精於詞。

分論

《**齊天樂**》〈**曲屏遮斷行雲路**〉　《詞旨・屬對》：硯凍凝花，香寒散霧。

《**長亭怨慢**》〈**記千竹萬茶深處**〉　《詞旨・屬對》：醉墨題香，閒簫弄玉。《雙硯齋詞話》：至《長亭怨慢》之「燕樓鶴表半漂零，算惟有盟鷗堪語」，則盛自矜寵，頹瞰時流，等諸自鄶以下矣。

《**高陽臺**》〈**小雨分江**〉　《詞旨・警句》：夢魂欲渡蒼茫去，怕夢輕、還被愁遮。《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周草窗云：「夢魂欲度蒼茫去，怕夢輕、還被愁遮。」《詞則・大雅集》卷三：幽怨得碧山意趣，但厚意不及。《冰蘅詞話》：「夢魂」二句，語意精警，未經人道。《一萼紅》、《高陽臺》，皆草窗詞之沈雄悲壯、聲情激越者。

《**聲聲慢**》〈**燕泥沾粉**〉　《詞旨・警句》：休綴潘郎鬢影，怕綠窗、年少人驚。《詞潔輯評》卷四：有章、蘇在前，自難求勝。此但以清便取致，已是名作。

《**少年游**》〈**簾消寶篆捲宮羅**〉　《詞旨・警句》：花深深處，柳陰陰處，一片笙歌。《詞綜偶評・宋詞》：（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然俱從義山「鶯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左庵詞話》卷下：詞家有作，往往未能竟體無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覺片羽可珍。如【略】「花深深處，柳陰陰處，一片笙歌。」《蕙風

詞話》卷二：草窗《少年游》宮詞云：「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俱從義山「鶯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鶯歌燕舞，春屬誰邊？猶之水殿雲房，月明何處？離宮三十六，知羊車望幸之難，此擬宮詞而作。結末三句，樂醉鈞天，身浮香海，極寫聲色繁華之境。題云《擬梅溪》，恐梅溪有此麗筆，或遜其渾成也。

《曲游春》《禁苑東風外》　《詞旨・警句》：看畫船盡西泠，閒卻半湖春色。　《詞綜偶評・宋詞》：（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武林舊事》云：「遊之次第，先南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輕暝籠烟」以下，即《武林舊事》所謂「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也。前闋兩「絲」字，後闋兩「烟」字，犯重，似失檢點。　《銅鼓書堂詞話》：周弁陽《蘋洲漁笛譜・曲遊春》一調，游西湖云：「漠漠香塵隔，沸十里亂絲叢笛。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其詞句雅奏之妙，固不必言。案《武林舊事》云：「都城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爭先出郊，謂之探春。水面畫楫，櫛比如鱗，無行舟之路。游之次第，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又馬臻《霞外集》有《春日游西湖詩》云：「畫船過午入西泠，人擁孤山陌上塵。應被弁陽摹寫盡，晚來閒卻半湖春。」馬之贊美弁陽嘯翁之詞，可稱佳話。　《左庵詞話》卷上：周密詞「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一硯梨花雨」，【略】朱鼎孫詞「春雲作冷春知未，春愁在，碎雨敲花聲裏」，皆佳。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游湖之良辰樂事，以工麗之筆寫之。論字句，則「燕約鶯期」推爲詞眼；論紀游，則「畫船」二句確肖當日游湖之狀。

《三犯渡江雲》《冰溪空歲晚》　《詞旨・詞眼》：聯詩換酒。

《露華》《暖消蕙雪》　《詞旨・詞眼》：選歌試舞。

《月邊嬌》《酥雨烘晴》　《詞旨・詞眼》：舞句歌引。

《玉漏遲》《老來歡意少》　《歷代詞話》卷八引《宋名家詞評》：《蘋州漁笛譜》中《玲瓏四犯》詞，乃戲調夢窗作也。後闋云：「憑問柳陌情人，比似垂楊誰瘦。」其《拜星月》乃春暮寄夢窗作也。後闋云：「湯歸心，已過江南岸。清宵夢，遠逐飛花亂。」又有《玉漏遲》題夢窗《霜花腴詞集》全闋，更覺纏綿深至，可泣可歌。

《探芳信》《步晴晝》　《詞潔輯評》卷三評李彭老《探芳信》《對芳晝》：二詞同韻，必皆繼草窗作者，惜周詞不見。　《詞則・大雅集》卷三：點綴「空梁落燕泥」句，更饒姿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西湖當南宋時，翠華臨幸，士女嬉游，花月樓臺，爲西湖千百年來極盛之際。自白雁渡江以後，朝市都非，草窗以淒清詞筆寫之。「人花俱瘦」句言花事之闌珊，「暗草沿池」句言池館之凋殘，「廢苑塵梁」句言離宮之冷落，觸處生悲，不盡周原之感，湖山舉目，誰動餘哀，賸有白髮遺黎，扶笻憑弔，如殘陽之戀柳耳。

《解語花》《晴絲罥蜨》　《詞潔輯評》卷四：前段「得」字韻，七字句，美成作上三下四，草窗作上四下三。後段「的」字韻，九字句，美成作上五下四，草窗作上四下五。結句「立」字韻，美成破作三句，則三、四、五，草窗作兩句，則七字、五字。此類不可勝舉，虛心折衷自見，無用俗說之紛紛也。　《詞綜偶評・宋詞》：（晴絲罥蜨，雨萼烟梢，壓闌干花雨，染衣紅濕）起用晴絲，忽接雨萼，微礙。兩「雨」字亦犯重。「雨萼」疑當作「露萼」，或作「霧萼」，否則下「雨」字有誤。　《復堂詞話》：層折斷續，鎔鍊瀝液。

《拜星月慢》《膩葉陰清》　《詞潔輯評》卷五：後段步驟美成，幷學堯章用字，可見當日才人降心折服大家。此道必有源流，不諱因襲，徒欲倔強自雄，應是尉佗未見陸生耳。

《謁金門》《天水碧》　《雨村詞話》卷二：周公謹密《蘋洲漁笛譜》二卷，人皆未見全集，獨余家有之。遭事後，旋爲賓僚等竊攜而去。今記其「天水碧」一闋，【略】此《謁金門》調也，直字字如錦。

《繡鞯鳳花犯》《楚江湄》　《詞綜偶評・宋詞》：「誰記」、「謾記」犯重，下「記」字疑誤。（芳蘭幽芷）襯法。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草窗長于賦物，然惟此及《瓊花》二闋，一意盤旋，毫無渣滓。他作縱極工切，不免就題尋典，就典趁韻，就韻成句，墮落苦海矣。特拈出之，以爲南宋諸公鍼砭。

《惜餘春慢》《紺玉波寬》　《詞綜偶評・宋詞》：（魚牽翠帶，燕掠紅衣，雨窗萬荷喧睡）杜陵詩：「水荇牽風翠帶長。」趙嘏詩：「紅衣落盡渚蓮愁。」

《疏影》《冰條木葉》　《詞綜偶評・宋詞》：「橫斜照水」四字，是題前引子，即爲下文伏脈。（素壁秋屏）以下方是正面描寫。（輕妝誰寫崔徽面）比。（「記夢回，紙帳殘燈」二句）比而賦。　又評張炎《疏影》：人巧極而天工錯，草窗亦應退三舍避之。　《詞則・大雅集》卷三：思深意遠。

《齊天樂》〈槐薰忽送清商怨〉　《詞綜偶評・宋詞》：朗潤清越，詠物題中所難，碧山二作亦然。　《雲韶集》卷九評王沂孫《齊天樂》〈綠槐千樹西窗悄〉：較草窗一作稍覺婉雅，其借題抒寫身世之感，情則一也。有骨有韻，不獨哀感。後半直與草窗作無二。　《宋七家詞選》卷四吳文英《齊天樂》二窗詞客癸公批：此調六入聲字及去上，美成而後，惟夢窗最謹嚴，石帚、草窗即有出入。

《水龍吟》〈燕翎誰寄愁箋〉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草」字、「峭」字，與酒後等韻同叶，唯南宋諸公有之。

《杏花天》〈漢宮乍出慵梳掠〉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丹青自是難描模」二句）亦翻案法。然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荆公已先道之矣。

《大聖樂》〈嬌綠迷雲〉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草窗最近夢窗，但夢窗思沈力厚，草窗則貌合耳。若其鏤新鬬冶，固自絕倫。　《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此刺羣小競進，慨天下之將亡也。憂時念亂，往復低回。

《四字令》〈眉消睡黃〉　《左庵詞話》卷上：周密《醉太平》：「眉銷額黃。」額字叶移介切。如此類不可悉數，故用其以入作三聲之例，而末仍列入聲五部，則入聲既不缺，而入作三聲者皆有切音，人亦知有限度，不能濫施以自便。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蜂兒打窗與春色惱人，鶯啼驚夢，皆在幽靜境中攪亂愁人心緒。下闋寫愁，用兩半字，便覺含情無限。「垂楊」二句，飄零風雨，自顧不遑，何暇聽人之低鬟訴怨耶！此詞神似《花間》。

《木蘭花慢》〈西湖十景詞〉　俞樾《徐誠庵荔園詞序》：周公謹賦《木蘭花慢》西湖十景詞，六日而成。楊守齋見之曰：「語麗矣，如律未解何？」遂相與訂正，數月而後定。填詞易而協律難，自昔然矣。　《白雨齋詞話》卷二：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眞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闋，直不足比數矣。　又：公謹《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十章，不過無謂游詞耳，《蓉塘詩話》獨賞之，何也？　劉毓盤《輯校梅淵詞跋》：周密西湖十景《木蘭花慢》詞十首，楊纘爲之訂律，累月方竟。戈載《宋七大家詞選》只登其六首，以餘者爲未合律焉。　瞿佑《摸魚子》、莫璠《蝶戀花》各十首，雖有名于時，惟明人之詞，失律更甚。梅淵《應天長》十首，且在草窗之先，而名獨不著。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蘇堤春曉》：首三句在將曉之前，「芳菲」二字更關合春意。「翠幄」三句已破曉矣。「東園」句回憶夜游，布局便有頓挫。「宮柳」二句賦「春曉」，而垂柳啼鶯，兼有蘇堤之景。以上闋寫景，故下闋換言人事。「冰奩」三句言春城處處晨妝，有阿房宮綠雲擾擾、爭梳曉鬢之狀。「怕誤卻佳期」三句因游湖而早起，蘇堤曉色自在麗人盼想之中。「早開船」句推進一層寫法，見更有早者，以寫足春曉之意。「薇帳」結句乃反映之筆，亦有中酒高眠，辜負曉風春色者，意更周匝。　又評《平湖秋月》：首三句言月之初出，用「碾」字殊精。「翠闕」三句已月到天中，湖光一白，故接以「玉田」四句，寫平湖月色。「凌波」二句詠湖月而兼有人在。下闋即詠游湖玩月之人，鶯鶯驚夢，寫月湖之幽景入妙。結句闌畔吹簫，乃賞月之餘波也。　又評《斷橋殘雪》：詠「蘇堤春曉」，則言曉妝之人，詠「平湖秋月」，則言倚闌之人，此詠「殘雪」，則言尋梅及踏雪之人，景中有人，便增姿態，詞家之思路也。凡自城中至孤山探雪後梅花者，必道出斷橋，故在題前着筆，而用「寒」、「冷」等字，以狀雪後。因沿堤尚有錦帶橋，故云「畫橋第二」，非蘇堤之第二橋也。此詞詠「殘雪」，不及《春曉》、《秋月》二詞境界寬展，着想較難。而「瓦隴竹根」及冰鞋踏溼等句，頗見思致。結句「晴波漲綠」，則言雪消而春水漸生矣。　又評《雷峰落照》：雷峰塔爲吳越王時黃妃所建，亦稱黃妃塔。後經劫火，闌檻悉毀，僅餘塔身，紅磚巍然，峙於雷峰高阜上，夕陽照之，古紅與山翠相映，其狀巍然一翁。昔人詩云：「雷峰殘塔暮烟中。潦倒斜陽似醉翁。」又云：「雷峰如老衲。」民國初年，塔圮。塔磚有吳王、吳妃等字，最精者，磚有孔穴，中藏佛經一卷，錦裝玉籤具在。余於塔圮時，得一磚，中有藏經，雖字稍損，在宋刻善本之前也。此詞起筆即詠塔，以後言游人之多，風景之美，想見塔之壯麗，層層皆可登臨。詞中詠雷峰塔之處少，詠夕照光景者多，其地近接清波門，游湖者自北而南，經塔畔入城，故有「鈿車爭門」之句也。　又評《翫院風荷》：翫院在湖之西，前後瀕湖，地極幽靜，故起筆云「塵飛不到」。上闋詠荷，而「亂舞雲裳」句更切合「風荷」。「鴛鴦」句翠深紅絢處，有微步凌波人在，故下闋接以「搖扇」、「采芳」等句。因有涉江舊恨，故「露藕」、「秋房」，由詠荷而涉遐想。歇拍處折花歸去，所謂「忘卻荷花記得愁」也。　又評《花港觀魚》：起三句實賦本題。以下「短棹」六句用「荇帶」、「純絲」作陪襯。「金刀」二句由得魚而作膾，宋嫂魚羹風味，得出網湖魚而益美。下闋舟過浪飛，鷗沈驚起，皆狀移舟暮歸之景。鳴榔及「三十六鱗」句仍由魚字生情。通篇寫水鄉風物，如身作烟波釣

徒矣。　又評《南屏晚鐘》：鐘聲本在虛處，須着眼「晚」字，前六句從本題寫起，宛然暮色蒼茫。「殘簫倦鼓」句言薄晚人歸，見歡娛之易盡，若山寺鐘聲，爲之喚醒，詠晚鐘有深湛之思。「宮柳」二句言已將入夜，故下闋言罷游歸去，燈畔香消，闌前月上，爲閨中靜夜，寫芳悰之懷。下闋論題面，於南屏鐘聲，未免疏廓，論詞句，固清麗爲鄰，亦志雅堂之佳製。　又評《柳浪聞鶯》：起首六句言凡鳥收聲，嬌鶯獨囀，得題前翔集之勢。「翠縷金梭」句柳與鶯合寫。「風裊」二句餘音遠度，仍不脫「柳」字。轉頭處「繫纜」四句言柳邊聽鶯之人，借西泠蘇小，用蠻腰舞態以關合「柳浪」。鵑催春去，而鶯挽春留，寫「聞鶯」別有思致。收筆鶯曳殘聲，猶驚午夢，詞亦餘音不盡也。　又評《三潭印月》：此題在西湖十景中最難出色，因三潭高不盈丈，分峙湖面，無可形況。「印月」二字亦不易描寫。此詞從月浸波心着想，便得「印月」之神理。眠鷗、浴鷺、驚魚等字皆言水底見月之深印。下闋因臨流玩月而涉想仙佩凌波，寄情迢遞，而「飛星倒影」及「夜舞潛虬」，仍從波心「印月」推想及之。弁陽翁賦此解時，頗費匠心矣。　又評《雙峰插雲》：詠西湖十景之首句，皆振裘挈領，無一輕率之筆。此詞「碧尖相對」四字足爲雙峰寫照。以陰晴雲日分寫雙峰，「南峰」七字可稱名句，舊有雙塔，高聳峰巔，草窗猶及見之，故有「秋擎」之句，今僅餘壞塔之基矣。下闋登高望遠，固題中應有之義，妙在「沙白海青」確是此處登臨所見。倚闌而「秋與雲平」，則雙峰高插雲中，不言而喻。結句置身在千仞之岡，宜飄飄有凌雲氣也。凡名勝之地，每以四字標其風景，如燕臺八景、瀟湘十景、金陵四十八景之類。而西湖十景尤爲擅名。草窗十解，靡不工麗熨貼，如小李畫之金碧樓臺，故備錄之。

《一萼紅》（步深幽）　《白雨齋詞話》卷二：公謹《一萼紅》（登蓬萊閣有感）一闋，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爲《草窗集》中壓卷。雖使美成、白石爲之，亦無以過，惜不多覯耳。　《詞則・大雅集》卷三：（下片）悲憤。　《絕妙好詞箋》周爾墉評：草窗擅美在縝密，如此章稍空闊，愈益佳妙。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蓬萊閣在紹興郡治，取元微之「謫居猶得住蓬萊」詩句以名樓。秦少游詩：「路隔西陵三兩水，門臨南鎮一千峰。」名卿佳士往游者，每有題詠。此詞首五句寫樓中所見之景，以「俯仰今古」句總領前半首。「飄零」、「歲晚」，撫今之意也；「松斜」、「苔老」，懷古之意也。以「故國」、「故園」句總領後半首。東州、西浦，皆在閶之左近。草窗濟南人，其「歸夢天涯」句，故園之思也，大好江山而倦客登臨，已在社屋陰沈之後，故國之思也。「山川」、「心眼」二句非但句法高渾，且含無限悲涼。結句以樓近鑑湖，故憶及「狂吟老監」，乃本地風光。「消憂」句用《登樓賦》「聊假日以消憂」句，回顧上文「王粲」句也。

《獻仙音》（松雪飄寒）　《白雨齋詞話》卷二：公謹《獻仙音》（弔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烟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淚滿。又西泠殘笛，低送數聲春怨。」即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發之，更覺淒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雪香亭在西湖葛嶺張婉儀之集芳園中，由太后收歸，理宗又賜額平章。殿前古梅、老松甚多，有清勝堂、望江亭等處，而雪香亭梅花尤盛。玉輦臨游，朱門歌舞，斯亭閱盡興亡，老梅猶在，宜弁陽翁百感交集也。起筆寫梅亭寒景，便帶淒音，由荒亭說到朝市，由朝市說到看花之人，如峽猿之次第三聲。後闋言「翠屏金輦」，何等繁華，而貞元朝士無多，惟歷劫寒梅，猶親見當年之盛，與漢苑銅仙、隋堤楊柳，同戀前朝。結句「西泠殘笛」，寓餘感於無窮矣。

《水龍吟》（素鸞飛下青冥）　《白雨齋詞話》卷二：《水龍吟》（白蓮）云：「擎露盤深，憶君涼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詞意兼勝，似此亦居然碧山矣。　《詞則・大雅集》卷三：鏤月裁雲，詞意兼勝。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取喻新穎，筆勢亦如翔鸞之破空而下。「藍田」三句詠本題。「擎露」三句有銅仙戀漢之悲。「驚起鴛鴦」句兼感身世。下闋詠本題而託諸仙蹤，如素娥飛下廣寒，俗豔紅妝，自應避舍。「霽月三更」句詠「白」字，不事雕飾，句法雅切而渾成。以怨歌作結，更見君國之愛。

《徵招》（江籬搖落江楓冷）　《詞則・大雅集》卷三：骨韻蒼涼，調和音雅，在梅溪、竹屋之間。

《甘州》（漸萋萋芳草綠江南）　《詞則・大雅集》卷三：筆意高遠，可與玉田相鼓吹。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人老去，生平積感重重，更誰知我，賴有一二故交，尚可依依話舊，故草窗寄以此詞。「少年游」五句簫聲戲鼓，當日裘馬英年，何等豪興，惟老友尚知其情狀。下闋言今雖睽別，幸水驛非遙，尚可通芳訊而達誠素，深盼春風早送歸帆，牙、期交誼，情見乎辭矣。

《瑤花慢》（朱鈿寶玦）　《詞則・大雅集》卷三：感慨蒼茫，不落咏物小家數，亦中仙流亞也。（「杜郎老矣」以下）切合大雅，文生於情。

《謁金門》〈花不定〉《詞則・大雅集》卷三：（末二句）怨語彌深。

《好事近》〈輕剪楚臺雲〉《詞則・大雅集》卷三：（起二句）清麗。

《聲聲慢》〈瓊壺歌月〉《詞則・大雅集》卷三：（「脆柳無情」二句）幽情苦意。

《玉京秋》〈烟水闊〉《復堂詞話》：南渡詞境高處，往往出於清眞。

《醉落魄》〈餘寒正怯〉《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此亦偶然得句，而清艷天然，幾於化工，亦考上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當翠袖驚寒之際，衣褶損愁，金釵卸影，回首去年，正柳枝贈別之時，乃情景合寫。下闋「一寸燕支雪」五字惜花兼寫春深，語殊工妙。有東坡《寒食》詩「春去不容惜，泥污燕支雪」詩意。觀其「楊絲」及「春花」二句，知通首皆傷離感舊之詞。

《朝中措》〈綵繩朱乘駕濃雲〉《蕙風詞話》卷二：其《朝中措・茉莉擬夢窗》云：「尚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庶幾得夢窗之神似。《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茉莉花以雅切爲主，昔人詩如「香從清夢回時覺，花向美人頭上開」、「清泉浸後香恆滿，細縷穿成蘂半開」及「謝娘頭上過東風」，皆稱佳句。此詞詠花，前半從虛擬着想，後半乃徵實，密攢插鬢，細焙添香，女兒妙用，有負此花。結句不說盡，自饒餘味。「枕函」三句在詠茉莉者亦擅場之作。

《夷則商國香慢》〈玉澗金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子固爲宋之宗室，入元後隱遯，以一舟載琴書，泊蓼灘葦岸，夕陽曉月，徜徉其間。其弟子昂訪之，每拒不見，想其品節之高。則知草窗此詞，皆有寓意也。起五句細切本題。「雨帶」句已歎其零落。「素醫」、「仙掌」二句，一悲其蒙難，一回念故宮，以正喻夾寫之。下闋首句喻其淪落江湖。次二句以遺簪比遺民。「愁滿湘雲」句撫一曲「水仙」而懷帝子，仍意兼正喻。結拍三句東風入夢，一片空明，詞境之高，亦畫與人品之潔也。《珊瑚網》云：「趙孟堅《水墨雙鈎水仙卷》自跋云：『觀者求於形似之外可爾。彝齋。』弁陽老人周密題《夷則國香慢》云云。」知此畫乃子固愜心之作。草窗嘗泊舟嚴陵灘，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略】乃我《水仙》出現也。」其愛重凌波畫卷如此。

《醉落魄》〈憶憶憶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各家詞中，間有擬古之作，草窗獨多，作《效顰十解》，各極其致。趙甌北贈袁隨園詩云：「古今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草窗其手持數筆乎？此調疊用「憶」字起筆，則前半皆憶舊之情。轉頭處領以「春愁」二字，則後半皆寫愁之筆。「波窄」二句頗新警，因波窄而愁寬，故大江南北，不能限夢之往來也。

《西江月》〈綠綺紫絲步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詠延祥觀拒霜花而作。凡花開極盛時，身在花間，若霞蔚雲蒸，照眼生繽，此詞足狀拒霜花爛縵之觀，字句亦鏤金錯采。四聖延祥觀在西湖孤山路，有韋太后所奉沈香四聖象，備花木亭臺之勝，三朝皆臨幸之。

《好事近》〈新雨洗花塵〉《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暮春雨後看山，疊翠層青，鮮明照眼，迨送夕陽、迎素月，一聲長笛，散入東風，是何等蕭閑襟抱！草窗《效顰十解》多窈窕之懷，此獨具疏散之致，誦之灑然意遠。

《西江月》〈情纏紅絲冉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垂簾靜晝中有綰絲啼袖之人，芳序蹉跎，都半在傷春病酒中，其情懷可想。「紅紅」、「燕燕」二句感尺波之電謝，其爲美人嗟遲暮耶？亦詞客自傷耳。

《浣溪沙》〈蠶已三眠柳二眠〉《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賦春景，有姚冶翩嫮之態。後半寫離思，撫今則尺素稀逢，追昔則冰絃莫續，窗前圓月，何日倚帷雙照，如杜陵詩之乾我淚痕耶？

《掃花遊》〈江雛怨碧〉《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三句賦秋色，已含有淒然思歸之意。「孤蛩」句借蛩以自況，以下皆自述也。「長安」七句寫深秋物態，氣象開展，即承以「秋衣」、「歸舟」五句，章法開合，便耐攬擷。下闋皆寫懷。無限心頭往事，恐舊夢如雲，隨波流去。「情絲織愁」數句，申足上文之「心事細數」，言有無窮積感。而傳寫更無「雁字」，極表其寂寥誰語之懷。結句歸到九日本題。且風雨滿城，客心更劣矣。

《高陽臺》〈照野旌旂〉《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陳君衡名允平。觀其詞意，當是受北朝干旌之召，爲當時顯宦。故上闋言旌旗笳鼓，駿馬名姬，極寫行色之壯。下闋但賦離情，於陳君衡出處，不加褒貶之詞，僅言江湖投老，見兩人窮達殊途，新朝有振鷺之歌，而故國無歸鴻之信，意在言外也。

《慶宮春》〈重疊雲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爲嚴冬送友，由越水赴吳而作。擁衾孤艇，犯風雪而宵行，一片清寒之境，如營邱之畫寒林，右丞之圖雪景。轉頭處「夜深」、「清絕」三句，俯仰古今，詞境亦清絕。「舊時明月」五句爲行人着想，盼其早歸。上闋尤佳，覺拂紙有寒氣也。

《**三姝媚》(淺寒梅未綻**)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送王碧山歸越中之作。「廢宮蕪苑」句有「顧瞻周道」之悲，「故園愁眼」句有「日暮鄉關」之感。起三句紀送別之時，其餘皆叙別意，深情宛轉，惆悵河梁。「後逢淒惋」四字尤爲沈痛。此家、國及離索之三種牢愁，皆在老年幷集，人何以堪！臨江無語，惟有「立盡斜陽」。釋迦佛所云「無可說」，「無可說」也。

《**踏莎行》(遠草情鍾**)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追憶揚州，「明月簫聲」與姜白石之空城畫角，同其淒韻。「賦藥」等句謂藥闌詠金帶之篇，玉藥訪唐昌之觀，往日抽毫進牘，在蒸香壓酒之旁，曾日月之幾何，頓換「桂窗風露」，舊歡若夢，如玉溪生之追憶惘然矣。

傳記

《**圖畫寶鑒》卷五**　周密，字公謹，號草窗，歷山人。居錢塘。宋寶祐間，爲義烏令，家藏名畫法書頗多，善畫梅竹蘭石，賦詩其上。

《**宋史翼》卷三四**　周密字公謹。曾祖祕，自濟南來寓吳興，至密四世(戴表元《齊東野語序》)。雅思淵才，韜暉沈聲(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弁陽集序》)。臺閣之舊章，宮府之故事，汎濫淹注，童而習之(戴表元序)。藏書萬卷，居饒臺榭。弁陽山水清峭，遇好景佳時，載酒肴，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浄源集・弁陽詩序》)。最爲馬廷鸞所知(《癸辛雜識》)。寶祐間，爲義烏令(《圖繪寶鑑》)。景定二年，爲臨安府幕屬(《癸辛雜識》：光祖再尹京，余爲帥幕云云。案，光祖再尹京在景定二年，據《臨安志》)。監和劑藥局，充奉禮郎兼太祝(《癸辛雜識》前集：余爲國局云云。案，和劑局當時稱京局，又稱國局。監局三十人，以士人經任者爲之)。咸淳十年，爲豐儲倉所檢察(《雜識》：余爲豐儲倉。凡二見，不言何官。案，豐儲倉有檢察一員，見《雜識》外集)。宋運既徂，志節不屈(王行《半軒集》)，與楊沂中諸孫大受有連，去而寓杭(《陵陽集・復庵記》，參《浄源集》)。所居癸辛街，即楊氏瞰碧園也。遺民畸士，日接於野，荆棘銅駝，適當其會(石民瞻《志雅堂雜鈔序》)。唱和者王沂孫、王易簡、馮應瑞、唐藝孫、呂同老、李彭老、陳恕、唐珏、趙汝鈉、李居仁、張炎、仇遠，皆宋遺民也(《樂府補題》)。其詩少年流麗鍾情，壯年典實明贍，晚年感慨激發(《浄源集》)。有《蠟屐集》、《弁陽詩集》(《碧梧玩芳集》)。樂府妙天下，協比呂律，意味不凡，有《蘋州漁笛譜》(王橚跋)。善畫梅竹蘭石(《圖繪寶鑑》)，多藏書法名畫(《柳待制文集・題江磯圖後》)，以鑑賞游諸公(《袁清容集》)。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又號蕭齋，又號泗水潛夫，又號華不注山人(《癸辛雜識》、《樂府補題》、《武林舊事》、《絕妙好詞》)，晚更號弁陽老人。由博返約，落其英華，澄然一室，刻石自銘(《陵陽集・跋》)。有《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志雅堂雜鈔》、《浩然齋雅談》、《浩然齋視聽鈔》、《澄懷錄》、《乾淳起居注》、《乾淳歲時記》、《武林舊事》、《武林市肆記》、《湖山勝概》、《弁陽客談》、《雲煙過眼錄》、《絕妙好詞》《石民瞻序》)。

顧文彬《周草窗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詞旨・詞說》**　蘄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嘗學詞於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父買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杯半。公謹父舉似亦顏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袁桷《師友淵源錄》　周密，湖州人，與陳厚、韓翼甫、李義山咸淳初爲運司同僚，俱有吏才，約貴日以字稱，禁近俗名號。陳能文，端明存之弟，韓安陽裔孫，善持守，李豪邁，名吏壽朋之孫。皆蚤卒。周中丞祕曾孫，晚歲以鑒賞游諸公，微失雅道。

《**七修類稿》卷二八**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魯縣，號泗水潛夫，又嘗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窗前草不除，號草窗。其識號各有意也，記之。

《**西湖游覽志餘》卷一三**　癸辛街，相傳楊和王建子第於府側，取癸辛方向，其門巷曰癸辛街。宋季年，有周密公謹居此，所著有《癸辛雜識》、《齊東野語》。

劉毓崧《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余謂草窗爲宋代完人，而《宋史》不爲立傳。今就其詞稿及所作《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武林舊事》，參以他書參證，知其先世本居濟南歷城，建炎南渡時，僑居湖州。曾祖祕，官至中丞，贈少師。祖某，官至侍郎，贈少傅。外祖章良能，官至參政，謚文莊。父晉，字叔明，歷任州郡，嘗守汀州，又嘗知慶元府。理宗紹定五年，叔明方官富春令，草窗生于縣署，是年歲在壬辰。齠齔時，即隨叔明寓杭都。嘉熙四年庚子，隨叔明赴福建漕運幹之任。淳祐元年辛丑，侍親自閩還。年甫幼學，已能留心記事。五年丙午，六年丁未，叔明官衢州通判，草窗亦隨侍，年甫成童，即飫聆諸名流緒論。稍長，以門蔭出仕，銓試第十三人。淳祐末年，嘗官義烏令，又嘗監當局務。景定初，爲浙西帥司幕官。四年癸辛，奉檄至荆溪。咸淳十年甲戌，監杭都豐儲倉。其在仕途，受知于馬碧梧，而不肯附賈似道。入元以後，隱居不仕。元成宗元貞三年，以星變改元大德，是年歲在丁酉，草窗曾記其事。《十駕齋養新錄》據此謂草窗六十六歲尚無恙。其說信有明徵。余更考草窗錄高炳如七十七歲所書，而跋其末云：「余年及炳如之歲」。是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草窗年七十七，仍無恙矣。其中年寄寓杭都最久。晚年往來于杭、湖之間，自稱四水潛夫，或稱弁陽老人，或稱弁陽嘯翁。【略】其與吳夢窗唱酬，在癸亥春暮，年甫三十有二。夢窗之年齒，諸書雖無明文，然其甲稿內有《惜紅衣》一闋，序云：「余從姜石帚游苕霅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所以咏懷。」今考石帚所著，有《續書譜》，身後爲謝采伯所刊，事在嘉定戊辰。又有《絳帖平》，其自序作于嘉泰癸亥。戊辰距癸亥僅有五年。夢窗與石帚同游，即使至遲亦不過癸亥前後，其時夢窗之年即使尚幼，亦當在弱冠上下。自嘉泰癸亥至景定癸亥，凡六十年，其與草窗唱和之時，必已八十上下，是長于草窗將五十歲，眞可謂忘年之交。蓋所重在道義文字之切磋，故不妨折行輩而與爲友也，亦足徵草窗之詞筆久爲耆宿所推矣。

作品本事

《齊東野語》卷五 事有一時傳訛，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衆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村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凌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尙巍然立于閣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尙可尋，斷碑閑卧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

《癸辛雜識》前集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隱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又續集卷上 梁棟字隆吉，鎭江人。登第，嘗授尉，與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訪子山，留飲，作菜，元魚爲饌，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嘗作詩有譏訕語，官捕子山入獄。久之，始得脫而歸。未幾病死。余嘗挽之云：「秦邸獄成盃酒裏，烏臺禍起一詩間。」紀其實也。後十年，棟之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既而棟又欲挈妻孥而來，許不從，棟遂大罵之。許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詩云：「浮雲暗不見靑天。」指以爲罪。於是捕至建康獄，未已，病死。此恢恢之明報也。

《浩然齋雅談》卷中 吳興張沆聲父有《苔梅》詩云：「老龍全身著艾納，不耐久墊潛壑空。爪頭撥動陽春信，香在霜痕雪點中。」然苔亦多不同，陽羨石庭者如松花，越中項里者如綠髮，余嘗有句云：「山林綠髮秦宮女，風雨靑萍禹廟梁。」或以爲可。

周密《武林舊事序》 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亨豫大，至寶祐、景定，則幾於政、宣矣。【略】及時移物換，憂患飄零，追想昔遊，殆如夢寐，而感慨繫之矣。歲時檀欒，酒酣耳熱，時爲小兒女戲道一二，未必不反以爲夸言欺我也。每欲萃爲一編，如呂榮陽《雜記》而加詳，孟元老《夢華》而近雅，病忘慵惰，未能成書。世故紛來，懼終於不暇記載，因摭大概，雜然書之。

《**武林舊事**》卷三　都城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彩旗迭鼓，交舞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瑞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吹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游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

《**詞苑萃編**》卷一引《**周草窗云**》　甲子夏，霞翁會吟社諸友，逃暑於西湖之環碧。琴尊筆硯，短葛練巾，放舟於荷深柳密間，舞影歌塵，遠謝耳目。酒酣，采蓮葉，探題賦詞，余得《塞垣春》，翁爲翻譜數字，短簫按之，音極諧婉，因易爲《采綠吟》云。

又卷一四引《**輿地紀勝**》　紹興郡治在卧龍山上，蓬萊閣在郡設廳後，取元微之「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近蓬萊」句也。名公多題詠，沈紳詩云：「玉鉉相公頒瑞地，金貂仙子挂冠鄉。」錢公輔云：「一級一級烟雲生，四面四面屏障迎。」秦觀詩云：「路隔蓬萊三兩水，門臨南鎮一千峰。」後有周公謹密題《一萼紅》詞云：「步幽深【略】。」

又卷二一引《**詞箋**》　《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倡和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

著錄

劉毓崧《**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觀察杜公重編《吳夢窗詞稿》付梓，余既爲之作序。頃復以校刊《周草窗詞稿》定本見示。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弁陽嘯翁詞有兩名：一曰《草窗詞》，一曰《蘋洲漁笛譜》。汲古閣刻《宋名家詞》，未見是書，故未列入。後鮑氏刊在《知不足齋叢書》內，二本并存，略有異同。今予所錄，多從鮑刻。【略】予此選，律乖韻雜者，不敢濫收。如《木蘭花慢・西湖十景》，洵爲佳構，大勝于張成子《應天長》十闋，惜有四首混韻者，故僅登六首。其小序有云：「詞不難于作而難于改，不難于工而難于協。」旨哉是言！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爾。載識。

《**詞徵**》卷一　周公謹《草窗詞》及《蘋州漁笛譜》，詞多互見，而先後全倒置。大約《漁笛譜》是公謹手定，《草窗詞》則後人採集成書，而復削其序語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草窗詞》一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弁陽嘯翁周密公謹父。【略】此《草窗詞》，比《笛譜》增多數闋，殆爲後人掇拾而成。

朱孝臧《**草窗韻語跋**》　孟蘋先生新得《草窗韻語》，自一稿至六稿，凡六卷。卷首咸淳重光協洽同郡陳存敬序，古涪文及翁序；卷末乙亥李彭老、李萊老題七言絕句。一稿後又有李韓和父題一絕。卷中書體仿道因碑。近見曹君直藏趙子固《水仙卷》草窗題詞，筆意絕相似，疑自寫上版也。鮑刻《蘋州漁笛譜》稱從汲古摹本，行款正同，亦有二李題詞，當屬一時所刊。【略】草窗著述最多，今存者《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武林舊事》、《浩然齋雅談》、《志雅堂雜鈔》、《雲烟過眼錄》、《澄懷錄》、《絕妙好詞》諸書，獨鮑刻《草窗詞》，阮文達謂爲後人掇拾所成。曩與王半塘輯校重刻，惜未獲此書一資證佐。其詩有《蠟屐集》、《弁陽詩集》，馬廷鸞、戴表元爲之序，今無傳本。陸剛父爲補傳，亦不詳《韻語》之目。此本自元至正迄康熙時題識殆遍，乃未入收藏家著錄，洵絕無之秘帙矣。【略】歲在強圉大荒落季春之月，彊村外民朱孝臧寫記。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草窗詞》二卷，宋周密撰，舊鈔本（清鈔本）。分上、下二卷，每卷標題後題「弁陽嘯翁周密公父」。

毛扆《**蘋洲漁笛譜跋**》　甲子仲夏，借崑山葉氏舊錄本影寫，用家藏《草窗詞》參校。毛扆識。　西湖十景詞向缺末二首。偶閱《錢塘志》，中載公謹詞三首，所缺者恰有之，亟命兒鈔補。其餘脫落處，未識今生得見全本否也？己巳端午前一日，扆又識。

江昱《**蘋洲漁笛譜跋**》　所謂《蘋洲漁笛譜》，究未之見。昨從慈谿友人處見有副本，方體宋字，於當時避諱字皆闕點畫，似從刻本影鈔者。計五十葉，中闕四葉，後大字有跋者二詞，又夢窗題詞一闕，字體與前無異，末亦脫落數字，想皆原刻。但草窗所選《絕妙好詞》中附己作二十二闋俱不載入此集，朱

秀水《詞綜》亦有八闋爲此所無，意此或其一集，而非生平全稿也。【略】緣鈔而藏之，悉仍其舊，復以家藏《草窗詞》諸本編附於後，爲《集外詞》，以存草窗一家之全璧。至題中人、地、歲月以及本事、軼事、詞話、倡和之作，凡有交涉可互相發明者，幷疏附詞後。【略】大清乾隆四年己未五月，揚州江昱識。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蘋洲漁笛譜》二卷，宋周密撰。

阮元《蘋洲漁笛譜二卷提要》 宋周密撰。密著有《癸辛雜識》，四庫全書已著錄，是書乃其所作詩餘。秀水朱彝尊撰《詞綜》，以爲《草窗詞》一名《蘋洲漁笛譜》。今考草窗詞比斯譜實增多數闋，則知《笛譜》是其當日原定，《草窗詞》或後人掇拾所成，特以此爲藍本耳。是書從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舊鈔傳寫，前有吳文英題詞，後附《徵招》、《酹月》二闋，幷王橚識尾。據琴川毛扆舊跋云，《西湖十景》詞向缺末二首，偶閱《錢塘志》中載此，亟命兒鈔補之，然其脫略仍無從搜輯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蘋洲漁笛譜》二卷，宋周密撰。又名《草窗詞》。舊鈔《弁陽老人詞》一卷本。鮑淥飲手校舊鈔本。知不足齋刊《草窗詞》二卷、補遺二卷本。曼陀羅華閣刊本。山左人詞集本二卷、補遺二卷。乾隆二十五年揚州汪恂新安刻《蘋洲漁笛譜箋》二卷本。光緒二十六年朱氏無著盦校刊本。彊村叢書本。汪曰楨、吳昌綬校又次齋鈔本。上虞羅氏影宋刊《草窗韻語》六卷本。烏程蔣氏密韻樓覆刻宋本《草窗韻語》六卷。胡廷輯四種詞。成都存古書局刊本。

又《附錄》 周密《草窗詞》二卷，近有劉文淇校杜文瀾刻本。

陳祺壽《彊村叢書本蘋洲漁笛譜跋》 右《蘋洲漁笛譜》二卷，儀徵江明經昱爲之考證，《集外詞》一卷，明經所輯，以補《漁笛譜》之遺，其弟恂刻於新安郡齋者也。明經跋稱原本於宋帝諱皆闕點畫，蓋影宋本鈔者。祺壽考之朱竹垞《詞綜·發凡》有云：周公謹集雖鈔傳賦《西湖十景》，今集無之。又舉所選輯諸集，有《草窗詞》而無《漁笛譜》，《十景》詞乃冠此譜之首，知竹垞未見此本也。厲樊榭《南宋雜事詩》注有云：《西湖十景》，周草窗賦《木蘭花慢》，已軼不傳。是又樊榭所未見，《雜事詩》引用書目雖有此譜，恐爲殘本，則此本信足貴矣。【略】明經又有《山中白雲疏證》，彊村先生嘗得其稿本刻之。爰出示此帙，以供賞析，先生忻然命工重雕。表章先哲，惠此來者，豐城雙劍，久而必合，其諸海內倚聲家所樂聞乎！歲在彊圉大荒落仲夏之月，丹徒陳祺壽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蘋洲漁笛譜》，周密公謹，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蘋洲漁笛譜》二卷，宋周密撰。清江昱疏證，清乾隆五十一年江恂刻本，王覽跋，二冊。《弁陽老人詞》一卷，宋周密撰。清芷蘭之室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草窗詞》二卷一冊，宋周密撰，舊鈔本。

《文淵閣書目》卷八 周密《浩然齋雅談》，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密《浩然齋雅談》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浩然齋雅談》三卷，永樂大典本。宋周密撰。【略】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尚有《志雅堂耳目鈔》及此書，而藏弆之家幷無傳本。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其書體類說部，所載實皆詩文評。今搜輯排纂，以考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爲上卷，以詩話爲中卷，以詞話爲下卷，各以類從，尚裒然成帙。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浩然齋雅談》三卷，宋周密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浩然齋雅談》三卷，盧抱經校本。宋周密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浩然齋雅談》三卷，宋周密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

又《續錄》 閩覆本。杭縮本。懺花盦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浩然齋雅談》三卷，宋周密撰。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傅增湘校幷錄盧文弨批校，二冊。《浩然齋雅談》三卷，宋周密撰。清同治江西書局刻聚珍版叢書本，李慈銘批校，一冊。

《文淵閣書目》卷八 周密《齊東野語》，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密《齊東野語》三冊。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齊東野語》四本。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齊東野語》。

《萬卷堂書目》卷三 《齊東野語》二十卷，周密。

《百川書志》卷八 《齊東野語》二十卷，東齊人周密公謹著。

《脈望館書目》《齊東野語》八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齊東野語》。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四十九冊：《齊東野語》。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齊東野語》四冊，二十卷，周密。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齊東野語》二十卷，元周密。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齊東野語》二十卷四本，周密字公謹。舊鈔。

又　《齊東野語拾遺》一本，周密字公謹。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十五集：《齊東野語》二十卷，四百六十三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齊東野語》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周密撰。【略】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刪去此書之半，而與《癸辛雜識》混合爲一，殊爲乖謬。後毛晉得舊本重刻，其書乃完。故今所著錄，一以毛本爲據云。

《結一廬書目》卷三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譔，元刊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明胡文璧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齊東野語》二十卷，明正德刊本。齊人周密公謹父。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　《齊東野語》廿卷，題齊人周密公謹父，前有密自序，提行，猶是宋本原款。後有正德十年胡文璧序，正德乙亥盛杲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齊東野語》二十卷，明正德刊本。宋齊人周密公謹父撰。

《藝風藏書記》卷二　《齊東野語》二十卷，元刊本，前有至元辛卯戴表元序。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明正德刻本（四庫底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明刊本。

又　《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明正德刊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癸辛雜志》。

《脈望館書目》《癸辛雜志》前集一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癸辛雜識》一卷，《外識》、《新識》四卷，《後識》四卷，俱續稗海本，《續識》二卷，滄生堂餘苑本。

《玄賞齋書目》卷六　周密《癸辛雜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十四集：《癸辛雜識》六卷（前、後、續、別），三百三十一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周密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續集一卷別集二卷，抱經堂寫校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津逮祕書本。　稗海本。　學津討原本。【略】瞿氏有抱經手校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舊鈔本。宋周密撰并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宋周密撰。明鈔本，馮夢楨校，馮文昌、黃丕烈、韓應陛跋，一冊。

忻厚德《武林舊事跋》《武林舊事》，乃弁陽老人草窗周密公謹所集也。刊本止第六卷。山村仇先生所藏本，終十卷，後歸西河莫氏家。予就假於莫氏，因手鈔成全書，以識歲月，藏於家塾。至元後戊寅正月，忻厚德用和父。

《文淵閣書目》卷六　《武林舊事》，一部一冊，闕。

又　《武林舊事》，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二　《武林舊事》一冊。

宋廷佐《武林舊事跋》　書凡六卷，【略】因命工刊置郡庠，俾博雅者有考焉。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武林舊事》。

《近古堂書目》卷上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武林舊事》二本。

《百川書志》卷五　《武林舊事》六卷，泗水潛夫輯，載南渡杭州建置故事、風俗爲詳。潛夫未知何許人也，序文亦莫詳其誰氏。

《玄賞齋書目》卷二　《武林舊事》。

《脈望館書目》《武林舊事》二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　《武林舊事》六卷，宋泗水潛夫周密。

《讀書敏求記》卷二　《武林舊事》流俗本止六卷，予從元人鈔仇先生所藏，錄得後四卷。【略】後過吳門書肆，又購得一本，校此添補數則，幷錄入泗水潛夫前序一篇，此書殆無遺憾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武林舊事》十卷，內府藏本。【略】明人所刻，往往隨意刊除，或僅六卷，或不足六卷。【略】此十卷之本，乃從毛氏汲古閣元版傳鈔，首尾完具。

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武林舊事跋》　此冊得之紅豆山房惠氏，即《讀書敏求記》所記元人傳自仇山村家足本也。【略】爰就明時宋、陳兩刻參校以傳。

《楹書隅錄續編》卷二　校本《武林舊事》十卷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六　《志雅堂雜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志雅堂雜鈔》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周密撰。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志雅堂雜鈔》一卷，元四水周密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武林舊事》十卷，宋周密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志雅堂雜鈔》八卷，舊鈔本。弁陽老人周密公謹纂。

《藝風藏書記》卷二　《志雅堂雜鈔》一卷，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志雅堂雜鈔》一卷，宋周密公謹撰。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志雅堂雜鈔》一卷，宋周密撰。明鈔本，姚咨校幷跋，一冊。《志雅堂雜鈔》一卷，宋周密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印學海類編本，傅增湘校幷跋，二冊。

《文淵閣書目》卷八　周密《澄懷錄》，一部一冊，闕。

《玄賞齋書目》卷六　周公謹《澄懷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周公謹《澄懷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澄懷錄》一卷，宋周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澄懷錄》二卷，精鈔本，何夢華舊藏。齊人周密公謹父輯。

又　《澄懷錄》二卷，厲樊榭鈔本。齊人周密公謹父輯。

《藝風藏書記》卷二　《澄懷錄》二卷，此書李順德師鈔以貽潘文勤師者，原出吳枚庵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澄懷錄》二卷，宋周密撰。明寫本。

《文淵閣書目》卷八　周密《雲煙過眼錄》，一部一冊，闕。塾本《雲煙》。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密《雲煙過眼錄》一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雲煙過眼錄》一本，元人鈔本影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　《雲煙過眼錄》四卷《續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周密撰。【略】曾記夏本作一卷，而此本四卷，或後人所分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雲煙過眼錄》二卷，舊鈔本，宋齊人周密公謹撰。

《適園藏書志》卷八　《雲煙過眼錄》三卷，舊鈔本，宋周密撰。此書本一卷，此分爲三。專紀所見書畫古器，略品甲乙，不加考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雲煙過眼錄》一卷，宋周密撰。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雲煙過眼錄》一卷，元周密撰。影寫元人寫本，十一行二十字。鮑廷博手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雲煙過眼錄》一卷，宋周密撰。明末馮舒家鈔本，一冊。

藝　文

李彭老《踏莎行・題周草窗十擬》　紫曲送香，綠窗夢月。芳心如對春風

說。蠻牋象管寫新聲，幾番曾試瓊壺缺。　庾信書愁，江淹賦別。桃花紅雨梨花雪。周郎先自足風流，何須更擬秦笙咽。

李萊老《青玉案・題草窗詞卷》　吟情老盡江南句。幾千萬、垂絲縷。花冷絮飛寒食路。漁煙鷗雨。燕昏鶯曉，總入昭華譜。　紅衣妝倩涼生渚。環碧斜陽舊時樹。拈葉分題觴詠處。荀香猶在，庾愁何許，雲冷西湖賦。

趙孟頫《次韻周公謹見贈》　池魚思故淵，檻獸念舊藪。官曹困窘束，卯入常盡酉。簡書督期會，何用傳不朽。十年從世故，塵土滿衣袖。歸來忽相見，忘此離別久。緬懷德翁隱，坐羨沮溺偶。新詩使我和，瞶里忘己醜。平生知我者，頗亦似公否？山林期晚歲，鷄黍共尊酒。卻笑桓公言，凄然漢南柳。

仇遠《讀癸辛雜識》　淡墨英英妙寫眞，一花一葉一精神。毓香曾入廬山夢，遺佩如行湘水春。小白凝珠還勝雪，輕黃承襪不生塵。老僧懶作浮華想，空谷猶疑見似人。

袁桷《復庵銘》　弁陽老人周公謹父卜終老之丘於先中丞公墓左，築室其上，揭名曰復庵，謂其故人子袁桷曰：「復，反也，反諸其本也。聖人作《易》之義深矣。余取斯名也，厥有旨。昔太公表東諸侯歸葬於營丘，禮以謂不忘其本。余家故齊人，雖南徙吳興，而其遺禮，三世猶守之。自余失仕，居錢塘，非有酣豢之樂，而忘其歸。不幸而不得歸者，勢也。今老矣，苟終無所歸，則於復之道奚取！抑嘗推死生晝夜之理，其變無窮。反身而觀，虛一而明者，物莫能禦。則茲丘之樂，殆與造物者去來而莫窮其所止也。子爲我暢繹而銘之。」銘曰：大明麗天，隱於崑崙。晦冥有時，以全其根。海氣騰溢，爲雲爲澤。吐奇滋生，復反故墊。嗟彼昏氓，睢睢涼涼。齒髮日花，莫知其鄉。馳車羊腸，倒戈蟻垤。少夸老衰，運往一跌。維子周子，心君天游。顧瞻松柏，肇謀菟裘。峰迴泉渟，虎伏馬立。鬱爲斯丘，不龜以吉。煌煌先德，如珠在淵。既揚其輝，終閟其妍。盤桓斯丘，豈不念歸。三返晝夜，以爲德機。伊復之道，其微如芒。磅礴一氣，變化以彰。原本稽中，是則是象。謹獨內觀，動靜交養。他年逍遙，駕風御雲。匪爲江河，炳爲星辰。其來無趾，其去孰止。爲善是嗣，貽于孫子。

錢良石《讀癸辛雜識》　名卉交加迥絕塵，芳香秀色映清眞。歲華相對空山晚，不羨長安桃李春。

吳慶坻《蔣孟蘋得周公謹草窗韻語宋雕本弁陽老人手書自來未見著錄誠秘笈也因續密韻樓圖徵題》　《弁陽》一集渺雲烟，論定曾聞到晚年（《剡源集・弁陽詩集序》云：「公謹詩少年流麗鍾情，中年典實明贍，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烏烏然稱其爲彙臣羈客也。」此《韻語》大抵是中年作，集亡佚，得此眞瑰寶矣）。誰識彙臣羈客語，瑰辭無復奏甘泉（《武林舊事》記南郊明堂，登門肆赦。附載弁陽老人詩辭極瑰麗，出於此編之外）。湖壖歌哭宋遺民，瞰碧園荒志《癸辛》。回首中原餘涕淚，華不山下一詩人。

雜錄

朱彝尊《詞綜發凡》　周公謹、陳君衡、王聖與，集雖抄傳，公謹賦西湖十景，當日屬和者甚衆，而今集無之。

杜文瀾《重刊周草窗詞稿序》　周草窗之詞，自來選家採錄雖多，而專集流傳甚少。汲古閣毛氏舊藏《草窗詞稿》二卷，復就昆山葉氏借錄《蘋洲漁笛譜》二卷，毛斧季曾作兩跋，惜不曾刊入《六十家詞集》之中。故《四庫全書》「詞曲類」止收草窗所選《絕妙好詞》，而其自作之詞，未經著錄。阮文達公始從知不足齋鮑氏傳抄《蘋洲漁笛譜》繕錄，進呈內府。《揅經室外集》提要云：「《詞綜》以爲《草窗詞》一名《蘋洲漁笛譜》。今考《草窗詞》比斯譜實增多數闋，則知《笛譜》是其當日原定，《草窗詞》或後人掇拾所成。」其說甚核。其後鮑氏刻《笛譜》于叢書第八集，又得《草窗詞》善本，刻入第二十三集。幷以《笛譜》及《絕妙好詞》、《蓉塘詩話》之異同，注于《草窗詞》逐句之下，其《絕妙好詞》及《笛譜》所有，而《草窗詞》內逸去者，復補輯二卷，于是讀《草窗詞》者，始獲見其全帙。然自叢書以外，未有單行之本，購求甚艱。余既重編《夢窗詞稿》付刊，因取鮑本《草窗詞》重爲校正。凡各家選本之異同，鮑本未經涉及者，分注各闋之末，亦授諸梓人，俾與《夢窗詞稿》同時流播焉。

《詞苑萃編》卷二三　周密《瑞鶴仙》湖上繪幅堂云：「翠屏圍畫錦【略】。」按弁陽詞，繪幅堂在湖上，考《武林舊事》諸書不載，始末未詳。

戈載《周公謹詞選跋》　今予所錄，多從鮑刻。始知各家選本，繆誤不少。如《少年游》「那處春多」，《詞綜》多一「得」字。《玉京秋》翠扇恩疏」，「恩」字諸本落去。《玉漏遲》「錦鯨仙去，載酒倦游何處」，「仙」字、「何」字亦皆脫。《一枝春》「空自想、楊柳風流」，「記曾是、倚嬌成妒」，諸本「想」作「傷」，「記曾」作

「曾記」。《玲瓏四犯》「還在劉郎後」，《詞綜》、《詞律》多一「歸」字，「憑問柳陌舊鶯，人比似、垂楊誰瘦」，乃一六一七兩句，《詞綜》、《詞律》作「憑問柳陌情人，比似垂楊誰瘦」，「情」字宜去，又少一字。《霓裳中序第一》「洛汜分綃」，《詞律》多「悵」字。《繡鸞鳳花犯》「漫記得，漢宮仙掌」、「誰嘆賞，國香風味」，「得」字、「嘆」字《詞綜》落去。《齊天樂》「天寒空念贈遠，吟鬢未了」，《詞綜》、《詞潔》「空念」作「宮怨」，「吟」作「冷」。《曲游春》「正滿湖、碎月搖花」，《詞綜》、《詞律》作「正恁醉月搖花」，少一字。不知施中山原詞作「任滿身、露濕東風」，亦七字也。《秋霽》「又成陳迹」，《詞綜》無「成」字。《大聖樂》「冷落錦宮人歸後」，《詞綜》作「冷落錦衾歸後」，少一字。《大酺》「空負朝雲約」，諸本作「空負雨期雲約」，多一字，「燕麥兔葵恨」，諸本無「恨」字。凡此皆不及《笛譜》之妙也。然《笛譜》亦有訛者，《綠蓋舞風輕》「粉艷初洗」，「洗」作「褪」，失韻。《木蘭花慢》「初三月夜，第二橋灣」作「畫橋第二，廋月初三」，出韻。《秋霽》「畫舸橫笛」，「舸」作「船」。又，《長亭怨》、《渡江雲》，分段以換頭句作上半煞尾，則又不可從者已。古人名作，往往改之又改，前後所見不同。亦有傳抄而致誤者，惟在後之人善讀之，辨其是非耳。

劉毓盤《輯校碧澗詞跋》 楊瑀《山居新話》曰：草窗入元後所述，軼事居多。其《草窗日鈔》、《泉唐遺事》、《三朝政要》各書，皆足補正史所闕焉。瑀字元誠，元初人。《草窗日鈔》今不傳，此亦楊書所述者。

王鵬運《輯校草窗詞跋》 詞中標目訛舛，古微跋語中已詳言之。其尤誤者，下卷羼入周明叔之詞，杜氏遂題曰：「借刻周晉」。考草窗所以稱述其親，見之諸雜著者，皆據事直書，無夸大溢美之意，而謂欲于自選詞中，借刻己作以誣親而增重，賢如草窗，諒不出此。其爲後人掇拾訛誤無疑。今仍存三詞而著其說于此，質之古微，當亦謂然也。

《蕙風詞話》卷四 臨桂白龍洞，有紫霞翁題名，《桂勝・名勝志》、謝志《金石略》並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白龍洞記》云：「壁間有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按宋楊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略】不聞有遷謫之事，不知何因游吾粵也。周公謹九日登高《徵招》換頭云：「腸斷紫霞深，知音遠，寂寂怨琴凄調。」歇拍云：「楚山遠，《九辯》難招，更晚烟殘照。」吾邑遠在楚南，周詞云云，可爲霞翁游粵之證。

王沂孫

論述

綜論

周密《踏莎行・題中仙詞卷》 結客千金，醉春雙玉，舊遊宮柳藏仙屋。白頭吟老茂陵西。《清平》夢遠沈香北。 玉笛天津，錦囊昌谷。春紅轉眼成秋綠。重翻《花外》侍兒歌，休聽酒邊供奉曲。

張炎《瑣窗寒》（斷碧分山） 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絕響矣。余悼之玉笥山，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

又《洞仙歌・觀王碧山花外集有感》 野鵑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瓢付流水。最無端、小院寂歷春空，門自掩、柳髮離離如此。 可惜歡娛地。雨冷雲昏，不見當時譜銀字。舊曲怯重翻，總是離愁，淚痕洒、一簾花碎。夢沉沉，知道不歸來，尚錯問桃根，醉魂醒未。

《詞旨・警句》 「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醉落魄》）「小窗銀燭」）「揉碎花心，吟碎淡黃雪。」（前人，《醉落魄》）「翠簟一池秋水，半牀露、半牀月。」（前人，《霜天曉角》）「恰似斷魂江上柳。越春深越瘦。」（前人，《謁金門》）三詞俱佚（今所傳《花外集》似詞六十五首，此三則佚詞之僅存者）。

又《詞眼》 「挑雲研雪」（王碧山），詞佚。

尤侗《詞苑叢談序》 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眞，其詞之盛乎；石帚、夢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

王昶《琴畫樓詞鈔序》 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蕝，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且宋末詩人，于社稷滄桑之

故，江湖萍梗之思，微婉頓挫，隱然見于言外。蓋變而復于正，豈非騷雅之流別歟？

又《趙升之疊華閣詞序》　南宋詞人最著者凡數家，若吳君特、王聖與之屬，詩弗著見于世。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雨村詞話》卷二　白石自製詞在南宋另爲一派，盛行於時，學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孫字聖與，號中仙，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蓋取比《花間集》而名也。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略】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炎亦作《瑣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琴，黃金鑄出相思淚。』」可想見平生服膺矣。

《西圃詞說》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効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于其間。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碧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嘆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咏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詞以思筆爲入門階陛。碧山思筆可謂雙絕，幽折處大勝白石，惟圭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水清無魚之恨。

又《詞辨自序》　古稱作者，豈不難哉。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艷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若其著述未富，可采者鮮。而孤章特出，合乎道揆，亦因時代而附益之。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竊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

《介存齋論詞雜著》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

《詞苑萃編》卷八引冀藝圃云　吾友沈子融谷，精於詞久矣。況之古人，殆類王中仙，張叔夏。叔夏嘗謂「中仙詞極嫵雅，有白石意趣」，仇山村亦云：「叔夏詞律呂協洽，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是二家之詞，非深於情者，未必能好。即好之而不善學，亦未必能似。

又引吳竹嶼云　趙璞函詞，瓣香於碧山，蛻巖，故輕圓俊美，調協律諧。

《蓮子居詞話》卷二　張仲舉詞出南宋，而兼諸公之長。如【略】《西江客舍聞梅花吹香滿牀》云：「一樹瑤花，可憐影低映。怕月明、照見青禽相竝。」絕似碧山。

又卷四　王少司寇（昶）云：世以填詞爲小道，上捫籥扣槃之見，非眞知詞者。詞至碧山、玉田，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合旨，小道云乎哉！

《雙硯齋詞話》　王聖與工於體物，而不滯色相。如《天香》詠龍涎云：「況遠槎風，夢深薇露，化作斷魂心字。荀令如今頓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南浦》詠春水云：「蒲萄過雨新痕，正拍拍輕鷗翩翩小燕。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皆態濃意遠，如曳五銖。《眉嫵》詠新月之「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獨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則別有懷抱，與石帚《揚州慢》、《凄涼犯》諸作異曲同工。至慢詞換頭處，最忌橫亘血脈，《碧山集》中，獨無此病。如《摸魚兒》云：「洗芳林、夜來風雨。匆匆還送春去。方纔送得春歸了，那又送君南浦。君聽取，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湖邊，千條翠柳，爲我繫春住。　春還住，休索吟春伴侶。殘花今已塵土。姑蘇臺下煙波遠，西子近來何許。能喚否，又恐怕、殘春到了無憑據。煩君妙語，更爲我將春，連花帶葉，寫入翠箋句。」通體一氣卷舒，生香不斷，鄱陽家法，斯爲嗣音矣。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敘》　高、孝以來，詞流益夥，翳惟白石，實長齊盟。于是史邦卿、吳君特羽翼于前，王聖與、張叔夏標映于後。此五君者，譬諸渥窪美駟，荆野明瑤，詞學一日不湮，斯人一日不沒。【略】碧山感物之咏，上薄騷經，玉田托興之辭，義均宋賦。擬諸石帚，具體而微。

《**憩園詞話**》卷四　黃季剛【略】初學蘇、辛，後改而致力於南宋。深慕王碧山，故自號景碧山人，志趣可想。

《**左庵詞話**》卷上　詠物詞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集》中以此擅場，讀之自見家國身世之感，每流露於言外。

《**藝概**》卷四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悼王碧山，序謂碧山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以辛擬太白，以蘇擬少陵，尚屬閏統。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又卷五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略】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資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詒）案：舉宋人詞不下數十家，可謂崇論閎議矣。而不及碧山、竹屋、玉田、草窗，何也？其評語亦不甚允當。觀「詞至南宋而敝」一語，非篤論矣。

又卷六　皋文《詞選》云：碧山詠物諸篇，皆有君國之憂。「漸新痕懸柳」詠新月一篇，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殘雪庭除」梅花一篇，傷君臣宴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玉局歌殘」榴花一篇，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詒）案：此解亦古人所未有，而詞家之有少陵，亦倚聲家所亟欲推尊矣。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白石歸吳，移情絲竹，經正者緯成，理足者詞暢。清眞濫觴於其前，夢窗推波於其後，學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後竹屋、玉田、梅谿、碧山之儔，遞相祖習，轉益多師，洗《草堂》之纖穠，演黃初之眇論，後有作者，可以止矣。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此外如梅溪、竹屋、夢窗、竹山、弁陽、碧山，指不勝屈。幷皆高挹前賢，別開生面，如五色之相宣，如八音之迭奏，洵乎無美不備，有境必臻，洋洋乎巨觀也！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略】以詩譬之，【略】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宋末爲中唐，玉田、碧山風調有餘，渾厚不足，其錢、劉乎？【略】填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菌閣瑣談**》　《齊物論齋詞》，爲皋文正嫡。皋文疏節闊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略】古懷納諸今慢，標碧山爲詞家四宗之一。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汪叔耕（苹）《方壺詩餘自叙》云【略】標尚如此，略如詩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曾端伯《樂府雅詞》，是以此意別裁者。白石老人，此派極則，詩與詞幾合同而化矣。吳夢窗、史邦卿影響江湖，別成絢麗，特宜于酒樓歌館，酣坐持杯，追擬周、秦，以纘東都盛事。于聲律爲當行，于格韻則卑靡。賴其後有草窗、玉田、聖與出，而後風雅遺音，絕而復續。亦猶皋羽、霽山，振起江湖哀音也。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余初刻《綠簫》、《碧田》二卷，同叔一見深嗜。時余方從事南宋，以空靈婉約爲主。同叔以余爲前馬，所作亦從碧山、玉田入手。

又　詞原于詩，即小小咏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咏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蓴、蟹、蟬諸咏，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咏蟬，《摸魚兒》咏蓴，皆可不續貂。即間有咏物，未有無所寄託而可成名作者。余于近來諸君子咏物之作，縱極繪聲繪影之妙，多所不取。善乎保緒先生之言曰：「凡詞後段，須拓開說去。」此可爲咏物指南。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碧山詞跋**》　王中仙，越人也。玉田稱其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特譜《瑣窗寒》詞弔之玉笥山，又有《洞仙歌》題其詞集。玉田之於中仙，可謂推獎之至矣。要其詞筆，洵是不凡。余嘗謂白石之詞，空前絕後，匪特無可比肩，抑且無從入手。而能學者，則惟中仙。其詞運意高遠，吐韻妍和。其氣清，故無淄澠之音；其筆超，故有宕往之趣，是眞白石之入室弟子也。

《**詞壇叢話**》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

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

《白雨齋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沉鬱。宋詞不盡沉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沉鬱者。

又卷二　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又　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

又　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沉鬱，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又　夢窗《高陽臺》（落梅）一篇，既幽怨，又清虛，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詞選》何以不錄？

又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沉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清超處。

又　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眞可亞於中仙。

又　公謹《獻仙音》（弔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烟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淚滿。」又「西泠殘笛，低送數聲春怨。」即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發之，更覺淒惋。《水龍吟》（白蓮）云：「擎露盤深，憶君涼夜，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詞意兼勝，似此亦居然碧山矣。

又　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

又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又　詞法之密，無過清眞；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又　詩有詩品，詞有詞品。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沉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又　白石詞雅矣正矣，沉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又　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艷語，不免於俚耳。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又　碧山詞，觀其全體，固自高絕，即於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瓊枝寸寸玉，旃檀片片香，吾於詞見碧山矣，於詩則未有所遇也。

又　看來碧山爲詞，只是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爲高。

又　《詞選》云：「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自是確論。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亦是定理。或謂不宜附會穿鑿，此特老生常談，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詩詞有不容穿鑿者，有必須攷鏡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否則徒爲大言欺人，彼方自謂識超，吾則笑其未解。

又　碧山詠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憂。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切故也。就題論題，亦覺躊躇滿志。

又　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搆。《詞選》取之，確有特識。《眉嫵》（新月）云：「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　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詞選》云：此題應是《梅花》）後半闋云：「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詞選》云：「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慶清朝》（榴花）後半闋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眞仙去，掃地春空。朱牖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顚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尚餘數點，還勝春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又　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沉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

又　少陵每飯不忘君國，碧山亦然。然兩人負質不同，所處時勢又不同。少陵負沉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興之際，故其爲詩也悲以壯。碧山以和平

中正之音，卻值宋室敗亡之後，故其爲詞也哀以思。推而至於《國風》、《離騷》則一也。

又　詞法莫密於清眞，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眞、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又　詞有碧山，而詞乃尊。否則以爲詩之餘事，遊戲之爲耳。必讀碧山詞，乃知詞所以補詩之闕，非詩之餘也。

又　草窗與碧山相交最久，然《絕妙好詞》中所選碧山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轉有負於碧山。

又　玉田詞感傷時事，與碧山同一機軸，只是沉厚不及碧山。

又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沉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

又　玉田工於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影都是雲。」【略】此類皆精警無匹，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蓋碧山已幾於渾化，並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歎賞，所以爲高，所以爲大。

又　玉田《邁陂塘》後半闋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源今度難認。林間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沉鬱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雲之意。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

又　玉田《高陽臺》（西湖春感）一章，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與碧山如出一手，樂笑翁集中亦不多覯。

又　玉田《長亭怨》（餞菊泉）後半闋云：「同去，釣珊瑚海樹。底事便成行旅。烟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時菊泉將復之薊北，數語微而多諷，結二語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讓碧山。

又　玉田《三姝媚》（送舒亦山）云：「賀監猶存，還散迹、千岩風露。」君國恨，離別感，言外自見。又云：「莫趁江湖鷗鷺。怕太乙爐煙，暗銷鉛虎。」又云：「布襪青鞋，休誤入、桃源深處。」語帶箴規，耐人尋味，便似中仙最高之作。

又　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本原相同，而用筆互異。碧山沉鬱處多，超脫處少。玉田反是，終以沉鬱爲勝。

又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沉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又卷四　研南詞，如「只有東風，依依分綠上楊柳」，又（柳影）云「誤了閨人，也曾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視少游、碧山，幾於化矣。

又　鄭掄元《字橋詞》，思深意苦，深得中仙之妙。如《綠意》（殘荷）云：「眼底紅芳嫁盡，但枯葦歷亂，堪訴愁苦。卷向薰風，坼向西風，消受斜陽無數。曉來清露，憐儂甚，正無奈盤心非故。只看他鉛淚難收，灑向一池煙雨。」直是碧山化境。

又　掄元《高陽臺》（柳）云：「平無一片斜陽影，問韶光何處勾留。」下云：「儂心化作天涯絮，怕重來、錯認簾鉤。便拚他、過了殘春，又是殘秋。」又前調（秋海棠）云【略】哀怨纏綿，碧山之深厚，玉田之清雅，兩得之矣。

又卷五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

又　中白【略】曰：「子知清眞、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

又　聰明纖巧之作，庸夫俗子每以爲佳。正如蜣螂逐臭，烏知有蘇合香哉！若以王碧山、莊中白之詞，不經有識者評定，猝投於庸夫俗子之前，恐不終篇而思卧矣。

又卷六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沉鬱出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又　或問比與興之別。余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碧山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義。【略】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

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又　碧山詞，何嘗不沉着痛快。而無處不鬱，無處不厚。反覆吟詠數十過，有不知涕之何從者。粗心人讀之，戛釜撞甕，何由識其眞哉！

又卷七　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詩而第工詞者（王碧山、張玉田輩詩不多見，然必非不工詩者。即使碧山輩詩未成家，不能卓立千古，要其爲詞之始，必由詩以入門，斷非躐等）。

又　詠物詞至王碧山，可謂空絕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後人不能強求也。

又　熟讀姜、張詞，則格調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又卷八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

又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誚。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略】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黃公度、陳西麓附之），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略】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

又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又　趙以夫《龍山會》（九日）云：「西北最關情，漫遙指、東徐南楚。黯銷魂，斜陽冉冉，雁聲悲苦。」感時之作，但說得太顯，不耐尋味。金氏所謂鄙詞也。感時傷事者，必熟讀碧山詞，而後可以作不平鳴。

又　詩外有詩，方是好詩。詞外有詞，方是好詞。古人意有所寓，發之於詩詞，非徒吟賞風月以自蔽惑也。少陵詩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酒污。」具此胸次，所以卓絕千古。求之於詞，旨有所歸，語無泛設者，吾惟服膺碧山。

又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爲碧山乎？然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即皋文尚非碧山眞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

又　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沉鬱頓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

又　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碧山詠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

又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眞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

《雲韶集》卷九　碧山詞自是取法白石，風流飄灑，如春雲秋月，令人愛不忍釋手。

又　碧山詞與陳西麓彷彿，但陳以和雅勝，王以清麗勝，要皆師白石而得其正者。

又　碧山詞高者入白石之室，而與竹屋並驅中原。

又　碧山學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之俊快，夢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舉得其格，蓋諸家皆有專司，白石其總萃也。

汪兆鏞《碧山樂府書後》　善乎竹垞翁之言曰：「王聖與宋末隱君子也，其詞於身世之感，有凄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此可爲定論。

【略】第詞集分調編錄，未臻完善，竊意如《青房並蒂蓮》詞：「愁窺汴堤翠柳，曾舞送當時，錦纜龍舟。」《水龍吟・牡丹》云：「怕洛中、春色匆匆，又入杜鵑聲裏。」是南渡初追憶汴京，宜編次於前。如《眉嫵・新月》、《高陽臺・詠梅》、《慶清朝・榴花》，張皋文謂並有君國之憂。及《慶宮春・水仙》云：「國香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一萼紅・紅梅》云：「歲寒事、無人共省，破丹霧、應有鶴歸時。」《無悶・雪意》云：「陰積龍荒，寒度雁門，西北高樓獨倚。」「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是懷蒙塵之慟而不忘恢復之思，宜編錄次之。至《天香・龍涎香》云：「孤嶠蟠煙，層濤蛻月。」是厓山之恨。《齊天樂・蟬》云：「甚已絕餘音，尚遺枯蛻。」是冬青之悲。《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云：「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縱有殘花，灑征衣、鉛淚都滿。」是荊駝之感。《綺羅香・紅葉》云：「何事西風老色，爭妍如許。」「但淒涼、秋苑斜陽，冷枝留醉舞。」是責亡國大夫不知恥辱也。循此微恉，重加排比，較有條理。因校錄一過，並掇拾群書之關涉者，附於卷尾，以資參考。既訂正《四明志》之誤，復推論之，以質諸世之知言者。

周稚圭《題碧山詞》 碧山才調劇翩翩，風格鄱陽好比肩。姜史姜張饒品目，人間別有窺姑仙。

沈道寬《論碧山詞》 孰云王後孰盧前，《花外》《蒲江》各一編。若把哀蟬方蟋蟀，故應詞法屬中仙。

馮煦《論詞》 青禽一夢春無著，頗愛中仙絕妙詞。一自冷雲埋玉笥，黃金不復鑄相思。

楊鐵夫《題樂府補題》 聲家律細到鄱陽，浙派千秋一瓣香。騷雅清空成一手，掃除風格玉笥王。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尊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尊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

王鵬運《四印齋刊本花外集跋》 碧山詞頡頏雙白，揖讓二窗，實爲南宋之傑。【略】張皋文云：「碧山詠物，並有君國之憂。」周止庵云：「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年丈端木子疇先生釋碧山《齊天樂》詠蟬云：「詳味詞意，殆亦《黍離》之感。『宮魂』字點出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鏡暗』二句，殘破滿眼，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哀世臣主，全無心肝，千古一轍也。『銅仙』三句，宗器重寶，均被遷斁，澤不下究也。『病翼』二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島棲流，斷不能久也。『餘音』三句，遺臣孤憤，哀怨難論也。『漫想』二句，責諸臣到此尚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其論與張、周兩先生適合，詳錄於後，以資學者隅反焉。

馮氏《玉笥山人詞跋》 此種詞在南宋至爲純正，然亦多可學到者。《山中白雲》全藁中出色者固多，率意腐庸亦不少，未若玉笥之全美。惟白石不可及。玉笥可與梅溪方駕，竹山固不及也。

《復堂詞話》 聖與精能，以婉約出之。以詩派律之，大曆諸家，去開寶未遠。玉田正是勁敵，但士氣則碧山勝矣。

又 閱陳實庵《鴛鴦宜福詞》、《吹月詞》，婉約可歌，有竹山、碧山風味。

《詞論隨筆》 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如王碧山詠新月之《眉嫵》、詠梅之《高陽臺》、詠榴之《慶清朝》，皆別有所指，故其詞鬱伊善感。

又 以詞爲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同旨，可薄爲小技乎？若徒作側艷之體，淫哇之音，則謂之小也亦宜。

《詞徵》卷一 釋皎然《詩式》謂詩有六至：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以詞衡之，【略】至苦而無迹者，碧山也。

又卷五 太史公文疏蕩有奇氣，吳叔庠文清拔有古氣，詞家惟姜石帚、王聖與、張叔夏、周公謹足以當之。數子者感懷君國，所寄獨深，非以曼辭麗藻，傾炫心魂者比也。

又卷五 王聖與多詠物詞。《掃花游》賦綠陰云：「舊盟誤了，又新枝嫩子，總隨春老。」《齊天樂》詠蟬云：「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家國之恨，惻然傷懷，殆畫傳中之馬半角也。

《柯亭詞論》 南宋以降，慢詞作法，窮極工巧，稼軒雖接武東坡，而詞之

組織結構，有極精者，則非純任自然矣。梅溪、夢窗，遠紹清眞，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詞法之密，均臻絕頂。宋詞自此，殆純乎人工矣。

又　白石詞在南宋，爲清空一派開山祖，碧山、玉田皆其法嗣。

又　碧山、玉田生當宋末元初，黍離麥秀之感，往往溢于言外。二家雖同出白石，而各具面貌。碧山沉鬱處最難學，近代王半塘即瓣香碧山者。玉田輕圓甜熟，最易入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沈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又稱碧山詞爲：「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王鵬運於光緒間刻《碧山樂府》一卷，取鮑氏刻本，重加校訂，並增戈順卿校勘數則，稱其詞可「頡頏雙白，揖讓二窗，實爲南渡之傑」。推許甚至。余謂五代詞人，以身值亂離，不敢昌言，故忠愛之忱，每託諸絳脣珠袖，碧山則借物興懷，不作喁喁兒女語，陳君稱其詞品之高，洵不虛也。

分　論

《**醉蓬萊**》《**掃西風門徑**》　《詞旨・警句》：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皺水軒詞筌》：陸輔之所摘，雖斷璧碎璣，然多屬宋人佳句。如【略】王碧山《醉蓬萊》「一室秋燈，一庭秋雨，更一聲秋雁」，【略】讀之不見其全，眞令人忽忽如失，有蛤帳中將旦之惜，深恨藏書不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歸故山而作，起筆蕭颯之音，凌紙而發。「翠蛾」二句知我無人，誰相慰藉，有「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之意。「故國」二句懷人戀闕，以渾成之筆寫之。「寒英」六句寫匏瓜無匹之感。「秋燈」三句清愁重疊而來，句法如明珠一串，宜周公謹稱爲「玉笛天津，錦囊昌谷」也。

《**花犯**》《**古婵娟**》　《詞律》卷一　七萬樹評：周、方二作，律度森然，而歷覽各家，無不字字摹擬，其所用諸去聲，若出一手。後人何棄此程式，而自以爲是乎！此篇仿美成手度，至所用上去字十餘，皆妙絕，眞名詞也。《宋四家詞選》周濟評：賦物能將人景情思一齊融入，最是碧山長處。由其心細筆靈，取徑曲，布勢遠故也。（下片）不減白石風流。《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花犯》《苔梅》云：「三花兩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輕委。雲卧穩，藍衣正，護春顦悴。羅浮夢，半蟾挂曉，么鳳冷，山中人乍起。」筆意幽索，得屈、宋遺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後半首尤佳。周止庵云：「不減白石風流也。賦物能將人景情思，一齊融入，最是白石長處。」以詠題面而論，起筆「蒼鬢」句與後幅之以「雲卧」、「護春」二句寫苔梅，皆雅逸而兼巧思。

《**掃花遊**》《**小庭蔭碧**》　《詞潔輯評》卷三：漸隔下杏字韻，應落二字。《詞綜偶評・宋詞》：（臙紅如掃）來路。過變處，一線相承。（舊盟誤了，又新枝嫩子，總隨春老）去路，用杜牧尋春事，入妙。《宋四家詞選》周濟評：嘆盛時易去。《詞則・大雅集》卷四：寄託深婉。《雲韶集》卷九：低徊曲折，感慨不盡。可勝痛惜。結於不得意中加點染。《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周止庵評此二調云：「前首感盛時易去，次首刺朋黨日繁。」其語誠爲有見。尋繹詞意，前首「遺恨多少」句兼傷時事之日非。「舊盟」、「新枝」三句悵老成凋謝而後進無人。「啼鳥」句言贏得莠言亂政耳。次首「亂碧迷人」句固有白香山原草又生之喻。其下「采香」句因亂碧而念采香人遠，有「天地閉，賢人隱」之慨。下闋「青苔」、「野塘」數語，深感朋黨之遍布。結句言大好曛和庭院，恐容易驚秋，猶云大好金甌，恐爲纖兒撞毀耳。以詠本題而論，昔人之賦「綠陰」者，如「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及「綠陰幽草勝花時」，又「深深院落陰陰柳，縱使無花也看來」，皆稱佳句。此詞賦「綠陰」，靜細而有瀠洄之態，亦詠物之雅製也。

《**水龍吟**》《**世間無此聘婷**》　《詞潔輯評》卷五：荼蘼如何寫，直合淺淺許。海棠尤難着色。不離不即，已在個中。遇棘手題，當思所變計。二調頗堪玩味。《詞綜偶評・宋詞》：（歎黃州一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王元之知黃州，有《海棠》詩，燕宮謂《宣和畫譜》也。兩首前後結句，彷彿相似，尚少變化。《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沉至。詠牡丹云：「自眞妃舞罷，謫仙賦後，繁華夢，如流水。」詠海棠云：「歎黃州一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感寓中出以騷雅之筆，入人自深。《詞則・大雅集》卷四：碧山咏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感，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切故也。就題論題，亦覺躊躇滿志。清眞、白石間有疵累語，至碧山乃一歸純正。善學者首當服膺勿失。《雲韶集》卷九：起筆絕世孑神。字字是痛惜之深，花耶人耶？吾烏乎測其命意之所至！纏綿嗚咽，風雨葬西施，同此淒豔。《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惟上、下闋之結句見本意，其餘皆詠海棠。

「黃州」三句言自東坡去後，俊賞無人，歎人才銷乏，負此名花。下闋「明朝小雨」二句黯然家國之悲，音在絃外，花香細雨間，杜娘紅淚，與燕支同灑春衫矣。

《瑣窗寒》（趁酒梨花）　《雨村詞話》卷二：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催詩柳絮，一窗春怨。」末句云：「夜月茶蘼院。」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亦作《瑣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琴，黃金鑄出相思淚。」可想見平生服膺矣。

《詞苑萃編》卷五引《宋名家詞》云：叔夏《瑣窗寒》自序云：「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其詩清峭，其詞閒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因作此以悼之。」其前段云：「斷碧分山，空簾到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愁魂正遠，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更無清致。」其推碧山至矣。然如此等詞，其清致不更勝碧山耶？《詞則・大雅集》卷四：此詞絕似陳西麓，但骨韻過之。（試憑他、流水寄情，遡紅不到春更遠）低徊宕往。

《南浦》（柳下碧粼粼）　《詞綜偶評・宋詞》：（「別君南浦」四句）點化文通《別賦》，卻又轉進一層，匪夷所思。（應有淚珠千點）用東坡詞意。《宋四家詞選》周濟評：碧山故國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體。《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王碧山《春水》云：「別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淺。再來漲綠迷舊處，添卻殘紅幾片。」【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雙硯齋詞話》：態濃意遠，如曳五銖。《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南浦》（春水）云：「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滄浪一舸，斷魂重唱蘋花怨。」寄慨處，清麗紆徐，斯爲雅正。《詞則・大雅集》卷四：玉田以《春水》一篇得名，因冠詞集之首。以中仙此篇較之，畢竟何如？《雲韶集》卷九：題極清秀，卻合碧山手法。寄慨處亦清麗閒雅，非蔣竹山，亦非周草窗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春水不難於寫景言情，而難於寓情於景，沈思入細。此作一往情深，且有託意。「南浦」以下四句及「簾影」至結句皆經意之作。如永叔之方夜讀，樹樹秋聲，如司馬之聽琵琶，絃絃掩抑也。與玉田《春水》詞。可稱雙美。

《水龍吟》（曉寒慵揭珠簾）　《詞綜偶評・宋詞》：以下三首，俱明雋清圓，無堆垛之習。（「曉寒慵揭珠簾」四句）用徐仲雅《宮詞》。【略】兩首前後結句，彷彿相似，尚少變化。《詞則・大雅集》卷四：以清虛之筆，摹富豔之題，感慨沈至。（末二句）一往哀怨。《雲韶集》卷九：牡丹極富豔，作者易入俗態。此作精工富麗，卻又清虛騷雅，絕不作一市井語，詞可占品。結有感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七句賦牡丹正面。「眞妃」四句借唐宮遺恨，慨天水之消沈。下闋言衆醉盈廷，獨醒何補，詠花亦以自悼。結句言京洛春光雖好，白雁南來，帝業共春光俱逝，但微旨及之，不說盡耳。

《齊天樂》（綠槐千樹西窗悄）　《詞綜偶評・宋詞》：組織處一一工妙。（殘紅收盡過雨）「紅」當作「虹」。《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此身世之感。《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齊天樂》諸闋，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略】詠蟬首章云：「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后祝髮爲尼事乎？後疊云：「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憶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尚遺枯蛻。鬢影參差，斷魂清鏡裏。」意境雖深，然所指卻瞭然在目。《雲韶集》卷九：較草窗一作稍覺婉雅，其借題抒寫身世之感，情則一也。有骨有韻，不獨哀感。後半直與草窗作無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二句便得聞蟬神理。「嫩翼」二句詠本題。「冰箋」至「憔悴」六句是蟬是人，同抱身世之感。轉頭處三句虹收殘雨，驚耳秋聲，即寫景亦是佳句，況詠蟬耶！「病葉」三句無限蒼涼之思，尤耐吟諷。結筆「枯蛻」、「斷魂」四句詠蟬固佳，何淒清乃爾耶？

《三姝媚》（紅纓懸翠葆）　《詞綜偶評・宋詞》：（「紅纓懸翠葆」三句）正寫起。（萬顆燕支）以下三層，俱是借用法。（「正夜色瑛盤」二句）用魏明帝事。（「薦筍同時」三句）用唐人櫻筍會事。（「貯滿筠籠」二句）用少陵詩意。（「謾想青衣初見」二句）用小說范陽盧子事。《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王碧山【略】《櫻桃》云：「薦笋同時，歎故園春事，已無多了。貯滿筠籠，偏暗觸、天涯懷抱。謾想青兒初見，花陰夢好。」【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詞則・大雅集》卷四：中有幽怨，涉筆便深。《雲韶集》卷九：情詞都勝。同是天涯淪落，可勝浩歎。情景兼工，秦、柳不得專美於前。

《慶清朝》（玉局歌殘）　《詞綜偶評・宋詞》：（玉局歌殘，金陵句絕）東

坡《賀新涼》詞，後段單說榴花。荆公詠榴花，有「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何須擬，蠟珠作蒂」二句）出溫飛卿詩。（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眞仙去，掃地春空）溫陽七聖殿遶殿石榴，皆太眞所植，出《洪氏雜俎》。（「顚倒絳英滿逕」二句）用昌黎詩。《詞選》張惠言評：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白雨齋詞話》卷二：古今絕搆。【略】後半闋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眞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顚倒絳英滿逕，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尚餘數點，還勝春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詞則・大雅集》卷四：低回婉轉，姿態橫生，《小雅》怨誹不亂，此詞有焉。美成，少游，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時有俚語耳（白石亦間有此病）。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雲韶集》卷九：榴花題難於諸花，以可說者少。此獨寫得宜《風》宜《雅》，清新綺麗，兼而有之。感慨繫之。《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鉅製，多寓微旨。【略】王碧山「玉局歌殘」，北門告哀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中引用古事，以用其事不用其名爲佳。《片玉詞》多用兩人名作對語，如《宴清都》之「庾信愁多，江淹恨極」、《過秦樓》之「才減江淹，情傷荀倩」，雖詞句似凝重，而能不露人名，尤爲隱秀。碧山此詞之「玉局」、「金陵」、《水龍吟・海棠》之「黃州」、「燕宮」，皆引其事不顯其名也。此詞雖詠花，而起三句即含有社屋之悲。以下七句皆詠本題。轉頭處即明言「舊家殿閣」，以後皆兼寫其禾黍之思。觀其「車馬山中」句當是詠西湖行殿之榴花。結句言數點餘紅，猶勝於濃酣之春色，喻己之一點丹心，耿然長在，與吳梅村詩之「石榴噴火照皇都，再哭蒼梧愧左徒」，有同感也。

《高陽臺》（殘萼梅酸）　《詞綜偶評・宋詞》：（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與竹山「縱然歸近，風光又是，翠陰初夏」，各有其妙。《白雨齋詞話》卷二：《高陽臺》云：「屢卜佳期，無憑卻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幽情苦緒，味之彌永。《藝衡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此言半壁江山，猶可整頓也。眷懷君國，盼望中興，何減少陵。《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芳春正好，而留滯未歸，紫燕盼書，金錢卜信，懷人與懷鄉之念，幷集客中，宜其詞之善感矣。張叔夏評碧山詞云：「琢語峭拔，有白石意度。」今觀此類之詞，筆勢迴旋，情致悱惻，是碧山所長，若云峭拔，視白石似尚隔一塵也。又評：此詞純是懷人之作。「燕翎」四句及下闋「佳期」以下至結句，皆用旋折之筆，而情思亦隨之縈轉。紆徐爲妍，詞家之佳境也。觀其「飄零」、「楊花」三句，似有所諷。或有友在北庭，盼期早歸，謂新命彈冠，不若故山戢景，但無事證，未敢斷言。《花外集》中固多寓意，但篇篇求深，必失之愈遠。如《龍涎香》詞，論者必附會謝太后及海外事，失之穿鑿矣。

《掃花遊》（商颸乍發）　《詞綜偶評・宋詞》：不似竹山羅列許多秋聲，命意與歐公一賦仿佛相似。但從旅客情懷說來，倍覺愴然。（頓驚倦旅）主意。（但落葉滿階，唯有高樹）歐公所謂「聲在樹間」也。（「想邊鴻孤唳」四句）借以作波，亦如歐公賦末用「蟲聲唧唧」也。又評周密《臺城路》（槐陰）：朗潤清越，詠物題中所難，碧山二作亦然。《詞則・大雅集》卷四：前半檃括永叔《秋聲賦》，後半則自寓身世飄零之感。《雲韶集》卷九：寫出許多愁景，攪人愁思。

《摸魚兒》（洗芳林）　《詞綜偶評・宋詞》：疑失題。筆路與想路俱極尖巧。尤妙在無一點俗氣，否則便類市井小兒聲口矣。《蓮子居詞話》卷一：山谷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際春歸，也過吳中路。君行到處，便快折河邊千條翠柳，爲我繫春住。」三詞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勝。終不若元梁貢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爲灑脫有致。《雙硯齋詞話》：通體一氣卷舒，生香不斷，鄱陽家法，斯爲嗣音矣。《左庵詞話》卷上：余謂詞最宜清空，一氣轉折，方足陶冶性靈。碧山《花外集・摸魚兒》云：「洗芳林【略】。」不須雕琢自佳。蒙每學詞，必以此旨爲式。《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洗芳林夜來風雨」一闋，《花外集》中，惟此篇最疏快。風骨稍低，情詞卻妙。《雲韶集》卷九：此詞筆墨仿佛竹山，集中偶一爲之。聲情幷茂，感慨不盡。絕妙情韻。

《天香》（孤嶠蟠煙）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諸香龍涎爲最，出大食國。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一二載，土人更相守視，候雲散則龍已去，往必得龍涎。又一說，太洋海中，龍在其下，湧出之涎，爲日所爍成片，風漂至岸，人得取之。《雙硯齋詞話》：態濃意遠，如曳

五銖。《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天香》（龍涎香）一闋，莊希祖云：「此詞應爲謝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論正合余意。惟後疊云：「荀令如今漸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必有所興，但不知其何所指，讀者各以意會可也。《詞則・大雅集》卷四：「荀令」二語，必有所興，但不知其何所指。《雲韶集》卷九：起八字高。字字嫻雅，斟酌於草窗、西麓之間。亦有感慨，卻不激迫，深款處得風人遺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物工細之作，唐五代以來絕少，南宋較多。此調前半體物瀏亮，後半即物寓情，詠物之名作也。起筆切合而極凝鍊，「蟠」字、「蛻」字尤工。「縈簾」二句既狀香痕蕩漾，而以海山雲氣關合本題，在離合之間。後四句藉香以寓身世今昔之感，開合有致。又評王易簡《天香》（烟嶠收痕）：《樂府指迷》謂詠物須有切定本題句，但「龍涎香」無確切之典，故王碧山賦此題，僅以「蟠煙」、「蛻月」、「海山雲氣」等映帶之。此作首句「煙嶠」、「雲沙」，含有「龍涎」意，以外皆詠「香」。下闋「少年」句、「素被」句與碧山「荀令」、「空篝」詞意相似，但此調頗工細，雖未與《花外》抗手，亦可接武矣。

《眉嫵》（漸新痕懸柳）　《詞選》張惠言評：碧山詠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雙硯齋詞話》：別有懷抱，與石帚《揚州慢》、《淒涼犯》諸作異曲同工。《白雨齋詞話》卷二：古今絕構。《詞選》取之，確有特識。《眉嫵》（新月）云：「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　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略】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詞則・大雅集》卷四：「漸」字「便有」字，卻是新月，寓意微而多諷。後半忽用縱筆，卻又是虛筆，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極龍跳虎卧之奇，海涵地負之觀。《雲韶集》卷九：句句是新月，卻句句是望到十五。「漸」字及「便有」字，用得婉約。「千古」句忽將上半闋意一筆撇去，有龍跳虎卧之奇。結更高簡。《復堂詞話》：玉田正是勁敵，但士氣則碧山勝矣，蹊徑顯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賦本題，人與月兼寫，描摹工雅，若一串牟尼，粒粒皆含精采。下闋故國之念甚深，「雲外山河」，尚留「舊影」，而新亭舉目，朝市全非，縱有吳剛「玉斧」，焉能補破碎金甌耶！

《高陽臺》（殘雪庭陰）　《詞選》張惠言評：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耻，天下將亡也。《詞則・大雅集》卷四：無限哀怨，一片熱腸，反復低回，不能自已。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詞有碧山，而詞乃尊，以其品高也。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復堂詞話》：《詩品》云「反虛入渾」，妙處傳矣。《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此等傷心語，詞家各自出新，實則一意，比較自知文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碧山與公謹並負時名，其交友多詞壇遺逸，故公謹寄詞，切時雨停雲之感。碧山和之，亦有屋梁落月之思。此詞前半首平叙初春懷友，其經意在後半首以蘊藉之筆，致纏綿之懷。「芳草天涯」句憂生念亂，情見乎辭。結句更有「來軫方遒」之慨。

《無悶》（陰積龍荒）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何嘗不峭拔，然略粗壯，其所以爲碧山之清剛也。白石好處，無半點粗氣矣。《白雨齋詞話》卷二：《無悶》（雪意）後半闋云：「清致，悄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攙春意。誤幾度憑欄，莫愁凝睇。應是梨雲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無限怨情，出以渾厚之筆。惟「南枝」句中含譏刺，當指文溪、松雪輩。《詞則・大雅集》卷四：無限怨情，出以渾厚之筆，令人攬擷不盡。《雲韶集》卷九：筆致翩翩，音調和雅。是雪意，不是落雪。寫「意」字，描色取神，極盡能事。

《齊天樂》（一襟餘恨宮魂斷）　端木埰《詞選批注》：詳味詞意，殆亦碧山黍離之悲也。首句「宮魂」字點清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宴安如故也。「鏡暗妝殘」，殘破滿眼。「爲誰」句，指當日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臣主全無心肝，眞千古一轍也。「銅仙」三句，傷宗器重寶均被奪北去也。「病翼」三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徼棲流，斷不能久也。「餘音」三句，哀怨難論也。「漫想熏風，柳絲千萬」，責諸人當此，尚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語意明顯，悽惋至不忍卒讀。《介存齋論詞雜著》：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鬱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產蕙蘭。

又：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

《宋四家詞選》周濟評：此家國之恨。《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王碧山【略】蟬云：「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齊天樂》諸闋，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略】詠蟬【略】次章起句云：「一襟餘恨宮魂斷。」下云：「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尚如許。」合上章觀之，此當指王昭儀改裝女冠。後疊云：「銅仙鉛淚如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字字淒斷，卻渾雅不激烈。「餘音」數語，或有感於「太液芙蓉」一闋乎。《復堂詞話》：此是學唐人句法章法，「庾郎先自吟愁賦」，遜其蔚跂。《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首詠蟬乃身世之感，此首乃宗社之痛。端木子疇評此詞云：「詳味詞意，『宮魂』字點出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燕安如故。『鏡掩』二句殘破滿眼，而修容飾貌，側媚依然。『銅仙』三句宗器重寶均被遷奪。『病翼』二句更痛哭流涕，言海島棲流，決不能久。『餘音』三句遺臣孤憤，哀怨難論。『謾想』二句責諸臣到此尚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其論與張皋文、周止庵之言相合，余亦從之。滄桑遺黎，誦之嗚咽。

《**掃花遊**》（**卷簾翠濕**）《宋四家詞選》周濟評：刺朋黨日繁。《雲韶集》卷九：寫惜春情意，亦蘊藉深婉，不作激迫之詞，自是碧山本色。嗚咽。

《**水龍吟**》（**翠雲遙擁環妃**）《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沉至。【略】詠白蓮云：「太液荒寒，海山依約，斷魂何許。」又云：「三十六陂煙雨，舊淒涼，向誰堪訴。如今漫說，仙姿自潔，芳心更苦。」寫出幽貞，意者亦指清惠乎。《詞徵》卷五：聖與又有賦白蓮詞云：「翠雲遙擁環妃，夜深按徹《霓裳》舞。」據《三餘帖》，蓮花一名玉環，故王以「環妃」爲喻。然下云「按徹《霓裳》」，則又似指唐宮妃子言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集中倚《水龍吟》調凡五首，皆詠物之作，賦體與興體兼有之。詠白蓮兩首，次首尤勝。惟起五句詠本題，餘皆藉花以抒感。「海山」、「斷魂」句言未造飄流海島，落日狂濤，宮車不返。「別有冰肌」四句意謂兩朝冠劍，降表簽名，大有人在，而不欲斥言，乃託詞以隱刺。後段「仙姿」二句尤爲攖心深痛，縱埋名削迹，安能解其飲冰茹蘗之悲，何異於落盡蓮衣而蓮心更苦，乃極寫其哀思。「早凌波去」句悵鼎湖之去遠，「乘風盼歸」句，乃抱弓劍而仍號也。凡作詠物詞，須切定本題，如清眞《水龍吟》詠梨花，既用樊川、靈關事，又用「深閉門」及「一枝帶雨」以切合之，若僅言花白，安見即是梨花。碧山此詞，雖意在君國，而本題亦不拋荒。首句之「翠雲」、「環妃」及後段之「仙姿自潔」、「玉璫凌波」句仍雅切白蓮，可謂句意兼得矣。

《**慶宮春**》（**明玉擘金**）《白雨齋詞話》卷二：《慶宮春》（水仙）云：「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皋怨別。哀絃重聽，都是淒涼，未須彈徹。」後疊云：「國香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結云：「試招仙魄，怕今夜瑤簪凍折。攜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淒涼哀怨，其爲王清惠作乎？《雲韶集》卷九：若有人兮立而望，翩姍姍其來遲。「哀絃」三句，淒冷。寄慨無窮。結筆高，謫仙之遺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筆二句工整。「起舞」、「瘦腰」四句從水仙化身着想，遂覺仙影翩嫻，色香雙絕。「前度」句以湘皋映帶水仙，而以「怨別」二字領起下闋之意。「哀絃」三句用琴中《水仙操》以切合本題。且廿五湘絃與「湘皋」句融成一片。轉頭處「國香」句及歇拍「故宮」句標明借花寫怨之懷，既感喟身世，復眷念宗國，故下闋烟昏月冷等辭，滿紙皆淒寒之韻也。

《**水龍吟**》（**曉霜初著青林**）《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沉至。【略】詠落葉云：「渭水風生，洞庭波起，幾番秋杪。想重崖半沒，千峰盡出，山中路，無人到。」筆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於崖山乎？《詞則・大雅集》卷四：結得寂寞。《雲韶集》卷九：淒涼奇秀，屈、宋之遺。此中無限怨情，只是不露，令讀者心怦怦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見落葉而傷秋，詞人每有此感。但碧山忠愛之忱，出於不容已，故詞中「宮溝」、「故國」，觸處生悲。「渭水」、「洞庭」句引亂愁於無次，「山路無人」句歎劫後之蕭條。下闋因落葉而動鄉思，斷雁殘蟬，同其淒韻。此詞「洞庭」七句及「前度」以下五句頗警動。集中倚有《綺羅香・紅葉》云：「千林搖落漸少，何事西風老色，爭妍如許。二月殘花，空誤小車山路。重認取，流水荒溝，怕猶有、寄情芳語。但淒涼，秋苑斜陽，冷枝留醉舞。」其下半闋無語不悲也。

《**齊天樂**》（**碧痕初化池塘草**）《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齊天樂》諸

闋，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詠螢云：「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何人爲省。但隔水餘輝，傍林殘影。」詠歎蒼茫，深人無淺語。「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詞則・大雅集》卷四：雅鍊。《雲韶集》卷九：淒淒切切，秋聲秋色秋氣滿紙。感慨蒼茫。末二語一往歎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句句切本題，工致妥貼，詠物之本色。下闋以「幽恨」二字領起下文。「漢苑」、「秦陵」以下，今愁古怨，并赴毫端，如秋聲自西南來，金鐵皆鳴。「餘輝」、「殘影」句草間之爝火，即劫後之遺民，爲之一歎。《花外集》凡詞六十五首，而詠物近三十首，有寄託者爲多。周止庵評其詞云：「詠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

齊天樂》冷煙殘水山陰道）《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天樂》）云：「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門黃葉。」一起令人魂銷。又云：「換盡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絕。」亦不堪多誦。後疊云：「短褐臨流，幽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黍離麥秀之悲，「山色」六字，淒絕警絕，覺「國破山河在」，猶淺語也。下云：「江雲凍折。算只有梅花，尚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韻高絕。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雲韶集》卷九：起得淒秀。一味感惜，情見乎詞。淋漓曲折，白石化境。《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宋末遺民之能詞者甚多，此詞「冷烟殘水」首句即有賸水殘山之慨，秋崖亦遺民之一也。「擁門黃葉」句絕好之秋山圖畫。「秋芳西子」句因秋崖歸越，故引用越中西子，而言愁換秋芳，面面俱到。「短褐」三句申足首句「殘水山陰」之意。「江雲梅花」句回顧上闋「還與何人」句，如唐遺民蒼雪詩之「獨向梅花說到明」也。

八六子》掃芳林）《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八六子》云：「漫淡卻，蛾眉晨妝慵掃。寶釵蟲散，繡衾鸞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空山留月聽琴。料如今，門前數重翠陰。」宛雅幽怨，殊耐人思。　又卷五：蒿庵《八六子》云：「罨重城【略】。」此則變化於少游，美成、碧山，而更高出數倍者。（此詞與碧山一篇，格近似而用意各別，與板襲者不同。）《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惜春光之易老，下闋「蛾眉」句以下感舊而兼懷人，承以「寶釵」二句，淒豔動人。《八六子》之腔拍生硬，作者自然雅逸出之，若不經意，而情景並到。結處餘韻不盡，句亦渾成。

《一萼紅》《玉嬋娟》）《白雨齋詞話》卷二：《一萼紅》（赤城山中題梅花卷）云：「疏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間。」後半云：「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訊孤山。冰骨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須訝、東南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殘。」身世之感，君國之恨，一一可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六句確是題梅花卷而非詠梅。「玉嬋娟」三句雲思霞想，破空而來。「淡月」、「闌干」二句詠花影以襯託畫梅，仍不實賦梅花，詞心靈妙。下闋「孤山」句，羅浮庾嶺，梅花盛處，而獨言孤山者，蓋寓宗國之思，故歇拍有「故國」、「風殘」之慨。後幅與姜白石《疏影》詞詠梅同意。掩淚頻看，低回不盡，與禾黍周原同感矣。

《疏影》《瓊妃卧月》）《白雨齋詞話》卷二：《疏影》（梅）云：「籬根分破蒼虯欲捲漣漪去，漫蛻卻、連環香骨。【略】幽情苦緒，味之彌永。　《詞則・大雅集》卷四：碧山咏梅之作最多，篇篇皆有寓意，出入《風》、《騷》，高不可及。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宋詞中詠梅諸作，各有思致，此作清超而兼迴曲之趣。起首「瓊妃」四字殊新穎。「芳屧」句有陳思王「凌波羅襪」之思，未必有其人，而文人每有此託想。下闋由折花歸去而憶及故人，旋見翠葉成陰，歎芳時之易逝，既惜別而又惜花，可以興，可以怨矣。集中尚有《一萼紅・石屋探梅》之作，不及此首之精。

《法曲獻仙音》《層綠峨峨》）《白雨齋詞話》卷二：「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可謂淒怨。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層綠峨峨，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銷黯，況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荏苒一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酒，灑征衣鉛淚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遣一襟幽怨。」較高詩更覺淒婉。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爲詠聚景亭梅和草窗韻而作。亭在聚景園中，梅林極盛。碧山屢往游之，故上闋有幾度尋芳之語。董嗣杲《西湖百詠》注云：「阜陵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東，并浮屠之廬九，曾經四朝臨幸。繼以諫官陳言，出郊之令遂絕。」故下闋云「明月夜深歸輦」，想見當日宸游之樂。迨年久境遷，園亭蕪圮，悠悠行客，孰動餘悲。故「滿」字韻云縱有殘花，惟淒涼過客淚洒征衣耳。《夢粱錄》載高似孫過聚景園詩「水際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與碧山同感也。

《**望梅》(畫闌人寂**)　《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望梅》云：「剪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艷，雪裏暗香，偶成拋擲。」寄慨往事，必有所指。後半云：「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驛。」惓惓故國，忠愛之心，油然感人，作少陵詩讀可也。《雲韶集》卷九：諸家梅詞，各極其盛。白石尚矣，餘則各具一幟，不分短長也。「粉怯珠愁」四字警鍊。結二語是題神，亦是抒情。《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前六句實賦梅花，餘雖句句詠梅，而處處有宗國之思。

《**摸魚兒》(玉簾寒**)　《白雨齋詞話》卷七：碧山詠蓴云：「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緘芳字。」下云：「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玉田《長亭怨》云：「故人何計，渾忘了、江南舊雨。」下云：「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自甘終隱，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人，同一用意忠厚。《詞則・大雅集》卷四：疏淡中見沈着，筆意自高。《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四句賦「蒓」，細膩熨貼。「羅帶」二句喻新而句秀。「吳中」四句以酪乳、鱸魚爲「蒓」作陪賓，佐秋來之一醉，筆致生動。下闋因蒓鱸而動鄉思，兼有蒹葭憶遠之情。因前半首徵實，故後半課虛，虛實相乘，乃布局揣稱處。後路託想迢遞，詞客秋懷，與烟水同其浩渺矣。

《**醉落魄》(小窗銀燭**)　《白雨齋詞話》卷七：碧山《醉落魄》云：「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婉麗中見幽怨，殆亦借題言志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惜黃花慢》聞歌詞自序云：「連歌數闋，皆清眞詞。」此亦云「春調清眞曲」，蓋清眞詞本擅名，又得大晟提唱，遂遍播於青帘紅袖間也。前半賦聞歌，而承以紅雨撲簾，後半賦懷人，而承以「斜月杏花」，皆用靈秀之筆，虛寫風物，而情懷自見。

《**一萼紅》(思飄飄**)　《詞則・大雅集》卷四：託志孤高。

《**長亭怨》(泛孤艇**)　《詞則・大雅集》卷四：感慨係之。　《襄碧齋詞話》：姜白石《長亭怨慢》云：「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王碧山云：「水遠、怎知流水外，卻是亂山尤遠。」似覺輕俏可喜，細讀之毫無理由。所以詞貴清空，尤貴質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語云：「愁苦之音，工於歡娛之言。」上闋之意，人在頹垣廢苑間易生惆悵，況賞花人遠，陳迹重重，盡逐烟雲而散，能不惘然！下闋承上別後而言，水遠而山外尤遠，有恨如春草，更遠更生之意，見離情之無際。我念故人，恐故人忘我，正愁心縹渺之時，顧斜日而嗟逝景，撫喬木而惜年芳，四望寂寥，惟數點殘花，尚伴人淒惋。後半詞意愈轉而愈悲，如聞江上琵琶，聲聲掩抑也。

《**高陽臺》(駝褐輕裝**)　《詞則・大雅集》卷四：上半叙遠游未還，是懸揣之詞，下半言歸來情事，是逆料之詞。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原序云：「陳君衡遠游未還。周公謹有懷人之賦，倚歌和之。」公謹之詞，言金章寶帶，行色莊嚴，此言朔雪龍庭，當是奉使遠赴元廷。公謹詞言「都付新詩」，此言「當時賦情」，蓋其人亦能文，爲公謹碧山之吟侶，故皆贈以長歌，盼其早歸。碧山此作，上、下闋之後段，頗見交情。且意有所屬，謂即使能歸，恐秦淮碧水依然，猶朝政仍苟安旦夕，此愁將誰語耶？

《**青房并蒂蓮》(醉凝眸**)　《詞則・大雅集》卷四：結七字淡而有味。

《**綺羅香》(屋角疏星**)　《詞則・大雅集》卷四：（一一片秋聲四句）精警。

《**綺羅香》(玉杵餘丹**)　《詞則・大雅集》卷四：此詞亦有所刺。結亦有所寓。

《**聲聲慢》(啼螿門靜**)　《詞則・大雅集》卷四：此篇以疏淡之筆，狀淒惻之情，絕有姿態。　《雲韶集》卷九：一片蕭索之聲，如聞如見，眞神作也。感慨悽惻之情，以飄灑之筆出之，絕有姿態。

《**露華》(晚寒佇立**)　《雲韶集》卷九：字字精鍊，句句雅秀，無一毫纖小之態。精湛之句，結筆寄慨。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詠碧桃凡二首，錄其第二首。其下闋取徑遠而布勢曲，無語不工，尤耐尋味。寫溪上桃花，如三素仙姝，靜夜向清波照影也。

《**踏莎行》(白石飛仙**)　《雲韶集》卷九：草窗詞清峭，得白石之妙，故歷言其品格。南宋白石出，詩冠一時，詞冠千古，諸家皆以師事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以渾樸之筆，發淒戀之音，可見交誼深摯，紫霞、白石，弁陽翁庶幾當之。「風月」、「山川」二句凝重而倜儻，總括草窗之詞境，亦隱以自道。此調與稼軒《賀新郎》詞之懷同甫，玉田《瑣窗寒》詞之懷碧山，皆令人增朋友之重。

《**淡黃柳》(花邊短笛**)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與草窗叙

別。傷會少而離多，雖別友之常情，未見警拔處，但碧山與草窗，在宋季並轡詞場，兩情至厚，曾錄別於孤山，次年遇於會稽，旋別去，又次年，草窗自剡溪還，匆匆執手，又復分襟。故結句云「花陰共酌」，回應首句，盼其重踐孤山之約。通首歷叙萍蹤，含情宛轉，牙、期、管、鮑，平生能有幾人？南浦移舟，山陽聞笛，同此黯然之思也。

《**西江月**》（**褪粉輕盈瓊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褪粉」二句雪梅合詠，雙管齊下。「東風不掃」四字確是畫中雪梅，詞心工細。結句「素被」六字即實賦雪梅，亦是佳句。況合「峭寒」句觀之，仍是虛寫畫中雪梅，字句捶鍊而出，猶其餘事也。趙元父爲燕王八世孫，入元爲辰州教授，愧此梅花高節矣。頗工詞曲，有「香月照妝秋霧薄，水雲飛珮藕絲輕」及「雁聲能到畫樓中。也要玉人知道有秋風」等句，其詞筆頗近碧山。

《**一萼紅**》（**小庭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春陰庭院，靜境宜人，試燈壓酒，大好韶光冉冉從閑中度去，前半皆賦「初春」，雖未賦「懷舊」，已含有淒清之思。後半皆賦「懷舊」，嫩草垂楊，當日俊游，亦初春天氣，乃風物依然，而酒邊人遠，俯仰今昔之懷，娓娓寫來，如聽清談屑玉也。

《**聲聲慢**》（**迎門高髻**）《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綺夢消沈，餘情縈曳，通篇皆感舊成吟。其言朱鉛淺拂，螺髻高盤，想見當日京洛妝飾之盛。繼言南浦蘭舟去後，花隨流水，蟬過別枝，殊有洛里柳枝之慨。餘煖檀槽，徒存惆悵耳。此詞叙情明順，無事尋繹。以倩麗之筆，致低回之意，碧山所擅長也。

《**應天長**》（**疏簾蝶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僅叙述舊游，其婉妙處在「蕩漾去年春色」至結句，筆致亦若春風之蕩漾，當年之題竹小詩，醉花深屋，如流塵逐夢矣。結句四字，昌黎之詠銀燭，在共醉之時，此則在獨歸之後，其有「燭消人瘦」之感耶？

紀事

張炎《湘月》 余載書往來山陰道中，每以事奪，不能盡興。戊子冬晚，與徐平野、王中仙曳舟溪上，天空水寒，古意蕭颯。中仙有詞雅麗，平野作《晉雪圖》，亦清逸可觀。余述此調，蓋白石《念奴嬌》鬲指聲也。行行且止，把乾坤收入，蓬窗深裏。星散白鷗三四點，數筆橫塘秋意。岸葺衝波，籬根受葉，野徑通村市。疏風迎面，溼衣原是空翠。堪歎敲雪門荒，爭棋墅冷，苦竹鳴山鬼。縱使如今猶有晉，無復清游如此。落日沙黃，遠天雲淡，弄影蘆花外。幾時歸去，翦取一半煙水。

又《聲聲慢》 與碧山泛舟鑑曲，王載隱吹簫，余倚歌而和。天闊秋高，光景奇絕，與姜白石垂虹夜游，同一清致也。晴光轉樹，曉色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匆匆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芳盡短，奈不堪深夜，秉燭來游。誰識山中朝暮，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志雅堂雜鈔》 辛卯十二月初夜，天放絳仙，江寧王大圭至，問王中仙今何在？云：「在冥司，有滯未化。」有詩云：「天上人間只寸心，煙花雨意抑何深。十年尚有梢頭恨，燕子樓空斷素琴。」又詩云：「繡閣珠簾半未殘，中年何事早拘攣。春風詞筆時塵暗，手拂冰絃昨夢寒。」

又 聖與猶緝《對苑》一書，甚精，凡十餘冊，止於三字，如「獅兒橘」、「鳳兒花」之類。

汪兆鏞《碧山樂府書後》 顧《宋史》無傳，《浙江通志》未載，其仕履行誼未詳。《絕妙好詞箋》引《延祐四明志》謂「至元中爲慶元路學正」。按《元史・百官志》：「各行省設儒學提舉司，每司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人，司吏二人。」屬官無學正之名。《宋史・職官志》有「提學事司，掌一路學正」。慶元路本明州，以集中《四明別友》、《歸故山》等詞揆之，殆王聖與南宋末掌慶元路學正，宋亡歸隱。張叔夏題其詞集云：「野鵑啼月，便角巾還第，輕擲詩瓢付流水。」情事脗合。厲箋引《延祐四明志》，未加深考也。《樂府補題》、《四庫提要》謂皆宋遺民詞，其中聖與之詠《龍涎香》、《白蓮》、《蓴》、《蟬》諸篇，皆與唐玉潛（珏）倡和，聖與、玉潛同里，六陵埋骨，玉潛主其事。陶篁村《全浙詩話》：玉潛之前有王英孫字才翁，必聖與昆季。篁村謂玉潛寒士，才翁富而好禮，六陵事，非才翁慷慨揮金，里中諸惡少何能一呼衆應，成此良謀？故黃文獻以茲舉歸功於才翁。是聖與、玉潛之結祠社，淵源如此，決非貶節仕元，尤可信。善乎竹垞翁之言曰：王聖與宋末隱君子也，其詞於身世之感，有淒然

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此可爲定論，無惑於《四明志》之說矣。

著錄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碧山詩餘》。

又《碧山樂府》。

《古今書刻》卷上　陝西布政司：《碧山樂府》。

《趙定宇書目》《碧山樂府》二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花外集》一卷，宋王沂孫撰。

朱彝尊《詞綜發凡》　周公謹、陳君衡、王聖與，集雖抄傳，公謹賦《西湖十景》，當日屬和者甚衆，而今集無之。《花草粹編》載有君衡二詞，陸輔之《詞旨》載有聖與《霜天曉角》等調中語，均今集所無。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碧山詞跋》　詞名《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原有二卷，今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者僅五十一闋，似非完璧，補遺復得十四闋。予因取各選本互校之，從其是者。【略】茲所校正四十一首，皆其精美之作，可誦可歌者矣。

王鵬運《四印齋刊本花外集跋》　右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碧山樂府》，一卷。【略】顧其集傳本絕少，諸家譜錄，均未之及。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刊爲詞六十有五，《御選歷代詩餘》云《碧山樂府》二卷，則此刻似非完書。光緒戊子春日覆刊元本蘇、辛詞畢，復取鮑氏刻本重加校訂，並增入戈順卿校勘數則，付諸手民，以公同志。

汪兆鏞《碧山樂府書後》　宋王聖與《碧山樂府》二卷，又名《花外集》，見《御選歷代詩餘》。《四庫》未著錄，毛氏汲古閣《宋六十家詞》無之。今惟存《花外集》一卷，鮑氏知不足齋本、范氏《宋三家詞》本、王氏四印齋本、鹽城孫氏本，並同，實非完帙。《絕妙好詞》所錄《詞旨・警句》及《詞眼》，集中均未盡載），而精粹爲南宋之傑。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玉笥山人詞集》一卷，舊鈔本，即《碧山樂府》，一名《花外集》。宋王沂孫撰。

孫人和《校訂花外集題識》　右《花外集》一卷，五十一首，補遺十四首，宋末王沂孫碧山撰。【略】遂檢點各本，參互校訂：凡徵引事類，必尋其源；字句差池，必準於律；臆說無考，惟分注詞後；詣得兩通，亦摘錄靡遺。雖未敢謂爲善本，比於諸家所校，則加詳矣。昔江賓谷得兩鈔本，一名《玉笥山人花外集》，一名《玉笥山人詞集》，不知與余所見兩鈔本異同如何。他日別有所獲，當重勘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碧山樂府》（一名《花外集》），王沂孫聖與撰。舊寫本。

陳維崧《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倡和作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甫、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練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共十三人，又無名氏二人。題爲《宛委山房賦龍涎香》、《浮翠山房賦白蓮》、《紫雲山房賦蓴》、《餘閒書院賦蟬》、《天柱山房賦蟹》，調則爲《天香》，爲《水龍吟》，爲《摸魚兒》、《齊天樂》、《桂枝香》，凡五，共詞三十七首爲一卷。嗟乎，此皆趙宋遺民作也。

藝文

周密《聲聲慢・送王聖與次韻》　瓊壺敲月，白髮簪花，十年一夢揚州。恨入琵琶，小憐重見灣頭。尊前漫題《金縷》，奈芳情、已逐東流。還送遠，甚長安亂葉，都是閒愁。　次第重陽近也，看黃花綠酒，只合遲留。脆柳無情，不堪重繫行舟。百年正消幾別，對西風、休賦《登樓》。怎去得，怕淒涼時節，團扇悲秋。

張炎《瑣窗寒》　斷碧分山，空簾剩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醉魂未醒，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　都是淒涼意。悵玉笥埋雲，錦袍歸水。形容憔悴，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絃，黃金鑄出相思淚。但柳枝、門掩枯陰，候蛩愁暗葦。

凌廷堪《踏莎行・讀花外集即用碧山題草窗詞卷韻》　積玉敲聲，兼金鑄調，除將樂笑齊驅少。一從《花外》翠簾空，天涯處處生芳草。　梅影深情，蓴香幽抱，於今俊語無人道。孤吟山鬼語秋心，鑑湖霜後芙蓉老。

雜錄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碧山詞跋》 予因取各選本互校之，從其是者。如：《淡黃柳》「料青禽、一夢春無著」，「著」，《絕妙好詞》作「幾」，失韻。《掃花游》「自一別漢南」，「自」字諸本落去，鮑刻則闕而未補其字。又「迢遞歸夢阻」，「遞」字，《歷代詩餘》作「遙」，此字宜仄。《長亭怨慢》「泛孤艇、東皋過徧」，「徧」，《詞綜》作「訊」，失韻。「綠陰庭院，想忘了、綺疏吟伴」，《絕妙好詞》「庭院」作「門掩」，「吟伴」作「離闌」，出韻。《錦堂春》「但雙星隱隱」，「雙」，《陽春白雪》作「三」。《高陽臺》「初晴節序暄妍」，「初晴」，《絕妙好詞》作「東風」，下有「趁東風」，句複。又「不知春在誰家」，「在」，《詞綜》作「是」。《齊天樂》「厭厭晝眠驚起」，「起」，《詞綜》作「睡」，與上「眠」字犯。又「今向誰說」，鮑刻作「如今休說」，「今」字宜仄。《花犯》「三花兩花破蒙茸」，「兩花」，《歷代詩餘》、《詞律》作「兩蕊」，鮑刻同，此字宜仄。《慶春宮》「翠瘦腰圍一捻」，諸本作「翠圍腰瘦一捻」，此句與下「門外冰漸初結」句對，平仄宜同。《南浦》「清溜初滿」，諸本作「色嫩如染」，出韻。下「色嫩染銀塘」，作「清溜滿銀塘」，實則顯倒之誤耳。《望梅》「裊數枝、雲縷鮫綃」，「數」，《梅苑》作「芳」，此字宜仄。「夢回古驛」，「古」，《花草粹編》作「隴」，與上「隴頭」複。茲所校正四十一首，皆其精美之作，可誦可歌者矣。猶憶同社中有王井叔名嘉祿者，負不羈才，跌蕩自喜，時露英銳。詩集甚富，始猶規規于明七子門面，繼而肆力唐賢，卓然成家。填詞則謬附鄙見，亦堅持律與韻不苟之說，曾偕同志刻《吳中七家詞》，沈蘭如、朱酉生、沈閏生、吳清如、陳小松之外，井叔與予也。井叔詞名《桐月修簫譜》，後幕遊廣陵，則曰《騎鶴移家集》，筆意絕類《碧山樂府》，人皆以「中仙後身」稱之。辛未、壬午間，知心聚首，疊舉消寒會，嘗修島佛故事，祭所作詞，分用宋名家詞韻，予得清眞，井叔則取中仙，且爲余言欲重刊《花外集》，以志私淑之意。嗟乎！言猶在耳，而「斷碧分山，故人天外」，計歸道山時，年僅二十八。予哭之青桐仙館，賦《徵招》一闋，又作楹帖挽之云：「夢酣紅藥春風，瓊簫俊賞，繼白石之前游，騎鶴更移家，題襟邗上成千古；淚灑青桐秋雨，玉笛離愁，成碧山之遺集，盟鷗重結社，領袖吳中少一人。」是歲爲甲申九月，轉瞬已一紀矣。今選錄是詞，尤不勝懷舊之感云。戈載識。

《聲執》卷下 所錄宋末詞人，終於王聖與。而草窗、玉田及與相倡和者均未見。聖與之詞，見於《花外集》、《樂府補題》者亦未見。

又 《梅苑》十卷，黃大輿所輯。【略】余讀此書，曾發見一疑問。第四卷《望梅》下注「或作王聖與」。《花草粹編》據以入選。明鈔及鮑刻《花外集》，均據以補遺。然黃大輿果爲高宗時人，則決不能見碧山。此書於梅溪、白石之作在碧山前者，均未錄入，又何能及宋末之碧山？且玩此詞語意，似南宋初或中葉人所爲。因臨安之盛，而追憶北狩之二帝者。而碧山各詞，在宋亡以後，多絕望語，口吻不相類。是爲王作與否，亦一疑案矣。

孫人和《校訂花外集題識》 《延祐四明志》：「至元中，王沂孫慶元路學正。」其餘事跡，無可考見。徐光溥《自號錄》引及周草窗，而於碧山條下，獨闕其姓字，當時聲聞未遠，此可徵也。《詞綜》、《歷代詩餘》、《絕妙好詞箋》並謂《碧山樂府》二卷。陸輔之《詞旨》引碧山「挑雲研雪」之句，今本所無，則此六十五首，非完書也。近世所刻，鮑本爲先。烏程范氏、臨桂王氏，並遞爲校補，士之所尚，王本而已。王增戈順卿校勘數則，范用金銅孫手校之本。戈校似精，而苦無確證。又如《齊天樂・送秋崖道人西歸》云「如今休說」，戈云「今」字宜仄，故選作「今向誰說」。考《四明別友》一首，作「涼生江滿」，則「今」字亦可用平，所謂失之眉睫者也。集中《高陽臺》詞，換頭多七字，無韻，惟「紙被」一首六字協韻，揆諸本調，實有二體，范本妄補「了」字，彊使齊一，又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吳龍翰

論述

程元鳳《古梅遺稿序》 閱吳君式賢詩句，老而意新，咀之雋永，殊非苟作。聞其閉戶讀書，孜孜忘倦，經傳子史，靡不窮心，所以膏其墨端者有自來

矣。雖然，學所以修身，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德裕於身，則措諸事業光明俊偉，豈曰能詩而已！式賢勉之。訥齋程元鳳序。

方回《跋吳古梅詩》　吳君式賢嗜奇學博，爲詩有驚人語，如毛髮不可算。自趙明府所喜之外，五言猶有「寶刀重如命，命輕如鴻毛」，「妾心江岸石，郎心江上水」，及「亭柳拂棋局，瓶花落硯池」，「野燒經荒冢，斜陽照斷碑」。七言猶有「月侵鶴背夜巢寒，琴聲大勝俗人談」，「病骨瘦於秋後葉，松子落敲山帽響」，與夫「等客不來僮睡去，自搖脩竹如新吟」，「胸次誰當有丘壑，便容攜酒上樓來」，尤予所深喜者。然私竊有取於觀摩之義，欲其翕之瘦之，而返於質，故書是說而歸其編云。

《**載酒園詩話・吳龍翰**》　吾觀晚宋詩有極佳者，其名反不甚彰。如吳龍翰「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擊築復擊築，欲歌雙淚橫。寶刀重如命，命如鴻毛輕。」二詩俱有樂府之遺。

《**宋百家詩存**》**卷二〇**《**古梅吟稿**》　吳龍翰字式賢，新安人。咸淳元年領鄉薦，授編校國史院實錄。宋亡不仕，築樓三層，終日吟嘯其中。樓前有古梅一樹，即以自號。嘗從學方秋崖，秋崖和其詩贈之，有「雋永纔殘稿，奇溫只破氈」之句，其相賞蓋在世俗外者。秋崖沒，龍翰哭以詩云：「一瓣南豐後，他師不復求。」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吳龍翰古梅吟稿**》　紅梨秘閣官書輟，擲筆歸來只閉門。一樹梅花一樓月，破氈獨擁得奇溫。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吳龍翰**》　隱居自愛樓居適，一樹梅花紙帳邊。好道好書兼好睡，不容人到草堂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古梅吟稿》六卷。【略】其見劉後村詩有云：「詩瓢行腳半天下，多謝先生棒喝功。」又卷末附方秋崖和百韻詩，龍翰書其後，自稱門人，且言以詩正法眼授記於僕。是其淵源授受，猶及見前輩典型，故其詩清新有致，足耐咀吟，在宋末諸家，尚爲近雅。程元鳳序許其句老意新，亦不誣也。集中有《內丹詩》、《外丹詩》，又《拜李謫仙墓》云：「經營紫河車，破費十載功。金鼎馴烏兔，炎炎丹光紅。」又《樓居狂吟》云：「偃月爐深紫氣浮，紅鉛黑汞六丹頭。」是龍翰蓋講求神仙爐火之術者，殆亦兪琬之流亞歟？然詩則工於琬多矣。

李之鼎《**古梅吟稿跋**》　吳式賢生當宋末，詩筆清拔，步武秋崖，迥異江湖諸家，宜乎後村、秋崖極詞稱譽。方回跋其集，有「驚人語如毛髮不可算」之褒。其在南宋仕雖不顯，詩名誠非碌碌。

傳記

方回《**場圃處士吳公墓誌銘**》　處士場圃公之子曰古梅，郡博士。【略】回生後公十八年，長博士六年，而獲與博士爲詩友。回幸解郡休官，將從是家賢父子搜玉色舊香之句，以想像沂雩之詠音，而前進士紫陽山長曹涇馳介以狀來，且博士有泣血書與之俱，則公已厭世而仙矣。【略】公諱豫，字正甫，宋嘉定二年己巳二月二十有二日雷乃發聲而生。【略】中年，子英妙秀發，而博士大篇短章，儒林丈人行見之，色驚意屈。吏部方公秋崖岳瀁視四海，端明後村劉公克莊六十年專詩鈇，其賞拔如坡於唐子西、谷于高子勉也。公謂肯友堂之堂者，其在是子矣。【略】男三人，皆張出，長龍翰，即博士，鉅公老師字之曰式賢，後生晚進尊之曰吳古梅。【略】博士初應里選，措置大事之策褒然矣，有司抑而亞之。深孝悌之根，窺性命之奧，非以賈青紫也。噓天葩，吸月卉，轢先秦，肩盛唐，後子雲，必好無疑。尚書直院王公應麟、大卿校正宇文十朋、武魁南雄守程公鳴鳳亟稱之，人謂博士天性。右司嘉禾守余公安裕嘗過綵戲，與公論陰陽動靜，機鋒交契，即席起再拜，稱公伯父，蓋淵源有自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無愧於教子又如此。博士異時賦公樓居，其佳句曰：「胸次誰當有邱壑，從容攜酒上樓來。」

《**宋季忠義錄**》**卷一五**　吳龍翰字式賢，號古梅，歙人。咸淳鄉貢，薦授國史院實錄文字。元初，鄉校諸生請充教授，尋即棄去。嗜奇學博，釋老之書無不究觀，而卒歸於正。劉後村、方秋崖皆極稱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古梅吟稿》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吳龍翰撰。【略】家有老梅，因以古梅爲號，嘗爲之賦，併以名集。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古梅吟稿》六卷，舊鈔本。宋新安古梅吳龍翰式賢甫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古梅吟稿》六卷，舊鈔本。宋新安古梅吳龍翰式賢著，明族裔吳惟時中立校。

李之鼎《**古梅吟稿跋**》　《古梅吟稿》六卷，後附方秋崖和詩百韻，乃傳鈔錢唐丁氏八千卷樓所藏善本，爲公族裔明吳惟時所校，曾經禹航盛起據南昌彭氏本校正者也。【略】鼎徵刻南北宋人集，以彰闡有宋一代著述引爲己任，明知載籍浩繁，願宏力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耿耿此心，當永矢畢生矣。甲寅孟冬，南城李之鼎振唐謹識於東湖盟鷗小榭。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古梅遺稿》六卷，宋吳龍翰撰，清咸豐七年勞權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古梅遺稿》六卷，宋吳龍翰撰，清咸豐七年勞權鈔本，勞權校并跋，二冊。《古梅遺稿》六卷，宋吳龍翰撰，清鈔本，溫琴舫題款，一冊。

陸秀夫

劉將孫《**論文五則**》一　君實初在李應山幕，爲應山作《失襄陽謝放罪表》云：「雖引繩必有絕處，然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以此得名。海上抱沉之節，亦東南之傑，亞於信公云（海上力屈，君實朝服抱祥興，身沉於海）。

《**山房隨筆**》　「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也。張公擁德祐、景炎、祥興於海上，各擁兵南北岸。一夕大風雨，皆不利，張覆舟而薨。翌蚤獲屍，棺殮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亡我，關係不輕，後身當出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義英烈，雖亡，尤耿耿也。

《**吳禮部詩話**》卷九　陸秀夫抱幼主沈海，諸公作挽詩，惟盛元仁一章爲冠：「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欲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青史更無前。」盛號虎林。

《**歸田詩話**》卷中　宋衛王即位海上，秀夫爲首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立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或畫爲圖者，石田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詞嚴義正，足以發明其心事云。

《**帶經堂詩話**》卷六　《陸右丞蹈海錄》一卷，京口丁元吉撰。首《宋史·陸秀夫列傳》，次熊開傳，次輓詩，有襲序。五言：方回「曾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龍仁夫「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仇遠「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方鳳「縈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七言：湯炳龍「人心自感興元詔，天意難同建武時。」盛彪「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數聯最警策。

《**宋史**》卷四五一《**陸秀夫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略】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略】方秀夫海上時，

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何夢桂

論述

徐瓊《成化本潛齋先生文集序》 瓊受集，口誦心惟，有以知先生天賦穎敏，自得居多，亦惟蛟蜂、可齋兄弟之資，故博極經書，精探隱賾，蔚爲嚴之通儒，起取魁名。雖咸淳任用累遷，未竟所學。及至元提舉有召，耻事二姓，此蓋其心術之正，涵養之深，氣足以配道義而無餒。胸次淹貫，故隨寓吐而成章，長者需然有餘，短者詘然而止，奇而不怪，壯而不顯，簡涵至味之永，直洗俚俗之陋。鑿鑿乎典故之收，鏘鏘乎音響之雅，有先秦之質，無晚唐之媚。是皆有翼於經，而尤有闡乎《易》。其《對廷策》謂帝王之出，體大《易》之資始，故能運初心之元，法《春秋》之正始，故能新初政之元，此王道之大本以之明矣。其圖五典，分君臣、父母、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屬類，以發《西銘》之未發，此人倫之大道以之備矣。其記易菴曰：「雲霞聚散，煙雨陰晴，水月吐吞，晞陽出沒，皆與《易》爲體。」此言《易》無不體，而變化無盡也。其序《易衍》曰：「散一爲萬，《易》在天地；歛萬爲一，天地在《易》。」此言《易》無定體，至神無方也。由是觀之，先生蓋用工精切，深於《易》者也。心涵乎《易》，無往而不體之，時可仕則台州之必行，可止則大理之必去，小酉得溝陽之眞趣，圖象發羲畫之秘幾，此其知進知退以保貞吉，以揚桐江未泯之清風。嗚呼！若先生，可以辭達與之而已哉。

《柳亭詩話》卷一九 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以附五言之例。【略】何巖叟夢桂《感遇》：「江山有恨留青史，天地無情送白頭。」【略】若此之類，聊見一斑。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予向謂劉後邨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邨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略】此眞下劣詩魔，惡道坌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邪！

《宋詩鈔・潛齋詩鈔序》 善詩，淳樸不泯規摹之迹，而志節皎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潛齋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略】詩頗學白居易體，殊不擅長。王士禎《池北偶談》以酸腐庸下詆之，則似乎已甚。文則頗援引證佐，有博辨自喜之意。【略】考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夢桂送留夢炎一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眠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蓋夢桂爲夢炎所取士，故是詩有王炎午生祭文天祥意。【略】末附《鐵牛翁遺稿》一卷。鐵牛翁名景福，字介之，夢桂族孫，元時不仕。存詩四十餘首，賦一首。詩頗奇偉，氣格在夢桂上云。

又 《富山遺稿》十卷，【略】宋方夔撰。【略】要其情致纏綿，機趣活潑，自有不衫不履之致。五言一體，氣勢蒼莽，尤勝於七言。較其師何夢桂《潛齋集》詩，實青出於藍。

《摸魚兒》（記年時人人何處）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離亭送友，前後一氣揮寫，筆健而辭婉，音淒而意達，情文相生，結處更有餘慨。夢桂著有《潛齋詞》一卷。淳安朝曾登上第。

《喜遷鶯》（留春不住）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勸春」三句借送春以寓四方靡騁之感。以下回首先朝。宮掖則消沈霓羽，故家則零落花鈿。巖叟入元後，累徵不起，蓋積感之民，故詞多淒調。

傳記

《潛齋集》附錄何淳《家傳》 公諱夢桂，字（嚴）〔巖〕叟，幼名應祈，字申甫，別號潛齋，姓何氏。世居嚴州淳安縣安樂鄉安定里之富昌村。自幼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必精研其義理之所在。宋度宗（淳熙）〔咸淳〕乙丑省試，考

官得其文，深異之，擢賓首選。時罷臨軒，比廷唱，以第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時俗所謂狀元探花郎是也。授文林郎、台州軍事判官，尋改太學錄，遷博士，已而添倅江右之吉州。【略】入朝除太常博士。時殿帥韓震逼三宮遷幸，爲陳宜中所誅，自是無敢言遷者。公除監察御史，抗疏言守避之計。【略】書上而省符遷軍器監以歸。未幾，登極恩轉奉議郎、太府卿，又遷大理寺大卿。公知時事不可爲，遂引疾去。元至元初，御史陳大海薦公於朝，授江西儒學提舉，以疾辭不赴，累徵終不起。築室於故居旁近之小西源，著書自娛，不復與世接。其成書有《易衍》、《中庸》、《大學》說、《致用書》及文集若干卷。尤深於《易》，解釋圖象，發揮奧妙，能言先儒所未言者，蓋其所自得者深也。【略】爲文章簡古典雅，或援百家言相證佐，灑灑然痛快人意。若其詩精於駢儷，特其緒餘焉耳。

著錄

徐瓊《成化本潛齋先生文集序》 湖廣憲副淳安何君淳，訪得八世祖潛齋先生遺文舊集，重壽諸梓。大司空胡公得其印本，喜邦之文獻足徵，謂不可無序，於瓊是屬。【略】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月朔，賜進士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前經延官、同修國史金谿徐瓊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潛齋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何夢桂撰。【略】此集凡遺詩三卷，詞及試策一卷，雜文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潛齋文集》十一卷附《鐵牛翁遺稿》一卷，明刊本。宋何夢桂撰。《鐵牛翁遺稿》，何景福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明成化刊本。曹倦圃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何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宋何夢桂撰。【略】前有成化二十一年金溪徐瓊序，前鈐「翰林院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目錄二卷，宋何夢桂撰，明刻清順治十六年何令範重修本，四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潛齋先生文集》存四卷一冊，宋何夢桂撰，明成化間淳安何淳刊本，存卷一至卷四。《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十冊，宋何夢桂撰，明萬曆間樅李岳元聲校刊本。《潛齋先生文集》十一卷八冊，宋何夢桂撰，明淳安何之綸等刊本。

雜錄

王鵬運《潛齋詞跋》 巖叟此集，有和邵清溪詞二闋。按叟咸淳乙丑進士第三人，邵清溪之生，據《蛾術詞選》考之，爲至大二年乙酉。距乙丑已四十二年，巖叟生年無考。其《摸魚子》題云《和邵清溪自壽》，清溪元作，本集不載，不知作于何年。《詞選》紀年之始，爲至元二年己卯，是年清溪三十有一。自壽之詞，即作于二十內外，而巖叟又弱齡登第，是時亦年逾大耋矣。厥後清溪亦年至九十有二，何詞人老壽之多耶？書之以備詞壇佳話。

方夔

商輅《富山懶稿序》 《富山遺稿》，淳安方先生一夔公所著詩也。先生生宋、元間，天資穎悟，志學懇篤。嘗從遊潛齋何先生，究心義理之學。仕既勿顯，因退而築室富山之麓，授徒講學，學者稱之曰富山先生。今所遺詩多五七言古體，紆徐渾厚，弗事雕琢。要其學有源委，然亦足以觀先生沖雅之操矣。昔歐陽文忠公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世以爲名言。先生惟弗大用，故事業無所見，有蘊於中，皆於詩發之，豈非窮而後工者耶！先生五世孫文傑彙輯，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未及答，適文傑之子中領鄉薦來京，復介宗人兵科給事中廷臣促予言，敬爲書此。先生詩，予友周弘璧言之備矣，覽者當有得也。商輅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富山遺稿》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方夔撰。夔一名一夔，字時佐，淳安人。生於宋季，嘗從何夢桂游，屢舉不第，退居富山之麓，扁其堂曰綠猗，自號知非子。嘗著《漢論》十卷，《富山懶稿》三十

卷。後刊版散佚，其裔孫世德等復裒集其詩，輯爲是編。夔學有原本，國亡後遁跡以終，人品亦極高潔。商輅嘗稱其詩紆徐渾厚，弗事雕琢，可見其沖雅之操。周瑄亦稱其發之聲律，不爲體裁音節之所拘。蓋夔遇興揮毫，頗乏研鍊，故輅等云然。要其情致纏綿，機趣活潑，自有不衫不履之致。五言一體，氣勢蒼莽，尤勝於七言。較其師何夢桂《潛齋集》詩，實青出於藍。淳安方氏，自北宋以來，如殿中丞仲謀、通判元修、右文殿修撰閻、太僕少卿聞等，皆留心於詩。今其集雖已亡佚，而流風餘韻，沾溉後人，其濡染固有自矣。

文天祥

論述

綜論

文天祥《集杜詩自序》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略】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

林景熙《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風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鋌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何夢桂《文山詩序》 沙場青冢，千古南音，其所流落人間者，唯有流離中《吟嘯》詩史與猩猩中《杜詩集句》耳。使人讀之，至今凜凜有生氣。嗚呼！公眞死矣，不自意其死後猶能以詩寫其平生之耿耿而未盡者乎？豈公果不死乎？一點烈烈者無在不在故也。

《隱居通議》卷一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映古今，固不以文章爲存亡也。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易其名曰《吟嘯稿》，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出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萬安晚渡》）「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寄里中友》）「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府》）「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眞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魯港乃賈似道潰師處，此結句絕妙。）「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建康》）「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江行有感》）「英雄遺算晚，天地暗愁新。」（《眞州》）「庚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呈中齋》）「禾黍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同）「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過召伯》）「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小清口》）「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桃源道中》）「野闊人聲小，日斜駒影長。」（《崔鎮驛》）「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汶陽館》）「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邱。」（《東平》）「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過梁門》）「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唬鵑。」（同）「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池州》）七言：「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越王臺》）「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黃金市》）「丹心不改君臣義，清淚難禁父母邦。」（《泰和》）「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隆興》）「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唬鵑帶血歸。」（《金陵》）「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早秋》）「江海無情游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晚起》）「客情愉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中秋》）「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蒼然亭》）古體：「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云云。「我爲綱常謀，妻子不得顧。」（《過淮河》）「衣煖露自乾，髮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發宿遷》）「自別張公子，嬋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游彭祖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孝長不沒。但傳美人

心，不說美人色。」（《徐州燕子樓》）「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沛縣歌風臺》）「軒冕委泥涂，衮繡易氈毳。百年雜醜好，始酔四方志。」（《發潭口》）「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平原》）「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芒芒煙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行天。」（同前）「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繞故宅。道傍爲揮淚，裴回秋風客。天下卧龍人，多少空抱膝。」（《樓桑》）「世以成敗論，操懿眞英雄。」（《孔明》）「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爲避一頭地。何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長短氣。」（《祖逖》）「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顏杲卿》）「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爲賊游說。」（《張巡》）予每讀文丞相詩，味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爲之悵然，廢卷竟日。

又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爲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自有與天同壽者。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中，惟《棋詩》四絕頗佳。其一爲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弈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善，子善又敗於我。【略】其二爲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略】其三爲劉淵伯言，所畏惟吾與子善耳。【略】其四爲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略】此四絕雖是比體，亦自兼興，可以諷詠，餘不及也。又《慶羅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慷慨激壯，非佗詩人所能言也：「黯雲霏霧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又引李讜思《讀文山詩作》 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摺百態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蟠弓孤憤劈不碎，殺氣千丈纏旌旄。援枹親鼓盡南八，背水更用蜚下鏕。俘來祝墨吐神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赤日減顏色，元雲莽晃風搜搔。或言巨靈收拾付眞宰，讀罷拊膺生長號。又言豐隆列缺對愁絕，疾指玉鞭鞭六鼇。雨瓢倒翻水怪舞，斗極橫軋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曩日眞《離騷》。劫灰滿地莫持眼，蓬萊雖遠容輕舠。長驅癘鬼尚堪戰，儘閒未許飛僊敖。乃言廢興在爾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魯叟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爲骨爲皮毛。斯人卷取六經去，只將贋本傳兒曹。

吳師道《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爲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

王偉《文信國集杜詩序》 公初在燕獄中，不遑他及，日惟集杜工部之詩句，以寫憂國之懷。句雖得之少陵，義則關乎時事，讀之未有不慘悽而怛悼者。且少陵在唐有才而不盡用，不得已託之吟咏之間。所選三百篇之作，謂其可配風雅，信公獨有取焉。忠義之在人，古今無間若此。予晚生後進，景仰信公如祥麟威鳳，欲見不可得，得序公之集，幸莫大焉！夫信公大節不待詩而見，詩亦不待序而傳。然使後之人因言以得其心，因心以知其人，則是集也非世之流連光景，雜於嘲謔，應時人之求，述一時之興者可比。而凡爲人臣者，得是集而觀之，誠能探索其義，懲艾其失，以之酬酢萬變，經綸大經，必能審義利之辨，識輕重之分。人不可以詭隨，身不可以倖免，惟合乎天、全乎道，此則信公集杜之本心也。不然，公豈徒爲是者哉？

劉定之《文信國集杜詩序》 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于《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于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略】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于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于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于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于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之言者，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湖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是詩而不盡傷者，是豈仁人也哉？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五《文丞相途中三詩并簡卷》陳方跋 已上詩八首，宋丞相文信公之所作也。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穆陵之丙辰狀元也。遭宋末造，間關萬死，卒以自獻。使後聖有作，安知不與三仁並稱。淮陰龔開嘗錄公大概，而議其不當出使。然公豈不知自惜，遣他官祈請，特當是時國亡在咫尺，苟可以存社稷，保斯民，雖死亦不暇顧，又烏計尋常瑣瑣禮儀哉！八詩雖皆載公《指南錄》，千載之下，讀之輒使人流涕不休。則其增夫三綱五常之重，然後知詩之有裨益於世教者多矣。淮南劉安於楚辭有曰「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豈獨《楚辭》哉！

又張燾跋　是詩之作，念國家之覆敗，痛骨肉之離絕，其情切，其辭哀，使人至不忍讀。然其竭孤忠於所事，付一死於素定，其志決，其氣壯，聞者爲之興起，可謂仁至而義盡矣。先賢尺牘，人尚皆藏弆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然，震輝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

又鄭元祐跋　公既變姓名，詭蹤跡，間關萬死，然後由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其瀕於死者一日夕之間不知其幾也。方是時，公於一死既已素定，故能於一話一言之際，從衡顛倒，不失所謂忠與義。嗚呼！宋有天下幾四百祀，其亡也，伏節死義者多矣，然皆不若公更萬死而不少屈，至竟而後歸於一死。妻妾子女，在所鍾情，故其辭爲尤痛云。

又王禕跋　文信公當國朝至元戊寅歲，厓山事潰，被拘北行。此卷諸詩，即是歲道中所作。後五年爲至元壬午，遂執節以死。嗚呼！自古人臣遭國家喪亡，能秉志不遷，從容就義，爲天下後世所嚮屬，未有盛於公者也。觀此諸詩，則知公之所以處死生之際者，可謂審矣！嗚呼！百世之下讀其詩，而有不爲之感激流涕者，尚爲有人心也哉！

又陳謙跋　語有之：嘻笑之忿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文信公之忠肝義膽，炳白當世，正不在柴市忼慨就死之日，實在夫弟妹輸寫無聊之時。其衷抱精神，死別痛苦，固天壤之大不幸，而爲古今無敵之盛名，要不待後之人極口贊說。【略】以信公之慷慨，於弟妹子女下至婢妾，從容慰藉於垂死之際，顧若辭禍而不可得者，然後眞能以義處死。蓋蹈義難，蹈白刃非難，人獨鮮能知耳。

又道衍跋　予每讀公《指南錄》，至其爲母夫人小祥，幷懷弟妹妻妾子女諸詩，未嘗不爲之流涕太息也。今於王君季境家獲觀公所作諸詩眞蹟，忠義之氣，藹然於紙墨之間，直與日月爭光。予雖從浮圖學，槁木死灰之人，亦不能不爲之感動。使章甫逢掖，有國有家，覽之當何如哉！當何如哉！

又吳訥跋　信國文公忠義志業，炳著《指南錄》，此眞蹟詩歌八首，元季諸君子題贊備至。然中可疑者，陳方子貞云：淮陰龔開，議公不當出使。時國亡在咫尺，焉計尋常禮儀哉！龔開者，字聖與，同陸秀夫君實在李庭芝祥甫幕府，國亡晦跡，作《信公》及《秀夫傳》。金華吳萊立夫稱其志節孤峻，論議高古。二傳文類遷、固，竊考出使一事，信公亦嘗自悔。有詩曰「老馬翻迷路，羝羊觸藩」，是則子貞非獨不知聖與，而亦弗考《指南錄》之詩也。【略】卷中題跋者五，而仲舉、子充、子平，俱克捐生蹈義，誠無愧信公矣。獨惜當時執國柄、守封疆者多賣國生降，苟存視息，未久漸滅，甚則死於盜賊兵刃，貽臭千古，迨其後裔聞信公事，未有不以前人爲愧也。此卷出王積翁子都中家，今歸同邑陳符原錫。嗚呼！仲舉不云乎，豈獨王氏寶之，百世之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嗚呼！悕矣！

王禕《文丞相畫像記》　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融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係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一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曆》，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

楊士奇《跋文山集杜句》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忠齋撰公傳，皆有資于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存之。

楊榮《書宋丞相文山遺墨後》　廬陵文丞相天祥以孤忠大節報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英風義氣，至于今赫赫在人耳目，何其壯也！今其裔孫紹節持丞相手簡與詩謁拜請題。嗟夫！丞相之死節，非惟有以報宋，且有光於歷代爲人臣之死義者，然則其流風遺烈猶足以使人感激奮發，矧爲丞相之子孫者乎！

王直《題文信國公墨蹟後》　右，信國文公墨蹟二紙，其叔孫紹節所藏也。當公至汀時，閩地多陷，宋運已去，公死國之心已定矣，故其《與制使書》有「與老母相見，即從先帝游」之語。及繫燕獄，可謂窮矣，而從容以文章自娛，略無慘怛悔懼之意，故其詩有「黃土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之句，誠所謂處困而亨、致命遂志之君子也。而郡人王鼎翁乃爲文生祭之，惟恐其不死，鼎翁蓋欲成人之美，惜其不見此也。使其得見此，則其文不作矣。而惑者謂公之死節，乃鼎翁成之，是豈爲知公者哉！

李時勉《題文丞相與昇書跋後》　宋文丞相受命于國步艱難之日，非有

深恩極寵以榮耀于當時，而所以圖恢復之意，益惓惓焉，雖至於危促而氣益壯，極於死亡而心不悔者，豈欲以致報稱之意哉！仁人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略】昇叟其後與其兄弟三人皆死于王事。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公又可謂智者歟！景仰忠義，感嘆不已，因題以歸之。

蘇伯衡《跋文山先生遺墨》 公此數詩，意其在燕獄時所書，其歲當別攷也。今去宋一百四十年，忠義之氣，感激之詞，筆勢勁拔，猶燁燁楮素間，如龍跳虎躍，不可褻玩狎視。二心之臣見之而不褫魄，則吾弗信。

韓雍《文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氣，而充之以正心之學。自其少時，游黌宮，見鄉先正忠節祠，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及舉進士，奉廷對，識者論其所對，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已而值時多難，詔諸路勤王，先生捧詔涕泣，且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爲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叙事，或寫懷咏物，或吊古而傷今，大篇短章，宏衍巨麗，嚴峻剴切，皆惓惓焉愛君憂國之誠，匡濟恢復之計。至其自誓盡忠死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爲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而爲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既而國勢已去，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從。卒之南面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

王守仁《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采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故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由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辭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靳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傳之不遠也。

張觀光《讀文相吟嘯稿》 垂垂大廈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海，銅駝化荆棘。英風傲几礎，濱死猶鐵脊。血灑沙場秋，寒日亦爲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鄢懋卿《文山先生全集序》 武興而伯夷叩馬，漢亡而武侯討賊，夫豈昧於時勢哉，蓋有見於君臣之義，不可解焉者也。《採薇》一歌，萬世傳誦，《出師》二表，讀者流涕，亦其義之相感而然耳。【略】宋元之際，乾綱絕紐，禽獸制人，姦者遁荒，懦者俛降，胥天下以與夷狄，而以免死爲幸，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不以爲恥。皋亭之使，先生挺然獨往而無忌；京口之脫，崎嶇萬狀，思以一木支大廈之傾，雖瀕萬死而無悔。死之日，宋亡已七年，崖山亡亦四年，報宋一心，愈挫愈厲，而竟無渝於其初。故其發諸文詞，昭若日星，轟若雷霆，而慷慨激烈，無非忠義所形。至今誦其言，想其風旨，眞足以寒姦邪之膽而起吾人凌厲之氣。先生蓋後伯夷、武侯而作者，而精忠峻節，貫日凌霜，天綱賴以立，民彝賴以正，萬世之大防賴以植，其身雖死，其文固未喪也。視昔之賈餘慶、陳宜中輩，直糞苴耳。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言守死非篤信不能也。篤信則誠，誠則明，明則自足以善道。孔子之所以不惑、不憂、不懼，孟子之所以不淫、不移、不屈，皆此道也，先生以弘毅之資而充之以聖賢之學，故大廷之對，以法天不息爲言，而滯留之贊，以仁至義盡終焉，匪誠積於中，何至死不變若是耶？人徒知先生之忠之文也，而不知其一本於誠，故特表而出之。

吳勳《嘉靖本晞髮集序》 韓子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況忠義之在人心，有所未遂，不能不形於詩歌，吐爲文詞，以洩其憂思沉鬱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以成敗利鈍而有間也。姑以宋事論之。得是氣而成有宋之偉績，韓、范、富、歐是也；得是氣而圖宋室於既亡，文山、皋羽是也。其成敗利鈍雖殊，其氣之掀揭宇宙，流行今古則一也。

潘侃《跋文山先生集後》 即先生之忠義以觀其文章，讀先生之文章以想其情采，斯集之傳，其浩然剛大者，充塞兩間而流行宇宙，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徐煬《萬曆戊午本皋羽晞髮集序》 宋社既屋，忠臣義士感憤激烈之氣往往發於詞章而不可遏，毋論委質爲臣。如文山、疊山者，其所著作，一本於忠君報國之忱，即落魄布衣，丁流離困苦之際，而牢騷不平之念每寫之於詩

歌文字間。

朱鎡《崇禎本心史跋》　文山先生之折張弘範也，曰：「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至其《獄中感懷》詩，則曰：「亡國大夫誰爲傳？祇饒野史與人看。」余讀之，未嘗不低徊流涕也。夫以先生忠孝根著心胷，豈復計後世名爲勒琬琰而揭幽壤哉？正恐革易之代，人懷慙苟，秉筆當路者或多所梗避，使厥是不彰，心期舛錯，以爲快恨耳。然則先生之欲托於野史，非無以也。今閱四百年，先生之事炳然可述，其名非不光且大也，然而讀國史者，觀其優游詞令，猶有弱宋平緩之故習，若大國視虜而不敢斥，不足以發三靈怒恫之氣。於是所南先生之書迺出自井中，爲之張吐，爲之洗雪。噫，何其奇也！豈非「野史」之言，於是始酬哉？

呂兆龍《順治本蛟蜂先生集序》　嘗憶文信國《正氣歌》傳述勿衰，莫禁泫然涕泗。時維蛟峰先生儀羽雉潭，濯節青溪，嚮往者有年。偶過而問焉，邂逅其後裔禎聘，因憑眺南北二塋，爲之吞聲愴絕，爰矢二律以紀之。及緡閱遺編，字瀝忠肝義膽，丹渥於楮。先生運丁陽九，詎樂以文博稱哉，是即黃冠方外之餘思也。夫文章節義，倬漢而皦日，生與死非殊致也。信國植烈節於燕山，死賢於生；蛟峰闡理學於石峽，生賢於死。古稱箕、比同仁，死也有所以不死者，生也有所以生生者，君子亦仁而已矣。梅菴叙引文山爲同心子，因有感而著數言於簡端云。

《渚山堂詞話》卷二　文文山詞，在南宋諸人中，特爲富麗。其書燈屏《齊天樂》云：「夜來早得東風信【略】。」染指一臠，則餘可知矣。史稱文山性豪侈，每食方丈，聲妓滿前。晚節乃散家資，募義勤王，九死不奪。蓋子房所謂韓亡不愛萬金之資者也，眞人豪哉！

趙懷玉《心史跋》　文山《獄中》詩曰：「亡國大夫誰爲傳？祇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雖爲文山發，實不僅爲文山發也。斯民直道之遺，久而其眞自出，縱可欺一時之耳目，可以淆天下萬世之是非哉！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文天祥論》　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窮居海濱，至於亡家沉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顧，高官大祿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其言矣。

《宋詩鈔・文山詩鈔序》　自《指南錄》以後，與初集格力相去殊遠。志益憤而氣益壯，詩不琢而日工，此風雅正教也。至其集杜句成詩，裁割鎔鑄，巧合自然，尤千古擅場。

《戴酒園詩話・文天祥》　大節如信公，不待詩爲重，信公能詩，則尤可重耳。嘗有《雲端》一詩：「半空天矯起層臺，傳道劉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欄平立看風雷。」如此氣魄，眞有履險如夷之概。至若「人皆有喜榮三仕，我尚無文送五窮」，「酬菊醉餘披草坐，探梅吟罷帶花回」，語雖工，人可及也。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文山詩選序》　先生忠義大節，照耀千古。《宋史》載先生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勤王後痛自貶損。今觀先生平時諸什，固多和平淡泊之音，即亂離後如《指南錄》諸詩，亦雅醇不迫，可見浩然之氣惟眞有性情人有之，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余採先生詩殿宋諸公末，見詞華中有不朽人物，世之詩文家弗以春華自薄云爾。

郭兆麒《梅崖詩話》　文文山患難中詩，如《虎頭山》：「故園春草夢，舊國夕陽愁。」《十二月二十日作》：「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邱。」《立春》：「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庚辰四十五歲》：「千載方來那有盡，百年未半已爲多。」《上元感舊》：「風生江海龍遊遠，月滿關山鶴唳高。」《遣興》：「燕子愁迷江右月，杜鵑聲破洛陽烟。」《見艾有感》：「故國丹心老，中原白髮新。」多不類其平時作，所謂窮而後工耶？

柯振嶽《論詩三十九首》二〇　金石銷磨氣不磷，文山風骨最嶙峋。即從藝苑求飛將，也是寰中第一人。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文天祥》　滿地蘆花燕子飛，杜鵑啼血帝魂歸。六歌腸斷亂離後，燈火青原魂夢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文山集》二十一卷。【略】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贍，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持論剴直，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故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宋南渡

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菴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

又《文信公集杜詩》四卷。【略】詩凡二百篇，皆五言二韻，專集杜句而成。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而題下叙次時事，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顚末粲然，不愧詩史之目。吳之振《宋詩選》徒以裁割巧合評之，其所見抑亦末矣。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集後序》 廬陵人文之盛於宋，自歐陽子始，更二百年，周益國文忠公繼之。益公立朝忠鯁，進退必以義，一如歐陽。爲文雄深博雅，制草尤典則，爲南宋冠。同時若胡忠簡，後此若文信國，均以氣節文章高千古。故論廬陵於宋代，必稱四大家。【略】今讀其奏劄，慷慨激發，與忠簡、文山所上書疏相似。

《西圃詞說》 魏塘曹學士云：「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罕譬最爲明快。然詞中亦有壯士，蘇、辛也。亦有秋實，黃、陸也。亦有勁松貞柏，岳鵬舉、文文山也。選詞者兼收並採，斯爲大觀。若專尚柔媚，豈勁松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藝概》卷四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人間詞話刪稿》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

分論

《開慶封事》 吳澄《跋文信公封事》：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值國運之去，他日一節，難於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手稿示予，讀之泫然。

《與妹書》 吳澄《跋文丞相與妹書》：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女。臣不二其君，女不二其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自生。不愧于天，不怍于人。可傳于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甚珍。噫，誠可珍也！觀者爲之流涕。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劉將孫《題文山撰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墓誌後》：吾廬陵人物名節高於富貴，文章多於爵位，科目顯融，前後相望，東西州尤不及，而磊磊軒天地者，則多有其人矣。【略】考三百年間，生廬陵，長廬陵，以科目榮廬陵，以宰輔稱廬陵，以精忠大節重廬陵，獨文山信公一人止。豈但一代之無二，自廬陵來，山川之鍾英，亦僅在此也。乃其所以興，所以教，外祖義陽逸叟曾公實使然。文山著之誌可見也。觀其琅琅垂絕之音，可以訓，可以傳，則其所見，豈可以尋常測哉！

《御試策》 《宋史》卷四三八《王應麟傳》：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學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家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引《容臺集》：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顚沛情事，去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詩》作注腳。

《瑞州三賢堂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叙三賢進退，有關國家文情，彌覺宛折。

《正氣歌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斯篇出於至性，慷慨悽惻，朕每於披讀之際，不覺淚下數行。其忠君憂國之誠，洵足以彌宇宙而貫金石！

《崖山贈歐陽伯雲》 吳澄《文信公崖山贈歐陽伯雲詩》：主亡國滅此何時，贈別從容尚有詩。心畫心聲俱軟美，心如鐵石只心知。

《亂離六歌》 王禕《跋七歌六歌後》：杜工部七歌，乾元庚子歲由華州司功棄官，自秦州如同谷所作。當艱難險阻之時，發激烈悲慨之語，讀者猶爲感憤，而況於親履之乎！文信公《六歌》，實繼工部而作。信公爲宋丞相，國既

滅而身已俘，遂秉大節以死，其所履者又非工部之比。《六歌》作於至元戊寅五月渡淮而後，傷家痛國，悲慨激烈之甚，比之七歌尤人所不忍讀。百世之下，讀其辭而有不爲之感憤者，尚爲有人心哉？今吳君合二人之作者爲一卷，取表顯之益，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矣。《歷代詩發》卷二九：公非英雄所短者也，然兒女情長，亦由至性。六歌不能備載，節存二章，以見孤忠死節人何嘗不戀戀骨肉。《石洲詩話》卷四：文信國《亂離六歌》，迫切悲哀，又甚於杜陵矣。

《過小青口》《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引《震澤集》：右宋文丞相信國公詩墨蹟一首，其詩今見《指南錄》中。初，公自奉使伯顏軍前被留，得間亡眞州，浮海以達行在。後屯潮陽，師潰被執，自廣州傳至燕獄，所至有詩。昔鍾儀幽而楚操，莊舄病而越吟，或者猶謂之仁，況公流離顛沛，有感必發於詩，詩必歸於忠義。讀其集，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於戲，可不謂仁乎！此蓋公被執北去，將至桃源五十里而作。文君徵明出以示余，余謂公之精忠大節，煒煒天地間，獨念公時在縲紲，動止當不自由，其感慨不平之氣發之詩可也，而字畫精妙，雖紙墨之微，亦皆不苟，何從容如是！豈公之賢，能使蒙古待之以禮邪？無亦公之所養有定力，故臨難如平時，不少動於中邪？然則公之大節，不待柴市而後知也。觀於此詩，亦可以知之矣。今去公且三百年，片紙遺墨，人傳寶之，又況其後之人乎！

《正氣歌》　倪岳《文丞相祠重修記》：夫國存而存，國亡而亡，存亡之大節，屹然河嶽之高大，炳然日星之昭明，軒揭宇宙而不可磨也。故公獄中作《正氣》之歌，有「是氣所旁薄，凜列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之句，觀公之言，迹公之行，何莫而非正氣之所發哉！三百年之宋，忠義之士固不爲少，然處於人所難處之時而能行人所難行之事者，惟公一人而已。於戲盛哉！

《山中感興》《歷代詩發》卷二九：結語已見先生貞烈之性，固不在多。

《東方有一王》《歷代詩發》卷二九：兩兩相形，優劣自見，然語氣渾厚和平，無憤時嫉俗之色，此以度勝也。

《眞州驛》《歷代詩發》卷二九：公每詩俱有忠憤之言，此由天生至性，不期然而然者也。聲律之學，猶屬第二層耳。

《夜起》《歷代詩發》卷二九：忠肝一片，發爲詩篇，自爾纏綿悱惻，語語動人。

《閒居和雲屋道士》《歷代詩發》卷二九：灝氣排空，自成絕調。

《改題萬安縣凝祥觀》《歷代詩發》卷二九：詞采奮揚，無非天眞爛熳，誰謂忠義人獨不足於風雅耶？

《曉起》《宋詩精華錄》卷四：五六即爲自己寫照。

《夜坐》《宋詩精華錄》卷四：音調常帶清哀，《詩》所謂「耿耿不寐」也。公有琴詩云：「松風一榻雨瀟瀟，萬里封疆不寂寥。閑坐瑤琴遺世慮，君恩惟恐壯懷消。」尤爲悽清動人，惜未有選者。

《酹江月》（廬山依舊）　劉詵《跋文信公和東坡赤壁詞後》：坡公此詞，妙絕百代，然恨鮮得其所自書者。信國文公所和，雄詞直氣，不相上下，而眞迹流落如新，尤可謂二美具矣。

《唐多令》（雨過水明霞）《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文山《過金陵》詩：「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兩足不朽。詞尚微婉，文悲壯者難工，但見微婉，不見悲壯，此詞妙處。

《滿江紅》（試問琵琶）《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高卻王詞萬倍。　文山黃冠之志，昭儀女冠之清，先後合轍，「從容圓缺」語未可遽貶。

《滿江紅》（燕子樓中）《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總是文山鋼骨鐵腸所吐。必不肯稍缺，英雄戎馬中讀書深思而得之。

《沁園春》（爲子死孝）《銅鼓書堂詞話》：宋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留燕時，題張許雙忠廟《沁園春》云：「爲子死孝【略】」盥漱讀之，公之忠義剛正，凜凜之氣勢，流露於簡端者，可耿日月，薄雲霄。雖辭藻未免粗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以氣概論，未可以字句求也。

《酹江月》（水天空闊）《詞苑萃編》卷五引陳卧子云：文文山驛中與友人言別，賦百字令，氣衝牛斗，無一毫委靡之色。《藝概》卷四：詞之妙全在襯跌。如文文山【略】《酹江月・和友人驛中言別》云：「鏡裏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每二句若非上句，則下句之聲情不出矣。

《滿江紅》（燕子樓中）《藝概》卷四：詞之妙全在襯跌。如文文山《滿江紅・和王夫人》云：「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略】每二句若非

上句，則下句之聲情不出矣。

傳記

劉岳申《文丞相傳》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賡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效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爲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責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趣兵移洪。【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爲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傲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聲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略】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略】十八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略】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僉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略】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留十日，杜滸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眞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眞州城下，三月朔日也。【略】以四月八日至溫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員，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略】明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涌，命弟壁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幾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訓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略】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

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範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劍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略】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己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略】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縶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墓，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復飲食。【略】十月至燕，【略】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弟壁，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略】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朮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爲歌，更置酒酬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釁鼓，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何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眞、揚，脫眞、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潮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疏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文天祥《文山先生紀年錄》（存目）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平江趙昇卿之姪總管號中山者云：「近有親朋過河間府，因憩道傍，燒餅主人延入其家，內有小低閣，壁帖四詩，乃文宋瑞筆也。漫云：『此字寫得也好，以兩貫鈔換兩幅與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傳家寶也，雖一錠鈔一幅亦不可博。咱們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趙家三百年天下，只有這一個官人，豈可輕易把與人邪？文丞相前年過此與我寫的，眞是寶物也。』斯人樸直可敬如此，所謂公論在野人也。」

鄭思肖《文丞相叙》　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親，革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

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摭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縈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徇國之辭。間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詆虜嫉公，或僞其歌詩，揚北軍氣燄，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叙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僭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鈎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浒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

吳澄《題文公贈朱光父二大字後》　朱光父先生工律賦，爲舉子師，尤精於校文。少年貢於鄉，五舉推恩得官，又兩與轉運司貢，咸淳壬申主吉州太和學事。縣學春試，時文公天祥、張公槐應皆家居。春試，取中第一名賦出自文氏，第二名賦出自張氏，人莫不驚駭曰：「暗中摸索，而得二掄魁之文，異哉！」其年秋試，文氏子弟賓客投賦卷六十，考校畢，無一中選。文公閱卷，見先生披抹，大敬服，謂遭黜落宜當，遂書「古香」二大字寄贈云。先生名桂發，古香者，其書室之扁也，官至江州德化丞。子希一，醇儒，不墜其家學。

《山房隨筆》　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纔登第，丁父憂，仕塗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秋臺詩云：「嚙雪蘇卿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至正直記》卷一　國初宋丞相文文山被執至燕京，聞軍中之歌《阿剌來》者，驚而問曰：「此何聲也？」衆曰：「起于朔方，乃我朝之歌也。」文山曰：「此正黃鐘之音也，南人不復興矣。」蓋音雄偉壯麗，渾然若出于甕。至正以後，此音凄然，出于唇舌之末，宛如悲泣之音。

解縉《蕭君師文墓表》　宋丞相信國文公兵敗於吉之空坑也，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卻。丞相由是得脫去。鄒鳳翥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助，冒白刃不少卻。時吉水倚富蕭文琬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予獲見之，可羨哉！吾鄉之多忠義也，而今《宋史》迺無之。傳云「丞相空坑之戰，得趙孟濚紿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於元盛時，故於丞相事特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足爲丞相輕重哉！然恐相襲訛謬，不可不辨也。

《柳亭詩話》卷二一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文溪附元，時人有詩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文山二子道生、佛生皆以流離中死，治命以文溪之子陞爲後。皇慶中，陞復仕元爲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曰：「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此聯可繫文氏宗祠。

作品本事

《浩然齋雅談》卷下　宋謝太后北覲，有王夫人題一詞於汴京夷山驛中云：「太液芙蓉【略】。」文宋瑞丞相和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春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手，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又代王夫人再用韻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丹闕。王母歡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　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辭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鄧光薦和云：「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銜花去，浪番鶯闕。眉銷姮娥山宛轉，髻梳墜馬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歇。　霓裳散，庭花滅。昭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珮鳴歸月。又爭知，有客夜悲

歌，壺敲缺。」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爲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又　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宋濂《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籍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興言宿昔，爲之哽咽」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又《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爲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守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爲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予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渚山堂詞話》卷二　文丞相既敗，元人獲置舟中，既而挾之蹈海。厓山既平，復踰嶺而北。道江右，作《酹江月》二篇，以別友人，皆用東坡《赤壁》韻。其曰「還障天東半壁」，曰「地靈尚有人傑」，曰「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曰「只有丹心難滅」，其於興復，未嘗不耿耿也。

著錄

文天祥《指南錄後序》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趍眞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略】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何夢桂《文山詩序》　沙場青冢，千古南音，其所流落人間者，唯有流離中《吟嘯》詩史與猶犴中《杜詩集句》耳。【略】生芻一束，釃酒北酹，爲之序云。

《文淵閣書目》卷九　《文山先生文集》，一部六冊，全。

又卷一〇　《宋文天祥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山先生遺文》八冊。

劉定之《文信國集杜詩序》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于人勝天、夷猾夏，而有待于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己以聽天，于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

王守仁《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采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顚沛萬狀，非先生之述，故無從而盡知者。【略】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

韓陽《景泰本文山先生集序》　翰林侍讀文江尹先生（鳳岐）居館閣日，曾錄是集之全者。去年春，寅友陳君維藩（价）按部至吉，先生出而示之。陳君求假以歸，而呈於巡撫都憲韓公（雍）。公念是集板行者尠，恐致湮喪，遂訂其訛舛，命善書者楷寫而刻之，蓋欲普惠四方，壽之永久也。【略】近書坊所市，較之先人書目中，則十之二三耳。後世數百年，則今日所有，又不知所存幾何。

李奎《景泰本文山先生集序》　其生平觸物感懷，隨寓述事，發爲詩文，盈囊充篋。奈兩罹兵燹，存者無幾。景泰癸酉春，憲副江西陳公价按行至吉，觀省之餘，訪求遺稿，編次成帙，凡名公所述傳記哀輓，亦附錄焉。請質於都憲姑蘇韓公永熙（雍），鋟梓以永其傳。

鄢懋卿《嘉靖甯寵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序》　反復是集而編次之，統而名之曰《文山先生全集》。中有「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爲「拾遺」，後世爲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爲「續錄」，凡若干卷。遂以授河間府董君策，俾教諭嚴順校正，知縣甯寵刻之。

羅洪先《嘉靖張元諭刻本文山先生全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勵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元諭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類剔訛，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校刻之意。

《百川書志》卷一二　《文山成仁稿》四卷、附錄一卷。《指南集》二卷、《杜詩集》一卷、《長嘯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天祥《文山集》三十三卷，又《後集》七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山全集》二十八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文文山全集》二十冊，二十卷。

文時策《崇禎本新刻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跋》　竊念文公全集，一刻於京師，一刻於廬陵，而金陵獨無刻焉，是誠大缺典也。【略】茲從劍刜氏之請，將吉安舊集授之於梓，俾厥新刻。【略】舊刻詩爲全集之首，茲易廷對策、內外封事諸作冠之。蓋「古誼龜鑒」，「忠肝鐵石」，昔人所稱，大廷一對，眞足千古，其首以是，欲俾展卷者一覽便知其梗概。先公有靈，即以策爲僭易也可也。

《絳雲樓書目》卷三　《文文山先生集》。陳景雲注：「三十二卷，又《後集》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四　《文山集》二十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文天祥撰。【略】生平有《文山隨筆》數十大冊，常以自隨，遭難後盡失之。元貞、大德間，其鄉人搜訪，編爲《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世稱道體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體堂觀大水記》，稱「自文山門入，過障東橋，爲道體堂」云云，則是堂本其里中名勝，而鄉人以爲刊板之地者也。書中原跋九條，并詳載本事，頗可以資考證。明初，其本散佚。尹鳳岐從內閣得之，重加編次爲詩文十七卷，起寶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通籍後及贛州以前之作，江西副使陳价、廬陵處士張祥先後刻之，附以《指南前錄》一卷，《後錄》二卷。【略】吟嘯集》則當時書肆所刊行，與《指南錄》頗相複出。【略】惟《集杜詩》以世久罕行，未經收入，今各著於錄。至原本所載序記碑銘之類，乃其家子孫所綴錄，冗雜頗甚，今并從刪削焉。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文山先生全集》二函十冊，宋文天祥撰。書二十卷，【略】乃嘉靖三十九年何遷巡撫江西檄吉安知州張元諭刻。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文文山指南錄》，四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九一　《新刻指南錄》四卷，宋刊本，汲古閣舊藏。宋文天祥撰。【略】案：此宋刊本，【略】宋末亡時所刻，入元後將板挖改空耳。

又　《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山指南錄》二卷、《吟嘯集》一卷、附錄一卷、《指南後錄》二卷、傳一卷，元刊本。宋文天祥撰，傳許有任、劉岳申撰。

又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明張元諭刊本。宋文天祥撰。

又　《文山先生全集》十八卷，明鄢懋卿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八卷，明嘉靖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別集》六卷、附錄三卷，明刊本。宋文天祥撰。公集初刻於元貞二年，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所謂道體堂本也。此即其本合并之，有道體堂舊跋。

又　《文丞相傳》一卷、《指南錄》二卷、《吟嘯集》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此明初書肆刻本，「吟嘯集」名亦書估所題，與《指南錄》有複出處。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八卷，明嘉靖刻本。宋文天祥撰。【略】此全集，一、二卷詩，三至十七卷文，十八、十九卷《指南錄》，二十、二十一卷《指南後錄》，二十二卷《吟嘯集》，二十三、二十四卷《集杜詩》，二十五卷《紀年錄》，二十六至二十八卷附錄傳、序、祭文、記、序、詩篇。明嘉靖時豐城鄢懋卿按畿內，授河間府守董策，俾教諭嚴順校正，知縣甯龍刻之。翰林學士敖銳序於前，懋卿跋於後。

又　《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明刻本，明浦江張元諭編校。【略】嘉靖三十九年羅洪先序。

《藝風藏書記》卷六　《宋丞相文山先生別集》六卷，明崇禎戊辰鄭鄤評點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文山傳集》四卷，明刻本，宋文天祥撰。【略】明洪武間汝南房玄彙集本，後有永樂十五年閏五月初吉廬

陵縣儒學校正重刊一行。

《四部叢刊書錄》《文山先生集》二十卷十冊，烏程許氏藏明刊本，宋文天祥撰。此本與嘉靖中鄢懋卿本作二十八卷者分併不同，文字固無多寡也。有萬曆三年新安潘侃後跋，知爲廬陵胡應皋所刻。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八卷，宋文天祥撰，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甯龍刻本，十冊。《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十六卷，宋文天祥撰，明萬曆二十八年蕭大亨刻本，十六冊。《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宋文天祥撰，明刻本，三冊。《新刻宋文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全集》二十卷，宋文天祥撰，明崇禎三年張起鵬毓秀齋刻本，十六冊。《宋文文山先生全集》十八卷，宋文天祥撰，明鍾越評，附錄三卷，明鍾越等輯，明崇禎二年鍾越刻本，八冊。《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別集》六卷，宋文天祥撰，附錄三卷，明景泰六年韓雍、陳价刻本，十冊。《文山先生文集》十七卷，宋文天祥撰，明刻本，十二冊。

藝文

鄭思肖《和文丞相六歌》五　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匍匐草莽間，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石響。想公骨朽化爲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歌兮併悽愴，望公不見愁泱漭。

林景熙《雜詠十首酬汪鎮卿》九　垂垂大廈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荆棘。英風傲几砧，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爲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日曜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不爲知矣，尚欲有所爲耶？【略】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歠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呵護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習。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虞集《哭文丞相詩》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淚時。

李東陽《讀文山集附錄》　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

金幼孜《讀文丞相傳有感》　憶昨中原板蕩秋，銜哀日夜在興周。全生不爲功名計，後死空懷社稷謀。皎皎丹心明日月，巍巍大節重山丘。北來弔古看餘錄，祇在當時已淚流。

劉岳申《題文丞相真》　死忘其元，生愛其膝。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穆陵，不可第七。萬古廬陵，進士第一。

于謙《宋文丞相畫像贊》　嗚呼文山，遭宋之際。徇國忘身，捨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於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

畢沅《敬題文文山先生遺象家書卷後》 空坑兵潰贛江濱，一突眞同九鼎淪。自有文章留正氣，何嘗聲妓累忠臣。黃冠遯世悲無地，白刃飛頭畢此身。烈血一腔描不出，凜然餘怒尙含瞋。

孫枝蔚《讀鄭所南作文丞相叙》 文山在獄中，贋詩稍流傳。蓋出賊臣手，將以損忠堅。北軍氣轉揚，殘喘竟堪憐。不遇鄭隱翁，受誣長九泉。叙文數千言，終始何了然。人生貴相知，何必識容顏。後世奉龜鑑，何必馬與班。

沈德潛《題文信國像》 炎午勞生祭，師門認未眞。隻身留正氣，萬古仰成仁。學士書增重，曹郎畫絕倫。當時遺臭者，同是狀頭人（宋末亡，留夢炎降元伐宋，留亦狀元，《元史》入《叛臣傳》）。

雜錄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引《鄭善夫少谷集》 昔余在吳下，曾見文山墨蹟凡十餘條，中說空坑兵敗之事較詳，其後載徐姊環孃流落之由，與此本相類。其字畫月日亦相類，時同觀者數人，三讀欷歔，爲之泣下。余友殷近夫跋云：「使公少用於德祐之前，國尙可爲；使公不死於景炎之後，身無所安。」時讀其詞，咸願爲之執鞭，不可得者，初不暇論其眞與贋也。今觀一峰之論，豈此本得之毛氏者，乃其眞蹟，而吳下所見者，誠所謂虞、褚《蘭亭》邪？於乎，百世之士，片文只字流落人間，雖僞爲者，亦能使人興起，其他可論哉！

《渚山堂詞話》卷一 文文山云：王昭儀題《滿江紅》於驛壁，爲中原士夫傳誦，惜其末句少商量耳。拘囚之餘，漫和一闋，庶幾《妾薄命》之義。詞云：「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略】」然予又按佩楚軒客語，以原詞爲張瓊英所作，題之夷山驛中。瓊英，本昭儀位下也。若然，則後世可以移責矣，第未審信否耳。

《蓮子居詞話》卷一 王昭儀題驛壁詞，結語爲文山所諷。後抵北，乞爲女道士，號沖華，卒不得與陳、朱二夫人比烈。觀文山之惜昭儀，即以見文山審擇自處，蓋已有素，安得重有黃冠之請，與昭儀同符耶？趙翼《陔餘叢考》，謂當以《心史》爲據，《宋史》誣爲文山云云，記載失實。然《心史》記文山事，他亦未可盡信。徐乾學《通鑑後編考異》，謂姚士粦所僞托也。昭儀詞，陳霆《渚山堂詞話》云宮人張瓊英作。

吳自牧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夢粱錄》二十卷，【略】宋吳自牧撰。自牧，錢塘人。仕履未詳。是書全仿《東京夢華錄》之體，所紀南宋郊廟宮殿，下至百工雜戲之事，委曲瑣屑，無不備載。然詳於叙述而拙於文采，俚詞俗字，展笈紛如，又出《夢華錄》之下。而觀其自序，實非不解雅語者，毋乃信劉知幾之說，欲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方言世語，由此畢彰乎。要其措詞質實，與《武林舊事》詳略互見，均可稽考遺聞，亦不必責以詞藻也。自牧自序云：「緬懷往事，殆猶夢也。」故名《夢粱錄》。末署「甲戌歲中秋日」。考甲戌爲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時宋尙未亡，不應先作是語。意「甲戌」字傳寫誤歟？王士禎《漁洋文略》有是書跋云：「《夢粱錄》二十卷，不著名氏。」蓋士禎所見鈔本又脫此序，故不知爲自牧耳。今檢《永樂大典》所引，條條皆題自牧之名，與此本相合，知非影附古書僞標撰人姓氏矣。

張鳳池《學津討源本夢粱錄跋》 癸亥春，照曠從祖刻《夢粱錄》告竣，謂池曰：「是錄也，方言俚語錄出，古藻不逮《夢華》，然一傷過去，一悲未來，具有深心，雙璧正合。」

著錄

吳自牧《夢粱錄自序》 昔人卧一炊頃，而平生事業揚歷皆遍，及覺則依然故吾，始知其爲夢也，故謂之「黃粱夢」。矧時異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風俗

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緬懷往事，殆猶夢也，名曰《夢粱錄》云。脫有遺闕，識者幸改正之，毋哂。甲戌歲中秋日，錢塘吳自牧書。

《文淵閣書目》卷八　吳自牧《夢粱錄》，一部一冊，闕。

都穆《跋夢粱錄》　《夢粱錄》二十卷，錢唐吳自牧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夢粱錄》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張鳳池《學津討源本夢粱錄跋》　池家《夢粱錄》二十卷，有遵王錢氏跋，暨惠紅豆先生印記，藏弆閱四世矣。緣從宋板鈔錄，其漫漶處間有訛脫，思欲詳校完善，卒卒未遑也。【略】因彙乾道、咸淳兩志，暨《武林舊事》諸書，命池與參校，校正其訛舛，缺其疑似，煞費討論。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夢粱錄》二十卷，宋錢塘吳自牧著。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夢粱錄》二十卷，宋吳自牧撰。

舒岳祥

論述

吳子良《舒閬風文集序》　余自丱學文，諗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過疑天地間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邪？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蒸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楩樟之榦，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噴雨，叱霆捩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皋，眺遠渚，煙深月澹，雁嘈喔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蓋其通達近誼，辯博近軍，贍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隘，軍也諂，觀也膚，賀也浮，令也激，居實也傖，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平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群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礲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異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慎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異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鼇然以行學立閬風上，追前哲而啓從來者必生也。

陳著《跋舒舜侯岳祥壽康精舍記》　南明董伯和居萬山間，自號稼盤，且築壽康精舍，有圃焉名「可茹」，泉焉名「自潔」，皆取《盤谷序》中語，台舒舜侯比寓彼者久，精舍成，因以記屬之。

王應麟《閬風集序》　余少時，已聞舒景薛言語妙天下。景薛，更字舜侯，擢丙辰第，與余弟仲儀爲同年進士。然自重難進，閱群飛之刺天，而無競心，不得弦歌《生民》、《清廟》之章薦之郊廟，又不得紬金匱石室書續左、馬、班氏之筆。晚歲涉坎險，歷蹇難，萍流蓬轉，有陶、杜所未嘗。氣益勁，思益深，胸中之書不燼方寸之廣居，浩乎其獨存，弄雲月於嵁巖之下，友漁樵於寂寞之濱，固窮守道，皜皜乎白璧之全。其文如泉出山，達乎大川而放諸海，有本者如是。何謂本？大節之特立也。余與舜侯別二十餘年，時得見其詩文。一日書來，以《辟地》、《豪畦》、《蝶軒》三稿惠教。讀之，如朱弦疏越之音，一唱三歎，年進而學日進，學進而文日進。《述酒》之微婉，《同谷》之悲壯，友陶、杜於千載，德業之進亦未艾也。《三史纂言》考訂精確，惜不令作宋一經，以垂無窮。嘗以「晚易」名齋，探索三陳九卦之蘊，以處憂患。顧沛流離不能詘其志，阨窮顦悴不能更其守。在《賁》之初九「舍車而徒」，此《賁》之所以爲文，豈槩人墨客所能識哉！舜侯贈余詩曰：「從來明月無今古。」此坡老所云「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余不足以當之，而敎我之意厚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蓋明友相勉之詩也，願相與切磋焉。

胡長孺《閬風集序》　先生負奇氣，固伯仲諸葛孔明、王景略，其視齷齪瑣碎，雖達官貴人，若遺涕唾，不肯一回顧。少年已擢巍科，同時流輩往往涉足要津，己獨凝立卻行，不能以分寸爲進。其文凌張文潛，秦太虛而出其上，其詩韓子蒼、陸務觀不足高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閬風集》十二卷。【略】岳祥少時，以文見吳子良，子良即稱其異秉靈識如漢終、賈。晚逢鼎革，遯迹終身，乃益覃思於著

作，其詩文類皆稱臆而談，不事彫繢。集中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盧仝。」又云：「平原駿馬開黃霧，下水輕舟遇快風。」其宗旨所在，可以想見矣。

傳記

劉莊孫《舒閬風先生行狀》 公諱岳祥，字舜侯，以舊字景薛行。台寧海閬風里人也，故稱閬風先生云。【略】公生而氣豪骨老，童時出語輒驚人，落筆不肯隨人後，踔厲風發，士林老宿莫不屈輩行與之交。拙齋少從其宗人文靖公璘學，得象山大意，微以語公輒悟。是時國家方表章建安朱氏學，公稍長，聞其說於耆老大儒，作《原性》諸文，寔能會朱、陸深微之論。弱冠識篔窗先生陳公，公以語荊溪先生吳公，見其文奇之，比之賈誼、終軍，序之。【略】吳公初待公以文字官選，疑未嫺爲吏，每試以民事，移檄日紛下，條分件剖，辭采爛然，益奇之，乃知公材可大用，不第中文字官選也。旋攝令定海。未幾丁復堂憂。服闋，注監廣德贍軍酒庫，未上。有趙公時棐鄉人也守霅，以檄公攝其州掌書記。【略】會匊坡趙公與訔尹京，公素相知，以江漲稅官辟入府幕，將面薦之上，而故相葉信公時在西府，亦以文字官薦，先被旨考校國子生補試，且夕且除職事官。既而哭景韓之喪於長州，繼丁母安人王氏憂。服闋，會故人山泉陳公蒙總餉金陵，以黃州分司大軍倉辟入總幕。【略】待次越之理掾，復遇故人於山鮑侍郎度除沿海制閫，以五鄉酒官辟入制閫。【略】會恕齋謝樞密以節度使奉朝請，名戚里好賢士，欲留公於都，共訂諸儒所評論司馬公《通鑑》事，將成一家之作，奏入經筵，備講讀。公將從之，曰：「此豈不差賢於數千里從人作吏者乎？何惜以此成謝公之美。」乃謂其門人太學劉莊孫曰：「向嘗與子有西湖之約，便當載筆硯書冊，日就湖中共成此事，可乎？」謝公聞之欣然，風京尹南豐曾公淵子辟公爲戶部酒所準備差遣。【略】命下，意有所不樂，徑棄去不顧，知公者亦莫解其去意。踰年而賈敗，始知公審於去就之義，見機而作也。先是，公嘗修葺家園，娛奉二親，臨高眺遠，築亭館臺榭，列植竹樹花果，歲久成陰，於其曲折爲逕如篆文，命之曰篆畦。公既不仕，將於此優遊卒歲，以逸其老，扶輿策杖，穿幽透深，時與賓友詠歸高堂，講論黃、虞，談諷孔、老，致足樂也。獨不免奪於憂患橫逆者，其數數然。其去是而寓他所者，於雁蕩，於□峰，於越之雪溪，於明之棠墺，或避吏，或避兵，道途所經，冰雪顛沛，人所不堪者，處之超然。大篇小章，把酒成詠，其氣浩乎其不衰，而卓然獨立之志不少挫也。然亦藉北方豪傑知公爲江南人物之冠冕，咸施慕敬，或以郡太守，或以部使者，屈之學校，行尊老之禮，用以警動流俗，示意於吏民。其在學校，能爲公禦侮之子路者，梅林應明叔也。以此亦得以燕樂高年，而一以斯文自娛。其見於所爲詩文，皆可考也。公之文，其於南北者，今皆刊本。凡作於丙子以前者，有《蓀墅稿》四十卷、《史述》十八卷、《漢砭》四卷、《補史》一卷、《家錄》三卷。若《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總二百二十卷，皆丙子以後所作也。嗚呼！公之用心於斯文，可謂盡矣。然其文之出於平實正大，由諸老之淵源而泝諸孔、孟，其果盡於此乎哉。公之少作，荊溪公既評之，而人得以知公之道。其作於中年者，明潔而清峻，麗密而深雄。其作於莫年者，詩益精妙，文益宏肆，大約如丹漆白玉，不假雕飾，晶采煥發，如深山大澤，珍異所產，寶藏所興，日月之光景，煙雲之姿狀，出於自然，不可摹寫。世未有知而評之者，固有待於後世之子雲。嗚呼！使公及顯用於當時，得行其道，以其芒未發之於文，爲大詔令，爲大黃冊，將與六經並傳，豈特如是而已哉！歐陽公以文章顯，其道行於天下，然猶自恨其文無所發。有如公之不幸，而發之山林草野，流離傾側，寂寞無人之地，所與上下議論者，不過俗儒寒畯，隱約耕釣之徒，毀譽止於禽魚，褒貶止於草木，豈不可歎也夫，豈不可悲也夫！雖然，自昔聖人賢士，其言之存而至今者，例皆窮愁不得志所爲。然使斯文藉此有傳，苟有得以鳴國家之盛，爲唐虞《典》《謨》，爲商周《雅》《頌》，推其道之所出者如水下流，衣末裔之於其本領，其事固未可以一時計、一身論也。天生其人，以扶植斯文而存孔、孟之道於萬世之下者，固應如是。世之所謂窮達得喪者，宜不得而與焉。【略】公卒時年八十，無疾病，對客談笑吟詩，作字日不廢，略不見有老人衰憊意。一日賦《天門雜詠》，甫成三章，其一章云：「棋尋五老智識長，茶煮八公肌骨仙。應是青年遺舊迹，不知白鹿去何年。」此絕筆也。越三日而卒，沐浴隱几，略無俗言。門人以故事，士有易名，私謚公文清先生。公生於宋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其卒以大德戊戌六月十九日。【略】公以文文忠公榜下及第，凡二十餘年，書考得舉，僅如法合改官

奉議郎，此不足爲公言也。然爲之舉主者，皆其時名人，曰吳丞相潛、江丞相萬里、葉丞相夢鼎、馬參政光祖、李尚書芾云。

著錄

王應麟《閬風集序》　余與舜俟別二十餘年，時得見其詩文。一日書來，以《辟地》、《篆畦》、《蝶軒》三稿惠教。【略】旃蒙協洽歲圉陽月既望，浚儀遺民王應麟序。

胡長孺《閬風集序》　舒先生既捐館舍之十年，遺書有《夢蝶軒稿》、《篆畦詩》，已鋟梓行世，獨號《閬風集》者最爲大全，板本既戕於兵，子叔獻將復刊之，家窶甚，力不能任。【略】鄉黨、朋從與異世慕用之士，相與出資貨以給費。《閬風集》，是三人者盡將刊之。【略】至大四年龍集辛亥三月，永康胡長孺序之於海上仙源觀。

《國史經籍志》卷五　舒岳祥《閬風集》二十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閬風文集》五冊，全。【略】内《三史纂言》六卷、《篆畦集》九卷、《蝶軒稿》九卷、《避地稿》十卷、《蓀野稿》三卷、《閬風家錄》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閬風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舒岳祥撰。【略】《兩浙名賢錄》載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藂》、《藂續》、《藂殘》、《藂傳》、《藂肆》、《昔遊錄》、《深衣圖説》，凡二百二十卷。今多散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岳祥《閬風集》二十卷，世亦無傳。檢《永樂大典》中所載岳祥詩文，間題《篆畦》、《蝶軒》、《蓀墅》諸集名，而題爲《閬風集》者居十之八九，似當時諸稿本分帙編次，而《閬風集》乃其總名。今原書卷第已爲《永樂大典》所亂，無可辨別，謹依類裒輯，釐爲詩九卷、雜文三卷，仍其總名，以《閬風集》名之。又集中有《百一老詩序》，蓋即所賦老漁、老獵之類，似原本亦別爲一集，然所闕已多，不成卷帙，故亦不復分析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閬風集》十二卷，舊鈔本，舒岳祥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閬風集》十二卷，宋舒岳祥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二冊。

李瓘

《王道之端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一〇：以幾字主意，説新文老，語精意婉，中間只説武帝好處，大有含蓄，佳作也。

《合宫衙室聽問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八常挺批：議論正大，首尾照應。原題用《同人》、《咸》卦之義，最親切有味，諸卷所無。且氣勁而語老，必非少作。　次名論亦佳，但自題以後，文勢寖弱矣。

《梅磵詩話》卷下　莆田李瓘君瑞，號天隱，咸淳戊辰，繇上庠舍選登第，即挂冠不仕，申尚書省，乞以合得官回贈其親，遂賦詩而歸。詩云：「古云學古斯入官，我見學易而官難。平生透破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侍若爲歡，不如歸去卧林間。殿前三策瀝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戲衫卸下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通與搏，聖世與之俱空閑。何物种放太厚顔，山鬼移文伐其姦。此行無復出閩山，休陰息影谷之盤。今朝釃酒酹霅壇，何向錢塘門挂冠。」按國史，紹興初策士，臨邛李儒以祿不及養，願以官回贈。淳熙初策士，昌元王昂既賜第，調潼川戶曹，自言不願仕。上嘉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嘉定間，眉人史公亮、史天應援故事有請，上並從之。宋朝三百年間，新進士即日挂冠者，惟李僑、王昂、史公亮、史天應、李瓘五人而已。余與君瑞爲同年生，故喜而書之。

黎廷瑞

馬廷鸞《題芳洲詩集》　芳洲黎君，先朝名進士也。既屈於時，益昌其詩。古詩近陳子昂《感遇》，絕句可雜半山《詩選》中。七言如「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所謂長歌之哀，非耶？因書此編，以寓贊嘆。　采采芹甘不

自謀，殷勤直欲奉王羞。可憐斜日三千字，曾獻當年十二旒。

蔡正孫

論述

蔡正孫《詩林廣記序》 正孫自變亂焦灼之後，棄去舉子習，因得以肆意於諸家之詩。暇日採晉、宋以來數大名家及其餘膾炙人口者，凡幾百篇，抄之以課兒侄，併集前賢評話及有所援據摹擬者，冥搜旁引，而麗於各篇之次。凡出於諸老之品題者，必在此選。正孫固不敢以言詩自任，然亦自知詩之難言，有不可以一毫私意揣摩而臆度之也。梅邊松下，弄月咏風，時卷舒之，亦足以發其幽趣。尚恨山深林密，既無藏書之素，又無借書之便，所見不廣，所聞不多耳。增益其所未能，不無望於四方同志云。歲屠維赤奮若月昭陽作噩日閼逢閹茂，蒙齋野逸人蔡正孫粹然序。

張第《重刊詩林廣記序》 宋蒙齋蔡先生《詩林廣記》，薈萃晉、唐及本朝諸家之詩，長篇短章，衆體咸備。復取大儒故老佳話，附錄各篇之下，單言隻句，品議無遺，誠詩學之指南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略】宋蔡正孫撰。正孫字粹然，自號蒙齋野逸。前有自序，題「歲在屠維赤奮若」，蓋己丑年作。考黃庭堅寄蘇轍詩條引熊禾語，則當爲元太祖至元二十六年，時宋亡十年矣。謝枋得集附錄贈行諸篇中，有正孫詩一首，蓋即其人也。其書前集載陶潛至元微之共二十四人，而九卷附錄薛能等三人，十卷附錄薛道衡等五人，後集載歐陽修至劉攽二十八人，止於北宋。其目錄之末，稱編選未盡者見於續集刊行，今續集則未見焉。兩集皆以詩隸人，而以詩話隸詩，各載其全篇於前，而所引諸說則下詩二格，條列於後，體例在總集、詩話之間。國朝厲鶚作《宋詩紀事》，實用其例。然此書凡無所評論考證者，即不空錄其詩，較鶚書之兼用《唐詩紀事》例者，又小異爾。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詩話體例略與何溪汶《竹莊詩話》相似，惟此則評列詩後耳。

著錄

張第《重刊詩林廣記序》 第舊板磨滅，魯魚互出，因命子齊貢士較正重刊，藏於家塾，與鄉黨學詩者共之。【略】弘治丁巳三月望日。

《萬卷堂書目》卷四 《詩林廣記》十卷，蔡正孫。

《百川書志》卷一九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蒙齋野逸蔡正孫粹然編唐宋詩爲世景仰絕者，選爲前後集，凡五十九人。晉徵君冠諸首，引談錄、小說、傳記有及者證附各詩之末。又名《詩林廣記叢話》，無序例。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詩林廣記》十二本，鈔。

《內閣藏書書目》卷四 《詩林廣記》六冊，全，宋蔡正孫著。采摭諸名家詩幷詩評。前集自陶、杜至晚唐，後集皆宋人，共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譔，元刊小字本。

《菉竹堂藏書志》卷一一八 《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明刊本，紀文達舊藏。宋後學蒙齋蔡正孫粹然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明弘治刊本。蒙齋野逸蔡正孫粹然。【略】此書槧格精工，仿佛南宋鋟本。

又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紀》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明大字刊本，袁漱六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附錄》 《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撰。元刊。明汪諒刊。小字本。

又《續錄》 日本寬文八年中野吉右衛門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新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明刊本。宋蔡正孫撰。【略】自序前有明弘治丁巳張鼐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四**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十卷《後集》十卷，元刊本。題「蒙齋野逸蔡正孫粹然」，前有自序。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九**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粹然撰輯，明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輯。元刻本，四冊，【略】存十五卷。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十卷後集十卷，宋蔡正孫輯。明弘治十年張鼐刻本，六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精選古今名賢叢話詩林廣記》後集十卷十冊，宋蔡正孫撰，元刊本。　《精選詩林廣記》四卷四冊，宋蔡正孫撰，明萬曆間雲間陳繼儒刊本。

俞德鄰

論述

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序》　余童丱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劍辟琅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遺忘，間者追念舊聞，十亡八九，因竊自嘅。炎暑重赫，友朋絕不往來，黎牀北牖，嘐嘐呻吟，兒輩濡筆錄之，得數千言。雖埤汙庸俗，可厭可鄙，然疑疑信信，實區蓋之談，殆與玉卮亡當者異也。

熊禾《佩韋齋集序》　余於佩韋先生俞公文詩，未嘗不三復擊節，使人流涕太息不自已也。【略】《飲酒》諸篇，酷似陶；《遣懷》等作，大類子美，則其時實使之然。公之詩閑雅沖澹中，發揚蹈厲之意存焉。其文則論辨閎深，叙述詳核，忠厚懇惻之情藹如也。近律駢儷，亦皆典則精緻。原其所尚體要，則綜涉綱常，造次理道，又不可與尋常詩人文士例論矣。宇宙神交，志同千里，若共肝鬲，道同千載，若合符契，況世之未久乎！

俞淳《佩韋齋詩集序》　公爲人孝友，度量坦夷，於書無所不讀，而陰陽醫卜釋老之說亦嘗及之。爲文章簡古典雅，或援百家言相證佐，灑灑然痛快人意。若其詩精駢儷，特其緒餘焉耳。當時所與交游，若蛟峰方先生、止齋陳先生、蛟峰之弟可齋諸公，皆一代名儒，故所造詣夐出流輩。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俞德鄰佩韋齋集》　軍中劫質自全身，晚節林泉號散人。翻笑當年許叔重，一生膽落爲黃巾。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佩韋齋輯聞》四卷。【略】是書多考論經史，間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裨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

又卷一六五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略】〔熊〕禾序又稱紫陽方侯亦以文名，嘗序公集，載其遺事如作傳然，且以能保晚節而心服之云云。紫陽方侯即歙人方回，宋末爲睦州守，以州降元，元擢爲總管者也。此本佚去此序，殆後人以德鄰高節不減陶潛，不欲以回序污之，故黜而刊削歟？德鄰詩恬澹夷猶，自然深遠，在宋末諸人之中，特爲高雅。文亦簡潔有清氣，體格皆在方回《桐（溪）〔江〕集》上。蓋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此集亦其一徵矣。

傳記

《宋季忠義録》卷一五　俞德鄰字宗大，父卓爲廬江令，家丹徒。景定中魁鄉薦，咸淳中魁浙江。元丞相辟行省郎中，不就。行大司農、江浙行省累薦皆不就。性孝友，好施予。博學多識，人咸敬慕。有《佩韋文集》十六卷、《輯聞》四卷。

《宋百家詩存》卷一九《佩韋齋集》　俞德鄰字宗大，丹徒人。性孝友，樂施與，博學多識。咸淳癸酉登進士，以文章負世重望。元兵入，劫質軍中，不屈，卒全其身以歸。行省交辟，皆不就，優游林園，能保晚節。至元癸巳三月卒。著有《輯聞》四卷。所爲詩文散落友朋間，不自留稿。《佩韋齋集》一十六卷，其子庸裒輯者。勿軒熊禾序之，稱其詩閑雅沖澹中有發揚蹈厲之意，近律亦皆駢麗精緻，原其體要，則關涉綱常，造次理道，不可與尋常詩人文士例論也。

著錄

熊禾《佩韋齋集序》 公平生文多不留稿，令子庸裒集，僅得文、詩五百二十一首，釐爲一十六卷。【略】皇慶元年壬子四月既望，建安熊禾序。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元板《佩韋齋文集》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湖北巡撫採進本，宋俞德鄰撰。【略】是集原本二十卷，凡詩七卷、雜文九卷，末即《輯聞》四卷。然考集首有皇慶壬子熊禾序，【略】則集與《輯聞》本各爲卷帙。此本爲後人所附綴，今仍分著於錄，從其初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舊鈔本，璜川吳氏舊藏。宋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舊鈔本，黃蕘圃藏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甫。

又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舊鈔本，十萬卷樓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佩韋齋文集》二十卷，宋俞德鄰撰。元刊本，十一行十九字，黑口，四周雙闌，版式甚大，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寫印俱善。有皇慶元年壬子四月建安熊禾序，十行十七字。序後有文四行：「行與字皆有疏密，如用，宜得善書者或臨或寫，排整亭當爲善。」（故宮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清鈔本，傅增湘校并跋，十冊。 《佩韋齋文集》十六卷《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清鈔本，三冊。

俞德鄰《佩韋齋輯聞序》 炎暑重赫，友朋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嘐嘐呻吟，兒輩濡筆錄之，得數千言。【略】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俞德鄰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佩韋齋輯聞》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佩韋齋輯聞》四卷，舊鈔本，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佩韋齋輯聞》四卷，元俞德鄰撰。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佩韋齋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清鈔本，一冊。

蔣捷

論述

綜論

毛晉《竹山詞跋》 昔人評詞，盛稱李氏、晏氏父子，及耆卿、子野、子游、子瞻、美成、堯章止矣，蔣勝欲泯焉無聞。今讀《竹山詞》一卷，語語織巧，眞《世說》靡也，字字妍倩，眞六朝隃也，豈其稍劣於諸公耶？或讀《招落梅魂》一詞，謂其磊落橫放，與辛幼安同調，其殆以一斑而失全豹矣。湖南毛晉識。

《西河詞話》卷一 崇禎甲寅，京師梨園有南遷者，自訴能絃舊詞。試其技，促彈而曼吟，極類撾箏家法，然調不類箏。坐客授蔣竹山長調令絃，輒辭曰：「口俚礙吟嘆，何也？」時徐仲山貽九日倡和詞至，誦而授之，歌裁數過，指爪融暢。詢其故，云：「吾所傳者，無調而有詞，無宮徵而有音聲，詞雅則音諧，音諧則絃調。」由是推之，世之傚辛、蔣者可返已。

又卷二 張鶴門詞以《草堂》爲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

《遠志齋詞衷》 僻調之多，以柳屯田爲最。此外則周清眞、史梅溪、姜白石、蔣竹山、吳夢窗、馮艾子，集中率多自製新調，餘家亦復不乏。

又引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云一氣流貫也。

又　長調惟南宋諸家，才情蹀躞，盡態極妍。阮亭嘗云：詞至姜、吳、蔣、史，有秦、李所未到者。

《**金粟詞話**》　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

朱彝尊《**黑蝶齋詞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汪森《**詞綜序**》　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于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爲詞。【略】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于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于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蔣字竹山，義興人，宋亡不仕，有《竹山集》。其詞章之刻入織艷，非游戲餘力爲之者，乃有時故作狡獪耳。

《**詞潔輯評**》**卷五評劉一止**《**喜遷鶯**》　前半曉行，景色在目，雖不及竹山之工，正是雅詞。

又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幷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皋、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山詞》一卷。【略】其詞練字精深，調音諧暢，爲倚聲家之矩矱。間有故作狡獪者，如《水龍吟・招落梅魂》一闋，通首住句用「些」字，《瑞鶴仙・壽東軒》一闋，通首住句用「也」字，而於虛字之上仍然叶韻。蓋偶用《詩》、《騷》之格，非若黃庭堅、趙長卿輩之全不用叶，竟成散體者比也。

李調元《**雨村詞話序**》　鄱陽姜夔鬱爲詞宗，一歸醇正。于是辛稼軒、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師之于前，蔣捷、周密、陳君衡、王沂孫效之于後。譬之于樂，舞箾至于九變，而歎觀止矣。

《**靈芬館詞話**》**卷二**　顧庵頗爲雅潔，《念奴嬌》一闋，殊有竹山風調。

周濟《**詞辨自序**》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略】晉卿深詆竹山粗鄙。

又《**宋四家詞選序論**》　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處，可以起懦。【略】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弟尤易受其熏染。【略】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眞僞有辨，眞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眞，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眞，姜、張皆僞。味在酸咸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竹山薄有才情，未窺雅操。

《**聽秋聲館詞話**》**卷九**　昔蔡君笛椽與余論南宋之亡，謂不亡於強敵，而亡於稗政。於時公田會子鹽酒酤榷，紛紛整飭爲富強計。不知財聚於上，民困於下，元氣已剝削殆盡，有元乃得而乘之。【略】而一二見幾之士，如蔣竹山、吳夢窗輩，又復沉淪草澤，無所於告，遂一一寓之於詞。其杳渺恍惚處，具有微意存焉。

又卷二〇　浙詞多法姜、張，吳下則不然，然究厥指歸，不外竹山、竹屋數家。昭文邵蘭風茂才（廣）所爲詞，於蔣尤近。

又　元劉起潛（壎）《隱居通議》，錄張自明《觀邸報》詩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鵝鴨，一聲孤雁在雲霄。」言見者多不解。一士人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其旨不難見也。蓋風雨蕭颯，言國事日非。小小人家，言建都一隅。短短橋，言之濟時長策。數鵝鴨，言所用皆卑污之徒。雁在雲霄，言賢者遠舉，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爲是語耳。」余謂詩意必如此詮釋方顯，亦太隱矣。然作者不宜如此，讀者不可不如此體會。因思南宋末季，士多憫世遺俗，託興遙深，如蔣竹山《解珮令》云：「春晴也好【略】。」《祝英臺近》云：「柳邊樓【略】。」與德祐太學生《百字令》詞「眞箇恨煞東風」同一意旨。彼「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與「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及「但把科場鬧秀才，未必調羹用許多」等語，未免直率。竹山又有句云：「斷腸不在分襟後，原來在、襟未分時。」當是入元後作。蓋北宋之禍，始於安石之喜更張，南宋之亡，誤於似道之講綜覈。竹山追念亂所由起，既往莫咎，故託諸閨襜兒女，慨乎言之。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詞者，詩之餘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詩譬之，【略】南渡爲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諸家，高、史則中允、東川，吳、蔣則嘉州、常侍。【略】塡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

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夏秉衡《清綺軒詞選自序》 自唐李供奉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而溫飛卿、白香山諸公繼之，詞所由昉也。【略】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眞、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諸集，雅正超忽，可謂詞家上乘矣。

秦恩復《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此外如梅溪、竹屋、夢窗、竹山、弁陽、碧山，指不勝屈。幷皆高挹前賢，別開生面，如五色之相宣，如八音之迭奏，洵乎無美不備，有境必臻，洋洋乎巨觀也！

《藝概》卷四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爲五言長城，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詞學集成》卷一 （詒）案：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略】南宋白石、玉田，始稱極盛，而爲詞家之正軌。以辛擬太白，以蘇擬少陵，尙屬閏統。竹山、竹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則似中唐退之、香山、昌谷、玉溪之各臻其極。

又卷四 紀曉嵐先生（昀）云：「《西河詞話》『無韻』一條最爲精核，謂辛、蔣爲別調，深明源委。」先生於詞不屑爲，故所論未允。夫宋人之詞，皆可入樂。韻爲天籟，未有四聲以前，《三百篇》未有無韻者。豈唐宋以後入樂之文而不用韻乎？況宋人自度腔皆可歌，後人不得其傳。至辛、蔣以豪邁之語，爲變徵之音。如今弦笛，腔愈低則調愈促，聲高則調高，何礙吟歎之有？

又卷五引陳鴻壽《衡夢詞序》 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庵》淫褻，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嗤殺，矜惜片言之巧。繆道乖典，鮮能圓通。是以耆卿蹇諤於津門，邦彥厲響於照碧，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摛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詞，詞至南宋又一變矣。

又 華亭宋尙木（徵璧）曰：「【略】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艷，而少寄託。周清眞婉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舒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庵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夫各因其資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務用其長，必賴後人之力也夫。」（詒）案：舉宋人詞不下數十家，可謂崇論閎議矣。而不及碧山、竹屋、玉田、草窗，何也？其評語亦不甚允當。觀「詞至南宋而敝」一語，非篤論矣。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叙》 盧申之、高賓王、蔣勝欲、周公謹之屬，亦能各引一端，同聲相應，洵長城外之偏師，廊廡中之高第矣。綜而論之，聲音感人，回腸蕩氣，以李重光爲君，演繹和暢，麗而有則，以周美成爲極，清勁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堯章爲最。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其後宋人學詞者，如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之徒，皆以夔爲宗。

又卷七 御卜又謂：「詞體如美人含嬌掩媚，秋波微轉，正視之一態，旁觀之又一態，近窺之一態，遠窺之又一態。」數語頗俊，然此亦謂溫、李、晏、秦耳，若蘇、辛、劉、蔣，則如素娥之視虙妃，尙嫌臨波作態。

又卷一二 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吳夢窗失之澀，蔣竹山失之流。

又續編卷三引史承豫曰 吾邑溪山明秀，夙稱人文淵藪，而自唐迄今，覈其著作，眞堪不朽者，惟南宋之竹山蔣氏、本朝之迦陵陳氏兩家詞集而已。

《蕙庵論詞》 《金谷遺音》小調，間有可采。然好爲俳語，在山谷，屯田、竹山之間，而雋不及山谷，深不及屯田，密不及竹山，蓋皆有其失，而無其得也。

又 子晉之於竹山，深爲推挹，謂其有《世說》之靡，六朝之隃，且比之二李、二晏、美成、堯章。《提要》亦云：「練字精深，調音諧暢，爲倚聲家之矩矱。」然其全集中，實多有可議者。如《沁園春》「老子平生」二闋，《念奴嬌·壽薛稼翁》一闋，《滿江紅》「一掬鄉心」一闋，《解珮令》「春晴也好」一闋，《賀新郎》「甚矣吾狂矣」一闋，皆詞旨鄙俚，匪惟李、晏、周、姜所不屑爲，即屬稼軒亦下乘也。又好用俳體，如《水龍吟》仿稼軒體，押腳純用「些」字。《瑞鶴仙》「玉霜生穗也」，押腳純用「也」字。《聲聲慢》秋聲一闋，押腳純用「聲」字，皆不可訓。即其善者亦字雕句琢，荒艷炫目，如《高陽臺》云：「霞鑠簾珠，雲蒸篆玉。」又云：「燈搖縹暈茸窗冷。」《齊天樂》云：「電紫鞭輕，雲紅箑曲。」又

云：「峰繒岫綺。」《念奴嬌》云：「翠簟翔龍，金樞躍鳳。」《瑞鶴仙》云：「螺心翠髻，龍吻瓊涎。」《木蘭花慢》云：「但驚斂瓊絲，鴛藏繡羽」等句。嘉、道間，吳中七子類祖述之，其去質而俚者自勝矣，然不可謂正軌也。

《詞壇叢話》 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

《白雨齋詞話》卷一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沉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又 竹山詞，外強中乾，細看來尚不及改之。竹垞《詞綜》，推爲南宋一家，且謂其源出白石，欺人之論，吾未敢信。

又卷二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略】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略】大約南宋詞人，自以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也。

又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又 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出竹山之右。

又卷五 蔣竹山，至元大德間，臧、陸輩交薦其才，卒不肯起。詞不必足法，人品卻高絕。

又 詞有故作樸直語，而實形粗魯者，如陳小魯《鬲溪梅令》云：「庭前竹樹報平安【略】」此類大抵皆拾黃山谷、蔣竹山唾餘，可厭之極。

又卷六 板橋論詩，以沉着痛快爲第一，論詞取劉、蔣，亦是此意。然彼所謂沉着痛快者，以奇警爲沉着，以豁露爲痛快耳。吾所謂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鬱頓挫，而後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爲沉着痛快，則病在淺顯，何有於沉？病在輕浮，何有於着？病在鹵莽滅裂，何有於痛與快也？

又卷八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略】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

《雲韶集》卷九 碧山學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之俊快，夢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舉得其格，蓋諸家皆有專司，白石其總萃也。

又評王沂孫《南浦》 題極清秀，卻合碧山手法。寄慨處亦清麗閒雅，非蔣竹山，亦非周草窗也。

馮氏《玉笥山人詞跋》 玉笥可與梅溪方駕，竹山固不及也。

《復堂詞話》 閱陳實庵《鴛鴦宜福詞》，婉約可歌，有竹山、碧山風味。

《歲寒居詞話》 《竹山詞》，蔣捷撰。宜興人，德祐進士，宋亡遁跡不仕。詞練字精深，音調諧暢，爲倚聲家之矩矱。《水龍吟》招落梅魂一闋，通首用「些」字，《瑞鶴仙》壽東軒一闋，通首用「也」字煞，忽作騷體，亦自適其意，終非正格也。《詞統》譏之，甚當也。

《詞徵》卷五 神不全，軋之以思，竹山是已。韻不足，規之以格，西麓是已。讀石帚諸人所製，乃知姑射仙姿，去人不遠，破觚爲圜，要分別觀之。

張祥齡《詞論》 尚密麗者失於雕鑿。竹山之驚曰「瓊絲」，鴛曰「繡羽」，又「霞鍥簾珠，雲蒸篆玉」，「翠簟翔龍，金棕躍鳳」之屬，過於澀鍊，若整足綾羅，剪成寸寸，「七寶樓臺」，蓋薄之之辭。

《蕙風詞話》卷一 晏同叔賦性剛峻，而詞語特婉麗。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抱節終身。【略】詞固不可槩人也。

又卷二 劉改之詞格本與辛幼安不同。其《龍洲詞》中，如《賀新郎》贈張彥功云：「誰念天涯牢落況，輕負暖烟濃雨。記酒醒香銷時語。客裡歸驂須早發。怕天寒風急相思苦。」【略】此等句，是其當行本色，蔣竹山伯仲間耳，其激昂慨慷諸作，乃刻意模擬幼安。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

分論

《女冠子》（蕙花香也） 《詞品》卷一：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塡詞，自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同押，「打」字與「等」同

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乃是鴃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塡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眞見在人心目，有不約而同者。俗見之膠固，豈能眯豪傑之目哉。【略】蔣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略】。」是駁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之謬也。呂聖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亦與蔣捷同意。【略】數詞可爲用韻之式，不獨綺語之工而已。《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駁正沈約韻「盡」字「挂」字「話」字「打」字之謬，呂勝求《惜分釵》云：「重簾下，微燈挂，背闌同說春風話。」用韻相符。（「笑綠鬢」二句）清感何終。《詞律》卷三萬樹評：竹山此作，字字依李漢老「帝城三五」一首平仄，但「舊家」上比李多「待把」二字。今細訂之，「待把」句即同前段「不是」句，此二字不可少，而李詞落去也。沈本《草堂集》于李詞「不如趁早」句上注云：「一本此處多『到』字。」不知非多一字。乃尙少一字也。故不敢另收一百十字之體。若康詞則前後俱無此兩字，幷無「況」字、「笑」字，而于換頭上加一「想」字，與此相異。【略】又按「春風飛到」句，漢老用叶，伯可亦叶，此獨不用韻，想所不拘。「況年來」下十三字，照本尾及康詞前後結，俱應作三句，而漢老作「見許多才子懿賢，攜手並肩低語」。竹山亦步亦趨，故此段亦作兩句讀，於「意怯」下分段。然此段語氣連貫，作二句、作三句俱不礙也。只李之「賢」字、蔣之「怯」字，皆是入聲，可以作平，若去聲則不可耳。即此「心嬾意怯」，欲仿「才子艷賢」四字用平上去入，又一首用「千載舊迹」亦同。古人心細如髮若此，而今人翻謂不妨假借，豈不毫釐千里哉。「鬧蛾」，諸本多作「蛾兒」。觀其尾句「夕」字仄聲，李詞前後俱仄聲，作「鬧蛾」爲是。且鬧蛾是上元之物，去「鬧」字則晦矣。有刻作「鬧蛾兒」三字，更謬。「夕陽西下」係伯可上元《寶鼎現》詞首句，故云「猶唱」。《雨村詞話》卷二：伯可詞名冠一時，有上元《寶鼎現》詞，首句「夕陽西下」。蔣竹山捷同時人，作《女冠子》詞咏上元，結句云：「笑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其推重當時如此。《詞綜偶評・補錄宋詞》：（羞與蛾兒爭耍）元宵有撲燈蛾，亦曰鬧蛾兒，又曰火蛾。《左庵詞話》卷上：有借音數字，宋人習用之。如【略】蔣捷《女冠子》：「羞與鬧娥兒爭耍。」「耍」字叶霜馬切。此類略舉數家，已見一斑。《詞徵》卷一：康伯可製《寶鼎現》詞，傳誦海內。蔣勝欲詞「笑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皆指康詞而言。

《行香子》《紅了櫻桃》　《詞品》卷二：詞家多用心字香，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詞：「心字夜香清。」【略】所謂心字香者，以香末縈篆成心字也。心字羅衣，則謂心字香熏之爾。或謂女人衣曲領如心字，又與此別。《詞綜偶評・宋詞》：「心字香」見《驂鸞錄》。「窈娘堤」見《比紅兒》詩。「秋娘度」見《杜秋娘》詩。「泰娘橋」見劉禹錫《泰娘》詩。《左庵詞話》卷上：蔣竹山《一翦梅》詞有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久膾炙人口。《詞徵》卷五：心字香，見范致能《驂鸞錄》，蔣詞屢用之。晏叔原《臨江仙》「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南鄉子》「相逢笑醫，旁邊心字濃，」又蔡友古《滿庭芳》「雙心重衾小枕，玉困不勝嬌，」皆與蔣詞異詁。

《柳梢青》《擧唱新腔》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竹山名捷，宋末人，貌不揚，長于樂府，有詞二卷，幽秀古艷，惜續詩餘者不多載。「雙」「幫」「撞」俱響。「欲人扶」、「嫌人問」，《美人》、《嬌女》二賦不及。《雨村詞話》卷二：蔣竹山詞，有全集所遺而升庵《詞林萬選》所拾者，最爲工麗。如《柳梢青》。《詞綜偶評・宋詞》：（「柳雨花風」三句）態濃意遠。

《金蕉葉》《雲蹇翠幕》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澹遠。覺深曲不必。

《霜天曉角》《人影窗紗》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淡得濃，俚得雅，雅得老，人皆稱柳、秦、張、周爲詞祖，而不推蔣竹山，何耶？　毛晉《金谷遺音跋》：余初閱蔣竹山集，至「人影窗紗」一調，喜謂周、秦復生，又恐白雪寡和。既更得次仲《金谷遺音》，如《茶瓶兒》、《惜奴嬌》諸篇，輕倩纖艷，不墮「願奶奶蘭心蕙性」之鄙俚，又不墮「霓裳縹緲，雜佩珊珊」之疊架，方之蔣勝欲，余未能伯仲也。《雨村詞話》卷二：最爲工麗。

《如夢令》《夜月溪篁鸞影》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冰冷之言，殆有道者。

《少年游》《梨邊風緊》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竹山詞必工而練。（「而今白鳥橫飛處」至篇末）澹無情妙，上擬淵明，詩中澹字。

《少年游》《楓林紅透晚烟青》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意出紙外。

《探春令》《玉窗蠅字記春寒》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聲聲柔膩，如不輕出諸口。

《**浪淘沙**》（**人愛曉妝鮮**）《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愁湧蛾灣」以下）善換字安句。

《**浪淘沙**》（**明露浴疏桐**）《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不解吹愁吹帽落）不翻情摯。

《**步蟾宮**》（**綠華翦碎嬌雲**）《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眞能尊之愛之者，他詞自遜。

《**虞美人**》（**絲絲楊柳絲雨**）《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何曾經人用過。「紅近綠」，巧聯。《詞綜偶評・宋詞》：（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較「天際識歸舟」更進一層。《左庵詞話》卷下：蔣竹山《虞美人》云：「絲絲楊柳絲雨【略】。」亦工整，亦圓脆。《蕙風詞話續編》卷一：竹山詞《虞美人》詠梳樓：「樓兒忒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較「天際識歸舟」更進一層。

《**虞美人**》（**少年聽雨歌樓上**）《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意筆子瞻伯仲。世天地獄，悲歡離合是地獄，「無情」二字破地獄宗燈，惜乎何人到此？《詞綜偶評・宋詞》：（「悲歡離合總無情」二句）此種襟懷，固不易到，然亦不願到也。《賭棋山莊詞話》卷四：蔣竹山【略】《虞美人》（聽雨），歷數諸景，揮灑而出，比之稼軒《賀新涼》（「綠樹聽啼鵑」闋）盡集許多恨事，同一機杼，而用筆尤爲嶄新。《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此是小曲。「情」亦作「憑」，較勝。

《**鳳栖梧**》（**我愛荷花花最軟**）《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畫蓮幷畫風，筆筆軟是純毫。

《**風入松**》（**東風方到舊**）《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此夫視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者更懦，此婦視擲刀前抱、我見猶憐者更酷矣。有襟末分惡光景，方有分襟時，透甚。早掩扉，慟悼。

《**一剪梅**》（**小巧樓臺眼界寬**）《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十分難過。

《**一剪梅**》（**一片春愁待酒澆**）《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末得「流光悠悠忽」之妙。二「了」字要玩。晏小山「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謂心字香薰之爾，或云女人衣曲領如心字，又與此別。

《**解佩令**》（**春晴也好**）《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放逸邁俗。雨與風功過始分。《白雨齋詞話》卷六：板橋詞，如「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沉着痛快也。（蔣竹山詞如「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同此惡劣。）

《**滿江紅**》（**秋本無愁**）《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彩發兼理至。「疏貧」可作座右銘，何如？《白雨齋詞話》卷六：「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梧梢滴。」竹山《滿江紅》語也。上有「小窗幽闃」之句，此二語不是闃寂中如何辨得。竹山詞多粗，惟此二語最細。又卷七：竹山詞云：「萬誤曾因疏處起，一閒且向貧中覓。」自是閱歷語，而詞筆甚雋。魯齋書懷詞云：「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效顰無謂。

《**聲聲慢**》（**黃花深巷**）《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魯直烹茶留客《竚雕鞍》詞四韻一字，竹山八韻一字，文心無涯。何堪如許聲，一聲聲堪聽。《詞綜偶評・宋詞》：福唐體，亦名獨木橋體。又評王沂孫《掃花遊》（商飈乍發）：不似竹山羅列許多秋聲，命意與歐公一賦仿佛相似。但從旅客情懷說來，倍覺愴然。《賭棋山莊詞話》卷四：蔣竹山《聲聲慢》（秋聲），【略】歷數諸景，揮灑而出，比之稼軒《賀新涼》（「綠樹聽啼鵑」闋）盡集許多恨事，同一機杼，而用筆尤爲嶄新。

《**最高樓**》（**新春景明媚**）《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狡獪游戲。無此段活趣，枉爲了人。

《**江城梅花引**》（**白鷗問我泊歸舟**）《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托白鷗，秀舉。全學康伯可，有出藍之色。

《**賀新郎**》（**綠暗雲垂領**）《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佳人之態，莫妙于輕與懶，情莫妙于幽與柔，趣則取別，神則困頓。竹山臨摹，即如對面。（「人道」以下）眞不再流涕長潸，「冷」字妙。

《**賀新郎**》（**渺渺啼鴉了**）《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月有」四句）親知實見。（「愁痕倚」二句）了不粘于寫我幽清。數個虛字，多致而挺。《詞綜偶評・宋詞》：（月有微黃籬無影，挂牽牛數朵青花小）舊人言牽牛花，日出即萎，故此詞云然。《白雨齋詞話》卷一：竹山詞多不接處。如《賀新郎》云「竹几一燈人做夢」，可稱警句。下接云：「嘶馬誰行古道。」合上下文觀之，不解所謂。即云託諸夢境，無源可尋，亦似接不接。下云：「起搔首、窺星

多少。」蓋言夢醒。下云：「月有微黃籬無影。」又是警句。下接云：「挂牽牛數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紅棗。」此三句無味之極，與通首詞意，均不融洽。所謂外強中乾也。

《賀新郎》（雁嶼晴嵐薄）《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人與物較，我輩又與此輩較，不飲何爲。佳景不少住，可嘆。《詞綜偶評・宋詞》：（「我輩中人無此分」三句）名言。

《賀新郎》（浪湧孤亭起）《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摹擬壯觀。

《賀新郎》（夢冷黃金屋）《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君知否」四句）秀穎凌逸飛兔。（「待把」以下）幽怨密密重重，蠶絲方織，葉衡吐蕙。《白雨齋詞話》卷八：蔣竹山《賀新郎》云：「夢冷黃金屋【略】。」似此亦磊落可喜。竹山集中，便算最高之作。乃秀水必謂其效法白石，何異癡人說夢耶！《復堂詞話》：瑰麗處，鮮妍自在。詞藻太密。

《絳都春》（春愁怎畫）《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一句冒許多《毛穎傳》取青妃白字法。婦人美而智者，拈酸時猶然爾雅，一味凶狠，正坐愚醜耳。（「知他」以下）入元劇壓卷。《詞綜偶評・宋詞》：（「細雨院深」二句）景中有情。（早拆盡秋千紅架）情中有景。（「縱然歸近」二句）曲折入情。（姹姬）姻婭之婭，從無活用者，字書亦無別解。唯《字彙補註》云：「婭娣，態也。婭音鴉，么加切，此又叶作去聲，俟攷。婭娣，按《廣韻》作宧㚔，注云作姿態兒。（無言暗擁嬌鬟，鳳釵溜也）「也」字叶得妙。高青邱「回首暮山青，又離愁來也」，亦似從此得訣。又評王沂孫《高陽臺》（殘萼梅酸）：（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與竹山（縱然歸近，風光又是，翠陰初夏），各有其妙。

《木蘭花慢》（傍池闌倚遍）《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竹山二詞亦合體。（「似犀」句）與雲霞亂來層秀，苦目不周翫，情不給賞。（「紅稠」以下）主意。《詞律》卷七萬樹評：此調作者如林，至竹山此詞，規矩森然，可謂毫髮無憾矣。首句「傍」字領句，下用兩平兩仄，此正格也。《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木蘭花慢》，《詞律》以蔣竹山爲譜，謂此詞規矩森然，誠爲毫髮無憾矣。然予讀《吳禮部詩話》，載柳耆卿此調云：「拆桐花爛漫【略】。」其結調用韻，與竹山正同。柳先於蔣，何舍置之？

《木蘭花慢》（渺琉璃萬頃）《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景眞，寒夜諷之，有清響析瀝。

《瑞鶴仙》（綰霜霏舞雪）《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離離蔚蔚。（「花魂」四句）幻出意興來。（「最恰」以下）淒悅頓異。

《瑞鶴仙》（玉霜生穗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體取變，質取遠，渾不似壽詞，妙。（「料此花」二句）創令，亦見壽意。（「待紗」以下）秋冬之交，故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氣味不齊。《歲寒居詞話》：《瑞鶴仙》壽東軒一闋，通首用「也」字煞，忽作騷體，亦自適其意，終非正格也。《詞統》譏之，甚當也。

《水龍吟》（醉兮瓊瀣浮觴些）《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盡愛以致禱，迥出纖冶穠華之外，楚聲不亡。又正集卷五黃山谷《瑞鶴仙》（環滁皆山也）沈際飛評：蔣捷《招落梅魂》詞用「些」字，與此體同。閔吳興云：泊然無味，枉了人也。《倚聲初集》卷四引《詞筌》：蔣捷用《騷》體作《水龍吟》招梅魂，奇耳，固未爲妙。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沈雄曰：諸選騷體僅見二首，如東坡、稼軒之醉翁琴調者。蔣竹山效之，爲《招落梅魂》云：「醉兮瓊瀣浮觴些，招兮遣巫陽些。」【略】《詞品》謂其古豔，迥出穠纖之外。余謂奇矣，未見當行也。《歲寒居詞話》：《水龍吟・招落梅魂》一闋，通首用「些」字，【略】忽作騷體，亦自適其意，終非正格也。《詞統》譏之，甚當也。《詞徵》卷五：辛稼軒「去年燕子來」詞，倣歐陽永叔「去年元夜時」詞格（是詞亦載朱淑眞《斷腸集》，乃誤編耳。《四庫全書提要》辨之甚明）。蔣竹山《招落梅魂》，倣辛稼軒用《騷》經「些」字體也。

《金盞子》（練月紫窗）《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情痴，甘言道舊，妙。《詞潔輯評》卷五：「佩鸞」有作「佩欵」者。「佩鸞」不叶，「佩欵」不可解。初見之，琱繢滿眼，細按則清氣首尾貫澈。陳言習語，吐棄一切，與夢窗相似，又別是一種。大抵亦自美成出，但字字作意。

《喜遷鶯》（晴天寥廓）《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激素飛清披」，新造古難之。史梅溪不復辨。（「車角」三句）側險。

《喜遷鶯》（游絲纖弱）《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十毛皴法，閑情。《詞律》卷四萬樹評：此詞諸去聲字宜玩。後「行樂」是叶韻，不必疊上字。「謾著意絆春」句有作仄平平仄仄，「露添」句，「夢回」句或作仄仄平平仄，故旁注如此，以便學者易于填字。然其實此三處，須依此詞，方爲得調。竹山鍊字精深，調音諧暢，乃詞家矩矱，定宜遵之。「綠窗」綠字亦要仄聲，用平

者亦不足法也。

《永遇樂》（清邁池亭）《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寫綠陰稠密，是情非字。

《沁園春》（老子平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胸眼高，「面風」「背日」，清福老人太受用。一肚皮清薄。《雨村詞話》卷二：蔣竹山詞堆金砌玉，少疏宕。獨《沁園春》爲老人書南堂壁，甚有奇氣，人多不選，今錄之。詞云【略】又次韻云【略】每讀之爽神數日。「晴乾」二句，見《五燈會元》，守初禪師語也。俗語入詞，必有所本方可用。

《沁園春》（結算平生）《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蓋」字未用作詞，大半風流債負。據竹山詞，極其沒興，狂瀾中砥柱，錄之。（「高抬眼」三句）冷水灌頂，通身一汗。

《步蟾宮》（玉窗掣鎖香雲漲）《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深于意度。

《高陽臺》（燕捲晴絲）《皺水軒詞筌》：詞之最醜者爲酸腐，爲怪誕，爲粗莽。然險麗貴矣，須泯其鏤劃之痕乃佳。如蔣捷「燈搖縹暈茸窗冷」，可謂工矣，覺斧跡猶在。

《高陽臺》（宛轉憐香）《詞潔輯評》卷四：前後結三字句，或韻或不韻。後段起句，或七字或六字。六字者用韻，七字多不韻。若執一而論，將何去何從？意者宮調不當凌雜，而字句或可參差。今既已不被管絃，徒就字句以繩，詞雖自詫有獨得之解，吾未敢以爲合也。

《瑞鶴仙》（紺煙迷雁迹）《詞潔輯評》卷五：句意警拔，多由於拗峭，然須鍊之精純，始不失於生硬。竹山此詞云：「勸清光，乍可幽窗相照，休照紅樓夜笛。」夢窗云：「問閶門，自古送春多少。」玉田云：「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妙語獨立，各不相假借。正不必舉全詞，即此數語，可長留數公天地間。

《秋夜雨》（黃雲水驛秋笳噎）《雨村詞話》卷二：蔣竹山捷《秋夜雨》詞有句云：「漫細把寒花輕撚。」「撚」字，字書不載，意即擲字也。《雕菰樓詞話》：毛大可稱詞本無韻，是也。【略】蔣捷《秋夜雨》云：「黃雲水驛笳噎，吹人雙鬢如雪。愁多無賴處，漫碎把寒花輕撚。」凡此皆用當時鄉談里語，又何韻之有？

傳記

《宋季忠義錄》卷一五　蔣捷字勝欲，宜興人。舉德祐進士。元初晦跡不仕。大德中，憲使臧夢解、陸垕薦其才，不就。稱竹山先生。

紀事

《本事詞》卷下　蔣捷勝欲嘗買一妾，名之曰雪香，爲賦《瑞鶴仙》云：「素肌原是雪【略】。」

又　名姬有善琵琶者，勝欲爲賦《賀新郎》云：「妾有琵琶譜【略】。」客有談舊娼潘姬者，因賦《柳梢青》云：「小飲微吟【略】。」

又　傅巖隱在武林，納浴堂徐氏女子於客樓。其歸也，亦貯之所居。樓上四壁，悉圖西湖勝景。邀竹山爲賦《玉漏遲》云：「翠鴛雙穗冷【略】。」

《蓮子居詞話》卷一　陳西麓嘗爲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爲魁，幸而得脫。蔣竹山，元大德間憲使臧夢解、陸垕交章薦其才，卒不起。生平著述，多以義理爲主，有《小學詳斷》。觀二公軼事，足見品誼之高，不止爲填詞家也。

著錄

湖濱散人《題竹山詞》　此稿得之於唐士牧家藏本，雖無銓次，庶幾無遺逸云。至正乙巳歲秋七月十有七日，湖濱散人題。

《玄賞齋書目》卷七　蔣捷《竹山詞》。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周美成、劉靜修、程正伯、蔣竹山、王審齋，三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蔣捷《竹山詞》四十二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蔣捷《竹山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山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蔣捷撰。【略】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刊，卷首載至正乙巳湖濱散人題詞，謂此稿得之唐士牧家，雖無銓次，已無遺逸，當猶元人所傳之舊本矣。

陶湘《景元鈔本竹山詞敘錄》　湘案：此昔年藝風先生撫寄伯宛者。前有題字，四行，不著姓名。稱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秋七月錄。末有明人題及楊五川、夢羽二印，亦士禮居舊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其詞凡次行以下，皆低一字，特爲創格。伯宛曾據以校汲古刻，訂補極多。惜輾轉迻寫，不能盡如原本耳。

朱孝臧《竹山詞跋》　《竹山詞》一卷，黃蕘圃藏鈔本，卷端有明孫唐卿胤嘉記云：「乙巳春季，假錫山劍光閣本校一過。」蕘圃稱嘉慶庚午得之毛意香，寔吳枚庵物，《竹山詞》祖本也。毛子晉刊本似從茲出，而詞佚目存之《謁金門》、《菩薩蠻》、《卜算子》、《霜天曉角》、《點絳唇》十四闋，及上半闋之《憶秦娥》，下半闋之《昭君怨》，毛本幷目不載。《喜遷鶯》，毛本二闋復十餘句，茲本幷缺，而目稱一闋，或傳寫有異耶？蕘圃定爲元鈔，意極珍祕。往從吾鄉張石銘假錄，勘正毛本數十字。異時倘幷其缺佚者補得之，是所蘄於同志已。癸丑清明前一日，朱孝臧跋於吳下聽楓園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竹山詞》一卷，宋蔣捷撰。二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天一閣藏舊鈔本。元鈔本，元人跋云：此稿得之於唐士牧家藏本，至正乙巳。陶氏涉園續刻影宋金元明本詞本二卷。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竹山詞》一卷，元鈔本。宋蔣捷撰。【略】此本與《靜修先生詞》同訂，孫胤伽藏本，有至正元年前人跋語，字亦古拙有舊氣。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竹山詞》一卷一冊，宋蔣捷撰，元人鈔本，明天啓三年孫胤伽手校幷補遺及跋。元至元乙巳無名氏題記。

雜錄

《詞品》卷五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早。」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于舶趠，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竹山詞》一卷。【略】《應天長》一闋，註云：「次清眞韻。」前半闋「轉翠籠池閣」句止五字，而考周邦彥詞作「正是夜堂無月」實六字句，後半闋「漫有戲龍盤」句亦五字，而考周詞「又見漢宮傳燭」實亦六字，此必刊本各有脫字。至於《沁園春》「絕勝珠簾十里樓」句，「樓」字上訛增「迷」字，《玉樓春》「明朝與子穿花去」句，「花」字訛作「不」字，《行香子》「奈雲溶溶」句，「奈」字下訛增「何」字，《粉蝶兒》「古今來人易老」句，訛脫一「來」字，《翠羽吟》「但留殘月挂蒼穹」句，訛脫「月」「蒼」二字，皆爲疎舛。《唐多令》之訛爲「糖多」，尤足嗢噱。其《喜遷鶯》調所載改本一闋，視元詞殊減風韻，似非捷所自定，《詞統》譏之甚當，但指爲史達祖詞，則又誤記耳。

《雨村詞話》卷一　和凝《山花子》云：「銀字笙寒調正長。」按《唐書・禮樂志》，備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有銀字之名，中管之格，音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觱栗、小笛、小笙。白樂天詩「高調管色吹銀字」，徐鉉「檀的慢調銀字管」，吳融詩「管纖銀字密，梭密錦書勻」，故詞中多用之。蔣竹山詞「銀字笙調」，「雁字箏調」，所由來也。

趙　禥 宋度宗

《隨隱漫錄》卷一　令製《春秋贊》云：「微顯闡幽，三體五例，嚴乎成言，褒貶一字。」【略】《晚望》云：「鷗鷺歸烟渚，秋江挾晚晴。老漁閑艤艇，坐待月華生。」【略】《恭和御製賜牟子才韻》云：「視草詞臣地位高，玉堂深夜許焚膏。文華瑞世呈儀鳳，顧問承恩直禁鰲。喜有奇才追宋軾，光膺聖製勝唐綯。重修盛典熙朝事，千古青編記寵褒。」【略】《贈某堂帖子》云：「歸仁由克己，

學道在存心。」「堯舜傳心惟以一，禹湯受命本乎中。」《凝華殿》云：「帝德巍巍，溫恭允塞。心傳精微，惟堯是則。」觀《瞻菜》、《凝華》數帖子，必有如文中子窺高祖之心於《大風歌》者，故敬錄之。

劉壎《度皇御批題跋》　度宗皇帝，聖學緝熙，垂衣而治，爲咸淳太平天子者十年。此其在東宮時令旨也。盛年潛躍，無園囿狗馬博塞之娛，獨汲汲斯文，豈漢唐末世昏主所及？蓋列聖相承以古文爲家法然爾。

《宋史》卷四六《度宗本紀》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紹興府榮邸。【略】七歲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淳祐六年十月己丑，賜名孟啓，以皇姪授貴州刺史，入內小學。七年正月乙卯，授宜州觀察使，就王邸訓習。九年正月乙巳，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十一年正月壬戌，改賜名孜，進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正月庚辰，詔立爲皇子，改賜今名。【略】景定元年六月壬寅，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命楊棟、葉夢鼎爲太子詹事。【略】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太子即皇帝位。【略】〔咸淳六年正月〕丁卯，上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十年七月〕癸未，帝崩于福寧殿，遺詔太子㬎即皇帝位。

羅公升

論述

劉辰翁《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序》　當吾從水心翁周旋，時翁髻齔，舉棗梨行酒，姿玉雪，意儒雅，雖眉間英睿已不可過，而豈敢望其及科第、爲當世之用哉？【略】別十三四年再見，冠帶長身，風度儼若，出詩袖間如編書，大篇汗漫，小語條達，豈亦如一日千里，可以馬上幾得。讀之未終卷，篇篇逼人，有非書生窮研筆力所能及者。蓋其天性離明，左旋右抽，有非區區學步所能比。使後死所見，事事若此，亦復奚憾！於此而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詩非難事，前此所以極力而不得其要者，由其情性或近或不近，趨晚唐者乏氣骨，附江西者少意思，必待其發語通明，不用一事，而亦無一字無來處，就之不可即，望之不可尋，是在能化。時翁棄其所長，勉其所不及，則吾將自以斯言爲過。好爲之，好爲之！

《宋百家詩存》卷二〇《滄州集》　《滄洲集》五卷，須溪劉辰翁爲序。詩抑鬱委折，情辭悽愴，亦難言之意多焉。其弟宗仁亦不仕元，父死於寇，廬墓哀泣，不御酒肉食者七年，蓋孝義萃一門云。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羅公升滄州集》　一門孝義傳三世，詩卷飄零亦自豪。避地歸來當日暮，錢塘江上賦胥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羅滄洲集》五卷。【略】第二卷之首有《皇帝閣春帖子》二首、《端午帖子》一首。考帖子詞爲翰林學士之職，公升一縣尉，何由得有此作？且其祖既於宋末殉節，則其孫必不及南宋承平之盛，而其詞乃皆治世之音，殊爲可疑。又第一卷末有《得家問》二首，一曰：「乍喜平安報，俄增放逐愁。」又曰：「東風嚴瀨水，不是冷扁舟。」公升未放逐嚴州也。一曰：「萬里平泉夢，惟憐創業難。」又曰：「長平門下客，知復幾任安。」公升亦非故將相也。又皆與其生平不合。至於《燕城俗吏》諸作，詞氣鄙俚，如出二手，殆其子孫所爲，以裝點其忠義者。

《和宮怨》　《宋詩精華錄》卷四：與杜荀鶴之《宮怨》異曲同工。

傳記

顧嗣立《羅滄洲先生集跋》　滄洲翁，名公升，字時翁，吉之永豐人。大父開禮。咸淳間由胄監登第，授袁州教授，尋改武岡。德祐丙子，文丞相開督府於閩，廣號召天下勤王，辟開禮知縣事，授安撫使。後兵敗執，不食死節，即辰翁序中所云水心翁也。滄洲少有才略，以軍功授本邑教，傷大父死節，傾資北游燕趙，與宋宗室趙孟榮諸公圖復宋祚，知勢不可爲，回，經錢塘江作《弔胥濤》以自寓，今載集中，餘亦多感憤語。【略】滄洲有弟，宋亡亦不仕元，父死於寇，廬墓號泣，不御酒食肉者七年。蓋孝義萃於一堂。於乎！於以見宋之能養士也。癸亥至日書於京邸，吳門顧俠君。

《宋詩紀事》卷七九　羅公升字時翁，吉之永豐人。大父開禮，從文丞相勤王，兵敗被執，不食死。公升以軍功授本邑尉，北游圖恢復，不果。有《滄洲先生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羅滄洲集》五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舊本題宋羅公升撰。【略】此本有曹溶名、字二印，蓋其所藏。題曰「宋禮部侍郎鄧中齋中甫批點，明翰林國史修撰七世孫倫校正」。首載賦一篇，以下各體分編，而每體之中分《無名集》、《還山稿》、《抗塵集》、《痴業集》、《北行卷》五名，各爲標題。其體例既爲繁碎，而以絕句居律詩前，律詩居古體前，亦爲倒置。意者其初五集自爲卷帙，其後人以體分之，故雜亂如是耶。【略】蓋竄亂失眞，其爲果出公升與否，殊在影響之間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詩集》五卷，舊鈔本。宋羅公升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宋貞士羅滄洲先生集》五卷，舊鈔本，十萬卷樓藏書。

鄭思肖

論述

鄭思肖《一百二十圖詩集自序》　昔嘗序湯西樓先生《壯遊集》云：「天地之靈氣爲人，人之靈氣爲心，心之靈氣爲文，文之靈氣爲詩。蓋詩者，古今天地間之靈物也。」吾生也冥頑，其不靈于詩，不靈于文，不靈于心，不靈于人久矣。棄物若然者，孤孤枯枯，迂迂疏疏，是誠不靈不然也。以其不然不靈也，凡有求皆不作，絕交游，絕著作，絕倡和，漸絕諸絕，以了殘妄爾。今或遇圖而作，或遇事而作，而或者又欲俱圖之。胡然乎乃然，彼不然然而然，恣不絕其絕而絕于不絕，以無作作其所不作，將欲靈夫不靈之靈以爲靈，其靈靈乎？其不靈靈乎？此其所以滿目青山綠水，垂笑于無窮無窮無窮也耶！

又《心史自序》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爲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凡見於興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託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爲聖賢歸，本無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騁乎學，始文而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仕人義士，頗有不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讀書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於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汙下，誣詞欺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天，然後熟讀《左傳》、《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百家之說，養其氣質，老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大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之天，始無愧於爲文。若夫體製，意欲新，語欲簡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無流於鑿，庶不墜於綺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無涯，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良可嘆息。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兼以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書史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蓋心之爲心，廣大於天地，光明於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乎。夫如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觀。汝其行之。」思肖後質諸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鑒古今人事之變，乃知我先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下士游，固嘗見盡法度議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遺之。故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敬述所受，以爲自述云。

張國維《崇禎本宋鄭所南先生心史序》　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

吳門張子、丘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十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主無少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神大類愚公，銳志眞能格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之讎仇終復。洵足爲生民立心，寧第自完忠孝爾爾耶？

文從簡《崇禎本心史跋》 所南畫蘭不畫地，倪迂畫山不畫人，後世視此兩人相埒耳。乃翁一段忠義肝膽，直與先信國、陳、李、張、王文武數鉅公同貫日月，人未知也。

凌一槐《崇禎本心史跋》 鄭公所南是編，可謂備其質者矣。蓋痛心於奸佞之亡國，而殷殷以殲滅醜虜爲大事也。昔豫讓之報智氏仇也，漆身吞炭，三躍擊衣，曰而可以報智伯矣，其類是哉。【略】或疑是編敘次荒迫，間有如銘如讖等，微與史體不合；竊謂讀《離騷》者，每於雜複繚繞、迂誇譎怪之語，而益愍其忠愛之深且摯也。三復是編，可以感矣。

陳弘緒《鄭所南心史序》 辛巳春，過楊伯祥太史，展案頭新刻，題曰《心史》，蹶然曰：「是宋鄭所南先生思肖之書也，何以獲此奇異？」伯祥曰：「是出之於姑蘇承天寺某井中。」予亟假而手錄之。詩凡二百五十，雜文四十五篇。類比瞻懷君父、扶植綱常、切齒於仇讎左衽之作，鏘然如刀劍夜鳴，愀然如鞞笳互作，嗚嗚然如隴水之悲激而寒蛩之哀號也。視皋羽諸詩文，孤峭相似，而感憤壯烈殆欲過之。

洪士恭《合刻鐵函經晞髮集跋》 吾玆誦鄭所南、謝皋羽二先生之詩若文，不勝泫然以悲也。所南先生，宋季一布衣耳，運遘陽九，世暗夷氛，猶欲噓死灰於復燃，迴狂瀾於既倒；迨數易勢窮，齎志而老，時發爲詩文，鐵函重祕，沉於淵井之中。一往忠憤激烈之氣，何其壯哉！四百年來，湮沒不彰，一旦發其光怪，泉土不能銷蝕，又何神也！

徐燉《萬曆戊午本皋羽晞髮集序》 吾鄉於宋遺民得兩先生焉，一爲長溪謝翱皋羽，一爲連江鄭所南思肖。皋羽爲文丞相客，當丞相被執以死，晝夜哭不絕聲，思肖更名不忘趙，乃誓不與北人交接，託畫楚蘭以見志。皋羽僑居睦州，思肖流寓吳市，其所託迹略同，而其所爲詩歌亦峭峻相似。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鄭思肖》 鑄金不怕北風寒，百廿圖成寄食難。卻怪先生頭可斫，何曾汙墨畫春蘭。

楊浚《論次閩詩・鄭思肖》 《心史》沈埋四百年，抱香寒菊哭南天。不勝落日吳王感，夏駕湖頭一惘然。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遺民詩，以謝皋羽《晞髮集》爲最，筆力生峭，遠非汪水雲、鄭所南輩比矣。

梁啟超《重印鄭所南心史序》 啓超欲求鄭所南先生《心史》，養養然夢寐以之者十餘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無冰者，以家藏本見贈，窮日夜之力讀之，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既卒業，隱几瞢騰，睡則囈誦「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烈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咿嚶作小兒啜泣聲，同舍生眙之，謂其病也。嗚呼，啓超讀古人詩文辭多矣，未嘗有振蕩余心若此書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耶、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啓超讀之，則如見先生披垢膩衣，手八尺藤杖，凜凜然臨於吾前，滔滔然若懸河以詔我以所謂「一是」之大義者。嗚呼，此書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先生所抱主義，至單極簡，全書殆數萬言，所陳說唯一義，反之復之，絡之繹之，而不見其有一語之費。【略】吾讀所南先生之書，而歎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國家之衰而建置之者，蓋在是矣。夫先生蓋舍儒教外，他無所學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諸我國數千年先民中，罕與相類，惟日本之吉田松陰絕肖之。其行誼之高潔肖，其氣象之俊偉肖，其主義之單純肖，其自信之堅確肖，其實行其所持之主義百折而氣不挫也肖，其根本於道心道力予天下後世以共見也肖。嗚呼，海西海東，數百年間，兩人而已，兩人而已！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鄭菊山父子詩文跋》 所作《錦錢餘笑》二十四首，皆白話詩，饒有風趣。唯先後與吳山人書，溺於青囊狐首之說，語多荒誕。然其書有言：「凡子孫堅欲上穴爲安厝計，有數十年求之不得者。非惟死者不能妥其陰魄，而生者空勞心費財，有累養生送死正理。強留死者未得入土，骸骨卻爲自己他時富貴之謀，何孝子順孫之用心哉！」則其言亦猶賢於今之地師也。

《自題畫菊》 《瑟榭叢談》卷下：朱淑眞《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

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

《**送友人歸**》《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雄渾沉深，出筆不易。

《**睡覺有懷寄王梅塢垓**》《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詩有由迷得悟之意，而詞致正自渾然。

傳記

盧熊《鄭所南小傳》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于枝江縣主簿。父震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于吳，葬長洲縣甪山。母樓氏。妹爲比丘尼，名普西。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閽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於言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卧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猶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天目中峰，禪林之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公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子昂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週人之急，田亦捨諸剎，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剎。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廋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紀事

鄭思肖《大義集自序》 予幼好吟，長而尤苦於吟。【略】德祐乙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平事。【略】每一有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苦語流出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長歌，雖暫舒氣，終則何如？嗚呼痛哉！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三宮在北，二王在南，撫卷一慟，天回日低。天乎天乎，其果無知乎？九州名山大川，頗有磨崖石，日泚筆以俟大書特書焉！願與我以時，卒不悖於我先君子之所教云。

又《中興集序》 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之不得已于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澤畔孤吟，塊然其形，心乎一脈之生，眇然千冰萬雪之下，微微綿綿，不絕如縷，窮陰戮力殺之，終不可得而救。此一脈之生，將大有爲天地萬物生生無窮之生也歟？以天道人事驗之，中興迫矣，故曰《中興集》。

《遂昌雜錄》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租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餔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疎花間葉，不求

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南村輟耕錄**》卷二〇　鄭所南先生思肖，福州連江人，宋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剛介有立志。會天兵南，叩閽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由是遂變今名曰肖曰南，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聞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取。先生怒曰：「頭可砍，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眞爛漫，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過齊子芳書塾》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忠肝義膽，於此可以見之。晚年究竟性命之學，以壽終。

秦武域《**聞見瓣香錄**》癸卷　宋鄭所南名思肖，字憶翁，閩福州人。著有集，林古度序云：天下有奇人，始有奇事。德祐間，吾閩連江鄭所南先生隱於吳門，年已垂老，慮身沒而心不見知於後世，取其詩文名曰《心史》，用蠟封固而函以錫，錫復函鐵，沉於承天寺狼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載後人得見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歟？果今三百五十六年，一旦爲予友君慧上人浚井所得，其事尤奇。有《咸淳集》、《大義集》、《中興集》，詩一百四十首、文九四（百）十九篇。新安汪駿聲跋云：鄭所南先生當宋室既墟，彙其著述詩文，約六萬餘言，名曰《心史》，鐵函重匱，沉於吳門承天寺智井中。我明崇禎十一年冬十一月八日，爲寺僧達始浚井所得，啓之，紙墨完好。按沉井時爲宋德祐癸未，至今戊寅，實三百五十六年矣。按五言如「山靜鬼行月，宵涼人夢秋。星流銀彈過，月碾玉輪行。赤心懷趙日，綠鬢染吳霜。顛風掀曠野，癡雪厄寒林。」何減李賀、盧仝。陶南村《輟耕錄》載其「此身但除君父外曾不別受一人恩」之句。鄭元佑《遂昌雜錄》謂好事者刻其《錦錢集》行世。吳匏庵《卓行傳》載其自贊其像云：「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陳眉公白石《樵眞稿》載其著「大無工十空終」一卷，以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有《謬餘集》一卷，文一卷，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蓋皆未見此集。

著錄

《**鄭所南先生文集**》末附唐鑒《**鄭所南小傳**》　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文從簡《**崇禎本心史跋**》　崇禎十有一年，歲戊寅，冬十一月八日，姑蘇承天寺狼山中房浚井，啓一鐵函，中藏勝國鄭所南翁《心史》一本，完好如新，正有宋失國時作，皆痛哭流涕之言。【略】陸子垂將刻其書行世，爲文勒碑井傍，祀木主於寺中，若世之尸祝信國然。今而後世，將日星翁之名，而金石其言，翁於是千古如生矣。【略】護書井中爲寺僧達始，亦好修因緣，俱非偶然。嗚呼，忠誠可磨滅乎哉。崇禎己卯五月，後學文從簡敬書於停雲館。

陸嘉穎《**崇禎本心史跋**》　攷德祐止二載，癸未乃至元二十年，宋亡已經五祀。《心史》藏承天寺井中，至我大明崇禎戊寅十一月初八日，因旱浚井，破鐵函而出，緘封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古香撲鼻，楮墨如新，計三百五十六春秋矣。【略】若祇就此僧秘藏，與埋沒重淵何異？是書初聞之趙靈均，而靈均遠遊，思維文彥可先生橋梓與寺僧善，僕僕奔走者三閱月，於季春二十六日始得假歸，倩手分鈔，凡改擦塗抹、批點裝潢，摩倣悉如原稿，存其模範。【略】穎欲繡梓，仰體公之「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心，以公天下，自慙薄劣，更坐困窮，不能不屬望時賢君子。【略】己卯端陽，練川陸嘉穎敬識於吳門之西郊草堂。

張邵《**崇禎本心史跋**》　書爲陸子垂先生極力購求，先摹副本，邵與丘子民瞻呈之撫軍，參對三番，及頒刻之日，又幾經較閱，即一筆一畫必取原本細勘，而後登諸梨棗，不敢負撫軍，不敢誤先生也。【略】己卯臘月廿六日，松陵諸生張邵謹識。

汪駿聲《**書崇禎重刻本心史後**》　鄭所南先生當宋社既墟，窮心謀度，無策自奮，彙其著述約六萬餘言，名曰《心史》，鐵函重匱，外署「大宋鐵函經」五字，內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沉於吳門承天寺智井中。今崇禎十一年歲戊寅冬十一月八日，爲寺僧達始浚井所得，啓之，紙墨完好。【略】井中原稿藏吳門，予敢訂其刻本之訛而表出之，併輯諸書所載先生佚詩遺事爲附

錄焉。崇禎十三年歲在庚辰夏四月二十有七日，新安後學汪駿聲拜手書。

洪士恭《隆武合刻鐵函經晞髮集跋》 吾茲誦鄭所南、謝皋羽二先生之詩若文，不勝泫然以悲也。【略】二先生皆閩產也。今聖明南御閩邦，文武奮起，掃腥羶而恢區夏，先生之神，實式臨之。敬梓以傳，俾夫世之讀二先生之文者，廉頑立懦，激高風於無窮，即敦古懋修、山林自好之士，亦將有感於斯文。時隆武元年歲次乙酉仲冬望日，三山洪士恭升題於同文書院。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心史》七卷，宋鄭思肖撰，明崇禎十二年張國維刻本，二冊。《心史》七卷，宋鄭思肖撰，附錄一卷，明崇禎十三年汪駿聲、林古度刻本，吳梅跋，二冊。

藝文

倪瓚《題鄭所南蘭》 秋風蘭蕙化爲茅，南國淒涼氣已消。祇有所南心不改，淚泉和墨寫《離騷》。

顧炎武《井中心史歌》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留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厓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所南見此當如何！

孫枝蔚《讀鄭所南作文丞相叙》 文山在獄中，贋詩稍流傳。蓋出賊臣手，將以損忠堅。北軍氣轉揚，殘喘竟堪憐。不遇鄭隱翁，受誣長九泉。叙文數千言，終始何了然。人生貴相知，何必識容顏。後世奉龜鑑，何必馬與班。

雜錄

趙懷玉《心史跋》 《心史》，或以爲僞書，紀事與《宋史》亦多不合，文山、疊山其尤著也。其載文公云：「忽必烈意欲釋公，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始令殺公。」忽必烈者，元世祖也。於謝公則云：「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挾鄧傅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衆，示榜主張大宋氣數甚力。」人多疑其語，而余謂是則《心史》之可信也。曩讀《信國傳》，至「黃冠故鄉」之對，竊不能無疑，且「大元革命，萬象維新」，尤非公宜出諸口，蓋元人忌公之名，形宋之弱，故文其辭如此。至疊山之降，人莫善於蓋愆，且知者所爲，固不可測，安知非別有深意？《心史》爲謝公表微，苟無其事而反誣之，必不然矣。

鄭振鐸《跋心史》 《四庫總目提要・存目》云：「《心史》七卷，舊本題宋鄭思肖撰。」又云：「文詞蹇澀難通，紀事亦多與史不合。必明末好異之徒，作此以欺世，而故爲眩亂其詞者。」按，思肖生丁亡國之痛，故持民族觀念至堅，主夷夏之防至嚴，一字一語，均含血淚。「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略】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何爲尚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亦凝血。挺然語孤忠，孑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旦暮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心煩意亂，語重情迫，更豈是作僞欺世之文？徐乾學以此書爲明海鹽姚士粦所僞托，《四庫提要》之語當本於此。然士粦刊書甚多，《祕冊彙函》中何不收入此書，而必欲待林古度諸人出而始爲之表章？曹石倉、林古度諸人，多見古書，皆不作妄語者，何所爲而造作此漫天大謊？當崇禎十三年之際，奴酋尚未有猾之舉，「流寇」勢亦未大熾，曹、林輩何所爲而預行寫下此種不祥之文字？此皆理所萬不可通者。徐乾學與《提要》作者，所以必欲證其爲僞書者，蓋深惡其鵑虜太甚，攻夷太切，嫉胡太深也。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後人乃爲所矇蔽，衆口一辭曰《心史》是僞書。嗚呼，是殆未嘗讀《心史》一字者也！是殆甘爲虜臣胡謀之顛倒黑白之伎倆所欺騙者也！至

《禁書目錄》成，《心史》被收入「全燬」目中，而此書乃益晦不顯矣。若必欲以《心史》爲僞書，則作僞者當爲明之遺黎古老，刊書之年月，必非崇禎十三年，而當爲弘光、永曆之際。借古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倒填年月，以避網羅，斯乃最近情實之推測，斯則林古度輩之用心，亦猶夫所南翁之用心也。以梨棗代鐵函，以傳布代沉井，其技益進矣。然此亦祇是推測之詞而已。曹學佺殉節甚早，此序何爲乎來哉？刊本式樣，亦明明是崇禎時代之物。且一入清代，文禁立嚴，文網大密。彼時古老遺黎方遁世避禍之不遑，又何能公然刊布此「禁書」哉！林古度時方窮愁蟄居，以詩身隱，又何敢公然刊布此書而自弁其前？若必執爲明季遺黎之所爲，則林古度輩必自隱其名矣。故知《心史》決非僞書也。晦三百五十六年而顯，顯而復晦，至今復二百數十載而始復顯。何此書之多阨也！

汪元量

論述

綜論

馬廷鸞《書汪水雲湖山稿後》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余且卧病，彊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湖山稿》求余爲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予病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

文天祥《書汪水雲行吟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游。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弦，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章鑒《題水雲行稿》　水雲汪子吳人，感姑蘇鹿游，翩然北征，向燕昭黃金之臺，問自隗始。會方釋鍾儀，論官職事，水雲從旁援軫，命宮總弦，遂操南音，合上意。有旨詣衡嶽，於是乘風雲姿，挾日月光，馳神終南，寓目太行，舉驪山阿房，長城易水羅列胸次，居延出塞之音，祁連青冢之怨，弦賡句索，收拾殆盡。已而追二卿河梁之別，揮五弦，彈雙鳧，載歌再揚，南翔北飛，會各有適。一日，水雲出示行稿，初讀如轉圓脫兔，微露機軸；再讀如移宮換徵，聞《韶》忘味；三讀如鞭虯驾霆，倏忽八極，不知吾心水雲、水雲吾心也。夫水乃動之機，雲非止之物，君有至文之水，張四海無心之雲，行四方，子長避三舍矣。水雲囅然而笑，據梧而弄，不覺風寒大江空。

周方《書汪水雲詩後》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爲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唐，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爲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正平操撾，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眞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

劉辰翁《湖山類稿序》　杭汪水雲，以布衣攜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爲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巵酒。又或至文丞相銀鐺所，爲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縶，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客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乎江湖。邇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嘆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迹，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游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計之，而不勝其壹鬱也，則復使之進琴焉。

鄧光薦《題水雲詩》　崔德符語簡齋詩云「俗難」，後山亦云「寧拙勿俗」。近時有一等事，治語言伶牙俐頰，爲清言絕俗，而用意迂闊，遠於事情，反不

若近俗者之切於日用。因思般若生於塵勞，蓮花出於淤泥，淪於寂滅，而性情遠矣。汪水雲流浪南北，行地萬里，所賦皆天下勝處，奇跡巨題，人或訝其刊落未盡。然古律每篇每聯必有警處，道豈離俗哉，顧在變俗爲雅耳。若夫論詩於蘇窖，攜琴於嵇嶽，一序十詩，忠鈎義盡，光芒錯落，照乘前後，其度越流俗，何翅百倍！道人出見太山、黃河，又見異人，年尚壯，游益雅，行吟不休，其奔軼絕塵，異時當不止此，余將瞠若其後耳。

汪元量《水雲詩題後》 余自丙子從三宮如燕，又一年，捧香下五嶽四瀆，入青城，過南嶽，俯仰之間，不能自慄，裴成鄙語，以紀士風，非曰能詩者也。然古人爲詩，在乎得句，不在乎多。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足矣，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字足矣，奚以多爲？今余所綴是編，繁落亦甚，倘郢匠不縮大手，削而正之，又幸矣。

曾子良《題水雲詩》 汪子元量《燕山稿》，文山既序之矣，《湖山稿》俾余着語焉。余觀之，見其出入貫穿，馳騁上下，皆大家數。樂府自昌谷，五言佳處往往自工部。德祐元、二間，賈似道悉精銳、竭帑藏以出，國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知而不敢言，言而不敢盡。君能抉剔姦腸，萬世之下，猶足寒亂賊之膽。白虹貫天，乃知其爲藍田之玉。蓋其一點忠義之氣固如此，而其病簡齋體格如一，則其識固高。爲人質樸簡默，似不能言者，其詩乃如此，此其詩必傳。南豐曾子良亦陶。

趙文《書汪水雲詩後》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謝后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爲青冢，存者爲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紇干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歎，「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爲詩，幽憂沉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爲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泫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孟嘗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余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泫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爲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

李珏《書汪水雲詩後》 往時讀《泣血錄》，爲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幷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

蕭壎《題汪水雲詩卷》 遼鶴歸來世已殊，忽悲身晚及塘蒲。乾坤浩浩琴三尺，歲月堂堂酒一壺。剡曲只今書賀監，稽山在昔庾肩吾。《行吟》便是江南史，它日眞堪付董狐。

劉因《題汪水雲詩卷》 當時興廢事，說着意猶悲。自謂水不返，誰知雲解歸。十年麋鹿恨，一卷杜鵑詩。又入《離騷》國，清彈霜葉飛。

劉鬱祿《題汪水雲詩卷》 海水奔騰朔風急，巨鰲震動坤軸折。茫茫水與雲相連，中有仙人渺獨立。槁梧三尺操南音，輕視功名等秋葉。調高韻古泣鬼神，氈帳輕彈燕薊月。錦囊萬里詩一篇，字字丹心瀝青血。回首銅仙舊夢寒，撫卷令人雙鬢雪。只今復作瀟湘遊，擬續《離騷》弔忠魄。獨夜何心聞杜鵑，雲暗蒼梧正愁絕。

夏天民《題汪水雲詩卷》 仰峰昨夜三尺雪，梅花吟老坐如橛。道人啄扉來摻別，茗盌冰膠不堪啜。袖中枝桐半皴裂，爲予載柎舒鬱結。誰裁古調多曲折，拍拍胡笳中音節。燕山孤槀心石鐵，神物護持筆生舌。杜陵老翁代佛說，長歌自擊唾壺缺。萬古劍鋩倒流血，毛髮森森照關月。於乎，嵇康東市計仍拙，《廣陵》一散何嘗絕。

王祖弼《題汪水雲詩卷》 相逢解后不相期，又是江湖一段奇。我輩恨生南渡後，道人嘯出《北征》詩。百年歲月心難老，萬里江山夢已馳。細閱行程更相問，河清久說水漣漪。

曾順孫《題汪水雲詩卷》 道人東魯舊儒生，短褐翛然獨自行。禾黍離離悲故國，風沙漠漠度長城。琴音不忍移南操，詩卷猶能續《北征》。如此金臺君拂袖，水天雲闊去留輕。

秦嗣彭《題汪水雲詩卷》 禾黍興悲兩鬢皤，千年荆棘幾銅駝。義熙處士

流風遠，天寶詩人舊恨多。雨露又新周草木，煙塵空想漢山河。庾郎漫有《江南賦》，得似先生醉後歌。

蕭灼《題汪水雲詩卷》　朔風卷雨東南昏，銅仙灑淚辭吳門。間關萬里踏燕月，埃沙撲面愁人魂。攜琴早晚隨王母，不似瑤池舊歌舞。南冠岌岌操南音，此意此心千萬古。十年歸來兩鬢霜，袖有詩史繼草堂。西遊蒼梧北太華，筆端傳入古錦囊。甫也再拜杜鵑血，穎乎冥人冰炭腸。一朝訪我茅屋下，朔風易水爲余寫。黃金好鑄鍾子期，知君不是黃冠師。

黃圭《題汪水雲詩卷》　十日不得出，坐船窺古音。五言臣武淚，百詠阿雄心。對雪遂忘夜，看詩如聽琴。年時塵稿在，便擬石頭沉。

《遂昌雜錄》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剩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黃與言《書水雲道人西游詩右》　吾聞北有眞香山，南有眞玉泉，豈惟山泉，詩亦然。杜少陵夔州以後詩、陸放翁《劍南集》皆絕妙，何也？所歷覽眞也。水雲汪先生生東吳，馳燕薊，着宮錦袍，割紫駝峰，狎蓬萊諸山，登玩五嶽，在在處處有詩。須溪劉公後之。韓吏部題卷奇甚，然於「入蜀出峽萬天矯」句，則謂此當別作序引。得非以北轅南轍此一感慨，而西游又自一奇絕邪？雖然，少陵出蜀浮湘，甚欲歸秦而未得；放翁身吳官蜀，往往馳志伊吾而未遂。水雲四方上下兼矣。或問水雲何？曰：其遇也如李翰林，其流落如杜工部，其宦游如陸秘書，其歸也如賀少監，其取知韓門如東野、彌明，二人而一者歟？以是質諸後來之太史氏。

《南村輟耕錄》卷五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歸田詩話》卷中　水雲汪元量，宋亡，以善琴召赴大都，見世祖，不願仕，賜黃冠遣還。幼主送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宋宮人多以詩送行者，有云：「客有黃金共璧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意極悽惋。元量有詩一帙，皆叙宋亡事。如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餘詩大抵類是，可備野史。元馬易之題其帙後云：「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葉萬《汪水雲詩鈔跋》　汪水雲以一技之末，見知於宮中，猶瞻瞻於故君，彼食祿垂紳之輩，當何如耶！數百年後，亦遭此大變，又當何如耶！讀時不覺爲之出涕。洞庭東山穀道人。

錢謙益《書汪水雲集後》　《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有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峰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又云：「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與鄭明德所載「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青衣行酒，豈足痛哉！水雲作謝后挽詩曰：「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國滅君死，幽蘭軒之一燼，詎可以金源爲夷狄而易之乎？予欲續吳立夫《桑海餘錄》，卒未就。讀水雲詩畢，援筆書之，不覺流涕漬紙。

汪森《湖山類稿後序》　水雲先生遭時改步，隨三宮北徙，瑣尾流離，冰天沙塞，魂消骨折，九死而不一生。其見諸詩歌，怨而不怒，憐而不激，憂愁摧敗，而舊國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謂有守不辱之士矣。臣之事君，貴知命而守義。不幸而家國淪喪，委之天運莫回。一旦以榮祿動其心，則殷都《麥秀》、周室《黍離》，不足繫行役之感，其爲反身事讎，亦復何恨，安有富貴類浮雲、忠節貫金石如先生者哉！先生由杭入燕，道里所經，皆百戰之地，黃塵白月，敗垣蔽棘，對之而傷心，言之而隕涕。去國千里，留身一紀，嘆瀛公之說梵，哀王母之空門。謝后挽章，提刑哀些，金閨之詩卷何存，玉案之道書長在。以至南冠遠路，北面全屍，月滿通衢，雪平絕塞之作，不待搔首問天，椎心泣血者矣。其他賦情指事，種種悲涼，先生以片言隻語，形容略盡，令讀者身經目擊，當時號曰「詩史」，夫豈吾欺！予故悲其遇，感其辭，備錄而

珍之，令精英之氣，不沒于天地間也。及讀王昭儀《秋夜呈水月水雲二昆玉》絕句，水月之爲人，不少概見，其詩亦絕無傳者，則又爽然自失矣，悲夫！

吳之振《水雲詩鈔序》 詩多紀國亡北徙事。與文丞相獄中唱和詩，周詳惻愴，人謂之「詩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略】其詩多慷慨悲歌，有故宮離黍之感，於宋末諸事，皆可據以徵信。故李鶴田《湖山類稿跋》稱其「記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開元、天寶之事記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云云。其品題頗當。惟集中《醉歌》一篇，記宋亡之事曰：「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投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以本朝太后，直斥其名，殊爲非體。《春秋》責備賢者，於元量不能無譏。然元量以一供奉琴士，不預士大夫之列，而眷懷故主，終始不渝，宋季公卿實視之有愧。其節槩亦不可及。筆墨之間，偶然失檢，視無禮於君者，其事固殊，是又當取其大端，恕其一眚者矣。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遺民詩，以謝皋羽《晞髮集》爲最，筆力生峭，遠非汪水雲、鄭所南輩比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水雲詞》一卷。【略】今覽其詞，沈鬱蒼涼，與玉田并駕。集中《錢塘元夕》、《浙江樓聞笛》及《憶王孫》十首，尤爲哀感頑艷，黍離麥秀之痛，一於詞發之。錄而存之，以爲南宋詞家後勁。

分論

《夷山醉歌》 《歷代詩發》卷二九：抑塞磊落之氣，迸出毫端，正如萬斛璣，湧泉而瀉。

《醉歌》五 《宋詩精華錄》卷四：有議水雲詩，不應稱太后名姓者。不知僉名降表，當日實事，無可諱者。斥言之，正以見哀痛之極也。

《鶯啼序》（金陵故都最好） 《詞綜偶評·補遺》：慨古實以傷今，當與《麥秀》之歌、《黍離》之詩並傳。（嗟倦客又此憑高）點清重過。（檻外已少佳致）虛籠一句。（「更落盡梨花」三句）只作引子，亦是襯法。（「問青山」三句）領起下二段。（「麥甸葵邱」五句）兩層俱是所見，一下一高。（聽樓頭哀笳怨角）一層是所聞。（「漸夜深月滿秦淮」二句）轉接。兩層亦是所見，一遠一近。（「慨商女不知興廢」三句）一層是所聞。（「傷心千古」二句）略頓。（認依稀王謝舊鄰里）衣冠人物。（「臨春結綺」三句）宮殿妃嬪。（「因思疇昔」九句）追思致亂之由。（歎人間今古眞兒戲）一句總收。（「東風歲歲還來」三句）仍應轉第一段。

《水龍吟》（鼓擊驚破霓裳） 《歲寒居詞話》：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侍謝太后。宋亡隨北行，留燕，爲黃冠，南歸。有《湖山類稿》，多亡國之恨。《水龍吟》後闋「日斷東南半壁，恨長淮已非吾土」，不自料其悒騷也。

傳記

迺賢《讀汪水雲詩集》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皇帝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南歸。時幼主瀛國公、福王平原郡公趙與芮、駙馬右丞楊鎮、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青陽夢炎與宮人王昭儀清惠以下廿有九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之詩，多紀其國亡時事，與文丞相獄中唱和之作，文丞相又與馬丞相廷鸞、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劉太博辰翁序其詩集。劉公又爲批點。余間聞危太史言曰：「水雲長身玉立，修髯廣顙，而音若洪鐘。北歸，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迹，江右之人以爲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其諸公所賦墨蹟，嘗見於臨川僧舍」云。及予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讀而哀之，偶成二律，以識其後。「三日錢唐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閑雲一釣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南宋書》卷六二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出入宋宮掖。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行，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文丞相被執在獄，汪謁，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元世祖命奏琴，賜爲黃冠師。南歸，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

原公、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宮人王昭儀等分韻賦詩餞行。有《水雲詩》一卷，多紀國亡事。親見蒼黃歸附，展轉北行，元帝后賜三宮燕賚，宋宮人分嫁北匠，有種種悲嘆。其《酬王昭儀》及《平原公第夜宴》、《謝太后挽詩》，尤淒絕。故相馬廷鸞、章鑑、謝枋得咸序曰詩史。後往來匡廬、彭蠡之間，人莫測其去留之蹟。

紀事

文天祥《胡笳曲序》　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略之，蓋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琰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家，故書以遺之。

謝翺《續琴操哀江南四章》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噫，汪蓋死矣。

劉將孫《湖山隱處記》　水雲汪氏，盛年以詞章給事宮掖，如沉香亭北太白。中歲從八駿宴瑤池，如奉天陸九、鳳翔韓致堯。燕雲朔雪，抱琴來歸，如還自會稽之庾肩吾。繩橋棧道，使禱群望，又如乘槎之博望侯。於是棄塵事，稱道人，復尋古杭舊築，於豐樂橋五步外，作小樓五間，上題「湖山好景」，紫微史公書也。下題「水雲隱處」，本心文樞密書也。樓後船亭十一間，本心公書「西湖一曲」在焉。乃昔者奉親所。其址，則春谷趙卿所畀者。船軒回環，刻諸名士權歌十數。未已，請記水雲隱處，指點虛無，結契以示。【略】水雲名元量，字大有。其家尊名琳字玉甫，生甲申，於今八十一。七子：明、白、燦、逸、清、遠，皆從元。水雲其三。各取號於水，以月、天、霞、相、玉、樓爲序。

《西湖游覽志餘》卷六　汪元量字大有，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杯。」元量既還錢唐，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迹，遂傳以爲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流多題詠其事。

《柳亭詩話》卷二六　杭城失守，汪元量有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題王導像》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後隨謝后北遷，故宮人能詩者，皆元量教之。元世祖命爲黃冠，號水雲。久之得南還，少主瀛國公及諸王、故相、昭儀王清惠以下二十有九人，分韻賦詩餞之，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爲韻。水雲歸，少主復有詩曰：「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改蟲齋筆疏》　水雲以善琴供奉，國亡，隨三宮入燕。久之，請爲黃冠南歸。藏有賜硯，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分書，右刻「水雲」二篆字，左刻楷書絕句云：「斧柯片石伴幽閒【略】。」其《北征》古詩有云：「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硯必幷載入燕，以詩書授瀛國公皆此硯矣。

著錄

文天祥《書汪水雲行吟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

曾子良《題水雲詩》　汪子元量《燕山稿》，文山既序之矣，《湖山稿》俾余

着語焉。

李玨《書汪水雲詩後》 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汪水雲詩》，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五 《湖山類稿》十三卷。

又卷一八 《水雲詞》二卷，宋水雲山人吳人汪元量大有著。

錢謙益《水雲詩跋》 汪水雲詩，雜見於鄭明德《遂昌雜錄》、陶九成《輟耕錄》、瞿宗吉《詩話》及程克勤《宋遺民錄》者，不過三四首。夏日曬書，理雲間人鈔詩舊冊，得水雲詩二百二十餘首，錄成一帙。然迺賢序水雲詩，以爲多記國亡時事，此帙多有之，而所謂與文丞相獄中倡和者，概未之見也。惟《浮丘道人招魂歌》，擬杜少陵《七歌》體製者，今見文丞相集後。《水雲詩集》劉辰翁批點刊行者，藏書家必有全本，當更與好古者共購之。

又《書汪水雲集後》 夏日曬書，理雲間人鈔書舊冊，得其詩二百三十餘首，手寫爲一帙。《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記國亡北徙之事，周詳惻愴，可謂詩史。【略】崇禎辛未七夕，牧齋記。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汪水雲詩鈔》一本，舊鈔。

葉萬《汪水雲詩鈔跋》 庚子之歲，假得孫天成抄本，命兒子畤、疇對抄。次年辛丑正月，改纂訛謬畢。

汪森《湖山類稿後序》 汪水雲《湖山類稿》五卷，爲劉辰翁批點，無叙引及鋟刻年月，卷首脱落四版，集中字句間有漫漶而不可讀者。因檢錢虞山所藏雲間舊鈔二百二十餘首，互爲參訂，複者去之，闕者存之，編爲外稿，附于五卷之末。又從《宋遺民錄》取迺賢、劉辰翁、文天祥、馬廷鸞、周方、趙文、李珏諸序，幷錄之以置簡編。但賢叙中所謂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三序幷與文丞相獄中唱和詩，概未之見也。【略】時康熙二十又六年，歲次丁卯清明日，休陽宗後學森題。

吳焯《水雲集跋》 余又得水雲《湖山類稿》一帙，係元刻劉須溪評本，與此編互有不同。暇日校對，研朱點出，因知水雲詩散落者多矣。二本缺一不可。牧齋尚書以不得見《類稿》爲恨，余幷得插架，殊可喜也。雍正癸卯中元，風起乍涼，書堂檢對，因筆。潭花居士吳焯。

鮑廷博《湖山類稿跋》 按晉江黃氏書目，汪水雲《湖山類稿》凡十三卷，又《水雲詞》三卷，訪之藏書家，均未之見也。此五卷，爲劉須溪選定，前脱四翻，歲久紙敝墨渝，字句復多缺蝕。今刻本已不復存，輾轉傳鈔，幷其批點失之，間存評隲數語而已。予從《宋遺民錄》補入須溪原序及同時諸賢題識五首，因合《水雲詩集》刻之。所惜與文山先生獄中唱和之作及迺（易）〔賢〕之所云章丞相鑑、鄧禮部光薦、謝國史枋得三序，無從錄補耳。乾隆乙酉五月既望，得閑居士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又《水雲集跋》 《水雲集》詩二百餘首，刻於石門吳氏《詩鈔》者，誤書錯簡，往往而是，讀者病之。偶得陸平原采薇堂舊鈔，陸傳於史辰伯，史借於錢牧翁，流傳有自，允爲善本，秘之篋衍，十年於茲矣。今年春，從吳甌亭先生假繡谷遺書，重加勘定，合《湖山類稿》刊之，成合璧焉。集中詩與《類稿》互有增損，桐鄉汪氏刪其重見者，錄爲《湖山外稿》，於昔人持擇之意，或未盡然，予故一仍其舊云。乾隆三十年五月望後一日，古歙鮑廷博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汪元量撰。【略】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湖山類稿》十三卷，《水雲詞》三卷，久失流傳。此本爲劉辰翁所選，祇五卷，前脱四翻，間存評語。近時鮑廷博因復採《宋遺民錄》補入辰翁元序，合《水雲集》刻之。以二本參互校訂，詩多重複，今亦姑仍原本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湖山類稿》五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附宋舊宮人詩詞，汪森手鈔本。宋水雲汪元量大有行吟，須溪劉辰翁會孟批點。《外集》，國朝汪森輯。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湖山類稿》五卷附一卷，小山堂鈔本，吳尺凫藏書。

又卷四〇 《水雲詞》一卷，舊鈔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汪水雲詩鈔》一卷，舊鈔本，後有章祐庵手錄牧齋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宋汪元量撰，【略】清乾隆鮑氏知不足齋刻本，王國維校幷跋，趙萬里校，二冊。《湖山類稿》五卷《外稿》一卷，宋汪元量撰，【略】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一冊。《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宋汪元量撰，【略】清光緒二十三年丁丙刻武林往哲遺著本，傅增湘校，二冊。《汪水雲詩鈔》一卷，宋汪元量撰，明末鈔

本，毛扆校幷跋，一冊。《汪水雲詩鈔》一卷，宋汪元量撰，附錄一卷，清順治十七年葉時曦鈔本，葉萬跋，一冊。《汪水雲詩鈔》一卷，宋汪元量撰，附錄一卷，清鈔本，黃丕烈校幷跋，一冊。

藝文

閑先長老《題汪水雲詩卷》　水流雲散海天涯，與子長游亦可嘉。歸馬迹漫燕嶠雪，啼鵑血染楚城花。乾坤浩蕩空雙眼，南北迢遙事一家。三疊琴心誰解意，蓬萊歸路躡青霞。

趙焱《題汪水雲詩卷》　山城拄笏意何如，孤鶴東來態度殊。天上陽春歸閬苑，人間貴客在仙都。當年化蝶非眞夢，今日騎鯨即故吾。莫操錢塘懷古曲，遺黎有淚灑江河。

胡斗南《題汪水雲詩卷》　一琴一鶴一扁舟，東北東西更九州。一曲湖山眞得計，半生交結盡淸流。魁笑先生尙可癡，湖山日日有新詩。水光雲影窗三尺，雨抹晴裝畫四時。篋裏新詩意不傳，飄蓬白髮地行仙。江南江北都看了，更住西湖一百年。

劉師復《題汪水雲詩卷》　萬里歸來葺故園，闔湖新結小船軒。雙親八十喜康健，七子侍勞三十孫。詩翁老去尙兒嬉，撩撥歌聲笑挽衣。草草杯盤隨處飮，西泠橋入斷橋歸。

羅志仁《題汪水雲詩卷》　豐樂華樓已劫灰，湧金春色未塵埃。道人有道軒窗靜，那處湖光不好來。

嚴日益《題汪水雲詩卷》　紫皇殿上紅雲低，春歸天上日欲西。瑤池催花撾羯鼓，姚魏天香分雨露。沉香亭北雉尾高，詩成先奪雲錦袍。縱橫奏賦三千字，文采風流多意氣。珮聲楊柳鳳池頭，絲綸五色爛不收。巨鰲跳波海門黑，氈雪風砂墮陰域。翠華鞭驚凌紫烟，天寒月照靑塚邊。黃金不啼玉不收，桑嶺流水馬飛急。孤臣淚結冰稜稜，兩宮祝髮傳佛燈。梵尊說法天龍拜，四大山河金色界。風飄仙樂去不迴，香圍粉陳成飛埃。南冠楚囚血化碧，恨入《胡笳十八拍》。穹廬帳暖融冷光，猶隨供奉聯鵷行。子房忽伴赤松去，華表今年令威語。商郊周甸禾黍悲，宮袍卸卻披霞衣。靑藜老仙選詩哭，彷彿《東都夢華錄》。吳霜壓損長眉靑，胸蟠耿耿何時平。讀書萬卷貧難救，天若知情天亦瘦。雲翻雨覆爭奈何，榮枯得失哀恨多。相逢莫說夢中夢，琴寄南音時一弄。世間未必無子期，至音元不求人知。冷然七十二峰下，軒轅鼎邊退三舍。流水行雲萬里心，故家喬木春陰陰。

黃建可《題汪水雲集後》　南音誰與調陽春，戀戀餘香舊舞茵。漢有銅仙空化淚，楚因寶劍不全身。美人粉黛塵俱幻，放客風騷恨轉新。一卷長留天地外，爲公歌此淚盈巾。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汪元量》　琴師供奉戴黃冠，墨泪痕添賜硯斑。草罷降書六更殺，醉歌愁對北邙山。

雜錄

潘耒《書汪水雲集後》　汪水雲詩，元名人共相推許，有「詩史」之目。其詠宋幼主降元後事，皆得之目擊，多史傳所未載，而聲情悽惋，悲歌當泣，故國故君之思，斯須不忘，可以愧食祿之臣矣。虞山錢氏跋其詩，摘二絕句云：「第二筵開入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駝峰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當菊觴。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又引挽謝后詩云：「事去千年速，愁來一死遲。」乃云：「合而觀之，紫蓋入雒，靑衣行酒，豈足痛哉！讀畢不覺流涕漬紙。」一似有深恥而不忍言者。是大不然。考之《宋史》，理宗謝皇后，寶慶三年冊立，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爲皇太后，又十年而幼主立，尊爲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二年，宋亡，北徙，越七年而終，壽七十。則至燕時，已六十七矣。元世祖崩於至元三十一年，壽八十。滅宋在十三年，壽已六十二，寧有劉曜羊后之嫌？所云「謝家田土免輸糧」者，當是以謝后舉國納降之故，優恤其宗耳，豈有他哉！其歷叙宴會之豐，自「皇帝初開第一筵」至「第十瓊筵啟禁庭」，凡十章，據云君王把酒，后妃進巵，「三宮坐受，極其隆禮，且屢云宴罷歸來，未嘗暫留元宮也。始至而十開筵宴，猶以客禮待之。既乃加封爵，給第宅，齎錦綺，免后家之稅，授降臣之官，見於諸詩，歷歷有序，不當節取二章深致感慨也。元人以宋爲大國，不意其君臣不戰迎降，喜慰過望，故不戮一人，而遇母后、幼君有加禮。於此見世

祖之寬厚。水雲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則世祖爲人可知矣。《元史》又稱宏吉剌皇后之賢，見宋幼主入朝而不樂，視宋府庫物，一無所取。又爲宋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回江南，帝不許，退而厚待之。則知禮數優渥，復有賢后之助焉。大抵既封幼主爲瀛國公，則必別置邸第，母子宮眷當仍聚居其中。觀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暖，手把詩書授國公。」則王昭儀亦未嘗入元宮也，令其爲元妃嬪，安得與水雲時相倡酬哉！至謝太后沒，而後全后爲尼，瀛國作講師，悉見於集。若不詳考本末，而獨摘「新旨」、「免糧」二語，殊足動後人深疑。德祐之事，已是古今至辱，余不忍三朝國母，重遭污衊，且使水雲有遺累也。故書此詳辨之。

吳城《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 水雲以琴事謝后，未嘗得與國政及守土之任。伯顏兵下臨安，其時柄臣或易服遁去，或僉名降表，水雲初不必就其拘囚。猶復隨侍戎間，相依患難。比至大都，與文山公倡和，勉以致身。迨厓山事敗，瀛國就封，潔然以黃冠歸老，蓋其詩固風人《小雅》之遺也。而況三宮北徙，勿殉社稷，後世必有議之者。水雲若預知國史之不能止喙，於行營之瑣事，元主之崇禮，莫不三致意焉。至其痛君后之流離，撫江山之愴怳，口誅筆伐，使喪師敗國諸事，歷歷可數，洵詩史矣。鮑子之爲是刻也，非惟存水雲之詩，亦藉以證小朝廷之結局，爲差勝於五國城云。抑予更有幸者。凡南宋、金、元先賢著述，迄今未盡磨滅，即予家兩世收藏，亦不下百餘種，合海內之留傳，則更夥矣。嗜古之士，廣其傳鈔之意，踵吾鮑子後，家自爲刻，舉一切遺編墜簡，咸登梨棗，亦庶足以息蠹車覆瓿之焰，此則鮑子之素志，而乞予訟言於士君子之前者也。於是乎書。錢唐吳城撰。

王國維《湖山類稿水雲集跋》 汪水雲以宋室小臣，國亡北徙，侍三宮於燕邸，從幼主於龍荒。其時，大臣如留夢炎輩當爲愧死。後人多以完人目之。然中間亦爲元官，且供奉翰林，其詩具在，不必諱也。《湖山類稿》卷二有《萬安殿夜直》詩云：「金闕早朝天子聖，玉堂夜直月光寒。」《水雲集》中有《初菴傳學士歸田里》：「燕臺同看雪花天，別後音書鴈不傳。紫閣笑談爲職長，彤闈朝謁在班前。」云「玉堂夜直」，又稱傳學士爲「職長」，則水雲亦曾官翰林。又南歸後《答徐雪江》云：「十載高居白玉堂，陳情一表乞還鄉。孤雲落日渡遼水，匹馬西風上太行。行橐尚留官裏俸，賜衣猶帶御前香。只今對客難爲答，千古中原話柄長。」云「高居白玉堂」，亦謂翰苑也。又《類稿·北嶽降香呈嚴學士》以下二十五首，皆水雲奉勅降香途中所作。案《元史·世祖紀》，每歲以正月遣使代祀岳瀆后土。而至元二十一年所紀尤詳，云遣蒙古官及翰林官各一人，代祠岳瀆后土。則代祀例遣翰林官，嚴爲學士，即翰林官，水雲或以屬官同行。然其詩云：「同君遠使山頭去，如朕親行嶽頂來。」頗不似屬官之辭。殆是年所遣二人，皆出翰苑。然則水雲在元，頗爲貴顯，故得稟留官俸，衣帶御香，既黃冠之請，亦非羈旅小臣所能。後世乃以宋遺民稱之，與謝皋羽、龔聖予同列，殊失事實。然水雲本以琴師，出入宮禁，乃倡優卜祝之流，與委質爲臣者有別。其仕元亦別有用意，少帝西行之後，水雲亦即南歸，與方、謝、龔諸賢，迹異而心則同。有宋近臣，一人而已。戊午八月，王國維錄舊作跋。

林景熙

論述

綜論

方逢辰《白石樵唱序》 霽山林德陽，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屬朋友胡汲古轉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陽自鴈蕩游會稽，禹窆荒寒，雲愁木愴，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鬱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戶，當放一頭，因書卷端以歸。

何夢桂《永嘉林霽山詩序》 永嘉舊同舍郎霽山林德陽，不遠數百里寄詩冊屬嚴陵潛齋何某商略近詩。三復唱嘆，竊於詩之變而有感焉。方庠序群

居，高談闊論，不過頌《猗那》，歌《清廟》，誦《魚麗》、《天保》、《鳧鷖》、《既醉》之什，變風變雅，不忍言之矣，況復齒及魏、晉、梁、陳以下窮苦愁怨等語，如細夫窶人、羈旅寡婦之爲者。相望十年間，而士大夫聲詩率一變而爲窮苦愁怨之語，而吾霽山詩亦若此。世喪文耶？文喪世耶？古今以杜少陵詩爲詩史，至其長篇短章，橫騖溢出者，多在流離奔走失意中得之。霽山詩僅見三十篇，其辭意皆婉娩悽惻，使人讀之如異代遺黎及見渭南銅盤、長安金爵，有不動其心者哉！夜半壑舟有力者負之以去，飛鴻印雪，爪距儼然，吾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詩也，吾是以重有感於霽山之變也。

章祖程《題白石樵唱》　先生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略】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倡雖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注釋云。

又《白石樵唱箋注跋》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羲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諧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濯冰雪以爲精神，剪烟雲以爲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太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眞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爰輯舊聞，爲下註腳。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發揮，而不敢隱焉。第胸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據尚有未盡明者，姑冀講問，少備其全。一日，子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缺之，以竢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稿，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

鄭僑《白石樵唱箋注序》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履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佛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融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掇拾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注《文選》，援據該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

呂洪《霽山文集序》　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略】所著文【略】一皆本於忠義之所發越，傳誦江湖，膾炙人口。【略】予不幸而生於先生百年之後，弗克睹其容儀，親炙其教誨，猶幸而嗣居先生藏修之地，得以仰其高節，覽其遺文，此於逸稿，予不得不爲先生輯也。若其詩句之高古，文辭之典麗，自有諸先正之首引，暨夫知言者之評論，有不待予贅辭，姑序其出處作述大略云。

遼藩光澤王《霽山先生集序》　先生爲詩文，刻意尚志，要不徒作。方蛟峰諸先生品評已有定論，茲不復贅。

張寰《霽山先生集序》　其間如禮部架閣霽山先生林德暘氏者，當孤窮擯棄之日，斂其蘊蓄，而從事乎文，夷然自放，不怨不尤，往來平陽、陶山之間，自托宋之遺民。他日結客舉義，潛易諸陵遺骼，俾脫裔戎之禍。噫，先生眞烈士哉。吾嘗讀其《冬青》諸作，未嘗不泫然悲之，而壯先生之行也。己丑冬，予奉使永嘉，知先生爲郡之平陽人，欲遍索其文以觀。邑人葉舜華以家藏章祖程集注先生舊刻遺稿以獻，予得而卒業焉。蓋雅健清嚴，具合矩度，一洗當時之習尚，殆有盛際之風，而所謂「冬青」之句僅見耳。又怪先生所值之時下，而其氣與文，顧獨完厚如此，是難能也。詩凡若干首，文若干首，總之爲十卷，視舊刻加精焉。郡守丁侯點白謂走不可無言於簡首，而令馮君用先乃復欣然承命，捐俸入梓，予因之重有感焉。嗚呼，忠義之士，其氣概徹穹昊，貫金石，言之行世，愈遠常新，單詞半簡，如金晶犀貝，世皆得寶愛之，豈患其不傳耶！先生之文是已。然必舉其文盡行之，於以見宋季之未嘗無士。先生之詞，非徒工於凄惋之作，文固有不以時勢爲高下者，亦足以發論文者之端，此刻者之意也。

陳瑾《霽山先生集序》　余平陽霽山林先生，稟剛方之氣，本純正之學，仕宋季年，適元兵孔棘，先生度時不利貞，欲奮忠憤而無所用於死，乃遂遁迹江湖，惟潛拾宋諸陵遺骸而別埋之。然其志固有鬱邑侘傺者，用肆爲詩歌，泄其忠義之懷。如《商婦吟》、《秦吉了》、《孫供奉》、《讀文山集》諸作，皆以明出

處，正綱常。而《夢中作》，則尤其報國保身之證。君子謂其剛而能柔，故其剛不折；明而能晦，故其明不夷，先生其完人哉。【略】若我霽山先生之作，毅而和，直而婉，而其忠愛惻怛之意，于人道益有助焉，顧可終泯沒之哉。

馮彬《霽山先生集序》 西涯翁《擬古樂府詞》，載霽山氏《夢中作》絕、《冬青》詩，凄惋悲慨，予讀而哀之，恨不得觀其全帙爲歉。己丑竊官平陽，道出縉雲，適石川張先生奉使返自永嘉，邂逅間進予曰：「君知平陽，平陽有義士林德暘者，宋陵遭毀，糾義收瘞，節可嘉也。文詞雅正，不事雕刓，學可錄也。闔停沉鬱，爲日已久，闡而揚之，有司責也。」余曰：「特非《夢中》諸作乎？余高其人久矣，夫何辭。」既抵治，閱月即訪其稿，得善本於民間，因釐正梓之，而石川君亦寄其所錄者至。嗚呼，霽山氏其尚不泯哉。宋當易命，元政方殷，頑鄙庸鈍者，尚復希進，目故都猶傳舍，誰復顧之。霽山氏痛國淪夷，求無死所，遂逃名當世，依托山水間，以詩文自況，甘爲宋室遺民無愧言者。既而寢園遭禍，即奮身糾義，托名采藥，收遺骸而葬諸，樹以冬青，作詩紀之，其忠義爲何如。昔淵明仕宋，《綱目》大書，彰世教也。及觀淵明諸作，托情述志，掇《雅》摛《騷》，達天知命之詞多，悼國懷君之念少，後世推評至重，亦尚夫其人耳。若霽山氏命詞得句，不忘宋室，體裁格韻，兼致風雅，正綱常，辨夷夏，吐心志，傷今懷古，達諸《黍離》無愧焉。余敢妄評其人：行義類豫讓，而時則違之；晦迹似淵明，而忠則著焉；悲憤似《離騷》，行不傷於激，而貞可教焉。其亦聞首陽之風而興起者歟？惜乎生於極浙，行實少著於天下，故史氏失傳，而人鮮有知者。

《全浙詩話》卷一八引張元忭《唐林二義士說》 嘗覽《霽山集》，載《冬青花》諸詩甚明，中與唐玉潛、王修竹往還詩不一，多激烈語。其答謝皋羽，又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之句，謂非與聞其事者可乎？當收骨時事甚秘，故姓氏互傳若此。

木訥《歸田詩話序》 誦晦菴《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略】及見前人林景熙詠陸秀夫詩，而知表殉國之忠；詠家鉉翁詩，而知表持身之節。

《詩藪》雜編卷五 林景熙，字德暘，東甌人。宋亡，入元不仕。遺集二卷今傳。其戀戀宗國之意，蓋未嘗頃刻捨也。五言律如：「老淚遺陵木，鄉山出海雲。」「煙深凝君樹，草沒景陽鐘。」七言如：「衣冠洛社浮雲散，弓劍橋山落照移。」「鶴歸尚覺遼城是，鵑老空聞蜀道難。」雖不甚脫晚宋，亦自精警。集中大半此類，忠義氣概，落落簡編，有足多者。

《戴酒園詩話・林景熙》 嘗嘆詩法壞而宋衰，宋垂亡詩道反振，眞咄咄怪事！讀林景熙詩，眞令心眼一開。如「開池納天影，種竹引秋聲」，「日斜禽影亂，水落樹根懸」，「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老愛歸田追靖節，狂思入海訪安期」，「萱草堂深衣屢寄，桃花觀冷酒重攜」，「僧閑時與雲來往，鶴老應知城是非」，眞視唐人無愧。《咏秦本紀》尤佳：「瑯琊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隘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璧沙丘近，威動神鞭海石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較之「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可謂直向毘盧頂上行矣。又《夢回》詩尤清妙：「夢回荒館月籠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宋詩鈔・白石樵唱鈔叙》 詩六卷，曰《白石樵唱》。大概悽愴故舊之作，與謝翱相表裏。翱詩奇崛，熙詩幽宛。蛟峰方逢辰曰「詩家門戶，當放一頭」，非虛言也。

《柳亭詩話》卷一 德暘《東山》詩：「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雲門》詩：「僧閑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人是非。」命意雖同，氣機自別。宋季詩人執千古之樊籬，而自詭於殘山剩水以寓意。末路得一《白石樵唱》以收垂熄之焰，而唐清父溼、鮑以行輩，曾仲才子良、汪水雲元量輩爲之薪傳，光雖微，不可謂非暗室之一炬也。

又卷一九 余於六朝，既摘其麗句以爲唐人嫡乳。今於兩宋，復采其尤雅者以爲一朝風軌。揣鑰捫鐘，當莫逃於具眼人也。【略】林德暘景熙《宿台州》：「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峰青。」《新昌》：「山痕經燒黑，土脈入泉紅。」回視六朝，似有秋月春花之別。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戶派亦有當璧之時也。【略】林德暘《元日》：「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括州》：「沙鷗欲近如招隱，關樹無多亦厭兵。」【略】若此之類，聊見一斑。

吳暐泰《霽山先生詩文集序》 霽山先生宋末名儒，爲詩沈雄凄惋，忠憤之氣，無所於托，而即物比興，以泄其胸中之蘊，固不徒以騷人文士目之也。賀裳《載酒園詩話》云：「嘗嘆詩法壞而宋衰，宋垂變詩道反振。讀林詩，眞令人心眼一開。」可謂知林詩者已。元統間，章和父不之補注，而詩益傳。元、明以來，屢經剞劂，多所發明。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林德陽》　九僧逝後四靈傳，幺鳥疏花各鬬妍。那及霽山樵唱苦，多青樹裏哭寒煙。

李福《林霽山集跋》　夫人遇當死之時，死之可也，文文山是也。其生也有所爲，生之亦可也，林山人是也。故其死於至大之世也，有不可與文山同死者也。至其古文之所得，自述於集內《修竹集序》、《靜山集序》矣，又有諸老叙言盡之，故可以不言。

鮑正言《霽山先生集跋》　霽山先生以忠義之氣發爲詞章，聲情綿邈，音節悲涼，足以凄金石而泣鬼神。元統甲戌，昆陽章祖程爲之評注，頗能得其用意所在。明天順間，鄉人呂洪綴緝墜亡，編詩若文爲五卷，始大行於世。迄今垂五百餘年，代有傳刻，殆天留以續屈子《離騷》、杜陵詩史，豈偶然哉。

《詞苑萃編》卷五引陳卧子云　唐玉潛與林景熙同爲採藥之行，潛葬諸陵骨，樹以冬青，而詠蓴詠蓮詠蟬諸作，巧奪天工，亦宋人所未有。

《溫州經籍志》卷二三《霽山先生集》　霽山風節冠世，其詩格律高秀，尤足洗宋末江湖詩派之淺俗。

又卷二四《白石樵唱注》　霽山先生身丁國難，蜚遁以終，感事憂時，悉形篇什，而痛懷故國，未敢訟言，《樵唱》一編，辭多隱託。宜竹親及霽山之門，見聞最悉，其《白石樵唱注》疏通證明，多得霽山微旨。至於詩中本事，考核尤詳。如《避寇海濱》詩注，載庚寅山寇發，霽山避地仙口。《哭德和伯氏》詩注，載霽山有季弟字德淵，先逝。《王修竹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詩注，載霽山游越，多居王氏莊子上。并足考見霽山平生蹤跡。又宋末遺民與霽山往還唱和者，如薛監簿名肩夔，永嘉人，柴主簿名杰，周計院名埜，曹許山名穉孫，并瑞安人。曹近山名告春，字問農，平陽人。諸人皆府、縣志所未詳，而此注并能詳其籍貫事迹。雖陶山十咏原題《和鄧牧心》，注不知牧心爲鄧牧字，又《懷葉鄧二友》詩，注不知葉爲葉林，與鄧牧同爲洞霄宮道士，亦偶有疏漏。然全書元元本本，精審居多。霽山詩之有是編，亦如山谷詩之有任淵注，荆公詩之有李壁注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林景熙》　《冬青樹引》泣寒灰，商婦宵吟慘客懷。竺國經傳雙匣在，竹籬暗費鑄金牌。

《越縵堂詩話》卷上　閱《林霽山集》。南宋人詩，自《江湖小集》別開幽雋一派，至四靈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爲後勁，霽山其領袖也。所作清淡深秀，前躋石湖，後躡梧溪，略詮於此。《古松》云：「獨占寬閑地，不知搖落天。山林猶古色，風雪自窮年。」《雲門即事》云：「僧閑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答周以農》云：「山空絡緯悲秋雨，水落蒹葭足夜霜。」《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水落春風寄廣陵。」《歸自越避寇海濱寒食不得祭掃》云：「持酒無因灑墓松，禽聲花色慘東風。去年此日身爲客，及到鄉山又客中。」《曉意》云：「僧鐘覺曙鳥，紛飛弄林光。宿雲漸離石，我起開秋房。南山忽入几，相對各老蒼。」《歸白石故廬》云：「斜陽巷陌語初燕，新水池塘生細魚。」《春暮》云：「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酬潘景玉》云：「歲晏斷鴻羈客影，夜深殘火故人情。」《寄陳振先同舍》云：「西風戍角催年換，殘夜江樓見日生。」《送葛居士住栖碧庵》云：「了然道者亦離塵，一龕松下分秋雲。」《秋夜》云：「片月相隨過竹居，風生荷葉酒醒初。窗扉半掩秋蟲急，猶有殘燈守故書。」《宿台州城外》云：「霜增孤月白，江截亂峰青。」《贈天目吳君實》云：「夢回殘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鄭氏西莊》云：「遠峰開宿雨，高樹表初陽。」《酬潘景玉》云：「寒城日出無窮事，老耳山中獨聽泉。」《待應平坡侍郎郊行口占二首》云：「春霖卷流芳，霽川浮遠野。白首貞元人，相期古松下。」「試耕黃犢健，入社白鷗眞。柳外呼舟去，水風吹葛巾。」《酬方槐庭山人》云：「夜闌深語剔寒釭，別意蕭蕭竹半窗。明日孤帆鴻影外，東風殘雪過曹江。」《溪行》云：「野色延幽步，秋聲入暮年。」《仙壇寺西林》云：「松氣浮清曉，經聲出白雲。石穿僧屋過，水到寺門分。」《夜意》云：「老石栖雲定，疏松過雨香。」《寄懷》云：「青燈少年夢，白髮異鄉春。」《餞盛景則》云：「離亭酒短秋帆開，雁蕩峰前桂花雨。」《元旦即事》云：「江湖舊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括城》云：「落日漁舟吹遠笛，斷烟戍屋帶荒城。」《陶山十詠》內《集仙橋》云：「流來一水截人寰，虹背秋寒十二闌。白鶴飛邊人影絕，天風吹佩玉珊珊。」《陶宴嶺》云：「笑拂青籬問隱君，千巖秋色此平分。當時宴坐無人識，唯有松風共白雲。」《葛仙翁石牀》云：「鈞天夢破珊瑚枕，巖壑春供翡翠屏。一卷《黃庭》雲半席，夜深讀與嶺猿聽。」《訪朱月峰不值》云：「雲留秋渡冷，月過別峰明。」《寄別諸公》云：「天地綠陰雨，江湖白髮人。」《劍池》云：「薜荔帶雲縣古木，轆轤卷月出秋泉。」《新豐道中》云：「籬落鷄欲栖，野水半半渡。不見抱琴人，斜陽在高樹。」《舟中書事》云：「舊篋題詩扇，疏簾讀《易》香。」《訪武伯

山居》云：「白髮前朝士，青山半屋雲。遲花春後見，遠瀑夜深聞。」《元日得家書》云：「寒窗琴冊燈花曉，衰鬢江湖柏酒春。」《立春郊行次唐玉潛》云：「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烟景竹笋初。」《王監簿陶山禱雨》云：「雙袖攜雲禹穴曉，一瓢分雨舜田秋。」《答仙壇寺侃上人》云：「竹房分半席，流水白雲間。丹竈餘千載，青鞋第幾山。」《初夏病起》云：「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春。」《答陳景賢》云：「鬢痕朝鏡覺，書味夜燈知。」《酬合沙徐君寅》云：「鄉心荔子薰風國，客路槐花細雨時。」《別王監簿》云：「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鋏夢，山林猶有著書年。」《新晴偶出》云：「風動松枝山鵲語，雪消萊甲野蟲飛。」皆清空婉妙，蟬蛻塵埃者也。其詩本名《白石樵唱》。予嘗謂南宋中葉後詩，姜堯章最清峭絕俗，德暘集名適與之同，筆墨町畦亦出一致，當時取號蓋非無因。詩有元統中崑山章祖程注解，雖不免村塾弇陋之氣，而同時人物，多藉以考證。其詩中多及越中地名，蓋舜山既與玉潛同志相善，而王修竹又爲風雅所歸，遺民故老，多主其家，所謂王監簿者是也。王氏居陶山，舜山《白石稿》中，又有《陶山修竹書院記》，其起語云：「越爲東浙望，前將作監簿修竹王公爲趙望。」可見其壇坫風流，勝游推重矣。

《四庫全書總目簡明目錄》卷一六 景熙收宋陵遺骨，忠義之風，震耀百世。其詩文風骨高秀，亦宋末所稀。

孫鏘鳴《東嘉詩話》 林舜山景熙字德暘，咸淳辛未上舍釋謁，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宋亡不出，與王修竹、鄭樸翁、胡天放輩尋歲晏之盟，往來吳越。庚戌卒于家。有《白石樵唱》。今存《舜山集》。宋陵收骨之舉，忠義足動千古。其所爲詩，多故君故國之思。有《商婦吟》云【略】。近體亦多悲憤之音。

又 陳則翁字仁則，【略】有《和林舜山半雲庵》云：「孤雲伴孤吟，彼此識心事。促席聊自怡，不索遠持寄。相親期虛左，豈云自偶值。雲乘龍之噓，足以寒天地。人之氣浩然，何嘗有憂懼。霏霏秋景邊，澹然一儒素。人亦雲不殊，雲因就人住。雲定夢不飛，夢覺雲如故。世路翻手交，閉關謝來吁。出此或苟焉，觸處有餘愧。」發端十字，便寫得舜山心事出。「雲乘龍噓」四語，筆力奇橫，非舜山亦不克當此。

光緒《永嘉縣志》卷三四徐舉誠《詠林舜山》 紅羊劫火遍江東，痛恨諸陵草莽中。《白石》一編留正氣，書山千古泣孤忠。箋詩幸有章和父，同志惟知鄭樸翁。每向昆陽仰芳躅，飛雲渡口吊悲風。

分論

《南山有孤樹》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詩援曹孟德「月明星稀」四句，以爲一篇主意。林先生詩，大率意在言外，讀者當因其語而求其心可也。

《商婦吟》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篇以商婦自比，而寓其思君之意。孫鏘鳴《東嘉詩話》：宋陵收骨之舉，忠義足動千古。其所爲詩，多故君故國之思。有《商婦吟》。【略】哀音促節，聲泪俱下，而不死其君之志，足與日月爭光矣。

《故衣》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篇雖明思親之意，然而思君之義亦不外是。此詩大率因孟郊「慈母手中綫」詩意而發明之。

《孫供奉》 《白石樵唱注》卷一：今按詩意，以爲二物特禽獸耳，尚知服節死義，不忍事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偷生異域，一則濫祿累朝，是誠何心哉。

《曉意》 《白石樵唱注》卷一：凡詩最病語刻意盡，若此詩結聯，可謂混融含蓄而有餘味者矣。

《九日會連雲樓分韻得落字》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篇結語偉甚，非惟「落」字壓倒，而終篇之意歸宿於淵明身上，則尤見其確然自守之意，未易與世浮沉者道也。

《春感》 《白石樵唱注》卷一：宋亡，越上諸陵遭楊總統之禍。此詩引古證今，最爲親切。

《妾薄命六首》 《白石樵唱注》卷一：取古者烈女不更二夫之義，以寄吾忠臣不事二君之心。不然則王昭君、蔡文姬非不薄命也，而其所以舍彼取此者，其義蓋有攸在。右六詩，語精辭約，最得《選》詩之體。後有作者，不可及也。

《賦梅一花得使字》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詩自「苔枝」以下，體物之工，已爲精致。至此（泰素忽開）聯又極其形容，可謂益精益妙，而不可以有加矣。非學力之至，才思之高，未易及此。然惟梅花可以當之，他花殆不足擬倫云。

《白拒霜》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詩全篇不離一「白」字。

《哭德和伯氏六首》四　《白石樵唱注》卷一：讀此者，友悌之心可以悠然興起，凄然感發也。

《山窗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閱有感》　《白石樵唱注》卷一：此詩工在「防秋疏」、「障北風」六字間，非情思精巧不到也。然感慨之意又自見於言外。《宋詩精華錄》卷四：前清潘伯寅尚書，見黃餅家以宋版書殘葉包餅，爲之流涕。遇此不更當痛哭乎？

又二　《白石樵唱注》卷二：「橘心移」、「泉性歸」，皆言世情遷變之速，而「猗蘭」、「孤芳」，則自喻之辭也。

又三　《白石樵唱注》卷二：此篇亦寓言耳。

又五　《溫州經籍志》卷二四《桐陽小稿》：桐陽學行文章，爲溫儒宗，與林霽山以詩相唱和。《霽山集》二有《雜詠十首酬汪鎮卿》，其第五章云云，【略】足睹其品學矣。

《古松》　《白石樵唱注》卷二：此詩比之前卷所詠松詩，語較純粹，但彼則有比興之義，此則直賦物之作耳。

《舟次吳興二首》一　《白石樵唱注》卷二：此四句寫出湖州眞景，所謂有聲畫也。

《原易》　《白石樵唱注》卷二：按此篇全以《負苓者傳》主意，故末句以負苓人爲斷也。然中間頗涉異端，豈先生以文爲戲耶？

《用拙爲金礱徐氏賦》　《白石樵唱注》卷二：此篇皆發明所以用拙之義。

《枯樹》　《白石樵唱注》卷三：凡詩結語貴有生意。設若此詩終篇言枯悴，則非所以爲詩矣，故曰「倘留心不死，噓拂待春工」也。

《贈東谷上人》　《白石樵唱注》卷三：借上人之名，以喻自己之意。

《贈蘭坡星翁》　《白石樵唱注》卷三：此詩大意皆就「蘭」字上發明，中間說星翁處僅兩句，至此歸結，始又及之。既不失其本領，然詳而求之，其結語作此云云者，必見此翁胸中出處自有定見，有非百家衆技之所能惑也。世之君子，乃欲以平生禍福取決於術人之口，何其自待之薄耶。

《別王監簿》　《白石樵唱注》卷三：「離亭落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越上諸公最賞先生此聯。下句亦有餘味。

《新晴偶出》　《白石樵唱注》卷三：此詩前聯融景趣之妙，後聯得句法之新。起結意圓而備，若一片圖畫而得其神者也。

《書陸放翁詩卷後》　《白石樵唱注》卷三：放翁《示兒》詩云【略】。今來孫卻見九州之同，而時異事殊，家祭不可以告乃翁爾。意深而辭婉。《詩藪》雜編卷五：林景熙收宋二帝遺骨，樹以冬青，爲詩紀之。復有歌《題放翁卷後》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每讀此，未嘗不爲滴淚也。《詩筏》：忠孝之詩，不必問工拙也。如陸放翁晚年作詩與兒【略】蓋傷南宋不能復汴也。及宋亡後，林景熙等收宋帝遺骨埋之，樹以冬青。景熙乃題一絕於放翁詩後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二詩率意直書，悲壯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減價耶？以此推之，宋人學問精妙，才情秀逸，不讓三唐。《柳亭詩話》卷一〇：林德暘《題陸放翁詩卷後》有云【略】，即用放翁語作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一髮」二字，用昌黎文「其危如一髮引千鈞」。《宋詩精華錄》卷四：事有大謬不然者，乃致於此，哀哉。

《讀文山集》　《詩藪》外編卷六：宋末盛傳謝皐羽歌行，雖奇邃精工，備極人力，大概李長吉錦囊中物耳。林德暘七言古不多見，而合處勁逸雄邁，視謝不啻過之。如《讀文山集》【略】可謂元初絕唱。

《冬青樹》　《詩藪》雜編卷五：林收二帝遺骨，或謂唐珏玉潛，紀載紛紛，頗難懸斷。第以《冬青》詩唐作則未然，此詩在林集，與他歌行絕類。蓋二家同創此舉，遂以林作附會於唐耳。

《洞霄宮》　《歷代詩發》卷二九：膏粱子弟亦有恂恂知學問者，此不爲氣體所移也。末數語可以針砭流俗。

《會嚴陵邵德芳同舍邀宿玄同齋道舊有作》　《歷代詩發》卷二九：通首裁淨。

《新百道中》　《歷代詩發》卷二九：局緊句蒼，作家矩矱。

《答鄭即翁》　《歷代詩發》卷二九：三詩俱秀健有骨，不必律以唐格，徒爲優孟衣冠也。

《夢中作》　《甌北詩話》卷一一：「一抔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邊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橘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滿一夜開。猶記

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楊璉眞珈發宋諸陵，有義士林景曦爲丐者，以竹籬拾高、孝二帝骨，葬於東嘉，作此記事。《霽山文集》卷三附毛秀《辨霽山集中夢中作詩下章祖程注疏謬說》：止庵賢王殿下重刊《霽山先生文集》，既博考先生及越州義士唐珏收葬宋越上諸陵爲元僧楊總統所發棄草莽骸骨事，爲之序，詳核無疑。或者乃據集中《夢中作》詩題下章祖程注云：「楊總統發宋帝諸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杭宋內朝舊址，以餘骨棄草莽中。先生與鄭樸翁等數人痛憤，爲采藥以草囊拾收之。因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復購漁者網得之，盛二函，葬越山，植冬青樹識之。」以爲收骨無所謂唐珏者，且林收骨在取骨築塔後，而所收乃取餘所棄之骨，非其全骸，無所謂六函各紀一字識而收葬者。序文雜引傍載以爲據，考實雖詳，似難取信。秀謂《夢中作》注，秀亦未以爲然，蓋嘗聞諸止庵矣。《續編資治綱目》，繫我憲宗皇帝敕內閣元老儒臣之所纂修，唐珏收葬陵骨事，分注於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十二月下，而《皇明文衡》又明載張孟兼所作珏傳，無可疑者。若霽山事則史雖遺之，而陶九成《輟耕錄》則與唐并載，其紀傳雖彼此不相及，要之二人皆亡宋名儒，高義之士，所爲不同，而傳述之者各本其人。事出機密，各行其志，初不相聞，故《綱目》所見，亦僅知唐事而未及林事，使非《輟耕錄》并得所述，則亦無緣并稱也。中載王筠庵所示羅有開《唐義士傳》，後有詹厚齋讀傳題語，繫元仁宗皇慶二年作，上距帝昺祥興元年發陵戊寅歲，僅三十六年，當時開之傳又必在皇慶之前，或當時所紀遠亦不過數年，此其耳目相傳之必可信者。林事亦具載遂昌鄭明德所書。當發陵時，林故爲丐者，背竹籮，持竹夾，遇物夾投籮中。潛鑄金牌繫腰間，賄西僧求得高、孝兩陵骨，貯兩函葬東嘉，故《夢中作》詩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章注二函之說數是而骨非，亦傳聞之失耳。但其謂與林同事爲鄭樸翁，則有可信者。按先生集所載《故國子正鄭公墓誌》，謂樸翁與先生俱溫之平陽人，生同里，學同師，由長之老同出處，宋亡之二十三年壬寅五月卒，年六十三。距帝昺祥興元年戊寅發陵時爲二十五年，樸翁蓋年三十九。誌稱其「學聖賢之學，名齋初心，扶植綱常，精衛填海，憑霄銜土爲重可悲」，則葬骨事必與先生同，理之所有。若謂所收爲棄餘之骨，則大不然。夫楊總統發陵，本利寶玉，陵發但競攫取寶玉，其骸骨初惟有棄擲而已，誰復收之。築塔之計，蓋既得寶玉，復恐人言無以自解，故棄擲之後，復以築塔鎮南，以欺世主杜人口而已，豈特爲骨發陵耶？即誠爲築塔，則發陵之時，必逐陵盡取其骨渡浙，豈有餘骨棄之草莽，亦豈有將顱骨棄之湖中之理？況謂之湖中，則陵園所在必與湖相遠。當時發陵棄骨，不過在陵園近地，亦豈有遠棄湖水之理？載考之，章注自序在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距發陵祥興戊寅已五十七年，尚不能知，況其他乎。止庵賢王之序，取信於《綱目》及相距近年紀載之可信，而不據遠年聞見之空疏，未爲無見也。況今集中詩文并繫正文，章注略無所見，惟間於題目下附注一二，亦無關大義，是其所注，初未嘗入刊，惟編首附見其序而已。

《陸秀夫》《養一齋詩話》卷三：文山致命，後人名詠甚多。獨吾郡君實丞相憑弔鮮佳者，惟元人林景熙一律云【略】。第五句無深蘊，落句亦落套。然詞氣勃發，足爲大忠生色，後無繼起得名者矣。

傳記

章祖程《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陽，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宴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終於家，時年六十有九。

民國《平陽縣志》卷三五　林景熙字德暘，號霽山，世居親仁鄉之坳中，實坳。咸淳七年，由上舍釋褐成進士，教授泉州，遷禮部架閣，進階從政郎。旋以國事寢非，棄官歸里，隱州治後白石巷。時景熙年方英銳，聞益、廣二王行遁海濱，與同里周景灝皆有南行意，嘗爲景灝作《鞍山齋記》以見志。後以道梗不果，贈汪鼎新詩所謂「征途險在前，而況車折軸」，「意遠力不任，化作鄧林木」是也。已而會稽王英孫遺書招往，尋歲晏之盟，景熙因與同里鄭樸翁俱留越中。嘉木揚喇勒智以西番釋統駐錫臨安，怙勢爲奸，發宋諸陵，移鎮佛塔。景熙痛憤不已，與英孫及其客唐珏等謀往收瘞。珏遣里中年少昏夜掩竊，得光、寧、理、度四宗遺骼。景熙與樸翁飾爲采藥者或丐者，踵拾其遺。又以白金製小牌數十，納之監守諸僧，僧徒右之，續得高宗、孝宗骸骨，合爲六函，空葬蘭亭，植冬青樹表之。是時禁網森嚴，景熙秘不敢泄，作詩四絕，託之夢中。

又爲《冬青行》以紀其事。【略】未幾嘉木揚喇勒智敗，鎮南塔亦毀於震霆，景熙事漸傳布，海內義之。至元中，曾還家教授，復於州郭西馬鞍山下辟趙奧別業以居生徒，開池種竹，放歌自遣。亦名所居曰石田，別自爲號。既避寇，復出游，與錢唐汪元量嘗以詩相唱和。前後往來吳越間凡二十年。至大初，自杭遘疾歸，閱二年卒，年六十九。景熙少工舉業，有場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臻其奧。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詩蓋祖陶而宗杜云。今存詩三卷、文二卷。兄景怡字德和，號曉山，咸淳初主本縣學。弟景英字德芳，號隱山，入元爲浙東宣慰司照磨。季德淵，亡其名。

紀事

《遂昌雜錄》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熙，字霽山。當時楊總統發掘諸陵寢者，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橘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尤凄然，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卷三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且种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爲題。後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呂洪《霽山文集序》　予平陽素稱文獻之邦，騷人墨客，義士忠臣，何代無之。宋淳祐壬寅，挺生林先生，諱景熙，字德陽，號霽山。居州治後白石巷，別墅在城西趙奧馬鞍山之麓，予今所卜築，即其故址也。咸淳辛未，先生上舍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適元勝宋，遂不復仕，恆與同舍生邑人鄭樸翁輩私相嗟悼，以不能死國難，報君恩爲愧。丙子，元兵破杭，有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陵墓，棄其遺骸於草莽中，人莫敢收。先生在越，痛憤不已，乃與樸翁伴爲采藥，偕行陵上，以草囊拾之，盛以二函，託言佛經，埋瘞越山，植冬青樹以志之，而哭之以詩。既而返於故鄉，隱居別墅，研窮經史，摛繪文章，教授學徒。其忠義之懷，每形諸言辭間，道德之士聞其風者，罔不敬仰，識與不識，咸稱霽山先生。時爲會稽王監簿延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往來吳越，殆廿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迨庚戌冬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

《歸田詩話》卷中　宋衛王即位海上，秀夫爲首相。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立如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厓山兵潰，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或畫爲圖者，石田林景熙賦詩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詞嚴義正，足以發明其心事云。

又　元兵南下，次高亭，宋朝納降。吳堅爲左相，家鉉翁爲參政，與賈餘慶、劉岊爲祈請使北行。文天祥詩云：「當代老儒居首揆，殿前陪拜率公卿。」又云：「程嬰存趙眞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前謂吳，後謂家也。至北，鉉翁抗節不屈，拘留河間。世祖崩，成宗即位，始賜衣服，遣還鄉里，年逾八十矣。林景熙有詩送之云：「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可謂不負文山所期矣。

張丁《冬青引註》　「知君種年星在尾」，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爲諸浮屠，造白塔於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曰「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爲吐渾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予既注皋羽《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

「楊總統初欲利攢宮之金玉，故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怖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爾。』衆皆諾，遂夜往收遺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之所爲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鄙見於傅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傅。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

孔希普《冬青樹引注跋》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并疏之於卷末，且以冀宋遺骸事爲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志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

著錄

章祖程《題白石樵唱》 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於世。

呂洪《霽山文集序》 所著文十卷曰《白石稿》，詩六卷曰《白石樵唱》。【略】歷歲滋久，頗多散亡。乃者致政大尹葉公衡出示先生《白石樵唱》，始末具全。予又於《元音》中得先生《讀文山集》一詩，仍檢閱家藏舊書，僅得先生《白石稿》中記、序、賦、銘而下凡若干篇，其他製作迄無尋究。予懼歲月愈久，散亡愈多，輒敢僭踰，正其豕亥，釐爲五卷，總爲一帙，題曰《霽山先生文集》，將鋟諸梓，以廣其傳。【略】時大明天順七年龍集癸未春三月下澣穀旦，賜進士、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後學呂洪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景熙《霽山集》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林霽山《白石樵唱集》二冊，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林霽山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林景熙撰。【略】所著有《白石稿》十卷，皆其雜文。又有《白石樵唱》六卷，皆諸體詩。元統甲戌，崑山章祖程爲其詩集箋注，傳本僅存，其文集遂就散佚。此本乃明天順癸未其鄉人監察御史呂洪所編，以章祖程所注詩集併爲三卷，增以《元音》所錄《讀文山集》詩一篇，又捃摭遺文，得記十四篇，傳一篇，說一篇，文一篇，序十三篇，墓誌六篇，銘一篇，釐爲二卷。嘉靖戊子，遼藩光澤王得江陵毛秀校本重刊，附以秀《辨證》一篇。於《白石樵唱》題卷一、卷二、卷三，《白石稿》題卷四、卷五。書名各別，而卷數相屬。驟閱之，似《白石稿》佚其前三卷者，殊不了了。國朝康熙癸酉，歙縣汪士鋐等重刊，乃總題曰《林霽山集》，較有體例，今用以繕錄焉。

蘇璠《林霽山先生文集跋》 宋林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天順間鄉先生監察呂公洪所刻，歲久版已散失。璠幸生霽山舊里，復後呂公居趙奧別業遺址，寤寐流風，夙欲重鐫其集，蒐輯彙載，厘始成編，又苦無善本可覆校，迄未授梓。今秋至武林，聞歙西鮑淥飲先生彙刻《霽山先生集》於《知不足齋叢書》，因急買舟訪先生於青堆寓廬，索書見示，則已裒然成帙矣。【略】嘉慶十有五年八月望後日，後學蘇璠謹誌。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明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霽山先生白石樵唱》六卷《文集》四卷，明嘉靖刊本，王蓮涇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宋林景熙撰。康熙癸酉春沈天士刊本。【略】按：此本出於遼藩本，刪去章注，鮑正言重刊乃增入之。

又 《霽山先生白石樵唱》六卷，宋林景熙撰，元章祖程注。明刊本。【略】次行題「知平陽縣事海康桐岡馮彬用先校正重刊」。前有嘉靖庚寅張寰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霽山先生文集》五卷，宋林景熙撰，明天順七年呂洪刻本，二冊。《霽山先生詩文集》五卷，宋林景熙撰，附錄一卷，清康熙三十二年沈士尊、汪士鋐刻本，張允亮校并跋，五冊。《霽山先生白石樵唱》六卷《文集》四卷，宋林景熙撰，詩元章祖程注，明嘉靖十年馮彬刻本，三冊。

藝文

謝翱《遠游篇寄府教景熙》 朝游扶桑根，不折拂日枝。莫食楚萍實，掬海見虹霓。黃鵠別我影，目盡漢水湄。況復銜其子，風露何當歸。飄蕭軟桂叢，零落紫苔衣。夢魂知爾處，落羽在瑤池。

《東甌詩集》卷四林千之《送馬靜山奇林曉山兄弟》 古井誰復汲，古調誰復裁。玄鶴引清吭，萬壑松風哀。彼美三株樹，沆瀣斟瓊臺。吾宗大小山，正爾期不來。袖有明月珠，遠遺馬子才。江空山亦深，乃肯穿蒼苔。妙悟玄中玄，使我心悠哉。有牆肩曹劉，無苑延鄒枚。采薇霧失道，釣鰲風折桅。朔風無重裘，地爐擁寒灰。

李東陽《冬青行》 高家陵，孝家陵，鱗骨盡蛻龍無靈。唐義士，林義士，野史傳疑知誰是。玉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徽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朽木。穆陵遺骼君莫悲，得葬江南一抔足。

方文《宋遺民咏・林景曦德暘》 拾骨玉潛事，或傳爲舜山。當時有同心，未必遽相關。辱身爲丐者，持筐故陵間。遇物即掇取，俗人豈防閑。猶恐蹤迹露，鑄金賂諸奸。遂得高、孝骨，昏夜負之還。蘭亭種冬青，其事凡兩見。《夢中》詩四首，亦載唐君傳。莫知誰作者，大抵皆奇彥。我觀《白石集》，風雅窮正變。其中贈唐作，冬青在所羨。前詩似景曦，特爲玉潛撰。

雜錄

《南村輟耕錄》卷四 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略】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迹，【略】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略】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

彭瑋《南村輟耕錄跋》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爲相，與江南浮屠總攝楊璉眞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于是發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哀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密祭之。【略】羅《傳》年月不同，白塔一節可據。鄭傳已自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錄》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爲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迪幷儒先楊維楨、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

遼藩光澤王《舜山先生集序》 按先生當宋帝昺祥興元年，蒙古以西僧楊璉眞伽總攝江南釋教，于是年十二月入紹興，利宋攢宮金玉，盡發諸陵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先生與嘗所交會稽唐珏，初不相謀，各私痛忿，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豈忍陵骨暴露？已造六石函，各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以他骨收殯。」衆咸感諾，攜函如言收取，葬蘭亭山。移宋故宮冬青樹，植以爲識。此元陶九成《輟耕錄》、今《續編綱目》及《史會編》諸書備載可信。但《綱目》、《會編》獨采唐事而遺先生，而《輟耕錄》則又唐、林具載而加詳，蓋九成去唐、林稍近，且悉有所本。又按九成載唐事間有詩，而篇少于林，恐唐于葬後嘗誦林詩於相知，故聞而述之者遂以爲唐之詩耳。嘗別考《皇朝文衡》所載張孟兼《唐珏傳》，言葬骨事不及詩，此亦一證也。

《越中雜識》卷下 收宋諸陵遺骸事，張孟兼、羅有開以爲唐珏，鄭明德以爲林景熙，而陶九成則以唐、林幷載，黃文獻、趙之常、傅藻則以爲王英孫，而孔希普亦以唐、王幷載，至章祖程、毛秀又謂與鄭樸翁、謝皐羽等數人共爲之。諸說紛紛，不能不起後人之惑。予嘗考王英孫號修竹，爲宋勛戚之裔，好

義樂施，延致四方名士，林、鄭、謝、唐皆其客也。結社稽山之麓，與尋歲晏之盟，慷慨激昂形諸吟咏，如所謂《冬青行》、《冬青樹引》及感事夢中諸作，更相倡酬，散見諸集，則收骨時必皆與聞其事，協謀爲之，而英孫固主持其間者也。不然，唐雖邑人，特一寒士，而林、鄭、謝皆客處異鄉，安能動捐百金以成其事哉？蓋事屬秘密，不欲顯露顛末，故姓氏傳之，數人者皆功同一體者矣。

徐沁《金華游錄注》 楊璉眞伽發陵事，諸書紀載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鑒》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裡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窗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皐羽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皐羽詩亦有「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彭山季本以皐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乙酉正月耳。」【略】案：《夢中詩》明言雙匣，自係指高、孝兩骨。當時棄骨草莽，玉潛託諸少年于倉皇急遽中，只求收得遺骸，豈能于諸陵之骨全無遺漏？更何能辨別分明？德暘自僞爲丐者，又潛用金牌賄求，故能得二陵之骨，其餘亦不能盡得，可知其事之難。若疑「水到蘭亭」句爲無謂，則林所收者自瘞東嘉，唐所收者自瘞蘭亭，事後必相聞，知《夢中作》詩先及高孝二陵骨次及諸陵骨，不相妨也。若《夢中詩》爲唐作，則雙匣又何謂乎？鄭先于陶說，較可信，《南宋書》亦詳林事，此詩自當屬林。

《帶經堂詩話》卷一八 陶南村《輟耕錄》載唐義士珏玉潛、林義士德暘景曦收葬宋陵骨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爲唐作，今考林集具載，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馬箠問髑形」一篇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玉潛》詩，【略】蓋二公同時友善，同爲義舉，爾時各有詩紀事，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庵（國器）、鄭明德（元祐）二君所記，傳聞異詞耳。南村以東嘉去杭千里，冬青豈易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瘁，疑是唐詩作林詩。此則未取林集參互考證之也。按林又有詩酬謝皐父云：「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證。又有《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蔡琰歸漢圖》等篇，皆可互相發明。《草木子》亦以爲林景曦、唐玉蟾二公事，葉世傑去元未遠，所記多元朝遺事，聞見尤可據也。

萬斯同《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或問攢宮改葬之事，或歸之玉潛，或歸之霽山，將何從？答曰：余考《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竹二十載，其與玉潛酬答詩甚多，而玉潛亦修竹之客，則必諸人協謀爲之，非一人事也。【略】當諸陵之遍發也，欲盡收其遺骸瘞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二人必分道任之，故霽山但拾高、孝二陵，而玉潛則盡拾諸陵。不然，諸帝皆吾故君也，霽山何不忍於高、孝而忍於諸帝乎？今觀玉潛詩有「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句，霽山詩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句，皆詠冬青。而霽山之《冬青行》正次玉潛之韻，則兩人之協謀益無可疑。乃季彭山之辨專歸其事於玉潛，而撰《溫州府志》者謂霽山與鄭樸翁爲之，史稱玉潛者誤，要皆私其鄉人之詞，非公論也。

又《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發陵之事，確在戊寅年，羅雲溪所載是也。乃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是癸未。孔希普述霽山詩又謂「丙之年，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元人之入臨安，在德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年，元軍猶未渡江也，玉潛之詩爲失實。癸未乃世祖至元二十年，距厓山之事已閱五年，與雲溪所載不合，霽山之詩亦失實。丙子正元人入臨安之歲，爲至元十三年，二月始遣楊髡爲總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事，則孔氏之言亦失實。今以謝皐羽《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考之，其爲戊寅無疑。戊寅則至元十五年也。二公身爲之事，而所志有失實者，或時有所忌，故紊其詞，使人疑其僞爾。

吳菘《霽山先生詩文集序》 按遂昌鄭元祐《書林義士事迹》云：霽山當楊總統發陵時，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小牌，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僅得其三，【略】詩在當時，已忘其七，而《白石稿》中尚存其十之四，多寡不符，字句復異，是當時傳之者固已訛矣。其《冬青花》一首，即今集中詩也。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而羅雲溪所爲《唐義士傳》則專以瘞骸屬之唐珏而不及先生，且載入《夢中》四絕句，與《白石樵唱》所載一字不易，何耶？又有《冬青行》二首，結云：「君不記犬之年，羊之月，霹靂

一聲天地裂。」三句又與林大同小異。安有一人之詩，林傳其三，唐傳其四耶？又安有一題之作，於唐爲結句，於林爲全章耶？陶九成《輟耕錄》引羅、鄭二家之說，唐、林互載，各不相蒙。余按，唐珏初無詩集可據，而《宋遺民錄》及金華張孟兼撰珏傳，亦未嘗言珏有聲於詩。惟林集中有《答唐玉潛》七律一首，則珏亦能詩者，世固不之傳也。夫當時玉步初更，唐與林或各行其志，或合謀其事，必皆潛匿不肯明言，而當世道其事者，因幷傳其詩，或逸其半於殘篇斷簡之中，或隱其名於鄉里傳誦之口，故以林詩而入唐傳，容或有之。而明憲宗時《續編資治綱目》遂獨載唐事，絕無一字及林。余甚惜林君以千古之義士發爲詩歌，而後人即借其詩以屬他人，至使名儒忠憤之事，反晦於傳疑者之手，不深悲哉。

吳瞻泰《霽山先生詩文集序》　余從諸君校訂其詩，而因有疑於其事者四焉。按《元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續資治綱目》載唐珏收葬陵骨事，分注於宋帝昺祥興元年戊寅十二月下。考之編年甲子，至元二十一年爲甲申，非戊寅。而宋祥興元年戊寅，則至元十五年也。羅有開《唐義士傳》載爲戊寅十二月十有二日，楊璉眞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其載唐珏詩曰：「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合兩詩觀之，與戊寅不合。謝翱《冬青樹引》云：「知君種年星在尾。」注：「星在尾者，歲在寅也。」其爲戊寅無疑。又考周密《癸辛雜識》，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而《宋金華文集》則亦載爲乙酉正月。其歲月之不同如此，疑一。羅有開、張孟兼著《唐珏傳》，皆言唐貨家具，招里中少年往收遺骸。鄭元祐則言林爲杭丐者，鑄小銀牌賄西僧，收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章祖程《注白石樵唱》又云：「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渡浙江，築塔於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考《輟耕錄》，唐、林互載，各不相蒙。惟明初孔希普《跋謝翱冬青引》有云：「林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志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唐、林合稱，自孔君始，亦不知其何所據也。又謂先生乃王修竹門客，與珏所爲，王蓋與知之。似乎王與唐、林共謀。而元人張丁《跋冬青引》謂聞之黃文獻曰：「楊總統發宋攢宮，越中王修竹出金帛與諸惡少，夜往收貯遺骨。」是又專屬之王監簿矣。會稽楊維楨《吊謝翱文》有曰：「異日楊璉發陵事，翱有陰移冥轉之功。」則似翱亦與其謀。惟《癸辛雜識》載：「楊髡發陵，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寺僧澤。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力爭，爲澤痛箠，以刃逐之。遂先啓寧、理、度及楊后陵。理宗陵初起時，有白氣貫天。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尸樹間，瀝出水銀，三日竟失其首。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帝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松木一段，欽陵有木燈一枚而已。高陵骨髮盡化，止存錫器端硯。硯爲澤所得。孝陵亦脫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內有玉爐瓶一副，古銅鬲一只。若光陵與后，宛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又無所謂唐與林者。其收葬人名不同如此，疑二。張孟兼《傳》，唐珏收葬蘭亭山。鄭元祐《事迹》，則謂林歸葬東嘉。地不同，疑三。且唐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林則止收高、孝兩朝骨，有「雙匣親傳竺國經」之句。而周密《雜識》，則紀帝后陵共十有三。其數不同，疑四。然而唐、林合謀，則確有可信者。予則徵之冬青以爲證。夫使唐與林各行其志，何以樹冬青爲識，不謀而合。且雲溪爲《唐傳》有《冬青行》二首，林集亦有《冬青花》一首，謝翱《晞髮集》有《冬青樹引別玉潛》詩，而林集亦有《酬謝皋父見寄》詩，末云：「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數人之詩，皆托冬青以見意，如出一手。蓋當時林與唐與謝，皆忠義之儔，相友善，而王修竹又招致賢士，爲歲晏之盟。此數人者，必同與斯謀，而潛踪畏禍，皆不自言，故當時傳之者往往不同。至於詩歌，感慨激昂，則有不能掩者。若以林詩而入唐傳，且幷林事而遺之，以爲信史，豈不使乾坤正氣之士埋滅於荒榛蔓草中乎？余故序其疑，復核其信，以俟博古者采而論列之云。

梁棟

《山房隨筆》　梁棟隆吉題茅峰云：「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世界開幅

嶔。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升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何人更守元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顧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尋幽深。神光不破黑暗惱，山鬼空作《離騷》吟。安得長松撑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長嘯一聲下山去，草木爲我留清音。」隆吉以戊辰登科，任仁和尉，老依元符宮宗師許道杞。許甚禮之，且賙其家。梁好嘲罵，衆道士惡之，遂牋此詩告官，以譏時逮捕金陵，備嘗笞楚，卒得免，亦終不偶而殂。

《至正直記》卷二 宋末士人梁棟隆吉先生有詩名，以其弟中砥爲黄冠，受業三茅山，嘗往還，或終歲焉。一日，登大茅峰，題壁賦長句有云：「大君上天寶劍化，小龍入海明珠沉。」「安得長松撑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隆吉先生每恃己才，藐忽衆人。衆人多憾之，且好多言。一黄冠者與隆吉有隙，訴此詩于句容縣，以爲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縣上于郡。郡達于行省，行省聞之都省，直毀屋壁，函致京師，拯梁公繫于獄。不伏，但云：「吾自賦詩耳，非謗訕也。」久而不釋。及禮部官擬云：「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于是免罪放還江南。嘗觀其子才所編詩集一帙散失之復存者，賦《雪中見山茶一株》云：「千株守紅死，一點反魂歸。」賦《暴雨》云：「癡兒嬌勿啼，不久須晴霽。」賦《蔬》云：「家貧勿暴富，菜種二十七。癡兒不解事，問我何從得？于義苟有違，吾寧飢不食。」其詩中之意，亦足悲矣。惜乎見義不能勇爲，以致托乎言辭，而招辱身之過，志有餘而才不足，非吾疊山公所出棄得做得之人也。然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所以鬱鬱于不得志，猶托之空言，亦厭見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已者耳。嗚呼！若梁公者，其殷之頑民歟？于兹可見宋之維持人材也至矣。我朝八十餘年，深仁厚德，非不及于士民也。今天下擾攘十載，求之若梁公者，亦豈易得也哉，亦豈易得也哉！初本已失，其孫實子眞爲江西憲使時，重刻板于家。後金陵陷，子眞辟地錢唐，此集又不知存亡也。後世之托于空言者，視此爲戒。

《蟬精雋》卷一〇 禽言自梅宛陵聖俞、朱文公元晦、梁隆吉之後，無出其右者。

《詩藪》雜編卷五 程克勤所編《宋遺民錄》，凡十一人：王鼎翁、謝皋羽、方韶卿、唐玉潛、林景熙、汪大有、龔聖予、張毅父、吳子善、梁隆吉、鄭所南。【略】梁、鄭皆義不仕元。【略】諸人率工文詞，不但氣節之美。

《石洲詩話》卷四 梁隆吉嘗以《登大茅峰》詩繫獄，蓋宋末詩人一志士也。此種當與《天地間集》諸詩，同作知人論世之慨，不必盡以格律律之。

陳普

論述

閔文振《嘉靖刊石堂先生遺集跋》 先生詠史之作題曰「詩斷」，信乎推心窮迹，昭道此義，繩以《春秋》之法，歸諸天理之公。其詞嚴，其論正，其指深，其意遠，視古今諸家詠史大有間矣。謂詩之斷，不其然乎？

程世鵬《嘉靖刊本石堂先生遺集書後》 今誦先生之集，得深養厚，粹乎溫如，的然程、朱之正脈。使其及伊洛、考亭之門，則全閩名德，豈當處龜山、勉齋下哉？而後時落落，且僻一隅，雖同志有熊勿軒、謝子祥二三有道相與交洽談講，然竟不克大表見於天下而名稱之，流於後僅山限海陬之區一二賢達能道之耳。

蔣濂《嘉靖本石堂先生遺集跋》 予至寧，再閱月而《石堂先生遺集》刻成，三復誦之，感而爲之跋曰：予乃今知寧雖偏邑，而有眞儒也。夫石堂予不得而見之矣，即其言，想其人，其質醇如也，若太羹玄酒然，其養粹如也，若渾金良玉然，其有蓄浩乎無涯也，若東溟北渤然，其有用充乎各足也，若五材九穀然。是故於其質而見本性之湛焉，於其養而見賦德之純焉，於其蓄而洩也，而見其爲訓爲教、爲載道、爲闡性命之至論，於其用而推之也，而見其可經可濟，可甄陶人物，可致一世之太平。嗟乎！以是觀石堂，體用具，內外一，天下眞儒，其在兹歟！其在兹歟！

薛孔洵《萬曆重刊石堂先生遺集序》 夫文不載道，雕蟲耳，類排耳，不傳宜也。先生之文，言言皆道，道無敝而斯集獨敝乎哉？

崔世召《萬曆重刊石堂先生遺集後序》 今先生之書具在，上迨六經，下及星官曆筭之事，靡所不備，至於井田之疏，斷史之咏，雋永乎言之也。蓋牆宇重峻，吐納自深，即其辭不盡澤於繁弦之響，要以根極神聖，據依原本，發

大寶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啓塗，司車南指，萬里分岐，其有功於來者大矣。

《**復小齋賦話**》**卷上**　宋陳普《無逸圖賦》，不滿二百言，而簡括已盡。元人方、胡、汪三作，雖淋漓奔放，終不能出其範圍。

陸心源《**陳石堂集跋**》　其文多語錄體，詩皆擊壤派，說經、說理亦淺腐膚庸。余嘗謂詩文至宋季而極弊，此其尤者。惟普人品高潔，無愧宋之遺民，視方回輩口道學而行狗豕者，相去不啻霄壤。且其集傳世日希，文雖拙，亦當亟爲表章也。

《**元詩選**》　普生，鷓鴣百數繞屋。七歲時，坐田間，有白鷺飛止，有士人戲語之曰：「汝能賦一詩乎？」應聲曰：「我在這邊坐，爾在那里歇。青天無片雲，飛下數點雪。」士人奇之。

傳記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四〇**　陳普字尚德，別號懼齋，寧德之石塘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初，淳熙間朱文公過石塘，異其風土，曰：「後數十年，此中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十八九。」普生當理宗淳祐甲辰，鷓鴣百數繞屋。稍長，入鄉塾，有大人志。聞韓翼甫倡道浙東，負笈從遊。韓之學出慶源輔氏，輔，朱門高弟也。宋鼎既移，決意卷藏，朝廷三使辟爲本省教授，不起。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館里之仁峰僧舍，至不能容。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鼇峰，丞相劉文簡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幷晦庵所纂爲三十卷。尋講饒、廣，在德興初庵書院尤久。嘗與游翁山、范天碧、謝子詳極論太極之旨。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余載、黃裳輩，並以正學爲時所宗。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字，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此不求，更學何事。」少壯時銳然有經世志，謂三代之治莫善井田，作書數千言，欲上於朝，屬不仕而止。著《字義》一卷，凡百五十三字，出授門人，識者謂比之程正思、陳安卿，詳略適中，而立義措辭爲尤精。又有《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旨要》、《孟子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天象賦》、《詠史詩斷》凡數百卷。元延祐乙卯卒於家，年七十二。

著錄

陳褒《**嘉靖刊石堂先生遺集序**》　嘉靖乙未，蘭莊閔子作學志，始取先生諸所述于其子孫而叙正之。中更傳寫，不無魯魚亥豕之訛，而或爲好事者持去，未免玉盤缺角。【略】今其言固在也，諸君子幸相與講切而力行之，使先生飲水俟命之願不孤，以慰冥寞將來之望，豈非吾邑吾道之幸哉！嘉靖十四年歲乙未冬十月，賜進士出身、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前綏養後學翮山陳褒拜手書。

閔文振《**嘉靖刊石堂先生遺集跋**》　予始獲稿本於侍御翮山先生，廼其先封君五眞翁手錄，僅及其半，中多亥豕之訛。侍御屬予校訂，予遂欲梓傳，而恨不獲其全。因徧訪先生遺文，而集幾就緒，詠史之闕尚未出也。梓工既半，始得諸深山學究，然唐、宋諸詠亦甚略矣，寧免遺珠之嘆乎？姑詮集末，以俟後之君子取足焉。原本錯雜訛舛，稍加叙訂，其有未詳者悉仍其舊，讀者幸共考諸。閔文振謹誌。

程世鵬《**嘉靖刊本石堂先生遺集書後**》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貳教閔蘭莊訪於其家，採之諸載，訂彙而爲編者也。業成，請傳於分巡陽湖王公，檄下，屬梓於縣。逾月，鵬甫至，方謀始事，會過省公首諭曰：「《石堂集》二三百年僅存之餘，難得之書也，子其亟成之。」鵬奉教惟謹，歸即命之梓人。既乃公以奉表去閩，而貲力弗贍，復得請於秋山顧公，始克成事，蓋事事者凡十閱月。嗟乎！先生之集始百餘卷，而經書訓註尤多，今存者止莆中原刻《易解》一種耳，而集之收拾僅僅止是，其散逸亦已多矣。【略】嘉靖丙申歲仲冬月之吉，知寧德縣事後學揭陽程世鵬謹書。

薛孔洵《**萬曆重刊石堂先生遺集序**》　所著書藏諸家塾，歷勝國至我明，晦三百年，未有識也。嘉靖乙未，邑先達陳公褒授雲南道御史，終養家居，以先生講義多採三註，諒有遺集，訪其子孫，果獲數十卷。【略】是時集已刊行，傳及江右，無何辛酉，邑被虜，板隨燼焉。洵竊痛之。【略】洵于是矢力三年，搜獲全書，不辭勞，不辭費，募匠重刊。又慮奧淵難測，曲士疑冰，中或註釋一

二，自知僭妄，但理無彼此，末必悉悖於先生訓也。【略】時大明萬曆乙亥，邑人後學薛孔洵序。

崔世召《萬曆重刊石堂先生遺集後序》 是集也，邑先輩企泉薛君手自校讎註釋，付之殺青。集未行而齎志以沒，而其子夢蘭矢志成之，捐貲鬻產，家四壁不顧也，孝可知矣！夫先生之集不朽，而重新是集者亦不朽，若薛子者，豈惟不墜先志，其亦先生之功臣。時萬曆歲在旃蒙大淵獻題，邑後學需役子崔世召撰。

《**脈望館書目**》《陳石堂集》十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重刻石堂先生遺集》十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普《石堂集》二十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石堂先生鈔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石堂遺集》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陳普撰。普有全集，已著錄。此【略】乃明天啓中普里人阮光寧所選刻，非完帙也。

陸心源《陳石堂集跋》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題曰「宋甯德陳普尚德。」【略】伏讀《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曰：「《石堂遺集》四卷，宋陳普撰。普有全集，已著錄，此乃明天啓中普里人阮光甯所選刻，非完帙也。」謹案石堂全集《提要》并未著錄，此云「已著錄」，想編次時有佚脫矣。是集爲明人閔文振所編，薛孔洵所刊，有萬曆丁卯金溪阮鐫叙，及邑人崔世俊後序。凡講義四卷、經說一卷、字義一卷、答問一卷、渾天儀論一卷、雜文四卷、詩賦四卷、詠史詩二卷、雜纂一卷，當即所謂全集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九三**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明嘉靖刊本。

又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明萬曆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明萬曆重刻本。【略】明初閔文振編而梓之，未幾厄於火。萬曆間，邑人薛孔洵得舊本，爲之考覈注釋，子夢蘭至鬻產重刊，以成先志，阮鐫、崔世(俊)〔召〕爲前後序。天啓中，阮光寧選刊四卷。《四庫》入之「存目」，《提要》曰：「普有全集，已著錄。」而《總目》未列其書，殆偶然遺脫也。此本惟失阮、崔兩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記**》**卷六** 《石堂先生遺集》二十卷，宋寧德陳普尚德撰。《四庫》未著錄，此影寫明嘉靖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宋陳普撰，明萬曆三年薛孔洵刻本，十冊。《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宋陳普撰，清初鈔本，孫承澤批校并跋，二冊。

趙必瑔

論述

綜論

林永年《覆瓿集引》 唐、宋以科目取士，凡習舉子業者，率多留意於場屋之文，間有能兼吟事之長者，吾見亦罕矣。東廣趙秋曉父子，同年擢第泰常，其工於決科之文，可知已。梅水村袖秋曉《覆瓿集》見示，試取而觀之，大篇短章，各有思致。至於上下世變，詞多感慨，尤有楚騷、左史遺態，讀之令人三嘆。是不但工於文，抑又工於詩矣。意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猶幸而得見其詩，是非孟氏子尚友之意歟？【略】驚呼事定隔存亡，天地無情此恨長。冷落席門憐曲逆，凄涼詩法憶濠梁。此生結習緣猶淺，晚景追陪願未償。珍重韓公遺稿在，忍將展翫怕情傷。

郭應木《覆瓿集序》 南風不競，炎德既熸，三后之姓於今爲庶，蔑蔑無聞矣。竭來東邑，有客舉以一二詩，奇甚，問何人作，曰宋有官宗子秋曉先生詩也。遂從其子良麟得全帙觀之，清新閑雅，飄飄然有神仙風致。予謂一歲之清氣在秋，一日之清氣在曉，趙侯以是自名，使君於此不凡矣。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則其人其詩清絕也固宜。客又曰：「秋曉節義人也。」因爲予言其平日出處大槩，誠非常人之所能企及。嘗觀戰國群公子如孟嘗、春申輩，裘馬輕肥，以豪俠相尚，彼知節義爲何事？不足稱也。屈原，楚公子也，忠愛寸忱，拳拳焉以維翰維城爲己任，《離騷》一經，忠貫日月，千載而下，聞風興起，豈徒取其文而已？趙侯世擢高第，居官有能聲，年甫三十，而宗國隕矣，即韜晦

不仕，放浪山水間，長歌短吟，寫其憂憤而終身焉。【略】先儒謂宋有宗衮而無賀、白，公之文固無遜賀、白，凜凜高節又豈賀、白所能企及哉！

胡澍《宣德重刊秋曉先生覆瓿集序》 予偏閱之，知公爲東莞人，宋宗室之懿親也。咸淳間父子同登科第。其爲詩文甚富，而諸體各備，因有以知其爲博學之士也。

陳向廷《覆瓿集敘》 嗚呼，此宋進士秋曉趙先生之集也。先生系出濮邸，爲宋室宗臣，宋亡隱居終身，故其發爲詩歌多憤懣激烈，《黍離》《麥秀》之致，詩見言外，讀之令人淒其而不能已。

鄭之琮《康熙重刊秋曉趙先生覆瓿集敘》 先生著作甚富，諸體悉備，《覆瓿》一集，隨事應酬，未嘗經意，而憤懣不平之氣，每欲盡不敢，欲掩不能，見於言外，讀之者莫不惜其遇，悲其志。昔資中郭公頤堂序先生詩文無遜賀、白，而凜凜高節非賀、白所能企及，誠得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覆瓿集》六卷。【略】必豫治邑有惠政，屬宗邦淪喪，慷慨從軍，其志可取。滄桑以後，肥遯終身，其節亦不可及。詩文篇帙無多，在宋末諸家中未爲穎脫。然體格清勁，不屑爲靡靡之音。如「一雨鳴蛙亂深夜，數聲啼鳥怨斜陽」諸句，固未嘗不綽有情韻也。

伍元薇《詩雪軒校刊覆瓿集跋》 先生哀切王孫，居安粵嶠，目睹慈元之痛，心非文敏之降，其風節自加人一等。詩未算名家，然筆殊清挺，不屑爲靡靡之音。倘遇陳起刻之《江湖群賢小集》中，足稱上駟。文亦直抒胸臆，雖邊幅殊窘，然亦頗具素練輕練之致。間作儷體，則居官時尋常往來文字，宋人結習，大都如是，等之自鄶無譏可耳。詞獨清婉可誦，中多用美成韻，知瓣香當在《片玉》一集。吾粵倚聲，自劉鎮《隨如百詠》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引用書目》及之，而迄今未見其哀然成集者。文溪而外，便推此集。屈翁山《廣東文選》錄先生挽李梅邊七律一首，懷梅水村七絕一首，而長短句獨多，其亦心折之者歟。

分論

《蘭陵王》《畫蘭直》 《粵詞雅》：秋曉先生志節高超，儒林景仰。其詩若霜天鶴唳，清氣往來，騷屑哀音，寓黍離麥秀之感，皆可傳也。詞則綺思麗句，取法清眞。《蘭陵王》一闋贛上，用美成韻云：「畫闌直【略】。」

《風流子》《春光纔一半》 《粵詞雅》：《風流子》一調別故人，用美成韻。【略】多用「春」字，自成一格。

《瑣窗寒》《乳燕雙飛》 《粵詞雅》：秋曉詞瓣香清眞，集中多用美成韻。《瑣窗寒》春暮用美成韻。【略】詞中意匠經營，節拍流利，逼肖清眞，此境實不易到。

《綺羅香》《辦一枝藤臘一雙展》 《粵詞雅》：秋曉先生家國之思，時時流露詞間。《綺羅香》和百里春暮游南山。【略】意思沉着，令人尋繹不盡。

《蘇幕遮》《遣迎風》 《粵詞雅》：短調有極艷冶者，《蘇幕遮》避暑憶舊用美成韻。

《菩薩蠻》《紅嬌翠溜歌喉急》 《粵詞雅》：「殘夢」句，引陳希夷「祇怕五更頭」語，及命宮中轉六更事，雖豔曲，隱寓亡國之戚。

傳記

《覆瓿集》卷六附陳紀《行狀》 公諱必豫，字玉淵，濮安懿王之世也。【略】生於淳祐乙巳。比南來，年甫志學，人見其眉宇俊秀，言論機警，不問而知其爲王孫公子也。性穎悟，讀書輒通解，工詞賦。咸淳乙丑，侍司戶同試南宮，父子聯名登高科，時公年纔弱冠也，鄉黨族屬以爲榮。【略】公初筮授從政郎，任肇慶府高要縣簿尉。【略】再任文林郎、南安軍南康縣丞。時司戶公老且病，公乃棄官歸侍，隱居讀書教子。【略】丙子夏，邑人熊飛以勤王兵潰歸附，奉呂元帥命自循下兵招安東廣。【略】公閑居，念欲爲宗國一吐氣，因以語中飛曰：「帥出無名，是爲盜也。吾聞宋王舟在海上，將遣趙溍、方興制置安撫東廣。不若建宋號，通二使，尊宋主，然後舉兵入城。事成則可雄一方，不成亦足以垂不朽。」飛深然之，遂擇日返正，署宋旗，改衣冠【略】遂迎趙、方二使入廣。宋王舟駐淺灣，一二年間，宋之爲祥興者，公與有力焉。【略】文丞相開督府于惠，公伏謁轅門，丞相偉公之義，辟公以朝散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丞相弟璧爲行朝總領，亦屯于惠，尤敬愛公，每事取決焉。代更世易，凄其黍離銅駝之懷，無復仕進意矣。以故官例授將仕郎，象州儒學教授。而公

山林之意已堅，遂隱居于邑之溫塘村，惟以詩酒自娛，仰俯林壑，欣然會心，朋儕二三，更倡迭和，歌笑竟日，將以遺世事而閱餘齡。嘗自題其隱居之室，有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菜羹」，則其所養可知矣。至元甲午冬，忽得痞疾，【略】至屬纊不亂，蓋十二月初七日也。公以英邁之氣，俊逸之才，弱冠掇巍科，登顯仕，而官止監一州，壽不踰五十，豈非命也。【略】其吟詩也，非欲留連光景，蓋以暢幽懷，其憑陵大叫也，非故玩愒光陰，蓋以紓其卓厲不平之氣。【略】公詩文清逸，樂府風流動盪，得秦、晏體，皆已板行。蓋乾坤清氣鍾爲是人，號曰「秋曉」以況其清，宜也。

著錄

《覆瓿集》卷六附陳紀《行狀》 有《覆瓿集》六卷。【略】永嘉林資山、資中郭頤堂爲序、引。公詩文清逸，樂府風流動盪，得秦、晏體，皆已板行。

林永年《覆瓿集引》 梅水村袖秋曉《覆瓿集》見示，【略】柔兆涒灘歲孟秋朔吉，東嘉資山林永年題。

胡渭《宣德重刊秋曉先生覆瓿集序》 宣德壬子秋，予校藝東廣，既竣事，因得與番禺縣庠司訓曾先生相往還。【略】笑談樽俎，動無虛日，因出秋曉趙先生詩文一帙，謂予曰：「是編昔經進於翰林，板行於其家，不意遇回祿之厄，歲堙滅其半矣。幸其四世孫吉祥賢，求通政使、掌祭酒事同邑陳先生於京師，復輯而完之，將重鏤梓，願一言以題其端。」

鄭之琮《康熙重刊秋曉趙先生覆瓿集敘》 先生著作甚富，諸體悉備，《覆瓿》一集，隨事應酬，未嘗經意。【略】先生裔孫雪崖，甲子舉於鄉。余忝列同年譜，且從永安起家，故自下車來即獲通音問。今夏，因先生舊本蟲彫，重梓以永其傳，郵函徵序於余。余何能爲役，然私淑先生既久，更重雪崖之能珍傳先人手澤也，於是乎書。時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夏至後四日，賜進士及第、文林郎、知惠州府永安縣事和陽鄭之琮頓首拜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覆瓿集》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趙必豫撰。【略】是集詩二卷，長短句一卷，雜文二卷，附錄一卷。

伍元薇《詩雪軒校刊覆瓿集跋》 右《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宋東莞趙必豫玉淵著。【略】按《四庫全書提要》，詩二卷，長短句一卷，雜文二卷，附錄一卷」，今是書近體詩一卷、古風合長短句一卷、雜文二卷，而附錄附焉不列卷數。編古風於近體之後，體例殊乖，殆非復原書之舊矣。溫謙山《粵東詩海》謂是集久已淪亡，僅就舊選所存錄之，俾無失墜，則亦未見此書也。黃石溪明經獨惓惓於此書，手寫成，曾借影鈔，爰校勘而重梓之，以慰故人於地下。庚子小寒食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覆瓿集》四卷附錄二卷，宋趙必豫撰。詩雪軒本，南海伍氏校刊。

《郘宋樓藏書志》卷九二 《秋曉趙先生覆瓿集》八卷，舊鈔本，因樹樓舊藏。宋趙必豫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影寫明刊本，汪魚亭藏書。【略】皇慶元年，里生陳紀爲《行狀》，永嘉林永年、資中郭應木序其詩文。其後版罹回祿，明宣德壬子，四世孫吉祥重鋟之，廬陵胡渭爲序。萬曆九年，其子姓又爲修版，同邑鍾卿又序，并列同邑陳璉所撰《墓表》。此影寫萬曆本也，有「汪魚亭藏閱書」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秋曉先生覆瓿集》四卷，宋趙必豫撰，末一卷附錄一卷，清道光二十年伍元薇詩雪軒刻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秋曉趙先生覆瓿集》六卷，宋趙必豫撰，清鈔本，二冊。

唐珏

論述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唐珏》 一坯風雨哭冬青，義士同聲夢感靈。餓虎耽耽鎮南塔，誰知眞帖剩《蘭亭》。

《詞苑萃編》卷五引陳卧子云 唐玉潛與林景熙同爲採藥之行，潛葬諸陵骨，樹以冬青，而詠尊詠蓮詠蟬諸作，巧奪天工，亦宋人所未有。

譚獻《篋中詞序》　至于塡詞，【略】南士遺民，王沂孫、唐珏之徒，皆作者也。

《桂枝香》（松江舍北）　《詞潔輯評》卷五：咏蟹諸作，多是說人食蟹，惟此調不偏枯。「西風有恨無腸斷」，此一警語足矣。此唐義士也，《昭陵》、《玉匣》數首，幷沉痛傷懷，非復宋人。此君詩詞，俱參上流，不獨高節。《詞綜偶評・宋詞》：（「正半殼含黃」四句）出坡詩。結用蟹眼湯意，與陳作同。

《摸魚兒》（漸滄浪）　《詞綜偶評・宋詞》：（殳葉淨）字書云：「蓴葉似殳葵。」（千里舊懷誰省）千里，湖名。（但只有芳洲蘋花與老）「與」字疑訛，或是「共」字。

《水龍吟》（淡妝人更嫻娟）　《介存齋論詞雜著》：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復堂詞話》：汐社諸篇，當以江淹《雜詩》法讀之。更上則郭璞《游仙》，元亮《讀山海經》，字字詄麗，字字瓏玲，學者取月，於此梯雲。

傳記

《宋遺民錄》卷六張丁《唐珏傳》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眞伽利宋殯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略】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略】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閒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略】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皋羽，閩人，亦奇士云。

又羅有開《唐義士傳》（存目）

紀事

《南村輟耕錄》卷四　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略】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迹，【略】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窗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略】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

雜錄

徐沁《金華游錄注》　楊璉眞伽發陵事，諸書紀載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憲《書穆陵遺骼事》及丘文莊《續資治通鑒》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統楊璉眞伽與丞相桑哥表裡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于乙酉，與周草窗密《癸辛雜識》年月正同。是時會稽唐玉潛珏、永嘉林景熙德陽、鄭宗仁樸翁與皋羽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別玉潛作《冬青樹引》以紀其事。而景熙答皋羽詩亦有「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證乎？彭山季本以皋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有開《唐義士傳》歲次戊寅之說相合。善乎彭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

乙酉正月耳。」【略】案：《夢中詩》明言雙匣，自係指高、孝兩骨。當時棄骨草莽，玉潛託諸少年于倉皇急遽中，只求收得遺骸，豈能于諸陵之骨全無遺漏？更何能辨別分明？德暘自僞爲丐者，又潛用金牌賄求，故能得二陵之骨，其餘亦不能盡得，可知其事之難。若疑「水到蘭亭」句爲無謂，則林所收者自瘞東嘉，唐所收者自瘞蘭亭，事後必相聞，知《夢中作》詩先及高孝二陵骨次及諸陵骨，不相妨也。若《夢中詩》爲唐作，則雙匣又何謂乎？鄭先于陶說，較可信，《南宋書》亦詳林事，此詩自當屬林。

吳萊《霽山先生詩文集序》 羅雲溪所爲《唐義士傳》，則專以瘞骸屬之唐珏而不及先生，且載入《夢中》四絕句，與《白石樵唱》所載一字不易，何耶？又有《冬青行》二首，結云：「君不記，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三句又與林大同小異。安有一人之詩，林傳其三，唐傳其四耶？又安有一題之作，於唐爲結句，於林爲全章耶？陶九成《輟耕錄》引羅、鄭二家之說，唐、林互載，各不相蒙。余按，唐珏初無詩集可據，而《宋遺民錄》及金華張孟兼撰珏傳，亦未嘗言珏有聲於詩。惟林集中有《答唐玉潛》七律一首，則珏亦能詩者，世固不之傳也。夫當時玉步初更，唐與林或各行其志，或合謀其事，必皆潛匿不肯明言，而當世道其事者，因幷傳其詩，或逸其半於殘篇斷簡之中，或隱其名於鄉里傳誦之口，故以林詩而入唐傳，容或有之。

陳世崇

論述

黃震《隨隱詩集序》 陳藏一以詩文際遇先皇帝，【略】有子克紹□□□□□□□□□□隱，亦以詩來求余爲序，余謂此騷壇世將也，搴旗助噪，余何敢後，特未知隨隱之號何如耳。夫詩，固隱者事也，然昔魏閑之繼魏野，父子皆以清吟名世，其視權勢若將浼焉，謂之曰隱可也。隨隱君方以父任祿仕宮庭間，奈何遽號隨隱？豈用將正其素習，祿仕非其得已，姑托此以自明其心耶？余觀寶晉米氏，亦父子世承異恩，而片言只字流布人間，至今如九鼎大呂，愈久愈珍，世未嘗以其非郊、島之寒瘦而少之也。然則詩固隱者事也，亦非必其身隱而後其詩顯也。米氏高風逸韻必有出于際遇之外者矣。隨隱于米氏，則元暉之比也。

劉壎《度皇御批題跋》引趙禥《御批》 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簡幾首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四月五日辰初，付陳藏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隨隱漫錄》五卷。【略】其書多記同時人詩話，而於南宋故事言之尤詳，如紫宸殿上壽儀，賜太子玉食批，直書閣、夫人名數，孩兒班服飾，孟享駕出儀，太子問安、展書儀帶格三十二種諸條，頗有史傳所未及者。他所記詩話雜事，亦多可採。其第二卷內論漢平帝后、晉愍懷太子妃以下五條，皆假借古事，以寓南宋臣降君辱之慘與所以致敗之由，而終無一言之顯斥，猶有《黍離》詩人悱惻忠厚之遺，尤非他說部所及也。

紀事

《隨隱漫錄》卷三 先君會天下詩盟於通都，隨隱纔十二三，諸先生以孺子學詩可教，而教以詩。吳一齋石翁云：「大隱君家小隱君，得名太早忌人聞。秋窗吟共緑山月，曉榻眠分華嶽雲。鴛欲引趨先出谷，馬纔生驥便離羣。新詩卻要多拈出，突過郎罷張我軍。」杜北山汝能云：「父子名相繼，如君又出奇。乾坤鍾秀氣，湖海誦新詩。放鶴春風遠，横琴夜月遲。未應隨大隱，閒過聖明時。」劉雷厓彥朝云：「坎止流行只任天，吟廬新傍紫薇邊。夜窗低過宮花月，曉巷深横御柳烟。五字肯同餘子說，一燈親自乃翁傳。雖然不作功名念，卻恐功名逼少年。」景定癸亥，特旨以布衣除東宮掌書。吟社賀詩數十，僅記五首。錢春塘舜選云：「吟筆何須管用銀，日供譔述聖恩新。只今已脱凡塵去，便作金丹換骨人。」「夜泛孤舟載月船，靜搜吟料六橋邊。詩成上達宸聰了，流落人間到處傳。」呂雪屋三餘云：「青宮樓觀近堯階，班列屏風間坐開。人羨杜閒生杜甫，天教蘇頲繼蘇瓌。馬歸禁苑行邊柳，鶴伴平山隱處梅。我恨長鑱斲黃獨，九年無計策衰頹。」柳月磵桂孫云：「鏤玉裁冰字字奇，少年親結九重知。君臣際遇榮千載，父子推敲冠一時。譽進楚蘭春奏雅，瓶分陶菊夜

聯詩。五雲樓近開黃道，金紫連班進赤墀。」菊窗俞氏云：「萬人海裏關幽扉，欲學深居只布衣。不道內前車馬鬧，又催父子入宮闈。」丙寅來歸，江西名勝又贈詩詞。黃梅塘力叙云：「詩在天地間，風清月明處。若爲深閉門，而可覓佳句。夫君小元龍，豪氣隘區宇。青春發詩材，秀茁長膏雨。流水與行雲，吾不見滯住。乘月滌吟毫，玉椀三危露。超詣自透脫，悟在觀劍舞。入宮畫蛾眉，胡爲衆女妬。君詩亦何憾，千載一時遇。向也詩道昌，吟聲喧禁籞。應制沉香亭，龍巾曾拭吐。今爲詩道厄，短笻策江路。悲嘯《梁甫吟》，侘傺《離騷》賦。浮雲時卷舒，睨此知出處。此其隨之義，大隱會境趣。天地梅又春，風緊雪飛絮。一笠灞橋驢，吟鞍且臨汝。得句從人傳，傳今亦傳古。要知是家傳，審言以傳甫。傳之而又傳，衣鉢傳宗武。」張溪居彝云：「醞藉中涵廊廟姿，詩文都好見宸批。只蒙四字君王寵，蟣虱微臣不用題。」周埜舟濟川《八聲甘州》云：「有乾坤清氣入詩脾，隨龍散神仙。蘸西湖和墨，長空爲紙，幾度詩圓。消得宮妃捧硯，夜燭照金蓮。試問隔屏坐，誰後誰先。長是花香柳色，更風清月白，吟入牋天。自霞觴誤覆，謫下玉皇邊。笑隨歸山中隨隱，且醉拚斗酒寫新篇。天應近，呼來時後，記上襟船。」壬申秋，留西湖半載。吳松壑大有餞行云：「我昔見君方成童，長吉才華驚鉅公。人間科第不屑就，直使聲名聞九重。乃翁引上凝華殿，子虛不待他人薦。入直承明凡幾年，天上奇書盡曾見。翩然歸去大江西，二疏父子還相隨。故鄉分得雲水地，卻喜不爽漁樵期。春雨騎牛對烟草，何如振衣隨龍五雲表。秋霜黃獨煨地爐，何如馳峰犀筯食天廚。林間食葉抄詩句，何如宮妃捧硯揮毫處。溪邊照影着荷衣，何如龍門應制奪錦時。鈞天夢斷難回顧，浩然合在山中住。金石臺前伴白雲，六年不踏西湖路。今日重來發長吁，忍看清平破草廬。盡拈書籍向人賣，歸買田園供荷鉏。乃翁八十齒髮落，倚門待兒斜日薄。孤山梅花帶不歸，卻喚扁舟載童鶴。」俛仰之間，倏三十稔，吾翁諸老皆賦玉樓，西湖吟社各天一涯，窮達一場春夢，故記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隨隱漫錄》五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舊本題宋臨川陳隨隱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隨隱漫錄》五卷，明刊本。

張炎

論述

綜論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　吾識張循王孫玉田先輩，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一片空狂懷抱，日日化雨爲醉。自仰扳姜堯章、史邦卿、盧蒲江、吳夢窗諸名勝，互相鼓吹春聲于繁華世界，飄飄徵情，節節弄拍，嘲明月以謔樂，賣落花而陪笑。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不容半點新愁飛到游人眉睫之上，自生一種歡喜痛快。豈無柔劣少年，於萬花叢中，喚取新鶯穉蝶，羣然飛舞下來，爲之賞聽？三外野人所南鄭思肖書于無何有之鄉。

仇遠《玉田詞題辭》　讀《山中白雲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不特可寫青檀口，亦可被歌管，薦清廟，方之古人，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世謂詞者詩之餘，然詞尤難於詩，詞失腔猶詩落韻。詩不過四、五、七言而止，詞乃有四聲、五音、均拍重輕清濁之別，若言順律舛，律協言謬，俱非本色。或一字未合，一句皆廢，一句未妥，一闋皆不光采，信戛戛乎其難。又怪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爲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娼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予幼有此癖，老頗知難，然已有三數曲流傳朋友間，山歌村謠，是豈足與叔夏詞比哉！古人有言曰：「鉛汞交鍊而丹成，情景交鍊而詞成。」《指迷》妙訣，吾將從叔夏北面而求之。山村居士仇遠。

鄧牧《山中白雲詞序》　古所謂歌者，《詩》三百止爾。唐、宋間始爲長短

句，法非古意，然數百年來工者幾人？美成、白石，逮今膾炙人口。知者謂麗莫若周，賦情或近俚，騷莫若姜，放意或近率。今玉田張君無二家所短，而兼所長，《春水》一詞，絕唱千古，人以「張春水」目之。蓋其父寄閒先生善詞名世，君又得之家庭所傳者。中間落落不偶，北上燕南，留宿海上，憔悴見顏色。至酒酣浩歌，不改王孫公子蘊藉，身外窮達，誠不足動其心，餒其氣與？歲庚子相遇東吳，示予詞若干首，使爲序云。錢唐鄧牧。

舒岳祥《贈玉田序》 詩有姜堯章深婉之風，詞有周清眞雅麗之思，畫有趙子固瀟灑之意，未脫承平公子故態，笑語歌哭，騷姿雅骨，不以夷險變遷也。其楚狂與？其阮籍與？其賈生與？其蘇門嘯者與？

陸文圭《玉田詞題辭》 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六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升平，君王處樂，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澒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遊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嘆。江陰陸文圭。

《詞旨・詞說》 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

《詞林紀事》卷一六引樓敬思云 南宋詞人，姜白石外，惟張玉田能以翻筆、側筆取勝。其章法、句法俱超，清虛騷雅，可謂脫盡谿徑，自成一家。迄今讀集中諸闋，一氣卷舒，不可方物，信乎其爲山中白雲也。

殷重《山中白雲詞跋》 聲音之道久廢，玉田張君獨振戛乎喪亂之餘，豈特藉以怡適性情，殆將以繼其傳也。後之君子得是帙而遡之，則去希微不遠矣。況幾經兵燹，猶自璧全，非天有以寶之，能至此乎？

朱彝尊《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於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皐、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

又《魚計莊詞序》 彝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略】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窗，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產，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爲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宋犖《跋曹實菴詠物詞》 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諸公互相唱和，如野雲孤鶴，去留無跡，此竹垞論詞所以必推南宋也。

《古今詞論》引楊慎曰 玉田「清空」二字，詞家三昧盡矣。學者必在心傳耳傳，以心會意，有悟入處。又須跳出窠臼，時標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臣僕。

《緘水軒詞筌》 詞誠薄技，然實文事之緒餘，往往便于伶倫之口者，不能入文人之目。張玉田《樂府指迷》，其詞叶宮商，鋪張藻繪，抑以可矣。至於風流蘊藉之事，眞屬茫茫，如啖官廚飯者，不知牲牢之外，別有甘鮮也。

《金粟詞話》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夢窗諸家，而稍詆美成。【略】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

趙昱《山中白雲詞題辭》 詞源於詩，未有詞工而不能詩者。玉田生詞清空秀遠，絕出宋季諸名家上，意其詩必有可觀。朱竹垞太史《靜志居詩話》云：「曾過金陵張錦衣瑤星松風閣，見几上有《玉田生詩》一冊，偶忘借鈔，爾後錦衣歿，便不可得。」是玉田生詩已失傳，不如詞三百首之完好無恙也。近閱《延祐四明志》，有張玉田《題腰帶水》一絕云：「犀繞魚懸事已非，水光猶自溼雲衣。山中幾日渾無雨，一夜溪痕又減圍。」不獨語意佳絕，且有承平故家之感。《四明志》爲袁待制桷所纂，玉田生與待制友善，曾至鄞設卜肆，此其紀遊之什僅存者爾。予購得龔侍御所刻《山中白雲》版，藏弆小山堂，間摹印以貽同好，因并論玉田生之詩，儻亦好古君子所亟欲聞者乎。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詞盛於北宋，至南宋乃極其工。姜夔堯章最爲傑出，宗之者史達祖、高觀國、盧祖皐、吳文英、蔣捷、周密、陳允平諸名家，皆具夔之一體，而張炎叔夏庶幾全體具矣。仇仁近謂：「叔夏詞意度超玄，律呂協洽，多與白石老仙相鼓吹。」顧白石風骨清勁，誠如沈伯時所云，未免有生硬處；叔夏則和雅而精粹，讀其《樂府指迷》一書，爲古今填詞準則，夫豈斤斤墨守堯章者。秀水朱先生竹垞采入《詞綜》三十九闋，數已倍于他氏。乃猶云：「吳門錢進士宮聲家有藏本，爲陶南村手書，多至三百闋。所見猶未及半，不免漏萬之譏。」故世甚貴重叔夏之詞，而欲購得其完書不可得。

曹一士《山中白雲詞後序》 宋玉田先生詞，朱竹垞先生極推之，世卒未睹全集。余叔購得舊本，將授梓以公同好，命余志其後。余不識玉田詞在前人中頡頏誰氏，今觀其《樂府指迷》，於聲律之學，研究至深，其授受皆有師友，

苦心精詣，必多獨得於中者，以俟知音者知耳。余非知音者也。然余詞輒不敢妄作。姑記所聞，歎一藝之難工，且冀世之爲之者之稍稍知謹也。

陳撰《山中白雲詞疏證序》 吾友濟陽竇谷君承其家學，稚節嗜古，擅淹通之聲。既與其弟蔗畦鏃羽括礪，自爲師友，光華才氣，昭灼近遠，談藝之外，工爲倚聲。每謂詞莫尚于南宋，景、淳、德祐間，要以白石爲宗主，其嗣白石起者，無踰于玉田，《白雲》一集，可按而知也。顧其間有不可以臆測者，蓋玉田之先忠烈王以功開國，家世蘭錡，遭時不偶，流落播遷，客遊無方，彳亍南北，所與交率遺民退士，境會遷適，等諸落葉之聚散。其詞一往而深，隱約結嚮，使非熟悉諸人之生平與其情事之曲折，則紀其鏗鏘而不說其義，猶然襲于音者已。今得濟陽兄弟疏通證明之，蒐羅旁魄，甄檢精審，瘉疑而辨惑，幷乏一句之訛，一字之誤，讀之恍恍與諸君子屐齒相躡，撫塵拂几于一室之中，遂使詞之精蘊，挹之而逾以出，是豈特玉田數百年之桓譚，抑亦吾儕後來讀之者之厚幸也。

曹炳曾《書姜白石集後》 南宋詞家推白石、玉田爲領袖，而玉田實祖白石。所南鄭氏叙張詞，謂其仰扳堯章。山村仇氏亦云「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而玉田嘗稱白石爲「野雲孤飛，去留無迹。不惟清虛，兼又騷雅」，兩人之詞，實屬一家。

又《城書室本山中白雲詞序》 曩者余友簡兮陸先生相契甚篤，朝夕過從，討論古今樂府詩餘，必推玉田張叔夏。【略】時猶習舉子業，未嘗專讀古書，不知叔夏爲何時人也。未幾，先生與子源淳相繼謝世，欲求所謂《玉田詞》者，杳不可得。間嘗披閱《詞選》，得見數闋，覺慷慨灑落，於周待制、柳屯田諸名家外，別出蹊徑，而律呂調諧，一一應聲叶節。追憶簡兮之語，爲太息自悔者久之。

《詞潔輯評》卷二評張先《醉落魄》 「生香眞色」四字，可以移評石帚、玉田之詞。

又卷五評周邦彥《憶舊遊》 「舊巢」下，如琴曲泛音，盡而不盡。美成詞是此等筆意處最難到，玉田亦似十分模擬者。

又評張炎《齊天樂》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韋、柳之長。與白石幷有中原者，後起之玉田也。梅溪、夢窗、竹山皆自成家，遜於白石，而優於諸人。

江春《乾隆刊本白石詩詞序》 以禪宗論，白石爲曹溪六祖能，竹屋、夢窗、梅溪、玉田之流，則江西讓、南嶽思之分支也。

錢大昕《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眞、白石爲宗，沿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

王昶《琴畫樓詞鈔序》 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蕝，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于此？

又《詞雅序》 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還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物比興，因時喪事，即酒食游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蒹葭》周禮之思，與《詩》異曲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泪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其爲《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

江昱《瀹洲漁笛譜跋》 草窗，南宋遺老，風雅博洽，多所述造，於詞尤爲擅場，同時如張玉田輩極稱之。

又《山中白雲詞疏證序》 詞自白石後，惟玉田不愧大宗，而用意之密，適肖題分，尤稱極詣，率爾讀之，雖擊節歎賞，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夫集中之題但云某人某地，讀者亦僅就其詞臆爲人如是地如是，是人與地因詞而見，而不知詞實有以確洽其人與地，何啻目眩珊瑚木難而不能名耶？其或實有所指，而本題未能注明，則又往往忽略，甚且以爲寬泛之語，而曾不經意，可勝三歎。間與弟蔗畦涉獵之餘，遇可相發明者，輒筆之簡端。垂二十年，繙書不下萬卷，蓋已得十之七八。即如「賦高疏寮東墅園」，不讀《四朝聞見錄》，則「甃石通沼，長嘯虛籟」徑屬浮華，「送陳行之歸」，不讀《安雅堂集》，則「荏苒孤旅，背潮歸去」未免矛盾；不知橫舟之即爲陸屋，則「弭節澄江，肯被留住」語難豁然；不知遷居乃復還故第，則「玄觀桃花，青門瓜圃」辭多詀若。他如野翁、東巖同處雪窗，《春水》、《孤雁》並著時名，吳菊泉故被召寫經之侶，韓竹間乃從游學詞之人，「小至關關」爲一家眷屬，壺天□□□□□□□。《清平樂》之無題，有爲而作，「漁隱」、「靜春」之兩字，實有其人。「袁伯長琴」，徵之清容自述，「墨水仙畫」，見於《霞外》集唐。至于「元叟」之非「先叟」，「慶承」之爲「慶樂」。【略】一句之訛，一字之誤，凡此之類，不可枚舉。率從卷籍不相涉之處，參考互證，觸類旁通而出。既矜創獲，覆繹詞意，愈覺神觀飛越，親歷其時，身入其境，聆其談笑，而磬其曲折。向之平淡無奇者，今皆見其切事愜心，分刌合度，而非隨手塡寫，僅求好句成篇可比。爰加節葺，列于詞之左，鄙

見則以「昱按」二字別之。至其詞之取摭宏富，蘊釀深純，則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讀者當自得之，不待鰓鰓爲之銓釋爾。

江藩《詞源跋》　《詞源》二卷，宋遺民張玉田撰。玉田生詞與白石齊名，詞之有姜、張，如詩之有李、杜也。姜、張二君，皆能按譜制曲，是以《詞源》論五音均拍，最爲詳贍。竊謂樂府一變而爲詞，詞一變而爲令，令一變而爲北曲，北曲一變而爲南曲。今以北曲之宮譜，考詞之聲律，十得八九焉。《詞源》所論之樂色、管色，即今笛色之六、五、上、四、合、一、凡也。管色應指字譜，七調之外，若勾、尖一、小大、上小、大凡、大住、小住、掣折、大凡打，乃吹頭管者換調之指法也。宮調應指譜者，七宮指法起字及指法十二調之起字也。論《拍眼》云：「以指尖應節候拍。」即今之三眼一板也。花十六、前衮、中衮、打前拍、打後拍者，乃今之起板、收板、正板、贈板之類也。樂色拍眼，雖樂工之事，然塡詞家亦當究心，若舍此不論，豈能合律哉？細繹是書，律之最嚴者結聲字，如商調結聲是凡字，若用六字，則犯越調。學者以此類推，可免走腔落韻之病矣。蓋聲律之學，在南宋時知之者已鮮。故仇山村曰：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州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几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爲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竹西詞客江藩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山中白雲詞》八卷。【略】平生工爲長短句，以《春水》詞得名，人因號曰「張春水」。其後編次詞集者，即以此首壓卷，倚聲家傳誦至今。然集中他調，似此者尙多，殆如賀鑄之稱「梅子」，偶遇品題，便爲佳話耳，所長實不止此也。炎生於淳祐戊申，當宋邦淪覆，年已三十有三，猶及見臨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蒼涼激楚，即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翦紅刻翠爲工。至其研究聲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姜夔，居然後勁。宋、元之間，亦可謂江東獨秀矣。

又　《天籟集》二卷。【略】金白樸撰。【略】樸詞清儁婉逸，意愜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

《雨村詞話》卷二　白石自製詞在南宋另爲一派，盛行於時，學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孫字聖與，號中仙，有《碧山樂府》二卷，一名《花外集》，蓋取比《花間集》而名也。其詞以韻勝。【略】炎自號樂笑翁，有《玉田詞》三卷，鄭思肖爲作序，亦白石一派也。

《西圃詞說》　白石而後，有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効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

又　《樂府指迷》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此八字是塡詞家金科玉律。清空則靈，質實則滯，玉田所以揚白石而抑夢窗也。

又　詩有韻，詞有腔，詞失腔，猶詩落韻。【略】古人有言曰：「鉛汞鍊而丹成，情景交而詞成。」《指迷》妙訣，當於玉田、夢窗間求之。

許寶善《自怡軒詞選自序》　小令始于李唐，慢詞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極其致。其時姜堯章最爲傑出，他若張玉田、史梅溪、高竹屋、王碧山、盧申之、吳夢窗、蔣竹山、陳西麓、周草窗諸人，無不各號名家，相與鼓吹一時。

又《自怡軒詞選凡例》　一、讀古人詞，須自出手眼，不可隨俗議論。【略】白石、玉田諸名公，從無異議，而千百年後之人，偏欲譏其疵謬，正昌黎所云「蚍蜉撼大樹」，工部所謂「前賢畏後人」也。【略】一、白石，詞中之聖也。玉田先生直接白石淵源，詞中之仙也。其《樂府指迷》數則，言言親切，字字周到，實爲詞家金科玉律。故列之卷首，與天下後世共之。有志斯道者，弗負其津梁後學之苦心。

《雕菰樓詞話》　黃玉林《花庵絕妙詞選》，不名一家，其中如劉克莊諸作，磊落抑塞，眞氣百倍，非白石、玉田輩所能到。

秦恩復《詞源跋》　樂笑翁以故國王孫，遭時不偶，隱居落拓，遂自放于山水間。于是寓意歌詞，流連光景，噫嗚婉抑，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山中白雲詞》八卷，實能冠絕流輩，足與白石競響，可謂詞家龍象矣。別有《詞源》二卷，【略】庶與《山中白雲》相輔而行。讀者當審字以協音，審音以定調，引申觸類，各有會心，洵倚聲家之指南也。

又《日湖漁唱序》　南渡詞人，推白石、玉田得雅音之正宗。

張惠言《詞選序》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

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玉田才本不高，專恃磨礱雕琢，裝頭作腳，處處妥當，後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賦春水，《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成，

毫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眞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風致，乍見可喜，深味索然者，悉從沙汰。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略】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略】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眞僞有辨，眞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眞，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眞，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略】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淺陋，爲察察言，退蘇進辛，糾彈姜、張，剟刺陳、史，芟夷盧、高，皆足駭世。由中之誠，豈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誠矣。

又《詞辨自序》 古稱作者，豈不難哉。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艷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

《介存齋論詞雜著》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幷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又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

又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闔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往往有似是而非處，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爲修飾字句易，換意難。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玉田詞序》 玉田之詞，鄭所南稱其「飄飄徵情，節節弄拍」，仇山村稱其「意度超玄，律呂協洽」，是眞詞家之正宗。塡詞者必由此入手，方爲雅音。玉田云：「詞欲雅而正。」「雅正」二字，示後人之津梁，即寫自家之面目。知此二字者，始可與論玉田之詞。蓋世之詞家，動曰能學玉田，此易視乎玉田而云然者，不知玉田易學而實難學。玉田以空靈爲主，但學其空靈而筆不轉深，則其甚淺，非入于滑，即入于粗矣。玉田以婉麗爲宗，但學其婉麗而句不鍊精，則其音卑，非近于弱，即近於靡矣。故善學之則得門而入，升其堂，造其室，即可與清眞、白石、夢窗諸公互相鼓吹，否則浮光掠影，貌合神離，仍是門外漢而已。抑更有進者焉，善學古人，當取古人之是者學之。玉田誠不可不學，而不可學之一端，則其用平上去三聲之韻也。凡詞各有宮調，宮調者六律六呂皆有五音，演而爲宮爲調。宮者，正宮、道宮、黃鐘宮、仙呂宮之類；調者，越調、商調、大石調、正平調之類。其起調畢曲，當用何字，有一定不易之則，起者始韻，畢者末韻，而又有住字以別之。白石所謂住字，即玉田所謂結聲，收足本音，方能融入本調，詞之合律與否，全在乎韻。韻有四呼、七音、三十一等，而其要則穿鼻、展輔、斂脣、抵齶、直喉、閉口六條，予《詞林正韻例言》中已詳言之。玉田則眞、文、庚、青、侵雜用，眞、文爲抵齶韻，庚、青爲穿鼻韻，侵爲閉口韻，亦有寒、刪間雜覃、鹽，寒、刪亦抵齶，覃、鹽亦閉口，皆斷不能通者。南宋詞人多不經意之作，取其便易，玉田亦未能免俗，此其不可學者也。至入聲韻，則屋、沃不混覺、藥，質、陌不混月、屑，極見謹嚴。今人用韻自喜泛濫，每以玉田藉口，而入聲韻則又不肯從之。豈非不學古人之是，而反學古人之非乎。況玉田三百首中，不合韻者僅三十七首，此亦偶然之誤耳。奈何借古人之小疵，以爲藏身之固，文過之端！吾甚爲玉田冤已。

《詞苑萃編》卷八引陳玉几云 詞於詩同源而殊體，《風》、《騷》、五七字之外，別有此境。而精微詣極，惟南渡德祐、景炎間，斯爲特絕。吾杭若姜白石、張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

《詞逕》 高淡、婉約、艷麗、蒼莽，各分門戶。欲高淡學太白、白石，欲婉約學清眞，玉田，欲艷麗學飛卿、夢窗，欲蒼莽學蘋洲、花外。至於融情入景，因比起興，千變萬化，則由于神悟，非言語所能傳也。

《蓮子居詞話》卷二 袁枏《延祐四明志》載張炎《題腰帶水》絕句云：「犀繞魚懸事已非。水光猶自濕雲衣。山中幾日渾無雨，一夜溪痕又減圍。」趙谷林稱其語意佳絕。按叔夏詩，朱竹垞曾見於金陵，後不可得。

又 竹垞自云：「倚新聲，玉田差近。」其實玉田詞疎，竹垞謹嚴；玉田詞淡，竹垞精緻。殊不相類。竊謂小長蘆撮有南宋人之勝，而其圓轉瀏亮，應得力於樂笑翁耳。

又卷四 王少司寇（昶）云：世以塡詞爲小道，此捫籥舞縈之見，非眞知詞者。詞至碧山、玉田，傷時感事，上與《風》、《騷》合旨，小道云乎哉。通人之言，識解自卓。

《填詞淺說》 自度新曲，必如姜堯章、周美成、張叔夏、柳耆卿輩，精於

音律，吐辭即叶宮商者，方許製作。

《雙硯齋詞話》 西泠詞客石帚而外，首數玉田。論者以爲堪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要其登堂拔幟，又自壁壘一新。蓋白石硬語盤空，時露鋒芒。玉田則返虛入渾，不啻嚼蕊吹香。如《長亭怨慢》之「恨西風不庇寒蟬，例掃盡一林黃葉」，《西子妝慢》之「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木蘭花慢》之「流光慣欺病酒，問楊花過了有花無」，《渡江雲》之「空自覺帶減，影怯燈孤。常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致無書。書縱遠，如何夢也都無」，《探春慢》之「才放些晴意，便瘦了梅花一半」，《解連環》詠孤雁云：「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料因循誤了，餐氈擁雪，故人心恨」，類皆遣聲赴節，好句如仙。其餘前輩風流，政如佛家奪舍，蓋自馬塍宿草，騷雅寢衰。王孫以晚出之英，頡之頏之，遺貌取神，遂相伯仲。故知虎賁之似中郎，終嫌皮相。而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

張其錦《梅邊吹笛譜序》 填詞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兩派焉：一派爲白石，以清空爲主，高、史輔之。前則有夢窗、竹山、西麓、虛齋、蒲江，後則有玉田、聖與、公謹、商隱諸人，掃除野狐，獨標正諦，猶禪之南宗也。

伍崇曜《詞源跋》 炎字叔夏，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人，張循王五世孫。宋亡後，縱游浙東西，落拓而卒。工長短句，鄧牧心《伯牙琴》稱其以《春水》詞得名，人稱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稱其《孤雁》詞得名，人稱張孤雁。厲樊榭《山中白雲詞跋》并引之。其實玉田詞三百首，幾於無一不工，所長原不止此也。樊榭《論詞絕句》第七首自註云：「玉田詞本其父寄閒翁。」翁名樞，字斗南，有詞在周草窗《絕妙好詞》中。然玉田實有跨竈之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白石老仙，足與抗衡耳。研究聲律，尤得神解，故所著書，類足爲詞家圭臬。【略】彭甘亭《小謨觴館集·徵刻宋人詞學四書啓》紀其原委最詳，稱究律呂之微，窮分寸之要，大晟樂府，遺規可稽，則《白石道人歌曲》，晦叔《碧鷄漫志》而外，惟《詞源》一書爲之總統。

張預《榆園叢刻本白石詩詞序》 蕭家詩派，詫白石之有雙，宋代詞流，除玉田而無偶。

又《山中白雲詞跋》 西湖故多沈憂善歌之士，自南渡之際，故家遺老，愴懷禾黍，山殘水賸之感，風僝月僽之思，流連紆鬱，忍俊不禁，往往託興聲律，借抒襟抱。其尤工者，比物儷華，言促意長，後之人推尚其作，至比於草堂詩史，謂興亡之迹，於是乎繫焉，此玉田生《山中白雲詞》所繇傳也。玉田以故王之裔，丁百六之阨，放廢江海，流浪絲竹，亦曰以寫我憂而已。而摭《春水》之一闋，拾《孤雁》之單調，萬口同傳，千手寡和，七百年來，垂聲西湖，配享髯姜，並祖而不祧。詞人後起繙刻，流播之本，雲屬波接，何其盛歟！屬以兵塵之更，傳本淪佚，娛園許丈，搜訪篋衍，滌煤剔蠹，字讎句勘，寫定而後授之梓人。以視龔、曹舊刻，精審倍蓰。於是湖山之間，善歌之士，復知有玉田之詞，抗墜以赴聲，進退以合律者，舉帙一終，頑艷均感，蓋許丈之爲功如此也。聞之詞之爲體，幽深繚曲，主於言情，至於憂思鬱怫，別存懷抱，其旨遠者其風骾正，非夫淫靡浮窳之響所得羼矣。嗟夫！嗟夫！世安得疊山、水雲之琴，皋羽之如意，摻縵擊節，取玉田之詞而按闋歌之，吾將與許丈釀酒西湖之湄，酹白雲以爲酒也。

許增《山中白雲詞緣言》 叔夏所著《詞源》二卷，窮聲律之窅妙，啓來學之準繩，爲填詞家不可少之書。【略】所南翁言玉田詞能令後三十年西湖錦繡山水猶生清響，今相去七百年，臣里詞客寥落如晨星，白雲無聲，載淪劫灰矣。亟爲是刻，將使徵情弄拍者，覓遺響於山中，若云繼龔、曹諸君而作，則吾豈敢。

《聽秋聲館詞話》卷六 詞至南宋而極工，然如白石、夢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語多婉篤，去北宋疏越之音遠矣。

又卷二〇 乾、嘉以來，玉田生詞風行海內，獨家若士大令（履恂）能窺其奧。如咏雁《孤影》云：「暗蛩吟斷【略】」不僅虎賁中郎，貌似而已。

《憩園詞話》卷一 宋張玉田撰《詞源》，審音釋律，深抉本原。所惜言之未詳，宮調未能顯播。今爲江都秦敦甫太史刊入《詞學叢書》矣。《詞源》中最妙者，爲楊守齋《作詞五要》。【略】守齋名纘，字繼翁，又號紫霞翁，深於律呂，周草窗、張叔夏諸詞人，皆就以正拍。

又卷三 曹艮甫廉訪楙堅【略】詞悉宗南宋諸人，於玉田尤肖，字字穩愜，文生於情。

又 黃菊人大令曾，【略】慢詞《徵招·吳門秋感》云：「水湜開瘦羸人夢【略】」其清麗綿邈之致，神似玉田。

又 張松溪茂才泰初，【略】尤深於詞，得山中白雲神髓，守律亦嚴。

又卷四 丁保庵明經至龢，【略】其爲詞寢饋南宋，吸白石之神髓，而又

得力於草窗，其佳處有玉田所不及者。

又　張子和大令【略】《法曲獻仙音》，起二句用入聲處，考律極細，煞費苦心，氣脈亦甚深厚。《解連環》、《瀟瀟雨》，一意清空，自有眞意，得玉田之神。

《雨華盦詞話》　樂笑翁詞，清空一氣，轉折隨手，不爲調縛，麗不雜，淡不泛，斯爲聖乎！余談古人詞，惟心折於張、姜兩家而已。

又　吾鄉朱竹垞先生自題其詞曰：「不師黃九，不師秦七，倚新聲，玉田差近。」余竊以爲未然。玉田詞清高靈變，先生富於典籍，未免堆砌。

《左庵詞話》卷上　宋沈義父所著《樂府指迷》，元張炎所著《詞源》，陸輔之所著《詞旨》，法律講明特備，不可不讀。

又　張玉田《白雲山中詞》，《四庫全書提要》稱其首首可誦，清麗穩諧，洵非虛語。足以並美草窗，似猶駕竹屋、梅溪之上。

又　筆以行意，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當緣才本不高。

又　《詞林正韻》有云：入聲作三聲，詞家多承用。如【略】張炎《西子妝慢》：「遙岑寸碧。」「碧」字作邦彼切，亦叶支微韻。又，《徵招》換頭：「京洛染淄塵。」「洛」字須韻，作郎到切，叶蕭豪韻。此皆以入聲作三聲而押韻也。

又卷下　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略】樂笑翁「斷碧分山，空簾賸月」、「晴光轉樹，晚氣分嵐」、「鶴響天高，水流花淨」、「開簾過雨，隔水呼燈」、「浪捲天浮，山邀雲去」、「岸角衝波，籬根受葉」、「淺草猶霜，融泥未燕」，皆經鍛煉而出，然亦不可十分吃力。

《藝概》卷四　張玉田詞，清遠蘊藉，悽愴纏綿，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嘗不轉益多師。即《探芳信》之次韻草窗，《瑣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妝》之效夢窗可見。

又　評玉田詞者，謂當與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瑣窗寒》悼王碧山，序謂碧山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今觀張、王兩家情韻極爲相近，如玉田《高陽臺》之「接葉巢鶯」，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

又　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曆十子也。

又　平聲可爲上入，語本張玉田《詞源》，則平去之不可相代審矣。然平可代以上入，而上入或轉有不可互代者。玉田稱其父寄閒老人《瑞鶴仙》詞「粉蝶兒撲定花心不去，閒了尋香兩翅」，「撲」字不協，遂改爲「守」字，此於聲音之道，不其嚴乎？

又　詞家既審平仄，當辨聲之陰陽，又當辨收音之口法。取聲取音，以能協爲尚。玉田稱其父《惜花春・起早》詞「瑣窗深」句，「深」字不協，改爲「幽」字，又不協，再改爲「明」字，始協。此非審於陰陽者乎？又「深」爲閉口音，「幽」爲斂脣音，「明」爲穿鼻音，消息亦別。

《詞學集成》卷一引趙函云　宋詞以清眞、白石、草窗、玉田四家爲正宗。清眞典掌大晟，白石自訂詞曲，草窗詞名《笛譜》，玉田《詞源》一書，所論律呂最精。凡此四家之詞，無不可歌。

又卷五　戈順卿云：「詞以空靈爲主，而不入於粗豪。以婉約爲宗，而不流於柔曼。意旨綿邈，音節和諧，樂府之正軌也。不善學之，則循其聲調，襲其皮毛。筆不能轉則意淺，淺則薄；筆不能鍊則意卑，卑則靡。」（詒）案：此爲學玉田者針砭。

又卷六　《蓮子居詞話》云：「詞忌堆積，堆積近縟，縟則傷意。詞忌琱琢，琱琢近澀，澀則傷氣。」（詒）案：南宋以後諸家，率多此弊。此白石、玉田所以獨有千古也。

又　吳穀人《露蟬詞序》【略】又陳叙云：「詞以韻流，當效玉田之雅，詞以情勝，須兼竹屋之癡。」

又引包世臣《月底修簫譜序》　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聲，故詞名倚聲。聲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窗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眞、白石則能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惟白石、玉田耳。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詞盛於宋，宋人論詞，精湛莫過樂笑翁。《詞源》一書，以澹生居士刻本爲善。考諸家所刻《樂府指迷》，即此書之下卷。而此書實名《詞源》，不宜與沈伯時相混。

《蒿庵論詞》　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綿密，脈絡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尹惟曉比之清眞，沈伯時亦謂深得清眞之妙，而又病其晦。張叔夏則

譬諸七寶樓臺，眩人眼目。蓋山中白雲專主清空，與夢窗家數相反，故於諸作中，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

《芬陀利室詞話》卷三　沈君小梅【略】欲學詞，余告以從玉田入手，即和余《紅香》、《綠影》咏紅綠梅及《花陰》、《柳影》諸詞，清雋諧婉，咄咄逼人。余謂君詞可大成，第勿專學玉田，流于空滑，當以夢窗救其弊。

《詞壇叢話》　白石詞，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獨有千古。同時史達祖、高觀國兩家，直欲與白石並驅，然終讓一步。他如張輯、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諸家，各極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範圍者。惟玉田詞，風流疏快，視白石稍遜，當與梅溪、竹屋並峙千古。

又　竹垞自題詞云：「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此猶其謙詞也。其實取法玉田，不過借徑，至其自得之妙，雖玉田亦當避一席。

《白雨齋詞話》卷二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眞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

又　白石詞，如「無奈苕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語，是開玉田一派。

又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又　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

又　張玉田詞，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仇仁近語）。惟精警處多，沉厚處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之匹。

又　玉田詞感傷時事，與碧山同一機軸，只是沉厚不及碧山。

又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沉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又　玉田工於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如《憶舊遊》（大都長春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影都是雲。」《壺中天》（夜渡古黃河）云：「扣舷歌斷，海蟾飛上孤白。」《渡江雲》（山陰久客寄王菊存）云：「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湘月》（山陰道中）云：「疏風迎面，濕衣原是空翠。」《清平樂》云：「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甘州》（餞沈克道並寄趙學舟）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題處，落葉都愁。」後疊云：「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又前調（餞草窗西歸）云：「料瘦笻歸後，閑鎖北山雲。」《臺城路》（爲湖天賦）云：「夜氣浮山，晴暉蕩目，無尋秋處。」又前調（寄太白山人陳又新）云：「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敲缺。」後疊云：「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沉沉，夜涼鷗夢闊。」《長亭怨》（餞菊泉）云：「記橫笛玉關高處。萬疊沙寒，雪深無路。」《西子妝》（江上）云：「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結云：「漫依依，愁落鵑聲萬里。」又《憶舊遊》（寄友）云：「一葉江心冷，望美人不見，隔浦難招。認得舊時鷗驚，重過月明橋。」又前調（登蓬萊閣）云：「海日生殘夜，看卧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冷不生雲。」此類皆精警無匹，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蓋碧山已幾於渾化，並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歎賞，所以爲高，所以爲大。

又　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本原相同，而用筆互異。碧山沉鬱處多，超脫處少。玉田反是，終以沉鬱爲勝。

又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沉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又卷三　夫秦七、黃九，豈可並稱。師玉田不師秦七，所以不能深厚。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師玉田而不師其沉鬱，是買櫝還珠也。

又卷五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一章）、《甘州》（「又東風，喚醒一分春」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永，乃眞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又卷七　玉田《詞源》二卷，上卷精研聲律，探本窮源，繪圖立說。審音者執此以求古樂不難矣。下卷自音譜以至雜論，選詞不多，別具隻眼，洵可爲後學之津梁。陳眉公誤以下卷爲《樂府指迷》，雲間姚培謙、張景星輯爲《樂府指迷》一卷，而刪其十之二三，蓋仍眉公之誤也。

又　劉改之詠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園春》兩篇，玉田《詞源》錄附姜、史詠物之後。謂兩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余謂宋人詠物佳篇極多，何必錄此兩詞，有污大雅。此《詞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

又卷八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張玉田爲一體。

又　汪玉峰（森）之序《詞綜》云：「【略】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略】」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略】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

又　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

又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

又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

又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略】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之。

《歲寒居詞話》　《山中白雲詞》，張炎玉田撰。循王張俊五世孫，宋亡遁跡。工詞，以《春水》得名。生淳祐戊申，當宋恭帝時已中年，曾見南宋盛時，故所作蒼涼激楚，即景抒情，備寫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然翦紅刻翠。至其研究聲律，尤得神解，以之接武克昌，居然後勁。

《論詞隨筆》　詞於清麗圓轉中，間以壯闊之句，力量始大，玉田詞往往如此。四言如「浪挾天浮，山邀雲去」，五言如「月在萬松頂」，七言如「衰草淒迷秋更綠」等句，皆氣象壯闊，不作纖纖之態，但可付女郎低唱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工長短句，以《春水》詞得名，人因號爲「張春水」，與「賀梅子」同稱佳話。實則名章秀句，尚不止此。

《詞徵》卷一　張叔夏《詞源》云：「使事而不爲事所使。」其言洞窺癥結，宜乎於南渡以還，卓然成獨至之詣。

又　釋皎然《詩式》謂詩有六至：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以詞衡之，【略】至近而意遠者，玉田也。

又卷五　太史公文，疏蕩有奇氣，吳叔庠文，清拔有古氣。詞家惟姜石帚、王聖與、張叔夏、周公謹足以當之。數子者感懷君國，所寄獨深。非以曼辭麗藻，傾炫心魂者比也。

張大昌《山中白雲詞序》　夫《春水》、《孤雁》，織零星之玉縑；西風候蟲，耀撑月之珊網。而弦則全奏入槧，善本羅珍。丹墨勤劬，皆竹垞之標韻；湖山雅故，踵樊榭之靈因。將見有井水處而能歌，付鞠部頭而競唱。凡販錦於《九張機》上，擷珠於《一絡索》中者，類皆悟蘧臼之大凡，識花間之誤曲，不深賴先生之斯舉，得大雅之眞詮哉！大昌方奉手而趨隅，乃題眉而命序。蠹枯何食，蛙咬自喑，每展卷而然蘭，但艷眸而流采。感承盛意，勉贅蕪言。緬吾家「三影」風流，未免浸淫汗下，容我輩萬花聽賞，亦復旖旎情深也已。

王鵬運《四印齋本雙白詞三跋》　樂笑翁淵源家學，究心律呂，且值銅駝荆棘之時，弔古傷今，長歌當哭，《山中白雲詞》直與白石老仙方駕，論者謂詞之姜、張，詩之李、杜，不誣也。

許庚颺《四印齋合刊雙白詞序》　自羣雅音淪，《花間》實倚聲之祖；大晟論定，《片玉》以協律爲工。建炎而還，作者尤盛，竹齋、竹屋，梅谿、梅津，公謹以《漁笛》按腔，君特以《夢窗》名集，花庵有選，蘋雲競歌。然好爲纖纖者，不出乎秦、柳，力矯靡曼者，自比於蘇、辛。求其幷有中原，後先特立，堯章、叔夏，實爲正宗，此仇氏山村、鄭氏所南所由揚彼前旌，推爲極軌也。【略】竊謂堯章淮左停驂，越中作客，其時天水未碧，晚霞正紅，奏進鐃歌，發明琴旨。從若士而語，嶽雲可披；載小紅而歸，夜雪猶泛。雖在逆旅，不啻飛仙。叔夏則舊日王孫，天涯殘客。夢斗北去，耻逐乎鷺飛；水雲南歸，淒同乎鶴化。雅有袁、唐之舊侶，苦無張、范之可依。悴羽易沈，么絃多感，豈知意內言外，惟主清新，宣戚導愉，必歸深婉。彼以石帚自號，肖其堅潔，此以「春水」流譽，合乎清空。正不獨《疏影》、《暗香》，《紅情》、《綠意》，屬以同調，遂足方軌。譬之璧月，秋皎而春華；例彼幽葩，蕙纕而蘭佩。而且玄珠在握，古尺自操，循是以求導源之美成，分鑣之達祖，亦可識矣。

馮氏《玉笥山人詞跋》　《山中白雲》全稿中出色者固多，率意腐庸亦不少，未若玉笥之全美。

張祥齡《詞論》　周清眞，詩家之李東川也。姜堯章，杜少陵也。吳夢窗，李玉谿也。張玉田，白香山也。詩至唐末，風氣盡矣，詞家起而爭之，如文至齊、梁，風氣盡矣，古文家起而爭之。爭之者何也，非謂文至六朝，詩至五代，無文與詩也，豪傑於茲，踵而爲之，不過仍六朝、五代，故變其體格，獨絕千古，此文人狡獪也。詞至白石，疏宕極矣。夢窗輩起，以密麗爭之。至夢窗而

密麗又盡矣，白雲以疏宕爭之。三王之道若循環，皆圖自樹之方，非有優劣。況人之才質限於天，能疏宕者不能密麗，能密麗者不能疏宕。片玉善言羈旅，白雲善言隱逸，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天也。

樊志厚《人間詞甲稿序》 君之于詞，于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軒、白石外，所嗜蓋鮮矣。尤痛詆夢窗、玉田。謂夢窗砌字，玉田壘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歸于淺薄，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自此始。

《人間詞話》 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又 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田荒」。

《人間詞話刪稿》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遺山《論詩絕句》也。夢窗、玉田輩，當不樂聞此語。

又 余謂北宋之詞有句，南宋以後便無句。如玉田、草窗之詞，所謂「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又 朱子謂「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謂草窗、玉田之詞亦然。

又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

又 梅溪、夢窗、玉田、草窗、西麓諸家，詞雖不同，然同失之膚淺。雖時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

王國維批《詞辨》 白石尚有骨，玉田則一乞人耳。

又 周介存謂「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庭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予謂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於此。

《海綃說詞》 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至玉田演爲清空，奉白石爲祧廟，畫江畫淮，號令所及，使人遂忘中原，微夢窗誰與言恢復乎？

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引言》 《詞源》論詞，獨尊白石；《指迷》論詞，專主清眞。張氏尊白石，以其古雅峭拔，特辟清空一境。沈氏主清眞，則以其合乎上揭四標準也。由此可見宋末詞風，除稼軒外，可分二派：導源白石而自成一體者，東澤、竹山、中仙、玉田諸家，皆其選也。導源清眞而各具面目者，梅溪、夢窗、西麓、草窗諸家，皆其選也。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山中白雲詞》舊刻爲一百五十首，後人搜輯，復得一百七首，《絕妙好詞》選玉田詞三首，張皋文選一首，董毅續選二十三首，今選釋得六十首，愛玉田詞者，可得其大概矣。佳句尚多，附錄於後：「《思佳客》：『銅駝煙雨棲芳草，休向江南問故家。』《聲聲慢》：『白鷗更閑似我，趁平蕪、飛過斜陽。』《謁金門》：『忽見舊巢還是錯，燕歸何處著。』《壺中天》：『故國荒城，斜陽古道，可奈花狼藉。』《甘州》：『幾消凝，此圖誰畫，細看來，元不是終南。無心好，休教出岫，只在深山。』《聲聲慢》：『知魚淡然自樂，釣清名，空在絲綸。笑未已，笑嚴陵、還笑渭濱。』《瑤臺聚八仙》：『玄眞子，共游煙水，人月俱高。』《臺城路》：『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風入松》：『今朝準擬花前醉，奈今宵、別是光陰。』《唐多令》：『欲趁桃花流水去，又卻怕，有風波。』《鷓鴣天》：『夜來折得江頭柳，不是蘇堤也皺眉。』《清平樂》：『莫趁春風飛去，玉關夜雪猶深。』《玉漏遲》：『寒木猶懸故葉，又過了、一番殘照。』《齊天樂》：『屋破容秋，牀空對雨，迷卻青門瓜圃。』《念奴嬌》：『琴劍空隨身萬里，天地誰非行客。』《一萼紅·周草窗新居》：『好襟懷，初不要人知。』」

《柯亭詞論》 南宋如白石、梅溪、夢窗、草窗、玉田諸家，大都妙解音律，所爲詞，聲文並茂。

又 碧山、玉田生當宋末元初，黍離麥秀之感，往往溢于言外。二家雖同出白石，而各具面貌。碧山沉鬱處最難學，近代王半塘，即瓣香碧山者。玉田輕圓甜熟，最易入手。不善學之，則流于滑易而不自覺，蓋無其懷抱與工力也。清初學玉田者，多蹈此弊。

夏敬觀《蘋洲漁笛譜跋》 色采鮮新，音響調利，是其所長。然內心不深，則情味不永，是詞才有餘，詞心不足也。調利則無澀味，鮮新則非古彩，所以下夢窗一等。總之愛好太過，亦是一病。白石恰到好處，效之者輒過。平情而論，調利最易，斂勒最難。白石手辣，故不病於調利，草窗、玉田所不能也，碧山差勝一籌。

分論

《南浦》（波暖綠粼粼） 《絕妙好詞》周密評：樂笑翁張炎詞如「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漁舟小」，賦春水入畫。《詞旨·樂笑翁警句》：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鄧牧《伯牙琴》：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

人以「張春水」目之。《詞潔輯評》卷三評李元膺《洞仙歌》：咏物一派，高不能及。石帚此種亦最可法。【略】石帚《促織》云：「西窗又吹暗雨。」玉田《春水》云：「和雲流出空山。」皆是過處爭奇，用筆之妙，如出一手。合此數公觀之，略可以悟。《詞綜偶評・宋詞》：亦空闊，亦微妙，非玉田先生不能。《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南浦》之賦春水，《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成，毫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眞耳食也。《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張玉田春水云：「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略】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用冠詞集之首。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然尚非樂笑翁壓卷，知音者審之。《雲韶集》卷九：「魚沒浪痕圓」五字靜細。「和雲」三句，神化之句。碧山《春水》一篇，不能及此。「劉郎」二句，婉約流麗。《裘碧齋詞話》：古人文字，難可吹求，嘗謂杜詩國初以來畫馬句，何能着一鞍字，此等處絕不通也。詞句尤甚，【略】若張玉田之《南浦詠》春水一首，了不知其佳處，今人和者如牛毛，何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春水》詞爲玉田盛年所作，以此得名。論其格局，先寫景，後言情，意亦猶人。審其全篇過人處，能運思於環中而傳神於象外也。論其字句，上闋言春水浮花，而云「東風難掃」，具見巧思。言春水移舟，而云斷澗生波，且自「柳陰撐出」以寫足「春」字。用春草碧色作陪，更用「池塘」詩句以夾寫之，皆下語經意處。轉頭處「和雲」六字賦春水之來源，句復倜儻。「花香」二句，水流花放，年復一年，喻循環之世變，錢武肅所謂「沒了期」也，含意不盡。後路以感舊作結，融情景於一家。結句復以溪桃點綴春水，到底不懈。

《解連環》（楚江空晚）　《絕妙好詞》周密評：其咏孤雁云：「自顧影欲下寒塘，正沙淨草枯，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如此等語，雖丹青難畫矣。《詞旨・樂笑翁奇對》：沙淨草枯，水平天遠。　又《樂笑翁警句》：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至正直記》卷四：張炎字叔夏，自號玉田，長於詞，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行，書難成字，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有《山中白雲集》。首論作詞之法，備述其要旨。《詞綜偶評・宋詞》：（「寫不成書」二句）奇警。（「暮雨相呼」二句）「暮雨相呼疾，寒塘欲下遲」，唐崔塗《孤雁》詩也。《蓮子居詞話》卷一：詠物雖小題，然極難作，貴有不粘不脫之妙，此體南宋諸老尤擅長。【略】孤雁云：「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數語刻畫精巧，運用生動，所謂空前絕後矣。《左庵詞話》卷下：張炎詞：「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沈昆詞：「奈一繩雁影，斜飛點點，又成心字。」周星譽詞：「無賴是秋鴻，但寫人人，不寫人何處。」三詞咏雁字，各具巧思，皆不落恆蹊。《譚評詞辨》：起是側入而氣傷于儇。「寫不成書」二句，若欄李之有指痕。「想伴侶」二句，清空如話。「暮雨」二句，若浪花之圓蹴，頗近自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孤雁》與《春水》詞皆玉田少年擅名之作，晚年無此精湛矣。孔行素稱玉田以此詞得名，人以「張孤雁」稱之。「寫不成書」二句，寫「孤」字入妙。即懷人之作，亦極纏綿幽渺之思，況詠孤雁。人雁雙關，允推絕唱。下闋「伴侶」以下數語，替孤雁着想，沙岸蘆花，念其故侶，空際傳情，不讓唐人「暮雨相呼疾，寒塘欲下遲」之句，借喻人事，亦停雲之誼，故劍之思也。結句以雙燕相形，別饒風致，且自喻貞操也。

《高陽臺》（接葉巢鶯）　《詞旨・樂笑翁奇對》：接葉巢鶯，平波捲絮。　又《樂笑翁警句》：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詞潔輯評》卷五評蔣捷《瑞鶴仙》：竹山此詞云：「勸清光，乍可幽窗相照，休照紅樓夜笛。」夢窗云：「問閶門，自古送春多少。」玉田云：「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妙語獨立，各不相假借。正不必舉全詞，即此數語，可長留數公天地間。　端木埰《詞選批注》：詞意悽咽，興寄顯然，疑亦黍離之感。《詞綜偶評・宋詞》：淡淡寫來，冷冷自轉，此境大不易到。　《蓮子居詞話》卷一：陸輔之《詞旨》，摘樂笑翁警句十餘條。閱《山中白雲》，警句殆不止此，因爲之補：能幾翻游，看花又是明年（《高陽臺・西湖春感》）。《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宋末人詞語馨旨遠，淺涉者每視爲留連景物而已，不知其忠憤之忱，恆寓於諧聲協律中。蔣劍人藏才（敦復）讀張玉田西湖春感《高陽臺》詞，謂玉田拳拳故國，屢見乎詞，集中多題水仙之作，此與趙子固同意，以寓其厓海之思。即用其韻題後云：「樹老冬青，天連水碧，金牛湖上停船。去國王孫，看春不似當年。西泠老去笙歌夢，比前番、人瘦誰憐。更蕭然，布襪青鞋，獨弔荒煙。　天涯萬里無家別，聽一聲《河滿》，滿目山川。敗柳棲鴉，傷心落照堤邊。零花淡墨無多意，望瑤波，帝子空眠。掩重簾，夜夜枝頭，泣損啼鵑。」眞善會作者意。　《左庵詞話》卷上：張叔夏詞：「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柳耆卿詞：

「楊柳岸，曉風殘月。」【略】皆佳。《藝概》卷四：與碧山《高陽臺》之「淺萼梅酸」，尤同鼻息。《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高陽臺》《西湖春感》一章，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與碧山如出一手，樂笑翁集中亦不多覯。《雲韶集》卷九：《高陽臺》情景兼到，一片身世之感。「東風」二語，雖是激迫之詞，然音節卻婉約，惹甚閑愁，不如掩門一醉高卧也。《周氏止庵詞辨》上卷譚獻評：運掉虛渾。玉田云：「最是過變，不可斷了曲意。」《論詞隨筆》：詞貴愈轉愈深。稼軒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玉田云：「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下句即從上句轉出，而意更深遠。《人間詞話刪稿》「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語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許筆力！《藝蘅館詞選》附錄麥孟華評：亡國之音哀以思。《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夏閨庵云：「此詞深婉之至，虛實兼到，集中壓卷之作。」起二句寫春景，工鍊而雅。「看花」二句，已表出春感。「東風」二句，以才人遭末造，即飲香茗，已傷遲暮，與殘春之薔薇何異。「凄然」三句與「燕子」四句，皆極寫其臨流憑弔之懷。「新愁」二句，悵王孫之路泣，何等蘊藉。「笙歌」以下五句，夢斷朝班，心甘退谷，本欲以閑眠淺醉，送此餘生，鵑啼花落，徒惱人懷耳。

《掃花遊》〈煙霞萬壑〉　《詞旨・樂笑翁奇對》：隨花甃石，就泉通沼。又《樂笑翁警句》：幾日不來，一片蒼雲未掃。《詞則・大雅集》卷四：風骨高騫，文采疏朗，直入白石之室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綠窗」以下八句，純寫空園秋色。「喬木」句有故家之感，「殘照」句有末路之悲，自在言外。下闋「野色」二句，草滿閑門，自甘削迹，明其淡泊之志也。

《瑣窗寒》〈斷碧分山〉　《詞旨・樂笑翁奇對》：斷碧分山，空簾到月。《歷代詞話》卷八引《宋名家詞評》：叔夏《瑣窗寒》自序云：王碧山又號中仙，越人也。其詩清峭，其詞閒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因作此以悼之。其前段云：「斷碧分山，空簾趁月，故人天外。香留酒殢，蝴蝶一生花裏。想如今愁魂正遠，夜臺夢語秋聲碎。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更無清致。」其推碧山至矣。然如此等詞，其清致不更勝碧山耶？《雨村詞話》卷二：王沂孫字聖與，【略】其詞以韻勝，如《瑣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略】」皆倩麗宜人。同時張叔夏炎亦作《瑣窗》詞，自注云：「王碧山其詩清峭，其詞閑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絕響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後，詞箋賦筆，便無清致。』又『料應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彈折素琴，黃金鑄出相思淚。』」可想見平生服膺矣。「黃金」句無理而奇，最妙。陸以謙《詞林紀事序》：又或離群索居以寄懷，長歌當哭以悼友，則有張玉田之《憶舊游》、《瑣窗寒》。《詞綜偶評・宋詞》：起句隱藏「碧」、「山」二字，偶爾弄巧，詩家亦有此例。「蝴蝶」句及後「黃金」句，俱出李長吉詩。（悵玉笥埋雲，錦衣歸水）玉笥山當在越中，俟攷。錦衣出太白《越中覽古》詩。（載華附識：思岩兄云：按《史記・太史公自序》「禹穴」注：石簣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又按《水經注》，浙東城郭外，又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則玉笥爲越中山無疑矣。）《雲韶集》卷九：起八字精妙。「夜臺」句，一片痛惜之情，「料應」句，字字從眞性中流出，情詞都妙。《詞則・大雅集》卷四：措語琢煉，無限痛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與碧山，在浙中詞苑齊名，交誼至篤，故詞極沈痛。首句分用「碧」、「山」二字，兼有悼逝意。秋聲碎夢，盼殘魄之歸來，山鬼披蘿，想孤吟之念我。眞長歌之悲也。垂老有牙琴之感者，誦此詞爲之不怡中夜。

《聲聲慢》〈晴光轉樹〉　《詞旨・樂笑翁奇對》：晴光轉樹，曉氣分嵐。又《樂笑翁警句》：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壺中天》〈瘦筇訪隱〉　《詞旨・樂笑翁奇對》：鶴響天高，水流花淨。《詞綜偶評・補遺》：窈窕行人韋曲、杜曲，皆昔時名勝之地。

《真珠簾》〈雲深別有深庭宇〉　《詞旨・樂笑翁奇對》：料理琴書，夷猶今古。又《樂笑翁警句》：醒醉一乾坤。茂樹石牀同坐久，又卻被清風留住。《雲韶集》卷九：婉雅。只「休去」二字，足見筆致不可捉摹處。胸襟超遠，先生本色。結婉麗。

《一萼紅》〈製荷衣〉　《詞旨・樂笑翁奇對》：款竹門深，移花檻小。掃苔尋徑，撥葉通池。《雲韶集》卷九：聲情酸楚。上半闋先寫還杭後情景，下半闋倒入送季正面，筆法變換妙。

《瑣窗寒》〈亂雨敲春〉　《詞旨・樂笑翁奇對》：亂雨敲春，深煙帶晚。《詞潔輯評》卷四：此春雨也，熨貼流轉乃爾。前結十三字，皆單字，領下十二字，作五四四句法，此破作七六句，未嘗不可諷咏，恐執譜者必廢是詞矣。《蓮子居詞話》卷一：怕依然，舊時歸燕，定應未識江南冷。最憐他，樹底蕎紅不語，背人吹盡（《瑣窗寒》旅窗孤寂，雨意垂垂，買舟西渡未能也）。

《憶舊遊》（記開簾過酒）《詞旨・樂笑翁奇對》：開簾過雨，隔水呼燈。《蓮子居詞話》卷一：未了清游興，又飄然獨去，何處山川（《憶舊遊・寄沈堯道諸公》）。《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原題云：「新朋故侶，醉酒遲留。」末言所贈何人，蓋懷友兼懷鄉而作，「淡風」「楡錢」句寫春盡，語頗清新。「客裏光陰」三句包含多少情懷，頗似《片玉詞》。下闋「故園」二句有遠韻，結句意謂耕山釣水，未必無箕潁其人，故取喻杜鵑而自歎遲留也。

《壺中天》（揚舲萬里）《詞旨・樂笑翁奇對》：浪卷天浮，山邀雲去。《詞綜偶評・補遺》：（「須信平生無夢到」二句）淡語入情，人不能道。《雲韶集》卷九：「揚舲」等句，高絕、超絕、眞絕、老絕，結更高更曠，筆力亦勁。通篇骨韻皆高，壓遍今古。《詞則・大雅集》卷四：豪情壯采，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結句眼前景物，寫得奇警。《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爲集中傑作，豪氣橫溢，可與放翁、稼軒爭席。寫渡河風景逼眞，起句有南渡時神州分裂之感。「閑鷗獨立」句謂匹夫志不可奪。夏閏庵云：「非特蒼涼悲壯，且確是渡河，而非渡江。」下闋雖寫景，而「衰草」、「閑鷗」句兼以書感，名句足敵白石。

《湘月》（行行且止）《詞旨・樂笑翁奇對》：岸角衝波，籬根聚葉。《詞潔輯評》卷四：字數平仄同，而調名各異。且白石創之，玉田倣之，必非無謂。然今之言調者雖好生枝節，對此茫然，亦無說以處，不得不強比而同之。於是《湘月》之譜仍是《念奴嬌》，大堪失笑。故予謂不當以四聲平仄言詞者，此是其明證也。《詞綜偶評・補遺》：（把乾坤收入篷窗深裏）冒起。（「星散白鷗三四點」二句）細細寫景。（「堪歎敲雪門荒」五句）寄慨。（「落日沙黃」三句）收轉。（「幾時歸去」二句）去路。《雲韶集》卷九：此詞胸襟高曠，氣韻沈雄，有一片精神團聚，尤爲玉田集中高作，眞與白石并驅中原。結筆有力如虎。一半烟水，題外餘波。《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鷗」一點」二句，寫出水鄉秋意。「岸菁」二句狀村景細確。下闋因《晉雪圖》而歎袁安宅廢，謝傅庭空，即使晉代猶存，而斯人不作，誰共清游？玉田與中仙皆君國之念甚深，其追懷晉代，亦借古慨今也。

《慶春宮》（波蕩蘭觴）《詞旨・樂笑翁奇對》：波蕩蘭觴，鄰分杏酪。又《樂笑翁警句》：忍不住低低問春。《蓮子居詞話》卷一：梨花落盡，一點新愁，曾到西泠（《慶春宮・都下寒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中「蘭觴」、「杏酪」、「胥索」、「戲船」，隔岸餳簫，池亭箏隊，煖風薰處，一片承平歡樂之聲。而觀其結處「新愁曾到」句，知以上所言，皆追懷往事，此日旅懷惆悵，訴愁無地，只可低問春風。其《祝英臺近・重過西湖書所見》云：「漫留一掬相思，待題紅葉，奈紅葉、更無題處。」與此同感。

《法曲獻仙音》（雲映山輝）《詞旨・樂笑翁奇對》：雲映山輝，柳分溪影。《雲韶集》卷九：「花深」句寫婉麗處，夾寫情景，故自不俗。「把一襟心事」二句，泠泠如珠玉，颯颯似秋風。

《聲聲慢》（荷衣消翠）《詞旨・樂笑翁奇對》：荷衣消翠，蕙帶餘香。

《慶清朝》（淺草猶霜）《詞旨・樂笑翁奇對》：淺草猶霜，融泥未燕。《詞徵》卷五：叔夏《慶清朝慢》自敘云：「韓亦顏歸隱兩水之濱，殆未遜王右丞茱萸沜，予從之遊，盤花旋行，散懷吟眺，一任所適，太白去後，三百年無此樂也。」案，蘇東坡《百步洪》詩云：「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張語本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以上下闋之後段爲精。落梅誤雪及「春殘」句，見詞心之清妙。結處「夕陽山」七字，可稱名句。「山深杳」三句，極超脫。惟第二句「燕」字，似覺未穩。

《甘州》（記當年）《詞旨・樂笑翁奇對》：香尋古字，譜掐新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畫簾語笑，處處春情，但皆藉黃金之力，金盡安有春情，乃閱歷之談。明知是夢，而夢實有憑，筆意曲而能達。下闋「別淚」三句，淒清而艷雅。但此爲送友而作，觀「同是可憐人」句，則「殘雲」「斷雨」，皆屬寓言。上闋既云春情無著，安有紅巾別淚耶？結句盼尊酒重逢，即唐人「巴山話雨」之意。

《解語花》（行歌趁月）《詞旨・樂笑翁奇對》：行歌趁月，喚酒延秋。《詞潔輯評》卷四：玉田此調，與美成一一吻合。前段「蕊枝嬌小」，後段「舊愁空杳」，與美成「桂華流瓦」、「鈿車羅帕」，似皆是用韻。前後人亦有確定不移者。但在今日，惟主詞工，不得遂因此而廢彼耳。

《聲聲慢》（穿花省路）《詞旨・樂笑翁奇對》：穿花省路，傍柳尋鄰。《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垂楊」四句，含意甚多。論字面，柳少則夕陽自多，寫景頗確；論取喻，則老成雖僅有存者，新進卻乘時競起。但原題云：「自台還杭，【略】冉冉老矣。」則「垂楊」句當是嗟老之意。言來日漸減，則

老態日多，等於柳岸之斜陽也。下闋「秦山晉水」及「幷州」等句，玉田以西秦鳳翔人隨宦臨安，而年少時流寓北方頗久，故結句用「卻望幷州是故鄉」詩意。浮屠桑下，未能忘情也。

《聲聲慢》（門當竹徑）《詞旨・樂笑翁奇對》：門當竹徑，鷺管臺磯。

《聲聲慢》（鬢絲濕霧）《詞旨・樂笑翁奇對》：鬢絲濕霧，扇錦翻桃。

《聲聲慢》（因花整帽）《詞旨・樂笑翁奇對》：因花整帽，借柳維舟。

《探春慢》（銀浦流雲）《詞旨・樂笑翁警句》：纔放些晴意，早瘦了梅花一半。也知不做花看，東風何事吹散。《詞綜偶評・宋詞》：（「纔放些晴意」四句）可謂筆如其手，手如其口矣，不意於詠物題得之。《雲韶集》卷九：處處摹「霽」字之神，好句如珠如玉如烟，結是冬盡春初時候。《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放晴」二句，從梅花寫雪後餘寒，思巧而韻雅。「花看」句言雪本非花，而亦受橫風小劫，殆以自喻。下闋「春來」二句，言雪盡春歸，用筆曲而能達，兼寓功成身退之意。後段言雪後之尋芳看燈，由人事寫雪霽，情景兩得。

《臺城路》（春風不暖垂楊柳）《詞旨・樂笑翁警句》：春風不奈垂楊柳，吹卻絮雲多少。

《甘州》（隔花窺）《詞旨・樂笑翁警句》：帶天香，吹動一身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句便得神。「天香」句贈桂卿，語殊雋妙。下闋言身亦歌場閱歷之人，杜牧風流，非盡人可學，載歸桃葉，擁艷姬者，能有幾人？下語超脫。結句「明月妝樓」尤見含蘊。

《霜葉飛》（繡屏開了）《詞旨・樂笑翁警句》：不知能聚愁多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滿懷禾黍之悲，聞老妓歌，有觸即發，如聞龜年琵琶，重談天寶；敬亭檀板，猶說寧南。上闋「蛾眉」二句及後「貞元朝士」四句，尤爲淒愴動人。

《長亭怨》（跨匹馬）《詞旨・詞眼》：雨今雲古。《左庵詞話》卷下：作詞須用詞眼，如【略】樓君亮之「月約星期」，玉田之「雨今雲古」，東澤之「恨煙愁雨」，梅心之「燕窺鶯認」皆是。

《臺城路》（十年舊事翻如夢）《歷代詞話》卷八引《宋名家詞評》：張叔夏《臺城路》自序云：歲庚辰，會江蘭坡於薊北，恍然如夢，回憶舊遊，已十八年矣。其起句云：「十年舊事翻如夢，重逢可憐俱老。水國春空，山城日晚，無語相看一笑。」如此等詞，即以爲杜詩、韓筆可也，豈止極填詞之能事。《蓮子居詞話》卷一：十年前事翻如夢，重逢可憐俱老（《臺城路・遇汪菊坡回憶舊游》）。《詞則・大雅集》卷四：起語魂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二句，情眞而筆透，自是高格。以下述老來境遇，雖山水依然，而春空歲晚，浪游薊北，素衣已化緇塵，能不吟情冷落耶？十八年往事，潮上心頭，惟有付之一笑。下闋臨安回首，家國蒼涼，偶憶及錢塘蘇小，聊作《閑情》之賦耳。

《探芳信》（坐清晝）《詞潔輯評》卷三評李彭老《探芳信》：二詞同韻，必皆繼草窗作者，惜周詞不見。《詞律》卷一三萬樹評：題「探」字及「探芳人老」，「探」字去聲。「正冶思」至「西園」與後「嘆歌冷」至「何堪」同。只「甚探芳」句比後「愁到」句多一字。首句及「尚如舊」、「夜來驟」、「去年否」，俱仄平仄，如夢窗、梅溪、竹山莫不皆然。圖譜俱注可用平平仄，殊不可解。「竹掃」疑是「掃竹」，此對「蔓蘿」也。《詞則・別調集》卷二：（下闋）此退讓見高曠襟懷，自加人數等。《雲韶集》卷九：語極沈重。「愁到」，聲情凄怨。「我何堪」句，哀而不傷，得情之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唐末五代遺民，行歌禾黍，輒託諸美人香草，雖茹蘗飲冰，而其辭則亂，良足傷矣。玉田和草窗《西湖春感》詞，則「丹心如舊」、「忍說銅駝」等句，皆情見乎詞，以抒忠愛。和「瘦」字韻，與草窗同工。和「柳」字韻，草窗有戀闕之忱，玉田有搖落之感，皆長歌之哀也。

《探春慢》（列屋烘爐）《詞潔輯評》卷三：白石老仙以後，只有此君與之幷立。以上兩詞，工力悉敵，試掩姓氏觀之，當不辨孰爲堯章，孰爲叔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六句寫吳下歲除景物，藉遣客懷。「聽雁」二句，疊用三「聽」字，表獨客先聞之況。而旅居能聞鱗聲，尤確肖吳中臨水人家。下闋「誰家月」三句，重訪舊游，依微若夢，今宵明月，知照誰家，向空處寄情，玉溪生所謂相思無益，未妨惆悵也。結句言前歡既渺，幸有梅花作伴，爲歲寒良友，聊自慰耳。

《意難忘》（風月吳娃）《詞潔輯評》卷三評周邦彥《滿庭芳》：「黃蘆苦竹」，此非詞家所常設字面，至張玉田《意難忘》詞，猶特見之，可見當時推許大家者自有在，決非後人以土泥脂粉爲詞耳。

《西子妝慢》（白浪搖天）《詞潔輯評》卷四：「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

前、萬花吹淚」，此詞家李長吉嘔心得來，必如是方可謂之造句。嘔心之句妙在絕不傷氣，此其奪胎於堯章也，其餘諸公便不能。《雨村詞話》卷二：張叔夏《西子妝》題云：「吳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嫻雅，久欲效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陳文卿閒行江上，景況離離，因填此詞，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歌也。」詞云：「白浪搖天【略】。」吾邑羅江之名，不意又見于此，豈其別一地耶。然「落鵑聲萬里」，則西川有杜鵑可證，疑即吾邑也。《詞綜偶評・宋詞》：（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較坡公「點點是離人淚」，更覺纖新。「遙岑出寸碧」，昌黎句也。《蓮子居詞話》卷一：楊花點點是春心，替風前、萬花吹淚（《西子妝慢・野游江上》）。《雲韶集》卷九：景物蒼茫，情深語至，固自不減夢窗。「自沈吟」句一聲慨嘆以下，便寫一片個人景物。結筆凄涼而有魄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四、五句既言楊花「是春心」，又言替花「吹淚」，可謂思入幽玄，與「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同爲妙詠。「遙岑」二句，西山致有爽氣，而朝來相賞無人，與輕擲光陰者同其辜負。下闋言絕好斜日漁村，而扁舟不返，殆已入桃源，或其時有招隱而不歸者，藉此寄諷。結句謂鄉心萬里，愁聽鵑聲，不如一醉都忘，安問千百年爾許事耶！

《玲瓏四犯》（流水人家）《詞潔輯評》卷四：諸作異姜詞，當別是一調。其餘句法參差，多不一律，襯字亦隨意可使。彼固執言詞者，都無是處。

《水龍吟》（仙人掌上芙蓉）《詞潔輯評》卷五：玉田此調，不見作手，纔到蒲江、竹屋之間。《詞綜偶評・宋詞》：（記小舟夜悄，波明香遠，渾不見、花開處）何減魯望「月曉風清」之句。又《補錄宋詞》：「仙人掌上玉芙蓉」，王建《宮詞》。《蓮子居詞話》卷一：記小舟夜悄，波明香遠，渾不見、花開處（《水龍吟・白蓮》）。《雲韶集》卷九：意度閑雅，非人所及。「應是」句若諷若惜，如怨如慕，直入方回之室矣。結更深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五句詠本題。「烟月」、「鷗鷺」二句雖泛寫景物，已隱含白蓮靜態。「不見花開」句尤爲傳神之筆。轉頭處「褪紅衣」句辭華就璞，見品格之高。「傾蓋」、「心素」八字人與花並詠，借用殊巧。結句以湘珮喻白蓮，綠雲風捲，悵彼美之云遙，感哲人之其萎，惟有遡流風而獨寫耳。

《綺羅香》（萬里飛霜）《詞潔輯評》卷五：對句八字起，已關住紅葉，下用「楓冷吳江」點明。「斜陽」句略寫，高絕。後段「衰顏借酒」是襯法，「回風」二句狀丹楓之神，結句反映，安章頓句，極其妥貼，而思路更入微。《詞綜偶評・宋詞》：（「甚荒溝，一片凄涼」二句）用事無迹。（後段）彈丸脫手，不足喻其圓美也。（「羞見衰顏借酒」二句）比擬最切。（「漫倚新粧」二句）香山詩：「醉貌如紅葉，雖紅不是春。」《左庵詞話》卷下：玉田《綺羅香・紅葉》煞句：「記陰陰綠遍江南，夜窗聽暗雨。」與梅溪《春雨》詞煞尾，同一機軸。《雲韶集》卷九：「寒艷」六字新警。「甚荒溝」三句情詞兼工，少游之匹也。鏤金錯彩之筆，撫時哀世之作。《詞則・大雅集》卷四：情詞兼工，頗近淮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三句詠紅葉，喻寒不改柯之操，不羨春華。「船艤」二句，對語自然，與集中《綺羅香》調「隨款步，花密藏春，聽私語、柳疏嫌月」同妙，不減梅溪之「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二語。「載情不去」句自是雋詠，用御溝事，是紅葉而非落花也。下闋句句詠紅葉，而皆自喻身世，超脫而沈着，且直貫至結語，極見力量。結句「綠遍江南」，貞元朝士，回首承平，渺如天上矣。

《綠意》（碧圓自潔）《詞潔輯評》卷六：《暗香》、《疏影》，玉田易名爲《紅情》、《綠意》，咏荷花荷葉。其實易名未易調，無須另載。《詞選》張惠言評：此傷君子負枉而死，蓋似李綱、趙鼎之流。「回首當年漢舞」云者，言其自結主知，不肯遠引。結語，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宋四家詞選》周濟評：《詞綜》列入無名氏，記見一本作夢窗詞，今不記何本矣。仍列此作於夢窗後，「但剩」原詞作「喜淨」。端木埰《詞選批注》：此詞亦入玉田集。「怨歌」句，較姜詞少一字。即無寓意，亦是絕唱。注釋荒謬，甚不足取。《綠意》即《疏影》別名，創自堯章。此詞即非玉田亦是咸、景以後格調，與元鎮、伯紀時代太不合。且謂傷君子枉死，當時君子枉死，有過於武穆者乎？李、趙雖被謫，猶未至于死也。「喜其已死」句尤荒謬，有悼傷君子而喜其死者乎？若果如此，是全無人心者矣。大約張氏昆季薰心兩廡，心神瞀亂，故於古人名作妄箋至此。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但就詠荷葉譯之，自是千秋絕調，不必胡牽妄撫，致絕妙好詞盡成夢囈。丁亥四月廿三日燈下子疇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賦荷葉勝於賦花，層折較多，分五、六層意，次第寫出，且句亦矜鍊，結句尤見清超。

《清平樂》（三花一葉）《詞林紀事》卷一六：橚按，《遺民錄》：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精墨蘭。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人奪去，汝猶不知耶？」樂笑翁此解，言外寓多少感慨，深得憶翁

畫蘭微旨。又按《歷代詩餘》，此闋第一字作「三」，第二十一字作「風」，當從。

《掃花遊》（嫩寒禁暖）　《詞綜偶評・宋詞》：（前段）結句引起下半闋。《雲韶集》卷二四：叙夏詞脫去羈縛，疏而不散，自是高絕。「醉餘夢裏」，淒涼無限。《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擅勝處在前後闋之末四句，皆用輕筆寫出春感，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結筆言「斷橋流水」，風景依稀，而人去簾空，獨客重游，若歸來燕子，有舊時王、謝之思。

《渡江雲》（山空天入海）　《詞綜偶評・宋詞》：（更漂流何處）「處」字亦是叶韻。（「長疑即見桃花面」四句）曲折如意。《雲韶集》卷九：起句筆力雄蒼，「猶記得」句低徊，想到當年，情致不乏。「空自覺」句淒惋，「書縱遠」句一層逼一層，直是淒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警動，無懈可擊。前三句寫山陰臨江風景，以下三句兼狀鄉居。「隔水動春鋤」五字有唐人詩味。「新烟」四句因客裏逢春，回思故國。下闋寫客懷而兼憶友。夏閏庵評此詞云：「宛轉關生，情眞景眞。」此等詞與屯田、片玉沆瀣一氣，不得謂南宋人不如北宋也。

《清平樂》（候蛩淒斷）　《詞綜偶評・宋詞》：（「只有一枝梧葉」二句）淡語能腴，常語有致，唯玉田爲然。《雲韶集》卷九：秋江圖畫，筆法自高，亦是因感有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梧葉」十二字，如絮浮水，如露滴荷，雖沾而非著，詞中勝境，妙手偶得之。歐陽公賦《秋聲》，從廣大處落筆，此從精微處著想，皆極文詞之能事。

《疏影》（黃昏片月）　《詞綜偶評・宋詞》：人巧極而天工錯，草窗亦應退三舍避之。（黃昏片月）標出眼目。（幾度背燈難折）句中句。（「窺鏡蛾眉淡抹」八句）三層模寫，賦而比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成，豪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眞耳食也。《蓮子居詞話》卷一：依稀倩女離魂處，緩步出，前村時節（《疏影・梅影》）。《雲韶集》卷九：起筆實寫「影」字，正妙不假敷佐，何等筆力。處處見筆力，清虛騷雅，竟似白石。《詞則・大雅集》卷四：（照水底珊瑚疑活）姿態橫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雖句句賦梅影，而猶著迹象，意所易到，不若後闋「花光」以下七句，從空際傳神，見靈心妙腕也。

《南樓令》（風雨怯殊鄉）　《詞綜偶評・宋詞》：（暗憶舊時歌舞地）以下俱是追憶。（「明月半牀人睡覺」二句）眞所謂「已涼天氣未寒時」。《雲韶集》卷九：入愁人耳中，自覺秋聲長，若至明日，又更覺更長於今夜，愁人心中耳中事也。

《疏影》（柳黃未結）　《詞綜偶評・補遺》：先述舊遊，後說北歸，於事則爲順叙，於法則爲倒裝。《蓮子居詞話》卷一：卻笑歸來，石老雲荒，身世飄然一葉（《疏影・北歸與諸友夜酌》）。《雲韶集》卷九：寫游湖起。「縱艷游」句追想當年重到。以下是寄周之詞，自叙身世之感，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深得清眞、白石之妙。《詞則・大雅集》卷四：今昔之感，十分沉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雖系出朱邸，遭逢不偶，遺行不少概見。於庚寅年自燕、趙北歸，辛卯至杭州，襟懷淡泊，將以肥遯終身，可於此詞見之。重至西湖訪舊，時年近五十，故有「驚見華髮」句。撫今追昔，於上下闋分詠之。鶯燕好春，悵墮歡之難拾；閉門山色，願終老於是鄉。結句恐寒到梅花，慮身世之孤危，與「愁到鷗邊」句同感也。

《紅情》（無邊香色）　《詞綜偶評・補遺》：（記涉江自採，錦亭雲密）古詩：「涉江採芙蓉。」（一見依然自語）太白詩：「荷花嬌欲語。」（背酣斜日）荆公詩：「荷花落日紅酣。」（無數滿汀洲如昔）用參寥詩語。《雲韶集》卷九：「一見」句，只寫荷花正面而情味不泛。「料應」句略略推開，結又收足正面，自是常格。《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上闋之「一見依然」二句，下闋之「料應太液」二句見作意，餘近平弱。夏閏庵評云：「與姜白石賦梅同一寄託，而不如白石。彼是憂危語，此是憑弔語，亦時爲之也。」起筆「無邊香色」四字，與詠荷葉之起句均佳。

《風入松》（老來學圃樂年華）　《詞綜偶評・補遺》：如讀儲、王田家詩。

《滿庭芳》（晴皎霜花）　《詞綜偶評・補遺》：（「銷凝處」三句）折筆即爲小字添毫。（「陽和能幾許」三句）承上再用宕筆。《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五句賦本題。「賦筆」二句已說到自身。以下純是借小春以砭世，作警刺之辭。「苔枝借煖」，能有幾時，「睡蝶」無知，徒驚草夢。彼嬌小之「鄰娃」，眼前貪取「陽和」，未幾而漫天風雪即相逼而來。意謂遂取新時纓冕，不若還尋舊日斧柯，尚能耐歲寒也。《風》詩微旨，去人未遠。

《木蘭花慢》（水痕吹杏雨）　《詞綜偶評・補遺》：前段只寫舟中情景，換頭以下方說昔遊。《蓮子居詞話》卷一：水痕吹杏雨，正人在、隔江船（《木蘭花慢・舟行》）。

《聲聲慢》（百花洲畔）《詞綜偶評・補遺》：（「此別何如」至末）一片神行。《詞則・大雅集》卷四：哀感無盡，雅近中仙。

《新雁過妝樓》（風雨不來）《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蕭疏淡遠，雅與題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憶芳時」三句之寫景，與下闋「淡泊生涯」四句之言情，皆疏宕而有遠韻，絕無詠菊陳言，可稱逸品。

《梅子黃時雨》（流水孤村）《詞律》卷一四萬樹評：余考此調，前後只頭尾稍變，自「來訪」下，俱係相同。「鷗驚」句正與後段「彈斷」句合，斷宜七字。若作「如瘦」，語甚晦，或作「鷗驚驚相比瘦」，亦少一字。觀玉田自注題下曰「病中懷歸」，蓋其意謂病而消瘦，竟與鷗驚同，故鷗驚見之，訝其瘦甚，與己相比，故曰「鷗驚驚看相比瘦」也。或去「相比」字，或去「看」字，則意難解而調亦失矣。「頓」字、「訪」字、「野」字、「繫」字、「奈」字用仄，方是此詞聲響。若依圖譜亂注可平可仄，第句雖覺順便，奈不是《梅子黃時雨》何。「醉裏」、「外野」、「縱少」之去上，「比瘦」之上去，皆妙甚，可法。《蓮子居詞話》卷一：江風緊，一行柳陰吹暝（《梅子黃時雨・病後別羅江諸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題云因病中懷歸而作，實則因避世而思歸，即鷗驚亦知其不爲傷春而病也。醉裏扶花，烟中繫艇，預想還鄉風味，何等蕭閑。而心中則冰絲彈罷，怕近黃昏，憔悴柳枝，豈能耐江風之嚴緊？艱危身世，望衡宇而欣奔，有情不自禁者。處處借景書懷，殊有手揮目送之妙。

《長亭怨》（望花外）《蓮子居詞話》卷一：陸輔之《詞旨》，摘樂笑翁警句十餘條。閱《山中白雲》，警句殆不止此，因爲之補：【略】恨西風不庇寒蟬，便掃盡、一林殘葉（《長亭怨・舊居有感》）。《雲韶集》卷九：通篇無一字不嗚咽，如斷雁驚風，哀猿叫月。「恨西風」句故作擺脫之筆，愈形淒惻。結筆從無可奈何處聊以自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與集中《憶舊遊》詞同爲感念故園而作。但《憶舊遊》詞謂梁燕歸來而垂楊路隔，專爲故園而詠，此則專爲園中之人而詠。觀其上下闋「鶴去臺空」、「曉窗分袂」等句，非特朱邸春空，且征衫人遠，如風林殘葉，一掃皆空，垂楊有轉綠之時，而羅帶無同攜之日，王孫未路，亦杜牧重來也。

《甘州》（記玉關）《蓮子居詞話》卷一：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甘州・別沈堯道並寄趙學舟》）。《周氏止庵詞辨》上卷譚獻評：一氣旋折，作壯詞，須識此法。白石嚮求稼軒，脫胎耆卿，此中消息，願與知音人參之。「一字無題處」二句恢詭，結有不著屠沽之妙。《詞則・大雅集》卷四：蒼涼悲壯，盛唐人悲歌之詩，不是過也。又「折蘆花」十字警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短夢」以下四句，能用重筆，力透紙背，爲《白雲詞》中所罕有。「折蘆花」二句傳誦詞苑，咸推名句。

《臺城路》（薛濤箋上相思字）《蓮子居詞話》卷一：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臺城路・寄陳文卿》）。《雲韶集》卷九：「虛沙動月」四字精煉。字字感慨，句句閑雅。「闊」字妙。

《真珠簾》（綠房幾夜迎清曉）《蓮子居詞話》卷一：雅淡不成嬌，擁玲瓏春意（《眞珠簾・梨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此作，用「東闌一枝雪」、「寂寞淚闌干」、「落寞夢中雲」等句，隸事雅切，確是梨花，且景中有人在。「玲瓏春意」四字描寫得神，「燭外」三句言紅妝之酣睡，以見梨花之雅淡，故下闋有「雅淡不成嬌」句以表之，其有所諷喻耶？

《摸魚子》（愛吾廬傍湖千頃）《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邁陂塘》後半闋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源今度難認。林間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雲之意。沖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麓上。《雲韶集》卷九：雄闊雅秀，畫所不到。高境高景，超然閑遠。《詞則・大雅集》卷四：亦淒婉，亦超逸，圓美流轉，脫手如丸，飄飄有凌雲之意。「振衣千仞岡」無此超遠。《詞徵》卷一：詞有與《風》詩意義相近者，【略】張玉田傍湖千頃，衡門之遠患也。

《長亭怨》（記橫笛）《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長亭怨》（餞菊泉）後半闋云：「同去，釣珊瑚海樹。底事便成行旅。烟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時歌舞。」時菊泉將復之薊北，數語微而多諷，結二語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讓碧山。又卷七：碧山詠蕈云：「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緘芳字。」下云：「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玉田《長亭怨》云：「故人何許。渾忘了、江南舊雨。」下云：「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自甘終隱，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人，同一用意忠厚。《詞則・大雅集》卷四：薊北一層來勢茫茫，微而多諷。結二語明其不仕之志。《雲韶集》卷九：起筆凄切，中筆力雄蒼。「更幾點」句，夾情夾景，妙不可思議。結一

往凄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於送友之交情及一身之淪落，於上闋結句及後闋見之。「重逢」二句，言故人久別，滿擬同致青雲，而飄零依舊。轉頭處三句，言會少離多，又將別去。「烟篷」二句寫別時況味，情景兼至。後言此行遇合，當比我差強，勿道及江南殘客，使五陵裘馬笑人也。

《三姝媚》（蒼潭枯海樹）　《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三姝媚》（送舒亦山）云：「賀監猶存，還散迹、千巖風露。」君國恨，離別感，言外自見。又云：「莫趁江湖鷗鷺。怕太乙爐煙，暗銷鉛虎。」又云：「布襪青鞋，休誤入、桃源深處。」語帶箴規，耐人尋味，便似中仙最高之作。大抵讀玉田詞者，貴取其沉鬱處。徒賞其一字一句之工，遂驚歎欲絕，轉失玉田矣。《雲韶集》卷九：筆致高遠，低徊曲折，有白石之妙。結筆冀其歸來，是題後一層。

《憶舊遊》（看方壺擁翠）　《詞則・大雅集》卷四：直是仙筆，古艷幽香，別饒感喟。

《憶舊遊》（問蓬萊何處）　《詞則・大雅集》卷四：後闋愈唱愈高，是玉田眞面目。《詞徵》卷五：張叔夏《憶舊遊》登蓬萊閣詞，鍊淬澄音，可與張伯玉《蓬萊閣》詩、王十朋《蓬萊閣賦》並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蓬萊閣爲越中勝地，宋季詞客登臨，每有題詠。上闋因閣名取「謫居猶得住蓬萊」詩意，故言在松石間醉歌閑放，即無異謫仙。但獨行無侶，攖心之痛，只有「微吟」。下闋因其結筆「漢柏」「茂陵」句，有六陵冬青之感。知其後半闋皆君國之思。蓬萊閣在紹興郡治，非如岱頂韜光，可觀日出，其言「海日」者，以「日」喻君象，以「殘夜」喻時當末造，以龍入秋暝喻鼎湖之龍去，以水聲東逝喻頹運之難回。「山冷不生雲」句言一旅興邦，更無餘望。哀莫大於心死，猶空山之不復生雲，誠哀思之音也。轉頭處「俯仰」二字，與他闋平聲異。

《春從天上來》（海上回槎）　《詞則・大雅集》卷四：後半極沈鬱。讀玉田詞者，貴取其沈鬱處，徒賞其一字一句之工，遂驚嘆欲絕，轉失玉田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故國重來，舊人雲散，上闋至「紋紗」句歷歷叙之。「胡蝶飛來」以下八句，是春是夢，一片迷離幽怨，家國蒼涼之感，合并其中。春自無情，人自傷情，勿錯怨楊花、杜宇也。

《甘州》（記天風）　《詞則・大雅集》卷四：精煉。玉田警句極多，不可枚舉，然不及碧山處正在此。蓋碧山幾化，并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悅目，所以爲高，所以爲大。《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雖述懷，而「今昔」、「故國」二句與草窗同感。下闋皆錄別，兩用「幾番」句，想見交誼深久。夏閏庵云：「此與其下《月下笛》一首皆渾成透剔，渣滓全淨，玉田勝處。」

《憶舊遊》（記瓊筵卜夜）　《詞則・大雅集》卷四：措辭超脫而幽秀。

《浪淘沙》（香霧濕雲鬟）　《詞則・大雅集》卷四：此詞命意若隱若露，而詞極凄怨，每讀一過，不知是《離騷》，是樂府，是杜詩，小令云乎哉！

《臺城路》（扁舟忽過蘆花浦）　《詞則・大雅集》卷四：滿眼是秋，卻云「無尋秋處」，警絕，奇絕！《雲韶集》卷九：疏狂閑雅，眞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下片字字精神團聚，錘煉歸於和緩。

《月下笛》（萬里孤雲）　《詞則・別調集》卷二：骨韻俱高，詞意兼勝，白石老仙之後勁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詞，每隱寓君國之思，此則明言黍離之感。撫連昌楊柳，訪杜曲門庭，亡國失家之痛，并集於懷矣。

《瀟瀟雨》（空山彈古瑟）　《詞則・別調集》卷二：（下闋）哀怨沉痛，故國之思，溢於言外。

《祝英臺近》（路重尋）　《詞則・別調集》卷二：「采藥雲深」二句，點綴唐詩，用筆清超，無些子塵俗氣。

《臨江仙》（剪剪春冰生萬壑）　《詞則・別調集》卷二：筆筆超脫。

《水龍吟》（幾番問竹平安）　《雲韶集》卷九：「遠草」句深情婉約，「笑我」句風雅，疏狂兼而有之。結更是情至，語意亦曲折妙入。《蕙風詞話》卷二：宋人詞亦有疵病，斷不可學。高竹屋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烟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此等句鉤勒太露，便失之薄。張玉田《水龍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裡。」尤空滑粗率，並不如高句，字面稍能蘊藉。

《風入松》（小窗晴碧颭鱗波）　《雲韶集》卷九：音調嫻雅，不落俗態，自是本色。通篇和婉，結二語略寄感慨，固自不可少。

《臺城路》（朗吟未了西湖酒）　《雲韶集》卷九：只緩緩寫來，寫到銷魂之處，令人感慨不禁。「暗草」句，字字秀煉，卻極純雅，無斧鑿痕迹，此白石之妙也。結冀其歸來，而說來極嫻雅。

《南歌子》（窗密春聲悄）　《雲韶集》卷九：起十字靜細，淺情人道不出。

《渡江雲》（錦香繚繞地）　《雲韶集》卷二四：既曰「堪寄」，又曰「流不到

天涯」，其詞有盡，其情無盡。結只寫景而情味自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首雖情景並寫，尚是閑淡之筆，其經意在後半首，語語含淒婉之音。「浦潮」以下四句，寄思空闊，蘆花夜月，一片荒寒，愁心更遠矣。

《阮郎歸》（細車驕馬錦相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爲晚年之作。玉田生於宋理宗戊申年，其北游燕、薊，在少壯時，迨至江南，年已四十餘矣。其《臨江仙》詞自注云：「甲寅秋，寓吳，【略】時余年六十有七。」故此詞有「江南二十年」之句。

《憶舊遊》（歎江潭樹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玉田與趙元父重遇於杭州，年老途窮，兩人況味相似。上闋歷叙身世同悲，殷勤贈句。下闋尤爲沈鬱。「羞燕慚鶯」句蓋自愧迴天無力，空有驚座之狂談。醒後曉起，看日照千峰，露濃花發，世間已換一番新氣（象），誰顧江潭殘客耶！

《渡江雲》（江山居未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作與《臺城路》詞意相似，皆善寫重遊情況。玉田生平蹤迹，歷燕、薊、天台、明州、山陰、義興等處，而於吳中尤所戀戀。此調前六句不過自述，「橋邊」以下四句及後闋，追憶前游，極閑婉之致。「芳草」、「燕子」等句皆在空際回旋。「誰家芳草」即《臺城路》「尚識得妝樓」之意，「白鷗閑趣」即「寄語盟鷗」之意。「錯認鏡中」句形容非昔，如屈子之「行吟澤畔」也。

《憶舊遊》（記凝妝倚扇）《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張循王故宅在臨安，擅池臺花木之勝。玉田在鄰家，遙望故園，回想當日牡丹亭畔歌筵盛況，舊主重來，望廬思人，不盡家國滄桑之感。燕歸已近黃昏，猶人歸已經易世，而垂楊路隔，等燕子之無家，宜其長言詠歎也。

《聲聲慢》（寒花清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詠菊之絕妙好詞。以「黃金」句詠黃花，頗新穎。「不許春知」句有「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意。結句雖歸去淵明，東籬可采，已非復義熙甲子，言外慨然。

《聲聲慢》（烟堤小舫）《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夢窗四稿》，人謂其多有所指，而《錦瑟》之詩，未加箋注。《霜花腴》調中，如「燭消人瘦」、「蘭情稀會」等句，不勝幽抑之懷。玉田題其卷，爲他人言愁，未宜着迹。此詞精到處，在「夢蝶」二句、「斜陽」三句。「夢蝶」句謂尋芳夢覺，已化秋聲，不如留宿花陰，沈酣不醒，有「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詩意。「斜陽」、「柳陰」句，謂玉田懷友固可，而其辭悲而麗，殆爲夢窗空中傳恨耶？夏閏庵云：「玉田與諸名流酬唱，皆不苟作。」此詞頗有夢窗之意，結語尤勝。

《甘州》（望娟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純以靜婉之筆寫秋士善懷，恐秋聲引愁，聞聲斂避，已屬可悲，至避無可避，其愁寧有際耶！下闋言烟霞舊約，豈願輕辜，但雲萍蹤迹，不知何處飄流，故結筆有「空山」「白雲」句。燈前一笑，愈見其悲也。

《浣溪沙》（犀押重簾水院深）《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寫閨怨而無迹可尋，僅於「孤蝶」及「收帶眼」五字，略露本意。後闋娟楚而含淒韻，如掩抑冰絲，彈怨入落花深處也。

《臺城路》（分明柳上春風眼）《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前後四句頗有味，謂換盡春遊裙屐，惟柳垂青眼，歷歷見之，己亦柳眼中當時年少之人，安得不年老倦游？下闋「茂苑」句以下，謂藉吳中佳地，稍慰客懷，但舊日妝樓，依稀門巷，同遊之故侶凋零，只可招沙上閑鷗，尋消問息耳。

《月下笛》（千里行秋）《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同爲衰世遯迹之人，乃不問猿鶴，而問當日之韋娘，且憶及「花柔春鬧」，仇山村當是至友，故以諧笑出之。下闋叙別後近況。衰老本無可避，所恨者老年長此飄零，羈愁莫遣，僅藉酒遣之，烟塵長望，向故友一訴其不平耳。

《新雁過妝樓》（遍插茱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平淡之筆，其作意在後半闋，人與雁合寫，語悲而情眞。結句用東坡「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詞意。回首鄉山，秦雲萬里，弟兄同感飄零，況聽相呼暮雨聲耶？

《南樓令》（重整舊漁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風塵頒洞，固應歸隱烟蘿。但一舸江湖，尚愁風雨，須預整漁蓑，其情更苦。下闋雖高潔如梅花，亦復老盡，猶「新愁也到鷗邊」。「爲問」「如何」句，問何以劫到梅花，則滔滔濁世，更無招隱地矣。

《四字令》（驚吟翠屏）《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人送春之意，數見不鮮，而風亦趕春，此意無人道及。下闋之意，其如陳思王驚艷耶？或謂春盡花飛，而鄰娃依然嬉笑，若商女之不知恨耶？

《醉落魄》（柳侵闌角）《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下闋五句重疊寫愁，如剝繭抽絲，詞心與愁心皆相引而彌長，一線盤旋，爲小令中別成一格。

《**醉落魄》（鏤花鏁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鏤花」二句，言夢窗詞之工妙。「夢與魂消」句，寫人琴之感。結處承「錦牋」句，言詞境清高，若寒梅霜月，而寫足淒涼之景，兼有憑弔之思。

《**虞美人》（修眉刷翠春痕聚**）《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曲以「斷絲」二句最耐吟諷。玉田雖以杜牧自況，而「斷絲」二句兼有身世飄搖之感，與《國香》調之「相看兩流落」句相似。

《**國香》（鶯柳烟堤**）《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留仙」以下五句，同是淪落，有「江州司馬」之思。結處「黃昏」二句，有「城上已三更，【略】不如休去」之意。觀「拜月」二句，其人當頗風雅，想見翠袖支頤，紅牙按拍，宜玉田眷戀也。

《**念奴嬌》（繞枝倦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共賦兩首，此爲次首，較第一首爲精湛。筆勢挺健，浩氣流轉，有「叩舷長嘯」、「萬象賓客」之概。高迥如白石，雄慨似東坡，與詠「春水」、「孤雁」及《西湖春感》等，皆集中名作。

《**清平樂》（采芳人杳**）《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羈泊之懷，託諸燕子，易代之悲，託諸夜雨，深人無淺語也。

《**朝中措》（清明時節雨聲嘩**）《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司馬周南留滯，貽笑梨花，幼安遼海無家，空攀楊柳，是善於怨悱者。

傳記

王昶《書張叔夏年譜後》 按：先生年齒事實可考于詞者止此。六十七歲後，無所表見，然必登耆艾無疑。其來往江湖，幅巾拄杖，留連于詩酒翰墨之場，與遺民野老采薇餐菊，或歌或泣，志節可想見也。又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伯顏入臨安，以帝㬎及后妃宗室去，及已卯，宋亡。其時王公大臣子孫，必挾以北行。且是時議遷宋臣于內地，又訪江南人才，故叔夏以庚辰九月往北，訖庚寅始歸，在燕已歷十年。叔夏自以勛臣世裔，不屑屈志新朝，慬而後免，有不可備述于文詞者，故殷孝思序云：「幾經兵燹，猶自璧全。」幸之也。舒岳祥謂「登承明有日」，乃爲叔夏解嘲，殊非實錄。讀其詞小序，自《夜飛鵲》書大德外，其餘僅紀甲子，并未紀元，是乃師法柴桑，豈肯以承明爲志耶？生平踪迹，自燕而歸，居于杭，游于山陰、台州，往來于江陰、義興，在吳中最久。存詞始庚辰，止甲寅，蓋三十餘年之作，則其遺佚者多矣。朋好亦皆東南逃名遁世之士，如王碧山、周草窗、陳西麓、鄧牧心、吳夢窗、李商隱、仇山村、李篁房、白廷玉、韓竹澗、鄭所南、錢舜舉、李仲賓、趙子昂、張伯雨，可考者十五人，餘悉聲沉響寂。余以弇陋，不復能稽其出處，尚冀復有樊榭、意林、功千者出，相與搜考而續記之。

紀事

作家逸事

舒岳祥《贈玉田序》 宋南渡勳王之裔子玉田張君，自社稷變置，凌煙廢墮，落魄縱飲，北游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蓴絲，慨然襆被而歸。不入古杭，扁舟浙水東西，爲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裝，吳江楚岸，楓丹葦白，一奚童負錦囊自隨。【略】歲丁酉三月，客我寧海，將登台峰，于其行也，舉觴贈言。是月既望，閶風舒岳祥八十歲書。

張炎《詞源序》 余疏陋謬才，昔在先人侍側，聞楊守齋、毛敏仲、徐南溪諸公商榷音律，嘗知緒餘。故生平好爲詞章，用功踰四十年，未見其進。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慮雅詞之落落，僭述管見，類列於後，與同志者商略之。

戴表元《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予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時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遊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予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塗，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沮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

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

陸輔之《詞旨序》　予從樂笑翁遊，深得奧旨製度之法，因從其言，命韶暫作《詞旨》，語近而明，法簡而要，俾初學易於入室云。

《詞旨・詞說》　蘄王孫韓鑄字亦顏，雅有才思，嘗學詞於樂笑翁。一日，與周公謹父買舟西湖，泊荷花而飲酒杯半。公謹父舉似亦顏學詞之意，翁指花云：「蓮子結成花自落。」

王昶《山中白雲詞逸事》　龔蘅圃刊《山中白雲詞》，最爲精審，蓋竹垞、分虎諸君校定本。然頗恨其不附《樂府指迷》。數十年來，此版轉鬻趙谷林家，而樊榭諸君復搜軼事附之，殆無遺義。戊申四月，過祿豐大慈寺，借閱《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中《大覺寺無盡燈記》云：「大圓覺場開蓮花峰，有栴檀林、龍象圍，繞梅野，居士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舍腴田若干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浮幢王剎，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佛，中燃一燈，交光相攝。居士印之而興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獻無盡之巧，蓮峰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衆觀之而爲無盡之佛事。是謂無上功用，解脫法門，超然于名相之表。居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云云。是又厲、趙諸君屐齒所未及者，喜而錄之。蓋知海底珊瑚鐵網有所不盡，世有嗜奇愛博君子，續獲叔夏軼事，庶尚有以助我邪！

作品本事

錢良祐《詞源跋》　乙卯歲，余以公事留杭數月，而玉田張君來，寓錢塘縣之學舍。時主席方子仁始與余交，道玉田來所自，且憐其才，而不知余與玉田交且舊也。因相從歡甚。玉田爲況落寞似余，其故友張伯雨方爲西湖福眞費修主，聞之，遂挽去。子仁與余買小舟泛湖，同爲道客，伯雨爲設茗具饌，盤旋日入而歸。玉田嘗賦《臺城路》咏歸杭一詞，錄此卷後。其詞云：「當年不信江湖老，如今歲華驚晚。路改家迷，花空蔭落，誰識重來劉阮？殊鄉頓遠，甚猶帶羈懷，雁凄蛩怨。夢裏忘歸，亂浦烟浪片帆轉。　閑門休嘆故苑。杖藜游冶處，蕭艾都遍。雨色雲西，晴光水北，一洗悠然心眼。行行漸懶。快料理幽尋，酒瓢詩卷。賴有湖邊，時時鷗數點。」丁巳正月，江村民錢良祐書。

《珊瑚網》卷八　碧梧蒼石一幅，姑蘇汾湖湖天居士陸行直輔之所作。行直有家妓名卿卿，以才色見稱，友人張叔夏爲作三詞贈之，所謂「多情因爲卿卿」是也。後二十一載，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歸，作此碧梧蒼石，復與其宗人冶仙話舊，因記憶叔夏之贈，則張公、卿卿皆杳隔塵世矣，故並書張詞於卷端。

《詞品》卷五　慶樂園，韓侂胄之南園也。張叔夏著《高陽臺》詞云：「古木迷鴉，【略】斜照西林。」

趙信《山中白雲詞題識》　明汪珂玉輯《珊瑚網》載：元姑蘇汾湖居士陸行直輔之有家妓名卿卿，以才色見稱，友人張叔夏爲作《清平樂》贈之。云：「候蟲悽斷，人語西風岸。月落沙平流水漫，驚見蘆花來雁。可憐瘦損蘭成，多情應爲卿卿。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後二十一載，行直以翰林典籍致政歸，則叔夏、卿卿皆下世矣。行直作《碧梧蒼石圖》，并書張詞於卷端。且和之云：「楚天雲斷，人隔瀟湘岸。往事悠悠江水漫，怕聽樓前新雁。深閨舊夢還成，夢中獨記憐卿。依約相思碎語，夜涼桐葉聲聲。」按輔之即作《詞旨》者，今《山中白雲》此詞小有異同，且不記本事，因書之，爲玉田生詞話之一則。

《歷代詞話》卷八引《能改齋漫錄》　張叔夏《國香》詞自序云：沈梅嬌，杭妓也，忽於京師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眞《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屬余紀其事，詞成，以素羅帨書之。「鶯柳煙堤【略】。」

又引樂笑翁自題　《西子妝》，吳夢窗自度曲。余愛其聲調嫻雅，久欲效而未能。甲午春，寓羅江，與陳文卿閒行江上，景況離離，斜日孤村，鵑聲萬里，因填此闋。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

《詞苑萃編》卷二一引《詞箋》　《樂府補題》，宛委山房賦龍涎香，調《天香》。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天柱山房賦蟹，調《桂枝香》。倡和者爲玉笥王沂孫聖與、蘋洲周密公謹、天柱王易簡理得、友竹馮應瑞祥父、瑤翠唐藝孫英發、紫雲呂同老和父、篔房李彭老商隱、宛委陳恕可行之、菊山唐珏玉潛、月洲趙汝鈉眞

卿、五松李居仁師呂、玉田張炎叔夏、山村仇遠仁近，皆宋遺民也。

《**本事詞**》**卷下**　張炎叔夏，自號玉田，循王諸孫也。知音律，工詩詞，入元不仕。浪游南北，楊守齋以佳公子、窮詩客目之。嘗游燕山，遇杭妓沈梅嬌者，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眞《意難忘》、《臺城路》兩闋，且乞詞于玉田，因爲賦《國香慢》，書羅帕以贈云：「鶯柳烟堤【略】。」

鄭文焯《**清真詞校後錄要**》　玉田《國香詞叙》云：「沈梅嬌，杭伎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眞《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屬余記其事，詞成，以素羅帨書之。」又《意難忘詞叙》：「中吳車氏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聽，輒爰嘆不已。」此數事尚足爲詞中佳證。

著錄

明井《**玉田詞題識**》　成化丙午春二月朔，偶見是帙鶴城東門藥肆中，即購得之，南村先生手鈔者，蓋百餘年矣。凡三百首，惜無錄目，五月初九日輯錄，以便檢閱。

李符《**龔刻山中白雲詞序**》　予曩客都亭，從宋員外牧仲借鈔《玉田詞》，僅一百五十三闋。越數年，復睹《山中白雲》全卷，則吾鄉朱檢討竹垞錄錢編修庸亭所藏本也。累楮百翻，多至三百首，始識向購特半豹耳。【略】竹垞釐卷爲八，與諸同志辨正魚魯，緘寄白門，予復與龔主事蘅圃取他本較對，或字句互異，題目迥別，則增入兩存之，鋟棗以傳，可稱善本。繼又從戴帥初、袁清容集內得送贈序疏與詩，因附刻於後，而其生平約略可見。

龔翔麟《**刻山中白雲詞序**》　獨《山中白雲》得陶、井兩君後先藏護，竹垞、庸亭傳寫于今，幸而不至散軼，予得借以鏤板。嗚呼，豈偶然哉。錢唐龔翔麟。

厲鶚《**山中白雲詞題辭**》　元張炎叔夏《山中白雲》八卷，吾鄉龔侍御蘅圃得鈔本於秀水朱檢討竹垞，因鏤版以傳。侍御晚節家居食貧，物故後，琴書散落，是版幾入庸販手，吾友趙君谷林幸購得之。

趙昱《**山中白雲詞題辭**》　予購得龔侍御所刻《山中白雲》版，藏弆小山堂，間摹印以貽同好。

曹炳曾《**城書室本山中白雲詞序**》　曩者余友簡兮陸先生相契甚篤，朝夕過從，討論古今樂府詩餘，必推玉田張叔夏，一日出《山中白雲詞》見示，乃先生手錄批閱者。曰：「世無善本，子盍鋟棗以傳？」余曰：「唯唯。」【略】去年秋，有客以殘編數種求售，翻閱未竟，忽睹此卷，正疇昔先生所手編者，不禁狂喜，亟購得之，以付廉兒。於是復嘆四十年間人之存亡，書之離合，莫不有數存乎其間。而《白雲》一帙，若終有待於余也。會余刻《海叟詩集》，因將此編重加參訂，附以《樂府指迷》，名賢詩序贈別之作，精書鏤版，以酬宿諾。【略】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望，上海曹炳曾巢南書於城書室。

杜詔《**曹刻山中白雲詞序**》　康熙乙酉冬，余奉命分纂《御選歷代詞》，始得竹垞所寄《玉田詞》鈔本，時亦未知有《山中白雲》名目也。迨己丑春，復命修《欽定詞譜》，同館樓敬思眎余《山中白雲詞》，蓋錢塘龔氏所刊，當是陶南村手書本子，爲完書無疑。既而失之，嘆恨不能已。比上海曹子巢南氏重加校刊，惠予一帙，余驚喜出望外。【略】雍正四年春二月，浣花詞客杜詔書于吳江舟次。

江昱《**山中白雲詞疏證序**》　間與弟蔗畦涉獵之餘，遇可相發明者，輒筆之簡端，垂二十年，繙書不下萬卷，蓋已得十之七八。【略】爰加節葺，列于詞之左，鄙見則以「昱按」二字別之。至其詞之取摭宏富，蘊釀深純，則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讀者當自得之，不待鰓鰓爲之銓釋爾。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九日，廣陵江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山中白雲詞》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張炎撰。【略】炎詞世鮮完帙，此本乃錢中諧所藏，猶明初陶宗儀手書。康熙中，錢塘龔翔麟始爲傳寫授梓，後上海曹炳曾又爲重刊。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玉田詞序**》　《山中白雲》八卷，陶南村鈔本，錢庸亭藏之，朱竹垞錄之，龔蘅圃刻之。詞多至三百首，洵爲完璧，字句各異者或並存或分注，可謂精詳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玉田詞》二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許增《**榆園叢刻本山中白雲詞綴言**》　《白雲詞》世無傳本，惟明天台陶南村（宗儀）手鈔本，爲吳縣錢庸亭（中諧）所藏。秀水朱錫鬯（彝尊）釐爲八卷，錢塘龔蘅圃（翔麟）始爲刊行，後爲上海曹巢南（炳曾）重刊，所謂城書室本是也。蘅圃先生歿後，琴書散軼，《白雲詞》版爲仁和趙谷林（昱）所得，流布

未廣。劫後，龔刻，曹刻皆不易得，茲就弊篋舊藏龔刻初印本重加校勘，有疑似者悉仍其舊。曹刻訛文脫簡，觸目紛然，或當時不暇詳校，序中謂「精書鏤版以酬宿願」，亦言之過情耳。【略】光緒壬午十月刻竟，仁和許增邁孫識。

王鵬運《四印齋本雙白詞三跋》　《山中白雲》雖一刻於龔（翔麟），再刻於曹（炳曾），皆迄未之見。客臘端木子疇年丈從金陵故人家覓得鈔本二卷，與《四庫全書總目》及《三朝詞綜》所云卷數皆不合，雖首尾完善，而序跋闕如，不知據何本迻抄，中間字句以近今選本校之，亦多歧異，或亦舊傳之別本也。抄本爲詞一百五十首，復廣爲搜輯，又得詞一百七首，爲補錄二卷附後，不知于足本何如，然視《白石詞》則三倍之矣。至訂訛補缺，當再覓全集校讎，特欲爲倚聲家先睹之快，故不辭疏漏，遂付剞劂云。辛巳寒食日，臨桂王鵬運吟皋識。

又　自余《雙白詞》刻出，仁和許君邁孫以此詞尚非足本，爲重翻龔刻，南中書賈復得曹氏舊板，整比印行。余刻最劣下，藉以訂訛補缺，復爲完書，特顛倒凌雜，殊失舊觀耳。原本八卷，詞二百九十六闋，《雙白詞》所刻少四十闋，爲續補附後。編次既失龔氏之舊，鉛槧復遜許氏之精。然二本之出，實余刻爲之嚆矢，雖率爾操觚，未始無功於樂笑翁也。陸氏《詞旨》，淵源具在，龔氏集序，考證爲詳，併爲附入，以資觀覽云。光緒丁亥冬日，臨桂王鵬運誌。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山中白雲詞》八卷，宋張炎撰。康熙中錢塘龔翔麟刊本。　又上海曹炳曾刊本。　近年杭州項氏刊本。

又《續錄》　明林氏鈔本，板心上刊「水竹居漫鈔」，下刊「城東林氏藏」。清雍正四年上海曹炳曾城書室據龔本重刊。龔刊源出曝書亭鈔本。【略】道光辛丑金望華、范鍇同刊三家詞本，頗有校正龔本處。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山中白雲詞》一卷，宋張炎撰，鈔本（清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山中白雲詞》八卷《樂府指迷》一卷，宋張炎撰。清康熙六十一年曹炳曾城書室刻本，四冊。　《山中白雲詞疏證》八卷，清江昱撰，稿本，朱康壽跋，四冊。　《張玉田詞》二卷，宋張炎撰。明水竹居鈔本，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張炎《詞源》。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樂府指迷》二卷，張玉田，續秘籍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詞源》一本，竹紙舊鈔。

《讀書敏求記》卷四　張炎《詞源》二卷。

秦恩復《詞源跋》　《詞源》二卷，【略】元明收藏家均未著錄。陳眉公《秘笈》只載半卷，誤以爲《樂府指迷》。又以陸輔之《詞旨》爲《樂府指迷》之下卷。至本朝雲間姚氏又易名爲沈伯時，承訛襲謬，愈傳而愈失其眞。此帙從元人舊鈔謄寫，誤者深乙之，錯者刊正之，其不能臆改者，姑仍之，庶與《山中白雲》相輔而行。【略】嘉慶庚午三月，穀雨後五日，滄生居士秦恩復跋。

又　是書刻于嘉慶庚午，閱十餘年而得戈子順卿所校本，勘訂訛謬，精嚴不苟。自曬前刻鹵莽，幾誤古人，以誤後學。爰取戈本重付梓人，公諸同好，庶免魚魯之訛。順卿名載，吳縣名諸生，博學無所不該，兼工詞，深于律呂之學，得諸庭訓居多。名父之子，具有淵源。顧丈澗蘋所志《戈孝子墓銘》，可以得其大略矣。道光戊子八月，詞隱老人再記。

阮元《詞源二卷提要》　《詞源》二卷，宋張炎撰。炎有《山中白雲詞》，《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依元人舊鈔影寫，上卷詳論五音、十二律、律呂相生，以及宮調、管色諸事，釐析精允。間繫以圖，與姜白石歌詞、九歌、琴曲所記用字記聲之法，大略相同。下卷歷論音譜、拍眼、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事、詠物、節序、賦情、離情、令曲、雜論、五要十六篇，并足以見宋代樂府之制。自明陳繼儒改竄炎書，刊入《續秘笈》中，而又襲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遂失其眞，微此幾無以辨其非。蓋前明著錄之家，自陶九成《說郛》廣錄僞書，自後多踵其弊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〇　《詞源》二卷，影元鈔本，黃蕘圃舊藏。宋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

《四庫未收書目》　《詞源》二卷，【略】是編依元人舊鈔影寫。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詞源》二卷，精寫本，西秦玉田張炎叔夏編。【略】自明陳繼儒改竄炎書并襲沈義父《樂府指迷》之名刊入《續秘笈》中，遂失其眞。儀徵阮元撫浙時得元人舊本影寫進御。【略】此本依元槧影寫者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詞源》二卷，宋張炎撰，明鈔本，一冊。　《詞源》二卷，宋張炎撰，清光緒八年許增娛園刻榆園叢書本，鄭文焯批注并跋，一冊。

仇遠《贈張玉田》 秦川公子謫仙人，布袍落魄餘一身。錦囊香歇玉簫斷，庾郎白髮徒傷春。金臺掉頭不肯住，欲把釣竿東海去。故鄉入夢忽歸來，井邑依依鐵爐步。碧池槐葉玄都桃，眼空舊雨秋蕭颼。太湖風月數萬頃，扁舟乘興尋三高。西北高樓一盃酒，與子長歌《折楊柳》。江山信美盍便留，蓴菜鱸魚隨處有。

袁桷《贈張玉田》 將軍金甲明如日，勒馬橋邊清警蹕。淮揚徹衛羽書沈，置酒行宮功第一。蟬冠熊軾填高門，英英玉照稱聞孫（張鎡號約齋，堂名玉照）。百年文物意未盡，玉田公子尤超群。紫簫吹殘江水立，野雉驚塵暗故隰。夜攀雪柳蹈河冰，竟上燕臺論得失。丈夫未遇空遠遊，秋風淅瀝銷征裘。翩然騎鶴歸海上，一笑相問誇綢繆。兩曜奔飛互朝夕，璇府森芒蠡莫測。要須畫紙爲君聽，落筆雌黃期破的。壺中白日常高懸，道逢落魄呼醉眠。清歌停雲意慘淡，倚聲更度《飛龍篇》（玉田爲循王俊五世孫，時來鄞設卜肆）。

《憩園詞話》卷五引錢官俊《綺羅香・詠黃葉用張玉田詠紅葉原韻》 豔謝題紅，陰愁減綠，宮額怕撩秋妒。消瘦詞人，正對黃花吟句。度林外、纔認僧衣，指幾點、昏鴉棲樹。話江南、村掩柴門，故鄉家在未歸去。　漂搖愁向倦旅，低顏垣，半涴泥沙如許。鴨腳闌邊，回首嫩簧鶯譜。看一意、做弄蕭騷，怨楊柳、亂拋金縷。澹斜陽，瘦馬疏林，半山聲作雨。（按此詞「指幾點、昏鴉棲樹」句，玉田原作「似花繞、斜陽歸路」，是「路」字協韻，並非「樹」字，或傳鈔各有所本耳。）

雜錄

龔翔麟《刻山中白雲詞序》 玉田生系出朱邸，遭逢不偶，遺行不少概見。今讀詞集，觀其紀地紀時，而出處歲月，宛然在目。如末卷所賦《風入松》，自識爲至大庚戌作，賦《臨江仙》，又云「甲寅秋寓吳，時年六十有七」，則此甲寅實元仁宗延祐元年也。由此知宋理宗淳祐戊申爲玉田生始生之歲。第《宋史》載張循王有五子琦、厚、顏、正、仁，玉田生出誰後，惜無考耳。若舒《序》所稱北游燕、薊，蓋在少壯時，迨至元庚寅始返江南，而年已四十餘矣。其先雖出鳳翔，然居臨安久，故游天台、明州、山陰、平江、義興諸地，皆稱寓、稱客，而于吾杭必言歸，感嘆故園荒蕪之作，凡三四見，又安得謂之秦人乎？

厲鶚《山中白雲詞題辭》 谷林好畜僻書，必留其眞，力於校勘，復弗吝流布人間，可謂得所歸矣。侍御序考叔夏生於宋理宗淳祐戊申，循王五子，叔夏末知出誰後，《宋史》不載，固無從考索。第袁伯長《送叔夏歸杭疏》云：「古梅千檻，空懷玉照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功甫是循王諸孫，叔夏出功甫後無疑也。叔夏父名樞，字斗南，號寄閒，鄧牧心《伯牙琴》中有《張寄閒詞序》云「子炎能世其學者」是也。功甫名偏旁從金，以五行相生之次推之，叔夏於功甫爲三世，于循王爲五世，與袁伯長贈詩注云「爲循王五世孫」者相符矣。特功甫、斗南之父均未審耳。功甫生自朱門，儒雅好事，楊誠齋以「佳公子」、「窮詩客」目之，有《玉照堂詞》一卷。斗南所作六首，見弁陽翁《絕妙好詞》，陸輔之《詞旨・屬對》又載其「金谷移春，玉壺貯暖」，「擁石池臺，約花闌檻」之句，今逸其全。叔夏聲律之學，師承有自蓋如此。鄧牧心又云：「叔夏《春水》一詞，絕唱今古，人號之曰張春水。」孔行素《至正直記》云：「錢塘張叔夏嘗賦《孤雁》詞，有『寫不成書，只記得相思一點。』人皆稱之曰張孤雁。」二詞今俱見集中，亦唐人「劉夜坐」、「鄭鷓鴣」之比也。附識於首，俟後之讀《山中白雲》者考焉。乾隆元年中春花朝後一日錢塘厲鶚。

戈載《宋七家詞選本玉田詞序》 予讀是集，手校五過，又將顧丈澗蘋、李丈子仙批本互勘，近寓秦郵，復與王君寬甫商榷，一一皆識于簡端。茲所錄者，就其異同，更將各選家參訂折衷於至當不易，似無遺憾。惟原本有缺而未補，誤而未改，及別本謬處，特指出之。如《清平樂》「一花一葉，冷卻西湖風月」，「一花」「一」字「風」字原闕。《柳梢青》「獨立東風回闌惆悵」，原將「東」「回」二字倒誤。《數花風》「烟水去程應遠」，「去程」原作「此程」，《歷代詩餘》作「此去」。《祝英臺近》「曾否被生香輕悞」，「否」字原闕。《惜紅衣》「爲語杜郎重到」，「爲語」二字亦闕。《探芳信》「夢羅荒甃」，「羅」《詞律》作「蘿」，「老卻江潭漢柳」，「漢」原作「深」，此字須去。《淒涼犯》「蘆花深見游獵」，「深」字下原多「還」字，注曰「一無還字」而未刪，《詞潔》遂沿其訛。《滿江紅》「看小隊東塗西

抹」，原闕「小隊」二字。《離別怨》闕「怨」字。《甘州》「弄影中洲」，「洲」原作「州」，上有西州複韻，蓋用《楚辭》「蹇誰留兮中洲」，與上楚佩合也。《聲聲慢》「笑寫入秋聲」，「秋聲」原作「瑤琴」。《暗香》「動倒影取次窺妝」，原作「看□□倒影窺妝」。「清興凌風更爽」，「凌」原作「後」。《瑣窗寒》「料也孤吟山鬼」，「料」字下原多「應」字，《詞綜》同。又「想如今醉魂未醒」，「未醒」《詞綜》作「正遠」，「醒」字平聲，「遠」字誤矣。「那知人彈折素絃」，「人」字下多一「是」字，更誤。《壺中天》「揚舲萬里」，「舲」《詞綜》作「舸」。「行行且止」一首，原作《湘月》，以其詞仍是《壺中天》，故未易名。末句「翦來一半烟水」，「來」原作「取」。《木蘭花慢》「垂鬢至今在否」，「鬢」原作「髻」，此字爲句中韻，與上「寒」字對。《齊天樂》「一色無尋秋處」，《詞綜》落去「一色」二字。《憶舊游》「故鄉幾回飛夢」，《詞綜》「故」作「舊」，《詞律》同。又「怕逢舊時歸燕」，「逢」原作「有」，此字宜平。又「飄蕭又成夢」，「蕭」原作「零」，失韻。「清聲漫憶何處簫」，「簫」上原多一「斷」字。《探春慢》「搖落似成秋苑，甚釀得春來」，「苑」字「得」字，《詞潔》落去。《南浦》「翻笑東風難掃」，「前度劉郎歸去後」，《詞綜》「笑」作「喚」，「歸」作「從」。《大聖樂》「清時鐘鼓」，原多「歌酒」二字，亦注「一無歌酒」而未刪。《霜葉飛》「待喚醒清魂起」，原作「待喚起清魂」，少一字，而于「起」字下注「一醒」，予故臆斷其爲「醒」「起」二字俱不可少，方合句法耳。其《長亭怨》，白石一六一五兩句，玉田作一七一四。《淒涼犯》末句七仄，玉田首二字用平，是當別爲一體。又《數花風》即《鳳皇閣》，《瀟瀟雨》即《甘州》，《鬬嬋娟》即《霜葉飛》，《紅情》、《綠意》即《暗香》、《疏影》，其句法平仄稍有不同，亦爲同調異名之體可也。

許邁孫《跋王昶書張叔夏年譜後》　《叔夏年譜》未見前人著錄，述庵先生亦不詳撰書姓氏，不諗從何得見而書其後。迹其所論，有涉疑是者，謂「先生年齒事實可考于詞者止此，六十七歲後無所表見」云云。按江陰錢良祐《詞源後跋》載：「乙卯歲，玉田張君寓錢唐縣之學舍，與方子仁、張伯雨往還，賦《臺城路》詞。」則叔夏時年已六十八歲矣。又謂「至元十四年，伯顏入臨安，以帝㬎及后妃宗室去，其時王公大臣子孫必挾以北行」云云。按《元史》至元十三年五月乙未，巴延以宋主㬎至上都，別無王公子孫挾以北行之文，且非十四年事。又謂「叔夏以庚辰九月往北，訖庚寅始歸，在燕已歷十年」云云。按《白雲詞》卷一《臺城路》詞題庚寅，誤刊庚辰，述庵因而誤之。蓋叔夏于庚寅九月偕曾心傳、沈堯道諸人以寫經之役，自杭起驛入京，甫得官，輒爲人所阻。辛卯春即南旋，是留燕京首尾才一年，若謂在燕十年，則戊子冬不應客山陰也。集中庚寅北歸凡兩見，別本皆作辛卯，當遵別本爲是。在海雲寺觀千葉杏是辛卯春間事，《元史》至元二十七年六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此可證也。又謂「叔夏自以勛臣世裔，不屑屈志新朝，懂而後免」，此亦臆斷之詞，至殷孝思「幾經兵燹，猶自璧全」，此特論其詞，非謂其出處也。殷《序》具存，可復按耳。又謂「讀其詞小序，自《夜飛鵲》書大德外，其餘僅紀甲子，并未紀元，是乃師法柴桑」云云。無論大德是元成宗紀年，距宋亡已二十年，況卷八《風入松》詞題云：「至大庚戌七月」，似大德之外不盡無紀年者，述庵豈未之見歟？至所與游處者，就述庵所舉十五人中，亦非盡逃名遁世之士。予嘗輯《山中白雲詞考證》兩卷，于叔夏之往還交誼，詮次事實，搜討略盡。初擬附刊于詞集之後，恐多脫訛，不敢遽以問世，因述庵此書，遂泚筆論之，非敢自異名賢，亦冀傳信于後來耳。顧千里云：「天下有訛書，而後天下無訛書」，其即予之意也夫！丙戌四月，邁孫記。

《蓮子居詞話》卷二　張叔夏《題曾心傳藏溫日觀墨蒲萄畫卷》詞，《山中白雲》失載。曾與叔夏交最深，集中故多寄贈之作。溫號知歸子，宋末僧也，詞云：「想不勞、添竹引龍鬚，斷梗忽傳芳。記珠懸潤碧，飄颺秋影，曾印禪窗。詩外片雲落莫，錯認是花光。無色空塵眼，霧老烟荒。一翦靜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眞味深長。有清風如許，吹斷萬紅香。且休教夜深人見，怕誤他、看月上銀牀。凝眸久，卻愁捲去，難博西涼。」係《甘州調》。叔夏亦工墨水仙，當時謂得趙子固瀟灑之意。

丁丙《山中白雲詞跋》　宋奚淶《秋崖津言》載：「張濡《湖上別墅》一詩云：『弱柳舒眉學遠山，四山斜韝綠雲鬟。平湖如鑑一回照，西子明妝濃澹閒。』濡字子含，別墅在北新路第二橋，顏曰『松窗』。中構水亭，四面種柳數百株，圍繞若玦環，下臨菡萏二三十頃，三伏銷暑，不減禁中翠寒堂也。父功甫，即與史衛王謀誅韓侂胄者，楊誠齋賞其詩，所謂『新拜南湖爲上將』也。子含，擩染家學，別出機杼，獨自成家。子樞字斗南，工長短句，李篔房每稱之」云云。則叔夏爲功甫曾孫，斑斑可考矣。功甫爲循王曾孫，見史浩《廣壽慧雲禪寺記》，叔夏之爲循王六世孫，益可徵矣。袁清容《贈玉田詩》註誤謂爲五世孫，樊榭從而因之，江子屏（藩）《詞源後跋》力正其訛，初亦不知斗南之父爲

何名也。偶得所據，走告邁孫，同爲撫掌。時邁孫重刊《山中白雲詞》甫竟，並錄斗南詩詞弁諸首，其表章先哲之心，自不可及。子含詩不多見，《別墅》一絕之外，復從元道士孟集虛宗寶所輯《洞霄詩集》中見子含《游大滌山》一詩云：「危樓拱翠出層空，畫棟朱簾縹緲中。客散月明風露下，一奩天棘伴絲桐。」樊榭《宋詩紀事》曾引之，亦不諗其爲斗南之父也。斗南亦有《游大滌山詩》云：「一曲朱闌百尺餘，仙人自是愛樓居。松風不動千山靜，月滿天壇人步虛。」爲邁孫所未見者，因補錄之。暇當搜求子含、斗南遺集併而刊之，與《南湖集》並行於世，則更快也。邁孫其有意乎？光緒八年九月，錢塘丁丙跋。

王鵬運《四印齋本雙白詞三跋》 海寧吳子律（衡照）《蓮子居詞話》云：「張叔夏《題曾心傳藏溫日觀墨蒲萄畫卷》詞，《山中白雲》失載，曾與叔夏交最深，集中故多寄贈之作，溫號知歸子，宋末僧也。詞云：『想不勞、添竹引龍鬚，斷梗忽傳芳。記珠懸潤碧，飄颻秋影，曾印禪窗。詩外片雲落莫，錯認是花光。無色空塵眼，霧老烟荒。一剪靜中生意，任前看冷淡，眞味深長。有清風如許，吹斷萬紅香。且休教夜深人見，怕誤他、看月上銀牀。凝眸久，卻愁捲去，難博西涼。』係《甘州調》。叔夏亦工《水仙》，當時得趙子固瀟灑之致。」按：子律此則雖未詳詞所自出，然細審意境，實非叔夏莫辨。余曩編《白雲詞補》，曾於《詞源》錢良祐跋得《齊天樂》一闋，附刊卷末，今復錄此，以殿續補，亦墨緣快事也。戊子首夏，半塘老人王鵬運再識。

謝翱

論述

綜論

何夢桂《晞髮道人詩序》 晞髮道人詩原於《騷》，《騷》蓋古詩變《風》變《雅》之遺也。《騷》深於怨，古詩怨而不傷，而《騷》近之，怨非詩之正聲也。商之聲直以肆，周之聲和以柔，一變而爲《國風》，再變而爲《黍離》，甚矣，而《騷》又甚焉。道人詩蓋《騷》之墨守也。故其詩思遠而悲，徵而不訐，而辭稱之，詩之所至，志亦至焉。於此可以觀道人之所志矣。駕言「晞髮」，將以浮游於世垢之外，濯之洧盤，晞之陽阿，適矣，抑知夫終朝采綠而余髮之曲局否乎！首如飛蓬，膏沐誰容？其於《衛國風》之詩，固命之矣。知我謂我心憂，不知者固謂被髮行歌者同一調也。反《騷》之作，正恐如漢黃門郎者不少。折瓊枝，結佩纕，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至元庚寅長至日序。

任士林《吳思齊傳》 余識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三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葬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畸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方鳳《謝君皐羽行狀》 爲詩厭近代，一意溯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仿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

《遂昌雜錄》 謝皐羽先生諱翱，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

《吳禮部詩話》 文文山死節，諸公傷悼之作佳者，如【略】謝皐羽挽詩：「落日沈滄海，寒風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魂。」惜忘其首尾四句爾。皐羽又有三詩爲文山作，亦感激悲痛。其一《結客行》云：「結客衛京師【略】。」其一《邳州哭》云：「邳州哭【略】。」其一則任士林叔實所作《謝翱傳》云：「翱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蓋謝嘗募義從公，故尤不能忘情也。

宋濂《謝翱傳》 其詩直溯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紛，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略】贊曰：翱一布衣爾，未嘗有位于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庇其身。使其食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從之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儲巏《弘治本晞髮集引》　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食焉仕其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耻淪於夷，以毀冠裂裳爲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人冠以終其身。而翺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諮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翺傍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翺眞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巏抄於建安楊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巏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翺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遡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

馮允中《弘治本晞髮集跋》　予按部至海陵，儲少卿靜夫出示《晞髮集》一帙，乃宋逸士謝翺皋羽父所著。余三復之，愛其詩文奇古可法，且悲皋羽之志節將泯然不白於世也。【略】嗚呼，皋羽豈但文辭之工哉？讀是集者，尚論其世可也。

吳勳《嘉靖本晞髮集序》　韓子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況忠義之在人心，有所未遂，不能不形於詩歌，吐爲文詞，以洩其憂思沉鬱之氣，是氣也，胡爲而然也？蓋天地之正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以成敗利鈍而有間也。姑以宋事論之。得是氣而成有宋之偉績，韓、范、富、歐是也；得是氣而圖宋室於既亡，文山、皋羽是也。其成敗利鈍雖殊，其氣之掀揭宇宙，流行古今則一也。三代之後，宋以忠厚立國，而培養扶植漸涵浸漬，至有遺民不盡如皋羽者，夫豈偶然哉！觀其杖策歸文，其生也有所爲，依附子陵，其死也有所歸。天若祚宋，其所樹立，當不在韓、范、富、歐下矣。昔人謂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皋羽《招魂》之歌，至今讀之，猶有生氣，豈不足扶宋於千百世之後哉？予仕睦將三年，而於皋羽未嘗一日忘也，乃尋復舊址，廓而新之，人始知有皋羽之墓；又得《晞髮集》讀之，慷慨激發，不下《楚詞》。雖出於憂思沉鬱之餘，要之不失乎性情之正，然後知耿光遺烈，猶有存焉，而感發興起，不有待於斯乎！

王景象《嘉靖本晞髮集序》　叙曰：古稱燕趙多慷慨之士，鄒魯產守節之儒，若皋羽者，可謂兼之矣。昔靈均被放，睠顧於君，不能自已，而醜惡害正，實係有徒。于是有紲馬閶風、濯髮洧盤之懷。阮籍之時，奸宄得志，侘傺僨悶，途窮迺號。觀其《詠懷》之什，殆攄其蘊，而非徒爲兒女無益之悲。皋羽于宋，未嘗沾人之祿，僅客文山而止耳。迺懷靈均之思，慟阮生之哭，是遵何說也？蓋君臣之義不可解于心。夷夏易位，今古之大變，時既無要離、聶政以奮祖龍之一擊，又不能得漸離之瑟，報荆卿於冥漠之間，《西臺》之歌，與《楚招》不謀而相符。其酸楚激烈，可泣鬼神，而悽人肺肝，擊節而歌也。異處仲之所存，晞髮而遨也；匪阿螭之故作，過期而哀也。雖有破山注海之狀，而非恐失其所依，鐃吹古選，近體雜著之作，足以闡昭大宋之英聲，而澡雪胡元之塵垢，抑鬱之氣于是乎宣，忠義之懷于是乎在，可謂驂元而駕柳，追屈而配阮矣。

《升菴詩話》卷一四　謝皋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鵾鵜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鵠，白波漾空涇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紈紈。」《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藉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伏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鄰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挂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程煦《嘉靖本晞髮集序》　嘗考《宋遺民錄》，讀公《西臺》、《招魂》之詞，可謂有慷慨悲歌之風。及覽楊升菴詩話》，稱公著作乃宋季詞人之冠。

凌瑄《隆慶本晞髮集序》　謝皋羽先生家浦城，德祐之季，從文丞相勤王，軍敗脫身走浙江，懷留侯、鄧禹之志，非其時，匿民間以死。其所爲《晞髮

集》，大抵以楚聲發其不得之志，而浩然之氣，如白虹貫日。予得而讀之，涕泗交頤，直欲起先生于九原，以觀今日中國之盛，而無從也。嗚呼悲哉！

邵廉《隆慶本晞髮集序》　《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若宋遺民謝皋羽氏者，以匹庶從軍起閩粵，宋亡，流離閩匿吳越嚴婺間，眞若無所逃者。乃其憤悶幽潛，嘯戛瓊琚，歌總金石，歸乎風韻，允矣天稟，不啻分義無所逃也。夫天地有正氣，有奇氣。風霆雷電，氣奇而正；山峙川流，氣正而奇。其得之人，爲節義，爲文章，渾然氣同也。皋羽當其時，陰陽錯置，元氣反覆，何世可逃！秦源無桃，南山無芝，何地可逃！赤狐黑烏，上殿下爵，何人可逃！乃劬劬草草，詘蠖誰憐？投虎自衛，寧齒無舌，寧萬無規，寧鹿無馬，寧龜無犧。博浪袖鐵，荆卿匕首，冀得一當，無所資地。晚乃慟哭嚴陵，委蒐白雲，而其蹇產悲酸，耿介慷慨，遇風日晴陰，嶔岑巖嵽，草木禽獸，輒寄胸臆，若將逃乎詩者。作《西臺記》、《許劍錄》、《晞髮集》，所自命也。嗟乎！宗周遷而《黍離》存，荆楚亡而《離騷》在，豈非正氣、奇氣，天地不磨滅哉！

《詩藪》內編卷二　謝皋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又外編卷六　宋末盛傳謝皋羽歌行，雖奇邃精工，備極人力，大概李長吉錦囊中物耳。

又雜編卷五　謝翱七言古，時有可采焉。

繆一鳳《重訂晞髮集序》　予於雲塘族祖處得是集而讀之，其詞多奇崛激烈之氣，而麥秀黍離之感溢於言表，如猛獸失群，悲鳴長哮于深谷，風號四震，聞者神悽心愴。噫！先生之身窮矣，究其中信義素定，或者丞相之不北行，其事未可知也。卒之憤世長往，眞欲起古人而與歸，雖生者不死，死者復生，是心可以質之而無愧矣。要之，天地間天理民彝，實賴斯人以不泯，是集不可不傳也。

游朴《萬曆戊戌本晞髮集序》　彼蒙古何人，非腥膻其域，侏離其語，爲三代所薄伐，而秦漢所爲空漠南之庭者乎？奚啻擯而不錄，如《春秋》之于吳楚哉！乃偃然墟宋之社，梟宋之臣，南面而爲天下主。皋羽丁茲時，憤懣激烈，既不能棄鍵鞭弭，以一木支大廈；又未嘗折圭儕爵，以致命於封疆。其計盡無所之，乃隱身遁迹，託興幽人，而與二三同志締膠漆然諾交，以夷猶甌山越水間。遇奇勝必游，游必詠，其忠義蘊蓄，恢邑侇傺，無所抒洩，而一于詩歌乎發之。觸物比類，緩態促節，或清而和，或沉而雄，史氏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有風人意味，文尤嶄拔峭勁。楊用修謂其詩精緻奇峭，雖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未可例於宋視之。蓋至于《冬青樹引》、《俠客》、《吳歌》、《木如意擊石》數韻，《西臺慟哭記》諸篇，砰磕磋砑，一字一淚，令人讀而欷歔，想見其遺恨于吞吳之不得自遂者，志誠足悲矣。夫屈氏孤忠見放，猶然哀高丘而戀湘瀨。以皋羽視屈氏，何如哉？大物既改，枯腸九回，人非楚而懷則楚，詞非楚而旨則楚。其擬《騷》命集也，與湘臣作《騷》之意，同一跼蹐牢愁，不得已而欲游心於物外。而要之，皋羽所值，則冠屨倒置，天地易位，其事有甚於楚矣。故予于勝國之事，蓋難言之也。皋羽不云乎：「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夫以皋羽之直節素志，即無是集，已足雄視千古，而與文文山、謝疊山輩幷傳不朽，而矧所撰著彪炳卓越，又皆程於法而衡于古，如方、鄧、潛溪諸君子之所評隲乎！信乎其可傳已。

李叔元《萬曆戊戌重刻晞髮集序》　皋羽雖顛沛流離，而著作甚富。宋景濂稱其詩逼盛唐，文嶄拔峭勁，雷電出入風雨中，《晞髮集》特一斑耳。懷仁扶義，子陵十四字不爲少，伯鸞、皋羽著書不爲多。嚴、梁有子孫不爲多，謝無子不爲獨。今往來桐江，而不知皋羽則已，試讀《晞髮集》，訪葬處，而不欷歔以拜者誰哉？

真憲時《萬曆本皋羽集序》　文生於情。悲歌痛哭，情之至者也。宋祚畢於犬羊，風腥滿世。彼一時也，山水雲嵐，木石無情之屬，無不華損精銷，陰黯如咽，而況懷忠抱憤者乎？謝皋羽以遺宋男子，徘徊故宮舊國之間，求所以收合殘黎，吹起餘燼者，四顧無我偕事之人。已矣廬陵，悠悠我心，且歌且哭，神傷以死。悲乎皋羽之情也，獨知己也乎哉！皋羽慟深于國恨，靈均憂結于主昏，千載同悲，情有獨至故耳。

張蔚然《萬曆戊午本晞髮集序》　夫誦詩讀書，要在論世。當信公集師海上，皋羽散貲募客，杖策以從。公死，麻衣繩履，徬徨山澤間，所觸輒哭。過蘇臺，竟夕哭；走探禹穴，北鄉哭；登蛟門，候潮山，感乘桴，則又哭；游浦陽仙華巖，酒酣望天末，慟哭，過宋故宮，悲吟伏地哭，而莫著于西臺之哭。荒亭踞酹，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山水哀鳴，竹石俱碎。斯豈問桃秦源，採芝南山，以洩孤憤也者；夫亦博浪無椎，江流無楫，聊寄迹羊裘釣竿之區，以翼宗國之有中興，而夢客星乎。哭之聲長而旨遠，其詩曰：「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臺。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故衣猶染碧，后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惟

應賦《八哀》。」又云：「西臺憶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視浮雲馳，不覺哭之慟。」又云：「落日失滄海，寒風上薊門。雨靑餘化血，林黑見歸魂。」蓋無論《西臺》有記，《故宮》有詠，《冬靑》有引，《古釵》有嘆，即《鐃歌》之述祖德，《琴操》之哀江南，長謳短唱，皆哭音也。讀之如野鶴唳秋，嶺猿嘯夜，颯颯乎牢騷侘傺之響，宛成楚聲，故亦託興遠游，以晞髮自命。說者以其詩方長吉、郊、島，夫郊、島有其質而無其調，長吉有其調而無其情，勿謂宋詩盡遜唐也。文多山記，亦自憍詭澹黯，蓋高季迪吊之云：「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冤。」悲夫！貞女崩城，貞士懷都，哭有二哉？南渡後，長溪科目遞盛，如隆興、乾道、寶慶、淳祐間，每榜四五人，寶祐至六人，即信公榜亦至五人，然姓字人無問者，而貧布衣獨以一哭，不朽千古，乃擔圭結綬，能爲貧布衣之哭者幾！夫皋羽未沾寸祿，顧能爲哭，擔圭結綬，能爲笑不能爲哭。嘻嘻既平，泄泄方蹶，笑之屬也，而不能哭，不惟不能哭，又笑能哭者，悲哉！悲哉！或謂泰寧，烏乎哭諸？曰：賈長沙不痛哭厝薪乎？哭於治爲長沙，哭於亂爲長溪，治形而亂實，能爲哭者幾？夫必有哭之氣骨，而後太寧可勳，板蕩可勘，即信公《正氣歌》所稱子房椎、蘇武節、侍中血、睢陽齒、常山舌，與皋羽哭音，千秋答響，悲哉乎！是以論其世也。

吳仕訓《萬曆戊午本謝皋羽集序》　有宋出迪遺士皋羽翺，長溪產也，遷於浦城，卒於武林。其氣憤然塞於濁世，其書一車殉乎名山，《晞髮集》其一耳。且幾殺靑矣，慕其行者因嗜其言，賞其音者益重其品。語小謂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古文則直遡柳柳州，語大謂其悲文山爲悲宋，思子陵爲思光武，深有契於麟經內夏外夷之意。予因而折衷之：皋羽詩不必規規較其聲響，比其色澤，而酣豪發怪，穿天出月，眞堪與三閭大夫上下千載間，長吉輩不足班也。【略】予以前人之論贊備矣，反復擊節，得其可風者三焉。夫俗競刀錐，借鋤德色，而皋羽募義散貲，計不旋踵，破除慳吝，一也。世態交游，好朝惡暮，與市道無別。皋羽一嫁文山，終身不貳，效華周、杞梁之妻之哭，死生見情，二也。世人作文章，依傍門逕，不能卓拔，愈近愈卑。皋羽瞑目遐思，直追曠邈，隔絕流俗，三也。皋羽所生之鄉，重嶺疊嶂，令人喘息。得此中奇異者，其人其言與其山其水爭妍挈峻，皆爲天壤間所不可無之物。後之寓目於斯者，低回嘆賞，幷稱靈傑，洵不虛耳。

徐煬《萬曆戊午本皋羽晞髮集序》　宋社既屋，忠臣義士感憤激烈之氣往往發於詞章而不可遏，毋論委質爲臣如文山、疊山者，其所著作，一本於忠君報國之忱，即落魄布衣，丁流離困苦之際，而牢騷不平之念每寫之於詩歌文字間。吾鄉於宋遺民得兩先生焉，一爲長溪謝翺皋羽，一爲連江鄭所南思肖。皋羽爲文丞相客，當丞相被執以死，晝夜哭不絕聲，思肖更名不忘趙，乃誓不與北人交接，託畫楚蘭以見志。皋羽僑居睦州，思肖流寓吳市，其所託迹略同，而其所爲詩歌亦峭峻相似。思肖有《錦錢集》，歲久軼弗傳，獨皋羽《晞髮集》行于世，修詞之士喜誦之，尤爲楊用修太史所稱賞。

崔世召《萬曆戊午本晞髮集序》　余少小弄韻語，即喜誦謝皋羽詩，輒大叫稱佳。【略】戊午秋，余刺棹入韓陽，訪張令公客時鏘，齋頭相與探討今古，隨意抽庋上帙，日翻閱一過，每朗誦罷，呼童浮一大白賞之，庶幾簷花砌草、淡月微颸之餘，恍惚若見謝遺民僊僊歸來，因賦短章二律，以寄憑弔焉。【略】余謂宋季之秋，不周山崩，四維盡坼，茫茫宇宙，爲向來風流佻蕩誤成奇變，到末僅一文丞相，以握觚書生，憑其義膽，奮不顧身，纍纍然如一木之支大廈，先生已偸眼拊心久矣。一朝挾策勤王，相將發憤，其爲天下雄，豈區區備記曹、落人後者？至大事既去，齎志流離，猶四顧低回，屬意再舉。如《詠冬靑樹》云：「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又豈須臾忘宋哉！其曰：「願效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漢之際，後人必有知予心者。」嗟嗟，後即有知先生，知其哭丞相已耳，秦、楚之際，誰爲馬上翁？誰爲留侯？天不祚宋，何必生渠，悲夫！故愚以爲哭魯公，哭開府，皆寓言也。又曰：「阮步兵死後，空山無哭聲。」壯哉斯言！大丈夫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不大笑則大哭，總以發舒英雄之氣而已。想當日慟哭西臺，數斗之淚，撼林之聲，此時眼光雙白，作何面孔？非惟不知邏舟，且不知有同輩傍觀，併不知有人間世意。蓋私許羊裘老子知吾心，下此白雲隱君亦未易測識耳。夫天下已定，則子陵抗不仕之高；天下已亡，則先生灑不歇之淚。治亂不同，英雄之齎志則一，此惟富春一片石，差可與對語。而說者以爲慕嚴光清隱，亦非也。今讀其《鐃歌》、《騎吹》諸曲，追慨宗國盛時，眞可驅風鞭電，及種種詩文，皆有吞吐世界之魄，千百歲其言若新，而史稱所著編目尙多，轉恨方鳳輩名爲莫逆，迺盡殉之殘煙蔓草中，與其骨俱朽，安所稱知心者？雖然，猶有斯集在，使人誦《西臺》、《冬靑》之篇，知空山哭聲，錢塘靈氣，常存天地間，不亦幸乎！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謝皋羽諸體率多詭幻。五言古匠心自恣，要

亦宋人奇變，亦自足成家。七言古學長吉而詭幻過之，他有終篇不可解者。胡元瑞云：「李長吉，宋末謝皋羽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尸祝，至國初尚有效者。」

又 鄧牧作《皋羽傳》云：「翺與牧友。牧曰：『古人著述，謂當出胸臆，自成一家，君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辯相詆，因聽牧訪杭文士若干人。』」云云。今皋羽詩極詭幻，豈皋羽本中繩墨，反以牧累之耶？抑牧以其有類繆襲、韋昭、李賀、賈島，反以爲中繩墨耶？

陸大業《康熙重刊晞髮集序》 今之論詩於南宋者，必曰楊、陸、范氏，若公類以節義掩。余獨以謂南宋之詩當以信國文公爲冠，而公可與之抗行，楊、陸諸家俱不及也。蓋唐自敬、文而後，詩道日以壞，至宋仁、英、神、哲之世，乃復振起，其氣發泄無餘，然亦往往趨於弱者，似與國勢相爲表裏也，至南渡而衰矣。當時諸公所作，尚不能與北宋比肩，其敢望唐人之室乎？獨公與文公當天地變革之會，拂鬱憤懣之氣發之於詞，雄厚奇傑如夕陽倒景，光彩萬狀。文公詩絕類少陵，而公則出入於孟郊、賈島、張藉、李賀諸家，於賀尤似，其激厲奮發，有過之無不及也。耳食之流，誰爲知此？牧齋錢氏之言曰：「宋之亡也，詩稱盛。」弇州王氏之言曰：「皋羽爲南宋翹楚。」此爲知言矣。公又工於文章，彷彿近唐元、柳，則又文公所不逮者。

《柳亭詩話》卷四 皋羽參文信公軍事，死葬嚴陵之旁，《鹿田聽雨》、《西臺慟哭》諸記，可泣鬼神。至《鼓吹》、《騎吹》諸曲，描寫盛朝已事，生成一部掌故，窺其意旨，似欲於六朝諸君外另辟蠶叢，其質奧處，幷有高於張籍、王建者，非若繆襲、韋昭輩之不可句讀也。（閩人崔徵仲弔皋羽詩：「魂隨朱寢冬青樹，墓傍嚴陵古釣磯。」）

又卷一四 在宋無宋習氣者，謝皋羽也。蓋六朝之習靡，唐之習囂，宋之習萎，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臻此。右見張蔚然《西園詩麈》。

又卷一九 余於六朝既摘其麗句，以爲唐人嫡乳。今於兩宋，復采其尤雅者，以見一朝風軌，揣鑰捫鐘，當莫逃於具眼人也。【略】謝皋羽「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

《宋詩鈔·晞髮集鈔序》 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忘。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古詩頡頏昌谷，近體則卓鍊沈着，非長吉所及也。

又《晞髮近稿鈔序》 原集古詩大半，此多作近體，屈蟠沉鬱，吐茹奇艷，皆世所未睹。

又《白石樵唱鈔序》 大概悽愴故舊之作，與謝翺相表裏。翺詩奇崛，熙詩幽宛。

王士禛《霜皋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皋父、龔聖予諸人事蹟，率嶔崎磊落，志潔行芳。或時託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嗚唈，無聊不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起立。輒卷書大息，以爲有宋三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

《帶經堂詩話》卷六 《天地間集》一卷，宋謝翺皋父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文及翁、謝疊山、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鍾、陸霽、何天定、王曼之、范協、吳子文、韓闕名，稱竹坡）、林景怡凡十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皋羽傳》：《天地間集》五卷，此太寥寥，即皋羽之友，如吳思齊、翁登、仇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附《晞髮道人近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晚唐，酸澀無足錄，唯「山帶去年雪，春來何處峰」一聯差佳，豈才盡耶？抑刪去之詩，而後人摭拾之者耶？

《說詩晬語》卷下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叉之列。

錢曾《論詩》 西臺吟老宋遺民，晞髮偏宜墊角巾。一卷《離騷》一壺酒，只今誰是獨醒人。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九 末俗紛紛蛙蟈鳴，忽聞宏響發韶韺。謝公樂府追隆盛，不獨西臺涕淚橫。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謝翺》 紫雲樓閣草離離，落日西臺哭所思。汐社同編風雨集，招魂惟有子陵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附《天地間集》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冬青引註》一卷。【略】南宋之末，文體卑弱，獨翺詩文桀驁有奇氣，而節概亦卓然可觀。

《石洲詩話》卷四 皋羽諸樂府，慷慨飛動，《騷》之裔也。然帶巫覡氣，故非盛世之音。

又 皋羽《晞髮近稿》一卷，詩五十首，皆近體，即阮亭所謂「才盡」者。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謝皋羽》 南渡衣冠氣盡卑，誠齋老子亦猖披。劍南若拜登壇將，合覓西臺作健兒。

《龍性堂詩話續集》 謝皋羽古詩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

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舟」，「鄰逋燈下索，鄉夢戍邊回」，「紫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河」，已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問花樓詩話》卷二　謝翱《晞髮集》，久無傳本。先月圃公所抄宋遺民諸詩，余兒時曾見之，比錄副卷，藉便吟誦。皋羽詩佳者甚多，如《廢居行》、《古釵歎》、《冬青樹》諸作，膾炙人口。

舒位《題謝參軍晞髮集》　三尺竹如意，登臺手自敲。百年亡國恨，雙淚故人交。鬼戰冬青樹，春空翡翠巢。殘詩無一寸，汐社幾時鈔。

柯振嶽《論詩三十九首》一九　放翁情韻石湖豪，未許庭堅奪錦袍。皋羽襲黃哀世志，采薇何必異風騷。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遺民詩，以謝皋羽《晞髮集》爲最，筆力生峭，遠非汪水雲、鄭所南輩比矣。《谷音》二卷，所輯皆逸老詩，中多佳句，亦復可傳。元遺山所輯《中州集》，意在備一代掌故，若詩則佳章寥寥，多無足觀。

楊浚《論次閩詩・謝翱》　擊石哀歌天地間，故人朱鳥不飛還。六陵空種冬青樹，一曲西臺兩鬢斑。

高彤《讀詩雜感》三八　晞髮江湖故國情，苦吟長爪抗顏行。那堪痛哭西臺後，嗚咽常聽溪水鳴。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一〇　一篇傑句《鴻門宴》，繞筆龍蛇長吉奇。屢向冬青悲玉匣，西臺黯黯暮雲移。

分論

《登西臺慟哭記》　方鳳《跋謝皋羽登西臺慟哭記》：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恆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爲文詞，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爲恨。或者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

張丁《跋西臺慟哭記注》：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爲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歌咏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痛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與！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與？予後翱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翱之慟乎後也。　傅瀁《西臺慟哭詩》：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凄涼江上路，何人重爲荐溪毛。　許元《跋西臺慟哭記注》：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鬱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皎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皋羽父所爲《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既屋，義激於中而情見乎詞，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於來世也。　王禕《跋西臺慟哭記注》：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　曾魯《跋西臺慟哭記注》：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略】以元至元壬午仗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弟文惠公守臨江，首訪先大父玉笥隱居。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巖，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悕矣！翱文奧古，此記尤類廋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爲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　徐賛民《跋西臺慟哭記注》：予家有先子手抄《謝皋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磈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爲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篇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榜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榜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爲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　吳植《跋西臺慟哭記注》：皋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己之遇而多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時已不能盡曉，況傳之愈久乎。　劉夏《跋西臺慟哭記注》：古文一首，粵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爲之註。嗚呼！古稱畸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翱者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　潘一駒《晞髮集跋》：嗟嗟！自古忠臣義士，其精誠所注，自足格天地、感鬼神，鬼神無處無時不爲呵護，矧茲集中《登西臺慟哭》一記，

至今讀者，無不淚下，縱令丙丁氏虐焰薰天，予知其值此墮淚源頭，方且淬然熄矣。

《**寄鄧牧心**》《吳禮部詩話》：謝翺皋羽善古詩文，牧心與之善，其卒也，爲作傳云：「初與之論文不合，後乃相推敬。牧薄游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云：『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之作。」前輩風致如此。《升菴詩話》卷一：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之中，最爲難工。偏檢前賢詩，不過四五首而已。【略】宋謝皋羽《寄鄧牧心》云：「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

《**續琴操哀江南四章**》吳萊《續琴操哀江南跋》：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粵人謝翺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翺作不可也。【略】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之人而有所守者，翺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鴻門行**》《藝苑卮言》卷四：謝皋羽微見翹楚，《鴻門行》諸篇，大有唐人風致。

《**效孟郊體七首**》三　《載酒園詩話・謝皋羽》：《效孟郊體》曰：「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蓋不徒優孟抵掌矣。公文亦似詩，得寒瘦之妙。《柳亭詩話》卷一四：梅聖俞詩：「月暉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謝皋羽詩：「牽牛秋正中，清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以成語起興，接入情景，格古而調高，不落凡境，眞奇句也。《問花樓詩話》卷二：余尤愛其《效孟郊體》云：「閒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知處。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幽思險語，寒夜讀之，如入深山，嗒焉忘返。

又七　《宋詩精華錄》卷四：詩有奇想，視東野，殆將突過黃初。

《**花卿家行**》《柳亭詩話》卷二：丹陵縣南館鎭有花卿塚，即斬段子璋之花敬定。山谷所云「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者也。謝皋羽有詩曰：「濕雲糢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莓苔陰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塚。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塚知者誰。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吸肉枝上啼。綿州柘黃魂正飛。」結句用杜工部語，與起句「糢糊」二字照應。選本有削之者，覺精彩頓減。謝有《晞髮集》，在宋詩中最爲矯健。

《**海上曲**》《柳亭詩話》卷一〇：謝皋羽《海上曲》曰：「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用大藏阿修羅與帝釋戰事。

《**孤山**》《歷代詩發》卷二九：字字新警。

《**過杭州故宮二首**》一　《宋詩精華錄》卷四：末句殆指楊璉眞珈等，非指瀛國公。

《**重過二首**》一　《宋詩精華錄》卷四：翻用老杜詩意。

又二　《宋詩精華錄》卷四：一時如王清惠者，當不乏人。

傳記

任士林《謝翺傳》謝翺者，字皋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穴間，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逡巡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躋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桐廬，人翕然從翺學。所爲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問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鬘，相持觶不去，憎聞翺，翺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無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也，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而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

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迨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用愈，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橫之客也歟！

方鳳《謝君皐羽行狀》（存目）

徐沁《謝皐羽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宋濂《謝翱傳》 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

又《葉仲貞墓銘（代柳待制作）》 昔粵謝翺以善詩來游吳越間，吾鄉岩南先生方公鳳實與之交。翺死無所歸，公爲率一二友生葬翺于釣臺傍，且刻碑以志之。

《逸老堂詩話》卷上 浦陽吳清翁，嘗結月泉吟社，延致鄉遺老方鳳、謝翺、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豫以書告浙東西以詩鳴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收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清翁乃囑方公輩品評之，選中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榜。其第一名，贈公服羅一、縑七，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

著錄

方鳳《謝君皐羽行狀》 君遺稿，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鈔詩六卷、雜文五卷。

儲巏《弘治本晞髮集引》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翺皐羽所著。【略】翺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略】此集巏抄於建安楊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巏出而閱之，【略】乃篋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予雅慕之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巏爲之引。弘治十有四年冬十月朔，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海陵儲巏識。

馮允中《弘治本晞髮集跋》 予按部至海陵，儲少卿靜夫示《晞髮集》一帙，乃宋逸士謝翺皐羽所著。【略】篋付唐運使文載校而刻之。【略】弘治十四年，郴陽馮允中書。

程煦《嘉靖本晞髮集序》 《晞髮集》五卷，乃宋謝公翺皐羽所著。公集殆百卷，此特存其關于忠義大節者耳。【略】偶與玉泉吳子談及推睦時首創公之祠墓，因示予以碑刻，重以是編夙懷良慰，如獲大弓，遂命梓人，與秉彝好德者共焉。嘉靖歲次乙亥六月既望，新安後學程煦謹識。

潘一駒《嘉靖本晞髮集萬曆補跋》 此《晞髮集》及《演繁露》、《山居四要》三書，皆祖母程氏家舊刻，向在予齋中，其二書爲諸父景升先生攜去，與涉江諸稿一時併遭回祿，惟是刻予所吝留，故得獨存。【略】萬曆壬子冬仲，天都學人潘一駒嘉客識。

凌琯《隆慶本晞髮集序》 所爲《晞髮集》，大抵以楚聲發其不得之志，而浩然之氣，如白虹貫日。【略】既與郡守邵君議以克合祠之于翊正祠矣，又出其集而梓之，因爲之序，以發明《春秋》之義。邵君名廉，南豐人，以給事中知郡事。【略】隆慶六年，徽歙斗城凌琯撰。

繆一鳳《重訂晞髮集序》 茲歲冬，予於雲塘族祖處得是集而讀之。【略】謹依蠹本分卷重訂，以寄景慕之意。仍取古今論述先生之事者附諸末。嘉靖戊戌春，繆一鳳撰。

游朴《萬曆戊戌本晞髮集序》 先是，予友丁陽繆君懼鄉國之文獻或湮滅而無述，手加校訂，未及梓而逝。至今丙申歲，其嗣邦珏始募工付剞劂，以成父志。蓋皆重民彝而尚友古人，有足嘉者。予與繆氏有世誼，而又雅慕皋羽之爲人，因次其語而弁諸首，以寓景行之意云。萬曆丙申，福寧游朴撰。

繆邦珏《萬曆戊戌本晞髮集序》 先君得遺集于蠹蝕之餘，爲之彙錄成帙。彼時宦游歸老，未及付之剞劂。丙申夏，予謁大參游少澗公，因詢予里中今昔人物，予時對以皋羽始末，而大參公雅有闡幽之意，命刻以傳，而以首序自任云。【略】時萬曆戊戌季春，穆溪繆邦珏撰。

張蔚然《萬曆戊午本晞髮集序》 嘗愛其《晞髮集》，以爲能洗宋人習氣。不自意試宰長溪，亟訪皋羽故蹟，得友人徐興公所訂繆氏本，重爲參核，屬郭生鳴琳布之。【略】萬曆戊午禊日，長溪令武林張蔚然書。

吳仕訓《萬曆戊午本謝皋羽集序》 長溪郭時鏘紹聞德言，雅尚文獻，得徐興公所訂《晞髮集》，復請正於張令公，萬軸一斑，遂成善本，梓之以傳，欲予序。【略】萬曆戊午上巳日，潮海吳仕訓光卿序。

徐燉《萬曆戊午本皋羽晞髮集序》 武林張維誠先生來令福安，正皋羽所生之地，下車首徵文獻。郭君時鏘乃取予所訂《晞髮集》以進。維誠先生復加考核，梓而傳之。【略】萬曆戊午孟春，晉安後學徐燉興公撰。

陳鳴鶴《萬曆戊午本謝皋羽晞髮集序》 皋羽著書百餘卷，皆以殉葬，獨有《晞髮集》稍傳於世。我弘治間，海陵儲少卿巏得建安楊晉叔抄本，於是馮御史允中刻於海陵。嘉、隆間，程文學煦、凌廉訪瑄重刻於睦州新安。萬曆初，邑人繆令君一鳳復刻於其邑。刻者數本，至休暢矣，然各有帝虎之訛，讀者病焉。邑大夫張公維誠，武林大儒也，以皋羽嘗居西湖，與之合志於異代，乃取予友徐興公所訂善本，擇諸生之樹義者郭君時鏘，屬以重梓，貽惠後學。【略】萬曆戊午孟夏朔，侯官後學陳鳴鶴撰。

郭鳴琳《萬曆戊午本晞髮集跋》 《晞髮集》，宋邑先正謝皋羽公悲憤所爲作也。【略】張侯，海內眞儒，出牧韓陽，潮郡吳先生以東粵名家，署鐸辰序。二公卓以文章德義表鵠，輒祭酒皋羽公。適晉安興公徐君，大家清品，有訂正善本，沿繆刻補拾而推廣之，互爲參覈，命琳分讎，以壽其傳。【略】時萬曆歲次戊午季春既望，邑後學郭鳴琳時鏘跋。

《百川書志》卷一二 《晞髮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翱《晞髮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謝翱《晞髮集》六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謝皋羽《晞髮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陸大業《康熙重刊晞髮集序》 宋參軍謝公皋羽著書百卷，內詩文號《晞髮集》者二十有八卷，明初尚未散佚，故胡公仲申稱其集備於當時諸家。至弘治間，儲公紫墟刻板揚州，所佚已大半，詩七言律體闕，文止記序，共十有三篇而已。萬曆時，有歙張氏者重刻是集，庶能有所補正，更加穢雜謬誤焉，其《外集》載所謂新詩者，村鄙不成語，稱爲謝公降乩之作，尤可爲怪嘆者也。惟後附行狀、壙誌爲舊本所闕。今舊本世已少，余所有抄白《晞髮集》尚從此出，故其格式猶爲近古，但卷帙已不可考，乃以意分爲詩八卷、文二卷，又於前任、鄧二傳外增胡、宋二公傳，并劉公伯溫書傳後詩，而以行狀、壙誌次其後。字畫錯誤，以他書參校，十得七八，其張氏本雖不善，亦有可參者。凡諸本闕者仍之，異同者從其是，有可疑者則以抄本爲主，而著其異於上方。若其都失本眞而的然可改者，則改正之，而仍著已前之失，然尚有未能悉正者。正集外又有《晞髮道人近稿》，數止五十餘首，而《浙東西遊錄》中其遊金華者尚存，皆刻本所無，今亦加校勘增入。至公所錄他人詩并後人註釋公文者，雖不全備，然世專刻者少，故別附集後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 《晞髮集》十卷、《晞髮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附《天地間集》一卷、《西臺慟哭記注》一卷、《冬青引註》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謝翱撰。【略】此本爲平湖陸大業以家藏鈔本刊行，云向從舊刻錄出，卷第已亂，大業以意釐定之，校他本差爲完善，然亦非其舊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九 《晞髮集》一函一冊，宋謝翱撰。【略】有吳煦後序，嘉靖乙卯程煦識，蓋其所刊也。泰興季氏藏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二 《晞髮集》五卷附錄一卷，明嘉靖刊本。宋謝翱著，明歙後學程煦校。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晞髮集》十卷，明刊本。明萬曆戊午郭鳴琳刊本。

傅增湘《萬曆本晞髮集跋》 此本爲徐興公就繆氏本重爲編定，而長溪令張蔚然刻之邑中者也。訂爲十卷，卷一至七詩，卷八記、序，卷九、十附錄。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有萬曆戊午張蔚然序，次吳仕訓、徐燉、陳鳴鶴、崔世

召序，後有郭鳴琳跋。又彙錄舊序，則弘治爲儲巏、馮允中，嘉靖爲吳勳、王景象、程煦、繆一鳳，隆慶爲凌瑄、邵豐，萬曆爲游朴、繆邦珏、李叔元、眞憲時諸人。蓋自弘治十四年唐文戴運使刻於揚州，沿及嘉靖、隆慶、萬曆，凡四刻矣。其卷數則自弘治以來或作五卷，或作六卷，皆出後人所輯。至《四庫》著錄，據平湖陸大業本，乃作十卷，而別有《遺集》、《遺續補》共三卷，附以《天地間集》、《西臺慟哭記注》、《冬青樹引注》，其據以編輯者乃萬曆時歙張氏本。今以兩本合勘，差異之處，殊以爲疑。如陸本之《遺集補》一卷，所錄爲《續琴操》、《哀江南》，今檢此本已收入卷一樂府後。又，此本卷七爲七言絕句九首，陸本正集無七絕，然《臨安故宮》四首乃在《遺集》中。《島上曲》、《估客吳歌》、《小華陽亭》、《雨中怨》各詩，又收入正集古體中。是興公此本，陸氏固未之見也。豈以僻在閩海，當時傳播未及吳越中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晞髮集》六卷，宋謝翱撰，明嘉靖三十四年程煦刻本，二冊。《晞髮集》六卷，宋謝翱撰，明隆慶六年邵廉、凌瑄刻本，一冊。《晞髮集》五卷，宋謝翱撰，《外集》一卷，明張時昇輯，明萬曆四十年張時昇刻本，鮑廷博校并跋，一冊。《晞髮集》十卷，宋謝翱撰，明萬曆四十六年郭鳴琳刻本，二冊。《晞髮集》十卷《遺集》二卷補一卷，宋謝翱撰，【略】清康熙四十一年陸大業刻本，四冊。

藝文

林景熙《酬謝皋父見寄》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鬬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西，瑤音寄青羽。自言招客星，寒川釣烟雨。風雅一手提，學子屨滿戶。行行古臺上，仰天哭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句越，落日冬青枝。

韓性《題謝皋羽西臺碑》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萬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爲君好，斷港馳啼蕙花老。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昊。邯鄲枕冷泰山秋，海樹不著人家愁。晞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修。紫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汶楸十九春鬼長，玉雞吐綬闇扶桑。

沈德潛《謝皋羽墓》　丞相已成仁，遺民剩一身。西臺曾慟哭，古墓不逢春。朱鳥魂應返，嚴祠地許鄰。高吟晞髮詠，山鬼亦傷神。

雜錄

張丁《跋冬青樹引注》　予既注皋羽《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考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攢宮之金玉，故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怖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爾。』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之所爲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鄙見於傅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錄一通寄傅，且書來言於此，以問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

孔希普《跋冬青樹引注》　浦陽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翱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并疏之於卷末，且以窆宋遺骸事爲唐珏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翱在文公之門，傅公者曾不及翱，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

姜宸英《書宋潛溪謝皋羽傳後》　《謝皋羽傳》，鄧牧、任士林皆有述。鄧，錢塘人，自言與翱最善。翱服其爲文，病且篤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羽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然翱宋末義士，而牧傳中無所述，第曰：「繇役繁興，不堪迫辱，委務出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所居產薪炭，率歲暮載至杭，易米自給。」又自言爲翱死友，然翱之沒，遺命惟託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及方幼學、方蕭、馮桂芳、翁登兄弟，

而牧亦未嘗聞訃其葬也。牧自誇於翺，爲文嘗自出於胸臆，罕讀古人著述，此豈其眞不讀書者哉？又牧云：「翺於軍伍中購得一子，相與竭力生產。」任傳中不載。【略】豈前已購得，而後復失之耶？任傳詞旨隱約，以屈原比翺，是爲得之。吳思齊墓誌亦可觀。宋因任、吳本特加潤色，淋漓盡態，讀之令人感歎不已。蓋遭勝國之後，無所避諱，而能然也。國家破亡，神器淪沒，有權位者不必徇，而草野失志之子，有孤憤鬱悒而不知其然者，豈不由於其性哉！然不幸無傳之者，傳之而失其志，以此湮沒於後世者多矣。愚觀漢新莽之亂，士至有僞失明，見其子墮井，妻與人私而不顧者，其堅苦如是。末世好名滋甚，憑藉權勢，踵接侯王之門，入則短後曼纓，出則幅巾草服，搖筆著書，忠義奮發，流播遠近，邁迹巢、許。幸而其書不傳也，不然，又孰知盜跖之與曾史哉！

趙㬎 宋恭帝

《在燕京作》《南村輟耕錄》卷二〇：「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詩藪》外編卷五：少帝入元一絕：「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意愈悲而讀之不露，殊有唐風，然可哀愈甚矣。《宋詩精華錄》卷一：末五字悽黯。宋諸帝皆能詩，然舍仁宗「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十字，語多陳腐，無能如唐玄宗者。此首可兄事唐文宗之「聲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殆所謂愁苦易好歟。

《宋詩紀事》卷一 瀛國公名㬎，度宗子。咸淳十年即位，建元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朝於上都，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

徐君寶妻

《南村輟耕錄》卷三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諾。即嚴妝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闋於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略】。」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鄰，嘗聞長老嗟悼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

《滿庭芳》《漢上繁華》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引周勒山評：閱徐君寶妻詞：「一里刀兵齊舉，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又：「破鏡徐郎何在，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情死情生，天日爲之晦暝也。陸以謙《詞林紀事序》：徐君寶妻之《滿庭芳》，有《柏舟》自矢之風。《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寫兵亂國亡，正是不相干人語，非吳梅村輩所得借口，亦非趙子昂所能說也。

羅本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五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七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繡谷春容選錄壇摭粹嚼麝譚苑》數集卷之六 錢塘羅貫，南宋時人，編撰《水滸傳》，奸盜脫騙，變詐百出，壞人心術，子孫三代皆啞，夫亦天道之報乎？

陳氏尺蠖齋《評釋東西晉演義序》 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裒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志》始也。羅氏生不逢時，才鬱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其間描寫人情世態，宦況閨思，種種度越人表，迨其子孫三世皆啞，

人以爲口孽之報。而後之作《金瓶梅》、《痴婆子》等傳者，天且未嘗報之，何羅氏之不幸至此極也，良亦尼父惡作俑之意耳。

許自昌《捫虱新語》卷六　吳郡錢功甫曰：「《水滸傳》成于南宋遺民杭人羅本貫中，以後羅氏三世俱啞，則天之不欲露奸僞譎詐于世可知矣。其書，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廝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與紙牌同行，吁可怪已。然雕刻頗廣，傳寫易訛，中間不無畫蛇添足，爲妄人增損。至我朝郭武定家刻本稱精，未易得也。」余惟此書，多與史傳不合，如《宋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知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未嘗命高太尉、童大王也。而《水滸傳》繫于四年。惟《宋史》宣和二年，方臘陷建德軍，歙、杭州，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帥師討之，三年四月，貫執方臘，八月伏誅，差後三年二月。或者因知亳州侯蒙上書，有「赦江罪命討方臘」之言，疑江降後，貫調其兵，隨軍至幫源洞乎？然臘未嘗陷蘇常等州也。若政和五年，女眞完顏阿骨打已稱帝，國號金，改元收國，至七年，又改天輔，大敗契丹兵，收其王京。至宣和四年三月，宋以童貫爲河北路東路宣撫使，帥師巡北邊應金，而五月伐遼，敗績于白溝，退保雄州。宋江何嘗從軍也？宋師何嘗勝遼也？余藏《癸辛雜志》、《宣和遺事》，所載詳略不同，若田虎、王慶歸功《水滸》，固不足辨，如薊州、五臺，此時正屬契丹，宋人豈能掉臂出入耶？又瓦子團頭，杭州市井，豈出于杭人之筆，不免夾帶鄉談耶？而《黃花峪》、《花和尚》二雜劇，不見本傳，何耶？愚意宋江自在山東，而《宋史》書淮南，已可笑，其金華將軍事，又何預耶？又金鈴鈎挂，繫之華山，益可笑，金華令曹杲，眞定人，仕吳越，有功封而至陝西明矣，抑訛泰山作華山，益可笑，蓋宋江未嘗越開封而至陝西明矣，抑訛泰山作華山，蔡衙內作任原耶？余聞貫中酷嗜《水滸》事，凡客自北來者，無不延請于家，咨其稱述，各筆之于槧，篋笥充滿，積有歲年，于道會筆纂等，不論事之有無，只即其可駭愕者，聯而絡之，貫而通之，嘔心刻肝，雕腎剖腸，機械變詐，種種泄露，天不三世其啞而何哉？頃閩有李卓吾名贄者，從事竺乾之教，一切綺語，掃而空之，將謂作《水滸傳》者，必墮地獄，當犁舌之報，屏斥不觀久矣，乃憤世嫉時，亦好此書，章爲之批，句爲之點，如須溪、滄溪，何歟？豈其悖本教而逞機心，故後掇奇禍歟？李有門人攜至吳中，吳士袁無涯、治平游龍等，酷嗜李氏之學，奉爲蓍蔡，見而愛之，相與校對再三，刪削訛謬，附以余所示《雜志》、《遺事》，精書妙刻，費凡不貲。開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駁，亦痴人前說夢云爾。

雷琳《漁磯漫鈔》卷七　錢塘羅貫中，本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奸盜脱騙，機械甚詳。然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之報如此。

遼文學部

主編：李文澤

目次

總論 …… 九七三
總集 …… 九七五
遼文萃 …… 九七五
全遼文 …… 九七五
遼詩話 …… 九七五
遼詩紀事 …… 九七六
作家 …… 九七七
趙延壽 …… 九七七
李澣 …… 九七七
耶律倍 …… 九七八
韓延徽 …… 九七九
邢簡妻陳氏 …… 九八〇
胡嶠 …… 九八〇
室昉 …… 九八〇
劉景 …… 九八〇
王白 …… 九八〇
邢抱朴 …… 九八一
耶律學古 …… 九八一
馬得臣 …… 九八一
耶律隆先 …… 九八一
張儉 …… 九八一
耶律純 …… 九八二
蕭韓家奴 …… 九八二
耶律谷欲 …… 九八二
耶律某 …… 九八三
耶律國留 …… 九八三
耶律隆緒 遼聖宗 …… 九八三
耶律資忠 …… 九八四
楊佶 …… 九八四
蕭孝穆 …… 九八五
蕭柳 …… 九八五
耶律昭 …… 九八五
杜防 …… 九八五
耶律韓留 …… 九八六
劉三嘏 …… 九八六
劉六符 …… 九八六
楊皙 …… 九八七
郎思孝 …… 九八七
耶律庶成 …… 九八七
耶律庶箴 …… 九八八
耶律良 …… 九八八
耶律宗眞 遼興宗 …… 九八八
釋非濁 …… 九八九
耶律常哥 …… 九九〇
王棠 …… 九九〇
王鼎 …… 九九〇
張孝傑 …… 九九一
耶律蒲魯 …… 九九一
耶律洪基 遼道宗 …… 九九一
耶律陳家奴 …… 九九二
馬希白 …… 九九二
耶律孟簡 …… 九九三
耶律儼 …… 九九三
懿德皇后蕭氏 …… 九九三
馬堯俊 …… 九九六
時立愛 …… 九九七
劉輝 …… 九九七
蕭鐸盧斡 …… 九九七
孟初 …… 九九七
蕭瑟瑟 …… 九九七

馬賢良……九九八
無名氏……九九八

總論

《郡齋讀書志》卷七引《北遼遺事序》 遼國自阿保機創業于其初，德光恢廓于其後，吞滅諸蕃，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迨至天祚失馭，女眞稱兵，十二年間，舉國土崩。古人謂得之難而失之易，非虛言耳。

耶律楚材《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遼宋分南北，翁孫講禮儀。宣和風侈靡，教主德庸卑。背約絕鄰好，興師借寇資。懸知喪唇齒，何事撤藩籬。失地人皆怨，蒙塵悔可追？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煥若文章備，康哉政事熙。朝廷嚴袞冕，郊廟奏塤篪。校獵溫馳射，行營習正奇。南州走玉帛，諸國畏鞭笞。天祚驕人上，朝鮮叛海涯。末終三百祀，不免一朝危。鴨綠金朝起，桑乾玉璽遺。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

《遼史》卷一〇三《文學傳序》 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至景、聖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陞侍從，駸駸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獮爲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然二百年之業，非數君子爲之綜理，則後世惡所考述哉！

又卷一〇四《文學傳論》 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耶律)昭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閫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脫脫《進遼史表》 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胙合於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

沈德潛《遼詩話序》 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雖地處北鄙，文墨非其所尚，然享年二百，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鐃歌、橫吹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平王隆先著有《閬苑集》。文學之臣，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里孟簡，皆淹通風雅，特以詩傳者罕，故無人焉爲之援述緒言，申譯遺句耳。

周春《遼詩話序》 遼人詩後世無傳，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舉其姓氏矣。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誦三蘇之文章，其詩人有靈，苦心所詣，亦復不能盡泯。

秦瀛《遼詩話序》 遼自肇基臨潢，南有燕雲，傳位九世，歷時二百。其間非無事迹可記，而《遼史》所載《文學傳》，僅得蕭韓家奴等六人，文辭之盛，遠遜金源。余嘗過白溝河，嘆宋之孱弱，經北苑訪蕭后所謂梳妝臺者，而喟然于后之讒、乙辛之黠。又嘗以事歷邊塞，問長春之廢淀，吊龍紀之荒城，與夫扶餘舊壤、東丹故宮，寒雨冷烟，碑殘石斷，欲求耶律遺事，無有存者，吁可嘆哉。

《蕙風詞話》卷三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自是已還，密邇文化。當是時，中原多故，而詞學寖昌。其先後唐莊宗，其後南唐中宗，以知音提倡於上。和成績《紅葉稿》、馮正中《陽春集》，揚葩振藻於下。徵諸載記，金海陵閱柳永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吳山立馬之思。遼之於五季，猶金之於北宋也。雅聲遠姚，宜非疆域所能限。其後遼穆宗應曆十年，當宋太祖建隆元年。天祚帝天慶五年，當金太祖收國元年。西遼之亡，於宋爲寧宗嘉泰元年，得二百四十二年。於金爲章宗泰和元年，得八十七年。當此如干年間，宋固詞學極盛，金亦詞人輩出，遼獨闃如，欲求殘闋斷句，亦不可得。海寧周芏兮(春)輯《遼詩話》，竟無一語涉詞。絲簧輟響，蘭荃不芳，風雅道衰，抑何至是？唯是一以當百，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既屬長短句，十闋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豔入骨，自是《花間》之遺。北宋人未易克辦，南渡無論，金源更何論焉！姜堯章言：「凡自度腔，率以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懿德是詞，固已被之管絃，名之曰《回心院》，後人自可按腔塡詞。吳江徐電發(釚)錄入《詞苑叢談》，德清徐誠庵(本立)收入《詞律拾遺》，庶幾灑林牙之陋，彌香膽之疏。史稱后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其於長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簡質，罕見稱述，當時即已失傳矣。

陳衍《遼詩紀事敘》 自阿保機建造遼國，歷九主一百有六年，至天祚保

大而亡，享國與女眞等，而文化遠不逮。以詩歌而論，家數多寡已懸絕。說者以爲耶律氏世尚武勇，后妃皆習鞍馬，中葉宗眞，尚能日射三十六熊，末造弘基、延禧，猶耽射獵游畋，文事素所不重與？然攷《遼史》各紀傳，聖宗有賜蕭撻凜平敵烈部嘉獎詩，興宗有酒酣賦詩，賜耶律和睹衮詩，賜皇太弟重元生子詩，召宋使釣魚詩，賜蕭惠生日詩，褒耶律斡特剌詩，道宗有「君臣同志華彝同風」詩，東丹王有太祖將還獻歌，起書樓作樂田園詩，耶律孟簡有《放懷》二十首詩，韓延徽有《懷鄉里》詩，蕭孝穆、蕭撒八有和興宗詩，張儉、呂德懋有奉命美陳昭衮詩。今諸作皆不傳，雖由其國嚴禁文字出境，亦所作未臻佳妙，雖出境亦未必流傳，非若《燕支》、《祁連》、《敕勒川》諸歌，橫絕一世，不脛而走也。顧吾以爲遼地據朔漠，風氣大遠於中原，又全國貴仕，不出耶律、蕭二族，中土人士，非萬不得已，誰樂歸附者？完顏氏則奄有山左右、河南北區域，幽幷燕趙之氣，濟以海岱河嶽之英靈，益以大定、明昌、泰和數十年之作人，耆宿党懷英、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之倫，濡染沾溉，故黃華、閒閒、遺山、鶴鳴輩，以逮河汾諸老，蔚爲詩歌，視天水南渡，幾有過無不及。遼則名家寥寥，當於懿德皇后首僳一指，次則文妃色色、耶律乙辛、東丹王諸人而已。

總集

遼文萃

王仁俊《遼文萃序》 歲在戊戌，客武昌官報局，暇編《遼文》十四卷。既脫稿，嘉興沈子培比部曾植、侯官陳石遺孝廉衍慫恿付梓，因循未果。嗣聞江陰繆筱珊先生方輯此文，遂置之。甲辰春，自寶塔洲還楚，省先生示新刊六卷，比斠舊稿，則雲自在(堪)〔刊〕本外尚賸百餘篇，復發篋陳書，搜闕補遺，凡所已刊，悉予刪落。黃陂陳士可徵君毅復假吾《遼東行部志》、《承德府志》，踵事訂補，都爲八卷。於是契丹遺文蓋萃於此矣。至於編輯大旨，別詳《例言》，考證所及，綴以藝文，不以卷軸之隘而濫收，猶先生之意也。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十二月之望，吳縣王仁俊序於楚孫卿故里。

全遼文

陳述《全遼文序例》 契丹建國之初，以鞍馬爲家。太祖阿保機經略方內，未遑藝文之事。逮東丹王監撫東藩，始好典冊。德光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制度漸修。至興宗與宋盟好，科目日隆，雅辭相尚，一時以文學名者，如王鼎、張儉、蕭韓家奴、耶律孟簡之流，斐然成章。惜遼國書禁甚嚴，傳入中土者法至死(見《夢溪筆談》十五)，道宗清寧末，又禁私刊文字(見《遼史·道宗紀》清寧十年九月戊午)，故流傳者無多。復以國亡於女眞，五京兵燹，典籍散佚。元修《遼史》，已有文獻失徵之嘆，倉卒成書，未足具見一代之製作。故其佚文墜簡，今日彌覺其珍貴矣。清厲鶚撰《遼史拾遺》二十四卷，稱引淹貫，訓釋詳明。然所取遼代之直接記錄無多，此則以時、地之限，非可以責厲氏也。後周春輯《遼詩話》二卷，又拘於體制，僅及歌詩。迨光緒中葉，繆荃孫總修《順天府志》，搜拓畿輔碑誌，始輯《遼文存》六卷(趙之謙《沈氏論語孔注辨僞跋》稱：韓小亭嘗輯《遼文存》，自言大半得於荒原古社，聞亦散亡)。王仁俊踵成《遼文萃》七卷。民國初年，黃任恒另爲《遼文補錄》一卷。黃氏未見王書，二者往往互見。近羅福頤又拾三家之遺，成《遼文續拾》二卷。諸家用力之勤，良堪敬佩，治遼金史者，多藉助矣。然猶有未盡愜意者。【略】一九三六年夏，回北平讀碑，得見繆氏舊藏，頗出《文存》之外，間有殘破難識者，或爲繆氏所棄，然亦有整晰易辨者，豈於《文存》刊刻後，又有新得乎？且《文存》所錄，亦時有訛誤，因以史語所所藏拓本與今存之繆氏拓本互爲勘校。又取諸家輯自群書者，一一按其來源，是正文字，兼著別見之異同。益以晚近新得者若干篇，匯成一編，作爲遼代遺文總集，題曰《遼文匯》，凡十卷。刊布以來，續有新得，茲幷爲一書，曰《全遼文》。

遼詩話

沈德潛《遼詩話序》 唐、宋、元、明俱有詩話，或專集，或散見，爲風雅故實，惟五代與遼未備，士林有餘憾焉。新城王尚書作《五代詩話》，以授北平黃侍郎崑圃先生，先生綴遺補漏，纂輯刊行，而遼猶闕如。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雖地處北鄙，文墨非其所尚，然享年二百，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鐃歌、橫吹樂。東丹王倍聚書萬卷，平王隆先著有《閬苑集》。文學之臣，若蕭韓家奴、耶律昭、劉輝、耶里孟簡，皆淹通風雅，特以詩傳者罕，故無人焉爲之援述緒言，申譯遺句耳。海寧周生芑兮，博采羣編，凡涉遼詩，無不摭入。以正史爲宗，以志乘、說類爲佐，上自宮廷，下及謠諺，事典而核，語贍而雅。白蕭后、文妃之誣，著張孝傑、趙良嗣之奸，可備勸懲，可昭法戒，洵一代風雅之故實。補張舜民《使遼錄》、許亢宗《使遼行程記》、史願《亡遼錄》之略，芑兮可謂有功遼代者矣。昔吾鄉顧太史秀野刻《元百家詩》成，夢元人之徒俛拜牀下。芑兮《詩話》，流布通都，吾知遼代君臣，必有感謝入夢者。乾隆己卯仲春，長洲沈德潛題。

周春《遼詩話序》 遼人詩後世無傳，於是移刺名流，二丹才士，與燕、雲

十六州之文人，胥莫能舉其姓氏矣。然試觀求《草堂》之全部，誦三蘇之文章，其詩人有靈，苦心所詣，亦復不能盡泯。偶仿《遂初堂詩話》體例，刺取正史數十條，以羣書附益之，殆遺山《中州集》之次乎！松靄周春書。

秦瀛《遼詩話序》 海昌周松靄先生著書等身，以其餘爲《遼詩話》，博採旁搜，援據精核。《詩話》上、下凡兩卷，其采錄諸書凡二百餘則，可謂備矣。

楊復吉《遼詩話跋》 唐、宋以來，歷代皆有詩話，而遼獨闕焉無聞。芑兮先生博采旁搜，粲然成帙，足備耶律氏一朝風雅。余客歲輯補《遼史拾遺》，多所取資，用誌於此，不敢忘所自云。乙卯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二十四首》 唐宋元明著述賅，未聞耶律選名家。廣搜志乘哀盈帙，遼海彰成五色花。 遺山絕句阮亭繼，千古風騷得尚論。正爲遼人留缺陷，把君詩話勝琱璠。

《蓮子居詞話》卷二 吾鄉周松靄先生（春）著《遼詩話》，爲沈歸愚先生所賞，稱其事典而核，語贍而雅。所載宋高麗詞十四闋，足以備徵文而資數典，並附句讀。【略】以上《風中慢》、《雨中花慢》、《萬年歡慢》、《水龍吟令》、《千秋歲》五闋，與宋樂府變不甚異。

遼詩紀事

陳衍《遼詩紀事序》 余既繼計有功氏、厲鶚氏，爲《元詩紀事》若干卷，行世有年。遼、金雖偏安，同爲異族主中國者，當其恃強猾夏，固一世之雄也。而脫脫二史，罕有過而問者，亦終等齊景公之無得而稱，轉不如十卷之《中州集》、一卷之《焚椒錄》，尚足供人覽觀。用先輯《遼詩紀事》十二卷，中附西夏、高麗兩屬國之作，亦可謂具體而微。其《遼文存》於高麗、鄭瓜亭等詩，不知其爲李齊賢、張晉公之作，出於《高麗史》；淳欽皇后囚耶律都沁誓語，以爲出《都沁傳》者，《遼史》并無此傳。王仁俊氏《遼文萃・逸目考》，興宗五詩，皆誤以屬聖宗賜蕭惠詩，不知其見本傳。《宗室傳》并未言寧王放鶴及移芍藥詩；蕭孝穆、蕭撒八和興宗詩，并不見本傳，亦見《興宗本紀》。皆藉得辨正，亦免閱《遼痕》、《遼文續拾》者將誤就誤云。

趙延壽

《**遼史**》**卷七六**《**趙延壽傳**》　趙延壽，本姓劉，恆山人。【略】梁開平初，滄州節度使劉守文陷蔚，其稗將趙德鈞獲延壽，養以爲子。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先以女妻之，及即位，封其女爲興平公主，拜延壽駙馬都尉、樞密使。明宗子從榮恃權跋扈，內外莫不震慴，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魯國公，復爲樞密使，鎮許州。石敬瑭發兵太原，唐遣張敬達往討。會敬達敗，保晉安寨，延壽與德鈞往救，聞晉安已破，走團柏峪，太宗追及，延壽與其父俱降。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爲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天顯末，以延壽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會同初，帝幸其第，加政事令。六年冬，晉人敗盟，帝親征，延壽爲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獲其將賽項羽。【略】後太宗克汴，延壽因李崧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爲，魏王豈得爲也？」蓋上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至是以崧達意，上命遷延壽秩，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宗即位，以翊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薨。

《**契丹國志**》**卷一六**《**趙延壽傳**》（存目）

《**太平廣記**》**卷二〇〇**《**趙延壽**》　僞遼宰相趙延壽，德鈞之子也，仕唐爲樞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爲僞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壽道戎主爲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功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略，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亦甚有雅致。嘗在虜廷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移帳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饑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往往傳之。

李澣

傳記

《**宋史**》**卷二六二**《**李澣傳**》　〔李〕濤弟澣，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駱爲文章。後唐長興初，吳越王錢鏐卒，詔兵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令澣代草，凡萬餘言，文彩遒麗，時輩稱之。秦王從榮召至幕仔，從榮敗，勒歸田里。久之，起爲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拜右拾遺，俄召爲翰林學士。會廢學士院，出爲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爲學士。【略】契丹入汴，澣與同職徐台符俱陷塞北。永康王兀欲襲位，置澣宣政殿學士。兀欲死，述律立，以其妻族蕭海貞爲幽州節度使。海貞與澣相善，澣乘間諷海貞以南歸之計，海貞納之。周廣順二年，澣因定州孫方諫密表言契丹衰微之勢，周祖嘉焉，遣諜者田重霸齎詔慰撫，仍命澣通信。澣復表述契丹主幼弱多寵，好擊鞠，大臣離貳，若出師討伐，因與通好，乃其時也，請速行之。屬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澣在契丹嘗逃歸，爲其所獲，防禦彌謹。契丹應曆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章，編之爲《丁年集》。

《**遼史**》**卷一〇三**《**李澣傳**》　李澣，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當太宗崩，世宗立，惕惕不定，澣與高勳等十餘人羈留南京。久之，從歸上京，授翰林學士。穆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時澣兄濤在汴爲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得書，托求醫南京，易服夜出，欲遁歸汴。至涿，爲徼巡者所得，送之南京，下吏。【略】械赴上京，自投潢河中流，爲鐵索牽掣，又不死。及抵上京，帝欲殺之，時高勳已爲樞密使，救止之。【略】帝怒稍解，仍令禁錮于奉國寺，凡六年，艱苦萬狀。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奏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卒。

《**詩藪**》**雜編卷六**　李澣，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入遼。遼主欲建太宗功德碑，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文成以進，上悅，加禮部尚書。按《通志略》

有《李氏應曆集》十卷，即澣作傳中國者。

紀事

《**玉壺清話**》**卷二**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攜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增訂遼詩話**》**卷上**　五代李濤與弟澣俱負才望。澣仕石晉爲內相，耶律德光犯京師，俘之以歸。後仕契丹通顯，有《小集》十卷。（《揮麈後錄》）

又　澣娶竇尚書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澣之兄濤，濤輒望塵下拜，又叉手當胸作歎後語曰：「慚無竇建，繆作梁山。」聞者莫不絕倒。（《五代史補》）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八**》　《應曆小集》十卷，李澣。晉末人，陷契丹，以僞遼應曆年號名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瀚）〔澣〕《丁年集》十卷。

《**遼史藝文志補證**》　李澣《丁年集》十卷。出《宋志》。

又　李氏《應歷小集》十卷。按鄭《略》：李澣晉末陷契丹，以遼應歷年號名集。

藝文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懷歸未得脫幽燕，遙望鴒原汴水邊。舊館玉堂珍玩在，故應小集號《丁年》。

耶律倍

傳記

《**契丹國志**》**卷一四**《**東丹王傳**》　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太祖之喪，發渤海。【略】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略】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贊華之歸唐，乘船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爲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略】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於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略】兀欲後即位爲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謚讓國皇帝。

《**遼史**》**卷七二**《**義宗倍傳**》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略】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略】天顯元年，從征渤海，【略】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略】駕將還，倍作歌以獻。

【略】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略】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譔《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使人跨海持書密招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略】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略】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略】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略】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帝。【略】倍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炳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

紀事

《**增訂遼詩話**》**卷上引**《**皇宋事實類苑**》　東丹王能爲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

《**遼詩紀事**》**卷三引**《**堯山堂外紀**》　東丹王泛海奔唐，載書數千卷，習舉子。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居易字樂天。

藝文

元好問《**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想得弘聲裂石時。

王士禎《**東丹王射鹿圖**》　人馬勢逸不可當，開圖素練生風霜。奇哉落筆如挽強，誰其作者東丹王。東樓西樓二千里，乘秋出獵凌窮荒。番部紅靴鐵裲襠，左射右射必疊雙。鑿蹄驕馬如風檣，三花翦鬣紛怒張。俊鶻初變爲正鵠，蒼鷹塌翅隨馬韁。雄狐狡兔皆遁藏，射麋麗龜走且僵。東丹昔日稱人皇，扶餘開國鄰扶桑。秋冬射獵海東磧，頭鵝燕罷傳醽漿。跨海南歸大梁苑，時時夢憶穹廬鄉。往往丹青自游戲，寸縑尺素如琳瑯。宣和壓架六千軸，東丹九軸千金裝。艮岳灰飛玉匣散，此圖豈不關興亡？蠟炬如椽照空廊，雄談劇飲累百觴，東丹丹青遠擅場。蹊田奪牛語堂堂，令人千載悲同光。（《漁洋精華錄》）

秦瀛《**咏東丹王**》　大漠西風俊鶻呼，蠻靴鐵騎擁雕弧。漁洋老子題詩後，不見東丹《射獵圖》。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建國東平恨徙居，數峰拳石壓穹廬。大山無力乘桴去，望海堂中萬卷書。

韓延徽

《**遼史**》**卷七四**《**韓延徽傳**》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略】延徽少英，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同馮道祗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爲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略】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略】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賜名曰匣列。【略】即命爲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天贊四年，從征渤海，【略】以功拜左僕射。【略】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爲政事令。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世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省，設張理具，稱盡力吏。【略】應曆中致仕。【略】九年卒，年七十八。上聞震悼，贈尚書令，葬幽州之魯郭，世爲崇文令公。【略】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爲佐命功臣之一。

《**契丹國志**》**卷一六**《**韓延徽傳**》（存目）

張翥《咏史紀事》　竟使契丹起式微，只緣謀主有延徽。此人等是中行說，正坐當朝計畫非。

王廷紹《韓延徽》　故鄉英主鎮難忘，爲避讒言托異方。述律曾經夸氣節，沙陀寧許獨君王。高樓鏡啓渝關月，曉帳兵飛瀚海霜。牧馬不南朱氏滅，已將奇績報同光。

羅惇衍《韓延徽》　乞援慷慨發幽州，不屈何辭怒見留。塞上馬肥羈客恨，帷中鶴去故園秋。冊封議禮賢人倚，匣列更名學士優。佐命功臣應數爾，規模草創盡鴻猷。

邢簡妻陳氏

《遼史》卷一〇七《**邢簡妻陳氏傳**》　邢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陞，五代時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略】有六子，陳氏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賢位宰相。卒贈魯國夫人。

胡嶠

《增訂遼詩話》卷上　胡嶠《飛龍澗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嶠宿學雄才，未達，爲耶律德光所掠，後間道復歸。（《清異錄》）

室昉

《遼史》卷七九《**室昉傳**》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年。雖里人莫識。【略】會同初，登進士第，爲盧龍巡捕官。太宗入汴受冊禮，詔昉知制誥，總禮儀事。天祿中，爲南京留守判官。應曆間，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寧間，兼政事舍人。【略】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略】〔八年〕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加政事令。【略】〔九年〕卒，年七十五。【略】恐人譽過情，自志其墓。

劉景

《楊文公談苑》　契丹通事舍人劉涇一聯云：「野韭寒猶長，沙泉晚更清。」

《遼史》卷八六《**劉景傳**》　劉景，字可大，河間人。【略】景資端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爲幽都府文學。應曆初，遷右拾遺、知制誥，爲翰林學士。【略】景宗即位，以景忠實，擢禮部侍郎，遷尚書、宣政殿學士。上方欲倚用，乃書其笏曰：「劉景可爲宰相。」頃之，爲南京副留守。【略】俄召爲戶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詩藪》雜編卷六　劉景，資端厚，好學能文。孫六符，有志操，世其家。

《增訂遼詩話》卷上　經，爲政事舍人。來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絕佳。作詩云：「野韭長猶嫩，沙泉淺更清。」（《談苑》）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京〕〔景〕集》四十卷。

《**遼史藝文志補證**》　《劉景集》四十卷（厲、繆有）。出《宋志》。

王白

《遼史》卷一〇八《**王白傳**》　王白，冀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

監，太宗入汴得之。應曆十九年，王子只沒以事下獄，其母求卜，白曰：「此人當王，未能殺也，勿過憂！」景宗即位，釋其罪，封寧王，竟如其言。凡決禍福多此類。保寧中，歷彰武、興國二軍節度使。撰《百中歌》行于世。

邢抱朴

《**遼史**》卷八〇《**邢抱朴傳**》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抱朴性穎悟，好學博古。保寧初，爲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抱朴鎮撫之，民始安，加戶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決南京滯獄還，優詔褒美。十年，拜參知政事。以樞密使韓德讓薦，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略】改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初，抱朴與弟抱質受經于母陳氏，皆以儒術顯。

耶律學古

《**遼史**》卷八三《**耶律學古傳**》　耶律學古字乙辛隱，于越洼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譯鞮及詩。保寧中補御盞郎君。乾亨元年，【略】有高梁之捷。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二年，伐宋，乞將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略】以功爲惕隱，卒。

馬得臣

《**遼史**》卷八〇《**馬得臣傳**》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間，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常預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命爲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侍讀學士。上閱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二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上擊鞠無度，上書諫，【略】書奏，帝嘉嘆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

耶律隆先

《**遼史**》卷七二《**平王隆先傳**》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同討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

《**詩載**》**雜編卷六**　平王隆先，聰明博學，有《閬苑集》行于世。

《**遼史藝文志補證**》　平王隆先《閬苑集》（錢、厲、金、繆有）。出《續通考》。

張儉

《**遼史**》卷八〇《**張儉傳**》　張儉，宛平人，性端愨，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略】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移鎮大同。六年，入爲南院樞密使。帝方眷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爲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爲興宗。【略】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舊親。【略】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略】儉在相位二十

餘年，裨益爲多。【略】二十二年薨，年九十一。

又卷八一《陳昭衮傳》　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衮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上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節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全遼文》卷六楊佶《張儉墓誌銘》（存目）

耶律純

《增訂遼詩話》卷上　耶律純《星命秘訣》四卷。純于統和二年使高麗，傳其國禪師星命之學。自序云：「源髓老人得之于元齋，元齋得之于海上異人。」有《高麗國師賦》。其《步天警句》有云：「得富非難得壽難，壽星須把令星看。令星若是逢生旺，壽算巍巍等泰山。」「且說夫星是克星，高強必是聘賢人。若居父母幷兄弟，端的因親上致親。」亦詩之流也。（《耶律學士星命秘訣》）

《千頃堂書目》卷二二　耶律純《耶律學士星命秘訣》五卷。

蕭韓家奴

《遼史》卷一〇三《蕭韓家奴傳》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十四年始仕。【略】二十八年，爲右通進，典南京栗園。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帝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韓家奴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托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于舊，征伐亦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爲民者惰與？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可以復，盜賊之害何可以止？」韓家奴對曰，【略】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酬酢，君臣相得無比。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諧謔不忘規諷。【略】韓家奴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于冊。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略】詔與耶律庶成錄遙輦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卿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事或有疑，與北、南院同議。」韓家奴既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于古者，譔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時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略】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韓家奴，字休堅，有《六義》十二卷行于世。

《遼史藝文志補證》　蕭韓家奴《六義集》十二卷（錢、金、繆有）。出《續通考》。

耶律谷欲

《遼史》卷一〇四《耶律谷欲傳》　耶律谷欲，字休堅，六院部人。父阿古只，官至節度使。谷欲沖澹有禮法，工文章。統和中，爲本部太保。開泰中，稍遷塌母城節度使。鞫霸州疑獄，稱旨，授啓聖軍節度使。太平中，復爲本部太保。謝病歸，俄擢南院大王。嘆風俗日頹，請老，不許。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年九十。

《**遼史藝文志補證**》《耶律谷欲集》。

耶律某

《**增訂遼詩話**》**卷上**　契丹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爲工部郎中，本燕人，爲契丹將耶律某（忘其名）掌書記，常從其出入。耶律某兄及其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邊郡。後耶律某經舊戰處，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雁門悲。」（《楊文公談苑》）

耶律國留

《**遼史**》**卷八八**《**耶律資忠傳**》（耶律資忠）兄國留，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國留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于太后，事聞，太后怒，將殺之。帝度不能救，遣人訣別，問以後事。【略】既死，人多冤之。在獄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資忠，博學工辭章，（兄國留）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耶律隆緒 遼聖宗

論述

《**契丹國志**》**卷七**《**聖宗論**》　聖宗挺寬仁之姿，表夙成之質，年方幼沖，母后侵政，事歸當璧，元輔專功。澶淵之深入，蓋其母后與權臣之謀，非聖宗本意也。眷遇功臣，終始如一，慈孝之性，本自天然，亦守成之令主云。

《**遼史**》**卷一七**《**遼聖宗贊**》　聖宗幼沖嗣位，政出慈閫。及宋人二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躪河、朔，不亦偉與！既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狃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祚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卻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亦知《諷諫》重香山，大字還聞譯二丹。舞罷銀貂賜金帶，樂歌親製和應難。

傳記

《**遼史**》**卷一〇至一七**《**聖宗本紀**》　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略】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略】（統和六年）是歲詔開貢舉，放高舉一人及第。【略】（二十二年）閏月己未，南伐。【略】丙寅，遼師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于遂城，敗之。庚午，軍于望都。【略】（十一月）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略】（十二月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略】（開泰元年）五月戊辰朔，還上京，詔裴玄感、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史簡等十九人及第。【略】八月丙申朔，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是日，那沙乞賜佛像、儒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略】（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爲太子校書郎，韓樂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略】（十一年）六月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帝崩于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景福元年

閏十月壬申，上尊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存目）

紀事

《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伏，故御名連明皇諱上一字。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召蕃臣等讀之。嘗云：「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遠則唐太宗，次則後唐明宗，近則今宋太祖、太宗也。」【略】帝性英辨多謀，神武冠絕。游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嘏獻《射二虎頌》）至於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律呂音聲，特所精徹。承平日久，羣方無事，縱酒作樂，無有虛日。與番漢臣下飲會，皆連晝夕，復盡去巾幘，促席造膝而坐。或自歌舞，或命后妃已下彈琵琶送酒。又喜吟詩，出題詔宰相已下賦詩，詩成進御，一一讀之，優者賜金帶。又御製曲百餘首。幸諸臣私第爲會，時謂之迎駕，盡懽而罷。【略】每年信使入境，先取宋朝《登科記》，驗其等甲高低，及第年月，其賜賚物，則密令人體探。

《遼史》卷八五《蕭撻凜傳》　〔統和〕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藩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

《珩璜新論》卷四　仁宗朝有使夷者，見其主《傳國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鹿，此寶歸北方。子孫當愼守，世業當永昌。」

《增訂遼詩話》卷上　雄州安撫都監稱宣事云：「遼人好樂天詩，聞遼主有詩云『樂天詩集是吾師』。」（《古今詩話》）

耶律資忠

《遼史》卷八八《耶律資忠傳》　耶律資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略】資忠博學工詞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衛。數問以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開泰中，授中丞，眷遇日隆。初，高麗內附，取女直六部地賜之。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高麗無歸地意，由是權貴數短於上，出爲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麗，留弗遣。資忠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帝與群臣宴，時一記憶，曰：「資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始送資忠還。帝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資忠對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爲林牙，知惕隱事。【略】是時，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資忠不肯俛附，詆之，帝怒，奪官。數歲，出知來遠城事，歷保安、昭德二軍節度使。

《遼史藝文志補證》　耶律資忠《西亭集》（厲、錢、金、繆有）。出《續通考》。

楊佶

《遼史》卷八九《楊佶傳》　楊佶，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弱冠，聲名籍甚。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歷校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轉儀曹郎，典掌書命，加諫議大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爲大理少卿，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略】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佶迎送，多唱酬，詢每見稱賞。復爲翰林學士。重熙元年，陞翰林學士承旨。丁母憂，起復工部尚書，歷忠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十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爲主。」【略】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上御清涼殿宴勞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佶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上悅。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三請致政，許之，月給錢粟傔隸，四時遣使存問。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詩藪》雜編卷六　楊佶，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舉進士第一。任學士，文章得體，與宋使梅詢輩唱酬，咸稱賞之。有《登瀛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楊（吉）〔佶〕《登瀛集》五卷。

《遼史藝文志補證》　楊佶《登瀛集》五卷。出《宋志》。

蕭孝穆

《契丹國志》卷一五《蕭孝穆傳》　蕭孝穆，番名陳六，法天皇后兄也。初，后選入宮爲聖宗夫人，授大將軍。后封元妃，遷北宰相，封燕王。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聖宗在位，喜其忠謹，與參軍國大謀。時渤海反於東京，有衆數萬，命孝穆爲行營兵馬都統討之。大酋宿石眞柵于金閭山上，險峻不可攻，孝穆爲宣揚恩意，開其自新，凡所招降七萬餘戶而還。以功授東遼王。聖宗疾亟，急召赴闕。聖宗崩，以輔立功封晉王。又納女爲興宗后，授樞密使、楚國王。

《遼史》卷八七《蕭孝穆傳》　蕭孝穆，小字胡獨堇。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略】孝穆廉謹有禮法。統和二十八年，累遷西北路招討都監。開泰元年，遙授建雄軍節度使，加檢校太保。【略】以功遷九水諸部安撫使，尋拜北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八年，還京師。太平二年，知樞密院事，充漢人行宮都部署。三年，封燕王、南京留守、兵馬都總管。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孝穆爲都統討之，戰于蒲水。【略】遼東悉平，改東京留守，賜佐國功臣，爲政務寬簡，撫納流徙，其民安之。興宗即位，徙王秦，尋復爲南京留守。重熙六年，進封吳國王，拜北院樞密使。【略】十二年，復爲北院樞密使，更王齊，薨，追贈大丞相、晉國王。【略】孝穆雖椒房親，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士。【略】時稱爲國寶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

又卷一八《興宗本紀》〔重熙六年六月〕上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宰相蕭撒八等皆屬和，夜中乃罷。

《遼史藝文志補證》　蕭孝穆《寶老集》（厲、錢、金、繆有）。出《續通考》。

蕭　柳

《遼史》卷八五《蕭柳傳》　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幼養于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膂力絕人。統和中，叔父恆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衛。【略】〔十七年〕排押留守東京，奏柳爲四軍兵馬都指揮使。明年，爲北女直詳穩，政濟寬猛，部民畏愛。遷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復任，許之。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師還，致仕。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詼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耶律觀音奴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遼史藝文志補證》　蕭柳《歲寒集》千篇。出《續通考》。

耶律昭

《遼史》卷一〇四《耶律昭傳》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統和中，坐兄國留事，流西北部。會蕭撻凜爲西北路招討使，愛之，奏免其役，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略】開泰中，獵于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卒。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

杜　防

《遼史》卷八六《杜防傳》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

累遷起居郎、知制誥，人以爲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密副使。【略】〔重熙九年〕拜參知政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見信任。十三年，拜南府宰相。十五年，防生子，帝幸其第，賜名王門奴。以進奏有誤，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十七年，復召爲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儒臣賦詩，防爲冠，賜金帶。道宗諒陰，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上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

耶律韓留

《**遼史**》卷八九《**耶律韓留傳**》　耶律韓留，字速寧，仲父隋國王之後。有明識，篤行義，舉止嚴重，工爲詩。統和間，召攝御院通進。開泰三年，稍遷烏古敵烈部都監，俄知詳穩事。【略】重熙元年，累遷至同知上京留守，改奚六部禿里太尉。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解里所忌，上欲召用韓留，解里言目病不能視，議遂寢。四年，召爲北面林牙，【略】詔進《述懷》詩，上嘉嘆。方將大用，卒。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韓留，工爲詩，應詔進《述懷》詩，上嘉嘆之。

劉三嘏

《**遼史**》卷八六《**劉六符傳**》　嘏、端、符皆第進士。嘏、端俱尚主爲駙馬都尉。三嘏獻聖宗《一矢斃雙鹿賦》，上嘉其贍麗。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

《**儒林公議**》卷下　契丹既有幽薊及雁門以北，亦開舉選，以收士人。幽州劉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遇。三嘏、四端復尚僞主。慶曆年秋，三嘏攜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詞情悲切，自言僞主凶狠，皆有所私，久已離異。今秋虜主逼令再合，僞主凶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言虜主已西伐元昊，幽薊已虛，我舉必克。所謀凡七事，

復爲詩以自陳云：「雖慚涔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兌方疆宇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戎虜自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三嘏虜婿位顯，恐納之生釁，又移文邊郡，矗知三嘏未還，求索峻切，期於必得，不然則舉兵隳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定帥遣人搜索拘送虜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三嘏送虜主帳前。以其舅弟皆方委任，遂貸三嘏死，使人監錮之。議者深嘆惜其事。

《**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聖宗〕游獵時，曾遇二虎方逸，帝策馬馳之，發矢，連殪其二虎，又曾一箭貫三鹿。（時幽州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爲賦題，駙馬劉三嘏獻《射二虎頌》）

劉六符

《**老學庵筆記**》卷七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爲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眞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姑爲不得已而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矣。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原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其後遼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遼無人哉？

《**契丹國志**》卷一八《**劉六符傳**》　劉六符，平州人也。年十五，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長而喜功名，慷慨有大志。歷事聖宗朝，爲著作郎、中允，又爲詹事、國子祭酒。興宗時爲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契丹聚

兵幽薊，來求宋關南，時宋慶曆二年也。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爲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兵間。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爲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辨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略】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之擾，名臣猛將，相繼敗衂，呂夷簡畏之。契丹既得歲幣五十萬，勒碑紀功，擢六符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後遷至中書政事令。

《**遼史**》**卷八六**《**劉六符傳**》　六符有志操，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擢翰林學士。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末使宋索十縣地，還，爲漢人行宮副部署。【略】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爲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出爲長寧軍節度使，俄召爲三司使。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鬻篥琵琶唱鷓鴣，涿州沙上月模糊。擊毬朗誦《蘄春集》，素扇題詩出六符。

楊晳

《**遼史**》**卷八九**《**楊晳傳**》　楊晳，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爲著作佐郎。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都承旨，權度支使。登對稱旨，進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略】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略】大康五年，例改遼西郡王，薨。

《**詩藪**》**雜編卷六**　楊（晳）〔晳〕，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試詩，授秘書郎。

郎思孝

王寂《**遼東行部志**》　癸卯，是日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海島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已而行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王貴主皆師事之，賚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爲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眞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師和之曰：「爲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寧當三智深？」二相謂杜令公、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枝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住持縉雲山，興宗特遣閤門張世英齎御書幷賜香與磨絲等物，書云，【略】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使時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

耶律庶成

《**遼史**》**卷八九**《**耶律庶成傳**》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陳六。【略】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補牌印郎君，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韓家奴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時入禁中，參決疑議，偕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錄》及禮書。與樞密副使蕭德修定法令。【略】庶成參酌古今，刊正訛謬，成書以進。帝覽而善之。庶成方進用，爲妻胡篤所誣，以罪奪官，絀爲庶耶律。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寧間始歸。帝知其誣，詔

復本族，仍還所奪官，卒。【略】有詩文行于世。

又《耶律唐古傳》〔耶律唐古〕乞勒其父屋質功于石，帝命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庶成，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于詩尤工，有詩文行于世。進《四時逸樂賦》，遼主嘉之。

《遼史藝文志補證》《耶律庶成集》（錢、金、繆有）。

耶律庶箴

《遼史》卷八九《耶律庶箴傳》　庶箴字陳甫，善屬文。重熙中，爲本族將軍。咸雍元年，同知東京留守事，俄徙烏衍突厥部節度使。九年，知薊州事。明年，遷都林牙。【略】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孟簡表賀。頃之，乙辛復爲樞密使，專權恣虐，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箴之願也。」乙辛信其言，乃得自安。聞者鄙之。八年，致仕，卒。

又《耶律蒲魯傳》　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

《詩藪》雜編卷六　庶成弟，亦善屬文。

耶律良

《遼史》卷九六《耶律良傳》　耶律良字習撚，小字蘇，著帳郎君之後。生於乾州，讀書醫巫閭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補寢殿小底，尋爲燕趙國王近侍，【略】遷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游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寵遇稍隆，遷知制誥，兼知部署司事。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頃之，爲敦睦宮使，兼權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浟魯古謀亂，以帝篤於親愛，不敢遽奏，密言於皇太后，【略】亂平，以功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咸雍初，同知南院樞密使事，爲惕隱，出知中京留守事。未幾卒。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良，讀書醫巫閭山，進《秋游賦》，又進《捕魚賦》，上嘉之。

《遼史藝文志補證》　耶律良《慶會集》（厲、錢有）。出《續通考》。

耶律宗真　遼興宗

論述

《契丹國志》卷八《興宗論》　契丹自阿保機以來，凡五六世，至于興宗。是時承平日久，而宋朝歲幣山增而阜積矣。四時游獵，曰避暑，曰釣魚，各各定制，而狼心虺性，茫無隄岸之所。僧固虛無也，而政事纏之，道固清淨也，而貴仕縈之，伶人樂工固優雜也，而帷簿蕩情，循同光故轍而覆之。二十餘年間，亦幸其無事，不爾殆哉！

《遼史》卷二〇《興宗贊》　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天死於弒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哀絰，所爲若出二人，何爲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傳記

《遼史》卷一八至二〇《興宗本紀》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諱宗眞，字夷不堇，小字只骨。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上始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幼

而聰明，長而魁偉，龍顏日角，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三歲封梁王，太平元年冊爲皇太子。十年六月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十一年夏六月己卯，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略】是年御宣政殿放進士劉貞等五十七人。【略】〔重熙五年夏四月〕甲子，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丁卯，頒新定條制。【略】九月癸巳，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賞獵人有差。【略】〔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徽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御試進士自此始。【略】〔六年六月〕上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宰相蕭撒八等皆屬和，夜中乃罷。己卯，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胡覩衮命，上親爲製誥詞，并賜詩以寵之。【略】〔二十四年〕二月己丑朔，召宋使釣魚賦詩。【略】八月丁亥，疾大漸，召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鶻，焚鉤魚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宮，年四十。

紀事

《契丹國志》卷八《興宗文成皇帝》 〔帝〕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爲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懽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爲僧尼。【略】帝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王綱入伶人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道士。后父蕭塵只曰：「番漢百官皆在，后妃入戲，恐非所宜。」帝擊塵只，敗面，曰：「我尚爲之，若女何人耶？」帝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眞，仁宗作飛白書以答之。蓋當是時南北無事，歲受南宋饋遺百四、五十（年）〔萬〕，內府之儲珍異固山積也。

王寂《遼東行部志》 癸卯，是日得《海山文集》，乃遼司空大師居覺花海島時所製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師姓郎，名思孝，蚤年舉進士第，更歷郡縣。一日厭棄塵俗，祝髮披緇。已而行業超絕，名動天下。當遼興宗時尊崇佛教，自國主以下，親王貴主皆師事之，嘗錫大師號曰崇祿大夫、守司空、輔國大師，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興宗每萬機之暇，與師對榻，以師不肯作詩，先以詩挑之，曰：「爲避綺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眞心。吾師如此過形外，弟子爭能識淺深？」師和之曰：「爲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來批見過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饒萬國猶難敵，一智寧當三智深？」二相謂杜令公、劉侍中也。後遇天安節，師題松鶴圖上進，云：「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枝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師自重熙十七年離去海島，住持緡雲山，興宗特遣閤門張世英齎御書并賜香與磨絲等物，書云，【略】其始終問訊，禮如平交，非當時道行有大過人者，安能使時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載一遇，豈偶然哉？

《增訂遼詩話》卷上 興宗以五幅縑畫《千角鹿圖》獻于宋，旁題「年月日，御畫」。宋仁宗命張圖于大清樓下，召近臣縱觀。次日，又敕中閽宣命婦觀之。畢，藏于天章閣。（《圖畫見聞志》）

釋非濁

《全遼文》卷八釋眞延《非濁禪師實行幢記》 大師諱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圓融國師爲師。居無何，嬰腳疾，乃遯匿盤山，敷課於白檄蓋。每宴坐誦持，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屬鼎駕上仙，驛徵赴闕。今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恩加崇錄大夫、檢校太保。次年，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搜訪闕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鑱次入藏。清寧六年春，鑾輿幸燕，回次花林，師侍坐於殿，面受燕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明年二月，設壇于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四月，示疾，告終于竹林寺。即以其年五月，移窆于昌平縣。

《增訂遼詩話》卷下 僧非濁，字貞照，號純慧大師。嬰腳疾，乃遁匿盤山，敷課于白傘蓋。每宴坐持誦，常有山神敬侍。尋克痊，興宗特賜紫衣。道宗時召赴闕，屢加檢校太傅、太尉。師撰《往生集》二十卷以進，道宗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鑱入藏。（《盤山志》）

耶律常哥

《遼史》卷一〇七《耶律氏》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略】上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乙辛知其諷己，銜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乙辛誣以罪，按無迹，獲免。會兄適魯謫鎮州，常哥與俱，常布衣疏食。【略】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于家。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氏，小字常歌，幼秀爽有成人風，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嘗作文以述時政。樞密使耶律乙辛愛其才，屢求詩，常哥遺以回文風之。

《遼史藝文志補證》　《耶律氏常哥集》（金、繆有）。

王　棠

《遼史》卷一〇五《王棠傳》　王棠，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擢進士。鄉貢、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無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大康二年，遼東饑，民多死，請振恤，從之。三年，入爲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末，卒。

王　鼎

王鼎《焚椒錄序》　鼎於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淫醜，不可湔洗。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媪之女蒙哥，爲耶律乙辛寵婢，知其姦搆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於媪者，因相與執手嘆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以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俟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遼史》卷一〇四《王鼎傳》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巳，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清寧五年，擢進士第，調易州觀察判官，改涞水縣令，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鼎正直不阿，人有過，必面詆之。壽隆初，陞觀書殿學士。一日宴主第，醉與客忤，怨上不知己，坐是下吏。狀聞，上大怒，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即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鼎宰縣時，慤于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汲古閣校刻書目》　《焚椒錄》，全卷十二葉。

《說郛》弓一一〇　《焚椒錄》一卷。

《遼史藝文志補證》　王鼎《焚椒錄》一卷（倪、厲、錢、繆有）。按：今存，疑僞。

錢大昕《和竹君戒壇讀遼法均大師碑因弔學士王鼎三十韻》　爲禮司空塔，兼鈔學士碑。殘編猶可讀，遺行已難追。博物雄燕涿，通經習禮詩。太寧蚩遁日，上巳祓除期。下座群相誚，揮毫信不羈。識山嗟肉眼，脫穎借毛錐。策射清涼殿，名臚白玉墀。奪標先獨占，紀歲兩存疑。初捧州僚檄，聊牽縣令絲。才名宜館閣，秘典預論思。汲黯言常憨，宣公政屢咨。忤時官未進，罵座醉偏癡。騷官終遷謫，清流被謗笞。孤寒經歲甚，雨露一朝施。果復蠻坡舊，何曾鳳德衰。暴風驚忽舉，卧榻正無欹。忠直神惟祐，詞章世所推。珠雖百琲失，豹偶一斑遺。幢署優婆塞，銘徵壇主師。簡棲文品貴，法護筆踪貽。刻倩王惟

約，求容釋裕窺。《焚椒》書可匹，礪筆妙難訾。椎拓應千本，模糊恐異時。舊聞搜墜逸，正史證階資。開國分封渥，丹文制誥知。勳才都尉轉，賜許佩魚垂。稽古或非忝，逃禪俗漫嗤。元言譚吼石，密戒受毗尼。佞佛何妨達，匡君要有裨。馬鞍峰頂望，懷古且支頤。

張孝傑

《**遼史**》**卷一一〇《張孝傑傳》**　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家貧好學，重熙二十四年擢進士第一。清寧初，累遷樞密直學士。咸雍初，坐誤奏事，出爲惠州刺史。俄召復舊職，兼知戶部司事。三年，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加工部侍郎。八年，封陳國公。上以孝傑勤幹，數問以事，爲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獵，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天》詩，詔孝傑會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略】〔三年〕夏，乙辛譖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薦孝傑忠於社稷，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六年，既出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以族產分賜臣下。

《**詩藪**》**雜編卷六**　張孝傑，侍遼主秋獵，賦《雲上于天》詩，遼主甚寵異之。

耶律蒲魯

《**遼史**》**卷八九《耶律蒲魯傳**》　蒲魯字乃展。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聞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尋命蒲魯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奏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轉通進。是時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寵遇漸隆，清寧初卒。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蒲魯，庶箴子。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文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父庶箴嘗寄《戒諭詩》，蒲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

耶律洪基 遼道宗

論述

《**遼史**》**卷二六《道宗本紀贊**》　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災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群邪幷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寖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傳記

《**遼史**》**卷二一至二六《道宗本紀**》　道宗孝文皇帝，諱洪基，字涅鄰，小字查剌。興宗皇帝長子。【略】六歲封梁王，重熙十一年進封燕國，總領中丞司事。明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進封燕趙國王。二十一年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預朝政。【略】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興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略】〔十二月〕戊戌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略】〔清寧二年二月〕乙巳，以興宗在時生辰，宴群臣，命各賦詩。【略】〔三月〕

己卯，御製《放鷹賦》賜群臣，諭任臣之意。【略】〔三年〕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略】〔六年〕夏五月戊子朔，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白爲序。己酉，駐蹕納葛濼。【略】〔十年十一月〕丁丑，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儒臣校讎。【略】〔咸雍元年十月〕己亥，皇太后射獲虎，大宴群臣，令各賦詩。【略】〔八年七月〕丁未，以御書《華嚴經五頌》出示群臣。【略】〔十年〕六月戊辰，親出題試進士。壬申，詔臣庶言得失。丙子，御永定殿，策賢良。【略】〔壽隆七年正月〕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宮，年七十。

《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存目）

紀事

《全遼文》卷八王鼎《法均大師遺行碑銘》　翌日，特授崇錄大夫，守司空，加賜爲今號。師以外臣求免，上以有力見諭，雖深閉固拒，而不懈益虔，至于再三，然後祗受。上悅甚，因爲師肆眚，兼免逋負，仍錫宸什，下賚潛德云：「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其見諦重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四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退齋雅聞錄》　劉拱衛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李某之子，李狀元家，燕人最以文學著者。處能謂遠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昔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花賦，次日賜批答一絕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嘉句。至今襟袖有餘香，冷落秋風吹不去。』」

著錄

《遼史》卷九六《耶律良傳》　〔清寧中〕奏請編御製詩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

《遼史藝文志補證》　道宗《清寧集》，耶律良編（錢、厲、金、繆有）。出《續通考》。

又　《道宗御製詩》，耶律伯編。

藝文

《增訂遼詩話》卷上　遼主得其臣所獻《黃菊賦》，題其後云云。元張肯繼孟隱括其辭，寄《蝶戀花》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細剪金英，題作多情句。冷落西風吹不去，袖中猶有餘香度。滄海塵生秋日暮，玉砌雕闌，木葉鳴疏雨。江總白頭心更苦，素琴猶寫《幽蘭譜》。」（《莼魚詞話》）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醫巫閭上放鷹歸，八表同風御藻揮。碎剪金英吹不去，菊花填句雨初飛。

陸長春《遼宮詞》五三　山近巫閭落照移，屬珊軍帳颯牙旗。先宮洗盞排芳宴，次第群臣射虎詩。

耶律陳家奴

《遼史》卷九五《耶律陳家奴傳》　耶律陳家奴，字綿辛。【略】重熙中，補牌印郎君。坐直日不至，降本班。【略】授御盞郎君，歷鷹坊、尚廐、四方館副使，改徒魯古皮室詳穩。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略】清寧初，累遷右夷離畢。適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陳家奴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略】以老告歸，不從。道宗崩，爲山陵使，致仕。年八十卒。

馬希白

《遼史》卷二二《道宗本紀》　〔咸雍六年〕九月庚戌，幸藕絲淀。甲寅，以

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耶律孟簡

《**遼史**》卷一〇四《**耶律孟簡傳**》　耶律孟簡，字復易，于越屋質之五世孫。父劉家奴，官至節度使。孟簡性穎悟，六歲，父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月》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大康初，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復舊職。銜之，謫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于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簞瓢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大康中，始得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略】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事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以中京饑，詔與學士劉嗣昌減價糶粟。事未畢，卒。

《**遼史拾遺補證**》　《遼三臣行事》一卷，耶律孟簡撰（厲、金、繆有）。按，出《續通考》。

又　《耶律孟（蘭）〔簡〕集》。

耶律儼

《**契丹國志**》卷一九《**李儼傳**》　李儼，本漢地人，天祚嬖臣也。少而狡桀，倜儻不羣，軒然夷倨，才濟其姦。與蕭奉先雅相厚善。初爲內侍省給事，累遷至中書供奉，積官至南面宰相，封漆水郡王。儼資猾性巧，善諛佞人，在天祚朝秉國樞柄凡十五年。女眞連年之亂，儼與奉先蒙蔽爲欺，以至於亡，天祚不悟也。

《**老學庵筆記**》卷四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又　紹（興）〔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遼史**》卷九八《**耶律儼傳**》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略】儼儀觀修整，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守著作佐郎，補中書省令史。【略】大康初，歷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略】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略】〔大安二年〕改御史中丞，詔按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徽院事，提點大理寺。【略】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略】拜參知政事。【略】遷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略】薨，贈尚父，謚曰忠懿。

《**詩藪**》雜編卷六　耶律儼，儀觀秀整，好學，有詩名，經籍一覽成誦，修《遼實錄》七十卷。

懿德皇后蕭氏

論述

綜論

王鼎《**懿德皇后論**》　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

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毛晉《跋焚椒錄》　讀《焚椒》者，輒酸鼻切齒，爲蕭氏惜。予竊爲蕭氏幸。凡古來才貌女子多不克令終。儻蕭氏不有乙辛、單登輩奸構《十香》淫案詞，則《回心》、《懷古》諸篇，亦泯沒無傳，而《絕命》二十餘言，又何自發詠耶？此不過終身受幸，而史臣筆之曰懿德皇后云爾，何以使後之騷人韻士欽其德，美其才，悲其遇，嘖嘖不去口哉！人曰乙辛、單登，后之罪人，予曰乙辛、單登，后之功臣也。

謝啟昆《詠史詩》　孰按琵琶譜《十香》，宮中才子女中王。知書玉貌終非福，度曲金鋪只自傷。別殿椒風燕水恨，入簾璧月趙家妝。千秋疑事《回心院》，啼語惺惺夜漏長。

又《遼詩話題辭》　洗妝樓傍舊蓮池，金鏤香殘譜十眉。諫獵一書陳永巷，霜飛白練結相思。

《蕙風詞話》卷三　當此如干年間，宋固詞學極盛，金亦詞人輩出，遼獨闃如，欲求殘闋斷句，亦不可得。海寧周芘分（春）輯《遼詩話》，竟無一語涉詞。絲簧輟響，蘭荃不芳，風雅道衰，抑何至是？唯是一以當百，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既屬長短句，十闋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豔入骨，自是《花間》之遺。北宋人未易克辦，南渡無論，金源更何論焉！姜堯章言：「凡自度腔，率以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懿德是詞，固已被之管絃，名之曰《回心院》，後人自可按腔塡詞。吳江徐電發（釚）錄入《詞苑叢談》，德清徐誠庵（本立）收入《詞律拾遺》，庶幾灑林牙之陋，彌香膽之疏。史稱后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其於長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簡質，罕見稱述，當時即已失傳矣。

分論

《迴心院詞》　《本事詞》卷下：遼蕭后，小字觀音，工書，能歌詞，善彈箏琶。天祐帝初甚寵之，勅爲懿德皇后。帝後荒于游畋，后諷詩切諫，帝遂疏之。后乃作《迴心院》詞，寓望幸之意也。【略】凡十首，皆情致纏綿，怨而不怒焉。

《回心院詞》一　《名媛詩歸》卷二二：（閉久金鋪暗）「閉久」故着「暗」字，幽涼特甚。（積歲青苔厚階面）「積歲」二字可嘆。（待君宴）「待君」，說來溫厚。

又二　《名媛詩歸》卷二二：（憑夢借高唐）「憑夢」字深曲，「借」字寫出寥落之況。（敲壞半邊）奇幻，難以形象求之。

又三　《名媛詩歸》卷二二：（一半無雲錦）「一半」二字闇淡可憐。（爲是秋來展轉多）「展轉多」悲甚，情到委曲處，即一二字開口不能直說，祇覺心痛耳。

又四　《名媛詩歸》卷二二：（羞殺鴛鴦對）「羞」在用一「對」字。（猶憶當時叫合歡）「猶憶叫」，以幽憂日久，用想當時，仿佛有此稱名耳。幽怨離索，不堪多道。（而今獨覆相思塊）每使人疊聲恨無已，「覆」字、「塊」字俱極難堪。

又五　《名媛詩歸》卷二二：（金鈎未敢上）「未敢」字卻有珍重意。（不教照見愁模樣）無限情事，俱不必說，只愁模樣，隱約盡之。（待君睨）「睨」字妙于立言。

又六　《名媛詩歸》卷二二：（只願」二句）二句悚然。薄命之差冷奧。

又七　《名媛詩歸》卷二二：（花笑三韓碧）奇宕。（笑妾新鋪玉一床）「笑妾」無奈之詞，花笑、笑妾，轉展不盡。（從來婦炊不終席）痛快提人，汗酸俱到。

又八　《名媛詩歸》卷二二：（須知一樣明）慧心自負語。（對妾故作青熒熒）哀苦萬端，腸幾百折，有此細心體物之語。無聊中籌燈對語，怨望徘徊，如泣如訴。

又九　《名媛詩歸》卷二二：（能將孤悶蘇）孤悶豈蘇蕙爐可解，只于無聊賴時，稍自排遣耳。（自霑御香香徹膚）咽入幽憤，使人無可着一憎處。章法排頓，絕佳。

又一〇　《名媛詩歸》卷二二：（常和窗前風雨聲）「前言既春容，後聲復晃蕩。聽之如可見，尋之定無像。」四語可況此。宮怨盡多名作，此獨格意一新，情思悽婉，長歌短咏，深了痛哭。

《絕命詞》　《名媛詩歸》卷二二：（庶無罪兮宗廟）漸漸叙入，得此一句彈壓。（寧庶女兮多慚）說庶女着「多慚」二字，意婉而深。（忽吾去兮椒

房)「忽吾去」，慘切驚訝，不知其自。（恨今古兮安極）「古」字在後人身上看，言其恨在千古也。（知吾生兮必或）既有吾生，則必有此或然之事。達語，亦憤語。

傳記

《契丹國志》卷一三《道宗蕭皇后傳》 道宗皇后蕭氏，平州人，贈同平章事蕭顯烈女也。后生有神光之異，後入宮爲芳儀，進位昭儀。生空古里，是爲秦王，後名元吉，餘子皆不育。道宗登位，后正位中宮，性恬淡寡欲。魯王宗元之亂，道宗與同射獵，內外震恐，未知音耗，后勒兵鎮帖中外，甚有聲稱。後崩，葬祖州。

《遼史》卷七一《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傳》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略】后生太子濬，有專房寵。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孝傑劾狀，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

《詩藪》雜編卷六 道宗后蕭氏，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

紀事

《焚椒錄》 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五日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東〕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妃賢淑，聘納爲妃。【略】及上即位，以清寧元年冊爲皇后。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人靴，菩薩喚作耨斡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

又 （清寧）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

又 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夏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宇看交泰，應知無古今。」

又 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略】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弦，以寓望幸之意。【略】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彈。愧恥拜服。【略】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云，【略】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國忒里甦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既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登得后書，特出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略】上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略】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即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鉤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略】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后《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惟一耳。」上問曰：「何以知之？」孝傑曰：「『宮中

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幷斬長命，敕后自盡。

又〔后自盡時〕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略】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數，聞者莫不冤之。

《焚椒錄》耶律乙辛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　大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於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於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著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靴。皇后亦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靴。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略】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叫醒。」登叫惟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露，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

又蕭惟信《致張孝傑耶律乙辛書》　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

著錄

劉毓盤《輯校遼宣懿皇后集跋》　此常熟黃慕庵（炳元）茂才所眎，云出瞿氏傳抄吳訥《名賢詞》本，蓋亦從王（鼎）本錄成者。

藝文

李夢陽《秋懷》二　苑西遼后洗妝樓，檻外芳湖靜不流。亂世君臣那在眼，異時松柏自深愁。雕闌玉柱留天女，錦石秋花隱御舟。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爲掃神州。

尤侗《遼后洗妝樓》　蕭娘美可憐，《十香》銜冤死。誰歌赤鳳來，昭陽殉燕子。樓下春風吹，淚灑胭脂水。

杭世駿《遼宮詞》　深禁沉沉玉漏長，牙床猶是待君王。回心院冷琵琶寂，宮婢偷閑寫《十香》。

雜錄

《蓮子居詞話》卷一　王鼎《焚椒錄》甚穢褻不足道，然其載蕭后被冤誣始末，與史志異同，詳略互見，堪資考訂。自古宮闈之獄，未有甚于后者，所惜耶律乙辛、張孝傑剖棺戮屍，時鼎尚在，不爲之補叙以快讀者，亦紀事家未了案也。朱竹垞詠遼后洗妝樓詞：「回心院子，問殿腳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情深，《焚椒》尋蠹紙。」直以洗妝樓屬道宗蕭后也。

馬堯俊

《文昌雜錄》卷四　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略】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徽詩云：「始從鉤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劍畫長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眞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綢八百匹爲謝云。

時立愛

《**增訂遼詩話》卷上**　大觀四年，郭隨使遼，舉少陵詩「黃羊飫不羶」以問遼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杜詩注》）

劉　輝

《**遼史》卷一〇四《劉輝傳》**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大康五年，第進士。大安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略】言雖不行，識者韙之。壽隆二年，復上書，【略】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詩藪》雜編卷六**　劉輝，好學，善屬文，對策遇時病能直言。

蕭鐸盧斡

《**遼史》卷九三《蕭鐸盧斡傳》**　鐸盧斡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略】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大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斡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壽隆六年卒，年六十一。

《**詩藪》雜編卷六**　鐸盧（斡）〔斡〕，幼警悟，沈毅好學，善屬文，作《雉鳴》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

孟　初

《**增訂遼詩話》卷上**　高麗蕭宗明孝王七年，遼遣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并轡出郊，雪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干雷動。」緣即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東國史略》）

蕭瑟瑟

《**詠史》**　《名媛詩歸》卷二二：（千官側目寂無聲）幾多含諷，盡在「寂無聲」三字內。（「養成寇盜」至「爪牙兵」句）說得悚惕。說來句句可畏，胸中滿拚一死矣。

《**契丹國志》卷一三《海濱王文妃傳》**　海濱王文妃，本渤海大氏人。幼選入宮，聰慧閑雅，詳重寡言。天祚登位，冊爲文妃，生晉王。文妃自少時工文墨，善歌詩，見女眞之禍日日侵迫，而天祚醉心畋游，不以爲意，一時忠臣多所疏斥，時作歌詩以諷諫，曾有歌云，【略】其諷切不避權貴如此。又曾作《詠史》詩云，【略】其詩之感烈有如此者。天祚見而銜之。是時，契丹緣金人之禍，喪郡縣幾盡，天祚游畋不輟，嘗有倦勤意。諸子中惟晉王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睹，奉先誣告余睹欲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帝於是戮撻曷里幷其妻，文妃與晉王相繼受誅。

《**遼史》卷七一《天祚文妃蕭氏傳》**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乾統初，帝幸耶律撻葛第，見而悅之，匿宮中數月。【略】三年冬，立爲文妃，生蜀國公主、晉王敖盧斡，尤被寵幸。以柴冊，加號承翼。善歌詩，女直亂作，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卧薪嘗

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播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倦勤之意。諸皇子敖盧斡最賢，素有人望。元后兄蕭奉先深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覩謀立晉王，以妃與聞，賜死。

《侯鯖錄》卷七　契丹天祚文妃喜文墨，嘗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佩劍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寇盜謀將及，害盡忠臣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母子俱賢也。

謝啟昆《遼詩話題辭》　瑟瑟傷時憫直臣，燕雲夕枕暗紅塵。白頭宮監譚遺事，怨氣難消廢苑春。

陸長春《遼宮詞》五九　巾幗偏能別佞忠，賢妃饒有諍臣風。荒亡君德憑詩諫，天聽如何竟不聰。

馬賢良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　〔宣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是日質明，郭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十人雜郊民，奪迎春門以入，殺守閽者數十人。大軍繼至，陳于憫忠寺，分遣七將官把燕城七門，各差將二人、騎二百守之。內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謂有神一般。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霧靄三千里，洗盡腥羶二百年。」

無名氏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視帝齡于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于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于遺母，楓朝切願于獻君。感德滋深，諭言罔既。」

《契丹國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間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諺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直？」遠近傳爲笑端。有人聞於天祚，天祚亦笑而不悟。

《遼史》卷七一《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后簡重果斷，有雄略。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云：「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

又卷九九《蕭嚴壽傳》　乙辛復入爲樞密使，流嚴壽於烏隗路，終身拘作。嚴壽雖竄逐，恆以社稷爲憂。時人爲之語曰：「以狼牧羊，安能久長？」

《增訂遼詩話》卷下　宋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遼民來居汴梁。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多喜而效之。其歌云：「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此本遼諺，而爲宋北轅之兆。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係椅于梢，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于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遼人所作，而竟成宋讖焉。（《宣政雜錄》）

金文學部

主編：李文澤

目次

總論 ……一〇〇七
總集 ……一〇一三
中州集附中州樂府 ……一〇一三
二妙集 ……一〇一七
河汾諸老詩集 ……一〇一八
全金詩 ……一〇一九
金文最 ……一〇二〇
宋金三家詩選 ……一〇二一
董解元西廂記 ……一〇二一
體類 ……一〇二五
吳蔡 ……一〇二五
楊趙 ……一〇二五
党趙 ……一〇二五
中州三傑 ……一〇二六
二段 ……一〇二六
作家 ……一〇二七
左企弓 ……一〇二七
虞仲文 ……一〇二七
張孝純 ……一〇二八
褚承亮 ……一〇二八
宇文虛中 ……一〇二八
吳激 ……一〇三一
高士談 ……一〇三四
韓昉 ……一〇三四
劉豫 ……一〇三四
鮮于可 ……一〇三五
馬定國 ……一〇三五
姚孝錫 ……一〇三六
王景徽 ……一〇三七
高鴳化 ……一〇三七
吳縝 ……一〇三七
張子羽 ……一〇三七
祝簡 ……一〇三七
施宜生 ……一〇三八
滕茂實 ……一〇三九
朱之才 ……一〇四〇
張通古 ……一〇四〇
劉著 ……一〇四一
張斛 ……一〇四一
劉撝 ……一〇四一
趙愨 ……一〇四二
李森 ……一〇四二
翟欽甫 ……一〇四二
邢具瞻 ……一〇四二
王繪 ……一〇四二
晁會 ……一〇四二
李之翰 ……一〇四三
趙亮功 ……一〇四三
楊興宗 ……一〇四三
何宏中 ……一〇四四
賈泳 ……一〇四四
孫九鼎 ……一〇四四
王仲通 ……一〇四四
完顏勗 ……一〇四五
王競 ……一〇四五
張中孚 ……一〇四五
王去非 ……一〇四六
劉長言 ……一〇四六
邊元勳 ……一〇四六
胡礪 ……一〇四七

張景仁……一〇四七
劉仲淵……一〇四七
杜　佺……一〇四七
蔡松年……一〇四八
楊邦基……一〇五一
蕭永祺……一〇五一
張中偉……一〇五一
王　樞……一〇五二
宋　楫……一〇五二
趙　晦……一〇五二
王　琦……一〇五二
劉　彧……一〇五二
白　賁……一〇五二
石　珪……一〇五三
張芊卿……一〇五三
王從龍……一〇五三
王　詰……一〇五三
韓汝嘉……一〇五五
楊伯雄……一〇五五
朱自牧……一〇五六
孫用康……一〇五六
劉　璣……一〇五六
李晞顏……一〇五七
任忠傑……一〇五七
郭長倩……一〇五七
王　堪……一〇五七
呂中翰……一〇五七
王彥潛……一〇五七
楊伯仁……一〇五七
綦　戩……一〇五八
魏道明……一〇五八
毛　麾……一〇五八
王　琢……一〇五八
張大節……一〇五九
劉　瞻……一〇五九
范　墀……一〇五九
元日能……一〇五九
史　旭……一〇六〇
邊元鼎……一〇六〇
王　寂……一〇六〇
喬　宸……一〇六七
劉　汲……一〇六七
完顏亮海陵王……一〇六八
王　翛……一〇七〇
雷　思……一〇七〇
王遵古……一〇七〇
鄧千江……一〇七〇
譚處端……一〇七一
馬　鈺……一〇七二
完顏雍金世宗……一〇七四
李　晏……一〇七四
鄭子聃……一〇七五
張汝霖……一〇七五
靖天民……一〇七六
趙　可……一〇七六
王元節……一〇七七
高公振……一〇七七
董師中……一〇七七
劉仲尹……一〇七八
馮子翼……一〇七九
王　啓……一〇七九
朱　瀾……一〇七九
郝　俁……一〇七九
任　詢……一〇八〇
許安仁……一〇八〇
張公藥……一〇八一
桑之維……一〇八一
蔡　珪……一〇八一
師　拓……一〇八二
酈　權……一〇八三
路仲顯……一〇八三
王　磎……一〇八三
耶律履……一〇八四
王世賞……一〇八五
王　寀……一〇八五
梁　襄……一〇八五
高有鄰……一〇八五
孟宗獻……一〇八六
張　暐……一〇八六
党懷英……一〇八七
張萬公……一〇八九

趙抱淵……一〇九〇
郭用中……一〇九〇
郝大通……一〇九〇
景　覃……一〇九二
張邦彥……一〇九二
高德裔……一〇九二
段繼昌……一〇九二
尹無忌……一〇九三
史士舉……一〇九三
李獻可……一〇九三
陶　某……一〇九三
王處一……一〇九四
趙　攄……一〇九五
焦　旭……一〇九五
孫　鐸……一〇九五
趙承元……一〇九六
劉　迎……一〇九六
趙之傑……一〇九七
完顏允恭……一〇九七
李端甫……一〇九八
完顏允中……一〇九八
楊庭秀……一〇九八
梁　瑾……一〇九八
喬　宇……一〇九八
趙　鼎……一〇九八
賈益謙……一〇九九
劉處玄……一〇九九
玄虛子……一一〇〇
丘處機……一一〇〇
田特秀……一一〇三
趙文昌……一一〇四
劉　昂……一一〇四
步元舉……一一〇四
馮文叔……一一〇五
張庭玉……一一〇五
宗　道……一一〇五
鮮于溥……一一〇五
王庭筠……一一〇五
劉　濤……一一〇八
周　昂……一一〇八
楊明眞……一一一〇
史　肅……一一一〇
蕭　貢……一一一〇
趙　渢……一一一一
路　鐸……一一一二
宗端修……一一一三
路　忱……一一一三
李仲略……一一一三
盧　洵……一一一四
趙　述……一一一四
劉　中……一一一四
魏搏霄……一一一四
郝居簡……一一一四
高汝礪……一一一四
元德明……一一一五
張行簡……一一一六
許　古……一一一六
王　擴……一一一七
郝居中……一一一七
胥　鼎……一一一七
張　翰……一一一八
呂子羽……一一一八
郭　嶠……一一一八
李好復……一一一九
李　經……一一一九
史公奕……一一二〇
高庭玉……一一二〇
張　彀……一一二〇
呂中孚……一一二一
張　建……一一二一
趙秉文……一一二一
張　瓚……一一二九
王　滄……一一二九
呂貞幹……一一二九
趙文昌……一一二九
張　彀……一一二九
郝天挺……一一三〇
折元禮……一一三〇
周　馳……一一三〇
李　遹……一一三一
馮　璧……一一三二

武明甫……一一三三
張行信……一一三三
王特起……一一三四
韓玉……一一三五
龐鑄……一一三六
張樞……一一三六
趙伯成……一一三六
梁仲新……一一三七
盧元……一一三七
釋行秀……一一三七
趙思文……一一三七
于道顯……一一三八
孫鎮……一一三八
完顏從郁……一一三八
王予可……一一三八
閻長言……一一三九
李著……一一四〇
完顏璟金章宗……一一四〇
王中立……一一四二
王良臣……一一四二
趙滋……一一四二
張仲淹……一一四三
馬天來……一一四三
王彧……一一四三
尹志平……一一四四
劉祖謙……一一四四
石抹世勣……一一四四
苑中……一一四五
李芳……一一四五
劉昂……一一四五
楊雲翼……一一四五
紇石烈子仁……一一四七
楊慥……一一四七
王仲元……一一四七
劉鐸……一一四七
秦略……一一四八
董文甫……一一四八
陳規……一一四九
完顏璹……一一五〇
李同……一一五二
完顏奉國……一一五二
曹珏……一一五二
高憲……一一五三
王若虛……一一五三
劉光謙……一一五七
刁白……一一五八
毛端卿……一一五八
馮延登……一一五八
王革……一一五九
李俊民……一一五九
梁持勝……一一六二
趙元……一一六三
劉鼎臣……一一六四
張宇……一一六四
呂大鵬……一一六四
張溫……一一六四
郎志清……一一六五
劉從益……一一六五
王權……一一六七
張特立……一一六八
王公玉……一一六八
釋圓基……一一六八
郭伯英……一一六八
潘希孟……一一六九
時戩……一一六九
張穀英……一一六九
釋德普……一一六九
孫邦傑……一一六九
劉渭……一一六九
史學……一一七〇
康錫……一一七〇
程震……一一七〇
周嗣明……一一七一
釋弘相……一一七一
無名氏……一一七二
王明伯……一一七二
王翼……一一七二
岳行甫……一一七二
孫德秀……一一七二
劉微……一一七三
申萬全……一一七三

郭宣道……一一七三
麻九疇……一一七三
劉勳……一一七五
王彪……一一七六
高斯誠……一一七六
張仲安……一一七六
雷淵……一一七六
李夷……一一七八
李純甫……一一七九
王賓……一一八一
崔禧……一一八二
宋景蕭……一一八二
元好古……一一八二
劉昂霄……一一八三
張邦直……一一八三
李節……一一八四
宋九嘉……一一八四
張著……一一八五
李澥……一一八五
張琚……一一八五
張本……一一八五
衛承慶……一一八六
崔遵……一一八六
李過庭……一一八六
張德直……一一八七
馮辰……一一八七
王世昌……一一八七
曹恆……一一八七
商衡……一一八七
王渥……一一八七
高永……一一八八
僕散汝弼……一一八九
劉汝翼……一一八九
王敏夫……一一八九
許蛻……一一八九
王利賓……一一八九
倪民望……一一九〇
李忠……一一九〇
孫益……一一九〇
馬舜卿……一一九〇
張瓘……一一九〇
邢安國……一一九〇
徐好問……一一九一
曹用之……一一九一
趙達夫……一一九一
聶天驥……一一九一
秦志安……一一九一
王萬鍾……一一九二
王國綱……一一九二
許國……一一九二
元好問……一一九二
楊飛卿……一一九五
曹之謙……一一九六
楊居仁……一一九六
王貢……一一九七
魏琦……一一九七
李山……一一九七
李元忠……一一九七
冀禹錫……一一九七
房維楨……一一九八
張俊民……一一九八
李獻能……一一九八
田紫芝……一二〇〇
郭邦彥……一二〇〇
侯册……一二〇〇
英上人……一二〇一
田錫……一二〇一
李汾……一二〇一
辛愿……一二〇四
張澄……一二〇五
雷琯……一二〇六
元好問妹……一二〇七
李獻甫……一二〇七
朮虎邃……一二〇八
張介……一二〇八
麻革……一二〇九
段克己……一二一〇
段成己……一二一一
龐漢……一二一三
張仲宣……一二一三

高仲振……一二三三
胡汲……一二三三
王脩齡……一二三三
劉昉……一二三三
胡權……一二三三
烏林荅爽……一二三四
劉琢……一二三四
史懷……一二三四
王汝梅……一二三四
劉祁……一二三四
陳賡……一二三七
完顏守禧……一二三八
陳庾……一二三八
房皞……一二三九
張翔……一二三九
陳君可……一二三九
甯知微……一二三九
薛繼先……一二四〇
王鬱……一二四〇
王元粹……一二四一
張潛……一二四二

總論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三〔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蘇黃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諸書。

又　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蘇黃文墨蹟及古文書籍。開封府支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

趙秉文《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公。于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爲稱首。

又《種德堂記》　皇朝以來，若丞相石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睹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被誣陷，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洄洑者也。若趙學士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

《中州集》卷一《蔡太常珪》　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禮部閑閑公又次之。自蕭戶部貞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

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　維本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眞、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

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　唐文三變，至於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辭賦，有經解，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貧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於太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於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

又《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

又《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蒞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怪。

《歸潛志》卷七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材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又卷八　金朝取士以詞賦爲重，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爲他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始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爲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任子弟，笑其不工科舉。殊不知國家敕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爲何如也？而學者

不知，狃于習俗，止力爲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則又如舊矣。

又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夫，于文頗粗，止論氣象大槩。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主抑揚，于詩頗粗，止論詞氣才巧。故余于趙則取其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爲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辭爲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句怪語，無意味。」【略】雷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又卷一〇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疏，然詞藻莊嚴絕俗，因擢爲第一，又擢麻知幾爲策論魁。于是舉子輩嘩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時道貞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一，于是舉子輩復大課。蓋史之賦比李尤疏，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文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爲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爲百獸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衆好，獨所取得人，彼議者紛紛，何足較也！

又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最稱趙文孺渢、尹無忌。嘗云：「王子端才固然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

徐世隆《元遺山集序》　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論》　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考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

又卷九六《梁襄傳贊》　金起東海，始立國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

又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金自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愬于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

又卷一二五《文藝傳序》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

又卷一二六《文藝傳贊》　韓昉、吳激，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矣。蔡珪、馬定國之該博，胡礪、楊伯仁之敏贍，鄭子聃、麻九疇之英雋，王爵、宋九嘉之邁往。三李卓犖，純甫知道，汾任氣，獻能尤以純孝見稱。王庭筠、党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異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文不掩其所長。蔡松年在文藝中，爵位之最重者，道金人言利，興黨獄，殺田穀，文不能掩其所

短者歟？事繼母有至行，其死家無餘貲，有足取云。

又卷一二七《隱逸傳贊》 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羣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勅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願仕，人執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諸生，興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概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清高宗《金章宗》 乃祖嘉習國語，爲孫宜守舊物。服御漸染華風，疏忌那聞吁咈。付托卻喜柔弱，馴致金源道詘。惜哉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訖。

黃廷鑒《金文最序》 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

陳衍《金詩紀事叙》 完顏氏崛於朔方，海陵之立馬吳山，氣概不亞於三侯，道陵所自出，爲宋道君；明昌、泰和間，文物嗜好，酷似宣和，而中原之故家老成，流風未沫。故遺山《中州》一集，大有俯視吳儂之意，虞伯生欲輯《南州集》以抗之，恐亦未操勝算也。

《歸潛志》卷九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諭，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又卷一〇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

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 金代之文以蔡珪、趙秉文、元好問爲三大家。蔡珪字正甫，松年子，文章亦有名。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居士，有《滏水集》。元好問字裕之，有《遺山詩文集》。三家之中惟元遺山最爲傑出。

譚宗浚《金文最序》 世多以金偏安一隅，又國祚稍促，遂謂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啓之。無論遺山老人才力沈雄，超出南宋諸公之上，即如趙閑閑、王滹南等，視虞、范輩，何多讓焉。

阮元《金文最序》 至北宋蘇氏父子出而氣益盛，湯湯浩浩，若江河之行於地中而莫止矣。未幾而轉爲南宋，其氣遽沮，說者謂風教使然，其亦學者之失也。金之奄有中原，條教詔令，肅然丕振，故當大定之後，其文章雄健，直繼北宋諸賢。若滏水、滹南，其尤著者也。

張金吾《金文最序》 惟金崛起東方，奄有中原，幅員則廣於遼，國勢則強於宋，風會所開，一洗卑陋浮靡之習。聿稽武元開國，得遼舊人，文烈繼統，收宋圖籍，文教由是興焉。大定、明昌間，投戈息馬，治化休明。南渡以後，趙、楊諸公迭主文盟，文風蒸蒸日上。迄乎北渡，元遺山以宏衍博大之才，鬱然爲一代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幾三十年。嗚呼盛矣！蓋嘗綜而論之。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者，楊奐之說也。以爲大定以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元好問之說也。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多學奇古者，劉祁之說也。以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党竹溪次之，閑閑公又次之者，蕭貢之說也。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皇統宇文公，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党公，貞祐正大禮部趙公，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趙秉文、徐世隆之說也。【略】金有天下之半，五嶽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嶽炳靈，文學之士後先相望。惟時士大夫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爲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雖竹溪專學廬陵，飛伯力追子厚，希顏上擬昌黎，各自名家，不拘一格，然其大較可知也。後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

伍紹棠《金文最跋》 竊嘗讀是書所輯金源一代之文而有感矣。溯夫渤海龍興，飆馳電掃，始於收國，以迄海陵，文字甫興，制科肇舉。譬之唐室初定，議禮多藉馬周；魏臺始營，故事或諮王粲。此一時也。大定、明昌，四方靜謐，乘軺之使，酌匹裂而叙歡，射策之英，染緹油而試藝。愷樂娭晏，雍容揄

揚。譬之馬工枚速，奮飛於孝武之朝；柳雅韓碑，續藻乎元和之盛。此又一時也。逮乎汴水南遷，邊疆日蹙，龍蛇陷洞，豺虎縱橫，羈人同楚社之悲，朝士有新亭之泣。譬之杜樊川之慷慨，乃喜談兵；劉越石之清剛，輒聞傷亂。此又一時也。惜乎，至大修史，疏略甚多，鉅製名篇，並遭刊削，瑣聞軼事，曾靡蒐訪。夫完顏拓宇，雖僅百年，禮樂彬彬，頗稱明備。有若王、趙經學，陳、蕭史才，韓道昭之通音韻，馬定國之明金石，楊雲翼掌精史鑑，李屏山晚託楞嚴。工測算則趙知微，矜儲藏則蔡正甫，兀欽葬法，元素醫方，並有專書，足資稽考。以至拙軒、竹谿、黃華、遺山諸老，又皆詞林之杞梓，藝苑之英韶，烏得云杞、宋無徵，提蚩半佚耶！

《滹南詩話》卷三　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于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元好問《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

又《陶然集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

《歸潛志》卷六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固、朮虎士、烏林荅爾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

又卷八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窗小戶寒不到，一爐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秋」。人號「張了卻」。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眞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法傚，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

又卷一三　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之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眞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

《靜居緒言》　金詩不及元詩之繁富，論者以元繼宋。然金詩魄力較元人爲大，不嫌其乘宋習也。《中州》一集，具有作家。金、元之際，要惟元遺山騷壇一旅，馳騁其間，摩盾橫槊，英姿颯爽，可入東坡之壘，張放翁之軍。

《升菴詩話》卷六　《中州集》金羽士王予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沉潭底月，半灣斜捲隴頭雲。」孫鐸《詠玉簪花》云：「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更多情。」鄭子聃《詠餘臘》詩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略】宋自南渡以後，議論多而事功少，道學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獻，實幷入於金。

顧奎光《金元詩選・金詩選序》　自靖康之末，金源氏略據中夏，百餘年間，人材輩出，文物斐興。宇文、吳、蔡之流，皆宋名士，倡起風雅。嗣後作者，咸有師承。遺山出當末季，匯萃文獻，爲《中州集》，金源之詩，賴以不廢。然野史亭中，蒐羅采輯，意在述事纂言，發揚幽潛，爲作史之地，實不專主于詩。故存者少止一二篇，或多而不工，工者或無完什。明程孟陽嘉燧選其尤雋者，謂能規模兩蘇，上泝三唐，勝國詞翰之盛，亦嚆矢于此。余既選元詩，復取《中州集》持擇之，合《遺山集》及河汾遺老詩，輯爲四卷，與元詩幷梓。蓋論統系，則金爲閏位，而其詩則在宋元承起之交，若遺山又殿金開元而稱大家者也。【略】金踞西北，幷、幽、燕、冀之間，多慷慨悲歌之士，雍州厚重質直，故有夏

聲；至于嵩、邙、汴、洛，戎馬驅馳，上下百年，興亡再見，南遷東狩，播越無恆，故老遺臣，感廟社之丘墟，悼宮庭之禾黍，故其詩雄健而踔厲，清剛而激越，悲涼蒼莽，饒沉鬱慷壯之思。論者謂詩教敦厚，于柔婉爲近，頗靡曼絮弱，專務姿媚而乏骨力，病其類于婦人。然則金詩雖染宋季餘習，而以救靡曼絮弱之病，固亦未可少也。至遺山渾浩流轉，如長江大河，開闔變化，包舉百家，而《中州集》詩從其人，人從其類，文獻有傳，于斯焉托。夫文章之士能以身爲斯文宗主，使一代風雅附而不朽，後世觀者且以國大有人，是豈可輕也哉？

又《金詩選例言》 宇文虛中叔通、吳激彥高、蔡松年伯堅、高士談子文輩，楚材晉用，本皆宋人，猶是南渡派別。至趙秉文、楊雲翼、党懷英、王庭筠主盟風雅，提倡後學，始得自爲一代之音。其中高科顯爵，隱士畸人，或沉鬱高奇，或清華嫵麗，各自成家，幷登大雅。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無黨古詩蒼莽樸直，足稱老手。長源沉鬱頓挫，慷慨悲歌，而溪南辛老獨許知言，遺山謂：「敬之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劉景玄、趙宜之、雷希顏、李欽叔、張仲經、杜仲梁、王仲澤、麻知幾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脈胳，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徵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其見推如此。三知己中，辛、李幷列，知音相賞，故非妄嘆。金詩宗尚不出蘇、黃，亦間規模昌黎，氣力勁健，寧率無弱，以救甜熟柔曼，有廓清摧陷之功，然硬語盤空，政難妥貼。若使蹶張原非，排戛是編於槎牙生澀者，則概置之。金詩有本色，其華贍不及元人，然蒼莽悲涼，不爲嫵媚，行墨間自露幽、幷豪傑之氣。金人之詩清，其雄古新麗處覺清氣拂拂，從楮墨間出。元人中便有沉濁者。金詩圭角嶄嚴，苦少蘊藉，好用成語入詩，又好用語助字，墨痕不化，往往齾牙，過求別致，轉墮弱體。至其拙率處，殊類傖父面目，學究聲口，此皆累於氣習。遺山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殊未的。金詩警拔，誠能力開生面，但雖苦心雕琢，而未出口渾成，乃其所短耳。金人詩大概全首中得一聯兩聯得意，因而補足首尾，不甚十分推敲，字句重複處皆欠簡點。如吳激《早春》詩第五、第七句用兩「山」字，劉迎《秋郊馬上》詩第二、第三句用兩「水」字。單拈則爲佳句，合看未免兩傷其意，致前後相襲者亦多，求其格律深細首尾圓成者殊少。絕句寂寥短章，難於不著邊際，意韻無窮。金詩中頗有佳什，筆墨之工，繪事不逮，片語點染，使人意移。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五首》陶玉禾評 中州詩正坐染江西習氣，能擺脫者無幾人，特其警健挺拔處，骨力自高，莫被遺山瞞過。

《石洲詩話》卷五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閒閒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辛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貞一齋詩說》 金、元詩體略同，最著者爲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趙子昂諸家。遺山自是傑出，其祖述子美未及蘇長公者，尚巧處略多故也。要之，宋人惟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間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後先升降，豈風會使然與？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金源文派》曰：樂府推吳彥高、蔡伯堅爲「吳蔡」體。蕭眞卿曰：「皆宋儒也，不當於金源文派列之。當斷自蔡正甫爲宗，党竹谿次之，趙閑閑又次之。余倡此論，一時無異議云。」

又 《元儒考略》曰：金源文派，不過詩詞家耳，趙周臣嘗集党承旨、路司諫、趙黃山、劉之昂、尹無忌、王逸賓、周德卿七人，目爲明昌詞人雅製，刻本以傳。

又 《中州樂府》曰：宇文大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歷代詞話》卷九 近世所謂大曲，在金則吳彥高《春草碧》、蔡伯堅《石州慢》、元遺山《買陂塘》、鄧千江《望海潮》，堪與蘇子瞻《念奴嬌》、辛幼安《摸魚兒》相頡頏。（陶宗儀）

《蕙風詞話》卷三 自六朝已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于南宋，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曷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

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眞，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于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幷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于合勘，而難于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于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聲執》卷下　金源詞人以吳彥高、蔡伯堅稱首，實皆宋人。吳較綿麗婉約，然時有淒厲之音。蔡則疏快平博，雅近東坡。今《明秀集》尚存半部，可以覆按。金據中原之地，郝經所謂歌謠跌宕，挾幽幷之氣者，迥異南方之文弱。國勢新造，無禾黍麥秀之感，故與南宋之柔麗者不同，而亦無辛、劉慷慨憤懣之氣。流風餘韻，直至有元劉秉忠、程文海諸人，雄闊而不失之傖楚，蘊藉而不流於側媚，卓然成自金迄元之一派，實即東坡之流衍也。

劉毓盤《輯校金諸主詞跋》　洪邁《夷堅志》曰：建康歸正官王和尚能誦完顏亮小詞。其《鵲橋仙》詞，凶威可掬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亦錄之。嚴有翼《藝苑雌黃》曰：此詞俚而實豪，其咏雪詞則詭而有致矣。無名氏《水滸傳》、岳珂《桯史》各錄其詞一首。《金史・海陵本紀》言亮弒其君，弒其母，淫其從姊妹，殺其夫而奪其妻，三綱絕矣。廢爲庶人，削其年號，宜哉。于世宗，則曰時號小堯舜，于章宗，則曰有志于治者。元好問《中州壬集・賈公謙小傳》述賈氏言曰：世宗大定間，能暴海陵蠆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犯鸞，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斯持平之論也。【略】世宗賢君，曾後唐明宗之不若矣。《法苑春秋》曰：世宗以手心書「非心非佛」四字示元悟玉禪師，復賜以詞。劉祁《歸潛志》曰：章宗喜文學，善書畫，有咏聚扇、咏軟金杯二小詞。所寵李宸妃，有梳妝樂府，今猶傳其「兩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對句。《中州集》不錄諸主詞，與趙崇祚《花間集》之例同，此不必爲尊者諱也。亮有「立馬吳山第一峰」絕句，見郭元釪《全金詩》，世多知之者。王世貞《藝苑卮言》曰：亮創爲北曲，心術雖不正，其才不可及也。大定、明昌，文物之盛，亮實開其先焉。《中州樂府》曰：密國公璹，字子瑜，世宗孫，越王永功子，宗室中第一流人也。章宗禁諸王不得與外人交，乃窮日力于書。本傳言嘗自定其詩三百首、詞一百首爲《如庵集》，今存者元本所錄而已。女眞能詞者惟璹及完顏文卿二人，餘皆漢人也。意者，國書不同，故習之者少歟。

宋濂《題史內翰書》　自党文獻世傑、趙郎中文孺、任判官君謨、趙尚書周臣，諸公先後疊起，風聲氣習，濡染爲深，故金之士大夫多以善書名家。

《甌北詩話》卷一二　宋南渡後，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蘇東坡、黃山谷最盛。南宋人詩文則罕有傳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時流通。今就金源諸名人集考之：密國公完顏璹有「只因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張仲經有《移居學東坡》八首。文伯起《小雪堂詩話》載坡詞數十首，孫安常並有《東坡詞註》。高士談有《次韻東坡定州立春》詩，又集坡詩贈程大本。趙秉文有跋東坡《石鐘山記》墨迹，又和東坡《謫居三適》詩。張子羽有《次韻東坡跋周昉欠伸美人》詩。王若虛因人言文首東坡，詩首山谷，乃作四詩正之。劉從益有和東坡《守歲》詩。李屏山有《題東坡赤壁風月笛圖》，又謂東坡爲文字禪，山谷爲祖師禪。喬宸有「獨誦隔林機杼」句，則並及東坡之方外友參寥矣。趙秉文《除夜》詩云「小坡著號是前身」，則更及於坡之子叔黨矣。李澥《得第》詩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爲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爐錘。」則並及坡之門下士李廌矣。而尤服膺坡、谷者，莫如元遺山，如《琴辨》一首引谷詩云：「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又引坡詩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應合愛陶潛。」《毛氏千秋錄序》又引坡文云：「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遺山又特選蘇詩爲《東坡雅》，序而傳之。併樂府亦傾倒備至，謂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工，乃不得不然之爲工也。（見《新軒樂府引》）甚至蘇黃字跡，亦所矜賞，謂二公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見《跋蘇黃帖》）是遺山之於蘇黃，可謂染神刻骨矣。至南宋理學詩文諸名流，則流播於金源者甚少。趙秉文詩有「忠言唐介初還闕，道學東萊不假年。」是北人已有知呂東萊也。元遺山作《張良佐墓銘》，謂良佐得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又李屏山嘗取道學書就伊川、橫渠、晦菴諸人所得而商略之。是北人已有知朱子也。《歸潛志》又謂屏山最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剌底人難及」也，是北人並知有楊誠齋矣。獨陸放翁與朱子、誠齋同時，而金源諸名人集中無有言及者。蔡元定、李仁甫、王伯厚諸人，亦不見北人集中也。

總集

中州集 附中州樂府

論述

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屬子期。恨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

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 世之治也，三光五嶽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西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一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宙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壞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略】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無遺；而宋建炎以後，銜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并世之人。片言一善，殘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大度偉識，涙滓下風矣。

《懷麓堂詩話》 《中州集》所載金詩，皆小家數，不過以片語隻字爲奇。求其渾雅正大，可追古作者，殆未之見。元詩大都勝之。□□□□固不足深論，意者土宇有廣狹，氣運亦隨之而升降耶？

毛鳳韶《中州樂府後序》 《中州樂府》作于金人吳彥高輩，雖當衰亂之極，今味其辭意，變而不移，憫而不困，婉而不迫，達而不放，正而不隨，蓋古詩之餘響也。

《藝苑卮言》卷四 元裕之好問有《中州集》，皆金人詩也。如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松年、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周常山昂、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愛新覺羅玄燁《全金詩序》 金有天下，武功文治，燦然昭明。人材之萃，多在大定、明昌之間，駸駸乎盛矣。然北元南宋，終金之世，爭伐聘問，殆無暇日，其典章名物，湮沒於當時而不傳於後者，不知凡幾也。太原元好問撰《中州集》，以人屬詩，以事屬人，後世有詩史之目。而渾源劉祁亦著《歸潛志》，可與《中州集》相參互證焉，蓋其人文之可考者，賴此兩書之存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略】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家。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

又卷一八八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略】大致主於借詩以存史，故旁見側出，不主一格。【略】其選錄諸詩，頗極精審，實在宋末江湖諸派之上，故卷末自題有「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及「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

郭元釪《進全金詩表》 嘗讀金人元好問所選《中州集》詩，清眞淡宕，有宋詩之新而無其鄙俚，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文質得宜，正變有體。而好問所作小傳，詞意斐亹，足以鼓吹風雅，爲史氏所采擇。

《帶經堂詩話》卷四 余觀其去取多不愜人意，報書已之。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言律，爲《中州集》之冠，而去取猶未當，其他可知。（《漁洋詩話》並錄一）

又 程孟陽常選元遺山《中州集》，新安有刻本。余觀其去取，率不可解。即如劉迎無黨之七言古詩，李汾長源之七言律詩，乃集中眼目，雖北宋作者無以過之，顧多從刊削，所收反叢脞不足觀。牧齋先生稱其「老眼無花，照見古人心髓」，然歟否歟？于鼎以此書寄余，求增刪重刻之，余謂存而不論可也。（《古夫于亭雜錄》）

顧奎光《金元詩選・金詩選例言》　《中州集》摭採搜訪，耳目所及，殆無棄遺。然或因人而存詩，寥寥片什，亦復登選。是編所錄百有餘家，蓋以詩之工拙爲主，第取擇精，不須羅列。

《退菴隨筆・學詩二》　金詩只一元遺山爲大宗。【略】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既不能精，甄錄亦尚未盡。我朝康熙間，御定《全金詩》，因郭元釪之舊本，薈萃排纂，重稟睿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乎賅備云。

《說詩晬語》卷下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駝我畫圖間」，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苛論哉！

《石洲詩話》卷五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閒閒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而顧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又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掩淚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俠君選《元百家詩》，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此何說也！

《筏園詩話》卷四　元遺山所輯《中州集》，意在備一代掌故，若詩則佳章寥寥，多無足觀。

譚獻《金元詩錄敘》　元好問輯河北諸人詩爲《中州集》，其辭浮厲，異乎詩人之旨，然差不染宋季鄙倍之習，故蕪而芟之，以識文章絕續之事。好問所自爲，欲學古矣，綴輯掇拾，十一而已，然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歷代詩話》卷六四　金自北渡後，詩教乃行。遺山記錄見聞，歷二十寒暑，載爲野史，而《中州集》其一也。意故不止於詩，而一經其手，上下百餘年間，金源氏之風爲烺烺可誦爾。【略】蓋遺山當哀宗之季，及其亡也，築亭於家，不復出，讀五詩者可以見其梗概矣。

《聲執》卷下　此選雖兼收綿麗之作，而氣象實以代表北方者爲多。去取頗嚴，無一篇不可讀。或謂其不無掛漏，如遯庵、菊軒之未與，或以《梅花引・城下路》一首見宋刊《東山詞》，疑於失考。然存一代之詞，並見北方之流別，不能以小疵掩之也。

陳衍《金詩紀事敘》　遺山爲拓跋苗裔，野史一亭，原以金源文獻自任，既未成，聊都此集，表章百年來文人。惜所舉似，率近體斷句，寫景詠物之作居多，無大關繫者。又限於生存人不得入選，用是金末作者，遺漏尚夥。今金代別集、總集，流傳者不及十種，將勿中外正閏之分，保存者少耶？

著錄

元好問《翰苑英華中州集序》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歲壬辰，予掾東曹，馮內翰子俊延登、劉鄧州光甫祖謙，約予爲此集。時京師方受圍，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明年留滯聊城，杜門深居，頗以翰墨爲事，馮劉之言日往來于心，亦念百餘年以來詩人爲多苦心之士，積日力之久，故其詩往往可傳。兵火散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總萃之，則將遂堙滅而無聞，爲可惜也。乃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第之。

《百川書志》卷一九　《中州集》十卷。金遺山先生河東元好問裕之錄本朝之詩，自天子以至隱逸皆載，南冠亦附焉。

《菉竹堂書目》卷四　《中州集》六冊。

《述古堂書目》卷二　《中州集》十卷，六本。

《漁洋詩話》卷下　程孟陽（嘉燧）鈔選《中州集》，虞山錢先生序之。康熙丁亥，門人汪于鼎（洪度）寄新安舊刻本，請余刪補，將重鋟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內府藏本。金元好問編。【略】是集錄金一代之詩。首錄顯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數。其餘分爲十集，以十干紀之。辛集目錄旁注「別起」二字，其人亦復始於金初，似乎七卷以前爲正集，七卷以後爲續集也。壬集自馬舜之下別標諸相一門，列劉豫等十六人；狀元一門，列鄭子聃等八人；異人一門，列王中立等四人；隱德一門，列薛繼先、宋可、張潛、曹珏四人詩，而獨標繼先名，疑傳寫訛脫。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獻甫；南冠五人，曰司馬朴、滕茂實、何

宏中、姚孝錫、朱弁，而附見宋遺民趙滋及好問父兄詩於末。【略】後附《中州樂府》一卷，與此集皆毛晉所刊，卷末各有晉跋，稱初刻《中州集》，佚其樂府，後得陸深家所藏樂府，乃足成之。

又卷一九〇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略】迨汝陽版蕩，散佚遂多，元好問撰《中州集》，掇拾畸零，得詩一千九百八十餘首，作者二百四十餘人，併樂府釐爲十一卷。每人各以小傳述其軼事，頗爲詳悉。然好問之意在於借詩以存史，故於詩不甚求全，所錄未能賅備。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五 《中州集》十卷，元至大刊本。金元好問編。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翰苑英華」四字似是後來改題，痕迹顯然。自序又題「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六字，亦似刓改，未知原書作何標題，俟續考。每頁三十行，行二十八字，是本與影元抄本《中州樂府》款式相同，知亦至大刊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新刊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明弘治刊本，馬笏齋藏書。金元好問裕之編。裕之避兵南渡，悼金源氏亡，誓不更仕，晚年以著作自任，乃築野史亭，隨記聞見，以寓感慨，《中州集》十卷亦其一也。前有自引，綜二百四十五人，略述小傳，首載顯、章二宗之作，卷後附父兄詩，尤見忠孝之忱。是書初刻於至大庚戌龍山趙氏國寶，標題《翰苑英華中州集》。再刻於延祐二年，而黃堯圃別藏金刊本，《士禮居藏書題跋》云，復見一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殆弘治刻也。後有頤齋張德輝序，但弘治本有舊本行款未對，不獲鈔補云。此本行數字數悉合，又有張德輝序，但弘治本有華容嚴詠睿序，稱侍御史沁水李公景仰是集，爲鄉先哲所自錄，因託刊誤，與四方博雅共論焉。後序即張德輝所撰。此豈書賈去其嚴序以充元刻耶？後附《中州樂府》一卷，汲古閣所據以上版者，乃嘉靖丙申毛鳳韶稱儼山陸公家藏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中，不復贅。」殊不知鄧千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元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詩中，小敘一概芟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豈不益信？有「馬玉堂」、「笏齋」二印。

又 《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舊鈔本。河東人元好問裕之集。詩集前有弘治丙辰華容嚴永濬序，【略】次好問自敘，後有頤齋張德輝耀卿序。又毛晉重刻識語。樂府前有嘉靖十五年漢嘉彭汝實序，稱：「《中州樂府》凡三十六人，總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序志之。蜀左轄儼山陸先生偶得是編，謀梓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有屬吏毛鳳韶跋。又毛晉識語：「此本皆依毛刻細楷，書成，嚴序。」後過何義門，焯題云：「毛氏刻此書時所見者止嚴氏重開之本，其行款俱不古。斧季丈曾從都下得蒙古憲宗五年刊本，爲東海司寇公豪奪以去。今汲古閣止有壬、癸及閏集三卷耳。辛巳三月，偶從高陽許氏見甲、乙二卷，因略記其行款於書顏。」蒙古至世祖始以中統紀元，乙卯則在宋爲寶祐三年，當金亡後之二十三年。又二十五年而宋亡，時北方新出水火，故開雕亦無良匠云。又過錄袁又愷注云：「乾隆乙卯八月三日，有書賈持何批《中州集》來，索值甚昂。因錄其所著舊本行款，還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中州集》十卷，元刊本。金元好問撰并序。是書初刻有龍山趙國寶本，爲至大庚戌武宗三年也。此本爲仁宗延祐二年再刻。汲古毛氏所刻列朝詩集行款依此式也。卷末有堯圃跋（卷首有「雲間顧氏君瞻閱藏」二朱記）。

《陶廬雜錄》卷一 元好問撰《中州集》，其意蓋在以詩存史。作者二百四十餘人，得詩一千九百八十餘首，釐爲十一卷，每人繫以小傳。郭元釪重爲補綴，較元原收，不啻倍之。康熙五十年恭呈御覽，蒙定爲《全金詩》七十四卷，冠以序文。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金元好問編。汲古閣刊本。蔣生沐有何義門手批本。《中州樂府》有嘉靖十五年刊本。

又《附錄》 至大刊，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九峰書院刊。丁氏金刊本，歸瞿氏。

又《續錄》 繆藝風藏元至大刊《翰苑英華中州集》，徐氏傳是樓舊藏。明弘治時沁水李瀚刊於西安本，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邊，題《中州甲集》。四部叢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九 《題元刊本中州集》：遺山北渡後，合商平叔、魏元道二家所錄金人詩，并追憶前輩交游諸人之作，都爲一編，歷二十寒暑，得二百四十五家，題曰《中州集》。己酉秋，得眞定提學趙國寶資藉之，乃鋟木以傳，此遺山自序及張耀卿後序所述之源委也。考己酉爲天興亡後十五年，今世所傳舊刻，首題「乙卯新刊」，則爲蒙古憲宗五年，距開雕之日歲琯已六

七更，豈遷延數載始畢工耶！其刊本流傳最爲罕祕，據何義門校本所記，汲古閣所藏祇有壬、癸及閏集三卷，高陽許氏祇有甲、乙二集，近時瞿、陸兩家藏有元本，丁氏則爲弘治本。此本卷帙特爲完具，余得之繆藝風前輩，藝風得之蔣香生鳳藻家。世傳毛斧季在都下得蒙古刊本，爲東海司寇豪奪以去，今驗卷中鈐印及書篋篆刻，知此本即斧季所收，健菴所奪者也。其版式與世傳宋元刻本絕異，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八字，白口，四周雙闌。分甲、乙至壬、癸，凡十集。其所錄以聖製冠首，而以其先人及先友詩殿焉。惟辛集目錄後特標「別起」二字，似寓有微旨。何義門謂此後重在紀人物，而不專以詩。其起於辛者，以《月令》三秋日爲庚辛，行金令，金爲完顏國號，冀於斂更之後而有悉新之望。其說見義門校本跋，此不複述。然遺山惓懷宗國，垂老不忘，其寄託深摯，意或然也。每卷首書名大字占雙行，次低四格排列人名、首數、總目，次小傳，傳後錄詩，狹行細字，格式精雅。其後錢蒙叟《列朝詩集》即依仿其式，蓋隱然以遺山野史亭自命也。卷首遺山自序，其前題曰「中州鼓吹翰苑英華序」（此葉通十六行），次爲總目，題曰「翰苑英華中州集總目」。此首葉標題「鼓吹」六字，次葉「翰苑英華」四字，字體既異，行氣亦不聯貫，顯爲後人所加。余別藏有日本五山版翻刻本，其首題正爲「乙卯新刊」四字，是此書初刻當爲「乙卯新刊」（義門所校本亦如是）。其後板歸坊肆，重印行世，特改題此名，以聳人耳目，冀廣流布耳。此本原缺《中州樂府》，余據五山本影摹補入。其後董綬金同年特取茲本影寫重刊，書手鐫工，極盡精能，楮墨明湛，妙麗絕倫，視原本絲毫無爽。從此化身千萬，遺山遺範，頓還舊觀，不獨汲古本之訛繆，徒資覆瓿，即弘治沁水李氏重開之本，亦可棄如敝履，豈非藝林之盛舉哉！丁丑六月，藏園老人書。

又　《何義門評校中州集跋》：遺山《中州集》刊本，最古見於著錄者，惟徐氏傳是樓有元刊本，昔年藏藝風堂繆氏，嗣爲余得之，此外不數覯也。明代有弘治丙辰李瀚刊本，蓋與遺山詩文集同時授梓者。至汲古閣重刊是書，子晉跋語不言所自出，意亦源於李氏本耶（義門亦云然）。書經三寫，亥豕滋多，讀者沿訛踵繆，或習焉而不察矣。義門手校此書，所據爲元刊，得之高陽許氏，并記其行格爲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款式與今《列朝詩集》相似。余檢篋中藏本驗之，無不脗合。義門閱書，點校並行，或憑舊刻，或以意改，評隲之語，彌滿上下，去取之旨，加以點抹，朱墨之筆，至於再三，可云精審矣。且評校之外，凡當時人物、時事、年月、地理，隨時加意考訂，以發明詩旨。第八卷特標「別起」二字，義門推測其旨，謂：「此後專紀人物，而不專以詩。其必起於辛集者，以《月令》三秋則其日庚辛，行白道而爲金令。金，完顏氏建國之號也。萬物斂更於庚，悉於辛，以天興之亡，當斂更之中，而望其復爲悉新。惓惓故國，廋詞致意，以意逆志。」可云讀書得間矣。

又　此義門先生據元刊手校之本，不特糾正譌誤，即字體之殊，行列之異，亦摹寫鉤勒，以存其眞，可謂精謹矣。余曾別見一本，亦義門所校，然校勘之外，行間有圈點，闌上有題評，末卷有跋語，謂所校元本已由毛斧季歸之崑山徐司寇家，是義門於此書已校兩本矣。傳是樓元刊今已自藝風堂入於余家矣，取此本對核，所校點畫無不密合。顧或者以此本無義門手識爲疑，然觀各卷所鈐「松齋」、「文殊師弟子」、「黃絹幼婦」十數章，皆義門所習用者。且義門校書，常有複本，余生平所見若《長吉詩》、《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卷，皆不止一本，況此書之楷法精勁，決非門弟子所能仿擬耶！辛巳十一月二十一日，沅叔識於長春室。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中州集》十卷，金元好問撰。元至大三年曹氏進德齋刻遞修本，一冊，存二卷（四、五）。

又　《中州集》十卷，金元好問輯。明弘治九年李瀚刻本，十二冊，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邊。

又　《中州集》十卷，首一卷、《樂府》一卷，金元好問輯。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佚名錄何焯批校題識。十冊，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

彭汝寔《近刻中州樂府敘》　《中州樂府一帙》，蓋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敘志之，中間亦有一二憐材者，文亦爾雅，蓋金人小史也。【略】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云。嘉靖十五年歲次丙申冬，漢嘉後學彭汝寔拜書。

毛晉《中州樂府跋》　家藏《中州集》十卷，逸其樂府，梓人告成，殊怏怏然。既得《樂府》一帙，乃九峰書院刻本也，不勝劍合之喜。第詞俱雙調，淆雜無倫，一一按譜釐正，如《望海潮》諸闋，與譜不侔，未敢輕以意改。其小敘已見詩集中，不復贅云。

《汲古閣珍藏書目》　《中州樂府》一本。三兩。

《述古堂書目》卷二　《中州樂府》一本。鈔。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元好問《中州樂府》一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中州樂府》一卷，毛氏影寫元至大本。金元好問撰。宗室文卿從郁、張信甫中孚、王元佐澮三人俱有小傳，毛本刪去。案子晉跋云：「小叙已見詩集中，不更贅。」向嘗疑樂府三十六人，皆有小傳，且妄以爲必有與《中州集》詳略互見之處，甚以毛氏刪之爲惜。今得此本，乃知小傳止有三篇，其人俱《中州集》未載者，蓋以補詩集之闕也。毛氏云云，殆偶未詳考歟？後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本」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中州樂府》一卷，影鈔元本。此本舊附《中州集》後，原出初刻。士禮居以毛氏鈔本重錄，又借濂溪坊蔣氏本校錄異字於後。卷末舊有墨圖記云「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

郝椿齡趙培元《中州樂府跋》　元遺山先生所編《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元代已鋟木以傳。明弘治、嘉靖間，沁水李氏、上海陸氏又刻之，其本皆未見。今所見者，皆常熟毛氏汲古閣本最爲精善，藏書家寶之。顧原版已毀于兵燹，舊本雖頗有，恐日久漸稀，學者難以購覓，因刻《遺山全集》，幷以此綉梓。【略】光緒癸未中秋前一日鄉後學郝椿齡、趙培元謹識。

《蕙風詞話》卷四　得九峰書院刻本《中州樂府》，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連序跋共九十葉。前有嘉靖十五年漢嘉彭汝寔序，稱「《中州樂府》，金尚書令史元遺山集也。凡三十六人，一百二十四首，以其父明德翁終焉。人有小叙志之。蜀左轄儼山陸先生偶得是編，圖刻之。嘉定守貴陽高登，遂刻之九峰書院。」後有屬吏麻城毛鳳韶跋。汲古閣刻《中州集》，據明弘治刻本刻，樂府即據此本。子晉識云：「小傳已見詩集，不復贅。」殊不知鄧千江、宗室文卿、張信甫、王玄佐、折元禮五人，俱未見詩中。小叙一概刪去，未免失檢。書貴舊刻，益信。錢塘丁氏善本堂所藏《中州集》，亦弘治刻本，樂府亦即此本。（又一寫本，並依毛氏復刻本。）弘治刻《中州集》，未刻樂府。嘉靖刻樂府，不附屬《中州集》。毛氏復刻，乃合而爲一耳。

《聲執》卷下　金詞總集，唯一《中州樂府》，元好問所選。原與《中州集》相附麗，故汲古閣兩書同刊。張石洲校刊《元遺山集》，亦彙刊之。其單行本，一爲日本五山覆元本，雙照樓影刊。一爲明嘉靖五峰書院本，彊村校刊，計三十六家，百十三首，附二首。

陶湘《景元至大本中州樂府叙錄》　湘案：元本《中州樂府》，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末有「至大庚戌良月平水進德齋刊本」木記。伯宛從德化李氏所藏張芙川家景寫本上版。日本五山繙刻元本《中州集》後樂府一卷，行款悉同。唯「故室」作「故寶」之類，小有舛誤。近授經大理據傅氏藏園元槧《中州集》重刊，原闕樂府，亦以五山版補完也。

二妙集

論述

吳澂《二妙集序》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群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文者之所能及哉？【略】伯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衮，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遯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解後，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覩靖節，三復不置，已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彦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蓋得其眞。予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吳澂序。

段輔《二妙集序》　顯祖遯庵君與從祖菊軒君，才名道業，推重一世，值金季亂亡，辟地龍門山中。遯庵君既沒，菊軒君自徙晉甯北郭，閉門讀書餘四十年，優游以終。凜然清風，視古無愧。其遺文惜多散逸，所幸存者古律詩樂府三數百篇，皆先侍郎手自紀錄，屢欲傳梓不克。小子不肖，痛先志之未遂，懼微言之或泯，謹用錄梓，藏之家塾，俾後之子孫勿忘先業云。泰定四年丁卯春，別嗣輔拜手謹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略】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

詩集也。【略】克己、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金尚書趙秉文嘗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編詩集，即以爲名。【略】集凡詩六卷、樂府二卷。大抵骨力堅勁，意致蒼涼，值故都傾覆之餘，悵懷今昔，流露於不自知。吳澄序言其有感於興亡之會，故陶之達、杜之憂，其詩兼而有之，所評良允。

著錄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段氏二妙集》二本。舊鈔。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段克己、段成己《二妙集》八卷。河東人，克己字復之，進士；成己字誠之，亦舉進士，官宜陽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略】泰定間，克己之孫輔，官吏部侍郎，以示吳澄，始序而傳之。朱彝尊《曝書亭書目》於《二妙集》下乃題作段鏞、段鐸撰。考虞集所作《段氏世德碑》，鏞、鐸實克己、成己之五世祖，鐸官至防禦使，未嘗有集行世，彝尊蓋偶誤也。【略】《河汾諸老詩集》所載尚有克己《楸花》詩一首、成己《蘇氏承顏堂》等詩七首，皆不在此集中，疑當時所自刪削。又此集成己《冬夜無寐》一首、《中秋》二首、《雲中暮雨》一首，《河汾諸老詩集》皆題爲克己作。此集出自段氏家藏，編次必無舛錯，當屬房祺誤收。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段氏《二妙集》五卷，舊鈔本。金段克己、成己兄弟詩合編，原書八卷，今存卷一至卷五。其書爲《中州集》失載，有吳澂序及虞集碑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二妙集》八卷。明鈔本，許周生藏書。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詩集。趙秉文嘗目之曰「二妙」，集故以名。前有臨川吳澂序，【略】明成化辛丑，中州賈定守絳州，又爲梓傳。此依成化本過錄也。有「碧梧草堂」、「白雲深處」、「德清許民陔華堂藏書」三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二妙集》八卷。【略】元泰定四年段輔刊行，有後跋。明成化辛丑賈定補刊本。

又《續錄》 詩詞雜俎本。《敏求記》：八卷元刊本。張目有舊鈔八卷本，據賈定補刊本。

陶湘《景元本遯庵先生樂府一卷菊軒先生樂府一卷敘錄》 此即世傳《段氏二妙集》。末有泰定四年丁卯春別嗣輔志語。其第七卷爲遯庵克己，八卷爲菊軒成己也。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明成化辛丑，賈定補刊。愛日精廬有舊鈔，亦出賈本。此據元槧影寫。

河汾諸老詩集

論述

房祺《河汾諸老詩集後序》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張石泉、房白雲與元老游從南者，子颺、子京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庵、菊軒有稷亭二段之目，與元老相次登第者，曹兌齋與元老同爲省掾，日以文詩講議者。或曰兌齋雲中應人，吾子列河汾之間，得無附會與？不然，兌齋誠應人，自客汴梁，北渡，居平陽者三十餘年，發明道學，爲文楷式，指授後進，桃李光輝，盈溢其門，或教授鄉里，或宦達四方。有二子，叔舉、季行，文筆亦盛傳，而況狀元王公趙城人，曹之外父也。兌齋生而隱德，光輝汾晉，沒而丘壠在焉，豈非吾鄉先生與？夫諸老之詩，有深而沖澹如陶、柳者，有豪放如李翰林、劉賓客者，有輕俗近雅如元、白者，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有騷雅奧義，古風大章，浸入于杜草堂之域者。吾友楊君仲德議成此集，不幸早世。仲德有云：「不觀遺山之詩，無以知河汾之學；不觀河汾之詩，無以知遺山之大；不觀河汾、遺山之作，不知唐人諸作者之妙；不觀唐人之作，不知《三百篇》六義之深。」予今纂錄，自貽溪至兌齋凡八人，得古、律詩二百一首，號曰《河汾諸老詩集》。

車鼐《河汾諸老詩集序》 金源氏自興定以後，與元日尋干戈，士生其間，形之聲詩，類多感慨悲歌之語，亦其時之使然也。若太原元遺山值金亡不

仕，爲河汾倡正學，麻貽溪、張石泉、房白雲、陳子京、子颺、段克己、成己、曹兌齋諸老，與遺山游從宦遇中一時雅合，以詩鳴河汾。大德間房公祺編集成帙，今所傳者是也。遺山之文爲一代宗工，別有集行於世，房公獨取諸老當金元混擾困鬱之中，其詞藻風標如層峰蕩波，金堅玉瑩，絕無突梯脂韋之習，纖靡弛弱之句，河汾之士眞足尚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略】所編凡麻革、張宇、陳賡、陳颺、房皡、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謙八人之詩，人各一卷，皆金之遺老，從元好問游者。曹之謙本大同人，以流寓河汾，遂營邱墓，故總以河汾諸老題焉。【略】諸老以金源遺逸，抗節林泉，均有淵明義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吉光片羽，彌足寶貴，又何論其完闕乎？

著錄

高昂霄《河汾諸老詩集跋》 《河汾諸老詩集》者，乃大同路儒學教授房先生之所編也。予一日得之。惜乎，諸老一代高名，百年清氣，已嘗遍白于天下，是集未嘗流布也。皇慶癸丑夏，特命工鋟木，以廣其傳。然而諸老之學又豈專乎詩也？出處大略，已具前序，今書是說以告夫後之學者。

車璽《河汾諸老詩集序》 侍御沁水李公叔淵企仰鄉賢，出是集，以畀開封同知侯景星刊行，將以正士氣，嚴禮防，以興起嵩洛之士，罔俾河汾諸老專其美也。

《百川書志》卷一九 《河汾諸老詩集》。元橫汾隱者房祺編纂。金元遺山而下八人，詩二百一首。

《汲古閣校刊書目》 《河汾諸老詩》八卷，七十六葉。

《絳雲樓書目》卷三 《河汾諸老詩》八卷，元房祺。

《述古堂藏書目》卷二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鈔。

《千頃堂書目》卷三一 房祺《河汾諸老詩集》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元房祺編。【略】祺後序稱好問有專集行世，故不錄其詩。然段氏兄弟亦自有《二妙集》，乃其孫輔所編，蓋《二妙集》出於泰定中，祺爲此集時，尚未輯成，故其詩仍得錄入也。其書成於大德間，皇慶癸丑高昂霄爲鋟版。明弘治十一年，御史沁水李叔淵復授開封同知謝景星刊行，河南按察司副使車璽爲之序。今舊刻皆佚，此本爲毛晉汲古閣所刊，稱以林古度、周浩若及智林寺僧所鈔三本互校，乃成完書。然祺後序稱古律詩二百一首，皡皡郝先生序於前，今郝序已佚，而詩止一百七十七首，則尚非全本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舊鈔本。振綺堂藏書。橫汾隱者房祺編。祺平陽人，爲大同路儒學教授，自稱橫汾隱者，殆罷官後乃編斯集歟？凡編麻革信之、張宇彥升、陳賡子颺、陳庚子京、房皡希白、段克己復之、段成己誠之、曹之謙益甫八人之詩，詩各一卷，皆金之遺老也。前有弘治十一年河南按察司副使菏澤車璽序，後有大德辛丑房祺自序，及高昂霄、毛晉兩跋。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元房琪編。明弘治十一年謝景星刊本。汲古閣刊詩詞雜俎本。藝圃搜奇本。

又《續錄》 沈子封藏明弘治本，有車璽序。十行，十七字，黑口雙邊。粵雅堂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全金詩

論述

郭元釪《進全金詩奏》 臣竊私念金有天下一百一十有七年，大定、明昌，承平底定，文治之盛，不減於他代。今世間唐、宋、元、明詩皆有備本，獨金無之，使不薈萃表彰，則河嶽精英，久愈散失，以故不揣愚陋，留意收拾。數年以來，見金人詩《中州集》所無者，即錄藏篋笥。載筆內廷，編纂餘暇，復於天下郡縣志中採輯遺逸，漸成卷軸。小傳之下，參以《歸潛志》及金元人銘表題跋，并說部諸書。凡金人入元不仕者皆附入其末，而即終之以元好問、劉祁。同異互存，洪纖不失，期於一代文獻歷歷可考。

《**退菴隨筆・學詩**》二　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既不能精，甄錄亦尚未盡。我朝康熙間，御定《全金詩》，因郭元釪之舊本，薈萃排纂，重稟睿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乎賅備云。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〇　《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聖祖仁皇帝御定。【略】郭元釪因取好問原本，重爲葺綴，所增之人視舊加倍，所增之詩視舊三倍。仍存好問之小傳，而取劉祁《歸潛志》以拾其遺，別題曰「補」。又雜取《金史》及諸家文集說部，以備考核，別題曰「附」。元釪有所論說，亦附見焉。金源一代之歌詠，彬彬乎備矣。

《**陶廬雜錄**》卷一　元好問撰《中州集》，其意蓋在以詩存史。作者二百四十餘人，得詩一千九百八十餘首，釐爲十一卷，每人繫以小傳。郭元釪重爲補綴，較元原收，不啻倍之。康熙五十年恭呈御覽，蒙定爲《全金詩》七十四卷，冠以序文。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全金詩》七十四卷。康熙四十六年奉勅編。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全金詩》七十四卷，康熙五十年編，內府刊本。

金文最

論述

陳撰《金文最序》　金人著述，自元之中葉，流傳已尠。蘇伯脩《三史質疑》所稱金儒士蔡珪、鄭子聃、翟永固、趙可、王庭筠、趙渢皆有文集行世，兵後住住不存，因欲就京畿諸大族墳墓摹碑文，以備採擇，則當時之文，所存可知矣。當元遺山編《中州詩》，同時有馮清甫者，嘗蒐緝金代文章，積若干百卷。見於姚牧菴所爲墓碑中。清甫與元遺山、李欒城輩相習，伯脩所稱諸家文字，疑其猶可考。然馮氏之書，元代即已無聞。故伯脩與修史諸公俱未之及也。今去之數百年，金人著述稀若晨星，亦其勢然矣。月霄此編，蒐羅甚廣，以數百年散佚之餘，而綴輯如此。世之君子論次歷代文章，其必於是焉取之矣。其間典章、經制、閥閱、勳績及夫年月官位之詳，皆足以補史籍之遺，證其異同，又不當僅以文字論也。

黃庭鑒《金文最序》　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餘年，誠藝林中一闕事也。及門張子月霄嘅焉矢志，爲之網羅散佚，掇拾遺殘。【略】其用心可謂專且摯矣。【略】夫金之立國，元既相讎，明人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當時若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不愧一代作者，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即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旁無所藉，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難矣。乃歲始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

伍紹棠《金文最跋》　張氏此書，博采兼搜，條分臚列，復旁及乎稗官小說、樂石吉金、地志輿圖、釋經道藏。存眞別贋，擇精語詳。如聚碎金，以歸鑪鞴，如斲翹材，以成宋廡。較之蕭樓所錄，孫苑所編，姚《粹》、呂《鑑》之作，搜玉題襟之選，蓋用力爲獨勞，而洽聞爲更備矣。

著錄

阮元《金文最序》　虞山張君竭意搜訪，凡簿錄雜說，以及金石碑刻，一一甌錄，別其體爲四十有二，爲卷百二十。於是金源之文，鉅細咸備，典章規畫，亦瞭然可考。書之大體，本《文粹》、《文鑒》而不別爲去取者，其愼也。

英和《金文最序》　虞山張生裒集有金一代之文爲一百二十卷。名之曰「最」者，取《公羊》「會，最」之義也。始於收國，終於僞齊。上而詔令教令之文，下而金石碑版之作，以及詩評酒檄之瑣言，靡不兼採。

黃庭鑒《金文最序》　及門張子月霄嘅焉矢志，爲之網羅散佚，掇拾遺

殘。自《淦水》、《淳南》、《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以及金石之記、斷蝕之碣，下逮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剩簡，無不廣蒐博采，多金購訪。自庚午迄壬午，積十二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二十卷。

又《金文最跋》 及門張月霄所輯《金文最》百廿卷。其元書以償負爲郡城某氏取去，副藁百卷，經其從子煦涵補鈔成完帙者。今藏罟里瞿氏恬裕齋。鮑子芳谷明於書籍勤購訪，與恬裕齋主人善，假出，倩工繕寫全部，經歲始完。

張金吾《金文最・凡例》 采集金文，自《金史》、《大金集禮》、《大金弔伐錄》、《三朝北盟會編》諸書外，凡山經地志、金石碑版以及醫書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無不甄錄，合之《拙軒》等五集，分類編次，勒爲一百二十卷。取《公羊》傳注「最，聚也」之意，名之曰《金文最》。

伍紹棠《金文最跋》 先榮祿公喜聚書，嘗購得昭文張氏月霄所輯《金文最》一百二十卷，擬付剞劂，時譚玉生舍人丈亦贊成之。旋以夷氛多惡，往來遷徙，迄靡定居，事遂中止。越廿餘年，棠始募工刻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金文最》一百卷，清張金吾輯，黃廷鑒跋。十二冊，九行，二十字，四周雙邊。

宋金三家詩選

顧宗泰《宋金三家詩選序》 今年春，先生始選蘇東坡、陸放翁、元遺山三家詩，補前此所未及。同協助者爲吾友陳君野航，茫如煙海，各一搜尋。三家爲宋以後大家，以選之者存之，盡詩之正軌矣。放翁、遺山二家，先生首爲論定，例言、評語都備；東坡詩于病中選閱，祇有定本，不及評而先生已下世。今野航梓版行世，悉存其舊，不纂入一語，以滋後世惑也。【略】首選三家者，各有面目，各具精神，非擇之至精，無以存其眞，此先生遲之數十年而論定，庶不與唐岐趨而存宋以後之詩也。

陳明善《宋金三家詩選序》 余鈔《唐八家詩》成，戊子夏攜之吳門，請正於歸愚師。因論宋金人詩，師曰：「蘇子瞻天才奔放，鑄古鎔今；陸放翁志在復讎，沈雄悲憤；元遺山遭時變故，登臨憑弔，聲與淚俱。之三家者皆不可不熟習者也。第全集卷帙浩繁，艱于披閱，選本雖多，惜未盡善，能彙而鈔之，亦大快事。」善即以三家詩輯爲請，師許之。今年春，師先定放翁、遺山二家，繼輯東坡集，未及評，而師游道山。嗚呼，師殆絕筆於此矣。善不敢自秘，謹依原本，繕寫付梓，以公海內。

蔣曰豫《宋金三家詩選題識》 《宋元三家詩選》四本，乃先大父從雲松先生游時，先生手批見示者。庚申九月，曰豫重裝既竟，因誌于首葉。

董解元西廂記

論述

張羽《董解元西廂搦彈詞序》 《西廂記》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辭最古雅，爲後世北曲之祖，迨元關漢卿、王實甫諸名家者，莫不宗焉。蓋金元立國，幷在幽燕之區，去河洛不遙，而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大行于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擅一時之聖，其勢使然也。國初詞人，仍尚北曲，累朝習用，無所改更。至正德之間特盛。毅皇帝御製樂府，率皆北調，京師長老，尚能咏歌之。近時吳越間士人，乃棄古格，改新聲，若《南西廂記》，及公餘漫興等作，鄙俚特甚，而作者之意微矣。悲夫！

吳梅《奢摩他室曲叢・自序》 繼則沿宋人大曲之制，擇同調各曲，聯綴成篇，寫懷賦物，名稱其才，是曰散曲。張祿之《詞林摘艷》，郭蒼臣之《雍熙樂府》，凡所輯錄者，皆是也。此皆有辭而無乎白者也。董解元《西廂》，爲諸宮調體，有白語矣，而科介則闕焉。

又《屠隆刻本董西廂跋》 董詞開元劇先聲，通本雜綴市語，不取類書故實，而樸茂渾厚，自出高、王之上。書中不分齣目，最爲創格，未識當時搦彈家如何起畢焉？所用諸牌，率不經見，與元人套曲不同，且多用換頭，又與元劇

祇取前疊者大異。

又《新定九宮大成北詞宮譜序》　董解元《弦索西廂》，明嘉、隆中已絕響矣。又臧晉叔《元曲百種》見諸歌場者，今且無十一矣。獨此書詳錄董詞，細訂旁譜，而臧選全曲，多至數十餘套。

湯顯祖《董解元西廂題辭》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也。嗟乎，萬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張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間，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筆墨烟波之際。董之發乎情也，鏗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墜，余之發乎情也，宴酣嘯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則余于定律和聲處，雖于古人未之逮焉，而至如《書》之所稱爲言爲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清遠道人書于玉茗堂。

焦循《董西廂跋》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于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別》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橫翠。」董云：「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趨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醲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休再似此處棲遲。」董云：「一箇止不定長吁，一箇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情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涼古岸，衰草帶霜滑」，有云「蜷腰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挂。澹煙蕭灑，橫鎖著兩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窗月」，有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綠楊搖，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黃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

《紫釵記總評》　或曰：【略】向嘗見董解元《西廂》，亦有白而無介諢者也，此又何說？曰：臨川序中已言之矣，是「案頭之書，非臺上之曲」也。雖然，亦不可概論。如董解元《西廂》，姿態橫生，風情迭出。

閔遇五《董西廂題詞》　方金元氏之暴興也，非但不通文，亦未嘗識字，非但不識字，幷未嘗有字。其復假他國番書，用以勾稽期會，悉南士之仕彼者教之云云。況聯章累牘，鬬巧獻奇，起無地之樓臺，變三時之寒燠，虜雖黠，其遽能然乎？此非余之言也，史言之，史具在也。然則，今之所爲《千秋絕艷》者，安得動稱金元云乎哉！使其升關閩濂洛之堂，聰明膽識，不下某某輩。成一家言，黼黻六經，即廟祀血食，寧異人任，不得用彼顯而此聞夫，豈其才之罪哉！嗟乎，道器命性，徵角宮商，究竟亦無異，獨以「三蒼」不律，作蒙古皮盧，是可惜耳。然孰毆之也乎？孰驅馳之也？誰爲了此者？余將進而問焉。三謏客閔遇五。

《憲風詞話》卷三　金董解元《西廂記》，撚彈體傳奇也。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駿逸。董有《哨遍》詞云，【略】此詞連情發藻，妥帖易施，體格於《樂章》爲近。明胡元瑞《筆叢》稱董《西廂記》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蓋筆能展拓，則推演爲如干字何難矣。自昔詩、詞、曲之遞變，大都隨風會爲轉移。詞曲之爲體，誠迥乎不同。董爲北曲初祖，而其所爲詞，於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詞出，淵源斯在。董詞僅見《花草粹編》，它書概未之載。

著錄

張羽《董解元西廂搊彈詞序》　關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慨而刻之

矣，而董《記》號爲最古，尤不可少者。乃廢格無傳，又爲之傷其不遇也。往歲，三橋文君爲余〔君〕〔言〕：西山汪氏有元刻本，嘗借錄之，然恨其〔手〕〔首〕尾俱缺，舛謬殊甚，無從校補，每用病焉。柘湖何君晚得抄本，則南峰楊公所藏，末有題語。因賴以考訂異同，脩補遺脫，而董氏之書，于是復完。董解元不知爲何人，爵里事狀不可得而詳。要之，固當世之才士也。余既校董詞，乃序其說如此。若流傳振作，追復古音，以俟同志，又安知世無子期哉？明嘉靖丁巳秋八月，黃鵠山人張羽雄飛序。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董解元古西廂》。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董解元西廂記》。

施國祁《董西廂跋》　舊見《傳是樓書目》有古本《西廂記》，爲董解元作。既閱《輟耕錄》，知其爲金章宗時人。毛西河言：解元爲金章宗學士，有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竝稱。而周憲王《羣英雜劇》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惟王實甫二十二本內，乃有《西廂》五本。自關、王名立，董氏遂掩。緣此曲是撥彈家詞至明時，南詞盛出。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出入煩冗，尤所不解。故有「愛歌新小令，懶唱《北西廂》」之語。不知何人并改爲南詞，以便演劇。關氏既寢，王氏亦僅存。而解元一書，竟如曠劫前物，幾于灰燼無聞矣。今讀此本，爲海陽黃嘉惠刻，定爲《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黃《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蹏，神采駿逸」。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又云：「竹索浮橋，檀口香腮」，爲關氏襲句。據文中尚有「顧不剌的」、「鵲淋涤老」等語，亦似采當日方言也。又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以爲「薰蕕共器」，識者傷之。豈即所傳王氏之五本耶？其爲北曲、南詞，與文人讀本之〔甘〕〔廿〕一折，院家唱本之彩雲開，皆不可知。而此書之爲傳，是古本無可疑者。

張鳳起《屠隆本董西廂序》　赤水屠先生，爲當世博洽君子，亦于《西廂》訂證披閱，蓋不以詞曲苴視之也。然訂證者非一人：張雄飛得董本而較，金在衡得實父本而較，梁少白得日華本而較。余以爲非直飯飣補掇，傳奇中之雅調也，觀者能會作者之意，則庶幾得古人立教之旨矣。

劉世珩《董西廂題識》　《西廂記》世祇知聖嘆外書第六才子，若爲古本，多不知也。孰知所謂董解元《西廂》者？販夫俗子無論矣，在元代，陶宗儀《輟耕錄》即云：「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廂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如明徐天池題虛受齋所刻，其訂正元本《西廂》，有「本謂崔張劇是王實甫撰，而《輟耕錄》乃曰董解元。陶宗儀，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別本《西廂》，乃彈唱詞也，非打本。豈陶亦從以彈唱爲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記以俟知者。」又王伯良新校注《西廂》，其凡例云：「碧筠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繫前元舊本。第謂是董解元作，則不知世更有董本耳。」國朝毛大可《西廂參釋》曰：「董解元《西廂》爲撥彈家詞，其人仕金章宗朝學士，去關、王有百餘年，而時之爲《西廂》者宗之。今董本具在也，碧筠齋、徐天池輩不經見董詞，初指今所傳本爲《董西廂》，則尤謬誤之甚者。古之不易考，每如此。金聖嘆痛詆續《西廂》，而亦不知源出于董。前人尚復如是，矧更在三五百年後耶！」元人詠《西廂》詞《煞尾》：「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楊維楨《元宮詞》有云：「大金優諫關卿在，關卿，乃漢卿也。徐士範《西廂序》云：「關漢卿仕于金，金亡，不肯仕元，其節甚高。關撰《董解元醉走柳絲亭》，殆指此董解元乎？」施北研《禮耕堂叢說》有云：「隆、萬以前，董曲與關漢卿本并稱。」胡元瑞《莊嶽委談》亦云：「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毛大可《詩話》并云：「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搬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搬彈，并唱念之。」焦里堂《劇說》引《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弦，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一見後無繼者。」海陽黃嘉惠刻董曲云：「今世所刻，僅見于四《西廂》。」《傳是樓書目》載有古本《西廂記》，董解元作。余得董解元《西廂》，是閔齊伋朱墨本，題顧渚山樵點定，爲臧晉叔別稱，分爲四卷。按施北研所見黃刻本，分上下二卷，已自不同。嗣又得閔遇五《會眞六幻》本，亦作二卷，想從黃本出，惜黃本未得見。董曲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乃優人弦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黃、閔諸本，有分二卷，有分四卷。四卷本，二卷起商調《定風波》，與上「燒疏」白隔；三卷起雙調《文如錦》，與上紅娘令張生以琴挑之白隔；四卷大石調《玉翼蟬》起，與上蒲西十里小亭置酒白隔。二卷本，下本起《文如錦》，即齊伋本之三卷，卷第一分賓白，曲詞不相聯屬，殊有未當。茲刻不依四卷、二卷之舊，改訂長編，次爲一本，庶合金元雜劇例也，并錄各家載說，列《考據》于卷首。

齊伋本前有畫圖六葉，非《西廂》故實，而內子俶仙以爲棄遺可惜，并照影模，又從顧玄緯《會眞記雜錄》本，模宋本《會眞圖》、《河中普救寺西廂圖》，宋陳居中、明唐子畏畫鶯鶯兩像以冠之。董本在昔，已等于鳳毛麟角，今此本一出，幾同石破天驚。世知《西廂》之鼻祖，有不令人視爲珠璧者哉！光緒二十有六年，歲在庚子雙星渡河日，夢鳳樓主貴池劉世珩識于江寧城南三鋪兩橋寄廬五松七竹九薄之齋。

體類

吳蔡

《**中州集**》**卷一**《**蔡丞相松年**》　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

《**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傳**》　〔松年〕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

《**詩藪**》**雜編卷六**　蔡松年，字伯堅，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號「吳蔡」，俱有集行世。

《**漫堂說詩**》　金初以蔡松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金源文派》曰：樂府推吳彥高、蔡伯堅爲「吳蔡」體。蕭眞卿曰：「皆宋儒也，不當於金源文派列之。當斷自蔡正甫爲宗黨，竹谿次之，趙閑閑又次之。余倡此論，一時無異議云。」

又《**詞評**》**下卷**　《詞品》曰：伯堅丞相樂府，與彥高《東山樂府》，多入選者，即名「吳蔡」體者是也。

《**本事詞**》**卷下**　金學士吳激彥高，【略】工詩文，善書畫，尤精樂府。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詞苑萃編**》**卷六**　金主百一十八年間，獨蔡松年丞相樂府與吳彥高《東山樂府》膾炙藝林，推爲「吳蔡」體。松年《尉遲杯》有「夢似花飛，人歸月冷，一夜小山新怨」之句。

《**白雨齋詞話**》**卷三**　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爲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同時尚「吳蔡」體，然伯堅非彥高匹。

《**聲執**》**卷下**　金源詞人以吳彥高、蔡伯堅稱首，實皆宋人。吳較綿麗婉約，然時有淒厲之音；蔡則疏快平博，雅近東坡。

楊趙

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　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

元好問《**存沒**》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中州集**》**卷四**《**禮部楊公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略】南渡後二十年，與禮部閑閑公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而公以後輩自處，不敢當也。

《**歸潛志**》**卷四**　〔楊雲翼〕晚年與趙閑閑齊名，爲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

又卷九　趙翰林周臣爲學士，楊之美爲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

《**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

又《**楊雲翼趙秉文傳贊**》　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茲事大愧高允。

《**詩藪**》**雜編卷六**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人。【略】與楊雲翼代掌文柄，人號「楊趙」，爲金士巨擘焉。

党趙

《**中州集**》**卷四**　党承旨簨，陽冰以來一人而已，以黃山配之，至今人謂之「党趙」。

《金史》卷一二六《党懷英傳》　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趙〕渢配之，號曰「党趙」。

《養一齋詩話》卷九　《中州集》以党竹溪與趙閒閒並列大家。閒閒亦謂「堂堂竹溪翁，如天有五星。篆籀深漢魏，文章仿六經」。愚按党非趙匹也。党詩清脫有餘，雄渾不足。七古如《吳江新霽圖》、《春雲出谷圖》，跌宕處頗得坡公遺意，惜不多見。傑句如「地傾濰水北，山斷穆陵東」，「潮吞淮澤小，雲抱楚天低」，亦不多見也。閒閒則氣體閎大，健筆縱橫，名篇鉅製，不可悉數，金源之國手、遺山之先師，信無愧色。如《遊華山寄元裕之》七古，雖使裕之執筆不能過。

又《元贈奉議大夫驍騎尉河東縣子段君墓表》　君諱思溫，字叔恭。【略】〔段〕恆生克己，君之考也，有詩文號《遯庵集》。仲弟成己，至大七年進士，主河南宜城簿，詩文號《菊軒集》。與兄齊名之，又稱爲「河東二段」。

《歷代詞話》卷九　段克己《漁家傲》云：「樓外垂楊千萬縷，風落絮，闌干倚遍空無語。」段成己《大江東去》云：「籬菊將開，村醪初熟，且住爲佳耳。個中吏隱無愧。」二段幼有才名，趙尚書秉文識諸童時，目之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兄弟俱第進士，入元後皆不仕，時人目爲儒林標榜。（《古今詞話》）

中州三傑

元好問《雷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杰之士三人，曰高庭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略】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

《詩藪》雜編卷六　雷淵，字希顏，【略】與友人高廷玉、李純父號中州三傑。

二段

吳澄《二妙集序》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群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文者之所能及哉？

作家

左企弓

《**金史**》**卷七五**《**左企弓傳**》　左企弓字君材。【略】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中進士，再遷來州觀察判官。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自御史知雜事出爲中京留守，按刑遼陽。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待奏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略】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邪？」對曰：「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略】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誅之，企弓爭之，乃止。【略】太祖入城受降，企弓等猶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略】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是時置樞密院于廣寧府，企弓等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等辭兵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舍于栗林下，張覺使人殺之。企弓年七十三，謚恭烈。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臨奠。正隆二年，改贈特進、濟國公。

《**契丹國志**》**卷一二**《**天祚皇帝下**》〔張毅〕陰遣將官張謙領五百騎，傳留守令，召燕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於灤州西岸聽候。差議事官趙能就往疏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燕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閤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至燕人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皆無辭以對，遂縊殺之。

《**增訂遼詩話**》**卷上**　企弓字君財，薊人。讀書通《左氏春秋》。天祚時宰相。降金，復舊職，守太傅、中書令。金人既定燕，欲從宋割地初約。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企弓因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初不聽，卒畀宋，然陰有敗盟之意矣。（《金史》參《茅齋自叙》）

虞仲文

《**中州集**》**卷九**《**虞令公仲文**》　仲文字質夫，世南之裔，武州寧遠人。仕爲遼相。歸朝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公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人以神童目之。

《**金史**》**卷七五**《**虞仲文傳**》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也。七歲知作詩，十歲能屬文，日記千言，刻苦學問。第進士，累仕州縣，以廉能稱。舉賢良方正，對策優等。擢起居郎、史館修撰，三遷至太常少卿。宰相有左降，仲文獨出餞之，或指以爲黨，仲文乃求養親。久之，召復前職。宰相薦文行第一，擢知制誥，除中書舍人。討平白霫，拜樞密直學士，權翰林學士，爲翰林侍講學士。年五十五，卒，謚文正。天會七年，贈兼中書令。

《**續夷堅志**》**卷二**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圖繪寶鑒**》**卷四**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官至平章，封秦國公。

《**增訂遼詩話**》**卷上**　仲文字質夫，世南之裔。武州寧遠人。仕爲遼相。歸金，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人以神童目之。四歲作《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中州集》）

張孝純

翟汝文《賜張孝純詔》　勅孝純：卿力保孤城，外抗強虜，率厲將士，久已踰時。朕北顧軫懷，無忘終食。已遣李綱爲宣撫使、劉韐爲宣撫副使，又分命解潛爲制置司，同濟援師，鼓行協力。卿宜聲勢相倚，內外合攻，乘茲銳兵，往禦外侮。明喻將士，各奮忠誠，爵賞之行，朕無所愛。

《中州集》卷九《張丞相孝純》　孝純字永錫，滕陽人，宣和末知太原。國兵圍，守逾年，人相食幾盡，乃下。朝廷憐其忠，換相職，後以相齊致仕。汴京建行臺，起爲左丞相，逾年得請歸鄉里，二兄尚安健，鄉人爲作三老圖。薨，謚安簡。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九三　《節要》：是歲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於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以旦晚孝純歸鄉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知之也。至是，粘罕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宇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閭里共驚新素髮，兒孫重整舊斑衣」之句，則衆莫知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使寨，某得回繳，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弟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竟遠逐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有拜相之命。當是之時，孝純昵於親愛，懼於還虜，因而以喪晚節，於罪固莫能逃，然比之充、豫之輩，固有間矣。

褚承亮

《河朔訪古記・褚先生墓碣》　先生褚氏，諱承亮。宋宣和二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金皇子郎君破眞定，拘境內舊進士七十三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以上皇不道，少主失信」，舉人希旨，極口詆毀，先生離席，揖主試劉侍中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耶？」長揖而出場屋，劉爲之動容。比揭榜，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輩，自號七十二賢榜，時人謂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漫一應之，尋解印去。年七十終。弟子周伯祿等百餘人，因私謚曰元貞先生云。

《金史》卷一二七《褚承亮傳》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眞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眞定，拘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略】劉多承亮之誼，薦知藁城縣，漫應之，即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南宋書》卷六五《褚承亮傳》（存目）

宇文虛中

論述

綜論

李光《論王雲等劄子》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爲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結。及敵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黼等。黼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置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榮，專爲身謀，無復

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宦官，寖以成俗。虛中爲翰林學士，雲爲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皆倚爲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語，靦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倣傚，廉恥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浸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恥，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爲美談。今虛中輩姦貪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

周必大《跋宇文虛中蠶書》 宇文公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儁于地下，可爲痛哭流涕。淳熙丁酉三月戊午。

又 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而得歸，宇文公眞有此書而不得歸，悲夫！淳熙四年三月十八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劉毓盤《輯校東山樂府跋》 施德操《北窗炙輠錄》曰：叔通在金作詩曰：「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眥穿胸不汝忘。」既得柄，遂定和議，送太后歸。復欲效范蠡、曹沫之所爲，挾淵聖以出。前五日，爲人告變，叔通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免，遂爲所擒，實紹興乙丑也。集不傳。王灼《碧鷄漫志》錄其迎春樂詞，曰：叔通久不得歸，于立春日作。楊愼《詞林萬選》錄張孝純《念奴嬌》詞，以《歸潛志》證之，與遺山所謂鄙俚之詞者合，蓋即叔通作也。《中州樂府》不錄叔通詞，意其非金人歟。

分論

《郊廟》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體物精細。

《己丑重陽在劍門梁山鋪》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氣格甚老，結復超曠。

《過居庸關》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筆法陡峭，造韻亦險。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虛中傳》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略】王黼大怒，降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十二議，皆不報。斡離不、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即與虛中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略】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古與秦鳳帥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略】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略】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都亭驛，見金使王汭，因持書復議和。【略】既至敵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略】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略】言者劾以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略】明年春，金人幷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也。」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皓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祖《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略】〔秦〕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眞，輒以「礦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惡之者摘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蘗成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

於我家，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

《中州集》卷一《宇文太學虛中》（存目）

《金史》卷七九《宇文虛中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九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間行往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在，且以其家人書遺之。是日，安見虛中於南驛。翌日，虛中以譽書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思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嗣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釗、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爲邏者所獲，囚之。

又卷五八　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將寇蜀，遣使臣相俛間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齎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旁細字，作道家符錄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

又　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從，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又卷七八　是日，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自雲中始之金國，時宣撫處置使所遣使臣楊安一再至雲中府，虛中遺以〔張浚〕譬書經文並跋語，大略言：「石頭雙林，雖未出世，氣象已咄咄逼人。」又言：「當堅忍其心，有進無退，衆魔將降，吾道自勝。」又言：「若見尊宿，併可告此。」蓋言達錫林牙勢寖盛，欲張浚以其言白上也。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四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僞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爲復讎之舉，欲因九月虜主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爲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禍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

《桯史》卷九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于女眞，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眞，土地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虛中在西掖，昌言開邊之非策，論事侃侃，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俗，且窒其口。時有旨，兵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略】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北窗炙輠錄》卷上　宇文虛中在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奸邪恨最深。」「遙夜沉沉滿幕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閑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妝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金國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閑事」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得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宋元通鑒》卷五七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罪己詔，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略】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

《南宋書》卷二九《宇文虛中傳》　建炎二年，詔求使絕域者，復以虛中爲祈請使。明年，金人遣歸，虛中曰：「奉命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遂留，寄詞張孝純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爲道西山采蕨薇。」又詩云：「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床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

作品本事

《碧鷄漫志》卷二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

王寂《遼東行部志》〔明昌元年三月〕癸未，登紫霞山，觀宇文叔通撰《劉司空神道碑》。劉公名宏，字子孝，唐燕王仁恭之七世孫也，仕遼，任懿州寧昌軍節度使，收國初以闔境歸附本朝。懿之生齒數萬，無踦履之喪，公之力也。古人謂活千人者必封，如公又豈止活千人而已，則劉氏之昌也無疑矣。

《中州樂府》吳激《人月圓》詞元好問跋　彥高北遷後，爲故宮人賦此。時宇文叔通亦賦《念奴嬌》先成，而頗近鄙俚。及見彥高此作，茫然自失。是後人有求作樂府者，叔通即批云：「吳郎近以樂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歸潛志》卷八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略】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　《金源樂府》：吳激赴金人張總管家集，出侍兒侑觴，故宋宮姬也。時宇文叔通賦《念奴嬌》將成，見激作《人月圓》，【略】叔通遂閣筆。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綸言集》三十一卷。宇文粹中、虛中兄弟編集。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宇文虛中《春秋紀詠》三十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　《宇文肅愍公文集》。

吳激

論述

綜論

《中州集》卷三劉迎《題吳彥高詩集後》　片雲蹤迹任飄然，南北東西共一天。萬里山川悲故國，十年風雪老窮邊。名高冀北無全馬，詩到西江別是禪。頗憶米家書畫否，夢魂應逐過江船。

《歸潛志》卷八　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嫩盡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翦裁點綴若天成，眞奇作也。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翦截古人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于宇文自作者哉！」

《詩藪》雜編卷六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米元章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尤精樂府，造語清婉。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吳激《長安懷古》　陶玉禾評：彥高七言，如「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煙拂林杪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晴空上下星」，「竹院鳴鐘疑物外，畫橋流水似江南」，「數樹殘花喜春住，一聲啼鳥覺山深」，皆清新婉麗，具體中、晚，無伉厲之氣。

《本事詞》卷下　金學士吳激彥高，宋侍郎吳栻之子，米元章之婿也。靖康末，奉使北軍，以知名士爲所留，仕爲翰林侍讀。工詩文，善書畫，尤精樂府。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蓮子居詞話》卷一　吳彥高爲中州樂府之冠，不特詞高，其用韻亦謹飭有法。如《人月圓》用麻韻，《春從天上來》專用青韻，《滿庭芳》專用鹽韻，皆用

《廣韻》。即《風流子》陽、唐幷用，祇就近通融，不攔入江也。

《**白雨齋詞話**》**卷三**　金代詞人，自以吳彥高爲冠，能於感慨中饒伊鬱，不獨組織之工也。同時尚「吳蔡」體，然伯堅非彥高匹。

《**聲執**》**卷下**　金源詞人以吳彥高、蔡伯堅稱首，實皆宋人。吳較綿麗婉約，然時有凄厲之音。

劉毓盤《**輯校東山樂府跋**》　劉祁《歸潛志》曰：【略】《東山詞》篇數不多，皆精美盡善，雖多用前人句，其裁翦點綴，若天成，眞奇作也。【略】陳巖肖《庚溪詩話》曰：陳相之過燕山驛，見《風流子》題壁詞劇佳。《中州樂府》亦謂其《人月圓》、《訴衷情》、《滿庭芳》三詞，自是國朝第一手。其《春從天上來》一詞，蓋爲善琵琶者而作，黃昇《花庵詞選》則曰此遇老姬善鼓瑟者而作，不知何說爲確也。

分論

《**病後寄閑甫**》《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清曠似韋蘇州。

《**同兒曹賦蘆花**》《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只一語點題，以下更不刻畫而自不可移，最得咏物之妙。《歷代詩發》卷三一：二詩翛然不俗。

《**早春**》《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山暝」一聯，用筆活脫，便不使景盡句中。

《**晚春言懷寄燕中知舊**》《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天氣乍晴花滿樹）「天氣」二句，漸近自然，不讓右丞。此種自然得之，不假刻琢，不著模擬，而清遠深靜，正與古人不別，一氣流轉。

《**人月圓**》**南朝傷心千古事**）《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右二曲皆精妙悽惋，惜無人拈出。今錄入選，必有能知其味者。《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悽清婉至，花庵詞客極嘗此。《詞綜偶評》：花庵稱其精妙悽婉，良然。然只是善于運化唐句耳。《白雨齋詞話》卷三：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數。

《**青玉案**》**人生南北如岐路**）《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世情自變，吾心自常，是不徒聽天俟命，實于學問中得力者。

《**春從天上來**》**海角飄零**）《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使虜日，聞有歌之者。《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促哀」三句）妙繪。喜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弦，老姬此時當破爲幾弦？白居易《明君詠》：「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都似畫圖中，似不似，總人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吳彥高《春從天上來》一首，全用琵琶故實。《詞則・大雅集》：故君之思，惻然動人。

《**木蘭花慢**》**敞千門萬戶**）《吳禮部詩話》：《木蘭花慢》，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於第二字中有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亦不失此體，餘人皆不能然。《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送浮雲」句）妙語是妙境發之，妙境非妙語不出。後段起句之異常體，柳爲正。「瘦沈愁潘」，有感致。王弈清《歷代詞話》卷九：《木蘭花慢》，惟柳耆卿清明詞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歡情」，皆於第二字中藏韻。近見吳彥高中秋詞云，【略】所用「闌干」、「長安」、「幽歡」等字，亦不失韻。然後段起句又異常體。

傳記

《**中州集**》**卷一**《**吳擧士激**》　激字彥高，宋宰臣拭之子、王履道外孫，而米元章婿也。工詩能文，字畫得其婦翁筆意。將命帥府，以知名留之，仕爲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略】《出散關》詩云：「春風蜀棧青山盡，曉日秦川綠樹平。」《愈甫索水墨以詩寄之》云：「煙拂雲梢留淡白，雲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云：「山侵平野高低樹，水接晴空上下星。」《太清宮》云：「玉座煙霞春寂寂，石壇星斗夜蒼蒼。」《呈正甫》云：「手版西山聊復爾，角巾東第定何時。」《遊南溪潭》云：「竹院鳴鐘疑物外，畫橋流水似江南。」《飛瀑巖》云：「數樹殘花喜春在，一聲啼鳥覺山深。」《誄鄭邸故伎》云：「玉雪自知塵不涴，丹青難寫酒微醺。」《送樂之侍郎》云：「四海蒼生謝安石，一言宣室賈長沙。」《送韓鳳閣使高麗》云：「海東絕域皇華使，天上仙官碧落卿。」《偶題》云：「江湖欹枕夢，風雪打窗時。」此類甚多。樂府「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傷心事，誰挽銀河」等篇，自當爲國朝第一手。而世俗獨取《春從天上來》，謂不用他韻，《風流子》取對屬之工，豈眞識之論哉！

《**金史**》卷一二五《**吳激傳**》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拭，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詔賜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

紀事

蔡松年《水龍吟詞序》　余始年二十餘，歲在丁未，與故人東山吳季高父論求田問舍事。數爲余言，懷衛間風氣清淑，物產奇麗，相約他年爲終焉之計。爾後事與願違，遑遑未暇，故其晚年詩曰：「夢想淇園上，春林布穀聲。」又曰：「故交半在青雲上，乞取淇園作醉鄉。」蓋誌此也。東山高情逸韻，參之魏晉諸賢而無愧，天下共知之。不幸年逾五十遂下世。今墓木將拱矣，雅志莫遂，令人氣短。

《**容齋隨筆**》卷一三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

《**庚溪詩話**》卷下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略】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也。

《**歸潛志**》卷八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高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間，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闋。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詞云，【略】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曰：「當詣彥高也。」

《**詩藪**》雜編卷六　洪景盧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出侍兒佐酒，中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略】。此詞載《容齋隨筆》，佳作也。玉林《詞選》亦采之。激爲米元章婿，能書及詩文，《金史》有傳。按芾有婿段拂，字去塵，米喜其名字與己合，以子妻之。激字彥高，米之婿激，不知亦有取義否耶？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燕谷剩聞》曰：吳彥高在會寧府，遇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梨園舊籍。有感而賦《春從天上來》云，【略】寧宗慶元間，三山鄭中卿從張貴謨出使北地，有歌之者，歸而述之。元遺山聞之，曰：「曾見王防禦公玉述之，句句用琵琶故實，引據甚明，惜不能記憶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吳彥高詞》一卷。吳激彥高撰。米元章之婿，亦陷金。二人皆貴顯。

《中州集》卷一《吳學士激》　有《東山集》十卷，并樂府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吳彥高詞》一卷。

《金史》卷一二五《吳激傳》　有《東山集》十卷行于世。東山，其自號也。

《詩藪》雜編卷六　有《東山集》十卷。（《通考》又有詞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吳激《東山集》十卷。字彥高，宋宰臣拭子，翰林待制，出知深州。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吳激，建州人，字彥高，知深州，有《東山集》。（詞）七首。

趙萬里《東山樂府輯本題記》　吳顏高《東山樂府》一卷，《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著錄。明以後久佚。葉申薌《閩詞抄》所錄僅七首，且贋贋雜出，未爲善本。茲據《中州樂府》、《陽春白雪》、《詞品》及《永樂大典》「寄」字韻所引輯爲一卷，視葉輯則加詳矣。萬里記。

藝文

《中州集》卷二劉著《次韵彥高即事》　福威看九落，筆削在麟經。中道亡三鑒，危時憶九齡。網羅無處避，鼙鼓不堪聽。身遠遼陽渡，心懷峴首亭。脫

巾頭半白，傾蓋眼誰青？斷雁西風急，潸然涕泗零。

高士談

《**棣堂**》《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流落孤臣」句）內翰題禹廟詩云：「可憐風雨胼胝苦，後世山河屬外人。」此詩亦有故主之思也。

《**庚戌元日**》《歷代詩發》卷三一：雄渾悲涼，氣力甚厚。

《**中州集**》卷一《**高內翰士談**》士談字子文，一字季默，宋韓昭王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太學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如云「寒花貪晚日，瘦竹強秋霜」。又題禹廟云：「可憐風雨胼胝苦，後世山河屬外人。」時人悲之。

《**大金國志**》卷二八《**高士談傳**》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高士談《蒙城集》。字子文，一字季默，翰林直學士。

韓昉

《**金史**》卷一二五《**韓昉傳**》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略】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轉史館修撰。累遷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略】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加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改禮部尚書，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尚書如故。昉自天會十二年入禮部，在職凡七年。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除濟南尹，拜參知政事。皇統四年，表乞致仕，不許。六年，再表乞致仕，乃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復請如初，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薨，年六十八。【略】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獨醒雜志**》卷八　契丹爲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眞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十六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爲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于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容齋三筆**》卷五　紹興庚申，北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蠆蠭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兗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幷除屬籍訖。」

劉豫

論述

《**雜詩六首**》一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劉豫身爲叛賊，與張邦昌同罪，而佐金南侵，其惡更甚。不意其詩蕭灑有風致，工艷乃耳。

傳記

《**中州集**》卷九《**劉豫王豫**》豫字彥由，阜城人。仕宋知濟南府事。汴京下，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宋滅楚，更立彥由，國號齊，建元阜昌。八年廢爲蜀王，遷黃龍府，改封曹。有集十卷，行于世。

《**金史**》卷七七《**劉豫傳**》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爲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眞，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

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略】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爲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略】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略】撻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略】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內。【略】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略】。未幾，宋主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略】十日或半月可至。【略】」初，宗弼自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爲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儉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略】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爲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略】（皇統）二年進封曹王。六年，薨。

《大金國志》卷三一《齊國劉豫錄》（存目）

《宋史》卷四七五《劉豫傳》（存目）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豫《劉曹王集》十卷。字彥由，阜城人。

鮮于可

《中州集》卷二《張子羽》　馬定國《齊堂集》載其師友六人：【略】鮮于可字東父，蜀嘉州人。從祖侁、父之武，皆有名於時。東父詩有「小雨潤履綦，花氣襲芳襟」，「十里青山堪布屐，半篙春水已勝舟」之句。

馬定國

論述

《客懷》《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草長春徑窄」二句）三、四工穩，以下率大有不可一世意，然蘊藉。齊堂題壁詩：「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雖以此得名，然亦太發露，至世無蘇、黃，六七子天斷文章，三十年落氣習矣。言不盡意，政極沉鬱。

《舟次丹陽》《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斷雁聲歸」二句）「斷雁」一聯，畫所不到。

《相國寺鐘》《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政是確語，非好翻案。

傳記

《中州集》卷一《馬御史定國》　定國字子卿，茌平人，唐中令周裔孫。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阜昌初游歷下亭，以詩撼齊王豫，豫召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略】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自號齊堂先生，有集傳于世。

《金史》卷一二五《馬定國傳》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譏訕得罪，亦因以知名。阜昌初，遊歷下，以詩撼齊王豫，豫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辯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是文章大進。

有集傳于世。

《**大金國志**》卷二八《**馬定國傳**》（存目）

紀事

《**大金國志**》卷三一《**齊國劉豫錄**》〔阜昌三年〕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官。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馬定國《薺堂先生集》。字子卿，莊平人，翰林學士。

姚孝錫

傳記

《**齊東野語**》卷一一　姚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宣和六年第，調代州兵曹。金人寇鴈門，州將恇怯議降，孝錫竟投牀大駡，不與其議。既得脫去，遂往五臺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時年方三十九。治生積粟至數萬石，遇饑歲，盡出以賑貧乏，鄉人德之。所居正據五臺之勝，亭榭數十，花木百畝。中歲，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朋放浪山水詩酒間，自號醉軒。至八十三乃終，有集號《鷄肋》。有《謁題滕茂實祠》云：「本朝蘇鄭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遺老秖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西陘鴈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平生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七言如「節物後先南北異，人情冷煖古今同」，「久客交情諳冷煖，衰年病骨識陰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終日苦思歸」，「深林有獸烏先噪，廢圃無人泉自流」，「食貧豈復甘秦炙，客病空懷奏楚音」，五言如「岸漲魚吹沫，山空石轉雷」，「谷虛生地籟，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中州集**》卷一〇《**醉軒姚先生孝錫**》　孝錫字仲純，豐縣人。政和四年登科，調代州兵曹。國朝兵入雁門，州將議以城降，官屬恇怯，投死無所，仲純投床大駡，略不以爲意。帥府就注五臺簿，未幾移疾去。因家五臺，善治生，亭榭場圃，富於游觀，賓客日盈其門。州境歲饑，出家所藏粟萬石振貧乏，多所全濟，鄉人德之。中年之後，以家事付諸子，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醉軒其自號也。資稟簡重，喜怒不形於色。棄官時年二十九，至八十三乃終。名士大夫爲詩以弔者數十人。先生長于尺牘，所著《鷄肋集》，喪亂以來止存律詩五卷而已。【略】古詩尤有高趣，恨不復見之矣。

《**宋百家詩存**》卷八《**醉軒集**》　中年後，以家事付諸子，放情山水，詩酒娛樂，自號曰醉軒，年八十三乃終。名士大夫俱作詩弔之。生平著作甚富，尤長于尺牘。因兵燹散佚，僅存今體詩五卷。

藝文

王寂《**姚君哀詞**》　公之父祖，珥漢貂兮。公之兄弟，揭世標兮。丁年射策，追董、晁兮。走官窮塞，政有條兮。宣和失馭，九鼎搖兮。厥民塗炭，生不聊兮。守臣納土，皆願朝兮。公獨完節，儆乃僚兮。中天特立，斡斗杓兮。致之不可，況折腰兮。退安丘壑，躬牧樵兮。西子掃除，嫫母妖兮。龍媒連蹇，駑馬驕兮。英聲義氣，江漢潮兮。文章德業，日月昭兮。初聞謦欬，如九韶兮。坐覺形穢，鄙吝消兮。醉軒下榻，晝爾宵兮。峰山執別，歲月遼兮。宦遊南北，木偶漂兮。期君壽考，松不凋兮。無何集舍，鵬似鴞兮。少微中夜，掩紫霄兮。百年如夢，鹿覆蕉兮。六十小劫，風雨飄兮。滕公載義，駐使軺兮。黃旛裹櫬，恨未消兮。與公平生，言久要兮。幷游地下，廉藺超兮。佳城一閉，無復朝兮。人琴俱亡，誰與調兮。山空月冷，夜寥寥兮。鳥啼花落，春蕭蕭兮。隻雞斗酒，敢忘喬兮。臨風揮涕，川路遙兮。魂其如在，尚可招兮。

《**中州集**》卷一〇李仲略《**姚先生哀詞**》　蚤歲才猷著，崎嶇步世艱。非嫌

食周粟，甘學抱吳關。高義追東漢，移文謝北山。孤風激貪懦，凜凜莫容攀。

王景徽

《中州集》卷二《張子羽》　馬定國《薺堂集》載其師友六人：【略】王景徽字彥美，祁國文獻公溥之後。贈定國詩云：「澗下松杉已蔽牛，溪中蘋藻可供羞。故鄉未有終焉計，欲指吳山歸去休。」

高鯤化

《中州集》卷二《張子羽》　馬定國《薺堂集》載其師友六人：【略】高鯤化字圖南，平原人。少有能詩聲，如「盤中酒影金蛇活」與「流虹聚石缸」之句，皆奇怪不凡。

吳　縝

《中州集》卷二《張子羽》　馬定國《薺堂集》載其師友六人：【略】吳縝字子長，東平人，文肅公奎之孫。年三十以食貧暫仕，即歸隱于魚山狼溪之側。《寄定國》云：「情馳夏日流，目斷晚雲碧。新詩從何來，遠自金馬客。雄深作者意，奔軼古人迹。名高四海望，髮未一莖白。應嗤窮途士，抽簪老泉石。采蕨在南山，驅牛向東陌。勞生豈不苦，衣食迫晨夕。膏粱無宿懷，茅茨得眞適。卒歲將何求，一飽惟力穡。」《訪國城石氏》云：「昔我訪君處，樹涼炎暑收。今君訪我來，城空殘雪留。經時少乘輿，兩至皆空投。茅茨隔溪上，車馬度城頭。不聞機杼聲，但聽溪水流。向來方圓翁，曾伴此中游。近聞大梁至，京塵滿衣裘。相思懶歸步，落日風颼颼。」《山居》云：「西首魚山崦，北連黃石祠。崇崗在東南，我家山北陲。地僻少人事，終朝掩柴扉。尊酒不常得，書卷聊自怡。春風數日來，處處生蕨薇。寸心復何累，一飽良可期。當年終南人，捷徑以貽譏。知我無心者，豈顧悠悠辭。」《擬淵明貧居》云：「淒其歲云暮，北風無時休。晨興倦薪水，夜寐乏衾裯。缺月正裴回，宿鳥頻啁啾。欲無憔悴嘆，奈此霜霰秋。松楸脫兵火，環堵且淹留。閉門念袁安，守賤弔黔婁。坐讀貧士詩，吾乃淵明儔。」《溪上招王仲先》云：「幽居復何爲，冬來性成懶。柴門俯清溪，寸步出亦罕。今晨偶攜杖，愛此晴日暖。寓目隨所之，行到南溪畔。背陰雪猶積，向暖水全泮。擔頤卧石上，仰面蒼崖斷。泉聲何從來，乍喜兩耳換。平分意甚遲，斗落勢方悍。坐來百慮忘，還惜日景短。塵寰多憂虞，中林足閑散。故人戀明時，歸休苦遲緩。幅巾來何時，臨流話幽款。」

張子羽

《中州集》卷二《張子羽》　子羽字叔翔，東阿人。馬定國《薺堂集》載其師友六人：【略】叔翔其一也。定國謂叔翔於文章無所不能。嘗仕國朝，官洛陽云。

祝　簡

《中州集》卷二《祝太常簡》　簡字廉夫，單父人。宋末登科。國初倅某州，仕至朝奉郎、太常丞，兼直史館。有《鳴鳴集》行於世。【略】廉夫詩甚工，如賦雪云「雲屋無寒夢，油燈有細香」，《書懷》云「白髮渾無賴，朱顏更不回」，「遮眼細書聊引睡，扶頭濁酒最關情」，此類甚多。

《大金國志》卷三一《齊國劉豫錄》　太常博士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其大略曰：「蠢爾蠻荊，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豫

手批褒答，減二年磨勘。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祝簡《鳴鳴集》。字廉夫，單父人，太常丞兼直史館。

施宜生

傳記

《中州集》卷二《施內翰宜生》　宜生字明望，浦城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仕齊，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自號三住老人，有集行於世。《賦柳》云：「朱門處處臨官道，流水年年遶禁宮。」《草書》云：「臨池翁忽雲霧集，舞劍浩蕩波濤翻。」《山谷草書》云：「行所當行止當止，錯亂中間有條理。意移毫搖手不知，心自書空不書紙。」《社日》云：「濁澗迴湍激，青煙弄晚暉。緣隨春酒熟，分與故山違。社鼓喧林莽，孤城隱翠微。山花羞未發，燕子喜先歸。」又云：「割少詼諧語，分均宰制功。靈祇依古樹，醉叟泥村童。萬里開耕稼，三時順雨風。行春從此樂，着意酒杯中。」初在潁州日從趙德麟游，頗得蘇門沾丐云。

《金史》卷七九《施宜生傳》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也。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試學官，授潁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爲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於劉麟，左遷彰信軍節度判官。齊國廢，擢爲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轉尚書吏部員外郎，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爲隰州刺史。天德二年，用參知政事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撰《太師梁王宗弼墓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知深州，召爲尚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冬，爲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爲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問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爲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坐是烹死。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其言大喜，竟從范汝爲於建、劍。已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泰之吳翁家三年，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傭事惟謹，主人乃亦置疑邪？」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事咸餕，而汝獨孫諸儕，且撤器有嘆聲，是以識汝非眞傭也。」宜生遂告之故，翁贐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大金國志》卷二八《施宜生傳》（存目）

紀事

曹勛《記施逵事》　建人施逵，字必達。【略】後逃入燕中，改名宜生，就燕登第，其賦題曰《帝日射三十六熊》，逵賦破頭：「朔天子內修文德，外偃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後進用至翰林待制，曾將命本朝，小人之態，方有德色，不愧也。余被旨入虜議事，逵又爲館伴，亦不相唯呵，可見賊心。逵少年時題人《平沙雁落畫》云：「塞鴻橫天三兩行，欲下未下先悠揚。平田到處菰蒲美，託身何必來瀟湘。」則南北之意，固已夙萌。詩言志，可不信哉！

《耆舊續聞》卷六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爲潁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爲寇，據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略】乃變衣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逵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略】逵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逵於暇日買彼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大被寵

任。【略】達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栖。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語鵾雞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卧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今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謾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乃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關西將，俯仰懷賢倚暮風。」

《**稈史**》**卷一**　紹興三十年，虜來賀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諜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忽廋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釁，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實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

《**梅磵詩話**》**卷上**　信州弋陽縣西，有大石歧首，名丫頭巖。或題云：「何不梳妝便嫁休，長教人喚作丫頭。」欠兩句，後施達續之云：「只因未有良媒在，直至如今萬萬秋。」達建安人，太學第四人登第。後從范汝爲之亂，范敗，竄入北界，易名宜生。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復以出疆漏語被誅。

《**詩藪**》**雜編卷六**　楊用修詩話載施宜生《含笑花》詩云：「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褒帷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讀者多不知宜生何人。按《稈史》：宜生，福州人，少遊鄉校不利，有僧鑒其相當大貴。然毛皆逆生，法必合此乃驗。因從范汝爲，范敗，亡命入金。金主亮校獵國中，一日獲熊三十六，宜生獻賦，有「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之語。亮大喜，擢第一。驟拔至禮部尚書，來使宋，漏亮南侵策，歸而被烹。其爲人蹤跡奇甚，且于宋世事有關，而史逸之，故節錄于左，此詩亦頗佳。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施宜生《三住老人集》。

藝文

《**中州集**》**卷三劉迎**《**上施內翰**》　十年不見建安公，草木依然臭味同。賴有酒尊煩北海，可無香瓣禮南豐。天堪禮樂三千字，海國鵾鵬九萬風。正以高軒肯相過，免教書客感秋蓬。

滕茂實

《**齊東野語**》**卷一一**　滕茂實字秀穎，吳人（國史作杭州人）。初名祼，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彥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誘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叙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旛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病中，嘗夢遊清涼境界，覺而病愈，恐亦前緣。今預作哀辭，幾於不達，方之淵明

則不可，若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

《中州集》卷一〇《滕奉使茂實》　茂實字秀穎，姑蘇人，初名祼，徽宗改賜焉。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樞密路允迪、翰林修撰宋彥通奉使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國相怒，囚使人於雲中。欽宗北遷，秀穎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放允迪、彥通南歸，茂實留雁門。與兄宗正丞福、淮南發運使祺共居。久之，家人至自汴梁，秀穎往來幷代之間，布衣終身。臨終令黃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士大夫哀其忠，爲之起墳於雁門，歲時致祭。【略】〔李〕鍾秀云，喪亂以來，家所藏書焚蕩都盡，避兵山中民家，偶於破箱中得秀穎詩一編，紙已敗爛。前序秀穎自作，可辨者百餘字，大略言能安於死生之分而不能忘感慨之氣。又曰蘇屬國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自此始，予敢援以爲例。後叙是筆吏林泉野老彥古，年七十八手錄三滕始末，號東陽滕秀穎鳳山思遠記者。詩數百首，可讀者什六七，臨終一詩，缺三五字而已。

又滕茂實《臨終詩并序》　某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爲刊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游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于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蘧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鄰復盟好，杖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涂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嘆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群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爲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歛我不須衣，裹尸以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沈怨。它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又姚孝錫《題滕奉使祠》　本期蘇鄭共揚鑣，不意芝蘭失後凋。遣老祇今猶涕淚，後生無復識風標。西徑雁度霜前塞，滹水樵爭日暮橋。追想生平英偉魄，凌雲一笑豈能招？

朱之才

《南越行》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叙次宛轉，不著議論，最得古意。

《中州集》卷二《朱諫議之才》　之才字師美，洛西三鄉人。宋崇寧間登科，入齊爲諫官。坐直言黜爲泗水令，尋乞閒退，寓居嵫陽，因而家焉。昆弟數人，皆有文名。師美自號慶霖居士，有《霖堂集》傳於世。如云「魯甸分鴻影，齊山入馬蹄」，「門靜堪羅雀，書成不換鵝」，「雨過好花紅帶潤，日長嘉樹綠移陰」，此類甚多。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朱之才《霖堂集》。字師美，洛西人，仕劉豫爲諫官。黜爲泗水令。

張通古

《金史》卷八三《張通古傳》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遁去，屏居興平。太祖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通古，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知其才，召爲樞密院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兼六部事。【略】除中京副留守，爲詔諭江南使。【略】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略】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進拜平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鄆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封潘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柄，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略】正隆元年，以司徒致仕，進封曹王。是年薨，年六十九。

《增訂遼詩話》卷上　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

遁去。金割燕京與宋，宋人欲收人望，召之。通古辭謝，隱居太寧山下。後仕金，至平章政事，封鄆王。正隆初，以司徒致仕，封曹王。卒年六十九。（《金史》）其《靈壁寺》詩云：「萬壑千巖裏，林開一徑深。數年勞想望，此日快登臨。勝境情難盡，危途力不任。樓臺相映抱，松柏自蕭森。花散諸天雨，燈傳古佛心。鶴泉寒漱玉，園地舊鋪金。石磴崎嶇上，桃谿窈窕尋。淵明能止酒，叔夜況攜琴。所恨無長暇，徒勤惜寸陰。清宵誰我伴，乘興但孤斟。」（《全金詩》）

劉著

《**鷓鴣天**》（**雪照山城**）《詞則・閑情集》卷二：風流酸楚。

《**中州集**》卷二《**劉內翰著**》　著字鵬南，舒州皖城人。宣、政末登進士第。歸朝預銓調，碌碌州縣，年六十餘始入翰林充修撰，出守武遂，終于忻州刺史。皖城有玉照鄉，既老，號玉照老人，示不忘本云。

王寂《**鴨江行部志**》　甲辰，次熊岳縣，宿興教寺。晚登經閣，南望王元仲海岳樓，不及一牛鳴，但以謁禁，不得一登覽爲歉。舊聞京師名公皆有題詠，已刻石於樓下，命借副本，因得詳觀，蓋玉照老人劉鵬南爲之序。

張斛

論述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張斛**《**夜雨南山**》　陶玉禾評：秘書五言有佳句，刻畫精細而不入纖，如「天圍秋漲闊，山背夕陽孤。岸樹晴猶濕，汀煙近卻無」，「細草沙邊樹，疏煙嶺外村」，「春木有秀色，野雲無俗姿」，「雨聲喧莫島，水色借秋空」等語是也。

《**寓中江樓**》《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綠漲他山雨」二句）「綠漲」二句甚佳，惜四句連用顏色字。

《**南京遇馬丈朝美**》《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行路相逢初似夢」二句）極淺極眞，凡詩到眞處，淺語亦深，常語亦奇。

《**訪香林老**》《歷代詩發》卷三一：脈絡相承，渾如一片。

傳記

《**中州集**》卷一《**張秘書斛**》　斛字德容，漁陽人。仕宋爲武陵守。國初理索北歸，官秘書省著作郎，有《南游》、《北歸》等詩行于世。漁陽有峒陽，故詩中多及之，如賦《小孤山》云：「天圍秋漲闊，山背夕陽孤。岸樹晴猶濕，汀煙近卻無。」《巫山對月》云：「雲開千里月，風動一天星。」《河池出郭》云：「細草沙邊樹，疏煙嶺外村。」《中江縣樓》云：「綠漲他山雨，青浮近市煙。」《中秋》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松門峽》云：「春木有季色，野雲無俗姿。」賦禮部侍郎張浩然遼海亭云：「晴光搖碧海，遠色帶滄洲。」又賦臨漪亭云：「雨聲喧暮島，水色借秋空。」《秋興樓》云：「碣石晚風催雁急，昭祁寒漲與雲平。」人多誦之。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斛《南遊》、《北歸》等詩。

劉撝

《**歸潛志**》卷八　予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爲一

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

趙　㪚

《蜀山曉發》《金元詩選・金詩選二》：用字甚雅。

《中州集》卷八《趙轉運㪚》　㪚字叔通，黃山先生渢之父也。宋末汪彥章任鄞州教官，（通）叔（通）爲學正，嘗預酬唱。故其詩文皆有源委。國初登科，仕至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

李　森

《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　〔李晏〕父森，字彥實，工於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人多傳誦之。

翟欽甫

《養疴漫筆》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詩藪》雜編卷六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賦詩，翟故拙起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大笑。續曰：「霜天明月照蓬瀛。」衆駭然。連賦「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云云。衆延之上坐。（見《說郛》。後四句亦清雅，迥不類《中州》諸作，以稍冗，故不錄。）

邢具瞻

《中州集》卷八《邢內翰具瞻》　具瞻字巖夫，遼西人，天會二年進士，與吳、蔡爲文章友，仕至翰林待制。

蔡松年《臨江仙・雪晴過邢巖夫》　誰信玉堂金馬客，也隨林下家風。三杯大道果能通。相逢開老眼，著我聖賢中。會意清言窮理窟，人間萬事溟濛。暮寒松雪照群峰。衰顏無處避，只可屢潮紅。

王　繪

《中州集》卷八《王太常繪》　繪字質夫，濟南人，天會二年進士。《武陟道中》詩云：「梧葉重勝迎日露，蕎秧薄要護霜雲。」人頗稱之。仕至太常卿，有注太白詩行於世。

晁　會

《中州集》卷八《晁洗馬會》　會字公錫，高平人，道院文元公之後。宣和末中武舉，仕爲太子洗馬。天眷二年經義進士。爲人美風儀，器量宏博。澤人經靖康之亂，生徒解散，公錫稍誘進之，貧不能就舉者必厚爲津遣，在官下則分俸以給之，至于李承旨致美昆仲亦出其門，士論歸焉。歷虞鄉、猗氏、臨晉

三縣令。以興平軍節度副使致仕，年七十八終於家。詩號《泫水集》。《虞鄉縣齋》云：「官況薄於重榨酒，瓜期近似欲殘棋。」《王官谷》云：「煙藏芳樹遠，雲補斷山齊。」鄉人至今傳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晁會《澶水集》。字公錫，高平人，天眷二年進士，興平軍節度副使。

李之翰

論述

《中京遇因長老》《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起筆飄灑而沉鬱。

傳記

《中州集》卷八《李寧州之翰》　字周卿，濟南人。宣和末擢第，人有勸參童貫可以徑至館職者，周卿謝絕之。國兵破洺州，縛見元帥，誘之使降，語及君臣之際，辭情慷慨，自分一死，帥憐之，遂被錄用。後守寧州，陷田侍郎珏黨籍除名，徙上京，遇赦復官，終於東平倅。有《漆園集》行于世。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之翰《漆園集》。字周卿，濟南人，東平倅。

藝文

元好問《別李周卿二首》　行路澀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涕留餘潸。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惟君篤高義，日來款柴關。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還。相思一尊酒，幽恨寄山間。　城居日龜黽，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束。溪光淡於冰，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周卿學有淵源，東州詩人未見其比，與予約西游，如詩中所說）。

又《別李周卿一首》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拄天手，功自斷鼇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爲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望君清廟瑟，一洗箏笛耳。

趙亮功

《中州集》卷八《趙亮功》　亮功華州人，嘗監富平酒。

楊興宗

《出劍門》《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晚唐妍句。

《中州集》卷八《楊興宗》　興宗高陵人。宋既渡江，故興宗有《龍南集》。予同舍郎關中楊君美嘗見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楊興宗《龍南集》。高陵人。

何宏中

《**齊東野語**》**卷一一** 何宏中字廷遠，先世居雁門，父子寄守武州宣寧尉，歿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舉，廷對第二名，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獨韋城不下，後爲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副使武漢英守銀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漢英戰死，宏中堅守，以糧盡被擒。金人憐其忠，授之以官，廷遠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邪？」囚西京獄，久之，免爲黃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遷徽宗東華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眞》、《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餓死亦何辭。姓名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國史乃失其傳焉。

《**中州集**》**卷一〇**《**通理何先生宏中**》 宏中字定遠，先世居雁門。叔祖青出武弁，任忻州兵馬使，因家焉。【略】幼倜儻，儀觀秀整，雅以奇節自許。宣和末，方賊擾江浙，定遠以太學武舉進士陳破賊三策，徽宗褒諭，謂非近日言事者所可比。已而破賊如定遠策，遂知名。宣和元年集英殿試策，中第二，調滑州韋城尉。汴京被圍，州郡多避走，獨韋不下。兵退，統制武漢英奏辟，欽宗御札召赴軍前，以路塞不果。因請兵眞定宣撫司。時副帥种師中兵已潰，宣撫司檄定遠副漢英守銀冶路。既而太原破，西路無完城，定遠等提兵幷山而東，將赴援京師。俄漢英戰死，定遠收合散亡，立山棚七十四所，號令所及，千里而遠，艱食數月，人不敢相食，詔以爲武節大夫、河東河北兩路統制接應使。是後國朝兵日盛，所守唯銀冶一城而已，帥府募人生致定遠。天會五年三月，糧盡被擒。【略】囚西京府君廟二年。帥一日召之，授以官，又不拜，使之充軍，亦不從。取家屬填城黃龍府，益偃蹇不行。帥怒，褫衣欲斬之，定遠欣然就戮，曰：「得死所矣。」擁之行已數十步，帥終不忍，召還，問：「爾授官不願，充軍又不行，填城又不行，斬又不懼，畢竟欲如何？」定遠徐曰：「生死在公，奚問爲？」帥怒解，繫之西京獄，得州人保任者數十族，乃放歸。請爲黃冠。時神霄宮廢，道士舊以徽宗爲東華君，將毀其像，定遠爲起紫微殿，遷像事之。年六十三，正隆四年病歿。自號通理先生，所著《成眞》、《通理》二集，藏于家。州將傅愼微幾先贈詩云：「故人何定遠，造物不虛生。骨胳稜稜瘦，詩篇字字清。世尊皆道藝，我獨見忠誠。尊酒分攜後，何時蓋復傾。」其餘與朱少章輩唱酬甚多，皆爲所推重，載之墓碣之陰。

賈泳

《**中州集**》**卷八**《**賈泳**》 泳字漢甫，洛陽人。

孫九鼎

《**中州集**》**卷二**《**孫內翰九鼎**》 九鼎字國鎮，忻州定襄人。天會六年經義第一人。在太學時游金明，作詩云：「片片桃花逐水流，東風吹上木蘭舟。隔溪紅粉休相認，年少孫郎不姓劉。」弟九疇、億俱有時名，三人同榜登科。吳彥高贈國鎮詩云：「孫郎有重名，談笑取公卿。清廟瑟三嘆，齋房芝九莖。」其爲名流稱道如此。中州文派，先生指授爲多。年八十餘卒。

王仲通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王仲通字達夫，閬陽人，又云中京人，狀元石琚榜及第。亶時坐欺罔，與田穀等爲黨錮，貶爲庶人。葛王立，復官禮部郎中。

《**中州集**》**卷八**《**王雄州仲通**》 仲通字達夫，長慶人。天會六年進士。皇統中陷田穀黨籍，編配五國，會赦還。世宗即位，復官，終于永定軍節度使。

完顏勗

《**金史**》**卷六六《完顏勗傳》**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略】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冊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弈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略】俄同監修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光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時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略】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修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髭鬢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板行之。」

王競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王競字無競，相州人。乃本朝王炎之親兄弟，（常）〔嘗〕爲禮部尚書。

《**中州集**》**卷八《王禮部競》** 競字無競，安陽人。宋末登科，仕國朝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四，大定四年卒。無競善作大字，字或廣長丈餘，而結密如小楷，京都宮殿題牓皆其筆。趙禮部以爲古今第一手，唯党篆差可配耳。

《**金史**》**卷一二五《王競傳》**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年十七以蔭補官。宋宣和中，太學兩試合格，調屯留主簿。入國朝，除大寧令，歷寶勝鹽官，轉河內令。【略】天眷元年，轉固安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爲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略】天德初，轉翰林修撰，遷翰林直學士，改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擢禮部尚書，同修國史如故。【略】大定二年春，從太傅張浩朝京師，詔復爲禮部尚書。【略】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官。

《**圖繪寶鑒**》**卷四**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官至翰林承旨。善大字，作墨竹亦古怪。

張中孚

《**驀山溪**》《蕙風詞話》卷三：張信甫詞傳者祇《驀山溪》一闋，【略】以清遒之筆，寫慨慷之懷，冷烟殘照，老馬頻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昔人評

詩，有云「剛健含婀娜」，余于此詞亦云。

《**中州樂府・張太尉信甫**》　信甫名中孚，世爲安定望族。初以父任知寧環鎮戎三州。天會中，宋亂，渭帥劉錡遁走，諸將推信甫攝帥事。時左副元帥軍已次官池，信甫乃詣行營，約衣冠禮樂無變宋舊，則當送款，從之。即日事定，授鎮洮軍節度使，兼涇原經略安撫使，改陝西諸路節制使。及地入於宋，信甫留臨安。皇統中，理索北歸，就拜行臺兵部尚書。天德二年，參知政事。貞元初新都城，遷尚書左丞。以病乞身，出爲濟南尹，改南京留守，未幾薨。【略】信甫昆弟天性友愛，起行陣間而文雅俱有可稱。信甫自號長谷老人，才甫、季弟某義谷，有《三谷集傳於家。

《**金史》卷七九《張中孚傳**》　張中孚字信甫，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仕宋至太師，封慶國公。中孚以父任補承節郎。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泣涕請迹父尸，乃獨率部曲十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尸以還。累官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以兵拒大軍。浚走巴蜀，中孚權帥事。天會八年，睿宗以左副元帥次涇州，中孚率其將吏來降，睿宗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略】天眷初，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朝廷賜地江南，中孚遂入宋。宗弼再定河南、陝西，移文宋人，使歸中孚。至汴，就除行臺兵部尚書，遷除參知行臺尚書省事。明年，拜參知政事。貞元元年，遷尚書左丞，封南陽郡王。三年，以疾告老，乃爲濟南尹，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宿王。移南京留守，又進封崇王。卒，年五十九，加贈鄧王。

王去非

《**山左金石志》卷一九党懷英《大金故醇德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去非，字廣道。上世東蒙人，系出琅邪諸王。其居平陰之石硤者，莫知所以徙。【略】先生束髮知問學爲文章，不喜爲進取計，嘗試有司，不合即屏去。益探六經百家之言，務爲博贍該詣，又雜取老、莊、釋氏諸書，采其理要，貫穿融會，折諸大中，要本於吾儒修身養性之道，自信而力行之。其發於誠接於物者，求諸古人或難焉。鄉鄰化服，翕然咸尊師之。先生無他資，獨妻孥耕織以給。【略】先生之教人，皆因其材而勉其可至。凡所答問，皆孔子教仁孝之意。有問以釋氏之戒定慧、道家之攝生者，則對曰：「《易》之寂然感通，《中庸》之中和，《詩》之思無邪，若是者非定慧與？孔子語顏淵，視聽言動勿以非禮，非戒與？《易》之愼言語節飲食，孟子之養心寡欲，非攝生與？」蓋未嘗深詆佛老，而其徒頗自棄其學而歸焉。【略】先生沒，門人議謚之，皆曰先生之德，所謂大醇者非耶，乃名曰醇德。【略】銘曰：曲學搶攘道術裂，滔愚汩絓資剽敓。已潰不支矧可遏，或激其瀾益善決。惟韓歐陽道未溺，偉哉先生復世出，所遭雖殊用則一。守經會異正途闢，有來歸之使順適。儒風振振被鄉邑，童□知書況成德。噫天生賢鮮遇合，惟窮而隱道乃集。嶽神川靈要終嗇，劃然響邸應萎哲。三山皐如隱封鑿，不亡者存此其息。高風凜然世所式，以詔後人視茲石。

《**金史》卷一二五《王去非傳**》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即分惠人。弟子班帙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鄰有喪，忌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壁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劉長言

《**中州集》卷九《劉右相長言**》　長言字宣叔，東平人，宋相莘老之孫，而學易先生斯立之猶子也。父蹟，年三十五，終於儀眞令，工詩能文，有《南榮集》傳東州，今獨予家有之。宣叔正隆宰相，詩文能世其家。

邊元勳

《**中州集》卷八《邊轉運元勳**》　元勳字輔臣，豐州人，後遷雲中。祖貫道，遼日狀元。輔臣天會十年進士，終於河間路轉運使。

胡礪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胡勵字元化，山東密州人。少被虜，韓昉放從良。狀元及第，是年出《好生德洽民不犯上賦》。亮時爲刑部尚書。葛王立，改翰林承旨。

《**金史**》**卷一二五**《**胡礪傳**》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略】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略】皇統初，爲河北西路轉運都勾判官。【略】改同知深州軍州事，加朝奉大夫。【略】再補翰林修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定。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于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礪以令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深器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略】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海陵數遣使臨問，卒，深悼惜之。年五十五。

張景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張景仁字受甫，廣寧人，劉仲淵榜別試及第。久在翰林苑。葛王立，除翰林侍讀學士。

《**金史**》**卷八四**《**張景仁傳**》　張景仁字壽甫，遼西人。累官翰林待制。貞元二年，與翟永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題，忤海陵旨。【略】大定二年，僕散忠義伐宋，景仁掌其文辭。宋人議和，朝廷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姪，但不肯世稱姪國。往復凡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世宗稱其能，嘗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眞能文之士也。」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講。八年，爲詳讀官。【略】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略】十年，兼太常卿，學士、同修國史如故。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爲御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求如古之御史大夫，然後行之，斯爲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誚卿，亦謂朕不能知人。卿醉中頗輕脫失言，當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頗率易，不可任臺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略】景仁頓首謝。

《**歸潛志**》**卷八**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聃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爲學者法。

劉仲淵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劉仲淵字介石，燕山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日月得天能久照賦》。亮時爲翰林待制。葛王立，遷直學士。

杜佺

《**馬鬼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風致殊佳。

《**中州集**》**卷八**《**杜佺**》　佺字眞卿，武功人。宋末有詩名於關中。兒時嘗作藥名詩，有「杜仲吾家好弟兄，自然同姓又同名」之句。及以五言百韵上乾州通判馬涓，涓大加賞異。阜昌中登科，蔫官亦有聲。馬鬼太眞墓過客多題，其詩甚多，道陵詔錄其詩，得五百餘首，付詞臣第之，眞卿詩在高等。舊有《錦溪集》，亂後不復見矣。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杜佺《錦谿集》。字眞卿，武功人，宋末有詩名於關中。

蔡松年

論述

綜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竹坡叢話》曰：伯堅丞相樂府，多入選者，即名「吳蔡」體者是也。獨推其「銀屏小語，私分麝月，春心一點」，乃《尉遲杯》也。

又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張蓉鏡《蕭閑老人明秀集注跋》　松年字伯堅，少負奇才，名滿天下。仕金由行臺尚書省令史至尚書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謚文簡。因鎮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當時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讀其《念奴嬌》一闋，激昂慷慨，宜乎遺山稱爲集中壓卷之作。

《聲執》卷下　金源詞人以吳彥高、蔡伯堅稱首，實皆宋人。吳較綿麗婉約，然時有凄厲之音；蔡則疏快平博，雅近東坡。

分論

《庚申閏月從師還自潁上對新月獨酌十三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筆墨矜鍊，翛然無俗塵，議論亦未至發露無餘，然終覺渾涵之氣少。

《七月還祁》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燈火未可親」四句）蕭灑疏淡，筆復流便，「燈火」四語，頗類襄陽。

《晚夏驛騎再之涼陘觀獵山間往來十有五日因書成詩》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吐屬清新，筆似坡公。

《尉遲杯》《紫雲暖恨翠雛珠樹》　《詞品》卷二：蔡松年小詞「喜銀屏小語，私分麝月，春心一點」，麝月，茶名。麝言香，月言圓也。或言麝月是畫眉香煤，亦通，但下不得「分」字。

《念奴嬌》《離騷痛飲》　《中州集》卷一：此歌以「離騷痛飲」爲首句，公樂府中最得意者。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詞苑叢談》卷三：金元百年間，樂府推蔡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和「大江東去」，乃樂府中最得意者。

《滿江紅》《半嶺雲根》　《滹南詩話》卷三：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是「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眞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永遇樂》《正始風流》　《滹南詩話》卷三：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滿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蕭閑《小重山》云：「得君如對好江山，幽棲約，湖海玉孱顏。」比余詠梅《清平樂》云：「玉容依舊。便抵江山秀。」略與昔賢闇合，特言外情感不同耳。

失調名（歸興高于瀲滪堆）　《滹南詩話》卷三：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瀲滪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瀲滪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鷓鴣天》《秀樾橫塘十里香》　《滹南詩話》卷三：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炯疏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眞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

也。《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明秀集》樂善堂賞荷詞：「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滹南老人詩話》云：「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似易『膩』字差勝。」龍壁山人云：「蓮本清豔，膩得其貌，未得其神也。」余嘗細審之，此字至難穩稱，尤須與下云「薰沈水」相貫穿。擬易「潤」字、「媚」字、「薄」字，彼勝於此。似乎「薄」字較佳，對下句「高」字亦稱。

《**石州慢**》《滹南詩話》卷三：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眞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蕊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澈之氣，以滌除惡味耳。

《**水龍吟**》《**待人間覓箇**》《滹南詩話》卷三：蕭閑自鎭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千秋歲**》（**碧軒清勝**）《蕙風詞話》卷三：《明秀集・滿江紅》句：「雲破春陰花玉立。」清姒極喜之，暇輒吟諷不已。余喜其《千秋歲・對菊小酌》云：「秋光秀色明霜曉。」意境不在「雲破」句下。

《**詞苑萃編**》卷二一　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無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

傳記

《**中州集**》卷一《**蔡丞相松年**》　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士。伯堅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鎭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謚文簡。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略】二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俱第進士，號稱文章家。正甫遂爲國朝文宗，特甫非其比也。

《**金史**》卷一二五《**蔡松年傳**》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宣和末，守燕山。松年從父來，管勾機宜文字。宗望軍至白河，郭藥師敗，靖以燕山府降，元帥辟松年爲令史。天會中，遼、宋舊有官者皆換授，松年爲太子中允，除眞定府判官，自此爲眞定人。嘗從元帥府與齊俱伐宋。【略】齊國廢，置行臺尚書省于汴，松年爲行臺刑部郎中。都元帥宗弼領行臺事，伐宋，松年兼總軍中六部事。宋稱臣，師還，宗弼入爲左丞相，薦松年爲刑部員外郎。【略】遷左司員外郎。松年前在宗弼府，而海陵以宗室子在宗弼軍中任使，用是相厚善。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松年啓之。海陵謀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顯位以聳南人觀聽，遂以松年爲賀宋正旦使。使還，改吏部尚書，尋拜參知政事。是年，自崇德大夫進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右丞，未幾，爲左丞，封鄧國公。【略】久之，進拜右丞相，加儀同三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薨，年五十三。海陵悼惜之，奠于其第，命作祭文以見意。加封吳國公，謚文簡。【略】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性復豪侈，不計家之有無。文詞清麗，尤工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吳蔡」體。有集行于世。

《**大金國志**》卷二八《**蔡松年傳**》（存目）

紀事

蔡松年《**雨中花詞序**》　（余）自丙辰、丁巳以來，三求官河內，經營三徑，遂將終焉。事與願違，俯仰一紀，勞生愈甚，弔影自憐。然而觸於事物，感今懷昔，考其見於賦詠者，實未嘗一日而忘。李君不愚，作掾天台，出佐是郡。因其行也，賦樂府長短句以叙鄙懷。行春勝日，物彩照人，爲余擇稚秀者以《雨中花》歌之。使清泉白石聞我心曲，庶幾他日不爲生客耳。

又《**石洲慢詞序**》　毛澤民嘗九日以微疾不飲酒，唯煎小團，薦以菊葉，作侑茶樂府，卒章有「一杯菊葉小雲團，滿眼蕭蕭松竹晚」之語。僕頃在汴梁三年，每約會心二三客，登故苑之友雲亭，或寓居之西巖，置酒高會，以酬佳節。酣觴賦詩，道早退閒居之樂。歲在庚子，有五字十章。其一云：「去年哦新詩，小山黃菊中。年年說歸思，遠目驚高鴻。」逮今已復三經是日，奔走塵泥，勞生愈甚。今歲先入都門，意謂得與平生故人共一笑之樂，且辱子文兄有

同醉佳招。而前此二日，左目忽病，昏翳，不復敢近酒盞。癡坐無聊，感念身世，無以自遣，乃用澤民故事，擬菊烹茶。仍作長短句，以《石州》之音歌之。

又《滿江紅詞序》（玉斧雲孫）　舅氏丹房先生，方外偉人，輕財如糞土，常有輕舉八表之志，故世莫能用之。時時出烟霞九天上語，醉墨淋漓，擺落人間俗學，自謂得三代鼎鐘妙意。今年以書抵僕，言行年七十，精力愈強，貧愈甚，知大丹之旨愈明。意使早成明秀歸計，以供其薪水之費也。作《滿江紅》長短句，以發千里一笑云。

又《水龍吟詞序》（亂山空翠尋人）　僕三年爲郎外臺，故人楊子能爲廣文博士，暇日每相尋爲文字飲。其詞章敏妙，臨觴得紙，下筆不能自休。去歲收燈後，過楊於鄭氏山亭，酣觴賦詩，最爲快適。自此僕遂東來，比得其詩，頗道當時風味，戲作越調《水龍吟》以寄之。

《本事詞》卷下　蔡伯堅在翰林日，奉使高麗。東夷故事，每上國使來，館有侍妓。伯堅于使還日，爲賦《石州慢》云，【略】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蕭閑集》六卷。蔡伯堅撰。靖之子陷金者。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蕭閑集》六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蔡松年文集》。字伯堅，尚書右丞相，謚文簡。

《詞徵》卷四　蕭閑老人《明秀集注》三卷。金蔡松年撰，魏道明注解。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蕭閑老人明秀集注》三卷，影寫金刊本。從陳君子準藏金刊本影寫。金蔡松年撰，雷溪子魏道明元道注解。原六卷，今存一至三三卷。目錄全，卷一、二曰《廣雅》，卷三、四曰《宵雅》，卷五、六曰《時風》。松年，道明俱見《中州集》。明秀者湖山名，松年雅愛之，故以爲名。金源樂府推松年與吳彥高，當時號「吳蔡體」。《中州集》小傳附載《念奴嬌自序》一篇，元遺山謂是松年樂府中最得意者，此詞今載第一卷中，蒼涼悲壯，誠集中不多見之作也。王滌南、元遺山於松年詞俱極傾倒，而於道明注頗致不滿（見《滌南遺老集》、《中州樂府》）。如憶恆陽家山云「暮涼白鳥歸喬木」蓋寫宅前眞景，而注以爲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滿江紅》詞云「一枝梅綠橫冰萼，對淡雲，新月炯疏，星都如昨」，蓋總述所見之景，而注以淡雲爲衣，新月爲眉，疏星爲目。凡此之類皆近穿鑿，故不爲二公所許。然集中所與酬贈諸人，如陳沂、范季霑、梁兢、曹浩、杜伯平、吳傑、田秀實、高鳳庭、李彧、李舜臣、趙松石、陳唐佐、趙伯玉、許採、楊仲亨、趙愿恭、張子華等，《中州集》俱未載，道明詳注其仕履始末，則賴以傳者不少矣。【略】是書自《直齋書錄解題》外絕無著錄者，原本尚是金源舊槧，遇堯（睿宗諱）、恭（顯宗諱）等字皆缺末筆。陳君子準得自郡城周氏，予從之傳錄者。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蕭閑老人明秀集注》三卷，金刊殘本。金蔡松年撰，題雷溪子魏道明元道注解。原書六卷，無序跋，今存卷一至三。案目，卷一、二爲《廣雅》上、下，卷三、四爲《宵雅》上、下，卷五、六爲《時風》上、下。松年字伯堅，翰林學士靖子，官至尚書右丞相。始寓汴都，其第曰蕭閑堂，又作園於鎮陽，曰蕭閑圃，故自號蕭閑老人。元遺山《中州集》詩傳云：「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集中《念奴嬌》第二首爲公最得意作，讀之，其平生自處可見已。道明易州人，官安國軍節度使，著有《鼎新詩話》，亦見《中州集》。昔秀水朱氏輯《詞綜》，未見此集，僅於《中州樂府》中錄取，訛以所著爲《蕭閑公集》。是本雖不全，亦罕覯之祕笈矣。每半葉十二行，行廿三字，雙行夾注行三十字，凡「供」「堯」「乘」字皆有減筆。稽瑞樓得諸郡中周氏。

黃丕烈《題影鈔本金槧蔡松年詞殘本後》　詞山曲海費收羅，宋刻元雕幾許多。只有金元《明秀集》，錯教當日眼前過（李中麓家詞山曲海，余藏詞曲甚夥，名其所曰「學山海居」）。　集雖剩半目猶全，宵雅時風次第編。好事詞仙數朱萬，只將兩闋世間傳。　中州文獻問遺山，樂府諸家見一斑。四庫但登《天籟集》，蕭閑兀自在人間（金人詞專集登諸四庫者，止白朴）。

張蓉鏡《蕭閑老人明秀集注跋》　《明秀集》者，蕭閑老人蔡松年撰。【略】注出魏道明手，徵引博洽，集中酬贈諸君，俱爲詳注始末，俾一代人文，得所考核，未可以滌南、遺山微有不滿而忽視之也。原集六卷，著錄《直齋書錄解題》。元明以來，久無傳本。此三卷陳君子準得之郡城周氏，金源舊槧，古色盎然，一時詫爲奇秘。月霄以巨資倩名手影鈔，行間小楷，毫髮不差。余更從愛日精廬假歸摹寫，精益求精，不覺青過于藍。惟其中「堯」「恭」等字，俱繫金諱，刊板幷缺末筆。今間爲鈔者添補，稍失本來面目耳。甲申七月付裝，漫記

于卷尾。後之藏弆者，其尚知其所寶愛焉。

孫原湘《明秀集注跋》 原集六卷，魏道明注。今存一至三卷。金人專集傳世者，自元遺山外，惟滹南、滏水數家。茲集久不著錄，陳子準得之吳門周氏。月霄、芙川，輾轉傳錄，出以見示。松年詞與吳彥高齊名，稱「吳蔡」體。朱竹垞《詞綜》僅錄《尉遲杯》一闋，萬紅友《詞律》只存《月華清》一闋。按全集目錄，《月華清》在第四卷，《尉遲杯》在第五卷，俱在此三卷之外。後三卷尚有百余闋，今所存者七十二闋耳。零璣剩璧，彌足珍愛。即雷溪之注，雖失之繁冗，而于當時酬贈諸君，俱一一詳其仕履，亦足以補《中州集》之未備也。

王鵬運《明秀集跋》 右，金蔡松年蕭閑老人《明秀集》，魏道明注三卷，按目共六卷，今僅存前半矣。是書向惟見于《直齋書錄解題》，乾嘉間藏書家得金槧殘本，遞相影寫，始顯于世。元遺山《中州樂府》、王從之《滹南遺老集》皆于此注有微詞，從之指摘尤夥。想當時固盛行也。金人撰述，流傳最罕，此注雖穿鑿冗複，皆在所不免，然于蕭閑同時賡和諸人，如陳沂、范季霑、梁兢、曹治、杜伯平、吳杰、田秀實、高廷鳳、李或、李舜臣、趙松石、陳唐佐、趙伯玉、許采、楊仲亨、趙願恭、張子華輩，《中州集》俱未載。道明一一詳其仕履始末，又遺聞軼事，零章斷句，往往而有，足與劉祁《歸潛志》并爲金源文獻之徵。且蕭閑詞與吳激并稱，時號「吳蔡」體，尤爲風尚所宗。因校付手民，以永其傳。蓋自金源至今，越五百餘年，始再登梨棗也。獨是屢經影寫，字多形近之訛。與萬叟生水部再三校讎，始可卒讀。其引用詩文字句，與今本間有異同，可與疑而無從校正者，皆仍之。

楊邦基

《中州集》卷八《楊秘監邦基》 邦基字德茂，大定中進士。仕至秘書監、禮部尚書。文筆字畫有前輩風調。世獨以其畫比李伯時云。

《金史》卷九〇《楊邦基傳》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綯，宋末爲易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綯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潔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略】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略】降坊州宜君簿，轉高密令。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爲兵部員外郎矣，且其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爲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秘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注。【略】出爲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蕭永祺

《金史》卷一二五《蕭永祺傳》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永祺率門弟子服齊衰喪。固作《遼史》未成，永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翰林侍講學士，同修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遷承旨。尚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召見于內閣，諭以旨意，永祺辭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既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諮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卒年五十七。

張中偉

《鄖州志》沈英《棲閑居士張中偉墓表》 君張氏，諱中偉，字充甫。【略】父諱達，贈太師，宋靖康末以右武大夫刺吉州，王師圍太原，引兵赴援，力戰城下死之。【略】諸子皆以蔭補官。君甫七歲，授保義郎，累陞忠翊郎。比冠，

特授昭毅郎、閤門祗候，而兩兄皆已貴顯，伯氏原國公中孚，時經略涇原，仲氏宗國公中彥，亦經略秦鳳，故辟君涇原幕書寫機宜文字。【略】既秩滿，會關輔多故，遂無復仕進意。兩兄屢相稱引，當途者將處以郡佐，不屑也。少日屏居南山，築室開軒，榜曰睡樂，以寓起居閑適之意。【略】齊國既廢，河南之地復歸版圖，而原公入被柄用，顧問所及，首以君材爲對。他日安閒之日，因諭君以撫仕趨其行，君復書辭之，大略以爲貴賤窮通，各行其志。累辭數百，陳義甚高，且以詩繼其後，獨道韋杜間花繁酒熟之樂而不及其他。【略】君素懷經濟之略，而養志既久，滋厭仕宦，故晦不自顯，若與世相忘者。及酒酣慷慨，論說古今人物與夫治亂成敗之迹，皆詣理極，人然後知君非無意於世也。平生嗜讀書，尤善作詩，語意冲澹，蓋感而不懟，樂而不流，有晉宋詩人風致。善五古□□□□□□，文集凡數百篇，號曰《三谷》。蓋原公曰長谷，宗公曰野谷，而君曰義谷云。【略】大定二十五年十二月庚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七。

王樞

《中州集》卷九《王內翰樞》　樞字子慎，良鄉人。遼日登科。仕國朝直史館。

宋楫

《中州集》卷八《宋孟州楫》　楫字濟川，長子人。年十九，天德三年擢第，除著作郎。母老丐歸養，許之。泰和三年，以省掾從吏部尚書梁肅使宋，副趙王府長史。直臣獵淮上，射一虎，斃之，濟川有詩記其事，語意俊拔，泗州守刻石於鎮淮堂。濟川官至孟州防禦使。

趙晦

《中州集》卷九《睡軒先生趙晦》　晦字光道，管城人，宋末代州法曹、秀容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自號睡軒居士。

王璹

《中州集》卷八《王汾州璹》　璹字君玉，太原人。天眷二年進士。【略】家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嘗有金蠶、金馬之瑞。君玉仕至汾陽軍節度使。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

劉彧

《春陰》　《歷代詩發》卷三一：無一字一句不切春陰。

《中州集》卷二《劉修撰彧》　彧字公茂，安陽人，天眷二年經義第一人。自號香巖居士。歷京兆總幕，終于翰林修撰。

白賁

《中州集》卷九《白先生賁》　賁，汴人，自號決壽老。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俱以經學顯。

石　琚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石琚字子美，中山府人。亶朝狀元及第，是年出《君子能通人之情賦》。葛王立，除參知政事。

《**金史**》**卷八八《石琚傳》**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略】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略】故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略】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左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六事。【略】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略】丁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略】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略】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略】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略】顯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于家，年七十二，謚文憲。

張莘卿

《**山左金石志**》**卷二〇黃久約《大金故朝散大夫鎮西軍節度副使張公神道碑》**　公□□□，蓋老其字也。世爲城陽人。幼強學自立，家貧無師，閉戶獨學，日誦千餘言，祁寒隆暑弗懈。宋末兵革俶擾，所在盜賊充牣，饑饉轉徙，人不聊生，公挾策負書之田間，躬勤耒耜，日課□□，暇則爲文，日富月華，時固未有知者。齊國建立之六年，沂州類試，旁數郡舉子亡慮數千百人，公初出應試，薦名第一，人始大驚。及得其所試詩賦策論傳之，莫不畏服，且嘆其晦養涵蓄極其宏大，而一發遂不可掩也。其後凡四□鄉書，三爲舉□，遂中天德三年甲科。時行臺進士會試上京，猶用舊法試策擢第，公所對嘗選爲第一矣，西試官主意有不相和，強摘其中一語誣爲疵病，力沮之，不能奪，卒置第二。【略】初任徵事郎、河州防禦判官，改濮州軍事判官。丁父憂，服除，再爲河州防禦判官，終更，調單州魚臺令，又調萊州膠水令。數月被選爲國史院編修官，又入翰林應奉文字。考滿，補鎮西軍節度副使兼嵐州管內觀察副使。【略】不幸感疾，歿於京師其子太常博士所居宣明巷僦舍，實大定十九年九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略】閒居議論，無一妄語。至於俚俗劇談戲論與夫詞曲纖艷之作，略不掛口。【略】公文章溫潤峻潔，似其爲人。字畫遒勁，得蘇東坡先生遺法。在史館時與修《太祖》、《睿宗實錄》，書成，號詳略得宜。逮直詞垣，詔命□下，操筆立就，傳觀坐間，咸服其精敏，詞旨典雅，得兩漢之風。有文集十卷。【略】銘曰：維公之學，沉酣載籍，博物洽聞。維公之文，溫潤絢縟，氣老益振。行成於家，譽譁於鄉，孝友恂恂。韜含蘊蓄，俟時而鳴，一鳴驚人。自茲鄉書，三爲舉首，學徒畢臻。遂登甲科，人猶爲恨，合冠時英。泛水依蓮，割鷄操刀，所至有聲。圭璧其溫，冰雪其清，善不近名。金臺紬書，玉署代言，稽古之榮。積學美身，推之門人，以及子孫。

王從龍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王從龍字雲卿，山東密州人，亶時經義狀元。葛王立，除太常少卿。

王　喆

論　述

范懌《重陽教化集序》　凡詩詞往來，賡唱迭和，皆予一一目睹而親見之。雖片言隻字，無非發揮至奧，冥合於希夷之趣也。是以收聚所藏，編次至三百餘篇，分爲三帙，共成一集。

又《**重陽全真集序**》　眞人羽化之後，門人裒集遺文，約千餘篇。辭源浩博，旨意宏深，涵泳眞風，包藏妙有。實修眞之根柢，度人之梯航也。【略】載開版印行，廣傳四方，俾後人得是集者，研窮其詞，如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見煙，知火必近，使人人早悟而速成，實仁者之用心也。

趙抗《**重陽教化集序**》　〔馬〕先生舊爲寧海著姓，祖宗皆以通儒顯宦。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樂恬淡。已深悟玄元之理，一日重陽眞人自終南行步而來，一見而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開談笑語，如舊交夙契。或對月臨風，或遊山玩水，或動作閒宴，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爲重，謂人生於電光石火，如隙駒朝露，不思治身，妄食名利。儻修之不早，若一入異境，則雖悔何追。常以是而深切勸勉，冀一悟而超脫塵世。顧丹陽依違而未決，乃歎曰：「下手遲也。」遂入環堵，令丹陽日親饋一食。自十月朔而處，所須惟文房四寶、布衣草履，枕石而席海藻，隔窗牖而求詩詞者接跡，舉意即就，略無思索。當隆冬積雪之際，和氣滿室，居百日而方出。嘗入夢於丹陽，而警之以天堂地獄，又索梨栗芋，每十日而分賜之，自一以至五十五，爲陰陽奇偶之數，皆以詩詞往復酬和而顯其旨意。於是丹陽夫婦開悟，厭塵俗樂雲水，書誓狀，願師於眞人。茲《分梨十化》之由也。【略】凡當時之一篇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沈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爲於己也。【略】玩其文，究其理者，則全眞之道思過半矣。自丹陽得遇，殆今一紀有餘，闡揚其教，四民瞻禮，多入道而從《下手遲》三集。

王滋《**重陽教化集後序**》　惟我丹陽眞人冰清玉立，淵渟谷虛，視富貴如涕洟，等聲名於桎梏。嘗遇重陽眞人，親授秘旨，所謂目擊心會，色授神與者矣。而重陽公又復著爲詩詞，發明眞要，丹陽公隨機酬和，如響應聲。前後僅數萬言，辭質而義明，言近而指遠，其勤勤懇懇若此者，蓋欲指示學徒，易爲開覺故也。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一劉祖謙**《**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師咸陽人，姓王氏，名喆，字知明，重陽其號。母孕二十四月而生。美髮髯，目長於口，形質魁偉。任氣而好俠，少讀書，繫學籍，又隸名武選。【略】正隆己卯間，忽遇至人於甘河，以師爲可教，密付口訣及飲以神水。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陽狂垢汙，人益叵測。慮夫大音不入俚耳，至言不契衆心，故多爲玩世辭語，使人喜聞而易入。其變異譎詭，千態萬狀，不可窮詰。【略】師後於南時村掘地爲隧，封高數尺，榜曰「活死人墓」。又於四隅各植海棠一株，曰：「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爲一家耳。」居三年，復自實之，遂遷於劉蔣，與和李二眞人爲友，各結茆居之。至大定丁亥夏，復焚其居，人爭赴救，師婆娑舞於火邊，且作歌以見意。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怡老亭。馬亦儒流中豪傑者，初未易許師，故懇師菴居，固其扃鐍，率數日不給食，縱與食之，亦未嘗見水火跡。或時夜就馬語，莫知其所由來。及去，追之不及，扃鐍如故。間與魂交夢警，分梨賜栗之化不一。馬於是始加敬信，與其家人孫氏俱執弟子禮。又得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等七人，多類此。號馬曰丹陽，譚曰長眞，劉曰長生，丘曰長春，王曰玉陽，郝曰廣寧，孫曰清靜散人，並結爲方外眷屬。迨己丑季秋，留王、郝於崑崙山，攜四子西歸。抵汴，寓王氏逆旅。無幾何，呼丹陽付密語，無疾而逝，春秋五十有八。四子歸其柩，葬於劉蔣故菴之側。丹陽因廬於墓次，今之祖庭是也。師先自六年前，於長安樂村菴壁留題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乃知仙齡有期，非偶然也。有詩詞千餘篇，分爲《全眞》前、後集，傳於世。玉峰老人胡光謙爲之傳。

《**圖繪寶鑒**》**卷四**　重陽眞人王壽，字知明，咸陽人，大定中得道登眞。其初度馬丹陽夫婦日，嘗畫骷髏、天堂二圖，并自寫眞及作松鶴圖與史宗密眞人。

著錄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眞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重陽子**》（存目）

李道謙《**七眞年譜**》（存目）

范懌《**重陽全眞集序**》　眞人羽化之後，門人裒集遺文，約千餘篇。【略】京兆道衆，聚財發槧，雖已印行，而東洲奉道者多，因去版路遙，欲購斯文，不

易得也。長生劉公，教門標的，仙宗羽儀，爲一代之師眞，作四方之教主。謂全眞之風起於西，興於東，遍於中外，其教廣矣大矣。乃命曹瑱、來靈玉、徐守道、劉眞一、梁通眞、翟道淸等化緣，特詣吾鄉，求序於懌。以眞人文集分爲九卷，載開版印行，廣傳四方。

趙抗《重陽教化集序》 故門人袁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爲三集：上曰《教化下手遲》，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共三百餘篇。

王滋《重陽教化集後序》 其門人靈眞子朱抱一等，相與袁集編次，計三百餘篇，釐爲三卷。嘗請諸其師，而名之曰《下手遲》，曰《分梨十化》，曰《好離鄉》。集既成，一時修眞之士，共珍祕之。

馬大辨《重陽分梨十化集序》 歲在壬寅，丹陽飛錫東來，復還鄉邦。一日，語諸門人曰：「眞人平昔著述，已有《全眞》前、後集，又其遊吾鄉時所著，類皆玄談妙理。袁集得三百餘篇，分爲三帙：上曰《下手遲》，中曰《分梨十化》，下曰《好離鄉》。此集關西雖已刊印，然傳到鄉者何其罕耶！」門人共對曰：「眞人向至寧海化師父，實其根始。他處尙且刊行，況鄉中乎！當重加校證編次，亦作三帙，命工鏤版，以廣其傳。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眞人》 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短咏，殆千餘首，目之曰《全眞》前、後集，幷《雲中錄》，明鉛汞坎離之說，盛行于世。又答登州道衆書詩及十九圖。

《白雲霽道藏目錄》卷四 《重陽全眞集》十三卷，終南重陽子王喆撰。

又 《重陽教化集》三卷。

又 《重陽分梨十化集》上、下二卷。

藝文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眞人贊》 祖師出世，四遇眞仙。飮甘河之一味，授秘辭之五篇。十九葉相承於桂樹，一萬枝不絕於金蓮。寶鏡高提，照譚馬壺中之景；神珠獨耀，見丘劉劫外之緣。誰知太古家風，憑衲衣而暗渡；卻羨玉陽名字，仗傘竹以偷傳。錯上釣竿，大士出默然之海；晚歸船舫，散人游淸靜之淵。作大教權輿之主，開全眞戶牖之先。逮功成而名遂，然後跨鸞鶴而飛上靑天也。張神童詩曰：「占斷終南一洞天，曾來東海領諸仙。只恐入聖超凡手，種出黃金七朶蓮。」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眞讚·重陽王眞人》 出應道運，豪雄絕倫。甘河得遇，兀若狂人。挈還四師，大開全眞。巍巍法教，東海西秦。

《山左金石志》卷一九《王重陽畫像詩刻》 三冬游海上，六出滿天涯。爲訪神仙窟，經過道士家。

韓汝嘉

《中州集》卷八《韓內翰汝嘉》 汝嘉字公度，宛平人。父昉，遼末狀元，仕國朝至宰相，嘗作《武元聖德神功碑》，爲作者所稱。公度皇統二年進士，累遷眞定路轉運使。坐公事遷淸州防禦使，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卒。

楊伯雄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楊伯雄，咸平府人，狀元劉仲淵榜及第。葛王立，除翰林直學士。

《金史》卷一〇五《楊伯雄傳》 楊伯雄字希雲，眞定藁城人。【略】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略】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也。一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略】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欝到，淸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略】大

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略】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略】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略】是年至涼陘，徼巡果有疏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群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略】十二年，改沁南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略】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略】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

朱自牧

論述

綜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朱自牧《秋雨得雲字》**　陶玉禾評：自牧五言如「海氣開孤月，岩姿起暝煙」，「山雪尋崖斷，林煙逐樹低」，「燈殘星在壁，霜重水漫衾」，七言如「寒天展碧供飛鳥，落日留紅與斷霞」，皆戛戛生新，但墨痕尚有未化處耳。

《**龍性堂詩話續集**》　金源氏時朱自牧詩，句法工致，楚楚不俗，最得唐人筆意。如《郊行》云：「小溪煙重偏宜柳，平野雲垂不礙花。」《秋眺》云：「樓影不搖溪水淨，春聲相答暮山空。」《清河道中》云：「川平佛塔層層見，浪穩商舟尾尾行。」《細雨不出》云：「疏疏小雨槐花落，寂寂虛堂燕子飛。」諸如此類，何減倚樓、校書當年？

分論

《**秋雨得雲字**》《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棲鴉不動寒偎樹」二句）體物賦景，正以精細爲工。

傳記

《**中州集**》**卷二《朱葭州自牧**》　自牧字好謙，棣州厭次人。皇統中南選宋端卿榜登科。大定初以同知晉寧軍事卒官。有詩云「寒天展碧供飛鳥，落日留紅與斷霞」，又云「水禽孤影白，霜果半腮紅」，「海氣升孤月，巖姿起暝煙」，「山雪尋崖斷，林煙逐樹低」，「燈殘星在壁，霜重水漫衾」，句法之工類如此。

孫用康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孫用康字游古，燕人，壹時狀元及第，是年出《仁爲道遠行莫能致賦》。葛王除翰林修撰。

劉璣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劉機字仲章，益都府臨朐縣人。幼年被虜在葛王家，葛王父潞王放從良應舉，狀元楊建中榜上甲及第。葛王立，授左拾遺，凡事多取謀於彼。其人足智略，又溫粹，士多歸之。

《**金史**》**卷九七《劉璣傳**》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爲太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略】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

數事。【略】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略】明昌二年，入爲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爲御史臺所糾罷。承安二年卒，年八十二。

李晞顏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李晞顏，獻州人，又云中山府人。亶時因作省元下第，特賜及第。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任忠傑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任忠傑山西天成縣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賞罰之令信如四時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

郭長倩

《**中州集**》**卷八**《**郭秘監長倩**》　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巖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次明傳》爲時人所稱。有《崑(崙)〔崙〕集》傳于世。

《**金史**》**卷一二五**《**郭長倩傳**》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朋望、王無競、劉巖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詩藪**》**雜編卷六**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有《昆侖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郭長倩《崑(崙)〔崙〕集》。字曼卿，文登人，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祕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

王堪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王堪，棣州人，亶朝經義及第。葛王立，爲翰林修撰。

呂中翰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呂宗翰字周翰，燕人，亮時狀元及第，是年出《王業艱難賦》。葛王立，除翰林修撰。

王彥潛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王彥潛，河間人。亶時狀元及第，是年出《文以足言行而遠賦》。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楊伯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楊伯仁，伯雄之弟，狀元王彥潛別試及第。葛王立，除翰林待制。

《**金史》卷一二五《楊伯仁傳》**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也。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改左拾遺。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鳥詩》以諷。丁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賜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第一，未唱名，【略】〔伯仁〕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愼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略】改著作郎。居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副使。入爲起居注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略】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同知安化軍節度使，到官三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復兼右諭德。除濱州刺史。【略】入爲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略】改吏部侍郎，直學士如故。鄭子聃卒，宰相舉伯仁代之，乃遷侍講，兼禮部侍郎。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略】不數月，兼左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大臣舉可修起居注者數人，上以伯仁領之。從幸上京，伯仁多病，至臨潢，地寒因感疾，還中都。明年，上還幸中都，遣使勞問，賜以丹劑。是歲，卒。

綦戩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綦戩字天錫，山東人。少被虜，亮特賜及第，授應奉翰林文字。葛王立，遷待制。

魏道明

《**中州集》卷八《雷溪先生魏道明》**　道明字元道，易縣人。父遼天慶中登科，仕國朝爲兵部郎中。【略】〔諸子〕俱第進士，又皆有詩學。元道最知名，仕至安國軍節度使。暮年居雷溪，自號雷溪子，有《鼎新詩話》行於世。元道《春興》云：「燕來燕去烏衣巷，花落花開穀雨天。」《高麗館偏涼亭》云：「碧海半彎蝸角國，春風十里鴨頭波。」《中秋》云：「丹桂知經幾寒暑，冰壺別是一山川。」其所得者也。

毛麾

《**中州集》卷七《毛宮教麾》**　麾字牧達，平陽人。大定十六年舉學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入教宮掖，歷太常博士，終於同知沁州軍州事。有《平水集》行于世。

《**賓退錄》卷二**　「萬里鑾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綉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叔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境。椎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也，然次年改宏詞爲詞學兼茂，終徽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爲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詩藪》雜編卷六**　【略】右見趙與時《賓退錄》。詩不能佳，然黍離之感具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毛麾《平水集》。字牧達，平陽人，大定十六年特賜進士出身，同知泌州軍州事。

王琢

《**中州集》卷七《姑汾漫士王琢》**　琢字器之，平陽人，與毛牧達同時，相友善，天性孝友，爲鄉里所稱。酷嗜讀書，往往手自抄寫。家素貧乏，而能以剛

介自持，未嘗有所丐貸。時命不偶，年四十五以病卒，士論惜之。有《姑汾漫士集》行於世。所著中《聖人賦》，今世少有能到者，詩好押強韵，務以馳騁爲工。《七月十五夜看月》云「歷樹有驚鵲，悄鄰無吠厖」，《對雨》云「春雨薄如夢，曉雲閑似愁」，《秋霖》云「窗寒知氣重，人靜覺泥深」，《驟雨》云「雹點撒冰彈，電光飛火繩」，《春陰》云「庭澹梨花月，樓寒燕子風」，《久雨》云「練挂遮檐直，麻懸到地齊」。此類甚多。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琢《姑汾漫士集》。字器之，平陽人。

張大節

《**中州集**》卷八《**張代州大節**》　大節字信之，五臺人，天眷中進士。與興陵有藩邸之舊，愛其眞淳，甚倚重之。歷橫海軍節度使，咸平、大興尹，吏部尚書，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明昌初請老，特授雁門節鉞，除其子巖叟忻州刺史，以榮其歸。信之好獎進士類，滄州徐鼎、太原王澤、大興呂造，經其指授，卒成大名。士論以風監歸之。

《**金史**》卷九七《**張大節傳**》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秘書郎、大理司直。【略】俄杖殺豪民爲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爲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略】擢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略】召授工部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略】尋爲宋生日使，還，授橫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宮，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中可也。」因牓其公堂曰「惟中」。【略】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運使。【略】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幷、代鄉郡，故優寵之。【略】選授河東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略】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尙書刑部員外郎巖叟爲忻州刺史，以便祿養。承安五年卒，年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

《**中州集**》卷五王特起《**張代州大節挽詩**》　砥柱堂堂閱潰川，諫書一紙力回天。兩朝眷倚傳龜玉，五郡歡謠被管絃。茅舍棠陰餘舊綠，夜臺松月耿孤圓。行人謾灑碑前淚，誰識顏公是地仙。

劉瞻

《**無極道中**》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廚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遺山以爲工于野逸，此首亦小有致。

《**中州集**》卷二《**劉內翰瞻**》　瞻字巖老，亳州人，天德三年南榜登科。大定初召爲史館編修，卒官。党承旨世傑、鄺著作元與魏內翰飛卿皆嘗從之學。巖老自號櫻寧居士，有集行於世。作詩工於野逸，如「廚香炊豆角，井臭落椿花」之類爲多。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瞻《櫻寧居士集》。字巖老，亳州人，天德三年南榜登科，大定初史館編修。

范墀

《**中州集**》卷八《**范墀**》　墀字元涉，系出潁川，有詩話行于世。

元日能

《**紅梅**》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劉巖老詩：「一點清香透雲雪，是中那得杏花天。」評者謂二詩同意，而日能爲工。蓋咏物詩首貴超脫，自不可移易爲佳，專求工切，如元謝宗可之流，縱極巧思，只是燈謎耳。

《中州集》卷八《元日能》　日能不知何許人，與劉巖老同時。

史旭

《早發駱駝堋》《中州集》卷二元好問按：景陽大定中作此詩，已知國朝兵不可用，是則詩人之憂思深矣。《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承平武備廢弛，兵士有名無實，是詩寄諷極深遠。

《中州集》卷二《史明府旭》　旭字景陽，第進士，歷臨眞、秀容二縣令。有詩一卷傳于世。《臨眞上元夜雪》云：「斜風吹雪滿山城，壓屋雲低未肯晴。天女散花春一色，燭龍銜照夜三更。」《楊氏莊》云：「青黃繞屋禾將熟，紫白依欄菊半開。」《差赴綏德》云：「也解笑人沿路菊，不堪供稅帶山田。」先人嘗從之游，稱其時有佳句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史旭詩》一卷。字景陽，第進士，歷臨眞、秀容二縣令。

邊元鼎

論述

《暮鐘》《金元詩選・金詩選一》：「（一聲煙樹外」句）氣局高渾，非徒以切「莫」字爲佳。

《村舍》《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瀏灕頓挫，俯仰興懷，情景俱到。

《出門騎馬》《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出門騎馬即三千）「即三千」語率。（「生計若爲田二頃」二句）三、四點化故實，極婉貼。

《帝城》《歷代詩發》卷三一：壯麗夾以悲涼，可與題相思情無負。

傳記

《中州集》卷二《邊內翰元鼎》　元鼎字德舉，豐州人。兄元勳、元恕俱有時名，號「三邊」。德舉十歲能詩，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太師浩表薦供奉翰林，出爲邢州幕官，復坐誣累，遂不復仕進。德舉資稟疏俊，詩文有高意，時輩少及。如云「雲鐘號曉月，風絮亂春燈」，「晚照入簾如有意，春風過水略無痕」，「五更好夢經年事，三月殘花一夜風」。《拂子》云「驅去青蠅讒口遠，拂開黃卷聖言新」，「雲露月華天半白，星移河漢夜微涼」，此類甚多。

王寂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拙軒集》六卷。【略】寂詩境清刻劖露，有戛戛獨造之風。古文亦博大疏暢，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爲作者，【略】文章體格亦足與《淳南》、《滏水》相爲抗行。

傳記

《中州集》卷二《王都運寂》　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系出三槐。父礎，字鎮之，國初名士，仕至歸德府判官。元老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壽六十七，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傳於世。【略】元老專於詩，有云：「生涯貧到骨，家具少於車。」《元夕感懷》云：「殘夢

關河鶯禁月，舊游燈火馬行春。」《留別郭熙民》云：「五年風雪黃州閏，萬里關河渭水秋。」與《涿郡先主廟》詩：「當年竹馬戲兒曹，笑指樓桑五丈高。故國神游得無恨，壞垣風雨夜蕭騷。」人共傳之。《行記》載其先人《鷄山》一詩云：「記得垂鬟此地遊，鷄山孤立水平流。而今重過山前路，山色青青人白頭。」予謂詩固佳，恨其依倣蘇才翁太甚耳。

《**大金國志**》卷二八《**王寂傳**》　王寂字元老，（蘇）〔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謚文肅。有《拙軒集》、《北遷錄》傳於世。

紀事

王寂《遼東行部志》　明昌改元春二月十有二日丙申，予以使事出按部封，僚吏送別於遼陽瑞鵲門之短亭。是日宿瀋州。瀋州在有唐時嘗爲高麗侵據，至高宗命李勣東征，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領遼東，其後或治故城，或治新城，實今之瀋州也。韓穎《瀋州記》云：「【略】當五代時，契丹與渤海血戰數十年，竟滅其國，於是遼東之地盡入於遼。」予因念經行之路尚隱約有荒墟故壘，皆當時屯兵力戰、暴骸流血之地，於今爲樂國久矣。弔亡懷古，亦詩人不能忘情也，因賦一詩云：「李唐遭百六，邊事失經營。大氏十傳世，遼人久弄兵。戰場春草瘦，戍壘暮煙平。今日歸皇化，居民自樂生。」

又　丁酉，次望平縣。望平本廣寧府倚郭山東縣也。【略】是夕借宿僧寺，寺中寧堵波其上有大定二年春顯宗御題，下云：「皇子楚王書。」即是時未正東宮之號，從世宗自遼之燕，於此駐蹕時所書也。方將瞻拜其下，懷想天日之表，不意已爲寺僧掃去，令人嘆恨不已，因作詩以紀其事云：「解鞅招提日已西，強將懶腳污丹梯。深藏舍利天龍護，高出枝撐野鶴棲。尚憶雲章留素壁，豈期俗物掃黃泥？低徊搔首無人會，風樹蕭蕭鳥自啼。」

又　戊戌，次廣寧，宿於府第之正寢，以驅馳渴甚，斯須得秋白梨，其色鮮明，如手未觸者。予問驛吏，吏曰：「其法，大概候其寒燠而輒易其處，食之，使人胸次灑然，如執熱以濯也。」爲賦一詩曰：「醫巫珍果惟秋白，經歲色香殊不衰。霜落盤盂比玉卵，風生齒牙碎冰澌。故侯瓜好眞相敵，丞相梅酸謾自欺。向使馬卿知此味，暮年消渴不須醫。」

又　庚子，予昨晚以簿書少隙，攜香楮酒茗致奠於廣寧神祠，且訝其棟宇庫漏，旁風上雨，無復有補完者，予謂贊者曰：「醫巫閭天下之名山也，況其神位置尊顯，而此邦之人獨不加敬，何也？」贊者曰：「人非不敬，以其神不妄作威福，故視之平平耳。」予笑曰：「淫祠妖鬼，厭飫血食，而茲神顧乃如此？」因賦長韵，以發其不平之氣云：「千古廣寧廟，□楣牓舊題。名乘中祀典，秩賜上公圭。百鬼輿臺賤，群山部伍低。地封連薊北，天遣鎮遼西。檜影森旌節，松聲殷鼓鼙。雕梁通蜥蜴，畫棟落虹蜺。像古蟲書癖，庭卑蚓篆泥。垂楊空裊裊，蔓草自凄凄。香火何嘗到，牲醪不見攜。覡巫俱掃迹，樵牧漫成蹊。物理多微倖，人情固執迷。城狐爐鵲尾，社鼠按豚蹄。居士爭求福，彭郎爲娶妻。吾生多坎軻，末路易推擠。白玉雖云潔，青蠅奈何棲。人言何恤是，神鑒自昭兮。扼腕聲悲壯，垂頭氣慘悽。虺隤伏櫪馬，進退觸藩羝。苟不登槐府，何如釣柳溪？乞骸謀已決，掣肘事仍睽。仰視威靈在，潛通幹蠱齊。遲遲歸未得，殘日亂鴉啼。」

又　辛丑，夜久不寐，步月中庭，偶得一絕句云：「晚來潑火雨猶寒，捲盡纖雲轉玉盤。想見梨花深院落，秋千影裏數歸鞍。」

又　壬寅，得故人王繼昌子伋書，爲乃父乞哀詞。予以埋沒簿書，殊無好懷，漫賦二詩以寄之：「天上玉樓應斷手，便騎箕尾去堂堂。夢回失大槐安國，事往墮無何有鄉。命也使然濡末路，天哉或者付名郎。舊游磨滅今餘幾，橫涕無從酹一觴。」「吾家碧樹忽先摧，已矣誰能賦《七哀》。石椁正逢王果墮，玉棺獨招子喬來。山顛鶴去那容挽，床上琴亡更不開。想到靈芝夢游處，更無長樂曉鐘催。」

又　甲辰，次閭陽新縣。閭陽，遼時乾州也。【略】本朝以其縣去廣寧府五里，改州爲縣，去歲又以縣非驛路，移東南六十里舊南州寨爲縣治，居民蕭條，亦無傳舍，寄宿於僧寺。主僧老且痺，謂予曰：「淵唯識令致再四意。淵公初游海山，其後駐錫遼西住六和寺。前三日復經於此，再宿乃去，且留棄襦以示其信。」予視之果然。淵公者蓋予祖父之孳子也，早年祝髮，聽天親，馬鳴大論幾三十年，所往攜鈔疏不下二牛腰。一日，頓悟向上路，遂語諸僧友曰：「佛法無多子，元不在言語文字。」乃以平生所業束置高閣，自是遍歷叢林，求正法眼藏，又數十年，今已罷參矣。但不得一見爲恨，乃作詩以爲他時夜話張

本云，【略】

又　乙巳，次同昌，舊名成州。【略】是夕假宿於南城之蕭寺。僧屋壁間作山水四幅，疑其眞，即而視之，乃粉墨圖染勒畫而成者。因作二頌遺主僧智坦，他日遇明眼人當出示之：「畫眞猶是妄，何況畫非眞。正做夢說夢，知是身非身。」「幻出丹青手，今人一念差。如觀第二月，猶見空中花。」

又　丙午，次宜民縣，宿福嚴院。宜民舊號川州。【略】予行宜民道中，是日熟食節，山林間居民攜妻孥上冢，往來如織，撩人歸思，殊無聊賴。又念壯歲獻賦上都，嘗出此途，今四十年矣，雖山川依然，而蒼顏華髮，殆非昔日，感今懷舊，漫作詩以自遣云：「踪跡來年遍朔南，消磨髀肉困征驂。居民勝日一百五，倦客流年六十三。水性依然人自老，樹圍如此我何堪？瓶無儲粟猶歸去，待有良田已是貪。」

又　戊申，次胡土虎寨。胡土虎，漢語渾河也。水邊野寺舊無名額，殿宇寮舍雖非壯麗，然蕭灑可愛，因留詩壁間云：「斷橋環曲水，蕭寺枕橫波。佛壁書蝸篆，僧窗網雀羅。天高延月久，地潤得春多。粥板催行李，驅馳奈老何？」

又　己酉，行約四十里，過小蘭若，曰建福，臨洮總管蕭卞之祖所創也，其山上有浮圖，高出於兩峰間，望之巍然玉立可愛，馬上口占一絕云：「林野初疑盤野鶴，巖顚俄喜見枝撐。地偏絕勝臨平路，閒與行人管送迎。」

又　庚戌，移宿於返照庵，是庵蓋僧介殊之故居也，予嘗兩過寧昌，皆宿於此，故北軒有予自平州別駕審刑北道假宿寶嚴詩。北軒雜花爛熳，所恨主僧行腳未歸，不得款接晤語，爲留三絕句，且圖他日重來，不爲生客。實大定甲午暮春二十有二日也。「塞路飛沙沒馬黃，解鞍投宿贊公房。主人何事歸來晚，滿院落花春草長。」「桃李山僧手自栽，不應容易向人開。綠苔滿院重門鎖，爲問東風底處來。」「樹頭樹底花開盡，擺撼春風略不停。耐久何如種松竹，歲寒相對眼終青。」大定丁酉，予貳漕遼東，以朝命按治冤獄，復寓於此。是時始識殊公，過從者連日，臨分，殊乞言甚懇，因用前韵。是歲四月十二日也。「杏子青青小未黃，綠陰如染可禪房。腹搖鼻息平生足，更覺空門興味長。」「僧者道機元自熟，楞嚴塵掩不須開。擁爐諦聽談無上，天雨花隨塵尾來。」「枕簟清和消日永，軒窗明快喜風停。道人不掃階前地，愛惜莓苔一徑青。」明昌改元之三月，予又以使事按部經此。自甲午抵今凡十有七年，雖屋宇依然，而是僧示滅久矣，北軒花木蕪廢殆盡，感念存亡，令人氣塞。遂復用前韵，此與劉夢得三過玄都觀留詩況味殆相似焉。「梁上遺經古硬黃，前身僧永後僧房。葛洪澤畔中秋月，此夕相逢話更長。」「穠李夭桃滿院栽，當年留宿正花開。而今樹老僧行上，前度劉郎又獨來。」「露電浮生何足恃，風燈短景若爲停。卻尋舊日經營處，撲地楊花葉已青。」

又　癸丑，飯龍登閣，上有熾聖佛壇，四壁畫二十八宿，皆遼待詔田承制筆，田是時最爲名手，非近世畫工所能及。予以九曜壇像設殘缺，乃盡索行囊中得十千，付寺僧令補完之。徘徊登覽，顧謂溥公曰：「此寺額寶嚴，人復呼爲藥師院者，何故？」溥曰：「嘗聞老宿相傳，此遼藥師公主之正寢也，經閣昔之梳洗樓也。」感其事而作一詩：「富貴剎那頃，興亡瞬息中。當年秦女第，浩劫梵王宮。翠閣鉛華歇，朱門錦綉空。給園與祇樹，千古共高風。」

又　丙辰，寶嚴僧上首溥公出示墨竹四幅，且求詩焉。余以紛紜簿領中，草草作此云：「橫枝出叢林，獨得迴光照。愼勿作長竿，寒魚不受釣。」（右《弄晴》）「法雨潰雲梢，點點甘露滴。舌本清涼源，西江不須吸。」（《右《洗雨》）「風過即安閑，風來即招颭。青青眞自如，塵色終不染。」（右《披風》）「尊者老不枯，魁然挺高節。求心已無心，斷臂猶立雪。」（右《古節》）

又　丁巳，晨發懿州。是日大風，飛塵暗天，咫尺莫辨，驛吏失途。至東北山下，橫流洶湧，深不可濟。乃問路於耕者，卻立謂予曰：「我非力田無以爲生，官人顧不得安閑耶？」乃熟視一笑而去。予愧其言，作詩以自責云：「逆風吹面朝連暮，蓬勃飛塵漲煙霧。前騶杳不辨西東，駐馬臨流不能渡。卻尋山崦問津焉，山下野老方耕田。舉鞭絕叫呼不得，俯首傴僂驅烏犍。可憐野老頭如葆，龜手扶犁赤雙腳。爲言生理固須勤，蓋避今朝風色惡。已而野老笑回頭，我知家貧仰有秋。官人富貴年如此，胡不收身覓少休。我初無意聊自謔，不意此翁反見誚。莫嗔瀧吏笑吾儂，自揣吾儂也堪笑。」是夕，宿於靈山縣之佛寺。

又　戊午，早解鞍於慶雲縣。縣本遼之祺川，皇統間始更今名。予方解衣盤礴，從者攜束蒲以獻曰：「適得雙魚，鮮可食也。」發而視之，氣息奄奄然，即命貯之盤水中。少頃，植鬐鼓鬣，頗有生意。予嘆曰：「爾相濡以沫，相呴以濕，延斯須之命，何如相忘於江湖哉？」乃命長鬚持送於遼河之中流，圉圉然，洋洋然，幸不爲校人之欺也。戲作小詩以祝之云：「我哀濡呴輟晨羞，持

送東城縱急流。此去更須饑閉口，莫貪香餌弄沈鈎。」

又　庚申，以軍民田訟未判，爲留再宿，午飯後信手取故書遮眼，乃《韓文公集》。開帙得詩云：「居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二者俱害性，一生恆苦心。」三復其言，掩卷爲之太息。【略】予丁丑筮仕，凡四十年，俸入雖優，隨手散去，家貧累重，生理索然，汗顏竊祿，則不免鐘鳴漏盡之罪，謀身勇退，則其如啼饑號寒之患。行藏未決，閔默自傷，爲作五十六字云：「舉家千指食嗷嗷，不食誰能等繫匏。掠賸大夫湯沃雪，定交窮鬼漆投膠。春蠶已老不成繭，社燕欲歸猶戀巢。莫待良田徑須去，移文聊解北山嘲。」

又　壬戌，追念吾友高公無忌，天德辛未歲嘗爲歸仁簿，予時赴會寧御試，過此，高公館予甚勤，於今四十年矣。公大定丙午爲尚書右司郎中，扈從之金源。是歲，公之夫人與子相繼而歿，婢僕死者又數人。公自是絕無生意，期月之間，一夕暴卒。公平生知我最深，故予悲傷不能已也。遂作詩，且傷其不幸云：「晚景桑榆方見用，秋霜蒲柳已先彫。虞兮命矣甘爲土，鯉也夭乎竟不苗。奇禍一門曾未見，旅魂萬里若爲招。傷心此地鸞棲棘，不見摶風上九霄。」

又　癸亥，次柳河縣，舊韓州也。【略】予寄宿僧舍，視其牓曰「澄心庵」，予以周金綱公案戲爲短頌以問主僧云：「心動萬緣飛絮，心安一念如冰。過去未來見在，待將那箇心澄？」僧雖嘗講經，不知箇中消息，問之茫然，卒不能對。

又　乙丑，次韓州，宿於大明寺。【略】是日路見俗所謂鷄兒花者，予爲駐馬久之。吾鄉原野間此物無數，然未嘗一顧，今寒鄉久客，忽見此花，欣然有會於心，退之所謂「照壁喜見蝎」者，亦此意與？其花形色與鷄絕不相類，不知何以得此名也？爲賦一詩：「花有鷄兒號，形殊意卻同。封包敷玉卵，含蕊啄秋蟲。影卧夜棲月，頭駢曉舞風。但令無夭折，甘作白頭翁。」

又　己巳，次胡底千戶寨，宿溫迪罕司獄家。【略】路傍有野花，狀如金蓮而差小，葉瑣細，大率如魚藻。土人謂之耐凍青，生於祁寒，撥雪而見之，已青青然。予攜以歸，置之坐上，終日相對，傷其背時失地，爲賦一詩：「耐凍雖微物，嚴冬不敢侵。蕊嫌宮額淺，色勝羽衣深。戲點人間鐵，閒鋪地上金。臘梅甘丈行，霜菊許朋簪。風雪窺天巧，泥沙惜陸沉。分無春借力，徒有歲寒心。采掇香盈把，歔欷淚滿襟。栽移損生理，汝勿念知音。」

又　辛未，次松瓦千戶寨，松瓦者城也。【略】是日山行，始見水碓，予踟躕良久，且嘆其機巧，而傷其太朴之散也。作詩以紀其事云：「世人多機心，技巧變淳古。水碓誰始有，石臼而木杵。決流注其尾，尾抑首自舉。其法如權衡，輕重司仰俯。浮沈刻漏箭，動息記里鼓。木牛轉芻粟，摽弓殪貔虎。碾碓成一律，桔槔何足數？我昔居村落，升合給爨釜。晨炊課婢僕，繭足辭艱苦。是時此未識，自笑愚且魯。細思乃詭道，抱甕應不取。文公《圬者傳》，信矣無浪語。食焉怠其事，殃禍嘗因睹。耕鋤瀝汗血，猶水旱風雨。況爾飽無功，天意恐不與。」

又　甲戌，次叩畏千戶營。【略】宿耶塔剌處寨。【略】是日，曲折行山溪之間，溪上有挑菜女三四輩，皆素面潔服，絕無山野塵俗之態。中有一人，植立於道側，尤非尋常八字眉可比也。馬上漫成四詩：「手攜籃子滿新蔬，霧鬢風鬟立暝途。約束前驅休問訊，羅敷嫌笑使君愚。」「薺芽蒲笋繞溪生，採掇盈筐趁早烹。想得見郎相撫媚，飯籮攜去餉春耕。」「蹋青挑菜共嬉游，不識風前月下羞。落日暖歌攜手去，新聲爭信錦纏頭。」「羞將晚媚鬬春妍，顧影徘徊祇自憐。消得風流黃太史，國香流落嘆隨緣。」

又　丙子，次鼻里合土千戶營。鼻里合土，漢語范河也。是日方作書，命取筆硯，主人攜一瓦龜，其闊六寸，長則倍之，至首尾蓋足皆具，去其蓋，則水貯其肩，墨磨其背，然予未嘗見也。因作《龜研引》。【略】

又　丁丑，次咸平，宿府治之安忠堂。【略】是日易傳於山下民家，旁有古城甚大，問路人，云：「此高麗廢城也。」予駐立於頹基，極目四顧，想其當時營建，恃以爲萬世之計，後不旋踵已爲人所有，良可嘆哉！乃作詩以弔之：「句麗方竊據，唐將已專征（謂李勣也）。國破千年恨，兵窮百戰平。信知宗子固，不及衆心誠。試望含元殿，離離禾黍生。」

又　戊寅，吾鄉人王生者見訪，生善星水，初爲人擇葬來此，因循不歸餘二十年矣。今再見之，其貧如舊，所異者蒼顏華髮耳。予欲勉其歸，以短詩贈之：「憶昔分攜如隔世，相逢驚見兩茫然。松楸河朔三千里，苹梗天東二十年。白髮可憐浮海粟，青囊不博買山錢。明年會約同歸去，里巷追隨作散仙。」

又　己卯，予公餘塊坐，因念舊年逐食於此，嘗游李氏園，時牡丹數百本，方爛漫盛開，內一種萼白蕊黃者，風韻勝絕，問其名，曰雙頭白樓子，予惡其名不佳，乃改曰幷蒂玉東西。後日復往，則群芳盡矣，所謂玉東西者雖已過

時，其典刑猶在。竚立久，少休於小亭，小亭中有几案，置小硯屏，乃題絕句於硯屏上，今不知在否。因詢其家，李氏子取以示予，醉墨宛然，計其歲月十有七年矣。

又　庚辰，數日前李花方破蕾，予命以瓶貯之，既而爛開，今日已復飄零。方嘆息間，適有獻桃花者，於是以桃易李，桃以新泉漬而沃之，欣榮轉甚，照映李花，粉光如玉。予謂桃李之品素不能低昂，今一爲棄物，一爲珍玩者，無他，蓋時與不時耳。因物感情，爲賦一詩，且以雪李花之恨云：「江陵二月李花飛，安東三月花尚稀。春寒要勒開未得，枝上的礫團珠璣。秘壺滿插猶嫌窄，紅紫紛紛厭俗格。朝夕調護易新泉，約束不用纖手摘。縞裙練帨正可憐，遽爾玉減春風前。已恨色衰甘棄擲，桃花無賴鬬芳妍。李被桃欺休懊惱，豈有先開不先老？桃花得意能幾時，咫尺酴醾開更好。」

又　四月甲申朔，以先考諱日，飯僧於禪會，齋罷，易衣於方丈，壁間有著色維摩詰居士像，其隱几示病，揮犀語道，俱有生意，詳其顧盼領略，是必與文殊對談之際。惜乎兩幅之失其一也。予因以兩偈贊之云：「不悟維摩其病，卻將天女相猜。要識本來面目，化身金粟如來。」「登玉座餘半席，香積飯惟一杯。可笑曼殊空利，區區卻爲食來。」

又　乙酉，宿清安縣治之生明堂。清安，世傳遼太祖始置爲肅州，本朝改降爲縣。驛卒告予曰：「堂之北軒有櫻桃正發。」予亟往視之，乃朱櫻數株，長五尺許，每枝才三四花，憔悴有可憐之色，予問其故，答曰：「此方地寒，經冬畏避霜雪，輒埋於地，以是頓挫如此。」予因念丁未歲嘗假守淮西，廳事之後，朱櫻四合，璀璨炫目，嘗夜飲其下，月色如晝，疏陰滿地，笙歌間作，都不知曙星之出也。感懷今昔，爲作詩云：「前年守淮西，官府頗雄壯。園池通遠近，亭榭分背向。炎方得春早，二月花已放。白紅與青紫，奪目紛萬狀。得非造物者，爲出無盡藏。朱櫻結嘉實，炫耀極一望。錢王錦綉樹，金谷紅步障。予時藉清陰，坐待佳月上。老妻勸我飲，稚子儼成行。長腰蘆花白，賓廚薦新釀。肴核既狼藉，膾炙庖夫餉。烏烏長短句，付與雪兒唱。眼花亂朱碧，世事齊得喪。兒童雖見誚，官守幸不曠。年來客遼海，黃塵沒飛輓。芳時因奔走，安得有佳況？一從出山谷，風色如挾纊。春歸櫻始華，生意未敷暢。冬藏苦冰雪，所幸今無恙。我將話南州，人或疑誕妄。繞枝三嘆息，回首一悽愴。退坐想繁華，蕭然覺神王。」

又　丙戌，復歸咸平，路經西山崇壽寺。昔予官守於此，寺已荒廢，今十有五年，頹毀殆盡，又非曩昔之比。低徊感愴，遂留詩於寺壁云：「紫霞山寺久不來，往昔破碎今摧頹。一鉢殘僧飫藜藿，百身古佛眠莓苔。門楣金烏經雨泣，殿脊鐵鳳含風哀。安得使君鞭紫馬，咄嗟檀越隨緣來？」

又　丁亥，謁先師宣聖王廟，學生呂陽衙作尹等陪位。禮畢，少憩於營道堂，程考諸生月課。既而，話及與予友善者楊、王、李三秀才，相繼下世。又當時春秋二仲同來者，轉運副使郭重元、幕客趙彬、趙莘，亦成鬼錄。念念不覺惘然，因成一絕句：「舊僚郭趙身爲燼，先友王楊骨已枯。莫笑囉嗶翁不達，人間鬬在不如吾。」

《鴨江行部志》　辛卯，大雪。復登此山之正觀堂。堂，太后大師之故居也。太后乃睿宗之后，世宗之母，可謂富貴極矣。蚤年厭棄榮華，喜修禪定，落髮披緇。初居遼陽之儲慶寺，又以人事紛紜，疲於應接，乃幽隱於此。凡六閱周星，焚修精進，始終惟一。自非夙植善根，道心堅固，豈能保任如此？是時世宗尚居潛邸，未幾留守遼陽，凡伏臘休沐，必躬詣焉，問安視膳，或留信宿。西巖浮圖之右，突兀一峰，頂平如砥，縱橫可十畝，長松數十本，環列如煙蓋雲幢，實自天成，非人力所營也。世宗每飯餘茶罷，散策經行，輒置榻其下。中一松，修直鬱茂，秀出林表，上尤注意，摩挲嘆賞，終日不倦。其掄材容直之度，已見於此矣。惜乎無好事者，不爲構一亭，榜之曰「蟠龍」，名其松曰「御愛」，如此則他年爲靈巖一段佳話也。故予有詩云：「幾經天步躡危峰，爲愛孤高壓萬松。不顧蒼髯緣底事，大夫曾是辱秦封。」

又　壬辰，大風雪，對目不辨牛馬。抵暮稍霽，扶杖游龍泉谷。谷去寺三里而近，捫蘿梯石，困於登陟，左抱右掩，松柏參雲，殆非人世。但恨陰霾障蔽，不得窮幽極勝。泉上破屋數椽，殘僧三四，頗習禪定。相與坐于石壁下，少頃乃歸。因留一絕句云：「我來連日苦風霾，不見千峰劍戟排。要識玉山眞面目，雪晴明月射蒼崖。」

又　甲午，登明秀亭。此亭蓋完顏信之參政大定癸卯爲郡時經創也。前列數峰，下臨一水，想見佳時勝日，掃榻開簾，橫琴煮茗，晴嵐暖翠，煙水微明，盡得於几席之上，豈不佳哉！夫自有宇廟，有此溪山，惜乎無騷人勝士題品，遂使湮沒無聞。今遼左縱橫數千里，共指澄爲望郡，此所謂地因人興者耶？幸獲登覽，技癢不能自已，因留惡詩云：「倚空欄檻出危牆，俯瞰巾帆枕

渺茫。嵐氣拂檐冰塵潤，水光侵席葛巾涼。門楣健筆雲煙落，谷口豐碑歲月長。來者定知誰好事，舊居堂榜具瞻堂。」

又　庚子，出東城，道左百步，背水面山，有亭樹園圃，高低掩映。問從吏，云此坡陽邑人之別墅。因問其出處大概，吏曰：「李君名致道，字表民。初以從軍補官，累資轉兗州幕。一日，謂同僚曰：『大丈夫逢時遇合，萬戶侯何足道哉！今行年六十，猶紙尾署名，其頭顱可知矣。』乃投牒以歸。既而蒔花種柳，植果移蓮，疊石以爲山，引泉以爲池，日與賓客把酒賦詩，徜徉乎其間，凡十有七年而終焉。」予樂聞其說，竊慕其爲人，解鞍少駐，徘徊周覽。堂有三：曰樹德，曰松菊，曰文會。文會之北軒曰覺軒，西偏曰休室，蓋取冬夏之宜也。亭有四：曰濯纓，曰遠山，曰摘實，曰觀稼。自餘柳溪、釣臺，所至皆可觀，但不得少休爲恨。遂復南去，舉鞭回望，茫然自失，馬上爲賦一詩云：「坡陽先生昔少年，青燈黃卷夜不眠。有司繩墨傷拘攣，不取巨筆如修椽。歸來高閣束殘編，短衣射虎南山前。一從王師去開邊，臨敵奮勇能當千。策勳偶爲人所先，耻與噲等相摩肩。兜鍪既不生貂蟬，脫幘掉臂歸林泉。千金賣劍買烏犍，耕田鑿井爲終焉。樽中有酒客滿筵，新詩醉墨揮雲煙。醉鄉日月陶陶然，此意肯爲醒者傳？興來信手彈五弦，目送飛鴻下晴川。有時夜歸月滿船，浩歌長嘯叩兩舷。白魚黃能不足穿，我意欲釣橫海鱣。嗚呼公今爲飛仙，坡陽之名塞天淵。嗟予潦倒眞可憐，欲去未決良非賢。附郭安得二頃田，有田不歸吾欺天。」

又　甲辰，次熊岳縣，宿興教寺。晚登經閣，南望王元仲海岳樓，不及一牛鳴，但以謁禁，不得一登覽爲歉。舊聞京師名公皆有題詠，已刻石於樓下，命借副本，因得詳觀。蓋玉照老人劉鵬南爲之序，平章公張仲澤首唱「通」字韻詩，自餘賡和者，張御史壽甫、鄭侍講景純、蔡灘州正父、李禮部致美，如此凡二十五人。中間惟趙獻之作賦。又，不用原韻者四人。玩味再四，有以起予，亦漫繼兩詩。他日登門，庶以是爲先容耳。然強韻傑句皆爲人所先，要不蹈襲一字，亦出於倔強也。詩云：「飛甍縹緲拂層空，覽勝觀瀾左右雄。秋氣拍簾千嶂雨，夜潮春枕半天風。盟尋鷗鷺去滄浪上，目送鴻歸滅沒中。聖世文明方講禮，徵車行起叔孫通。」「先生勇退冀北空，坐笑百雌無一雄。咄咄諸郎有高著，紛紛餘子甘下風。龍媒懶行陸地上，鵬翼要舉青雲中。舊學淵源愼勿廢，逸書當續《白虎通》。」

又　己酉，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縱橫可三丈，厚二尺餘。端平瑩滑，狀如棋局。其下壁立三石，高廣丈餘，深亦如之。了無瑕隙，亦無斧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爲也。土人謂之石棚。既無碑刻，故不知其所始。予爲作詩，以記其異云：「片石三丈方縱橫，平直瑩淨如楸枰。旁搘石壁作丈室，人力不至疑天成。此去東溟都咫尺，想見強嬴困鞭策。神仙游戲亦偶然，月斧雲斤滅痕迹。驂鸞翳鳳何時來，風雨灑掃絕塵埃。定應守護救山鬼，陵遷谷變無摧頹。屹然萬古臨長路，曾閱漢唐如旦暮。山前怕有牧羊兒，更問金堂在何處？」

又　庚戌，啜茶於西園松下。茶罷，少憩於小軒，軒前花木頗有春意。予以舊圃荒蕪，命老兵芟除灌溉。已而不覺失笑，予亦行人，何戀戀如是，眞所謂「客僧作寺主」也。因題一絕句於壁云：「莫道山城晚得春，柳梢桃萼已爭新。出呼老吏治花圃，自笑行人作主人。」

又　壬子，行復州道中。辰巳間，風大作，飛沙折木，對目不辨牛馬。所幸者自北而南，若打頭風則決不能行也。午後，風勢轉惡，予怪而問諸里巷耆舊云：「飄風不終朝，何抵暮尙爾？」耆舊曰：「此地瀕海，每春秋之交，時有惡風，或至連日，所以禾黍垂成，多有所損，固亦不足怪也。」昔東坡先生賦颶風，亦謂南海有之。大抵海氣慘陰，朝氛暮靄，雖晴霽亦昏然。況大塊一噫，崩濤怒浪，賈勇其旁，宜其不可當也。此豈亦颶風餘種耶？乃作詩以記其事云：「昨宵月暈如手遮，今日黃雲翻炮車。初聞窓窾動高樹，漸覺飛砂卷平路。滄溟浪滾三山搖，恐是海若誅鯨鯊。昏昏日轉更作惡，瘦馬側行吹欲倒。津吏告儂無渡河，枯河連海翻驚波。」

又　丙辰，自永康次順化營。中途望西南兩山，巍然浮于海上，訪諸野老，云：「此蘇州關也。」遼之蘇州，今改爲化成縣。關禁設自有遼，以其南來舟楫非出此途，不能登岸。相傳隋、唐之伐高麗，兵糧戰艦，亦自此來。南去百里，有山曰鐵山，常屯甲士千人，以防海路。每夕平安火報，自此始焉。西南水行五百餘里，有山曰紅娘子島，島上夜聞鷄犬之聲，乃登、萊沿海之居民也。爲賦一詩云：「地控天巖險，天連四望低。荒煙連海上，殘日下遼西。戍疊閑烽燧，戎亭卧鼓鼙。陋邦修職貢，安用一丸泥？」

又　戊午，宿龍巖寺。西去龍巖一舍而近，有山崛起，筆立五千尺，秀出諸峰，望之如浮圖焉。予怪而問之，路人云：「此速魯忽山也。」速魯忽乃尖刃之意。山之絕頂有池方丈，有鯉魚長餘尺許，舊年人欲取之，投網於水，立有

風雷之變，由是異焉，咸謂神龍晦蟄於此。歲旱，亦嘗備牲醪禱於池上。予謂深山大池實生龍蛇，又何足怪哉！雖然，吾聞神龍變化，無所不可，何爲居此窮僻而甘心焉？豈非獲罪於天，羈縻於此耶？戲作詩以嘲之云：「孤峰亭亭如筆卓，直恐去天無一握。樵童牧豎每登陟，繭足汗顏疲犖确。山顛湧泉成大潭，下徹海眼青於藍。中有鯉魚長尺半，金鱗火鬣絕不凡。往歲村夫投網罟，應手波翻起雷雨。況此本非池中物，狡獪豈容人力取？既能變化天地間，何苦局促留荒山。得非獲罪於上帝，幸免老蹇囚連環。嗟哉無久淹漁服，但恐輕遭豫且辱。快挽滄溟救旱苗，乘除功過聊相贖。」

又　己未，發龍巖山。前數十里，北望大山，連延不絕，數峰側立，狀如翠屏，秀色可掬，里人謂之磨石山，以出磨石故也。予惡其名不佳，欲改之曰競秀巖，所恨山民無好事者，何足與語此哉！已而憑鞍信馬，目逆而送之，不覺去山已遠，眷眷猶不能舍，詩興甚濃。忽憶坡公「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之句，豈特爲我設？況馬上看山之意，盡於此矣，故不復敢措一詞，但嗟賞諷誦而已。又行十里許，臨水有大石，圓瑩如鏡，縱橫丈餘，了無斧鑿痕迹，儼然天成，予目之曰石鏡。因作詩以識其異云：「石鏡臨官道，規模亦異哉。盤龍形偃蹇，飛鵲影徘徊。近水縈羅帶，憑巖挂玉臺。餘光依日月，纖翳奈塵埃。宿雨淬磨出，晨風拂拭開。還應望夫女，深夜弄妝來。」

著錄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元老《拙軒集》三冊。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寂《拙軒集》。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中都轉運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拙軒集》六卷。永樂大典本。【略】《中州集》稱寂著有《拙軒集》、《北遷錄》諸書，今《北遷錄》已失傳，而好問所選寂詩僅七首及附見姚孝錫傳後一首，其他亦久佚不見。惟《永樂大典》所載寂詩文尚多，雖如好問所摘《留別郭熙民》詩諸聯，及蔣一葵《長安客話》所記盧植墓詩逸句，皆未見全篇，亦不能盡免於脫闕，而各體具存，可以得其什七矣。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拙軒集》六卷。金王寂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許氏有盧校本。

又《**續錄**》　閻覆本、杭縮本。繆荃孫輯補遺一卷，稿本在李氏木犀軒。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拙軒集》六卷，金王寂撰。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傅增湘跋并錄盧文弨校注，一冊。九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

繆荃孫《遼東行部志跋》　壬寅夏日，劍舟居士屬館上供事，從《永樂大典》中錄出《遼東行部志》一卷。金王寂撰。【略】《中州集》稱其著有《拙軒集》、《北遷錄》諸書。《拙軒集》，館臣在《大典》中輯成六卷，付聚珍板印行。又有畿輔叢書本、金源叢書本。而此錄亦在《大典》中錄出，四庫并未著錄，僅載明昌元年二月十二日在提點遼東路刑獄任，於二月十二日出按，至四月七日止，一月零二十五日，所經之地，所辦之事，所作之詩文均載焉。於地理并未詳述，而載詩五十七首、文三首，均《拙軒集》所不載，可補一卷。金源著述，傳世日稀，梓而存之，亦考古者所欲快睹也。志中年月，屢經傳寫，不無訛舛，今取辛楣先生《四朝朔閏表》核之，【略】詩別鈔出，轉貽吳仲怡中丞，附刻《拙軒集》之後。宣統紀元閏花朝日，江陰繆荃孫跋於對雨樓下南窗。

金毓黻《鴨江行部志節本叙》　曩讀《滿州源流考》引《鴨江行部志》，知其必與《遼東行部志》同出於《永樂大典》，以爲無好事者爲之輯出，其亡佚也久矣。近始知此書尚有輯本，舊藏盛伯熙祭酒家，後展轉入海鹽朱氏，譬如孔壁遺書，尚不隨秦火以俱盡，聞之喜可知也。第朱氏頗秘惜此書，迄未付刊以公諸世，人所得見者僅朱氏所撰《考證》一篇，稱引記文甚簡，可見厓略而已。考《滿州源流考》凡三引此書，其一其二皆爲湯池縣，其三爲蘇州關，而皆具於是篇，蓋原自《大典》輯出之。《遼東》、《鴨江》兩行部志皆非足本，撰《源流考》時所見亦僅此，此其所以可貴也。《遼東行部志》既經繆氏刊行，而此書見存於朱氏者實爲人間孤本。函商借鈔，久未得請，始以是篇附刊於《遼東行部志》後，過屠門而大嚼，縱不得肉，猶勝於無。仍望原本早出，庶不致終成《廣陵散》也。金毓黻校竟記。

朱希祖《鴨江行部志跋》　舊鈔本《鴨江行部志》一卷，金王寂撰，前有清宗室盛昱私印。按，寂有《拙軒集》六卷，由《永樂大典》輯出，已刻於聚珍版叢書。繆荃孫藕香零拾又刻其《遼東行部志》一卷，從《永樂大典》輯出，然不載入四庫全書。其書作於明昌元年，起二月丙申，訖四月庚寅，凡一月又二十五

日，爲日記體，時寂提點遼東路刑獄，巡按各部，記其所事，故曰「行部志」。【略】此《鴨江行部志》即巡按遼東次年所作，起明昌二年二月己丑，訖三月庚申，凡一月有二日。此二書於金上京、東京、北京三路地理頗多異聞，可以補正《金史》地理志。【略】行部志在金元之際似有刻本，元好問《中州集》王寂小傳言《行記》載其先人《鷄山》詩云：「記得垂齠此地游，鷄山孤立水平流。而今重過山前路，山色青青人白頭。」此詩今見《鴨江行部志》，惟「平流」、「東流」稍異，元氏所稱《行記》即《行部志》無疑。《遼東行部志》出於《永樂大典》，而《大典》必鈔自宋本。此《鴨江行部志》似亦由《大典》錄出。乾隆四十三年奉勅撰《滿州源流考》，曾引《遼東行部志》及此書三月丙辰條「自永康至順化營，中途望西南兩山，巍然浮於海上，訪諸野老，云此蘇州關也」等句，則此二書曾入內府，而皆出於《大典》無疑。然不刻於聚珍版叢書，亦不收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爲《拙軒集》提要時，臚陳寂之著述，亦未嘗齒及，則此二書失傳久矣。今《遼東行部志》已由繆氏刊行，此書則尚未行世，余亦擬付刊，以廣其傳。《中州集》言寂所著書有《拙軒集》、《北遷錄》，而不言二《行部志》，殆既引其《行記》，故略而不言耳。【略】《遼東行部志》有寂詩五十七首、文三首，爲《拙軒集》所不載，而《鴨江行部志》亦有詩二十六首、文三首，不載於《拙軒集》，可以錄出，別爲一卷，附於《拙軒集》之後。民國壬申一月三十日，海鹽朱希祖記。

喬　宸

《**中州集**》卷二《**蓮峰真逸喬宸**》　宸字君章，初名逢辰，洪洞人。天德三年進士，詩樂俱有名。

《**金石萃編**》卷一五六申天祿《**喬宸興慶池李氏園兩詩跋**》　故大理丞喬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述其德業，宜有後者也。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京兆所留題詠，雖一時游戲，然今日運會有足奇者。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戶曹來光遺跡。公餘搜訪得數絕句，命刻之石。豈特使芝蘭久而益芳，圭璧久而益貴，將見畚田構室，不負所託矣。

金文學部・王　寂　喬　宸　劉　汲

劉　汲

論　述

《**中州集**》卷二《**劉西巖汲**》　屏山爲作序云：【略】比讀劉西巖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有理，澹而有味，蓋學樂天而酷似之。觀其爲人，必傲世而自重者。頗喜浮屠，邃於性理之說，凡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皆詩人之自得，不爲後世論議所奪，眞豪傑之士也。

《**西巖歌**》　趙秉文《跋劉伯深西巖歌》：南山翁子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未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眞」，尤可諷味。

《**平涼道中**》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西岩詩擬樂天，亦未離宋調，如「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眞」，猶是江西餘習也。二首灑落自然，不假刻琢，頗爲精詣。

傳　記

《**中州集**》卷二《**劉西巖汲**》　汲字伯深，南山翁之子。天德三年進士，釋褐慶州軍事判官，入翰林爲供奉。自號西巖老人，有《西巖集》傳於家。

著　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汲《西巖集》。字伯深，南山翁子，大德三年進士，翰林供奉。

完顏亮 海陵王

論述

綜論

《大金國志》卷一五《海陵煬王紀》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覦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絕當時，沈森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弑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中州集》卷九《賈左丞益謙》 （益謙謂使者言，）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蠹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狠驁，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

《圖繪寶鑒》卷四 海陵煬王完顏亮，嘗作墨戲，多喜畫方竹。

《詩藪》雜編卷六 金世諸主，章宗於興起學士最有功，然不聞製作。惟海陵數篇見《桯史》，今錄以資談柄。《題軟屏》云：「萬里車書合渾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又有《題巖桂》、《驛竹》、《述懷》三絕，《過汝陰》一律，亦奸人之雄也。

劉毓盤《輯校金諸主詞跋》 洪邁《夷堅志》曰：建康歸正官王和尚能誦完顏亮小詞。其《鵲橋仙》詞，凶威可掬也。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亦錄之。嚴有翼《藝苑雌黃》曰：此詞俚而實豪，其咏雪詞則詭而有致矣。無名氏《水滸傳》、岳珂《桯史》各錄其詞一首。《金史・海陵本紀》言亮弑其君，弑其母，淫其從姊妹，殺其夫而奪其妻，三綱絕矣。廢爲庶人，削其年號，宜哉。于世宗，則曰時號小堯舜，于章宗，則曰有志于治者。元好問《中州壬集・賈公謙小傳》述賈氏言曰：世宗大定間，能暴海陵蠹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狠驁，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斯持平之論也。【略】亮有「立馬吳山第一峰」絕句，見郭元釪《全金詩》，世多知之者。王世貞《藝苑卮言》曰：亮創爲北曲，心術雖不正，其才不可及也。大定、明昌文物之盛，亮實開其先焉。

分論

《題軟屏》 《梅崖詩話》：金主詩：「一統車書蓋混同，中原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絕好音節，求之唐以後，正不多得。

《鵲橋仙》（停杯不舉停歌不發）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便非俗子酸餡。雄主。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藝苑雌黃》曰：金主亮待月《鵲橋仙》「停杯不舉」一闋，俚而實豪。

《昭君怨》（昨日樵村漁浦）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古峭。「驚問」字妙得嬌懶況。《渚山堂詞話》卷二：金完顏亮，頗有詞章，嘗作《昭君怨・雪》詞云，【略】亮之他作，例倔強怪誕，殊有桀驁不在人下之氣。此詞稍和平奇俊。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藝苑雌黃》曰：其詠雪《昭君怨》云，【略】是則詭而有致。

傳記

《金史》卷五《海陵本紀》 廢帝海陵庶人亮，字元功，本諱迪古乃，遼王宗翰第二子也。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上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皇統四年，加龍虎衛上將軍，爲中京留守，遷光祿大夫。【略】七年五月，召爲同判大宗正事，加特進。十一月，拜尚書左丞，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略】八年六月，拜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略】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興國取符鑰啓門納海陵，秉德、辯、烏

帶、徒單貞、李老僧等入至寢殿，遂弒熙宗。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略】〔天德三年〕四月丙午，詔遷都燕京。辛酉，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略】〔貞元元年〕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初備法駕。甲寅，親選良家子百三十餘人充後宮。乙卯，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爲南京，中京爲北京。【略】〔正隆六年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略】〔十月〕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即位于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海陵過惡：弒皇太后徒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及宗本諸王，毀上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數十事。【略】〔十一月〕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帝遇弒，崩，年四十。

《**大金國志**》卷一三至卷一五《**海陵煬王紀年**》（存目）

紀事

《**桯史**》卷八　金酋亮未篡僞，封岐王，爲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爲詩詞，語出輒崛強，慘慘有不爲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瀟瀟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半塵埃。空亭日暮烏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玉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赭黃。」味其詞旨，已多圭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節，隱畫工於中，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繪事，大喜，嘫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己之狀，策馬而立，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雕軍二萬三千，圍子細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爲寵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綉帽錦袍翹楚。怒磔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韞，果見成功且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迎路。」余又嘗問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它蓋可知也。犬猘鴟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正隆事迹》以爲翰林脩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

《**續夷堅志**》卷三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爲說垓下事，顧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爲之縮頸者。

《**大金國志**》卷一四《**海陵煬王紀年**》中　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于中節，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己像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

又卷一五《海陵煬王紀年》下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鄰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

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歸潛志》卷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意氣亦不淺。

藝文

《醒世恆言》卷二三《金海陵縱慾亡身》（存目）

雜錄

張金吾《蓮塘詩話提要》　是書所論宋詩居多，而唐與金、元之作亦間及焉，名篇警句多有他書所未載者。如卷上載金海陵王《哀宋姚將軍》詩云：「獨領孤軍將姓姚，一心忠孝爲南朝。元戎若解徵兵援，未必將軍死尉橋。」伏讀《御定全金詩》錄海陵王詩五首，此詩未經採入，故表出之。

王翛

《中州集》卷八《王大尹翛》　翛字翛然，范陽人，皇統二年進士。資稟餦峭，入仕即以材幹稱。大定中皇子曹王尹大興，翛然爲少尹。王移鎮北門，復以同尹從之，前後多所規益，朝廷稱焉。遷咸平轉運使，改知潘州。坐爲怨家所誣，奪官，宰相有爲辨理者，得鄭州防禦使。章宗即位，召拜禮部尚書，以選爲大興尹。兩月政成，發姦擊強，剖繁理劇，百年以來無有出其右者。尋爲護前者所排，繫獄累月，天子知其非罪，出之。翛然幅巾歸范陽。明年起爲定國軍節度使。致仕，卒，遺命無請謚無立碑，然至今言名臣者，必及焉。

《金史》卷一〇五《王翛傳》（存目）

雷思

《中州集》卷八《學易先生雷思》　思字西仲，渾源人，天德三年進士。大定中任大理司直，持法寬平，至今稱之。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事。有《易解》行於世。

王遵古

《中州集》卷八《王內翰遵古》　遵古字元仲。父政，金吾衛上將軍。三子：遵仁、遵義，元仲其季也。

鄧千江

《望海潮》　《詞品》卷五：金人樂府稱鄧千江《望海潮》爲第一。其詞云，【略】此詞全步驟沈公述上王君貺一首（山光凝翠川容如畫），【略】然千江之詞繁縟雄壯，何啻十倍過之，不止出藍而已。《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全步驟沈公述「山光凝翠」一調，而繁縟雄壯十倍過之。金人樂府稱千江第一，小詞盛時，不限夷夏也。

《歸潛志》卷四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鄧千江者，獻一樂章《望海潮》云，【略】太尉贈以白金百星，其人猶不愜意而去。詞至今傳之。

譚處端

論述

范懌《水雲集序》 譚公先生名處端，號長眞子。吾鄉大族也。生而穎悟，識度不凡，善草隸書，爲人剛正有操行，鄉里敬憚之。大定丁亥歲，重陽憫化妙行眞人飛錫東來，仙遊海上。以往契夙緣，訪尋知友，於吾鄉得丹陽子馬公、長眞子譚公，於東萊掖水得長生子劉公，又於登州棲霞得長春子丘公，結爲方外眷屬。所謂譚馬丘劉是也。相從眞人之遊，西抵夷門，眞人付以口訣，囑以後事，厭世而上昇。四子殯葬禮終，挈徒而西至終南山，即眞人之舊隱，傳襲其道十有餘年。自時厥後，各從所之。長眞先生往來於洛川之上，行化度人，從其教者，所至雲集。其述作賦詠，舉筆即成，詩頌詞章，僅數百篇。又述語錄、《骷髏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暢眞風，引人歸善，甚有益於時也。濬州全眞菴主王琉輝等鏤板印行。

范□《水雲集後序》 長眞譚公仙人，以宿緣符契，壯歲得遇重陽祖師，與丹陽、長生、長春同師也。厥後相從眞人，西抵汴梁，付以口訣。後至洛川，積功累行，先厭世而登眞，有習語錄詞章僅數百篇，皆包藏妙用，窮達造化，命之曰《水雲集》。【略】值丙午間，濬郡大水漂沒，神仙長生劉公聞之，不勝憫悼，即命工重刊於東萊全眞堂。今又值累年兵革，天下無有全者。路黔高友幷其妻孟常善舉家孜孜慕道，往來于淮楚間，訪尋眞人遺稿，乃於門弟子處，疑若神授，得其全帙。恐其詩文泯絕，今復鏤板於山陽城西菴。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一完顏璹《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寧海州人。【略】公幼而秀發，聲韵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略】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因醉遇雪，卧於途中，即感風痺之疾，公喟然嘆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以求濟。」【略】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眞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眞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眞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略】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眞人求道之日用，眞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今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眞子。師命公赴維揚，與馬、丘、劉同處。眞人《步虛詞》中有「達眞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眞人至汴，遺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游，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瘞之于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略】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略】因見洛南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尚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即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拾礫而庵焉。【略】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略】銘曰：重陽眞人，大道之師。長眞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跡。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玄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存目）

李道謙《七真年譜》（存目）

《全金詩》卷六一引唐順之《史纂左編》 譚處端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眞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略】既入學，記誦敏捷，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蘊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卧雪中，即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略】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略】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秘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眞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

師隱崑崙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盧山延眞觀。觀有盧眞君出世之迹，師于玉皇殿西壁題詩，有云「杳杳飈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游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於終南之劉蔣村，持喪三年。十四年，復出關，東至洛陽。朝陽宮題詩云「紫詔眞師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實朗然子登眞之所，故云。迤邐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道，一日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略】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於邸中，見者咸怒，欲訟於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合如此。【略】二十五年，復西游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略】因辭衆，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即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眞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元至元六年，贈長眞雲水蘊德眞人。有《水雲》前、後集行於世。

著錄

完顏璹《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銘》　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　所有應世歌詠近數百首，目之曰《水雲》，深明鉛汞泝流之道，大行於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譚處淵《水雲集》。俱金羽士。

《白雲齋道藏目録》卷四　《譚先生水雲集》三卷，崑崙山長眞子譚處端述詩頌詞。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水雲集》三卷，金譚處端撰。明刻本，一冊，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雙邊。

又　《水雲集》三卷，清抄本。一冊，九行，十七字，無格。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録》　《水雲集》三卷，一冊，金譚處端撰。舊鈔本。

藝文

《甘水仙源録》卷二王粹《七真讚・長真譚真人》　一見師眞，痼疾頓愈。決裂入道，水雲爲侶。歸櫬終南，聚徒洛土。教風既弘，蛻然高舉。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真譚真人贊》　長眞老仙，寧海豪士。與三髻以同學，拜重陽而受盟。一夕之清談未終，數年之痼疾頓愈。抵千金而不顧，挂百衲以甘貧。鍊氣調神，幾載長游於洛下，歸根復命，半生不返於山東。鎮百怪以潛形，龜蛇兩字，握二儀而在手，龍虎九還。正逢丹桂之芬芳，又値金蓮之爛漫。鉛汞注《水雲》之集，煙霞爲蓬閬之游。若非骨肉同飛，形神共妙者，其孰能與於此乎？　張神童詩云：「風火胸心鐵石腸，正豪強裏便回光。洛陽春暖神游處，猶有龜蛇鎮四方。」

馬鈺

論述

《甘水仙源録》卷一張子翼《丹陽真人馬公登真記》　眞人間世之異人也，稟天仙之姿，應期運之數，明哲聰敏，冲粹夷曠。學窮六藝，行包九德。夫其器量宏深，襟宇闊達，邈乎人不可及矣。然棲遲衡門，不苟祿仕。常喜詩酒，陶陶自樂，而不屑世務。一日重陽眞人西來，授以秘訣，則頓然而悟，視妻子如脫屣。於是捐千金之產，偕爲雲水之遊，遡洛入關，結廬於太乙之下。修眞功，積眞行，服紙麻之服，食糲糧之食。隆冬祈寒，露體跣足，恬然不之顧，惟一志於道。且手不接人一錢，積有年矣。至於出口成章，咳唾珠璣，多至數千百篇。無非發揮玄奥，冥合於希夷之趣者，布於四方，人人傳頌。其安心定性，

則清虛淡泊，其接物導人，則慈愛愷悌。由是遠近趨風，士大夫爭欽慕而師友之。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　所有《分梨十化》、《漸悟精微》、《摘微三寶》、《行化金玉》等集刊行於世。味其文義，皆貫通三教，囊括五行，酬今和古，托物喻人，玄談妙理，視蓬島如目前，智劍慧刀，逐三尸於身外。遵之則遷善遠罪，悟之則入聖超凡，豈小補哉！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一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宗師道行碑**》　師諱從義，字宜甫，世業儒，系出京兆漢伏波將軍援之後，五季兵亂，東遷寧海，因家焉。【略】師將育，母唐氏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金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也。【略】及長，善文學，不喜進取。【略】大定七年丁亥秋七月，師偕高巨才、戰法師飲于范明叔之怡老亭，酒酣，賦詩曰：「抱元守一是功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持。」中元後，復會，重陽師造其席，戰師曰：「布袍竹笠，冒暑而來，何勤如焉？」曰：「宿緣仙契，徑來訪謁。」【略】師悟，以資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遂易服而道焉。祖師因師《夢中歌》有「燒得白鍊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命師更名鋌，字玄寶，號丹陽子。【略】師從祖師至汴，寓王氏之旅邸，飲食起居，悉以仙機授之。鍛鍊既久，遂承秘印。十年春正月四日，祖師將昇，鋌請曰：「鋌當為吾師服。」祖師曰：「可赴終南劉蔣之故居。」囑以後事而逝。【略】十二年春，化自然錢於長安市中，復護仙柩，自汴之秦，歸葬劉蔣，遵遺命也。【略】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不果，乃賦詩曰：「錦鱗不得空滂漉，收拾綸竿歸去來。」大乘即悟，遂執弟子禮，賜以靈陽子之號。十九年春，師還華亭，大乘亦預焉。【略】秋八月，遷居隴州佑德觀，解元李子和輩願執（幾）〔几〕杖以從，繼而棄俗歸道者不啻百餘人。二十年春，東還祖庭，適長安，居蓬萊庵，從善友趙恩請也。秋八月旱，師祈雨詩云：「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至日果雨。【略】遂以關中教事付丘長春為主張焉，仙杖東歸，過濟南。【略】二十二年夏四月，至寧海，未幾行化于文登之七寶庵。【略】〔二十三年〕十二月，師赴萊陽游仙觀，忽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眞，路入青冥。鱗隨絳節，鳳牽朱軿。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眞誥，上登玉辰。」特寓其歸眞之意耳。【略】〔是月二十二日〕時將二鼓，師東首枕肱而蛻。是夜於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略】生平所作歌詩，皆出塵絕俗之語，而沾丐後人者多矣。【略】至元六年春正月，璽書加贈丹陽無為抱一眞人之號。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丹陽子**》（存目）

著錄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　所有《分梨十化》、《漸悟精微》、《摘微三寶》、《行化金玉》等集刊行於世。

《**白雲齋道藏目錄**》卷四　《漸悟集》二卷，崑崙山馬丹陽集，詩詞歌曲。

又　《洞玄金玉集》十卷，崑崙無為清靜眞人馬丹陽述，詩詞歌頌。

又　《丹陽神光燦》一卷，丹陽馬〔班〕〔鋌〕撰。

藝文

《**全金詩**》卷六〇王喆《**贈馬鋌**》　擲下金鈎卻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為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丹陽馬真人**》　晚契奇因，盡捨家貲。千朝得道，三髻承師。風雷示化，金玉垂辭。藐矣前躅，如何可追？

《**金蓮正宗記**》卷三《**丹陽馬真人贊**》　首遇重陽，先明九轉。十度分梨，暗傳消息，六回賜芋，別有機關。通一氣未生之前，指五行不到之處。斡開玉戶，透入金門。燦日月於壺中，聚雲霞於鼎內。屣脫半州之產，頂分半髻之髮。數十年卧雪眠霜，幾萬里游山涉水。七朵金蓮最先放徹，五篇秘語獨自傳來。霹靂一聲，不負紅霞之約；因緣萬劫，還歸碧落之游。啓迪全眞，發揮玄教者

也。　張神童詩云：「海上文章第一儒，重陽曾向醉中扶。古今多少修眞者，應比先生一箇無？」

完顏雍 金世宗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法苑春秋》曰：金世宗賜玄悟玉禪師長短句云：「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月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佛若非心也是塵。」玄悟答云：「無爲無作，認作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掣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佛。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此《減字木蘭花》也。世宗嘗以手心書「非心非佛」字示禪師，故及之。

《金史》卷六至卷八《世宗本紀》　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略】天輔七年癸卯歲，生于上京。【略】性仁孝，沉靜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爲第一。每出獵，耆老皆隨而觀之。皇統間，以宗室子例授光祿大夫，封葛王，爲兵部尚書。天德初，判會寧牧。明年，判大宗正事，改中京留守，俄改燕京。未幾，爲濟南尹。貞元初，爲西京留守。三年，改東京，進封趙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鄭國公，進封衛國。三年，再任留守，徙封曹國。【略】〔六年〕八月，起復東京留守。【略】〔十月丙午〕親告于太祖廟，還御宣政殿，即皇帝位。【略】丁未，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海陵罪惡數十事。【略】〔大定十一年十月〕丙寅，尚書左丞相紇石烈良弼進《睿宗實錄》。【略】〔十一月〕戊寅，幸東宮，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略】〔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略】〔十六年〕四月丙戌，詔京府設學養士，及定宗室、宰相子程試等第。【略】〔二十五年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略】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爲汝等歌之。」命宗室子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聽上自歌，其詞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聲，歌畢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略】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不能視朝。詔遣宋、高麗、夏賀正旦使還。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壽六十七。

《大金國志》卷一六《世宗皇帝紀年》（存目）

李晏

《中州集》卷二《李承旨晏》　晏字致美，高平人，唐順宗第十六子福王綰之苗裔。父森字彥實，工於詩。【略】致美皇統二年經義進士，釋褐臨汾丞。時張太師浩判平陽，一見愛其才，爲之延譽，稍遷遼陽幕官。與興陵有藩邸之舊，入翰林爲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略】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經童科，皆自致美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告老，不從，改昭毅軍節度使，且授其子仲略澤州刺史以榮之。時澤潞旱甚，致美擅發倉粟三萬石救餓者，因上章請罪。章奏而本道提刑彈章亦至，章宗謂宰相言：「提刑職當然，李晏義當然。」不之罪也。【略】致美自號游仙野人，簡之丹源釣徒，有集傳于世。

《金史》卷九六《李晏傳》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略】丁內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爲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爲應奉翰林文字，特令詣閤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甚悉。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眞授。爲高麗讀冊官，五遷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爲之。」左右舉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爲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爲翰林直學士。【略】尋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旨曰：

「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以授卿，宜加審愼，毋涉荒唐。」俄爲中都路推排使，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略】尋爲賀宋正旦國信副使。及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爲之。章宗立，晏晝十事以上。【略】明昌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略爲澤州刺史，以便侍養。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大金國志**》**卷二八**《**李晏傳**》（存目）

鄭子聃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先於亮初僭時，狀元楊建中榜第三人及第，出《天錫勇智以正萬邦賦》，除翼城縣丞。被召，除書畫直長。至正元四年，亮令再試，狀元及第，是年出《不貴萬物民乃足賦》。亮時爲翰林修撰，尋遷修起居注。葛王除爲殿中侍御史兼侍讀學士。

《**中州集**》**卷九**《**鄭內翰子聃**》　子聃字景純，大定人。少日有賦聲，時輩莫與爲敵。天德三年第三人登科，士論仍以爲屈，而海陵不之許也。正隆二年，詔景純再試，擇能賦者八人，先以題付之，以困景純，且將視其中與否罪賞之。及開卷，景純果第一人。楊伯仁、張汝霖中選，劉幾、綦戩、李師顏輩皆被黜，海陵終不以景純爲工，與被黜者兩罷之。趙獻之賀啓云：「丹桂一枝，不失舊物，青錢萬選，無媿古人。」其爲名流所稱道如此。累官吏部侍郎，改侍講學士，卒。其賦餘釋有「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欲留仙」之句，甚爲詩家所稱。

《**金史**》**卷一二五**《**鄭子聃傳**》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略】子聃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三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略】海陵不悅，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饑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略】遷待制，兼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遷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深器重之。以疾求補外，遂爲沂州防禦使。【略】召還，爲左諫議大夫、兼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直學士如故。遷侍講、兼修國史，上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聃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子聃英俊有直氣，其爲文亦然。平生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詩藪**》**雜編卷六**　鄭子聃，字景純，英俊有直氣，詩文亦然，所著二千餘篇。

張汝霖

《**中州集**》**卷九**《**張左相汝霖**》　汝霖字仲澤，遼陽人。家世貴顯，父浩，字浩然。以門資仕，揚歷中外，遂升端揆，進拜太師，封南陽郡王。五子：仲澤，平章政事、莘國公。【略】父子兄弟各有詩傳於世。王子端內翰，太師之外孫，其淵源有自云。

《**金史**》**卷八三**《**張汝霖傳**》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浩嘗稱之曰：「吾家千里駒也。」貞元二年，賜呂忠翰榜下進士第，特授左補闕，擢大興縣令，再遷禮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略】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略】擢刑部侍郎，以憂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略】尋改中都路都轉運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俄轉吏部，爲御史大夫。【略】未幾，復坐失出大興推官高公美罪，謫授棣州防禦使。頃之，復爲太子少師兼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如故。【略】二十八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進封莘。【略】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卒。時帝獵饒陽，訃聞，勅百官送葬，賻禮加厚，謚曰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及朋附多人爲說，故言不忤而似忠也。

《圖繪寶鑒》卷四　張汝霖字仲澤，遼陽人。畫墨竹師黃華。官至平章。

靖天民

《中州集》卷九《南湖靖先生天民》　天民字達卿，滏陽人。其父國初官原武，因而家焉。少日嘗兩魁鄉試，自望者不碌碌，所與交如龐才卿、楊茂才、劉之昂、王逸賓皆一時名士。晚年買田南湖，葺亭圃，植竹樹，以詩酒爲事，自號南湖老人，年七十九卒。

元好問《南湖先生雪景乘驟圖詩序》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曾以鄉賦兩魁鄭州，然其資倜儻，所以自望者甚高，終不樂爲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略】所與游，如臨洺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大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西子棄瓢詩》可見也：「髮鬢蕭颯苧蘿秋，千古香溪水自流。吳越兵爭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嘗雪中騎青騾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騾圖」之句。

趙可

傳記

《中州集》卷二《趙內翰可》　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于世，號《玉峰散人集》。

《歸潛志》卷一〇　趙翰林可獻之，少時赴舉，及御簾試《王業艱難賦》，程文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三場捱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知我。」時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恩矣。後仕世宗朝，爲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廟碑，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學士院官讀之，適有可在，音吐鴻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遷待制。及冊章宗爲皇太孫，適可當筆，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向者冊文誰爲之，左右以可對，即擢直學士。嗟乎！獻之三以文字遇知人主，異哉！獻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有《玉峰閑情集》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獻之作《望海潮》以贈，爲世所傳。【略】歸而下世，人以爲「此身未卜他生」之讖云。先是，蔡丞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爲館妓賦《石州慢》，【略】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予謂蕭閑之渾厚，玉峰之峭拔，皆可人，然蔡之「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與趙之「惜卿卿」皆不免爲人疵議之矣。

《金史》卷一二五《趙可傳》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直學士。博學高才，卓犖不羈。天德、貞元間，有聲場屋。後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集》。

《詩藪》雜編卷六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詩歌樂府尤工，號玉峰散人。有集。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趙可《玉峰散人集》。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翰林直學士。

周泳先《玉峰散人詞輯本題記》　《歸潛志》云：「獻之少輕俊，文章健捷，尤工樂章，有《玉峰閑情集》行于世。」《中州集》選可詩僅三數首，而錄樂府多至十首。又稱可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于世，知可固以樂府見長者。

王元節

論述

《古鎮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句法頗縱。《歷代詩發》卷三一：抱病思歸，看得達，卻說得和平，此詩之情也。

傳記

《中州集》卷七《王元節》　元節字子元，弘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子元婿於南山翁，傳其賦學。第進士，雅尚氣節，不能從俗俯仰，故仕不達。既罷密州觀察判官，即閑居鄉里，以詩酒自娛，號遯齋老人，年五十餘卒。弟元德，亦第進士，有能名於時，終於南京路提刑使。

《歸潛志》卷四　王元節字子元，宏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婿也。家世貴顯，才高，以詩酒自豪。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與余從曾祖西巖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珮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邊將，泉下相逢也自羞。」甚爲人所傳。

《金史》卷一二六《王元節傳》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也。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元節幼穎悟，雖家世貴顯，而從學甚謹。渾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遂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第。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及遷密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遙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年五十餘卒。有詩集行于世。

《詩藪》雜編卷六　王元節，字子元，有《遯齋集》。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元節《遯齋詩集》。字子充，弘州人，第進士，密州觀察判官。

高公振

《裴氏西園》《歷代詩發》卷三一：有景有情，淡然成致。

《中州集》卷八《高密州公振》　公振字特夫。正隆初進士，歷南京留幕，終於密州刺史。詩有家學，賦南園江鄉有「翠蓋紅粧無俗韵，綠蔭青子更多情」之句，惜不多見也。

董師中

《中州集》卷九《董右丞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洺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而以通材濟之。【略】紹祖嘗言：「作宰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日以詼諧得名，及在相位，亦未嘗廢談笑，然不害其爲國朝名相也。俄致政，賜第京師，後三年薨。有《燕賜邊部詩》傳於世。紹祖師王內翰彥潛，而與之同榜登科，彥潛沒後，待其子恩禮殷重，不減骨肉。【略】有《漳川集》傳于家。

《金史》卷九五《董師中傳》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略】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爲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

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略】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吏部尚書。【略】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徵爲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暐看讀陳言文字。踰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略】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略】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略】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眞率，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

《**大金國志**》**卷二九**《**董師中傳**》（存目）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董師中《漳川集》。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

劉仲尹

論述

綜論

《**歸潛志**》**卷四** 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爲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五換嚴更三唱鷄，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

趙衍《**重刊李長吉詩集序**》 龍山先生爲文章，法六經，尚奇語，詩極精深，體備諸家，尤長於賀。渾源劉京叔爲《龍山小集序》云：「《古漆井》、《苦夜長》等詩，雷翰林希顏、麻徵君知幾諸公稱之，以爲全類李長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詞統》曰：仲尹字致君，少擢第，終節度副使。《龍山詞》，蓋參涪翁而得法者。

《**蕙風詞話**》**卷三** 元遺山爲劉龍山（仲尹）撰小傳云：「詩樂府俱有蘊藉，參涪翁而得法者也。」蒙則以謂學涪翁而意境稍變者也。嘗以林木佳勝比之。涪翁信能鬱蒼聳秀，其不甚經意處，亦復老榦枒杈，第無醜枝，斯其所以爲涪翁耳。龍山蒼秀，庶幾近似。設令爲枒杈，必不逮遠甚。或帶煙月而益韻，托雨露而成潤，意境可以稍變，然而烏可等量齊觀也？

分論

《**初秋夜涼**》《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清遠閑適。

《**龍德宮**》《歷代詩發》卷三一：結語有美刺，然妙在涵泳方明。

《**琴調相思引**》（**蠶欲眠時日已曛**）《詞綜偶評》：「羅敷」二句，翻用《陌上桑》古辭。《蕙風詞話》卷三：清姒學作小令，未能入格。偶幡帑《中州樂府》，得劉仲尹「柔桑葉大綠團雲」句，謂余曰：「只一『大』字，寫出桑之精神，有它字以易之否？」斯語其庶幾乎，略知用字之法。

傳記

《**中州集**》**卷三**《**劉龍山仲尹**》 仲尹字致君，蓋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進士，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爲都水監丞，卒。致君家世豪侈，而能折節讀書，詩樂府俱有蘊籍，有《龍山集》，嘗於其外孫欽叔處見之，參涪翁而得法者也。

《**歸潛志**》**卷四** 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終昭義軍節度副使。

紀事

《**歸潛志**》**卷九**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云：「山路嶄有壁，松風清無塵。」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仲尹《龍山集》。字致君，益州人，後遷沃州。正隆二年，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爲都水監丞。

馮子翼

《江城子》（胭脂坡上月如鈎）　《蕙風詞話》卷三：馮士美《江城子》換頭云：「清歌皓齒艷明眸。錦纏頭。若爲酬。門外三更，鐙影立驊騮。」「門外」句與姜石帚「籠紗未出馬先嘶」意境略同。「驊騮」字近方重，入詞不易合色。馮句云云，乃適形其俊。可知字無不可用，在乎善用之耳。其過拍云：「月下香雲嬌墮砌，花氣重、酒光浮。」亦艷絕、清絕。

《中州集》卷二《馮臨海子翼》　子翼字士美，大定人，正隆二年進士。性剛果，與物多忤，用是仕宦不進。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致仕，居眞定，有詩樂府傳于世。父仲尹、子叔獻，三世皆仕至四品，職名亦相近。士美詩有筆力，如賦臨海乳山萬松堂爲可見矣。

王啓

《中州集》卷八《王吏部啓》　啓字希畢，大興人。正隆二年進士。累遷戶部員外郎、通州刺史。用宰相萬公薦權右司郎中。章宗即位不一歲，遷工部侍郎，即以河南北路提刑使拜吏部尚書。使宋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致仕還鄉里，與左丞董公、參政馬公、宣徽盧公、尚書郭公爲九老會。年七十九卒。

朱瀾

《中州集》卷七《朱宮教瀾》　瀾字巨觀，霖堂先生之子，學問該洽，能世其家。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時年已六十，意氣不少衰。歷諸王文學、應奉翰林文字，終於待制。党、趙推挽之力爲多，以嘗入教宮掖，故集中多宮詞。

郝俣

論述

《二月望日次邊德舉攬秀軒》《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夢後餘芳草」二句）「夢後」一聯雋永，耐人尋味，不過春晚意而深遠不可及。

《郝吉甫蝸室》《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工切，然極大方。詩苟不切，亦爲剽賊陳言，而求工切之過，則心思才力粘縛，不灑脫。或專以尖新取勝，粘縛者滯，尖新者纖，皆非蹈于大方者。

傳記

《中州集》卷二《郝内翰俣》　俣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略】子玉自號虛舟居士，有集行于世。如云「勞生雖可厭，清景亦自適」，殊有古意也。

《大金國志》卷二八《郝俣傳》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郝俁《虛舟居士集》。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河東北路轉運副使。

任詢

論述

綜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任詢《濟南黃臺》　陶玉禾評：南麓《山居詩》云：「種竹百十个，結第三四間。」《南郊小隱》云：「林間鳥語月微下，竹裏花飛春又深。」皆高淡。

《畫鑒》　任詢字君謨，金國人，草書入能品。畫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

《圖繪寶鑒》卷四　任詢字君謨，號南麓，易州人。草書入能品，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下。

分論

《濟南黃臺》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景色既佳，風韻復勝元人，著色畫也。

傳記

《中州集》卷二《任南麓詢》　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間游江浙。君謨生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法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內翰子端獨以其才具許之。君謨正隆二年進士，歷省掾、大名總幕、益都都司判官、北京鹽使，課殿降泰州節廳。時無借力者，故連蹇不進。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所藏法書名畫數百軸，日夕展玩，不知老之將至。年七十卒。平生詩數千首，君謨歿後皆散失，今所錄皆得于傳聞之間。如《山居》云：「種竹六七箇，結茅三四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清淺，白雲風往還。」《戊申春晚》云：「水邊團月翻歌扇，風裏垂楊學舞腰。」《南郊小隱》云：「林邊鳥語月微下，竹裏花飛春又深。」前輩喜稱道之。

《金史》卷一二五《任詢傳》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政間游江浙。詢生于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評者謂畫高于書，書高于詩，詩高于文，然王庭筠獨以其才具許之。登正隆二年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年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詩藪》雜編卷六　任詢，字君謨，易州人。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妙品。評者謂畫高於書，書高於詩。

許安仁

論述

《游泰安竹林》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寫出俗情，眞足解頤。

傳記

《**中州集**》**卷三**《**許內翰安仁**》　安仁字子靖，河間樂壽人，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澤州，遷同知河南府事，以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子古，字道眞。父子俱名流也。

《**金史**》**卷九六**《**許安仁傳**》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闕，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略】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略】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

紀事

《**全金詩**》**卷二五引**《**嵩嶽志**》　少林寺西北里許，五乳峰下有達摩庵，又深入里許，爲達摩面壁庵，面壁石在庵前，上有達摩洞。又寺西南爲二祖庵，寺南爲少室山。金許安仁有詩云云。（《少林寺》）

張公藥

《**中州集**》**卷二**《**張鄄城公藥**》　公藥字元石，宰相安簡公孝純永錫之孫，以父蔭入仕，嘗爲鄄城令。詩號《竹堂集》。《寒食》云：「一百五日寒食節，二十四番花信風。」《新年》云：「客情病裏度殘臘，老色鏡中添一年。雲樹縈寒猶漠漠，竹梢迎日已娟娟。」《春晚》云：「細風皺綠漲溪水，小雨點紅添海棠。」又云：「芭蕉葉斜卷舒雨，酴醾架小縱橫春。」人喜傳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公藥《竹堂集》。字元石，孝純孫，以父蔭入仕，爲鄄城令。

桑之維

《**中州集**》**卷九**《**東皐桑先生之維**》　之維字之才，恩州人，蔡丞相伯堅之子婿也。以樂府著稱，有《東皐集》傳于世。

蔡珪

論述

綜論

《**歸潛志**》**卷一〇**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從之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眞定人，嘗爲省都事，有能聲。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爲文條暢有法。余嘗至欒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也，餘文不多見。

《**圖繪寶鑒**》**卷四**　蔡珪字正甫，丞相松年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濰州守。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竹坡叢話》曰：【略】（松年）其子珪，字正甫，即蕭眞卿所謂金源文派斷以蔡正甫爲宗者。《畫眉曲》盛傳於世，其樂

府僅見於一《江城子》，附蕭閑公集後，何文人之詞厥如也。

又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蔡珪**《**醫無閭**》　陶玉禾評：正甫辨博，推爲金源一代文章正傳之宗，詩亦清勁有骨。　蕭閑父子詩皆學山谷。

分論

《**野鷹來**》《歷代詩話》卷六二：正甫以勝情譜爽事，自爾下筆，奔峭殆不減坡公。

《**春陰**》《歷代詩話》卷六二：按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歐公爲短視。【略】蓋永叔用摩詰語以致誚，而東坡猶且笑之，惟正甫用作《春陰》詩，可免短視之誚。

傳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蔡珪字正父，餘杭人。蔡靖述古之孫、松年之子，狀元楊建中榜及第。葛王立，除刑部侍郎。

《**中州集**》**卷一**《**蔡太常珪**》　珪字正甫，大丞相松年之子。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日授數千言。天德三年進士擢第後，不赴選調，求未見書讀之，其辨博爲天下第一。歷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鍾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水經補亡》四十篇、《晉陽志》十二卷、《金石遺文跋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傳于世。

《**金史**》**卷一二五**《**蔡珪傳**》　珪字正甫。中進士第，不求調，久乃除澄州軍事判官，遷三河主簿。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在職八年，改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珪號爲辨博，凡朝廷制度損益，珪爲編類詳定檢討刪定官。【略】久之，除河東北路轉運副使，復入爲修撰，遷禮部郎中，封眞定縣男。珪已得風疾，失音不能言，乃除濰州刺史，同輩已奏謝，珪獨不能入見。世宗以讓右丞唐括安禮、參政王蔚曰：「卿等閱書史，亦有不能言之人可以從政者乎。」又謂中丞劉仲誨曰：「蔡珪風疾不能奏謝，卿等何不糾之。人言卿等相爲黨蔽，今果然邪。」珪乃致仕，尋卒。珪之文有《補正水經》五篇，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北魏志》作《南北史志》三十卷，《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晉陽志》十二卷，文集五十五卷。《補正水經》、《晉陽志》、文集今存，餘皆亡。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蔡珪文集》五十五卷。字正甫，松年子，官禮部郎中。

藝文

蔡松年《**一剪梅**》（**送珪登第後還鎮陽**）　白璧雄文冠玉京，桂月名香，能繼家聲。年年社燕與秋鴻，明日燕南又遠行。老子初無游宦情，三徑蒼煙歸未成。幅巾扶我醉談玄，竹瘦溪寒，深寄餘齡。

師拓

《**冬夜**》《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柱心熱腸，鬱勃流露，不減老驥伏櫪之心。

《陪人游北苑》《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望長魂欲斷」二句）頷聯俗。（「草色明殘照」二句）五、六居然唐調。

《中州集》卷四《師拓》拓字無忌，平涼人，舉進士不中。明昌中有司薦其才，以嗜酒不果。作詩有氣象而工于鍊句，如賦《雁》云「天佼仍在眼，山沒更傷心」，《溪上》云「夕陽明菡萏，秋色淨蒹葭。白曳衝烟鷺，紅翻漾水霞」，《春日池上》云「水風涼綺席，沙日麗金壺」，《燕市酒樓》云「氣清天曠蕩，露白野蒼涼」，又「荷蒼秋近葉，蓮膩雨餘花」，大爲時人所稱。

酈權

《張廣文逍遙堂》《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鶴脛長短無餘情」至「眼前瓦礫盡虛圓」）至理達觀，不拾晉人宋人牙慧。

《中州集》卷四《酈著作權》權字元輿，安陽人，作詩有筆力。《圃田道中》云：「斷橋經壞屋，古道入崩山。」《石磵》云：「蒼崖秀苔花，壞道補石棧。徐行下井底，斗上出天半。」《綺岫宮》云：「離宮歸相望，百年幾游歷。獨知窮己樂，衆慰不汝卹。繁華忽灰燼，歲月空瓦爍。」《赤水道中》云：「水近噓寒氣，星殘曳白芒。」《燒痕》云：「炎威隨變滅，餘燼委秋壤。田疇更斷續，原隰依下上。班班澗溪毛，往往漏尋丈。晴空墮雪影，夕照壓秋嶂。昆明翻劫灰，黑水走濁浪。煙中一綫來，細路入空曠。」《游石瓮》云：「雲間兩石角，相門如闕門，上連石瓮口，谿谷愁猱猿。枵如空洞腹，瑩滑無纖痕。何年補天手，月斧雲爲斤。琢成蒼玉甗，覆此玻璃盆。」《龍潭》云：「臺高野望遠，地僻春意閑。」《郊行》云：「強引村醪終少味，漫留詩句懶題名。」《村行》云：「瘦藤籬角蔓，雜草樹根花。夾道縣新棗，荒畦卧晚瓜。」又云：「歲豐人樂社，秋近客思家。」《書事》云：「佳樹漲新綠，危蔡棲老紅。」《與顯叔》云：「茶竈翻春白，糟床滴曉紅。」《雜詩》云：「樹影僧攜錫，鈴聲客到門。片月冷千嶂，敗橋通兩村。」此類甚多。元輿父瓊，國初有功，仕至武寧軍節度使。元輿以門資叙，宦不達。朝廷高其才，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未幾卒，有《坡軒集》行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酈權《披軒集》。字元輿，安陽人，明昌初以著作郎召，未幾卒。

路仲顯

《中州集》卷八《路冀州仲顯》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伯達讀書。國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兒有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爲伯達買此書，撙衣節食累年而後致，戒伯達言：「此書當置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觀，少有斬固，吾即焚之矣。」伯達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鄉人榮之。雲朔用兵，伯達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伯達死，章廟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

《大金國志》卷二九《路仲顯》（存目）

王磵

趙秉文《遺安先生言行碣》先生姓王氏，諱磵，字逸賓。其先臨洺人，先生實生於汴梁，嘗以洺川自稱，不忘本也。【略】初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爲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人、篤於己，遠近論文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壁叔獻、趙公渢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明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爲辭，議遂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行忠信文章爲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略】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於家。【略】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州，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友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

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拓無忌、鄺權元輿、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左容無擇、遊道人宗之、路鐸宣叔。【略】其貞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操，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

《**中州集**》卷四《**王隱君碉**》　碉字逸賓，先世家臨洺，至逸賓遂爲汴梁人。博學能文，不就科舉，孝友天至，非其食不食，家無甔石之儲，晏如也。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舉逸賓、王彥功、游宗之德行才能。逸賓得鹿邑主簿，就乞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雖出處不齊，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閑閑公嘗集党承旨、趙黃山、路司諫、劉之昂、尹無忌、周德卿與逸賓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爲《明昌詞人雅製》云。

耶律履

傳記

元好問《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略】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曆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略】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即拂衣去，蔭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略】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略】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略】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逾年復爲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略】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略】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略】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略】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即位，進禮部尚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略】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略】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略】晚稱忘言居士，有文數百篇。

《**中州集**》卷九《**右相文獻公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曆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興陵朝累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爲修撰，歷直學士、待制、禮部尚書，特賜孟宗獻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冊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年六十一。【略】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傳于世。

《**圖繪寶鑒**》卷四　耶律履字履道，契丹人，東丹王七世孫，官至尚書右丞。善畫鹿，作人、馬、墨竹尤工。

《**大金國志**》卷二九《**耶律履傳**》（存目）

紀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諸生，興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概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著錄

《**絳雲樓書目**》卷三　《耶律文獻集》。履字履道，明昌初官右相。元裕之《中州集》中選其詩一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耶律履《文獻公集》十五卷。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參知政事，尚書右丞，謚文獻楚材父。

趙萬里《耶律文獻公詞輯本題記》　《耶律文獻公集》，《文淵閣書目》著錄，知明初尚有傳本。故《永樂大典》引之。然明以後久佚。乾隆間四庫館臣于《大典》中輯出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而于文獻公集獨置若罔聞。耶律氏三世之集惟履道無傳。考金源史事者，于此自不能無憾。茲于《大典》中輯得佚詞數首，或足償館臣疏漏之咎于萬一歟。至履道事迹則《國朝文類》、元好問

所撰神道碑詳之，茲不贅。

王世賞

《中州集》卷九《浚水王先生世賞》　世賞字彥功，汴人。與尹無忌、王逸賓、趙文孺相周旋。明昌中保舉才能德行，賜出身，釋褐鞏州教授，終于鹿邑簿。有《浚水老人集》傳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世賞《浚水老人集》。字彥功，汴人，明昌中保舉才能德行，賜出身，釋褐鞏州教授，終於鹿邑簿。

王寀

王寂《曲全子詩集序》　曲全子，予之母弟也。少穎悟，天資孝友。以予有十年之長，兒時嘗受經於予，故事予猶師也。性坦率，與人略無崖岸。當酒酣耳熱，視世間富貴兒，皆卧之百尺樓下。然不喜場屋之學，人或勉之，笑而答曰：「吾兄已世其家，吾親已享其祿，吾事濟矣。誰能踽踽從原夫輩覓官耶？」識者以爲達。平居季孟間，把酒賦詩，對牀聽雨，眷眷然不忍去。當是時，吾二親康健，歲時上壽，斑衣羅拜，里人榮之，指以爲慶門，故榜其堂曰雙橘。一時名卿大夫士爭相歌詠其事。自爾洊罹憂患，生寡食衆，貧不能生，兄弟狼狽，餬口於四方。渠亦僶俛赴調，得監亳州酤，意愈不樂。自是日飲無何，似與世相忘者。未幾疾作，竟不起。平生所爲詩，無慮數百篇。既沒之後，而二子方啼笑梨栗，豈知乃父之遺文當眞賞珍藏於不朽哉。已而旅櫬北歸，予屢索於殘編斷藁中，了不可得。【略】大定己酉，予被命提點遼東等路刑獄事，閱再歲，會以公集飯素於大清安禪寺。偶於稠人中得故人李仲佐，握手道舊，且復謂予曰：「元輔不幸今十年矣，念一死一生之際，未能忘情，時令人誦曲全子集製如對晤語。」予驚聞其說，懇請一見。既而得之，長篇短章凡四十有七，惜乎所得之不多也。雖然，嘗一臠鼎味知矣，奚以多爲？吾弟名寀，字元輔，曲全子蓋道號云。

梁襄

《中州集》卷五《梁太常持勝》　〔梁持勝〕父襄字公贊，大定初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之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興陵田獵表，傳於世。其賀章宗即大位表云：「曾天子祖天子，世嫡相承，舜何人予何人，自強不息。」又自河南府倅移華州防禦使謝上表云：「昔同雒尹，已陪嵩岳之呼；今領華防，願效封人之祝。」世亦稱之。

《金史》卷九六《梁襄傳》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略】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選爲監察御史。【略】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諱改震武軍。【略】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略】歷隰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該貫。

高有鄰

《中州集》卷八《高工部有鄰》　有鄰字德卿，遂城人。數歲入小學，州將爲子娶婦，驂御盈路，同舍兒競觀之，德卿讀書自若也。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州縣，爲尚書省令史，時相議絀詞賦專明經，德卿以賦有議諫之義，反復詰難，竟得不罷。爾後擢第者廷試時務策，亦自德卿發之。明昌初累遷安國軍節度使。【略】泰和中使宋還，拜工部尚書，致仕卒。德卿孝友廉介，長於吏事，所

至興學校，敦風化，以儒雅自緣飾，耆舊至今稱之。

孟宗獻

論述

魏道明《孟友之與西堂和尚帖跋》 孟君友之，大梁之奇士也。余往年嘗親見其爲人，其學問淵源，度越流輩遠甚。惜乎方少年進取，從事於場屋間，獨以詩格賦律見稱。□盡君之才耶，而又連取四魁，以成其賦。名人皆以爲榮，余獨以爲不幸，何者？使其不爲時學，而大發於古文，則必有桓桓之聲、渾渾之力，追配於昔人，又豈止傳道八韻而已哉？亦嘗覽其賦矣，皆約束俊氣，俳徊窘步，以俯就時律。此尤足惜也。

《歸潛志》卷八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略】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韵，類之，帖壁間，坐卧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其詩詞亦有集。

傳記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葛王初立，特賜狀元及第。解試《建官唯賢天下治賦》，府試《立政惟人不惟官賦》，省試《夙夜求賢務在官民賦》，殿試《所以臨制則臣民畏賦》。授翰林應奉文字，同知制誥。尋除右贊善大夫。

《中州集》卷九《孟內翰宗獻》 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大定三年鄉、府、省、御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曹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母憂，哀毀致卒。

藝文

《中州集》卷九劉迎《題孟宗獻詩卷後》 簪紱忘情累，山林閱歲陰。選官堂印手，說法老婆心。世路嗟前卻，人生變古今。公乎眞不死，名姓斗之南。

又孔嗣訓《挽詩》 二十年間事，才名一夢新。衰羸驚喪母，哀毀竟亡身。魂返愁楓夜，情留淚草春。黃公酒壚在，此去只悲辛。

又高公振《挽詩》 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乘除雖有數，凶禍竟何緣？禮樂三千字，才名二十年。仁人遽如許，無路問蒼天。

雜錄

《續夷堅志》卷二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試皆第一，供奉翰林，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預知前塗所至，其後皆驗。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人高公振時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目前。」又云：「人嗟埋玉樹，天爲啓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畀之者，爲不偶然也。

張暐

《金史》卷一〇六《張暐傳》 張暐字明仲，莒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登正隆五年進士。調陳留主簿、淄州酒稅副使，課增羨，遷昌樂令。改永清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太常博士，兼國子助教。丁父憂，服除，調山東東路轉運副使，

入爲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學。章宗冊爲皇太孫，復爲左贊善，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諭使。【略】使還，遷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禮部郎中，修起居注如故。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略】拜禮部尚書。【略】（承安）三年，爲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起爲安武軍節度使，致仕。【略】暐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爲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爲士族儀表。

趙秉文《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於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氈而朝廷之龜鏡也。至於伯承帝旨。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党懷英

論述

綜論

趙秉文《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又《竹溪先生文集序》 故翰林學士承旨党公，天資既高，輔以博學，文章冲粹，如其爲人。當明昌間，以高文大冊，主盟一世。自公之未第時，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謂入館閣後，接諸公遊，始知爲文法，以歐陽公之文爲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歐陽公之文也。晚年五言古體，寄興高妙，有陶謝之風。此又非可與誇多鬬靡者道也。近歲寇攘，喪亡幾盡，姑裒次遺文，僅成十卷，藏之翰苑云。

又《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一公之文，妙絕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歷代詞話》卷九 党懷英文似歐陽，不爲奇險語；詩如陶謝，奄有魏晉風。少同辛幼安師事蔡丞相伯堅，爲其所識拔。筮仕決以蓍，辛得《離》，南歸；党得《坎》，遂留事金。有《竹谿詞》。（《中州樂府》）

《蕙風詞話》卷三 辛、党二家，幷有骨幹。辛凝勁，党疏秀。

分論

《趙飛燕寫真》（《詩藪》雜編卷六：党懷英《趙飛燕寫眞》一首甚工，又《金山》一章，亦宋體之佳者。

《穆陵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前半只寫道中景物，著結語便邈然意遠。

《雪中四首》（《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體物精細，足達難顯之情。

《夜發蔡口》（《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畸鳥幽蟲亦無靜機，行役之感益深。

《題春雲出谷圖》（《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與《吳江新霽圖》同一娟秀。

《奉使行高郵道中二首》（《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所謂眼前景口頭語也，妙不入俚。

《世華將有登州之行作是詩以送之》（《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秋鴻渺渺」二句）「秋鴻」、「夜雨」，雅切弟兄，非泛泛送行詩也。

《弔石曼卿》（《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本事清切，移擬不動。

《龍池春興》（《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秀句天成。（《歷代詩發》卷三一：筆意清超脫化，殆不易臻。

《粉紅雙頭牡丹》（《石洲詩話》卷五：党承旨《粉紅雙頭牡丹》詩，不爲

高作。

《**青玉案**》(**紅莎綠蒻春風餅**)　《詞品》卷二：党懷英茶詞：「紅莎綠蒻春風餅，趁梅驛，來雲嶺。」金國明昌、大定時，文物已埒中國，而製茶之精如此，胡雛亦風味也，非見元宵燈以爲妖星下地之日比也。　《詞苑萃編》卷六：《青玉案》咏茶云，【略】與黃魯直「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雅俗自覺霄壤。　《蕙風詞話》卷三：党承旨《青玉案》云：「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以鬆秀之筆，達清勁之氣，倚聲家精詣也。「鬆」字最不易做到。

《**月上海棠**》　《蕙風詞話》卷三：《月上海棠》用前人韻，後段云：「斷霞魚尾明秋水。帶三兩飛鴻點煙際。疏林颯秋聲，似知人、倦游無味。家何處，落日西山紫翠。」融情景中，旨淡而遠，迂倪畫筆，庶幾似之。

《**鷓鴣天**》　《蕙風詞話》卷三：《鷓鴣天》云：「開簾放入窺窗月，且盡新涼睡美休。」瀟灑疏俊極矣。尤妙在上句「窺窗」二字。窺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裡生出，不同矯揉鉤致，不墮尖纖之失。

《**感皇恩**》(**一葉下梧桐**)　《詞則・別調集》卷三：精警特絕。

傳記

趙秉文《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神道碑》　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化服。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略】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文章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爲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

《中州集》卷三《承旨党公》　公諱懷英，字世傑，宋太尉進之十一代孫。父純睦，自馮翊來，以從仕郎爲泰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遂爲奉符人。公之在孕也，太夫人夢道士吳筠來託宿，及公生，儀觀秀整，如神仙然。少穎悟，日授千餘言，師亳社劉巖老。濟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嘗試東府取解魁，是後困於名場，遂不以世務嬰懷，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既久，鄉豪傑有知公者，稍料理之。大定十年擢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汝陰令，入爲史館編修，應奉翰林學士。出爲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言而人化。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年七十八，終於家。是夕有大星殞於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謚曰文獻。禮部閑閑公墓誌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金史》卷一二五《党懷英傳》　党懷英字世傑，故宋太尉進十一代孫，馮翊人。父純睦，泰安軍錄事參軍，卒官，妻子不能歸，因家焉。應舉不得意，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除汝陰縣令、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是時，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辭，旁求文學之士以備侍從，謂宰臣曰：「翰林闕人如之何？」張汝霖奏曰：「郝俁能屬文，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滅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朕殊不喜。」上謂宰臣曰：「郝俁賦詩頗佳，舊時劉迎能之，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懷英再遷國子祭酒。二年，遷侍講學士。明年，議開邊防濠塹，懷英等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七年，有事于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卒，年七十八，謚文獻。懷

英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大金國志》卷二九《党懷英傳》（存目）

紀事

《歸潛志》卷八　党承旨懷英、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党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況也。後辛退閑，有詞《鷓鴣天》，【略】蓋紀其少時事也。

《歷代詞話》卷四　〔石〕曼卿通守朐山，遣人以泥封桃李垓，彈之巖谷間，嗣後花開滿山。又嘗攜妓石室中，鳴絃爲冰車鐵馬之聲。後党竹谿爲詞以弔之云：「鐵馬冰車斷遺響，林花石室自春風，芙蓉城闕五雲中。」（《堯山堂外紀》）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党懷英《竹溪集》十卷。字世杰，奉符人，大定十年進士，史館編修、應奉翰林學士。出爲泰定軍節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藝文

元好問《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二首》二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眞贋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妍。枯淡足自樂，勿爲虛名牽。

又《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二首》　南來何所如，孤根轉風蓬。以彼萬里途，寄此一畝宮。明窗一繩牀，稍覺紛華空。唯餘作詩癖，尚與當年同。人言詩窮人，無詩吾自窮。此世等夢耳，誰窮復誰通。茹噎當快吐，聊此寬吾胸。老麻卧雲壑，澗松上崢嶸。斯文要棟梁，頹圮可力撐。匠石殊未來，破屋燈青熒。乾坤有二鳥，一息當一鳴。區區用舍間，而亦隨重輕。百挽迹莫前，一怒怨已盈。臨風三太息，此意何時平。

張萬公

《中州集》卷九《張平章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政，人爲立祠。入爲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累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彰國軍節度使。召爲大興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丐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艱，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爲相知大體，有敦厖耆艾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於家，謚文貞。繪像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廷。

元好問《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略】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潁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群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涤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略】十五年，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眞授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遺留使于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臺奏課最爲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文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略】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略】召爲大興府尹。二

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略】移公濟南尹。【略】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略】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還榮祿大夫。【略】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己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略】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略】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略】七年十月，寢疾，【略】尋薨，春秋七十有四。【略】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

《大金國志》卷二九《張萬公傳》（存目）

《金史》卷九五《張萬公傳》（存目）

趙抱淵

《甘水仙源錄》卷八張子獻《延安路趙先生本行紀》　先生名抱淵，道號還元子，俗呼曰魔哥，延安之鷄川人。家世業農，屢積陰德。先生自幼不凡，志在方外，嘗遇有道之士謂之曰：「汝夙有奇緣，我今傳汝秘訣，勉自脩習，終當有成。」遂結菴以居。事母至孝，鄉黨共稱之。後因戴伯高師父引詣劉眞人席下，得授心印，隱居陽山，一紀不出。先生素不讀書，忽一日夢眞君召賜金一席，辭而弗受，復以《道》《德》二篇付之，先生即吞之入腹。自此性天明朗，心地開通，聞所不聞，知所不知。詩詞歌詠，若涌泉之流注，因述歌云：「昨日菴前遇莊列，二人點我長生訣。」又云：「尋箇知音尋不得，野人獨步下秦川。」遂來終南，參重陽祖師，玄機密旨，大蒙啓證。後歷名山勝境，落魄不羈，寓意於詩酒之間，自稱太上弟子。至晚年還鄉，於迎祥觀住坐。泰和五年，甘泉院道友敦請先生住菴，乃作《如夢令》詞答之，其末句云：「相別，相別，來歲春分時節。」時人莫曉其意。俄而次年二月初四日，上遣二使者奉冠服召先生赴闕，曰：「吾一老村夫耳，莫難行焉。」使者堅索登程，先生與道友黨珍及門弟子言：「我且當迴避。」遂沐浴，正衣冠而坐，至三更忽睹電光滿屋，聲震如雷。衆皆驚駭，奔往視之，則先生儼然而逝矣。留頌云：「松梢皓鶴向風冷，只有翻雲歸去心。萬里青天一片雪，儘教華表柱頭尋。」是夜正屬春分之際，誠有驗於詞中之語。享年七十有二。平生述作，集爲《混成篇》傳於世。

郭用中

《中州集》卷八《郭錄事用中》　用中字仲正，平陽人，大定七年進士，歷浮山簿、陝州錄事，卒年三十一。有《寂照居士集》，郝子玉、毛牧達、鄭仲康爲之引。其賦醋魚云：「身卧不知雲子白，氣酣聊作木奴酸。」按《博物志》：「西羌仲秋日取鯉子，不去鱗破腹，以赤秫米飯鹽醋合糅之，逾月則熟，謂之秋鮓。」故仲正云然。又賦雪云：「灞橋柳絮人千里，楚澤蘆花水半扉。」殊有詩人思致，恨不假之以年耳。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郭用中《寂照居士集》。字仲正，平陽人，大定七年進士，歷浮山簿、陝州錄事。集有郝子玉、毛牧遠、鄭仲康序。

郝大通

論述

郝大通《太古集自序》　予嘗研精《周易》剛正義，以爲參同畫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七政、五行、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有無混成，以爲圖象，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爲也。

劉祁《太古集序》　嘗謂士大夫生而爲學，則曰吾欲兼善天下，致君澤

民。然志不與時偕，鮮克遂所欲，幽憂憤恚，反自傷其身者多矣。所謂兼善不能，而獨善又失，深可嘆嗟。彼方外之士，初無濟時心，則決然修鍊，惟以壽命爲事，精專篤愼，其功日新。雖不能白日飛昇，亦保體完神，康強終世。與夫逐逐於外物，爲虛名所劫持，耗智刓精而無補吾教者，相去亦遠矣。若今郝公，幼而立志，挺挺不衰，其塊處數年，有玉潔松剛之操。一旦談玄論《易》，神解心融，著書立言，傳于身後。

傳記

馮璧《太古集序》 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翛然有出塵之姿。祖師重陽眞人，大定丁亥自秦適齊，抵寧海，一見師即以神仙許之，後於崑崙山對衆傳衣。師自傳衣之後，亦不以得道自居，蓋自韜晦，往往乞食于眞定、邢、洺間。過趙州南石橋之下，因持不語，趺坐留六年，寒暑風雨，不易其處。童子來劇者，見其土木形骸，至以瓦石周擁其傍。師居之晏如也。昌邑君之季女適眞定少尹郭長倩，會郭夫婦偕往眞定，車騎甚都，道出石橋，聞知師在橋下，駐車拜禮，以衣物存慰者甚厚。師藐然若不相識，一無所取，夫人感泣，長倩嗟異，移時而去。師于世緣堅決乃爾，故能專意於道。歲月浸久，精神感格，一日至濛城南，神人授師大《易》，忽大開悟，事多前知，名滿天下。大安中，朝廷賜以命書，廣寧全道太古眞人即其號也。自濛城授《易》之後，言人禍福，毫髮無差。且自知其壽數當七十有三，至期辭誡門人，無疾而逝。所著書六帙。

《甘水仙源錄》卷二徐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道號廣寧子，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略】稟賦穎異，識度夷曠，蕭然有出塵之姿。讀書，喜《易》，研精尤甚，因洞曉陰陽律歷之術。不樂仕進，慕司馬季主、嚴君平之爲人，以卜筮自晦。大定七年，重陽眞君王祖師自關西寧海游，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仙質可度，思所以感發之者，遂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眞君應聲曰：「君何爲不回頭邪？」師悚然異之。眞君出，師閉肆從之，及於館所而請教焉。眞君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自是，日往親炙，以有老母，未即入道。明年母捐館，乃棄家入崑崙山，禮眞君於煙霞洞，求爲弟子，眞君納之，賜名璘，號恬然子。【略】十一年，師聞眞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游以訪之。十二年，葬眞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眞激之曰：「隨人腳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道號。十三年，度大慶關而東，翱翔趙、魏間。十五年，坐於沃州石橋之下，緘口不語，河水泛溢，身不少移，水亦弗及。【略】如是者六年。【略】明昌初，東還寧海，一日欲作《易圖》，遽索紙筆，適粥熟，弟子不即與，請俟食已，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何暇食粥？」筆入手，布紙揮染，疾若風雨，不終朝成三十三圖，其旨意皆天人之蘊奧，昔賢所未發者。【略】春秋七十有三，以崇慶元年臘月晦日仙蛻於州之先天觀。

《金蓮正宗記》卷五《廣寧郝真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子》（存目）

李道謙《七真年譜》（存目）

著錄

《金蓮正宗記》卷五《廣寧郝真人》 平生歌頌，深明龍虎顚倒之說，牽引卦爻升降之數，目之曰《太古集》，大行於世。

《甘水仙源錄》卷二徐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 平生製作有《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心經解》一卷、《救苦經解》一卷、《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詩賦、雜文、樂府及所作《易圖》，號《太古集》，凡十五卷，行于世。

范圓曦《太古集序》 惟是平居著作，若《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擇義》一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郝太古詩集》。

《白雲霽道藏目錄》卷四 《太古集》三卷，廣寧子郝大通撰，內詩詞歌賦序文共一十五卷，分爲三帙。

藝文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廣寧郝真人》　雖出閥閱，獨喜林泉。兩詞一衲，終始師傳。神示《易》秘，沃橋六年。化緣逆順，悉合自然。

《金蓮正宗記》卷五《廣寧郝真人贊》　廣寧道人窮探《易》象，憎俗態而頓拋妻子，慕玄風而喜受簪冠。歸隱於煙霞洞中，恭禮於重陽席下。工夫展轉，手段施呈，茂揚太古之精華，吸盡全眞之骨髓。按龜蛇而交結，運龍虎以盤旋。寧海市中，暗得傳衣之妙，沃州橋下，堅持鍊氣之功。身外安身，口中安口。三彭滅而水火顚倒，四氣流而鉛汞調和，自然九轉丹成，三華果結。卒赴蓬壺之舊約，預占臘月之盡期。若非迹寄人間，心通象外者，孰能與於此乎？

張神童詩云：「處市居山任自然，靜中參透《易》中玄。而今醉卧蓬萊上，萬古人傳太古仙。」

景覃

《中州集》卷七《景覃》　覃字伯仁，華陰人。年十八有賦聲。大定初三赴廉試，後以病不就舉。博極群書，有舉問者，立誦數百言不休，又從而講說之。爲人誠實樂易，不修威儀，隱居西陽里，以種樹爲業，落托嗜酒，醉則浩歌，日以爲常。作詩有功，樂府亦可傳。予同年進士王元禮嘗從之學，說伯仁老不廢書，有勸以養目力者，曰：「我輩非讀書，則無所用心，要當死而後已耳。」晚年於《易》有所得。年七十終於家。自號渭濱野叟，有集傳關中。

《蕙風詞話》卷三　唐張祜贈內人詩：「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後人評此以謂慧心仁術。金景覃《天香》云：「閒階土花碧潤。緩芒鞋、恐傷蝸蚓。」略與祜詩意同。塡詞以厚爲要旨，此則小中見厚也。又，《鳳栖梧》歇拍云：「別有溪山容杖屨。等閒不許人知處。」意境清絕、高絕。憶余少作《鷓鴣天》，歇拍云：「茜窗愁對清無語，除卻秋鐙不許知。」以視景詞，意略同，而境遠遜，風骨亦未能騫舉。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景覃《渭濱（桂）〔埜〕叟集》。字伯仁，華州人。

張邦彥

《中州集》卷八《張戶部德直》　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張棣榜登科，以富川令致仕。有《松堂集》行于世。嘗有詩云：「青山澹澹水溶溶，盡出蒼祇點化工。無限燒痕渾綠染，可憐喬木待春風。」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邦彥《松堂集》。字彥才，平陽人，張棣榜登科，富川令。

高德裔

《中州集》卷八《高轉運德裔》　德裔字曼卿，鶴野人。高才博學，弱冠擢第，累遷登聞檢院、同知太府少監、平陽少尹、開州刺史、豐王傅，卒於西京路轉運使。工於爲文，字畫尤有法，所題卷軸今猶有存者，嘗以樗軒所書比之，氣韵形似，無毫髮少異。樗軒自望者甚高，何至學曼卿，乃暗（與）之合，眞異事也。

段繼昌

《中州集》卷七《段繼昌》　繼昌字子新，白水人，自號適安居士。喜作詩，與華陰景伯仁相友善，家甚貧而世間事皆不以挂口，有以錢遺之者，必盡送酒家，名酒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爲阿嬌，子新以酒比之，故云。一日天苦

寒，人有遺之酒者，飲不盡而醉，夜半忽驚起，以衣衾覆酒缸，僵卧榻上。人爲言：「酒自不冰，先生將不爲寒所病乎？」子新笑曰：「人病尚可，酒病不可療也。」其好飲如此。臨終辭鄉里，託以他適，明日卧于党氏園亭大石上，視之已逝矣。伯仁吊之云：「適安居士舊知聞，廓達靈根厭世紛。辭罷親朋便歸去，一籌今日又輸君。」

尹無忌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爲法，五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邱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暮雲」，甚似少陵。

《中州集》卷四趙沨《九日懷尹無忌》 茅屋秋蕭索，幽居盡日閑。碧雲看欲暮，遠客幾時還。書劍成何事，風塵只強顏。思君千里夢，夜夜到燕山。

史士舉

《中州集》卷九《史士舉》 士舉字仲升，滎澤人。漢功臣弘肇之後，高祖所賜鐵券故在。其大父官濟源，樂其山水，因家焉。父神山令澈，石琚榜進士。仲升以蔭補官，歷銅鞮、三川兩縣令。初任京兆錄事，以歲旱擅開倉賑貧，身往太一湫禱雨，尋獲嘉澍，用是得名，爲人雅重。知義理，褒衣緩帶，消搖山水間，宛然一老書生也。貞祐之亂，避于太行，保聚失守，老幼皆出降，仲升義不受辱，投絕澗而死，年七十九。

李獻可

論述

《清水寒食感懷》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異鄉寒食故鄉心）一語無限憤怒。

傳記

《中州集》卷八《李特進獻可》 獻可字仲和，遼東人，太師金源郡王石之子。太師遼末狀元。仲和世宗元妃之弟。大定十年史紹魚榜進士。歷州縣，入翰苑，累遷戶部員外郎，以事貶清水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終於山東東西路提刑使。衛紹王即位，以仲和元舅，贈特進、道國公。

《金史》卷八六《李獻可傳》 獻可字仲和，大定十年中進士第。世宗喜曰：「太后家有子孫舉進士，甚盛事也。」累官戶部員外郎，坐事降清水令，召爲大興少尹，遷戶部侍郎，累遷山東提刑使。卒。衛紹王即位，以元舅贈特進，追封道國公。

陶某

李俊民《無名老人天游集序》 老人姓陶，農家子，平水襄陵人。父珍，母賈氏。初，母夢青童，金盤中獻一大果如瓜，半黃半紅，言上仙賜汝無名果也，因而娠，十三月而生。皇統壬戌十一月十三日也。性沈靜寡欲，舉動與羣兒

異。正隆年間，全家避役陝州靈寶縣，時年方壯，有勇力，喜談道，雖不讀書便解義。補縣弓箭手，縣令許子靜與語，奇之，時贈以詩，不以常人待也。大定壬辰八月十三日，隨丹陽馬祖師過關，服勤三年。祖師曰：「此非干汝修行事，汝自修行去。」於是浩然長往，隨方乞化。與若志趙公爲侶。每歸，二人背坐相倚，不言不笑，人莫能測。凡七年，忽覺體中屈者伸，窒者通，神與氣非故吾也。游戲人世三十餘年，行步如風。一日，讀《太上西昇經》，豁然有省，會同行曰：「我今還鄉去也。年前有韶州岳家沿王氏請住菴，我已許諾，不可食言。」已而王氏果至，迎歸所指處。到菴索湯沐浴畢，振衣入靜位，留辭世頌，儼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葬於永寧縣西。時正大丁亥三月初七日也。無名之號，以其夢歟？集中詩頌一百八十三，長短句九十一，信手拈得，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皆仙家日用事也。七言有「造化遠離生死外，機關超過有無中」，「古木開花春寂寂，寒潭浸月夜澄澄」，「但言造化都歸妄，畢竟陰陽總屬私」，「千里暮霞烹絳雪，半林明月搗玄霜」，「汞死鉛乾天地靜，龍吟虎嘯鬼神藏」，「有作有爲俱妄想，無名無字是眞常」，「願君早悟玄中趣，學我優游物外修」。五言有「對客談黃卷，呼童烹紫芝」，「性似山猿獨，心如野鶴孤」，「頤神春寂寂，調息夜綿綿」，「俯仰長春景，遨游不夜鄉」。若此等句，頭頭見道，無一字閒，非煙火食人所能道也。

王處一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二姚燧**《**玉陽體玄廣度眞人王宗師行道碑銘**》　眞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以金熙宗皇統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夢丹霞被身而生。七歲無疾死而復生，由是若知死生說。後遇異人坐大石，來前，撫首與言，又聞空中神自名玄庭宮主。歸乃敝服赤腳，狂歌市中，人謂或病失心，或識爲無疾，將收斂冠巾，妻之，不可，遂與母皆爲老氏法。世宗大定八年，年二十七，聞開化眞君至州，願廁弟子列。眞君知其可授其道，爲製今名，從居崑崙煙霞洞，又名其母德清，號玄靖散人。明年辭居查山。眞君從其徒馬無爲、譚蘊德、丘演道、郝太古四眞人者自文登將歸寧海，徑龍泉，去查山二百里。時炎暑，眞君持傘自手飛出，未晡墜查山，柄得「叕陽子」三字，識其師蹟。叕，字書所無，若眞君特制之以號，眞人後有詩「叕通爲七箇」，又若叕爲本字，五「人」合「竹」二人爲七者。後居雲光洞，志行確苦。嘗俯大壑，一足跂立，觀者目眩毛豎，舌撟然而不能下，稱爲鐵腳仙。洞居九年，制鍊形魂，其長春爲詩頌曰：「九夏迎陽立，三冬抱雪眠。」亦庶幾其跨火不焦，入水不濡之徒與？遨游齊魯間，大肆其術。【略】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之天長觀，嘗問衛生爲治，對曰：「舍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易臣者。」世宗嘉之。【略】明年爲修眞觀，居不踰時，求還山，世宗韙之，委去。【略】承安二年，再徵，至便殿問衛生，對如告世宗者，賜紫，號體玄大師，居之崇福觀，月給錢二百緡。【略】泰和改元及三年，詔兩設普天醮於亳州太清宮，度民爲道士千餘人。【略】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大安改元，北京請居華陽觀。【略】天兵南牧，丙子，文登請居天寶觀。明年丁丑四月二十三日，沐浴衣冠，拜上下四旁以逝，年七十六，有《雲光集》行世。

李道謙《**七真年譜**》（存目）

著錄

《**金蓮正宗記**》**卷五**《**玉陽王眞人**》　所集歌詩近千餘首，目之曰《清眞集》、《雲光集》，盛行於世。

《**白雲霽道藏目錄**》**卷四**　《雲光集》四卷，聖水玉陽王處一撰，詩歌詞頌。

藝文

《**金蓮正宗記**》**卷五**《**玉陽王真人贊**》　鍊精玉陽，韜光聖水。竹傘柄中，

暗傳名號，鐵查山下，多做工夫。三冬抱雪以安眠，九夏迎陽而竚立。故能混南北而歸一處，媾東西而滅三彭。累遭仙聖之傳言，四感帝王之降詔。飲鴆酒而容光不改，焚漁網而海市橫空。潘公已死，聽三唱以重甦，遲老久癱，賜一餐而再起。童子出從於爐內，老君高顯於雲端。手舉鐵錘，巨石已開於落澗；口傳玉訣，群山竟見於搖峰。無根橛上，枝葉重生，沒底壺中，酒醪不漏。鶴降而壇前屢舞，鷄烹而架上重鳴。盜者執兵而反逋，凶徒舉杖而自毆。躍出乾坤之造化，斡回日月之機關。席下門徒，親度者數千百衆，平生手段，共傳者三十六端。故能受玉帝之宣，赴金蓮之會也。張神童詩云：「名高曾受帝王宣，感得金書賜體玄。道德已成神已化，鐵查山下水依然。」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玉陽王真人》　幼邁玄庭，再禮重陽。飛傘送號，金蓮共芳。跡多神異，名動帝王。高山景行，千載雲光。

趙　攄

《中州集》卷九《趙內翰攄》　攄字子充，宛平人，自號醉全老人。

焦　旭

李嗣周《中議大夫西京路轉運使焦公墓碑》　公諱旭，字明銳，沃州柏鄉人也。【略】世宗皇帝即位之三年，舉進士，公第五人及第，二十二歲也。始任縣令，充尚書省令史，不善事上官，數月而辭退。除良鄉縣令。良鄉素號難治，公治之有聲，日益事簡矣。期未及瓜，而陞中都左警巡使。公素剛正，不避權貴，在官所忤，抗逆觸多，竟媒孽其短，因事中之，遂削官，謫秦州冶坊縣令。幾六年，方改大名府推官，後入爲左三都司正。未幾，主上新即位，首務求忠讜才能之士任使之，遂拔公監察御史。公既當官，得行其志，彈劾相臣，一無所避。歲餘授治事侍御史，上封事言北澤利害，復遷侍御史。【略】後以事出同知和州防禦使，幾一歲，復入，授戶部員外郎，凡二年，轉郎中，充宋人接伴使。以黃水泛淤，治水有成，遷西京路轉運使，別授符節，稱宣差使。【略】天遽奪公之速，卒年五十八歲。

《金史》卷九七《焦旭傳》　（存目）

孫　鐸

《中州集》卷九《孫太師鐸》　鐸字振之，恩州人，大定十三年進士。明昌中擢戶部尚書，時已有相望，及考滿，以戶曹繁重，且未有可代者，特旨進一官再任，而同列二人俱已入相矣。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栢院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有以詩送之者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聞者皆大笑。振之後入政府，遷尚書右丞，薨，贈太子太師。作詩甚多，其賦玉簪有「披拂秋風如有待，裴回涼月更多情」之句，甚爲詩家所稱。

《歸潛志》卷八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爲人正直敢言，有學問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戶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爲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金史》卷九九《孫鐸傳》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略】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略】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爲選首。承安四年，遷戶部尚書。【略】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

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略】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即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趙承元

《**中州集**》卷九《**趙文學承元**》　承元字善長，先世汴人，兵火間寓旅河間，遂占籍焉。大定十三年詞賦第一人。除應奉翰林文字，兼曹王府文學。以疏俊少檢得罪王府，貶廢。久之，遇赦量叙，卒於臨洮。

劉迎

論述

綜論

《**金元詩選・金詩選例言**》　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無黨古詩蒼莽樸直，足稱老手。

又《**金詩選一**》**劉迎**《**修城行**》　陶玉禾評：金詩推劉迎、李汾，而迎七古尤擅場，蒼莽樸直中語皆有關繫，不爲苟作，其氣骨固絕高也。

《**帶經堂詩話**》卷三　《中州集》載劉迎無黨長句數篇，風格獨高。

分論

《**次韻鄺元與贈于元直道舊**》　《詩藪》雜編卷六：劉無黨差有老成意，如「客裏簿書慚老子，詩中旗鼓避元戎」一首，全不粘景物，而格蒼語古，即宋世二陳不能過。蓋金人雖學蘇、黃，率限籬籞，惟此作近之。

《**車轆轤**》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老年奔走宦途，不知止足，此詩可以風矣。　《歷代詩發》卷三一：自責自嘲，極其痛快。

《**沙漫漫**》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似沒緊要，而簡至有味。

《**推車行**》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數首意調從張、王樂府來。

《**淮安行**》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傳聞兵火」至「土戶中間十無一」）淺語卻妙，正見土著之少。

《**梁忠信平遠山水**》　《歷代詩話》卷六二：蘇東坡《跋二王書》云：「怪君何處得此木，上有桓玄寒具油。」無黨句與坡同意。陸放翁詩：「看畫客無寒具手。」《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章法層次一入古，而橫空硬語，妥貼排戛。

《**郭熙秋山平遠用東坡韻**》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從畫景想入眞景，又從眞景想入畫景，無數曲折。

《**秋郊馬上二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風疏水楊柳」二句）三、四健，但兩「水」字複疊。

《**和人七夕韻**》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無黨律詩老健，句法亦是宋體。此首最流利豐腴。

《**樓前曲**》　《歷代詩發》卷三一：運筆停勻，措詞高秀，的是香奩出色之篇。

《**烏夜啼**》（**離恨遠縈楊柳**）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眇綿。

《皺水軒詞筌》：元遺山集金人詞爲《中州樂府》，多深裘大馬之風。惟劉迎《烏夜啼》最佳。【略】余觀謝無逸《南柯子》後半云：「金鴨香凝袖，銅荷燭影紗。鳳蟠宮錦小屏遮。夜靜寒生春笋，理琵琶。」風調仿佛相同，殆無分於南北也。才人之見。殆無分于南北。

《**錦堂春**》（**牆角含霜樹靜**）　《蕙風詞話》卷三：劉無黨《錦堂春・西湖》

云：「牆角含霜樹靜，樓頭作雪雲垂。」「靜」字、「垂」字，得含霜作雪之神。此實字呼應法，初學最宜留意。

《烏夜啼》（菱鑒玉篦秋月）《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雕琢。影帶精泣字能淚眼。《蕙風詞話》卷三：劉無黨《烏夜啼》歇拍云：「離愁分付殘春雨，花外泣黃昏。」此等句雖名家之作，亦不可學，嫌近纖，近衰颯。其過拍云：「宿醒人困屏山夢，煙樹小江村。」庶幾運實入虛，巧不傷格。

傳記

《中州集》卷三《劉記室迎》　迎字無黨，東萊人，初以蔭試部掾，大定十三年用薦書對策，爲當時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除爾王府記室，改太子司經，顯宗特親重之。二十年從駕涼陘，以疾卒。章宗即位，錄舊學之勞，賜其子國樞進士第。無黨自號無諍居士，有詩文樂府號《山林長語》，詔國學刊行。

著錄

《齊乘》卷六　劉迎，東萊人，太子司經。有文集號《山林長語》，章宗詔國學刊行。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迎《山林長語》。字無黨，東萊人，大定十四年進士，官太子司經。

趙之傑

《中州集》卷八《趙太常之傑》　之傑字伯英，大定人，本名宗傑，避諱改。大定十六年進士，歷西京提刑副使、棣州防禦使，終于太常卿。使宋還，言事云宋人文敝之極，且脆弱不足爲慮，邊部爲可慮也。其前識如此。

完顏允恭

論述

《大金國志》卷二〇《章宗皇帝紀年》中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碧空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歸潛志》卷一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畫鑒》　金顯宗，章宗父也。畫墨竹俗惡，章宗每題其籤。

《圖繪寶鑒》卷四　顯宗，章宗父，畫獐、鹿、人、馬，學李伯時，墨竹自成一家。雖未臻神妙，亦不涉流俗，章宗每題其籤。

傳記

《金史》卷一九《顯宗本紀》　諱允恭，本諱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曰明德皇后烏林荅氏。皇統六年丙寅歲生。體貌雄偉，孝友謹厚。大定元年十一月，世宗即位于東京。乙酉，封楚王，置官屬。十二月，從至中都。二年四月己卯，賜名允迪。五月，立爲皇太子。世宗謂之曰：「在禮貴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禮，勿以儲位生驕慢，日勉學問，非有召命，不須侍食。」帝上表謝。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于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以疑字付儒臣校證。【略】八年甲戌，改賜名允恭。【略】（二十五年）六月甲寅，帝不豫，庚申，崩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好水川，訃聞，爲位臨奠于行

宮之南，大慟者久之。【略】嘗作《重光座銘》，及刻座右銘于小玉碑，并刻其碑陰，皆深有理致。

李端甫

《**中州集**》卷七《**李端甫**》　端甫字濟夫，同州人，第進士，仕爲平定州軍事判官。工于詩，有「虎迹未乾溪水近，樵聲相答嶺雲深」之句。

完顏允中

《**歸潛志**》卷一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金史**》卷八五《**完顏永中傳**》　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密使。【略】〔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略】〔明昌二年〕四月，進封幷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也。【略】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孛、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幷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略】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皆棄市。

楊庭秀

《**成皋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二》：硬語盤空，妥貼排戛。

《**中州集**》卷七《**楊澤州庭秀**》　庭秀字德懋，華州人，大定中進士。學詩於蘭泉張吉甫，有「渴心曉夢江湖闊，醉眼春風草木係」之句。泰和三年刺澤州，致仕後閑居鄉里，坐爲楊珪詿誤被法，士論冤惜之。

梁瑾

《**留題長平驛**》《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喜用成語，以生硬見奇，自是習氣，然三、四實使得穩切，凜凜有鋒稜，具赤手捕蛇之力。起結未佳，當分別觀。

《**中州集**》卷九《**梁參政瑾**》　瑾字國寶，別字瑩中，范陽人，大定十六年進士。歷州縣，稍遷警巡使，治尚嚴肅，權貴斂迹。朝廷知其才，累試繁劇，由中都路轉運使拜戶部尚書。俄參知政事。資方正，敢言大事。北兵動，立和議，人有笑其懦者，卒如其言。未幾薨于位。虎賊咤曰：「梁瑾在，族矣。」其爲人可知。

喬宇

《**中州集**》卷二《**蓬峰真逸喬辰**》〔喬辰〕子宇，字德容，八歲能鼓琴，召入東宮，顯宗稱其不凡。大定十六年登科，貞祐初爲益都按察轉運使，與田琢器之俱歿兵間。

趙鼎

《**中州集**》卷八《**趙轉運鼎**》　鼎字德新，欒城人，大定十六年進士。喜作

詩，頗知道學，屏山所許如此。仕至西京路轉運使。《元日》詩云：「拜嗟筋力隨年改，飲覺屠酥到手遲。」惜不多見也。

賈益謙

《**中州集**》**卷九**《**賈左丞益謙**》　益謙字亨甫，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宣宗朝參知政事，出知濟南，移鎮河中。南渡後召拜左丞，尋致仕，居鄭州。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廟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宣宗之人至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虎實無罪，且於主上有推戴之功。獨張信甫上章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文帝誅傅亮、徐羨之故事，章奏不報。爾後舉朝以大安、崇慶之事爲諱。及是，謂亨甫大安中嘗拜御史中丞，宜知衛王事，乃差編修官一人就訪之。亨甫知其旨，謂來者言：「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弒，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蠚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狠驁，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愼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正大三年，年八十，薨。

《**金史**》**卷一〇六**《**賈益謙傳**》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也。本名守謙，避哀宗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尚書省令史，累遷左司郎中。【略】五年，爲右諫議大夫。【略】上御後閣，召守謙入對，稱旨，進兼尚書吏部侍郎。時鎬王以疑忌下獄，上怒甚，朝臣無敢言者，守謙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上諭之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而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此何等語？固當罪汝，以汝前言事亦有當處，故免。」既而以議鎬王事有違上意，解職，削官二階。承安元年七月，降爲寧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爲山東路按察使，轉河北西路轉運使。泰和三年四月，召爲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爲定武軍節度使。八年六月，復爲御史中丞。八月，改吏部尚書。九月，詔守謙等一十三員分詣諸路，與本路按察官司一員，同推排民戶物力。【略】尋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大安末，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二月，改河東南路安撫使。俄知彰德府。三年，召爲尚書省右丞。【略】三年八月，進拜尚書左丞。四年正月，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制可。【略】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略】正大三年，年八十，薨。

劉處玄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二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眞人〕降瑞于掖城。既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淨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間物無足以撼其胸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盼然未之許也。【略】〔大定己丑〕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履西行，攜丘、譚、馬三仙之英渡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蹙而趨，香火而迎，【略】〔祖師〕贈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鷖，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間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玄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丘、劉、譚、馬之名，充塞乎四野八紘。游汴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形埋名，朝叩暮請，行薰坐蒸，委曲而挑斡玄機，丁寧而啓迪丹經，掃惑雲，泮迷冰。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遣物離人，【略】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叩咸陽，歷華陰，寧神於劉蔣舊廬之坰。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迹於洛京，鍊性於塵埃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略】逮丙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略】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鏘，乃遣使者徵之，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眞。【略】明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賜額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集衆，告之以閬苑之曲，眠左肱，翛然返眞。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生劉眞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真子**》（存目）

李道謙《**七真年譜**》（存目）

著錄

秦志安《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閑修眞》，仍注《道德》，衍《陰符》，述《黃庭》，奧涉理窟，條達聖眞，足以爲萬世之規繩。

《白雲齋道藏目錄》卷四　《仙樂集》五卷，神仙無爲應緣長生劉處玄造詩詞歌頌。

藝文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生劉真人贊》　長生老仙，主張化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游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雲溪之洞天。融白雪以成粉，熟玄霜而不煙。聲名簧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游宴八騫也。　張神童詩曰：「蓬萊深處了天眞，一點靈明迥出塵。高卧東風歸去後，靈虛閑鎖碧堂春。」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長生劉真人》　童眞之力，聖賢所扶。風姿秀異，洛市工夫。中遭厄鬱，所守不渝。聲名卒顯，被召海隅。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劉處玄《臨終留頌》　正到崢嶸處，爭如拂袖歸。我今須繼踵，迴首返希夷。

玄虛子

張志明《鳴真集序》　道本無言，非言不顯；道本無經，非經不明。令未聞者聞，使未悟者悟。僕肇拜玄沖師於汾陰龍興觀，侍歲餘，師南邁綿山之右誘矣，僕北遷姑射之陽寓焉。時師咳唾珠玉不構思，或懷古，或託物，或贈答，或逸興，縱心所欲，或詞或頌，俱明宗旨。陳非心之心，言不言之言，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其文簡，其義淵。《鳴眞》云：「無影樹頭花笑日，不萌枝上葉含春。」又云：「兎角敲開三毒鎖，龜毛拂盡九衢塵。」斯言離物像，遠聲色，非徹法慧目，離念明智，焉能究之哉？深若淵泉，曠如太虛，恢恢焉，晃晃焉，尊上德之玄風，崇長春之英華。非詭詐以惑時，非佐道而衒世。玲玲瓏瓏，如明珠旋於金盤，清光罔極；煥煥輝輝，似秋月朗於碧天，瑞氣何窮？師亡金承安有汾陰先生李公，自海隅而還故邑，師聞之，乃長春之英徒也，欲師之，固辭拜長春者，於是望拜秘奧，得其一二悟機，解有萬千。幸有蒲坂同道寄世老人王巨川。嗟憶師之珠玉，特有英奇，暢道之美，云動若行雲之安泰，止猶谷神之無隅，發嘆不已。有寂子楊公劉先生等，袖出師之集，目之曰《鳴眞集》。恐湮微散落，命繕縷以廣其傳，謁僕等飾題辭。巨駑忸怩，斗筲之器，焉能納百川乎？再三叩命，固辭不已。綜覽如瓊漿羊羹，爽其群口也，體道之妙，得道之用。吐辭發言，可不爲梯航耳夫！鳴眞者，鳴聲散宇宙，不屈愈出，若東君而發萌，眞光射乾坤，體在皆無，如冰輪之鑒物。明同果日，響若雷霆，茲妙備矣。歲在辛亥重陽後三日，愚魯忝職河中道錄汾陰張志明謹題。

《白雲齋道藏目錄》卷四　《鳴眞集》一卷。玄虛子集，詩詞。

丘處機

論述

綜論

毛麾《磻溪集序》　公本登州棲霞人，與劉公、譚公、馬公，俱圖學於終南王風子先生，著名海上，遠近敬仰，號丘、劉、譚、馬。若古《祛惑論》所謂神仙

道士，若《太上》說養性得仙三十六法，寂寞在人間者也。門人弟子齋公所作詩曲雜文來謁序引。余素未遂覩止臨江之表，而獲睹雄編，嘉其恬淡閒逸，縱凡儻俚，無所拘礙，若游戲於翰墨畦徑外者。不雕不琢，匪丹匪青，土鼓蕢桴之不求響奏，玄酒太羹之不事味享，知音知美，其在斯乎。唐蔣防稱靜福山廖沖曰：「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放情逍遙，今古爲誰？」予於丘公復云。

胡光謙《碭溪集序》 不求高而自高，不期神而自神，豈非一氣通徹，六窗洞闢，動容無不妙，出語總成眞，本來如是，非假他通者耶？如《碭溪集》云：「手握靈珠常奮筆，心開天籟不吹簫。」又云：「頂戴松花喫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又云：「偏撮山頭三伏暑，都教化作一團冰。」又云：「有無皆自定，貪愛復何爲。」又云：「酒傾金露滑，茶點玉芝香。」又詞云：「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並柳市。虛空體，本來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又云：「踏盡鐵鞋迷，不出菴門透。」略舉二三數，讀者當廣知焉。嗚呼！今之仙緣，必宿有仙契者乎。昔在東菴，與王風仙全眞結緣；在長安，與馬丹陽結緣；去秋海州人來，與譚仙結緣。惟丘公遠處隴上，是數者皆風仙之徒，今悉得結其緣，非人力之所能致也。雖然，丘仙之道，豈爲我而顯也？蓋光輝之大，世有不可掩者，於是乎亦得結緣焉。【略】時大定丙午歲五月日，中條山玉峰老人胡光謙序。

移剌霖《碭溪集序》 今見長春子丘公《碭溪集》，片言隻字，皆足以警聾聵而洗塵囂也。寧非生而穎悟，未弱冠而志於道，不寐者餘四十載，日記三千言，身行萬里地，三教九流，貯蓄於胸臆，照耀於神識故也？宜乎聲馳丹闕，有綸音之邀，契偶眞仙，喜金鱗之得。因知從重陽之役者，無慮千百輩，惟丘、劉、譚、馬四公，特爲秀出，然翹翹之譽，獨有歸焉。

陳大任《碭溪集序》 東州高士長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王遺以詩，有「被余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深入理窟可知已。久之，與同志馬公、譚公、劉公，陪從重陽子遊南京。識者目丘、劉、譚、馬爲林下四友。居無幾，重陽子捐館，四人護喪歸葬終南，廬於墓次。服除，各議所之適，惟公樂秦隴之風，居碭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丐食飲以度朝夕，聲名藉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聞之，驛召至京師，賜以冠巾條服，見於便殿。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眞之意，上嘉歎焉。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答問。有詩頌詞歌無慮若干首，文直而理到，信乎無欲觀妙，深造有得者歟！其徒哀爲巨帙，將鋟木以廣其傳，謁文以冠篇首。【略】先生今在棲霞太虛觀，未有承顏接膝之期，所以叙其崖略者，庶他時邂逅，不以我爲生客。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詞選中有方外語，蕪累與空疏同。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爲入情。仲殊、覺範，祖可尚矣。若世稱白玉蟾、丘長春，皆仙家之有詞名者。

《蕙風詞話》卷三 邱長春《碭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句。

分論

《無俗念》（前程路遠）、《無俗念》（偎巖傍隴） 《蕙風詞話》卷三：《無俗念・杯棋》云：「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鶴羣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雜蛟龍蟠屈。」前調《月》云：「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其形容棋勢，如見開廋落子時。淡蕩飄逸，尤能寫出月之神韻。向來賦此二題者，殆未曾有。

《無俗念》（春游浩蕩） 《詞品》卷二：丘長春咏梨花《無俗念》云，【略】長春，世之所謂仙人也，而詞之清拔如此。予嘗問好事者曰：「神仙惜氣養眞，何故讀書史作詩詞？」答曰：「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予因語吾黨曰：「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世間寧有不讀書道學耶？今之講道者，束書不看，號曰忘言觀妙，豈不反爲異端所笑耶？」

傳記

《甘水仙源錄》卷二陳時可《長春眞人本行碑》 玄通大師李君浩然狀老仙之行，謁文于余曰：父師長春子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幼聰敏，日記千餘言，能久而不忘。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于崑崙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眞譚

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丘、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游梁。明年祖師厭世。十有二年，師洎丹陽公護仙骨歸終南，葬于其故里。師乃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簑，雖簞瓢不置也，人謂之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龍門七年，如在磻溪時。【略】二十八年春，師以道德升聞，徵赴京師，官建庵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夏五月，召見于長松島。秋七月，復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眷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啖之，重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仍賜錢十萬，表辭之。爾後復居祖庵。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略】泰和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略】貞祐甲戌之秋，山東亂，駙馬都尉僕散公將兵討之，時登及海寧未服，公請師撫諭，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己卯之冬，成吉思汗皇帝命侍臣劉仲謙持詔迎師。明年春啓行，【略】是年十月，師在武川，進表使回，復有勅書促師西行。【略】又明年春，踰嶺而北，壬午之四月，甫達印度，見皇帝于大雪山之陽，問以長生藥，師但舉衛生之經以對。【略】八月至宣德，元帥邀師居眞州之朝元觀。明年春，住燕京大天長觀，行省請也。【略】丁亥之五月，有旨以瓊華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且授使者金虎牌，持護敕門。【略】〔七月九日〕留頌葆光而歸眞焉，春秋八十。【略】師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稿，大率以提倡玄要爲意，雖不事雕鐫而自然成文。有《磻溪》、《鳴道》二集。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存目）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春子**》（存目）

李道謙《**七真年譜**》（存目）

《**元史**》卷二〇二《**丘處機傳**》（存目）

《**輟耕錄**》卷一〇《**丘真人**》（存目）

紀事

《**長春真人西遊記**》　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及蒙古、回紇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師劉公以路梗留師，從之。太師遂月奉米麥鹽油果菜等物。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首，【略】。

又　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略】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

又　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森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作詩，【略】。

秦志安《**金蓮正宗記**》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世宗召見，丘處機應制獻此詞，世宗覽之，大悅。（《瑤臺第一層》）

《**詞徵**》卷六　丘長春《西游記》，乃其門人李志常所述。記中載丘長春在邪米思干大城寓故宮中，題《鳳棲梧》二詞壁上云，【略】詞下一首下闋疑脫二字。故宮爲北印度境，回紇所居，算端氏之遺址也。【略】記中并有《恨歡遲》一詞，丘長春重九日賞菊作。

著錄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游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

《**白雲霽道藏目錄**》卷四　《長春子磻溪集》六卷，棲霞長春子丘處機集內詩詞歌曲。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磻溪集》六卷，元道士邱處機撰。繡谷亭藏本。

又《**續錄**》　道藏太平部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五《**金刊磻溪集跋**》　《磻溪集》，長春眞人丘處機撰，金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磻溪一、二等字。前有大定丙午五月中條山玉峰老人胡光謙序，序文行書半葉七行，字仿顏平原，體格端嚴，鐫工亦古勁，語涉金廷，皆提行空格。詩中所紀歲月，至大安己

已，刻梓當在大安之初矣。標題曰「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蓋長春以送重陽子歸寧終南，因樂秦隴之風，居磻溪者六年。【略】集中詠磻溪者凡十數見，意者喜其幽勝，久而不忘，故題集名以寄意耳。其稱神仙者，亦弟子尊崇其師所署。《元史》本傳言，幼時相者許爲神仙宗伯，是神仙之名久爲世人所推奉，不始於元太祖稱之也。按正統《道藏》，《磻溪集》列號在友一至友六，分爲六卷。實就此三卷本而析之，惟第三、四卷次第略有參差耳。詩皆入元以前所作，取《道藏》本校之，於篇章初無增損，而字句乃大有差殊，增改多至數百十字。詩句下原附音釋或自注，《道藏》本皆芟去。凡詞多注原名，如《無俗念》十二首下注云：「亦名《醉江月》。」乃悉刊落不存。又，詩詞題下偶加小序，如《明昌甲寅九月福山建典醮籙詩》、《世宗皇帝挽詞》、《滿庭芳》第三首謝鄉人爲葬先塋，《望蓬萊》贈王喬二生，《悟南柯》第一首記喬生簪菊，第二首贈裴滿，序中略志年月事實，可以考見生平行事，交游踪跡，《道藏》本或竟刪除，或竟爲節略，均失本眞。賴有金時刊本得以校補其缺失，足見古本之可珍矣。最可異者，卷三《沁園春》六首，《道藏》本改爲卷五。前三首爲《示衆》，第四首爲《心通》，第五首爲《讚佛》，第六首爲《九日作朝眞醮》，今《道藏》本於《讚佛》一首獨不刊載，似後人不欲爲釋教頌揚，有意芟薙之，所見抑何隘耶！【略】此本各卷鈐章有「沈與文印」、「姑餘山人」、「毛氏子晉」、「汲古主人」、「乾學之印」、「健庵」、「東武劉喜海燕庭所藏」、「燕庭藏書」諸印記，知是書歷藏沈氏野竹齋、毛氏汲古閣、徐氏傳是樓，其後歸于劉氏味經書屋，然檢之汲古、傳是二家藏目，皆不見著錄，自劉氏以後未知流落何所。己未歲，忽出現於隆福寺帶經書坊，亟屬徐君森玉與江西詩派本《東萊詩集》同收得之。

陶湘《景金本磻溪詞敘錄》《白雲齋道藏目錄》：長春子《磻溪集》卷一之六，在友字號栖霞長春子丘處機集內。詩詞歌曲，其中片言隻字皆可以警聾聵而洗塵囂也。【略】湘案：此本首題「栖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凡詩詞七卷，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有「沈與文印」、「姑餘山人」及「毛子晉」、「劉燕廷」諸印。體仿顏書，寫刻樸稚。核其卷中，無一入元後作，版本亦與元代絕異，審爲金刻無疑。江安傅沅叔得之南中，湘借摹。第三卷二版卷中原闕二十一、二兩葉，以道藏本對校，尚少一行，意原書中當有提行夾注，未敢臆補。昔人稱金刻者只天文、醫家諸籍，如《祖庭廣記》之類，皆未足深信。此卷古澤足珍，實于宋元本外增一佳槧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金丘處機撰。金刻本，傅增湘跋。三冊，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邊。

又《磻溪集》六卷，金丘處機撰。傅增湘校幷跋。六冊，五行，十七字，無格。

藝文

《金蓮正宗記》卷四雪峰《長春丘真人贊》 乾坤作堂屋，日月爲燈燭。棲霞一老仙，俯仰于中宿。對衆口談天，語句噴冰玉。開啓玄微機，潛享高穹祿。鍛鍊神何清，神光炫二目。起立身何輕，清風生健足。大道興不興，到處人心服。金丹成未成，白雲滿巖谷。

《甘水仙源錄》卷二王粹《七真讚·長春丘真人》 猗歟長者，不可復得。三朝推尊，才學功德。愍此兵戈，遠涉西北。九九乃終，世人莫測。

又吳章《長春真人祭文》 維丁亥歲七月十五日，燕京儒學官孫周等謹以香茶之奠，致祭于長春眞人丘仙翁之靈。嗟嗟仙翁，早歲出家，九八仙而五四皓。無書不覽，無事不知，九經庫而五總龜。天下之老，天子之師。籍在仙班，厭居塵寰。舉臂汗漫，騎鶴三山，名滿世間。千秋萬古，何者爲住，何者爲去？嗣教門人，結緣道友。衰絰滿堂，如喪父母。吾屬蹉跎，蒙知最重。奠拜靈筵，哭之爲慟。嗚呼哀哉！君壽國安，師能致之。含靈耳目，師能啓之。水旱爲沴，師能禳之。師爲飛仙，何日忘之？嗚呼哀哉，尚饗！

田特秀

《寓萬安寺》《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通首停勻，第六句有新意。

《中州集》卷八《田轉運特秀》 特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太原轉運使。喜作詩，爲周德卿、李之純所賞。《感興》云：「散木不材寧適用，虛舟無意任乘流。百年身世槐安國，千古人情槨頡侯。」賦古塔云：「締

構百年人換世，消沉千古鳥盤空。」他類此。

趙文昌

《中州集》卷八《趙漕副文昌》 文昌字當時，陵川人。仕至京兆轉運副使。嘗有詩云「蟲聲連壞壁，樹色入秋窗」，「草香花落處，山黑雨來時」，頗爲黃華所稱。

劉昂

論述

《都門觀別》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斜陽照影」二句）「斜陽」二語，黯然傷神。《歷代詩發》卷三一：觀局人自能以平淡處之，然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正不審誰爲主人翁耳。

傳記

《中州集》卷四《劉左司昂》 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矣。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爲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之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梢入夢無。」娥爲之泣下。屏山《故人外傳》記之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省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人謂卿相可坐致矣，術士有言之昂官止五品者，之昂自望甚厚，不信也。俄丁母憂，爲當塗者所忌，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於道陵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將大用矣。會遼陽人大中欲搖執政賈鉉，爲言者所劾，辭連之昂，道陵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之，鉉尋亦罷政。之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金史》卷一二六《劉昂傳》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李純甫《故人外傳》云，昂早得仕，年三十三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時術士有言昂官止五品，昂不信。俄以母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有薦其才于章宗者，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漏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章宗震怒。一時聞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之，鉉尋亦罷政。昂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大金國志》卷二八《劉昂傳》（存目）

紀事

《全金詩》卷二四引《堯山堂外紀》 劉之昂《山中雨》詩：「嵩高山下逢秋雨，破傘遮頭水沒腰。此時此景誰會得，清如窗下聽芭蕉。」祝枝山誦此詩，嘗哂其上下淋漓，清在何處。

步元舉

《下第過榆次》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晨昏多負倚門親）眞摯惋痛，唐人下第詩不及道。「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模擬盡矣，卻未說到至

性至情處。

《中州集》卷九《步元舉》　元舉，關中人。

馮文叔

《中州集》卷九《馮文叔》　文叔遼東人。

張庭玉

《中州集》卷九《張庭玉》　庭玉字子榮，易縣人。能日賦百篇，有集行于世。

宗　道

《中州集》卷九《宗道》　道字雲叟，山陰人，以足疾不仕。有詩云：「家藏千卷富，身得一生閑。茅屋經年補，柴門百日關。」其自處可見。

鮮于溥

《中州集》卷九《鮮于溥》　溥字彥仁，宋文臣子駿之後。高祖淳，淳之子孝標，孝標之子壽吉，壽吉之子坦，皆擢進士第，而仕亦達。彥仁坦之子，以門資仕，終于櫟陽令。濟源盤谷，天壤佳處，坦父子居其間，飲酒賦詩，翛然塵垢之外，至今人以高士目之。

王庭筠

論　述

綜　論

王若虛《王內翰子端詩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漫賦三詩為白傅解嘲》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豈易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涂西抹鬬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背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自一天。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　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

又《王子端內翰山水同屏山賦二首》　鄭虔三絕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胸中誰比玉崢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卻見明昌玉笋班。

《歸潛志》卷一〇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党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則最稱趙文孺渢、尹無忌拓。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使人皆稱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免物議也。」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

《畫鑒》　金人王庭筠字子端，畫山水枯木竹石，往往見之。獨京口石民

瞻家《幽竹枯槎圖》、武陵劉進甫家《山林秋晚圖》上逼古人，胸次不在元章之下也。

《圖繪寶鑒》卷四　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老人，遼東人，大定中進士，官至翰林修撰。善山水、古木、竹石，上逼古人。論者謂胸次不在米元章下。尤善草書。

張寧《黃華老人王廷筠書畫跋》　先輩凡以書畫得名者無一非文章之士。元黃華先生王子端人品甚高，號爲博雅，發於書畫，爲世所重。此卷狀物寫情，微寓感激，當是變故後所作，故書與畫奇崛跌宕，益以鮮於困學。

《升菴詩話》卷一二　「子端衰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歎竹谿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秉文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徒單修撰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廷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歷代詩話》卷六三　元遺山稱子端詩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則周臣贈以三絕，當不誣矣。

分論

《次韵彥高問疾》、《次許子靖題光華堂韵》　宋濂《題王黃華詩稿》：予在江乘，偶得黃華山主王庭筠子端詩稿三首。一首絕句《次韵彥高問疾》，二首七律《次許子靖題光華堂韵》。彥高當是翰林待制吳激，乃王履道外孫、米元章之婿也。筆法遒勁，得於婦翁爲多。許子靖名安仁，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高平，後以汾陽軍節度使致其事。二公皆當時知名之士，子靖登朝蓋先子端九年，而彥高與子端之父遵古游，尤號前輩。今觀其勞問酬答，所以敦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固爲盛德，而子端文采蘊藉，爲一時之所景尚者，於斯亦可概見矣。

《黃花山》　《四溟詩話》卷二：金學士王庭筠《黃花山》一絕，頗有太白聲調。詩曰，【略】邊華泉謂詩與行草俱入化矣。

《書西齋壁》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世事云千變）起語淺俗。（「有雨夜更靜」二句）五、六亦淺，然是佳句。

《獄中賦萱》　《中州集》卷三《獄中賦萱》元好問跋：王內翰子端《獄中賦萱》凡九首，予請閑閑公共作一軸寫，因題其後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其清新宛麗，六朝辭人少有及者。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掩也。【略】王內翰無由追配古人，而偶與之合，遂爲集中第一。大都柳出於雅，坡以下皆有騷人之餘韵，所謂生不幷世俱名家者也。

《獄中見燕》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言外慨然。

《野外二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黃華詩淺處卻佳，正在眞率。

《叢臺》　《滹南詩話》卷三：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膺人。」若「膺人」，可是怪事。【略】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謁金門》《雙喜鵲》　《蕙風詞話》卷三：金源人詞伉爽清疏，自成格調。唯王黃華小令，間涉幽峭之筆，綿邈之音。《謁金門》後段云：「瘦雪一痕牆角。青子已妝殘萼。不道枝頭無可落。東風猶作惡。」歇拍二句，似乎說盡「東風猶作惡」。就花與風之各一面言之，仍猶各有不盡之意。「瘦雪」字新。

《大江東去》《山堂晚色》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換頭亦有語意參差者，【略】王子端云：「有夢不到長安，此心安穩，只有歸耕去。」第二作四字句，第三作五字句，過變直捷，亦一法也。

傳記

《中州集》卷三《黃華王先生庭筠》　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父遵古，字仲元。正隆五年進士，仕爲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道陵所謂昔人君子者也。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州縣，用薦者供奉翰林，承安中爲言事者所累，謫鄭州幕官，未幾復應奉，稍遷修撰。卒官，年四十

七。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有集傳于世。其歿也，道陵有詩悼之，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詩不錄。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世家子，風流蘊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美，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衡宇間。又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人恨相見之晚也。」

《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傳》 王庭筠字子端，遼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翛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聲。【略】再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三月，章宗諭旨學士院曰：「王庭筠所試文，句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傚之。」又謂平章張霖曰：「王庭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也。」四月，召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庭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是年十二月，上因語及學士，嘆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遂分入品者爲五百五十卷。五年八月，上顧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近党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宦官分朋，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承安元年正月，坐趙秉文上書事，削一官，杖六十，解職，語在《秉文傳》。二年，降授鄭州防禦判官。四年，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爲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有七。上素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于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不恨也。從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其薦引者如趙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略】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庭筠尤善山水墨竹云。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存目）

紀事

《續夷堅志》卷四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辦與黃蜂實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詞統》曰：王庭筠字子端，讀書黃華山寺，好賦《梅花引》。高憲字仲常，庭筠之甥，有舅氏風。泰和三年舉進士，亦好賦《梅花引》，後改名《貧也樂》。

著錄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 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金史》卷一二六《王庭筠傳》 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庭筠《王翰林文集》四十卷。字子端，熊岳人，大定十六年甲科，翰林修撰。

藝文

《中州集》卷四李純甫《哭黃華》 士價五羊皮，人生黍一炊。蓋棺那可忍，掛劍不勝悲。向上誰曾到，而今渠得知。侍臣傷立本，老姆怒義之。作病無如酒，窮愁正坐詩。中郎猶有女，少傅竟無兒。散落眞行帖，飄零騷雅辭。儒林頓憔悴，未敢哭吾私。

又路鐸《王子端挽辭》 才名如此不償窮，再入承明一病翁。白髮光陰文字裏，黃華林麓畫圖中。謫仙猶想屋梁月，荆產空懷松下風。聊應世緣緣故

在，會看歸鶴語遼東。

元好問《王黃華墓碑銘》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修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閑燕論私，衮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仙，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磨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蠶兮蒿蓬，摧熊岳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

胡祗遹《題王黃華所畫江山遠意圖》　揚休山立眞天人，西來觀光作王賓。俯招一第若拾芥，文詞爛漫瓊瑰新。玉堂東觀本固有，自任之重初不專虛文。愛君直欲到堯舜，言切豈慮攖逆鱗。謫官拜官總么麼，但恨所學無所伸。太行首尾八千里，黃華一山雄且深（四庫館臣按：《大典》內此句下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清澗中表無纖塵。與山作主寄深隱，結茅南卧西山雲。十年不入相州市，蜂衙蟻穴從紛紛。山光慰眼無以報，醉墨聊與山寫眞。千巖萬壑不可盡形狀，數峰遠意生雲林。草鞋脫卻臨水坐，隔溪籬落巢由鄰。當時所遇亦不惡，壯年胡爲甘隱淪。由來志士本爲濟時出，斯道一屈，區區文繡安足纏其身。

雜錄

宋濂《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稿》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群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愼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修兵政，而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眷。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緣物引興，浹于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略】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爲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秋山，道途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餘釀》、《松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按，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爲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爾。詩既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劉濤

《中州集》卷四《劉治中濤》　濤字及之，夏津人，明昌二年同進士。用戶部尚書孫鐸薦入翰苑，歷太原運副、邠州倅，入爲太子贊善，以彰德治中致仕，尋卒。

周昂

論述

綜論

《滹南詩話》卷一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惟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

營過深則失其本。」【略】其篤實之論哉！

又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

《談龍錄》　余讀《金史・文藝傳》，眞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警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

《筱園詩話》卷一　《金史・文苑傳》錄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於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以其中無我故也。」趙秋谷深佩此論，以爲名言。因謂詩中無我，即非作者，必也詩中有我在焉，始可謂之眞詩，無忝作家，乃足傳世。其見誠卓。

分論

《感秋》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秋氣入行帳」二句）起筆森挺，惜接得弱。

《雪》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寫雪意人所未到。（「賦詩空入夜」二句）結句淺率。

《夜》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清絕，無點塵。

《讀陳後山詩》（子美神功接混茫）　《歷代詩話》卷六三：德卿特借後山以爲言，而非但貶後山已也，亦猶老杜之非貶四傑耳。

傳記

《中州集》卷四《常山周先生昂》　昂字德卿，眞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師事玄貞先生楮承亮，大定初第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事。德卿年二十一擢第，釋褐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事被斥，德卿送以詩，坐謗訕，停銓。久之，起爲龍州都軍，以邊功得復召，超三司判官。大安軍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德卿傳其甥王從之文法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字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德卿初有《常山集》，喪亂後不復見。從之能記三百餘首，因得傳之。屏山《故人外傳》云：「德卿以孝友聞，又喜名節，藹然仁義人也。學術醇正，文筆高雅，以杜子美韓退之爲法，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爲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德卿獨不可。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金史》卷一二六《周昂傳》　周昂字德卿，眞定人。父伯祿字天錫，大定進士，仕至同知沁南軍節度使。昂年二十四擢第。調南和簿，有異政。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語涉謗訕，坐停銓。久之，起爲隆州都軍，以邊功復召爲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既歷臺省，爲人所擠，竟坐詩得罪，謫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于難。

紀事

《歸潛志》卷一〇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略】初，趙秉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

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持國詔諛，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素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鮹鱔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略】于是上意稍解，翼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略】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大爲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爲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

楊明真

《**甘水仙源錄**》**卷四劉祖謙《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先生字明眞，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道曲里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略】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間，徒衆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爲謝。先生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

史肅

《**偶題**》《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律詩難于有氣勢，似此駿健，正不易得。

《**中州集**》**卷五《史御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幼孤，養於外家。天資挺特，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尤善用事，古賦亦奇峭，工於字畫。業科舉爲名進士，立朝爲才大夫。優於政事，嚴而不苛，所至有聲，吏畏而安之。累以廉陞，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爲所絓，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事。卒官。舜元素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舜元發之。晚年頗喜養生，謂人可以不死，嘗欲棄官學道，而竟止於此，可哀也已。詩號《澹軒遺稿》。今在燕都鄭庭幹家。其平生則見之屏山《故人外傳》云。

《**大金國志**》**卷二八《史肅傳》**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中黨獄起，爲所絓，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稿》云。

蕭貢

論述

《**臨泉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匀稱穩貼。

《**米元章大字卷**》《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詩亦倔強楂牙，似此筆力，要足自開生面。

傳記

《**中州集**》**卷五《蕭尚書貢》**　貢字眞卿，咸陽人，唐太傅眞十七代孫。博學能文，不減前輩蔡正甫，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

興陵嘉嘆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辨，以申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上大悅，凡眞卿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同尹、德州防禦使、同知大名府事、陝西西路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難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年六十六終於家，謚曰文簡。

《**大金國志**》**卷二八**《**蕭貢傳**》　貢字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嘆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略】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難〕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

《**金史**》**卷一〇五**《**蕭貢傳**》（存目）

紀事

《**中州集**》**卷五**《**讀火山瑩禪師詩卷**》**自注**　禪師隩州白氏，岐山令君舉、樞判文舉之弟。自幼日有詩名河東，嘗有詩云：「十日柴門九不開，松庭雨後滿蒼苔。草鞍挂起跏趺坐，消得文殊更一來。」歸寂後客有示其集者，因題其上。

《**歸潛志**》**卷四**　蕭尚書貢，字眞卿，京兆人。少爲名進士，時號「三蕭」。南渡爲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記》，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著錄

《**中州集**》**卷五**《**蕭尚書貢**》　有注《史記》百卷、《公論》二十五卷、《姓譜》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

《**大金國志**》**卷二八**《**蕭貢傳**》　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蕭貢文集》十卷。字眞卿，咸陽人，戶部尚書，謚文簡。

趙渢

論述

綜論

《**歸潛志**》**卷八**　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翻幔，蛩吟葉擁牆。人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階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佳作也。又黃山嘗與予于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暖下陂塘，綵騎星馳入建章。黃繖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爪凌霄漢，瞥日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構，不能至此。」

分論

《**秋日感懷**》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說得爽快，令人胸臆都盡，然病亦在此。

《**中秋**》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聖朝不奏霓裳曲」二句）典雅清麗，結語尤有力，宜蒙道陵嘆賞。

《**得鵝應制**》　《帶經堂詩話》卷一一：金人劉祁京叔《歸潛志》：「章宗

春水放海青，趙黃山颯應制，立進詩云：「鴛鵝初暖下陂唐，羽騎星馳入建章。黃繖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空玉爪凌霄漢，瞥眼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大喜之，以爲非宿構不能至此。」此詩雖唐宋名人應制，不能過也。（《古夫于亭雜錄》）

傳記

《**中州集**》**卷四**《**黃山趙先生颯**》　颯字文孺，第進士，明昌末終於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得，黃山其自號也。閑閑趙公云：黃山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党承旨爲篆，陽冰以來一人而已，而以黃山配之，至今人謂之「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涼陘》云：「峨峨景明宮，五雲涌蓬萊。山空白晝永，野曠清風來。」《放遠亭》：「晴日未消千嶂雪，暖風先放一川花。青天低處是平野，白鳥去邊明落霞。」《秦村道中》云：「桃花都被風吹卻，楊柳似將烟染成。」其餘多稱此。

《**金史**》**卷一二六**《**趙颯傳**》　趙颯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性冲澹，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云：「颯之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時人以颯配之，號曰「党趙」。有《黃山集》行于世。

紀事

《**中州集**》**卷四趙颯**《**中秋**》　元好問注：史舜元嘗從文孺學詩，說道陵中秋賞月瑤光樓，召文孺對御賦詩，以「清」字爲韵。道陵讀至落句，大加賞異，手酌金鍾以賜，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鍾賜汝作酒直。」士林榮之。

《**詩藪**》**雜編卷六**　趙颯，字文孺，東平人。能詩，尤工書。党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罕及，時人以颯配之，號「党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趙颯《黃山集》。字文孺，第進士，明昌末禮部郎中。

路鐸

論述

《**七夕與信叔仲荀會飲晚歸有作**》《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雄飛勳業」二句）極慷慨語，以和平道出。

傳記

《**中州集**》**卷四**《**路司諫鐸**》　鐸字宣叔，伯達之子，與弟鈞和叔，父子俱有重名，而宣叔文最奇，尤長于詩，精緻溫潤，自成一家。任臺諫，有古直臣之風。貞祐初出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有《虛舟居士集》，得之鄉人劉庭幹家。

《**金史**》**卷一〇〇**《**路鐸傳**》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略】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略】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修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于大夫張暐及鐸。暐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修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祇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仲杖七十替罷。暐、鐸坐奏事不實，暐追一

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聞有憎嫌，何以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即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已奏郭歧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略】泰和六年，召爲翰林待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潤精致，號《虛舟居士集》云。

紀事

《全金詩》卷二五引《曹縣志》 披雲樓在左山舊州城。宋知州郭槩建，金路鐸有詩。又清風閣，在縣北舊州城上。鐸詩云：「坐深忘畏日，飲久失餘霞。」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路鐸《虛舟居士集》。字宣叔，貞祐初爲孟州防禦使。城陷，投沁水死。

宗端修

《漫書》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冷而雋。

《中州集》卷八《宗御史端修》 端修字平叔，一字伯正，汝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衛紹王避世宗諱，改宗爲姬，而天下止以平叔目之。好學，喜名節，操履端勁，慕司馬公之爲人，自爲諸生時見者必悚然敬之。明昌中，自省掾拜監察御史。車駕東狩，是歲大寒，人有凍死者，平叔諫止之。元妃兄弟李喜兒輩干預朝政，平叔上書，以遠小人爲言，道陵知其爲喜兒發，詔喜兒就問：「卿欲朕遠小人，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平叔奏：「小人止李喜兒兄弟耳。」喜兒以聞，李氏兄弟皆被切責。竟以訐直貶官，平叔自守愈篤，是是非非，議論一出于正大，爲朝廷所知，降詔褒諭。以全州節度副使卒官。【略】平叔墓碑及傳，閑閑公爲作，稱其剛稜疾惡，有「鐵面陳了翁」之風，人不以過云。

《金史》卷一〇〇《宗端脩傳》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略】改宗氏爲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修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略】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準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期年後叙。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略】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官。

路忱

《中州集》卷八《路轉運忱》 忱字子誠，平郭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累遷監察御史，終於河東北路轉運副使。

李仲略

《中州集》卷二《李晏》 仲略字簡之，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山東路按察使，道陵愛其俊快，比爲脫帽鶻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仲略《丹源釣徒集》。字簡之，高平人，承旨晏

子，大定二十二年進士，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盧洵

《中州集》卷八《盧宜陽洵》　洵字仁甫，高平人。李承旨致美見所作上梁文，勉使就舉，六十一歲呂造榜登科。歷河南府教授、河陽丞、宜陽令。致仕後居伊陽，年八十三卒。仁甫有詩學，以《鞏原》及《赤壁圖》詩著名。《招飲》云：「南園仙杏猩紅破，北渚官醪玉汗醇。已約尊前成二老，全勝月下作三人。」

趙述

《中州集》卷二《趙述》　〔趙可〕子述，字勉叔，承安二年登科。賦雪云：「奇貨可居天種玉，太平有象麥連雲。」屏山《故人外傳》說勉叔詩章字畫皆有父風。性落魄嗜酒，卒以樂死，俶儻奇男子也。

劉中

《中州集》卷四《劉左司中》　中字正夫，渔陽人。屏山《故人外傳》云：正夫爲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詩清便可喜，賦甚得《楚辭》句法，尤長于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教授弟子，王若虛、高法颺、張履、張雲卿皆擢高第。學古文者翕然宗之，曰劉先生。以省掾從軍南下，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爲主帥所重，常預秘謀，書檄露布皆出其手。軍還，授右司都事，將大用矣，會卒。有文集藏于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中文集》。字正夫，渔陽人，應奉翰林文字。

魏搏霄

《中州集》卷四《魏內翰搏霄》　搏霄字飛卿，初用蔭補，以薦書從事史館。明昌中宏詞中選，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卒。飛卿詩以富艷稱，如《張公子席間賦嵩山》，筆力豪逸。党承旨許其在劉無黨之上云。

郝居簡

《中州集》卷二《郝俣》　〔郝俣〕子居簡，字仲寬，進士不第，有詩名太原、平陽間。

高汝礪

《中州集》卷九《丞相壽國高公汝礪》　汝礪字巖甫，應州金城人，大定中進士。揚歷中外，居戶曹三司爲最久。相宣宗十年，小心畏慎，夙夜匪懈，篤于古人造膝詭辭之義，謀謨周密，人莫得而聞。元光末，宣宗上仙，公亦薨于位。君臣之契，義均同體者，於斯見之。平生嗜讀書，南渡之後，機務倥傯，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臨終留詩，有「寄謝東門千樹柳，安排青眼送行人」之句，時年七十一。謚□，配享宣宗廟庭。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礪傳》　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蒞官有能聲。【略】明昌五年九月〔〕汝礪自同知絳陽軍節度事起爲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爲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略】未幾，擢爲左諫議大夫。

【略】爲同知大興府事。四年十二月，爲陝西東路轉運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轉運使。二年正月，爲北京臨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遷河北西路轉運使。十一月，進中都路都轉運使。六年六月，拜戶部尚書。【略】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遷，次邯鄲，拜汝礪爲參知政事。【略】尋遷尚書右丞。【略】四年正月，拜尚書左丞，連上表乞致仕，皆優詔不許。【略】(興定)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進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仕，不許。【略】哀宗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略】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因是告老，優詔不許。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

元德明

論述

《**同侯子晉賦雁**》《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賦雁詩甚夥，至牧之「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更無出其右者。此詩「欹枕」二語，亦復清絕。

《**送德溫同舍赴簾試**》《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覺唐人語爲孟浪，此何其婉約也。

《**謝張使君夢弼饋春肉**》《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呼來鄰叟」至「慚此腹」)二語悃款，覺通首眞至。

《**雨後**》《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寫雨後景盡矣。「乾坤」二語，氣象更開闊。

傳記

《**中州集**》**卷一〇引楊慥《元德明墓銘》**　先生姓元氏，字德明，秀容人，唐禮部侍郎次山之後。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挂口。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雖童子以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先大夫歿，遺產無幾，先生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僮奴有竊拾東家之棗者，立命還之。貧人負債，則往往令折券以貸之也。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詩。春秋四十有八，終于家。先生作詩不事彫飾，清美圓熟，無山林枯槁之氣。居東山福田精舍，首尾十五年，東巖其自號也。有集三卷藏于家。銘曰：貪夫徇財，智士死名。宇宙古今，萬轍混并。我機弗張，我戶弗扃。天宇泰然，物莫敢攖。飲芳食菲，岩岫杳冥。玉珮瓊琚，御風泠泠。魯山之醇，次山之清。閟世幾傳，猶有典刑。邈哉先生！

《**金史**》**卷一二六《元德明傳》**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

《**詩藪**》**雜編卷六**　元德明，好問之父，太原人。有《東巖集》三卷。德明女爲女冠，亦能詩，見元人小說。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元德明《東巖詩集》三卷。秀容人，好問之父，累舉不第。

藝文

《**中州集**》**卷一〇楊雲翼《挽詩》**　彼美元夫子，學道知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膏未殘。

又林靚卿《挽詩》　文章變古名新體，孝弟傳家守舊規。

又雷淵《挽詩》　詩句妙九州，孝友化一川。

又王渥《挽詩》　讀書楓樹林，曳杖白石灣。至今文彩餘，虎子仍班班。

張行簡

傳記

《**中州集**》卷九《**張太保行簡**》　行簡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詞賦第一人。家世儒臣，備於禮文之學。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徧天下。南渡後遷禮部尚書、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薨，謚文正。楊內翰之美銘其墓，稱敬甫天性孝友，太夫人疾，不解衣者數月。居喪哀毀過禮。事其父御史大夫，自幼至終，未嘗少違顏色。與諸弟居三十餘年，家門肅睦，人無間言。率勵子弟，不知爲驕侈，雖處富貴，與素士無異。平生無泛交，無私謁，愼勤周密，動循禮法，居無怠容，口無俚言，身無徑行，雖古君子無以加。故天下言家法者唯張氏爲第一，言禮學，言文章，言德行之純備者，亦唯張氏之歸。有集三十卷傳於家。

《**金史**》卷一〇六《**張行簡傳**》　行簡字敬甫。穎悟力學，淹貫經史。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略】章宗即位，轉修撰，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攝太常博士。【略】轉翰林修撰，與路伯達俱進讀陳言文字，累遷禮部郎中。【略】久之，兼同修國史，改禮部侍郎，提點司天臺，直學士，同修史如故。【略】承安五年，遷侍講學士，同修史，提點司天如故。泰和二年，爲宋主生日副使。【略】泰和六年，召爲禮部尚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秘書監進《太一新曆》，詔行簡校之。【略】累遷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尚書、修史如故。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略】〔三年〕卒，贈銀青榮祿大夫，謚文正。

趙秉文《**張文正公碑**》（存目）

著錄

《**金史**》卷一〇六《**張行簡傳**》　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記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行簡文集》三十卷。字敬夫，大定十九年詞賦第一人，吏部尚書、太子太保、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正。

許古

論述

《**行香子**》《**秋入鳴皋**》　《蕙風詞話》卷三：「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宋畫院郭熙語也。金許古《行香子》過拍云：「夜山低，晴山近，曉山高。」郭能寫山之貌，許尤傳山之神。非入山甚深，知山之眞者，未易道得。

《**眼兒媚**》《**濁醪籥得玉為漿**》　《蕙風詞話》卷三：許道眞《眼兒媚》云：「持杯笑道，鵝黃似酒，酒似鵝黃。」此等句，看似有風趣，其實絕空淺，即俗所謂打油腔，最不可學。

傳記

《**中州集**》卷五《**許司諫古**》　古字道眞，承安中進士。在宣宗朝以直言極諫稱。哀宗即位，首命驛致之，落致仕，授右司諫。未幾乞身還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道眞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奔走，爭爲之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年七十四卒。

《**金史**》卷一〇九《**許古傳**》　許古字道眞，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安仁子也。登明昌五年詞賦進士第。貞祐初，自左拾遺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遷汴，信任丞

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略】詔付尚書省，略施行焉。尋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起居注，無何，轉右司諫。【略】四年以右司諫兼侍御史。時大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略】上以示尚書省，高琪沮其議，遂不行。是月始置招賢所，令古領其事。【略】哀宗初即位，召爲補闕，俄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老稚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古平生好爲詩及書，然不爲士大夫所重。

藝文

李俊民《司諫許道真徵復圖》 君不見退休綠野平淮相，靈臺不許丹青狀。又不見五湖歸去鴟夷槳，越人爭鑄黃金像。功成身退天之道，道直天憐去官早。鹽梅須借築巖人，羽翼重來採芝老。袖中諫草力回天，害除利興車載懸。何憂不識荊州面，圖畫如今處處傳。

又《許道真醉吟圖》 斷蓬踪迹寄天涯，老去情鍾戀物華。回首錦江春寂寞，一杯愁裏賦梨花（道眞號錦江漁隱）。

王擴

《中州集》卷八《王都運擴》 擴字充之，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累遷同知德州防禦使事。山東饑，詔馳驛赴官，且以賑貸事付之。時棣州饑尤甚，而不在發粟之數，充之擅開倉救之，朝廷不之罪也。泰和七年夏旱，充之以監察御史受詔審冤。【略】崇慶初遷河東北路按察簽事，上書言時病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可用，三事不素定，四用人違其長。貞祐二年，太原受兵，充之之功爲最多。最後權陝西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略】年六十三，致仕，卒。

《金史》卷一〇四《王擴傳》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潤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略】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略】再遷監察御史。【略】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略】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略】潼關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略】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略】降爲遙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郝居中

《中州集》卷二《郝俣》 居中字仲純，樞密院令史出身，嘗刺坊州，人物楚楚，所謂「文獻不足，猶超人群」者也。正大末除鳳翔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有功。

《大金國志》卷二八《郝俣傳》 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胥鼎

《送弟恆作州》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樸實老當，絕無粉飾，此等詩最是有益，不可以其平易忽之。又《送弟有之》句云：「世事正須高著眼，宦情休厭少白頭。」皆歷鍊老成語。

《中州集》卷九《胥莘公鼎》 鼎字和之，代州繁畤人。父持國，大定中爲太子司藏，有功母后家，章宗即位，擢拜尚書右丞。和之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初，都城受兵，由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宣宗即位，除泰定軍節度使，不赴，

改判大興。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爲汾陽軍節度使，移知平陽，權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兼職如故。五年正月，朝京師，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仕，進封英，行臺衛州。以病薨於位。雷希顏爲作神道碑云：「【略】國家有通明相曰英國胥公，尚兼數公之長。」予謂希顏此論似涉過差，至于爲國朝名相，以度量雄天下，則在公爲無愧矣。在長安日，乞致仕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爲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養病之地。」《送弟有之》云：「世事正須高着眼，宦途休厭少佐頭。」他文類此。

《**大金國志**》**卷二九**《**胥鼎傳**》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爲汾陽節度，移知平陽，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仕，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爲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爲國一念可知也。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傳**》（存目）

張翰

《**中州集**》**卷八**《**張戶部翰**》　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爲人有蘊藉，如素宦然。累遷監察御史、翰林直學士，貞祐初戶部侍郎。車駕南渡，出爲河平軍節度使，召拜戶部尚書。草創之際，經費空竭，雖米鹽細物皆倚之而辦。余嘗見於戶曹，邠州一書生言時事，相與詰難，凡數十條，率不思而對，雖反復計度者亦自不能到，信通濟之良材也。宣宗旦暮相之，會卒，年五十五。

《**金史**》**卷一〇五**《**張翰傳**》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戶部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省戍邊，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協，處置乖方，翰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戶部侍郎。【略】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呂子羽

《**中州集**》**卷八**《**呂陳州子羽**》　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大定末進士，仕至陳州防禦使。元光末爲酷吏所誣，以乏軍興繫獄，比赦至，唐卿自縊死。朝臣有辨其冤者，詔復官，希顏爲制辭云：「毀譽之來，在仁賢而不免，是非之論，至久遠而乃公。」人謂唐卿於此語爲無愧。

《**歸潛志**》**卷四**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爲名進士，擢第。南渡，爲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于朝，而小人李渙以爲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耻之，縊于太康驛。後朝廷知其無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稱，讀書爲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傷之。

郭嶠

元好問《**贵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略】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暴，既久，吏民安之，歡然有父母之愛。【略】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

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于寓舍。

李好復

《中州集》卷八《李好復》 好復字仲通，明昌二年進士，榆次令。有能聲，入爲警巡使。嘗以事縛一護衛，道陵有「投鼠」之喻。出爲歷城令，終于滑州刺史。

李經

論述

趙秉文《復李天英書》 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更號。」「晨井凍不爨，誰料寒士饑。天廐玉山禾，不救我馬贏。」「塵埃汨沒侍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蓍蔡，不圖履絺哀屠龍。」「挾牋捏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鐘。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怪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室砥以石，坐掃鵝鵡搖天雄。」「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衣秋黃老，林人煙墨深。」「樵逕雲深造物開，巖地巖帳開劍壁」，「苔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窻陰，風鼓泉湧石。馬蹄忌磽確，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陳迹。披雲出山椒，白〔馬〕〔鳥〕表林隙。」其餘老昏，殊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爲一，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非所望於吾友也。昔人有吹蕭學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耳。君詩勿乃間有梟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爲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

《歸潛志》卷二 天英爲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眞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云：「老峰蟄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鬬。虛明滿鏡，夜氣成晝。」此其詩體也。

傳記

《中州集》卷五《李經》 經字天英，大定人。作詩極刻苦，如欲絕去翰墨蹊逕間者。李、趙諸人頗稱道之。嘗有詩云：「雁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最爲得意，其餘或有不可曉者。累舉不第，卒。

《歸潛志》卷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眞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金史》卷一二六《李經傳》（存目）

藝文

《中州集》卷四周昂《送李天英下第》 不須寂莫恨東歸，洗眼三年看一飛。試捲波瀾入毫穎，莫教歐九識劉幾。

又卷五高憲《寄李天英》 稻秸蒼蒼陂已枯，西風剪剪弄楸梧。蒹葭水落魚梁迥，蟋蟀聲高山驛孤。社瓮新成元亮酒，幷刀細落季鷹鱸。作詩遠寄霜前雁，人在海東天一隅。

史公奕

《中州集》卷五《史内翰公奕》　公奕字季宏，大名人，系出石晉鄭王弘肇。父良臣，宣和中擢第，終於潞州觀察副使。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程文極典雅，遂無繼之者。累遷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賢院。正大中置益政院，楊吏部之美與季宏皆其選也。以直學士致仕，年七十三卒。季宏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棋槊之技，亦絶人遠甚。閑閑稱其溫厚謙退，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其學問愈扣而愈無窮，其見重如此。詩文號《洹水集》，兵後失之。

《歸潛志》卷四　史翰林公奕，字宏父，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堂主人。正大初爲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爲上講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宋濂《題史内翰書》　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累遷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賢院。後以直學士致仕。文章書翰，皆有故老遺風。所著《洹水集》尚傳於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史公奕《（恆）〔洹〕水集》。字秀宏，大名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科，累官翰林直學士。

高庭玉

《道出平州寒食懷家》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含思悽惋而詞極豐贍，不入蕭索。

《中州集》卷五《高治中庭玉》　庭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爲人豪爽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絶，復興爲安撫副使，懼獻臣謀己，乃以造逆訊之。獻臣就逮，龐才卿、雷希顔、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獻臣瘦死矣。獻臣多作詩，賦海中牛頭云：「鑿開渾沌竅，闖出神農首。」人多稱道之。

《歸潛志》卷四　高左司庭玉，字獻臣，遼東人。少擢第，入官有能聲，吏事明敏，人莫能及。尤俶儻重氣節敢爲。爲左司郎中，譽甚重，一時人士推仰焉。貞祐初出爲河南府治中，主帥溫迪罕福興奸僞人也，公臨事不少遜讓，遂交惡。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無勤王師，公獨慨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憚之，因誣以有異志，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卿、雷希顔、辛敬之，皆連繫，拷掠無實，然公竟爲福興所困，死獄中，餘會赦得釋。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士夫痛憤。後朝廷知其冤，謫福興遠郡，昭雪之。屏山于人材少許可，至論公獨以爲眞濟世材。又言其學術端正，可以爲吾儒砥柱，時之不幸，爲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顔又爲文以祭，述其事，爲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雷公以其仇人猶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有數十篇，遭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龍背，抱得銀蟾光。」亦奇語也。

《大金國志》卷二九《高廷玉傳》　（存目）

張　瑴

《中州集》卷八《張轉運瑴》　瑴字伯英，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仕至河東南路轉運使。家多法書、名畫、古物，祕玩，周秦以來鏡至百餘枚，他物稱是。天性孝友，與人交極誠款，古所謂博雅君子者，伯英可以當之。

《歸潛志》卷四　張運使瑴，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名。嘗爲監察御史，言奸臣紇石烈執中事，士論壯之。後以母喪歸，居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木泉石，隱然一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一觴一詠盡歡，襟韻翛然，君子儒也。尋判陝州刺史，召爲戶部郎中，同知河南府，遷平陽路轉運使，卒。公涖官以廉，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如也。性友愛，弟瑴才高，相與甚歡。所蓄稱其所用，獨好收古人器物，所在購求，以是叢于

家。古鏡尤多，其樣製不可偏識。字畫勁古，有顏平原風。詩學黃魯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邱垤孰與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遺文人共師夫子，陰德天教有是孫。問禮庭中新有桂，忘憂堂下舊多萱。人間樂事君兼有，歌我新詩侑壽樽。」此斜川時事也。赴隰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裁燕尾，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蒞官才九日，過家上冢正重陽。」

《金史》卷一二八《張毅傳》 張毅字伯英，許州臨潁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寧陵縣主簿，改泰定軍節度判官，率儒士行鄉飲酒禮。改同州觀察判官。【略】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鄭州防禦使事，改北京鹽使。丁父憂，服除，再遷監察御史。從伐宋，遷武寧軍節度副使。居母憂。貞祐二年，改惠民司令，歷河南治中、隰州刺史、刑部郎中、同知河南府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權行六部尚書、安撫使。興定元年，以疾卒。

呂中孚

《中州集》卷七《呂中孚》 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孝友純至，迄今爲鄉人所稱。累舉不第，以詩文自娛，有《清漳集》行于世。其賦《紅葉》云「張園多古木，蕭寺半斜陽」，先君子甚愛之。

《金史》卷一二六《呂中孚傳》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略】中孚有《清漳集》

《詩藪》雜編卷六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人。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中孚有《清漳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呂中孚《清漳集》。字信臣，冀州南宮人。

張建

《中州集》卷七《蘭泉先生張建》 建字吉甫，蒲城人。明昌初舉才行，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乞身，道陵愛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超同知華州防禦使事，仍賜詩有「從今晝錦蓮峰下，三樂休夸榮啓期」之句，士林榮之。吉甫自號蘭泉老人，有集行於世。其論詩云：「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善。」吉甫詩雖不能盡如所言，然亦未爲無所得也。

《金史》卷一二六《張建傳》 張建字吉甫，蒲城人。皆有詩名。【略】建，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于世。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建《蘭泉老人集》。字吉甫，蒲城人，同知華州防禦使。

趙秉文

論述

綜論

楊雲翼《閒閒老人滏水集序》 今禮部趙公實爲斯文主盟，近日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其次，又其次散文也。嘗語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吟詩者絕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石柱記》，每

曰：「汝輩幸有天資，止爲肯學古人一點一畫寫也。」

又　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眞文字。」亦陰譏云。

《金石續編》卷二〇方亨《趙閒閒游草堂詩跋》　趙禮部閒閒先生，辭翰爭輝，躍騰天下，孰不仰之，以謂極盡美矣。然而此特窺一斑，則未睹其全也。先生以道學發其本源，涵泳既久，妙入聖人之心法，及乎得志，思與天下共之，遂取前賢箋注有力於聖教者，以清俸刊行之，俾雕章繪句之流知所歸宿。庶乎士風丕變，薄俗復厚。此先生之望也。正大乙酉季冬，奉使夏臺迴，游草堂，題詩七章、《咸陽懷古》二章，寺主義金刊諸貞石，用傳不朽。

《敬齋古今黈》　興定間，趙閑閑【略】乃金丹下手處也。　王樹枏案：閑閑之學與東坡最相似，其究心佛老，乃文人之餘事，不足爲公病也。觀其晚年自訂文集，及削剔屏山（李純甫）傷教之辭，則公之棄取可知。楊文獻（雲翼）爲金源儒者巨擘，而推尊其學爲「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遺山（元好問）亦說公爲「金源儒學之宗」，且斤斤以後世不知推崇其學爲恨。論公者，當即楊、元二老之言求之。京叔（劉祁）自以不爲佛學譏公，而史家遂據其說，謂公「晚年頗以禪語自行，人以爲恨」，其亦不察之甚矣。

《圖繪寶鑒》卷四　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滏陽人，官至翰林學士。書效鍾、王，畫梅花、竹、石，筆力雄健，命意高古。

《詩藪》雜編卷六　幼穎悟，自壯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所著《滏水集》三十卷。七言長歌筆勢放縱，近體壯麗，小詩絕精。五言沈鬱頓挫，字畫遒勁。與楊雲翼代掌文柄，人號「楊趙」，爲金士巨擘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中州樂府》曰：宇文太學虛中、蔡丞相伯堅、蔡太常珪、党承旨懷英、趙尚書秉文、王內翰庭筠，其所製樂府，大旨不出蘇、黃之外。要之，直於宋而傷淺，質於元而少情。

王樹枏《閑閑老人年譜》下　閑閑公崛起金源，德業文章，宗主一代。前人言之詳矣。

又　公之詩當爲金源冠冕，散文則非其所長，劉京叔（祁）之論當矣。公自言「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則公之自負可知。遺山謂「公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蓋微詞也。

又　公以書名當代，今所見者，惟《濟州刺史李演碑》、《葉令劉從益惠政碑》、《鄧州宣聖碑》、《蓋公和尚行狀銘》、《乞伏村重修唐帝廟記》、草書《陰符經》而已。

又　閑閑品學爲當代山斗，一時群才翕翕如鳥歸鳳，爭以得一言、識一面爲榮，而公遺言軼行，亦往往雜見于交游朋好之中。

又《閑閑老人詩集序》　閑閑以道德文章主盟一世，故楊文獻、元遺山輩以韓歐當之。然其爲文不甚講繩尺，詩則卓然大家，爲金源之冠。劉祁《歸潛志》稱其「于詩最細，于文頗麤」，閑閑亦自謂「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則其自負亦概可見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滏水集》二十卷。【略】《歸潛志》又曰：「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拘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又曰「趙於詩最細，於文頗疏，止論氣象；李於文甚細，論關鍵賓主抑揚，於詩頗疏，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爲文法」云云。今觀是集，祁之論可謂公矣。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趙秉文《雜擬》　陶玉禾評：金詩未脫宋習，以槎枒生硬爲工，愛使議論，鋒芒太露，涵蓄渾厚者少。此數首欲躋太白《古風》、子昂《感遇》。

《養一齋詩話》卷九　閒閒亦有率句開裕之派者，如《上方》云：「貪看歸鳥過林隙，不覺奇峰墮眼前。」沿襲長公句法。《光武廟》云：「灑落君臣契，艱危廟社圖。」《侯公雲溪圖》云：「滄海未全歸《禹貢》，山東且願變齊民。」徑以杜句對己句，均非詩法，而裕之亦時復犯此。又如「一證萬萬古」，「洪荒萬萬古」，則尤裕之所習見之調也。

又　趙閒閒、元裕之詩，脫口便有勁氣，此豈幽燕之風土爲之，抑寢饋于古大家者深耶？予欲專取二家詩，擇而鈔之，醫婷娜罷軟之陋習，未嘗非一助也。然裕之澹遠之作甚希，而閒閒則多有之，集中和韋諸作，當其合處，頗

有焚香埽地之趣。如「岸幘送歸鳥，隱几見遙岑」，「不下溪頭路，坐看檐際山」，「雲蒸坐禪石，露溼行道徑」，「宿雲不歸山，野水自成塘」，「呼兒問牛飽，又向山田耕」，「近樹斂暝色，遠山猶夕暉」，未必即左司，而塵土之氣，洗鍊殆盡。惟《和陶》則率筆多耳。

又 趙閒閒詩多倣古人，除擬和陶、韋數十首外，又有《雜擬》十首，倣摩詰《獨坐幽篁裏》一首，仿嚴武《臨邊》一首，仿太白《登覽》一首，仿李長吉《擊毬行》一首，仿張志和《西塞》二首，仿玉川子《爲呂唐卿作》一首，仿樂天《新宅》一首，仿郎士元《寶刀塞下兒》一首，擬東坡《謫居三適》三首，仿梅聖俞《月出斷崖口》二首，何其好摹古人，一至於此！姜白石云：「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模仿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誠哉是言也！

吳梅《奢摩他室曲叢・自序》 金元之間，上自臺閣，下及氓庶，無有不嫻習者。顧其體，亦數變矣。始也承兩宋詩餘之格，而移易其聲調，出辭淵雅，有類秦、柳，是曰小令。趙閑閑《青杏子》、元遺山《驟雨打新荷》是也。

分論

《樂善堂》 元好問《閒閒自書樂善堂詩跋》：閒閒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愧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欽衽生敬。

《杏花》 趙秉文自注：此近體字樣詩，非詩也。悚愧。

《昭君出塞圖》 《甌北詩話》卷一一：趙秉文《題明妃出塞圖》：「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萬戶，已將功業畫麒麟。」此亦咏其和戎之功，而詞旨特醞藉。至王元節云：「環珮魂歸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漢家多少征戰將，泉下相逢也合羞。」則淺露矣。

《寄王子端》（鄭虔三絕畫詩書） 《歷代詩話》卷六三：元遺山稱子端詩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則周臣贈以三絕，當不誣云。

《夢歸》 《中州集》卷六劉從益《題閑閑公夢歸詩後用叔通韻》：學道幾人知道味，謀生底物是生涯。莊周枕上非眞蝶，樂廣杯中亦假蛇。身後功名半張紙，夜來鼓吹一池蛙。夢間說夢重重夢，家外忘家處處家。

《暮歸》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閑閑絕句清新有別致。

《倣王右丞獨坐幽篁裏》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蕭淡自喜，不見模擬痕迹。 《歷代詩發》卷三一：色相俱泯，澹然自遠。

《游華山寄元裕之》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規模青蓮，尚未可到，而放筆爲直幹，縱恣橫逸，極意所之，于遺山乃正相似。

《盧州城下》 《金元詩選・金詩選一》：起得警拔，即在唐人中亦是高調。結處兜裹，有法有力。

《大江東去》（秋光一片） 《六研齋筆記》卷三：趙閒閒名秉文，官禁近，或云金正大間人。俱善書法，有辭藻，而趙尤橫溢。余得其擘窠書自作《和東坡赤壁詞》稿，雄快震動，有渴驥怒猊之勢，而詞亦壯偉不羈，視「大江東去」信在伯仲間，可謂詞翰兩絕者。詞曰，【略】元遺山題云：「夏口之戰，古今喜備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才百許言，而江山人物之勝，無復餘蘊，宜其號樂府中絕唱。閒閒公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畛，其字畫亦無媿也。【略】商挺題云：「東坡《赤壁》詞，閒閒公追和，書於玉堂之署，遺山謂坡詞樂府中絕唱，閒閒詞爲仙語，題評已竟，欲復何言。前代風流，可敬可慕。【略】東坡之後而有閒閒，閒閒之後而有遺山，未卜他日知遺山者，復何人耶？」

《青杏兒》（風雨替花愁） 《蕙風詞話》卷三：閑閑之作，無復筆墨痕迹可尋矣。

傳記

元好問《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 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閒閒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略】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鄉賦。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主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提刑司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

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而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略】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略】（大安元年）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略】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兼提點司天臺、太常少卿。崇慶二年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略】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略】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命公以禪語爲歌詩。【略】復拜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略】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意，詞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略】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略】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特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眞淳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及也。字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者。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黄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略】銘之曰：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己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中州集**》**卷三**《**禮部閑閑趙公秉文**》　秉文字周臣，滏陽人，閑閑其自號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寵，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獄訟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略】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治化清靜，所去人思之。【略】（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院。開興正月京師戒嚴，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薨，年七十四。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略】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大詩，則沈鬱頓挫學阮嗣宗，眞淳簡澹學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警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略】論者謂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蓋學道所得云。

《**歸潛志**》**卷一**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爲脩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平定、寧邊三郡。南渡爲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尚書，致仕。再起爲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五月卒，年七十三。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疏曠無機巧，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粗衣糲食不卹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藥學丹訣，無不究心。

《**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略】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支度判官。【略】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略】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略】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略】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略】五年，復爲禮部尚書。【略】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略】秉文之文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而止，少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挫。字畫則草書尤遒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汚，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大金國志**》**卷二九**《**趙秉文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趙秉文《**學道齋記**》　余七歲知讀書，十有七舉進士，二十有七與吾姬伯正父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其後余調安塞主簿，遷邯鄲唐山令，是時年少氣銳，急簿書，稱賓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蓋無非爲利之學。使其乾沒不已，將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又卷九　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事。啓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雷轟薦福碑。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爲笑談。

又　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

又卷一〇　初，趙秉文由外官爲王庭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爲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政胥持國也。」上復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爲君子小人？」秉文惶迫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持國詔諛，驟爲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庭筠等俱下吏，且搜素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路鐸外補詩有云：「龍移鮹鱔舞，日落鴟梟嘯。未須發三嘆，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懼罪在不可測，參知政事孫公鐸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爲龍爲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宜無他。」于是上意稍解，

翌日有旨，庭筠坐舉秉文，昂坐譏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爲人所教，止以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文謝焉，大爲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人爲之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黄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絀，公獨擁朱幡。」蓋訐其舊事也。

作品本事

趙秉文《水調歌頭後記》　昔擬詡仙人王雲鶴贈予詩云：「寄與閑閑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塵緣。黄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其後玉龜山人云：「子前身赤城子也。」予因以詩記之云：「玉龜山下古仙眞，許我天台一化身。擬折玉蓮騎白鶴，他年滄海看揚塵。」吾友趙禮部庭玉說，丹陽子謂予再世蘇子美也。赤城子則吾豈敢，若子美則庶幾焉。尚愧辭翰微不及耳。因作此以寄意焉。

《歸潛志》卷五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略】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閑閑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莘卿。横遮浮尸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

又卷八　趙閑閑少嘗寄黄華詩，黄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黄華作隱居。」

又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于吏事非所長。興定初，朮虎高琪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草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公當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又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顔、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挂蠨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臘梅，趙云：「苕華吐碧龍文澀，燭淚痕疏雁字横。」後云：「嬌黄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跡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爲題所窘也。閑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趙云：「魏國山河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鴈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雷希顔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倥傯簿書堆，辜負黄花酒一盃。」

又卷九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旱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略】是日諸公極驩，皆霑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爲詩讖云。

王樹枏《閑閑老人年譜》下　寺在濟南府長清縣。公題李平父畫《黄山蹇驢詩圖》云「三十年前濟水東，詩中曾識蹇驢翁」，則明昌之初，公似一到濟南。

又　詩云：「海岳樓頭斫冰雪」，自題云：「海岳樓，公所隱。」按，《中州集》有王汝玉《題王元仲海岳樓詩》，元遺山《王學士熊岳圖詩》，有「海岳樓空落照邊」之句。元仲，王庭筠之父，名遵古，蓋州熊岳人。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學士。文行兼備，明昌應詔之先。

又　本集有《海青賦》，自注云：「泰和扈從春水作。」《歸潛志》云：「章宗春水放海青」，而詩有「内家最愛海東青」語，當是與賦同時作。

又　田器之燕子圖自序云「明昌丙辰，予從軍塞外合魯里山，野舍荒涼，難以狀言。春末，有雙燕亦巢此屋，土人不之識，屢欲捕之，予曲爲全護。此燕晝出夜歸，予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予始悟明日秋社，此鳥當歸，殆留別語也。因作一詩贈之，云云。此詩以細字寫之，爲蠟丸，繫之燕足。明年四月，予受代歸。又八年泰和甲子，任潞州觀察判官。四

月十一日，偶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檐戶間，一上硯屏，予諦視之，繫足蠟丸故在，乃知此鳥蓋往年贈詩者也。因請同年龐君才卿畫爲圖，求諸公賦詩。」此詩，公蓋作于泰和四年也。

《**甌北詩話**》**卷一二**　魏泰《臨漢詩話》：【略】梅聖俞詩有全平全仄者，如「月出斷岸口」是也。趙秉文亦仿之：「末伏暑尚在，雨點落未落。夢覺起視夜，缺月掛屋角。」「殘星橫斜河，晨雞號天風。幽人窗中眠，紗廚明秋空。」

著錄

元好問《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墓誌銘》　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

《**中州集**》**卷三《禮部趙閑閑秉文**》　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

《**歸潛志**》**卷一**　其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滏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閑居士云。

《**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傳**》　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鑒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閑閑《滏水集》。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閒閒《滏水集》四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閑閑老人集》二十卷，八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閒閒老人滏水集》三十卷，趙秉文周臣著。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趙秉文《滏水集》三十卷。字周臣，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禮部尚書。今世行本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滏水集》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號閒閒道人，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事蹟具《金史》本傳。元好問《中州集》稱其「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略】《資暇錄》十五卷」，今皆未見，惟此集存。史稱所著詩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與史互異。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脫。考《中州集》稱秉文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又劉祁《歸潛志》曰：趙閑閑本喜學佛，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略】其爲二家所作文，及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使刊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則《滏水集》本二十卷，別有十卷爲外集，本傳合而計之，故爲三十卷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二**　《閑閑老人滏水集》二十卷。舊鈔本，何氏義門手校。趙秉文撰。後附墓志（元好問撰）。卷首有「髯何焯之印」兩邱。何氏手跋曰：按元遺山爲公墓志及《中州集》序傳，皆言《滏水集》前、後三十卷，則公尚有後集十卷，不知藏書家尚有存者耶？　又曰：興化李映碧家舊舊抄本，自云得之吾吳市中，石門呂氏傳之，復抄以出鬻，與此本間有多一二句處，知李所得者趙公之本，然此本則後人病其繁冗而有所刪削也。壬辰秋冬之交，積雨無事，費數日校之。何焯記。　何小山跋曰：借汲古閣鈔本影寫，借朱竹垞太史本對校。兩家本子俱錯誤，殆不可讀。然朱本實勝毛本也。安得元槧本盡改其譌字爲快也？康熙癸未仲夏，小山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舊鈔本。金趙秉文撰。前有元光二年楊雲翼序。據序云「今禮部趙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則此本實閑閑自定也。案：元遺山所作墓誌及《中州集》小傳皆言《滏水集》前、後三十卷，又《歸潛志》云閑閑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及爲二家所求作者別作一編，號《閑閑外集》。此二十卷本，殆闕《外集》，遺山特合言之耳。舊爲何小山鈔自毛氏，以曝書亭藏本對校，義門老人復以意校過，并加評點（卷首有「髯何焯之印」二朱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舊鈔本。金趙

秉文撰。秉文字周臣，滏陽人，閑閑其自號也。【略】《歸潛志》云閑閑晚年自擇其文，凡主佛老及爲二家所求作者，另作一編，號《閒閒外集》。此二十卷，殆閼外集耳。鈔本字頗流麗，不著校者姓名。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七　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集》二十卷。磁州滏陽人，翰林學士。

王樹枏《趙秉文年譜》下　案：《太玄解》與《太玄箋贊》，《南華指要》與《南華略釋》皆當是一書。《滏水外集》即爲二家所作詩文，少林長老英粹中刊之者。今《外集》已亡。定州王文泉灝從京師書肆中得知不足齋所藏《滏水集》鈔本二十卷，與《四庫書目》合，不符遺山所云「前後三十卷」之數。楊之美《滏水文集引》云：「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案，公自定其集在元光二年，屏山亦爲作序，而是集多載正大以後諸作，則亦非公所手訂之本也。紀文達謂「原本三十卷，以不乖儒理者爲《內集》，二十卷，以主張釋老者爲《外集》，十卷」，亦臆言之，無確據也。《老子解》，《墓銘》失載；《揚子發微》，本集作《法言微旨》；《文中子類說》，本集作《中說類解》。此外，又有《貞觀政要》、《申鑒》、《尚書無逸直解》三書，今皆亡。

又《閑閑老人詩集序》　《閑閑老人詩集》八卷，金趙秉文撰。【略】閑閑著述甚夥，皆不傳。此集詩文二十卷，乃知不足齋鮑氏鈔藏之本。與汲古閣藏書目錄合。《四庫提要》所謂《內集》者也。楊文獻《滏水集引》謂公「自擇其所爲文章釐爲二十卷，然閑閑自訂之本在元光二年，是集多載正大以後諸作，蓋後人所裒輯，非原書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滏水集》二十卷，金趙秉文撰。路有鈔本。振綺堂有鈔本、許有。

又《續錄》　胡心耘有何義門校鈔本。曾見持靜齋舊鈔本。周錫瓚臨何義門校。幾輔叢書本。

周泳先《滏水詞輯本題記》　《中州集》云：「秉文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歸潛志》曰：「趙閑閑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顧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摘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其爲二家所集文及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今傳世之二十卷本不附詞，疑附于外集中，茲編所輯，較《中州樂府》羨三首。殊快意焉。泳先記。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三冊。金趙秉文撰。

藝文

元好問《趙閑閑真贊》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污泥滓之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鳳衰無周，龍移啓魏。殄瘁攸屬，古爲怨欷。人知爲五朝之老成，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輓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絃。千載一人，猶以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又《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雜錄

王樹枏《趙秉文年譜》卷上　《歸潛志》謂「卒于夏四月十二日，年七十三」，誤。知不足齋藏有公手書和擬韋蘇州詩一卷，後遺山跋語云：「五月十二日下世。」《遺山集》有《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詩》，又題閑閑書《赤壁賦》云：「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田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本集題米元章《修靜語錄引》後有跋語云：「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五月十二日病歿。」今案，此跋不知何人作，當出金元時人，其言卒在後五月十二日，與墓銘同。

張　瓚

《中州集》卷七《張瓚》　瓚字器之，河中人，才氣超邁，時輩少見其比。年未二十，以鄉試魁陝西河東，不幸早世。張吉甫吊之云：「惜哉器之眞丈夫，少年讀徧天下書，一事不成死於途。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實有矣夫！」其爲名流所嗟惜如此。

王　滄

《中州樂府》　賢佐一字玄佐，名滄，咸平人。爲人沈默寡欲，邃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通星曆緯讖之學。明昌初，德行才能召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授信州教授。未幾自免去。再授博州教授，郡守以下皆師尊之。一日守客滄，適中使至，中使漠然少年，重賢佐名，強之酒，守從旁救之曰：「王先生不茹葷酒，勿苦之也。」中使乃止。是夕，賢佐棄官遁歸鄉里。宣宗即位，聞其名，議驛召之，以道梗不果。車駕南渡，人有自咸平來者，說賢佐年六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常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遼東宣撫使，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云，【略】書達竟不至。遼東破時，年九十餘矣。

呂貞幹

《中州集》卷八《呂陳州子羽》　貞幹字周卿，尤自刻苦，酷嗜文書，著《碣石志》數十萬言，皆近代以來事迹，幽隱譎怪，該諧嘲評，無所不有。在史館論正統獨異衆人，謂國家止當承遼，大忤章廟旨，謫西京運幕，量移北京致仕。自號虎谷道人，晚年感末疾，又號呂跛子，自作傳以見志。閑閑公亦以爲篤志君子也。

趙文昌

《中州集》卷八《趙鹽部文昌》　文昌字公權，明昌二年進士，仕至遼東路鹽使。博學，好持論，周常山甚愛之。

張　瑴

《中州集》卷八《張轉運瑴》　〔張瑴〕弟瑴，字伯玉，美風儀，善談論，氣質豪爽，在之純、希顏伯仲間。舉進士，有聲場屋，及再上不中，即拂衣去。嘗自言：「丈夫子娶非尚主，官不徒步至宰相，不屑可也。」宰相李公仲修適之皆與之游從，不敢以布衣諸生處之。家既貴顯，厚於奉養，擊鮮爲具，賓客日滿門，窮晝盡夜，卒以樂死。嘗賦雪云：「樵度雙堯懶，漁蓑一猬拳。」《醉後》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翳。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賦畫石云：「腹非經笥，口不肉食，胸中止有磊磊落落百千萬之怪石。興來茹噎快一吐，將軍便欲關弓射，氣勿忽，破碎物怪紛狼藉。有時醉狂頭插筆，掃盡人間雪色壁。」其顚放如此。

《歸潛志》卷二　張瑴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豐姿，髯齊于腹。爲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山遊，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郾城，有園囿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己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爲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遊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

九疇知幾爲文以祭，辯其爲人大略。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髯。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饑西山隈。餐盡西山色，高樓空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皴秋雨溼。」人以爲不減李長吉云。

郝天挺

論述

《送門生赴省闈》《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晉卿云「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男兒生世不耐饑寒，則雖小事不能成」，皆名言。其詩則遺山所從出也。此首未爲絕工，而不可不存。

傳記

《中州集》卷九《郝先生天挺》　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家世儒素。伯父子颺有詩名，號東軒老人。先生少日有賦聲，早衰多疾，厭於名場，遂不復就舉。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一傍富兒之門。年五十七卒於舞陽，臨終浩歌自得，不以死生爲意，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好問十四五，先人令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先生教之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磔綴緝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于饑凍，不能自堅者耳。男子生世不耐饑寒，則雖小事不能成。子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于詩，時命好問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科舉，詩非所急，將無徒費日力耶？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

《金史》卷一二七《郝天挺傳》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于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略】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藝文

元好問《郝先生墓銘》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峨峨，其誰曰我私。畀滋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暫，概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折元禮

《中州樂府》　元禮字安上，世爲麟撫經略使。父定遠，僑居於忻，遂占籍焉。明昌五年，兩科擢第。學問該洽，爲文有法度，仕至延安治中，死于葭州之難。坊州有詩云「籬落層層景，軒窗面面山」，至其處知爲工也。

周馳

《中州集》卷七《迂齋先生周馳》　馳字仲才，濟南人，經學出於醇德先生

王廣道，賦學出於泰山李時亨，至於党、趙，又其忘年友也。資性古雅，而以襟量見稱。大定中住太學，屢以策論魁天下，私試亦頻中監元。家素饒財，鄉人強以子弟從之學，所得束修皆散諸生之貧者。貞祐之兵，濟南陷，不肯降，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之宅後之壽樂堂。遼東人吳子英嘗從仲才學，能記其所著《亞父撞玉斗賦》及他文數篇。

《**齊乘**》**卷六** 周馳，濟南人，在太學以策論魁天下。貞祐濟南破，不肯降，攜二孫赴井死。

李遹

論述

《**送窮**》《金元詩選・金詩選二》：似類詼諧，實關至理，令寒士破涕爲笑。

傳記

元好問《寄庵先生墓碑》 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考按。【略】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稟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略】以政績陞遼東宣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略】入爲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略】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略】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略】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

《**中州集**》**卷五**《**李治中遹**》 遹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高才博學，無所不通。爲人滑稽多智，而不欲表表自見。工畫山水，得前輩不傳之妙，龍虎亦入妙品，然皆其餘事也。泰和中大興幕官，時虎賊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平甫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閑居陽翟十餘年。自號寄庵先生。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杯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感事》云：「半錢利路人乃虎，一鉤名餌吾其魚。」《魯山道中》云：「老夫自喜林野僻，路人頗笑衣裳寬。」散失之餘，不復全見矣。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而輩愼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畢復瞑目。其明了又如此。

《**歸潛志**》**卷四** 李治中遹字平甫，欒城人。少擢第，有能聲，工詩善畫，與屏山諸公游，自號寄菴老人，謖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治。屏山嘗贈詩云：「寄菴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絕。儒術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爲監察御史，言紇石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大金國志**》**卷二八**《**李遹傳**》（存目）

紀事

《**續夷堅志**》**卷一**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即休。」末幾皆下世，殆詩讖也。至如楊敏行《晝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眞鬼語，何讖之有？

藝文

趙秉文《哀李平父》 妙畫清詩絕點塵，丹青才子已無身。釣臺即是西川路，長史羊曇淚滿巾。

馮璧

論述

《歸潛志》卷五 馮內翰璧，字叔獻，眞定人。爲人嚴毅整肅，望之儼然，人莫敢視，然文采風流，言談灑落，使人愛之不能捨以去。詩筆清遒，字畫嚴峻，爲一時所稱。與李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二公皆重之。【略】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牘爲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

《雨後看并玉所控諸峰》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筆陣強，韻腳穩，不在多拘形似語爲奇。

《洛帥覓蘭作以寄》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對法變化。

傳記

元好問《內翰馮公神道碑》 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號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略】考子翼，正隆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眞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爲縣人。【略】弱冠，補太學生，賦聲藉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略】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略】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略】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略】興定三年冬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略】四年遷刑部郎中。【略】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略】到官不逾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略】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于家，春秋七十有九。【略】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問。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慢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略】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爲禮部閒閒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略】銘曰：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清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耽耽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麤草木腓。兩崖出泉縣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遷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中州集》卷六《馮內翰璧》 璧字叔獻，別字天粹，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叔獻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就所長論之，館閣、臺諫與賓客言乃其選也，徒以小心奉法，不畏強禦，故屢以城旦書屈之，識者有用違其長之嘆。興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游與四方問遺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焉。【略】北渡還鄉里，年七十九終于家。

《大金國志》卷二八《馮璧傳》 璧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鞫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

聲勢焰赫，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趁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覽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金史》卷一一〇《馮璧傳》（存目）

紀事

元好問《贈馮內翰詩序》 內翰馮公往在京師日，渾源雷淵希顏、太原王渥仲澤、河中李獻能欽叔、龍山冀禹錫京甫，皆從之問學。某夤緣亦得俎豆於門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五人者唯不肖在耳。丙申夏六月，公自東平將展墓於鎮陽，以某在冠氏，枉駕見過。時公方爲髀股所苦，吟呻展轉，若非老人之所能堪，然閒語及舊事，則危坐終日，往往爲之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歸嵩山時較之，其談笑風流，固未減也。竊意造物者錫公難老，使後生輩望見眉宇，以知百年文章鉅公敦厖耆艾之士，哀衣博帶，坐鎮雅俗者蓋如此。橫流方靡而砥柱不移，故國已非而喬木猶在，幸公之可恃，而哀四子之不見也。作詩二章，以道區區之懷，於公之行而爲之獻。

藝文

趙秉文《慶學士叔獻七袠壽二首》 小築龍潭德不孤，盧鴻新有草堂圖。四朝人物今誰在，二老風流與我俱。把酒談笑猶解醉，上山筋力不須扶。文章不逐年齡改，能爲開興作頌無？

元好問《贈馮內翰》二 龍門冠蓋日追隨，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隨風雨盡，柏松獨與雪霜宜。元龜華髮渠有幾，清廟朱弦誰與期。見說常山可歸隱，從公未覺十年遲。

又《追用座主閒閒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 峻坂平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皂櫪老歸千里驥，白雲閒釣五溪魚。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俗客，老年爭席有樵夫。亘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成蓮社圖。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一似公無。

武明甫

《陵川縣志》載李仲常《無疑武公墓表碑銘》 公諱明甫，字無疑，號太虛。賦質醇厚，聰明過人。年方弱冠，即登貞元狀元及第。公生平不置宮室，所居湫隘，僅足以蔽風雨。嘗謂孫蟾枝君曰：「吾一生爲清白吏，家無餘貲，止堪度日。吾故後，汝愼勿另治葬地，仍葬我於先人之側，不必治葬具，安石翁仲。是汝之孝也。」其孫悉從治命。噫，公可謂廉靜寡欲不事紛華者。【略】銘曰：陵川之區，山嶽之神。淑氣悠萃，實生哲人。維我武公，盛世良臣。文成威鳳，人號玉麟。始仕諫垣，章疏屢陳。繼擢詞林，益勵忠貞。兩守名邦，撫字勞神。顯秩司農，精白乃心。總理錢儲，毫無私心。數年之間，貫朽粟陳。急流勇退，惟公一人。優游林下，落落風塵。不欲隨俗，先囑後人。蘇村祖塋，是吾返眞。孫從治命，悉如公心。止豎石碑，以垂後昆。

張行信

傳記

《中州集》卷九《張左丞行中》 行中字信甫，莒州日照人。【略】信甫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衛紹王朝，虎賊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得復用，信甫言其必反。及弒逆，自爲太師、尚書令、澤王，信甫時爲禮部尚書，人謂必爲所殺，甚

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監國寶，信甫持不可，虎雖怒，然亦竟不能殺也。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議論之際，唯信甫與之抗，朝廷稱焉。所居拙軒，有爲作銘者，其引云：「發凶豎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強臣不測之威，則疾惡者以爲剛。」蓋實錄云。元光末，出爲靜難軍節度使。哀宗即位，首命召之，遷尚書左丞。後二年致政，卒於崧山之崇福宮。信甫家世儒素，雖位宰相而奉養如寒士，日書經史五百字爲課，寒暑不廢者四五十年，故於書無所不讀。詩殊有古意也。

《**金史**》**卷一〇七《張行信傳》** 張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改焉，行簡弟也。登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監察御史。泰和三年，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俄簽河東路按察司事。【略】崇慶二年，爲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已除名爲民，賂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乃上章，【略】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弒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略】（貞祐二年）四月，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副使。【略】三年二月，改安武軍節度使，兼冀州管內觀察使。始至，即上書言四事。【略】八月，召爲吏部尚書。九月，改戶部尚書。十二月，轉禮部尚書，兼同修國史。【略】行信以父暐卒，去官。興定元年三月，起復舊職，權參知政事。六月，眞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抵其非。【略】二年二月，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略】元光元年正月，遷保大軍節度使，兼鄜州管內觀察使。二月，改靜難軍節度使，兼邠州管內觀察使。未幾，致仕。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汴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摯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

趙秉文《尚書左丞張公神道碑》（存目）

《**大金國志**》**卷二九《張行中傳》**（存目）

藝文

《**中州集**》**卷五史肅《別張信夫》** 破壘殘星沒，寒城曉角孤。天低雲錯莫，野曠雪模糊。小市千錢米，征人丈八殳。邊愁故未已，不敢恨長途。

王特起

論述

《**喜遷鶯**》**（東樓歡宴）**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堯山堂外紀》曰：正之《喜遷鶯》，爲別妾作也。有云：「玉樓歡宴，記遺簪綺席，題詩紈扇。月枕雙欹，雲窗同夢，相伴小花深院。」又云：「紅淚洗妝，雨濕梨花面。雁底關河，馬頭星角，西去一程程遠。」悽惋曲盡。其題郝仙女祠、賀人生第三子，俱有可存者。

傳記

《**中州集**》**卷五《王監使特起》** 特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智識精深，好學，善論議，音樂技藝無所不能。長于辭賦，出入經史，摘其英華以爲句讀，如天造神出，至得意不減郭璞。在張代州門下，與屏山爲忘年友。泰和三年進士甲科，調眞定府錄事參軍，有惠政，民立碑頌其遺愛。改令沁源，又遷司竹監使，朝議欲以館職召試，會卒。《遊龍德宮聯句》云：「蝀猴未窮巧，槐蟻或失王。」賦《雙峰競秀》云：「龍頭鼉雙角，駝背堆寒峰。」《華山》云：「三峰盤地軸，一水落天紳。造化無遺巧，丹青總失眞。」閑閑公屢哦此詩以爲妙。

《**歸潛志**》**卷四**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餘方擢第。作詩極高，嘗有《龍德聯句》爲時所稱。又《題楊叔玉所藏雙峰競秀圖》云：「龍頭鼉雙角，駝背堆寒峰。」諸公嘉其破的。【略】嘗爲沁源令，政頗嚴，後爲司竹監官，疾，卒。

紀事

《**歸潛志**》**卷四**　晚年取一側室，留別一樂章《喜遷鶯》，至今人傳之，【略】餘詩惜不多見。

《**本事詞**》**卷下**　王監使特起，字正之，代州人。少工詞賦，年四十餘方登第，晚置一妾，甚寵之。世所傳《喜遷鶯》詞，乃別妾作也。

《**歷代詞話**》**卷九**　博陵縣有郝仙女廟，仙女魏青龍中人，年及笄，姿色姝麗，採蘋水中，蒼煙白霧，俄失所在。其母哀求水濱，願言一見。良久，異香襲人，隱約於波渚間曰：「兒以靈契，托蹟綃宮，陰主是水府，世緣已斷，無用悲悒。而今而後，使鄉社田蠶歲宜，乃爲吾驗。」後人立廟祀之。王正之題《喜遷鶯》詞。（《詞品》）

韓玉

傳記

《**中州集**》**卷八**《**韓內翰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人，五世祖繼寧仕石晉爲行軍司馬，從出帝北遷，居析津。【略】溫甫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道陵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陸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溫甫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月得萬餘人，籍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鷄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溫甫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溫甫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溫甫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齊魏以高壘爲能堅，蒲絳以穿空爲得計。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于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眄眄四集之師，懸懸半歲之上。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佐違約，國朝人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皆置極刑。公直曾爲書約溫甫，溫甫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溫甫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即實其罪。溫甫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溫甫先賦怪松云：「昂藏殊未展，傴僂旋自縮。惜爾雲外姿，耐此胯下辱。」又云：「木高衆必摧，地厚敢不跼。河中皆泛泛，澗底自鬱鬱。」未幾被禍，人以爲讖云。

《**歸潛志**》**卷五**　韓府判玉，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後爲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夏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爲都統，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爲；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甫以有異志，收鞫，死獄中。士大夫憤惜。

《**大金國志**》**卷二八**》《**韓玉傳**》（存目）

《**金史**》**卷一一〇**《**韓玉傳**》（存目）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韓玉《東浦詞》一卷。字溫甫，北平人，鳳翔府判官。

藝文

《中州集》卷八韓玉《臨終二詩》　天下無雙士，軍中有一韓。才名兩相累，世道一何艱。旅次窮冬暮，囚孤永夜寒。身亡家亦破，巢覆卵寧完？鑿鑠鞍仍在，驚呼鈸屢彈。丈夫忠義耳，無惜感歌還。

龐鑄

論述

《歸潛志》卷四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書，藹然爲一時名士。其《題楊秘監雪谷曉裝圖》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後山同一雲。天公談玄玉屑噴，散爲花雨白紛紛。詩翁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太清古。老奴寒縮私自語，作奴莫作詩奴苦。木僵石槁鳥不飛，山路益深詩益奇。老奴忍哭憐公癡，不知詩好將何爲。楊侯胸中富丘壑，醉裏筆端驅雪落。如何不把此詩翁，畫向草堂深處著。」

《田器之燕子圖》《金元詩選・金詩選二》：事既可感，詩亦婉轉盡致，細意熨貼。

《洛陽懷古》《金元詩選・金詩選二》：不必感慨嘯諷，而懷古之意已足。

《雲谷曉裝圖》《歷代詩發》卷三一：此題畫也，乃不惟寫出畫中之景，而幷寫出畫中人之語言。此亦繪水有聲手段。

《景谷城驛中夜雨》《歷代詩發》卷三一：三、四字面平對，而句意恰又直下，非精于古法者不能。

《送王生西游》《歷代詩發》卷三一：神情悲壯，結句更自蒼越。

傳記

《中州集》卷五《龐都運鑄》　鑄字才卿，大興人，家世貴顯。明昌五年進士。風流文采，爲時輩所推，字畫亦有蘊藉。仕至京兆運使，自號默翁。

《金史》卷一二六《龐鑄傳》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聲。南渡後，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游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

《圖繪寶鑒》卷四　龐鑄字才卿，號默翁，大興人，明昌進士，官至京兆轉運使。善山水禽鳥。

《詩藪》雜編卷六　龐鑄，字才卿，遼東人。工詩，奇健不凡。

張樴

《中州集》卷九《張內翰樴》　樴字巨濟，先世泰州長春人，有官於山陰者，遂占籍焉。【略】巨濟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仕至鎮戎州刺史。爲人有蘊藉，善談論，文賦詩筆截然有律度，時人甚愛重之。《陝州》詩云：「駭浪奔生馬，荒山卧病駝。」《永寧劉氏園亭》云：「菊老芙蓉衰，梨柿葉爭絳。叩門人不應，一犬吠深巷。」此類甚多。

趙伯成

《中州集》卷八《趙吏部伯成》　伯成字子文，宛平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博通書傳，有貞積之力，性沉厚，言必中理。從在太學日，人以趙

骨鯁目之。累遷侍御史，拜中丞、陝西西路轉運使、靜難軍節度使。哀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坐爲飛語所中罷官。卒于崧山中。

梁仲新

《中州集》卷八《梁錄事仲新》 仲新字良輔，朝城人，明昌五年進士。初試《仙掌承露詩》，主司以爲擅場，用是知名。卒于許州錄事。

盧　元

《中州集》卷八《盧待制元》 元字子達，玉田人。【略】子達幼而敏惠，年未二十試於長安，爲策論魁。擢第後又中策魁。明昌初章廟設宏詞科，命公卿舉所知，子達與郭敳、周昉、張復亨就試，凡七日，幷中選，遂入翰苑，累遷至待制。

釋行秀

《全金詩》卷六一《萬松老人》 萬松老人名行秀，姓氏不傳，自號萬松野老，居仰山。章宗臨幸，進《迎駕》詩一首，章宗和答。後居京師報國寺，築蝸舍，榜曰從容庵。耶律楚材從之學道，有《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楚材爲之序。

又引《畿輔古蹟志》 萬松老人，金元間僧也，兼備儒釋，機辯無際，自稱萬松野老，人稱之曰萬松老人。居燕京從容庵。漆水伊喇楚材一見老人，遂絕迹屏家，廢寢食，參學三年。老人以湛然目之。後以所評唱《天童頌古》三卷寄楚材於西域，楚材序而稱之。

又引《帝京景物略》 金元間有僧自稱萬松野老，居燕京從容庵。耶律楚材見之，參學三年。今乾石橋之北有磚塔七級，高丈五尺，草生其頂，有石額曰「萬松老人塔」。

又引《綠水亭雜識》 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王亟稱之，謂【略】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趙思文

元好問《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略】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略】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略】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略】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略】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略】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略】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略】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略】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略】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略】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略】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略】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略】爲文不事彫琢，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略】銘曰：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

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中州集**》卷八《**趙禮部思文**》　思文字庭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貞祐中陷沒都城，間關南渡，遂爲朝廷所知。歷虢州刺史、汝州防禦使、金安集慶兩軍節度使。召拜禮部尚書，壬辰卒官。爲人誠實樂易，自少日有君子長者之目。南狩以後，趙吏部子文、楊禮部之美、趙禮部周臣、陳司諫正叔與庭玉皆完人，終始無玷缺者也。

《**歸潛志**》卷四　趙尚書思文，字庭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庭直皆名進士。公少擢第爲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出爲汝州防禦使，遷集慶軍節度。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以詩酒爲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爲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有典郡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爲禮部尚書，卒。

于道顯

元好問《**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力，乞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略】行乞至許昌，【略】爲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遍內外學。作爲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略】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賜號紫虛大師。【略】張內翰敏之，離峰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爲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泛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按天籟以宮商，責渾沌之勘丹青也。」【略】離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爲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子其自號云。

《**全金詩**》卷六一《**離峰老人**》　離峰老人，羽士，有集二卷。

孫鎮

《**中州集**》卷七《**孫省元鎮**》　鎮字安常，絳州人。高才博學，嘗中省試魁，承安二年五赴廷試，賜第。以陝令致仕，年八十四卒。有《注東坡樂府》、《歷代登科記》行於世。

完顏從郁

《**中州樂府・宗室文卿**》　從郁字文卿，本名瑀，字子玉，衛紹王改賜焉。父金紫公有《中庸集》。文卿以父任充符寶。章宗試一日百篇，賜第。朝廷經略西蜀，宗室綱遣太尉中孚之子公輔說吳曦稱藩，文卿私謂梁經父言：「誘人以叛，豈有天下者所宜爲？」其後蜀事竟不成，識者稱焉。仕至安肅刺史。

王予可

論　述

《**射虎**》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風色偃貂裘」，王予可《射虎》句。

《**西瓜**》　《全金詩》卷五三引《蜀都雜鈔》：金王予可咏《西瓜》云：「一片冷浸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生查子**》《**夜色明河靜**》　《詞品》卷五：王予可，金明昌時人。或傳其仙

去，事不可知。其《生查子》，【略】詞之飄逸高妙如此，固謫仙之流亞也。《詞林紀事》卷二〇引范文白云：響遏行雲。

《長相思》（風暖時）《詞苑叢談》卷三：嘗賦《長相思》云，【略】都非常語。

傳記

《中州集》卷九《王先生予可》　予可字南雲，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在郾城爲最久。【略】爲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指爲翠醫，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哨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戶穢在旁，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紙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略】麻知幾、張伯玉與之游最狎，說其所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題崧山石涼》云「石裂雯華漬月秋」【略】《蔡州北懸壺觀仙楡》云「壺樹苔波月漬皴」，《醉後》云「一壺天地醒眠小」，《宮體》云「萬疊雲山飛小雁」。《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即閣筆自戲云：「此虎來矣。」《樂府》云「唾尖絨舌淡紅甜」，又自戲云：「欲下犁舌獄耶。」《和太白宮詞》云「金盆水不暖，翠雀啄晴苔」，又云「鳳蹴瑤華散龍銜」。《桂子香・西瓜》云：「一片冷截潭底月，六彎斜卷隴頭雲。」《烹茶》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傍玉簾飛。」《威錦堂》樂府云：「鳳環捧席帶香屏，鯨杯倚伎和雲捲。」此類尚多。人亦多贈南雲詩者。李子遷云：「石鼎夜聯詩筆健，布囊春醉酒錢粗。」眞南雲傳神詩也。壬辰兵亂，爲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病卒。

《歸潛志》卷六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王。或云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爲卒，不詳，居郾、蔡間，以乞食爲事，衣皮衣，露膝長嘆，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時自言爲天帝所召，有某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測。然善歌詩，有求之者，索韵立成，字亦怪異。在郾城凡寺觀樓閣及民家屋壁書其詩殆遍，往往有奇麗語如天仙。有《夢梅》云：「鼎鑄陶鈞政格新，橫斜疏影慰騷魂。嬰香枕簟黃昏月，懋棣東風笑谷春。」又：「經閒墩几虛雲鎖，盃捲江山枕島樓。卻憶西巖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題石潭云「石裂雯華浸月秋」，又「松蔭滾碎闌干角」。其他多僻怪不可曉，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書名亦不可曉。或云爲鬼物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之詩曰：「骯髒風儀古丈夫，鶴袍鐵面戟髭髯。人間春色向頭剩，天上月明當額孤。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粗。危樓試倚街頭看，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殆盡。正大初，余過郾，諸公爲召至，索詩求韵立書，辭亦不可曉。後因病，失一目明。遭亂，北渡，病死。

《金史》卷一二七《王予可傳》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于佛前則稱「諦摩龍什」，于道則稱「騶天玄俊」，于貴游則稱「威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爲翠醫。衣長不能掩脛。落魄嗜酒，第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戶穢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毅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自言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于淮上者。

《大金國志》卷二九《王予可傳》（存目）

閻長言

《中州集》卷九《閻治中長言》　長言字子秀，濟南長清人，客居兗州之嵫

陽。【略】曾高以來登科者六世矣。子秀少日慕張忠定之爲人，故名詠，避衛紹王諱改焉。幼孤，養於從祖，能自振厲，好學，工詞賦，間有前人句法。性本豪俊，使酒任氣。及游京師，乃更折節，遂以謹厚見稱。酒酣耳熱，故態稍出。嘗以第一流自負，屏山獨深知之，不以爲過也。平生多奇夢，果魁天下，士論厭服。在翰苑十年，出爲河南府治中，被召，以道梗不得前，卒於亳州。

李著

《**中州集**》卷九《**李治中著**》　著字彥明，眞定人。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尚玄言。承安二年經義第一人。在翰林七年，出副定州，召爲戶部員外郎。坐大中黨事，謫臨洮府判官，量移西京路按察司判官，遷彰德府治中。城再陷，避于塔上，兵人招降，大罵不從，掘塔，倒而死。

完顏璟 金章宗

論述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爲逼眞，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爲盛。

《**歸潛志**》**卷一**　章宗天姿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眞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嘩。三杯淡醽醁，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鬬，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爲軟金盃》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沙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瓈盌。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嘗爲《鐵券行》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劉祁《**辨亡**》　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學文止於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略】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

《**大金國志**》**卷二一**《**章宗紀年**》**中**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幷馬游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擅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于內，邊釁開于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金史**》**卷一二**《**章宗本紀贊**》　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群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迹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爲文具，而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揚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燕南芝庵《**唱論**》　帝王之知音律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歷代詩話**》**卷六二**《**金詩**》　章宗工書畫，所作詩詞皆饒思致，即此「鶴驚」二語，清英疏豁，不意明昌中復見開元、大曆辭也。嘗賦《雲龍川五月牡丹》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

劉毓盤《**輯校金諸主詞跋**》　劉祁《歸潛志》曰：章宗喜文學，善書畫，有咏聚扇、咏軟金杯二小詞。所寵李宸妃，有梳妝樂府，今猶傳其「兩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對句。《中州集》不錄諸主詞，與趙崇祚《花間集》之例同，此不必

爲尊者諱也。

傳記

《金史》卷九至卷一二《章宗本紀》 章宗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母曰孝懿皇后徒單氏。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東宮，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略】十八年，封金源郡王。始習本朝語言小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顏匡、司經徐孝美等侍讀。【略】〔二十五年〕十二月，進封原王，判大興府事。入以國語謝，世宗喜，且爲之感動，謂宰臣曰：「朕嘗命諸王習本朝語，惟原王語甚習，朕甚嘉之。」【略】二十六年四月，詔賜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略】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孫冊，赦中外。丁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賤賀。二十八年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詔攝政，聽授五品以下官。丁亥，授攝政之寶。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世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略】〔明昌元年三月〕乙亥，初設應制及宏詞科。【略】辛巳，詔修曲阜孔子廟。【略】〔二年四月〕戊戌，增太學博士助教員。己亥，學士院新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略】〔五年二月〕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略】〔泰和七年〕十一月癸酉，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略】〔八年十一月〕乙卯，上不豫。丙辰，崩于福安殿，年四十一。大安元年春正月，謚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廟號章宗。二月甲申，葬道陵。

《大金國志》卷一九至卷二一《章宗皇帝紀年》（存目）

紀事

《大金國志》卷二〇《章宗皇帝紀年》中 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如庵小集》曰：章宗喜翰墨，與李妃登梳粧臺，得句即自書之。李妃亦有《梳粧臺》樂府，不傳於世，亦閨幃中閒氣所鍾也。

《歷代詞話》卷九 金章宗喜文學，善書畫，聞宋徽宗以蘇合油煙爲墨，命購得之，墨一兩，價黃金一斤。嘗有《蝶戀花》詞詠聚扇云，【略】

《歷代詩話》卷六五 易之與危太樸等游南城，各賦十六首以紀遺蹟，妝臺其一也。按梳妝臺在都城東北隅，李妃所築。妃嘗與金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貢泰甫云：易之葛邏祿氏也，在西北金山之西，與回紇壤相接，俗相類，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時居貨，媒取富貴。易之世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獨異焉，宜乎見於詩者亦卓乎有以異於人也。

《全金詩》卷首上引《長安可游記》下 黃牛崗口，取仰山道轉一岡爲南莊，復歷峻坂，土中有三斷石，讀之乃知爲大興府西連山棲隱寺。金大定初建，有五峰八亭。章宗屢游之，嘗題詩刻石。今亡矣。

藝文

趙秉文《章宗挽詞》 鳳紀三千歲，龍飛二十年。竟辭徽號冊，空頌《柏梁》篇。授聖《金縢》起，遺言玉几宣。建平何苦讖，雨泣戴仁天。

何喬新《題金章宗畫馬圖》 混同江上黑龍起，雄據中原慕文治。欲令頑礦變精金，文物直追周漢美。明昌天子世宗孫，善書善畫兼善文。揮毫拂素貌騏驥，神妙不數曹將軍。龍鬐鳳臆眞無比，汗血猶沾渥洼水。汧陽雲錦非不多，如此權奇能有幾？憶昔武元起海東，從騎躡蹀皆游龍。西馳木葉風沙靜，南蹴大梁榛棘空。梁王已死陳王戮，飲馬泉荒無苜蓿。天閑十二皆下材，薄蹄禿尾空多肉。此圖想是建國初，明昌以後此馬無。北荒鐵騎忽馳驟，山後山前草木枯。

清高宗《金章宗》 乃祖嘉習國語，爲孫宜守舊物。服御漸染華風，疏忌那聞吁咈。付托卻喜柔弱，馴致金源道詘。惜哉大定規模，直使章宗衰訖。

王中立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王中立**《**雜詩四首**》　陶玉禾評：遺山論詩絕句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其論出中立。遺山嘗問作詩究竟當如何，中立因舉少游《春雨》詩，曰：「此非不工，但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句校之，則《春雨》爲婦人詩矣，破卻工夫，何至作婦人？」遺山論詩蓋祖述其語也。中立詩粗豪，僅可錄此。

《**中州集**》**卷九**《**擬栩先生王中立**》　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學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間。家豪於財，賓客日滿門，所以待之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四十喪妻，遂不更娶。亦不就舉選，齋居一室，枯淡如衲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筆字畫皆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閑閑趙公知平定，先生往謁之，與之詩云：「寄語閑閑傲浪仙，枉將詩酒污天全。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世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中有爲世味所著迷而不反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閑閑公家。中秋夜飲酒賦詩，且就公索墨水一槃，公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墨水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朝士來觀者，車馬塡咽，都下競傳王先生仙去矣。久之，先生從外至，問二字以何物書之，不答，題詩云：「天地之間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平生詩甚多，有「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之句。他亦稱此。【略】屏山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爲辨博中第一流人也。臨終預尅死期，如言而逝，州將石倫葬之忻州，時年五十六。予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詩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校之，則「春雨」爲婦人語矣，破卻工夫，何至學婦人？」先生晚年易名雲鶴，自號擬栩云。

王良臣

《**中州集**》**卷五**《**王防禦良臣**》　良臣字大用，潞人，承安五年進士。作詩以敏捷稱，又於內典有所得。入翰林，與李欽叔善。從軍南征，欽〔叔〕亦預，行道中酬唱甚多。有詩云：「蕃花冉冉蜜脾香，禾穗纍纍鶻眼黃。一縷晚煙吹不去，爲誰着意護秋霜。」欽叔愛之。興定初自請北行，沒于軍中，贈孟州防禦使。

《**歸潛志**》**卷四**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于律詩，尖新工對。屬南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剌總管》云：「筆底有神扶氣力，人間無處著聲名。」又絕句云：「流轉年光橋下水，翻騰時態嶺頭雲。溪翁道號奇龍子，除卻松風百不聞。」人多傳誦之。

趙滋

元好問《**遽然子墓碣銘**》　大概遽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脈胳，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略】遽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略】遽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蛻而仙。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顧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中州集**》**卷一〇**《**遽然子趙滋**》　滋字濟甫，本出馮翊。其祖貞元間來爲

南京漕司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爲汴人。濟甫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于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略】丁酉歲歿於東平，時年五十九。

張仲淹

《歸潛志》卷一〇　張仲淹復亨，少爲進士，同郭蘭、周詢、盧元中宏詞科。爲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爲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大夫趨向不可不愼也。

馬天來

《中州集》卷七《馬編修天來》　天來字雲章，人止謂之元章，介休人，黃裳榜經義進士。博學多技，能畫，入神品，百年以來無出其右者。屏山常言天下辯士有三：王仲澤、馬元章、純甫，其一也。元章住太學十九年，貧苦之極，人所不能堪，然其談笑自若也。大安初調潁州司候，靈壁簿，召爲國史院編修官。正大九年，病歿於京師，年六十一。劉祁宣有贈詩云：「波瀾口頰談玄駛，土木形骸與世違。疇昔麻鞋見天子，只今道服勝朝衣。」蓋實錄也。元章多作詩，欲別出盧仝、馬異之外，又多用俳體作譏刺語，如云「木偶衣冠休嚇我，瓦伶口頰欲謾誰」，「嚙骨取肥屠肆狗，哺糟得醉酒家豬」。如此之類，不得不謂之乏中和之氣。至其賦丹霞下寺竹云：「人天解種不秋草，欲界獨爲無色花。」《雪》云：「夜來窗外渾疑月，今日牆頭不見山。」末云：「先生睡起騎驢看，太素一游非世間。」《龍門》云：「白含雲寶雪，青補石門天。」則知詩者亦當以功拚過耳。

《歸潛志》卷五　馬天來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爲人詭怪好異，又喜爲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南渡，爲史院編修官。不事脩飾，麻條草履，沈浮閭里，殊無朝士風。雜學，通《太玄》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爲人塑畫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爲寫眞且題以贊，皆怪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藺相如，道余傳示。」其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圖繪寶鑒》卷四　馬天騭字雲章，分休人。能畫，作小竹石，瀟灑可喜。弟雲卿，雲漢皆善畫。

王彧

《中州集》卷九《照了居士王彧》　彧字子文，洺州人，承安中進士。資剛決不可犯，爲尚書省掾，知管差除，與郎官相可否，即棄官去，往來登封盧氏山中，改名知非，字無咎，自號照了居士。居山中二十年，布衣蔬食，井臼自親，時人哀苦之，而知非處之自若也。少日爲文，工於四六，詩亦有功。既學佛，作《決定歌》，禪家以爲證道新豐之後，無有及者。初出京，有詩云：「親疎俱隱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愛著，何時是徹頭。風息浪平人已渡，笑攜明月下孤舟。」《崧山中》云：「撒手寧論萬丈崖，腳跟未肯點塵埃。東君也自魔君數，故着青紅眼底來。來何遲，去何早，二五不多十不少。一聲柄木徧虛空，誰識堂堂眞照了。」又《贈安居士國寶》云：「不招措大嗔，不喚王子文。不惹禪和笑，不名王照了。他人怕人嫌，照了要人嫌。人人有面樹有皮，努力方便勤粧嚴。粧嚴也由賢，不然也由賢，鼻孔莫遣他人穿。」《又答國寶》云：「幻人誰拙復誰能，游戲何妨傀儡棚。凡事不堪君莫怪，儂家面目得人憎。」又云：「忽然識破虛空我，六合縱橫更有誰。」正大壬辰，參知政事宗室思烈行臺洛陽，以知非有重名，力致之，使參議臺事。城陷，不知所終。

《歸潛志》卷五　王彧子文，洺州人，少擢第。南渡爲省掾，睹時政將亂，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翦髮爲頭陀。自號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達摩菴苦行自脩。朝廷初疑焉，遣使廉之，知其非矯僞，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爲洛陽行省參

議，遭亂不知所終。嗟乎，有始有卒者難矣哉！

《白雲霽道藏目錄》卷四　《葆光集》三卷，清和眞人尹志平撰。

尹志平

《甘水仙源錄》卷三弋毅《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尹宗師碑銘》　宗師全眞嗣教六世祖也。自守眞緒，風化鼎盛，什百於疇昔，形器之域，古今同盡。春秋八十有三，遽有拂衣舉手之嘆，以辛亥二月六日昇于大房山清和宮之正寢。寧神五華山者幾十稔矣。【略】師諱志平，字大和，姓尹氏。遠祖居滄州，前宋時有官萊州者，因家焉。【略】七歲遇陝西王大師，有從游意。十四歲遇丹陽眞人，遽欲棄家入道，其父難之，潛往。十九歲，復迫令還家，錮之，竟逃出再三，始從之。住昌邑縣之西庵，常獨坐樹下達旦，或一夕見長生劉眞人飄然而來，斷其首，剖其心，復置之，覺而大有所悟。後住庵福山縣，養疾惠困，勤瘁者累年。【略】後觀長春眞人於棲霞觀，執弟子禮，眞人特器異之，付授無所隱。又受《易》於太古郝眞人，受口訣於玉陽王眞人，自是道業日隆，聲價大振，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己卯歲，太祖皇帝遣便宜劉仲祿徵長春眞人，仲祿及益都眞常李公曰：「長春今在海上，非先見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及濰陽，謁師於玉清之丈室。【略】遂偕往覲長春眞人於萊州昊天觀，先是金、宋聘命交至，皆不應，至是師勸行，決計北上，時從者十八人，皆德望素重者，師爲之冠。辛巳及癸未，備嘗艱阻，既見帝於西印度，奏對稱旨。還，及雲中，眞人聞山東亂，國兵又南下，曰：「彼方生靈命懸砧鼎，非汝莫能救。」遂遣往招慰，聞者樂附，所全活甚多。【略】及眞人升，師方隱煙霞觀，又欲絕迹連遁，爲衆以主教事敦請，勉從之，還長春宮，以嗣事自任。【略】壬辰，帝南征還，師迎見於順天，慰問甚厚。【略】乙未，詣沁州，主黃籙醮事。【略】〔師卒〕初師遺言葬大房，至是僚士固請，遂葬五華，徇輿意也。中統改元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眞人。師平日著述多，門人板之，目曰《葆光集》，并語錄，皆通貫經藝，洞見道體，所謂博學而約說者。當時朝旨褒崇及宏儒名卿詩文讚美，裒爲一集，目曰《應緣錄》。

《終南山祖庭仙眞內傳》卷下《清和眞人》（存目）

劉祖謙

《重陽仙跡記》　王世貞《王重陽仙跡記》：文亦能略去幻化，語稍蘊藉，不爲其徒張簾也。

《中州集》卷五《劉鄧州祖謙》　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有政迹。拜監察御史，以鯁直稱，其不能俯仰世好，蓋天性然也。正大初爲右司都事，除武勝軍節度副使，召爲翰林修撰。家多藏書，金石遺文略備。父東軒，工畫山水，故光甫以鑒裁自名。至於信筆作簡牘，尤有可觀。一時名士，如雷御史淵、李內翰獻能、王右司渥，皆游其門。得人一詩可傳，必殷勤稱道，唯恐不聞，人以此稱之。

《歸潛志》卷四　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爲吏有聲。由寧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爲大理司直，拜監察御史。出爲河南府判官，再召爲翰林修撰。遭亂北遷，爲兵士所殺。公博學，兼通佛老百家言。從趙閑閑、李屏山諸公游，甚爲所重。談論亹亹不窮，援筆爲文，奇士也。嘗請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事廢，命余代焉，銘辭屏山筆也。迨屏山歿，公以文祭，有曰：「鳳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稱之。與余父子交，嘗屬余作《葡萄酒賦》、題其父所畫河山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石抹世勣

《中州集》卷八《太常卿石抹世勣》　世勣字晉卿，承安中進士，終於禮部尚書。子嵩，字企隆，應奉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難。

《歸潛志》卷四　石抹翰林世勣，字晉卿，契丹人。少有詞賦聲，擢第。讀書爲文有體致。南渡，爲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爲禮部侍郎、司農、太常卿、

翰林侍講學士。從末帝東征至蔡州，城陷死。有子嵩，字企隆。

《**金史**》**卷一一四《石抹世勣傳**》　石抹世勣字景略。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兩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略】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選爲華州元帥府參議官。【略】尋入爲尚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略】久之，起爲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爲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略】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縣之姜寨。【略】蔡城破，父子俱死。

苑中

《**中州集**》**卷八《苑滑州中**》　中字極之，大興人。承安中進士，累官京西路、司農少卿、滑州刺史。好賢樂善，有前輩風流。貞祐中高琪當國，專以威刑肅物，士大夫被捃摭者笞辱與徒隸等，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則受杖者失痛覺，此方大行於時。極之有詩戲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來年紙價長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時人傳以爲笑。極之嗜讀書，一以資于詩，詩亦往往可傳。壬辰，卒于京師，年五十七。

《**滹南詩話**》**卷二**　荊公詠雪云「試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李芳

《**中州集**》**卷八《李坊州芳**》　芳字執剛，大興人，承安二年進士，歷乾、坊兩州刺史、同知都轉運使事。爲人敬賢下士，款曲周至，聞人一善，極口稱道，士論以此歸之。又精于吏事，累以廉能進秩。正大末致仕，歿於洛陽之難。

劉昂

《**雩口早行**》　《歷代詩話》卷六三：劉昂《早行》詩「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最爲警策，故張爲取作主客圖。楊升庵謂此句千古絕唱。

《**中州集**》**卷八《劉鄠縣昂**》　昂字次霄，濟南人，承安五年進士，調鄠縣令。劉光甫曾爲同官，稱次霄高材博學，詩時有佳句云。

《**歸潛志**》**卷四**　劉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之昂，故號小劉昂。泰和南征，作樂章一闋《上平西》，爲時所傳。其詞云：「蠆銼極，螗背展，敢盟寒，似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　舜文明，唐日月，周禮樂，漢衣冠。洗五川煙瘴江山。全蜀下也，劍關何用一泥丸。有人傳信日邊來，都護先還。」終鄠平令。

《**歷代詞話**》**卷九**　宋開禧中，金將紇石烈子仁駐兵濠梁，命小劉之昂賦上《平南詞》書壁。

楊雲翼

論述

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　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杰，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

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而未盡與？

傳記

《中州集》卷四《禮部楊公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天資穎悟，博通經傳，至于天文律曆醫卜之學，無不臻極。事母孝，與人交款曲周密，處事詳雅，而能以大節自任。南渡後二十年，與禮部閑閑公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而公以後輩自處，不敢當也。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公獨直言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一軍幾爲宋人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興定末，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旦暮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八月，終于翰林學士，年五十九，謚曰文獻。天下識與不識皆哀惜之。至今評者以爲百餘年以來大夫士身備四科者惟公一人而已。

《歸潛志》卷四 楊尚書雲翼，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經義魁，入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爲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爲學士卒。士論惜之。公篤學，于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算學，博洽人莫及。嘗上疏諫宣宗南征，鞫獄以寬恕，待士謙甚，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趙閑閑齊名，爲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詔，皆公筆。其應制《白兔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又吊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餘文字甚多，家有集。

《金史》卷一一〇《楊雲翼傳》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略】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略】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略】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藉，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略】十一月，改御史中丞。【略】哀宗即位，首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二年二月，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略】明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遜于汝志」等數條，一皆本于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鑒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凡二十篇。【略】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謚文獻。

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存目）

紀事

《歸潛志》卷九 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事。啓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半夜雷轟薦福碑。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爲笑談。

著錄

元好問《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 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鑒》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

《金史》卷一一〇《楊雲翼傳》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鑒》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縣象賦》一篇，《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藝文

《中州集》卷八趙思文《吊同年楊禮部之美》海內文章選，人中道德師。爭教衰病足，不到鳳凰池。

元好問《楊之美尚書挽章》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受恩知己無從報，獨爲斯文泣至公。

又《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白少傅體》《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藥，異時猶可活斯民。中臺啓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柏蕭蕭一丘土，龍門依舊泰山高。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光彩，看從何地現文星。

紇石烈子仁

《齊東野語》卷二〇《紇石烈子仁詞》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蠆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眞之能文者，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詞品》卷五　元將紇石烈子仁《上平南》詞云，【略】此亦黠虜也。天欲戕我中國人，乃生此種，反指中國爲妖氣也耶？非我皇明一泛掃之，天柱折而地維陷矣。

楊愷

《中州集》卷九《楊戶部愷》愷字叔玉，代州五臺人，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爲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司)農(司)丞、京南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即有相望，資雅重，事無巨細，處之皆有法。至於知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能及也。京城受兵，權參知政事，明年卒於河平。叔玉文工於詩，而人不以能文稱，特未見其文耳。

《歸潛志》卷五　楊戶部愷，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爲監察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權參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王仲元

《中州集》卷八《錦峰王仲元》仲元字清卿，平陰人。承安中進士，以能書名天下，歷京兆轉運司幕官。

《歸潛志》卷四　王府判仲元，字清卿，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法趙黃山，自號錦峰老人。卒于京兆幕。

劉鐸

《讀李訓鄭注傳二首》《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泄機也合罪劉蕡）以泄機罪劉蕡，未是允論。至訓、注之死，情有可原，次首故非翻案。

《中州集》卷七《劉太常鐸》鐸字文仲，冀州棗強人，承安五年進士。元

光二年入爲太常博士。正大初改兵部員外郎，以武昌軍節度副使致仕。癸巳歲病歿于京師。自號柳溪先生，有集傳於家。武成王著作序言：「文仲生未能言，已識百餘字，及授學，穎悟過人。爲人誠實，少許可，不徇流俗，不慕榮利。」蓋實錄云。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鐸《柳谿先生集》。字文仲，冀州棗強人，承安五年進士，武昌軍節度副使。

秦略

論述

《**麝香**》《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調低近而意思自好。簡夫臨終詩云：「軀殼羈栖宅，兒孫邂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可云達觀，其所存詩卻未見高妙。

《**悼亡**》《劍谿說詩又編》：古今悼亡之作，【略】金源僅秦略簡夫七律一首，風格清老，遺山稱之，非過也。元傅若金汝礪五言數章，亦鐵中錚錚者。獨怪梅聖俞名高而詩不稱，如「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成何語也？

傳記

元好問《通真子墓碣銘》　父諱略，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爲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雕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亟稱道之。【略】正大中，西溪下世。

《中州集》卷七　略字簡夫，陵川人。父事軻，有詩名，工作大字。簡夫少舉進士不中，即以詩爲業。詩尚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荆公所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者耶！

紀事

《續夷堅志》卷四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即不就舉選，臨終詩云：「軀殼羈栖宅，妻孥解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擲筆而逝，時年五十七。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秦略《西谿老人集》。字簡夫，臨川人。

藝文

元好問《送詩人秦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罇酒，雅道誰當陳？昨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明月北山雲，恨君不作由東鄰。擊鮮爲具非無好事者，天隨杞菊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耕足養親。君詩或者昌晚節，不應道路長逡巡。白髮刁騷一幅巾，三年鄉社樂閑身。蹇驢馳入醉鄉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董文甫

《中州集》卷九《無事道人董文甫》　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爲人淳質，恬于世味，于心學有所得，人知尊敬之而不知其所以得也。子安仁亦

學道，父子嘗閑居寶豐，閉戶不出，以習靜爲業，朝夕不繼晏如也。國華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郎、昌武軍節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疏與家人及同官，又作詩貽杞縣令佐，詩畢擲筆于地，以扇障面而逝。有《和太白山明和尚牧牛圖詩》，刻石於洛陽。

《歸潛志》卷五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爲大理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卒。自號無事老人，爲人淳謹篤實，學道有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循常道。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興定初，余先子居喪淮陽，公乘傳過焉，談道竟夕。余時爲童子，竊聽窗下，蓋其于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深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爲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先子大稱之。後于郝丈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中州集》卷九董文甫《臨終詩四首》 無情喪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檢盡傳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遮番新。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

陳規

論述

《過驪山》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有議論有氣魄，而深渾不露，金詩中所難。

傳記

《中州集》卷五《陳司諫規》 規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敦厚，動有禮節。南渡以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正叔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仕至右司諫，卒官。

《歸潛志》卷四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第。南渡，爲監察御史，上宣宗十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爲右司諫，數上書論事，改刑部郎中。以事罷，再爲補闕，復拜司諫，言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圍城。士論惜之。公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學問，至老不廢。晚喜爲詩，與趙、雷諸公唱酬，其弔先人詩有云：「驄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爲破的。初，先人見其所上十事，嘆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見甚歡。未幾先人下世，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

《金史》卷一〇九《陳規傳》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言，【略】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諸事，謂所言多不當，於是規惶懼待罪。【略】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召爲右司諫，數上章言事，尋權吏部郎中。【略】十一月，改充補闕。十二月，言將相非材，且薦數人可用者。【略】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爲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爲人剛毅質實，篤於學問，至老不廢。

藝文

《中州集》卷六雷淵《贈陳司諫正叔》 洗兵有志挽天河，補袞剛留諫諍坡。賦出石腸還婉麗，政成鐵面卻中和。寒侵桃李凄無色，雪壓池塘慘不波。急手尊前謀一醉，六街塵土涴人多。

又卷八劉光謙《寄陳正叔雷希顏》 東南形勝古徐州，人物休評第幾流。落落陳雷天下士，故應連榻卧黃樓。

《全金詩》卷七二劉祁《過陳司諫墓》 鑾坡烏府舊遊空，三尺孤墳野寺中。猶有憂時心不死，墓門昨夜起秋風。

完顏璹

論述

綜論

《**中州集**》卷五完顏璹《**自題寫真**》　枯木寒灰久亦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因酷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

元好問《如庵詩文序》　密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諸孫也。【略】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爲何物。【略】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咏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爲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也。

又《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蔽映山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家書絕畫亦絕，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簧，窗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爲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民風朴魯資鷙彊。文治未及武尅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健筆凌阿房。撐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耿猶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菴連榻坐，一甌春露澹相忘。

《歸潛志》卷一　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岩啓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涇，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圖繪寶鑒》卷四　完顏璹，字仲實，號樗軒，封密國公。家藏法書名畫，幾於中祕等。喜作墨竹，貞成規格，亦甚可觀。

《佩文齋書畫譜》卷七七宋濂跋《宋蘇軾書眉子石硯歌》　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樗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楊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蔡正甫曰：密公子瑜，宗室中第一流人物。小詞可歌，非比南宋之有倀氣。

《蕙風詞話》卷三　密國公(璹)詞，《中州樂府》著錄七首。姜、史、辛、劉兩派，兼而有之。《春草碧》云：「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迹。落盡後庭花，春草碧。」《青玉案》云：「夢裏疏香風似度。覺來唯見，一窗涼月，瘦影無尋處。」幷皆幽秀可誦。《臨江仙》云：「薰風樓閣夕陽多。倚闌凝思久，漁笛起烟波。」淡淡著筆，言外卻有無限感愴。

劉毓盤《輯校金諸主詞跋》　《中州樂府》曰：密國公璹，字子瑜，世宗孫，越王永功子，宗室中第一流人也。章宗禁諸王不得與外人交，乃窮日力于書。本傳言嘗自定其詩三百首，詞一百首爲《如庵集》，今存者元本所錄而已。女眞能詞者惟璹及完顏文卿二人，餘皆漢人也。意者，國書不同，故習之者少歟。

分論

《題晉卿玉暉寶繪》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密國律詩力求生新，及入淺俗，如「新詩淡似鵝黃酒，歸思濃如鴨綠江」，「富貴倘來終作麼，勳名便了又何如」等語，不脫爾時習氣。此首富麗精切，乃是王孫風雅本色。

《自題寫真》　《歷代詩話》卷六三：名璹，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長子。初封胙國公，正大間進封密，稱完顏宗室之良者。【略】子瑜有詩云：「冷官領取閒中趣，遠勝區區夢蟻忙。」亦自道其高致矣。

《**朝中措**》（**襄陽古道**）《詞苑萃編》卷一五：其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

傳記

《**中州集**》卷五《**密國公璹**》　密公字子瑜，興陵之孫、越王之長子，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學詩于朱巨觀，學書于任君謨，遂有出藍之譽。文筆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朝臣自閑閑公、楊禮部、雷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資雅重，薄於世味，好賢樂善，寒士有不能及者。明昌以來，諸王法禁嚴，諸公子皆不得與外間交通，故公得窮日力於書。讀《通鑒》至三十餘過，是非成敗，道之如目前。越王薨，故稍得出游，文士輩亦時至其門。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風流蘊藉，有承平時王孫故態，使人樂之而不厭也。所居有樗軒，又有如庵，自號樗軒老人，其詩號《如庵小稿》。圍城中以疾薨，時年六十一。

《**歸潛志**》卷一　密國公璹，字仲寶，世宗之孫、越王允功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爲樂。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眞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爲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遊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夷狄，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

《**金史**》卷八五《**完顏璹傳**》　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爲詩，工眞草書。大定二十七年，加奉國上將軍。明昌初，加銀青榮祿大夫。衛紹王時，加開府儀同三司。貞祐中，封胙國公。正大初，進封密國公。璹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詠爲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功薨後，稍得出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顚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天興初，璹已卧疾，論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略】未幾，以疾薨，年六十一。

紀事

元好問《**如庵詩序**》　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乙宮，五嶽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牆，馬上官人病且疰。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

《**歷代詩話**》卷九　密國公完顏璹，宗室之才雋。明昌中，禁諸王不得與外人交，故能窮日力於書，而一時文士亦時至其門，藏書甚富，與中秘等。其《如庵小稿》有《臨江仙》、《青玉案》，可歌也。（《金史論略》）

《**詞苑萃編**》卷一五　金密國公璹，字子瑜，興陵諸孫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長于史學。與元好問諸名士善，明窗棐几，展玩圖籍，商略品第，窮極高妙。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有承平王家故態。金自明昌以還，鎬、厲二王得罪，疏遠宗室，璹亦棄而不用，故放于詩文。其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周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金史論略》）

著錄

元好問《**如庵詩文序**》　公詩五卷，號《如菴小稿》者，汴梁鬻書家有之。

《歸潛志》卷一　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閑序之，行於世。

《金史》卷八五《完顏璹傳》　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完顏璹《如庵小稿》六卷。世宗孫、越王長子，封密國公。

周泳先《如庵小稿輯本題記》　《歸潛志》謂：「子瑜晚年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稿》，趙閑閑序之，行于世。」遺山《中州樂府》錄金一代詞凡三十六家，而女眞作者公子瑜及完顏文卿二人。今除元本樂府外，復于《中州集》輯得二首，錄爲一卷，聊備金人詞之一格焉。泳先記。

藝文

元好問《五月十一日樗軒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落月無言滿屋梁。秘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靈均漫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

麻革《密國公挽詞》　鬱鬱佳城閉，翩翩銘旐開。風悲信陵墓，雨入孝王臺。萬古傷梁壞，千年望鶴來。平明國門外，蕭鼓不勝哀。　漢制隆恩禮，周封列屏翰。人知尊帝胄，我但識儒冠。零落傷蘭桂，孤高嘆鳳鸞。從今門下客，長鋏向誰彈？

李同

王若虛《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同，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略】明昌間，予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遍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倖撼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

完顏奉國

《全金詩》卷首上引《蒲城志》　金華州防禦使完顏奉國練軍太華山陰，有《書蒲城壁》詩云云。

曹珏

元好問《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略】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略】君諱珏，子玉其字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略】君生數月而孤，養于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輩翕然推之。【略】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有中人之產。【略】正大末，南京大司農丞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勸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略】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爲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君既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

又《弘州贈曹丈子玉》　丘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遺老，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盃俱眼明。來往襄陰從此

始，剩將歌笑慰生平。

又《追懷曹徽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粵阡羈鬼漫思鄉。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又《哭曹徽君子玉》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先沒，淚盡荒城君得知？ 遶墳三匝去無因，千里冰霜半病身。斗酒隻雞孤舊約，素車白馬屬何人？

高憲

論述

《寄李天英》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氣調似晚唐，與趙渭南、許丁卯諸作爲近。

《題新山寺壁》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對法新穩。

《貧也樂》（城下路凄風露） 《白雨齋詞話》卷六：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類樂府，詞中別調也。

傳記

《中州集》卷五《高博州憲》 憲字仲常，遼東人。【略】仲常黃華之甥，幼學於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天資穎悟，博學強記，在太學中諸人莫敢與抗。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於世味澹無所好，唯生死文字間而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里，亦當往拜之。屏山《故人外傳》說仲常年未三十作詩已數千首矣。釋褐博州防禦判官。遼陽破，沒於兵間。

紀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下卷 《詞統》曰：王庭筠字子端，讀書黃華山寺，好賦《梅花引》。高憲字仲常，庭筠之甥，有舅氏風。泰和三年舉進士，亦好賦《梅花引》，後改名《貧也樂》。

雜錄

《詞徵》卷六 高仲常《貧也樂》詞，朱竹垞《詞綜》錄之。蓋賀方回小梅花詞六闋之一。

王若虛

論述

綜論

王若虛《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得少閒。

《大金國志》卷二八《王若虛傳》 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以雅重自持。誠可謂一時名流矣。

王鶚《滹南集引》 先生聰敏，蚤歲力學，以明經中乙科。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主文盟幾三十年。出入經傳，手未嘗釋卷。爲文不事雕篆，唯求當

理，尤不喜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所不貸也。【略】予謂先生之學之大，本諸天理，質諸人情，不爲孤僻崖異之論，如三老、三宥、五誅、七出之說，前賢不敢訾議，而先生斷之不疑，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不然殆爲不知先生也。

李冶《滹南集引》　滹南先生學博而要，才大而雅，識明而遠，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以爲傳注六經之蠹也，以之作《六經辨》、《論》、《孟》聖賢之志也，以之作《論孟辨》，史所以信萬世，文所以飭治具，詩所以道情性，皆不可後也，各以之爲辨，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條分區別，美惡著見，如粉墨然。非夫獨立當世，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與諸人，能然乎哉？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凡以群言掩之也，故卑者以陷而高者以行怪，拙者以惛而巧者以徇欲，傳者如是，受之者又如是，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吾將見天下之人一趨于壞而已耳。如先生之學，誠處之王公之貴，賴以範世鎮俗，其庶幾乎道復明於今日也。先生今已矣，後百年千年得一人焉，食先生之餘，廣先生之心，能使斯文之不墜，則雖百年千年吾知其爲一日也。

吳澄《滹南王先生祠堂記》　滹南王先生，藁城人，金朝登進士科，至今誦其經義以爲法式。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遺言叙論之流傳，足以警發後進。

彭應龍《滹南遺老集序》　余于《滹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所尊者經，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見到處擺脫窠臼而不依隨以爲是非，以是談經與史，則詩文以下可知也。非其學之博而斡乎辯之明，疇克爾？嗚呼，中原文獻之邦，諸老而後百餘年來，知隔宇宙有可慨者，滹南生乎其間，必有遺風餘澤之沾丐者未泯，故所學論說源委秩然。【略】里興賢書院行且鏤梓，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閼逢涒灘冬至日，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略】《文辨》宗蘇軾而於韓愈間有指摘，《詩話》尊杜甫而於黃庭堅多所訾議。蓋若虛詩文不尚劖削鍛鍊之格，故其論如是也。統觀全集，偏駁之處誠有，然金、元之間學有根柢者，實無人出若虛右。吳澄稱其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亦可謂不虛美矣。

《續通志》卷五六六　按劉祁《歸潛志》載，若虛文貴議論，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尤以虛詞爲首。謂《史記》有失支節處，退之《原道》好文字，末云「人其人，火其書」，太下字痕。黃山谷詩太穿鑿好異。《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辯論居十之九，他詩文止數卷，亦足以見其好尚。

《養一齋詩話》卷三　王若虛曰：「宋人之詩，雖大體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近歲諸公，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又曰：「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此二則意議篤至，可爲好持高論者之戒，學詩者不可不書置座隅。

李兆洛《校錄王若虛滹南集跋》　文頗平易，論學純正，集中惟存《論語辨惑序》及論兩篇，持論明通，與人心會，惜全書及其餘諸書不可得見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金源徵實之學，鮮有出其右者，文則宗蘇而左韓，詩則宗杜而抑黃，自爲詩文轉若不甚經意者。

分論

《題淵明歸去來圖》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深心冷眼，正非批駁前賢，即靖節見之，但當相視而笑。從之詩多寒餓之音，牢騷拂鬱，苦少蘊藉，故獨錄此。

傳記

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　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爲業。【略】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爲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爲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爲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爲立建功德碑，

以都堂命召公爲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構，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爲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略】問答之次，辭情閑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托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略】學無不通，而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略】其銘曰：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挾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爲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遊，亦何計乎東觀之與蠻坡。泰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爲家。然則爲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中州集**》卷六《**王內翰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少日師其舅周德卿及劉正甫，得其論議爲多，博學強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善持論，李屏山杯酒間談辯鋒起，時人莫能抗之，從之能以三數語窒之，使噤不得語，其爲名流所推服類此。釋褐鄜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群小獻諂，爲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從之，從之外若遜辭，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東游，與劉文季輩登太山，憩于黃峴峰之萃美亭，談笑而化，時年七十。

《**金史**》卷一二六《**王若虛傳**》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爲著作佐郎。正大初，《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爲左司諫，後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天興元年，哀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後世哉！」奕輩不能奪。【略】後兵入城，不果立也。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峰，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大金國志**》卷二八《**王若虛傳**》（存目）

紀事

王若虛《**哀雁詞序**》　昔予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雁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誡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又《**四醉圖贊序**》　泰和辛酉冬，予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皆醉。三子者，就宿予邸，枕藉而卧，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即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樂之，以爲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又《**林下四友贊序**》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觴次。予年爲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要歸其中辨爭刺譏間，若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

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滄子，士衡爲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滄、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眞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

《歸潛志》卷八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眞。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又卷九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詠猩猩毛筆云『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又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爲常。故院中爲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善有肉不餐，卻圖箇甚麼？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著錄

元好問《內翰王公墓表》　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

《金史》卷一二六《王若虛傳》　所著文章號《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遺老》若干卷，傳于世。

王鶚《滹南集引》　壬寅之春，先生歸自范陽，道順天，爲予作數日留。以手書四帙見示，【略】明年，先生亡矣。越四年，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君彥明益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議募工，將鏤其板以壽其傳。

王復翁《滹南集引》　滹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恐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未由也已。既幸任回，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滹南古律詩僅二十篇，俾續卷末。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若虛《滹南文集》一部十冊，闕；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若虛《滹南文集》十冊。

《絳雲樓書目》卷二　《滹南遺老文集》四十五卷。王若虛從之撰。又有《慵夫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若虛《滹南集》四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又《慵夫集》。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進士，翰林直學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略】此本凡《五經辨惑》二卷、《論語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記辨惑》十一卷、《諸史辨惑》二卷、《新唐書辨》三卷、《君事實辨》二卷、《臣事實辨》三卷、《議論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雜辨》一卷、《謬誤雜辨》一卷、《文辨》四卷、詩話三卷、雜文及詩五卷。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七　王若虛《滹南集》四卷。鈔。藁城人，金進士，翰林學士。金亡不仕，隱居。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二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文瀾閣舊鈔本。滹南王若虛從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滹南先生文集》四十六卷，吳氏鈔校本。滹南王若虛從之。【略】集爲藁城令董彥明暨其丞趙壽卿所刊。凡辨證諸書經史者三十三卷，文辨四卷，詩話三卷，詩文止五卷。前有李冶、王鶚、彭應龍、王復翁四序。【略】集中詩與《中州集》本對勘，覺字句爲善，於此想元遺山選時重加改削。別有《慵夫集》已佚。繡谷亭主吳焯舊得此書於淡生堂，祁氏原本已歸徐蝶園中丞，錄此副墨，自爲校正。後世傳本皆四十五卷，末一卷則錄自

《中州集者》也。有「繡谷」、「蟬華」二印。

又 《滹南集》四卷，《詩話》三卷，舊鈔本。宋賓王校，顧俠君、陳仲魚藏書。王若虛從之。前有欒城李冶序，又東明王鶚序云：「先生爲文不事雕篆，惟求當理，尤不喜四六。其主名節，區別是非，古人不貸也。先生亡後，其子恕見予於燕京，予盡以其書付之。又二年藁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與其丞趙君壽卿倡募鏤版以傳。」又彭應龍翼夫序，又大德三年雙桂書院王復翁序。詩文四卷，較全集之後五卷，分體爲整。《詩話》三卷，與全集合，末有朱筆題云：「此秀野草堂藏本，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又一日借較文瑞樓藏本於桃花塢。」乃婁東宋賓王手筆也。有「顧嗣立印」、「俠君陳鱣收藏二槎藏本」、「馬氏收藏經籍之記」諸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金王若虛撰。路有鈔本。振綺堂有鈔本。許有。至元中王時舉刻于廬陵興賢書院。

又《續錄》 元大德三年重修興賢書院本，刊換脫漏差錯字四百餘。見王復翁跋。今本紀年「屠維作噩己酉」者，乃以先生手書四帙付刊。明淡生堂鈔本四十六卷。張金吾藏鈔本。清光緒十二年吳氏刊四十六卷本。畿輔叢書本。四部叢刊本。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五 《舊鈔本滹南集跋》：此舊鈔本四卷，爲知不足齋所藏，十行二十字，後附《詩話》三卷，有「知不足齋鮑以文藏書」朱文大印。卷中校籤極多，不著名氏，書衣有題識十一行，余審爲劉燕庭筆蹟。按此本詩集四卷，即全集中之卷四十至四十五，劉氏所云「專取詩文別釐爲此本者」，其說誠是矣。顧於此本之來源則未能深考也。余檢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亦有四卷本，據目錄所載，爲秀野草堂藏本。而宋賓王又藉文瑞樓本較之，是此書金氏、顧氏皆有四卷本，其源固已古矣。特未詳編次爲何人，有無刊本耳。近年雕刻流傳者爲海豐吳仲懌所校，其所據則爲澹生堂寫本。經綉谷亭考訂藏弆，前後題識凡五六則。余己巳冬月以重金得之申江肆中，歸而取吳氏本對勘，文字編次一一都合，偶有差誤，仲懌復躬自詳訂，可云善本。今以此四卷本校之，則每篇中輒改定數字，有舊本沿誤者，有吳誤改者，而咸賴是本補正之。然則，此雖單行之本，而拾遺糾謬，匡正實多，未可以其晚出而忽視之耳。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續集》一卷，二十冊。金王若虛撰。舊鈔本。

藝文

元好問《別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樽酒風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記升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王瑤《王內翰若虛贊》 樂轍失驅，中土蕩析。不有典刑，百姓安適？藻鑒既空，正學有的。士蒙春風，世仰危壁。用不窮材，動亦能寂。五經紛綸，有啓有迪。孔顏我師，嘻會其極。遡流達源，實維我力。

曹之謙《弔王內翰從之》 往年高步到瀛洲，豈料東陵是故侯？庾信竟歸周室老，劉楨眞有岱宗游。山瞻斗仰名空在，桂折蘭摧恨未休。鬱鬱佳城滹水上，野煙寒草已經秋。

雜錄

《全金詩》卷一九引《五嶽志》 王從之隱居泰山，跏趺而化，人稱其地曰蛻仙巖，元人有石刻。

《河朔訪古記》卷上 藁城縣二十里新興村，滹南先生墓在焉。【略】墓前碑則元遺山所撰也。有司令立祠縣學以祀之。

劉光謙

《中州集》卷八《劉戶部光謙》 光謙字達卿，潘州人。【略】達卿泰和三年進士，資幹局，處事詳雅，爲朝廷所知。累官司農少卿。病瘡許州，宣宗勅國醫診視之。卒，年五十六。好問爲舉子時，識於登封，相得甚歡，尊酒間談笑有

味，使人不能忘也。

刁　白

《**中州集**》**卷八**《**刁涇州白**》　白字晉卿，信都人，呂造榜乙科。歷涇州幕官，入補省掾，卒。作詩極致力，樂府尤有風調。

毛端卿

《**中州集**》**卷八**《**毛提舉端卿**》　端卿字飛卿，彭城人。父矩，桓州軍事判官，歿王事。飛卿二十歲始知讀書，游學齊魯間，備極艱苦，饑凍疾病不以廢業，凡十年。以經義魁東平，泰和三年擢第，累遷提舉榷貨司、戶部員外郎。性剛明，疾惡過甚。坐與監察御史相可否，爲所中傷，降鄭州司候，改孟津丞。將復用矣，會卒。

馮延登

論　述

《**歷代詞話**》**卷九**　天興初京城陷，投井死。勁骨正氣，可與洪忠宣、文信國幷傳。其所作《玉樓春》、《臨江仙》諸詞，亦不減「天涯池館」、「雨過霞明」之句也。（《中州樂府》）

《**寄笏青柯平**》《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句法巧而不纖。

傳　記

元好問《**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公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略】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眞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縣，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邊縣令。【略】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爲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略】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略】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略】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慚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略】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略】繫以銘曰：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烝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何望。

《**中州集**》**卷五**《**馮內翰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令寧邊日，適閑閑公守此州，與之考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子駿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子駿資稟淳雅，與人

交殊款曲，讀書長于《易》、《左氏傳》，好賢樂善，有前輩風調。嘗欲作《國朝百家詩》，而不及也。有集號《橫溪翁》。

《歸潛志》卷四 馮吏部延登，字子駿，吉州人。少擢第，南渡爲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遷吏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公爲人謹厚，吏事亦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鈔書，爲文苦思尙奇澀，詩亦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與趙閑閑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余，亂後散失，可惜！

《大金國志》卷二八《馮延登傳》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複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著錄

元好問《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馮延登《橫溪翁集》。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死。

王革

《中州集》卷七《王主簿革》 革字德新，一名著，臨潢人。以蔭補官，碌碌管庫餘三十年。正大中以六赴廷試賜出身，調宜君簿。爲人有蘊藉，喜談笑，密公與之唱酬，相得甚歡。初在太原作詩，有「赤心遭白眼，笑面得嗔拳」之句，公甚愛之，有詩寄之云：「柳塘雲觀千鐘酒，笑面嗔拳五字詩」，蓋志此也。及第後呈同年云：「孤身去國五千里，一第遲人四十年。」大爲閑閑所稱。德新交游滿天下，獨許欽叔與余爲莫逆云。年七十八，終於雲中。

《歸潛志》卷五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人也。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雲內，後遷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間，一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矣。戊辰冬赴試西京，自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入，復作此舉，因有詩云：「慣掣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待至公。」

元好問《和德新丈》 三年老眼暗兵塵，今日逢君喜事新。結伴還鄉有成約，不應先作北歸人。

李俊民

論述

綜論

李仲紳《莊靖集序》 吾鄉李用章先生，粵自弱冠，以明經擢第，爲天下甲。爾後仕宦數奇，積年不調。先生雅志亦厭於乾役，恬於學問。自初筮仕，距今四十餘年，手不釋卷，經傳子史百家之書，無不研究，其學之有本可知矣。故其作爲文章，句句有根源，字字有來歷，格老而意新，辭經而旨遠，不涸不竭，其汪洋之學海歟！郡牧段正卿公退之暇，一日召諸士大夫，謂之曰：「澤雖巖邑。俗尙儒風。今桑田更變，桂樹凋零，幸有狀元先生在，是天之未喪斯文於吾地也。使其平昔著述秘而不揚，我輩不厚顏乎？」遂裒集其文，募工鋟木以壽其傳，可謂賢於用心矣，豈特此耳？又能重貴大成之像，復新立道

之堂，給田以贍學校，蠲役以優鄉秀，此一舉也，衆美具焉。自今以始，吾道有所宗主，可無慶乎？故喜而道其實，歲次單閼三月哉生明長平李仲紳敬序。

王特升《莊靖集序》 鶴鳴老人，吾鄉之巨儒，國朝之名士也。經學傳家，尤長於禮。未及壯歲，擢進士第一。時方顯用，勇退居閑，朝經暮史，冥搜隱索，四十有餘年。其德行文學，庶幾乎古，雖片言隻字，亦必有據，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而無浮華。一時文士，靡不推讓。郡侯段公，銳意文事。時與士大夫會于錦堂，乃鳩集先生近年著述，得詩賦古文僅千餘篇，合爲十卷，鏤板以傳。僕忝預席末，雖不能增日月之光，詎可無言？故引之。王特升序。

劉瀛《莊靖集序》 先生世家濩澤，唐韓王元嘉之裔。生而聰敏，幼而能文。弱冠而魁天下。蓋以學問精勤，耽玩經史，諸子百家，無不研究。故其文章典贍，華實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仙，句法奇傑似山谷，集句圓熟，脈絡貫穿，半山老人之體也，雄篇鉅章，奔騰放逸，昌黎公之亞也。小詩高古涵蓄，尤有理致，而極工巧，非得天地之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平昔著述多矣，喪亂以來，蕩析殆盡，此特晚年游戲之緒餘耳。每一篇出，士大夫爭傳寫之，第以不見全集爲恨。錦堂主人崇儒重道，待先生以忠厚。廼與諸同道購求散落篇什，募工鋟木，用廣其傳，使國人有所矜式。門下劉君濟之、君祥、仲寬、姚子昂左右其事，未百日而工畢。瀛久蒙先生教載，仍嘉錦堂之好事，不揆荒蕪，姑道其梗概云爾。餘月初吉劉瀛序。

史秉直《莊靖集序》 我鶴鳴先生，今之昌黎公也。其出處事業，自有年譜。德行才學，自有公論。雄文傑句，板行于世。名儒鉅公，又從而備序之，尚何待僕之喋喋也。然承先生之教，游先生之門，誦其詩閱其文者三十餘年矣，睹茲偉事，安敢默然？姑道其萬一，亦涓塵稗益之意也。故喜而書之。癸卯年四月望日門人史秉直謹序。

李瀚《莊靖先生遺集序》 澤於郡爲近古，山川環抱，有自然之險。人性質而好學，其氣豪勁，故發爲文章者，往往奇雋雄邁，獨能與天下爭衡，若吾莊靖先生，殆其人也。先生炳靈毓秀，天姿穎異。蚤年志於伊洛之學，窮探力求，超然有獨得之妙。金承安庚申，嘗以經義大魁多士，入爲應奉翰林文字，文名雄於一時。行且柄用，而先生厭世棄官，授徒鄉里。後復逃名，往遯嵩山之中，清才雅韻，隨寓發舒，流麗精華，膾炙人口。人有得其片紙數言者，珍護若至寶。然秉筆以主文盟踰四五十年，生平著述不下數千萬篇。中遭兵燹，遺棄殆盡。當郡侯段公正卿鳩集之日，僅得千百之十一爾，而況今日也哉？予鄉郡晚生，自知學以來，即知嚮慕。宦學四方，購求先生之集，甚饑渴之於飲食。比得之，惜其本存無幾，復恐散失，因托山陽尹常在鏤梓，與四方博雅君子共之，使吾郡寔因之以增重。而先生之德之學，抑豈吾一郡之所得私耶？先生姓李氏，名俊民，字用章，別號鶴鳴老人。勝國初，嘗徵入見，仍乞還山，重其節而從之。高風絕塵，事載信史，莊靖其追謚云。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六月既望，賜進士、嘉議大夫、奉敕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沁水李瀚書。

葉贊《重刊莊靖先生遺集序》 澤州莊靖李用章先生，早歲得程氏傳授之學於名儒，後又得邵氏《皇極》之數於隱士。萃伊洛之精華，大乾坤之眼目。搜羅羣籍，貫穿六經。故其發而爲文章也，若岱宗之雲，飛騰活動，不崇朝遍雨天下，非飄空不雨浮雲也；流而爲詩賦也，若黃河之水，千里一曲折九曲，奔赴滄溟，非集坎無源行潦也。金承安中，進士第一人。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尋棄官教授鄉里，隱遯嵩山。元秉忠劉公盛稱先生《易理》，《易數》，兩造精微。世祖嘗召對金蠻，懇賜還山。既卒，賜謚莊靖先生。時澤守段正卿嘗刻先生詩文行世，越二百載于茲矣。今總漕都憲李公先生，鄉人也，酷愛先生詩文，每曰：「五百靈芝，三危瑞露，豈可自咀自嚥？要當與天下同志者共視。」舊本頗多錯舛，親加校正，乃授山陽尹常在梓行，索贊作序。贊覽讀數過，慨然嘆曰：「先生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玉潤珠輝，光粹自奇；先生之詩，感善懲惡之詩也。韶作鈞鳴，音響自別。先生自號鶴鳴，故其集亦以名之。在《中孚》九二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信感通之理也。在《小雅》鶴鳴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誠身莫掩之機也。吾即此知先生心湛誠源，腳踏實地。故讀先生之文者，當如讀程氏《易傳序》，上遡十翼之淵源可也；讀先生之詩者，當如讀邵氏《擊壤集》，上合六義之中正可也。又何必以韓昌黎、杜少陵比方乎先生者哉？遂書此以應命。正德三年戊辰夏五月上澣賜進士、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致仕淮東葉贊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莊靖集》十卷。【略】俊民抗志遯荒，於出處之際能潔其身。集中於入元後祇書甲子，隱然自比陶潛。故所作詩類多幽憂激烈之音，繫念宗邦，寄懷深遠，不徒以清新奇崛爲工。文格沖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復似其爲人。雖博大不及元好問，抑亦其亞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詩七卷，多幽并激烈之音；文三卷，亦冲和

雅淡，似其爲人。

分論

《籌堂壽日》《甌北詩話》卷一二：金李俊民有《王籌堂壽詩》，俱用王家典故，二首：「此生但覺醉鄉寬〔王績〕，誰謂猶蟠北海蟠〔猛〕。處處相迎皆倒屣〔粲〕，人人共喜欲彈冠〔陽〕。州應何日懸刀夢〔濟〕，山試今朝拄笏看〔子猷〕。仙馭未來緱氏鶴，月明吹徹玉笙寒〔王喬〕。」「烏衣歷歷是名家，人物於今比晉多。俗論不侵揮麈話〔衍〕，壯懷多副缺壺歌〔敦〕。雖無金埒堪調馬〔濟〕，賴有《黃庭》可換鵝〔羲之〕。見說長江欲飛渡〔濬〕，那須冰合望滹沱〔霸〕。」【略】蓋文人無所用心，遊戲筆墨。東坡《口喫》詩亦同此伎，所謂爲之猶賢乎已，固不必議其纖巧近於兒戲也。

《謁金門》《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李莊靖《謁金門》云：「萬里無雲天紺滑。一輪光皎潔。」「紺滑」二字，未經前人用過，較「雨過天青雲破處」，尤爲妙於形容。

傳記

李俊民《李氏家譜》〔李〕之才三子，長植，次構，次俊民，字用章。【略】俊民男揚，伊闕商酒監。揚一子道兒。甲戌兵火，值甲午，二十餘年間，皆物故矣。

《元名臣事略》卷八　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學士。南遷，隱嵩州鳴皋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撰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餘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

《元史》卷一五八《李俊民傳》（存目）

紀事

李俊民《贈出家張翔卿序》　翔卿，河內人也。籌堂毀其簪冠，使復儒業。昔唐李素拜河南少尹呂氏子炅，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聞詣公，公立之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事類翔卿，故書。

又《趙倅司馬山謝雨詩序》　乙未歲旱，自春徂夏五月丙申，澤倅趙公唐齋沐潔誠，就司馬山祈禱。八日庚子，大雨，年穀遂登，民物安逸，累獲嘉應。次年丁酉孟夏己丑，公與本郡僚屬父老等人具牲幣酒醪簫鼓之禮，仰答神休，仍求嗣歲。祭畢，聊識歲月云爾。

又《游濟源詩序》　庚子春季，與劉濟之君祥、仲寬、仲美、姚子昂、秦懿夫、馬子溫、李德、方深之、伯英、朱壽之下太行，抵覃，懷望方口，臨沇水。二十三日丁亥，郡侯段正卿因西山鎮遏，回自析城，來赴期。值雨，留宿奉仙觀。翌日己丑，天霽，具牲酒幣帛謁清源王廟。禮畢，會友人郭伯玉、李慶之、王天益、史德秀、王輔卿、紇石烈仲傑、完顏壽之、方外士祁定之、郭道正、元明道、部將段玉等，大飲於裴公亭，用麾下鼓吹以樂賓。薄暮，極歡而罷，故賦之紀一時之勝游也。

又《游碧落詩序》　乙亥仲夏十有九日，平水曹漢卿、楊子方，本郡李鑒臣、劉濟之君祥，姚子昂，史遂良同謁治平院，與上人和霽月煮茗道話，抵暮而歸。

又《段侯行春顯聖觀喜雨詩序》　癸卯季春小旱，清明後七日，段侯正卿行縣回，會名流勝士五十餘人於仙翁山下之顯聖觀。須臾雨作，自未至亥而止，大滿人望，酌酒相賀，莫不盡酣適之興。張種德有詩，因和韵以紀其勝。元帥申甫段玉使姚昇書於壁。

又《游青蓮分韵得春字詩序》　己亥暮春十有八日，劉巨川濟之、秦漢臣、王特升用亨、郭甫仲山、姚昇子昂、史顯忠遂良同游福巖禪院，與巨川、彥廣二山主道舊。兵革之餘，不勝感嘆，仍以「春山多勝事」爲韵賦詩，以紀其來。

又《贈陳仲和詩序》　吾友仲和，故遼降虎太師之後，以蔭補官，累階三品。喪亂之際，相會於山陽，年六十有二，神閒而意適，手持數珠，日誦佛書不輟，眞髮僧也。因誦「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之句，以此意索詩，因書以示之。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金李用章《莊靖先生樂府》，《謁金門序》云：「西齋得梅數枝，色香可愛，一日爲澤倅崔仲明竊去，感歎不已，因賦此調十二章，以寫悵望之懷。」直書竊梅人之官位姓字，此序奇絕亦韻絕。其十二章之目曰：寄梅、探梅、賦梅、歎梅、慰梅、賞梅、畫梅、戴梅、別梅、望梅、憶梅、夢梅，細審一一，卻無言外寄託，只是爲梅花作，抑何纏綿鄭重乃爾。其《寄梅》歇拍云：「爲問花間能賦客。如何心似鐵。」亦悱惻，亦蘊藉，直使竊梅人無辭自解免。

著錄

《絳雲樓書目》卷二　李俊民《莊靜先生遺集》。俊民字用章，澤州人，深于數學，更在劉秉忠之右。元世祖極重之。莊靜其謚也。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俊民《莊靖先生遺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莊靖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集凡詩七卷、文三卷。澤州守段正卿嘗爲刊行，長平李仲紳等爲之序。明正德間郡人李瀚重付諸梓。今版已久佚，祇存寫本而已。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七　李俊民《莊靖先生集》十卷。澤州人，承安五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金亡，不仕。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二　《莊靖集》十卷。文瀾閣傳鈔本。李俊民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莊靖先生遺集》十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李俊民字用章。【略】詩七卷，【略】文三卷，【略】澤州守段正卿嘗刊之。正德三年沁水李瀚重刻而序之。更有淮東葉贊、長平李仲紳、王特升、劉瀛、史秉直等序。鈐有「汪魚亭藏閱書」一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莊靖集》十卷，金李俊民撰。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明正德刊本。

又《續錄》　明正德戊辰李瀚刊本。　清刊本。

藝文

《全金詩》卷六一秦志安《寄李俊民》　先生高見眞吾師，速營菟裘猶恨遲。窗明炕暖十笏地，松風蕭蕭和陶詩。　山野已尋雲外路，直入天壇最深處。踏開李愿舊游踪，請君自草《盤谷序》。

梁持勝

傳記

《中州集》卷五《梁太常持勝》　持勝字經甫，絳州人，本名洵義，避宣宗諱改。【略】經甫泰和六年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爲人儀觀雄偉，以文武志膽見稱。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經甫，使作文移，經甫大罵不從，即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人以爲讖云。

《歸潛志》卷五　梁翰林詢宜，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太學有聲，爲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諸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風。既擢第，復舉宏詞，爲應奉翰林文字。出爲上京留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不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金史》卷一二二《梁持勝傳》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使襄之子。【略】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

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略】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

《**大金國志**》卷二八《**梁持勝傳**》（存目）

紀事

《**續夷堅志**》**卷一**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讖也。至如楊敏行《晝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眞鬼語，何讖之有？

趙元

論述

綜論

《**中州集**》**卷四李純甫《趙宜之愚軒》** 羿窮射殺金畢逋，老盧磔殺玉蟾蜍。朝夕相避崑崙墟，忍見天公一目枯。塵昏土眯萬萬古，雲脽雨淚寒模糊。嗟哉區中人，么麼如蚍蜉。書生不惜兩瞳子，長使看書如老奴。水部一奇士，西河君子儒。二公正坐詩作祟，得句令人不敢書。先生有膽乃許大，落筆突兀無黃初。軒昂學古澹，家法出《關雎》。暗中摸索出奇語，字字不減瓊瑤琚。神憎鬼妒天公狙，戲將片雪翳玄珠。九竅鑿開混沌死，罔象未必輸離朱。靜掃空花萬病除，一片古心含太虛。屏山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安得恰似愚軒愚！

又卷七秦略《贈趙宜之》 年時見君《行路難》，喜於長安新得官。日來見君《鄰婦哭》，驚似蘭田尋得玉。愛官愛玉樂有涯，愛君之詩無盡期。古人骨冷不復作，主張騷雅非君誰？

元好問《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 愚軒具詩眼，論文貴天然。頗怪今時人，雕鐫窮歲年。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眞膺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粉綠徒爭妍。枯淡足自樂，勿爲虛名牽。

分論

《**寄元遺山**》《歷代詩話》卷六三：余觀宜之詩「能」字與「冰、僧、鐙、藤」叶。又馮子駿詩「未得安心如北秀，卻思覓法趁南能」，乃與「藤、僧、鐙、肱」叶。此二詩者，皆叶奴登切，音義兼至，可無似繁之誚。

《**書懷繼元弟裕之韻四首**》**一**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胸次空曠，筆底超妙，雖未到靖節淡處，要自而無俗塵。

又二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寄書多攜來」二句）結句如此蕭灑，有別致。

《**村居夏日**》《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蕭散閑適，遺山所謂五言平淡處，他人不能造者也。

《**行香子**》（**鏡裏流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幽憤高爽，大像坡仙。《蕙風詞話》卷三：趙愚軒《行香子》云：「綠陰何處，旋旋移床。」昔人詩句「月移花影上闌干」，此言移床就綠陰，意趣尤生動可喜。即此是詞與詩不同處，可悟用筆之法。

傳記

《**中州集**》**卷五《愚軒居士趙元》** 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鞏西簿。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河東。李屏山爲賦愚軒，有「落筆突兀無黃初」之句。愚軒，宜之自號

也。用是名益重。南渡以後，往來洛西山中，閑閑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詳雅。既病廢，無所營爲，萬慮一歸于詩，故詩益工。若其五言平淡處，他人未易造也。

《歸潛志》卷二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詠爲樂，名士無不與遊，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風煙萬頃一椽茅，丘壑端能傲市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峰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藝文

元好問《寄趙宜之》《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莘川今樂土。莘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出蒼稜。長林絕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煮橡當果穀，煎朮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來幾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夕秋風起，羨殺雲間張季鷹。

《中州集》卷一〇辛愿《贈趙宜之》　夫子今詞伯，胡爲遠帝京。青雲無轍迹，白髮有柴荆。鬼戲多年病，人高四海名。麟經方有缺，無惜繼丘明。

劉鼎臣

王若虛《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年矣。

張宇

《全金詩》卷五四《石泉張宇》　張宇字彦升，自號石泉先生。

呂大鵬

《中州集》卷九《呂大鵬》　大鵬字鵬舉，密縣人，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宣宗頻歲南伐，鵬舉作詩欲以撼主兵者，云：「縫掖無由挂鐵衣，劍花生澀馬空肥。燈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泣涕歸。」其以氣岸自許，皆此類也。

《浩然齋雅談》卷中　呂之鵬密縣人，申公之裔也。大金宣宗頻年南伐，因作詩撼主兵者云：「縫掖無由挂鐵衣，劍花生澀馬空肥。燈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涕泣歸。」其自負如此。

張溫

《中州集》卷九《張溫》　溫字元佐，上黨人。祖仲容，字才翁，宋末登科，仕至屯田員外郎，以好士名天下。致仕後，有詩云：「病身衰退謝明朝，北洞閑眠晝寂寥。十畝晚禾烟冉冉，一林修竹雨瀟瀟。黑花遮眼秋不落，白雪撲頭春未消。世事悠悠吾老矣，一壺濁酒且逍遙。」至今爲鄉里所傳。元佐泰和六年李演榜乙科登第，詩樂府俱有名于時。

郎志清

李俊民《大方集序》 淨然子者，濟南人，姓郎名志清。幼而穎悟，舉止作高尚事。年十二，灑落有塵外想，求出家，父母肯之。十四遇一道者，見而奇之曰：「是兒有仙分，安得在此？」語以眞理，釋然有所得，自後稍加精進。一日，忽見純陽眞人繪像，駭然曰：「此乃前者所遇之師也，冥契相投，豈偶然哉！」於是絕嗜欲，屏紛華，刻意於道學。弱冠，僑居澶淵，三十一還濟上。主者諉以玉霄觀圓容大師，咈然不受，遂之益都，從者雲集。師不悅，乃渡河逃名於南陽山中，去圭角，混光塵，舍者與之爭席矣。逍遙雲外間，其對景述懷，託物見情，片言隻字，沾丐者多。簡而古，峻而潔，邃而深，無一點俗氣，蓋玄門之星斗歟。庚寅歲冬，復歸澶淵，返寂於通眞觀，年五十一。

劉從益

論述

綜論

《歸潛志》卷八 凡作詩和韻爲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追宋蘇、黃，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爲勉強。」先子云：「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史院與屏山諸公唱和李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返十餘首，先子有云：「繡塢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韻，亦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有公言。光生杜曲今千古，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久矣，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閒言。登泰山巔小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顧我今衰不及門。」少宣以爲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又卷九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祿魚貪餌，四海無家鳥擇棲」，又「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又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略】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玄猿哭處江天暮，白鴈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分論

《次韻劉少宣》 《歷代詩發》卷三一：超曠之懷正與景會，非故爲放言者也。

《泛舟回瀾亭坐中作》 《歷代詩發》卷三一：篇中一□一譬，收放純以法行。

《和洲明飲酒頌》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頗學清淡，然苦氣促。

《即事》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雲卿詩率直，取其追琢者。

傳記

趙秉文《葉令劉君德政碑》 君諱從益，字雲卿，應州渾源人，南山翁之胄也。第進士，任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與當途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爲葉縣令。下車修學講義，聳善抑惡。【略】未幾被召，百姓詣省請留，不

果，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

《**中州集**》**卷六**《**劉御史從益**》　從益字雲卿，南山翁撝之曾孫。大安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者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講義，聳善抑惡，有古良吏之風。【略】未幾被召，百姓詣臺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時年四十四。【略】雲卿博學強記，於經學有所得，爲文章長于詩，五言古詩又其所長。雷御史說雲卿在太學時年甚少，嘗有詩云「黃金錯落雲間闕，紅粉高繫柳外牆」，時輩皆推伏之，其卒以詩得名者固已見于此矣。（雲卿詩如「荒烟斜日村村晚，衰柳寒蒲岸岸秋」，「兩鄉留寓風黧面，千里相望月滿襟」，「子美不妨衣露肘，長卿猶有賦凌雲」。《春雪》云：「千層寶樓閣，一片玉山川。」《臨終》云：「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悟寒雨滴愁生。」此類甚多，不能悉載也。）有《蓬門先生集》行於世。

《**金史**》**卷一二六**《**劉從益傳**》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其高祖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略】未幾，被召，百姓詣尚書省乞留，不聽。入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年四十四。從益博學強記，精于經學。爲文章長于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紀事

《**續夷堅志**》**卷一**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燈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埽不盡，寒花看即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讖也。至如楊敏行《畫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眞鬼語，何讖之有？

《**歸潛志**》**卷四**　許司諫古，字道眞，河間人。【略】南渡，爲侍御史。時丞相朮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爲高琪所中，貶鳳翔幕。【略】初貶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爲提舉南京榷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無楚，兩雄難竝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迫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楊拱，同氣紫荊枯。貧無孟光舂，醉無驥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天壤俱。」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多傳之。後游叔麟之爲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云：「寄語多言唐諫議，生還記取李師中。」亦此意也。

又卷八　余先子亦留意，主長葛簿時，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爲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則曰：「輕浮姜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云：「簾疏見飛霙，窗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在坐，會合聯句，先子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鼎恃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戰乃八克。一老怯大敵，三戰即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祁聯句，先子首云：「紅拋汴梁塵，綠吸淮陽酒。」後令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又卷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郝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溳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眞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溳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坡陁，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眞人清宇宙，誰爲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覺消沈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間。」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又　先翰林罷御史，閑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移根卜日辰），【略】以寄趙閑閑，會閑閑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丈種竹詩，牽于韻，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箇，【略】先子後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園，【略】」又，李澥公渡因游圉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略】」後先子過圉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轆轤車聲疾轉雷。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厄臺。白首衲僧同里閈，亦知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閑，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屏山歿後使人悲，【略】」先子復和云：「兩地相望雲與泥，【略】」

又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早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略】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將槁。此時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爲俗子道。北海

得開尊，天氣豈常好？況當生發辰，霑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惸天自惸。」是日諸公極驩，皆霑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惸」爲詩讖云。

《詩藪》雜編卷六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博學強記，長於詩，五言尤工。有《蓬門集》。

著錄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從益《蓬門先生集》。字虞卿，南山翁撝曾孫，大安二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

藝文

趙秉文《和劉雲卿》 屏山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留陳土，將復登臨上吹臺。目極天低雁迴處，西風忽送好詩來。

《中州集》卷六雷淵《雲卿父子有宛丘之行作二詩為餞》 漢庭議論學，傾耳待歆向。君家賢父子，千載蔚相望。讀書二十年，閉戶自師匠。異端紲偏雜，陳言刊猥釀。剛全百鍊餘，氣出諸老上。頹風正波靡，去去作隄障。

又《劉御史雲卿挽詞》 氣干參天擬萬尋，聖門梁棟自堪任。多冠岳岳鋒稜峻，鳧舄翩翩惠愛深。可忍佳城玉埋土，最哀慈幄血沾襟。傳家賴有雙珠在，不爾何如慰士林。 少同里閈早知音，投分交情雨舊今。鄉校聯（裙）〔袂〕春誦學，上庠連榻夜論心。南山松桂愁霜殞，北地乾坤恨日侵。不得生芻躬一奠，西風吹淚滿衣襟。

元好問《贈答劉御史雲卿》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溫柔與敦厚，掃滅不復留。高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讎。眞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相異同，寧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枿將和柔。克己未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此論信以不？我觀唐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戶牖徒自闢，膠漆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又《贈答劉御史雲卿》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驊騮萬里氣，聖塗已駸駸。大梁語三日，副我夙所欽。濂溪無北流，此道日已沈。百年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弦猶賞音。獨憐夸毗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酬無別物，徒有好賢心。

趙秉文《祭劉雲卿文》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於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於天，而奪之遽耶！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於彼，而獨靳於此耶！嗚呼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羈。暫爲御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辟，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刀割雞。政聲籍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爲。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孤魂，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爲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爲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饗！

王權

《歸潛志》卷二 王權士衡，眞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爲狂，屏山爲作《狂眞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爲部勾當官。俄辟爲縣令，未赴，家魯山，爲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爲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爲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

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三公赴洛獄，榜掠萬端，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王若虛《士衡真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也？

又《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調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不暇恤，若出諸其誠。嗟我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太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與，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爲，爲爾同發聲。

張特立

《歸潛志》卷九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居杞之圉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薦諸朝，起爲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御史，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謂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張文舉，收拾閒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爲笑。

《金史》卷一二八《張特立傳》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司候。【略】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左丞侯摯、參知政事師安石薦其才，授洛陽令。四年，拜監察御史。【略】當路忌其直，陰有以擠之。因劾高楨輩受請托，飲娼家，時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歸，楨等泣訴于道，以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張爲其進士，故不劾。白撒以其私且不實，并治特立及賓，特立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特立之去。後癸丑歲卒，年七十五。

元好問《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藜牀坐欲穿，合教絕學到眞傳。清貧自苦知何負，神理無憑恐未然。褰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識管寧賢。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

王公玉

《歸潛志》卷四　王左司□□，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入仕以能稱。大安末爲左司員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撚盡忠不協，左遷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喜《易》及佛老莊書。

釋圓基

《歸潛志》卷六　僧圓基（一作圓眞），字子初，姓田氏，亦北人。雖爲浮屠，喜與豪士游，負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志，蓋隱于僧者也。嘗住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與德普相善，頗能詩，嘗題移剌右丞畫云：「調燮之餘總是閑，閑中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蟠溪把釣竿。」可見其有志也。又咏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中，人間無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夭桃幾日紅。」

郭伯英

《歸潛志》卷四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爲南頓四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遷修撰，以風疾暴終。爲人質厚不苟合，喜讀書爲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

潘希孟

《歸潛志》卷四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爲吏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爲文條暢有法，宣宗哀冊、玉冊皆其筆也。

時戩

《歸潛志》卷四　時治中戩，字天保，後改字多福，滄州人。少爲人奴，後讀書爲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爲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爲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菴，嘗屬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

張穀英

《歸潛志》卷四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公游，爲文以多爲勝。嘗爲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爲省掾、大理司直，卒。自號無著道人，屏山爲作《夢記》。余先子同年進士也。

釋德普

《歸潛志》卷六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靜勝老人。俶儻有機術。與士大夫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爲朮虎高琪所重，在軍中論兵。南渡，在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彌陀偈》談理性，先子爲之序。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字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之流。

孫邦傑

元好問《孫伯英墓碣》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略】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略】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矣。【略】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眞爲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略】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車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攬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與？

《中州集》卷九《孫邦傑》　邦傑字伯英，雄州容城人。曾祖堅，國初有功，官至隴州刺史。伯英少日住太學有時名，所與游皆名士。興定初知世將亂，棄家爲黃冠師。

劉渭

楊英《京兆劉處士墓碣銘》　處士初諱章，字希文，又名九隴，名渭，名於菟，字則不易也，姓劉。系出中山，後世有謫官於成紀者，始爲秦人。【略】長從河間趙翰林游，下筆有骨肋。既就舉長安，齟齬難合，說其風土，不復返，翦去

宦學，刻意古文，大抵含奇茹異，不以割襲之主，西州碑版多出其手。平居一榻之外，皆法書名畫。長安周秦舊都，可以資玩好者戶有之，希文望而判其眞贋。【略】其書札似漢隸，其詩律似眉山，其爲人似張乖崖，亦似范家老子。【略】正大八年，詔民東徙至陝，既而事且變，投所蓄古印章鼎彝於河。入平陽，入太原，戊戌之秋，還故隱。是冬，京兆倅高徵慕其氣節學問，爲諸子禮致之。無何，明年五月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

史學

《中州集》卷七《史學》　學字學優，延安人。【略】學優正大中省試第一人，釋褐舞陽簿，辟盧氏令，卒官。妻李氏，國初河南尹成之孫女，小詩殊有思致。學優嘗客京師，有所眷，久而不歸，李作詩寄之云：「百年風樹底，誰淚到君前。」學優得詩，即日命駕。

《歸潛志》卷二　史學學優，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中廷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辟盧氏令，病卒。興定末，與余同試于廷，始識之，中夜棘闈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機閑，天上悲歡亦夢間。月夜凭肩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夜斬關，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梁子今爲戰血塵。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康錫

元好問《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寧晉人。【略】中崇慶三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尚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不可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略】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尚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

《中州集》卷八《康司農錫》　錫字伯祿，寧晉人。【略】及長，師栢鄉王翰周輔，束修不能備，周輔與諸公共賙給之。黃裳榜擢第，歷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補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請托公行，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群不逞把持之黨。以河中治中充行六部郎中從軍，城陷，投水死。【略】同年生如雷希顏、冀京父、宋飛卿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日龍虎榜，至論氣質，尚以伯祿爲稱首云。

《歸潛志》卷五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點檢完顏撒合輩預政非宜，又言宿帥紇石烈牙虎帶太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爲南京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厚重有爲，頗讀書，嘗賦《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耳，坎止流行任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金史》卷一一一《康錫傳》（存目）

程震

元好問《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洛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略】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爲西京路招討使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剛楞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略】拜監察御史。君泚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荊王。【略】荊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略】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

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

《歸潛志》卷五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留。陳留南都屬邑，頗繁，公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英王爲宰相，家僮輩往往恃勢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公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歡，已而同爲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閑，慨然有志于學，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之。

《金史》卷一一〇《程震傳》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詔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荊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于是，上責荊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于朝，士論惜之。

周嗣明

《中州集》卷四《周昂》　嗣明字晦之，短小精悍，有古俠士風，年未三十，交游半天下，識高而志大，善談論而中節，作詩喜簡澹，樂府尤溫麗。最長於義理之學，下筆數千言，初不見其所從來。試於府、於禮部，俱第一，擢第，主涞水簿。從其叔北征，得還而不忍去。使晦之不死，文字不及其叔，而理性當過之。嘗謂學不至邵康節、程伊川，非儒者也。

《歸潛志》卷二　周嗣明晦之，眞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眞韓、歐輩人也。」晦之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與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山《贈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更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勍敵相阨已錚錚，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直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

釋弘相

元好問《清涼相禪師墓銘》　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爲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略】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爲佛子，事沂州普照僧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略】以某年月日示寂，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略】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略】初余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橫，則又於近世詩僧爲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游甚款，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游蘭若峰。【略】予嘗論師之爲人，款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略】銘曰：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蕨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

又《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即蹉跎。門堪羅雀仍未害，釜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懶廢，一官元不校貧多。拂衣明日西溪去，

且放雲山入浩歌。

無名氏

《**貴耳集**》**卷下**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暫寓於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於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鴒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游而題。厥次劉景陸來爲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寶詩也。

王明伯

《**中州集**》**卷三**《**黃華王庭筠**》〔庭筠〕猶子明伯，幼歲學書，書家即稱賞之，倜儻無機，膂力絕人，曾有詩云：「釣鰲公子鐵心胸，興在三山碧海東。千尺雲帆已高揭，不知何日得秋風。」死於鄧州，年未四十也。

王翼

李俊民《**王公輔之墓誌銘**》　公諱翼，字輔之。其先河中人，疑王子比干之後，世遠失其傳。【略】避靖康之亂，徙家濮澤晉城之王城里。【略】及能言，與他兒小異，性穎悟，稍勤於學。七歲常從師行，有誦杜牧之《華清宮》詩，後師舉似，歷歷能道之，師頗奇焉。八歲能屬文，既長，日記千言。應進士舉，因感疾，遂留意於醫，與名輩張全道、趙子華友，講究《難》、《素》及《本草》物性藥證病源，以拯濟爲務。貞祐甲戌，郡檄委以巡檢南山土寇，一日破葛萬賊，性不嗜殺，遂辭職，晦迹月院山，耽味經史百家之說。【略】平生著述，有《素問注疑難》二十卷，《本草》、《傷寒歌括》各一卷，《算術》一卷，古律詩三百餘篇，長短句二百首，雜文四十篇。【略】壬辰正月入汝陽山避天兵，所臨遇游騎，俘至營中被害。【略】哀而銘曰：家世儒業，靡忘厥初。尤所長者，治人之書。葛萬之賊，一掃滅迹。不忍於殺，乃退厥職。遭時之變，潛居月院。左經右史，好學不倦。周流河外，聲震汝海。向風而從，無小無大。有疾則視，得脈於指。囊中探丸，起人之死。神妙不測，莫善於《易》。擬議而動，與時消息。卹人之寡，篳撻之下。贖人之孤，備禮而嫁。德如叔微，藥如宋清。宜其有後，不墜家聲。淺土之喪，客於他方。有子克孝，護還其鄉。委骨原野，其誰與藏。魂兮獨歸，閟此玄堂。

岳行甫

《**中州集**》**卷七**《**岳行甫**》　行甫字仁老，鄜州洛川人，在關中最有詩名。泰和初有以仁老《時病》詩達之道陵者，道陵大加賞異，授以官，不就，士論高之。舊所傳「沾泥柳絮燕銜去，鎖月梨花鶯喚開」，本前人詩，又苦無佳致，世俗識眞者少，誤謂仁老所作，乃闕傳之。曾見仁老詩百餘篇，佳句甚多，續當就秦中好事家搜訪之。

孫德秀

元好問《**御史孫公墓表**》　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略】流

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略】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尚書省掾。【略】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略】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大府監丞，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

講誦不出。睹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爲南伐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論惜之。趙閑閑爲文以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丈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稱其爲人。後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游。爲文亦典雅有體。

《續夷堅志》卷一　高平申萬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脩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敝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溺淮水死。

劉微

《中州集》卷八《劉神童微》　微字伯詳，益都人。七歲能文，道陵召入宮，賦《鳳凰來儀》二首，稱旨，賜經童出身，係籍太學，後登貞祐二年第。

《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一》　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

申萬全

《中州集》卷七《申編修萬全》　萬全字百勝，高平人。兄無夷，字百福，崇慶二年進士。百勝少有聲太學，中貞祐二年乙科，調福昌簿，不赴，隱居盧氏山中，以讀書爲業。作詩有靜功，然不多見也。正大中召爲史館編修，從行省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秋風謝敝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縱所如。」不數日溺水死，人以爲讖云。

《歸潛志》卷五　申編修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第。百勝爲人沉重不妄交，好經學，勤勤君子儒也。嘗爲鄭縣令，愛民愼獄，不爲赫譽，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

郭宣道

《中州集》卷八《郭宣道》　宣道字德明，邢州人，系出衣冠家，人物楚楚而有老成之風。貞祐中客南陽。名士定興張履坦之罷鄧州觀察，閒居此縣之石橋，見德明，愛之，招致門下，飲食教督，委曲周備，遂有聲場屋間。正大末沒兵中。

麻九疇

論述

綜論

趙秉文《送麻徹君序》　君以文學行義名天下，天下之人戶知之，固不待予言而顯。正大中，天子聞其名而召之，幡然而來，君子以爲知義；悠然而辭，君子以爲知命。退將窮先天之學，以極消息盈虛之理，是可量也哉！諸公賦

詩以寵其行，而某爲之引。

元好問《逃空絲竹集序》　南渡後，【略】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穫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麻九疇《跋伯玉命簡之臨米元章楚山圖》　陶玉禾評：金詩七言長篇，劉迎、李汾之外，筆力奇勁，才氣橫溢者，知幾能獨張一軍。

《甌北詩話》卷一二　麻知幾有疊語詩：「縕縕蠢蠢何等民，矯矯亢亢內守貞。昂昂藏藏獨異俗，落落莫莫不厭貧。」「歸歟歸歟且餬口，鳳兮鳳兮德衰久。樂云樂云無弦琴，命乎命乎一不酒。」「匪鱣匪鮪故爲藏，避言避世必也狂。至大至剛秣吾馬，爰清爰淨修我堂。」「用之捨之時所係，晉如摧如寧復計。暖然淒然任春秋，優哉游哉聊卒歲。」

分論

《賦伯玉透光鏡》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思理奇，筆力險，警策處能劇目怵心，宜爲遺山推服。

《竹癭冠為李道人賦》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才氣雄奇。寫竹癭最奇崛。

《梁山宮圖》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議論穎妙。

傳記

《中州集》卷六《麻徵君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略】弱冠住太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于《易》、《春秋》爲尤長。【略】大率知幾于學也專，故所得者深，饑寒勞苦人所不能堪者，處之怡然，不以累其業也。嘗爲郿城張伯玉賦透光鏡，欽叔傳之京師，趙禮部大加賞異，貼壁間，坐卧讀之。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簾試以脫誤下第。知幾先有才名，又連中甲選，天下想望風采，雖牛童馬走亦能道麻九疇姓名。正大三年，右相侯蕭公、趙禮部連章薦知幾可試館職，乃賜盧亞榜第二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知幾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未幾謝病去。作詩工于賦物，如《夏英公篆韵》及《手植檜印章》等詩可見也。字畫正書八分皆有功。詩最其所長，少時猶失持擇，近詩精深峭刻，似其爲人，他文不及也。【略】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日名重天下，耆舊如閑閑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也。壬辰歲遇亂卒，年五十。

《歸潛志》卷二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草書，能詩，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勵，爲趙閑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郿、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芩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具知知幾爲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復以病去，居郿。久之，北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妻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爲兵士所得，驅之比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爲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遊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爲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爲《易》學，與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郿城，日與唱酬爲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爲御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爲有司，因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爲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爲趙閑閑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幷詩云。

《金史》卷一二六《麻九疇傳》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郿、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于《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

然。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絀，士論惜之。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乃知嘗師九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之，特賜盧亞牓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太祝，權博士，俄遷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頃之，復謝病去。居鄠城，天興元年，大元兵入河南，挈家走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疇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名醫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爲潤色其所著書。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耆舊如趙秉文，以徵君目之而不名。

《**大金國志**》**卷二九**《**麻九疇傳**》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甯懼父邪？」章宗大奇之。弱冠住太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遇亂卒。

紀事

《**續夷堅志**》**卷二**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甯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鴛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鳳皇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耆舊如閒閒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歸潛志**》**卷九**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稅，何須雨裏太倉皇。尋思此箇人間世，畫出人來也著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耶？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詩藪**》**雜編卷六**　麻九疇，字知幾，博通五經，尤長《易》、《春秋》。文精密奇健，詩亦工。明昌以還，稱神童者五，太原常添壽四歲能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立，晚尤邃於醫。

劉勳

論述

《**元夜陰晦**》《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少宣詩「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及此首皆溫雅，無傖父面目。

傳記

《**中州集**》**卷七**《**劉勳**》　勳字少宣，本出洛陽，元魏遷洛陽二十萬家實雲中，故其父祖而上爲雲中人。至少宣客居濟南，樂其風土，遂占籍焉。少日住太學，與兄譙庭老俱有聲場屋間。南渡後專於詩學，往往爲人所傳。其先世本衣冠家，風流蘊藉，都無科舉氣，見于文字者亦然。嘗有詩云：「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刁斗厭寒更。人憐直道違時好，自喜閑身與世疏。擊築漫流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心。」《濟南》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云：「船行着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百和香薰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

時。」此類甚多。少宣長於尺牘，落筆皆有可觀。其樂府如「暮鴉庭院春陰淡」之句，尤可喜也。

《歸潛志》卷三　劉勳少宣，雲中人，初名訥，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工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數與余先子唱酬。爲人俊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概尖新，長於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著色屏風裏，舟在迴文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闕無人繼敢言。」送余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酒債杜工部，新有詩聲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曾著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山，馬蹄亂雹響柴關。何時得個茅菴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畫馬》末云：「神物世間尋不見，五陵春草色萋萋。」仲兄譙，字庭老，亦好古，作詩不凡。

《帶經堂詩話》卷一四　《歸潛志》載劉勳少宣濟南詩云：「舟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勳初名訥，字辯老，雲中人。

藝文

《中州集》卷六劉從益《次韵劉少宣》　旅窗蝶夢曉驚迴，默數流年祇自哀。與世迂疏甘袖手，及身強健且銜杯。桐彫翠葉看看盡，菊着黃花旋旋開。杖履南庵訪幽事，秋光滿眼送詩來。

王彪

《歸潛志》卷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爲文頗馳騁波瀾。性疏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其文，以爲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爲應奉，遷修撰。出爲平涼府治中，入爲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食乏，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白雲中含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煙白鷺洲。」亦可喜也。

高斯誠

《歸潛志》卷五　高斯誠法飈，大興人，至寧〔九〕〔元〕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爲詩文恬澹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爲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構之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菴。與余先子善。

張仲安

《歸潛志》卷五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爲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爲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爲應奉，秩未滿卒，士論皆惜之。

雷淵

論述

《歸潛志》卷一　公博學有雄氣，爲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叙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略】嘗爲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爲珍藏。發書，頃刻

數十軸，皆得體可愛。

《京叔將拜掃于陳徵言為贈老懶廢學茫無所得獨記其與屏山雲卿襟期所在者非以為詩也》《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文章論理不能見道，論事不足經世，所謂雕蟲之技耳。詩亦須有關性情風化，乃不苟作。拈弄蟲魚，批抹風月，何益世道，且有害矣。是詩所論，眞能見其大者，不必河漢其言。

《贈陳司諫》《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曠而不俗。

《洛陽同裕之欽叔賦》《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感慨遙深。

傳記

元好問《雷希顏墓銘》　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略】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冑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杰，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略】銘曰：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世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掩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鯤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償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並，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金史》卷一一〇《雷淵傳》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略】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于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略】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大庚寅倒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然亦不能變也。爲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笞州魁吏，州檄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中州集》卷六《雷御史淵》（存目）

紀事

《歸潛志》卷一　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云：「將迎間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曰：「菴中偃卧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齁齁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于冰，千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鬅鬙。」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

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連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

又卷八　雷翰林希顏爲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石，猶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爲」之言。

又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眞。若自作史，則又異也。」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又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略】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爲題所窘也。閑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山河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沒，鴈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李欽止云：「連朝倥傯簿書堆，辜負黃花酒一盃。」

又卷一〇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黌伯翼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爲其鄉人通請托也。

《**全金詩**》卷二〇引《**恆岳志**》　紫芝峪在望仙嶺東北，常產紫芝，故名。金雷淵有詩。

藝文

《**中州集**》卷五陳規《**送雷御史晞顏罷官南歸**》　五事前陳志拂劘，屹如砥柱閱頹波。一塵共惜延年去，三黜何傷柳季和。運蹇仕途如我老，激昂衰俗在君多。扁舟南去知難戀，萬頃煙波一釣蓑。

又卷六冀禹錫《贈雷御史兼及松庵馮丈》　平生疾惡如風手，力振臺綱事所難。人道千鈞羞射鼠，我憐衆煦解漂山。明時士論知無負，晚歲交盟豈易寒？見說松前茹芝老，白雲倚杖待君還。

元好問《寄希顏二首》　僵卧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廛新。悠悠華屋高貲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粗疏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鴈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持兩螯。

又《希顏挽詩五首》　官銜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傅去，空勞明主識蕭生。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爲千載計，江山長惜萬夫雄。萬古文章有正傳，驊騮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趺在，會有人尋下馬陵。

又《過希顏故居四首》　缺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道邊孤塚可憐生。　鶴蓋成陰着處同，一時人物酒杯中。臣門如市心如水，世俗論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唯有區區在，地下纔應識此心。

李夷

《**中州集**》卷七《**李夷**》　夷字子遷，後改名俶，宛丘人，苦於作詩。賦古鏡云：「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歇。一鞭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蝕背花昏，蹄涔駭龍蹲。鬚髯怒欲張，縮手不敢捫。」又云：「壽光閱人多，曾有此客否。」欽叔諸人甚愛之。

《**歸潛志**》卷二　李夷子遷，後名俶，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

爲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爲人介特，自守不羣，然尚氣使酒，剛甚。平居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爲文尚奇澀，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爲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爲陳幕，一見喜之，爲延譽諸公間，後爲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爲魁。若侯季書、雷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嘗爲哀詞道其爲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壠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涔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著手捫。星環紫極位，劍外十三字。細看清用文，溟漠君墓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神物污難久，一日落吾手。壽光閱人多，嘗有此客不？呵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風面，泉下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挲一面銅，便有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竟憑誰識抉雲材。」又《贈赤腿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酒錢麤。」

《**全金詩**》**卷二〇劉從益《酬李子遷》** 曾著朱衣侍冕旒，忽乘羸馬出皇州。青山有約攜琴往，白髮無成把鏡羞。卻笑張儀誇舌在，不妨巢父有詩留。柳湖莎徑東南夢，又見兒童迓細侯。

李純甫

論述

王若虛《慊之純》三 雋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泪沾巾。

《**歸潛志**》**卷八**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先人，先人以趙論爲是。

又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剌底，人難及也。」【略】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略】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眞文字。」亦陰譏云。

又卷一〇 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雜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今刻石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爲葛藤。古來蘇、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爲戒。」

傳記

《**中州集**》**卷四《屏山李先生純甫》** 純甫字之純，弘州人，承安年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爲舉子日亦自不碌碌，于書無所不閱，而于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爲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能悉其精微。既而取道學書讀之，著一書，合三家爲一，就伊川、橫渠、晦庵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髮不相貸，且恨不同時與相詰難也。性嗜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眼花耳熱後，人有發其談端者，隨問隨答，初不置慮，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傾河瀉江，無有窮竭。好賢樂善，雖新進少年游其門，亦與之爲爾汝交，其不自貴重又如此。迄今論天下士，至之純與雷御史希顏，則以中州豪傑數之。

《**歸潛志**》**卷一**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略】公幼穎悟異常兒，初爲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逾冠擢高第，名聲燁然。爲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奇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朮虎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

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爲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士論惜之。【略】居閑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爲事，嘯歌相羊，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璨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歡，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爲當世龍門。

《金史》卷一二六《李純甫傳》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于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上奇之，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及大元兵起，又上疏論時事，不報。宣宗遷汴，再入翰林。時丞相高琪擅威福柄，擢爲左司都事。純甫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既而高琪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汴，年四十七。純甫爲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嘯歌相羊，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然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

紀事

《歸潛志》卷八　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獎譽教爲狂。」【略】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又卷九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啗，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又　李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裩。」譏其多爲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腳不作溫。」譏其侍妾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又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如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粃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爲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爲諸儒所攻。興定間再入翰林，時趙閑閑爲翰長，余先子爲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日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玄政自伯陽孫，佞佛眞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扳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

又卷一〇　屏山南渡後文字多雜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略】又多爲浮屠作碑記傳贊文，往往詆訾吾徒，諸僧翕然歸向，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夫覽之多慍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鏤，何預我耶？」後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閑閑爲塗剔其傷教數語，然板竟不能起。今爲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又　屏山又談趙閑閑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章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爲人讒間，頗厭怒，如劉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時坐謗議朝政謫外官，其後路侍御鐸、周戶部昂、王修撰庭筠，復以趙閑閑事謫紲。【略】其後趙公以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起，實夫子爲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夫，不得早調元。株逮及見紲，公獨擁朱幡。」蓋訐其舊事也。

又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

士，後見其鋒芒氣勢，恐其害己，甚憚之，常爲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爲李有鈎距，劉談論鋒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爲笑。

著錄

《**歸潛志**》**卷一**　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藁」，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

《**金史**》**卷一二六《李純甫傳**》　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教所貶云。

《**詩藪**》**雜編卷六**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人。幼穎悟異常，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所著《老》、《莊》、《中庸》、《鳴道集解》數十萬言。今《鳴道集解》尚散見釋氏書。

《**千頃堂書目**》**卷一一**　李純甫《中國心學》。

又卷二九　李純甫《內稿》，論性理及關佛道二家者。《外稿》，應物文字。字之純，弘州人，承安□年進士，仕至尚書右司都事。

藝文

李純甫《李翰林自贊》　軀幹短小，而介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蝨公侯。言語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癡，而挽回萬牛。寧爲時所棄，不爲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

王若虛《憶之純》　幼歲求眞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驚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欲生塵。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遙。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雋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中州集**》**卷七史學《哭屏山**》　張侯新作九原人，梁子今爲戰血塵。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元好問《李屏山挽章》　世法拘人蝨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白也風流餘酒樽。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博士眞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王賓

《**中州集**》**卷七《王亳州賓**》　賓字德卿，亳社人。貞祐二年進士，由虹縣令入爲尚書省令史。壬辰京城受圍，亳州爲單父軍楊春所據。春以事出，德卿與故譙縣尉王進反正，朝廷授進集慶軍節度使，德卿同知使事。明年夏六月，車駕幸蔡，道出于亳，德卿逆謁，上與語，慰勞者久之，詔行六部尚書事，仍賜世爵。後數日，部曲崔七輩以軍食不給，送款執德卿與副使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拜，泣涕不休，德卿毅然無所屈，大呼曰：「但殺但殺，不能從汝也。」是日遇害。德卿學詩甚力，故所得亦多。如「風生傳令箭，星落受降城」，「煙外暮鐘催倦馬，林間殘照聚歸鴉」，「倉小軍爭米，村荒虎食牛」。又《贈剛上人》云：「楞嚴讀罷爐烟冷，澹坐山堂閱世人。」《言懷》云：「功名不到書生手，坐撫吳鈎惜壯圖。」《題馬丘寺壁》云：「落葉擁窗僧入靜，孤燈穿屋客吟秋。」人甚稱之。

《**歸潛志**》**卷三**　王賓德卿，亳州人，擢第，爲虹令有聲。入爲省掾，坐事罷。遭亂還鄉，會兵變，賓起率衆據城。後屬金亡，已而見殺。爲人詼諧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上先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又卷九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略】召拜監察御史，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謂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舉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張文舉，收拾閒雲返故山。」

《金史》卷一一七《王賓傳》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有謀畫。初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尋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鄉里。天興元年正月，亳州軍變，節度使粘哥荊山出走，楊春以州出降，【略】賓與前譙縣尉王進、魏節亭、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略】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略】六月，哀宗遷蔡，賓奉迎於州北之高安，上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略】時亳之糧儲不廣，賓等常吝惜，軍士以此歸怨。及運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張）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擐甲譁譟登樓，【略】即拽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但殺，但殺。」乃並害之。

崔禧

《歸潛志》卷四　崔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于史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爲翰林待制，與閑閑、屏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宋景蕭

《中州集》卷八《宋景蕭》　景蕭字望之，濟川族孫，正大六年進士。辟令秦安，未赴遭亂。望之於劉景玄爲外兄，故其詩頗獲沾丐，嘗有「荒山銷盡古今魂」之句，詩家稱焉。

元好古

元好問《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銘曰：賈傅南州，鵩鳥告凶。買臣歌謳，厄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欵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窮巷抱書，薇藿不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中州集》卷一〇《敏之兄》　敏之諱好古，性識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闚。年二十就科舉，時先東岩君已捐館，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爲甚切。及再上不中，意殊不自聊。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狷介得疾。【略】未幾沒于北兵之禍，年三十一。

《續夷堅志》卷一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廓，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元好問《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歎，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沈。冉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勝任。鞭影驚疲馬，鐘聲急暮禽。踟中無曠迹，喧外有幽尋。夢失名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屋過雲深。春雨蔬成圃，秋霜柿滿林。樹陰涼拂席，花氣澹盈襟。宿鷺窺晨汲，孤猿伴暝吟。溪僧時問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寄售，臨觴得緩斟。阿兄

團聚日，曾語百年心。

劉昂霄

論述

《**趙村遺望**》《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從少陵「寒風疏草木，旭日化鷄豚」化出，而別有景趣。（山河半夕陽）指國家輿地而言，非寫景也，觀結語可見。

傳記

元好問《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儒，多稱道之。【略】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略】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略】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略】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於永寧之寓居。【略】銘曰：深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峨峨。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中州集》卷七《劉昂霄》 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陵川人。父兪字彬叔，明昌二年進士，仕爲承發司管勾。泰和中余識景玄於太原。人有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能背誦者，余未之許也，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目無脫遺。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謂承平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稱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而景玄病不起矣。臨終夢賦《山泉》云：「帶雲縈遠澗，和月到疏林。」又云：「萬里馮唐老，中年賈傅歸。」未幾下世，年三十七。

《歸潛志》卷三 劉昂霄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游，又與雷希顏、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水間。踰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銷磨詩硯裏，河山浮動酒盃中。迢迢萬里乾坤眼，凜凜千年草木風。」元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詩藪》雜編卷六 劉昂霄，字景玄，聰敏絕人，學無不窺。細瘦不勝衣，幅巾奮袖，詞鋒如雲。

藝文

元好問《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著書來約對牀。甚喜樵夫與爭席，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秦山引興長。奮袖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簿吏復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去歲大爲催科所困）。

又《存沒》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辛愿劉昂霄）

張邦直

《歸潛志》卷五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

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六年，從趙閑閑游，性樸澹好學，尤善談論，人多愛之。閑閑本注《太玄》，子忠嘗言親受于關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辨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衆。束脩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以聲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後先子下世，有挽詩云：「桃李雙堯舄，風霜一多冠。才華驚世易，勛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下玉棺。傳家有賢子，文或似歐韓。」甚爲諸公所稱。先子歿，與余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敝衣襤縷可憐。已而聞鬻卜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爲回鶻所毆。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

李節

《**中州集**》**卷七**《**李扶風節**》　節字正臣，涇州人，呂造牓進士，以詩名關中。資性滑稽，談笑有味，而臨事以幹局稱，歷威戎、扶風令。初名守節，哀宗即位，去「守」字，哀宗知其名，謂侍臣言：「吾不欲人避上一字，李守節何故避之？」良久曰：「臣子敬君，避之亦可。」正臣有詩云：「棓頭打出和羅米，丁口簽來自願軍。」讀之則時政可見矣。

宋九嘉

論述

《**蓮社圖**》　《中州集》卷六元好問注：飛卿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辭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淵明挽不來」之句，蓋自況也。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飛卿不喜佛法，詩蓋以自況。學士信道不篤，往往逃入異端，談空說玄，借作歸宿，或竄附講學，或闌入文詞，習氣可厭。淵明不投蓮社，豈非卓然自信有砥柱之力與？此固不獨寄托深微也。

傳記

《**中州集**》**卷六**《**宋內翰九嘉**》　九嘉字飛卿，夏津人，黃裳榜進士乙科。歷蘭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皆有能聲。入爲右警巡使、應奉翰林文字。正大中病失音，廢居，歿于癸巳之禍。嘗有詩云「浩歌風露下，醉袖拂南山」，又《題壽安煙霞亭》云「妝巒土壁紅千點，界畫銀沙綠一鉤」，其才藻略見矣。

《**歸潛志**》**卷一**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遊太學，有詞賦聲。從屏山遊，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初擢高第，歷關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爲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爲延安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爲南京右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爲應奉，得風疾引去，遭亂北還，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爲人剛直，英邁不羣，能政能文，甚爲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予每從之遊。亂後，予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邇，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予橐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爲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遊，常與爭辯。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愼無以佛老乃嫂之也。」屏山持之，示交遊以爲笑。其後西行，予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

《**金史**》**卷一二六**《**宋九嘉傳**》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沒于癸巳之難。

《**詩藪**》**雜編卷六**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

紀事

宋九嘉《被檄從軍》 不巾不襪柳蔭行，朝醉南村暮北莊。一旦捉將官裏去，直驅盲馬陣中央（即所乘盲馬而言）。

藝文

趙秉文《送宋飛卿二首》 雄豪而妙秀而文，不獨吾云人亦云。賀監早知仙李白，薛宣那得吏朱雲。秋風汴水傷今別，明月邠郊與子分。瘦李（之純）髯雷（希顏）隔存沒，只愁詩壘不成軍。未能免俗聊從宦，遙望孤雲望舊廬。不樂徑歸眞吏隱，得閑隨分寄僧居。關山牢落三年夢，行李蕭條一束書。想見蓮花峰下過，路人遙指倒騎驢。

張著

《中州集》卷七《張著》 著字仲揚，永安人。泰和五年以詩名召見，應制稱旨，特恩授監御府書畫。

《中州集》卷七劉勳《讀張仲揚詩因題其上》 布衣一日見明君，俄有詩名四海聞。楓落吳江眞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

李澥

《中州集》卷七《李澥》 李澥字公渡，相人。少從王內翰子端學詩，能行書，工畫山水，就所長論之，詩爲長。性寬緩，笑談有味。居京師十五年，日遊貴人之門，所至以上客延之。善處世，不爲人所忌疾，雅有前輩典刑。累舉不第。年六十餘，卒於通許陳留之間。

《歸潛志》卷三 李澥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峰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於黃華，與趙閑閑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下也。興定末，與余同試開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爲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答云：「瓶有儲糧鬢有絲，蹉跎歲晚坐書癡。輞川畫隱王摩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尚陪新進士，主文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決魚龍陣，未必尖錐勝鈍錘。」士林相傳以爲笑談。

《圖繪寶鑒》卷四 李澥字公渡，相州人。能行書，工畫山水。

宋濂《題史內翰書》 澥字公度，湘水人也，少學詩於王內翰子端，亦工行書，不失前輩典型。累舉不第而卒。

張珏

《中州集》卷七《張珏》 珏字子玉，河中人。父鉉，字鼎臣。大定中第進士，仕至同知定國節度使事。子玉刻意於詩，五言其所長也。如《初至華下》云：「老雨梧桐夜，孤燈蟋蟀秋。」《客同州》云：「秋風留客館，夜雨借僧氈。」詩人喜稱道之，至有張五字之目。集號《韋齋》。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張珏《韋齋集》。字子玉，河中人。

張本

《中州集》卷七《張內翰本》 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二年進士，工於大

篆及八分。四十歲後學詩，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從曹王出質，客居燕京長春宮將十年，後游濟南病卒。

《甘水仙源錄》卷七《**訥庵張先生事蹟**》先生諱本字敏之，觀津人。幼年與眞常李眞人爲同舍生。初，眞常之入道也，先生以嗣續規之，既知牢不可奪，乃各言所志而訣。貞祐二年，先生中詞賦高第，平生工於大篆及八分，作詩殊有古意。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遂隱爲黃冠，居燕京長春宮僅十年。時眞常掌道教，兄事如昔盡禮，給養之。後游濟南，翛然而化。

衛承慶

《**感興**》《歷代詩發》卷三一：淺語正佳。

《**中州集**》卷七《**衛承慶**》承慶字昌叔，襄城人。父文仲，承安中進士，以孝友淳直稱於鄉里，官至文登令，年七十餘卒。臨終沐浴易衣冠，與家人訣，怡然安坐，誦東坡《赤壁樂府》，又歌「人間如夢」以下二句，歌闋而逝。昌叔資冲澹有父風。及識路宣叔、王逸賓、文伯起，故其詩似之。

崔　遵

《**中州集**》卷七《**崔遵**》遵字懷祖，北燕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同知武安軍節度使事。懷祖事繼母孝，與人交有終始，遲重少語，未嘗及人短長。少日在太學有賦聲，南渡後不就舉選，居崧山二十年，課僮僕治生，生理亦粗給。前輩如趙吏部子文、張左丞信甫、馮亳州叔獻，或懷祖丈人行，皆與之詩酒往來。懷祖喜賓客，有蘊藉，從容文雅，使人久與之處而不厭也。嘗有《宿少林》詩云：「青山已有十年舊，小雪又爲三日留。」其他往往稱是。

《**歸潛志**》卷三　崔遵懷祖，燕人，父建昌萬卿，名進士。懷祖少有詞賦聲，所交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爲，居嵩山下，以讀書作詩爲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爲兵所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舊，小雪又爲三日留。」元裕之稱之。

元好問《**示懷祖**》憔悴經年卧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潘岳，人笑藍衫似來和。狗盜鷄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兒童扣角歌。

李過庭

《**讀公孫弘傳**》《歷代詩發》卷三一：立論甚確，不能復置一詞。

《**中州集**》卷八《**李宜陽過庭**》過庭字庭訓，武亭人。貞祐二年進士，歷宜陽、永寧、滎陽三縣令，所去見思。入爲右曹掾，斷獄寬平。當妖賊李亨首坐，所詿誤數百人，皆從輕法。正大中擢右三部司正，終於昌武軍節度副使。少日從太原王正之學，故詩文皆有可觀。人初與交者多不能合，久之知其爲淳質長厚人也。壬寅四月暴卒于東平。

李天翼

《**中州集**》卷八《**李鑒院天翼**》天翼字輔之，固安人。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遷右警巡使。汴梁既下，僑寓聊城，落薄失次，無以爲資。辟濟南漕司從事，方鑿圓枘，了不與世合，衆口媒蘗，竟罹非命。輔之材具甚美，且有志於學，與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予謂天道悠遠，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

張德直

《**中州集**》卷八《**張戶部德直**》　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張楫榜登科，以當川令致仕，有《松堂集》行于世。【略】伯直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簿，辟藍田令。秩滿，父老詣行臺留再任，去之日爲立生祠。移沔、池、通、許，召補省掾，選授右警巡使。終於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

馮辰

《**中州集**》卷八《**馮辰**》　辰字駕之，臨潼人。貞祐三年進士，辟涇陽令。九歲知作詩。

王世昌

《**中州集**》卷八《**王世昌**》　世昌字慶長，寧州人。貞祐三年同進士出身。以信都丞致仕。

曹恆

《**歸潛志**》卷三　曹恆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婿也。少讀書，不喜爲科舉計。性孤介，不肯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爲作賦記之，又好收古人書畫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謙，擢第。

商衡

元好問《**商平叔墓銘**》　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略】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略】再辟武原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略】〔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略】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略】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

又《**翰苑英華中州集序**》　商右司平叔衡嘗手抄《國朝百家詩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爲附益之者，然獨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略】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爲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第之。

王渥

《**中州集**》卷六《**王右司渥**》　渥字仲澤，以字行，興定二年進士，調管州司候，不赴。壽州防禦使邦獻、商州防禦使國器、武勝節度庭玉愛其才，連辟三府經歷官，在軍中凡十年。舉寧陵令，未赴，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服除，復授寧陵。正大七年，朝廷與宋人議和，擇可爲行人者，仲澤以才選，凡再至揚州制司，宋人愛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使還，以寧陵課最遷一官，入爲尚

書省掾，三月即授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八年院廢，權右司郎中。中牟失利，不知所終。仲澤博通經史，有文采，善談論，工書法，妙于琴事，詩其專門之學。人物楚楚，若素臣于朝，吏事則與冀京父相上下，其辨博又屏山所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嘗與余行內鄉止中，馬上賦詩云「霜風十月餘，千山錦崢嶸」，又《九日登潁亭見寄》云「茫茫襄城野，歲晏多風埃。野田半已荒，草蟲鳴更哀。西風吹白雲，大隗安在哉！七聖之所迷，而我胡爲來？我本林野人，初無經世材。失身鞍馬間，坐令雙鬢摧。安得元紫芝，共舉重陽杯。詩成西北望，九山鬱崔嵬。」此詩脫遺處不復能記憶，讀之尙可以見斯人胸懷之仿佛。

《歸潛志》卷二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爲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爲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回，爲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歿于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于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遒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淡，干戈橫絕自滄州。」又《贈李道人》云：「簿領沈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金史》卷一一一《王渥傳》 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寧陵令，有治迹。入爲尙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還，爲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爲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元好問《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又《四哀詩・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歧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贖褒忠義，誰爲幽魂一發揮。

高永

論述

《跋貢天升所藏段志寧山水》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爽健自喜。

傳記

《中州集》卷九《高永》 永字信卿，出于盤陽大族。父元字善長，教信卿作舉子讀書，略通即棄之去。爲人不顧細謹，有幽并豪俠之風，賓客入門，則盡家所有者爲具，不爲明日計，人以此愛之。貞祐初避兵太原，與李長源居于廣平寺，有盜穴牆而入，長源性恇怯，聞騷窣聲，噤不敢語，盜盡挈信卿所有而去。長源徐曰：「綠林之子至矣。」於是信卿生理大狼狽。南渡居嵩州，出入屏山之門，其學遂進。初名夔，字舜卿，又名揆，屏山改焉。【略】信卿皆與之游，故其詩豪宕譎怪，不爲法度所窘。有《冰柱》、《雪車》、《風調》、《觀咀龍》篇及《大雨後見寄》，可概見矣。正大壬辰病沒於京師，年四十六。

《歸潛志》卷三 高永信卿，漁陽人。倜儻尙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談兵，文辭豪放，長于論事。嘗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爲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菴。

元好問《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年移家入城市，甑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迺翁延客着上座，兩兒已復遭揶揄。三冬兔園冊，牧豎叫語粗。溼薪煙滿眼，破硯冰生鬚。賣符與行藥，不養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劍，二十了陰符。平生結交王與李，袖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膽誰不知？不能

拔劍斫蛟鰐，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爲堅坐守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爲鼓嚨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疏。

僕散汝弼

《蓼風詞話》卷四　金古（齋）〔齊〕僕散汝弼，字良弼，官近侍副使。《風流子・過華清作》云，【略】正大三年刻石臨潼縣。今存。詞筆藻耀高翔，極慷慨低徊之致。其「浴酒發春」、「笑波生媚」，句法矜鍊，雅近專家。唯起調云「三郎年少客」，則誤甚。案唐玄宗生于光宅二年乙酉，而楊妃以天寶四年乙酉入宮，玄宗年已六十一，何得謂「三郎年少」耶？「但淚滿關山」，「但」字襯。

劉汝翼

元好問《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川鄒平人。【略】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藉甚。貞祐四年，以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丁母彭城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令。【略】考滿，換洛陽令。【略】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爲戶部員外郎。【略】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老，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略】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等倫，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略】銘曰：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涖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眞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類瑕，內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饟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敢譁。庶疫剛癉公禁訶，流離顚沛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峨，百未一試老潤阿。不龍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誇，劉宗淄川其未涯。

王敏夫

《中州集》卷九《王敏夫》　敏夫五臺人，作詩工於賦物，甚爲趙宜之所稱。

許　蛻

《中州集》卷九《王敏夫》　雁門前輩中有許蛻子遷，以《武皇廟》詩著名。又《酒渴》後四句云：「眼底恨無雲夢澤，胸中疑有沃焦山。南窗花影三竿日，指點銀瓶照病顏。」有集傳河東，往往稱此。

王利賓

《中州集》卷九《王利賓》　利賓字茂實，襄城人。樸直純素，作詩有古意，似其爲人，然亦未嘗以示人也。家與衛昌叔鄰居，而不相往來，計平生所交，唯不肖而已。予一日過襄城，知茂實病，就卧內候之，乃見壁間所黏五言古詩十數首，竄改重疊，往往可傳，然後知茂實所以交予者，特以詩故耳。渠既不言，予亦無從知之，惜（登）〔當〕不謄寫，今忘之矣。

倪民望

《中州集》卷九《王敏夫》　倪民望字具瞻，屏山所謂「倪侯頭如筆，其鋒不可當」者。有《種松》詩云：「種松莫種柳，種柳莫種松，堅脆非所計，雅俗寧與同。可是種松無隙地，卻教憔悴柳陰中。」

李忠

《中州集》卷九《王敏夫》　李忠直卿，賦雪云：「不將柳絮春風比，好作梨花月夜看。」

孫益

《中州集》卷九《孫益》　益字德裕，秀容人，嘗從先大夫學詩。

馬舜卿

《中州集》卷九　舜卿名肩龍，以字行。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又號興中馬氏。【略】舜卿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人有告宗室從坦殺人。從坦字履道，一時賢將帥，處猜嫌之地，人以爲必死而不敢言其冤。舜卿以太學生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方今人物，無有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于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耶，舜卿對：「臣知有從坦，而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冤，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舜卿東平錄事，委行臺試驗。宰相侯莘公與之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篋中搜得軍馬糧料名數及利害事目，疑其奸人之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命出之。正大四年冬，薄游鳳翔，德順州將愛申以書招舜卿，舜卿欲往，鳳翔總管以敵兵勢甚張，吾城可恃，德順不可守，勸勿往。舜卿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我往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死也。」乃舉行橐付族父明之，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義兵七八千而已，州將假舜卿鳳翔總管判官，守禦一以委之。凡受攻百日，食盡乃陷，軍中募生致之，不知所終，時年五十三。詔贈某官，配食褒忠廟。舜卿年少時過襄垣，題詩酒家壁，辭氣縱橫，時輩少有及者。如云：「玉鞭再過長安道，人面依前似花好。殷勤勸我梨花春，要看尊前玉山倒。」他語類此。

張瓘

《中州集》卷九《張瓘》　瓘字君玉，大名朝城人。嗜作詩，年已老而刻苦殊未減。爲人謹愿有禮，見稱諸公間。卒年六十八。

邢安國

《中州集》卷九《邢安國》　安國字仲祥，沁州武鄉人。少日有賦聲。四十歲後即不應科舉，以詩酒自娛。避亂客泌陽十餘年。後北歸，備極艱苦，其見於詩者如此。往時李長源傳仲祥《柳花》一詩，渠甚愛之。今以《丹崖集》校之，與傳者不同，當是長源曾與商略之耶？

徐好問

《中州集》卷九《徐好問》　好問字裕之，永寧人。

曹用之

《中州集》卷九《曹用之》　用之歸德人。幼有賦聲，屢中甲乙，詩亦有功。嘗戲作鬼仙語云：「瀏瀏竹間雨，熒熒窗下燈。相逢不相顧，含淚過巴陵。」詩有本事，中山楊正卿能道所以，然眞人作鬼語也。

趙達夫

《中州集》卷九《趙達夫》　達夫太原人，性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南渡後居緱氏山中，安貧守分，故終世窮悴。壬辰之兵遇害。

聶天驥

元好問《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略】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爲尚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略】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略】銘曰：巖牆之死，非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概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歸潛志》卷五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沉靜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興定初爲省掾，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後平涼帥辟爲經歷官，軍敗，同其帥被責，俄擢左司員外郎。天興改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元吉與焉。崔立之變，二執政死，元吉亦被創甚，歸卧于家，旬日不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適以寡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時人傷之，虞鄉麻革信之爲作《聶孝女傳》。

《金史》卷一一五《聶天驥傳》（存目）

秦志安

元好問《通真子墓碣銘》　通眞子諱志安，字彦容，出於陵川秦氏。【略】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略】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眞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崧、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略】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略】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眞子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仙》、《婺仙》等傳附

爲。起丁酉，盡甲辰。【略】寶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成，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略】蛻形於所居之樗櫟堂，得年五十有七。【略】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萬鍾

《中州集》卷七《王萬鍾》　萬鍾字元卿，秀容人。父甫，字用之。【略】元卿少有逸才，讀書有後先，不欲速成，詩文閑適，似其爲人。客至，清談終日，人不敢以俗事溷之。與同郡田德秀齊名，號「王田」。評者謂規製宏博，王不及田，而瀟灑無塵土氣，田亦非王比也。元卿嘗有詩寄予關中云：「千里呂安思叔夜，二年社燕伴秋鴻。」賦梅花云：「漢宮月下三千額，好在春風一抹痕。」哭吾兄敏之云：「蘭逕水流三月暮，桂林風落一枝春。」古詩尤蕭散有自得之趣，兵火中皆亡失之矣。初，用之聞北兵入塞，即以吾州爲不可守，去之太原，五年不敢歸。貞祐二年州破，死者十餘萬人，而用之亦以是日病歿於太原，較其時皆三月三日已時也。人謂用之先見固可稱，然生死定數，亦自不能免云。元卿父歿之後，與其兄居于平晉之金城里。明年兵復至，兄被害，元卿欲收葬之。時游騎充斥，親舊勸勿往，元卿持不可，曰：「兄死不收，留此身欲何用耶？」流涕而去，尋亦被禍，時人甚哀惜之。元卿長予一月，死時年二十七矣。

王國綱

《金史》卷一二六《王元節傳》　〔王元節〕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吏事。爲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校，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安三年，試補尚書吏部掾，未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聞其材幹，興定三年特召爲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勒留凡三考，出爲同知申州事。無何，召爲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蓋知其材器故也。開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與大元軍戰敗績，哀宗遣國綱乘上廐馬，徑詣河中問敗軍之由，還至中途，值大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許　國

《歸潛志》卷五　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澹，不銳仕進，居盧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爲南京豐衍庫使，傾家貲市書，後告歸。趙閑閑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敝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亂，病卒。

元好問

論　述

綜　論

元好問《寫真自贊》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量、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眞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摩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又《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後

世何須揚子雲。

又《解嘲二首》 鴟後花前日月閒，頗思罇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州客，誰在花花綠綠間。詩卷親來酒醆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

又《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悞半生。不畫幼輿巖穴裏，野麋山鹿欲何成。

李冶《中統本元遺山集序》 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齔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棋，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歿。【略】余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爲？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龜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蝟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于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身往，此非君之遺恨也邪？

徐世隆《元遺山集序》 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魏晉之間，幾三十年。其述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泛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

杜仁傑《遺山先生文集後序》 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鑪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飯飣，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駔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百年後當有揚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

郝經《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眞耶？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耶？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問傳》 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劇，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幷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

王鶚《元遺山集序》 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群書，且多與名士游，故于蚤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書自名一家，其于古調樂府爲尤長，不惟可以進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傯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間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叙事之工，概可見矣。

余曮《至順本元遺山集序》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髫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于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巋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陵轢蘇、黃，殆非虛語。

宋旡《續夷堅志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熙、豐間，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

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顯，叙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概見於末，文有史法。其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略】壬申歲之除，商邱宋牧仲虚書於沙頭白鷗眠處。

《續夷堅志》附錄吴道輔跋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勳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尚奇者，何期廣見聞。

儲巏《弘治本元遺山集序》　金本肅慎，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己任，網羅放失，輯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于匪人，薄于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兹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剟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于千百，未必盡章聞于後世也。【略】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歌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于遺山，嚮慕尊稱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其用，且戹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

李瀚《弘治本元遺山集序》　先生自幼學至于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于流移奔播，無一念一時而不在于文，故能出入于漢魏晉唐之間，偃然以其文雄一國。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詞家輩出。崔立之變，駢首死難，先生歸然獨存。金亡，隱晦自全，而其名益盛。元初學者，宗之爲依歸，作《金史》者，稱其備衆體有繩尺，蔚爲一代宗工，殆非虚語。

魏學誠《康熙本元遺山集序》　史稱元遺山先生爲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豈非希世之奇寶歟？【略】遺山之文，入室韓、歐，詩則力追李、杜，而又能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爭嚮慕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略】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略】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裒輯紀錄，至百餘萬言。

趙翼《題元遺山集》　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裒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更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繆嗣寅《題元遺山集後》　英聲早歲震詞曹，老擅詩壇一代豪。夢裏華胥空想像，眼中瓊島賸牢騷。孤亭野史心同鄭，籬菊南山迹異陶。箕尾幸超塵世外，爵羅終不累名高。

方戊昌《光緒本元遺山集序》　《金史》載：遺山秀容人，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今讀其集，挾幽并之氣，存金源之遺，堅持高節，不仕于元，慨然以著作自命。文詩皆憲章北宋，直接長公。屹然爲一大宗。

《中州集》卷一〇元好古《讀裕之弟詩稿有驚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着蟬詩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驚藏深樹只聞聲，不着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諸郎，剖腹留書死敢忘。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　初予學詩，以數十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驚狠，無崖異，無婷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爲堅白辨，無爲賢聖癡，無爲妾婦妒，無爲仇敵謗傷，無爲聾俗閑傳，無爲瞽師皮相，無爲黥卒醉横，無爲黠兒白捻，無爲田舍翁木強，無爲法家醜詆，無爲牙郎轉販，無爲市倡怨恩，無爲琵琶娘人魂韵詞，無爲村夫子兔園策，無爲算沙僧困義學，無爲稠梗治禁詞，無爲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爲薄惡所移，無爲端人正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爲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爲《小亨集》者，祇以增愧汗耳！

段成己《遺山先生詩集引》　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

王惲《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　文鍵親承謦欬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筆，不放奎光到玉除。

劉秉忠《讀遺山詩四首》 劍氣從教犯斗牛，百川橫放海難收。九天直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北里笙歌勸酒杯，南鄰門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回。　青雲高興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　雲霞閃爍動霓旌，轟磕征鼙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孫子獨論兵。

《歸田詩話》卷中 元遺山在金末，親見國家殘破，詩多感愴，如云「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花啼杜宇歸來血，樹挂蒼龍蛻後鱗」，「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燕南趙北無全士，王後盧前總故人」，皆寓悲愴之意。至云「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不忘前朝之盛，亦可念也。

《南濠詩話》 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山谷云：「詩文惟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予謂今人之詩，惟務應酬，眞無爲而強作者，無怪其語之不工。元遺山詩云「從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知此病者也。

又 揚子雲曰：「言心聲也，字心畫也。」蓋謂觀言與書，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則言與書，又似不足以觀人者。元遺山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眞，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有識者之論固如此。

潘是仁《元遺山詩集十卷小引》 余讎校元詩，得金人元好問者。先生始齠能詩，甫冠名震，登興定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偃然雄橫一國。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而獲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莫紀，先生巋然獨存。金亡晦迹，至元初才名益盛，學者宗之，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郝陵川謂其薄風雅，窺李、杜，配蘇、黃，殆非虛語。先生在陝時所編《中州集》，人莫之覩，是集世無行本，今赴剞劂，俾海內騷雅始見先生之詩，而金元二世之夷遂得稍掩其陋。

《詩藪》雜編卷六 元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奇崛而絕雕鏤，巧縝而謝綺靡。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幷之氣，蔚爲一代宗工。

何季穆《讀遺山集詩》 滄海橫流著此身，中原天日照桑臣。明昌大定三生夢，欽叔希顏一代人。野史亭中遺汗簡，讀書山下起埃塵。幽蘭灰燼今何在，千載空餘老角巾。

《老生常談》 元遺山《宣和雲峽石》云：「薰蒸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剝裂雯花漬秋月，辛苦詩仙費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窗玲瓏。飛墮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又：「膏血綱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爲誰洗。」此種精鍊實爲集中上乘，學遺山正當如此著力。若「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以及「半空擲下金芙蓉」等句，倣去便覺省力容易，然後人已用之爛熟矣。學者作詩先讀李、杜、韓、蘇，若自家才氣實在平弱，未必不知難而退，試取遺山之學前人者讀之，當有彼丈夫之想，鼓氣而前，終當有濟。

《柳亭詩話》卷一〇 元遺山《壬辰紀事》詩：「複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此金哀宗天興元年語也。至癸巳，則哀宗奔河北，又奔蔡州，故曰：「只知灞上眞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而續歌有「虞虢分明在眼中」之句，謂孟珙帥師以會元人也。迨乙未，則完顏氏之社屋矣，有曰：「四壁舊聞懸磬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此野史亭之所由作也。他若《衛州感事》曰：「劫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過羊腸坂》曰：「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繆悠惆怅，以結金源百二十年之案云。

《帶經堂詩話》卷四 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

沈德潛《書元遺山詩後》 遺山仕值哀宗日，詩帶蒼涼幽咽聲。雲外迴瞻故宮闕，行踪仿佛庾蘭成。

又《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例言》 遺山值金主守緒時，蒙古、宋師交攻之，君臣殽惑，生死不能自主。七言近體詩，愁慘之音，皆淚痕血點凝結而成。讀其詩，應哀其志。古今體詩皆以氣爲主，故盛氣所流，胸中成語有時時涌出者。至七言近體中連用二語（如「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之類），詩雖可觀，不可爲訓。

顧宗泰《宋金三家詩選序》 遺山值金之衰，悲憤沉鬱，浩氣獨存，黍離之感，往往流溢，其身未嘗仕元，實爲金詩首選。

陳明善《宋金三家詩選序》 元遺山遭時變故，登臨憑弔，聲與淚俱之。

《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 遺山詩佳者極多，大要筆力蒼勁，聲情激越。至故國故都之作，尤沉鬱蒼涼，令讀者聲淚俱下，如「白骨又多兵死思，青山故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之類，於極工

鍊之中，別有肝腸迸裂之痛，此作者所獨絕也。選者乃盡刪去，反失其眞面目矣。

顧奎光《金元詩選・金詩選序》　遺山出當末季，匯萃文獻，爲《中州集》，金源之詩，賴以不廢。然野史亭中，蒐羅采輯，意在述事纂言，發揚幽潛，爲作史之地，實不專主于詩。故存者少止一二篇，或多而不工，工者或無完什。【略】然則金詩雖染宋季餘習，而以救靡曼絮弱之病，固亦未可少也。至遺山渾浩流轉，如長江大河，開闔變化，包舉百家，而《中州集》詩從其人，人從其類，文獻有傳，于斯焉托。

又《金詩選例言》　元遺山弁冕元詩，政以其名重耳。考其本末，雖歿於元世，而未嘗受官，錄入金詩，乃爲允愜。元人虞、楊、揭、范，不少大家，百年之間，風雅殊富，金詩僅賴《中州集》以傳，而得一遺山，便足包舉衆家，籠罩元代作者，承前啓後，靈光巋然。

又　遺山詩世稱其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縝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出浮靡，以五言爲雅正，而出奇於長句，樂府不用古題，自出新意。夫巧縝、清麗何足以稱遺山，其獨絕處正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曲折變化，惟意所及。律句格法嚴密而縱橫灑落，絕去雕飾，有龍跳虎卧之觀，不特獨步兩朝，即在唐宋間，亦足自豎一幟。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元好問《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　陶玉禾評：金詩清蒼而近薄，元詩妍麗而近纖。遺山空闊豪宕，意氣橫逸，波瀾起伏，自行自止，不以粗率爲奇，不以雕鎪爲巧，而其中縱橫變化，不可端倪。其長篇大章，皆應如是觀。

《劍谿説詩》卷上　放翁多和緩之音。遺山清壯頓挫，殆欲過之。

又卷下　題畫詩三唐間見，入宋浸多，【略】金源則元裕之一人，可下視南渡諸公。

姚鼐《論詩絕句》　衣冠南渡依江左，文獻中州滅沒間。誰與詩場鬬金距，劍南身後有遺山。

莫友芝《遺山詩集跋》　遺山崛起幽、幷，才情橫逸，絕去依傍，渾浩流轉，如長江大河，駸駸乎欲與之抗，在李、杜、韓、蘇後，固未必遽增四家而五，其于山谷老人分道揚鑣，庶幾勁敵。其先後間之放翁、石湖、道園、淵穎，皆莫能及也。

《説詩晬語》卷下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峰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托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潘德輿《仿遺山論詩絕句論遺山詩二首》　評論正體齊梁上，慷慨歌謡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須滄海説橫流。　氣挾幽幷格老蒼，中原旗鼓孰相當。如何兩曲芳華怨，塗抹嫣紅學晚唐。

《養一齋詩話》卷七　自李、杜後，詩遂無大句。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後，有志追而復之。如「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窮」，「斜陽半天赤，飛鳥大江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管涔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玻璃盆」，豪情勝概，壯色沈聲，直欲跨蘇、黄，攀李、杜矣。

又卷八　遺山詩雄偉蒼秀，實一大家。然其字句不協人意，似誤後人，不可不一拈出。如「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直寫蘇長公四六。七絕「人生只合梁州死，金水河頭好墓田」，直襲張祜句調。七律「忽驚龍跳九天門」，「跳」讀去聲，「長阪安行氣已王」，「王」讀平聲。七律中聯「多病所需惟藥物，一錢不值是儒冠」，「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篘」，以杜句對己句。「天公不禁人間酒，崔瑗虚留座右銘」，以「天公」對「崔瑗」。「冀北已空天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以馬對古之名臣。「郎君未省曾開閤，王翰何緣得買鄰」，以「郎君」對「王翰」。「雲卧無時不閒住，樓居何處不超然」，以「不」字對「不」字。「黄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自夜來生」，髮可言生，頭不可言生。此等皆不老成也。又如「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因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舐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無端恨煞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問愁何怨復何讎，直要青春到白頭」，「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粗浮淺率，不類作家，後生所不當奉爲師範者也。

又　遺山詩七古最健，五古次之，故能長雄北方，爲蘇、黄之後勁。然如《平湖曲》：「越女顔如花，吳兒潔於玉。天教並牆居，不著同被宿。」此等成何言語？《前芳華怨》云：「金谷樓臺悄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詩也近於詞矣。《後芳華怨》云：「白玉搔頭綠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

不必相思解銷骨。」皆褻狎太甚，又蘇、黃所不肯爲也。此外歌行放恣新奇處，亦時以蘇、黃爲粉本，大體則學杜耳。五律平衍處多，變化處少。如「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地古村墟迥，川迴縣郭斜」，「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眞少陵苗裔，然不多見也。五絕惟學少陵四句全對者，致有波峭。七絕佳者雖多，而率者亦多，此體亦非其所擅場也。【略】予嘗仿遺山《論詩絕句》論遺山詩云：「評論正體齊梁上，慷慨歌謠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須滄海說橫流。」「氣挾幽并格老蒼，中原旗鼓孰相當？如何兩曲《芳華怨》，塗抹妖紅作晚唐。」遺山詩云：「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酬。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予不幾涉申、韓刻覈之流哉？非也。遺山詩在金、元間無敵手，其高者，即南宋誠齋、至能、放翁諸名家，均非其敵。愛之愈深，則求之愈細，一例推崇，恐仿其疵類處耳。不然，予何獨多求於遺山？

又　遺山詩有不用意而直入古人堂室者，如「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是也。若《黃金行贈王飛伯》云：「君詩只有《貧女謠》，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媼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此下忽接云：「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囷插星斗。一夕詩腸老蛟吼，十丈長人隨車走。」此又以用意變動而得之，眞七古之丹訣也。其《論文》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棋。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毫釐不相照，覿面楚與蜀。」眞道盡作文覽文者利病，後生所不可不知也。

《甌北詩話》卷八　元遺山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較之蘇、陸自有大小之別。然正惟才不大，書不多，而專以精思銳筆清鍊而出，故其廉悍沈摯處較勝於蘇、陸。蓋生長雲朔，其天稟本多豪健英傑之氣，又值金源亡國，以宗社邱墟之感，發爲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爲之也，時爲之也。同時李冶，稱其律切精深，有豪放邁往之氣，樂府則清雄頓挫，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郝經亦稱其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工，出奇於長句雜言，掀揚新聲，以寫怨思。《金史》本傳亦謂其「奇崛而絕雕刻，巧緻而謝綺麗」。是數說者，皆可得其眞矣。

又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尙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搆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沈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壩上眞兒戲，誰識神州竟陸沉」，《送徐威卿》之「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鎭州》之「只知終老歸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之「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繁燈」，《座主閑閑公諱日》之「贈官不暇如平日，草詔空傳似奉天」。此等感時觸事，聲淚俱下，千載後，猶使讀者低徊不能置。蓋事關家國，尤易感人。惜此等傑作，集中亦不多見耳。

又　至元遺山，又創一種拗，在第五、六字。如「來時珥筆誇健訟，去日攀車餘淚痕」，「大行秀發眉宇見，老阮亡來樽俎間」，「雞豚鄉社相勞苦，花木禪房時往還」，「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燃」，「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夢山月暝，老雁叫羣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鳥沒，野色荒荒烟樹平」，「青山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峰如畫屏」，「長虹夜飲海欲竭，老雁叫羣秋更哀」，「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闕詩人休上書」之類，集中不可枚舉，然後人習用者少。

又　遺山複句最多。如《懷州城晚望少室》云：「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重九後一日作》云：「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題家山歸夢圖》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內有云：「賦家正有《蕪城》筆，一段傷心畫不成。」《玄都觀桃花》云：「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同嚴公子東園賞梅》云：「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送李參軍》詩內又有云：「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綵衣起舞春斑爛。」《桐州與仁卿飲》一聯：「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題梁都運所得故家無盡藏詩卷》亦有此聯。《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沒一首》又云：「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答樂舜之》云：「兩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流有幾人。」《東山四首》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著千金買范寬。」《胡壽之待月軒》詩又有：「天公老筆無今古，枉卻坡詩說右丞。」《錢過庭煙溪獨釣圖》：「綠簑衣底元眞子，不解吟詩亦可人。」《息軒秋江捕魚圖》又有：「綠簑衣底元眞

子，可是詩翁畫不成。」《臺山十詠》內有云：「惡惡不可惡惡可，未要雲門望太平。」《贈劉君用可菴二首》內一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笑殺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惡惡不可惡惡可，大步寬行老死休。」《寄希顏》末句：「共舉一杯持兩螯。」《送曹壽之平水》亦用此句作結。此複句之最多者也。

《**七言詩三昧舉隅**》　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並騁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粗矣。然視後來之吳立夫、楊鐵厓、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

又　漁洋先生平生追慕元遺山，只在「雒山寒食泰和年」一句，此一三昧之發凡也。

《**梵麓山房筆記**》**卷二**　《甌北詩話》謂遺山七律沈摯悲涼，自成聲調，采錄十餘聯。余謂佳句尚有不止於是者，因復摘錄以供吟玩。如「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世路俱知從仕樂，書生只合在家貧」，「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貧裏有詩供祟□，亂來無淚可供愁」，「楊柳攙春出新意，小梅留雪弄餘寒」，「林煙漠漠鴉邊暗，山骨稜稜雪外青」，「寒鄉況味眞鷄肋，清鏡功名屬虎頭」，「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秋意漸隨林影薄，曉寒都逐雁聲來」。格調清亮，皆可誦也。其絕句「山林鐘鼎不相兼，說着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老親自愛薺根甜」，立意最佳。又《自題寫眞》云「山林且漫蹉跎去，莫問人間第幾流」。嗚呼，先生身世之感，自見於言外矣。

《**石洲詩話**》**卷五**　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于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又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党、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爲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脈。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爲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又　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渟蓄矣。

又　遺山五古，每疊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蓋肌理稍疏，而秀色清揚，卻自露出本色耳。

又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又　遺山七言歌行，眞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卻亦自有閒筆、對筆，又攙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又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

又　遺山樂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翁方綱《讀元遺山詩四首》　遺山接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蘇門後，此意豈易言？爾日讀坡詩，胸有節制存。元精貫當中，耿耿與誰論？我觀寶《書品》，于褚斥籬藩。蕭阮羊薄上，遂擬探本根。未審防澆漓，如何追胚渾？望古俯衆流，興定之初元。令人緬星漢，峻極窮崑崙。儻以質坡翁，孰竟委與原？秦晁諸君子，恐未參妙門。

又《書遺山集後詩三首》　程學盛南蘇學北，陸元二老脈誰傳？紹熙正際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遺山生于明昌元年庚戌，正放翁提舉武夷沖祐觀時，二先生竟算同時未相見耳）。　江左休誇病鄴中，撐霆裂月許誰同？金源南宋分疆後，天放奇葩角兩雄。　驢背鍾山照眼青，文章未合付熙寧。誰知接續咸淳末，始泄精華釀六經。

《退菴隨筆・學詩二》　金詩只一元遺山爲大宗。《遺山集》四十卷，詩凡十四卷，所作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南渡、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古體搆思窅渺，十步九折，竟欲駕蘇、陸而上之。七言律沈摯悲涼，自成格調，直接少陵，非王漁南、趙閒閒諸家所能企及。

《一瓢詩話》　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竹林答問》　問：元遺山詩何如？　答：金詩皆學蘇，獨遺山學杜，遂橫絕一代，所謂取法乎上也。

《筱園詩話》卷三　七古以長短句爲最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綜，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略】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李、杜二大家後，鮮有造詣及者。遺山時一問津，而未能純入此境，嗣後竟絕響矣。

《雨村詩話》卷下　元遺山詩，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上下千古，能幷駕者寥寥。

《昭昧詹言》卷一二　惜抱先生云：「遺山才力微遜前人，而才與情稱，氣兼壯逸。興會所詣，殊覺蒼涼而醲至。」

凌廷堪《讀元遺山詩》　神京喋血竟生還，忍死重過石嶺關。一寸秋豪成野史，百年老淚灑空山。身經北渡流離際，才與東坡伯仲間。文獻中州盡凋喪，賴君大手記完顏。

《藝概》卷四　金元遺山又詩兼杜、韓、蘇、黃之勝，儼有集大成之意。以詞而論，疏快之中，自饒深婉，亦可謂集兩宋之大成者矣。

《媕雅堂詩話》　七古以盛唐人爲極則，然盡其變必極之宋人而後已，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歐陽文忠修、王荊公安石皆稱大家，而蘇東坡軾尤變化不可方物。【略】後如元遺山好問、虞伯玉集皆堪繼美，然才力已弱。

《詞源》卷下　元遺山極稱稼軒詞，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如《雙蓮》《雁邱》等作，妙在模寫情態，立意高遠，初無稼軒豪邁之氣。豈遺山欲表而出之，故云爾。

《中州集》卷九王中立《題裕之樂府後》　常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那能曉，送與凌煙閣上人。

劉敏中《長短句樂府引》　〔詞〕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然并傳而不相悖。

李宗準《遺山樂府序》　樂府，詩家之大香奩也。遺山所著，清新婉麗，其自視似羞比秦、晁、賀、晏諸人，而直欲追配于東坡、稼軒之作，豈是以東坡爲第一，而作者之難得也耶？

盧文弨《遺山樂府題辭》　遺山詩雄渾沉鬱，有唐大家之嗣響也。老來更得其樂府，讀之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暢，其赴節也亮以清，使竹山、草窗諸公見之，亦當推爲作者。遺山生當易代，其詩不勝故國故君之思，今樂府中亦時時遇之。

章耒《重校元遺山先生新樂府序》　詞盛于南宋，南宋人以姜、張爲宗。吾謂姜、張非蘇、辛比，蘇、辛詞外有詞，其所托蓋至尊已，而即事寄意，與蘇、辛可并傳者，于本朝得顧貞觀，于金源得元好問。好問之詩，金源詩人之巨擘，詞亦如其詩。或謂好問詞能剛不能柔，故多笳角之音，律以梁汾《彈指詞》，似不知詞者。耒應之曰：《彈指詞》之足傳于後者，曲耳、眞耳。好問詞境眞意眞，其曲處雖不逮貞觀，而詞法則以蘇、辛之法爲法，于世道人心，頗有關繫。且無夭閼抑塞之病，豈石帚、玉田淺斟低唱所能仿佛萬一哉！

張文虎《遺山先生新樂府序》　元遺山詩爲金源巨擘，評者擬之尤、楊、范、陸，海內外幾家有其集。而其詞疏快名雋，上者逼蘇、辛，次亦在西樵、放翁間。玉田則謂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其推挹至矣。

《白雨齋詞話》卷三　金詞於彥高外，不得不推遺山。遺山詞刻意爭奇求勝，亦有可觀。然縱橫超逸既不能爲蘇、辛，騷雅清虛復不能爲姜、史。於此道可稱別調，非正聲也。

《詞壇叢話》　元遺山詞，爲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極風騷之趣，窮高邁之致，自不在玉田下。

《蕙風詞話》卷三　元遺山以絲竹中年，遭遇國變，崔立采望，勒授要職，非其意指。卒以抗節不仕，憔悴南冠二十餘稔。神州陸沈之痛，銅駝荆棘之傷，往往寄托于詞。《鷓鴣天》三十七闋，泰半晚年手筆。其賦隆德故宮及宮體八首，薄命妾辭諸作，蕃艷其外，醇至其內，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而其苦衷之萬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此等詞宋名家如辛稼軒固嘗有之，而猶不能若是其多也。遺山之詞，亦渾雅，亦博大，有骨幹，有氣象。以比坡公，得其厚矣，而雄不逮焉者。豪而後能雄，遺山所處不能豪，尤不忍豪。牟端明《金縷曲》云：「撲面胡塵渾未掃，強歡謳、還肯軒昂否。」知此可與論遺山矣。設遺山雖坎坷，猶得與坡公同，則其詞之所造，容或尚不止此。【略】其詞纏綿而婉曲，若有難言之隱，而又不得已于言，可以悲其志而原其心矣。

又　遺山詞佳句夥矣，鐙窗雒誦，率臆選摘，不無遺珠之惜也。《江城子·太原寄劉濟川》云：「斷嶺不遮南望眼，時爲我，一憑闌。」前調《觀別》云：「萬古垂楊，都是折殘枝。」又云：「爲問世間離別淚，何日是，滴休時。」《感皇恩·秋蓮曲》云：「微雨岸花，斜陽汀樹，自惜風流怨遲暮。」《定風波·楊叔能贈詞留別因用其意答之》云：「至竟交情何處好，向道。不如行路本無情。」《臨江仙·西山同欽叔送辛敬之歸女几》云：「回首對牀鐙火處，萬山深裡孤村。」前調《內鄉北山》云：「三年間爲一官忙。簿書愁裡過，筍蕨夢中香。」《南鄉子》云：「爲向河陽桃李道。休休。青鬢能堪幾度愁。」《鷓鴣天》云：「醉來知被旁人笑，無奈風情未減何。」前調云：「殷勤昨夜三更雨，賸醉東城一日春。」前調云：「長安西望腸堪斷，霧閣雲窗又幾重。」《南柯子》云：

「畫簾雙燕舊家春。曾是玉簫聲裡、斷腸人。」凡余選錄前人詞，以渾成沖淡爲宗旨。余所謂佳，容或以爲未是，安能起遺山而質之？

分論

《箕山》《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遺山以此詩得名。高其人，因高其山，非誠高于衡華也。

《緱山置酒》《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行人細如蟻」二句）反襯得好。《金元詩選・金詩選三》：繚繞映綴，都非閑語。

《元魯縣琴臺》《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從臺之荒廢，感慨跌宕，而無吊古詩習氣。

《瀝水》《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掛弓須扶桑」二句）爽辣。

《雜著五首》一《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氣味傲陶，冲淡平遠。

《贈答劉御史雲卿三首》一《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一我無古今）五字寫盡粗豪人。

《贈答劉御史雲卿》《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黨枯護朽，聚訟紛紜，尙是古人厚處。至于憑小慧私見批詆前人，而浮薄極矣。此詩自有關係。

《送欽叔内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樸至不雕琢，深得贈言古意。思慮深遠，皆閱歷有得之言。

《飲酒五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與陶公《飲酒》各有懷抱。

又二《梅磵詩話》卷上：詩意充闊，亦非苟作。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家人笑問我」二句）結似滑稽，正得不盡之意。

《種松》《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種松喻修德裕後，種柳喻立時顯榮也，勿誤認柳勝于松。趙翼評：（「惘然一太息」二句）全神注此二句。

《觀浙江漲》《金元詩選・金詩選三》：不作竭力形容語，卻是充沛有餘力。

《五松平》《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高淡處時似韋、柳，而氣力雄勁，清而不弱。

《贈答楊煥然》《金元詩選・金詩選三》：（「人人握和璧」二句）詩人愈多，詩道愈喪。（「斯文有定在」至「要非心所親」）傲兀磊落，當想其胸中闊達處。

《放言》《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古來帝王師」至「不博一掉頭」）舉頭天外。《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詩中作曠達語不難，其氣橫逸乃不可及。

《學東坡移居八首》四《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國破家亡，言之有餘恫矣。

又五《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遺山不死，蓋以國史爲己任，野史亭撰述十餘萬言，是詩殆其小序。

《別李周卿三首》一《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感慨語以淡蕩出之。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天曠明為韻賦十詩》一《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獨惟我輩人」二句）百感蒼茫。《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慨當以慷，漸近自然，不煩斧削。他人傷時感事，縱極凄苦，只覺蕭颯。

又三《金元詩選・金詩選三》：俯仰今昔，感慨繫之，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又五《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遺山詩于蕭灑俊逸之中極沉鬱頓挫之味。

《臨汾李氏任運堂》《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見道深則發語透。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先寫畫景，次點入畫，以歸思作結。章法高老。

《曲阜紀行十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佛子廬豈宜鄰並聖域？感世誣民，須以正論闢之。趙翼評：（「何年勝果寺」至「吾道宜湮淪」）佛寺與姬廟鄰，獨提出立論，方有快議。此是詩人善尋間處。

《寶巖紀行》《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金元人紀游詩皆刻意搜索，然

才力不逮，求奇反庸。陋者規模《南山》詩，多作比似語，益無意味。遺山只以樸老出之，而鎖幽鑿險者亦無以過。

《同白兄賦瓶中玉簪》《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此與《梨花》詩均非食煙火人語。

《繼愚軒和党承旨雪詩二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賞咏雪詩，非和雪詩也。「水風清鶴夢」一聯，俊絕超絕。趙翼評：（「此翁豈作詩」二句）讀者能監其腦。

《虞坂行》《石洲詩話》卷五：顧俠君謂元人用韻，頗有淆訛，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眞、文韻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略】然竊疑遺山《虞坂行》「孫陽騏驥不幷世」句亦是如此，雖上已有韻，而以文勢論之，此句似叠一韻者耳。

《范寬秦川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詩意謂范寬未能辦此，應即是張髯自作。此未必然。范寬本宋大家，張伯玉烏足當也。然詩自絕佳。末一語用東坡句。

《赤壁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赤壁一火皆周郎之功，孫權偶從其說，不得云「人中龍」也，後降曹不可見。中兩用成句。趙翼評：（「馬蹄一蹴荊門空」二句）起雄勁。（「長憶眉山公」二句）添出坡公一段，後半卻無收局。結處拉雜不清。《石洲詩話》卷五：屏山李先生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一詩，即遺山《赤壁圖》所本。《昭昧詹言》卷一二：「令人」句抗墜不測。兩事合併處，接得神氣湊泊，音響明徹。「得意」二句，再出一層。「可憐」二句，收束密而有弦外之音。純是神來之候，而後幅尤勝。遺山他篇，皆不逮此。成句絡繹奔赴，氣愈縱橫，神來之候，他人不能妄爲。

《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金元詩選・金詩選四》：筆力蒼勁，氣韻沉雄，神似少陵，不由模擬而得。

《西園》《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元破金燕都，焚宮室，火一月不滅，金遷都于汴，詩蓋緣此而作。《昭昧詹言》卷一二：按蒙古破金燕都，焚宮室，火一月不滅，故有「熒熒」二語。此詩乃興定庚辰八月中作。《日下舊聞》：「今西苑之太液池、瓊華島，爲金明昌宮西園遺址，乃別館所在。」

《西窗》《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似此懷抱，自是無人可會。《昭昧詹言》卷一二：惜抱先生曰：「小詩而情韻翩然。」

《聞欽叔在華下》《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推重至矣，不落痕迹，可悟用筆之法。若實作比擬語，便滯。

《宛丘嘆》《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今之州縣官皆願爲李南陽，不願爲劉雲卿矣。存此一詩，或可動長民者之天良。趙翼評：（「碑前千人萬人泣」二句）賢吏之入人心如此，眞寫得透。

《遊黃華山》《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上半寫景太用力，此處卻插一筆淡語，倍覺蕭逸。《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黃華水簾天下絕）空際領起全首。（「懸流千丈」至「愁龍公」）賦水簾，承「摹寫難爲功」句來。

《密公寶章小集》《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鏘鏘發金石，煌煌巨篇。

《荊棘中杏花》《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即物生悟，元解清淡，然不拾晉人餘唾。

《蟾池》《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意有所諷，卻復大雅。

《高門關》《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閑田」句承「亂餘」來，田園無主，有滄桑之感。

《雲峽》《老生常談》：元遺山《宣和雲峽石》云：「薰蒸似欲出泉脈，瑩滑定應凝石髓。剝裂雯花漬秋月，辛苦詩仙費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池百穴窗玲瓏。飛墮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又：「膏血綱船枯九州，亡國愁顏爲誰洗。」此種精鍊實爲集中上乘，學遺山正當如此著力。

《去歲君遠游送仲梁出山》《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遺山詩時用他人句，興到幾不自知也。「華岳」「峰巔」二句，全是少陵。趙翼評：雄麗。

《虎害》《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驅役古事古語，無復痕迹。

《寄趙宜之》《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起從河朔之苦，說入華川之樂。結意仍動歸心，茫茫無際。

《紀子正杏園燕集》《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體貼入微。

《送李參軍北上》《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歷言北行之苦，望其早還。古道交之立言如此。《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不勉以功名而動以養親之樂，款曲眞摯，足以感發人性情，此眞風雅。

《泛舟大明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寫水底山難于寫水底天。此爲入神。《昭昧詹言》卷一二：起曲折。「蘭襟」四句，情韻翩然。末段偷杜《渼陂》、韓《曲江》。《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詩人之賦麗以則。

《涌金亭示同游諸君》《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全學太白。趙翼評：（「江山如此不一醉」至「元子樂矣君其歌」）淋漓颯拉。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先秦迂儒強解事」四句）筆力思路何等刻入。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老生常談》：人要孽非自作，難道任其餓死，天公也不來管一管。昨讀元遺山《送王亞夫》詩云：「天公醉著百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不覺爽然自失。此等語庸而實奇，前人不曾道過，此遺山之所以能雄視金、元也。

《湧金亭示同遊諸君》《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全學太白。《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橫豪倚放中時出勁特之句，不致一瀉無餘地。

《南冠行》《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淋漓潑墨，光怪陸離，才可以斗石計耶？《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意到筆隨，古語如自己出，橫恣逸宕，淋漓滿志。

《南湖先生雪景乘騾圖》《昭昧詹言》卷一二：「望見」句逆入。此髣佛太白，仍是六一。

《游龍山》《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一氣揮斥，縱橫盡意，有駿馬下坡之勢。自是才力豪橫，非可仿佛，故拙處皆老，率處皆鍊。

《天門引》《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與《放言》一首同意。《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丈夫何意作蘇秦」二句）妙論微詞。

《孤劍詠》《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慘淡無色，低徊不平。

《後平湖曲》《詩藪》外編卷六：元裕之他詩不習杜，獨五言絕學少陵，殊可笑。《後平湖曲》中得四句：「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粧。舉頭見郎至，低頭采蓮房。」殊有六朝風致。余爲刪作五言絕，可稱元初第一。然亦太白「舉頭見山月」語也。

《征西壯士謠》《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音節殊古。

《梁園春五首》、《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石洲詩話》卷五：《梁園春五首》，可與《西園詩》相印證。《梁園春》、《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皆關係金源史事與遺山心事。

《幽蘭》《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托意幽深，擇材秀艷，其骨韻仍自騷來，不在能用字句。

《太室同希顏賦》《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五、六雄闊。

《十二月六日二首》一《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欲高甲第必須黃金，未有不從丁男白骨來者。《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遺山詩有逼近少陵者。

《短日》《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鍊句鍊字，胎源于杜。

《九月晦日王村道中》《金元詩選・金詩選四》：「藏」「露」字，下得穩切。

《感事》《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成語入詩，爐錘自妙。

《帝城二首》《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骯髒不平，而無劍拔弩張之氣。

《春日》《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沉著流動。

《潁亭》《金元詩選・金詩選四》：「中年」句眞至。

《寄欽用》《金元詩選・金詩選四》：（蟲臂偶然煩造物）點化運用，妙在輕新。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頷聯老健，未離宋習，五、六平淡處卻清遠。

《岐陽三首》一《金元詩選・金詩選四》：與後《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皆蒼涼沉鬱，上希少陵，下掩義山、致堯。

又二《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蒼涼。《金元詩選・金詩選四》：「百二關河草不橫」，蓋無橫草之固意耳，作「草木橫」者非是。時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元遂長驅至陝。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元攻汴京，城中糧盡援絕，金主奔河北，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遂入歸德。此五詩爲其時作也。時河東、襄、鄧已失，故云「并州豪傑今誰在，萬里荆襄入戰雲」，國勢蓋無可爲矣。

《淮右》《全金詩》卷六五：五、六全用韓致堯語，即於結聯標出，自成

一體。遺山詩用前人成語極多，陶、杜句尤善，又未可以此例概之也。《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遺山詩每全用杜句，蓋熟極後不覺耳。此全用致堯語，而結處明點出，另是一體。

《眼中》《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支對巧甚。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沉鬱頓挫。

《衛州感事》《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金主以寬仁亡國，從死者忽斜虎以下至五百人，視徽、欽亡國時遠勝。

《羊腸坂》《金元詩選・金詩選四》：眞至。

《外家南寺》《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律句不可作板對，遺山渾浩流轉，獨不爲律所縛，其對句每出意外。

《四哀詩・李欽叔》《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六語無我，猶云無如我也。

《杏花二首》《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溫麗似唐，結尤婉約有遠韻。

《感興》《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不須衆人賞識，猶放翁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也。

《出都二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此哀宗亡後出都也。「秋風客」、「春夢婆」極工穩而不見其佻。《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金以大興府爲中都，今順天府治也。此應出中都之作，時金已亡，故語極凄楚。《筱園詩話》卷三：元遺山詩云：「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哀婉凄麗，情文雙到，故天下後世傳爲名句，非僅以「秋風客」對「春夢婆」爲工緻也。

《過三鄉望女几村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二《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才華能拆除時命，是創論卻不易之理。

《春日書懷呈劉濟川》胡祗遹《題遺山贈劉濟川詩卷》：遺山詩筆已堪珍，況復諄諄說慶門。掩卷再思當自重，幾家世世是王孫。成身固不由門望，到底名家足潤身。承藉慶源宜力學，不應長作白衣人。

《寄答商孟卿》《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冷猿」句刻峭，勝下句。

《龍興寺閣》《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憑吊慷慨，高調入雲。

《蜀昭烈廟》《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三語昭烈，四語後主。趙翼評：「庸蜀崎嶇」正指昭烈不能得中原而帝于蜀也。若貼後主，有何意味，後主豈尚有克復中原之志而不遂耶？

《論詩三十首》《石洲詩話》卷五：《論詩絕句》「奇外無奇」、「金入洪爐」二篇，即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

《論詩三十首》一《石洲詩話》卷七：「正體」云者，其發源長矣。由漢、魏以上推其源，實從《三百篇》得之。蓋自杜陵云「別裁僞體」、「法自儒家」，此後更無有能疏鑿河源者耳。

又二《石洲詩話》卷七：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眞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捩。

又三《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鍾記室評張華詩謂「兒女情長，風雲氣短」，故云。《石洲詩話》卷七：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薄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眞」，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時，與飛卿、柯古幷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即放翁論詩亦有「溫李眞自鄶」之句，蓋論晚唐格調，自不得不如此。遺山之論，前後非有異義耳。

又四《石洲詩話》卷七：此章論陶詩也。而注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蓋陶、謝體格，幷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閑適者歸之陶，以蘊釀神秀者歸之謝，此所以爲「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未可以後來王漁洋謂韋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遺山於論杜不服元微之，而於繼謝者獨推柳州。

又六《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讀《閑居賦》，似乎高人，其實黨賈后，殺太子，不止于「拜路塵」也。

又七《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獨標北齊《敕勒歌》，特識。《石洲詩話》卷七：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爲偏安矣。「中州」二字，卻於「慷慨歌謠」一首拈出，所謂文之心也。

又八《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自是正法眼藏。《石洲詩話》卷七：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劫

灰」一首并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矣。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寓》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邪？

又九　《石洲詩話》卷七：此首義與下一首論杜合觀之。

又一〇　《石洲詩話》卷七：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即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并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原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又一二　《石洲詩話》卷七：拈此二句，非第趁其韻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卻押「華年」於下，乃是此篇迴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知世傳《唐詩鼓吹》非出遺山也。然而遺山云「精純全失義山眞」，拈出「精」、「眞」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餘更於下卷詳之。

又一三　《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斥盧仝極允。

又一五　《石洲詩話》卷七：此妙於借拈李詩以論杜詩，可作李、杜二家筦鑰，與義山「李杜操持」一首正相發也。與前章斥元微之意同。其不以鬼怪目玉川，意亦如此。

又一七　《石洲詩話》卷五：「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于聲律者，未必皆合天機也。然音節配對，如雙聲疊韻之類，皆天地自然之理，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又卷七：此皆絃外之旨，亦須善會之。猶夫「排比鋪陳」一章，非必吐棄一切之謂也。

又一八　《石洲詩話》卷七：韓門諸家，不斥賈而斥孟，亦與東坡意同。不論及李長吉者，遺山心眼抑自有屬矣。昔杜樊川爲《李長吉詩序》曰：「若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知遺山意中分際如何？

又二〇　《石洲詩話》卷七：柳詩繼謝之注，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韋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又二二　《石洲詩話》卷七：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於論蘇、黃發之。寶慶《述書賦》論褚河南正是此意，不知者以爲不滿褚書也。讀至此首之論蘇詩，乃知遺山之力爭上游，非語言筆墨所能盡傳者矣。《金元詩選・金詩選四》：西江一派迄于宋亡，蘇、黃不作罪魁，特溯其發源處耳。

又二三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古人破卻萬卷而撰之必精，不似後人拉雜堆砌。

又二四　《歷代詩話》卷六四：遺山論詩，直以詩作論也，抑揚諷歎，往往破的。讀者息心靜氣以求之，得其肯會，大是談詩一助。少游乃塡詞當家，其於詩場未免蹋入軟紅塵去，故遺山所詠，切中其病，他日又書以自警，蓋知之深言之當也。

又二六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蘇詩取材極博，亦不免雜，說得深婉。《石洲詩話》卷七：此章收足論蘇詩之旨，即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也。「百態新」者，即前章「更出奇」也。「蘇門忠臣」云者，非遺山以繼蘇自命也，又非指秦、晁諸君子也。

又二七　《石洲詩話》卷七：此「迴」字即坡公詩「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字，是遺山力爭上游處也。亦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亦何嘗有人「欲廢歐梅」？觀此可以得文章風會氣脈矣。

又二八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遺山不肯學西江，此首可見。《石洲詩話》卷七：唐之李義山、宋之黃涪翁，皆杜法也。先生撮在此一首中，眞得其精微矣。放翁、道園皆未嘗有此等議論，即使不讀遺山詩集，已自可以獨有千古矣。　又卷八：遺山詩初非斥薄江西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江西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略】漁洋）先生他日讀黃詩絕句又曰：「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癭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此首則竟套襲遺山《論詩絕句》「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句調。愚從來不敢效近人騰口於漁洋先生，然讀至此詩，則先生竟隨口讀過，不能知遺山詩之意矣。遺山「寧」字，百鍊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寧」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江西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寧」字，其心眼並不斥薄江西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

面具足。有此一「寧」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眞，更加透徹也。

又二九 《石洲詩話》卷七：前首幷非不滿西江社也，此首亦幷非斥陳後山也，此皆力爭上游之語，讀者勿誤會。王介甫《唐百家詩》所錄多非大篇，故後人多疑之者。遺山詩「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蓋遺山之意，謂半山多取近古之作，不必多取其大篇歟？後二句，蓋指後人有議論半山此選者。今未詳其事，不能確定「曾郎」爲誰也。昔在館下，紀曉嵐與陸耳山同几，校《遺山集》，予未得檢視其籤處也。後一日進書，在直廬閒話，曉嵐語予曰：「遺山詩首句，一本作『王謝風流』，或謂『王』字是『三』之訛，然乎？」予曰：「自是『陶謝』，不聞作『王謝』也。」及到館下，未暇覆檢曉嵐所校是某家藏本，顧有此異耶？曉嵐又謂「曾郎」當是茶山，予亦以無實徵，未敢定耳。《遺山集》訖無精校之本，明弘治戊午，沁州李翰刻儲巏家藏本，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後有王鶚、杜仁傑二跋，末有附錄一卷。今所行無錫華氏刻本，即此本重刻，無後二跋，其中訛字極多，須訪得弘治沁州原刻本校正之。此前更不聞古刻本耳。若能校勘重刻，以拙撰先生年譜附後，又凌仲子亦嘗撰先生年譜，其手稿亦在予篋，可併採錄也。

《**雜著**》《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爲忽斜虎，張天綱諸人也。趙翼評：此亦不至謂立勳立業，終歸于盡，不亦漁樵之自禁耳。忽斜虎諸人何曾有麒麟、高塚之卹典耶？

《**俳體雪香亭雜咏十五首**》六 《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語淺情深，有唐人遺韻。趙翼評：淡語而以曲筆出之，故味倍雋永。《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感時濺淚，恨別驚心，語短緒長，低徊掩抑，于流麗之中，極淒涼之致。

又一〇 《歷代詩話》卷六四：宋徽宗時宮人以麝香色鏤金羅爲衣裙，故遺山及此。

又一一 《山房隨筆》：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又遷睢陽。某后不肯播遷，寧死於汴，元遺山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向誰憐。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士禎《跋元遺山詩》：張祜詩：「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元遺山擬作兩句云：「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擄者，亦如宋末孟鯤《折花怨》、鮑軮《重到錢唐》諸作諷謝太后北行之意，與張詩語同而意義迥別也。

又一二 《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亡國後過故宮作，心灰腸斷，讀者亦爲凄然。

又一三 《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趙翼評：無限冷愴感慨，只借「黃鶯」一點，省卻多少鋪叙，倍覺沉痛。

《**濟南雜詩十首**》《帶經堂詩話》卷一四：元遺山濟南賦詠尤多而工，如「濟南山水天下無」，「鵲山寒食泰和年」等句，古今膾炙，具載《遺山集》。（《居易錄》）

《**自題二首**》《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不必求知索解，位置極高，而用筆極婉。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歷代詩話》卷六四：金自北渡後，詩教乃行，遺山記錄見聞，歷二十寒暑，載爲野史，而《中州集》其一也。意故不止於詩，而一經其手，上下百餘年間，金源氏之風烺烺可誦耳。【略】蓋遺山當哀宗之季，及其亡也，築亭於家不復出。讀五詩者，可以見其梗概矣。《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金源詩雖未高，然自不可磨滅。遺山存之，可補史缺。趙翼評：百感交集。

《**三鄉雜詩三首**》一 《金元詩選・金詩選四》：「夢寐滄州爛漫游」，是截句正體，蓋本是律詩，從中截然而止，使得有餘不盡之意。末二句用對最合。

《**周才卿拙庵**》《金元詩選・金詩選四》：（春風過水略無痕）「春風」句擬詩悟境，亦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意。

《**曹受之平水之行**》《宋金三家詩選・遺山詩選》沈德潛評：五六逆挽，即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同法。

《**題始皇陵**》《龍性堂詩話續集》：同題始皇陵詩，王維「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許渾「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孝文陵」，元好問「無端一片云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侈語、冷語、謾罵語，各有其妙。

《**鹿泉新居**》吳澄《題遺山鹿泉新居詩後二首》：宋氏南遷金土中，一時文物盛華風。煌煌帝室龍興後，流落遺山老禿翁。新居當日點新泉，不見新居已舊篇。一代風流今已矣，空餘心畫尙依然。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余詩數首以此詩為贈**》《黃嫡餘話》卷四：元裕之

《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坡詩「佳茗似佳人」，意或本此。

《論詩三首》一　《西圃詩說》：或問唐相國鄭綮近爲新詩否，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旨哉斯語，足見詩境之清、詩思之苦。元遺山詩「情知青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即此意也。

《虞美人》（槐陰別院）　《輟耕錄》卷一七：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略】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淹秀明約，書畫中逸品。唱。

《邁陂塘》（恨人間有絲多少）、《邁陂塘》（問蓮根有絲多少）　《詞綜偶評》：玉田云：「鴈邱雙蓮，立意高遠。」又：遺山二闋，綿至之思，一往而深，讀之令人低徊欲絕。同時諸公和章，皆不能及。前云「天也妒」，此云「天已許」，眞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矣。

《滿江紅》（天上飛鳥）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爽籟。　遺山極稱辛稼軒詞，及觀遺山深于用事，精于鍊句，風流蘊藉，媲卻周秦，初無稼軒豪邁之氣。此詞則不忝。　《詞綜偶評》：（恨伯勞東去燕西飛）古詞：「東飛伯勞西飛燕。」

《水調歌頭》（黃河九天上）　《蕙風詞話》卷三：其《水調歌頭》賦三門津「黃河九天上」云云，何嘗不崎嶇排戛。坡公之所不可及者，尤能于此等處不露筋骨耳。《水調歌頭》當是遺山少作。

《鷓鴣天》（臨錦堂前春水波）　《詞則・放歌集》卷三：蒼茫雄肆，竟似稼軒手筆。

《鷓鴣天》（華表歸來老令威）　《詞則・放歌集》卷三：（上闋）此似劉、蔣。　（下闋）此又近于稼軒，以力量大而不病其粗。

《三奠子》（恨韶華流轉）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曹秋岳曰：唐宋未有是曲，元遺山《錦機集》中有三闋，傳是「奠酒」、「奠穀」、「奠璧」也。崔令欽《教坊記》有《奠璧子》。元詞云【略】。

《摸魚兒》（笑青山不解留客）　《梅磵詩話》卷下：遺山元裕之樂府《摸魚兒》注云，【略】時李仁卿同賦詞云，【略】裕之、仁卿，皆中原人。詳味二詞，亦有優劣，識者必能辨之，詞名《摸魚兒》。

《促拍醜奴兒》（朝鏡惜蹉跎）　《蕙風詞話》卷三：遺山樂府《促拍醜奴兒・學閑閑公體》云，【略】遺山誠閑閑高足。第觀此詞，微特難期出藍，幾于未信入室。蓋天人之趣判然，閑閑之作，無復筆墨痕迹可尋矣。

《木蘭花慢》（渺漳流東下）　《蕙風詞話》卷三：填詞景中有情，此難以言傳也。元遺山《木蘭花慢》云：「黃星。幾年飛去，澹春陰，平野草青青。」平野春青，只是幽靜芳倩，卻有難狀之情，令人低徊欲絕。善讀者約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

《清平樂》（離腸宛轉）　《詞綜偶評》：「飛去飛來」二語，可與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爲配。結句本于眞人《鳳棲梧》。　《詞則・大雅集》卷四：婉約近五代人手筆。　《蕙風詞話》卷二：元好問《清平樂》云：「飛去飛來雙乳燕，消息知郎近遠。」用馮延巳「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則直以爲知，唯消息近遠未定耳。妙在能變化。

《青玉案》（苧蘿坊裏青驄駐）　《雨村詞話》卷四：元好問有《青玉案・代贈欽叔所親樂府惲生》詞，有「西城流水東城雨，綠葉成陰慣相誤」之句。疑所謂惲生，獷狷一流人也。

《臨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　《詞則・放歌集》卷三：（「男兒」二句）壯浪語正自沈鬱。

《臨江仙》（自笑此身無定在）　《詞則・放歌集》卷三：亦是前篇緒意，更覺颯落有致。

《臨江仙》（夏館秋林山水窟）　《詞則・放歌集》卷三：多少感慨溢于言外。遺山一片熱腸，鬱鬱勃勃，豈眞慕隱士哉？

《江城子》（河山亭上酒如川）　《詞則・別調集》卷三：玉田稱遺山精于鍊句，當指此種。

《水調歌頭》（空濛玉華曉）　《詞則・放歌集》卷三：高雅。

《洞仙歌》（黃塵鬢髮）　《詞則・放歌集》卷三：既不迫烈，又不纖巧，自嘲自嘆，猶有詩人遺意。「升平」三句粗，大踏步便出去，頗似坡仙筆路。

《玉漏遲》（淅江歸路杳）　《詞則・放歌集》卷三：筆致俊快。「鐘鼎」二句與上「麒麟」二語意複。

《滿江紅》（一枕餘醒）　《詞則・閑情集》卷二：凄麗芊雅，叔原遺響。

《驟雨打新荷》（綠葉陰濃）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江丹崖曰：

《錦機集》載，都城外萬柳堂，廉野雲置酒招盧疏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妓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行酒，歌《小聖樂》詞云，【略】此元遺山預爲制曲，以教歌者也。《雨村曲話》卷上：元遺山有小令云：「湘燕攜雛弄語，有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珍珠亂撒，打遍新荷。」一時傳播，今入曲，易牌名《驟雨打新荷》。《詞徵》卷一：《小聖樂》九十五字，元遺山所制，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趙松雪詩「主人自有滄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詞」謂此。詳見陶南村《輟耕錄》。《蟫廬曲談》卷四第四章《詞曲掌故雜錄》：金元詞曲家，若董解元、關漢卿之類，行事皆不甚見於載籍。其有名於世者，惟元遺山。【略】所作曲雖不多，而甚超妙。其《驟雨打新荷》小令云，【略】讀此亦可見其志趣矣。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遺山句云：「草際露垂蟲響遍。」寫出目前幽靜之境，小而不纖，妙在「垂」字、「響」字，此二字不可易。

傳記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舁歸葬，燕文酹酒，哭於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略】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網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幷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篇餘。用今題爲樂府，撏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暧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繫而不絕。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略】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于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于是家纍其什，人嚼其句，洋溢乎里巷，吟諷于道途，巍然坡、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略】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定襄之先塋。【略】銘曰：士子賈技爭綴緝，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妬護前喘肝臆，群犬狺狺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舁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問傳**》　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于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

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略】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李光廷《廣元遺山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元好問《南冠錄序》 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四十年矣。年十八先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

又《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鱉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寞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饑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歸潛志》卷九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經。」元好滑稽，李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爲笑談。元詩云【略】李詩云【略】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白樸《天籟集序》 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太素即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侄，甫七歲，遭壬辰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視親子弟不啻過之。既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遺山謦欬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顧我眞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無何，父子卜築於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常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張橘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眞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金源言行錄》曰：遺山從郝天挺游，六年學成。閑閑公以書招之，爲延譽公卿間。及登第，出公之門。正大甲申，諸公坐政府，有從外至者，誦元子作《秦王破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顧左右曰：「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矣。」有《錦機集》，其《三奠子》、《小聖樂》、《松液凝空》，皆自製曲也。

《甌北詩話》卷八 遺山在汴梁圍城中，自天興二年春，崔立以城降蒙古後，四月二十九日始得出京，而二十二日已先有書上蒙古相耶律楚材，自稱門下士（詩文俱有月日可攷），此不可解。時楚材爲蒙古中書令，遺山在金由縣令累遷郎曹，平日料無一面而遽干以書，已不免未同而言。即楚材慕其名，素有聲氣之雅，然遺山仕金，正當危亂，尤不當先有境外之交。此二者皆名節所關，有不能爲之諱者。豈蒙古曾指名取索，如趙秉文之類耶？抑汴城之降在正月，至四月則已百餘日，此百餘日中，楚材早慕其名，先寄聲物色，因有感恩知己之誼耶？（又按：楚材奉蒙古主命，親至汴來索其弟思忠等，遺山蓋即是時與楚材投契故也。）

又 遺山仕於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郝經墓誌謂：入翰林知制誥，蓋兼官也。）國變後，以詩文重名，爲海內魯靈光者幾三十年。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以國亡史作，己所當任，聞累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往請於張，願以身任編纂之責，爲樂夔所阻而止。於是搆野史亭於家，凡金君臣事蹟，採訪不遺，至百餘萬言。所著《壬辰雜編》等書，爲後來修《金史》氏者張本，其心可謂忠且勤矣。雖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爲人訾議，然始終不仕蒙古（時尚未建國號，故但稱蒙古），則確有明據。故郝經所撰墓誌及《金史》本傳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謂完節矣。乃李冶、徐世隆二序，俱以其早死，不得見用

於元世祖爲可惜，此眞無識之論也。設使遺山後死數年，見用於中統、至元中，亦不過入翰林知制誥，號稱內相而已，豈若「金亡不仕」四字垂之史冊哉！余嘗題其集云：「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恐失楚弓。」頗道著遺山心事矣。

作品本事

元好問《臨汾李氏任運堂詩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脫去而不可得也，嘗鬱鬱不自聊，求余發藥之。余名其居曰任運堂，且爲賦詩。

又《摸魚兒詞序》（笑青山不解留客） 正月二十七日，予與希顏陪馮內翰丈游龍母潭。韓吏部釣於龍潭遇雷事，見天封題名，即此地也。既歸，宿於近潭田舍翁家。是夜雷雨大作，望潭中火光燭天。明日，旁近言龍起大槐中。父老云，正月龍起，前此未見也。

又《摸魚兒詞序》（恨人間情是何物） 乙丑歲，赴試幷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丘。時同行者多爲賦詩，予亦有雁丘詞，舊所作無宮商，今爲改定云。

又《摸魚兒詞序》（問蓮根有絲多少）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兒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爲踪迹之，無見也。其後蹈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驗。其事乃白。是歲此陂荷花開，無不幷蒂者。沁水梁國用時爲錄事判官，爲李用章內翰言如此。曲以樂府《雙蕖怨》命篇。「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嚥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韓偓《香奩集》中自叙語。

又《滿江紅詞序》（畫戟清香誰得似） 郝仲純使君守坊州，枉道過予於登封，同宿縣西峻極寺。會予以事當往山中，仲純留兵騎見候，且約別於洛陽。明日大雨三日，轘轅不可行，作此寄之。使君以貴胄起家，風流有文詞，仕至鳳翔治中、南山安撫使，先保陝州有功，故篇中及之。

又《滿庭芳詞序》（妝鏡韶華） 遇仙樓酒家楊廣道、趙君瑞皆山後人。其鄉僧號李菩薩者，人頗以爲狂。嘗就二人借宿，每夜客散乃從外來，卧具有閑賸則就之，不然赤地亦寢。一日天寒，楊生與之酒，僧若愧無以報主人者，晨起持酒盌出，同宿者聞嘆酒聲，少之，僧來說云增明亭前花開矣，公等往觀之。人熟其狂不信也。已而視庭中牡丹果開兩花。是後僧不復至。京師來觀者車馬闐咽，醉客相枕藉，酒壚爲之一空。趙禮部爲雷御史希顏所請，即席同予賦之。時正大四年之十月也。

又《梅花引詞序》（牆頭紅杏粉光勻） 泰和中，西州士人家女阿金，姿色絕妙。其家欲得佳壻，使女自擇。同郡某郎獨華腴，且以文采風流自名。女欲得之，嘗見郎牆頭數語而去。他日又約於城南，郎以事不果來，其後從兄官陝右，女家不能待，乃許他姓。女鬱鬱不自聊，竟用是得疾，去大歸二三日而死。又數年，郎仕，馳驛過家，先通殷勤者，持冥錢告女墓云：「郎今年歸，女知之耶？」聞者悲之。【略】郎中朝貴游，不欲斥其名，讀者當以意曉云。

又《太常引詞序》（渚蓮寂寞依秋煙） 予年廿許，時自秦州侍下還太原，路出絳陽，適郡人爲觀察判官祖道。道傍少年有與紅袖泣別者，少焉車馬相及，知其爲觀察之孫振之也，所別即琴姬阿蓮。予嘗以詩道其事。今二十五年，歲辛巳，振之因過予，語及舊游，恍如隔世。感念今昔，殆無以爲懷，因爲賦此。

《升菴詩話》卷二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亭不著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大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言也。

《堯山堂外紀》 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祈仙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眞，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里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二人初不知晉爲何代人，詩爲何人作，以語元遺山。遺山曰：「余二十六七時，有詩曰：『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床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蒿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又：『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眞。獨餘酒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今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邪？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託名于晉，以自神也？晉既以余詩爲渠所作，余亦就『酒里神仙我』五言取價于晉。」因作樂府曰：「繡佛長齋，枉伴蒲團過。酒壚橫卧，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個神仙我。」

《詞苑叢談》卷一二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狎。不敏赴官，三載後，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遺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娟

俊雅，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則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扳繫獄。院判言于府倅，倅召出之，付以所遺物。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乃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鎖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喜，免其償絹，脫籍歸院判焉，元遺山題小絹圖詞。

著錄

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先生）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略】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問傳》 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略】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元遺山文集》一部，十二冊，殘缺。

《菉竹堂書目》卷三 《元遺山文集》十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元好問《遺山集》五十二卷。又《詩集》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元遺山全集》四十卷。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弘治間河南刊刻，巡按李濬序。

《述古堂書目》 《元遺山集》五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元好問《遺山文集》四十卷。又《遺山詩集》二十卷。又《遺山長短句》□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采進本。【略】是集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七 元好問《遺山集》四十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二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明弘治刊本。玉蘭堂藏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三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明鈔本。馬寒中藏書。頤齋張德輝類次。【略】集前有中統三年李冶及陳郡徐世隆二序。明弘治戊午，巡按河南御史沁水李瀚得善本于太僕儲巏家，始序而刊行，而巏與王鶚、杜仁杰、靳貴跋其後。附錄一卷，則巏所輯也。有「紅藥山房收藏私印」、「馬思贊印」、「寒中」諸圖記。

張穆《道光本遺山先生集序》 《遺山先生集》，中統嚴氏初刻本，不可見，今世行者，唯弘治中李叔淵本及康熙中華希閔本，而華本即從李本翻出，猶一本也。詩集單本較多，唯毛氏汲古閣本盛行。南昌萬廷蘭本，係從《全集》摘出，故于曹益甫所增之八十餘首，概從闕佚，而元黃公紹選本，穆又未之見也。近烏程施北研氏熟于金源掌故，有《遺山詩文箋》，極精博。《詩箋》初梓，吾友沈子惇即以相贈，近亦印行。《文箋》仍鬱未出也。【略】李叔淵雖稱得善本于儲靜夫太僕，而訛文脫簡，仍不勝乙。今爲鉤考《金》、《元史》及同時各家集，它若《元文類》、《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諸書，缺者補之，誤者訂之，如無可據校，概從闕疑。《續夷堅志》世行寫本二卷，餘秋室氏釐爲四卷，手書刻之大梁。《樂府》五卷，阮太傅《研經室外集》載有提要，而《文選樓書目》初無其名。聞漢陽葉氏有寫本，數從相假檢，未獲也。嘗擬都爲一集，繡梓，版存冠山書院。州中有貲力足任斯役者，尚不乏人，乃募商積年，卒無肯贊成之者。不得已，節嗇傭書餘資，歲刻數卷。始丙午二月，訖庚戌□月，首尾凡五年，工始告竣。《附錄》一卷，《補載》一卷。儲氏、華氏、施氏遞事增輯，穆續有采獲，并屬入之。遺山一家之業，其存于今者，約略備矣。其爲遺山撰次年譜者，有翁氏、凌氏、施氏三家，翁、施書皆有刻本，凌氏成書在翁、施之先，未梓行，有序載《校禮堂集》中。漢陽葉氏錄有副本，幸得假鈔。因并刻三譜集後，各存其眞，不相攙和，仿汪立名《長慶集》并存新、舊兩譜例也。至近日，坊肆有新刻《遺山集》本。乃某太守從臾坊賈，據華氏本刻之蘇州者。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二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明刊本。金元好問撰，張德輝編，有李冶、徐世隆序，後有附錄一卷，并王鶚後序。元刻本不傳，弘治間御史沁水李瀚得其本于太僕儲巏，刻之，瀚有序（卷首有「竹鄔御史之章」、「季振宜印」諸朱記）。

方戊昌《光緒本遺山集序》 先生全集，在元僅有東平嚴侯弟忠傑刻本，

明代李叔淵、儲巏梓行者，率祖是本，詩文仍四十卷。迨我朝康熙間，無錫華希閔有重刻之本。又百餘年，平定張碩洲苦心搜集，萃其詩文、樂府、年譜及《續夷堅志》，都爲一集，刊行于時。今甫三十年，訪之平定，詢之京都，版已無存。【略】余承乏秀容，既與郡人士重修州志，工竣後尚餘捐貲，念先生全集當世已無傳本，爰商之同志二三君子，檢郡中所存張碩洲所裒全集，加以校正，重付手民，用錢二百萬有奇。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金元好問撰。凡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其本出自儲巏家，附錄一卷，即巏所輯也。明弘治刊本。 康熙庚寅華氏刊本。

又《續錄》 元中統嚴氏刊本，見張穆全集序。周叔弢有明弘治戊午李瀚刻四十卷本。【略】鄧孝先有李瀚刻詩集二十卷本。 道光張氏陽泉山莊刊本，附《新樂府》四卷，《續夷堅志》四卷，《年譜》四卷，附錄、補載，卷首各一卷。

施國祁《元集箋注》 是集元刻爲嚴忠傑中統壬戌本，張德輝編次。詩文共四十卷，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後有杜仁傑、王鶚二引。書佚不得見。【略】明刻爲李叔淵弘治戊午本，詩文仍四十卷，有儲巏、李叔淵二序。集中二十二卷，元闕兩頁。外附錄一卷，乃儲氏從《中州》等集採諸贈言訂入者。何燕泉云「《遺山集》，今刻河南」者，即此本也。是書劉疏雨眠琴山館有之。【略】國朝刻爲華希閔康熙庚寅本，詩文仍四十卷（古賦四首，五古一百二十九首，七古七十八首，雜言三十六首，樂府四十八首，五律八十四首，七律二百九十三首，五絕二十五首，六言四首，五七言一首，七絕五百八十二首），共一千一百八十首。大抵祖中統而禰弘治者，仍載附錄一卷及李、徐、杜、王四序、引，削去李、儲兩序，而弁以魏學誠大字序，外增附錄詩五首。此刻盛行，傳是樓所藏，查初白所評，趙容江所易，趙雪松所說，皆是。【略】眠琴山館又藏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有段成己序。止詩二十卷，無文，其詩亦一千二百八十首，續采八十一首，此張德輝類次所遺者，三刻皆無。今并依類收入各卷後。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五 《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張德輝編，明弘治十二年戊午刻本，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黑口，左右雙闌。前有沁水李瀚序，言曾以家藏本詩集刻于汝州，其詩文全集屢更兵燹，秖存鈔本，而魯魚亥豕，漫不可讀，近始得善本于太僕儲公靜夫，喜副宿志，乃與天下後世共之云云。序後附儲巏手簡，略言前得秘本于今禮部程公，錄而藏之，今借初本再校，一二訛缺處無他本可證。其傳、志、題贈諸作乃于他集中輯錄者，請併刻之。即後之附錄一卷也。其舊序有徐世隆、李冶（中統三年）二首，舊跋有王鶚、杜仁傑二首，亦併刻焉。卷末又有弘治己未翰林院編修靳貴後序，言「太僕愛其文，嘗手爲讎校，故視他本爲善。侍御李君叔淵出按河南，始命太康楊令溥錄之，而屬方伯徐公用和、仰公進卿刻梓以傳」云。據此始知刻書者實爲徐、仰二君，叔淵不過爲之倡率，今則人秖知爲李瀚本矣。 寐叟跋：此沁水李叔淵弘治刻本也。其佳處具施北研《元詩注》中，惜前二十卷闕焉不完。辛亥之冬，書估有以詩集來者，刻印尚在此前，疑是汝州本或元刻。欲購以配，價昂，不可得也。宣統丙辰，傅沅叔得潛采堂所藏李氏刻本前二十卷，舉以相示，紙色冊裝，若合符節，蓋此即潛采藏書，不知何年分散，前後三十年。余在廠市得其半，而沅叔於滬市得其半也。他日當以歸傅，爲延津之合。相從歲久，顧未忍遽別耳。寐叟。

又 《遺山先生集》，據李冶、王鶚序跋言，東平嚴忠傑刻之，其時爲中統壬戌歲。然此本久不傳，各家目錄咸未著錄。其次爲弘治李瀚，先刊詩集二十卷，嗣又刊全集四十卷。據儲太僕手簡言，得秘本於禮部程公，錄而藏之，李氏即據以墨版。是所得亦鈔本，仍未見中統本也。第弘治本傳世極稀，康熙時無錫華希閔據以覆刊，自云重加校訂，然原本中之缺葉、缺字，亦未能補完也。張石洲以州里後學，銳意釐正，訛文脫簡，勤加蒐討，缺者補之，誤者訂之。更據他書增輯集外詩十九首，文四首，益以遺山所著《續夷堅志》四卷，《新樂府》五卷，及翁氏、凌氏、施氏三年譜附於後。其附錄一卷，補載一卷，迭經儲氏、華氏、施氏先後采輯，石洲更爲增補以附益之。稿成，獨力自任剞劂，凡五年蔵功，時爲道光庚戌。蓋遺山遺著五百年來至此乃蔚然萃爲鉅觀，其致力可謂勤且卓矣。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 《遺山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十四冊。金元好問撰。

段成己《遺山先生詩集引》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余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略】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間遺人即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

二百八十首，又繼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嘗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輗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翼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

《菉竹堂書目》卷四　《遺山詩》三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元遺山詩集》八本，舊鈔。三兩二錢。

《述古堂書目》卷二　《遺山詩選》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遺山詩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金元好問撰。【略】此詩集二十卷，乃毛晉從全集摘出，刊於十元人集中者，別行已久，姑附存其目。

《甌北詩話》卷八　郝經作《遺山墓誌》，謂其詩共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以寫新意者，又百餘篇，以今題爲樂府者，又數十百篇，是遺山詩共五千七百餘篇。乃世罕有其全集，今所存者，惟康熙中無錫華希閔刻本。魏學誠作序，稱其購得善本而鋟之，卷首載元初徐世隆、李冶二序，於元世祖仍抬起頂格，是必仿元初初刻本。然詩僅一千三百四十首，則所存者祇五分之一而已。豈元初嚴忠傑等初刻時即爲刪節耶？抑華氏翻刻時刪去耶？竊意遺山詩既有五千六七百首，則其遭遇國變，感慨蒼桑，必更有許多傑作，而今祇有此數，豈不可惜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七　汲古閣刊詩集二十卷。　又乾隆戊戌南昌萬氏刊詩集。　施國祁詩注八卷。翁方綱撰有年譜。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錄》　《遺山先生詩集》二十卷，八冊。金元好問撰。明弘治戊午河南巡按李瀚刊本。清徐康手書題識。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元好問《遺山樂府》二卷。

《四庫未收書提要》　《遺山樂府》五卷，金元好問撰。好問有《續夷堅志》，四庫全書已著錄。伏讀御定《歷代詩餘》，載詞人姓氏云：「《遺山樂府》，錢唐凌雲翰編輯。」是編從舊鈔本過錄，無雲翰姓氏，疑轉寫者誤脫耳。案《錦機集》云：「僧李菩薩灑酒作花，開牡丹二株，遺山爲賦《滿庭芳》，傳誦一時。」是作今載集中。

盧文弨《遺山樂府題辭》　朱竹垞、黃俞邰所見本俱只二卷，今此五卷，出于義門何氏，卷帙過倍。而竹垞《詞綜所選》顧尚有出于是本之外者，則亦未得爲全書也。繼從友人鮑氏所借得明初錢唐凌雲翰（彥翀）編選之本，則凡《詞綜》所選皆在焉，比是本增多十三首，又附見李冶（仁卿）之詞四首及玉華谷仙人詞一首，後又有雷淵題語。今皆補錄，以繫于後。至如《雁丘》詞、《雙蕖怨》之類，亦得凌本始著其事焉。凌本詞之屬遺山者，只一百二十首，固不及是本之多。然是本第五卷「清曉千門開寺宴」以下八十二首，皆酬應之作，而其中「春垣秋草」注「見《辛稼軒集》」，余因疑有他人之作誤闌入焉者矣。第二卷中附閑閑公趙秉文《促拍醜奴兒》一首，余因疑第一卷《滿庭芳》前首亦閑閑公作也，以其詞推之，所賦是十月牡丹，次首題云「同座主閑閑公賦」，則前才爲趙作明甚。既不著其題，又不別其人，疑皆轉寫脫去。

又《遺山樂府題辭》　元遺山詞五卷，余既以盡鈔之矣。此爲明初凌彥翀氏所編選，不分卷。雖甚簡約，然亦有出于五卷之外者，余又錄于五卷之後。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舊抄本。金元好問撰。【略】是書《文淵閣書目》著錄，前後無序跋，未知繫何人所編。明凌雲翰有《遺山樂府選》，朱氏竹垞據以錄入《詞綜》，雖間有出此本外者，然究不及是本之備也。

彭元瑞《跋遺山樂府》　嘉慶戊午立夏，曝書，閱之終卷。此公于此事全無解處，第五卷是壽詞，逾形塵坌，固宜集中不入此體也。鈔手多訛脫，亦無庸再校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遺山新樂府》五卷，鈔本。金元好問撰。是書唯見《文淵閣書目》，世無刊本。朱竹垞輯《詞綜》，取諸明人選本，未見是編也。舊爲愛日精廬張氏藏書，中多訛脫。近于張子謙處借得王運涇藏舊鈔本，校勘一過。

張文虎《遺山先生新樂府序》　《樂府》五卷，僅見于阮文達公《外集》，抄本流傳，謬亂百出，幾不可解，讀者惜之。于是華亭張梅生反覆讎校，正其訛舛，補其殘脫，有不能決者，存方空以闕疑，其見《歷代詩餘》及朱氏《詞綜》，而此本所無者，附錄于後。又別爲《訂誤》一卷，以待質于世之博覽者。

章耒《重校元遺山先生新樂府序》　其詞世鮮傳本，華亭張君梅生曾授梓人。咸豐庚申、辛酉間，粵賊寇我郡，板毀于兵火，而梅生已先期歿。今梅生令子石齋復刊之，繼父志也。

朱祖謀《遺山樂府跋》　右《遺山樂府》三卷，明弘治壬子高麗刊本也。

《遺山樂府》一卷本，明錢塘凌仲狨編選，勞巽卿謂即《詞綜》發凡之二卷本。阮伯元以五卷本《新樂府》當之，誤矣。《新樂府》五卷，盧抱經謂出于義門何氏。平定張（顧）〔石〕洲、華亭張調甫兩刻之。顧是編遺山自序亦稱新樂府。新之云者，殆別乎詩之樂府而言。或謂遺山詞有舊樂府已佚者，非也。而篇次多寡，與五卷本不合，且有廿餘闋溢乎其外者。張歗山謂五卷鈔本流傳，謬亂百出，故二張所刊，未爲盡善，或脫載全題，或漏列注語，且有附刻他人之作，不爲標明，尤其失之甚者。是編訛字闕文間亦不免。老友吳伯宛寄屬校刊，遂援凌、張諸本，勘舉若干條。其異文得兩通者，亦附著焉。原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上下黑口雙邊。惟剞工稍陋，篇幅復漫漶，爰爲移刻，而記其行款如此。

陶湘《景明弘治高麗晉州本遺山樂府叙錄》 湘案：《遺山樂府》一卷，仁和勞氏丹鉛精舍鈔校本。《遺山新樂府》五卷，華亭張氏鈕月山房刻本，互有多寡。張石洲刻《遺山全集》，新樂府只前四卷，張多末一卷，頗鱻雜不倫。此高麗刻本三卷，半葉十行，行十七字，與前二本又異，有弘治五年壬子都事月城李宗準跋。【略】江安傅氏藏園所收，假以摹版。

邵瑞彭《重刊陽泉山莊本遺山樂府跋》 遺山先生新樂府，向與詩文集別行。自明以來，傳世者計有三本：一爲一卷本，明凌雲翰彥翀編，趙清常從焦漪園借鈔，復就選本、類書搜得五十首，錄爲補遺一卷。故竹垞《詞綜發凡》總之曰二卷。此本有毛斧季舊藏，何義門全見之，彊村老人刊高麗本時，曾參校勞巽卿抄本，有凌選而無趙補，校記所標「凌云」本是也。二爲上、中、下三卷本，弘治壬子高麗人李宗準刊。今有武進陶氏覆刊景寫本，彊翁所據祖本也。三爲五卷本，不知何人所編，《文淵閣書目》曾見著錄，有葉文莊菉竹堂舊藏。康熙癸巳何義門取凌、趙二家本，與此本對勘，凌、趙有而此本無者二十三首，亦錄爲補遺一卷，并繫跋語。華希閔豫原于刊行《遺山集》之後，又刊何校《新樂府》五卷，附補遺，卷末綴義門跋語。盧抱經文集、阮文達《外集》皆述及五卷本，抱經且知其出自屺瞻，但二家同認爲凌氏所編。蓋二家之本均失載補遺，又未睹凌氏舊本，至貽此誤。【略】五卷本之可考者，尚有愛日精廬藏鈔本，見張志及莫目；平安館藏鈔本，見月齋序。【略】愚勤（武）福爾舉原本鏤版，并從《九金人集》錄刊第一卷，別撰校記附焉。斷手有日，喜而書此。

元好問《錦機序》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爲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河南，始集前人議論爲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前有書錄之，故未備也。山谷與王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誤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金源言行錄》曰：（遺山）有《錦機集》，其《三奠子》、《小聖樂》、《松夜凝空》皆自製曲也。

元好問《杜詩學引》 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閑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志、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候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元好問《杜詩學》一卷。 又，《東坡詩雅》三卷。 又，《錦機》一卷。 又，《詩文自警》一卷。

《詩藪》雜編卷六 所著詩若干卷，《杜詩學》、《東坡詩雅》十餘種。所撰《金源實錄》百餘萬言。

宋乏《續夷堅志跋》 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盧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鈔成帙。【略】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啓於予心。以病不能鈔，姑識卷末而歸之。壬申歲之除，商邱宋乏子虛書於沙頭白鷗眠處。

石巖《續夷堅志跋》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鈔之。此其一也。案：《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沉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即遺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識。

孫道明《續夷堅志跋》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鈔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叙。

《絳雲樓書目》《夷堅續志》，元好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續夷堅志》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金元好問撰。【略】是編蓋續宋洪邁《夷堅志》而作，所紀皆金泰和、貞祐間神怪之事。

藝文

唱和

趙秉文《寄元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間。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閑。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趙元《次韵答裕之》 薄暮敲門喜客佳，水芹風絮共天涯。行藏一話傾心肺，古律三詩淬齒牙。朱研不妨閑度日，青山終得共餐霞。扶持老病須君輩，滿地豺狼萬里家。

王渥《送裕之還嵩山》 高懷不受簿書欺，清穎鷗盟欲重尋。老去宦情知我薄，閑來道念見君深。對床夜雨他年夢，蒲馬西風此日心。嵩頂勝游誰得共，佇聞仙馭待知音。

辛愿《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過，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昌谷煙霞久寂寞，歡游還肯到三鄉？

麻九疇《贈裕之》 向來三度見君詩，常望西山有所思。誰料幷州天絕處，相逢梁苑雪消時。賢人樂古聲猶在，鏊叟文高世豈知。只恐神嵩不留客，秦川如畫渭如絲。

崔遵《和裕之》 行李西來便得君，相從回首七經春。君方備悉原思病，我亦私憐仲父貧。底事卻成今日別，枯腸難着此愁新。鳶肩火色眞將驗，馬虎何勞更問辛？

曹之謙《寄元遺山》 詩到菱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自憐奕世通家舊，不得論文一笑同。草綠中原愁落日，雁飛寒水怨秋風。黃金鑌裏相思泪，幾墮憑高北望中。

楊雲鵬《送元遺山》 三館才名天下聞，亂來俗議漫紛紛。兩朝文筆誰爭長，一代詩人獨數君。南浦春深愁送別，西山晚翠約平分。何時幷坐龍潭上，野水添杯看白雲。

楊奐《浮生一首送裕之》 漢節飛雲外，秦城落照邊。浮生空自老，歸計定何年？淚滿陳蕃榻，心搖祖逖鞭。短詩聊遣興，羞向故人傳。

紀念

郝經《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草宦學，嶽嶽棱棱。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間世生（閑閑初見公文，曰：是間世生者）。南渡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掞鴻章而振纓。挫萬象于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攄塵言與滯思，淪鋤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蜚血凌城，氣數具盡，萬化崩騰。時維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慧俗曙之星，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型。辭林議數，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耶？去魯西來，聿峻有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搖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獲鹿新居哭元遺山》 殘山繞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哽噎。搖搖識風旌，掩掩淚隱睫。額地升中堂，痛激肝膽裂。鼻若聞闔風，幽冥忽穿徹。空床一束書，不見文章伯。愁馬喑不鳴，老僕頓欲絕。嬌兒背面啼，高弟展轉說。有書未絕筆，有傳未卒業。靈輀已西州，壯心空北闕。緬思從公游，灑汗飛玉屑。振筆青雲開，炳烺寒電掣。鯨吹濤山回，隼厲霜鋒撇。蘊

情人輭語，婉藹幽更切。啼鶯柳陰深，百囀春不歇。方張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倚扳庭柯，窗戶轉寥寂。乾坤入凋喪，衣冠少顏色。魂來暮山青，魂去暮山黑。城頭老畢逋，底事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心欲折。

閻復《遺山先生挽詩》 蕭寺秋風捲玉荷，月明人影共婆娑。誰知別後《驪駒曲》，便是先生《薤露歌》。野史夜寒蟲盡簡，《錦機》春暖鳳停梭。祇應前日西州路，常使羊曇忍淚過。

王惲《追挽元遺山先生》 文奎騰彩憶光臨，孺子何知喜嗣音。党趙正傳公固在，《陽秋》當筆我奚任？天機翻錦餘官樣，月戶量工更苦心。野史亭空遺事墜，荒烟埋恨九原深。

敷演

《至正直記》卷二 遺山元先生金末遭亂避兵，行至一窮僻之所，有古廟焉，因假宿，意謂明日將他之也。忽更餘，若有人聲自梁屋間出，熟聽之，聲愈親切，問元先生曰：「先生博學強記，吾嘗聞之矣。試與學士一一問答之，何如？」先生曰：「某也學淺才疏，然世之經史，亦嘗涉獵，願子問之。」於是，先問《易》，次及《詩》、《春秋》、《書》、《四書》及漢、唐史之異同，皆前輩所未著者。先生以己意所見詳辨之。其聲稱善曰：「先生眞大才也，惜乎不遇時也。」如此問答稱間，復曰：「先生得毋飢乎？」先生曰：「雖飢亦無奈何。」其聲曰：「學生當與先生備之，幷裯褥進，先生愼無疑而勿受也。」先生曰：「某雖不與子相識，若神若鬼，既蒙問答，亦何疑焉。」其聲曰：「願先生少出戶外，當自備至。」于是，先生出，復進，則皮毯飯羹畢具。先生始甚愧之，因自思曰：「受此亦豈有所害耶？」食既而寢。明日將行，其聲又曰：「先生未可行，學生當先往覘之。」須臾，至曰：「兵事方熾，不若就此爲善也。」居數日，先生欲去，其聲又曰：「先生可行矣，然向某方則善。」先生曰：「某與子既若是情好，猶故人也。今日告別，或可使某知子之爲何人？姓氏爲誰？他日必思以報。」其聲曰：「學生非人也，因見先生遭難，故來相護耳。既欲相見，而必待送數程，擇一半壁窗處，月明後夜相見就別。」自此行數日，無日不見報虛實者，先生深以爲幸。一日告：「前途可無慮矣，學生當與先生別。」夜半月明，其聲漸近，先生倚窗立，但見一虎特大，斑文可觀，拜舞而去。先生嘗載此事于文集。後至正庚子夏，宗叔可道思言因備道其詳云。

雜錄

《歸田詩話》卷下 予謫保安，周府教授滕碩亦以事累繼至，見予每誦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長篇，謂舊讀此詩，備悉塞垣之苦，豈料今日親涉此境，輒潸然墮淚，若不能堪者。予愛其詩，因請詳讀而備錄之，【略】全篇叙塞垣之景，客旅之情，誠詳悉矣。

楊飛卿

元好問《陶然集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閑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瓶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托。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眞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採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眞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採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

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略】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眞隱序。

又《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藜牀殷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媿雲間陸士龍。

又《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無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放月輪孤。幷州命駕纔千里，嵇呂風流未可無。

曹之謙

論述

王惲《兌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後，斯文命脈主盟而不絕者，賴遺老數公而已，貪緣蒙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唯貽溪兌齋未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遺文得遂觀覽。逮識公仲子輗，首爲詢及，謝以纂錄未就，然徵文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已昭昭矣。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榮國高公，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傯間，商訂文字，未嘗少輟，至以正脈與之，其奬藉如此。後居汾晉，閉戶讀書，棄去外物，嚅嚌道眞。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洛爲宗，衆翕然從之，文風爲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林，前長葛簿子輶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爲之說曰：文章天下公器，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爲之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之詳，渾涵經旨，深尚體之工，刊落陳言，極自得之趣，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醇而不雜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蓋先生年方不惑，瞑廢於家。又爲人愼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使展盡底蘊，大開文寶，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侈光艷，則與元、李、麻、劉幷驅爲不難矣。異時版本一出，學者爭先快睹，俾中和之氣中融粹盎，裕四體而適獨坐，如大羹玄酒，寄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云。

《東坡赤壁圖》 《歷代詩發》卷三一：悠然神往，如見坡仙于月出東山。

《秋日懷李仁卿》 《歷代詩發》卷三一：體裁純正，不必刻意求工。

傳記

《全金詩》卷五五《兌齋曹之謙》 曹之謙字益甫，雲中應人。幼知力學，早擢巍科。與元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傯，商訂文字，未嘗少輟。北渡後，居平陽者三十年，與諸生講學，一以伊洛爲宗，衆翕然從之。所著古文、雜詩三百首，曰《兌齋文集》。汲郡王惲序之曰：「先生之作，析理知言，擇之精，語之詳，渾涵經旨，刊落陳言。當其自得，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常而知變，粹而不雜者也。」

楊居仁

《歸潛志》卷五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八擢第，入仕以能稱，爲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爲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末遷爲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守，崔立之變，被傷竄卧余家，已而爲立強起，復舊職，俄以病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黄河死，時年未五十。公少有吏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使任清時，不失爲名卿材大夫，遭世亂困蹶，可嘆。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王貢

《歸潛志》卷五　王貢安之，北京人，參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脩潔稱。南渡得度，居鄜，操行純謹，時人甚重之。後病卒。

魏琦

《歸潛志》卷五　魏戶部琦，字民英，宏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爲鄯陽令，有治行。南渡，爲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李山

《歸潛志》卷五　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爲小人所陷，罷。閑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爲人重厚，讀書喜作詩，號松風老人。

李元忠

《歸潛志》卷五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爲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謹，出爲泰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政事不合，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學問，和厚人也。

冀禹錫

論述

《贈雷御史兼及松庵馮丈》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起勢迅發，而接筆極跌宕頓挫之致。

傳記

《中州集》卷六《冀都事禹錫》　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慶二年進士，調沈丘簿，與縣令者不相能。及令以贓敗，疑京父發之，乃賂遺權貴，誣京父以賓客依託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數十人，終爲銓曹所礙。居襄邑，部使者起之攝旁近諸縣，所至有父母之愛。農司治許昌，又爲主事，區處饋餉，上下千餘里，不露聲跡，而條畫次第皆具。【略】正大中，當路諸公極力辨其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召補省掾，不就，歸德奏充知事。及城被攻，京父爲經歷官，守禦之策，一府倚重之。車駕至，授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官奴之變，家人勸京父贏服免禍，不從。人有自外至者，京父問賊入禁中否，曰：「禁中賊滿矣。」乃自投水中。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予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歲。

《歸潛志》卷二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川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牓，號爲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邱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爲其令所

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爲當途者所沮，居閑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爲行樞密院辟爲都事。末帝東遷，擢爲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書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鈔。」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略】散文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丈希顏善之。

藝文

《中州集》卷六王渥《寄京父》　憶昔相從在寢丘，城南城北縱歡游。杏花聯句香隨馬，野水添杯浪拍舟。邂逅又成三月別，飄零合負一春愁。汝陽淮甸經行遍，應有新詩爲我留。

元好問《四哀詩・冀京父》　先公藻鑒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峰。不見連城沽白璧，早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吊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房維楨

《歸潛志》卷五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爲左司都事、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爲刑部郎中，卒。爲人謹愿，讀書作詩，頗好賢。

張俊民

《歸潛志》卷五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爲戶部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爲人慷慨尚氣義，喜學《易》。

李獻能

論述

綜論

《詩藪》雜編卷六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作詩有志風雅，又刻意樂章，與趙秉文、李純父游。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李獻能《昆陽元夜南寺小集》　陶玉禾評：欽叔詩清新俊逸，善學青蓮，氣骨甚合其雄邁耳。

《蕙風詞話》卷三　李欽叔（獻能），劉龍山外甥也。以純孝爲士論所重。詩詞餘事，亦卓越流輩。《江梅引》賦青梅，【略】「冰肌」句熨帖工緻。「冉冉」以下，取神題外，設境意中。「斷魂」二句拍合，略不吃力，允推賦物聖手。《浣溪沙》環勝樓云：「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卻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尤爲意境高絕。以南北名賢擬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間，吳（彥高）其望塵弗及乎。

分論

《郊城秋夜懷李仁卿》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揮灑磅礴，流轉如意，筆法從「謁帝承明廬」詩中脫出。

《贈王飛伯雜言一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豪宕感激，俊逸處極模青蓮。

《昆陽元夜南寺小集》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氣骨峭逸，色韻古雅，其秀可餐。　《歷代詩發》卷三一：從極熱寫到極冷，復以極冷回想極熱，而

總之過眼韶華不須戀戀，此詩之善自寬者也。

《春草碧》《詞綜偶評・補錄金詞》：（顏色如花命如葉）香山成句。

傳記

《中州集》卷六《李右司獻能》　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用薦者復應奉，俄遷修撰，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經歷。正大八年河中陷，獨得一船走陝州，被召，以道梗不能赴，就權陝府行省左右司郎中，軍變遇禍。欽叔資稟明敏，博聞強記，輩流中少見其比，爲人誠實樂易，洞見肺腑，世間狡獪變詐纖悉無不知，然羞之不道也。與人交不立崖岸，盃酒相然諾，赴難解紛，不自顧藉。雖小書生以愛兄之道來亦殷勤接納，傾筐倒庋，無復餘地，時輩以此歸之。家故饒財，盡于貞祐之亂。【略】欽叔文章行業過人處甚多，而天下獨以其純孝爲不可及云。

《歸潛志》卷二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追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復中宏詞，遂入翰林爲應奉。考滿再留，出爲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脩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爲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爲人眇小而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數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

《金史》卷一二六《李獻能傳》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追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獻能苦學博覽，于文尤長于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用薦者復爲應奉，俄遷修撰。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官。大元兵破河中，奔陝州，行省以權左右司郎中，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數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于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訶譴，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時人以純孝稱之。

紀事

《歸潛志》卷一〇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爲其鄉人通請託也。

藝文

元好問《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二首》　君性我所諳，我心君所知。凡我之所短，君亦時有之。謀事恨太銳，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入道自近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何人飢。乞醯乞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髮救鄉人，智者所不爲。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豁豁傾心脾。汎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刺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轂黃間，能不發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爲期。　古人遙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茲。君歸豈不佳，交遊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篇，宮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又《送欽叔內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三首》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充。生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盲聾。老兵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慚僕僮。無聊復無

聊，又復招災凶。我有一樽酒，澆君磈礧胸。君年始三十，白髮成一翁。顧以寸心微，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不見閒閒公。文章二百年，不救四壁空。

又《四哀詩・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沈，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耻，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田紫芝

論述

《雨夜寄元敏之昆弟》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氣魄雄壯。

《亂後登凌雲臺》 《歷代詩發》卷三一：造句新警，次聯亦不嫌太朴。

傳記

《中州集》卷七《田紫芝》 紫芝字德秀，滄州人。父齊，以蔭爲部掾。德秀少孤，養於外家定襄趙氏，故多居於忻。年十三，外祖廣寧治中命賦《麗華引》，語意驚絕，人謂李長吉復生。資性穎悟，一覽萬言。年二十，讀經傳子史幾徧。爲人疏俊，而以蘊藉見稱。同郡王元卿齊名。貞祐初避兵臺山，倉卒爲游騎所馳，遇害，時年二十三，士論惜之。

紀事

《續夷堅志》卷四 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麗華引》，詩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曾大雨後

詩見示云：「醉夢蕭森蝶翅輕，一燈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韋家好弟兄。」予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其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又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紈袴間作詩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上獨裴回。亂鴉背著斜陽去，寒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煙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親曾見，信得昆明有劫灰。」明年，客死五臺。無憂而戚，古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眞名言也。

郭邦彥

《村行三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夏秋間村落之景如畫，絕妙行旅圖也。

《中州集》卷七《郭邦彥》 邦彥字平叔，本鄠縣人，僑寓陽翟，遂占籍焉。興定五年進士，調永城簿，以退讓見稱。生世不幸，處于頑、囂、傲三者之間，鬱鬱不自聊，年未四十而死。寄庵先生愛其詩，甚嗟惜之。

侯冊

《中州集》卷七《侯冊》 冊字君澤，以門資仕，與杜仲梁、張仲經、劉京叔游，用是得名。嘗作樂府云：「玉階春草傷心碧，錦瑟華年過眼空。」又云：「千金買斷青樓月，爛醉桃花扇影風。」人多愛之。壬辰歲病京師圍中，作詞云：「迴首鳳凰城下路，人不見月茫茫。」明日君澤死，其後京城亦丘墟矣。

《歸潛志》卷三 侯策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鬬雞走狗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爲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事。喜作詩，刻苦向學，

自漢魏六朝唐宋諸集，無不研究。初爲李子遷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即加敬。爲人任俠尚氣，然修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詣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友爲買棺葬西城。余爲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合梁園，又喜效西崑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猶靈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峰前雨送閨中夢，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閑玉鳳，秋風桂漏戛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音花覆地，斷虹沈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湘芸潤，聲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夢魂失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詩藪**》**雜編卷六**　侯（丹）〔册〕君澤，在金不知名，短歌二章，其《醉中》一首，宛有大人之作。

《**全金詩**》**卷二〇劉從益《過洧川次侯生君澤韵》**　誰能《孤憤》效韓非，且喜玄微對鏡機。出得山來無遠志，寄將書去有當歸。閑居已判平生了，眞賞從教舉世稀。日咀道腴深有味，更須口腹事甘肥。

英上人

元好問《木菴詩集序》　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相與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沉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愧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己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窠臼，于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于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與？

田錫

《**中州集**》**卷八《田錫》**　錫字永錫，宛平人，興定五年進士，調新蔡主簿。閑居南陽驥立山下。資豪爽，自少日有聲場屋間，作詩甚多，《吊蘇墳》一篇有「英靈還卻眉山秀，依舊東風草木天」之句，世鬨傳之。

《**歸潛志**》**卷三**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卿，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聲，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卻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爲人傳誦。興定末，同余試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汾

論述

綜論

元好問《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

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略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穫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爲恨。

《詩藪》雜編卷六　李汾長源在諸人中，稍有氣格，如「紫禁衣冠朝玉馬，青樓阡陌瞰銅駝」，「汴水波光搖落日，太行山色照中原」，「日晚豺狼橫路出，天寒鵰鶚傍人飛」，「崑崙劫火驚人代，瀛海風濤撼客查」，皆頗矯矯。年未四十而卒，不爾，當出元裕之上。

《金元詩選・金詩選例言》　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略】長源沉鬱頓挫，慷慨悲歌。

《石洲詩話》卷五　遺山舉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策」之類凡數聯。阮亭則於中獨舉「煙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一聯。愚謂長源《懷淮陰侯》詩「滑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軋興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幷慷慨之氣出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分論

《汴梁雜詩四首》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沉鬱頓挫，寄托遙深，每遇結語，隱然自負，所云耿耿自信也。遺山稱其磊落清壯，有幽幷豪俠歌謠之氣，數首足見其概。

《避亂陳倉南山回望三秦追懷淮陰侯漫賦長句》　《帶經堂詩話》卷九：金李汾長源詩：「煙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不減少陵、東坡。《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長源「煙波蒼蒼孟津渡，旌旗歷歷河陽城」，阮亭推爲高唱，然未載全篇。此首氣格亦復相類。

傳記

《中州集》卷一〇《李講議汾》　汾字長源，平晉人，系出雁門。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才，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張公信甫，一見即以上客禮之。自是游道日廣，然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略】長源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蓄之，殊不自聊。高張諸人率以新進入館，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且不滿長源一笑，故刊修之際，長源在旁，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長源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座，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所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故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公以傷風化爲嫌，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不得已乃罷。尋入關，明年驅數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晝地大數而去。又明年，恆山公仙在鄧之西山，長源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恆山與參知政事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長源言論，欲除之，遁之泌陽，竟爲所害。【略】平生以詩爲專門之學，其所得爲尤多，如「洛陽才子懷三策，長樂鐘聲又一年」，「清鏡功名兩行淚，浮雲親舊一囊錢」，「煙波蒼蒼孟津渡，旌旗歷歷河陽城」，「長河不洗中原恨，趙括元非上將才」，「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同輩作七言詩者，皆不及也。辛卯秋遇予于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首，道其流離世故，妻子彫喪，道塗萬里，奔走狼狽之意，雖辭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鬱鬱不平者不能揜，清壯磊落，有幽幷豪俠歌謠慷慨之氣。

《歸潛志》卷二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詩，專學唐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爲人尚氣，跌宕不羈，頗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胥相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爲史院書寫。時趙閑閑爲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不少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目免歸，復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恆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爲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衆酋勞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

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鸛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金史》卷一二六《李汾傳》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爲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爲史館書寫。【略】汾既爲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爲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爲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紀事

《中州集》卷一〇李汾《下第》 學劍攻書謾自奇，回頭三十六年非。春風萬里衡門下，依舊幷州一布衣。

又《感寓述史雜詩五十首引》 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獻賦明廷，爲有司所病，遂有不遇時之嘆。皂衣斗食，從事史館，以素非所好，愈鬱鬱不得志，卧病中僻居蕭條，盡日無來人。緬維先哲，凡所以進退出處之際，窮達榮辱之分，立身行道，建功立事，關諸人事者，竊有所感焉。於是始自騷人屈平以來，下逮漢、晉、隋、唐諸公，終之以遠祖雁門贊皇，作爲《述史》詩五十首，以自慰其羈旅流落之懷。述近代則恐涉時事，故斷自唐，以下不論。嗚呼，《三百篇》大抵皆聖賢感憤之所爲作也。余以愚忠謬信，獲譏于斯世久矣，非敢示諸作者，庶幾後世有揚子雲者出，或能亮予之宿心。是歲秋七月既望，幷州人李汾引。

《歸潛志》卷九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爲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遇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藝文

元好問《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何言，若箇男兒不涇陀。相濡相呴尚可活，轍釜何曾厭求索。從知鮫鱷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古饑腸出奇策，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又《送希顏赴召西臺兼簡李汾長源》 昨日遊崧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太少，枕中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爲解蘭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爲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遙相迎。長安市上見李白，爲我一醉秦東亭。

又《四哀詩・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爲騷人箋楚些，更禁書客墮秦坑。石苞本不容孫楚，黃祖安能貸禰衡？同甲四人三橫賓，此身雖在亦堪驚。

又《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眞見抵深淵。巨鼇有餌誰堪釣，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好世空傳。傷心鸚鵡洲邊淚，卻望西山一泫然。

陳賡《送李長源》 月下孤鴻枕上鷄，高城今日又分攜。九秋雲氣嵽陵底，萬里河聲砥柱西。飲罷關山秋寂寂，詩成風雨暮凄凄。千金善保幷州器，要放崑崙入馬蹄。

《中州集》卷七王元粹《壽李長源》 匹馬短衣看此行，看君誰信是書生。聽詩未覺秦川遠，何劍常懷晉水清。一飯見哀韓信耻，千金爲壽魯連輕。壯年休灑新亭淚，且爲江山灌巨觥。

又《哭李長源》 十月西來始哭君，山中何處有孤墳。以才見殺人皆惜，忤物能全我未聞。李白歌詩堪應詔，陳琳書檄偶從軍。窮途無地酬知己，會待升平緝舊文。

辛愿

論述

綜論

《**詩藪**》**雜編卷六**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博極羣書，流離顛踣，一假詩以鳴。

《**金元詩選・金詩選例言**》　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略】遺山謂：「敬之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劉景玄、趙宜之、雷希顏、李欽叔、張仲經、杜仲梁、王仲澤、麻知幾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脈絡，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豪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徵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其見推如此。三知己中，辛、李幷列，知音相賞，故非妄嘆。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辛愿《亂後三首**》　陶玉禾評：敬之詩骨蒼古，風格最老，又經亂離，食困窮，乃益工。諸作雅健，不以螯牙爲奇。

分論

《**亂後**》《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宿草」、「新煙」、「虛壁」、「廢田」，皆切亂後，非泛然語。

《**過松山**》《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因戰爭之亂而想巢、由，不是無端興起。

《**山園**》《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詩意極深，「蘭衰菊悴」以況君子，「無名草」以況小人，「殘陽暖處」喻國家也。托意微婉，得風人之旨。

傳記

《**中州集**》**卷一〇《溪南詩老辛愿**》　愿字敬之，福昌人。其大父自鳳翔來，居縣西南女几山下，以力田爲業。敬之自號女几野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書》至《伊訓》，《詩》至《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有一事闕十年者，由是博極群書，於三傳爲尤精，至於內典，亦稱該洽。杜詩韓筆，未嘗一日去其手。作文有綱目不亂，詩律深嚴而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敬之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高獻臣爲河南治中，聞其名，引爲上客。及獻臣爲府尹所誣，敬之亦被訊掠，幾預一網之禍。自是人以敬之之名爲諱，絕不與交。不二三年，日事大狼狽，田五六十畝，歲入不足，一牛屢爲追胥所奪，竟賣之以爲食。衆嬾嗷嗷，張口待哺。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饑凍，又不得不與世接，其枯槁憔悴，流離顛踣，往往見之于詩。元光初，予與李欽叔在孟津，敬之自女几來，爲之留數日。其行也，欽叔爲設饌，備極豐腆，敬之放箸而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美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含璧，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予二人爲之惻然。敬之佳句極多，如「自憐心似魯連子，人道面如裴晉公」，「萬事直須稱好好，百年端欲付休休」，「院靜寬留月，窗虛細度雲」，「浪翻魚出浦，花動鳥移枝」之類，恨不能悉記耳。

《**歸潛志**》**卷二**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耆然中州一逸士也。爲人質古，不嫻世事，麻絛草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

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詠講誦爲事，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遊，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橐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窗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詩也。

《金史》卷一二七《辛愿傳》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于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橐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藝文

《中州集》卷五趙元《詩送辛敬之東歸》 風埃憔悴舊霜袍，老去新詩價轉高。橡栗漫山猶可煮，不須低首向兒曹。文章無力命有在，一點浩然天地間。風雪滿頭人不識，又攜詩稿出西山。

元好問《寄答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喚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誤。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鋤犁，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骯髒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鷄號。劍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墓上曹征西，我知慚愧王東皋。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又《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徑斜。爲羨鳳鸞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逋客待侯芭。

又《過三鄉望女几村追懷溪南詩老辛敬之二首》 雲際虛瞻處士星，案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口傳三篋，石上無禾養百齡。從昔葛陂終變滅，祇今韓嶽漫英靈。因君重爲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眞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天意，折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衰涕落烟霞。

又《存沒》 行間楊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張澄

論述

元好問《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元，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煙村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

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意。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凄迷綠，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尊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于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

又《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

傳記

《中州集》卷八《張參議澄》　澄字之純，別字仲經，本出遼東烏惹族，國初遷之隆安。祖黃縣府君移官洛水，因家焉。之純早孤，能自樹立，避地洛西，率資無旬日計，而泰然以閉戶讀書爲業。嘗從辛敬之、趙宜之講學，故詩文皆有律度，兵後居東平，詩名藉甚，如云：「齊客計窮思蹈海，杞人癡絕謾憂天」，「壞壁粘蝸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此類甚多。

藝文

元好問《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有數，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庚更可憐。雞柵魚梁一村落，若爲還似浙江邊。

雷琯

論述

《古意四首》一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青蓮詩：「莫捲龍鬚席，從它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結意自此脫出，惓惓不作決絕語，亦敦厚之遺也。

又三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比物引類，意微而顯，綽有古致。

《陽夏懷古》　《歷代詩發》卷三一：章法緊嚴，一字不亂。須分段落讀之。

傳記

《中州集》卷七《雷琯》　琯字伯威，坊州人，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博學能文，時輩少有及者。幷州人李汾與伯威同在史館，以高蹇得罪，伯

威作詩送之，頗譏翰林諸人不能少忍，至與一書生相角逐，使之狼狽而去，有「郎君未足留商隱，官長從教罵廣文」之句。又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酹信陵墳。」人甚稱之。

《歸潛志》卷三　雷琯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爲誄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爲國史院書寫，秩滿爲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爲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爲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龍德宮》云：「千年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月清風一壺酒，與君同酹信陵墳。」

藝文

《歸潛志》卷一三劉祁《送雷伯威》　朔風起天末，落木鳴空山。冰霜正凝沍，游子百里還。出郭送將別，徘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歲闌。壯士志四方，不須涕汍瀾。人生非山海，會面亦不難。願子崇明德，餘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惠我金玉言。

元好問妹

《補天花版》《名媛詩歸》卷二三：（不許纖塵落畫堂）「不許」字峻。（移巢別處覓雕梁）他人見雙燕，便增感傷，此獨斬截乾淨，能割掉得過。

《山房隨筆》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而艷。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詩數》雜編卷六　元裕之妹亦能詩，爲女冠。朝貴有欲娶之者，元曰：「可問吾妹。」其人即訪之。方刺綉，朗吟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傳語新來雙燕子，移巢他處覓雕梁。」其人自失而去。見《說郛》，並下則同。

李獻甫

論述

《秋風怨》《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蓮漏壓荷夜未半」二句）似長吉語。（「碧雲暮合」二句）結有餘意。

傳記

《中州集》卷一〇《李戶部獻甫》　獻甫字欽用，欽叔從弟也。兄欽止、欽若皆中朝名勝，家故將種，而同時四進士，人門之秀，照映一時。欽用博通書傳，於左氏及地理之學爲精。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有精神滿腹之目。歷咸陽簿，辟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朝廷以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善人，無以折之。往復之際，至以歲幣爲言，欽用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敝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爲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日曾與吾家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欽用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敝邑雖歲捐五十萬，某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使還，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須之繁，急于星火。欽用所以處

之者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掾。壬辰之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于蔡州之難，時年四十。

《**金史**》**卷一一〇**《**李獻甫傳**》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詰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于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傳于世。

《**大金國志**》**卷二九**《**李獻甫傳**》（存目）

著錄

《**中州集**》**卷一〇**《**李戶部獻甫**》　所著詩書文號《天倪集》者，留京師。欽用死，其家亦破，非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幾有人琴俱亡之恨。

《**詩藪**》**雜編卷六**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弟。有《天倪集》。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獻甫《天倪集》。字欽用，湖州人，獻能從弟，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於蔡州之難。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其集。

藝文

元好問《**寄欽用**》　顛頷京華苜蓿盤，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榻無氈客亦寒。蟲臂偶然煩造物，鼈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朮虎邃

《**歸潛志**》**卷三**　朮虎邃士玄，先名玹，字溫伯，女直納鄰猛安也。雖貴家，刻苦爲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初受學于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咏爲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亳亂見殺，年未四十也。少年時詩云：「山連嵩少雲煙晚，地接崤函草木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游，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闊，芙蕖煙盡野塘幽。花邊落日明金勒，雲裏青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水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濉江二月時，淮陽東下思依依。邱園寂寞生春草，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年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岐卻羨春來雁，亂逐東風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兩鬢絲。三楚樓臺淹此日，王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草長淮陽路，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天際綠參差。」甚有唐人風致。

張介

《**中州集**》**卷八**《**張介**》　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第一人，歷鞏、

穀熟二縣令。幼有賦聲，爲人有縕藉。嘗贈詩人楊叔能末章云：「我貧自救如沃焦，君來過我亦何聊。爲君欲寫貧士嘆，才思殊減《荒村謠》。」楊初以《荒村謠》得名，故云。

麻革

論述

綜論

元好問《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敝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

房祺《河汾諸老詩集後序》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先生太原人，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概，地土所宜，習俗所尚，古今人物不殊。至如師友淵源，文章正脈，略與之等，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慊，古文出其右。公言也。

《金元詩選・金詩選例言》 金詩中氣骨蒼勁、體製最高者，推劉迎無黨、李汾長源、辛愿敬之、麻革信之。

分論

《置酒半山亭得秋字》《金元詩選・金詩選三》：渾渾有氣。

《送杜仲梁東游》《金元詩選・金詩選三》：音節甚古。

傳記

《全金詩》卷五四《貽溪麻革》 麻革字信之，臨晉人，秉彝孫。隱居不仕，教授王官谷，號貽溪先生。有文集行世。

《元詩選》三集卷一 革字信之，臨晉人。父秉彝，登皇統九年進士第，歷官兵部侍郎。革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其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至洛，遂避地家焉。北渡後，嘗自代門踰代嶺之北，留滯居延。己亥夏，赴試武川。及秋歸，道渾水，訪劉祁京叔于渾源。登龍山絕頂，自作游記。隱居教授而終，人稱貽溪先生，有詩文行世。信之正大中與張澄仲經、杜仁傑仲梁隱內鄉山中，日以作詩爲業。元好問裕之評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于持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相當，信之如六國合縱，利在同盟，而敝于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當時以爲知言。當金源北渡後，裕之首爲河汾倡正學，時信之與張宇彥升、陳賡子颺、庚子京、房皡希白、段克己復之、成己誠之、曹之謙益甫諸老與裕之游從，宦寓中一時雅合，幷以詩鳴元大德間。

藝文

《中州集》卷六雷淵《贈答麻信之》 麻弟避兵渡河，徑謁裕之于崧高，夤緣一見，相與之意甚厚。既留數日，又將過吾景玄于女几之陰。維元、劉國士也，而弟游於其間，則弟之爲人可知已。臨行復長歌相贈，清平豐融，蓋他日未易量也。愛仰不足，詩以送之：五老英靈未陸沉，一枝高季出詞林。珪璋自是清朝器，律呂偏諧治世音。此去文章足知己，後來功用只齋心。濟時相約元劉了，索我雲山深復深。

元好問《贈麻信之》 梁苑同來手重分，洛西清語意尤親。相期晚歲定知我，可道古人唯有君。舞日光風開白晝，瓊林珠樹照青春。陸機舊有三間屋，便擬東頭著弟雲。

曹之謙《為麻信之壽》　中州人物一元龍，卓犖英才磈礧胸。濁酒數杯遺世慮，清詩千首傲侯封。諸郎照眼三珠樹，舊業關心五老峰。頭白他年賦《歸去》，綵衣扶杖看從容。

陳庚《弔麻信之二首》　敝履功名懶著鞭，劇談豪放本天然。閒來每愛從人語，醉裏何妨對客眠。體瘁漸成中酒病，家貧全仰賣碑錢。堂堂一去今何在，三尺孤墳窣野煙。　風采瓊林未足侔，一朝零落委山丘。君恩未賜金蓮炬，天關俄成白玉樓。詩類貫珠尤可翫，室如懸罄更堪憂。路遙未暇憑棺奠，悵望中條涕泗流。

段克己

論述

綜論

吳澂《二妙集序》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群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文者之所能及哉？【略】伯氏諱克己，字復之，人稱遯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略】遁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揚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解後，于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睹清節，三復不置，已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彦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服化，摹寫蓋得其眞，予亦云然。

房祺《河汾諸老詩集序》　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遯菴、菊軒，有「稷亭二段」之目。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柳塘詞話》曰：河東段克己，字復之，著《遯齋樂府》。弟成己，字誠之，著《菊軒樂府》。兩人登第，入元俱不仕，時人目爲儒林標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略】克己、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金尚書趙秉文嘗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編詩集，即以爲名。【略】大抵骨力堅勁，意致蒼涼，值故都傾覆之餘，悵懷今昔，流露於不自知。吳澂序言其有感於興亡之會，故陶之達，杜之憂，其詩兼而有之，所評良允。

《歷代詞話》卷九　段克己《漁家傲》云：「樓外垂楊千萬縷，風落絮，闌干倚遍空無語。」段成己《大江東去》云：「籬菊將開，村醪初熟，且住爲佳耳。個中吏隱無愧。」二段幼有才名，趙尚書秉文識諸童時，目之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兄弟俱第進士，入元後皆不仕，時人目爲儒林標榜。（《古今詞話》）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遯庵樂府《大江東去》云：「不如聞早，付它妻子耕織。」《江城子》云：「明日新年，聞早健還家。」《漁家傲》云：「住山活計宜聞早。身世滄溟一漚小。」聞早，當是北人方言，《菊軒樂府》中亦兩見。

分論

《微雨後偶成》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婉約。

《滿江紅》《雨後荒園》　《蕙風詞話》卷三：「節」韵已下，情深一往，不辨是花是人，讀之令人增孔懷之重。

傳記

吳澂《元贈奉議大夫曉騎尉河東縣子段君墓表》　季弟某，正隆二年進士，仕至中奉大夫，華州防禦使。兄弟俱以學行顯，人稱「河東二段」。【略】祖恆，生克己，君之考也，有詩文號《遯庵集》，仲弟成己，至大七年進士，主河南宜城簿，詩文號《菊軒集》，與兄齊名，又稱爲「河東二段」。

虞集《河東段氏世德碑銘》　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略】〔段〕恆生克己、成

己、修己。克己、成己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略】及內附，【略】而克己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尊師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全金詩》卷五六《遯菴段克己》　克己字復之，河東人，世居絳之稷山。幼時與弟成己幷以才名，禮部尚書趙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金末以進士貢。北渡後，與成己辟地龍門山中，餘廿年而卒，人稱爲遯菴先生。泰定間，吏部侍郎輔合克己、成己遺文爲《二妙集》，刻之家塾。臨川吳澄爲之序曰：「河東二段先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詩如【冤血流未盡，白骨如山丘，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蓋陶之達、杜之憂兼而有之者也。」

紀事

段克己《贈醫師范子和詩引》　范君子和居姑射山麓，世隱於醫，敏給多藝能，略涉獵文史。一日，會鷹紳於其家，酒半舉大白而言曰：「不肖竊有志於斯文，敢求數十字以爲珍藏。」意甚勤，因爲賦《古風》一篇，告之以君子之道，使知所操持焉，非直使誇衒於世，實箴笥而已。

又《滿江紅詞序》　遯庵主人植菊階下，秋雨既盛，草萊蕪沒，殆不可見。江空歲晚，霜餘草腐，而吾菊始發數花。生意凄然，似訴余以不遇，感而賦之。因李生湛然歸，寄菊軒弟。

又《最高樓詞序》　衛生行之，少流寓兵革中。既長，始知讀書，其立志剛，信道篤，而家苦貧。年饑，諸幼滿前，雖併日而食不卹也。暇日，與賓友飲酒賦詩爲樂。余既嘉其有守，喜爲稱道。於其始生之日，作樂府以歌詠之，俾觀者知吾行之之爲人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詩集也。【略】集凡詩六卷、樂府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段克己《菊莊樂府》一卷。

《詞徵》卷四　《菊莊樂府》一卷，元段克己撰。元刻本。

藝文

段成己《壽草兄遯菴先生》　筆頭風雨斡千鈞，早歲嘗充觀國賓。避事就閒眞得計，有才無用且藏身。虛名到底將安濟，涉世而今不厭貧。白髮相看老兄弟，暮年同作太平人。

段成己

論述

綜論

吳澂《二妙集序》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群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爲詩文者之所能及哉？【略】仲氏諱成己，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衮，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遁翁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揚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解後，于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睹清節，三復不置，已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之耆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

不凡，誠之謹厚服化，摹寫蓋得其眞，予亦云然。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下卷　《柳塘詞話》曰：河東段克己，字復之，著《遯齋樂府》。弟成己，字誠之，著《菊軒樂府》。兩人登第，入元俱不仕，時人目爲儒林標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略】克己、成己均早以文章擅名，金尚書趙秉文嘗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編詩集，即以爲名。【略】大抵骨力堅勁，意致蒼涼，值故都傾覆之餘，悵懷今昔，流露於不自知。吳澄序言其有感於興亡之會，故陶之達、杜之憂，其詩兼而有之，所評良允。

《歷代詞話》卷九　段克己《漁家傲》云：「樓外垂楊千萬縷，風落絮，闌干倚遍空無語。」段成己《大江東去》云：「籬菊將開，村醪初熟，且住爲佳耳。個中吏隱無愧。」二段幼有才名，趙尚書秉文識諸童時，目之曰「二妙」，大書「雙飛」二字名其里。兄弟俱第進士，入元後皆不仕，時人目爲儒林標榜。（《古今詞話》）

《蕙風詞話》卷三　段誠之菊軒樂府《江城子》云：「月邊漁。水邊鋤。花底風來，吹亂讀殘書。」前調《東園牡丹花下酒酣即席賦之》云：「歸去不妨簪一朵，人也道，看花來。」騷雅俊逸，令人想望風采。《月上海棠》云：「喚醒夢中身，鵜鴂數聲春曉。」前調云：「頹然醉卧，印蒼苔半袖。」于情中入深靜，于疏處運追琢，尤能得詞家三昧。

分論

《余懶日甚不作詩者二年矣間者二三子以歌詠相樂請題於吾兄遯菴遂以歲月生成晚命之因事感懷成五章以自遣志覽者將有取焉》《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胸次恬淡，語趣元靜，不必規擬靖節，卻有合處。

《送尋正道歸蒲中》《歷代詩發》卷三一：傷離嘆老，卷上如聞悲咽。

《臨江仙》（轉眼榮枯驚一夢）《蕙風詞話》續編卷一：菊軒《臨江仙》云：「浮生擾擾笑何樓。試看雙鬢上，衰颯不禁秋。」按《劉貢父詩話》：「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多虛僞，故以名之。」菊軒詞蓋用此。

《滿江紅》（料峭東風）《詞則・放歌集》卷三：脫胎晁無咎作，情致亦復不淺。倒裝句法亦僊。

傳記

虞集《河東段氏世德碑銘》　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略】（段）恆生克己、成己、修己。克己、成己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己登正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舉平陽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己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興嘆者也。

《全金詩》卷五八《菊軒段成己》　成己字誠之，克己仲弟。登金正大進士第，授宜陽主簿。克己歿後，自龍門山徙晉寧北郭，閉門讀書。元世祖降璽書，即其家起爲平陽儒學提舉，不赴。年過八十，優游以終。世稱菊軒先生。祭酒周文懿評其文在班、馬之間，河汾遺老之卓然一門，未有如段氏者也。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　《二妙集》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金段克己、段成己兄弟詩集也。【略】集凡詩六卷、樂府二卷。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段成己《遯齋樂府》一卷。

《詞徵》卷四　《遯齋樂府》一卷，元段成己撰。元刻本。

藝文

段克己《壽家弟誠之》　道行不得且棲遲，一唯誰傳魯仲尼。瑞世不求麟鳳質，急難空負鶺鴒詩。玉堂金馬知何處，白石清泉有素期。但使平生忠義在，樂天知命復奚疑。

房皞《寄段誠之》　咫尺春風三十三，不如歸卧舊煙嵐。浮雲富貴吾何

慕，陋巷簞瓢分所甘。多語數窮深可戒，虛名無用不宜貪。寥寥孔學今千載，賴有斯人可共談。

龐漢

《中州集》卷八《龐漢》　漢字茂弘，平晉人。正大末年進士。沈毅有志節。待次內鄉北山，兵亂遇害。

元好問《寄贈龐漢茂弘》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同？萬里虎食肉，一鳴雞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丘中。

張仲宣

《中州集》卷八《張仲宣》　仲宣字利夫，相州人，舉進士有聲。子柔字子友，今在林慮。

高仲振

《中州集》卷九《薛繼先》　正大末司農卿楊慥叔玉、丞康錫伯祿薦曼卿與汴人高仲振、武陟宋可、武清張潛、磁陽曹珏、大名王汝梅，隱操不減古人，朝廷議授以官，以兵亂不果。【略】仲振字正之，系出遼東。其兄領開封鎮兵。正之幼就舉選，年四十後，即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居嵩山。於書無不讀，而以《易》、《皇極》書爲業。安貧樂道，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王汝梅、張潛從之學。三人行山谷間，人望正之風袖翩然，如欲仙而未舉也。張、王說正之嘗遇異人，教之養生呼吸吐納，日以爲常，靈氣時至，安坐不動，而骨節戛戛有聲，恍惚中時與眞靈接對，所談皆世外事。既不以語人，故無得而傳。

胡汲

《中州集》卷八《胡汲》　汲字直卿，衛州人。少有賦聲，與新鄭傅伯詳、呂鵬舉相友善。貌寢陋而滑稽無窮，時命不偶，竟窮悴而死。

王脩齡

《中州集》卷八《王脩齡》　脩齡字紹先，同州人。詩有「得意好花開早落，喚愁芳草燒還生」之句，閑閑愛而戲之，目爲癡仙人。

劉昉

《歸潛志》卷三　劉昉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稱，嘗作《淮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姚鎮，時來游陳，余識之。遭亂歿。

胡權

《歸潛志》卷三　胡權直卿，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尋常人。年過四十方娶。嘗投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烏林答爽

《歸潛志》卷三　烏林答爽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神蕭灑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鈔寫諷誦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爲後母所制，踰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縱可喜。余謂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流。壬辰陳陷，赴水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研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又賦古尺云：「背逐一道十三虹，赤蠶金鱗何夭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空飛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也。

劉琢

《歸潛志》卷三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爲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朋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識。俄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中，仙使使宋，回爲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蠶絲就方成繭，楚柳絲飛又作萍。」非淺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子詩亦佳。

史懷

《歸潛志》卷三　史懷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既壯，乃折節爲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功。《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鑪煙風定暖生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

王汝梅

《中州集》卷九《薛繼先》　正大末司農卿楊慥叔玉、丞康錫伯祿薦曼卿與汴人高仲振、武陟宋可、武清張潛、磁陽曹珏、大名王汝梅，隱操不減古人，朝廷議授以官，以兵亂不果。【略】汝梅字大用。律學出身，伊陽簿，秩滿遂不出。性嗜讀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理就學者兼以經學授之，後生輩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

劉祁

論述

綜論

劉祁《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爲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喪亂，皆烟銷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以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飲水，囊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人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

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叙。

趙穆《歸潛志跋》 神川一代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

王士禎《歸潛志序》 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于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于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至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略】予嘗嘆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臺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疏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歟？

分論

《懷長源》 《金元詩選・金詩選三》：蕭灑中有沉警語。

傳記

《金史》卷一二六《劉祁傳》 祁字京叔。爲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金史》多採用焉。

王惲《渾源劉氏世德碑》 祁字京叔，少穎異，爲學能自刻勵，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滀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于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眞實，文章議論，一出于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

紀事

《歸潛志》卷八 高丞相巖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方弱冠，爲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又撫余背曰：「汝『費』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須階，十稔從容位上臺。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費鹽梅。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爲作序，亦有「乘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也。

著錄

王惲《渾源劉氏世德碑》 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于世。

趙穆《歸潛志跋》 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已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遯士文集》，廿二卷，鋟木於世，【略】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於家。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劉祁《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

王士禎《歸潛志序》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

《讀書敏求記》 《歸潛志》十四卷，金渾源劉祁京叔著。京叔以布衣遨游士大夫間，文章驚暴一時，爲遺山諸公所推挹，築堂曰歸潛，因以名其書。所記多金源逸事，後之修史者足徵焉。周雪客、黃俞邰徵刻書目曰八卷，殆未見

【略】銘曰：神川力學，洞聖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適越，惜不時逢。

全書歟？

宋定國《跋歸潛志》 其《歸潛》所誌，第一卷至第七卷，悉爲諸賢立傳，第八卷略記逸事，九卷至第十三卷，悉載當時得失，論斷鑒觀，前賢所珍，洵不誣也。庚寅春，晤蓮涇先生，具論世罕之書，云《歸潛》未睹其全，後從王逸陶藏目及閱傳是樓藏本，幷祇八卷。雍正甲辰，浦子星灝以此易觀《吳都文粹》，云得於黃徐欽景雲，乃沙谿陳清來所藏，傳寫再三，頗多訛字。前八卷已校正於王、徐，後六卷則闕如也。

李北苑《歸潛志跋》 金劉京叔所作《歸潛志》，傳是樓及書賈傳本止八卷，茲十四卷，借抄於金丈星軺，蓋足本也。諸卷載金末文獻有足徵者：十一卷叙金亡事，見聞最確。國破流離，凄涼滿目，徽、欽之辱，千古同憤，青城俘虜，後先一轍。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十二卷叙崔立碑事，京叔雖迫於元遺山諸公，然士君子遭亂世，急自表見，每至名節隳壞，不可復振，後之覽者可勿鑒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歸潛志》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略】卷首有祁乙未自序，謂昔所聞見，暇日記憶，隨得隨書。第一卷至六卷，悉爲金末諸人小傳；第七卷至十卷，雜記遺事；第十一卷題曰《錄大梁事》，紀哀宗亡國始末；第十二卷題曰《錄崔立碑事》，紀立作亂時，廷臣立碑以媚之，劫祁使撰文事；又一篇題曰《辨亡》，叙金前代之所以治平，末造之所以亂亡。自此二篇以下至十三卷，悉爲雜說，略如語錄之體，殊不相類。疑此二篇本自爲一卷，殿全書之末，別以語錄爲第十三卷，詩文爲第十四卷，附綴於後。後人因篇頁不均，割語錄之半移綴此卷，故體例參差也。【略】世所行本皆八卷，雖傳是樓藏本亦然。國朝郭朝釬編纂《金詩》，所採錄僅及前七卷，知其未見全帙。此本一十四卷，與王惲《渾源世德碑》相合，當猶從元本傳錄。錢曾《讀書敏求記》稱陸孟堯家鈔本《歸潛志》凡十四卷，蓋即此本也。

鮑廷博《知不足齋本歸潛志跋》 京叔是書，元至大間鄉人孫和伯曾梓行之，歷爲藏弆家珍秘，僅有傳本，而海內或未盡見也。此本傳鈔於萊陽趙太守起杲，再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互相讎校，略采《宋史》、《中州集》及諸家雜說以疏其異同，梓公同好，用繼孫氏刻本於五百餘年之後，亦墨林勝緣也。【略】書凡十四卷，其末卷則附錄諸賢投贈詩文也。王惲《劉氏世德碑》以爲三卷，疑是十三卷之誤云。

《鄭堂讀書記》卷六五 《歸潛志》十四卷。知不足齋叢書本。元劉祁撰。【略】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雜史類》俱載之。前有歲乙未自序，【略】案乙未歲當元太宗在位之七年，即金亡之次年，故有志於歸潛，後仍出仕於元，所謂名不副其實也。其書卷一至卷六爲金末諸人小傳，卷七至卷十雜記瑣聞軼事，卷十一記哀宗亡國事，卷十二記崔立作亂劫羣臣立碑事，而附以《辨亡論》一篇，自是以至末卷，皆其語錄、詩文及同時人投贈詩文。其編次極有條理，實非隨得隨書者也。後來修《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然此書乃小說體，不可以入雜史。惟其論金一代之盛衰興亡，實爲確當，足以備後世之殷鑒焉。是書元至正間其鄉人孫和伯曾梓行之，盧龍趙穆識其後。鮑淥飲得萊陽趙氏傳鈔本，再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校正付梓，幷爲之跋。又於卷末續錄郝經《哀辭》一篇，王惲詩一首，及補箋三則。又另附錄《金史・文藝傳》、王漁洋是書序、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三篇及宋定國、李北苑、盧文弨三跋。武英殿聚珍版亦收入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歸潛志》十四卷，元劉祁撰。知不足齋本。聚珍版本。學海類編本，八卷。淡生堂餘苑本，六卷。

又《續錄》 元至大間孫和伯刊本。閩覆聚珍本。小山堂鈔本。鮑以文手鈔本。莫楚生藏舊鈔十四卷本。舊鈔有八卷本，蓋未足。徐積餘有舊鈔八卷本，何義門手跋，幷據柳本校。

藝文

《中州集》卷六雷淵《雲卿父子有宛丘之行作二詩為餞》 漢庭議論學，傾耳待歆向。君家賢父子，千載蔚相望。讀書二十年，閉戶自師匠。異端紲偏雜，陳言刊猥釀。剛全百鍊餘，氣出諸老上。頹風正波靡，去去作隄障。

又卷七王革《寄答劉京叔》 十年相望惜睽違，驚見蘭章墮客扉。鄭子已聞耕有谷，榮公誰念老無衣。水浮落日流無盡，山礙行雲斷不飛。千古神川亦吾土，幾時同採北山薇。

曹之謙《懷劉京叔》 奕世金蘭契，於今只有君。英才殊落落，餘子漫紛紛。一別幾春草，相思空暮雲。何時展良覿，把酒共論文。

王惲《追挽歸潛劉先生》我自髫髦屢拜公，執經親爲發顓蒙。道從伊洛傳心事，文擅韓歐張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洹水恨何窮。泫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郝經《渾源劉先生哀辭》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於館舍，而遽南軷，闊越八九載。己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捍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問，而凶訃奄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邑扼吭，不復條貫。其辭曰：濁河絕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墮大荒，文源湮泊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砭夔沉痼開膏肓，護籍償踣扶顛僵。碧雲雙鳳方翱翔，忽弱一個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旁魄瑰奇古錦囊。颺然聲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挺特溫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洞庭萬頃澄秋霜。上稽韓柳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編《處言》含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既與之德不與昌，既與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眞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淚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陳賡

論述

《寒食祀墳回登臨晉西原廬寺》《歷代詩發》卷三一：俯仰身世，感慨良多。

傳記

程文海《故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陳公墓碑》參議陳公諱賡，字子颺，退居之十年，至元十一年正月六日卒，年八十五。【略】潁川之子五人，公爲長，與長弟平陽提舉庚、季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太原元好問號爲「三鳳」，故又號「三鳳陳氏」。公風儀秀整，器量閎大，言論必本於理，喜怒不形於色，時稱長者。公之仕，在金以父澤起家，監藍田子午酒，改陝鹽場管勾。入國朝，用解梁儀總帥薦爲帥府經歷，辟解鹽司判官。張德輝宣撫河東，張仲一建行省，皆署參議。又以行省言授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略】公之學閎肆演迤，以力行爲本，不棘棘章句，不矜矜自道，其爲文雄健雅麗，務極其意。【略】尤工行草書，得筆外意。公之游，在洛西則賈某捐之、趙某慶之、麻某平甫、劉某光甫、薛繼先曼卿、辛愿敬之、趙元宜之、和某獻之；在汴則趙秉文周臣、楊慥叔玉、麻九疇知幾、雷淵希顏、李汾長源；北渡則元好問裕之、李獻卿欽止、楊奐煥然、楊宏道叔能、趙著光甫之屬，此其尤賢者。【略】銘曰：嗟嗟陳公，河岳之英。遭時多艱，歲靡遑寧。撫老攜幼，日與憂幷。洛西十年，乃東入京。京途悠悠，誰秉國程？昌言罔知，有弗速傾。薄言還鄉，爰屬皇明。既佐戎幕，亦撫鰥惸。眷言顧之，日月斯征。孔子戒得，老氏知足。皎然美人，在彼空谷。緬懷萬端，藏之一束。惟仁吾居，惟義吾穀。惟孝惟悌，吾帛吾粟。賢必大用，公獨吝之。衆人慍之，公獨信之。賢必有後，公獨靳之。衆人憤之，公獨順之。熒熒諸孫，于以胤之。春秋祭祀，永言愼之。

《元詩選》三集卷一　賡字子颺，（原闕）人，金河東山西道行中書省參議。北渡後，與弟庚隱居不出，以詩倡酬，學者宗之。

著錄

程文海《故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陳公墓碑》有《默軒集》二十卷，《塤西

漫錄》十二卷、《嵩隱談露》五卷、《敝帚集》十卷。

藝文

陳庾《有懷家兄子颺》　蕭蕭雙鬢半成絲，耋耋襟懷抱所思。趨向自知違俗好，文章只合伴兒嬉。嵩西晚照霞明處，洛汭秋風雁過時。中有先人敝廬在，與君何日理茅茨？

程文海《陳氏三先生畫像贊・默軒》　猗嗟子颺，邁世之材。三鳳之首，多士之魁。學足以尊主庇民，氣足以摧奸斥回。作室者方資以楩楠豫章，爲禮者方賴以犧象雲雷。四佐大幕，曾未足少展其風之培邊。超遙乎羲皇之上，翱翔乎河洛之限。千載之下，拜公像者凜然猶有生氣哉。

完顏守禧

《歸潛志》卷一　璹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晳，豐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未三十。

陳庾

傳記

程文海《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公諱庾，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人，【略】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爲河東人。【略】公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爲「四秀」。又與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賡、弟東平勸農使膺齊名，號爲「三鳳」。隨親官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起，攜家還猗頓。河東破，乃西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關居洛西十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興定庚辰，隱廬氏山中。元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陝。丁父艱，北移解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教授，日與高第子寧源、李兢之徒講習問辯，來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鑄奏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領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學戒惰，風俗爲之一變。明年，年六十八卒。【略】惟公之學沉潛貫穿，先行後言，【略】早居汾，翰林學士趙秉文、楊雲翼、參知政事楊慥、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薦引，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侵公，公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爲國家重，下爲儒林表。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尚，追踪前輩，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李沮而退。【略】臨終手書爲學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略】以予相知，翰林久請文刻墓，銘曰：陳基姚虞，爰啓于眉。太保振蹟，乃胤邦畿。擁旄秉鈞，世濟弗隳。聯輝竹帛，堅貞幷持。譙譙平陽，古學是師。剛簡易直，孝友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足稽。懷哉諸老，邈矣當時。五十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人之貽。

著錄

程文海《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十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爲《春秋解》，未成。

藝文

程文海《陳氏三先生畫像贊・澹軒》　猗嗟子京，古人之學。四俊稱首，

後進先覺。方力養於洛西，卿相莫能易其樂。一振鐸於河東，禮義化行乎干槩。豪如杜善甫，望顏而氣下；驁如李長源，聞語而膽落。留金逆旅，安知墮器之誤；卻賈圌人，不忍病馬之鬻。百世之後，聞其風者，不廉貪而敦薄耶？

房皞

論述

《江上行》《歷代詩發》卷三一：寄興蒲酒，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傳記

《全金詩》卷五五《白雲子房皞》房皞字希白，自號白雲子。

《元詩選》三集卷一　皞字希白，（原闕）人，自號白雲子，詩多別致。如《戊子》云「行非楊秉三無惑，性似嵇康七不堪」，《寄段誠之》云「多語數窮深可戒，虛名無用不宜貪」，造語亦新。時有涉腐氣，類邵堯夫者，悉爲汰去。元遺山《續夷堅志》載希白家盧氏時，客至，烹一鷄，其雄遶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貞鷄。惜遺稿失傳。

紀事

《續夷堅志》卷二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鷄，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鷄。

《逸老堂詩話》卷上　房白雲皞，字希白，與元遺山爲友。其《別西湖》詩云：「聞說西湖可樂飢，十年勞我夢中思。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近見李西涯《麓堂詩集》，謂樂天所作，誤也。

又卷下　《竹坡詩話》云：「作詩止欲寫所見爲妙，不必過求奇險。」葉文莊公與中云：「近之作者，嫫母蹙西施之額，童稚攘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聱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歎也。」予嘗見元人房白雲皞詩云：「後學爲詩務鬬奇，詩家奇病最難醫。欲知子美高人處，只把尋常話做詩。」邱文莊濬答友人論詩云：「吐語操辭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

張翔

《歸潛志》卷五　張翔字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爲南京榷貨司勾當官，遷南京麴使，出爲太康令，祕官清苦有治聲。好書，從士大夫講學，爲文作詩有志于時名。遭亂，殍卒。與余交最善。

陳君可

《歸潛志》卷四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窗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爲返魂。不似丹青舊顏色，十分憔悴立黃昏。」

甯知微

《歸潛志》卷三　甯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于史事，劇談古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爲詩文，亦敏贍可喜。舉經義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遊二載。家積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

後還鄉，遭亂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一夕，盡和其韻以見示，其間佳句甚多。

薛繼先

《中州集》卷九《薛繼先》　繼先字曼卿，猗氏人。少日三赴廷試。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人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客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壯人，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書所取物付之，雖其家人亦不以語之也。監察御史石玠子堅行部，過曼卿。曼卿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耶，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石御史一有所劾，則必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幷鄰里有受禍者。」其畏愼類此。正大末司農卿楊慥叔玉、丞康錫伯祿薦曼卿與汴人高仲振、武陟宋可、武清張潛、磁陽曹珏、大名王汝梅，隱操不減古人，朝廷議授以官，以兵亂不果。曼卿喜作詩，工于賦物。如《松化石》云：「瘦見千年傲霜骨，鍊成一片補天心。」時人稱焉。壬辰之亂，病沒於宜陽。

王鬱

論述

《歸潛志》卷三　爲文閎肆奇古，動輒數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略】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爲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嘗欲著書推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爲宋儒見解最高，雖皆笑東漢之傳注，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爲甚。亦欲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爲文，以爲近代文章爲習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嘗欲爲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爲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爲世人皆知作詩，而未嘗有知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此皆置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復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

《詩藪》雜編卷六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文法柳宗元，歌詩俊逸效李白。

《楚妃怨》、《游子吟》　《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此及《游子吟》一首，情含景中，悽怨之意都在言外。詩以不說盡爲工，高手說盡處仍是不盡。

傳記

《中州集》卷七《王鬱》　鬱字飛伯，少日作樂府《擬古別離》，有「黃鶴樓高雲不飛，鸚鵡洲寒星已曙」之句，人多傳之。其後入京師，大爲李欽叔所稱，與之詩云：「詩句媲《國風》，下者猶《楚辭》。」贈詩者甚多，有云：「憶昔穎亭見飛伯，恍若夢中逢李白。」又云：「紫徑仙人今淵雲，騎風御氣七尺身。」又云：「良金元有價，白璧況無瑕。」又云：「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淡含古春。筆頭仙語復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飛伯用是頗自貴重云。

《歸潛志》卷三　王鬱飛伯，奇士也。少余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目光如鶻，步武翩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鈞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略】初爲御史程公震所知，繼爲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盧氏學優嘉賞，且共爲延譽籍籍。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每觴酒讌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稱之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洛中，余居淮陽，凡三過，留輒數月，唱酬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爲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圍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曰：「吾跧伏陷穽不自

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托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遇交游輩，說飛伯初爲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之，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十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爲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淺，頗驁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略】其詩文往來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郇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數十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其小傳云：先生名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略】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殊不以爲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生爲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爲麻徵君九疇所賞，其後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幷《楊孝童碑》、《王夢祥哀辭》，大驚，謄書遍薦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釣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陘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傾屣，爭識其面。宰相聞其名，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樗軒、閑閑朝廷二大老，皆致禮于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略】八年，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隱名山，不知所終。

《**金史**》**卷一二六《王鬱傳**》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天興初元，汴京被圍，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經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同時以詩鳴者，雷琯、侯卅、王元粹云。

藝文

《**中州集**》**卷六李獻能《題飛伯詩囊飛伯以布為囊采當世名卿詩投其中**》

穎露毛錐祇自賢，智如枵腹但求全。迂疏差似淵才富，羞澀猶無杜老錢。收拾珠璣三萬斛，貯儲風月一千篇。嘔心大勝奚奴錦，要與風人被管弦。

又《**送王飛伯歸陽翟**》　故舊相望似曉星，平生懷抱向君傾。朱絲不入琴爭耳，彩鳳終儀韶濩聲。三楚迢迢動離思，九山落落助高情。一廛擬就隆中卧，要子同躬壠上耕。

元好問《黃金行贈王飛伯》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鬼語，只有溫李無他人。天公著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神。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衝霍重。兒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謠，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媼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爲。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囷插星斗。一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王元粹

論述

《**春日**》《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感慨蘊藉。

《**西山避亂三首**》《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氣骨蒼健，有少陵風格。

《**哭李長源**》《金元詩選・金詩選二》：恰切長源身份，不獨生勁有力，結尤眞至可感。

《**武侯廟**》《歷代詩發》卷三一：丞相祠堂詩已爲千秋絕唱，而緬懷企慕，憑弔低回，則人人所自有也，故只淡言情，亦不爲浣花所壓。

傳記

《**中州集**》**卷七《王元粹**》　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系出遼世衣冠家。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累其業，故時

輩無能當之者。正大末，用門資叙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寄食燕中，遂爲黃冠師。有「十月風霜侵病骨，數家針線補殘衣」之句。親舊有憐其孤苦，欲爲之更娶者，子正業已高舉，主太極道院，竟不能自返。年四十餘，癸卯九月病卒。詩人淄川楊叔能挽之云：「匹婦主中饋，雖貧生理存。五言造平淡，隻影卧黃昏。謾下陳藩榻，虚沾文舉尊。北平家世絶，銜恨入荒原。」從弟鬱，亦攻詩，方之其兄，蓋商周矣。

張潛

《中州集》卷九《薛繼先》　正大末司農卿楊慥叔玉、丞康錫伯祿薦曼卿與汴人高仲振、武陟宋可、武清張潛、磁陽曹珏、大名王汝梅，隱操不減古人，朝廷議授以官，以兵亂不果。【略】潛字仲升。有志節，慕荆軻、聶政之爲人。三十歲後乃折節讀書。太學諸人高其行義，有張古人之目。客崧山，從正之學《易》。五十歲始娶妻。妻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大用與之同業，而生理優贍，憐高、張之貧，時有餽餉，皆謝不受。鄉里爲仲升斷瓜田，瓜熟，仲升約中分之以償其勤，衆不忍，但小摘而去，仲升亦棄瓜不收，衆如約然後取食之。【略】天興之兵，避於少室絶頂，時世已亂，寇攘暴横，無復人理。仲升不甘與之處，閉口不食七日而死，婦亦隨投絶澗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四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1242
SS号=12579394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